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一册

史記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德遠南開史記一家之學

精注全译

史記

第一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精注全译

精注全译

史記

第二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精注全译

精注全译

史記

第三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精注全译

精注全译

史記

第四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精注全译

精注全译

史記

第五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精注全译

精注全译

史記

第六册

(汉)司马迁撰
李维文主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前言

史记（精注全译）（第一册）

史记（精注全译）（第二册）

史记（精注全译）（第三册）

史记（精注全译）（第四册）

史记（精注全译）（第五册）

史记（精注全译）（第六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汉）司马迁撰；李翰文整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8

ISBN 978-7-5502-8049-6

I. ①史... II. ①司...②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纪传体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7963号

书 名 史记

作 者 （汉）司马迁

主 编 李翰文

责任编辑 李 伟 冯益萍

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邮编：100088

策划经销 智品天下图书（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
SOHO西区15号楼1层1515号，邮编：100022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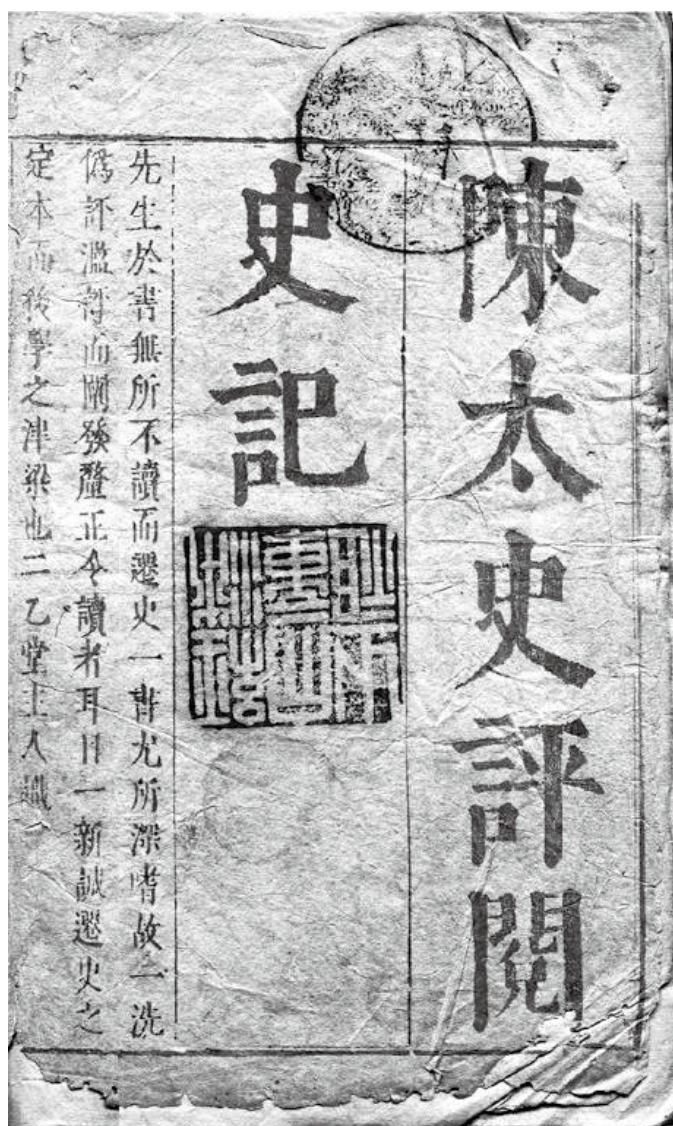
字 数 160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2-8049-6

定 价 19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10—60279267)



《陈太史评阅史记》 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 书名页书影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
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
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
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

史記卷之一

漢 掌天官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皇明 翰林院 日講官 長洲 陳仁錫 許

五帝本紀第一

司馬貞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鄭玄注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又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曰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本者繫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曰紀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左傳亦號帝鴻氏○正義曰按黃帝母曰附

卷一

五帝本紀

舜給克勤
後人亦有
勤而一歸
仁德律度
觀矣
黃鑄而鑿
即承以出
之也

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
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
稽首讓於契后稷臯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爲
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
身爲度稱以出索隱曰上聲與身爲律度則權疊疊
穆穆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
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
付也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索隱曰傳即
木謂刊木立爲表記尚書作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
馬融曰定其差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
既祀禮所視也
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

前言

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不间断的历史记载，中华史籍浩如烟海，内容博大精深。这些史籍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历代史书中，以被赋予“正史”地位的“二十四史”最为重要，而“二十四史”之首就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同时，本纪也是全书的总纲，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写起，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司马迁还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用表格的形式记述重大事件，纲举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班固《汉书》改称志，以后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记载诸侯王国之事。因为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所以

他们的传记叫作世家。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他是第一个起义亡秦的领导者，而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原来又多是他的部下。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商汤推翻夏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震撼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们这次出版的这部《史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选择完整底本，为读者呈现出一部完整的《史记》。我们的全本不仅指《史记》文字上的全本，对于表的部分，也一同收录。

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史记》，我们将正文中的生僻字词加以注音、注释，并在原文下增加了白话文的翻译，文白对照便于读者阅读。

三、我们选取了中国古代的优秀版画作为本书的插图。为了本书的配图，我们翻阅了大量古代刊刻资料，所选版画出处繁多，包括《帝鉴图说》《钦定书经图说》《飞影阁画集》《马骀画宝》等古籍，几乎涵盖了所有古代版画的优秀作品。图文并茂，具象化阅读经

典。

为读者拨开历史的云雾，自我们的先民处学得处事之道、治世之理，以便为今天的生活所借鉴，这是我们编撰这本书的目的所在。我们由衷地希望，当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本书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祖先所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的辉煌；但更重要的是，善于从祖先的智慧中学习，为自己所用。这才是两千年以前的司马迁写《史记》和两千年以后的我们重新编辑《史记》的价值所在。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一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汉)司马迁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一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漢) 司馬遷 撰
李翰文 主編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其



目录

-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 卷二 夏本纪第二
- 卷三 殷本纪第三
- 卷四 周本纪第四
- 卷五 秦本纪第五
-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 [返回总目录](#)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杨慎：「《五帝纪》亦非太史公极笔。」归震川：「史公究是秦汉时人作，始皇项羽本纪其事雄伟，笔力与之称，五帝三王本纪便时见其陋，然古书存者盖亦少矣。」

本篇记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传说，主要取材于《世本》《尚书》《大戴礼记》。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学术界众说纷纭，然而本篇并非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华夏先民的生活情况，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黄帝者，少典之子【子：后代。】，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徇齐：思维敏捷。】，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干戈：干是盾牌，戈是一种长柄横刃兵器。】，以征不享，诸侯咸【咸：都。】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气：五行之气。古时候以五行和四时相配，春为木，夏为火，季夏为土，秋为金，冬为水。】，蓺yì【蓺：种植。】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pí、貔pí、貅xiū、貙chū、虎【熊、罴、貔、貅、貙、虎：都是猛兽名。《索隐》认为这些猛兽经过训练可以作战。《正义》认为这些猛兽名是用来给军队命名的，借以威吓敌人。六种猛兽可能是六个氏族的图腾。】，以与炎帝战于阪bǎn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chī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zhuō鹿之野，遂禽【禽：通“擒”，抓捕。】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

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黄帝是少典氏的后代，姓公孙，名轩辕。他刚出生就表现出神奇灵异的一面，很小的时候就会说话了，年幼时就思维敏捷，稍大一些则纯朴勤勉，成年以后能够明辨是非。

轩辕的时候，正处在神农氏衰落的时代。诸侯之间相互攻伐，残害百姓，而神农氏没有能力征讨。于是轩辕就训练士兵使用武器，来征讨不来朝贡的人，诸侯就都俯首称臣了。可是蚩尤非常残暴，谁也无法征服他。炎帝想要侵犯诸侯，诸侯就都归顺了轩辕。于是轩辕推广德行，整顿军队，调和五行，种植五谷，安抚百姓，测量土地，训练像熊罴、貔貅、貔虎一样凶猛的士兵，率领他们在阪泉的郊野和炎帝交战。经过三次交战，黄帝的军队获得胜利。这时蚩尤作乱，不听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就征调诸侯的军队，在涿鹿的郊野和蚩尤交战，最后擒获并杀死蚩尤。这时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取代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天下有不顺从的，黄帝就去征讨，直到平定才离开。从此黄帝开山通路，从来没有安稳休息的时候。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荤粥：古代北方民族，秦汉以后称“匈奴”。】，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封禅：祭祀天地。】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推策：推演历数。策，同“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时：按季节。一说通“蒔”，栽种。】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xiāo，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颡zhuān 顓xū也。

陈仁锡：「《五帝纪》有谓非太史公极笔者，以少跌宕处耳，正惟无跌宕，乃太史公极用意之文，其叙次征诛、揖让、朝觐、会同，圣人经世大典，严整慎重，一切齐谐怪语之书，不能轻入，所以为史中之经，而高古质邃尤为可喜。」

东面到大海，登上丸山，一直到泰山。西面到空桐山，登上鸡头山。南面到长江，登上熊山、湘山。在北面驱逐荤粥，来到釜山与诸侯合验符契，并在涿鹿山坳处建立都邑。黄帝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住处，派军队为自己宿卫。官职都是用云来命名，称为云师。设置左右大监，监理各国。从此天下各国安定，因此祭祀鬼神、山川、封禅的事情，在黄帝时最多。黄帝得到宝鼎，观测太阳，推算历法。他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来治理百姓。黄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气候的变化，论说生死的道理，分析存亡的原因。他按时节栽种谷物和草木，驯化鸟兽和昆虫，包罗日月星辰，泽及土石金玉，劳烦身心耳目，节约各种器物。轩辕有土德的祥瑞，因此号为黄帝。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获得姓氏的有十四个人。

黄帝住在轩辕山，娶西陵氏的女子为妻，就是嫫祖。嫫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曾经统治天下：第一个叫玄嚣，也就是青阳，他在江水立国；第二个叫昌意，他在若水立国。昌意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妻，名叫昌仆，生下高阳。高阳是个具有至高道德的人。黄帝去世后，被埋葬在桥山。他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继承帝位，这就是帝颡顓。

帝颡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静渊：深沉稳重。】以有谋，疏通【疏通：通达。】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zhǐ，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dǐ属。

帝颡顼生子曰穷蝉。颡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啻kù。

帝啻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jiǎo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颡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郁郁：肃穆的样子。】，其德巍巍yí 疑【巍巍：高大的样子。】。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啻溉【溉：灌溉。一说通“概”，本义指量粮食时用来刮平升斗的木板，引申义为公平。】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啻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jū 訾zì氏女，生摯。帝啻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帝颡顼高阳，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深沉而有谋略，通达而明事理；他让人耕作时充分利用土地，做事时顺应自然规律，依从鬼神来制定礼仪，调和五行来教化百姓，虔诚恭敬地进行祭祀。他向北到达幽陵，向南到达交阯，向西到达流沙，向东到达蟠木。事物不论动静，神灵不论大小，只要是日月能够照到的地方，没有不顺从他的。

帝颡顼生的儿子叫穷蝉。颡顼去世以后，玄嚣的孙子高辛继承帝

位，这就是帝喾。

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高辛的父亲叫蟠极，蟠极的父亲叫玄器，玄器的父亲就是黄帝。从玄器到蟠极都没能继承帝位，到高辛时才登上帝位。高辛是颛顼的族侄。

高辛生下来就表现出神奇灵异的一面，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广施恩惠，不为自己着想。凭借聪慧来探知远处之事，凭借明智来洞察细微之情。他顺应上天的道义，了解百姓的疾苦。仁德而不失威严，慈惠而遵守诚信，修养身心而使天下人都归服。他获取土地的财富而节约使用，安抚教化百姓而用利益引导他们，推算日月的运行规律并迎来送往，明白鬼神的祭祀礼仪并虔诚供奉。他仪表堂堂，道德高尚。他的举动符合时宜，他的服饰就像士人。帝喾秉持公正的举措遍及天下，日月所能够照到的地方，风雨所能够降临的地方，没有不服从他的。

帝喾娶陈锋氏的女子为妻，生下放勋；娶嫫毘氏的女子为妻，生下摯。帝喾去世以后，摯继承帝位。帝摯在位期间，不行善政，他的弟弟放勋登上帝位，这就是帝尧。

郭嵩焘：「案史公赞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纪》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以事之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伏羲之蛇首人身，神农之人身牛首，皆其类也。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史公极笔』，固也。然史公意在雅驯而已，太古荒遐，传闻缪悠，史公于此为有断制。」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知：同“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收：冕。】纯衣【纯衣：缁衣，黑色朝服。】，彤tóng车乘【乘：四马拉一车。】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便章：治理。】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万国。

乃命羲、和，敬顺昊hào 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yáng 谷。敬道日出，便程【便程：分别次第，使做事有步骤。便，通“辨”，别。】东作。日中【日中：指春分。】，星鸟【星鸟：朱雀，即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字微：也作“孳尾”，交配繁衍。】。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致：指太阳回归。】。日永【日永：指夏至。】，星火【星火：指心宿，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一。】，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希革：指夏季炎热，鸟兽皮上毛羽稀少。希，同“稀”。革，兽皮。】。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夜中：指秋分。】，星虚【星虚：虚宿，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一。】，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毵xiǎn【毛毵：鸟兽新长出的整齐的毛。】。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日短：指冬至。】，星昴【星昴：昴宿，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之一。】，以正中冬。其民燠yù【燠：指温暖的室内。】，鸟兽毵rǒng 毛【毵毛：鸟兽身上细软茂密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飨【信飨：申救，告诫。】百官，众功皆兴。

帝尧名叫放勋。他的仁德像天空一样浩大，他的智慧像神灵一样高深。人们像追逐太阳一样跟随着他，像遥望云彩一样仰慕着他。帝尧富有却不骄纵，尊贵却不傲慢。他头戴黄色冕冠，身穿黑色朝服，乘坐红色车驾，用四匹白马拉着。他能发扬高尚的品德，让九族亲密和睦。九族已经和睦，再去考察百官。百官的善恶已经彰明，再去协调各国的关系。

帝尧于是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尊奉上天的旨意，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历法，教导百姓按照时令从事生产。他命令羲仲，居住在郁夷，又叫暘谷。他恭敬地迎接太阳升起，有步骤地测定日出的准确时刻。白天和夜晚等长那天是春分，朱雀出现在正南方时，确定为仲春。这个时候，百姓分散到田野中耕种，鸟兽交尾生育。帝尧又命

令羲叔，居住在南交，有步骤地观察太阳向南运行的规律，恭敬地等待太阳的回归。白天最长的那天是夏至，心宿出现在正南方时，确定为仲夏。这个时候，百姓都搬到高处，鸟兽的毛还不够丰满。帝尧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名叫昧谷。他恭敬地送别太阳，有步骤地观测日落的情况。夜晚和白天等长的那天是秋分，虚宿出现在正南方时，确定为仲秋。这个时候，百姓迁往平原，鸟兽刚长出整齐的毛。帝尧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名叫幽都，有步骤地安排储藏的事情。白天最短的那天是冬至，昴宿出现在正南方时，确定为仲冬。这个时候，百姓进入温暖的室内，鸟兽的毛变得浓密。一年中有三百六十六天，用设置闰月的方法调整四季。帝尧告诫百官，各种事务都顺利进行。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xū！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huān 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汤汤：水流盛大的样子。】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gǔn 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庸命：指顺应天命。庸，同“用”。】，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忝：不配。】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矜：通“鰥”，无妻的成年男子。】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yín【嚚：愚昧。】，弟傲，能和以孝，烝zhēng 烝【烝烝：德行美好的样子。】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guī 汭rùi【汭：河流拐弯处。】，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教化。】，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

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女：通“汝”，你。】 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忤。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尧说：“有谁能够治理好国家的大事？”放齐说：“您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尧说：“唉！丹朱凶顽，不能用他。”尧又说：“还有谁能够继承我的帝位呢？”瞽叟说：“共工能够广泛地聚集民众，很有功效，可以让他来继承帝位。”尧说：“共工说话很好听，但是做起事情却违背正道，表面上恭敬，实际上罪恶滔天，不能用他。”尧又说：“啊！四岳，波涛滚滚的洪水漫天而来，浩浩荡荡地围绕群山，冲上丘陵，百姓都非常担心，有谁能整治洪水呢？”众人都说鲧可以胜任。尧说：“鲧违反命令，伤害族人，不能用他。”四岳说：“不会吧！可以先让他试试，如果不行再罢免他。”于是尧听从了四岳的建议，任用鲧治水。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

尧说：“啊！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哪一位能够顺应天命，接替我的职位呢？”四岳回答说：“我们的德行低微，不配登上帝位。”尧说：“你们尽管举荐贵族宗亲或旁支隐居的人。”众人都对尧说：“在民间有一个还没娶妻的人，他叫虞舜。”尧说：“是的，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四岳说：“他是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凶顽，母亲愚昧，弟弟狂傲，他却能用孝行使家庭和睦，用美德治理家业，让家人远离邪恶。”尧说：“我试试吧！”于是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通过舜对待妻子的态度来观察他的德行。舜在妫水弯曲处迎娶尧的两个女儿，让她们遵守为人妇的礼节。尧对舜的做法非常满意，就让舜谨慎地完善各种伦理教化，人们都能遵守教化。于是舜用这些教化来整顿百官，百官也能遵守法纪。舜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四方诸侯和远方宾客都非常恭敬。尧派舜进入山林川泽，当暴风雷雨来临的时候，舜仍然前进而不会迷失方向。尧认为舜很圣明，召见舜说：“你考虑问题周密，说过的话都能

办到，已经三年了。现在请你登上帝位。”舜认为自己的德行还不能胜任，并且感到不安。正月初一日，舜在文祖庙接受禅让。文祖，就是尧的太祖。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jī 玉衡【璇玑玉衡：指北斗七星。】，以齐七政【齐七政：整顿七种政务。七政，指下文中的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至祖庙七项政事。】。遂类【类：通“禴”，一种祭天礼。】于上帝，禋yīn【禋：一种祭天礼，烧柴升烟，向天祈福。】于六宗【六宗：指天地和四季。】，望于山川，辩【辩：通“遍”，普遍地祭祀。】于群神。揖【揖：通“辑”，聚斂。】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班：同“颁”，分赐，颁发。】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柴：同“柴”，指烧柴祭天。】，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礼：指五等爵位的朝聘礼仪。】、五玉【五玉：即前文中的“五瑞”。】、三帛、二生【二生：活的羊羔和大雁。】、一死【一死：死的野雉。】为挚【挚：通“贄”，礼物。】。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mí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zhào 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yòu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shěng 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这时帝尧年事已高，命令舜代替他行使天子的职权，来观察他是否顺应天命。于是舜根据北斗七星的运行规律，来整顿七项政事。舜就祭祀天帝，礼敬六宗，望祭名山大川，遍祭天下诸神。舜收聚五种瑞玉，选择吉利的日子，会见四岳和诸侯，并向他们颁赐瑞玉。这年二月，舜到东方去巡视，到达泰山，在那里烧柴祭天，望祭名山大川。于是他会见东方各国的君长，调和校正历法，共同制定音律、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颁行五等爵位的朝聘礼仪、五种瑞玉的形制、三种彩色丝帛、二种活牲、一种死禽作为礼物。那五种玉器，在

礼毕后全部还给诸侯。五月，舜到南方去巡视；八月，他又到西方去巡视；十一月，到北方去巡视，都遵照最初的礼仪。回来以后，他就到宗庙，用一头牛做祭品。以后他每隔五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各地君长每隔四年来朝见一次。舜向天下各地宣明政令，根据政绩公开进行考核，把车马服饰赏赐给他们。舜设立了十二州，疏导了河流。他在器物上画着五种刑罚的图像，用流放代替五刑，以鞭打为做官不治的刑罚，以杖笞为不遵教化的刑罚，以罚金为赎罪的刑罚。犯了错误可以赦免，姑息养奸就要给予严惩。小心啊，小心啊，在使用刑罚时，可要十分慎重啊！

灌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灌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殛：流放远方。】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辟位：退位。辟，同“避”。】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肖：不贤，不成才。】，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jìn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灌兜推荐共工，尧说：“不能用他。”可是试着让他做工师，结果共工果然放纵作恶。四岳推荐鲧治理洪水，尧也认为他不可用，四岳坚持请求试用鲧，但是试用以后没有收到成效，所以百姓还是生活艰难。三苗部族在江淮、荆州一带经常作乱。这时舜回来向帝尧报告，请求将共工流放到幽陵，使其与北狄融合；将灌兜驱赶到崇山，使其

与南蛮融合；将三苗迁徙到三危，使其与西戎融合；将鲧放逐到羽山，使其与东夷融合：四凶服罪使天下人都臣服于舜。

尧在位七十年才得到舜，二十年后年老退位，让舜代替自己行使天子的职权，向上天举荐他。尧让位二十八年后去世了。百姓都非常难过，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尧死后的三年内，各地都不曾演奏音乐，以此表达哀思。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贤能，无法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先把帝位传给了舜。尧将帝位传给舜，就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丹朱一人痛苦；将帝位传给丹朱，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丹朱一人获利。尧说“终究不能让天下人受苦而使一人获利”，而终于将天下传给了舜。帝尧去世，在其三年丧期结束后，舜将帝位让给丹朱后躲避到南河以南。结果诸侯都不去朝见丹朱而来朝见舜，诉讼的人也不去找丹朱而来找舜，歌颂的人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说“这是天命”，然后到中原正式登上天子之位，这就是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gǔ 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匪：没有，不。解：同“懈”，怠慢。】。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就时：经商。】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尝：通“常”。】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

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yǔ【苦窳：粗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chī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扞hàn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鄂：通“愕”，吃惊。】不怪yì，曰：“我思舜正郁陶【郁陶：哀伤的样子。】！”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帝尧命官授时图，选自清代《钦定书经图说》。

虞舜名叫重华。重华的父亲是瞽叟，瞽叟的父亲是桥牛，而桥牛的父亲叫句望，句望的父亲是敬康，敬康的父亲是穷蝉，穷蝉的父亲是颧顼，颧顼的父亲是昌意：到舜已经有七代了。从穷蝉到帝舜，都

是卑微的平民。

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而舜的母亲去世了，瞽叟续娶妻子生下象，象为人狂傲。瞽叟宠爱后妻的儿子，经常想要杀害舜，但是舜都逃脱了；舜一旦犯了小的过失，就会遭到父亲的惩罚。他却仍然恭顺地对待父亲以及后母和弟弟，他每天对家人都很真诚，没有松懈怠慢的时候。

舜是冀州人。他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烧制陶器，在寿丘制作各种日用器物，在负夏经商。舜的父亲瞽叟凶顽，母亲愚昧，弟弟象狂傲，他们都想将舜杀死。舜却恭顺地对待他们而不失为人子之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父母兄弟虽然想杀他，却始终不能得逞；他们有求于舜，舜又会经常陪伴左右。

舜二十岁的时候凭借孝德而天下闻名。三十岁的时候，帝尧询问可以重用的人，四岳都推荐虞舜，说他可用。于是帝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他治理家庭的情况，派九个儿子和舜相处来观察他待人接物的情况。舜居住在妫水弯曲处，他在家中表现得非常恭谨。尧的两个女儿也不敢凭借高贵的出身而以傲慢的态度对待舜的亲戚，谨守为人妇之道。尧的九个儿子也更加纯朴厚道了。舜在历山种田的时候，历山的百姓都相互谦让田界；舜在雷泽捕鱼的时候，雷泽的百姓都相互谦让位子；舜在黄河边烧制陶器的时候，黄河边出产的陶器没有一件是粗制滥造的。舜所居住的地方一年就会形成村落，两年就会变为城邑，三年就会发展成都市。于是尧赏赐给舜细葛布做成的衣服，还赠给他琴，为他建造粮仓，送给他牛羊。舜的父亲瞽叟还想谋害舜，就让舜到粮仓顶部涂泥，然后瞽叟就从下面放火烧粮仓。舜就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从粮仓上面跳下来，逃走了，得以保住性命。瞽叟又让舜去挖井，舜在挖井的时候挖了一个通向外面的隐蔽通道。当舜挖到深处时，瞽叟和象一起用土把井口填实，舜就从隐蔽的通道逃出来，逃走了。瞽叟、象很高兴，他们以为舜已经死了。象说：“这个主意本来是我想到的。”象和父母分舜的财产，于是说：“舜的妻子，也就

是尧的两个女儿，和琴，都归我了。牛羊和粮仓留给父母。”于是象跑到舜的居室住了下来，还弹着舜的琴。舜回到自己的住处看到象，象大惊失色，说：“我思念你正感到伤心难过呢！”舜说：“是的，你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舜仍然侍奉瞽叟、友爱兄弟，而且更加勤谨了。于是尧试着让舜负责推行五种教化和管理百官，舜都做得很好。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kuí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tè，天下谓之“浑沌”。少皞hào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桀táo机wù”。此三族世仇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tāo餮tiè”。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chī魅，于是四门辟，言毋【毋：同“无”。】凶人也。

从前高阳氏有八个德才兼备的儿子，世人都得到他们的恩惠，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八个德才兼备的儿子，世人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的人，世代保持着祖先的美好品德，从来没有做过毁损祖先声誉的事情。到了尧的时候，尧没有能够任用他们。舜举荐八恺，让他们主管农业，负责各项政务，没有一件事不合时令。舜又举荐八元，让他们到四方推行五种教化，于是父亲恩义，母亲慈爱，哥哥友善，弟弟恭敬，儿子孝顺，家庭和睦，邻里真诚。

从前帝鸿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不施仁义，阴险狠毒，喜欢行凶作恶，天下人都称他为“浑沌”。少皞氏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诋毁诚实的人，厌恶忠直的人，粉饰邪恶的言论，天下人都称他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他不接受教诲，不听取好话，

天下人都称他为“桀”。这三个家族的人，世代令人感到忧虑。到了尧的时候，尧也没能除掉他们。缙云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贪恋饮食，贪求财物，天下人都称他为“饕餮”。天下人都非常憎恶他，把他和上述三个凶恶的人相提并论。舜在四门接待宾客的时候，就将这四个凶恶的家族流放了，把他们迁徙到最偏远的四个地方，让他们去抵御妖魔鬼怪。于是四门通畅，人们都说没有凶恶的人了。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kuí、龙、倕chuí、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宽：宽厚。一说宽即缓，意思是要慢慢地进行。】”。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轨：通“宄”，在外作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就：指行刑之处。】；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居：指流放之处。】；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垂：即上文中的“倕”。】可。于是以垂为共工【共工：官名，非上文中流于幽陵者。】。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羆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栗：让人敬畏。】，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tiǎn 伪【殄伪：灭绝道德的行为。伪，

通“为”。】，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zhì【绌陟：贬降或升迁。绌，通“黜”。】，远近众功咸兴。分北【分北：分离，分解。“北”，同“背”。】三苗。

梁启超：「带有神话性的（人物），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

舜来到高山密林中，在烈风雷雨里也没有迷失方向，尧这时知道舜是能够托付天下的人。尧年老的时候，让舜代替他行使天子的职权，巡视天下。舜被举用当政二十年后，尧让舜代行天子职权。舜代行天子职权八年后，尧去世了。三年丧期结束后，舜把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天下人却都归附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在尧的时候就被任用，只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封邑和职务。于是舜来到文祖庙，和四岳商议，打开四门，让四方言路畅通，任命十二州的长官评论天子的德行，广施恩德，远离小人，偏远地区的部族就能够臣服。舜对四岳说：“有谁能够奋发努力将帝尧的事业发扬光大，让我授予官职处理政事吗？”众人都说：“让伯禹担任司空，就可以将帝尧的事业发扬光大。”舜说：“啊！是的。禹，你去治理水土，一定要努力去做啊！”禹跪拜叩头，让位给稷、契和皋陶。舜说：“好了，去吧。”舜又说：“弃，民众开始忍受饥饿，由你负责农业，教百姓种植各种谷物。”舜说：“契，百姓不能和睦相处，五种伦理教化不能顺利推行，你来担任司徒，去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为政要宽厚。”舜说：“皋陶，偏远地区的部族骚扰中原，残暴的贼寇经常作乱，你来担任士，据犯人的罪行使用五种刑罚，按照罪行的轻

重在三个地方行刑。流放也要根据罪行的轻重分为五种，流放地点分为三个等级：公正严明才能令人信服。”舜说：“谁能帮助我管理好百工事务？”众人都说垂能胜任。于是舜任命垂为共工。舜说：“谁能管理好各地的草木鸟兽？”众人都说益能胜任。于是舜任命益为虞官。益跪拜叩头，让位给大臣朱虎、熊黑。舜说：“去吧，你能做好。”于是舜让朱虎、熊黑做益的助手。舜说：“啊！四岳，有谁能为我主持三大祭礼？”众人都说伯夷能胜任。舜说：“啊！伯夷，我任命你为秩宗，从早到晚虔诚恭谨，要正直而清明啊！”伯夷让位给夔、龙。舜说：“好。让夔主管音乐，教育少年，要正直又温和，宽宏又谨慎，刚强但不暴虐，简约但不傲慢；诗用来表达思想，歌用来延长诗中语言的情感，音调根据歌唱而决定，韵律应和音调。八种乐器的声音协调一致，不相互失去次序，神和人都是可以安宁和乐。”夔说：“啊！我有节奏地敲打石磬，各类鸟兽都跟着起舞。”舜说：“龙，我非常忌讳谗言与暴行，惊扰我的臣民，我任命你为纳言，从早到晚宣读我的旨意，一定要诚实守信。”舜说：“啊！你们二十二个人，一定要恭谨啊！时刻想着接受上天的命令并帮助上天治理臣民。”从此舜每隔三年就考核一次政绩，通过三次考核来决定罢免或升迁，因此远近的各项事务都发展起来。舜还分化瓦解了三苗部族。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北发：门户朝北开，指南方极远之地。】，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

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夔夔：和顺恭敬的样子。】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豫：通“预”，事先。】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颡顼为高阳，帝啍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姁sì氏【姓姁氏：姓是共同血缘关系的标记，氏则是姓的分支，在宗法制下，同一姓按照血缘亲疏，会分为许多不同的氏。战国时期，宗法制瓦解，秦汉以后，姓氏合一。所以司马迁混淆了姓和氏的概念，《史记》中才多次出现“姓某氏”的说法。】。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这二十二个人都有出色的政绩：皋陶担任司法官，断案公平，百姓都非常信服他实事求是；伯夷掌管礼仪，尊卑贵贱都谦恭礼让；垂管理工匠，百工都能做好工作；益担任虞官，山林湖泽都得到开发利用；弃管理农业，各种谷物都生长茂盛；契担任司徒，百姓亲密和睦；龙负责接待宾客，远方的部族前来归附；十二个长官外出巡视，九州百姓没有敢躲避和违抗的；只有禹的功劳最大，他开辟了九座大山，疏通了九个湖泊，治理了九条江河，划定了九州疆界，各州都按照规定前来进贡，没有违反规定的。疆域有五千里，一直伸延到荒服。他在南方安抚了交趾、门户朝北开的地区，在西方安抚了戎、析枝、渠廋、氏、羌，在北方安抚了山戎、发、息慎，在东方安抚了长夷、鸟夷，四海之内都歌颂帝舜的功德。于是禹创作《九招》乐曲，致使灵异之物降临，凤凰飞翔到此。天下的圣明之德都是从虞帝时代开始的。

舜在二十岁的时候凭借孝行而闻名天下，三十岁的时候被尧任用，五十岁的时候代行天子职事，五十八岁的时候尧去世，六十一岁

的时候接替尧登上帝位。舜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到南方巡视，在苍梧的郊野去世。他被人们安葬在长江以南的九嶷山，也就是零陵。舜登上帝位以后，他的车子上竖立着天子的旗帜，乘车去朝见他的父亲瞽叟，态度非常谦恭顺从，遵守为人子之道。舜封他的弟弟象为诸侯。舜的儿子商均也是没有才能，舜就在自己去世前向天帝推荐了禹。十七年以后，舜去世了。三年丧期结束时，禹把帝位让给了舜的儿子，就像舜将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一样。诸侯都归顺禹，然后禹才登上天子之位。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有自己的封地，用来供奉他们的祖先。他们穿着祖先的服饰，使用祖先的礼乐。他们用宾客之礼朝见天子，天子不把他们视为臣下，以此表明自己不敢独占天下。

从黄帝到舜、禹，他们都是同姓，而使用不同的国号，以此显示各自的德行。因此黄帝称有熊，帝颛顼称高阳，帝喾称高辛，帝尧称陶唐，帝舜称有虞。帝禹称夏后却改变了姓氏，姓姒氏。契的后裔建立了商，姓子氏。弃的后裔建立了周，姓姬氏。

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迁的自称。司马迁曾任太史令，“太史公曰”以下的文字是他的论赞，为一篇的结语，其内容或为发表议论，或为说明立意，或为补充史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尚：久远。】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荐绅：缙绅，指官员。】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弟：同“第”，但，只。】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太史公说：学者中有很多人在称颂五帝，可是太久远了。然而《尚书》中只记载了尧之后的事情；而各家讲述黄帝事迹，文字也不够典雅纯正，官员和儒生也很难说清楚。孔子所传授的宰予问《五帝

德》和《帝系姓》，有些儒生也不传习。我曾经向西到达空桐山，向北经过涿鹿，向东前往海边，向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之处的老人经常赞颂黄帝、尧、舜，各地的风俗教化又有很大区别，总之和古文的记载不相悖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我阅读《春秋》《国语》，其中有些章节阐明了《五帝德》《帝系姓》，只是我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所表述的观点都不是虚妄的。《尚书》有残缺已经很长时间了，其中散佚的部分经常能在别的著作中看到。不是好学深思，心领神会的人，自然难以对见识浅陋的谈论这些问题。我综合各家的著述，选择文辞最为典雅的写成这篇文字，所以置于本纪的首篇。

卷二 夏本纪第二

阎若璩：「《齐乘》以大清为古济水，以小清为刘豫所道，非也。以《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考之，济最南，漯在中，河最北。今小清所经，自历城以东，章邱、邹平、高苑、博兴诸县，皆古济所行。而大清所行，自历城以上，至东阿，固皆济水故道。而自历城东北，如济阳、齐东、青城诸县，则皆古漯所行。蒲台以北，则古河所经。盖唐宋时，河行漯川，其后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则断为济水故道也。」

本篇记述了夏朝的历史，多取材于《尚书》。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把夏、商、周三王与五帝相提并论，将其奉为上古圣王。尽管并没有太多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其相关传说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帝王统绪、王朝更替、治国方略等理论均有深远影响。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等：比较。】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殛：流放远方。】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yáo。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夏禹，名叫文命。他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帝颛顼，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就是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又是颛顼的孙子。在禹的曾祖父昌意和父亲鲧都没能登上帝位，只是做了臣子。

在尧帝的时候，洪水波涛满天，浩浩荡荡地包围了高山，淹没了丘陵，百姓深受洪水的困扰。尧访求可以治理洪水的人，群臣和四岳都说鲧能够胜任。尧说：“鲧这个人，违背天命、败坏家族，不能用他。”四岳说：“相比之下鲧是最贤能的了，希望您试一试。”于是尧采纳了四岳的建议，任用鲧治理洪水。过了九年洪水也没有退去，鲧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于是帝尧才另外寻找人才，又得到了舜。舜被任用，代行天子职事，巡视天下。舜在巡行中发现鲧在治水方面一事无成，于是把他流放到羽山而死在那里。天下人都认为舜惩罚鲧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时舜举荐鲧的儿子禹，并且让他继承鲧的事业。

尧去世以后，帝舜问四岳说：“有谁能够更好地完成尧的事业并担任官职呢？”众人都说：“让伯禹担任司空，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尧的事业。”帝舜说：“啊！是这样。”舜任命禹说：“你去平治水土，一定要努力去做。”禹跪拜叩头，并让位给契、后稷、皋陶等人。舜说：“你还是去做你的工作吧。”

禹为人敏给【敏给：敏捷。】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称以出：指人们以禹之声为音律的标准，以禹之身为尺度的标准。】；亹wěi 亹【亹亹：勤勉的样子。】穆穆【穆穆：庄严的样子。】，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傅：《尚书》

作“敷”，是划分的意思，指分治九州土地。】 土，行山表木【表木：伐木为路标。】 ，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x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橦jū【橦：底部有钉齿的鞋，一说为类似滑竿的交通工具。】。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张尔岐：「《夏本纪》云，禹伤父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入云云。写出圣人仁孝、沉痛、精诚，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干蛊一事勿论，功能二字不足言，即悲天悯人，犹是圣人安常处顺之事，非所以论禹也。」

禹这个人，敏捷而勤恳；他品德端正，仁爱平和，说话诚信；他的声音符合音律，他的行为符合法，他所表现出的美德被人们视为规范准则；他勤勉庄严，为人们制定纲纪。

禹于是和伯益、后稷一同奉行帝舜的命令，派诸侯和百官征发民夫来分别整治天下的水土，根据山的走向砍伐树木制作路标，来测定高山大川。禹为先父鲧治水无功遭受惩罚而感到悲伤，于是辛苦劳作，努力思考，在外十三年，即使路过家门也不敢进去。禹的吃穿非常简朴，但是他向祖先神灵所进献的祭品却很丰厚；禹的住宅十分简陋，但是他对修渠挖沟所耗费的财力却不吝惜。他在平地行走的时候乘坐车驾，在水路行进的时候乘坐船只，在泥地行走的时候使用木橇，在山间攀爬的时候就穿上底部有齿的鞋。禹随身带着测平直的准平与绳墨，以及画图式的圆规与直尺，装载测定时令的仪器，用来开辟九州的土地，打通九州的道路，修筑九州的堤坝，测量九州的山岳。禹命令益给予民众稻种，教导民众在低洼潮湿的地方种植。他又

命令后稷给予民众应急充饥的食物。在缺少食物的地方，禹就从富裕的地方调来食物补充不足的地方，使各地的食物储备得以均衡。禹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定下进献贡物的标准，以及高山大川的交通状况。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壤：柔土。】。赋上上错【错：指冀州某些地区可缴纳上中等赋税。】，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海：据《尚书禹贡》，应为“河”。】。

济、河维沅州【沅州：即兖州。】：九河既道【道：同“导”，疏通。】，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黑坟：沃土。】，草繇木条【草繇木条：草木繁茂。繇，茂盛。条，高大。】。田中下，赋贞【贞：应为“下下”之讹。】，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fěi【篚：圆形竹筐。】织文，浮于济、漯luò，通于河。

海、岱维青州：碣yú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xì【潟：盐碱地。】，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畎：山谷。】丝、枲xǐ【枲：麻。】、铅【铅：指锡。】、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fěi【fěi：山桑树。】丝，浮于汶，通于济。

禹的巡行从冀州开始。冀州：壶口的工程已经完成，又治理了梁山和岐山。太原修整以后，一直到太岳山以南。覃怀的工程也完成了，一直到衡水、漳水一带。这里的土壤是白色柔土。赋税为上上等，某些地区也可缴纳上中等，田地为中中等，常水、卫水沿着河道入海，大陆泽附近的土地可以用于耕作。鸟夷进贡皮革衣服，从西边靠近碣石山的地方进入黄河。

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黄河下游的九条支流都已经被疏导，雷夏蓄水成为湖泽，雍水、沮水会合流入雷夏泽，适合种桑的土地开始养蚕，于是民众下山搬到平地生活。这里的土壤是黑色沃土，生长着茂盛的草木。田地为中下等，赋税为下下等，经过十三年的耕作才能赶上其他地区。这里的贡物是漆和丝，有美丽花纹的丝织品装在圆筐中，进贡时乘船经过济水、漯水，一直通往黄河。

大海、泰山之间是青州：碣夷已经得到治理，潍水、淄水得以疏通。这里的土壤是白色沃土，海滨一带有大面积盐碱地，这里的田地多含盐卤。田地为上下等，赋税为中上等。这里的贡物是食盐和细葛布，也进贡海产品，泰山的山谷里出产丝、麻、锡、松木、奇石，莱夷可以放牧，山桑蚕丝装在圆筐中，进贡时在汶水乘船，一直通往济水。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都：通“瀦”，水停聚的地方。】，东原底dǐ 平。其土赤埴坟【埴坟：粘土。】，草木渐包【包：通“苞”，草木丛生。】。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quǎn 夏狄【狄：通“翟”，长尾野鸡。】，峯yí 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泉【泉：同“暨”，及，与。】鱼，其筐玄纁gǎo，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阳鸟：候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竹箭：泛指各种竹子。】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金三品：指金、银、铜三种贵金属。】，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卉服：蓑衣。】，其筐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云土梦：云梦，古湖泽，一说即洞庭湖。】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炖chūn、榦gàn、栝guā

、柏、斲、砥、磬【磬：石箭镞。】、丹，维筍jùn【筍：竹笋。】、簠lù、桔hù。三国致贡其名，包匭guǐ【匭：匣子。】菁茅，其筐玄纁xūn 玼组【玼组：丝绳穿的珠串。】，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大海、泰山和淮水之间是徐州：淮水、沂水已经得到治理，蒙山、羽山已经可以耕种。大野蓄水成为湖泽，东原也得以整治。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粘土，逐渐草木繁盛。田地为上中等，赋税为中中等。这里的贡物是五色土，羽山的山谷里出产大雉鸡，峯山以南出产孤桐木，泗水之滨出产浮磬，淮夷进贡珍珠和鱼，黑绢和白绢装在圆筐中，在淮水、泗水乘船，一直通往黄河。

淮水、大海之间是扬州：彭蠡已经蓄水成为湖泽，成为候鸟的栖息之地。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也得以整治。这里生长着茂密的竹林。青草繁茂，树木高大，这里的土壤是潮湿的泥土。田地为下下等，赋税为下上等，有时为中下等。这里的贡物是三种贵金属，以及瑶石、琨石、各种竹子、象牙、兽皮、鸟羽、旄牛尾，岛夷进贡蓑衣，丝织品和海贝装在圆筐中，把橘子、柚子包裹好用来进贡，经由长江入海，通往淮水、泗水。荆山和衡山以南是荆州：长江、汉水流入大海。长江下游的众多支流有了固定的河道，沱水、涔水已经疏通，云梦泽也得以治理。这里的土壤是潮湿的泥土。田地为下中等，赋税为上下等。这里的贡物是鸟羽、旄牛尾、象牙、兽皮、三种贵金属，和椿木、柘木、楡木、柏木，以及斲石、砥石、磬石、朱砂，还有竹笋、簠竹、桔木。各国都进贡当地的特产，把菁茅装在匣子里包裹起来，黑红丝绸和丝绳珠串装在圆筐中，还有长江下游支流地区进贡的大龟，在长江、沱水、涔水、汉水乘船，经过雒水，到达南河。

荆、河惟【惟：通“维”。】豫州：伊、雒、澶chán、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被：通“陂”，指筑堤防。】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坟垆：黑色的硬土。】。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纻，其筐纤絮，锡贡磬错【磬错：打磨玉磬的石头。】，浮于

雒，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嶧bō 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骊【青骊：青黑色的松散土壤。】。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qiú、铁、银、镂【镂：硬铁。】、斲、磬，熊、黑、狐、狸、织皮【织皮：毛织物。】，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乱：横渡。】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xí 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度：通“宅”，可居住。】，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gān，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水、雒水、瀍水、涧水都已经汇入黄河，荥播已经蓄水成为湖泽，当水丰沛的时候，疏导菏泽的水，在明都泽修筑堤坝。这里的土壤是柔土，低洼处是黑色的硬土。田地为中上等，赋税为上中等，有的时候为上上等。这里的贡物是漆、丝、细葛布、苎麻，细丝絮装在圆筐中，还进贡打磨玉磬的石头，在雒水乘船，抵达黄河。

华山以南、黑水之间是梁州：汶山、嶧山已经可以耕种了，沱水、涔水已经被疏导，蔡山、蒙山已经得以整治，和夷也安居乐业。这里的土壤是青黑色的松软泥土。田地为下上等，赋税为下中等，处在下上等到下下等之间。这里的贡物有璆玉、铁、银、硬铁、斲石、玉磬，以及熊、黑、狐、狸、毛纺织品，经由西倾山沿着桓水前来，在潜水乘船，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

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流去，泾水汇入渭水。漆水、沮水相继汇入洛水，沔水也汇入渭水。荆山、岐山已经得以治理，以及终南山、敦物山直到鸟鼠山。高平到低洼地带的整治都已经

竣工，直到都野泽。三危山已经可以居住，三苗人生活安定。这里的土壤是黄色柔土。田地为上上等，赋税为中下等。这里的贡物是璆玉、琳玉、琅玕，在积石山进入黄河乘船，抵达龙门山西河，在泾水和渭水的交汇处集合。昆仑山、析支山、渠搜山进贡毛纺织品，西戎于是安居乐业。

道九山：汧qiān【汧：通“岍”，山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luò，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逆河：黄河入海处，因海潮逆流而得名。】，入于海；嶓冢道獫狁，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shì，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汇：通“淮”，淮水。】，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沔miǎn水，东为济，入于河，洙【洙：同“溢”。】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沔，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禹开通了九条山路：从汧山、岐山直到荆山，跨过黄河；从壶口山、雷首山直到太岳山；从砥柱山、析城山直到王屋山；从太行山、常山直到碣石山，进入大海；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从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负尾山；从嶓冢山直到荆山；从内方山直到大别山；从汶山以南直到衡山，经过九江，直到敷浅原。

禹疏导了九条大河：将弱水疏导至合黎，下游流入沙漠；疏导黑水，经过三危山，最后注入南海；在积石山疏导黄河，一直到龙门山，向南到华山以北，向东到砥柱山，再向东到盟津，向东经过雒水入河口，一直到大邳山，向北经过降水，一直到大陆泽，向北分为九条支流，又汇合为逆河，最后注大海；在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是汉水，再向东流是苍浪水，经过三澨水，进入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入彭蠡泽，向东流是北江，最后注入大海；在汶山疏导长江，向东分出支流是沱水，再向东到醴水，经过九江，一直到东陵，向东倾斜流向北方汇入淮水，向东流是中江，最后注入大海；疏导沔水，向东流是济水，流入黄河，溢出聚为荥播泽，向东到陶丘以北，再向东抵达菏泽，又向东北汇入汶水，最后向东北注入大海；从桐柏山疏导淮水，向东和泗水、沂水汇合，最后向东注入大海；从鸟鼠山疏导渭水，向东和沔水汇合，再向东北流到泾水，向东流经漆水、沮水，流入黄河；从熊耳山疏导雒水，向东北和涧水、瀍水汇合，又向东与伊水汇合，向东北流入黄河。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四奥：四方之内。奥，同“澳”，可定居之地。】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涤原：疏通水源。原，同“源”。】，九泽既陂bēi，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台：我，天子自称。】德先，不距【距：违。】朕行。”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总：连杆带穗的禾。】，二百里纳铨zhèn【铨：禾穗。】，三百里纳秸服【秸服：去掉杆和芒的谷物。】，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采：为天子服役。】，二百里任国【任国：管理国家事务。】，三百里诸侯【诸侯：听候天子之命。侯，通“候”。】。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夷：指奉行天子常法。】，二百里蔡【蔡：指只奉行天子刑法。】。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蛮：指以文德招抚。】，二百里流【流：指自由流动，即

不强制朝贡。】。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讫：尽。】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这时九州统一，四境之内都可以居住，九州的大山得到整治，九州的河道已经疏通，九州的湖泽附近也修筑了堤坝，四海之内的诸侯都来朝贡。六府的物资管理得当，各处的土地都能正确勘测，根据各地情况谨慎征收赋税，都按照土壤的不同等级来征收。中央赐给诸侯土地、姓氏：“恭敬中央以德业为先，不要违背我的一贯作风。”

禹规定在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为甸服：一百里以内要缴纳整株庄稼，二百里以内要缴纳带穗的庄稼，三百里以内要缴纳去掉杆和芒的谷物，四百里以内要缴纳粟米，五百里以内要缴纳稻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为侯服：一百里以内要为天子服役，二百里以内要管理国家事务，三百里以内要听候天子之命。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为绥服：三百里以内要推行文教，二百里以内要奋力保卫王室。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为要服：三百里以内要奉行天子常法，二百里以内只奉行天子刑法。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为荒服：三百里以内要以文德招抚，二百里以内的民众可以自由流动。

国土向东延伸到大海，向西覆盖到沙漠，从北方到南方，天子的声威教化可以传遍四海。于是舜帝赏赐禹玄圭，用来向全天下人宣布治水的成功。天下从此太平安定了。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

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栗：威严。】，柔而立【立：坚定。】，愿而共【共：同“恭”。】，治而敬，扰【扰：顺服。】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蚤：通“早”。】夜翊yì明有家【家：卿大夫的封地。】。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国：诸侯的封地。】。翕xī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的样子。】。”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服：承受，忍受。】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橧，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浚huì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gōng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拂：通“弼”，辅佐。】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皋陶担任司法官来治理人民。帝舜上朝，禹、伯夷、皋陶一同上前和帝舜说话。皋陶讲述他的主张说：“要注重道德修养，长远谋划，共同辅佐天子。”禹说：“正是这样，但是该怎么做呢？”皋陶说：“啊！要谨慎地约束自身，使族人宽厚顺从，让众贤士努力辅佐，由近及远，从自身做起。”禹下拜并赞赏他的话，说：“正是这样。”皋陶又说：“啊！这取决于善用人才，取决于安定百姓。”禹

说：“唉！如果都是这样，只怕连帝尧也会感到困难。善用人才就是智慧，可以任用这样的人做官；能够安定百姓就是仁惠，这样民众才会心怀感激。能够做到善用人才，又可以施恩惠于百姓，还担心什么驩兜，还流放什么三苗，还畏惧什么巧言令色的坏人呢？”皋陶说：“是的，啊！通常人有九种品德，听人说话也要看他的品德。”于是他说：“开始做事时，宽厚而威严，柔和而坚定，诚实而恭敬，善治而谨慎，顺服而刚毅，正直而温和，平易而廉洁，果断而踏实，强直而道义，能够彰显这些德行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每天能够表现出三种品德，从早到晚勤勉遵行，就可以被封为卿大夫。每天严谨恭敬地表现出六种品德，用来辅佐天子，就可以被封为诸侯。全部接受并普遍施行，就可以为具备九种品德的人安排职事，让才能出众的人得到官位，百官能够恭肃谨慎。不要宣扬骄奢淫逸和施行阴谋诡计，不称职的人在官位上，这就是扰乱天命。上天要讨伐那些有罪的人，会按照五刑分别执行啊！我说的这些话可以成功地实行吗？”禹说：“你说的话完全可以成功地实行。”皋陶说：“我不聪明，只想着治国之道啊！”

帝舜对禹说：“你也说一说好的建议。”禹下拜说：“啊，我该说什么呢？每天我只想着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皋陶追问禹说：“怎样才是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呢？”禹说：“洪水波涛漫天，浩浩荡荡地淹没高山，冲上丘陵，天下民众正遭受着洪水的威胁。我在平地行走时乘坐车驾，在水路行进时乘坐船只，在泥地行走时使用木橇，在山间攀爬时穿上底部有齿的鞋，沿着山势伐木设立路标。我和益为百姓送去稻粮和新鲜的肉食。我将九条大河疏导而引入四方大海，把田间沟渠疏浚而引入各大江河。我和稷为百姓送去应急的食物。在食物匮乏的时候，我们就从富裕的地方调来粮食补充不足的地方，或者迁徙民众。百姓于是安定下来，各国也太平无事。”皋陶说：“正是这样，这是美好的功绩。”

禹说：“啊！帝舜，身居帝位一定要谨慎，把你的心态摆正。用

仁德辅政，天下人就都会拥护你。等待有识之士明白地奉行天帝的命令，上天就会降下祥瑞。”帝舜说：“啊！大臣啊，大臣啊！大臣应该做我的手足耳目。我想帮助天下民众，你们就要辅助我；我想要观察古人衣服上的纹饰，把日月星辰等图案，绣到衣服上，你们就要明辨等级；我要倾听六律、五声、八音，观察治乱兴衰，来采纳各方的意见，你们就要前去听取。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你们要匡正辅佐我。你们不要当着面阿谀，退朝后又诽谤我。我敬重各辅臣。那些喜欢进谗言邀宠幸的奸臣，只要能够推行德政，他们就会被全部清除了。”禹回答说：“正是这样。如果您不这么做，使善恶并存，那么您就不会取得功业了。”

帝曰：“毋若丹朱傲，维【维：通“唯”，只。】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辛壬癸甲：代指四天。】，生启予不子【不子：指没有回家看儿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sháo》九成【九成：演奏九次而礼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cuǒ【丛脞：琐碎之事。】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帝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傲，只喜欢放纵游玩，没有水也要乘船，在家纵情声色，导致没有继承帝位。我不能像他那样。”禹说：“我娶涂山氏的女子为妻，四天后就离开家，她生下启我还没有

回家看儿子，所以能够成功治理洪水。我开辟疆土划分五服，拓展到五千里外，设置十二州的长官，政教向外宣导至临近四海的地方，任命五个诸侯之长，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法取得成绩。三苗凶顽而没有功绩，您一定要记住啊！”帝舜说：“我用仁德治理天下，让他们归顺是你的功劳。”

皋陶从此更加敬重禹的品德，他命令百姓都以禹为准则。如果有人不听从命令，他就对其处以刑罚。于是帝舜的德业更加昌明。



大禹，选自清代《钦定书经图说》。

高燮：「自古创业之功，莫高于大禹，而中兴之功莫盛于少康，太史公述《夏本纪》载禹治水一事独详，是也。」

这时夔开始演奏乐曲，祖先神灵全部降临，诸侯相互礼让，鸟兽翩翩起舞，《箫韶》演奏九次而礼成，凤凰也成双飞来，百兽共同舞

蹈，百官协调一致。帝舜因此作歌唱道：“奉行天命，实行德政，顺应天时，谨微慎行。”接着他又唱道：“大臣高兴啊，君主努力啊，百官事业兴盛啊！”皋陶拱手行礼叩头大声说：“一定要记住啊，带头干好事业，谨慎对待法令，一定要恭敬啊！”帝舜于是接着唱道：“君主圣明啊，大臣贤良啊，所有的事情都安乐啊！”他又唱道：“君主计较小事啊，大臣为政怠惰啊，所有的事情都败坏啊！”帝舜下拜说：“是这样，都去努力做事吧！”这时天下人都以禹所公示的度量和音律为准则，尊奉他为山川神主。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辟：同“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六卿：天子六军的主帅。】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hù氏威侮五行【五行：这里指天命。】，怠弃三正【三正：三政，指正德、利用、厚生。】，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左：战车载三人，左持弓箭，右持矛戈，中间的人驾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lù【僇：通“戮”，杀。】于社，予则帑僇【帑僇：刑罚连及子女。也作“孥戮”。】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帝舜向上天推荐禹，立他为继承人。十七年后帝舜去世。三年丧期结束，禹躲避到阳城而将天子之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而去朝见禹。禹于是登上天子之位，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国号为夏后，姓姒氏。

帝禹即位后向上天举荐皋陶，并且把政事交给他，可是皋陶死了。禹把英、六两地封给皋陶的后代，也有人被封在许。之后禹任用益，让他处理政事。

在位第十年的时候，帝禹到东方巡视，在会稽去世，把天下让给了益。三年丧期结束，益把帝位让给了帝禹的儿子启，自己躲避到箕山以南。禹的儿子启很有才能，天下人都希望他可以做天子。等到禹去世的时候，虽然把天下让给了益，但是益辅佐禹的时间还很短，天下人还不信服。所以天下诸侯都离开益而去朝见启，说“我君是帝禹的儿子”。于是启登上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是禹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涂山氏的女子。

有扈氏不服从启的命令，启率兵讨伐，在甘激战。开战前，启作《甘誓》，于是召集六军主帅训诫。启说：“啊！六军的将士们，我向你们誓师：有扈氏蔑视天命，荒废政事，上天要断绝他们的命数。现在我恭敬地奉行上天的责罚。车左不能完成车左的任务，车右不能完成车右的任务，你们就是不遵守命令。御手不能驾驭战车，也是不遵守命令。遵守命令的，就在祖庙里给予奖赏；不遵守命令的，就在社坛前将其杀死，还要诛灭你们的子女。”最终启灭掉有扈氏。天下诸侯都来朝见启。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yìn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少康立：据《索隐》《正义》考证，有穷氏的后羿驱逐太康而当政，到帝相时篡位，后来寒浞杀后羿当政，至少康时才复国。司马迁并未采用这些史料。】。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廑jiǒng立。帝廑崩，子帝廋jǐn立。帝廋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方：通“仿”，仿效。】，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huàn龙氏。陶唐【陶唐：帝尧的后裔。】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放：流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qǐ也。

夏后帝启去世，他的儿子帝太康继位。帝太康失掉国家，他的五个兄弟逃到洛水转弯处等待太康归来，作《五子之歌》。

太康去世，他的弟弟中康继位，这就是帝中康。帝中康在位的时候，掌管天地四时的羲氏、和氏沉湎酒色，荒废职事，扰乱时日。胤奉命前往征讨他们，作《胤征》。

中康去世，他的儿子帝相继位。帝相去世，他的儿子帝少康继

位。帝少康去世，他的儿子帝予继位。帝予去世，他的儿子帝槐继位。帝槐去世，他的儿子帝芒继位。帝芒去世，他的儿子帝泄继位。帝泄去世，他的儿子帝不降继位。帝不降去世，他的弟弟帝扃继位。帝扃去世，他的儿子帝廑继位。帝廑去世，立帝不降的儿子孔甲，这就是帝孔甲。

帝孔甲即位以后，喜欢仿效鬼神，放纵淫乱。夏后氏的命数日渐衰败，诸侯纷纷叛离。这时天上降下两条龙，一雌一雄，孔甲不知道如何饲养，找不到善于养龙的豢龙氏。当时陶唐氏已经衰落，其后代有一个叫刘累的人，曾经向豢龙氏学过养龙的本领，以此事奉孔甲。孔甲赐他姓御龙氏，封他为豕韦国的君主。后来那条雌龙死了，刘累把龙肉给孔甲吃。夏帝想要看那两条龙的时候，刘累因恐惧而逃走了。

孔甲去世，他的儿子帝皋继位。帝皋去世，他的儿子帝发继位。帝发去世，他的儿子帝履癸继位，这就是桀。

帝桀在位的时候，由于自孔甲以来诸侯多有背叛夏朝的，桀不崇尚德政而用武力去镇压诸侯、伤害百族，百族都无法忍受。于是桀征召汤，并把他囚禁在夏台，不久又把他放了。汤能够修持德政，天下诸侯都归附汤，于是汤率兵讨伐夏桀，桀逃到鸣条，最终被流放而死。桀对人说：“我真后悔没在夏台杀死汤，才落得如此下场。”于是汤登上天子之位，取代夏朝拥有天下。汤赐予夏朝后代封地，到周朝时将其封在杞国。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zèng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会计：指天子对诸侯论功行赏。】也。

太史公说：禹为姒姓，他的后代被分封，就以国号为姓，因此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校正夏朝历法，很多学者传习《夏小正》的说法。从虞、夏时开始，贡赋制度已经完备了。有人认为禹曾经在江南召集诸侯，在考核诸侯功绩的时候去世了，因此就葬在那里，人们就把当地命名为会稽。会稽，就是会计。

卷三 殷本纪第三

茅坤：「伊尹与成汤同起伐（商），《夏本纪》所载汤至太戊且七世矣，而尹之子陟乃为相，岂得年寿悬绝若此！可见史迁所述帝系世本，未有不足凭者。」

本篇记述了商朝的历史，多取材于《尚书》《诗经》。商朝前期曾多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才安定下来。周人习惯称商朝为“殷”，汉朝承袭了这一称呼。相传成汤灭夏是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与后来的武王伐纣并称“革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备受儒家推崇。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sōng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五品：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教化。】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yǔ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殷契的母亲名叫简狄，她是有娥氏的女子，是帝喾的次妃。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女子外出洗澡，看见一只玄鸟生蛋落下来，简狄就捡起来吃了，因而怀孕生下契。契长大后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于是任命契说：“百姓不相亲睦，教化不能和顺，你担任司徒，要恭谨地推行五种伦理教化，要以宽厚为根本。”舜把商地封给他，赐姓子氏。契兴起于唐尧、虞舜、大禹的时代，在百姓心中功勋卓著，百姓因此

生活安定。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后，他的儿子相土继位。相土死后，他的儿子昌若继位。昌若死后，他的儿子曹圉继位。曹圉死后，他的儿子冥继位。冥死后，他的儿子振继位。振死后，他的儿子微继位。微死后，他的儿子报丁继位。报丁死后，他的儿子报乙继位。报乙死后，他的儿子报丙继位。报丙死后，他的儿子主壬继位。主壬死后，他的儿子主癸继位。主癸死后，他的儿子太乙继位，这就是成汤。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不：同“否”。】。”

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攸：同“所”。】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gān 【奸：通“干”，求见。】 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处士：隐居不仕的贤人。】，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人。】 及九主【九主：指三皇、五帝、夏禹。】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成汤，从契到汤一共迁都八次。到汤在位时才定都于亳，这是先王居住过的地方，汤作《帝诰》。

汤征伐诸侯。葛伯不按时祭祀，汤开始征讨他。汤说：“我说过这样的话：人在水中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观察百姓就能知道自己的治理是否得当。”

伊尹说：“圣明啊！能听取别人的意见，道德才会进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做好事的人就都在帝王身边做官。努力吧，努力吧！”汤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就要严厉地惩罚你们，不会宽赦。”汤作《汤征》。

伊尹的官名是阿衡。阿衡想要求见汤却找不到门路，于是成为有莘氏女子陪嫁的奴隶，背着厨具，凭借谈论烹调的道理来说服汤，最终成就王道。有人说，伊尹是一位隐士，汤派人聘请迎接他，往返五次他才肯前往跟随汤，讲述素王和九主的事情。汤任用他来管理国政。伊尹离开汤去夏都。他看到夏朝的丑恶，于是又回到亳。他从北门进入城中，遇到汤的大臣女鸠、女房，于是作《女鸠》《女房》。

汤外出，看见野外有猎人在四个方向设网打猎，并且祷告说：“愿天下四方来的猎物都进入我的网中。”汤说：“唉，那样就把鸟兽都捕尽了！”于是撤去三个方向的网，并且祷告说：“想要去左边的，向左走。想要去右边的，向右走。不听从命令的，才会进入我的网中。”诸侯听说以后，都说：“汤的德行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连鸟兽也能享受他的恩惠。”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yuè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匪：同“非”。】台小子【台小子：帝王的自谦之辞。】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正：通“征”。】。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啬事：农事。啬，通“穡”，收割谷物。】而割hài政【割政：暴政。割，通“害”。】。’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

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尚：通“倘”，如果。】及予一人【予一人：帝王的自称。】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nú 僇【帑僇：刑罚连及子女。也作“孥戮”。】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在这个时候，夏桀施行暴政而荒淫无道，同时诸侯昆吾氏趁机作乱。于是汤发兵率领诸侯前去讨伐，伊尹跟随汤，汤亲自手持斧钺来攻打昆吾氏，接着又去攻打夏桀。汤说：“你们这些人，来，都听我说。不是我胆敢起来叛乱，夏朝的罪恶深重，我听你们也说，夏朝有罪。我畏惧天帝，不敢不去征伐。现在夏桀的罪恶深重，这是上天要诛杀他。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说：‘我们的君王不体恤我们众人，废弃农事而推行暴政。’你们说：‘夏朝有罪，又能怎么样呢？’夏王竭尽民力为他一人服务，掠夺整个夏国的财富。有些民众都懈怠而不愿服从，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和你同归于尽！’夏朝的命数已经衰败到这个地步了，现在我必须前往征伐。你们跟随我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就会重赏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话不守信用。如果你们不服从誓言，我就诛杀你们和你们子女，绝不宽赦。”汤用这些话号令全军，作《汤誓》。于是汤说“我十分勇武”，号称武王。

桀败于有娥之虚【虚：同“墟”，旧址。】，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zōng}，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典宝》：《尚书》佚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大量引用《尚书》文字，而《典宝》《夏社》《明居》等篇目不见于今本《尚书》，《汤诰》篇目虽见于伪古文《尚书》，文字却大不相同。可见《史记》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的重要贡献。】。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汤归至于泰卷陶，仲虺huǐ 作诰。既缙【缙：通“黜”，废止，废弃。】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

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准，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汤乃改正朔【正朔：指历法。】，易服色，上【上：同“尚”，崇尚。】白，朝会以昼。

郝敬：「孔甲好鬼而淫乱，无足称者。」

桀在有娥氏的故地被打败，逃到鸣条，夏军战败。汤于是攻打三
爰 国，获得了那里的宝玉，义伯、仲伯因此作《典宝》。汤战胜夏桀以后，就想要迁移社神，没能成功，于是作《夏社》。伊尹向汤报告。这时诸侯都归顺了汤，汤于是登上天子之位，平定四海之内。

汤在返回的途中来到泰卷陶，大臣仲虺作了一篇诰。汤已经推翻了夏朝，回到亳，作《汤诰》：“在三月，王亲自来到东郊。他告诫天下诸侯说：‘不要在对民众毫无功绩，努力做好你们的事情。否则我就要严厉地惩罚你们，你们不要怨恨我。’他又说：‘古时候的禹、皋陶长年在外操劳，他们对民众有功绩，民众才得以安定。他们在东方治理长江，在北方治理济水，在西方治理黄河，在南方治理淮水，这四条大河治理好以后，天下百姓才有了居住的地方。后稷教导人民耕种，人们才知道种植各种庄稼。他们三位都对民众有功绩，所以他们的后代才能建立国家。从前蚩尤和他的大臣为害百姓，天帝不保佑他，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先代圣王的话不可以不用来勉励自己。’他又说：‘为政无道，就不让他治理国家，你们也不要怨恨我。’”他以此命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汤于是变更历法，改易服饰的颜色，崇尚白色，群臣在白天朝见天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rén，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敌【敌：通“嫡”。】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反：同“返”，归向。】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这种说法出自《尚书》《孟子》等儒家典籍，而《竹书纪年》则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七年后，太甲逃出流放地，杀死伊尹，夺回帝位，把伊尹的封地平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伊陟、伊奋。】。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殷：盘庚迁都于殷以前，国号不应称殷。“殷”为周人对商朝的称呼，司马迁作《殷本纪》将各时期的商朝统称为“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汤去世以后，太子太丁还没有继位就死去了，于是就立太丁的弟弟外丙为帝，这就是帝外丙。帝外丙在位三年，去世以后，立外丙的弟弟中壬为帝，这就是帝中壬。帝中壬在位四年，去世以后，伊尹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为帝。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他就是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在位三年，政治不清明，为人很残暴，不遵守汤制定的法度，道德败坏，于是伊尹将他流放到桐宫。在太甲流放的三年中，伊尹代行天子职权处理国政，接受诸侯的朝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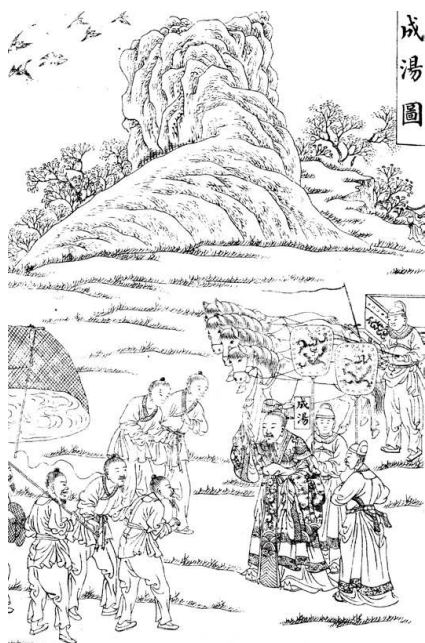
帝太甲在桐宫居住三年，忏悔过错，并责备自己，开始归于善

道，于是伊尹把帝太甲迎接回来，并将国政交还给他。帝太甲修整德行，诸侯都来归顺殷商，百姓因此安宁。伊尹赞赏他的做法，于是作《太甲训》三篇，用来褒扬帝太甲，尊他为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zhì 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阙：同“缺”，缺点、过失。】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成汤，选自清代《钦定书经图说》。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囂áo。河亶dàn 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仲丁：即前文中的“中丁”。仲，甲骨文、金文作“中”。】《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太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沃丁继位。帝沃丁在位的时候，伊尹去世。伊尹被安葬在亳以后，咎单于是想用伊尹的事迹训诫后人，作《沃丁》。

沃丁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太庚继位，他就是帝太庚。帝太庚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小甲继位。帝小甲去世以后，他的弟弟雍己继位，他就是帝雍己。这时殷商国势衰败，有的诸侯不来朝见了。

帝雍己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这就是帝太戊。帝太戊任命伊陟为相。亳都的朝堂有桑树和穀树生长在一起的怪异现象，一个晚上就长成双手合抱的围度。帝太戊很害怕，就询问伊陟。伊陟说：“我听说怪异的事物无法战胜美好的德行，难道是您的政令还有什么缺点吗？您应该努力修整德行。”太戊听从了他的建议，因而那棵怪桑树就枯死消失了。伊陟对巫咸赞美并讲述了这件事。巫咸治理王室也非常有成绩，于是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在宗庙称赞伊陟，言辞中不把他视为臣子，伊陟辞让，作《原命》。殷商重新振兴起来，诸侯都来归顺，因此太戊被尊称为中宗。

中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中丁继位。帝中丁将都城迁到囂。河亶甲又迁都到相。祖丁迁都到邢。帝中丁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外壬继位，这就是帝外壬。仲丁的记载在《尚书》中残缺不全。帝外壬去世以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这就是帝河亶甲。河亶甲在位期间，殷商再次衰败。

河亶甲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祖乙继位。帝祖乙在位时，殷商又

兴盛起来，巫贤当权。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適：通“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咨：嗟叹。】胥【胥：全部，与“皆”意思相同。】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亳：《尚书》作亳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现在位于黄河以北，而成汤定都之亳（今河南省商丘市）在黄河以南。从武乙时“殷复去亳，徙河北”的记载来看，司马迁将盘庚之亳误认为成汤之亳了。】，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祖乙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祖辛继位。帝祖辛去世以后，他的弟弟沃甲继位，这就是帝沃甲。帝沃甲去世以后，立沃甲的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为帝，这就是帝祖丁。帝祖丁去世以后，立沃甲的儿子南庚为帝，这就是帝南庚。帝南庚去世以后，立帝祖丁的儿子阳甲为帝，这就是帝阳甲。帝阳甲在位期间，殷商又衰落了。

自中丁以来，经常废黜嫡子而改立兄弟及其儿子，有的时候兄弟及其儿子相互争夺帝位，连续九世都非常混乱，于是诸侯都不来朝见。

帝阳甲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盘庚继位，这就是帝盘庚。帝盘庚在位的时候，殷商已经定都黄河以北，盘庚渡过黄河到南岸，重新在成

汤的故居定都，至此一共迁都五次，没有固定的地方。殷商民众都叹息怨恨，不想再迁徙。盘庚于是告谕诸侯和大臣说：“从前伟大的先帝成汤和你们的先祖一起安定天下，他的法则应该遵守。舍弃他的法则而不去努力，怎么能够成就功德呢！”于是他渡过黄河来到南岸，修治亳，实行成汤时的政令，此后百姓得以安宁，殷商的国势重新振兴。诸侯都来朝见，因为盘庚遵守成汤时的德政。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yuè。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胥靡：服劳役的奴隶或刑徒。】，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传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响：同“雊”，野鸡鸣叫。】，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小辛继位，这就是帝小辛。帝小辛在位时，殷商又衰落了。百姓都思念盘庚，于是作《盘庚》三篇。帝小辛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小乙继位，这就是帝小乙。

帝小乙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武丁继位。帝武丁在位时，想要重新振兴殷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助手。他三年没有发布政令，政事都由冢宰决断，他借此机会观察国内的情况。武丁在一天夜里梦见一位圣人，名叫说。他根据梦中看到的样子观察群臣百官，都不是那个

人。于是他派百官到民间去寻找，终于在傅险找到了说。当时说是一个服劳役的奴隶，在傅险筑城。说被带去见武丁，武丁说就是这个人。武丁和说谈论，发现他果然是个圣人，就任用他为相，殷商于是太平安定。于是就以傅险为他的姓氏，称为傅说。

杨慎：「武丁在民间，已知说之贤矣。一旦欲举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听也，故征之于梦焉。盖商俗质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导之，是圣人所以成务之几也。」

帝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雉鸡飞来站在鼎耳上鸣叫，武丁非常害怕。祖己说：“大王不要担忧，还是先修整好政务。”祖己于是就对王训诫说：“上天考察天下民众主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上天赐予的寿命有的长有的不长，并不是上天想要让某些人短命，而是他们自己中途断绝了自己的命数。有的人不遵守道德，不服从判罚，上天已经赐予命数来纠正他们的德行，这个时候才说怎么办。唉！大王继承王位，恭敬对待民众，他们无不是上天的子孙，要经常祭祀，不要失礼而废弃天道。”武丁修整政事，施行仁德，天下人都很欢欣，殷商的国势再次兴盛起来。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彤彤日》及《训》。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叩【叩：同“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

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武丁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祖庚继位。祖己赞赏武丁因雉鸡飞来的怪异现象而推行德政，为他建立宗庙，称其为高宗，于是作《高宗彤日》和《高宗之训》。

帝祖庚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帝甲。帝甲荒淫悖乱，殷商再次衰落。

帝甲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廩辛继位。帝廩辛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庚丁继位，这就是帝庚丁。帝庚丁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武乙继位。殷商又离开亳，迁徙到黄河以北。

帝武乙统治无道，制作木偶人，称其为天神。他和这个木偶人赌博，让别人代替他玩。天神不能赢，就侮辱它。他又制作皮囊，在里面盛满血，仰头朝它射箭，称为“射天”。武乙在黄河与渭水之间狩猎，天上突然打雷，将武乙震死了。他的儿子帝太丁继位。帝太丁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在位时，殷商的国势更加衰落了。

帝乙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低贱，因此他没有资格继承王位。帝乙的小儿子叫辛，辛的母亲是正后，因此辛得以继承王位。帝乙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辛继位，这就是帝辛，天下人称他为纣。

帝纣资辨【辨：同“辩”，有口才。】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距：同“拒”，拒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bì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仞：满。】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蜚鸟：即飞

鸟，“蜚”同“飞”。】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裸：同“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熹：同“喜”。】淫，纣怒，杀之，而醢hǎi【醢：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yǒu里。西伯之臣闳hóng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帝纣能言善辩，思维敏捷，耳聪目明；他的身高力大，超过常人，可以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口才足以粉饰自己的错误；他用才能向大臣夸耀，用声威压制天下，认为所有人都不如自己。他喜欢喝酒，骄奢淫逸，宠爱女人。他尤其宠爱妲己，妲己说的话他都听从。于是他让乐师涓创作放荡的乐曲，北里的舞蹈，淫靡的音乐。他增加赋税来充实聚集在鹿台的钱财，又在钜桥的粮仓装满了粮食。他广泛地搜寻狗马和奇珍异宝，使其充盈宫室。他还扩建沙丘的苑囿和亭台，捕捉很多野兽飞禽投放在里面。他对鬼神的祭祀很怠慢。他在沙丘聚集很多歌舞艺人，蓄酒为池塘，悬肉为树林，让男女裸体相互追逐，通宵达旦地饮酒取乐。

百姓怨恨的同时，诸侯也有反叛的，于是纣加重刑法，创制炮烙的酷刑。纣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很漂亮，就把她献给了纣。九侯的女儿不喜欢淫乱，纣非常愤怒，就将其杀死，还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坚决劝谏，激烈争辩，纣把鄂侯杀死制成了肉干。西伯昌听说以后，私下里叹息。崇侯虎知道了这件事，向纣报告，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大臣闳天等人，搜求美女、珍宝、良马来献给纣，纣因此赦免了西伯。西伯出狱后进献洛水以西

的一块土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的刑罚。纣答应了，还赏赐给他弓箭和斧钺，让他拥有征伐的大权，任命他为西方诸侯的首领。纣任用费中主持政务。费中善于谄媚，贪图财利，殷商的民众都不亲睦。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喜欢诋毁别人，诸侯因此更加疏远纣。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讖我殷命，假人【假人：《尚书》作“格人”，即至德之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争：同“诤”，谏诤。】。”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详：通“佯”，假装。】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xuán【县：同“悬”。】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封：培土。】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属：归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西伯回国以后，暗中修德政，行善事，有很多诸侯叛离纣王归附

西伯。西伯的势力渐渐壮大，纣的权利渐渐丧失。王子比干劝谏，纣不听从。商容是一个贤德的人，百姓都喜爱他，纣却把他罢免了。等到西伯讨伐饥国时，将其灭掉，纣的大臣祖伊听说以后就怨恨周国，又很害怕，跑去告诉纣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殷商的国运，至德之人用大龟占卜，都不再显示吉兆，这不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只是因为大王荒淫暴虐，自绝于天，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无法安稳地生活，不预先知道天命，就不能按照常法行事。现在我们的人民没有不希望我们灭亡的，他们都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严，天命为什么还不到来？’现在大王准备怎么办呢？”纣说：“我生下来不就是有天命护佑吗！”祖伊回去，说：“纣已经不能接受劝谏了。”西伯去世以后，周武王向东方征讨，来到盟津，诸侯背叛殷商与周军结盟的有八百个。诸侯都说：“可以讨伐纣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天命。”于是他回去了。

纣的淫乱越来越严重了。微子多次劝谏，纣都不听，于是微子和太师、少师商量以后，终于离开纣。比干说：“做人臣子的，不能不用性命来劝谏。”于是他极力劝谏。纣生气地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他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看他的心。箕子非常恐惧，假装发疯做了奴隶，纣又把他囚禁起来。殷商的太师、少师就带着祭器和乐器逃到周国去了。周武王于是率领诸侯带兵前去讨伐纣。纣也发兵在牧野抵抗周军。甲子日，纣的士兵大败。纣逃走，登上鹿台，穿上缀有宝玉的衣服，跳进火中自焚而死。周武王于是斩下纣的头，挂在白旗上。他下令杀死妲己。他释放了箕子，在比干的坟墓培土，在商容的家门进行表彰。他又分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来继续奉祀殷商的先人，命令他遵行盘庚时的政令。殷商民众非常高兴。于是周武王成为天子。因为殷商后人贬降帝号，称为王。周武王封殷商的后人为诸侯，隶属于周。

周武王去世以后，武庚和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令周公将其平定，立微子为宋君，来延续殷商的后代。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太史公说：我根据《商颂》来编次契的事迹，自成汤以下的史料，都出自《尚书》《诗经》。契为子姓，他的后代受分封，以国名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说，殷人的车子很好，并且崇尚白色。

卷四 周本纪第四

本篇记述了周朝的历史。周人先祖的事迹，多取材于《尚书》《诗经》，始祖后稷为农官，可知周人重视农业，对后世历代的农本思想影响很大。周武王定都镐京，史称西周，以分封、宗法、礼乐等制度维系天子的共主地位。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春秋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不已。到战国时期，周王室分裂为两个小国，先后被秦国所灭。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xīn然说【说：同“悦”，喜悦，高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shū，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邠，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周朝的始祖后稷，名叫弃。他的母亲是有邠氏的女子，名叫姜原。姜原是帝誉的正妃。姜原外出到郊野，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心里很高兴，就想去踩它，踩上去就感觉体内有胎动，就像怀孕一样。过了一年，她生下一个孩子，认为不吉利，就把孩子扔到小巷中，路过的马牛却绕过去不踩他；她把孩子扔在山林中，正赶上山林中很多人，又转到别处；她将孩子扔在水渠的冰面上，有飞鸟用翅膀盖在他身上，垫在他身下。姜原认为这个孩子很神奇，就把他抱回来抚养长大。由于最开始想遗弃这个孩子，因此给他取名叫弃。

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像伟大人物一样有高远的志向。他做游戏的时候，喜欢种植麻、豆，他种的麻、豆都长得很茂盛。等他长大以后，就喜好耕作，观察土地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土地种植庄稼，百姓都仿效他。帝尧听说以后，就任用弃为农师，天下人都因此获利，他立下了功劳。帝舜说：“弃，百姓最初忍受饥饿，你担任后稷来播种各种谷物。”于是他被封在邰，号称后稷，另外以姬为姓。后稷的兴起，在唐尧、虞舜、夏禹的时代，这一家族都有美好的德行。

后稷卒，子不窋zhú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bīn。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yú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薰育：也作“葷粥”，古代北方民族，秦汉以后称“匈奴”。】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五官：指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后稷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不窋继位。不窋晚年，夏后氏的国政衰败，舍弃后稷之官而不再重视农业，不窋因为失去官职而逃往戎狄地区。不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鞠继位。鞠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公刘继

位。公刘虽然在戎狄地区生活，但是他重新经营后稷的基业，致力于耕种，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决定种植的农作物，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砍伐木材而使用，让出行的人有资财，在家的人有积蓄，人民依靠他而生活快乐。百姓感激他，很多人迁徙来归顺他。周朝治国之道的兴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诗人创作诗歌和乐曲来追思他的美德。公刘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庆节继位，在豳建国。

庆节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皇仆继位，皇仆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差弗继位。差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毁隃继位。毁隃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公非继位。公非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高圉继位。高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亚圉继位。亚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公叔祖类继位。公叔祖类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古公亶父继位。古公亶父重新经营后稷、公刘的基业，积累德行，广施仁义，国人都拥戴他。薰育等戎狄部族前来攻打，想得到财物，古公就把财物给了他们。薰育不久又来攻打，想得到土地和人民。人民都非常愤怒，想要迎战。古公说：“民众拥立君长，是要让他们获利。现在戎狄前来攻打的原因，是要得到土地和人民。人民被我统治，和被他们统治，有什么区别呢？人民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去打仗，靠牺牲别人的父亲和孩子来换取君长之位，我不忍心。”于是古公和他的部众离开豳，渡过漆水、沮水，翻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定居。豳人一起扶老携幼，全部来到岐山脚下，重新归附古公。附近国家的人民听说古公的仁慈，也有很多前来归顺的。于是古公摒弃了戎狄的习俗，建造城郭和房屋，并且设置邑落分别居住。设立五官的衙署。人民都为他创作诗歌和乐曲，赞颂他的美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朱熹：「司马迁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

降阴德，以分纣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诚于为民者若此！」陈仁锡：「为善是圣人性内事，若显为善，则开积善累德之谗，故『阴行善』三字，太史公写出至圣一段明夷艰贞苦心处，不是后来阴谋。」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古公的大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虞仲。太姜生的小儿子叫季历，季历娶太任，太姜和太任都是贤惠的妻子，太任生下昌，有圣明的征兆。古公说：“我的后代一定会有成大事的人，也许就是昌吧？”大儿子太伯、二儿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要立季历来传位给昌，于是两人就逃亡到荆蛮地区，身体刺上花纹，剪断头发，就是为了让位给季历。

古公去世以后，季历继位，这就是公季。公季修持古公留下的治国之道，坚定地推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他。

公季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昌继位，这就是西伯。西伯被称为文王，继承后稷、公刘的事业，遵循古公、公季的法则，笃行仁义，尊敬老人，慈爱幼小。他对贤能的人以礼相待，每天接待士人，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很多士人因此来归顺他。伯夷、叔齐在孤竹国，听说西伯尊敬赡养老人，就一同前往归顺。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也都归顺了他。

崇侯虎譖zèn 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xiàng【乡：同“向”，向往，归顺。】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

里。闾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驷：驾四匹马的车子。】，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谥为文王：《逸周书·谥法解》提到周公制谥，而近代以来，王国维等学者据金文考释认定，周文王、周武王是其生前的称号，并非死后的谥号，谥号制度是在西周中后期产生，春秋时期通行的。】。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崇侯虎在殷纣的面前陷害西伯说：“西伯行善积德，诸侯都归顺他，将会对您不利。”帝纣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闾夭等人都非常担心，就去寻求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彩色骏马，有熊的九辆马车，以及其他奇珍异宝，通过殷商的宠臣费仲而献给纣。纣很高兴，说：“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我释放西伯，何况还有这么多呢！”于是他赦免了西伯，并赏赐给他弓箭和斧钺，让他拥有征伐的大权。纣说：“陷害西伯的人，是崇侯虎。”西伯于是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并请求纣废除炮烙的刑罚。纣应允了。

西伯暗中做好事，诸侯之间的矛盾都请他来裁决。当时虞国、芮国有人发生纠纷无法解决，他们就来到周国。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的时候，看到耕种的人彼此谦让田界，民间都把谦让长者当成风俗。虞国、芮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就已经觉得惭愧，相互说：“我们所争执的，正是周人所鄙视的，我们还去干什么呢？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他们返回，彼此谦让而去。诸侯听说以后，都说“西伯大概是接受天命的君主”。

第二年，西伯讨伐犬戎。又一年，西伯讨伐密须。再一年，西伯打败耆国。殷商的祖伊听说以后，非常恐惧，他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帝纣。纣说：“不是有天命帮助我吗？他又能怎样呢！”第二年，西伯讨伐邠国。下一年，西伯讨伐崇侯虎。同时他建造了丰邑，从岐山脚下迁都到丰邑。又过了一年，西伯去世，太子发即位，这就是武王。

西伯在位大概五十年。当他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把《易》的八卦增为六十四卦。诗人称赞西伯，大概是在西伯接受天命称王的那一年裁决了虞、芮两国的纷争。十年以后，西伯去世，谥号是文王。他修改了法令，制定了历法。他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大概称王的祥瑞是从太王开始的。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shào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太誓》：司马迁所摘录的是西汉时通行的今文《尚书》中的文字，后来失传，不同于今天所看到的伪古文《尚书》中的《泰誓》三篇。】，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遏：同“逖”，远。】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共：通“恭”。】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武王即位，太公望担任太师，周公旦是武王的助手，召公、毕公等人辅佐武王，继承文王的遗业。

九年，武王在毕地祭祀文王。然后他前往东方检阅部队，一直到达盟津。为文王制作了牌位，用车子装载，供奉在部队中。武王自称为太子发，表示是遵从文王的命令进行征伐，不敢独断专行。于是他告诫司马、司徒、司空、诸节：“大家要严肃恭敬，要诚实！我不聪明，因为先祖留下了有品德的大臣，我继承祖先的功业，才制定了奖赏和惩罚的措施，来巩固祖先的功业。”终于发兵讨伐。太师尚父号令说：“集合你们众人，交给你们船只，迟到的人斩首！”武王渡过黄河，船行到河中的时候，有一条白色的鱼跳进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拾起鱼用来祭祀。过河以后，有一团火从天而降，正落在武王的屋顶上，最后变成一只乌鸦，它的颜色是红的，降落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这时候，有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盟。诸侯都说：“可以讨伐纣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行。”于是班师返回。

过了两年，武王听说纣王昏庸暴虐比从前更厉害了，他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彊各自抱着乐器前来投奔周。这时武王才宣告诸侯说：“殷王已经犯下了大罪，不可再不去讨伐

了。”于是大家遵从文王的遗志，并率领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穿着甲冑的战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进攻，讨伐纣。十一年十二月的戊午日，讨伐纣的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都到齐了。武王说：“一定要勤勤恳恳，不能懈怠呀！”武王于是作《太誓》，并向所有人宣告：“现在殷王纣竟然听信妻妾的话，他这是自己断绝天命，违背了日、月、北斗的运行，疏远了自己的同胞兄弟，他废弃了先祖的音乐，并胡乱采用淫乱的音乐从而篡改了典雅的音乐，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的妻妾们高兴。所以今天我要恭敬地替上天执行惩罚。努力吧，战士们，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次，更不会有第三次！”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鬻 máo 、微、纁、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 pìn 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索：尽，这里有破败的意思。】’。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昏：通“混”，蔑。】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轨：通“宄”，内乱。】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离：同“螭”，传说中一种似龙的动物。】，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二月甲子日凌晨，武王很早就来到商的郊外牧野，然后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黄色的钺，右手举着用白色的旄牛尾做成装饰的旗，并以此来指挥。武王说：“一路辛苦了，西方来的将士们！”武王接着说：“啊！我的友邦的君主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庸人、蜀人、羌人、鬻人、微人、纁人、彭人、濮人，请高举你们的戈，排齐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让我们一起

宣誓。”武王说：“古人常说‘母鸡是不报晓的。假如母鸡报晓，就一定会倾家荡产’。现在殷王纣只要是他的爱妾所说的他就听，自己放弃了祖先的祭祀不再过问，抛弃国家大政，不任用自己的同祖兄弟，反而召集四方各国犯罪逃亡的人，推崇他们，看重他们，信任他们，任用他们，放纵他们在百姓中横行霸道，结果令商朝的政事被奸佞、狡诈的人控制。今天，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我们去讨伐纣，每前进六七步，一定要停顿下来整顿队伍，努力吧，战士们！每次刺击一定不要超过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就必须停顿整齐队伍，努力吧，将士们！希望大家要勇猛威武，就像虎、黑、豺、螭那样，我们和商朝的军队在商的郊野作战，不要攻打前来投降的人，让他们听从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人的命令，努力吧，将士们！如果你们有谁不努力，我就会将他处死。”誓师完毕，前来会合的诸侯军队，战车有四千辆，共同在牧野列阵。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距：同“拒”，抵抗。】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畔：通“叛”，背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县：同“悬”，悬挂。】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

箕cè 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帝纣听说武王前来讨伐自己，他也发兵七十万用来抵抗武王。武王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士兵前去挑战，而他自己带领大部分士兵攻击纣的军队。纣的军队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士兵都不愿意作战，大家都盼着武王的军队赶快攻打进来。纣的士兵都掉转武器反而攻打纣，为武王的军队开路。武王坐着战车冲进城，纣的军队马上就溃散了，背叛了纣。纣逃跑，退回城中登上鹿台，他穿上自己的宝玉衣服，投火自焚而死。武王举着大白旗指挥诸侯，诸侯都拜见武王，武王也向诸侯们回礼，诸侯都听从武王的号令。武王进入商的都城，商朝的百姓都等在郊外迎接。于是武王命令群臣告诉商朝的百姓说：“上天赐福给你们！”商朝的百姓都对着武王再拜稽首，武王也恭敬地还礼。然后，武王进入城中，到了纣王自焚的地方。武王亲自用箭射他，射了三箭以后下车，然后又用很轻的剑刺纣王的尸体，最后用黄色的钺砍下纣的头，挂到大白旗上。然后，武王又来到纣的两个宠妾那里，这时，那两个宠妾都已经上吊自杀了。武王又对着她们的尸体射了三箭，并用剑刺她们的尸体，最后用黑色的钺砍下她们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做完这一切，武王出城，回到军中。

等到第二天，武王命人清除道路，修整社庙以及商纣的宫室。到了约好的日期，一百名士兵扛着“罕旗”走在最前面。武王的弟弟振铎护卫，并摆开了“常车”，周公旦手里握着大钺，毕公手里握着小钺，两人分别站在武王两边。散宜生、太颠、闳夭都手拿佩剑护卫着武王。武王进入城中，站到社庙南面的大卒的左边，左右的大臣都跟从他。毛叔郑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了草席，召公奭帮着拿好彩帛，师尚父牵着祭牲。尹佚大声朗读者竹简上的祭文：“殷朝末代子季纣，废弃了先王圣明的美德，侮辱蔑视神明，不去祭祀，对商朝的百姓实行暴政，他的这些做法在皇天上帝面前都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

楚。”于是武王再拜稽首，并说道：“我承受上天的大命，革除殷朝的弊政，是接受了上天所降下的光明之命。”武王又一次再拜稽首，然后离开城中。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间。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振：同“赈”，赈济、救济。】贫弱萌【萌：通“氓”，外来的百姓，也泛指老百姓。】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闾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班赐：分赐。班，同“颁”，颁发。】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武王把殷商遗民都封给商纣的儿子禄父。武王因为天下刚刚平定下来，还没有安定，于是他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帮助禄父治理殷商遗民。然后武王又命令召公将箕子释放出狱。命令毕公将囚禁在狱中的百姓释放，旌表了商容的闾门来表彰他的德行。命令南宫括将聚集在鹿台的钱财及巨桥的粮食都分发给百姓，用来赈济穷苦的人民。武王命令南宫括、史佚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宝玉。命令闾夭为比干的坟墓培土修缮。命令宗祝在军队中祭祀阵亡将士的亡灵。然后武王撤兵又回到西方。武王巡视各个诸侯的领地，记录他们的治事情，作《武成》。武王封诸侯，将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并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怀念从前的圣王，并对神农的后代进行嘉奖，把他们封在焦，把黄帝的后代封在祝，把帝尧的后代封在蓟，把帝舜的后代封在陈，把大禹的后代封在杞。然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其中，师尚父是第一个接受封赏的。武王将尚父封在营丘，称为齐。封他的弟周公旦在曲阜，称为鲁。将召公奭封在燕。分封他的

弟弟叔鲜在管，封他的弟弟叔度在蔡。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飨：同“享”，鬼神享用祭品叫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宾：通“摈”，遗弃，排斥。】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岳鄙：指太行山一带。】，顾瞻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fú 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chōu。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武王召集九州的首领，登上了豳的高地，遥望着商的都城。武王再回到周，他在晚上总是无法入睡。周公旦来到武王的住处，问道：“为什么您无法入睡呢？”武王说：“告诉你吧：上天不享受殷朝的祭品，从我还没出生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年了，麋鹿在牧野出没，到处都是害虫。正因为上天不再享受殷朝的享祭，所以我今天才获得了成功。上天建立殷朝，任用有才能的人三百六十人，虽然没有做出明显的政绩，但是也让殷朝的国政一直存在，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还没有真正受到上天的保佑，哪里有空闲睡觉呢！”武王说：“如果想真正得到上天的庇佑，就要住在靠近天帝的居室，将作恶的人全部找出来，惩罚他们，就像对待殷王那样。我要日夜勤勉地努力，从而令我西方的国土安定，我还要做好各种事情，直到我们的德教能够在四方都得以显现。从洛水拐弯处一直到伊水的拐弯处，地势平坦没有险

阻，人们在这里生活，这里是夏人活动的地方。我向南望见三涂山，向北面望到太行山一带，回首又看到黄河，又观察了雒水、伊水，那是离天帝不远的地方。”武王命人在雒邑营建周城，然后离开。武王还让人把战马都放养在华山以南，把作战时拉车的牛放养在桃林一带，将武器放下，整顿军队，解除武装，向天下人表示不再用兵。

武王已经战胜了殷商，过了两年，他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说殷商的坏话，于是只和武王谈论了治国存亡的道理。武王也感到很惭愧，因此他只向箕子询问了天道。

武王生病。天下还没有安定，所有的大臣都非常恐惧，他们就进行“穆卜”。于是周公斋戒沐浴，祷告上天，愿意替武王承受痛苦，武王的病渐渐好转。后来武王去世，太子诵继承王位，这就是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微子开：此处避汉景帝刘启讳。】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嘉谷：指双穗禾。】，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归：通“馈”，赠送。】。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鲁：鱼味道鲜美，引申为赞美。】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之篇：指《鲁周公世家》。】。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反：同“返”，这里是交还的意思。】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年少，周朝刚刚平定天下，周公害怕诸侯背叛周朝，于是他代行天子职权主持国政。管叔、蔡叔等兄弟怀疑周公，他们勾结武庚一起叛乱，背叛了周朝。周公遵奉成王的命令，讨伐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周公用微子启代替武庚为殷商的后嗣，建立宋国。周公又收聚很多殷商遗民，分封武王最小的弟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到双穗

禾，并把它献给成王，成王把谷穗送到周公驻兵的地方。周公在东方接受双穗禾，赞美天子的命令。起初，管叔、蔡叔反叛周朝，周公前去征讨，经过三年终于平定了叛乱，因此先写下《大诰》，然后又作《微子之命》，之后作《归禾》《嘉禾》，之后作《康诰》《酒诰》《梓材》，相关的事情都记载在周公那一篇中。周公代行国政七年，成王终于长大成人，周公将政权交还给成王，自己又回到群臣的行列中。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宗周：指周都丰、镐一带。】，作《多方》。既继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错：同“措”，放置，搁放。】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巡狩：本义是天子巡视诸侯国。所谓的春秋笔法主张“为尊者讳”，因此帝王被迫离开国都、死于外地，也讳称“巡狩”。周昭王南征楚蛮，全军覆没而死，所以史官称其“南巡狩不返”。】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

柳宗元：「康公之母诚贤耶？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慎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成王住在丰邑，命令召公重新经营洛邑，这是为了遵从武王的遗愿。周公又占卜勘察地形，最后筑城，并把九鼎放在那里。他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各处到这里进贡的路程都是相等的。”他又作《召诰》《洛诰》。成王将殷商遗民迁徙过去以后，周公告诉他们成王的命令，作《多士》《无佚》。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他们征伐东方的淮夷，灭掉奄国，将奄国的国君迁徙到薄姑。成王从奄国返回以后，在宗周，作《多方》。周朝断绝殷商的命数，攻打淮夷以后，成王返回丰邑，作《周官》。成王制定并推广礼乐，法令和制度于是被修改，百姓相互亲睦，兴起称颂之声。成王征讨东夷以后，息慎前来祝贺，成王命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临终前，担心太子钊无法胜任，于是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一起辅佐太子治理国家。成王去世以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前去谒见先王的宗庙，并不断告诉他文王、武王创立基业的不易，让他务求节俭，不能有太多的欲望，要凭借笃厚诚实来治理天下，作《顾命》。太子钊于是登上王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后，通告天下诸侯，不断用文王和武王的功业训诫他们，作《康诰》。因此在成王和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定太平，有四十多年没有动用刑罚。康王发布策命毕公的文诰，命令他分治殷商遗民，安定周都的郊野，作《毕命》。

康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昭王瑕继位。昭王在位的时候，先王之道稍有缺漏。昭王到南方巡视没能返回，在长江边去世了。昭王去世以后没有通告诸侯，因为忌讳这件事。昭王的儿子满被立为天子，这就是穆王。穆王在位时，已经五十岁了。当时先王之道已经衰败，穆王为文王和武王的法度缺失而伤心，于是任命伯冏为太仆，告诫他治

国为政的道理，作《繫命》。天下重新安宁。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戡jí 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周文公：周公旦，谥号“文”。】之颂曰：‘载戢干戈，载囊gāo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茂：通“懋”，勉力，尽力。】正其德而厚其性，阜fù 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载：通“欣戴”，高兴地拥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祭：指献给天子父、祖的祭品。】，侯服者祀【祀：指献给天子曾祖、高祖的祭品。】，宾服者享【享：指献给天子远祖的祭品。】，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王：指朝见天子。】。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顺祀：训诫。顺，通“训”。祀，应为衍文。】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告：告谕。】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显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偃旗息鼓而在必要的时候才出动，出动就要显示

威力，炫耀武力就会亵渎军队，亵渎军队就不能震慑敌人。因此赞颂周文公的颂歌说：‘收起干和戈，藏好弓与箭，我想要美德，传遍全天下，王业永保全。’先王对待百姓，会尽力使他们品德端正，并且使他们性情纯厚，让他们财产增多，让他们器用便利，明示利害所在，用文德教化，令他们追求福利，并且远离灾害，心中怀有仁德而恐惧威刑，因此才能保住先王的事业来不断壮大。从前我们的先王世代担任后稷来事奉虞舜、夏禹。夏朝的命数衰败的时候，废弃后稷一职，不再重视农业，我们的先王不啻丢掉官职，而流落到戎狄地区。他对农业不敢懈怠，经常宣传后稷的美德，遵循和继承他的事业，修持他的教化和法度，从早到晚恭谨勤奋，始终用忠实诚信的态度来奉行。后来人们世代遵行这种美德，不敢辱没先人。到文王、武王时期，发扬先人美德而加以慈爱，祭祀神灵，保护百姓，天下人没有不高兴的。商王帝辛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人民无法忍受，高兴地拥戴武王，于是在商郊牧野开战。所以先王不崇尚武力，而是勤恳地体恤百姓的疾苦，并且为民除害。遵照先王的制度，邦畿以内是甸服，邦畿以外是侯服，诸侯守卫之地是宾服，蛮夷所在之地是要服，戎翟所在之地是荒服。甸服的诸侯要向天子的父、祖进献祭品，侯服的诸侯要向天子的曾祖、高祖进献祭品，宾服的诸侯要向天子的远祖进献祭品，要服的诸侯要定期进献贡物，荒服的诸侯要来朝见天子。甸服诸侯进献的祭品每天一次，侯服诸侯进献的祭品每月一次，宾服诸侯进献的祭品每季一次，要服诸侯进献的贡物每年一次，荒服诸侯朝见天子终身一次。在先王的遗训中，甸服诸侯不进献祭品就要反省思想，侯服诸侯不进献祭品就要反省言辞，宾服诸侯不进献祭品就要修定制度，要服诸侯不进献贡物就要修正名分，荒服诸侯不朝见天子就要反思德行，依次做到却仍然不能使诸侯尽职就要施以刑罚。于是王室可以惩罚甸服不进献祭品的诸侯，攻打侯服不进献祭品的诸侯，征讨宾服不进献祭品的诸侯，责备要服不进献贡物的诸侯，告谕荒服不朝见天子的诸侯。因此有关于刑罚的规定，有用于攻伐的军队，有用于征讨的武器，有施于责让的命令，有写于文告的言辞。下达文辞命令却仍然不能使诸侯尽职，就要进一步反思德行，不要使人民疲劳进行远征。所

以邻近的诸侯没有不听命的，远方的国家没有不服从的。现在自从大毕、伯士去世以后，犬戎氏遵守其职责前来朝见天子，天子说‘我一定要按照不进献祭品的罪名征讨他们，还要向他们炫耀武力’，这无异于抛弃了先王的训诫，而大王就要陷入困境了吧？我听说犬戎氏宣扬敦厚的风气，都遵照前人的德行，并且能够一直坚持，他们就有足够抵御我们的力量了。”穆王最终还是发兵征讨了，抓获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返回。从此荒服的国家都不来朝见天子了。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五刑的法律条文。】。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五种情况的罚金。】。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指五种可以宽赦的罪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黜辟【黜辟：又称墨刑，在犯人脸刺字的刑罚。】疑赦，其罚百率【率：《尚书》作“锾”，重量单位，六两为一锾。】，阅实其罪。剕yì辟疑赦，其罚倍洒【倍洒：加倍。】，阅实其罪。腓辟疑赦，其罚倍差【倍差：不到两倍。】，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大辟：死刑。】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剕罚之属千，腓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甫刑》：即《尚书·吕刑》。】。

诸侯中有不和睦的，甫侯把这种情况告诉穆王，穆王设置各种刑法。穆王说：“啊，到我这里来！有封国有土地的诸侯，我要告诉你们完善的刑法。现在你们要安定百姓，为什么选择不称职的人做官？为什么敬重不合理的刑法？为什么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原告与被告都在，士师应该根据五刑的法律条文来审验。通过审验与事实相符，就用五刑来定罪。如果五刑不合适，就用五罚来定罪。如果五罚也不合适，就用五过来定罪。按照五过来判定罪行有缺陷，司法官会遇到畏

惧高官和接受说情的情况，要详细调查案情，使罪名和过失相当。按照五刑治罪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以及按照五罚治罪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就要认真审查。收集证据应该顺从民众，审讯也要有证据。假如没有充分的证据就不要怀疑，一定要严肃上天的威信。应该处以黥刑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罚金为一百率，查明罪状。应该处以劓刑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罚金是前者的两倍，也要查明罪状。应该处以腓刑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罚金不到前者的两倍，也要查明罪状。应该处以宫刑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罚金是五百率，要查明罪状。应该处以死有疑问而需要赦免的，其罚金为一千率，也要查明罪状。关于墨刑的条文有一千条，关于劓刑的条文也有一千条，关于腓刑的条文有五百条，关于宫刑的条文有三百条，关于死刑的条文有二百条，五刑的条文一共有三千条。”这套刑法被称为《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下众：因众人而下车。】，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归：通“馈”，赠予，送给。】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共王崩，子懿王玁狁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嬖，是为夷王。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共王繄扈继位。共王在泾水边游玩，密康公跟在身边，有三个女子前来投奔他。密康公的母亲对他说：“一定要把她们献给天子。兽有三只以上称为群，人有三个以上称为众，女子有三人以上称为粲。天子打猎不捕获三只以上的兽，诸侯出行不因见到三个以上的人下车，天子的妃嫔属于同一宗族的不超过三个人。所谓粲，就是美好的事物。众人都把美好的东西送给你，可是你有什么德行去享用这些东西呢？连天子都不配享用，何

况是你这样的小人物呢！小人物如果拥有以上的东西，最终一定会灭亡。”密康公不愿意献给共王，一年以后，共王灭掉密国。共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懿王薨继位。懿王在位的时候，王室就衰败了，诗人写诗讽刺。

懿王去世以后，共王的弟弟辟方继位，这就是孝王。孝王去世以后，诸侯又拥立懿王的太子燹继位，这就是夷王。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蒸：同“丞”，众，众多。】民，莫匪【匪：同“非”，不。】尔极【尔极：等于说“极尔”，意思是把你当作榜样。】。’《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召公：名虎，谥号“穆”。】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zhāng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zhēn，瞽sǒu【瞽：没有眼珠的盲人，也是乐师。】赋，矐【矐：有眼珠的盲人，也是乐师。】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

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钱福：「昔齐妃笑跛而郤克师兴，赵妾笑蹙而平原客散，幽王举火戏诸侯，以发褒姒之笑，而诸侯畔。自古妇人一笑虽微，而貽无穷之祸，人岂可以笑为轻而不致谨哉！」

夷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厉王胡继位。厉王在位三十年，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厉王说：“王室难道要衰落了么？荣夷公爱好聚敛财利却不知道大难就要来临了。财利，是万物所产生的，是天地所承载的，却想要据为己有，害处实在太多了。天地万物都想获取，怎么能够据为己有呢？他所触怒的人太多了，又不防备大难。他用这些来教导大王，大王怎么能够长久地统治呢？统治百姓的人，应该疏导财利而将其从上到下分布出去。即使对世间万物都做到极致，仍然要每天提心吊胆，担忧引起不满。因此《颂》说：‘追念后稷有文德，功绩卓越配上天，天下万民得安定，无不以你为榜样。’《大雅》中写道：‘广施恩泽，成就周邦。’这不就是要布施财利而畏惧灾难吗？所以才使周朝延续至今天。现在大王学的是聚敛财利，怎么可以呢？一个普通人聚敛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身为天子却要这样做，愿意归附他的人一定很少了。荣公如果得到重用，周朝一定会衰败。”厉王不听他的建议，最后还是任命荣夷公为卿士，让他管理国家大事。

厉王施行暴政，奢侈傲慢，国人批评他。召公劝谏说：“人民不能忍受了。”厉王非常愤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批评他的人，报告他之后就处死。结果批评厉王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三十四年（前844年），厉王对百姓的控制更加严厉，国人不敢随便说话，走在路上相互使眼色。厉王非常高兴，他告诉召公

说：“我可以平息人们的批评了，他们不敢说话。”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嘴堵住了。堵住百姓的嘴，要比堵住洪水还要危险。洪水被堵住会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而堵住百姓的嘴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治理洪水的人应该打通淤塞对其加以疏导，治理百姓的人应该开放言路让他们发表议论。因此天子处理政事，应该让公卿乃至列士都献上诗歌，让盲乐师献上乐曲，让史官献上图书，让太师进行规诫，让无眼珠的盲乐师演唱诗歌，让有眼珠的盲乐师朗诵规诫，让百工都来劝谏，让平民相互议论，让近臣尽心规劝，让亲戚弥补过失，让盲乐师和史官一起教诲，让年老的贤人进行训诫，最后由大王仔细思考，这样政事才能够施行而不违背情理。人民有嘴，就好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用都是从哪里产生的；就像平原有沃土一样，衣食都是从哪里产生的。让百姓把话都讲出来，治理国家的成败就可以看出来。做好事并防备出现坏事，这就像产生财用和衣食的道理一样。百姓心中所思虑的，就是嘴上所说的，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堵住百姓的嘴，又怎么能长久呢？”厉王不听从劝谏。于是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人们一起发动叛乱，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怒duì 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怒，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周公：名已失传，谥号“定”。】 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修籍【修籍：指帝王亲耕，以示重视农业。】 于千亩，虢guó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厉王的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中，国人听说以后，就包围了召公家。召公说：“以前我多次劝谏大王，但是大王不听从，才有了今天的灾难。现在我要是杀死大王的太子，大王也许以为我是因为记仇而泄愤吧？事奉君主，身处危难也不应该记仇，心有怨气也不应该发泄，何况是事奉天子呢！”于是他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厉王的太子，太子最后才得以逃脱。

召公、周公两位辅臣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在彘。太子静在召公的家里长大，两位辅臣于是共同拥立他成为王，这就是宣王。宣王在位时，两位辅臣辅佐他，修整政治，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诸侯重新以周朝为宗主。十二年（前816年），鲁武公前来朝见。

宣王不在千亩亲耕，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宣王不听从。三十九年（前789年），在千亩作战，王室的军队被姜氏之戎打败。

宣王丧失征伐南方的军队以后，就在太原统计户口。仲山甫劝谏说：“户口不可以由天子直接进行统计。”宣王不听从，最终还是统计了户口。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shēng 立。幽王二年，西周【西周：指丰、镐一带。】三川【三川：指泾、渭、洛三条河流。】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填阴：为阴气所镇伏。填，通“镇”。】也。阳失而在阴，原【原：同“源”，水源。】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

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四十六年（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宫涅继位。幽王二年（前780年），周都附近的三川地区发生地震。伯阳甫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二气，不能失去次序；假如失去应有的次序，民众就会被扰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被阴气压制而不能蒸腾，于是发生地震。现在三川地区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失掉位次而被阴气镇伏。阳气失去位次而被阴气镇伏，水源就一定会堵塞；水源被堵塞，国家就一定会灭亡。水土通畅才会使百姓得到财用。假如地下的水流不能通畅，人民就会缺乏财用，国家不灭亡还能等到什么时候呢？从前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灭亡，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现在周朝的德运就像两朝的末期一样了，河川的水源已经被堵塞，被堵塞就一定会枯竭。建立国都就一定要依从高山大河，高山崩塌，大河枯竭，这是亡国的征兆。大河枯竭一定会引起高山崩塌。如果亡国就不会超过十年，因为数是以十进位的。上天所抛弃的，不会超过这个数字。”这一年，三川枯竭，岐山崩塌。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史记：泛指史书。】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醢chí【醢：指龙的唾液。】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醢在，櫝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醢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醢化为玄鼃yuán【玄鼃：黑色的蜥蜴。】，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龀：乳牙脱落，这里指七八岁的年龄。】而遭之，既笄jī【笄：女子成人礼，这里指十五岁的年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yǎn 弧箕服【服：箭袋。】，实亡周

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三年（前779年），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下儿子伯服，幽王想废黜太子。太子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也是王后。后来幽王得到褒姒，十分喜爱她，想废黜申后，一并废掉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阅读史书说：“周朝就要亡国了。”从前夏后氏衰败时，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庭院中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君主。”夏帝为杀掉它们或赶走它们或留下它们而占卜，都没有得到吉兆。卜者请求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于是得到吉兆。于是夏帝准备好丝帛，并且书写简策祷告，龙飞走以后留下了唾液，夏帝命人将其盛在木匣中收藏好。夏朝灭亡以后，这件器物传给了殷商。殷商灭亡以后，这件器物又传给了周朝。连续三个朝代，都没有人敢打开它。到厉王在位的末期，才打开观看。龙的唾液流到庭院中，不能清除。厉王让女人赤裸着在庭院中大声呼喊。龙的唾液变为黑色的蜥蜴，进入厉王的后宫。后宫中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奴婢遇到了蜥蜴，在十五岁时怀孕了，没有丈夫却生下孩子，她因害怕而抛弃了孩子。宣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童女唱歌谣说：“檿木做弧弓，箕木做箭袋，周朝不久将灭亡。”这时宣王听到了，遇到一对夫妇在卖这两样器物，宣王命人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在逃跑的路上，看见之前被后宫小奴婢遗弃在路边的孩子，他们听到孩子在夜里哭泣，因为哀怜而将其收养。夫妇二人于是逃走，跑到褒国。褒国人犯了罪，就请将小奴婢遗弃在路边的妖异女子献给天子来赎罪。这个被遗弃的女子来自褒国，这就是褒姒。幽王在位三年的时候，他来到后宫看见褒姒而非常喜爱她，就和她生下儿子伯服，竟然要废黜申后和太子，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说：“灾祸已经形成了，没有什么办法

了！”

杨慎：「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耳。而昭王时王道已微，懿王时王道遂衰，昭王南巡不返，厉王死于彘，此二百五十七年中，变故多矣，东迁以后不足言也。夫莫盛于周，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国者其慎之。」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烽燧：边防预警的信号，白天放烟为烽，夜晚举火为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褒姒不爱笑，幽王就想尽各种办法逗她笑，可是她还是不笑。幽王在各地设有烽燧和大鼓，有敌人进犯就点起烽火。有一次幽王点燃烽火，诸侯都赶过来，却没有看到敌人，褒姒于是大笑。幽王很高兴，就为褒姒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都不再相信幽王，看到烽火也不来了。

幽王任命虢石父为卿士，管理国政，国人都有怨言。虢石父为人巧言令色，擅长阿谀，贪图财利，幽王却重用他。幽王又废黜了申后，赶走了太子。申侯很生气，联合缯国、西夷的犬戎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征召诸侯的军队，诸侯的军队却都没有赶来。于是他们在骊山下把幽王杀死了，掳走褒姒，把周朝的财物洗劫一空才离开。于是诸侯都到申侯那里，并且共同拥立幽王以前的太子宜臼为天子，这就是平王，由他来继承周朝的祭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方伯：霸主，即诸侯盟主。】。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蚤：通“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太山：泰山。】田也。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

平王继位以后，把都城向东迁到雒邑，躲避西戎的敌人。平王在位的时候，周王室日渐衰败，诸侯中强大的吞并弱小的，齐、楚、秦、晋等国开始壮大，政令出自称霸的诸侯。

四十九年（前722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前720年），平王去世，太子洩父很早就死了，立他的儿子林为王，这就是桓王。桓王，是平王的孙子。

桓王三年（前717年），郑庄公前来朝见，桓王没有以礼相待。五年（前715年），郑国有怨恨，与鲁国交换许田。许田，是天子用来祭祀泰山的土地。八年（前712年），鲁国杀死隐公，拥立桓公。十三年（前707年），王室讨伐郑国，郑军射伤了桓王，桓王逃回。

二十三年（前697年），桓王去世，他的儿子庄王佗继位。庄王四年（前693年），周公黑肩想要杀死庄王改立王子克。辛伯向庄王

报告，庄王杀死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到燕国。

十五年（前682年），庄王去世，他的儿子釐王胡齐继位。釐王三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确立霸主的地位。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阍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穧tuí，穧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立釐王弟穧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穧，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陪臣：相隔一级的臣。诸侯是天子的臣，卿大夫是诸侯的臣，而卿大夫之下又有家臣，因此卿大夫是天子的陪臣，其家臣是诸侯的陪臣。《论语·季氏》所说的“陪臣执国命”，指的是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执掌国政之事。】敢辞。”王曰：“舅氏【舅氏：对异姓诸侯的尊称。周天子与异姓诸侯通婚，因此尊称其为舅。对于同姓诸侯，周天子则尊称伯父、叔父。《尚书·文侯之命》中，周平王称晋文侯（字义和）为“父义和”。】，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五年（前677年），釐王去世，他的儿子惠王阍继位。惠王二年（前675年）。当初，庄王的宠妾姚姓女子，生下儿子穧，穧得到宠爱。等到惠王在位，夺取大臣的园林作为自己的苑囿，所以大夫边伯等五个人发动叛乱，谋划召集燕国、卫国的军队，共同讨伐惠王。惠王逃到温邑，不久又住在郑国的栎邑。叛乱者拥立釐王的弟弟穧为王，并演奏全套的舞乐，郑、虢两国的国君大怒。四年（前673年），郑国和虢国的国君讨伐并杀死王穧，重新迎回惠王。惠王十年

（前667年），赐齐桓公为霸主。

二十五年（前652年），惠王去世，他的儿子襄王郑继位。襄王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后母就是惠后。惠后生下叔带，得到惠王的宠爱，襄王为此担忧。三年（前649年），叔带和戎、翟共同谋划讨伐襄王，襄王想要杀掉叔带，叔带逃到了齐国。齐桓公派管仲调解戎人和周朝的矛盾，派隰朋调解戎人和晋国的矛盾。襄王用上卿的礼仪招待管仲。管仲拒绝说：“我是地位卑微的官员，现在有天子任命的两位上卿国氏、高氏在。如果用春秋两季的朝聘礼仪来领受王命，我又将用什么礼仪回应呢？陪臣冒昧地请求拒绝这一礼节。”襄王说：“身为舅家的人，我要嘉奖你的功勋，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最终只接受下卿的礼仪并返回。九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十二年（前640年），叔带重新回到周都。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赧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开：迎接，引申为做内应。】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汜。子带立为王，取【取：同“娶”。】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鬯：秬鬯，一种用郁金草和黑黍酿造的香酒，用于祭祀。】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应为三十三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

十三年（前639年），郑国讨伐滑国，襄王派游孙、伯服为滑国求情，郑人将他们囚禁起来。郑文公埋怨惠王复国却没有赐给郑厉公酒爵，又埋怨襄王把滑国交给卫国，因此把伯服囚禁起来。襄王大怒，准备召集翟人讨伐郑国。富辰劝谏说：“但凡我们周朝向东迁都，都是依靠晋国、郑国的力量。王子穰发动叛乱，也是依靠郑国的力量才平定的，现在怎么能因为小怨恨而抛弃郑国呢！”襄王不听。十五年（前637年），襄王命令翟人的军队讨伐郑国。襄王很感谢翟人，将要立该国女子为王后。富辰又劝谏说：“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得到过郑国的帮助，大王抛弃亲近的人而去亲近翟人，不可以这样做。”襄王不听。十六年（前636年），襄王废黜翟后，翟人前来问罪，杀死谭伯。富辰说：“我多次劝谏大王都不听，如果我不出战，大王一定认为我在怨恨他吧？”于是他率领自己的部众战死。

当初，惠后想要立王子带，因此派党羽为翟人做内应，翟人于是攻进周都。襄王逃到郑国，郑国把襄王安顿在汜邑。王子带被立为王，娶襄王所废黜的翟后为妻，共同住在温邑。十七年（前635年），襄王向晋国求救，晋文公接纳襄王并杀死叔带。襄王于是赏赐晋文公玉珪、秬鬯、弓箭，任命他为霸主，把河内的土地赏赐给晋国。二十年（前632年），晋文公召来襄王，襄王在河阳、践土与他见面，诸侯都来朝见，史书讳称“天子到河阳巡视”。

二十四年（前628年），晋文公去世。

三十一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

三十三年（前619年），襄王去世，他的儿子顷王壬臣继位。顷

王在位六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匡王班继位。匡王在位六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瑜继位，这就是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十六年，楚庄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立。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于周，立为悼公。

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zhù 弑其君庄公。

二十七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圣而：据《左传》，应为“寿”。】蚤卒。二十年【二十年：应为二十五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dào 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驻扎在洛邑，派人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定王派王孙满以言辞对答，楚国军队才撤退。十年（前597年），楚庄王包围了郑都，郑伯投降，不久又复国。十六年（前591年），楚庄王去世。

二十一年（前586年），定王去世，他的儿子简王夷继位。简王十三年（前573年），晋国杀死其国君厉公，从周都迎接子周，立他为悼公。

十四年（前572年），简王去世，他的儿子灵王泄心继位。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死其国君庄公。

二十七年（前545年），灵王去世，他的儿子景王贵继位。景王十八年（前527年），王后、太子寿很早就去世了。二十五年（前

520年），景王喜爱儿子朝，想要立他为太子，却在这时去世了，他的儿子丐及其党羽和王子朝争夺王位，国人拥立长子猛为王，王子朝于是攻杀猛。猛就是悼王。晋人攻打王子朝改立丐为王，他就是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齐田常【田常：本名恒，《史记》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其名为常。】杀其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

四十二年【四十二年：应为四十三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定王：又称贞王或贞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晋【三晋：指晋国赵、魏、韩三卿。】灭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wéi 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敬王元年（前519年），晋人送敬王回周都，王子朝已经自立为王，敬王无法回去，就住在泽邑。四年（前516年），晋国率领诸侯送敬王回周都，王子朝成为臣子，诸侯修筑周都的城墙。十六年（前504年），王子朝的党羽再次发动叛乱，敬王逃到晋国。十七年（前503年），晋定公最终将敬王送回周都。

三十九年（前481年），齐国的田常杀死其国君简公。

四十一年（前479年），楚国灭掉陈国。孔子去世。

四十三年（前477年），敬王去世，他的儿子元王仁继位。元王在位八年，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定王介继位。

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智伯，瓜分他的土地。

二十八年（前441年），定王去世，他的大儿子去疾继位，这就是哀王。哀王在位三个月，他的弟弟叔袭杀死哀王而自立，这就是思王。思王在位五个月，他的少弟嵬攻打并杀死思王而自立，这就是考王。这三王都是定王的儿子。

考王十五年（前426年），去世，他的儿子威烈王午继位。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十年【十年：应为七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zuò于秦孝公。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

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考王封他的一个弟弟在河南，这就是西周桓公，让他继承周公的官职。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威公继位。威公去世，他的儿子惠公继位，于是封小儿子在巩邑事奉天子，号称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九鼎所在的都城发生地震。威烈王策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前402年），威烈王去世，他的儿子安王骄继位。这一年有盗贼杀死楚声王。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烈王喜继位。烈王二年（前374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说：“最初周朝和秦国合一而后来分开，分开五百年以后又会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会有霸主出现。”七年（前369年），烈王去世，他的弟弟扁继位，这就是显王。显王五年（前364年），祝贺秦献公，献公称霸。九年（前360年），显王把文王和武王的祭肉送给秦孝公。二十五年（前344年），秦国在周都会见诸侯。二十六年（前343年），周朝赐给秦孝公霸主的称号。三十三年（前336年），祝贺秦惠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显王把文王和武王的祭肉送给秦惠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称王。从此以后诸侯都称王。

四十八年（前321年），显王去世，他的儿子慎靓王定继位。慎靓王在位六年，去世，他的儿子赧王延继位。赧王在位的时候东西两周各自为政。赧王将都城迁到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适立。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之以地。”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

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绝于秦，必入于郢【郢：楚都，代指楚国。】矣。”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地于韩而听于秦。”

西周武公的共太子去世，他有五个庶子，没有适合立为太子的。司马翦对楚王说：“不如用土地来资助公子咎，为他请求太子之位。”左成说：“不可以。周国不会听从，这样您就不知道自己处于困境，并且和周国的关系会变得疏远了。不如去问周君想要立谁为太子，然后悄悄告诉给司马翦，司马翦再请楚国资助土地。”西周君果然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前307年），秦国攻打宜阳，楚国发兵营救。而楚国因为周国帮助秦国的缘故，将要攻打周国。苏代为周国劝楚王说：“为什么认为周国帮助秦国是祸患呢？声称周国帮助秦国比为楚国出力更多的人，是想让周国加入秦国的阵营，所以有‘周国帮助秦国’的说法。周国知道自己无法解脱，就一定会加入秦国的阵营，这正是帮助秦国攻取周国的妙计。我为大王考虑，周国为秦出力要善待，不为秦国出力也要善待，这样才能让周国和秦国疏远。周国和秦国绝交，就一定会加入楚国的阵营了。”

秦国在东西二周之间借道，将要讨伐韩国，东周担心借道会得罪韩国，不借道又会得罪秦国。史厌对东周君说：“为什么不派人对韩国的公叔说：‘秦国敢从东周借道去攻打韩，是因为相信东周。您为什么不给东周一些土地，派人质去楚国呢？’这样秦国就一定会怀疑楚国，不再相信东周，这样就不会攻打韩了。您再派人对秦人说：‘韩国

强行给东周一些土地，将要用这样的办法使秦国怀疑东周，东周不敢不接受。’秦国一定没有让东周不接受土地的说辞，这样既得到了韩的土地，又听从了秦国的命令。”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于南阳？周君将以为辞于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

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征甲与粟于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于是？臣能使韩毋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吴汝纶：「周事兴于仁义，亡于积弱，自成康以前叙其盛，由积善累仁；自幽厉以后叙其衰，即以政由方伯，摄起强侯行政，以为卒亡于秦作势。上下八百年始末，具于一篇之中，体势阔远。」

秦王召见西周君，西周君不愿意去，因此派人韩王说：“秦国召见西周君，想要派他去攻打大王的南阳，大王为什么不出兵到南阳呢？西周君将会以此为不去秦国的说辞。西周君不去秦国，秦国一定不敢越过黄河去攻打南阳了。”

东周和西周交战，韩国救援西周。有人为东周劝韩王说：“西周原来是天子的都城，有很多名贵的器物和珍宝。大王按兵不动，可以使东周感恩，而西周的珍宝也可以全部得到了。”

赧王被称为成君。楚国围攻雍氏，韩国在东周征用甲冑和粮食，东周君非常恐慌，就召见苏代并告诉他这些事情。苏代说：“您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担忧呢？我可以让韩国不在东周征用甲冑和粮食，又能让您得到高都。”东周君说：“您如果能做到这些，我就率领全国的人听命于您。”苏代见韩国的相国说：“楚国围攻雍氏，约定三个月攻下，现在五个月也没能攻取，楚国为此而担心。现在相国竟然在东周征用甲冑和粮食，这是在把自己的担心告诉楚国。”韩相国说：“很好。但是使者已经出发了。”苏代说：“为什么不把高都送给东周？”韩相国大怒说：“我不在东周征用甲冑和粮食已经做出很大让步了，为什么还要把高都送给东周呢？”苏代说：“送给东周高都，这样东周就会转而加入韩国的阵营，秦国听说以后一定对东周非常愤恨，就不会和东周互通使节，这是用破败的高都来换取完整的东周。为什么不给呢？”韩相国说：“很好。”果然把高都给了东周。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周君：据《战国策》，此为西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lìn、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搯è【搯：同“扼”，握。】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支左诎右：左右持弓，右手拉弦。】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倍：通“背”。】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三十四年（前281年），苏厉对西周君说：“秦国打败韩、魏两国的军队，杀死师武，在北面取得赵国的蔺、离石等地，都是依靠白起。这个人善于用兵，又有天命相助。现在他又要率兵出塞去攻打大梁，如果大梁被攻破，那么周都也危险了。您为什么不派人去劝说白起呢？说：“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他非常擅长射箭。射击距离百步的柳叶，百发百中。每次他身边都有几千人围观，都说他擅长射箭。有一个男子站在他的身旁，说：‘很好，可以让我教你射箭了。’养由基大怒，放下弓，握住剑，说：‘客人凭什么教我射箭呢？’客人说：‘不是我能教您左手持弓、右手拉弦的技术。距离百步的柳叶，百发百中，不妥善休整，不久就会筋疲力尽，无法瞄准，只要有一发不能射中，就会前功尽弃。’现在打败韩、魏两国的军队，杀死师武，在北面取得赵国的蔺、离石，您的功劳已经很多了。现在您又要带兵出塞，经过东西二周，背靠韩国，去攻打大梁，只要有一战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您不如称病而不出战。”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约：险隘。】。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梁：指魏国。】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图【图：谋。】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请后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后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取zuì曰：“公不若誉【誉：称赞。】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养地：又称“汤沐邑”，是贵族的私人领地，以其赋税供食宿、斋戒、沐浴使用，但没有行政权，不属于正式的封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取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

下弊，则令不行矣。”

四十二年（前273年），秦国攻破了华阳险隘。马犯对西周君说：“请让魏国为周国修筑城墙。”于是他对魏王说：“周王如果因为担忧而死去，那么我也一定会死了。我请求亲自把九鼎献给大王，大王接受了九鼎就要考虑我所说的事情。”魏王说：“好。”于是他给马犯士兵，说是去戍守周都。马犯趁机又对秦王说：“魏国不是要戍守周都，而是要攻打周都。大王可以试着派兵出境去观察他们的动向。”秦国果然出兵了。马犯又对魏王说：“周王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我所请求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大王派兵到周都，诸侯都会心生疑虑，以后再有行动也不会被信任了。不如让士兵为周国修筑城墙，来掩盖事情的初衷。”魏王说：“好。”于是他派兵修筑周都的城墙。

四十五年（前270年），西周君到秦国，一个宾客对周赧说：“您不如去赞美秦王的孝心，趁机将应邑送给太后做她的养地，秦王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样您就和秦国有了交情。关系好，西周君一定会认为是您的功劳；关系不好，劝说西周君来秦国的人就一定会获罪了。”秦国攻打周都，而周赧对秦王说：“我为大王考虑，还是不要攻打周都。攻打周都，实际上并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却会让全天下害怕秦国的威名，全天下因为这种威名而害怕秦国，就一定会联合齐国。由于攻打周都而消耗兵力，让全天下都与齐国联合，那么秦国就不能够称王了。全天下都想消耗秦国的实力，就会劝大王攻打周都。秦国顺应全天下的想法而被削弱，那么号令就很难通行。”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周聚：即周赧。】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zòng

【从：同“纵”，合纵，即联合抗秦。】
，将天下锐师【锐师：精锐之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嫪毐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患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五十八年（前257年），赵、魏、韩三国共同抵抗秦国。周国派其相国到秦国，由于秦国轻视周国，因此又返了回来。有一个宾客对相国说：“秦国的态度还无法知道。秦国很想知道三国的情况。您不如马上去见秦王对他说：‘请让我为大王去刺探东方各国的情况。’秦王就一定会重视您。重视您，就相当于秦国重视周国，周国因此可以和秦国亲近；齐国重视周国，那么自有周取来和齐国亲善。这样周国就可以永远和秦国保持交情了。”秦国信任周国，发兵攻打赵、魏、韩三国。

五十九年（前256年），秦国夺取了韩国的阳城、负黍，西周非常恐慌，背叛了秦国，和诸侯联合，发动天下的精锐士兵从伊阙山出兵攻打秦国，使秦兵无法到达阳城。秦昭王大怒，派将军嫪毐攻打西周。西周君逃到秦国，叩首认罪，将治下三十六座城邑，人口三万全部献上。秦国接受了西周君的进献，把他放回周地。

西周君、赧王去世，周地的民众都向东方逃去。秦国得到九鼎等宝物，把西周君迁到患狐。七年以后，秦庄襄王灭掉东周。东西二周全部被秦国吞并，从此周朝的祭祀断绝。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封：帝王在泰山祭天的典礼。】泰山，东巡狩至

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讨伐纣，把都城建在洛邑，综上所述，其实并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派召公以占卜来选择地点，把九鼎安放在那里，可是周王室仍然定都丰、镐。到犬戎打败幽王，周王室才将都城东迁到洛邑。人们所说的“周公葬在毕”，毕在镐京东南的杜中。秦国灭掉周朝。汉朝建立九十多年以来，天子将要在泰山祭天，向东巡视到河南，访求周朝的后裔，封其后人姬嘉三十里的土地，封号是周子南君，级别相当于列侯，来主持他祖先的祭祀。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归有光：「《秦本纪》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纪，旧史皆亡，故多凑合。秦虽暴乱，而史职不废，太史公当时有所本也。……又《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赵世家》文字周详，亦赵有史，其他想无全书故也。」

本篇记述了秦国从兴起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主要取材于已经失传的史书《秦记》。秦国自襄公开始为诸侯，穆公时与晋国争霸，其后一度衰落，到献公、孝公时重新振兴，到昭襄王时完全显露吞并天下的气势，秦始皇即位后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由于秦国灭东西两周，最终兼并天下，因此司马迁以其为正统，将秦国列入本纪。

秦之先，帝颡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玄鸟：《殷本纪》引述《诗经》中“天命玄鸟”的殷人起源传说，秦人起源也有类似传说，综合文献资料和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等地的最新考古发现来推测，秦人可能源于一支西迁的东夷民族。】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锡：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游：旌旗的旒苏，代指旌旗。】。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柏翳：也作“伯益”。】。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其：指继承费氏的若木。】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帝太戊：即商中宗。】闻而卜之使御，

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秦人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后裔叫女脩。女脩纺织的时候，有一只玄鸟生蛋落下来，女脩就把它吃了，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娶少典的女儿为妻，名叫女华。女华生下大费，和禹一起治理水土。治水成功以后，帝舜赐给禹玄圭。禹接受说：“治水不是靠我一个人就能成功的，也得力于大费的辅佐。”帝舜说：“大费，我要告诉你，你帮助禹建立功勋，我要赐给你黑色的旌旗。你的后世子孙将会兴旺。”于是帝舜把一个姚姓的美女嫁给大费。大费叩拜并接受赏赐，从此辅佐舜驯养鸟兽，鸟兽大多被他所驯服，他就是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是鸟俗氏；另一个叫若木，是费氏。若木的玄孙名叫费昌，有的子孙在中原，有的在夷狄。费昌正处在夏桀统治的时期，于是他离开夏投奔商，为汤驾车，在鸣条打败了桀。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长着鸟的身体，说着人的语言。帝太戊听说了，经过占卜让他为自己驾车，占卜的结果是吉，于是让他驾车，并为其娶妻。自太戊以下诸帝，中衍的子孙，世代都有功劳，以此辅佐殷商，所以嬴姓有很多人身居显位，最终成为诸侯。

其玄孙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垂：边疆。】。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石：应作“使”，出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处父：蜚廉的字。】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华氏：光大氏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御：驾车。】幸于周穆王【周穆王：即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

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姓赵氏：《秦始皇本纪》称秦始皇生于赵国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使人误认为其以出生地为氏。据《秦本纪》可知，秦国公族为赵氏，始于造父，并非只有秦始皇一人以赵为氏。】

。

中衍的玄孙名叫中湣，生活在西戎地区，保卫西部边疆。他生了蜚廉，蜚廉又生了恶来。恶来很有力气，蜚廉擅长跑步，父子都凭借自己的才能事奉殷纣。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一并杀死恶来。这时蜚廉正为纣出使北方，他返回后，无处禀报，就在霍太山筑起祭坛向纣禀报，他找到一个石棺，上面的铭文是“天帝让处父不参与殷商的战乱，赐给你石棺来光大氏族”。蜚廉死后，他就被安葬在霍太山。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生下孟增。孟增受到周成王的重用，这就是宅皋狼。宅皋狼生下衡父，衡父生下造父。造父因为擅长驾车而受到周穆王的重用，得到赤骥、温丽、骅骝、騄耳等骏马，于是驾车到西方去巡视，高兴得忘记返回。徐偃王发动叛乱，造父为周穆王驾车，快速从远方赶回周都，一天走一千里路来挽救乱局。周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的族人从此为赵氏。自蜚廉生下季胜以后五代人一直到造父，才分出住在赵城。赵衰就是他的后人。恶来革，也是蜚廉的儿子，很早就死了。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女防。女防生下旁皋，旁皋生下太几，太几生下大骆，大骆生下非子。因为造父受到周王室的宠幸，都得以住在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qīān 渭之间，马大蕃息【蕃息：繁衍。】。孝王欲以为大骆適【適：通“嫡”。】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湣shùn，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重婚：两次联姻。】，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

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附庸：附属于大国的小国，等级低于诸侯。】。 ”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非子居住在犬丘，喜好马匹和其他牲畜，他擅长饲养繁育牲畜。犬丘人告诉周孝王这件事，周孝王就召见非子，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主管饲养马匹，马匹大量繁殖。周孝王想让非子做大骆的继承人。申侯的女儿嫁给大骆为妻，生下儿子成是大骆的嫡子。申侯于是向周孝王进言说：“以前我的祖先娶骊山氏的女子为妻，生下的女儿嫁给戎胥轩为妻，生下中湫，因为亲近的缘故归顺了周朝，保卫西部边疆，西部边疆因此和睦。现在我再次把女儿嫁给大骆，生下嫡子成。申氏和大骆两次联姻，都让西戎归服王室，大王才得以做天子。大王请慎重考虑。”于是周孝王说：“以前柏翳为舜主管牲畜，牲畜大量繁殖，所以得到封地，获赐嬴姓。现在他的后代也为我驯养马匹，我要分封土地让他做附庸。”周孝王就以秦为封邑赐给非子，让他再次延续嬴姓的祭祀，号称秦嬴。周王室也没有废除申侯的女儿所生大骆的嫡子，以此与西戎和睦相处。

秦嬴生下秦侯。秦侯在位十年，去世。秦侯生下公伯。公伯在位三年，去世。公伯生下秦仲。

秦仲在位三年，周厉王不行正道，有些诸侯背叛王室。西戎反叛

王室，灭掉犬丘大骆的家族。周宣王即位以后，就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死秦仲。秦仲在位一共二十三年，最后死在西戎。秦仲有五个儿子，最年长的是庄公。周宣王于是召见庄公兄弟五人，给他们士兵七千人，让他们去讨伐西戎，最后打败西戎。于是周宣王再次赏赐秦仲的后人，把当初大骆的领地犬丘一并赏赐给他们，任命庄公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女弟：妹妹。】 繆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酆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骅骝、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畴。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酆畴，用三牢【三牢：祭祀或宴饮时牛、羊、猪齐备称三牢，又称太牢。羊、猪各一，称少牢，用于级别低于太牢的祭祀。牢，圈养牲畜的栏，代指祭祀用的牺牲。】。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十九年，得陈宝。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靖【靖：也作“静”。】 公。靖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为宁【宁：应作“宪”。】 公。

庄公居住在祖先故地西犬丘，生了三个儿子，最年长的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死我的祖父秦仲，我除非杀死西戎王，否则不敢进入封邑。”于是他将要去攻打西戎，让位给他的弟弟襄公。襄公成为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继位。襄公元年（前777年），襄公把自己的妹妹缪嬴嫁给丰王。襄公二年（前776年），西戎包围犬丘，世父攻打敌军，被西戎人所俘获。一年多以后，西戎放回世父。襄公七年（前771年）春，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而废掉太子，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嫡嗣，多次欺骗诸侯，诸侯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讨伐周朝，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当时秦襄公率领军队救援周王室，作战时出力很多，立下大功。周王室躲避犬戎的祸难，向东迁都到雒邑，襄公率领军队护送周平王。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赏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说：“西戎不行正道，侵占我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秦国如果可以攻打并驱逐西戎，就可以拥有这片土地。”他立下誓言，赐给襄公封地和爵位。襄公从此建立国家，开始和诸侯互通使者，互致聘礼，于是用驪驹、黄牛、牝羊各三只，在西時祭祀天帝。十二年（前766年），襄公讨伐西戎时来到岐山，去世。襄公生文公。

文公元年（前765年），居住在西部边疆的宫中。三年（前763年），文公率领士兵七百人到东方狩猎。四年（前762年），文公来到汧水和渭水的交会处，说：“以前周朝把这里赐给我的祖先秦嬴为封邑，后来我国终于得到诸侯的封号。”于是他占卜选择地点，得到吉利的结果，就在这里营建都邑。十年（前756年），开始修筑鄠陂，用三牢祭祀。十三年（前753年），开始有史官记录国家大事，很多人民得到教化。十六年（前750年），文公率领士兵讨伐西戎，西戎人战败逃跑。至此文公终于把周都一带的遗民全部收入秦国，势力范围扩大到岐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王室。十九年（前747年），文公在陈仓得到宝物。二十年（前746年），法律中开始出现诛灭三族的条文。二十七年（前739年），秦国砍伐南山的大梓树，宰杀丰水中的大公牛。四十八年（前718年），文公的太子去世，赐

谥号为靖公。靖公的长子被立为太子，就是文公的孙子。五十年（前716年），文公去世，被安葬在西山。靖公的儿子继位，这就是宪公。

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四年，鲁公子翬弑【弑：臣杀君，子杀父。】其君隐公。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生出子：“生”前脱“王姬”二字。王姬，周天子的女儿。出子，《十二诸侯年表》作“出公”。战国时另有秦惠公之子谥出公。】。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贼杀：杀害。】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吴汝纶：「此篇为秦有天下作势，通篇趋重末段。有以善御主与分封，见无他功德，襄公得周地，缪公与晋争强，孝公以后与六国争强，皆所以力争天下之渐也。」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十年，伐邾、翼戎，初县【县：设立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十三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齐雍廩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强国。

十九年，晋曲沃【曲沃：晋国旁支曲沃氏，见《晋世家》。】始为晋侯。齐桓公伯【伯：霸，诸侯盟主。】于鄆。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

宪公二年（前714年），宪公迁都到平阳。他派兵征伐荡社。三年（前713年），宪公和亳人作战，亳王逃到西戎地区，秦军于是灭掉荡社。四年（前712年），鲁国的公子翬杀死其国君隐公。十二年（前704年），秦国征伐荡氏，攻取那里。宪公十岁时被立为国君，在位十二年去世，安葬在西山。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武公是太子。武公和他的弟弟德公，都是鲁姬的儿子。王姬生了出子。宪公去世以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黜太子，改立出子为国君。出子六年（前698年），三父等人又派人杀死出子。出子五岁时被立为国君，在位六年去世。三父等人于是重新拥立原来的太子武公为国君。

武公元年（前697年），秦军讨伐彭戏氏，攻至华山下，武公居住在平阳封宫。三年（前695年），武公诛杀三父等人，并且诛灭他们的三族，因为他们曾经杀死出子。郑国的高渠眯杀死其国君昭公。十年（前688年），秦军讨伐邽、冀等地戎人，开始设立县。十一年（前687年），秦国开始在杜、郑设立县。秦军灭掉小虢。

十三年（前685年），齐国人管至父、连称等人杀死其国君襄公，改立公孙无知。晋国灭掉霍、魏、耿三国。齐国的雍廩杀死公孙无知、管至父等人，改立齐桓公。齐国、晋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十九年（前679年），晋国的曲沃氏开始成为晋侯。齐桓公在鄆邑称霸。

二十年（前678年），武公去世，被安葬在雍邑的平阳。秦国开始用活人殉葬，殉葬的有六十六人。武公有一个儿子，名叫白，白没有继位，被封在平阳。武公的弟弟德公被立为国君。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三百牢：一百副太牢，即牛、羊、猪各三百。】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

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赧。三年，郑伯、虢叔杀子赧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畹。与晋战河阳，胜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即穆公。】

。

德公元年（前677年），德公开始居住在雍邑的大郑宫。用一百副太牢在酈畹举行祭祀。通过占卜在雍邑选择地点，得到后世子孙在黄河边饮马的结果。梁伯、芮伯前来朝见。二年（前676年），秦国开始举行进入伏日的祭祀，用杀狗的办法驱除毒热之气。德公三十三岁时被立为国君，在位二年去世。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宣公，二儿子是成公，小儿子是穆公。长子宣公被立为国君。

宣公元年（前675年），卫国、燕国联合攻伐周朝，驱逐周惠王，王子赧被立为天子。三年（前673年），郑伯、虢叔杀死王子赧，并且迎接周惠王进入周都。四年（前672年），秦国修建密畹。秦军和晋军在河阳交战，战胜对方。十二年（前664年），宣公去世。宣公有九个儿子，没有一人被立为国君，他的弟弟成公被立为国君。

成公元年（前663年），梁伯、芮伯前来朝见。齐桓公讨伐山戎，驻扎在孤竹。

成公在位四年去世。他有七个儿子，没有一人被立为国君，他的弟弟繆公被立为国君。

繆公任好【任好：繆公的名。】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

【賂：贈送財物。】 于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羖：黑色公羊。】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穰好牛，臣以養牛干【干：求見。】之。及穰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

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

穆公任好元年（前659年），親自率領軍隊攻打茅津，取得勝利。四年（前656年），他到晉國迎娶夫人，夫人是晉國太子申生的姐姐。這一年，齊桓公討伐楚國，攻至邵陵。

五年（前655年），晉獻公滅掉虞、虢兩國，俘獲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這就是晉國把璧玉和駿馬贈給虞君的原因。百里奚已經被俘獲，晉國就以他為秦繆公夫人陪嫁的奴隸送到了秦國。百里奚從秦國逃到宛，被楚國守邊的士兵捉住。繆公聽說百里奚賢能，想要用重金把他贖回，又害怕楚國人不同意，於是派人對楚國人說：“我國陪嫁的奴隸百里奚在楚國，請讓我國用五張黑羊皮把他贖回來。”楚國人就同意把百里奚交給秦國了。在這個時候，百里奚已經七十多歲了。繆公將他釋放，和他探討治理國家的問題。百里奚辭謝說：“我是亡國的臣子，有什麼值得探討的呢！”繆公說：“虞君不重用您，因

此亡国，这不是您的罪过。”繆公执意向他请教，于是两个人探讨了三天，繆公非常高兴，就把国政交给他处理，号称五羖大夫。百里奚推让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贤能而世人却不知道。我曾在齐国游历，因困顿向铎邑人乞讨食物，蹇叔收留了我。我当时想去事奉齐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我才躲过了齐国的灾难，于是我来到周王室。周朝的王子穰非常喜欢牛，我就通过养牛来求见他。等到王子穰想要任用我的时候，蹇叔又阻止了我，我离开周都，得以不被诛杀。我去事奉虞君，蹇叔还是阻止我。虽然我知道虞君不会重用我，但是我实在贪恋财利、俸禄和爵位，暂且留在那里。我两次听从蹇叔的劝告，两次脱险，只有一次没听从他的劝告，就遇到虞君的灾难，所以我知道他是贤能的人。”于是繆公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请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

秋季，繆公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晋国，在河曲和晋军交战。这时，晋国的骊姬制造祸乱，太子申生死在新城，公子重耳、夷吾逃亡在外。

九年（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

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繆公许之，使百里奚将兵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丕郑闻之，恐，因与繆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重耳。今背秦约而杀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计也。愿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便。”繆公许之，使人与丕郑归，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郑有间，乃言夷吾杀丕郑。丕郑子丕豹奔秦，说繆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不听，而阴用豹。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

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饥：指农作物歉收。】穰【穰：指丰收。】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漕：通过水路运粮。】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晋献公去世。国人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国君，晋国的大臣里克杀死奚齐。荀息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死卓子和荀息。公子夷吾派人到秦国请求帮助，希望回到晋国继位。于是缪公答应了他，派百里奚率领士兵护送夷吾。夷吾对秦的国君说：“如果我真能继位，请求割让晋国河西的八座城邑送给秦国。”等到他返回晋国，已经继位，就派丕郑到秦国道谢，却违背约定不给秦国河西的八座城邑，并且杀死里克。丕郑听说以后，非常害怕，趁机和秦穆公谋划说：“晋国人不想让夷吾做国君，其实希望重耳回国继位。现在夷吾违背约定，还杀死里克，这都是吕甥、郤芮的计策。希望您用财利召见吕、郤二人，吕、郤二人来了，再护送重耳回晋国就方便了。”缪公同意了，派人护送丕郑回到晋国，召见吕、郤二人。吕、郤等人怀疑丕郑有离间之言，于是建议夷吾杀死丕郑。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劝缪公说：“晋君不行正道，百姓不亲近他，您可以讨伐晋国。”缪公说：“百姓如果不亲近他，他为什么能诛杀大臣呢？既然他能诛杀大臣，这就说明他是可以协调国内各种势力。”他没有听从，却暗自重用丕豹。

十二年（前648年），齐国的管仲、隰朋死去。

晋国发生旱灾，前来请求救济粮食。丕豹劝说缪公不给晋国粮食，利用晋国发生饥荒的时机去讨伐。缪公询问公孙支，公孙支说：“荒年和丰年更替到来罢了，不可以不给他们粮食。”缪公又问百里奚，百里奚说：“夷吾得罪了您，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于是缪公采纳了百里奚和公孙支的建议，最终给了晋国粮食。用船只和车辆运输，从雍邑到绛邑的路上连续不断。

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还：通“旋”，盘旋。】而马𩇑【𩇑：马难以起步。】。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野人：居住在郊野的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法之：将他们法办。】。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zhāi 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cuī 经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上舍：上等房舍。】，而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

十四年（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借粮。晋君和群臣商量。虢射说：“利用秦国发生饥荒的时机去讨伐，可以建立大功。”晋君采纳了他的建议。十五年（前645年），晋国征发士兵将要攻打秦国。缪公也调发军队，让丕豹率领，缪公亲自前往迎战。九月壬戌日，秦军和晋惠公夷吾在韩地交战。晋君抛下自己的军队，独自和秦军争胜，在转弯的时候拉车的马难以起步。缪公和部下驱车追赶，没有捉到晋君，反而被晋国的军队所围困。晋国士兵攻击缪公，缪公受伤。这时岐山下曾经偷吃缪公良马的三百个人驱车冲向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解除了，最终使缪公脱险，并且活捉了晋君。当初，缪公丢失了一匹良马，生活在岐山下的三百多个郊野之人得到这匹马，并且一同把它的肉吃了，官吏最终捉住这些人，想要按照法律惩处他们。缪公说：“君子不会因为牲畜杀人。我听说吃了良马的肉不喝

酒，对人身有害。”于是他赏赐给这些人酒喝，并且赦免了他们。这三百个人听说秦国要攻打晋国，都请求跟随军队出征，因此看到繆公处境困窘，也都不顾生死地争相冲锋，来报答繆公宽恕他们偷吃马肉的恩德。于是繆公俘获晋君返回，号令全国：“斋戒沐浴，我将要用晋君来祭祀天帝。”周天子听说这件事，说“晋君和我是同姓”，为晋君求情。夷吾的姐姐是繆公的夫人，她听说这件事，就穿上丧服，光着脚，说：“我的兄弟有难，我不能相救，辱没了您的命令。”繆公说：“我俘虏了晋君，以此为功绩，现在有天子为他求情，夫人也因此担忧。”于是他和晋君订立盟约，同意把他放回去，还让他住在上等的馆舍，用七副太牢的规格招待他。十一月，秦国放晋君回国，夷吾把河西的土地献给秦国，派太子圉到秦国做人质。秦国把一名宗室女子嫁给了太子圉。这时秦国的领土已经向东扩展到黄河流域。

十八年，齐桓公卒。

二十年，秦灭梁、芮。

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后，秦必留我，而晋轻，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归晋。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谢，后乃受。繆公益礼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入重耳。晋许之，于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文公使人杀子圉。子圉是为怀公。

其秋，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秦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言繆公曰：“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繆公乃罢兵归。晋亦罢。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

十八年（前642年），齐桓公去世。

二十年（前640年），秦国灭掉梁、芮两国。

二十二年（前638年），晋国太子圉听说晋君生病，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娘家，秦国却将其灭掉了。我的兄弟很多，在晋君去世以后，秦国一定会扣留我，而晋国会轻视我，也将改立其他的公子为国君。”太子圉于是逃回晋国。二十三年（前637年），晋惠公去世，太子圉被立为国君。秦国怨恨太子圉逃回晋国，于是从楚国迎接晋国公子重耳，并且把原来太子圉的妻子嫁给他。重耳最初拒绝，后来还是接受了。缪公用更隆重的礼节厚待重耳。二十四年（前636年）的春天，秦国派人告诉晋国的大臣，想要护送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晋国同意了，于是缪公派人护送重耳回到晋国。二月，重耳被拥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命人杀死子圉。子圉就是晋怀公。

当年秋季，周襄王的弟弟带勾结翟人攻打周襄王，周襄王出逃到郑国。二十五年（前635年），周襄王派人到晋国、秦国求救。秦缪公率领士兵帮助晋文公护送周襄王进入国都，杀死周襄王的弟弟带。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三十年（前630年），缪公帮助晋文公围困郑国。郑国派人劝秦缪公说：“灭掉郑国只能对晋国有利，对于晋国是很大的收获，而对于秦国却没有好处。晋国的强大，就是秦国的忧患。”缪公于是撤兵回国。晋国也撤兵了。三十二年（前628年）冬季，晋文公去世。

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奚，对曰：“径【径：穿行。】数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缪公闻，怒曰：“孤【孤：先秦帝王、诸侯常用的自称之一。《老子》说：“人之所恶，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孤，指年幼丧父之人，王公多为丧父后继位，所以自称“孤”。寡

人，指寡德之人。不谷，指不善之人。都是自谦之辞。】 发兵而子沮
【沮：败坏士气。】哭吾军，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
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二老退，谓其子曰：“汝
军即败，必于殽xiáo 【殽：指崤山。】 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
东，更【更：经过。】 晋地，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
败何待？”兵至滑，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
恐死虏，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
牛十二劳军士。”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
已。”灭滑。滑，晋之边邑也。

郑国有个人把郑国出卖给秦国说：“我主管郑国的城门，可以偷
袭郑国。”繆公询问蹇叔、百里奚，两个人回答说：“穿行多个国家，
经过上千里路去偷袭别人，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况且有人可以出卖郑
国，怎么知道我国没有人把我们的事情通报给郑国呢？不可以
去。”繆公说：“二位不知道内情，我已经决定了。”于是他调发士兵，
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军队出发
那天，百里奚、蹇叔两个人为将士哭泣。繆公听到后，生气地
说：“我调发士兵，可是你们却在这里大哭来败坏我军的士气，这是
为什么？”两位老臣说：“我们不敢败坏您军队的士气。大军就要出发
了，我们的儿子一同去作战；我们老了，他们回来晚恐怕就不能相见
了，所以痛哭罢了。”两位老臣退下，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的军队
将会战败，一定是在崤山的险要地带了。”三十三年（前627年）的春
季，秦国的军队于是向东进发，经过晋国的领地，经过周都的北门。
周朝的王孙满说：“秦国的军队不讲礼法，不失败还等什么呢？”秦
国的军队来到滑国，遇到贩运货物的郑国商人弦高，他正赶着十二头牛
打算到周都去贩卖，看到秦国的士兵，害怕被抓住杀死，就把牛献给
秦军，说：“听说大国将惩罚郑国，郑君已经谨慎地做好了防备，派
我献上十二头牛来犒劳将士。”秦国的三位将军相互商量说：“我们
将要偷袭郑国，郑国现在已经察觉了，我们赶过去也没有机会了。”于
是秦军灭掉滑国。滑国，是晋国边境的一个小国。

当是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经【墨衰经：把丧服染成黑色。军中不宜穿丧服，不穿丧服又违背孝道，所以把丧服染成黑色，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发兵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文公夫人：晋襄公嫡母，并非生母。】，秦女也，为秦三囚将请曰：“缪公【缪公：“缪”是秦君任好死后的谥号，此处称“缪公”是后世史官的追述。从下文可知，此处应称“我君”。】之怨此三人入于骨髓，愿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复三人官秩【官秩：官职和俸禄。】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商臣：即楚穆王。】弑其父成王代立。缪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

在这个时候，晋文公的遗体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生气地说：“秦国欺负我这个孤儿，利用国内有丧事的时机攻破我边境的滑国。”于是他把丧服染成黑色，调发士兵在崤山截击秦军，发起攻击，大败秦军，秦国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得以逃脱。晋国俘虏秦国的三位将军后返回。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国女子，她为被俘虏的三位秦军将领求情说：“我君怨恨这三个人已经深入骨髓，希望把这三个人放回秦国，让我君亲自烹杀他们来解恨。”晋君同意了，于是释放三位将领回国。三位将军回到秦国，缪公就穿着白色的衣服到郊外迎接，面对三位将军哭着说：“我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而让三位蒙受耻辱，三位哪里有罪过呢？你们准备洗雪耻辱，不要懈怠。”于是他恢复三个人的官职和俸禄，更加厚待他们。

三十四年（前626年），楚国的太子商臣杀死他的父亲成王，自立为楚王。缪公在这一年再次命令孟明视等人带兵攻打晋国，在彭衙和晋军交战。秦军没有获胜，领兵撤回。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责督：责罚监督。】于下，下罢pí 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曲席：坐席相连，指不分上下。】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警【警：同“察”，详细了解。】，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二八：十六。】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由余，他的祖先是晋国人，逃到西戎，会说晋国的语言。戎王听说繆公贤德，因此派由余到秦国去考察。秦繆公让由余参观了秦国的宫室、储备，由余说：“如果让鬼神来打造，他们也会觉得劳心了；如果让人去制作，百姓也会很辛苦了。”繆公感到奇怪，问道：“中原用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然而还是经常有混乱局面，现在戎夷没有这些，用什么治理国家，不也是很困难吗？”由余笑着说：“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混乱局面的原因。自从上古的圣人黄帝制定了礼乐、法度，他率先遵行，只能实现小规模安定局面。等到后世，逐渐骄奢淫逸。为政者自己阻碍了法度的威严，却用法度责罚监督下级，下级疲困到极点就会怨恨上级不行仁义，上

下相互争斗怨恨，并且篡位弑君，甚至诛灭宗族，都是这样的情况。而戎夷就不会这样。上级能够用淳厚的美德来对待下级，下级能够用忠诚和信用来事奉上级，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一个人的修养，尽管不知道是如何治理的，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于是缪公退朝并询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忧患。现在由余的贤能，就是我的祸害，应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说：“戎王身处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没听过中原的音乐。您可以尝试送他一些歌舞艺人，以此削弱他的心志；再为由余向戎王请求，来疏远他们的关系；我们留住他不让他回去，来拖延他回国的期限。戎王怪罪由余，就一定会怀疑他。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我们就可以俘虏戎王了。况且戎王喜好音乐，一定荒废政务。”缪公说：“很好。”他就和由余席垫相连而坐，共用餐具而食，向他询问西戎的地理形势和兵力配备而全部详细了解，然后派内史廖把十六名歌舞艺人送给戎王。戎王接受后很高兴，一整年也不理朝政。这时秦国才让由余回去。由余多次劝谏，戎王都不听从，缪公又多次派人暗中邀请由余，由余终于归降了秦国。缪公用宾客的礼节招待由余，向他询问讨伐西戎的事情。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郤，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pó 番【黄发番番：指老人。番，通“皤”，白色。】，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金鼓：用金属制成的钲，因其外形像鼓，故得名金鼓。】。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哀：同情。】

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缪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为康公。

三十六年（前624年），缪公更加厚待孟明视等人，派他们带兵攻打晋国，渡过黄河就烧毁船只，大败晋军，夺取王官和郾邑，以此报崤山战败之仇。晋人都固守在城中不敢出来。于是缪公亲自从茅津渡过黄河，安葬了崤山中的尸体，为他们举办丧事，痛哭致哀三天。于是他在军中发布誓词说：“啊，将士们！听着，不要喧哗，我要向你们发布誓词。古时候的人总是会向白发的老人请教，那样就不会犯错。”他以此申明反思没有听从蹇叔、百里奚建议的错误，所以发布这篇誓词，让后世记住他的错误。君子听说以后，都为此流下眼泪，说：“啊！秦缪公在用人方面考虑得非常周到，最终得到了孟明视取胜的喜讯。”

三十七年（前623年），秦国采用由余的计策讨伐戎王，增加了十二国的土地，开拓了一千里的疆域，终于称霸西戎。周天子派召公过带着金鼓向缪公道贺。

三十九年（前621年），缪公去世，被安葬在雍邑。殉葬的人有一百七十七人，秦国良臣子舆氏的三个人，名叫奄息、仲行、鍼虎，也在殉葬之列。秦国人同情他们，为他们作诗歌《黄鸟》。君子说：“秦缪公开疆拓土，在东方制服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戎夷地区，然而没有成为诸侯盟主，也是合理的啊！他死后就抛弃臣民，让他的良臣殉葬。而且古代圣王去世，还能留下美德和法度，怎么能强迫百姓所同情的好人和良臣去殉葬呢？因此可以知道秦国不会再向东征讨了。”缪公有四十个儿子，太子罃继位，这就是康公。

康公元年，往岁缪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晋立襄

公子【襄公子：名夷皋，即晋灵公。】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会来奔。二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羈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患：忧虑。】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馀详【详：通“佯”，假装。】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问周鼎：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表明其取代周王室号令天下的野心，此时详见《周本纪》《楚世家》和《左传·宣公三年》。周鼎，相传大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传至周朝，为王权的象征。】。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康公元年（前620年），前一年缪公去世的时候，晋襄公也去世了，晋襄公的弟弟名叫雍，他的母亲是秦国人，他住在秦国。晋国的赵盾想要立他为国君，派随会到秦国迎接雍，秦国派兵护送他到令狐。晋国却立襄公的儿子为国君，反而派兵攻击秦军，秦军战败，随会逃到秦国。二年（前619年），秦国讨伐晋国，攻取武城，报令狐战败之仇。四年（前617年），晋国讨伐秦国，攻取少梁。六年（前615年），秦国讨伐晋国，攻取羈马。秦军与对方在河曲交战，大败晋军。晋国人担心随会在秦国扰乱晋国，于是派魏雠馀假装反叛晋国，和随会合谋，使诈而劫持了随会，随会于是回到晋国。康公在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共公继位。

共公二年（前607年），晋国的赵穿杀死其国君灵公。三年（前606年），楚庄王势力强大，带兵北上来到雒邑，询问九鼎的大小和重量。共公在位五年去世，他的儿子桓公继位。

桓公三年（前601年），晋国打败秦国的一位将领。十年（前594年），楚庄王征服郑国，带兵北上在黄河边打败晋军。在这个时候，楚国称霸，举行会盟召集诸侯。二十四年（前580年），晋厉公刚继位，和秦桓公隔着黄河订立盟约。桓公返回后秦国就背弃了盟约，和翟人合谋攻打晋国。二十六年（前578年），晋国带领诸侯攻打秦国，秦军战败逃跑，诸侯的军队追到泾水才返回。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他的儿子景公继位。

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五年，救郑，败晋兵于栎。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二十七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谮：说坏话。】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畏诛，欲待其后世乃归。”三十九年，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为盟主，杀齐庆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复来归秦。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楚王：指楚昭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

景公四年（前573年），晋国的栾书杀死其国君厉公。十五年（前562年），秦国援救郑国，在栎邑将晋军打败。当时晋悼公是诸侯盟主。十八年（前559年），晋悼公的势力强大，多次和诸侯会盟，率领军队讨伐秦国，打败秦军。秦军战败逃跑，晋军追击，一直

渡过泾水，追到殽林才带兵撤回。二十七年（前550年），景公到晋国，和晋平公订立盟约，不久又背弃了盟约。三十六年（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杀死其国君而自立，这就是楚灵王。景公的同母弟后子鍼深受宠信，景公的同母弟富有，就有人说他的坏话，他害怕被诛杀，于是逃到晋国，他的资财装满了一千辆车。晋平公说：“后子这样富有，为什么要逃亡呢？”他回答说：“秦君不行正道，我害怕被诛杀，我想等他去世以后再返回秦国。”三十九年（前538年），楚灵王的势力强大，和诸侯在申地会盟，成为盟主，杀死齐国的庆封。景公在位四十年去世，他的儿子哀公继位。后子鍼重新回到秦国。

哀公八年（前529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灵王而自立，他就是楚平王。哀公十一年（前526年），楚平王使人前来求娶秦国女子为太子建的妻子。接回楚国，平王看到秦女长得漂亮，就自己娶了她。十五年（前522年），楚平王想要诛杀太子建，太子建逃跑。伍子胥逃到吴国。晋国公室衰落而六卿势力强大，他们想要在内部相互争权，所以很长时间秦国和晋国都没有发生战争。三十一年（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讨伐楚国，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军于是进入郢。楚国的大夫申包胥来到秦国求救，他七天不吃东西，从早到晚哭泣。于是秦国就调发五百辆兵车去救援楚国，打败吴军。吴军撤退以后，楚昭王才得以重新回到郢。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太子是夷公，夷公死得很早，没能继位，夷公的儿子被立为国君，这就是秦惠公。

惠公元年，孔子行鲁相事。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悼公二年，齐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阳生，是为悼公。六年，吴败齐师。齐人弑悼公，立其子简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十二年，齐田常【田常：本名恒，《史记》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其名为常。】弑简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灭陈。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孔子以

悼公十二年卒。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堑【堑：防御用的壕沟。这里作动词。】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子躁公立。

躁公二年，南郑反。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

惠公元年（前500年），孔子出任鲁国的傧相。五年（前496年），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范氏反叛晋国，晋国派智氏、赵简子去攻打两家，范氏、中行氏逃到齐国。惠公在位十年去世，他的儿子悼公继位。

悼公二年（前489年），齐国大臣田乞杀死其国君孺子，立孺子的哥哥阳生为国君，这就是齐悼公。六年（前485年），吴军打败齐军。齐国人杀死其国君齐悼公，立他的儿子简公为国君。九年（前482年），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举行会盟，在黄池为盟主之位而争执，最后吴国排在前面。吴国势力强大，经常欺凌中原各国。十二年（前479年），齐国的田常杀死简公，立简公的弟弟平公为国君，田常辅佐他。十三年（前478年），楚国灭掉陈国。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去世，他的儿子厉共公继位。孔子在秦悼公十二年去世。

厉共公二年（前475年），蜀国人来到秦国进献礼物。十六年（前461年），在黄河边挖堑壕。秦国派士兵两万人攻打大荔戎，攻取大荔王城。二十一年（前456年），秦国开始在频阳设县。晋国攻取武城。二十四年（前453年），晋国发生内乱，智伯被杀，赵、

韩、魏三家瓜分他的封地。二十五年（前452年），智开和他封地的属民前来投奔。三十三年（前444年），秦国攻打义渠戎，俘获义渠王。三十四年（前443年），发生日食。厉共公去世，他的儿子躁公继位。

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叛。十三年（前430年），义渠戎攻打秦国，攻到渭水以南。十四年（前429年），躁公去世，他的弟弟怀公继位。

怀公四年（前425年），庶长晁和大臣围攻打怀公，怀公自杀。怀公的太子叫昭子，很早就死了，大臣于是立昭子的儿子为国君，这就是灵公。灵公，是怀公的孙子。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十三年：秦灵公共在位十年。】，城籍姑。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十六年【十六年：秦简公共在位十五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公卒，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乖乱：变乱，混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栎阳。二十一年，与晋【晋：指魏国，下同。】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黼黻：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

公孙痤。二十四年，献公卒【献公卒：按《六国年表》，秦献公死于少梁之战当年。先秦有新君继位当年改元和逾年改元两种方法，且因诸侯混战而无定制，故《史记》关于战国时期的纪年多有谬误和矛盾之处。】，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秦灵公六年（前419年），晋国在少梁筑城，秦国攻打那里。十年（前415年），秦国在籍姑筑城。灵公去世，他的儿子献公没有被立为国君，灵公的叔父悼子继位，这就是简公。简公是昭子的弟弟，也是怀公的儿子。

简公六年（前409年），秦国开始命令官吏带剑。在洛水挖堑壕。在重泉筑城。十五年（前400年），简公去世，他的儿子惠公继位。

惠公十二年（前388年），他的儿子出子出生。十三年（前387年），秦国讨伐蜀国，攻取南郑。惠公去世，他的儿子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前385年），庶长改在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并立他为国君。献公杀死出子和他的母亲，把尸体沉到深渊中。秦国此前多次更换国君，君臣关系紧张混乱，因此晋国的势力再次强大，夺取秦国河西的土地。

献公元年（前384年），废止殉葬的制度。二年（前383年），秦国在栎阳筑城。四年（前381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十一年（前374年），周朝的太史儋拜见秦献公说：“周朝原来和秦国合一而后来分开，分开五百年以后又会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会有霸主出现。”十六年（前369年），桃树在冬季开花。十八年（前367年），栎阳降下金雨。二十一年（前364年），秦军和晋军在石门交战，斩首六万人，周天子赠送黼黻之服表示祝贺。二十三年（前362年），秦军和魏军在少梁交战，俘获魏国的将领公孙痤。二十四年（前361年），献公去世，他的儿子孝公继位，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

孝公元年，河山【河山：黄河和崤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燕悼：又称燕文侯。】、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三晋：指赵、魏、韩三国。】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强秦：使秦强盛。】者，吾且尊官【尊官：提升他的官职。】，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獫狁王。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二年，天子致胙。

孝公元年（前361年），黄河和崤山以东的强国有六个，孝公和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称七雄。在淮水和泗水之间还有小国十几个。楚国、魏国和秦国的领土相接。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沿洛水向北延伸，占有上郡。楚国从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郡。周王室衰微，诸侯凭借武力对外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地处偏远的雍州，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被视为夷狄国家。孝公于是施行恩惠，赈济孤寡，招募士兵，严明奖赏。他在全中国颁布命令说：“当年我的祖先缪公在岐山和雍州之间，修持文德，建立武功，在东方平定晋国的内乱，以黄河为国界，在西方称霸戎狄地区，扩展疆土一千里，周天子任命他为方伯，诸侯都来庆贺，他为后世开创的基业，是光辉美好的。可是后来的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在位时政治不安宁，国家内部存在忧患，没有时间顾及外部的政务，赵、魏、韩三国攻取了我先君的河西疆土，诸侯鄙视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

辱了。献公即位以后，镇守安抚边境，迁都到栎阳，并且想要向东征伐，收复缪公时的土地，重修缪公时的政令。每当我想到先君的遗愿，总是感到心痛。宾客和群臣中，如果有人能够进献妙计使秦国强大，我就提升他的官职，分封给他土地。”于是他派兵向东围困陕城，向西斩杀西戎的獯王。

卫鞅听说秦国发布这一命令以后，就西行来到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

二年（前360年），周天子送给孝公祭肉。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劝战死：主要指二十等军功爵制度。新法规定，士兵斩获敌人首级，可以得到爵位，无军功者不得继承官爵。二十等爵是：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良造，十六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冀阙：宫门外的观楼。】，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阡陌：纵横交错的田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

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在犯人脸刺字的刑罚。】，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徇：示众。】秦国。

三年（前359年），卫鞅劝说孝公推行变法，修整刑罚，对内大力发展农业，对外用相应的赏罚鼓励作战效死，孝公非常赞赏。甘龙、杜摯等人认为不好，一同和卫鞅争论。最终孝公还是任用卫鞅推行变法，百姓为此感到苦恼；过了三年，百姓就认为很好了。于是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他的详细事迹在《商君列传》中。

七年（前355年），孝公和魏惠王在杜平会面。八年（前354年），秦军和魏军在元里交战，建立战功。十年（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率领士兵围攻魏国的安邑，迫使守军投降。

十二年（前350年），秦国修筑咸阳城，在宫门外建造观楼，秦国迁都到那里。卫鞅合并小村落，集结为大县，每个县设一名县令，全国共设四十一个县。打破田亩间的界限。秦国的疆土向东扩展到洛水以东。十四年（前348年），秦国开始征收赋税。

十九年（前343年），周天子任命孝公为方伯。二十年（前342年），诸侯都来庆贺。秦国派公子少官带兵到逢泽和诸侯举行会盟，朝见周天子。

二十一年（前341年），齐军在马陵打败魏军。

二十二年（前340年），卫鞅带兵攻打魏国，俘虏魏国的公子卬。孝公封卫鞅为列侯，封号是商君。

二十四年（前338年），秦军和魏军在雁门交战，俘虏对方的将

领魏错。

秦孝公去世，他的儿子惠文君继位。这一年，秦国诛杀卫鞅。卫鞅最初在秦国开展变法，法令不能通行，太子违犯禁令。卫鞅说：“法令无法推行的原因，正是由于贵戚的阻挠。您一定要推行变法的话，就先惩治太子。对太子无法动用黥刑，就对他的师傅动用黥刑。”于是法令很快得以推行，秦国民众被治理得很好。等到孝公去世以后，太子继位，宗室很多人怨恨卫鞅，卫鞅逃亡，太子趁机为他定下反叛的罪名，最终对他施以车裂之刑，在秦国示众。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冠：男子成人礼，在二十岁左右举行。】。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

五年，阴晋人犀首【犀首：指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与魏王会应。围焦，降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县义渠【县义渠：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灭义渠，而此时不可能在义渠设县。】。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十二年，初腊【腊：腊祭，即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众神。】。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魏君为王：此条记载有明确的年月日，次年又改元，可知此处应为“秦君为王”。魏君称王在秦惠文君四年，并非十三年。】，韩亦为王。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惠文君元年（前337年），楚国、韩国、赵国、蜀国派人前来朝见。二年（前336年），周天子派人前来祝贺。三年（前335年），惠文王举行冠礼。四年（前334年），周天子送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牲肉。齐君、魏君称王。

五年（前333年），阴晋人犀首任大良造。六年（前332年），

魏国将阴晋割让给秦国，阴晋改名为宁秦。七年（前331年），公子卬带兵和魏军交战，俘虏魏国的将领龙贾，斩首八万人。八年（前330年），魏国将河西的土地割让给秦国。九年（前329年），秦军渡过黄河，攻取汾阴、皮氏。惠文君和魏王在应邑会面。秦军包围焦邑，迫使其守军投降。十年（前328年），张仪担任秦国的相国。魏国割让上郡的十五个县。十一年（前327），秦国在义渠设置县。将焦邑、曲沃归还魏国。义渠君向秦国称臣。将少梁改名为夏阳。十二年（前326年），开始举行腊祭。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日，惠文君称王，韩君也称王。秦国派张仪攻取陕县，把当地民众驱逐到魏国。

十四年，更为元年。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啗桑。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庶长疾：即穰里疾，庶长是其官爵。】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奭，斩首八万二千。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伐取赵中都、西阳。十年，韩太子苍来质。伐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十一年，穰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公子通封于蜀。燕君让其臣子之。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张仪相楚。十三年，庶长章【庶长章：即魏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gài，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蜀相壮：陈壮，又名庄。】杀蜀侯来降。

十四年（前324年），改为元年。二年（前323年），张仪和齐国、楚国的大臣在啗桑会面。三年（前322年），韩国、魏国的太子前来朝见。张仪担任魏国的相国。五年（前321年），惠文王巡游到北河。七年（前319年），乐池担任秦国的相国。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率领匈奴军队联合攻打秦国。秦国派庶长穰里疾和敌

军在修鱼交战，俘虏敌将申差，打败赵国的公子渴、韩国的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人。八年（前318年），张仪再次担任秦国的相国。九年（前317年），司马错攻打蜀国，将其灭掉。秦军攻取赵国的中都、西阳。十年（前316年），韩国的太子苍前来做人质。秦军攻取韩国的石章。打败赵国的将领泥。攻取义渠的二十五座城。十一年（前315年），樗里疾攻打魏国的焦邑，迫使其守军投降。在岸门打败韩军，斩首一万人，敌将犀首逃跑。公子通被封为蜀侯。燕君让位给他的大臣子之。十二年（前314年），惠文王和梁王在临晋会面。庶长樗里疾攻打赵国，俘虏赵将庄。张仪担任楚国的相国。十三年（前313年），庶长魏章在丹阳攻打楚国，俘虏敌将屈匄，斩首八万人；又攻打楚国的汉中，夺取土地六百里，设置汉中郡。楚国包围雍氏，秦国派庶长樗里疾援助韩国而向东攻打齐国，派到满援助魏国攻打燕国。十四年（前312年），秦国讨伐楚国，攻取召陵。丹戎、犁戎向秦国称臣。蜀相陈壮杀死蜀侯前来归降。

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宾从：服从，归顺。】。

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张仪死于魏。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韩。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容车：送葬时运载死者衣冠、画像的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恨：遗憾。】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魏太子来朝。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族：灭族。】孟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皐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

惠王去世，他的儿子武王继位。韩国、魏国、齐国、楚国、越国都服从秦国。

武王元年（前310年），和魏惠王在临晋会面。秦军诛杀蜀相陈壮。张仪、魏章都离开秦国向东前往魏国。秦国讨伐义渠、丹、犁。二年（前309年），秦国开始设置丞相，樗里疾、甘茂分别担任左、右丞相。张仪死在魏国。三年（前308年），武王和韩襄王在临晋城外会面。南公揭去世，樗里疾担任韩国的相国。武王对甘茂说：“我想要为自己的丧车在三川地区打通一条路，到周王室看一看，就算死去也不会有遗憾了。”当年秋季，武王派甘茂、庶长封攻打宜阳。四年（前307年），秦军攻下宜阳，斩首六万人。渡过黄河，修筑武遂城。魏国的太子前来朝见。武王很有力气，爱好与人比赛，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当上了大官。武王和孟说在洛阳举鼎，砸断了腿。八月，武王去世。秦国将孟说灭族。武王娶魏国女子为王后，没有生下子嗣。立异母弟为王，这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的时候，昭襄王在燕国做人质，燕国人将他护送回国，得以继位。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严君疾：即樗里疾，封严君。】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四年，取蒲阪。彗星见。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庶长奭伐楚，斩首二万。泾阳君质于齐。日食，昼晦。七年，拔新城。樗里子卒。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诸侯：这里指封君，战国封君制度是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延续。秦国二十等军功爵，最高者为彻侯，汉武帝以后改称列侯，当时诸侯国内部分封制度与此大体相近，封号为某侯、某君、某公。】。九年，孟尝君薛文【薛文：孟尝君为齐国田氏，封薛公，又称薛氏。】来相秦。奭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五国：应为“六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

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予楚粟五万石。

昭襄王元年（前306年），严君疾担任相国。甘茂离开秦国前往魏国。二年（前305年），彗星出现。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叛乱，都被诛杀，连累惠文后都不得善终。悼武王后离开秦国回到魏国。三年（前304年），昭襄王举行冠礼。昭襄王和楚王在黄棘会面，将上庸还给楚国。四年（前303年），秦国攻取蒲阪。彗星出现。五年（前302年），魏王到应亭前来朝见，昭襄王把蒲阪归还魏国。六年（前301年），蜀侯煇反叛，司马错平定蜀国。庶长奂攻打楚国，斩首两万人。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出现日食，白天变得非常昏暗。七年（前300年），秦国攻取新城。樗里子去世。八年（前299年），秦国派将军聃戎攻打楚国，夺取新市。齐国派章子，魏国派孙喜，韩国派暴鸢，联合攻打楚国的方城，夺取唐昧。赵国攻破中山，中山君逃亡，最后死在齐国。魏国的公子劲、韩国的公子长被封为侯。九年（前298年），孟尝君薛文来到秦国担任丞相。庶长奂攻打楚国，夺取八座城，杀死楚将景快。十年（前297年），楚怀王来到秦国朝见，秦国将他扣留。薛文因为金受的缘故被免去官职。楼缓担任丞相。十一年（前296年），齐、韩、魏、赵、宋、中山六国联合攻打秦国，攻到盐氏才返回。秦国将黄河以北的土地以及封陵归还韩国、魏国来求和。彗星出现。楚怀王逃到赵国，赵国不收留，他又回到秦国，不久死去，尸体被运回楚国安葬。十二年（前295年），楼缓被免去官职，穰侯魏冉担任丞相。秦国送给楚国五万石粮食。

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礼出亡奔魏。任鄙为汉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軹及邓。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秦以垣为蒲阪、皮氏。王之宜阳。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十九

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吕礼来自归。齐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泾阳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

十三年（前294年），向寿攻打韩国，夺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打新城。五大夫吕礼离开秦国逃到魏国。任鄙担任汉中郡守。十四年（前293年），左更白起在伊阙攻打韩、魏两国军队，斩首二十四万人，俘虏公孙喜，夺取五座城。十五年（前292年），大良造白起攻打魏国，夺取垣邑，又归还了。秦国攻打楚国，夺取宛邑。十六年（前291年），左更司马错攻取轵邑和邓邑。魏冉被免去官职，秦国封公子市于宛，封公子悝于邓，封魏冉于陶，都受封为侯。十七年（前290年），城阳君前来朝见，东周君也前来朝见。秦国用垣县换取蒲阪、皮氏。昭襄王来到宜阳。十八年（前289年），司马错攻打垣县、河雍，拆掉桥梁后攻取两地。十九年（前288年），昭襄王称西帝，齐王称东帝，不久又都去掉帝号。吕礼回到秦国。齐国攻破宋国，宋王逃到魏国，死在温县。任鄙去世。二十年（前287年），昭襄王来到汉中，又到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前286年），司马错攻打河内。魏国献出安邑，秦国把当地居民驱赶出去，从河东招募迁徙军民，赐给他们爵位，赦免罪犯迁到安邑。泾阳君被封于宛。二十二年（前285年），蒙武讨伐齐国。秦国在河东设置九个县。昭襄王和楚王在宛县会面，和赵王在中阳会面。

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赵二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

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周君：不知是西周君还是东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白起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此句语意不通，历史学家杨宽认为，“秦把所占韩、魏的南阳和楚的上庸地合建为郡”。】，南阳免臣【免臣：免罪的奴隶。】迁居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阼与，不能取。

二十三年（前284年），国尉斯离和韩、魏、赵、燕等国的军队讨伐齐国，在济水以西打败齐军。昭襄王和魏王在宜阳会面，和韩王在新城会面。二十四年（前283年），昭襄王和楚王在鄢会面，又在穰会面。秦国攻取了魏国的安城，进军至大梁，燕国、赵国派兵救援，秦军撤走。魏冉被免去丞相之职。二十五年（前282年），秦国攻下赵国的两座城。昭襄王和韩王在新城会面，和魏王在新明邑会面。二十六年（前281年），秦国赦免罪犯迁到穰邑。穰侯魏冉再次担任丞相。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攻打楚国。秦国赦免罪犯迁到南阳。白起攻打赵国，夺取光狼城。秦国又派司马错征发陇西的士兵，途经蜀郡去攻打楚国的黔中，攻下那里。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打楚国，夺取鄢、邓两邑，秦国赦免罪犯迁到那里。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打楚国，攻取郢设为南郡，楚王逃跑。周君前来。昭襄王和楚王在襄陵会面，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三十年（前277年），蜀郡守张若攻打楚国，夺取巫郡，占领江南地区设置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年），白起攻打魏国，夺取两座城。楚国人在江南地区反叛。三十二年（前275年），丞相穰侯攻打魏国，到达大梁，打败暴鸢，斩首四万人，暴鸢逃跑，魏国割让

三个县以求和。三十三年（前274年），客卿胡阳攻打魏国的卷邑、蔡阳、长社，夺取三地。秦国在华阳进攻芒卯，打败魏军，斩首十五万人。魏国割让南阳以求和。三十四年（前273年），秦国将所占韩国、魏国的土地与上庸合建为一个郡，把南阳免罪的奴隶迁到那里。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帮助韩国、魏国、楚国攻打燕国。秦国开始设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前271年），客卿灶攻打齐国，夺取刚、寿两邑，昭襄王将其赐予穰侯。三十八年（前269年），中更胡阳攻打赵国的阝与，不能夺取。

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邠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阳，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韩，取十城。叶阳君悝出之国【之国：前往封地。公子悝的封地在邓县。】，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四十八年十月【四十八年十月：此处时间有误。昭襄王四十八年以十月开始，其后有正月，又有十月，四十九年则以正月开始。秦始皇以十月为岁首，而昭襄王时仍以正月为岁首，可能致使后世修史时产生错误，《史记》则如实抄录。】，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秦军分为三军：《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分军为二”，分别由王龁、司马梗率领。可知另有一军由白起带领返回秦国。】。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捐：弃，丢失。】弗守，还斩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士伍：士兵。】，迁阴密。张唐攻郑【郑：郑为韩国都城，此处应为“邺”。】，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

四十年（前267年），悼太子死在魏国，尸体被运回秦国葬在芷阳。四十一年（前266年）夏季，秦国攻打魏国，夺取邢丘、怀邑。四十二年（前265年），昭襄王立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去世，葬在芷阳的郦山。九月，穰侯离开都城前往陶邑。四十三年（前264年），武安君白起攻打韩国，攻下九座城，斩首五万人。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打韩国的南阳，夺取那里。四十五年（前262年），五大夫贲攻打韩国，夺取十座城。叶阳君悝离开都城前往封地，未能到达就死在了路上。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上党投降赵国，秦国趁机攻打赵国，赵国发兵抗击秦军，双方相持。秦国派武安君白起发动进攻，在长平大破赵军，四十多万名士兵全部被杀。四十八年（前259年）十月，韩国割让垣雍县。秦军兵分三路。武安君返回。王龁带兵攻打赵国的武安、皮牢，攻下两地。司马梗向北平定太原，秦国完全占有韩国的上党。正月，秦国收兵，重新在上党集结。当年十月，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的邯郸。四十九年（前258年）正月，秦国增兵援助王陵。王陵作战不利，被免去职务。王龁代替王陵带兵作战。当年十月，将军张唐攻打魏国，守将蔡尉弃城不守，逃回魏国被斩首。五十年（前257年）十月，武安君白起犯罪，被降职为士兵，流放到阴密。张唐攻打邺县，攻下那里。十二月，秦国增兵驻扎在汾城的附近。武安君白起犯罪，赐死。王龁攻打邯郸，不能攻下，于是撤兵，返回投奔驻扎在汾城的部队，休整两个多月。秦军进攻魏军，斩首六千人，魏国、楚国的士兵逃跑时落入黄河而死的有两万人。秦军攻打汾城，此后随张唐夺取宁新中，宁新中改名为安阳。秦国开始在黄河架桥。

五十一年，将军嫪毐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首虏：敌人的首级。】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周初亡：此时东周国尚存。】。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嫪毐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于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八子：嫔妃的封号。】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经入吊祠【吊祠：吊唁祭祀。】，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五十一年（前256年），将军嫪毐攻打韩国，夺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人。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二十多个县，斩杀九万人。西周君背叛秦国，和诸侯约定合纵，率领天下的精锐士兵从伊阙山出发攻打秦国，使秦国不能打通前往阳城的道路。于是秦国派将军嫪毐攻打西周。西周君逃跑后亲自来谢罪，叩头请求受罚，献出其全部领地三十六座城，民户三万口。秦王接受西周君的进献，让他回到周都。五十二年（前255年），西周的百姓向东逃亡，周朝的宝器九鼎被送到秦国。周朝基本灭亡了。

五十三年（前254年），天下诸侯都来归顺。魏国来晚了，秦国就派嫪毐去攻打魏国，夺取吴城。韩王前来朝见，魏国把政权交出，完全听命于秦国。五十四年（前253年），昭襄王在雍县南郊举行祭祀天帝的仪式。五十六年（前251年）秋季，昭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孝文王继位。他尊唐八子为唐太后，将她和昭襄王合葬在一处。韩王穿着丧服前来吊祭，诸侯都派各自的将相前来吊祭，参加丧礼。

孝文王元年（前250年），赦免罪人，嘉奖先王时的功臣，厚待宗室的亲属，向民众开放苑囿。孝文王服丧期满后，十月己亥日即位，在第三天辛丑日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庄襄王继位。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骨肉：指至亲。】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

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骃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骃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骃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齧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无忌：即信陵君。】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骃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指五十一岁。】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大规模赦免罪人，嘉奖先王时的功臣，施恩德厚待至亲，并且向民众施仁惠。东周君和诸侯图谋攻打秦国，秦国派相国吕不韦前去惩治东周君，完全吞并东周国。秦国人没有断绝周朝的祭祀，将阳人地赏赐给东周君，让他供奉祖先的祭祀。秦国派蒙骃攻打韩国，韩国割让成皋、巩邑。秦国的疆界扩展到大梁，开始设置三川郡。二年（前248年），庄襄王派蒙骃攻打赵国，平定太原。三年（前247年），蒙骃攻打魏国的高都、汲邑，攻下两地。又去攻打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夺取三十七座城。四月，出现日食。王齧攻打上党。秦国开始设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领五国军队抗击秦国，秦军撤退到河外。蒙骃战败，诸侯联军解除包围撤回。五月丙午日，庄襄王去世，他的儿子政继位，这就是秦始皇帝。

秦王政在位二十六年时，开始兼并天下而设置三十六个郡，号称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岁时去世，他的儿子胡亥继位，这就是二世皇帝。三年（前207年），诸侯联合起兵反叛秦朝，赵高杀死二世，立子婴为王。子婴在位一个多月，被诸侯杀死，秦朝最终灭亡。这些事情记录在《始皇本纪》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以国为姓：应

为“以国为氏”。徐、江、黄、秦、赵等都是嬴姓国，而氏是姓的分支，所以上述诸侯国同姓而不同氏。秦汉时，姓、氏合一，很多人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虽子长（司马迁）、知几（刘知几）二良史犹昧于此。”】，有徐氏、郟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是嬴姓。其后代被分封在各地，以封国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而秦国由于祖先造父被封在赵城，因此为赵氏。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本篇是秦朝帝王的本纪，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并且推行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政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秦朝二世而亡，确实值得深思。司马迁在篇末借贾谊的《过秦论》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质子：被派到别国做人质的人，多为诸侯之子。质子外交源于春秋，盛于战国，质子成为各国之间表明信用的凭证。】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舍人：门客。】，蒙骜、王齮yǐ、麴biāo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委：委托。】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麴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囂chàng、有诡。岁大饥。四年，拔囂、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nà【内：同“纳”，缴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支属：亲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

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jiǎo 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鶑hú【蒲、鶑：一说为名叫蒲的士卒，一说为蒲、二邑，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重：大。】马东就食【就食：到有食物的地方去。】。

秦始皇帝，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身为秦国的质子在赵国，见到吕不韦的姬妾，十分喜欢就娶了她，生下始皇。始皇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出生于邯郸。等到他出生之后，取名为政，姓赵氏。十三岁的时候，庄襄王去世，赵政被立为秦王。在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吞并巴、蜀、汉中，跨越宛县占有郢都，设置了南郡；秦军向北攻取上郡以东地区，占有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向东进军到荥阳，灭掉东西二周，设置了三川郡。吕不韦担任相国，封邑十万户，封号是文信侯。吕不韦招揽宾客游士，想要借此兼并天下。李斯是他的门客，蒙骜、王齕、麃公等人担任将军。秦王年纪还小，刚即位，把国事托付给大臣。

晋阳发生叛乱，元年（前246年），将军蒙骜前往平定。二年（前245年），麃公带领士兵攻打卷邑，斩首三万人。三年（前244年），蒙骜攻打韩国，攻取十三座城。王齕死去。十月，将军蒙骜攻打魏国的暘邑、有诡。这一年发生饥荒。四年（前243年），蒙骜攻下暘邑、有诡。三月，蒙骜撤军。秦国的质子从赵国返回，赵国的太子离开秦国返回本国。十月庚寅日，蝗虫从东方飞来，遮蔽天空。天下瘟疫肆虐。百姓缴纳一千石粟米，就可以授予一级爵位。五年（前242年），将军蒙骜攻打魏国，平定酸枣、燕邑、虚邑、长平、雍丘、山阳城，全部攻下，夺取二十座城。秦国开始设置东郡。冬季有雷声响起。六年（前241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合攻打秦国，夺取寿陵。秦国出兵，五国联军撤退。秦国攻下卫国，逼近东郡，卫君角率领他的亲属迁居到野王，凭借山势的险阻来保护魏国的河内地区。七年（前240年），彗星先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北方，

五月出现在西方。蒙骜将军死去，是在攻打龙邑、孤邑、庆都，又回军攻打汲邑的时候死去的。彗星再次出现在西方十六天。夏太后死去。八年（前239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带领军队攻打赵国，发动叛乱，死在屯留，他的军吏都被斩杀，秦王把他封地的民众迁徙到临洮。将军壁死去，屯留、蒲邑、鶪邑的士兵叛乱，鞭戮壁的尸体。大量黄河里的鱼被冲到岸上，人们用高头大马拉着轻便的车子赶到东方去寻找食物。

嫪lào 毐ǎi 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九年，彗星见，或竟天【竟天：划过天空。】。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冠：男子成人礼，在二十岁左右举行。】，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qí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生得：活捉。】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梟首【梟首：斩首示众。】。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鬼薪：在宗庙服劳役。】。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是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倍：通“背”，背叛。】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秦王赐给他山阳为封地，让他居住，宫室、车马、服饰、苑囿、游猎任由嫪毐享受，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嫪毐决断。秦王又把河西、太原二郡改为嫪毐的封地。九年（前238年），彗星出现，有的划过天空。秦国攻打魏国的垣邑、蒲阳。四月，秦王留宿雍县。己酉日，秦王举行冠礼，佩带宝剑。长信侯嫪毐叛乱却被

发现，伪造秦王的御玺和太后印玺来调发各县的士兵和宫中的侍卫、秦王的骑兵、戎狄的首领、门下的食客，将要攻打蕲年宫发动叛乱。秦王得知这个消息后，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调发士兵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交战，斩首几百人，立功的将士都赐予爵位，连参加战斗的宦官，也得到一级爵位。嫪毐等人战败逃跑。秦王就在全中国下令：“有能生擒嫪毐的人，赏钱一百万；有能杀死嫪毐的人，赏钱五十万。”因而将嫪毐等人全部抓获。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都被斩首示众。秦王又将嫪毐车裂以示众，诛灭他的宗族。连及嫪毐的门客，罪行轻的为宗庙服劳役。有四千多家被剥夺爵位流放到蜀郡，定居房陵。这个月天寒地冻，有人被冻死。杨端和攻打衍氏。彗星出现在西方，又出现在北方，跟随北斗向南运行了八十天。十年（前237年），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之乱获罪被罢免。桓齮担任将军。齐国、赵国的使者前来，秦王摆酒款待。齐国人茅焦劝秦王说：“秦国以统一天下为事业，可是大王有流放母太后的恶名，恐怕诸侯听说这件事后，会因此背叛秦国。”秦王于是把太后从雍县迎接回咸阳，让她重新居住在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下：使屈服。】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翕：闭合，引申为隐秘。】而出不意，此乃智伯【智伯：晋国上卿，被赵、魏、韩所灭。】、夫差【夫差：末代吴王，为越国所灭。】、湣王【湣王：齐王，被燕将乐毅击败。】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繚亢礼【亢礼：也作“抗礼”，指用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食饮与繚同。繚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挚：通“鸷”，猛禽。】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约：穷困。】易出入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秦国大举搜查，驱逐宾客，李斯上书劝说，秦王才废止逐客令。李斯趁机劝说秦王，请求先攻取韩国来震慑其他国家，于是秦王派李斯迫使韩国屈服。韩王很担心这件事，与韩非商议削弱秦国的办法。大梁人尉繚来到秦国，劝秦王说：“以秦国的强盛，诸侯就像郡县的长官，我只担心诸侯合纵，隐秘而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夫差、湣王败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以此贿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来破坏他们的计划，这样只不过损失三十万金，却能够将诸侯彻底消灭。”秦王听从了尉繚的建议，每次接见他的时候都平礼相待，服饰、饮食也与他一样。尉繚说：“秦王这个人，长着高鼻梁，长眼睛，猛禽一样的胸膛，豺狼一样的声音，少恩德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在穷困时不难屈居人下，在得志后也能轻易将人吞食。我是一个平民，然而他接见我时经常居我之下。假如秦王能够如愿统一天下，那么天下人就都变成他的俘虏了。不能和他长期相处。”尉繚于是逃跑了。秦王发现之后，坚决挽留他，任命他为秦国的国尉，最终采用了他的计策。当时李斯在朝中当政。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邲，取九城。王翦攻闾与、燎
liáo 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斗食：指军吏的俸禄。】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邲、安阳，桓齮将。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晋：三晋，即赵、魏、韩。】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邲，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

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一年（前236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打邲县，夺取九座城。王翦攻打阬与、櫟杨，将所有士兵合并成一支军队。王翦指挥军队十八天，遣返俸禄一斗以下的军吏，从十个人中选拔两个人跟随军队攻取邲县、安阳，由桓齮率领。十二年（前235年），文信侯吕不韦死去，私下举行葬礼。他们下前来致哀的食客，是三晋的人就全部驱逐出境；是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就剥夺爵位，将他们流放；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官员，没有前来致哀，只是流放，不剥夺爵位。从此以后，像嫪毐、吕不韦一样执掌国政不行正道的人，都会抄没全家，像这样处理。秋季，赦免被迁徙到蜀郡的嫪毐门客。在这个时候，全国发生严重的旱灾，从六月持续到八月才下雨。

十三年（前234年），桓齮攻打赵国的平阳，杀死赵将扈辄，斩首十万人。秦王前往黄河以南。正月，彗星出现在东方。十月，桓齮攻打赵国。十四年（前233年），在平阳进攻赵国军队，夺取宜安，击败敌军，杀死对方的将军。桓齮平定平阳、武城。韩非出使秦国，秦王采用李斯的计谋，扣留韩非，韩非死在云阳。韩王请求向秦国称臣。

十五年（前232年），秦国大举出兵，一路军队来到邲县，一路军队来到太原，攻取狼孟。发生地震。十六年（前231年）九月，秦国派兵接收韩国的南阳地区，任命腾为代理郡守。秦国开始命令全国男子登记年龄。魏国割让土地给秦国。秦国设置丽邑。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攻打韩国，擒获韩王安，韩王献出全部国土，秦国将韩地设置为郡，命名为颍川。发生地震。华阳太后去世。民间发生严重的饥荒。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端和将河内，羌瘁 huì 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瘁尽定取赵地东阳，得

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坑：也作“阬”，一说为活埋，一说为把人杀死后将尸首堆积起来。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项羽坑杀秦军二十万降卒，活埋之说显然不合理。春秋时，战争胜利一方就有堆积敌人尸首筑为京官的做法，以此炫耀武功。而秦王政坑杀仇家、诸生，并不是作战之后所为，筑京官之说似乎也不合理。所以此处只译为“坑杀”，以求折中。】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贲攻荆【荆：指楚国。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秦国史书为避讳，改称楚国为荆国。】。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郢陈：指陈县，楚国曾定都于此。】。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据《六国年表》《楚世家》，项燕死于秦王政二十三年，而楚王负刍被俘于二十四年，与《秦本纪》矛盾。】，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pú【酺：聚会宴饮。】。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十八年（前229年），秦国大举发兵攻打赵国，王翦带领上郡的军队，攻下井陘，杨端和带领河内的军队，羌瘃攻打赵国，杨端和包围邯郸。十九年（前228年），王翦、羌瘃完全平定并攻取赵国的东阳，擒获赵王。王翦带兵想要攻打燕国，驻扎在中山。秦王来到邯郸，那些曾经和他出生在赵国时母家有仇怨的人，全部被坑杀。秦王返回，经过太原、上郡回到国都。始皇帝母太后去世。赵国的公子嘉带领宗族几百人来到代郡，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的军队联合，驻扎在上谷。秦国发生严重的饥荒。

二十年（前227年），燕国的太子丹担心秦国军队打到他的国家，非常恐惧，派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后，将荆轲肢解来示众，并且派王翦、辛胜攻打燕国。燕国、代国出兵迎击秦军，秦军在易水以西打败燕军。

二十一年（前226年），王贲攻打楚。秦王于是增派兵力前往支援王翦的军队，最终打败了燕国太子丹的军队，攻取燕都蓟城，得到太子丹的首级。燕王向东收拢辽东的残部而在那里称王。王翦称病告老回乡。新郑反叛。昌平君被迁到郢。天降大雪，积雪深达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前225年），王贲攻打魏国，引黄河水淹灌大梁城，大梁城墙被水冲毁，魏王请求投降，秦国完全占领魏国的土地。

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再次召见王翦，坚持要任用他，派他去攻打楚国。秦军夺取陈县以南一直到平舆的土地，擒获楚王。秦王到郢陈巡游。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水以南反抗秦军。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进攻楚国，打败楚军，昌平君死去，项燕最终自杀。

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国大举发兵，派王贲带兵，攻打燕国的辽东，擒获燕王喜。秦军回转兵锋攻打代国，俘虏代王嘉。王翦最终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五月，秦王下令天下欢聚宴饮。

二十六年（前221年），齐王建和他的相国后胜调发士兵防守齐国的西部边界，不与秦国往来。秦王派将军王贲从燕国以南攻打齐国，擒获齐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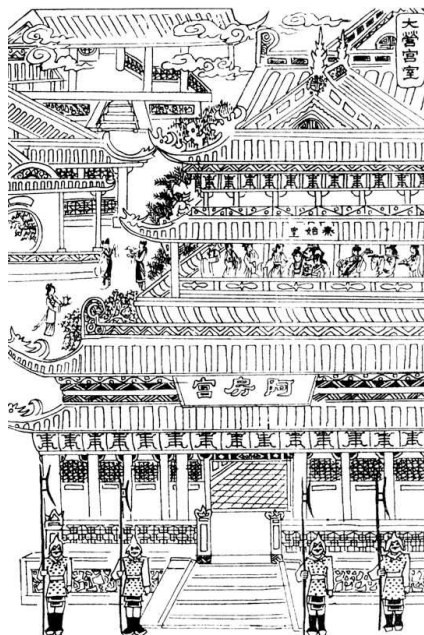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庶几：或许。】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miǎo 眇【眇眇：渺小，自谦之词。眇，同“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侯服：九服之一，指王畿外五百里之地。】、夷服【夷服：九服之一，指王畿外三千五百里之地。】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

万世，传之无穷。”

秦国刚刚兼并天下，秦王对丞相、御史下令说：“昔日韩王进献土地，交出印玺，请求成为秦国的藩臣，不久就违背了约定，与赵国、魏国合纵反叛秦国，所以我发兵讨伐韩国，俘虏韩王。我认为这样做很好，或许可以平息战争。赵王派他的相国李牧前来缔结盟约，因此我归还赵国的质子。不久赵国违背盟约，在我国太原反叛，因此我发兵惩罚赵国，擒获赵王。赵国的公子嘉于是自立为代王，因此我发兵去消灭他。魏王最初约定向秦国臣服，不久又同韩国、赵国谋划袭击秦国，秦国的将士前往惩罚他们，于是将他们打败。楚王割让青阳以西的土地，不久也违背约定，攻打我国的南郡，因此我发兵惩罚楚国，擒获楚王，最终平定楚地。燕王昏庸悖乱，他的太子丹暗中指使荆轲为刺客，我派出将士惩罚他们，灭掉燕国。齐王采用后胜的计谋，断绝与秦国的往来，想要作乱，我派出将士惩罚他们，俘虏齐王，平定齐地。我凭借微不足道的身躯，发兵讨伐暴乱的国家，仰赖祖宗的威灵，六国之王都认罪伏法，天下完全平定了。现在不改变名号，就无法颂扬我所建立的功勋，从而流传后世。群臣商议帝王称号的事情。”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说：“从前五帝统治方圆千里的地方，外围侯服、夷服等地的诸侯是否前来朝贡，天子不能控制。现在陛下发动正义之师，诛杀乱臣贼子，平定天下，四海之内都成为郡县，法令都由陛下一人发布，自从上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五帝所不能比的。我们谨慎地与博士商议说：‘古时候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我们冒死献上尊号，大王称‘泰皇’，教命称‘制’，号令称‘诏’，天子自称‘朕’。”秦王说：“去掉‘泰’字，保留‘皇’字，采用上古时代的‘帝’这一称号，称为‘皇帝’。其他的都按照群臣商议的办。”制命说：“可以。”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命说：“我听说远古时代有名号而没有谥号，中古时代有名号，死后根据他生前的行为追加谥号。像这样，就是儿子议论父亲，大臣议论君主，很没有意义，我不采取这种做法。从现在开始，废除追加谥号的做法。我是始皇帝，后世用数字计算，二世、三世一直到

万世，永远传承下去。”

始皇推终始五德【五德：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学说以五行五德，以其生克关系为王朝更替之应。相克关系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相生关系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阴阳家认为黄帝至虞舜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取代周，因此为水德，崇尚黑色。】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胜：克。】，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朝贺：官员在元旦入朝庆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上：同“尚”，崇尚。】黑。数以六为纪【数以六为纪：五行中水的成数是六。《周易·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以上为生数。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以上为成数。】，符、法冠【法冠：御史所戴之冠，又称獬豸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秦始皇大营宫室，选自《帝鉴图说》。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填：通“镇”，安定。】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的次序，认为周朝得到火德，秦朝取代周朝火德，根据火德所不能克制的属性，现在应该是水德的开始，改变每年开始的月份，规定官员入朝庆贺都在十月初一日。服饰、旌旗、符节都崇尚黑色。数字以六为标准，兵符、法冠都是六寸，而舆车宽六尺，以六尺为一步，用六匹马驾车。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此为水德的开始。始皇刚强坚毅，暴戾严苛，所有的事情都用法令来解决，刻薄而不讲仁爱道义，认为这样才能符合五德终始的规律。于是他急于推行法令，有的罪犯囚禁很长时间也没有被赦免。

丞相王绾等人进言：“诸侯刚被消灭，燕、齐、楚等地非常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置藩王，就无法安定当地民众。请求立皇子为王，希望皇帝能够批准。”始皇把他们的建议下交群臣商议，群臣都觉得很适当。廷尉李斯提议说：“周文王和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非常多，可是后代血缘关系变得疏远，彼此攻击好像仇敌，诸侯相互征战，周天子没有办法制止。现在四海之内仰赖陛下的神武威灵得以统一，都设置为郡县，皇子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来施以重赏，局面很容易控制。天下人没有二心，这就是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分封诸侯不妥当。”始皇说：“天下人都为战乱不止而苦恼，就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仰赖祖先的保佑，我刚刚平定天下，如果再去建立诸侯国，这是给自己树敌，再想要求得安宁，岂不是很难做到吗！廷尉的建议是正确的。”

杨慎：「诸铭直致无华采，颇杂以吏牒，自是秦时一样文字。钟惺曰：诸铭横而大，在工拙之外求之。有韵之文，只如信口序事，妙手。」顾炎武：「按《国语》《吴越春秋》，句践栖会稽后，惟恐国人之不蕃，不复禁其淫佚，其风至六国末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著于石刻。繁而不杀，此亦防民正俗之意也。」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jù【钟鐻：编钟和钟架。】，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乡户：窗户朝北开的地方，指南方极远之处。乡，同“向”。】，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写放：仿照。放，通“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复道：楼阁间架设的通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信宫：长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yǒng道【甬道：两旁有遮蔽物的通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驰道：供天子车马行驶的道路。】。

始皇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守、尉、监。将民众改称为“黔首”。下令欢聚宴饮。始皇将全国的兵器都收聚到一起，集中在咸阳，熔化后铸成编钟，以及十二个金属人像，每一个重达一千石，放置在宫廷之中。始皇统一法令制度和度量衡标准，统一车轨的距离，统一用于书写的文字。秦朝的疆域向东到大海和朝鲜，向西到临洮、羌中，向南到窗户朝北开的地方，向北拒守黄河为屏障，从阴山一直到辽东。始皇将国内的十二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秦国历代帝王的宗庙和章台、上林都在渭水以南。秦国每消灭一个诸侯国，就会

模仿其宫殿样式，在咸阳以北山坡上建造一座，向南临近渭水，从雍门以东到泾水、渭水一带，宫殿复道和环廊连续不绝。始皇从诸侯国抢来的美女、钟鼓，都安置在这里。

二十七年（前220年），始皇巡视陇西、北地，来到鸡头山，经过回中。于是在渭水以南建造了长信宫，不久又将长信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上的北极星。从极庙铺设一条通往骊山的道路，又建造了甘泉宫前殿。修筑甬道，使咸阳与此相连。这一年，始皇赏赐天下人爵位一级。修筑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修饬：行为端正，不违礼义。】。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本原：推究。】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于是乃并勃海【勃海：渤海。】以东，过黄、腓，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向东巡视郡县，登上邹峰山，树立石碑，和鲁郡的儒生们商议，在石碑上镌刻颂扬秦朝功德的文字，还讨论了封禅和望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始皇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积土为祭坛，祭祀上天。下山的时候，忽然遭遇狂风暴雨，始皇在一

棵树下休息，因此他封这棵树为五大夫。始皇在梁父山祭祀大地。在所立的石碑上镌刻文字，上面的碑文说：

皇帝即位，立下制度，严明法令，臣下严谨整饬。二十六年时，刚刚兼并天下，没有人不臣服。亲自巡视远方黎民，登上泰山，便览东方边疆。随同大臣追忆往昔，探求事业本源，恭敬赞颂功德。皇帝治国有道，各项生产安排得当，所有事务都有规范。大义美善明晰，作为后世榜样，沿袭不要改变。皇帝贤明通达，已经平定天下，治国仍然不懈。每天早起晚睡，为国长远谋划，尤其重视教导。宣明政令，各地井然有序，遵循皇帝意志。等级分明，男女有别，谨慎遵行职事。内外不同，无不清静，恩泽施于后代。教化所及，没有穷尽，遵守皇帝诏令，永遵重要告诫。

始皇于是沿着渤海向东，经过黄县、腓县，走到成山的尽头，登上之罘山，树立赞颂秦朝功德的石碑后离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抃【抃：专一。】心揖【揖：通“辑”，会集。】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ěr 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

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大夏：指太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王世贞：「始皇既平六国，欲无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寿耳。故方士以长生不死之说中之，遂遣徐福率童男女入海，为微行以辟恶鬼，幸梁山而捕中人，卒致山鬼持璧，捐馆沙邱。长生不死者，今安在哉！」顾炎武：「始皇崩于沙邱，乃又徙井陘抵九原，然后从直道至咸阳，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辎辀而北行。但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

始皇向南巡视登上琅邪山，非常喜欢那里，在那里停留三个月。于是他迁徙三万户黔首到琅邪台下，免除他们十二年的赋役。他下令建造琅邪台，树立石碑，歌颂秦朝的功德，表明心意。碑文说：

二十八年，皇帝刚刚登基。制定公正法律，整治万物纲纪。以此明确人事，父子齐心协力。皇帝圣明仁义，明白事物道理。安抚东部地区，以此检阅士卒。巡视完全结束，来到海滨之地。皇帝功勋卓著，操劳国家大事。推行重农抑商，百姓富裕生活。举国上下齐心，一心一意跟随。统一器械度量，还有书写文字。日月所照之地，舟车所至之处，全部听从命令，没有忤逆之意。办事时机适当。整顿不良风俗，跨越千山万水。忧怀体恤百姓，早晚不懈努力。消除各种疑虑，制定法令制度，人人遵纪守法。郡守分工合作，政务简单易行。措施采取得当，全都整齐划一。皇帝神明伟大，明察秋毫四方。尊卑贵贱有别，不得逾越等级。除掉奸邪现象，百姓务必淳良。大事小情尽力，不敢懈怠荒废。不论远处近处，还是偏僻地方，一律肃穆庄重，品德正直忠厚，

办事遵守规则。皇帝德泽无边，保佑安定四方。除害惩处暴乱，兴利造福于民。做事依从时令，发展各种产业。黔首安定和睦，不再发动战争。六亲彼此相安，再也没有盗贼。欣然接受教化，通晓法令制度。天下四海之内，尽是皇帝国土。向西连及沙漠，向南门户北开。向东直到东海，向北越过太原。人迹所到之地，无人不来臣服。皇帝功盖五帝，恩泽惠及牲畜。无人不受德化，各自安居乐业。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伦侯：爵位低于列侯，没有封邑。】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wěi 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表经：表率，典范。】。”

既已，齐人徐市fú 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yíng 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秦王兼并天下，设立皇帝称号，于是巡视东方疆土，来到琅邪郡。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行，与皇帝在海边商议，说：“古时候称帝的人，领地不超过一千里，诸侯分别守护自己的封地，有的朝贡，有的不来，相互侵扰，犯上作乱，残害生民，征战不止，却仍会立下石碑，用来记录自己的功业。古时候的五帝和三王，推行的教化不一致，施用的法令不明确，借助鬼神的威力，来欺骗远方的民众，名不

副实，因此国运不长。这些帝王自己还没有死去，诸侯就已经背叛他们了，法令无法通行。现在皇帝统一四海之内，设置为郡县，天下太平安定。将祖先的美德发扬光大，实践正道而推行德化，尊号得以完备。群臣共同颂扬皇帝的功德，铭刻在金石上，以此为后世的表率。”

事情过后，齐郡人徐市等人上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徐市等人请求斋戒沐浴，带领童男童女前往寻找神山。于是始皇派徐市挑选童男童女几千人，进入海中去寻找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祷祠：泛指祭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zhě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为盗所惊：指张良行刺之事。】。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箸：同“著”，显明。】纲纪。外教诸侯，光【光：通“广”。】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回辟：奸回邪僻。】，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煇chǎn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振：同“震”。】动四极，禽灭六王。阡并天下，蚩害【蚩害：灾害。蚩，通“灾”。】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罘。

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始皇返回，经过彭城，在那里斋戒祭祀，想要从泗水中打捞周朝的九鼎。他派出上千人潜入水中寻找，没有找到。于是向西南渡过淮水，前往衡山郡、南郡。泛舟长江，来到湘山祭祀。遭遇大风，几乎不能渡过长江。始皇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仙？”博士回答说：“我听说，湘君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死后埋葬在这里。”于是始皇十分生气，命令服役的罪犯三千人砍光湘山上的树木，露出红褐色的山岩。始皇从南郡经武关回到国都。

二十九年（前218年），始皇到东方巡视。来到阳武博狼沙，被盗贼所惊吓。始皇下令追捕，却没有抓到，就下令在全国大规模搜查十天。

始皇登上之罘山，镌刻石碑。碑文说：

二十九年，仲春时节，天气回暖。皇帝到东方巡视，登上之罘山，面朝大海。随行众臣观看美景，回想皇帝伟业，追念祖先事迹。伟大圣明的皇帝治理国家，建立法令制度，彰明纲常纪律。对外教化诸侯，广泛布施恩泽，使其明白义理。六国奸回邪僻，贪婪乖戾不休，残酷暴虐不止。皇帝同情民众，终于发兵征讨，发扬以武除暴的威德。正义的诛伐，诚信的行动，声威光大

远播，没有人不臣服。消灭残暴的强敌，拯救天下的黔首，四海之内得以安定。推行严明的法令，经营治理天下，永远以此为典范。伟大啊！天下万民，遵行皇帝的旨意。群臣歌功颂德，请求将皇帝的功绩刻在石碑上，永为后世的法则。

东面台阁的碑文说：

二十九年，皇帝在春季出游，巡视远方。来到海边，登上之罘山，面向朝阳。皇帝远望辽阔秀丽的景色，随行众臣都在追念往事，想到创业初始的圣明。皇帝制定的法律刚刚施行，对内清除奸邪，对外诛伐暴乱。军威远扬，震动四方，擒获六国之王。皇帝兼并天下，消除灾祸，永远平息战乱。皇帝圣明仁德，治理国家大事，视听从不懈怠。创立伟大道义，统一器量标准，使其都有规范。大臣遵守本分，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做事没有疑虑。黔首移风易俗，各地制度统一，自古绝无仅有。人们职分已定，后代遵循旧业，永远承袭英明的制度。群臣赞赏皇帝的美德，恭敬地歌颂他的伟大功勋，请求在之罘山上立下石碑。

不久，始皇就前往琅邪郡，经上党郡回到国都。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腊：腊祭，即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众神。】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

侯，初一泰平。堕【堕：同“隳”，毁。】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黎庶：百姓。】无繇【繇：徭役。】，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久并来田：本地和外来的农户。】，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仪矩：法度、规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河南地：指河套以南地区。】。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逋亡人：亡命之人。】、赘zhuì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亭障：在边塞设置的堡垒。】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三十年（前217年），没有重大事件。

三十一年（前216年）十二月，把腊祭改名为“嘉平”。赏赐黔首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始皇微服出行巡视咸阳，有四名武士随行，夜晚出来在兰池遭遇盗贼，处境危险，武士杀死盗贼，于是在关中大规模搜捕二十天。米价达到每石一千六百钱。

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前往碣石山，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高誓两位仙人。在碣石门上镌刻文字。始皇下令毁坏城墙，挖通堤防。铭文说：

调兵遣将，诛伐无道，消灭叛逆。用武力铲除残暴的逆贼，用文德保护无罪的好人，这都是民心所向。赏赐有功劳的人，恩惠遍及牲畜，滋养了境内的土地。皇帝奋发声威，用德化兼并诸

侯，首次实现天下的统一安定。摧毁城墙，挖通堤防，铲平险阻。地理形势已经确定，百姓无需再服徭役。男子快乐地种田，女子操持家业，各项事情井然有序。皇帝的恩惠遍及各项产业，本地和外来的农民，没有人不安居乐业。群臣称赞皇帝的功绩，请求在这里镌刻石碑，为后世彰明法度。

始皇于是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找仙人不死的灵药。始皇到北方边境巡视，经由上郡回到国都。燕人卢生从海上返回，述说神鬼之事，趁机献上他所抄录的图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派将军蒙恬调发士兵三十万人向北攻打胡人，攻取了河南之地。

三十三年（前214年），始皇下令征发曾经逃亡在外的犯人、入赘妻家的男子、商人去攻打陆梁地区，在那里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遣送罪犯去戍守。在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一直到阴山，在那里设置四十四个县，在黄河边筑城为要塞。始皇又派蒙恬渡过黄河占领高阙、阳山、北假中，修筑堡垒来驱逐戎人。迁徙被贬谪的犯人，让他们充实刚建立的县。禁止民间祭祀。彗星出现在西方。三十四年（前213年），有断案不公的官吏，就会被送去修筑长城或戍守南越地区。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田常：春秋时齐国权臣，陈国公子完后裔，谥号成，本名恒，汉代避文帝刘恒讳改称其名为常。他当政期间杀齐简公，其曾孙田和最终篡夺齐国君位，史称“田氏代齐”。】、六卿【六卿：春秋时晋国权臣。晋文公时设三军，每军设一将一佐，称六卿。春秋末期，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卿，经过兼并，赵、魏、韩最终瓜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

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三代：夏、商、周。】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异取：也作“异趣”，表达不同的观点。】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表示与众共弃。】。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城旦：罚罪犯筑城四年的劳役。】。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始皇在咸阳宫中摆酒设宴，博士七十人上前祝福始皇长寿。仆射周青臣进献颂辞说：“从前秦国的土地不超过一千里，仰赖陛下的神灵圣明，得以平定四海之内，驱逐戎狄蛮夷，太阳和月亮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臣服。将诸侯的封国设置为郡县，每个人都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忧患，这样的伟业可以流传万世。自上古以来都没有人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威德。”始皇非常高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说：“我听说殷周称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让他们辅佐王室。现在陛下拥有四海之内的土地，可是王室子弟却是普通人，突然出现田常、六卿一样的乱臣，没有其他人的辅佐，靠谁来拯救呢？做事不效仿古法却能够长久的，我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阿谀来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忠臣。”始皇将二人的议论下交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沿袭，各按自己的方法治理

国家，不是后者要与前者相违背，只是时代不同罢了。现在陛下开创伟大的事业，建立万世的功勋，本来就不是愚蠢的儒生所能够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的只是三代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效仿呢？从前诸侯并立竞争，以优厚的待遇招揽周游列国的学者。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都陛下统一颁布，百姓在家就应该努力务农做工，士人就应该学习法律回避禁令。现在的儒生们不学习当今的法令却学习古代的制度，以此指责当代的政治，来迷惑黔首。丞相臣李斯冒死直言：古时候天下分离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号令，所以诸侯并立，都崇尚称道古代来危害当今的学说，用虚伪的言论来掩盖事情的本质，人们赞美自己所偏爱的学说，以此指责陛下所建立的制度。现在皇帝兼并天下，辨别黑白而尊崇陛下一个人。私人办学而共同非议国家的法令，人们听见命令下达后，就用各自所学的知识来议论，入朝时在心里指责，出门候在街巷议论，夸奖主上来博取名声，表达异议来抬高自己，率领众人来造谣生事。像这样却不禁止，就会在上降低君主的威望，在下结党营私。禁止是正确的。我请求将《秦记》以外的史书都烧掉。除身居博士的官职外，天下有人敢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都要上交到郡守、县尉那里烧毁。有人敢偶尔谈论《诗》《书》就斩首示众。用古代的制度来指责当今法令的人灭族。官吏知情不举报就与罪犯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而不烧掉书籍的人，在脸上刺字，罚为城旦。禁令不需要销毁的，是医药、卜筮、种植方面的书籍。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可以向官吏学习。”制命说：“可以。”

三十五年，除【除：整治，开辟。】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颠：同“颠”，顶。】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营室：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一。】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隐

宫：一说指宫刑，一说应为“隐官”。服役者七十多万都是受宫刑者，似乎不可能，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隐官，秦汉时收容刑徒以服劳役的官署。】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椁：疑似衍文。】，乃写【写：运输。】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下令开凿道路，从九原通到云阳，凿开大山，填平深谷，开通一条笔直的大道。这个时候始皇认为咸阳人口众多，先王的宫廷太小：“我听说周文王建都于丰，武王建都于镐，丰、镐一带，正是帝王建都的地方。”于是在渭水以南的上林苑中兴建宫殿。先兴建的是前殿阿房宫，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殿上可以坐一万人，殿下可以竖起五丈高的旗杆。四周环绕可以驾车驰骋的阁道，从殿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顶修建观楼为标记。在空中架设复道，从阿房宫可以渡过渭水，与咸阳相连，以此象征天极阁道越过银河直通营室。阿房宫还没有完工，完工后，想要另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这座宫殿是在阿房建造的，所以天下人称其为阿房宫。隐官服役的罪犯七十多万人，分批去修建阿房宫，或者修建丽山陵墓。从北山采下石头，从蜀地、楚地运来木材，都送到阿房宫。关中的宫殿一共有三百座，关外有四百多座。于是在东海边的朐县境内立下石碑，以此为秦地东方的门户。因而迁徙三万户百姓到丽邑居住，五万户到云阳居住，都免除十年的徭役。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濡：沾湿。】，入火不焚【焚：烧。】，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佚。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

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中人：阉宦。】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卢生劝始皇说：“我们寻找灵药和仙人总是找不到，可能有什么东西妨碍了这件事。仙方上说，人主经常微服出巡可以躲避恶鬼，恶鬼避开了，真人就出现了。人主所居住的地方被人臣知道了，就会妨碍神仙到来。真人，进入水中不会沾湿衣服，进入火中不会烧伤身体，能够腾云驾雾，寿命与天地一样长久。现在皇帝治理天下，还不能做到清静无为。希望皇帝所居住的宫室不要让其他人知道，然后长生不死的灵药大概就能够得到了。”于是始皇说：“我很羡慕那些真人，以后我就自称‘真人’，不再自称‘朕’了。”于是他下令将咸阳附近二百里以内的二百七十座宫殿都用复道和甬道连接起来，用帷帐、钟鼓、美人充实其中，各自按照登记的位置居处，不得擅自移动。皇帝所到之处，如果有人向外说出地点，就会论罪处死。始皇帝亲临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的随行车马众多，认为不好。有宦者告知丞相，以后丞相出门就减少了车马的数量。始皇生气地说：“一定是宦者泄露了我说过话。”他下令追查，却没有人认罪。在这个时候，始皇下诏将当时在他身旁的人拘捕起来，全都杀掉。从此以后就没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踪了。始皇处理事务，群臣领受命令，都在咸阳宫中进行。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辨：通“办”，办理，办事。】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谄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谏，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

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练：同“炼”，熔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fú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tián于上郡。

侯生、卢生一起商量说：“始皇这个人，生性刚毅残暴，自以为是，以诸侯的身份起兵，兼并天下，事情都称心如意，认为古往今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只重用断案的官吏，断案的官吏都受到宠幸。虽然博士有七十人，却只是充数的官员而不受重用。丞相和众大臣都是接受制定好的命令，按照他的意志做事情。皇帝喜欢用刑罚杀戮来树立威严，天下的官员都害怕犯罪而想要保住俸禄，没有人敢竭尽忠诚。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日益骄横，群臣害怕威刑而欺骗皇帝来求得安身。秦朝的法律规定，不准兼用两种方术，方术不能应验就处以死刑。然而占候星象云气的有三百多人，都是好人，他们害怕禁忌而委婉地奉承皇帝，不敢直言他的过错。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皇帝决断，皇帝甚至用称量奏书的重量，从早到晚都有奏书呈上，其间不可以呈上，不批阅完毕就不休息。他贪恋权势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能为他寻找仙药。”于是他们就逃走了。始皇听说方士逃走了，生气地说：“我以前收集天下的书籍，将没有用处的都销毁了。我又招揽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想要实现天下太平的局面，方士想要炼制灵丹妙药。现在听说韩众等人逃跑不回来复命，徐市等人耗费巨资，最后也没能找到仙药，每天只有一些小人为谋取私利向我奏报。我对卢生等人待遇优厚，现在他们却诽谤我，来加重我的不仁。那些在咸阳的儒生们，我将派人去审问，也许有人在用妖言迷惑黔首。”于是始

皇派御史审问儒生们，儒生们相互指责检举，始皇就亲自挑选出触犯禁令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全部在咸阳坑杀，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此惩戒后人。始皇又征发更多的人去戍守边境。始皇的长子扶苏劝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黔首还没有安定，儒生们都是歌颂和效法孔子的人，当今圣上却用严酷的刑罚来惩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人心中不安。希望皇帝明察。”始皇很生气，派扶苏到北方的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

三十六年，荧惑【荧惑：火星。】守心【心：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一。】。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乐人：善歌舞的艺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涪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祖龙：暗指秦始皇。】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yú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十六年（前211年），荧惑星接近心宿。有一颗星在东郡陨落，到地面上变成一块石头，黔首中有人在石头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文字。始皇听说后，派御史前去审问，没有人认罪，就把居住在石头附近的居民都抓起来处死，用火销熔这块石头。始皇不高兴，让博士创作《仙真人诗》，记述他出行巡游天下的事件，传令乐工谱曲演唱。秋季，一位使者从关东来，在夜晚经过华阴平舒，有人拿着玉璧拦住使者说：“替我把它送给涪池君。”他趁机说：“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他其中的缘故，这个人忽然不见了，只留下他的玉璧。使者捧着玉璧上奏朝廷。始皇沉默了很长时间，说：“山鬼只不过知道一年的事情。”他退朝后说：“祖龙，是人们的首领。”始皇派御府来看玉璧，竟然是二十八年出行渡江时落入水中的那一块。于是始皇命

人占卜，卦象显示出游迁徙就会吉利。于是他命令迁徙北河、榆中三万户百姓，赏赐爵位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宣省：体察。】习俗，黔首斋庄【斋庄：虔诚庄重。】。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辟方：放纵，胡作非为。辟，同“僻”。方，通“放”。】。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tiǎn 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饰省：粉饰过失。省，通“眚”，过失。】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猥jiā 【寄猥：借人用于配种的公猪，比喻与人通奸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休铭：美好的铭文。】。

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癸丑日，始皇出外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始皇的小儿子胡亥非常羡慕，请求随行，始皇答应了。十一月，始皇一行人走到云梦泽，朝九疑山方向遥祭虞舜。在长江上顺流而下，观赏籍柯，渡过海渚。途经丹阳，来到钱

唐。面向浙江，波涛汹涌，于是向西行进一百二十里，从狭窄的地方渡过。始皇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望祭南海，并且在山上立石碑赞颂秦朝的功德。碑文说：

皇帝建立伟业，平定统一海内，仁德恩惠长久。在位三十七年，亲自巡视天下，遍览遥远之地。此时登上会稽，体察民间风俗，黔首虔诚庄重。群臣歌功颂德，回顾创业始末，追溯英明决策。秦国圣人治国，首创法令刑律，彰明旧有典章。初定制度规范，审核官吏职事，以此建立常法。六王独断专行，贪婪乖戾傲慢，率领民众图强。肆意暴虐行凶，骄纵自以为是，屡次挑起战乱。暗中派遣间谍，谋求合纵抗秦，做法邪僻放纵。对内虚伪狡诈，对外侵扰边境，终于引来灾难。皇帝兴起义兵，征伐平定暴虐，剿灭乱臣贼子。圣德宏大缜密，天下四海之内，蒙受无限恩泽。皇帝兼并天下，处理各项事务，远近井然有序。运筹治理万物，查验事情本质，各自确立名分。无论高低贵贱，不管善恶黑白，丝毫没有隐瞒。假意宣扬道义，生子改嫁他人，背叛亡夫不忠。内外隔离开来，禁止过度放纵，男女洁身自爱。丈夫与人通奸，杀他也不犯罪，男人遵守规范。妻子与人私奔，子不认她为母，风气正直清白。大治移风易俗，天下接受教化，得到良好治理。人人奉公守法，平和安定敦厚，无人不遵法令。黔首修身养性，乐于遵守法制，共同保有太平。后世遵纪守法，以此长治久安，车船不会倾覆。群臣赞颂伟业，请求刻石立碑，铭文永垂后世。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蛟：鲨鱼。】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jī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始皇返回时途经吴县，乘船渡过长江。沿海岸而上，向北来到琅

邪。方士徐市等人到海中寻找神药，多年过去仍未找到，耗费大量财物，担心受到惩罚，就欺骗始皇说：“蓬莱的神药是可以找到的，然而我总被一条大鲨鱼所困扰，所以不能到达蓬莱，希望派一些擅长射箭的人与我同行，见到大鲨鱼就用连弩射它。”始皇在梦中与海神交战，海神长着人的相貌。始皇命人占卜此梦，博士说：“水神是看不到的，他以大鱼和蛟龙为征兆。现在陛下虔诚地祷告和祭祀，却梦见这样一个凶神，应当将其除掉，然后善神就能出现了。”于是始皇命令海上的人携带捕杀大鱼的器具，并且自己带上连弩等待大鱼出现时射它。从琅邪向北行进到荣成山，都没有遇见大鱼。到了之罘山，终于看见大鱼，射死了一条。于是始皇沿海岸西行。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辒辌车：可以供人躺下休息的车子，有帷帐。】中，故幸宦者参乘【参乘：陪乘的人。古代乘车，御者居中，尊者在左，参乘在右。】，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鲍鱼：咸鱼。】，以乱其臭。

始皇来到平原津就生病了。他厌恶说死，群臣没有敢提到死的事情。始皇的病情日益加重，于是就写了一封盖有御玺的书信赐给公子扶苏说：“回来护送我的灵柩回咸阳下葬。”书信已经封好，放在掌管符节印玺的中车府令赵高那里，没有交给使者。七月丙寅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去世。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去世，担心众皇子和天下百

姓会生出变故，就封锁了消息，不举办丧事。始皇的棺材用辒辌车运载，由原来受到宠幸的宦者在右侧陪乘，随时进献饮食。百官也照常奏报政事，宦者总是从辒辌车里批准他们所奏之事。始皇去世的事情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五六个亲近的宦者知道。赵高过去曾经教胡亥学习写字和刑狱法令之事，胡亥私下里与他很亲近。赵高就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暗中商议毁掉始皇所封好的赐给公子扶苏的诏书，而谎称丞相李斯在沙丘接受始皇遗诏，立儿子胡亥为太子。他们又另写了诏书赐给公子扶苏、蒙恬，列举他们的罪状，命令他们自杀。这些事情在《李斯列传》中。众人继续前行，最终从井陉来到九原。当时正值暑天，始皇的辒辌车散发出腐臭的气味，李斯以诏书命令随行官员每车载一石咸鱼，用来混淆始皇尸体的气味。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郿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下铜：以铜汁灌地，防止渗水。】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人鱼膏：一说为娃娃鱼的油脂，一说为鲸鱼的油脂，由于年代久远，缺少可靠的记载，难以断定。】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yán，下外羡门【羡门：墓道之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秦始皇焚书坑儒，选自《帝鉴图说》。

众人经由直道回到咸阳，这才公布始皇的死讯。太子胡亥承袭帝位，成为二世皇帝。九月，在郿山安葬始皇。始皇刚即位时，就开凿郿山修建陵墓。等到他兼并天下，从全国征发七十多万刑徒，挖地至三重泉水的深度，用铜汁灌地为外棺，陵墓内部宫室、官署、奇珍、异宝充斥其中。始皇命令工匠制造机关弓弩，有人挖开陵墓接近墓室就会遭到射击。墓室里用水银做成江河湖海的样子，用机关使其相互灌注流通，上方有日月星辰，下方有山川景观。用人鱼的油脂做成蜡烛，估计可以点燃很长时间。二世说：“先帝后宫中没有儿子的嫔妃，放出宫外不合适。”他下令让她们都为始皇殉葬，死去的人非常多。下葬完毕，有人说工匠制造了机关，对里面所藏的珍宝很清楚，藏有珍宝的消息恐怕会泄漏出去。丧事办完以后，把珍宝封藏好，又把墓道的门关闭起来，把工匠和珍宝都关在里面，没有一个人逃出来。又在坟丘上种植草木，使其看上去像山丘一样。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任用事：掌握

大权。】。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七庙：指天子七代祖先之庙。始祖居中，其余按父子顺序分居两侧，左称昭，右称穆。传承数代以后，在位天子只保留与自己世代较近祖宗的庙，除始祖和个别功勋卓著的祖先外，与其世代相隔太远的庙就要毁弃，而将神主移至始祖庙中，始终保持七庙的数量。】，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祫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祫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晏然：安定的样子。】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胡亥二十一岁。赵高担任郎中令，受重用执掌政事。二世下诏书，增加始皇陵寝和宗庙用的牲畜数量，提高对名山大川的祭祀等级，让群臣议论尊崇始皇庙的方法。群臣都叩头进言说：“古时候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即使经过万世也不能毁坏。现在始皇庙是级别最高的庙，四海之内都进献贡物，增加祭祀用的牲畜，礼仪都很完备，不需要再增加了。先王庙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阳。按照天子的礼仪，陛下应该亲自捧着酒杯去祭拜始皇庙。自襄公以下的宗庙都已毁掉，所设置的

一共七座宗庙。群臣按照礼仪进献祭品，以此尊崇始皇庙为皇帝的祖庙。皇帝应该重新自称‘朕’。”

二世和赵高商议说：“我年龄小，刚登上帝位，黔首还没有归顺。先帝巡视郡县，以此显示强大，用威势让海内民众臣服。现在天下安定而不去巡游，就是显示弱小，无法让天下人臣服。”春季，二世向东巡视郡县，李斯随行。到达碣石后，沿海岸行进，向南到达会稽，并且在始皇所立的石碑上都刻了文字，石碑旁还刻有随行大臣的名字，来彰显先帝的丰功伟绩：

皇帝说：“这些石碑都是始皇帝所立的。现在我继承了皇帝的称号，可是这些石碑所刻文字不称始皇帝，等到很久以后看起来就像是后来继位的人所立的，配不上始皇帝的丰功伟绩。”丞相臣李斯、臣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进言：“我们请求将诏书全部刻在石碑上，这样就清楚了。我们冒死提出这一请求。”制命说：“可以。”

二世到达辽东后返回国都。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鞅鞅：同“怏怏”，不满意的样子。】，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秦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余民：遗民，亡国之人。】，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少近官三郎：指近侍、郎官。】，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宾赞：司仪。】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

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失辞：说错话。】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这时二世就采用赵高的建议，申明法令。他私下里和赵高谋划说：“大臣不顺服，官吏的势力还很强大，皇子们一定会与我争夺帝位，怎么办呢？”赵高说：“我本来就想说却没敢说。先帝的大臣，都是天下世代享有声望的权贵，他们建立功勋世代传承已经很久了。现在我向来自身份卑贱，承蒙陛下的信任抬举，才让我身居高位，得以掌管宫中事务。大臣心里都很不满意，特意在表面上很顺从我，他们心里其实不服气。现在陛下外出，不如趁这个时机调查郡县守尉，如果有罪就将他处死，对上能够用声威震慑天下，对下能够铲除陛下平生所不满意的人。当今时代不能采用文治的方法而要采用武力的手段，希望陛下能够顺应时势而不要犹豫，在群臣还没来得及谋划的时候动手。圣明的君主可以收养遗民，使卑贱的人高贵，使贫穷的人富有，使远方的人归顺，那么上下就会和睦，而国家就会安定了。”二世说：“很好。”于是他诛杀很多大臣和众皇子，因罪株连近侍郎官，没有能够保住官位的人，并且始皇的其他六个儿子都在杜县被处死。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囚禁在内宫，最后单独审议他们的罪行。二世派使者对将闾说：“公子没有尽到大臣的职责，论罪应当处死，官吏将会施以法律制裁。”将闾说：“宫廷的礼仪，我从来不敢不服从司仪的指挥；朝廷的位次，我从来不敢不遵守礼节；接受命令回应质询，我从来不敢有言语的差错。为什么说我没有尽到大臣的职责呢？希望让我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之后再死去。”使者说：“我没有参与谋划，只是奉诏事。”将闾于是仰天大喊三声，说：“苍天啊！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流着眼泪拔剑自杀。宗室子弟都非常害怕。群臣进谏的就会被认为是诽谤，大臣拿着俸禄以求安身，黔首都很害怕。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

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郿山。郿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刍藁：牲畜吃的草料。】，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陈涉：陈胜，字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谒者：官名，负责传达政令。】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 dān 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 kuài 稽 jī 郡。

四月，二世回到咸阳，说：“先帝因为咸阳宫廷狭小，所以兴建阿房宫作为居室和堂屋。宫殿还没有建成，就赶上先帝去世，停止动工，调去郿山建造墓地。郿山的工程已经完毕，现在搁置阿房宫不去完成，就是表明先帝做的事情是错的。”于是继续修建阿房宫。二世对外安抚四方夷狄，沿用始皇的策略。他征集强壮的士兵五万人来驻守咸阳，教习射箭，加上狗马牲畜，每天都要消耗很多粮食，估计存储不够，就向下令从郡县转运粮食和草料，负责运送的人都需要自带粮食，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百姓不能吃运来的谷物。二世推行的法令更加严苛。

七月，戍守边境的士卒陈胜等人在楚国故地反叛，建立“张楚”。陈胜自立为楚王，居住在陈县，派众将领攻取土地。山东郡县的年轻人深受秦朝官吏的折磨，都杀死当地的守尉和令丞反叛，来响应陈涉，相继被封为诸侯王，联合向西进军，以讨伐暴秦为名，人数多得无法计算。谒者出使东部回来后，将反叛的事情报告给二世。二世大怒，把谒者下交狱吏治罪。后派出的使者回来后，二世问他情况，使者回答说：“这些盗贼，郡里的守尉正在追捕，现在已经全部抓获

了，不足以担忧。”二世很高兴。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沛公在沛县起兵。项梁在会稽起兵。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酈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yì 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朕：有征兆的意思。】，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

二年（前208年）冬季，陈涉所派遣的周章等将领向西行进到戏水，兵力数十万。二世非常吃惊，和群臣商议说：“怎么办呢？”少府章邯说：“盗贼已经到来，人多势强，现在调发附近县里的军队已经来不及了。酈山有很多刑徒，请求赦免他们，发给他们兵器来迎击盗贼。”二世于是大赦天下，派章邯率领刑徒，打退了周章的军队，最终在曹阳杀死了周章。二世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协助章邯攻打盗贼，在城父杀死了陈胜，在定陶打败了项梁，在临济消灭了魏咎。楚地盗贼中有名的将领都已经死了，章邯就向北渡过黄河，在钜鹿攻打赵王歇等人。

赵高劝二世说：“先帝统治天下时间很长，因此群臣不敢做坏事，说坏话。现在陛下年轻，刚登上帝位，怎么能和公卿在朝堂上决断事情呢？如果事情有差错，就把自己的短处在群臣面前暴露了。天子自称朕，本来就不能让人轻易听到声音。”于是二世经常住在宫里，和赵高决断各种政务。从此以后公卿就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了，

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不断从关中调发士卒向东攻打盗贼。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xū 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韩子：韩非。引文出自《韩非子五蠹》。】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翦：同“剪”。】，饭土墮liù，啜chuò土形【形：通“型”，一种瓦器。】，虽监门之养，不彀【彀：薄。】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亭：同“停”，停滞。】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耜，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竟：同“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关东各路盗贼同时起兵，秦国发兵镇压，已经杀死很多人了，可是叛乱依然没有平息。盗贼太多，正是因为戍守转运和劳役使百姓过于辛苦，赋税过于沉重。请求暂时停止阿房宫的兴建，减少四方的戍守和转运。”二世说：“我听韩子说：‘尧舜的屋椽不加整治，屋顶的茅草不加修葺，吃饭用土碗，喝水用瓦盆，现在即使是看守城门的人，也不会比这更节俭了。大禹开凿龙门，打通华夏的道路，疏导黄河的积水，将其引入大海，亲自拿着板筑和土锸，磨光了小腿的汗毛，现在奴仆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那些尊贵而拥有天下的人，应该为所欲为，主要是严明法令，下面的人就不敢做坏事，就能控制四海之内了。像虞、夏的君主，尽管贵为天子，却亲自从事穷苦的工作，为百姓做表率，

这样还要法令干什么？我贵为万乘之君，却名不副实，我要制造千乘的车驾，设置万乘的臣属，以此符合的名号。况且先帝出身于诸侯，后来兼并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对外能够驱逐四方夷狄来安定边境，对内兴修宫殿来显示得意，而各位都看到了先帝功业的开创过程。现在我即位两年之内，各路盗贼同时起兵，各位不能够制止，又想要废除先帝推行的政策，首先无法报答先帝，其次也不能对我尽忠效力，凭什么身居高位？”他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下交狱吏，追究他们的各种罪行。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能受到侮辱。”于是他们自杀了。李斯最后被囚禁，遭受了各种刑罚。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三年（前207年），章邯等人率领他们的士兵包围了钜鹿，楚国的上将军项羽率领楚国的士兵前往救援钜鹿。冬季，赵高担任丞相，最终将李斯审问后杀死。夏季，章邯等人作战屡次败退，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心里很害怕，派长史司马欣向朝廷请示。赵高不接见他，又不信任他。司马欣也很害怕，就逃走了，赵高派人追捕却没有抓到。司马欣见到章邯说：“赵高在朝中独揽大权，将军有功会被处死，无功也会被处死。”项羽猛攻秦军，俘虏了王离，章邯等人于是带领军队向诸侯投降。

八月己亥日，赵高想要作乱，担心群臣不服，就事先做了一个试

验，他找来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把鹿说成是马。”赵高问身边的大臣，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为了迎合赵高就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鹿。赵高趁机把那些说是鹿的人暗中治罪。后来群臣都很畏惧赵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氏【氏：同“抵”。】 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jīng 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载：同“戴”，拥护。】 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足下：对上级的尊称，后来多用于称呼同辈。】 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赵高以前多次说“关东的盗贼不会有什么作为”，等到项羽在钜鹿俘虏了秦将王离等人后继续前进，章邯等人的军队屡次败退，上书请

求增兵援助，燕、赵、齐、楚、韩、魏都自立为王，自函谷关以东，民众大多背叛秦朝的官吏响应诸侯，诸侯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向西进军。沛公率领几万人已经屠戮武关，派人私下与赵高联系。赵高担心二世发怒，自己受到诛杀，就以生病为借口不去朝见皇帝。二世梦见一只白虎咬他所乘车驾左边的马，将其咬死，心里很不高兴，他感到奇怪，就去问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说：“泾水之神在作祟。”二世于是在望夷宫斋戒，想要祭祀泾水，将四匹白马沉入水中。他派使者以盗贼的事情指责赵高。赵高很害怕，就与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他的弟弟赵成暗中谋划说：“皇帝不听劝谏，现在事情紧急，想要嫁祸给我们家族。我想要废掉皇帝，改立公子婴。公子婴仁爱节俭，百姓都拥戴他。”赵高派郎中令做内应，欺骗二世说有大群盗贼打过来，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征发士兵，挟持了阎乐的母亲安置在赵高的家里。赵高派阎乐带领一千多名士卒来到望夷宫殿门，将卫令仆射捆起来，说：“盗贼已经来到这里，为什么不阻止？”卫令说：“周庐设置的守备非常严谨，怎么会有盗贼敢闯入宫中呢？”阎乐于是斩杀卫令，径直率领吏卒边走边射箭，郎官和宦者都非常惊慌，有的逃窜，有的搏斗，搏斗的人都被杀死，死了几十人。郎中令和阎乐一起进入宫中，朝二世坐息的帷帐射箭。二世大怒，召集身边的侍卫，侍卫都感到害怕而不敢反抗。身边有一个宦者，始终陪着二世不敢离去。二世逃到内室，对近侍们说：“各位怎么不早告诉我？事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宦者说：“我不敢说，所以才能保全性命。如果我早说，就已经被杀死了，怎么会活到现在？”阎乐走到二世面前列举他的罪状说：“您骄横放肆，残暴无道，天下人都背叛了您，请您自作打算。”二世说：“可以让我见丞相吗？”阎乐说：“不可以。”二世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在那里做藩王。”阎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我希望做万户侯。”阎乐也不答应。二世说：“我希望和妻子儿女做黔首，就像众公子一样。”阎乐说：“我奉丞相的命令，替天下人诛杀您，您虽然说了很多，但是我不敢向丞相报告。”阎乐指挥他的士兵向前。二世自杀而死。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

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二世之兄子公子婴：《六国年表》作“二世兄子婴”，《李斯列传》作“乃召始皇弟，授之玺”，关于子婴的身世，史学界众说纷纭。二世为始皇少子，与赵高谋划诛杀诸公子，因此子婴不会是始皇的子孙，而可能出自宗室旁支，且年长于二世。】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yáng 【详：通“佯”，假装。】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轂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

阎乐回来向赵高报告，赵高于是召集所有大臣和公子，告诉他们诛杀二世的情况。赵高说：“秦国原本只是一个王国，始皇统治天下，所以号称皇帝。现在六国重新自立为王，秦国土地日益缩小，却空有皇帝名号，这是不可以的。应该像过去那样称王，这样才合适。”赵高立二世兄长的儿子公子婴为秦王。用黔首的礼仪将二世埋葬在杜县以南的宜春苑中。赵高命令子婴斋戒，到宗庙祭祀祖先，接受秦王的印玺。斋戒五天后，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密谋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死了二世皇帝，担心群臣诛杀他，就假借道义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竟然和楚国约定，消灭秦国宗室之后在关中自立为王。现在他让我斋戒祭祖，这是想要趁机在宗庙里杀死我。我借口生

病不去，丞相一定会亲自来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杀死他。”赵高派人请了子婴几次，子婴都不去，赵高果然亲自来了，说：“宗庙祭祀是重要的事情，大王怎么能不去呢？”子婴就在斋戒的宫室里将赵高刺杀，然后诛灭赵高的三族在咸阳示众。子婴做秦王四十六天，楚将沛公打败秦军进入武关，于是驻扎在霸上，派人与子婴约定投降。子婴就用丝绳系住脖子，乘坐白马素车，捧着天子的印玺和符节，在轵道旁投降。沛公于是进入咸阳，封闭宫室府库，回到霸上驻扎。过了一个多月，诸侯的军队到了，项籍是诸侯联军首领，把子婴和秦国众公子的宗族全部杀光。最终他屠戮咸阳城，将宫室烧掉，俘虏当地的年轻女子，劫掠宫中的珍宝财物，和诸侯瓜分了。秦国灭亡以后，其领土被一分为三，封给雍王、塞王、翟王，号称三秦。项羽是西楚霸王，主管分封天下立诸侯王，秦朝终于灭亡了。五年以后，汉朝统一天下。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助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垂：同“陲”，边境。】。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贾生：贾谊。】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耰：同“耨”，用于碎土的农具。】白梃，望屋而食【望屋而食：指行军不带粮草，就地取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寤：同“悟”。】。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伯翳，曾经在唐尧和虞舜之时建立功勋，受封土地获赐姓氏。其宗族到夏朝和商朝时候逐渐衰微。到周朝衰败

后，秦国兴起，在西部边境建立城邑。自繆公以来，秦国逐渐蚕食诸侯，最后成就始皇的伟业。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超过五帝，统治的国土超过三王，以和三王五帝相提并论为羞耻。贾生的论述太好了！他说：

秦国兼吞诸侯在山东地区的三十多个郡，修缮渡口和关隘，占据险峻的要塞，训练士兵来防守国土。然而陈涉凭借几百个散乱的戍卒，举起双臂大喊一声，不用弓箭矛戟等兵器，只用农具和木棍，就地取食，横行天下。秦人有险要地形却不能固守，有关隘桥梁却不能封锁，有长柄矛戟却不能刺杀，有强弓劲弩却不能射击。楚国的军队深入腹地，在鸿门交战，竟然没有遇到像越过篱笆一样的困难。当时山东大乱，诸侯并起，豪杰俊才相继称王。秦国派遣章邯率军东征，章邯在外利用手中的重兵进行要挟，向朝廷谋取私利。群臣不讲信用，可以从这件事看清楚了。子婴被立为王，最终也没有醒悟。如果子婴具备普通的才能，只要得到中等才能的辅臣，即使山东叛乱，秦国的故地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人。】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罢：通“疲”。】，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地背靠群山，有黄河环绕，以此固守，是四面都有屏障的

国家。自繆公以来，一直到秦王，二十多个君主，曾经称雄于诸侯。难道秦国世代都有贤君吗？是其地理形势所决定的。何况天下诸侯曾经同心协力攻打秦国了。在这个时候，贤人和智者同时涌现，优秀的将领统率士兵，贤明的宰相进献谋略，然而因为险峻的地形而不能前进，秦国却可以对各国军队敞开关塞使其深入腹地，结果上百万的士兵败退而覆灭。难道是因为六国的武力和智慧不够吗？这是因为地形不利，形势不便。秦国将小邑合并为大城，在险要的地方驻军防守，高筑营垒不去交战，封闭关口拒守险隘，士兵手持长矛戍守。诸侯以平民的身份起兵为了利益而结盟，并不具备帝王的德行。他们之间的交情并不深厚，下属也并非诚心归服，名义上是为了消灭秦国，实际是为了从中获利。当他们看见秦国地势险阻，很难进犯，一定会撤军。如果秦国休养生息，等待诸侯自行衰败，再收养和扶助其贫弱的子民，来向大国之君发号施令，不愁不在四海之内施展抱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自己却被擒获，是因为他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

秦王足己【足己：自以为是。】 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雍：通“壅”。】 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五序：公、侯、伯、子、男五爵，代指分封诸侯。】 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

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yáo 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连衡：也作“连横”，与“合纵”都是战国时期的主要外交战略。在地理形势上，秦国位于最西方，六国在东方分居南北，东西为横，南北为纵，因此六国联合抗秦称合纵，秦国分化合纵而各个击破六国称连横，并称“纵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王自以为是，不向大臣咨询问题，于是犯下错误也不知道改正。二世继承了这一错误，沿袭而不改悔，凶狠残暴的做法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援，危殆无助。以上三位君主迷惑而终身没有醒悟，最终亡国，不也是正常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和明白事理的人，然而人们都不敢竭尽忠心纠正错误的原因，正是由于秦国的风俗中有很多禁忌，好话还没有完全说出口而自己就已经被杀害了。因此全天下的人，都侧耳倾听，叠足站立，闭口不言。所以三位君主违背正道，忠诚的大臣不敢进谏，智慧的谋士不敢献策，天下已经混乱，坏事不向朝廷禀告，难道不可悲吗？古代圣王知道受到蒙蔽会损害国家，所以设置了公卿、大夫、士，来整饬法令，设置刑罚，因而天下太平。国势强盛的时候，能够禁止暴行，讨伐叛乱，使天下人臣服。国势衰弱的时候，五霸四处征讨，使诸侯顺服。国势更加衰微的时候，对内加强守备，对外依附强国，使国家得以残存。所以秦国强盛的时候，用严刑酷法使天下震慑；等到衰弱的时候，就导致百姓怨恨和海内反叛了。所以周朝分封诸侯推行正道，而延续一千多年也没有断绝。秦国把根本和末节都失去了，因此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国家安危的统绪已经背离了。民间有句谚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君子治理国家，会观察远古的得失，考察当代的所为，参考世间的人情，明白兴衰的道理，考虑变化的形势，懂得取舍，适时改革，所以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了。

秦孝公占据殽山和函谷关，拥有雍州地区，君臣固守国土而窥探周王室，有席卷天下、征服世界、囊括四海的意图，以及吞并八方的心愿。在那个时候，商君辅佐他，对内设立法度，重视农耕和纺织，以及整修战备，对外连横而与诸侯争斗，这样秦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册：同“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qūn巡xún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zú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鹵【鹵：通“櫓”，大盾。】。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孝公去世以后，惠王、武王继承原有的基业，沿袭遗留的策略，向南兼并汉中，向西攻打巴、蜀，向东割占肥沃的土地，夺取险要的郡县。诸侯感到害怕，结盟而商量削弱秦国的方法，不吝惜奇珍异宝和肥美的土地，来招揽天下的士人，缔结合纵联盟，彼此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公子，都是英明智慧而忠诚守信的人，为人宽厚而爱护他人，尊敬贤士而重视人才，

相约合纵来破坏连横，集合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兵众。当时六国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样的人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样的人传递意见，有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样的人统领军队。诸侯经常凭借十倍于秦国的土地，上百万人的兵众，敲击函谷关而进攻秦国。秦人打开关口迎敌，九国的军队徘徊逃遁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消耗一兵一卒，就已经让天下诸侯处于困境之中。于是合纵盟约宣告瓦解，诸侯争相割让土地进献给秦国。秦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利用各国的短处，追赶逃亡的敌人，杀敌百万，流出的鲜血足以使盾牌漂浮起来。秦国借助有利条件，宰割天下，划分山河，强大的国家请求归顺，弱小的国家入朝进贡。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这两位秦王在位时间短，国家太平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镞，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谁何：盘查。】，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瓮牖绳枢：破瓮为窗户，草绳为门轴，形容家境贫穷。】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yī 顿之富，蹊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什伯：军中以十人为什，百人为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景：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到秦王在位时，继承六代先王留下的伟业，举起长鞭而统治全国，吞并东西二周而消灭诸侯，登上至尊的帝位而控制天地四方，手持鞭杖来笞打天下，声威震动四海。秦王向南攻取百越地区，设置桂林、象郡，百越的君主都低下头，用绳索系住脖子，把性命交给下级官吏。秦王又派蒙恬到北方修筑长城，以此为防御的屏障，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武士不敢挽弓复仇。这时秦王废弃古代圣王的法则，焚烧诸子百家的典籍，以此愚弄百姓。他摧毁名城，杀死豪杰，收聚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后铸成编钟，以及十二个铜人，以此削弱黔首的反抗力量。然后他劈开华山为城垣，利用黄河为渡口，占据高达亿丈的城池，俯视深不可测的山谷来固守。优秀的将领以强劲的弓弩把守在要害的地方，忠诚的大臣和精锐的士兵手持利刃来盘查过往行人，天下因此安定。秦王的心里，以为关中的坚固，就像千里金城，子孙可以世代继承帝王的功业。

秦王死后，余威震慑远方。陈涉，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事佣耕杂役的人，又是被迁徙的刑徒，才能比不上一个普通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明，也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跻身于行伍之间，在士卒之中崛起，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卒，带着几百个人，转过身攻打秦国。他们砍伐树木制作兵器，高举竹竿作为旗帜。天下人聚集响应，携带着粮食，如影相随，山东豪杰同时起兵而灭掉了秦国宗族。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铤【铤：同“铄”，锋利。】于句戟长铍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

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八州：天下九州，秦属雍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骹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huī，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xiàng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力政：以武力征伐。政，通“征”。】，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况且当时秦朝的天下并不弱小，雍州的土地，骹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和以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等国的君主尊贵；粗糙的农具，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贬谪到边疆戍守的士卒，并不能与九国的军队抗衡；深谋远虑，和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过去的谋士。然而成败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建立的功业也截然相反。使者以山东六国的势力与陈涉比较优劣，无论是权势还是力量，都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国凭借一块很小的国土，只有一千辆兵车的力量，让八州诸侯前来朝见与自己地位相同的秦王，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百多年了。此后秦国将天地四方视为私产，把骹山和函谷关设为宫殿，一个人起来发难而使宗庙都被毁灭，自己也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不施行仁义而使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秦国吞并四海之内，统一天下诸侯，面向南方称帝，安抚国内百姓，天下的士人都欣然归向教化，产生这样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近古以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帝王统一天下了。周朝逐渐衰败，五霸已经去世，天子的政令不能通行于天下，所以诸侯通过武力对外征战，强国侵略弱国，人多欺负人少，战乱不断，

百姓疲惫。现在秦王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这就在上面有了一个天子。芸芸众生都希望能安居乐业，没有人不虚心敬仰天子。在这个时候，保持威势，巩固基业，就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了。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秦王怀有贪婪卑鄙的心，运用独断专行的智慧，不信任有功之臣，不亲近士人百姓，废弃先王的法度，树立个人的权威，查禁图书而施行严刑酷法，把权术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德和道义放在后面，以凶狠残暴为统治天下的序幕。兼并天下的人崇尚权术和武力，安定天下的人主张顺应形势，这就是说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是不同的。秦国结束战国时代而称王于天下，可是治道不变，政令不改，这就是取天下和守天下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只身一人占有天下，因此灭亡也为期不远了。假使秦王能够参考上古的事情，以及商朝和周朝的历史，来制定治国的政策，后世即使有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出现危亡的灾难。因此三王建立天下，名号显扬善美，功业长久流传。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shù 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áo 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缟素：指丧服。】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收帑：将罪犯的妻儿贬为官奴的刑罚。】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振：同“赈”。】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

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谨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

现在秦二世继位，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而观望他的政策。受冻的人渴望粗布短衣而挨饿的人渴望粗茶淡饭，天下人的呼声，就是新皇帝的资本。这就是说对劳苦民众的愿望很容易用仁政来满足。假如二世具有普通君主的德行，并且任用忠臣贤士，君臣同心而忧虑四海之内的愁苦，在守丧期间能够纠正先帝的错误，把土地分给百姓，并且分封功臣的后代，建立封国设置国君来礼敬天下人，空出监狱而免除酷刑，废除罚没官奴和污人身体的刑罚，让罪犯各自返回家乡，打开国库，散发钱财，赈济孤独穷困的人，减轻赋税和徭役，帮助百姓走出困境，减轻刑法来延续前面的政策，使天下的百姓都能重新做人，改善品行，各自谨慎地约束自己，满足万民的愿望，再用威势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定了。在四海之内，都欣然安居乐业，只怕发生变乱，即使有狡猾的人，也不会产生背叛皇帝的想法，那么不法的奸臣就不能掩饰他的阴谋，而暴乱的恶行也可以制止了。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牧民：统治人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二世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更加暴虐无道，毁坏宗庙，伤害臣民，又开始修建阿房宫，制定严刑酷法，官吏处理政务十分严苛，奖赏和惩罚不适当，赋税和徭役无限制，天下事情繁多，官吏无法处理，百姓贫困而君主不能安抚。此后奸邪诈伪之人同时作乱，全国上下相互隐瞒，获罪的人越来越多，受刑被杀的人堵住了道路，而天下人深受其苦。自君卿以下到平民百姓，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处在穷困苦难之中，都不能安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容易动摇。因此陈涉不需要具有商汤和周武王的才能，也不需要具有公侯的地位，只在大泽乡举起手臂，天下人就群起响应了，这是因为民众感到处境危险。所以古代圣王能够洞察事物的变化发展，从中得知国家存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只在于使其安定罢了。天下即使有倒行逆施的臣子，也一定不会得到人民的响应了。所以说“生活安定的民众可以对其推行仁义，而处境危险的民众容易与其为非作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自己却不能免于被杀戮，正是因为挽救危亡的方法不正确。这是二世的错误。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峙zhì。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宪公：《秦本纪》误作“宁公”。】 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阳。初伏，以御蛊【蛊：这里指伤人的热毒邪气。】。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志：记载。】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繆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学著人【著人：门屏间的侍卫。】。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訇qǔ 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毕公：《秦本纪》作“哀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僖公：即景公。】西。城雍。生刺龚公。

刺龚公【刺龚公：《秦本纪》作“厉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栢lì 圉氏。生灵公【生灵公：灵公为怀公之孙。】。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肃灵公：即灵公。】，昭子【昭子：怀公太子，未继位。】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囂圉。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秦本纪》作“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zhǐ 阳。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市：集市。】。十年，为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华：开花。】。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郿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生十二年：本篇前文称“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

襄公即位，在位十二年。开始修建西畴。埋葬在西垂。生下文公。

文公即位，居住在西垂宫。在位五十年去世，埋葬在西垂。生下静公。

静公还没有即位就去世了。生下宪公。

宪公在位十二年，居住在西新邑。死后，埋葬在衙邑。生下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在位六年，居住在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个人，率领盗贼在鄙衍将出子杀害，埋葬在衙邑。武公继位。

武公在位二十年。居住在平阳封宫。埋葬在宣阳聚东南。三个庶长伏法被诛。德公继位。

德公在位二年。居住在雍邑大郑宫。生下宣公、成公、繆公。埋葬在阳邑。开始设置伏日，来禳除暑热瘟疫。

宣公在位十二年。居住在阳宫。埋葬在阳邑。开始记载闰月。

成公在位四年，居住在雍邑的宫中。埋葬在阳邑。齐国讨伐山戎、孤竹。

繆公在位三十九年。天子给予霸主的名号。埋葬在雍邑。繆公向门屏间的侍卫学习。生下康公。

康公在位十二年。居住在雍邑高寝。埋葬在驹社。生下共公。

共公在位五年。居住在雍邑高寝。埋葬在康公陵墓以南。生下桓公。

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居住在雍邑太寝。埋葬在义里丘以北。生下景公。

景公在位四十年。居住在雍邑高寝。埋葬在丘里以南。生下毕公。

毕公在位三十六年。埋葬在车里以北。生下夷公。

夷公没有即位。去世后，埋葬在左宫。生下惠公。

惠公在位十年。埋葬在车里。生下悼公。

悼公在位十五年。埋葬在景公陵墓以西。在雍邑筑城。生下刺龚公。

刺龚公在位三十四年。埋葬在入里。生下躁公、怀公。刺龚公十年，彗星出现。

躁公在位十四年。居住在受寝。埋葬在悼公陵墓以南。躁公元年，彗星出现。

怀公从晋国返回。在位四年。埋葬在栢圉。生下灵公。群臣围攻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是昭子的儿子。居住在泾阳。在位十年。埋葬在悼公陵墓以西。生下简公。

简公从晋国返回。在位十五年。埋葬在景公陵墓以西。生下惠公。简公七年，百姓开始带剑。

惠公在位十三年。埋葬在陵圉。生下出公。

出公在位二年。出公自杀，埋葬在雍邑。

献公在位二十三年。埋葬在囂圉。生下孝公。

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埋葬在弟圉。生下惠文王。孝公十三年，开始建都咸阳。

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埋葬在公陵。生下悼武王。

悼武王在位四年。埋葬在永陵。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埋葬在茝阳。生下孝文王。

孝文王在位一年。埋葬在寿陵。生下庄襄王。

庄襄王在位三年。埋葬在茝阳。生下始皇帝。吕不韦为丞相。

献公即位七年，开始设置市场。十年，建立户籍，以五户为一伍。

孝公即位十六年，当时桃树和李树在冬季开花。

惠文王出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二年，开始发行钱币。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说“秦国将要称王”。

悼武王出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三年，渭水呈现红色三天。

昭襄王出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四年，开始废除原有田界。

孝文王出生后五十三年即位。

庄襄王出生后三十二年即位。即位二年，攻取太原地区。庄襄王元年，实行大赦，嘉奖先王时期的功臣，施行恩德厚待宗室至亲，对百姓推行仁惠。东周和诸侯图谋秦国，秦国派相国吕不韦将其灭掉，完全吞并其国土。秦国没有断绝周朝的祭祀，把阳人地赐给周君，让他供奉周朝的祭祀。

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埋葬在郿邑。生下二世皇帝。始皇出生后十三年即位。

二世皇帝在位三年。埋葬在宜春。赵高担任丞相，封安武侯。二世出生后二十一年即位。

以上是秦襄公到二世的世系，一共六百一十年。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班固曰【班固曰：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诏问班固《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是否得当，班固上表陈述秦亡之过，并且评论贾谊之语。《史记》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窜入了其他文字。班固是东汉史学家，其年代比司马迁晚一百多年。除本篇外，《孝武本纪》《外戚世家》《三王世家》《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篇也有不同程度的窜入文字。】：

周历【历：历数，命数。】 已移，仁不代母【仁不代母：五行相生为母子关系，仁者建立的王朝，不应与前一王朝是母子关系。汉武帝时确立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均为相克关系。西汉末讖纬家又以周为木德，汉为火德，木生火，为母子。班固认为汉朝为仁者所建，不应为周所生。这反映的正是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学术观点，而不同于司马迁时代的思想。】。秦直其位，吕政【吕政：指秦始皇，传言他是吕不韦之子。】 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

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酈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畜鸣：意思是说说话来像牲畜。】。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孝明皇帝十七年（74年）十月十五日乙丑，班固说：

周朝气数已尽，仁者不与前朝为母子。秦朝处在这个位置，吕政残酷暴虐。然而他能在十三岁的时候，以诸侯的身份，兼并天下，放纵情欲，抚养宗族。他在位三十七年，兵锋无处不在，制定政令，传给以后的帝王。他大概得到了圣人的威势，黄河之神授予他图书，身据狼星、狐星，脚踏参星、伐星，上天帮助他驱除暴乱，最终号称始皇。

始皇去世以后，胡亥非常蠢钝，酈山陵墓还没有完工，又要修建阿房宫，只为完成始皇的遗命，他说：“凡是尊贵而拥有天下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大臣怎么能试图废除先帝所做的事情呢？”他诛杀李斯、冯去疾，任用赵高。他的话实在令人心痛啊！他长着人的头，却发出牲畜的叫声。没有威势就不能自夸，罪恶不深重就不会轻易灭亡，最终帝位无法保留，残酷暴虐只能让在位的时间更加短暂。秦国虽然占据了有利地形，却还是不能保全。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绂：蔽膝，代指祭服。】，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怵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

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真人：指刘邦。】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郑伯茅旌鸾刀：《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伐郑，郑襄公袒露上身，左手持茅旌，右手持鸾刀，亲自出迎谢罪。茅旌，旌旗。鸾刀，祭祀时割牲肉的刀。】，严王【严王：楚庄王。东汉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庄为严。】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孤：指新君。】，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鄆xī【纪季以鄆：《左传·庄公三年》记载，纪季献出鄆邑投降齐国，后来纪国灭亡，鄆邑却延续了纪国的祭祀，因此《春秋》对其加以褒扬。】，《春秋》不名【不名：不称名，以示尊敬。】。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子婴按照次序得以继位，头戴玉冠，身穿华服，车上有黄色伞盖，百官跟随其后，前去祭拜宗庙。小人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位子，没有不恍然若失，偷安度日的，子婴却能够深谋远虑，与儿子商议权宜之计，就在门户之内，终于杀死狡猾的奸臣，为先君除掉了贼人。赵高死后，宾客和姻亲还没有悉数慰劳，饭还没有咽下，酒还没有沾唇，楚兵已经屠戮关中，真人已经降临霸上，子婴乘坐素车白马，用丝绳系住脖子，手捧符节和印玺，来向高皇帝归降。就像郑伯手持茅旌和鸾刀，楚庄王后撤七里一样。黄河决口就不能再堵住，鱼肉腐烂就不能再复原。贾谊、司马迁说：“假如子婴具有普通君主的才能，只得到中等才能的辅臣，山东即使发生叛乱，秦国的土地还是可以保全，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秦国常年积累的衰败局面，导致天下土崩瓦解，即使有周公旦一样的人才，也无法施展他的才智，却以此责备一个刚即位的新君，错误啊！民间传言罪恶起源于秦始皇，到胡亥

时达到登峰，这是有道理的。贾谊、司马迁又责备新君，说秦国的土地本来是可以保全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懂时势的变化。纪季献出鄫邑投降齐国，《春秋》不称其名以示褒扬。我读《秦纪》，读到子婴车裂赵高的时候，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果决，怜悯他的志向。子婴就死生大义而言，已经做得很好了。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本篇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本纪，记述了他一生的功过，涉及年代与《高祖本纪》多有重合，而记事更加详细，文字更加生动。尽管项羽没有称帝，却威震天下，分封诸侯，在秦汉之间承上启下，因此司马迁将他列入本纪。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季父：叔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以故：因此。】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他刚起兵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叔父名叫项梁，项梁的父亲就是楚将项燕，被秦将王翦杀死的那个人。项氏世代担任楚将，被封在项邑，因此姓项氏。项籍年少的时候，学写字不成，去学击剑，又没学成。项梁对他很生气。项籍说：“写字可以记姓名就足够了。击剑只能与一个人搏斗，这些都不值得学，我想学与一万人对抗的。”于是项梁就教项籍兵法，项籍十分高兴，大致了解兵法的主旨后，又不愿意学完。项梁曾经在栎阳被通缉，就请蕲县狱掾曹咎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因此事情得以了结。项梁杀人，和项籍到吴中躲避仇家。吴中贤能的士大夫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

有大规模的徭役和丧事的时候，经常由项梁主持办理，他暗中用兵法部署调度宾客和子弟，所以能够了解他们的才能。秦始皇帝巡游会稽，渡过浙江，项梁和项籍一同前去观看。项籍说：“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捂住他的嘴，说：“不许乱说，否则就要灭族了！”项梁因此觉得项籍非同寻常。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很有力气，能够举起大鼎，他的才能勇气超过常人，就连吴中子弟也都畏惧他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shùn 【眴：使眼色。】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的时候，陈涉等人在大泽乡起事。当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长江以西地区都造反了，这也是上天要灭亡秦朝的时机。我听说先行动就能控制别人，后行动则被别人所控制。我想要发兵，请您和桓楚带领。”当时桓楚逃亡到泽中。项梁说：“桓楚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只有项籍知道罢了。”项梁走出来，告诉项籍拿着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又走进，与郡守坐在一起，说：“请召见项籍，让他接受命令召回桓楚。”郡守说：“好。”项梁召唤项籍进来。没过多久，项梁对项籍使眼色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籍就拔出剑砍下郡守的头。项梁拿着郡守的头，身佩他的官印。门下的侍从大惊，陷入混乱，项籍杀死了几十上百

人。全府的人都被项籍所震慑，没有人敢反抗。项梁于是召集原来他所认识的有权势的官吏，告知他们所要做的大事，于是他调发吴中的士兵。他派人收编会稽郡下辖各县的士卒，得到精锐士兵八千人。项梁安排吴中的豪杰担任校尉、军候、司马。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任用，亲自去对项梁说。项梁说：“前不久有一件丧事让您主办，您没有能力办好，所以没有任用您。”众人于是都很佩服项梁。这时项梁担任会稽郡守，项籍为裨将，攻取下辖各县。

广陵人召shào 平于是为陈王【陈王：陈胜。】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广陵人召平当时为陈王攻取广陵，没有能够攻下。他听说陈王战败逃跑，秦兵又快要赶到了，就渡过长江假传陈王的命令，任命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召平说：“江东已经平定，赶快带兵西进攻打秦军。”项梁就派八千人渡过长江向西进发。他听说陈婴已经攻下东阳，就派使者想要与陈婴联合西进。陈婴这个人，原来是东阳令史，居住在县里，向来诚实谨慎，被称为忠厚之人。东阳少年杀死了他们的县令，相互聚集起几千人，想要选一个首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请陈婴来做首领。陈婴推辞却又无法拒绝，就被迫成为首领，县里追随他的人有二万人。少年想要推举陈婴称王，独树一帜以青巾裹

头。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从来没听说过你的祖先有谁地位显赫。现在你突然得到显赫的名号，不是好兆头。不如归附别人，事成还可以封侯，失败也容易逃脱，不会被世人指名道姓。”陈婴于是不敢称王。他对军吏说：“项氏世代为将领，在楚地非常有声望。现在想要做大事，没有称职的将领，是不行的。我们依靠名门大族，一定能让秦朝灭亡了。”于是众人都听从他的话，率领军队归附项梁。项梁渡过淮水，黥布、蒲将军也率领军队归附。项梁的军队一共有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阬：同“坑”，坑杀。】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鄴cháo 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蜂午：蜂起，纷然并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楚怀王孙心：楚怀王熊槐三十年（前299年）与秦昭襄王会盟被劫持，三年后死在秦国，当时其少子公子兰也已成年，而且距熊心被立为楚王有近百年之久，所以熊心与楚怀王不太可能只相隔两代，但一定是其嫡系后裔。】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xū 台yí 。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现在您在江东起兵，楚地将领纷然并起，都争相归附您，正是因为项氏世代担任楚将，认为您能够再立楚国后裔为王。”这时项梁认为范增的话很有道理，就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后代熊心，他正在给人放羊，项梁立他为楚怀王，顺从人民的愿望。陈婴担任楚国的上柱国，封地为五个县，和怀王在盱台建都。项梁自称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与国：盟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郿yōng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过了几个月，项梁领兵攻打亢父，与齐将田荣、司马龙且的军队援救东阿，在东阿大败秦军。田荣当时领兵返回，驱逐齐王田假。田假逃到楚国。田假的相国田角逃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原本是齐将，留在赵国不敢回去。田荣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项梁已经打败东阿地区的秦军，于是追击秦军。他多次派使者到齐国，想要让齐军与自己一同西进。田荣说：“如果楚国杀死田假，赵国杀死田角、田间，我就出兵。”项梁说：“田假是盟国的王，困窘时来投靠我国，我不忍心杀死他。”赵国也不杀田角、田间，以此与齐国做交易。齐国始终不肯发兵帮助楚国。项梁派沛公和项羽率领另外一支军队攻城阳，屠戮那里。楚军向西在濮阳以东打败秦军，秦军收兵退到濮阳城内。沛公、项羽于是攻打定陶。定陶还没有攻下，楚军就离开了，向西攻取土地，到达郿丘，大败秦军，斩杀李由。回军攻打外黄，没有攻下。

项梁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

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hán 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馥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甬道：两旁有遮蔽物的通道。】而输之粟。陈馥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项梁在东阿发兵，向西进军，临近定陶，再次打败秦军，项羽等人又斩杀了李由，使项梁越来越轻敌，露出骄傲的神色。宋义于是劝谏项梁说：“打了胜仗而将领和士兵骄傲懈怠的军队一定会失败。现在士兵有些懈怠了，秦兵一天比一天多，我为您感到担心。”项梁不听。他就派宋义出使齐国。宋义在路上遇到齐国使者高陵君田显，说：“您要去见武信君吗？”高陵君说：“是的。”宋义说：“我认为武信君的军队一定会失败。您慢些去就能避免一死，走得太快则大难临头。”秦国果然发动全部兵力增援章邯，攻打楚军，在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沛公、项羽离开外黄攻打陈留，陈留坚守不能攻下。沛公、项羽相互商量说：“现在项梁的军队已经被打败，士兵恐慌。”于是他们和吕臣的军队一起领兵向东进发。吕臣驻扎在彭城以东，项羽驻扎在彭城以西，沛公驻扎在砀县。

章邯击败项梁的军队以后，就认为楚地的士兵不值得忧虑，于是渡过黄河去攻打赵国，大破赵军。在这个时候，赵歇是赵王，陈馥是将军，张耳是相国，都逃进钜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围攻钜鹿，章邯驻扎在钜鹿以南，修筑甬道而运输粮食。陈馥担任将军率领几万人而驻扎在钜鹿以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河北之军。

楚军在定陶被打败以后，楚怀王很恐慌，从盱台来到彭城，合并项羽、吕臣的军队亲自率领。他任命吕臣为司徒，任命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他又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率领砀郡的士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jǐ 虱shī。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很：违逆，执拗。】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戮力：合力，并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shū，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sào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枝梧：抗拒。】。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

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当初，宋义所遇到的齐国使者高陵君田显在楚国军中，见到楚怀王说：“宋义认为武信君的军队一定会失败，过了几天，他的军队果然失败了。军队还没有作战却预先见识失败的征兆，这可以说是精通兵法了。”楚怀王召见宋义与他议事，因而非常赏识他，就任命他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担任次将，范增担任末将，前去援救赵国。各路将领都隶属于宋义，宋义号称卿子冠军。大军行进到安阳，停留四十六天没有前进。项羽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围困在钜鹿，应该赶快渡河，楚军在外面进攻，赵军在里面响应，就一定能打败秦军了。”宋义说：“不是这样。可以叮咬牛的虻却不能对付虻虱。现在秦军攻打赵军，取胜也会全军疲惫，我们可以利用对方的弱点；秦军不能取胜，我们就领兵击鼓西进，就一定能够灭掉秦国了。因此不如先让秦、赵两军相斗。身披甲冑，手执利器，冲锋杀敌，我不如您；静观形势，谋划策略，您不如我。”宋义于是向军中下令说：“像虎一样凶猛，像羊一样执拗，像狼一样贪婪，倔强不听从指挥的人，一律斩首！”宋义于是派他的儿子宋襄去辅助齐国，亲自送他到无盐，设酒宴大会宾客。当时天气寒冷下大雨，士兵受冻挨饿。项羽说：“将要合力攻打秦军，却长时间停留在这里不前进。现在遇到饥荒，百姓贫困，士卒只能吃芋头和豆子，军中没有存粮，宋将军却设酒宴大会宾客，不领兵渡河在赵国寻找食物，和赵军合力攻打秦军，却说‘利用对方的弱点’。凭借秦国的强大，进攻刚建立的赵国，一定会灭掉赵国。赵国被灭掉而秦国变强大，还有什么弱点可以利用呢！况且我国的军队刚被打败，怀王坐不安稳，将国内全部兵力都交给宋将军，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战。现在他不体恤士兵，却谋取私利，不是国家的忠臣。”项羽在清晨拜见上将军宋义，就在上将军的帐幕中砍下宋义的头，走出来向军中下令说：“宋义和齐国谋划反对楚国，楚怀王暗中命令我诛杀他。”在这个时候，众将领都被震慑，没有人敢抗拒。众人都说：“创建楚国的，是将军一家。现在将军诛杀了叛乱之人。”将士共同推举项羽为代理上将军。项羽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追到齐

国，将他杀死。项羽派桓楚向怀王报告。怀王就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都隶属于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馥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zèng 【釜甑：煮炊食物的器具。】，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陈仁锡：「白起杀降，后世兵家者流亦恶之。秦亡之亟，起与有力焉。籍方欲诛无道秦，乃坑降卒至二十余万，其斩刈之惨，复一秦耳，何以慰斯民之望哉！」杨慎：「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踞，将噬者爪缩。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辕门：将帅军营的大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项羽杀死卿子冠军以后，声威震慑楚国，名望传遍诸侯。他就派当阳君、蒲将军率领士兵二万人渡过黄河，援救钜鹿。取得一些胜利，陈馥又向项羽请求援兵。项羽就率领全军渡河，他们凿沉船只，砸破炊具，烧毁营舍，携带三天的口粮，以此表示要拼死决战，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于是军队刚到就围住了王离，与秦军相遇，九次交战，截断对方的甬道，大破敌军，杀死苏角，俘获王离。涉间不向楚军投降，自焚而死。

在这个时候，楚军勇冠诸侯。诸侯派兵援救钜鹿的有十几处营寨，没有人敢轻易出战。等到楚军攻打秦军的时候，各路将领都站在

营垒上观望。楚军战士都以一敌十，楚兵的呐喊声震撼天际，诸侯军中没有人不胆战心惊。于是楚军打败秦军以后，项羽召见诸侯将领，进入辕门的时候，都跪在地上爬行，没有人敢仰视项羽。项羽从此开始成为诸侯联军的上将军，诸侯都听命于他。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司马门：皇宫的外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嫉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馥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阬马服【马服：指赵括。赵奢封马服君，其子赵括袭爵。】，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塞责：敷衍，推卸责任。】，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却【内却：内部的仇怨。】，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斧质，妻子为僇lù乎？”章邯狐疑【狐疑：犹豫。】，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汧水上，大破之。

章邯的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的军队驻扎在漳水以南，两军对峙，还没有交战。秦军多次退却，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很害怕，派长史司马欣向朝廷请示。来到咸阳，司马欣停留在司马门三天，赵高不接见他，有不信任的意思。长史司马欣很害怕，逃回军中，不敢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去追赶他，没有追上。司马欣回到军中，向章邯报告说：“赵高在朝中当政，下面没有人敢擅自行动。现在作战能

够取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作战不能够取胜，一定免不了死。希望将军仔细考虑。”陈馥也写信给章邯说：“白起担任秦将，向南征讨鄢、郢，向北坑杀马服君，攻城略地，战功不可计数，可是最后被赐一死。蒙恬担任秦将，向北驱逐戎狄，开辟榆中几千里的疆土，最后在阳周被斩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功劳太多，秦国不能封赏，就论罪诛杀他们。现在将军担任秦将三年了，所损失的士兵数以十万计，而诸侯同时起兵，并且越来越多。那个赵高平时借助谄媚当权很久了，现在形势危急，他也担心二世诛杀他，所以想要论罪诛杀将军来推卸责任，派人取代将军来摆脱灾祸。将军在外征战的时间太久，与朝中的人多有仇怨，有功会被诛杀，无功也会被诛杀。况且上天将要灭亡秦国，无论是愚钝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将军在内不能直言进谏，在外是个亡国之将，孤立无援却想要长久存活，难道不可悲吗！将军为什么不回军与诸侯联合，相约共同攻打秦国，分割秦国的土地称王，面向南方称孤道寡？这与自己俯身被诛，妻儿惨遭屠戮相比，哪个更好呢？”章邯犹豫不决，暗中派军侯始成出使项羽军中，想要约定反秦。盟约还没有缔结，项羽就派蒲将军日夜兼程领兵渡过三户津，驻扎在漳水以南，与秦军交战，再次打败秦军。项羽率领全军将士在汙水进攻秦军，大破秦军。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期：约定日期。】 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无状：没有礼貌。】，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

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凌稚隆：「先入关者王之，怀王之约也。沛公先定关中，则当王关中。增乃劝羽杀之，目无怀王矣。他日羽之行弑，增未必不与谋也。」

章邯派人去见项羽，想要缔结盟约。项羽召集军吏商量说：“军中粮少，我想要批准与他们缔结盟约。”军吏都说：“好。”项羽就与章邯约定日期在洹水以南的殷虚见面。缔结盟约以后，章邯见到项羽而流下眼泪，对他说赵高的坏话。项羽就立章邯为雍王，将他安置在楚国的军中。项羽任命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秦军在前面行进。

到达新安时，诸侯将士过去曾经服徭役或屯戍边疆而路过秦地，秦地官兵对他们大多很无礼，等到秦军投降诸侯，诸侯将士大多借着战胜的机会像对待奴隶和俘虏一样役使他们，随意羞辱秦军官兵。秦军官兵大多在私下议论说：“章将军等人欺骗我们投降诸侯，现在能够入关攻破秦国，当然很好；假如不能，诸侯俘虏我们到东方，秦国一定会将我们的父母妻儿全部处死。”各路将领们隐约听说了这些议论，报告项羽。项羽于是召来黥布、蒲将军谋划说：“秦军官兵人数众多，他们心里不服，到达关中还是不听号令，情况就危险了，不如出击杀掉他们，而只与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进入秦地。”于是楚军在夜里在新安城南将秦军降卒二十多万人全部坑杀。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望其气：

观看云气预测吉凶的一种方术。】，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诸侯进军攻取秦地。函谷关有重兵把守，军队不能进去。项羽又听说沛公已经攻破咸阳，非常生气，派当阳君等人攻打函谷关。项羽于是进入关中，来到戏水以西。沛公驻扎在霸上，没能和项羽相见。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任命子婴为相国，把全部奇珍异宝据为己有。”项羽非常生气，说：“明天早晨犒劳士兵，为了打败沛公的军队！”在这个时候，项羽的士兵有四十万人，驻扎在新丰鸿门，沛公的士兵只有十万人，驻扎在霸上。范增劝项羽说：“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图财货，喜爱美女。现在进入关中，不收取财物，不亲近妇女，由此看来他的志向一定不小。我派人观望他头上的云气，都是龙虎之形，呈现五种颜色，这是天子的云气。赶快进攻，不要失去机会。”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留侯：张良在汉朝建立以后的封号。】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韩王：韩成，最后被项羽所杀。】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鲋zōu 生【鲋生：肤浅之人。】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项王：此时项羽尚未称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原

伯【伯：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项伯名缠，伯是字。古人在社交场合互称其字以示尊敬，直呼其名则为不敬。】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楚国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他和留侯张良一向关系很好。张良当时跟随沛公，项伯就在夜里骑马到沛公的军中，私下会见张良，把情况全部告知，想要叫张良和他一起离开。项伯说：“不要跟他们一起死。”张良说：“我为韩王护送沛公，沛公现在有急难，我逃走是不仁义的，不能不告诉他。”张良于是进去，把情况全部告知沛公。沛公大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谁给大王出的这个主意？”沛公说：“一个小人劝我说：‘拒守函谷关，不要放诸侯进来，就可以在完全占有秦地而称王。’因此我听信了他的话。”张良说：“大王估计自己的士兵能够抵挡项王吗？”沛公沉默片刻，说：“当然不能抵挡，那又能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就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沛公说：“您怎么会与项伯有交情呢？”张良说：“秦朝的时候，项伯和我有交往，他杀了人，我救了他一命。现在情况危急，所以幸亏他来告诉我。”沛公说：“项伯与您相比，谁的年纪大？”张良说：“他比我年纪大。”沛公说：“您替我把他叫进来，我要以兄长的礼节待他。”张良出去，邀请项伯。项伯就进去见沛公。沛公捧着酒杯祝福项伯长寿，相约为儿女亲家，说：“我进入关中，财物分毫不敢接受，将官吏民众登记在册，封存府库，并且等待将军的到来。我派将领把守关隘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出入以及发生意外。我从早到晚盼望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项伯兄向将军详细说明我不敢背弃恩德。”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天不能不早点过来亲自向项王道歉。”沛公说：“好。”于是项伯又连夜离去，回到军中，把沛公的话全部报知项王，随即对他说：“沛公不先攻破关中，您怎么能轻易进来呢？现在人家立下大功却要攻打他，是不道义的，不如趁机善

待他。”项王答应了。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隙：裂痕，引申为矛盾。】。”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xiàng【乡：同“向”。】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玉玦：有缺口的玉环，表示决绝。】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若：代词，你。】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陈仁锡：「人臣之义无私交，项伯不忠，为子房用，因为沛公用，以致养虎遗患，蹙灭项氏，罪无容逭矣。然虽项伯之卖国，亦由羽之疏慢其亲臣，而沛公之能得人心也。」又曰：「项伯之贰于羽，以羽之王章邯也。项梁，羽季父，伯亦羽季父。邯杀梁而羽王邯，伯之心始寒矣。纪首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末云『皆项氏，赐姓刘氏』，罪项王也，罪项王之堕其宗也。」

沛公在第二天带领一百多骑兵来见项王，到达鸿门，谢罪说：“我和将军合力而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然而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够先入关打败秦军，得以在这里再次见到将军。现在有小人的进谗言，使将军和我产生矛盾。”项王说：“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会来到这里？”项王当天就留下沛公一同宴饮。项王、项伯朝东而坐。亚父朝南而坐。亚

父，就是范增。沛公朝北而坐，张良朝西陪坐。范增多次对项王使眼色，多次举起自己所佩戴的玉玦向项王示意，项王沉默不回应。范增起身，出去找来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够狠心，你进去上前敬酒，敬酒之后，请求舞剑，趁机袭击座位上的沛公，把他杀死。这样的话，你们都将被他所擒获。”项庄就进去敬酒，敬酒之后，说：“君王和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以取乐，请让我舞剑。”项王说：“好。”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总是用身体保护沛公，项庄没有机会袭击沛公。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kuài。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chēn目【瞋目：瞪眼。】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跽：双膝跪地，上身挺直。古人席地而坐，臀部坐在小腿上。“跽”指半起身，可以拱手表示敬意。项羽“按剑而跽”，是表示警惕，随时可以起身格斗。】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参乘：陪乘的人。古代乘车，御者居中，尊者在左，参乘在右。】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zhì肩【彘肩：猪前腿。】。”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dàn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这时张良来到军门，见到樊哙。樊哙说：“今天的情况怎么

样？”张良说：“非常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用意在于刺杀沛公。”樊哙说：“这太紧急了，请让我进去，与他们拼命！”樊哙立即带剑持盾进入军门。交戟守门的卫士想要阻拦不让他进去，樊哙侧过他的盾撞过去，卫士倒在地上，樊哙于是进入大帐，他揭开帷幕朝西站立，瞪着眼睛看着项王，头发向上竖起，眼眶都要破裂了。项王立即伸手握住宝剑，挺直了上身说：“客人是干什么的？”张良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王说：“壮士，赐给他一杯酒。”侍卫就给他盛满一斗酒的大杯。樊哙拜谢后，起身，站着一饮而尽。项王说：“赐给他猪腿。”侍卫就给一只生猪腿。樊哙将盾放倒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上，拔出剑来切肉吃。项王说：“壮士，还能再饮酒吗？”樊哙说：“我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拒绝一杯酒呢！那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就像担心杀不尽一样，用刑就像担心不够重一样，天下人都背叛了他。怀王和众将领约定说：‘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现在沛公率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财物分毫不敢接受，还封闭宫室，回到霸上驻扎，以此等待大王到来。派将士把守关口的原因，是防备别的盗贼出入和发生意外。像这样劳苦而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奖赏，而且听信闲言碎语，想要诛杀有功的人。这只是在重走灭亡的秦朝的老路罢了，我私下里认为大王的做法不可取。”项王不能回应，只是说：“请坐。”樊哙在张良旁边坐下。坐了不久，沛公起身上厕所，顺便叫樊哙出来。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刀俎：刀和砧板。】，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大王：刘邦当时也尚未称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酈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

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sháo，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足下：对上级的尊称，后来多用于称呼同辈。】；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大将军：指范增。】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竖子：奴仆，多用于骂人。】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沛公出去以后，项王派都尉陈平叫沛公回来。沛公说：“我们现在出去，没有辞行，怎么办呢？”樊哙说：“做大事就不要顾及小的礼数，持大节就不要回避小的责备。现在别人是刀和砧板，我们是待宰割的鱼和肉，还告辞做什么？”于是离去。沛公临走时命令张良留下道歉。张良问道：“大王来时带了什么？”沛公说：“我带来一双白璧，想献给项王，一双玉斗，想送给亚父，正赶上他们生气，没敢进献。您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遵命。”在这个时候，项王的军队在鸿门下，沛公的军队在霸上，距离四十里。沛公则丢下车骑，独自骑马逃脱，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带剑持盾跑步，从酈山下，经芷阳走小路。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的军营，只有二十里路罢了。估计我已经回到军中，您再进去。”沛公离去以后，走小路回到军中。张良进去道歉，说：“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辞行。特意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献大王；玉斗一双，拜送大将军。”项王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责备他的意思，就独自脱身而去，现在已经回到军中了。”项王则接过玉璧，放在坐席上。亚父接过玉斗，扔在地上，拔剑将其砍碎，说：“唉！这小子不足以谋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都要被他俘虏了。”沛公回到军中，立刻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

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沐猴：猕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烹：用大锅煮人的酷刑。】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虽：仅，只。】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

过了几天，项羽领兵西进屠戮咸阳，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烧毁秦朝的宫室，大火三个月都没有熄灭，并且收缴财宝、劫掠妇女向东而去。有人劝阻项王说：“关中有群山和黄河为险阻，四面都是关塞，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定都来建立霸业。”项王看见秦朝的宫室都被烧得残破不堪，心中又思念故乡而想要回到东方，就说：“得到富贵却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绣花的衣服在夜里走路，有谁会知道呢！”劝项王的人说：“人们都说楚国人只是猕猴戴帽子罢了，真是这样。”项王听到这句话，将这个人烹杀。

项王派人向怀王请示。怀王说：“按照约定办。”项羽于是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想自己称王，就先分封众将相。他对众人说：“天下人刚开始起事的时候，暂时拥立诸侯的后裔为王来讨伐秦朝。然而亲身穿铠甲，手执利器，率先起事，三年来风餐露宿，消灭秦朝平定天下，依靠的都是各位将相和我的力量。只是义帝没有功劳，所以应当分出他的土地封给各位为王。”众将领都说：“好。”项王于是分封天

下，立众将领为王侯。

项王、范增怀疑沛公有夺取天下的想法，却已经与他和解，又不想违背约定，担心诸侯背叛他，就在暗中商量说：“巴、蜀道路艰险，被秦朝贬谪的罪人都居住在蜀地。”于是说：“巴、蜀也是关中地区。”所以项羽封沛公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三个郡，定都南郑。而把关中一分为三，封给秦朝的降将来阻挡汉王。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yuàn，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áng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常山：即恒山。《史记》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常。】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酈【酈：也作“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郴zhū。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jì。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馥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xuān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项王于是封章邯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定都废丘。长史司马欣，以前担任过栎阳狱掾，曾经对项梁有恩德。都尉董翳，是最初劝说章邯投降楚国的人。因此项王封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咸阳以东到黄

河边，定都栎阳。封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定都高奴。改封魏王豹为西魏王，统治河东地区，定都平阳。瑕丘人申阳，是张耳的宠臣，先攻下河南，在黄河边迎接楚军，因此项王封申阳为河南王，定都雒阳。韩王成在旧都建国，定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次建立战功，因此封为殷王，统治河内地区，定都朝歌。改封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向来贤能，又追随项王进入关中，因此封张耳为常山王，统治赵地，定都襄国。当阳君黥布担任楚将，经常勇冠全军，因此封黥布为九江王，定都六县。酈君吴芮率领百越协助诸侯，又跟随项王进入关中，因此封吴芮为衡山王，定都邾县。义帝的柱国共敖率领士兵攻打南郡，建立很多战功，因此封共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改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曾经追随楚军援救赵军，因而跟随项王进入关中，所以封臧荼为燕王，定都蓟县。改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曾经跟随楚军共同援救赵国，因而跟随项王进入关中，所以封田都为齐王，定都临菑。过去被秦朝所灭掉的齐王建的孙子田安，在项羽渡河援救赵国的时候，攻下济水以北的几座城，带领他的军队投降项羽，因此封田安为济北王，定都博阳。田荣，多次辜负项梁，又不愿带领军队跟随楚军攻打秦军，所以不封。成安君陈馥丢下将印离去，没有跟随项王进入关中，然而项王向来听说他很贤能，对赵国有功，听说他在南皮，因此顺便把南皮周边的三个县封给他。番君的将领梅鋗战功很多，因此封为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九个郡，定都彭城。

汉之元年【汉之元年：刘邦称王建国而尚未即帝位，因此不称高祖元年。刘邦称帝在称王的第五年，也没有改元。】 四月，诸侯罢戏下【戏下：一说为麾下，一说为戏水边。】，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chēn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tú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fú 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三齐：齐、胶东、济北三郡。】。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hàn 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诸侯从戏下撤离，各自回到封国。项王也出关回到封国，派人迁徙义帝，说：“古时候的帝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一定要居住在上游。”于是他派使者将义帝迁往长沙郡的郴县。项王催促义帝早些动身，群臣逐渐产生了背叛之心，于是项王暗中命令衡山王、临江王在长江上杀死义帝。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不让他回到封国，带着他一起来到彭城，废为侯爵，不久又将他杀死。臧荼回到封国，趁机将韩广驱逐到辽东，韩广不服从，臧荼就在无终杀死韩广，吞并了他的封地。

田荣听说项羽改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于是非常生气，不想让齐王去胶东，趁机在齐国反叛，迎战田都。田都逃往楚国。齐王田市惧怕项王，就逃到胶东的封国。田荣很生气，派兵追击，在即墨将他杀死。田荣因此自立为齐王，并且向西进攻杀死济北王田安，吞并三齐地区。田荣授予彭越将军印，让他在梁地反叛。陈馀暗中派张同、夏说劝齐王田荣说：“项羽是天下的主宰，分封诸侯很不公平。现在将原来的六国之王都封在不好的地方，而将他的群臣诸将都封在好的地方，还驱逐他原来的君主，赵王于是居住在北方的代郡，我认为不能这样。我听说大王已经起兵，而且不服从不道义的命令，希望大王资助我军队，请让我攻打常山，恢复赵王的地

位，请求将赵国作为齐国的屏障。”齐王答应了，顺势派兵去赵国。陈馥调发三个县的全部士兵，与齐军合力攻打常山，大破常山军。张耳逃走归附汉王。陈馥去代郡迎接原来的赵王歇，使他返回赵国。赵王顺势封陈馥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三秦：指雍、塞、翟三国。】。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失职：失去职权。】，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

这个时候，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地区。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吞并整个关中地区，将要向东进发，齐、赵两国也背叛了他，感到非常生气。于是项羽封前吴县令郑昌为韩王，来阻挡汉军，命令萧公角等人攻打彭越。彭越打败萧公角等人，汉王派张良攻取韩地，张良就写信给项王说：“汉王失去了应得的官爵，想要得到关中，实现约定就会停止进军，不敢向东进军。”张良又将齐、梁两国的反叛文书送给项王说：“齐国想要联合赵国一起消灭楚国。”楚军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向西进军的想法，反而向北攻打齐国。项王向九江王黥布征调士兵。黥布称病不去，只派将领率几千人前去。项王由此开始怨恨黥布。

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

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zā。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窃冥【窃冥：阴暗的样子。】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yi 其ji 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汉二年（前205年）冬季，项羽向北行进到城阳，田荣也率领军队来到城阳与其交战。田荣不能取胜，逃到平原，平原的百姓将他杀死。项羽于是向北进军烧毁了齐国的城郭和房屋，把田荣的降卒全部坑杀，掳掠齐国的老弱和妇女。楚军从齐国攻城略地到北海郡，所到之处大多被摧毁。齐国人聚集在一起反叛项羽。于是田荣的弟弟田横收拢齐军逃亡的士卒得到几万人，在城阳反叛。项王因此留下作战，连续交战几次也没有攻下城阳。

春季，汉王调遣五路诸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万人，一起向东讨伐楚国。项王听说后，立即命令众将领攻打齐国，而自己则率领精锐士兵三万人向南从鲁县越过胡陵。四月，汉军已经全部进入彭城，收缴和劫掠项羽的财宝和美女，每天设宴豪饮。项王向西经过萧县，在清晨攻打汉军向东进发，到达彭城，中午，大破汉军。汉军将士都逃跑了，相继逃入穀水、泗水，楚军杀死汉军士兵十多万人。汉军士兵都向南方的山里逃跑，楚军又追到灵璧以东的睢水边。汉军败退，受到楚军的逼迫，大多被杀死。汉军士兵十多万人都跌进睢水中，堵塞了睢水。楚军将汉王包围了三重。这时从西北刮起一阵大风，折断了树木，掀翻了房屋，扬起了沙石，白天阴暗得像傍晚一样，狂风刮向

楚军。楚军大乱，队形散乱，而汉王才得以和几十名骑兵逃出去。汉王想要途经沛县，带上家眷向西撤退。楚军也派人追到沛县，抄截汉王的家眷。汉王的家眷都逃跑了，没有见到汉王。汉王在路上遇到孝惠帝、鲁元公主，就用车载着他们走。楚军的骑兵追赶汉王，汉王很着急，就将孝惠帝、鲁元公主推下车，滕公总是下车将他们重新抱上来，这样反复多次。滕公说：“事情虽然危急，无法让车走得更快，怎么能丢弃他们呢？”汉王终于得以逃脱。汉王寻找太公、吕后而没有找到。审食其与太公、吕后走小路，也在寻找汉王，反而遭遇楚军。楚军就带他们返回，报告项王，项王将他们一直留在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周吕侯：吕泽。】，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未傅：未载入服役簿籍中的人。老弱者不必服役，年龄未满二十三岁为弱，超过五十六岁为老。】，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

这时吕后的兄长周吕侯，担任汉将驻扎在下邑，汉王走小路来到他的军营里，逐渐收拢逃散的士兵。来到荥阳，各路败军都聚集在一起，萧何也征发关中没有编入服役簿籍的老弱之人，全部送到荥阳，汉军的士气再次振奋。楚军从彭城出发，经常乘胜追击败兵，与汉军在荥阳以南的京、索两邑之间交战，汉军打败楚军，楚军因此无法越过荥阳向西挺进。

项王援救彭城时，追击汉王到荥阳，田横也趁机收复了齐国，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汉王在彭城战败时，诸侯又都投靠楚国而背叛汉国。汉军驻扎在荥阳，修筑甬道与黄河相连，来运送敖仓的粮食。

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太牢具：猪、牛、羊齐备的盛宴。】，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赐骸骨归卒伍：告老还乡为平民。官员献身国家，所以年老辞官称“赐骸骨”、“乞骸骨”，请求君主赐还枯骨以回乡安葬。古代编户以五户为“伍”，三百户为“卒”，“卒伍”代指乡里。】。”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陈仁锡：「固陵之追，籍已兵罢食尽，犹能大破汉军，则刘非项敌明矣。然未几而三将会兵，卒能破楚，则汉之用人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伯？详书信、越、英布会兵之由，所以见汉之擒籍，卒赖此三人力也。」

汉三年（前204年），项王屡次侵扰汉军的甬道夺取粮食，汉王缺少粮食，感到害怕，请求和解，要求把荥阳以西割让给汉国。项王想要答应这个条件。历阳侯范增说：“汉军很容易对付了，现在放弃而不获取，以后一定会后悔。”项王就和范增猛攻荥阳。汉王为此担忧，就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项王君臣。项王的使者到来，为他准备丰盛的饭食，准备好将要进献。送饭食的人看到使者，假装惊讶地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竟然是项王的使者！”他就把饭食撤下去，换上粗劣的饭食给项王的使者吃。使者回来报告项王，项王于是怀疑范增与汉军私下勾结，逐渐剥夺了他的权力。范增十分生气，说：“天下的形势已经确定了，请君王好自为之。请求准许我告老还乡。”项王答应了。范增还没有走到彭城，就因背上长毒疮而死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诳：欺骗。】 楚为王，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dào 【纛：帝王车马上的羽毛饰物。】，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gāo 。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

汉将纪信劝汉王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请让我假扮成大王去骗骗楚军，大王就可以趁机逃出去了。”于是汉王在夜里从荥阳东门放出两千名身披铠甲的女子，楚军从四面围攻她们。纪信乘坐有黄色伞盖的车子，左侧的马头上插着羽毛饰物，说：“城中的粮食吃光了，汉王出城投降。”楚军将士都高呼万岁。这时汉王和几十名骑兵从西门出城，逃往成皋。项王见到纪信，问他：“汉王在哪里？”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城了。”项王烧死了纪信。

汉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驻守荥阳。周苛、枞公商议说：“魏豹是反叛之国的王，与他一起很难守住城池。”于是二人一起杀死了魏豹。楚军攻下荥阳城，活捉了周苛。项王对周苛说：“做我的将领，我任命您为上将军，封三万户食邑。”周苛大骂说：“你不赶快投降汉王，汉王就要俘虏你了，你不是汉王的手下！”项王很生气，烹杀周苛，一并杀死枞公。

汉王逃出荥阳以后，向南经过宛县、叶县，招降九江王黥布，一路上收拢逃散的士兵，再次进入成皋固守。

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脩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淮阴侯：韩信在汉朝建立后的封号。】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俎：一说为盛肉的四脚方盘，后来演化为砧板，一说为行军时装在车上用于瞭望的高台。】，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汉四年（前203年），项王进军围攻成皋。汉王逃走，独自一人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过黄河逃往脩武，来到张耳、韩信的军营。众将领陆续逃出成皋，前去追随汉王。楚军终于攻下成皋，想要向西进军。汉王派兵在巩县抗拒，使其无法西进。

这时，彭越渡过黄河在东阿攻打楚军，杀死了楚国的将军薛公。项王于是亲自向东攻打彭越。汉王得到淮阴侯的军队，想要渡过黄河南下。郑忠劝阻汉王，汉王才留在河内筑起营垒。汉王派刘贾率领军队协助彭越，烧毁楚军聚集的物资。项王向东打败汉军，彭越逃走了。汉王则率军渡过黄河，重新夺取成皋，驻扎在广武，吃敖仓的粮食。项王平定东海以后，向西进发，与汉军都在广武驻扎，两军相持几个月。

在这个时候，彭越在梁地多次反击楚军，切断了楚军运送粮食的路线，项王为此很担心。他准备好高俎，将太公放在上面，警告汉王说：“现在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汉王说：“我和你都面朝北方听命于怀王，说过‘结为兄弟’的话，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烹杀自己的父亲，就请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王很生气，想要烹杀太公。项伯说：“天下的形势还不明朗，况且打天下的人不会顾及家人，就算杀了他也没有好处，只会增添祸患罢了。”项王听从了项伯的劝告。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匈匈：纷乱的样子。】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jiàn 【间：山涧。】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楚、汉两军长期相持不分胜负，丁壮为行军作战而劳苦，老弱因转运物资而疲惫。项王对汉王说：“天下纷乱多年，只是因为两个人罢了，我愿向汉王挑战来一决胜负，不要再让天下的百姓白受苦了。”汉王笑着推辞说：“我宁愿比智慧，也不会比力气。”项王命令壮士出去挑战。汉军有个擅长骑马射箭的人叫楼烦，楚军接连挑战三次，楼烦都把前来挑战的壮士射死了。项王非常生气，就亲自披上铠甲拿起长戟出来挑战。楼烦想要射击，项王瞪着眼睛呵叱，楼烦眼不敢正视，手不敢放箭，就跑进营垒，再也不敢出来了。汉王派人暗中打听，才知道是项王。汉王大惊。于是项王靠近汉王的军营，和他隔着广武涧谈话。汉王列举项王的罪状，项王很生气，想要决战。汉王不同意，项王军中埋伏好的弓弩手射中了汉王。汉王受伤，逃回成

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项王听说淮阴侯已经攻下河北地区，打败齐、赵两国军队，并且想要攻打楚军，就派龙且前去迎战。淮阴侯与龙且交战，骑兵将领灌婴攻击龙且，大破楚军，杀死龙且。韩信趁机自立为齐王。项王听说龙且的军队被打败，感到害怕，派盱台人武涉前去劝说淮阴侯。淮阴侯不听从。这时，彭越再次反叛楚军，攻下梁地，断绝了楚军的粮道。项王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人说：“谨慎地防守成皋，即使汉军想要挑战，也千万不要与其交战，只要不让他们向东进发就行了。我十五天以内一定会杀掉彭越，平定梁地，再回来与将军会合。”于是项王向东进军，一路上攻打陈留、外黄。

外黄不能攻下。过了几天，外黄终于投降，项王非常生气，命令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送到城东，想要将他们坑杀。外黄县令门客的儿子只有十三岁，他前去劝项王说：“彭越武力强迫外黄和他反叛，外黄百姓都很害怕，所以暂时投降彭越，等待大王到来。现在大王到来，又要将他们全部坑杀，百姓怎么会有归顺的想法呢？从这里往东，梁地的十几座城都会感到害怕，再也没有肯投降的了。”项王

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就赦免了外黄在坑杀之列的人。楚军向东行进到睢阳，百姓听说后，都争相投降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塞王司马欣曾任长史，董翳曾任都尉，不应称长史。按《高祖本纪》《汉书》都没有“翳塞王”三字，可知在汜水自杀者为曹咎、司马欣二人，董翳不在其中。】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汉军果然屡次向楚军挑战，楚军不出去交战。汉军派人在阵前辱骂，连续五六天，大司马非常生气，让士兵渡过汜水。士兵刚渡过一半，汉军发起进攻，大破楚军，缴获了楚军的全部物资。大司马曹咎、长史司马欣都在汜水边自刭而死。大司马曹咎，原本是蕲县狱掾，长史司马欣原本也是栎阳狱吏，两人曾经对项梁有恩德，所以项王信任他们。在这个时候，项王正在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战败，就领兵返回。汉军正在荥阳围攻钟离昧，项王赶到，汉军害怕楚军，就全部撤到地势险峻之处了。

这时，汉军兵多粮足，项王兵疲粮绝。汉王派陆贾劝说项王，请

求释放太公，项王不答应。汉王又派侯公前去劝说项王，项王就和汉王约定，平分天下，把鸿沟以西的土地划归汉国，鸿沟以东的土地属于楚国。项王同意了，立即送回汉王的父母妻儿。汉军都高呼万岁。汉王于是封侯公为平国君，让他躲藏起来不肯再见面，说：“这个人是天下善辩之士，他所到的国家会因他而倾覆，因此封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经达成约定，就领兵撤退返回东方。

汉王想要向西撤回，张良、陈平劝他说：“汉国占有大半个天下，而且诸侯都归附了我们。楚国兵疲粮尽，这是上天灭亡楚国的时机，不如抓住这个机会而彻底消灭楚国。现在放走敌人不去攻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养虎为患’。”汉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王世贞：「《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为嫌悲壮呜咽，与《大风》各自描画帝王兴衰气象。千载而下，惟孟德『山不厌高』、『老骥伏枥』，仲达『天地开闢，日月重光』语差可嗣响。」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张子房：张良，字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汉五年（前202年），汉王追击项王到阳夏以南，军队停下驻扎，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日期一起进攻楚军。大军行进到

固陵，可是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赶来会合。楚军攻打汉军，大破汉军。汉王又进入营垒，深挖堑壕固守不出。汉王对张子房说：“诸侯不遵守约定，怎么办呢？”张良回答说：“楚军就要失败了，韩信、彭越还没有得到封地，他们不来也是符合情理的。君王能和他们共分天下，现在他们立刻就会前来。假如不能这样做，以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君王能把从陈县以东到海边的土地都封给韩信，把从睢阳以北到穀城的土地都封给彭越，让他们各为自己的封地去作战，那么楚军就很容易打败了。”汉王说：“好。”于是他就派使者前去告诉韩信、彭越说：“我们合力攻打楚军。楚军被打败后，从陈县以东到海边的土地都封给齐王，从睢阳以北到穀城的土地都封给彭相国。”使者一到，韩信、彭越都回报说：“请让我们立刻进兵。”韩信于是从齐国出发，刘贾的军队从寿春出发，与其一起前进，屠戮城父，行进到垓下。大司马周殷反叛楚国，率领舒县的士兵屠戮六县，发动九江的士兵，跟随刘贾、彭越一起在垓下会合，来到项王阵前。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zhuī，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阕：量词，歌曲一首或一段为一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王的军队在垓下修筑营垒，兵少粮尽，汉军和诸侯的军队将其重重包围。夜晚听见四周的汉军都在唱楚地的歌曲，项王于是非常吃惊地说：“汉军已经占领整个楚国了吗？为什么楚国人这么多？”项王就在夜里起身，来到营帐中饮酒。有一个美人名叫虞姬，因为受宠而经常跟随项王行军；有一匹骏马名叫骓，项王经常骑着它作战。于是项王情绪激愤地唱起悲伤的歌，自己作诗吟唱道：“力能拔山啊，豪气盖世；时运不济啊，骓不能至。骓不能至啊，该怎么办？虞姬啊虞

姬，该怎么办！”歌唱了几段，虞美人应和着。项王流下数行眼泪，身边的侍从都流下眼泪，没有人能抬起头来。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dài【给：欺骗。】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yì 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赤泉侯：杨喜在杀死项羽后得到的封号。】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辟易：躲避。】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就骑上马，部下跟随他的精壮骑兵有八百多人，趁着夜色向南冲破包围圈，飞奔而去。天亮以后，汉军才发觉，命令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名骑兵追击。项王渡过淮水，能够跟上的骑兵只有一百多人了。项王到达阴陵，迷失了方向，询问一个农夫，农夫欺骗他说：“往左走。”项王向左逃去，却陷入一大片沼泽地。因为这个缘故汉军才追上他们。项王就又领兵向东逃去，到达东城，只剩下二十八名骑兵了。汉军前来追击的骑兵有几千人。项王估计自己不能脱身了，对他的骑兵说：“我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亲身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抵挡我的都被打败，我进攻的全部臣服，还没有战败过，所以能够称霸天下。然而现在我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想要我灭亡，并

不是我作战时犯了错误。今天本来就要决一死战，希望为各位痛快地打一仗，一定会连胜三次，为各位冲破包围圈，斩杀敌将，砍倒敌旗，让各位知道是上天想要我灭亡，并不是我作战时犯了错误。”项王于是将他的骑兵分成四队，面朝四方。汉军将其重重包围。项王对他的骑兵说：“我为各位取来一个敌将的性命。”项王命令骑兵向四个方向冲出去，约定在山以东分三处会合。于是项王大声呐喊着冲了过去，所到之处的汉军全部倒下，终于斩杀一个汉军将领。这个时候，赤泉侯担任骑兵将领，追击项王，项王瞪着眼睛向他呵叱，赤泉侯连人带马都很震惊，退避了好几里。项王和他的骑兵在约定的三处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王在哪里，就把军队一分为三，又将项王包围起来。项王于是骑马飞奔，又斩杀一个汉军的都尉，杀死了几十上百人，再把他的骑兵召集到一起，只死掉两名骑兵罢了。项王就对他的骑兵说：“怎么样？”骑兵都伏在地上说：“就像大王所说的一样。”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舡船【舡船：把船靠岸。】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面：通“面”，背对。】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购：悬赏。】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niè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于是项王想要向东渡过乌江。乌江亭长将船靠在岸边等待，对项王说：“江东虽然很小，但是土地也有方圆千里，民众也有几十万人，足以在那里称王。希望大王赶快渡江。现在只有我这一条船，汉军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渡江。”项王笑着说：“上天要我灭亡，我渡江又能怎么样呢！况且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向西进军，现在没有一个人回来，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让我在那里称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即使他们不说什么，我自己难道心里不愧疚吗？”于是他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个忠厚的人。我骑这匹马五年了，它所向无敌，曾经一天行进千里，我不忍心杀死它，把它赐给您了。”他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迎战。项籍独自杀死汉军几百人。项王自己也受伤十多处。他回头看见汉军的骑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转过身，指给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王于是说：“我听说汉王悬赏用一千金、一万户封邑来得到我的头，我成全你。”于是他自刎而死。王翳割下他的头，其他骑兵相互踩踏着争抢项王的尸体，自相残杀了几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自得到了项王的一部分肢体。五个人把肢体合起来，都是项王的。所以汉王把悬赏的封地一分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死后，楚地都投降汉王，只有鲁县不投降。汉王于是率领天下军队想要屠戮鲁县，因为当地人持守礼义，愿意为君主守节而死，就派人拿出项王的头给鲁县的人看，鲁县的父兄才投降。最初，楚怀

王封项籍为鲁公，等到他死后，鲁县又最后投降，因此用鲁公的礼仪将他埋葬在穀城。汉王为其致哀，哭泣后离去。

项氏的各支属，汉王都没有诛杀。汉王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是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周生：西汉儒生，其名不详。】曰“舜目盖重瞳子【重瞳子：眼睛有两个瞳孔。】”，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非有尺寸：即使很小的封地也没有。】，乘势起陇亩【陇亩：田垄，代指民间。】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有两个瞳孔”，又听说项羽也有两个瞳孔。项羽难道是舜的后裔吗？不然为什么会兴起得如此迅速呢？秦朝政治失策，陈涉率先起事，天下豪杰纷然响应，相互兼并争夺，不可胜数。然而项羽连很小的封地也没有，借助时势在民间发迹，三年后，就率领五路诸侯灭掉秦朝，分割天下，封立王侯，政令由他颁布，号称“霸王”，地位虽然没有保持到最后，但是近代以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等到项羽放弃关中思念楚地，放逐义帝自立为王，抱怨王侯背叛自己，情况已经很艰难了。项羽居功自傲，凭借个人才智而不仿效古法，认为自己建立了霸王基业，想要用武力治理天下，五年后就失去了他的国家，自己也死在东城，却还没有觉悟，不自我责备，这就是他的错了。他竟然说“上天想要我灭亡，不是我用兵时犯了错误”，难道不荒谬吗！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吕思勉：「赤帝子之说，则又因高祖为沛公旗帜皆赤而附会，未必与行序有关。《史记》本纪言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疑出后人增窜，非谈、迁原文也。」

本篇是汉高帝刘邦的本纪，记述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尤其对他从出生到起兵时的种种异象作了渲染，以证明汉朝得天下的合法性。高帝的为人尽管颇受争议，不过他也算是一位乱世雄主。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ǎo【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媪分别为对老年男女的敬称，并非刘邦父母之名。刘邦父母不参与政治活动，又因为避讳，所以文献中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陂：水边。】，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隆准：高鼻梁。】而龙颜【龙颜：额头丰满。】，美须髯rán，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狎侮：不庄重的亲近。】。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武负：姓武的老妇。负，通“嬖”。】贯shì【贯：赊欠。】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gū留饮，酒讎【讎：出售。】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zhài【责：同“债”。】。

高祖常繇【繇：服徭役。】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kuì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他的父亲叫太公，母

亲叫刘媪。早先刘媪曾在大湖的岸边休息，在梦里和水神相遇。当时电闪雷鸣，天色昏暗，太公前去察看，就发现一条蛟龙趴在刘媪身上。不久她就怀有身孕，于是生下了高祖。

高祖的相貌，有着挺拔的鼻梁和丰满的额头，留着漂亮的胡须，左大腿长着七十二颗黑痣。他仁厚爱人，喜欢施舍，胸襟广阔。他时常有远大的抱负，不愿从事普通百姓的生产劳作。等到壮年之时，被试用做过小吏，担任泗水亭长，廷中的官吏没有人不和他熟识。他喜好饮酒和女色。他经常到王媪、武负的酒肆赊酒，醉了就躺下，武负、王媪看到他的上方经常有一条龙，感到奇怪。高祖每次来到酒肆中喝酒，酒的销量都要比平时多出几倍。等到她们发觉了这些奇怪的现象，年终的时候，这两家酒肆经常毁掉债券免除他的酒钱。



汉高祖刘邦，选自《中国历代名人画像传》。



高祖斩白蛇，吴友如绘。

高祖曾经前往咸阳去服徭役，随意观看，见到秦始皇帝，就长叹一声说：“唉，大丈夫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进：接收客人进献的礼物。】，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易：轻视。】诸吏，乃给【给：欺骗。】为谒【谒：拜访别人时所用的名帖，上面书写姓名等个人信息，以及拜访原因等说明文字，多为木片、竹片制成。】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诎：谦让。】。酒阑【阑：尽，结束。】，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息女：亲生女儿。】，原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单父人吕公和沛县令关系很好，为躲避仇家而投奔县令做宾客，

就迁居到沛县。沛县的豪杰和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前往道贺。萧何是主吏，负责接收礼物，他对各位贵客说：“进献的礼钱不到一千钱的，坐在堂下。”高祖担任亭长，一向看不起众官吏，就欺骗性地在名贴上写“贺礼一万钱”，实际上他没有带一个钱。名帖递进去后，吕公很惊讶，起身，到门口去迎接。吕公这个人，喜好为人相面，见到高祖的相貌，就非常敬重他，带他到堂上坐下。萧何说：“刘季向来爱说大话，很少做成事。”高祖因而戏弄堂上众宾客，就自己坐到上座，毫不谦让。酒席结束，吕公趁机使眼色要求高祖留下来。高祖喝完酒，故意最后走。吕公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好为人相面，看过的人也有很多了，没有像你刘季这样的，希望你能自重。我有个亲生女儿，愿意许配给你做个打扫屋子的妻妾。”酒席散后，吕媪生气地对吕公说：“您当初总是想让女儿与众不同，把她许配给贵人。沛县令对您很好，求娶女儿却不答应，为什么擅自把她许配给刘季？”吕公说：“这不是妇孺之辈所能够理解的。”最终他还是将女儿许配给了刘季。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生下了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nòu 【耨：锄草。】，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舖【舖：请吃饭。】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乡者：刚才。乡，同“向”。】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做亭长时，经常请假回到田里。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里锄草，有一个老人路过讨水喝，于是吕后请他吃了一顿饭。老人为吕后相面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后让他为两个孩子相面。老人见到孝惠帝，说：“夫人能够富贵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孩子。”他为鲁元公

主相面，也说是富贵之人。老人离开以后，高祖恰好从旁边的屋子过来，吕后就说有客人路过这里，为母子相面后说都是富贵之人。高祖就问老人在哪里，吕后说：“还没有走远。”高祖就追上去，询问老人。老人说：“刚才看过夫人和孩子的面相都像您一样富贵，您的面相富贵不可言说。”高祖就道谢说：“真的像老人家所说的那样，我绝不会忘记恩德。”等到高祖富贵以后，已经不知道老人在哪里了。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求盗：负责缉拿盗贼的亭卒。】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问何哭，嫗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为见杀？”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嫗为不诚，欲告【告：因其不诚而告发，未免小题大做。《汉书·高帝纪》作“苦”，即让老妇吃点苦头，比较合理。《汉书·高帝纪》材料主要取自《史记·高祖本纪》，所以此处从《汉书》。】之，嫗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厌：镇压。】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dàng 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高祖担任亭长，就用竹皮制作冠帽，命令求盗前往薛县制作，他经常戴在头上，等到富贵时也经常戴着，就是人们所说的“刘氏冠”。



顾颉刚：「在新的五德终始系统中，汉之不得不为火，正如在旧的系统中汉之不得不为土一样。黄龙见于成纪的符瑞，是公孙臣主张汉为土德之后才出现的。那么，神母夜号的符瑞，自然应当待刘向父子发明了汉为火德的主张之后才出现，可以无疑也。」

高祖担任亭长时为县里押送刑徒前往酈山，很多刑徒在路上逃走了。他心里估计到酈山时就都逃光了，走到丰邑的沼泽，停下来饮酒，在夜里把他所押送的刑徒全部释放。高祖说：“各位都走吧，从此以后我也不回去了！”刑徒里有十几个壮士愿意跟随他。高祖带着酒意，在夜里径直穿过沼泽，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走在前面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前方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我想回去。”高祖喝醉了，说：“壮士走路，怕什么！”于是他上前，拔剑砍蛇。蛇就被砍成两段，道路通畅了。走了几里，高祖因为醉酒，就地躺下。后面的人走到大蛇出现的地方，见到一个老妇在夜里哭泣。人们就问她，老妇说：“有人杀死了我的儿子，因此我在这里哭。”人们就说：“老妇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妇说：“我的儿子，其实是白帝的儿子，变化为蛇，挡在路上，今天被赤帝的儿子砍为两段，因此我在这里哭。”人们都认为老妇不诚实，想要让她吃点苦头，老妇却忽然不见了。后面的人赶上来，高祖醒了。他们告诉高祖这些事，高祖心里暗自高兴，自以为了不起。众追随者越来越敬畏他。

秦始皇帝经常说“东南方有天子之气”，当时就巡游东方来镇压那里的天子之气。高祖怀疑和自己有关，就逃走藏匿起来，隐居在芒碭山的湖泽与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同寻找，总是能找到他。高祖感到奇怪而问吕后原因。吕后说：“你所在之处的上方总有云气聚集，所以跟着云气走就会找到你。”高祖心里很高兴。沛县的子弟有人听说了这件事，大多想要追随他。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qí，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陈涉：陈胜，字涉。】。沛令恐，欲以沛应

涉。掾【掾：曹参任狱掾，因此“掾”字应在“曹参”前。】、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噲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于是樊噲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无为：徒劳，指白送命。】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种族：灭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衅：杀牲以血祭新制的器物。】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上：同“尚”，崇尚。】赤。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噲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季，陈胜等人在蕲县起兵，来到陈县后自立为王，号称“张楚”。很多郡县的百姓杀死当地长官来响应陈涉。沛县令很害怕，想要在沛县起兵响应陈涉。主吏萧何、狱掾曹参于是说：“您担任秦朝的官吏，现在却想要背叛秦朝，率领沛县的子弟起兵，恐怕他们不会听从。希望您召回那些逃亡在外的人，能够得到几百人，利用他们来胁迫众人，众人不敢不听从。”于是县令就命令樊噲去召回刘季。刘季的部众已经有几十上百人了。

这时樊噲跟随刘季回来。沛县令后悔了，担心发生变故，就关闭城门防守，想要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很害怕，就翻越城墙投靠刘季自保。刘季在丝帛上写了一封信射入城中，告知沛县的父老

说：“天下人深受秦朝暴政的折磨已经很久了。现在父老虽然为沛县令守城，但是诸侯都起兵反抗秦朝，就要屠戮沛县了。现在沛县的父老一起诛杀县令，选出可以担当首领的子弟推举他，来响应诸侯，身家性命才能保全。否则，父子都会被屠杀，那是白送命。”父老就率领子弟一起杀死了沛县令，打开城门迎进刘季，想要让他做沛县令。刘季说：“天下正陷入混乱，诸侯都起兵反抗秦朝，现在选出的将领不称职，就一败涂地了。我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怕自己才能浅薄，不能保全父兄子弟的性命。这是大事，希望另选一位合适的人。”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吏，吝惜自己的性命，害怕事情不成功，过后秦朝会将他们灭族，都推举刘季。众父老都说：“我们平时就常听说刘季的那些奇异之事，刘季必当得到富贵，况且经过占卜，没有人比刘季更吉利。”于是刘季多次谦让。众人都不敢担当，就推举刘季为沛公。众人在沛县官署的庭院祭祀黄帝、蚩尤，把牲畜的血涂在鼓旗上，旗帜都染成红色。由于所杀的蛇是白帝之子，杀蛇的人是赤帝之子，因此崇尚红色。这时沛县少年和有权势的官吏如萧何、曹参、樊哙等人都替沛公召集子弟，得到二三千人，一起攻打胡陵、方与，退守丰邑。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泗川监平：泗川郡御史，名叫平，其姓不详。御史监察一郡政务，因此又称监。据史学界对西安市北郊秦宫遗址出土的封泥研究得出结论，泗川郡应为四川郡，《汉书》更是讹为泗水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分东海郡三万户封刘商为泗水王，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封刘歙为泗水王，刘歙死后废国设郡。可知四川与泗水不是同一郡。川、水二字篆、隶字体相近，可能是讹误的主要原因。】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

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五大夫：秦二十等爵的第九级。】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陈涉的将领周章带领军队向西来到戏水后返回。燕、赵、齐、魏都自立为王。项氏在吴地起兵。秦朝泗川郡御史平率领士兵包围丰邑，过了两天，沛公出城与其交战，打败了秦军。沛公命令雍齿镇守丰邑，自己领兵前往薛县。泗川郡守壮在薛县被打败，逃往戚县。沛公的左司马擒获泗川郡守壮，将他杀死。沛公回军亢父，来到方与，没有作战。陈王派魏人周市攻取土地。周市派人对雍齿说：“丰邑，大梁人曾迁徙到这里。现在魏地已经平定几十座城邑。你雍齿投降魏王，魏王就会封你为侯来镇守丰邑。要是不投降，我就要屠戮丰邑。”雍齿向来不情愿跟随沛公，等到魏国招降他，立即反叛为魏国镇守丰邑。沛公领兵攻打丰邑，不能攻取。沛公生病了，返回沛县。沛公怨恨雍齿和丰邑的子弟背叛他，听说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代理楚王，在留县，就前去投靠他们，想要借兵去攻打丰邑。当时秦将章邯追击陈王，别将司马卬率领士兵向北平定楚地，屠戮相县，来到碭县。东阳宁君、沛公领兵向西进发，与其在萧县以西交战，不能取胜。沛公回军收拢残兵聚集在留县，领兵攻打碭县，三天就攻占了碭县。他顺势收编了碭县的士兵，得到五六千人。攻打下邑，夺取那里。回军丰邑。沛公听说项梁在薛县，就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前去见他。项梁增援士兵五千人给沛公，爵位为五大夫的将领有十人。沛公返回，领兵攻打丰邑。

从项梁月余，项羽已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xū 台yí。项梁号武信君。居数

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环水：掘开堤坝以水环城。】。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衔枚：偷袭时衔木棍于口中，以防士兵说话。】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沛公跟随项梁一个多月，项羽已经攻下襄城返回了。项梁召集各路将领来到薛县。听到陈王的确死了，就立楚国后代楚怀王裔孙熊心为楚王，定都盱台。项梁自称武信君。过了几个月，楚军向北进攻亢父，援救东阿，打败秦军。齐军返回齐国，楚军独自追击败军，派沛公、项羽另外率领军队攻打城阳，屠戮那里。沛公、项羽驻扎在濮阳以东，和秦军交战，打败了敌人。

秦军重新振作，坚守濮阳，以水环绕城池。楚军离去，转而攻打定陶，定陶没有攻下。沛公和项羽向西攻取土地到雍丘城下，和秦军交战，大破秦军，斩杀李由。回军攻打外黄，外黄没有攻下。

项梁再次击败秦军，露出骄傲的神色。宋义劝诫，他不听。秦朝派兵增援章邯，在夜里偷袭项梁，在定陶大破项梁，项梁战死。沛公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听说项梁战死，就领兵与吕将军一同向东撤退。吕臣驻扎在彭城以东，项羽驻扎在彭城以西，沛公驻扎在砀县。

章邯打败项梁的军队以后，就认为楚地的军队不值得忧虑了，于是渡过黄河，向北攻打赵国，大败赵军。在这个时候，赵歇是赵王，秦将王离把他围困在钜鹿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河北之军。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求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僇悍猾贼【僇悍猾贼：凶悍残忍。】。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僇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夹壁：对垒。】，破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楚怀王见项梁的军队战败，很害怕，迁离盱台定都彭城，合并吕臣、项羽的军队亲自率领。他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率领砀郡的士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称鲁公。吕臣担任司徒，他的父亲吕青担任令尹。

赵国屡次请求救援，怀王就任命宋义为上将军，任命项羽为次将，任命范增为末将，向北进发救援赵国。他命令沛公向西攻取土地进入关中。他和众将领约定，先进入关中的人在关中称王。

在这个时候，秦军强大，经常乘胜追击败军，众将领没有人认为先入关中有利。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打败项梁的军队，心情激愤，愿意和沛公向西进入关中。怀王的众老将都说：“项羽这个人凶悍残忍。

项羽曾攻打襄城，襄城没有留下一个活口，都被坑杀，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况且楚军多次进兵攻取土地，此前陈王、项梁都失败了。不如另派一个宽厚的人秉持正义向西进军，告谕秦地父老兄弟这些道理。秦地的父老兄弟被他们的君主折磨很久了，现在真能找到一个宽厚的人前去，不欺凌施暴，应该可以攻下关中。现在项羽十分凶悍，不能派他去。只有沛公一向是个宽厚的人，可以派他去。”最后怀王没有答应项羽去，而是派沛公向西攻取土地，收拢陈王、项梁逃散的士兵。大军经过碭县抵达成阳，和杠里的秦军对垒，打败两支秦军。楚军派兵攻打王离，大破敌军。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申徒：官名，即司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酈食其jī 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jù 床【踞床：叉开腿坐在床上。床是坐具，形似方凳，正式的坐姿是跪坐其上。踞即两腿叉开而坐，形如簸箕，所以又称箕踞，是一种不庄重的坐姿，因此酈食其说“不宜踞见长者”。】，使两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酈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当时称启封，《史记》避汉景帝刘启讳，改启为开。】，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yǐng 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huán 轅。

沛公领兵向西进发，在昌邑遇到彭越，顺势和他一同进攻秦军，作战没有取胜。回军来到栗县，遇到刚武侯，夺取他的军队，差不多有四千多人，两支军队合并。沛公和魏将皇欣、魏司徒武蒲的军队一起进攻昌邑，昌邑没有攻下。向西经过高阳。酈食其负责看守城门，说：“从这路过的将领有很多，我看沛公是个宽厚的大人物。”于是他请求拜见劝说沛公。沛公正叉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

酈生没有下拜，只是拱手高举行礼，说：“您一定想要诛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叉开腿坐着接见长者。”这时沛公站起来，整理衣装向他道歉，请他坐上座。酈食其劝说沛公袭击陈留，得到秦朝囤积的粮食。沛公于是封酈食其为广野君，任命酈商为将军，率领陈留的军队，与他一起攻打开封，开封没有攻下。沛公向西和秦将杨熊在白马交战，又在曲遇以东交战，大破秦军。杨熊逃到荥阳，秦二世派使者将他斩首示众。沛公向南进攻颍阳，屠戮那里。依靠张良终于攻下韩地的轘辕关。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龔战犍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大郡之都：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鳅、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𡈼君【番君：吴芮。】别将梅𡈼，与皆【皆：同“偕”。】，降析、郦。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

在这个时候，赵国别将司马印正要渡过黄河进入关中，沛公向北进攻平阴，切断黄河渡口。向南进发，在雒阳以东交战，不能取胜，回军到阳城，集合军队中的战马和骑兵，与南阳郡守龔在犍县以东交战，击败敌军。攻取南阳郡的土地，南阳郡守龔逃跑，退守到宛县。

沛公领兵绕过宛县向西进发。张良劝谏说：“沛公虽然想要尽快攻入关中，但是秦军人数还有很多，据守险要地带。现在不攻下宛县，宛县从后面进攻，强大的秦军挡在前方，这是危险的做法。”于是沛公就在夜里领兵从另一条路返回，变换了旗帜，天快亮时，把宛县城围了三重。南阳郡守想要自杀。他的门客陈恢说：“等我回来再死也不算晚。”他就翻越城墙去见沛公，说：“我听说您有约定，先进入咸阳的人可以在关中称王。现在您却留下围攻宛县。宛县，是大郡的治所，相连的城邑有几十座，人口众多，积蓄充足，官吏和百姓都认为投降一定会死，因此都登上城墙顽强防守。现在您整天留在这里攻城，士卒死伤的一定有很多；领兵离开宛县，宛县的军队一定会跟在您的后面，您向前就不能履行先入咸阳的约定，向后又有强大的宛县为祸患。我替您考虑，不如约请宛县守军投降，封赏南阳郡守，顺便留他在这里守城，您率领他的士卒向西进发。那些没有被攻下的城邑，听说这个消息，都会争相打开城门等您进城，您就能通行无所牵挂了。”沛公说：“好。”于是他封南阳郡守为殷侯，封给陈恢一千户食邑。沛公领兵向西进发，没有不能攻下的城邑。抵达丹水，高武侯戚鳃、襄侯王陵在西陵投降。回军进攻胡阳，遇到番君的别将梅鋗，和他一起，降服了析县、郦县。沛公派魏人宁昌出使秦朝，使者没有回来。当时章邯已经率领全军在赵地向项羽投降了。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酈生【酈生：酈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啖：用利益引诱。】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卤：通“虏”。】，秦人憚xǐ，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当初，项羽和宋义向北援救赵国，等到项羽杀死宋义，取代他为上将军，众将领黥布等人都隶属于他，打败秦将王离的军队，降服章

邯，诸侯都归附项羽。等到赵高杀死秦二世之后，派人前来，想要约定在关中分地称王。沛公认为有诈，就采用张良的计策，派酈生、陆贾前去劝说秦军将领，用利益引诱他们，顺势袭击武关，将其攻破。又在蓝田以南和秦军交战，增设疑兵和旗帜，所有路过的地方都不准掳掠，秦地的百姓都很高兴，秦军因此瓦解，沛公趁机大破秦军。又在蓝田以北交战，大败秦军。沛公乘胜追击，终于打败秦军。

汉元年十月【汉元年十月：当时刘邦尚未称汉王。】，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轺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弃市：在街市处死罪犯，令众人唾弃之。】。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案堵：安居。】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沛公的军队最终先于各路诸侯到达霸上。秦王子婴乘坐素车白马，用丝绳系着脖子，封好皇帝印玺和符节，在轺道旁投降。众将领中有人建议诛杀秦王。沛公说：“最初怀王派我来，本来就是因为我宽容。况且人家已经投降了，还要杀掉人家，这样做不吉利。”他就将秦王交给官吏，向西进入咸阳。沛公想要留在宫中歇息，樊哙、张良劝谏，他才封存秦宫的珍宝财物及府库，撤回霸上驻扎。沛公召集各县的父老及豪杰说：“各位父老深受秦朝的严苛法令折磨已经很久了，批评朝政的要灭族，相聚交谈的要弃市。我和诸侯约定，先进入关中的人在这里称王，我应当在关中

称王。我和父老约法三章：杀人的处死，伤人和劫掠的根据罪行来治罪。其余的秦朝法令全部废除。众官吏和百姓都像往常一样安居乐业。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要为父老铲除祸害，不会有欺凌施暴的行为，不要害怕！况且我撤回霸上驻扎，只是要等诸侯前来共同制定法令罢了。”于是他派人和秦地的官吏巡视县乡邑，告谕百姓。秦地百姓十分高兴，争相送来牛羊酒食犒劳将士。沛公又推辞不接受，说：“仓库的粮食充足，不缺少食物，不想让你们破费。”民众更加高兴，只怕沛公不做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nà}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亚父：范增。】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有人劝沛公说：“秦地的富足是天下的十倍，地形有优势。现在听说章邯已经投降项羽，项羽就封他为雍王，统治关中。现在他们就要过来，沛公恐怕无法保住这里了。应该赶快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的军队进入，逐步征发关中的士兵来增强实力，抗拒他们。”沛公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就采纳了。十一月中旬，项羽果然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进发，想要进入函谷关，关门却紧闭。项羽听说沛公已经平定关中，非常生气，派黥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旬，项羽抵达戏水。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王很生气，想要进攻

沛公，就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丞相，把珍宝据为己有。”曹无伤想要借此求得封赏。亚父劝说项羽攻打沛公。项羽正在犒劳士卒，打算第二天和沛公交战。当时项羽的兵力有四十万，号称一百万。沛公的兵力是十万，号称二十万，兵力不能匹敌。正逢项伯想救张良，在夜里去见他，沛公趁机通过项伯对项羽讲道理，项羽才作罢。沛公带着一百多名骑兵，乘车来到鸿门，拜见项羽谢罪。项羽说：“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对我说的。否则，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呢！”沛公由于樊哙、张良的缘故，才得以脱身归来。回到军中，他立即诛杀了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常山：即恒山。《史记》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常。】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馥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鋗十万户。

项羽于是向西进发，屠戮焚烧咸阳城和秦朝宫室，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被摧毁的。秦地的百姓非常失望，然而因为害怕项羽，只是不敢不服从罢了。

项羽派人回去报告怀王。怀王说：“按照约定办。”项羽怨恨怀王不肯让他和沛公一同西进入关，却派他北上援救赵国，耽误了天下诸侯的约定，就说：“怀王，只是我叔父项梁所立的罢了，没有功劳，凭什么能够主持约定呢！本来平定天下的，就是各位将领和我。”于是他假意尊崇楚怀王为义帝，其实并不服从他的命令。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梁地、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他违背约定，改立沛公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定都南郑。关中一分为三，封给秦朝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定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定都栎阳；董翳为翟王，定都高奴。楚将瑕丘人申阳为河南王，定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定都朝歌。赵王歇改封代王。赵将张耳为常山王，定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定都六县。怀王的柱国共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定都邾县。燕将臧荼为燕王，定都蓟县。前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韩广没有服从，臧荼就进攻韩广，在无终将其杀死。封给成安君陈馥河间的三个县为食邑，让他居住在南皮。封给梅鋗十万户为食邑。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栈道：在崖壁上凿孔以木头搭建的通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qì【跂：踮脚。】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四月，各路大军在戏下撤离，诸侯分别回到自己的封国。汉王前往封国，项王派士兵三万人随行，楚国和诸侯的将士因为仰慕汉王而追随的多达几万人，沿杜县往南进入蚀中。汉军离开之后就烧毁了沿途的栈道，来防备诸侯和盗贼偷袭，也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进之意。抵达南郑，众将领和士卒有许多人在途中逃回东方，士卒都唱着歌想要回到东方。韩信劝汉王说：“项羽封有功的将领为王，可是大王却被封到南郑，这是流放。军吏和士兵都是山东的人，日夜踮脚盼望回到家乡。利用他们此时的锐气，可以建立大功。天下平定以后，人们都安下心来，就再也不能利用了。如下令东进，和诸侯争夺天下。”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cù【趣：通“促”，催促。】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齐予陈馀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

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项羽出函谷关，派人去迁徙义帝，说：“古时候的帝王统治方圆千里的土地，一定会在上游居住。”他就派使者将义帝迁徙到长沙的郴县，催促义帝动身，群臣逐渐产生了背叛之心，于是暗中命令衡山王、临江王袭击义帝，将其杀死在江南。项羽怨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很生气，趁机自立为齐王，杀死田都而背叛楚国，授予彭越将军印，命令他在梁地反叛。楚国命令萧公角进攻彭越，彭越大破萧公角。陈馀怨恨项羽没有封自己为王，命令夏说劝说田荣，借兵进攻张耳。齐国借兵给陈馀，打败了常山王张耳，张耳逃跑归顺汉王。陈馀从代郡迎回赵王歇，重新立为赵王。赵王顺势立陈馀为代王。项羽非常生气，出兵向北进攻齐国。

八月，汉王采取韩信的计策，从原路返回关中，袭击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雍军战败，撤退；在好畤停下交战，再次战败，逃往废丘。汉王最终平定雍地。大军进发到咸阳，领兵将雍王围困在废丘，并且派将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汉王命令将军薛欧、王吸从武关出发，凭借王陵驻守南阳的军队，去沛县迎接太公、吕后。楚国听说后，发兵在阳夏阻拦，汉军无法前进。项羽封原吴县令郑昌为韩王，阻挡汉军。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韩太尉信：与淮阴侯韩信同姓名，称韩王信以区别。】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yòu 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社稷：土神庙和谷神庙。我国古代以农为本，历代王朝均以农立国，重视对后土、后稷的祭祀，将社、稷立于国都的中心地带，象征国家政权。】，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新城三老【三老：官名，掌管教化，每乡设一人。】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二年（前205年），汉王向东攻取城邑，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全部投降。韩王郑昌不愿臣服，汉王就派韩信将他击败。于是汉王设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等郡，在关外设置河南郡。重新任命韩国太尉韩信为韩王。众将领率领一万人或是一郡归降的，就封赏一万户食邑。汉军修整河上的要塞。那些原属秦朝的园林和池塘，都分给百姓来耕种。正月，汉军俘获雍王的弟弟章平。汉王大赦罪人。

汉王出函谷关来到陕县时，安抚关外的百姓，返回后，张耳前来拜见，汉王待他很优厚。

二月，汉王命令废弃秦社稷，改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在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率领军队跟随。汉军攻下河内，擒获殷王，设置河内郡。汉军向南从平阴津渡河，抵达雒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告知义帝的死因。汉王听说后，袒露上身大哭，于是为义帝举行丧礼，致哀三天。他派使者通告诸侯说：“天下诸侯共同拥立义帝，面向北方事奉他。现在项羽流放义帝，在江南杀害他，这是大逆不道。我亲自为义帝举行丧礼，诸侯都要身穿丧服。调

发关内的军队，集结三河的士兵，向南渡过长江和汉水，愿意追随诸侯王讨伐楚国杀害义帝的人。”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当时项王向北攻打齐国，田荣与其在城阳交战。田荣战败，逃往平原，被平原的百姓杀死。齐地全部投降楚国。楚军趁机烧毁齐国的城郭，掳掠他们的子女。齐人又背叛了楚国。田荣的弟弟田横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齐王在城阳反叛楚国。项羽虽然听说汉军向东进发，但是和齐军连续交战以后，就想彻底打败齐军再迎战汉军。汉王因为这个缘故得以劫持五路诸侯的军队，终于进入彭城。项羽听说后，就领兵离开齐国，经鲁县从胡陵出发，到达萧县，和汉军在彭城灵璧以东的睢水边大战，大破汉军，杀死众多士兵，睢水因为尸体的堵塞而无法流通。楚军就在沛县抓走了汉王的父母妻儿，安置在军中做人质。在这个时候，诸侯见楚军强盛而汉军的败退，都背离汉王而重新归附楚国。塞王司马欣逃到楚国。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碭。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谒者：官名，掌管传达政令、接待宾客之事。】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

中者皆集栢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军统率一支军队，在下邑驻扎。汉王来投奔他，逐渐收拢逃散的士兵，驻扎在碭县。汉王于是向西路过梁地，来到虞县，派谒者随何前往九江王黥布的住所，汉王说：“您能够让黥布起兵背叛楚国，项羽一定会留下进攻九江。能够拖延他几个月，我就一定能夺取天下了。”随何前去劝说九江王黥布，黥布果然背叛楚国。楚国派龙且前去进攻九江。

汉王在彭城战败而向西撤退时，在路上派人去找寻家眷，家眷也逃走了，没能遇见。战败之后只找到了孝惠帝，六月，立他为太子，大赦罪人。汉王命令太子驻守栢阳，诸侯的儿子在关中的都聚集在栢阳防守。汉军引水淹灌废丘，废丘投降，章邯自杀。汉王将废丘改名为槐里。这时他命令祠官祭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后按季节祭祀。汉军征调关内的士兵去防守边塞。

当时九江王黥布和龙且交战，不能取胜，和随何走小路归附汉国。汉王逐渐收拢逃散的士兵，众将领和关中的士兵出去增援，于是荥阳士气振奋，在京、索两邑之间打败了楚军。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酈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馥、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余。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

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赐骸骨归卒伍：指告老还乡。】，未至彭城而死。

三年（前204年），魏王豹请求回家探视生病的父母，到达魏国就切断黄河渡口，反叛汉国归附楚国。汉王派酈生劝说魏豹，魏豹不听从。汉王派将军韩信攻打魏国，大败魏军，擒获魏豹。汉军终于平定魏地，设置三个郡，分别为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于是命令张耳和韩信向东经由井陘攻打赵国，斩杀陈馥、赵王歇。第二年，封张耳为赵王。

汉王驻扎在荥阳以南，修筑甬道和黄河连通，来运取敖仓的粮食。汉军和项羽相持了一年多。项羽多次袭扰汉军的甬道，汉军缺乏食物，项羽最终包围了汉王。汉王请求和解，提出将荥阳以西划归汉国的条件。项王不答应。汉王为此很担心，就采用陈平的计策，给陈平金四万斤，来离间楚国的君臣关系。于是项羽开始怀疑亚父。亚父当时劝说项羽趁机攻下荥阳，等到他被怀疑，就感到很生气，以年老为理由，请求辞官回家，还没到彭城就去世了。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辑：平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

收兵。

汉军断粮，就在夜里从东门放出两千多个女子，身披铠甲，楚军于是从四面围攻。将军纪信就乘坐着汉王的车驾，假扮成汉王，欺骗楚军。楚国士兵都高喊万岁，去城东观看，因为这个缘故汉王得以和几十名骑兵从西门逃出去。汉王命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驻守荥阳。众将领及士卒无法随行的，都留在城中。周苛、枞公相互商量说：“魏豹是反叛之国的王，难以和他一起守城。”于是他们杀死了魏豹。

汉王出荥阳进入关中时，收拢残兵想要再次向东进发。袁生劝汉王说：“汉军和楚军在荥阳相持已经几年了，汉军总是处于困境。希望君王从武关出击，项羽一定会领兵向南逃跑，君王凭借深沟高垒，让荥阳、成皋之间的士兵暂时得以休整。派韩信等人去平定黄河以北的赵地，与燕、齐两国联合，君王再去荥阳，也不算晚。像这样，楚军所要防备的地方就很多，兵力分散，汉军得以休整，再和楚军交战，就一定能够击败楚军了。”汉王采纳了他的计策，出兵驻扎在宛县、叶县之间，和黥布在沿途收拢残兵。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跳：通“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飡军小脩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余城。

淮阴【淮阴：指韩信。】 已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酈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蒯通：本名彻，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为通。】 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酈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项羽听说汉王在宛县，果然领兵向南进发。汉王坚守营垒不与楚军交战。当时彭越渡过睢水，和项声、薛公在下邳交战，彭越大破楚军。项羽就领兵向东进攻彭越。汉王也领兵向北驻扎在成皋。项羽击退彭越之后，听说汉王重新在成皋驻扎，就再次领兵向西进发，攻下荥阳，杀死周苛、枞公，并且擒获韩王信，最终包围成皋。

汉王逃走，独自和滕公一起乘车从成皋玉门出去，向北渡过黄河，驱车到脩武住宿。汉王自称使者，早上驱车进入张耳、韩信的营中，并且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命令张耳向北招募赵地的士兵增援，命令韩信向东进攻齐国。汉王得到韩信的军队，士气重新振奋。他率领军队来到黄河边，向南在小脩武以南犒劳士卒，想要再次作战。郎中郑忠于是劝阻汉王，让他凭借高垒深沟，不要与项羽交战。汉王采纳了他的计策，派卢绾、刘贾率领士兵两万人，骑兵几百人，从白马津渡河，进入楚地，和彭越在燕县外城以西再次击败楚军，最终重新攻下梁地的十多座城邑。

朱子：「项籍垓下之败，实被韩信布得阵好，是以一败而竟毙。不特此耳，自韩信左取燕、齐、赵、魏，右取九江王布，收大司马殷周，而羽渐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则不待垓下之败，而其大势盖已不胜汉矣。」

淮阴侯接到命令后向东进发，还在平原没有渡河。汉王派酈生前去劝说齐王田广，田广反叛楚国，和汉国和解，一同进攻项羽。韩信

采纳蒯通的计策，最终攻破齐国。齐王烹杀酈生，向东逃往高密。项羽听说韩信已经率领黄河以北的士兵攻破齐、赵两国，并且想要进攻楚国，就派龙且、周兰前往阻击。韩信和楚交战，骑兵将领灌婴出击，大破楚军，杀死龙且。齐王田广投奔彭越。在这个时候，彭越率领士兵驻扎在梁地，往来袭扰楚军，断绝他们运送粮食的通道。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sì}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假王：代理的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

四年（前203年），项羽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说：“谨慎地守卫成皋。如果汉军挑战，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只是不让他们向东进发就可以了。我十五天内一定会平定梁地，再和将军会合。”他就出兵去攻打陈留、外黄、睢阳，将其攻下。汉军果然多次挑战楚军，楚军不出战，汉军派人接连辱骂楚军五六天，大司马很生气，让士兵渡过汜水。士兵渡过一半时，汉军发起进攻，大破楚军，缴获楚国的全部金玉财物。大司马曹咎、长史司马欣都在汜水边上自刎。项羽来到睢阳，听说海春侯被打败，就率领军队返回。汉军当正在荥阳以东围攻钟离昧，项羽赶到，汉军全部撤退到险要地带。

韩信攻破齐国以后，派人告诉汉王说：“齐国临近楚国，权力太小，不做代理的国王，恐怕无法安定齐国。”汉王想进攻韩信。留侯

说：“不如趁机封他为齐王，让他为自己驻守齐国。”汉王就派张良带着印绶封韩信为齐王。

项羽听说龙且的军队被打败，就很害怕，派盱台人武涉前往劝说韩信。韩信不听。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间：山涧。】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矫：假传命令。】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刑余：受过刑罚。】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乃与公：据文意及刘邦的性格分析，似乎应作“与乃公”。乃公，意思是你父亲，是一种傲慢的自称。如果作“乃与公”解释，虽然也说得通，但是以刘邦尊称项羽为“公”，似乎不合情理。】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扞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楚、汉长期相持不分胜负，丁壮为行军作战而劳苦，老弱因转运物资而疲惫。汉王、项羽一起在广武涧的两边交谈。项羽想要和汉王单独挑战。汉王列举项羽的罪过说：“最初我与项羽一起领受怀王的命令，说好谁先进入平定关中就可以在那里称王。项羽违背约定，封我为蜀、汉的王，此为第一条罪状。项羽假传怀王的命令杀死卿子冠军，并且自立为上将军，此为第二条罪状。项羽援救赵国以后，应当回去报告，却擅自劫持诸侯的军队进入关中，此为第三条罪状。怀王

约定进入秦地不能施暴劫掠，项羽却烧毁秦宫室，挖掘始皇帝的坟墓，私下聚敛其财物，此为第四条罪状。项羽又强行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此为第五条罪状。项羽以欺骗手段在新安坑杀秦地子弟二十万人，封他们的将领为王，此为第六条罪状。项羽把自己的将领都封在好地方为王，却赶走当地原来的君主，让臣下争相叛逆，此为第七条罪状。项羽把义帝从彭城赶走，自己在那里建都，夺走韩王的封地，一并统治梁、楚两地，分给自己更多的土地，此为第八条罪状。项羽派人在江南暗杀义帝，此为第九条罪状。身为别人的臣子却杀害自己的君主，诛杀已经投降的人，处理政事不能公平，主持约定不能守信，天下人都不能容忍，大逆不道，此为第十条罪状。我率领正义之师跟随诸侯来诛杀残暴的贼人，派受过刑罚的罪人杀掉项羽，为什么向老子挑战！”项羽非常生气，埋伏的弓弩手射中了汉王。汉王伤到胸部，却捂着脚说：“贼人射到了我的脚趾！”汉王受伤卧床，张良请汉王强行起来巡视慰劳士卒，来稳定军心，不让楚军利用胜势攻打汉军。汉王出来巡视军中，伤势加重，因而驱车进入成皋。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存问：慰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武王：指黥布。】，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汉王伤愈，向西进入关中，抵达栎阳，慰问当地百姓，摆酒设宴，在栎阳街市将前塞王司马欣斩首示众。过了四天，汉王再次回到军中，驻扎在广武。关中的士兵出发增援。

在这个时候，彭越率领士兵驻扎在梁地，往来袭扰楚军，断绝他们运送粮食的通道。田横前去归附彭越。项羽多次进攻彭越等人，齐王韩信又进军攻打楚军。项羽很害怕，就和汉王约定，平分天下，划分鸿沟以西的土地归汉国，鸿沟以东的土地归楚国。项王归还汉王的父母妻儿，汉军都高喊万岁，于是撤退离去。

项羽解除包围向东返回。汉王想要领兵向西返回，采用留侯、陈平的计策，于是出兵追击项羽，到阳夏以南停留驻扎，和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时间会合后攻打楚军。汉王来到固陵，韩信、彭越没有来会合。楚军进攻汉军，大破汉军。汉王再次进入营垒，深挖堑壕来防守。汉王采用张良的计策，这时韩信、彭越都赶来会合。等到刘贾进入楚地，围困寿春，汉王在固陵战败，才派出使者召见大司马周殷，发动九江的全部兵力去迎接武王，在进军途中屠戮城父，跟随刘贾、齐国和梁国的诸侯都在垓下会合。汉王封武王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皇帝：刘邦在汉五年称帝，而此时尚未称帝。】在后，绛侯【绛侯：周勃在汉朝建立后的封号。】、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

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五年（前202年），高祖和诸侯的军队一起进攻楚军，和项羽在垓下决战。淮阴侯率领三十万人独自在正面抵挡，孔将军在左翼，费将军在右翼，皇帝在后方，绛侯、柴将军在皇帝之后。项羽的士兵大约有十万人。淮阴侯率先和项羽交战，不能取胜，撤退。孔将军、费将军出击，楚军不能取胜，淮阴侯又趁机进攻，在垓下大败项羽。项羽的士兵听到汉军士兵唱楚歌，以为汉军已经全部占领楚地，项羽于是战败逃走，所以楚军大败。汉王派骑兵将领灌婴在东城追杀项羽，斩首八万人，终于平定楚地。鲁县人为楚国坚守而无法攻下。汉王率领诸侯的军队向北进发，向鲁县的百姓展示项羽的头，鲁县人才投降。于是汉王以鲁公的封号将项羽埋葬在穀城。汉王回军到定陶，驱车进入齐王的营垒，夺取了他的兵权。

正月，诸侯和将相共同请求尊崇汉王为皇帝。汉王说：“我听说皇帝的尊号是贤德之人才能拥有的，不切实际的名号，不是这样的人所持守的，我不敢担当皇帝的尊位。”群臣都说：“大王出身寒微，诛除暴逆，平定天下，有功的人就分土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称皇帝的尊号，大家都会对自己的封号产生疑虑。我们冒死请求大王称皇帝。”汉王多次辞让，没有办法，说：“各位一定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对国家有利。”甲午日，汉王在汜水以北登上皇帝之位。

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赵王敖：张耳死后，其子张敖继位。】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临江王驩：共

敖死后，其子共驩继位。】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皇帝说义帝没有后代，齐王韩信熟悉楚地的风俗，就改封他为楚王，定都下邳。封建成侯彭越为梁王，定都定陶。原韩王信为韩王，定都阳翟。改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定都临湘。番君的将领梅鋗有战功，跟随皇帝进入武关，所以皇帝感激番君。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封地和以前一样。

天下大致平定。高祖定都雒阳，诸侯都是他的臣属。原临江王共驩为项羽反叛汉王，高祖命令卢绾、刘贾包围临江，不能攻下。几个月后将其降服，在雒阳杀死共驩。

五月，士兵都回到家乡。诸侯的子弟留在关中的都免除徭役十二年，回到家乡的士兵则免除六年，发给他们一年的粮食。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列侯：秦二十等爵最高者为彻侯，后来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帷帐：指将帅的军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在雒阳的南宫摆酒设宴。高祖说：“列侯众将不要隐瞒我，

都说真心话。我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项氏失掉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傲慢而喜欢侮辱人，项羽仁厚而愿意爱护人。然而陛下派人攻打城邑夺取土地，所降服和攻下的地方就封给他们，和天下人同享利益。项羽却嫉妒贤能之士，有功的人就加以陷害，贤能的人就加以怀疑，获取胜利却不计别人的功劳，夺得土地也不给别人好处，这就是他失掉天下的原因。”高祖说：“各位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却不知道另一个方面。要说在帷帐中筹划策略，在千里外决战制胜，我比不上子房。镇守国家，抚慰百姓，供给粮饷，保证粮道不被阻断，我比不上萧何。统帅百万大军，作战必胜，进攻必克，我比不上韩信。他们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却能够任用他们，这才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刘敬：娄敬，赐姓刘。】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

高祖想要长期定都雒阳，齐国人刘敬劝说高祖，留侯也劝说高祖进入关中建都，高祖当天起驾，进入关中建都。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叛，攻下代地。高祖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叛军，擒获燕王臧荼，随即封太尉卢绾为燕王。他派丞相樊哙率领军队攻打代郡。

当年秋季，利几反叛，高祖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叛军，利几逃走。利几，是项氏的将领。项氏失败，利几自称陈公，没有跟随项羽，逃

出来投降高祖，高祖封他为颍川侯。高祖来到雒阳，根据名籍召见列侯，利几感到害怕，所以反叛。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高祖：皇帝生前不应以庙号、谥号相称，此处是后世史官的追述。从上下文可知，此处应称“上”或“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彗【彗：扫帚。】，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形胜：地形条件优越。】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百二：百倍。】焉。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líng【瓴：水瓶。】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勃海：即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后十余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剖符：天子封侯、授官时剖开竹符，赐予大臣一半，自留一半，以此为信物。】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六年（前201年），高祖每隔五天朝见一次太公，像普通百姓一样行父子之礼。太公的家令劝太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也没有两个君主。现在皇帝尽管是儿子，却也是君主；太公尽管是父亲，却也是臣下。怎么可以让君主跪拜臣下呢！像这样，君主的威严

和尊贵就无法彰显。”后来高祖朝见太公，太公就抱着扫帚，迎在门口，向后倒退着走。高祖非常惊讶，下车搀扶太公。太公说：“皇帝是君主，怎么可以因为我而扰乱天下的法纪呢！”于是高祖就尊崇太公为太上皇。高祖心中赞赏家令的话，赐给他金五百斤。

十二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阴谋反叛的事情，高祖询问身边的大臣，大臣们争着想要去征讨韩信。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假装巡游云梦泽，在陈县会见诸侯，楚王韩信前往迎接，就趁机将他擒获。当天，高祖大赦天下。田肯前来祝贺，趁机劝高祖说：“陛下擒获韩信，又定都秦地。秦地，是地理形势优越的地方，有四周环绕山河的险阻，与诸侯远隔上千里，手持长戟的武士达上百万，秦地的优势强于别处百倍。地理形势有利，从这里出兵到诸侯国，就像站在高大的房屋上往下倾倒瓶中的水一样。齐国，东面有琅邪、即墨的丰饶，南面有泰山的险固，西面有浊河的屏障，北面有渤海的物产。土地方圆二千里，手持长戟的武士上百万，与诸侯远隔上千里，齐国的优势强于别处十倍。因此这两个地方可以算是东西秦。不是陛下的亲近子弟，就不要封他为齐王了。”高祖说：“好。”赐给他金五百斤。

十几天以后，高祖封韩信为淮阴侯，将他原来的封地分为两国。高祖说将军刘贾多次立下战功，封他为荆王，统治淮水以东。封弟弟刘交为楚王，统治淮水以西。封儿子刘肥为齐王，统治七十多座城邑，说齐语的民众都归属齐国。高祖于是评定功劳，和众列侯剖符分封。他将韩王信迁徙到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堕指：冻掉手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

七年（前200年），匈奴来到马邑进攻韩王信，韩王信趁机和匈奴谋划在太原反叛。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原赵将赵利为王来反叛，高祖亲自前去讨伐叛军。正逢天气寒冷，士兵冻掉手指的有十分之二三，终于来到平城。匈奴在平城围攻我军，七天后才撤离。高祖命令樊噲留下平定代地，封哥哥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从平城经赵国、雒阳，抵达长安。长乐宫建成，丞相以下官员迁到长安办公。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匈匈：纷乱的样子。】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八年（前199年），高祖向东进发到东垣攻打韩王信的残余叛贼。

萧丞相修建未央宫，建造了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返回，见到宫阙非常壮丽，很生气，对萧何说：“天下纷乱不安，人们被战事困扰多年，事业的成败还不明确，怎么能把宫室修建得这样奢华呢？”萧何说：“天下还没有安定，因此可以趁机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不壮丽就无法彰显尊贵和威严，而且也可以让后世不能再扩建。”高祖这才感到高兴。

高祖前往东垣，路过柏人，赵相贯高等人要谋杀高祖，高祖感到心惊，因此没有在柏人停留。代王刘仲丢弃封国逃跑，私自回到雒

阳，被贬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大人：对父母的尊称。】常以臣无赖【无赖：没出息。】，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九年（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的阴谋被发觉，诛灭三族。高祖贬赵王张敖为宣平侯。这一年，迁徙楚国贵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国贵族田氏到关中。

未央宫建成。高祖隆重地会见诸侯和群臣，在未央宫前殿摆酒设宴。高祖捧着玉杯，站起来祝福太上皇长寿，说：“最初父亲大人总是认为我没出息，不能经营产业，不如二哥努力。现在我的事业和二哥比，谁的更多呢？”殿上的群臣都高喊万岁，大笑着取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七月：汉初沿袭秦朝历法，以夏历（农历）十月为岁首，到第二年九月为一年，因此七月在十月之后。】，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命酈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

十年（前197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

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都来到长乐宫朝见高祖。春季、夏季没有重大事件。

七月，太上皇在栎阳宫去世。楚王、梁王都前来送葬。高祖赦免栎阳的囚犯。酈邑改名为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在代地反叛。高祖说：“陈豨曾经做过我的使者，很守信用。代地是我很看重的地方，所以封陈豨为列侯，以相国的名义驻守代地，现在竟然和王黄等人劫掠代地！代地的官吏和百姓并没有罪，赦免代地的官吏和百姓。”九月，高祖亲自向东攻打陈豨。来到邯郸，高祖高兴地说：“陈豨不向南占据邯郸，并且以漳水为屏障，我就知道他不能成功了。”听说陈豨的部将都是以前的商人，高祖说：“我知道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了。”他就用金钱引诱陈豨的部将，陈豨有很多部将投降了。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游行：迂回作战。】，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一年（前196年），高祖在邯郸还没有将陈豨等人完全诛灭，陈豨的部将侯敞率领一万多人迂回作战，王黄驻扎在曲逆，张春渡过

黄河攻打聊城。汉军派将军郭蒙和齐国将领出击，大败叛军。太尉周勃取道太原进军，平定了代地。来到马邑，马邑不投降，周勃就将其摧毁。

陈豨的部将赵利驻守东垣，高祖攻打东垣，不能攻下。一个多月后，叛军士卒辱骂高祖，高祖非常生气。东垣投降时，高祖命令交出辱骂自己的人，将其斩首，没有辱骂的就原谅了他们。因此划出赵国常山以北的土地，封儿子刘恒为代王，定都晋阳。

春季，淮阴侯韩信在关中阴谋反叛，诛灭三族。夏季，梁王彭越阴谋反叛，废去封号迁徙蜀郡；他又想反叛，就将其诛灭三族。高祖封儿子刘恢为梁王，儿子刘友为淮阳王。

秋季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向东吞并荆王刘贾的封地，向北渡过淮水，楚王刘交逃到薛县。高祖亲自前去攻打他。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甄zhuì，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万岁后：对帝王之死的讳称。】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汤沐邑：以赋税提供食宿、斋戒、沐浴的私人领地。】，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诸母：众女性长辈。】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

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刘基：「汉兴，一扫衰周之文敝而还诸朴。《丰沛之歌》，雄伟不饰，移风易尚之机，实肇于此。」王世贞：「《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

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

十二年（前195年）十月，高祖在会甄攻打黥布的军队后，黥布逃走，高祖命令别将去追击。

高祖撤军返回，经过沛县，留下来。他在沛宫摆酒设宴，将昔日的朋友和父老子弟都召来纵情饮酒，征发沛县的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到畅快时，高祖击筑，亲自作诗唱道：“大风吹起来啊云彩飞扬，声威遍及海内啊回到故乡，如何得到勇士啊守卫四方！”他命令那些儿童都跟着学唱。高祖于是起身跳舞，情绪激动而伤感，眼泪留下数行。他对沛县的百姓说：“远游之人思念故乡。我虽然定都关中，去世以后我的魂魄还是愿意回到沛县。况且我以沛公的身份诛灭暴逆，终于得到天下，以沛县为我的汤沐邑，免除沛县民众的赋役，世代都不用再征缴。”沛县的男女长辈和朋友每天快乐饮酒，叙说旧事取笑为乐。过了十几天，高祖想要离开，沛县的百姓执意挽留高祖。高祖说：“我的随行人员太多，父兄供养不起。”于是离去。沛县百姓倾城而出，都来到城西进献酒食。高祖又留下来，设帷帐宴饮三天。沛县百姓都叩头说：“沛县有幸得以免除赋役，丰邑还没有免除。希望陛下哀怜丰邑百姓。”高祖说：“丰邑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绝不能忘记，我只因为当地人跟随雍齿背叛我投靠魏国才不愿免除他们的赋役。”沛县百姓执意请求，高祖才一并免除丰邑的赋役，与沛县相同。这时高祖封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在洮水南北两路分别追击黥布的军队，都大破叛军，在鄱阳追上黥布而将其斩首。

樊哙另外率领一支军队平定了代地，在当城将陈豨斩首。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缙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辟阳侯：审食其。】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少戆：有些鲁莽。】，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十一月，高祖从讨伐黥布的前线返回长安。十二月，高祖说：“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缙王、赵悼襄王都断绝祭祀没有后代，分别派守墓人十户，秦始皇帝为二十户，魏公子无忌为五户。”赦免代地被陈豨、赵利所胁迫的官吏及百姓，全部赦免。陈豨的降将说陈豨在反叛时，燕王卢绾派人来到陈豨的住所，和他暗中谋划。高祖派辟阳侯去迎接卢绾，卢绾称病不来。辟阳侯返回，详细报告卢绾已经显现反叛的端绪了。二月，高祖派樊哙、周勃率领军

队进攻燕王卢绾，赦免燕国参与反叛的官员和百姓。封皇子刘建为燕王。

程子：「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兴废存亡之理。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何如，是亦学也；观帝宽大长者，能用三杰，则知汉家所以立四百年基业；观伪游云梦，则知诸侯次第而畔；观萧何系狱，则知汉臣多不保终。」

高祖攻打黥布时，被流箭所射中，行军途中生病。病情严重，吕后迎接良医。医生进宫拜见，高祖询问医生，医生说：“病能够治好。”于是高祖谩骂医生说：“我以平民的身份手持三尺长剑夺取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性命由上天注定，即使扁鹊重生，又能有什么用处！”高祖于是没有让医生治病，赏赐给他金五十斤，让他走了。不久吕后问：“陛下去世以后，萧相国也死了，让谁去接替他？”高祖说：“曹参可以。”又问其次，高祖说：“王陵可以。然而王陵有些鲁莽，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难以独自担当重任。周勃沉稳而缺少文采，然而能够安定刘氏的人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做太尉。”吕后再问其次，高祖说：“这以后的事情也不是你能知道的。”

卢绾率领几千名骑兵在边塞打听消息，希望在高祖病愈时亲自进宫谢罪。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快快【快快：不满意的样子。】，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酈将军。酈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四月甲辰日，高祖在长乐宫去世。过了四天也不公布死讯。吕后与审食其商量说：“众将领和皇帝都出身编户平民，现在面朝北方向皇帝称臣，心里经常感到不满，现在又事奉年少的君主，不把他们全部灭族，天下就不会安定。”有人听说这个消息，就对酈将军说了。酈将军前去见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四天仍不公布死讯，还想杀死众将领。如果真的这样做，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率领十万人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人平定燕国、代国，这时他们听说皇帝去世，众将领都被杀掉，一定会联合起来回军向关中进发。大臣在内部叛乱，诸侯在外面造反，灭亡可以踮脚等待了。”审食其进宫转述这些话，才在丁未日公布死讯，大赦天下。

卢绾听说高祖去世，就逃到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丙寅日，安葬高祖。己巳日，立太子为皇帝，来到太上皇庙。群臣都说：“高祖出身寒微，平定乱世使其重返正道，平定天下，是汉朝的太祖，功劳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继承皇帝称号，这就是孝惠帝。朝廷命令郡国诸侯分别建立高祖庙，每年按照季节进行祭

祀。

等到孝惠帝五年（前190年），想起高祖回到沛县时悲喜交加的情景，就将沛宫改建为高祖的原庙。高祖所教唱歌的儿童一百二十人，都让他们在高祖庙里吹奏音乐，以后有缺额，就立即补充。

高帝有八个儿子：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其次是孝惠帝，吕后的儿子；其次是戚夫人的儿子赵隐王刘如意；其次是代王刘恒，后来被立为孝文帝，是薄太后的儿子；其次是梁王刘恢，吕太后时改封他为赵共王；其次是淮阳王刘友，吕太后时改封他为赵幽王；其次是淮南厉王刘长；其次是燕王刘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质朴。】。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崇信鬼神。】。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文采，指礼乐制度。】。文之敝，小人以僣sài【僣：不诚恳。】，故救僣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dào【纛：帝王车马上的羽毛饰物。】。葬长陵。

太史公说：夏朝时的政治质朴。质朴的缺点，就是平民粗野无礼，因此殷商以虔敬来取代它。虔敬的缺点，就是平民迷信鬼神，因此周朝以文采来取代它。文采的缺点，就是平民不够诚恳，因此补救不诚恳没有比质朴更好的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就像循环，终而复始。周朝到秦朝之间，可以说是文采的缺点暴露的时代。秦朝的政令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使用严刑酷法，难道不荒谬吗？因此汉朝兴起，面对过去的缺点改变了政策，使人们不感到疲倦，于是得到上天的统绪了。每年十月群臣诸侯进宫朝见。车马服饰的制度，皇帝车驾有黄色伞盖，左侧的马头插上羽毛饰物。高祖被安葬在长陵。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司马光：「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几，谏不听则号泣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惠帝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义也。」郭嵩焘：「案此《本纪》中明言『孝惠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是惠帝初立后，吕后专杀自恣，政由己出，固已久矣。史公不为惠帝立纪，以纪实也。」

本篇是高皇后吕雉的本纪，记述了从汉惠帝到她称制期间的重大事件。吕后尽管没有称帝，其权位却与帝王毫无二致，被《史记》列入本纪。虽然吕后的秉政引发诸吕之乱，但是司马迁仍然不得不肯定她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贡献。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微时：贫贱的时候。】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希：同“稀”。】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争：谏诤，劝阻。】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周吕侯：吕泽。】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郿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吕太后，是高祖贫贱时的妻子，她生下孝惠帝、女儿鲁元太后。等到汉高祖成为汉王的时候，得到定陶人戚姬，很宠爱她，生下赵隐

王刘如意。孝惠帝为人仁慈软弱，高祖认为他不像自己，总是想要废掉太子，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因为刘如意像自己。戚姬受到宠幸，经常跟随高祖前往关东，她日夜哭泣，希望高祖立她的儿子来取代太子。吕后年纪大了，经常留守都城，很少见到高祖，夫妻关系更加疏远。刘如意被封为赵王以后，多次差点取代了太子，幸亏大臣劝阻，再加上留侯的计策，太子才没有被废掉。

吕后为人刚强坚毅，辅佐高祖平定天下，诛杀大臣大多是吕后的计划。吕后有两个哥哥，都担任将领。大哥周吕侯为国而死，高祖封他的儿子吕台为郿侯，另一个儿子吕产为交侯；二哥吕释之被封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永巷：宫中囚禁嫔妃、宫女的地方。】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明【犁明：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

夏，诏赐酈侯父追谥为令武侯。

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燔【燔：同“熏”。】耳，饮瘖【瘖：

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甲辰日，高祖在长乐宫去世，太子继承皇帝称号。当时高祖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是孝惠帝的哥哥，不是同母所生，被封为齐王；其余都是孝惠帝的弟弟，戚姬的儿子刘如意被封为赵王，薄夫人的儿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其他姬妾的儿子刘恢被封为梁王，刘友被封为淮阳王，刘长被封为淮南王，刘建被封为燕王。高祖的弟弟刘交被封为楚王，哥哥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不属于刘氏的功臣番君吴芮的儿子吴臣被封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恨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于是下令将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并且召见赵王。使者往返多次，赵相建平侯周昌对使者说：“高帝把赵王托付给我，现在赵王年纪小。我私下里听说太后怨恨戚夫人，想要征召赵王一并诛杀，我不敢送走赵王。况且赵王也生病了，不能遵奉诏令。”吕后非常生气，就派人召见赵相。赵相应征来到长安，吕后就派人再去召见赵王。赵王来了，还没有到达。孝惠帝慈爱仁厚，知道太后生气了，就亲自到霸上迎接赵王，和他一起进宫，亲自带着赵王一同坐卧饮食。太后想要杀死赵王，却找不到机会。孝惠帝元年（前194年）十二月，孝惠帝早晨外出射猎。赵王年纪小，不能早起。太后听说他独自在宫中，就派人带上毒酒给他喝。黎明时分，孝惠帝回来，赵王已经死了。于是朝廷改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

夏季，孝惠帝下诏令追谥酈侯的父亲为令武侯。

太后终于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双眼，熏聋双耳，灌下哑药，把她扔到厕所里，称她为“人猪”。过了几天，她让孝惠帝前去观看人猪。孝惠帝看到后，向别人，才知道是戚夫人，于是大哭，因此生病，卧床一年多不能起来。他派人向太后请示说：“这不是人能做出

来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终究还是不能治理天下。”孝惠帝因此每天放纵地饮酒取乐，不处理朝政，所以身患疾病。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为寿：敬祝祝福长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泛：倾覆，打翻。】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酖，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汤沐邑：以赋税提供食宿、斋戒、沐浴的私人领地。】，太后必喜，王必无忧。”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王太后：鲁元公主的丈夫是赵王张敖，因贯高行刺事件废为侯，其子张偃在吕后时封鲁王，所以称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

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二年（前193年），楚元王、齐悼惠王都来朝见。十月，孝惠帝和齐王在太后面前设宴饮酒，孝惠帝认为齐王是哥哥，就安排他坐在上首，按照普通百姓家的礼节。太后很生气，就命人倒了两杯毒酒，放在前面，命令齐王起身为自己敬酒。齐王起身，孝惠帝也起身，取过一个酒杯想要和齐王一起敬酒。太后这才感到害怕，亲自起身打翻了孝惠帝的杯子。齐王感到奇怪，因而没敢喝这杯酒，假装醉酒离开了。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是毒酒，齐王很害怕，认为自己无法从长安逃脱，为此忧虑。齐国内史士劝齐王说：“太后只有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两个孩子。现在大王有七十多座城邑，而公主只有几座城为食邑。假如大王将一个郡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邑，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大王就一定没有忧虑了。”于是齐王将城阳郡献给公主，尊崇公主为王太后。吕后非常高兴，答应了齐王的请求，就在齐王的官邸

摆酒设宴，畅快饮酒，宴会结束后，就让齐王回去了。

三年（前192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四年（前191年）完成一半，经过五年（前190年）和六年（前189年）最终完工。诸侯都来聚会。十月，诸侯入朝庆贺。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解：原因。】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疆计。太后说yuè，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

七年（前188年）秋季八月戊寅日，孝惠帝去世。举行丧礼时，太后哭了，却没有流泪。留侯的儿子张辟疆担任侍中，年仅十五岁，对丞相说：“太后只有孝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去世了，却哭得不悲伤，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丞相说：“是什么原因？”张辟疆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惧怕各位。您现在请太后任命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南北军，等到吕氏都进入宫中，在朝廷掌握大权，这样太后才会心安，各位就能侥幸摆脱灾祸了。”丞相就按照张辟疆的计策去做了。太后很高兴，她哭得才悲伤起来。吕氏的权势由此建立。于是朝廷大赦天下。九月辛丑日，安葬孝惠帝。太子即位为皇帝，拜谒高祖庙。

元年【元年：汉惠帝死后，吕太后开始称制，史称高皇后元年（“高”为谥号），因此她废立皇帝而不改元。】，号令一出太后。

太后称制【称制：代行皇帝职权。】，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

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噠shà 【噠：同‘歃’。】 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 【面折：当面指责别人。】 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酈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元年（前187年），号令都由太后发出。

太后代行皇帝职权，想要商议封吕氏子弟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杀白马盟誓说：‘不是刘氏子弟而称王的，天下人一起攻打他。’现在封吕氏子弟为王，违背了高帝的盟约。”太后很不高兴。她又询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代行皇帝职权，封弟兄和吕氏子弟为王，没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很高兴，退朝。王陵责备陈平、绛侯说：“当初和高帝歃血为盟，各位不在场吗？现在高帝去世了，太后以女人的身份当权，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各位纵使想要阿谀逢迎违背盟约，又有什么颜面去地下见高帝呢？”陈平、绛侯说：“今天在当面指责别人，在朝堂上直言进谏，我们不如您；保全国家社稷，安定刘氏后裔，您又不如我们。”王陵没有办法回应他们。十一月，太后想要罢免王陵，就任命他为皇帝的太傅，剥夺了他的丞相职权。王陵于是称病辞职回家。吕后就任命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处理政务，只是监督宫中的事情，就像郎中令一样。审食其因此深受太后宠幸，经常参与朝政，公卿都依靠他来决断政事。这时太后追尊酈侯的父亲为悼武王，想要以此为封吕氏子弟为王的开端。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齐丞相寿为平定侯。少府延为梧侯。乃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轹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风：通“讽”，婉言劝说，暗示。】大臣，大臣请立酈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后。

四月，太后想要封吕氏子弟为侯，就先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去世，赐谥号为鲁元太后。鲁元公主的儿子张偃被封为鲁王。鲁王的父亲，就是宣平侯张敖。太后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章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为妻。齐丞相齐寿被封为平定侯。少府阳成延被封为梧侯。于是封吕种为沛侯，封吕平为扶柳侯，封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先封孝惠帝后宫所生的儿子刘彊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轹侯，刘武为壶关侯。太后暗示大臣，于是大臣请求封酈侯吕台为吕王，太后批准了。建成康侯吕释之去世，嗣子有罪，被废黜，太后封他的弟弟吕禄为胡陵侯，来延续康侯的后代。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

三年，无事。

四年，封吕嬃xū 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详：通“佯”，假装。】 为有

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迷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轹zhǐ 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

二年（前186年），常山王去世，封他的弟弟襄城侯刘山为常山王，改名刘义。十一月，吕王吕台去世，谥号为肃王，太子吕嘉继位为王。

三年（前185年），没有重大事件。

四年（前184年），封吕嬃为临光侯，封吕他为俞侯，封吕更始为赘其侯，封吕忿为吕城侯，同时封赏诸侯和丞相五人。

宣平侯的女儿做孝惠帝的皇后时，没有生下儿子，就假装怀孕，抱来一个美人的儿子做自己的儿子，将孩子的母亲杀死，立这个收养的孩子为太子。孝惠帝去世后，太子被立为皇帝。皇帝长大后，从别处听说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自己并不是皇后的亲生儿子，就说出这样的话：“皇后怎么能杀死我的母亲而让我做她的儿子呢？我还没有长大，等我长大后一定要作乱。”太后听说后为此担忧，害怕他作乱，就将他幽禁在永巷中，声称皇帝病重，身边的侍臣也不能见到皇帝。太后说：“凡是拥有天下治理万民的人，应该像苍天一样覆盖众生，像大地一样容纳万物，皇帝怀有欢愉之心来安定百姓，百姓就会高兴地事奉皇帝，欢愉和高兴相互交融，天下就能太平。现在皇帝久病不愈，已经迷惑昏乱，不能继承主持宗庙祭祀的重任，不能让他来

治理天下，应该找人来取代他。”群臣都叩头说：“皇太后为天下民众考虑，为安定国家社稷而长远规划，我们叩头遵奉诏令。”皇帝被废黜，太后将他暗杀。五月丙辰日，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改名刘弘。皇帝即位不称元年，是因为太后代行皇帝职权处理天下大事。封轹侯刘朝为常山王。设置太尉一职，任命绛侯周勃为太尉。

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

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财：通“裁”。】。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

五年（前183年）八月，淮阳王去世，封他的弟弟壶关侯刘武为淮阳王。

六年（前182年）十月，太后认为吕王吕嘉平时骄横放纵，将他废黜，封肃王吕台的弟弟吕产为吕王。夏季，大赦天下。封刘悼惠王的儿子刘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前181年）正月，太后召见赵王刘友。刘友娶吕氏的女子为王后，却不喜欢她，宠爱别的姬妾。这个吕氏的女子心怀嫉妒，生

气地离去，在太后面前说赵王的坏话，诬告他有罪说：“吕氏怎么能封王！太后去世以后，我一定会除掉他们。”太后很生气，因为这个缘故召见赵王。赵王到来，被安置在府邸而不接见，命令卫士将他围困起来，不给他食物。赵王的群臣中有人偷偷给他送饭吃，被发现就逮捕论罪。赵王感到饥饿，就唱道：“吕氏当权啊刘氏危急，胁迫王侯啊强令我娶妻。王妃嫉妒啊以恶名相诬，妒妇乱国啊皇帝不醒悟。没有忠臣啊为何离封国？野外自尽啊苍天伸冤屈！唉，无法后悔啊宁愿早自裁。封王却饿死啊谁能怜惜！吕氏无理啊托上天报仇。”丁丑日，赵王被幽禁而死，以平民的礼仪将他埋葬在长安百姓的墓地。

己丑日，发生日食，白天很昏暗。太后很厌恶，心里不高兴，就对身边的侍臣说：“这是因为我的缘故。”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太后女弟【女弟：妹。】吕嫫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

二月，太后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吕王吕产改封为梁王，梁王不

去封国，担任皇帝的太傅。太后封皇子昌平侯刘太为吕王。梁国改名为吕国，吕国改名为济川国。太后的妹妹吕嫪有一个女儿是营陵侯刘泽的妻子，刘泽担任大将军。太后封吕氏子弟为王，担心自己去世后刘将军作乱，就封刘泽为琅邪王，来安抚他。

梁王刘恢改封赵王，心里很不高兴。太后将吕产的女儿嫁给赵王为王后。王后的侍从官都是吕氏子弟，他们独断专行，暗中监视赵王，赵王不能自作主张。赵王有一个他所宠爱的姬妾，王后命人将她毒死了。赵王于是创作了诗歌四章，命令乐工演唱。赵王很悲伤，六月就自杀了。太后听说后，认为赵王为了女人背弃宗庙礼法，废黜他的嗣子的继承权。

宣平侯张敖去世，因他的儿子张偃是鲁王，所以追赐张敖谥号为鲁元王。

秋季，太后派使者告诉代王，想要改封他为赵王。代王谢绝了，希望在代国戍守边疆。

太傅吕产、丞相陈平等入进言，武信侯吕禄是上等侯爵，在列侯中位列第一，请求封他为赵王。太后批准了，追尊吕禄的父亲建成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刘建去世，他的美人生有一个儿子，太后派把这个孩子杀死，导致他没有子嗣，封国被削除。

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吕后祓【祓：一种禳灾祈福的祭祀。】，还过轺道，见物如苍犬，据【据：《汉书·五行志》《前汉纪·高后纪》等书作“𢶏”或“𢶏”，有刺激、抓住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扑咬。】高后掖【掖：通“腋”。】，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鲁元王偃：张敖谥元王，此处“元”为衍字。】

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八年（前180年）十月，太后封吕肃王的儿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吕通的弟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旬，吕后举行祓祭，回来经过轺道，看见一个形似黑狗的东西，扑咬她的腋下，忽然又不见了。她找人占卜，说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作祟。高后于是因为腋下的伤而生病。

高后因为外孙鲁王张偃年纪小，很早就失去父母，孤立无助，就分封张敖以前姬妾的两个儿子，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以此辅佐鲁王张偃。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宫中担任令和丞的宦者都被封为关内侯，每个人食邑五百户。七月中旬，高后病情严重，于是她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吕太后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平定天下以后，和大臣约定，说：‘不是刘氏子弟而称王的，天下人一起攻打他。’现在吕氏封王，大臣心中不满。我就要死了，皇帝年纪小，大臣恐怕会作乱。你们一定要掌管军队保卫皇宫，千万不要给我送丧，不要被别人所控制。”八月辛巳日，高后去世，留下诏书赏赐诸侯王每个人一千金，将相、列侯、郎官都按照品秩赏赐金钱。大赦天下。高后任命吕王吕产为相国，立吕禄的女儿为皇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齐哀王：刘襄。】弟，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齐王语：指《齐悼惠王世家》。】中。

高后被安葬以后，朝廷任命左丞相申屠嘉为皇帝的太傅。

朱虚侯刘章有勇力，东牟侯刘兴居是他的弟弟，他们都是齐哀王的弟弟，居住在长安。在这个时候，吕氏当政专权，想要作乱，畏惧高帝的旧臣绛侯、灌婴等人，还没有敢行动。朱虚侯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他在暗中打听到他们的阴谋。他担心自己被诛杀，就暗中派人告诉他的哥哥齐王，想要让他发兵西进，诛灭吕氏而自立为帝。朱虚侯想要在宫中和大臣做内应。齐王想要发兵，他的相国不服从命令。八月丙午日，齐王想要派人诛杀相国，相国召平竟然反叛，举兵想要围攻齐王，齐王趁机杀死了他的相国，终于发兵东进，用计谋夺取了琅邪王的军队，合并两支军队向西进发。相关记载在齐王的传记中。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寡人：王侯的自称。】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齐王于是写信给诸侯王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子弟们为王，悼惠王被封为齐王。悼惠王去世以后，孝惠帝派留侯张良立我为齐王。孝惠帝去世，高后当政，她年纪大了，听信吕氏子弟的话，擅自废立皇帝，又接连杀死三位赵王，灭掉梁国、赵国、燕国来封吕氏子弟为王，齐国也被一分为四。忠臣进言劝谏，高后迷惑昏乱不能采纳。现在高后去世，而皇帝还年轻，不能治理天下，当然要依靠大臣和诸侯的力量。可是吕氏擅自任命自家人为高官，聚集军队树立威严，胁迫列侯和忠臣，假传制命来号令天下，宗庙因此陷入危亡。我要率领军队进宫诛杀那些不应当被封为王的人。”汉朝廷得知这一消息，相国吕产等人就派颍阴侯灌婴率领军队去迎战。灌婴来到荥阳，就与人谋划说：“吕氏控制了关中的军队，想要危害刘氏而自立为皇帝。现在我打败齐军回去复命，这是在增加吕氏作乱的资本。”于是他留在荥阳驻扎，派使者告知齐王和诸侯，和他们结盟，来等待吕氏作乱，共同将其诛灭。齐王听说后，就撤军回到齐国的西部边界，按照约定等待时机。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梁王产：梁国已经改名为吕国。】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给【给：欺骗。】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

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酈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

吕禄、吕产想要在关中发动叛乱，对内忌惮绛侯、朱虚侯等人，对外畏惧齐国、楚国的军队，又担心灌婴背叛他们，想要等到灌婴的军队与齐国的军队交战再行动，因此犹豫不决。在这个时候，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名义上是少帝的弟弟，以及吕后的外孙鲁王，都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前往封国，居住在长安。赵王吕禄、吕王吕产各自率领军队驻扎在南北军，他们都是吕氏的人。列侯和群臣没有人坚信自己能够保全性命。

太尉绛侯周勃无法进入军中掌管兵权。曲周侯酈商年老多病，他的儿子酈寄和吕禄关系很好。绛侯就和丞相陈平谋划，派人劫持酈商，命令他的儿子酈寄前去欺骗吕禄说：“高帝和吕后一起平定天下，刘氏有九人被封为王，吕氏有三人被封为王，都是大臣商议决定的，事情已经通告诸侯，诸侯都认为很妥当。现在太后去世了，皇帝年少，而您佩带赵王的印玺，不赶快回到封国守卫国土，却担任上将军，率领军队留在这里，被大臣和诸侯所猜疑。您为什么不交还将军印，把军队交给太尉呢？也请吕王交还他的相国印，和大臣盟誓后回到封国，这样齐国的军队一定会撤退，大臣也能够安心，您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统治方圆千里的国土了，这是传承万世的好事。”吕禄相信了他的建议，想要交还将军印，把军队交给太尉。他派人报告吕产和吕氏的老人，有的人认为这样做可行，有的人认为不可行，正在犹豫而尚未决定。吕禄信任酈寄，经常和他外出狩猎。有一次经过姑母吕嬃家，吕嬃非常生气，说：“你身为将军却要放弃军队，吕氏现在没有安身的地方了。”于是她拿出全部珠玉宝器散放在堂下，说：“不要为别人看守这些东西了。”

左丞相审食其被罢免。

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cù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尚：掌管。】符节。乃令持节矫内nà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酈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酈兄kuàng【酈兄：酈寄，字况。兄，通“况”。】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军印去，太尉遂将北军。

八月庚申日清晨，代行御史大夫职事的平阳侯曹窋，拜见相国吕产议事。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归来，趁机责备吕产说：“大王不早些回到封国，现在即使想去，还能去吗？”贾寿把灌婴与齐国、楚国结盟，想要诛灭吕氏的事情告诉吕产，于是催促他赶快进宫。平阳侯大致听到了这些话，于是驱车报告丞相、太尉。太尉想要进入北军，不能进去。襄平侯纪通主管符节。太尉于是命令襄平侯手持符节假传诏令让太尉进入北军。太尉又命令酈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吕禄说：“皇帝派太尉掌管北军，想要您回到封国，赶快交还将军印辞别，不这样做，将会引起灾祸。”吕禄认为酈兄不会欺骗自己，于是解下将军印交给典客，又把军队交给太尉。太尉率领这支军队进入军门，在军中发布命令说：“支持吕氏的袒露右臂，支持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都袒露左臂支持刘氏。太尉来到军营，将军吕禄也已经交出将军印离开了，太尉终于得以率领北军。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裴回：同“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

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讼言：公开说。】 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餽【日餽：傍晚。】 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

然而还有南军没有被控制。平阳侯听说后，将吕产的阴谋告知丞相陈平，丞相陈平于是召来朱虚侯辅佐太尉。太尉命令朱虚侯把守军门。他命令平阳侯告诉卫尉：“不要让相国吕产进入殿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竟然进入未央宫，想要作乱，却不能进入殿门，只在殿门前徘徊。平阳侯担心不能取胜，驱车禀告太尉。太尉也担心不能战胜吕氏，不敢公开说要诛灭吕产，于是派朱虚侯对吕产说：“赶快进宫保护皇帝。”朱虚侯请求派兵，太尉给他士兵一千多人。进入未央宫门的时候，看见吕产已经在朝堂上了。傍晚时分，朱虚侯就向吕产发起进攻。吕产逃跑，天空刮起大风，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侍从官慌乱，没有人敢抵抗。朱虚侯追赶吕产，在郎中府吏的厕所里将他杀死。

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嫪。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朱虚侯杀死吕产之后，皇帝命令谒者带着符节前去慰劳朱虚侯。朱虚侯夺取符节，谒者不肯交出，朱虚侯就坐上他的车，利用符节驱车飞奔，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斩首。返回的时候，朱虚侯驱车进入北军，向太尉报告。太尉起身，下拜向朱虚侯庆贺说：“我们所担心的只是吕产，现在吕产已经被诛杀，天下安定了。”于是他派人分别将吕氏男女全部逮捕，无论老少全部斩首。九月辛酉日，将吕禄逮捕斩

首，将吕嬃笞打而死。派人诛杀燕王吕通，并且废黜鲁王张偃。九月壬戌日，朝廷任命皇帝的太傅审食其为左丞相。九月戊辰日，改封济川王为梁王，封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派朱虚侯刘章将诛灭吕氏的事情告知齐王，让他撤兵。灌婴的军队也从荥阳撤回。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无类：没有幸存者。】 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dí子【適子：嫡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外家：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sì钧【驷钧：齐哀王的舅舅。】，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六乘传：六匹马拉的驿车。】。后九月【后九月：闰九月。】晦日【晦日：每个月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

众大臣相互暗中商议说：“少帝和梁王、淮阳王、常山王，都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吕后使用诡计把别人的儿子当作孝惠帝的儿子，杀死这些孩子的母亲，将他们养育在后宫，让孝惠帝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后嗣，以及封为诸王，来增强吕氏的实力。现在吕氏已经被全部消灭，却留下他们所立的皇帝，等到他长大当权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活下去了。不如从诸王中挑选一个最贤明的人立为皇帝。”有人说：“齐悼惠王是高帝的长子，现在他的嫡子为齐王，从血缘关系来说，他是高帝的嫡长孙，可以立为皇帝。”大臣都说：“吕氏凭借外戚的身份作恶而几乎危害国家，他们迫害功臣。现在齐王母族

的驸马，是个恶人。假如立齐王为皇帝，就会重现吕氏之乱。”想要立淮南王为皇帝，众人认为他年纪小，母族也很凶恶。于是众人说：“代王是高帝在世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仁慈孝顺而宽容厚道。太后的家族薄氏也谨慎善良。况且立年长的儿子为皇帝本来就名正言顺，代王又凭借仁慈孝顺闻名于天下，立他为皇帝最妥当。”于是众人就暗中派人召来代王。代王派人推辞。使者第二次去，此后代王乘坐六匹马拉的驿车出发。闰九月己酉晦日，代王来到长安，居住在代国官邸。大臣都前往拜见，向代王进献天子印玺，共同立代王为天子。代王多次推让，群臣坚持请求，最后代王同意了。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滕公：夏侯婴。】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麾：指挥。】左右执戟者掙【掙：通“踣”，放倒。】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掙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东牟侯刘兴居说：“诛灭吕氏我没有立功，请求为陛下清理宫廷。”于是他和太仆汝阴侯滕公进入宫中，上前对少帝说：“您不是刘氏的后代，不应当做皇帝。”于是他回头指挥持戟的侍卫放下武器离开。有几个人不肯放下武器，宦者令张泽上前告谕，他们也放下了武器。滕公于是叫来车驾载着少帝离开皇宫。少帝说：“你们想把我安置在哪里？”滕公说：“出宫住在官署。”少帝被安置在少府居住。于是群臣随天子车驾，去官邸迎接代王，报告说：“宫廷已经清理过了。”代王在当天晚上进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守卫端门，说：“天子在这里，您为什么要进去？”代王就转告太尉。太尉上前告

谕，十名谒者都放下武器走开了。代王终于进入宫中处理政事。夜里，百官分别到各官署诛杀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和少帝。

代王被立为天子，在位二十三年去世，谥号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垂拱：垂衣拱手，形容圣人无为而治。】，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晏然：安定的样子。】。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

太史公说：孝惠皇帝、高后的时候，百姓得以摆脱战乱纷争的苦难，君臣都想要借助清静无为来休养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统治天下，高后以女人的身份代行皇帝职权，政令不出宫门，就使天下安定太平。很少使用刑罚，犯罪的人很少。民众勤于耕作，衣食越发丰足。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本篇是汉文帝刘恒的本纪，记述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文帝在诸吕之乱后被大臣拥立，心中始终惊惧不安，然而他精于统治术，不但稳定了政局，而且延续了汉朝建国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被誉为一代明君。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吕后语：指《吕太后本纪》。】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喋血：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犹与：同“犹豫”。】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大横：烧灼龟甲后出现横纹。】。占曰：“大横庚庚【庚庚：纹理横布的样子。】，余为天王，

夏启以光【夏启以光：夏启的事业发扬光大。夏启为大禹之子，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制度，这里用来暗示代王继承汉高帝的皇位合理合法。】。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jiàng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参乘：乘车时居右负责警卫的人。】，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孝文皇帝，是高祖排行居中的儿子。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春季，打败陈豨的军队后，平定代地，封文帝为代王，定都中都。他是太后薄氏的儿子。代王即位十七年，即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去世。九月，吕氏子弟吕产等人想要作乱，来危害刘氏，大臣共同将其诛灭，商议召代王来，立他为皇帝，相关记载在吕后的传记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派人迎接代王。代王询问身边的近臣郎中令张武等人。张武等人建议说：“汉朝廷的大臣都是当初高帝时的大将，熟悉兵事，多有权谋，他们的用意恐怕不止于此，只是因为畏惧高帝、吕太后的威势罢了。现在他们已经诛灭吕氏，血洗京城，他们名义上是迎接大王，实际上不可轻信。希望大王称病不要前往，以此观察事态的变化。”中尉宋昌进言说：“群臣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当初秦朝政治混乱，诸侯豪杰纷然起事，自认为能够得到天下的人有数以万计，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天下豪杰已经对争夺皇帝之位不抱希望，这是第一点。高帝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封国的疆界犬牙交错相互制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宗族，天下人因为其强大而臣服，这是第二点。汉朝建立以后，废除了秦朝严苛的政令，精简法令，施以恩惠，人们都安居乐业，难以动摇，这是第三点。凭借吕太后的威严，吕氏已经有三人封王，在朝中独断专权，然而太尉持符节进入北军，呼喊一声就使士兵都袒露左臂，支持刘氏，背叛吕氏，最终消灭吕氏。这是上天授予的神威，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大臣即使想要作乱，百姓也不会为他们所驱使，他们的

党羽难道能齐心协力吗？现在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对外畏惧吴王、楚王、淮南王、琅邪王、齐王、代王的强大。现在高帝的儿子只有淮南王和大王，大王又年长，贤能圣明而仁慈孝顺，闻名于天下，所以大臣顺应天下人心而想要迎接大王立为皇帝，大王不要怀疑。”代王报告太后与其商议，还是犹豫不决。于是用龟甲来占卜，得到大横的卦象。卜辞说：“纹络粗横，我为天王，夏启事业，散发光芒。”代王说：“我本来已经是王了，还要做什么王？”占卜的人说：“这里所说的天王就是天子。”于是代王派太后的弟弟薄昭前去拜见绛侯，绛侯等人把迎立代王的意图如实告知薄昭。薄昭回来报告说：“可以相信了，不用怀疑了。”代王于是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如您所说。”他命令宋昌为参乘，张武等六人也乘坐驿车前往长安。走到高陵停下休息，代王派宋昌先驱车去长安观察局势的变化。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请问：指在空闲时通报事情，不方便公布于众。】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汉高帝的大嫂、二嫂。刘邦称帝前，长兄刘伯去世，于是追封武哀侯，吕后时晋封武哀王，封其妻为阴安侯。刘邦称帝后，封二哥刘仲为代王，因匈奴进犯时弃城逃跑，被废为侯，死后其子刘濞封吴王，追谥他为顷王，因此其妻为顷王后。顷王后有“列侯”二字，一说是衍字，一说是刘仲妻也像刘伯妻一样曾受封列侯。】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佞：没有才能。】，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

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酺：聚会宴饮。】五日。”

宋昌来到渭桥，丞相以下官员都来迎接。宋昌返回报告。代王驱车来到渭桥，群臣都来拜见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周勃上前说：“我请求私下向大王奏事。”宋昌说：“所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所说的是私事，帝王不受理私事。”太尉于是跪下进献天子的印玺和符节。代王辞谢说：“到代国官邸再商议这件事。”于是他驱车进入代国官邸。群臣都跟随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都两次下拜后进言说：“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当主持宗庙祭祀。我们恭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和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商议说：‘大王是高帝最年长的儿子，应该做高帝的继承人。’希望大王登上天子之位。”代王说：“尊奉高帝宗庙，事关重大。我没有才能，不足以尊奉宗庙。希望请求楚王重新考虑，我不敢担当。”群臣都跪拜坚决请求。代王面朝西方谦让三次，又面朝南方谦让两次。丞相陈平等人都说：“我们经过商议，认为大王尊奉高帝宗庙是最适宜的，即使让天下诸侯和百姓来考虑，他们也认为适宜。我们为国家社稷考虑，不敢轻率决定。希望大王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再次下拜敬献天子玺印和符节。”代王说：“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没有人比我更适宜，我也不敢再推辞了。”于是他登上天子之位。

群臣按照礼仪依次侍立。于是派太仆夏侯婴和东牟侯刘兴居清理宫廷，奉迎天子车驾，去代国官邸迎接皇帝。皇帝在当天晚上进入未央宫。于是他在夜里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安抚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在殿中巡逻。皇帝回到前殿坐下，在当天夜里下诏书说：“此前吕氏当政专权，阴谋叛逆，想要危害刘氏宗庙，仰仗将相、列侯、宗室、大臣将其诛灭，使他们服罪受到惩罚。我刚即位，将要大赦天下，赏赐民众每人提升爵位一级，女子以一百户为单位赏赐酒肉，百姓聚会宴饮五天。”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即阼：登上宗庙东阶，象征皇帝正式即位。】，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孝文皇帝元年（前179年）十月庚戌日，改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辛亥日，皇帝正式即位，拜谒高庙。右丞相陈平改任左丞相，太尉周勃担任右丞相，大将军灌婴担任太尉。吕氏所侵夺的原属齐国、楚国的土地，都归还齐王、楚王。

壬子日，文帝派车骑将军薄昭去代国迎接皇太后。皇帝说：“吕

产自任相国，吕禄担任上将军，擅自假传诏令派灌将军率领军队攻打齐国，想要取代刘氏，灌婴留守荥阳没有进攻齐国，和诸侯共同谋划来诛灭吕氏。吕产想要作乱，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谋划夺取吕产等人的兵权。朱虚侯刘章率先逮捕吕产等人。太尉亲自率领襄平侯纪通持符节奉诏书进入北军。典客刘揭亲自夺取赵王吕禄的将军印。加封太尉周勃食邑一万户，赏金五千斤。加封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食邑各三千户，赏金两千斤。加封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食邑各二千户，赏金一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赏金一千斤。”



止辇受言，选自《帝鉴图说》。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正：原则，标准。】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收帑：将罪犯的子女罚为官奴。】，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慝【慝：忠厚。】，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牧民：治理民众。】而导之善者，吏也。其

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十二月，文帝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则，可以用来禁止暴行，并且劝人向善。现在犯法的人定罪后，却要连累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儿和兄弟一同受罚，还要罚没其子女为官奴，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群臣讨论一下。”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说：“民众不能自行治理，所以制定法令来约束他们。受连累的家属也要被逮捕，就是要使人们心有牵挂，使他们慎重看待触犯法律的事情，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还是遵照原来的做法更适宜。”文帝说：“我听说法令公正则百姓忠厚，量刑得当则百姓顺服。况且治理百姓而劝人向善的人，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劝导百姓，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来处罚他们，这是反而对百姓有害而逼迫他们去做坏事。用什么来禁止呢？我没有看出来为什么适宜，群臣再详细考虑一下。”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说：“陛下的恩惠浩大，功德隆盛，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遵奉诏书，废除将无罪的家属罚为官奴的法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蚤：通“早”。】 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歆享：神灵享用祭品。】，天下人民未有嘏志【嘏志：满意。】。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豫：通“预”。】 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

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某：据《汉书》，应为启，即汉景帝。】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轹侯。

正月，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言说：“早立太子，以此尊奉宗庙。请求立太子。”文帝说：“我德行浅薄，天帝神明还没有享用祭品，天下人民还没有感到满意。现在我纵然不能遍寻天下贤能圣明有德的人而把天下禅让给他，却说要预先立太子，这会使我的德行更加浅薄。我怎么对天下人说？这件事暂时搁置。”官员说：“预先立太子，就是要尊崇宗庙和社稷，表示不忘天下人民。”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父，他年纪大，懂得很多天下的道理了，明白国家的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慈惠仁爱而喜好道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持守道德来辅佐我。他们难道不是预先确立的继承人吗？诸侯王、宗室兄弟、有功之臣，很多贤能和有德义的人，如果推举有德之人来辅佐我完成未竟的事业，这是社稷的好事，是天下的福分。现在不推举他们，而说一定要立自己的儿子，人们就会认为我忘记了贤能有德的人，而只想着自己的儿子，不是为天下人分忧的做法。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可取。”官员都坚决请求说：“古时候殷商和周朝建立国家，长治久安一千多年，古时候得天下的朝代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帝王所选的继承人一定是自己的儿子，这是由来已久的了。高帝亲自率领文臣武将，刚平定天下，就建立诸侯国，成为本朝帝王的太祖。最初接受封国的诸侯王和列侯也是各国的始祖。子孙继承嗣位，世代不会断绝，这是天下的大义，所以高帝设立这一制度来安定海内人心。现在放弃应当遵守的，却另选诸侯和宗室人，这不是高帝的本意。再议论也不合适。皇子刘启最年长，纯厚仁慈，请求立他为太子。”文帝于是同意了。于是赏赐天下百姓中应当做父亲嗣子的人各晋升爵位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轹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鰥寡孤独【鰥寡孤独：年老无妻为鰥，年老无夫为寡，年幼丧父为孤，年老无子为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狐疑：犹豫不决。】，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驺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三月，有关部门的官员请求立皇后。薄太后说：“诸侯都是同姓，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姓窦氏。文帝因为册立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鰥寡孤独贫穷困苦的人以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九岁以下的孤儿布帛米肉各有定额。文帝从代国来到长安，刚即位，就对天下百姓施行恩惠，安抚诸侯和四方部族使其和睦欢欣，于是依次封赏从代国来的功臣。文帝说：“大臣诛灭吕氏迎接我来即位时，我犹豫不决，群臣都阻止我，只有中尉宋昌鼓励我，我才得以尊奉宗庙。我已经提拔宋昌为卫将军，现在封他为壮武侯。另外随我前来的六个人，官职都提拔为九卿。”

文帝说：“跟随高帝去蜀郡、汉中的列侯六十八个人加封食邑各三百户，过去追随高帝的二千石以上官吏颍川郡守刘尊等十个人封赏食邑各六百户，淮阳郡守申徒嘉等十个人封赏食邑各五百户，卫尉定

等十个人封赏食邑各四百户。封淮南王的舅父赵兼为周阳侯，封齐王的舅父驺钧为清郭侯。”秋季，文帝封原常山国丞相蔡兼为樊侯。

有人劝右丞相说：“您本来诛杀吕氏，迎接代王，现在又自夸功高，受到最高的赏赐，居处尊显的地位，将要大难临头。”右丞相周勃于是称病免职，由左丞相陈平独自担任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遗德：未受重用的贤人。】。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望：望日，即每个月的十五日。】，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蒸：通“烝”，众多。】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zāi【菑：通“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zhè【适：通“谪”，惩罚。】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三光：又称三辰，指日、月、星。】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句【句：乞，求。】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惛然【惛然：戒惧不安的样子。】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飭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财：通“才”。】足，余皆以给传置【传置：驿站。】。”

二年（前178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朝廷重新任命绛侯周勃为丞相。文帝说：“我听说古时候的诸侯建立了一千多个国家，他们各自守卫封地，按时入朝进贡，百姓不会劳苦，上下欢欣喜悦，没有未受重用的贤人。现在列侯大多居住在长安，远离封邑，官吏和士卒

供给运输当地的赋税有损耗又辛苦，而列侯也无法教导各自的民众。命令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在朝中担任官职以及有诏令准许留下的，要派太子回去。”

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十二月望日，又发生了日食。文帝说：“我听说，上天生育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养和管理他们。如果君主不仁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会显现灾异，来告诫他天下治理得不好。于是在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上天显现对我的责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了！我能够保全宗庙，凭借渺小的身躯被万民和诸侯抬举在上，天下的安定与混乱，取决于我一个人，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就像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治理和养育众生，对上又拖累三辰的光辉，我的不仁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众位大臣要认真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见闻思虑所不能及的方面，请告诉我。还要推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进谏的人，来纠正我的过失。各级官吏趁机各自整饬职事，务求减省徭役和费用来方便百姓。我已经不能将恩德布施远方，所以心里忧虑不安，担心远方之人为非作歹，因此从来没有停止边防事务。现在纵然不能撤除边塞的屯戍，却又命令增加军队来保护宫廷，应该撤销卫将军的军队。太仆现有马匹只留下够用的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籍田：天子亲自耕种的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粢盛：盛放在礼器内供祭祀用的谷物。】。”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剧郡：政务繁忙的郡，即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

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谗【谗：欺骗。】，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郡国守相：即郡守国相。西汉郡国并行，一郡之长为太守，国分王国、侯国两级，王国与郡平级，侯国与县平级，诸侯国设相治民，级别与郡守、县令相同。】为铜虎符、竹使符。

正月，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现在开垦籍田，我亲自带头耕种，来供给宗庙祭祀所用的谷物。”

三月，有关部门的官员请求封皇子为诸侯王。文帝说：“赵幽王被幽禁而死，我非常怜悯他，已经立他的长子刘遂为赵王。刘遂的弟弟刘辟疆以及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有功，也可以封王。”于是封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疆为河间王，用齐国的大郡封朱虚侯为城阳王，封东牟侯为济北王，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封皇子刘揖为梁王。

文帝说：“古时候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献善言的旌旗，批评朝政的木柱，以此保持治国之道的畅通，并且鼓励直言进谏。现在法令中有诽谤朝政和妖言惑众的罪名，这使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并且皇帝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样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应当废除这一法令。百姓当中有人诅咒皇帝而约定相互隐瞒，后来却相互欺骗，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再有别的言论，官吏又认为是诽谤朝政。因为小民的愚昧无知而将其判处死刑，我认为非常不可取。从今以后，有犯这类罪行的不要受理治罪。”

九月，朝廷开始授予郡国守相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绌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河南：指河套以南地区。】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敖：通“傲”，狂傲。】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材官：秦汉时始置的一种地方预备兵种。】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诖误：连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

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三年（前177年）十月丁酉晦日，发生了日食。

十一月，文帝说：“此前下诏让列侯回到封国，有的人找借口不走。丞相是我所器重的人，希望丞相为我率领列侯回到封国。”绌侯周勃免去丞相官职回到封国。文帝任命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撤销太尉一职，把太尉职权归于丞相。

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淮南王刘长和随从魏敬杀死辟阳侯审食

其。

五月，匈奴进入北地郡，占据河南地区进行劫掠。文帝初次来到甘泉宫。六月，文帝说：“汉朝和匈奴结为兄弟，是为了不让他们侵害边境，所以送给匈奴的财物非常丰厚。现在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土，率领部众占据已经归属汉朝的河南地区，不是正常的状态，往来逼近边塞，逮捕杀害官吏和士卒，驱逐保卫边塞的蛮夷，不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地方，欺凌边防官吏，进犯劫掠，非常傲慢，不守正道，破坏盟约。现在调发守边的官吏和骑兵八万五千人前往高奴，派丞相颍阴侯灌婴率领军队攻打匈奴。”匈奴离去，文帝调发中尉材官归属卫将军，驻扎在长安。

辛卯日，文帝从甘泉宫前往高奴，顺便来到太原，接见原来代国的群臣，都给予赏赐。根据功劳施行奖赏，赐给百姓酒肉。免除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的赋役。文帝在太原巡游十几天。

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国，想要出击匈奴，于是反叛，派军队想要袭击荥阳。于是文帝下诏撤回丞相的军队，派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前去讨伐叛军。祁侯缙贺担任将军，驻扎在荥阳。七月辛亥日，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就下诏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员说：“济北王违背恩德，背叛皇帝，连累属下官吏和百姓，这是大逆不道。济北国的官吏和百姓在大军没有到达时自行归顺，以及率领军队或献出城邑投降的人，一律赦免，恢复官职和爵位。追随济北王刘兴居而后来归顺的人，也赦免。”

八月，汉军打败济北军，俘虏济北王。文帝赦免济北国跟随济北王反叛的官吏和百姓。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弃市：在闹市执

行死刑，表示与众共弃。】 。”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qióng 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六年（前174年），有关部门的官员报告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令，不听天子的诏令，他所居处的宫室规格超过限度，出入的排场近似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与棘蒲侯的太子陈奇谋划反叛，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调发当地的军队，想要危害宗庙社稷。群臣经过商议，都说：“应当把刘长当众处死。”文帝不忍心对淮南王用刑，赦免了他的死罪，废黜了他的王位。群臣请求把淮南王流放到蜀郡的严道、邛都一带，文帝批准了。刘长没有到达流放地，就病死在路上，文帝很怜悯他。后来到十六年（前164年），追尊刘长为淮南王，谥号为厉王，封他的三个儿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mì 祝【祕祝：官名，负责为官府祈祝。】 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太仓令：官名，主管国家粮食储备。】 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tí 萦yíng 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僂lù【僂：羞辱，引申为惩罚。】，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肉刑三：指黥面、劓鼻、刖足。】，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

《诗》【《诗》：指《诗经·大雅·泂韵》。】 曰：‘恺悌【恺悌：平易和乐。】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

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本末：农为本，工商为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三年（前167年）夏季，文帝说：“我听说灾祸从怨恨产生，福运由仁德兴起，这样符合天道。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现在祓祝官把过错都推给下级，因此彰显了我的不仁德，我认为很不可取。废弃这一官职。”

五月，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押解到长安拘禁。太仓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太仓公将要被押走时，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而没有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独自伤心地哭泣，并且跟随父亲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现在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刑的人肢体不能复合，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愿意被罚为官奴，来为父亲赎罪，让他能够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送到天子那里，天子怜悯她的孝心，就下诏说：“听说在有虞氏的时候，在罪犯的衣帽上画相应刑罚的图案，使其区别于普通人的服饰，以此惩罚他们，可是民众不会违犯法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太平盛世。现在的法令中有三种肉刑，可是不能禁止人们犯法，其中的过错在哪里呢？不就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为自己感到惭愧，所以训导方法不完善导致愚昧小民陷入不法的境地。《诗》说：‘和乐君子，为民父母。’现在人们犯了罪，还没有进行教化就先施以刑罚，即使有人想要改过向善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导致肢体残缺，在肌肤上刺字，终身不能恢复，多么令人痛苦而且不道德，怎么能符合为人父母的心意呢！应该废除肉刑。”

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务了。现在人们辛勤劳作却要交纳租税，这就使从事本业和末业的人没有区别了，这是由于鼓励农耕的方法还不完备。应该减免农田的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孙印。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壇shàn 场【壇场：祭祀用的坛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右贤左戚：右为上，左为下。】，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釐：通“禧”，福运，吉祥。】，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敖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四年（前166年）冬季，匈奴谋划进入边境劫掠，攻打朝那塞，杀死北地都尉孙印。文帝于是派三位将军分别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任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驻扎在渭水以北，拥有战车一千辆，骑兵十万人。文帝亲自慰劳士卒，整饬军队申明训令，赏赐全军将士。文帝想要亲自率领士兵攻打匈奴，群臣劝阻，文帝一概不听。皇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文帝才作罢。于是他任命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出兵攻

打匈奴。匈奴逃跑了。

春季，文帝说：“我得以用牺牲和玉帛来祭祀天帝和宗庙，到现在已经十四年，时间算是很长久了，我不勤敏不明智却能长期治理天下，为此深感惭愧。应该扩建坛场，增设祭品。过去先王远施恩惠而不求回报，遥祭山川而不为祈福，尊崇贤才，不重亲戚，先为民众考虑，后为自己考虑，圣明到了极点。现在我听说主管祭祀的官吏向神灵祈福，都归于我一个人，却不为百姓考虑，我为此深感惭愧。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却独享神灵的福祉，百姓却不能享受，这就使我的德行更加浅薄。现在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吏向神表达敬意，不要为我祈求。”

当时北平侯张苍担任丞相，正在制定乐律和历法。鲁郡人公孙臣上书讲述五德终始的学说，提出现在是土德，土德与黄龙出现相应验，应当更改历法和服饰等制度。天子把这件事下交丞相与群臣讨论。丞相研究后认为当今是水德，开始规定以十月为岁首和服饰崇尚黑色，认为公孙臣的学说不正确，请求不要采纳。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望气：观看云气预测吉凶的一种方术。】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玉英：玉的精华。】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五年（前165年），有黄龙出现在成纪，天子于是再次召见鲁郡的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让他阐明土德的相关学说。于是文帝下达诏书说：“有怪异的神物出现在成纪，没有伤害百姓，今年的收成

很好。我要亲自到郊外去祭祀天帝和众神。掌管礼仪的官员商议一下，不要担心我劳累。”掌管礼仪的官员都说：“古时候天子在夏季亲自到郊外按照礼仪祭祀天帝，所以称为郊祭。”于是文帝第一次亲临雍县，郊祭五帝，在孟夏四月答谢上天降下祥瑞。赵国人新垣平因为善于望气之术受到召见，趁机劝说文帝在渭阳修建五帝庙，想要使周朝的九鼎重新出现，还会有玉石的精华出现。

十六年（前164年），文帝亲自到渭阳的五帝庙举行郊祭，也在夏季答谢上天降下祥瑞，而服饰崇尚红色。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始更为元年：即改元。最初没有年号，仅以帝王在位时间纪年，新君即位后改称元年。战国时期，魏惠王、秦惠文王称王时改元，开创了因重大事件改元的先例。汉文帝因“人主延寿”祥瑞改元，为年号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汉景帝时则两次改元。汉武帝十八年，狩猎时捕获一只独角兽，于是第二年称元狩元年，是为史上第一个年号。】，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后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中外：中央和地方，泛指天下。】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冠盖相望：指冠帽和车盖相连，形容使者往来不断。】，结轶【轶：通“辙”，车轮压出的痕迹。】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单于：匈奴首领的称号，此时为老上单于，名稽粥。】。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十七年（前163年），文帝得到一个玉杯，上面刻有“人主延

寿”。于是文帝开始把当年改为元年，下令天下百姓聚会宴饮。当年，新垣平的阴谋败露，诛灭三族。

后元二年（前162年），文帝说：“我不够明智，不能把恩德推广到远方，所以使境外的有些国家不能安定和睦。四方边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境内的百姓辛勤劳苦不得休息，这两方面的过错，都是由于我的德行浅薄不能泽及远方。最近连续几年，匈奴都来祸害边境，杀死很多官吏和百姓，守边的官兵又不能告诉匈奴我的想法，使我的德行更加浅薄。这样长期结怨交战，天下各国将凭借什么各自安宁呢？现在我早起晚睡，为天下大事操劳，为亿万百姓忧虑，心里惶恐不安，不曾有一天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派出的使者往来不断，车马络绎不绝，来告诉单于我的想法。现在单于回到以往友好相处的道路上来，考虑国家的安宁，为民众谋求利益，亲自和我忘却小过节，共同走在大道上，结下兄弟般的情谊，以保全天下亿万百姓。已经决定和亲，从今年开始。”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祝兹侯：据《汉书·文帝纪》，此人为徐厉。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徐厉的封号应为松兹侯。吕后封吕荣为祝兹侯，诸吕之乱平定后，祝兹侯国废为县，直到汉武帝时才封刘延年为祝兹侯，因此汉文帝时无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赭tí 【绋：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

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霸陵：汉文帝的陵墓。】 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尉佗：赵佗，原为秦朝南海郡尉。】 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几杖：凭几和手杖，供老年人倚靠和扶持的器物。】。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假借：宽容。】 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季，匈奴三万人进入上郡，三万人进入云中。文帝任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任命原楚国相苏意为将军，驻扎在句注；命令将军张武屯守北地；任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命令松兹侯驻扎在棘门，以此防备胡人。几个月后，胡人撤离，各路军队也撤退。

天下大旱，蝗虫成灾。文帝施加恩惠：“命令诸侯不要入朝进贡，开放山林湖泽，减省服饰车驾和狗马等物，裁减郎官的名额，打开粮仓来赈济贫苦百姓，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孝文帝从代国来到长安，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车驾都没有增加过，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就废止来便利百姓。文帝曾经想要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价值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经常担心使先帝蒙羞，还修建露台做什么呢？”文帝平时穿着粗丝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穿拖地的衣服，宫室的帷帐不准刺绣花纹，以此表示敦厚俭朴，为天下做表率。文帝修建霸陵，随葬品都用瓦器，不准使用金银铜锡为装饰，不修筑高大的坟丘，想要节省财物，不去烦扰百姓。南越王赵佗自立为武帝，然而文帝却征召他的兄弟赐予爵禄，用恩德回报他，赵佗于是取消帝号向汉朝称臣。汉朝与

匈奴和亲，匈奴违背约定入境劫掠，然而文帝只是命令边塞加强守备，不出兵深入匈奴境内，担心会烦扰百姓。吴王谎称生病不来朝见，文帝顺便赐给他凭几和手杖。群臣之中如袁盎等人进谏的言辞虽然激烈，但是文帝经常宽容地采纳他们的建议。群臣之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馈赠的金钱，被发现后，文帝就把宫中府库里的金钱赏赐给他们，以此使他们内心感到羞愧，而不交给官吏治罪。文帝致力于用道德教化臣民，因此四海之内殷实富足，礼仪道义盛行于世。

顾炎武：「史言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刘向亦以孝文薄葬。然考《张汤传》，武帝时已有盗发孝文葬钱者；而晋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盖自春秋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犹不能尽除，而史所书未必尽实录也。」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重服：过度地服丧。】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释服：脱去丧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践：通“跣”，赤足。】。经带【经带：束腰的麻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gōng 【大红：大功，丧服的一种，以熟麻制成，较小功粗。下文的“小红”即“小功”。古代丧

服按照血缘亲疏关系，分为齐缞、斩缞、大功、小功、缌麻五种，齐缞最重，缌麻最轻。】 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纤：细麻布丧服，即缌麻。】 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郭：开凿墓穴。】 、穿【穿：挖土。】 、复土【复土：下葬后以土覆盖棺槨。】 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后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己亥日，文帝在未央宫去世。遗诏说：“我听说大概天下万物的萌发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是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值得过分悲哀的呢！当今时代，世人都好生而恶死，死后却要厚葬来败光家产，过度服丧来伤害身体，我认为很不可取。况且我德行浅薄，无法扶助百姓。现在去世了，又让人们过度服丧长期致哀，来遭受严寒酷暑的折磨，使别人家的父子为我悲哀，伤害长幼的心灵，减少他们的饮食，禁止对鬼神的祭祀，使我的德行更加浅薄，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我能够奉守宗庙，凭借渺小的身躯被天下诸侯王抬举在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仰仗天地的威灵，社稷的福祉，才使得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不够勤敏，经常担心行为有过失，使先帝遗留下的美德蒙受耻辱，时间长了，害怕不能善终。现在竟然有幸享尽天年，得以再被供奉在高庙里。我不贤明却能有善终，有什么可悲哀的呢！现在命令天下的官吏和百姓，命令下达后出门致哀三天，然后都脱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本来就应当参加丧礼身穿丧服致哀的人，都不要赤脚。丧服的麻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设车驾和兵器，不要发动民间男女来宫中痛哭致哀。宫中应当致哀的人，都在每天早晚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停止。不是早晚应当致哀的时刻，不准擅自哭泣。下葬之后，应当穿大功服丧九个月的只穿十五天，应当穿小功服丧五个月的只穿十四天，应当穿缌麻服丧三个月的只穿七

天，然后脱去丧服。其他不在规定范围内的，都参照这一诏令办理。将诏令布告天下，使天下人明白我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川要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到少使的嫔妃都遣散回家。”朝廷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典属国徐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征发长安附近各县现役士卒一万六千人，又征发内史士卒一万五千人，归将军张武指挥，负责凿穴、挖土、填土。

六月乙巳日，群臣都叩头为皇帝上尊号为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zhòu【酎：祭祀时进献醇酒。】，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móu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着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子在高庙即位。丁未日，继承皇帝称号。

孝景皇帝元年（前156年）十月，制诏御史说：“我听说古时候有

功的帝王称为祖，有德的帝王称为宗，制定礼仪和音乐各有理由。我听说歌是用来颂扬德行的，舞是用来显示功绩的。在高庙献酒时，表演《武德》《文始》《五行》乐舞。在孝惠庙献酒时，表演《文始》《五行》乐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开放了关塞桥梁，使远处没有差别。他废除诽谤罪，取消肉刑，赏赐老年人，收养孤儿独老，以此养育众生。他减少嗜欲，不接受贡物，不私自占有利益。罪犯的妻子儿女不受牵连，不诛罚无罪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美人，重视断绝后嗣的问题。我不勤敏，不能明白。这些事情都是上古帝王所不能做到的，而孝文皇帝却亲自实行了。他功德显赫与天地平齐，恩惠广施而遍及四海，没有人不曾享受福祉。他的光辉宛如日月，可是宗庙祭祀所采用的乐舞并不相称，我很恐惧。应该为孝文皇帝庙创作《昭德》乐舞，来彰明他的美德。然后将祖宗的功德记载在史册上，流传万世，永无尽头，我很赞成这种做法。这件事交给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的官吏、掌管礼仪的官吏共同拟定礼仪奏上。”丞相申徒嘉等人说：“陛下始终考虑孝道，创作《昭德》乐舞来彰显孝文皇帝的盛大功德，都是我们由于愚昧而想不到的。我们恭敬地建议：世间的功绩没有人超过高皇帝，德行没有人超过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应为本朝帝王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应为本朝帝王的太宗庙。天子应世代祭祀太祖庙和太宗庙。郡国诸侯应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和列侯派使者陪同天子祭祀，每年向太祖庙和太宗庙进献祭品。请把这些规定记录下来，向天下人公布。”制命说：“可以。”

太史公曰：孔子言【孔子言：语出《论语·子路》。】：“必世【世：三十年为一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廩廩【廩廩：逐渐。】乡xiàng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太史公说：孔子说：“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广施仁德。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刑杀了。”这句话实在是道理啊！汉朝建立以来，到孝文皇帝有四十多年，德政已经兴盛，逐渐

接近修改历法服色、举行封禅这一目标了，只是由于谦让才至今没有完成。啊，这难道不是仁德吗！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书》载：「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六年，皇后薄氏废；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六年，灭笞法，定箠令。此皆大事，不得不书者，《史记》皆略之。」

本篇是汉景帝刘启的本纪，记述了他在位期间的大事。景帝继位后，基本延续了文帝时的政策，同时又根据时势的变化强化了朝廷的权力，为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前后：文帝为代王时的王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更：相继。】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二年春，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孝文太后：文帝生母薄太后。】崩。广川、长沙王皆之国。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守：逼近。】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碭duì衄yǔ为县。

孝景皇帝，是孝文皇帝排在中间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窦太后。孝文皇帝在代国之时，前任王后曾生了三个儿子，到了窦太后得宠时，前任王后去世，她的三个儿子也陆续死去，因此孝景皇帝得以嗣位。

景帝元年（前156年）四月乙卯日，大赦天下。乙巳日，赐百姓

每人一级爵位。五月，减免全国农户一半的田租，为孝文皇帝建立了太宗庙。要求大臣们不要为自己即位一事上朝拜贺。允许匈奴进入代地，与匈奴约定和亲。

二年（前155年）春季，册封从前的相国萧何之孙萧系为武陵侯。规定男子到了二十岁时要记录在册。四月壬午日，孝文太后去世。广川王、长沙王都前往自己的封国。丞相申屠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在东北方出现。秋季，衡山降下冰雹，最大的冰雹直径可达五寸，最深的地方可达二尺。火星反向运行，逼近北极星。月亮出现在北极星的位置。木星在天庭中逆向运行。皇帝将南陵和内史、祿祠设置成县。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长星：彗星。】出西方。天火燿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薤等与谋反者。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餘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hōng。

四年夏，立太子【太子：指栗姬所生的刘荣。】。立皇子彻【皇子彻：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妃王氏所生。】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后九月【后九月：闰九月。】，更以易阳为阳陵。复置津关，用传【传：通行的证件。】出入。冬，以赵国为邯郸郡。

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丁卯，封长公主子驁为隆虑侯。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封中尉綰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

邪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布为郿shū 侯。梁楚二王皆薨。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三年（前154年）正月乙巳日，大赦天下。有一颗长尾慧星出现在西方。天火烧毁了雒阳东宫的大殿和城楼。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发动叛乱，起兵向西方进发。皇帝为安抚反叛的各王而杀掉了晁错，派袁盎通告七国，但七国仍不罢兵，继续向西包围了梁国。皇帝因此派大将军窦婴和太尉周亚夫率军讨伐，消灭了他们。六月乙亥日，皇帝赦免了战败逃跑的士卒和楚元王的儿子刘蓺等参与谋反的人。册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皇子刘胜为中山王。改封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淮阳王刘馥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齐王刘将庐、燕王刘嘉都去世了。

四年（前153年）夏季，立皇太子。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日，大赦天下。闰九月，把弋阳改名为阳陵。重新在渡口和关口设置关卡，凭借证件出入。冬季，撤消赵国设置为邯郸郡。

五年（前152年）三月，修筑阳陵和渭桥。五月，拨钱二十万，招募各地百姓迁往阳陵。江都地区遭到西边刮来的大风暴侵袭，被大风毁坏的城墙达十二丈。丁卯日，皇帝封他的姐姐长公主的儿子为隆虑侯。改封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前151年）春季，封中尉卫綰为建陵侯，江都国丞相程嘉为建平侯，陇西郡太守公孙浑邪为平曲侯，赵国丞相苏嘉为江陵侯，从前的将军栾布为郿侯。梁王、楚王都去世了。闰九月，砍掉了驰道两旁的树木，填平了兰池。

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丞相青：陶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条侯周

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苛：刘邦部将，后被项羽所杀。】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周昌：周苛堂弟，汉初功臣。】孙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地动。衡山、原都雨雪，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寄为胶东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军东都门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潦【潦：同“涝”，雨多成灾。】。更命诸侯丞相曰相。秋，地动。

七年（前150年）冬季，废除栗太子刘荣，封他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春季，赦免了修筑阳陵的囚犯和奴隶。丞相陶青被免职。二月乙巳日，任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日，册立胶东王的母亲为皇后。丁巳日，册立胶东王为太子。太子名彻。

中元元年（前149年），封前御史大夫周苛的孙子周平为绳侯，前御史大夫周昌的孙子周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日，大赦天下，赐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废除不准商人、入赘女婿做官和不准犯过罪的官吏重新做官的禁令。发生地震。衡山、原都地区下了冰雹，最大的直

径可达一尺八寸。

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匈奴侵入燕地，朝廷因此拒绝与匈奴和亲。三月，下令召临江王刘荣来都城问罪。他很快就死在了中尉郅都的府第中。夏季，册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皇子刘寄为胶东王。分封了四个列侯。九月甲戌日，发生了日食。

中元三年（前147年）冬季，废除了诸侯王国中御史中丞的官职。春季，有两位匈奴王率领自己的部众前来归降，都被封为列侯。册立皇子刘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现在天空的西北方。丞相周亚夫被免职，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发生地震。九月戊戌晦日，发生了日食。派军队驻扎在京城东都门外。

中元四年（前146年）三月，修建德阳宫。发生了大蝗灾。秋季，赦免建造阳陵的囚犯。

中元五年（前145年）夏季，册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分封了十个人为侯。六月丁巳日，大赦天下，赐予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全国范围内发生严重涝灾。将诸侯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秋季，发生地震。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后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四月，大酺【大酺：聚饮。】。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wǎn为丞相，封建

陵侯。

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隶衣七纁zòng 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为父后：父亲的继承人。】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宫人：宫女。】归其家，复无所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fén 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置阳陵。

中元六年（前144年）二月己卯日，皇帝来到雍县，郊祀五帝庙。三月，下了冰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和汝南王都去世了。分别立梁孝王的儿子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把原来的梁国一分为五。封四人为列侯。把廷尉这个官职改名为大理，将作少府改名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则改名为都尉，长信詹事改名为长信少府，将行改名为大长秋，大行改名为行人，奉常改名为太常，典客改名为大行，治粟内史改名为大农。将主管大内仓库的大内定为二千石级别的官员，设置左、右内官，使其隶属于大内。七月辛亥日，发生了日食。八月，匈奴入侵上郡。

后元元年（前143年）冬季，将中大夫令改名为卫尉。三月丁酉日，大赦天下，赐予百姓每人一级爵位，赐给中二千石的官员和诸侯国的相以右庶长的爵位。四月，下令允许百姓聚会饮酒。五月丙戌日，发生地震，早饭时又震。上庸县地震持续二十二天，城墙被震坏。七月乙巳日，发生了日食。丞相刘舍被免职。八月壬辰日，任命御史大夫卫綰为丞相，册封为建陵侯。

后元二年（前142年）正月，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三次地震。郅都将军率军出击匈奴。下令允许百姓聚会饮酒五日。诏令内史和各郡不准用粮食喂马，违者将其马匹收归官府。规定罪犯和奴隶只准穿粗劣的衣服。严禁用马舂米。由于当年粮食歉收，诏令天下百姓不准在一年内就将当年收获的口粮吃完。削减驻京的列侯，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三月，匈奴侵入雁门郡。十月，把高祖陵墓长陵周围的耕地租给农民耕种。发生大旱灾。衡山国、河东郡和云中郡都有瘟疫流行。

后元三年（前141年）十月，发生了日食和月食，太阳和月亮连续五天呈现为红色。十二月晦日，发生雷震。太阳变成紫色。五大行星向相反的方向运行，逼近太微垣。月亮横着穿过天庭。正月甲寅日，皇太子刘彻举行加冠典礼。甲子日，孝景皇帝去世。遗诏赐给诸侯王以下一直到百姓中父亲的继承人每人一级爵位，全国百姓每户一百钱。将宫女放回老家，免除了他们终身的赋税和徭役。太子即位为帝，就是孝武皇帝。三月，册封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并把景帝的灵柩安置在阳陵。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西乡：同“西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主父偃：姓主父，名偃，汉武帝时大臣。】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太史公说：汉兴之后，孝文皇帝广施恩德，天下百姓得以怀恩而安宁。到了孝景皇帝时，已经无需再忧虑异姓诸侯王的反叛了。但是晁错严厉地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因此使得吴、楚七国一同起兵反叛，联合向西攻打朝廷。这是因为诸侯王势力还太过强大，而晁错又没有采取渐渐削弱的方法。到了主父偃，建议准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侯，从而使诸侯王逐渐被削弱，国家终于安定下来。所以说，国家安危的关键，难道不得依靠谋略吗？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本篇是汉武帝刘彻的本纪，记述了这位集雄主与暴君于一身的帝王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武帝尊儒术、改正朔、征匈奴、平南越、行平准，可谓政绩卓越，然而他又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晚年的暴政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巫蛊之祸更是导致宫廷大乱。《史记·今上本纪》失传，今本《孝武本纪》是后人据《封禅书》等材料抄改而成。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栗太子：名荣，景帝长子，生母为栗姬。】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元年：指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义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微得：私下查明。】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臯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平原君：即臧儿，武帝外祖母，王太后之母。】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孝武皇帝，是孝景帝排行居中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王太后。孝景帝四年（前153年），他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孝景在位的第

七年，栗太子被废黜为临江王，立胶东王为太子。景帝在位十六年去世，太子即位，就是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刚刚即位，就尤其注重对鬼神的祭祀。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朝已经建立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太平，朝廷中的大臣们都企盼天子能够举行封禅仪式，修正各种制度。而且天子也十分崇信儒家学说，就招纳四方贤良方正之人。赵绾、王臧等人凭借他们文章的博学而被封为公卿，他们都想建议天子遵照古制在城南筑造一座宣明政教的明堂，并在此朝会诸侯。他们草拟了天子出巡狩猎、封禅及改换历法服色制度等的计划，但并未完成。当时窦太后崇尚信奉黄帝及老子的道家之言，不喜儒家之术，派人私下调查赵绾等人作奸犯科的行为，传讯赵绾、王臧，赵绾、王臧自杀，他们所提议兴办的诸多举措都被废弃。

六年后，窦太后去世。第二年，皇帝征召了学识渊博之士公孙弘等人。

又过了一年，皇帝第一次来到雍县，在五畝进行郊祀。后来经常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当时皇帝求到一个神君，并把她供奉在上林苑中的颛氏观。那个神君其实是长陵的一个女子，由于儿子夭折，结果悲哀而死，她死后就显灵在她的妯娌宛若身上。宛若在自己家里供奉她，后来很多人都去她家祭祀。皇帝的外祖母平原君也曾去祭祀过她，于是她的后代都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声名日盛。等到武帝即位后，就以很隆重的礼仪把她安置在后宫供奉，能够听到神君的说话声，但却看不见她本人。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却老：延缓衰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

饮，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人称千岁翁，安丘先生，是楚汉时期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当时李少君也凭借会祭灶致福、辟谷不食、长生不老的方术觐见皇帝，皇帝很尊敬他。李少君这个人是由已经去世的深泽侯推荐来管理方术之事的。他隐瞒年龄和自己生长的地方，常常自称已经七十岁了，能驱使神灵，长生不老。他凭借方术游遍了诸侯各国。他并无妻子和儿女。人们听说他能驱使神灵，还能长生不老，就馈赠财物给他，所以就有很多金钱、丝织品、衣服和食物。人们都认为他没有经营产业却十分富有，再加上不知他是哪里的人，因此更加相信他，都争着去侍奉他。李少君天性就喜欢方术，善于猜测，说中人的一些隐私。他曾经和武安侯一起宴饮，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起曾和老人的祖父在一起游玩射猎之地，老人小的时候曾跟在祖父身边，知道那些地方，结果在座的宾客都非常惊讶。少君由此觐见皇帝，皇帝有一件古老的铜器，向少君询问。少君回答说：“这件铜器曾经在齐桓公十年时摆放在柏寝台。”不久检查铜器上刻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期的器物。整个宫里的人都十分惊骇，把少君当成了神，是有几百岁的人。

李少君曾对皇帝说：“祭祀灶神就能招致神灵，招致神灵后朱砂就能化成黄金，黄金炼成后就能够以它铸造饮食器具，使用这种器具就能益寿延年，延长寿命就能够见到东海蓬莱岛的仙人，见到蓬莱仙人后再举行封禅大典就能够长生不死了，黄帝就是这样做的。我曾游历在海上，见过安期生，他给了我一个枣吃，那枣大得像瓜。安期生是个仙人，与蓬莱岛的人们往来，符合他脾气的，他就相见，不符合的他就藏起来不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并派方士去东海求访安期生那样的仙人，同时开始试着用丹砂等药剂炼制黄金。

过了很长时间，李少君生病死去。皇帝认为他是成仙而不是死去了，就让东莱郡属吏宽舒学习他的方术。访求蓬莱仙人安期生并没能成功，而沿海一带的燕、齐地区很多荒唐迂腐的方士却都效仿李少君，争相谈论神仙之事。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佐：辅佐者。】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mǔ 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泰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天子苑：即上林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麀然。有司曰：“陛下肃祇【肃祇：恭敬。】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畴，时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合于天地。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

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亳县人薄诱忌向朝廷上奏了祭祀泰一神的方法，他说：“天神中最尊贵的就属泰一神，泰一的辅佐神是五帝。古时天子会在春秋两季到东南方的郊外祭祀泰一神，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祀七天，并且筑造祭坛，在八方设置代鬼神行走的通道。”于是皇帝就命令太祝在长安城的东南郊建造泰一神祠，并常常依照薄诱忌提供的方法供奉、祭祀。后来有人上书说：“古时天子每隔三年一次，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祀三一之神，也就是：天一神、地一神和泰一神。”皇帝答应了，就命令太祝带领群臣祭祀，在泰一神的神坛同时供奉三一之神，严格遵照上书人提到的方法进行。后来再次有人上书说：“古时天子常常于春秋两季祭祀以解罪求福，祭祀黄帝要用一梟和一破镜；祭祀羊神要用羊；祭祀马行神要用一匹青色雄马；祭祀泰一神、皋山山君和地长神要用牛；祭祀武夷君则用干鱼；祭祀阴阳使者神要用一头牛。”皇帝就命令祠官依照上书人所给的方法办理，并在泰一神的神坛边上建了一座神祠。

后来，天子的上林苑中生养有白鹿，有人说用白鹿的皮制成皮币，可以引发吉祥的征兆，就又制造了一些白金。

到了第二年，皇帝前往雍县举行郊祀，捕获了一头独角的兽类，外形就像一头麋子。相关官员说：“陛下您恭敬地举行郊祀，上天的帝君为了报答您的供奉，就赐了这头独角兽给您，这应该就是麒麟。”如此就用它来祭祀五帝，而且又加了一头牛来进行焚柴祭天的燎祭。赐予诸侯白金，以此来暗示他们这种吉祥的先兆是符合天地之意的。

由此济北王认为皇帝将要举行封禅典礼了，就上奏把泰山及其附近城邑的封禅用地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另外赐给他一些其他县邑作为补偿。常山王有罪，被流放，皇帝就将他的弟弟封在真定，以此

延续对其先人的祭祀，并把常山设置为郡。这样以后，五岳就都在天子直接管辖的郡内了。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夜致：在夜里招来。】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手书：手迹。】，问之人，果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后则又作柏梁【柏梁：柏梁台，传说是用“香柏”所造，高数十丈，在当时未央宫北的桂宫内。】、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鼎湖：宫名。】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

第二年的时候，齐人少翁凭借精通鬼神之道得以觐见皇帝。皇帝

十分宠爱的王夫人去世了，少翁就使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和灶神的形貌，天子在帷幕中就能望见。于是就封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他很多东西，并用待宾客的礼仪对待他。文成将军说道：“皇上倘若想和神相交往，但宫室、被服等生活用品却根本不像神所用的，神灵就不会降临。”因此就制造了画有云气的车子，并在不同日子里分别驾驶不同颜色的车子祛除恶鬼。又建造了甘泉宫，并在宫中修建了高台宫室，室中画有天、地和泰一等众多神灵，并摆设了祭祀用具，想要以此招来天神。又过了一年多，他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神仙一直都没有来。文成将军就写了一些字在一块帛上，让牛吃掉，并装作自己毫不知情，对别人说这头牛的肚子很奇怪。杀了牛再看，得到了那块写有字的帛，上面写的话十分奇怪，皇帝对这件事有所怀疑。有人认出那是文成将军的字迹，问有关的人，果然是少翁伪造的书帛。于是皇帝杀掉了文成将军，并隐瞒了这件事。

在此之后，又建造了柏梁台、铜柱和承露仙人掌之类的建筑。

文成将军被处死的第二年，皇帝在鼎湖宫病得很严重，巫医们想尽了办法，皇帝的病也没有治好。有个叫游水发根的人上奏说：“上郡有个巫师，他有次生病鬼神就附上了他的身体。”皇帝召来巫师并供奉在甘泉宫。等到巫师生病之时，就派人问上了巫师身的神君。神君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您的病不久就会痊愈，请您到时振作精神和我在甘泉宫相会。”于是皇帝的病好了很多，就亲自去甘泉宫祭祀，病就彻底好了。皇帝大赦天下，将神君安置在寿宫中。神君里面最尊贵的就是太一神，他的辅佐神包括大禁、司命这一类神仙，这些神仙都跟随着他。众神君的样子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和人的声音相同。神君们有时离开有时回来，回来的时候就会有沙沙的风声。他们都居住在室内的帷帐中，有时白天会说话，但常常是在夜里说话。皇帝要先斋戒，之后才能进入室内。皇帝把巫师当成这里的主人，让他给神君送饮食。倘若神君想要说话，也是先告诉巫师，由巫师向下传达。皇帝又建造了寿宫、北宫，张挂羽旗，

摆设祭器，以此礼敬神君。神君说过的话，皇帝都让人记录下来，为它命名为“画法”。但其实神君说过的话，也是世俗之人都知晓的，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但皇帝却特别喜欢。这些事都很隐秘，不为世人所知。

三年后，相关官员说年号应该根据上天所赐的吉祥征兆而命名，不应该用一年、二年的顺序来制定。第一个纪元年号应该为建元，第二个纪元因为有种名叫长星的彗星出现，所以应该为元光，第三个纪元因为在郊外祭祀时捕获了独角兽，所以应为元狩。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答：合。】也。”有司与太史公【太史公：指司马迁之父亲司马谈。】、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邈绝：久远。】，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乐成侯：丁义，刘邦功臣丁礼曾孙。】姊为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食马肝死：汉时传言食马肝可使人致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

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

第二年冬季，皇帝在雍县郊祀时与人们商议说：“现在天帝由我亲自祭拜，但还未祭拜地神后土，这样与礼数不合。”相关官员就和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商量说：“祭拜天地要用角像蚕茧或板栗大小的小牛。如今陛下想要亲身祭祀后土，祭祀后土应当在大泽里的圆丘上建造五个祭坛，每个祭坛都要用一头黄牛犊加一猪一羊做为供品，祭祀结束，牲品全部都要埋掉，而且陪从祭祀之人也要身穿黄色衣服。”于是皇帝就向东行，第一次在汾阴丘上修建了一座后土的神祠，是按照宽舒等人的建议修建的。皇帝亲自望空跪拜地神，与祭祀天帝用的礼仪一样。祭礼完毕后，皇帝便去了荥阳，然后回到长安。途中路过雒阳，颁布诏书说：“夏、商、周三个朝代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太过遥远的后代也难以存留，应该划出三十里的地方赐给周王的后代，封其为周子南君，以便他们祭祀祖先。”这一年，天子开始巡游各郡县，最后渐渐行至泰山。

这一年春季，乐成侯上书举荐栾大。栾大是胶东王刘寄宫里掌管日常生活事务的宫人，之前曾和文成将军在同一个师傅那里学艺，后来他就成了胶东王管理配制药品的官员。当时乐成侯的姐姐就是胶东康王的王后，没有儿子。康王去世，别的姬妾的儿子被立为嗣王。而康后有过淫乱的行为，与新王不是很合得来，两人互相想尽办法加害对方。康后听说文成将军已经死去，就想要讨好皇帝，于是派栾大借着乐成侯的推荐觐见皇帝谈论方术。武帝虽然杀了文成将军，也后悔这么早就让他死了，叹惜自己没有让他献出全部方术。等到见了栾大，皇帝十分高兴。栾大这个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说话很讲究策略，而且敢于说大话，处事非常果断。他夸口说：“我曾经在海中来来往往，遇到过安期生、羡门高这些仙人。但他们都以为我地位很低，并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仅仅是个诸侯而已，不配给他那些神仙

方术。我多次向康王进言，康王却并不任用我。我的老师说过：‘黄金能够炼成，黄河决口也能堵住，长生不死的药物也可求得，神仙也能招来。’我现在唯恐会如文成一般遭临杀身之祸，那么所有的方士都会闭口不言了，不敢再提到方术了！”皇帝说：“文成是不小心吃了马肝而死的。您如果真的能得到神仙的方术，我又有什么是舍不得的呢！”栾大说：“我的老师从来都不会求人，都是别人去求他。陛下如果一定要招来我的老师，那就要先让我地位尊贵，让我有自己的家室，用款待宾客的礼仪善待我，不可鄙视，让我佩戴各种印信，这样我才能传达神仙的话。但神仙究竟会不会来却并不一定。总之，必须要让您的使者尊贵起来，这样之后才可能请来神仙。”于是皇帝让他表演个小方术，检验他的效果，他表演的是斗棋，让棋子在棋盘上自行相互撞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四渎：指黄河、长江、淮水和济水。】。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甲第：甲等府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卫长公主：皇后卫子夫所生的长女。】妻之，资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自大主【大主：名嫫，窦太后之女，武帝的姑姑。】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搢挽而自言有禁方【禁方：秘方。】，能神仙矣。

当时皇帝正在为黄河决口的事情忧心，而且黄金也没有炼成，就

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才一个多月时间，栾大已经得到了四枚金印，身上佩有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和天道将军等印。皇帝给御史下诏说：“从前大禹疏导九江，开通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渎。最近，河水溢出，淹没了陆地，筑堤的劳役接二连三。我统治天下已有二十八年了，上天尚若要送给我方士，那应该就是大通将军了。

《乾卦》称之为“飞龙”，《渐卦》上也提到“鸿雁”，这应该是对我们君臣相得益彰的称许吧！应该用二千户的地方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赐给栾大甲等的宅第及奴仆千人，并把皇帝用不到的车马和帷帐等器物赐给栾大，摆满了他的新居。并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做妻子，又给卫长公主万斤黄金做陪嫁，将她的封号改为当利公主。皇帝还亲自来到五利将军的府第，使者们也都前往慰问，他们赠送的物品充盈道路。自皇帝的姑姑大长公主一直到将相之下的人，都到栾大家中摆设酒宴，并献赠礼物给他。于是皇帝还刻了一枚印，上写“天道将军”，并让使者拿着玉印，身披鸟羽制作的衣服，在夜里站在白茅草上，五利将军同样身穿鸟羽制作的衣服，站在白茅草上领受玉印，以表示皇帝并非把受印者当作自己的臣下。并且佩戴着“天道”之印，这是要替天子引导天神降临。由此五利常常趁夜在家中祭祀，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求神仙降临。但神仙并没有来，种种恶鬼却都在这里聚集起来，但五利将军很会驱使这些鬼。不久他就整好行装，向东前往海上，相传是去找寻他的老师。栾大仅仅被引见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大印，尊贵足以震惊天下，燕、齐沿海地区的那些方士们见到他都兴奋地握住他的手腕，言说自己拥有秘方，能够招来神仙。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睢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掇视【掇视：用手扒开观看。】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廋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庾未有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

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鬯【鬯：煮。】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鬯nài 鼎及鬯，不虞不骍，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这一年夏季的六月里，汾阴有一个叫锦的巫师为民众在魏脍后土祠旁祭祀，见一处地面形状像弯钩一样，就用手扒开土看，结果得到了一只鼎。这只鼎和普通的鼎有很大不同，上面雕刻着花纹却并无文字。巫师感到奇怪，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当地官吏。当地的官吏又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河东太守胜，胜上报朝廷。皇帝派使者来查验巫师锦得鼎的经过，确认并无诈伪，这才按照礼仪进行祭祀，将鼎请回了甘泉宫，皇帝和鼎同行，准备将它呈献给天帝。行至中山时，发现天空中云气缭绕，有黄云在上覆盖。这时一头麋子跑了过去，皇帝亲自用箭把它射死，并用它来祭云。到了长安，公卿大夫们都认为应该尊奉宝鼎。皇帝说：“最近黄河泛滥，连年收成不好，因此我才出巡前往各郡县祭祀后土，祈求百姓能够得到丰收。今年五谷收成丰茂，却并未举行祭祀酬拜地神，这鼎怎么会出现呢？”相关的官员就说：“相传很久以前太帝太昊伏羲氏曾经制造了一只神鼎，以示天下统一，让天地万物都归终在神鼎里。黄帝一共造了三只宝鼎，寓意是天、地、人。夏禹收集九州的铜，铸造了九只宝鼎，都被用来烹煮祭祀上帝及鬼神的牲畜。每逢遇到圣主鼎就会出现，宝鼎从夏朝传到商朝。周朝末年德行败坏，宋国用来祭祀土神的社坛被摧毁，结果鼎就沦没隐伏不见了。《周颂》中说：‘自堂到阶来回地走，有羊有牛准备齐全，大鼎小鼎检查完毕，喧哗不要骄傲不要，健康长寿多福多禄。’如今鼎已经被迎到了甘泉宫，它的外表光彩无比，变化神奇灵动，这预示着大汉必将得到无尽的吉祥。这正合行到中山时，黄白祥云在上覆盖，麋子吉兽在下逢迎的祥瑞征兆，还有您获得的神坛下的大弓和四箭，

这都是您在太庙中祭祀远近先祖神主所得到的回报啊。只有那些承受天命做皇帝的人才能通晓上天的旨意且合于天德。因此宝鼎应当进献给祖先，保存在天帝的宫廷，这才与之前的种种吉兆相合。”皇帝下诏说：“可以。”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殆：可能，表推测。】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佐候：协助观测。】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公孙卿：齐地方士。】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胸，问于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所忠：武帝的侍臣。】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屣：通“屣”，鞋。】

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前往海上找寻蓬莱仙山的人们，都说蓬莱山不是很远，而未能到那里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仙山的云气。于是皇帝派擅长望气的官员协助观测云气。

这一年秋季，皇上来到雍县，准备举行郊祀。有人说：“五帝不过是泰一神的辅佐神而已，应该建造泰一神坛，并且由皇上亲自进行郊祀。”皇帝犹豫着未做决定。齐地的公孙卿说：“今年获得宝鼎，今年冬天的辛巳日正好是朔日初一，当天早晨恰逢冬至，这与黄帝得到宝鼎的时间一致。”公孙卿藏有的一本木简书上说：“黄帝在宛朐县得到宝鼎，并询问鬼臾区。鬼臾区回答说：‘黄帝您获得了宝鼎和占卜所用的神策，就在己酉年的朔日冬至，这与天道历数很符合，天道历数总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由此黄帝靠观察太阳的运行来演算历法，从那后大概每隔二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朔日早晨交冬至，这样他一共做了二十次推算，共计三百八十年，黄帝成仙升天。”公孙卿想要通过所忠将这件事上奏皇上。所忠见他的书荒诞不经，怀疑这是本伪造的书，就推辞说：“宝鼎的事已经有了定论，还上奏能怎么样！”公孙卿又借助皇帝宠信的人上奏此事。皇帝十分高兴，就召公孙卿来询问。公孙卿就回答说：“是从申功那里得到的这本书，但他已死。”皇帝就问道：“申功是谁？”公孙卿说：“申功是齐地的人。他和安期生交往过，并接受了黄帝的教诲，并未留下别的什么书，只有这部和鼎相关的书。书中提到：‘汉代的兴盛之期应当与黄帝时一样。汉代的圣君，将会出现在高祖皇帝的孙子或者曾孙中。宝鼎出现就一定能与神仙相通，应当进行封禅。从古至今，有七十二位君王举行过封禅，只有黄帝可以登泰山封禅。’申功说：‘汉代的皇帝也应当登泰山封禅，登上泰山封禅后就能成仙升天。黄帝时期有近万个诸侯国，而为了祭祀神灵而建的诸侯国就有七千。全天下的名山一共有八座，其中的三座位于蛮夷地区，五座位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有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和东莱山，这五座山都是黄帝经常出游之处，他在那里与神

仙相会。黄帝时而作战时而修习仙道。他担忧百姓非议他所修习的仙道，就果断杀掉了那些诽谤鬼神的人。这样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才和神仙相通。黄帝曾经在雍县郊祀天帝，住了三个月。鬼臾区的绰号叫大鸿，他死后就被葬在了雍县，也就是鸿冢。从那以后黄帝在明廷接待众神。明廷就是如今的甘泉山。而所说的寒门就是如今的谷口。黄帝发掘了首山的铜矿，并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后，有一条脖子下面垂着两腮长须的龙从天而下迎接黄帝。黄帝骑到了龙背上，群臣和后宫嫔妃一起跟着骑上龙背的有七十多人，龙这才飞着离开。其余小臣无法上去，都紧紧抓着龙须，龙须都被拉断了，掉下了黄帝的弓。百姓们仰着头看着黄帝飞升上天，就都怀抱他的弓和掉下的龙须哭喊不已。因此后世就把这个地方称为鼎湖，称那张弓为乌号。”于是皇帝说：“唉！要是我真的能和黄帝一般，我就会把离开妻儿看作像脱掉鞋子一样了。”就任命公孙卿为郎官，派他向东前往太室山迎候神仙。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放：仿照。】薄忌泰一坛，坛三垓【垓：通“陔”，层。】。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饌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胾余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休：美。】，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畀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皇帝于是前往雍县郊祭，然后又到了陇西，向西登临崆峒山，最后回到了甘泉宫。命令祠官宽舒等人设置好泰一神的祭坛，祭坛仿照薄诱忌所说的泰一坛修建，共分三层。五帝的祭坛都环绕在泰一坛的下面，都各自按照其所在的方位排列，黄帝坛位居西南方，修建了八条供鬼神来去的通道。泰一坛所用的祭品，都和雍县的祭祀并无二致，而且添加了甜酒、枣果和干肉等物，还杀掉了一头犛牛当作祭器中的牲品。但五帝坛就只有牛羊等牲品及甜酒，并无犛牛。祭坛下的四面，用酒活地并祭祀随从的群神和北斗星。祭祀结束，用来祭祀的祭品都被烧掉。祭祀使用的牛是白色的，祭祀时要把一头鹿塞入牛的腹腔，再把一头猪塞入鹿的腹腔，然后把祭品浸泡在水中。祭日神要用一头牛，祭月神则要用一只羊或一头猪。祭祀泰一神的祝官要身穿紫色绣衣，祭祀五帝的祝官的礼服颜色都要严格遵照五帝所属的颜色，祭日神要身穿红衣，祭月神则身穿白衣。

十一月辛巳朔日早晨是冬至，这天拂晓时，皇帝就开始在郊外拜祭泰一神。早晨拜祭日神，傍晚拜祭月神，全都是拱着手十分严肃地祭拜；而祭祀泰一神则严格遵照雍县的郊祀礼仪。祭神祝颂中说：“上天已经开始把宝鼎和神策赠给了皇帝，一个朔旦又一个朔旦，循环往复，永无止息。皇帝就在这里恭敬地拜见天神。”祭祀用的礼服为黄色。祭祀的时候坛上布满了火炬，坛旁则摆放着烹煮所用的器具。相关官员说：“祠坛之上有光现出。”公卿大臣们都说：“皇帝最开始是在云阳宫举行郊祀，拜祭泰一神，相关官员都手捧直径六寸的大璧瑄玉和毛色纯美膘肥体瘦的祭祀牲畜献给神灵享用。那天夜里出现了美丽的光彩，等到了白天，有黄色的云气不断上升，直到与天相接。”太史公和祠官宽舒等都说：“神灵灵光的照耀，是佑助福禄的吉兆，应当就在神光照射的地方修建泰畤坛，以此宣扬上天的瑞应。让太祝主持这件事，在每年的秋天和腊月间进行祭祀，天子每三年亲自郊祭一次。”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

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兵祷：战前祈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缙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缙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于是郡国各除道【除道：整饬道路。】，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李延年：西汉音乐家，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弟。】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这一年秋季，为了讨伐南越而拜祭泰一神，用牡荆制成幡旗竿，旗上则画着日、月、北斗及腾空而起的龙，以此来象征天一三星，作为泰一神的先锋旗，命名为“灵旗”。战前祈祷时，则让太史官手举灵旗指着被伐国的方向。但是五利将军虽是使者却不敢入海求仙，只去了泰山祭拜。皇上派人暗中跟踪他，发现他其实上什么都没有见到。五利将军撒谎说他见到了自己的老师，实际上他的方术都已用尽，多半都没有应验。皇上于是杀掉了五利将军。

这一年冬季，公孙卿在河南恭候神仙，说在缙氏城上曾见过仙人的脚印，还有一只和山鸡相似的神物在城上来回飞着。皇帝亲自来到缙氏城观看脚印，问公孙卿说：“你应该不会效仿文成和五利欺骗我吧？”公孙卿回答说：“仙人并不会有求于皇帝，但皇帝却有求于仙人。求仙之道，倘若不能把时间放宽一点，神仙并不会来。说起求神这样的事，似乎很是迂腐怪诞，但也只有积年累月才能等来神仙

啊。”因此各个郡国都整饬道路，整修宫殿观台及名山上的神祠，以盼望皇帝驾临。

这一年，已经灭掉了南越，有个皇帝的宠臣李延年因为擅长音乐而得以觐见皇帝。皇帝对他很好，就让公卿大臣们商议这件事，说：“在民间祭祀时还伴有鼓、舞及音乐，现在我进行郊祀却并无音乐，这难道能说是相称吗？”公卿们说：“古时祭祀天地时都伴有音乐，由此天神和地神才来享受人们的祭祀。”有的人说：“泰帝令女神素女弹奏有五十根弦的瑟，声音悲切，泰帝让她停下，但她却无法自止，因此就剖开了她的瑟改成二十五弦。”于是在为庆祝平定南越而酬祭泰一、后土神时，开始使用音乐和歌舞，增加了歌手的人数，制作二十五弦的瑟及箜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旷绝：时隔久远，荒废绝灭。】，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九皇：或为方士妄言，无从考据。】，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徐偃：西汉经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此时为博士。】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缙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

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第二年冬季，皇帝提议说：“古时的帝王都要先停止用武，其后才能举行封禅大典。”于是皇帝就向北巡视朔方，统率军队十余万，回来的时候就在桥山的黄帝陵前祭祀，到须如时解散了军队。皇帝就说：“我曾听到过黄帝并没死的消息，可是而今却有他的陵墓，这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在成仙上天之后，余下的众臣就将他的衣服和帽子葬在了这里。”后来皇帝来到甘泉宫，为了要登泰山进行封禅，就用同样的礼仪先祭祀泰一神。

自从获得宝鼎，皇帝就和公卿大臣及儒生们商议封禅之事。因为封禅大典很长时间没有举行了，几近失传，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礼仪。儒生们都提议采用《尚书》《周礼》《王制》中所记载的天子射牛、望祀等仪式来举行大典。齐人丁公已经有九十多岁了，他说：“‘封’应该就是长生不死的意思。秦始皇没有能够登泰山举行封禅之礼。陛下一定要上去，只要登到稍高一些的地方就不再有风雨阻挡了，于是就可登上泰山举行封禅之礼了。”皇帝因此就让儒生们修习射牛之礼，并草拟了封禅所用的礼仪。过了几年，封禅典礼就要举行了。皇帝已经听到了公孙卿与方士的话，说是在黄帝之前的帝王进行封禅之礼时，都会招来一些能与神仙相通的怪异之物，就打算仿照黄帝那时迎接仙人蓬莱士之法，通过这样来超乎世俗，和九皇的德行相媲美，而且还采用很多儒术来修饰。众儒生既无法明辨封禅的具体礼数，又深受《诗》《书》等古文典籍的束缚，不敢全力施展才华。皇帝将封禅所用的祭器带给儒生们看，众儒生中有人说“这和古代的并不相同”，徐偃也说“太常祠官们所行的礼仪并没有古代鲁国的好”，周霸聚集了群儒以筹划这次的封禅事宜，因此皇帝贬退了徐偃和周霸，罢黜这些儒生一概不用。

三月，皇帝向东来到缙氏县，登上了嵩山的太室山举行祭祀。随行的官员在山脚下似乎听到有人在喊“万岁”。问山上的人，山上的人

都说没有喊过；问山下的人，山下的人也都说并未喊过。因此皇帝就封给太室山三百户以方便其祭祀，并为其命名为崇高邑。向东登上泰山，山中的草木还未长出叶子，就命人将石碑运送上山，立在泰山的顶峰。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巨公：指皇帝。】”，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间使：秘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封：祭坛。】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阼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皇帝接着向东巡视海上，举行典礼以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和四时主八神。齐人上奏讲说神仙精灵及奇异方术有近万人之多，但都不灵验。因此皇帝就增派船只，命令那些上奏讲说海上神山的几千个人都去求访蓬莱仙人。公孙卿手持着符节，先前往各山等候神仙，到了东莱，就说他在夜里曾看到一个人，身高数丈，等他靠近后就不见了。看到他的脚印非常大，很像禽兽的脚印。大臣中有人说曾看到一位牵着狗的老人，说“我很想见天子”，一转眼又不见了。皇帝已经听说了有人看到大脚印，但并未相信，直到

群臣里有人提到老人的事，才真的认为那个老人就是神仙。于是他就留住在海边，并给方士驿车，派了几千名秘使前去求访仙人。

四月，皇帝回到奉高。皇帝考虑到儒生及方士们所提到的封禅礼仪并不一样，古书上也并无记载，确实很难施行。天子又前往梁父山，举行典礼祭祀地神。乙卯日，命令侍中官儒生戴着白鹿皮帽，穿上插笏官服，举行射牛仪式。在泰山脚下的东方筑坛祭祀，并严格遵照祭拜泰一神的礼仪进行。那个祭天用的坛宽为一丈二，高九尺，坛下则放置着封禅的文书，文书中的内容很是隐秘。祭礼结束，皇帝独自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临泰山，也举行了一番祭天仪式。这些事情都是绝密的，不得外露。第二天，沿着山北坡的道路下山。丙辰日，又在泰山脚下东北方的肃然山举行了祭地仪式，参照的是祭祀后土的礼仪。这些封禅，天子都亲身祭拜天神、地神，身上穿着黄色的礼服而且全都使用了音乐。使用从江淮一带采来的三棱灵茅作为神垫，用象征五方的五色泥土杂糅起来筑成祭坛。当时还放出了一些远方奇异的飞禽走兽及白毛野鸡之类的动物，很是增加了礼仪的庄重气氛。但那些咒牛、旄牛、犀牛、大象这类的动物都没有用到。皇帝和随从的大臣们都是先来到泰山，之后再离开的。在举行封禅的这段时间，每天夜里都似乎有亮光现出，白天时有白云从祭坛中升起。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复：免除赋税。】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听治：盘查审理。】。”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

得，于是上欣然庶几【庶几：也许。】 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辄，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皇帝从封禅之处归来，坐在明堂之上，臣子们都陆续上来祝贺。于是皇帝给御史颁诏说：“我以自己的渺小之身承担了皇帝的至尊之位，小心谨慎深恐无法胜任。我的德行浅薄，也不太懂礼乐。在祭祀泰一神之时，天空似乎出现祥瑞之光，我心里十分不安，好像看到了什么，心里也因这怪异的景象而被深深触动，虽然想停止却不敢，之后终于得以登泰山祭天。等到了梁父山，之后在肃然山修整场所祭地。我想要完善自己，很高兴和士大夫们一同重新开始。赐给平民每百户人家一头牛、十石酒，另外还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孤寡老人再加布帛二匹。博县、奉高、蛇丘和历城这些地区都不用缴纳当年的租税。大赦天下，与乙卯年的赦免相同。我在巡行时所经过的地方，都不能再加重百姓的麻烦。倘若犯罪发生在两年前，都不再追究。”接着又下诏说：“古时候天子每隔五年就会出巡一次，前往泰山进行祭祀，来朝拜的诸侯们都有各自的住所。应让各诸侯都在泰山脚下修筑官邸。”

天子在泰山的封禅典礼结束后，并没有遇到风雨干扰，方士们也说蓬莱这些神山似乎也将找到了。于是皇帝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也许会遇到神仙，就再次东行来到海边眺望，希望遇到蓬莱仙人。奉车都尉霍子侯忽然生了重病，一天时间就死掉了。皇帝这才离开，沿着海岸，向北一直到达碣石，之后从辽西开始巡游，经过北方边境一直抵达九原县。五月，皇帝回到了甘泉宫。相关官员就提议将宝鼎被发现的那一年的年号定为“元鼎”，由于今年的泰山封禅大典，年号就定

为“元封”，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这一年秋季，有彗星在东井宿天区出现，光芒璀璨。过了十几天，又有彗星在三台宿天区出现，光芒依然璀璨。有个能望气的叫王朔的人说：“我当时正在观测，就见那颗星出现时它的形状就如同葫芦瓜，一顿饭的工夫就又不见了。”相关官员说：“陛下创制了汉家的封禅礼制，上天就让代表吉祥的德星现出以报答您。”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飧曰：“德星昭衍【昭衍：光明广远。】，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飧。”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沉祠：将祭品沉入水中，祭祀河神。】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第二年冬季，皇帝前往雍县祭祀五帝，返回后又祭拜了泰一神。祝辞中说：“德星光明照四方，预示美好吉祥。寿星也出现，光辉远播四方。信星闪烁降福，皇帝将祭品敬献给各位神灵。”

这一年春季，公孙卿说他曾在东莱山遇到了仙人，那仙人似乎在说“要见天子”。皇帝因此来到缙氏城，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接着前往东莱，又在那里留住了几天，但什么都没看见，只发现了大脚印。皇帝再次派出几千方士前去寻访神仙奇物，采寻灵芝仙药。这一年天干旱。于是皇帝便再无出巡的合理理由，就去万里沙祈雨，经过泰山时进行了祭祀。返回时到瓠子口，亲自前往堵塞黄河决口的地方，在这里留了两天，并沉下白马以祭拜河神，然后才离开。皇帝命令两位大臣带兵堵住决口，为黄河疏凿了两条河渠，让它再现了当年大禹

治水后的样子。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安台无坛：指只有祭台，并无祭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遽：骤，匆忙。】，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缙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前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当时已经消灭了南越，越人勇之对皇上说“越人有信鬼的习俗，而且每次祭祀都能见到鬼，总是很灵验。过去东瓯王礼敬鬼神，活到一百六十岁的高寿。后代的子孙怠慢鬼，因此渐渐衰微。”皇帝因此命令越地的巫师修建越祠，只设置祭台却没有建立祭坛，用以拜祭天神上帝百鬼，并且用鸡骨占卜。因为皇帝相信，越祠和鸡卜的方法从那时开始逐渐得以流行。

公孙卿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皇上每次去求访仙人时总是很匆忙，所以才无法见到仙人。如今陛下可以筑造一座台阁，像缙氏城那样，置办干肉枣果一类的祭品，就应该能招来神仙。况且仙人人都喜爱住楼阁。”于是皇帝就让人在长安修建蜚廉观和桂观，在甘泉宫筑造益延寿观，让公孙卿手拿符节摆设好祭品，迎接仙人。接着又修建了通天台，在台下摆设祭祀用的各种礼器，期望能够招来仙人。由此又在甘泉宫修建了前殿，并开始扩建宫室。夏季，有灵芝草生长在

宫殿中。皇帝由于黄河决口被堵住，修建了通天台，似乎看到了亮光，于是下诏说：“甘泉宫殿房内生出了九茎灵芝，大赦天下，再不役兵扰民。”

过了一年，征伐朝鲜。夏季，干旱。公孙卿说：“黄帝的时候举行了封禅大典就会干旱，为了封坛的土尽快晾干，需要大旱三年。”于是皇上就下诏说：“天时干旱，是为了晒干封坛的土吧？命令全国都要祭祀掌管农业的灵星。”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鸣泽：沼泽名，所在不详。】，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秘祠：秘密祭祀。】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又过了一年，皇帝前往雍县郊祀，在通过回中的道路时去那里巡视。春季，来到鸣泽，然后经过西河返回。

来年冬季，皇帝前往南郡巡察，到江陵后向东。登上了潜县的天柱山，称这座山为南岳。乘船沿江而下，从寻阳一直穿过枞阳，路过彭蠡，沿江祭祀经过的名山大川。向北一直到达琅邪郡，然后沿海北

上。四月中旬，来到奉高县，举行了封禅大典。

起初，皇帝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泰山脚的东北方向发现有古代的明堂，所在的地势险峻又不宽敞。皇帝打算在奉高县附近建造明堂，却无法得知明堂的形制及尺度。济南人公王带敬献黄帝时期的《明堂图》。《明堂图》中绘制有一座殿堂，四周没有墙壁，使用茅草制成盖顶，四周有水沟相通，绕着宫墙的周围还建有天桥，殿上建有楼，自西南方向延伸进殿堂，被称作昆仑道，天子就从这里走进殿堂，去那里祭祀上帝。因此皇帝下令依照公王带的图样在奉高的汶上修建明堂。等到五年后再来这里进行封禅时，就把泰一神和五帝的神位都放在明堂上座举行祭祀，并令高皇帝的灵位和他们相对。在下房拜祭后土神，使用了牛、羊、猪各二十头。皇帝自昆仑道进入，开始在明堂祭拜，一如郊祀的礼仪。祭拜结束，在堂下把祭品烧掉。之后，皇帝再次登上泰山，在山顶举行秘密祭祀。在泰山脚下拜祭五帝之时，都依照他们各自所在的方位，只有黄帝和赤帝是在一起的，这时有相关官员相陪。在泰山上点着火，山下也都点火相呼应。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灾：火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高里：泰山下的小山。】，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

又过了两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早晨与冬至相交，那些推算历法的人认为应该以这一天作为新历法的起点才是正统。天子亲自前往泰山，就在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来到明堂拜祭上帝，但未举行封禅典礼。祝辞中说：“上天赐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在此崇敬地祭拜泰一神。”皇帝又东行来到海边，考察前往海上求仙的人及众

方士，毫无结果，然而还是派更多的使者去海上求仙，渴望与神仙相遇。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了火灾。十二月甲午朔日，皇帝亲自前往高里山拜祭后土神。又来到渤海边，遥望并祭祀蓬莱那样的仙山，渴望能够前往仙人所在的异域。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唐中：宫殿名。】，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壶梁：海中仙山名。】，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时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时犍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执期：地名，为方士捏造。】”，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皇帝回到京城后，因为柏梁台被烧毁，就在甘泉宫上朝接纳各郡国报上来的文簿。公孙卿说：“黄帝筑建青灵台，十二天后就被烧毁了，于是黄帝又修造了明庭。明庭就是现在的甘泉宫。”方士中有很

多人也说古时帝王也有建都在甘泉的。那以后天子又在甘泉宫接见诸侯，还在甘泉为诸侯建造官邸。勇之说：“越地有这样的风俗，火灾后再盖的房子一定要比烧掉的大，用来镇住火灾。”于是天子就修建了建章宫，规模有千门万户那么大。它的前殿高过了未央宫，东面就是凤阙，高达二十多丈。它的西面是唐中苑，有数十里宽的虎圈。北面则修造了大水池，池中的渐台高二十多丈，池的名字叫泰液池，池中建有蓬莱、方丈、瀛洲和壶梁四座山，都仿照海中仙山，还有一些用石头雕的成龟鱼之类的东西。它的南面有玉堂、璧门和神鸟之类的雕像。还修建了神明台、井幹楼，都有五十多丈高，楼台之间连接着车道。

夏季，汉朝改用新历法，以夏历的正月当作一年的首月，官服改为黄色，每个官名的官印都改为五个字，因而就把年号改为太初元年。这一年，向西讨伐大宛。发生了大规模的蝗灾。丁夫人及雒阳虞初等人使用方术进行祭祀，祈祷神明降灾给匈奴、大宛。

第二年，相关官员说，在雍县祭祀五畤时没有使用煮熟的牲畜等祭品，也没有现出芬芳的香味。于是皇帝下令让祠官将牛犊制成的熟牲祭品分别献给五畤，按照五行生克的原则选用牲牢的毛色，并用木偶马替代壮马充当祭品。只在祭祀五帝之时才选用壮马，皇帝亲自去郊祀时才用壮马。祭祀名山大川时原本要用壮马的，也全部用木偶马替换。皇帝出巡经过时祭祀要用壮马。其他祭祀和原来一样。

又过了一年，天子向东巡视海边，考察神仙一类的事情，没有灵验的。有的方士说“黄帝时期曾修造了五城十二楼，目的就是便于在执期这地方迎候神仙，并称作迎年”。皇上同意按他的说法修建五城十二楼，并称其为明年。皇帝还亲自前往行礼拜祭上帝，穿着黄色的衣服。

公王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

山：即今沂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山名。】。石闾者，在泰山下阨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赤星：即前文中的“灵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公王带说：“黄帝时期虽然在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但风后、封钜、岐伯这些人还要求黄帝前往东泰山筑坛祭天，来到凡山辟场祭地，以求与符瑞相合，之后才可以长生。”天子就下令筹备祭品，然后来到东泰山，看到东泰山矮小，和它的名声并不相符，就命令祠官进行祭祀，但不举行封禅大典。后来又命令公王带去那里供奉、祭祀并迎候神灵。夏季，皇帝才回到泰山，和之前一样举行每五年一次的封禅大典，还增加了在石闾山祭地的礼仪。石闾位于泰山脚的南方，方士中有许多人说那里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因此皇上亲自前去祭祀。

之后五年，皇帝再次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归来途中还祭祀了常山。

如今天子所定下的祭祀，泰一与后土，都是每隔三年就亲自郊祀一次，建立起汉室的封禅制度，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封禅典礼。薄诱忌

还奏请修建了泰一祠和三一、冥羊、马行、赤星等共五座神祠，由宽舒属下的祠官每年按时前往祭祀。再加上后土祠，一共六座神祠，统一由太祝管理。至于八神中的各神，还有明年、凡山这些地方的有名的神祠，都在天子经过之时祭祀，离开的话就算了。方士们所修造的神祠，都由他们各自祭祀，等到人死了，祭祀也就结束了，祠官不再掌管祭祀。其他的神祠都按照最初的规定办理。自皇帝举行封禅典礼起，一共经过了十二年，曾祭祀过的神灵遍布五岳四渎。而方士们迎候拜祭神仙，前往海上求访蓬莱仙山，始终没有结果。公孙卿这些等候神仙的方士，依旧以巨人脚印做借口来辩解，却并没有效果。天子越来越厌倦方士们的荒唐之语了，却始终控制着他们，并没断绝与他们往来，总还渴求能遇到方术奏效的人。自那之后，方士们议论祭神之说的更多了，但效果是人们都能看到的。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究观：仔细观察。】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有司存：在相关官员那里有具体规定。】焉。

太史公说：我跟随皇帝一同出巡，拜祭天地众神及名山大川，参加了封禅典礼。我也进入过寿宫陪皇帝祭祀，听到过祝官的祷词，细看并研究过方士与祠官们的言辞，于是归来后按照顺序论述从古至今的祭祀鬼神的活动，将这些活动里里外外展现出来。后世的君子们，应该能从这里看到当时的情形。至于和祭祀有关的所用的俎豆等礼器、玉帛的详细情况，还有拜祭酬神的礼仪，在相关官员那里都有具体的规定。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陈仁锡：「史之为表也，一经一纬，从行曰经，横行曰纬。」

《三代世表》以帝王世为经，其属为纬，然世属长短参差不齐，以殷之属十七君，与夏之世十七王大略相当，至周之属十七君，与夏殷之世四十七王，则是周一君而当夏殷三王也。今本《世表》，殷周二属牵连横书，殷属终帝槐之世，周属终帝芒之世，自帝泄至帝辛有世而无属。又自成王以后，周之世与列侯之属长短亦不相当，皆由后人抄录之讹也。」

《三代世表》出自《史记》卷十三，为表中的第一篇。本篇主要列举了自黄帝到三代天下一统这一时期的历史，从这篇表中，能够看出黄帝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次：编次，编排。】《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盖：通“盍”，何。】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谍：通“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终始五德之传：五德终始学说认为王朝更替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规律进行的，一个王朝受其中一行的支配，这就是“德”。】，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太史公说：关于五帝和三代的记载，已经很久远了。在殷代之前诸侯国的历史都很难编列出来，从周以来的史事才稍稍能够著录。孔子依照文史材料编排了《春秋》，就是用鲁公的纪元年数，整合事件

年月，已经相当详尽了。倒是依次编纂《尚书》时却简去了年月；有的尽管有年月，却多有缺漏，难以著录。所以他这种虽有疑问却把疑问传下来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啊！

我读到谍记，自黄帝而下都记载着年份。在考察那些年历谱谍及五德转次相承的各种情况方面，古文的记载却并不相同，甚至会有很大差异。孔夫子并没有谈论这些年月，怎么可能没有原因呢？因此我就依照《五帝系谍》及《尚书》上记载的从黄帝到共和时代的世系，著成了《三代世表》。

帝王世国号	黄帝号有熊。	帝颛顼，黄帝孙。起黄帝，至颛顼三世，〔号高阳。〕
颛顼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为高阳氏。
佶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蛸极。
尧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蛸极。
舜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
夏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殷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蛸极。蛸极生高辛。
周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蛸极。蛸极生高辛。

帝侖，黃帝曾孫。 起黃帝，至帝侖 四世。號高辛。	帝堯。起黃帝，至 侖子五世。號唐。	帝舜，黃帝玄孫之玄 孫，號虞。
蛸極生高辛，為 帝侖。		
蛸極生高辛。高 辛生放勳。	放勳為堯。	
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句望	句望生蛸牛。蛸 牛生瞽叟。	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
高辛生禹。	禹為殷祖。	禹生昭明。
高辛生后稷，為 周祖。	后稷生不窋。	不窋生鞠。

帝禹，黄帝耳孙，号夏。	帝启，伐有扈，作《甘誓》。	帝太康
文命，是为禹。		
昭明生相土。	相土生昌若。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鞠生公刘。	公刘生庆节。	庆节生皇仆。皇仆生差弗。

帝仲康,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帝予
冥生振。	振生微。微生 报丁。	报丁生报乙。 报乙生报丙。	报丙生主壬。 主壬生主癸。
差弗生毁淪。 毁淪生公非。	公非生高圉。 高圉生亚圉。	亚圉生公祖类。	公祖类生太王 亶父。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不降弟
主癸生天乙，是 为殷汤。				
亶父生季历。季历 生文王昌。益《易 卦》。	文王昌生 武王发。			

帝廑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 淫乱不好德，二龙去。	帝皋	帝发
----	----------------------------	----	----

帝廑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乱不好德，二龙去。	帝皋	帝发
帝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成王诵		康王刳刑错四十余年。	昭王瑕南巡不返。不赴，讳之。
鲁周公旦，武王弟。	初封。	鲁公伯禽	考公
齐太公尚，文王、武王师。	初封。	丁公吕伋	乙公
晋唐叔虞，武王子。	初封。	晋侯燹	武侯
秦恶来，助纣。父飞廉，有力。		女防	旁皋
楚熊绎。绎父鬻熊，事文王。	初封。	熊义	熊黠
宋微子启，纣庶兄。	初封。	微仲，启弟。	宋公
卫康叔，武王弟。	初封。	康伯	孝伯
陈胡公满，舜之后。	初封。	申公	相公
蔡叔度，武王弟。	初封。	蔡仲	蔡伯
曹叔振铎，武王弟。	初封。		太伯
燕召公奭，周同姓。	初封。	九世至惠侯。	

穆王满。作《甫刑》。 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懿王坚。周道衰，诗 人作刺。
炀公，考公弟。	幽公	魏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成侯	厉侯	靖侯
大几	大骆	非子
熊胜	熊炀	熊渠
丁公	湣公，丁公弟。	炀公，湣公弟。
嗣伯	夷伯	湣伯
孝公	慎公	幽公
官侯	厉侯	武侯
仲君	官伯	孝伯

孝王方，懿王弟。	夷王變，懿王子。
厉公	献公，厉公弟。
献公弑胡公。	武公
秦侯	公伯
熊无康	熊鸞红
厉公	釐公
贞伯	顷侯
釐公	
夷伯	

厉王胡。以恶闻〔遇〕〔过〕乱， 出奔，遂死于彘。	共和，二伯行政。
真公	武公，真公弟。
秦仲	
熊延，红弟。	熊勇
釐侯	

〔补〕张夫子【张夫子：名长安，字幼君，是汉元帝、成帝时人。事迹见《汉书·儒林传》。】问褚先生【褚先生：名少孙，汉元帝、成帝时博士，曾增补《史记》，《史记》中的“褚先生曰”都是他的补作。】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案：考察。】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

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后十余世至汤，王【王：称王，为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后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后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履践：履行实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姜嫄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汜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张夫子曾经问褚先生说：“《诗经》记载契和后稷并无父亲就生了下来。现在考察一下传记，都表明他们有父亲，他们的父亲都是黄帝的子孙。难道这种说法与《诗经》所载并不违背吗？”

褚先生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诗经》记载，契在卵中出生，后稷则因人迹而出生，这都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天命精诚的意思。鬼与神都无法自己生成，必须要经由人才能产生，怎么能说是契和后稷没有父亲就生下来了呢？有种说法是他们是有父亲的，另一种说法就觉得他们并无父亲。信的人就传播信的观点，怀疑的人就传下怀疑之处，所以才有两种说法。尧相信契和后稷都是贤明之人，为上天所生，所以就赐给契七十里的封地，之后又经历了十多代才传到了汤，

最后君临天下。尧也知晓后稷的子孙未来会成就帝业，所以就加赐后稷一百里封地，他的后代又经过了近千年，到了周文王时期才能拥有天下。《诗传》上说：‘汤的祖先就是契，契并无父亲却生下来了。契的母亲与她的姐妹们来到玄丘水洗澡，有只燕子口中衔着的卵掉了下来，契的母亲拿到了卵，本来用嘴含着，却不小心吞了下去，后来就生下了契。契天生就十分贤良，尧任命他为司徒，赐给他的姓氏为子氏。子其实就是“兹”；兹有渐渐强大之意。诗人赞美并称颂他说“殷的土地广阔无边！上天降下玄鸟，所以才产生了商”。商的意思是“质”，质就成了殷的美号。周文王的祖先就是后稷，后稷也并无父亲就生了下来。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出门时见到了巨人的足迹，她踩在上面，就觉得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后稷。姜嫄因为儿子并无父亲，就很轻视他，把他丢在路上，牛羊全都躲开而不去踩踏他。姜嫄把他丢进山里，山里的人却喂养了他。姜嫄又把他丢进大泽之中，鸟都覆盖着他，遮挡并喂养他。姜嫄因此而觉得疑惑，认为他是上天之子，就把他带回来抚养成人。尧知道他是个贤能的人才，就任命他为大农，赐给他的姓氏为姬氏。姬，就是“本”。诗人赞美并称颂他说“自从有生民之后”，辛勤修炼而成就日长，这就成了后稷称道的开始。’孔子说：‘过去尧赐给契子氏，是为了汤的出现。赐后稷姓氏为姬氏，是为了文王的出现。大王将季历任命为自己的继承者，这也表明了上天降下的祥瑞。太伯来到吴地，因此才有了周王朝代代传递的源本。’上天的命兆很难言说，除了圣人谁也无法得知。舜、禹、契和后稷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承受上天的旨意而统治天下，他的德行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他的子孙才能都被再次任命为天子，这是上天对有德行的人的报答。人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觉得帝王全都是从普通百姓中出现的。普通百姓怎能平白无故地兴起并君临天下呢？这都是天命使然。”

“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

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黔首：百姓。】 请赎民

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

“黄帝的后代怎么会统治天下那么长时间呢？”

褚先生说：“《经传》上记载：天下的君主就是所有百姓的元首，是祈祷上天延续百姓生命的人，他们就是帝，有福泽能够万世流传。黄帝就是这种人。五政清明而兴修礼义，遵照天时举兵征讨而取得胜利的就可称王，有福泽能够千世流传。蜀王，就是黄帝的后代，今天在汉西南五千里之外的地方，却常常来朝拜汉天子，献出贡物给汉朝，这怎会不是由于他的祖先有德行，德泽能够流传后世的结果呢？怎么可以忽视修炼德行呢！君主和王者都应该以此来省察自己。汉朝的大将军霍子孟，名光，他也是黄帝的后人。这样的事只能与那些博闻远见的人谈论，本就不能对那些浅陋的人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古时诸侯总是用国作为姓氏。霍氏，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周武王曾经将他的弟弟叔处封在霍地，到了后来，晋献公消灭了霍公，霍公的后人就成了平民，在平阳周围往来居住。平阳处于河东地区，河东是晋国的领土，后来才析分成了卫国。根据《诗经》记载，也可以说成是周的后代。周兴起于后稷，后稷并无父亲却出生了。根据三代世传而言，后稷应该有个父亲叫高辛；高辛，就是黄帝的曾孙。《黄

帝终始传》记载：‘汉朝已经兴起了一百多年，有个人既不高也不矮，从白燕之乡而来，掌握着天下的政事。那时还有个幼小的皇帝，这个人能让幼主的辇车倒着行走。’霍将军，就是最初居住在平阳白燕乡的那个人。臣在做郎官之时，曾经与方士们考功时在旗亭下相会，方士和我说起过霍将军的情况。难道他还不伟大吗？”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司马贞：「按：篇言十二，实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不数而叙之者，阖闾霸盟上国故也。」茅坤：「古雅可诵。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王国维：「太史公作《十二诸侯年表》，实为《春秋》《国语》作目录，故云『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

《十二诸侯年表》选自《史记》卷十四，为表中的第二篇。本表所列举的事件起自周公、召公共和执政，结束于孔子去世，表现了当时诸侯专政、五霸盛衰的春秋时代的历史，社会由大一统逐渐走向分裂。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唏：哀叹。】。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衽席：卧席，引申为寝居之所，指男女房中之事。衽，寝卧之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浹：周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挹，通“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摭摭：摘取。】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郭嵩焘：「案厉王奔于彘而君臣之分渎，纪纲坏失，周道遂不可振，史公谱《三代世表》讫于共和，而用为诸侯年表之原始，盖有深意存焉，《年表》序所以专致慨于厉王也。其谱十二诸侯，归本孔子《春秋》。史公之著《史记》自以为继《春秋》而作，以明著书之旨也，而因采取诸子之名为《春秋》者论次之，赞语著明诸家得失，以自证其上拟《春秋》之义，言微而旨远矣。」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太史公在读《春秋历谱谍》时，每当读到周厉王之时，总会放下书并发出叹息。说：唉！鲁国的太师挚可真是有真知灼见啊！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而箕子因为他的奢侈而悲叹。周朝的政治尚有缺陷，诗人以男女爱情生活为基础，作出了《关雎》。仁义日渐衰败，诗人创作《鹿鸣》诗以讽刺。到了周厉王，因为厌恶听到别人对他指出过失，那时的公卿都害怕遭到杀害而不敢直谏，祸乱由此而发生，结果厉王逃奔到了彘，祸乱是从京师开始的，后来朝廷由周公、召公联合起来执政。从那以后，不同的诸侯国彼此开始武力征伐，强盛的国家

欺压弱小的国家，征讨也不再请示周天子。但这些诸侯国却都假借着朝廷的名义讨伐别的国家，争夺盟主之位，政令都操纵在五霸手中，诸侯任意横行，奢侈淫乱，不守法度，作乱篡权的臣子渐渐兴起了。齐、晋、秦、楚等国家在西周时都十分弱小，他们有的封地百里，有的只有五十里。晋国有三河相阻，齐国背负着东海，楚国则划长江、淮河为界，秦国所依靠的是雍州的险固，这四个国家依次兴起，相继做过霸主，文王、武王曾经褒封过的大国，都因为他们的声威而顺服。因此孔子为了彰明帝王之道，曾经为七十多个国君做事，都没能得到重用。所以孔子就向西去查阅周室的图籍，论述历史旧闻，以鲁国的历史记录为基础编成《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向下一直到鲁哀公时的获麟之年。他简略了史籍所用的文辞，删去了那些繁琐冗杂的地方，以此来制定义理和法度，进而让王道更加完备，让人事得以通彻。孔子的七十多个徒弟都接受了他亲口传授的意旨，因为其中包含着批评、规劝、褒扬、隐讳、贬抑、损伤之类的文辞，所以不能从书面上表达出来。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忧孔子的徒弟们都各持异端，各执己见，丧失掉《春秋》的最初面目，因此他以孔子编的历史为基础，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写出了《左氏春秋》。铎椒是楚威王的师傅，因为楚王无法阅读全部的《春秋》，他就选取了其中讲述成败的经验教训部分，写出了四十章，命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之时，他的宰辅虞卿上采《春秋》的记载，下观当今时代的形势，也写出了八篇著作，也就是《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国庄襄王的丞相，他也查阅了远古史迹，删减或是选用《春秋》的内容，汇集了六国的时事，写出了八览、六论、十二纪，称之为《吕氏春秋》。而到了荀卿、孟子、公孙固及韩非这些人，也都时常各自采取《春秋》的文义来著书立说，实在是难以全部记述下来。汉朝的丞相张苍采用历谱的格式写出了《终始五德传》，上大夫董仲舒推究《春秋》所包含的微言大义，也很是写出了一些文章。

太史公说：对于《春秋》来说，儒者所用只是断章取义，游说家发挥的只是它的辞令，并不重视综合其始终；钻研历法之人只看重

《春秋》的年月，研究命运的人只看到《春秋》的神运，整饬谱谍的人只借鉴《春秋》的世系，所用的言词都十分简略，我们想一睹《春秋》的要旨都相当困难。因此我就将春秋时期的十二个诸侯国编成系谱，上起共和下至孔子，用年表的形式把钻研《春秋》《国语》的学者所得到的盛衰意旨详述在本篇中，为那些立志成学治古文的人提举纲要，删去芜杂。

公元前 841

	庚申
周	共和元年 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鲁	真公湣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齐	武公寿十年
晋	靖侯宜臼十八年
秦	秦仲四年
楚	熊勇七年
宋	釐公十八年
卫	釐侯十四年
陈	幽公宁十四年
蔡	武侯二十三年
曹	夷伯二十四年
郑	
燕	惠侯二十四年
吴	

前 840	前 839	前 838	前 837	前 836	前 835	前 834
			甲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晋 釐侯 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八	九	十	楚 熊严元年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 夷侯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 幽伯强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前 833	前 832	前 831
周	九	十	十一
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十八	十九	二十
晋	八	九	十
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	五	六	七
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陈 釐公孝元年
蔡	五	六	七
曹	二	三	四
郑			
燕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吴			

前 830	前 829	前 828	前 827
			甲戌
十二	十三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 罢。	宣王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八	九	十	楚熊霜元年
宋惠公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前 826

前 825

前 824

周	二	三	四
鲁	三十	鲁武公敖元年	二
齐	二十五	二十六	齐厉公无忌元年
晋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	二	三	四
宋	五	六	七
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陈	六	七	八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曹	九	曹戴伯鲜元年	二
郑			
燕	燕釐侯庄元年	二	三
吴			

前 823	前 822	前 821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十八	晋 献 侯 籍 元 年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秦 庄 公 其 元 年
五	六	楚 熊 徇 元 年
八	九	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前 820	前 819	前 818	前 817	前 816	前 815	前 814
				甲 申			
周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鲁	六	七	八	九	十	鲁 懿 公 戏 元 年	二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齐 文 公 赤 元 年	二
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卫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陈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郑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吴							

前 813	前 812	前 811	前 810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穆侯弗生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十二	卫武公和元年	二	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周	十九	二十
鲁	七	八
齐	七	八
晋	三	四 取齐女为夫人。
秦	十三	十四
楚	十三	十四
宋	二十二	二十三
卫	四	五
陈	二十三	二十四
蔡	蔡釐侯所事元年	二
曹	十七	十八
郑		
燕	十八	十九
吴		

前 807 前 806

甲午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鲁孝公称元年 伯御立为君,称为诸公子云。伯御,武公孙。
九	十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九	二十
	郑桓公友元年 始封。周宣王母弟。
二十	二十一

	前 805	前 804	前 803
周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鲁	二	三	四
齐	十一	十二	齐成公说元年
晋	七 以伐条生太子仇。	八	九
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楚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卫	八	九	十
陈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	五	六	七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郑	二	三	四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吴			

前 802

前 801

前 800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十 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 二子名反，君子讥之，后乱。	十一	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宋惠公薨。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八	九	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前 799	前 798	前 797
			甲辰
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鲁	八	九	十
齐	五	六	七
晋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楚	楚熊鄂元年	二	三
宋	宋戴公立。元年	二	三
卫	十四	十五	十六
陈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郑	八	九	十
燕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吴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一 周宣王诛伯御,立其弟称,是为孝公。	十二
八	九
十六	十七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五
四	五
十七	十八
三十六	陈武公灵元年
十四	十五
三十	曹惠(公)伯雉元年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前 794	前 793	前 792
周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鲁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齐庄公赧元年	二	三
晋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楚	六	七	八
宋	六	七	八
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陈	二	三	四
蔡	十六	十七	十八
曹	二	三	四
郑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吴			

前 791

前 790

前 789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九	楚若敖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十六	燕顷侯元年	二

	前 788	前 787	前 786
		甲寅	
周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齐	七	八	九
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楚	三	四	五
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陈	八	九	十
蔡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	八	九	十
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	三	四	五
吴			

前 785

前 784

前 783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晋殇叔元年	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七	八

	前 782	前 781	前 780
周	四十六	幽王元年	二 三川震。
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齐	十三	十四	十五
晋	三	四 仇攻杀殇叔,立为文侯。	晋文侯仇元年
秦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楚	九	十	十一
宋	十八	十九	二十
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陈	十四	十五	陈夷公说元年
蔡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	十四	十五	十六
郑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燕	九	十	十一
吴			

前 779

前 778

前 777

		甲子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	四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	三	陈平公變元年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前 776	前 775	前 774	前 773	前 772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晋	五	六	七	八	九
秦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卫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陈	二	三	四	五	六
蔡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曹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郑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吴					

前 771

前 770

前 769

十一 幽王为犬戎所杀。	平王元年 东徙雒邑。	二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七 始列为诸侯。	八 初立西畴,祠白帝。	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七	八	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六 以幽王故,为犬戎所杀。	郑武公滑突元年	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前 768	前 767	前 766
		甲戌	
周	三	四	五
鲁	鲁公弗涅元年	二	三
齐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晋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十	十一	十二 伐戎至岐而死。
楚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宋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卫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陈	十	十一	十二
蔡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曹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郑	三	四	五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燕哀侯元年
吴			

前 765

前 764

六	七
四	五
三十	三十一
十六	十七
秦文公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宋武公司空元年	二
四十八	四十九
十三	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二	燕郑侯元年

前 763

前 762

周	八	九
鲁	六	七
齐	三十二	三十三
晋	十八	十九
秦	三	四
楚	楚霄敖元年	二
宋	三	四
卫	五十	五十一
陈	十五	十六
蔡	四十七	四十八
曹	三十三	三十四
郑	八	九
燕	二	三
吴		

前 761	前 760	前 759	前 758	前 757
				甲 申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六	楚蚡冒元年
五	六	七	八	九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卫庄公杨元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蔡共侯兴元年	二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三十五	三十六	曹穆公元年	二	三
十 娶申侯女 武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生庄公 寤生。
四	五	六	七	八

前 756

前 755

前 754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鲁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晋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	十 作鄜時。	十一	十二
楚	二	三	四
宋	十	十一	十二
卫	二	三	四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陈文公围元年 生桓公鮑、厉公他。他母蔡女。
蔡	四	五	六
曹	曹桓公终生元年	二	三
郑	十五	十六	十七 生大叔段，母欲立段，公不听。
燕	九	十	十一
吴			

前 753

前 752

前 751

前 750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前 749	前 748	前 747
			甲午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晋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作祠陈宝。
楚	九	十	十一
宋	十七	十八 生鲁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卫	九	十	十一
陈	六	七	八
蔡	蔡宣侯楷论元年	二	三
曹	八	九	十
郑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三十五	晋昭侯元年 封季（弟）〔父〕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国，君子讥曰：“晋人乱自曲沃治矣。”	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文公卒。	陈桓公元年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前 743	前 742	前 741	前 740
周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齐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晋	三	四	五	六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武王立。
宋	五	六	七	八
卫	十五	十六	十七 爱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陈	二	三	四	五
蔡	七	八	九	十
曹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郑	郑庄公寤生元年 祭仲相。	二	三	四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吴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	三十一
五十六	五十七
潘父杀昭侯，纳成师，不克。昭侯子立，是为孝侯。	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	三
九	十
十九	二十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五	六
二十六	二十七

	前 737	前 736	前 735	前 734
	甲辰			
周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齐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晋	三	四	五	六
秦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楚	四	五	六	七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夫人无子,桓公立。	卫桓公完元年
陈	八	九	十	十一
蔡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曹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郑	七	八	九	十
燕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吴				

前 733

前 732

前 731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七	八	九 曲沃桓叔成师卒， 子代立，为庄伯。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八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弟州吁骄，桓黜之，出奔。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前 730	前 729	前 728
周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鲁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齐	齐釐公禄父元年	二 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毋知也。	三
晋	十	十一	十二
秦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	十八	十九 公卒,命立弟和,为穆公。	宋穆公和元年
卫	五	六	七
陈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郑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三十五	三十六	燕穆侯元年
吴			

前 727 前 726 前 725 前 724

甲寅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曲沃庄伯杀孝侯，晋人立孝侯子郤为鄂侯。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三	四	五

周	四十八
鲁	四十六
齐	八
晋	晋鄂侯郤元年 曲沃强于晋。
秦	四十三
楚	十八
宋	六
卫	十二
陈	二十二
蔡	二十七
曹	三十四
郑	二十一
燕	六
吴	

四十九	五十
鲁隐公息姑元年 母声子。	二
九	十
二	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九	二十
七	八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二 段作乱,奔。	二十三 公悔,思母不见,穿地相见。
七	八

前 720

前 719

周	五十一	桓王元年
鲁	三 二月,日蚀。	四
齐	十一	十二
晋	四	五
秦	四十六	四十七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宋	九 公属孔父立殇公。冯奔郑。	宋殇公与夷元年
卫	十五	十六 州吁弑公自立。
陈	二十五	二十六 卫石碚来告,故执州吁。
蔡	三十	三十一
曹	三十七	三十八
郑	二十四 侵周,取禾。	二十五
燕	九	十
吴		

前 718

前 717

	甲子
二 使虢公伐晋之曲沃。	三
五 公观鱼于棠,君子讥之。	六 郑人来渝平。
十三	十四
六 鄂侯卒。曲沃庄伯复攻晋。立鄂侯子光为哀侯。	晋哀侯光元年
四十八	四十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郑伐我。我伐郑。	三
卫宣公晋元年 共立之。讨州吁。	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九	四十
二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 王不礼。
十一	十二

前 716

前 715

前 714

周	四	五	六
鲁	七	八 易许田,君子讥之。	九 三月,大雨雹,电。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晋	二 庄伯卒,子称立,为武公。	三	四
秦	五十	秦宁公元年	二
楚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宋	四	五	六
卫	三	四	五
陈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蔡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曹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郑	二十八	二十九 与鲁祊,易许田。	三十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			

前 713

前 712

七	八
十	十一 大夫翬请杀桓公，求为相，公不听，即杀公。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三	四
二十八	二十九
七 诸侯败我。我师与卫人伐郑。	八
六	七
三十二	三十三
二	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十六	十七

前 711		前 710	前 709
周	九	十	十一
鲁	鲁桓公允元年 母宋武公女，生手文为鲁夫人。	二 宋赂以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	三 鲁迎女，齐侯送女，君子讥之。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晋	七	八	晋小子元年
秦	五	六	七
楚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宋	九	华督见孔父妻好，悦之。宋公冯元年 华督为相。华督杀孔父，及杀殇公。	二
卫	八	九	十
陈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蔡	四	五	六
曹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郑	三十三 以璧加鲁，易许田。	三十四	三十五
燕	十八	燕宣侯元年	二
吴			

前 708

前 707

		甲戌
周	十二	十三 伐郑。
鲁	四	五
齐	二十三	二十四
晋	二	三
秦	八	九
楚	三十三	三十四
宋	三	四
卫	十一	十二
陈	三十七	三十八 弟他杀太子免。代立，国乱，再赴。
蔡	七	八
曹	四十九	五十
郑	三十六	三十七 伐周，伤王。
燕	三	四
吴		

十四
六
二十五 山戎伐我。
曲沃武公杀小子。周伐曲沃，立晋哀侯弟湣为晋侯。晋侯湣元年
十
三十五 侵随，随为善政，得止。
五
十三
陈厉公他元年
九
五十一
三十八 太子忽求齐，齐将妻之。
五

周	十五	十六
鲁	七	八
齐	二十六	二十七
晋	二	三
秦	十一	十二
楚	三十六	三十七 伐随,弗拔,但盟,罢兵。
宋	六	七
卫	十四	十五
陈	二 生敬仲完。周史卜完后世王齐。	三
蔡	十	十一
曹	五十二	五十三
郑	三十九	四十
燕	六	七
吴		

前 703

前 702

前 701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十	十一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六
秦出（公）〔子〕元年	二	三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八	九	十 执祭仲。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寿争死。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十四	五十五	曹庄公射姑元年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八	九	十

	前 700	前 699	前 698	前 697	前 696
				甲申	
周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庄王元年 生子轘。
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天王求车,非礼。	十六 公会(晋)〔曹〕,谋伐郑。
齐	三十一	三十二 釐公令母知狄服如太子。	三十三	齐襄公诸兒元年 貶母知狄服,毋知怨。	二
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	四	五	六 三父杀出子,立其兄武公。	秦武公元年 伐彭,至华山。	二
楚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	十九	卫惠公朔元年	二	三 朔奔齐,立黔牟。	卫黔牟元年
陈	七 公湫蔡,蔡杀公。	陈庄公林元年 桓公子。	二	三	四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曹	二	三	四	五	六
郑	郑厉公突元年	二	三 诸侯伐我,邴来故。	四 祭仲立忽,公出居栢。	郑昭公忽元年 忽母邓女,祭仲取之。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桓(公)〔侯〕元年	二
吴					

周	二 有（兄）弟〔克〕。	三
鲁	十七 日食，不书日，官失之。	十八 公与夫人如齐，齐侯通焉，使彭生杀公于车上。
齐	三	四 杀鲁桓公，诛彭生。
晋	十二	十三
秦	三	四
楚	四十六	四十七
宋	十六	十七
卫	二	三
陈	五	六
蔡	二十	蔡哀侯献舞元年
曹	七	八
郑	二 渠弥杀昭公。	郑子亶元年 齐杀子亶，昭公弟。
燕	三	四
吴		

前 693

前 692

四 周公欲杀王而立子克,王诛周公,克奔燕。	五
鲁庄公同元年	二
五	六
十四	十五
五	六
四十八	四十九
十八	十九
四	五
七	陈宣公杵臼元年 杵臼,庄公弟。
二	三
九	十
郑子婴元年 子亹之弟。	二
五	六

前 691

前 690

周	六	七
鲁	三	四
齐	七	八 伐纪,去其都邑。
晋	十六	十七
秦	七	八
楚	五十	五十一 王伐随,告夫人心动,王卒军中。
宋	宋湣公捷元年	二
卫	六	七
陈	二	三
蔡	四	五
曹	十一	十二
郑	三	四
燕	七	燕庄公元年
吴		

前 689

前 688

八	九
五 与齐伐卫, 纳惠公。	六
九	十
十八	十九
九	十
楚文王赧元年 始都郢。	二 伐申, 过邓, 邓甥曰楚可取, 邓侯不许。
三	四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五	六
二	三

前 687

前 686

	甲午	
周	十	十一
鲁	七 星陨如雨,与雨偕。	八 子纠来奔,与管仲俱避毋知乱。
齐	十一	十二 毋知杀君自立。
晋	二十	二十一
秦	十一	十二
楚	三	四
宋	五	六
卫	十 齐立惠公,黔牟奔周。	卫惠公朔复入。十四年
陈	六	七
蔡	八	九
曹	十五	十六
郑	七	八
燕	四	五
吴		

十二	十三
九 鲁欲与纠入,后小白,齐距鲁,使生致管仲。	十 齐伐我,为纠故。
齐桓公小白元年 春,齐杀毋知。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五	六 息夫人,陈女,过蔡,蔡不礼,恶之。
七	八
十五	十六
八	九
十	十一 楚虏我侯。
十七	十八
九	十
六	七

周		十四
鲁		十一 臧文仲吊宋水。
齐		三
晋		二十四
秦		十五
楚	楚伐蔡，获哀侯以归。	七
宋		九 宋大水，公自罪。鲁使臧文仲来吊。
卫		十七
陈		十
蔡		十二
曹		十九
郑		十一
燕		八
吴		

前 682	前 681	前 680
十五	釐王元年	二
十二	十三 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十四
四	五 与鲁人会柯。	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八	九	十
十 万杀君,仇牧有义。	宋桓公御说元年 庄公子。	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前 679

前 678

周	三	四
鲁	十五	十六
齐	七 始霸，会诸侯于鄆。	八
晋	二十八 曲沃武公灭晋侯潁，以宝献周，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	晋武公称并晋，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秦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从死。
楚	十一	十二 伐邓，灭之。
宋	三	四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十四	十五
蔡	十六	十七
曹	二十三	二十四
郑	郑厉公元年 厉公亡后十七岁复入。	二 诸侯伐我。
燕	十二	十三
吴		

甲辰	
五	惠王元年 取陈后。
十七	十八
九	十
三十九 武公卒,子诡诸立,为献公。	晋献公诡诸元年
秦德公元年 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
十三	楚堵敖薨元年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四	十五

周	二 燕、卫伐王，王奔温，立子赧。	三
鲁	十九	二十
齐	十一	十二
晋	二	三
秦	秦宣公元年	二
楚	二	三
宋	七 取卫女。文公弟。	八
卫	二十五	二十六
陈	十八	十九
蔡	二十	蔡穆侯眡元年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郑	五	六
燕	十六 伐王，王奔温，立子赧。	十七 郑执我仲父。
吴		

四 诛赧,入惠王。	五 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带。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陈完自陈来奔,田常始此也。
四	五 伐驪戎,得姬。
三	四 作密時。
四	五 弟恚杀堵敖自立。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	二十一 厉公子完奔齐。
二	三
二十九	三十
七 救周乱,入王。	郑文公捷元年
十八	十九

前 671

前 670

前 669

周	六	七	八
鲁	二十三 公如齐 观社。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六	七	八 尽杀故晋侯群公子。
晋	五	六	七
楚	楚成王恽元年	二	三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蔡	四	五	六
曹	三十一	曹釐公夷元年	二
郑	二	三	四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吴			

前 668

前 667

前 666

	甲寅	
九	十 賜齊侯命。	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始城絳都。	十	十一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卫懿公赤元年	二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前 665

前 664 前 663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山戎， 为燕也。
晋	十二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骊姬故。	十三	十四
秦	十一	十二	秦成公元年
楚	七	八	九
宋	十七	十八	十九
卫	四	五	六
陈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蔡	十	十一	十二
曹	六	七	八
郑	八	九	十
燕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吴			

十五	十六
三十二 庄公弟叔牙鸩死。〔庆父弑〕子般。季友奔陈，立湣公。	鲁湣公元年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五	十六 （伐）〔灭〕魏、〔取〕〔耿〕、霍。始封赵夙耿，毕万魏，始此。
二	三
十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曹昭公元年
十一	十二
二十九	三十

周	十七
鲁	二 庆父杀湣公。季友自陈立申，为釐公。杀庆父。
齐	二十六
晋	十七 申生将军，君子知其废。
秦	四
楚	十二
宋	二十二
卫	翟伐我。公好鹤，士不战，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后，更立黔牟弟。卫戴公元年
陈	三十三
蔡	十五
曹	二
郑	十三
燕	三十一
吴	

前 659	前 658	前 657
		甲子
十八	十九	二十
鲁釐公申元年 哀姜丧自齐至。	二	三
二十七 杀女弟鲁庄公夫人,淫故。	二十八 为卫筑楚丘。救戎狄伐。	二十九 与蔡姬共舟,荡公,公怒,归蔡姬。
十八	十九 荀息以币假道于虞以伐虢,灭下阳。	二十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卫文公燬元年 戴公弟也。	二 齐桓公率诸侯为我城楚丘。	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以女故,齐伐我。
三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燕襄公元年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鲁	四	五
齐	三十 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责包茅贡。	三十一
晋	二十一 申生以骊姬谗自杀。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 灭虞、虢。重耳奔狄。
秦	四 迎妇于晋。	五
楚	十六 齐伐我，至陉，使屈完盟。	十七
宋	二十六	二十七
卫	四	五
陈	三十七	三十八
蔡	十九	二十
曹	六	七
郑	十七	十八
燕	二	三
吴		

前 654

前 653 前 652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襄王立，畏太叔。
六	七	八
三十二 率诸侯伐郑。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三 夷吾奔梁。	二十四	二十五 代翟，以重耳故。
六	七	八
十八 伐许，许君肉袒谢，楚从之。	十九	二十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公疾，太子兹父让兄目夷贤，公不听。
六	七	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八	九	曹共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	五	六

周	襄王元年 诸侯立王。
鲁	九 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
齐	三十五 夏,会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赐胙,命无拜。
晋	二十六 公卒,立奚齐,里克杀之。及卓子立夷吾。
秦	九 夷吾使郤芮赂,求入。
楚	二十一
宋	三十一 公薨,未葬,齐桓会葵丘。
卫	九
陈	四十二
蔡	二十四
曹	二
郑	二十二
燕	七
吴	

二	三 戎伐我，太叔带召之。欲诛叔带，步带奔齐。
十	十一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晋惠公。	三十七
晋惠公夷吾元年 诛里克，倍秦约。	二
十 丕郑子豹亡来。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黄。
宋襄公兹父元年 目夷相。	二
十	十一
四十三	四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二十三	二十四 有妾梦天与之兰，生穆公兰。
八	九

前 648

前 647

		甲戌
周	四	五
鲁	十二	十三
齐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 欲以上卿礼，让，受下卿。	三十九 使仲孙请王，言叔带， 王怒。
晋	三	四 饥，请粟，秦与我。
秦	十二	十三 丕豹欲无与，公不听，输 晋粟，起雍至绛。
楚	二十四	二十五
宋	三	四
卫	十二	十三
陈	四十五	陈穆公款元年
蔡	二十七	二十八
曹	五	六
郑	二十五	二十六
燕	十	十一
吴		

六	七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食之。不书，史官失之。
四十	四十一
五 秦饥，请粟，晋倍之。	六 秦虜惠公，复立之。
十四	十五 以盗食善马士得破晋。
二十六 灭六、莒。	二十七
五	六
十四	十五
二	三
二十九	蔡庄侯甲午元年
七	八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二	十三

周	八	九
鲁	十六	十七
齐	四十二 王以戎寇告齐，齐征诸侯戍周。	四十三
晋	七 重耳闻管仲死，去翟之齐。	八
秦	十六 为河东置官司。	十七
楚	二十八	二十九
宋	七 陨五石。六鷁退飞，过我都。	八
卫	十六	十七
陈	四	五
蔡	二	三
曹	九	十
郑	二十九	三十
燕	十四	十五
吴		

前 642

前 641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齐孝公昭元年	二
九	十
十八	十九 灭梁。梁好城，不居，民罢，相惊，故亡。
三十	三十一
九	十
十八	十九
六	七
四	五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十六	十七

前 640

前 639

前 638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叔带复归于周。
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三	四	五 归王弟带。
晋	十一	十二	十三 太子圉质秦亡归。
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三十二	三十三 执宋襄公,复归之。	三十四
宋	十一	十二 召楚盟。	十三 泓之战,楚败公。
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八	九	十
蔡	六	七	八
曹	十三	十四	十五
郑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君如楚,宋伐我。
燕	十八	十九	二十
吴			

甲申
十五
二十三
六 伐宋，以其不同盟。
十四 围立，为怀公。
二十三 迎重耳于楚，厚礼之，妻之女。重耳愿归。
三十五 重耳过，厚礼之。
十四 公疾死泓战。
二十三 重耳从齐过，无礼。
十一
九
十六 重耳过，无礼，僖负羁私善。
三十六 重耳过，无礼，叔詹谏。
二十一

周	十六 王奔汜。汜，郑地也。
鲁	二十四
齐	七
晋	晋文公元年 诛子圉。魏武子为魏大夫，赵衰为原大夫。咎犯曰：“求霸莫如内王。”
秦	二十四 以兵送重耳。
楚	三十六
宋	宋成公王臣元年
卫	二十四
陈	十二
蔡	十
曹	十七
郑	三十七
燕	二十二
吴	

前 635	前 634	前 633
十七 晋纳王。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八	九	十 孝公薨，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立潘。
二	三 宋服。	四 救宋，报曹、卫耻。
二十五 欲内王，军河上。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使子玉伐宋。
二	三 倍楚亲晋。	四 楚伐我，我告急于晋。
二十五	卫成公郑元年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周	二十 王狩河阳。
鲁	二十八 公如践土会朝。
齐	齐昭公潘元年 会晋败楚，朝周王。
晋	五 侵曹伐卫，取五鹿，执曹伯。诸侯败楚而朝河阳，周命赐公土地。
秦	二十八 会晋伐楚朝周。
楚	四十 晋败子玉于城濮。
宋	五 晋救我，楚兵去。
卫	三 晋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 会晋朝，复归（晋）〔卫〕。
陈	十六 会晋伐楚，朝周王。
蔡	十四 会晋伐楚，朝周王。
曹	二十一 晋伐我，执公，复归之。
郑	四十一
燕	二十六
吴	

前 631	前 630	前 629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听周归卫成公。与秦围郑。	八
二十九	三十 围郑，有言即去。	三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六	七	八
四 晋以卫与宋。	五 周入成公，复卫。	六
陈共公朔元年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二	四十三 秦、晋围我，以晋故。	四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前 628	前 627
		甲午
周	二十四	二十五
鲁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齐	五	六 狄侵我。
晋	九 文公薨。	晋襄公骀元年 破秦于殽。
秦	三十二 将袭郑,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袭郑,晋败我殽。
楚	四十四	四十五
宋	九	十
卫	七	八
陈	四	五
蔡	十八	十九
曹	二十五	二十六
郑	四十五 文公薨。	郑穆公兰元年 秦袭我,弦高诈之。
燕	三十	三十一
吴		

二十六
鲁文公兴元年
七
二 伐卫,卫伐我。
三十四 败穀将亡归,公复其官。
四十六 王欲杀太子立职,太子恐,与傅潘崇杀王。王欲食熊蹯死,不听。自立为王。
十一
九 晋伐我,我伐晋。
六
二十
二十七
二
三十二

周	二十七	二十八
鲁	二	三 公如晋。
齐	八	九
晋	三 秦报我殽，败于汪。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秦	三十五 伐晋报殽，败我于汪。	三十六 以孟明等伐晋，晋不敢出。
楚	楚穆王商臣元年 以其太子宅赐崇，为相。	二 晋伐我。
宋	十二	十三
卫	十	十一
陈	七	八
蔡	二十一	二十二
曹	二十八	二十九
郑	三	四
燕	三十三	三十四
吴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十	十一
五 伐秦，围邲，新城。	六 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臼季，胥臣也。四大夫皆此年卒。
三十七 晋伐我，围邲、新城。	三十八
三 灭江。	四 灭六、蓼。
十四	十五
十二 公如晋。	十三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	三十一
五	六
三十五	三十六

前 621		前 620	
周	三十一		三十二
鲁	六		七
齐	十二		十三
晋	七 公卒。赵盾为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诛，遂立太子为灵公。		晋灵公夷皋元年 赵盾专政。
秦	三十九 穆公薨。葬陶以人，从死者百七十八，君子讥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懿元年
楚	五		六
宋	十六		十七 公孙固杀成公。
卫	十四		十五
陈	十一		十二
蔡	二十五		二十六
曹	三十二		三十三
郑	七		八
燕	三十七		三十八
吴			

	前 619	前 618	前 617
			甲辰
周	三十三 襄王崩。	顷王元年	二
鲁	八 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	九	十
齐	十四	十五	十六
晋	二 秦伐我，取武城报令狐之战。	三 率诸侯救郑。	四 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
秦	二	三	四 晋伐我，取少梁。我伐晋，取北徵。
楚	七	八 伐郑，以其服晋。	九
宋	宋昭公杵臼元年 襄公之子。	二	三
卫	十六	十七	十八
陈	十三	十四	十五
蔡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曹	三十四	三十五	曹文公寿元年
郑	九	十 楚伐我。	十一
燕	三十九	四十	燕桓公元年
吴			

三	四
十一 败长翟于鹹而归，得长翟。	十二
十七	十八
五	六 秦取我羈马。与秦战河曲，秦师遁。
五	六 伐晋，取羈马。怒，与我大战河曲。
十	十一
四 败长翟长丘。	五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十二	十三
二	三

周	五	六 顷王崩。公卿争政，故不赴。
鲁	十三	十四 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宋、齐、晋君死”。
齐	十九	二十 昭公卒。弟商人杀太子自立，是为懿公。
晋	七 得随会。	八 赵盾以车八百乘纳捷菑，平王室。
秦	七 晋诈得随会。	八
楚	十二	楚庄王侣元年
宋	六	七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十八	陈灵公平国元年
蔡	三十二	三十三
曹	四	五
曹	十四	十五
郑	四	五
吴		

前 612

前 611

匡王元年	二
十五 六月辛丑,日蚀,齐伐我。	十六
齐懿公商人元年	二 不得民心。
九 我入蔡。	十
九	十
二	三 灭庸。
八	九 襄夫人使卫伯杀昭公。弟鲍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三
三十四 晋伐我。庄侯薨。	蔡文侯申元年
六 齐入我郛。	七
十六	十七
六	七

周	三	四
鲁	十七 齐伐我。	十八 襄仲杀嫡，立庶子为宣公。
齐	三 伐鲁。	四 公刖邴馯父而夺閭职妻，二人共杀公，立桓公子惠公。
晋	十一 率诸侯平宋。	十二
秦	十一	十二
楚	四	五
宋	宋文公鲍元年 昭公弟。 晋率诸侯平我。	二
卫	二十五	二十六
陈	四	五
蔡	二	三
曹	八	九
郑	十八	十九
燕	八	九
吴		

前 608

前 607

	甲寅
五	六 匡王崩。
鲁宣公僖元年 鲁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二
齐惠公元元年 取鲁济西之田。	二 王子成父败长翟。
十三 赵盾救陈、宋，伐郑。	十四 赵穿杀灵公，赵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赵氏赐公族。
秦共公和元年	二
六 伐宋、陈，以倍我服晋故。	七
三 楚、郑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四 华元以羊羹故陷于郑。
二十七	二十八
六	七
四	五
十	十一
二十 与楚侵陈，遂侵宋。晋使赵盾伐我，以倍晋故。	二十一 与宋师战，获华元。
十	十一

周	定王元年	二
鲁	三	四
齐	三	四
晋	晋成公黑臀元年 伐郑。	二
秦	三	四
楚	八 伐陆浑,至雒,问鼎轻重。	九 若敖氏为乱,灭之。伐郑。
宋	五 赎华元,亡归。围曹。	六
卫	二十九	三十
陈	八	九
蔡	六	七
曹	十二 宋围我。	十三
郑	二十二 华元亡归。	郑灵公夷元年 公子归生以 鼋故杀灵公。
燕	十二	十三
吴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三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郑,伐陈。	四 与卫侵陈。
五	秦桓公元年
十	十一
七	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与晋侵陈。
十 楚伐郑,与我平。晋中行桓子距楚,救郑,伐我。	十一 晋、卫侵我。
八	九
十四	十五
郑襄公坚元年 灵公庶弟。楚伐我,晋来救。	二
十四	十五

周	五	六	七
鲁	七	八 七月,日蚀。	九
齐	七	八	九
晋	五	六 与鲁伐秦,获秦谍,杀之绛市,六日而苏。	七 使桓子伐楚。以诸侯师伐陈救郑。成公薨。
秦	二	三 晋伐我,获谍。	四
楚	十二	十三 伐陈,灭舒蓼。	十四 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我。
宋	九	十	十一
卫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陈	十二	十三 楚伐我。	十四
蔡	十	十一	十二
曹	十六	十七	十八
郑	三	四	五 楚伐我,晋来救,败楚师。
燕	十六	燕宣公元年	二
吴			

八	九
十 四月,日蚀。	十一
十 公卒。崔杼有宠,高、国逐之,奔卫。	齐顷公无野元年
晋景公据元年 与宋伐郑。	二
五	六
十五	十六 率诸侯诛陈夏徵舒,立陈灵公子午。
十二	十三
卫穆公遽元年 齐(高国)[崔杼]来奔。	二
十五 夏徵舒以其母辱,杀灵公。	陈成公午元年 灵公太子。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六 晋、宋、楚伐我。	七
三	四

前 597

前 596

	甲子	
周	十	十一
鲁	十二	十三
齐	二	三
晋	三 救郑,为楚所败河上。	四
秦	七	八
楚	十七 围郑,郑伯肉袒谢,释之。	十八
宋	十四 伐陈。	十五
卫	三	四
陈	二	三
蔡	十五	十六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郑	八 楚围我,我卑辞以解。	九
燕	五	六
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初税亩。
四	五
五 伐郑。	六 救宋,执解扬,有使节。秦伐我。
九	十
十九 围宋,为杀使者。	二十 围宋。五月,华元告子反以诚,楚罢。
十六 杀楚使者,楚围我。	十七 华元告楚,楚去。
五	六
四	五
十七	十八
二十三 文公薨。	曹宣公庐元年
十 晋伐我。	十一 佐楚伐宋,执解扬。
七	八

周	十四	十五
鲁	十六	十七 日蚀。
齐	六	七 晋使郤克来齐,妇人笑之,克怒,归去。
晋	七 随会灭赤翟。	八 使郤克使齐,妇人笑之,克怒归。
秦	十一	十二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宋	十八	十九
卫	七	八
陈	六	七
蔡	十九	二十 文侯薨。
曹	二	三
郑	十二	十三
燕	九	十
吴		

前 591

前 590

十六	十七
十八 宣公薨。	鲁成公黑肱元年 春，齐取我隆。
八 晋伐败我。	九
九 伐齐，质子强，兵罢。	十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庄王薨。	楚共王审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九	十
八	九
蔡景侯固元年	二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周	十八
鲁	二 与晋伐齐,齐归我汶阳,窃与楚盟。
齐	十 晋郤克败公于鞞,虜逢丑父。
晋	十一 与鲁、曹败齐。
秦	十五
楚	二 秋,申公巫臣窃微舒母奔晋,以为邢大夫。冬,伐卫、鲁,救齐。
宋	二十二
卫	十一 穆公薨。与诸侯败齐,反侵地。楚伐我。
陈	十
蔡	三
曹	六
郑	十六
燕	十三
吴	

前 588

前 587

	甲戌
十九	二十
三 会晋、宋、卫、曹伐郑。	四 公如晋，晋不敬，公欲倍晋合于楚。
十一 顷公如晋，欲王晋，晋不敢受。	十二
十二 始置六卿。率诸侯伐郑。	十三 鲁公来，不敬。
十六	十七
三	四 子反救郑。
宋共公瑕元年	二
卫定公臧元年	二
十一	十二
四	五
七 伐郑。	八
十七 晋率诸侯伐我。	十八 晋栾书取我汜。襄公薨。
十四	十五

周	二十一 定王崩。	简王元年
鲁	五	六
齐	十三	十四
晋	十四 梁山崩。伯宗隐其人而用其言。	十五 使栾书救郑，遂侵蔡。
秦	十八	十九
楚	五 伐郑，倍我故也。郑悼公来讼。	六
宋	三	四
卫	三	四
陈	十三	十四
蔡	六	七 晋侵我。
曹	九	十
郑	郑悼公费元年 公如楚讼。	二 悼公薨。楚伐我，晋使栾书来救。
燕	燕昭公元年	二
吴		吴寿梦元年

前 584

前 583

二	三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六 以巫臣始通于吴而谋楚。	十七 复赵武田邑。侵蔡。
二十	二十一
七 伐郑。	八
五	六
五	六
十五	十六
八	九 晋伐我。
十一	十二
郑成公踰元年 悼公弟也。楚伐我。	二
三	四
二 巫臣来, 谋伐楚。	三

周	四	五
鲁	九	十 公如晋送葬, 讳之。
齐	十七 顷公薨。	齐灵公环元年
晋	十八 执郑成公, 伐郑。秦伐我。	十九
秦	二十二 伐晋。	二十三
楚	九 救郑。冬, 与晋成。	十
宋	七	八
卫	七	八
陈	十七	十八
蔡	十	十一
曹	十三	十四
郑	三 与楚盟。公如晋, 执公伐我。	四 晋率诸侯伐我。
燕	五	六
吴	四	五

前 580

前 579

前 578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会晋伐秦。
二	三	四 伐秦。
晋厉公寿曼元年	二	三 伐秦至泾，败之，获其将成差。
二十四 与晋侯夹河盟，归，倍盟。	二十五	二十六 晋率诸侯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	十	十一 晋率我伐秦。
九	十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晋率我伐秦。
五	六	七 〔晋率我〕伐秦。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前 577

前 576

	甲申	
周	九	十
鲁	十四	十五 始与吴通,会钟离。
齐	五	六
晋	四	五 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好直谏。
秦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楚	十四	十五 许畏郑,请徙叶。
宋	十二	十三 (宋)华元奔晋,复还。
卫	十二 定公薨。	卫献公衍元年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蔡	十五	十六
曹	曹成公负刍元年	二 晋执我公以归。
郑	八	九
燕	十	十一
吴	九	十 与鲁会钟离。

十一	十二
十六 宣伯告晋,欲杀季文子,文子得以义脱。	十七
七	八
六 败楚鄢陵。	七
二	三
十六 救郑,不利。子反醉,军败,杀子反归。	十七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七	十八
三	四
十 倍晋盟楚,晋伐我,楚来救。	十一
十二	十三 昭公薨。
十一	十二

周	十三	十四 简王崩。
鲁	十八 成公薨。	鲁襄公午元年 围宋彭城。
齐	九	十（我不救郑）晋伐我，使太子光质于晋。
晋	八 栾书、中行偃杀厉公，立襄公〔曾〕孙，为悼公。	晋悼公元年 围宋彭城。
秦	四	五
楚	十八 为鱼石伐宋彭城。	十九 侵宋，救郑。
宋	三 楚伐彭城，封鱼石。	四 楚侵我，取犬丘。晋诛鱼石，归我彭城。
卫	四	五 围宋彭城。
陈	二十六	二十七
蔡	十九	二十
曹	五	六
郑	十二 与楚伐宋。	十三 晋伐败我，兵次洧上，楚来救。
燕	燕武公元年	二
吴	十三	十四

前 571

前 570

灵王元年 生有鬯。	二
二 会晋城虎牢。	三
十一	十二（伐吴）
二 率诸侯伐郑，城虎牢。	三 魏绛辱杨干。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使子重伐吴，至衡山。使何忌侵陈。
五	六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倍楚盟，楚侵我。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十四 成公薨。晋率诸侯伐我。	郑釐公恚元年
三	四
十五	十六 楚伐我。

	前 569	前 568	前 567
			甲午
周	三	四	五
鲁	四 公如晋。	五 季文子卒。	六
齐	十三	十四	十五
晋	四 魏绛说和戎、狄，狄朝晋。	五	六
秦	八	九	十
楚	二十二 伐陈。	二十三 伐陈。	二十四
宋	七	八	九
卫	八	九	十
陈	三十 楚伐我。成公薨。	陈哀公弱元年	二
蔡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曹	九	十	十一
郑	二	三	四
燕	五	六	七
吴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七	八 公如晋。
十六	十七
七	八
十一	十二
二十五 围陈。	二十六 伐郑。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三 楚围我,为公亡归。	四
二十六	二十七 郑侵我。
十二	十三
五 子驷使贼夜杀釐公,诈以病卒赴诸侯。	郑简公(喜)[嘉]元年 釐公子。
八	九
二十	二十一

周	八
鲁	九 与晋伐郑，会河上，问公年十二，可冠，冠于卫。
齐	十八 与晋伐郑。
晋	九 率齐、鲁、宋、卫、曹伐郑。秦伐我。
秦	十三 伐晋，楚为我援。
楚	二十七 伐郑，师于武城，为秦。
宋	十二 晋率我伐郑。
卫	十三 晋率我伐郑。师曹鞭公幸妾。
陈	五
蔡	二十八
曹	十四 晋率我伐郑。
郑	二 诛子驷。晋率诸侯伐我，我与盟。楚怒，伐我。
燕	十
吴	二十二

九 王叔奔晋。	十
十 楚、郑侵我西鄙。	十一 三桓分为三军，各将军。
十九 令太子光、高厚会诸侯钟离。	二十
十 率诸侯伐郑。荀偃伐秦。	十一 率诸侯伐郑，秦败我栢。公曰“吾用魏绛九合诸侯”，赐之乐。
十四 晋伐我。	十五 我使庶长鲍伐晋救郑，败之栢。
二十八 使子囊救郑。	二十九 （郑晋伐我）〔与郑伐宋〕。
十三 郑伐我，卫来救。	十四 楚、郑伐我。
十四 救宋。	十五 （救）〔伐〕郑。（败晋师栢）
六	七
二十九	三十
十五	十六
三 晋率诸侯伐我，楚来救。子孔作乱，子产攻之。	四 与楚伐宋，晋率诸侯伐我，秦来救。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周	十一	十二
鲁	十二 公如晋。	十三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晋	十二	十三
秦	十六	十七
楚	三十	三十一 吴伐我，败之。共王薨。
宋	十五	十六
卫	十六	十七
陈	八	九
蔡	三十一	三十二
曹	十七	十八
郑	五	六
燕	十三	十四
吴	二十五 寿梦卒。	吴诸樊元年 楚败我。

十三	十四
十四 日蚀。	十五 日蚀。齐伐我。
二十三 卫献公来奔。	二十四 伐鲁。
十四 率诸侯大夫伐秦，败殽林。	十五 悼公薨。
十八 晋诸侯大夫伐我，败殽林。	十九
楚康王昭元年 共王太子出奔吴。	二
十七	十八
十八 孙文子攻公，公奔齐，立定公弟狄。	卫殇公狄元年 定公弟。
十	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九	二十
七	八
十五	十六
二 季子让位。楚伐我。	三

	甲辰	
周	十五	十六
鲁	十六 齐伐我。地震。齐复伐我北鄙。	十七 齐伐我北鄙。
齐	二十五 伐鲁。	二十六 伐鲁。
晋	晋平公彪元年（伐）〔我〕败楚于湛坂。	二
秦	二十	二十一
楚	三 晋伐我，败湛坂。	四
宋	十九	二十 伐陈。
卫	二	三 伐曹。
陈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蔡	三十五	三十六
曹	二十一	二十二（伐卫）〔卫伐我〕。
郑	九	十
燕	十七	十八
吴	四	五

十七	十八
十八 与晋伐齐。	十九
二十七 晋围临淄。晏婴。	二十八 废光，立子牙为太子。光与崔杼杀牙自立。晋、卫伐我。
三 率鲁、宋、郑、卫围齐，大破之。	四 与卫伐齐。
二十二	二十三
五 伐郑。	六
二十一 晋率我伐齐。	二十二
四	五 晋率我伐齐。
十四	十五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三 成公薨。	曹武公胜元年
十一 晋率我围齐。楚伐我。	十二 子产为卿。
十九 武公薨。	燕文公元年
六	七

	前 553	前 552	前 551
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鲁	二十 日蚀。	二十一 公如晋。 日再蚀。	二十二 孔子生。
齐	齐庄公元年	二	三 晋栾逞来奔，晏婴曰“不如归之”。
晋	五	六 鲁襄公来。杀羊舌虎。	七 栾逞奔齐。
秦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楚	七	八	九
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卫	六	七	八
陈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曹	二	三	四
郑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	二	三	四
吴	八	九	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侵齐。日再蚀。
四 欲遣栾逞入曲沃伐晋，取朝歌。	五 畏晋通楚，晏子谋。
八	九
二十七	二十八
十	十一 与齐通。率陈、蔡伐郑救齐。
二十六	二十七
九 齐伐我。	十
十九	二十 楚率我伐郑。
四十二	四十三 楚率我伐郑。
五	六
十六	十七 （子产曰）范宣子为政。我请伐陈。
五	六
十一	十二

周	二十四
鲁	二十五 齐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
齐	六 晋伐我，报朝歌。崔杼以庄公通其妻，杀之，立其弟，为景公。
晋	十 伐齐至高唐，报太行之役。
秦	二十九 公如晋，盟不结。
楚	十二 吴伐我，以报舟师之役，射杀吴王。
宋	二十八
卫	十一
陈	二十一 郑伐我。
蔡	四十四
曹	七
郑	十八 伐陈，入陈。
燕	燕懿公元年
吴	十三 诸樊伐楚，迫巢门，伤射以薨。

前 547	前 546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日蚀。
齐景公杵臼元年 如晋,请归卫献公	二 庆封欲专,诛崔氏,杼自杀。
十一 诛卫殇公,复入献公。	十二
三十	三十一
十三 率陈、蔡伐郑。	十四
二十九	三十
十二 齐、晋杀殇公,复内献公。	卫献公衎后元年
二十二 楚率我伐郑。	二十三
四十五	四十六
八	九
十九 楚率陈、蔡伐我。	二十
二	三
吴餘祭元年	二

周	二十七	景王元年
鲁	二十八 公如楚。葬康王。	二十九 吴季札来观周乐,尽知乐所为。
齐	三 冬,鲍、高、栾氏谋庆封,发兵攻庆封,庆封奔吴。	四 吴季札来使,与晏婴欢。
晋	十三	十四 吴季札来,曰:“晋政卒归韩、魏、赵。”
秦	三十二	三十三
楚	十五 康王薨。	楚熊郢敖元年
宋	三十一	三十二
卫	二	三
陈	二十四	二十五
蔡	四十七	四十八
曹	十	十一
郑	二十一	二十二 吴季札谓子产曰:“政将归子,子以礼,幸脱于戹矣。”
燕	四 懿公薨。	燕惠公元年 齐高止来奔。
吴	三 齐庆封来奔。	四 守门阍杀馀祭。季札使诸侯。

前 543

前 542

二	三
三十	三十一 襄公薨。
五	六
十五	十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二	三 王季父圉为令尹。
三十三	三十四
卫襄公恶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四十九 为太子取楚女,公通焉,太子杀公自立。	蔡灵侯班元年
十二	十三
二十三 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子成止之。	二十四
二	三
五	六

周	四	五
鲁	鲁昭公稠元年 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二 公如晋,至河,晋谢还之。
齐	七	八 (齐)田无宇送女。
晋	十七 秦后子来奔。	十八 齐田无宇来送女。
秦	三十六 公弟后子奔晋,车千乘。	三十七
楚	四 令尹围杀郢敖,自立为灵王。	楚灵王围元年 共王子,肘玉。
宋	三十五	三十六
卫	三	四
陈	二十八	二十九
蔡	二	三
曹	十四	十五
郑	二十五	二十六
燕	四	五
吴	七	八

六	七
三	四 称病不会楚。
九 晏婴使晋，见叔向，曰：“齐政归田氏。”叔向曰：“晋公室卑。”	十
十九	二十
三十八	三十九
二	三 夏，合诸侯宋地，盟。伐吴朱方，诛庆封。冬，报我，取三城。
三十七	三十八
五	六 称病不会楚。
三十	三十一
四	五
十六	十七 称病不会楚。
二十七 夏，如晋。冬，如楚。	二十八 子产曰：“三国不会。”
六 公欲杀公卿立幸臣，公卿诛幸臣，公恐，出奔齐。	七
九	十 楚诛庆封。

前 537

	甲子
周	八
鲁	五
齐	十一
晋	二十一 秦后子归秦。
秦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晋归。
楚	四 率诸侯伐吴。
宋	三十九
卫	七
陈	三十二
蔡	六
曹	十八
郑	二十九
燕	八
吴	十一 楚率诸侯伐我。

前 536	前 535
九	十
六	七 季武子卒。日蚀。
十二 公如晋,请伐燕,入其君。	十三 入燕君。
二十二 齐景公来,请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君。
秦哀公元年	二
五 伐吴,次乾谿。	六 执芋尹亡人入章华。
四十	四十一
八	九 夫人姜氏无子。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十九	二十
三十	三十一
九 齐伐我。	燕悼公元年 惠公归至卒。
十二 楚伐我,次乾谿。	十三

周	十一	十二
鲁	八 公如楚，楚留之。贺章华台。	九
齐	十四	十五
晋	二十四	二十五
秦	三	四
楚	七 就章华台，内亡人实之。灭陈。	八 弟弃疾将兵定陈。
宋	四十二	四十三
卫	卫灵公元年	二
陈	三十五 弟招作乱，哀公自杀。	陈惠公吴元年 哀公孙也。楚来定我。
蔡	九	十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郑	三十二	三十三
燕	二	三
吴	十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四月日蚀）	十一
十六	十七
二十六 春，有星出婺女。 (十)[七]月，公薨。	晋昭公夷元年
五	六
九	十 醉杀蔡侯，使弃疾围之。弃疾居之，为蔡侯。
四十四 平公薨。	宋元公佐元年
三	四
二	三
十一	十二 灵侯如楚，楚杀之，使弃疾居之，为蔡侯。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五
四	五
十六	十七

	前 530	前 529	前 528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鲁	十二 朝晋至河，晋谢之归。	十三	十四
齐	十八 公如晋。	十九	二十
晋	二	三	四
秦	七	八	九
楚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吴，次乾谿。民罢于役，怨王。	十二 弃疾作乱自立，灵王自杀。复陈、蔡。	楚平王居元年 共王子，抱玉。
宋	二	三	四
卫	五 公如晋，朝嗣君。	六	七
陈	四	五 楚平王复陈，立惠公。	六
蔡	蔡侯庐元年 景侯子。	二 楚平王复我，立景侯子庐。	三
曹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郑	三十六 公如晋。	郑定公宁元年	二
燕	六	七	燕共公元年
吴	吴餘昧 元年	二	三

	甲戌	
周	十八 后太子卒。	十九
鲁	十五 日蚀。公如晋，晋留之葬，公耻之。	十六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晋	五	六 公卒。六卿强，公室卑矣。
秦	十	十一
楚	二 王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三
宋	五	六
卫	八	九
陈	七	八
蔡	四	五
曹	曹平公须元年	二
郑	三	四
燕	二	三
吴	四	吴僚元年

二十	二十一
十七 五月朔，日蚀。彗星见辰。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晋顷公去疾元年	二
十二	十三
四 与吴战。	五
七	八 火。
十	十一 火。
九	十 火。
六	七
三	四 平公薨。
五 火，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六 火。
四	五 共公薨。
二 与楚战。	三

前 523

前 522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鲁	十九 地震。	二十 齐景公与晏子狩，入鲁问礼。
齐	二十五	二十六 猎鲁界，因入鲁。
晋	三	四
秦	十四	十五
楚	六	七 诛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吴。
宋	九	十 公毋信。诈杀〔诸〕公子。楚太子建来奔，见乱。之郑。
卫	十二	十三
陈	十一	十二
蔡	八	九 平侯薨。灵侯孙东国杀平侯子而自立。
曹	曹悼公午元年	二
郑	七	八 楚太子建从宋来奔。
燕	燕平公元年	二
吴	四	五 伍员来奔。

前 521

前 520

前 519

二十四	二十五	敬王元年
二十一 公如晋至河， 晋谢之，归。日蚀。	二十二 日蚀。	二十三 地震。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周室乱，公 平乱，立敬王。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八 蔡侯来奔。	九	十 吴伐败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败我，兵取胡、沈。
蔡悼侯东国元年 奔楚。	二	三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楚建作乱，杀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子光败楚。

前 518

前 517

		甲申
周	二	三
鲁	二十四 鸛鹄来巢。	二十五 公欲诛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郕。
齐	三十	三十一
晋	八	九
秦	十九	二十
楚	十一 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	十二
宋	十四	十五
卫	十七	十八
陈	十六	十七
蔡	蔡昭侯申元年 悼侯弟。	二
曹	六	七
郑	十二 公如晋，请内王。	十三
燕	六	七
吴	九	十

四	五
二十六 齐取我郢以处公。	二十七
三十二 彗星见。晏子曰：“田氏有德于齐，可畏。”	三十三
十 知栎、赵鞅内王于王城。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立，为昭王。	楚昭王珍元年 诛无忌以说众。
宋景公头曼元年	二
十九	二十
十八	十九
三	四
八	九
十四	十五
八	九
十一	十二 公子光使专诸杀僚，自立。

周	六	七
鲁	二十八 公如晋,求入,晋弗听,处之乾侯。	二十九 公自乾侯如郛。齐侯曰“主君”,公耻之,复之乾侯。
齐	三十四	三十五
晋	十二 六卿诛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为大夫。	十三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楚	二	三
宋	三	四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二十	二十一
蔡	五	六
曹	曹襄公元年	二
郑	十六	郑献公蛰元年
燕	十	十一
吴	吴阖闾元年	二

前 512	前 511	前 510
八	九	十 晋使诸侯为我筑城。
三十	三十一 日蚀。	三十二 公卒乾侯。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四 顷公薨。	晋定公午元年	二 率诸侯为周筑城。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吴三公子来奔,封以扞吴。	五 吴伐我六、潜。	六
五	六	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杀襄公自立。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三公子奔楚。	四 伐楚六、潜。	五

周	十一	十二
鲁	鲁定公宋元年 昭公丧自乾侯至。	二
齐	三十九	四十
晋	三	四
秦	二十八	二十九
楚	七 囊瓦伐吴,败我豫章。蔡侯来朝。	八
宋	八	九
卫	二十六	二十七
陈	二十五	二十六
蔡	十 朝楚,以袭故留。	十一
曹	曹隐公元年	二
郑	五	六
燕	十五	十六
吴	六 楚伐我,迎击,败之,取楚之居巢。	七

甲午	
十三	十四 与晋率诸侯侵楚。
三	四
四十一	四十二
五	六 周与我率诸侯侵楚。
三十	三十一 楚包胥求救。
九 蔡昭侯留三岁,得裘,故归。	十 吴、蔡伐我,入郢,昭王亡。
十	十一
二十八	二十九 与蔡争长。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二 与子常裘,得归,如晋,请伐楚。	十三 与卫争长。楚侵我,
三	四
七	八
十七	十八
八	九 与蔡伐楚,入郢。

周		十五
鲁		五 阳虎执季桓子，与盟，释之。日蚀。
齐		四十三
晋		七
秦		三十二
楚	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吴去，昭王复入。
宋		十二
卫		三十
陈		陈怀公柳元年
蔡	吴与我伐楚，〔入〕郢。	十四
曹		曹靖公路元年
郑		九
燕		十九
吴		十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乱故，王奔晋。	十七 刘子迎王、晋入王。
六	七 齐伐我。
四十四	四十五 侵卫。伐鲁。
八	九 入周敬王。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二 吴伐我番，楚恐，徙郡。	十三
十三	十四
三十一	三十二 齐侵我。
二	三
十五	十六
二	三
十 鲁侵我。	十一
燕简公元年	二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周	十八	十九
鲁	八 阳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阳虎，虎奔阳关。	九 伐阳虎，虎奔齐。
齐	四十六 鲁伐我。我伐鲁。	四十七 囚阳虎，虎奔晋。
晋	十 伐卫。	十一 阳虎来奔。
秦	三十五	三十六 哀公薨。
楚	十四 子西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十五
宋	十五	十六 阳虎来奔。
卫	三十三 晋、鲁侵伐我。	三十四
陈	四 公如吴，吴留之，因死吴。	陈湣公越元年
蔡	十七	十八
曹	四 靖公薨。	曹伯阳元年
郑	十二	十三 献公薨。
燕	三	四
吴	十三 陈怀公来，留之，死于吴。	十四

前 500

二十
十 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齐归我地。
四十八
十二
秦惠公元年 彗星见。
十六
十七
三十五
二
十九
二
郑声公胜元年 郑益弱。
五
十五

周	二十一
鲁	十一
齐	四十九
晋	十三
秦	二 生躁公、怀公、简公。
楚	十七
宋	十八
卫	三十六
陈	三
蔡	二十
曹	三 国人有梦众君子立社官，谋亡曹，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
郑	二
燕	六
吴	十六

前 498

前 497

	甲辰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二 齐来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三
五十 遗鲁女乐。	五十一
十四	十五 赵鞅伐范、中行。
三	四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三十七 伐曹。	三十八 孔子来,禄之如鲁。
四	五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卫伐我。	五
三	四
七	八
十七	十八

前 496

前 495

周	二十四	二十五
鲁	十四	十五 定公薨。日蚀。
齐	五十二	五十三
晋	十六	十七
秦	五	六
楚	二十	二十一 灭胡。以吴败，我倍之。
宋	二十一	二十二 郑伐我。
卫	三十九 太子蒯聩出奔。	四十
陈	六 孔子来。	七
蔡	二十三	二十四
曹	六 公孙彊好射，献雁，君使为司城，梦者子行。	七
郑	五 子产卒。	六 伐宋。
燕	九	十
吴	十九 伐越，败我，伤阖闾指，以死。	吴王夫差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鲁哀公将元年	二
五十四 伐晋。	五十五 输范、中行氏粟。
十八 赵鞅围范、中行朝歌。齐、卫伐我。	十九 赵鞅围范、中行，郑来救，我败之。
七	八
二十二 率诸侯围蔡。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一 伐晋。	四十二 灵公薨。蒯聩子辄立。
八 吴伐我。	九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吴怨故。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吴人，乞迁于
八	九
七	八 救范、中行氏，与赵鞅战于铁，败我师。
十一	十二
二 伐越。	三

周		二十八
鲁		三 地震。
齐		五十六
晋		二十
秦		九
楚		二十四
宋		二十五 孔子过宋，桓魋恶性之。
卫	晋纳太子蒯聩于戚。	卫出公辄元年
陈		十
蔡	州来，州来近吴。	二十七
曹		十 宋伐我。
郑		九
燕		燕 献公元年
吴		四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五十七 乞救范氏。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为太子。
二十一 赵鞅拔邯郸、栢人，有之。	二十二 赵鞅败范、中行，中行奔齐。伐卫。
十 惠公薨。	秦悼公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三 晋伐我，救范氏故。
十一	十二
二十八 大夫共诛昭侯。	蔡成侯朔元年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二	三
五	六

周	三十一	三十二
鲁	六	七 公会吴王于缙。吴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谢之。
齐	齐晏孺子元年 田乞诈立阳生，杀孺子。	齐悼公阳生元年
晋	二十三	二十四 侵卫。
秦	二	三
楚	二十七 救陈，王死城父。	楚惠王章元年
宋	二十八 伐曹。	二十九 侵郑，围曹。
卫	四	五 晋侵我。
陈	十三 吴伐我，楚来救。	十四
蔡	二	三
曹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宋围我，郑救我。
郑	十二	十三
燕	四	五
吴	七 伐陈。	八 鲁会我缙。

前 487

前 486

甲寅	
三十三	三十四
八 吴为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齐取我三邑。	九
二 伐鲁，取三邑。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四	五
二 子西召建子胜于吴，为白公。	三 伐陈，陈与吴故。
三十 曹倍我，我灭之。	三十一 郑围我，败之于雍丘。
六	七
十五	十六 倍楚，与吴成。
四	五
十五 宋灭曹，虜伯阳。	
十四	十五 围宋、败我师雍丘，伐我。
六	七
九 伐鲁。	十

周	三十五	三十六
鲁	十 与吴伐齐。	十一 齐伐我。毋有言，故迎孔子，孔子归。
齐	四 吴、鲁伐我。（齐）鲍子杀悼公，齐人立其子壬为简公。	齐简公元年 鲁与吴败我。
晋	二十七 使赵鞅伐齐。	二十八
秦	六	七
楚	四 伐陈。	五
宋	三十二 伐郑。	三十三
卫	八 孔子自陈来。	九 孔子归鲁。
陈	十七	十八
蔡	六	七
曹		
郑	十六	十七
燕	八	九
吴	十一 与鲁伐齐救陈。诛五员。	十二 与鲁败齐。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二 与吴会橐皋。用田赋。	十三 与吴会黄池。
二	三
二十九	三十 与吴会黄池,争长。
八	九
六 白公胜数请子西伐郑,以父怨故。	七 伐陈。
三十四	三十五 郑败我师。
十 公如晋,与吴会橐皋。	十一
十九	二十
八	九
十八 宋伐我。	十九 败宋师。
十	十一
十三 与鲁会橐皋。	十四 与晋会黄池。

周	三十九
鲁	十四 西狩获麟。卫出公来奔。
齐	四 田常杀简公，立其弟骜，为平公，常相之，专国权。
晋	三十一
秦	十
楚	八
宋	三十六
卫	十二 父蒯聩入，辄出亡。
陈	二十一
蔡	十
曹	
郑	二十
燕	十二
吴	十五

四十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齐，子贡为介，齐归我侵地。
齐平公薨元年 景公（子）〔孙〕也。齐自是称田氏。
三十二
十一
九
三十七 荧惑守心，子韦曰“善”。
卫庄公蒯聩元年
二十二
十一
二十一
十三
十六

周	四十一
鲁	十六 孔子卒。
齐	二
晋	三十三
秦	十二
楚	十 白公胜杀令尹子西攻惠王。叶公攻白公，白公自杀。惠王复国。
宋	三十八
卫	二
陈	二十三 楚灭陈，杀湣公。
蔡	十二
曹	
郑	二十二
燕	十四
吴	十七

四十二
十七
三
三十四
十三
十一
三十九
三 庄公辱戎州人，戎州人与赵简子攻庄公，出奔。
十三
二十三
十五
十八 越败我。

	甲子
周	四十三 敬王崩。
鲁	十八 二十七卒。
齐	四 二十五卒。
晋	三十五 三十七卒。
秦	十四 卒,子厉〔共〕公立。
楚	十二 五十七卒。
宋	四十 六十四卒。
卫	卫君起元年 石傅逐起出,辄复入。
陈	
蔡	十四 十九卒。
曹	
郑	二十四 三十八卒。
燕	十六 二十八卒。
吴	十九 二十三卒。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二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遊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文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二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其



目录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返回总目录](#)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陈仁锡：「十二国、六国《年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盖参用《春秋》书法而纪其大事，与本纪世家相表里者也。」

「表名六国，实纪七雄，亦犹《十二诸侯年表》实载十三国也。」

「魏表附晋、卫，韩表附郑，楚表附鲁、蔡，齐表附宋，何也？以晋、卫、郑、鲁、蔡、宋诸国为魏、韩、楚、齐所灭，故附纪焉，亦以终十二诸侯事也。」

《六国年表》选自《史记》卷十五，为表中的第三篇。本表起自周元王，到秦二世结束，大致展现了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历史，同时还较为突出地展现了秦国由微弱到强大，从一统天下到最终灭亡的整个过程。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西畤：神祠。】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太史公阅览《秦记》，看到犬戎击败周幽王，周平王向东迁徙到洛邑，秦襄公因为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修造了西畴以侍奉天帝，就觉得这有越位犯上的痕迹。《礼记》中说：“天子拜祭天地，诸侯拜祭他们封地中的名山大川。”如今秦国掺杂有戎狄的习俗，以暴戾为根本，将仁义放在末节，虽然位处藩臣却列席天子的郊祭。有识之士都十分忧惧。到了秦文公，他越过陇坂向东进发，打败了夷狄，尊奉陈宝为神物，在岐山与雍州之间营造基业。穆公修明国政，秦国边境向东一直到黄河，这就和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并驾齐驱了。从那以后，陪臣们掌管着国政，大夫们世代代享有俸禄；六卿掌管晋国的政权，利用征伐或者会盟，他们的权势压倒了别的诸侯。等到田常杀掉了齐简公，成为齐国的丞相，诸侯们都十分漠然，并没有前往讨伐，海内都在争相忙于战功了。终于韩、赵、魏三国瓜分掉了晋国，田和也灭掉齐国并占有了它，六国的强盛就是在这时开端的。不同的诸侯国都以加强军事力量、吞并敌国为己任，阴谋诡计所用至极，纵横短长的说法纷纷出现。假借王命的诸侯像蜂一样拥出，盟誓也不再遵守，虽然各国都互送人质、剖析符契，却都无法约束。秦国最初只是个小国，地处边远，中原的诸侯国都排斥它，甚至将它等同于西方的戎翟看待，到了献公以后却常常在诸侯中称雄。说起来，秦国的德义之行，也比不上鲁卫的暴戾之行更加合乎德义，估计秦国的兵力不如三晋的强大，可最终秦国却兼并了天下，这并不是秦国靠着地理位置的险固，以及形势的便利，而似乎是上天的帮助。

牛运震：「战国七雄，独秦最强，六国皆为秦所并。又六国时事多见于《秦纪》，故《年表》总论以《秦纪》发端，以《秦纪》

收结，中间以秦取天下为主，而以六国事夹说带叙，归于权变诈谋，以为俗变议卑，亦有可采，殆有痛于中为是不得已之论，然而世变可睹矣。」

有人说“东方是所有事物的开端之地，西方为所有事物的成熟所在”。首先起事的人一定在东南，而得到实际的却常常在西北。因此大禹兴起在西羌，商汤兴起于亳，周朝取得王道是借助于丰镐之地征讨殷纣，秦王能够称帝是依靠雍州，汉朝的兴盛源自蜀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余于是因《秦记》，踵【踵：紧跟。】《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秦国已经得到天下，就烧毁了天下的《诗经》和《尚书》，对别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尤其毁灭得厉害，因为其他诸侯国的史书中多有嘲讽秦国的言语。《诗经》和《尚书》之所以还能再看到，是因为这些书多藏在私人家中，而记载历史的典籍单独藏在周室，因此都被烧掉了。多么可惜，多么可惜啊！唯独《秦记》得以保存，却偏偏又没有记载日月，所用的文辞也简略不全。但是在战国时期，权变之法也都有许多可以选取的地方，何必都要遵循上古的规矩呢？秦能够得到天下多采取残暴的手段，但社会在不断变化，秦朝能因时代变迁而变法图强，所以成就很大。经传中说“要师法后王”，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由于后王的施政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而风俗演变也与我们类似，他们的议论虽然卑下却简单易行。一般学者受自己的见闻牵制过多，见到秦朝在帝位的日子并不多，不去钻研它的终始，就因此而讥笑它，不敢称道秦朝，这和轻信别人的话有什么分别呢？多么可悲呀！

我因此就依照《秦记》的记载，紧跟孔子的《春秋》，起自周元王，列出了六国时事，一直到秦二世，一共二百七十年，写出了我听到过的所有和治乱兴废相关的缘由，以供后世的有识之士观览。

公元前 476

周	周元王元年
秦	秦厉共公元年
魏	魏献子卫出公辄后元年
韩	韩宣子
赵	赵简子四十二
楚	楚惠王章十三年 吴伐我。
燕	燕献公十七年
齐	齐平公懿五年

前 475

前 474

前 473

二	三	四
二 蜀人来赂。	三	四
晋定公卒。	晋出公错元年。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四 越围吴，吴怨。	十五	十六 越灭吴。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越人始来。	八

周	五
秦	五 楚人来赂。
魏	
韩	
赵	四十六
楚	十七 蔡景侯卒。
燕	二十一
齐	九 晋知伯瑶来伐我。

前 471

前 470

六	七
六 义渠来赂。(繇)〔繇〕诸乞援。	七 彗星见。
	卫(庄)〔出〕公饮,大夫不解(履)〔袜〕,公怒,即攻公,公奔宋。
四十七	四十八
十八 蔡声侯元年。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十一

前 469

前 468

周	八	定王元年
秦	八	九
魏		
韩		
赵	四十九	五十
楚	二十	二十一
燕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十二	十三

前 467

前 466

二	三
十 庶长将兵拔魏城。彗星见。	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二十二 鲁哀公卒。	二十三 鲁悼公元年。三桓胜，鲁如小侯。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前 465	前 464	前 463
周	四	五	六
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晋人、楚人来赂。
魏			
韩		知伯伐郑，驷桓子如齐求救。	郑声公卒。
赵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谓简子，欲废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楚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燕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齐	十六	十七 救郑，晋师去。中行文子谓田常：“乃今知所以亡。”	十八

前 462	前 461	前 460	前 459	前 458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蜚阿旁。 伐大荔。补庞戏城。	十七	十八	十九
郑 哀 公 元年。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周	十二
秦	二十 公将师与绵诸战。
魏	
韩	
赵	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夏屋，诱代王，以金斗杀代王。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
楚	三十二 蔡声侯卒。
燕	八
齐	二十四

前 456

前 455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晋哀公忌元年。	卫悼公黔元年。
二	三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三十四
九	十
二十五	齐宣公就匝元年

	前 454	前 453	前 452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晋大夫智开率其邑来奔。
魏		魏桓子败智伯于晋阳。	
韩		韩康子败智伯于晋阳。	
赵	四 与智伯分范、中行地。	五 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	六
楚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二	三	四

前 451
十八

十八
二十六 左庶长城南郑。
七
三十八
十四
五 宋景公卒。

周	十九
秦	二十七
魏	卫敬公元年。
韩	
赵	八
楚	三十九 蔡侯齐元年。
燕	十五
齐	六 宋昭公元年。

前 449	前 448	前 447	前 446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八 越人 来迎女。	二十九 晋大 夫智宽率其邑 人来奔。	三十	三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楚灭 蔡。	四十三
燕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前 445	前 444	前 443
周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秦	三十二	三十三 伐义渠， 虜其王。	三十四 日蚀， 昼晦。星见。
魏			
韩			
赵	十三	十四	十五
楚	四十四 灭杞。 杞，夏之后。	四十五	四十六
燕	五	六	七
齐	十一	十二	十三

前 442	前 441	前 440	前 439	前 438
二十七	二十八	考王元年	二	三
秦躁公元年	二 南郑反。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前 437	前 436	前 435	前 434	前 433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秦	六	七	八 六月， 雨雪。日、月 蚀。	九	十
魏	晋幽公柳元 年。服韩、魏。				
韩					
赵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楚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湣公 元年
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前 432	前 431	前 430	前 429	前 428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义渠 伐秦, 侵至渭 阳。	十四	秦怀公元年 生 灵公。
	卫昭公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十七	楚简王仲元 年 灭莒。	二	三 鲁 悼公卒。	四 鲁元公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前 427

前 426

前 425

周	十四	十五	威烈王元年
秦	二	三	四 庶长晁杀怀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为灵公。
魏			卫悼公薨元年。
韩			
赵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子卒。
楚	五	六	七
燕	七	八	九
齐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秦灵公元年 生献公。	二
魏文侯斯元年	二
韩武子元年	二 郑幽公元年。韩杀之。
赵桓子元年	赵献侯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前 422	前 421	前 420	前 419
周	四	五	六	七
秦	三 作上下 時。	四	五	六
魏	三	四	五 魏誅晉幽 公,立其弟止。	六 晉烈公止 元年。魏城少 梁。
韩	三 郑立幽 公子,为繆公, 元年。	四	五	六
赵	二	三	四	五
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前 418	前 419	前 416
八	九	十
七 与魏战少梁。	八 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	九
七	八 复城少梁。	九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周	十一
秦	十 补庞,城籍姑。灵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为简公。
魏	十
韩	十
赵	九
楚	十七
燕	十九
齐	四十一

前 414	前 413	前 412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简公元年	二 与晋战,败郑下。	三
十一 卫慎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中山武公初立。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晋,毁黄城,围阳狐。	四十四 伐鲁、莒及安阳。

	前 411	前 410	前 409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四	五 日蚀。	六 初令吏带剑。
魏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秦,筑临晋、元里。
韩	十四	十五	十六
赵	十三 城平邑。	十四	十五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四十五 代鲁,取都。	四十六	四十七

十八
七 堙洛，城重泉。初租禾。
十七 击（宋）〔守〕中山。代秦至郑，还筑洛阴、合阳。
韩景侯虔元年 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赵烈侯籍元年 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十四 简王卒。
二十六
四十八 取鲁郕。

	前 407	前 406	前 405
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秦	八	九	十
魏	十八 文侯受经子夏。过段干木之间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争。
韩	二 郑败韩于负黍。	三	四
赵	二	三	四
楚	楚声王当元年 鲁穆公元年。	二	三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齐	四十九 与郑会于西城。伐卫，取甾。	五十	五十一 田会以廩丘反。

前 404	前 403	前 402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初为侯。	二十三
五	六 初为侯。	七
五	六 初为侯。	七 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徐越侍以仁义，乃止。
四	五 魏、韩、赵始列为诸侯。	六 盗杀声王。
三十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齐康公贷元 年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前 401	前 400	前 399
周	安王元年	二	三 王子定奔晋。
秦	十四 伐魏，至阳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
魏	二十四 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韩	八	九 郑围阳翟。	韩烈侯元年
赵	八	九	赵武公元年
楚	楚悼王类元年	二 三 晋来伐我，至(桑)[乘]丘。	三 归榆关于郑。
燕	二	三	四
齐	四	五	六

前 398

前 397

前 396

四	五	六
二	三 日蚀。	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郑杀其相驷子阳。	三 （郑人杀君）三月，盗杀韩相侠累。	四 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繻公。
二	三	四
四 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	五	六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前 395	前 394	前 393	前 392
周	七	八	九	十
秦	五（繇）〔繇〕 诸。	六	七	八
魏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伐 郑，城酸枣。	三十三 晋 孝公倾元年。
韩	五 郑康公元 年。	六 救鲁。 郑负黍反。	七	八
赵	五	六	七	八
楚	七	八	九 伐韩， 取负黍。	十
燕	八	九	十	十一
齐	十 宋休公元 年。	十一 伐鲁， 取最。	十二	十三

前 391	前 390	前 389	前 388	前 387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伐韩 宜阳,取六 邑。	十 与 晋 战 武城。县 陕。	十一 太子 生。	十二	十三 蜀 取我南郑。
三十四	三十五 齐 伐取襄陵。	三十六 秦 侵阴晋。	三十七	三十八
九 秦伐 宜 阳,取 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 五 鲁 败我平陆。	十六 与晋、 卫会浊泽。	十七	十八

前 386

前 385

周	十六	十七
秦	秦出公元年	二 庶长改迎灵公太子,立为献公。诛出公。
魏	魏武侯元年 袭邯鄲,败焉。	二 城安邑,王垣。
韩	韩文侯元年	二 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
赵	赵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乱,奔魏。	二
楚	十六	十七
燕	十七	十八
齐	十九 田常曾孙田和始列为诸侯。迁康公海上,食一城。	二十 伐鲁,破之。田和卒。

前 384	前 383	前 382	前 381	前 380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秦献公元年	二 城栎阳。	三 日蚀， 昼晦。	四 孝公 生。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齐， 至桑丘。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齐， 至桑丘。郑 败晋。
三	四 魏败我 兔台。	五	六	七 伐齐， 至桑丘。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肃王臧元 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一 田 和子桓公午 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 燕，取桑丘。

周	二十三	二十四
秦	六 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七
魏	八	九 翟败我浹。伐齐，至灵丘。
韩	八	九 伐齐，至灵丘。
赵	八 袭卫，不克。	九 伐齐，至灵丘。
楚	二	三
燕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太公望之后绝祀。	齐威王因（齐）元年 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齐强天下。

前 377	前 376	前 375	前 374
二十五	二十六	烈王元年	二
八	九	十 日蚀。	十一 县 栎阳。
十 晋静公 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韩、 赵灭晋，绝无后。	十二	十三
十	韩哀侯元年 分 晋国。	二 灭郑。康公 二十年灭，无后。	三
十	十一 分晋国。	十二	赵成侯元年
四 蜀伐我 兹方。	五 鲁共公元年。	六	七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三 三晋灭其 君。	四	五

周	三
秦	十二
魏	十四
韩	四
赵	二
楚	八
燕	三十 败齐林孤。
齐	六 鲁伐入阳关。晋伐到罇陵。

前 372

前 371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声公元年。败赵北蒯。	十六 伐楚，取鲁阳。
五	六 韩严杀其君。
三 伐卫，取都鄙七十三。魏败我蒯。	四
九	十 魏取我鲁阳。
燕桓公元年	二
七 宋辟公元年。	八

	前 370	前 369	前 368
周	六	七	显王元年
秦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蚀。	十七 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
魏	惠王元年	二 败韩马陵。	三 齐伐我观。
韩	庄侯元年	二 魏败我马陵。	三
赵	五 伐齐于甄。魏败我怀。	六 败魏涿泽，围惠王。	七 侵齐，至长城。
楚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
燕	三	四	五
齐	九 赵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观。赵侵我长城。

前 367

前 366

前 365

二	三	四
十八	十九 败韩、魏洛阴。	二十
四	五 与韩会宅阳。城武都。	六 伐宋，取仪台。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	五 贺秦。	六
秦	二十一 章骅与晋战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	二十二
魏	七	八
韩	七	八
赵	十一	十二
楚	六	七
燕	九	十
齐	十五	十六

七	八
二十三 与魏战少梁，虜其太子。	秦孝公元年 彗星见西方。
九 与秦战少梁，虜我太子。	十 取赵皮牢。卫成侯元年。
九 魏败我于浹。大雨三月。	十
十三 魏败我于浹。	十四
八	九
十一	燕文公元年
十七	十八

	前 360	前 359	前 358
周	九 致胙于秦。	十	十一
秦	二 天子致胙。	三	四
魏	十一	十二 星昼堕， 有声。	十三
韩	十一	十二	韩昭侯元年 秦败我 西山。
赵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	十	十一	十二
燕	二	三	四
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邹忌以鼓琴 见威王。

十二	十三
五	六
十四 与赵会鄆。	十五 鲁、卫、宋、郑侯来。
二 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	三
十八 赵孟如齐。	十九 与燕会（河）〔阿〕。与齐、宋会平陆。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五	六
二十二 封邹忌为成侯。	二十三 与赵会平陆。

	前 355	前 354	前 353
周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	七 与魏王会杜平。	八 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	九
魏	十六 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 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齐败我桂陵。
韩	四	五	六 伐东周，取陵观、廩丘。
赵	二十	二十一 魏围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邯鄲。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	七	八	九
齐	二十四 与魏会田于郊。	二十五	二十六 败魏桂陵。

前 352

前 351

前 350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代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	十二 初(取)[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
十九 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 归赵邯郸。	二十一 与秦遇彤。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二十三	二十四 魏归邯郸,与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十八 鲁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前 349

前 348

前 347

周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秦	十三 初为县,有秩史。	十四 初为赋。	十五
魏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韩	十 韩姬弑其君悼公。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赵	赵肃侯元年	二	三 公子范袭邯郸,不胜,死。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前 346	前 345	前 344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诸侯会。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会。丹，魏大臣。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十三 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袭齐，不胜。

周	二十六 致伯秦。	二十七
秦	十九 城武城。从东方牡丘来归。天子致伯。	二十 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
魏	二十八	二十九 中山君为相。
韩	十六	十七
赵	七	八
楚	二十七 鲁景公偃元年。	二十八
燕	十九	二十
齐	三十六	齐宣王辟彊元年

二十八
二十一 马生人。
三十 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十八
九
二十九
二十一
二 败魏马陵。田忌、田婴、田盼将，孙子为师。

前 340

前 339

前 338

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秦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二十三 与晋战岸门。	二十四（秦）大荔围合阳。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魏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虏我公子卬。	三十二 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 卫鞅亡归我，我恐，弗内。
韩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赵	十	十一	十二
楚	三十	楚威王熊商元年	二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齐	三 与赵会，伐魏。	四	五

前 337	前 336	前 335
三十二	三十三 贺秦。	三十四
秦惠文王元年 楚、韩、赵、蜀人来。	二 天子贺。行钱。宋太丘社亡。	三 王冠。拔韩宜阳。
三十四	三十五 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六
二十二 申不害卒。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宜阳。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七 与魏会平阿南。	八 与魏会于甄。

周	三十五	三十六
秦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来。	五 徐晋人犀首为大良造。
魏	魏襄王元年 与诸侯会徐州，以相王。	二 秦败我彫阴。
韩	二十五 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	二十六 高门成，昭侯卒，不出此门。
赵	十六	十七
楚	六	七 围齐于徐州。
燕	二十八 苏秦说燕。	二十九
齐	九 与魏会徐州，诸侯相王。	十 楚围我徐州。

前 332

前 331

三十七	三十八
六 魏以阴晋为和,命曰宁秦。	七 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三 伐赵。卫平侯元年。	四
韩宣惠王元年	二
十八 齐、魏伐我,我决河水浸之。	十九
八	九
燕易王元年	二
十一 与魏伐赵。	十二

周	三十九	四十
秦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九 度河，取汾阴、皮氏。围焦，降之。与魏会应。
魏	五 与秦河西地少梁。秦围我焦、曲沃。	六 与秦会应。秦取汾阴、皮氏。
韩	三	四
赵	二十	二十一
楚	十	十一 魏败我陘山。
燕	三	四
齐	十三	十四

前 328

前 327

前 326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十 张仪相。公子桑围蒲阳，降之。魏纳上郡。	十一 义渠君为臣。归魏焦、曲沃。	十二 初腊。会龙门。
七 入上郡于秦。	八 秦归我焦、曲沃。	九
五	六	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楚怀王槐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十六	十七

	前 325	前 324	前 323
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秦	十三 四月戊午， 君为王。	初更元年 相 张仪将兵取陕。	二 相张仪与齐楚 会啗桑。
魏	十	十一 卫嗣君 元年。	十二
韩	八 魏败我韩举。	九	十 君为王。
赵	赵武灵王元年 魏败我赵护。	二 城鄙。	三
楚	四	五	六 败魏襄陵。
燕	八	九	十 君为王。
齐	十八	十九	齐湣王地元年

前 322

前 321

前 320

四十七	四十八	慎靓王元年
三 张仪免相,相魏。	四	五 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为丈夫。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与韩会区鼠。	五 取韩女为夫人。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燕王哙元年
二	三 封田婴于薛。	四 迎妇于秦。

	前 319	前 318	前 317
周	二	三	四
秦	六	七 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	八 与韩、赵战，斩首八万。张仪复相。
魏	十六	魏哀王元年 击秦不胜。	二 齐败我观泽。
韩	十四 秦来击我，取鄢。	十五 击秦不胜。	十六 秦败我修鱼，得（韩）将军申差。
赵	七	八 击秦不胜。	九 与韩、魏击秦。齐败我观泽。
楚	十 城广陵。	十一 击秦不胜。	十二
燕	二	三 击秦不胜。	四
齐	五	六 宋自立为王。	七 败魏、赵观泽。

前 316

前 315

前 314

五	六	周赧王元年
九 击蜀，灭之。取赵中都、西阳。（安邑）	十	十一 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三	四	五 秦拔我曲沃，归其人。走犀首岸门。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秦取我中都、西阳。（安邑）	十一 秦败我将军英。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鲁平公元年。
五 君让其臣子之国，顾为臣。	六	七 君佗及太子相子之皆死。
八	九	十

周	二	三
秦	十二 樗里子击蔺阳，虜赵将。公子繇通封蜀。	十三 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
魏	六 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王会临晋。	七 击齐，虜声子于濮。与秦击燕。
韩	二十	二十一 (秦)[我]助(我)[秦]攻楚，围景座。
赵	十三 秦拔我蔺，虜将赵庄。	十四
楚	十六 张仪来相。	十七 秦败我将屈匄。
燕	八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齐	十一	十二

前 311

前 310

前 309

四	五	六
十四 蜀相杀蜀侯。	秦武王元年 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死于）〔出之〕魏。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为丞相。
八 围卫。	九 与秦会临晋。	十 张仪死。
韩襄王元年	二	三
十五	十六 吴广入女，生子何，立为惠王后。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燕昭王元年	二	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前 308	前 307	前 306
周	七	八	九
秦	三	四 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	秦昭〔襄〕王元年
魏	十一 与秦会应。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击皮氏,未拔而解。
韩	四 与秦会临晋。秦击我宜阳。	五 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	六 秦复与我武遂。
赵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四	五	六
齐	十六	十七	十八

前 305

前 304

前 303

十	十一	十二
二 彗星见。桑君为乱,诛。	三	四 彗星见。
十四 秦武王后来归。	十五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
七	八	九 秦取武遂。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来迎妇。	二十五 与秦王会黄棘,秦复归我上庸。	二十六 太子质秦。
七	八	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周	十三	十四
秦	五 魏王来朝。	六 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日蚀，昼晦。伐楚。
魏	十七 与秦会临晋，复〔归〕我蒲坂。	十八 与秦击楚。
韩	十 太子婴与秦王会临晋，因至咸阳而归。	十一 秦取我穰。与秦击楚。
赵	二十四	二十五 赵攻中山。惠后卒。
楚	二十七	二十八 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
燕	十	十一
齐	二十二	二十三 与秦击楚，使公子将，大有功。

前 300

前 209

前 298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樗里疾卒。击楚，斩首三万。魏冉为相。	八 楚王来，因留之。	九
十九	二十 与齐王会于韩。	二十一 与齐、韩共击秦于函谷。河、渭绝一日。
十二	十三 齐、魏王来。立咎为太子。	十四 与齐、魏共击秦。
二十六	二十七	赵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杀景缺。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入城。	楚顷襄王元年 秦取我十六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四 秦使泾阳君来为质。	二十五 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与魏、韩共击秦。孟尝君归相齐。

	前 297	前 296	前 295
周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	十 楚怀王亡之赵,赵弗内。	十一 彗星见。复与魏封陵。	十二 楼缓免。穰侯魏冉为丞相。
魏	二十二	二十三	魏昭王元年 秦尉错来击我襄。
韩	十五	十六 (与齐魏击秦) 秦与我武遂和。	韩釐王咎元年
赵	二 楚怀王亡来,弗内。	三	四 围杀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
楚	二	三 怀王卒于秦,来归葬。	四 鲁文(侯)(公)元年。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齐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赵灭中山。

前 294

前 293

前 292

前 291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 任鄙为 汉中守。	十四 白起击伊 阙,斩首二十四万。	十五 魏 冉免相。	十六
二 与秦战, (解)[我]不利。	三 佐韩击秦,秦 败我兵伊阙。	四	五
二	三 秦败我伊阙, 〔斩首〕二十四万, 虜将喜。	四	五 秦拔 我宛城。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迎 妇 秦。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十 田甲劫 王,相薛文走。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前 290

前 289

前 288

周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	十七 魏入河东四百里。	十八 客卿错击魏，至轹，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任鄙卒。
魏	六 芒卯以诈见重。	七 秦击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韩	六 与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七	八
赵	九	十	十一 秦拔我桂阳。
楚	九	十	十一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齐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为东帝二月，复为王。

前 287

前 286

前 285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	二十一 魏纳安邑及河内。	二十二 蒙武击齐。
九 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 宋王死我温。	十一
九	十 秦败我兵夏山。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与秦会中阳。
十二	十三	十四 与秦会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齐灭宋。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前 284

前 283

前 282

周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秦	二十三 尉斯离与韩、魏、燕、赵共击齐，破之。	二十四 与楚会穰。	二十五
魏	十二 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还。	十四 大水。卫怀君元年。
韩	十二 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	十四 与秦会两周间。
赵	十五 取齐昔阳。	十六	十七 秦拔我两城。
楚	十五 取齐淮北。	十六 与秦王会穰。	十七
燕	二十八 与秦、三晋击齐，燕独入至临菑，取其宝器。	二十九	三十
齐	四十 五国共击湣王，王走莒。	齐襄王法章元年	二

前 281	前 280	前 279	前 278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二十六 魏冉复为丞相。	二十七 击赵，斩首三万。地动，坏城。	二十八	二十九 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九 秦败我军，斩首三万。	二十 与秦会崑池，蔺相如从。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	二十 秦拔郢、西陵。	二十一 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惠王元年
三	四	五 杀燕骑劫。	六

前 277

前 276

前 275

周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秦	三十 白起封 为武安君。	三十一	三十二
魏	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 秦 拔我两城。封弟公 子无忌为信陵君。	二 秦拔我两城， 军大梁下，韩来救， 与秦温以和。
韩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暴鸢救 魏，为秦所败，走开 封。
赵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楚	二十二 秦拔 我巫、黔中。	二十三 秦所拔我 江旁反秦。	二十四
燕	二	三	四
齐	七	八	九

前 274

前 273

前 272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白起击魏华阳军, 芒卯走, 得三晋将, 斩首十五万。	三十五
三 秦拔我四城, 斩首四万。	四 与秦南阳以和。	五 击燕。
二十二	二十三	韩桓惠王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击燕。鲁顷公元年。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前 271	前 270	前 269	前 268
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秦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魏	六	七	八	九 秦拔我怀城。
韩	二	三 秦击我阙与城,不拔。	四	五
赵	二十八 蔺相如攻齐,至平邑。	二十九 秦(拔我)[攻韩]阙与。赵奢将击秦,大败之,赐号曰马服。	三十	三十一
楚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	燕武成王元年	二	三	四
齐	十三	十四 秦、楚击我刚寿。	十五	十六

前 267

前 266

前 265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四十 太子质于魏者死,归葬芷阳。	四十一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国君为太子。
十	十一 秦拔我廩丘。	十二
六	七	八
三十二	三十三	赵孝成王元年 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五	六	七 齐田单拔中阳。
十七	十八	十九

前 264

前 263

前 262

周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秦	四十三	四十四（秦） 攻韩，取南阳。	四十五（秦）攻韩， 取十城。
魏	十三	十四	十五
韩	九 秦拔我 陘。城汾旁。	十 秦击我太 行。	十一
赵	二	三	四
楚	三十五	三十六	楚考烈王元年 秦取 我州。黄歇为相。
燕	八	九	十
齐	齐王建元年	二	三

前 261

前 260

前 259

前 258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四十六 王之南郑。	四十七 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四十八	四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使廉颇拒秦于长平。	六 使赵括代廉颇将。白起破括四十五万。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六	七

	前 257	前 256	前 255
周	五十八	五十九	
秦	五十 王齕、郑安平围邯鄲，及齕还军，拔新中。	五十一	五十二 取西周。（王）王稽弃市。
魏	二十 公子无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二十一 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	二十二
韩	十六	十七 秦击我阳城，救赵新中。	十八
赵	九 秦围我邯鄲，楚、魏救我。	十	十一
楚	六 春申君救赵。	七 救赵新中。	八 取鲁，鲁君封于莒。
燕	燕孝王元年	二	三
齐	八	九	十

前 254	前 253	前 252	前 251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卫 元君元年。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平原君 卒。
九	十 徙于钜 阳。	十一	十二 柱国景伯 死。
燕王喜元年	二	三	四 伐赵，赵破 我军，杀栗腹。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		
秦	秦孝文王元年	秦庄襄王楚元年 蒙骜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吕不韦相。取东周。
魏	二十七	二十八
韩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皋、荥阳。
赵	十六	十七
楚	十三	十四 楚灭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
燕	五	六
齐	十五	十六

二 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蚀。
二十九
二十五
十八
十五 春申君徙封于吴。
七
十七

周	
秦	三 王龁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公子无忌率五国却我军河外，蒙骜解去。
魏	三十 无忌率五国兵败秦军河外。
韩	二十六 秦拔我上党。
赵	十九
楚	十六
燕	八
齐	十八

前 246	前 245	前 244	前 243
始皇帝元年 击取晋阳，作郑国渠。	二	三 蒙骜击韩，取十三城。王龁死。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信陵君死。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
二十 秦拔我晋阳。	二十一	赵悼襄王偃元年	二 太子从质秦归。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赵拔我武遂、方城。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前 242	前 241	前 240	前 239
秦	五 蒙骜取魏酸枣二十城。初置东郡。	六 五国共击秦。	七 彗星见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骜死。	八 嫪毐封长信侯。
魏	魏景湣王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	二 秦拔我朝歌。卫从濮阳徙野王。	三 秦拔我汲。	四
韩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赵	三 赵相、魏相会（鲁）柯，盟。	四	五	六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王东徙寿春，命曰郢。	二十三	二十四
燕	十三 剧辛死于赵。	十四	十五	十六
齐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前 238

前 237

前 236

九 彗星见，竟天。嫪毐为乱，迁其舍人于蜀。彗星复见。	十 相国吕不韦免。齐、赵来，置酒。太后入咸阳。大索。	十一 吕不韦之河南。王翦击邲、闾与，取九城。
五 秦拔我垣、蒲阳、衍。	六	七
韩王安元年	二	三
七	八 入秦，置酒。	九 秦拔我闾与、邲，取九城。
二十五 李园杀春申君。	楚幽王悼元年	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八 入秦，置酒。	二十九

	前 235	前 234	前 233
秦	十二 发四郡兵助魏击楚。吕不韦卒。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十三 桓齮击平阳，杀赵扈辄，斩首十万，因东击赵。王之河南。彗星见。	十四 桓齮定平阳、武城、宜安。韩使非来，我杀非。韩王请为臣。
魏	八 秦助我击楚。	九	十
韩	四	五	六
赵	赵王迁元年	二 秦拔我平阳，败扈辄，斩首十万。	三 秦拔我宜安。
楚	三 秦、魏击我。	四	五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前 232	前 231	前 230
十五 兴军至邺。 军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 置丽邑。发 卒受韩南阳。	十七 内史（胜） 〔腾〕击得韩王安， 尽取其地，置颖川 郡。华阳太后薨。
十一	十二 献城秦。	十三
七	八 秦来受地。	九 秦虏王安，秦灭 韩。
四 秦拔我狼孟、 鄙吾，军邺。	五 地大动。	六
六	七	八
二十三 太子丹质 于秦，亡来归。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前 229

前 228

前 227

秦	十八	十九 王翦拔赵，虏王迁（之）邯郸。帝太后薨。	二十 燕太子使荆轲刺王，觉之。王翦将击燕。
魏	十四 卫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韩			
赵	七	八 秦王翦虏王迁邯郸。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代王嘉元年
楚	九	十 幽王卒，弟郝立，为哀王。三月，负刍杀哀王。	楚王负刍元年 负刍，哀王庶兄。
燕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伐我。
齐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 王赧击楚。	二十二 王赧击魏，得其王假， 尽取其地。
二	三 秦虜王假。
二	三
二 秦大破我，取十城。	三
二十九 秦拔我蓟，得太子丹。 王徙辽东。	三十
三十九	四十

秦	二十三 王翦、蒙武击破楚军，杀其将项燕。	二十四 王翦、蒙武破楚，虏其王负刍。
魏		
韩		
赵	四	五
楚	四 秦破我将项燕。	五 秦虏王负刍。秦灭楚。
燕	三十一	三十二
齐	四十一	四十二

前 222

前 221

二十五 王贲击燕，虜王喜。又击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 王贲击齐，虜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
六 秦将王贲虜王嘉，秦灭赵。	
三十三 秦虜王喜，拔辽东，秦灭燕。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虜王建。秦灭齐。

前 220	前 219	前 218	前 217	前 216	前 215	前 214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更命河为「德水」。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	为阿房宫。之衡山。治驰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为太极庙。赐户三十，爵一级。	郡县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党入。		更命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遣诸逋亡及贾人赘婿略取陆梁，为桂林、南海、象郡，以适戍。西北取戎为（四）（三）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

前 213	前 212	前 211	前 210	前 209	前 208	前 207
三十四 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取〕南方越地。覆狱故失。	三十五 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于北河、榆中，耐徙三处，拜爵一级。石昼下东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为兔园。十二月，就阿房宫。其九月，郡县皆反。楚兵至戏，章邯击却之。出卫君角为庶人。	二 将军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迫楚兵至河。诛丞相斯、去疾，将军冯劫。	三 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诸侯入秦，婴降，为项羽所杀。寻诛羽，天下属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秦楚之际月表》选自《史记》卷十六，为表中的第四篇。本表起自陈涉发难，终于刘邦称帝，表现了秦末社会动荡，天下诸侯并起，从推翻暴秦的统治到楚汉相争，最后终于走向汉家一统天下的这段历史。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秦楚之际：楚是指项羽所建立的西楚政权，秦楚之际指秦二世胡亥至楚霸王项羽灭亡这一历史时期。】，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践：登。】帝祚【帝祚：帝位。】，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嬗：变。】。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亟：迅速。】也。

太史公读到秦楚之际的历史，认为：最先起义反秦的是陈涉；依靠残暴的手段使秦朝灭亡的是项羽；拨乱反正，诛杀强暴，平定四方，最后登上帝位，成就这项功业的是汉家。在五年的时间里，发号施令的人就换了三次。自从有了人类以来，还从未有接受天命像这么快的。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闾巷：民间。】，合从讨伐，轶【轶：超过。】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

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过去虞、夏的兴起，开创帝业的君主们都是积累善行和功绩好几十年，他们的功德恩泽百姓，他们在执行政事的时候都接受了上天的考验，然后才正式登上帝位。商汤和周武王之所以能称王，是由于从他们的祖先契和后稷开始，就修行仁义长达十几代。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八百诸侯没有通过邀约就在孟津会盟了，但周武王还是认为推翻商纣的条件并不成熟。等到时机成熟后，商汤才流放了夏桀，周武王才杀掉了商纣。秦国的兴起始于襄公，文公、穆公时期逐渐彰显，到了献公、孝公以后，才渐渐地蚕食关东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到了秦始皇时期才兼并了六国。像虞、夏、商、周那样以恩德泽润百姓，像秦国这样使用强力兼并诸侯，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努力才能成功的，原来统一天下是如此的艰难啊！

秦始皇称帝之后，担心战乱不能休止，是因为有诸侯的存在，因此他连一尺土地也没有分封，毁坏了有名的城池，销毁了天下的兵器，剪除了天下的豪强，他希望靠这些手段来维持万世的安定。然而帝王之业的勃兴却起于民间，各地的豪杰都联合起来攻秦，其浩大的声势超过了夏、商、周三代。过去秦朝不封诸侯、毁坏名城、销毁兵器等制度措施恰好帮助贤者排除了他们推翻秦朝的困难。所以，高祖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愤发而起，成为了天下的雄略之主，怎么能说“没有封土便不能成王呢”？他不就是书传上称道的大圣人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怎能够在这豪杰并起的时期承受天命而称帝呢？

公元前 209

秦	二世元年	七月
楚		楚隐王陈涉起兵入秦。
项		
赵		
齐		
汉		
燕		
魏		
韩		

八月

二 葛婴为涉徇九江，立襄彊为楚王。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为赵王，始。

秦	九月 楚兵至戏。
楚	三 周文兵至戏，败。而（陈）〔葛〕婴闻涉王，即杀彊。
项	项梁号武信君。
赵	二
齐	齐王田儋始。儋，狄人。诸田宗强。从弟荣，荣弟横。
汉	沛公初起。
燕	韩广为赵略地至蓟，自立为燕王始。
魏	魏王咎始。咎在陈，不得归国。
韩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四 诛葛婴。	五 周文死。	六 陈涉死。
二	三	四
三	四 李良杀武臣，张耳、陈馀走。	
二 儋之起，杀狄令自王。	三	四
二 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	三 杀泗水守。拔薛西。周市东略地丰沛间。	四 雍齿叛沛公，以丰降魏。沛公还攻丰，不能下。
二	三	四
二	三 齐、赵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四 咎自陈归，立。

秦	端月	二月
楚	楚王景驹始，秦嘉立之。	二 嘉为上将军。
项	五 涉将召平矫拜项梁为楚柱国，急西击秦。	六 梁渡江，陈婴、黥布皆属。
赵	赵王歇始，张耳、陈馥立之。	二
齐	五 让景驹以擅自王不请我。	六 景驹使公孙庆让齐，诛庆。
汉	五 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	六 攻下砀，收得兵六千，与故凡九千人。
燕	五	六
魏	五 章邯已破涉，围咎临济。	六
韩		

三月	四月	五月
一	四	

三月	四月	五月
三	四	
七	八 梁击杀景驹、秦嘉，遂入薛，兵十余万众。	九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七 攻拔下邑，遂击丰，丰不拔。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	八 沛公如薛见项梁，梁益沛公卒五千，击丰，拔之。雍齿奔魏。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临济急，周市如齐、楚请救。	九

秦	六月
楚	楚怀王始，都盱台，故怀王孙，梁立之。
项	十 梁求楚怀王孙，得之民间，立为楚王。
赵	六
齐	十 儋救临济，章邯杀田儋。荣走东阿。
汉	十 沛公如薛，共立楚怀王。
燕	十
魏	十 咎自杀，临济降秦。
韩	韩王成始。

七月	八月
二 陈婴为柱国。	三
十一 天大雨，三月不见星。	十二 救东阿，破秦军，乘胜至定陶，项梁有骄色。
七	八
齐立田假为王，秦急围东阿。	楚救荣，得解归，逐田假，立儋子市为齐王，始。
十一 沛公与项羽北救东阿，破秦军濮阳，东屠城阳。	十二 沛公与项羽西略地，斩三川守李由于雍丘。
十一	十二
咎弟豹走东阿。	
二	三

秦	九月	后九月
楚	四 徙都彭城。	五 拜宋义为上将军。
项	十三 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项羽恐，还军彭城。	怀王封项羽于鲁，为次将，属宋义，北救赵。
赵	九	十 秦军围歇钜鹿，陈余出（救）〔收〕兵。
齐	二 田假走楚，楚趋齐救赵。田荣以假故，不肯，谓“楚杀假乃出兵。”项羽怒田荣。	三
汉	十三 沛公闻项梁死，还军，从怀王，军于砀。	十四 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西，约先至咸阳王之。
燕	十三	十四
魏	魏豹自立为魏王，都平阳，始。	二
韩	四	五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六	七 拜籍上将军。
二	三 羽矫杀宋义,将其兵渡河救钜鹿。
十一 章邯破邯鄣,徙其民于河内。	十二
四 齐将田都叛荣,往助项羽救赵。	五
十五 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	十六
十五 使将臧荼救赵。	十六
三	四
六	七

秦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楚	八	九	十
项	四 大破秦军钜鹿下，诸侯将皆属项羽。	五 虏秦将王离。	六 攻破章邯，章邯军却。
赵	十三 楚救至，秦围解。	十四 张耳怒陈馥，弃将印去。	十五
齐	六 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	七	八
汉	十七 （救赵）至栗得皇诤、武蒲军。与秦军战，破之。	十八	十九 得彭越军昌邑，袭陈留。用酈食其策，军得积粟。
燕	十七	十八	十九
魏	五 豹救赵。	六	七
韩	八	九	十

三月	四月	五月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七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归秦请兵,赵高让之。	九 赵高欲诛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谋叛秦。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 攻开封,破秦将杨熊,熊走荥阳,秦斩熊以徇。	二十一 攻颍阳,略韩地,北绝河津。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	六月	七月
楚	二	三
项	十 章邯与楚约降，未定，项羽许而击之。	十一 项羽与章邯期殷虚，章邯等已降，与盟，以邯为雍王。
赵	十九	二十
齐	十二	十三
汉	二十三 攻南阳守蒯，破之阳城郭东。	二十四 降下南阳，封其守蒯。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魏	十一	十二
韩	十四	十五 申阳下河南，降楚。

八月 赵高杀二世。	九月 子婴为王。
四	五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长史欣为上将，将秦降军。	十三
二十一 赵王歇留国。陈馥亡居南皮。	二十二
十四	十五
二十五 攻武关，破之。	二十六 攻下峽及蓝田。以留侯策，不战皆降。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秦	十月	十一月
楚	六	七
项	十四 项羽将诸侯兵四十余万,行略地,西至于河南。	十五 羽 诈 坑 杀 秦 降 卒 二十万人于新安。
赵	二十三 张耳从楚西入秦。	二十四
齐	十六	十七
汉	二十七 汉元年,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还军霸上,待诸侯约。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悦。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魏	十五 从项羽略地,遂入关。	十六
韩	十八	十九

十二月

八 分楚为四。

十六 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

二十五 分赵为代国。

十八 项羽怨荣，（杀之）分齐为三国。

二十九 与项羽有郤，见之戏下，讲解。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

二十九 臧荼从入，分燕为二国。

十七 分魏为殷国。

二十 分韩为河南国。

九 义帝元年 诸侯尊怀王为义帝。
十七 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
分为衡山。
分为临江。
分为九江。
二十六 更名为常山。
分为代。
十九 更名为临菑。
分为济北。
分为胶东。
正月 分关中为汉。
分关中为雍。
分关中为塞。
分关中为翟。
三十 燕
分为辽东。
十八 更为西魏。
分为殷。
二十一 韩
分为河南。

二	徙都江南郴。
	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王吴芮始，故番君。
	王共敖始，故楚柱国。
	王英布始，故楚将。
	王张耳始，故楚将。
二十七	王赵歇始，故赵王。
	王田都始，故齐将。
	王田安始，故齐将。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齐王。
二月	汉王始，故沛公。
	王章邯始，故秦将。
	王司马欣始，故秦将。
	王董翳始，故秦将。
	王臧荼始，故燕将。
三十一	王韩广始，故燕王。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王司马卬始，故赵将。
二十二	王韩成始，故韩将。
	王申阳始，故楚将。

三
二 都彭城。
二 都邾。
二 都江陵。
二 都六。
二 都襄国。
二十八 都代。
二 都临菑。
二 都博阳。
二十一 都即墨。
三月 都南郑。
二 都废丘。
二 都栎阳。
二 都高奴。
二 都蓟。
三十二 都无终。
二十 都平阳。
二 都朝歌。
二十三 都阳翟。
二 都洛阳。

四	五	六
三 诸侯罢戏下兵，皆之国。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田荣击都，都降楚。	齐王田荣始，故齐相。
三	四	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田荣击杀市。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	四	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	三	四
六 田荣击杀安。	属齐。	
属齐。		
七月	八月	九月
六	七 邯守废丘，汉围之。	八
六	七 沘降汉，国除。	属汉，为渭南、河上郡。
六	七 翳降汉，国除。	属汉，为上郡。
六	七	八
三十六	三十七 臧荼击广无终， 灭之。	属燕。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二十七 项羽诛成。	韩王郑昌始，项羽立之。	二
六	七	八

十	项羽灭义帝。	
九		十
九		十
九		十
九		十
九	耳降汉。	
三十五	歇复王赵。	三十六
五		六
十月	王至陕。	十一月
九		十
		汉拔我陇西。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九		十
三		韩王信始，汉立之。
九		属汉，为河南郡。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歇以陈馥为代王，(号)[故]成安君。	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七	八 项籍击荣，走平原，平原民杀之。
十二月	正月
十一	十二 汉拔我北地。
十一	十二
二十九	三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二年一月	二
二年一月	二
十三	十四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三十九	四十
项籍立故齐王田假为齐王。	二 田荣弟横反城阳,击假,走楚,楚杀假。
二月	三月 王击殷。
二年一月	二
二年一月	二
三十一	三十二 降汉。(为废王)
十三	十四 降汉,印废。
四	五

三 项羽以兵三万破汉兵五十六万。	四
三	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齐王田广始。广，荣子，横立之。	二
四月 王伐楚至彭城，坏走。	五月 王走荥阳。
三	四
三	四
三十三 从汉伐楚。	三十四 豹归，叛汉。
为河内郡，属汉。	
六 从汉伐楚。	七

五	六
五	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七	八
四十三	四十四
三	四
六月 王入关，立太子。复如蒙阳。	七月
五 汉杀邯废丘。	属汉，为陇西、北地、中地郡。
五	六
三十五	三十六
八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五	六	七
八月	九月	后九月
七	八	九
三十七	三十八 汉将信虜豹。	属汉,为河东、上党郡。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汉将韩信斩陈馥。	属汉，为太原郡。
四十八 汉灭歇。	属汉，为郡。
八	九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十	十一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二 布身降汉,地属项籍。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王赦薨。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月 楚围王蒙阳。	五月	六月	七月 王出蒙阳。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八	九
临江王驩始，敖子。	二
十八	十九
八月 周苛、枞公杀魏豹。	九月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汉将韩信破杀龙且。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赵王张耳始, 汉立之。	二
二十	二十一 汉将韩信击杀广。	属汉, 为郡。
四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年一月	二	三 汉御史周苛入楚，〔死〕。
四年一月	二	三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齐王韩信始，汉立之。	二
正月	二月 立信王齐。	三月 周苛入楚。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四月 王出荥阳。豹死。	五月	六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淮南王英布始，汉立之。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九
七月 立布为淮南王。	八月	九月 太公、吕后归自楚。	五年十月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十一	十二 诛籍。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七 汉虏骝。
五	六
二年一月	二
十	十一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	十二
二	三

齐王韩信徙楚王。
十三 徙王长沙。
属汉,为南郡。
七 淮南国
三 赵国
十二 徙王楚,属汉,为四郡。
正月 杀项籍,天下平,诸侯臣属汉。
五年一月 燕国
复置梁国。
四 韩王信徙王代,都马邑。
分临江为长沙国。

二	三	四	五
属淮南国。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七
二月 甲午,王更号,即皇帝位于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二	三	四	五
梁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八	九 耳薨, 谥景王。	赵王张敖(立)[始], 耳子。
六月 帝入关。	七月	八月 帝自将诛燕。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五	六 薨, 谥文王。	长沙成王臣始, 芮子。

九 王得故项羽将钟离昧，斩之以闻。
三
二
九月
九 反汉，虏荼。
八
十二
二

十
四
三
后九月
燕王卢绾始，汉太尉。
九
五年一月
三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选自《史记》卷十七，为表中的第五篇。本表起自高祖元年，终至武帝太初四年，展现了汉兴百年之间各诸侯王的废立及分削情况。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尚：久远。】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褒：褒奖。】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太史公认为：殷朝以前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周朝时期的爵位有五个等级：公、侯、伯、子、男。然而伯禽在鲁地、康叔在卫地，受封的封地各四百里，这是为了表示亲近亲属的情谊，褒扬建立了功德的人；在齐地分封太公吕望，让他兼有五个诸侯的封地，这是对他为国家操劳而表示尊重。周武王、成王、康王时受封的诸侯有数百个，

而其中同姓的诸侯就有五十五个，他们的封地最大的不超过百里，最小的不少于三十里，要依靠他们来辅佐和捍卫王室。后来，管、蔡、康叔、曹、郑各诸侯的封地，有的超出了规定，有的遭到了削减。厉王、幽王之后，王室亏损，那些侯、伯却变为强国逐渐兴起，而周天子的势力微弱，无力拨正。这并不是周王室的品德不好，主要是由于势力已经衰败了。

汉朝兴起之后，将爵位分为两等，功大的封为王，功小的封为侯。在高祖末期，曾立下誓约，不是刘氏宗室而封王的，或者没有功劳、不是皇帝所封置而封侯的，天下的人都可以共同讨伐他们。那时高祖的子弟和同姓宗室封王的有九个，只有长沙王是异姓王，而有功劳的臣子被封为侯的有一百多位。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一带属于燕国、代国；自常山以南，由太行山向东，过黄河、济水，从东阿、甄城以东一直延伸到海边，属于齐国、赵国；自陈县以西，南至九疑山，往东长江、淮河、穀水、泗水一带，临近会稽山，属于梁国、楚国、淮南国、长沙国。这些诸侯国都与匈奴和越族相接。而内地往北至崤山以东，都属于诸侯的封地，有些大的诸侯拥有五到六个郡，几十座城池相连，他们独立设置的百官和宫观已经超过了规定，几乎与天子相同。当时，汉王室仅仅占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到蜀郡，北自云中到陇西，再加上内史，共有十五个郡。而公主的封地多数都在这些地区。为什么呢？天下才初步平定，能封王封侯的同姓人少，因此要广泛增强汉室子弟的力量，用来镇抚天下，以及辅佐和捍卫汉朝廷。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怵【怵：习惯。】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zhé 【適：通“谪”。】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

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汉朝平定天下不过百年的时间，亲属之间日益疏远，一些诸侯骄奢淫逸，习惯了奸佞之臣的诱惑，暗中策划叛乱的行动，动作大的成为了叛党，动作小的不遵循国家的法度，因而危及到自身的性命，最后导致身死国亡。天子考察了上古政治的得失，于是采取了增加诸侯恩惠的方法，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恩泽推广出去，将国邑分给自己的子弟，所以齐被分为了七个国家，赵被分为了六个国家，梁被分为了五个国家，淮南被分为了三个国家，到了天子的旁支庶子被封王、王子的旁支庶子被封侯的，就达到了一百多个。吴楚动乱的时期，前后有些诸侯由于受到谪罚而减削封地，所以燕、代没有北部边郡，吴、淮南、长沙没有南部边郡，齐、赵、梁、楚的支郡和有名的山、海都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诸侯们的势力逐渐被削弱，大的封国只拥有十几个城，小的封侯只占有几十里地，使他们向上足以进献贡赋，对下足以供奉祭祀，用以辅卫京师。而汉中央政府所设置的郡共有八九十个，错综地分布在诸侯国之间，就像犬牙一样相互交错地衔接，朝廷掌握着险要的关塞和有利的地势，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减弱了诸侯国的势力，使尊卑关系明确了，所有的事情也就各得其所了。

作为臣子，我司马迁慎重地记录了自高祖以来到太初时期的各诸侯国的史实，写下了他们后来的势力加强或削弱的情况，使后人得以阅览，从而从中得到教训。现在朝廷形势即使很强盛，但仍要将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

公元前 206

高祖元年
楚
齐
荆
淮南
燕
赵
梁
淮阳
代
长沙

二
都彭城。
都临菑。
都吴。
都寿春。
都蓟。
都邯郸。
都淮阳。
都陈。
十一月，初王韩信元年。都马邑。

前 204 前 203

前 202

	三	四	五
楚			齐王信徙为楚王元年。反，废。
齐		初王信元年。故相国。	二 徙楚。
荆			
淮南		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燕			〔后〕九月壬子，初王卢绾元年。
赵		初王张耳元年。薨。	王敖元年。敖，耳子。
梁			初王彭越元年
淮阳			
代	二	三	四 降匈奴，国除为郡。
长沙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吴芮元年。薨。

前 201

前 200 前 199

六	七	八
正月丙午，初王交 元 年。交，高祖弟。	二	三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 元 年。肥，高祖子。	二	三
正月丙午，初王刘贾 元 年。	二	三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废。
二	三	四
成王臣 元 年	二	三

前 198		前 197
	九	十
楚	四 来朝。	五 来朝。
齐	四 来朝。	五 来朝。
荆	四	五 来朝。
淮南	六 来朝。	七 来朝。反, 诛。
燕	五	六 来朝。
赵	初王隐王如意元年。如意, 高祖子。	二
梁	五 来朝。	六 来朝。反, 诛。
淮阳		
代		复置代, 都中都。
长沙	四	五 来朝。

前 196	前 195	前 194	前193
十一	十二	孝惠元年	二
楚 六	七	八	九 永割。
齐 六	七	八	九 永割。
吴 六 为吴寿所杀，国除为郡。	更为吴国。十月 辛丑，初王濞元年。濞，高祖兄仲子，敬怀侯。	二	三
淮南 十二月庚午，废王长元年。长，高祖子。	二	三	四
燕 七	(三)(二) 月甲午，初王旦王建元年。建，高祖子。	二	三
赵 三	四 死。	淮阳王徙于赵，名友，元年。是力幽王。	二
梁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恢，高祖子。	二	三	四
淮阳 三月丙寅，初王友元年。友，高祖子。(徙赵)	二	友即。	
代 正月丙子，初王元年。	二	三	四
长沙 六	七	八	哀王即元年

	前 192	前 191	前 190
	三	四	五
楚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齐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吴	四	五	六 来朝。
淮南	五	六 来朝。	七
燕	四	五	六 来朝。
赵	三	四 来朝。	五
梁	五	六	七
淮阳			
代	五	六	七
长沙	二	三	四

前 189

前 188

六	七
十三	十四 来朝。
	初置鲁国。
十三 薨。	哀王襄元年
七	八 来朝。
八	九 来朝。
七	八 来朝。
六	七 来朝。
	初置常山国。
八	九 来朝。
	初置吕国。
	复置淮阳国。
八	九
五	六

	高后元年
楚	十五
鲁	四月（元）〔初〕王张偃元年。偃，高后外孙，故赵王敖子。
齐	二
吴	九
淮南	十
燕	九
赵	八
常山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梁	十
吕	四月辛卯，吕王台元年。薨。
淮阳	四月辛卯，初王怀王强元年。强，惠帝子。
代	十
长沙	七

二
十六
二
三
十
十一
十
九
七月癸巳，初王义元年。（皇子）哀王弟。义，孝惠子，故襄城侯，〔后〕立为帝。
十一
十一月癸亥，王吕彭元年。嘉，肃王子。
二
十一
恭王右元年

	前 185	前 184	前 183
	三	四	五
楚	十七	十八	十九
鲁	三	四	五
齐	四 来朝。	五	六
吴	十一	十二	十三
淮南	十二	十三	十四 来朝。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赵	十	十一	十二
常山	二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 朝，惠帝子，故轵侯。	二
梁	十二	十三	十四
吕	二	三	四
淮阳	三	四	五 无嗣。
代	十二	十三	十四
长沙	二 来朝。	三	四

	六
楚	二十
鲁	六
齐	七
琅邪	初置琅邪国。
吴	十四
淮南	十五
燕	十四
赵	十三
常山	三
梁	十五
吕	嘉废。七月丙辰吕产元年。产，肃王弟，故汶侯。
淮阳	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故壶关侯。
代	十五
长沙	五

	七
林	二十一

	七
楚	二十一
鲁	七
齐	八
琅邪	王泽元年。故营陵侯。
吴	十五
淮南	十六
燕	十五 绝。
赵	(十四 楚吕产徙梁元年)
常山	四
梁	(十六)徙王赵,自杀。王吕产元年。
吕	吕产徙王梁。(七)[二]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淮阳	二
代	十六
长沙	六

八
二十二
八
九
二
十六
十七
十月辛丑，初王吕通元年。肃王子，故东平侯。九月诛，国除。
初王吕禄元年。吕后兄子，胡陵侯。诛，国除。
五 非子，诛，国除为郡。
二 有罪，诛，为郡。
二
三 武诛，国除。
十七
七

	前 179	前 178	前 177
	孝文（前）元年	二	三
楚	二十三	夷王郢元年	二
鲁	九 威为侯。		
齐	十 薨。	文王则元年	二
城阳	初置城阳郡。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王子，故朱虚侯。	二
济北	初置济北。	二月乙卯，王兴居元年。兴居，悼惠王子，故东牟侯。	为郡。
琅邪	三 徙燕。	国除为郡。	
吴	十七	十八	十九 来朝。
淮南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燕	十月庚戌，琅邪王泽徙燕元年。是为敬王。	二 薨。	康王嘉元年
赵	十月庚戌，赵王遂元年。幽王子。	二	三
河间	分为河间，都乐成。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疆元年。辟疆，赵幽王子。	二
太原	初置太原，都晋阳。	二月乙卯，初王参元年。参，文帝子。	二
梁	复置梁国。	二月乙卯，初王怀王胜元年。胜，文帝子。	二
淮阳			复置淮阳国。
代	十八 为文帝。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文帝子。	二 徙淮阳。
长沙	八	九	靖王著元年

	四	五
楚	三	四 薨。
齐	三	四
城阳	共王喜元年	二
吴	二十	二十一
淮南	二十一	二十二
燕	二	三
赵	四	五
河间	三	四
太原	三 更为代王。	
梁	三	四
淮阳	代王武徙淮阳三年。	四
代	三 太原王参更号为代王三年,实居太原,是为孝王。	四
长沙	二	三

前 174

前 173

六	七
王戊元年	二
五	六
三	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王无道,迁蜀,死雍,为郡。	
四	五
六	七 来朝。
五	六
五	六 来朝。
五	六 来朝。
五	六 来朝。
四	五

	前 172	前 171	前 170	前 169
	八	九	十	十一
楚	三	四	五	六
齐	七 来朝。	八	九	十
城阳	五	六 来朝。	七	八 徙淮南。为郡,属齐。
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淮南				
燕	六 来朝。	七	八	九
赵	八	九	十	十一
河间	七 来朝。	八	九	十
梁	七	八	九	十 来朝。薨,无后。
淮阳	七	八 来朝。	九	十 来朝。徙梁。为郡。
代	七	八	九	十 来朝。
长沙	六	七	八 来朝。	九

前 168	前 167	前 166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八 来朝。	九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城阳王喜徙淮南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二 来朝。	十三	十四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薨。
十一 淮阳王武徙梁年,是为孝王。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前 165	前 164	前 163	前 162	前 161
	十五	十六	后元年	二	三
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衡山	初置衡山。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淮南厉王子，故安阳侯。	二	三	四
齐	十四 薨。无后。	四月丙寅，孝王将闾元年。齐悼惠王子，故阳虚侯。	二	三	四 来朝。
城阳	复置城阳国。	淮南王喜徙城阳十三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济北	复置济北国。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齐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三	四 来朝。
济南	分为济南国。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年。齐悼惠王子，故勃侯。	二	三	四 来朝。
菑川	分为菑川，都剧。	四月丙寅，初王贤元年。齐悼惠王子，故武城侯。	二	三	四
胶西	分为胶西，都宛。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齐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三	四
胶东	分为胶东，都即墨。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年。齐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三	四
吴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淮南	四 徙城阳。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淮南厉王子，故阜陵侯。	二	三	四
燕	十三 来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赵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河间	哀王福元年。薨，无后，国除为郡。				
庐江	初置庐江国。	四月丙寅，王赐元年。淮南厉王子，故阳周侯。	二	三	四
梁	十四 来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来朝。
代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薨。	恭王登元年
长沙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前 160	前 159	前 158	前 157
	四	五	六	七
楚	十五	十六 来朝。	十七	十八
鲁				
衡山	五	六	七	八
齐	五	六	七	八
城阳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济北	五 来朝。	六	七	八
济南	五	六 来朝。	七	八
菑川	五	六	七	八
胶西	五	六 来朝。	七	八
胶东	五	六	七	八
吴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淮南	五	六	七 来朝。	八
燕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赵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河间				
广川				
中山				
庐江	五	六	七	八
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临江				
汝南				
淮阳				
代	二	三	四	五
长沙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来朝。薨,无后,国除。

孝景（前）元年	二
十九	二十 来朝。
	分楚复置鲁国。
九	十
九	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十 来朝。
九	十
九	十
九	十
九	十
四十	四十一
九	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来朝。
复置河间国。	三月甲寅，初王献王德元年。景帝子。
初置广川，都信都。	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初置中山，都卢奴。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来朝。
初置临江，都江（都）（陵）。	三月甲寅，初王闾于元年。景帝子。
初置汝南国。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
（初）〔复〕淮阳国。	三月甲寅，初王馀元年。景帝子。
六	七
复置长沙国。	三月甲寅，定王发元年。景帝子。

	三
楚	二十一 反, 诛。
鲁	六月乙亥淮阳王徙鲁元年。是为恭王。
衡山	十一
齐	十一
城阳	二十三
济北	十一 徙灾川。
济南	十一 反, 诛。为郡。
菑川	十一 反, 诛。济北王志徙灾川 十一年。是为懿王。
胶西	十一 反, 诛。六月乙亥, 于王端元年。景帝子。
胶东	十一 反, 诛。
吴	四十二 反, 诛。
淮南	十一
燕	二十四
赵	二十六 反, 诛。为郡。
河间	二 来朝。
广川	二 来朝。
中山	六月乙亥, 靖王胜元年。景帝子。
庐江	十一
梁	二十五 来朝。
临江	二
汝南	二
淮阳	徙鲁。为郡。
代	八
长沙	二

四 四月己巳立太子
文王礼元年。元王子，胡平陆侯。
二 来朝。
十二 徙济北。庐江王赐徙衡山（王）元年。
懿王寿元年
二十四
衡山王勃徙济北十二年。是为贞王。
十二
二
四月己巳，初王元年。是为孝武帝。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元年。是为易王。
十二
二十五
三
三
二
十二 徙衡山，国除为郡。
二十六
三 薨，无后，国除为郡。
三 徙江都。
九
三

	五
楚	二
鲁	三
衡山	二
齐	二 来朝。
城阳	二十五
济北	十三 薨。
菑川	十三
胶西	三
胶东	二
江都	二
淮南	十三 来朝。
燕	二十六 薨。
赵	广川王彭祖徙赵四年。是为敬肃王。
河间	四
广川	四 徙赵,国除为信都郡。
中山	三
梁	二十七
临江	
代	十
长沙	四

前 151

前 150

六	七 十一月乙丑太子废
三 来朝。薨。	安王道元年
四	五
三	四
三	四
二十六	二十七
武王胡元年	二
十四	十五
四	五
三	四 四月丁巳,为太子。
三	四
十四	十五
王定国元年	二
五	六
五	六
四	五 来朝。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复置临江国。	十一月乙丑,初王闵王荣元年。景帝太子,废。
十一	十二
五 来朝。	六 来朝。

	中元年	二
楚	二 来朝。	三
鲁	六 来朝。	七
衡山	五	六
齐	五	六
城阳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济北	三	四
菑川	十六 来朝。	十七 来朝。
胶西	六 来朝。	七
胶东	复置胶东国。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年。景帝子。
江都	五	六
淮南	十六	十七
燕	三	四
赵	七	八 来朝。
河间	七	八 来朝。
广川	复置广川国。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帝子。
中山	六	七
清河		初置清河，都（济）〔清〕阳。
梁	三十	三十一 来朝。
临江	二	三
代	十三	十四
长沙	七	八

三
四
八
七 来朝。
七
三十
五
十八
八
二
七
十八
五 来朝。
九
九
二
八
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三十二
四 坐侵庙壝垣为宫,自杀。国除为南郡。
十五 来朝。
九

前 146

前 145

	四	五
楚	五	六 来朝。
鲁	九	十
衡山	八	九
齐	八	九
城阳	三十一	三十二
济北	六	七
菑川	十九	二十
胶西	九	十
胶东	三	四 来朝。
江都	八	九
淮南	十九 来朝。	二十
燕	六	七
赵	十	十一
河间	十	十一
广川	三	四
中山	九 来朝。	十
清河	二	三
常山	复置常山国。	(三)(四)月丁巳,初王宪王舜元年。孝景子。
梁	三十三	三十四
济川		分为济川国。
济东		分为济东国。
山阳		分为山阳国。
济阴		分为济阴国。
代	十六	十七
长沙	十 来朝。	十一 来朝。

六
七
十一
十
十
三十三 薨。
八
二十一
十一
五
十
二十一
八
十二
十二
五
十一
四
二
三十五 来朝。薨。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彭离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不谿元年。梁孝王子。
十八
十二

	前 143	前 142	前 141
	后元年	二	三
楚	八	九	十
鲁	十二	十三	十四
衡山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城阳	顷王延元年	二	三
济北	九	十 来朝。	十一
菑川	二十二 来朝。	二十三	二十四
胶西	十二	十三	十四
胶东	六	七	八 来朝。
江都	十一	十二	十三
淮南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燕	九 来朝。	十 来朝。	十一
赵	十三 来朝。	十四	十五
河间	十三 来朝。	十四	十五
广川	六	七	八
中山	十二	十三	十四
清河	五	六	七
常山	三	四	五
梁	恭王买元年。孝王子。	二	三
济川	二	三	四
济东	二	三	四
山阳	二	三	四
济阴	二 薨,无后,国除。		
代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长沙	十三	十四	十五

前 140	前 139	前 138
孝武建元元年	二	三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十五	十六 来朝。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来朝。
八	九 来朝。	十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明杀中傅。废迁房陵。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来朝。
十六	十七	十八 来朝。

	前 137	前 136	前 135
	四	五	六
楚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十八	十九	二十
衡山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阳	七	八	九
济北	十五	十六	十七
菑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胶西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胶东	十二	十三	十四
江都	十七 来朝。	十八	十九
淮南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赵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河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广川	十二	缪王元年	二
中山	十八	十九	二十
清河	十一	十二 薨,无后,国除为郡。	
常山	九 来朝。	十	十一
梁	七 薨。	平王襄元年	二
济川	为郡。		
济东	八	九	十
山阳	八	九 薨,无后,国除为郡。	
代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长沙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元光元年	二
楚	十七	十八 来朝。
鲁	二十一	二十二
衡山	二十	二十一
齐	二十	二十一
城阳	十 来朝。	十一
济北	十八	十九
菑川	三十一	三十二
胶西	二十一	二十二
胶东	十五 来朝。	十六
江都	二十	二十一
淮南	三十一	三十二
燕	十八 来朝。	十九
赵	二十二	二十三
河间	二十二	二十三
广川	三	四
中山	二十一	二十二 来朝。
常山	十二	十三
梁	三	四
济东	十一	十二
代	二十八	二十九
长沙	二十二	二十三 来朝。

前 132

前 131

前 130

	三	四	五
楚	十九 来朝。	二十	二十一
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衡山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齐	二十二 卒。	厉王次昌元年	二
城阳	十二	十三	十四 来朝。
济北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菑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薨。
胶西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胶东	十七	十八	十九
江都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淮南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赵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河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
广川	五	六	七
中山	二十三 来朝。	二十四	二十五
常山	十四	十五	十六
梁	五	六	七
济东	十三	十四 来朝。	十五
代	正义元年	二	三
长沙	二十四 来朝。	二十五	二十六

前 129	前 128
六	元朔元年
二十二 薨。	襄王注元年
二十六 薨。	安王光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来朝。
靖王建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坐禽兽行自杀。国除为郡。
二十七 来朝。	二十八
恭王不害元年	二
八	九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七	十八
八	九
十六	十七
四	五
二十七	康王庸元年

	前 127	前 126	前 125
	二	三	四
楚	二	三	四 来朝。
鲁	二	三	四
衡山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齐	五 薨,无后,国除为郡。		
城阳	十七	十八	十九
济北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菑川	三	四	五
胶西	二十八 来朝。	二十九	三十
胶东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江都	王建元年	二	三
淮南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赵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河间	三	四 薨。	刚王堪元年
广川	十	十一	十二
中山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三十
常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梁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济东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代	六	七	八
长沙	二	三	四

前 124	前 123	前 122
五	六	元狩元年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反,自杀,国除。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	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五 来朝。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五	六
四十一 安有罪,削国二县。	四十二	四十三 反,自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来朝。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 来朝。	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二 来朝。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二
楚	八
鲁	八 来朝。
齐	
城阳	二十三
济北	三十一
菑川	九
胶西	三十四
胶东	二十八
广陵	七 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
淮南	置六安国,以故陈为都。七月丙子。初王恭王庆元年。胶东王子。
燕	
赵	三十五
河间	五
广川	十六
中山	三十四
常山	二十五
梁	十六
济东	二十四
代	十二 来朝。
长沙	八 来朝。

前 120	前 119	前 118
三	四	五
九	十 来朝。	十一
九	十	十一
		复置齐国。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薨。
三十二 来朝。	三十三	三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哀王贤元年	二	三
		更为广陵国。
二	三	四
		复置燕国。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五 来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六
楚	十二
鲁	十二
齐	四月乙巳,初王怀王罔元年。武帝子。
城阳	敬王义元年
济北	三十五
菑川	十三
胶西	三十八
胶东	四
广陵	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武帝子。
六安	五
燕	四月乙巳,初王刺王旦元年。武帝子。
赵	三十九
河间	九 来朝。
广川	二十
中山	三十八
常山	二十九 来朝。
梁	二十
济东	二十八
代	十六
长沙	十二

前 116

前 115

元鼎元年	二
十三	十四 薨。
十三	十四 来朝。
二	三
二	三
三十六	三十七
十四	十五
三十九	四十
五	六
二	三
六	七
二	三
四十	四十一
十	十一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三十九	四十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剽攻杀人,迁上庸,国为大河郡。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三	十四

前 114

前 113

	三	四
楚	节王纯元年	二
鲁	十五	十六
泗水	初置泗水，都郯。	思王商元年 商，常山宪王子。
齐	四	五
城阳	四	五
济北	三十八	三十九
菑川	十六	十七
胶西	四十一	四十二
胶东	七	八
广陵	四	五
六安	八	九
燕	四	五
赵	四十二	四十三
河间	十二 薨。	顷王授元年
广川	二十三	二十四
中山	四十一 来朝。	四十二 薨。
清河	复置清河国。	二十 代王义徙清河年。是为刚王。
真定	三十二 薨，子为王。	更为真定国。顷王平元年。常山宪王子。
梁	二十三	二十四
代	十九 徙清河。为太原郡。	
长沙	十五 来朝。	十六

五
三
十七
二
六
六
四十
十八
四十三
九
六
十
六
四十四
二
二十五 来朝。
哀王昌元年。即年薨。
二十一
二
二十五
十七

	前 111	前 110	前 109
	六	元封元年	二
楚	四	五	六
鲁	十八	十九	二十
泗水	三	四	五
齐	七	八 薨,无后,国除为郡。	
城阳	七	八 来朝。	九 薨。
济北	四十一 来朝。	四十二	四十三
菑川	十九	二十	顷王遗元年
胶西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胶东	十	十一	十二
广陵	七	八	九
六安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燕	七	八	九
赵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河间	三	四	五
广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中山	康王毘侈元年	二	三
清河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真定	三	四 来朝。	五
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长沙	十八	十九	二十

	前 108	前 107	前 106
	三	四	五
楚	七	八	九
鲁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三 朝泰山。
泗水	六	七	八
城阳	慧王武元年	二	三
济北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朝泰山。
菑川	二	三	四
胶西	四十七 薨,无后,国除。		
胶东	十三	十四	戴王通平元年
广陵	十	十一	十二
六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十	十一	十二
赵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河间	六	七	八
广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中山	四	五	六
清河	二十五 来朝。	二十六	二十七
真定	六	七	八
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长沙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六	太初元年
楚	十	十一
鲁	二十四	二十五
泗水	九	十 薨。
城阳	四	五
济北	四十七	四十八
菑川	五	六
胶西		
胶东	二	三
广陵	十三	十四
六安	十七	十八 来朝。
燕	十三	十四
赵	五十一	五十二
河间	九	十
广川	三十二	三十三
中山	九	八
清河	二十八	二十九
真定	九 来朝。	十
梁	三十二	三十三
长沙	二十四	二十五

二
十二
二十六
哀王安世元年。即戴王贺元年。安世子。
六
四十九
七
四
十五
十九
十五
五十三
十一
三十四
九 来朝。
三十
十一
三十四
二十六

前 102

前 101

	三	四
楚	十三	十四
鲁	二十七	二十八
泗水	二	三
城阳	七（薨）	（荒王贺元年）
济北	五十	五十一
菑川	八	九
胶东	五	六
广陵	十六	十七
六安	二十	二十一
燕	十六	十七
赵	五十四	五十五
河间	十二	十三
广川	三十五	三十六
中山	十	十一
清河	三十一	三十二
真定	十二	十三
梁	三十五	三十六 来朝。
长沙	二十七	二十八 来朝。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陈仁锡：「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时，存者七十一，当时之守先典待旧勋，孰得孰失，皆可失矣。」

方苞：「汉武以列侯莫求从军，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迁不敢斥言其过，故微词以见义，言古之道，笃于仁义以安勋旧，而今任法刻削，不同于古，帝王疏礼异务，各以自就其功绪，岂可混而一之乎？刺武帝用一切之法以侵夺群下，而成其南诛北讨之功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选自《史记》卷十八，为表中的第六篇。本表通过对高祖时期功臣侯者命运的关注，意在总结其失侯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对汉朝统治者及有功之臣进行警示。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带：衣带。】，泰山若厉【厉：磨刀石。】，国以永宁，爱【爱：于是。】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陵夷：衰微。】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

《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

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太史公说：古代臣子的功勋分为五等，凭借德行建立基业、安定国家的，称之为“勋”；凭借进言立功的，称之为“劳”；凭借武力立功的，称之为“功”；表明功劳等级的，称之为“伐”；计算他们资历长短的，称之为“阅”。封爵的誓言上说：“即使黄河像衣带一样细了，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小了，也要使封国永远安宁，恩泽延续到子孙后代。”当初开始封爵，未尝不是想巩固国家的根本，但到了后来，它的枝叶却逐渐衰败、微弱下去了。

朱东润：「读史之功，莫甚于读表，其所得往往有出于纪传世家以外者。余读《高祖功臣侯年表》，知诸侯功状，史迁皆有所本以资移录，其间存亡攻守之故，迁亦未能尽悉。」

我读了高祖对功臣封侯的记载，考察当初分封的爵位到后来之所以丧失的情况，认为：实际情况与传闻截然相反！《尚书·尧典》上说“要使万国的诸侯协调和睦”，这“万国的诸侯”变迁不断，到夏、商时期，已经有千年之久了。周初时期曾分封了八百个诸侯，到了幽王、厉王之后的诸侯的史迹，出现在《春秋》上。《尚书》上所记载的唐尧、虞舜所封的侯伯，历经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他们还能保全自己的封爵，并能够作为屏藩来保卫周天子，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能够坚守仁义，遵循周天子的法规的缘故吗？汉朝在建立之后，受封的功臣有一百多人。当时，天下才初步安定，原本大城名都中的人口大多逃亡在外，留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所以，大的诸侯的封邑不超过一万户，小的诸侯的封邑只有五六百户。过了几代之后，老百姓重新返回乡里，户口逐渐繁衍，萧何、曹参、周勃、灌婴这些人的后代，有的封邑的人口数量竟能达到四万，甚至小侯的封户也成倍地增长，因而他们的财富也迅速汇集起来。但是，

他们的子孙后代却因此而骄奢自满，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在创业时的艰难，专干一些邪恶放荡的事情。到武帝太初之时，只过了百年的时间，保存下来的侯爵只剩下五个，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丧身亡国，全都耗费殆尽了。国家的法网日渐严谨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认真真地对待当世的禁令。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绳：同“混”。】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生活在当今之世，要记住古人处世的道理，是因为可以引以为鉴，当然，古今的做法未必全都相同。作为帝王的人要各自有不同的礼法和政务，最重要的是应该以成功的经验作为准则，哪能混同一致呢？分析诸侯王能够得到尊重、宠幸或遭受废弃、屈辱的原因，也是在当今时代能够取得成功或遇到失败的道理所在，何必专门去寻找古代的传闻呢？于是，我便仔细地考察了诸侯王被废立的始末，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并附以文字说明，但其中也有一些没能够详尽地记录下来。我只记述了那些清楚明确的材料，那些有疑问的地方就没有记录。如果后世有人想推究和阐述高祖分封功臣的原委，这个表就可以提供参考。

国名	平阳
侯功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万六百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参元年。
孝惠七	五 其二年为相国。 二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高后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九 四 后四年，简侯奇元年。
孝景十六	三 十三 四年，夷侯时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	十 十六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侯第	二

信武	清阳
以中涓从起宛、胸，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羽，别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户。以车骑将军攻黥布、陈豨。	以中涓从起丰，至霸上，为骑郎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羽功，侯，三千一百户。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肃侯靳歙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
七	七
五 三 六年，夷侯亭元年。	八
十八 后三年，侯亭坐事国人过律，夺侯，国除。	七 元年，哀侯彊元年。 十六 八年，孝侯伉元年。
	四 十二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无后，国除。
十一	十四

汝阴	阳陵
以令史从降沛,为太仆,常奉车,为滕公,竟定天下,入汉中,全孝惠、鲁元,侯,六千九百户。常为太仆。	以舍人从起横阳,至霸上,为(魏)[骑]将,入汉,定三秦,属淮阴,定齐,为齐丞相,侯,二千六百户。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婴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宽元年。
七	五 二 六年,(随)顷侯靖元年。
八	八
八 七 九年,夷侯灶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赐元年。	十四 九 十五年,恭侯则元年。
十六	三 十三 前四年,侯偃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颇元年。 十九 元鼎二年,侯颇坐尚公主,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偃坐与淮南王谋反,国除。
八	十

广严	广平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连敖,入汉,以骑将定燕、赵,得将军,侯,二千二百户。	以舍人从起丰,至霸上,为郎中,入汉,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功,侯,四千五百户。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壮侯召欧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欧元年。
七	七
八	八 元年,靖侯山元年。
十九 二年,戴侯胜元年。	十八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后七年嘉薨,无后,国除。	五 后三年,侯泽元年。
	八 中二年,有罪,绝。
	平棘 五 中五年,复封节侯泽元年。
	十五 其十年,为丞相。
	三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财物,称臣,在赦前,诏问谩罪,国除。
二十八	十五

博阳	曲逆
以舍人从起碭,以刺客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荥阳,绝甬道,击杀追卒功,侯。	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从修武,为都尉,迁为护军中尉;出六奇计,定天下,侯,五千户。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壮侯陈濞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献侯陈平元年。
七	七 其五年,为左丞相。
八	八 其元年,徙为右丞相;后专为丞相,相孝文二年。
十八	二
五 后三年,侯始元年。	二 三年,恭侯买元年。
四 前五年,侯始有罪,国除。塞 二 中五年,复封始。后元年,始有罪,国除。	十九 五年,简侯惺元年。
	四
	十二 五年,侯何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十九	四十七

堂邑
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一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陈婴元年。
七
四
四 五年,恭侯禄元年。
二
二十一 三年,夷侯午元年。
十六
十一 元光六年,季须元年。
十三 元鼎元年,侯须坐母长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
八十六

周吕
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殽。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三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吕泽元年。
四 九年，子台封酈侯元年。
七

建成
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七 六年正月丙戌，康侯释之元年。
二
五 三年，侯则元年。有罪。
胡陵 七 元年，五月丙寅，封则弟大中大夫吕禄元年。 (八)[七]年，禄为赵王，国除。追尊康侯为昭王。禄以赵王谋为不善，大臣诛禄，遂灭吕。

留	射阳
以廐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为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	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郤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成侯张良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缠元年。赐姓刘氏。
七	二 三年，侯缠卒。嗣子睢有罪，国除。
二	
六 三年，不疑元年。	
四 五年，侯不疑坐与门大夫谋杀故楚内史，当死，赎为城旦，国除。	
六十二	

鄮
以客初起从入汉,为丞相,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上定诸侯,为法令,立宗庙,侯,八千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终侯萧何元年。元年,为丞相;九年,为相国。
二
五 三年,哀侯禄元年。
一
七 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禄弟。
筑阳 十九 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 一 后四年,炀侯遗元年。 三 后五年,侯则元年。
一 有罪。 武阳 七 前二年,封炀侯弟幽侯嘉元年。
八 中二年,侯胜元年。
十 元朔二年,侯胜坐不敬,绝。 三 元狩三年,封何〔曾〕孙恭侯庆元年。 鄮 三 元狩六年,侯寿成元年。 十 元封四年,寿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一

曲周
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定三秦，击项羽，侯，四千八百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酈商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元年，侯寄元年。
九 有罪。
繆 七 中三年，封商他子靖侯坚元年。
九 元光四年，康侯遂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宗元年。
十一 元鼎二年，侯终根元年。
二十八 后元二年，侯终根坐咒诅诛，国除。
六

绛	舞阳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侯。定三秦，食邑，为将军。入汉，定陇西，击项羽，守峽关，定泗水、东海。八千一百户。	以舍人起沛，从至霸上，为侯。入汉，定三秦，为将军，击项籍，再益封。从破燕，执韩信，侯，五千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周勃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樊噲元年。 其七年，为将军、相国三月。
七	六 一 七年，侯伉元年。吕须子。
八 其四年为太尉。	八 坐吕氏诛，族。
十一 元年，为右丞相，三年，免。复为丞相。 六 十二年，侯胜之元年。 条 六 后二年，封勃子亚夫元年。	二十三 元年，封樊噲子荒侯市人元年。
十三 其三年，为太尉；七〔年〕，为丞相。有罪，国除。 平曲 三 后元年，封勃子恭侯坚元年。	六 七年，侯它广元年。 六 中（五）〔六〕年，侯它广非市人子，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建德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建德坐酎金，国除。	
四	五

颍阴
以中涓从起碭,至霸上,为昌文君。入汉,定三秦,食邑。以车骑将军属淮阴,定齐、淮南及下邑,杀项籍,侯,五千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婴元年。
七
八
四 其一,为太尉;三,为丞相。
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九
七 中三年,侯彊元年。
六 有罪,绝。
九 元光二年,封婴孙贤为临汝侯。侯贤元年。 元朔五年,侯贤行贼罪,国除。
九

汾阴	梁邹
初起以取志击破秦，入汉，出关，以内史坚守敖仓，以御史大夫定诸侯，比清阳侯，二千八百户。	兵初起，以谒者从击破秦，入汉，以将军击定诸侯功，比博阳侯，二千八百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三 建平 四 四年，哀侯开方元年。	四 三 五年，侯最元年。
八	八
四 前五年，侯意元年。 十三 有罪，绝。	二十三
安阳 八 中二年，封昌孙左车。	十六
建元元年，有罪，国除。	六 元光元年，顷侯婴齐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山拊元年。 二十 元鼎五年，侯山拊坐酎金，国除。
十六	二十

成
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为都尉；入汉，定三秦。出关，以将军定诸侯功，比仄次侯，二千八百户。
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七 元年，康侯赤元年。
八
二十三
六 有罪，绝。
节氏 五 中五年，复封康侯赤元年。
三 建元四年，恭侯（霸）〔罢〕军元年。
五 元光三年，侯朝元年。
十二 元狩三年，侯朝为济南太守，与成阳王女通，不敬，国除。
二十五

蓼
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碭，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功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蓼元年。
七
八
八
十五 九年，侯臧元年。
十六
十四 元朔三年，侯臧坐为太常，南陵桥坏，衣冠车不得度，国除。
三十

费	阳夏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碭，以左司马入汉，用都尉属韩信，击项羽有功，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阳，侯。	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胸，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穰为阳夏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围侯陈贺元年。	五 六年，正月丙午，侯陈穰元年。十年，八月，穰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穰，穰反，以其兵与王黄等略代，自立为（燕）〔王〕。汉杀穰灵丘。
七	
八	
二十三 元年，共侯常元年。	
一 二年，侯偃元年。中二年，有罪，绝。 八 中六年，封贺子侯最元年。 巢 四 后三年，最薨，无后，国除。	

隆慮	阳都
以卒从起碭，以连敖入汉，以长铍都尉击项羽，有功，侯。	以赵将从起邳，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七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灶元年。	七 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复元年。
七	七
八	五 三 六年，赳侯宁元年。
十七 六 后二年，侯通元年。	九 十四 十年，侯安成元年。
七 中元年，侯通有罪，国除。	一 二年，侯安成罪，国除。
三十四	十七

新阳	东武
以汉五年用左令尹初从，功比堂邑侯，千户。	以卢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籍军，功侯，二千户。
七 六年正月壬子，胡侯吕清元年。	七 六年正月戊午，贞侯郭蒙元年。
三 四 四年，顷侯(世)(臣)元年。	七
八	五 三 六年，侯它元年。
六 二 七年，怀侯义元年。 十五 九年，惠侯它元年。	二十三
四 五 五年，恭侯善元年。 七 中三年，侯谭元年。	五 六年，侯它弃市，国除。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谭坐酎金，国除。	
八十一	四十一

汁方	棘蒲
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齿故沛豪，有力，与上有郃，故晚从。	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
七 六年三月戊子，肃侯雍齿元年。	七 六年三月丙申，刚侯陈武元年。
二 五 三年，荒侯臣元年。	七
八	八
二十三	十六 后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后，国除。
二 十 三年，侯野元年。 四 中六年，终侯桓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终侯桓坐酎金，国除。	
五十七	十三

都昌	武彊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沛，以骑队（卒）〔率〕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以舍人从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羽，属丞相宁，功侯，用将军击黥布，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朱轡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庄不识元年。
七	七
八 元年，刚侯率元年。	六 二 七年，简侯婴元年。
七 十六 八年，夷侯诎元年。	十七 六 后二年，侯青翟元年。
二 元年，恭侯偃元年。 五 三年，侯辟彊元年。 中元年，辟彊薨，无后，国除。	十六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为丞相与长史朱买臣等逮御史大夫汤不直，国除。
二十三	三十三

贲
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千六百户，功比台侯。
二 六年三月庚子，齐侯吕元年。
五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七
八
二 元年，炀侯赤元年。
十二 十二年，康侯遗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八 元鼎元年，侯倩坐杀人弃市，国除。
三十六

海阳	南安
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	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以亚将破臧荼，侯，九百户。
七 六年三月庚子，齐信侯摇毋 餘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宣虎元 年。
二 五 三年，哀侯招攘元年。	七
四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八
二十三	八 十一 九年，共侯戎元年。 四 后四年，侯千秋元年。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 十 中六年，侯省薨，无后，国 除。	七 中元年，千秋坐伤人免。
三十七	六十三

肥如
以魏太仆三年初从，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侯，千户。
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七
八
二
十四 三年庄侯成元年。
七 后元年，侯奴元年。
元年，侯奴薨，无后，国除。
六十六

曲城
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碭，至霸上，为执圭，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
七 六年三月庚子，围侯盩元年。
七
八
八 元年，侯捷元年。有罪，绝。
五 后三年，复封恭侯捷元年。
十三 有罪，绝。
垣 五 中五年，复封恭侯捷元年。
一 建元二年，侯皋柔元年。
二十五 元鼎三年，侯皋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
十八

河阳	淮阴
以卒前元年起碭从，以二队将入汉，击项羽，身得郎将处，功侯。以丞相定齐地。	兵初起，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徙楚，从擅发兵，废为淮阴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陈涓元年。	五 六年四月，侯韩信元年。十一年，信谋反关中，吕后诛信，夷三族，国除。
七	
八	
三 元年，侯信元年。四年，侯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夺侯，国除。	
二十九	

芒
以门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为武定君,入汉,还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
三 六年,侯昭元年。 九年,侯昭有罪,国除。
张 十一 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将兵从太尉亚夫击吴楚有功,复侯。
三 后元年三月,侯申元年。
十七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国除。

故市	柳丘
以执盾初起，八汉，为河上守，迁为假相，击项羽，侯，千户，功比平定侯。	以连敖从起薛，以二队将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军，为将军，侯，千户。
三 六年四月癸未，侯閼泽赤元年。 四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齐侯戎赐元年。
七	七
八	四 四 五年，定侯定国元年。
十九 四 后四年，戴侯续元年。	二十三
四 十二 孝景五年，侯穀嗣。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十 后元年，侯角嗣，有罪，国除。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国除。	
五十五	二十六

魏其	祁
以舍人从沛，以郎中入汉，为周信侯，定三秦，迁为郎中骑将，破籍东城，侯，千户。	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子留彭城，（军）〔用〕执圭东击羽，急绝其近壁。”侯，千四百户。
七 六年六月丁亥，庄侯周定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缙贺元年。
七	七
四 四 五年，侯閒元年。	八
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二年，顷侯湖元年。
二 前三年，侯閒反，国除。	五 十一 六年，侯它元年。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从射擅罢，不敬，国除。
四十四	五十一

平	鲁
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以郎中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守洛阳，功侯，比费侯贺，千三百户。	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定诸侯，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母代侯。
六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一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七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七	七
八	四 五年，母侯疵薨，无后，国除。
十五	
八 十六年，侯执元年。	
十一 中五年，侯执有罪，国除。	
三十二	七

故城	任
兵初起，以谒者从，入汉，以将军击诸侯，以右丞相备守淮阳功，比仄次侯，二千户。	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侯。为车骑将军。
七 六年中，庄侯尹恢元年。	七 六年，侯张越元年。
二 五 三年，侯开方元年。	七
二 三年，侯方夺侯，为关内侯。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为庶人，国除。
二十六	

棘丘	阿陵
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碭，破秦，以治粟内史入汉，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功侯。	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以塞疏入汉。
七 六年，侯襄元年。	七 六年七月庚寅，顷侯郭亭元年。
七	七
四 四年，侯襄夺侯，为士伍，国除。	八
	二 二十一 三年，惠侯欧元年。
	一八 前二年，侯胜客元年。有罪，绝。 南 四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十一 元光六年，侯则元年。 十七 元鼎五年，侯则坐酎金，国除。
	二十七

昌武	高苑
初起以舍人从，以郎中入汉，定三秦，以郎中将击诸侯，侯，九百八十户，比魏其侯。	初起以舍人从，入汉，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户，比斥丘侯。
七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侯单宁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
五 二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七 元年，简侯得元年。
八	八
二十三	十五 八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十 六 中四年，康侯贾成元年。	十六
十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四 元朔三年，侯得坐伤人二旬内死，弃市，国除。	二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属车间，夺侯，国除。
四十五	四十一

宣曲	绛阳
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定三秦，破籍军荥阳，为郎骑〔将〕，破钟离昧军固陵，侯，六百七十户。	以越将从起留，入汉，定三秦，击臧荼，侯，七百四十户。从攻马邑及布。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齐侯丁义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齐侯华无害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	三
十三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六 四年，恭侯勃齐元年。 四 后四年，侯禄元年。
四 有罪，除。 发娄 中五年，复封侯通元年。 中六年，侯通有罪，国除。	三（前）四年，侯禄坐出界，有罪，国除。
四十三	四十六

东茅	斥丘
以舍人从〔起〕殪，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破臧荼，侯。捕韩信，为将军，益邑千户。	以舍人从起丰，以左司马入汉，以亚将攻籍，克敌，为东郡都尉，击破籍武城，〔侯〕，为汉中尉，击布，为斥丘侯，千户。
七 六年八月丙辰，敬侯刘钊元年。	七 六年八月丙辰，懿侯唐厉元年。
七	七
八	八
二 三年，侯吉元年。	八
十三 十六年，侯吉夺爵，国除。	十三 九年，恭侯晁元年。
	二 后六年，侯贤元年。
	十六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尊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国除。
四十八	四十

台	安国
以舍人从起碭,用队率入汉,以都尉击籍,籍死,转击临江,属将军贾,功侯。以将军击燕。	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淮)[睢]水中,及坚守丰,(于)[封]雍侯,五千户。
七 六年八月甲子,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国。
七	七 其六年,为右丞相。
八	七 一 八年,哀侯忌元年。
三 二十 四年,侯才元年。	二十三 元年,终侯游元年。
二 三年,侯才反,国除。	十六
	二十 建元元年三月,安侯辟方元年。 八 元狩三年,侯定元年。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国除。
三十五	十二

乐成	辟阳	安平
以中涓骑从起碭中，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侯。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更为乐成侯，千户。	以舍人初起，侍吕后、孝惠沛三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从一岁，侯。	以谒者汉王三年初从，定诸侯，有功（秋）〔秩〕，举萧何，功侯，二千户。
七 六年八月甲子，节侯丁礼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审食其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敬侯谔千秋元年。
七	七	二 五 孝惠三年，简侯嘉元年。
八	八	七 一 八年，顷侯应元年。
四 十八 五年，夷侯马从元年。 一 后七年，武侯客元年。	三 二十 四年，侯平元年。	十三 十 十四年，炀侯寄元年。
十六	二 三年，平坐反，国除。	十五 一 后三年，侯但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义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义坐言五利侯不道，弃市，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书称臣尽力，弃市，国除。
四十二	五十九	六十一

蒯成
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侯。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军襄国。楚汉约分鸿沟，以缙为信，战不利，不敢离上，侯，三千三百户。
七 六年八月甲子，尊侯周缙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七
八
五 缙薨，子昌代。有罪，绝，国除。
郢 一 中元年，封缙子康侯应元年。
八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为太常有罪，国除。
二十一

北平	高胡	戾次
以客从起阳武，至霸上，为常山守，得陈馥，为代相，徙赵相，侯。为计相四岁，淮南相十四岁。千三百户。	以卒从起杠里，入汉，以都尉击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户。	以慎将前元年从起留，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
七 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张仓元年。	七 六年中，侯陈夫乞元年。	七 六年中，侯元顷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二十三 其四为丞相。五岁罢。	四 五年，殤侯程嗣。薨，无后，国除。	五 元年，侯贺元年。六年，侯贺谋反，国除。
五 八 六年，康侯奉元年。 三 后元年，侯预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预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		
六十五	八十二	二十四

平皋	复阳
项它，汉六年以碭郡长初从， 赐姓为刘氏；功比戴侯彭祖， 五百八十户。	以卒从起薛，以将军入汉，以右 司马击项籍，侯，千户。
六 七年十月癸亥，炀侯刘它 元年。	六 七年十月甲子，刚侯陈胥 元年。
四 三 五年，恭侯远元年。	七
八	八
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十六 元年，节侯光元年。	五 十一 六年，康侯拾元年。
二十八 建元元年，侯胜元年。 元鼎五年，侯胜坐酎金，国除。	十二 元朔元年，侯彊元年。 七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 国除。
百二十一	四十九

阳河	朝阳
以中谒者从入汉，以郎中骑从定诸侯，侯，五百户，功比高胡侯。	以舍人从起薛，以连敖入汉，以都尉击项羽，后攻韩王信，侯，千户。
三 七年十月甲子，齐哀侯元年。 三 十年，侯安国元年。	六 七年三月（丙）〔壬〕寅，齐侯华寄元年。
七	七
八	八 元年，文侯要元年。
二十三	十三 十 十四年，侯当元年。
十 六 中四年，侯午元年。中绝。	十六
二十七 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 埤山 三 元封元年，侯仁元年。 二十 征和三年十月，仁与母坐祝诅，大逆无道，国除。	十三 元朔二年，侯当坐教人上书枉法罪，国除。
八十三	六十九

棘阳	涅阳	平棘
以卒从起胡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以击（诸侯）〔项籍〕，侯，千户。	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户。
六 七年七月丙（辰）〔申〕，庄侯杜得臣元年。	六 七年中，庄侯吕胜元年。	六 七年中，懿侯执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七 一 八年，侯辟彊元年。
五 十八 六年，质侯但元年。	四 五年，庄侯子成实非子，不当为侯，国除。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为〕鬼薪，国除。
十六		
九 元光四年，怀侯武元年。 七 元朔五年，侯武薨，无后，国除。		
八十一	百四	六十四

羹颺	深泽
以高祖兄子从军，击反韩王信，为郎中将军。信母尝有罪高祖微时，太上怜之，故封为羹颺侯。	以赵将汉王三年降，属淮阴侯，定赵、齐、楚，以击平城，侯，七百户。
六 七年中，侯刘信元年。	五 八年十月癸丑，齐侯赵将夜元年。
七	七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一 夺，绝。三年复封，一年绝。
	四 十四年，复封将夜元年。
	六 后二年，戴侯头元年。
	二 七 三年，侯循元年。罪，绝。 更 五 中五年，封头子夷侯胡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夷侯胡薨，无后，国除。
	九十八

柏至
以骈怜从起昌邑，以说卫入汉，以中尉击籍，侯，千户。
六 七年（七）〔十〕月戊辰，靖侯许温元年。
七
一 二年，有罪，绝。
六 三年，复封温如故。
十四 元年，简侯禄元年。
九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共侯（如安）〔安如〕元年。
十三 元狩三年，侯福元年。
五 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国除。
五十八

中水	杜衍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時，以司马击龙且，（后）〔复〕共斩项羽，侯，千五百户。	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
六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吕马童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王翳元年。
七	七
八	五 三 六年，共侯福元年。
九 三 十年，夷侯假元年。 十一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四 七 五年，侯市臣元年。 十二 十二年，侯翕元年。
十六	十二 有罪，绝。 三 后元年，复封翳子彊侯郢人元年。
五 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 一 元光元年，侯宜成元年。 二十三 元鼎五年，宜成坐酎金，国除。	九 元光四年，侯定国元年。 十二 元狩四年，侯定国有罪，国除。
百一	百二

赤泉	栒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	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曹咎军，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国定卢奴，千九百户。
六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杨喜元年。	五 八年十月丙辰，顷侯温疥元年。
七	七
元年，夺，绝。 七 二年，复封。	八
十一	五 十七 六年，文侯仁元年。 一 后七年，侯河元年。
十二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十 中四年，侯河有罪，国除。
三 四年，侯无害元年。 六 有罪，绝。 临汝 五 中五年，复封侯无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无害有罪，国除。	
百三	九十一

武原	磨
汉七年，以梁将军初从击韩信、陈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户，功比高陵。	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从起卢奴，击项羽敖仓下，为将军，攻臧荼有功，侯，千户。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卫肱元年。	五 八年七月癸酉，简侯程黑元年。
三 四 四年，共侯寄元年。	七
八	二 六 三年，孝侯釐元年。
二十三	十六 七 后元年，侯灶元年。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 后二年，不害坐葬过律，国除。	七 中元年，灶有罪，国除。
九十三	九十二

稟
高帝七年，为将军，从击代陈豨有功，侯，六百户。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祇侯陈错元年。
二
五 三年，怀侯婴元年。
八
六
十四 七年，共侯应元年。
三 后五年，侯安元年。
十六
十二 不得，千秋父。
七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国除。
百二十四

宋子
以汉三年以赵羽林将初从，击定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户。
四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许薏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七
八
九 十四 十年，侯九元年。
八 中二年，侯九坐买塞外禁物罪，国除。
九十九

猗氏	清
以舍人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侯，二千四百户。	以弩将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五 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陈邈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空中元年。
六 一 七年，靖侯交元年。	七 元年，顷侯圣元年。
八	八
二十三	七 十六 八年，康侯鲋元年。
二 三年，顷侯差元年。薨，无后，国除。	十六
	二十 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 七 元鼎四年，侯生元年。 一 元鼎五年，生坐酎金，国除。
五十	七十一

彊	彭
以客吏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以卒从起薛，以弩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千户。
三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留胜元年。 二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秦同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二 十三年，侯服元年。	二
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国除。	二十一 三年，戴侯执元年。
	二 三年，侯武元年。
	十一 后元年，侯武有罪，国除。
七十二	七十

吴房	甯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下邳、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有功，侯，七百户。	以舍人从起碭，入汉，以都尉击臧荼功，侯，千户。
五 八年三月辛（巳）〔卯〕，庄侯杨武元年。	五 八年四月辛（卯）〔酉〕，庄侯魏选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二	十五
十一 十三年，侯去疾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连元年。
十四 后元年，去疾有罪，国除。	三 元年，侯指元年。 四年，侯指坐出国界，有罪，国除。
九十四	七十八

昌	共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定齐,击籍及韩王信于代,侯,千户。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临淄,击籍及韩王信于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户。
五 八年六月戊申,围侯卢卿元年。	五 八年六月壬子,庄侯卢罢师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四 九 十五年,侯通元年。	六 七年,惠侯党元年。 八 十五年,怀侯商元年。 五 后四年,侯商薨,无后,国除。
二 三年,侯通反,国除。	
百九	百十四

阚氏	安丘
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以特将平代反寇，侯，千户。	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钺入汉，以司马击籍，以将军定代，侯，三千户。
四 八年六月壬子，节侯冯解敢元年。 一 十二年，恭侯它元年。薨，无后，绝。	五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张说元年。
	七
	八
十四 二年，封恭侯遗腹子文侯遗元年。	十二
八 十六年，恭侯胜之元年。	十一 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二 一 三年，敬侯执元年。 十三 四年，康侯诩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谋盗鹿，国除。
百	六十七

合阳	襄平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为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弃国亡，废为合阳侯。	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攻（定平）〔比平定〕侯。战好畴，死事。子通袭成功，侯。
五 八年九月丙子，侯刘仲元年。	五 八年〔后〕九月丙午，侯纪通元年。
二 仲子濞，为吴王。 以子吴王故，尊仲谥为代顷侯。	七
	八
	二十三
	九
	七 中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十二 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
	十九 元封元年，夷吾薨，无后，国除。

龙	繁
以卒从，汉王元年起霸上，以谒者击籍，斩曹咎，侯，千户。	以赵骑将从，汉三年，从击诸侯，侯，比吴房侯，千五百户。
五 八年后九月己未，敬侯陈署元年。	四 九年十一月壬寅，庄侯彊瞻元年。
七	四 三 五年，康侯昀独元年。
六 二 七年，侯坚元年。	八
十六 后元年，侯坚夺侯，国除。	二十三
	三 六 四年，侯寄元年。 七 中三年，侯安国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安国为人所杀，国除。
八十四	九十五

陆梁	高京
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	周苛起兵，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坚守荥阳，功比辟阳。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为后，袭侯。
三 九年三月丙辰，侯须毋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四 九年四月（丙）〔戊〕寅，侯周成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八 五 后三年，康侯庆忌元年。	二十 后五年，坐谋反，系死，国除，绝。
元年，侯冉元年。	绳 中元年，封成孙应元年。 侯平嗣，不得元。
十六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国除。	元狩四年，平坐为太常不缮治园陵，不敬，国除。
百三十七	六十

离	义陵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绝。	以长沙柱国侯，千五百户。
九年四月戊寅，邓弱元年。	四 九年九月丙子，侯吴程元年。
	三 四 四年，侯种元年。
	六 七年，侯种薨，无后，国除。皆失谥。
	百三十四

宣平
兵初起，张耳诛秦，为相，合诸侯兵钜鹿，破秦定赵，为常山王。陈

宣平
兵初起，张耳诛秦，为相，合诸侯兵钜鹿，破秦定赵，为常山王。陈馀反，袭耳，弃国，与大臣归汉，汉定赵，为王。卒，子敖嗣。其臣贯高不善，废为侯。
四 九年四月，武侯张敖元年。
七
六 信平薨，子偃为鲁王，国除。
十五 元年，以故鲁王为南宫侯。
八 十六年，哀侯欧元年。
九
七 中三年，侯生元年。
七 罪，绝。
睢阳 十八 元光三年，封偃孙侯广元年。
十三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太初三年，侯昌为太常，乏祠，国除。
三

东阳	开封
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豨力战功，侯，千三百户。	以右司马汉王五年初从，以中尉击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户。
二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武侯张相如元年。	一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闵侯陶舍元年。 一 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五 五 十六年，共侯殷元年。 三 后五年，戴侯安国元年。	二十三
三	九 景帝时，为丞相。
十三 四年，哀侯彊元年。	七 中三年，节侯偃元年。
建元元年，侯彊薨，无后，国除。	十 元光五年，侯睢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国除。
百十八	百十五

沛	慎阳
高祖兄合阳侯刘仲子,侯。	为淮阴舍人,告淮阴侯信反,侯,二千户。
一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刘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为吴王,国除。	二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侯栾说元年。
	七
	八
	二十二
	十二 四 中六年,靖侯愿之元年。
	二十二 建元元年,侯买之元年。 元狩五年,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国除。
	百三十一

禾成	堂阳
以卒汉（二）〔五〕年初从，以郎中击代，斩陈豨，侯，千九百户。	以中涓从起沛，以郎入汉，以将军击籍，为惠侯。坐守荥阳降楚免，后复来，以郎击籍，为上党守，击豨，侯，八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孙耳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孙赤元年。
七	七
八	八 元年，侯德元年。
四 五年，怀侯渐元年。 九 十四年，侯渐薨，无后，国除。	二十三 十二 中六年，侯德有罪，国除。
百十七	七十七

祝阿	长修
以客从起啗桑，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陘，属淮阳侯，以甌度军击籍及攻穉，侯，八百户。	以汉二年用御史初从出关，以内史击诸侯，功比须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
七	二 五 三年，怀侯中元年。
八	八
四 五年，侯成元年。	四
十四 后三年，侯成坐事国人过律，国除。	十九 五年，侯喜元年。
	八 罪绝。 阳平 五 中五年，复封；侯相夫元年。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为太常与乐令无可当郑舞人擅繇不如令，阬出函谷关，国除。
七十四	百八

江邑	营陵
以汉五年为御史,用奇计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而(伐)[代之从击]陈豨,功侯,六百户。	以〔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侯。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万二千户。
二 十一年正月辛未,侯赵尧元年。	二 十一年,侯刘泽元年。
七	七
元年,侯尧有罪,国除。	五 六年,侯泽为琅邪王,国除。
	八十八

土军	广阿
高祖六年为中地守，以廷尉击陈豨，侯，千二百户。就国，后为燕相。	以客从起沛，为御史，守丰二岁，击籍，为上党守，陈豨反，坚守，侯，千八百户。后迁御史大夫。
二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义元年。	二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五 二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七
八	八
二十三	二 一 三年，夷侯竟元年。 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二 十四 三年，康侯平元年。	十六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生坐与人妻奸罪，国除。	四 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二十一 元鼎二年，侯越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
百一十二	八十九

须昌	临犊
以谒者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后为河间守，陈豨反，诛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户。	初起从为郎，以都尉守蕲城，以中尉侯，五百户。
二 十一年二月己酉，贞侯赵衍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乙酉，坚侯戚鳀元年。
七	四 三 五年，夷侯触龙元年。
八	八
十五 四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后四年，侯不害元年。	二十三
四 五年，侯不害有罪，国除。	三 十三 四年，共侯忠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贤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贤坐酎金，国除。
百七	百十六

汲	宁陵
高祖六年为太仆。击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户。为赵太傅。	以舍人从陈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臯，为上解随马，〔以〕都尉击陈豨，功侯，千户。
二 十一年二月己巳，终侯公上不害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吕臣元年。
一 六 二年，夷侯武元年。	七
八	八
十三 十 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十 十三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十六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无后，国除。
一 九 建元二年，侯广德元年。 元光五年，广德坐妻精大逆罪，颇连广德，弃市，国除。	
百二十三	七十三

汾阳
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功侯。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疆元年。
七
二
六 三年，共侯解元年。
二十三
四
十二 五年，康侯胡元年。绝。
江郅 十九 元鼎五年，侯石元年。 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为太常，行太仆事，治蔷夫可年，益纵年，国除。
九十六

戴
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为太公仆；以中〔厖〕令击豨，侯，千二百户。
二 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七
二
六 三年，共侯悼元年。
七
十六 八年，夷侯安国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
二十五 后元元年五月甲戌，坐祝诅，无道，国除。
百二十六

衍	平州
以汉二年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坚定燕，侯，九百户。	汉王四年，以燕相从击籍，还击荼，以故二千石将为列侯，千户。
二 十一年七月乙巳，简侯翟盱元年。	二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七	七
三 二 四年，祗侯山元年。 三 六年，节侯嘉元年。	八
二十三	一 三 二年，戴侯福元年。 四 五年，怀侯它人元年。 十五 九年，孝侯马童元年。
十六	十四 二 后二年，侯昧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 十 元朔元年，不疑坐挟诏书论罪，国除。	三十三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驰道中更呵驰去罪，国除。
百三十	百十一

中牟	郢
以卒从起沛，入汉以郎中击布，功侯，二千三百户。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一马，故得侯。	以故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及诸侯，破布，功侯，千户。
一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单父圣元年。	十二年十月戊戌，庄侯黄极中元年。
七	七
八	八
七 五 八年，敬侯缙元年。 十一 十三年，戴侯终根元年。	十一 九 十二年，庆侯荣盛元年。 三 后五年，共侯明元年。
十六	十六
十 元光五年，侯舜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遂元年。 八 元鼎元年，遂坐卖宅县官故贵，国除。
百二十五	百十三

博阳	阳义
以卒从起丰，以队卒入汉，击籍成臯，有功，为将军，布反，定吴郡，侯，千四百户。	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幾，破之，徙为汉大夫，从至陈，取韩信，还为中尉，从击布，功侯，二千户。
一十二年十（一）月辛丑，节侯周聚元年。	一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灵常元年。
七	七
八	六 二 七年，共侯贺元年。
八 十五 九年，侯邀元年。	六 七年，哀侯胜元年。 六 十二年，侯胜薨，无后，国除。
十一 中五年，侯邀夺爵一级，国除。	
五十三	百十九

下相	德
以客从起沛，用兵从击破齐田解军，以楚丞相坚守彭城，距布军，功侯，二千户。	以代顷王子侯。顷王，吴王濞父也；广，濞之弟也。
一 十二年十月（乙）〔己〕酉，庄侯冷耳元年。	一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哀侯刘广元年。
七	七
八	二 六 三年，顷侯通元年。
二 二十一 三年侯慎元年。	二十三
二 三年三月，侯慎反，国除。	五 十一 六年，侯懿元年。
	二十七 元鼎四年，侯何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国除。
八十五	百二十七

高陵	期思
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九百户。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郅，上书告布反，侯，二千户。布尽杀其宗族。
一 十二年十（一）〔二〕月丁亥，围侯王周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赧赫元年。
七	七
二 六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八
十二 十一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三 十四年，赫薨，无后，国除。
二 三年，反，国除。	
九十二	百三十二

穀陵	戚
以卒从，前二年起柘，击籍，定代，为将军，功侯。	以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废丘，破之，因击项籍，别属（丞）韩信破齐军，攻臧荼，迁为将军，击信，侯，（合）千户。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冯谿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季必元年。
七	七
八	八
六	三
十七 七年，共侯熊元年。	二十 四年，齐侯班元年。
二 二 三年，隐侯印元年。 十二 五年，猷侯解元年。	十六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二十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壻，不敬，国除。
百五	九十

壮	成阳
以楚将汉王三年降，起临济，以郎中击籍、陈豨，功侯，六百户。	以魏郎汉王二年从起阳武，击籍，属魏豹，豹反，属相国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户。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许倩元年。	一 十二年正月乙酉，定侯意元年。
七	七
八	八
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侯信元年。
一 十五 二年，共侯恢元年。	十六
一 建元二年，殇侯则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广宗元年。 十五 元鼎元年，侯广宗坐酎金，国除。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国除。
百十二	百一十

桃	高粱
以客从汉王二年从起定陶，以大 谒者击布，侯，千户。为淮阴守。 项氏亲也，赐姓。	食其，兵起以客从击破秦，以列侯 入汉，还定诸侯，常使约和诸侯 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 死事，子疥袭食其功侯，九百户。
一 十二年（二）〔三〕月丁巳， 安侯刘襄元年。	一 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酈疥 元年。
七	七
一 夺，绝。 七 二年，复封襄。	八
九 十四 十年，哀侯舍元年。	二十三
十六 景帝时，为丞相。	十六
十三 建元元年，厉侯申元年。 十五 元朔二年，侯自为元年。 元鼎五年，侯自为坐酎金，国 除。	八 元光三年，侯勃元年。 十 元狩元年，坐诈诏衡山王取 金，当死，病死，国除。
百三十五	六十六

纪（信）	甘泉
以中涓从起丰，以骑将入汉，以将军击籍，后攻卢绾，侯，七百户。	以车司马汉王元年初从起高陵，属刘贾，以都尉从军，侯。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陈仓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元年。
七	六 一 七年，戴侯莫摇元年。
二 六 三年，夷侯开元年。	八
十七	十 十三 十一年，侯嫫元年。
二 三年，阳反，国除。	九 十年，侯嫫有罪，国除。
八十	百六

煮枣	张
以越连敖从起丰，别以郎将入汉，击诸侯，以都尉侯，九百户。	以中涓骑从起丰，以郎将入汉，从击诸侯，七百户。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节侯毛泽元年。
七	七
八	八
一	十
	二 十一年，夷侯庆元年。
二十二 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十一 十三年，侯舜元年。
八 中二年，侯昌元年。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国除。
二 中四年，有罪，国除。	
七十五	七十九

鄢陵
以卒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籍、荼，侯，七百户。
一 十二年中，庄侯朱濞元年。
七
三
五 四年，恭侯庆元年。
六 七年，恭侯庆薨，无后，国除。
五十二

菌
以中涓前元年从起单父，不入关，以击籍、布、燕王绾，得南阳，侯，二千七百户。
一 十二年，（六月）庄侯张平元年。
七
四
四 五年，侯胜元年。
三 四年，侯胜有罪，国除。
四十八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惠景间侯者年表》出自《史记》卷十九，为表中的第七篇。本表展示了惠景间九十三个侯国的存亡兴废情况。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便侯：即吴浅，于孝惠帝元年受封为便侯。便，县名，在今湖南永兴。】 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令甲：汉代法令以甲、乙、丙、丁的次序编排。令甲就是法令中的第一篇。】，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追修：清理前事。】 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归义：归化。】，封者九十有余。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太史公读有关列侯分封的资料，读到便侯时说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长沙王被封为诸侯王，记录在法令的第一篇中，他的忠诚受到了赞扬。当初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之中不是皇室同姓宗亲而裂土受封的诸侯王有八个。到孝惠帝时，只剩下长沙王保全了他的封国，接连传承五世，最后因为没有后嗣才绝封，自始至终都没有犯什么过错，作为朝廷的藩守，尽职尽责，事情果真如此。所以他的德业能使旁系子孙都能享受到恩惠，没有建立功勋而受封为侯的就有数人。从孝惠帝之初到孝景帝之末，期间五十多年，追录高祖时遗漏未封的功臣，以及追随孝文帝从代国入继大统的旧臣，孝景帝时期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事中立下了显著功劳的将相官员，身为皇室骨肉至亲的诸侯子弟，前来投顺的外邦异族的首领等等，先后受封为侯的有九十多人。现在把他们受封传承的情况列表记载如下，这些都是当代有仁义、建大功的人物中比较突出的。

国名	便	鞅
侯功	长江王子,侯,二千户。	长沙相,侯,七百户。
孝惠七	七 元年九月,顷侯吴浅元年。	六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仓元年。
高后八	八	二 六 三年,侯穉元年。
孝文二十三	二十二 一 后七年,恭侯信元年。	十五 八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广志元年。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国除。	三十 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
太初已后		

平都	右孝惠时三
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	
三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	
八	
二	
二十一 三年，侯成元年。	
十四 后二年，侯成有罪，国除。	

扶柳	郊
高后姊长姁子，侯。	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
七 元年四月庚寅，侯吕平元年。八年，侯平坐吕氏事诛，国除。	五 元年四月辛卯，侯吕产元年。六年七月壬辰，产为吕王，国除。八年九月，产以吕王为汉相，谋为不善。大臣诛产，遂灭诸吕。

南宮	梧
以父越人为高祖骑将，从军，以大中大夫侯。	以军匠从起郟，入汉，后为少府，作长乐、未央宫，筑长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户。
七 元年四月，丙寅，侯张买元年。 八年，侯买坐吕氏事诛，国除。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齐侯阳成延元年。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十三
	九 七 中三年，靖侯偃元年。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谋杀季父弃市，国除。

平定	博成
以卒以高祖起留，以家车吏入汉，以泉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功，用齐丞相侯。一云项涓。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籍，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
八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齐受元年。	三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冯无择元年。 四 四年，侯代元年。 八年，侯代坐吕氏事诛，国除。
一 四 二年，齐侯市人元年。 十八 六年，恭侯应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国除。	

沛	襄成	軹
吕后兄康侯少子， 侯，奉吕宣王寝园。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七 元年四月乙酉， 侯吕种元年。 一 为不其侯。 八年，侯种坐吕氏事 诛，国除。	一 元年四月辛卯， 侯义元年。 二年，侯义为常山 王，国除。	三 元年四月辛卯， 侯朝元年。 四年，侯朝为常山 王，国除。

壶关	沅陵	上邳
孝惠子，侯。	长沙嗣成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

壶关	沅陵	上邳
孝惠子，侯。	长沙嗣成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
四 元年四月辛卯， 侯武元年。 五年，侯武为淮阳王，国除。	八 元年十一月壬申，顷侯吴阳元年。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刘郢客元年。
	十七 六 后二年，顷侯福元年。	一 二年，侯郢客为楚王，国除。
	十一 四 中五年，哀侯周元年。后三年，侯周薨，无后，国除。	

朱虚	昌平	贅其
齐悼惠王子，侯。	孝惠子，侯。	吕后昆弟子，用淮阳丞相侯。
七 二年五月丙申， 侯刘章元年。	三 四年二月癸未， 侯太元年。 七年，太为吕王，国除。	四 四年四月丙申， 侯吕胜元年。 八年，侯胜坐吕氏事诛，国除。
一 二年，侯章为城 阳王，国除。		

中邑	乐平	山都
以执矛以高祖入汉， 以中尉破曹咎，用吕 相侯，六百户。	以队卒从高祖起沛， 属皇诤，以郎击陈馥， 用卫尉侯，六百户。	高祖五年为郎中柱 下令，以卫将军击陈 豨，用梁相侯。
五 四年四月丙申， (真)[贞]侯朱通 元年。	二 四年四月丙申， 简侯卫无择元年。 三 六年，恭侯胜 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 贞侯王恬开元年。
十七 六 后二年，侯悼 元年。	二十三	三 二十 四年，惠侯中 黄元年。
十五 后三年，侯悼 有罪，国除。	十五 一 后三年，侯侈元 年。	三 十三 四年，敬侯触 龙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侈 坐以买田宅不法，又 请求吏罪，国除。	二十二 元封五年， 侯当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当 坐与奴阑入上林苑， 国除。

松兹	成陶
兵初起，以舍人从起沛，以郎（吏）〔中〕入汉，还，得雍王邯家属功，用常山丞相侯。	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度吕（氏）〔后〕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户。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厉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六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十七 七年，康侯悼元年。	三 十五年，侯勃有罪，国除。
十二	
四 中六年，侯偃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国除。	

俞	滕
以连敖从高祖破秦，入汉，以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婴死，子它袭功，用太中大夫侯。	以舍人、郎中，十二岁，以都尉屯田霸上，用楚相侯。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它元年。 八年，侯它坐吕氏事诛，国除。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更始元年。 八年，侯更始坐吕氏事诛，国除。

醴陵	吕成	东牟
以卒从，汉王二年初起栎阳，以卒吏击项籍，为河内都尉，〔用〕长沙相侯，六百户。	吕后昆弟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五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忿元年。 八年，侯忿坐吕氏事诛，国除。	三 六年四月丁酉，侯刘兴居元年。
三 四年，侯越有罪，国除。		一 二年，侯兴居为济北王，国除。

锤	信都	乐昌
吕肃王子，侯。	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	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
二 六年四月丁酉，侯吕通元年。 八年，侯通为燕王，坐吕氏事，国除。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侈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受元年。
	元年，侯侈有罪，国除。	元年，侯受有罪，国除。

祝兹	建陵
吕后昆弟子，侯。	以大谒者侯，宦者，多奇计。
八年四月丁酉，侯吕荣元年。坐吕氏事诛，国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泽元年。

东平	右高后时三十一
以燕王吕通弟侯。	
八年五月丙辰，侯吕庄元年。坐吕氏事诛，国除。	

阳信	轹
高祖十二年为郎。以典客夺赵王吕禄印，关殿门拒吕产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户。	高祖十年为郎，从军，十七岁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车骑将军迎太后，侯，万户。薄太后弟。
十四 元年三月辛丑，侯刘揭元年。	十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九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十三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五 六年，侯中意有罪，国除。	十六
	一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壮武	清都
以家吏从高祖起山东，以都尉从（之）〔守〕荥阳，食邑。以代中尉劝代王入，骅乘至代邸，王卒为帝，功侯，千四百户。	以齐哀王舅父侯。
二十三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五 元年四月辛未，侯驺钩元年。 前六年，钩有罪，国除。
十一 中四年，侯昌夺侯，国除。	

周阳	樊
以淮南厉王舅父侯。	以睢阳令〔从〕高祖初起（从）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
五 元年四月辛未，侯赵兼元年。 前六年，兼有罪，国除。	十四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九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
	九 七 中三年，恭侯平元年。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国除。

管	瓜丘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刘罢军元年。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宁国元年。
十八 六年，侯戎奴元年。	九 十五年，侯偃元年。
二 三年，侯戎奴反，国除。	二 三年，侯偃反，国除。

营	杨虚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十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刘信都元年。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刘将庐元年。 十六年，侯将庐为齐王，有罪，国除。
十 十四年，侯广元年。	
二 三年，侯广反，国除。	

枋	安都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为济南王，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为济北王，国除。

平昌	武城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为胶西王，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寅，侯刘贤元年。 十六年，侯贤为菑川王，国除。

白石	波陵
齐悼惠王子，侯。	以阳陵君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为胶东王，国除。	五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驷元年。 十二年，康侯魏驷薨，无后，国除。

南邲	阜陵
以信平君侯。	以淮南厉王子侯。
一 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 孝文时坐后父故夺爵级，关内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刘安元年。 十六年，安为淮南王，国除。

安阳	阳周
以淮南厉王子侯。	以淮南厉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勃元年。 十六年，侯勃为衡山王，国除。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刘赐元 年。 十六年，侯赐为庐江王，国除。

东城	犁	鉞
以淮南厉王子侯。	以齐相召平子侯， 千四百一十户。	以北地都尉孙卬，匈奴入北地，力战死事，子侯。
七 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刘良元年。 十五年，侯良薨，无后，国除。	十一 十年四月癸丑，顷侯召奴元年。 三 后五年，侯泽元年。	十 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孙单元年。
	十六	二 前三年，侯单谋反，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马，斩，国除。	

弓高	襄成
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户。	以匈奴相国降侯，故韩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户。
八 十六年六月丙子，庄侯韩颓当元年。	七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韩婴元年。 一 后七年，侯泽之元年。
十六 前元年，侯则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则薨，无后，国除。	十五 元朔四年，侯泽之坐诈病不从，不敬，国除。

故安	章武
孝文元年，举淮阳守从高祖入汉功侯，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户。	以孝文后弟侯，万一千八百六十九户。
五 后三年四月丁巳，节侯申屠嘉元年。	一 后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窦广国元年。
二	六
十四 前三年，恭侯蔑元年。	十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	八 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
五 元鼎元年，臾坐为九江太守有罪，国除。	十 元狩元年，侯常坐谋杀人不杀罪，国除。

南皮	右孝文时二十九
以孝文后兄襄长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户。	
一 后七年六月乙卯，侯襄彭祖元年。	
十六	
五 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	
五 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国除。	

平陆	休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户。	楚元王子，侯。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刘礼元年。 三年，侯礼为楚王，国除。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 年。 三年，侯富以兄子戎为楚王 反，富与家属至长安北阙自 归，不能相教，上印绶。诏复 王。后以平陆侯为楚王，更封 富为红侯。

沈犹	红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户。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户。
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刘穆元年。	四 三年四月乙巳,庄侯富元年。 一 前七年,悼侯澄元年。 九 中元年,敬侯发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十八 元狩五年,侯受坐故为宗正听谒不具宗室,不敬,国除。	十五 元朔四年,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薨,无后,国除。

宛朐	魏其	棘乐
楚元王子，侯。	以大将军屯荥阳，捍吴楚七国，侯，三千三百五十户。	楚元王子，侯，户千二百一十三。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刘敖元年。 三年，侯敖反，国除。	十四 三年六月乙巳，侯襄婴元年。	十四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刘调元年。
	九 建元元年，为丞相，二岁免。 元光四年，侯婴坐争灌夫事上书称为先帝诏，矫制害，弃市，国除。	一 建元二年，恭侯应元年。 十一 元朔元年，侯庆元年。 十六 元鼎五年，侯庆坐酎金，国除。

俞	建陵
以将军吴楚反时击齐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时布使齐，还已泉越，布祭哭之，当亭，出忠言，高祖舍之。黥布反，布为都尉，侯，户千八百。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中尉侯，户一千三百一十。
六 六年四月丁卯，侯栾布元年。 中五年，侯布薨。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敬侯卫綰元年。
十 元狩六年，侯贲坐为太常庙牺牲不如令，有罪，国除。	十 元光五年，侯信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国除。

建平	平曲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江都相侯， 户三千一百五十。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陇西太守 侯，户三千二百二十。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 元年。	五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孙昆邪 元年。 中四年，侯昆邪有罪，国除。太 仆贺父。
七 元光二年，节侯横元年。 一 元光三年，侯回元年。 一 元光四年，侯回薨，无后，国 除。	

江阳	遽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赵相侯，户二千五百四十一。	以赵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听，死事，子侯，户千九百七十。
四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苏嘉元年。	六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横元年。 后二年，侯横有罪，国除。
七 中三年，懿侯卢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明元年。	
十六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十一 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国除。	

新市	商陵
以赵内史王慎，王遂反，慎不听，死事，子侯，户一千十四。	以楚太傅赵夷吾，王戊反，不听，死事，子侯，千四十五户。
五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王康元年。	八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赵周元年。
三 后元年，殇侯始昌元年。	
九 元光四年，殇侯始昌为人所杀，国除。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周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廷尉，自杀，国除。

山阳	安陵
以楚相张尚，王戊反，尚不听，死事，子侯，户千一百一十四。	以匈奴王降侯，户一千五百一十七。
八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张当居元年。	七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军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当居坐为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实罪，国除。	五 建元六年，侯子军薨，无后，国除。

垣	遁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户五千五百六十九。
三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赐元年。 六年，赐死，不得及嗣。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 不得隆彊嗣。
	后元年四月甲辰，侯则坐使巫齐少君祠祝诅，大逆无道，国除。

容成	易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	以匈奴王降侯。
七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 卢元年。	六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仆黥 元年。 后二年，侯仆黥薨，无嗣。
十四 建元元年，康侯綽元年。	
二十二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十八 后二年，三月壬辰，侯光 坐祠祝诅，国除。	

范阳	翕
以匈奴王降侯，户千一百九十七。	以匈奴王降侯。
七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元年。
七 元光二年，怀侯德元年。	九 元光四年，侯邯坐行来不请长信，不敬，国除。
二 元光四年，侯德薨，无后，国除。	

亚谷	隆虑
以匈奴东胡王降，故燕王卢绾子侯，千五百户。	以长公主嫫子侯，户四千一百二十六。
二 中五年四月丁巳，简侯它父元年。	五 中五年五月丁丑，侯蛸元年。
三 后元年，安侯种元年。	
十一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蛸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
二十五 元光六年，侯贺元年。	
十五 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贺坐太子事，国除。	

乘氏	桓邑
以梁孝王子侯。	以梁孝王子侯。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买元年。 中六年，侯买嗣为梁王，国除。	一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中六年，为济川王，国除。

盖
以孝景后兄侯，户二千八百九十。
五 中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二十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国除。

塞	武安
以御史大夫前将（军）兵击吴楚功侯，户千四十六。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八千二百一十四。
三 后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一 后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十二 元朔四年，侯坚元年。 十三 元鼎五年，坚坐酎金，国除。	九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衣赭输入宫廷中，不敬，国除。

周阳	右孝景时三十(一)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六千二十六。	
一 后三年三月,懿侯田胜元年。	
十一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当归与章侯宅不与罪,国除。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选自《史记》卷二十，为表中的第八篇。本表所表现的主要是那些征伐匈奴、东越、南越等四夷的功臣。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当路塞：正当要道的边塞。】；闽越擅伐，东瓯ōu 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侔：相当，相等。】于祖考【祖考；祖先。】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荼：舒。】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辑：协和。】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说：匈奴断绝和亲后，攻打边境上的险要关塞；闽越凭借武力，擅自攻打东瓯，逼迫东瓯请降。这两支外夷交相不断地侵扰边境，即使是在汉朝最兴隆的时期也是如此，由此可以推知功臣受到分封的数量应该很多，当与高祖开国时相等。为什么会这样呢？自从《诗经》《尚书》说夏、商、周三代“抵挡抗击北方的戎狄，讨伐处罚南方的荆舒”以来，齐桓公曾经越过燕国去攻打山戎，赵武灵王依靠小小的赵国就降服了匈奴单于，秦穆公凭借百里僭称霸西戎，吴、楚两国的国君凭着诸侯的身份却能驱使百越。何况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上有圣明的天子统治，又同时具备文武之才，平定四海，使国内亿万百姓都团结和睦、安居乐业，面对外夷的侵扰怎能够安然无事，而不去经营边疆、出兵征伐呢？从此以后，汉朝就出兵北方，讨伐凶狠的匈奴，又出兵南方，消灭了强大的南越，将士们最终也都依据功劳受到了封赏。

国名	翕	持装
侯功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属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益封。	匈奴都尉降，侯。
元光	三 四年七月壬午，侯赵信元年。	六年后九月丙寅，侯乐元年。
元朔	五 六年，侯信为前将军击匈奴，遇单于兵，败，信降匈奴，国除。	六
元狩		六
元鼎		元年，侯乐死，无后，国除。
元封		
太初已后		

亲阳	若阳
匈奴相降，侯。	匈奴相降，侯。
三 二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年，侯月氏坐亡斩，国除。	三 二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年，侯猛坐亡斩，国除。

长平	平陵
以元朔二年再以车骑将军击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将军击匈奴，破右贤王，益封三千户。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青击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击将军从大将军，益封。
五 二年三月丙辰，烈侯卫青元年。	五 二年三月丙辰，侯苏建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年，侯建为右将军，与翕侯信俱败，独身脱来归，当斩，赎，国除。
六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岸头	平津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青击匈奴功侯。元朔六年，从大将军，益封。	以丞相诏所褒侯。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张次公元年。	四 （三）〔五〕年十一月乙丑，献侯公孙弘元年。
元年，次公坐与淮南王女奸，及受财物罪，国除。	二 四 三年，侯庆元年。
	六
	三 四年，侯庆坐为山阳太守有罪，国除。

涉安	昌武
以匈奴单于太子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从骠骑将军击左贤王功，益封。
一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单元年。 五月，卒，无后，国除。	三 四年（七）〔十〕月庚申， 坚侯赵安稽元年。
	六
	六
	一 五 二年，侯充国薨，亡后，国除。
	太初元年，侯充国薨，亡后，国除。

襄城	南谿	合骑
以匈奴相国降侯。	以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为葛绎侯。	以护军都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贤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
三 四年（七）〔十〕月庚申，侯无龙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孙贺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孙敖元年。
六	六	一 二年，侯敖将兵击匈奴，与骠骑将军期，后，畏懦，当斩，赎为庶人，国除。
六	四 五年，贺坐酎金，国除，绝，（十）〔七〕岁。	
六		
一 太初二年，无龙从浞野侯战死。 三 三年，侯病已元年。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绎侯。征和二年，贺子敬声有罪，国除。	

乐安	龙额	随成
以轻车将军再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	以都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横海将军击东越功，为案道侯。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攻农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韩说元年。	二 五年四月乙卯，侯赵不虞元年。
四 五年，侯蔡以丞相盗孝景园神道墼地罪，自杀，国除。	六	三 三年，侯不虞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坐)谩，国除。
	四 五年，侯说坐酎金，国绝。二岁复侯。	
	六 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说元年。	
	十三 征和二年，子长代，有罪，绝。子曾复封为龙额侯。	

从平	涉轶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至右贤王庭，数为雁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贤王庭，得王，虏阏氏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公孙戎奴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一 二年，侯戎奴坐为上郡太守发兵击匈奴，不以闻，谩，国除。	元年，侯朔有罪，国除。

宜春	阴安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伉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不疑元年。
六	六
元年，侯伉坐矫制不害，国除。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国除。

发干	博望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登元年。	一 六年三月甲辰，侯张骞元年。
六	一 二年，侯骞坐以将军击匈奴畏懦，当斩，赎，国除。
四 五年，侯登坐酎金，国除。	

冠军	众利
以嫪姚校尉再从大将军，六年从大将军击匈奴，斩相国功侯。元狩二年，以骠骑将军击匈奴，至祁连，益封；迎浑邪王，益封；击在左右贤王，益封。	以上谷太守四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首虏千级以上功侯。
一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贤元年。
六	一 二年，侯贤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罪，国除。
六 元年，哀侯燿元年。	
元年，哀侯燿薨，无后，国除。	

遼	宜冠
以匈奴赵王降，侯。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功侯。故匈奴归义。
一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赵王煖薨元年。 二年，暖薨死，无后，国除。	二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识元年。 四年，不识击匈奴，战军功增首不以实，当斩，赎罪，国除。

辉渠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虏五王功，益封。故匈奴归义。
五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仆多元年。
三
三 四年，侯屯元年。
六
四

从骠	下麾
以司马再从骠骑将军数深入匈奴，得两王子骑将功侯。以匈奴将军元封三年击楼兰功，复侯。	以匈奴王降侯。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赵破奴元年。	五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四 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国除。	四 二 五年，炀侯伊即轩元年。
浞野 四 三年，侯破奴元年。	六
一 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将军击匈奴，失军，为虏所得，国除。	四

涑阴	辉渠
以匈奴浑邪王将众十万降侯，万户。	以匈奴王降侯。
四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浑邪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瞿元年。
六 元年。魏侯苏元年。	一 二年，侯扁瞿死，无后，国除。
五 五年，魏侯苏薨，无后，国除。	

河綦
以匈奴右王与军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乌犁元年。
二
四 三年，余利鞮元年。
六
四

常乐	符离
以匈奴大当户与浑邪降侯。	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右王，将重会期，首虏二千七百人功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六	六
二 太初三年，今侯广汉元年。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国除。

壮	众利
以匈奴归义（匈奴）因淳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左王，以少破多，捕虏二千一百人功侯。	以匈奴归义楼剌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右王，手自剑合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复陆支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质侯伊即轩元年。
二	六
四 三年，今侯偃元年。	
六	五
	一 六年，今侯当时元年。
四	四

湘成	义阳
以匈奴符离王降侯。	以北地都尉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左王，得王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卫山元年。
四 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四

散	臧马
以匈奴都尉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	一 四年六月丁卯，康侯延年元年。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后，国除。
六	
六	
二 二 太初三年，今侯安汉元年。	

周子南君	乐通
以周后绍封。	以方术侯。
三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一 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将军栾大元年。 五年，侯大有罪，斩，国除。
三	
三 四年，君买元年。	
四	

瞭	朮阳
以匈奴归义王降侯。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一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国除。	一 四年，侯建德元年。 五年，侯建德有罪，国除。

龙亢	成安
以校尉繆(世)乐击南越,死事,子侯。	以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事,子侯。
二 五年三月壬午,侯广德元年。	二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六 六年,侯广德有罪诛,国除。	六 六年,侯延年有罪,国除。

昆	骐	梁期
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功侯。	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功侯。	以属国都尉五年间出击匈奴，得复累绋纒等功侯。
二 五年五月戊戌，（昆）侯渠复累元年。	二 五年(五)[六]月壬子，侯驹几元年。	二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牧丘	瞭	将梁
以丞相及先人万石积德谨行侯。	以南越将降侯。	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椎锋却敌侯。
二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庆元年。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毕取元年。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杨仆元年。
六	六	三 四年，侯仆有罪，国除。
二 二 三年，侯德元年。	四	

安道	随桃	湘成
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	以南越苍梧王闻汉兵至降侯。	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瓠骆兵四十余万降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阳令〔史〕定元年。	一 六年四月癸亥，侯赵光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申，侯监居翁元年。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海常	北石
以伏波司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以故东越衍侯佐繇王斩余善功侯。
一 六年七月乙酉，庄侯苏弘元年。	
六	六 元年正月壬午，侯吴阳元年。
太初元年，侯弘死，无后，国除。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下邳	繇婁
以故瓠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	以故校尉从横海将军说击东越功侯。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将黄同元年。	一 元年五月（乙）〔己〕卯，侯刘福元年。 二年，侯福有罪，国除。
四	

藥兒	开陵	临蔡
以军卒斩东越徇北将军功侯。	以故东越建成侯与繇王共斩东越王余善功侯。	以故南越郎闻汉兵破番禺，为伏波得南越相吕嘉功侯。
六 元年闰月癸卯，庄侯轅终古元年。	六 元年闰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六 元年闰月癸卯，侯孙都元年。
太初元年，终古死，无后，国除。		

东成	无锡	涉都
以故东越繇王斩东越王余善功侯，万户。	以东越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	以父弃故南海守，汉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六 元 年 闰 月 癸卯，侯居服元年。	六 元 年，侯多军元年。	六 元 年中，侯嘉元年。
		二 太 初 二 年，侯嘉薨，无后，国除。

平州	获菹
以朝鲜将汉兵至至降侯。	以朝鲜相汉兵至围之降侯。
一 三年四月丁卯，侯映元年。 四年，侯映薨，无后，国除。	四 三年四月，侯朝鲜相韩阴元年。

澶清	颺兹
以朝鲜尼溪相使人杀其王右渠来降侯。	以小月氏若苴王将众降侯。
四 三年六月丙辰，侯朝鲜尼溪相（侯）参元年。	三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无后，国除。

浩	軻譌
以故中郎将兵捕得车师王功侯。	以小月氏王将众千骑降侯。
一 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国除。封凡三月。	二 四年正月乙酉，侯扞者元年。 一 六年，侯胜元年。
	四

幾	湍阳
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	以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二 四年三月癸未，侯张谿归义元年。 六年，侯张谿使朝鲜，谋反，死，国除。	三 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二 太初二年，侯最死，无后，国除。

右太史公本表	
当涂	魏不害，以围守尉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蒲	苏昌，以围尉史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遼阳	江德，以园厩啬夫共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富民	四千秋，家在长陵。以故高庙寝郎上书谏孝武曰：“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上书至意，拜为大鸿胪。征和四年为丞相，封三千户。至昭帝时病死，子顺代立，为虎牙将军，击匈奴，不至质，诛死，国除。
右孝武封国名	

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褚先生：褚少孙，是汉代元帝、成帝间的一个博士。】 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当世之君子，行权【权：变通，不守成规，见机行事。】 合变，度【度：揣摩，揣测。】 时施宜，希世【希世：迎合世俗。】 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当世，岂不盛哉！

观其持满【持满：谨慎地保住兴旺发达的家业。】 守成【守成：守住

已经获得的成就。】 之道，皆不谦让，骄蹇【骄蹇：骄傲自大。】 争权，喜扬声誉，知进不知退，终以杀身灭国。以三得之【以三得之：指上文“行权合变，度时施宜，希世用事”。】 ，及身【及身：在自己这一辈。】 失之，不能传功于后世，令恩德流子孙，岂不悲哉！

夫龙雒侯曾为前将军，世俗顺善，厚重谨信，不与政事，退让爱人。其先起于晋六卿之世。有土君国以来，为王侯，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以至于今，凡百余岁，岂可与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语之哉？悲夫，后世其诫之！

晚辈儒士褚先生说：太史公在本篇的记事截止到孝武帝，因此我又撰写记录了孝昭帝之后功臣封侯的情况，编在下方，这是为了让后世的晚辈能够看到那些功臣们、传世久远者的经验，以及那些失败者、很短时间内就将爵位断送了的教训，使自己引以为戒。当世的君子，能够不守成规而见机行事，能够审时度势而随机应变，能够迎合世俗而受到重用，从而建功立业，封地封侯，在当世扬名，好不兴盛至极啊！

然而观察他们谨慎地保住兴旺的家业和取得的成就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谨慎，而是骄傲自大，争权夺力，喜欢宣扬自己的名声，只知前进，不留任何退路，最终都被杀，封国也随即灭绝。依靠以上三种途径获得的侯位，在自己这一代就丢掉了，没能将功业传给子孙后人，让子孙们也能沐浴恩德，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

龙雒侯韩曾出任前将军一职时，他能够顺应世俗，做善事，忠厚、谨慎，不参与政事，遇事谦和退让，爱护别人。他的先祖原本是春秋时晋国的六卿之一。自从拥有封地成为诸侯以来，子孙相继为王为侯，子子孙孙世代相传，不曾断绝，经过了多少年岁和世代，直到今天，算起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怎么能够和在自己这一辈就失去爵位、封地的功臣们相提并论呢？实在是悲哀啊，后世的人们要引以为戒！

博陆	霍光，家在平阳。以兄骠骑将军故贵。前事武帝，觉捕得侍中谋反者马何罗等功侯，三千户。中辅幼主昭帝，为大将军。谨信，用事擅治，尊为大司马，益封邑万户。后事宣帝。历事三主，天下信向之，益封二万户。子禹代立，谋反，族灭，国除。
秬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从浑邪王将众五万，降汉归义，侍中，事武帝，觉捕侍中谋反者马何罗等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谨厚，益封三千户。子弘代立，为奉车都尉，事宣帝。
安阳	上官桀，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稍贵，事武帝，为左将军。觉捕斩侍中谋反者马何罗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与大将军霍光争权，因以谋反，族灭，国除。
桑乐	上官安。以父桀为将军故贵，侍中，事昭帝。安女为昭帝夫人，立为皇后故侯，三千户。骄蹇，与大将军霍光争权，因以父子谋反，族灭，国除。
富平	张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张汤子武帝时给事尚书，为尚书令。事昭帝，谨厚习事，为光禄勋右将军。辅政十三年，无适过，侯，三千户。及事宣帝，代霍光为大司马，用事，益封万六千户。子延寿代立，为太仆，侍中。
义阳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从军为郎，为平乐监。昭帝时，刺杀外国王，天子下诏书曰：“平乐监傅介子使外国，杀楼兰王，以直报怨，不烦师，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户封介子为义阳侯。”子厉代立，争财相告，有罪，国除。

商利	王山，齐人也。故为丞相史，会骑将军上官安谋反，山说安与俱入丞相，斩安。山以军功为侯，三千户。上书愿治民，为代太守。为人所上书言，系狱当死，会赦，出为庶人，国除。
建平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给事大将军幕府，发觉谋反者骑将军上官安等罪，封为侯，邑二千七百户，拜为太仆。元年，出为西河太守。五凤三年，入为御史大夫。
弋阳	任官。以故上林尉捕格谋反者左将军上官桀，杀之便门，封为侯，二千户。后为太常，及行卫尉事。节俭谨信，以寿终，传于子孙。
宜城	燕仓。以故大将军幕府军吏发谋反者骑将军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户。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	王欣，家在齐。本小吏佐史，稍迁至右辅都尉。武帝数幸扶风郡，诇共置办，拜为右扶风。至孝昭时，代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元凤三年，代田千秋为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为人所上书言暴，自杀，不殊。子代立，为属国都尉。
安平	杨敞，家在华阴。故给事大将军幕府，稍迁至大司农，为御史大夫。元凤六年，代王诇为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病死。子贲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为典属国。三岁，以季父悼故出恶言，系狱当死，得免，为庶人，国除。
右孝昭时所封国名	

阳平	蔡义，家在温。故师受《韩诗》，为博士，给事大将军幕府，为杜城门候。入侍中，授昭帝《韩诗》，为御史大夫。是时年八十，衰老，常两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议，以为为人主师，当以为相。以元平元年代杨敞为丞相，封二千户。病死，绝无后，国除。
扶阳	韦贤，家在鲁。通《诗》《礼》《尚书》，为博士，授鲁大儒，入侍中，为昭帝师，迁为光禄大夫，大鸿胪，长信少府。以为人主师，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千八百户。为丞相五岁，多恩，不习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为太常。坐祠庙骑，夺爵，为关内侯。
平陵	范明友，家在陇西。以家世习外国事，使护西羌。事昭帝，拜为度辽将军，击乌桓功侯，二千户。取霍光女为妻。地节四年，与诸霍子禹等谋反，族灭，国除。
营平	赵充国。以陇西骑士从军得官，侍中，事武帝。数将兵击匈奴有功，为护军都尉，侍中，事昭帝。昭帝崩，议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封二千五百户。
阳成	田延年。以军吏事昭帝；发觉上官桀谋反事，后留迟不得封，为大司农。本造废昌邑王议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二千七百户。逢昭帝崩，方上事并急，因以盗都内钱三千万。发觉，自杀，国除。

平丘	王迁,家在卫。为尚书郎,习刀笔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二千户。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诸侯王金钱财,漏泄中事,诛死,国除。
乐成	霍山。山者,大将军光兄子也。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天子许之,拜山为侯。后坐谋反,族灭,国除。
冠军	霍云。以大将军兄骠骑将军适孙为侯。地节三年,天子下诏书曰:“骠骑将军去病击匈奴有功,封为冠军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无后。《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其以邑三千户封云为冠军侯。”后坐谋反,族灭,国除。
平恩	许广汉,家昌邑。坐事下蚕室,独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时,素与广汉出入相通,卜相者言当大贵,以故广汉施恩甚厚。地节三年,封为侯,邑三千户。病死无后,国除。
昌水	田广明。故郎,为司马,稍迁至南郡都尉、淮阳太守、鸿胪、左冯翊。昭帝崩,议废昌邑王,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本始三年,封为侯,邑二千三百户。为御史大夫。后为祁连将军,击匈奴,军不至质,当死,自杀,国除。

高平	魏相，家在济阴。少学《易》，为府卒史，以贤良举为茂陵令，迁河南太守。坐贼杀不辜，系狱，当死，会赦，免为庶人。有诏守茂陵令，为扬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复为河南太守，迁为大司农、御史大夫。地节三年，谮毁韦贤，代为丞相，封千五百户。病死，长子宾代立，坐祠庙失侯。
博望	许中翁。以平恩侯许广汉弟封为侯，邑二千户。亦故有私恩，为长乐卫尉。死，子延年代立。
乐平	许翁孙。以平恩侯许广汉少弟故为侯，封二千户。拜为强弩将军，击破西羌，还，更拜为大司马、光禄勋。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汤代立。
将陵	史子回。以宣帝大母家封为侯，二千六百户，与平台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孙，嫉妒，绞杀侍婢四十余人，盗断妇人初产子臂膝以为媚道。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台	史子叔。以宣帝大母家封为侯，二千五百户。卫太子时，史氏内一女于太子，嫁一女鲁王，今见鲁王亦史氏外孙也。外家有亲，以故贵，数得赏赐。
乐陵	史子长。以宣帝大母家贵，侍中，重厚忠信。以发觉霍氏谋反事，封三千五百户。
博成	张章，父故颍川人，为长安亭长。失官，之北阙上书，寄宿霍氏第舍，卧马枥间，夜闻养马奴相与语，言诸霍氏子孙欲谋反状，因上书告反，为侯，封三千户。

都成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发觉故大将军霍光子禹等谋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户。安上者，奉车都尉柁侯从群子。行谨善，退让以自持，欲传功德于子孙。
平通	杨恽，家在华阴，故丞相杨敞少子，任为郎。好士，自喜知人，居众人中常与人颜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与屏语，言霍氏谋反状，共发觉告反，侯，二千户，为光禄勋。到五凤四年，作为妖言，大逆罪腰斩，国除。
高昌	董忠，父故颍川阳翟人，以习书诣长安。忠有材力，能骑射，用短兵，给事期门。与张章相习知，章告语忠霍禹谋反状，忠以语常侍骑郎杨恽，共发觉告反，侯，二千户。今为泉骑都尉，侍中。坐祠宗庙乘小车，夺百户。
爰戚	赵成。用发觉楚国事侯，二千三百户。地节元年，楚王与广陵王谋反，成发觉反状，天子推恩广德义，下诏书曰“无治广陵王”，广陵不变更。后复坐祝诅灭国，自杀，国除。今帝复立子为广陵王。
鄯	地节三年，天子下诏书曰：“朕闻汉之兴，相国萧何功第一，今绝无后，朕甚怜之，其以邑三千户封萧何玄孙建世为鄯侯。”
平昌	王长君，家在赵国，常山广望邑人也。卫太子时，嫁太子家，为太子男史皇孙为配，生子男，绝不闻声问，行且四十余岁，至今元康元年中，诏征，立以为侯，封五千户。宣帝舅父也。
乐昌	王稚君，家在赵国，常山广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为侯，邑五千户。平昌侯王长君弟也。

邛成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为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户。言奉光初生时，夜见光其上，传闻者以为当贵云。后果以女故为侯。
安远	郑吉，家在会稽。以卒伍起从军为郎，使护将弛刑士田渠梨。会匈奴单于死，国乱，相攻，日逐王将众来降汉，先使语吉，吉将吏卒数百人往迎之。众颇有欲还者，斩杀其渠率，遂与俱入汉。以军功侯，二千户。
博阳	邴吉，家在鲁。本以治狱为御史属，给事大将军幕府。常施旧恩宣帝，迁为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户。神爵二年，代魏相为丞相。立五岁，病死。子翁孟代立，为将军，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庙不乘大车而骑至庙门，有罪，夺爵，为关内侯。
建成	黄霸，家在阳夏，以役使徙云阳。以廉吏为河内守丞，迁为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坐见知夏侯胜非诏书大不敬罪，久系狱三岁，从胜学《尚书》。会赦，以贤良举为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善化，男女异路，耕者让畔，赐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颍川，入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五凤三年，代邴吉为丞相。封千八百户。
西平	于定国，家在东海。本以治狱给事为廷尉史，稍迁御史中丞。上书谏昌邑王，迁为光禄大夫，为廷尉。乃师受《春秋》，变道行化，谨厚爱人。迁为御史大夫，代黄霸为丞相。
右孝宣时所封	
阳平	王稚君，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为太子妃。太子立为帝，女为皇后，故侯，千二百户。初元以来，方盛贵用事，游宦求官于京师者多得其力，未闻其有知略广宣于国家也。

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陈仁锡：「『盛哉天子之德』即所谓『推私恩』也，其说盖自主父偃发之。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当时之分封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选自《史记》卷二十一，为表中的第九篇。“王子侯”，即本表中所列王侯皆因王子而侯，也就是这些人并无功可言。本表共列出了武帝所封的王子侯一百六十二人。

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私恩：汉初诸侯王死后，由嫡子继承其土地爵位，而其他的儿子没有土地分封。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王把土地分封给其余众子为侯国，这样一个诸侯国被分为若干个小诸侯国，实力大为削弱。】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皇帝诏令御史大夫说：“诸侯王有打算推恩于私亲而把封地分给子弟的，让他们各自把意见分条呈上，我将亲自制定这些子弟的封号。”

太史公说：“天子的恩德，真伟大啊！皇帝有可贺之事，天下人都能承蒙恩泽。”

国名	兹	安成	宜春
王子号	河间献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元光	二 五年正月壬子，侯刘明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刘苍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巳，侯刘成元年。
元朔	二 三年，侯明坐谋反杀人，弃市，国除。	六	六
元狩		六	六
元鼎		六 元年，今侯自当元年。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		四	

句容	句陵	杏山	浮丘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楚安王子。	楚安王子。
一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刘党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巳，侯刘福元年。	一 六年后九月壬戌，侯刘成元年。	一 六年后九月壬戌，侯刘不审元年。
元年，哀侯党薨，无后，国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二 五年，侯霸元年。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国除。

广威	丹杨	盱台
鲁共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六 元年十（一）月丁酉，节侯刘择元年。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刘象之元年。
六 元年，侯始元年。	元狩元年，侯敢薨，无后，国除。	六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国除。

湖孰	秩阳	睢陵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六 元 年 正 月 丁 (亥) [卯], 顷 侯 刘 胥元年。	六 元 年 正 月 丁 卯 , 终 侯 刘 濞 元 年 。	六 元 年 正 月 丁 卯 , 侯 刘 定 国 元 年 。
六	六	六
四 二 五 年 , 今 侯 圣 元 年 。	三 四 年 , 终 侯 濞 薨 , 无 后 , 国 除 。	四 五 年 , 侯 定 国 坐 酎 金 , 国 除 。
六		
四		

龙丘	张梁	剧	壤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代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刘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刘错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刘高遂。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国除。	二 四 三年，今侯顺元年。	一 五 二年，孝侯广昌元年。	六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平望	临原	葛魁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刘赏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刘始昌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节侯刘宽元年。
二 四 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六	三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六	六	二 三年，侯戚坐杀人，弃市，国除。
六	六	
四	四	

益都	平酌	剧魁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 二年五月乙巳， 侯刘胡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 戴侯刘彊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 夷侯刘墨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元年，思侯中时 元年。	六
六	六	三 元年，侯昭元 年。 三 四年，侯德元 年。
四	四	四

寿梁	平度	宜成	临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守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衍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刘偃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刘奴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守坐耐金，国除。	六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元年，侯福坐杀弟，弃市，国除。	四

雷	东莞	辟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五 二年五月甲戌， 侯刘稀元年。	三 二年五月甲戌， 侯刘吉元年。 五年，侯吉有痼疾， 不朝，废，国除。	三 二年五月甲戌， 节侯刘壮元年。 二 五年，侯朋元 年。
六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朋坐酎 金，国除。

尉文	封斯	榆丘	襄曉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五 二年六月 甲午，节侯刘 丙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共侯刘 胡阳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寿 福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建 元年。
六 元年，侯 悽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 悽坐酎金，国 除。	六	四 五年，侯 寿福坐酎金， 国除。	四 五年，侯 建坐酎金，国 除。
	六		
	二 二 三年，今 侯如意元年。		

邯会	朝	东城	阴城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仁 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义 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遗 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苍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二 四 三年，今 侯禄元年。	元年，侯遗有 罪，国除。	六
六	六		元年，侯苍有 罪，国除。
四	四		

广望	将梁	新馆	新处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安 中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朝 平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未 央元年。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嘉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 朝平坐酎金， 国除。	四 五年，侯 未央坐酎金， 国除。	四 五年，侯 嘉坐酎金，国 除。
六			
四			

陞城	蒲領	西熊	枣彊
中山靖王子。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五 二年六月 甲午，侯刘贞 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嘉 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明 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晏 元年。
六			
四 五年，侯 贞坐耐金，国 除。			

毕梁	房光	距阳	葵（安）
广川惠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婴 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殷 元年。	四 三年十一 月癸酉，侯刘 玃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邈 元年。
六	六	四 二 五年，侯 渡元年。	六
六	元年，侯殷有 罪，国除。	四 五年，侯 渡有罪，国除。	六
三 四年，侯 婴有罪，国除。			六 元年，今 侯婴元年。
			四

阿武	参户	州乡	成平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四 三年十月 癸酉，湣侯刘 豫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勉 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节侯刘 禁元年。	四 三年十月 癸酉，侯刘礼 元年。
六	六	六	二 三年，侯 礼有罪，国除。
六	六	六	
六	六	五 一 六年，今 侯惠元年。	
二 二 三年，今 侯宽元年。	四	四	

广	盖胥	陪安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济北贞王子。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顺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让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康侯刘不害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顺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让坐酎 金，国除。	一 二年，哀侯秦客 元年。 二 三年，侯秦客 薨，无后，国除。

榮簡	周堅	安陽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騫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何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桀元年。
二 三年，侯騫有 罪，國除。	四 二 五年，侯當時元 年。	六
	四 五年，侯當時坐 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五 據	富	陪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腹丘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袭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繆侯刘明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腹丘坐 酎金，国除。	六	二 三年，侯邑元 年。 二 五年，侯邑坐酎 金，国除。
	六	
	四	

叢	平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信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遂元年。
六	元年，侯遂有罪，国除。
四 五年，侯信坐酎金，国除。	

羽	胡母	离石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代共王子。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成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 侯刘楚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 侯刘绾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楚坐耐 金，国除。	六
六		六
四		四

邵	利昌	藺	临河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四 三年正月 壬戌，侯刘慎 元年。	四 三年正月 壬戌，侯刘嘉 元年。	三 年 正 月 壬 戌，侯刘惠元 年。	三 年 正 月 壬 戌，侯刘贤元 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隰成	士军	皋狼	千章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忠元年。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郢客元年。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迁元年。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遇元年。
	侯郢客坐与人妻奸，弃市。		

博阳	宁阳	瑕丘	公丘
齐孝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四 三年三月 乙卯，康侯刘 就元年。	四 三年三月 乙卯，节侯刘 恢元年。	四 三年三月 乙卯，节侯刘 贞元年。	四 三年三月 乙卯，夷侯刘 顺元年。
六	六	六	六
二 三年，侯 终吉元年。 二 五年，侯 终吉坐耐金， 国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郁狼	西昌	涇城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四 三年三月乙卯， 侯刘骑元年。	四 三年三月乙卯， 侯刘敬元年。	四 三年三月癸酉， 侯刘义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骑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敬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义坐酎 金，国除。

邯平	武始	象氏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四 三年四月庚辰， 侯刘顺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 侯刘昌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 节侯刘贺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顺坐酎 金，国除。	六	六
	六	二 四 三年，思侯安德 元年。
	四	四

易	洛陵	攸輿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四 三年四月庚辰， 安侯刘平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 侯刘章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 侯刘则元年。
六	一 二年，侯章有 罪，国除。	六
六		六
四 二 五年，今侯种元 年。		六
四		元年，侯则篡死罪， 弃市，国除。

茶陵	建成	安众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三 四年三月乙丑， 侯刘欣元年。	三 四年二月乙丑， 侯刘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 康侯刘丹元年。
六	五 六年，侯拾坐不 朝，不敬，国除。	六
一 五 二年，哀侯阳元 年。		六
六		五 一 六年，今侯山 拊元年。
元年，侯阳薨，无后， 国除。		四

叶	利乡	有利	东平
长沙定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 四年三月 乙丑，康侯刘 嘉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康侯刘 婴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钉 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庆 元年。
六	二 三年，侯婴 有罪，国除。	元年，侯钉坐遗 淮南书称臣，弃 市，国除。	二 三年，侯 庆坐与姊妹奸， 有罪，国除。
四 五年，侯嘉 坐酎金，国除。			

运平	山州	海常	钧丘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沂 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齿 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福 元年。	三 四年三月 乙丑，侯刘宪 元年。
六	六	六	三 三 四年，今 侯执德元年。
四 五年，侯欣 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齿 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福 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四

南城	广陵	庄原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三 四年三月乙丑， 侯刘贞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 常侯刘表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 侯刘臯元年。
六	四 二 五年，侯成元 年。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臯坐酎 金，国除。
六		
四		

临乐	东野	高平	广川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 四年四月 甲午，敦侯刘 光元年。	三 四年四月 甲午，侯刘章 元年。	三 四年四月 甲午，侯刘嘉 元年。	三 四年四月 甲午，侯刘颇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 嘉坐酎金，国 除。	四 五年，侯 颇坐酎金，国 除。
五 一 六年，今 侯建元年。	六		
四	四		

千鍾	披阳
河间献王子。	齐孝王子。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刘摇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刘燕元年。
一 二年，侯阴不使人为秋请，有罪，国除。	六
	四 二 五年，今侯隅元年。
	六
	四

定	稻	山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三 四年四月乙卯， 敬侯刘越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 夷侯刘定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 侯刘国元年。
六	六	六
三 三 四年，今侯德元 年。	二 四 三年，今侯都阳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繁安	柳	云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三 四年四月乙卯， 侯刘忠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 康侯刘阳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 夷侯刘信元年。
六	六	六
六	三 三 四年，侯罢师元 年。	五 一 六年，今侯岁发 元年。
六	四 二 五年，今侯自为 元年。	六
三 一 四年，今侯寿元 年。	四	四

牟平	柴	柏阳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三 四年四月乙卯， 共侯刘濞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 原侯刘代元年。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 侯刘终古元年。
二 四 三年，今侯奴元 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鄙	桑丘	高丘
赵敬肃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刘延年元年。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节侯刘洋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刘破胡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国除。	三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元年，侯破胡薨，无后，国除。
	六	
	四	

柳宿	戎丘	樊輿	曲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二 五年三月 癸酉，夷侯刘 盖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侯刘让 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节侯刘 条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侯刘万 岁元年。
二 四 三年，侯 苏元年。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 苏坐酎金，国 除。	四 五年，侯 让坐酎金，国 除。	六	四 五年，侯 万岁坐酎金， 国除。
		六	
		四	

安郭	安險	安遙	夫夷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长沙定王子。
二 五年三月 癸酉，侯刘博 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侯刘应 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侯刘恢 元年。	二 五年三月 癸酉，敬侯刘 义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 应坐酎金，国 除。	四 五年，侯 恢坐酎金，国 除。	四 六 五年，今 侯禹元年。
六			六
四			四

春陵	都梁	洮阳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二 五年六月壬子， 侯刘买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 敬侯刘遂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 靖侯刘狗鼯元年。
六	六	五 六年，侯狗鼯 薨，无后，国除。
六	六 元年，今侯系元 年。	
六	六	
四	四	

泉陵	终弋	麦	钜合
长沙定王子。	衡山王赐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二 五年六月壬子，节侯刘贤元年。	一 六年四月丁丑，侯刘广置元年。		
六	六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昌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发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广置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昌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发坐酎金，国除。
六			
四			

昌	黄	零殷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 康侯刘泽元年。
四 五年，侯差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方坐酎 金，国除。	六

石洛	扶滹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敬元 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昆吾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校	枋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霸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让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父城	庸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谭元年。
四 五年，侯光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四

翟	鱣	彭	輶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 戊寅，侯刘寿 元年。	六 元年四月 戊寅，侯刘应 元年。	六 元年四月 戊寅，侯刘偃 元年。	六 元年四月 戊寅，侯刘息 元年。
四 五年，寿 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 应坐酎金，国 除。	四 五年，侯 偃坐酎金，国 除。	六
			六
			四

虚水	东淮	栒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类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买元年。
六	四 五年，侯类坐酎 金，国除。	四 五年，侯买坐酎 金，国除。
六		
四		

涓	陆	广饶
城阳顷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不疑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 侯刘何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 康侯刘国元年。
四 五年，侯不疑坐 酎金，国除。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餅	俞闾	甘井
蓄川靖王子。	蓄川靖王子。	广川穆王子。
六 元年十月辛卯， 侯刘成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 侯刘不害元年。	六 元年十月乙酉， 侯刘元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襄陵	皋虞
广川穆王子。	胶东康王子。
六 元年十月乙酉，侯刘圣元年。	
六	三 元年五月丙午，侯刘建元年。 三 四年，今侯处元年。
六	六
四	四

魏其	祝兹
胶东康王子。	胶东康王子。
六 元年五月丙午，畅侯刘昌元年。	四 元年，五月丙午，侯刘延元年。 五年，延坐弃印绶出国，不敬，国除。
六	
四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第十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选自《史记》卷二十二，为表中的最后一篇。本表起自高祖元年，终于成帝鸿嘉元年。相、将为国家安定之关键，内要靠相，外要靠将，对于巩固大汉王朝的天下有重要意义。本表所展现的就是汉兴百年间国家所经的大事及诸将相的变化情况，可看作是整个汉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此表无序。

	公元前 206	前 205	前 204
	高皇帝元年	二	三
大事记	春，沛公为汉王，之南郑。秋，还定雍。	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夏，伐项籍，至彭城。立太子。还据荥阳。	魏豹反。使韩信别定魏，伐赵。楚围我荥阳。
相位	一 丞相萧何守汉中。	二 守关中。	三
将位		一 太尉长安侯卢绾。	二
御史大夫位	御史大夫周苛守荥阳。		

前 203	前 202
四	五
使韩信别定齐及燕，太公自楚归，与楚界洪渠。	冬，破楚垓下，杀项籍。春，王践皇帝位定陶。 入都关中。
四	五 置太尉官。
三 周苛守荥阳，死。	四 后九月，绾为燕王。
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前 201	前 200	前 199
六	七	八
尊太公为太上皇。刘仲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	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伐匈奴，匈奴围我平城。	击韩信反虜于赵城。贯高作乱，明年觉，诛之。匈奴攻代王，代王弃国亡，废为郅阳侯。
六 封为酇侯。张苍为计相。	七	八

前 198	前 197	前 196	前 195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未央宫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辇上坐，帝奉玉卮上寿，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与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称万岁。徙齐田，楚昭、屈、景于关中。	太上皇崩。陈豨反代地。	诛淮阴、彭越。黥布反。	冬，击布。还过沛。夏，上崩，（置）〔葬〕长陵。
九 迁为相国。	十	十一	十二
		周勃为太尉。攻代。后官省。	
御史大夫昌为赵丞相。	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		

前 194	前 193	前 192	前 191
孝惠元年	二	三	四
赵隐王如意死。始作长安城西北方。除诸侯丞相为相。	楚元王、齐悼惠王来朝。 °驪 七月辛未，何	初作长安城。蜀湔氏反，击之。	三月甲子，赦，无所复作。
十三	十四 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国。	二	三

前 190	前 189	前 188
五	六	七
为高祖立庙于沛城成，置歌儿一百二十人。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七月，齐悼惠王薨。立太仓、西市。（八月赦齐）	上崩。大臣用张辟强计，吕氏权重，以吕台为吕王。立少帝。（己卯）〔九月辛巳〕，葬安陵。
四	一 十月（乙）〔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二
	°𠂔𠂔𠂔𠂔	
	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前 187	前 186	前 185	前 184	前 183
高后元年	二	三	四	五
王 孝 惠 诸 子。置 孝 悌 力田。	十二月，吕 王台薨，子 嘉代立为 吕王。行八 铢钱。		废少帝，更 立常山王弘 为帝。	八月，淮阳王 薨，以其弟壶 关侯武为淮阳 王。令戌卒岁 更。
三 十一月 甲子，徙平 为右丞相。 辟阳侯审食 其为左丞 相。	四 平。 食其。 二	五 三	六 四 °阜摺平嘉	七 五
			一 绛侯周 勃为太尉。	二
	平 阳 侯 曹 窋 为 御 史 大夫。			

前 182	前 181	前 180	前 179
六	七	八	孝文元年
以吕产为吕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昼昏。	赵王幽死，以吕禄为赵王。梁王徙赵自杀。	七月，高后崩。九月，诛诸吕。后九月，代王至，践皇帝位。 后九月，食其其相。	除收斡相坐律。立太子。赐民爵。
八	九	十 七月辛巳，为帝太傅。九月〔丙〕〔壬〕戌，复为丞相。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为左丞相。太尉绛侯周勃为右丞相。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隆虑侯灶为将军，击南越。	六 勃为相，颖阴侯灌婴为太尉。
		御史大夫苍。	

二	三
除诽谤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胜）〔揖〕为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上幸太原。济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尽与太原，太原更号代。 十一月，丞相免，太子武薨。
一 十一月乙亥，绛侯勃复为丞相。	一 十二月乙亥，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 丞相灌婴薨。
一	二 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击济北。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遫、深泽侯将夜皆为将军，属武祁侯贺，将兵屯荥阳。

前 171	前 170	前 169	前 168	前 167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温室钟自鸣。以芷阳乡为霸陵。	诸侯王皆至长安。	上幸代。地动。	河决东郡金堤。徙淮阳王为梁王。	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六	七	八	九	十
御史大夫敬。				

前 166	前 165	前 164	前 163	前 162
十四	十五	十六	后元年	二
匈奴大入萧关,发兵击之,及屯长安旁。	黄龙见成纪。上始郊见雍五帝。	上始〔郊〕见渭阳五帝。	新垣平诈言方士,觉,诛之。	匈奴和亲,地动。 丞相。 八月戊辰,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封故安侯。
成侯董赤、内史栾布、昌侯卢卿、隆虑侯灶、宁侯遫皆为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皆击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皆为将军,屯长安旁。				
				御史大夫青。

前 161	前 160	前 159	前 158
三	四	五	六
置谷口邑。		上幸雍。	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二万人入云中。
二	三	四	五
			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宗正刘礼军霸上；祝兹侯徐厉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去，亦罢。

前 157	前 156	前 155
七	孝景元年	二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临三日，葬霸陵。	立孝文皇帝庙，郡国为太宗庙。	立皇子德为河闲王，（闾）[闾]为临江王，余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 °幸肇
六	七 °是年臣置	八 开封侯陶青为丞相。
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属国捍为将屯将军。詹事戎奴为车骑将军，侍太后。		
		御史大夫错。

前 154	前 153	前 152	前 151	前 150
三	四	五	六	七
吴楚七国反，发兵击，皆破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立太子。	置阳陵邑。 ° 幸 梁 徙 彭越 張敖 徙 趙王	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四月丁巳，胶东王立为太子。 ° 徙 孟 景
二	三	四	五	六月乙巳，太尉条侯亚夫为丞相。 ° 景 趙 王 孟
中尉条侯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曲周侯酈寄为（大）将军，击赵；窦婴为大将军，屯荥阳；栾布为（大）将军，击齐。	二 太尉亚夫。	三	四	五 迁为丞相。
	御史大夫蚡。		御史大夫阳陵侯岑迈。	御史大夫舍。

前 143	前 142	前 141	前 140
后元年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五月，地动。 七月乙巳， 日蚀。 令免相。		正月甲子，孝 景〔皇帝〕崩。 二月丙子，太 子立。	。相免。
五 八月壬 辰，御史大夫 建陵侯卫綰 为丞相。	二	三	四 魏其侯窦婴 为丞相。 。相免。
	迈卒。 。大夫。御 六月丁丑，		武安侯田蚡为太 尉。
御史大夫不 疑。			御史大夫抵。

前 139	前 138	前 137	前 136
二	三	四	五
置茂陵。 °𠂔𠂔𠂔𠂔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		行三分钱。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二	三	四
御史大夫赵绾。		御史大夫青翟。	

前 135	前 134	前 133	前 132
六	元光元年	二	三
正月，闽越王反。孝景太后崩。 昌免相。		帝初之雍，郊见五時。	五月丙子，〔决河〕〔河决〕于瓠子。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二	三	四
昌免为大子太尉。		夏，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纂单于马邑，不合，诛恢。	
御史大夫安国。			

前 131	前 130	前 129	前 128
四	五	六	元朔元年
十二月丁亥，地动。 ° 亥	十月，族灌夫家，弃魏其侯市。	南夷始置邮亭。	卫夫人立为皇后。
五 平棘侯薛泽为丞相。	二	三	四
		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皆击匈奴。	车骑将军青出雁门，击匈奴。卫尉韩安国为将屯将军，军代，明年，屯渔阳卒。
御史大夫欧。			

前 123

前 122

六	元狩元年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皆自杀，国除。
二	三
大将军青再出定襄击胡。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败降匈奴。卫尉苏建为右将军，败身脱。左内史沮为强弩将军。皆属青。	
	御史大夫蔡。

前 121	前 120	前 119	前 118
二	三	四	五
匈奴入雁门、代郡。江都王建反。胶东王子庆立为六安王。 ○幸焉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幸焉 ‘匈奴入定襄’
四 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	二	三	四 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胡，至祁连；合骑侯敖为将军，出北地；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为将军，出右北平。		大将军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击单于。	
御史大夫汤。			

前 117	前 116	前 115	前 114	前 113
六	元鼎元年	二	三	四
四 月 乙 巳， 皇 大 閼 为 齐 王， 旦 为 燕 王， 胥 为 广 陵 王。		° 妾 早 ‘ 蜚 早 露 早		立 常 山 宪 王 子 平 为 真 定 王， 商 为 泗 水 王。 六 月 中， 河 东 汾 阴 得 宝 鼎。
二	三	四 太 子 太 傅 高 陵 侯 赵 周 为 丞 相。	二	三
		° 妾 早 ‘ 蜚 早 露 早		
		御 史 大 夫 庆。		

前 112	前 111	前 110	前 109
五	六	元封元年	二
三 月 中，南 越 相 嘉 反，杀 其 王 及 汉 使 者。 °姿 目 ‘丕 掘 帝 固 ‘目 \	十二 月，东 越 反。		
四 九 月 辛 巳，御 史 大 夫 石 庆 为 丞 相， 封 牧 丘 侯。	二	三	四
卫尉路博德为 伏波将军，出 桂阳；主爵杨 仆为楼船将 军，出豫章： 皆破南越。	故龙颌侯韩说为 横海将军，出会 稽；楼船将军杨 仆出豫章；中尉 王温舒出会稽： 皆破东越。		秋，楼船将军杨 仆、左将军荀 彘出辽东，击朝 鲜。
	御史大夫式。	御 史 大 夫 宽。	

前108	前107	前106	前105	前 104	前 103	前 102	前 101
三	四	五	六	太初 元年	二	三	四
				改 历， 以 正 月 为 岁首。	°𠂔𠂔〔𠂔〕 (申) 𠂔𠂔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月丁 卯，太仆公孙 贺为丞相，封 葛绎侯。	二	三
						御 史 大 夫 延广。	

前 100	前 99	前 98	前 97
天汉元年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击将军韩说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皆击匈奴。
御史大夫卿。		御史大夫周。	

前 96	前 95	前 94	前 93
太始元年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御史大夫胜之。	

前 92	前 91	前 90	前 89
征和元年	二	三	四
冬，贺正。死。	七月壬午，太子发兵，杀游将军说、使者江充。	六月，刘屈氂因巫蛊杀太子。	
十二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	二	六月丁巳，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	
	御史大夫成。		

前 88	前 87	前 86	前 85	前 84	前 83
后元元年	二	孝昭始元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辛。 九月，日磳	五	六	七
	二月己巳，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磳为车骑将军，秬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大将军。				三月癸酉，卫尉王莽为左将军，骑都尉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前 82	前 81	前 80	前 79	前 78	前 77	前 76
五	六	元凤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千秋卒。 三月甲戌，	十二月 庚戌， 擿卒。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月乙丑， 御史大夫 王擿为丞 相，封富春 侯。	二
		九 月 庚 午，光禄 勋 张 安 世 为 右 将军。		十二月庚 寅，中郎 将范明友 为度辽将 军，击乌 丸。		
		御 史 大 夫 擿。			御 史 大 夫 杨 敞。	

前 75	前 74	前 73
六	元平元年	孝宣本始元年
	[°]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杨敞为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封阳平侯。	二
九月庚寅，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乌丸。	四月甲申，光禄大夫龙额侯韩曾为前将军。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赵充国为后将军，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	

前 72	前 71	前 70
二	三	四
	三月戊子，皇后崩。 六月乙丑，义薨。	十月乙卯， 立霍后。
三	六月甲辰，长信少府韦 贤为丞相，封扶阳侯。 田广明、田顺击胡还， 杀。充国卒。杀。自杀。	二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广 明为祁连将军，龙额侯韩 曾为后将军，营平侯赵充 国为蒲类将军，度辽将军 平陵侯范明友为云中太 守，富民侯田顺为虎牙将 军：皆击匈奴。		
	御史大夫魏相。	

前 69	前 68	前 67	前 66	前 65
地节元年	二	三	四	元康元年
		立太子。 五月甲申，罢老， 金帛。		
三	四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为丞相，封高平侯。 三月庚午，将军光卒。	二	三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将霍禹为右将军。	七月，安世为大司马、卫将军。禹为大司马。	七月壬寅，禹薨。	
		御史大夫郗吉。		

前 64	前 63	前 62	前 61	前 60	前 59
二	三	四	神爵元年	二	三
			上 郊 甘 泉 太 時、汾阴后土。	上郊雍五 時。役 褊 出宝璧玉 器。	。幸卧 ‘目三
四	五	六 。辛丑 ，八月丙寅	七	八	四 月 戊 戌，御史 大夫 郅 吉 为 丞 相，封博 阳侯。
			四月，乐成侯许 延寿为强弩将 军。后将军充国 击羌。酒泉太守 辛武贤为破羌 将军。韩曾为大 司 马、车 骑 将 军。		
					御 史 大 夫望之。

前 58	前 57	前 56	前 55	前 54	前 53
四	五凤元年	二	三	四	甘露元年
			辛酉，正月，旱。		
二	三	四 景帝五年，己丑。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封建成侯。	二	三 延寿卒，三月丁未。
		五月，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御史大夫霸。	御史大夫延年。		

前 52	前 51	前 50	前 49	前 48
二	三	四	黄龙元年	孝元初元元年
赦殊死， 赐高年及 鰥寡孤独 帛，女子 牛酒。	○驪驪 ‘五己月三			
四	七月丁巳，御 史大夫于定 国为丞相，封 西平侯。	二	三	四
			乐陵侯史子 长为大司马、 车骑将军。太 子太傅萧望 之为前将军。	
御史大夫 定国。	太仆陈万年 为御史大夫。			

前 47	前 46	前 45	前 44	前 43
二	三	四	五	永光元年
				十月戊寅，定国 免。
五	六	七	八	九
				七月，子长免，就 葬。
	十二月，执 金吾冯奉 世为右将 军。		二月丁巳，平 恩侯许嘉为 左将军。	九月，卫尉平昌侯 王接为大司马、车 骑将军。 二月，广德免。
			中少府贡禹 为御史大夫。 十二月丁未， 长信少府薛 广德为御史 大夫。	七月，太子太傅韦 玄成为御史大夫。

前 42	前 41	前 40	前 39	前 38
二	三	四	五	建昭元年
三月壬戌朔，日蚀。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封扶阳侯。丞相贤子。	二	三	四	五
七月，太常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击西羌；云中太守韩次君为建威将军，击羌。后不行。	右将军平恩侯许嘉为车骑将军，侍中、光禄大夫乐昌侯王商为右将军，右将军冯奉世为左将军。			
二月丁酉，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前 37	前 36	前 35	前 34	前 33	前 32
二	三	四	五	竟宁元年	孝成建始元年
	六月甲辰， 玄成薨。				
六	七月癸亥， 御史大夫匡衡为丞相， 封乐安侯。	二	三	四	五
弘免。				六月己未，卫尉杨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卒。	
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卫尉繁延寿为御史大夫。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	

前 31	前 30	前 29	前 28
二	三	四	河平元年
	十二月丁丑， 衡免。		
六	七 八月癸丑，遭光禄 勋诏墓上印绶免， 赐金二百斤。	三月甲申，右将 军乐昌侯王商为 右丞相。	二
	十月，右将军乐昌侯 王商为光禄大夫、右 将军，执金吾弋阳侯 任千秋为右将军。 潭免。	任千秋为左将 军，长乐卫尉史 丹为右将军。 十月己亥，尹 忠自刺杀。	
	廷尉尹忠为御史大 夫。	少府张忠为御史 大夫。	

前 27	前 26	前 25	前 24
二	三	四	阳朔元年
		四月壬寅，丞相免。	
三	四	六月丙午，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张禹为丞相。	二
	十月辛卯，史丹为左将军，太仆平安侯王章为右将军。		

前 23	前 22	前 21	前 20
二	三	四	鸿嘉元年
			°幸留，日三
三		七月乙丑，右 将军光禄勋平 安侯王喜幸。	四月庚辰，薛宣 为丞相。
°幸张忠。	九月甲子，御 史大夫王音 为车骑将军。	°幸。 闰月壬戌，永	
六月，太仆王 音为御史大 夫。	十月乙卯，光 禄勋于永为 御史大夫。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本篇介绍了礼仪制度的相关问题。崇尚礼乐是华夏民族有别于周边民族的显著特征，相传周公为礼乐的创制者。礼仪作为一种维系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的制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汉武帝提倡儒术，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司马迁将《礼书》列为八书之首。本篇大量引用先秦儒家典籍中的文字，司马迁在期间穿插议论，层层深入，反复强调礼仪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太史公曰：洋洋【洋洋：众多、盛美的样子。】 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大行：秦官名，主管礼仪。】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金舆：古代车由三大部分组成，上为车盖，中间的车身为舆，下为车轮。此处泛指车。】 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fǔ 黻【黼黻：白与黑相交谓之黼，黑与青相交谓之黻。】 文章【文章：青与赤相交谓之文，赤与白相交谓之章。】 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庶羞：泛指美味食品。羞，肉类食品。】 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越席：蒲草席。】 ，皮弁布裳【皮弁布裳：以白鹿皮做冠，白缙布为裳，是天子朝服之一。】 ，朱弦洞越，大羹【大羹：又作“泰羹”，不加盐的肉汤。】 玄酒【玄酒：水。水色黑，太古时用于祭祀。】 ，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

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仲尼曰：“禘【禘：四时祭名。】 自既灌【灌：祭祀中的一个步骤，指以酒灌地。】 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太史公说：盛大的美德啊！主宰制约着世间万物，驱使支配着天下民众，难道是人所能决定的吗？我到大行礼官的官署，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增减的情况，才知道根据人之常情来制定礼数，依据人的本性来制定仪式，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为人之道千头万绪，规则礼法无处不在，用仁义来诱导人们上进，用刑罚来约束人们，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地位尊贵，俸禄丰厚的人备受尊宠，以此来统一四海而使民众步调一致。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就会在车身上装饰黄金，在横木上嵌错花纹，加上繁琐的装饰；眼睛喜欢看五彩缤纷的颜色，就会在服装上刺绣花纹和图案，使外表形态更美好；耳朵乐于听钟磬演奏的音乐，就会调和八种乐器的音律，来激荡内心的情感；口舌愿意品尝美味佳肴，就会调制出各种可口的滋味，来各尽其美；性情喜好珍贵美好之物，就会雕琢打磨精致的玉器，用来顺应自己的心意。因此天子的大辂车用蒲草做席子，鹿皮冠帽配布衣裳，红弦的琴瑟底部有孔洞，用清肉汤和淡水酒祭祀，这是因为要防止过于奢侈，改正刻意铺张的弊端。因此上至君臣朝廷尊卑贵贱的秩序，下至平民百姓的车马、服饰、起居、饮食、嫁娶、丧祭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凡事都有适当的标准，万物都有节度。孔子说：“鲁国举行的天子禘祭之礼，从以酒灌地后，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周朝衰落以后，礼仪荒废了，乐舞失传了，各等级相互僭越，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遵循法规、坚守正道的人被欺侮，奢侈淫乱、僭越等级被视为显贵荣耀。像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徒尚且说“出门看见纷繁华丽之物而感到喜悦，回来听到老师讲授大道而感到快乐，这两种令人高兴之事在内心斗争，不能决定取舍”，何况那些资质中等以下的人，逐渐失去教化，长期被世俗所浸染呢？孔子说“一定要辨正名分”，他在卫国居住时看到了许多不合礼法的事。孔子死后，那些受业门人湮没在世俗中而不能振作，有的人前往齐国、楚国，有的人迁居黄河、东海之滨，怎么能不令人痛心呢！

至秦有天下，悉内【内：通“纳”，收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躬化：亲自施行。】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化：教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太山：即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全部接纳了东方六国的礼仪，选择其中好的方面加以采纳，虽然不合于古代圣王的制度，却尊崇君主、抑制臣僚，朝廷上下井然有序，依照了古代沿袭下来的礼仪。到了汉高祖

时期，光复四海，叔孙通对礼仪稍加增加或删减，大体上都是沿袭的秦朝原有的礼制。从天子的称号到左右辅佐的官僚以及宫室和官职的名称，很少有改变的地方。孝文帝即位以后，有关部门商议要重新制定礼仪，那时孝文帝喜好道家无为学说，认为用繁琐的礼仪只能粉饰外表，对治理天下没有帮助，通过身体力行来教化别人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废止了这件事。孝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精通谋身治世之术和刑法名实之学，多次求见景帝进谏说：“诸侯王是天子屏障和辅助，与臣僚同列于朝廷，这是从古到今通用的制度。现在大的诸侯国割据一方，施行与朝廷相异的政策，不到京城汇报情况，恐怕不能再让这些封国继续传给诸侯王的后代了。”孝景帝采纳了他的计策，六个诸侯国反叛了朝廷，把诛杀晁错放在起兵理由的第一条，皇帝杀死了晁错来解除危难。这件事记载在《袁盎晁错列传》里。从此以后，做官的人只热衷于培养交情、安享俸禄罢了，不敢再议论礼制了。

当今皇上即位以后，招揽通晓儒学的士人，命令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十多年也没有做成。有的人说，古时候天下太平，万民和睦安乐，祥瑞应验之事层出不穷，于是采集各地风情民俗，制定礼仪。皇上听到这些话，诏令御史大夫说：“大凡接受天命而称王的人，各自都有兴起的原因，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结果却是一样的，是因为顺应民众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礼仪，遵循民众的风俗习惯来建立制度。议论的人都说礼仪制度太久远了，今天的百姓还能看到什么呢？汉朝也是刘氏一家的事业，如果典章法令不能流传下去，又能对子孙后代说些什么呢？教化深远崇高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恢宏广博；治民目光浅薄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偏颇狭隘，怎么能不以此自勉呢！”于是从太初元年起，改定历法，变更服饰颜色，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确定宗庙祭祀和百官朝贺的礼仪，以此作为朝廷常用的典章制度，流传给后人作为典范。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

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椒：香料名。】 兰芬茝【茝：即白芷，一种香草。】，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臭：气味，这里指香气。】 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和鸾：车马铃。】 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旂【旂：同“旒”。古代旌旗边缘上悬垂的装饰品。】，所以养信也；寝兕【寝兕：以犀牛皮为席。】 持虎【持虎：以猛兽皮文饰倚较及伏轼。】，蛟韞弥龙【弥龙：复盖着龙纹。】，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要节：希求名节。】 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文理：即礼。文是礼之饰，理是礼之质。】 之所以养情也。

礼制因人而产生。人们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却得不到满足就不可能没有怨恨，怨恨毫无限度时就会引发争斗，有争斗就产生祸乱。古代圣王讨厌这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制定礼仪道义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会因为物质不足而受到限制，物质也不会因为欲望的增长而显得匮乏，两者相互协调而能长久，这就是礼制产生的原因。因此礼仪就是一种调养之法。稻米、高粱、五味食品，是用来调养口舌之欲的；香料、鲜花、芳草，是用来调养嗅觉之欲的；钟鼓、管弦演奏的音乐，是用来调养听觉之欲的；精雕细刻的花纹，是用来调养视觉之欲的；宽敞的房间和床榻、几案、坐席，是用来调养身体之欲的：所以礼仪就是一种调养之法。

君子的欲望已经得到了调养，又愿意受礼仪区别的制约。所谓区别，是指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要讲等级，年长的人和年幼的人要有差别，贫穷的人、富有的人、卑贱的人、尊贵的人都有与身分相称的待

遇。所以天子乘大辂车用蒲草做席子，用来调养身体之欲的；车子两侧摆放香草，用来调养嗅觉之欲；车子前面有嵌错花纹的横木，用来调养视觉之欲；和铃与鸾铃的声响，慢走时与《武》《象》的节奏相符，快走时与《韶》《濩》的节奏相符，用来调养听觉之欲；龙旗的边缘装饰有九旒，用来培养天子诚信之心；车轮装饰着伏卧犀牛的形状，伏轼上装饰有虎皮，马肚带以鲨鱼皮制成，车轭雕刻成龙的样子，用来培养天子威严之气。所以大辂车的马匹，一定驯化到温顺的程度，然后才可以驾驭它，用来保证天子人身安全。谁能知道人们出生入死追求名节正是为了保养身体呢？哪个知道人轻视费用就是为了聚集财富呢？哪个知道恭敬辞让就是为了保证平安呢？谁知道学习礼仪、仁义、文章、道理正是为了调养性情呢？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施：鎡，即矛。】，钻如蜂虿【蜂虿：蜂虿之尾。虿，蝎类毒虫。】，轻利剽遽【剽遽：剽悍迅速。遽，同“速”。】，卒如燿风【燿风：疾速如飞。】。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躋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无辜，时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峻【峻：同“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人以苟且偷生为目的，就必定死亡；以苟且获利为追求，就必定受害；以懒惰懈怠为安逸，就必定危险；以冲动固执为安分，就必定毁灭。所以圣人用礼仪和道义来规范一切，那么趋利避害两方面就都得到了；若一概任情尽性，那么两方面就都会失掉。所以儒家要使人两方面都得到，墨家要使人两方面都失掉。这就是儒、墨两家的区别。

礼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国家强盛巩固的根本方式，君主威严顺利施行的最佳途径，人们成就功业声名的总体纲要。王公遵循礼治，就可以凭借它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不遵循礼治，就会失掉国家。所以坚硬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不能保证取得胜利，高耸的城墙和深深的护城河不能保证防守坚固，严苛的法令和繁杂的刑罚不能保证树立权威。遵循这一道理就能通行无阻，不遵循这一道理就将失败。楚国人用鲨鱼皮、犀牛皮制作铠甲，坚硬得如同金属和石头；用宛城的大铁矛进攻，钻刺时就像蜜蜂和蝎子的尾巴一样，锋利而飘忽，士兵像暴风一样迅猛。然而楚国的军队兵败垂涉，大将唐昧死在了那里；庄跻起兵，楚国分裂成四国。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硬的铠甲、锋利的武器吗？是由于统治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楚国以汝水和颍水为天险，以长江和汉水为护城河，以邓林阻挡敌人，以长城为疆界。然而秦国的军队到达了郢、郢二都，发兵打仗就像摇动枯树那样容易。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阻隘吗？是由于统治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商纣王剖了比干的心，囚禁了箕子，创制了炮烙的酷刑，用来杀害无辜的人，当时的臣民战战兢兢，没有一个人能确保自己的性命。然而周国的军队一到，商纣王的命令在下面就无法通行，他也无法驱使民众为其效力了。这难道是因为政令不严，刑罚不重吗？是由于统治没有礼治之道的缘故。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诘。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时使：役使以时，如同说使民以时。】而诚

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力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常宗：《礼记·丧服小记》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夫、士虽各自为祖，但自有常宗，不能越宗而祭。】，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有特牲而食者：特牲即牛，有一牛而耕食者为庶人。】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箭这几种罢了，然而敌国却不等尝试使用时就屈服了。城郭不需要集结兵力戍守，护城河不需要挖掘加深，坚固的要塞不需要增建，智谋权变不需要采用，然而国家却平安无事不畏惧外敌而且防守稳固，在这里没有其他缘故，只因为能明白礼义之道并且能公平地处理人际关系，按时令役使民众并且能真心地爱护他们，那么臣民就会像影子一样跟随他。有不服从命令的人，然后再用刑罚对待他，那么民众就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了。所以处罚一个人而能使天下的人都顺服。犯罪的人不责怪官长，是因为他们知道错在自己。因此刑罚少而权威仍然像流水一样通达于臣下，在这里没有其他缘故，只因为是遵循礼治之道的缘故。所以遵循这一道理就通行，不遵循这一道理就失败。古代帝王尧在治理天下时，大概只是杀了一个人，处罚了两个人，天下就安定太平了。书上说：“威

严虽然猛厉但是不可轻易采用，刑罚虽然设置但是不可轻易施行。”

苍天大地，是生命的本源；先人祖宗，是家族的本源；君主师长，是国家安定的本源。没有苍天大地怎么能有生命？没有先人祖宗怎么能有后代？没有君主师长怎么能有国家的安定？这三个方面偏废了，就没有安居乐业之人了。因此礼仪就是对上敬奉苍天，对下敬奉大地，同时尊敬先人祖宗并且尊崇君主师长，这是礼仪的三项根本原则。

所以称王之人把上天与始祖相配加以祭祀，诸侯不敢怀有这个想法，大夫和士也各自有支脉的先祖，这样是为了区分高贵与卑贱。高贵的人和卑贱的人得以安定，这样就得到了礼治的根本。郊外祭天的仪式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持，土地神的祭祀由诸侯主持，也包括士大夫在内，这样是为了规定尊贵的人敬奉尊贵的神灵，卑贱的人敬奉卑贱的神灵，适合做大事的人去做大事，适合做小事的人去做小事。所以统治天下的天子可以供奉七代祖先的牌位，统治一国的诸侯可以供奉五代祖先的牌位，拥有五乘土地的大夫可以供奉三代祖先的牌位，拥有三乘土地的士人可以供奉两代祖先的牌位，普通百姓不允许设立宗庙，这样是为了区别道德高深的人恩泽流布广阔，道德浅薄的人恩泽流布狭窄。

大飨上玄尊【玄尊：盛玄酒的酒樽，又称水尊，这里指玄酒。】，俎【俎：木制有足的器皿，祭祀时盛祭品。】，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哂【哂：品尝。】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昏：同“婚”。】之未废齐【废齐：祭神。废，通“发”。齐，同“斋”。】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斂【斂：同“殓”。】，一也。大路之素帟也，郊之麻纁，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税：有所舍弃。】。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大祭祀飨神，崇尚玄水，俎实崇尚生鱼，先进献清肉汤，表示重视饮食的本源。大祭祀飨神崇尚玄酒而饮用薄酒，食物崇尚黄米和小米而吃稻米和高粱做成的米饭，祭尸时先上清肉汤而饱腹的是美味佳肴，表示既重视饮食的本源又兼顾实际效用。重视本源是为了展现祭祀的形式，就像事物的外在纹饰；兼顾实用是为了表达祭祀的理念，就像事物的内在脉络，这两点相互结合而构成礼仪的外在形式，归结为天地的本源，这就是最隆重的典礼。因此樽酒崇尚玄酒，俎实崇尚生鱼，豆羹崇尚不加调料的清肉汤，道理是一样的。佐食的人不小口喝酒，一饮而尽；卒哭之祭有献无酢，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不品尝俎实；祝与佐食的人劝尸用饭，三劝之后，礼数已成，尸停止用饭，婚礼在祭神之前，祭祀时迎尸进太庙之前，亲人刚去世还没有入殓之前，道理是一样的。大辒辂搭配白丝帷帐，郊外祭天时戴麻布帽子，穿着丧服时腰间散扎着麻带，道理是一样的。三年守孝期间痛哭不注重腔调，《清庙》之歌由一个人领唱并且有三个人咏叹，敲打悬挂的大钟时会撞击木制的钟格，装有红色丝弦的琴瑟下有孔洞，道理是一样的。

大凡礼仪都是从疏脱开始，加上修饰而完成，最后有所取舍地流传下去。所以最完备的礼仪，应该是内在情感和外在形式全都具备；其次，是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交替占上风；再次，是内在情感完全归结为天地的本源。天地根据礼仪之道相互协调，日月根据礼仪之道彰显光明，四季根据礼仪之道井然有序，星辰根据礼仪之道周行不殆，江河根据礼仪之道奔流不止，万物根据礼仪之道繁荣昌盛，好恶根据礼仪之道克制调节，喜怒根据礼仪之道处置恰当。用礼仪治理臣下就会和顺，用礼仪规范君上就会英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辨：指能辨别贵贱等级尊卑。】，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坚白同异：战国时辩论的两个著名命题。坚白论认为坚石非石，白马非马。同异论认为万物毕同毕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biǎn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队：同“坠”。】。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隆杀：隆盛、减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宫庭：这里是中的意思，就是常居中道，不偏不倚。】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太史公说：真完美啊！创立完备的礼仪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而且天下没有人能够增加或删减。礼仪的根本与分支相互承接，结尾与开始相互照应，文采飞扬又能彰显差别，明察秋毫又能使人和悦。天下人遵从礼治就太平，不遵从礼治就混乱；遵从礼治就安定，不遵从礼治就危险。平民百姓无法以此为法则。

礼仪看上去确实很深奥了，关于“坚白”与“同异”的辩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它看上去确实很宏大了，擅自创设典章制度、发表偏激浅陋言论的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它看上去确实很高远了，那些残暴、傲慢、放纵而以蔑视礼俗为了不起的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变得渺小卑微了。所以墨绳画好以后，就不能再以曲直相欺骗了；秤杆持平以后，就不能再以轻重相欺骗了；圆规直尺摆好位置以后，就不能再以方圆相欺骗了；君子认真地审视礼法，就不能再以诈伪相欺骗了。所以墨绳是直线的最高标准；秤杆是轻重的最高标准；圆规直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礼仪是为人处事的最高标准。然而那些不遵从礼仪的人不值得一以礼相待，称之为不法之民；遵从礼仪的人应该以礼相待，称之为守法之士。做事合于礼法，能够思考探究，称之为勤于思考；能考虑问题而不随便改变观点，称之为持之以恒。既能考虑问题又能坚持道义，再加上内心真正喜欢这样做，那就是最伟大的圣人了。苍天，是高远的极点；大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光明的极点；无边的宇宙，是广大的极点；圣人，是遵循礼仪之道的极点。

礼仪的应用表现在财物的使用上，文彩表现在贵贱的等级上，差异表现在礼节的繁简上，要领表现在礼遇的厚薄上。外在文彩看上去纷繁，性情欲望能够有所收敛，这是礼仪隆重的表现；外在文彩看上去简约，性情欲望却十分繁盛，这是礼仪消糜的表现；外在文彩和性情欲望互为里表，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最合乎礼仪的表现。君子向上能以大礼彰显隆重的威仪，向下能以小礼展现简约的本性，又能以中礼做得恰到好处。轻重缓急都不超出礼仪的范畴，所以君子的本性就是持守中庸之道。人生在世做事不超越礼义的界限，这就是兼具学识与道德的士君子。做事超出礼义的界限，这就是普通人了。在这些人中间，徘徊周旋，对错都能依照礼仪的程序去做，这就是圣人。所以道德高尚的人，是积累礼义的结果；人格伟大的人，是广施礼义的结果；地位崇高的人，是重视礼义的结果；精明智慧的人，是严格按照礼义做事的结果。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三册

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立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動至矣又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三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

目录

-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 [返回总目录](#)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本篇介绍了大量古代音乐知识，也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关于音乐的论述。本篇论点是“乐者乐也”，即音乐就是快乐，同时又提出不可以听淫靡的音乐，所以听音乐的目的是为了快乐，但不单纯是为了享乐。篇中大量引用了《礼记·乐记》中的文字，也有后人增补的文字，所以总体上显得有些杂乱。乐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所以《乐书》被列于八书第二篇。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敕：告诫，勉励。】，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huī【堕：同“隳”，毁坏。】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怨艾【艾：通“刈”，创伤、苦痛。】，悲彼家难【家难：国家的难事。这里指文王囚羑里，武王伐纣。】，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佚：通“逸”，安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膏泽：肉之肥者为膏。泽亦指膏。】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皦皦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五常：人的五种常行，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陵迟：迟缓的样子。】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

身灭宗，并国于秦。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描述君臣相互告诫，因此天下稍微得到安定，然而左右的辅佐之臣不够贤良，所有的事业都毁坏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感动得落泪。周成王作《周颂》，推究自己所受的创伤，为国家所遭遇的祸难而感到悲哀，怎可说他不是小心谨慎、善始善终的帝王呢？君子不因为穷困而修养道德，志得意满就背弃礼义，应该在安逸的时候想到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安定的时候想到创始时的艰难，沐浴在富裕之中应该歌颂勤奋的品质，不是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谁能像这样啊！书上说“统治安定大功告成，礼乐制度于是产生”。天下为人之道越深奥，帝王的品德越崇高，他所认为欢乐的事情就越不同于常人。水满了却不减少就会流出来，时机成熟了而不能把握就会跌倒。大凡创作音乐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君子把谦虚退让视为礼节，把削减欲望视为乐事，音乐产生的意义大概就像这样。由于地域不同，人的性情习俗也不同，所以广博地采集各地民风习俗，与声律相协调，用来弥补不足和移风易俗，帮助推行政令与教化。天子亲自在明堂观看乐舞，可以使民众洗清内心的邪恶与污秽，调和饱满无缺的人性，用来整饬其性情。所以说《雅》《颂》的音乐奏起，民众就会持守正道；高亢嘹亮的音乐演奏起来，战士就会振奋精神；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响起，人们就意乱情迷了。等到音调和諧以后演奏，飞鸟走兽也都会为之动容，更何况是心怀五常、明辨爱憎的人了，这就是自然之势吧？

治国之道匮乏，郑国淫邪的音乐就流行起来，封国之君世袭之主，在邻近州郡名声显扬，却争着欣赏互比高低。自从孔子无法与齐国俳优在鲁国并存，即使隐退后整理雅正的音乐来诱导世人，创作五章来讥刺时政，还是没有办法感化世人。慢慢地到了六国时代，人们随波逐流而沉湎于逸乐，于是一去不回头了，最后自身败亡，宗庙被毁，国家被秦国吞并了。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

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騄耳：古代骏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乐府：古代管理音乐的官署。】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上辛：每月中的第一个辛日。】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秦二世更是把音乐当成娱乐。丞相李斯进谏说：“放弃《诗》《书》，把心思花在享受声色上，这正是古代贤臣祖伊担心的事情；忽视细小过错的积累，在漫漫长夜里放纵心意，这正是暴君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和夏、商、周的开国之君各自崇尚不同的音乐，用来表示礼法不相承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能够相处得见面时欢欣喜悦，相处得情意深厚，除了这种音乐就不能使和谐愉悦的感情得以沟通，也不能使上级布施的恩泽得以流行，这也都是各自时代所具有的风尚，王者会根据时代的不同来选择音乐，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騄耳宝马然后才去走远路呢？”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对。

高祖路过故乡沛县时作了《三侯之章》的诗歌，让小孩学着唱。高祖逝世时，朝廷命令沛县一年四季都要在祭祀宗庙时以此诗为歌舞

乐曲。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在位时都没有任何增加和更改，在乐府里也只是像往常一样演练罢了。

到当今皇上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让侍中李延年按次序谱曲，任命他为协律都尉。仅通晓一部经书的学者不能独自解释诗歌的含意，朝廷把通晓五经的学者全部召集起来，相互研究、诵读，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其中大多是出自《尔雅》的文字。

汉朝通常在正月上旬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之神，从黄昏时分起在夜间开始祭祀，到天亮以后结束，祭祀的时候经常有流星划过祭坛的上空。安排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唱歌。春天唱《青阳》，夏天唱《朱明》，秋天唱《西皞》，冬天唱《玄冥》。这些诗歌世间多有，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沫：洗脸。】流赭。骋容与兮跼【跼：超越，跨越。】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族：刑罚名，即灭族之刑。】。”

皇上曾在渥洼水中捕获一匹神马，又配曲为《太一之歌》。歌词说：“太一神的恩赐啊，天马降临人间，身上沾满红色的汗啊，嘴里流出褐色的唾沫。从容驰骋啊，一跃过万里，现在什么能与之匹敌啊，龙是它的朋友。”后来征伐大宛得到了千里马，马名叫“蒲梢”，配曲成为歌。歌词说：“天马来啊，从遥远的西方，经历万里啊，归顺有德的皇帝。承蒙神威啊，降服外国，跨越流沙啊，四方蛮夷宾服。”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称王的人创作音乐，对上用来继承祖宗的恩德，对下用来教化亿万臣民。现在陛下得到几匹马，作诗用来歌

唱，并且用于宗庙祭祀，先帝和百姓怎么能理解这种音乐呢？”皇上沉默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作品，应当处以灭族之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比：随着、顺着。】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干戚羽旄：干指盾牌，戚指斧，二者是周武王所制《武》舞中舞人所执的器具；羽指雄性山鸡尾，旄指旄牛尾，二者是文舞中舞人所执的器具。】，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噍以杀：促急而迅速减弱。】；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啍以缓：宽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直以廉：边、角分明，绝无邪曲的意思。】；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沴瀆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大凡音律的产生，来自于人心的变动。人心的变动，是外物造成的。人心有感于物而变动，所以形成声音；声音相互呼应，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规律，就叫音律；编排音律用来娱乐，再借助武器、旗帜来表演，就叫音乐。音乐，是由音律生成的，它的根源在于人心有感于物。所以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迅速

减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缓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这六种声音并不发自人的本性，而是内心有感于物后产生的，因此古代圣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所以礼仪用来引导人们的志趣，音乐用来调和人们的声音，政令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刑罚用来防范人们的奸邪。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都是用来统一民众的思想，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张守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产生的。感情在内心震荡，因此形成声音，声音符合一定的韵律就叫音律。所以太平之世的音乐充满了安逸和快乐，其政治和谐；动荡之世的音乐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其政治混乱；将亡之国的音乐充满了悲哀和忧愁，其民众困顿。声乐音律的道理，和政治是相通的。宫声好比君主，商声好比大臣，角声好比人民，徵声好比政事，羽声好比器物。宫、商、角、徵、羽五声不紊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音调。宫声紊乱音律就荒废，那么君主必定骄纵；商声紊乱音律就邪僻，那么大臣必定败坏；角声紊乱音律就忧郁，那么人民必定怨恨；徵声紊乱音律就悲哀，那么政事必定繁重；羽声紊乱音律就高危，那么财货必定匮乏。五声全都紊乱，相互交替着占据主旋律，就叫无礼。像这样的话，国家的灭亡就时日无多了。郑国、卫国的淫邪之音，是动荡之世的音乐，接近于无礼的地步了。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是将亡之国的音乐，其政治涣散，其百姓流亡，下级欺骗上级，徇私舞弊的行为不可制止。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众庶：普通百姓。】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

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飧【食飧：祭祀结束后把飧神的食物供宾客享用。飧，通“享”。】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大羹：肉汁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颂：容貌、外表。】也。物至知【知：同“智”，智慧。】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衰麻：丧服。此处指有关衰麻的礼仪制度。】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形成的；音乐，与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只知道听声音而不知道调和音律的，是禽兽；只知道听音律而不知道创作音乐的，是庶民。只有君子能通晓音乐。因此通过审察声音来理解音律，通过审察音律来理解音乐，通过审察音乐来理解政治，这样治国的方法就完备了。所以不知道声音的不可以跟他讲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不可以跟他讲音乐，理解音乐就接近于通晓礼仪了。礼仪和音乐都具备，就叫有德。仁德就是获得。因此音乐的隆盛，不在于把奏乐的规模发挥到极致；宴享礼的隆盛，不在于把食物的美味发挥到极致。演奏《清庙》的瑟，外表是红色的丝弦，底部有两个通气洞，一个人领唱三个人咏叹，音乐得以流传百世。大飧的礼仪崇尚玄酒，俎板上盛放生鱼，肉汤不加五味调料，原味得以流传百

世。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的，是要用来教导民众判断善恶的，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的。

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内心受到外物刺激而有所振动，这是本性的外在表现。外物出现而心智感知，然后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就会表现出来。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在内心毫无节制，心智就会被外物诱惑，不能回归自己最初的心境，理性就随之泯灭了。外物对人的感动是没有穷尽的，而人的喜好和厌恶毫无节制，那么外物出现人就会被同化。人被外物同化，就会通过泯灭天理来满足个人欲望。于是就产生了悖逆和诈伪的念头，也会做出淫靡佚乐和犯上作乱的事情。因此强大的胁迫弱小的，众多的欺凌寡少的，聪明的诈骗愚昧的，勇猛的摧残怯懦的，生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寡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做法。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乐，人们因为它而节制欲望。表达哀思时披麻哭泣，是为了节制丧事；敲打钟鼓、挥动盾牌和斧头的舞蹈，是为了调和安乐；婚姻之事和成人仪式上的冠笄之礼，是为了区别男女；乡射和宴饮之礼，是为了规范社交。礼仪节制民众的思想，音乐调和民众的愿望，政令推动礼乐的施行，刑罚防止礼乐被破坏。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四个方面通达而不相抵触，那么王者的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饰貌：整饬行为、外貌，使其等级分明。】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民治：天下大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简：通“俭”，节俭。】。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五刑：指墨、劓、宫、刖、杀五种刑罚。】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

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钟鼓管磬：均为乐器。】羽龠干戚【羽簫干戚：均为舞具。文舞执羽簫，武舞持干戚。羽，雉尾；簫，短笛。干，盾牌；戚，大斧。】，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fǔ 簋guǐ 俎豆【簠簋俎豆：均为食具。盛黍稷等主食用簠、簋，盛肉食用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升降上下：堂有级阶，上下堂谓为升降。】周旋【周旋：指行礼周屈回旋。】裼裘，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音乐是为了求同，礼仪是为了求异。求同人们就会相互亲爱，求异人们就会相互尊敬。音乐的形式太过就会使人目无尊长，从而随波逐流；礼仪的形式太过就会使人无情无义，从而众叛亲离。调合内心情感、修饰外在容貌的做法，是符合礼乐制度的事情。礼仪和道义确立了，那么高贵和低贱的等级就会明了；音乐与曲调和谐了，那么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就会和顺；喜好和厌恶分明了，那么贤人和庸人就能得以区别；刑罚禁止暴行，封爵推举贤能，那么政治就会彰显公正。用仁慈去关爱百姓，用道义来规范百姓，像这样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得以施行了。

音乐从人的内心深处产生，礼仪根据人的外在行为创制。音乐从内心深处产生，因此展现出宁静之态；礼仪根据外在行为创制，因此注重形式的表现。宏大的音乐必定平易，盛大的礼仪必定俭朴。音乐的作用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仪的作用达到极致就没有争斗。拱手礼让而治理天下的圣人，就是合理运用礼乐的结果。凶暴的人不作乱，四方诸侯诚心归服，兵器和铠甲不尝试使用，各种刑罚不施行，百姓没有祸患，天子不恼怒，像这样音乐的作用就达到极致了。调合

父子的亲情，明辨长幼的秩序，通过这种规范使四海之内人人相互礼敬。天子若能这样做，那么礼仪就可以推行了。

宏大的音乐与天地相互调和，盛大的礼仪与天地节度相合。相互调和，因此万物不失去生长的时令；节度相合，因此得以举行祭祀天地的活动。明处有礼乐教化，暗中有鬼神护佑，像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和睦互敬相亲相爱了。礼仪，是用来区分等级，教导人们和睦互敬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不同的曲调，教导人们相亲相爱的。礼仪和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是相同的，所以英明的帝王将其相互承袭至今。因此行事与时势相符合，威名与功业相匹配。因此钟、鼓、管、磬与羽、箫、干、戚，都是表现音乐的器物；屈、伸、俯、仰与聚、散、缓、急的姿势，都是表现音乐思想的形式。簠、簋、俎、豆等礼器以及相关礼乐制度，都是表现礼仪内涵的器物；上下台阶进退有礼，行礼周屈回旋，袒露上衣或不袒露上衣，都是表现礼仪的形式。因此了解礼仪和音乐内在情感的人才能创制礼乐，通识礼仪和音乐外在形式的人才能继承传统。创制礼乐的人叫作圣人，传承礼乐思想的人叫作明者。圣明之人，指的就是既能创制又能传承的人。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金石：泛指乐器。金，指金属制成的乐器。石，石制的乐器。】，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亨孰：指煮熟的食物。亨，同“烹”。孰，同“熟”。】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

于礼。乐者敦和【敦和：敦厚和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体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隤【隤：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煖：同“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音乐，是天地和顺的表现；礼仪，是天地秩序的反映。和顺，因此万物得以化育；有序，因此万物有所区别。音乐根据自然界的规律创制而成，礼仪根据人世间的规律创制而成。礼仪的创制超过限度就会混乱，音乐的创制超过限度就会粗暴。明白天地的变化，然后才能兴作礼仪和音乐。言论和人伦没有祸乱，这就是音乐的内在情感；兴高采烈相亲相爱，这就是音乐的外在表现。中和端正没有邪僻，这就是礼仪的内在本质；庄重崇敬恭谨和顺，这就是礼仪的外在形制。至于按照礼乐的精神演奏钟磬等金石乐器，超越音律曲调，用于宗庙祭祀、国家庆典，供奉山川、鬼神的形式，天子与普通百姓是一致的。

称王之人成就功业后创制音乐，国家安定后创制礼仪。功业伟大的音乐就完备，政绩彰显的礼仪就全面。拿着盾牌、斧头来跳舞，不是完备的音乐；拿着煮熟的食品来祭祀，也不是通达的礼仪。五帝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承袭上一代的音乐；夏、商、周三代的帝王也生活在不同社会，不承袭上一代的礼仪。音乐太极端就会产生忧患，礼仪太粗略就会出现偏差。音乐敦厚就不会产生忧患，礼仪完备就不会出现偏差，岂不是只有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吗？苍天在上，大地在下，世间万物聚散离合，礼仪制度得以通行；天道运行不止，万民齐心协力接受教化，音乐得以兴作。春天耕作，夏天生长，这是天地仁爱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这是天地道义的表现。仁爱接近于音乐，道义接近于礼仪。音乐敦厚和谐，遵循神灵并且顺从上天；礼仪区别等级，敬奉祖先并且顺从大地。因此圣人创制音乐与上天相

应，创制礼仪与大地相配。礼仪和音乐明晰而完备，天地万物就能各司其职了。

苍天尊贵而大地卑贱，君主与大臣的关系也就因此确定了。高与低的关系已经明了，贵与贱的位置也就确定了。动与静遵循一定的规律，大与小自有不同了。同类的事物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事物根据种类加以区分，那么它们的命运也就各不相同了。在天上出现征兆，在地下构成形体，如此说，礼仪就是天地差别的表现。大地的清气上升，天空的浊气下降，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地之间相互震荡，用雷霆来鼓动，用风雨来浸润，用四季来运行，用日月来温暖，于是万物在此化育兴作，如此说，音乐就是天地和谐的表现。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登：形成。】，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教尊：教化尊贵，受尊重。】，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謦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事：指徭役、兵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善：指乐。】则行háng【行：指舞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一献之礼：主人以酒食敬宾客，或宾客以酒食敬主人，先敬者为献，答之者为酬。敬一次为一献。】，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天地化育不合时令，那么万物就不会生长；男女之间没有区别，那么伦理就混乱不堪；这是天与地的真实情况。至于礼乐上达于天而下接于地，运行于阴阳而通达于鬼神，身处极高极远的地方就能窥测事物的深厚，音乐产生于上天而礼仪形成于大地。生而不停息者是天，生而不动者是地。二者一动一静，是天地之间万物的本性。所以圣人常说“礼仪如何音乐如何”。

从前，舜帝制作了五弦琴，用来演唱《南风》之歌；乐官夔开始创作音乐，用来供诸侯欣赏。因此，天子创制音乐，用来赏赐诸侯中具有道德的人。道德高尚就受尊崇，五谷按时生长成熟，然后用音乐供他欣赏。所以他们统治民众使人劳苦，表演舞蹈的人数就少，排列队伍的距离就远；他们统治民众使人安逸，表演舞蹈的人数就多，排列的队伍距离就近。因此观察这些舞蹈就知道诸侯的道德水准了，听到谥号就知道他们生前的行为了。乐舞《大章》，就是彰显明德的意思；《咸池》，就是广施恩德的意思；《韶》，就是传承美德的意思；《夏》，就是发扬光大的意思；商、周两代的音乐也大多如此。

天地运行的规律，寒暑不按时就会爆发疫病，风雨无节制就会发生饥荒。教化，就是民众的寒暑，教化不按时就会伤风败俗。劳役，就是民众的风雨，劳役无节制就会一事无成。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古代圣王创制音乐，用来作为治化的象征，好的乐舞，其舞行的长短就象征着治化之德的大小。养猪造酒，不是用来制造祸害的；然而诉讼的案子越发繁多，那就是酒的普及衍生的祸事。因此古代圣王根据这种情况创制了饮酒的礼仪，献一次酒的礼仪，宾客和主人都要进行多次跪拜，这样整天饮酒也不会喝醉了，这是古代圣王用来防备饮酒闹事的办法。所以饮酒吃肉，是用来联欢的。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大事：指死丧。】，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大福：指祭祀等喜庆之事。】

，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青黑缘：指龟甲边缘上青黑色细毛。】者，天子之葆龟【葆龟：占卜吉凶所用龟。葆，作“宝”。】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区萌达：使种子发芽。区，菽豆之类的植物发芽是曲出，称为“曲”。萌，稻稷之类的植物发芽是直出，称为“萌”。】，羽翮【羽翮：泛指飞鸟。羽，鸟的长毛。翮，羽的根部。】奋，角觫【角觫：泛指走兽。角，牛羊有曰角。觫，麋鹿无曰觫。】生，蛰虫昭稣【昭稣：指蛰伏之虫从地里出来。】，羽者妪伏【伏：通“孵”。】，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殯：胎未生而死。】而卵生者不殯【殯：鸟卵未孵而裂开。】，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黄钟大吕：泛指一切乐器。】弦歌干扬【弦歌干扬：泛指歌舞。干，盾牌。扬，钺。】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筵【筵：竹制食具。】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宗祝：充当祝者的宗人。】辩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尸：祭祀时，象征死者，接受祭礼的人。】；商祝【商祝：习商礼而为祝者。】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艺：同“艺”。指举行礼乐的技术性活动。】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音乐，是用来表现美德的；礼仪，是用来禁绝淫邪的。所以古代圣王有死丧大事，一定有相应的礼仪来表达哀思；有祭祀等祈福喜庆之事，一定有相应的礼仪来表达欣喜：哀思和欣喜的程度，都以礼的规定为准。

音乐的性质是施予；礼仪的性质是回报。音乐，用来表达心中的快乐；礼仪，要追反其始祖的功绩加以祭祀。音乐彰显美德，礼仪要反映自身得民心的情况，并追思其原因。人们所说的大辂车，是天子乘坐的车；车上装饰着缀有九条流苏的龙旗，是天子专有的旌旗；有青黑色的须髯的宝龟，是天子占卜的宝龟；跟从在后面的成群牛羊，是天子回赠诸侯的礼物。

音乐所歌颂的，是人情中永恒不变的感情；礼仪所表现的，是世事中不可移易的道理。音乐统一人的情感，礼仪区别人的等级，礼仪与音乐相合可以说是贯穿了人情的始终。深得本源，又能随时而变，是音乐的实际情况；显现真诚品德并去除虚伪的成分，是礼仪的日常法则。礼仪和音乐顺应天地的真诚，通达神明的恩德，感召天上地下的神灵，从而凝聚大小事物的主体，统领父子君臣礼仪的大节。

所以居高位者推广礼仪和音乐的教化，那么天地之间就会彰显他的明德。天地欣然交合，阴阳相得益彰，像慈母一样和煦地养育万物，然后草木就会生长茂盛，种子发芽，飞鸟振翅，走兽繁衍生息，蛰伏之虫复苏而出，鸟类孵化，兽类孕育，胎生的不至于胎死腹中，卵生的不至于卵破蛋毁，那么音乐教化的意义就归结于此了。

音乐，不是指的黄钟大吕和弦歌舞蹈，这些只是音乐的细枝末节，所以只用童仆去表演；布置筵席，陈设酒器，排列食具，按照地位的升降行礼作揖，这些只是礼仪的细枝末节，所以自有相关部门去

主管。乐师能分辨歌声歌词，所以面向北方弹琴；宗祝能分辨宗庙的礼仪，所以跟在尸的后面；商祝能分辨下葬的礼仪，所以跟在丧主的后面。因此道德有所成而能居高位，技艺有所成却只能居卑位；建功立业者在先，操办琐事者在后。所以古代圣王规定上下有别，先后有序，然后可以在天下颁行礼乐制度。

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事物，同时还可以劝民心向善。它感化众人深入内心，可以移风易俗，所以古代圣王以此彰显教化。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啍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bēn 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廉直：棱角分明、峭直、不肯圆通。】 经正【经正：临大事而不可夺。】 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肉好：形容声音洪润。】 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度数：古时审定乐律，用竹管或丝弦的长短来计算并定音高。】，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学：指国子学。】 等【等：指国子学以外的教授乐舞的机构。】，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犯节：没有节奏。】，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滌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人具有血气心智的本性，然而却没有不变喜怒哀乐的常情，本性受到外物刺激而波动，然后心思就因此而成形了。所以若情志衰微、

内心焦虑的音乐兴作，民众就会思绪忧愁；安闲舒缓、繁复有节音乐兴作，民众就会健康快乐；粗犷豪放、激昂振奋的音乐兴作，民众就会刚强坚毅；廉正耿直、庄严真挚的音乐兴作，民众就会严肃恭敬；宽洪圆润、流畅和谐的音乐兴作，民众就会仁慈友爱；放荡邪僻、散漫混乱的音乐兴作，民众就会淫乱不羁。

因此古代圣王以民众的性情为根本，考察世间的准则和道理，创制礼仪和道义，调和阴阳二气，引导五行运转，使其阳气不散失，阴气不闭塞，刚气不恼怒，柔气不惊恐，四种气息在内部交融并在外部发作，都按着各自位置运行而不相侵夺。然后把制成的这种乐立于学官等机构，使相教授，扩大它的节奏，简省它的文采，以高尚的道德为准绳。区分大小乐器的名称，排列音律终始的顺序，用来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人伦关系都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说“音乐的观赏在于其深刻内涵了”。

土地被破坏，那么草木就无法生长；水域被搅扰，那么鱼鳖就无法长大；气息衰竭，那么生物就无法繁育；社会动荡，那么礼仪就会废弃而且音乐也会流于淫靡。因此这种乐声哀伤而不端庄，逸乐而不安定，散漫轻佻冒犯礼节，流连沉湎忘却根本。宽广就有可能容纳奸伪，狭隘就有可能贪图利欲，感染了急促而不顺的气息，并泯灭了平静而和谐的德性，所以君子轻视这种音乐。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成象：造成影响，产生具体的表现。】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反情：约束其情欲，不任其流荡。】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不留聪明：不留停于耳目，令耳不聪目目明。】，淫乐废礼【废礼：孔颖达释为愚礼。愚隐恶之意，隐有废意，废而不用，所以释废礼为愚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

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五色：指青、黄、赤、白、黑。】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百度：百刻，即一昼夜的时间长度。昼夜二十辰与十二律相配，律正则十二辰有常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乐气：诗、歌、舞。】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大凡奸邪的声音感染了人心，悖逆的气息就与它相应，悖逆的气息形成气候，淫靡的音乐就兴起了。正义的声音感染了人心，和顺的气息就与它相应，和顺的气息形成气候，和谐的音乐就兴起了。领唱与附和前后呼应，忠奸善恶各安其分，世间万物的道理根据类别相互感化。

因此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善类来成就自己的行为。奸邪之声和杂乱之色不在耳朵和眼睛里存留，淫靡之乐和废弛之礼不与心术相接触，散漫邪僻之气不在身体内停滞，使自己的耳目鼻口心智以及各部分肌体都与和顺正直相应，用来施行道义。然后用声音抒发出来，用琴瑟表现出来，用盾牌、斧钺协调其动作，用羽毛、牛尾装饰其仪容，用箫管伴奏，振奋崇高道德的光辉，振动阴阳刚柔的和顺之气，用来彰显世间万物的真理。所以音乐的清明象征着苍天，音乐的广大象征着大地，音律的终始象征着四季，曲调的回旋象征着风雨；五种颜色构成图纹却不显得杂乱，八种民歌顺从音律却不显得低俗，百刻时间各有定数而遵循常理；轻重之事相辅相成，五行

运转循环往复，领唱附和清浊分明，音律交替形成常规。所以高雅的音乐流行，人伦纲常就澄清了，耳朵听得清楚，眼睛看得真切，血脉平稳，气息调和，移风易俗，天下安宁。所以说“音乐就是快乐”。君子为自己能够实践理想感到快乐，小人为自己能够获得利欲感到快乐。用理想节制利欲，那么就会快乐而不淫乱；用利欲忘却理想，那么就会迷惑而不快乐。所以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自己的心志，推广音乐来成就教化，音乐流行而使民众向往端正之途，这样就可以观察人们的道德。

道德，是人性的出发点；音乐，是德性的闪光点；金石丝竹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器材。诗章，是用来抒发人们情感的；歌唱，是用来咏叹人们心声的；舞蹈，是用来感染人们表情的。情感、心声、表情三个方面都根植于人的内心，然后由诗、歌、舞表现出来。所以情感深厚就会文采彰显，气息强盛就会教化神明，乐声调和顺畅聚积在内心，曲调艳丽华美就会散发在外表，只有音乐不可以弄虚作假。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文采：指音乐曲折变化。】节奏【节奏：强弱停顿的规律。】，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见方：谓方战。】，再始以著往，复乱【复乱：舞将终，重新整理好队形。乱，治理。】以飭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息过：改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斯须：瞬间。】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辉

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销：通“消”，消散、消失。】；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音乐，是人们内心受到振动而产生的；声音，是音乐的表象；曲折变化等文采、强弱停顿等节奏，是声音的文饰。君子之心被作为外物之德这个本源所感动，又为它的外部形象声而欢乐，然后下功夫对声加以文饰，这就产生了乐。所以《武》乐首先击鼓表示警戒，跳舞时先走三步用来表示开始伐纣，重复开始部分用来显示往日征伐的情景，舞毕整饬队形，鸣铙而退，动作迅捷但坚定不移，乐声深幽但清晰明了。可见《武》乐作者对伐纣的志意独乐于心，不厌弃实现此志意的道德方法；他将这些道德方法全都做到了，不贪图自己的私欲。因此情感显现而道义得以确立，奏乐完毕而道德受到尊崇；君子借此乐善好施，小人借此改过自新：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方法，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说：礼仪和音乐不能离开自身片刻。致力于学习音乐来培养心性，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思想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思想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宁，安宁就会长久，长久就会敬天，敬天就会尊神。上天不说话但是讲诚信，神灵不震怒但是有威严。致力于学习音乐，是用来培养心性的；致力于学习礼仪，是用来约束行为的。约束行为就会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严肃威仪。内心稍有不和顺不快乐，卑鄙欺诈的思想就会侵入了；外表稍有不庄重不恭敬，散漫轻浮的思想就会侵入了。所以音乐，是在内心中感化人的；礼仪，是在外表上感化人的。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谐，礼仪的最高境界是顺畅。内心和谐而外表顺畅，那么民众看到官长的脸色就不跟他争斗，看见上级的容貌就不会生怠慢之心。音乐产生的道德的

光辉在内心感化人，民众没有不接受和听从的；礼产生的道义的真理在外表感化人，民众没有不接受和顺服的，所以说“懂得礼仪和音乐的道理，举用并施行于全天下，就没有什么是难以做到的了”。

音乐，是在内心中感化人；礼仪，是在外表上感化人。所以礼仪的主旨是谦让，音乐的主旨是满足。礼仪谦让而积极进取，把进取当作外在表现；音乐满足而反复回转，把反复当作外在表现。礼仪谦让而不积极进取，就会销毁殆尽；音乐满足而不反复回转，就会放荡不羁。所以礼仪有往来而音乐有反复。礼仪得到往来回报就会快乐，音乐得到反复回转就会安宁。礼仪的往来回报，音乐的反反复转，其中的意义是一致的。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人道：为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道：同“导”，引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闺门：宫中小门，引伸为家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诎信：即屈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鈇钺：即斧钺。小者为斧，大者为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音乐的作用就是使人快乐，是人之常情中不能缺少的。快乐就一定会通过声音来抒发，表现在运动和静止这两方面，这是人道之必然。声响、音律、运动、静止，性情与心术上的变化，全都在这里了。所以人不能缺少快乐，快乐不能缺少外在表现，外在表现不遵循规律，没有不产生祸乱的。古代圣王厌恶这些祸乱之事，所以创作了《雅》《颂》的乐声来引导民众，使歌声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至于放纵性情，使乐章足以被人整理传承而不至于停辍散失，使曲调有婉转、平直、繁复、简约的节奏变化，足以感动人们向善的本性罢了，不让放纵的思想和邪僻的习气接近，这是古代圣王创立音乐体系的方法。所以在宗庙祭祀的时候感受快乐，君臣上下共同欣赏音乐，没有人不平肃敬；在家族乡里的活动中感受快乐，长辈和晚辈共同欣赏音乐，没有人不和善顺畅；在自家房间里感受快乐，父子兄弟共同欣赏音乐，没有人不和睦亲爱。所以音乐通过审定声响来确定和谐的音律，比对乐器来修饰节奏，调合节奏用来组成乐章，使父子君臣之间和睦同心，使天下万民百姓归附亲善，这是古代圣王创立音乐体系的方法。因此听《雅》《颂》的乐声，志向意气就能得以弘扬；拿着盾牌和斧头操习俯仰屈伸的舞蹈动作，表情姿态就能得以庄重；行走在舞蹈的队伍中，按照音乐的节奏，自身的位置就得以端正，进退的步伐也得以整齐。所以音乐是天地万物齐整的标准，中正仁和的纲纪，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能缺少它的原因。

音乐，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内心喜悦的；军中的斧钺，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内心愤怒的。因此古代圣王的喜悦和愤怒都能得以齐整了。喜悦就能使天下万民顺应他，愤怒就能使暴乱之人畏惧他。古代圣王运用礼乐引导民众的方法可以说是十分盛大了。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端冕：玄衣和大冠，是诸侯的礼服。】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páo 笙簧合

守拊【拊：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 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相：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讯疾以雅【雅：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优：俳优。即杂戏艺人。】侏儒，獯【獯：同“猱”，弥猴。】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如何？”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疾疢：泛指疾病。】不作而无祲祥【祲祥：怪异的征兆。】，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靡：无。】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华丽的冕冠，听着古代的音乐，只担心倒下打瞌睡，听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能忘记疲倦。冒昧地请问，古乐那样令人厌倦，是为什么呢？新乐这样令人着迷，又是为什么呢？”

子夏回答说：“现在说说古乐，队伍进退一致，曲调和谐纯正，气势宽广，弦匏笙簧等丝竹乐器都要随鼓声来演奏，听到击鼓开始演奏，听到鸣金停止舞蹈，演奏相的时候调整队伍，演奏雅的时候迅速前进。君子于是评议谈论古代圣人的思想，述说修养自身惠及家族，广施仁德平均天下之事。这是古乐所要表达的内容。现在说说新乐，队伍进退不齐，用淫乱之气演奏奸邪之声，沉溺在里面不能自拔，加上俳优和侏儒，像猴子一样不讲男女之别，不知父子尊卑。乐曲终了无法评议，不能从中体会古代圣人的思想：这是新乐所要表达的内

容。今天君上所询问的是音乐，但是所喜好的却是声音。音乐和声音，虽然相类似，但是本质上并不相同。”

文侯问：“冒昧地请问有什么不同？”

子夏回答说：“古时候天地运行和顺而四季更替适时，民众道德高尚而五谷生长繁荣，疾病不生，也没有凶兆，这就叫特别适时。然后圣人创制了规定父子君臣关系的法度，法度已经规定，天下就特别安定，天下特别安定，然后再调整六律，谐和五声，弹琴演唱《诗》中的《颂》，这就叫有德之音，有德之音才能叫音乐。《诗》中说：‘清静中调和有德之音，道德之光能够普照天下，辨明善恶诲人不倦，能为人师能为人君，在此大国为王，能够和顺待人择善而从。与文王相比，他的道德毫不逊色。已经享受帝王的福祉，恩惠延及子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君上所喜好的，大概是使人沉溺于其中的靡靡之音吧？”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骛辟【辟：同“僻”，偏邪。】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鞀【鞀：小摇鼓。】鼓柷【柷：也称“祝”，敲击乐器。】敔【敔：敲击乐器。】埙【埙：吹奏乐器。】箎【箎：管乐器。】，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醑【醑：吃东西后用酒漱口。】酢【酢：客人用酒回敬主人。】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声音短促有力称为磬。】，磬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文侯说：“冒昧地请问使人沉溺其中的靡靡之音是怎样产生的呢？”

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乐喜好苟且而使人心意放荡，宋国的音乐耽于女色而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急促多变而使人心烦意乱，齐国的音乐高傲孤僻而使人志骄意满，这四种音乐放纵声色而损害道德，因此祭祀时不予采用。《诗》中说：‘肃穆雍容和谐之声，先人祖宗喜欢聆听。’肃穆的声音，表现恭敬之意；雍容的声音，表现和谐之意。既恭敬又和谐，还有什么事不能成行的呢？做君主的人，只要谨慎对待自己喜好和厌恶之事就可以了。君主喜好的事情，那么大臣就会去办理；上级实行的事情，那么民众就会跟着做。《诗》中说‘诱导民众十分容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圣人制作了鞀、鼓、柷、敔、圉、箛这六种乐器，是属于德音一类的音声。然后演奏钟、磬、竽、瑟来附和，拿着盾牌、斧头、牛尾、羽毛来跳舞。这种音乐被用来祭祀先王宗庙，用于祭祀之后款待宾客，用来向后世表示有尊卑长幼的次序。铜钟声音铿锵有力，铿锵有力就用来建立号令，号令用来树立威信，威信用来显示武力。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勇武的大臣。石磬声音清脆有力，清脆有力就用来确立等级，等级能让持守礼节者舍生取义。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到誓死守卫边疆的大臣。丝弦声音哀婉悠扬，哀婉悠扬就用来树立廉正之气，廉正之气用来确立志向。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想到志存高远而持守道义的大臣。竹管声音浮泛绵长，浮泛绵长就用来确立融会之声，融会用来聚合民众。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想到能够畜养聚集百姓的大臣。军鼓声音欢快热烈，欢快热烈就用来调动士气，调动士气用来鼓动部众进取。君子听到鼓声就会想到做将帅的大臣。君子听音乐，并不是听铿锵的声音，

而是音乐所表达的情感与自己的心志相合。”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备戒：指《武》舞开始以前，击鼓警众，使舞者做好准备。】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淫液：声音连延不绝。】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发扬蹈厉：比喻意气风发，精神奋勇的样子。】之已蚤，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蓑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女：通“汝”，你。】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囊’：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jìn 笏hù，而虎贲之士税【税：通“脱”。】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藉：指藉田。古代天子有耕藉田之礼。】，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宾牟贾在孔子身边陪坐，孔子和他谈话，谈到音乐，问：“《武》乐击鼓表示警戒，时间那么长，为什么呢？”

宾牟贾回答说：“那是武王担心不能得人心而迟迟不发兵。”

孔子又问：“舞蹈开始前，反复咏叹，漫声长吟，为什么呢？”

宾牟贾回答说：“那是将士们害怕事情不能成功。”

孔子又问：“舞蹈开始时，就意气风发，气势威猛，为什么呢？”

宾牟贾回答说：“到开战的时候了。”

孔子又问：“《武》中的坐姿是右膝着地，左膝悬起，为什么

呢？”

宾牟贾回答说：“那不是《武》中原有的坐姿。”

孔子又问：“歌声连绵不绝，偏向商音，为什么呢？”

宾牟贾回答说：“那不是《武》中原有的曲调。”

孔子问：“如果不是《武》中的曲调，那是什么呢？”

宾牟贾回答说：“主管音乐的人使这段乐章失传了。如果不是主管音乐的人失传，那么就是武王的意志衰退了。”

孔子说：“我只听苌弘这样说过，他的话也像先生说的这样。”

宾牟贾站起来，离开坐席请教说：“《武》乐击鼓警戒群众很长时间，那么已经知道命令了。冒昧地询问一下，演员迟缓地站在那里又是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呢？”

孔子说：“请坐，我告诉你。音乐，是表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拿着盾牌像山一样屹立不动，象征着武王等待各路诸侯的事情；迅猛地扬手顿足，象征着太公勇往直前的意志；《武》接近尾声时全员坐下，象征着周公和召公治理国家归于安定。《武》乐，开始表演时演员从北边出场，第二次出场就象征着灭亡商朝，第三次出场则象征着南面称王，第四次出场象征着将南国划入自己的疆域，第五次出场象征着分陕而治，周公治理陕以东，召公治理陕以西，第六次出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用来表示尊崇天子，扮演武王和将领的演员站立在舞者两侧，手中摇动铎铃四面出击，象征着在中原振奋武威。夹舞者分进出击，象征战事早些成功。长久地站在原地不动，象征着武王等待诸侯到来。况且你唯独没有听说过牧野之战的传说吗？武王打败纣王抵达商都，还没等下车，就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封帝尧的后代于祝，封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以后，封夏朝帝王的后代于杞，封殷商帝王的后代于宋，给王子比干的坟墓培土，释放被囚禁的箕子，让他

主持祭祀商容的典礼并恢复他的职位。平民百姓缓解了暴政带来的负担，普通士人增加了一倍的俸禄。渡过黄河西行，马散放在华山之南不再驾乘；牛散放到桃林之野不再驱使；战车铠甲套起来藏到国库不再使用；把兵器放倒，用虎皮包起来；带兵的将帅，封他们成为诸侯，称之为‘卸甲藏兵’。然后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解散的军中战士在郊外学习射礼，在东郊举行射礼时演奏《狸首》，在西郊举行射礼时演奏《驹虞》，贯穿皮革铠甲的劲射不再提倡了；身穿礼服，头戴冕冠，腰带上插着笏板，像猛虎一样的勇士都放下了刀剑；在明堂举行祭祀，使民众懂得孝道；颁行朝拜之礼，然后使诸侯懂得做臣子的方式；天子亲耕藉田，然后诸侯就会懂得恭敬的方式。这五个方面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太学供养三老五更，天子脱去上衣宰割牛羊，拿着肉酱款待宾客，拿着铜爵少量饮酒，戴着冕冠拿着盾牌舞蹈，这是用来教导诸侯友爱兄弟。像这样，周朝的教化达于四方，礼乐制度就相辅相成了，那么《武》乐刚开始的时候迟缓长久，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杨慎：「此（按指『子贡问乐』）以下《正义》云出褚意，今按卫灵公濮水闻琴声师涓、师旷之事一段，见《韩子》，当是褚先生取《韩子》补缀者。」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志：记述。】之，故谓之

《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队：同“坠”。下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嗟叹：赓和接续的歌声。】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子贡拜见师乙并向他请教，说：“我听说唱歌各有各的风格，像我这样的适合唱什么歌？”

师乙说：“我，一个低贱的乐工，怎么配得上你来问适合唱什么歌呢？请允许我谈谈我所听到的，然后先生自己拿主意。宽厚文静，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广大文静，豁达诚实的人适合唱《大雅》；恭敬克制，喜好礼节的人适合唱《小雅》；正派直率，清廉谦让的人适合唱《国风》；开朗直率，慈祥友爱的人适合唱《商》；温和善良，敢于决断的人适合唱《齐》。歌唱，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彰显美德；自己内心感动而天地就会呼应，四季就会附和，星辰就会理顺，万物就会化育。所以《商》是五帝时代遗留下来的乐声，商朝的乐师将其记录下来，所以称之为《商》；《齐》是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乐声，齐国的乐师将其记录下来，所以称之为《齐》。明白《商》乐歌词的内容，遇事就能很快决断；明白《齐》乐歌词的内容，见利能及时退让。遇事很快决断，就是勇敢；见利及时退让，是道义。有勇有义，不通过歌曲，还有什么能保存这种美德呢？所以歌唱，高声如同抗举，低声如同坠落，婉转如同曲折，终止如同枯木，平直的歌声合乎矩尺，转折的歌声合乎弯钩，音节连贯就像穿起来的珍珠。所以歌唱作为语言，就是绵长的语言。高兴了，所以说出来；语言表达不充分，所以要绵延不绝地说出来；绵长的语言表达不充分，所以要吁嗟感叹；吁嗟感叹表达不充分，所以就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了。”这就是“子贡问乐”的故事。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五行与五时、五方、五风相配合，夏当与南风相配，而夏季是生长的季节，所以《南风》被喻为“生长之音”。】；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师涓：师为乐官名，涓为人名。】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抚：抚袖。犹摆手。】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大凡音乐都是从人的内心产生的，天和人有相通的地方，就像影子和形体相随，回响和声音相应。因此做善事的人，上天就以幸福回报他，做坏事的人，上天就将灾祸降给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帝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篇，天下就安定太平；商纣根据都城朝歌北方偏远地区的音乐创作歌曲，结果身死国亡。帝舜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弘大之处？商纣的治国之道有什么狭隘之处？《南

风》的诗篇是象征生长的音乐，帝舜喜好它，愿意顺应天地之意，得到天下万国的欢心，所以天下安定太平。朝歌的音乐是不顺时令的歌曲，北就是败，偏远意味着粗陋，商纣喜好它，与天下万国不同心，诸侯不来归附，百姓不相亲近，天下人都背叛他，所以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卫灵公在位的时候，将要到晋国去，来到濮水边的一个上等旅馆住下来。半夜的时候听到弹琴的声音，询问左右随从，都回答说“没听见”。于是召见师涓说：“我听到弹琴的声音，问左右随从，都说没听见。那样子就像鬼神在演奏，帮我听听并把曲子记下来。”师涓说：“是。”于是他就正襟危坐，两手操琴，一边听一边记曲子。第二天，他说：“我得到这首曲子了，但是还没有练习，请允许我练习一宿。”灵公说：“可以。”于是就又住了一宿。第二天，师涓回报说：“练好了。”于是他们就离开濮水抵达晋国，会见了晋平公。平公在施惠台设酒席款待。酒正酣时，卫灵公说：“今天来的时候，听到一首新曲子，请允许我们演奏它。”晋平公说：“可以。”就让师涓坐在师旷身旁，操琴弹奏那首曲子。还没弹完，师旷就按住琴弦制止师涓说：“这是亡国之声，不能再弹下去了。”晋平公问：“这话从何说起？”师旷说：“这是师延创作的曲子。当年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武王伐纣之后，师延向东逃跑，自己投进濮水之中，所以一定是在濮水边上听到这声音，先听到这声音的国家实力就会削弱。”晋平公说：“我喜好的只是音乐本身，希望能继续弹下去。”这样师涓才把它演奏完毕。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大合鬼神：指合鬼神而进行祭祀。】，

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晋平公问：“没有比这首曲子更悲伤的吗？”师旷说：“有。”晋平公问：“可以弹出来让我听吗？”师旷说：“君上的德性和道义浅薄，不能听这种曲子。”晋平公说：“我所喜好的只是音乐本身，想要听一听。”师旷不得已，拿起琴演奏这首曲子。弹奏第一遍，有黑鹤十六只落到回廊的门前；弹奏第二遍，黑鹤伸长脖子鸣叫，舒展翅膀起舞。

晋平公大喜，站起身来给师旷敬酒。返回座位后，又问道：“音乐没有比这首曲子更悲伤的吗？”师旷说：“有。是从前黄帝用来大规模合祭鬼神的曲子，现在君上德性和道义浅薄，不配听这种音乐，听了国家就会衰败。”晋平公说：“我年纪大了，所喜好的只是音乐本身，希望完整地听一听。”师旷不得已，拿起琴弹奏这首曲子。弹奏第一遍，有白云从西北方向涌起；弹奏第二遍，大风刮来并有雨水随着降下，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左右宾客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感到恐惧，趴在廊屋中间。此后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一连三年寸草不生。

听音乐的人有吉有凶。音乐不可以随便演奏。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

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太史公说：上古时代圣明帝王中创作音乐的，不是要使内心欢愉使自己快乐，心意畅快放纵欲望，而是想要用音乐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正统的教化都从音乐开始，音乐正统，听音乐的人行为就正派。因此音乐是用来振动和激荡血脉，沟通和交流精神并调和与端正人心的。所以宫声振动脾脏并调和端正圣心，商声振动肺脏并调和端正道义，角声振动肝脏并调和端正仁德，徵声振动心脏并调和端正礼节，羽声振动肾脏并调和端正智慧。因此音乐是用来对内辅助端正心意，对外区别尊卑贵贱的；对上可以事奉宗庙鬼神，对下可以感化黎民百姓。琴身的长度为八尺一寸，是正规的尺寸。弦粗大的是宫声，居于琴的中央，象征着君主。商弦张设在右旁附近，其余的弦按大小次序排列，不超越各自的次序，那么君臣的位置就都端正了。所以听宫调的音乐，使人感到温和舒畅，胸襟广大；听商调的音乐，使人变得端庄正直，喜好道义；听角调的音乐，使人学会怜悯和慈爱他人；听徵调的音乐，使人愿意行善并喜欢施舍；听羽调的音乐，使人形貌整齐并崇尚礼节。礼仪从外部影响人们，音乐从内心产生影响。因此君子不能片刻离开礼仪，片刻离开礼仪，那么强暴傲慢的行为就完全暴露在外了；不能片刻离开音乐，离开音乐片刻，那么奸诈邪僻的行为就完全侵蚀内心了。所以乐曲和音律，君子用来培养道义。古时候，天子和诸侯听钟磬之音不曾离开庭院，卿大夫听琴瑟之音不曾离开堂

前，用这种方式形成符合道义的行为习惯而防止放纵逸乐。放纵逸乐产生于缺乏礼仪的前提下，所以圣王让人们的耳朵聆听《雅》《颂》的音乐，眼睛观看威严的礼仪，双脚走路表现出恭敬的姿态，嘴里讲着仁义的道理。因此君子整天讲话，邪僻也就不能趁虚而入。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杨慎：「太史公之为《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汉文帝尤加详写，可谓知制律之时而达制律之意也。」陈仁锡：「大哉，王言！虽三代誓诰，无以过此。」

《律书》分三部分：律与兵，以及星历的关系，以及律数自身的学问。《律书》说，律“与兵械尤所重”。兵械，指军事器械，它与律的关系在今本《考工记》中还有一些体现，若只注重“望气知吉凶，闻声效胜负”，那是买椟还珠了。与星历的关系只讲了与八方、十二月、十二支、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至于数量关系的变化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包括的了。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古代音律中的十二律分为“六律”和“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校：同“较”，较量。】，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螫：毒虫或毒蛇咬伤，引申为加害。】加，情性之理也。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颡顓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暗于大较：大事糊涂。大较，大法。】，不权轻重，猥云【猥云：唠唠叨叨地说。猥，絮烦的样子。】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遂执不移：终于陷于不可挽回的地步。】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帝王管理各种事务，创立各项法规，使万物各有节度，朝一定的方向发展，一切都受六律的控制，六律是所有事物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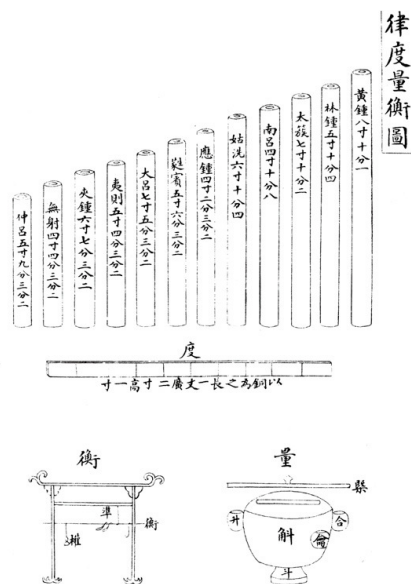
六律对于战争尤其重要，所以说“观察敌人的动向就能知道吉凶，闻听对方的声音就能效验胜负”，历代帝王都不会改变这一法则。

周武王讨伐纣王，吹响律管聆听回声，从早春一直推算到深冬，肃杀之气相并而出，而武王的军声与宫声相合。同声的事物相互依从，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横暴戾，平定混乱之世的，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危亡局面的工具。连口含利齿头生尖角的野兽在受到侵犯时都知道反抗，更何况是怀有喜怒哀乐之情的人呢？欣喜就会产生爱心，愤怒就会施加暴力，这是人性情感中的自然道理。

从前黄帝发动了涿鹿之战，取代了五行属火的炎帝；颡顓布阵对抗共工，平定了五行属水的祸害；成汤发动了南巢之攻伐，平息了夏朝的混乱。兴盛与荒废相交替，胜利的人执掌政事，权力是上天授予的。

从此以后，崇尚刑名的人相继出现，晋国任用咎犯，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他们都申明军中规范，奖赏和惩罚一定让众人信服，终于成为诸侯的霸主，兼并列国的土地，即使赶不上夏、商、周三代由天子发布诰命给予的封赏，却也使自身得到荣宠，国君受人尊奉，在当时就名声显扬，能说不是荣耀吗？难道与那些庸俗儒生不能识大体，不能权衡利弊，妄言道德教化，反对动用武力，从大的方面说会让君主受辱国土失守，从小的方面说则会使国家遭受侵犯而被削弱，还要固执到底的做法相等同吗！所以家庭不能够废掉教导子孙的鞭笞，国家不能够放弃管制人民的刑罚，天下不能够偃息用来平定暴乱的诛伐，只不过是动用武力时有巧妙和笨拙的区别，执行的时候有顺利和坎坷的不同罢了。



律度量衡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四马：即驷马。四匹马拉的车。】，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宿军：驻扎重兵。】无用之地【无用之地：指边疆地区。】，连兵于边境，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祸【祸：招祸，惹祸。】于越，势非寡也。

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畔：通“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阨【阨：同“厄”。厄塞，狭窄的通道。】，选嫪【选嫪：指动身想要有所进取的样子。】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能任衣冠：指长大成人。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后，始可任职事。】，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耗病：损耗和创伤病痛。耗，同“耗”。】，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繇：通“徭”，服徭役。】，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夏桀、殷纣能够徒手与豺狼搏斗，徒步追赶四匹马拉的车，勇力是不小的；他们百战百胜，使诸侯受到震慑而臣服，权力是不轻的。秦二世驻扎军队于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力量是不弱的；与匈奴结下怨仇，到百越招惹祸患，势力是不寡的。等到他们的权威耗尽势力衰竭，街巷里的平民都成了敌对之国，罪过产生于

穷兵黩武而不知满足，心怀贪婪而没有止境。

高祖统一天下，三面的边境都有外族叛乱；势力大的诸侯王虽然号称朝廷的藩卫辅佐之臣，但是他们并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正赶上高祖厌倦征伐之事，也有萧何、张良等人的建议，因此偃息武力，专心休养生息，采取笼络怀柔的手段，对诸侯王不严加防备。

到孝文帝即位时，将军陈武等人建议说：“南越、朝鲜从秦朝时就内属中原为臣子，后来凭借军队据守险要之地，蠢蠢欲动并观望中原形势。高祖时天下刚刚平定，人民稍微得到了一些安宁，没有能够再次发兵征讨。现在陛下以仁德恩惠抚慰百姓，恩德惠及四海之内，最好在广大臣民乐于被征用的时候，征讨叛逆势力，来统一国家疆土。”孝文帝说：“我成年以后，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赶上吕氏作乱，功臣宗室不以我的出身感到羞耻，我错误地居处于天子之位，时常觉得浑身战栗，唯恐政事不能有个好的结局。况且兵器是不祥之物，即使能够实现所希望的想法，行动起来也是有颇多耗费和弊病，怎么能让百姓到远方去征战呢？再加上先帝知道役使民众不可以太繁重，因此不把用兵当成意愿。我怎么可以说自己很贤能呢？现在匈奴侵犯内地，军人官吏没有功劳，边境的民众父子两代扛着武器戍守很久了，我经常替他们感到伤痛，没有一天能够忘记。现在也没能消除对峙状态，希望暂且坚守边界设立关卡，缔结和约互通使者，使北方边界休息安宁，这样立下的功劳就很多了。暂且不要再议论用兵之事。”所以百姓们内外都没有徭役，能够放下肩上的重担在田间休养生息，天下殷实富足，一斗粟米能卖十几个钱，鸡鸣狗吠，炊烟飘扬万里，可以说是和谐欢乐的景象啊！

太史公说：文帝在位的时候，赶上天下刚刚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人民安居乐业，根据他们的欲望去做事，能够不受官府的干扰，因此百姓就得以安定了。连六七十岁的老翁也从来没有去过集市，只是在乡里像小孩子一样游玩嬉戏。孔子所称道的有德君子就像这样吧！

《书》曰“七正【七正：指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生气：指阳气。】而东之。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垝【垝：土筑矮墙，用来放置物品。这里是指围墙。】也。言阳气之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如也，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黄泉：指地下深处。】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

《尚书》中说“日、月、五星合称七正”，另有二十八宿。乐律和历法，是上天用来贯通金、木、水、火、土五行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正的风气的，大自然以此来促使万物成熟。舍，就是日月止宿的地方。舍，就是休息一下缓口气的意思。

不周风来自西北，主管杀生之事。二十八宿中的东壁在不周风的东方，主管开辟生发之气并向东引导，一直到营室宿。营室，主管孕育阳刚之气并产生出来，向东到达危宿。危，是垝的意思，是说阳刚

之气的境，所以叫危。十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应钟相合。应钟，是阳刚之气的相应之律，表示阳刚之气还没有发挥作用。它在十二地支中属亥。亥，是隐藏的意思，说的是阳刚之气藏于地下，所以是隐藏。

广莫风来自北方。广莫，说的是阳刚之气在地下，阴柔之气没有阳刚之气广大，所以叫广莫。广莫风向东到达虚宿。虚，能充实也能空虚，说的是阳刚之气到了冬天就蕴藏在空虚之处。到了冬至就有一部分阴柔之气向下隐藏起来，一部分阳刚之气向上舒张出来，所以叫虚。向东到了须女宿。说的是万物变动它们的处所，阴阳二气还没有相互分离，就像还在相互等待一样，所以叫须女。十一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黄钟相合。黄钟，是阳刚之气跟随黄泉涌出之律。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子。子，是滋生的意思；滋生，说的是万物滋生于地下。它在十天干中属壬、癸。壬作为一个词有妊的意思，说的是阳刚之气在地下孕育万物。癸作为一个词有揆的意思，说的是万物都可以测度，所以叫癸。再到牵牛宿。牵牛，说的是阳刚之气牵引万物由地下生发而出。牛，是冒出的意思，说的是地面即使被封冻，仍能冒出生发。牛，也有耕耘种植万物的意思。向东到达建星宿。建星，是创建众生的意思。十二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大吕相合。大吕，它在十二地支中属丑。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万物簇生也，故曰泰族。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蟫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符甲：即莖甲。植物种子外面的硬壳。】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轧轧：曲折、艰难的样子】

子。】也。南至于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娠 zhèn【娠：动。】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轸轸然：众多盛大的样子。】。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条风来自东北，主管出生万物。条作为一个词有按条理养育万物并使其出生的意思，所以叫条风。向南到达箕宿。箕，说的是万物的根基，所以叫箕。正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太族相合。太族，说的是万物丛生，所以叫太族。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寅。寅说的是万物开始出生时像蚯蚓一样蠕然蠕动的样子，所以叫寅。向南到达尾宿，说的是万物开始出生时像尾巴一样弯曲。向南到达心宿，说的是万物开始出生时有类似花朵的蕊蕊。向南到达房宿。房，说的是万物的门户，到达门口就要出生了。

明庶风来自东方。明庶，是表明万物全部出生的意思。二月的时候，它的音律与夹钟相合。夹钟，说的是阴阳二气夹在两侧。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卯。卯作为一个词有茂盛的意思，说的是万物生长繁茂。它在十天干中属甲、乙。甲，说的是万物破壳而出；乙，说的是万物艰难生发。向南到达氐宿。氐，说的是万物全都抵达了。向南到达亢宿。亢，说的是万物呈现出高亢的精神状态。向南到达角宿。角，说的是万物都有如同犄角一样的枝杈。三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姑洗相合。姑洗，说的是万物初生时光洁如洗。它在十二地支中属辰。辰，说的是万物已经蠕动起来。

清明风来自东南之交，主管风吹万物并向西引导，到达轸宿。轸，说的是万物更加壮大旺盛。向西到达翼宿。翼，说的是万物都有长着羽毛的翅膀。四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中吕相合。中吕，说的是万物全部都要踏上旅程并往西行进。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巳。巳，说的是阳刚之气已经用尽。向西到达七星宿。七星，是因为阳数成于七，所以叫七星。向西到达张宿。张，说的是万物全都张扬了。向西到达注宿。注，说的是万物开始衰落，阳刚之气向地下注入，所以叫注。五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蕤宾相合。蕤宾，说的是阴柔之气还很幼小，所以叫蕤；衰靡的阳刚之气不能主事，所以叫宾。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沉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指参宿。】。参言万物可参【参：弹劾，抨击。】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闾阖风居西方。闾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道：同“导”。引导。】万物，阖黄泉也。其于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胃胃：缩聚的样子。】也。北至于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其于

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景风来自南方。景，说的是阳刚之气步入尽头，所以叫景风。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午。午，是阴阳相交的意思，所以叫午。它在十天干中属丙、丁。丙，说的是阳刚之气的运行还显著显明，所以叫丙；丁，说的是万物已经成年并强壮，所以叫丁。向西到达弧星。弧，说的是万物凋落并且即将死亡。向西到达天狼星。狼，说的是万物可以度量，评断万物，所以叫狼。

凉风来自西南之交，主管大地。地，是隐伏并夺取万物气息的意思。六月的时候，它的音律与林钟相合。林钟，说的是万物将死时气息林立的样子。它在十二地支中属未。未，说的是万物全都长成，具有滋味。向北到达罚星。罚，说的是万物的生气已夺并可以砍伐。向北到达参宿。参，说的是万物可以参验，所以叫参。七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夷则相合。夷则，说的是阴柔之气在侵害万物。它在十二地支中属申。申，说的是阴柔之气在发挥作用，申束和侵害万物，所以叫申。向北到达浊宿。浊，是触动的意思，说的是万物都要遭受触动而死，所以叫浊。往北到达留宿。留，说的是阳刚之气的停留，所以叫留。八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南吕相合。南吕，说的是阳刚之气的旅程进入隐藏的状态。它在十二地支中属酉。酉，是万物已经成熟，所以叫酉。

闾阖风来自西方。闾，是倡导的意思；阖，是隐藏的意思。这里说的是阳刚之气引导万物，隐藏到黄泉中去。它在十天干中属庚、辛。庚，说的是阴柔之气变更万物，所以叫庚；辛，说的是万物新生，所以叫辛。向北到达胃宿。胃，是说阳气被收藏，都缩聚起来。向北到达娄宿。娄，是呼唤万物并且将其收纳的意思。向北到达奎宿。奎，主管毒杀万物，并包容地加以收藏。九月的时候，以上星宿的音律与无射相合。无射，是阴柔之气强盛并发挥作用的意思，阳刚之气消失殆尽，所以叫无射。它在十二地支中属戌。戌，说的是万物全部灭亡，所以叫戌。

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二。太簇长七寸十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七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十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钟长五寸十分四，角。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十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钟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钟术曰：以下生【下生：由长律管生短律管为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上九【上九：数起于一，终于十，九为最大数，故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置一：古人做乘法时先将一根算筹放置在算盘上，故称“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律管长度的比例数：以九九八十一作为宫的大小。将八十一去掉三分之一，得五十四分为徵声。将五十四增加三分之一，得七十二为商声。将七十二去掉三分之一，得四十八为羽声。将四十八增加三分之一，得六十四角声。黄钟长八寸又十分之一，为宫声。大吕长七寸五分又三分之二。太簇长七寸又十分之二，为角声。夹钟长六寸七分又三分之一。姑洗长六寸又十分之四，为羽声。仲吕长五寸九分又三分之二，为徵声。蕤宾长五寸六分又三分之二。林钟长五寸又十分之四，为角声。夷则长五寸又三分之二，为商声。南吕长四寸又十分之八，为徵声。无射长四寸四分又三分之二。应钟长四寸二分又三分之二，为羽声。

生成钟律比例的方法：子代表黄钟，设定为一分。丑代表林钟，是子的三分之二。寅代表太簇，是子的九分之八。卯代表南吕，是子的二十七分之十六。辰代表姑洗，是子的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巳代表应钟，是子的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午代表蕤宾，是子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未代表大吕，是子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二十四（实为二千零四十八）。申代表夷则，是子的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零九十六。酉代表夹钟，是子的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实为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戌代表无射，是子的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代表仲吕，是子的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实为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

由黄钟生成十二律的方法：使用去掉三分之一的下生法，是先将律管的长度加倍，然后再除以三。使用增加三分之一的上生法，是先将律管的长度乘以四，然后再除以三。数字里最大的是九，商声为八，羽声为七，角声为六，宫声为五，徵声为九。设置黄钟的长度比例为一并依次乘以三作为除数。用以上得出的黄钟长度比例数作为被除数，首先得到的以寸为长度的数是一。以此类推，直到得出九寸，就命名为“黄钟之宫”。所以说音律开始于宫声，终结于角声；数开始

于一，终结于十，万物生成于三；万物的生气开始于冬至，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

精神产生于虚无的状态，最终形成客观存在之物，有了形体然后就有天数，形成并产生音律乐声，所以说精神支配生气，生气依附形体。形体的条理如果能分类就分类。有些还没有成形的就不能分类，有些形状相同就划分为同一类，有了分类就可以分辨，有了分类就可以识别。圣人了解天地间万物而辨识它们的区别，所以从有形的物体能够推演出无形的状态，因此得到了如同气息的轻细之征，如同声音的微小之象。然而圣人根据精神保存它，即使很玄妙也必定能效验实情，最终核算出华美之道的就很英明了。不是具有圣明之心来驾驭自己的耳目感官，哪个又保存天地精华并产生有形之物的实情呢？精神，万物接受它却不知道它去来的情况，所以圣人畏惧并打算保存它。只有打算保存它，精神才能继续存在。那些打算将精神保存下来的，所以显得无比宝贵。

太史公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尚书》中所说的七种政事。】，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

太史公说：根据北斗七星整顿七种政事，就能确定天地、二十八宿、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律的调和起源于上古时代，建立乐律，运算历法，测定太阳运行的度数，可以依据它们进行度量。合验符节，通晓道理，说的就是这些事情。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陈仁锡：「圣门论四代礼乐，必以夏时为先，此周百世不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为岁首，汉兴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义，至是治历明时，始以正月为岁首，然后百年之谬，一旦改革，武帝纷纷制作，独此最为有得耳。」

《历书》不在《史记》亡佚的十篇之内，基本可以认定是司马迁的手笔。篇末所附《历术甲子篇》序至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至少天汉以后的部分为后人所补（一说是褚少孙所补）也没有什么疑问，与此篇相关的大约有两大问题：第一，什么是太初历？第二，太初元年的岁名是什么？

昔自在古，历建正【建正：设定正月位置。如秦以十月为正月，称为建亥，周以十一月为正月，称为建子等。正，即正月，岁首。】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冰泮：冰融化。】发蛰，百草奋兴，秬鵠【秬鵠：即杜鹃鸟。】先渚【渚：通“噪”，鸣，叫。】。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抚：犹“循”。依次。】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改正朔：改定历法。正，岁始正月。朔，每月初一。】，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起消息：确定阴阳消长变化。消，坤者阴，死为消。息，乾者阳，生为息。】，正闰余【正闰余：正确确定闰月余分的大小。】，于是有天地

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五官：即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分别名为青云、缙云、白云、黑云、黄云。】。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嘉谷。】，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在上古的时候，使用以孟春月为正月的历法。这时，冰雪开始融化，蛰虫苏醒过来，百草萌生新芽，子规鸟率先在原野上鸣啼。万物都长了一岁，从春季开始时降生，依次经历夏季和秋季，最后结束在冬尽春分之时。这个时候雄鸡叫三遍，天色才渐明。正月从寅月开始，经过了十二个月的节气后，直到丑月结束。日月运行都已成周，所以日月组成一个“明”字。“明”有“孟”的意思，“幽”有“幼”的意思，“幽明”就是指雌雄。雌雄交替出现，而又与以孟春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太阳在西边落下，在东边升起；残月逐渐消失在东方，新月在西方露出来。当政的不按天时行事，又不顺应民心，所以凡事都易于破坏，而难以促成。

君王接受天命而改朝换代，对于开始必然十分谨慎，修改历法，改变朝服的颜色，推算历法的起始点历元，以顺承天的旨意。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年代过于久远的历法就不必说了。大概从黄帝开始，考察星体的运行，制定历法，建立了五行序列，确立起阴阳死生消长的规律，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于是有了分管天地神祇和其他物类的官员，叫作五官。他们各自掌握属于自己的事务，不会相互杂乱。民众因此能够有所信赖，而神明也因此能够有明德。民众与神明各尽其职，民众对神明礼敬而不亵渎，神明因此赐给民众好的收成，百姓以丰洁的礼品飧祭神，而使灾祸不发生，养生所需永不匮乏。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荐至：一起到来。】，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南正：主管南方之政（即阳事）的官员。】重司天以属神【属神：领属神事，如祭祀之

类。】，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属民：领属民事。】，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孟陬：正月。】殄tiǎn 灭，摄提【摄提：星名，随斗杓（北斗星的第五、六、七三颗星）所指建十二月。】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年耆：泛指年老。耆，六十岁。】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夏正：夏朝历法开始的月份。】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纪序：纪元的次序，即历法的次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陪臣：列国之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告朔：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天子在岁末时将来年每月的历书颁给诸侯，在每月的朔日以活羊祭告于庙。】，故畴人【畴人：星历算学者。】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襍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

少皞氏衰落以后，九黎的诸侯作乱，民众与神明都受到了惊扰，失去了依托，灾祸接连发生，恶气不能消尽。直到颡顼受命于天，登

临帝位，才任命南正重负责天事，属领神事，任命火正黎负责地事，属领民事，这才使一切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致于相互侵扰渎乱。

后来三苗部族又效法九黎出来作乱，所以南正与火正二官都废弃了自己的职守，闰余的排序失去了次序，正月的设置与节气不符合，摄提星方位与月建也不一致，历法混乱，使时序失顺。直到尧帝继位，又重新任命重、黎后人中还能推算历法的人，让这些人担任历官，设立了羲氏、和氏这两个官职。推明时令，矫正历度，使天时阴阳调和，风雨适度，这才有了兴盛的景象，民众没有天亡、疾病的祸乱。当尧年老之后禅位给舜的时候，在文祖庙告诫舜说“按天体运行规律制定和实施历法的重担就托付给你了”。后来，舜也用相同的话来告诫禹。由此可见，历法是帝王应该看重的大事。

夏朝以正月为历正，殷朝以十二月为历正，周朝以十一月为历正。夏、殷、商这三代的正月依次循环，周而复始。天下治理得好，历法就不会乱了次序；天下混乱，则统一的历法就无法在诸侯国之间通用。

自从周幽王和周厉王以后，西周王室衰微，列国大夫执掌国家大权，史官不记载年月日，君王不行告朔礼，所以历算世家的子弟纷纷出走，有的在中原诸侯国中任职，有的到了夷狄，所以祝祷祭祀的制度荒废而不能统一。周襄王二十六年有闰三月，而《春秋》非难它置闰月不当。因为古代帝王设定历法，首先要确定好历元，再由中气纠正十二月的位置，有日月馀分则归于年末。确定好历法的起始点，则年月日等的次序就不会失误；以中气纠正月位，百姓就不会感到迷惑；将闰余置于年终，诸事就不会悖乱。

后来，到了战国诸雄并争的时期，君臣上下只关心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战败敌国，挽救危难，排解纠纷而已，哪有余力考虑天文历法的事情！当时只有邹衍懂得五德终始相传，而且散布阴阳消长的分限等理论，因此显扬于诸侯。也因为强秦在征灭六国时，战事频繁，

加上秦始皇当上皇帝的时间还不长，所以顾不上制定新的历法。但是秦时颇为注重推求五行胜克，自以为获得水德的祥瑞，所以将黄河改名为“德水”，沿用夏朝的历法，以十月为正月，崇尚黑色。至于历法中具体推算五星的行度和闰月的安排是否正确，也就没有仔细考虑。

汉兴，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詹：通“贍”。满足。】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当汉朝刚刚兴起的时候，高祖说“是北方的黑帝等待我来建立”，也自认为获得了水德的祥瑞。懂得历法的官员以及张苍等人，也认同汉高祖的看法。当时天下初步平定，国家的基本规章制度和法令才刚刚建立，此后高后以女子主政，同样没有考虑到历法的事情，所以仍承袭秦朝的历法和朝服的颜色。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鲁地一个叫公孙臣的人以五德循环的理论向皇帝上书，说“汉朝得到的是土德而不是水德，应该变更历法的历元，修改正朔，更换朝服的颜色。这样天就会降下祥瑞，有黄龙出现”。皇帝把这件事情交给丞相张苍处理，张苍也学过律历，并不认为是土德，于是没有理睬。后来黄龙真的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于是张苍不得已上书自请罢黜，他论述汉朝获得水德瑞兆的著作也没有写成。后来，又有一个叫新垣平的人由于善于观望云气得见天子，说了些改正历法和服色的事，受到宠幸，后来却反动叛乱，所以孝文帝就再也不过问这件事了。

到当今皇帝即位后，招来方士唐都，测量周天各部的星宿度数；任用来自巴郡的落下闳，让他推算日月星辰制历，以此得到的太阳各月位置的度数与夏历相同。于是就改定历元，更换官号，到泰山封禅。并诏告御史说：“过去主管星历的官员说星度未经确定，便广泛地征求意见，该怎样测定星度，但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听说以前黄帝制历因为与季节相符，所以能循环地使用下去，这种历法用实际天象检验，审定律吕的清浊，确立起四时与五行的关系，建立了节气的日分余数。然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有关天文历数方面的典籍缺佚，乐理也废弛了，我深感遗憾。只是我又无力把它们补修完备。现在的历法经过周密的测量和运算，全都与能克制水德的土德相合，现在太阳循着经过夏至、冬至的黄道运行，以黄钟为宫声，以林钟为徵声，以太簇为商声，以南吕为羽声，以姑洗为角声。从此以后，节气又正确了，作为定调的最高羽声又清明了，各种名称都和实际相符，以甲子日逢冬至开始为历元，则阴阳交替的规律就通行。现在，十一月甲子日又恰逢朔日而节气交冬至，正是改历换元的好时机，于是变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确定年名为‘焉逢摄提格’，确定月名为‘毕聚’，日名为甲子，夜半时是朔日的开始，节气变为冬至。”

◎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

△ 正北【正北：冬至所在辰次的方位。太初元年冬至在夜半子时，子的方位是正北。】 十二【十二：指一年的月数，无闰月为十二个月，有闰月为十三个月。】

无大余【大余：指月朔大余，用于计算月朔甲子日名的参数。已知本年初的月朔干支日名，将本年的总天数减去所含的甲子周数，剩余的不足一甲子的部分，整日数称为大余。从本年初的月朔干支，数到大余数目之外的第一个干支名，就是下年初的月朔干支日名。】，无小余【小余：指月朔大余，是月朔甲子余数中不足一整日的部分。】；

无大余【大余：指冬至大余。已知本年冬至日名，从本年总天数中除去所包含的甲子周数，剩余部分中的整日数称为大余。从本年初的冬至干支日名，数到大余数之外的第一个干支就是下年冬至的干支日名。】，无小余【小余：指冬至小余，即冬至日余数中不足一整日的部分。】；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

大余五，小余八；

端蒙单阏【端蒙单阏：端蒙作“旃蒙”，为“乙”；单阏为“卯”，知端蒙单阏为乙卯年。】二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八，小余六百九十六；大余十，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

◎ 历术甲子篇

历元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期为甲子，夜半时为冬至节。

冬至在子时，位于正北；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无大余，无小余；

冬至无大余，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甲寅年），即太初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四日，小余为三百四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五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单阏（乙卯年），即太初二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八日，小余为六百九十六分；

冬至大余为十日，小余为十六分；

游兆执徐（丙辰年），即太初三年。

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六百三；

大余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余七，小余十一；

大余二十一，无小余；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

闰十三

大余一，小余三百五十九；

大余二十六，小余八；

祝犁协洽二年。

大余二十五，小余二百六十六；

大余三十一，小余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六百一十四；

大余三十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二十二；

大余四十二，无小余；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余三十七，小余八百六十九；

大余四十七，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二日，小余为六百零三分；

冬至大余为十五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丁巳年），即太初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七日，小余为十一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一日，无小余；

徒维敦牂（戊午年），即天汉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一日，小余为三百五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六日；小余为八分；

祝犁协洽（己未年），即天汉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五日，小余为二百六十六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一日，小余为十六分；

商横渚滩（庚申年），即天汉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九日，小余为六百一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六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昭阳作鄂（辛酉年），即天汉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四日，小余为二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二日，无小余；

横艾淹茂（壬戌年），即太始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七日，小余为八百六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七日，小余为八分；

尚章大渊献（癸亥年），即太始二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二，小余二百七十七；

大余五十二，小余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余五十六，小余一百八十四；

大余五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余五十，小余五百三十二；

大余三，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八百八十；

大余八，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八，小余七百八十七；

大余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余三，小余一百九十五；

大余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二日，小余为二百七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二日，小余为十六分；

焉逢困敦（甲子年），即太始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六日，小余为一百八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七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端蒙赤奋若（乙丑年），即太始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日，小余为五百三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日三日，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丙寅年），即征和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四日，小余为八百八十分；

冬至大余为日八日，小余为八分；

强梧单阏（丁卯年），即征和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八日，小余为七百八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十三日，小余为十六分；

徒维执徐（戊辰年），即征和三年。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日，小余为一百九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十八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祝犁大荒落（己巳年），即征和四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七，小余五百四十三；

大余二十四，无小余；

商横敦牂后元元年。

十二

大余二十一，小余四百五十；

大余二十九，小余八；

昭阳汁洽二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五，小余七百九十八；

大余三十四，小余十六；

横艾渚滩始元元年。

△ 正西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五；

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四，小余一百一十三；

大余四十五，无小余；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八，小余四百六十一；

大余五十，小余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七日，小余为五百四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四日，无小余；

商横敦牂（庚午年），即后元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一日，小余为四百五十分；

冬至大余为日二十九日，小余为八分；

昭阳汁洽（辛未年），即后元二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五日，小余为七百九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四日，小余为十六分；

横艾涿滩（壬申年），即始元元年。

冬至在酉时，方位正西方；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九日，小余为七百零五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九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尚章作噩（癸酉年），即始元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四日，小余为一百一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五日，无小余；

焉逢淹茂（甲戌年），即始元三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八日，小余为四百六十一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大渊献（乙亥年），即始元四年。

十二

大余五十二，小余三百六十八；

大余五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余四十六，小余七百一十六；

无大余，小余二十四；

强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一，小余一百二十四；

大余六，无小余；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余五，小余三十一；

大余十一，小余八；

祝犁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三百七十九；

大余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三，小余七百二十七；

大余二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二日，小余为三百六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五日，小余为十六分；

游兆困敦（丙子年），即始元五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六日，小余为七百一十六分；

冬至无大余，小余为二十四分；

强梧赤奋若（丁丑年），即始元六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一日，小余为一百二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六日，无小余；

徒维摄提格（戊寅年），即元凤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日，小余为三十一分；

冬至大余为十一日，小余为八分；

祝犁单阏（己卯年），即元凤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九日，小余为三百七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日十六日，小余为十六分；

商横执徐（庚辰年），即元凤三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三日，小余为七百二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一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昭阳大荒落（辛巳年），即元凤四年。

十二

大余十七，小余六百三十四；

大余二十七，无小余；

横艾敦牂五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二，小余四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百八十九；

大余三十七，小余十六；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余三十，小余二百九十七；

大余四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四，小余六百四十五；

大余四十八，无小余；

游兆闾茂二年。

十二

大余四十八，小余五百五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八；

强梧大渊献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七日，小余为六百三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七日，无小余；

横艾敦牂（壬午年），即元凤五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二日，小余为四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二日，小余为八分；

尚章汁洽（癸未年），即元凤六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五日，小余为八百八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七日，小余为十六分；

焉逢涒滩（甲申年），即元平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日，小余为二百九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二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端蒙作噩（乙酉年），即本始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四日，小余为六百四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八日，无小余；

游兆阍茂（丙戌年），即本始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八日，小余为五百五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三日，小余为八分；

强梧大渊献（丁亥年），即本始三年。

十二

大余四十二，小余九百；

大余五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七，小余三百八；

大余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余一，小余二百一十五；

大余九，无小余；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五，小余五百六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八；

昭阳单阏三年。

△ 正南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四百七十；

大余十九，小余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二日，小余为九百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八日，小余为十六分；

徒维困敦（戊子年），即本始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七日，小余为三百零八分；

冬至大余为三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祝犁赤奋若（己丑年），即地节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一日，小余为二百一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九日，无小余；

商横摄提格（庚寅年），即地节二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五日，小余为五百六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十四日，小余为八分；

昭阳单阏（辛卯年），地节三年。

太阳位于正南方，冬至在午时；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九日，小余为四百七十分；

冬至大余为十九日，小余为十六分；

横艾执徐（壬辰年），地节四年。

十二

大余十三，小余八百一十八；

大余二十四，小余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余八，小余二百二十六；

大余三十，无小余；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一百三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

大余二十六，小余四百八十一；

大余四十，小余十六；

游兆涓滩四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小余八百二十九；

大余四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余四十四，小余七百三十六；

大余五十一，无小余；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一百四十四；

大余五十六，小余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三日，小余为八百一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四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尚章大荒落（癸巳年），即元康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八日，小余为二百二十六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日，无小余；

焉逢敦牂（甲午年），即元康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二日，小余为一百三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五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协洽（乙未年），即元康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六日，小余为四百八十一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日，小余为十六分；

游兆涪滩（丙申年），即元康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日，小余为八百二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五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强梧作噩（丁酉年），即神雀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四日，小余为七百三十六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一日，无小余；

徒维淹茂（戊戌年），即神雀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九日，小余为一百四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六日，小余为八分；

祝犁大渊献（己亥年），即神雀三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四百九十二；

大余一，小余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余五十七，小余三百九十九；

大余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一，小余七百四十七；

大余十二，无小余；

横艾摄提格二年。

十二

大余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

大余十七，小余八；

尚章单阏三年。

十二

大余十，小余六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余四，小余四百一十；

大余二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三日，小余为四百九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一日，小余为十六分；

商横困敦（庚子年），即神雀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七日，小余为三百九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六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昭阳赤奋若（辛丑年），即五凤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一日，小余为七百四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十二日，无小余；

横艾摄提格（壬寅年），即五凤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五日，小余为六百五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十七日，小余为八分；

尚章单阏（癸卯年），即五凤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日，小余为六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二日，小余为十六分；

焉逢执徐（甲辰年），即五凤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日，小余为四百一十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七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端蒙大荒落（乙巳年），即甘露元年。

十二

大余二十八，小余三百一十七；

大余三十三，无小余；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六百六十五；

大余三十八，小余八；

强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余十七，小余七十三；

大余四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涪滩四年。

十二

大余四十，小余九百二十；

大余四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三百二十八；

大余五十四，无小余；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八日，小余为三百一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三日，无小余；

游兆敦牂（丙午年），即甘露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二日，小余为六百六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八日，小余为八分；

强梧协洽（丁未年），即甘露三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七日，小余为七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三日，小余为十六分；

徒维涒滩（戊申年），即甘露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日，小余为九百二十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八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祝犁作噩（己酉年），即黄龙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五日，小余为三百二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四日，无小余；

商横淹茂（庚戌年），即初元元年。

△ 正东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二百三十五；

大余五十九，小余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五百八十三；

大余四，小余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七，小余九百三十一；

大余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余十一，小余八百三十八；

大余十五，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五年。

太阳位于正东方，冬至是卯时；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九日，小余为二百三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九日，小余为八分；

昭阳大渊献（辛亥年），即初元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三日，小余为五百八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四日，小余为十六分；

横艾困敦（壬子年），即初元三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七日，小余为九百三十一分；

冬至大余为九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尚章赤奋若（癸丑年），即初元四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一日，小余为八百三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十五日，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甲寅年），即初元五年。

十二

大余六，小余二百四十六；

大余二十，小余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余，小余五百九十四；

大余二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四，小余五百一；

大余三十，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余十八，小余八百四十九；

大余三十六，无小余；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余十三，小余二百五十七；

大余四十一，小余八；

祝犁协洽五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六日，小余为二百四十六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单阏（乙卯年），即永光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无大余，小余为五百九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五日，小余为十六分；

游兆执徐（丙辰年），即永光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四日，小余为五百零一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丁巳年），即永光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八日，小余为八百四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六日，小余为零；

徒维敦牂（戊午年），即永光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三日，小余为二百五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一日，小余为八分；

祝犁协洽（己未年），即永光五年。

十二

大余三十七，小余一百六十四；

大余四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渚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一，小余五百一十二；

大余五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五，小余四百一十九；

大余五十七，无小余；

横艾阍茂三年。

十二

大余四十九，小余七百六十七；

大余二，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一百七十五；

大余七，小余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七日，小余为一百六十四分；

冬至大余为四十六日，小余为十六分；

商横涓滩（庚申年），即建昭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三十一日，小余为五百一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一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昭阳作噩（辛酉年），即建昭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五日，小余为四百一十九分；

冬至大余为五十七日，无小余；

横艾阏茂（壬戌年），即建昭三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九日，小余为七百六十七分；

冬至大余为二日，小余为八分；

尚章大渊献（癸亥年），即建昭四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四十四日，小余为一百七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七日，小余为十六分；

焉逢困敦（甲子年），即建昭五年。

十二

大余八，小余八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余二，小余四百三十；

大余十八，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六，小余七百七十八；

大余二十三，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小余六百八十五；

大余二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五，小余九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八日，小余为八十二分；

冬至大余为十二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端蒙赤奋若（乙丑年），即竟宁元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日，小余为四百三十分；

冬至大余为十八日，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丙寅年），即建始元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六日，小余为七百七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三日，小余为八分；

强梧单阏（丁卯年），即建始二年。

平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二十日，小余为六百八十五分；

冬至大余为二十八日，小余为十六分；

徒维执徐（戊辰年），即建始三年。

闰年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为十五日，小余为九十三分；

冬至大余为三十三日，小余为二十四分；

祝犁大荒落（己巳年），即建始四年。

以上《历书》中：大余，是指剩余的日数。小余，是指剩余的分数。端蒙等，是年的名字。年名包括干支两部分，地支：例如丑叫作赤奋若，寅叫作摄提格；天干：例如丙叫作游兆。正北，表示冬至在子时；正西，表示冬至在酉时；正南，表示冬至在午时；正东，表示冬至在卯时。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陈仁锡：「《天官书》独无序何也？岂后世缺之耶？其中文字无限奇古，极多变化。篇末有太史公论『自初生民以来』至『天官备矣』一章，盖本书之首序，而错简在后耳。」

《天官书》与《历书》一样，也不在《史记》十篇亡书之数，必为太史公原著（也有人以为是“妄人录《汉书·天文志》而成”，可不论），当然不排斥其中有错简以及后人窜入的成分，这是古书难以避免的情况，但不影响它的本来价值。《天官书》的内容大概可七章，一为经星，分作五宫记述三垣二十八宿等恒星；二为五纬，记木、火、土、金、水五行星；三为二曜，记日与月；四为异星；五为云气；六为候岁；七为总论。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匡卫：环绕护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棓bàng，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中宫正中央的一颗星星称为天极星，比它周围的星星都要明亮，常居于正北不动，所以称它为太一，是天帝的意思；旁边的三颗星称为三公，也有人称为太子、庶子。天极星的后面是形如钩状的勾星四颗，其中最后一颗较为明亮的星称为正妃，其余三颗星为后宫的嫔妃之类。像护卫一样环绕护卫着天极星的十二颗星的，是藩臣。它们合起来就称为紫宫。

挡在紫宫门口内的三星，向北面下垂，尖端的那颗星若隐若现，称为阴德，或者称为天一。紫宫左前方的三颗星叫天枪，右前方的五星叫天棓，后面的六颗星越过银河可抵达营室的星座，称为阁道。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璇玑：即“璇玑”，古时天文仪器，浑天仪。】、玉衡【玉衡：观察天文的工具，饰有玉石。】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斗魁戴匡【匡：同“筐”。】 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

北斗七星，就是《尚书》说的“用璇玑、玉衡的运动来确定七项政事的星座”。北斗的斗杓与东宫七宿中的角宿相连，斗衡与南斗宿殷殷相对，斗魁枕于西方七宿中的参宿头顶。黄昏时以斗杓所指方位建明四时月份；斗杓，主华县西南方向的祸福吉凶。夜半时以斗衡所指方位建明四时月份；斗衡，主黄河、济水之间的中原地区的吉凶祸福。黎明时以斗魁所指方位建明四时月份；斗魁，主海、岱东北方向的吉凶祸福。北斗就像天帝乘坐的车子，它在中央运转，它的运动可主宰四方地域。分别阴阳，建明四时，平均五行，移易节度，确定十二辰纪的位置，全都依仗北斗。

斗魁上方像一只筐的六颗星被称为文昌宫：一是上将，二是次将，三是贵相，四是司命，五是司中，六是司禄。在斗魁里面，是贵人的牢房。在斗魁下方的六颗星，每两颗都相近，名叫三能。三能的颜色一致，表示君臣和睦；三能的颜色不同，表示君臣关系紧张。在北斗第六星旁边的是辅星，辅星如果明亮而且靠近，表明辅臣亲睦，

国家强盛；如果远离而且暗淡，表明辅臣和皇帝疏远，国家衰弱。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有句圜【圜：围绕。】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房为府，曰天驷。其阴，右驂。旁有两星曰衿；北一星曰辇。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

左角，李；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直：同“值”，正，恰好。】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为疏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

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曰口舌。

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也。

斗杓的末端有两颗星：靠近斗杓一颗是矛，称为招摇；较远的一颗是盾，称为天锋。有围成一个圆圈的十五颗星，附属于斗杓，称为贱人之牢。如果牢中星很多，表示囚犯多；如果牢中星很少，表示囚犯已得到开脱。

如果天一、枪、棓、矛、盾这五颗星摇动，芒角显得很大，将有战事发生。

东宫名苍龙，它的代表星座是房宿和心宿。心宿是天王颁布政令的殿堂，其中大星就是天王，前后的两颗小星是它的子辈。三颗星不希望它们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在一条直线上意味着天王政令失误。房

宿是天府，又称为天驷。天驷的北边一星是右边的驂马，它的旁边有两星称为衿；衿星北边的一星叫輦。房宿东北弯曲的十二颗星称为旗，旗中有四颗星称为天市；靠南居中有六颗星称为市楼。天市中如果星多，表示国库充实；如果星少，表示国库空虚。房宿南边的一群星称为骑官。

角宿左边的星是李星，主刑法；右边的星是将星，主军事。角宿旁边的大角星，是天王的帝廷。大角星的两旁各有三颗星，呈鼎足装排列，称为摄提。摄提星，它们正对着斗杓所指的方向，可以更准确地指示时节，所以称为“摄提格”。亢宿是外庙，主管疾病。亢宿的南北各有两颗大星，称为南门。氐宿是天的根，主管瘟疫之类的传染病。



仲春中星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尾宿有九颗星，代表着君臣；如果它们之间相互排斥隔绝，意味君臣不和。箕宿是敖客，主口舌是非之象。

火星运行如果接近或停留在角宿，预示着将有战事发生。它若接近或停留在房宿或者心宿，也是王者厌恶的事情。

南宫朱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后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月、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从谋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南宫名朱鸟，它的代表星座是权与衡。衡为太微，是日、月和五星的宫廷。环绕太微的十二颗星，是藩臣：西边的，是将星；东边的，是相星；南边的四颗星，是执法；中间的，是端门；端门左右的星，是掖门。门内的六颗星，是诸侯。里面的五颗星，是五帝座。太微后面聚集着的十五颗星，颇为明亮，称为郎位；旁边有一亮星，称为将位。月亮和五星循着正常的轨道顺序进入太微，就要十分小心地观察它们出太微和守候在那里的情况，如有违犯，由天子派出使臣进行诛杀。如果月亮与五星是逆入的，就是不按轨道进入太微，它们接近什么星，就责罚相应官职的大臣；如果侵犯的是五帝座，一定有灾祸，因为群臣相从的不轨行迹已经暴露。如果是五星中金星和火星出现这种运行，则情况更为严重。在太微西边有五颗呈椭圆形的星座，称为少微，是士大夫。权，就是轩辕。轩辕，是黄龙星座的主体。轩辕前面一颗大星，是女主的象征；旁边的小星，是侍御的嫔妃，属于后宫。月亮和五星在轩辕附近或者守候在这里的情况，其占卜的原则和衡相同。

东井为水事。其西曲星曰钺。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登：谷物成熟。】。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钺，祸成井，诛成

质。

柳为鸟注，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张，素，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

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无处车马。

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东井是主管水事的星宿。在它的西面弯曲的星座叫钺。钺的北面，是北河；南面，是南河；两河和天阙星官之间是日月五星的通道。鬼宿主管供奉祭祀的事；鬼宿的中间有白色的积气，叫作质星。火星如果守候着南北河，则战事将起，五谷不登。因此，有德的人先成形于衡宿，帝王出外巡幸可以在天潢星区出现预兆，伤败的事表现在钺宿，灾祸的事表现在井宿，诛杀的事表现在质宿。

柳宿是朱鸟的嘴，主管草木之事。星宿七星，是朱鸟的脖颈，是员官。主管紧急事务。张宿，是朱鸟的嗉囊，是厨子，主管宴请宾客。翼宿是朱鸟的羽翅，主管远客到来之事。

轸宿是车子，主管风。它的旁边有一颗小星，名为长沙，长沙的光通常微弱得看不见；但它发亮时能达到和轸宿四星相同的亮度，如果五颗星进入轸宿，那么可能发生很大的战事。轸宿南面的一群星称为天库楼；天库楼中还有五车。如果车星的数量很多，且芒角闪动，不成行列，那就会发生动乱，无处安顿车马。

西宫之神是白虎，代表星是咸池，咸池星是天五潢。五潢星，是五帝的车驾和房舍。火星入五潢，预示有旱灾；金星入五潢，预示有兵灾；水星入五潢，预示有水灾。五潢中有三柱；每柱各三颗星，如

果三柱不成行列，预示有战事发生。

奎曰封豕，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廩积【廩积：库藏的粮食或秣草。】。

昂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

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附耳入毕中，兵起。

奎宿又叫封豕，主管开沟渠之事。娄宿主管众兵聚集。胃宿是天帝的粮仓。它的南面的诸星称为廩积。

昴宿又叫髦头，称为胡星，主管丧事。毕宿叫作罕车，代表边境的军队，主管狩猎。毕宿大星旁边的一颗小星叫附耳。附耳星如果摇动，预示国君身边有进谗言的乱臣。昴宿和毕宿之间是天街星宿，是日月和五星的通道。天街的北面，是阴国；南面，是阳国。

参宿是白虎的主体。排列成直线的三颗星，是衡石。衡石下面的三颗星和它成一锐角的星叫罚，主管斩杀之事。它的外围有四颗星，分别是参宿的左右肩和左右股。有三颗小星在参宿的北面，叫觜觿，是白虎的头，主管军需运输之事。在参宿的南面有四颗星，叫天厕。

天厠星下面有一颗星，叫天矢。天矢星呈黄色则是吉兆；呈青色、白色或黑色，则是凶兆。在参宿的西面分三处弯曲排列着九颗星：第一处称为天旗，第二处称为天苑，第三处称为九游。

在参宿的东面有一颗大星叫作狼。狼星如果生出芒角或变色，则盗贼就多了。狼星下面的四颗星叫弧，正对着狼星。狼星与地平线之间有一颗大星，叫南极老人星。如果老人星出现，则国家安定；如果老人星不可见，则国家动乱有战事。老人星通常在秋分前后见于南郊。

附耳星如果进入毕宿之中，是发生战争的征兆。

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

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军西为垒，或曰钺。旁有一大星为北落。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动，人涉水【涉水：发大水。】。

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北宫之神是玄武，其代表星是虚宿和危宿。危宿的形状像房屋的顶盖；虚宿主管死丧哭泣之事。

在虚宿和危宿的南方聚集着很多星，名为羽林天军。羽林军西面

的星官叫垒，或者叫钺。羽林军的旁边有一颗大星名为北落。如果北落暗弱或者不见，羽林军星摇动并且芒角稀少，这时如果五星凌犯北落，或者进入羽林军星官，则预示着有兵灾将要发生。如果五星中火星、金星和水星被侵犯，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若发生于火星，则军队有忧患；若发生于水星，则有水患；若发生于木星或土星，则有利于军事。危宿的东面有六颗星，两两并列，叫作司空。



仲夏中星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室宿是天上的清庙，附近有离宫、阁道。在银河中有四颗星，叫天驷。旁边的一颗星，叫王良。王良赶着天马，则人间就将到处有车马在原野上奔驰了。王良旁边有八颗星，横跨银河，称为天潢。天潢旁边的星官，是江星。江星一动，人间就可能发大水。

杵、臼星官有四颗星，在危宿的南面。它旁边的匏瓜星，如果发现青黑色新星出现，那么鱼盐就会欠收而变得昂贵。

南斗六星是天帝的庙堂，它北面的星官是建星。建星，形状如旗。牛宿主管祭祀牺牲之事。牛宿的北面是河鼓。河鼓中的大星，是

上将；河鼓左右两旁的星，是左右将。又有婺女宿，在女宿的北面是织女星。织女，是天帝的孙女。

察日、月之行以揆【揆：推测。】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赢缩：进退。】，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岁早，水；晚，旱。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观察日、月的运动可以推测木星是顺行还是逆行。岁星在五行中属东方木，主管春作，其判定季节的干支是甲乙。如果有失义的国家，对它的惩罚就显示在木星上面。木星的运行有赢有缩，以它所在的星宿占卜它所在的国家的命运。岁星所在的相对应的国家不可以去讨伐，这个国家反而可以征伐其他的国家。木星运行超过它所应在的星宿，便称为赢，未达到应在的星宿，就称为缩。当出现赢，木星超前到达那一宿的国家将有兵灾，但国家不会覆灭；若出现缩，木星落在后一宿的国家有忧患，大将死亡，国家可能覆灭。如果岁星所在的地方，出现五颗行星先后会聚于那一宿，则其相应的国家可以以义号召天下。

摄提格岁就是寅年：岁阴向左指向寅位，岁星则向右运行而居于丑位。在正月里，木星和斗宿、牛宿在清晨同时出现在东方，这时岁星命名为监德。其光色青苍而明亮。如果木星运行超前或者落后一个

星次叫失次，这时应能见到柳宿。这一年早期，有水灾；晚期，则有旱灾。

岁星出现在东方以后，向东运行十二度，历时一百日而停止，再向西逆行；运行八度，历时一百日，再向东运行。岁星一年运行三十度又十六分度之七，每天约运行十二分度之一，经过十二年在星空中运行一整周。初见总是先出在东方，就是晨星；在黄昏时结束，隐没在西方，表现为昏星。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章：同“彰”，彰明。】。其失次，有应见轸。岁早，旱；晚，水。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跽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应见亢。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昂、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应见箕。

单阏岁就是卯年：岁阴从寅位左行到卯位，岁星居子位。岁星在二月份和婺女、虚宿、危宿同时出现在东方，这时岁星被命名为降入。星大而明亮。当该月岁星失次时，会在张宿上显示预兆。这一年会有大水灾。

执徐岁即辰年：岁阴左行到辰位，岁星居亥位。岁星在三月份与室宿、壁宿同时在天亮前出现在东方，命名为青章。光色青青并且彰

明。如果岁星失次，会在轸宿上显示预兆。岁星超前进入前一宿，有旱灾；岁星落后一宿，有水灾。

大荒骆岁即巳年：岁阴在巳位，岁星居于戌行。岁星在四月份清晨与奎、娄两宿出现在东方，命名为跽踵。光色红而明亮。如果岁星失次，应验会在亢宿看到。

敦牂岁即午年：岁阴在午位，岁星居于酉位。岁星在五月份清晨与胃、昂、毕三宿出现在东方，命名为开明。星光明亮。这一年应该息武事；有利帝王推行政令，不利于治兵。如果岁星失次，会在房宿上显示预兆。岁星超前，则有旱灾；岁星落后，则有水灾。

叶洽岁即未年：岁阴在未位，岁星居于申位。岁星在六月份凌晨与觜、参两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为长列。星光灿烂。这一年份有利于用兵。若岁星失次，会在箕宿显示预兆。

涿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作作【作作：形容光芒四射。】有芒。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阍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失次，有应见娄。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见昂。

涪滩岁即申年：岁阴在申位，岁星居于未位。岁星在七月份天亮前与东井宿、舆鬼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大音。星色是明亮的白光。如果岁星失次，可以在牛宿看到预兆。

作鄂岁即酉年：岁阴在酉位，岁星居于午位。岁星在八月份天亮前与柳、七星、张晨三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为长王。星光四射有芒角。这一年份国家昌盛，五谷丰收。如果岁星失次，可以在危宿看见预兆。本年虽然有旱情但仍有好收成，有后妃丧亡，民间有疾病的灾难。

阍茂岁即戌年：岁阴在戌位，岁星居于巳位。岁星在九月份清晨与翼、轸两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为天唯。星光发白且很明亮。如果岁星失次，会在壁宿上显示出预兆。这一年份会有涝灾，有后妃丧亡。

大渊献岁即亥年：岁阴在亥位，岁星居于辰位。岁星在十月份天亮前与角、亢二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为大章。星光呈苍青色，如同星欲提前跃出黎明前的黑暗，所以被命名为“正平”。岁星所在对应的国家若兴兵伐敌，则其将帅必然十分勇武；这个国家也因正义有德，而能使四海臣服。如果岁星失次，将在娄宿上有所预兆。

困敦岁即子年：岁阴在子位，岁星居于卯位。岁星在十一月份清晨与氐、房、心三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为天泉。星光呈玄黑色但很明亮。这一年江湖水产丰收，不利于起兵。如果岁星失次，会在昴宿上出现验证。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黓【黓：黑色。】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

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棓，长四丈，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彗：扫帚。】。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橈，长四丈，末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国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赤奋若岁即丑年：岁阴在丑位，岁星居于寅位，岁星在十二月份天亮前与尾、箕两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命名天皓。星光色泽青黑颇明亮。如果岁星失次，将在参宿看到应验。

岁星有一定的行度，如果按推算它应当留于某一宿而没有留，或留在那里又左右摇动，不该离去又提早离去了，与其他星会合，那么该宿相应的国家有大灾难。岁星留在那一宿很长时间也不离开，则所相应的国家有厚德。如果岁星的光芒出现芒角且颤动，其光芒时大时小，颜色总在变化，则该国国君有忧。

木星失次超过一宿，且进入东北方向顺行，三个月以后会出现天棓星，天棓星看上去约四丈长，末端尖。若进入东南方向顺行，三个月以后会出现彗星，彗星看上去约两丈长，很像扫帚。若进入西北方向逆行，三个月之后出现天橈，长四丈，末端尖。如果进入西南方向逆行，三个月以后将出现天枪，天枪看上去有好几丈长，头尾都是尖的。应该谨慎地观察岁星的赢缩状况，其对应的国家不可举事用兵。岁星运行中看上去似要往上浮，实际却下沉，其对应的国家可能会扩张它的领土；岁星如果似要下沉实际上却上浮，其对应的国家可能会失去边境的土地。如果岁星的颜色红而有芒角，是所对应的国家昌盛的兆应。如果赶在岁星生芒角时去打仗，将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岁星

的颜色橙红并且向下沉，则所当的国家将获得大丰收。如果岁星的颜色青白而带赤灰的光，则是所对应的国家有忧患的兆应。月食岁星，则所对应的国家的宰相可能被罢黜；岁星与金星往复离合，所对应的国家的军事行动会失败。

岁星一名摄提，又名重华、应星、纪星。营室是天上的清庙，也就是岁星的庙。

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勃乱：违背常理。】，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国绝祀。居之，殃还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后，左右，殃益大。与他星斗，光相逮，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其行东、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心为明堂，荧惑庙也。谨候此。

观察惩罚之气，用以判定荧惑的方位。荧惑主管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执掌夏季，其判定季节的干支是丙、丁。如果有失礼的国家，对它惩罚的征兆就显示在荧惑上，这就是荧惑的不规则运行。荧惑出现在天空，可能有战争，荧惑消失时，则战事结束。通常以荧惑所在星宿占卜其分野国的吉凶。荧惑违背常理，所以它的出现代表了动

乱、伤残、贼害、疾病、死丧、饥荒和兵灾。荧惑逆行两宿以上，然后停留在某宿，停留三个月，则分野国有祸殃，停留五个月，则有敌国来袭，停留七个月，则该国可能失去一半国土，停留九个月，则会失去大半国土。如果在九个月以后还在那一宿出出进进，则相应的那个国家就要灭亡了。荧惑停留在某宿，如果灾祸很快地到来，那么本该严重的灾情反而变小了；如果灾祸迟迟才到，那么本不严重的灾情反而变成大灾难。如果荧惑运行向南，则男子的丧事多，荧惑运行往北，则女子丧事多。如果荧惑芒角闪动，并且绕圈打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相应的灾难就更严重。荧惑运行中与其他星相遇，如果接近到光芒的就会有灾害；离得比较远就不会有灾害。如果五大行星相继会聚于一宿，则其下之国就能以礼号召天下。

推算荧惑行度的方法是，从东方出现后向东顺行十六宿后停留下来；再逆行两宿；六十天后，又向东顺行，从停留到再向东顺行数十宿，十个月后在西方隐入地下；在地下伏行五个月，再次出现在东方。如果荧惑消逝后又在西方出现称为“反明”，这应当是分野国最忌讳的天象。荧惑向东顺行时速度比较快，一天运行一度半。

荧惑在恒星间移动的轨迹是弯曲的，它可以向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快速运行。战事发生在荧惑可见的时候；如果顺着荧惑运行的方向作战，便能获得胜利，如果逆着方向作战，则会失败。如果荧惑紧随金星运行，则战事不顺利；如果荧惑逐渐远离金星而运行，则军队将撤退。如果荧惑出现在金星的北面，则有军队突袭；如果荧惑在金星的南面运行，则有偏将出战。如果荧惑运行时被从后面来的金星追上，则可能发生溃军死将的败绩。如果荧惑在运行中到达或留在太微、轩辕、室宿，都是所当国最忌讳的事。心宿是明堂，即荧惑执法的庙堂。对此要谨慎地占卜。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季夏：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农历六月。】，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

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侯，主岁。岁行十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

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钟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

斗宿是各种天体运行的起算点，计算各天体与斗宿相会的状况，可以确定填星的位置。填星主持中央，五行属土，掌管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判定季节的干支为戊、己，为中央黄帝，执掌德行，是女主的象征。填星一年顺行一宿，该宿相应的国家很吉利。没有出现在预推的位置反而运行到下一宿，或者已经离开某宿却又返回，并在该宿停留，则所当的国家将获得土地，或者得到女子。如果没有按推算位置停留在某宿，或刚停留下来又向西或向东离去，则所当国家将丧失国土，或失去女子，该国不宜进行军事行动。填星在某一宿停留的时间越长，所当国家的福分越大；停留的时间短，则该国福薄。

填星的另一个名字叫地侯，主管年岁的丰歉。填星每年运行十三度又一百一十二分之五度，日行二十八分之一度，计二十八年行一周天。在填星停留的地方，五颗行星都先后相随而聚于一宿，所当的国家会受到各国的尊重而统率天下。如果礼、德、义、杀、刑等这些维持天下的理法都丧失了，那么土星将表现出动摇的征兆。

填星运行如果出现赢的情况，做王的不得安宁；如果出现缩的情况，则出征的军队没有希望返回。填星，它的颜色发黄，有九道芒角，音律是黄钟宫调。填星失次超过两三宿就是赢，所当国家的君主

的命令不能实行，否则就会发大水。填星失次落后两三宿就叫缩，所当国家以后有悲戚之事，该年阴阳不和，冬至阴不复，夏至阳不复，否则将有天裂地动的大灾情。

斗宿是文太室，也就是填星的庙堂，它是属于天子的星。

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谷熟，金在北，岁偏无。火与水合为焮，与金合为铄，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土为忧，主孽卿；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土与水合，穰而拥阏【拥阏：壅塞，阻滞。】，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出，亡地；入，得地。金为疾，为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蕃昌：蕃衍昌盛。】；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必有天应见于杓星。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七寸以内必之矣。

木星和土星相合，将有内乱和饥荒发生，这时不能诉诸武力，否则一定会失败；木星和水星相合，则应改变策略和行事；木星和火星相合，则有旱灾；木星和金星相合叫作白衣会，主丧亡、疾病和水灾。相合时，若金星在木星的南面称为牝牡，主当年五谷丰登，若金星在木星的北面，则该年毫无收成。火星和水星相合称为焮，和金星相合称为铄，主丧，国家不能采取大的举措，发动战事会以失败告终。火星和土星相合有忧患，主有作孽的公卿；国家将有大饥荒，发动战事，不是败军就是部队被围困，做什么事都会失败。土星和水星相合，谷物丰收，但国家发展会受到阻滞，有覆灭的军队，它所当的国家不可有所举措。土星和水星相合且都在天空，与出相对应的国家将失去土地；与入相对应的国家将得到土地。土星和金星相合，主疾疫流行，国内有反叛的军队，会丧失土地。木星、火星、土星三星相

合，则所在星宿相当的国家内外均有战事与丧亡，将改立君王。如果四颗行星相合在一宿，则兵祸丧乱同时发生，君主有忧虑，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五颗行星相合在一处，那就要改弦更张了，有德行的国家，会受到人民的拥戴，改立为君主，统率四方，子孙昌盛；没有德行的国家，将遭受到祸患以致灭亡。五颗星颗颗明亮，则所影响的事也大；它们不太明亮，则所影响的事也小。

行星提前出现为赢，好像来了客人。晚出现为缩，像是主人送客在后。发生赢缩一定能在北斗斗杓看到应验。行星同在一宿为合。处于相邻两宿为斗，二星相距在七寸以内就必定会有应验出现。

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意，行穷兵之所终。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宁昌：安定昌盛。】。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五星有白环，主丧和干旱；有赤环，则内部不安定，有战争；有青环，有水涝；有黑环，则有疾病传染，多死伤；有黄环，主吉利。星呈赤色且有芒角，则有敌人来侵犯城池；星呈黄色而有芒角，则有领土之争；星呈白色而有芒角，则将有哭泣之声，星呈青色而有芒角，则有兵祸；星呈黑色而有芒角，则有水灾。五星的形状、颜色能应验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如果五星的颜色相同，则天下没有战事，

百姓安定昌盛。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变化常以此为应验。

土星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后，顺行一百二十日转而向西逆行，向西逆行一百二十日再次向东顺行。在天空共出现三百三十日，然后在傍晚落入西方伏行，伏行三十日，次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太岁在寅的甲寅年，土星在壁宿，壁宿是从营室分出的，所以前一年它在室宿。

观察太阳的运行可以判断太白的方位。所以太白在五行中属西方，掌秋季，判定其季节干支为庚、辛，主管征杀。如果征杀有疏失，其惩罚的征兆将显示在太白上。太白运行失常，其吉凶将应验在所对应的国家。太白清晨出现在东方运行十八宿经二百四十日。在东方隐入地下，伏行十一宿经一百三十日；若在西方隐入地下，则伏行三宿经十六日后又再次出现在天空。按推算应该出现时而没有出现，或者应该隐没在阳光之中而没有隐没，这是失宿，如果出现失宿即使军队不被击败，必有国君被篡位的事件发生。

其纪上元，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与角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复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大率，岁一周天。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庠【庠：低，矮。】，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器，刚。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庠，近日，曰大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所居久，其向利；易，其

向凶。

按上元历法，在寅年时，太白和室宿在清晨出现在东方，一直运行到角宿才隐没；再与室宿在傍晚同时出现在西方，运行到角宿才隐没；这以后它与角宿同时在清晨出现，要运行到毕宿才隐没；再与角宿在傍晚出现在西方，运行到毕宿隐没；随后与毕宿同时在早晨出现，运行到箕宿隐没；再与毕宿在傍晚出现在西方，运行到箕宿隐没；随后与箕宿同时在早晨出现，运行到柳宿隐没；再与箕宿同时在傍晚出现，运行到柳宿隐没；最后与柳宿同时在早晨出现，运行到了室宿才隐没；再与柳宿在傍晚出现在西方，运行至室宿隐没。太白在这个从室宿出现然后运行到室宿才隐没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五次从东方出现，五次从西方隐没，经历了五个会合周期，历时八年，共二千九百二十日（原书缺漏，写成二百二十日），然后回到和室宿天亮前同出东方的状态。大概地计算，太白运行一周天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当太白刚开始晨出东方，运行的速度较慢，每日约运行半度，运行一百二十日，一定逆行一二宿；在到达了极点后往回返，复向东方运行，每日运行一度半，运行一百二十日后隐没。当太白的位置在早晨低而靠近太阳的时候，叫“明星”，显得明亮而温柔；当太白的位置高而远离太阳的时候，叫“大器”，在夜色的背景下显得明亮而刚烈。它刚出现在西方时，运行速度较快，一日运行约一度半，历时一百二十日，到达极点后运行速度变慢，每日运行半度，历时一百二十日，但在隐没之前，必定要逆行一二宿后才在落日的光辉中隐入。当太白在黄昏的位置低而且靠近太阳时，叫“大白”，在较亮的背景下显得温柔；当太白的位置高而且远离太阳的时候，叫“大相”，因背景较暗而显得耀眼。太白升出地平的方位在辰与戌，落入地平的方位在丑与未。

如果太白在应当出现时没有出现，或者在不应当隐没时却隐没了，则天下将息兵，在外的军队将返回。太白在不应当出现的时候出现了，或者在应当隐没的时候没有隐没，则天下会有兵灾，所当之国

会灭亡。太白在应当出现的时候就出现，则所当之国昌盛。太白应当出现在东方就出现在东方，并隐没在东偏北的地方；或者应当出现在西方就出现在西方，并隐入在西偏南的方位，或者它在某一宿停留的时间太长，则所当国家吉利；反之，则所当国家有凶险。

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经天，天下革政。

小以角动，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庠，浅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圜以静，静。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奕，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圜黄泽【泽：同“泽”，光润。】，可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战。

太白出现在西方，向东运行，则正西方向的国家吉利。太白出现在东方，向西运行，则正东方向的国家吉利。太白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它的运行不会历经周天出现在任意天区；一旦周天运行了，则天下就将发生大的变革了。



仲秋中星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太白光暗且有芒角闪动，主有战事发生。开始出现就很明亮，后来逐渐亮度减小，则所当国军力弱小；开始出现时不太明亮，后来逐渐变得很亮，则所当国军力强大。太白出现时距地面高，则用兵深入吉利，正面交锋不利；太白出现时距地面低，则正面进攻有利，深入敌腹危险。太阳偏南方时，太白的位置还在太阳的南边，或者太阳偏北方时，太白的位置还在太阳的北边，则太白的运动叫作赢，主侯、王不安宁，用兵时进兵吉利，退守凶险。太阳偏南时，太白在太阳的北边，或者太阳偏北时，太白在太阳的南边，则太白的运动叫作缩，主侯、王有忧患，用兵时宜退守，进兵有凶险。用兵的必须善于观察太白的表象：太白运行速度快，叫作疾行。速度慢，叫作迟行。太白明亮而有芒角，则士兵勇敢善战。太白动摇，叫作躁。太白呈现稳定的圆形，叫作静。沿着芒角方向用兵，则大吉；反之，则大凶。太白出现，则出兵作战，太白隐入，则收兵。太白出现红色芒角，主有战事；太白出现白色芒角，主有死丧；太白呈黑环且有芒角，主有忧，有与“水”有关的事情发生；太白呈青色，有小芒角环绕，主不吉，有

与“木”相关的事情发生；太白呈黄环，有黄色芒角，有与“土”相关的事情发生，有较好的收成。如果太白已经出现三日而又隐没，且隐没的时间很短，三日后再出现且时间较长，就叫作“粟”，则所当国有率军失败的将领。如果太白已经隐没三日而又短暂出现，出现三日后再次隐入较长的时间，则所当国不吉利；军队虽有充足的粮草，但却会落入敌国之手；虽然有很多士兵，但将领却被敌国俘虏。若太白从西边出现后运行失常，则外国的入侵军队失败；若太白从东边出现后运行失常，则本国军队失败。太白亮圆而颜色光润，则将有好事发生；太白星亮圆而呈红色，则虽有强兵却无战争。

太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行胜色，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留桑榆间，疾其下国。上而疾，未尽其日，过参天，疾其对国。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僂【僂：同“戮”。】。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西北，北胜南方；出西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太白的颜色是多变的，如果呈白色，则与狼星相似；如果呈赤色，则与心宿相似；如果呈黄色，则与参宿左肩的参宿四相似；如果

呈苍色，则与参宿右肩上的大星相似；如果呈黑色，则与奎宿亮星相似。五颗行星都随着太白聚于一宿，则所当国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如果太白所到位置和推算一致，则该国能有所得；如果太白所到位置和推算不一致，则该国不能获得什么。利用太白运行进行占卜的重要性胜过用太白的颜色进行占卜，用太白的颜色进行占卜的重要性又超过用太白的位置进行占卜，观察到位置要比没有位置记录强，有星色记录要比没有更有助于作占，最有效的是用太白运行进行占卜。太白出现后停留在树梢间迟迟不下落，则所当国有害。上升很快，还没运行一天就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宿，与该宿相对位置的国家有害。太白向上运行复而又向下，或向下运行复而又向上，则所当国可能出叛将。月掩太白，则大将将遭杀戮。太白和木星合，且合后更加明亮，则所当国的战事起不来，即使已经起兵了也打不起来；合后太白掩住了木星的光芒，使其变暗，则边境有败溃的军队。太白出现在西方，在黄昏时位置偏北，则北方的兵力强大；在暮食时间才出现，则其兵力稍弱；在夜半时间才出现，则其兵力较弱；在鸡鸣时才出现，则其兵力很弱：这就是所谓“阴陷于阳”。太白出现在东方，黎明时位置偏南，则南方的军队强大；在鸡鸣时出现，则其兵力稍弱；夜半时出现，则其兵力较弱；在黄昏后才出现，则其兵力很弱：这就是所谓“阳陷于阴”。看不见太白是因为它在伏行，此时出兵的一方将遭殃。太白如果在卯南升起，则南方能战胜北方；太白如果在卯北升起，则北方能战胜南方；太白恰在卯位升起，则有利于位于东方的国家。太白出于西北，则北方能战胜南方；太白出于西南，则南方能战胜北方；太白恰好出现在酉位，则位于西方的国家能打胜仗。

太白和诸恒星相犯，有小规模的战争发生；和其他行星相遇，则有大战。相犯时，如果太白出现在列星的南边，则南边的国家战败；如果太白出现在列星的北边，则北边的国家战败。如果太白运行的速度快，则只能靠武力解决纠纷；如果太白处于停留期间，则依靠协商就能解决问题。太白发白色光且有五道芒角，若先于推算时间出现，则可能有月食，若晚于推算时间出现，则变成天妖和彗星，将有应验

出现在所当国。太白出现在东方为德，向东方迎接吉利。太白出现在西方为刑，向西方躬送吉利。反之则都会有凶险。如果太白发出的光能使物体投下影子，则作战能取得胜利。在白天能看见太白东升西落，就叫作争明，预示强国转变为弱国，弱国转变为强国，女子做国君的国家昌盛。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谨候此。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亢宿是天上的外庙，就是太白星的庙。太白是大臣，号为上公。太白的其他名字还包括：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等。关于太白，应谨慎地用以上方法进行占卜。

观察辰星与太阳的交会情况，可以确定辰星的方位。辰星在五行中属北方水，是太阴的精气，主管冬季，其判定季节干支为壬、癸。刑罚和政治失当的国家，对其惩罚的应验在辰星所在星宿相应的国家。

辰星因为在太阳附近，所以可以依据辰星的位置来确定四季：仲春春分，辰星于黄昏时出现在奎、娄、胃等位于太阳东边的五宿，分野上属于齐；仲夏夏至，辰星于黄昏时出现在井、鬼、柳等位于太阳东边的七宿，分野上属于楚；仲秋秋分，辰星于黄昏时出现在角、

亢、氐、房等位于太阳东边四宿，分野上属于汉；仲冬冬至，辰星于早晨出现在东方，和尾、箕、斗、牛等宿都在太阳的西边，分野上属于中原。辰星出入的方位常在辰、戌、丑、未四个方向。

其蚤，为月蚀；晚，为彗星及天夭。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野虽有军，不战。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正旗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兔过太白，间可械jiān【械：通“含”，容纳。】剑，小战，客胜。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

辰星先于推算的时间出现，将有月食发生；迟于推算的时间出现，将有彗星及妖星出现。辰星应当出现时而没有出现就是失行，主追兵在外但无战事。如果一个季节不出现，则该季节天下不太平；如果整个四季一直没有出现，则天下将要发生大饥荒。如果辰星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出现时光色发白，则有旱情；出现时光色发黄，则五谷丰登；出现时光色发红，则有兵祸；出现时光色发黑，则有水灾。如果辰星出现在东方的时候，极为明亮而颜色发白，则即使有兵在外，也能化解。如果辰星在东方，颜色为赤色，则中原各国战胜敌

国；如果辰星在西方，颜色为赤色，则对外国有利。没有屯兵在外而辰星发红，仍会发兵作战。如果辰星和太白同时出现在东方，皆为赤色且有芒角，则中原以外的国家在战争中大败，中原各国取得胜利；辰星和太白同时出现在西方，皆为赤色且有芒角，则作战对中原以外的国家有利。以中天为准观察五星的分布，如果五星都分布在东半天球，则对中原各国有利；五星都分布在西半天球，则中原以外的国家用兵有利。如果五星都跟随辰星聚在一宿，则该宿所对应的国家可以凭借法令统率天下。如果辰星不出现，则太白是客；辰星出现后，则太白是主。如果辰星出现后却不跟随太白运行，则边境有军队，但不会发生战事。如果辰星出现在东方，而太白出现在西方；或者辰星出现在西方，而太白出现在东方，称为“格”，则边境有军队，但不会发生战斗。如果辰星该出现时没有出现，过了该出现的时间才出现，则气候在该冷的时候反而暖和，在该暖和的时候反而寒冷。辰星该出现而不出现，称为“击卒”，主天下烽烟大起。辰星凌掩太白后，如果从太白的上方出来，主军溃将亡，敌国取得胜利；而从太白下方出来，主敌国失去领土。辰星运行和太白相并，太白并没有离开，主主将死亡。有大的芒角从辰星上方出现，主军溃帅亡，敌国取得胜利的；有大的芒角从辰星下方出现，主敌国失去领土。指挥者应该观察芒角的指向，从而决定出击的方向。辰星环绕太白，看上去像与太白争斗，主有大战，敌国胜。辰星的另一名字叫兔星，兔星环绕太白运行，近到其间好像只能容纳一剑的空间，主有大的战事，敌国胜。兔星居太白前，则军队罢战；辰星出现在太白的左方，则有小的战事；辰星紧挨着太白相擦而过，则有数万人参加的大战事，有大将、官吏死亡；辰星出现在太白的右方，相距有三尺远近，则两军紧急约战。兔星有青色芒角，主有兵忧；辰星有黑色芒角，主有水害。辰星有赤色芒角，主走投无路的败军的末日来临。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圖忧，白圖丧，赤圖中不平，黑圖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

声。

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出房、心间，地动。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流邑：百姓流离失所。】，夏则不长。

兔星有七个名称，那就是：小正、辰星、天棧、安周星、细爽、能量、钩星。它的颜色发黄而且光亮较小，出现时改变了应在的位置，天下的制度将改变，且不利于百姓。兔星有五种颜色，呈青环时主有忧，呈白环主有丧，呈红环主国内不安定，呈黑环主吉利。有赤色芒角主敌犯我城，有黄色芒角主有领土之争，有白色芒角主将听到哀号的哭泣之声。



辰星在东方出现后，运行四宿，历时四十八日，或只需二十日，再反方向向东，隐没在东方；辰星在西方出现后，运行四宿，历时四十八日，或只需二十日，又反方向向西，隐没于西方。另外一种情况，可在室宿、角宿、毕宿、箕宿、柳宿等宿在东方或在西方时观察辰星。如果辰星在房宿和心宿的中间出现，将有地震发生。

辰星有颜色的变化：如果在春季是青黄色的，在夏季是赤白色的，在秋季是青白色的，则该年有个好收成；如果辰星在冬季颜色发黄且不明亮，即使这一季节它改变了颜色，该季也不会昌盛。春季如果不见辰星，主有大风，秋季收成欠佳。夏季不见辰星，则有连续两个月的干旱，同时有月食发生。秋季不见辰星，则有兵灾，来年春季草木不生。冬季不见辰星，则有两个月的阴雨，百姓流离失所，来年夏季草木不生。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昂、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荊州。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蚩夷星也。

二十八宿所当地域分野分别是：角、亢、氐三宿，为兖州。房、心二宿，为豫州。尾宿、箕宿二宿，为幽州。斗宿，为江、湖之地。牛、女二宿，为扬州。虚、危二宿，为青州。营室到东壁，为并州。奎、娄、胃三宿，为徐州。昂、毕二宿，为冀州。觜觿、参二宿，为益州。东井、舆鬼，为雍州。柳、七星、张三宿，为三河。翼、轸二宿，为荊州。

星宿七星是天上的员官，辰星的庙，主管蚩夷。

两军相当，日晕；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重抱大破无。抱为和，背为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立侯王；破军杀将。负且戴，有喜。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利后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虽胜无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白虹：日月周围的白色晕圈。】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国也。

两军对阵，则有日晕；日晕均匀，则两军势力相当；某方日晕厚而且长大，则有获胜的希望；某方日晕薄而且短小，则没有获胜的希望。日晕重重相抱，则有大败的军队；没有这样的日抱出现，则两军修和。光晕看上去由日面向外叫日背，则两军不能修和，但两军会脱离接触，分离而去。日晕直立，主自立，有自立的侯王；将发生军溃将帅死亡的战事。有光晕在日下方叫日负，在日上方叫日戴，既负又戴，主有喜事。日晕如果被围在中央，主被围困者取得胜利。日晕如果在外边很远的地方围着，主围困者取得胜利；日晕如果外层色青，而里层色赤，则双方媾和撤军；日晕如果外层色红，而里层色青，则双方虽然撤军了但是积怨很深。如果气晕先到而后慢慢消逝，则守军胜。如果气晕先到且很快消逝，则守军开始有利，后来有害；如果气晕是后来出现的又慢慢消逝，则守军开始有害，后来有利；如果气晕后出现而又很快消逝，则守军前后都受害，不能取胜。日晕从出现到离开，时间很短，则虽然战胜了却无所收获。如果日晕出现达到半日以上，则能取胜且取得实际效益。如果有白虹出现，虽然既弯又短，上下尖锐，则相应的一方将有大的伤亡。用日晕占卜作战的胜败，只能占发生在近期三十天内，最远不超过六十天的事。

发生日食时，则与太阳所属星宿相应的国家不吉利；生光时，与

生光相应的国家有利；如果日食食尽，则太阳所在位置为作占的主位。用太阳所处的方位及所在星宿，配合日期和时刻，占卜相应国家的吉凶。

月行中道，安宁和平。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北三尺，太阴，大水，兵。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暴狱：冤狱。】。太阳，大旱丧也。角、天门，十月为四月，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犯四辅，辅臣诛。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旱水兵丧。

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荧惑也乱，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蚀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

月亮在黄道附近运行，则天下安宁和平。在黄道北边运行，则多水，多恶事。黄道以北三尺的地方有阴星。距离黄道以北三尺的地方为太阴道，月行太阴道，则有大水灾和兵祸。当月亮在黄道以南运行时，则有骄傲的君主一意孤行。月亮在黄道南的阳星之间运行，则多冤狱。黄道以南三尺的地方为太阳道，月亮在太阳道运行，则主大旱和死丧。角宿的南面为天门，月亮如果在十月运行到角宿和天门的星区，则来年的四月水发，如果十一月在这里运行，则来年的五月水发，如果十二月运行到这里，则来年的六月水发，水浅则三尺，深则五尺。月亮运行到房宿，则可能有辅臣被诛杀。月行于南河、北河附近，按行道在阴或阳判断：在南河之阴有旱灾、有丧事，在北河之阴有水灾、有兵事。

如果月掩岁星，则所在宿相应的国家将发生饥荒或衰亡。月掩荧惑，主有动乱；月掩填星，主以下犯上；月掩太白，主强国战败；月掩辰星，主有女乱。月掩大角星，主国君有忌讳；月掩心宿二星，主国内有叛乱；月掩列星，主该宿所当国有忧患。

推算的周期，自发生月食起，以后每隔五个月可能出现一次月食，连续六次，再每隔六个月可能出现一次月食，连续五次，然后又每隔五个月可能出现一次月食，连续六次，然后过六个月可能发生一次月食，再间隔五个月可能发生一次月食，连续五次，共计一百一十三个月完成一个月食周期。所以月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日食却不常见，见之必有灾难应验。甲、乙日发生交食，应验在海外，所以不用来占卜。丙、丁日的交食，应验在江、淮、海岱等地。戊、己日的交食，应验在中原的黄河、济水之间。庚、辛日的交食，应验在华山以西的区域。壬、癸日的交食，应验在恒山以北的区域。日食，应验在国君身上；月食，应验在将相的身上。

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贼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狱汉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国皇星，很大，颜色是赤红的，样子像南极老人星。它出现在哪一宿，与该宿相应的地方有战事发生，并且有强大兵力；和它相对一宿的所当国则不利。

昭明星，很大，颜色是白色的，没有芒角，忽上忽下地移动。它出现处的分野国，将会发生战争，而且形势多变。

五残星，出现在正东方的地平以上。它的形状类似于辰星，距离地平线达六丈。

大贼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地平以上。离地约高六丈，形大而且呈赤色，常常闪动，有光辉。

司危星，出现在正西方向地平以上。离地约高六丈，形状大而呈白色，像太白星。

狱汉星，出现在正北方地平以上。离地可达六丈，形大而呈赤色，常常闪动，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的中间是青色的。以上四个方向所出的星，如果在不应该出现的方位上出现，它所在相应的分野国会发生战争，相冲位置对应的分野国也不吉利。

四填星，出现在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它们离地可达平四丈。

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者，城邑乱。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火。星众，国吉；少则凶。

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

经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地维星、咸光星，也出现在四角，离地可达三丈，它的光亮像刚出来的月亮的光。它出现之处，所当分野国有乱事；作乱者会失败灭亡，有德者将昌盛。

烛星，形状像太白星，出现后并不移动。一出现就会消失。它照亮的地方，所当分野国城市有乱事。

有一种看上去似星非星，似云非云的天体，叫归邪。归邪出现，必定有归顺的国家。

星，它是由金散发出来的精气形成的，其本质为火。星多，则国家吉利；星少，则国家凶险。

银河，它也是金属散发出来的精气形成的，它的本质为水。银河中星多，则地上多水，银河中星少，则地上干旱，这是作占的大概原则。

天鼓，出现时发出的声音很像雷鸣但不是打雷，它的声音由地表直传到地下。它所出现的地方，将有战争爆发。

天狗，它的形状像一颗大的流星，出现时有声响，能传到地面，好像狗吠。在它坠落的过程中，看上去有炎炎的火光冲天。在坠落的地方成为一个数顷的圆坑，其末端尖锐，发出黄色光芒，主军队强悍，锐不可挡，可奔袭千里破军杀将。

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见

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

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

星坠至地，则石也。河、济之间，时有坠星。

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格泽星，看上去状似火焰。呈黄白色，从地平向上方延伸。下面大，上面逐渐尖锐。凡是它出现的地方，即使不耕种也能获得大丰收；如果没有得到好收成，则必然有大的灾祸发生。

蚩尤之旗，形状像彗星，弯曲的尾巴像一面旗子。蚩尤出现，主王者的发兵征伐四方。

旬始，常出现在拱极区的北斗星的旁边，形状好像雄鸡。当其发怒时，颜色呈青黑色，像匍匐着的鳖。

枉矢，类似于大流星，弯弯曲曲像蛇行走，呈仓黑色，看上去像长了羽毛似的。

长庚，外形像一匹布横挂在天上。长庚出现，主有兵祸。

星坠落在地面上，便是石头。在黄河、济水之间的地方，常发现坠星。

天气晴朗，就可以看见景星。景星，也叫德星。景星的形状不定，常出现在德行高的国家所在的分野天区。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桑榆：此处指落日余光之处。】上，千余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布：宽广。】。卒气转。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里见。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凡是观察云气，在较低的地方抬头仰望，可以看三四百里；在桑榆之上向远处望去，可以看一二千里；爬到高山上俯视远处，可以看三千里。云气有各种形状，以有兽居上者为胜。

各地云气的颜色不同，自华山以南，云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的郊外，云气为正赤色。恒山的北边，云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一带，云气都是黑色的。江、淮一带，云气都是白色的。

象征得到徒众的云气是白色的。象征得土功的云气是黄色的。车队的云气忽高忽低，往往聚在一起。骑兵的云气低而宽广。步兵的云气则转着聚集。云气前低而后高，主军行迅速；云气前平而后高，主军队精锐；云气后面变细越来越低，主军队败退。平平的云气主军行缓慢。前面高而尾端低的云气，主军队不应停留而应返回。代表双方的云气相遇，则云气低的军队战胜云气高的军队，云气强锐的军队战胜云气平整的军队。低低地沿着车辙而来的云气，不超过三四天，距离也就五六里，就可以看见这股队伍。云气来时离地七八尺，不超过五六天，距离十来里，将看到这支队伍。云气过来时离地一丈多两

丈，不超过三四十天，距离五六十里，就能见到这支队伍了。

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立垣：直立的城墙。】。杼云类杼【杼：织布机上的梭子。】。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蜺【蜺：同“霓”。】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

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阇，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蜃【蜃：同“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稍云中有颜色洁白的，主军队中将领强悍，其士兵怯弱。云气底部庞大并且前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是有战争的气象。云气颜色青白，则前端低下的一方，是战胜方；前部色赤而向上翘的一方，是战败方。阵云的形状像直立的城墙。杼云的形状像织布机上的梭子。轴云如螺旋，两头尖锐。杓云的形状像绳子，前面横列在天空很长，它的一半竟占了半边天。那霓，则像城阙上飘动的旗帜。钩云弯曲如钩。以上几种形状的云气，还需结合云气的颜色才能占卜。只有云气中那些润泽、滚动、浓密的，出现时形象异常动人的云气，才有吉兆可占；战争一定要发生时，则云气必定合斗于所当之地。

王朔占候的时候，取决于太阳旁边的云气。因为太阳旁边的云气，是帝王的象征。都要依据云气的形状来占卜。

所以象征北方夷狄的云气，就像畜群和穹庐的形状；象征南方蛮夷的云气，就像舟船和幡旗的形状。那些要发生水灾的地方，有军队溃败的战场，国家破灭的废墟，地下埋藏钱币、金银财宝等处的上

方，都有相应的云气，占卜的人不可不仔细观察。海边的蜃气会出现楼台景象；空阔的旷野也能有宫阙的图像浮现于气上。可见各地的云气能呈现各地山川和聚集人群风貌的表象。

故候息耗【息耗：指事物的盈亏、盛衰、吉凶等方面。】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田畴：农耕。】之正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轮囷：曲折盘绕。】，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

夫雷电、虾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谿垓；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闾泉槁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僦。化言，诚然。

因此，依靠云气占卜事物的盛衰吉凶的人，要亲自进入都邑，先考察那里的疆域、农耕的治理情况和城郭房舍门户的润泽情况，然后再考察车驾、服饰、农畜产品等重要物资。凡是充实繁荣的，则吉利；凡是空虚消耗的，则凶险。

似烟非烟，似云非云，萧索迷蒙，曲折盘绕的，称为卿云。卿云出现，则有喜气。另一种云气，它像雾而非雾，衣帽沾着它也不能浸湿，出现这种云气，则这个地方将有战事发生，人人都将披甲参战。

雷电、虾虹、霹雳、夜明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阳气的运动而产生的，这些现象春夏时出现，秋冬季节则掩藏，所以占候的人都观察它们。

许多自然景象，如天裂开，有物悬示，地震动而裂缝。山崩及泥石徙移、河川壅阻，溪谷堵塞；水流回旋起伏，地面隆起，水泽枯竭等都是兆应的迹象。在人事上，观察城郭里巷，了解繁荣和衰落；观察宫庙官邸，了解人民居住的状况。考察歌谣、民俗、车辆、服饰，了解人民的饮食娱乐。观察庄稼草木，了解它们生长的地方；观察粮仓、钱府、马棚、武库，了解道路的状况；观察六畜禽兽，了解它们生长繁衍的环境；观察鱼鳖鸟鼠，了解它们藏匿的地方。鬼哭鬼叫，有人曾经遇上。虽然可能是谣言，但仍有可信的地方。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戎菽：大豆。】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昃，为稷；昃至餽，为黍；餽至下餽，为菽；下餽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雪若寒，岁恶。

凡是占候年成的好坏，一定要谨慎地观察一年的开始。一年的开始有四种：一是冬至日，为一年生气开始的时候。二是年前腊月的腊明日，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一年即将结束，在一起聚餐，引发阳气的日子，所以称为初岁。三是正月初一，是君主颁用历法的起始点；四是立春日，是四季的开始。这四种岁始，都是占候的日子。

汉代的魏鲜总结出一种在腊明和正月初一朔旦观风的占卜方法叫

决八风。在这两日里，风从南方来，则大旱；风从西南来，则小旱；风从西方来，则有战争；风从西北来，则大豆丰收，小有雨水，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会起兵；风从北方来，则收成平平；风从东北来，则有好的收成；风从东方来，则有洪涝水灾；风从东南来，则民间有疾病流行，收成差。八面来风各有从相对方向来的风与它互相冲对或抵消，占候时以来风次数的多少作为决断的依据。来风次数多的胜过次数少的，来风时间长的胜过时间短的，风速快的胜过风速慢的。占卜不同作物的收成要看风来的时间，在旦时至食时来，主麦类；在食时至日昃来，主稷类；在日昃至哺时，主黍类。哺时至下哺，主豆类；下哺至日入，主麻类。在腊明日和正月朔日这两日里，希望整天都有云，有风，有太阳，遇到这样的一天，则该年农作物株深结实多；这两日里无云而有风有太阳，则这一年农作物株浅但结实多；有云有风而无太阳，则农作物株深但结实少；有太阳，无云，无风，则这一年庄稼将受到损害。如果一顿饭的时间无云、无风，则庄稼收成小有损失；如果在煮熟五斗米这么长的时间内都无风，则庄稼收成大损。如果后来又起了风并且有云，则受损的庄稼还能恢复过来。所以，应该看风来的时间并参考云的颜色来决定种什么作物才能取得好收成。如果该日有雨雪，非常寒冷，则这一年的收成非常不好。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县：同“悬”。】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晷景：亦作“晷影”，晷表的投影。】

。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在岁首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则可以用听都邑人民发出的声音占卜。发出宫声调，则该年年成好，吉利；发出商声调，则有兵祸；发出徵声调，则有旱灾；发出羽声调，则有水灾；发出角声调，则这一年年成很坏。另外一种占卜丰歉的方法是：从正月初一开始计数连续下雨的日数。按一日雨相应有一升粮食收成的比例计算收成，以七升为极限；超过七升就不占。还有一种占卜的方法是：将正月初一到十二日与当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相对应，用这十二天每天的雨量占一年十二个月的水旱。但对疆域千里的范围占卜，实际上也就是对天下占卜，就必须用前面所说的在整个正月计数的方法。若要对各个分野国进行占卜，就要看正月里月亮所在的星宿，使用前述的太阳、风、云占卜这个分野国本年的收成。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观察太岁所在的方位。太岁在金，即西方申酉戌，主丰收；太岁在水位，即北方亥子丑，主歉收；太岁在木位，即东方寅卯辰，主饥荒；太岁在火位，即南方巳午未，主旱灾。这就是占卜一年好坏的大概情形。

正月里的第一个甲日为上甲日，如果风从东方来，则是适宜养蚕；如果风从西方来，而且日出时有黄云，则是歉收年。

在冬至日这一天白昼最短，这一天之前如果在天平一端悬土另一端悬炭使其平衡，冬至时阳气生，因炭中的水分挥发变轻而上升，鹿角解蛻，兰花的根开始发芽，泉水跃出，这些现象可以大致地告诉人们冬至已临近，但是确定准确的冬至日期，则主要依靠晷表的投影来决定。一般来说，与岁星所在星宿相应的国家将五谷丰登，国家昌盛。与岁星所在星宿相对冲的国家，则有灾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曷尝：何曾。】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

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襍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

太史公说：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历代帝王何曾不重视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来制定历法呢？待到三皇五帝时，他们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知识，并对其规律更加明了，对内使华夏各族和谐，对外则抵御夷狄等族，分中原为十二州，抬头可以观察天给予的示象，低头则取法于地上万物的变化规律。天上有日月之分，地上有阴阳之别。天上有五星的运行，地上有五行的交替变化。天上划分出列宿，地上分封出州域。日、月、星这三光，是地上阴阳精气上升之后形成的，而精气的根源在地上，所以圣明的帝王能够认识和掌握它们。

周厉王、周幽王以前的事，已经很久远了。那时候所见到的天象变化，都是各国的特殊现象，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应验标准，各家以不同的奇异事件、物怪变化来占卜，以牵合各自的应验，因此，古代流传下来的图文典籍中所记占候吉凶的方法全不统一，无法效仿。所以孔子在编评六经的时候，只叙录他们记载的奇异天象，并不论及应验的状况。以至于天道、天命的理论不能轻易传授，即使传授给某个学生，也不详细解说；如果传授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即使给他详细解释说明了，他也不明白。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苾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竈；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襍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从衡：合纵和连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过去传授天数的人：在高辛氏以前，有重、黎；在唐尧、虞舜时代，有羲氏、和氏；在夏代，有昆吾；在殷商时代，有巫咸；到了周代，有史佚和苾弘；在宋国，有子韦；在郑国有裨竈；在齐国，有甘公（甘德）；在楚国，有唐昧；在赵国，有尹皋；在魏国，有石申。

天道循环，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的时间叫一纪，三纪齐全就完成了—个循环：这是它的大周期。所以当政的人一定要知道并重视这些规律。仔细考察前后各—千年的变化，然后才能对天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完备的了解。

太史公研究古代用天象占候人间的变化，没有什么占候的原则是当今时代能够应用的。大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日食的记录有三十六次，彗星的记录有三次，宋襄公时有流星陨落如雨。那时天子势微，诸侯以武力决定政事，五霸相继形成，替代了天子的地位，各自为政。从此以后，势重的欺凌孤弱的，大国吞并小国。秦、楚、吴、越等国原本是夷狄之邦，也因武力强大而成为霸主。田氏篡夺了齐国，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原来的晋国，从此揭开了诸雄并争的战国时代。各国争相攻城夺地，战争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城邑多次遭受屠掠，人民忍受着饥饿、疾病的困苦，痛苦万分，各国的国君和臣子者也都十分焦虑，视察吉凶的预兆，占卜星象云气成为当务之急。近代十二诸侯征战，七国相继称王，游说合纵连横计策的说客前赴后继，而尹皋、唐昧、甘德、石申等天文星占家依据当时的时势，

各自根据他们国君的需要而写出不同的占候著述，因此他们的占验互相矛盾、杂乱无章，如同米和盐一般的琐碎。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

太史公认为用二十八宿中的天象变化占候十二州城的吉凶，同时以北斗斗柄指向的方位配合进行占卜，这种占卜的方法由来已久。秦国的疆域在西方，所以候在金星，占验见于狼星、弧矢。吴、楚的疆域在南方，所以候在火星，占验见于南宫和太微。燕、齐的疆域在北方，所以候在水星，占验见于虚宿和危宿。宋、郑的疆域在东方，所以候在木星，占验见于房宿和心宿。晋国的疆域在北方，所以也候在水星，占验见于参宿和罚所在的天区。

秦国吞并了三晋、燕、代以后，自黄河、华山以南的区域为中原。中原地处四海之内的东南方向，所以为阳；阳则主于太阳、木星、火星、土星；占候在天街之南，以毕宿为主。中原的西北方向居住的是胡、貉、月氏等穿兽皮、拉弓打猎的民族，为阴；阴则主于月亮、金星、水星；占候在天街之北，以昴宿为主。由于中原的山川为东北走向，其维系之处，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可见秦、晋地

处主脉的西北，与胡人同为阴，所以他们喜好征战，占候同样在属阴的金星，所以金星也主中原地区；但对于胡、貉民族的屡次入侵，只能单独用水星作占，水星出没运行总是匆忙、急躁，常用来占候夷狄：以上是占卜的大概原则。这是金星和水星交替地位于主或客的位置的原因。火星主孛乱，用它对外占卜用兵，对内占卜政事。所以有句话说“虽有圣明的天子，也必须考察火星运行的位置所在”。至于诸侯之间势力强弱的变更，不同时期对异灾应验的记录不同，所以难以记录在书中。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骀藉：践踏。】，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星茀：孛星。】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荦荦：显著。】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

秦始皇的时候，在十五年内彗星出现了四次，停留时间长的达八十天，长度有的横贯整个天空。此后秦国终于以武力征灭了其余六

国，统一了中原，并对外攘除四夷，以至于在这段时间死的人不计其数，有如乱麻，后来张楚王和群雄都起兵造反，使得三十年内战争的次数多得无法计数。自蚩尤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死人如此之多的大战乱。

项羽救钜鹿的时候，有大流星从东向西划过天空，他与太行山以东的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向西攻陷秦国，坑杀降兵，屠毁了咸阳城。

钱大昕：「《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今世所称《甘石星经》乃后人伪托多袭用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要其剽窃之迹，自不能掩。较之《太史公书》犹周鼎之与康瓠也。」

汉朝兴起的时候，有五大行星会聚于井宿的天象。汉高祖与匈奴作战，被围困在平城，有月晕七重出现在参宿、毕宿这二宿之间。吕氏家族作乱，发生了日食，白天突然昏暗了下来。吴、楚等七国反叛时，有长几丈的彗星出现，天狗星陨落在梁地；等到起兵作战时，在梁地发生了尸横血流的战事。元光、元狩年间，有蚩尤之旗（彗星）再次出现，其尾的长度达到了半个天空。此后，京师军队向四处发兵，与夷狄作战长达数十年，尤其以征伐胡人最为激烈，死伤更为严重。越国灭亡的时候，出现了火星守在南斗宿的天象；朝鲜被攻取的时候，孛星出现在和它相应的天区北河与南河那里；出兵征讨大宛的时候，孛星出现在抬摇附近：这些都是一些显著的天象应验。至于那些曲折、细小的应验天象，就无法一一详说了。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先看见征兆而随之应验的。

自汉代以来研究天数的人中，占候星象的有唐都，占候云气的有王朔，占候年岁收成的有魏鲜。从前甘德、石申使用的五星占卜法，认为其中只有火星才会出现反向的逆行；所以火星逆行所守，及其他行星的逆行、日食、月食和薄食，都可以用来占卜。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修禳：祈祷消灾。】，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我读过的历史记载，考察五星运行的事，证明近百年来，五颗行星中没有不在出现后有反向逆行的，并且当出现逆行时，这些行星往往变得更大，颜色也有变化；日月接近时会出现相薄、相食，是与它们在南北方向的相对位置相关的：这是一般的法则。所以，占候时通常以紫宫、房宿和心宿、轩辕和太微、咸池、虚宿和危宿等列宿分部的星作为五官的固定位置，为经，相互之间的位置并不移动，各宿的东西方向大小不同，每宿的宽窄之间的距离是定数。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这五颗星是天帝的五个辅佐，为纬，它们在经向分布的列宿之间运行时或出现、或隐没都是有规律的，它运行的赢缩都有一定的度数。

做君主的人看到日变时应该行修德政，看到月变时应该反省刑罚是否得当，看到星变时应该对外睦邻、对内人和。凡是发生天变，只有超出通常的状况才去占卜。国君强大而有德行，他的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国君虚弱且伪诈狡猾，他的国家则会消亡。一个国君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修政，即制定和执行好的政策，然后是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及时地进行补救，再次是在出现灾害后，虔诚祈祷求上天免除灾祸或减轻灾祸，最糟糕的做法是不闻不问，对出

现的问题无所作为。人们很少见到恒星的变化，日、月、五星因为不停地运动变化而经常用于占候。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和风，这五种现象不是来自天体自身的变化，就像是天的过客，是不常见到的，然而它们出现的时候，伴随着也有其他大的变动，因为它们和政事有联系，是最能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媒介。这五种现象都是天对人间政治现象的反映，是天用以感动人心的。所以研究天数的人，必须精通用三光和五气的变化占卜，要能纵观古今上下的历史变故，深入了解当前时事的变化，考察其间的应验关系，那么天官这门学问也算齐备了。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关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当苍帝行德的时候，天门为之而打开。赤帝行德的时候，天牢因此而无星。黄帝当政的时候，可见到妖异的天象。有风从西北来，一定在庚、辛这两日。在整个秋季中，如果有风五次从西北来，则有大赦；有风三次从西北来，则有小赦。白帝主政的时候，如果在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见到残月外围有晕包围，则有大赦，因为再过一会儿就天亮了。一种说法是：白帝主政的时候，月行于毕宿、昴宿之间而为月晕所围。如果围了三个晚上，则政德人和；如果围不到三个晚上，或围得合不拢，则没有德政。另一种说法是：以辰星所围是否超过十日为占，也是无德政的兆头。黑帝主政的时候，可见到天关星动摇的表象。五帝各行德完毕，则君主要更换他的年号；如果不顺应五帝行德的变化，则有奇风、怪雨、石破天惊的大灾害。三能、三衡，都是天廷。如果有客星出现在天廷，就会有奇异的兆应和它对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杨慎：「篇首起语二节，一反一正，此通篇纲领，其应在后。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后引管仲云『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应此句。曰：『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后论秦始皇云：『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耶』应此句。」

一般来说，封禅的意思是指封泰山、禅梁父（或其他泰山下的小山）的祭祀天地活动。但《封禅书》的实际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神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说：“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禋祀，就是祭祀。封禅时，万灵同时受祀，因论封禅而追论诸神及名山大川的祭祀，这是司马迁写《封禅书》的基本设想。《封禅书》是我们了解汉以前礼制的重要资料。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齐：指日、月、五星各自循轨道，按规律运行。】七政【七政：指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遂类【类：祭祀礼中的一种。郑玄认为类礼就是郊祀。】于上帝，禋yin【禋：斋戒沐浴而后祭祀，称为禋祀。】于六宗【六宗：指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一说指天地四时。】，望【望：祭礼名。指祭祀山川。】山川，遍群神。辑五瑞【五瑞：指公、侯、伯、子、男所持的瑞玉，如圭、璧之类。】，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

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柴：即焚烧柴火，是一种祭祀形式。】，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礼：指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后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穀：即楮树，又名构树。】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雊【雊：雉鸡鸣叫。】，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

从古以来能承受天命的帝王，有谁不曾举行过封禅典礼？大概只有由于没有看到相应的祥瑞就去进行封禅的帝王，而没有已经看到了吉兆而不到泰山去进行封禅的帝王。有的帝王虽然接受了天命，但功业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有的帝王身已至梁父，但自身的道德还不能与封禅盛典相融洽，有的帝王布施恩泽虽然融洽了，但是没有空暇去封禅，所以前往泰山封禅的帝王很少。《传》中说：“三年不行礼，礼制必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乐曲，乐曲必定会毁坏。”每到太平盛世，就要举办封禅典礼来答谢神祇，到了国运衰败的时候，封禅典礼就停止了。有的停息时间长的已经达到了一千多年，短的也有几百年了，所以封禅典礼的礼仪因此残缺以至堙灭，有关它的详细情况不能被记载并让人们知道了。

《尚书》说：舜帝用璇玑、玉衡这样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来调整日、月、五星反映出的四季及天文、地理、人道等的情况。然后就对天帝进行类祭，对六宗进行禋祭，对山川之神进行望祭，普遍地祭

祀各种神灵。舜验视五等诸侯所执作为符信用的瑞玉，选择吉祥的月、日，会见分管四方和各州的诸侯，将瑞玉还给他们。这一年的二月，舜到东方去巡行视察，到了岱宗。岱宗，即泰山。举行柴祭，按照山川的大小尊卑依次举行望祭。接着接受东后们的朝见。东后，就是东方的诸侯。调和四时气节与月份的大小，校正日的甲乙，统一音律、尺度和重量衡度，完善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在进见时，各个等级的诸侯应执相应的瑞玉，三公应执荐玉的缁帛，卿和大夫应执两种活的牲畜，士应执一只死雉。五月，巡行视察南岳。南岳，即衡山。八月，巡行视察西岳。西岳，即华山。十一月，巡行视察北岳。北岳，即恒山。祭祀它们的礼仪都与祭祀泰山的礼仪相同。中岳，即嵩山。舜每五年去巡行视察一次。



望祀山川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禹遵循舜帝的这种巡行视察的制度。传了十四世之后，到了孔甲帝，他不修德行，喜好祭祀鬼神，怠慢了神灵，上天赐给他骑乘的两条龙便飞走了。孔甲以后的第三世，商汤讨伐夏桀，想把夏朝祭祀土

神的社坛移走，后来认为不可以这么做，于是写下了名为《夏社》的文章。后来过了八世，到了太戊帝时期，有桑树和楮树一同在朝廷堂前长出来，一个晚上就长成需要两臂合抱的大树，太戊帝很害怕。贤臣伊陟说：“妖孽不会胜过德行。”太戊便修养自己的德行，桑树和楮树的合生树就枯死了。伊陟把这件事告诉给巫咸，巫咸就祈祷神灵消除了灾祸，从此，这种事情就兴盛起来了。太戊以后的第十四世，武丁帝得到傅说任相国，殷朝因此重新兴盛起来，称作高宗。有只野鸡飞来停在鼎耳上鸣叫，武丁很害怕。祖己劝谏说：“修养德行。”武丁按照祖己的话去做了，他的王位因此长久安稳。以后的第五世，武乙帝由于怠慢了神灵，被雷震死了。武乙以后的第三世，商纣帝淫乱暴虐，周武王讨伐他。由此看来，开始时未尝不肃敬神祇，以后慢慢地就怠惰轻侮起来了。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明堂：天子宣政之所。】、辟雍【辟雍：天子所办学堂，兼作祭所。周围环水如璧，称为辟雍。】，诸侯曰泮宫【泮宫：诸侯之学，只有南面的一半环水，北边一半无水，因称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垂：同“陲”，边远地区。】，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郿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隩：同“澳”，可居住的地方。】，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百：当为“白”。当时秦崇尚白色。】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磔狗邑四门：磔裂狗的肢体，悬挂在城邑四门，以此来禳除灾害。】，以御蛊灾。

《周礼》中说：在冬至那一天，在南郊祭祀天神，迎接白昼变长的日子来临；在夏至那一天祭祀地神，并且要采用依照乐曲节拍而起舞的祭祀形式，这样才能让神灵感受到仪式中的敬意。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以对待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的礼节祭祀五岳之神，以对待诸侯的礼节祭祀四渎之神，而各地诸侯只能祭祀他们各自封地内的名山大川。四渎，分别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天子在明堂、辟雍举行祭祀，而诸侯在泮宫举行祭祀。

周公辅佐周成王以后，在郊祀时以后稷配天，宗庙祭祀时在明堂中祭文王以配上帝。自从禹兴起后，就开始设立社神，祭祀后土，后稷因为指导人民种植庄稼，所以有后稷的神庙，郊祭和社祭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

自从在周朝消灭殷朝后，历经了十四世，世道开始越来越衰败，礼乐制度都废弃了，诸侯们任意横行，而周幽王又被犬戎部族打败，致使周朝王室把京城往东迁到雒邑。秦襄公攻击犬戎，救援周王室，从此进入受封的诸侯行列。秦襄公成为诸侯以后，封地在西部的边陲

地区，自认为应该主祭少昊这一西方的天神，因此修建西畴，用于祭祀白帝，祭祀用的牲畜是黑鬃的红马驹一匹与黄牛、公羊各一头。过了十六年，秦文公在东边的汧水和渭水一带进行狩猎活动，占卜在这里定居的吉凶，结果得到吉兆。秦文公梦见有一条黄蛇从天上垂下来，蛇身附在地面，蛇口停在酈地低平的山坡上。秦文公向一名叫敦的太史询问，敦说：“这是上帝发出的征兆，您应该祭祀它。”于是修建了酈畴，用牛、羊、猪三种牲口作祭品在郊外祭祀白帝。

在没有修建酈畴的时候，在雍邑近旁原来有吴阳用于祭祀地神的武畴，雍邑的东面还有祭天的好畴，全都荒废了，不再进行祭祀。有人说：“自古以来，由于雍州的地势高，在四方之中神明居住的地方，所以建立了畴，用于郊祭上帝，各种神灵的祠庙也都聚集在这里。大约在黄帝的时代就曾经举行过祭祀，即使到了周代的末期也有举行过郊祭。”这些话不见于经典，士大夫们不加称道。

修建酈畴九年以后，秦文公获得一块质地如玉的石头，在陈仓山北山坡上修筑城池、建立祠庙来祭祀它。它的神灵有时一年也不来一次，有时一年来好几次，经常是夜晚来临，光辉照耀，像流星一样，从东南方向而来聚集在这个祭祀城中，形状像一只雄鸡，发出殷殷般的雷鸣声，野鸡也在夜里啼叫。用一套牛、羊、猪来祭祀它，命名为陈宝。

修建酈畴以后的第七十八年，秦德公已经即位，占卜以后，认为在雍邑居住吉利，“后来他的子孙把疆域扩展到黄河沿岸”，于是就把国都建在雍邑。雍邑的各种神灵祭典从此开始兴起。因为崇尚白色，所以用三套白色的牛、羊、猪作为祭祀的牲畜，在酈畴祭天。修建了伏日进行祭祀的祠庙。在城邑的四门，分解狗的肢体来祭神，借此防御虫害。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祭青帝【青帝：五方帝中的东方主木德之神。】。

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虞羲【虞羲：即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邠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盛：用来祭祀的黍稷。】；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藉：荐神用的草席。】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鸱枭：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不祥之鸟。】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秦穆公做了两年国君就去世了。这以后的第四年，秦宣公在渭水以南修建密畤，祭祀青帝这位东方天神。

这以后的第十四年，秦穆公做了国君即位，因为生病，躺在床上五天没有醒来；醒来后，说在梦中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令他平定晋国的内乱。史官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收藏在藏图书的府库内。结果后世的人都说秦穆公上天了。

秦穆公在位的第九年，齐桓公做了诸侯的霸主，在葵丘会见各国诸侯，他想在这时举行封禅活动。管仲说：“古时候到泰山举行封礼

和到梁父举行禅礼的君王共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记下来的只有十二家。过去无怀氏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伏羲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神农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炎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黄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亭亭山行禅礼；颡顓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啻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尧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舜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禹到泰山行封礼，到会稽山行禅礼；汤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周成王到泰山行封礼，到社首山行禅礼。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登上帝王之位然后祭祀天地，举行封禅活动的。”齐桓公说：“我到北方讨伐山戎部族，经过孤竹国；向西讨伐大夏，穿过流沙，勒紧马匹，悬挂着车辆，登上了卑耳山；向南征伐到了召陵，登上了熊耳山，远远眺望长江、汉水。召集诸侯军队会同作战有三次，乘车来与诸侯会盟有六次，共九次会合诸侯，匡正了天下，诸侯之中没有人违背我的意志。过去夏、商、周三代帝王承受天命，和我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管仲看出不能用言辞说服齐桓公，因而想用其他事物来说服他，说：“古代进行封禅，要用鄆上山出产的黍子，北里出产的粟，来作祭祀的食物；用一种生长在长江、淮河一带，茅杆上有三条棱脊的灵茅，作为铺在地上的草垫子。要送来在东方极远海域才能捕得的比目鱼，以及在西方极远海域才能捕获的比翼鸟，然后还要有不召集而自发来到的奇物十五种。现在凤凰、麒麟没有到来，嘉祥的谷物没有长出，而蓬、蒿、藜、莠等秽草却长得茂盛，猫头鹰等恶鸟多次飞来，这时还想去封禅，恐怕不合适吧？”于是齐桓公就取消了封禅的计议。这一年，秦穆公把晋国国君夷吾送回晋国即位。这以后他接连三次替晋国立了国君（惠公、怀公、文公），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

凌约言：「太史公作《封禅书》，其于祷词百出，则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于求仙无方，则随之以『终不可得』之言，迂之微文见义，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

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章：同“彰”。明显、显著。】，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爰：于是，因此。】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陪臣：诸侯国中的大夫在天子之国的自称。】执政，季氏旅【旅：一种祭祀仪式。祭山为旅。】于泰山，仲尼讥之。

是时苾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苾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射《狸首》：古礼的一种，射时唱《狸首》，歌辞中有射诸侯不来朝者的话。】。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苾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苾弘。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就有孔子论述六艺，传文中大致记载了历代改朝换姓的帝王去泰山行封礼、去梁父山行禅礼的有七十多位，他们封禅时用的祭品、祭器制度都记载得不明确，大概很难说明白原因。有人询问禘祭的礼仪，孔子说：“不知道。知道了禘祭的礼仪，那么处理天下大事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易行了。”《诗经》中说，商纣王还在位时，周文王就是承受了天命，但政事中没有封泰山的事。周武王攻克殷商两年后，天下还没有安定就去世了。于是周朝德政的普及要从周成王说起，周成王去进行封禅活动就近乎合情合

理了。等到以后诸侯国的陪臣执掌政事，鲁国的季孙氏也到泰山举行旅祭，孔子就讥刺他。

这个时候苒弘用方术替周灵王效力，诸侯们没有谁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的力量弱小，苒弘就宣扬有关于鬼神的事例，设立了射箭唱《狸首》的仪式。狸首，就代表那些不来朝见的诸侯。想凭借神怪的力量招致诸侯来朝。诸侯们没有听从，而晋国人抓住了苒弘，并把他杀死了。周朝人谈论方术怪异的风气是从苒弘开始的。

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秦灵公在吴阳修建了上畤，祭祀黄帝；修建了下畤，祭祀炎帝。

此后四十八年，周朝太史儋去拜见秦献公的时候说：“秦国当初和周朝是合在一起的，结合以后又分离，经过五百年应当再次合在一起，结合十七年后会有出现霸王。”栎阳下雨，有黄金随雨落下，秦献公自己认为得到了五行中金的祥瑞，因此在栎阳修建了畦畤来祭祀白帝。

这以后过了一百二十年，秦国消灭了周朝，周朝的九鼎进入秦国。有人说宋的右陵太丘社中的社坛被摧毁后，有一只鼎沉没在彭城城下的泗水河中。

这以后过了一百一十五年，秦国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螾：同“蚓”，蚯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骀峯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

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茻【茻：枯草。】 秸【秸：农作物收割以后的茎。】，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以后，有人说：“黄帝得到五行中的土德，有黄色的龙和巨大的蚯蚓出现。夏代得到了五行中的木德，有青色的龙栖息在郊野，草木生长得繁茂、茁壮。殷代得到了五行中的金德，有白银从山中流出。周代得到了五行中的火德，有形状像赤鸟一样的天火下降这种符瑞。现在秦朝取代了周朝，是属于水德的时代。从前秦文公外出打猎，曾捕获一条黑龙，这就是水德的祥瑞。”于是秦朝把黄河更名为“德水”，规定冬季十月作为每年的开端，崇尚黑色，度量以六作为一个单位，音律崇尚大吕律，国家的政务法令崇尚法治。

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往东巡视郡县，在驺县峯山立祠祭祀，称颂秦国的功业。于是从原先的齐国、鲁国地区，征召了信奉孔子学说的儒生和通晓古今的博士共七十人随行，到达了泰山脚下。这些儒生中有人议论说：“古代举行封禅时，要使用以蒲草裹着车轮的车子，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硬车轮会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祭祀时把地面扫干净，把用枯草和农作物茎秆编成的席子铺在地上，说明祭祀是很容易照着办的。”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十分古怪，很难施行采用，因此贬黜了儒生，决定马上修筑车道，从泰山的南面一直往上修到山顶，竖立石碑刻字，颂扬秦始皇的功德，表明他有资格封禅泰山。从泰山北面的道路下山，在梁父山举行禅礼。举行封禅的礼仪采取了很多太祝在雍邑祭祀上帝时使用的仪式，但有关记录都封藏隐秘了起来，世人不得而知，也不能够加以记载。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阪：山坡。】 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峙”；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终始五德：又称五德终始，是按五行学说推断、解释王朝递变的学说。认为王朝受天命而兴，必秉承五德之一，兴灭都取决于五行的生克变化。】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形解销化：道家语，即修炼成仙后，如同蝉蜕一样抛弃自己的身体，飞升而去。】，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秦始皇上泰山的时候，在半山腰遇到了暴风雨，于是在一棵大树下面避雨。儒生已经被贬黜了，不能参加在泰山顶祭天的礼仪活动，听说秦始皇遇到了风雨，都讥笑他。

于是秦始皇继续向东到海边去游览，一路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寻求像羡门一类的仙人。八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有人说是从姜太公以来才产生的。齐国之所以称作“齐”，就是因为它和天的中央等齐。对它的祭祀已经断绝，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八神的名称：第一位叫天主，在天齐祭祀。天齐有五眼泉水一并流出，位于临菑城南郊的山脚下。第二位叫地主，在泰山、梁父山祭祀。因为天神喜好阴，所以祭祀它一定要在高山的下面，小山的山上，称为“峙”；

地神喜好阳，祭祀它一定要在水泽当中的圆形丘陵上。第三位叫兵主，在蚩尤山祭祀。蚩尤山位于东平郡的陆监乡，在齐国的西部疆域。第四位叫阴主，在参山祭祀。第五位叫阳主，在之罘山祭祀。第六位叫月主，在莱山祭祀。参山、之罘山、莱山都在齐国的北部，靠近渤海。第七位叫日主，在成山祭祀。成山曲折陡峭地伸入海中，在齐国东北方的最顶端，是用来迎接日出的地方。第八位叫四时主，在琅邪山祭祀。琅邪山位于齐国的东方，所以这里是在时间上每年最先开始的地方。八神都分别用一套盛在器皿中的牛、羊、猪来祭祀，但是各个祠庙中主持祭礼的巫师们对祭品有所增减，祭祀用的玉和帛等也不尽相同。

自从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起，驺衍这一类人就著书论述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运行的规律，到了秦国称帝时，就有齐国人把这些理论上奏，所以秦始皇就采用了它。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人，都是燕国人，羡慕并且仿效古人的神仙之道，主张人老死之后精神可以脱离肉体，变化成神仙，所说的是依仗于鬼神的一些事。驺衍用阴阳交替循环可以主宰王朝命运的学说在诸侯各国得到显达，而燕国、齐国沿海一带的方术之士继承了驺衍的学说，却不能融会贯通，于是兴起了一批靠奇谈怪论、阿谀逢迎去苟合君主的人，这一类人多得数不过来。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傅：指世人相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并：沿

着。】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僇：侮辱。】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自从齐国威王、宣王、燕昭王开始，就不断派人到大海里去寻找神仙居住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山。这三座神山，传说是在渤海当中，离有人的地方不太远，难办的是如果船快要接近它了，就会有大风把船吹走。大约曾经有人到过那里，据说那里有各种仙人和使人长生不死的药物。那里的禽兽等生物都是白色，而它们居住的宫室门阙都是用黄金白银建造的。还没有到达神山时，远远地望去像是一片云彩；等到了跟前，这三座神山反而沉入了水面底下。快要临近这三座神山，就会被风吹走，始终不能够到达神山。世间的君王没有谁不对神山心驰神往。等到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巡视到了海边，讲述这件事情的方士多得不能尽数。秦始皇认为自己到了海上又恐怕不能到达三座神山，于是派人只携带一些童男童女到海上去寻找神山。回来的人都以船进入大海当中后就被风吹走为借口，说未能到达，只是远远地望见神山。第二年，秦始皇再次巡游海边，到了琅邪山，经过恒山以后，从上党郡返回。以后的第三年，秦始皇巡游碣石山，询问了进入海区的方士后，从上郡返回。以后的第五年，秦始皇南巡到了湘山，接着登上了会稽山，沿着海边巡游，希望能够遇见海中的三座神山，得到神山上的长生不死之药。没能够到达，回来时，在沙丘这个地方逝世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二世往东去巡视碣石山，沿着海岸南下，经过泰山，到了会稽山，在这些地方都设了礼仪祭祀，又在秦

始皇所立的石碑铭文旁边刻写文辞，用来表彰秦始皇的功德。这年秋天，各地诸侯反叛秦朝。三年后秦二世被杀。

秦始皇举行封禅活动后十二年，秦朝灭亡。儒生们痛恨秦朝焚毁《诗》《书》，屠杀并侮辱文人，百姓们怨恨秦朝的酷法，天下就背叛秦朝，都谣传说：“秦始皇上泰山的时候，受到暴风雨的袭击，未能举行封禅典礼。”这难道不就是所谓没有具备相应的德行而去举行封禅仪式的那种情况吗？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兴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于是自濬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泮冻：解冻。】，秋涸冻【涸冻：干涸和冰冻。】，冬塞【冬塞：冬季冰雪塞径，导致道路不通。】。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牢具：与牲牢配用的器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尝禾：祭名。秋季谷物丰收，祭以报神，称为尝祭或称尝。】。

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尝醪：祭名。以酒醪飨神。】。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驪驹四。

霸、产、长水、沔、滂、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

川祠，而无诸加。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嵒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禘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居住地点都在黄河、洛河一带，所以把嵩高山定为中岳，而四岳各在按它所在的方位命名，四条大河都在崤山以东。到了秦国称帝，建都在咸阳，那么五岳、四条大河就都一并在东方。从五帝以来一直到秦朝，一代代地兴衰更迭，名山大川有时候在诸侯国内，有时候归属天子，对它们祭祀的礼仪有增有减，各个时代都不一样，不能一一记录下来。等到秦国统一了天下，命令祭祀官员经常奉祭的天、地、名山大川的各位鬼神，可以按秩序一一记录下来。

于是从淆山向东，有名山五座，大河两条要祭祀。这五座名山是太室山，太室山就是嵩高山；以及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两条大河是济水、淮水。春季用干肉、酒祭祀，祈祷一年农事丰收，随即河水解冻，秋季又冰冻了，冬季冰雪塞径，为酬报神灵祈求保佑而进行祭祀。各个季节祭祀时所用的牺牲祭品是一头小牛，其他盛在器皿中的牲畜和玉、帛等各处不相同。

从华山往西，有名山七座，名川四条。名山有华山、薄山。薄山，就是衰山。还有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就是蜀郡的汶山。河流有黄河，在临晋祭祀它；沔水，在汉中祭祀它；湫渊，在朝祭祀它；长江，在蜀郡治所祭祀它。祭祀的时间也是在春秋季节，解冻和封冻，以及冬季路塞酬报神灵祈求保佑，和东方的名山大川的祭祀方法是一样的；而使用的牺牲，盛在器皿中的牲畜、玉帛等各不相同。四大冢鸿冢、岐冢、吴冢、岳冢，也都有都有尝禾的祭祀。

陈宝祠的神灵应节而来就祭祀。对黄河的祭祀另外增加尝醪的祭

祀。这两处都在雍州的地域范围内，靠近天子的都城，所以增加一辆车和四匹赤身黑鬣的马驹作祭品。

霸水、产水、长水、沔水、滂水、泾水、渭水都不是大河，因为它们临近咸阳，全都可以按照祭祀山川之神的规格祭祀，但没有增加各种祭品。

汧水和洛水两条河流，鸣泽、蒲山、岳崤山一类的小山川，也都在每年举行岁祭、酬报神灵、解冻和枯水封冻的祭祀，礼仪规格不一定相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布：指祭星之处。】、诸严、诸逯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沔、瀁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菴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时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时，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騊。时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yì 埋【瘞埋：埋葬。】，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权火：即燎火。焚柴祭天，称燎。天子不亲至祭所，而在宫殿之侧行礼，自祭所至宫殿以燎火相通，如天子亲至。】，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时、畦时，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而雍州有日、月、参宿、辰宿、南斗北斗、火星、金星、木星、土星、水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之神、九臣、十四臣、各个祭星之处、各个严神、各个速神之类，有一百多座神庙。秦的旧都西县也有几十座祠庙。在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的祠庙。在下邽县有天神庙。在沔水、漓水有火星昭明庙和天子辟池。在杜县的亳亭有三座杜主祠和寿星祠；而且在雍州的草屋祠庙中也祭祀杜主。杜主，是从前周宣王的右将军，他是秦中地区内最灵验的小鬼神。各个祠庙每年都按一定的时节各自祭祀。

神灵中只有雍州用時、密、吴阳上下四時祭祀的上帝最尊贵，祭祀时的景象最激动人心的只有陈宝祠。所以过去雍州四時的祭祀，春季用来祈祷一年丰收的祭祀，随即河水解冻了，秋天枯水又封冻了，冬季路塞为酬报神灵祭祀，五月用马驹作为祭品举行尝祭，以及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月的月祭，至于陈宝神是在节日时有一次祭祀。春夏季节祭祀用赤色马，秋冬季节祭祀用赤身黑鬣的马。每時用四匹马驹，四条木雕的龙驾驶的有铃大车一辆，各自车马的颜色和所祭祀的青、黄、赤、白四帝的颜色是相同的。还有黄色的小牛小羊各四头，玉圭、布帛各自有一定的数量，全都用活着埋在地里的方式，没有俎豆等盛宴享祭品的器具。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秦朝把冬季十月作为每一年的开始，所以皇帝经常在十月里斋戒，举行郊祭，将烽火从咸阳一直排列到四時祭坛，在咸阳城的旁边跪拜，所穿的服饰崇尚白色，所用的祭典仪式和日常祭祀时一样。西時、畦時，祭祖和过去一样，皇帝不亲自前往。

这些祭祀日常全是由太祝主管，每年按时供奉。至于像其他的名川大山、各种鬼物和八神一类，皇帝经过它们的祠庙的时候就去祭祀，离开后就停止了。远方各郡县的神庙由当地民众各自供奉祭祀，不属于天子的祭祀官员们管理。祭祀的官员中有秘祝官，如果出现了灾异，就替天子举行祈祷祭祀，请求把过失和灾祸转移到臣民身上。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

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粉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公社：公祭的社坛。】。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粉fén 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爨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血食：生食。祭祀用牺牲，不加蒸煮，贵其有血腥气。】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灵星祠：后稷庙。】，常以岁时祠以牛。”

汉朝兴起，汉高祖在贫贱的时候，曾经杀死过一条大蛇。有神怪说：“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它的人是赤帝的儿子。”高祖刚起兵时，在丰邑粉榆乡的土地神庙里祈祷神灵。占领了沛县后，成了沛公，就祭祀了蚩尤，用牲畜的血染在军旗和战鼓上。于是在十月到达了霸上，与共同起事的诸侯平定了咸阳，被立为汉王。因此把十月定为每年的开始，而崇尚红色。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往东攻打项羽，回来后进入关中，就问：“过去秦朝时候祭祀的上帝是哪些天帝？”回答说：“四个天帝，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的祭祀。”高祖说：“我听说天上有五帝，而祭祀的只有四个，这是为什么呢？”没有谁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汉高祖就说：“我知道了，就是等待着我来把五帝凑完备呢。”于是设立了祭祀黑帝的祭祀坛，命名为北畤。由主管官员前去祭祀，皇帝不亲自前往。汉高祖把过去秦朝的祭祀官员全部都召集起来，重新设置了太祝、太宰，礼仪的形式和过去一样。接着命令各县建立官府祭祀天地鬼神的公社。传下诏书说：“我非常尊重神庙，敬重祭祀。现在对上帝的祭祀和应当进行的对山川各种神灵们的祭祀，要各依据它需要的时间跟过去一样按时行礼祭祀。”

这以后过了四年，天下已经平定，高祖下令给御史，命令丰邑认真整修、养护粉榆社，按四季时节祭祀，春季用羊、猪祭祀它。命令祭祀官员在长安设立了祭祀蚩尤的庙。在长安设置了负责祭祀的祝官和女巫。其中原来魏地的巫祝负责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一类的神灵；原来晋地的巫祝负责祭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一类的神灵；原来秦地的巫祝负责祭祀社主、巫保、族鬯一类的神灵；原来荆地的巫祝负责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一类的神灵；九天巫负责祭祀九天之神。这些全都是每年按时节在宫中祭祀。河巫负责在临晋祭祀黄河，南山巫负责祭祀南山与秦中。秦中，就是秦二世皇帝。各自都有规定的祭祀时日。

这以后两年，有人说周家兴起时就在邠地建造了城邑，设立了后稷的祠庙，至今还享受着天下人的牲祭。于是汉高祖给御史下诏书说：“你们要下令各郡、国、县都建立后稷庙，平时每年按时用牛去祭祀后稷神。”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

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艾安：治理得好，安定无事。艾，同“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驾被：驾车及被服所用器具。指车的配备用具。】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祝釐：即祝福。】者归福于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汉高祖十年（前197年）春天，有关官府请求下令各县用羊和猪在每年春季二月和腊月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百姓按里社各自集资加以祭祀。高祖批示说：“可以。”

这以后的第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在位十三年时，下达诏书说：“现在秘祝官把过失和灾祸转移给臣民，我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从今天起废除它。”

起初名山大川位于诸侯各国境内，诸侯国内的祭祀官员们各自祭祀，不属于天子的太祝官管理。等到齐国和淮南国被废除后，汉文帝命令太祝官像过去一样全部按时举行祭礼。

这一年，颁布命令说：“我就帝位至今已有十三年，依赖祖先宗庙的神灵，国家社稷的福荫，国境内安定无事，人民没有疾苦。近来，年年获得丰收，我没有好的德行，凭什么享受这样的福份呢？这全是上帝和神灵们所赐予的。听说古代的人享受了神灵的恩德，就一定要报答它们的功劳，我想要增加祭祀各种神灵的祭品。有关的负责官员建议给雍邑五畝各增加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畝、畦畝各增加一辆用木头雕的车和四匹用木头雕的马，以及全套的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泉、汉水各增加二枚玉璧；对于各种祠庙，则分别拓宽它们的坛场，玉帛和祭品盛器俎豆等也按照相应等级予以增加。祈求福佑的人把福惠都归结于我，百姓们不在其中。从现在起祝官只表达对神灵的敬意，不要再为我有所祈祷。”

从前属于鲁国的人公孙臣上书说：“当初秦朝获得水德，现在汉朝接受了秦的天下，推算五德终始相传的原理，那么汉朝应当承受土德，土德的应验是黄龙出现。应该改变一年第一天开始时间即正朔制度的规定，更换服装和饰物的颜色，崇尚黄色。”这个时候丞相张苍喜好律数历法的学问，认为汉朝是水德的开始，所以黄河在金堤决口，这就是水德的符兆。每年在冬季十月开始，当时自然界的颜色是外黑内赤，与水德相应。公孙臣的说法是不对的。于是否定了这种土德主张。后来的第三年，黄龙在成纪出现。汉文帝就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作博士，让他和其他的儒生一起草拟更换历法和服饰颜色的计划。这年夏天，下达诏书说：“成纪出现了异类的神物，对民众没有危害，今年因此有好的收成。我要在郊外祭祀上帝和各种神灵，礼官们议论一下方案，不要因为会使我劳累就隐瞒避讳。”官员们都说：“古代的天子在夏季亲自参加郊祭，在郊外祭祀上帝，所以叫作郊祭。”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四月，汉文帝开始在雍州的五畝举行郊

祭，衣着都崇尚红色。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望气：占卜术。认为物分阴阳。阴阳必上聚为云气，所以望云气可知万物。】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纓【冠纓：即冠冕，帽子。】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大酺；聚饮。古禁聚饮，只有在喜庆的日子，天子下诏书，解除禁令，百姓才得聚饮。】。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少：同“稍”。】不登。

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

今天子。

第二年，原来赵地的人新垣平以擅长观望云气被汉文帝召见，说：“长安城的东北方有神异的云气，显示出五种色彩，像人们戴的冠冕一样。有人说东北方是神明居住的地方，西方是神明的坟墓。上天的祥瑞降下，应当建立祠庙祭祀上帝，以此来应合祥瑞的符兆。”于是就建造了渭阳的五帝庙，五帝在同一座屋宇下，每帝各设一座殿堂，正面分别设有五座大门，每座门的颜色都和殿堂中这方天帝的颜色相同。祭祀时所用祭品和采取的仪礼也和雍邑五畤完全一样。

夏季四月，汉文帝亲自到灊水、渭水相会的地方拜神，以郊祭来参见渭阳庙的五帝。五帝庙的南面是渭水，在北面穿凿沟渠，从而引渭水灌入蒲池，点燃烽火进行祭祀，就好像有火光闪闪一直连到天上。于是使新垣平显贵，被封为上大夫，赏赐累积起来达到了千金。而且派博士和儒生们采取六经中的一些内容撰写成《王制》，商议巡视四方和举行封禅大典的事宜。

汉文帝出游到达长门，好像看见五个人在道路的北边，就依着他们站立的地方的北边建造了五帝坛，用完备的五套牛、羊、猪进行祭祀。

第二年，新垣平派人拿着玉杯，在宫阙之下来进献。新垣平对汉文帝说：“宫阙之下有人拿着能显示气象的宝玉来了。”汉文帝随即派人去察看，果然有人来进献玉杯，玉杯上刻了“人主延寿”这四个字。新垣平又说“我预测太阳会再次回到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退回去重新到了中天。于是开始把第十七年更改为元年，命令天下百姓举行盛大的庆会欢饮。

新垣平向汉文帝进言说：“周朝的宝鼎失落在泗水中，现在黄河的水泛滥，流到了泗水，我遥望东北方向看到汾阴地的上空有金色宝

气，想来是周朝的宝鼎快要出现了吧？预兆出现了不去迎接它，它就不来了。”于是汉文帝派遣使者在汾阴南面修建了庙宇，依临黄河，想要通过祭祀使周朝的宝鼎出现。

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所说云气和神灵等事都是欺骗。汉文帝下令把新垣平交给官府审理，结果诛杀了新垣平，灭了族。从此以后，汉文帝对于更改岁正、服饰颜色等涉及神明一类的事不再感兴趣了，而渭阳、长门的五帝庙坛的祭祀只让祠官去管理，按时举行祭祀仪式，汉文帝不亲自参加了。

第二年，匈奴多次侵入边境，汉朝就出动军队去守御。此后几年收成稍差一些。

过了几年，孝景帝即位。在位十六年间，祭祀官员们分别在各年按时像从前一样进行祭祀，没有什么新的举动，直到当今的天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改正度：改正度数。度，指律度，各种度量单位随着律度的变化而变化。】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臯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当今的天子刚即位时，就特别重视对鬼神的祭祀。

到武帝元年时，汉朝的兴起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无事，官员、士人们都希望天子进行封禅和更改正朔和服色等制度，但是皇帝向往儒家经术，招纳贤良人士，赵绾、王臧等人凭借文化学术方面的才能成为公卿，想要商议依照古代制度在长安城南门外建立明堂，用来接受诸侯的朝拜。草拟巡视天下、举行封禅典礼、改变年历和服饰颜色等事项还没有完成。正赶上窦太后奉行黄老学说，不喜好儒家学说，派人暗中侦察，窥测到赵绾等人用不良手段谋求私利的事实，召赵绾、王臧来受审查，结果赵绾、王臧在监狱中自杀身亡，他们所兴办的各项事宜都被废除了。

以后六年，窦太后去世。第二年，征召擅长文化学术的士人公孙弘等人。

第二年，当今皇帝第一次来雍城，在五畝举行郊祭。以后经常是每隔三年举行一次郊祭。这个时候皇帝求到了一位神君，把她安置在上林苑中的陂氏观。神君，原来是长陵地方的一个女子，因为生孩子时难产死亡，显神灵于字为宛若的妯娌二人，宛若在屋子里祭祀她，很多百姓也前往祭祀。汉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前去祭祀过，从那以后她的子孙都因此而尊贵显荣。到了当今皇帝即位，就用丰厚的祭礼把她安置在宫中内廷供奉祭祀。能听见她说话，但看不见她的神灵形象。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祠灶：在丹灶旁祭祀老君的仪式。】、谷道【谷道：辟谷之道。】、却老方【却老方：长生不老的方术。】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

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齐：同“剂”。】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这个时候李少君也由于会祭祀灶神求福、种谷得金之道、长生不老术等方术被皇帝接见，皇帝很尊敬他。李少君，原来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术、医药事务。他隐瞒了他的年龄、籍贯和生平履历，自己常说是七十岁，能够驱逐鬼神、使用药物，并能却退衰老，使人长生不老。他靠方术游历，遍及各诸侯国。他没有妻妾子女。人们听说他能驱逐鬼神、使用药物和长生不死，就不断地送东西给他，他的金钱、衣服、食物经常有富余。人们全都认为他能不从事生产而富饶丰足，又不知道他究竟是哪里人，就更加相信他，争着来供奉他。李少君秉性喜好方术，善于巧妙地说话而且总能奇特般的被他言中。他曾经跟随武安侯田蚡宴饮，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和老人的祖父游玩射猎过的地方，这位老人在年幼时曾跟从他的祖父，知道这些地方，所有在座的人都十分惊讶。李少君被皇帝召见，皇帝有一件古旧铜器，就拿它问李少君。李少君说：“这件铜器在齐桓公十年的时候曾经陈列在柏寝台。”随即察看铜器上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候的器具。整个宫廷中的人都惊骇不止，认为李少君是神仙，已经好几百岁了。

李少君对皇帝说：“祭祀灶神就可以召来神鬼，召来神鬼之物，丹沙就可以化为黄金，用黄金做成饮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

寿就可以见到海中蓬莱的仙者，见到了蓬莱仙者后，然后去举行封禅活动就可以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在海上漫游，见到了安期生，安期生给我吃的枣子像瓜一样大。安期生是位仙人，与蓬莱岛有交往，奉行的道与他合得来就交往，合不来就隐身不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去祭祀灶神，派遣方士进入海域寻找像安期生一样的仙人，并且从事把丹沙和各种药剂混合熔化成黄金的活动。

过了很久，李少君得病去世了。天子认为他没有死，只是与形体分开升天而去，灵魂并没有死，就派在黄钺县掌管文书的小吏宽舒继承他的方术。谁也没能找到蓬莱的安期生，但是在沿海原属燕国、齐国地方的怪诞离奇的方士们大多轮流不断地讲述神仙方术。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解祠：祠祭以解殃咎，求得福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冥羊【冥羊：神名。】用羊祠；马行【马行：神名。】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麀【麀：兽名。】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畴，畴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亳地人谬忌上奏，讲祭祀太一神的方法，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助手是五位天帝。古代的天子在春秋季节到东南郊野去祭祀太一，祭品用的是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品，祭祀七天，建造祭坛的时候设有通向八方的鬼神通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长安城的东南郊建立祭祀太一的祠庙，按照谬忌上奏的方法供奉和祭祀。这以后有人上书，说“古代的天子每三年一次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祀三位神灵：天、地、太一”。天子答应了，命令太祝带领人在谬忌奏请建立的太一神坛上祭祀这三位神灵，按谬忌上奏的方法去做。后来再次有人上书，说“古代的天子经常在春季祭祀来解除殃祸，求福祥，祭祀黄帝时，祭品用一只恶鸟梟和一头恶兽破獾；祭祀冥羊神用羊作祭品；祭祀马行神用一匹青色公马作祭品；祭祀太一、泽山君地长二神用牛作祭品；祭祀武夷君一神用干鱼作祭品；祭祀阴阳使者用一头牛作祭品”。命令祠官按照上书人的方法管理祭祀，而在谬忌奏请建立的太一坛旁边祭祀。

这以后，天子游乐射猎的上林苑中养有白鹿，把它的皮用作皮币，用来引发祥瑞的符应，铸造了白色银锡货币。

第二年，到雍县举行郊祭，捕获到只有一只角的野兽，样子像麋。官府的人员说：“陛下虔诚恭敬地进行郊祀，上帝为酬报供享，赐给您一只角的兽，它大概就是麒麟吧。”于是把它进献给五畤，每畤都增加了一头牛的祭品，并焚烧献给天帝。还赐给了诸侯们银锡货币，暗示他们所揭发的符应是与天意相合的。

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举行封禅大典，于是上书献出泰山和泰山近旁的城邑，天子用其他县的土地补偿给他。常山王犯了罪，被流放到别处，天子把他的弟弟封在真定为王，用来继承先前常山王的祭祀，而把常山改作郡，这样五岳就全都在天子直接管辖的郡内了。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

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详：同“佯”，假装。】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祓：用斋戒沐浴等方法除灾求福。】，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关饮食：关照、领取神君的饮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第二年，原来的齐地人少翁凭借鬼神的方术被汉武帝召见。皇帝有一位特别宠爱的王夫人去世了。据说少翁用方术在夜间使王夫人的容貌现出，天子从另一个帷帐中像是真看见了她。于是就任命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他的赏赐非常多，还用对待宾客的礼仪接待他。文成将军对皇帝说：“皇上如果想和神灵交往，住的宫室披挂的服饰不像神仙用的，神仙就不会到来。”于是制造了画上云气的车子，以及分别依干支五行相胜的日子驾着车驱赶恶鬼。又建造了甘泉宫，中间是台室，画上天、地、太一等鬼神，而且设置了祭祀器具从而招来天神。过了一年多，文成将军的方术越来越不灵，神灵也没有来到。他就在帛上写些字让牛吞下，假装不知道，说这头牛的肚子里有奇物。杀掉

牛之后找到了帛书，上面写的内容非常怪异，天子认出了写字人的笔迹，询问了这个人，果然是伪书，于是杀掉文成将军，把这件事隐瞒了起来。

这以后就又兴造了柏梁殿、铜柱、承露仙人掌一类的建筑物。

文成将军被杀死的第二年，天子在鼎湖宫病得很厉害，巫医们能治的办法都用过了，但仍然没有治愈。游水发根说上郡有个巫神，有病的时候却使鬼神降服于他。皇帝把他招来，安置在甘泉宫，给附在他身上的鬼神设了祭祀。等到有病时，派人去问这个神君。神君对他说：“天子不要再为病情忧愁了。病情略有好转，就勉强支持着来甘泉宫与我会面。”于是天子的病好些了，就起身前往甘泉宫，病果真好得彻底。于是大赦天下，把神君迁置在寿宫。寿宫神君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辅佐他的助手叫大禁、司命一类，都跟从他。众神仙是不能够看见的，只能听到他们说话，说话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是一样的。神君有时离去有时来临，来临的时候有小风飒飒。他们居处在宫室帷幕里面。有时在白天说话，但通常还是在夜里说。天子举行了除灾求福的仪式后才能进屋。屋中把巫师视为主人，关照、领取神君的饮食。众神所说的话也由巫师传达下来。又设置了寿宫、北宫，悬挂用羽毛装饰的旗帜，陈设了供奉器具，来礼祭神君。神君所说的话，皇帝派人听取记录下来，取名叫“画法”。他所说的话，都是人世上习俗所知道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天子心里独自喜欢。他的事很隐秘，世上的人们都不知道。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不答：指与礼不合。】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犍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

阴睢丘【睢丘：土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侵寻：逐渐到达。】于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宫人：王宫中的私役人员，不属于朝廷命官。】，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菴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这以后第三年，有关官员说“纪元”应该用上天的祥瑞来命名，不应该只是按一、二来记数。第一个年号叫作“建”，第二个年号根据彗星出现叫作“光”，第三个年号由于郊祭时候获得过一只角的野兽叫作“狩”。

第二年的冬天，天子到雍县郊祭，计议说：“现在我亲自来郊祭上帝了，但是没有祭祀后土，这与礼制不符。”主管官府和太史公、祠官宽舒商议：“祭祀天地的祭品贵在所用的牲畜是角小得像茧栗一样的幼小牛犊。现在陛下亲自来祭祀后土，应该在水泽中建圜丘，在圜丘上设五个祭坛来祭祀，每坛用包括一头小黄牛的太牢祭品，祭祖完毕以后把它们全都埋葬在地下，而陪祭人所穿的衣服崇尚黄

色。”于是天子就往东去，开始在汾阴治所脍地山丘上建筑后土神庙，就像宽舒等人议论的一样。皇上亲临巡望跪拜，跟祭祀上帝的礼仪完全相同。祭礼完毕后，天子顺路到了荣阳，然后回去。经过雒阳，下达诏书说：“夏、商、周三代十分遥远，年代太久远了，后代就难以留存。应该用纵横三十里的地方赐封周家后裔为周子南君，以供奉他先祖的祭祀。”这一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县，逐渐到了泰山。

这年春天，乐成侯丁义上书介绍栾大。栾大，是替胶东王刘寄管理宫中日常生活事务的宫人，过去曾经和文成将军同时向一个老师学艺，学成以后就做了胶东王的尚方官。乐成侯的姐姐是康王（胶东王后来谥为康王）的王后，没有生儿子。康王死后，其他妾姬的儿子被立为王。康王王后有淫乱行为，与新王不合，相互用法术危害。康王王后听说文成将军已经被杀死，于是想对皇帝献媚，派遣栾大通过乐成侯求见皇帝进献方术。天子诛杀文成将军后，后悔过早地处死了他，可惜他掌握的方术没有用尽，等到召见了栾大，非常高兴。栾大人长得既高大又漂亮，言谈中有很多计谋策略，而且敢说大话，吹牛时毫不犹豫。他对皇帝说：“我经常来往于大海中，见到过安期生、羡门高一类的仙人。但是因为我的身份低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只是个诸侯王，不值得给他神方。我对康王说过多次，康王又不重用我。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而黄河的决口可以堵塞，长生不死的药物可以获得，仙人也可以招来。’然而我恐怕会与文成将军一样，方士们全都掩口不敢说话，哪里还敢谈论方术呢！”皇帝说：“文成将军是吃马肝死的。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出他那样的方术，我还有什么吝惜的呢！”栾大说：“我的老师并没有什么要求别人的，是人们去求的他。陛下一一定要把他招来，就要让他的使者尊贵，让他的使者有亲属关照，受到宾客之礼的款待，不要轻贱他，他佩戴各神的印信，才可以让他传话给神人。还不知道神人是肯还是不肯。只有使求神的使者非常尊贵，然后才可以招来神仙。”于是皇帝先让他演示一下小的方术来验证一下他的本领。栾大于是进行斗棋，棋子能自动相互抵触撞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皋陆：河边陆地。】，堤繇【繇：同“徭”，徭役。】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蜃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资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大主：指大长公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睢【魏睢：即前文中的汾阴睢丘。因汾属魏地，故称。】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掇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瞿瞍，有黄云盖焉。有廋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庠【庠：同“羌”。指庄稼歉收。】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醯【亨醯：烹煮牲畜用来祭祀。】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鼐：指大鼎。】鼎及鼐【鼐：小鼎。一说指圆而且上口有收分的鼎。】，不吴【吴：同“娱”。引申为喧哗。】不骛，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鼎宜见于祖祢【祖祢：祖庙和父庙。】，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这个时候汉武帝正为黄河决口担忧，而炼丹沙铅锡成黄金还没有成功，就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过了一个多月，栾大就得到四方印信，又佩戴上了“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的印信。皇帝下诏书给御史说：“过去大禹疏浚九江，开通四渎。近年来黄河泛滥，淹没了两岸高地，修筑堤坊的劳役没有停止。我统治天下有二十八年了，上天如果要送给我一名贤士，就该是大通将军了，而栾大正是能通天意的呢。《周易·乾卦》说‘有飞龙游弋在天’，《渐卦》上又说‘似鸿鸟飞临高岸边’，能够得到栾大，那么上天大概会赞许我的意志。应当用二千户封地土将军栾大为乐通侯。”于是，汉武帝赏赐给栾大列侯等级的上等宅第和一千名童仆。从皇帝的御用中支出车马、帐幕、器械、器物等来充满栾大的家室。又把卫皇后的长女许配给他，赠送给他上万斤黄金，把她的食邑封号改为当利公主。天子亲自驾临五利将军的宅第。派出探问和负责供应的使臣，在道路上连接不断。从武帝姑母大长公主和将军丞相以下的官员都在他家中备设酒宴，进献给他。于是天子又刻置了一枚玉印叫“天道将军”，派遣使者身穿羽衣，在夜间站立在白茅上授印，五利将军也身穿羽衣，夜晚站立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此表示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而佩印称作“天道”的原因，是将要替天子引导天神来临的意思。于是五利将军经常夜间在他家进行祭祀，想借此把天神求下来。天神没有求下来，反而把百鬼聚集来了，但他还是很能驱使它们。在这以后他整理行装外出，往东乘船入海，据说去寻找他的师父。栾大被召见几个月后，就佩戴六方大印，尊贵的身份震动天下，由此沿海一带原来属于燕国、齐国境内的方士，没有谁不激动地握紧手腕振奋地说自己也有仙方，能够修炼成神仙。

这年夏天六月中旬，汾阴有个巫者叫作锦的在魏脍的后土神庙地界旁边为民众祈祷祭祀，看到地面像钩子一样突起，用手扒开一看，

找到了一座鼎。这座鼎很大，与其他鼎都不一样，雕刻有纹饰，但没有文字说明，人们都很奇怪，于是报告给当地的官吏。官吏报告给河东太守名叫胜的，胜把这件事上报给朝廷。天子派遣使者去查验，问明巫者获得鼎的情状中没有奸伪欺诈，于是按礼法加以祭祀，把鼎迎接到甘泉宫，百官随行，皇帝亲自献祭，将它祭荐给上天。途中走到中山时，天气晴朗温和，有一片黄色的云覆盖在头上。正好有只鹿经过，皇上亲自射中它，因而用它来祭祀。到了长安后，公卿大夫等官员都上议请求尊奉宝鼎。天子说：“近年来黄河泛滥，几年来收成都不好，所以巡视各地，祭祀土神，祈祷它替百姓们养育庄稼。今年的收成好不好还没有消息，鼎为什么要出土呢？”官员们都说：“听说过去泰帝铸造一座神鼎，‘一’就是‘一统’的意思，是天地万物统一归系的象征。黄帝制作了三座宝鼎，象征着天、地、人。大禹收集了九州出产的金属，铸成了九个鼎，这九个鼎都曾经用来烹煮牲畜来祭祀上帝鬼神。它们遭遇到圣明的君主就会出现，这样传到了夏代、商代。周朝的德行衰败，宋国的社庙覆亡，鼎就沉没在水中，隐伏起来不出现。《诗经·周颂》说‘从庙堂到门槛外，有献羊的，有献牛的；大鼎、中鼎和小鼎，全都验过，不喧哗，不狂傲，保佑大家都福寿绵长，吉祥美好’。现在宝鼎到了甘泉，色泽光润，变化奇妙，承受着无边无疆的祥福。和在中山降下的黄白祥云的情况相符，祥云就像嘉兽象征瑞应，加上陛下用大弓和四支箭都射到了它身上，把它捕获送到祭坛下用来祭祀，祥兆都会集到坛下，形成酬报天地鬼神的盛大典礼。只有承受天命来称帝的人才能真心了解上帝的意愿，与上帝的德行相契合。宝鼎应该进献到祖先宗庙中，珍藏在甘泉宫天帝殿廷，以便契合上天降赐的明确征兆。”皇帝下诏说：“可以。”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与黄帝时等。”卿有礼书曰：“黄帝得宝鼎宛胸，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颡。【胡颡：胡指颈下垂肉，指胡上之毛。】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颡，龙颡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颡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屣：鞋子。】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进入大海寻找蓬莱仙岛的人，都说蓬莱仙岛距离岸边并不很远，但是不能到达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看不见它放射的瑞气。汉武帝于是派了望气的官员来辅佐征候蓬莱岛的瑞气。

这年秋天，皇帝来到雍县，将要举行郊祭。有人说“五色之帝，是太一帝的助手，应该建立太一的神坛，由皇上亲自郊祭”。皇帝犹豫不能决定。原来齐地的人公孙卿说：“今年获得了宝鼎，而冬季的辛巳朔日晨旦是冬至到达的时刻，与黄帝时的历象正好一样。”公孙

卿还在进言议事的书札上说：“黄帝在宛胸地方得到宝鼎，向臣子鬼臾区询问原因。鬼臾区回答说：‘您得到了宝鼎和用于占卜的神蓍草，这一年的己酉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合乎天的历数，就这样终结后又重新开始。于是黄帝预测日月朔望以推算历法，后来大概每过二十年再轮到朔日晨旦冬至，总计二十次推算，合三百八十年，黄帝就成了神仙升上天去了。’”公孙卿想通过汉武帝的近臣所忠上奏汉武帝，所忠认为他的书札中的议论荒诞无理，怀疑他是胡妄写成的，推辞说：“祭宝鼎的事情已经决定了，还能再做什么！”公孙卿又通过汉武帝宠爱的人上奏了。皇帝看了非常高兴，就召来公孙卿询问这件事。公孙卿回答说：“我从申公那里得到此书，申公已经死了。”皇帝问：“申公是个什么人？”公孙卿说：“申公是齐地的人。他和仙人安期生有来往，接受了黄帝的言论，没有写过什么著作，只有这份铸在鼎上的文字。说‘汉家的兴盛应当在黄帝的时令再次出现的时候’。还说‘汉家帝王的贤圣人出现在汉高祖的孙辈到曾孙辈中。宝鼎出土就会和神灵相通，应举行封禅典礼。自古举行过封禅的王有七十二位，但只有黄帝能够上到泰山举行封礼’。申公说：‘汉朝的君主也应当上到泰山举行封礼，上到泰山举行了封礼就能够成仙升天了。黄帝时代有上万个诸侯，而其中能主持名山大川神灵祭祀的封国有七千个。天下有八座名山，其中三座在边远的蛮夷地区，五座在中原各国。中原的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这五座山是黄帝经常游历的，和神灵在那里相会。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习仙道。他担心百姓中有人反对他学仙道，就把那些诋毁鬼神的人处决了。这样一百多年以后，黄帝才能够与神灵相往来。黄帝到雍地郊祭上帝，住了三个月。鬼臾区别号大鸿，他死后葬在了雍地，过去说的鸿冢就是他的墓。这以后黄帝在明堂接见了万种神灵。明堂，就是现在的甘泉宫。所说的寒门，就是现在的谷口。黄帝开采首山的铜矿，在荆山下面铸鼎。鼎铸成后，有条飞龙垂着胡须从天而降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背，大臣们和后宫嫔妃跟着骑上去的有七十多人，龙就飞上天了。剩下的小臣子不能骑上龙背，就都抓住龙的胡须，龙的胡须被揪掉了，掉落在地上，黄帝的弓也掉落了下来。百姓们仰望着黄帝飞上天去了，就抱

着他的弓和龙的胡须哭泣，所以后代就把黄帝上天的地方叫作鼎湖，把他掉落的弓叫作乌号。”天子就说：“哎呀！如果我真的能够像黄帝那样，我会把丢弃人世间的妻妾子女看作是扔掉鞋子一样。”于是委任公孙卿做了郎官，派他去东方在太室山恭候神灵。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放：同“仿”，仿造。】薄忌太一坛，坛三垓【垓：同“陔”，层，阶次。】。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畝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醊食：连续祭祀。】。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洎：灌水于釜中称为“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羊彘特：雄性羊、猪各一头。特，雄性。】。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昧爽：黎明之前。】，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瑄玉：祭祀用的大璧。】嘉牲【嘉牲：美牲。指牲畜的毛色纯、年岁合乎要求、体形美而膘肥等。】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畝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皇帝于是到雍县举行郊祭，接着到达陇西，向西登上了崆峒山，幸临甘泉宫。命令祠官宽舒等人筹建了太一神的祭坛，祭坛仿照薄忌所说的太一坛修建，筑成三层。五帝的祭坛环绕在太一坛的下面，分别按它们所在的方位排列，黄帝的祭坛设置在西南方，祭坛的八面都修了相应的鬼道。太一坛祭品与雍县每座畝的祭品是一样的，而另外加上醴酒、枣脯等食物，还杀一头狸牛作为盛在俎豆等祭具里的一套

完备的祭品。而五帝的祭品只有通常俎豆所盛的食物和醴酒。在祭坛下面的四方地，就是些绕着祭坛设置并互相连缀的给群神的随从及北斗星神供奉饮食的祭座。祭祀完毕后，剩余的祭肉都要用柴火烧掉来供神灵享用。祭品中的牛是白色的，鹿放在牛的腹腔中，猪再放在鹿的腹腔中，然后用水浸润。祭日神用牛，祭月神用公羊、公猪。太一坛的祭祖主管官员穿紫色绣花的祭服。祭祀五帝的祭服的颜色分别与所祭的天帝的颜色一样，祭日神的官员穿红色的衣服，祭月神的官员穿白色的衣服。

十一月辛巳朔日晨旦冬至时刻到来，黎明之前，天子就开始在郊外拜祭太一神。早晨朝见日神，傍晚朝见月神，就行作揖礼；而拜见太一神用的礼节与在雍县郊祭的礼节一样。祭祀官员宣读祝词说：“上天最初把宝鼎和占卜用的神蓍草授给皇帝，经过了一个朔旦又一个朔旦，终而复始地循环，皇帝在这里恭敬地拜见您。”而祭祀的服装选用黄色。这个祭祀形式是满坛列置烽火、火把，祭坛的旁边摆着烹饪用的器具。主管官员说“祭坛上方有光亮显现”。公卿们说“皇上当初在云阳宫郊祭拜见太一神，祭祀的官员手捧六寸大的玉璧，将合乎要求的牲牛献给神灵享用。祭祀的这天晚上天空有美丽的光辉出现，到了次日白天，有黄色的云气上升达到天空”。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说：“神灵显出的美好景象，预示着幸福吉祥，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依据出现光彩的范围建筑太畤坛用来明确地宣照瑞应。命令太祝官管理这里，在秋季和腊月间进行祭祀。每三年天子来郊祭一次。”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幡：同“旛”，长方而下垂的旗子。】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兵祷：为兵事而祈祷神灵。】，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仇：应验。】。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

城上。天子亲幸缙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禘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这年秋天，为了攻伐南越而向太一神祈祷。用牡荆作旗杆，幡旗上画了日月北斗和飞升的龙，来象征天一三星，作为祭祀太一神前面的旗帜，命名叫“灵旗”。替战事祈祷时，就由太史捧着灵旗指向将要去讨伐的国家。而五利将军被派遣去求仙时不敢进入海域，就到泰山去祭祀。皇帝派出人员暗中跟随查验，发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五利将军却谎称见到了他的师傅，他的方术已经用完了，说过的话大多没有应验。皇上于是诛杀了五利将军。

这年冬天，公孙卿在河南迎接神灵，说他在缙氏城发现了仙人的踪迹，有个神物像野鸡一样在城里飞来飞去。天子亲自来到缙氏城视察仙人的踪迹。询问公孙卿：“莫非你想效法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公孙卿说：“不是仙人有求于人间的君主，而是人间的君主在寻求仙人。求仙的事，如果不稍微宽限一些时间，神仙是不会来的。说起寻求神仙的事，好像是既遥远又荒诞的，只有积年累月地寻求才可以招来。”于是郡县封国都整修道路，修缮宫殿楼台和各名山上的祠庙，盼望皇上临幸。

这年春天，已经攻克了南越，一个凭借擅长音乐受到皇帝宠爱的臣子李延年被召见。皇帝很赞赏他，下令公卿们进行商议，说：“民间祭祀的时候尚且还有音乐、鼓舞，现在进行郊野祭祀反倒没有音

乐，这难道相称吗？”公卿们说：“古代祭祀天地时都有音乐，这可以使天地间的神灵受到礼敬。”有人说：“太昊伏羲氏让素女弹奏有五十弦的瑟，很悲凉，太昊帝经常受不住而让她停止，她却不能自止，所以把那种瑟改制成二十五弦。”于是在替攻克南越酬神报功，祷告祭祀太一、后土神时，开始使用音乐舞蹈，增招了一些歌手，并由此开始制作流行二十五弦的瑟以及箜篌。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振兵泽旅：即振兵释旅，马放南山，兵器入库。】，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放：同“仿”，效仿。】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绌：同“黜”，贬退。】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三月，遂东幸緱gōu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第二年冬天，皇帝提议说：“古代皇帝先整顿兵员，遣散军队，然后才举行封禅典礼。”于是北去巡视朔方，统领十多万军队，回来

后在桥山黄帝陵墓祭祀，到了须如就解散了所统率的军队。皇帝问：“我听说黄帝长生不死，现在却有陵墓，这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上了天，他的大臣埋葬的是他的衣冠。”到了甘泉宫后，由于将要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先用祭天的仪式祭祀了太一神。

自从得到宝鼎后，皇帝就与公卿以及儒生们商议举行封禅大典的事。在历史上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很少，由于时间长久而断绝了，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礼仪，而儒生们就从《尚书》《周官》《王制》中采集望祀和天子射牛的情形，来准备有关封神的祭典。原齐地人丁公年龄有九十多岁了，他说：“封禅，是要和长生不死的名义结合起来的，秦始皇因为中途遇风雨而不能上泰山进行封禅。陛下一定想上泰山，稍微向山上走一段路，如果没有风雨，就可以上去行封礼了。”皇帝于是就命令儒生们演习射牛，草拟封禅的礼仪。经过几年，到了将要出行封禅的时候。天子又听到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言论，说在黄帝以前举行的封禅，全都招来了怪异之物与神灵相通，就是想要模仿黄帝以前的帝王接来神仙的使者、蓬莱方士，想要超出世人，和上古九皇比量德行，而且还广泛地采取儒术粉饰自己。可是儒生们已经不能够讲明封禅的事宜，又拘泥于《诗》《书》等古文，不能充分发挥想象。皇帝制作出封禅的祭器展示给儒生们看，儒生中有人说“和古制不一样”，博士徐偃又说“太常祠官下属的各个生员所行的礼仪没有鲁国的好”，周霸聚集儒生计划封禅的事宜，于是皇帝就罢黜了徐偃、周霸，并将所有儒生罢免。

三月，于是往东驾临缙氏县，登上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随从的官员在山下听到有人喊“万岁”。询问山上的人，山上的人说没有听到呼喊；问山下的人，山下的人也说没有听到呼喊。于是把三百户人家封在太室山，用作供奉祭祀，命名为崇高邑。然后往东登上泰山，泰山上的草和树木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就令人抬上石碑，竖立在泰山顶上。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不经：不合常情。经，寻常。】，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缙绅：插笏于带，旧时官宦的装束。绅，束在衣服外面的大带子。】，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皇上接着往东巡视海上，举行祭礼，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八大神灵。原来齐地人上奏章讲述神怪奇方的人要数以万计，但是没有一个应验的。皇帝就发出更多的船只，命令数千名讲述海中有神山的人去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持着符节，去名山恭候神仙时，经常走在前面，他到了东莱，说在夜晚见到一个高大的人，有几丈高，等走近后就不见了，只能看到他的足迹特别大，好像飞禽走兽的足迹。群臣中有人说看见一位老人牵着一只狗，说“我想见巨公（意指武帝）”，一转眼就不见了。皇上看见了大脚印，还是不相信，等到群臣中间有人说到那位老人的事，就十分相信那是仙人了。皇上于是就在海边留驻，让方士们使用官府的车，不断地派遣使者去寻求仙人，派出去的人数以千计。

四月，返回到奉高县。皇上考虑到儒生们和方士们所说的封禅的

事宜都各持己见，一人一个样，不合常理，难以施行。天子到达梁父山，行礼祭祀地主神。乙卯日，命令侍中和儒生戴上用白鹿皮制作的礼帽，穿着在腰带上插了笏的官服，举行射牛的礼仪。到泰山顶下的东面举行封礼，采用的礼仪与郊祭太一神的礼仪相同。举行封礼的坛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它的下面放有用玉装饰的简牒祭文，祭文的内容秘不示人。祭祀礼完毕后，天子单独与侍中、掌管皇帝车马的奉车都尉霍子侯（霍去病儿子霍嬭）登上泰山，也举行了封礼。这些事情的具体情节都禁令不得外传。第二天，从泰山北面的道路下山。丙辰日，到泰山脚下东北方的肃然山举行禅礼，所采用的礼仪与祭后土神的礼仪相同。天子都是亲自行礼拜神，穿的祭服崇尚黄色，并且全都有音乐伴奏。用长江、淮河一带出产的一种一片叶子上有三条棱脊的灵茅制作供奉神灵的垫席。杂土筑成的祭坛上覆盖了红、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的土壤。把从边远地方捕获来的奇兽飞鸟和白色野鸡等各种动物都放生了，极大地增加了礼仪的隆重程度。但兕牛、旄牛、犀牛、大象一类的动物都没有用来祭祀。全都带到泰山下祭祀后土。在举行封禅祭祀的地方，夜晚好像有彩光闪现，白天有白云从封坛上兴起。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景光：霞光。】，屑【屑：倏忽的样子。】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复：免除徭役。】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

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星孛：指彗星。】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三能：又作“三台”，在熊座中，北斗星之下，共六星，分作上、中、下台，各二颗。】。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飧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沈：同“沉”。沉没。】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析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天子从举行禅礼的地方回来，坐在泰山东北脚下的明堂上，群臣轮流来祝福天子长寿。天子于是下达诏令给御史说：“我以卑微之身继承了至高无上的帝位，兢兢业业地唯恐不能胜任。只由于德行微薄，对礼乐制度不够明白。在祭祀太一神时，天上仿佛有吉祥气象的彩光，我内心不安仿佛望见了什么，被这奇异的景象深深地震动了，想要停止祭祀又不敢，就登上泰山举行封礼，一直到达梁父，然后在肃然山举行禅礼。我应当修德以求得新生，吉庆地愿意与士大夫们一起重新开创新局面，特赐给平民们每一百户一头牛、十石酒，年龄在八十以上的老人和孤子寡妇每人加赐二匹布帛。免除博县、奉高、蛇丘、历城四县的徭役，也不用交纳今年的租税。应该大赦天下，和乙卯年赦令规定相同。我所经过的地方不要再有监外劳役。在两年以前犯的罪行都不再处治了。”又下达诏书说：“古代的天子每五年巡视各地一次，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诸侯们都建有参加朝拜的住所。现在

命令诸侯各自在泰山脚下修筑住宿的府第。”

天子既然已经封祭了泰山，没有遇到风雨灾害，所以方士们就进一步说蓬莱岛的各位神仙可能将要求得，皇帝很高兴，希望能够遇到神仙，于是重新往东来到海边遥望，希望能遇见蓬莱仙人。奉车都尉霍子侯突发暴病，只坚持了一天就死了。皇帝于是离去，沿着海边巡行，往北到达碣石，从辽西开始巡行，通过北部边境到达九原县。五月，皇帝回到了甘泉宫。主管官员们说宝鼎出现的那一年的年号改为元鼎，应该定今年的纪元为元封元年。

这年秋天，有彗星出现在井宿。过后十几天，又有彗星出现在三台天区。望气方士王朔说：“我在观测的时候只见填星出现时像瓜那么大，大约一顿饭的工夫就又隐没了。”主管官员们都说：“陛下创建了汉朝的封禅大典，上天用显示祥瑞的德星来酬报您。”

第二年冬天，皇帝在雍县郊祭五帝。回来后，拜祭太一神并加祝词。祝词说：“德星光明广布四方，显示出幸福吉祥。寿星接着出现，光明远耀。这些星宿有规律地出现，为此皇帝恭敬地拜见太祝官所祭祀的各位神灵。”

这年春天，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并且听到他说“想见见天子”。天子于是来到缙氏城，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因而来到东莱山，在这里留住了好几天，没能见到神仙，据说只见到了巨人的足迹。又重新派几千名方士去寻求神怪，采集灵芝药物。这一年出现了大旱，而这时天子已经出游，但没有正当名目，于是就到万里沙的神庙中祈雨，经过泰山时进行祭祀。回程中到达瓠子口，天子亲自到黄河决口处堵塞决口，停留了两天，把白马和玉璧的祭品沉入河中后就离去了。派汲仁、郭昌这两位大臣带领士卒堵塞黄河决口，改变了黄河的河道，并另外疏浚了两条支流引黄河之水入海，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原貌。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衰耗：衰老。耗，同“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缯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灋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修封：修整泰山封土。】焉。

这时已经灭掉了南越、东越，名为勇之的越地人说：“两越地方的人有信鬼的习俗，因此他们祭祀的时候都能看见鬼，应验了很多次。过去东越王敬重鬼，活到了一百六十岁。后代怠慢鬼神，所以很快就衰老了。”皇帝于是下令越地的巫师建造越式祝祷的祠庙，安置了庙台，却没有祭坛，也用来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并且用鸡骨来占卜。皇上相信这一套，越人的祭祀方法和用鸡骨占卜就开始流传。

公孙卿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是皇上通常是来往很匆忙，所以没能见到。现在陛下可以在京城建造一座宫殿，与缯氏城的一样，设置一些肉脯和枣干，神人应该可以被招来。而且仙人喜欢住在楼上。”于是皇帝命令在长安城中按照要求建造蜚廉观、桂观，在甘

泉宫按照要求建造益寿观，派公孙卿持符节设置器具去恭迎神仙。接着又建造了通天台，在通天台的下面摆了供品，以祈求招来仙人、神人一类的灵物。于是甘泉宫重新修建了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在宫殿的房屋中长出了灵芝。天子为了堵塞住黄河的决口，兴造了通天台，好像看到有祥瑞的神光显现于上天，于是下达诏令：“甘泉宫的殿房里面生长出有九茎的芝草，因此大赦天下，免除监外劳役。”

第二年，攻伐朝鲜。夏季，天旱。公孙卿说：“黄帝的时候举行了封礼就天旱，是因为要曝晒封坛的土三年。”皇上于是下达诏令说：“天旱，大概是要晒干封坛的土？特别命令天下尊崇祭祀主管农事的灵星。”

第二年，皇帝到雍县郊祭，通过回中谷道的时候，在那里进行了巡视。春天，到达鸣泽，从西河郡回京。

第二年冬天，皇帝巡视南郡，到达江陵后再折向东行。登临并且以礼祭祀灂县南部的天柱山，称这座山为南岳。沿着长江乘船而下，从寻阳县出发到达枞阳县，经过彭蠡泽（鄱阳湖），对沿途的名川大山以礼祭祀。再北行到达琅邪郡，沿着海边北上。在四月中旬，到达奉高县并举行了封礼。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王sù 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祠坐：神坐，即木主。】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有：同“又”。】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殊廷：神仙之庭。廷，同“庭”。】焉。

当初，天子在泰山行封礼的时候，泰山的东北脚下有古代的一处明堂旧址，这个地方地势险峻且不宽敞开朗。皇帝就想在奉高县附近另建一座明堂，但不知道明堂的形制规模。济南人公王带献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明堂图的正中画着一座宫殿，宫殿的四面没有墙壁，顶上用茅草覆盖，四面与水相通，环绕着宫墙修筑了有顶盖的通道，上面有交楼，从西南角伸入殿堂，这条道叫作昆仑道，天子从这里进入，来拜祭上帝。于是皇帝下令在奉高县的汶水旁修建了像公王带图示那样的明堂。等到五年后来举行封礼时，就把太一神、五帝的神位安置在明堂的上座，把高祖皇帝的灵位摆放在它们对面，把后土神的神位摆放在下房，用二十头牛作祭品。天子从昆仑道进入，开始按照郊祭的礼仪祭祀明堂。祭礼完毕，在堂下烧柴祭祀。接着皇帝又登上了泰山，在泰山顶上又用一套秘密的方法进行祭祀。而在泰山脚下祭祀五帝，各在与它们的颜色相应的方位，只有黄帝和赤帝在同一个位置，这些都是由主管官员陪同祭祀。祭祀时山上升起火光，山下就都举火响应。

这以后的第二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推算历法的人用它做新历的起点。天子亲自到泰山，在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一天在明堂祭祀上帝，没有举行封禅。祭祀时候的祝词说：“上天增授给皇帝太古时代上皇创制历法时的泰元称号和神蓍草，周而复始地循环。皇帝恭敬地拜谢太一神。”皇帝向东巡行到达海边，考查进入海域求神的人和寻求神仙的方士，没有应验的，但还是增加派遣人员，

希望能够遇到神仙。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十二月甲午朔日，皇帝亲自去泰山下的高里山举行禅礼，祭祀后土神。又到渤海边上，准备用望祀的礼仪对蓬莱一类仙岛山的众神进行祭祀，希望能够到达仙人之庭。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受计：接受郡国所上的计簿。】 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胜服：指用厌胜的方法镇服火灾。胜，厌胜。】 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时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时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皇上回到长安，由于柏梁发生了火灾的缘故，在甘泉宫坐朝接受郡国所呈上的包括户口在内的年终会计簿册。公孙卿说：“黄帝建成青灵台，十二天后就被烧掉了。黄帝于是修建了明廷。而明廷，就在甘泉宫这个地方。”方士中很多人说古代的帝王中有在甘泉建都的。

从那以后，天子又在甘泉接见诸侯，在甘泉建造了诸侯的官邸。勇之于是说：“越地的习俗是发生了火灾后，重新修建的房屋一定要比原来的更大，用厌胜的方法来镇压灾祸。”于是建造了建章宫，宫殿的规模为有成千上万道门户。前殿的高度要超过未央宫。它的东边就是上面有铜凤凰的凤阙，有二十多丈高。它的西边就是唐中池，有几十里地的虎圈。它的北边挖了大湖，大湖的中间建有为水所浸的渐台，渐台高达二十多丈，大湖被命名为太液池，池中还建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座仙山，模拟海中的神山、龟鱼、大鱼一类的事物。它的南边建有玉堂宫、建章宫的正门璧门、大鸟等一类的建筑物。还建造了神明台、井幹楼，长达五十丈，用可以行车的天桥互相连接起来。

夏天，汉朝更改历法，以正月作为每一年的开始，车马服饰崇尚黄色，把官名的印章都改成了五个字，纪元上这年称为太初元年。这一年，向西攻伐大宛。发生了严重的蝗灾。方士丁夫人和洛阳的虞初等人都用方术诅咒匈奴和大宛。

第二年，主管官员上书说雍县五畤没有熟牲做祭品，芬芳的香气不具备。于是命令祠官把熟牛犊作祭品进献五畤，毛色按照五行相克的原则选择符合各畤颜色的牲畜供神灵享用，而用木刻的马代替了马驹。只有五月的尝驹祭以及皇帝亲临郊祭的时候用马驹。至于各个名川大山用马驹作祭品的，全部改用木刻的马代替。天子出巡经过的时候祭祀，才能用马驹作祭品。其他的礼仪和从前一样。

第二年，东巡到海边，考查求访神仙一类的事情，没有应验的。有方士说“黄帝的时候建造了五城十二座楼，在执期恭候神人，命名叫迎年祠”。皇帝允许建造同样的城和楼，命名叫明年祠。皇帝亲自去那里以礼祭祀上帝。

公王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

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五年之礼：即修封。每五年修封土一次。】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公王带说：“黄帝的时候虽然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但是黄帝的臣子风后、封巨、岐伯还让黄帝到东泰山举行封礼，到凡山举行禅礼，来契合神灵降赐的符应，然后才长生不死。”天子于是下令准备祭祀用品，到了东泰山，东泰山非常矮小，与它的名声不相称，就下令祠官去行礼祭祀，而不亲自封禅。这以后命令公王带在这里供奉祭祀来恭候神仙。夏天，就回到泰山，像从前一样，举行五年一次的封禅大典，还增加了石闾山的祭礼。石闾这个地方在泰山脚下的南面，方士中很多人说这是仙人居住的里巷，所以皇帝亲自行了禅礼。

以后的第五年，皇上再次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回程的时候顺路祭祀了恒山。

当今天子所兴起的祭祀，有太一、后土，是每三年亲自去郊外祭祀；创建的汉朝封禅制度，是每五年一次举行祭祀。薄忌建议设立的太一祠以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处神祠，并由祠官宽舒管

理，每年按照时节祭祀行礼。以上一共有六处神庙的祭祀，都是由太祝官管理。至于像八神等神仙，明年、凡山等著名的祠庙，皇上出行路过时就进行祭祀，皇上离开以后就停止祭祀。方士们所兴起的祭祀，由他们各自主管，兴起的那个人去世了就停止，祠官不再负责管理。其他种类的祭祀都和以往一样。当今皇上举行封禅大典后十二年以来，祭祀就已经遍及了五岳、四渎。而方士们恭候、祭祀神仙，进入大海去寻求蓬莱岛，始终还是没有一点应验。而像公孙卿这样的恭候神仙的人，还是拿巨人的足迹作为解脱的借口，也没有效应。天子更加厌倦方士们的奇谈怪论了，然而还笼络他们，不肯断绝往来，总是希望能遇见真正的神仙。从此以后，方士们谈论神人和祭祀的事就更多了，然而它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表里：“用事于鬼神”这类事件的详细经过。】。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太史公说：我跟随皇帝巡行，祭祀天地间各种神灵和名川大山，并参加了封禅大典。进入寿宫陪祭，听到了祭神的祝词，认真观察了方士和祠官们的用意，于是坐下来依次论述自古以来对鬼神进行祭祀的情况，把它们的外部形式和内中缘由完备地呈现在这里。以后如有君子，能够借此进行考察。至于说像俎豆玉帛等祭品的详细内容，献飧酬报的各种礼仪，就由有关的主管官员保存。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顾炎武：「今河津县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公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搬至京以省关中之漕。此即番係之策，乃汉行之不利，唐行之而利。故知天下无不可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诬也。」

《河渠书》不是对现有河渠做静态描述，如分别记述某水系有某支流，发源某处，流经某地，沿途有何地形、地物、掌故，入于某川、某河、某海，等等，而是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许多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做了详细记述，同时他还怀着满腔郁愤，对于豪门的阻挠、气数等迷信思想的干扰做了揭露，从而对汉代弊政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载：相当于“则”。】车，水行载舟，泥行蹈屨【屨：同“屨”。】，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陂：障塞，壅遏。】九泽，度九山。然河灾衍溢【衍溢：外流。】，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厮：同“斯”，有析、劈意。】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尚书·夏书》上说：大禹治理洪水的十三年中，经过自己的家门口而不进去。在陆地上行走要坐车，在水中行走要坐船，在泥泞中行

走要踩木橇，在山路中行走则乘轿。天下被划分为九个州，顺着山势疏浚河流，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贡赋等级。开通九州的道路，堵塞九州的湖泽，估量九州的山地的物产。但是黄河泛滥成灾，对中原地区的损害尤其严重。所以集中力量治理黄河。于是疏导黄河，引导河水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南行到华阴县，由此折而东下，经过砥柱山和洛州河阳县的孟津、雒汭，一直到达大邳山。大禹认为大邳以上黄河流经的地区地势很高，水流湍急凶猛，很难在平地通行，多次冲毁河堤，造成水灾，于是开凿两道河渠将黄河分流成两条，引黄河东流直接入海，其正流往北通过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分拨成九条支流，然后又汇合成逆河，流入渤海。九州的河川既然已经疏通，九州的湖泽已经分泄，华夏诸国得以安宁，大禹治水的功绩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溉：同“浸”。滋润灌溉。】，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田畴：泛指一切农田。】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罢：同“疲”。使其疲敝。】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阡【阡：同“淤”。淤泥。】之水，溉泽卤【泽卤：指低洼盐碱地。】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从大禹治水以后，后人又从荥阳城下引黄河水往东南方流经，成为鸿沟，水流把宋、郑、陈、蔡、曹、卫各国连结起来，分别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相会。在楚地，西方有渠道连通汉水、云梦泽一带，东方有沟渠通达江、淮之间。在吴地，有渠道连通三江、五湖。在齐地，则在菑水和济水之间修渠连通。在蜀地，蜀郡守李冰凿开离碓，用以避开沫水造成的水灾，在成都平原开凿两条江水支流。这些渠道都可以通航，多余的水则用来灌溉农田，给百姓带来了很多便利。至于渠水经过的地区，人们往往开凿一些支渠引水灌溉农田，流入田地中的水渠的数目要以万亿来计，但是由于规模小，不值得计数。

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县的农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

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建工程，想借此来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它物力侵犯山东诸国，于是派水利专家郑国做间谍，找机会游说秦王，劝说秦国修一条水渠，引泾水从中山起西到瓠口，傍依北山向东流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计划用它来灌溉田地。在施工的过程中，秦王发觉了郑国的计谋，秦王打算杀死郑国。郑国说：“当初我的确是被派来做间谍的，然而水渠修成功后也确实能使秦国获得利益呀。”秦王认为这话有道理，最终让郑国继续主持开渠的工程。水渠开通以后，引来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亩产都达到了六石四斗。于是关中地区变成了沃野，再也没有饥荒的年头了，秦国因此富强起来了，最终吞并了诸侯各国，于是把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人徒：普通人与罪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fén 为丞相，其奉邑食郿【食

郾：食郾城的租赋，即以郾为奉邑。】。郾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郾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表：用表测量地势高下，从而确定水流走向。表，一根长八尺长的木杆，上面有刻度，与水准、悬锤配合使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汉朝建国三十九年，到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县决口，东边的金堤被冲垮了，于是东郡发动了很多兵卒堵塞决口。

这以后经过四十多年，到了当今天子元光年间，黄河又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将淮水、泗水连通成一片。于是天子命汲黯、郑当时调发民众、罪徒去堵塞决口，往往是刚刚堵好就又被水冲毁了。这时候朝中的丞相是武安侯田蚡，他的奉邑是郾县，郾县地处黄河以北，而黄河决口向南泛滥，所以北边的郾县没有发生水灾，收成很好。田蚡对皇上说：“江河决口都是上天的安排，不能轻易地凭借人力强行堵塞。即使将决口堵塞了，也未必符合天意。”此外，那些看云气天象的和使用术数占卜的方士也认为田蚡说得对。于是天子很长时间不再处理堵塞决口的事。

当时郑当时出任大司农官职，建议说：“过去关东地区运粮沿渭水逆流而上，运到长安估计需要六个月才完成，水运全程有九百多里，途中还有很多难行的地段。如果开凿渠道引渭水从长安开始，沿着南山而去，到达黄河才三百多里，是一条直路，容易行船，估计只

需要三个月就可以运完；而渠道附近有田地一万多顷，又可以得到渠水灌溉：这样可以节省水运的时间和人力，并且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从而使收成更好。”天子认为有道理，就派齐人水利专家徐伯进行勘测，确定河道走向，一下子发动士卒数万人开凿水运渠道，历时三年完工。漕渠开通，用来水上运输，非常便利。从这以后，水运就逐渐多起来了，水渠一带的百姓也能得到渠水灌溉的利益。

其后河东守番係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壖：河边的地方。】弃地，民茭牧【茭牧：打草放牧。茭，喂牲畜的干草。】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湍石：湍急多石。】，不可漕。

这以后，河东太守番係说：“从山东用船运粮西行入关，每年有一百多万石，途中经过砥柱这个行船危险的地区，运粮船只沉没很多，损失很大，而且耗费也很大。如果开挖河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之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估计可以造田五千顷。这五千顷土地原来都是河边被遗弃的荒地，百姓在那里打草放牧，如今加以灌溉耕种，估计可以得到粮食二百万石以上。这些粮食沿渭水运到长安，与直接从关中收获并无两样，那么可以不再从砥柱以东漕运入关了。”天子认为有道理，发动士卒数万人修渠造

田。几年以后，黄河改道，渠水不足，种地的收成还不够用来补偿种子的费用，时间长了，河东的渠田就荒废了，交给从越地迁来的百姓耕种，只收少量的赋税。

这以后有人上书，是为了想打通褒、斜道和便利漕运的事宜，天子把这件事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张汤详细了解后，说道：“从汉中达蜀地要经过故道县，故道县有许多斜坡，回环绕远。如今要凿通褒、斜道，少斜坡，路程与故道相比缩短了四百里；并且褒水和沔水相通，斜水和渭水相通，都可以通行运粮船只。水路运粮从南阳往上逆行沔水进入褒水，从褒水登陆，走陆路到斜水，其间有一百多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往下驶入渭水。这样一来，不仅汉中的粮食可以运来，山东的粮食从沔水而上不会遇到阻隔，比经过砥柱水运便利。而且褒、斜道附近一带盛产木材竹箭，可以和巴蜀地区媲美。”天子认为有道理，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担任汉中太守，调发数万人修筑一条长五百多里的褒斜道。这条新道果然很方便，而且路程短，但是水流湍急，多礁石，粮船不可通行。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积【积：同“颓”，水向下流。】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不登：谷不升仓称为“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寘【寘：同“填”。】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楫。

这以后庄熊罴说：“临晋城的老百姓愿意凿穿洛水，筑成水渠，引洛水灌溉重泉城以东的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倘若真的引来水，可以使每亩的产量达到十石。”于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征调了一万多士卒开凿水渠，从徵县引洛水到商颜山脚下。由于渠道容易塌方，于是沿着河流打井，井深达到了四十多丈。由于沿线到处打井，井下互相连通，因此水流通行。水在地下流，穿过商颜山，东行到山岭之中十多里路。井渠的产生由此开始。开凿井渠的时候曾掘出龙骨，因此这条水渠被命名为“龙首渠”。龙首渠开凿了十多年，有些地方通畅了，但并没得到多少好处。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后二十多年，每年都因为黄河泛滥没有好收成，这种情况在梁地和楚地更为严重。天子已经举行了封禅，并巡察了天下的名川大山，第二年，天旱，据说是上天为了要晒干泰山封坛的土因而少雨。天子于是派汲仁、郭昌征调数万士卒堵塞瓠子决口。天子在万里沙祭祀过后，回来时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把白马、玉璧沉入河中祭祀河神，命令所有随从的大臣官吏自将军以下，都背负柴薪来填塞黄河决口。当时东郡百姓只能烧草做饭，因为柴薪缺乏，就砍下淇园的竹子用来作堵塞决口用的榦桩。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皓皓旰旰：水势汪洋恣肆的样子。】 兮閭殫为河！殫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啗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汤汤：水大流急貌。】 兮激滂潏【潏潏：水流徐行貌。】，北渡污兮浚流难。攀【攀：拔取。】 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赭林竹兮榦石灾，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轺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天子已经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悼念堵塞决口的事没有成功，于是作歌吟唱道：“瓠子决口啊，有何办法啊？水势汪洋浩大，州闾都成了河！都成河了啊，大地不得安宁，人们无休止地挖土堵塞决口，可是眼看山都被挖平了。决口仍然没有被堵住，流入钜野湖的水仍然泛滥不止，鱼儿遍地都是啊，水已迫近天边。黄河正道废弛，离开了正常的水流，蛟龙因而驰骋啊，正打算远游。但愿神灵光大，使黄河回归原来的河道吧，我若不来巡行封禅啊，如何能知道外边有这样大的水灾！替我告诉河伯啊，为什么这样狠心，泛滥不停止啊，使我们发愁！像啮桑这类的城邑都漂起来了啊，淮水、泗水都满了，黄河长久不回正道啊，但愿水流变缓慢。”又有一首歌说：“黄河浩浩荡荡啊，激起滚滚波涛，北渡迂远啊，流急难疏浚。人们用草埽来堵塞决口，又把美玉沉入河中来祭祀河伯，河伯即使答应了，然而柴薪却不够用。柴薪不够用啊，这全是卫地人的罪过，因为他们把柴薪都烧光了，田野呈现一片凄凉，用什么方法来防御水灾！只好把淇园的竹子砍掉，用来打桩立石来填塞决口，宣房堵塞成功啊，这样众福都来了。”就这样，终于堵塞了瓠子口，并在当地修筑了一座宫殿，名叫宣房宫。又修了二条大水渠引导黄河向北流，恢复大禹时的水道，梁、楚地区又重新得到安宁，没有水灾了。

从这以后，负责河渠事宜的官员争相谈论水利的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之水和川谷的水用来灌溉田地；关中地区的辅渠、灵轺渠引川中诸水；汝南、九江两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的水；泰山脚下引汶水：都开凿渠道用来灌溉一万多顷的田地。其他小的水渠以及劈山凿通的水道，不可尽数。但最著名的工程还是在宣房治河的工程。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太史公说：我曾南游登上庐山，察看大禹疏导的九江，又到了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山，眺望五湖；向东行察看了洛汭、大邳，迎着黄河向上，走过淮、泗、济、漯、洛诸条河渠；西行瞻望了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游行，自龙门到达朔方。深切感触：厉害呀，水既能使人获得利益，又能使人受到损害！我随从天子出行，也曾背柴薪堵塞宣房决口，感伤天子所作的《瓠子》歌，因此写下了《河渠书》。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平准书》所述的是汉代平准政策产生的由来，实际上系统介绍了汉武帝以前的富国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其主要措施是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探索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汉兴，接秦之坏，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钧驷：毛色一样的驾车的四匹马。钧，同“均”。】，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齐民：指平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余业：指剩余的商品。】以稽【稽：囤积。】市物，物踊腾糴，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汉朝建立之初，继承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衰弊的局面，壮年男子参军打仗，老弱也被征去运输粮饷，要解决的事情很多而又财政匮乏，就是皇帝都不能具备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将军、宰相有的还要乘坐牛拉的车，老百姓家中没有剩余的粮食。当时由于秦朝所铸的钱币太重了，不方便流通使用，所以下令百姓新铸榆荚钱，又规定一方寸黄金的重量为一斤，废除或简省秦朝的一些苛刻的法令和禁条。但是那些不守法令、唯利是图的人，却囤积居奇造成物价粮价飞涨，一

石米卖到了一万钱，一匹马的价值是一百金。

平定天下以后，高祖就下达了命令，不允许商人穿丝织的衣服、乘坐马车，并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遭受经济上的困顿和人格上的羞辱。孝惠帝、高后执政时期，因为天下刚刚安定，于是放松了抑制商人的法令，而仍然不允许商人的子孙在官府担任吏员，更谈不上做官。国家衡量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其他用度，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商业征收来的租税的收入，加上从皇帝到大大小小的有封号的贵族这些人的收取赋税的私邑所带来的收入，都各自作为他们私家的供养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至孝文时，荚jiǎ 钱【荚钱：一种形似榆荚的小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给食：供养。】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廩庾：廩是米仓，庾是露天积谷处。】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pìn【字牝：指年轻的母马。字，通“牝”，雌性牲畜。】者槟【槟：通“摈”，排斥。】而不得聚会。守閭閻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僭：超出等级名分。】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到孝文帝时，私人铸造的榆莢钱越来越多了，但是因分量很轻，所以改铸四铢钱，上面标着“半两”的字样。但又同时下令百姓仍然可以随意自由造钱。因此，吴国不过只是一个诸侯国，因为封国内有铜山可以采矿铸钱，所以富得可以和皇帝相比，结果最终凭仗富有造反了。邓通，不过是一个大夫，也凭借铸铜钱使其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因为吴国邓通所铸的钱遍及全国，所以导致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产生。

匈奴屡次侵犯掠夺北部边境地区，汉朝在边境驻扎了很多戍边的士兵，而边境囤积的粮食不足。于是，朝廷招募百姓，凡能给边境驻军捐献或运输粮食到边境的人都授予爵位，最高的能达到大庶长爵位。

孝景皇帝在位期间，上郡以西的地区发生了旱灾，朝廷又重新修订了出卖爵位的法令，降低爵位的价格用以吸引人们购买；犯罪的囚犯和在监外劳作的人，可以通过向官府交纳粮食来免除惩处。又增设苑囿用于养马，以便准备战争需用，同时，皇帝的宫室、各种宫观建筑、车马等也日益增多了。

到了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以后，在汉朝建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战事发生，除非遇到水灾和旱灾，天下百姓家家丰衣足食，国都和边境的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少府仓库里还有多余的大量货财。京城里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年年堆积，粮库已经装满，有的粮食只得露天堆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大街小巷的普通百姓家中都养有马匹，田野间牛马成群，以致用母马驾车的人被排斥，不允许参加聚会。看守里门的人都吃细粮和肉食。做官的人安守其位，在其任职期间儿孙都长

大成人，有的官吏因为久居其职，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称号了。因此，人们都非常自爱，惧怕触犯法律，崇尚礼仪，而鄙弃和排斥那些耻辱的勾当。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裕，因此那些人倚仗钱财骄奢放纵，驭使他人，有的甚至大肆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倚仗势力横行乡里。皇帝宗亲以及享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争相攀比骄奢，房室、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超过了自身的等级，没有限度。事物在兴盛之后就会转向衰败，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呀。

陈仁锡：「罪者国之公法，非可赎也，而赎之爵者国之公器，非可卖也，而卖之，于以见用兵烦费，患为刚口哉！牛运震曰：卖爵开，则功利之徒，得以滥进，峻法用则聚敛之令得以必行。故篇中于二事，往往及之。而武功爵见知法连为一段，正以著乱政坏法之端也。」王夫之：「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赍：行人自带衣粮。】，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坏【抗坏：玩弄作弊。抗，同“玩”。】以巧法，财赂衰耗【耗：通“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

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复：免除徭役。】，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从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人招徕东瓠族内迁，向南越和闽越发动了战事，使江、淮一带受到骚扰，百姓烦劳，耗费巨大，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凿山开路一千多里，扩大了巴蜀地区的疆域，巴蜀地区的百姓因此疲惫不堪。彭吴灭掉了秽貊、朝鲜，设置了沧海郡，使得燕齐一带普遍骚动起来。到王恢在马邑设下计谋，袭击匈奴，匈奴断绝和亲，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祸连连，局势不得缓解，天下的百姓都因此被加重了劳役，叫苦不迭，但是战事却在一天一天地扩大。出征的士卒要自带衣服和粮食，留守在后方的人则要负责继续运送，中原内外骚动，都在为战争忙碌，百姓贫穷疲弊只能玩弄手段逃避法令，国家的钱财货物被大量地消耗以致不能满足供应。这样，于是推行了向官府交纳物资的人可以充补官额、出具钱财就可以免去刑罚的法令，选拔用人的制度逐渐被破坏了，廉洁和耻辱的观念被混淆，有武力却强暴的人被举荐任用，法令严格而完备。倡导谋利的朝臣从此产生。

这以后，汉朝将领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关攻击匈奴，直到车骑将军卫青时，才收复了被匈奴强占的河南地区，建筑了朔方郡城。在这个时候，汉朝正在开辟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数万人，从千里以外肩扛担挑地运送粮食，这种运粮方法的结果多是出发时的十多钟粮食到了运到时只剩下一石了，无奈只好散发钱币在邛笮一带收购粮食。几年之后，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还是没有开通，那里的蛮夷部族却趁机屡次进攻，当地官府发兵诛杀他们。即使拿出全部巴蜀地区的租赋收入也不够用来支付这些费用，于是不得不招集豪民来南夷屯田耕种，将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官府，而从内地的京都内府领取粮款。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徒奴的劳务费用和南夷的相仿。又发

动十多万人修筑城池，保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都十分遥远，从太行山以东到关中地区的百姓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了数十至数百亿的巨资，国库日益空虚。于是，又向百姓招募：能献出奴婢的可以免除徭役，已经是郎官又献出了奴婢的可以提高品级，以及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的规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首虏：敌人首级和俘虏的合称。】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蹠【蹠：同“滞”。】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官首：是武功爵中第五等爵名。】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千夫：武功爵中第七等爵名。】如五大夫【五大夫：二十爵中第九等爵名。】；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废格：停止，搁置。】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其明年，骠骑【骠骑：指骠骑将军霍去病。】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

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这以后四年，汉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和十几万士兵，攻击匈奴右贤王，歼灭及俘虏敌人一万五千多人。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再次出击匈奴，歼灭及俘虏敌人一万九千多人，朝廷赏给捕获俘虏和斩杀敌首的士兵黄金共计二十多万斤，投降的几万名匈奴人也得到优厚的赏赐，这些人的衣食全依靠朝廷供应；汉朝损失的十几万的士兵、战马，以及武器装备和供应粮食的耗费还没有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报告，倾尽国库中已有的钱财以及赋税收入，都不足以供应士兵的需要。主管官员建议说：“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各不相同但是都能治理好天下，大禹、商汤的治国主张和方法不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是建立的功德却是一样的。北方边境至今没有安定，我很伤痛这件事。以前，大将军攻打匈奴，消灭俘获敌人一万九千人，军队屯驻边境，却没有粮食吃。你们商议一下，命令百姓可以出粮买爵位和交纳赎金免除囚禁及减轻处罚’。我们商议的结果是请允许设置一种赏官，称作‘武功爵’。分十一级，第一级的起点是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是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以上的人可以试用作候补官吏，官职有空缺时优先授用；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过去二十级爵位制度的‘五大夫’；可以免徭役，补吏不必经过试用，犯了罪可以减二等；贫民百姓购买爵位最高可买到第八级‘乐卿’：用这种方式来显扬从军立功的人。”而实际上许多军功爵大多都是越级授予爵位了，大的封侯或授职卿大夫，小的当了郎官或其他官吏。这样一来，任用官吏的途径多而且杂了，官职冗乱，形同虚设了。

自从公孙弘宣扬《春秋》的义理，作为约束臣民行为的准则，被任命为丞相，张汤担任廷尉使用严刑酷法，于是产生了“见知不举报”的法律，而以“违抗天子命令”、“沮败诽谤朝廷”等罪名大兴牢狱，广为株连。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阴谋造反败露了，执法官员们寻找各种名目审理与此案有关的人，将其党羽一网打尽，牵连

被杀的达到了数万人，从此官吏执法更加惨酷急迫，法令也更加明细严明了。

正当这个时候，朝廷招揽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被升任为公卿大夫。公孙弘作为汉朝丞相，盖的是粗布被子，吃的是简单的饭食，想以此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并没有扭转世俗奢侈的风气，从此渐渐地致力于追求功利了。

第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杀敌四万。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发动二万辆车去迎接他们。这些人到达长安之后，普遍地受到奖赏，连同有功的将士也受到了赏赐。这一年，耗资达到了一百多亿。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係欲省底柱【底柱：即砥柱。底，通“砥”。】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卒牵掌者：士兵中掌管马匹的人。】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驲，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蹶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废居居邑：囤货奇居的意思。废居，《集解》引徐广语说：“贮畜之名也，有所废，有所畜，言其乘时射利也。居邑，《集解》引如淳语说：“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也”。】，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

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镞，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当初，在十几年前，黄河在观县决口，梁、楚一带已经屡次遭受灾害，沿河一带郡县修堤坝堵塞决口，动辄修好就又被冲毁了，耗费钱财之多已无法计算。这以后，番係计划省却漕运路线中经过三门峡砥柱的那段，开凿渠道，引汾水和黄河水灌溉土地，从事这项工程的劳动力达数万；郑当时也认为经由渭水运粮，道路迂回绕远，建议开凿一条从长安到华阴的直渠，有数万人参与施工；朔方也在开凿水渠，动用劳工的有数万人。这些工程已经耗时两三年了，还没有完工，各项工程耗费达到十几亿了。

天子为了讨伐匈奴，大力提倡养马，在长安饲养的马就有几万匹，致使从关中地区抽调管理马匹的士卒不足，就征调附近郡县的百姓。同时，归降的匈奴人都由朝廷供给衣食，朝廷无力负担，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解下乘舆上的马匹，从私人内库中拿出钱财供养他们。

第二年，崤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百姓大多陷于贫困、饥饿之中，于是天子派遣使者，将郡国的粮食储备全部用来赈济百姓，还是不够用，又从豪门富户人家征调粮食，借给灾民。这样还是不能解救全部灾民，于是将灾民迁移到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居住，或者充实到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约七十多万人口，他们的衣服食物都依靠朝廷供给。在几年的时间里，朝廷借给他们土地、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派出使者分区编组管理他们，官吏们一批接着一批，来往不

绝。为此耗费了数以亿计的资财，不可胜数。

但是，富商大贾有的趁机囤积垄断财货，奴役穷苦百姓，用于买进卖出转运货物的车子有几百辆之多，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债收息，即使是受皇帝封赏的诸侯也要俯首贴耳，仰仗他们的资助。他们冶铜铸钱、烧水煮盐，家财累积到万金，但是不肯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危机，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于是天子与公卿们商议，决定改用新钱重造货币来满足需用，同时打击从事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的人。这个时候，皇上游猎的上林苑中有白鹿，而且供应皇上日用的少府有许多银锡。自从孝文帝另铸四铢钱以来，已有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以来，因为财用不敷，朝廷往往在产铜多的矿山附近冶铜造钱，百姓也乘机私自造钱，造钱的数目很大，多得无法计算。铸钱越多，钱的分量越轻，货物越少价格就越贵。主管官员建议说：“古代有皮币，在诸侯献给皇帝贡礼时使用。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白银是中等，红铜是下等。如今半两钱的法定重量是四铢，有些奸商却暗中打磨钱背，从中取得铜屑再行造钱，这样，钱币的分量就越来越轻，厚度越来越薄，东西越来越贵了。并且到较远的地方使用铜币非常麻烦，很不方便。”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规定在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送贡礼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皮币垫在贡献的玉璧上，礼仪才得以举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差小：略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橢【橢：同“橢”。】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

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利事：财利之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买复：以钱物买得免除役赋的权利。】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適：通“谪”，贬谪。】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又把银锡合在一起冶铸成“白金”。当时的人们认为天上飞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龙，地上跑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马，人间使用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龟，因此铸造的三个等级的白金币：第一等重八两，呈圆形，上面的花纹是龙，名叫“白选”，价值是三千钱；第二等重量稍轻，呈方形，上面的花纹是马，价值是五百钱；第三等重量又小了一些，呈椭圆形，上面的花纹是龟，价值是三百钱。下令官府销毁以前使用的半两钱，重新铸成三铢钱，钱上的铭文与其实际重量一致。规定私自偷造各种钱币的都要判处死罪，而实际上官吏和百姓中偷铸白金的人仍是不可胜数。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做大农丞，管理盐铁方面的事务；桑弘羊因为善于计划管理，被任命为侍中。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最大的炼铁商人，他们都因为善于经营生财，财富积累达到了千金，所以郑当时才向皇上推荐了他们。桑弘羊，是一个雒阳商人的儿子，因为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做了侍中。所以这三个人在讨论谋利方面的事精细入微，已经达到了把一根毫毛分解成两半的地步了。

法令已经日趋严密，官吏中许多人因此被免职。大动干戈的战事屡次发生，很多百姓为了免除劳役纷纷出钱买爵到了五大夫的等级，

能征调的士卒越来越少了。于是朝廷授用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不愿意为吏的可以交纳马匹顶替；命令被贬谪的故吏在上林苑里伐木除草，开挖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队人马出击匈奴，捕获、杀死敌人八九万，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汉朝军队死于战场的马匹多达十几万匹，运输粮食、战车及盔甲的费用还不算在其内。当时朝廷财物匮乏，军中的将士常常领不到俸禄。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铍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浮食：指商人。】奇民【奇民：指诸侯。】欲擅筦【擅筦：指独自占有。】山海之货，以致富羨【富羨：富而有余。】，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鉋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南亩：泛指农田。】，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轺车：古代一种轻便的马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未作赏贷【赏贷：借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畀：给予。】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

童。”

主管货币的官员认为三铢钱分量轻，容易被伪造，于是请求准许各郡国改铸五铢钱，钱的四周外沿有一道加厚的钱郭，使人无法磨取铜屑而重新造钱了。

大农令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说：“山林海泽，是天地藏物的宝库，都应该属于少府管辖，供皇室支用，因为皇上不占为私有，才把它归于大农，作为税赋的补充。希望招募百姓自备经费，借用官府的器具煮盐，由官府提供铁锅并付给煮盐的工价。一些不劳而获的商人和诸侯，企图擅自垄断山海资源，以求取财富，并役使、利用平民百姓谋利。他们一定会有阻止官营盐铁的议论，多得听都听不过来。建议将那些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用于煮盐的人，钳住其左脚趾，没收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出产铁的各郡城，要设置小铁官炼制废铁，归所在的县管辖。”朝廷派遣孔仅、东郭咸阳乘着驿车，巡视全国的盐铁产地，设置官府，任用那些过去的盐铁富商为官。选官的途径更加杂乱了，不再经过选拔，商人做官的多起来了。

商人趁着变更币制之机，囤积了许多货物用以追逐暴利。于是公卿建议说：“郡国经常遭受灾害，贫苦百姓中没有产业的人，招募他们迁移到地多而富饶的地方去生活。皇帝为此降低了膳食标准，节省开支，拿出少府的积蓄来赈济天下百姓，放宽借贷的利率和赋税等级，但是百姓仍然未能全都到农田里从事生产，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了。贫穷的人还是没有一点积蓄，全都仰仗朝廷的救济。早些时候，朝廷按辎车纳税，按商人所拥有的缗钱征收不同比例的赋税，请允许继续征收。凡是市内坐贾、往来贩运的行商、高利贷者、囤积各种货物待时而卖者，即使没有在市场上登记入册，也必须估计各自所拥有的财物，向官府申报，一律按两千缗钱征收一算（一百二十文）的比例交税。经营各种手工行业要交纳租税，从事铸造业的，一律按四千缗钱征收一算的比例交税。不能享受官吏待遇的三老、北方边境骑士，一辆辎车征收一算；商人则是一辆辎车征收二算；船长五丈以上

的征收一算。隐匿瞒报或申报不详实的，一经发现，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所有资产。有能告发的人，以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进行奖励。商人在市场登记注册的和他的家人亲属，都不允许占有田产，以便有利于农民。有敢违反‘算缗令’的，就没收他的田产和童仆。”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输委：缴纳钱物给官府。】，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贍。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风：教化。】百姓。

天子又想起了以前卜式的建议，召来卜式，让他担任中郎，封为左庶长，赏赐良田十顷，并布告天下，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事。

卜式是河南人，原以种田、放牧为业。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兄弟。等到弟弟长大成人后，卜式与弟弟分了家，只要了养着的

一百多头羊，剩下的田地、房屋、财物等全部给了弟弟。卜式到山里放了十几年的羊，羊群繁殖到了一千多头，又置买了田地、房屋。但是他的弟弟把家产全都败光了，卜式就又把田产分给了弟弟一些。如此有很多次了。这时候朝廷正屡次派兵出击匈奴，卜式上书给天子，愿意拿出一半家产给国家用于支助边事。天子派使者问卜式：“你是想要当官吗？”卜式回答说：“我从小牧羊，不熟悉做官，所以不愿意做官。”使者又问：“是你家中有冤案，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别人没有发生过纠纷争斗。与我同乡的人，谁贫穷我就借钱物给他，有恶习的人我就教导他学好，我的邻居们都愿意听从我的话，我有什么理由受人冤屈呢！所以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使者又问：“既然如此这样，您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卜式说：“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像这样做了才能消灭匈奴。”使者回去后把卜式的话详细地报告给了天子。天子又把此事告诉给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不守本分、越轨办事的人，不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而扰乱了正常的法度，希望陛下不要再去理会他。”于是过了很久皇上都没有给卜式答复，几年以后，就让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地、放牧牛羊。过了一年多，赶上军队屡次出征，浑邪王等匈奴人来归投降，国家耗费巨大，仓库的储蓄都用完了。第二年，受灾的大批贫民迁移，生活全靠朝廷供给，供给不可能得到全部。卜式拿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用来供给迁移的贫民。河南太守向朝廷上报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天子看到了卜式的名字，记起了他，说“这个人就是从前将一半家产捐献出来资助边防的人”，决定给予嘉许，赏赐卜式四百人戍边的费用钱（即十二万钱）。卜式又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个时候，有钱的人都争相隐瞒藏匿财产，只有卜式积极捐献钱财资助国家。天子终于认为卜式真正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对他大加尊崇和表彰，用以教化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赆【赆：草鞋。】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

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缙氏令试之，缙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当初，卜式不愿意做郎官。皇上说：“我上林苑养了羊，想让你去放牧它们。”卜式这才接受了官职，穿着麻布衣和草鞋去放羊。过了一年多，羊都长得很肥壮，并且繁殖了很多。皇上从这里路过，看见了羊群，就夸奖了他。卜式说：“不单是牧羊，治理百姓与放羊是同一个道理。让它们按时起居，按时休息；出现不好的就立即清除，不要让它败坏了一大群。”皇上认为卜式是奇人，任命他为缙氏县令借以考验他，由于苛扰较少，结果缙氏县的人反映很好。又转任成皋县县令，办理那里的水运的政绩又被评为第一。皇上认为卜式朴实忠厚，就任命他做了齐王的太傅。

而孔仅由于各地推行铁器官营，三年之中升为大农令，位列九卿。而桑弘羊当上了大农丞，主管各种计量、统计的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制度用来流通货物。

这时期开始允许已试为吏的人可以通过献粟补授实官，能够补授的官职是从郎官到六百石的官职。

自从开始铸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官吏百姓因私造金钱而获死罪的就有数十万人。没有被官府发觉的盗铸者相互拼杀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经过交赎金赦免自首的罪犯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己出来自首的还达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天下的人大体上都在无忧无虑地私铸金钱。犯罪的人太多，官吏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光，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批巡行各郡国，检举揭发那些兼并土地、营私牟利的太守、国相等非法得利的人。而此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受宠信，职掌大权，减宣、社周等人任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因为执法严酷而位列九卿，在这种局面下，专门纠察办案的“直指”官夏兰这类人就产生了。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腹诽：在心中诽谤。】，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缙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缙钱纵矣。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

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大农官颜异在此期间被诛杀。起初，颜异是济南的一个亭长，因为廉洁正直，慢慢升迁到九卿的地位。皇帝和张汤已经制造出白鹿皮币，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现在诸侯王朝见天子进献的是苍色玉璧，价值只不过数千钱，而作为衬垫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这是本末不相当。”天子听了之后不高兴。张汤和颜异平素有隙，恰好遇上有人由于其他问题告发颜异，案子交给张汤审理。颜异曾与客人闲谈，客人说新颁布的诏令中有些不合适的地方，颜异没有回答，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客人以为他不认可自己的看法，反唇相讥了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便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发现法令有不妥之处，不向朝廷进言，却在心里诽谤非难，其罪当诛。从此以后，便有了可以比照执行的“腹诽”的刑法条文。而公卿大夫们多阿谀奉承、谄媚逢迎取悦于人以保全自己。

天子已经颁布缙钱令并且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但百姓终究还是不肯拿出钱财资助朝廷，于是，所谓的告缙案，即告发商人隐瞒财产开始盛行。

很多郡国大多数不依据法令铸钱，在铸钱时掺假，使钱币的分量轻于法定的分量，公卿请求下令京都铸造钟官赤侧钱，一枚赤侧钱相当于旧有钱币五枚，向官府交纳赋税不允许使用除赤侧钱以外的其他钱币。从此白金的价格就降低了，而百姓仍然不重视使用，即使政府下令强行禁止了，也不见成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白金才终于废除不再通行。

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一年，张汤死了，而老百姓对他毫无思念之情。

这以后两年，赤侧钱也不值钱了，百姓千方百计地把它花出去，这对国家很不利，又被废弃了。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得铸造钱币，

命令上林苑所属的三官专门负责铸造钱币，等到钱已经造得很多了，就颁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不允许非三官所铸造的钱流通，把那些先前郡国所铸造的钱币全部销毁，所得的铜上交给上林苑的三官。百姓中铸钱的事越来越少了，因为铸钱所获的利益不足以弥补所花费的费用，只有真正善于铸钱的工匠和大奸商才能私下铸造这种钱币。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缙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缙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偷：苟且。】甘食好衣，不事蓄【蓄：同“蓄”，积蓄。】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缙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缙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缙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比没入田：整治没收入官的耕地。比，同“庀”，治理。】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余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卜式做了齐王的太傅后，杨可主持的告缙案颁行于天下，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遭到了告发。杜周负责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的。于是又派遣御史、廷尉正、廷尉监分批去各地，专门办理

各地隐瞒财产的缙钱案，获得从民间没收的钱财物资要以亿来计算，获得的奴婢要用千万来计算，大的县城没收的田地有几百顷，较小的县也达到了一百多顷，房产也是如此。因此，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全部破产了，老百姓都开始满足于华服和美食的追求和享乐，没有人再从事那些能够获得积蓄的产业了，而政府因为有盐铁官营和算缙钱的收入，国库越来越富足了。

把关中的地域扩大，设置了京都左右辅都尉。

当时，大农主管的盐铁官分布很多，因而设置了水衡都尉，靠它来主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主持的告缙钱事件发生后，上林苑的财物太多了，于是下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既然已经装满了财物，就要扩大规模。这时候南越打算用船与汉朝进行交锋，为此扩大修建昆明池，周围沿池修建了一排排台观。又制造楼船，高达十多丈，船上树立各种旗帜，十分壮观。天子受到感染，修建了柏梁台，高几十丈。修建的宫殿房室，从此开始日渐华丽。

朝廷又把征来的缙钱分给各个官署，而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等各府都设置了农官，经常让他们就地在各郡县整治没收来的土地。没收来的奴婢，则分派到皇家各园囿中去喂养狗、马及禽兽，还有的分给各官署使用。各种官署机构日益混乱增多，下属的罪徒奴婢众多，而每年经由黄河水运来的粮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还需要各官署自己去采购粮食才能满足需要。

所忠上书建议说：“在世家和官僚子弟与富人之中，有的斗鸡、赛狗、赛马，有的打猎、赌博，扰乱百姓的生活。”于是惩罚触犯这方面法令的人，下令他们互相检举，牵连供出的人数达几千人，罪名被定为“株送徒”。他们本应受徒刑，但是捐献了钱财的人就可以允许补做郎官，所以郎官的选拔就衰败了。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冠盖相属：官员的官帽服饰与车盖相连属，形容官员来往频繁。】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行：行在，天子车驾。】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充仞：充满。】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豫：同“预”。预先。】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馆，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牝马【牝马：母马。】，岁课息。

这时候崤山以东地区遭受黄河水害，一连好几年都没有收成，饥荒导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这种情形在纵横一二千里范围内都有发生。天子很怜惜他们，下达诏令说：“江南一带火烧野草种田，水灌田地耕作，准许饥民到江淮一带就地取食谋生，想留在那里的人，可以在那里定居。”并派遣使者往来护送迁徙的饥民，运来巴蜀的粮食用以赈济他们。

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视各个郡国。东行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

预料到天子会突然到来，来不及办好接待事务，于是畏罪自杀了。西行越过陇山，陇西太守因为天子来得突然，仓促之间来不及供应天子随从官员的伙食，陇西太守也自杀了。于是天子北出萧关，跟随的随从有几万骑兵，在新秦中射猎，以此检阅边防军队，之后回到长安。新秦中的一些地段千里之内没有设防御工事，因此把北地太守以下官吏全部杀了，而且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地带放牧牲畜，政府提供母马，三年以后归还，十匹母马收取一匹马驹的利息，因此废除了告缇令充实了新秦中地区。

天子获得宝鼎之后，设立了后土祠、太一祠，公卿们商议封禅的事，因而天下各郡国都在预先修桥铺路，修缮原有的宫殿，那些天子要路过的县，都在准备官库，加紧贮藏官府需用的物资，设置供应天子使用的器具，盼望和等候着天子驾临。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为虐。皇上因为崤山以东地区受灾而收成不好，就赦免了天下的囚犯，凭借二十多万南方楼船军队攻打南越，又从三河发动几万骑兵向西攻打西羌，又派出数万人渡过黄河修建令居城。这一年又开始设置张掖郡和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立田官，在这里戍守负责侦察警戒的斥塞卒六十万人一边驻守，一边种田。中原地区则修筑道路用来运输军需粮饷，运输路程远的有三千里，近的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供给。边境武器装备缺乏，就发动武库工官打造兵器用来满足那里的需要。战车和骑兵用的马缺乏，国家钱少，买马困难，于是发布命令，规定从封君以下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缴纳不同数量的母马到各地的乡亭去饲养，使每个乡亭都畜养母马，每年都要考察母马繁育、生息的情况。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

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酎：重酿酒，即淳酒。这里指汉代尝酎之礼。】，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贾：价格。】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齐王的相国卜式给天子上奏说：“我听说天子有忧虑就是臣子的耻辱。如今南越反叛，我希望我们父子和齐地熟习驾船的人去战场上与南越决一死战。”天子下诏令说：“卜式虽然是一个从事农牧的人，不用此谋私利，有剩余的钱财就献出来帮助国家。现在天下不幸有危急的事发生，而卜式自告奋勇，父子自愿去决一死战，虽然没有参加战斗，心中的忠诚已经表现出来了。因此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六十斤，农田十顷。”此事布告全国，但国内没有人响应。诸侯多得要数以百计，没有一人要求参军攻打西羌、南越。等到九月朝廷祭祀宗庙、诸侯按封地人口献金助祭时，少府检查诸侯进献的金子的成色，列侯由于进献的金子的分量不足而被剥夺爵位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

卜式在任职期间，发现郡国多数人不赞同国家经营盐铁，铁器的质量不好，而且价格很高，有的甚至强制命令百姓购买。因为船有算赋，用船运货的商人很少，物价昂贵，于是通过孔仅上书反映船征收算赋的事。天子因此对卜式很不满意。

汉朝连续三年出兵，终于镇压了西羌，灭亡了南越，从番禺以西到蜀地南部一带初步设置了十七个新郡，并且按照那里原有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到汉中以南的各郡，各自根据地理位置，就近承担与其毗邻的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钱物，以及驿传车马用具和被物器具等。而新郡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政府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反叛，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动用了一万多人，耗费都依靠大农供给。大农根据均输法调整盐铁收入补贴赋税收入，所以还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各县，只能根据需要使供给达到不缺少程度罢了，再也谈不上说是按照常规税法办事了。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贬秩：降级。秩，官吏的职位和品级。】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僦费：指运输费用。】，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缇。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亨：同“烹”。一种酷刑，在鼎中把人煮死。】弘羊，天乃雨。”

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前110年），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主管大农事务，完全取代孔仅管理天下盐铁。桑弘羊认为：由于诸多官府各自买卖，互相竞争，抢购囤积，所以物价涨落很快，导致有些地方用于缴纳赋税的实物还不够用来支付运输的费用，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丞官数十人，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大多数县往往又各自设置了均输官和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的地方官，用当地所出产丰饶的土特产品折抵所要征收的赋税，而这些土特产品的价格要像商人那样按贵时的价格，而由政府互相补充转运。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统一管理由各地运来京城的物资。召集工官制造车辆和运输器具，所需费用都由大农供给。大农所属的各官署完全掌握了天下的主要物资，在价格高时卖出，在价格低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就无法从中牟取暴利了，这样就促使很多人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而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就不会忽涨忽跌了。由于抑制了天下物价，所以称之为“平准”。天子认为这很有道理，准许推行“平准法”。于是天子巡视天下，向北到了朔方，向东到了泰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方边境以后才回到京城。所过之处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币、黄金的数目要以亿来计算，这些全部由大农供给。

桑弘羊又奏请允许吏可以通过捐献粮食补官，而犯了罪的人可以交纳粮食赎罪。下令百姓可以通过把粮食缴纳给甘泉宫，按照缴纳的等级的不同免除赋税徭役，以致终身免除徭役，不再征收财产税，不再搞告缇运动。其他郡县的百姓各自运粮到急需的地方，而各处的农官也纷纷送来粮食，崑山以东漕运来的粮食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一年当中，太仓、甘泉宫的粮仓就堆满了。边境有了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按均输法折为五百万匹帛。不向老百姓增加赋税，而天下就富饶起来了。于是赏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和二百斤黄金。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子下令官员求雨，卜式建议说：“国家官吏应当靠租赋税收来维持开销，而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在集市里做生意，买卖货物谋求利润。只要把桑弘羊煮杀了，天就会下雨。”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高辛氏：即帝喾，五帝之一，尧的父亲。】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缁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徼：同“邀”，取得。】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溢：通“镒”。二十两为一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互相贸易的道路沟通以后，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等各种货币产生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自高辛氏以前，由于年代太远，无法得到资料加以记述。所以《书》记载最早的是唐尧、虞舜时期的事，《诗》叙述殷、周时期的事，世道安定、国家太平就重视学校教育，推崇农业生产，而抑制商业活动，用礼义防止人们一心逐利；但如果世道变乱，国家不得安宁，情况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事物发展到兴盛的顶点以后就会走向衰败，衰败到最低限度就会转变，一个时期风气质朴，一个时期风气奢华，始终循环变化着。《禹贡》记载的九州，各自根据那里土地所适宜的出产、百姓收入的多少来确定要缴纳的贡赋。商汤和周武王承接了末世的凋敝局面，因而进行了变革，使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兢

兢兢业业，致力于使国家得治之道，但还是逐渐地显示出衰落微弱的局势。齐桓公采用管仲的策略，由国家平抑物价，开发山林和海泽的资源物产，因而变得国势富强，使得诸侯前来朝拜，凭借小小的齐国，却显赫地取得霸主的名声。魏国任用李悝，充分开发土地效力，使魏文侯成为强大的君主。从这以后，天下进入纷争的战国时期，互相争斗，崇尚阴谋武力而轻视仁义道德，认为要先考虑富有然后才能讲究谦让。所以百姓中富有的人累积了数以亿计的财产，而贫穷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大国和强国兼并了弱小的国家，迫使他们称臣服从，而弱小的诸侯国有的甚至断绝了祖宗的祭祀而亡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秦代，终于统一了天下。虞舜和夏朝以来的货币，金属分为三个等级，有黄金、白银、红铜；此外还有钱、布币、刀币、龟甲、贝壳。到了秦代，统一规定全国的货币分为两个等级，黄金以镒作为单位，是一等货币；铜钱上标记了“半两”的字样，铜钱的重量和铜钱上的标记相符，是二等货币。珠玉、龟贝、银锡之类的东西，只作为器物的装饰用品，或作为收藏品，不作为货币使用。尽管如此，各种货币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其价格起伏不定。那时对外征伐夷狄，国内兴建各种工程，天下的男人都努力耕作还不能满足粮食的供给，女人纺线织布还不能满足衣服的需求。古时候曾经竭尽天下的物资钱财来供奉统治者，但统治者还认为不够享用。没有别的原因，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互相影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季历：周文王之父。】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文：通“纹”。】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馀桥疑吾立。馀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作：创立。】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吴太伯和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周王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明，有个有圣德之名的儿子昌，太王想要立季历为王，将来再传位给姬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便去了荆蛮之地，在身上刺上花纹，剪短自己的头发，表示自己已经不能继承王位，以此来避让季历。季历果然被立为王，就是王季，后来姬昌成为文王。太

伯到了荆蛮之地，自称句吴。荆蛮之地的人认为他很仁义，所以有一千多家归附他，拥立他做了吴太伯。

苏辙：「季子事吴九十余年，观其挂剑于墓，不以死倍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盖其所以养之者至矣，虽禄之天下将不受，况吴乎？彼其所养者诚重也。」王世贞：「季札智人也，馀昧卒而犹让，彼见僚以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妒之资，未尝一日忘王位也。札欲以礼息争，而不能以义割恩，而不忍，故熟计而舍之，非得已也。」

太伯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他的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后，他的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后，他的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灭掉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周章。周章这时已经是吴国的君主了，于是周武王就正式将吴地封给他。又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室北边夏都的旧址，就是虞仲，位于诸侯的行列。

周章去世，他的儿子熊遂继位。熊遂去世，他的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他的儿子彊鸠夷继位。彊鸠夷去世，他的儿子馮桥疑吾继位。馮桥疑吾去世，他的儿子柯卢继位。柯卢去世，他的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他的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他的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他的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他的儿子转继位。转去世，他的儿子颇高继位。颇高去世，他的儿子句卑继位。这时候晋献公灭掉了周室北边的虞公，因为虞公借道给晋国，让晋军灭掉了虢国。句卑去世，他的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他的儿子寿梦继位。寿梦继位以后吴国开始强大，寿梦以王自称。

自从太伯创建吴国，传了五代时周武王灭掉殷商，封太伯的后代两个诸侯国：一个是虞国，在中原地区；一个是吴国，在蛮夷地区。传到十二代的时候，晋国将中原的虞国灭掉。中原的虞国被灭以

后又过了两代，蛮夷地区的吴国开始强盛。总之，从太伯到寿梦一共传了十九代。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楚共王：名审，楚庄王之子。】伐吴，至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奉邑：即俸邑，采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吴王寿梦二年（前584年），逃亡在外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楚国的将领子反而投奔了晋国，他从晋国出使到了吴国，教给吴国人用兵和驾战车的方法，又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主管接待国宾的行人官，吴国于是开始和中原各国交往。后来，吴国讨伐楚国。十六年，楚共王讨伐吴国，兵至衡山。

二十五年（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名叫诸樊，次子名叫馀祭，三子叫馀昧，四子名叫季札。季札贤能，

寿梦想立他为嗣子，但是季札谦逊不受，于是寿梦就立了长子诸樊为嗣，代理国家政务。

吴王诸樊元年（前560年），诸樊服丧期满后除去丧服，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推辞说：“曹宣公去世的时候，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新曹君曹成公、曹宣公的弟弟负刍杀太子夺位是不义的行为，准备拥立子臧为曹君，子臧却逃走了，好成全负刍，君子称赞子臧‘能够严守节操’。你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敢干涉你？做国君不符合我这种操行的人的意愿。我季札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我甘愿仿效子臧的节操。”吴国人坚决要立季札，于是季札离开了王室，像百姓一样耕地为业，吴国人只好放弃拥立他。秋季，吴国讨伐楚国，被楚军打败。四年（前557年），晋平公继位。

十三年（前548年），吴王诸樊去世，他留下遗言将王位传给弟弟馀祭，希望这样依次往下传，一定要将传王位给季札才算完结，好实现父王寿梦的心愿，他还称赞季札让位的节操，希望自己的兄弟都能这样将王位依次相传，以使君位逐渐传到季札手中。季札被封在延陵，所以号为延陵季子。

吴王馀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犯了罪，从齐国逃到吴国。吴王将朱方县封给庆封作为他的俸邑，将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让他比在齐国时更富有。

四年，吴使季札聘【聘：访问。】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卫康叔：姬姓，名封，周武王同母弟，卫国第一任国君。】、武公【武公：卫武公，姬姓，名和，卫釐侯之子，卫国第十一任国君。】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

可量也。”歌《豳bīn 》。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泂泂【泂泂：舒缓平和的样子。】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箛shuò 》《南箫》者，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箛》，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焘：覆盖。】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四年（前544年），吴王派季札出访鲁国，季札请求观赏鲁国保留的周室礼乐。鲁国的乐师为季札演唱《周南》《召南》。季札说：“歌曲真优美啊，起始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却唱出了百姓勤劳于王事而没有怨言的感情。”乐师又演唱了《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说：“歌曲真优美啊，曲调深沉，具有忧患意识又不使人困惑。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这大概就是《卫风》吧？”乐师又演唱了《王风》。季札说：“歌曲真优美啊，深思却没有惧意，这大概是周王室东迁之后的乐曲吧？”乐师又演唱了《郑风》。季札说：“这首曲子的情调过于细弱，反映了百姓不堪忍受烦琐的政令，这大概是郑国要灭亡的先兆吧？”乐师演唱了《齐风》。季札说道：“乐曲真美好啊，气势恢宏有

大国的风度。像那宽阔的东海一样，这大概是姜太公的遗风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啊。”乐师演唱了《豳风》。季札说：“歌曲真优美啊，气势宽宏浩荡，欢快而又不过度，这大概是反映周公东征的乐曲吧？”乐师演唱了《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华夏的声音。能够追慕华夏就会弘大，是弘大的极致，这大概是周王室旧地的乐曲吧？”乐师演唱了《魏风》。季札说：“乐曲真美好啊，乐声婉转悠扬，气势弘大宽广，节约而易行，再以德教为辅佐，可以做盟主了。”乐师演唱了《唐风》。季札说：“思虑深远啊，这有陶唐氏的遗风吧？不然，为何忧患意识如此沉重呢？如果不是具备盛德的先王之后，谁能如此！”乐师又演唱了《陈风》。季札说：“一个国家没有贤明的君主，还能长远吗？”接下来乐师演唱的是《邶风》，从这以下，季札就再没有给出评论。乐师演唱了《小雅》。季札说：“乐曲真优美啊，有忧患意识而没有二心，心存怨恨但是没有说出，这可能就是周德衰微的表现吧？但是还有些先王遗民风俗的留存啊。”乐师又演唱了《大雅》。季札说：“这首乐曲真是宽广弘大啊，融洽和乐，婉转柔缓而又有正直刚强之处，这反映的可能就是周文王的大德吧？”乐师又演唱了《颂》。季札说：“优美至极啊，曲调刚劲而不傲慢，婉转而不卑屈，紧密却不紧迫，舒缓但不散漫，节奏多变又不混乱，曲调反复而不厌烦，哀伤而不忧愁，欢快而不荒谬，广用智慧而不匮乏，宽宏而不张扬，施惠但不浪费，求取但不贪婪，乐停而余音仍在回荡，音变动而不随波逐流。五声和诣，八音协调，节奏遵循法度，旋律符合规则，与盛德之人一样。”季札又观赏了《象箛》《南箫》舞，然后说：“舞蹈真优美啊，但是还有少许遗憾之处。”季札又观赏了《大武》舞，说：“舞蹈真美妙啊，周朝的盛德大概就是如此吧？”他又观赏了《韶护》舞，说：“圣人那么伟大，还为自己的德行感到惭愧，可见成为圣人实在很难呀！”季札又观赏了《大夏》舞，说：“舞蹈真美妙啊，勤劳于民事而不居功自傲！除了大禹还有谁能做到？”他又观赏了《招箛》舞，说道：“美德修行至此可以说是极点了，真是太伟大了，就像上天一样没有覆盖不到的地方，就像大地一样没有承载不到之物，盛德已经达到极点，再无以复加了。观赏礼乐

心满意足了，即使有其他礼乐，我也不敢再要求观赏了。”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晏平仲：晏婴，字平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适卫。说蘧qú 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夫子：指孙林父。】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叔向：姓羊舌，名肸，晋国大夫。】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谿，楚师败走。

十七年，王馀祭卒，弟馀昧立。王馀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王馀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

季札离开鲁国，又出使到齐国。他劝晏平仲说：“您赶快交出封地和权力。没有了封地和政权，才能免除灾难。齐国的政权将要易手，在不能确定归入谁手之时，灾难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晏子通过陈桓子将自己的封地和权力都交了出去，所以他才在栾施、高强两大豪门的权力斗争中幸免于难。

季札离开齐国，出使到郑国。他见到子产，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荒淫奢侈，灾难即将到来，政权一定会落入您的手中。一旦您主政，要谨慎地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就会衰败。”季札离开郑国，前往卫国，他对蘧援、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道：“卫国有很多的君子，没有祸患。”

季札从卫国前往晋国，准备在宿地住下时听到了钟声，他说：“真奇怪啊！我听说，有辩才却不修德行，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孙林父得罪了君王还住在这里，害怕还来不及，怎么还在敲钟奏乐？孙林父住在这里，就好像燕子在幕布上筑巢一样非常危险。君王还没有安葬，可以敲钟奏乐吗？”于是离开这里，孙林父听到了季札的话，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听过奏乐。

季札前往晋国，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国政将要落到你们三家手中了吧！”他将要离开晋国，对叔向说道：“您一定要努力啊！晋国国君奢侈无度但是还有很多良臣，大夫们都很富有，政权将落到那三家手中。您为人正直，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免遭祸患。”

季札刚从吴国出来出使的时候，北上的途中曾经去拜访徐国的国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是口中没敢说出来。季札心里知道

了，但是因为出使中原各国要用到宝剑，所以就没有将宝剑献给徐君。返回时又到了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于是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后转身而去。随行的人说道：“徐君已经去世了，宝剑还给谁呢？”季札说道：“不对。当初我已经在心里想好了要将宝剑送给他，怎么能因他已经去世就违背我的心意呢！”

七年（前541年），楚国公子围杀死楚王夹敖自立为王，就是楚灵王。十年（前538年），楚灵王会盟诸侯攻打吴国的朱方县，想要杀掉齐国原来的相国庆封。吴国也出兵攻打楚国，攻取了楚国的三座城池后撤退。十一年（前537年），楚国出兵讨伐吴国，一直打到雩娄。十二年（前536年），楚国又一次讨伐吴国，在乾谿驻军，后来战败撤走。

十七年（前531年），吴王馀祭去世，他的弟弟馀昧继位。吴王馀昧二年（公元前529年），楚国公子弃疾杀死楚灵王，自立为楚王。

四年（前527年），吴王馀昧去世，想将王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推让并逃走。于是吴国人说：“先王有遗命，哥哥去世由弟弟继位，一定要将王位传给季子。季子如今逃走不接受王位，那么馀昧就是兄弟中最后一个继位的君王。如今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应当继立。”于是馀昧的儿子僚便被立为吴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王舟：吴国先王所乘之舟，名馀皇。】。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

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是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谒：请。】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铍：两刃剑。】。公子光详【详：通“佯”，假装。】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匈：同“胸”。】，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hé 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吴王僚二年（前525年），公子光讨伐楚国，打了败仗并丢失了先王的座船。他非常害怕，偷袭楚军，夺回先王的座船后回到吴国。

五年（前522年），楚国逃亡在外的大臣伍子胥来到吴国，公子光以宾客之礼节接待他。公子光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他一直认为：我的父辈兄弟四人，王位应当传给季子。季子既然不接受国家，我的父亲又是最先继位为王的。既然不传给季子，就应当由我继承王位。所以他在暗中招纳贤士，想要袭杀王僚。

八年（前519年），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战胜楚军，将楚国

前太子建的母亲从居巢接回吴国。随后乘胜北伐，打败陈国、蔡国的军队。九年（前518年），公子光讨伐楚国，攻占了居巢、钟离。起初，楚国边城上一位卑梁氏的少女和吴国边城的妇女因为采桑之事而发生争执，两位女子的家人都很气愤，互相攻击杀戮，两国边城的长官听说了这件事，因气愤而互相攻打，吴国的边城被灭掉。吴王知道以后勃然大怒，便出兵攻打楚国，占领了居巢、钟离这两座城邑后撤退。

伍子胥刚到吴国的时候，向吴王僚陈述进攻楚国的好处。公子光说道：“伍子胥的父亲兄长被楚王所害，他是想为自己报私仇而已。我没有看到攻打楚国对吴国有什么好处。”于是伍子胥看出公子光心怀异志，便找到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并引荐他见公子光。公子光很高兴，对伍子胥以礼相待。伍子胥退隐退到乡间耕作，等待专诸采取行动。

十二年（前515年）冬季，楚平王去世。十三年（前514年）春季，吴国想趁楚国国丧的机会攻打楚国，于是便派公子盖馀、烛庸率军围攻楚国的六、灊。又派季札前往晋国，观察诸侯国的反应。楚国发兵截断吴军后路，吴军无法撤军。于是吴国公子光说：“这个机会不可错过啊。”他对专诸说：“不动手什么都得不到！我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当继位，我要夺回王位。即便季子回来了，也不能废掉我。”专诸说：“可以杀掉王僚。现在在国内只有他的老母幼子，两公子率领军队攻打楚国，楚军已经截断了他们的后路。如今吴国在外正被楚军围困，在内又没有刚直忠正的臣子，没有谁能阻挡我们了。”公子光说道：“我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我们福祸与共。”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埋伏了士兵，邀请王僚前来饮酒。王僚让士兵排列在沿途的路旁，从王宫到公子光的家，外门、台阶、内门、座位，都有王僚的亲兵，各个人都手持利刃。公子光假装脚疼，躲进了地下室，命专诸将匕首藏在烤鱼的腹中，再将鱼送给王僚。专诸用手抽出匕首刺向王僚，尽管他被王僚的亲兵刺中了胸膛，

还是杀死了王僚。公子光最终自立为王，就是吴王阖庐。阖庐任命专诸的儿子做了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吴公子烛庸、盖馀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槩欲战，阖庐弗许。夫槩曰：“王已属【属：嘱托，托付。】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

【比：及，等到。】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楚昭王：名珍，楚平王之子。】亡出郢，奔郢。郢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郢公奔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讎。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槩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槩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槩。夫槩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为堂谿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季子回到吴国，说道：“只要对先王的祭祀没有废绝，人民不会没有君主，社稷的神得到供奉，那么他就是我的君王。我还敢责怪谁呢？我只有哀悼死去的，侍奉活着的，以等待天命的安排。祸乱并非由我而生，谁被立为君王我就顺从谁，这是先人的原则啊。”季子去了王僚的墓，报告自己出使晋国的经过，又哭祭一番，然后回到自己的岗位等待阖庐安排。被楚军包围的吴公子烛庸、盖馀两人，听说公子光杀了王僚自立为王，就率军投降了楚国，楚国将舒地封给他们。

吴王阖庐元年（前514年），提拔伍子胥担任行人官，和他谋划国家大事。楚国杀了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到了吴国，吴国任命他为大夫。

三年（前512年），吴王阖庐和伍子胥、伯嚭率军进攻楚国，攻克舒邑，杀死吴国的亡将烛庸、盖馀两公子。吴王想趁机攻入郢都，将军孙武说道：“现在百姓过于疲劳，不可进军，还是等待机会吧。”四年（前511年），讨伐楚国，攻占了六、灊两座城池。五年（前510年），讨伐越国，打败了越军。六年（前509年），楚国派子常率军攻打吴国。吴国出兵迎战，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后回国。

九年（前506年），吴王阖庐恭敬地问伍子胥、孙武道：“当初你们说郢都不可进入，如今如何？”两人回答道：“楚国将领子常贪婪，唐国、蔡国都很怨恨他。如果君王一定要大举攻打，那就一定要得到唐国、蔡国的援助才可以。”阖庐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出动吴国所有的军队，与唐国、蔡国的军队一起向西攻打楚国，到达汉水的边上。楚国也派出军队阻击吴军，两军隔着汉水列阵。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槩想要作战，阖庐不同意。夫槩说：“现在君王已经将军队交由我指挥，用兵以抓住战机为上策，不动手还等什么呢？”于是，夫槩率领他的部下五千人突袭楚军，楚军大败而逃。于是吴王纵兵追击。一直追到郢都，两军五次交战，楚军五次被打败。楚昭王逃离郢都，逃奔郢县。郢公的弟弟想要杀死昭王，昭王和郢公便逃到了随国。吴军

于是进入郢都。伍子胥、伯嚭用鞭子抽打楚平王的尸体以报其杀父之仇。

十年（前505年）春季，越王听说吴王阖庐在楚国的郢都，国内空虚，于是讨伐吴国。吴国派另外一支军队抗击越军。楚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派兵救援楚国，攻打吴军，吴军被打败。阖庐的弟弟夫槩见秦军、越军先后打败吴军，吴王还留在楚国不回吴国，便逃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庐知道以后，这才率军回国，攻打夫槩。夫槩战败后逃奔楚国。楚昭王这才得以在九月回到了郢都，将夫槩封在堂谿，称为堂谿氏。十一年（前504年），吴王阖庐派太子夫差讨伐楚国，攻取了番邑。楚国恐惧，就将国都从郢迁到了都。

十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槁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指：这里指“脚趾”。】，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大夫仲：即文种，春秋时期谋略家。】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缙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十五年（前500年），孔子在鲁定公与齐景公于夹谷相会时担任宾相。

十九年（前496年）夏季，吴国派兵攻打越国，越王句践在携李迎战吴军。越王派出敢死队向吴军挑战，敢死队排成三行冲向吴军，他们高声呼喊，最后全都自刎而死。吴军士兵争相观看，越军抓住这个机会，在姑苏打败了吴军，伤到了吴王阖庐的脚趾，吴军后退七里。后来吴王阖庐创伤发作而死，他遗命立太子夫差为王，对夫差说：“你能忘了句践杀死你父亲的事吗？”夫差回答道：“不敢！”三年以后，夫差报复了越国。

吴王夫差元年（前495年），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吴王坚持训练军队，始终以向越国报仇为志。二年（前494年），吴王夫差派出吴国所有的精兵攻打越国，在夫椒战胜越军，报了姑苏战败的仇。越王句践带领五千士兵退守会稽，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的太宰伯嚭向吴国求和，越国愿意整个国家都做吴国的奴仆。吴王夫差准备同意，伍子胥进谏说：“从前有过氏杀了斟灌后又去进攻斟寻，灭掉了夏的君王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缙当时有孕在身，逃到了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后来少康做了有仍的牧正官。有过氏又想杀掉少康，少康又逃到了有虞国。有虞氏念及夏的恩德，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又将他封在纶邑，辖有方圆十里的土地，拥有五百名部下。后来，少康招纳夏的遗民，整顿官制。又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对其进行引诱，终于灭掉了有过氏，再现了夏禹的功绩，祭祀时以夏祖配享上天，没有失去夏原有的河山。现在吴国不如有过氏强盛，但是句践的势力却比少康强大。如果现在不趁这个机会灭掉他，却要宽容他，这是为将来埋下祸患！况且句践这个人能够忍受艰辛苦难，如今不灭掉他，以后肯定会后悔。”吴王不肯听从，只听信太宰伯嚭的话，最终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与越国签订盟约后撤兵回国。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

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缙，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略地：开拓领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骆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

七年（前489年），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去世而大臣们争权，新立的国君幼小势弱，于是出兵北上征讨齐国。伍子胥劝谏他说：“越王句践吃饭时不会有第二道菜肴，穿的衣服不会有两种颜色，吊唁死去的人，慰问生病的人，他这是想使用他的民众。这个人不死，将来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如今越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君王不先除掉越国，反倒去讨伐齐国，不是很荒谬吗！”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于是北上进攻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军。到了缙邑，召见鲁哀公，要求鲁国以百牢之礼招待吴王夫差。季康子派子贡列举周礼劝说太宰伯嚭，吴国这才不再要求。吴王就此留下来略取齐国、鲁国两国南部的土地。九年（前487年），吴王又为了骆国征讨鲁国，抵达鲁国后，和鲁国订了盟约才撤兵而去。十年（前486年），趁势征讨齐国后班师回国。十一年（前485年），再次北上征讨齐国。

越王句践率领部下朝见吴王，奉上丰厚的礼物，吴王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忧心忡忡，他说道：“吴国这要是被丢弃了啊。”他劝谏吴王道：“越国近在腹心，现在我国在齐国大获成功，但是好像得到了一块石头田地，没什么用途。况且《盘庚之诰》中有‘对于悖逆的坏家伙一定要斩草除根，才有商朝的兴旺’的话。”吴王并不听从他的劝告，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大夫鲍氏，然后回国向吴王报告出使的情况。吴王听说他的做法后大怒，赐给伍子胥属镂宝剑命其自杀。伍子胥在死之前说道：“在我的墓上种上梓树，长大后让它可以做棺材。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城门之上，让我看着越国灭掉吴国。”

后来齐国的大夫鲍氏杀死齐悼公。吴王知道后，在军门外痛哭三天，便率军从海上进攻齐国。齐军打败吴军，吴王只好引败兵回国。

十三年（前483年），吴王征召鲁国、卫国的君王在橐皋会盟。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丙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晋定公：名午，晋顷公之子。】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罢：通“疲”。】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

刳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十四年（前482年）春季，吴王北上在黄池会盟诸侯，想要称霸中原从而保全周室。六月丙子日，越王句践攻打吴国。乙酉日，五千越军和吴军交战。丙戌日，越军俘获吴国的太子友。丁亥日，越军进入吴国境内。吴国人将战败的消息上报给吴王夫差，夫差不想让诸侯听说这个坏消息。但有人泄漏了消息，吴王大怒，在军营幕下杀了七个人。七月辛丑日，吴王和晋定公争夺盟主。吴王说道：“在周王室宗族当中，我祖先的辈份最长。”晋定公说：“姬姓诸侯当中，晋国从文公以来长期居于霸主之位。”晋国的赵鞅非常生气，要出兵讨伐吴国，这才让晋定公作了盟主。吴王和诸侯签订盟约以后，和晋定公告别，想要攻打宋国。太宰伯嚭说道：“即便打败了宋国，也无法将其占有。”吴王这才率领吴军回国。这时吴国太子被俘，国内空虚，吴王长年在外国征战，士兵都已疲惫不堪，于是便派使者带上重金去和越国讲和。

十五年（前481年），齐国田常杀死了齐简公。

十八年（前478年），越国更加强大。越王句践率领军队再次进攻吴国，在笠泽打败了吴军。楚国灭掉了陈国。

二十年（前476年），越王句践再次进攻吴国。二十一年（前475年），越军包围了吴国的都城。二十三年（前473年）十一月丁卯日，越军打败了吴军。越王句践想把吴王夫差流放到甬东，给他一百户民家的地域让他居住。吴王说：“我已经老了，不能再侍奉君王了。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伍子胥的话，让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于是自杀而死。越王灭掉吴国，诛杀了太宰伯嚭，越王认为他不忠于国家，然后率领军队回到越国。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

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太史公说：孔子说的“吴太伯可称得上德行完美啊，三次以天下相让，百姓都找不到赞美他的言词”。我读《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吴国原来是兄弟之邦啊。延陵季子的仁爱善心，仰慕道义追求终生，观察细微便知清浊。啊，又是一位多么见多识广、博学多知的君子啊！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茅坤：「太史公叙太公始为阴谋处，兵家者言也，非是。」

太公望吕尚【太公望吕尚：姜姓，名尚，其祖先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奸：通“干”，干谒，进见。】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虬【虬：通“螭”，无角的龙。】，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姜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他的先祖曾经是“四岳”之一，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很大的功劳。虞舜、夏禹的时候被封在吕，还有的被

封在申，姜姓。夏、商的时候，申、吕这两个地方有的被封给旁支的子孙，有的则成为平民，吕尚是他们的后代。姜尚本来姓姜，用他的封邑做姓氏，所以被称为吕尚。

吕尚曾经非常穷困，到了年老的时候，通过钓鱼求见周西伯侯昌。西伯当时准备外出打猎，临行前占卜，占卜的结果说：“所得到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能够成就霸业的辅佐者。”于是西伯侯便外出打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了太公，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说道：“早就听我国先君太公说‘会有圣人到周国来，周国会得以兴盛’。您就是这个人吧？我们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啦。”所以便称吕尚为“太公望”，和他一起乘车回去，尊为军师。

还有人说：太公博学多闻，曾经辅佐商纣王。因为纣王暴虐无道，太公就离开了。他到各国游说诸侯，但是一直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最后向西归附周西伯侯。还有人说，吕尚是一个德才兼备却隐居而不仕的人，隐居在海边。周西伯侯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散宜生和闳夭原来就知道吕尚这个人，于是便请他出山。吕尚也这样说：“我听说西伯贤德，又尊重奉养老年人，何不到他那里去呢？”于是三人便替西伯搜罗美女和稀奇的宝物献给纣王，从而赎回西伯。西伯这才得以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国家。关于吕尚是如何归周的虽然有不同的说法，然而核心都是说他成为了周文王、武王的师辅之臣。

周西伯昌从羑里脱身回国以后，与吕尚暗中谋划施行德政，以推翻商朝的统治，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所以后世之人论及用兵之道以及周暗中施用的权谋，都推崇太公是其中主要的策划者。周西伯侯昌执政公平，到他裁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诗人称西伯是承受天命的文王。文王征讨崇国、密须、犬夷，大规模地建设丰邑。当时的天下分成三部份，其中两部分都归为周国所有，这其中太公的谋略占了大部分。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

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sì 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盟津：亦名“孟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比干：纣王的叔父。】，囚箕子【箕子：纣王的伯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九年，武王要继续文王的事业，准备东征，以观察诸侯是否前来会合。军队临出发时，被尊为“师尚父”的吕尚左手拿着装饰着黄金的大斧，右手握着装饰着白牦牛尾的军旗誓师，他说道：“苍兕啊苍兕，集合你的民众，聚合船只，迟到者斩！”于是大军到了盟津，事先没有约定就主动前来的诸侯有八百家之多。诸侯都这样说：“可以征讨纣王了。”武王说道：“还不可以。”武王又率领军队回国，和太公一起写了《太誓》。

过了两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武王准备征讨纣王，用龟甲占卜，卦象不吉利，这时又突然风雨大作。大臣们都很惊惧，只有太公坚决劝说武王就此出兵，武王于是率军出征。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武王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商纣的军队战败。纣王逃回朝歌，登上鹿台，于是追兵杀了纣王。第二天，武王立于社坛前，大臣们手捧净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吕尚牵来祭祀的牲畜，史佚宣读祭神的策书祝文，敬告神明声讨纣王的罪行。散发了纣王放在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以赈济贫穷的百姓。又封高比干的坟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将九只宝鼎迁到周，修明周朝的政事，和天下的人民一起开创新的时代。在这些举措中，出自师尚父的谋略占多数。

这时武王已经平定商纣，称王于天下，便将师尚父封在了齐国的营丘。师尚父东行前往自己的封国，时住时行，前进得很慢。客舍的人对他说：“我听说时机很难得到却容易失去。客人您睡得非常安稳，实在不像是一个要去就任封国的人。”太公听后，穿上衣服连夜而行，天亮就到了自己的封国。莱侯前来攻打，和太公争夺营丘。营丘在莱国的边境。莱人是夷族，趁着纣王无道而周朝刚刚平定天下，还没有安抚边远地区的时机，和太公争夺这片土地。

太公到了自己的封国以后，修明政治，顺应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商工各业，发展渔业盐业的优势，所以很多百姓都归附齐国，齐国也成为了大国。到了周成王幼年即位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夷也背叛了周朝，朝廷就派召康公授命太公说道：“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这里的各等诸侯、各地长官，如有作乱，你都可以征讨。”齐国因此有征伐之权，成为大国，定都在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周厉王：名胡，夷王之子。】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兒立，是为襄公。

太公去世时大约已有一百多岁，他的儿子丁公吕伋继位。丁公去世，他的儿子乙公得继位。乙公去世，他的儿子癸公慈母继位。癸公

去世，他的儿子哀公不辰继位。

哀公在位时，纪侯在周王面前诽谤他，周王将哀公用大鼎烹死，立哀公的异母弟静为国君，就是胡公。后来胡公将都城迁到薄姑，这是周夷王时候的事。

哀公同母的小弟弟姜山很怨恨胡公，便和同党率领营丘人偷袭并杀死胡公后自立，他就是献公。献公元年，将胡公的儿子全部驱逐，又趁机从薄姑将都城迁走，迁到临淄。

九年，献公去世，他的儿子武公寿继位。武公九年，周厉王出逃，住在彘地。十年（前841年），周王室发生叛乱，大臣们代行政事，号称“共和”。二十四年（前827年），周宣王继位。

二十六年（前825年），武公去世，他的儿子厉公无忌继位。厉公残忍暴虐，原来的胡公之子重返齐国，齐国人想拥立他为君，便和他一起进攻并杀掉厉公。胡公的儿子也战死了。齐国人便拥立厉公的儿子赤为国君，就是文公，他诛杀了参与攻杀厉公的七十个人。

文公在位十二年后去世，他的儿子成公脱继位。成公在位九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庄公购继位。

庄公二十四年（前771年），犬戎杀死了周幽王，周王室将都城东迁到雒邑。秦国这时开始位列诸侯。五十六年（前739年），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昭侯。

六十四年（前731年），庄公去世，他的儿子釐公禄甫继位。

釐公九年（前722年），鲁隐公即位。十九年（前712年），鲁桓公杀死他的哥哥隐公后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前706年），北戎攻打齐国。郑侯派太子忽前来救援，齐侯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太子忽说道：“郑國小齐国

大，我配不上您的女儿。”于是谢绝了。

三十二年（前699年），釐公的同母弟夷仲年去世，他的儿子名叫公孙无知，釐公非常喜欢他，让他在俸禄、器物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待遇和太子一样。

三十三年（前698年），釐公去世，太子诸兒继位，就是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连称、管至父：皆为齐国大夫。】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女：通“汝”。】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jù。反而鞭主屦者三百。蒍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蒍，蒍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蒍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蒍先入。蒍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蒍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襄公元年（前697年），襄公起初做太子时曾与无知争斗，等到襄公即位后，便降低了无知的待遇，无知十分怨恨。

四年（前694年），鲁桓公和夫人来到齐国。齐襄公从前曾与鲁夫人私通。鲁夫人是襄公的妹妹，在釐公的时候嫁给了鲁桓公为妻，等到鲁桓公来到齐国，襄公又和她勾搭成奸。鲁桓公知道这件事以后，对夫人十分愤怒，夫人将此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就和鲁桓公喝酒，将他灌醉，命大力士彭生将他抱上他的车，将其杀死，桓公下车时就已经死了。鲁国人为了这件事向齐国发难，齐襄公就杀死彭生向鲁国谢罪。

八年（前690年），齐国讨伐纪国，纪国被齐国吞并。

十二年（前686年），早先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驻守在葵丘，瓜熟的时候前去，第二年瓜熟的时候派人接替他们。连称、管至父两个人到那里驻守了一年，第二年瓜熟时期已过，襄公却并没有派人替换他们。有人在襄公面前请求派人替换他们，襄公没有同意。因此这两个人很生气，便和公孙无知勾结叛乱。连称有一个堂妹在襄公的宫中不受宠爱，连称就让她暗中监视襄公的行动，说“事成之后，让你做公孙无知的夫人”。冬季十二月，襄公去姑棼游玩，于是到沛丘打猎。他看见一只野猪，随从的人说道“彭生”。襄公很生气，用箭射它，那只野猪便像人一样站立并啼哭。襄公非常恐惧，从车上摔了下来，跌伤了脚，丢了鞋子。襄公返回后将伺候他穿鞋的人名叫蒍的打了三百鞭。蒍出宫离去。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人听说襄公受伤了，就率领部众攻打襄公的宫殿。正好遇到伺候襄公穿鞋的侍者蒍，蒍说道：“先不要进去惊动宫里的人，惊动了就不容易进去了。”无知并不相信，蒍让他看自己身上的鞭伤，无知这才相信。他们便在宫外等候，让蒍先进去。蒍先进了宫，将襄公藏在了门后面。过了很长时间，无知等人有些害怕，便闯入宫中。蒍反而和宫中卫士还有襄公宠幸的大臣一起攻打无知等人，没有获胜，全部被杀死。无知闯入宫中，四处寻找襄公却没有找到。这时有人发现门下面露出的人脚，推

开门一看，果然是襄公，就将他杀了，无知便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鲍叔：鲍叔牙，齐国大夫。】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渚。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元年（前685年）春季，齐君无知来到雍林游玩。雍林人曾对无知心怀怨恨，等到他来雍林游玩，便袭杀了他，随后对齐国的大夫们说：“无知杀害襄公自立，我等已经将其处死了。希望大夫们在公子中重新拥立应当继位的人，我们一定会听从他的命令。”

当初，齐襄公灌醉并杀害了鲁桓公，和鲁桓公的夫人通奸，数次杀罚不当，沉溺于女色，又多次欺辱大臣，他的几个弟弟唯恐祸及自身，因此襄公的二弟公子纠逃奔鲁国。他的母亲是鲁国国君的女儿，管仲和召忽辅佐他。襄公的三弟公子小白逃奔莒国，鲍叔牙辅佐他。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国君的女儿，深受齐釐公的宠爱。小白自幼就和大夫高傒友善。等到雍林人将公孙无知杀死以后，大臣们商议另立新君之时，高氏、国氏两家大族率先暗中召唤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回国继位。而鲁国听说无知死了，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继位，同时又命管仲单独率领一队士兵堵在莒国回齐国的大路上，管仲一箭射中了小白腰部的衣带钩。小白趁机装死，管仲误以为小白已死，便派人迅速向鲁国报告了这个消息。于是鲁国送公子纠的队伍走得更慢了，走了六天才到达齐国，这时才发现公子小白早已回了齐国，被高傒拥立为君，就是桓公。

当时桓公被射中带钩，装死骗过了管仲，随后便藏在辒辌车中疾驰回国，又有高氏、国氏作为内应，因此得以抢先一步回到齐都被立为君，随后他发兵抵御鲁军。秋季，齐军和鲁军在乾时大战，鲁军大败而逃，齐军掩杀，截断鲁军归路。齐桓公给鲁庄公写信说道：“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自行将他杀死。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请把他们交给我，我要将他们剁成肉酱才解恨。否则我将包围鲁国。”鲁国人非常害怕，就在笙渎杀掉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甘愿被囚禁起来。桓公刚即位便出兵进攻鲁国，就是想杀死管仲。鲍叔牙却劝他道：“我幸运地跟随您，您终于登上了国君之位。您的地位尊贵，我已经无法再让您提高。您将要治理齐国，那么有高傒和我两个人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想称霸天下，那就非得有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在的国家会强大，不可失去这样的人才啊。”于是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所以他才故意说将管仲要回来杀掉，其实是想要任用他。管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请求将自己遣送回国。鲍叔牙出迎接收了管仲，一到堂阜邑就将他的镣铐全都卸了下来，在他沐浴祭祀以后，又带他去见了桓公。桓公对其厚礼相待，任命他为大夫，主掌齐

国的政务。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隰朋：齐国大夫。】、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郕，郕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郕，郕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zhēn，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田成子常：田成子，名恒，汉时避文帝刘恒讳，称其为“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桓公得到了管仲，和鲍叔牙、隰朋、高傒等人一起整顿齐国的政事，推行以五家为基层单位的兵役制度，确立铸造货币、发展捕鱼煮盐等业的税收制度，用得来的钱赈济贫困的人，优待贤能的人，齐国

的百姓都很高兴。

桓公二年（前684年），齐国征讨并灭掉了郕国，郕国的国君逃奔莒国。早年桓公逃亡的时候，曾经到过郕国，郕国的国君对桓公无礼，因此讨伐它。

五年（前681年），齐国讨伐鲁国，鲁国的军队战败。鲁庄公请求献出遂邑讲和，桓公答应了，与鲁庄公在柯地会盟。当鲁庄公将要和齐桓公订立盟约时，曹沫手持匕首在祭坛上挟持了齐桓公，喝道：“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只好答应。曹沫便放下匕首，退回到原来北面的臣子位置上。桓公又后悔了，想不归还鲁国的土地并杀死曹沫。管仲说道：“被劫持时已经答应退回，又反悔失信并杀人，贪求一时小的痛快，而失信于诸侯，就会失去天下的支持，这样做不行。”于是就把曹沫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全都还给了鲁国。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相信齐国而想要归附。七年（前679年），各国诸侯与桓公在甄地会盟，桓公从此开始称霸。

十四年（前672年），陈厉公的儿子田完，号敬仲，前来投奔齐国。齐桓公打算让他做卿，但是他推辞了，于是让他担任主管百工的工正。田完就是田成子常的祖先。

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援救燕国，便出兵讨伐山戎，一直打到孤竹才班师回国。燕庄公于是将桓公一直送到齐国境内。桓公说道：“除了天子，诸侯送行不可走出国境，我不能对燕国失礼。”于是就地挖沟为界，将燕君走到的地方都划给了燕国，他让燕君重修召公的德政，向周王室进贡，就像当年周成王、康王的时候一样。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表示服从齐国。

二十七年（前659年），鲁湣公的母亲名为哀姜，是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和鲁国公子庆父私通，庆父杀死湣公，哀姜想让庆父继位，

但是鲁国人却另立了釐公。桓公召回哀姜，将她杀掉。

二十八年，卫文公【卫文公：名毁，戴公之子。】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dì。楚贡包茅【包茅：成束的菁茅。包，束。茅，菁茅，楚国产的一种茅草，主要用于缩酒祭祀。】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陴。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晋侯：指晋献公。】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

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二十八年（前658年），卫文公遭到狄人的侵扰，向齐国告急。齐国率领诸侯在楚丘修筑城池，扶立卫君。

二十九年（前657年），桓公和夫人蔡姬乘船嬉戏。蔡姬很熟悉水性，所以故意摇晃游船，桓公很害怕，连忙制止她，但是蔡氏却不停止，桓公从船中出来，非常生气，将蔡姬送回了蔡国，但是没有断绝婚姻关系。蔡国的国君也很生气，就将女儿蔡姬嫁给了别人。桓公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出兵前往讨伐。

三十年（前656年）春季，齐桓公率领诸侯征讨蔡国，蔡国被击溃。于是桓公又向南征讨楚国。楚成王领兵迎敌，问道：“为什么侵入我国国土？”管仲答道：“从前召康公曾授命我先君太公说：‘各等诸侯，各地官员，你都有权征讨，以此辅佐周王室。’赐给我们先君势力范围东到海滨，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楚国应该进贡的包茅没有进献，导致天子的祭祀不得完备，因此前来问责。从前周昭王南征没有回去，因此前来问罪。”楚王说道：“包茅没有进贡，确有其事，这是我的罪过，我以后再也不敢不供应了！至于周昭王南巡而没有回去，您应当到汉水边去问罪。”齐军继续行进到陞地驻扎。夏季，楚王派大将屈完率军抵抗齐军，齐军后退到召陵驻扎。桓公会见屈完，向他炫耀齐军的强大。屈完说道：“您以道德服人是可以的；否则，楚国就要以方城为城墙，以长江、汉江为护城河，您如何能攻进来呢？”桓公这才和屈完订立盟约，然后便领兵撤退了。经过陈国时，陈国的大夫袁涛涂欺骗齐军，让齐军绕道从不经陈国但是很难行的东路走，被齐桓公察觉。秋季，齐国征讨陈国。这一年，晋献公杀了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前651年）夏季，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周襄王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过文王武王的祭肉、朱红色的弓箭、大车，命令桓公在接受赏赐时不必行跪拜大礼。桓公想要接受，管仲说“不可以”，于是齐桓公便按照礼数下拜接受天子的赏赐。秋季，齐桓公又在葵丘与诸侯会盟，这时的他愈发带有骄傲的神色。周王室派出宰孔参加了盟会。诸侯中也渐渐有人反叛。晋侯生病所以出发迟了，在路上他遇到了宰孔。宰孔对他说道：“齐侯非常骄傲，你不要去了。”晋侯听从了他的话。这一年，晋献公去世，大夫里克杀死奚齐、卓子，秦穆公因为他的夫人是晋公子夷吾的姐姐，将公子夷吾送回晋国，拥立为国君。桓公于是征讨晋国的叛乱，兵至高梁，派隰朋立夷吾为晋君后返回。

这时周王室衰微，只有齐国、楚国、秦国、晋国比较强大。晋国晋献公刚参加完盟会不久就去世了，国内政局混乱。秦穆公地处偏远，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楚成王刚刚占据了荆蛮一带，以夷狄之邦自居。只有齐国召集主持中原各国的会盟，而桓公也确实能够宣扬德行，所以其他诸侯也都服从于齐国，来参加会盟。于是齐桓公宣称：“我向南征讨至召陵，瞭望熊山；向北讨伐山戎、离枝、孤竹；向西征伐大夏，远涉流沙；裹了马脚，挂牢战车，登上太行山，直至卑耳山才返回。诸侯没有违背我的。我召集军事盟会有三次，主持和平盟会有六次，会合诸侯九次，安定周王室一次。从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之时，和我现在又有什么区别？我想去泰山祭天，到梁父山祭地。”管仲坚持劝阻，桓公并不听从；管仲又劝桓公说等得到了远方的奇珍异宝后才可以到泰山封禅祭祀，桓公这才作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属：通“嘱”，托付。】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辛巳夜，敛殡。

三十八年（前648年），周襄王的弟弟带勾结戎人、翟人一起进攻周王室，齐国派管仲为周王室和戎人讲和。周襄王想以上卿的礼遇对待管仲，管仲叩头说：“我只是诸侯的臣子，怎么敢如此！”他再三谦让，才接受了以下卿的礼仪朝见周襄王。三十九年（前645年），周襄王的弟弟带前来投奔齐国。齐桓公派仲孙去向周王求情，为带请罪。襄王十分生气，拒绝答应。

四十一年（前645年），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不久又放他回国。这一年，管仲、隰朋都去世了。管仲病重之时，桓公问他

道：“众臣中有谁可以为相？”管仲说道：“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桓公说：“易牙怎么样？”管仲答道：“他杀掉自己的儿子迎合国君，不近人情，不可亲信。”桓公又问：“开方怎么样？”管仲答道：“他背叛自己的亲人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信。”桓公说：“竖刁怎么样？”管仲答道：“他自行阉割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信。”管仲死后，桓公却没有听从管仲的劝告，最终还是宠信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专揽齐国的大权。

四十二年（前644年），戎人进攻周王室，周王派人向齐国告急。齐国命令诸侯各自出兵拱卫周王室。这一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了齐国，齐桓公将齐国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原先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姬、蔡姬，她们都没有生下儿子。桓公好女色，有很多宠爱的姬妾，侧室有六位，分别是长卫姬，她生了无诡；少卫姬，她生了惠公元；郑姬，她生了孝公昭；葛嬴，她生了昭公潘；密姬，她生了懿公商人；宋华子，她生了公子雍。桓公和管仲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他为太子。雍巫受到卫共姬的宠幸，又通过宦官竖刁向桓公奉上厚礼，也受到桓公的宠幸，桓公许诺立无诡为太子。管仲去世以后，五位公子都谋求被立为太子。这年冬季乙亥日，齐桓公去世。易牙入宫，和竖刁一起勾结宫中的宠臣，杀害了很多反对他们的大臣，拥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逃奔宋国。

齐桓公病重的时候，五位公子各自拉帮结派，争相成为太子。等到桓公去世，便相互攻击，所以宫中空空荡荡，没有人敢为齐桓公装殓入棺。桓公的尸体停在床上一直有六十七天，尸体上生的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十二月乙亥日，无诡继位，这才将棺材运到宫中，发出讣告。辛巳日夜晚，才举行了入殓和出殡的丧礼。

桓公十有余子，要【要：总计。】其后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

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伯：通“霸”。】。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于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驂乘。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桓公有十多个儿子，总计有五人做过国君：公子无诡继位后，仅过了三个月就死了，没有谥号；接下来是孝公；再接下来是昭公；最后是懿公；最后是惠公。孝公元年（前642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护送齐国太子昭回国并攻打齐国。齐国人非常害怕，杀了他们的国君无诡。齐国人将要拥立太子昭为君，其余四位公子的党羽攻击太子，太子逃走去了宋国，宋军于是和齐国四公子的军队交战。五月，

宋军打败了齐国四公子的军队，拥立太子昭为君，就是齐孝公。宋君是因为桓公和管仲曾经将太子托付给他，所以前来讨伐作乱的四公子。因为政局混乱，所以一直到八月才将齐桓公安葬。

六年（前637年）春季，齐国讨伐宋国，因为宋襄公拒不参加在齐国举行的诸侯会盟。这年夏季，宋襄公去世。七年（前636年），晋文公即位。

十年（前633年），齐孝公去世，孝公的弟弟潘通过卫公子开方杀死孝公的儿子后自立为国君，就是昭公。昭公是齐桓公之子，他的母亲叫葛嬴。

昭公元年（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又在践土和各国诸侯会盟，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晋文公做了诸侯的霸主。六年（前627年），翟人入侵齐国。晋文公去世。秦军在崤大败。十二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

十九年（前614年）五月，昭公去世，他的儿子舍继位。舍的母亲不受昭公宠爱，所以齐国人都怕他。昭公的弟弟商人当年在桓公去世时争夺君位失败，暗中结交贤能的人士，关爱百姓，所以百姓都很喜欢他。等到昭公去世，他的儿子舍继位，势单力薄，商人便在十月的时候率领部众趁齐君舍为昭公扫墓的机会将其杀害，商人自立为国君，就是懿公。懿公是桓公的儿子，他的母亲叫密姬。

懿公四年（前609年）春季，懿公起初做公子时，有一次和丙戎的父亲一起打猎，争夺猎物时没有得胜。等到他继位后，便下令砍断了丙戎父亲的脚，又让丙戎做自己的仆人。庸职的妻子很漂亮，懿公就将她纳入宫中，还让庸职做自己的陪乘。五月，懿公去申池游玩，丙戎和庸职两人一起洗澡时互相开玩笑。庸职喊道：“断脚人的儿子！”丙戎回应：“妻子被夺走的丈夫！”两人都因对方的话感到耻辱，于是都怨恨懿公。于是他们便怂恿懿公到竹林中去游玩，趁机在车上

杀死懿公，将尸体丢在竹林中逃走。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崔杼：又称崔子、崔武子，齐国大夫。】有宠于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郑伯：指郑襄公。】降，已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鞬。逢丑父为齐顷公右。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壁：营垒。】，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絙【絙：通“挂”，绊住。】于木而止。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缪，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懿公即位后，为人骄横，所以百姓都不归附他。齐国人废黜了他的儿子，从卫国迎回公子元，拥立为国君，就是惠公。惠公是桓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卫国的女子，叫少卫姬，他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一直住在卫国。

惠公二年（前607年），长翟人进犯，大夫王子城父杀了他们的头领荣如，将其埋在了北门附近。这一年，晋国的赵穿杀死他的国君晋灵公。

十年（前599年），惠公去世，他的儿子顷公无野继位。起初，崔杼受到惠公的宠爱，惠公去世以后，高氏、国氏担心被他胁迫，就赶走了他，崔杼逃奔卫国。

顷公元年（前598年），楚庄王强大起来，讨伐陈国；二年（前597年），楚国包围了郑国，郑伯投降，不久又让郑伯复国。

六年（前593年）春季，晋国派郤克出使齐国，齐侯让母亲在帷帐中偷看。郤克上殿，母夫人看到他是个驼子，便哈哈大笑。郤克说道：“不报这个仇，我誓不再过黄河！”郤克回国后，请求讨伐齐国，晋君没有同意。齐国的使者到了晋国，郤克在河内抓住齐国使者中的四个人，杀死了他们。八年（前591年），晋国讨伐齐国，齐国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做了人质，晋军撤兵。十年（前589年）春季，齐国讨伐鲁国、卫国。鲁国、卫国的大夫到晋国求援，都是通过郤克。晋国派郤克为中军主将，率领战车八百辆，命士燮统率上军，栾书统率下军，前去援救鲁国和卫国，攻打齐国。六月壬申日，晋军与齐军在靡笄山下相遇。癸酉日，两军在鞌地列开阵势。逢丑父为齐顷公担任右护卫。顷公说道：“迅速向前冲，打败晋军后会餐。”齐军射伤了郤克，血都流到了他的鞋上。郤克想撤退回到营垒中，为他驾车的人说：“我刚进入阵地，已经负伤两处了，并不敢说自己受伤，因为怕士兵们恐慌。希望您能忍耐一下。”于是郤克又投入了战斗。交战当中齐军形势危急，逢丑父担心齐侯被晋军俘虏，所以就和齐侯换了位

置，顷公站在了右边，战车被树木绊住停下。这时晋国的一员小将韩厥匍匐在齐侯车子的前面，对齐侯说“敝国国君派我来救鲁国、卫国”，他这是在讥讽齐侯。逢丑父让顷公下车取水喝，顷公得以逃走脱身，回到齐军阵中。晋国的郤克想杀掉逢丑父。逢丑父说道：“我替国君去死却被杀戮，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忠于国君的臣子了。”郤克于是放了他，逢丑父这才得以逃回齐国军中。于是晋军追赶齐军到马陵。齐侯请求献上宝器谢罪，晋军不答应，一定要得到嘲笑郤克的萧桐叔子，还要求齐国将田垄和干道都改成东西向的。齐人回答道：“叔子是齐国国君的母亲。齐君的母亲就如晋君的母亲一样，您得到她打算如何安置？况且您以正义的名义征伐我国，最后却施以暴行，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晋国这才同意了齐人的要求，让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国、卫国的土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鞏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于钟离。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于句瀹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

齐，至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十一年（前588年），晋国开始设置六卿，奖赏襄地一战中立功的大臣。齐顷公朝见晋君，想用见王者的礼节晋见晋景公，晋景公不敢接受，于是齐顷公就回国了。回国后，顷公就开放园林，降低赋税，赈济孤寡，慰问病者，拿出国家的积蓄救济百姓，百姓们都非常高兴。他又以厚礼对待诸侯。一直到顷公去世，百姓都很亲附，诸侯也都不来进犯。

十七年（前582年），齐顷公去世，他的儿子灵公环继位。

灵公九年（前573年），晋国的栾书杀了他的国君晋厉公。十年（前572年），晋悼公讨伐齐国，齐侯让公子光到晋国当人质。十九年（前563年），齐侯立公子光为太子，高厚辅佐他，让他到钟离会盟各国诸侯。二十七年（前555年），晋国派中行献子攻打齐国。齐军战败，灵公逃到了临淄。晏婴曾劝阻灵公不可逃走，灵公并未听从。晏婴说道：“您也太没有勇气了！”晋军于是包围了临淄，临淄城的军民坚守城池不敢出战，晋军焚毁外城后撤兵而去。

二十八年（前554年），起初，灵公娶了鲁国的女子，生下了公子光，又立他为太子。灵公身边还有仲姬和戎姬。戎姬很得灵公宠爱，仲姬生下了公子牙，并将他托付给戎姬。戎姬向灵公请求将公子牙立为太子，灵公答应了。仲姬却说：“不行。公子光已经被立为太子，他还参加了诸侯会盟，如今无故废掉他，将来您一定会后悔。”灵公说：“我做决定。”于是将太子光流放到齐国东部，让高厚辅佐公子牙，立他为太子。灵公病重，崔杼迎回原来的太子光，拥立他为国君，就是庄公。庄公杀了戎姬。五月壬辰日，灵公去世，庄公继

位，在句窦丘抓获了太子牙，并杀了他。八月，崔杼杀了高厚。晋国听说了齐国的内乱，便趁机出兵征讨，军队一直行进到高唐。

庄公三年（前551年），晋国大夫栾盈逃到了齐国，庄公以隆重的客礼接待了他。晏婴、田文子极力劝阻，庄公并未听从。四年（前550年），齐庄公让栾盈潜入晋国曲沃作为内应，又派军队跟随，登上太行山，进入孟门关。栾盈事败，齐军撤还，夺取了晋国的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待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莒子：莒国的国君。】朝齐，齐以甲戌飧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趣：通“趋”。】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nì，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六年（前548年），起初，棠公的妻子很漂亮，棠公去世以后，崔杼就娶她为妻。庄公跟她私通，多次去崔家，还将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侍者说：“不可以这样。”崔杼十分愤怒，想趁着庄公攻打晋国

的机会，与晋国合谋袭击齐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庄公曾经鞭打过宦官贾举，贾举还在服侍他，替崔杼暗中窥探庄公的行动，从而进行报复。五月，莒子朝见齐君，齐庄公在甲戌日设宴款待他。崔杼以患病为由不理政事。乙亥日，庄公来探望崔杼的病情，便追逐崔杼的妻子。崔杼的妻子走进内室，和崔杼一起闭门不出，庄公便靠着庭柱唱起歌来。宦官贾举拦住庄公的随从，自己走了进来，关闭大门，崔杼的党羽手持兵器从里面冲了出来。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和解，被拒绝；请求盟誓订约，也被拒绝；请求到祖庙中自杀，仍然被拒绝。他们都说：“您的臣子崔杼病重，无法亲自来听候您的命令。这里离宫宫很近。我们这些陪臣只知道奋勇捉拿淫色之徒，不会听从崔杼以外其他人的命令。”庄公翻墙逃跑，追赶的人用弓箭射中了庄公的大腿，庄公翻身跌落，众人于是杀了他。晏婴站在崔杼家大门外，说道：“君主为国家而死，臣子便随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臣子便随他一起逃亡。如果君主为了自己而死或者逃亡，那么除了他的亲信，其他人何必陪着呢！”大门打开，晏婴走了进去，头枕庄公尸体放声痛哭，向上跳三次以示哀痛，然后便走了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众望所归的人，放了他可以赢得民心。”

丁丑日，崔杼拥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国君，就是景公。景公的母亲是鲁国叔孙宣伯的女儿。景公继位后，任命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这两位宰相担心国内发生动乱，就和国都的人盟誓说：“不和崔杼、庆封合作的人处死！”晏子仰面向天说道：“我晏婴只依从那些忠于君主、利于国家的人！”他便不肯盟誓。庆封想杀死晏子，崔杼说道：“他是忠臣啊，放了他吧。”齐国太史写道：“崔杼杀死庄公。”崔杼将他杀掉。太史的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又将他的弟弟杀掉。太史的小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才放过他。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于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

可。”成、彊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成、彊杀无咎、偃于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嫫攻崔氏，杀成、彊，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政令。庆舍【庆舍：庆封之子。】用政，已有内郤。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僂崔杼尸于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子家：姬姓，东门氏，名归父，字子家，鲁庄公玄孙，又称公孙归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郚以居昭公。

景公元年（前547年），起初，崔杼生了儿子崔成和崔彊，他们的母亲去世以后，崔杼娶了东郭家的女儿，又生下了崔明。东郭家之女让她和前夫的儿子棠无咎和她的弟弟东郭偃辅佐崔杼。崔成犯了罪，无咎和东郭偃对他严加惩治，又立崔明为太子。崔成请求让他终老于崔邑，崔杼同意了，但是那两位辅佐的人却不答应，他们说道：“崔邑，是宗庙所在之地，此事不可。”崔成、崔彊十分愤怒，将这件事告诉了庆封。庆封与崔杼本来就有矛盾，希望崔家衰败。崔成、崔彊在崔杼家杀了无咎和东郭偃，家中的人四散奔逃。崔杼大怒，但是身边却没有人，便派一个宦官驾车去见庆封。庆封说道：“请让我为你杀了他们。”于是庆封便派崔杼的仇人卢蒲嫫攻打崔家，杀死崔成和崔彊，又将崔家满门杀光，崔杼的妻子自杀。崔杼无家可归，也自杀了。庆封成为相国，独揽齐国大权。

三年（前545年）十月，庆封外出打猎。起初，庆封杀死崔杼后变得更加骄横，喜欢喝酒，爱好打猎，不理政务。他的儿子庆舍掌握政权，不久他们父子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田文子对桓子说道：“内乱将要发生。”田氏、鲍氏、高氏、栾氏一起谋划对付庆氏。庆舍派甲兵包围了庆封的官邸，那四家的部属合力攻破了庆封的家。庆封回来以后进不了家，于是逃奔鲁国。齐国人谴责鲁国，庆封又逃奔吴国。吴国将他封在朱方，聚集他的族人住在那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富有。这一年秋季，齐国人迁葬庄公，在街头将崔杼戮尸，以博取民众的欢心。

九年（前539年），景公派晏婴前往晋国，晏婴私下对叔向说：“齐国的政权最后将会归于田氏。田氏虽然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是借公权行私惠，对百姓有恩，百姓拥戴他们。”十二年（前536年），景公前往晋国，会见晋平公，想和晋国一起讨伐燕国。十八年（前530年），景公再次前往晋国，会见了晋昭公。二十六年（前522年），景公在鲁国都城的郊外打猎，并顺路去了鲁都，和晏婴一起询问鲁国的礼制。三十一年（前517年），鲁昭公为躲避季氏的迫害，逃到了齐国。齐景公想将二万五千民户封给他，子家劝鲁昭公推辞，昭公就请求齐国出兵讨伐鲁国，攻取了郕邑给鲁昭公居住。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彗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阳虎：字货，鲁国季孙氏的家臣。】 攻其君，

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田乞：妣姓，田氏，名乞，田桓子田无宇之子，齐国权臣。】欲为乱，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输之粟。

三十二年（前516年），彗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台上，叹息道：“多么富丽堂皇！它会归谁所有呢？”大臣们都哭了，只有晏婴笑了，景公大怒。晏婴说：“我嘲笑的是大臣们过于阿谀奉承。”景公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向，正对应齐国的分野，寡人为此感到忧虑。”晏婴说：“国君修筑高台深池，赋税唯恐收不到手，刑罚唯恐不够严重，连妖星都将出现，彗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景公说：“可以通过祈祷来消除灾害吗？”晏婴说：“如果通过祈祷可以将神灵招来，也就可以通过祈祷让神离开。百姓愁苦怨恨的数以万计，而您让一个人去祈祷消灾，怎么能胜过众人的诅咒呢？”当时景公正喜欢修建宫室，聚养犬马，生活奢侈，重赋税，苛刑罚，因此晏婴用这些话来劝谏他。

四十二年（前506年），吴王阖闾讨伐楚国，攻入楚国国都郢。

四十七年（前501年），鲁国的阳虎攻打他的国君，没能取胜，逃奔齐国，请求齐国攻打鲁国。鲍子劝谏景公不可，于是囚禁了阳虎。阳虎找到机会逃走，投奔了晋国。

四十八年（前500年），齐景公和鲁定公在夹谷进行了一次和平友好的会晤。齐臣犁鉏说：“孔丘懂得礼制却胆小，请让莱人奏乐，

我们趁这个机会抓住鲁君，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景公忌惮孔丘辅佐鲁君，担心鲁国会强大并称霸，所以就听从了犁鉏的计谋。齐鲁两位国君正在会晤之时，齐人进献上莱夷音乐，孔子这时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坛台，命令官员抓住莱人并斩首，随后又引用礼制谴责景公。景公很惭愧，便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以谢罪，然后就离开了。这一年，晏婴去世。

五十五年（前493年），范氏、中行氏在晋国发动叛乱，晋国国君猛烈地攻打他们，他们就派人到齐国来要求借粮。田乞想要作乱，想结交叛臣以壮大自己的党羽，就劝景公说：“范氏、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有恩，不可不救。”景公便派田乞前往援救，还送去了粮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伋、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囊中，置坐中央，发囊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诬：欺骗。】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

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于骀，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五十八年（前490年）夏季，景公夫人燕姬所生的嫡子死了。景公的爱妾芮姬生有儿子荼，荼年幼，他的母亲出身卑微，品行还不好，大夫们担心他成为嗣子，就向景公进言，希望从诸子中选择一位年长而又贤德的人立为太子。景公年事已高，厌恶谈论立嗣的事，他又宠爱荼的母亲，就想立荼为太子，但是又难于启齿，就对大臣们说：“还是好好享乐吧，国家还怕没有君主吗？”秋季，景公病重，命令国惠子、高昭子立小儿子荼为太子，驱逐其他公子，把他们都迁徙到莱邑。景公去世，太子荼被拥立为君，就是晏孺子。冬季，景公的尸体还没有安葬，诸位公子担心被杀，都逃到了国外。荼的各个异母兄长公子寿、公子驹、公子黔逃奔卫国，公子伋、公子阳生逃奔鲁国。莱邑人唱道：“景公死了不得参与埋葬，三军大事不得参与谋划，公子们的部属们啊，哪里才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呢？”

晏孺子元年（前489年）春季，田乞假意顺从高氏、国氏，每次朝会，田乞都请求做高氏或国氏的陪乘，并说道：“您得到国君的宠信，大臣们人人自危，想要谋划作乱。”又对大臣们说：“高昭子这人太可怕了，我们应该趁他还没有发动叛乱，先动手除掉他。”大臣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田乞、鲍牧和群臣们领兵进入宫中，攻打高昭子。高昭子听说后，就和国惠子一起去援救晏孺子。晏孺子的军队战败，田乞的党羽追赶他，国惠子逃奔莒国，他们于是返回杀死了高昭子。晏圉逃奔鲁国。八月，齐国的秉意兹也前来投奔鲁国。田乞打败高昭子和国惠子后，就派人到鲁国召回公子阳生。阳生回到齐国，藏在田乞家中。十月戊子日，田乞邀请大臣们，说道：“我家常儿的母亲要举办祭礼，已经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菜肴，希望各位到舍下共饮一杯。”在酒宴上，田乞将公子阳生装在袋子里，将袋子放在座位中

央，他打开袋子，让公子阳生出来，说道：“这就是齐国的国君！”大臣们都伏地拜谒。田乞准备和诸位大臣盟誓拥立阳生。鲍牧喝醉了，田乞便欺骗大臣们说：“我和鲍牧商量要共同拥立阳生。”鲍牧生气地说：“您难道忘了景公的遗命吗？”众位大臣面面相觑，想要反悔，阳生上前，磕头说：“可以的话就立我为君，不可以的话就算了。”鲍牧担心引出祸患，就说道：“都是景公的儿子，有何不可！”于是鲍牧就与田乞订盟，拥立阳生为国君，就是悼公。悼公进入宫中，命人把晏孺子迁到骀邑，在帐篷之中杀死了他，又驱逐了晏孺子的母亲芮子。芮子原本出身卑贱，晏孺子年幼，所以并无权力，齐国人都轻视他们。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阐。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鲋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于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于陈宗【陈宗：即田氏宗庙。】。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后卒以为臣，幸于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悼公元年（前488年），齐国讨伐鲁国，攻取了讙邑、阐邑。起初，阳生逃亡到鲁国的时候，季康子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为妻。等到阳生回国即位，就派人到鲁国接她回来。季姬和季鲋侯私通，并说出

了其中的真相，所以鲁国不敢将她送到齐国，因此齐国攻打鲁国，最后终于迎回季姬。季姬受宠，齐国又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的土地。

鲍子和悼公有矛盾，关系不好。四年（前485年），吴国、鲁国攻打齐国南部。鲍子杀了悼公，向吴国报丧。吴王夫差在军门外哭祭三天，率军从海路攻打齐国。齐国打败吴军，吴国这才撤军。晋国的赵鞅攻打齐国，一直打到赖邑才撤军而走。齐国人一同拥立悼公的儿子壬为国君，就是简公。

简公四年（前481年）春季，起初，简公和他的父亲阳生都在鲁国，监止受到宠信。等到简公即位，便让他主持国政。田成子对此很忧虑，几次上朝打探情况。仆御之官田鞅对简公说：“田氏与监氏不能并存，您从中选择一位吧。”简公并不听从。监止晚上上朝，正好遇到田逆杀人，于是把他抓起来关到了狱中。当时的田氏正在和睦亲族，于是就让囚犯田逆装病，又给看守送去酒食，灌醉并杀死了看守的人，田逆得以逃走。监止和田氏族人在田氏宗庙前订盟。起初，田豹想做监止的家臣，就让公孙在监止面前替自己说话，因为田豹家里有丧事而作罢。后来，田豹终于成为监止的家臣，并受到监止的宠信。监止和他说：“我把田氏家族别的人全都赶走，立你做田氏的宗长，怎么样？”田豹回答说：“我是田氏的远支。况且他们中间和你对抗的只有几个人，何必要全都赶走呢！”田豹于是将这件事告诉了田氏。田逆说道：“他得到国君的宠信，如果我们不先动手，必然会害您。”这样子行便住进了简公的宫中。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需：迟疑。】，事之贼也。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闾与大门，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出雍门

【雍门：临淄城城门。】。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见鲁、卫之士？”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廩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

夏季五月壬申日，田成子兄弟坐着四乘车来到简公这里，监止在帐幕中，出来迎接，于是这些人进入，关闭大门。宦官们抵抗他们，子行杀死了宦官。简公这时正和女人在檀台上饮酒，田成子逼他们移到寝宫。简公拿起戈想要刺田成子，太史子馀说：“他们并非要对您不利，而是要为您除害。”田成子出了宫住在武器库，听说简公怒气未消，就想逃走，他说道：“哪里没有国君！”子行抽出剑说道：“迟疑最容易坏大事。我们这些姓田的人谁不能做田氏的宗主？您要出走，我如果不杀死您，我就不是田氏族人！”田成子这才打消了逃走的念头。监止回家后，集合党羽攻打王宫的侧门和正门，都没有成功，就退了出来。田氏族人紧追不舍。丰丘人抓住了监止，前来报告田氏，后来在郭关杀死了他。田成子想要杀掉大陆子方，田逆为他求情才赦免了他。大陆子方以简公的名义下令在路上截了一辆车，出了雍门。田豹给他车，他不接受，说道：“田逆替我求情，田豹又送我车子，那就是我与你私下有所勾结。我辅佐监止却和他的仇人私下有所勾结，还有何颜面去见鲁国、卫国的人？”

庚辰日，田常在徐州抓住了简公。简公说：“我如果早就听御者田鞅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的下场。”甲午日，田常在徐州杀了简公。田常又拥立简公的弟弟黔为国君，就是平公。平公即位，田常辅佐他，独揽齐国的大权，强行划出齐国安平以东的地方为田氏的封邑。

平公八年（前473年），越国灭掉了吴国。二十五年（前456年）平公去世，他的儿子宣公继位。

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年），宣公去世，他的儿子康公继位。田会在廩丘反叛。

康公二年（前403年），韩、魏、赵三国开始被列为诸侯。十九年（前386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开始被封为诸侯，将康公迁到了海滨。

二十六年（前379年），康公去世，吕氏就断绝了祭祀。田氏终于拥有了齐国，到齐威王时，称雄于天下。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属：延伸。】之琅邪，北被【被：到达。】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太史公说：我来到齐国，从泰山山脉延伸出琅邪山，北面一直到达大海，肥沃的土地有两千里，这里的人民胸怀豁达、多智而又深沉，这是他们的天性。凭借太公的圣明，奠定了建国的基础，到桓公时期达到极盛，推行善政，主持诸侯会盟，号称霸主，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广阔远大啊，确实有大国的风范！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集：安定。】，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tēng 匱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瘳：病愈。】。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作为儿子就很孝顺，厚道仁爱，不同于其他的儿子。等到武王即位，周公辅佐武王，承担很多国家政务。武王九年，周军向东征伐到达盟津，周公一直辅佐同行。十一年，武王讨伐商纣，到达牧野，周公辅助武王，写了

《牧誓》。周军大败殷军，进入商朝的王宫。杀死商纣王以后，周公手持大钺，召公手持小钺，护卫在武王左右，以牲血祭祀殷朝的社坛，向天帝和殷朝的百姓宣布纣王的罪状。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封立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派管叔、蔡叔辅佐他，以延续殷商的祭祀。随后又大规模地分封有功之臣，以及周王室的亲族。将周公旦封在少昊之墟曲阜一带，称为鲁公。周公并没有到封地去，而是留下来辅佐武王。

武王灭掉殷商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完全安定，武王患病，身体不适，大臣们都很担心，太公、召公虔诚地进行占卜。周公说：“这还不足以感动我们的先王。”周公于是以自己的身体做抵押，筑起了三个祭坛，周公面北而立，顶着璧，捧着圭，祝告太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祖。祝史代为高诵祷文道：“你们的子孙周王姬发，辛劳成疾。如果是你们三王在天，因为患病需要他来扶持，那么请用我来替代他。我行事灵巧，多才多艺，能够敬奉鬼神。你们的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好鬼神。你们在天庭受命，保佑天下四方，因此能让你们在人间的子孙安定，四方的民众无不敬畏。只要不让上天降下的大命中途废弃，我们先王的神灵也永远有归依的地方。现在我要在大龟上接受你们的命令，你们如果同意我的请求，我就将璧与圭献给你们，回去等候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答应我，那我就要藏起璧和圭。”周公既已命令史官册告太王、王季、文王，自己想替武王姬发而死，随后就在三王的神位前占卜。占卜的人说卦象都很吉利，打开兆书看，果然很吉利。周公很高兴，打开存放占卜文书的箱子，于是见兆书很吉利。周公进宫向武王道贺说道：“大王不会有什么灾害。我刚刚接受了三王的命令，您可以做长远的计划，上天的意思已经在关照你了。”周公将册书封藏在柜子里，又告诫保管的人不可言说此事。第二天，武王的身体就好了。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强葆：通“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

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淮夷：古时民族名称，居于淮河下游。】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训周公。

后来武王驾崩，成王年幼，尚在襁褓当中。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发动叛乱，便登临天子之位，代替成王处理政务。这时管叔还有他其他的几个弟兄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要对成王不利。”周公便对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回避而代成王摄行国政，是担心天下反叛周室，那便无法向太王、王季、文王等先王交代。三王开创这份基业长期忧劳，直到今天才算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又年幼，为了完成周的大业，我才这样做。”于是他始终辅佐成王，而让他的儿子伯禽替自己去鲁国就封。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以整个天下而言，我的地位也不算低了。然而我洗一次头三次挽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掉口中的食物，好前去接待贤士，即便这样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才。你到了鲁国，要谨慎而不可因为有了封国而对人骄横。”

管叔、蔡叔和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发动叛乱。周公便奉成王的命令，出兵东征，写了《大诰》。于是诛杀了管叔和武庚，放逐了蔡叔。又将殷朝的遗民集中在卫地，将那里封给康叔。将微子封在宋地，以供奉殷商的宗庙祭祀。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平定东方的淮夷。天下的诸侯都表示臣服于周朝。

上天降福，唐叔在田里发现一株稻禾，异母同穗的，就将它献给成王，成王命令唐叔将其送给正远征东土的周公，还写了一篇《馈禾》。周公既已接受成王命赠的稻禾，赞扬天子之命，写了《嘉禾》。东方平定以后，周公返回禀报成王，并作诗赠送给成王，题为《鸛鸣》。成王也不好责备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匍_{gōng} 匍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自揃其蚤：剪掉自己的指甲。揃：修剪。蚤：通“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谮：说坏话。】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飨国：当政，在位。飨：通“享”。】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

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齔guān 寡，故祖甲飡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昃：日西斜。】不暇食，飡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从镐京步行来到丰京的文王庙，派太保召公率先前去雒地勘察地形。当年三月，周公前往指挥营建成周雒邑，又占卜此处是否可以建都，占卜结果显示吉利，便决定以此为国都。

成王长大了，已能够临朝听政。于是周公就将国政交还成王，由成王亲自临朝处理政务。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政，朝见诸侯时，背对屏风，面向南方而立。到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时，朝向北面，处于臣子之位，完全是一副恭敬谨慎、有所畏惧的样子。

起初，成王年少时，有一次患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扔到河中，向河神祷告说：“王年幼不懂事，冒犯神灵的是我。”事后仍将祷告的册文藏在府中。成王的病果然好了。等到成王掌政之时，有人进谗言诬陷周公，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到了周公当年祷告的册文，被感动得哭了，立刻请回周公。

周公回朝以后，担心成王年轻气盛，在治国时有纵欲放荡之处，就写了《多士》，又写了《毋逸》。《毋逸》篇中说：“为人父母者，创业极其长久艰难，子孙却骄奢淫逸，忘了这些，以至于失去家业，为人子的，不可不谨慎啊！从前的殷王中宗，严谨恭敬地对待天命，自律并治理百姓，心中总有畏惧之心，从来不敢荒废国事，所以中宗能够当政七十五年。到了高宗，他长年住在民间，和人民一起劳动。当他即位之时，便有丧事，三年不谈论国事。三年期后，一发表言论就能赢得百姓的拥戴，他治国不敢荒废，一心要让殷国安定，以至无论贵贱老少都不怨恨他，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五年。到了祖甲的时

候，因认为自己当君王为不合道义之时，所以长期逃在民间，了解百姓都依赖什么，能够保护百姓并广施恩惠，做到了不欺鳏寡，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多士》篇中说：“从商汤到帝乙，无不恭顺祭祀，修明德政，帝王没有不顺从天道的。到如今继承王位的纣王，荒诞淫佚，无视天命及百姓的依从，以至他的臣民都有罪当诛。”“文王每天忙到过了中午没时间吃饭，在位五十年。”周公写了这些篇章来告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这里指百官。】。百姓说【说：通“悦”，高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偃：倒下。】，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繆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孰：通“熟”，丰收。】。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成王居住在丰都，天下已经安定，但周朝的政府机构尚未完善有序。于是周公撰写了《周官》，对各级官吏的职责范围加以区分，撰写了《立政》，使百官明白为官处理政务的道理。百官都很高兴。

周公在丰京，生了病，临去世时说：“我死后一定要将我葬在成周，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表示谦让，将周公葬在

了毕邑，追随文王，以表示他不敢将周公当作他的臣子。

周公去世以后，正当秋季尚未收获，突然间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庄稼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周国上下大为惊恐。这时成王便和大夫们穿上礼服，打开金縢之书，便看到了当初周公愿意以自己为人质替武王而死的简书。太公、召公和成王向史官和其他众官员求证，他们回答说：“确有此事，当时周公命令我们不许说出去。”成王手持简书哭道：“从今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样虔诚的占卜了。从前周公为王室辛劳，我这个年幼的人还不知道。如今上天显示威严，以此表彰周公的德行，我要亲自去迎接神灵，按我国的礼仪也应该这样做。”于是，成王出城在城郊举行祭天之礼，天立即下起雨来，风向也倒转了，倒伏的庄稼又都直立起来。太公、召公让人们扶起所有被刮倒的大树，用土将树根培土夯实。这一年全国都获得了大丰收。于是成王命令鲁国国君可以举行郊祭并祭祀文王。鲁国拥有天子的礼乐，就是用来褒奖周公的德行的。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胙bì，作《胙誓》，曰：“陈尔甲冑，无敢不善。无敢伤牯gù。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峙【峙：储备。】尔刍茭、糗qiǔ粮、桢干，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胙誓》，遂平徐戎，定鲁。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

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濞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湏立。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周公去世，他的儿子伯禽在之前已受册封，就是鲁公。鲁公伯禽起初被封到鲁国，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报告鲁国的政绩。周公说：“为什么报得迟了？”伯禽说：“改变那里的风俗，变革那里的礼制，丧事要过了三年才能除服，所以迟了。”当时太公也被封到齐国，五个月以后就向周公报告政务。周公说：“为什么这样快呢？”太公回答道：“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烦琐的礼仪，顺从当地的风俗。”待到后来有了伯禽报告政事迟缓的事，周公就感叹道：“唉！鲁国将来必定要臣服于齐国了！如果为政不简便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统治者平易近人，百姓一定会归附于他。”

伯禽即位以后，发生了管叔和蔡叔等人的叛乱，淮夷、徐戎也同时起兵叛乱。于是伯禽率领军队到胙邑讨伐他们，并作《胙誓》，上面说：“准备好你们的铠甲和头盔，不要有破损不全的。不要伤害拴着的牲畜。如果马牛走失，奴隶逃跑，不许擅自离开队伍前去追赶，要将获得的他人的牛马、奴隶恭敬地归还。不允许掠夺财物，不允许翻墙偷窃。鲁国北、西、南三个方向近郊以及远郊的人，要储备牲畜吃的刍草和人吃的干粮，还有筑墙用的木柱木板，不可以缺少。我将在甲戌日建造工事以征伐徐戎，到时候不许不来，否则就要用严厉的刑罚惩罚。”并写下《胙誓》，于是平定了徐戎，安定了鲁国。

鲁公伯禽去世后，他的儿子考公酋继立。考公在位四年后去世，他的弟弟熙被拥立为国君，就是炀公。炀公修筑了茅阙宫门。在位六

年，炀公去世，他的儿子幽公宰继立。幽公十四年，他的弟弟潰杀了幽公后自立为国君，就是魏公。魏公在位五十年去世，他的儿子厉公擢继立。厉公在位三十七年去世，鲁人拥立他的弟弟具为国君，就是献公。献公在位三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真公湏继立。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昏庸无道，出逃投奔彘，国家的政事由周、召二公一起主持。真公二十九年（前827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前826年），真公去世，他的弟弟敖继立，就是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耆老：受尊敬的老人。】；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固实：往事，先例。又作“故事”。】；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

武公九年（前817年）春季，武公和他的大儿子括、小儿子戏一

起到西方去朝见周宣王。宣王非常宠爱戏，想要立戏为鲁国的太子。周国的大夫樊仲山父劝谏宣王说：“废掉大儿子而立小儿子，这是不符合制度的；不符合制度，就一定会触犯君王的命令；触犯君王的命令，就一定要诛杀他：因此颁布命令不能不符合制度。如果下达的诏令得不到执行，国家的政权也就无法建立；推行的政令不符合法度，百姓就会背弃君王。下级效命上级，年少的服侍年长的，这都是合乎制度的做法。如今天子册封诸侯，立诸侯的小儿子为嗣，这是教百姓做事不符合制度法令。如果鲁国听从命令，其他的诸侯都纷纷效仿，先王的命令就无法实行；如果鲁国不听从您的命令而诛杀他，就相当于您亲自违背了先王的训命。诛杀他是过失，不诛杀他也是过失，君王您要认真考虑这件事。”宣王并不听从，最终还是立戏为鲁国的太子。夏季，武公回国以后就去世了，戏被拥立为国君，就是懿公。

懿公九年（前807年），懿公的哥哥括的儿子伯御和鲁国人一起攻打并杀掉懿公，拥立伯御为鲁国的国君。伯御即位十一年时，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了鲁国的国君伯御，在鲁国公子中询问谁能够治理、理顺诸侯，并让他担任鲁国君位的继承人。樊穆仲说：“鲁懿公的弟弟称，严肃恭谨地事奉鬼神，恭敬地对待长辈与老人；办理事务与执行刑罚的时候，一定会咨询先王的训命，也会根据从前的经验教训来办事；不违背先王的训命，不和过去的经验发生冲突。”宣王说：“好的，这样他就可以训导并治理好他的百姓了。”于是在夷宫册立称为鲁国的国君，就是孝公。从此以后，诸侯经常违抗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前771年），诸侯叛变周王室，犬戎杀掉周幽王。秦开始被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769年），孝公去世，他的儿子弗湟继立，就是惠公。

惠公三十年（前739年），晋国人杀掉他们的国君昭侯。四十五年（前724年），晋国人又杀掉他们的国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適：通“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隐公五年，观渔【渔：捕鱼。】于棠。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

杨慎：「老少相让，几于争矣。孔子知鲁道之将微，叹之。太史公观庆父、叔牙之乱务以揖让相尚，而君臣之间，其戾若此，故亦叹之。」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便：认为好。】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tù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钟巫：神名。】，齐【齐：通“斋”。】于社圃，馆于蒍氏。挥使人弑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四十六年（前723年），惠公去世，长庶子息代理政事，行使国君的权力，就是隐公。起初，惠公的嫡夫人没有儿子，而惠公的贱妾声子生下儿子息。息长大后，为他从宋国娶了妻子。宋女到了鲁国，惠公见她十分美丽，就自己把她夺了过来。后来宋女生下儿子允。惠

公把宋女升为夫人，让允做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因为允年纪小，鲁国人共同要求息代理国政，没有说让他即位。

隐公五年（前718年），隐公来到棠地观看捕鱼。八年（前715年），用许田与郑国交换天子赏赐的祭祀泰山的汤沐邑祊，君子讥讽这件事。

十一年（前712年）冬季，公子挥向隐公进谗言说：“百姓认为您好，就请您正式继位为国君吧。我请求为您去杀掉太子允，然后您任用我为国相。”隐公说：“有先王的遗命。我因为允年纪小，因此代理国政。如今允已经长大了，我正想要经营菟裘之地，并到那里养老，将国政交还给子允。”公子挥畏惧子允听说这件事后会反过来诛杀他，于是返过来在子允面前诬陷隐公说：“隐公想要正式即位，并除掉你，请你尽早做好打算。我请求为你杀掉隐公。”子允同意了。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神，在社圃园里进行斋戒，住在蒍氏家。公子挥派人在蒍氏家中杀掉隐公，立子允为国君，就是桓公。

桓公元年（前711年），郑国用璧玉和鲁国交换天子赏赐给鲁国国君的许田。二年（前710年），把宋国贿赂的鼎放到太庙中，君子讥讽这件事。三年（前709年），桓公派公子挥前往齐国迎娶齐女为夫人。六年（前706年），夫人生下儿子，和桓公的生日是同一天，因此给孩子取名为同。同长大以后，被立为太子。

十六年（前696年），桓公和各诸侯在曹国举行会盟，讨伐郑国，将郑厉公送回国内。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飧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摺：通“折”。】其胁，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

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鲁人施伯曰：“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

十八年（前694年）春季，桓公想要出行，便和夫人一起前往齐国。大夫申繻劝谏阻拦，桓公并不听从，于是前往齐国。齐襄公和桓公夫人私通。桓公怨怒夫人，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齐襄公。夏季四月丙子日，齐襄公宴请鲁桓公，桓公喝得大醉，齐襄公命令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到车上，趁机命令彭生打断了桓公的肋骨，桓公死在了车上。鲁国人向齐国的国君提出要求说：“我们的君主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宁地居住，亲自来到贵国修定盟好之礼。礼仪完成人却不能返回，又没有地方可以追究，请让我们得到彭生，以便能在诸侯之间消除这件事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齐国人杀掉彭生来讨好鲁国。鲁国人拥立太子同为国君，就是庄公。庄公的母亲，也就是鲁桓公的夫人因此留在齐国，不敢回到鲁国。

庄公五年（前689年）冬季，鲁国讨伐卫国，将卫惠公送回卫国执政。

八年（前686年），齐国的公子纠前来投奔鲁国。九年（前685年），鲁国想要护送公子纠回齐国执政，但是落后于齐桓公小白，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鲁国形势危急，便杀掉公子纠。召忽殉死。齐国告诉鲁国，一定要活捉管仲并把他送到齐国。鲁国人施伯说：“齐国

想要得到管仲，并非要杀掉他，而是要重用他，如果管仲被重用，就会为鲁国带来祸患。不如现在就杀掉他，然后把管仲的尸体送到齐国。”庄公并不听从，于是囚禁了管仲并送给齐国。齐国任用管仲为相。

十三年（前681年），鲁庄公和曹沫在柯地与齐桓公举行会盟，曹沫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所侵占的鲁国的土地，盟誓结束后释放了桓公。桓公想要背弃盟约，管仲劝谏，最终归还了侵占的鲁国的土地。十五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在诸侯中称霸。二十三年（前671年），庄公到齐国观看祭祀社神的活动。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孟女：党氏的长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荜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荜luò。庄公闻之，曰：“荜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庄公无適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一继一及：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nǎng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饮叔牙以鴆，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鴆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荜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

三十二年（前662年），起初，庄公建造高台的时候曾经到大夫党氏的家中，见到了党氏的女儿孟任，很高兴并且很喜爱她，许诺要

立她为夫人，并割破手臂来盟誓。后来孟女生下儿子斑。斑长大后，喜欢上大夫梁氏的女儿，就前去看望她。看见养马官荦在墙外和梁氏的女儿嬉戏。斑非常生气，鞭打荦。庄公听说这件事以后，说：“荦非常有力气，应该杀掉他，不可以只是以鞭打来处置他。”斑却未能杀掉荦。这时正赶上庄公生病。庄公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叫庆父，二弟叫叔牙，三弟叫季友。庄公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夫人，名叫哀姜。哀姜没有儿子。哀姜的妹妹名叫叔姜，她为庄公生下儿子开。庄公没有嫡子适合立为继承人，他非常喜爱孟女，就想立她的儿子斑为太子。庄公病重的时候，向弟弟叔牙询问立嗣的事情。叔牙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鲁国始终奉行的制度。庆父在，可以作为继承人，君王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庄公担心叔牙想要立庆父为继承人，叔牙出去以后，他又询问季友。季友说：“请让我用我的生命担保来拥立斑为国君。”庄公说：“刚才叔牙表示想要立庆父，我该怎么办呢？”于是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让叔牙等在鲁大夫鍼巫氏的家里，让鍼季劫持叔牙给他喝下毒酒，并说：“你喝下这杯酒，以后就有后人为你祭祀；否则你死了也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于是喝下毒酒而死，鲁国的国君立叔牙的儿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日，庄公去世，季友最终立斑为国君，遵照庄公的命令行事。斑守丧期间，住在党氏家里。

在这之前，庆父曾经与哀姜私通，打算立哀姜妹妹的儿子开为国君。等到庄公去世而季友拥立斑为国君，十月己未日，庆父派养马官荦在党氏家中杀死了鲁公子斑。季友逃奔陈国。庆父终于拥立庄公的儿子开为国君，就是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齮袭杀湣公于武闾。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

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僖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僖斯音，乃自

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及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鲁釐公请而葬之。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庆父后为孟氏也。

釐公元年，以汶阳鄆封季友。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立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湣公二年（前660年），庆父与哀姜私通得更加频繁。哀姜和庆父就谋划杀死湣公而立庆父为国君。庆父派卜齮在武闾偷袭并杀死湣公。季友听说了这件事，从陈国和湣公的弟弟申一起前往邾国，请求鲁国接纳他们回国。鲁国人想要杀掉庆父。

庆父十分恐惧，逃奔到莒国。于是季友护卫子申回到鲁国，并拥立他为国君，就是釐公。釐公也是庄公的小儿子。哀姜很恐慌，逃奔邾国。季友贿赂莒国，捉到了庆父，庆父被遣送回鲁国，季友就派人去杀庆父，庆父请求让他逃走，那个杀他的人没有答应，于是季友让大夫僖斯哭着前往。庆父听到僖斯的哭声，便自杀了。齐桓公听说哀姜与庆父淫乱从而危及鲁国，就从邾国把她召来杀掉了，并把她的尸体送回鲁国，在鲁国陈尸示众。鲁釐公请求将哀姜安葬了。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的女子，因此逃亡到陈国，陈国因此帮助护送季友和子申返回鲁国。季友将要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鲁桓公曾经让人占卜，卜者说：“是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友’，将来会处于两社之间，成为公室的辅助大臣。季友不在，鲁国就不会昌盛。”等到季友

出生，手掌上有“友”字的纹路，于是就用“友”来命名，号为成季。他的后人是季氏，庆父的后人是孟氏。

釐公元年（前659年），鲁国国君把汶阳、鄆邑封赏给季友。季友成为鲁相。

九年（前651年），晋国的大夫里克杀掉他的国君奚齐和卓子。齐桓公率领釐公讨伐晋国的叛乱，到达晋国的高梁才返回，拥立晋惠公为国君。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二十四年（前636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前627年），釐公去世，他的儿子兴继立，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翟：通“狄”，古代的一个民族。】于咸，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春【春：通“冲”，刺。】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鄆瞒伐宋，司徒皇父【皇父：名充石，字皇父，宋戴公之子。】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获长翟缘斯。晋之灭路，获乔如弟焚如。齐惠公二年，鄆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鄆瞒由是遂亡。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

强。

宣公佞十二年，楚庄王强，围郑。郑伯降，复国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鞌，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

文公元年（前626年），楚国的太子商臣杀了他的父亲楚成王，即位为楚王。三年（前624年），文公前去朝拜晋襄公。

十一年（前616年）十月甲午日，鲁国人在咸地打败了翟人，俘虏了长狄的首领乔如，鲁国的大夫富父终甥用戈刺他的咽喉，杀死了他，然后将他的头颅埋在子驹之门，用“乔如”来命名宣伯。

起初，宋武公统治时期，鄆瞒讨伐宋国，司徒皇父率领军队抵御，在长丘打败了翟人，俘获了长翟的首领缘斯。晋国灭掉路国，俘获了乔如的弟弟焚如。齐惠公二年，鄆瞒讨伐齐国，齐国的王子城父抓获了乔如的弟弟荣如，并把他的首级埋在北门。卫国人抓获了鄆瞒最小的弟弟简如。鄆瞒从此就灭亡了。

十五年（前612年），季文子出使晋国。

十八年（前609年）二月，文公去世。文公有两位妃子：长妃是齐国的女子，名叫哀姜，生下儿子恶和视；次妃叫敬嬴，很得文公宠爱，生下儿子佞。佞私下与襄仲交好，襄仲想要拥立他为国君，叔仲说不可以。襄仲就请齐惠公帮忙，惠公刚刚即位，想要和鲁国亲近，于是便应允了。冬季十月，襄仲杀掉公子恶和视，立佞为国君，就是

宣公。哀姜回到齐国，哭着经过闹市，说道：“天啊！襄仲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杀掉嫡子拥立庶子！”闹市上的人都哭了，鲁国人称她为“哀姜”。从此鲁国的公室渐渐衰微，三桓的势力变得强大。

宣公佞十二年（前597年），楚庄王很强大，他率领军队包围了郑国。郑伯投降，但是楚庄王很快又使他复国。

十八年（前591年），宣公去世，他的儿子黑肱被立为国君，就是成公。季文子说：“让我们杀掉嫡子拥立庶子从而失去强大外援的，就是襄仲。”襄仲拥立宣公，他的儿子公孙归父因此受宠。宣公想要除去三桓的势力，曾经和晋国谋划讨伐三桓。不久宣公就去世了，季文子怨恨襄仲，公孙归父逃奔齐国。

成公二年（前589年）春季，齐国讨伐鲁国，攻取了隆邑。夏季，成公和晋郤克在鞌地打败了齐顷公，齐国又一次归还所侵占的鲁国的土地。四年（前587年），成公前往晋国，晋景公对待鲁成公的态度非常不恭敬。鲁成公想要背叛晋国并与楚国缔结的盟约，有人进谏劝阻，于是没有这样做。十年（前581年），成公前往晋国。晋景公已经去世，因此晋国人把成公留下来送葬，鲁国人认为这是耻辱的事，避讳不说。十五年（前576年），成公开始和吴王寿梦在钟离举行盟会。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文子有义，晋人弗许。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季武子从，相【相：辅

助。】行礼。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鲁人立齐归【齐归：胡国女子，襄公妾敬归的妹妹。】之子祸为君，是为昭公。

十六年（前575年），宣伯告诉晋国，想要杀掉季文子。季文子很有道义，晋国人没有允许。

十八年（前573年），成公去世，他的儿子午继立，就是襄公。这时襄公只有三岁。

襄公元年（前572年），晋国人拥立悼公为国君。前一年冬季，晋国的大夫栾书杀死了他的国君厉公。四年（前569年），襄公前往晋国朝拜。

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去世。家里没有穿着丝绸的妻妾，马厩中也没有吃粮食的马匹，府库中没有金银珠玉，他连续辅佐过三位国君。君子说：“季文子确实是位廉洁忠诚的人。”

九年（前564年），鲁国和晋国联合讨伐郑国。晋悼公在卫国为襄公举行加冠典礼，季武子跟从襄公，辅助举行冠礼。

十一年（前562年），三桓将鲁国的军队分为三支。

十二年（前561年），鲁襄公前往晋国朝拜。十六年（前557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前552年），鲁襄公再次前去朝见晋平公。

二十二年（前551年），孔丘出生。

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死了他的国君齐庄公，拥立庄公的弟弟景公为国君。

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鲁国，向他询问周王室的音乐，他完全知道其中的含意，鲁国人非常尊敬他。

三十一年（前542年）六月，鲁襄公去世。这一年的九月，太子也去世了。鲁国人拥立齐归的儿子禔为国君，就是昭公。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钧：通“均”，相同。】择贤，义钧则卜之。今禔 dāo 非適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就：建成。】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因入鲁问礼。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二十五年春，鸛鹄来巢。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鸛鹄来巢，公在乾侯。鸛鹄入处，公在外野’。”

昭公十九岁时，仍然保有一颗童稚之心。穆叔不想拥立他，说：“太子去世以后，还有同母所生的弟弟可以拥立，如果没有同母所生的弟弟，才可以拥立庶长子。年纪如果相仿，就选择贤能的人，

如果贤能也一样，就用占卜的方法来决定。如今裒并非嫡系的继承人，而且在守丧时心中毫无哀伤的心意，反而有喜悦的神色，如果真的立他为国君，一定会为季氏带来忧患。”季武子不肯听从，最终还是立他为国君。等到安葬襄公的时候，昭公竟然三次更换丧服。君子说：“这个人是不会得到善终的。”

昭公三年（前539年），鲁国国君到黄河岸边朝见晋君，晋平公谢绝并让他返回，鲁国人对此感到耻辱。四年（前538年），楚灵王在申地会盟诸侯，昭公声称生病没有前往。七年（前535年），季武子去世。八年（534年），楚灵王建好章华台，并召见昭公。昭公前往恭贺，楚灵王赏赐给昭公珍贵的宝器；很快便反悔，又把赏赐给昭公的东西骗了回去。十二年（前530年），昭公到黄河岸边朝见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辞谢，并再次请他返回。十三年（前529年），楚公子弃疾杀了他的国君楚灵王，自立为国君。十五年（前527年），昭公朝见晋国的国君，晋国留下他并请他为晋昭公送葬，鲁国人对此感到十分耻辱。二十年（前522年），齐景公和晏子在鲁国的边境狩猎，趁机来到鲁国询问礼制。二十一年（前521年），鲁昭公到黄河岸边朝见晋君，晋君仍然谢绝，请他返回。

二十五年（前517年）春季，鸛鵒飞到鲁国来筑巢。鲁国的大夫师己说：“文公和成公统治的时候，有童谣说：‘鸛鵒来筑巢，君主在乾侯。鸛鵒来进窝，君主在野外。’”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囚于鄆，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郈昭

伯。邠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后悔，乃止。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郚而居昭公焉。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申丰、汝贾：此二人皆为季氏家臣。】许齐臣高屹、子将粟五千庾【庾：古代容量单位，一庾等于十六斗。】。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宋元公：子姓，名佐，宋平公之子。】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愿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季氏和邠氏斗鸡，季氏给鸡套上铁甲，邠氏给鸡套上金属制的爪子。季平子因为斗鸡失败十分愤怒，于是侵占了邠氏的田产，邠昭伯也十分怨恨季平子。臧昭伯的弟弟臧会假装诬陷臧氏，并躲到季氏家中，臧昭伯囚禁了季氏家的人。季平子很愤怒，囚禁了臧氏的家臣宰。臧氏、邠氏把两家遭受的灾难告诉了昭公。于是昭公在九月戊戌日讨伐季氏，并侵入他的宅邑。平子登上高台请求说：“君王因为谗言而不明察我的罪过，前来诛杀我，请允许我将自己流放到沂水边上。”昭公不允许。又请求把他囚禁到鄆邑，昭公也不允许。再次请求让他带着五辆车逃亡，昭公仍然不允许。子家驹说：“君王还是同意他吧。鲁国的国政把持在季氏手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党羽非常多，那些人会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昭公并不听从。邠氏说：“一定要杀了他。”叔孙氏的家臣戾对他的属下说：“没有季氏和有季氏，哪种情况对我们更加有利呢？”大家都说：“没有季氏，也就没有了叔孙氏。”戾又说：“这样，我们就去援救季氏吧！”于是打败了昭公的军队。孟懿子听说叔孙氏取得了胜利，也追杀邠昭伯。邠昭伯作为昭公的使臣被派往孟氏家，因此孟氏抓到了他。三家联合讨伐昭公，昭公于是逃奔国外。己亥日，昭公逃到齐国。齐景公对昭公说：“愿意奉

送一千社以接待国君。”子家说：“放弃周公的基业而臣服于齐，可以这样做吗？”于是停止了这种行为。子家说：“齐景公这个人不讲信用，不如尽早到晋国去。”昭公并不听从。叔孙氏到齐国看到昭公后返回鲁国，去见平子，平子叩头。起初，他们想迎回昭公，但是孟孙、季孙后悔，于是没有那么做。

二十六年（前516年）春季，齐国讨伐鲁国，夺取了郚城并让昭公住在那里。夏季，齐景公将要护送昭公回国，命令手下的人不可以接受鲁国人的贿赂。鲁国的大夫申丰、汝贾暗中允诺给齐国的大臣高屹、子将五千庾粮食。子将对齐侯说：“鲁国的群臣不事奉鲁国的君王，是因为鲁国的君主有怪异的地方。宋元公为了鲁国的国君前往晋国，请求晋国护送鲁国国君回国，在途中死掉了。叔孙昭子请求鲁君回到国内，没有生病便死去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天要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国国君得罪了鬼神呢？希望国君暂时等待一下。”齐景公听从了他的建议。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于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贿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郚。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跣行：赤脚行走。】，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史墨：蔡墨，晋国史官。】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鄆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二十八年（前514年），鲁昭公前往晋国，请求晋国帮助他回国。季平子和晋国六卿有私交，六卿接受了季氏的贿赂，进谏劝阻晋

国国君，晋君于是停止护送鲁君回国，而让昭公住在乾侯。二十九年（前513年），昭公来到郚城。齐景公派人送给昭公一封信，自称“主君”。昭公感到非常耻辱，一怒之下又回到乾侯。三十一年（前511年），晋国国君想要护送昭公回国，于是召见季平子。季平子穿着麻布衣，赤脚而行，通过六卿向晋君谢罪。六卿在晋君面前替季平子说：“晋国想要护送昭公回国，鲁国的民众不会依从。”晋国人这才停止护送昭公回国的行动。三十二年（前510年），昭公在乾侯去世。鲁国人共同拥立昭公的弟弟宋为国君，就是定公。

定公继立，赵简子向史墨询问说：“季氏会灭亡吗？”史墨回答说：“不会灭亡。季友对鲁国有非常大的功劳，被封在鄆邑，成为上卿，一直到文子、武子，累世扩充了基业。鲁文公去世以后，东门就杀掉嫡子拥立庶子为鲁国国君，鲁国国君于是失去国政大权。国政操纵在季氏手中，到如今已经经历了四位国君。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国君，国君凭借什么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呢！正因为这样，国君要谨慎地对待国家的车服器物 and 爵位名号，不能轻易地给予别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季桓子：名斯，季平子之子。】，与盟，乃舍之。七年，齐伐我，取郚，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按：哀公以下鲁史纪年历来说法不一。】。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定公五年（前505年），季平子去世。阳虎心怀私愤，囚禁了季桓子，与他订立了盟约，才放了他。七年（前503年），齐军讨伐鲁国，攻取郛邑，将它作为鲁国阳虎的封邑，并让他参与政事。八年（前502年），阳虎想要杀掉三桓所有的嫡系继承人，而改立和他关系密切的庶子取代嫡系的继承人；阳虎用车载着季桓子，并趁机要杀掉他，桓子用欺骗的手段得以脱身。三桓联合起来攻打阳虎，阳虎占据阳关。九年（前501年），鲁国人讨伐阳虎，阳虎逃奔齐国，不久又前去投奔晋国的赵氏。

十年（前500年），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举行盟会，孔子跟随鲁定公作傧相。齐国人想要偷袭鲁国国君，孔子根据礼仪，一步一阶地快步走上台阶，诛杀了齐国演奏淫靡乐曲的乐师，齐侯畏惧，这才停止了行动，并且归还了侵占的鲁国的土地，向鲁国谢罪。十二年（前498年），定公派仲由拆毁了三桓都邑的城墙，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孟氏不愿意毁掉城墙，定公派兵讨伐，没有攻克，只好收兵。季桓子接受了齐国赠送的女乐队，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十五年（前495年），定公去世，他的儿子将继立，就是哀公。

哀公五年（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六年（前489年），齐国的田乞杀了他的国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缙，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诎：通“黜”，驳斥。】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八年，吴为郢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介：助手。】，适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陞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

七年（前488年），吴王夫差的势力很强大，派兵讨伐齐国，到了缙地，向鲁国人征发牛、羊、猪各一百头。季康子派子贡前去游说吴王和太宰嚭，依照礼仪驳斥他们。吴王说：“我是断发文身的蛮夷人，不要用中原的礼仪来斥责我。”于是停止对鲁国人的索取。

八年（前487年），吴国为了邹国而讨伐鲁国，一直打到鲁国的城下，双方订立盟约以后离去。齐国讨伐鲁国，攻取了三座城邑。十年（前485年），鲁国攻打齐国南部的边境。十一年（前484年），齐国讨伐鲁国。季氏任用冉有建立功勋，想到了孔子，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

十四年（前481年），齐国的田常在徐州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孔子请求鲁国国君发兵前去征讨，鲁哀公没有听从孔子的建议。十五年（前480年），让子服景伯担任使臣，子贡担任他的助手，前往齐国，齐国归还了侵占的鲁国的土地。田常刚刚成为齐相，想要和诸侯亲近。

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

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王句践消灭了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前468年）春季，季康子去世。夏季，鲁哀公认为三桓是鲁国的忧患，想要借助诸侯的力量剥夺三桓的权利，三桓也担心哀公会发难，因此君臣间产生了许多隔阂。哀公到陵阪出游，在街上遇见孟武伯，哀公说：“请问我就要死了吗？”孟武伯回答说：“不知道啊。”哀公想要借助越人的力量讨伐三桓。八月，哀公来到陜氏。三桓攻打哀公，哀公逃奔到卫国，又逃到邹国，接着又前往越国。鲁国人又迎接哀公回到鲁国，哀公最后死在有山氏的家里。他的儿子宁即位，就是悼公。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匱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六国皆称王：称王的六国为魏、赵、韩、楚、燕、齐。】。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雋立，是为顷公。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名元，顷襄王之子。】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悼公在位时期，三桓的势力占优，鲁国的国君就像一个很小的诸侯，地位低于三桓家族。

十三年（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消灭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并占有了晋国。

三十七年（前429年），悼公去世，他的儿子嘉继立，就是元公。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去世，他的儿子显继立，就是穆公。穆公在位三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奋继立，就是共公。共公在位二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屯继立，就是康公。康公在位九年去世，他的儿子圉继立，就是景公。景公在位二十九年去世，他的儿子叔继立，就是平公。这时候六国的国君都已经称王。

平公十二年（前305年），秦惠王去世。二十年，平公去世，他的儿子贾即位，就是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在秦国。二十三年，文公去世，他的儿子雋即位，就是顷公。

顷公二年（前271年），秦国拔取楚国的都城郢，楚顷王向东迁都于陈。十九年（前254年），楚国攻伐鲁国，占领了徐州。二十四年（前249年），楚考烈王攻打并灭掉鲁国。顷公逃亡，迁居至下邳，成为平民，鲁国的宗庙祭祀至此断绝。顷公死在柯地。

鲁国从周公开始一直到顷公，一共传了三十四代。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yín 断【断断：争辩。】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适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戾：相反。】也？

太史公说：我听说孔子说过“鲁国的礼仪之道衰败得真是太严重了！洙水和泗水之间不停地争吵”。察看庆父和叔牙在湣公时期的行为，是多么混乱啊。隐公和桓公期间的事；襄仲杀嫡立庶；三桓向北称臣，亲自攻打昭公，昭公因此出逃。以至于他们对于传统的揖让礼仪虽然还在遵从，但是做事的时候又是何其的相反呢？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shào 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召公在周成王时担任太保。】：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假：《尚书》作“格”，至。】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召公奭与周王室同姓，姓姬。周武王伐灭商纣王之后，将召公封在了北燕。

周成王在位的时候，召公位列三公：自陕县以西，都由召公管理；自陕县以东，由周公治理。成王年纪还小，周公代替他主持朝政，登基行使君王的权力，召公怀疑周公，周公便作《君奭》。《君奭》里表达了召公对周公的不满。周公于是声称“商汤的时候有伊尹，伊尹对国家的治理合乎天道；太戊在位时期，又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他们对国家的治理合乎上帝的旨意，还有巫咸辅佐君王治理王室；祖乙在位期间，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的时代，有像甘般那样的人：这些贤臣一般都各在其位，殷朝得到安定与治理”。于是召公才感到高兴。

召公治理之处在西方，深得人民的爱戴。召公到乡邑去巡视，看到一棵棠梨树，就在那棵树下审判官司、处理政事，从侯爵、伯爵一直到平民百姓都找到各自的位置，没有失职的地方。召公去世以后，人民思念召公时期的政绩，思念棠梨树下召公处理政事的时光，不敢砍伐，并歌颂召公，写下了《甘棠》这首诗篇。

自召公已【已：通“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繆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赧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内：通“纳”。】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自召公以下传到第九代就到了惠侯。燕惠侯处于周厉王逃奔到彘地、共和行政的时代。

惠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釐侯继立。这一年，周宣王刚刚继位。

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刚刚受封到郑国。三十六年，釐侯去世，他的儿子顷侯继立。

燕顷侯二十年（前771年），周幽王淫乱，被犬戎部族杀掉。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前767年），顷侯去世，他的儿子哀侯继立。哀侯在位二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郑侯继立。郑侯在位三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缪侯继立。

燕缪侯七年（前722年），就是鲁隐公元年。燕缪侯在位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宣侯继立。宣侯在位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桓侯继立。桓侯在位七年去世，他的儿子庄公继立。

燕庄公十二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在诸侯中称霸。十六年（前675年），燕国和宋国、卫国一起讨伐周惠王，惠王逃奔到温地，三国拥立惠王的弟弟赧为周王。十七年（前674年），郑国抓住燕仲父，并护送周惠王返回周国。二十七年（前664年），山戎部族前来侵犯燕国，齐桓公派兵救援燕国，于是向北讨伐山戎以后率军返回。燕庄公一直把他送出了燕国的边境，齐桓公便把燕庄公到达的地方割给了燕国，让燕庄公和诸侯一起向周王进贡，就像周成王时代那样履行职责；并让燕国重新修整召公时期的法度。庄公在位三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襄公继立。

燕襄公二十六年（前632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在践土会盟，在诸侯中称霸。三十一年（前627年），秦军在殽山被晋军打败。三十七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四十年（前618年），燕襄公去世，桓公即位。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三郤：指郤锜、郤犨、郤至。】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七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于朝歌。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智伯，分其地，三晋强。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燕桓公在位十六年去世，宣公即位。宣公在位十五年去世，昭公即位。昭公在位十三年去世，武公即位。这一年，晋国灭掉了三郤大夫。

燕武公在位十九年去世，文公即位。文公在位六年去世，懿公即位。懿公元年（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死他的国君庄公。懿公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儿子惠公即位。

燕惠公元年（前544年），齐国的高止前来投奔燕国。六年（前539年），惠公有很多宠爱的姬妾，他想要除掉各位大夫从而立一位名叫宋的宠姬，各位大夫联手杀掉了名叫宋的宠姬，惠公心中畏惧，逃奔齐国。四年以后，齐国派高偃前往晋国，请求共同讨伐燕国，护送惠公返回燕国。晋平公同意了，和齐国一起征讨燕国，护送燕惠公回到燕国。惠公回到燕国以后就死了。燕国人拥立悼公为国君。

燕悼公在位七年去世，共公即位。共公在位五年去世，平公即位。晋国公室权力日渐卑微，六卿的权力开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前506年），吴王阖闾攻破楚国，进入郢都。平公在位十九年去世，简公即位。简公在位十二年去世，献公即位。晋国的赵鞅在朝歌包围了范氏、中行氏。献公十二年（前481年），齐国的田常杀死了他的国君简公。十四年（前479年），孔子去世。二十八年（前465年），献公去世，孝公即位。

燕孝公十二年（前453年），晋国的韩、魏、赵灭掉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三晋从此强大。

十五年（前450年），孝公去世，成公即位。成公在位十六年去世，湣公即位。湣公在位三十一年去世，釐公即位。这一年，韩、赵、魏三晋开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强。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从：通“纵”。】长。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

燕噲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噲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

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效：授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哱老不听政，顾【顾：反而。】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燕釐公三十年，在林营打败了齐国。釐公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在位十一年去世，文公即位。这一年，秦献公去世。秦国越发强大。

燕文公十九年（前343年），齐威王去世。二十八年（前334年），苏秦第一次来到燕国拜见文公，游说文公。文公给他车马、黄金、布帛，并让他前往赵国，赵肃侯重用了苏秦。于是苏秦联合六国实行合纵政策，他成为纵长。秦惠王把他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为妻。

二十九年（前333年），文公去世，太子即位，就是易王。

燕易王刚刚即位，齐宣王趁燕国办丧事的时机攻打燕国，夺取了十座城池；苏秦劝说齐宣王，让齐国归还了占领的燕国的十座城市。十年（前323年），燕君称王。苏秦和燕文公的夫人通奸，他担心被诛杀，就劝易王派他出使齐国施行反间计，想用这个办法扰乱齐国。易王在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燕王哱即位。

燕王哱已经继位，齐国人杀了苏秦。苏秦在燕国时，和燕相子之结为姻亲，因而苏秦的弟弟苏代和子之有交往。等到苏秦死了以后，齐宣王又重用了苏代。燕王哱三年（前318年），燕国和楚、三晋一

起攻打秦国，没能取胜便返回了。子之在燕国做丞相，他位尊权重，决断国事。苏代为了齐国出使燕国，燕王哙问他说：“齐王怎么样？”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燕王哙说：“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不能信任他的大臣。”苏代是想用这样的办法刺激燕王尊重子之。于是燕王非常信任子之。子之因此赠送给苏代一百镒黄金，听凭他使用。

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将国家让给丞相子之吧。人们都说尧是贤能的人，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没有接受，尧拥有禅让天下的美名，实际上也没有失掉天下。如今大王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就拥有与尧相同的品德了。”燕王因此将国家托付给子之，子之的地位就更加尊贵。有人说：“夏禹举荐了益，不久又让启的臣下担任官吏。等到大禹年老的时候，他认为启的臣下没有能力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将君位传给了益。不久启和他结交的党徒攻打益，夺得了国君的位置。天下人都说夏禹名义上是把国君的位置传给了益，而实际是让启自己去夺回。如今大王说是将国家托付给子之，而官吏中没有一个不是太子的亲信，这正是名义上把国家托付给子之，而实际却是让太子掌握权力。”燕王于是把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都收缴上来交给子之。子之面向南坐在君位上，行使君王的权力，而燕王哙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不再处理国家的政事，反而成为臣子，国家的事务完全由子之裁决。

三年，国大乱，百姓恟恐【恟恐：恐惧。】。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飭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徇：示众。】。因搆gòu 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恟dòng 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

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哱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六岁。



周公告爽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三年以后，燕国大乱，百姓都很恐惧。将军市被和太子平一起谋划，将要攻打子之。齐国的诸位将领对齐湣王说：“我们现在趁燕国发生内乱的时机派军队赶去攻打它，燕国一定会被攻破。”齐王因而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即将有义举，打算废弃私情，建立公义，整顿君臣之间的关系，辨明父子之间的地位。我的国家非常小，不配跟随在您的左右。虽然是这样，我也愿意听从太子的命令而行事。”太子于是召集同党、聚合众人。将军市被包围了王宫，攻打子之，没有攻克。将军市被和百姓反过来攻打太子平，将军市被战死，尸体示众。因此造成了燕国国内几个月的动乱，死亡的人有数万，民众都非常恐惧，百姓离心离德。孟轲对齐王说：“如今我们讨伐燕国，正是周文王、周武王成就事业那样的机遇，不可以错失啊。”齐王于是派章子率领五都的士兵，凭借北部边境的军队前去攻打燕国。燕国的士兵不出来迎战，城门也不关闭，燕王嗾死去，齐国的军队大获全胜。燕国子之死后第二年，燕国人共同拥立了太子平，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以后即位，他放低自身并用优厚的待遇招揽贤能的人。燕昭王对郭隗说：“齐国趁我的国家发生内乱而偷袭并攻破燕国，我非常了解燕国很小、力量薄弱，没有足够的能力报仇。然而如果真的能够得到贤能的人一起治理国家，洗雪先王的耻辱，就是我的心愿。先生如果发现可以一起治理国家的贤人，我一定要亲自侍奉他。”郭隗说：“大王您一定要招揽贤人，那就先从我郭隗开始吧。况且比我更贤能的人，难道还会嫌路途有千里那么遥远吗！”于是昭王为郭隗改建了居住的房屋，像对待老师那样侍奉他。乐毅就从魏国前往燕国，邹衍从齐国来到燕国，剧辛从赵国来到燕国，贤士们争着

来到燕国。燕昭王吊唁死者，慰问孤儿，和百姓们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国变得殷实和富裕了，士兵也快乐安逸，不怕战争，于是燕国国君就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国、楚国、韩国、赵国、魏国一起谋划征伐齐国。齐兵战败，齐湣王逃亡到国外。燕军单独追击败逃的士兵，进入齐国的都城临淄，将齐国所有的宝物都掠夺殆尽，放火烧毁了齐国的王宫和宗庙。齐国没有被燕军攻占的城市，只有聊城、莒城、即墨，其余全部归属于燕国，时间长达六年。

燕昭王在位三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惠王即位。

燕惠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和乐毅有嫌隙；等到他即位后，便怀疑乐毅，让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乐毅出逃前往赵国。齐国的田单凭借即墨的兵力打败了燕军，骑劫战死，燕军撤回国内，齐国悉数收复了它原有的城池。齐湣王死在莒城，于是齐国人立湣王的儿子为襄王。

惠王在位七年去世，韩国、魏国、楚国共同攻讨伐燕国。燕武成王即位。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十三年，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今王：当今的国王。此处司马迁延用了燕国旧史原文的称呼。】喜立。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闲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鄆hào，卿秦【卿秦：又作庆秦，燕国将领。】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

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蹴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于郾。乐乘破卿秦于代。乐闲奔赵。廉颇逐之五百余里，围其国【国：指国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燕武成王七年（前265年），齐国的田单讨伐燕国，拔取中阳。十三年（前259年），秦国在长平打败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十四年（前258年），武成王去世，他的儿子孝王即位。

孝王元年（前257年），秦国撤去包围邯郸的军队。孝王在位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当今的君王喜即位。

当今的君王喜四年（前251年），秦昭王去世。燕王命丞相栗腹到赵国去订立友好盟约，栗腹带着五百镒黄金为赵王置酒祝寿。栗腹回来向燕王报告说：“赵王国中的青壮年都死在了长平之战中，剩下的孤儿还没有成人，我们可以趁机讨伐。”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向他询问这件事。乐闲回答说：“赵国是四面受敌的国家，国中的百姓都熟悉军事，不可以攻打它。”燕王说：“我用五个人攻打一个人。”乐闲说：“不可以。”燕王大怒，群臣都认为可以攻打赵国。燕王最终调遣两军士兵，二千乘战车，派栗腹领兵攻打郾邑，派卿秦领兵攻打代地。只有大夫将渠对燕王说：“和人家通好关卡，定好盟约，还用五百镒黄金为人家的君王祝寿，使者回来报告就反过来去攻打，这种做法是不吉利的，进兵不会成功。”燕王没有听从劝告，亲自率领偏军跟随。将渠拉住燕王的印带阻止他说：“大王一定不要亲自前往，去了也不会获得成功。”燕王用脚踢开他。将渠哭着说：“臣下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王啊！”燕军到达宋子，赵国派廉颇统率军队，在郾邑打败了栗腹。乐乘在代地打败了卿秦。乐闲逃奔到赵国。廉颇一直追赶燕军有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都城。燕国人请求讲和，赵国人不同意，一定要将渠出面主持议和。燕王于是让将渠担任丞相，主

持和议的事情。赵国接受了将渠的请求，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

六年，秦灭东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剧辛故居赵，与庞煖xuān 【庞煖：赵国将领。】 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取：俘获。】 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十九年，秦拔赵之邺九城。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

六年（前249年），秦国灭掉东周，设置了三川郡。七年（前248年），秦军攻拔了赵国的榆次等三十七座城，秦国设置了太原郡。九年（前246年），秦王嬴政刚刚即位。十年（前245年），赵国派廉颇领兵攻打繁阳，攻克。赵孝成王去世，悼襄王即位。悼襄王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不听从命令，攻打乐乘，乐乘败走，廉颇逃到魏国的大梁。十二年（前243年），赵国派李牧攻打燕国，拔取了武遂、方城。剧辛从前曾居住在赵国，他和庞煖的关系非常好，后来他逃到燕国。燕王看到赵国屡次被秦国围困，并且廉颇也已经离开，就让庞煖统率军队，想趁赵国处于困境的时候攻打它。燕王询问剧辛，

剧辛说：“庞煖容易对付。”燕王派剧辛带兵攻打赵国，赵国派庞煖迎击，俘获了二万燕军，斩杀了剧辛。秦国拔取魏国的二十座城池，设置了东郡。十九年（前236年），秦国拔取赵国的邺城等九座城池。赵悼襄王去世。二十三年（前232年），燕太子丹被送到秦国做人质，他逃回燕国。二十五年（前230年），秦军俘虏了韩王安，灭掉韩国，设置颍川郡。二十七年（前228年），秦军俘虏赵王迁，灭掉赵国。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国看到秦国即将灭亡六国，秦军已经到达易水，灾祸就要降临到燕国。太子丹暗中培养了二十名壮士，派荆轲到秦国进献督亢的地图，趁机刺杀秦王。秦王察觉，杀掉了荆轲，派将军王翦攻打燕国。二十九年（前226年），秦军攻打并占领了燕国都城蓟城，燕王逃走，迁居至辽东，斩杀了太子丹，并把他的首级献给秦国。三十年（前225年），秦国灭掉魏国。

三十三年（前222年），秦军拔取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这一年，秦国将领王贲也俘获了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mò，内措齐、晋，崎岖【崎岖：喻处境艰难。】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于姬姓独后亡：按：姬姓诸侯国中最后灭亡的是卫国，不是燕国。】，岂非召公之烈邪！

太史公说：召公奭可以说很仁义了！那棵棠梨树被人民怀念，更何况是召公本人呢？燕国在外遭受蛮貉的逼迫，在内受到齐、晋大国的夹击，在强国之间艰难生存，势力最弱小，多次几乎被灭亡。然而国家存在了八九百年的时间，在姬姓诸侯中最后灭亡，难道不是召公创下的功绩吗！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武庚禄父：纣王之子，名禄父，武庚是谥号。】，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驯行：善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令名：美名。】于天下。

管叔鲜和蔡叔度，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的同母兄弟一共有十个人。母亲名叫太姒，是文王的正妻。周文王的大儿子叫伯邑考，二儿子叫武王发，三儿子叫管叔鲜，四儿子叫周公旦，五儿子叫蔡叔度，六儿子叫曹叔振铎，七儿子叫成叔武，八儿子叫霍叔处，九儿子叫康叔封，十儿子叫冉季载。冉季载年纪最小。同母的兄弟十个人，只有武王发和周公旦很贤能，在文王的左右辅佐文王，因此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次子发为太子。等到文王驾崩而太子发继立，就是武王。伯邑考已经在这之前去世。

武王战胜殷纣王，平定天下以后，封赏了功臣和兄弟。于是将管地封给叔鲜，把蔡地封给叔度：让他们二人辅助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共同治理殷的遗民。武王把鲁地封给叔旦，但是让他留在京师辅助周王，就是周公。武王又把曹地封给叔振铎，把成地封给叔武，把霍地封给叔处。当时康叔封和冉季载都还年少，因此未能受封。

武王已经驾崩，成王年纪还小，周公旦独揽国家大权。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的行为对成王不利，就挟持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旦秉承着成王的命令讨伐并诛杀了武庚，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在流放他的时候，给了他十辆车，七十个随从。把殷的遗民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封给了微子启，在宋地，让他们延续殷代的祭祀；一部分封给康叔，建立卫国，并让他成为卫国的国君，就是卫康叔。还把季载封在了冉地。冉季、康叔都有驯良的品行，于是周公举荐康叔担任周朝的司寇，让冉季担任周朝的司空，让他们辅佐周成王治理国家，美名都传于天下。

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率：遵循。】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

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息夫人将归【归：出嫁。】，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繆侯。

繆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蔡侯怒，嫁其弟。齐桓公怒，伐蔡；蔡溃，遂虏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诸侯为蔡谢齐，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庄侯甲午立。

蔡叔度在流放的途中死去。他的儿子名叫胡，胡改变了他父亲在时的行为，遵循德训，实施善行。周公听说以后，便举荐胡担任了鲁国的卿士，鲁国被治理得非常好。于是周公就对成王进言，又把胡封在了蔡地，以供奉蔡叔的祭祀，这就是蔡仲。其他五叔都来到自己的封国，没有担任周天子的官吏。

蔡仲去世，他的儿子蔡伯荒继立。蔡伯荒去世，他的儿子宫侯继立。宫侯去世，他的儿子厉侯继立。厉侯去世，他的儿子武侯继立。武侯在位的时候，周厉王失掉了国家，逃到彘地，周王朝实行共和行政，诸侯大多叛变了周朝。

武侯去世，他的儿子夷侯继立。夷侯十一年（前827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前810年），夷侯去世，他的儿子釐侯所事继立。

釐侯三十九年（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周王室衰败并把都城向东迁徙。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前762年），釐侯去世，他的儿子共侯兴继立。共侯在位二年去世，他的儿子戴侯继立。戴侯在位十年去世，他的儿子宣侯措父继立。

宣侯二十八年（前722年），鲁隐公刚刚继位。三十五年（前715年），宣侯去世，他的儿子桓侯封人继立。桓侯三年（前712年），鲁国人杀掉他们的国君隐公。二十年（前695年），桓侯去世，他的弟弟哀侯献舞继立。

哀侯十一年（前684年），起初，哀侯娶了陈国的女子，息侯也娶了陈国的女子。息夫人出嫁时途经蔡国，蔡侯表现得很不恭敬。息侯大怒，对楚文王请求说：“你来攻打我的国家，我就向蔡国请求救援，蔡国一定会来，楚军趁机攻打蔡国，可以获得战功。”楚文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俘虏了蔡哀侯后回国。哀侯被强制留在楚国九年，最后死在了楚国。哀侯在位共二十年去世。蔡国人立他的儿子肸为国君，就是繆侯。

繆侯把他的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夫人。十八年（前657年），齐桓公和蔡夫人在船上嬉闹，蔡夫人摇晃船身，桓公阻止她，蔡夫人没有停止，桓公大怒，把蔡夫人赶回蔡国，却并未断绝夫妻关系。蔡侯发怒，把妹妹嫁给了别人。齐桓公发怒，讨伐蔡国；蔡国的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于是俘虏了繆侯，齐桓公趁机向南进军到达楚国的邵陵。不久，各诸侯替蔡侯向齐桓公谢罪，齐桓公于是释放了蔡侯。二十九年（前646年），繆侯去世，他的儿子庄侯甲午继立。

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十五年，楚围郑，郑降楚，楚复酈【酈，通“释”。】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其王郢敖而自立，为灵王。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

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献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与。子常谗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

庄侯三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十四年（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二十年（前626年），楚国的太子商臣杀掉他的父亲成王夺得王位。二十五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三十三年（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前612年），庄侯去世，他的儿子文侯申继立。

文侯十四年（前598年），楚庄王讨伐陈国，杀了夏徵舒。十五年（前597年），楚军包围郑国，郑国的国君向楚国投降，楚王再次释放了他。二十年（前592年），文侯去世，他的儿子景侯固继立。

景侯元年（前591年），楚庄王去世。四十九年（前543年），

景侯为太子般迎娶了楚国的女子，而景侯和她私通。太子般杀掉景侯自立为王，就是灵侯。

灵侯二年（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杀掉他的国王郢敖自立为王，就是楚灵王。九年（前534年），陈国的司徒招杀了他的国君哀公。楚国派公子弃疾灭掉陈国并占有了陈国的土地。十二年（前531年），楚灵王因为灵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引诱蔡灵侯来到申地，在那里埋伏士兵，请蔡灵侯饮酒，把蔡灵侯灌醉后杀死了他，还刑杀了蔡灵侯的随从七十人。同时命令公子弃疾包围蔡国。十一月，楚灵王灭掉蔡国，任命公子弃疾为蔡公。

楚国消灭蔡国三年以后，楚国的公子弃疾杀了他的国君灵王登上王位，就是平王。平王于是寻找蔡景侯的小儿子庐，立他为蔡君，就是平侯。这一年，楚王又恢复了陈国。楚平王刚即位的时候，想要与各诸侯亲近，因此重新拥立陈国和蔡国的后代。

平侯在位九年去世，灵侯般的孙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自立，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是隐太子友。隐太子友，是灵侯的太子，平侯继立并杀掉隐太子，因此平侯去世以后，隐太子的儿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并夺取了王位，就是悼侯。悼侯在位三年去世，他的弟弟昭侯申继立。

昭侯十年（前509年），昭侯朝见楚昭王，带着两件美丽又贵重的裘皮大衣，将其中一件献给了楚昭王，而自己穿着另外一件。楚国的丞相子常想要得到皮衣，昭侯没有送给他。子常就在楚昭王面前讲蔡侯的坏话，于是楚昭王把蔡侯扣留在楚国长达三年。蔡昭侯得知自己被扣留的原因以后，便把裘皮大衣献给了子常；子常得到裘皮大衣，就对楚昭王进言从而释放蔡侯回国。蔡侯回国以后就前往晋国，请求和晋国一起讨伐楚国。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蔡侯私于周萇cháng 弘【萇弘：字

叔，周景王、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 以求长于卫；卫使史鰌【史鰌：名鰌，字子鱼，卫国史官。】言康叔之功德，乃长卫。夏，为晋灭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十六年，楚令尹【楚令尹：此时楚国的令尹是子西。】为其民泣以谋蔡，蔡昭侯惧。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

成侯四年，宋灭曹。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三年，楚灭陈。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后陈灭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有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昭侯十三年（前506年）春季，他和卫灵公在邵陵举行会盟。蔡侯暗中收买了周的大夫苌弘，请求让蔡国在会盟时排在卫国的前面；卫国派史官鰌申称赞了卫国始祖康叔的功德，于是将卫国排在前面。夏季，蔡国帮助晋国消灭了沈国，楚国大怒，攻打蔡国。蔡昭侯把儿子送到吴国当人质，请求共同讨伐楚国。冬季，蔡国和吴王阖闾共同出兵打败了楚军，攻入郢都。蔡侯怨恨子常，子常十分恐惧，逃奔郑国。昭侯十四年（前505年），吴国撤兵，楚昭王恢复了楚国。昭侯

十六年（前503年），楚国的令尹为他的人民遭到吴、蔡的杀戮而哭泣，谋划攻打蔡国，蔡昭侯很害怕。昭侯二十六年（前493年），孔子前往蔡国。楚昭王讨伐蔡国，蔡国恐惧，便向吴国告急。吴王认为蔡国的都城距离吴国路途遥远，约蔡侯迁都以靠近吴国，从而方便救援；昭侯私下同意，没有和大夫们商量。吴国派军队前来救援，趁机把蔡国的都城迁到州来。二十八年（前491年），蔡昭侯准备朝见吴王，大夫们担心他再次迁都，便派一个叫利的贼寇杀了昭侯；不久，大夫们又杀掉贼寇利推卸罪责，然后他们拥立昭侯的儿子朔，就是成侯。

成侯四年（前487年），宋国灭掉曹国。十年（前481年），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简公。十三年（前478年），楚国灭掉陈国。十九年（前472年），成侯去世，他的儿子声侯产继立。声侯在位十五年去世，他的儿子元侯继立。元侯在位六年去世，他的儿子侯齐继立。蔡侯齐四年（前447年），楚惠王灭掉蔡国，蔡侯齐逃走，蔡国便断绝了祭祀。蔡国比陈国晚灭亡三十三年。

伯邑考，他的后代不知道被封在了哪里。武王发，他的后代为周王，在《本纪》中有记载。管叔鲜发动叛乱，被诛杀，没有后代。周公旦，他的后人为鲁侯，在《鲁周公世家》中有记载。蔡叔度，他的后人为蔡侯，在《管蔡世家》中有记载。曹叔振铎，他的后人为曹侯，在《管蔡世家》中有记载。成叔武，他的后人没有记载。霍叔处，他的后人是霍侯，在晋献公时被灭。康叔封，他的后人为卫侯，在《卫康叔世家》中有记载。冉季载，他的后人没有记载。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拂：通“弼”。】，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太史公说：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没什么值得记录的。然而周武王驾崩，成王年纪还小，天下人都心存疑虑，全靠同母的弟弟成叔、

冉季等十个人的辅助，所以诸侯最终都尊崇周室，因此在《世家》中有记载。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咺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缪公。缪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四十六年【四十六年：按：后文华父督弑宋殇公事当在曹桓公四十七年。】，宋华父督【华父督：名督，字华父，宋戴公之孙，好父说之子，宋国太宰。】弑其君殇公，及孔父【孔父：孔父嘉，宋国司马，孔子祖先。】。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

曹叔振铎，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攻克殷纣王后，把叔振铎封在了曹地。

叔振铎去世，他的儿子太伯脾继立。太伯去世，他的儿子仲君平继立。仲君平去世，他的儿子宫伯侯继立。宫伯侯去世，他的儿子孝伯云继立。孝伯云去世，他的儿子夷伯喜继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逃到了彘地。

夷伯在位三十年去世，他的弟弟幽伯彊继立。幽伯九年，他的弟弟苏杀掉幽伯取代了他，就是戴伯。戴伯元年（前825年），周宣王已经即位三年。三十年（前796年），戴伯去世，他的儿子惠伯兕继立。

惠伯二十五年（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王室顺势向东迁徙，王室的力量日益卑微，诸侯纷纷背叛了周室。秦国开始位列诸侯。

三十六年（前760年），惠伯去世，他的儿子石甫继立，他的弟弟武杀了石甫夺得君位，就是繆公。繆公在位三年去世，他的儿子桓公终生继立。

桓公三十五年（前722年），鲁隐公即位。四十五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隐公。四十六年（前711年），宋国的华父督杀了他的国君殇公，以及大夫孔父。五十五年（前702年），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庄公夕姑继立。

庄公二十三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在诸侯中称霸。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釐负羁【釐负羁：曹国大夫。】谏，不听，私善于重耳。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虏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间。或说晋文公曰：“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今君囚曹君，灭同姓，何以令于诸侯？”晋乃复归共公。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

成公三年，晋厉公伐曹，虜成公以归，已复释之。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须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岁，宋、卫、陈、郑皆火。

三十一年（前671年），庄公去世，他的儿子釐公夷继立。釐公在位九年去世，他的儿子昭公班继立。昭公六年（前656年），齐桓公打败蔡国，于是来到楚国的邵陵。九年（前653年），昭公去世，他的儿子共公襄继立。

共公十六年（前637年）。起初，晋国的公子重耳在逃亡的时候路过曹国，曹国的国君对待重耳很无礼，想要观看重耳长在一起的肋骨。釐负羁劝谏，曹君没有听从，于是釐负羁私下亲近重耳。二十一年（前632年），晋文公重耳讨伐曹国，俘虏了曹共公后返回，下令晋军不许进入釐负羁家族居住的地方。有人对晋文公说：“从前齐桓公和诸侯举行会盟，恢复了异姓国家；如今您囚禁了曹君，灭亡同姓国家，凭什么向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呢？”晋文公于是将共公释放回国。

二十五年（前628年），晋文公去世。三十五年（前618年），共公去世，他的儿子文公寿继立。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宣公彊继立。宣公在位十七年去世，他的弟弟成公负刍继立。

成公三年（前575年），晋厉公讨伐曹国，俘虏成公后返回，不久又释放了他。五年（前573年），晋国的栾书、中行偃命令程滑杀了他们的国君厉公。二十三年（前555年），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武公胜继立。武公二十六年（前529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掉他的国君灵王取代他成为国君。二十七年（前528年），武公去世，他的儿子平公须继立。平公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儿子悼公午继立。这一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了火灾。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死于宋，归葬。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彊，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孙彊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伯阳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

公孙彊言霸说于曹伯。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干：犯。】宋。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彊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

悼公八年（前516年），宋景公即位。九年（前515年），悼公到宋国朝见景公，宋国囚禁了他；曹国的人拥立悼公的弟弟野成为国君，就是声公。悼公最后死在了宋国，他的尸体被送回曹国安葬。

声公五年（前510年），平公的弟弟通杀掉声公夺得了国君的位置，就是隐公。隐公四年（前506年），声公的弟弟露杀掉隐公夺得君位，就是靖公。靖公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儿子伯阳继立。

伯阳三年（前499年），曹国有个人梦到很多君子站在祭祀土地神的社宫中，谋划要灭亡曹国；曹叔振铎阻止他们，请求等待公孙彊，君子们都同意了。天亮以后，这个人在整个曹国寻找公孙彊，都没发现这个人。做梦的人告诉他的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要是听说公孙彊当政了，就一定要离开曹国，避开曹国灭亡的祸患。”等到伯阳即位，爱好打猎。六年（前496），曹国的乡下有个名叫公孙彊的人也喜欢打猎，猎获白雁以后就献给了伯阳，并和伯阳讨论打猎的事情，伯阳于是向他请教政事。伯阳十分高兴，公孙彊得宠，伯阳任

命他为司城官，参预国家的政事。做梦人的儿子于是便逃走了。

公孙彊向曹伯述说称霸的建议。十四年（前488年），曹伯听从公孙彊的建议，于是背叛晋国，侵扰宋国。宋景公讨伐曹国，晋国人没有派兵救援。十五年（前487年），宋国灭掉曹国，将曹伯阳和公孙彊俘虏到宋国并杀了他们。曹国于是断绝了祭祀，国家灭亡。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僇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孙彊不修厥政，叔铎之祀忽诸【忽诸：忽然。】。

太史公说：我找寻曹共公不用釐负羁的原因，于是知道手下乘坐的带帷幕车的就有三百人，我知道他只是没有树立德政。等到出现振铎阻止君子谋划亡曹的梦，难道这不是想要延长曹国的祭祀吗？如果公孙彊没有修整他的霸道政治，曹叔振铎的祭祀就不会突然灭绝。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陈胡公满【陈胡公满：陈国始封国君，妫姓，名满，胡字为谥。】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妫：妫水入黄河之处。】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陈胡公满，是虞帝舜的后代。从前舜还是平民时，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在妫汭居住，他的后代就用这个地名当姓氏，姓了妫。舜去世之后，将天下禅让给了夏禹，自己的儿子商均则被封为诸侯。夏朝后期，舜后人的侯位时失时续。到了周武王灭掉殷纣王时，又再次寻求舜的子孙后代，找到了妫满，将他封在陈地，以供奉舜帝的祭祀，这便是胡公。

胡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申公犀侯继位。申公去世后，他的弟弟相公皋羊继位。相公去世后，立申公的儿子突，即孝公。孝公去世后，

其子慎公圉戎继位。慎公在位时，正值周厉王当政。慎公去世后，其子幽公宁继位。

幽公十二年（前843年），周厉王逃至彘地。

二十三年（前832年），幽公去世，其子釐公孝继位。釐公六年（前826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前796年），釐公去世，其子武公灵继位。武公在位十五年去世，其子夷公说继位。这一年，周幽王即位。夷公在位三年去世，其弟平公燮继位。平公七年（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周王朝都城东迁。秦国开始成为诸侯。

二十三年（前755年），平公去世，其子文公圉继位。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tuó，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太岳：即四岳，传说是共工的后裔，辅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吕，赐姜姓。】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强。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文公元年（前754年），娶了蔡国的女子为妻，生下儿子叫佗。十年（前745年），文公去世，他的长子桓公鲍继位。

桓公二十三年（前722年），鲁隐公刚刚即位不久。二十六年（前719年），卫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州吁。三十三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隐公。

三十八年（前707年）正月甲戌日或己丑日，桓公鲍去世。由于他弟弟佗的母亲是蔡国人，因此蔡国人为了佗而杀了五父和桓公的太子免，拥立佗继位，便是厉公。桓公病重的时候内乱就发生了，国民纷纷离散，因此再次发来讣告。

厉公二年（前705年），生下儿子敬仲完。正巧周太史经过陈国，陈厉公让他用《周易》为自己的儿子占卜，得到的卦象是从《观》卦变成《否》卦，周太史说：“这是国家的祥兆，利于作天子之宾。他可能会替代陈氏而自己享有国家吧？不是在陈国这里，或许会在他国？此事不会发生在他在世时，可能发生在他的子孙之时。如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一定是姜姓国家。姜姓是太岳的后代。事物不能两者并大，待到陈国衰亡了，他才会强盛吧？”

陈厉公娶了蔡国女子为妻，蔡女与蔡国人通奸，厉公也曾数次前往蔡国与其他女人淫乱。七年（前700年），被厉公所杀的桓公太子免的三个弟弟，老大叫跃，老二叫林，最小的叫杵臼，合谋叫蔡国人用美女引诱厉公来到蔡国，之后与蔡国人一起杀死了厉公而拥立跃，就是利公。利公，是桓公的儿子。利公仅在位五个月便去世了，二弟林继位，就是庄公。庄公在位七年去世，最小的弟弟杵臼继位，就是宣公。

宣公三年（前690年），楚武王去世，楚国开始逐渐强大。十七年（前676年），周惠王娶了陈国的女子当王后。

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完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檐：负荷。】，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京：大。】。”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辕涛涂。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六年，楚伐陈。十年，陈及楚平。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泄冶：陈国大夫。】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廐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二十一年（前672年），宣公之后又娶了个宠妃，生了个儿子名叫款，宣公想要立款为太子，于是杀了太子御寇。御寇一直都很喜欢厉公之子完，完担心祸事波及自己，于是逃奔齐国。齐桓公打算任命陈完为卿，陈完回答说：“我作为一个寄居他国的臣子，有幸能免于劳役，就是您给我的恩惠了，我不敢再担任高官。”齐桓公于是让他

担任工正官。齐懿仲打算将女儿嫁给陈完，占卜这件事，得到的卦辞说：“此对夫妻好比是雌雄凤凰鸟比翼双飞，鸣叫声锵锵有力。妣姓的后人，将在姜姓的国家发展壮大起来。五代以后就能够昌盛，职位可与正卿并驾齐驱。八代之后，无人能有他那么强大。”

三十七年（前656年），齐桓公攻打蔡国，蔡军战败；齐国乘胜向南侵入楚国境内，直至邵陵，在回来的途中经过陈国。陈国大夫辕涛涂嫌齐军会骚扰陈国，于是骗齐兵走东边的道路。而东边的道路十分险恶，桓公因此大怒，将陈国大夫辕涛涂抓了起来。这一年，晋献公将太子申生杀死了。

四十五年（前648年），宣公去世，其子款继位，便是穆公。穆公五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十六年（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了楚军。这一年，穆公去世，其子共公朔继位。陈共公六年（前626年），楚太子商臣杀了父亲成王，自立为王，便是穆王。十一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十八年（前614年），共公去世，其子灵公平国继位。

陈灵公元年（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六年（前608年），楚国攻打陈国。十年（前604年），陈国与楚国议和。

十四年（前600年），陈灵公和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姬通奸，而且穿着夏姬的内衣公然在朝廷上嬉笑。大夫泄冶进谏说：“君主与大臣都淫乱好色，百姓们怎能不效仿呢？”陈灵公将这些话告诉了孔宁、仪行父，二人请求杀掉泄冶，陈灵公并没有制止他们，于是他们杀了泄冶。十五年（前599年），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在夏氏家饮酒取乐，陈灵公对孔宁和仪行父开玩笑说：“徵舒长得很像你们。”二人回答说：“他长得也很像您。”徵舒大怒。陈灵公喝完酒后出来，徵舒埋伏在马房门口用弓弩射死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全都逃奔楚国，而陈灵公的太子午则逃奔晋国。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从前曾是陈国大夫。夏姬，是御叔的妻子，徵舒的母亲。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申叔时：楚国大夫。】使于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倍：通“背”。】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陈。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兵去。

哀公三年，楚围陈，复释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郢敖自立，为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颍颥之族。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sǒu，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后，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

陈成公元年（前598年）冬季，楚庄王以夏徵舒杀死陈灵公为由，率领诸侯讨伐陈国。并对陈国人说：“不要害怕，我只是来诛杀夏徵舒而已。”可是楚庄王杀死夏徵舒后，却趁机占领了陈国，将它

改成了楚国的一个县，楚国群臣为此都表示庆贺。申叔时出使齐国返回，只有他不来祝贺。楚庄王问他原因，申叔时回答说：“俗语说得好，牵牛的人踩踏了别人家的田地，田地的主人就夺走了他的牛。踩踏田地确实不对，可是田地的主人却因此而夺走了人家的牛，不也很过分吗？如今大王您因为夏徵舒这个贼臣杀死了君主，所以征集诸侯的军队，打着正义的旗号攻打他，可是杀死夏徵舒后却顺势占领了陈国，由于贪图陈国的土地而将其据为己有，那么今后您还凭什么号令天下！因此我没来庆贺。”楚庄王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从晋国迎回陈灵公的太子妫午并立其为国君，让他像以前一样治理陈国，便是成公。孔子在阅读史书时看到楚国恢复陈国的史事，说：“楚庄王好贤明啊！轻视占有一个千乘的国家而重视申叔时的一番有益之言。”

八年（前591年），楚庄王去世。二十九年（前570年），陈国违背了与楚国订立的盟约。三十年（前569年），楚共王攻打陈国。这一年，陈成公去世，其子哀公弱继位。楚国因陈国办理丧事，于是撤兵回国了。

哀公三年（前566年），楚军包围陈国，后来又再次撤兵饶过了陈国。二十八年（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杀死楚王郢敖并自立为王，便是灵王。

三十四年（前535年），起初，哀公娶了郑国的女子为妻，长姬生下悼太子师，少姬生下儿子偃。哀公还有两个爱妾，长妾生了个儿子叫留，少妾生了个儿子叫胜。哀公最宠爱留，将其托付给了自己的弟弟司徒招。哀公生了病，三月，招杀了悼太子，拥立留成为太子。哀公大怒，打算杀死招，而招发兵围住哀公，后来哀公自缢而死。招最终拥立留当了陈国国君。四月，陈国派使节到楚国报丧。楚灵王听说陈国发生了内乱，于是杀死了陈国的使节，派遣公子弃疾发兵讨伐陈国，陈国国君留逃奔郑国。九月，楚国包围陈国。十一月，灭掉陈国。楚灵王让公子弃疾当了陈公。

招杀死悼太子时，悼太子的儿子叫吴，出逃投奔晋国。晋平公问太史赵说：“陈国真的要灭亡了吗？”太史赵回答说：“陈国，是颛顼的后代。待陈氏在齐国得到政权时，最终才会灭亡。陈国祖先从幕一直传到瞽瞍，都没有违抗天命。舜注重发扬明德。到了遂，世代恪守其道。到胡公时期，周天子赐姓氏给他，命他祭祀虞帝舜。而且盛德的帝王后代，必定会相传至百世。虞舜的世系还未到百世，也许会在齐国继续发展吧？”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阖閼hé 閼lǔ 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楚王：指楚昭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綰，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楚灵王灭掉陈国五年之后，楚公子弃疾杀了灵王并自立为君，便

是平王。平王刚刚即位，想要得到各诸侯的拥护与支持，于是找到了从前陈国悼太子师的儿子吴，拥立他为陈侯，便是惠公。惠公即位后，上溯到陈哀公去世的那一年为元年，此时惠公的在位时间其实空借了五年。

惠公十年（前524年），陈国发生了火灾。十五年（前519年），吴王僚派公子光攻打陈国，占领了胡、沈二地后返回。二十八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大夫伍子胥打败楚国，攻入了郢都。这一年，惠公去世，其子怀公柳继位。

怀公元年（前505年），吴国攻破了楚国，吴王在郢都，召见陈怀公。陈怀公想要前往，陈国的大夫们说：“吴王最近十分得意，楚王虽然逃亡，但与陈国还是有旧交情的，我们不能违背陈楚之交。”陈怀公于是以生病为借口婉言谢绝了吴王。四年（前502年），吴王又一次召见怀公。怀公惧怕，前往吴国。吴王生气怀公上次没有来，扣留了他，最终怀公死在了吴国。陈国人于是拥立怀公的儿子越，便是湣公。

湣公六年（前496年），孔子来到陈国。吴王夫差攻打陈国，攻取了陈国三座城邑后返回。十三年（前489年），吴王再次来攻打陈国，陈国于是向楚国告急求救，楚昭王派兵援救，军队驻扎在城父，吴军因此撤退。这一年，楚昭王在城父去世。当时孔子仍在陈国。十五年（前487年），宋国灭掉了曹国。十六年（前486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齐军，派人召见陈湣公。陈湣公害怕，去了吴国。楚国讨伐陈国。二十一年（前481年），齐国大夫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二十三年（前479年），楚国的白公胜杀了令尹子西、子綰，并袭击楚惠王。后来楚国叶公打败了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前478年），楚惠王复国，举兵北伐，杀了陈湣公，于是灭掉了陈国，并吞并了陈国的国土。这一年，孔子逝世。

杞【札：古国名，姁姓。】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勾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

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楚惠王灭陈：楚惠王灭陈事在杞湣公九年，此误。】。十六年，湣公弟阍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后陈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杞国的东楼公，是夏朝大禹的后代。商朝时，其封国时断时续。周武王灭掉商纣王之后，寻求禹的后人，找到了东楼公，把他封到杞地，以供奉夏后氏的祭祀。

东楼公生了儿子西楼公，西楼公生了儿子题公，题公生了儿子谋娶公。谋娶公在位时正值周厉王当政。谋娶公生了儿子武公。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去世，其子靖公继立。靖公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其子共公继立。共公在位八年去世，其子德公继立。德公在位十八年去世，他的弟弟桓公姑容继立。桓公在位十七年去世，其子孝公勾继立。孝公在位十七年去世，其弟文公益姑继立。文公在位十四年去世，其弟平公郁继立。平公在位十八年去世，其子悼公成继立。悼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其子隐公乞继立。七月，隐公的弟弟杀了隐公自立为君，便是釐公。

釐公在位十九年去世，其子湣公继立。湣公在位第十五年时，楚惠王灭掉了陈国。湣公十六年（前471年），湣公的弟弟阍路杀了湣公自立为君，便是哀公。哀公在位十年去世，湣公的儿子敫继立，便是出公。出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其子简公继立。简公即位这一年，是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国灭掉了杞国。杞国比陈国晚灭亡了三十四年。杞国是个小国，其事迹不值得称道论述。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后稷：传说为舜时大臣，周朝始祖。】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kuí、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滕、薛、驸，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江：古国名，嬴姓。】、黄【黄：古国名，嬴姓。】、胡【胡：古国名，姬姓。】、沈【沈：古国名，姬姓。】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

舜的后代，被周武王封于陈，到楚惠王时被灭掉了，有《陈杞世家》记载。禹的后代，被周武王封在杞，楚惠王灭掉杞国，有《陈杞世家》记载。契的后代为商朝王族，有《殷本纪》记载。商朝灭亡后，周将其后代封于宋，齐湣王灭掉了宋国，有《宋微子世家》记载。后稷的后代是周朝的王族，秦昭王灭掉周朝，有《周本纪》记载。皋陶的后代，有的被封在了英、六地，楚穆王灭掉了他们，未留下谱牒记载。伯夷的后代，至周武王时又被封于齐，称为太公望，后被陈氏灭掉，有《齐太公世家》记载。伯翳的后代，到周平王时被封

于秦国，项羽灭掉了秦国，有《秦本纪》记载。垂、益、夔、龙，他们的后代不知被封在何处，没有任何记载。以上这十一人，均为唐、虞时期的有功德之臣；其中五人的后代都做过帝王，其余都是显赫的诸侯。滕、薛、骆，分别是夏、商、周三代时所分封的小国，国家很小，不足挂齿，因此在这里不加以论述了。

周武王时期，封侯封伯的还有一千多人。待到周幽王、厉王之后，诸侯之间相互攻打吞并。江、黄、胡、沈之类的小国，不计其数，因此就不在传中过多记述了。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血食：享受祭祀。】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句践兴。

太史公说：舜帝的道德可谓是达到极点了啊！将帝位禅让给了夏禹，而后代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仍然能够享受祭祀。等到楚国灭掉陈国以后，大夫田常在齐国取得了政权，终于还是建立了一个封国，百代都未断绝，子孙众多，被赐予封地的也不乏其人。至于夏禹，他的子孙后代在周朝就是杞国的国君，十分弱小，不值一提。楚惠王灭掉杞国之后，夏禹的后代越王句践又振兴起来了。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集：通“辑”，和睦，安抚。】，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申：再三。】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

卫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康叔之下还有个弟弟叫冉季，年龄最小。

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后，重新将商代的遗民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与诸侯地位相等，以便使他可以继续祭祀其祖先，世代相传下去。由于武庚还没有被彻底安抚，周武王担心他有叛逆之心，于是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监视和辅佐他，以安抚他的百姓。武王去世之后，成王尚且年幼。周公旦便代替成王治理国家，主持国家的朝政。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旦，于是与武庚禄父联合起来发动叛乱，想要攻打洛邑。周公旦以成王的名义发布命令，兴师讨伐殷国，杀死

了武庚禄父、管叔，放逐了蔡叔，又将武庚禄父的殷代遗民封给了康叔，立他为卫国国君，居住在黄河、淇水之间的商朝旧都殷墟。

周公旦担忧康叔年轻，因此反复告诫康叔说：“你一定要找到商朝有贤能的君子长者，向这些人询问商朝兴亡的原因，并且务必要关心爱护自己的子民。”周公旦又告诉康叔，纣王灭亡的原因是他饮酒过度，醉酒误事，宠信妇人，因此纣王的乱亡是从喝酒开始的。为此周公旦撰写了《梓材》，明示治国者应当效法的施政准则。因此称这些文告为《康诰》《酒诰》《梓材》，用以教导康叔。康叔前往封国，遵照周公旦的教导，能够安抚他的臣民，百姓十分高兴。

周成王长大之后，亲自掌管了掌权，周公旦向成王举荐康叔担任周朝的司寇，成王赏赐给卫国许多宝器、祭器，以彰明康叔的德行。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羡：通“埏”，墓道。】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

康叔逝去后，其子康伯继立。康伯去世，其子考伯继立。考伯去

世后，其子嗣伯继立。嗣伯去世，其子庚伯继立。庚伯去世后，其子靖伯继立。靖伯去世，其子贞伯继立。贞伯去世，其子顷侯继立。

顷侯用厚礼贿赂周夷王，周夷王因此命令卫国国君改称侯爵。顷侯在位十二年去世，其子釐侯立为国君。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逃投奔到彘地，周朝由召公、周公共同治理，号称“共和”行政。釐侯二十八年（前827年），周宣王继位为周天子。

四十二年，釐侯去世，太子共伯馀继位。共伯的弟弟和深受釐侯的宠爱，釐侯曾给了和许多财宝；和使用釐侯给的这些财宝收买一些武士，在釐侯的墓地偷袭共伯，共伯跑进釐侯的墓道自杀身亡。卫国人因此将共伯葬在了釐侯的坟墓旁，谥号为共伯，而拥立和当了卫侯，便是武公。

武公即位后，整饬了康叔时的政务，百姓和睦安乐。四十二年（前771年），犬戎杀了周幽王，武公率领军队前往帮助周室平叛戎乱，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周平王因此册封武公为公爵。五十五年（前758年），武公去世，其子庄公扬立为国君。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庄公使将。石碏què 【石碏：卫国大臣。】 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陈，详【详：通“佯”，假装。】为善州吁。至郑郊，石碏

与陈侯共谋，使右宰醜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庄公五年（前753年），娶了齐国女子为妻，齐夫人长得很好却无子。庄公后来又娶了一个陈国女子为妻，陈夫人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了。陈夫人的妹妹也得到了庄公的宠幸，并生下了个儿子名完。完的母亲死后，庄公便让齐夫人代为抚养，并立完为太子。庄公还有个宠妾，生了个儿子叫州吁。庄公十八年（前740年），州吁已长大成人，他喜欢军事，庄公便让他当了将领。石碏于是向庄公进谏说：“妾所生的儿子喜好军事，您就让他当了将领，祸乱会从此兴起。”庄公并未听从石碏的话。二十三年（前735年），庄公去世，太子完继位，便是桓公。

桓公二年（前733年），由于他的弟弟州吁骄横奢侈，他罢黜了弟弟的职务，州吁出逃投奔他国。十三年（前722年），郑伯的弟弟段攻打哥哥，未取胜，也逃亡了，州吁就请求与他结成好友。十六年（前719年），州吁召集卫国逃亡的人一起杀了桓公，并自立为卫国内国君。为了友人郑伯的弟弟段，州吁想要攻打郑国，并请求宋国、陈国、蔡国与他一起支持段，这三个国家都答应了州吁的请求。州吁刚刚即位，穷兵黩武，且杀害了桓公，卫国人人都很讨厌他。石碏于是就借助桓公的母亲家在陈国，假装与州吁表示亲善。待州吁抵达郑国国都的郊野时，石碏与陈侯合谋杀掉州吁，他们派一个名为醜的右宰给州吁进献食品，趁机在濮水杀了州吁，而后从邢国迎回桓公的弟弟晋并立他为国君，便是宣公。

宣公七年，鲁弑其君隐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十年，晋曲沃庄伯弑其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jí，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

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遮：阻拦。】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奔齐。

宣公七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隐公。九年（前710年），宋督杀了自己的国君殇公，以及孔父。十年（前709年），晋国曲沃庄伯也杀了自己的国君哀侯。

十八年（前701年），起初，宣公十分宠爱夫人夷姜，夷姜为他生了个儿子叫伋，宣公立伋为太子，并让右公子教导他。右公子替太子娶了一个齐国的女子，但还没有举行婚礼，宣公见这个将要成为太子妻子的女子长得很美，很是喜欢，就自己娶了过来，而为太子另外娶了其他的女子。宣公得到齐女后，齐女生子寿与子朔，宣公让左公子教导这两个儿子。太子伋的母亲夷姜去世后，宣公的正夫人与子朔一起在宣公面前进谗言污陷太子伋。宣公原本就因自己抢夺了太子的妻子，心里很厌恶太子，想要废黜太子。等听到有人说太子很坏时，宣公大怒，于是让太子伋出使齐国，并暗中命令盗贼在边境线上拦截并杀死太子伋。宣公给了太子一面白旄，并告诉边境的盗贼看见手拿白旄的人就将其杀掉。太子将要出发时，子朔的哥哥子寿，即太子的异母弟弟，知道子朔陷害太子以及宣公打算杀死太子之事，于是告诫太子说：“边境的盗贼只要见到太子你手拿白旄，便会杀死你，太子你万万不能去。”太子说：“违逆父亲的命令而保住性命，这绝对

不可以。”太子说完就出发前往齐国了。子寿见太子不听自己的劝诫，于是偷走了太子的白旄先行赶到边境。边境的盗贼看见真的手持白旄的人到来，立即就将其杀死了。子寿被杀死后，太子伋很快也赶到了边境，对盗贼说：“你们应该杀的人而是我啊。”盗贼又杀了太子伋，并报告给了宣公，宣公于是立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前700年），宣公去世，太子朔立为国君，便是惠公。

左、右公子对子朔被立为国君感到不平。惠公四年（前696年），左、右公子怨恨惠公谗杀原来的太子伋而自立为君，于是起兵发动暴乱，攻打惠公，拥立太子伋的弟弟黔牟为君，惠公被迫逃往齐国。

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周惠王奔温，卫、燕立惠王弟穰为王。二十九年，郑复纳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亦立。

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发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鹤，鹤可令击翟。”翟于是遂入，杀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燬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

初，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

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为戴公。戴公卒，复立其弟燬为文公。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平罪：公平地治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收：笼络。】卫民。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无礼。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郑立。

卫国君主黔牟在位第八年（前689年）时，齐襄公奉周天子之命率领各诸侯共同讨伐卫国，护送卫惠公回国，杀死了左、右公子。卫国君主黔牟逃亡到周，惠公重新成为卫国国君。惠公继位三年（前696年）时出国逃亡，在外流亡八年后又回国复位，与之前加在一起共计十三年。

二十五年（前675年），卫惠公怨恨周室容纳安置黔牟，与燕国联合攻打周。周惠王逃亡到温，卫国与燕国共同拥立周惠王的弟弟赧为周王。二十九年（前671年），郑国又将周惠王送回周京。三十一年（前669年），卫惠公去世，其子懿公赤继立。

懿公即位后，爱好养鹤，奢侈荒淫无度。九年（前660年），翟攻打卫国，卫懿公想要派兵抵抗，可是有的士兵背叛了他。大臣说：“国君喜欢养鹤，鹤能够听您的命令去抗击翟人吧！”于是翟人攻入卫国国都，杀死了懿公。

懿公被立为国君，臣民心里都不服。从懿公的父亲惠公朔进谗言杀害太子伋夺取君位到懿公，百姓与大臣一直都想推翻他们，这回终于灭掉了惠公的后代而改立黔牟的弟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国君，便是戴公。

戴公申在即位的第一年就去世了。齐桓公因看到卫国发生多次动乱，于是率领诸侯攻打翟人，帮助卫国在楚丘筑城，拥立戴公的弟弟

燬为卫国国君，便是文公。文公曾因卫国发生内乱逃至齐国，现在齐国人将他送回了卫国。

起初，翟人杀死懿公，卫国人怜悯他，想要再立被宣公谋害的太子伋的后代，可是伋的儿子已去世，而代替伋死去的子寿又没有儿子。太子伋有两个同母的弟弟：其中一个叫黔牟，黔牟曾经代替惠公成为国君，当了八年国君后又被惠公赶出卫国；另一个叫昭伯。昭伯与黔牟都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因此卫国人立了昭伯的儿子申为戴公。戴公去世后，卫国人又立他的弟弟燬为文公。

文公刚刚即位时，减轻赋税，公平治罪，并亲自参加劳作，与百姓们一起承受艰苦的条件，以此来赢得卫国的民心。

十六年（前644年），晋国公子重耳途经卫国，文公没有以礼相待。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去世，其子成公郑继立。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于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救宋。征师于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咺xuān 攻成公，成公出奔。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咺，卫君瑕出奔。七年，晋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齐邴歆chù 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遯sù 立。

穆公二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三年，楚庄王围郑，郑降，复释之。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复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献公衎立。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孙文子：即孙林父，

孙良父之子。】、宁惠子食，皆往。日旰【旰：晚上。】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

成公三年（前632年），晋国想要向卫国借路援救宋国，卫成公没答应。晋国改道从南河渡过，前去救援宋国。晋国又向卫国征集士兵，卫国的大夫们想答应，可是卫成公却不肯。卫国大夫元咺发兵讨伐成公，成公逃亡到国外。晋文公重耳率军攻打卫国，将卫国的一些土地分给了宋国，这是为了报以前路过卫国时文公没有礼遇他以及不救宋国之仇。卫成公于是出逃投奔陈国。两年以后，成公请求周天子帮助他回国，与晋文公会面。晋国派人想用毒酒毒死卫成公，成公贿赂了周室负责下毒一事的人，让他少放些毒药，这才得以不死。很快，周天子替成公向晋文公求情，成公终于被送回了卫国，成公回国后就杀死了大夫元咺，卫君瑕逃亡他国。七年（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十二年（前623年），成公朝见晋襄公。十四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二十六年（前609年），齐国邢公杀了自己的国君懿公。三十五年（前600年），成公去世，其子穆公蒯继立。

穆公二年（前598年），楚庄王攻打陈国，杀了夏徵舒。三年（前597年），楚庄王包围了郑国，郑国国君投降，楚庄王又释放了他。十一年（前589年），孙良夫为援救鲁国而攻打齐国，收复了被齐国占领的土地。穆公去世后，其子定公臧继立。定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其子献公衎继立。

献公十三年（前576年），献公命令师曹教宫中的妾弹琴，由于妾弹琴弹得不好，师曹打了她。妾倚仗献公对她的宠爱而在献公面前诬陷师曹，献公也打鞭了师曹三百下。十八年（前571年），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参加宴会，两人如期而至。天色已经很晚了，献公

还未宴请他们，却到园林射雁去了。两人只好跟着献公到园林去，献公没有脱掉射服就与他们谈话。两人很生气，回到宿邑去了。孙文子的儿子曾多次侍候献公宴饮，献公曾让师曹唱《巧言》的最后一章。师曹很痛恨献公曾经鞭笞他三百下，就唱了那章诗，想激怒孙文子，从而报复卫献公。孙文子将这件事告诉了卫大夫蘧伯玉，伯玉说：“我不知晓。”于是孙文子攻打并驱逐了献公。献公逃奔齐国，齐国将卫献公安置在了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同拥立定公的弟弟秋为卫国国君，便是殇公。

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十二年，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献公后元年，诛宁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鳅，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襄公称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于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

灵公五年，朝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南子：宋国贵族之女。】有恶，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戏阳邀谋，朝，使杀夫人。戏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赵氏：指赵简子。】。

殇公秋即位后，将孙文子林父封在宿地。十二年（前547年），宁喜与孙林父因争宠而相互憎恶，殇公令宁喜攻打孙林父。林父逃奔晋国，又请求晋国将卫献公护送回国。卫献公当时在齐国，齐景公听说了这个消息，便与卫献公一同到晋国请求将卫献公护送回国。晋国为了攻打卫国，诱使卫国订立盟约。卫殇公前往晋国会见晋平公，晋平公捉住了卫殇公和宁喜，重新将卫献公护送回国。献公在外流亡了十二年后才又回到卫国。

献公后元元年（前546年），杀死了宁喜。

三年（前544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途经卫国，见到大夫蘧伯玉与史鳅，说：“卫国有很多的君子，所以卫国不会有大的灾难。”他又路过宿邑，孙林父为他击磬，他说：“不快乐，乐声太悲伤了，使卫国动乱的就是这里了。”这一年，献公去世，其子襄公恶继立。

襄公六年（前538年），楚灵王与各诸侯会盟，襄公称病未去赴会。

九年（前535年），襄公去世。起初，襄公有个小妾，襄公宠幸她，她便有了身孕，然后梦见有人对她说：“我是康叔，让你的儿子一定要当上卫国的国君，你的儿子应该叫‘元’。”小妾醒后感到很惊异，便询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国的始祖。”待到小妾生下孩子，果然是个男孩，她就将那个梦告诉了襄公。襄公说：“这是老天安排好的。”就给孩子取名为元。襄公夫人正好没有儿子，于是便立元为继承人，便是灵公。

灵公五年（前530年），前去朝见晋昭公。六年（前529年），

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了楚灵王自立，就是平王。十一年（前524年），卫国发生了火灾。

三十八年（前497年），孔子来到了卫国，卫国给了他和他在鲁国时一样多的俸禄。后来孔子与卫国国君之间有了隔阂，于是离开了卫国。之后孔子又周游到了卫国。

三十九年（前496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关系不好，蒯聩想要杀死南子。蒯聩与他的家臣戏阳遫合谋，等上朝时，让戏阳遫杀死南子。可是戏阳遫后悔了，始终没有动手。蒯聩多次使眼色给他，被南子察觉，南子很害怕，大声叫道：“太子想要杀我！”灵公大怒，太子蒯聩逃奔到宋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靠了赵氏。

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令子郢【子郢：灵公庶子。】仆。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灵公怨太子出奔，谓郢曰：“我将立若为后。”郢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图之。”夏，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

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许命卫十余人衰cuī 经dié归，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

出公辄四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齐鲍子弑其君悼公。

孔子自陈入卫。九年，孔文子【孔文子：名圉，卫国大夫。】问兵于仲尼，仲尼不对。其后鲁迎仲尼，仲尼反鲁。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竖：仆人。】浑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

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猋从之。伯姬劫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

四十二年（前493年）春季，灵公到郊外游玩，让子郢为其驾车。郢，是灵公的小儿子，字子南。灵公怨恨太子蒯聩逃亡，对郢说：“我将要立你当太子。”郢回答说：“我的才德不足，恐怕会有辱国家，父王另选别人吧。”夏季，灵公去世，夫人让子郢当太子，说：“这是灵公的命令。”郢说：“逃亡在外的太子蒯聩的儿子辄还在这里，我不敢当这个太子。”于是卫国人就立辄为国君，便是出公。

六月乙酉日，赵简子打算护送太子蒯聩回国，于是让阳虎派十多个人假扮成卫国人，身穿着丧服，来晋国迎接太子蒯聩，简子为太子蒯聩送行。卫国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起兵阻击蒯聩。蒯聩没能够回到卫国，只好退回宿邑自保，卫国人也撤回了军队。

出公辄四年（前489年），齐国大夫田乞杀了自己的国君孺子。八年（前485年），齐国的鲍子杀了他的国君悼公。

孔子从陈国来到了卫国。九年（前484年），孔文子向孔子请教兵事，孔子没有回答。之后鲁国派人迎接孔子回国，孔子返回了鲁国。

十二年（前481年），当初，孔圉文子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为妻，生了个儿子叫悝。孔文子家有个叫浑良夫的仆人长得很英俊，孔文子去世后，浑良夫便与孔悝的母亲通奸。太子蒯聩居住在宿邑，孔悝的母亲让浑良夫到太子那里去。太子对浑良夫说：“如果你能帮助我回国即位，我会好好报答你的，让你乘坐大夫的车子，还将赦免你三种死罪，穿紫衣、袒裘服、带剑都不是死罪。”太子与浑良夫订立

了盟约，承诺将孔悝的母亲嫁给浑良夫。闰十二月，浑良夫与太子蒯聩回到了卫国，暂时住在了孔氏家的外园。夜晚，两人穿着妇人的衣服，用头巾遮住面，坐在车上，由宦官罗驾车，前往孔氏家。孔氏的家臣栾宁问他们是谁，他们撒谎说自己是姻亲的婢妾。于是顺利地进入了孔氏家，直抵伯姬的住处，即孔悝母亲的住所。吃完饭后，孔悝的母亲手拿戈矛先来到了孔悝的住处，太子蒯聩与五人身披盔甲，车上载着一头公猪随后而行。伯姬将儿子孔悝逼到了屋角，强令他订立盟约，之后逼迫他登上高台召集百官。家臣栾宁刚要喝酒，但烤肉还未熟，这时他听说发生了内乱，立即派人告诉了孔家邑宰仲由。大夫召护驾着乘车，一路上他边饮酒边吃着烤肉，奉送出公辄逃奔鲁国。

仲由将入，遇子羔【子羔：高柴，字子羔，卫国大夫，孔子弟子。】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廪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纓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庄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尽诛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尝闻之乎？”群臣欲作乱，乃止。

二年，鲁孔丘卒。

三年，庄公上城，见戎州，曰：“戎虜何为是？”戎州病【病：忧虑。】之。十月，戎州告赵简子，简子围卫。十一月，庄公出奔，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齐伐卫，虜斑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石曼尊逐其君起，起奔齐。卫出公辄自齐复归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公后元年，赏从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为悼公。

仲由接到报信后立即赶到孔家，刚要进入孔院，正巧遇到子羔刚刚从里面出来，子羔说：“门已经关上了。”子路说：“我暂且到门前去看一看。”子羔说：“来不及了，你不要陷入这场灾难中。”子路说：“我拿了孔悝给的俸禄，就不能在他受难时躲开。”子羔于是逃走了。子路想进去，来到门前，公孙敢关闭了大门，说：“不要进去做什么了。”子路说：“你就是公孙先生吧？享受着人家给的利禄，当人家有难时却躲在一旁不顾。我不能这样，拿了人家的俸禄，就一定要帮助人家度过危难。”有个使者出来，子路趁机进入了。子路说：“太子捉住孔悝有何用呢？即使杀了他，也一定会有人继续反对太子当国君的。”又说：“太子胆小懦弱。假如放火烧高台，必然会把孔叔放了。”太子听了子路的这番话后，十分惧怕，下令让石乞、孟廪下台杀死子路，两人用戈刺向子路，割断了子路的帽缨。子路说：“君子死的时候，帽子是不能掉到地上的。”于是他捡起帽缨系好后从容就死。孔子听到卫国发生内乱的消息后，说：“唉！高柴可能会回来吧？子路应该会死了。”孔悝终于拥立太子蒯聩为国君，便是庄公。

庄公蒯聩，是出公的父亲，逃亡在外，怨恨大夫们没有迎接他回国即位，元年刚刚即位，打算杀了所有的大臣，说：“我在国外居住很久了，你们也曾听说了吧？”大臣们打算发动暴乱，庄公这才罢休。

二年（前479年），鲁国孔丘去世。

三年（前478年），庄公登上城楼，看见戎州，说：“戎虜为何要建筑城邑呢？”戎州人听了庄公的话后十分忧虑。十月，戎州人将庄公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派兵包围了卫国。十一月，庄公再次逃奔他国，卫国人扶立公子斑师为国君。齐国出兵攻打卫国，俘虏了斑师，改立公子起为卫国国君。

卫君起元年（前477年），卫国的石曼尊驱逐了国君起，起逃奔齐国。卫出公辄又从齐国回到卫国再次当上了国君。起初，出公在位第十二年（前481年）时逃亡，在国外逃亡四年后才得以返回。出公后元年（前476年），奖赏了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出公在位第二十一年（前456年）去逝。出公的叔父黔打败了出公的儿子自立为君，便是悼公。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

昭公六年，公子亶wěi 弑之代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穧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邀立。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

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君角九年：应为前233年，为秦王政十五年，秦尚未并天下，此处司马迁记载有误。】，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悼公继位五年（前451年）去世，其子敬公弗继位。敬公在位十九年（前432年）去世，其子昭公纠继位。此时，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变得强盛，卫国就像个小诸侯，从属于赵国。

昭公六年（前426年），公子亹杀了昭公后自立为国君，便是怀公。怀公十一年（前415年），公子黹杀了怀公后自立为国君，便是慎公。慎公的父亲，是公子適；適的父亲，是敬公。慎公在位四十二年（前373年）去世，其子声公训继位。声公在位十一年（前362年）去世，其子成侯遫即位。

成侯十一年（前351年），公孙鞅来到秦国。十六年（前346年），卫国被贬爵号称为侯。

二十九年（前333年），成侯去世，其子平侯继位。平侯在位八年（前325年）去世，其子嗣君继位。

嗣君五年（前320年），卫国再次被贬爵号称为君，只拥有濮阳一地。

四十二年（前283年），嗣君去世，其子怀君继位。怀君三十一年（前252年），怀君前往魏国朝拜，魏国囚禁并杀了怀君。魏国改立嗣君的弟弟，就是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魏国因此而拥立他。元君十四年（前239年），秦国占领了魏国东部的土地，秦国开始在这里设置东郡，并且将卫国迁到了野王县，而将濮阳并入了东郡。二十五年（前228年），元君去世，其子君角继位。

君角九年（前221年），秦吞并了天下，秦王嬴政登位为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09年），秦二世废掉君角，将其贬为平民，卫国祭祀从此断绝。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骊姬：骊戎国君之女。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立为夫人。】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太史公说：我阅读世家的史料时，看到卫宣公的太子因妇人而被

杀，弟弟子寿与太子争相赴死，这与晋国太子申生不敢揭露骊姬的错误是一样的，都怕伤害了父亲的心意。然而他们最终都死去了，这是多么令人悲痛啊！有的父子相残，有的兄弟相残，这究竟是什么呢？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开【微子开：名启，因避汉景帝刘启讳，汉人改称其为“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隗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沉湎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讎。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遂：竟然。】丧，越【越：句首发语词。】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菑：同“灾”。】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微子启，是殷朝帝乙的长子，又是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商纣立为国君后，统治黑暗，荒淫无道，微子曾屡次劝谏，纣王都不听从。等到祖伊因周西伯昌施行德政，灭掉了隗国，微子担心灾难会降临到殷朝，便又多次劝谏纣王。纣王说：“我出生时不就有命在天吗？谁能把我怎么样！”微子于是料到纣王最终也不会听从劝谏，打算一死了之，又想离开纣王，自己不能决定，于是去询问太师、少师，说：“殷朝的政治不清明，不能统治四方的百姓。我们的祖先在上世建立了功业，而纣王一味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完全听信于妇人的话，败坏了汤王的德政。殷朝上下大大小小都喜欢做抢劫、偷盗等违法之事，而朝廷大臣们也互相效仿，几乎全都有罪，因此他们的爵禄就无法维持下去，百姓竞相兴起，互为仇敌。如今殷朝的法纪秩序将要丧亡！就好像乘船渡河没有渡口与岸边一样。殷朝竟然要亡国，以

致成了今天的样子。”微子接着又说道：“太师、少师，我是离开殷朝远走高飞呢？还是留在这里护卫国家免遭灭亡呢？如今你们不告诫我怎么做的的话，我会陷入不义的泥潭，那该怎么办呢？”太师说：“王子，上天要降灾祸灭亡殷朝，可是纣王居然不害怕上天的惩罚，又不听从长者们的劝谏。现在殷朝的百姓竟敢亵渎天地的意旨。如今若真能救治这个国家，国家确实太平了，即使自己死了，也不会留有任何怨恨。就怕你即使为国而死，国家最终也得不到治理，还不如离开。”微子于是逃走了。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象箸：象牙筷子。】，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争：通“诤”，劝谏。】，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剖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之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箕子，是纣王的亲属。纣王刚开始用象牙制成的筷子时，箕子就叹息说：“他现在使用象牙制成的筷子，将来一定还会制作玉杯；玉

杯制成后，就一定想把远方的珍奇异宝占为己有。车马宫室也会由此逐渐奢侈，国家得不到振兴了。”纣王淫乱无度，箕子劝谏，纣王不听。有人对箕子说：“你可以离开这里。”箕子说：“作为臣子如果因为向国君进谏，国君不听就离国君而去，是彰显国君的恶行而自己取悦于百姓，我不忍心这么做。”于是披头散发，假装疯子做了奴隶。箕子从此隐居起来，借弹琴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因此后人传颂他的琴曲为《箕子操》。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属。他见到箕子因谏争不听而当了奴隶，就说：“国君有罪过，臣子却不能以死进谏，百姓就会遭殃，而百姓有什么罪呢！”他于是直言劝谏纣王。纣王很生气，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果真是这样吗？”于是纣王杀了王子比干，并挖出他的心来验证。

微子说：“父子之间有骨肉之情，而君臣之间是靠道义结合。因此父亲犯有错误，儿子曾多次劝谏，但父亲仍不听从，儿子于是会哀哭；臣子如果屡次进谏而国君仍不听，那么从道义上来说，臣子便可以离开国君了。”于是太师、少师就奉劝微子离开，微子于是离开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战胜了殷朝，微子就手持殷朝的祭器来到周武王的军营门前，他袒露臂膀，双手绑于背后，左边的随从牵着羊，右边的随从拿着茅，跪着用膝爬行恳求周武王宽恕。于是周武王就放了微子，并恢复了他原先的爵位。

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延续殷朝的祭祀，并派管叔与蔡叔辅佐他。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鲧陞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斲。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锡：赐，给予。】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周武王灭掉殷朝后，便去访寻箕子。

武王说：“唉！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我却不知晓上天安定百姓的常法伦理是什么。”

箕子回答说：“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上天五行的规律，于是天帝发怒了，没有将治理国家的天道九种大法给予他，伦理常法因此败坏。鲧也因此被杀死，禹就代替他父亲继续治理洪水，他采取疏通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洪水。上天于是赐给了他九种大法，伦理常法因而有了次序。

“这九种大法，一是五行；二是五事；三是八政；四是五纪；五是皇极；六是三德；七是稽疑；八是庶征；九是嚮用五福，畏惧六

极。

“其中五行是：一为水，二为火，三为木，四为金，五为土。水能够滋养万物而使其向下走，火的性质则是炎热而向上升，木可弯曲也可变直，金属的本性能够伸展变形，土地能够种庄稼。水滋润下物呈现出咸味，火光上升可灼烧物体因而呈现出苦味，木可曲直呈现出酸味，金属能延伸变形呈现出辛辣味，土地能够种收五谷呈现出甜味。

“五事包括：一为仪容，二为言语，三为观察，四为听闻，五为思考。仪容要恭敬严肃，言语要使人信服，观察事物应做到明察秋毫，听闻要明辨是非，思考问题要全面周到。仪容恭敬，百姓就会严肃；言语能令人心悦诚服，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观察事物能明白透彻，就能够辨别善恶；倾听意见时能够辨明是非，处理谋划就必然得当；思维通达，就会成为无事不通的圣人。

“八政：一是粮食，二是财货，三是祭祀，四是设立司空掌管营建，五是设立司徒掌管教化，六是设立司寇掌管治安，七是设立礼宾官掌管礼仪，八是设立军师掌管军事。

“五纪：一为年，二为月，三为日，四为星辰，五为历法。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猷：谋略。】 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立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羞：进，贡献。】 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

归其有极。曰王极之传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传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皇极：君主应该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聚敛五种福祉，以布施给自己的臣民，当时臣民就会拥护您所制定的这些准则，国君您也可以要求臣民贯彻这些准则。凡是属于您的臣民，都不允许他们结党营私，人们不结党营私，就会将君主您制定的准则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凡是属于您的臣民，有谋略的，有作为的，有操守的，您要牢牢记住他们以备任用。有的时候他们的作为可能不太符合准则，但只要还没达到犯罪的地步，君主应该包容他们。要是有人谦恭地说他很喜欢您所制定的准则，您应该赐予他幸福。这样做人们就会遵守贯彻您制定的准则。不要凌辱那些无依无靠的弱者，也不要惧怕豪强贵族。对于有能力、有作为的人，您要善于任用他们使其为国家贡献才能，这样国家才会昌盛。凡属于正直的人，您应当经常用爵禄使他们变得富有。假如您不给这些人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们就会走上犯罪道路。对于那些不喜欢您建立的准则的人，您虽然赐给了他福泽，但他们的作为对国家毫无益处，百姓们甚至还会怨恨您用人不当。您不能有偏颇不公平，应该依照先王制定的道义准则办事。也不应有个人的好恶，应该遵循先王的正道前进。您不能作恶，应该沿着先王的正路而行。您不要偏私，不能结党，那么君王的道路就会变得很宽广。不结党，不偏私，君王的道路就会清明可辨。您不违反王道，不冒犯准则，君王的道路就会正直。您如果能将那些按准则行事的臣民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会归顺您建立的准则。因此说，君主宣扬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就应该当作常道而被遵守，但天子的教导也是要符合上天的意愿。凡是属于您的臣民，也应该把君主制定的准则当作至高无上的，遵照这个准则办事，来增益君主的光彩。所以说，天子应像当百姓的父母一样，来做天下臣民的君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沉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

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筮【筮：变化。】。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三德：一是端正人的曲直，二是以刚取胜，三是以柔取胜。要想使世道平和安康，就要端正人的曲直，对那些强暴不顺从的人，应用重刑严法治理他们；对那些态度柔和的人，要用柔和的方式治理；对于阴邪狡诈之徒，就必须用强硬的方式对付他们；对于高明的君子，应用柔和的态度安抚他们。唯有君王才有权授人官爵，赏人俸禄，唯有君王才能决定刑罚，唯有君王有权享有美食。作为臣子的人没有授人爵禄、决定刑罚、享有美食的权力。假如臣子也有授人爵禄、决定刑罚、享有美食的权力，就会给王室带来损害，甚至会危及国家，臣子越权偏私邪僻，百姓就会因此犯上作乱。

“稽疑：可以任用善于卜筮的人。让他们进行卜筮，兆象有的像下雨，有的则像雨刚停的样子，有的像云气络绎不绝，有的像雾气蒙蒙，有的像阴气与阳气相互攻击，有的堂堂正正，有的则隐晦不明，卦象一共为七种。前五种用龟甲或是兽骨占卜，后两种用蓍草占卜，通过对复杂的卦象进行推演来解决问题。任用那些精通卜筮的人，如果三个人占卜就信从两个人的话。如果您遇到了重大的难题，首先要独自认真思考一下，之后与卿士商讨，再与百姓商量一番，最后再用卜筮决断。假如您赞同，龟卜赞同，占筮也赞同，卿士同意，百姓顺

从，这就叫大同，那么您一定会安康强壮，您的子孙后代也会大吉大利。如果您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可是卿士反对，百姓也不同意，这就是吉利。假如卿士同意，龟卜赞同，占筮赞同，而您不同意，百姓也反对，这也是吉利。假如百姓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而您不赞同，卿士也反对，这仍是吉利。假如您赞同，龟卜赞同，而占筮反对，卿士不同意，百姓也反对，在本国内办事处吉利，但在国外办事就会有凶险。倘若龟卜、占筮都与人的谋划相违背，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做就会吉利，有所行动就会有凶险。

“庶征：曰雨，曰阳，曰暵【奥：通“燠”，温暖。】，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庠。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暘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眚：过失。】维岁，卿士维月，师尹维日。岁月日時毋易，百谷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庶征：或是下雨，或是晴天，或是温暖，或是寒冷，或是刮

风，或是这五种自然现象都按时令发生。假如这五种自然现象都完备，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发生，庄稼就会茂盛。其中某一种自然现象如果过多出现，就会产生凶灾。一种自然现象缺失过多，也同样会发生凶灾。再说说国君行善事的美好征兆：国君谦恭，上天就会按时下雨来滋润万物；国君政治清明廉洁，阳光就会适时照耀大地；国君英明，气候就会适时温暖；国君深谋远虑，寒冷就会适时适度而来；国君圣明，风就会适时刮过。再说说不好的征兆：国君如果狂妄自大，雨水就会久下不止；国君如果僭越不轨，天就会干旱无雨；国君若贪图玩乐，天就会炎热似火；国君如果急躁暴虐，天就会极其寒冷；国君昏庸，风就会刮个不停。国君的决策有过错，就会影响一年的时令变化；卿士管理有误，会影响一整月；官吏行事有差错，会影响一整天。年月日的时令变化都正常的话，庄稼才会获得丰收，国家的政治才会清明，有德能的人才会被提拔、重用，于是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日月岁的时令如果被颠倒，庄稼就不会获得丰收，政治黑暗，有德能的人会受到压制，国家就会动荡不安。百姓就好似天空的繁星，星星有喜好风的，也有喜好雨的。日月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于是才有了冬夏之分。月亮假如随从繁星运行，就会导致多风多雨的气候。

“五福：一为长寿，二为富贵，三为健康平安，四为有美德，五为善终。六种灾祸：一为夭折，二为患病，三为忧愁，四为穷苦，五为丑恶，六为懦弱。”

于是周武王把箕子封在朝鲜，从此不再把他当作臣民。

之后箕子来朝见周王，路过殷朝的故都旧墟，感伤于宫室坍塌毁坏，杂草丛生，箕子非常伤心，想放声痛哭但又有所顾及，想小声抽泣又觉得有点像妇人，就作了《麦秀之诗》，抒发心中的伤痛。这首诗说：“麦芒尖尖啊，禾黍绿油油的。那个娇美的少年呀，不与我亲近啊！”诗中所说的娇美的少年，是指商纣王。殷朝的遗民们听到这首诗，无不为之感伤痛哭。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周成王分封微子时所下的命令，《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湑公共立。湑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湑公子鮒fù 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颺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周武王驾崩后，成王还年幼，周公旦代为行使王权，掌管国政。管叔与蔡叔怀疑周公会篡夺君位，就与武庚联合发动叛乱，想要攻打成王与周公。周公尊奉成王的命令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于是让微子启代替武庚掌管殷地，供奉祖先的祭祀，并作《微子之命》劝诫微子启，把微子启封于宋地。微子原本就仁爱贤能，代替武庚后，殷代旧地的遗民都十分爱戴他。

微子启去世，立他的弟弟衍为国君，便是微仲。微仲去世，其子宋公稽继位。宋公稽去世，其子丁公申继位。丁公申去世，其子湑公共继位。湑公共去世，其弟炀公熙继位。炀公即位后，湑公的儿子鮒祀杀了炀公自立为君，并说“我应该当国君”，便是厉公。厉公去世，

其子釐公举继位。

釐公十七年（前841年），周厉王出逃投奔彘地。

二十八年（前831年），釐公去世，其子惠公黶继位。惠公四年（前827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前801年），惠公去逝，其子哀公继位。哀公于元年（前800年）去世，其子戴公继位。

戴公二十九年（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秦国开始位列诸侯。

三十四年（前766年），戴公去世，其子武公伋继位。武公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成了鲁惠公的夫人，并生下了鲁桓公。十八年（前748年），武公去世，其子宣公伋继位。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大司马：宋国官职，掌管全国军事。】孔父【孔父：名嘉，字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于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后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

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要：要挟。】以立突为郑君。

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

宣公的太子名叫与夷。十九年（前729年），宣公生病了，将君位让给了他的弟弟和，说：“父亲死了由儿子继位，哥哥死了由弟弟继位，这是天下最普通的道义，所以我要立和为君。”和数次推让后接受了。宣公去世后，弟弟和继位，便是穆公。

九年（前720年），穆公病重，召来大司马孔父说：“先君宣公舍弃了太子与夷而将君位传给了我，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我死后，一定要拥立与夷为国君。”孔父说：“大臣们全都想立公子冯。”穆公说：“千万不要拥立冯，我不能辜负了宣公。”于是穆公令公子冯前往郑国居住。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他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继位，便是殇公。君子们听说这件事后，说：“宋宣公可谓是知人善任，将君位传给了弟弟而成全了道义，然而最终还是他的儿子得到了君位。”

殇公元年（前719年），卫公子州吁杀了自己的国君而自立为君，想要得到诸侯的拥护，派遣使者告诉宋国说：“公子冯在郑国，他一定会作乱，可以与我国一起攻打他。”宋国国君答应了，便与卫国联合攻打郑国，军队打到郑国的东门就回来了。二年（前718年），郑国讨伐宋国，以报东门战役之仇。从此之后，诸侯屡次侵犯宋国。

九年（前711年），大司马孔父嘉很美貌的妻子有一天外出，在路上遇到了太宰华督，华督很喜欢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华督打算霸占孔父的妻子，就派人在宋国扬言说：“殇公即位还不到十年，竟然作战十一次，百姓都痛苦不堪，这些都是孔父造成的，我要杀了孔

父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这一年，鲁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隐公。十年（前710年），华督杀死了孔父，夺走了他的妻子。殇公大怒，华督于是又杀了殇公，并从郑国迎回了穆公的儿子冯，拥立冯当了宋国国君，便是庄公。

庄公元年（前710），华督担任丞相。九年（前702年），华督逮捕了郑国的祭仲，要挟他立突为郑国的国君。祭仲答应了，终于拥立突当了郑国国君。十九年（前692年），庄公去世，其子湣公捷继位。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吊水：慰问水灾。】。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鱼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以兵：率兵。】造【造：往。】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燬于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霰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鵩退蜚【蜚：通“飞”。】，风疾也。

湣公七年（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前683年），宋国发生水灾，鲁国让臧文仲来宋国慰问水灾。湣公责备自己说：“由于我没有很好地侍奉鬼神，政治不清明廉洁，因此才发生了水灾。”臧文仲很赞同湣公说的这番话。其实这些话是公子鱼教给湣公说的。

十年（前682年）夏季，宋国讨伐鲁国，在乘丘交战，鲁国生擒了宋国的南宫万。宋国请求鲁国释放南宫万，南宫万回到宋国。十一年（前681年）秋季，湣公与南宫万一起打猎，因为下棋，南宫万与湣公争论，湣公大怒，侮辱南宫万说：“开始时我很尊重你，如今，你只不过是鲁国的俘虏而已。”南宫万英勇且力大，很痛恨湣公说的这些话，于是在蒙泽拿起棋盘把湣公砸死了。大夫仇牧听说了此事后，拿着兵器赶到了公门。南宫万与仇牧搏杀起来，后来仇牧的牙齿磕到门扇上死了。南宫万又杀了丞相华督，拥立公子游为国君。各位公子都逃到了萧邑，公子御说则逃到了毫邑。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率领军队包围毫邑。冬季，萧邑的大夫们与逃亡到此的宋国公子们联合起来攻杀了南宫牛，并杀了刚刚继位的宋国国君游，而改立湣公的弟弟御说，便是桓公。南宫万逃亡到了陈国。宋国派人用重金贿赂陈国。陈国人用美人计把南宫万灌醉了，并用皮革将他裹起来，送回了宋国。宋国人将南宫万剁成了肉酱。

桓公二年（前680年），诸侯攻打宋国，到达宋都郊外就撤兵了。三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三年（前659年），卫国人从齐国迎回卫公子燬，拥立他为国君，便是卫文公。卫文公的妹妹是桓公的妻子。这一年，秦穆公继位。三十年（前652年），宋桓公病危，太子兹甫让他的庶兄目夷继承君位。宋桓公虽然认为太子的想法很合乎道义，但最终没有同意。三十一年（前651年）春季，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继位，便是襄公。襄公让庶兄目夷当了丞相。桓公还没有安葬，而齐桓公就在葵丘会见了各国诸侯，襄公只好前往葵丘赴会。

襄公七年（前644年），宋国流星似雨，与雨水一起坠落下来；

六只鵙鸟倒退着飞行，这是因为风刮得太猛了。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二姬：两位姬姓女子，指郑文公夫人聃氏和姜氏所生的两个女儿。】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德于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八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宋襄公想要与各诸侯会盟。十

二年（前639年）春季，宋襄公在鹿上召集诸侯会盟，宋襄公请求楚国出面邀请其他的诸侯前来，楚国答应了襄公的请求。公子目夷劝谏宋襄公说：“我们这样的小国争当盟主，会招来灾祸的。”襄公不听。秋季，各诸侯在孟地与宋襄公会盟。目夷说：“灾难将会产生于此吧？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大国怎么能受得了他！”果然楚国擒住了宋襄公，并发兵攻打宋国。冬季，诸侯在亳地会盟，楚国这才放了宋襄公。子鱼劝谏说：“灾祸还未完。”十三年（前638年）夏季，宋国攻打郑国。子鱼说：“灾祸将在这里发生。”秋季，楚国讨伐宋国以援救郑国。宋襄公将要与楚军交战，子鱼劝诫说：“上天已经抛弃商朝好久了，千万不可以再交战。”冬季十一月，宋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作战。楚军还没有渡完河，目夷说：“楚国的军队多，而我们的军队少，应当趁他们未渡完河时进攻。”襄公不听。等到楚军渡过河还未排好阵势时，目夷又说：“现在可以进攻了。”襄公则说：“等他们排列好阵势后再我们再攻打。”楚军排好阵势后，宋军才发起攻击。结果宋军被打败，襄公的大腿受了伤。宋国人都怨恨襄公不及早发动进攻。襄公却说：“君子不能乘人之危，所以我们不能攻打还没有排好兵布完阵的楚军。”子鱼说：“作战以获胜为功劳，何必墨守那些陈词滥调！如果一定要按照襄公您说的办，那就直接为楚国当奴隶算了，还何必与楚国打仗呢？”

楚成王成功援救了郑国，郑国国君用礼宴热情款待他；楚成王娶了郑君的两个女儿后返回。叔瞻说：“楚成王这样无礼，他又怎能寿终正寝呢？讲究礼节应该内外无差别，由此可知楚成王不能成就霸业了。”

这一年，晋公子重耳途经宋国，宋襄公由于被楚国打伤，想要得到晋国的援救，以厚礼赠送重耳，给了他八十匹马。

十四年（前637年）夏季，襄公因为在泓水之战时腿部受了伤，终于发病死了，其子成公王臣继位。

成公元年（前636年），晋文公继位。三年（前634年），宋国背叛了与楚国的盟约，亲近晋国，因为宋襄公有恩于晋文公。四年（前633年），楚成王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五年（前632年），晋文公起兵援救宋国，楚国撤兵。九年（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十一年（前626年），楚太子商臣杀了父亲成王，自己当了国君。十六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

十七年（前620年），成公去世。成公的弟弟御杀死了太子与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国人一起杀了国君御，而拥立成公的小儿子杵臼，便是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缘斯：长翟的首领。】于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于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繆、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繆之族。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析：劈开。】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

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昭公四年（前616年），宋国在长丘打败了长翟的首领缘斯。七年（前613年），楚庄王继位。

九年（前611年），宋昭公无道，百姓们都不依附他。昭公的弟弟鲍革贤能，且能礼遇士人。从前，襄公的夫人想与公子鲍通奸，公子鲍没有同意，襄公夫人为了讨好公子鲍就帮助他对百姓广施恩惠，又依靠大夫华元的帮助推举他当了右师。昭公外出打猎，夫人王姬派卫伯杀死昭公杵臼。昭公的弟弟鲍革即位，便是文公。

文公元年（前610年），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宋国，责问宋国杀死国君杵臼的事情。但听说文公已经即位当了国君，就撤兵了。二年（前609年），昭公的儿子依靠文公的同母弟弟须以及武公、穆公、戴公、庄公、桓公后代的支持发动了叛乱，文公将他们全都杀死了，并将武公、穆公的后代驱逐出国。



宋襄公，选自《东周列国志》。

四年（前607年）春季，楚国命令郑国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统军，郑军打败了宋军，囚禁了华元。华元在与郑军作战之前，曾杀羊犒劳士兵，可是为他驾车的人没有吃到羊羹，因此很怨恨他，赶着华元的指挥车冲进了郑军的阵地，所以宋军大败，郑军得以囚禁了华元。宋国用一百乘兵车、四百匹好马赎回华元。兵车与良马还没有送到郑国，华元就逃回了宋国。

十四年（前597年），楚庄王包围了郑国。郑伯向楚国投降，楚国又把他放了。

十六年（前595年），楚国的使者路过宋国，宋国因记恨旧仇，便逮捕了楚国的使者。九月，楚庄王包围了宋国。十七年（前594年），楚军围攻宋都已五个月了，但宋军仍未解除被敌军包围的危险，宋国城内告急，没有粮食，华元就在一天晚上暗中会见了楚国统帅子反。子反告诉楚庄王，庄王问：“城中的情况如何？”子反回答说：“城中人们劈开人骨来煮饭，相互交换儿女来杀死吃肉。”庄王

说：“说的都是真的呀！我们的粮食也仅够军队两天吃的了。”楚军由于讲求仁信，于是撤兵了。

二十二年（前589年），文公去世，其子共公瑕继位。宋国开始实行厚葬。君子们都讥讽华元认为他没有尽到人臣的职责。

共公十年（前579年），华元与楚国将领子重的关系很友好，又与晋国将领栾书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他与晋楚两国都结成了同盟。十三年（前576年），共公去世。华元当了右师，鱼石当了左师。司马唐山攻打并杀了太子肥，还想杀害华元，华元于是逃奔晋国，结果被鱼石半路拦住了，华元来到黄河边后又返了回去，杀了司马唐山。于是拥立共公的小儿子成，便是平公。

平公三年（前573年），楚共王攻取了宋国的彭城，并将此城赐给了宋国的左师鱼石。四年（前572年），诸侯联合起来诛杀了鱼石，而将彭城又还给了宋国。三十五年（前541年），楚公子围杀了国君共王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四十四年（前532年），宋平公去世，其子元公佐继位。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奔，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奔，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莒惑守【守：挨近。】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卑：低。】君有君

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候：观察。】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禚秦，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县：通“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四十七：应为四十三。】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元公三年（前529年），楚公子弃疾杀了灵王并夺取了王位，便是平王。八年（前524年），宋国发生了火灾。十年（前522年），元公不讲信义，用欺诈的手段诛杀了诸位公子。大夫华氏、向氏纷纷起兵作乱。楚平王的太子建出逃前来投奔，见华氏家族互相攻打，太子建便离开宋国而去了郑国。十五年（前517年），鲁昭公为了躲避季氏而居住在外，元公为了鲁昭公能回到鲁国而四处求情，结果在途中不幸去世，其子景公头曼继位。

景公十六年（前501年），鲁国的阳虎前来投奔，很快又离开了。二十五年（前492年），孔子途经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憎恶孔子，想要杀死孔子，孔子乔装打扮成百姓逃走。三十年（前487年），曹国背弃了与宋国的盟约，又背弃了与晋国的盟约，宋国于是攻打曹国，晋国没有去援救曹国，于是宋国灭掉了曹国并占据了它的领地。三十六年（前481年），齐国大夫田常杀死了国君简公。

三十七年（前480年），楚惠王灭掉了陈国。火星侵入心宿，这种天象象征着帝王有灾。心宿区，是宋国的天区，景公对此很担忧。掌管星象的子韦说：“可以将灾难转嫁到丞相的身上。”景公说：“丞相，就如我自己的手足。”子韦又说：“可以转嫁到百姓头上。”景公说：“君王所依靠的便是百姓。”子韦又说：“可以将灾祸转移至年成上。”景公说：“年成不好，粮食歉收，百姓就会穷困，到时我去做谁的国君！”子韦又说：“上天虽然离人间很高很远但却能听到人间很细微的声音。您说了国君应该说的三句话，火星应该会移走了。”于是又观测了天象，火星果真转动了三度。

六十四年（前453年），景公去世。宋公子特攻击并杀了太子而自立为君，便是昭公。昭公，是元公的曾庶孙。昭公的父亲叫公孙纠，公孙纠的父亲是公子禚秦，禚秦是元公的小儿子。景公杀了昭公的父亲公孙纠，因此昭公心十分怨恨，杀了太子自立为君。

昭公在位四十七年（前404年）去世，其子悼公购由继位。悼公在位八年（前396年）去世，其子休公田继位。休公在位二十三年（前373年）去世，其子辟公辟兵继位。辟公在位三年（前370年）去世，其子剔成继位。剔成在位第四十一年（前329年），剔成的弟弟偃袭击剔成，剔成被打败后逃奔齐国，偃自立为国君。

十一年（前318年），偃自己立为王。向东打败了齐国，攻取了五座城；向南打败了楚国，占领了三百里楚地；向西打败了魏国，因此宋国与齐、魏两国成了敌国。偃用牛皮袋装着血，将其高高悬挂起来并用箭射击，称为“射天”。他整日沉湎于酒色。进谏的大臣们都被他用箭射死了。于是诸侯们都称宋国为“桀宋”。“偃又恢复了商纣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诛杀。”诸侯请求齐国讨伐宋国。宋王偃在位第四十三年（前286年）时，齐湣王与魏国、楚国联合讨伐宋国，杀死了偃，于是灭掉宋国，三国瓜分了宋国的土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

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多：赞美，称道。】，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太史公说：孔子曾说“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因强谏而被杀死，殷朝有三位仁人”。《春秋》讽刺宋国的混乱是从宣公废黜太子而立他的弟弟为国君开始，国家长达十代都不安定。襄公在位时，推行仁德道义，一心想当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为了夸赞他，于是追述契、汤、高宗时期殷代兴旺的原因，写了《商颂》。襄公虽然在泓水被打败了，可是君子仍然认为他值得称颂，这是因为君子感叹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因此褒奖宋襄公的礼让精神。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女：同‘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珪：玉制礼器名，上圆下方。】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若：你。】。”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晋国的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起初，周武王与叔虞的母亲在一起时，叔虞的母亲梦见上天对周武王说：“我让你生个孩子，起名叫虞，我要把唐这个地方赐给他。”待武夫人生下孩子后，发现婴儿手心上果真写着“虞”字，因此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虞。

周武王驾崩后，周成王继位，唐爆发了内乱，周公派兵灭掉唐国。周成王与叔虞一起玩耍，成王将梧桐叶削成了珪璧的形状赠给了

叔虞，说：“把这块唐地分封给你。”史佚于是请求成王选择一个吉日册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只不过是在与他开玩笑而已。”史佚说：“天子的话没有戏言。天子说了话，史官都要如实记录，并举行典礼去完成它，吹奏乐曲来歌颂它。”周成王于是就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唐地位于黄河、汾水的东边，方圆百里，因此叔虞又被称为唐叔虞。他姓姬，字子于。

唐叔的儿子燮，就是晋侯。晋侯的儿子宁族，就是武侯。武侯的儿子服人，就是成侯。成侯的儿子福，就是厉侯。厉侯的儿子宜臼，就是靖侯。靖侯以后，晋国的年代都能够推算出来了。从唐叔虞到靖侯五代，都没有记录他们在位的年数。

靖侯十七年（前842年），周厉王昏庸残暴，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前往彘地，周朝由大臣召公、周公共同治理，因此称为“共和”。

十八年（前841年），靖侯去世，其子釐侯司徒继位。釐侯十四年（前827年），周宣王刚刚继位。十八年（前823年），釐侯去世，其子献侯籍继位。献侯在位十一年（前812年）去世，其子穆侯费王继位。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人师服曰：“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適，通“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其：难道。】能毋乱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相：辅佐。】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未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颀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郯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二年，鲁隐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穆侯四年（前808年），娶了一位齐国的女子姜氏为妻。七年（前805年），穆侯讨伐条戎。姜氏为其生下了太子仇。十年（前802年），穆侯讨伐千亩，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姜氏又为其生了一个小儿子，名为成师。晋国大夫师服说：“国君为儿子取的名字真是奇怪啊！太子叫仇，仇有仇敌的含义。而小儿子叫成师，成师是个显赫的名字，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含义。名字，是自己取的；而事物发展，却自有规律。如今嫡长子与庶子的名字却正相悖逆，以后晋国岂能不出现祸乱呢？”

二十七年（前785年），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国君，太子仇出逃。殇叔三年（前782年），周宣王驾崩。四年（前781年），穆侯的太子仇率领自己的党徒攻打殇叔而自立，便是文侯。

文侯十年（前771年），周幽王昏庸无道，犬戎杀死了周幽王，周朝被迫向东迁徙。而秦襄公开始被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前746年），文侯仇去世，其子昭侯伯继位。

昭侯元年（前745年），将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曲沃城比翼城的规模还大。翼城，是晋的国都。成师被封在曲沃，称为桓叔。靖侯的庶孙栾宾辅佐桓叔。桓叔当时已五十八岁了，他喜好施恩于人，因此晋国的百姓都愿意归顺于他。君子说：“晋国的祸乱也许就发生在曲沃了。末大于本且又深得广大人民的忠心拥护，这样不发生祸乱还等什么！”

昭侯七年（前739年），晋国的大臣潘父杀了国君昭侯而去迎接曲沃桓叔。桓叔想要进入晋国，晋国人起兵攻打桓叔。桓叔被打败，又退回曲沃。晋人共同拥立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便是晋孝侯。晋孝侯杀死了潘父。

孝侯八年（前732年），曲沃的桓叔去世了，他的儿子鱄继承了桓叔的爵位，便是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前725年），曲沃庄伯在翼城杀了国君晋孝侯。晋国人因此而攻打曲沃庄伯，庄伯又回到了曲沃。晋国人又拥立晋孝侯的儿子郤为国君，便是鄂侯。

鄂侯二年（前722年），鲁隐公刚刚即位。

鄂侯在位六年（前718年）去世。曲沃庄伯听说鄂侯死了，于是起兵讨伐晋国的国都。周平王让虢公率兵讨伐曲沃庄伯，庄伯逃回曲沃固守。晋国人共同拥立晋鄂侯的儿子光为国君，就是晋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隐公。哀侯八年，晋侵阍廷。阍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韩万：姬姓，韩氏，曲沃桓叔之子，受

封于韩，。】杀所虏晋哀侯。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虢仲：前文虢叔之后，周桓王卿士。】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缙为晋侯。

晋侯缙四年，宋执郑祭仲而立突为郑君。晋侯十九年，齐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缙，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

哀侯二年（前716年），曲沃庄伯去逝，其子称继承了庄伯的爵位，便是曲沃武公。哀侯六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鲁隐公。哀侯八年（前710年），晋国人侵犯阍廷。阍廷人与曲沃武公共同谋划，于九年（前709年），在汾水河畔攻打晋国的军队，虏获了晋哀侯。于是晋国人又拥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国君，就是小子侯。

小子侯元年（前709年），曲沃武公派韩万杀了所俘虏的晋哀侯。曲沃越来越强大，晋国公室对此毫无办法。

小子侯四年（前706年），曲沃武公用诱骗的手段召来小子侯并把他杀了。周桓王派遣虢仲率兵讨伐曲沃武公，武公逃回到曲沃，晋

国人于是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缙为晋侯。

晋侯缙四年（前703年），宋国人抓住了郑国的祭仲，并胁迫他立突为郑国国君。晋侯缙十九年（前688年），齐国人管至父杀了自己的国君齐襄公。

晋侯缙二十八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曲沃武公攻打晋侯缙，灭掉了他，把他的全部珠宝玉器都献给了周釐王。周釐王因此让曲沃武公当了晋国的国君，让他位列诸侯，于是曲沃武公吞占了晋国的全部土地。

曲沃武公已经即位三十七年了，才将称号改为晋武公。晋武公迁到晋国的都城，加上之前他在曲沃的当政时间，一共当政三十八年。

武公称，是先君晋穆侯的曾孙，曲沃桓叔的孙子。桓叔，最开始被封于曲沃。武公，是庄伯的儿子。从桓叔最初被封于曲沃一直到曲沃武公灭掉晋国公室，一共是六十七年，武公最终代替晋国国君的地位而成了诸侯。武公在取代晋国国君的第二年去世。加上他在曲沃的在位时间，在位共三十九年后去世。其子献公诡诸继位。

献公元年，周惠王弟穰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郑之栎邑。

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骊姬弟：骊姬的妹妹。】，俱爱幸之。

八年，士蒍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蒍曰：“且待其乱。”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边：靠近。】秦，屈边翟【翟：通“狄”。】，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

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

献公元年（前676年），周惠王的弟弟穰攻打惠王，惠王出逃投奔郑国，住在郑国的栎邑。

五年（前672年），晋献公讨伐骊戎，得到骊姬以及骊姬的妹妹，献公十分宠爱这对姐妹。

八年（前669年），士蒍劝献公说：“原来晋国公室的公子们太多了，如果不杀死他们，就要发生祸乱。”晋献公于是派人要杀掉所有公子，同时在聚地修筑城邑作为晋国国都，称为绛，开始在绛定都。晋献公九年（前668年），晋国的公子们逃亡到虢国，虢公因此又一次起兵讨伐晋国，但没有战胜晋国。献公十年（前667年），晋国想要讨伐虢国，士蒍说：“暂且等虢国自己爆发祸乱。”

十二年（前665年），骊姬生下奚齐。献公想要废掉原来的太子，于是说：“曲沃是我们先祖宗庙所在的地方，而蒲邑靠近秦国，屈邑又靠近翟，如果不派我的儿子们去镇守那些地方，我将会十分担心。”于是，献公让太子申生到曲沃居住，让公子重耳到蒲邑居住，让公子夷吾到屈邑居住。晋献公与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则居于国都绛。晋国人由此便知道太子申生不能继位了。太子申生，他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名为齐姜，死得早。申生的同母妹妹是秦穆公的夫人。重耳的母亲，是戎翟一狐氏女子。夷吾的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晋献公一共有八个儿子，其中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都具备贤能与德行。待献公娶了骊姬之后，他就渐渐疏远了这三个儿子。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

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辛廖【辛廖：周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

十六年（前661年），晋献公建了两个军。献公率领上军，让太子申生率领下军，赵夙驾驭战车，毕万担当车右，讨伐灭掉了霍国、魏国以及耿国。军队归来后，献公为太子申生在曲沃修建城池，并将耿地赐给了赵夙，把魏国的土地赏赐给了毕万，让他们成为大夫。士蒍劝太子说：“太子您不可能继位当国君了。献公把先君的都城都分给了您，并授予了您卿的爵位，提前将您的禄位提到了最高，又怎能再立您为国君呢！太子不如逃离这里，以免惹祸上身。效仿吴太伯，不也很好吗？至少还能留下好名声。”太子没有听从士蒍的劝诫。掌管占卜的大夫郭偃说：“毕万的子孙后代将来肯定会大有所为。万，是满数；魏，有广大的意思。起初就把魏赏赐给毕万，是上天在保佑他呢。天子统治兆民，而诸侯统治万民，现在封毕万于意为广大的魏

地，用来匹配他名字里的满数，他必定会得到众多臣民。”起初，毕万曾在晋国占卜自己的仕途，卦从《屯》变成了《比》。辛廖观察卦变说：“这代表吉利。《屯》卦所说的是事物初创时的困难艰险，《比》卦预示着有人亲辅，没有什么吉兆能比过这个了！他的子孙后代必定会兴旺昌盛。”

十七年（前660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的皋落氏。里克对献公进谏说：“太子是供奉宗庙祭祀、社稷祭品、早晚察看国君膳食的人，因此称为冢子。国君如果出行，太子就要留守于国都，如果有人代为留护，那么太子就应该跟从国君一起外出。随从国君外出叫作抚军，在都城内留守称为监国，这是古代所订立的制度。率领军队，需要对各种策略做出决断；向军队发号施令，是国君与执政的大臣应谋划的事：这都不是太子应该做的事情。军队统帅的职责在于发号施令，如果太子遇到事情都要请示国君，那样就不会有威严，如果擅自做决定，就是不孝，因此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统帅军队。将统帅一职授予太子是国君的过失，统帅军队会使太子丧失威严，将来怎么再重用他呢？”献公说：“我有很多个儿子，还没确定立谁当太子。”里克没有回答就退下了。他去见了太子。太子说：“我要被废掉了吧！”里克回答说：“太子您努力吧！让您统领军队，担心的应是没有完成任务，有什么原因要废掉您呢？而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自己不能尽孝，不该担心自己不能被立为国君。加强自身修养而不责难别人，就可以避免灾祸。”太子申生率领军队，晋献公让他穿左右不同颜色的衣服，佩戴金玦。里克托病引退，没有随从太子一起出征。太子于是就率领军队去讨伐东山了。

十九年，献公曰：“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

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釐：胙肉。】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荐胙：祭祀用过的肉。】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飧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僭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

十九年（前658年），晋献公说：“从前我的先君庄伯、武公平定晋国动乱的时候，虢国常常帮助晋国攻打我曲沃，又藏匿晋国逃亡的公子，果然发生了祸乱。如果不灭掉虢国，将会给后代留下忧患。”于是献公派荀息带着屈邑所产的名马去向虞国借道。虞国把道路借给了晋国，于是晋国出兵去攻打虢国，夺取了虢国的下阳后返回。

晋献公私下对骊姬说：“我打算废掉太子申生，让僭齐取代太子。”骊姬哭着说：“太子早已确立，诸侯们全都已经知道了，况且他屡次统率军队，百姓们也都归顺于他，怎么可以因为我就废掉嫡长子而立庶子呢？国君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我只能自杀了。”骊姬假装赞许太子，而暗中派人诬陷太子，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二十一年（前656年），骊姬对太子说：“国君梦见了齐姜，太子您快点儿去曲沃祭祀母亲，回来后把胙肉献给国君。”太子于是赶往曲沃去祭祀母亲齐姜，回来后把祭祀时使用的胙肉献给了献公。献公当时外出狩猎去了，太子就把胙肉放在了宫中。骊姬派人在胙肉中下了毒。两天后，晋献公打猎回来了，厨子把胙肉献给献公，献公正打算要吃。骊姬在旁边劝阻道：“胙肉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您应该试一试有没有毒然后再吃。”于是把胙肉倒到地上，地面凸起；把肉给狗吃，狗吃后马上死了；给宦臣吃，宦臣也当场毙命。骊姬哭着说：“太子怎么如此残忍！为了接替君位，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想杀害，更何况是对他人呢？况且国君您已经老了，还能活多久呢，可是太子竟然还迫不及待地想杀害您！”骊姬又接着对献公说：“太子会这样做，不过就是因为我与奚齐的关系。我愿意带着儿子一起逃避到其他国家去，或是趁早自杀，以免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当初国君打算废掉太子，我还觉得遗憾；到了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太子听说后，便逃到了新城。献公十分生气，就杀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在胙肉中下毒的是骊姬，太子您为什么不去辩明呢？”太子说：“我的父亲已年老了，如果身边没有骊姬，他就会睡不好，吃不香。如果我说出真相，父亲一定会对骊姬很生气。我不能那么做。”有人对太子说：“可以逃奔到其他国家去。”太子说：“背着这样的恶名逃亡，谁还会容纳我呢？我只好自杀了。”十二月戊申日，太子申生在新城自杀了。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zèn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初，献公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士蒍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蒙茸：蓬乱貌。】，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

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蒲人

之宦者勃鞞dī 命重耳促自杀。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岁也，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其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之亲能亲于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晋灭虢，虢公醜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媵：陪嫁。】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这时重耳和夷吾来见献公。有人告诉骊姬说：“这两位公子怨恨你进谗言害死了太子。”骊姬十分惧怕，于是在献公面前诽谤两位公子说：“申生往胙肉里下毒，这两位公子事先就知道。”重耳和夷吾听了这件事，都很害怕，因此重耳逃回了蒲邑，夷吾也逃回了屈邑，各在自己的城邑镇守，做好一切防御的准备。当初，晋献公派遣士蒍为重耳与夷吾修建蒲邑与屈邑的城墙，但还没有修好。夷吾把这个情况禀告给了献公，献公便对士蒍很生气。士蒍谢罪说：“边境的城邑贼寇少，修建城墙又有什么用呢？”士蒍退下时还唱道：“狐皮裘衣的毛蓬松杂乱，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我该听从谁呢！”他终于还是把城墙修好了。等到太子申生去世后，重耳与夷吾也就回去镇守各自的城邑了。

二十二年（前655年），晋献公对重耳与夷吾不辞而别十分生气，认为他们确实与太子早有预谋，就派兵讨伐蒲邑。蒲邑有个宦官叫勃鞞命令重耳赶紧自杀。重耳翻墙而逃，宦官勃鞞紧追其后并割下了重耳的衣袖。重耳于是逃到翟。献公又派兵攻打屈邑，屈邑人奋力防守，屈邑未被攻克。

这一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虞国的大夫宫之奇向虞国君王进谏说：“不可以把路借给晋国，否则晋国将会灭掉虞国。”虞国的君王说：“晋国与我国是同姓，他们不会谋害我们的。”宫之奇说：“太伯与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太伯逃亡离开了，因此未能继承君位。虢仲与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当过周文王的执政大臣，记载他们为周王室立下的功勋的文书还在盟府里保存着。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又怎么会爱惜虞国呢？况且虞国与晋国再亲近还能比桓叔、庄伯家族与它更亲吗？桓叔与庄伯的家族有什么过错，可是晋国还是把他们都灭掉了。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就如同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嘴唇如果没有了，牙齿就会受冻。”虞公没有听宫之奇的劝说，便答应了晋国的请求。宫之奇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这年冬季，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醜被迫逃奔周国。晋军在返还途中，乘机攻袭并灭掉虞国，虏获了虞公以及大夫井伯、百里奚，把他们作为献公女儿秦穆姬的陪嫁，但并没有废黜虞国的祭祀。荀息把献公从前赠给虞国的屈邑出产的名马又归还给了献公，献公笑着说：“马仍然是我之前的马，只是已经老了。”

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贾华：晋国大夫。】等伐屈，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冀芮：即卻芮，字子公，晋国大臣。】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鬻桑，晋兵解而去。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骊姬弟生悼子。

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晋献公病，行后，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

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邳郑：姬姓，邳氏，名郑，一名郑父，晋献侯之后，重耳一党。】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初，献公将伐骊戎，卜曰“齿牙为祸”。及破骊戎，获骊姬，爱之，竟以乱晋。

二十三年（前654年），晋献公派贾华等人前去讨伐屈邑，屈邑溃败。夷吾想要逃奔翟国。冀芮说：“不行，重耳已经在翟国了，如今您再前往的话，晋国必定会调兵讨伐翟国，翟国畏惧晋国，到时灾难就会降临到你头上。不如逃到梁国，梁国邻近秦国，秦国强大，等我们的国君去世后，您可以求秦国帮您重回晋国。”夷吾于是逃到梁国。二十五年（前652年），晋军攻打翟国，翟国为了保护重耳，也在鬲桑攻击晋军，结果晋国撤军。

在此时期，晋国变得很强大，西边拥有河西，与秦国接壤，北边与翟国相邻，东到河内。

骊姬的妹妹生下悼子。

二十六年（前651年）夏季，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晋献公由于生病，出发晚了，还没有赶到葵丘，在路上遇到了周国的宰孔。宰孔说：“齐桓公愈发骄横跋扈了，不致力修行德政却忙着讨伐远方，诸侯们心里不平。您别去参加那个盟会了，齐国也不敢对晋国怎么样的。”晋献公也是因为自己生病了，就回到了晋国。后来晋献公病重，就对荀息说：“我打算立奚齐为继承人，可是他还小，大臣们会不服，我害怕会出乱子，你能够拥立他吗？”荀息回答

说：“能。”晋献公问：“你拿什么作为凭证呢？”荀息回答说：“即使您死后又复活了，在世的我对您依然不会感到有任何的愧疚，以此作为凭证。”于是献公便将奚齐托付给了荀息。荀息担任相国，主持朝政。秋季九月，献公去世。里克、邰郑打算迎接重耳回国，便利用三位公子的党羽发起动乱，并对荀息说：“三个怨家将要作乱了，秦国人与晋国的百姓们都会帮扶他们，你将要如何做呢？”荀息说：“我不可以背弃对先君许下的承诺。”十月，里克在晋献公停灵治丧的地方杀了奚齐，献公此时还未下葬。荀息想为此而死，有人劝他说不如拥立奚齐的弟弟悼子并辅佐他，于是荀息便拥立悼子并安葬了晋献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堂之上杀了悼子，荀息因此而自杀了。君子说：“《诗》中所说的‘白玉如果有了污点，还能够磨掉，可是话要是说错了，那就没办法更改了’，说的便是荀息这样的人吧！至死都没有辜负自己许下的诺言。”当初，晋献公要讨伐骊戎，卦辞说“搬弄谗言将会酿成灾祸。”等到攻破了骊戎，得到了骊姬，晋献公非常宠爱她，结果竟因此而扰乱了晋国。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还报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吕省【吕省：也作“吕甥”，晋国大夫。】、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及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隰朋：齐国大夫，齐庄公曾孙。】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

惠公夷吾元年，使邰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

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谓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于是邳郑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里克等人已经杀了奚齐和悼子，于是派使者到翟国迎接重耳回国，打算拥立重耳为国君。重耳推辞说：“我违背父王的命令逃出了晋国，父王去世了我又没有奉行当儿子的礼节守丧，重耳我怎么敢回国即位啊！大夫们还是改立其他的公子吧。”使者回来将重耳的话禀告给了里克，里克于是又派使者前往梁国迎接夷吾。夷吾打算回国即位，吕省、郤芮说：“国内仍有公子可以即位但却到国外来找其他公子，很难让人相信。我们请求秦国来帮忙，凭借秦国强大的威力而回到晋国，否则恐怕会有危险。”于是夷吾派郤芮用厚礼贿赂秦国，夷吾还向秦国立下誓约说：“如果我能成功回国即位，愿意把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献给秦国。”夷吾又给里克写封信说：“我果真能被立为国君，愿意将你封在汾阳。”秦穆公因此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到了晋国。齐桓公听说晋国爆发了内乱，也率领诸侯来到晋国。秦军与夷吾这时也已到达了晋国，齐国就派隰朋会同秦军一同将夷吾送入国都，立他为晋国国君，便是晋惠公。齐桓公到了晋国的高梁便返回齐国了。

晋惠公夷吾元年（前650年），派邳郑向秦国国君道歉说：“起初我曾许诺把晋国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您，现在我有幸得以回国当了国君。可是大臣们却说：‘晋国的土地是先君留下来的，你逃亡在外，有什么权力擅自把晋国的土地献给秦国呢？’我争取了可是没能得到大臣们的同意，因此特来向您道歉。”晋惠公也没有把汾阳赏封给里克，反而剥夺了他原有的职权。四月，周襄王派周公忌父会同齐、秦两国大夫们一起为晋惠公举办一个正式的即位大典。惠公因为重耳还逃亡在国外，担心里克会发起动乱，于是便命令里克自杀。并对他说：“没有你的话，我就不会被立为国君。虽然如此，可是你毕竟也

杀死了两位国君以及一位大夫，当你国君的人不是太难了吗？”里克回答说：“如果我不废黜奚齐与悼子，国君您又如何能够兴起呢？想要杀死我，还愁找不到理由吗？您何必还要说出这番话来！我服从命令就是了。”于是里克便拔剑自刎了。而此时邳郑正出使秦国道歉尚未返回，因此得以免遭此难。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狐突：姬姓，狐氏，名突，字伯行，晋文公的外祖父。】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帝：天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弊：败。】于韩。”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邳郑使秦，闻里克诛，乃说秦缪公曰：“吕省、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缪公许之，使人归报晋，厚赂三子。三子曰：“币厚言甘，此必邳郑卖我于秦。”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缪公弗听。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倨，召公讥之。

四年，晋饥，乞食dī 于秦。缪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与之。”邳郑子豹曰：“伐之。”缪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卒与粟，自雍属绛。

晋惠公按照礼仪改葬了恭太子申生。秋季，狐突来到了陪都曲沃，遇到了申生的灵魂，申生让他同乘一辆车并告诉他说：“夷吾不守礼法，我已请求天帝，将要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

我。”狐突回答说：“我听说神灵不能享用非同宗族所供的供品，如此一来，您的祭祀不就要断绝了吗？您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申生说：“好吧，我将会再次请求天帝。十天以后，在新城的西边将会有一位巫者显现我的魂灵。”狐突答应了与申生的约定，申生于是消失了。到了十天的期限，狐突前往新城的西边，再次遇到了申生，申生告诉他说：“天帝已经答应我要惩罚有罪过的人了，夷吾将会败于韩原。”孩童们于是唱起了歌谣：“恭太子改葬了，之后十四年，晋国也不会昌盛，昌盛是在夷吾的兄长执政时。”

邰郑出使秦国，听说里克已被杀死，于是劝秦缪公说：“吕省、郤称、冀芮的确是不同意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如果用厚礼贿赂他们，并和他们谋划，将晋惠公赶出晋国，迎接重耳回国即位，秦国就一定能得到河西之地。”秦缪公答应了，派人和邰郑一同回到晋国，用重金贿赂了吕省、郤称与冀芮。这三位大夫说：“财礼如此丰厚，话语这样甘甜，这一定是因为邰郑在秦国把我们出卖了。”于是三位大夫杀死了邰郑以及里克、邰郑的党徒等七舆大夫。邰郑的儿子邰豹投奔秦国，并恳请秦国攻打晋国，秦缪公并未听从。

晋惠公即位后，违背了给秦国和里克土地的承诺，又杀死了七舆大夫，所以晋国的人都不愿意归顺于他。惠公二年（前649年），周天子派召公去晋国拜访惠公，惠公十分傲慢无礼，召公因此讥笑了惠公。

四年（前647年），晋国闹饥荒，向秦国乞求购买粮食。秦缪公向百里奚征求意见，百里奚回答说：“天灾频发，每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救助灾民、赈济邻邦，是国家的道义。给他们。”邰郑的儿子邰豹则说：“应该趁此机会讨伐晋国。”秦缪公说：“晋国的国君的确有罪过，可是晋国的百姓又有什么罪呢！”秦缪公最终将粮食卖给晋国，粮食从秦国的雍城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晋国的绛城。

五年，秦饥，请籴于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

倍其地约。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余，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六年春，秦缪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奈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公曰：“郑不孙【不孙：无礼。孙，通“逊”。】”。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九月壬戌，秦缪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右，轅秦缪公。缪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缪公，反获晋公以归。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缪公夫人，衰经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晋人闻之，皆哭。秦缪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缪公更舍晋惠公，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侯。晋侯至国，诛庆郑，修政教。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重耳闻之，如齐。

五年（前646年），秦国爆发了饥荒，向晋国请求购买粮食。晋惠公召集大臣商量，庆郑说：“君王是凭借秦国的力量才得以被立为国君的，可是您即位后却违背了给秦国河西土地的誓约。去年晋国闹饥荒的时候，秦国卖给我们粮食。如今秦国爆发了饥荒，请求我们卖粮食给他们，我们当然要卖给他们粮食，这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此商讨呢！”虢射则说：“去年上天把晋国赏赐给了秦国，可是秦国却不知道乘机攻取我们反而卖粮食给我们。如今上天把秦国

赏赐给了晋国，晋国怎么能够忤逆上天之意呢？我们应该攻打秦国。”晋惠公采用了虢射的计谋，没有把粮食卖给秦国，反而派兵讨伐秦国。秦缪公十分生气，也派兵攻打晋国。

六年（前645年）春季，秦缪公率领军队讨伐晋国。晋惠公对庆郑说：“秦军已经深入我国境内了，该怎么办啊？”庆郑说：“当初秦国护送国君您回国即位，您即位后却违背了给秦国土地的诺言；晋国爆发了饥荒，秦国源源不断地运粮食给我们，可是秦国闹饥荒时，晋国没有给予秦国援助，反而想借机攻取秦国：秦军如今深入晋国国境不也应该吗！”晋惠公通过占卜来选驾战车以及担当护卫的人，占卜的结果都是以庆郑为吉利。晋惠公说：“庆郑有些无礼。”于是就改令步阳驾战车，家仆徒担当车右，晋国军队开始向秦国进军。九月壬戌日，秦缪公与晋惠公在韩原交战。晋惠公的马陷入了泥潭当中，无法行走，秦军这时候赶来了，惠公十分窘迫，召来庆郑帮他驾车。庆郑说：“不按占卜的结果去做，失败不也应该吗！”庆郑说完便离开了。惠公只好改命梁繇靡为他驾车，虢射担当车右，迎击秦缪公。秦缪公手下的英勇士兵拼死打败了晋军，晋军败退，晋惠公没有抓到秦缪公，反而被秦穆公俘获并带被回了秦国。秦缪公想要杀掉晋惠公祭祀上天。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缪公的妻子，她穿着丧服痛哭不已。秦缪公说：“俘虏了晋侯应该高兴啊，可是如今你却为此而悲伤起来。况且我曾听说箕子看见唐叔当初刚刚被分封时，就说过‘唐叔的后代一定会繁荣昌盛’，晋国怎么能这样就灭亡了呢！”秦穆公于是与晋惠公在王城订立盟约，答应放他回到晋国。晋惠公也派遣吕省等人回报晋国人说：“我虽然能够回到晋国，但也没有颜面再见宗庙社稷了，选个良辰吉日让我的儿子圉继位吧。”晋国人听到这番话后，全都伤心落泪了。秦缪公问吕省说：“晋国内部团结和睦吗？”吕省回答说：“不和睦。百姓们惧怕没有国君以后，亲人们也会死去，他们并不怕拥立公子圉当国君，都说‘一定要报仇，宁愿去服侍戎、狄’。而那些贵族们却很爱护晋惠公，并且知道他有罪，正等待秦国送晋惠公回国的命令，并说‘一定会报答秦国的恩德’。晋国国内因为有这样两种意见，

所以不和睦。”秦穆公于是为晋惠公更换了居住的馆舍，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十一月，秦穆公送晋惠公回晋国。晋惠公回到晋国后，杀害了庆郑，重新修整政治教化。晋惠公与大臣们谋划说：“重耳还逃亡在国外，诸侯中大多认为护送他回国当晋国国君对自己有好处。”于是晋惠公就想派人到狄国去杀重耳。重耳听说后，立即逃到了齐国。

八年，使太子圉质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圉【圉：养马者。】，女为妾。

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病【病：担心，忧虑。】大夫轻，更立他公子。”乃谋与其妻俱亡归。秦女曰：“子一国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归晋。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秦缪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于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

八年（前643年），晋惠公派太子圉到秦国当人质。当初，惠公逃亡到梁国时，梁伯将女儿嫁给了他，生了一双儿女。梁伯为这两个孩子占卜，卜辞说将来男孩会成为臣仆，女孩会成为妾，因此为男孩

取名叫圉，女孩叫妾。

十年（前641年），秦国灭掉梁国。梁伯爱好大兴土木，修建城池沟堑，使百姓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多次互相惊吓，叫道“秦兵来了”，百姓们恐慌害怕，结果秦国果真灭了梁国。

十三年（前638年），晋惠公生病，他有好几个儿子。当时在秦国当人质的太子圉说：“我母亲的娘家是梁国，如今梁国已被秦国灭掉了，我在国外受到秦国的轻视，在国内也得不到他人的援助。如果父亲一病不起，我担心晋国的大夫们一定也会轻视我，改立其他公子。”太子圉于是与妻子谋划一起逃回晋国。服侍太子圉的秦国女子说：“您是一国的太子，蒙受屈辱在这里当人质。秦国国君派我来侍奉您，目的是要我稳固住您的心。您快逃走吧，可我不能跟随您走，但也不会说出去。”公子圉于是逃回晋国。十四年（前637年）九月，晋惠公去世，太子圉继位，就是晋怀公。

太子圉从秦国逃走了，秦穆公十分生气，于是访求公子重耳，打算护送他回国当国君。公子圉继承国君之位后，畏惧秦国会派兵攻打晋国，于是下令跟从重耳逃亡在外的人全部按期回国，如果到期还没有回来就会诛灭他的全家。狐突的儿子狐毛以及狐偃都跟随重耳逃到了秦国，狐突不愿让他们回来。晋怀公非常生气，就囚禁了狐突。狐突说：“我的儿子侍奉重耳已有好几年了，现在召他们回国，这就是让他们背叛自己的主子。以后我还怎么教导他们？”晋怀公终于杀死了狐突。秦穆公于是派兵护送重耳返回晋国，并派人告知栾氏、郤氏的党羽在国内接应，在高梁杀了晋怀公，送重耳返回国内。重耳继位，便是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

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

【趣：通“促”。】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停止行进。】。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犁：等到。】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他从年少时起就喜好结交贤德的士人，十七岁时，他的身边就已有五名贤士：赵衰；狐偃咎犯，是晋文公的舅父；贾佗；先轸；魏武子。在晋献公当太子时，重耳就已长大成人了。晋献公即位时，重耳二十一岁。献公十三年（前664年），由于骊姬的缘故，重耳被派到蒲城去防守秦国。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献公杀了太子申生，骊姬又进谗言陷害重耳，重耳恐惧，没有辞别献公就逃回了蒲邑。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献公派宦官履鞮赶快把重耳杀死。结果重耳翻墙逃走了，宦官履鞮紧追不舍，砍掉了重耳的衣袖。重耳于是逃奔狄国。狄国是重耳母亲的故国。这时重耳四十三岁。从此那五名贤士，还有不知名的数十人，都跟随重耳一起来到狄国。

狄国攻打咎如，虏获了咎如国的两位女子。狄国国君将年长的女子嫁给了重耳，生下了伯儵、叔刘；狄国国君把年少的女子嫁给了赵衰，生下了盾。重耳在狄国住了五年，晋献公去世，里克已杀了奚

齐、悼子，派人来迎接重耳回国，想要拥立重耳为国君。重耳担心自己会被杀害，因此执意谢绝了，没敢回晋国。后来晋国改为迎回重耳的弟弟夷吾并立为国君，就是晋惠公。惠公七年（前644年），晋惠公担心重耳会抢夺君位，于是派宦官履鞮带领壮士一起去杀重耳。重耳听说后，就与赵衰等人商讨说：“当初我逃亡到狄国，并不是为了利用此地来成就事业，而是因为此地离晋国很近，容易到达，所以暂时在此停留。在这里歇得久了，我希望可以迁到大国。齐桓公乐善好施，志在称霸，于是收留体恤各国的诸侯。如今听说管仲、隰朋都去世了，齐桓公也渴望得到贤能的人来辅佐他成就霸业，我们为何不去那里呢？”于是重耳就前往齐国了。重耳对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嫁给别人吧。”他的妻子笑了笑说：“等到二十五年，我坟头上的柏树都长大了。虽然这样，我还是会一直等待你的。”重耳在狄国居住了十二年才离去。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野人：农夫。】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刀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重耳骀胁【骀胁：肋骨紧密相连如一骨。】。曹大夫釐负羁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奈何不

礼！”共公不从其谋。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还其璧。

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乃去。

重耳经过卫国时，卫文公没有以礼相待。离开卫国后，又路过五鹿，饥饿得向当地农夫讨饭，当地人将土块放在器皿中给他吃。重耳十分生气。赵衰说：“土块，象征着将来你会拥有这片土地，你应该拜谢接受它。”

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以厚礼相待，并将宗室之女嫁给重耳为妻，又赐给他八十匹马，重耳很满足于现有的生活。重耳到齐国两年后齐桓公就去世了，当时正巧赶上竖刀等人发起叛乱，齐孝公继承了君位，各诸侯国的军队趁机屡次进犯齐国。重耳在齐国一共住了五年。重耳很喜欢在齐国娶的妻子，心里根本不想离开齐国。赵衰、咎犯就在一棵桑树底下商讨如何劝重耳离开齐国。重耳妻子的侍女恰好在桑树上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将此事告诉了她的主人。重耳的妻子却杀了那个侍女，并劝重耳赶紧离开齐国。重耳说：“人生但求安乐，何必管其他的事呢！我一定要老死在齐国，不能离开。”他的妻子说：“您可是一国的公子，穷困时被迫来到这里，跟随你的那些贤士个个愿为您效死。您不赶快返回晋国，报答您辛劳的臣子，却在此贪恋女色，我私下替您感到羞耻。况且现在不回晋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成功的一天？”于是她就与赵衰等人合谋，把重耳灌醉抬到车上，离开了齐国。走了很远，重耳才醒了过来，他十分生气，拿起戈就要杀咎犯。咎犯说：“杀死我就能够成就您的事业，这是我狐偃的夙愿啊。”重耳说：“如果事情没有成功，我就吃了你的肉。”咎犯说：“就算事情没有成功，可我的肉又腥又臊不好吃，怎么能值得您吃呢！”于是重耳这才罢休，继续向前赶路。

重耳经过曹国，曹共公没有以礼相待，想偷看重耳身上紧密相连的畸形肋骨。曹国的大夫釐负羁说：“晋公子贤能，又和我国是同姓，他在困窘时途经我国，为什么不能以礼相待呢！”曹共公没有听从釐负羁的劝告。釐负羁就私下送食物送给重耳，并在食物下面放了一块玉璧。重耳接受了食物，却把玉璧还给了釐负羁。

重耳离开曹国，路过宋国。宋襄公刚刚被楚国打败，在泓之战中受了伤，他听说重耳贤明有才能，于是用对待诸侯的礼节接待了重耳。宋国的司马公孙固与咎犯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说：“宋国是个小国，最近又打了败仗，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回国，还是另投大国吧。”于是重耳离开了宋国。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叔瞻：郑国大夫，郑文公弟。】 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郑之出自厉王：郑国始封君郑桓公是周厉王之子。】，而晋之出自武王【晋之出自武王：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余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数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闻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路过郑国，郑文公也没有以礼相待。郑国大夫叔瞻劝谏他的

国君说：“晋公子贤明有才能，他的随从全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况且又与我们郑国是同姓。郑国的先祖是周厉王的儿子，晋国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儿子。”郑文公说：“诸侯国公子流亡到我国的太多了，怎么可能全都以礼相待呢！”叔瞻说：“如果国君您不能对他以礼相待，还不如把他杀死，以免将来成为我国的祸患。”郑文公没有听从叔瞻的劝告。

重耳离开郑国后前往楚国，楚成王用对待诸侯的礼节款待他，重耳谢绝了，称不敢当。赵衰说：“您在外流亡了十多年，小国都轻视您，更何况是大国呢？如今楚国这个大国竟然以厚礼招待您，您就不要辞让了，这可是上天在护佑您啊。”于是重耳按作客的礼节会见了楚成王。楚成王用厚礼款待了重耳，重耳非常谦卑。楚成王说：“假如有一天您返回了晋国，将会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珍禽异兽、宝玉绢帛等东西，国君您都有很多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礼物来报答您。”楚成王说：“即便如此，你总得拿什么来报答我吧？”重耳回答说：“将来万不得已，晋国与楚国在平原或是湖沼地带交战，请允许我为您退避三舍之地。”楚国将军子玉大怒道：“国君对晋国公子十分厚待，可是今天重耳却出言不逊，请让我杀了他。”楚成王说：“晋公子很贤明，可是流亡在外太久了，跟从他的都是栋梁之材，这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我怎么能杀死他呢？况且又能让他改说什么呢！”重耳在楚国住了几个月以后，晋国太子圉从秦国逃回了晋国，秦缪公十分怨恨太子圉；他听说重耳在楚国，于是邀请他来秦国。楚成王说：“楚国距离晋国很远，要途经好多个国家才可到达晋国。而秦国与晋国交界，秦缪公又很贤明，你去秦国吧！”楚成王准备了厚礼为重耳送行。

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司空季子：名胥臣，晋国大臣。】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遂受。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黍苗》：《诗经·小雅》篇

名。】诗。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于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河伯：黄河水神。】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群臣皆往。怀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

重耳来到秦国后，秦缪公把五个同宗女子都嫁给了重耳为妻，公子圉原先的妻子也在其中。重耳不想接受公子圉原先的妻子，司空季子说：“公子圉的国家您尚且要去攻打，更何况是占有他的妻子呢！而且，您接受了这个女子就可以与秦国结成姻亲关系，就可以求秦国帮您返回晋国了，您现在却拘泥于小节，忘了大的耻辱！”重耳于是接受了公子圉原先的妻子。秦缪公十分欢喜，与重耳一起宴饮。席间赵衰吟诵了《黍苗》诗。秦穆公说：“我知道你们想快点回到晋国。”赵衰与重耳从座位上离开，再次拜谢秦缪公说：“我们这些孤臣仰仗您，就如同百谷期盼及时雨一般。”当时是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秋季。晋惠公在九月去世，太子圉继位。十一月，安葬了晋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枝、郤穀等人听说重耳在秦国，都偷偷来劝重耳、赵衰等人返回晋国，愿意为重耳作内应的人很多。于是秦缪公派兵护送重耳返回晋国。晋国听说秦兵来了，也发兵抵抗秦兵。然而

人们都已暗中知道公子重耳要回国。唯有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等人不愿拥立重耳。重耳在外流亡共十九年才得以返回晋国，此时已六十二岁了，晋国人大多数都愿归顺他。

文公元年（前636年）春季，秦国护送重耳来到黄河边。咎犯说：“我跟从您流亡天下，期间犯了很多过错。我自己都知道，更何况您呢？我请求在这里离开您吧。”重耳说：“如果我回到国都，没有与您同心共事的话，就请河神来作证。”重耳说完就把玉璧扔进了黄河，以此与子犯盟誓。此时介子推也在追随重耳，他在船中，就笑道：“上天的确是在保佑公子，可是子犯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并以此向君王邀功，真是足以令人感到耻辱啊。我不想与这样的人共事。”于是介子推就独自偷偷渡过黄河。秦兵包围了令狐，晋军驻扎在庐柳。二月辛丑日，咎犯与秦晋两国的大夫在郇城订下盟约。壬寅日，重耳进入晋军大营。丙午日，重耳到达了曲沃。丁未日，重耳朝拜武公的宗庙，并即位成为晋国国君，便是晋文公。群臣全都前来朝拜。怀公圉逃奔高梁。戊申日，晋文公派人杀了怀公。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祛。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余，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于君。君已反国，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钩，桓公以霸。今刑余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夏，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

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带：又称“叔带”、“王子带”、“太叔”，惠王之子，襄王之弟。】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duì【怼：怨恨。】？”推曰：“尤【尤：罪。】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晋怀公的旧臣吕省、郤芮原本就不愿归顺晋文公，晋文公继位后，他们惧怕被杀，就打算与党羽密谋烧毁文公的宫室，企图杀了晋文公。晋文公并不知道这件事。当初想要杀死晋文公的宦官履鞮得知了这个阴谋，想告诉晋文公，从而解除以前的罪过，于是请求觐见晋文公。晋文公没有接见他，并派人责备他说：“我还记得在蒲邑所发生的事情，你斩断了我的衣袖。后来，我跟从狄君去打猎，你又替惠公来追杀我。惠公给了你三天期限到达，可是你只用了一天就到了，为什么那么急呢？你好好想一想这些事吧。”宦官履鞮回答说：“我是受过宫刑的人，事奉国君不敢有二心，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因此得罪了国君您。现在您已回国即位为君，难道就不会再发生蒲邑、狄国那样的事吗？况且管仲曾经用箭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却在管仲的辅佐下称霸。现在我这个有罪之人有要事要向国君禀告，可是国君却不愿接见我，恐怕灾难将要降临到您头上了。”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们，履鞮便把吕省、郤芮等人的阴谋报告给了晋文公。晋文公想要召见吕省和郤芮，可是吕省、郤芮等人手下的党徒太多，文公担心自己刚刚回国，国人会出卖自己，于是就微服出行，在王城会见了秦穆公，对此国人全然不知。三月己丑日，吕省、郤芮等人果然谋反了，他们焚毁了文公的宫室，却并未抓到文公。文公的卫士与他们战斗，

吕省、郤芮等人想率兵逃走，秦缪公引诱吕省、郤芮等人，在黄河岸边杀了他们，晋国恢复稳定后，文公才回来。夏季，文公从秦国接回夫人，秦缪公嫁给文公的妻子终于都被封为夫人。秦缪公还送给晋文公三千卫兵，以防备晋国发生动乱。

晋文公修明政务，向百姓广施恩惠。奖赏跟随他一起流亡的人以及有功的大臣，功劳大的赏赐城邑，功劳小的授予爵位。文公还没有封赏完毕，周襄王就因为弟弟带发难而出逃居住在郑国，并派人到晋国告急。晋国局势刚刚安定，文公想要派兵去解救周襄王，又担心有其他的祸乱，所以暂停了封赏，没有来得及封赏已经隐居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没有去向晋文公要俸禄，所以他当时没有得到封赏。介子推对母亲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仅有文公还在世。惠公与怀公没有任何亲信，所以其他国家和本国的百姓臣子都抛弃了他们；然而上天并没有让晋国灭亡，一定会出现真正的国君，主持晋国的祭祀，这个人不是文公还会有谁呢？上天确实是在保佑文公，可是有些人却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不是很荒谬吗？偷窃他人的财物，都会被人称作盗贼，更何况是贪图上天的功绩据为己有呢？臣子掩饰自己的罪过，国君赏赐奸邪之人，国君与臣子上下相互欺瞒，我很难与这些人一起相处。”他的母亲问他：“你何不也去求国君赏赐呢？如果你就这样死了，又能去怨恨谁呢？”介子推说：“明明知道他们的做法是错的却还要去效法，我的罪过将比他们的还大。况且我口出怨言，更不能享受国君给的俸禄了。”他的母亲说：“那也要使国君知道一下你的情况，怎么样？”介子推回答说：“话语，是身体的花饰而已；身体都打算隐藏起来了，还要那些花饰有什么用呢？身穿那些花饰，就是要显耀自己了。”他的母亲说：“你真的能做到吗？我与你一起隐藏起来。”他们到死都未再出现。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龙：喻重耳。】欲上天，五蛇【五蛇：指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和介子推。】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防：防范。】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二年春，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

介子推的跟随者十分怜悯他，就在宫门挂了一条字幅，字幅写道：“龙想要飞上天，曾有五条蛇帮扶他。龙现在已经升入云霄，四条蛇也都各自进入了各自的屋宇，唯有一条蛇独自哀怨，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住所。”晋文公外出时，看见了那字幅，说：“这说的就是介子推啊。我一直劳心于王室之乱，没来得及回报他的功劳。”于是派人去召请介子推，可是介子推早已离开了。文公于是到处寻找他的住所，听说他在绵上山，于是文公将整座绵上山赏赐给了介子推，作为他的禄田，称为介山，并说“用这来记载我的过失，并且表彰贤能的人”。

跟从文公流亡多年的仆人壶叔说：“国君您曾三次赏封有功的人，可是都没有赏赐我，因此我冒昧地前来向您请罪。”晋文公回答说：“能用仁义来教导我，用德行与恩惠来防止我犯错误的，这样的人应受到上等奖赏。用行动来辅佐我，使我终于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人应受到次一等的奖赏。战场上敢于冒流矢飞石的危险，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这样的人应受到再次一等的奖赏。如果只是用苦力侍奉

我，但没有补救我的错误的，将受到更次一等的奖赏。三次赏赐过后，立即就要赏赐你了。”晋国人听到文公的这番话，都很高兴。

晋文公二年（前635年）春季，秦军在黄河岸边驻扎，将要护送周襄王回京城。赵衰说：“要想称霸，没有比护送周襄王回京城、尊崇周王更好的方法。周王室与晋国原本就是同姓，如果晋国没有抢先护送周襄王回京，而是落在秦国后面，就没有向天下发号施令的资本。现在尊崇周襄王，乃是晋国将来称霸的资本。”三月甲辰日，晋国于是派兵到阳樊，包围了温邑，护送周襄王回到了周都。四月，杀了周襄王的弟弟带。周襄王于是将河内、阳樊的土地赐给了晋国。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定霸，于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穀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而以原封赵衰。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度，侵曹，伐卫。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斂孟。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卫侯居襄牛，公子买守卫。楚救卫，不卒【不卒：未能成功。】。晋侯围曹。三月丙午，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鰲负羁言，而用美女【用美女：此三字为衍文。】。乘轩者三百人也。令军毋入僖负羁宗家以报德。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宋又尝有德于晋：患之。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于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

四年（前633年），楚成王和其他诸侯国包围了宋国，宋国的公孙固来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宋襄公的赠马厚恩并使晋国称霸

于诸侯，就在如今的这场战役了。”狐偃说：“楚国不久前取得了曹国，而且又与卫国初次联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一定会去营救，这样宋国就可免于灾难了。”晋国于是建立了三军。赵衰举荐郤穀统领中军，并让郤臻辅佐他；派遣狐偃掌管上军，让狐毛辅佐他，任命赵衰为卿；栾枝统领下军，先轸协助他；荀林父驾战车，魏犢担当车右：三军前往攻打曹、卫两国。冬季十二月，晋兵首先占领了太行山以东的地方，并将原邑封给了赵衰。

五年（前632年）春季，晋文公想要攻打曹国，于是向卫国借路，卫国人没有同意。晋军只好绕远从黄河的南段渡河，侵入曹国，并攻打卫国。正月，晋军攻取了五鹿。二月，晋侯、齐侯在斂孟会盟。卫侯请求与晋国结盟，晋国人没有答应。卫侯于是又想要与楚国结盟，卫国人不想这样做，因此驱逐了卫侯以讨好晋国。卫侯被迫居住在襄牛，公子买在卫国都城防守。楚国前来援救卫国，却未能成功。晋侯包围了曹国。三月丙午日，晋军攻入了曹国都城，斥责曹共公没有听从釐负羁的劝告却让三百人乘坐着华美的车子招摇过市的过错。为了报答釐负羁曾经的恩德，晋文公命令军队不许进入釐负羁同宗族的住所。楚军又包围了宋国，宋国又向晋国告急。晋文公这次要想营救宋国就要攻打楚国，可是由于楚成王当年对他有恩，所以 he 不想讨伐楚国；打算对宋国的请求置之不理，可是宋襄公当年也有恩于自己：晋文公进退两难。先轸说：“抓住曹伯，然后分割曹国、卫国的土地给宋国，楚国会急于营救曹国、卫国，如此一来，楚国就会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了。”晋文公听从了先轸的建议，楚成王于是领兵离开了。

楚将子玉曰：“王遇晋至厚，今知楚急曹、卫而故伐之，是轻王。”王曰：“晋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厄尽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也。”楚王怒，少与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

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毋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楚得臣【得臣：即子玉。】怒，击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楚师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宋公：指宋成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余兵去。甲午，晋师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

楚国将领子玉对楚成王说：“国君您对待晋文公仁义至厚，如今他明知楚国与曹、卫两国关系好却有意讨伐它们，这是轻视您。”楚成王说：“晋文公在外流亡了十九年，过了很长时间窘困的生活，终于得以返回晋国，对人世间的苦头非常了解，因此能够善待他的子民，上天在保佑着他，其势不可阻挡。”子玉坚持请战说：“我不敢说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只希望因此能封住那些进谗言之人的口。”楚成王十分生气，给了他很少的兵力。子玉于是派宛春告诉晋文公说：“请您恢复卫侯的君位并归还曹国的土地，我也会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晋国大夫咎犯说：“子玉太无礼了，国君只能获得一个好处，可是当臣子的却能得到两个好处，我们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先轸则说：“能使人心安定就称为有礼。楚国的一句话能够使三个国家安定，可是您的一句话却能使这三个国家灭亡，那么就是我们无礼。如果不答应楚国，就是放弃了宋国。不如暗中答应楚国恢复曹侯、卫侯的地位，以此来引诱楚国，扣留宛春以激怒楚国，等战事发生后再另想其他的计谋。”晋侯于是就把宛春扣押在了卫国，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卫国。曹国、卫国于是与楚国绝交了。楚国的子玉非常生气，率军攻打晋军，晋军不断后退。晋国的军吏问：“我军为什么要撤退？”晋文公说：“从前我在楚国时，曾与楚成王约定，交战时晋军会向后撤退三舍之地，我怎么能背弃自己的承诺呢？”楚军也想撤

退，可是子玉不答应。四月戊辰日，宋成公、齐将、秦将以及晋侯在城濮驻扎。己巳日，与楚军交战，楚军被打败，子玉带领残兵逃走了。甲午日，晋军班师回到衡雍，在践土为周襄王修建了宫殿。

起初，郑国曾帮助过楚军，如今楚军战败了，郑国很惧怕，派使者向晋侯请求结盟。晋侯于是与郑伯订立了盟约。

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驷介：由四匹披甲的马所拉的战车。】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lù，彤弓矢百，珪lú 弓矢千，秬jù 鬯一卣yǒu 【卣：酒器，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底部有脚。】，珪瓚，虎賁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予一人：天子自称。】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

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

六月，晋人复入卫侯。壬午，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五月丁未日，晋文公向周天子进献从楚国俘获的战利品，一共有百辆披甲的驷马战车，一千多名步兵。周襄王派王子虎宣布任命晋文公为霸主，并赐给他大辂车，一把红色的弓、一百支红色的箭，十把黑色的弓、一千支黑色的箭，一卣用黑黍加香草酿造而成的醇酒，

一把柄为圭状的玉勺以及三百名勇士。晋侯再三谢绝，最后才叩首接受了。周朝的史官写了《晋文侯命》：“周王这样说道：您用仁义使诸侯和睦，大显文王、武王的功业。文王、武王能谨慎地修明德行，光照上天，名声广传于人间，所以上帝将帝王的使命赐给了文王、武王，让其恩泽延及到子孙后代。您要协助我继承祖先的帝业，永安天子之位。”于是晋文公开始在诸侯中称霸。癸亥日，王子虎在践土的行宫与诸侯会盟。

晋军放火烧了楚军的营地，大火连续好几天都未熄灭，晋文公却唉声叹气的。大臣们说：“打败了楚军可是国君您仍忧虑，为什么？”晋文公说：“我听说只有圣人在取得胜利时能安心，因此我会感到害怕。况且楚国大将子玉还没死，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子玉战败后回到了楚国，楚成王怨恨他没有听自己的话，贪图与晋国作战，于是狠狠地斥责了子玉，子玉自杀身亡。晋文公说：“我在外面攻打楚国，而楚王在国内诛杀大将，内外交相呼应。”于是晋文公才高兴起来。

六月，晋人再次让卫侯回到了国都。壬午日，晋文公渡过黄河后北上回到了晋国。回国后他开始论功行赏，其中狐偃功劳最大。有人说：“城濮之役，主要靠先轸出谋划策。”晋文公说：“在城濮作战时，狐偃劝我不要失信。先轸则说：‘作战重要的是取胜’，我听取了他的话并打了胜仗。可是先轸的话只能有利于一时，而狐偃所说的却有利于我建立千秋万代的功业，怎么能让一时的利益凌驾于千秋万代的功业之上呢？所以我把狐偃的功劳排在了最前面。”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丁丑，诸侯围许。曹伯臣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晋，唐叔之后。合诸侯而

灭兄弟，非礼。”晋侯说，复曹伯。

于是晋始作三行。荀林父将中行，先穀【先穀：又称“彘子”，先轸之子。】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穆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

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是岁郑伯亦卒。

冬季，晋文公在温邑会见了诸侯，想要率领诸侯朝见周襄王。晋文公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办成此事，恐怕有些诸侯会背叛自己，就派人告诉周襄王，让他去河阳狩猎。壬申日，晋文公率领诸侯到践土朝见了周天子。孔子读史书看到关于文公的这段记载，说：“诸侯无权召见周天子，我之所以要在《春秋》上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在河阳打猎’，是对此事隐讳的说法。”

丁丑日，诸侯国包围了许国。曹伯的大臣中有人劝晋文公说：“齐桓公会盟各诸侯国是为了扶植异姓国家，如今国君您会盟诸侯却是为了灭亡同姓国家。曹国，是叔振铎的后代；晋国，是唐叔的后代。会盟诸侯而灭掉兄弟之国，这是不合礼法的。”晋文公听了这番话后十分高兴，于是恢复了曹伯的君位。

此时晋国开始创建左行、中行、右行三支军队。荀林父统领中行军，先穀统领右行军，先蔑统领左行军。

七年（前630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同出兵包围了郑国，原因是晋文公逃亡经过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对文公没有以礼相待，以及城濮之战时郑国曾帮助楚国。晋国包围郑国，想要俘获叔瞻。叔瞻听

说了这一消息，于是自杀了。郑国人抬着叔瞻的尸体来向晋文公禀告。晋文公则说：“一定要抓到郑国国君我才会甘心。”郑文公恐惧，于是暗中派人告诉秦缪公说：“灭掉郑国会使晋国的力量增强，这对晋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对秦国来说却未必有利可图。国君您为什么不帮助郑国解脱困境，使郑国成为秦国在东行道路上的好友呢？”秦伯听后十分高兴，于是撤兵了。很快晋国也撤兵了。

九年（前628年）冬，晋文公去世，其子襄公欢继位。这一年郑文公也去世了。

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缪公发兵往袭郑。十二月，秦兵过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师过周，无礼，王孙满【王孙满：周王宗室。】讥之。兵至滑【滑：诸侯国名，姬姓。】，郑贾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

晋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于秦，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遂击之。襄公墨衰经。四月，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反。

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汧以归。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王官：晋邑名。】，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也。

郑国有人想出卖自己的国家给秦国，秦穆公派兵前去偷袭郑国。十二月，秦军路过晋都的城郊。襄公元年（前627年）春季，秦军途经周都，十分骄横无礼，王孙满讥笑秦军不懂礼法。秦军到滑国时，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去周都做生意，正好遇到了秦军，弦高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十分惊慌，只好退兵。

了，在顺便灭掉滑国后才班师返回。

晋国的先轸说：“秦伯没有听从蹇叔的劝告，违背了民心，我们可以在此时攻击秦军。”栾枝则说：“还没有报答秦国对先君的恩德，就攻击它，是不行的。”先轸说：“秦国欺侮我们刚刚失去父亲的国君，讨伐与我们同姓的国家，有什么恩德要报答呢？”晋国于是攻打秦国。晋襄公身穿着黑色的丧服随军出征。四月，晋国在崤山打败了秦军，虏获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秦军大将后返回。晋襄公就穿着黑色的丧服安葬了晋文公。晋文公的妻子是秦国女子，她对晋襄公说：“秦君想要得到那三位败将从而杀掉他们。”襄公同意了，于是把那三名秦国将领遣送回国。先轸听说后，对襄公说：“祸患就此产生了。”先轸于是立即去追那三名秦国将领。他们正在渡过黄河，已经在船上了，看到岸边的先轸便叩头辞谢，终于没能追回。

三年后，秦国果然派孟明攻打晋国，以报崤山战败之仇，攻取了晋国的汪邑后撤兵。四年（前624年），秦缪公率军大举进攻晋国，秦军渡过了黄河，攻下了晋国的王官城，在崤山为其阵亡的将士修建了坟墓，之后才离开。晋军十分害怕，不敢再出战，于是固守城池。五年（前623年），晋国攻打秦国，夺取了新城，报了王官一战的失败之仇。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霍伯：即先且居，先轸之子，封于浦城，称浦城伯；后封于霍，称霍伯。】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贾季：即狐射姑，姬姓，狐氏，字季，狐偃之子。】曰：“不如其弟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

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士会：晋国大夫，士之孙，成伯缺之子。】如秦迎公子雍。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陈。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缪公亦卒。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卻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先蔑、随会亡奔秦。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于扈，以灵公初立故也。

六年（前622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和霍伯全都去世了。赵盾接替赵衰执掌晋国国政。

七年（前621年）八月，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的年纪还小。晋国人因为国家多次遇难的缘故，想要立一个年长的人当国君。赵盾说：“立襄公的弟弟雍当国君吧。他乐善好施而且又年长，先君又很喜爱他；并且他亲近于秦国，秦国向来是晋国的友好邻国。如果拥立有善德的人当国君，国家就能稳定，侍奉年长者国家就能够和顺，拥护先君喜爱的人就是孝顺，与旧日的好友结交国家就能安定。”贾季说：“不如拥立雍的弟弟乐。两位国君都曾十分宠爱辰嬴，如果立她的儿子当国君，百姓一定会安心的。”赵盾说：“辰嬴的地位很卑贱，地位排在晋文公的九个姬妾的下边，她的儿子会有什么威望！而且辰嬴曾被两位国君宠幸，这可是淫乱。作为先君的儿子，不能够向大国求助却居住在小国，这是鄙陋。母亲淫乱，儿子鄙陋，这样就不会有威信；陈国不仅小，而且距离晋国很遥远，得不到援助：怎么可以立乐为国君呢！”于是赵盾派士会前往秦国迎回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前往陈国召回公子乐。赵盾废黜了贾季的官职，原因是他杀了阳处父。

十月，晋国安葬了晋襄公。十一月，贾季逃奔翟国。这年，秦缪公也去世了。

灵公元年（前620年）四月，秦康公说：“从前文公刚刚回到晋国时，晋国没有卫士护卫，因此吕省、卻芮才发动了叛乱。”秦国于是送给公子雍很多卫士。太子夷皋的母亲缪嬴终日抱着太子到朝廷上号叫哭泣，说：“先君有什么过错吗？他的后嗣又有什么过错呢？你们抛弃嫡子而到国外去找寻国君，打算把太子放到哪里？”她走出朝廷，又抱着太子跑到赵盾家，叩头说：“先君曾把太子托付给您，并说‘将来这个孩子如能成材，我就会敬受您的恩赐；如果没有成材，我就会怨恨您’。现在先君虽然已经逝世了，可是他的话好像还在我的耳边，然而如今您却要舍弃太子，为什么？”赵盾和各位大夫们害怕缪嬴继续纠缠下去，并且怕被杀害，就放弃迎立公子雍而立太子夷皋当国君，便是晋灵公。晋国派兵阻拦护送公子雍回国的秦军。赵盾担任主将，率军前去抵御秦军，在令狐打败了秦军。先蔑、随会被迫逃亡到秦国。秋季，齐、宋、卫、郑、曹和许国的国君全来会见了赵盾，并在扈邑订立了盟约，原因是晋灵公刚刚即位。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郛。六年，秦康公伐晋，取羈马。晋侯怒，使赵盾、赵穿、卻缺击秦，大战河曲，赵穿最有功。七年，晋六卿【六卿：指当时晋国三军的六位将领，分别是赵盾、荀林父、卻缺、臾骍、栾盾和胥甲。】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馀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

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是年，楚庄王初即位。十二年，齐人弑其君懿公。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胹【胹：煮，炖。】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麋刺赵盾。盾闺门开，

居处节，鉏麇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四年（前617年），晋国攻打秦国，攻取了少梁。秦军也攻取了晋国的崤城。六年（前615年），秦康公率军讨伐晋国，攻取了羈马。晋灵公很愤怒，于是命赵盾、赵穿、郤缺率军还击秦国，两军在河曲展开了激战，其中赵穿的功劳最大。七年（前614年），晋国的六卿担心随会在秦国，会经常给晋国制造祸乱，就让大臣魏寿馥假装反叛晋国并投降秦国。秦国让随会到魏邑接受魏寿馥的投降，魏寿馥趁机抓住了随会并将他带回晋国。

八年（前613年），周顷王去世，公卿们相互争夺权势，所以没有向各诸侯国发讣告。晋侯派赵盾率领八百辆战车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拥立周匡王继位。这一年，楚庄王刚刚继承了君位。十二年（前609年），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齐懿公。

十四年（前607年），晋灵公长大了，他生活十分奢侈，征收重税用以装饰宫殿。他还常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就是为了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时惊恐的样子。厨师炖的熊掌不够烂，灵公就大发雷霆，竟然杀了厨师，并让宫女把厨师的尸体抬出宫，还要从朝廷上经过。赵盾、随会曾多次前来进谏，可是灵公并不听从；这回他们又在朝廷上看见了死人的手，因此又前来劝谏。随会先进去劝谏，灵公没有听从。灵公担心赵盾也会来劝谏，于是就让鉏麇去刺杀赵盾。赵盾家的内屋门敞开着，鉏麇见赵盾家非常简陋就退了出来，叹息道：“杀害忠臣，违抗国君的命令，这两种罪都是一样的。”于是便撞树自杀了。

初，盾常【常：通“尝”，曾经。】田【田：通“畋”，打猎。】首山，见桑下有饿人。饿人，^{qí}眇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公宰^丌眇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觴三行可以

罢。”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啗狗【啗狗：恶狗。】名敖。明为盾搏杀狗。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ㄟ 眯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

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

从前，赵盾曾经到首山狩猎，看到桑树下有一个饥饿的人。此人名叫^ㄟ 眯明。赵盾给了他一些吃的，他只吃了一半。赵盾问他为何不把食物吃完，他说：“我在外作了三年的仆人，不知道老母是否还健在，想把这剩下的食物留给母亲吃。”赵盾认为他是个孝子，就又给了他一些饭和肉。很快，^ㄟ 眯明就做了晋灵公的厨师，赵盾并不知道这件事。九月，晋灵公邀请赵盾一起喝酒，设下埋伏想要害死赵盾。灵公的厨师^ㄟ 眯明知道这件事后，担心赵盾喝醉后无法站起身逃跑，因而向赵盾进言说：“国君设宴赏赐您喝酒，只喝三杯就不要再喝了。”^ㄟ 眯明想借此让赵盾在灵公下暗杀令前离开，避免他遇难。赵盾离开席位后，灵公事先埋伏的士兵还未会合，就先放出一条名叫敖的恶狗。^ㄟ 眯明徒手帮赵盾杀死了恶狗。赵盾说：“不派人来杀我却用狗，虽然很凶猛，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然而他却不知道^ㄟ 眯明是在暗中报答他的恩德。很快，晋灵公命令埋伏好的士兵出来追杀赵盾，^ㄟ 眯明反击灵公的伏兵，伏兵不能前进，终于让赵盾逃脱了。赵盾问^ㄟ 眯明为何要救自己，^ㄟ 眯明回答说：“我就是当年桑树下那个饥饿的人。”赵盾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说。他也因此逃跑了。

赵盾逃脱了，可是并未逃出晋国的国境。乙丑日，赵盾的兄弟将军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并接回了赵盾。赵盾一向很受人敬重，所以很得民心；晋灵公年纪轻，生活奢侈，百姓都不愿亲附于他，因此很容易就杀了他。赵盾恢复了原来的官职。晋国太史董狐记载道：“赵盾杀了自己的国君”，并把这个记载拿到朝廷上让各位大臣看。赵盾说：“杀死国君的人是赵穿，我没罪。”太史董狐说：“你是众卿之长，虽然逃跑了但并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后也没有诛杀乱臣贼子，杀国君的人不是你还是谁呢？”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秉笔直书而毫不隐瞒史实。宣子，是好大夫，为了遵守法制而情愿蒙受恶名。可惜啊，如果他逃出国界就能够免除弑君的罪名了。”

赵盾让赵穿到周都去迎接晋襄公的弟弟黑臀回国，立他为国君，便是晋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伐郑，郑倍晋故也。三年，郑伯初立，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

六年，伐秦，虜秦将赤。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陈畏楚，不会。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

景公元年春，陈大夫夏徵舒弑其君灵公。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徵舒。

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赵朔：赵盾之子，晋国大夫。】将下军，郤克、栾书、先穀、韩厥、巩朔佐之。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

去，荀林父欲还。先穀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卒度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楚虏我将智罃。归而林父曰：“臣为督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晋成公，是晋文公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周王室之女。壬申日，成公来到武宫朝拜祭祀。

晋成公元年（前606年），赐封赵氏担任公族大夫。讨伐郑国，因为郑国背叛了晋国。三年（前604年），郑襄公刚刚继位，便归附了晋国而背叛了楚国。楚王大怒，讨伐郑国，晋国前往救援。

六年（前601年），晋国攻打秦国，虏获了秦国将领赤。

七年（前600年），晋成公与楚庄王争夺霸主的地位，在扈邑会盟诸侯。陈国由于畏惧楚国，所以没去赴会。晋国派中行桓子攻打陈国，并借此援救郑国，与楚军交战，打败了楚军。这一年，晋成公去世，其子景公据继位。

景公元年（前599年）春季，陈国大夫夏徵舒杀了自己的国君陈灵公。二年（前598年），楚庄王讨伐陈国，杀死了夏徵舒。

三年（前597年），楚庄王包围了郑国，郑国向晋国告急。晋国派荀林父率领中军，随会率领上军，赵朔率领下军，郤克、栾书、先穀、韩厥以及巩朔辅佐这三人。六月，晋军来到黄河岸边。听说楚军已经把郑国降服了，逼迫郑伯赤裸上身投降，并与他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才撤兵，荀林父想要班师回朝。先穀说：“大家都是来援救郑国的，没有到达郑国是不可以回去的，否则将帅间会离心离德。”晋军最终渡过了黄河。楚国已经降服了郑国，本想在黄河饮马以显示自己的威名，之后再撤军返回。结果，楚军与晋军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郑

国刚刚依附楚国，十分害怕楚国，所以反而帮助楚军攻打晋军。晋军战败，逃到了黄河边，士兵们为了逃命争抢着要渡河，以至于船中有很多被砍断的手指。楚军抓获了晋国将领智罃。晋军返回后，荀林父说：“我是主帅，打了败仗，应该被处死，请国君杀死我吧。”晋景公想要答应他。随会说：“从前晋文公曾与楚军在城濮交战，楚成王回国后杀死了败将子玉，文公因此才面露喜色。如今楚军已经打败了我军，我们还要杀死军队的主帅，是帮楚国杀敌人啊。”晋景公于是没有杀荀林父。

四年，先穀以首计【首计：首谋。】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穀。穀，先轸子也。

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乃使解扬给dài为救宋。郑人执与楚，楚厚赐，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扬给许之，卒致晋君言。楚欲杀之，或谏，乃归解扬。

七年，晋使随会灭赤狄。

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伧【伧：脊背弯曲。】，而鲁使蹇【蹇：跛。】，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执政。

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强为质于晋，晋兵罢。

四年（前596年），先穀因为自己首先建议渡河导致晋军在黄河边被打败，担心被杀，于是逃奔翟国，与翟国谋划讨伐晋国。晋国觉察到这件事，就杀了先穀全族。先穀，是先轸的儿子。

五年（前595年），晋国讨伐郑国，原因是郑国曾帮助楚国攻打晋国。此时楚庄王的势力很强大，在黄河边击败了晋军。

六年（前594年），楚军讨伐宋国，宋国派人来晋国告急，晋景公想要营救宋国，伯宗献计说：“楚国，现在上天正在保佑着它，其势力锐不可当。”于是晋国派解扬前去假装答应救宋。郑国人抓住解扬并把他交给楚国，楚王赏赐给他很多财礼，让他去宋国说反话，以使宋国尽快投降。解扬假装答应楚王，最终把晋君的话告诉了宋国。楚王想要杀了他，有人劝谏，楚王才释放了解扬。

七年（前593年），晋国派随会率兵灭掉了赤狄。

八年（前592年），晋国派郤克出使齐国。齐顷公的母亲在楼上观看郤克并讥笑他。这样做的原因，是郤克驼背，而鲁国使者腿瘸，卫国使者有一只眼睛瞎了，所以齐国派有同样残疾的人来引导宾客。郤克十分生气，回国途中来到黄河岸边，发誓说：“让河神来见证，我将来一定要报复齐国给予我的耻辱！”郤克回到晋国，请求晋景公发兵讨伐齐国。景公问明郤克想攻打齐国的原因后，说：“这是你个人的怨恨，怎么能够以此来搅扰国家呢！”景公于是没有听从他的话。魏文子因年迈请求退休，并向景公举荐了郤克，郤克开始掌握国政。

九年（前591年），楚庄王去世。晋国讨伐齐国，齐国派太子强到晋国充当人质，晋国这才罢兵。

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鲁告急卫，卫与鲁皆因郤克告急于晋。晋乃使郤克、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共伐齐。夏，与顷公战于鞌，伤困顷公。顷公乃与其右易位，下取饮，以得脱去。齐师败走，晋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郤克曰：“必得萧桐侄子为质。”齐使曰：“萧桐侄子，顷公母；顷公母犹晋君母，奈何必得之？不义，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晋以巫臣为邢大夫。

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躒、赵括【赵括：赵衰之子，赵盾异母弟。】、赵旃【赵旃：赵括之子。】皆为卿，智罃自楚归。

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鲁怒去，倍晋。晋伐郑，取汜。

十四年，梁山崩。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

十七年，诛赵同【赵同：赵衰之子，赵盾异母弟，赵括兄。】、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盾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卒。

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至泾，败秦于麻隧，虜其将成差。

五年，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十一年（前589年）春季，齐国讨伐鲁国，攻取了隆邑。鲁国向卫国告急，卫国与鲁国都通过郤克向晋国告急。晋国于是派郤克、栾书、韩厥统领八百辆战车与鲁、卫两国一起攻打齐军。夏季，晋军与齐顷公的军队在鞌交战，齐顷公负伤被困。顷公于是就与他的车右交换了位置，假装下车取水喝，因而得以逃脱。齐军被打败后逃走，晋

军向北一直追赶到齐都。齐顷公献出许多宝器求和，可是晋军没有同意。郤克说：“必须得到萧桐侄女作为人质。”齐国的使者说：“萧桐侄女，是齐顷公的母亲；齐顷公的母亲就好比你们晋君的母亲，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她呢？你们这么做违背了人伦大义，我们请求再次交战。”晋国这才答应与齐国讲和，并撤兵离开了。

楚申公巫臣因偷娶了夏姬而逃奔晋国，晋景公任命巫臣为邢大夫。

十二年（前588年）冬季，齐顷公来到晋国，打算尊奉晋景公为王，景公辞谢不敢接受。晋国开始建立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雅、赵括以及赵旃都被封为卿。智罃也从楚国获释回到晋国。

十三年（前587年），鲁成公朝拜晋景公，晋景公对他不尊敬，鲁成公生气地离开了，背弃了与晋国订立的盟约。晋国攻打郑国，攻取了汜邑。

十四年（前586年），梁山发生了山崩。晋景公向伯宗询问此事，伯宗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十六年（前584年），楚国的将领子反怨恨巫臣，杀了他的全家。巫臣非常愤怒，给子反写信说：“我一定会让你这辈子都疲于奔命！”他便向晋景公请命出使吴国，并让自己的儿子掌握吴国的外交事宜，教吴国人学习乘车和用兵的方法。吴晋两国开始有交往，并相约一起攻打楚国。

十七年（前583年），晋景公杀死了赵同、赵括，并诛灭了整个赵氏家族。韩厥说：“怎么能够遗忘赵衰、赵盾的功绩呢？怎能断绝他们的祭祀呢！”晋景公便又让赵氏的庶子赵武作为赵氏的继承人，又赐给他城池。

十九年（前581年）夏季，晋景公病危，立太子寿曼为君，便是

晋厉公。一个多月以后，景公去世。

厉公元年（前580年），由于刚刚继承君位，厉公想要与诸侯会盟，于是与秦桓公隔着黄河缔结盟约。回来后秦国就违背了盟约，并与翟国合谋一起讨伐晋国。三年（前578年），晋国派吕相斥责秦国，趁机联合诸侯讨伐秦国。军队到达泾水后，在麻隧打败了秦军，并俘获了秦军的将领成差。

厉公五年（前576年），郤锜、郤犨与郤至三人进谗言诬陷伯宗，厉公于是杀了伯宗。伯宗因为喜欢直言劝谏而惹祸上身，百姓因此不再亲附厉公。

六年春，郑倍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五月度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公欲还。郤至曰：“发兵诛逆，见强辟之，无以令诸侯。”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败于鄢陵。子反收余兵，拊循【拊循：慰问，鼓励。】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竖：对男佣的贱称。】阳穀进酒，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尝与郤至有怨，及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乃使人间谢【谢：告。】楚。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愿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郤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八年，厉公猎，与姬饮，郤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郤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将诛三郤，未发也。郤钩欲攻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

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郤氏罪：“大夫复位。”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

六年（前575年）春季，郑国背弃晋国而与楚国订立了盟约，晋厉公大怒。栾书说：“不可以在我们管理国家时失去诸侯。”于是晋国派兵讨伐郑国。厉公亲自统领军队，五月时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前来援救郑国，范文子于是请求晋厉公退兵。郤至说：“率军攻打叛逆者，遇到强敌就躲开，以后将无法再对诸侯发号施令。”于是晋军与楚军交战。癸巳日，晋军用箭射伤了楚共王的眼睛，楚军在鄢陵战败。子反收集残兵败将，加以安抚后，想要与晋国再次交战，晋国为此十分忧虑。楚共王召见子反，侍从竖阳穀向子反进酒，子反喝醉了，没去拜见楚共王。共王十分生气，斥责子反，子反自杀身亡。共王于是带领军队返回楚国。晋国从此威震诸侯，晋厉公想要趁这个机会号令天下，谋求霸主之位。

晋厉公有众多宠姬，返回晋国后，他打算罢免所有大夫的官职，而封赏各位宠姬的兄弟。其中有个宠姬的哥哥名叫胥童，曾与郤至有过节，再加上栾书又怨恨郤至不听从他的计谋但最终晋军还是打败了楚军，于是就暗中派人到楚国致歉。楚国派来的使者骗厉公说：“鄢陵之战，其实是郤至特意将楚军招来的，他要发动叛乱，迎接公子周回国即位。赶巧盟国的军队没有准备好，所以事情才没成功。”厉公将此事告诉了栾书。栾书说：“也许确有此事！国君您不妨试着派他到周都，然后暗中调查一下。”厉公果然派郤至去了周都。栾书又让公子周与郤至见面，郤至并不知自己被人出卖了。厉公验明后，认为郤至确实想谋反，于是怨恨郤至，打算杀掉他。八年（前573年），厉公外出狩猎，之后与宠姬宴饮，郤至杀了野猪想进献给厉公，可是野猪却被宦官抢走了。郤至因此射死了宦官。厉公十分生气，说：“季子你竟然如此欺辱我！”厉公打算要诛杀三郤，可是还未动

手。郤鉤想主动攻打厉公，说：“我虽然会死，但厉公也会因此痛苦。”郤至则说：“讲究忠信就不能背叛君王，追求明智就不能祸害百姓，要讲勇猛就不能发起动乱。失去这三条准则，谁还能亲近我们呢？我还是死了吧。”十二月壬午日，厉公派胥童率领八百名将士攻打并杀死了三郤。胥童趁机在朝廷上挟持了栾书与中行偃，并对厉公说：“如果不杀了这两个人，国君您以后必会遭遇祸患。”厉公说：“一个早上就杀死了三名大臣，我不忍再杀更多的人了。”胥童回答说：“可是别人会忍心杀了您。”厉公没听从胥童的话，并对栾书等人道歉表明他只想惩治郤氏的过错，说：“大夫们可以恢复官职了。”栾书与中行偃磕头拜谢说：“实在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厉公任命胥童为卿。闰月乙卯日，厉公到匠骊氏家中游赏，栾书与中行偃带领党羽偷袭并逮捕了厉公，把厉公囚禁起来，并杀了胥童，同时派人到周都迎接公子周回国，拥立他为国君，便是晋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辛巳，朝武宫。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大父：祖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几【几：通“冀”，希望。】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

三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奚举解狐。解狐，奚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方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绛，任之政，使和戎，戎大亲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赐之乐，三

让乃受之。冬，秦取我栎。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

晋悼公元年（前572年）正月庚申日，栾书和中行偃杀了晋厉公，只用一辆车就简单地陪葬了厉公。厉公在遭到囚禁第六天时被杀，死后第十天是庚午日，智罃迎接公子周回到晋国，抵达绛城，杀鸡饮血同大夫盟誓，拥立公子周为国君，便是晋悼公。辛巳日，公子周到武宫朝拜祭祀。二月乙酉日，公子周即位。

晋悼公周的祖父是捷，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没能继承国君之位，称为桓叔，他最受襄公的喜爱。桓叔生了惠伯谈，谈又生了悼公周。悼公周即位时，年仅十四岁。悼公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没能即位成为国君，他们被迫到周都避难，后来死在他乡。我以为自己与公室的关系早已疏远，并未希望当国君。今天各位大夫没忘记文公与襄公的意愿，而拥立我这个桓叔的后代当国君，全依赖祖宗以及先大夫的在天之灵，我才能够继续侍奉晋国的祭祀，怎么敢不兢兢业业啊！希望大夫们能够好好辅佐我！”悼公于是驱逐了不守臣道的七个大臣，重新修整祖宗的功业，向百姓广施恩惠，抚慰与晋文公一起回国的那些功臣的后代。秋季，晋国讨伐郑国。郑军被打败，晋军于是又侵犯陈国。

三年（前570年），晋国与各诸侯会盟。晋悼公问大臣们谁是可以重用的人，祁奚向悼公推荐了解狐。解狐，是祁奚的仇人。悼公又问，祁奚又举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君子说：“祁奚可算是不行偏私的人了！推举外人时不避讳仇人，推举家人时不避讳自己的儿子。”晋悼公正会见诸侯时，其弟杨干破坏了军队的行阵，魏绛因此杀了为他驾车的人。悼公大怒，有人劝说悼公，悼公最终认定魏绛确实很贤德，于是委他以重任，派他去与戎讲和，戎果真归附了晋国。十一年（前562年），悼公说：“从我开始任用魏绛起，已经九次成功会盟诸侯了，并且戎、翟与晋国也和好了，这可都是魏绛的功劳

啊。”悼公于是赏赐给魏绛乐队，魏绛再三辞谢后才接受。冬季，秦军攻取了晋国的栢城。

十四年（前559年），晋悼公派六卿统领各诸侯国讨伐秦国，渡过泾水，把秦军打得大败，晋军一直追击到棧林才撤兵离开。

十五年，悼公问治国于师旷。师旷曰：“惟仁义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尽烧屠其郭中。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

六年，鲁襄公朝晋。晋栾逞有罪，奔齐。八年，齐庄公微遣栾逞于曲沃，以兵随之。齐兵上太行，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范献子：祁姓，范氏，名鞅，晋国政治家、外交家。】止公，以其徒击逞，逞败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逞者，栾书孙也。其入绛，与魏氏谋。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菑之役也。

十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晋因齐乱，伐败齐于高唐去，报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十五年（前558年），悼公问师旷如何治国。师旷说：“只有仁义才是根本。”冬季，晋悼公去世，其子平公彪继位。

平公元年（前557年），晋国讨伐齐国，齐灵公的军队与晋军在靡下交战，齐军战败逃走。晏婴说：“国君既然没有勇气继续作战，那为何不停止战斗呢？”齐灵公于是撤兵离开了。晋军乘胜追击，包围了临菑，烧光了外城中的所有房屋，并杀光了周围的百姓。向东到胶水，向南到沂水，齐国人都据城坚守，晋军于是撤兵回国了。

六年（前552年），鲁襄公朝拜晋平公。晋国的栾逞有罪过，逃奔齐国。八年（前550年），齐庄公偷偷派栾逞前往曲沃，并派军队跟随他。齐军来到太行，栾逞在曲沃城中发动叛乱，袭击并进入绛城。绛城毫无防备，晋平公因此打算自杀，范献子阻止了他，并带领自己的家兵反击栾逞，栾逞被打败后逃到了曲沃。曲沃人一起攻打栾逞，将其杀死，并诛灭了整个栾氏家族。栾逞，是栾书的孙子。他攻入绛城时，曾与魏献子一起商讨过。齐庄公听说栾逞被打败了，就命令齐军返回了，在攻取了晋国的朝歌后离开，以报复临菑一战的仇恨。

十年（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晋军借齐国发生动乱的时机，在高唐打败齐国后才离开，报太行一战之仇。

十四年（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到晋国出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会谈，说：“晋国的政权，最终会落入这三家手中。”

十九年（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与叔向交谈。叔向说：“晋国，现在已处于末世了。平公横征暴敛，大肆修建池台宫殿，并且不理朝政，国家的大权已落入卿大夫手中，这样下去晋国还能长治久安吗！”晏子认为很对。

二十二年（前536年），晋国讨伐燕国。二十六年（前532年），晋平公去世，其子昭公夷即位。

昭公六年卒。六卿【六卿：指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六个家族。】强，公室卑。子顷公去疾立。

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

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卫、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私赂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奚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鲁。

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

昭公在位六年（前526年）去世。此时六卿的势力十分强大，公室却日益微弱。昭公的儿子顷公去疾继位。

顷公六年（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们争夺王位。晋国六卿率军帮助周王室平定了内乱，并拥立周敬王为天子。

九年（前517年），鲁国季氏驱逐了自己的国君鲁昭公，昭公被

迫住在乾侯。十一年（前515年），卫、宋两国派使者请求晋顷公护送鲁昭公回国。季平子私下贿赂了范献子，范献子接受了贿赂，就对晋顷公说：“鲁国的季氏并没有罪过。”最后晋国没有护送鲁昭公回国。

十二年（前514年），晋国公族祁奚的孙子和叔向的儿子在晋顷公面前相互诋毁。六卿想要削弱公室的势力，就借此想办法杀了这两个家族所有的人，并将这两个家族的食邑划分为十个县，各自让自己的儿子当大夫。晋公室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六卿的力量全都很强盛。

十四年（前512年），晋顷公去世，其子定公午继位。

定公十一年（前501年），鲁国的阳虎逃奔晋国，赵鞅简子招待他住了下来。十二年（前500年），孔子在鲁定公与齐景公于夹谷相会时担任宾相。

十五年（前497年），赵鞅派邯郸大夫赵午把昔日安置在邯郸的五百户人家迁徙到晋阳，赵午没能办成，赵鞅认为他不讲信义，想要杀死他，赵午与中行寅、范吉射关系亲密，他们一起攻打赵鞅，赵鞅逃到晋阳坚守。晋定公派兵包围了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等人曾与范吉射、中行寅有仇，于是派兵讨伐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发动叛乱，晋定公下令攻击他们，打败了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逃亡到了朝歌，筑城固守。韩简子、魏襄子等人替赵鞅向晋定公求情，定公因此赦免了赵鞅，恢复了他的职位。二十二年（前490年），晋军打败了范氏、中行氏，范吉射、中行寅两人逃奔齐国。

三十年（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诸侯，两个人争夺盟主的地位，当时赵鞅跟从晋君，最终吴王成为盟主。

三十一年（前481年），齐国大夫田常杀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立简公的弟弟驵为国君，便是齐平公。晋定公三十三年（前479

年），孔子逝世。

三十七年（前475年），晋定公去世，其子出公蒯即位。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絳、曲沃，余皆入三晋。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袭邯郸，不胜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

静公二年【二年：应为八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家人：平民。】，晋绝不祀。

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知伯与赵氏、韩氏、魏氏一起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领地，并将其归入了自己的采邑。晋出公大怒，向齐、鲁两国告急，想要与齐、鲁两国一起讨伐四卿。四卿恐惧，于是

反攻晋出公。晋出公被迫逃奔齐国，在途中死去。因此知伯就拥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晋国国君，便是晋哀公。

晋哀公的祖父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号称戴子。戴子生下了忌。忌与知伯关系很好，忌去世很早，所以知伯虽然很想吞并晋国，但是没敢动手，就立了忌的儿子骄为国君。此时，晋国的所有政务全由知伯裁决，晋哀公不能有所制约。知伯于是占有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其势力在四卿当中最为强大。

哀公四年（前438年），赵襄子、韩康子与魏桓子联合起来杀了知伯，吞并了他所有的封地。

十八年（前434年），晋哀公去世，其子幽公柳继位。

晋幽公执政时期，晋国公室畏惧卿大夫，反而朝拜韩、赵、魏三家君主。晋国国君只占有绛都、曲沃这两个地方，剩余的土地都归韩、赵、魏三家所有。

十五年（前419年），魏文侯刚刚即位。十八年（前416年），幽公奸污妇女，在晚上偷偷出城，被盗贼杀死。魏文侯派兵平定了晋国的内乱，拥立幽公的儿子止为国君，便是晋烈公。

烈公十九年（前397年），周威烈王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389年），晋烈公去世，其子孝公颀继位。孝公九年（前380年），魏武侯刚刚即位，便攻打邯郸，没有取胜就撤兵离开了。十七年（前372年），晋孝公去世，其子静公俱酒继位。这一年，是齐威王元年。

静公八年（前349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共同灭掉晋国，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静公被贬为平民，晋祀从此断绝了。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困约：困顿贫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刻：过分苛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太史公说：晋文公，是古人所说的贤明君主，他在外流亡了十九年，生活极其困顿贫苦，等他继位后对臣子论功行赏时，尚且忘记了介子推，何况那些骄奢无比的国君呢？灵公被杀死后，成公与景公施行苛政，到厉公时就更为严苛了，大夫们害怕会被杀死，因此祸乱频发。悼公之后公室日益衰败，六卿专权乱政。因此说掌握人君之道，学会驾奴臣下，本来就不容易啊！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共工氏：传说为炎帝的后代。】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坼：裂开，分裂。】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半mǐ 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yù 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楚国的祖先是颡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了称，称生了卷章，卷章生了重黎。重黎担任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功绩很卓著，可使光普照天下，帝喾因此赏称他为祝融。共工氏发动叛乱，帝喾派重黎去诛杀叛乱者，可是重黎没有杀尽叛乱者。帝喾在庚寅日杀死了重黎，并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他的职位，也担任火

正，并称呼吴回为祝融。

吴回生下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这些孩子都是母亲剖腹而生的。其中长子名为昆吾；次子名为参胡；三子名为彭祖；四子名为会人；五子名为曹姓；六子名为季连，季连为半姓，楚国人是他的后代。昆吾，在夏朝时曾当过侯伯，桀统治时被商汤所灭。彭祖，在商朝时曾做侯伯，在商朝末年被灭掉。季连生下附沮，附沮生下穴熊。季连的后代于中途衰败了，有的在中原，有的在蛮夷，史书未能记下他们的世系。

周文王当政时期，季连的后代有个叫鬻熊的。他像儿子一般服侍文王，不过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名叫熊丽。熊丽生下熊狂，熊狂又生下熊绎。

熊绎处在周成王当政时期，成王要提拔文王、武王的功臣的后代，因此将熊绎封到楚蛮，并赐给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半，居住在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共同事奉周成王。

熊绎生下熊艾，熊艾生下熊黶，熊黶生下熊胜。熊胜以弟弟熊杨为继承者。熊杨生下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江汉：长江、汉水。】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与：沿用。】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

弟熊严为后。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洵。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洵立，是为熊洵。熊洵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洵卒，子熊罅立。熊罅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熊渠生了三个儿子。在周夷王当政时期，周王室的势力日益衰微，有的诸侯不来朝觐周天子，有的诸侯间相互攻打。熊渠深受长江、汉水一带百姓的拥护，于是起兵讨伐庸、杨粤，一直攻打到鄂。熊渠说：“我位于蛮夷之地，不用与中原各诸侯国的名称谥号相同。”于是立自己的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全都在长江沿岸楚蛮地方。等到周厉王当政时期，由于厉王凶恶残暴，熊渠畏惧他会讨伐楚国，因此去掉了自己的王号。

熊渠的继承者是熊毋康，毋康去世很早。熊渠去世后，熊渠的次子熊挚红继位。挚红的弟弟杀了挚红继位，就是熊延。熊延生了熊勇。

熊勇六年（前842年），周人暴动，攻打厉王，厉王被迫逃奔到彘。熊勇在位十年（前838年）去世，其弟熊严继位。

熊严在位十年（前828年）去世。熊延有四个儿子，长子叫伯

霜，二子叫仲雪，三子叫叔堪，小儿子叫季洵。熊严去世后，长子伯霜继位，就是熊霜。

熊霜元年（前827年），周宣王刚刚即位。熊霜在位六年（前822年）去世，他的三个弟弟相互争夺君位。结果仲雪死了；叔堪逃亡，避难于濮地；最小的弟弟季洵继位，就是熊洵。熊洵十六年（前806年），郑桓公刚被封到郑。二十二年（前800年），熊洵去世，其子熊罾继位。熊罾在位九年（前791年）去世，其子熊仪继位，便是若敖。

若敖二十年（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都被迫向东迁徙，这一年，秦襄公开始被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764年），若敖去世，其子熊坎继位，便是霄敖。霄敖在位六年（前758年）去世，其子熊眀继位，就是蚡冒。蚡冒十三年（前745年），晋国开始爆发内乱，因为别都曲沃的缘故。蚡冒在位十七年（前741年）去世。蚡冒的弟弟熊通杀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王，就是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陵：通“凌”，欺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武王十七年（前724年），晋国的曲沃庄伯杀了宗主国国君晋孝侯。十九年（前722年），郑伯的弟弟段发动叛乱。二十一年（前720年），郑国侵夺了周天子的土地。二十三年（前718年），卫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桓公。二十九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隐公。三十一年（前710年），宋国的太宰华督杀了自己的国君殇公。

三十五年（前706年），楚国攻打随国。随国国君说：“我并没有罪过。”楚王说：“我在蛮夷之地。如今诸侯们纷纷背叛天子，相互侵犯、攻杀。我拥有军队，打算借此参与中原的政事，帮我请求周王室尊奉我的名号。”随国人帮楚王向周王室请求尊号，周王室不答应，随国人回报了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王熊通气愤地说：“楚国的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可惜去世早。周成王想要提拔我的先公，可是竟然只赏赐了他子男爵位的土地，让他住在楚地，现在蛮夷部族都已归顺，但周天子仍不给加封爵位，我自称尊号好了！”熊通于是自称为武王，与随国人缔结盟约后才离开。由此开始开垦并占有了濮地。

五十一年（前690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斥责他拥护楚国国君称王。楚武王大怒，以为随侯背叛了自己，于是讨伐随国。武王在行军途中去世，楚国因而退兵。武王的儿子文王熊赀继位，开始将郢作为国都。

文王二年（前688年），楚国攻打申国，途经邓国时，邓人

说：“此刻很容易就能抓住楚王。”邓侯没答应。六年（前684年），楚国攻打蔡国，抓住蔡哀侯后回国，很快又把他给放了。楚国强大起来，常常欺凌长江、汉水一带的小国，小国全都害怕楚国。十一年（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在诸侯中称霸，楚国也开始强盛起来。

十二年（前678年），楚国攻打邓国，灭掉邓国。十三年（前677年），文王去世，他的儿子熊贍继位，就是庄敖。庄敖五年（前672年），想要杀死弟弟熊恽，熊恽逃奔随国，联合随国人一起袭击并杀了庄敖而自立为王，就是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陁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黄：诸侯国名，嬴姓。】。二十六年，灭英【英：诸侯国名，偃姓。】。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羞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熊绎六世孙熊挚的后代建立的国家。】，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成王恽元年（前671年），他刚刚即位，向百姓广施恩德，与诸侯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并派人向周天子进献贡品，天子赐予他胙

肉，说：“好好镇抚你们南方夷越之地的动乱，不要侵入中原。”于是楚国领地扩展到方圆千里。

十六年（前656年），齐桓公领兵入侵楚国，到达陁山。楚成王派将军屈完领兵迎战，并和齐桓公订立盟约。齐桓公责备楚国没按规定向周王室进献贡品的罪状，楚成王答应后，齐桓公才撤兵离开了楚国。

十八年（前654年），成王领兵北上攻打许国，许侯袒露上身请罪，楚成王于是把他放了。二十二年（前650年），楚国攻打黄国。二十六年（前646年），楚国攻灭了英国。

三十三年（前639年），宋襄公想要举行盟会，召楚成王参加。楚成王发怒说：“竟敢召我去，我会以好的态度参加盟会的，然后借机攻打羞辱他。”于是出发到达了孟地，果真俘获、侮辱了宋襄公，不过很快又把他送了回去。三十四年（前638年），郑文公南下朝见楚王。楚成王北上讨伐宋国，在泓水击败了宋军，并射伤了宋襄公，宋襄公不久便因箭伤发病而死。

三十五年（前637年），晋国公子重耳路过楚国，楚成王以招待诸侯的礼节宴请了重耳，并且馈赠他很多礼物，送他前往秦国。

三十九年（前633年），鲁僖公前来请求楚国派兵攻打齐国，楚成王派申侯领兵攻打齐国，并夺取了穀邑，将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了穀地。齐桓公的七个儿子全都逃奔到了楚国，楚成王把他们全都封为大夫。楚国灭掉了夔国，原因是夔国没有祭祀祖宗祝融、鬻熊。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绌：同“黜”，废除、贬斥。】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飡王之宠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六：诸侯国名，偃姓。】、蓼【蓼：诸侯国名，姬姓。】。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伋立。

夏季，楚国讨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出兵援救宋国，楚成王撤兵返回。楚国将军子玉请求出战，成王说：“重耳在外逃亡了多年，终于得以返回晋国，这是上天保佑他的结果，其势不可阻挡。”子玉坚决请求继续作战，楚成王于是只留给他少量的军队就离开了。晋国果真在城濮打败了子玉。楚成王一气之下杀了子玉。

四十六年（前626年），起初，楚成王想要立商臣当太子，他将此事告诉了令尹子上。子上说：“国君您还年轻，而且还有很多宠妾，如果现在立太子将来还可能会罢黜，会使国家发生动乱。楚国立太子常常落在年少的儿子身上。况且商臣的眼睛像毒蜂、声音似豺狼，是个极其残忍的人，不可立为太子。”楚成王没有听从子上的劝告，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立儿子职为太子，因而要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只是听到一点儿风声但还未证实，于是告诉他的老师潘崇说：“如何才能得到实情呢？”潘崇说：“宴请成王宠姬江芊，但不要尊敬她。”商臣听从了潘崇的话。江芊发怒说：“国君真该杀死你而立职当太子。”商臣对潘崇说：“国君确实要废掉我而改立职。”潘崇问：“您能侍奉职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您能逃离这里

吗？”商臣回答说：“不能。”又问：“您能做杀死国君这样的大事吗？”商臣回答说：“能。”冬季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护卫兵围攻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后再杀死他，商臣没答应。丁未日，成王上吊自杀。商臣篡位，就是楚穆王。

楚穆王即位后，将自己的太子宫赐给了潘崇，让他当太师，执掌国家政事。穆王三年（前623年），楚国灭掉了江国。四年（前622年），灭掉了六国、蓼国。六国与蓼国都是皋陶的后裔。八年（前618年），讨伐陈国。十二年（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庄王侣即位。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阜：土山。】，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神奸：天神与鬼怪。】。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庄王即位已有三年，但从来没有发布过任何号令，整日寻欢作乐，并向国内下令说：“有敢来劝谏的杀无赦！”伍举入宫进谏。庄王左手搂着郑姬，右手抱着越国的少女，坐在歌舞乐人之间。伍举说：“我想让国君猜个谜语。”接着说道：“有只鸟停落在土山上，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只什么鸟呢？”庄王说：“这只鸟三年不飞便罢，如果飞起来就会一飞冲天；不鸣则已，如果鸣叫起来，就会使人大吃一惊。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过了几个月，庄王变得更加荒淫无度了。大夫苏从于是入宫进谏。楚庄王说：“你没听到我的命令吗？”苏从回答说：“杀了我而能使您成为贤明的国君，这是我的愿望。”于是楚庄王幡然悔悟，停止了淫乐，开始关心国政，杀死了几百名罪人，擢升了数百位有功的大臣，重用良臣伍举、苏从管理政务，楚国人非常高兴。这一年楚国灭掉了庸国。六年（前608年），楚国攻打宋国，获得了五百辆战车。

八年（前606年），楚国攻打陆浑戎，行军至洛，在周都郊外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犒劳楚庄王。楚庄王问王孙满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于是否施德政而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说：“你不要倚仗拥有九鼎！只要楚国把刀剑上的刃尖销毁掉就足够铸成九鼎。”王孙满说：“唉！国君难道忘了吗？从前虞、夏朝繁盛时，远方各国都前来朝贡，进贡九州的金属，铸造九鼎，鼎上绘有各种怪异之物的图像，以使民众知道神鬼怪物。夏桀德政败坏，鼎就被迁到了殷朝，殷朝持续了六百年。殷纣王凶恶残酷，鼎便被迁到了周朝。若天子道德美好清明，鼎即使很小也必定会重得移不动；若天子道德奸邪昏乱，鼎再大也必定会轻易被移走。从前，周成王将

九鼎放在了郑郕，占卜说周朝的世系有三十代，可维持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旨意。现在周王室的德政虽然衰败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于是退兵返回。

九年（前605年），楚庄王任命若敖氏为宰相。有人向庄王进谗言诬陷若敖氏，若敖氏害怕被诛杀，反过来攻杀庄王，庄王攻打并灭掉若敖氏的整个家族。十三年（前601年），楚国灭掉了舒国。

十六年（前598年），楚国攻打陈国，杀死了陈国大夫夏徵舒。由于夏徵舒害死了自己的国君，所以楚王杀死了他。楚国攻破陈国后，将陈改成自己的一个县。楚国群臣为此都来庆贺楚庄王，唯独从齐国出使回来的申叔时不来祝贺。楚庄王问他原因，申叔时回答说：“俗语说得好，牵牛的人径直走到别人家的田地里，田地的主人因此就夺走了牛。牵牛者径直走入别人家的田里的确不对，可是田地的主人却因此而夺走了人家的牛，不是更过分吗？况且庄王您是因为陈国内乱才率领诸侯们攻打它，打着正义的旗号攻打陈国，但却因贪图陈国土地而将其占据变成自己的县，今后您还能如何号令天下呢！”庄王于是恢复了陈国，重立陈国君主。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天：不被上天所佑。】，不能事君，君用【用：因，以。】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宾：通“摈”，摈弃，流放。】之南海，若【若：或者。】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尪wāng 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郑敖。



楚庄王，选自《东周列国志》。

十七年（前597年）春季，楚庄王率军包围了郑国，三个月便攻下了郑都。楚庄王从皇门进入郑都，郑伯袒露上身手牵着羊前来迎接庄王，说：“我不被上天所护佑，不能事奉您，您因此很生气，所以来到我国，这全是我的过错啊。我哪敢不唯命是听！把我流放到南海，或是把我当作奴隶赐给其他诸侯，我全都听从您的安排。如果您没忘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不断绝他们国家的祭祀，让我改过自新侍奉您，这是我的愿望，但我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在此

斗胆向您表白一下我的肺腑之言。”楚国群臣都说：“大王不要答应他。”庄王说：“郑国国君能如此谦卑，就一定能很好地任用自己的臣民，怎么能灭掉他呢！”说完，庄王亲自主持军旗，左右指挥军队，率军后退三十里后驻扎下来，并同意与郑国讲和。郑大夫潘黈前来缔结盟约，子良离开郑国来到楚国当人质。夏季六月，晋国前来救援郑国，与楚国交战，楚军在黄河岸边打败了晋军，一直追击到衡雍才返回。

二十年（前594年），楚国包围了宋国，因为宋国杀了楚国的使者。楚国围攻宋都长达五个月之久，宋国都城中的粮食全都吃没了，人们相互交换儿女来吃，劈开人骨当柴烧。宋国大夫华元出城将城中实情告诉了楚军。庄王说：“是君子啊！”于是退兵离开了。

二十三年（前591年），庄王去世，其子共王审继位。

共王十六年（前575年），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告急，共王发兵救援郑国。与晋军在鄢陵交战，晋军击败了楚军，并射伤了共王的眼睛。共王召见将军子反。子反嗜好喝酒，他的随从竖阳穀送酒给子反，子反竟喝醉了，没去拜见楚共王。共王大怒，用箭射死了子反，于是撤兵返回了。

三十一年（前560年），共王去世，其子康王招继位。康王在位十五年（前545年）去世，其子员继位，就是郑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郑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于郑。伍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飧，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

王有岐阳之蒐，康王【康王：周康王，名钊，成王之子。】有丰宫之朝，穆王【穆王：周穆王，名满，昭王之子。】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于是晋、宋、鲁、卫不往。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缙叛之。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洵，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于是灵王使疾杀之。

楚康王有几个宠爱的弟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郑敖三年（前542年），任命自己的叔父、康王的弟弟公子围为令尹，掌管军事。四年（前541年），公子围出使郑国，在半路听说郑敖患病就返回了。十二月己酉日，公子围入宫询问郑敖病情，勒死了郑敖，并杀死了郑敖的儿子莫与平夏。公子围派使者到郑国报丧。伍举问使者说：“谁是继承人？”使者回答说：“寡大夫围将即位。”伍举更正说：“共王的儿子公子围最年长。”子比逃奔晋国，公子围继位，就是楚灵王。

楚灵王三年（前538年）六月，楚国派使者告知晋国，想要会见各诸侯。诸侯们都到楚国的申邑会见楚灵王。伍举说：“从前夏启有钧台的宴飨，商汤有景亳的册命，周武王有盟津的誓师，周成王有岐阳的狩猎，周康王有丰宫的朝觐，周穆王有涂山的聚会，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盟会，国君打算用哪种礼仪呢？”灵王说：“用齐桓公的。”当时郑国大夫子产在场，于是晋、宋、鲁、卫都没有前去赴会。灵王会盟诸侯后，面带骄色。伍举说：“夏桀因为举行有仍的盟会，有缙氏背叛了他。商纣王因为举行黎山的盟会，东夷族背叛了他。周幽王由于举行太室的盟会，戎人、翟人全都反叛了他。您要慎重考虑一下后果啊！”

七月，楚国率领诸侯联军攻打吴国，包围了朱方。八月，攻克朱方，囚禁了庆封，灭掉庆封的家族。楚灵王拿庆封示众说：“不要效仿齐国庆封杀害自己的国君并欺辱自己的幼君，挟制众大夫与自己缔结盟约。”庆封反过来讥笑楚灵王说：“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公子围一样杀害自己国君兄长的儿子员，而代替员即位！”灵王于是派人立即杀死了庆封。

七年，就章华台【章华台：楚国行宫。】，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溪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析父：楚国大夫。】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萆bì露蓝蒨，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共：通“供”。】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赋：军队。】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七年（前534年），灵王修筑了章华台，下令收容逃亡之人。

八年（前533年），楚灵王派公子弃疾领兵攻灭了陈国。十年（前531年），楚灵王召见蔡侯，将蔡侯灌醉后杀掉。派弃疾平定了蔡国，封弃疾为陈蔡公。

十一年（前530年），楚灵王攻伐徐国来恐吓吴国。楚灵王停留在乾溪等待战争的结果。灵王说：“齐、晋、鲁、卫，他们受封时全

都接受了宝器，唯有我楚国没有。现在我派使者到周都要求把九鼎作为分封楚国的宝器，周王室能给我吗？”大夫析父回答说：“会给大王的！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在遥远偏僻的荆山，乘坐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衫，居住在荒郊野岭之地，跋山涉水前来侍奉天子，那时只有桃木弓、棘枝箭可进贡给周王室。齐国国君，是周王的舅父；晋君以及鲁君、卫君，是周王的同母弟弟；楚君因此没有得到分赐的宝器而他们却都有。周王室如今与这四个国家都服侍国君您，会对您唯命是从，怎敢吝惜九鼎呢？”灵王说：“从前我的祖先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如今郑国人贪婪图那里的田地，不给我，如今我去求取那块地，郑国人会给我吗？”析父回答说：“周王室都不敢吝惜九鼎，郑国又岂敢吝惜旧许那块田呢？”灵王又说：“从前诸侯们都疏远我国而敬畏晋国，如今在陈、蔡、不羹大修城池，都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兵力，诸侯们现在会敬畏我吗？”析父回答说：“敬畏啊！”灵王高兴地说：“析父善于谈论古事啊！”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间：挑拨。】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溪，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

十二年（前529年）春季，楚灵王在乾溪游乐，不愿离开。百姓

深受徭役之苦。起初，灵王与诸侯在申地会师时，曾经欺侮了越国大夫常寿过，杀了蔡国大夫观起。观起的儿子观从逃亡到吴国，就劝吴王攻打楚国，并离间越国大夫常寿过与越国的关系，使他发动叛乱，当吴国的间谍。观从派人假称公子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回了公子比，到达蔡国，打算与吴国、越国军队攻打蔡国。让公子比与弃疾见面，在邓地与弃疾缔结了盟约。于是，观从入宫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禄，拥护子比为楚王，公子比暂担任令尹，弃疾担任司马。首先清除王宫，之后观从又率军来到乾溪，向楚军将士发令说：“楚国有新的君王了。先回到国都的，会保留他们的爵位、封邑、田地、房屋。后返回的一律迁出国都。”楚军纷纷溃散，离开灵王返回了国都。

灵王听说太子禄被人杀死了，便从车上摔了下来，说：“人们疼爱儿子也都像我这样吗？”侍者说：“甚至还要超过您。”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杀得太多了，能不落到这样的下场吗？”右尹说：“请您到国都郊外服从国人的决定吧。”灵王说：“众人的愤怒不可冒犯。”右尹说：“暂且去大县躲避一下，然后再请求诸侯出兵。”灵王说：“大县与诸侯们全都背弃我了。”右尹又说：“暂且投奔诸侯听从大国的意见吧。”灵王说：“大福不会再次降临了，那样只会自讨屈辱罢了。”于是楚灵王乘船想进入鄢城。右尹猜度灵王不会采用自己的计谋，害怕与灵王一起被杀，因此也离开灵王逃走了。

灵王于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鍬人【鍬人：秦时称中涓，贴身内侍。】，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鍬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鍬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

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灵王于是独自徘徊在山里，乡野山民都不敢收容他。灵王在途中遇到了原来宫里的鬲人，对鬲人说：“帮我找点儿食物吧，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鬲人说：“新即位的君王下令说，有谁敢给您食物，跟从与您一起逃亡的，罪名牵连到三族，况且这里也没有食物可寻。”灵王便枕着鬲人的大腿躺下睡着了。鬲人用土块来取代自己被灵王枕着的大腿，逃走了。灵王睡醒后没有见到鬲人，已经饿得无法站起来了。芋地的地方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的父亲曾两次违犯王法，灵王都没有杀他，没有比这样的恩德更大的了！”于是他到处寻求灵王，在釐泽遇见了饥饿的灵王，请灵王来到自己的家里。夏季五月癸丑日，灵王死在了申亥家，申亥让两个女子陪葬，一起安葬了他们。

这时候楚国虽然已经拥立公子比为楚王，可是担心灵王会重新回来，又没有听到灵王的死讯，因此观从就对刚即位的公子比说：“如果不杀掉弃疾，虽然您拥有了整个国家但还是会遭受祸乱。”子比说：“我不忍心杀他。”观从说：“可是别人会忍心杀你的。”子比没有听从观从的话，观从于是离开了楚国。弃疾回到了国都。百姓每天夜里都十分惊慌，说：“灵王入城了。”乙卯日夜，弃疾派船夫在长江岸边边跑边呼喊说：“灵王到了！”城中百姓越发惊恐。弃疾又派曼成然告诉刚即位的子比以及令尹子皙说：“灵王到了！城中的百姓会杀死你们，司马弃疾也将要到了！国君您早点替自己想办法吧，不要自取屈辱。众人的怒气如同水火，是没法救的。”子比和子皙于是自杀了。丙辰日，弃疾自立为楚王，改名叫熊居，就是楚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

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適：通“嫡”。】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巴姬：共王的宠妾。】埋璧于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韩宣子：姬姓，韩氏，名起，晋国大夫。】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衅：间隙，可乘之机。】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羈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犢、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用欺诈的手段杀死了两位楚王后自己即位，他害怕国人和诸侯会反叛自己，于是就对百姓广施恩惠。归还了陈、蔡两国的土地，立他们的后代为君，就像从前一样，同时归还了所侵占的郑国的土地。抚恤慰问国中百姓，修明政法教令。吴国因楚国爆发内乱的缘故，俘获了楚国的五位将军，而后又把他们送了回来。平王对观从说：“会满足任何你想要的。”观从说想当卜尹，平王于是答应了他。

起初，楚共王有五个宠爱的儿子，但却没有嫡长子可立，就想祭祀山川群神，请求神灵来决定谁当继承人，让他掌管国家，于是共王暗中与巴姬将一块玉璧埋在祖庙中，让五位公子斋戒后来到祖庙。康王跨过玉璧，灵王的手肘放在了玉璧上，子比与子皙全都远离玉璧。平王幼小，由人抱着上前跪拜，刚好压在璧玉的襟上。所以，康王凭借年长即位了，到他的儿子便失去了君位；公子围做了灵王，结果被人杀死；子比只当了十几天的国君，子皙未能即位，又与子比一起被杀。这四个公子全都没有后代，只有弃疾最后继位，为楚平王，终于延续了楚国的祭祀，这完全符合神灵的预示。

起初，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晋国的韩宣子问叔向说：“子比能成就功业吗？”叔向回答说：“不能成功。”韩宣子说：“楚国人与子比共同憎恶楚灵王而相互需求，就如同商人做买卖一样，为什么会不成功呢？”叔向回答说：“没有人与子比有共同的爱好，谁又与他有共同的仇恨呢？取得国家有五个难点：有君主的宠信但没有辅政的贤才，这是第一难；身边有贤才但国内却没有靠山，是第二难；拥有靠山却没有谋略，是第三难；有谋略却没有民众拥护，是第四难；有民众拥护却没有德行，是第五难。子比在晋国住了十三年，他在晋国、楚国的随从没听说有通达之人，可以说他身边没有辅政的贤才了；族人尽失，亲人反叛，可以说他没有靠山了；没有可乘之机却轻率地采取行动，可以说他没有谋略；终生逃亡在外，可以说他没有民众的拥护了；逃亡在外却没有人想念他，可以说他没德行了。楚灵王暴虐而无所畏忌，子比兼具五难却敢杀掉国君，谁能帮他成就功业呢？能够拥

有楚国的，也许会是弃疾吧？弃疾统领陈、蔡两地，方城之外也属于他。他统治的地区没发生过暴虐邪恶的事情，盗贼全都隐藏了起来，他从不因个人的欲望而去违逆民心，所以百姓对他没有怨恨之心。祖先神灵护佑他，国内的民众信赖他。郢氏发生动乱，必定会由幼子继位，这是楚国的惯例。子比的官位，只是右尹罢了；论他的权贵宠幸，只是个庶子而已；按照神灵的符命，他又远离玉璧；百姓都不怀念他，他将凭借什么继位呢？”韩宣子说：“齐桓公与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深受釐公的宠爱。身边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贤人辅佐，有莒国、卫国等外部靠山，有高氏、国氏等内部靠山。齐桓公能迅速地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对百姓广施恩惠却从不知疲倦。他能拥有齐国，不也应该吗？昔日我们的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深受晋献公宠爱。晋文公喜欢学习，不知疲倦。年仅十七岁，身边就拥有五位贤才了，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犢、贾佗作为左膀右臂，有齐国、宋国、秦国以及楚国为外部靠山，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等内部靠山。文公在外逃亡了十九年，返国的志向非常坚定。晋惠公、晋怀公背弃民众，百姓全都愿意归顺于文公。所以文公拥有国家，不也应该吗？子比对百姓没有施与恩惠，又没有外援，离开晋国时，晋国人没有护送他；回到楚国，楚国人没有迎接他。他怎么能享有国家呢！”子比果然继位不久就被杀了，最后继位的是弃疾，正如叔向所说。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

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尚：伍尚，伍子胥兄，伍奢长子。】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楚平王二年（前527年），派费无忌前往秦国为太子建迎娶妻子。这个秦国女子很美，跟随费无忌前来楚国，还未到楚都，费无忌先赶了回来，对平王说：“那个秦国女子十分貌美，您可以自己留下，为太子另寻一位。”平王听从了费无忌的话，终于自己娶了那个秦国女子，生下了熊珍。给太子娶了另外的女子。当时伍奢担任太子太傅，费无忌担任少傅。费无忌不受太子宠信，所以常向平王进谗言诬陷太子建。太子建当时十五岁，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不受平王宠爱，平王逐渐疏远了太子建。

六年（前523年），平王派太子建到城父居住，戍守边疆。费无忌又日夜在平王面前进谗言诽谤太子建说：“自从我将秦国女子送入您的宫中，太子就怨恨我，也不可能对您没有怨恨，大王您需要做好防范啊。况且太子住在城父，独揽兵权，对外广结各路诸侯，而且时刻想攻入国都。”平王召来太子的太傅伍奢加以斥责。伍奢知道这是费无忌在进谗言，就说：“大王您怎么能听信小人的话而疏远自己的亲骨肉呢？”费无忌对平王说：“如今不制裁伍奢的话，将来会后悔

的。”于是平王就囚禁了伍奢。又命令司马奋扬去召见太子建，想要杀了太子。太子听说后，出逃投奔宋国。

费无忌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死他们将会是楚国的灾祸。何不以赦免他们父亲为条件召见他们，他们一定会来。”于是平王派使者对伍奢说：“能召来你的两个儿子就让你活命，否则将杀死你。”伍奢说：“伍尚能来，伍胥不能来。”平王问：“为什么呢？”伍奢说：“伍尚为人，刚正不阿，敢舍身守节，慈爱孝顺又仁义，如果听说回到楚国就能够免除父亲的死罪，他一定会回来，丝毫不会顾惜自己的安危。伍胥为人，聪明而且深谋远虑，勇敢且喜功，他知道回来一定会被杀死，所以一定不会回来。然而日后成为楚国后患的肯定就是这个儿子。”于是平王派人去召见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回来，我就免除你们父亲的死罪。”伍尚对伍胥说：“听说父亲因此能够免死却没人前去，是不孝；父亲被杀却没人报仇，是无谋略；根据能力来担任事情，是有智慧。你快走吧，我将回去送死。”伍尚于是回到了楚国。伍胥拿着弓箭，出来会见使者，说：“父亲有罪，召见他的儿子做什么呢？”说完，拉弓射向使者，使者掉头就逃，伍胥于是出逃投奔了吴国。伍奢听说后，说：“伍胥逃跑了，楚国危险了。”楚平王便杀死了伍奢以及伍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郢

宛【郤宛：即子恶，楚国左尹。】。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十年（前519年），楚国太子建的母亲居住在居巢，暗中勾结吴国人。吴王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打败了陈国和蔡国，得到太子建的母亲后返回。楚国惧怕，加固了郢都。起初，吴国的边邑卑梁与楚国的边邑钟离有两个小孩相互争抢桑叶，两家人因此发怒并互相攻打，钟离人灭掉了卑梁人。卑梁大夫大怒，派军队攻打钟离邑。楚王听说后很生气，派兵攻灭了卑梁邑。吴王听说后很生气，也派出军队，让公子光以太子建母亲家在楚国为由而攻伐楚国，于是攻灭了钟离和居巢。楚国于是很畏惧，因而加固了郢都。

十三年（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将军子常说：“太子珍年纪还小，况且他的母亲就是前太子建原本应娶的。”打算拥立令尹子西。子西，是楚平王庶出的弟弟，有仁义。子西说：“国家有一定的法度，改立其他人就会发生动乱，谈论这种事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于是拥立太子珍为君王，就是楚昭王。

昭王元年（前515年），楚国众臣都不喜欢费无忌，因为他进谗言而使太子建被迫逃亡，还杀了伍奢父子和郤宛。郤宛的同宗伯氏的儿子嚭和子胥都逃到了吴国，吴军多次入侵楚国，楚国人因此更加怨恨费无忌。楚国令尹子常杀了费无忌以取悦众臣，众臣这才高兴。

四年（前512年），吴国的三位公子逃奔到了楚国，楚昭王封赏

了他们，让他们抵抗吴国。五年（前511年），吴国攻打楚国，夺取了楚国的六、潜两地。七年（前509年），楚国派子常攻打吴国，吴军在豫章打败了楚军。

十年（前506年）冬季，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楚国，楚军大败，吴军于是攻入郢都，掘开楚平王墓凌辱了平王的尸体，这是由于伍子胥的缘故。吴军前来，楚昭王派子常领兵迎击，两军隔着汉水布阵。吴军打败了子常，子常被迫逃奔到郑国。楚军逃走，吴军乘胜追击，交战了五次，一直追到郢都。己卯日，楚昭王出城逃走。庚辰日，吴军进入郢都。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郢。郢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于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_{ruò}。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顿：诸侯国名，姬姓。】，灭胡【胡：诸侯国名，姬姓。】。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

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庸：怎么。】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楚昭王逃亡到云梦。云梦人不知道他是昭王，用箭射伤了他。昭王又逃到郢国。郢公的弟弟斗怀说：“楚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如今我要杀了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郢公劝阻了斗怀，但仍担心他会杀死昭王，于是就与昭王一起逃奔到了随国。吴王听说昭王逃往随国，即刻率军攻打随国，对随国人说：“周王室的子孙中被分封到长江、汉水一带的，全被楚国灭掉了。”随国人准备杀死昭王。昭王的随从子鬃于是便把昭王藏了起来，称自己便是昭王，对随国人说：“把我交给吴国吧。”随国人对把昭王送给吴国这件事进行了占卜，结果是不吉利，于是向吴王谢罪说：“昭王已经逃走了，不在随国了。”吴王要求进入随都自己搜查一下，随国人没有答应，吴军也就退兵离去了。

昭王逃离郢都时，派申鲍胥向秦国求援。秦国派五百辆战车援救楚国，楚国也聚集残余的士兵，与秦军一起反击吴国。十一年（前505年）六月，在稷地打败了吴军。正好吴王的弟弟夫概看见吴王的军队被打败，就逃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闾听说后，立刻领兵离开了楚国，回国讨伐夫概。夫概战败，逃奔到楚国，楚国把他封在堂谿，号称堂谿氏。

楚昭王灭掉了唐国。九月，昭王重新回到了郢都。十二年（前504年），吴国再次攻打楚国，攻取了番。楚王很恐惧，逃离了郢都，并往北将都城迁到了郢。

十六年（前500年），孔子在鲁定公与齐景公于夹谷相会时担任宾相。二十年（前496年），楚国灭掉了顿国与胡国。二十一年（前

495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越王句践用箭射伤了吴王，吴王随即去世了。吴国从此仇恨越国而不再向西攻伐楚国了。

二十七年（前489年）春季，吴国讨伐陈国，楚昭王派兵援救陈国，在城父驻军。十月，昭王在军中生病，天空出现了像鸟一样的红色云霞，围绕着太阳飞。昭王问周太史，太史说：“这对楚王有危害，然而可以把这灾难转移到将相身上。”将相听说后，就向神祈祷，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昭王受难。昭王说：“将相，是我的手足，如今将灾难转移给将相，怎么能算是灾难离开我了呢？”昭王没有听从。占卜后知道是黄河在作祟，大夫们请求向黄河祈祷。昭王说：“自从我的先王受封以来，遥祭的山川河神一直都是长江与汉水，而我们没有得罪过黄河神。”昭王没有允许大夫们向黄河祈祷。孔子在陈国，听到了昭王说的这番话，说：“楚昭王真是通晓大义啊。他没有失去国家，是应该的啊！”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广：开，引申为安慰。】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叶公：叶姓，沈尹氏，名诸梁，子高，封于叶。】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

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昭王病危，于是召见各位公子大夫说：“我没有才能，再次使楚军蒙受屈辱，如今竟然能够享受天年而寿终正寝，这是我的幸运。”昭王要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大弟弟公子申，公子申没有答应。又要让给二弟公子结，公子结也没有答应。于是又把王位让给三弟公子间，公子间推辞了五次，才应当楚王。楚军将要同吴军作战，庚寅日，昭王在军中去世。子间说：“昭王病危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把王位让给群臣，我之所以应当楚王，是为了安慰昭王。如今昭王去世了，我怎敢忘了他的一片好心呢？”于是就与子西、子綦商讨，偷偷派出军队封锁道路，迎接昭王与越国女子所生的儿子章而拥立他，就是惠王。之后撤兵回国，安葬了昭王。

惠王二年（前487年），子西从吴国召回了平王太子建的儿子胜，任命他为巢县大夫，号称白公。白公喜好兵事而且能礼贤下士，想要为父亲报仇。六年（前483年），白公请求令尹子西发兵攻打郑国。起初，白公的父亲太子建逃亡到郑国，郑国杀了太子建，白公被迫逃亡到吴国，后来子西又将他召回楚国，白公因此怨恨郑国，想要攻打郑国。子西虽然答应了却没有派兵给他。八年（前481年），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子西营救郑国，成功解救郑国后，子西收受了郑国的贿赂便离开了。白公胜大怒，立刻就与敢死的勇猛将士石乞等人在朝堂上袭击并杀死了令尹子西和子綦，乘机劫持了惠王，将惠王囚禁在高府，准备杀死他。惠王的随从屈固背着惠王逃到昭王夫人的宫中。白公自立为楚王。一个多月后，正好叶公前来援救楚国，楚惠王的随从们与叶公共同攻打白公，杀死了他。惠王于

是恢复了王位。这一年，楚国灭掉了陈国，并将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十三年（前476年），吴王夫差的势力很强盛，凌驾于齐国、晋国之上，前来攻打楚国。十六年（前473年），越国灭掉了吴国。四十二年（前447年），楚国灭掉了蔡国。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国灭掉了杞国。楚国与秦国讲和。当时越国虽已灭掉吴国，但没能占领长江、淮河以北的地区；楚国向东部侵占，国土扩展到了泗水流域。

五十七年（前432年），惠王去世，其子简王中继位。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子阳：姬姓，驷氏，字子阳，郑国相。】。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hàn 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

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利于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xíng山。

简王元年（前431年），派军队北伐灭掉莒国。八年（前424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正式受封开始成为诸侯。

二十四年（前408年），简王去世，其子声王当继位。声王于六年（前402年）被强盗杀死，其子悼王熊疑继位。悼王二年（前400年），韩、赵、魏三国军队前来攻打楚国，打到乘丘才撤兵返回。四年（前398年），楚国攻打周王室。郑国杀了相国子阳。九年（前393年），楚国攻打韩国，攻取了负黍。十一年（前391年），韩、赵、魏三国军队攻打楚国，在大梁、榆关打败了楚军。楚国用厚利贿赂了秦国，与秦媾和。二十一年（前381年），悼王去世，其子肃王臧继位。

肃王四年（前377年），蜀国攻打楚国，攻取了兹方。于是楚国修建扞关来抵御蜀军。十年（前371年），魏国攻取了楚国的鲁阳。十一年（前370年），肃王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便立他的弟弟熊良夫为王，便是宣王。

宣王六年（前364年），周天子向秦献公表示祝贺。秦又开始强盛起来，同时韩、赵、魏三国也日益强大，魏惠王和齐威王的实力尤为强大。三十年（前340年），秦国把商地封给了卫鞅，并南下侵犯楚国。这一年，宣王去世，其子威王熊商继位。

威王六年（前334年），周显王将祭祀文王、武王的胙肉赐给了秦惠王。

七年（前333年），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瞒楚国，楚威王讨伐齐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军，并强令齐国必须把田婴驱逐出国。田婴很恐慌，张丑骗楚王说：“楚王您之所以在徐州会战胜齐军，是因为齐军没有任用田盼子。田盼子，对齐国有功，百姓们全都愿意为他所用。田婴没有做到知人善任而任用了申纪。申纪，大臣们不亲附他，百姓也不愿为他效力，因此楚王您才会取胜。如今您想要齐国驱逐田婴，田婴如果被驱逐，齐王一定会重用田盼子。齐王就会重新整顿军队，再次与您交战，这必定会给您带来不利。”楚威王因此不再让齐国驱逐田婴了。

十一年（前329年），威王去世，其子怀王熊槐继位。魏国听说楚国正在办丧事，于是攻打楚国，攻取了陉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齐王：指齐湣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上柱国：楚国官名。】，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齧桑。

怀王元年（前328年），张仪开始担任秦惠王的国相。四年（前325年），秦惠王开始称王。

六年（前323年），楚国派柱国昭阳领兵攻打魏国，在襄陵打败了魏军，攻取了魏国的八个城邑。之后又转移军队攻打齐国，齐王很忧虑。恰好陈轸为秦国出使齐国，齐王问：“如何对付楚军呢？”陈轸说：“大王不用担心，请让我去说服他们撤兵。”陈轸于是来楚军军营会见了昭阳，说：“我想听听楚国的法令，攻破敌军并杀死敌将有功之人，会得到什么赏赐？”昭阳说：“会授予他上柱国的官职，并赐给他最高爵位的执珪。”陈轸说：“还有比这些更好的赏赐吗？”昭阳说：“授予令尹的官职。”陈轸说：“如今您已官至令尹，这是楚国最高的官衔了。请允许我做个比喻。有人留给他的舍人们一杯酒，舍人们相互议论说：‘几个人一起喝这杯酒，还不够每人喝一口呢，就请每个人在地上画条蛇，谁先画完就可以独自喝这杯酒。’一个人说：‘我的蛇最先画成了。’举起酒杯起身又说：‘我还有时间能给蛇画上脚。’等他给蛇画好脚时，后画好蛇的人把他的酒夺了过来并一饮而尽，说：‘蛇原本没有脚，如今你给它画了脚，那就不是蛇了。’如今您身为楚相，攻破敌军并杀死了敌将，功劳没有比这还大的了，可是官衔与爵位已经不可能再升了。现在您又转移军队要攻打齐国，如果获胜，您的官衔和爵位也不会超过现在的令尹一职；如果没能获胜，您将会殉职并被剥夺爵位，还会给楚国造成损失：这就成了画蛇添足。不如率军离开而对齐布施恩德，这是保持最高官职爵位的最好办法啊！”昭阳说：“很好！”于是领兵离开了齐国。

燕、韩两国国君开始称王。秦国派张仪与楚、齐、魏相会，在齧桑缔结盟约。

十一年，苏秦约从【从：通“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从长：合纵国的首领。】。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门阑：门庭。】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商於之地：商和於两地原为楚国所有，后为秦所占。】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十一年（前318年），苏秦与山东六国约定合纵，共同攻打秦国，楚怀王担任合纵各国的首领。联军到达函谷关，秦国出兵迎击六国联军，联军全都退了回来，唯独齐军最后一个撤退。十二年（前317年），齐湣王打败了赵、魏联军，秦军也打败了韩军，与齐国争当霸主。

十六年（前313年），秦国想要攻打齐国，可是楚国与齐国合纵亲善，秦惠王对此很担忧，于是扬言罢免张仪的相国官职，派张仪南下去见楚王，张仪对楚王说：“秦王最喜欢的人就是大王您，张仪我最想为大王您担任看门的小厮。秦王最痛恨的人就是齐王，我最厌恶的人也是齐王。但是大王您却与齐王的关系很好，因此秦王没办法服侍您，这使张仪我也不能当您的看门小厮了。大王若能为我闭上关口而与齐国断绝来往，如今您就可以派使者跟我西去取回秦国曾占取的楚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这样就能削弱齐国的势力了。如此，您

就可以北面削弱齐国，西面对秦施有恩德，得到商於作为自己的财富，这样一个计策可使您获得三大好处。”怀王非常高兴，于是就把相印交给了张仪，每日都为他安排酒宴，扬言说“我又得到了商於之地”。大臣们都来祝贺怀王，只有陈轸很难过。怀王说：“为什么？”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重视大王您，是因为您与齐王关系密切。如今商於之地还没到手，您就先与齐国断绝了来往，这样楚国就孤立无援了。秦国又怎么会看重孤立的国家呢，一定会轻视楚国的。况且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之后我们再答应秦国与齐国断交，那么秦国的计谋就不能得逞了。如果我们先与齐国断交，之后再去索求商於之地，那我们肯定会被张仪欺骗。被张仪欺骗，大王您必会憎恨他。憎恨张仪，就等于西面惹发了秦国的祸患，北面断绝了与齐国的交往。西面有秦国的忧患，北面又与齐国断绝了交往，那么这两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我因此而悲哀。”楚怀王不听陈轸的劝阻，就派一位将军随张仪西去秦国接受商於之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

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楚国大臣。】，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郑袖：楚怀王宠妃。】，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喝醉从车上摔了下来，借口生病而三个月没有走出家门，楚国因此而无法得到商於之地。楚王说：“难道张仪嫌我与齐国的断交还不够彻底吗？”于是就派勇士宋遗北上去侮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断楚国的信符而联合秦国。秦、齐两国联合后，张仪才起身上朝，对楚国将军说：“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有六里广阔。”楚国将军说：“我所接受的使命是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啊。”他即刻返回楚国向怀王汇报。怀王勃然大怒，想要起兵攻打秦国。陈轸又说：“攻打秦国不是好计策。不如借此机会送给秦国一座名城，与秦国一起攻打齐国，这样我们从秦国这里丢失的，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我国尚且可以保全。如今大王您已经与齐国断绝了来往，而又要追究秦国的欺诈之罪，这是我们自己在让秦齐两国联合起来并引来天下的军队，楚国必然会大受损伤。”楚怀王不听，于是拒绝与秦国媾和，派兵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楚军。

十七年（前312年）春季，楚军与秦军在丹阳交战，秦军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杀死了八万楚兵，虏获了楚国大将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多人，于是攻取了汉中的各郡县。楚怀王勃然大怒，于是举倾国之兵再一次攻打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秦军把楚军打得大败。韩国和魏国听说楚国正处于困境，于是派军队南下攻打楚国，一直打到邓。楚怀王听说后，就率军返回楚国了。

十八年（前311年），秦国派使者前往楚国缔约，又想与楚国和好，答应把汉中的一半土地还给楚国，从而与楚国和解。楚怀王说：“情愿得到张仪，不想得到土地。”张仪听说后，向秦王请求出使

楚国。秦王说：“楚王得到你才肯甘心，怎么办？”张仪说：“我与楚王身边的大臣靳尚很要好，靳尚又很会巴结楚王的宠姬郑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况且我从前出使楚国时背弃了给楚商於之地的约定，如今秦楚两国大战，结下了仇恨，我不当面向楚怀王谢罪的话是无法解除仇恨的。况且有大王您在，楚国应该不敢把我怎么样。如果杀死我能有利于秦国，正是我的心愿。”张仪于是去了楚国。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私：私交。】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樗里疾善乎韩：樗里疾母为韩女。】，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收：集合。】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cuò 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张仪来到楚都后，怀王没有见他，就把他囚禁了起来，想要杀死他。张仪私下与靳尚交好，靳尚替他向怀王求情说：“囚禁张仪，秦王一定会发怒。天下诸侯见楚国没有了秦国的支持，一定会轻视大王您的。”靳尚又对楚怀王的夫人郑袖说：“秦王十分喜爱张仪，可是大

王却要杀死他，如今秦王将用上庸的六个县贿赂楚国，还会送给大王很多美人，将秦国宫中能歌善舞的女子送给大王作侍女。大王很看重土地，秦国美女也一定会得到大王的宠爱，那么夫人必定会受到排斥了。夫人不如在大王面前说点好话而放了张仪。”郑袖终于在楚怀王面前替张仪说了好话，楚怀王因而释放了张仪。张仪被释放后，怀王又很热情地款待了他，张仪趁机劝说楚王背弃合纵盟约，而与秦国联合起来，缔结婚姻。张仪离去后，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向怀王进谏说：“为何不杀死张仪？”怀王后悔了，派人追杀张仪，没有追上。这一年，秦惠王去世。

二十年（前309年），齐湣王想要成为合纵的首领，憎恨楚国与秦国联合，于是派使者送信给楚怀王说：“我担心楚王并不在乎尊严和名声。如今秦惠王已死，武王继位，张仪逃到魏国，樗里疾和公孙衍受到重用，然而楚国仍在侍奉秦国。樗里疾与韩国亲善，而公孙衍与魏国亲善；楚国一定要侍奉秦国的话，韩国和魏国就会恐慌，一定会借助樗里疾和公孙衍这两个人的力量向秦国求合，那么燕、赵两国也应该会侍奉秦国。四国争相侍奉秦国，那么楚国就等于是秦国的一个郡县了。楚王为什么不与我同心协力一起集合韩、魏、燕、赵四国，与他们合纵结盟从而尊奉周王室，以便休兵养民，号令天下呢？到那时天下没有谁敢不听您的，您的功名也就成了。那时楚王再率领诸侯一起攻打秦国，一定能攻破秦国。您就可以夺取武关、蜀、汉的土地，拥有吴国、越国的财富，并独享江海鱼盐的利益，韩国、魏国会把上党割让给您，西边接近函谷关，那么楚国的势力会比现在强百万倍。况且大王您曾被张仪欺骗，丧失了汉中的土地，在蓝田被打败，天下没有人不为大王您心怀怨怒的。如今您还要带头侍奉秦国！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

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三川：洛河、伊河与黄河的交汇之地。】，赵攻上党，楚攻河外【河外：古人称黄河以南为河内，黄河以北为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楚怀王已经打算与秦国和好，见到齐王的书信后，又迟疑不决，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商讨。大臣们有的主张与秦国和好，有的主张听从齐王的意见。昭雎说：“大王虽然向东夺取了越国的土地，但是不足以洗刷掉耻辱；一定要从秦国取得土地，才足以在诸侯中洗刷耻辱。大王不如与齐国、韩国深交来抬高樗里疾的权位，这样的话，您就能依靠韩国、齐国的力量取得土地了。秦国在宜阳攻破了韩国，然而韩国还侍奉秦国，这是因为韩国先王的坟墓在平阳，而秦国的武遂距离平阳仅有七十里，所以韩国特别害怕秦国。不然，秦国进攻三川，赵国进攻上党，楚国攻打黄河以北地区，韩国必定会灭亡。楚国即使援救韩国，也不能使韩国免遭灭亡，然而能保存韩国的只有楚国了。如果韩国从秦国夺回武遂，从此可以凭借黄河、西山当屏障，没有哪个国家比楚国给它的恩惠厚重，所以我认为韩国一定会尽力侍奉大王您。齐国信任韩国的原因是韩国公子昧担任齐国的国相。韩国从秦国手里夺回武遂以后，大王更加好好地善待韩国，使得能用齐国、韩国的力量加强樗里疾的权位，樗里疾得到齐国、韩国的大力支持，秦王

就不敢抛弃他了。如今樗里疾又能得到楚国的大力支持，他一定会劝说秦王，归还所占领的楚国的土地。”于是怀王听从了昭雎的话，最终没有联合秦国，而是联合齐国并交好韩国。

二十四年（前305年），楚怀王背叛齐国而联合秦国。秦昭王刚刚即位，就用厚礼贿赂了楚国。楚国前往秦国迎娶女子。二十五年（前304年），怀王进入秦国与秦昭王盟会，在黄棘订立了盟约。秦王将上庸之地还给了楚国。二十六年（前303年），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背叛合纵盟约而与秦国联合，三国共同攻打楚国。楚国派太子到秦国当人质以请求援救。秦国于是便派客卿通领兵援救楚国，三国联军这才撤兵离开楚国。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执事：所役使的人。这是敬语，不敢直称对方，以其所役使之入代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太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许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要：要挟。】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二十七年（前302年），秦国有位大夫因为私事与楚太子发生了

争斗，楚太子杀了秦国大夫后逃回楚国。二十八年（前301年），秦国便与齐国、韩国、魏国一起攻打楚国，杀死楚国将军唐昧，攻取楚国的重丘后离开。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国再次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楚兵死了两万多人，将军景缺也被杀死了。怀王恐惧，于是派太子到齐国当人质以求得和解。三十年（前299年），秦国又来攻打楚国，攻取了八座城池。秦昭王给楚怀王写信说：“起初我与您结拜为兄弟，在黄棘缔结了盟约，楚国太派子充当人质，关系非常融洽。可是太子凌辱杀死我的重臣，没有道歉就逃跑了，我的确是太愤怒了，于是派军队侵犯了您的边境。如今我听说您派太子到齐国当人质以求和。我国与楚国接壤，原本还结为婚姻，相互交往亲善很长时间了。如今秦楚关系不和，就无法号令诸侯。我想与您在武关会面，当面缔结盟约后再离去，这是我的心愿。我冒昧地告知您手下的办事人员。”楚怀王看完秦王的信后，十分忧虑。想要前去赴约，又害怕被骗；不去的话，又害怕秦王会生气。昭雎说：“大王不要去，派军队加强防守即可。秦王犹如虎狼，不可以相信他，他有吞并诸侯的野心。”怀王的儿子子兰劝说怀王前去赴约，说：“怎么能断绝与秦王的友好来往呢？”于是怀王前往武关会见秦昭王。秦昭王派一位将军埋伏在武关，谎称是秦王。楚怀王到达后，就关闭了武关，那个假“秦王”于是带领楚怀王向西行至咸阳，让他在章台朝见了秦王，秦王像对待附属国的臣子一样招待怀王，不采用平等的礼节。楚怀王勃然大怒，后悔没听从昭雎的话。秦王借机扣押了楚怀王，要挟他把巫郡、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想要订立盟约，而秦王想先得到土地。楚怀王生气地说：“秦国欺骗我，又强迫我割让土地！”没有再答应秦王。秦王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

立王，因与其新王市【市：交易，讨价还价。】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赵主父：即赵武灵王。】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飭士卒，得一乐战【乐战：痛快一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楚国的大臣们十分忧虑，于是商讨说：“我们的君王被扣留在秦国不能回来，秦王以此要挟楚国割地，可是太子又在齐国充当人质，如果齐、秦两国联合起来，那么楚国就会亡国了。”于是大臣们打算拥立楚怀王在国都的儿子为王。昭睢说：“君王和太子同时被困于诸侯国，如今又违背君王的命令拥立庶子为王，这不合适。”于是派使者到齐国假称楚怀王去世了，齐湣王对国相说：“不如扣留太子以便索取楚国的淮北地区。”国相说：“不可以，如郢都中立了新王，这样

我们便留着无用的人质而在天下人面前做了不仁不义的事。”有人说：“不是这样的。如果郢都中立了新王，正好借此机会与新王做个交易说‘把淮北地区给我们，我们就替您杀死太子，不然的话，我们将与秦、韩、魏三国共同拥立太子’，这样就一定能得到淮北地区了。”齐王最终采用了国相的计策而送回了楚国太子。太子横返回楚国国都后，被立为君王，便是顷襄王。楚人于是告诉秦国说：“仰赖社稷神灵的护佑，我国有新王了。”

顷襄王横元年（前298年），秦国要挟怀王却未能得到土地，楚国拥立新王对付秦国，秦昭王大怒，派兵从武关出发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五万楚兵，秦国得到了析郢等十五座城才撤兵离开。二年（前297年），楚怀王逃跑了，秦人发觉后，立即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怀王很害怕，于是从小路逃到了赵国以求回楚。赵主父在代郡，其子惠王刚刚即位，代行王权。惠王害怕得罪秦国，不敢收容楚怀王。楚王打算逃到魏国，这时秦兵追了上来，楚怀王被迫与秦国使者再次回到秦国。怀王随之生病了。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怀王在秦国去世。秦国将怀王的灵柩送回了楚国。楚国人都怜惜怀王，如同悲悼自己的亲戚一样。各国诸侯因此认为秦国不讲仁义。秦楚两国断绝了来往。

六年（前293年），秦国派遣白起讨伐韩国，在伊阙取得大胜，杀死二十四万韩兵。秦王给楚王写信说：“楚国背叛了秦国，秦国将要率领诸侯军队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能整顿军队，以便痛快地打一仗。”楚顷襄王十分忧虑，想再次与秦国媾和。七年（前292年），楚国到秦国迎娶女子，秦楚再次和好。

十一年（前288年），齐王、秦王各自称帝；一个月之后，舍弃帝号恢复称王。

十四年（前285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友好会面，缔结了亲善合约。十五年（前284年），楚顷襄王与秦国、韩国、赵国、魏

国、燕国一起讨伐齐国，夺取了淮北地区。十六年（前283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鄢友好会面。这一年秋季，又与秦昭王在穰会面。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麒麟【麒麟：小雁。】，罗鷩【罗鷩：野鸟。】，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麒麟也；齐、鲁、韩、卫者，青首【青首：绿头野鸭。】也；驺、费、郯、邳者，罗鷩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鳬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郯tán 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綈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簪新缴，射囓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涓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三国：齐、赵、燕。】布抵，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顾：反。】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簪新缴，涉郿 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抵，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

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十八年（前281年），楚国有个善于用轻弓细绳射北归大雁的人，顷襄王听说后，召见并询问他射雁的经验。他回答说：“我喜欢射小雁、小鸟，发射的是小箭，有什么值得向大王称道的呢？况且楚国土地如此广袤，凭借大王的贤能，所能射猎的绝非是这些小雁、小鸟之类。从前夏、商、周三代圣王所射取的是王道德政，春秋五霸所射取的是好战的国家。所以秦、魏、燕、赵四国是小雁；齐、鲁、韩、卫四国是小野鸭；邹、费、郯、邳是小鸟。除此之外其余的全都不值得射猎。见到这六对鸟，大王如何射中呢？您为什么不把圣人当成弓，把勇士当成箭，找准时机张弓而射呢？这样那六对鸟，就能得到并放入您的囊中了。这种快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欢乐，这种收获也绝不是野鸭飞雁一类的猎物。大王早上张开弓箭去射取魏国大梁的南部，再射取魏国的西部而牵带韩国，那么韩国通往中原地区的道路就会被切断，而上蔡各郡县自己就会破灭了。返身再射取圉邑的东边，肢解魏国的东部，从而向外射击齐国的定陶，那么魏国东部以外的地区被放弃了，而大宋、方与两个郡县就可以攻下了。况且魏国失去了东部和西部地区，就会一蹶不振了；再从正面攻打郟国，大梁就可以得到了。您在兰台收起弓箭，然后到魏国的西河饮马，安定魏国都城大梁，这是第一次射箭的快乐。假如大王您对于射箭的确很喜欢而不厌烦的话，那就拿出宝弓，箭头系上新缴，到东海去射击长着钩喙的大鸟，还要修筑长城作为防线，早上射击东莒，晚上再发箭射取涓丘，夜晚再攻取即墨，反回来再占领午道，那么长城以东地区就可收取了，进而太山以北地区也能够攻下了。西边与赵国接壤，而北边直达燕国，这样，齐、赵、燕三国的地形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无需缔结盟约就已形成了合纵之盟。您可以到北方燕国的辽东游玩观光，还可南下到越国的会稽山登高望远，这是第二次射箭的快乐。对于泗上那十二个小诸侯国，左右开弓，一个早上就可把它们全部灭掉。如今秦国攻破了韩国，实际上却给秦国带来了长久的忧患，秦国虽然夺取了韩国很多城邑却不敢据守；秦国攻打魏国却没有功绩，攻击赵国反

而自己受困，秦国与魏国的勇气和力量都已殆尽了，楚国曾经的土地汉中、析、郦可以重新归为己有了。大王您取出宝弓，箭头系上新缴，涉足郢塞，等待秦国倦怠时，就能够夺取山东、河内地区了，从而使楚国统一。慰劳百姓，休养生息，您就可以坐北朝南称王了。所以说，秦国是只大鸟，背靠大陆而居住，面向东方而立，左面占据赵国的西南部，而右面紧邻楚国的郢郢，正面对着韩、魏两国，低头俯视中原，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展翅翱翔，方圆三千里，所以是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用一夜时间射击，就将其打败的。”这个人想借此激怒楚顷襄王，所以这样对答。襄王因此召见他并与他交谈，他于是说：“先王受到秦国的欺骗而客死他国，没有比这再大的仇恨了。如今，一介匹夫心怀怨恨，尚且有向万乘之国报仇雪恨的，如白公与吴子胥。可是楚国现在方圆五千里，拥有百万大军，本来足以在千里原野中驰骋，却坐以待毙，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么做。”于是，顷襄王派遣使者到诸侯各国，重新缔结了盟约，想要讨伐秦国。秦国听说后，派兵前来讨伐楚国。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武公：周定王曾孙，西周惠公之子。】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

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诋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翻六翼【三翻六翼：指九鼎。司马贞索隐：“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左徒：楚国官名。此时左徒为黄歇。】侍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楚国想和齐国、韩国联合攻打秦国，趁机图谋灭掉周朝。周王赧派武公对楚国宰相昭子说：“楚、齐、韩三国企图使用武力来夺取周都郊外之地以便于运输，同时还要将天子的九鼎宝器南迁来尊崇楚王，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杀死天下的共主，让世代为君的天子作臣民，大国就不会亲近；凭借人多势众威胁势单力薄的周王室，小国就不会顺服。大国不亲近，小国不归顺，就不能够获得威名和实利。得不到威名和实利，就不值得出兵。若有图谋周王室的坏名声，就无法向诸侯发号施令了。”昭子说：“说楚国图谋周王室是无中生有。尽管如此，周王室为何就不能图谋呢？”武公回答说：“没有五倍于敌军的兵力就不要发动进攻，没有十倍于守城的兵力就不要围城。一个周王室相当于二十个晋国，您是知道的。韩国曾经出动二十万兵力围攻晋国都城，结果兵败受辱，锐士和中士死伤惨重，然而晋城也没被攻

克。您没有百倍于韩国的兵力却想图谋周王室，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了。您与东周、西周结下怨恨来伤害礼仪之邦邹鲁人的心，与齐国断绝交往，在天下人面前丧失声誉，这样做事就危险了。损害东周、西周来增强韩国的实力（三川归属于韩国），方城之外的土地必定会被韩国所侵占。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西周的土地，截长补短拼接起来，方圆不超过一百里。西周在名义上是天下诸侯共主，然而夺取它的土地也不足以使国家富饶，得到它的百姓也不足以使兵力增强。虽然没有攻打它，但名声还是杀害天子。然而好事的国君，好战的臣子，发号施令动用兵力，没有不以图谋周王室为最终目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祭祀的宝器在周王室这里，只想获得祭器却忘记了制造弑君之乱的罪名。如今韩国要把祭器迁到楚国，我担心天下人会因为祭器而仇视楚国。请让我做个比喻。虎肉腥臊，它的爪牙锋利利于防身，可是为了谋取虎皮人们还会捕杀它。如果让沼泽中的麋鹿披上老虎皮，人们捕杀它的可能性会比老虎高一万倍。割裂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饶；诋毁楚国的名声，足以使国君尊贵。如今您将杀死天下的共主，占有夏、商、周三代相传的祭器，独吞九鼎，傲视周天子，这不是贪婪又是什么？《周书》说‘想要起来就不可先动’，因此祭器如果南迁到楚国，讨伐楚国的军队就会到来。”于是楚国的谋划被放弃，未能施行。

司马光：「甚矣，秦之不仁也。杀其父复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呜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焉得陵之哉？故荀卿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信哉！」

十九年（前280年），秦国攻打楚国，楚军战败，把上庸、汉水以北的土地割给了秦国。二十年（前279年），秦国将领白起攻占了楚国的西陵。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将领白起接着又攻占了楚国的郢都，烧毁了先王墓夷陵。楚襄王的军队已溃散，不能再与秦军

交战，向东北退走以保守陈城。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国又攻占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

二十三年（前276年），襄王聚集东部兵力，得到十多万人，再次向西攻取了秦国所占领的楚国长江沿岸十五座城并设置为郡县，抵御秦国。二十七年（前272年），楚国派三万人帮助韩、赵、魏三国讨伐燕国。楚国又与秦国讲和，并派太子到秦国当人质。楚国派左徒到秦国服侍太子。

三十六年（前263年），顷襄王病危，太子从秦国逃回。秋季，顷襄王去世，太子熊元即位，就是考烈王。考烈王任用左徒为令尹，将吴地封赏给了他，号称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秦王赵政：即秦始皇。】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考烈王元年（前262年），楚国把州邑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时楚国的势力更加衰败了。

六年（前257年），秦军包围了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将军景阳援救赵国。七年（前256年），楚军到达新中。秦军离开。十二年（前251年），秦昭王去世，楚考烈王派春申君到秦国吊唁。十六年（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赵政即位。二十二年（前241年），楚国与各诸侯一起攻打秦国，交战失利而退兵。楚国把都城向东迁到了寿春，将寿春命名为郢。

二十五年（前238年），考烈王去世，其子幽王悍继位。李园杀了春申君。幽王三年（前235年），秦国、魏国攻打楚国。秦国丞相吕不韦去世。九年（前229年），秦国灭掉韩国。十年（前228年），楚幽王去世，其同母弟犹继位，就是哀王。哀王继位两个多月，他的哥哥负刍的党徒杀死了哀王，拥立负刍为楚王。这一年，秦国俘虏了赵王迁。

楚王负刍元年（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二年（前226年），秦国派将军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楚国失去了十多座城邑。三年（前225年），秦国灭掉魏国。四年（前224年），秦国将领王翦在蕲地攻破楚军，杀死了楚国将军项燕。

五年（前223年），秦国将领王翦、蒙武攻入楚都，虏获了楚王负刍，灭掉楚国，设置为秦国的郡。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太史公说：当楚灵王在申会盟诸侯、诛杀齐国的庆封、修建章华台、向周王室询问九鼎的时候，他志向高远，蔑视天下；等到他在申亥家饿死时，却被天下人所耻笑。没有操守、品行，其下场实在可悲啊！人们对待权势，能不谨慎吗？弃疾通过发动内乱而继位，宠爱秦

国女子到了淫乱的程度，过分啊，几乎再度导致国家灭亡！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披：开拓。】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越国第一任君主夫谭之子。】。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槁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勒兵：操练军队。】，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句践，其先祖是夏禹的后代，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少康将其庶子封于会稽，让其供奉、守护对夏禹的祭祀。他们在身体上纹上花纹，剪断头发，开辟荒芜的土地，建立了城邑。经过二十多代的繁衍，传承到允常。允常时期，与吴王阖庐交战，彼此结下怨仇并且互相攻伐。允常去世后，其子句践继位，成为越王。

句践元年（前496年），吴王阖庐听说允常去世，就出兵攻打越国。越王句践派出不畏死亡的勇士挑战，排成三行队列，来到吴军阵前，大叫着一同拔剑自杀。吴军都惊呆了观看，越军趁机突袭吴军，吴军在槁李被打败，越军射伤了吴王阖庐。阖庐在临终时，告诉他的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能忘了越国。”

句践三年（前494年），句践听说吴王夫差在日夜不断地操练军队，准备伐越报仇，越王准备率先赶在吴国之前出兵讨伐。范蠡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兴兵乃是凶器，发动战争是违背道义的，强行夺取是处事中最下一等的行为。搞阴谋诡计是违背道德的事，喜欢运用凶器，亲自尝试去做最下等的事情，天帝是禁止这种行为的，做这种事的人不会有好结果。”越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并兴兵征伐。吴王听说越国来犯，立即调动所有精锐迎击越军，在夫椒打败了越军。越王句践只凭借剩下的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吴军追击并将其包围。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行成：议和。】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触战：拼死一战。】以死。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越王句践对范蠡说：“我因为没有听从你的劝告，以至落到这样的境地，该怎样解决呢？”范蠡回答说：“能够保全自己的人，必须要能够效法天道的盈而不溢；能够平定危机与倾覆之难的人，必定能够

得到百姓拥护；能够正确处理事理的人，一定要能够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现在唯有低声下气送以厚礼，如果他还是不同意讲和，就只能自己充当人质去侍奉吴王。”句践说：“好。”于是派遣大夫文种前往吴国求和。文种面见吴王时双膝跪地向前爬行，磕头说：“君王您的亡国之臣句践派遣陪臣文种，斗胆来告知您的属下：句践请求成为您的臣子，其妻子愿成为您的婢女。”吴王将要答应他。伍子胥告诉吴王说：“上天已经将越国赐给了吴国，不可以答应他。”文种回来后，将结果告诉了句践。句践准备杀掉妻子，焚毁各种宝物，与吴国决死一战。文种阻止句践说：“吴国的太宰伯嚭非常贪财，可以用好处来引诱他，请派人暗中与他联络议和之事。”于是句践就搜集了美女、宝物，派文种秘密地献给了太宰伯嚭。伯嚭收下礼物后，就带着文种拜见吴王。文种磕头说：“希望大王能够赦免句践的种种罪过，收下句践所有的宝物。假如他不幸未能得到大王的赦免，句践就会杀光他的妻子儿女，焚毁所有宝物，统领五千兵马与吴军死战到底，您也会付出代价。”伯嚭也趁机游说吴王说：“越王已经准备投降成为我国臣子，假如将其赦免，对于我国是很有好处的。”吴王想要答应越国。伍子胥进谏说：“现在不消灭越国，将来一定会追悔莫及。句践是贤能的君主，文种、范蠡都堪称良臣，倘若让他们回到越国，必然会作乱。”吴王没有听从，最终赦免了越王，罢兵回国了。

句践被围困在会稽时，曾经伤心地叹息说：“我将会在这里终结我的一生吗？”文种说：“商汤曾经被关在夏台，周文王曾经被囚禁于羑里，晋文公重耳曾经逃奔翟国，齐桓公小白曾经逃难到莒国，但他们最终都能称王或称霸。这样看来，今天的境遇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福气呢？”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重采：多种颜色的华美衣服。】，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

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填：通“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句
踐



會稽爲家實維賢王將蠡相種顯遂忠良知人則
將違云短長者就高嶺、泉唐人物
清華維王紀經 拜石生題

句踐，选自《东周列国志》。

句踐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吴王已经赦免了越王，越王句踐于是返回越国，从此勤劳刻苦，苦心孤诣，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会经常凝望着苦胆，吃饭时也会品尝苦胆，说：“你难道忘记了在会稽所受到的耻辱吗？”他亲自耕地劳作，其妻子亲自织布，饮食当中没有肉，不穿有多种颜色的华美的衣服，谦恭有礼，礼贤下士，厚待宾客，救济贫苦百姓，吊唁死者，与百姓同甘共苦。句踐希望由范蠡来主持国家

政务，范蠡回答说：“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文种比不上我；而振兴国家，安抚百姓，我比不上文种。”于是句践将全国的政务都交给了文种，派范蠡与大夫柘稽前往吴国议和，充当人质。两年后吴王把范蠡送了回来。

句践从会稽返回的七年里，始终在安抚他的官员和百姓，希望能够报复吴国。大夫逢同劝谏说：“国家才刚刚承受了流亡的事情，现在才重新富庶起来，假如我们现在整军备战，吴国必然惧怕，惧怕的话灾祸也就随之降临。况且猛禽在袭击猎物时，一定会故意隐匿其身型。现在吴国的军队正在攻打齐国和晋国，又与楚国、越国有着很深的仇恨，名气虽大，但实际上已经损害到了周室的威望，功德少而战功多，一定会骄横狂妄。为越国着想，不如结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并给吴国好处。吴国的志向非常远大，必然会轻易发动战争。我们联络以上这些势力，齐、晋、楚三国出兵攻伐吴国，越国此时趁吴国疲敝，就能够打败它。”句践说：“好。”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让：责备。】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墟：成为废墟，指被灭。】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忍：残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

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谏【导谏：即道谏，谄谏。】者众，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习流：熟习水战的士兵。】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过了两年，吴王准备攻打齐国。伍子胥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越王句践吃饭不吃两道菜，与百姓甘苦与共。这个人如果不死，将来一定会给我国带来祸患。越国对于吴国而言，属于心腹大患；齐国对于吴国而言，只相当于疥癣般的小病。希望大王暂时放弃攻打齐国，首先攻打越国。”吴王不听劝告，于是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军，俘获了齐国的高子、国子后返回吴国。吴王责备伍子胥。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吴王很生气，伍子胥想要自杀，吴王知道后阻止了他。越国大夫文种说：“我看吴王执政已经处于过于骄横自大的状态了，请尝试着向他借粮，来试探他对越国的态度。”文种前往吴国请求借粮，吴王打算借给他，伍子胥规劝吴王不要借，吴王最后还是把粮借给了越国，越王于是暗自高兴。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不听我的劝告，三年之后，吴国将要成为废墟了吧！”太宰伯嚭听到这些话，就数次就对待越国的政策与伍子胥争论，并趁机进谗陷害伍子胥：“伍员表面忠诚，实际却是残忍的人，连他的父亲与哥哥都不管不顾，怎么可能真心顾及大王呢？大王从前想要讨伐齐国，伍员极力劝阻，不久讨伐齐国获胜，他反而由此对大王心存怨恨。大王不防范伍员，伍员必定会作乱。”伯嚭又与越国大夫逢同合谋，向吴王进谗言诬陷伍子胥。吴王开始并不相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听说伍子胥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吴王因此大怒，说：“伍员果然欺骗我！”等伍子胥完成使命回国后，吴王派人赐给了伍子胥一把

属镂剑并命其自杀。伍子胥大笑着说：“我辅佐你父亲成就霸业，我又立你作了吴王，当初你表示要将吴国的一半分给我，我并没接受，此事作罢，如今你反而听信谗言要杀我。唉，唉，你独自一人必然不能维持这个国家！”告诉使者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睛放置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好让我看到越国军队进城！”从此以后吴王任用伯嚭主持国政。

过了三年，句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经杀掉了伍子胥，他周围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攻打吴国了吗？”范蠡回答：“还不行。”到了第二年春季，吴王北上前往黄池与各诸侯会盟，吴国的精锐部队都跟随吴王北上，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都城。句践再次询问范蠡，范蠡说：“可以了。”于是句践派出善于水战的士兵二千人，精兵四万人，国王的卫兵六千人，各类军官一千人，征讨吴国。吴国军队被打败，进而杀掉了吴国太子。吴国派人向吴王告急，此时吴王正在黄池与诸侯会盟，害怕天下诸侯知晓吴国战败的消息，就严格保密。吴王完成黄池会盟之后，就派人送厚礼到越国与其讲和。越王估计自己还不能灭掉吴国，就与吴国议和了。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君：君临，拥有。】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

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南：南归。】，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过了四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吴军与百姓都疲惫不堪，精锐军队全都战死在与齐国、晋国两国的战争中。越军大败吴军，并留下来包围吴军三年，吴军战败，越军又将吴王围困在姑苏山上。吴王派公孙雄袒露上身，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孤助无援的臣子夫差说几句肺腑之言，从前曾在会稽得罪过您，夫差不敢违背您的命令，与君王讲和，让您回到国都。现在君王抬脚就可以诛杀孤臣，孤臣也必然服从，而我的心愿就是希望您也能够如当年在会稽山时一样，赦免我的罪过吧！”句践于心不忍，想要答应夫差。范蠡说：“会稽的事，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没有收取。如今上天将吴国赐予越国，越国难道能够违抗天意吗？而且君王每天早晨上朝，到了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吴国吗？谋划讨伐吴国已有二十二年，一旦放弃，可以这样做吗？况且上天赐予了反而不接受，一定会反过来受到上天的惩罚。‘砍伐树木制作斧柄，而斧柄的样式就在旁边。’君王忘记了会稽山上的厄运吗？”句践说：“我想要听你的话，但是我不忍心如此对待他的使臣。”范蠡于是下令击鼓进兵，说：“越王已经把大权交予了我，吴国使臣赶快离开，不然就要获罪了。”吴国的使臣哭泣着离开了。句践很怜悯夫差，就派人対夫差说：“我会将你安置到甬东，统治一百户人家。”吴王夫差谢绝说：“我年纪大了，不能继续侍奉君王！”随后就自杀了。他自杀时遮住自己的脸说：“我没有颜面见伍子

胥啊！”越王埋葬了吴王，诛杀了太宰伯嚭。

句践平定了吴国，就率军向北渡过淮河，与齐国、晋国在徐州会盟，向周王献上贡品。周元王派人赐予句践祭肉，封他为霸主。句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河南归，把淮河附近的土地赠给了楚国，把吴国占领的宋国的土地还给宋国，将泗水以东一百里的土地赠给了鲁国。就在此时，越军横行于长江、淮河以东，诸侯都来祝贺，句践被称为霸王。范蠡离开了越国，在齐国写信给大夫文种说：“飞鸟被猎杀干净了，良弓就要被藏起来；狡兔被杀掉了，猎狗也就即将被烹煮。越王的脖子极长，嘴像鸟嘴一般尖，这种人只可以与其共患难，不能够与他共享乐。你为何还不离开呢？”文种看到书信后，便称病不再上朝。有人进谗言说文种想要谋反，越王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我七种讨伐吴国的计策，我只运用了其中三种就消灭了吴国，还有四种在你那里，你替我前往死去的先王那里尝试一下那些计策吧。”文种于是自杀了。

句践卒【句践卒：时间为公元前465年。】，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疆立。

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重：重视。】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郕地，以聚常、郟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待：对付。】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

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

句践去世后，其子王鼯与继位。王鼯与去世后，其子王不寿继位。王不寿去世后，其子王翁继位。王翁去世后，其子王翳继位。王翳去世后，其子王之侯继位。王之侯去世后，其子王无疆继位。

越王无疆在位时，越国兴兵向北攻打齐国，向西攻打楚国，与中原各诸侯争雄。在楚威王时期，越国向北攻打齐国，齐威王派人告诉越王说：“越国如果不讨伐楚国，大而言之，无法称王，小而言之，无法为伯。猜测越国之所以不去攻打楚国，是由于没有得到晋国的帮助。韩、魏两国原本就不会去攻打楚国。假如韩国去攻击楚国，它的军队会覆灭，将领会被杀，那么叶城和阳翟两地就危险了；假如魏国去攻打楚国，它的军队也会覆灭，将领会被杀，那么陈和上蔡地区就不安全了。因此韩、魏两国追随越国，也不会为了越国而冒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危险，不会效汗马之劳。你如此重视得到韩、魏两国的帮助，是为什么呢？”越王说：“我们对韩、魏两国的要求，并非让他们出兵攻打楚国，更何况是让他们攻城围邑呢？我们希望魏军能够集结在大梁城下，希望齐军能够在南阳、莒地练兵，集结于常、郟一带，如此一来方城以北的楚军就不敢南下，淮河、泗水之间的楚军就不能东进，商、於、析、郦、宗胡等中原通道以西的楚军，就不足以防御秦军，江南地区以及泗水流域的楚军就不足以对付越军。那么齐、秦、韩、魏四国就能够在楚国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这样，韩、魏两国就能不用战斗而分得土地，不用耕种就得到收获。现在不这样做，韩、魏两国却在黄河、华山一带与中原各国作战，受齐、秦两国利用，我们寄予厚望的韩、魏两国如此失策，怎么能够依靠它们来称王呢！”

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

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景翠：楚国将领。】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复：况且。】 雒、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齐国使者说：“越国侥幸还没有灭亡！我不崇尚他们运用智谋就像运用眼睛一样，能够看清楚毫毛却看不清自己的眼睫毛。如今大王知道韩、魏两国有失策之处，却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便是刚才我用眼睛做的比喻。大王对韩、魏两国的期待，并不是让它们来建立汗马功劳，也并非与它们联合，只盼望它们可以分散掉楚国的兵力。如今楚国的兵力已然分散了，何必要等韩、魏两国帮忙呢？”越王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国使臣说：“楚国的三位大夫已经布置了九军，向北包围了曲沃、於中，直达无假关，战线有三千七百里之长，景翠的军队集结到北部的鲁国、齐国与南阳一带，楚国的兵力还能比这更分散吗？况且大王所要求的，是让晋、楚彼此斗争；假如晋、楚不斗争，越国就不会出兵，这便是只知道两个五却不知道一个十了。这样好的机会却不进攻楚国，我因此知道越王大而言之不足称王，小而言之不能称霸。况且雒邑、庞邑、长沙，是楚国的主要产粮区；竟泽陵，是楚国的木材产区。越国出兵打通无假关，这四个城邑就不能再向楚国提供粮食与木材了。我听说想称王，就算没有成功也还能够称霸。但是不能称霸，是由于失去了王道。因此希望大王能够转而攻击楚国。”

于是越国放弃攻打齐国而去攻打楚国。楚威王派兵讨伐迎击越军，打败了越军，杀死了越王无彊，占领了吴国原来的所有土地，一直到打到浙江，在北面的徐州击败了齐军。越国从此分崩离析，多个贵族子弟争相继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分散在江南一带，臣服于楚国。此后传承了七世，到了闽君摇时，协助诸侯推翻了秦朝。汉高帝刘邦重新封摇为越王，让他供奉越国的祭祀。东越，闽君，都是摇的后代。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行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为生：指经商。】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货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侍奉越王句践，身心辛苦，竭尽所能，为句践出谋划策二十多年，终于灭掉吴国，一雪会稽山之耻，越军北渡淮河，军队逼近齐、晋两国，在中原向各国发布命令，尊崇周王室，句践成为霸主，范蠡被称为上将军。回到越国后，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大，很难长期安居，况且句践的为人，能够与其同患难，却难以与其共享安乐，写

信辞别句践说：“我听说君主有忧劳，臣子就应该为其劳苦分忧，君主遭受侮辱，臣子就应为其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死的原因，是为了替你报仇雪耻。如今耻辱已经洗刷，请惩戒我在会稽让君王受辱的罪过，杀了我吧。”句践说：“我将和你一起分享越国。否则的话就会惩罚你。”范蠡说：“君王推行命令，而臣子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带上自己的珠宝细软，私下与其随从乘船渡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于是句践下令将会稽山作为范蠡的封邑。

苏轼：「范蠡知句践可与共患难，则为之灭吴以致其功。知其不可与同安乐，则弃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于恶名，可不谓之美哉！」

范蠡渡海来到齐国，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种，戮力辛劳，父子一起治理产业。没过多久，就已经拥有了几十万资产。齐国人听说他极为贤能，就让他担任丞相。范蠡感叹着说：“居家置业达到千金，官至丞相，这便是普通百姓所能到达的顶点了。长期享有尊崇的名声，不吉利。”于是归还了相印，散尽所有家产，分别送给朋友和乡亲，带上贵重的珍宝，秘密离开，来到陶地定居。他认为陶地乃是天下中心，经商的途径很通达，做生意能够致富。于是自称为陶朱公。依然约定父子从事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成熟就将货物转卖出去，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过了不久，就积聚了巨额的财富。天下人都称赞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

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藿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朱公定居在陶地，生下了一个小儿子。小儿子长大后，朱公的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偿命，理所应当。但是我听说，家中有千金财富的子弟，不应在闹市被杀。”就嘱咐他的小儿子前往楚国探望。于是拿出黄金一千镒，放在褐色容器内，用一辆牛车运载。准备派小儿子启程前往，朱公的长子坚决请求前去，朱公不同意。长子说：“家里的长子叫作‘家督’，如今弟弟犯罪，父亲不让我去，却派小弟前往，这说明我很不肖。”长子想要自杀。他母亲替他讲情说：“如今派小儿子前往，未必能救下二儿子，却反而白白地让长子丧命，那怎么可以呢？”朱公不得已就改为派长子前往，还写了一封信让他交给老朋友庄生，并吩咐说：“到了楚国，将这一千金送达庄生的住所，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千万不可以与他争论。”长子离家时，还私自携带了数百镒黄金。

到了楚国，庄生房屋背靠外城墙，要拨开很多杂草才能找到他的家门，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朱公长子依然将书信与千金按其父亲的吩咐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迅速离开楚国，千万不可以停留！等你弟弟获释，也不要询问原因。”长子离开了庄生家，不再拜会庄生，但私自留在了楚国，用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贿赂楚国显贵掌权的人。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闲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宿：止。】 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虽然居住在穷困简陋的地方，但却以廉洁正直闻名全国，自楚王以下都将他当作师长一般敬重。等到朱公送来黄金，他也不是有意接受，是准备事情办成后归还原主表示信用。因此黄金送来后，庄生告诉妻子：“这是朱公的黄金。假如我突然去世，来不及吩咐你，记得日后要将其物归原主，不要动用。”朱公的长子并不知道庄生的意思，认为黄金送给他也对弟弟的生死起不到作用。

庄生找了个适当的时机觐见楚王，说：“天上的某颗星宿停在了某个位置，对于楚国是灾祸。”楚王一直都很信任庄生，说：“如今该怎么办呢？”庄生说：“唯有推行仁德，才能够消除灾祸。”楚王说：“先生不用说了，我即将推行仁德。”于是楚王派使臣把收藏三钱的府库严密地封存起来。楚国收受了贿赂的贵族惊喜地告知朱公的长子说：“国君即将大赦天下了。”朱公长子问：“为什么这么说呢？”贵族说：“国王每次将要大赦时，往往会首先封存储备三钱的府库。昨天夜里国王已经派人封闭了府库。”朱公长子觉得楚国既然已经大赦，弟弟自然也就会被释放，可惜那千金白白送给了庄生，没起到作用，于是又去拜会庄生。庄生非常吃惊地说：“你还没有离开楚国吗？”朱公长子说：“本来就没走。当初是为了解救弟弟之事而来，如今听说楚国即将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出来，所以特地来向先生告别。”庄生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要拿回黄金，就说：“那你自己进屋取走黄金吧。”朱公长子于是就自己到屋中取走了黄金，还暗自得意。

庄生羞为儿子【儿子：指小孩子，后辈。】所卖【卖：戏弄。】，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乘坚：乘坐坚固的车。】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

庄生对被后辈戏弄感到羞耻，于是进宫对楚王说：“我上次所说的星宿不利的事，大王说要用修德来解决它。如今我在外面，听到路人都说是由于陶地的富人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他家拿出诸多钱财来贿赂大王身边的人，因此大王并非由于体恤百姓而大赦，而是由于想赦免朱公儿子的缘故。”楚王大为恼怒，说：“我尽管德行不够，但怎么会为了朱公儿子而进行大赦布施恩惠呢？”就下令先立即判决并诛杀朱公的儿子，第二天才发布大赦的命令。朱公的长子最终只能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到家后，他母亲和陶邑的人都感到很悲伤，唯有朱公一个人发笑，说：“我本来就知道他必然会害死弟弟！他并非不疼爱弟弟，只是他有割舍不下的东西。他儿时与我在一起，历经诸多困苦，清楚谋生的艰难，所以对于财物过于重视。而他的小弟弟，出生时就只看到我极为富有，乘坐坚固的车，驱赶着优良的马匹，追逐着狡兔，不清楚钱财从何而来，因此花钱毫不吝惜。当初我想要派小儿子去，本来就是由于他舍得花钱。而长子却做不到，结果最后害死了他的弟弟，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是合乎道理的，并不值得难过。我原本就日夜等待他将二儿子的尸体运送回来。”因此范蠡三次迁移，扬名天下，他离开并非只是避名，每定居在一个地方，就必然能够功成名就。最后老死在陶地，所以后世相传称他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渐：疏导。】 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艾安：平安。艾，通“乂”，安定。】 。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太史公说：禹的功绩非常大，疏导九川，安定九州，直到今天中原地区依然平安。等到其后世子孙句践，劳苦身心，焦苦思虑，终于攻灭了强大的吴国，并向北方的中原各国陈兵耀武，尊崇周室，号称霸王。难道说句践不贤能吗！大概他拥有夏禹的遗风吧。范蠡三次迁徙都留有美名，声名流传后世。臣子与君主能够到如此地步，就算自身不想显赫，可能吗？

精注全译

全本

第四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編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動至矣又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四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



目录

-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返回总目录](#)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宣王庶弟：郑桓公是周宣王同母弟，此处有误。】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周：指宗周，即周王畿之地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褒后：褒姒，周幽王宠妃，后幽王废申后将其立为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guó、郛kuài，虢、郛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郛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郛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末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伯翳：也作伯益，相传为尧舜时大臣，是嬴姓的祖先。】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郛果献十邑，竟国之。

二岁【二岁：指郑桓公担任司徒的第二年，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

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庶出弟弟。宣王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友才被分封到郑地。在封地三十三年，百姓们都很爱戴他。幽王任命他为司徒。他团结并安抚宗周的百姓，百姓都很高兴，黄河、洛水流域的人们都非常想念他。在他担任司徒一年时，由于幽王宠信褒姒，朝政中弊病很多，有的诸侯背叛了周室。于是桓公询问太史伯：“王室颇多灾患，我应该逃往哪里呢？”太史伯回答：“只有洛水东、黄河南能够安居。”桓公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太史伯回答：“那个地方邻近虢国、郛国，虢国和郛国的国君都贪图利益，百姓不依附他们。如今您身为司徒，百姓都爱戴您，您如果能够到那一带定居，虢国、郛国的国君看到您正手握大权，很容易分给您土地。假如您真能在那一带定居，虢国、郛国的百姓就都会成为您的百姓。”桓公说：“我希望到南边的长江岸边居住，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从前祝融担任高辛氏的火正，立下大功，但他的后代在周朝并没有兴盛起来的，楚国就是他的后裔。如果周王室衰落了，楚国必定兴盛。楚国兴盛了，对郑国没有好处。”桓公说：“我想到西方定居，如何？”太史伯回答：“那里的百姓贪婪好利，难以长期居住。”桓公说：“如果周王室衰弱了，哪一国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说：“应该是齐、秦、晋、楚吧？齐国，姜姓，是伯夷的后裔，伯夷曾辅佐尧掌管礼仪制度。秦国，嬴姓，是伯翳的后裔，伯翳曾辅佐舜安抚各部落酋长。还有楚国的祖先，都曾经为天下立下功劳。周武王击败纣王后，成王将叔虞封到唐地，那里地势很险要，这些有德者的后代与德行衰微的周室并存，也都必然兴盛。”桓公说：“好。”于是急忙向幽王提出把其百姓迁移到洛水以东，虢、郛的国君果然向他献上十座城邑，他建立了郑国。

郑桓公担任司徒的第二年，犬戎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一并杀了桓公。郑人拥戴桓公的儿子掘突为国君，也就是郑武公。

武公十年（前761年），武公迎娶申侯的女儿为夫人，称为武姜。武姜生下了太子寤生，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所以出生后，夫人并不喜欢他。后来武姜又生下了小儿子叔段，生段时是顺产，夫人非常喜爱他。武公二十七年（前744年），武公病重。夫人请求武公将段立为太子，武公没有听从。这一年，武公去世，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祭仲：名足，以祭为食邑，春秋时著名政治家。】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溃，段出奔共【共：国名，即西周共伯的封国。】。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

使娶邓【邓：国名，曼姓，后为楚国所灭。】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元年（前743年），将其弟叔段分封到京邑，号称太叔。祭仲说：“京邑比国都还大，不能封给嫡长子以外的人。”庄公说：“武姜想如此，我不敢违背她的意思。”叔段来到京邑，筹划整顿军备，与他母亲武姜谋划进攻郑国都城。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段果然进攻郑国都城，武姜作为内应。庄公派军队讨伐叔段，叔段战败逃走。武公又攻打京邑，京邑的人都背叛了叔段，叔段逃到了鄆。鄆溃败，叔段又逃亡到了共国。于是庄公把自己的母亲武姜迁移到城颖，发誓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时隔一年多，庄公已经感到后悔，非常思念母亲。颖谷的考叔向庄公进献礼物，武公赏赐他食物。考叔说：“我还有母亲，请将您的食物赐给我母亲吧。”庄公说：“我非常思念母亲，但又厌恶违背誓言，该怎么办呢？”考叔说：“挖条地道直到有泉水的地方，就能够见面了。”于是庄公依照他的办法，见到了母亲。

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年），宋繆公去世，公子冯逃难到郑国。郑国侵占周室田地，抢夺了田里的庄稼。二十五年（前719年），卫国的州吁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桓公后自立为君，与宋国联合出兵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收留了公子冯。二十七年（前717年），庄公第一次朝拜周桓王。周桓王对郑国抢掠庄稼一事非常气愤，没有按照礼仪来接待他。二十九年（前715年），庄公因周桓王没能礼遇自己怀恨在心，用昋与鲁国交换了邻近许国的田地。三十三年（前711年），宋国杀掉了孔父。三十七年（前707年），庄公没有朝拜周桓王，周桓王率领陈、蔡、虢、卫等国共同讨伐郑国。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周桓王的军队被打得大败。祝瞻还射中了周桓王的手臂。祝瞻请求继续追击周桓王，郑庄公阻止了他：“侵犯长者尚且要感到恐惧，怎么敢欺凌天子呢？”于是停止追击。庄公深夜派祭仲去询问周桓王的伤势。

庄公三十八年（前706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派使者来郑国求救，郑国派太子忽领兵救援齐国。齐釐公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忽做妻子。忽推辞说：“郑国是小国，与齐国这样的大国不匹配。”当时祭仲与太子同行，劝说太子应允这门亲事，说：“我们国君宠爱的姬妾很多，太子如果没有大国的援助将难以即位，三位公子都可能成为国君。”祭仲所说的三位公子，是太子忽，太子大弟突，次弟子亹。

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当初，祭仲很受庄公宠信，庄公让他担任上卿。庄公让祭仲帮自己迎娶邓国的女子，生下太子忽，因此祭仲迎立忽为君，便是郑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嬖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无奈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居边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于栎，郑以故亦不伐栎。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为君，是为子亹也，无谥号。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

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亶无行。子亶曰：“齐强，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亶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亶。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亶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庄公又娶了宋国的雍氏之女，生下了厉公突。雍氏很受庄公宠爱。宋庄公听说祭仲拥立忽为国君，就派人诱骗祭仲并抓住他，对他说：“不立突为国君，就杀了你。”同时也抓了突以索取贿赂。祭仲答应了宋国的要求，并与宋国国君结盟。他准备带着突回国，拥立突为国君。昭公忽听说祭仲因为宋国的要挟而准备立自己的弟弟突做国君，于九月丁亥日逃奔卫国。己亥日，突抵达郑都，即位，就是郑厉公。

厉公四年（前697年），祭仲独揽国政大权。厉公为此担忧，暗中唆使祭仲的女婿纠刺杀祭仲。雍纠的妻子，是祭仲的女儿，她得知此事后，对她的母亲说：“父亲与丈夫相比，哪一位更亲近？”母亲说：“父亲只有一个，但男人都能做你丈夫！”于是祭仲的女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祭仲，祭仲反而杀了雍纠，并暴尸闹市示众。厉公奈何不了祭仲，生气地大骂雍纠说：“与妇人商议大事，死了也活该。”夏季，厉公被放逐到边境的栎邑居住。祭仲迎回昭公忽，六月乙亥日，忽再次回到郑国都城，即位。

秋季，郑厉公突利用栎邑的人杀了大夫单伯，于是在栎邑定居。诸侯们听说厉公出逃，就出兵讨伐郑国，没能获胜便撤兵了。宋国借给厉公很多军队，让他在栎邑守卫防备，郑国因此也不再讨伐栎邑。

昭公二年（前695年），从昭公担任太子时起，他的父亲庄公就想让高渠弥担任卿，太子忽讨厌高渠弥，但庄公不听忽的意见，最终还是让渠弥担任了卿。等到昭公即位，渠弥担心昭公会杀掉自己，冬季十月辛卯日，渠弥与昭公外出打猎，在野外射杀了昭公。祭仲与渠

弥不敢迎立厉公，便改立昭公的弟弟子亹为国君，他就是子亹，没有谥号。

子亹元年（前694年）七月，齐襄公在首止大会诸侯，郑子亹前去赴会，高渠弥负责赴会事务，跟随同往，祭仲借口生病没有去。祭仲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子亹自齐襄公做公子时就曾与他争斗，有私仇，等到诸侯会面时，祭仲建议子亹不要去。子亹说：“齐国很大，厉公又居住在栎邑，假如我不去，齐国就会率诸侯来攻打我，让厉公回到国都。我不如前去，去了未必一定会受辱，而且又怎么会到你想的那种地步呢！”子亹最终还是去了。于是祭仲担心齐国会杀子亹和随从一起杀掉，所以称病不去。子亹到达首止，并没有向齐侯道歉，齐侯非常生气，就设伏兵杀掉了子亹。高渠弥逃了回来，与祭仲商量，将子亹的弟弟公子婴从陈国召回立为国君，就是郑子。这一年，齐襄公指使公子彭生趁着醉酒之际击打鲁桓公并杀害了他。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长万：宋国大夫，亦称南宫长万、宋万，强壮有力。】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于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诚然哉！”

厉公突后元年【厉公突后元年：郑厉公突复辟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赧伐王，王出奔温，立弟赧为王。六

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赧，弗胜，于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赧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躋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郑子八年（前686年），齐国人管至父等发动叛乱，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齐襄公。郑子十二年（前682年），宋国人长万杀了他的国君宋湣公。郑国祭仲去世。

郑子十四年（前680年），从前追随郑厉公突逃亡在栎邑的人诱骗并劫持了郑大夫甫假，要挟甫假设法让厉公回国。甫假说：“赦免我，我为你杀死郑子，让你返回国都为君。”厉公与他盟誓后，放了他。六月甲子日，甫假杀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迎接厉公突回到国都，突从栎邑返回国都即位。起初，郑国都城南门城门中有一条蛇与城外的一条蛇争斗，城内的蛇死了。时隔六年，厉公果然再次回到国都。厉公返回郑都后就责备自己的伯父原说：“我流亡到国都以外定居，伯父却没有接纳我的意思，也是很过分了。”原说：“侍奉国君不可以有二心，这是为人臣子的本分。我知罪了。”于是自杀而死。厉公于是对甫假说：“你侍奉国君有二心。”便杀掉了他。甫假临死前说：“大恩德得不到好报，果然是这样啊！”

厉公突复位后的第一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厉公五年（前675年），燕国、卫国与周惠王的弟弟颓一起出兵讨伐周惠王，周惠王出逃来到温邑，其弟颓被立为周王。六年（前674年），惠王向郑国告急，郑厉公出兵攻打周王子颓，没能获胜，于是与周惠王一同撤回到郑国，周惠王居住在栎邑。七年（前673年）春季，郑厉公与虢叔共同进攻杀掉了王子颓，护送惠王回到周都。

秋季，郑厉公去世，其子文公躋即位。厉公第一次即位时，只在

位四年，就逃到栎邑，在栎邑住了十七年，再次回到郑都，在位七年，与逃亡时间相加共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伯儵：姑姓，黄帝后裔，南燕国始祖。】。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国名，姬姓，后为秦所灭。】，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犍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犍。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文公十七年（前656年），齐桓公出兵击败蔡国，继而进攻楚国，一直打到召陵。

文公二十四年（前649年），文公有一名叫作燕姑的下等侍妾，梦见天帝送给她一株兰草，说：“我是伯儵。我，是你的先祖。送你这株兰草来做你儿子，兰草有国中最为浓烈而醇正的香气。”燕姑将这个梦告诉了文公，文公召其侍寝，并赠送她兰草做信物。后来燕姑生下一子，取名叫兰。

文公三十六年（前637年），晋国公子重耳途经郑国，郑文公并

未礼遇他。文公的弟弟叔詹说：“重耳很贤能，并且与我们同姓，处于困窘之中经过这里，您不可以对他无礼。”文公说：“诸侯逃亡的公子中途经此处的人很多，怎么都能依礼接待呢！”叔詹说：“您如果不礼遇他，就要杀死他；如不杀他，倘若他回国，就会是郑国的祸患。”文公没有听从。

文公三十七年（前636年）春季，晋公子重耳返回晋国，继位，便是晋文公。秋季，郑国攻入滑国，滑国听命于郑国，不久滑国又亲附卫国，于是郑国讨伐滑国。周襄王派伯犇为滑国说情。但郑文公对惠王心存怨恨，因惠王曾逃难到栎邑，而文公的父亲厉公帮助惠王回朝重新登位，惠王却并不赏赐厉公爵位与俸禄，又怨恨襄王偏袒卫国、滑国，因此没有听从襄王的讲情而扣押了伯犇。周襄王非常生气，与翟人一起讨伐郑国，没能取胜。冬季，翟人攻打周襄王，襄王逃亡到郑国，郑文公让襄王居住在汜邑。文公三十八年（前635年），晋文公把周襄王护送回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溉：尽。】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缪【缪：通“戮”，杀戮。】。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繆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取秦兵于汪。

文公四十一年（前632年），郑国协助楚国攻打晋国。因为当年晋文公途经郑国，郑国没有礼遇他，因此郑国背弃晋国协助楚国。四十三年（前630年），晋文公与秦缪公一起包围了郑都，因郑君协助楚国进攻晋国，以及晋文公当年经过时郑文公的无礼行为而出兵。当初，郑文公有三位夫人，受到其宠爱的儿子有五个，都因犯罪而早死。郑文公非常生气，驱逐了其余所有的儿子。公子兰逃奔到晋国，跟从晋文公包围了郑都。平日里公子兰侍奉晋文公非常恭敬小心，晋文公很宠幸他。公子兰在晋国暗地活动，企图回郑国做太子。晋国此时希望抓住叔詹羞辱并杀死他。郑文公感到恐惧，不敢告诉叔詹。叔詹听说这种情况，告知郑君说：“我曾告诉过您应当怎样对重耳，您不听从我的意见，晋国最终成了我国的祸患了。但是晋国包围郑都是因为，我死了就能挽救郑国，这就是我的心愿。”于是他自杀了。郑人将叔詹的尸体送给晋国。晋文公说：“一定要见到郑君，羞辱他之后再离开。”郑人很担心这件事，就派人私下告诉秦国：“击败郑国对晋国有利，对秦国并无益处。”秦国撤军。晋文公希望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做太子，将这个想法告知郑国。郑国大夫石癸说：“我听闻姑姓女子就是后稷原配姬姓的后裔，她的后裔应当有兴旺的。公子兰的母亲，就是姬姓后人。况且国君夫人生的儿子都已去世，其余的庶子均不如公子兰贤能。如今情势非常危急，晋国提出让公子兰回来做太子，没有比这个条件更有利的了！”于是郑国应允了晋国，与晋国订下盟约，最终立公子兰为太子，晋国才撤军。

文公四十五年（前628年），郑文公去世，公子兰即位，便是郑缪公。

缪公元年（前627年）春季，秦缪公派出三位将军领兵想要偷袭

郑国，途经滑国，遇到了郑国商人弦高假称献上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因此秦军没有继续进军便回国了，而晋军在崤山击败秦军。当初，郑文公去世后，郑国都城的司城缙贺将郑国的情报出卖给了秦国，因此秦军才来攻打郑国。郑繆公三年（前625年），郑国派军跟随晋国攻打秦国，在汪地打败了秦军。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

二十二年，郑繆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灵公元年春，楚献鼋于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鼋yuán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襄公立，将尽去繆氏。繆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前一年楚国的太子商臣杀害了父亲成王，接替王位。郑繆公二十一年（前607年），楚国与宋国华元攻打郑国。华元杀羊犒劳军兵，却没将肉分给为自己驾车的羊斟，羊斟愤怒地驾车冲到郑国军队中，郑国囚禁了华元，宋国想赎回华元，华元已经逃走了。晋国派赵穿领兵攻打郑国。

繆公二十二年（前606年），郑繆公去世，太子夷即位，便是郑灵公。

灵公元年（前606年）春季，楚国献给灵公一只鼋。子家、子公准备朝拜灵公，子公的食指突然动了一下，对子家说：“以前我的手指动，就必然会吃到非同寻常的食物。”等到进宫后，看到灵公食用鼋羹。子公笑道：“果然是这样！”灵公问子公为什么笑，子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灵公。灵公召唤他过去，却唯独不给他鼋羹。子公非常生气，用手指在汤中沾了一下，尝了味道便出了宫。灵公非常生气，想杀掉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划先动手。夏季，他们杀掉了灵公。郑人想立灵公的弟弟去疾为国君，去疾谦让说：“如果一定要立贤能的人，那么我没有才能；如果一定要按照长幼顺序来即位，那么公子坚比我年长。”坚，是灵公的庶弟，去疾的兄长。于是就拥立子坚为君，便是郑襄公。

襄公即位后，想把繆氏家族杀光。繆氏，就是杀害灵公并奉子公为主的家族。去疾说：“如果一定要杀光繆氏家族，我也将离开郑国。”郑襄公这才收回成命。并将繆氏都任命为大夫。

襄公元年（前604年），楚国怨恨郑国收受宋国的贿赂而释放华元，于是攻打郑国。郑国背弃楚国，与晋国亲近结盟。襄公五年（前600年），楚国再次攻打郑国，晋国前来救援。襄公六年（前599年），子家去世，郑人再次驱逐了子家的家族，因为他杀害了郑灵公。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楚群

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持两端：意见不一致。】，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伯宗：晋国大夫，孙伯纠之子。】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诎楚，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于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

襄公七年（前598年），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八年（前597年），楚庄王由于郑国与晋国结盟，前来讨伐郑国，围困郑国都城三个月，郑国以都城投降了楚国。楚王从皇门进入城内，郑襄公脱下上衣裸露上身，牵着羊迎接楚王，说：“我无法治理好边邑，让您带着愤怒来到我这小邑，这是我的罪过。我怎么敢不唯命是听。你把我流放江南，把郑地赏赐给诸侯，我也会唯命是听。假如大王没有忘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怜悯他们，不忍心断绝他们的国祚，您就赏给我一片不毛之地，使我还可以继续侍奉您，这便是我的愿望，但是这不是我敢期盼的。我只是冒昧地表达我的真心，对您唯命是听。”庄王下令退兵三十里后驻扎。楚国的大臣们说：“我们从郢都赶到这里，士大夫早已疲劳了。如今已经攻了国都又要放弃，这是为什么呢？”楚庄王说：“我之所以要讨伐郑国，是为了讨伐他们不服

从我们。如今郑国已经服从了，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楚军最终撤走了。晋国听说楚国要讨伐郑国，派军队前往救援。晋军出兵时内部意见不统一，因此来迟了，等到来到黄河边时，楚军已经撤离。晋国将帅中有人希望渡河追击，有人希望撤军回国，但最终还是渡过了黄河。楚庄王听说后，掉过头来攻击晋军。郑国反而帮助楚国，在黄河边上大败晋军。襄公十年（前595年），晋国前来攻打郑国，因为它背离晋国而亲附楚国。

襄公十一年（前594年），楚庄王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景公想要出兵援救宋国，伯宗劝谏晋君说：“上天正在护佑楚国，不可以攻打楚国。”晋国于是寻求壮士，找到了霍地人解扬，字子虎。晋国派解扬去欺骗楚国，并让宋国不要投降。解扬途经郑国，郑国与楚国的关系密切，就抓住解扬献给了楚国。楚王重赏解扬并和他订下誓约，让他说反话，让宋国尽快投降，楚王多次威胁解扬，解扬才答应。于是楚王让解扬登上能够眺望敌军的楼车，命令他向宋军喊话。于是解扬违背了与楚王的约定，传达了晋君让他传递的命令说：“晋国正集结全国的军队来援救宋国，宋国虽然形势危急，但千万不能投降楚国，晋军很快就要赶来了！”楚庄王大怒，要杀掉解扬。解扬说：“国君以制订命令为义，臣民以能够承担命令为信。我接受我国国君的命令出国，宁死也不可以让君命受损。”楚庄王说：“你已然答应了我，随后又背叛我，你的信又在哪里？”解扬说：“我之所以应允您，就是想要借此完成我国国君的命令。”解扬即将受刑，回头告诉楚军说：“为人臣子者不可以忘记竭尽忠诚而死的人！”楚王诸位弟弟都劝谏楚王赦免解扬，于是楚王赦免了他，让他返回晋国。晋国封他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湏立。

悼公元年，酈公【酈公：许灵公。】 恶郑于楚，悼公使弟睞于楚自讼。讼不直，楚囚睞。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睞私于楚子反，子反言归睞于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踰，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繻，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背晋盟，盟于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十八年（前587年），郑襄公去世，太子悼公**湣**即位。

悼公元年（前586年），酈公到楚国说郑国坏话，悼公派弟弟踰前往楚国申明情况。申诉不成功，楚国囚禁了踰。于是郑悼公前往晋国讲和，两国亲近和好。踰与楚国的子反有私交，子反求情将踰放回郑国。

悼公二年（前585年），楚国攻打郑国，晋军前来救援。这一年，郑悼公去世，郑国人立悼公的弟弟踰即位，就是成公。

成公三年（前582年），楚共王说“我对郑成公是有恩德的”，派人到郑国与成公订立盟约。成公暗中与楚国结盟。秋季，成公朝拜晋国，晋国说“郑国私下里与楚讲和”，抓住了成公。晋国派栾书攻打郑国。成公四年（前581年）春季，郑国担心晋国来围攻，公子如便迎立成公的兄长繻做国君。当年四月，晋国听说郑国立了新国君，就放成公回国。郑人听说成公回来，又杀了繻，迎接成公。晋军撤退。

成公十年（前574年），郑国违背了与晋国的盟约，与楚国结盟。晋厉公非常生气，出兵攻打郑国。楚共王援救郑国。晋楚在鄢陵交战，楚军战败，晋军射伤楚共王的眼睛，双方都停战撤军。十三年（前572年），晋悼公攻打郑国，驻军于洧上。郑军据城防守，晋军也就撤退了。

成公十四年（前571年），郑成公去世，其子恽即位，就是郑釐公。

釐公五年（前566年），郑国国相子驷拜见釐公，釐公没有以礼相待。子驷非常生气，指使厨师下毒害死了釐公，向各路诸侯报丧说“釐公因为患有急病而去世”。立釐公的儿子嘉为国君，嘉当时只有五岁，就是郑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子孔：姬姓，名嘉，字子孔，郑穆公之子。】使尉止【尉止：郑国大夫。】杀相子驷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公子：指子皮。】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乃止。

简公元年（前565年），公子们密谋杀掉国相子驷，被子驷发

觉，反而将公子们全部杀死。二年（前564年），晋国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订下盟约，晋国撤军。冬季，郑国又与楚国订立盟约。子驷担心性命难保，所以对晋国与楚国两面讨好。三年（前563年），宰相子驷想要自立为国君，公子子孔派尉止杀掉子驷取而代之。子孔也想自立为国君。子产说：“子驷不可以自立，所以你杀掉了他，如今你又想效仿他，这样内乱就永无停息了。”于是子孔听从了子产的建议，担任郑简公的国相。

简公四年（前562年），晋国恼怒郑国与楚国订立盟约，攻打郑国，郑国与晋国结盟。楚共王救援郑国，打败了晋军。郑简公想要与晋国议和，楚国又拘禁了郑国的使者。

简公十二年（前558年），简公对于国相子孔独揽大权的行为很愤怒，杀掉了子孔，任命子产为上卿。十九年（前551年），郑简公来到晋国，请求让卫国国君回国，并封给子产六个邑。子产推辞礼让，只接受了其中的三个邑。二十二年（前548年），吴国派延陵季子出使郑国，延陵季子与子产一见如故，告诉子产说：“郑国执政的人多数有邪行，灾难即将降临，大权一定会归你执掌。你当政后，必须按礼法来治国；否则，郑国必将衰败。”子产隆重而优厚地款待了季子。二十三年（前547年），诸位公子争宠而彼此残杀，又想杀掉子产。有位公子劝谏说：“子产是仁厚之人，郑国能够存在全靠子产，不可杀他！”公子们这才罢手。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阎伯，季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后帝：指尧。】弗臧，迁阎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参：参宿，二十八宿之一。】，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邑姜：周武王之妻，姜太公之女。】方娠大叔【大叔：名虞，字子于，晋国始封君。】，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禁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晋国大夫。】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强，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于申，诛齐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强，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螽立。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时，晋六卿强，侵夺郑，郑遂弱。

简公二十五年（前545年），郑国派子产出使晋国，探问平公的病情。平公问：“我占卜后得知是实沈、台骀作祟，史官不清楚他们

的来历，冒昧地请教一下。”子产回答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阍伯，二子名叫实沈，两人居住在空旷的森林当中，彼此不能相容，整天手持武器互相争斗攻伐。尧帝觉得这样很不好，于是就把阍伯迁到商丘居住，主管祭祀辰星，商人承袭下来，所以辰星被叫作商星。尧帝把实沈迁到大夏居住，主管祭祀参星，唐人承袭下来，唐人先后侍奉了夏朝、商朝，唐的最后一任君主叫唐叔虞。当武王夫人邑姜怀着大叔时，曾经梦见天帝告诉他说：‘我将你的儿子命名为虞，把唐地分封给他，让他祭祀参星，在那里繁衍后代。’等到大叔出生后，掌心的纹理很像一个‘虞’字，于是就起名为虞。等到周成王灭掉了唐国后，就把唐地分封给大叔建国。因此参星成为晋国祭祀的星宿。由此看来，实沈就是参宿的神祇。从前金天氏有位叫作昧的后裔，担任水官，生下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前辈的官职，疏通了汾水、洮水，为大泽修筑了堤防，让人们能够居住在高平的土地上。颡顼帝因此奖赏了他，将汾河流域分封给他建国。沈、姒、蓐、黄四国依然保留着本国的祭祀。如今晋国占据了汾水流域并灭掉了这些国家。由此看来，台骀是汾水、洮水之神。但是这二位神灵均不会伤害您的身体。对于山河之神，在出现洪涝、干旱灾害时要予以祭祀；对于日月星辰之神，在雪霜风雨不合时令到来时应予以祭祀；您身体有病，是饮食不调、情绪失控、沉迷女色所导致的。”平公和叔向说：“说得好，您真是知识渊博的君子啊！”赠给子产丰厚的礼品。

简公二十七年（前543年）夏季，郑简公前去晋国朝拜。冬季，郑国畏惧楚灵王的强大，又前去朝拜楚国，子产跟随一起去。二十八年（前542年），郑君生病，派子产会见诸侯，与楚灵王在申地订立盟约，楚灵王杀掉了齐国的庆封。

简公三十六年（前534年），郑简公去世，其子定公宁即位。秋季，定公前往朝拜晋昭公。

定公元年（前529年），楚国公子弃疾杀了他的国君楚灵王，自立为国君，就是楚平王。楚平王希望对诸侯施些恩德，将灵王占领的

郑国的土地都归还给郑国。

定公四年（前526年），晋昭公去世，晋国的六卿势力强盛起来，国家的力量被削弱。子产对韩宣子说：“执政必须依靠仁义道德，不可忘记立国的根本。”

定公六年（前524年），郑国发生了火灾，郑定公想依靠祭祀与祷告来消除灾祸。子产说：“不如修习德政。”

定公八年（前522年），楚国太子建逃亡到郑国。十年（前520年），太子建与晋国密谋袭击郑国。郑国杀掉了太子建，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到了吴国。

定公十一年（前519年），郑定公前往晋国。晋与郑商议，杀掉在周王室作乱的臣子，送敬王返回成周。

定公十三年（前517年），郑定公去世，其子献公蛰即位，献公在位十三年后去世，其子声公胜即位。此时晋国六卿十分强盛，侵夺郑国的领土，郑国从此衰落。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于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于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

公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驸，是为繻公。

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城京：为京邑修建城池。】。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驸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声公五年（前496年），国相子产去世，郑国人都在哭泣，悲伤地犹如自己的亲人去世了一样。子产，是郑成公的幼子。为人仁德，关怀他人，侍奉君主忠诚而厚道。孔子曾经途经郑国，与子产相交，亲如兄弟。听到子产的死讯，孔子为之痛哭：“子产仁爱，具备古人的遗风啊！”

声公八年（前493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反叛晋国，向郑国告急，郑国救援他们。晋国因此攻打郑国，在铁地大败郑军。

声公十四年（前487年），宋景公灭掉曹国。二十年（前481年），齐国田常杀了自己的国君简公，田常担任齐国国相。二十二年（前479年），楚惠王消灭陈国。孔子去世。

声公三十六年（前465年），晋国的知伯讨伐郑国，夺取了九个城邑。

声公三十七年（前464年），郑声公去世，其子哀公易即位。哀公八年（前455年），郑人杀掉了哀公，拥立声公的弟弟丑为国君，便是郑共公。共公三年（前451年），三晋灭掉了知伯。共公三十一年（前424年），郑共公去世，其子幽公已即位。幽公元年（前423年），韩武子攻打郑国，杀掉了幽公。郑人拥立幽公的弟弟驸为国君，就是郑繻公。

繻公十五年（前408年），韩景侯攻打郑国，夺取了雍丘。郑国修筑京邑的城池。

繻公十六年（前407年），郑国讨伐韩国，在负黍击败了韩军。二十年（前403年），韩、赵、魏正式成为诸侯国。二十三年（前400年），郑国包围了韩国的阳翟。

繻公二十五年（前398年），郑君杀掉了其国相子阳。二十七年（前396年），子阳的党羽合伙杀掉了郑繻公，拥立幽公的弟弟乙为国君，便是郑君。

郑君乙即位后两年，被郑国占据的负黍人造反，负黍重新归属于韩国。十一年（前385年），韩国讨伐郑国，攻取阳城。

郑君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灭掉郑国，将其吞并。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僂齐【僂齐：晋献公宠妃骊姬生的儿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太史公说：常言道，“依靠权势与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当权势利害终结时，关系也就疏远了”，甫瑕正是这样。甫瑕虽然劫持杀害郑子并接纳厉公回国为君，但是厉公最终抛弃了他并将他杀害，这种做法与晋国的里克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像荀息那样坚守节操，即

便身死也没能保住傒齐。因为变乱的产生，也是有着诸多原因的呀！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大戊：即太戊，商朝第九代帝王。】御【御：驾车的人。】。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马：此字疑为衍字。】，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

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祟：鬼神给人带来的灾祸。】”。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穰：丰收。】。晋献公赐赵夙耿。

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赵衰，字子馀。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廧咎如：当时的少数民族。】，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

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从重耳

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

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適【適：通“嫡”。】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谥为成季。

赵国的先世，与嬴秦是同一个先祖。传承到中衍时，他担任商朝大戊帝的御者。中衍的后代蜚廉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名叫恶来，服侍殷纣王，被周人杀掉，他的后人便是嬴秦氏。恶来的弟弟名叫季胜，他的后代便是赵人。

季胜生了孟增。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信，又被称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受周穆王的宠信。造父挑选千里马，和桃林的盗骊、骅骝、绿耳等好马一起进献给穆王。穆王命令造父驾车，到西方各诸侯国巡视，见到西王母，高兴得忘记返回。徐偃王趁机发动叛乱，穆王驾好马一日奔驰千里，攻打徐偃王，把他彻底击败。于是把赵城分封给造父，从此以赵为氏。

从造父往下传承六代到了奄父，奄父名公仲，周宣王时出兵讨伐戎族，他为宣王驾车。等到在千亩战斗时，奄父帮助宣王脱离了危险。奄父生叔带。叔带时，周幽王荒淫无道，于是他就离开周国前往晋国，为晋文侯做事，开始在晋国建立起赵氏的根基。

从叔带开始，赵氏宗族逐渐兴盛，传承五代到了赵夙。

赵夙，在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讨伐霍、魏、耿三国时，他率领军队讨伐霍国。霍公求逃奔齐国。这一年晋国大旱，献公让人占卜，说是“霍太山的神灵在作怪”。于是献公派赵夙前往齐国迎回霍君，让他复位，主持对霍太山的祭祀，晋国也重新获得丰收。晋献公把原本属于耿国的土地赏赐给赵夙。

赵夙生下共孟，那一年是鲁闵公元年（前661年）。共孟生下赵衰，赵衰字子馀。

赵衰以占卜决定去侍奉晋献公还是诸位公子，结果都不吉利；占卜侍奉公子重耳的情况，吉，于是前去侍奉重耳。重耳因为骊姬陷害太子的变乱逃奔翟国，赵衰追随左右。翟国讨伐廆咎如，俘虏了两位女子，翟君把年轻的女子嫁给重耳，把年长的女子嫁给赵衰从而生下赵盾。

起初，重耳在晋国时，赵衰的妻子已经生下了儿子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追随重耳流亡国外，共计十九年，才返回晋国。重耳继位成为晋文公，赵衰担任原大夫，居住在原地，掌管国家政事。晋文公能够回国并且称霸，大多是依靠赵衰的谋划，相关记载都写在《晋世家》中。

赵衰返回晋国后，在晋国的原配夫人坚持要他接回在翟国的妻子，并且让翟妻的儿子赵盾作为继承人，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地位均在赵盾之下并侍奉他。晋襄公六年（前622年），赵衰去世，谥号为成季。

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適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熊蹯：熊掌。】，胹【胹：煮，炖。】不熟，杀宰人【宰人：厨师。】，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返，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

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要：通“腰”。】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拊：拍。】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罪：罪犯。】？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免，通“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絝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

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赵盾接替成季掌控国政两年后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幼。赵盾由于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想拥立襄公的弟弟雍。雍当时在秦国，就派使臣前去迎接他。太子的母亲日夜啼哭，叩头对赵盾说：“先君犯了什么罪过，为什么想抛弃他的嫡子而另外选立国君呢？”赵盾为此事担心，害怕太子母亲的族人以及士大夫谋害他，于是就拥立太子，便是晋灵公，并派兵阻拦去秦国迎接公子雍的人。灵公即位之后，赵盾更加独揽朝政。

灵公即位十四年，越来越骄横放纵。赵盾多次进谏，灵公都不听从。有一次吃熊掌，因为熊掌没炖熟，就杀掉了厨师，让人将尸体抬到宫外，恰巧被赵盾看到。灵公因此很害怕，想要杀掉赵盾。赵盾向来仁慈爱人，曾经把食物给了一个饿倒在桑树下的人，这个人挺身保护了他，赵盾这才得以脱逃。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赵穿就杀掉了灵公，拥立襄公的弟弟黑臀为国君，便是晋成公。赵盾再次返回，掌管国家大权。君子讽刺赵盾“身为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又不讨伐奸贼”，所以太史写下“赵盾杀了他的国君”。晋景公时，赵盾去世，谥号为宣孟。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爵位。

赵朔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率领下军援救郑国，与楚庄王在黄河边交战。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

晋景公三年（前597年），大夫屠岸贾想要诛杀赵氏全族。当初，赵盾活着的时候，曾梦到叔带扶着腰痛哭，极为悲伤；过了一会又大笑，还拍手歌唱。赵盾为这个梦进行占卜，龟甲上出现了先断绝而后又完好的征兆。赵氏的史官援查看了占卜的结果，说：“这个梦非常不吉利，并非应验到你的身上，而是应验到你儿子身上，但也是源于你的过错。等到你的孙子时，赵氏家族将越来越衰弱。”屠岸

贾，起初受到晋灵公的宠信，等到晋景公时担任司寇，将要发难，想要惩治杀害灵公的凶手而牵涉到赵盾。他逐一告诉将领说：“赵盾虽然不知情，依然是罪魁祸首。身为人臣却杀害国君，他的子孙却依然在朝廷中做官，这怎么能再惩治别的罪犯呢？请大家诛杀赵氏。”韩厥说：“灵公遇害时，赵盾身在外地，我们的先君认为他并没有罪，因此没有诛杀他。现在大家将要诛杀他的后代，这并非先君的本意。现在是妄自诛杀，妄自诛杀就是作乱。臣子实行大事而不告知国君，便是无视国君。”屠岸贾没有听从。韩厥告知赵朔，让他尽快逃走，赵朔不肯，说：“您一定不要让赵氏的祭祀断绝，我就死而无憾了。”韩厥答应了他，称病不出。屠岸贾没有请示国君就擅自与诸位将领在下宫攻打赵氏，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杀光了他的家族。

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怀着赵朔的遗腹子，逃进晋景公的宫殿里躲了起来。赵朔有位门客名叫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你为什么不去死？”程婴说：“赵朔的妻子身怀遗腹子，假如侥幸生下一位男孩，我就会侍奉他；假如是女孩，我再死也不晚。”过了不久，赵朔的妻子生产，生下一个男孩。屠岸贾听说后，就立刻前往宫里索要。赵朔的夫人将婴儿藏到裤子中，祈祷说：“如果赵氏宗族应当断绝，你就啼哭；如果不该断绝，你就不要出声。”等到搜查时，婴儿竟然没有发出声音。脱险后，程婴对公孙杵臼说：“如今一次没有找到，以后必定会再来搜查，如何是好？”公孙杵臼说：“扶立孤儿与赴死哪个更困难？”程婴说：“赴死容易，扶立孤儿困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待你相当优厚，你就勉强承担困难的事吧，我来做容易的事，请让我先赴死。”于是二人想办法弄来别人的孩子背着，将赵氏孤儿裹上绣花襁褓，藏于山中。程婴走出来，对众将谎称：“我程婴无能，没有能力扶立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下落。”众将非常高兴，答应了他，出兵跟着程婴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装说：“小人啊程婴！过去在下宫遇到变故，你没有殉死，和我共同谋划藏匿赵氏孤儿，如今又出卖

了我。纵然不能与我一起扶立他，又如何忍心出卖他呢！”怀抱婴儿大叫道：“天啊！天啊！赵氏孤儿有何罪过啊？请让他生存下来，只杀掉我公孙杵臼就可以了。”诸将不答应，就杀了公孙杵臼与孤儿。众将认为赵氏孤儿确实已经死了，都非常高兴。但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却仍然活着，程婴最后与他一起隐匿在山里。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鸟喙：鸟嘴。】，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三郤：郤锜、郤犇和郤至。】。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晋由此大夫稍强。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

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赵武死，谥为文子。

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于晋，晏婴与晋叔向语。婴曰：“齐之政后卒归田氏。”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恤：忧虑。】也。”

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

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病重，进行占卜，发现大业的后裔由于祭祀断绝而作祟。景公询问韩厥，韩厥清楚赵氏孤儿还活着，就说：“大业的后裔在晋国断绝祭祀的，说的就是赵氏吧？从中衍开始其子孙都姓嬴。中衍人面鸟嘴，降临到人世来辅佐殷代的大戊帝，其子孙到周天子时，均有盛德。直至周厉王、周幽王无道，叔带才离开周前往晋国，为先君文侯做事，直到成公，世代立有功勋，从来没有断绝过祭祀。现在我君杀尽了赵氏宗族，国内的百姓都怜悯他，因此显现在龟策上。希望国君能够考虑此事。”晋景公问道：“赵氏如今还有后裔子孙吗？”韩厥就将这件事的实情全盘告诉了景公。于是景公就与韩厥谋划扶立赵氏孤儿，先把他召来藏在宫中。众将进宫探问病情，景公利用韩厥的手下逼迫众将与赵氏孤儿见面。赵氏孤儿名叫赵武。众将迫于无奈，就说：“从前的下宫事变，是屠岸贾主使的，他假传国君的号令，并命令群臣。如果不是这样，谁敢作乱！就算国君没有生病，我们原本也要扶立赵氏的后人。如今国君下了命令，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于是晋景公召集赵武、程婴出来逐一拜谢诸将，众将于是反过来与程婴、赵武共同攻打屠岸贾，灭了他的家族。晋景公重新将原属赵氏的封地赐予赵武。

等到赵武年满二十岁加冠，成为成年人后，程婴就与诸位大夫辞别，对赵武说：“从前下宫之难时，大家都能够为主殉难。我并不是不能死，我是想扶立赵氏的后人。现在赵武已经立事，成为成年人，恢复了过去地位，我将到黄泉下去告诉赵宣孟和公孙杵臼。”赵武

哭泣着叩首，坚决请求说：“我愿意让自己的筋骨受苦以报答您直到我死，但您忍心离开我而死去吗！”程婴说：“不可以。公孙杵臼觉得我可以成就大事，所以先我而死；如今我不去告知他，他会觉得我还没办成这件事。”于是便自杀了。赵武为他服齐衰三年，并为他设立了祭祀用地，春秋两季进行祭祀，世代相传不曾断绝。

赵氏复位后的第十一年，晋厉公杀了他的三位郤氏大夫。栾书害怕牵连到自己，就杀了他的国君厉公，另外拥立襄公的曾孙周，便是晋悼公。从此晋国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

赵武承续赵氏宗族的第二十七年，晋平公成为国君。平公十二年（前545年），赵武担任正卿。十三年（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来到晋国，说：“晋国的政权最后会终结在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的后代手里。”赵武去世后，谥号是文子。



诛岸贾赵氏复兴，选自《东周列国志》。

文子生景叔。景叔时，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的叔向有一次谈话。晏婴说：“齐国的政权日后最终会被田氏掌握。”叔向也说：“晋国的政权将要被六卿掌握。六卿极为放纵，我们的国君却并不为此担忧。”

赵景叔去世，他生了赵鞅，便是赵简子。

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

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贿，厚遇之。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扁鹊：姬姓，秦氏，名越人，医术高超。】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霸者”句：不知所指，史书亦无记载。】’。’”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 chèn 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

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赵简子在位时期，在晋顷公九年（前517年），简子统领晋军会合诸侯在周境戍守。第二年，护送周敬王返回周都，敬王是为了躲避弟弟子朝而流亡在外。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六卿依靠律法诛杀晋国的宗室祁氏、羊舌氏，将他们的封地分成十县，六卿分别任命其族人担任这些地方的大夫。晋国公室的势力从此更为衰弱。

其后十三年，鲁国的贼臣阳虎前来投奔，赵简子收受了他的贿赂，给他很优厚的待遇。

赵简子患了病，五天的时间里人事不省，大夫们都非常害怕。医师扁鹊为他诊病，出来后，董安于询问病情。扁鹊说：“血脉正常，有什么可担心的！过去秦缪公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过了七天就苏醒了。苏醒的当天，告诉公孙支与子舆：‘我去天帝那里感到很快乐。我之所以逗留这么长时间，刚好遇到受教的事。天帝告诉我说：“晋国即将大乱，五代不得安宁；其后代将会称霸于诸侯，但霸主还没老便死去了；霸主的儿子将会导致你们国家的男女混杂。”’”公孙支记下这些话并收藏起来，秦国的讖语从此便传播开来。晋献公时的变乱，文公的称霸，还有襄公在崤山击败秦军之后放纵淫欲，这些都是你听说过的。如今国君的疾患与秦缪公一样，三天之内疾病必然会痊愈，病好后他一定有话说。”

两天半之后，赵简子苏醒过来。他对大夫说：“我去天帝那里很高兴，与百神共同在天的中央游玩，各种乐器多次演奏，各种舞蹈仪态万千，音乐与夏、商、周三代的都不同，那音乐动人心弦。有一只熊想要抓我，天帝让我射它，射中了熊，熊死去了。又有一只黑扑过

来，我又射它，黑也死了。天帝很高兴，赏赐给我两个竹筍，并且都有与之匹配的小竹器。我看到天帝身边有一个小孩，天帝又将一只翟犬托付给我，说：‘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了，将这只翟犬赏赐给他。’天帝告诉我：‘晋国将逐渐衰微，再过七代就会灭亡，嬴姓将会在范魁以西打败周人，但也无法占有它。如今我怀念虞舜的功劳，日后我会把他嫡传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你的第七世孙。’”董安于将这些话写下收藏。他把扁鹊所讲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将四万亩田赏赐给了扁鹊。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我：为衍字。】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黑，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二卿：指范氏、中行氏。】，夫熊与黑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筍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则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卹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卹曰：“从常山上

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

有一天，简子外出，有一个人挡住了去路，赶他也不走，随从很生气，要杀掉他。拦路人说：“我有事情要拜见主君。”随从告知简子。简子召见了，说：“嘻！我曾经清楚地见过你。”拦路人说：“请让随从们回避，我有话告诉您。”简子让随从回避。拦路人说：“您生病时，我正待在天帝的身边。”简子说：“是，确实有这回事。你来见我，有什么事？”拦路人说：“天帝让您射熊与黑，都射死了。”简子说：“对，这意味着什么呢？”挡道人说：“晋国即将有大难，而你会首当其冲。天帝让您消灭二卿，熊与黑就是他们的先祖。”简子说：“天帝赐予我两个竹箭，还有随带的小竹器，这是何意呢？”拦路人说：“您的儿子会在翟地击败两个国家，它们都属于子姓。”简子说：“我看到在天帝身边有一个小孩，天帝将一只翟犬托付给我，说‘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了，将这只翟犬赏赐给他’。为什么要把翟犬赐给孩子呢？”拦路人说：“那个小孩，便是您儿子。翟犬，指代国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然会占据代地。等到你的后代时，将会改革政治，并且开始穿胡人的服装，在翟地吞并两个国家。”简子问其姓名，并请他担任官职，拦路人说：“我是乡野中人，前来传达天帝的旨意而已。”说完就不见了。简子写下这些话，收藏到秘府之中。

另一天，姑布子卿前来拜会简子，简子将他的儿子们都叫过来让子卿相面。子卿说：“没有能够当将军的人。”简子说：“赵氏将会灭亡吗？”子卿说：“我曾在道上见到一个孩子，大概也是您儿子吧。”简子将其子毋卹叫来。毋卹刚到，子卿就站起说：“这才是真正能当将军的人！”简子说：“这孩子的母亲出身低贱，只是从翟地来的婢女，怎么能说他很尊贵呢？”子卿说：“是上天赐予的，即便低贱也必然尊贵。”此后简子时常将所有的儿子都召来谈话，发现毋卹最为贤能。于是简子告诉诸位儿子说：“我将宝符藏于常山之上，谁最先找到就有奖赏。”儿子们飞快地赶到常山上，四处寻找，但一无所获。

毋卹回来说：“我已经找到了宝符。”简子说：“上奏吧。”毋卹说：“从常山上可以看到临近的代国，代国是可以夺取的。”简子于是看出毋卹果然很贤能，就废掉了太子伯鲁，改由毋卹担任太子。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明年【明年：指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晋君使籍秦围邯郸。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以梁婴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荀栎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乱者死。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其明年，知伯文子谓赵鞅曰：“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内，居戚。

两年后，是晋定公十四年（前498年），范氏、中行氏叛乱。第二年春天，简子告诉邯郸大夫赵午说：“还给我作为卫士的五百户士民，我准备将他们安置到晋阳。”赵午同意了。回去后赵午的父兄却不同意，于是他便违背了诺言。赵鞅抓住了赵午，将他囚禁在晋阳，并告诉邯郸人说：“我私自决定将赵午杀掉，各位想让谁来接任？”于是杀掉了赵午。赵午的儿子赵稷与家臣涉宾凭借邯郸的力量发动叛乱。晋定公派出籍秦领兵围攻邯郸。荀寅、范吉射与赵午的关系很好，不肯帮助籍秦反而暗地里策划叛乱，董安于知道这件事。十月，范吉射、中行寅讨伐赵鞅，赵鞅逃奔晋阳，晋国人围困了晋阳。范吉射、荀寅的仇敌魏襄等谋划赶走荀寅，用梁婴父取代他；驱逐范吉射，用范皋绎取代他。荀栎告诉晋定公说：“国君号令大臣，最先叛乱的人应该处死。现在范吉射、荀寅、赵鞅三位大臣先后叛乱，却仅仅驱逐赵鞅，所用刑罚不公平，希望将他们全部驱逐。”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遵从定公的命令领兵讨伐范氏、中行氏，没能获胜。范氏、中行氏反而攻打定公，定公反击他们，范氏、中行氏战败逃走。丁未日，两人逃亡到朝歌。韩氏、魏氏代替赵鞅向定公求情。十二月辛未日，赵鞅进入绛城，在定公宫中订立盟约。第二年，知伯文子对赵鞅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确实叛乱了，但这是董安于发起的，董安于也参与了谋划。晋国有法度，最先叛乱的人要处死。范氏、中行氏二人已经受到惩治，只有董安于还活着。”赵鞅为此事而担忧。董安于说：“我死了，赵氏能够安定，晋国能够安宁，我死得晚了。”于是便自杀了。赵鞅将此事告诉知伯，然后赵氏才安宁无事。

孔子听说赵简子没有请示晋国国君就捉住了邯郸大夫赵午，退守晋阳，因此在《春秋》中记载“赵鞅据守晋阳叛乱”。

赵简子有位臣下名叫周舍，喜欢直言进谏。周舍去世后，简子上朝听政时，经常会不高兴，大夫们请罪。简子说：“大夫并没有罪过。我听说一千只羊的皮还不如一块狐狸腋下的皮毛。诸位大夫上朝

议事，我只听到了唯唯诺诺的附和声，听不到周围有争辩声，因而担忧。”赵简子因此能使赵邑的人归顺，使晋国的人也归附于他。

晋定公十八年（前494年），赵简子将范氏与中行氏围困在朝歌，中行文子逃到邯郸。第二年，卫灵公死去。赵简子与阳虎护送卫国太子蒯聩返回卫国，卫国人没有接纳他，蒯聩就住在了戚邑。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馀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侔：相当。】于诸侯。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卹。毋卹群臣请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讟。”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

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料【铜料：大铜勺。】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

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

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简子占领邯郸，中行文子逃奔柏人。赵简子又包围了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便逃奔到齐国。赵氏最终占据了邯郸、柏人。范氏、中行氏的其他封地也都归属于晋国公室。赵简子表面上是晋国的卿，实质上独揽晋国大权，他的封地与诸侯的封地等同。

晋定公三十年（前482年），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争夺盟主之位，赵简子跟从晋定公，最终吴王成为盟主。定公于在位的第三十七年去世，赵简子废除了三年丧期的规定，只守丧一年。这一年，越王句践灭掉了吴国。

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知伯攻打郑国。赵简子生病，派太子毋卹领兵包围郑国。知伯喝醉了，用酒强灌并殴打毋卹。毋卹的臣下请求杀掉知伯。毋卹说：“主君之所以让我作继承人，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但他也记恨知伯。知伯回国后，就把这事告诉了赵简子，让他废黜毋卹，简子没有听从。毋卹从此更加痛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赵简子去世，太子毋卹登位，就是赵襄子。

赵襄子元年（前457年），越国围攻吴国。襄子降低了服丧期间的饮食标准，并派楚隆前去慰问吴王。

襄子的姐姐原本是代王的妻子。已将赵简子安葬，襄子还没脱掉丧服，就向北登上夏屋山，邀约代王。让厨师用铜料为代王及其随从上菜，斟酒时，暗中指使武士使用铜料击杀代王与其随从，于是发兵平定了代地。他的姐姐听说此事，哭泣着呼喊苍天，磨尖簪子后自杀了。代国人怜惜她，把她死去的地方命名为磨笄山。襄子就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周，封他为代成君。伯鲁，是襄子的哥哥，原先的太

子。太子早逝，所以封给他的儿子。

襄子继位四年，知伯与赵、韩、魏三家将范氏与中行氏原本的封地全部瓜分。晋出公非常恼怒，告知齐国、鲁国，想依靠他们来讨伐四卿。四卿十分恐惧，于是联合攻打出公。出公逃往齐国，死在途中。知伯便拥立昭公的曾孙骄继位，便是晋懿公。知伯越发骄妄，向韩、魏两家要求割让土地，韩、魏都将土地给了他。向赵氏要求割地，赵氏不给，因为襄子围攻郑国时曾经受到过知伯的侮辱。知伯很生气，就统领韩、魏两家攻打赵氏。赵襄子害怕，便逃往晋阳坚守。

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卹。”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喙，鬣麋髭頄，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hùn 【休溷：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 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其后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

原过跟随襄子，较晚到达王泽，见到三个人，从腰带往上的部位能看见，从腰带以下的部位看不见。他们交给原过两节竹子，中间互不相通，说：“替我们把它交于赵毋卹。”原过来到晋阳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襄子。襄子斋戒三天，亲自将竹子剖开，看到用红字写着：“赵毋卹，我们是霍泰山山阳候的天使。三月丙戌日，我们将帮你反过来消灭知氏。你也要在一百个城邑中祭祀我们，我们将会赐给你林胡地区的土地。到你后世子孙的时候，将会出现非常强大的王者，他脸色赤黑，龙脸而鸟嘴，鬓发眉毛非常浓密，胸宽体阔，腿部修长而上身高大，衣襟朝左开，披甲骑马，占据河宗一带，直到休溷的貉人地界，向南攻伐晋国的其余城邑，向北消灭黑姑。”襄子两次下拜，接受了三神的指令。

三国攻打晋阳，持续了一年多，引来汾水灌城，城池没有被水浸泡的部分只剩下三版宽的高度了。城内将锅悬挂起来做饭，彼此交换子女杀掉充饥。群臣都有不忠之心，礼仪上也日渐怠慢，只有高共不敢对襄子有失礼的行为。襄子感到恐惧，就在夜里派家相张孟私下与韩、魏联络。韩、魏与赵氏合谋，在三月丙戌日，三国联合反过来消灭了知氏，共同瓜分了知氏的土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功劳居首。张孟同说：“晋阳处于危难时，只有高共没有立功。”襄子说：“当晋阳危急时，群臣都很懈怠，唯有高共对人臣的礼仪不敢有失，因此他受到上等赏赐。”此时赵氏在北方占据了代地，在南边兼并了知氏，实力强于韩、魏。于是在一百个城邑为三神建立庙宇，让原过主持对霍泰山的祭祀。

后来襄子娶了空同氏为妻，生下五个儿子。襄子由于伯鲁没能即位，不愿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而一定要传位给伯鲁的儿子代成君。代成君早逝，就选择代成君的儿子浣立为太子。襄子在位三十三年后去世，浣继位，便是赵献侯。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十年【十年：指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献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郑歌者枪、石：来自郑国的歌者，一名枪，一名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迺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充：允当。】，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献侯年少即位，以中牟为都城。

襄子的弟弟桓子驱逐了献侯，自己在代地继位，一年后去世。赵国人认为桓子即位并非出自襄子的本意，就一起杀掉了桓子的儿子，再次迎立献侯。

献侯十年（前414年），中山武公刚刚即位。十三年（前411年），修筑平城邑。十五年（前409年），献侯去世，子烈侯籍继位。

烈侯元年（前408年），魏文侯讨伐中山，让太子击驻守。六年（前403年），魏、韩、赵三家都被天子正式分封为诸侯，追封献子为献侯。

烈侯喜好音乐，对相国公仲连说：“我有很喜爱的人，可以让他尊贵吗？”公仲说：“让他富裕可以，尊贵则不行。”烈侯说：“是的。郑国的歌手枪、石二人，我赏赐他们田地，每人得到一万亩。”公仲说：“好。”事实上却没有给。过了一个月，烈侯从代地返回，询问赏给歌手田地的事情。公仲说：“还在寻找，现在没有合适的。”不久，烈侯再次询问。公仲最终没有给，于是声称有病而不上朝。番吾君从代地返回，对公仲说：“国君的确喜欢推行善政，但却不知道怎样去做。如今你担任赵国相国，到现在已有四年，推荐过贤才吗？”公仲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推荐。”公仲就举荐了这三个人。等到上朝时，烈侯再次询问：“给歌手田亩的事办得怎样了？”公仲说：“正在派人选取好的田地。”牛畜随侍烈侯，建议他推行仁政，用王道来约束自身，烈侯和悦地答应了。第二天，荀欣随侍烈侯，建议他选用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担任官职。改天，徐越随侍烈侯，建议他节俭用度，考察评价臣子的功德。他们所肯定人和事都很允当，国君非常高兴。烈侯派人告诉相国说：“赏赐歌手田地的事暂时停止。”让牛畜担任师，荀欣担任中尉，徐越担任内史，赏赐相国公仲两套衣服。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

二年，败齐于灵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败齐人。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种立。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为相。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蔺。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五年，伐齐于鄆。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涿泽，围魏惠王。七年，侵齐，至长城。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九年，与齐战阿下。十年，攻卫，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庶长：秦国官职。】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魏败我浹，取皮牢。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

烈侯九年（前400年），烈侯去世，其弟武公继位。武公在位十三年后死去，赵国又拥立烈侯的太子章，便是敬侯。这一年，魏文侯去世。

敬侯元年（前386年），武公的儿子朝叛乱，没有成功，出逃前往魏国。赵国开始将邯郸定为都城。

敬侯二年（前387年），在灵丘击败齐军。三年（前386年），在廩丘救援魏国，大败齐军。四年（前385年），魏军在兔台击败赵军。赵国修筑刚平城用来进攻卫国。五年（前384年），齐、魏帮助卫国进攻赵国，攻占了赵国的刚平城。六年（前383年），向楚国借兵，讨伐魏国，占领棘蒲。八年（前381年），占领魏国的黄城。九年（前380年），讨伐齐国。齐国攻打燕国，赵国援救燕国。十年（前379年），与中山国在房子交战。

敬侯十一年（前378年），魏、韩、赵三家一起灭晋，瓜分了晋国的土地。赵国讨伐中山，又在中人地区战斗。十二年（前377年），敬侯去世，其子成侯种即位。

成侯元年（前374年），公子胜与成侯争夺国君之位，发动了叛乱。二年（前373年）六月，下雪。三年（前372年），太戊午担任相国。攻打卫国，攻取了七十三个乡邑。魏国在蔺击败赵军。四年（前371年），与秦军在高安交战，打败了秦军。五年（前370年），在鄄地打败了齐军。魏军在怀地击败赵军。赵国攻打郑国，打败了郑国，将夺得的土地送给韩国，韩国将长子县送给赵国。六年（前369年），中山国修筑长城。赵国讨伐魏国，在濠泽击败魏军，包围了魏惠王。七年（前368年），入侵齐国，打到齐国的长城下。与韩国联合进攻周。八年（前367年），与韩国将周分割成两部分。九年（前366年），与齐军在阿下交战。十年（前365年），攻打卫国，攻取甄城。十一年（前364年），秦军攻打魏国，赵军在石阿援救魏国。十二年（前363年），秦军进攻魏国的少梁，赵军前往援救。十三年（前362年），秦献公派遣庶长国攻打魏国的少梁，俘获了魏国的太子以及将军公孙痤。魏军在浹击败赵军，攻取皮牢。赵成侯与韩昭侯在上党会盟。十四年（前361年），与韩国联合攻打秦国。十五年（前360年），帮助魏国进攻齐国。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緡与太子肃侯争立，緡败，亡奔韩。

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二年，与魏惠王遇于阴晋。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四年，朝天子【天子：此时的天子是周显王，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在位。】。六年，攻齐，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卬。赵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魏惠王卒。

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

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

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

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

成侯十六年（前359年），与韩、魏瓜分晋国，将端氏县封给晋君。

成侯十七年（前358年），成侯与魏惠王在葛孽相遇。十九年（前356年），与齐、宋两国在平陆会盟，与燕国在阿会盟。二十年（前355年），魏国进献优良木椽，赵成侯用它建造了檀台。二十一年（前354年），魏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二十二年（前353年），魏惠王攻占邯郸，齐军也在桂陵击败魏军。二十四年（前351年），魏国将邯郸还给赵国，与魏国在漳水边会盟。秦军攻打赵国的蔺城。二十五年（前350年），成侯去世。公子緡与太子肃侯争位，緡失败，出逃投奔韩国。

肃侯元年（前349年），夺去晋君所在的端氏县，把他迁到屯留居住。二年（前348年），与魏惠王在阴晋相遇。三年（前347年），公子范袭击邯郸，战败身亡。四年（前346年），朝拜周天子。六年（前344年），攻打齐国，攻占高唐。七年（前343年），公子刻攻伐魏国的首垣。十一年（前339年），秦孝公派遣商鞅进攻魏国，俘虏魏将公子卬。赵国攻打魏国。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被杀。十五年（前335年），建造寿陵。魏惠王去世。

肃侯十六年（前334年），肃侯前往大陵游玩，从鹿门出，相国大戊午牵住马说：“农耕之事正紧急，一天不耕作，就会一百天没有饭吃。”肃侯下车向他谢罪。

肃侯十七年（前333年），包围魏国的黄城，没能攻克。修筑长城。

肃侯十八年（前332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挖开黄河淹灌它们，齐魏军队撤走。二十二年（前328年），张仪担任秦国丞相。赵疵与秦军交战，战败，秦军在河西杀掉了赵疵，攻取了赵国的蔺、离石。二十三年（前327年），韩举与齐、魏军队交战，死于桑丘。

肃侯二十四年（前326年），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各派精兵一万人来参加葬礼。其子赵武灵王继位。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赵豹：赵国有两个赵豹，另一为武灵王之子，封平阳君。】相。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三年，城鄢。四年，与韩会于区鼠。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公子职：燕王哙之子，后来的燕昭王，当时在韩国充当人质。】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十四年，赵何【赵何：赵国名将，与后来的赵惠文王同名。】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苕之荣：紫云英的花。苕，一种花，名紫葳，亦名紫云英。荣，花朵。】”。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武灵王元年（前325年），阳文君赵豹出任相国。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到信宫朝拜。武灵王年少，无法处理朝政，由见识广博的三位老师，三位左右司过一起辅佐。等到他能够亲自处理政务时，首先向先王肃侯的贵臣肥义请教，增加他的品级和俸禄。受国家敬奉的年满八十岁的老人，每月都能获赠礼物。

武灵王三年（前323年），修筑鄯城。四年（前322年），与韩王在区鼠会盟。五年（前321年），迎娶韩国宗室女子为妻。

武灵王八年（前318年），韩国攻打秦国，没能取胜便撤兵了。五国相互称王，只有赵武灵王没有称王，他说：“没有王的实力，怎么敢有王的虚名呢！”下令国人称自己为“君”。

武灵王九年（前317年），与韩、魏联手进攻秦国。秦军击败了三国联军，斩杀八万人。齐军在观泽击败赵军。十年（前316年），秦国攻取赵国的中都和西阳。齐军击败燕军。燕国的丞相子之成为国君，燕君反而成了臣子。十一年（前315年），武灵王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他为燕王，派乐池护送他返回燕国。十三年（前313年），秦军攻占赵国蔺地，俘获将军赵庄。楚、魏国王前来访问邯郸。十四年（前312年），赵何攻打魏国。

武灵王十六年（前310年），秦惠王去世。武灵王到大陵游玩。一天，武灵王梦见有少女弹琴歌唱诗句说：“美人光彩荧荧发亮啊，容颜如紫云英花一样艳丽。命呀！命呀！竟然没人知晓我嬴女的芳

名。”另一天，武灵王喝酒喝得高兴，多次谈及所做的那个梦，希望见到梦中女子的容貌。吴广听说此事后，通过夫人的关系把其女儿娃赢送到宫中，她就是孟姚。孟姚很受武灵王的宠爱，她就是惠后。

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武灵王出九门，修建了野台，用来眺望齐国与中山的边境。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孟说：秦武王身边的大力士。】 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绝膑而死：被压断腿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楼缓：赵国人，赵武灵王大臣，后侍奉秦昭襄王。】 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智：通“知”，明白。】之虑者，任惊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

武灵王十八年（前308年），秦武王和孟说举龙纹赤鼎，砸断了腿后去世了。赵武灵王派代相赵固前往燕国迎接秦公子稷，送回秦国，立他为秦王，便是秦昭王。

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春季正月，在信宫举办了盛大的朝会。召见肥义并与他商议天下大事，谈了五天才结束。武灵王向北攻占了中山的土地，直达房子，于是来到代地，向北到达无穷，向西到达黄河岸边，登上了黄华山顶。召来楼缓与他谋划说：“我先王趁世事变化，成为了南边属地的国君，连缀漳河、滏水的险阻要塞，修建长城，又夺取了藺、郭狼，在荏地击败林胡，然而大功还没有完成。如今中山国位于我国的腹心之地，北边有燕国，东边有胡，西边有林胡、楼烦和秦国、韩国的边界，国家却没有强大的兵力救援，如此下去就会亡国，应该怎么办呢？要拥有强于世人的功名，就必须抛弃陋俗的牵累。我想改为穿胡人的服装。”楼缓说：“好。”但是诸位大臣都不愿意。

于是肥义侍坐时，武灵王说：“简、襄二主的功业，就在于想到了从胡人、翟人那里获得利益。为人臣的人，得宠时应有孝、悌、长、幼、顺、明的品德，顺达时该有利于百姓，有益君主的业绩，这两点是身为人臣的本分。现在我希望继承襄主的功业，开拓胡人、翟人的土地，然而我可能终生都找不到能够利民益主的贤臣。我是为了削弱敌人，事半功倍，能够不费尽百姓的劳力，而取得前所未有的功勋。凡是取得高于世人功勋的人，就要承担抛弃陋俗的牵累；拥有只有自己才明白的谋略的人，就要任随傲慢的百姓怨恨。现在我想让百姓穿胡服，练习骑射，但世俗中人必然会非议我，怎么办呢？”肥义说：“我听说遇事就犹豫便不会成功，行动犹豫就无法成名。君王既然已经决定承担抛弃陋俗而受到的谴责，那就不必顾虑天下人的非议。追求高尚道德的人，不会附和世俗的观点；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会谋求与凡夫俗子商讨。过去虞舜跳舞来感化三苗，夏禹赤膊来到裸国，并非为了满足欲望、愉悦心志，是为了宣扬道义而取得成功。

愚蠢的人在事成之后还没能明白事情的真谛，聪明的人在事成之前就已然明察秋毫，那么君王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武灵王说：“我对于改穿胡服并不犹豫，我是担心天下人讥笑我。狂人的欢乐，正是聪明人的哀伤；愚人的嘲笑，正是贤能之人能够察觉到的。世界上有服从我的人，穿胡服的功效是无法估量的。就算世上所有的人都来嘲笑我，胡地与中山国我也一定要占有。”于是就改穿胡服了。

使王綰【王綰：《战国策》作王孙綰，或为前文中与肃侯争位之公子綰，武灵王叔。】告公子成【公子成：肃侯弟，武灵王叔。】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綰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怫：通“悖”，逆。】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武灵王派王綰告诉公子成说：“我已经穿上了胡服，即将这样穿戴来接待群臣，也希望叔父能够穿上它。在家听从父母，为官要听从国君，是古今公认的行为规范。子女不可以反对父母，臣子不可以违背君王，这是兄弟间通行的道义。现在我发布命令更改服饰而叔父却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治理国家要有常规，把对百姓有利作为根本；从事政事有其原则，以命令能够推行最为重要。修明德政要先

从平民百姓做起，而推行政令要先让贵族信服、遵从。如今改穿胡服的目的，并非是纵情享乐、愉悦心志。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某事而建功立业，事情成功了，功业建立了，然后才稳妥。现在我担心叔父违反从政的原则，因此提出帮助叔父采取合适的做法。并且我听说，推行有利国家的事情，行为不会走上邪路；实施政策依靠贵族，名望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希望依靠叔父您的威望，用来成就改穿胡服的功绩。我派王綰拜见叔父，请您改穿胡服。”公子成再拜叩首说：“我原本就听说君王已经改穿胡服。我缺乏才能，卧病在床，不能四处奔走效力，为君王办事。君王下令这样做，我斗胆回应，是为了竭尽忠诚。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货聚集的地方，是贤圣之人推行教化的所在，是仁义施行的地方，是《诗》《书》礼乐运用的地方，是奇巧技能使用的地方，是远方之人观光前往的地方，是被少数民族奉为榜样的地方。如今君王放弃了这些而沿袭远方的服装，改变了古代的教化，更换了古代的常道，违背了百姓心愿，反对有学问的人，背离中原地区的传统，所以我希望君王慎重考虑此事。”使者王綰把这些话报告给武灵王。武灵王说：“我本来就听说过叔父有病，我会亲自去请安。”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乡：通“向”。】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

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鄣，微社稷之神灵，则鄣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鄣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

于是武灵王来到公子成家中，趁机亲自请求他，说：“服装，是为了方便穿用的；礼法，是为了便于行事的。圣人观察时势所趋来顺应时宜，依据现实情况制定礼法，是为了方便百姓而有利于国家。剪短头发，身上刺上花纹，衣襟向左侧开，这是瓠越地区的民俗。染黑牙齿，在额上画文采，戴鱼皮帽子，穿粗劣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因此礼制服装有所不同，在取其方便方面是一致的。时尚有所区别，而使用自然也就有所变化；事情不同，礼法也就相应地有区别。因此圣人认为如果对国家有利，方法不需要一致；果真便于行事，礼法不需要相同。儒生的师承相同，而礼俗有异，中原地区的礼制相同，而教化却又有极大差异，更何况是为了荒野地区的方便呢？因此事物的取舍变化，聪明的人也不能让它一致；远近地区的服装，贤圣也不能使它相同。穷乡僻壤之处，风俗也多显奇特，学识浅陋的人，言词也多有诡辩。不懂的事情不妄加怀疑，与自己不同不妄加非议，才能公正而博采众长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现在叔父所讲的是风俗，我所说的是改变旧俗。我国东面有黄河、薄洛之水，与齐国、中山国所共有，但却没有船只可以使用。从常山到代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的边境，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的疆界，现在没有骑射部队来守卫。因此我没有船只使用，夹水居住的百姓，将凭借什么守卫黄河、薄洛之水？不改穿胡服练习骑射，凭什么防备邻近的燕国、三胡、秦国、韩国的边界呢？况且过去简主不堵塞晋阳与上党的通路，襄主兼并戎地，攻占代地，以排斥各个胡人的部族，这是愚人与聪明人都清

楚的道理。从前中山国依靠齐国的强大兵力，侵占践踏我国领土，掳掠我国百姓，引水包围鄯城，假如不是祖先神灵护佑，鄯城几乎无法守住。先王认为这件事是耻辱，然而怨仇还没能报。如今设置骑射防备，近能够观察上党的形势，远能够报中山之仇。叔父却顺从中原之地的旧习俗而违背简、襄二主的遗志，讨厌改换服装的名声从而忘了鄯城被灌的屈辱，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公子成再拜叩首，说：“我愚昧，没能理解君王的深意，竟然敢称道世俗当中的见解，这是我的罪过。如今君王想要继承简、襄二主的遗志，我怎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再拜叩头。武灵王于是赏赐他胡服。第二天，他穿着胡服来上朝。于是武灵王才发布改穿胡服的诏令。

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虞戏【虞戏：同“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绍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鄯、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绍

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赵文、赵造、周绍、赵俊都进谏劝说武灵王不要穿胡服，认为遵从过去的习俗很方便。武灵王说：“先王们的习俗不同，哪种算是古法呢？帝王们彼此并不沿袭，哪种礼仪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用教化而不需杀人，黄帝、尧、舜杀人但并不愤怒。等到夏、商、周三王时，随时代变迁制定法规，依据现实情况制定礼制。法制、诏令都能够顺应时代的需要，衣服、器械都便于使用。因此礼制也没有必要一致，使国家获得便利也不必仿效古法。圣人的兴起并没有彼此沿袭却能够称王，夏、殷的衰败并没改变礼制却走向灭亡。那么违背古制未必就应当非议，遵循旧礼也未必值得称赞。而且如果说服装奇异心志就邪乱，那么邹、鲁一带就不会有稀奇古怪的行为了；如果风俗怪异百姓就很轻浮，那么吴、越一带就不会出现优秀的人才了。况且圣人把有利于身体的称为衣服，把有利于行事的叫作礼制。规定进退的节度，服装的制度，是用来管教百姓的，并非用来评价贤人的。因此百姓总是与旧俗保持一致，贤人却要因时而变。因此谚语说‘依靠书本上的知识赶车的人无法摸透马匹的秉性，用古代律法治理当今社会的人不懂得事物的变革’。遵循故法的功绩，无法超出当世别的国家；模仿古人学说，无法治理当今的社会。你不懂得这些道理。”于是穿上胡服，招纳士兵训练骑射。

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武灵王攻占中山国的土地，到达宁葭。向西攻取胡人的土地，到达榆中。林胡王进献马匹。回国后，派楼缓出使秦国，派仇液出使韩国，派王贲出使楚国，派富丁出使魏国，派赵爵出使齐国。让代相赵固主管胡人土地，调动胡人兵马。

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年），攻打中山国。赵绍担任右路军将领，许钧担任左路军将领，公子章担任中路军将领，武灵王统领他们。牛翦统帅车骑，赵希统帅胡地与代地的军队。赵与率领军队前往胙县，在曲阳会师，占据丹丘、华阳、鴟上的要塞。武灵王的军队占

据鄣城、石邑、封龙、东垣。中山国献上四座城池求和，武灵王答应了，停止了进攻。二十三年（前303年），再次攻打中山国。二十五年（前301年），惠后去世。派周绍穿胡服辅佐教育王子何。二十六年（前300年），再次进攻中山国。扩地向北到达燕、代地区，向西到达云中、九原。

吕祖谦：「肥义阿主立少，又轻身受任，及争国之形已见，始区区忧之，晚矣。其荀息之流欤？李兑不劝之备公子章而劝之称疾避位，守小谅而无大略，宜为奸人所轻也。」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代安阳君：代地安阳县的封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

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

祸门。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歿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

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年）五月戊申日，在东宫与群臣举行大型朝会，传王位，立王子何为王。新王拜祭祖先礼仪完毕，上朝处理国政。大夫们都称臣，肥义担任相国，并担任新王的老师。新王便是惠文王。惠文王，为惠后吴娃所生的儿子。武灵王自称主父。

主父希望让儿子治理国家，自己穿上胡服带领士大夫前往西北攻打胡地，希望从云中、九原直接南下攻打秦国，于是他谎称自己是赵国使臣，进入秦国。秦昭王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对他长相尊贵，不像为人臣子的气度感到奇怪，派人追赶，而主父已经飞快地离开了秦国的关隘。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那人是主父。秦国人大为惊异。主父之所以闯入秦国，是想亲自勘察地形，借机观察秦王的为人。

惠文王二年（前297年），主父视察新开拓的土地，于是离开代地，向西在西河与楼烦王会面，并征调其军队。

惠文王三年（前296年），灭掉了中山国，将中山王迁徙到肤施。兴建灵寿，从此北方归顺，前往代地的道路畅通无阻。回国之后，赏赐臣下，实行大赦，大摆酒宴欢饮五天，封长子章为代地安阳县的封君。章素来邪侈放纵，内心对弟弟继承王位一事不服。主父派田不礼辅佐他。

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强壮并且志向骄横，党羽众多并且野心极大，恐怕会有私心吧？田不礼的为人，残忍好杀并且骄横。这两个人在一起，必定会有阴谋反叛的事发生，一旦希望能够侥幸成功，便会铤而走险。小人有贪欲，考虑事情往往轻率，谋划浮浅，只看到利益而不顾危险，同类的人彼此怂恿，都会步入祸害之门。依据我的观察，离发生这种事已经不远了。你承担了重任并且有很大的权势，是叛乱的开始，是祸害汇聚的所在，你必定会首先遭遇祸患。仁人对万物有博爱之心，聪明的人能够防患未然，不仁不智，用什么治理国家呢？你何不称病不出门，将政事交予公子成呢？不要作为众怒的聚集之处，不要做祸害发展的阶梯。”肥义说：“不可以。从前主父将王托付于我，说：‘不要变更你的法度，不要改变你的思虑，坚持你的忠心，直到你死为止。’我再拜接受王命并且记录下来。现在畏惧田不礼叛乱而忘了我当初记下的王命，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变心吗？进宫接受了庄重的命令，出宫后却不能完成，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负义吗？变心负义的臣子，罪大恶极而不被刑罚所包容。谚语说‘假如死人复活，活人面对他应该没有丝毫的惭愧。’我说过的话在前面，我要彻底兑现我的诺言，怎么能顾惜自己的身体！况且贞烈的臣子在灾难降临时才能显现出节操，忠臣受到大祸牵累时才能彰显德行。你已赐教并忠于我，尽管这样，我已有话在前，终究不敢食言。”李兑说：“好吧，你努力吧！我只能在今年看到你了。”哭泣着离开。李兑多次与公子成见面，都是为了防备田不礼的叛乱。

异日肥义谓信期【信期：即下文中的高信。】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爵 【爵^爵：雒雀。爵，通“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

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又有一天，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与田不礼十分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言语很和善，但实际上极为阴险，这种人不忠不孝。我听说，奸臣在朝中，是国家的蠹贼；谗臣在宫中，是君王的蛀虫。这种人贪婪并且野心很大，在朝廷迎合君主，在外边残暴害人。矫托号令做事放纵，专擅刹那的诏命，对他们来说不难做到，国家将面临灾祸。现在我对此非常担心，夜里睡不着觉，饥饿却忘记吃饭。对盗贼的行动出入不能不防备。从今往后，有召请君王的一定要先见我，我将先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他，没有变故才能让君王进来。”信期说：“好，我记住了！”

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在朝廷召见诸位大臣，安阳君也前来朝见。主父让惠文王处理政务，自己在旁边窥视诸位大臣与宗室贵族

的礼仪。看到长子章很失意，北面称臣，向他的弟弟行礼，心里怜悯他，于是就想分割赵国，封章为代地之王，这个计划还没决定便中止了。

主父与惠文王游览沙丘，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公子章就带领其党徒与田不礼叛乱，伪造主父的诏令宣召惠文王。肥义先去，遭到杀害。高信立即与惠文王一起与公子章交战。公子成与李兑从都城赶来，调发四邑的军队前往沙丘抵抗叛乱，杀掉了公子章与田不礼，歼灭了其党徒，安定了王室。公子成担任了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担任司寇。公子章被击败时，逃到了主父那里，主父开门收留了他，公子成、李兑因此包围了主父的宫殿。公子章被杀后，公子成、李兑商量说：“由于捉拿公子章的原因包围了主父，假如解除了包围，我们这些人就要被诛杀全族。”于是就继续围困主父。命令宫中的人“后出来的人诛杀全族”，宫里的人都逃了出来。主父想出来却被拒绝，又没有食物，饿的只好抓幼雀来充饥，三个多月后在沙丘宫中饿死。等到主父已经确定死去，这才向诸侯国发讣告。

当时惠文王年纪还小，公子成和李兑独揽大权，他们担心被诛杀，因此就包围了主父。主父起初立公子章为太子，后来他得到吴娃，非常宠爱她，为了她好几年都不外出，生下儿子何，于是废黜太子章而立何。吴娃去世以后，主父对何的宠爱越来越淡，他怜悯原来的太子章，就想让何和章都做王，一直犹豫不决，因此发生了祸乱，最后导致父子都死了，被天下人所笑，这难道不令人痛惜吗！

主父死，惠文王立。五年，与燕郑、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及十年，秦自置为西帝。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秦取梗阳。十二年，赵梁将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死。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内也，教顺【顺：同“训”。】非洽于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众人：普通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秦赵与国【与国：盟国。】，以强征兵于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餽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

主父去世，惠文王继立。惠文王五年（前294年），把郑、易两地送给了燕国。八年（前291年），修筑南行唐城。九年（前290年），文王任命赵梁为将，与齐国合兵攻打韩国，一直攻到鲁关之下。十年（前289年），秦王自立为西帝。十一年（前288年），赵将董叔率军与魏国军队一起征伐宋国，从魏国手中夺取河阳。秦军夺取赵国的梗阳。十二年（前287年），文王令赵梁担任将领率军攻打齐国。十三年（前286年），文王又命韩徐为将，领兵攻打齐国。同年，公主去世。十四年（前285年），相国乐毅带领赵、秦、韩、魏、燕国的士兵攻打齐国，攻取了灵丘。赵王和秦王在中阳举行会盟。十五年（前284年），燕昭王前来会见。赵国和韩、魏、秦三国军队一起攻打齐国，齐王战败逃走，燕军独自深入齐国境内，攻取了临菑。

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秦国再次与赵国多次攻打齐国，齐

国人都很担心。苏厉代替齐王给赵王写信，说：

我听说古代圣贤的君王，他的德行不是遍布于天下，教化并不遍及百姓，按四季进行的祭祀并不都合鬼神的心意。可是甘露会照常降下，雨水会及时到来，五谷获得丰收，百姓中也不会出现疾病，人们都赞美他，然而圣贤的君主却会进行思考。

如今，您贤明的行为和功绩，并没有数次施加给秦国；积蓄的怨恨和愤怒，并不是向来就对齐国特别深。秦、赵是盟国，依靠强大的兵力征伐韩国，秦国就是真的爱赵国吗？它是真的痛恨齐国吗？事情过分了，圣贤的君主就应该加以考察。秦国不是喜爱赵国而憎恨齐国，他想要消灭韩国并吞并东西二周，因此用齐国作为诱饵而引诱天下。又害怕事情不能成功，因此出兵联合魏国和赵国攻打齐国。他担心天下的人都畏惧它，因此送出人质以争取信任。他害怕天下的人很快就会反对它，因此对韩国征兵以威胁它们。表面上对盟国施加恩德，实际上是要派兵征伐兵力空虚的韩国，我认为秦国的计策一定是出于这一点。世间之事本来就有形势不同而祸患相同的，楚国长期被攻讨而中山国却灭亡了，如今齐国长时间被攻讨而韩国一定会灭亡。攻破齐国，君王和六国瓜分它的利益。灭掉韩国，秦国独自得到利益。攻取东西二周，在西面取得祭器，秦国独自占有。计算取得的土地和功业，攻打齐国的收获君王您和秦国哪个更多呢？

说士之计曰：“韩亡【亡：失去。】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愿王孰虑之。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倍：通“背”，背叛。】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强秦，秦废帝请服，反高平、根柔于魏，反豎分、先俞于赵。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愿王孰计之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秦义，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

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游说之士的策略是：“韩国丢掉三川一带，魏国失去原来晋国的心腹地带，市朝还没有什么变化，祸患就已经来到了。”假如燕国得到齐国北部的所有领土，距离沙丘、钜鹿还不到三百里，韩国的上党距离邯郸有一百里，燕、秦两国图谋君王的江山，它们之间只有三百里就可以通信了。秦国的上郡和挺关接近，距离榆中有一千五百里，秦国依据三郡攻打君王的上党，那么，羊肠以西，句注以南的领土就都不归君王所有了。假如秦国越过句注，夺取常山并派兵驻守，仅三百里就可以和燕国通信，代地的马、胡地的狗，从此不会再到东面来，昆山的玉也无法见到，这三种宝物也不再归大王所有了。大王长期攻打齐国，跟随强大的秦国攻打韩国，灾祸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希望大王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况且齐国之所以遭到攻打，是因为齐国侍奉了大王；天下的诸侯正要联合行动，都是为了图谋大王的领土。燕国和秦国的盟约只要结成，出兵的日子就不远了。齐、秦、韩、魏、燕五国会把大王的土地分成三份，齐国背叛了五国的盟约，牺牲自己来解

除大王的祸患，向西发兵来阻止强大的秦国，使秦国废除帝号请求臣服，把高平、根柔还给了魏国，把豎分、先俞还给了赵国。齐国侍奉大王，应该是上等之交，如今，您反而怪罪它，我担心天下以后再归附大王的人也不敢不自己停止了。希望君王认真地考虑这件事。

如今君王若不与诸侯一起攻打齐国，天下人都会认为大王是在主持正义。齐王会用江山社稷更忠心地侍奉大王，天下也一定都会敬重大王。秦国有义，大王率天下亲近秦国；秦国残暴，大王率天下禁止它，这样，一代的名誉尊宠就都归君王所有了。

于是赵国停止了进攻，谢绝了和秦国联盟，不再攻打齐国。

赵王和燕王相遇。他们让廉颇作为将领，攻打齐国的昔阳，并将其攻取。

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毋来相赵。十九年，秦取我二城。赵与魏伯阳。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

二十年，廉颇将，攻齐。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

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十二月，廉颇将，攻几，取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赵豹：赵惠文王之弟。】为平阳君。河水出，大潦。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罢城北九门大城。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阨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阨与下，赐号为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

惠文王十七年（前282年），乐毅率领赵国的军队攻打魏国的伯阳。秦国怨恨赵国不和自己一起攻打齐国，便出兵讨伐赵国，夺取赵国两座城池。十八年（前281年），秦军夺取赵国的石城。赵王再次前往原来卫国的东阳，决开黄河堤坝，征讨魏国。大水泛滥，漳河水涌出。魏毋来到赵国做相国。十九年（前280年），秦国夺得赵国的两座城池。赵国将伯阳归还魏国。赵国任命赵奢为将，攻打齐国的麦丘，将其攻取。

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廉颇为将，攻打齐国。赵王和秦昭王在西河外相遇。

惠文王二十一年（前278年），赵国将漳水改道到武平的西边。二十二年（前27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赵王立公子丹为太子。

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赵王任命楼昌为将，攻打魏国的几城，没能攻取。十二月，赵王任命廉颇为将，攻打几城，将其攻取。二十四年（前275年），赵王又以廉颇为将，攻打魏国的房子，攻克，在那里修建了城墙后返回。又攻打安阳，将其攻取。二十五年（前274年），赵王任命燕周为将领，攻打昌城、高唐，占领两地。赵国又和魏国联合攻打秦国。秦国将领白起在华阳打败了赵军，俘虏了一位将军。二十六年（前273年），赵国夺取了被东胡协制反叛的代地。

惠文王二十七年（前272年），将漳水改道到武平的南边。封赵豹为平阳君。这年，黄河决口，大水泛滥。

惠文王二十八年（前271年），蔺相如领兵攻打齐国，一直打到了平邑。停止修筑北面九门县的大城。燕国的将领成安君公孙操杀掉他的君王。二十九年（前270年），秦、韩两国联合攻打赵国，包围了阼与。赵国命令赵奢率领军队，还击秦军，在阼与城下大破秦军，赵惠文王封赐赵奢为马服君。

惠文王三十三年（前266年），惠文王去世，太子丹继立，就是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徐趋【徐趋：缓慢地小步而行，表示恭敬。】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少益：稍稍增加。】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

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孝成王元年（前265年），秦军攻打赵国，拔取三座城池。赵王刚刚即位，太后执掌朝政，秦军急速进攻赵国。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王说：“一定要以长安君为人质，才会出兵救援。”太后不同意，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明确地告诉左右侍臣说：“再提让长安君做人质的人，老妇我一定会把唾沫啐到他的脸上。”左师触龙说希望求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触龙进入宫中，慢慢地小步走着并坐下，亲自谢罪说：“我的脚有病，实在不能快步走，因此很长时间没来拜见了。我私下偷偷宽恕了自己，又恐怕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适，因此希望前来拜望太后。”太后说：“老妇我靠着辇车行走。”触龙说：“饭量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能喝些稀粥罢了。”触龙说：“我最近食欲很差，就勉强到外面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就能稍微增加一点食欲，身体也觉得舒服些。”太后说：“我做不到。”太后不愉快的脸色稍微有所缓解。左师公说：“我的儿子舒祺年纪最小，但是没有出息，而我已经衰老，内心非常疼爱他，希望他能够补卫士的缺额来保卫王宫，便冒死把这个想法告诉给太后。”太后说：“好吧。今年多大了？”左师公说：“十五岁了。虽然年纪小，但希望我可以在死之前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说：“男人也会疼爱小儿子吗？”左师公说：“关爱的程度超过妇人。”太后笑着说：“妇人疼爱得更厉害。”左师公说：“我私下认为您疼爱燕后超过了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远不如像疼爱长安君那样厉害。”左师公说：“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应当从长远的角度替他们考虑。您当年送燕后出嫁，抚摸着她的脚后跟，并为此哭泣，想到她要远嫁，您就很可怜她。走了以后，不是不想念她，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反而祈祷说‘一定不要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希望她的子孙世代在燕国为王吗？”太后说：“是这样。”左师公说：“如今向前看三世之前上推到赵国建立，历

代赵王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封地、封号还有保存到今天的吗？”太后说：“没有。”左师公说：“不只是赵国，其他的诸侯国还有存在的吗？”太后说：“老妇没有听说过。”左师公说：“这就是近的祸及自身，远的祸及子孙。难道这是国君的儿子封侯以后就都变坏了吗？这是因为地位尊贵但是没有建立功勋，享有优厚的俸禄但是又没有立下功劳，而拥有的贵重的宝物却很多。如今您让长安君享有尊贵的地位，并且封给他肥沃的田地，又赏给他很多贵重的宝物，但是却没有趁现在就让他为国家建立功勋，一旦您离开人世，长安君又凭借什么在赵国自立呢？我认为您为长安君考虑得很短浅，因此认为您对他的疼爱不如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你去派遣他吧。”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一百辆车，送他到齐国做人质，齐国才派出救兵。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予乎？”

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注人：县名。】，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

全祖望：「王伯厚云，书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亡则商震矣。故吴王渡孟津，莫之或御，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为方伯连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诗作。唇亡齿寒，卫终为狄所灭，卫之亡，犹商之亡也。秦拔上党而韩赵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其可忽哉！观王氏之言知平原之受冯亭，非利令智昏也，史迁以成败论人耳长平之败，在易将，然非平原之过也。」

四年，王梦衣偏褰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梦衣偏褰之衣者，残也。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有气而无实也。见金玉之积如山者，忧也。”

后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王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

子义听说了这件事，便说：“国君的儿子，有着骨肉的亲情，尚且不能没有建立功勋就享有尊贵，不能没有立下功劳就享有俸禄，从而无法守住金玉一类贵重的宝物，更何况我这样的人呢？”

齐国的安平君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攻打燕国的中阳，将其攻取。又攻打韩国的注人，攻克。孝成王二年（前264年），惠文后去世。田单出任赵的相国。

孝成王四年（前262年），赵孝成王梦见自己穿着左右颜色各异的衣服，骑着飞龙飞上天，还没有到达天庭就坠落下来，看见金玉宝物堆积如山。第二天，孝成王召见筮史敢为自己占梦。说：“梦到穿着左右颜色各异的衣服，说明残败。骑着飞龙上天，还没有到达天庭就坠落，说明有名声却无实利。看见金玉堆积得像山一样，说明存在忧患。”

三天以后，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使臣来到赵国，并说：“韩国不能守住上党，将要划归秦国。那里的官吏和百姓都愿意归附赵国，而不想归附秦国。有十七座城市邑，愿意拜纳赵国，大王可以裁夺赏赐官民。”孝成王非常高兴，召见平阳君赵豹并告诉他说：“冯亭进献了十七座城池，我接受它如何？”赵豹回答说：“圣人认为没有原因

得到的利益是极大的祸患。”孝成王说：“那里的百姓都感念我的恩德，为什么说没有原因呢？”赵豹回答说：“秦国蚕食韩国的土地，在中间切断了上党与韩国国都联络的道路，因此自认为可以坐收上党的土地。韩国之所以不攻入秦国，就是想将其祸转嫁给赵国。秦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但是赵国坐享其利，虽然国家强大但是也无法轻易就从小国弱国那里得利，小国弱国又怎么可以从强国大国那里得利呢？这怎么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利益呢！况且秦国凭借牛田的水路运送粮食，用战斗力最强的队伍蚕食韩国，割裂韩国的土地作为功臣死士的食邑，其政策已经实行，不要和它作对，一定不要接受。”孝成王说：“如今征发百万大军攻城略地，经年累月都没有得到一座城。如今冯亭把十七座城池赠送给我国，这是很大的利益啊。”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义一矣；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

六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坑之。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赵豹退出，赵孝成王召见了平原君和赵禹，并把此事告诉了她们。她们回答说：“派遣一百万的军队攻击，一年多也没能得到一座城池，现在坐着就可以得到十七座城，这是大利益，不可错失啊。”赵孝成王说：“好的。”于是派赵胜去接受土地，告诉冯亭说：“敝国使臣赵胜，敝国的君主让赵胜传达命令，以三个万户的城邑封赏太守，以三个千户的城邑封赏各个县令，让他们世代代承袭侯爵，官吏百姓全部进爵三级，官吏和百姓能够和平相处，都赏赐给

黄金六镒。”冯亭低着头哭泣，不肯见使臣，说：“我不愿意陷入三不义的境地：为国君守卫领地，不能拼死固守，这是第一个不义；君主把上党划归给秦国，我没有听从君主的命令，这是第二个不义；出卖国君的土地来换取食邑，这是第三个不义。”赵国于是出兵占领上党。廉颇将军带领军队驻扎在长平。

孝成王六年（前260年），廉颇被免去职务，赵括代替他统领军队。秦将白起带领军队包围了赵括，赵括战死，赵军投降，最终四十多万士兵都被坑杀。赵孝成王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赵豹的意见，因此才有了长平之祸。

王还，不听秦，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十年，燕攻昌壮，五月拔之。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郸廕【廕：存放草料的场所。】烧。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燕王【燕王：指燕王喜，公元前254至前222年在位。】令丞相栗腹约驩，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闲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鄲，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闲。

十六年，廉颇围燕。以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假相：代理宰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

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阳。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颇将，攻繁阳，取之。使乐乘代之，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子偃立，是为悼襄王。

赵孝成王返回，没有听从秦国的要求，秦军包围了邯郸。武垣县令傅豹和王容、苏射带领燕国的百姓回到燕国。赵国将灵丘封给了楚相春申君。

孝成王八年（前258年），平原君前往楚国请求救援。平原君返回以后，楚军前来救援，等到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也赶来救援，秦军对邯郸的包围最终解除。十年（前256年），燕国攻打昌壮，五个月后攻下。赵国的将领乐乘、庆舍攻打秦国驻扎在信梁的军队，大败秦军。赵国的太子去世。秦军攻打西周，夺取那里。赵国将领徒父祺领兵出境。十一年（前255年），兴筑元氏城，在上原设县。武阳君郑安平去世，收回了他的封地。十二年（前254年），邯郸的草料场被烧。十四年（前252年），平原君赵胜去世。

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把尉文封给了相国廉颇，并赐封号信平君。燕王喜命令丞相栗腹与赵国相约为友好之国，把五百斤黄金送给赵王祝他长寿，栗腹返回以后，向燕王喜禀告说：“赵国的壮丁都在长平战死了，赵国的孤儿也还没长大，我们可以前去征伐。”燕国的君王召见昌国君乐闲向他询问这件事，乐闲回答说：“赵国是需要四面应战的国家，它的百姓熟习军事，不可以前去攻伐。”燕王喜说：“我以多攻少，两个打一个，可以吗？”乐闲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喜说：“我用五个打一个，可以吗？”乐闲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喜大怒。群臣都认为可以。燕国最终派出两支军队，两千乘战车，栗腹带领一支军队攻打鄢城，卿秦带领一支军队攻打代地。

廉颇担任赵国的将军，大破燕军，杀死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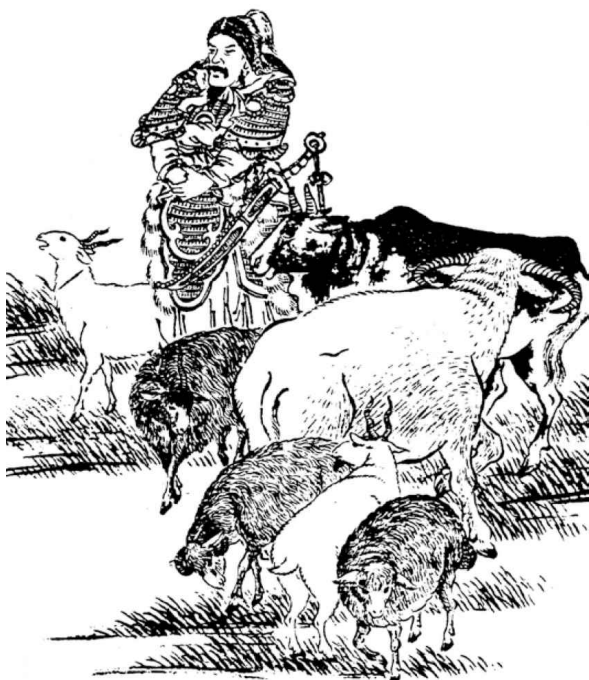
孝成王十六年（前250年），廉颇包围了燕国的都城。赵王封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前249年），代理相国大将军武襄君乐乘攻打燕国，包围了燕国的都城。十八年（前248年），延陵钧率领军队跟从信平君帮助魏国攻打燕国。秦国攻拔赵国的榆次等三十七座城。十九年（前247年），赵国和燕国交换土地：赵国把龙兑、汾门、临乐割让给燕国；燕国把葛、武阳、平舒割让给赵国。

孝成王二十年（前246年），秦王嬴政刚刚即位。秦军攻取赵国的晋阳。

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年），孝成王去世。廉颇担任将领，攻打魏国的繁阳，将其攻取。赵国让乐乘代替廉颇担任将领，廉颇攻打乐乘，乐乘败逃，廉颇逃到了魏国。孝成王的儿子偃即位，就是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备魏【大备魏：紧急防备魏国的进攻，因廉颇逃奔魏国。】。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文信侯：即吕不韦，当时任秦国相国。】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韩皋。



李牧雁门纵牧，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三年，庞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四年，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五年，傅抵将，居平邑；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六年，封长安君以饶。魏与赵邲。

九年，赵攻燕，取狸、阳城。兵未罢，秦攻邲，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

幽缪王迁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太半：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赵忽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

八年十月，邯郸为秦。

悼襄王元年（前244年），紧急防备魏国的进攻。想要打通平邑、中牟的道路，没有成功。

悼襄王二年（前243年），李牧担任将领，攻打燕国，攻取了武遂、方城。秦王召见赵国的春平君，并趁机把他扣留在秦国。泄钧替他在秦相文信侯吕不韦面前说：“春平君这个人，赵王特别宠爱他但是郎中们都妒忌他，因此郎中们一起谋划说‘春平君到秦国，秦王一定会扣留他’。因此他们就一起谋划着把他送到了秦国。如今扣留了春平君，就是断绝了与赵国的关系，正中郎中们的奸计。您不如遣送春平君，让他留在平都。春平君说话办事都很得赵王的信任，赵王一定会割让赵国很多的土地来赎回平都。”文信侯说：“好的。”于是将春平君遣送回赵国。赵国修筑韩皋城。

悼襄王三年（前242年），赵王任命庞煖为将领，攻打燕国，捉住了燕国的将领剧辛。四年（前241年），庞煖带领赵、楚、魏、燕四国的精锐部队攻打秦国的蕞地，没能攻克；他又移兵攻打齐国，攻取了饶安。五年（前240年），赵王任命傅抵为将领，驻扎在平邑；庆舍率领东阳河外的军队，守卫黄河的桥梁。六年（前239年），赵王把饶地封给长安君。魏国把邺送给了赵国。

悼襄王九年（前236年），赵国攻打燕国，攻取了狸城和阳城。士兵还没有返回，秦军就来攻打邺城，将其攻取。赵悼襄王去世，其子幽缪王迁即位。

幽缪王迁元年（前235年），修筑柏人城。二年（前234年），秦军攻打武城，扈辄率军救援，兵败，扈辄战死。三年（前233年），秦军攻打赤丽、宜安两地，李牧率领军队与秦军在肥城下交

战，抵挡了秦军的进攻。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四年（前232年），秦军攻打番吾，李牧和秦军交战，击退秦军。

幽缪王五年（前231年），代地发生了大地震，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楼台、房屋、墙壁大半被毁，地面裂开了东西宽一百三十步的大缝子。六年（前230年），赵国发生了大饥荒，民间谣传说：“赵人在哭号，秦人在大笑。如果不相信，请看田里遍地野草。”

幽缪王七年（前229年），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率领军队，抗击秦军。李牧遭到陷害被杀，司马尚被免职，赵忽和齐将颜聚代替他们。赵忽的军队被秦军打败，颜聚逃走。赵王迁投降秦国。

幽缪王八年（前228年）十月，邯郸为秦国所有。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倡：歌女。】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缪：通“谬”。】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

太史公说：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他的母亲是位歌女，受到悼襄王的宠爱。悼襄王废黜了嫡子嘉改立迁为太子。迁向来没有德行，听信谗言，因此诛杀了良将李牧，并重用奸臣郭开。”这难道不荒谬吗！秦国已经俘虏了赵王迁，赵国逃亡的大夫共同拥立嘉为王，在代地称王六年。秦国派兵攻代王嘉，于是灭亡了赵国，将那里变成秦国的郡。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与周同姓：毕公高为文王之子。】。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卜偃：晋国卜者，姓郭名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蕃昌：蕃衍昌盛。】。”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

魏氏的祖先，是毕公高的后人。毕公高和周天子是同姓。周武王讨伐殷纣以后，高被封到了毕地，于是就以毕为姓。他的后人断绝了封赐，成为平民，有的在中原生活，有的在夷狄地区生活。他的后代中有个叫毕万的，侍奉晋献公。

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赵夙驾车，毕万担任车右，前去讨伐霍、耿、魏，把它们全部消灭。献公把耿封给了赵夙，把魏封给了毕万，二人都成为大夫。主管占卜的卜偃说：“毕万的后世一定会兴

旺，万，是满数；魏，是高大的名称。用这样的名称作为赏赐的开头，这是老天对他家族兴旺的引导。天子称兆民，诸侯称万民。如今封给他的名称是大，后边还跟着满数，他一定会拥有众多百姓。”当初，毕万占卜服侍晋君的吉凶，得到《屯卦》变成《比卦》。辛廖占卜这件事，说：“这是吉利的卦象。《屯卦》象征坚固，《比卦》象征进入，还有比这个更吉利的卦象吗？将来一定会繁盛兴旺。”

毕万受封后的十一年，晋献公去世，他的四个儿子争位，晋国发生了内乱。而毕万的子孙越来越多，跟随他们的封国的名字称魏氏。毕万生下武子。魏武子凭借魏氏诸子的身份服侍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魏武子跟随重耳出逃流亡，十九年后返回，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并命令魏武子承袭魏氏后代的封爵，把他封为大夫，将治所设于魏地。魏武子生下悼子。

魏悼子把治所迁到霍地。他生下魏絳。

魏絳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乱行：扰乱了行军的队列。】，魏絳僇辱杨干。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絳。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然后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强，公室卑。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后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魏绛服侍晋悼公。悼公三年（前570年），召集诸侯会盟。悼公的弟弟杨干扰乱了军队的秩序，魏绛杀掉杨干的仆人来羞辱他。悼公大怒，说：“会合诸侯本来是引以为荣的事，如今却侮辱了我的弟弟！”就要杀掉魏绛。有人劝说悼公，悼公才罢手。最终任用魏绛处理政务，并派他去和戎、狄修好，戎、狄从此亲近并归附晋国。悼公十一年（前562年），悼公说：“自从我任用魏绛，八年之中，九次会盟诸侯，戎、狄也与我们相处和睦，这全是您的功劳！”于是赐给魏绛乐器和乐队，魏绛三次推让，然后接受了。同年，魏绛把治所迁到安邑。魏绛去世以后，谥号为昭子。他生下魏嬴。魏嬴生下魏献子。

魏献子侍奉晋昭公。昭公去世以后，晋国的六卿势力强大，公室日渐衰微。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韩宣子年老，魏献子主持国政。晋国的宗族祁氏和羊舌氏交恶，六卿便杀掉了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有的封地，分为十个县，六卿分别派他们的儿子到十县去做大夫。魏献子和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一同担任晋国的卿。

此后的十四年，孔子在鲁国执政。又过了四年，赵简子因为晋阳之乱，与韩氏、魏氏联合攻打范氏、中行氏。魏献子生下魏侈。魏侈和赵鞅共同攻打范氏、中行氏。

魏侈的孙子叫魏桓子，他和韩康子、赵襄子共同征伐并消灭了知伯，瓜分了智伯的领地。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屣：草鞋。】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悻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蒍。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客：视之为客，尊敬之意。】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

桓子的孙子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前424年），也是秦灵公元年。魏文侯和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烈王是同一时期的人。

文侯六年（前419年），修筑少梁城池。十三年（前412年），派子击包围了秦国的繁和庞两地，并驱逐了那里的百姓。十六年（前409年），派兵征伐秦国，在攻占的临晋、元里修筑城池守卫。

文侯十七年（前408年），讨伐中山国，派子击在那里驻守，并让赵仓唐辅助他。子击在朝歌与文侯的老师田子方相遇，他退车躲避，下车参拜。田子方却没有还礼。子击就向他询问说：“富贵的人待人傲慢呢？还是贫贱的人待人傲慢呢？”田子方说：“贫贱的人待人傲慢。诸侯如果待人傲慢就会失掉他的封国，大夫如果待人傲慢就会失掉他的家。贫贱的人，行为不合时宜，言语得不到采纳，他就会离开这里到楚、越去，就像脱掉草鞋一样，怎么可以和富贵的人相同

呢！”子击非常不高兴地离开了。他领兵向西攻打秦国，到了郑国就返回，在在攻占的雒阴、合阳修筑城池。

文侯二十二年（前403年），魏国、赵国、韩国被列为诸侯。

文侯二十四年（前401年），秦军攻打魏国，一直打到阳狐。

文侯二十五年（前400年），子击生下儿子罃。

文侯跟随子夏学习儒家经典，他像款待客人一样尊敬段干木，经过他的乡里，没有一次不凭轼敬礼的。秦国曾经想要攻打魏国，有人说：“魏君对待贤能的人十分有礼貌，魏国人都称颂他的仁德，上下和谐一心，不可以对他有所图谋。”文侯因此在诸侯中得到了赞誉。

文侯任命西门豹做邺郡的郡守，因而河内被治理得清平安定。

魏文侯谓李克【李克：又称“李悝”，著名的法家人物，与儒家的李克并非一人。】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比周：结党营私。】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

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

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我说‘家贫就会想念贤良的妻子，国乱就会想念贤良的相国’。如今想要任命宰相，不是公子成就是翟璜，您看这两个人如何？”李克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会为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会为亲近的人谋划。我的责任在宫门之外，不敢担当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遇到事情时不要推让。”李克说：“这是您没有认真考察的缘故。平居时观察和他亲近的人，富有的时候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的时候看他举荐哪些人，不得志的时候看他没有做哪些事，贫苦的时候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根据这五条就足够决定让谁做宰相了，又为何要等我李克的建议呢！”文侯说：“先生请回住处吧，我已经定好宰相的人选了。”李克快步走出去，经过翟璜家。翟璜说：“今天我听说君主召见先生询问宰相的人选，结果是谁成为宰相了呢？”李克说：“魏成子要做宰相了。”翟璜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凭耳目的所见所闻，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郡的郡守吴起将是我举荐的。君主内心对邲郡的治理非常担忧，我举荐了西门豹。君主想要攻打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中山国灭亡以后，没有可以派去驻守的人，我举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老师，我举荐了屈侯鲈。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呢！”李克说：“您对我说您把我举荐给您的君主，难道不是为了结党营私谋求大官吗？君主向我询问任命宰相‘不是公子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如何’？我回答说：‘这是您没有认

真考察的缘故。平居时看他和哪些人亲近，富有的时候看他结交了哪些人，显贵的时候看他举荐哪些人，不得志的时候看他做什么事，贫苦的时候看他不要什么东西。有这五条标准就足以决定了，怎么还需要我李克的建议呢！’因此我知道魏成子要做宰相了。况且您怎么可以和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用在了外边，只有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请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将他们奉为老师。您所举荐的五个人，君主都把他们任用为大臣。您怎么可以和魏成子相比呢？”翟璜迟疑徘徊两次下拜说：“我翟璜这个人太浅薄了，说话不得当，我愿意终身做您的弟子。”

文侯二十六年（前399年），虢山崩塌，堵塞了黄河。

文侯三十二年（前393年），魏军攻打郑国。魏国在酸枣修筑城池。在注城将秦军打败。三十五年（前390年），齐军夺取了魏国的襄陵。三十六年（前389年），秦军侵占魏国的阴晋。

文侯三十八年（前387年），魏国攻打秦国，在武下被秦军打败，却俘虏了秦国将领识。同年，文侯去世，他的儿子击继立，就是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浞。使吴起【使吴起：此三字为衍字。】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十五年，败赵北蒯。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罃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与公中缓【公中缓：武侯之子，惠王之弟。】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

魏武侯元年（前386年），赵敬侯刚刚即位，公子朔发动叛乱，没有取胜，逃奔魏国，和魏军联合袭击邯郸，魏军战败后退兵。

武侯二年（前385年），魏国修筑安邑、王垣的城池。

武侯七年（前380年），魏国攻打齐国，一直打到桑丘。九年（前378年），翟人在浹水大败魏军。魏国派吴起领兵攻打齐国，一直打到灵丘。这时，齐威王刚刚即位。

武侯十一年（前376年），魏国和韩、赵两国瓜分了晋国的土地，消灭了晋国的后代。

武侯十三年（前374年），秦献公在栎阳设县。十五年（前374年），魏军在北蔺打败了赵军。

武侯十六年（前371年），魏国攻打楚国，夺取鲁阳。同年，武侯去世，他的儿子罃即位，就是魏惠王。

惠王元年（前370年），当初，武侯去世，他的儿子罃和公中缓争夺太子之位。公孙颀从宋国来到赵国，又从赵国前往韩国，他对韩

懿侯说：“魏莹和公中缓争夺太子之位，您也听说这件事情了吧？如今魏莹得到王错的辅助，拥有上党，等于拥有了半个国家。趁着这个机会除掉他，就一定可以攻破魏国，不可以错失这个机会。”懿侯非常高兴，就和赵成侯联合出兵攻打魏国，在浊泽作战，魏国大败，魏惠王被包围。赵侯对韩侯说：“除掉魏君，立公中缓为魏王，然后让他们割让土地我们再退兵，对我们很有利。”韩侯说：“不可以这么做。杀掉魏君，人们就一定会说我们残暴；割地才退兵，人们一定会说我们贪婪。不如把魏国分成两半。魏国分成了两个国家，不会比宋国、卫国强大，那么我们永远都不用担心魏国会造成祸患了。”赵侯不听。韩侯很不高兴，率领韩国原本就不多的军队连夜离开了。魏惠王之所以没有死，魏国也没有被分裂，就是因为韩国和赵国两家的意见不一致。如果能够听从一家的建议，魏国就一定会被分裂了。因此说“君主去世但是没有嫡子继位，这个国家就会被攻破”。

陈仁锡：「魏与秦接境，盖相为强弱者也魏自徙大梁之后，其地日以削，并于秦。」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浚。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鄆。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求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臏救赵，败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彼：指太子部下的诸将。】劝太子战攻，欲啖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惠王二年（前369年），魏军在马陵大败韩军，在怀邑大败赵军。三年（前368年），齐军在观城大败魏军。五年（前366年），魏王和韩侯在宅阳举行会盟。同年，修筑武堵城。这一年，魏军被秦军打败。六年（前365年），攻打并夺取了宋国的仪台。九年（前362年），在浚水攻打并战胜了韩军。魏军在少梁和秦军作战，秦军俘虏了魏国将领公孙痤，并攻取了庞城。这一年，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继立。

惠王十年（前361年），魏军攻打并夺取了赵国的皮牢。同年，出现彗星。十二年（前359年），陨星于白天坠落，有很大声响。

惠王十四年（前357年），魏王和赵侯在鄆邑举行会盟。十五年（前356年），鲁国、卫国、宋国和郑国的君主前来朝见魏惠王。十六年（前355年），魏惠王和秦孝公在杜平举行会盟。魏国侵夺宋国的黄池，宋国又将其夺回。

惠王十七年（前354年），魏军和秦军在元里交战，秦军攻占了魏国的少梁。魏军包围了赵国的邯郸。十八年（前353年），魏军夺

取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国派遣田忌、孙臏领兵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

惠王十九年（前352年），诸侯联合包围了魏国的襄陵。魏国修筑长城，固阳成为要塞。

惠王二十年（前351年），魏国把邯郸还给赵国，魏国和赵国在漳水之滨举行会盟。二十一年（前350年），魏国和秦国在彤举行会盟。同年，赵成侯去世。二十八年（前343年），齐威王去世。中山君担任魏国的宰相。

惠王三十年（前341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告急。齐宣王采用孙子的计谋，攻打魏国援救赵国。魏国于是大举发兵，任命庞涓为将领，命太子申担任上将军。魏军途经外黄的时候，外黄的徐子对太子申说：“我有百战百胜的办法。”太子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徐子说：“本来就是想告诉您的。”他接着说：“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即使获得大胜并占领莒地，那么富有也不过是拥有魏国，显贵也不过是成为魏王。如果作战不能打败齐国，那么万世的子孙也无法得到魏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百战百胜的办法。”太子申说：“好，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意见返回魏国。”徐子说：“太子虽然想要返回，但已经不可能了。太子的那些属下想要劝说太子作战，想要从中得到利益的人太多了。因此，太子虽然想要返回，恐怕是不可能了。”太子趁机想要返回，为他驾车的人说：“将军领兵在将要出征时就返回，与战败是一样的。”太子申果然与齐军交战，在马陵战败。齐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掉将军庞涓，魏军于是被攻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公子赫：即后来的魏襄王。】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

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指魏国都城大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利为？”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襄王元年：应为惠王后元元年。前文惠王卒应为惠王改元。】，与诸侯会徐shū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陘山。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惠王三十一年（前340年），秦、赵、齐联合攻打魏国，秦国将领商鞅欺诈魏国的将军公子卬，偷袭了他的军队，将其攻破。秦国重用商鞅，东边的领土一直到了黄河，而齐国、赵国多次打败魏军，安邑和秦国靠近，于是，魏国把都城迁到了大梁。立公子赫为太子。

惠王三十三年（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从秦国逃出来到魏国，魏国人很生气，没有收留他。三十五年（前336年），魏王和齐宣王在平阳南边举行会盟。

惠王多次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因此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礼品以招纳贤能的人。邹衍、淳于髡、孟轲都来到魏国的大梁。梁惠王说：“我不够贤德，军队三次在国外遭受挫折，太子被俘虏，上将战死，国内空虚，以致祖先的宗庙社稷蒙受羞辱，我感到非常惭愧，老

先生不远千里，屈尊降贵来到敝国朝廷，将用什么方法让我国得到利益呢？”孟轲说：“君主不能像您这样谈论利益。君主想要得到利益，那么大夫也想要得到利益；大夫想要得到利益，那么百姓也想要得到利益，上下都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一国的君主，讲究仁义就行了，为什么要讲利益呢？”

惠王三十六年（前335年），魏王再次和齐王在甄邑举行会盟。同年，惠王去世，他的儿子襄王继立。

惠王后元元年（前334年），魏惠王与诸侯在徐州举行会盟，互相称王。襄王追尊他的父亲惠王为王。（按：此句史实有误。）

惠王后元五年（前330年），秦军在雕阴打败魏国龙贾率领的四万五千人的大军，围困了魏国的焦城和曲沃。魏国将黄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秦国。

惠王后元六年（前329年），魏王和秦王在应城举行会盟。秦军攻取魏国的汾阴、皮氏和焦城。魏军攻打楚国，在陘山大败楚军。七年（前328年），魏国把上郡的土地全部割让给秦国。秦军夺取了魏国的蒲阳。八年（前327年），秦国归还魏国的焦城、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啗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按：此句史实有误，应为惠王去世，襄王继立。】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哀王元年：应为襄王元年，魏国并无“哀王”。】，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卫君患之。如耳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阙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从主：结盟国的首领。从，通“纵”。】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酈【酈：通“释”。】卫，不如以魏酈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酈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酈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楚军在襄陵打败魏军。各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和秦国的国相张仪在啮桑举行会盟。十三年（前322年），张仪来到魏国担任宰相。魏国有一位女子变性成男子。同年，秦国攻取魏国的曲沃、平周。

惠王后元十六年（前319年），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哀王继立。张仪返回秦国。

襄王元年（前318年），五国联合攻打秦国，没能取得胜利就撤兵了。

襄王二年（前317年），齐军在观津打败魏军。五年（前314年），秦国命樗里子攻打并夺取了魏国的曲沃，在岸门打败并赶走犀首。六年（前313年），秦国遣人到魏国强迫魏人立公子政为太子。魏王和秦王在临晋举行会盟。七年（前312年），魏军攻打齐国。同年，魏军和秦军一起攻打燕国。

襄王八年（前311年），魏军攻打卫国，拔取两座城邑。卫国的国君为此十分忧虑。大夫如耳拜见卫君说：“请让我前去说服魏国收兵，并免去成陵君的职务，可以吗？”卫君说：“如果先生真的能做

到，我就愿意世代代用整个卫国来服侍先生。”如耳见到成陵君说：“从前魏军攻打赵国，断绝羊肠坂，拔取阝与，相约分割赵国，赵国被分为两部分，赵国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魏国是合纵的盟主。如今卫国已濒临败亡，将要向西请求侍奉秦国。与其等待秦国解救卫国，不如由魏国撤兵，宽释卫国，卫国就一定会永远感念魏王的恩德。”成陵君说：“好。”如耳拜见魏王说：“我曾经到卫国去拜见卫国的国君。卫国本来就是周王室的分支，虽然它被人称为小国，但是宝器很多。如今国家面临危难，但是仍然不献出宝器，是因为他们心里觉得攻打卫国或是宽释卫国都不是由大王做主的，因此即使贡献宝器也一定不会送给大王。我私下猜测，最先建议您宽释卫国的人，一定是接受了卫国贿赂的人。”如耳退出，成陵君进来，就将如耳建议的话告诉了魏王。魏王听了成陵君的建议，撤回魏军，免去成陵君的职务，终身都不再见他。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襄王九年（前310年），魏王和秦王在临晋举行会盟。张仪、魏章都归顺了魏国。魏国的宰相田需去世，楚国的国君很担心张仪、犀首和薛公中的一人会成为魏国的宰相。楚国的宰相昭鱼对苏代

说：“田需已经死了，我担心张仪、犀首、薛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会担任魏国宰相。”苏代说：“那么谁做宰相才能对您有利呢？”昭鱼说：“我想让魏国的太子亲自做宰相。”苏代说：“请让我代替您到北方去，一定会让太子成为宰相。”昭鱼说：“有什么办法？”苏代回答说：“假设您是梁王，我来游说您。”昭鱼说：“那你怎么说呢？”苏代回答说：“我从楚国来到这里，昭鱼十分担忧，他说：‘田需已经去世了，我唯恐张仪、犀首、薛公三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成为魏国的宰相。’我说：‘梁王，是年长有阅历的君主，一定不会让张仪担任宰相。张仪成为宰相，就一定会把秦国的利益放在前，而把魏国的利益放在后。犀首成为宰相，就一定会把韩国的利益放在前，而把魏国的利益放在后。薛公成为宰相，就一定会把齐国的利益放在前，而把魏国的利益放在后。梁王是年长有阅历的君主，一定会明白让他们三个人的任何一个当上宰相都对魏国不利。’魏王就会说：‘那么寡人应该让谁担任宰相呢？’我说：‘不如让太子亲自担任宰相。太子亲自担任宰相，这三个人就都会认为太子不会长期担任宰相，都会尽力让他们原来的国家服侍魏国，从而想要得到丞相的印玺。凭借魏国的强大，再加上三个万乘之国的辅助，魏国就一定会安定。所以说不如让太子亲自担任宰相。’”于是苏代到北方去拜见魏王，把这些话告诉他。魏国的太子果然当上了宰相。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秦来归武王后：秦武王死后，其异母弟公子稷依靠其母宣太后和其舅穰侯的支持继位，就是秦昭襄王，将其嫂武王后逐出秦国。武王后是魏女，故曰“来归”。】。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

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燕独入临菑。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襄王十年（前309年），张仪去世。十一年（前308年），魏王和秦武王在应城举行会盟。十二年（前307年），魏太子前往秦国朝见。秦军前来攻打魏国的皮氏，未能夺取就撤兵了。十四年（前305年），秦国把秦武王的王后送回魏国。十六年（前303年），秦军攻取了魏国的蒲反、阳晋和封陵。十七年（前302年），魏王和秦王在临晋举行会盟。秦国把蒲反归还给魏国。十八年（前301年），魏国和秦国联合攻打楚国。二十一年（前298年），魏军和齐军、韩军在函谷关联合打败了秦军。

襄王二十三年（前296年），秦国又把黄河以外的土地以及封陵归还给魏国，与魏国讲和。襄王去世，他的儿子昭王继立。

昭王元年（前295年），秦军攻打并占领了魏国的襄城。二年（前294年），魏军和秦军作战，魏军形势不利。三年（前293年），魏国辅助韩国攻打秦国，秦国将领白起在伊阙打败了我方二十四万大军。六年（前290年），魏国把黄河以东四百里的土地割让给秦国。芒卯因狡诈而被魏国重用。七年（前289年），秦军夺取魏国大小城邑共六十一处。八年（前288年），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一个多月以后，又都重新称王收回帝号。九年（前287年），秦军攻占魏国新垣、曲阳的城池。

昭王十年（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宋王在魏国的温地去世。十二年（前285年），魏国和秦、赵、韩、燕一起攻打齐国，在济西打败了齐军，齐湣王逃亡到国外。燕军单独攻入临菑。魏王和秦王在西周举行会盟。

昭王十三年（前283年），秦军攻取了魏国的安城。军队来到大梁，很快又撤走了。十八年（前278年），秦军攻取了楚国的郢都，楚王把都城迁到了陈。

昭王十九年（前277年），昭王去世，他的儿子安釐王继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于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枭：类似今扑克牌中的大小王。】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强？”对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中旗：《战国策》作“中期”，秦国辩士。】冯【冯：通“凭”。】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

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堪【湛：同“沉”。】 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强，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愿王之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安釐王元年（前276年），秦军攻占了魏国的两座城。二年（前275年），秦军又攻占了魏国的两座城，军队来到大梁城下，韩国派兵前来援救，魏国把温地割让给秦国以求和。三年（前274年），秦军攻取了魏国的四座城，斩杀了四万人。四年（前273年），秦军打败魏军和韩军、赵军，斩杀了十五万人，赶走了魏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求将南阳割让给秦国以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想要得到秦国官爵的人是段干子，想要得到魏国土地的是秦国。如今大王要让想获得魏国土地的人掌握着给魏国官爵的权利，让想要得到秦国官爵的人控制魏国土地，那么，魏国的土地不败尽，这样的事情就不会结束。况且用土地来服侍秦国，就好像是抱着干柴去救火，柴火不烧完，火是不会熄灭的。”魏王说：“那是当然，尽管如此，事情已经开始施行了，不能再更改了。”苏代回答说：“大王唯独看不见玩博戏的人之所以特别看重梟子，是因为有利就可以把对方的子吃掉，无利就会停下来。如今大王说‘事情已经开始施行，不能再更改了’，为什么大王运用智谋还比不上博戏时的用梟呢？”

安釐王九年（前268年），秦军攻取了魏国的怀邑。十年（前267年），在魏国当人质的秦国太子去世。十一年（前266年），秦军攻占魏国的鄆丘。

秦昭王对左右大臣说：“如今的韩、魏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相比，哪个阶段更强呢？”大臣们回答说：“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强大。”秦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两个人更贤能呢？”大臣们回答说：“如耳、魏齐不如孟尝君和芒卯。”秦王说：“用

孟尝君和芒卯那样贤能的人，率领强大的韩国和魏国的联军来攻打秦国，还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让无能的如耳、魏齐率领疲弱的韩国和魏国的联军来攻打秦国，对我没什么办法是很明显的。”左右的大臣都说：“确实这样。”中旗双手搭在琴上回答说：“大王对天下的形势估计得有错误。当初晋国六卿掌握权力的时候，知氏是最强大的，他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还率领韩、魏的军队在晋阳包围了赵襄子，决开了晋水灌进晋阳城中，只剩下三版高就要把晋阳城淹没了。知伯巡察大水灌城的形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担任参乘。知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现在知道了。’汾水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淹灌韩都平阳。于是魏桓子趁机用臂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碰了一下碰魏桓子，两个人的肘和脚在车上接触，知氏的土地便被瓜分了，知伯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笑柄。如今秦军虽然比较强大，但是也不会超过知氏；韩、魏虽然比较弱小，还是要比他们在晋阳城下的时候强大。现在正是他们互相用肘和脚暗中联合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把形势看得过于简单了！”于是秦王感到恐惧。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称东藩：自称是秦国东部的藩属之国。】，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与：可依赖的盟国。】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袭：因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齐、楚两国相约一起攻打魏国，魏国派人到秦国前去请求救援，到秦国的使臣络绎不绝，可是秦国的援军始终没有到来。魏国有个叫唐睢的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对魏王说：“我请求前往西方去游说秦王，一定会让秦国的军队在我从秦国返回之前就出发。”魏王反复参拜，于是准备好车辆送他前往。唐睢来到秦国，入宫拜见秦王。秦王说：“老人家不辞辛苦地从远道来到秦国，真是太辛苦了！魏国前来请求救兵的使臣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已经了解魏国形势的危急了。”唐睢回答说：“大王既然已经得知魏国形势危急却不派出救兵，我私下认为这说明出谋划策的臣子不负责任。魏国，是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之所以面向西方侍奉秦国，自称东方藩属，并接受秦国赏赐的衣冠，春秋两季都向秦国进供祭品，是因为秦国的强大足以成为可依赖的盟国。如今齐、楚的军队已经在魏国的郊外会合，可是秦国的救兵却不出发，也就是仰赖魏国的形势还不太危急。如果让魏国的形势到了特别危急的时刻，它就会割地从而加入合纵集团，到那时大王您再去救援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等到危急的时候才去救援，这是失去东边一个作为藩属的魏国，同时增强了齐和楚两个敌国的做法，那么对大王有什么好处呢？”于是秦昭王急忙发兵援救魏国。魏国最终恢复了安定。

赵国国君派人到魏王说：“为我杀了范痤，我愿意献出七十里的土地。”魏王说：“好的。”于是魏王派遣官吏去抓捕范痤，包围了范痤的家但没有杀死他。范痤趁机爬上屋顶骑在了屋脊上，对使臣说：“与其用死掉的范痤去作交易，不如用活着的范痤去作交易。如果把范痤死了，赵国不给大王土地，那么大王将怎么办呢？因此不如

和赵国先划定割让的土地，然后再杀我。”魏王说：“好。”于是范痤给信陵君写信说：“范痤，是过去魏国被免职的宰相，赵国用割地的办法请魏王杀我而魏王竟然听从了，假如强秦也因袭赵国的要求，那么您将怎么办呢？”信陵君向魏王进谏，因而释放了范痤。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讎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山：指太行山。】逾河【河：指漳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阨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垠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过：错误。】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

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乎？

魏王因为秦国曾经救过自己的缘故，想要和秦国亲近，攻打韩国，以便收回从前的土地。信陵君无忌对魏王说：

秦国人和狄戎有相同的习俗，他们都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婪暴戾，好利又不讲信用，不懂得礼义德行。一旦有利可图，连亲戚兄弟也不会顾及，就像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他们没有施舍厚恩，也不积大德。因此太后是秦王的母亲，却忧心而死；穰侯是秦王的舅父，功劳没有人比他更大的了，然而竟然遭到驱逐；秦王的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一再被削夺各自的封地。他们的亲戚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仇敌之国呢？如今大王和秦国共同讨伐韩国就会更加接近秦国带来的灾祸，我感到非常困惑。大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不贤明，群臣没有向您来奏报就是不忠。

如今韩国凭借一个女人来辅佐一个年幼且弱小的君主，国内发生很大的混乱，对外还要和秦魏的强兵作战，大王认为它还能避免灭亡吗？韩国灭亡，秦国就会拥有原来郑国的土地，和魏国的大梁相邻，大王认为还能安宁吗？大王想要得到从前的土地，如今就要凭借和强秦亲近，大王认为这样会有利吗？

秦国并不是一个不会生事的国家，韩国灭亡以后一定会另起事端，另起事端就一定会找容易的和有利的目标，找容易的和有利的目标就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这是为什么呢？假如翻越太行山，渡过漳河，途径韩国的上党去攻打强大的赵国，就是重复阚与的失败，秦国一定不会那么做的。假如取道河内，背对邺城和朝歌，横渡漳水、滏水，和赵军在邯郸的郊外作战，就是重复知伯那样的灾祸，秦国也不敢这样做。攻打楚国，取道涉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冥阨要塞，要走的路非常远，所攻之处也很

难，秦国也不会那样做。如果取道河外，背向大梁，秦军的右边是上蔡、召陵，与楚军在陈城的郊外作战，秦国也不敢。因此说秦国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也不会攻打卫国和齐国。

吕祖谦：「信陵君之谏，世家不载其从违，亦不书与秦同伐韩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综练，识天下之大势。使魏能用其计，纠率楚赵竭力助韩，则韩不至失上党，赵不至败长平，六国不至为秦所吞矣。」

韩国灭亡以后，秦国出兵之时，除了魏国就没有可以攻打的对象了。秦国本来就拥有怀邑、茅地、邢丘，修筑垓津城池逼近河内，河内的共城、汲邑一定会很危险；秦国拥有郑国的故地，得到垣雍城，决开荧泽的水淹灌大梁，大梁就一定会灭亡。大王的使臣出使秦朝错误地毁谤安陵氏，秦国很早就想诛杀他了。秦国的叶阳、昆阳和魏国的舞阳相邻，听任使臣说安陵氏的坏话，听任安陵氏被灭掉，秦军就会绕过舞阳的北面，从东面逼近许国的故地，这样南方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对魏国来说难道没有危害吗？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圉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桡【桡：同“挠”，使弯曲，喻使人屈服。】之以讲，识亡不

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又：《战国纵横家书》作“无”。】与强秦邻之祸也。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时【天时：《战国策》与《战国纵横家书》皆作“大时”，就是大好时机的意思。】已。通韩上党于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向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憎恶韩国，不喜爱安陵氏是可以的，可是不忧虑秦国，不爱惜南方那就错了。从前，秦国地处河西，当时魏国的都城安邑距离大梁有千里之遥，有黄河和高山阻挡，有周和韩将它隔开。自从林乡一战直到如今，秦国七次攻打魏国，五次进入圉中，边境的城邑全部被攻陷，文台被毁，垂都被焚烧，林木被砍伐，麋鹿被捕猎尽，而国都接着便遭围困。秦军又长驱直至大梁以北，东边一直打到陶、卫两城的郊外，北边一直打到平监。被秦国侵占的，包括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共有大县数十个，名都几百座。秦国在河西，魏国的都城距离大梁有一千里，然而祸患就已经这样了，更何况让秦国灭亡了韩国，拥有郑国的故地，没有黄河大山阻挡它，没有周和韩隔断它，距离大梁仅有一百里，祸患一定会由此开始。

从前，诸侯间的合纵没有成功，是因为楚国和魏国对合纵表示怀疑，而韩国又不敢加入盟约。如今韩国遭受战乱的祸患已经有三年了，秦国强迫韩国屈服与它讲和，韩国知道自己要灭亡因而不肯服从秦国，送人质前往赵国，请求为天下诸侯率先进军和

秦国进行死战。楚国、赵国一定会集结军队，他们都清楚秦国的贪欲是无穷的，除非将天下的各个诸侯国全部灭亡，令海内的人民都臣服于自己，否则必定不会罢休。正因为这样，我愿意辅助大夫用合纵的方法抗秦，大王应该尽快接受与楚国和赵国缔结盟约，挟持韩国的人质来保全韩国，然后再索取从前的土地，韩国一定会归还。这样，士兵和百姓可以不受劳苦就收回从前的土地，其功利要大过和秦国一起去攻打韩国，而且没有和强秦相邻的灾祸。

保存韩国、安定魏国对天下都是有利的，这也是上天赐给大王的大好时机。开通共城、甯邑的道路连通韩国的上党，让这条路经过安成，商贾进入必须缴纳赋税，这就相当于魏国又让韩国把上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抵押。一旦有了这些税收，就足够令国家富足。韩国就一定会感激魏国、爱戴魏国、敬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国就一定不敢反抗魏国，这样韩国就相当于魏国的一个县。魏国得到韩国作为自己的县，卫、大梁、河外就一定会安定。如今不保存韩国，东西二周、安陵就一定会危险，楚国、赵国被攻破以后，卫国和齐国都非常畏惧，天下的诸侯都会向西奔赴秦国前去朝见，而称臣的日子也不会有多久了。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蒙骜：秦国名将，蒙恬的祖父。】。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齐、韩。”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卫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

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安釐王二十年（前257年），秦军包围了邯郸，信陵君无忌假传王命抢夺了将军晋鄙的军队前去救援赵国，赵国得以保全。无忌因此留在赵国。二十六年（前251年），秦昭王去世。

安釐王三十年（前247年），无忌返回魏国，率领五国军队攻打秦国，在河外打败了秦军，赶走了秦国的将领蒙骜。魏国的太子增在秦国当人质，秦王大怒，想要囚禁魏太子增。有人替太子增向秦王进言说：“公孙喜本来对魏相说过‘请用魏军快速地去攻打秦国，秦王大怒，一定会囚禁太子增。魏王也会因此发怒，攻击秦国，秦国就一定会伤害太子增’。如今大王囚禁太子增，正中公孙喜的计谋。因此不如厚待太子增而与魏国联合，以使齐国、韩国猜疑魏国。”秦王于是没有囚禁太子增。

安釐王三十一年（前246年），秦王政刚刚即位。

安釐王三十四年（前243年），安釐王去世，太子增继立，就是景湣王。同年，信陵君无忌去世。景湣王元年（前242年），秦军拔取魏国二十座城，将其作为秦国的东郡。二年（前241年），秦军拔取魏国的朝歌。同年，卫国迁都到野王。三年（前240年），秦军拔取魏国的汲邑。五年（前238年），秦军拔取魏国的垣地、蒲阳、衍邑。十五年（前228年），景湣王去世，他的儿子魏王假继立。魏王假元年（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结果被秦王发觉。

魏王假三年（前225年），秦军用大水淹灌大梁城，俘虏魏王

假，于是灭亡了魏国，将其变成秦国的郡县。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河沟：即鸿沟，魏国所修运河。】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大梁的旧城址，那里的人说：“秦军攻破大梁，引来鸿沟的水淹灌大梁，三个月以后城被毁坏，魏王请求投降，于是秦军灭了魏国。”议论的人都说魏国是因为不重用信陵君的缘故，国家逐渐削弱以致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天意正是要让秦国平定海内，它的功业没有达成，魏国虽然得到像伊尹一样的贤臣的辅佐，又有什么用呢？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jué，从封姓为韩氏。

韩厥，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诛：清算。】灵公之贼赵盾。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

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八百乘伐齐，败齐顷公于鞍，获逢丑父【逢丑父：齐顷公的车夫，在战场上化装成齐顷公，掩护齐顷公逃脱，自己被擒。】。于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大业：大禹时人，赵氏的祖先，曾辅佐大禹治水。】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赵成季：赵衰，赵朔的祖父，“成季”为谥号。】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韩国的祖先与周天子是同姓，都姓姬。他的后代待奉晋国，得以被封在韩原，称韩武子。韩武子以后再传三世有韩厥，他跟从封地的名，称为韩氏。

韩厥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时，晋国的司寇屠岸贾准备发动叛乱，要清算赵盾杀害灵公的罪行。当时赵盾已死，于是想要诛杀他的儿子赵朔。韩厥劝阻屠岸贾，屠岸贾没有听从。韩厥就去通知赵朔，让他逃跑。赵朔说：“您一定要让赵氏香火不断，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了。”韩厥答应了他。等到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的时候，韩厥称病没有离开家里。程婴、公孙杵臼藏起赵氏的孤儿赵武这件事，韩厥

是知道的。

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韩厥与郤克率领八百辆战车的兵力讨伐齐国，在鞍邑打败齐顷公，俘虏了逢丑父。于是，晋国设置六卿，而韩厥占据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景公生病，占卜结果说是大业的后代子孙中有不能申诉冤屈的人作怪。韩厥称赞赵衰的功劳，并说从今往后已经没有人来祭祀他，用这样的办法感动了景公。景公问道：“他还有后代吗？”韩厥于是便谈到赵武，景公便把赵氏原有的田邑重新给了赵武，让他延续赵氏的香火。

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老：退休。】。献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

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

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虔元年，伐郑，取雍丘。二年，郑败我负黍。

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

晋悼公七年（前566年），韩献子退休。献子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宣子承袭父亲的爵位。宣子迁徙到州邑居住。

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吴国的季札出使晋国，他说：“晋国的政权最终会归给韩、魏、赵三家所有。”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韩宣子和赵、魏共同瓜分了祁氏、羊舌氏的十个县。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韩宣子与赵简子一起侵伐范氏、中行氏。宣子去世，他的儿子贞子承袭了爵位。贞子迁到平阳居住。

韩贞子去世，他的儿子简子即位。韩简子去世，他的儿子庄子即位。韩庄子去世，他的儿子康子即位。韩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联手打败了知伯，瓜分了他的土地，他们三家的土地更大了，超过了当时晋国诸侯的土地。

韩康子去世，他的儿子武子即位。武子二年（前423年），讨伐郑国，杀掉他们的国君幽公。十六年（前409年），韩武子去世，他的儿子景侯继立。

韩景侯虔元年（前408年），攻打郑国，夺取雍丘。二年（前407年），郑军在负黍将打败韩军。

景侯六年（前403年），韩国和赵、魏一同被列为诸侯。

九年，郑围我阳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九年，秦伐我宜阳【宜阳：韩国早期都城，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岁魏文侯卒。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七年，伐齐，至桑丘。郑反晋【晋：此指韩。】。九年，伐齐，至灵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

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九年，魏败我浍huì。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朱。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

八年，申不害【申不害：当时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

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五年，张仪相秦。八年，魏败我将韩举。十一年，君号为王。与赵会区鼠。十四年，秦伐败我鄢。

景侯九年（前400年），郑国包围了韩国的阳翟。同年，韩景侯去世，他的儿子列侯韩取即位。

列侯三年（前397年），聂政杀掉韩国的相国侠累。九年（前391年），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夺取六个邑。十三年（前387年），列侯去世，他的儿子文侯继立。同年，魏文侯去世。

文侯二年（前385年），韩国攻打郑国，攻取了阳城。同年，攻打宋国，一直打到彭城，俘虏了宋国的国君。七年（前380年），攻打齐国，一直打到桑丘。郑国背叛了韩国。九年（前378年），韩国攻打齐国，一直打到灵丘。十年（前377年），韩文侯去世，他的儿子哀侯继立。

哀侯元年（前376年），韩国和赵、魏一起瓜分了晋国。二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并趁机将都城迁到郑。

哀侯六年（前371年），韩严杀了他的国君韩哀侯。哀侯的儿子懿侯继立。

懿侯二年（前369年），魏军在马陵打败韩军。五年（前367年），韩侯和魏惠王在宅阳举行会盟。九年（前363年），魏军在洹水打败韩军。十二年（前360年），懿侯去世，他的儿子昭侯继立。

昭侯元年（前358年），秦军在西山打败韩军。二年（前357年），宋国攻取韩国的黄池。魏国攻取朱邑。六年（前353年），韩国攻打东周，夺取陵观、邢丘。

昭侯八年（前351年），申不害担任韩国相国，他修整法家学说，实行法家的治国之道，国内大治，各个诸侯国都不敢前来侵犯。

昭侯十年（前349年），韩姬杀害他的国君晋悼公。十一年（前348年），昭侯前往秦国。二十二年（前337年），申不害去世。二十四年（前335年），秦军前来拔取了韩国的宜阳。

昭侯二十五年（前334年），发生旱灾，修筑了高大的城门。屈宜臼说：“昭侯不会走出这座城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宜。我所说的时宜，不是指吉日良辰，人本来有得利和不得利的时候。昭侯曾经得利过，但是他没有修筑高门。前一年秦国攻占了宜阳，今年又发生旱灾，昭侯在这个时候没有体恤百姓的危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的‘在艰难的时候做奢侈的事情’。”二十六年（前333年），高门修建完成，昭侯也去世了，果然没能走出这座城门。他的儿子宣惠王继立。

宣惠王五年（前328年），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八年（前325年），魏军打败了韩国的将领韩举。十一年（前322年），韩国国君

改称王。韩王和赵王在区鼠举行会盟。十四年（前319年），秦军攻打并在鄢陵大败韩军。

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鯁、申差于浊泽。韩氏急，公仲【公仲：名侈，韩国相国。】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于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陈轸：当时著名的纵横家。】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祷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因：

《战国纵横家书》作“困”。】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穀国虽小，已悉发之矣。愿大国遂肆志于秦，不穀将以楚殉韩。”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

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是岁，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

宣惠王十六年（前317年），秦军在修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鯁、申差。韩王为此焦急，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如今秦国想要讨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

过张仪向秦王求和，并用一座名城贿赂他，同时武装军队，和秦军共同向南征伐楚国，这是以一换二的妙计。”韩王说：“好。”于是为公仲的出行做好了警戒，将要西去秦国讲和。楚王听说以后非常恐惧，便召见陈轸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陈轸说：“秦国想要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如今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而且韩国还武装好了军队，秦韩联合前来攻打楚国，这是秦国祈祷并梦寐以求的。如今秦国已经得到了，就一定会来讨伐楚国。大王请听我的意见，在境内加强警戒，发兵声称救援韩国，命令战车排满道路，然后派可令其信任的大臣出使韩国，多给他配备车辆，带上很多礼物，让韩国相信大王确实来救援他们了。即使韩王不听从我们的意见，韩国也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列队跟从秦国来攻打我国，这样秦韩就会不和，军队虽然来了，也不会成为楚国大的祸患。假如韩国听从我们的建议，断绝和秦国的和睦关系，秦国一定会非常愤怒，并对韩国产生很深的怨恨。韩国就会到南方和楚国结交，一定会轻视秦国；轻视秦国，他们在应对秦国时就一定会不尊重：这就使秦韩军队困顿从而免除楚国的祸患了。”楚王说：“好。”于是在境内加强警戒，起兵声称要去救援韩国。并让战车布满了道路，派遣能让韩国信任的使臣，给他配备了很多车辆，还让他带上丰厚的礼品。楚国的使臣对韩王说：“我们国家虽然小，但是已经派出了全部军队。希望你们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和秦国交战，我们的国君将让楚国与韩国同生死。”韩王听后十分高兴，于是停止了派公仲到秦国请和的行动。公仲说：“不可以。实际来讨伐我国的是秦国，靠虚名来救援我国的是楚国。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就和强敌秦国断绝关系，大王就一定会被天下人耻笑。况且楚国和韩国并非兄弟之国，也不是平素就有盟约要共同谋划讨伐秦国的。楚国已经看到自己即将被秦国和韩国联合攻打的形势，才趁机声称要发兵救援韩国，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况且大王已经命人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给秦国了，如今又不行动，这是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大的秦国，而听信楚国谋臣的话，恐怕大王一定会后悔。”韩王不听从劝谏，便和秦国断绝了交情。秦国因此大怒，增加兵力攻打韩国，两国交战，楚国的救兵并没有到。十九年（前314年），秦军在岸门

大破韩军。韩国的太子仓到秦国作人质，以此求和。

宣惠王二十一年（前312年），韩国和秦国共同攻打楚国，打败楚国将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同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继立，就是韩襄王。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甘茂：楚人，后来担任秦相，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许多贡献。】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十一年，秦伐我，取穰。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

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虬虱争为太子。时虬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虬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虬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祖：沿用。】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为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支：对抗。】也。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於，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围。

襄王四年（前308年），韩襄王和秦武王在临晋举行会盟。这年秋天，秦国派甘茂率军攻打韩国的宜阳。五年（前307年），秦国夺取宜阳，斩杀了六万韩军。同年，秦武王去世。六年（前306年），秦国把武遂归还韩国。九年（前303年），秦国再次夺取韩国的武遂。十年（前302年），韩国太子婴前往秦国朝见后返回。十一年（前301年），秦军攻打韩国，夺取了穰地。韩国和秦国共同讨伐楚国，打败了楚国将领唐昧。

襄王十二年（前300年），太子婴去世。公子咎与公子虬虱争太子之位。当时虬虱在楚国充当人质。苏代对韩咎说：“虬虱在楚国流亡，楚王非常想把他送回韩国。如今楚国有十几万士兵驻扎在方城山的北边，您何不让楚国在雍氏城的旁边修建一座万户的城邑，韩王就一定会派兵去救援雍氏，这样，您就一定会担任将领。您就能够趁机利用韩楚两国的军队来拥戴虬虱，将他接回韩国，将来他就一定会完全听从您的，他一定会因为楚韩联合的结果封赏您。”韩咎采纳了苏代的计策。

楚军包围了雍氏，韩国向秦国请求救援。秦国没有为此发兵，只是派公孙昧来到韩国。公仲对公孙昧说：“您觉得秦国会援救韩国吗？”公孙昧回答说：“秦王这样说过‘我们将要取道南郑、蓝田，出兵到楚国来等待您的军队’。看来不是直接出兵雍氏与楚军会合了。”公仲说：“您认为真的会这样吗？”公孙昧回答说：“秦王一定会沿袭张仪曾经的计策。当初楚威王攻打魏国大梁，张仪对秦王说：‘和楚国一起攻打魏国，魏国失败就会投靠楚国，韩国本来就是魏国的盟国，这样，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迷惑他们，让魏国与楚国大战，秦军就可以取得西河以外的土地后返回。’如今看秦国的情形，表面上是与韩国结盟，其实暗中和楚国交好。您等待秦军到来，一定会轻率地和楚军交战。楚国已经暗中知道秦军不会援助韩国，一定轻易地和您对抗。您如果战胜了楚国，秦国就会和您一起乘楚国战败而攻之，到三川一带炫耀威武再返回。如果您没有战胜楚国，楚国阻塞三川固守，

您就不会得到援救。我私下为您担忧。司马庚三次往返于郢都，秦相甘茂与楚相昭鱼在商於会面，表面上声称要收回攻打韩国的楚军的兵符，实际上双方好像缔结了密约。”公仲很惊恐，说：“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好呢？”公孙昧说：“您一定要先从韩国的角度考虑，然后再考虑秦国的援军是否会到，先考虑自救的办法，然后再考虑如何应对张仪的那种计策。您不如尽快争取用韩国联合齐楚两国，齐楚两国就一定会把国家的事情托付给您。您所厌恶的是张仪的那种计策，其实还是不敢疏远秦国的。”于是楚国解除了对雍氏的包围。

苏代又谓秦太后弟半戎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虬虱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楚王听入质子于韩，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虬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合于齐，是齐孤也。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楚不听，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围楚，楚必重公。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于是虬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

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湣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_□救魏，为秦所败，_□走开封。

苏代又对秦宣太后的弟弟半戎说：“公叔、伯婴担心秦国把虬虱送回韩国，您为什么不替韩国前往楚国请求放回质子虬虱呢？楚王听凭虬虱回韩国，那么公叔、伯婴会知道秦国和楚国并不把虬虱的事看成重要的事，就一定会让韩国听命于秦国和楚国。秦楚两国就可以依靠韩国让魏国陷入窘境，魏国不敢和齐国联合，这样，齐国就被孤立了。然后您再替秦国到楚国请求把质子虬虱送到秦国，楚国不同意，就会与韩国结怨。韩国就会依靠齐国和魏国去围攻楚国，楚国就一定

会重视您。您可以依靠秦国和楚国两国的重视对韩国施加恩德，公叔、伯婴就必然会用整个国家来侍奉您。”于是虬虱最终也没能回到韩国。韩国立公子咎为太子。齐王、魏王都前来韩国祝贺。

襄王十四年（前298年），韩国与齐、魏两国一起攻打秦国，行进到函谷关时就驻扎下来。十六年（前296年），秦国把河外的土地和武遂还给了韩国。同年，襄王去世，太子咎即位，就是釐王。

釐王三年（前293年），派公孙喜率领周和魏的军队攻打秦国。秦国打败了二十四万韩军，并在伊阙俘虏了公孙喜。五年（前291年），秦国攻取韩国的宛城。六年（前290年），韩国割让给秦国武遂一带二百里的土地。十年（前286年），秦军在夏山打败韩军。十二年（前284年），韩釐王和秦昭王在西周的都城举行会盟并协助秦国攻打齐国。齐国战败，齐湣王出逃。十四年（前282年），韩王和秦王在两周之间会盟。二十一年（前275年），韩王派暴□前去救援魏国，被秦军打败，暴□逃到开封。

郝敬：「韩小而据天下之冲首尾腹背受敌延祀垂二百年二人之力也。子长归功于韩厥存赵孤，阴德之报，苟存一大夫孤，而食报千里之国二百年天眷赵盾，不多于尧舜乎？《春秋》且谓赵盾弑君也，愚信经而已。」

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陈筮：亦写作“陈筴”，齐人，仕于韩。】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穰侯：魏冉，秦昭王舅，时任秦相。】。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是岁，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陜，城汾旁。十年，秦击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马服子：赵将赵括，马服君赵奢之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

釐王二十三年（前273年），赵、魏两国攻打韩国的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没来援救。韩国的相国对陈筮说：“事态非常紧急，希望您尽管生病了，也能连夜赶到秦国。”陈筮来到秦国拜见穰侯魏冉。穰侯说：“事情非常紧急了吧？因此才派您来。”陈筮说：“还不紧急。”穰侯生气地说：“像你这样怎么还能为你的主子做使臣呢？你们的使臣相继前来，都是来告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你来了却说不着急，这是为什么呢？”陈筮说：“韩国如果真的形势紧急了，就会改变政策追随其他的国家；正因为并不危急，所以才来求救。”穰侯说：“您不必去拜见秦王了，我立即发兵救援韩国。”秦国援军八天就赶到了，在华阳山下打败了赵军和魏军。同年，釐王去世，他的儿子桓惠王继立。

桓惠王元年（前272年），韩军攻打燕国。九年（前264年），秦军攻取了韩国的陜城，在汾水的旁边修筑城池。十年（前263年），秦军在太行山攻击韩军，韩国的上党郡守向赵国献出上党郡投降。十四年（前259年），秦国攻取赵国的上党，在长平杀死了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十七年（前256年），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二十二年（前251年），秦昭王去世。二十四年（前249年），秦军攻取韩国的城皋、荥阳。二十六年（前247

年），秦军完全攻取了韩国的上党地区。二十九年（前244年），秦军攻取了韩国的十三座城。

三十四年（前239年），桓惠王去世，他的儿子韩王安继立。

韩王安五年（前234年），秦国攻打韩国，韩国形势危急，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国扣留了韩非，并借故杀掉了他。

九年（前230年），秦军俘虏韩王安，占领了韩国全部领土，并设置颍川郡。韩国于是灭亡。

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太史公说：韩厥打动晋景公，让赵氏孤儿赵武承袭了赵氏的爵位，从而成全了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义名，这是天下的阴德。韩氏的功劳，在晋国并不能看出有多么大。然而，韩氏与赵氏、魏氏最终都做了十几代的诸侯，这是应该的呀！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陈完者，陈厉公他tuō【陈厉公他：据《左传》，陈厉公名跃。】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卜完：为陈完占卜未来的吉凶。】，卦得《观》之《否pǐ》：“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檐：通“担”。】，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工正：周代官名，掌管官府经营的手工业。】。齐懿仲【齐懿仲：懿仲是陈国大夫，太史公误记其为齐人，后文以女妻陈完，亦为陈完尚未逃离陈国时事。】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妣gu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京：强大。】。”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穉zhì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陈完，是陈厉公他的儿子。陈完出生时，恰好周太史经过陈国，陈厉公就请他为陈完占卜未来的吉凶，占卜的结果是从《观》卦变成

《否》卦，周太史说：“意思是察看国家的光华，能够作为君王的上宾发挥效用。这就是说他会代替陈君拥有国家吧？也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国家吧？也可能不在于他本身，而会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倘若是在别的国家，就一定会是姜姓之国。姜姓，就是帝尧时期四岳的后人。事物都没有能两方一起强大的，陈国衰落后，这个人的子孙才能昌盛吧？”

厉公，是陈文公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蔡国的女子。文公去世，厉公的哥哥陈鲍继位，就是桓公。桓公与陈他并非一母所生。到了桓公生病时，蔡国人就为陈他杀掉了桓公陈鲍和当时的太子陈免，并拥立陈他成为国君，就是厉公。厉公即位后，就娶了蔡国的女子为妻。这位蔡国的女子和蔡国人通奸，多次回到蔡国，厉公也多次前往蔡国。桓公的小儿子陈林怨恨厉公杀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就命令蔡国人诱骗厉公并将他杀死。陈林自立为君，就是庄公。因此陈完没能继承君位，而是担任陈国的大夫。厉公最后被杀掉，是因为淫乱而离开本国，因此《春秋》中说“蔡国人杀了陈他”，是指出他的罪过。

庄公去世，他的弟弟杵臼继位，就是宣公。宣公二十一年（前672年），杵臼杀了太子御寇。御寇和陈完关系亲密，担心祸及自身，因此陈完逃往齐国。齐桓公打算将他任命为卿，陈完推辞说：“做客在外的臣子，能够幸免于种种负担，这是君王的恩惠，我不敢再担任如此高的职位。”桓公就任命他为工正。齐懿仲打算把女儿嫁给陈完，就占卜这件事。卦辞中说：“夫妻将会如凤凰一般双双飞翔，鸣叫和谐悦耳。有妫氏的后人，将会成长在姜氏的国家中。五代之后会昌盛，地位与正卿并列。八代之后，没有人能比他地位更高。”最终将女儿嫁给了陈完。陈完奔赴齐国时，齐桓公即位已经十四年了。

陈完去世，谥号为敬仲。敬仲生下儿子穉孟夷。敬仲来到齐国，便将陈姓改为田姓。

田穉孟夷生潛孟庄，田潛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xī 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禀予：给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给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鲍牧：齐国贵族，鲍叔牙后代。】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jǔ，遂返杀高昭子。晏圉【晏圉：晏婴之子。】奔鲁。

田穉孟夷生下儿子潛孟庄，田潛孟庄生下儿子文子须无。田文子侍奉齐庄公。

晋国大夫栾逞在晋国作乱，前来投奔齐国，齐庄公给他优厚待遇。晏婴和田文子都出言劝谏，庄公并不听取他们的意见。

文子去世，他生下了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很有力气，侍奉齐庄公，十分受宠。

无宇去世，他生下了武子开和釐子乞。田釐子乞侍奉齐景公，担任大夫，他从百姓那里征收赋税时以小斗收上来，给予百姓粮食时以大斗给出，暗中给百姓施加恩德，而景公并没有禁止。因此田氏很得齐国的民心，田氏的宗族一天天强盛起来，百姓都心慕田氏。晏子多次劝谏景公，景公并不听从。不久后，晏子出使到了晋国，暗中对叔向说：“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属于田氏。”

晏婴死后，范氏、中行氏反叛晋国。晋国攻打他们很急，范氏和中行氏向齐国借粮。田乞打算作乱，在诸侯国中树立党羽，就劝景公说：“范氏和中行氏数次对齐国施加恩德，齐国不能不救他们。”齐君派田乞前去援救，并带去了粮食。

景公的太子去世，景公后来有一个宠姬叫芮子，生了儿子起名为荼。景公生病了，命令他的丞相国惠子与高昭子立荼为太子。景公死后，高、国两位丞相拥立荼为国君，就是晏孺子。但田乞很不高兴，想要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阳生一向和田乞关系非常好。晏孺子即位后，阳生就投奔了鲁国。田乞假装服侍高昭子、国惠子，每次上朝都为他们担任参乘，说：“最开始各位大夫都不愿意拥立孺子。等孺子成为国君后，你们两位做了丞相，大夫们人人自危，谋划作乱。”他又哄骗大夫们说：“高昭子十分可怕，赶在他并未下手时我们先出手杀掉他吧。”大夫们都听从了他的话。田乞、鲍牧和大夫们带兵闯入宫中，攻打高昭子。高昭子听说了，和国惠子一起去救孺子。孺子的部队被打败。田乞的属下追杀国惠子，国惠子逃奔莒国，他们就返回来杀了高昭子。晏圉逃往鲁国。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shū 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

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郤，杀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亦作“阍止”，齐国贵族。】，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姬乎采芣，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田乞派人前往鲁国，迎回了阳生。阳生到了齐国，藏在田乞家中。田乞遍请大夫们说：“田常的母亲准备了粗疏的酒食，希望大家不嫌弃能来一起喝酒。”大夫们来到田乞的家中喝酒。田乞将阳生装进一个口袋中，放在中间的座位上。解开口袋，放阳生出来，说：“这就是齐国的君王。”大夫们全都俯下身子来拜见。准备订立盟约共同拥立阳生，田乞撒谎说：“我和鲍牧一起谋划立阳生为君的。”鲍牧愤怒地说：“大夫们都忘记景公死前的遗命了吗？”大夫们想要反悔，阳生就叩头说：“看我可以就拥立我做君王，不行就罢黜我

吧。”鲍牧担心大祸殃及自己，就又说道：“全都是景公的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在田乞的家中拥立阳生为君王，就是齐悼公。田乞派人将晏孺子迁到了骀，并杀掉了晏孺子荼。悼公已经即位，田乞担任相国，独自掌控了齐国的政权。

悼公四年（前485年），田乞去世，他的儿子田常接替他的职位，就是田成子。

鲍牧和齐悼公有嫌隙，杀死了悼公。齐国人共同拥立悼公之子壬，就是齐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一起担任左右相，辅佐简公。田常心里忌恨监止，因为监止很受齐简公的宠信，他的权力不能被剥夺。于是田常再次实行他父亲釐子的政策，以大斗将粮食贷给百姓，以小斗收回。齐国人歌颂这件事说：“老太太采来的芣苢，全都给田成子！”齐国的大夫们上朝，御鞅向齐简公进谏说：“田成子和监止不可以同时任用，君王做出选择吧！”简公不听。

子我，是监止同族的人，一直与田氏有矛盾。田氏的远房族人田豹服侍子我，很受宠。子我说：“我打算灭掉田氏宗族的嫡系子弟，让田豹你接替田氏的宗族。”田豹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族罢了。”子我没有听。不久，田豹对田氏说：“子我将会杀光田氏之人，田氏不先动手的话，大祸就会临头了。”子我常在简公的宫中居住，田常兄弟四人坐车进入宫中，要杀掉子我。子我关闭了大门。简公和宫妃正在檀台喝酒，将要攻打田常。太史子馀说：“田常并不敢叛乱，而是将要除掉国家的祸害。”简公就没派人攻打田常。田常出了宫，听说简公发怒的事，害怕被诛杀，想要外出逃亡。田子行说：“犹疑未决，是办事的大敌。”于是田常攻击子我。子我统领他的属下攻打田氏，没能取得胜利，出宫逃亡。田氏的属下追杀子我与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且：将。】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郈chéng。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廩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简公逃走，田氏的属下在徐州追上并抓住简公。简公说：“如果早点听取御鞅的话，就不会遭到这种灾祸了。”田氏的属下担心简公重新在位而诛杀自己，就杀死了简公。简公即位四年就被杀死。于是

田常拥立简公的弟弟骜，就是齐平公。平公即位，田常担任丞相。

田常已经杀掉了简公，畏惧诸侯一起讨伐他，就尽数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和卫国的土地，向西和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相约议和，向南与吴国、越国互通使者，修好功德，多行封赏，亲近百姓，因此齐国重新安定下来。

田常对齐平公说：“恩德施行是人们都想要的，请君王亲自施行；刑罚是人们都讨厌的，我请求由我来执行。”这样施行了五年，齐国的政权都操纵在田常手中。田常由此将鲍氏、晏氏、监止及公族中力量较强之人全部杀死，并割分齐国从安平往东一直到琅邪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他的封邑比齐平公管辖的地区还要大。

田常挑选齐国身高在七尺以上的女子当作自己后宫的妃妾，后宫的姬妾数以百计，并且使宾客及侍从出入后宫不被禁止。田常死去时，有七十多个儿子。

田常去世，儿子襄子田盤接替他，担任齐国的丞相。田常的谥号为成子。

田襄子已经做了齐宣公的丞相，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杀掉了知伯，瓜分了知伯的封地。襄子令他的兄弟和族人全部担任齐国都邑的大夫，与三晋互通使臣，将占有整个齐国。

襄子去世，他的儿子庄子田白继承了他的职位。田庄子担任齐宣公的丞相。宣公四十三年（前413年），齐国攻打晋国，毁坏黄城，包围阳狐。第二年，攻打鲁城、葛邑和安陵。过了一年，夺取了鲁国的一座城池。

庄子去世，他的儿子太公田和接替了他的职位。田太公做了齐宣公的丞相。宣公四十八年（前408年），齐国攻取了鲁国的郕城。第二年，宣公和郑国人在西城相会。齐国攻打卫国，攻取了毋丘。宣公

五十一年（前405年）时去世，田会在廩丘起兵反叛。

齐宣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康公贷即位。贷在位十四年，沉溺酒色，不处理国政。太公就将他迁往海滨，以一座城当作食邑，以便供给奉养祖先的祭祀。第二年，鲁国军队在平陆击败了齐军。

三年之后，太公与魏文侯在浊泽会面，请求成为诸侯。魏文侯就派使臣对周王和诸侯说，请求立齐国丞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答应了。康公十九年（前386年），田和被立为诸侯，在周王室的谱籍中列名，开始纪年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驺忌：也作“邹忌”，齐国大臣。】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田臣思：田忌，字臣思，齐国名将。】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晋：此“晋”指魏。】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

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齐侯太公田和即位二年，去世，他的儿子桓公田午即位。桓公午五年（前370年），秦国和魏国一起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桓公召集大臣们商量说：“早点去援救和晚点去援救哪个好？”驺忌说：“都不如不救。”段干朋说：“不救的话，韩国就会转而投向魏国，不如去救援它。”田臣思说：“君王您的计谋不对啊！秦国和魏国攻打韩国，楚国和赵国一定会去救援韩国，这就是上天将燕国赐予齐国了。”桓公说：“不错。”因此就暗中答应韩国的使臣救援，并送使臣回去。韩国本以为会得到齐国的援救，因此就与秦国和魏国交战。楚国和赵国听说后，果然起兵援救韩国。齐国趁此机会发兵袭击燕国，攻取了桑丘。

桓公午六年（前369年），齐国出兵援救卫国。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威王田因齐继位。同年，从前的齐康公去世，并未留下后代，奉邑都归到了田氏手中。

齐威王元年（前356年），韩、赵、魏趁着齐国料理丧事，前来攻打齐国的灵丘。三年（前354年），韩、赵、魏灭掉晋国后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六年（前351年），鲁国攻打齐国，攻入阳关。晋国攻打齐国，抵达博陵。七年（前350年），卫国攻打齐国，攻取了薛陵。九年（前348年），赵国攻打齐国，攻取了甄城。

威王刚刚即位时，不理国政，委任卿大夫处理政事，在九年之间，诸侯国一起前来讨伐，齐国人都不安宁。因此威王召来即墨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管理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言论每天都会出现。但我派人去视察即墨，发现田野得到开垦，百姓自给自足，官府也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没有逢迎我的左右以求赞扬

的缘故。”就封给他一万户作食邑。威王召来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你守卫阿地以来，赞美你的话我每天都能听到。但我派人去视察阿地，发现田野没有得到开垦，百姓十分贫苦。从前赵国的军队攻打甄城，你没能救援。卫国的军队夺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都是因为你用重金贿赂我的左右而请求赞美的缘故。”当天，就烹杀了阿大夫，左右近臣曾捧赞过他的人也一并烹杀了。于是发兵西进，攻打赵、卫两国，在浊泽击败了魏军并围住了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出观城讲和，赵国归还了齐国的长城。于是齐国震惊畏惧，人人都不敢再文过饰非，一定尽到自己的忠诚。齐国得到了良好的治理。诸侯听说这些事，在二十多年中没有人敢攻伐齐国。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jué之深，醲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弭：安抚。】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钧谐：和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

狗之皮。”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驹忌子凭借善长弹琴得以进见威王，威王很高兴，让他在宫里的右室居住。不久，威王弹琴时，驹忌子推开门走进来说：“琴弹得真不错！”威王十分不高兴，推开琴按着宝剑说：“先生只看到了表面动作，并未认真品味，如何知道弹得不错呢？”驹忌子说：“大弦发出的声调浑厚而温和，这就像国君；小弦发出的声音明晰且清脆，这就像丞相；摠弦很深，又舒缓地放开，就像政令；所发的声音和谐清亮，大小弦声完美配合，曲折婉转却不会相互干扰，就像四时：我是凭借这些知道弹得好的。”威王说：“你倒是很擅长谈论音乐。”驹忌子说：“不仅仅是谈论音乐，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也都在这里面。”威王又十分不高兴地说：“倘若谈论五音的调理，我相信没有能及得上先生的人。但要是说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又怎么可能在音乐中呢？”驹忌子说：“大弦发出的声调浑厚而温和，就像国君；小弦发出的声音明晰清脆，就像丞相；摠弦很深，又舒缓地放开，好比政令，所发的声音和谐明亮，大小弦声完美配合，曲折婉转却不会相互干扰，就像是四时。循环往复却并不混乱的原因，在于国家政治的昌明；节奏连贯而流畅，使危房的局面得以稳定。所以说琴音和谐顺畅就会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治国与安抚百姓，没有一条不像音乐。”威王说：“很好。”

驹忌子面见威王三个月后被授予相印。淳于髡见到他就说：“你真是很会说话呀！我有点不太成熟的看法，希望在先生面前说明一下。”驹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淳于髡说：“能够服侍国君周全就会身名两全，若不周全就会使身和名都受到牵累。”驹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我会小心谨慎不离君主身边。”淳于髡

说：“猪油抹在棘木的车轴上，是为了让它润滑，但润滑无法令方轴孔运转。”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我会恭敬地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淳于髡说：“以胶粘合旧的弓干，是为了把它粘合在一起，但胶无法弥合裂缝。”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我会恭敬地让自己依附于万民。”淳于髡说：“狐皮大衣尽管破了，也不能以黄狗皮来进行缝补。”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我会慎重地选择君子，不让小人混杂其中。”淳于髡说：“大车没有校正，就无法负荷其应当负荷的重量；琴瑟没能调整，就无法组成和谐的五音。”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导，我会谨慎认真地修订法律并监督那些奸猾的官员。”淳于髡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来到门外，就对他的仆人说：“这个人，我对他说了五句隐晦的话，他回应我时就像是回声一样准确无误，这个人不久之后一定会得到封赏。”过了一年，威王就将下邳封给了驺忌子，封号为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怩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弊魏：使魏国受损。】，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

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

威王二十三年（前334年），齐威王和赵王在平陆会面。二十四年（前333年），齐威王和魏王在郊外会同打猎。魏王问道：“大王您也有珍宝吗？”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的国家这样小，还有直径达一寸的夜明珠照在车的前后，这样的车共有十二辆，每辆车上都有十枚，怎么坐拥万乘兵力的大国会没有宝物呢？”威王说：“我所认为的宝物与大王并不相同。我的臣子有个叫檀子的，派他守卫南城，这样楚国人就不敢进犯东方掠夺，泗水附近的十二诸侯全都前来朝见。我的大臣中有个叫盼子的，派他守卫高唐，这样赵国人就不敢来到东边的河中捕鱼。我的官员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守卫徐州，这样燕国人就来到北门祭祀以求得平安，赵国人就来到西门祭祀以求得平安，迁移追随他的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有个叫種首的，派他防备盗贼，结果路上掉东西都没人捡。这些人都将照耀千里，如何仅仅是十二辆车呢！”魏惠王感到惭愧，不高兴地走了。

威王二十六年（前331年），魏惠王包围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救赵和不救赵哪个更好？”骆忌子说：“不如不去援救。”段干朋说：“不救就是不道义，而且对我们不利。”威王说：“为什么呢？”段干朋回答说：“魏国吞并了邯郸，这对

齐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况且若援救赵国并在其要冲屯兵，这样赵国没有被攻伐而且魏军也得以保全。因此不如向南攻打襄陵以使魏国受损，若邯郸被魏军占领，我们也能趁着魏军疲敝而打败它。”威王采纳了他的计谋。

从那以后，成侯驪忌与田忌关系不好，公孙阅对成侯驪忌说：“您为什么不谋划着攻打魏国，到时田忌一定会担任将领。倘若战胜有功，就是您的谋划正确；战争没能取胜，田忌没有死在前线就会向后败退，那他的命运就在您掌握中了。”于是成侯向威王进言，派田忌向南攻打襄陵。十月，邯郸被攻陷，齐国趁此机会起兵攻打魏国，在桂陵击溃魏军。由此齐国在诸侯中最为强大，自称为王，以便号令天下。

威王三十三年（前324年），齐威王杀掉了他的大夫牟辛。

威王三十五年（前322年），公孙阅再次对成侯驪忌说：“您为什么不让人拿着十斤黄金在市上占卜，说‘我是田忌的手下人。我们三战三胜，声名威震天下。打算举大事，是有利还是不利’？”占卜之人出来后，就命令人抓住那个替他占卜的人，到威王那里去验证那个占卜者说的话。田忌听到这个消息，就率领他的属下袭击了临淄，想要捉拿成侯，没能取胜便逃走了。

威王三十六年（前321年），威王去世，他的儿子宣王田辟疆即位。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驪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

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婴：孟尝君田文之父。】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宣王元年（前319年），秦国任用商鞅。周王授予秦孝公方伯的称号。

宣王二年（前318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与韩国亲近，一起攻打魏军。赵军战况不利，在南梁作战。宣王召回了田忌，恢复他的官职。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宣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早点救援好还是晚点救援好？”驺忌子说：“不如不救。”田忌说：“如果不救，韩国就会屈服并归附魏国，不如早点前去救援它。”孙臏说：“韩和魏的部队尚未疲惫就去援救，这是我们在代替韩国军队承受魏国军队的攻击，最后反而要听命于韩国的指挥。而且魏军有攻破韩国和赵国的意愿，韩国将要亡国，必然会到东边再次请求齐国。我们趁此机会和韩国结成密切的关系，而且晚些承受魏军的疲劳之师，这样就能得到厚利并且获得令人尊敬的名声。”宣王说：“很好。”就暗中告知韩国的使者出兵的消息，并将他护送回国。韩国因为以齐国为倚仗，就与魏军作战，接连交战五次都没能取得胜利，就向东将国家托付给齐国。齐

国趁此机会出兵，派田忌、田婴为将军，孙臏为军师，救援韩国、赵国而攻打魏国，在马陵击溃魏军，杀掉魏将庞涓，俘虏魏太子申。事后，三晋的君王都在田婴的引见下，在博望朝拜齐王，订立盟约后离开。

宣王七年（前313年），齐宣王与魏王在平阿以南会面。第二年，又在甄城会面。魏惠王去世。过了一年，齐宣王与魏襄王在徐州会面，诸侯相互承认对方称王。十年（前310年），楚军包围齐国的徐州。十一年（前309年），齐军与魏军一起攻打赵国，赵军决黄河水冲灌齐、魏联军，齐、魏退军。十八年（前302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爱文学及能言善辩的游士，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这样的人有七十六人，全都赐予宅第，让他们担任上大夫，不用整治政务而只需发表议论。因而齐国稷下学宫里的学者又多了起来，并且人数多达数百甚至上千。

宣王十九年（前301年），齐宣王去世，他的儿子湣王田地即位。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啮桑。三年，封田婴于薛。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田轸：即陈轸，战国纵横家，当时在楚国为官。】曰：“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píng、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余，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齐宋，冯因转【转：集聚。】 三国之

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挾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三川：今河南洛阳市及其西南一带，当时属韩、周二国，故指此二国。】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韩之王劫【劫：受控制。】于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多资矣。”

湣王元年（前300年），秦国派张仪与各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在啮桑会面。三年（前298年），湣王封田婴于薛地。四年（前297年），湣王从秦国迎娶女子。七年（前294年），齐国和宋国的军队一起攻打魏国，在观泽击败了魏军。

湣王十二年（前289年），齐国攻打魏国。楚军包围了韩国的雍氏，秦军击败了楚将屈丐。苏代对田轸说：“我希望拜见先生，所为之事非常完美，能让楚国给你利益，办成了对你有好处，办不成对你也有好处。今天我站在门口，有个客人说魏王对韩冯、张仪讲：‘煮枣将要失陷，齐国的军队又要进攻，先生要是来救我，城还能保得住；要是不救我，我已经没能力抵抗了。’这只是一种改变策略的话。秦国和韩国的军队并没有向东来救援魏国，十几天后，魏国就会转变盟约而韩国会追随秦国，秦国会罢逐张仪，携手与齐、楚两国交好，这样你要做的事就成功了。”田轸说：“如何能让秦、韩两国不向东出兵呢？”苏代回答说：“韩冯请求救援魏国的话，一定不会对韩王说‘我是为了魏国而出兵’，一定会说‘我会利用秦国、韩国的兵力向东抵挡齐、宋两国的军队，我会聚集三国的兵力，趁楚将屈丐失利之机，向

南割取楚国的土地，这样我们之前的失地肯定能全部收回’。张仪请求援救魏国的言辞，一定不会对秦王说‘我是为魏国出兵’，一定会说‘我会利用秦国、韩国的兵力向东阻挡齐、宋两国，我会聚集三国的军队，趁着楚将屈丐失败之机，向南割取楚国的土地，名义上为了保存即将灭亡的魏国，其实是向韩、周两国炫耀战功后返回，这是为王者才能做出的事业’。先生可以让楚王割让部分土地给韩国，让秦国说合此事，对秦王说‘请让楚国割让土地给韩国，而秦王您可以借机胁迫韩、周二国，韩国就能不出兵而从楚国得到土地’。但韩国向东出兵的事又怎样向秦国说呢？他会说‘秦国不用出兵就能得到三川之地，威胁楚国和韩国导致魏国陷入困境，魏不再敢向东去联合齐国，这样就孤立了齐国’。张仪会怎么对秦王说他向东出兵的事呢？他会说‘秦国和韩国想得到土地且出兵证据确凿，声威足以震动魏国，就使魏国中不愿失去与齐、楚的友好关系的人有了说话的理由’。魏国转而投向秦、韩两国，却还要讨好齐国和楚国，楚王打算让魏王倚靠他而又不想割让土地给韩国，先生令秦、韩两国不用出兵就能获得土地，这对两国来说可是很大的恩德。秦国和韩国的君王受到韩冯、张仪的蛊惑，向东出兵为救魏国而作出牺牲，先生可以稳操胜券地要求秦、韩两国回报，这样就使秦、韩两国对先生有利而对张仪不利。”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于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齐佐赵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卒：通“猝”，仓猝。】，而患之所从来微。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

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倍：背。】约宾【宾：摈。】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湣王十三年（前288年），秦惠王去世。二十三年（前278年），齐军与秦军一起在重丘击败楚军。二十四年（前277年），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充当人质。二十五年（前276年），齐国送泾阳君返回秦国。孟尝君田文进入秦国，就做了秦国的丞相。不久田文逃出秦国。二十六年（前275年），齐国与韩国、魏国联合攻打秦国，军队来到函谷关后驻扎下来。二十八年（前273年），秦国将河外地区割让给韩国以求得和解，三国撤兵。二十九年（前272年），赵国杀死了他们的主父。齐国帮助赵国灭掉了中山国。

湣王三十六年（前265年），齐湣王号称东帝，秦昭王号称西帝。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在章华东门面见齐王。齐王说：“嘻，很好，先生您来了！秦国派魏冉赠与我帝号，先生觉得如何？”苏代回答说：“大王问得有些仓促，而灾难往往在到来时并不明显。希望大王您接受但不立即称帝。秦国称帝，倘若天下能够容忍它，大王就跟着称帝，也并不晚。并且辞让着称帝的名声，没什么损失。秦国称帝，如果天下都厌恶它，大王就别再称帝，以此来收拢天下的民心，这是很大的资本。而且天下并立两帝，大王觉得天下是更尊重齐国，还是更尊重秦国呢？”齐王说：“更尊重秦国。”苏代说：“要是放弃帝

的名号，天下是喜爱齐国呢？还是更喜爱秦国呢？”齐王说：“喜爱齐国而厌恶秦国。”苏代说：“东西两帝订立合约一同攻讨赵国，与讨伐宋国的暴君相比，哪个更有利呢？”齐王说：“攻伐宋国的暴君更加有利。”苏代说：“称帝所立的盟约都是均等的，但是与秦国一同称帝，天下只会尊崇秦国而轻视齐国；放弃称帝，天下就会喜爱齐国而厌恶秦国，征讨赵国比不上征伐宋国的暴君更加有利，因此我希望大王能声明自己放弃称帝以收聚天下民心，背叛盟约排挤秦国，不与它争地位的高低，而大王利用这段时间攻打宋国。占有宋国，卫国的阳地就非常危险了；占有济西，赵国的阿东就非常危险了；占有淮北，楚国的东部就非常危险了；占有陶地和平陆，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门就再不敢打开了。放弃称帝而以攻伐宋国暴君这件事代替，国家就会被人看重，而大王的名声也会更尊崇，燕国、楚国因此而被迫归服，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命于您的，这是如同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义举。在名义上尊敬秦国取得帝号，然后让天下的人厌恶它，这就是所谓的用卑弱表现尊贵的方法。希望大王您能够仔细考虑这件事。”因此齐王放弃称帝，重新称王。秦国也放弃了称帝。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以：通“已”。】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轶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燕将乐毅遂入临菑，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卫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淖齿：楚国将领。】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

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

湣王三十八年（前263年），齐军攻打宋国。秦昭王生气地说：“我喜爱宋国和喜爱新城、阳晋是一样的。齐国的韩聂是我的朋友，可他却攻打我所喜爱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苏代为齐王对秦王说：“韩聂攻打宋国，目的就是为了大王。齐国强大起来，再加上宋国在旁的辅助，楚国和魏国一定会恐惧，一恐惧就必然要向西投靠秦国，这样的话，大王不用一兵，不伤一卒，不费什么事就割占了魏国的安邑，这都是韩聂为大王所安排的妙计。”秦王说：“我担忧的是齐国难以摸透。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是什么意思呢？”苏代回答说：“天下各诸侯国的事情都会让齐国完全知晓吗？齐国攻打宋国，是因为它知道服侍秦国必须要有万乘的兵力来辅助自己，不向西投靠秦国，宋国就不得安定。中原各诸侯国的上了年纪的游说之士都费尽心机要离间齐、秦的联盟，驾着车争相向西行驶的人，并无一个人谈论齐国的好处，驾着车争相向东行驶的人，并无一个人谈论秦国的好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希望齐国和秦国联合。为什么三晋与楚国那么聪明而齐国和秦国却这么愚笨呢！三晋和楚国联合了，必定会商议着攻打齐国和秦国，齐国与秦国联合了，必定对三晋和楚国有所图谋，希望大王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决策。”秦王说：“好。”因此齐国就攻打宋国，宋王出逃，死在了温地。齐国向南攻下了楚国的淮北，向西侵入三晋的国境，打算吞并周室，成为天子。泗水附近的邹、鲁等诸侯国的国君都向齐国称臣，天下诸侯都十分恐惧。

湣王三十九年（前262年），秦军攻打齐国，攻取了齐国的九座城邑。

湣王四十年（前261年），燕、秦、楚与三晋共同谋划，各自派出他们的精锐兵力讨伐齐国，在济西击败了齐军。齐王的队伍瓦解向后退却。燕国大将乐毅于是攻入临菑，劫掠了齐国的全部珍宝礼器。齐湣王出逃，来到卫国。卫国王孙将王宫让出来给齐湣王居住，向他称臣并供给他一切所需用具。湣王十分傲慢，所以卫国人攻击他。湣王最后只能离开卫国，前往邹、鲁，仍旧很傲慢，邹、鲁的国君没有接纳他，于是他跑到莒地。楚国派淖齿率领军队援救齐国，淖齿就借机当上了齐湣王的丞相。淖齿杀掉了湣王，并与燕国一起瓜分了所占齐国的土地和宝器。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jǔ 太史敫jiǎo 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恒人：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于莒，入临菑。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惠及齐

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

湣王被杀后，他的儿子法章隐姓埋名来到莒太史敫家做了佣人。太史敫的女儿对法章的相貌不凡感到惊奇，觉得他不是常人，可怜他并常常偷着给他衣服和食物，并且与他私通。淖齿已经离开莒城，莒城人与齐国逃出来的臣子聚在一起打算寻找齐湣王的儿子，想要立他做齐王。法章害怕他们会杀害自己，过了很长时间，才敢对外称“我是齐湣王的儿子”。于是莒人共同拥立法章，他就是齐襄王。他们守卫莒城，发布告告知齐国人：“齐王已经在莒城即位。”

襄王已经即位，封太史敫的女儿为王后，就是君王后，生了儿子建。太史敫说：“女子没经过媒人的说合就私自嫁人，根本不配作为我的后代，侮辱了我们的家风。”终身不再见君王后。君王后十分贤惠，并不因为父亲不再和自己相见就失去作为子女的礼节。

襄王在莒城待了五年，田单率领即墨的军民击败了燕军，前往莒地迎回襄王，进入临菑。齐国之前的土地全都再次属于齐国。齐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襄王十四年（前270年），秦军攻打齐国的刚寿。十九年（前265年），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建即位。

齐王建即位六年后，秦国攻打赵国，齐国和楚国出兵救援赵国。秦国谋划说：“齐国和楚国出兵救援赵国，如果它们关系亲密，我们就撤军；倘若他们关系不好，我们就继续进攻。”赵国缺少食物，请求齐国支援些粟米，齐国没有答应。周子说：“不如答应赵国的要求以让秦军撤退，不答应赵国的要求秦国就不会撤军，这样的话，秦国的阴谋得逞，齐国和楚国的计谋就会失败。而且赵国对于齐国和楚国来说，就像一面屏障，就好比人的牙齿有嘴唇作为屏障，嘴唇没有

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如果今天赵国灭亡了，明天灾祸就会降临到齐国和楚国身上。而且援救赵国这件事，应该就像是手捧着漏瓮去浇烧干的锅那样迫切。救援赵国，这是高尚的道义之举；令秦国撤军，能够显扬名声。以仗义援救即将灭亡的国家，扬威以使强大的秦国撤军，不尽心这样做却专心于吝啬粮食，为国家制定计划的人犯了错误。”齐王并不听从。秦军在长平击败赵军四十多万，接着便包围了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格：抗拒。】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年），秦国灭掉了周。齐国君王后去世。二十三年（前242年），秦国在新攻取的魏国土地上设置东郡。二十八年（前237年），齐王前往秦国朝拜，秦王政在咸阳摆设酒宴款待。三十五年（前230年），秦国灭掉了韩国。三十七年（前228年），秦国灭掉了赵国。三十八年（前227年），燕国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此事，杀死了荆轲。过了一年，秦军攻入了燕都，燕王逃到了辽东。第二年，秦国灭掉了魏国，秦军在历下驻扎。四十

二年（前223年），秦国灭掉了楚国。第二年，秦军俘虏了代王嘉，杀掉了燕王喜。

齐王建四十四年（前221年），秦国派军队攻打齐国。齐王听取了丞相后胜的计策，并不抵抗，率领齐军投降了秦军。秦军俘虏了齐王建，把他迁往共城。于是灭掉齐国，设置郡县。天下被秦国统一，秦王政号称皇帝。最初，君王后很贤惠，服侍秦国非常谨慎，和诸侯约守信用，再加上齐国位于东部海滨，秦军夜以继日地攻打三晋、燕、楚，五国在秦军的攻伐中忙于自救，因而齐王建即位四十多年并未遭逢战祸。君王后去世后，后胜担任齐国的丞相，他多次接受秦国间谍的贿赂，多次派宾客前往秦国，秦国又给了他们很多金钱，宾客们回到齐国都成了间谍，劝说齐王放弃合纵而去朝见秦王，不进行攻战的准备，不相助五国出兵攻打秦国，秦国因此才得以灭掉其他五国。五国已经被灭，秦军终于攻入临淄，百姓没有敢抗拒的。齐王建于是投降，被迁往共城。所以齐国人怨恨齐王建没能尽早与诸侯合纵攻打秦国，听信奸臣与宾客的劝说而让齐国灭亡，人们编出歌谣唱道：“松树还是柏树？令王建迁往共城是宾客吗？”意思是怨恨齐王建任用宾客前不加详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比：连续。】 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太史公说：大概孔子到了晚年才喜欢阅读《周易》。《周易》作为一门学问来说，道理十分深奥，如果没有通晓古今的智慧，谁能专注于它呢！因此周太史给田敬仲完卜卦，算到他十代之后；到了田完逃往齐国，懿仲替他卜卦也这么说。田乞与田常之所以能够接连杀死两位国君，在齐国专权，并非形势一点点发展的必然结果，可能是为了遵循某种预定的先兆吧。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zōu 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hé。纥与颜氏女野合【野合：未经婚嫁而交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zōu 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要：通“腰”。】 经dié，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绌：通“黜”，斥退，不接待。】 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兹：通“兹”。】 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饘：稠粥。】 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名叫孔防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和一位姓颜的女子野合生下了孔子，他们来到尼丘山祈祷之后就生下了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时，孔子出生。孔子刚出生时，头顶中间较低，四周较高，所以就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

孔子出生之后，叔梁纥就死了，埋葬在防山。防山位于鲁国的东部，因而孔子并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何处，他的母亲也不愿说。孔子小时候嬉戏游玩时，常陈列一些俎豆之类的礼器，举行仪式。孔子的母亲去世后，就停柩在五父之衢，并未埋葬，这是出于慎重的考虑。陬邑人輓父的母亲告诉孔子他父亲的墓地所在，然后孔子前去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了防山。

孔子的腰里还系着白布孝带时，季孙氏设宴款待名士，孔子前去参加。阳虎驱赶他说：“季孙氏设宴款待名士，并没有请你来。”孔子由此就退了出来。

孔子十七岁时，鲁国的大夫孟釐子病入膏肓将要死去，他告诫他的继承人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人，他的先人在宋国灭亡。他的先祖弗父何当初应该继位为宋国国君，却将君位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到正考父时，辅佐戴公、武公和宣公，虽然三次受命却越来越恭谨，因此所铸的鼎的铭文上就说：‘第一次受命时曲着身体接受，第二次受命时弯着腰接受，第三次受命时俯下身体接受。走路时谨慎地沿着墙走，也没有人敢来欺侮我。煮稠粥用这个鼎，煮稀粥也用这个鼎，我就是靠它来糊口的。’他的恭谨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听人说圣人的后人，虽不一定能当政掌权，但一定会有贤达的人。现在孔丘年纪尚小却爱好礼仪，那个贤达的人就是他吧？我如果死了，你一定要用师礼侍奉孔丘。”等到釐子去世，懿子与鲁国人南宫敬叔来到孔子那里学习礼仪。这一年，季武子去世，平子继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有，通“又”。】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孔子家境贫穷而且地位卑下。等到他成年后，曾担任季氏家中的小吏，出纳粮食及财物全都算得公平准确。他还曾担任管理畜牧的小吏，使牲畜繁殖得很好。因此他就做了司空。不久后他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和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受困，于是返回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说他是“长人”，觉得他与众不同。鲁国依然对他很好，所以他回到了鲁国。

鲁国的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允许我和孔子一起出使周国。”鲁君给了他们一辆车，两匹马，以及一名随从的童子，前往周国学习礼仪，又拜望了老子。辞别离开的时候，老子出来送他们说：“我听说富贵的人在送行时赠给人金钱，仁德的人在送行时赠给人吉言。我不富贵，窃取了一个仁德之人的名号，就送给你几句话，我要说的是：‘聪明能够深察的人离死亡不远，因为他们喜欢议论别人是非。学识广博、能言善辩、能力无边的人总会危害自身，因为他们喜好揭发别人的过错。身为子女的不能有私心，做别人臣子的不能只想到自己。’”孔子从周国回到了鲁国，他的弟子逐渐多了起来。

当时，晋平公淫乱放荡，晋国六卿专权，向东攻打诸侯。楚灵王兵力强盛，欺凌中原各诸侯。齐国势力强大，而且与鲁国邻近。鲁国又小又弱，依附楚国则晋国就会发怒；依附晋国则楚国就会前来征讨；事奉齐国做得不周到，齐国的军队就会入侵鲁国。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辟：通“僻”。】，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gǔ，爵之大夫，起累【累：通“縲”。】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遂：任意，放纵。】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当年：当世。】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止：挽留。】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害：嫉恨。】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的时候，孔子三十岁。齐景公与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的国家很小，而且位置偏僻，他凭借什么称霸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然国家很小，但它的志向却很大；地理位置虽然较为偏僻，但国家的所作所为却很得当。秦君亲自任用以五张黑羊皮赎出来的百里奚，封他大夫的爵位，把他从拘禁中解救出来，秦君与他谈论了三天，让他执掌国政。以这

样的方法整治国家，即使称王天下也是能够做到的，他当个霸主不算什么大事。”景公听了十分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时，季平子和郈昭伯由于斗鸡的缘故得罪了鲁昭公，昭公就率领军队进攻平子，平子和孟氏、叔孙氏三家共同攻打昭公，昭公的军队战败了，昭公逃奔齐国，齐国就把昭公安置到了乾侯。此后不久，鲁国发生变乱。孔子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打算借此接近景公。孔子和齐国的乐官谈论音乐，听到《韶》这个乐曲，学习《韶》乐，陶醉其中竟然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味道，齐国人都称赞这件事。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施政的方法，孔子说：“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景公说：“讲得真好！要是真的是国君没有国君的样子，大臣没有大臣的样子，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虽然有粮食，我又怎么能吃到呢！”改天景公再次询问孔子施政的方法，孔子说：“施政就在于节省财物。”景公十分高兴，想要把尼谿的田地封赏给孔子。晏婴进言说：“那些儒者都能言善辩，不能当作法规来实行；他们傲慢自大，不能让这样的人当臣下；他们崇尚丧事的礼仪，尽情地表达哀伤，破费家产来厚葬死去的人，不能让这种做法成为习俗；他们到处游说，乞求借贷，不能以此来整治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去世，周王室已经衰微，礼乐制度残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孔子盛装修饰自己的仪容，制定繁琐的应对进退间上下快慢的礼节，刻意追求举手投足的仪态，令几世几代都学不完他的学问，花一生时间也学不完这些礼仪。您打算用这一套规矩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民众的好方法。”此后景公仍然恭敬地接见孔子，却不再询问他关于礼制的事情。另一日，景公挽留孔子说：“以季氏上卿的规格对待你，我无法做到。”就按照低于季孙氏但高于孟孙氏的规格对待孔子。齐国大夫嫉恨孔子，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景公说：“我已经老了，不能任用你了。”于是孔子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闾liǎng，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堕：通“隳”，毁坏。】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焦jiāo 侥yáo 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niǔ 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醉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四十二岁的那年，鲁昭公在乾侯去世，鲁定公即位。定公即位五年后，夏季，季平子去世，桓子继承季平子成为上卿。季桓子在挖井时获得一个瓦罐，瓦罐里有个像羊一样的东西，他就问孔子，说自己“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是羊。我曾听说，山中的怪物是夔和罔闾，水里的怪物是龙和罔象，土里的怪物是坟羊。”

吴国讨伐越国，毁掉了越国的都城会稽，获得了一节足足能装满一车的大骨头。吴国派使者来问孔子：“什么东西的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群神，防风氏来晚了，禹就杀了他示众，他的骨节足足能装满一车，这是骨头里面最大的。”吴国的使者问：“谁

是神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主宰天下，负责守护、祭祀山川的诸侯也称为神，主管祭祀土地与谷物的是公侯，全都服从于王。”使者问：“防风氏负责祭祀什么呢？”孔子说：“防风氏就是汪罔氏。汪罔氏的君主负责祭祀封山、禺山，姓釐。在虞、夏、商时期称为汪罔，在周朝时称为长翟，如今被称作大人。”使者问：“人的身高能达到多少？”孔子说：“僬侥氏身高三尺，矮到了极点。最高的人也不过十倍于此，这应该是身高数字的极限了。”于是吴国的使臣说：“高明啊，圣人！”

季桓子有个宠臣名叫仲梁怀，和阳虎有嫌隙。阳虎想要驱逐仲梁怀，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阻止了他。当年秋天，仲梁怀愈发骄纵，阳虎捉住了仲梁怀。桓子非常生气，阳虎就趁机囚禁了桓子，阳虎和桓子订立盟约后才放了桓子。阳虎因此越发轻视季氏。季氏本身也超越了礼法的权限，凌驾于公室之上，以下属臣子的身份执掌国政，所以鲁国自大夫以下全都僭越礼法背离了正道。因此孔子就不再做官，隐退下来修订《诗》《书》《礼》《乐》，他的弟子越来越多，不管多远都有人来，没有不虚心接受孔子所授学业的。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温温：柔和的样子。又说同“蕴蕴”，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hào而王，今费虽小，僬【僬：义同“倘”，或许。】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定公八年（前502年），公山不狃在季氏手下很不得志，利用阳虎叛乱的机会，想要废掉三桓季孙氏、叔孙氏与孟孙氏的嫡生继承人，改立阳虎素来所喜爱的其他庶子，于是拘禁了季桓子。桓子设诈欺骗了他，得以脱身。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虎作战不胜，逃奔齐国。当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依靠费邑反叛季氏，派人前去邀请孔子。孔子寻求治国的法则已经很长时间了，处处受人压制，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没有人能任用自己，就说：“周文王、武王自丰、镐兴起而称王，如今费邑尽管很小，或许能和丰、镐差不多吧！”想要前去。子路很不高兴，就劝止孔子。孔子说：“他们请我去，怎么会让我白跑一趟呢？倘若任用我，大概能在东方重现周朝的礼乐制度吧！”然而孔子最终也没能成行。

从那以后，鲁定公让孔子担任中都的长官。一年后，四处都以孔子的治理之道为榜样。孔子由中都长官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旌：同“旌”。】旄羽被矛戟剑拔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忤【忤：惭愧。】，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

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春季，鲁国和齐国和好。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向齐景公进言说：“鲁国任用了孔丘，这种形势对齐国有危害。”因此就派出使者告知鲁国举行友好的会见，会见的地点是夹谷。鲁定公装饰好车子，不设防备地即将赴会。当时孔子兼任盟会司仪，说：“我听说进行文事活动的人一定要有武力防备，进行武事活动的人一定要有文事防备。古时诸侯离开自己的疆域，一定会配备文武官员跟随前往。请让左右司马随从。”定公说：“好的。”就安排了左右司马随从前往。在夹谷与齐侯会面，在那里修筑了高台，设定了两国诸侯的位次，修筑了土台阶三级，依照诸侯平等相会的礼节，鲁定公与齐景公拱手相互揖让着登上了高台。宴饮赠礼的仪式完毕，齐国的官员快步走上前来请示说：“请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齐景公说：“好的。”因此来自齐国的乐队，打着旌旗，头上插着羽毛，身上披着皮衣，手里拿着矛、戟、剑、大楯，击鼓呼叫而来。孔子快步走上前来，一步一阶地迅速往上登，离坛还差最后一级台阶时，举起衣袖说：“我们两国之君在进行友好的会面，夷狄的舞乐为什么会在这里！请命令相关官员立即处理！”相关官员下令让乐队退下，乐队并未离去，于是孔子向左右看着晏子和齐景公。齐景公心中很惭愧，挥手让乐队退下。不一会儿，齐国的相关官员快步走上来说：“请弹奏宫中的音乐。”齐景公说：“好的。”倡优与侏儒就戏谑调笑着走上前来。孔子快步走上前来，一步一阶地迅速往上登，离坛还差最后一级台阶时，说：“下等人胆敢戏弄蛊惑诸侯的，罪当处死！请相关官员立即处理！”相关官员依法施行，倡优和侏儒都被处斩，手和脚都分开了。齐景公内心恐惧而震动，知道在道义这方面难以和鲁国匹敌，回国后十分惊恐，告诫群臣说：“鲁国的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君主，你们却偏偏用夷狄之道来教我，让我得罪了鲁国国君，我该怎

怎么办呢？”相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犯了错就实实在在地用行动表示歉意，小人犯了错就花言巧语地掩饰。您如果真的痛心这件事，就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表示歉意。”于是齐侯便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的郛、汶阳、龟阴的土地以表示歉意。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郛。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郛，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粥：同“鬻”，卖。】羔豚者弗饰贾【贾：同“价”。】，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夏季，孔子告诉定公说：“臣子不可以私藏甲兵，大夫不可以拥有高达一丈、长达三百丈的城墙。”于是，他派仲由担任季氏家臣，打算让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拆掉城邑的城墙。于是叔孙氏率先拆掉了城墙。季氏将要拆掉都城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都城。定公与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进入季氏在鲁国都城中的宫院，登上了当年季武子修筑的楼台。费邑人攻打他们，未能攻克，但还是有人闯到了定公的旁边。孔子派大夫申句须、乐颀下台攻打费邑人，费邑人战败逃走。鲁国人追击他们，在姑蔑击败了费邑人。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奔齐国，于是拆毁了费邑的城墙。即将拆掉孟孙氏的成城，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掉了成城的城墙，齐国的军队一定能够直接到达都城的北门。而且成城

是孟氏的屏障，没有成城也就没有孟氏。我不会拆掉成城的城墙。”十二月，鲁定公包围成城，没能攻克。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的事务，面上现出喜色。有弟子说：“听说君子遇到灾难祸害不会恐惧，得到福运也不会喜形于色。”孔子说：“是有这样的话。但不还说‘身在高位礼贤下士而自得其乐’吗？”于是孔子杀掉了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孔子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羊羔和猪豚的人没有任意抬高价格，男女行人在路上分道行走，路上掉了东西也没人捡，从四面八方来到鲁国办事的人，到了城中不用和官员求情，都能得到他们的所需之物并满意地回去。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膾pán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齐国人听说后十分恐惧，说：“孔子整治好国政后一定会称霸，称霸的话我们齐国的国土和鲁国邻近，我们就会率先被吞并。何不先送给鲁国一些土地呢？”齐国大夫黎鉏说：“请先尝试能否阻止孔子当政。不能阻止再赠送国土，难道还会晚吗！”因此就挑选了齐国容貌美丽的女子八十人，全都穿着色彩华丽的服装，跳着《康乐》舞，连同毛色斑斓的马匹驾着的三十辆马车，一起送给鲁君。将女乐队和纹饰斑斓的马匹陈列在鲁国都城以南的高门外。季桓子身着便服再三前

往观看，想要接受，就对鲁君说要到处走走，趁此机会整天前去观看，对政事很懈怠。子路说：“老师，我们是时候离开这儿了。”孔子说：“如今鲁国即将举行郊祭，如果将郊祭所用的烤肉分送一些给大夫的话，那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的。”桓子最终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一连三天不处理政事；举行了郊祭后，又不把祭肉和郊祭所用的礼器分送给大夫。于是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在屯地留宿过夜。师己前来送行，说：“先生并没有什么过错。”孔子说：“我唱首歌行吗？”他唱道：“那个女子就凭一张嘴，可以使大臣被迫出走；那个女子的进言，就能让人死国败。悠闲自在啊，只有以此来消磨时光！”师己返回国都，桓子问：“孔子说了些什么？”师己据实相告。桓子伤心地长叹说：“先生是因为齐国女乐的事而责怪我！”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奉：通“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蘧伯玉：名瑗，卫国大夫。】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

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于是孔子来到卫国，寄居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卫灵公问孔子说：“您在鲁国时能得到多少俸禄？”孔子回答说：“俸禄粮食六万斗。”卫国人也送给孔子粮食六万斗。住了不长时间，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诋毁孔子。卫灵公让公孙余假监视着孔子的来往出入。孔子担心获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即将前往陈国，路过卫国的匡地，颜刻充当驾车人，他用马鞭指着匡地说：“从前我来过这个地方，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地人听说有人来到，都以为那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对匡人施暴，匡人于是就拦住了孔子。孔子长得很像阳虎，被匡人困住整整五天。颜渊落在后面，晚一些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渊说：“先生还健在，我如何敢死！”匡人围捕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恐惧。孔子说：“周文王已然去世，周朝的礼乐制度不都存在我这里吗？上天将要毁灭周朝的礼乐制度，就不可能让我这后死之人掌握这种礼乐制度。上天倘若不打算毁灭周朝的礼乐制度，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孔子派了个弟子前往卫国都城担任宁武子的家臣，然后才得以离开。

孔子等人离开匡地经过蒲地。一个多月后，孔子回到卫国，寄居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看得起我国国君并想结为兄弟友谊的，一定要面见我国国君的夫人。我国国君的夫人希望和您见面。”孔子表示辞谢，但还是迫不得已前去见她。夫人在细葛布的帷帐之中。孔子进入门内，面朝北行叩头之礼。夫人在帷帐中行拜礼两次，身上佩戴的环佩玉器叮当作响。孔子归来后说：“我原来不想见她，既然前去见她就应该以礼相答谢。”子路很不高兴。孔子起誓说：“我如果说的不是真的，就让上天厌恶我吧！就让上天厌恶我吧！”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参乘，离开宫廷，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

大摇大摆地从闹市中穿过。孔子说：“我从未见他喜好德行如同喜好美色一样。”于是厌恶这里的一切，离开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去世。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tuí 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有咫【咫：八寸。】。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hù 矢石弩nǚ，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与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杀掉孔子，派人去砍倒了那棵大树。孔子离开了这里。弟子们说：“可以快些离开这儿。”孔子说：“上天将这样的品德降临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

孔子来到郑国，和弟子走散了，孔子独自一人站在外城的东门。有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有个人，他的额头很像尧，他的脖子很像皋陶，他的肩很像子产，而腰部以下的部分比禹差了三寸。疲劳狼狈的样子就像丧家狗一样。”子贡将这些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

孔子欣然地笑着说：“外貌，是微末的东西。但说我如同丧家狗一般，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啊！”

于是孔子来到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家中。一年多之后，吴王夫差讨伐陈国，攻取三座城后撤军。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包围蔡国，蔡国迁到了吴地。吴国军队在会稽击败了越王句践。

有几只隼停在陈君的宫廷中死去，一支木箭穿透了隼的身子，箭头是石头磨制的，箭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使者问孔子。孔子说：“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是远方肃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攻灭了商朝，打通了前往东方九夷和南方百蛮的道路，命令各族都以本地的特产送来进贡，让他们不要忘了自身对天子应承担的职责与义务。于是肃慎族就进贡了楛木箭与石制的箭头，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宣扬他的美德，就将肃慎部族的箭分赐给了长女大姬，将她许配给了虞胡公，并将虞胡公封在了陈地。又分赠给同姓之人珍宝玉石等物，以加重亲密关系；分赠给异姓诸侯远方进献的贡品，让他们不要忘记服从周天子。所以将肃慎部族的箭赠予陈国。”陈湣公让人去从前的仓库中试着寻找，果然得到了楛木箭。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要盟：受人强迫订立的盟约。】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

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当时正是晋、楚两国争霸时期，轮番讨伐陈国，到了吴国侵犯陈国时，陈国经常遭到劫掠。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的徒弟都志向高远，努力进取并未忘记最初的志向。”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路过蒲地，遇到卫国大夫公叔氏占据蒲地叛乱，蒲地人留住了孔子。孔子的弟子里有个名叫公良孺的，带着私人的五辆车跟从孔子。他身材高大，为人贤德，勇猛有力，对孔子说：“我从前跟随先生在匡地遭遇危难，如今又在此地遭遇危难，这就是命运。我和先生再一次遭逢灾难，宁愿战斗而死！”战斗十分激烈。蒲地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只要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走。”孔子和蒲地人盟誓，蒲地人放孔子从东门出去了。于是孔子前往卫国。子贡说：“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受人强迫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理睬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非常高兴，来到郊外迎接。灵公问孔子说：“蒲地可以讨伐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可以。现在的蒲地是卫国能够阻挡晋、楚两国攻伐的屏障，用卫国的军队去攻打蒲地，恐怕不太好吧？”孔子说：“蒲地的男子有宁死也不跟从公叔氏为乱的志向，妇女有誓死保卫西河的志气。我们所要讨伐的不过是四五个忠实于叛乱者的人。”灵公说：“好。”然而并没有攻打蒲地。

卫灵公年纪大了，对国政很懈怠，并未任用孔子。孔子长叹着说：“要是有人能够任用我，一年可见成效，三年就会很有成绩

了。”孔子离开卫国。

佛肸xī 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páo 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蓑kuì 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穆：通“默”，沉默。】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襄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襄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zōu 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佛肸担任中牟邑的长官。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佛肸叛乱，派人前来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我曾听先生说过，‘那种人本身在干坏事，君子是不会去加入的’。如今佛肸独

自占据中牟叛乱，您想要前去，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不是还说过坚硬之物，被磨也不会变薄；不是还说过洁白之物，用黑色染料也无法染黑。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能挂在那里而不让人食用呢？”

孔子敲打石磬。有个背着草筐从门前经过的人，说：“有心思啊，就敲打石磬啊！发出砵砵的声音啊，是在说没人了解自己而打算放弃吧。”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十天仍没学习新的曲调。师襄子说：“可以增加一些学习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学会了曲子，只是还没掌握弹琴的技法。”过了些日子，师襄子说：“你已经学会了弹琴的技法，可以多学些内容了。”孔子说：“我还未领悟曲子中表达的思想。”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已经领悟了曲子中表达的思想，可以多学些内容了。”孔子说：“我还没能品味出作曲者塑造的形象。”过了些时候，孔子默然深思，感到心旷神怡，眼界高阔，志向宏大，就说：“我知晓作曲者塑造的形象了。那人肤色黝黑，身材颀长，眼睛明亮深邃而能远望，好像成了天下四方的王，除了周文王谁还能成为这个样子呢！”师襄子站离坐席拜了两拜，说：“我的老师告诉我这首琴曲叫《文王操》。”

孔子既然在卫国没能得到任用，就打算向西去面见赵简子。来到黄河边，听到了奚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杀掉的新闻，孔子面对黄河叹息着说：“多么美的黄河水啊，浩浩荡荡！我没有渡过黄河，这是命运使然啊！”子贡快走几步上前说：“请问这说的是什么呢？”孔子说：“奚鸣犊和舜华都是晋国非常贤德的大夫，赵简子还未得志之时，必须依靠这两个人才得以从政。等到他已经得偿所愿，杀死他们后就执掌了政权。我曾听说，剖腹取胎，杀死幼兽，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竭泽而渔，蛟龙就不会再调合阴阳；倾覆鸟巢，摧毁鸟卵，凤凰就不再飞翔。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忌讳杀伤自己的同类。鸟兽对于那些不合道义的举动都知道躲避，更何况是我孔丘呢！”就回到了陬

乡居住，创作《陬操》这首琴曲来哀悼晋国已死的两位贤德的大夫。又回到卫国，寄居在蘧伯玉家中。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绕wèn，八人衰【衰：同“缋”，古代一种用粗麻布制成的孝服。】经，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niǎn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毋求【毋求：字子有，孔子弟子，周文王第十子母季载后裔。】。”于是使使召毋求。毋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子赣：即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孔子弟子。】知孔子思归，送毋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询问用兵作战的结阵之法。孔子说：“祭器俎、祭祀用豆之类的事情我曾听说过，用兵作战的事情我没学过。”第二天，灵公和孔子交谈，看到天空飞过的大雁，抬头注视，神色并不在意孔子。于是孔子离开了卫国，再次来到陈国。

夏季，卫灵公去世，他的孙子辄即位，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

将逃入晋国的太子蒯聩送到了戚邑。阳虎让太子蒯聩身穿丧服，又派八个人披麻戴孝，装作是自卫国前来迎接太子蒯聩的样子，哭着进入戚邑，于是太子蒯聩就在戚邑住了下来。冬季，蔡国迁都州来。当年是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孔子六十岁。齐国帮助卫国人包围了戚邑，是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居住在此的缘故。

夏季，鲁桓公与鲁釐公的庙堂失火，南宫敬叔前往救火。孔子在陈国听说了这件事，说：“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和釐公的庙堂吧？”后来得知果然是这样。

秋季，季桓子生病，坐在辇车上巡视鲁都曲阜城，深深地叹息着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要振兴了，由于我得罪了孔子，因此就没能兴盛起来。”转过头对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我要是死了，你一定会成为鲁国的宰相。要是成了鲁国宰相，一定要请回仲尼。”几天后，季桓子去世，季康子成了鲁国的宰相。安葬了季桓子后，季康子想要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先君任用孔子时有始无终，最终被诸侯所耻笑。现在又任用他，倘若没能有始有终，会再一次被诸侯耻笑。”康子说：“那么召请谁较为合适呢？”公之鱼说：“一定要召请毋求。”因此派出使者去召请毋求。毋求即将前去，孔子说：“鲁国人召请毋求，绝不会小用他，将会重用他。”当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的徒弟们都志向高远，文采斐然而有章法，我不知道如何调教他们。”子赣知道孔子想要回到故国，送毋求启程时，就告诫他“你要是得到重用，一定要想办法召回孔子”这样一番话。



孔子学琴，选自《孔子圣迹图》。



子路问津，选自《孔子圣迹图》。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yōu 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蓀：一种竹编农具。】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毋求离开陈国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蔡昭公将要到吴国去，是吴国国君召他去的。之前昭公哄骗他的大臣将都城迁到州来，后来又要前去吴国，大夫们都害怕再次迁都，大夫公孙翩就用箭射杀了昭公。楚国入侵蔡国。秋季，齐景公去世。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邑。叶公问孔子如何施政，孔子说：“施政的关键在于招揽远方的贤士，使近处的人归附。”有一天，叶公问子路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仲由，你怎么不回答他说‘他的为人，学习道理不知道疲倦，教诲别人不感到厌烦，发愤学习时会忘记吃饭，欢乐时会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等等。”

孔子离开叶邑，返回蔡国。长沮、桀溺在路边并肩耕田，孔子认为他们是隐士，让子路去打听渡口所在的地方。长沮说：“那边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弟子

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浑浑噩噩，天下到处都是一样的，又有谁可以改变呢？况且与其跟从那些躲避暴君乱臣的人，怎么能比得上追随那些躲避乱世的人啊！”两人说完依旧不停止耕田。子路将这些话告知孔子，孔子惆怅地说：“我们不可以和鸟兽同流合群。天下太平的话，我孔丘就不用参与进来改变这样的局面了。”

一天，子路行走时，遇见一位肩上扛着农具的老人。子路说：“您见过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肢不勤劳，不能分辨五谷，谁是你的老师！”老人把他的手杖放在地上继续锄草。子路将这些话告知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让子路再到那个地方去看时，老人已经离开了。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出自《诗·小雅·何草不黄》。】。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

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孔子迁居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军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召请孔子。孔子将要前去以礼相谢，陈国和蔡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贤德的人，所讥刺抨击的东西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期滞留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各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孔子的心意。如今楚国是大国，派人来召请孔子。孔子倘若在楚国得到任用，那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掌权的大夫就很危险了。”因此就联合调发一些役徒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不能成行，没有了粮食。随行的弟子生病了，爬都爬不起来。孔子依旧讲习、诵诗、弹琴、唱歌没有间断。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难道也有困窘之时吗？”孔子说：“君子能安于困窘，小人一旦困窘就胡作非为。”

子贡现出生气的脸色。孔子说：“赐啊，你觉得我是个博学强记之人吗？”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这样的。我是掌握事物的基本道理并将其统筹贯通的。”

孔子知道徒弟们心里有怨气，就召来子路询问说：“《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能徘徊在空旷的野外’。我奉行的道义难道是错的吗？我为何会被围困于此地呢？”子路说：“我想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人们不相信我们。我想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人们不让我们顺利通行。”孔子说：“有这样的说法吗？仲由，如果仁德之人一定能得到别人的信任，那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的事？要是智慧的人一定通行无阻，那怎么会有王子比干被剖心的事呢？”

子路出来后，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赐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能徘徊在空旷的野外’。我奉行的道义难道是

错的吗？我为何会被围困在此地呢？”子贡说：“老师的学说宏大非常，因此天下无法容纳老师。老师为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能播种耕作却不能保证取得好的收成，好的工匠能做到技术高超却不能保证符合别人的心意。君子能够建立自己的学说，建立最为基础的纲要，再统筹疏理，却不能保证一定被统治者接受。现在你不研修你的学说，而求得被世人所容纳。赐啊，你的志向并不远大啊！”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三五：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yú 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

也。

子贡出来后，颜回进去见孔子。孔子说：“颜回，《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能徘徊在空旷的野外’。我奉行的道义难道是错的吗？我为何会被围困在此地呢？”颜回说：“老师的学说宏大非常，因此天下没有能容纳的。尽管如此，老师还应该去推广并施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有什么危害，不被容纳，然后才显现出君子本色！没能建立和完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已然建立得很完美，却没能被采用，这是那些当权之人的耻辱。不被容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被容纳，之后才显现出君子本色！”孔子欣然地笑着说：“真有你的，颜氏的好孩子！如果你有许多财产，我愿意给你当管家。”

于是孔子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出兵来迎孔子，孔子得以脱离困境。

楚昭王打算把有户籍名字的民社方圆七百里土地封赐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大王派出的出使诸侯国的使者有如同子贡一般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辅佐宰相有如同颜回一般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将帅中有如同子路一般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各部的主事长官可有如同宰予一般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况且楚国的始祖在周王室受封时，封爵为子男，封地方圆五十里。如今孔丘阐发三皇五帝的规则法度，申明周公、召公所建立的功业，大王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如何能够世代得保方圆几千里的疆域呢？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邑，从统辖方圆百里土地的君主而最终称王天下。如今孔丘得以占据封地，贤良的弟子作为辅佐，这并非楚国的福气。”昭王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当年秋季，楚昭王死在了城父。

楚国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身边经过，歌词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怎么会降低了啊！过去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事情还能够补救。算了吧，算了吧，现在当权的人都不可救药了。”孔

子走下车，打算和他说话。接輿快走几步离开，孔子没能与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是鲁哀公六年（前489年）。

其明年，吴与鲁会缙，征百牢。太宰嚭pǐ 【太宰嚭：即伯嚭，原为晋国公族，时为吴国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母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母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第二年，吴国与鲁国在缙地会盟，吴国向鲁国征要一百套祭祀所用的牛、猪、羊搭配在一起的太牢。吴国的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前去赴会。季康子派子贡前去，然后这件事才得以作罢。

孔子说：“鲁国与卫国的政治状况，就如同兄弟一样。”当时，卫

国君辄的父亲不能按照礼制即位为国君，流亡在国外，诸侯多次因这件事谴责卫国。而孔子的弟子有很多在卫国做官，卫君打算让孔子参与政事。子路说：“卫君等待您来参与政事，您会首先处理哪件事？”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子路说：“有这回事吗，您可真是迂阔啊！有什么可端正的？”孔子说：“多么粗鲁啊，仲由！如果名分没能端正，说话就无法顺理；说话无法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礼和乐就无法兴盛；礼和乐无法兴盛，刑罚就不会准确；刑罚有失准确，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付诸行动。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并没有什么可以苟且马虎的地方。”

第二年，母有为季氏统率军队，和齐国的军队在郎邑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问母有：“您在带兵打仗上的才能，是学习得到的，还是天生就有呢？”母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呢？”母有回答说：“任用他要与名分相合；在百姓中宣扬他，连鬼神也不会对他不满。像我学到的这些用兵之道，即使能得到千社的封赏，老师也不会贪图这样的利益。”季康子说：“我想要召请孔子，可以吗？”母有回答说：“想要召请他，就不要像对待小人那样限制他，那样就可以了。”卫国的孔文子打算领兵攻打大夫太叔，向孔子询问计策。孔子推说自己并不知道，退出来后就吩咐备好车马立即离开，说：“鸟儿能选择在哪棵树上栖息，树木怎么可以选择鸟儿呢！”孔文子坚决地挽留他。当时正赶上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来迎接孔子，孔子就返回了鲁国。

孔子从鲁国离开一共有十四年，然后才回到鲁国。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错：通“措”。】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

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鲁大师：即鲁太师，鲁国乐官。】：“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jiǎo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rèn席【衽席：床席，喻夫妻生活。】，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施政的方法，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的关键在于选择臣子。”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施政的方法，孔子说：“举荐正直的人，安置在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之上，心术不正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季康子对盗贼十分忧虑，孔子说：“只要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他们，他们都不会偷窃。”然而鲁国最终还是没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谋求官位。

孔子所处的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诗》和《书》都已残缺。孔子追寻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叙列《书传》，向上记录到唐尧、虞舜之际，向下记录到秦穆公，按着次序编排这其间的历史事件。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能够说出来，但杞国并未留下足够的文献

来证明我的说法。殷商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并未留下足够的文献能够证明我的说法。如果文献充足，我就可以运用文献来证明这些礼制了。”孔子在审视了殷商与夏朝礼制增损变化的情况后，说：“即使是百世之后的情况，也是能够知道的，延袭不变的是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文采仪节。周朝的礼制借鉴夏、商两代，文采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认同周礼。”因此《书传》和《礼记》都是由孔子整理编辑的。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说：“乐曲的演奏过程是能够知道的。初始演奏时，声音齐全配合十分妥帖，接着音乐展开变得和谐而清晰，乐声持续不断，一直到一部乐曲演奏完成。”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诗乐得以订正，《雅》和《颂》的每篇每章都在它应在的地方。”

古时的《诗》共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删去其中的重复之处，选取那些能够用在礼义教化方面的，向上采用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后稷之事，中间论述殷商、周朝的兴盛，一直到周幽王与周厉王的过失，从男女夫妇的关系以及爱情的诗篇开始。因此说“《关雎》篇是《国风》的第一篇，《鹿鸣》篇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篇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庙》篇是《颂》的第一篇”。《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孔子都配乐弹唱，以使其能与韶武雅颂的声情精神相合。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记述，并以此来完备治国施政之道，修成六艺。

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编写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五种注释的书。他读《易》，编竹简的皮绳都被磨断了三次。他说：“再多让我活几年，要真的这样，我对《易》的文辞与义理都能掌很透彻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齐：同“斋”，斋戒。】、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闾yín 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槟bīn，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试：任用。】，故艺’。”

孔子从诗、书、礼、乐四个方面来教导弟子，跟随他学习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兼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共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这样略从孔子受过业的，也有不少。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导弟子：文采辞令、社会实践、忠恕之道及遵守信用。令弟子断绝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武断抉择、不固执己

见、不自以为是。需要尤其谨慎的有：祭祀前的斋戒、战争、疾病。孔子极少将利益和天命、仁德放在一起谈论。弟子要是没到有疑难且无法弄懂的焦灼之时，孔子不会启发他。要是不能举一反三，孔子也不再教授了。

孔子在自己的家乡，温和谦逊，好像是个不善言谈之人。他在宗庙与朝廷之上，谈论问题都明辨而条理明晰，只是态度依然恭谨。上朝时，孔子和上大夫谈话，态度中正而不卑不亢；和下大夫谈话，态度则和乐悦而亲切。

孔子进入国君的宫门时，低着头，弯着腰，非常恭敬；进来后，小步地快速前行，十分恭敬。国君召他来接待贵宾，他的表情十分庄重。国君有命要召见他，不等车辆备好，他就起身出发了。

鱼不新鲜，肉变腐败，割肉不符合规定，孔子不会吃。坐席摆放得不合规矩，孔子不会坐。在处于丧事中的人身旁吃饭，孔子从未吃饱过。

在这天里哭泣过，就不会再唱歌。看到穿着丧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个小孩子，孔子也一定会改变神色以示同情。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有可以当我老师的。”又说：“品德得不到修明，学业得不到讲习，听到正义的道理却不能施行，缺点和错误没能得以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要求别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他一起唱。

孔子不谈论和怪异、暴力、悖乱、鬼神有关的话题。

子贡说：“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文献方面的文辞知识，是能够听到而得知的。老师教导我们的和天道与天性有关的言论，是不能够听到并知晓的。”颜渊赞叹说：“老师的学说，越是抬头仰望，越觉得崇高；越是去钻研，就越能体会到其中的坚实与深厚。看到它就在前

方，忽然又跑到后面。老师善于有条理有计划地诱导人，用文献典籍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礼仪规范来约束我们的言行，即使想停止学习都不能做到。已然竭尽了我所有的才力，似乎能在社会中独立了，但是想要再前进一步，却不知如何着手了。”达巷那个地方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却并未因为某项专长而出名。”孔子听说了这话，说：“我有什么专长呢？驾车吗？射箭吗？我还是擅长驾车吧。”牢说：“老师曾说过‘没能得到任用，这才学会了这么多技艺’。”

司马贞：「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世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世家焉。」

张守节：「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子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指：同“旨”，宗旨，内容。】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春季，孔子到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抓到一头罕见的野兽，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孔子看了看野兽，说：“这是只麒麟。”狩猎的人就把野兽带走了。孔子说：“黄河并未出现神龙背负的八卦图，洛水并未出现神龟背负的洛书，我已经没希望了！”颜渊去世，孔子说：“上天这是要我的命啊！”等到西行前去狩猎时发现麒麟，孔子说：“我的学说已经山穷水尽了啊！”深深地长叹着说：“没有人能理解我呀！”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理解老师呢？”孔子说：“我不抱怨上天，也不归咎于世人，下学人间世事，上达天理命运，能理解我的恐怕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屈从自己的志向，不侮辱自己的身体，只有伯夷、叔齐做到了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屈降自己的志向，侮辱自己的身体”。又说“虞仲、夷逸避世归隐，直言世务，行事符合清廉高洁的标准，自我废弃也算权宜得当”。又说“我就和这些人不同，没什么是绝对可以的，也没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

孔子说：“不行，不行，君子担心的就是死后得不到后人的称道。我的学说不能推行，我要把什么留给后世之人呢？”就这样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编撰了《春秋》，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录了十二个国君。《春秋》以鲁国为纲领，以周王室为正统，以殷朝为借鉴，融会贯通三代的经验教训。文辞简约自然而旨意宏大深远。因此吴国和楚国的国君自称为“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其实是晋侯召周天子前往的，而《春秋》隐讳地说“天王在河阳狩猎”。推究此类的法则以作为衡量当世人

所作所为的标准。这样贬斥责备的大义，等待后代以仁德治国的君王加以推广利用。《春秋》的大义得以贯彻和执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非常害怕了。

孔子担任官职时审案，文辞上如果有需要和别人商量的，从不肯擅专独行。到了他编撰《春秋》时，认为该记录下来的就记录下来，该删减的就删减，即使像子夏这样的长于文采的弟子都不能改动一字一词。弟子们听孔子讲《春秋》时，孔子说：“后世要了解我孔丘，需要凭借《春秋》，而要责怪我孔丘，也要凭借《春秋》。”

明岁【明岁：指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陈仁锡：「史迁可谓知圣人之道者矣，班氏谓其先黄老而后六经非也。观其作《史记》，于孔子则立《世家》，于老氏则立《传》。至论孔子，则曰『可谓至圣』，论老氏，但曰『隐君子』。非知足以知圣人而能若是乎？或谓迁非知孔子之至者，必述其道德精微，然后谓之至，噫，道德精微，虽夫子亦自难言也，而欲责迁言之欤？愈言而愈远矣。」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lěi 之曰：“旻天不吊，不慝yìn 遗一老，俾bǐ 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疚：病痛。】。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

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陈下：陈郡城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驩。

第二年，子路在卫国死去。孔子生病了，子贡前来谒见。孔子刚好拄着拐杖在门前徘徊闲步，说：“赐，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孔子因而叹息，唱道：“泰山就这样崩坏了啊！梁柱就这样折断了啊！哲人就这样凋零了啊！”就这样落下泪来。孔子对子贡说：“天下失去常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人可以遵循我的学说。夏朝人死后在东阶上停棺，周朝人死后在西阶上停棺，商朝人死后在正堂的两柱之间停棺。昨天夜里我梦到自己坐在正厅的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的始祖是

殷商之人。”七天后，孔子去世。

孔子享年七十三，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的四月己丑日去世。

鲁哀公为孔子作的悼词中说：“上天并不体恤我，不肯将这垂垂老者给我留下，让他抛下我，害我孤零零一人在位，孤独无依，痛苦不堪。啊呀！多么悲痛啊！尼父，我自己不能树立法度了。”子贡说：“君主他不能在鲁国得到善终吧！老师的话是说：‘礼制丧失了，世道就会混乱；名分失去了，就会出现过失。失去了志向就能导致昏乱，没有了分寸就会出现过错。’生前得不到重用，死后才来撰文悼念，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身为诸侯却称‘我一人’，这是不符合名分的。”

孔子死后被葬在鲁城以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都为孔子服心丧三年。三年的心丧结束，弟子们互相告别着离开，都哭了，每个人依旧非常伤心，有的弟子就又留了下来。只有子贡一人在墓地旁边盖了间屋子，一共待了六年，然后离开。弟子和鲁国人搬到墓地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孔里。鲁地世代相传，每年按时对孔子的坟墓进行祭祀，而儒者们讲习礼仪、乡饮酒礼、比射仪式也会来在孔子的墓地举行。孔子的墓地大小为一顷。孔子旧时居住的堂屋及弟子所住的房舍，后世将其改成了庙，收藏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辆、书籍，一直到汉朝，历经二百多年都没有废弃。高皇帝路过鲁地，以牛、猪、羊三牲搭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诸侯卿相来到这里，常要先去孔子墓祭拜后才正式就职任事。



西狩获麟，选自《孔子圣迹图》。



哀公立庙，选自《孔子圣迹图》。

孔子生儿子鲤，字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先于孔子去世。

伯鱼生儿子伋，字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受困于宋国。子思编撰了《中庸》。

子思生下白，字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下求，字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子箕，字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下穿，字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子慎，享年五十七岁，曾经担任魏

相。

子慎生下鮒，享年五十七岁，担任过陈王涉的博士，死在陈郡城下。

鮒的弟弟子襄，享年五十七岁。曾担任孝惠皇帝的博士，又改任为长沙郡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下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下武，武生下延年和安国。安国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又做到临淮太守，早年就去世了。安国生下卬，卬生下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háng 【景行：大道。】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崇高的山岭引人瞻仰，宽阔的大路让人遵循。”我虽然没能赶得上孔子的时代，心里却充满了向往。我读过孔子的著作，能够想见他的为人。来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庙堂及车辆、衣服、礼器，儒生都按时前往孔子的旧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徘徊着不愿就此离去。天下的君王和贤达人士有很多，活着的时候都十分荣耀，等到去世后就全都消失。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让学者敬仰。自天子和王侯往下，中国所有谈论六艺的人都将孔子的学说作为标准，孔子可以说是位至高无上的圣人啊！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杨慎：「既叙陈涉发难之颠末，又原其所以败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

郝敬：「陈涉举事不效，身死族灭，亦为《世家》；项羽图王不成，亦为《本纪》；盖二人以匹夫起义，为民取残，为六王报怨，无论成败，皆足以不朽。英雄利钝有时，作史者扬励，慰人心一块耳。」朱东润：「陈涉首难，为陈王六月而死，不足以系天下之重，故不得先项羽而为本纪。然无功于汉而不入列传者，汉室之兴，由涉始也。」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庸：同“佣”，被雇用的人。】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唱：同“倡”，倡导，号召。】，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

书，固以【以：通“已”。】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少的时候，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田。一次陈涉耕田时停了下来，来到田埂上休息，愤恨不平了很长时间，说：“如果有一天富贵了，可不要相互忘记。”一同受雇的耕者笑着回答他说：“你不过是个受雇耕田的，能有什么富贵呢？”陈涉叹息着说：“唉！燕雀怎么会知晓鸿鹄的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征发闾巷左侧的贫民九百人去守卫渔阳，停驻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被编进队伍里，担任屯长。正遇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估计着已经误了到达的期限。耽误期限，根据秦朝法律就都会被斩首。陈胜、吴广于是商议说：“如今逃走也是死，举行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一样是死，为国家举大事而死怎么样？”陈胜说：“天下百姓苦于秦朝的暴政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听说二世是始皇的小儿子，不应该即位，应该即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由于数次劝谏始皇的缘故，始皇就派他到外地统领军队。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犯罪，二世就杀掉了他。百姓大多听说过他的贤能，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作为楚国的将军，多次立有战功，爱护手下士卒，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认为他死了，有的人认为他逃走了。如今我们这些人谎称是公子扶苏、项燕，成为天下反秦的倡导者，应该会有许多人响应。”吴广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进行占卜。为他们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想法，说：“先生要做的事情都能成功，建立大功业。但先生何不把这件事向鬼神卜问呢！”陈胜、吴广非常高兴，思量着向鬼神卜问是什么意思，说：“这是让我先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就用丹砂在绸上写上“陈胜王”，放入别人用网捕捉到的鱼肚子里。士兵们买回那条鱼煮着吃，得到鱼肚子里的帛书，自然就觉得奇怪了。陈胜又暗中让吴广前往戍卒驻地附近丛林中的神庙里，在夜间点起篝火，

学着狐狸的叫声说“大楚兴，陈胜王”。士兵们都在夜里惊惧恐慌。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到处议论纷纷，暗指指点、目视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huì【忿恚：恼怒。这里作动词用，使……恼怒。】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qí以东。攻铨、酈zàn、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吴广一向关心别人，士兵中有许多人都听他的。一次带队的县尉喝酒醉了，吴广故意再三说自己想要逃走，使县尉恼怒，侮辱自己，以此来激怒众人。县尉果然用竹板打吴广。县尉拔出佩剑，吴广跳起来，夺剑杀了县尉。陈胜协助吴广，一起杀掉了两名县尉。陈胜召集起士兵们宣告说：“各位遇上了大雨，都已经错过了前往渔阳的期限，错过期限就应当被斩首。即使不斩首，而守卫边防本来在十个人中就会死去六七个。况且壮士不死就罢了，死就要闯出一番名声，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士兵们都说：“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陈胜等人于是对外假称是公子扶苏、项燕，顺从百姓的意愿。大家都裸露出右臂，打着“大楚”的旗号。修筑高坛盟誓，以县尉的首级作为祭天的祭品。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担任都尉。攻打大泽乡，征集士兵后攻打蕲县。攻克蕲县后，就命令符离人葛婴率领军队攻打蕲县以东的地区。攻打铨、酈、苦、柘、谯这些地区，全部攻占。在

行军时招收士卒。等攻到陈县时，起义军已经有了六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名步兵。攻打陈县，陈县的郡守和县令都不在城中，只有守丞带着部队和陈胜的军队在谯门中作战。守城军没能取胜，陈县的守丞死了，起义军趁机入城占领了陈县。几天后，陈胜下令召集当地的三老、豪杰都来集会谋划事情。三老和豪杰都说：“将军亲自披着铠甲，手拿着锐利武器，讨伐诛戮残暴无道的秦朝，恢复楚国的社稷，根据功劳应该称王。”陈涉于是自立为王，定国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馥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李由：李斯之子。】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郿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在此时，各郡县因秦朝官吏的治理而受苦的百姓，都劫持他们当地的长官，杀掉他们以响应陈涉。就让吴广做了假王，督促各路将领向西攻打荥阳。陈涉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馥攻打赵地，命汝阴人邓宗攻打九江郡。在此时，楚地的义军几千人聚在一起的，数都数不过来。

葛婴来到东城，拥立襄彊做了楚王。葛婴后来听说陈胜已经自立

为王，就杀掉了襄彊，回来后报告了陈胜。抵达陈县，陈王杀掉了葛婴。陈王命令魏人周市向北攻打魏地。吴广包围了荥阳。李由是三川郡的郡守，驻守荥阳，吴广没能攻克。陈王召集国内的豪杰一起商讨对策，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是陈县的贤人，曾担任项燕部队中占卜时日吉凶的官员，服侍过春申君，自称研习过军事，陈王授与他将军印，命他向西攻打秦朝军队。在行军之时征收兵马，来到函谷关，已经有了一千辆战车，几十万士卒，到达戏亭后驻扎下来。秦朝派出少府章邯赦免了骊山附近的刑徒与奴婢之子，将他们全部招收去攻打楚军的大军，将楚军全部击败。周文战败，逃出函谷关，停在曹阳驻扎了两三个月。章邯追上并打败了楚军，周文再次逃走，来到渑池驻扎了十多天。章邯前来攻打，大破楚军。周文自杀，于是军队失去了战斗力。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馥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趣：通“促”。】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

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武臣来到邯郸，自封为赵王，陈馥担任大将军，张耳和召骚担任左右丞相。陈王十分生气，抓住并关押了武臣等人的家眷，打算杀掉他们。柱国蔡赐说：“秦朝还没灭亡，而杀掉赵王将相的家属，这是又出现一个秦朝啊。不如趁此机会封他做赵王。”于是陈王就派使者前去祝贺赵国，而将武臣这些人的家眷移到宫中囚禁，并且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督促赵军尽快进入函谷关。赵王的将相一起商议说：“大王在赵地称王，这并非楚国的意愿。楚国灭掉秦朝之后，一定会对赵用兵。估量着不如不向西进军，派出使者向北去进攻燕地，以便扩充自己的领土。赵国向南能够据守大河，北面占有燕、代地区，楚国即使战胜了秦朝，也不敢来制服赵国。如果楚国不能战胜秦朝，一定会看重赵国。赵国趁着秦朝衰败的机会，可以实现称王天下的志向。”赵王认为很对，因而并不向西进军，而是派出了原来的上谷郡卒史韩广率领军队向北去进攻燕地。

燕国那些旧的贵族豪杰对韩广说：“楚地已经有人自立为王，赵地也已经有人自立为王。燕地尽管很小，也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希望将军能够立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身在赵国，不能这样做。”燕地的人说：“赵国的西方现在有秦朝使其忧患，南面有楚国使其忧患，它的力量不足以限制我们。况且楚国凭借着自身的强大，仍然不敢杀害赵王的将相家眷，赵国怎么能偏偏敢杀害将军的家眷呢！”韩广认为很对，就自立为燕王。几个月后，赵国将燕王的母亲与家眷送回了燕国。

在那时，各路将领攻城略地的，多得数不过来。周市向北攻城略地到了狄县，狄县人田儋杀掉了狄县县令，自封为齐王，凭借齐地对抗周市。周市的部队溃散，返回魏地，打算拥立从前的魏国后裔甯陵

君咎做魏王。当时咎在陈王那里，不能前往魏国。魏地已经平定，想要共同拥立周市做魏王，周市不同意。使者在陈王和魏之间往返五次，陈王这才封甯陵君咎为魏王，送他去魏国。周市最后成了魏国的丞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国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权：权变。】，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邓说：陈涉部将。】将兵居郟，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铍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铍人董继、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郟。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郟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王命：张楚王陈涉的命令。】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将军田臧等人共同谋划说：“周章的部队已经被击破，秦朝的军队早晚会到，我军包围荥阳城，不能攻克，秦军来了，一定会大败。不如少留下一些兵力，足够围住荥阳，带领全部精兵前去迎击秦军。如今假王吴广骄横无礼，不懂得用兵作战的权谋，不能和他商量，如果不杀掉他，事情恐怕会失败。”因此一起假传陈王的命令杀掉了吴

叔，将他的首级献给了陈王。陈王派使者赐给田臧楚国的令尹官印，将他任命为上将军。田臧就派部将李归等人围守荥阳城，自己带着精兵向西到敖仓迎击秦军。与秦军作战，田臧战死，军队被击溃。章邯进军来到荥阳城下攻打李归等人，击败了他们，李归等人战死。

曾国藩：「怀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愤，屈原之私愤，而太史公亦自引为己愤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子长时时不忘此二语故于陈涉之张楚，项羽之楚皆所向慕，即于襄强之楚吕臣之楚，景驹之楚，黥布之楚，怀王孙心之楚，亦缕叙而不敢忽。」

阳城人邓说率领军队在郟县驻扎，章邯手下的别将率军打败了他，邓说的部队溃散，逃到陈县。铍人伍徐率领军队在许县驻扎，章邯率军打败了他，伍徐的部队都溃散，逃到陈县。陈王诛杀了邓说。

陈王刚刚自立为王时，陵县人秦嘉、铍县人董继、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人都自成一军而不隶属他人，率领军队在郟城围攻东海郡守庆。陈王听说了，就任命武平君畔为将军，督促围攻郟城的部队。秦嘉拒不接受命令，并且自封为大司马，不想从属于武平君。他告诫军吏说：“武平君年纪小，不懂领兵打仗之道，不要听他的！”就假传陈王的命令杀掉了武平君畔。

章邯已经击溃了伍徐，攻打陈县，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章邯又领兵攻打陈县以西的张贺的部队。陈王出城督战，部队被击溃，张贺战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殤，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juān 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铨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十二月，陈王前往汝阴，返回时来到下城父，为他驾车的庄贾杀掉他并投降了秦朝。陈胜被葬在了殽县，谥号为隐王。

陈王从前的侍从，也就是将军吕臣组建了用青巾裹着头的仓头军，在新阳起兵，攻下了陈县，杀掉庄贾，再次将陈县归入楚国的疆域。

起初，陈王来到陈县，下令让铨县人宋留率领部队平定南阳，攻入武关。宋留已经攻下了南阳，听到陈王被杀的消息，南阳重新归附秦朝。宋留没能攻入武关，就向东来到新蔡，遇到秦军，宋留带领部队投降了秦朝。秦朝使用传车将宋留押送到咸阳，将宋留车裂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王的军队溃散逃走，就拥立景驹做了楚王，率领部队前往方与，想要在定陶城下进攻秦军。他派公孙庆出使去见齐王，想要和他联合进军。齐王说：“听说陈王作战失败，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楚国怎么可以不请示我们就自封为王！”公孙庆说：“齐国没有请示楚国而自封为王，楚国为什么要请示齐国才能立王呢！而且楚国率先起事，应当号令天下。”田儋杀掉了公孙庆。

秦军的左右校尉再次进攻陈县，攻下了县城。吕将军逃走，征收士兵，重新聚集起来。在鄱阳地区做强盗的当阳君黥布的部队和吕将军会合，再次进攻秦军的左右校尉，在青波击败了他们，重新将陈县归入楚国。正赶上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做了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huǒ 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颡zhuān 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司：同“伺”，监察。】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殽，至今血食。

陈胜称王一共六个月的时间。称王之后，将陈县当作王都。曾经和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人听说了这件事，来到陈县，敲着宫门说：“我要面见陈涉。”宫门令要把他捆起来。他再三为自己辩解，宫门令才放开他，但不肯为他通报。陈王出宫，他拦住道路呼喊陈涉。陈王听到了他的喊声，就召见他，载着他和自己一起回宫。进入宫中，见到殿堂上挂的帷帐，客人说：“夥颐！陈涉成了王，宫殿是多么富丽深邃啊！”楚地的人把“多”叫作“夥”，因此这件事在天下传开，夥涉为王这个说法就是从陈涉开始的。客人进出时越来越放肆，言说陈王的往事。有人对陈王说：“这个客人愚蠢无知，专门说狂妄的话，这会降低您的威信。”陈王杀掉了这个客人。陈王过去的朋友都主动离开了，于是再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陈王命朱房担任中正，胡武担任司过，主要负责监督群臣。各路将领攻略城池，归来后，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就被抓起来问罪，他们将苛刻严察当作忠诚。他们不

喜欢的人，不交给司法官吏处置，而是亲自惩办。陈王相信并任用他们。各路将领因此都不亲附陈王，这就是陈王失败的缘故。陈胜虽然已经死了，那些他所封立和派遣的王侯将相最终还是灭掉了秦朝，这都是因为陈涉率先发难。高祖时，在殽县安置了三十户人家为陈涉守坟，至今仍然享受祭祀。

褚先生【褚先生：名少孙，西汉时人，是最早对《史记》进行研究整理的人之一。】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没：同“歿”，死。】，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贲、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褚先生说：地形险恶难行，是为了巩固防务；兵革武器与刑法制度，是为了治理国家。这些仍不足依靠。先王以仁义为根本，而将坚固的要塞和法令条文为细枝末节，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听贾生曾经说过：

“秦孝公占据崤山和函谷关这些坚固的地方，拥有雍州的地域，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国土，以此窥视周王室的政权。有席卷天下，统括天地之间，囊括四海的意图，吞并八方的心愿。那个时候，商君辅助秦孝公，在内部建立法治及各种制度，致力于耕作与纺织，整修防守与进攻的武器；对外施行连衡政策，让诸侯之间相互争斗。于是秦国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外的土地。

“秦孝公去世，惠文王、武王和昭王继承了已有的基业，沿袭留下来的策略，向南攻取汉中，向西攻占巴蜀，向东割占了肥沃的土地，收服了地势险要的郡邑。诸侯十分恐惧，相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方法。不吝惜珍奇贵重的宝物和富饶肥沃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人才。合纵缔结盟约，相互结合成一体。在那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聪明而忠诚，宽厚而爱人，尊敬贤良且重用人才。他们以合纵结盟取代连横政策，以韩、魏、燕、赵、宋、卫、中山等诸侯国的士卒结成联军。当时六国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贤良之士为各诸侯国出谋划策，有齐明、周贲、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有吴起、孙臏、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各诸侯国的军队。曾经凭借十倍于秦国的土地，上百万的兵力，进发到函谷关攻打秦国。秦军大开函谷关诱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全都逃散而不敢进入。秦国没用去一箭一镞，而天下诸侯就已经陷入困境。于是合纵失败，盟约废弃，各诸侯国都争相割地贿赂秦国。秦国有多余的精力利用各国的疲惫，追击那些败北逃走的敌人，战场上倒伏的尸体有上百万，流淌的鲜血能让盾牌漂浮起

来。凭借着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秦国割取天下诸侯的土地，重新分割各国的领土，强国主动归附，弱国来秦朝拜。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chī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贯：通“弯”。】 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dī，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等到孝文王、庄襄王继位，在位时间都很短，国家没有发生大事。

“到了始皇时期，发扬六世遗留下来的精神，挥动长鞭，驾驭天下，吞并了东、西二周，灭掉了一众诸侯，登上至尊的地位，控制着天地四方，手拿着刑杖来管制天下，威名震慑四海。向南攻取了百越地区，设置了桂林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下头，在脖子上系着绳子，将性命交给秦朝的官吏。

“接着派蒙恬到北方修筑长城，镇守边界，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南来放牧马匹，士兵不敢张弓射箭来复仇。于是始皇废弃了古时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了诸子百家的言论，以此愚弄百姓。毁掉六国的名城，杀掉当世的英雄豪杰，收缴全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销毁这些兵器的兵刃和箭头，铸成了十二个铜人，以此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筑造城垣，

依靠黄河当作护城河，据守高达亿丈的城池，靠近深不可测的河流当作牢固的屏障。善战的良将和有力的弓弩手，镇守在要害之地，忠诚可信的大臣和精锐优秀的士卒，手执锋利的武器，谁都无可奈何。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中自以为关中如此坚固，就如同千里铜墙铁壁，是可以传承万世的帝王基业。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同“氓”，耕田的农夫。】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蹠足行伍之间，俯仰仞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铦【铦：锋利。】于勾戟长铙shā也；適戍之众，非侔chóu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始皇死后，他的余威仍然震慑着偏远异族。但是陈涉是个以破瓮做窗户、草绳做门轴的穷人家的孩子，被人雇佣着耕地的农民，又是个被迁谪戍边的兵卒。他的才能比不上普通人，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不具备陶朱、猗顿那样多的财富。跻身于士卒行列之间，劳作在田间小路之中，统率着疲惫散漫的士卒，率领几百人的队伍，掉过头来攻打秦朝。砍断树枝当作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天下豪杰就像是云一般聚集起来，响应陈涉，都带着粮食，像影子一般跟随，崤山以东的豪杰于是同时

起事，灭掉了秦王朝。

“况且秦国一统天下后并不弱小。雍州的土地，崤山与函谷关的险固，依旧和之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的尊贵；锄把和戟柄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谪戍远方的士卒并不比九国的军队精锐；陈涉在深谋远虑及行军作战的方法上并不比从前的谋士更高明。然而双方的成败却有所不同，所创下的功业也截然相反。如果用崤山以东的各诸侯国和陈涉比较长短和大小，衡量权势与力量，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秦国依靠自己小小的一块土地，发展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势力，制约八州，让各诸侯国来朝贡，已经一百多年了。之后就以全天下为家，把崤山和函谷关当作自己的内宫。但一个人起事发难，整个秦朝宗庙就毁灭了，皇室的子孙都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没有施行仁义而使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不一样了。”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凌稚隆：「传中历叙薄氏侯一人，窦氏三人为侯，王氏三人为侯，卫氏五人为侯，见外戚之宠，以渐而升。」

自古受命【命：天命。】帝王及继体【继体：继位。】守文【文：法令。】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sōng，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从古至今，秉承天命的开国帝王及继承正统遵守先王成法的君主，不仅帝王本人的品德要高尚，大约也需要有外戚相助。夏朝的兴起也依靠了涂山氏，而夏桀被流放也和末喜有关。殷商的兴起也依靠了有娥氏，纣王被杀死也和宠幸妲己有关。周朝的兴起也依靠了姜原和大任，而周幽王被抓起来也和褒姒的淫乱有关。因此《易经》以《乾》《坤》两卦为根本，《诗》从《关雎》开始，《尚书》赞美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春秋》讥刺娶妻不亲身前往迎接。夫妻间的关系，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礼的运用，只有在婚姻上才最需要谨慎小心。音乐和谐四时就能够和顺，阴阳互相变化，是万物得以生长衰竭的道统。可以不慎重吗？人能够弘扬人伦的大道，却无法改变命定之事。多重要啊，配偶的爱，国君无法从大臣那里获得，

父亲无法从子女那里获得，更何况是那些地位卑下的人呢！已经成亲的，有的人也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人也不能得到好的归宿。难道这不是命定的吗？孔子绝少谈及天命，大概是因为难以说清楚吧。不明了阴阳的变化，怎么能懂得人性与天命的道理呢？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晚节【晚节：晚年。】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

太史公说：关于秦之前后妃情况的记载还十分简略，当时的详细状况没能被记录下来。汉朝兴起，吕娥姁是汉高祖的正宫皇后，她的儿子做了太子。到她晚年时姿色衰老不再受宠，而戚夫人得到了宠爱，她的儿子如意多次差点取代太子。等高祖去世后，吕后诛灭了戚氏，杀掉了赵王如意，而高祖后宫的妃子中只有没有得宠和高祖疏远的人才得以免遭祸患。

吕后的长女嫁给宣平侯张敖为妻，张敖的女儿做了孝惠帝的皇后。吕太后因为亲上加亲的缘故，想方设法地让她生儿子，却始终没能生儿子，就抱取后宫中宫女所生的儿子谎称是她的儿子。等到孝惠

帝去世，天下刚刚安定不久，继承皇位的人还不明确。吕后于是就提高外戚的地位，册封吕氏子弟为王以便辅佐，并让吕禄的女儿做了少帝的皇后，打算将根基连结得更为牢固，然而并未得到益处。

高后去世，与高祖合葬在长陵。吕禄、吕产等人都害怕被诛杀，谋划叛乱。大臣们讨伐他们，上天引导着汉家的皇统，终于诛灭了吕氏。只是将孝惠皇后安置到北宫。大臣们迎代王即位，就是孝文皇帝，让他供奉汉家的宗庙。这难道不归于天命吗？倘若不是天命，谁可以担此重任呢？

薄太后，她的父亲是吴地人，姓薄，秦朝时和从前魏王宗室的女儿魏媼私通，生下了薄姬，薄姬的父亲死在山阴，因此就葬在了那里。

及诸侯畔【畔：通“叛”。】 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媼内【内：通“纳”，献。】 其女于魏宫。媼之【之：到。】 许负所相【相：相面。】，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女：通“汝”。】 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

到了诸侯起兵反叛秦朝时，魏豹自封为魏王，魏媼将她的女儿送进了魏宫。魏媼前往许负那里看相，让他给薄姬相面，许负说她一定能够生下天子。那时项羽正和刘邦在荥阳相持，天下究竟归属于谁还未有定论。魏豹起初与汉王一起抗击楚王，等他听说了许负的话，心

里独自欢喜，因而背叛了汉王，保持中立，后来更是与楚王联合。汉王派出曹参等人进攻并俘虏了魏王豹，将他的国土设成郡，薄姬被送到了收容罪犯从事织作的地方。魏豹死了以后，汉王偶然来到织室，看到薄姬容貌秀美，下诏把她收入后宫，她一年多也没有得到宠幸。薄姬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关系很好，三人约定说：“谁先富贵了都不要忘了其他人。”不久之后管夫人和赵子儿率先得到汉王的宠幸。有一次汉王坐上了河南宫的成皋台，这两位美人互相嬉笑着谈论当初与薄姬的约定。汉王听到了，问她们原因，两人就据实告知了汉王。汉王心里有些伤感，可怜薄姬，当天就召幸薄姬。薄姬说：“昨天晚上妾梦到苍龙盘据在我的腹上。”高帝说：“这是富贵的征兆，我这就为你成全这件事吧。”一次临幸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代王。从那以后薄姬就很少见到高祖了。

高祖崩，诸御【御：嫔妃。】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如：前往。】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轹侯。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栢阳北。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栢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于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氏侯者凡一人：此指太后之弟薄昭。】。

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高祖去世之后，那些得到高祖宠幸的妃子如戚夫人等，吕太后对

她们都非常怨恨，把她们都囚禁起来，不准她们出宫。而薄姬因为很少见到高祖的原因，得以出宫，跟随儿子来到代国，成为代王太后。太后的弟弟薄昭也跟着来到代国。

代王被封立为王十七年后，高后去世。大臣们商议拥立新皇帝，痛恨外戚吕氏势力的强盛，都称颂薄氏仁慈良善，因此迎回代王，拥立他为孝文皇帝，薄太后改称号为皇太后，她的弟弟薄昭被封作轵侯。

薄太后的母亲在这之前已经去世了，埋葬在栎阳北部。因此就追尊薄太后的父亲为灵文侯，从会稽郡划出三百户设置园邑，长丞以下的官员都被派到那里侍奉并看守陵墓，寝庙上供着的祭品都按照礼法执行。而且在栎阳北部还设有灵文侯夫人园，所有礼仪与灵文侯园一样。薄太后认为自己的母家是魏王的后人，父母去世很早，魏氏家族都尽心扶持薄太后，于是下令恢复魏氏的姓氏，并根据亲疏的不同分别给予赏赐。薄氏家族里被封侯的只有一人。

薄太后晚了文帝二年，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时去世，葬在了南陵。由于吕后与高祖一起合葬在长陵，因此她单独为自己修造了陵墓，接近孝文帝的霸陵。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嫫，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窦姬长男：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嫫为长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

窦皇后亲蚤【蚤：早。】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窦太后，是赵国清河郡观津县人。吕太后时期，窦姬以良家女的身份被选进宫里服侍太后。太后送出宫女赏给各诸侯王，每个王得到五人，窦姬就在这批出宫宫女的行列中。窦姬的老家在清河，希望去离家较近的赵国，就去请求负责遣送的宦官说：“一定要把我的名册放在前往赵国的行列中。”宦官忘记了这件事，误将她的名册放在前往代国的行列里。名册上奏后，太后颁诏准许。应当启程了，窦姬痛哭流涕，埋怨那个主管宦官，不想去，强迫她上路，这才肯走。来到代国，代王偏偏只宠幸窦姬，生下女儿名字叫嫫，后来又生下两个男孩。代王的王后生有四个男孩。在代王还未即位为帝时王后就早早去世了。等到代王即位为帝，王后生下的四个男孩都陆续病死。孝文帝即位几个月后，公卿大臣们请求册立太子，而窦姬的长子年纪最大，被册立为太子。册立窦姬做了皇后，女儿嫫被封为长公主。第二年，立小儿子武为代王，很快又迁为梁王，就是梁孝王。

窦太后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葬在了观津。于是薄太后诏令相关官府，追尊窦太后的父亲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还下令划出清河的二百家设置园邑，当地长丞负责供奉和守护，规格待遇比照灵文园。

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决：通“诀”，分别。】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

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毋：无。】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前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反时，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窦氏凡三人为侯。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

窦皇后有哥哥名为窦长君，有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四五岁的时候，家境贫寒，被人劫走卖掉，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被卖到了哪里。转手十余家，来到宜阳，少君为他的买主进入山中烧炭，到了晚上一百多人睡在山崖下，山崖崩塌，将所有睡在崖下的人压死，唯独少君幸免于难，没被压死。他为自己算卦，结果是几天内一定被封侯，就从他的主人家前往长安。听说窦皇后是刚刚被封立的，家乡在观津，姓窦。广国被抱走时虽然年纪很小，但还知道县名和自己的姓，又曾和他的姐姐去采桑叶从树上掉下来，他将这件事作为证据，上书自陈身世。窦皇后将这件事告知文帝，文帝召见了窦广国，询问他，他据实诉说自己的情况，果然没什么问题。又再次询问他以什么作为凭证。他回答说：“姐姐离开我向西去的时候，和我在驿站的客舍中告别，姐姐要来米汤给我洗头，又要来饭食给我吃，这才离去。”于是窦皇后拉着弟弟哭泣，涕泪纵横。左右的侍从都趴在地上

哭泣，让皇后姐弟相认的哀伤气氛更浓。于是，文帝赏赐给他许多田地、房屋和金钱，分封皇后其他的同族兄弟，让他们在长安居住。

绛侯和灌将军等人说：“我们这些人没有死，性命就掌握在这两个人的手中。这两人出身低微，不能不替他们选择师傅与宾客，否则又会效仿吕氏做出什么大事来。”因此就选择一些年龄大且有节操德行的读书人与他们住在一起。窦长君、少君因此成为谦恭礼让的君子，不敢因为地位的尊贵而对别人态度骄横。

窦皇后病了，双目失明。文帝很宠幸邯郸的慎夫人、尹姬，她们都没生下子女。孝文帝去世，孝景帝继位，就封窦广国为章武侯。窦长君之前已经死了，景帝就封他的儿子窦彭祖为南皮侯。吴楚等七国反叛的时候，窦太后堂兄弟的儿子窦婴热衷于行侠仗义，率领军队平乱，凭军功被封为魏其侯。窦氏共有三人被封为侯。

窦太后喜好黄帝与老子的学说，因而皇帝、太子及窦氏族人不得不研读《黄帝》与《老子》，尊奉这种学说。

窦太后晚了孝景帝六年去世，和文帝一起合葬在霸陵。遗诏将东宫里所有的金钱财物赏赐给了长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儿。臧儿者，故燕王臧荼【臧荼：原为燕王韩广部将，后曾被项羽封为燕王。】孙也。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兒ní 姁xǔ，兒姁生四男。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

后。皇后母子，母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嫫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谢：拒绝。】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王太后，是槐里人，母亲叫臧儿。臧儿，是已故的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嫁给槐里王仲为妻子，生下儿子信和两个女儿。王仲去世后，臧儿改嫁了长陵田氏，生下了儿子田蚡和田胜。臧儿的大女儿嫁给金王孙为妻，生了一个女儿，臧儿为子女算卦，说是自己的两个女儿都会成为富贵之人。因而她打算让两个女儿显示奇异，就把女儿从金家强行抢夺回来。金氏非常愤怒，不愿和妻子分开，臧儿就将女儿送到了太子宫中。太子十分宠幸她，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儿子还在肚子里时，王美人梦到太阳投入她的怀里。她据实禀告太子，太子说：“这是富贵的先兆。”孩子还没生下来，孝文帝就去世了，孝景帝继位后，王夫人生下了这个儿子。

在这以前，臧儿又将她的小女儿兒姁送进太子的宫中，兒姁生了四个儿子。

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薄太后选了薄氏的女子做他的妃子。等到景帝继位，封这个妃子为薄皇后。薄皇后没生儿子，不受宠幸。薄太后死后，景帝废黜了薄皇后。

景帝的长子名荣，他的母亲是栗姬。栗姬，是齐人。景帝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嫫有一个女儿，打算给太子当妃子。栗姬为人善妒，而且景帝身边的美人们都是通过长公主才见到景帝的，她们得到的富贵和景帝的宠幸，都多过了栗姬，栗姬天天怨恨愤怒，就拒绝了长公

主，不同意亲事。长公主打算把女儿许配给王夫人的儿子，王夫人同意了。长公主因为嫁女的事情很生气，因而经常在景帝面前讲栗姬的坏话：“栗姬与诸位贵夫人幸姬聚会，常常命令侍从在她们背后吐口水诅咒，为了自己取媚而搞歪门邪道。”景帝因此怨恨栗姬。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嫌【嫌：通“衔”，记着。】之而未发也。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而：通“尔”。】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为王。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次为林虑公主。

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于文辞。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置园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而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阳陵。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

景帝曾一度身体不好，心中不痛快，就将那些被封为王的儿子都托付给了栗姬，说：“到我百年后，你要好好对待他们。”栗姬很生气，不肯答应，而且出言不逊。景帝恼怒，但把怨恨藏在心里并未发作。

长公主天天称赞王夫人儿子的美德，景帝也觉得他很贤能，又有之前王夫人梦见太阳入怀的征兆，但改立太子的想法还是没能定下来。王夫人知道景帝对栗姬心存怨恨，趁着他怒气还未消解，暗中让人催促大臣拥立栗姬做皇后。某天大行官奏事完毕，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如今太子的母亲还没得到封号，应该立为皇后。”景帝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你应该讲的话吗！”就以此罪名杀掉了大行官，而将太子废为临江王。栗姬愈加怨恨不已，无法见到景帝，就这样忧郁而死。景帝终于立王夫人为皇后，封她的儿子为太子，封皇后的哥哥信为盖侯。

景帝去世，太子继位为皇帝。尊奉皇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封胜为周阳侯。

景帝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做了皇帝，十二个儿子都封为王。兒姁很早就去世了，她生下的四个儿子都被封为王。王太后长女的封号为平阳公主，二女儿为南宫公主，三女儿为林虑公主。

盖侯信喜好喝酒。田蚡、田胜为人贪婪，善于文辞。王仲很早就死了，葬在了槐里，被追尊为共侯，并设置二百户的园邑。等到平原君去世，与田氏合葬在长陵，设置的园邑与共侯的园邑规格相同。王太后晚了孝景帝十六年，在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去世，与孝景帝合葬在阳陵。王太后的家族共有三人被封为侯。

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讴者：歌女。】。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饰置家。武帝被霸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入宫岁余，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

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数让：屡屡责备。】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倍本：忘本。倍，通“背”。】乎！”平阳公主曰：“用【用：因为。】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卫皇后字子夫，出身低微。大概是她的家号为卫氏，出自平阳侯的封地。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武帝刚刚即位时，几年都没生子女。平阳公主挑选了十几个良家女子，妆扮一番留在家中。武帝从霸上参加除灾祈福的仪式返回时，顺路来到平阳公主的家中。公主叫出所有侍奉的美人给武帝看，武帝都不喜欢。开始饮酒，歌女进来唱曲，武帝看到后，唯独喜爱卫子夫。当天，武帝起身如厕，卫子夫在通向厕所的小厅中服侍武帝换衣服，得到武帝的宠幸。武帝回到座位上，非常高兴，赏赐平阳公主黄金千斤。公主趁此机会奏请将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临上车，平阳公主摸着她的后背说：“走好，勉强多吃些饭，好好努力吧！要是尊贵了，别把我忘了。”卫子夫进入宫中一年多，竟再没得到武帝的宠幸。武帝挑选宫女中不中用的，把她们赶出宫回家。卫子夫得以见到武帝，痛哭流涕着请求出宫。武帝可怜她，再次临幸，于是卫子夫就怀了身孕，得到的尊宠一天比一天多。武帝召来她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担任侍中。而且卫子夫后来大受武帝宠幸，十分受宠，一共生下了三女一男。她的儿子名叫据。

起初，武帝还是太子时，娶了长公主的女儿为妃子。他即位为帝后，妃子被立为皇后，姓陈，没生下子女。武帝之所以能够继承皇

位，大长公主出力很多，因为这个原因陈皇后骄横傲慢。她听说卫子夫很受武帝宠幸，十分恼怒，多次要寻死。武帝更加生气。陈皇后使用妇人迷惑人的邪术，这件事被武帝发觉了，于是废掉了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是孝景帝的姐姐，数次责怪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皇帝要是没有我就不能继位，即位没多久就抛弃了我的女儿，为何不自感庆幸而忘记本分啊！”平阳公主说：“因为没能生儿子才被废的。”陈皇后渴望生子，花费的医药费达到九千万，然而终究还是没生孩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更：相继。】有宠。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卫子夫已经被封立为皇后，在这之前卫长君就已经死了，武帝就任命卫青为将军，卫青在抗击匈奴时立下战功，被封为长平侯。卫青的三个儿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就都被封为列侯。卫皇后有个姐姐叫卫少儿，生了个儿子叫霍去病，凭借军功被封为冠军侯，号称骠骑将

军。卫青号称大将军。武帝立卫皇后的儿子据为太子。卫氏宗族凭借军功起家，共有五人封侯。

等到卫皇后年老色衰时，赵国的王夫人得到宠幸，她生了儿子，被封为齐王。

王夫人很早就去世了。中山李夫人得到宠幸，生有一个儿子，被封为昌邑王。

李夫人也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哥哥李延年凭借精通音律得到宠幸，号称协律。协律，就是过去的歌舞艺人。他们兄弟都因为淫乱后宫的罪名，被灭了族。那时他的长兄李广利担任贰师将军，率领军队讨伐大宛，没有受到株连，返回后，武帝已经诛灭了李氏宗族，后来又怜悯他的一家，就封他为海西侯。

其他妃子生的两个儿子被封为燕王、广陵王。他们的母亲不受宠，郁郁而终。

李夫人死后，则有尹婕妤这些人，相继得到宠幸。然而她们都是凭借歌舞艺人的身份见到武帝的，并非拥有封地的王侯家的女子，因此不能够和皇帝相匹配。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钟离生：姓钟离，名不详。生，先生。】。曰：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辟道，先驱旄骑出横城门，乘輿驰至长陵。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噯！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

长乐宫【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亦称东宫，时为太后所居之处。】。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号为修成子仲，女为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刘氏，以故太后怜之。修成子仲骄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褚先生说：我担任郎官时，询问过熟悉汉家旧事的钟离先生。他说：王太后身在民间时生下一个女儿，那个女儿的父亲就是金王孙。王孙已经死了，景帝去世后，武帝已经继位，唯独王太后还健在。韩王孙名叫嫣的人平日里得到武帝的宠幸，他就趁机禀报太后在长陵有个女儿。武帝说：“为什么不早说！”就派人先去调查，她果然就在家中。武帝就亲自前去迎接她。路上戒严，打头阵的骑兵打着旌旗从横城门出去，武帝乘车飞驰到了长陵。由小市西街进到里巷，里门关闭，粗暴地砸开了门，武帝乘车一直进到里巷，到了金氏的门外才停下，命令武装好的骑兵包围了金氏的住宅，是为了防止她逃走，以免亲自前来也接不到人。随即武帝派出左右群臣进到院里呼求她。金家人都十分惊恐，金女藏进了屋内的床底下。随从们发现后就扶她出了门，令她拜见武帝。武帝走下车来哭着说：“哎呀！我的大姐，为何要藏得这么深呢！”下诏让副车载着她，转过车驾飞驰回宫，直接进入长乐宫。行进路上武帝就下诏让看守宫门的官吏用自己的名帖通报太后，车到后就去拜见太后。太后说：“皇帝疲倦了吧，从哪里来的啊？”武帝说：“今天去长陵找到了我的姐姐，和她一起回来的。”回过头对他的姐姐说：“来拜见太后！”太后说：“这就是我那个女儿吗？”回答说：“是的。”太后为她流下泪来，女儿也趴在地上哭了。武帝拿着酒走上前来为母女二人祝贺，拿出了

一千万钱，三百个奴婢，公田一百顷，上等的府第，赏赐给他的姐姐。太后感激地说：“太让皇帝破费了。”于是又召来平阳公主、南宫公主、林虑公主三人都前来拜见姐姐，并封她为修成君。她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号称修成子仲，女儿成了诸侯王的王后。这两个孩子都不姓刘，因而太后很是怜惜他们。修成子仲为人骄横放纵，欺压官员和百姓，人们都为此忧虑苦恼。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四子：卫青只有三子，后文曰长子伉有“三弟”，皆误。】，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二曰发干侯，三曰宜春侯，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

武帝时，幸夫人尹婕jié 妤yú。邢夫人号姁娥，众谓之“姁何”。何秩比中二千石，容华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从婕妤迁为皇后。

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邢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为邢夫人来前。尹夫人前见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

以言之？”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头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皇后的弟弟卫青字仲卿，在大将军的职位上被封为长平侯。他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伉是侯世子，伉曾担任侍中，地位尊贵，很受宠信。伉的三个弟弟都被封为侯。每人占有一千三百户的封邑，第一个被封为阴安侯，第二个被封为发干侯，第三个被封为宜春侯，富贵震慑天下。天下百姓唱的歌谣中说：“生男不用欢喜，生女无需生气，难道看不到卫子夫独霸天下吗！”

那时平阳公主寡居家中，应该再找一个列侯做她的丈夫。公主和左右侍从商议长安城中可以成为她丈夫的列侯有哪些，侍从都表示大将军卫青可以。公主笑着说：“他是从我家出去的人，我曾经命令他骑着马作为护卫随我出入，怎么能让他成为我的丈夫呢？”左右侍从说：“如今大将军的姐姐是皇后，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为侯，富贵震慑天下，公主怎么能小看他呢？”于是公主就同意了。公主对皇后说了这件事，让她告诉武帝，武帝就颁下诏书命令大将军迎娶平阳公主。

褚先生说：丈夫像龙一样变化无穷。书上说：“蛇变化为龙，并不改变它身上的花纹；家变成了国，并不改变它本身的姓氏。”丈夫正当富贵，所有缺点都会被掩盖消除，只剩光耀荣华，贫贱时的事情如何能够牵累他呢！

武帝时期，宠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的称号是姁娥，众人都称她为“姁何”。姁何的地位相当于中二千石的官员，容华的地位相当于二千石的官员，婕妤的地位相当于列侯。曾有人自婕妤升为皇后。

尹夫人和邢夫人同时得到宠幸，武帝有诏不允许她们见面。尹夫人亲自请求武帝，希望和邢夫人见面，武帝同意了。立即让另一位夫人装饰打扮，带着数十名侍者，冒充邢夫人赶来。尹夫人走上前去见她，说：“这并非邢夫人本人。”武帝说：“为什么这样说？”尹夫人回答说：“我见她的体形及相貌，并不足以和皇帝相匹配。”于是武帝下令让邢夫人穿着旧衣服，一个人前来。尹夫人望到她，说：“这个是真的邢夫人。”于是就低下头俯着身子哭泣，伤感于自己的相貌不如邢夫人。谚语说：“美女一旦进了家室，就成了丑女的仇人。”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美女者，恶女之仇。岂不然哉！

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五岁：应为八岁。】耳。

卫太子废后，未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愿归国入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

上居甘泉宫【甘泉宫：秦朝离宫，汉武帝扩建后命名为甘泉宫，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云阳宫：即甘泉宫，所处之地当时名云阳县。】。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

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jiǎn，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褚先生说：洗澡并不一定要去大江大海，关键是要洗去污垢；骑马并不一定要选择千里马，关键在于它要善于奔跑；士人并不一定要是世间的贤人，关键是他要懂得道理；女子并不一定要出身富贵之家，关键是她要有贞洁美好的品德。书上说：“女子不论美或丑，一进到家室就会遭人嫉妒；士人不论是否贤德，一进入朝堂就会遭人嫉妒。”美女天生就是丑女的仇敌，难道不正确吗！

钩弋夫人姓赵，是河间人。她得到武帝的宠幸，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昭帝。武帝七十岁的时候，才生下昭帝。昭帝继承皇位时，年仅五岁。

卫太子被废黜后，并未再立太子。而燕王旦向武帝上书，表示希望回到都城进入宫中担任警卫。武帝非常生气，立即将燕王的使臣在北阙斩首。

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着成王的图画。于是左右群臣都知道武帝想要立少子为太子了。几天后，武帝责怪钩弋夫人。夫人摘下发簪和耳环向武帝叩头求饶。武帝说：“把她拉出去，送到掖庭狱！”夫人回过头来看，武帝说：“快点走，你不可以活着！”夫人在云阳宫去世。死的时候暴风吹得尘土飞扬，百姓都为她伤心。使者在夜间抬着棺材将她埋葬，堆土并做了标志。

这件事过去之后，武帝曾在空闲时询问左右的侍臣说：“人

们对这件事都怎么说？”左右侍臣回答说：“人们都说既然要立她的儿子做太子，为什么要除去他的母亲呢？”武帝说：“不错。这并非孩子和愚蠢之人能明白的。从前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动乱，都是因为皇帝幼小而母亲正当壮年。女主独居就会骄横，淫乱而自我放纵，没有人能够禁止。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后吗？”因此那些为武帝生了孩子的人，无论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他们的母亲没有不被处死的，难道这还不能说是圣贤吗！如此明确的远见卓识，替后世深思熟虑，原本就不是见识浅陋的愚腐儒者所能比得上的。谥号为“武”，怎么能说是虚名呢！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指刘邦。】，叔与客来，嫂详【详：通“佯”，假装。】为羹尽，栝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侯。而王次兄仲【次兄仲：名喜，刘濞之父。】于代。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于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是时礼为汉宗正。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楚元王刘交，是高祖同母的小弟，字游。

高祖兄弟共四人，大哥刘伯，很早就去世了。起初高祖微贱之时，曾为了避难，经常与宾客来到大嫂家吃饭。大嫂厌恶小叔，小叔与宾客来到家里，大嫂就假装羹汤吃完了，用勺子刮着锅，宾客因此就全都走了。不久再看锅里还剩有羹汤，高祖因此就怨恨大嫂。等到高祖登基称帝，分封自己的兄弟，只有大哥的儿子没能得到封赏。太上皇就替孙子说情，高祖说：“我并不是忘了封赏他，是因为他的母亲一点也不像个长者。”于是封她的儿子刘信为羹颍侯。封二哥刘仲为代王。

高祖六年（前201年），已在陈县抓住楚王韩信，就封自己的弟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在彭城。交受封楚王二十三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夷王郢继位。夷王即位四年后去世，他的儿子戊继位。

戊即位后第二十年，冬季，由于他在为薄太后服丧时犯下了私奸罪，被削去东海郡的封地。第二年春季，戊与吴王合谋造反，他的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进谏劝阻，他没有听从。戊杀掉了张尚、赵夷吾，发兵与吴王联合向西攻打梁国，攻下了棘壁。行军到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交战。汉军断绝了吴军和楚军的运粮通道，士卒十分饥饿，吴王败退，楚王戊自杀，于是吴、楚联军投降了汉军。

汉军已然平定了吴、楚的叛乱，孝景帝打算让德侯广的儿子接着做吴王，让元王的儿子礼接着做楚王。窦太后说：“吴王，是老一辈的人，本应为大汉宗室效忠，带头从善。现在却带头率领七国发动叛乱，扰乱天下纲常，为什么还要再立他的后代！”不同意封立吴王的后代，只允许封立楚王的后代。那时礼是汉朝的宗正，因此封礼做了楚王，让他供奉元王的宗庙，他就是楚文王。

文王被立为楚王三年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安王道继位。安王做了二十二年楚王后去世，他的儿子襄王注继位。襄王做了十四年楚王后去世，他的儿子纯继位。纯做了楚王后，地节二年（前68年），有宦官上书告发楚王谋反，楚王自杀，国号被废除，封地被收归汉朝改

为彭城郡。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于赵，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是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郿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栾布：汉初名将。】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后。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祲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僂【僂：通“戮”，耻笑。】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赵王刘遂的父亲，是高祖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友，谥号为“幽”。幽王由于忧虑而去世，因此谥号为“幽”。高后将吕禄封到赵地做王，一年后高后就去世了。大臣诛灭了吕禄等吕氏家族的人，于是立幽王的儿子遂做了赵王。

孝文帝继承皇位二年后，封立遂的弟弟辟彊，划出赵国的河间郡给他，封他为河间王，也就是文王。文王被立十三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哀王福继位。福在位一年后去世，没生儿子，断绝了后代，国号被

废除，封地被收归汉朝。

遂做赵王已有二十六年，孝景帝时，由于犯下过失被晁错削掉了他的常山郡。吴、楚反叛，赵王就与他们合谋起兵。他的相国建德、内史王悍劝阻他，没有听从。于是就烧死了建德、王悍，出兵驻屯在赵国西部的边界，打算等吴军到后一同向西进发。向北派出使者出使匈奴，打算联合匈奴一起攻打汉朝。汉朝派曲周侯郿寄攻打赵国。于是赵王撤军返回，在邯郸城据守，相持了七个月。吴军和楚军在梁国被击败，无法西进。匈奴听说这个消息，也停止派兵，不肯进入汉朝的边界。栾布从击溃齐国的前线归来，就与郿寄会师引水灌入赵国的都城。赵国的城墙被水泡坏，赵王自杀，邯郸就投降了。赵幽王断绝了后代。

太史公说：国家即将兴起之时，必定会出现吉祥的征兆，君子得到任用而小人遭到斥退。国家即将灭亡之时，贤人纷纷归隐，乱臣日益显贵。如果楚王戊没有杀掉申公，听从他的话，赵王重用防与先生，怎么会出现篡杀的阴谋，被天下人耻笑呢？贤人啊，贤人啊！若非君王内心贤能，怎么可能会任用你们呢？这多么重要啊！“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发出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取决于所任用的大臣”，这话多么正确啊！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军：驻扎。】修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将：率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敖。共敖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子肥：刘肥，刘邦庶长子。】为齐王。始王昆弟刘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

荆王刘贾，是刘氏宗族的人，不清楚他属于刘氏宗族的哪一支。起初，汉王元年（前206年），汉军从汉中返回关中平定三秦，刘贾担任将军，平定了塞王司马欣所占之地，刘贾跟随汉王向东进军攻击项籍。

汉王四年（前203年），汉王在成皋战败，向北渡过黄河，夺到张耳、韩信两人的军队，在修武驻扎，深挖沟，高筑垒，命令刘贾率领两万步兵，数百名骑兵，渡过白马津深入楚军腹地，烧毁楚军屯积在当地的粮草，以此来破坏项籍的战争大业，让他们没有办法给项王的将士们提供军粮。很快楚军便进攻刘贾，刘贾坚持采取坚壁不战的策略，从而与彭越形成两军互保的局势。

汉王五年（前202年），汉王追赶项籍直至固陵，派刘贾向南渡过淮河包围寿春。刘贾军队到达后，命人暗中招降楚军大司马周殷。周殷背叛项王，帮助刘贾攻占了九江，迎接武王黥布的军队，全都到垓下会合，一起攻打项籍。汉王因而派刘贾率领九江的军队，与太尉卢绾一同向西南进攻临江王共敖。共敖死后，在临江设置南郡。

汉王六年（前201年）春季，汉王刘邦在陈县会见各诸侯王，废掉楚王韩信，并且拘禁了他，把他的封地分成两个封国。这时，高祖的儿子尚且年幼，兄弟不多，又不贤能，刘邦便想封所有同姓的宗族为王以此安抚天下，于是下诏说：“将军刘贾有战功，应挑选刘氏子弟中有战功的可以封为王的人。”群臣都说：“立刘贾为荆王，管辖淮东五十二座城池；立高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管辖淮西的三十六座城池。”因而高祖将自己的儿子刘肥封为齐王。从此开始封刘氏兄弟为王。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秋季，淮南王黥布发动叛乱，向东攻打荆王。荆王刘贾与他交战，没有取胜，兵败逃到富陵，被黥布的军队杀死。高祖亲自领兵打败黥布。十二年（前195年），高祖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统辖原本属于荆王的封地。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高帝三年，泽为郎中。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xī，得王黄，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泽大说之，用金二

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余，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雅故本：三字同义，本来，向来。】推轂【推轂：协助，佐助。】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斤金，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jué望【觖望：怨恨，不满。】。今卿言太后，列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燕王刘泽，是刘氏宗族的远房子孙。高帝三年（前204年），刘泽担任郎中。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泽以将军的身份攻打陈豨，俘虏了敌将王黄，因此被封为营陵侯。

高后执政时期，齐人田子春外出游历时缺少路费，就通过为营陵侯刘泽谋划献计求取资助。刘泽十分高兴，花了黄金二百斤为田子春祝寿。田子春得到黄金后，立即返回了齐国。第二年，刘泽派人给田子春传话说：“不要再帮助我了。”田子春来到长安，不去见刘泽，而是租了一间大宅院，让他的儿子前去求见被吕后宠幸的大谒者子卿。住了几个月，田子春的儿子邀请张卿光临大宅，亲自为他准备宴席。张卿答应前去吃饭。田子春挂起豪华的帷帐，摆设出精美的用具，就像款待列侯一样。张卿来到以后很吃惊。酒酣之际，田子春屏退左右的人，对张卿说：“我曾经参观了一百多座诸侯王的府第，他们都是

高祖时期的功臣。现在吕氏宗族向来一心，辅佐高祖夺得天下，功劳最大，诸吕又都是太后重要的亲戚。太后如今年事已高，诸吕仍然爵位很低，官职很小，太后想要封吕产为王，统辖代地。太后又不好意思提出，担心大臣们不同意。如今你是最受太后宠幸的人，就连大臣们也对你十分敬畏，为什么不示意大臣们主动向太后进言拥立诸吕为王，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吕氏宗族如果被封王，万户侯的封赏就一定会为你所有了。太后心中想这样做，你身为内臣，不尽快去办这件事的话，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卿十分赞同，于是示意大臣们向吕后进言封吕氏宗族的人为王。太后上朝，趁机向大臣们询问这件事。大臣们都请求太后封吕产为吕王。太后赏赐张卿千斤黄金，张卿将其中的一半送给了田子春。田子春不肯接受，趁机劝张卿说：“吕产已经被封为王，大臣们并未完全服气。如今的营陵侯刘泽，是刘氏宗族，而且身为大将军，不满足的地方也只是没被封王了。你现在劝说太后，让她划出十几个县封刘泽为王，刘泽得到王爵，高高兴兴地离开，诸吕的王位就更加巩固了。”张卿立即入宫向太后进言，太后认为张卿说得很对。于是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琅邪王刘泽便和田子春一起前往封国。田子春劝刘泽尽快启程，不要停留。他们刚出函谷关，太后果然派人追来想要阻止他们，但是刘泽此时已经出关了，派去追赶的人只好回去复命。

及太后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跳：脱身离去。】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

泽王燕二年，薨【薨：古代指诸侯死亡。】，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姘，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姘。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yǐng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

者以他法劾hé 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填：通“镇”，镇抚。】江淮之间。刘泽之王，权激【权激：用权术激发鼓动。】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等到太后去世以后，琅邪王刘泽说：“皇帝年幼，诸吕当权，刘氏宗族势单力薄。”于是率领军队与齐王一起谋划向西进兵，想要诛杀吕氏宗族。来到梁地的时候，听说汉朝派灌婴将军在荥阳屯兵，刘泽便撤兵回到自己封国的西部边界待命，然后独自快马加鞭赶到长安。代王也从代地来到长安。诸位将领、丞相和琅邪王共同拥立代王为天子。于是天子改封刘泽为燕王，重新将琅邪归还给了齐国，恢复了齐国原有的封地。

刘泽做燕王两年后去世，谥号敬王。他的王位传给了儿子刘嘉，刘嘉就是康王。

到刘泽的孙子刘定国的时候，他与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生下了一个男孩。又霸占弟弟的妻子为姬妾。与三个女子通奸。刘定国想要杀死一个名叫郢人的肥如县令，郢人就将刘定国的罪状上报给朝廷，刘定国立即派人假托其他法令，说有人检举郢人，将他逮捕并杀掉灭口。到元朔元年（前128年），郢人的兄弟再次上书揭发刘定国的全部丑事，刘定国的滔天罪行才被揭露。武帝下诏让公卿们讨论，议论的人都说：“刘定国禽兽一样的行为，败坏人伦，有违天理，论罪理当处死。”武帝批准。刘定国自杀，他的封国也被废除，成为汉的一个郡。

太史公说：荆王之所以被封为王，是因为汉朝当时刚刚建立，天

下尚未完全安定，因而刘贾虽然只是刘氏的远房亲戚，仍然能被封为王，镇抚江淮之间。刘泽之所以被封为王，是因为通过权谋激发吕后封诸吕为王，这样刘泽才得以在南面三代为王。事情从一开始就互相牵连在一起，难道不是很奇妙伟大吗！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孝惠帝：刘盈，刘邦与吕后之子，前194年至前188年在位。】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鲁元公主：刘邦与吕后之女。】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于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郿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于汉，吕太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明年：事在当年，“明年”误。】，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的庶出长子。刘肥的母亲是高祖在外面的情妇，姓曹。高祖六年（前201年），封刘肥为齐王，食邑七十座城池，百姓只要是能说齐语的都归齐王所管。

齐王，是孝惠帝的兄长。孝惠帝二年（前193年），齐王来到都城朝拜。孝惠帝和齐王一同宴饮，以平等的礼节相处就像家人一样。吕太后很生气，要杀死齐王。齐王害怕自己无法脱身，就采用他的内

史勋提供的计策，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吕太后很高兴，齐王才得以辞行回到齐国。

悼惠王在位十三年后，于惠帝六年（前189年）去世。他的儿子刘襄继位，就是齐哀王。

哀王元年（前188年），孝惠帝驾崩，吕太后开始执掌朝政，天下的事务都由高后定夺。二年（前187年），高后立自己兄长的儿子酈侯吕台为吕王，割齐国的济南郡为吕王封地。

哀王三年（前186年），齐哀王的弟弟刘章来到汉朝宫廷担任宿卫，吕太后封刘章为朱虚侯，并将吕禄的女儿嫁给他。四年后，吕太后又封刘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二人都在长安的宫廷担任宿卫。

哀王八年（前181年），高后割出齐国的琅邪郡，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第二年，赵王刘友来到京师朝见太后，最后在府邸被幽禁而死。三个赵王先后都被废黜。高后分别封吕氏宗族的子弟为燕王、赵王、梁王，独断专行。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将种：将门之后。】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jì 【概：密。】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dàn 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朱虚侯刘章二十岁的时候，为人有气概又勇武多力，他因为刘氏得不到职权而十分愤怒。朱虚侯曾经侍奉高后宴饮，高后命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刘章向太后请示说：“我是将门之子，请允许我按照军法来监督酒席上的行为。”高后说：“可以。”酒酣耳热之际，刘章奉献上助兴的歌舞。过了一会又说：“请允许我为太后唱一首耕田歌。”高后将他当成小孩子看待，笑着说：“你的父亲倒是懂得种田的事宜。你从出生时起就是王子，怎么会知道种田的事呢？”刘章说：“我知晓种田的事情。”太后说：“那你就试着给我唱种田歌吧。”刘章唱道：“深耕密植，留苗要稀疏，不是自己种下的植物，一定要铲除不能留下。”吕后沉默不语。不一会儿，诸吕有一人醉酒，逃离了酒席，刘章追了上去，拔剑杀了他，然后回来报告吕后说：“有一个人擅自逃离酒席，我已经按照军法将他处死了。”太后和左右的人都非常吃惊。但是早已允许他按照军法来执行酒令，就没有怪罪他的理由。酒宴也因而结束了。从此以后，诸吕都很害怕朱虚侯，即使是大臣也都依附朱虚侯，刘氏由此日渐强盛。

第二年，高后去世。赵王吕禄担任上将军，吕王吕产担任相国，这两个人都居住在长安城中，他们聚集兵力威胁大臣，想要发动叛乱。朱虚侯刘章娶了吕禄的女儿为妻，因而了解他们的阴谋，于是派人暗中离开长安，前去通知他的哥哥齐王，想让他领兵西进，朱虚侯、东牟侯在长安城做内应，这样就能够一举诛灭诸吕，趁机拥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驸马、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给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

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驺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离兵：离开军队。】，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迺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齐王听说这个计划以后，就和自己的舅舅驺钧、郎中令祝午以及中尉魏勃暗中谋划发兵。齐相召平听说了这件事，就先发兵包围了齐王的王宫，让齐王无法传令发兵。魏勃欺骗召平说：“君王想要发兵，却没有汉朝的兵符凭证。而相君现在包围了王宫，这本是件好事。我请求替你带领士兵包围王宫。”召平相信了魏勃的话，于是派魏勃带领士兵包围王宫。魏勃统领军队后，却派兵包围了相府。召平说：“唉！道家的话‘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就会反过来遭受祸乱’，果然是这样啊。”于是召平就自杀了。于是齐王任命驺钧为相国，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集了国内的全部兵力出发。齐王派祝午东去欺骗琅邪王说：“吕氏贼人作乱，齐王起兵打算西进诛灭他们。齐王认为自己是晚辈，年轻，不熟悉领兵作战等军中要事，愿意将全国的军队都委托给大王。大王从高祖的时候起就担任将领，深谙战事。齐王不敢轻易离开军队，派我来请大王到临菑去与齐王商议大事，并且带领齐军向西平定关中之乱。”琅邪王相信了，认为很对，就快马加鞭赶到临菑去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人趁机扣留琅邪王，而派祝午调发琅邪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并且统率琅邪国的军队。

琅邪王刘泽已经发现受骗，无法返回琅琊国，于是劝齐王说：“齐悼惠王是高皇帝长子，推本溯源来说，大王你就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应当继承皇位。现在大臣仍然犹豫不能决断，而我刘泽在刘氏宗族中最为年长，大臣本就在等待我决定大计。现在大王将我扣留并无用处，还不如让我入关商议迎接拥立新皇帝的大事。”齐王觉得刘泽说得有道理，就准备了很多车辆将琅邪王送走。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于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驺钧【驺钧：齐王母亲的弟弟，即齐王刘襄之舅。】，恶戾lì【恶戾：凶恶乖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琅邪王出发后，齐国便发兵向西攻打吕国的济南。于是齐哀王给各诸侯王写了一封信说：“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分封刘氏子弟为王，悼惠王被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后，孝惠帝派留侯张良拥立我为齐王。孝惠帝驾崩，朝中高后当权，她年纪大了，听信诸吕谗言，擅自废黜高帝所立的诸王，又先后杀死了三位赵王，消灭了梁国、燕国、赵国，并将这些封地分封给诸吕，立诸吕为王，还将齐国分割成四部分。忠臣上书劝谏，高后昏乱并不听从。如今高后已经去世，皇帝尚且年幼，不能统治天下，自然要仰仗各位大臣和诸侯王。如今诸吕又擅自提高自己的官职，聚集军队显示自己的权威，劫持列侯和忠臣，假传皇帝诏令来号令天下，刘氏的宗庙因而十分危险。如今我带领军队入关诛杀那些不应当成为王的人。”

汉朝得知齐国发兵西进的事情后，相国吕产便派大将军灌婴领兵向东截击齐军。灌婴到达荥阳后，就谋划说：“诸吕现在率领军队盘踞在关中，想要危害刘氏而自立为帝。我如今若是打败齐军回朝报捷，就是给吕氏增加了资本。”于是他停止进军，屯兵荥阳，派使臣通告齐王和诸侯，自己愿意与他们联合，以等待吕氏叛乱，然后共同诛灭他们。齐王听说这件事后，就立即向西进军夺回原本属于齐国的济南郡，也屯兵于齐国的西界等候，准备依约进军。

吕禄、吕产想在关中发动叛乱，朱虚侯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将他们诛杀。朱虚侯首先杀死了吕产，于是太尉周勃等人才能够杀光诸吕。而琅邪王这时也从齐国赶到了长安。

大臣们商议想要拥立齐王为皇帝，琅邪王却对大臣们说：“齐王的母亲驸钩，凶恶乖戾，就像戴着帽子的老虎。我们刚刚因为吕氏而差点造成天下大乱，如今又拥立齐王为皇帝的話，那就是想让他成为又一个吕氏。代王的母亲薄氏，是一个正直忠厚的人。而且代王又是高帝的亲生儿子，如今仍然健在，最为年长。儿子继位便名正言顺，拥立善良的人做皇帝那么我们这些大臣就会安心。”于是大臣们就谋划迎立代王为皇帝，而派朱虚侯将已经把吕氏诛灭的消息通知齐王，

命令他罢兵回封国。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于齐相。

王应麟：「《周礼》：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汉诸侯子入宿卫，齐王之子章是也。入京师受学，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犹古。」

吕祖谦：「齐讨吕氏，而谓之反者，高帝虽有天下共诛之之约，自汉朝言之，终为诸侯擅举兵也，况废少帝之谋，灌婴必不兴，安得不责问之乎？齐所以肯罢兵也，正以灌婴重兵在荥阳耳。」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益封：加封，指增加领地。】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则立，是为文王。

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勃本来是教唆齐王叛变的，诛灭吕氏后，齐

国收了兵，派人召来魏勃并责问他。魏勃说：“失火的人家，怎么会有时间先告诉家长然后再去救火呢！”然后退立在那里，双腿颤栗，惊恐得说不能说话，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说出其他的话。灌将军看了魏勃很长时间，然后笑着说：“人们都说魏勃勇敢，其实也就是个平庸的人罢了，怎么能有所作为呢！”于是罢免了魏勃的官职。魏勃的父亲因为善于弹琴而见过秦朝时候的皇帝。等到魏勃年少时，想要求见齐相曹参，可是家境贫穷没有财力打通关系，就时常一人半夜三更的时候在齐相舍人的门外打扫。齐相的舍人觉得很奇怪，以为是怪物出没，因而暗中观察，才发现了魏勃。魏勃说：“我想要拜见曹相君，却没有门路，因此为你打扫，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求见曹相君。”于是，舍人引魏勃去见曹参，魏勃因而被曹参收为舍人。一次，他为曹参赶车的时候，和曹参谈论事情，曹参认为他很贤能，就向齐悼惠王说起他。悼惠王召见魏勃，就委任他为内史。开始时，悼惠王有权自己任命一个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吏。等到悼惠王去世，哀王继位，魏勃当权，他的权势比齐国的相君还大。

齐王罢兵返回齐国，代王被拥立为皇帝，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前179年），孝文帝将高后时期从齐国割出的城阳、琅邪、济南郡又重新归还给齐国，改封琅邪王为燕王，增加朱虚侯、东牟侯领地各二千户。

这一年，齐哀王去世，太子刘则继位，就是齐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后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罷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将闾：刘肥之子，刘襄、刘章之弟。】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路中大夫：姓路，官职为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齐文王元年（前178年），汉朝廷划出齐国的城阳郡给朱虚侯，立他为城阳王；划出齐国的济北郡给东牟侯，立他为济北王。

齐文王二年（前177年），济北王发动叛乱，汉朝廷将他诛杀，其封地重归汉室所有。

过了两年，孝文帝将齐悼惠王的儿子刘罷军等七人全部封为列侯。

齐文王在位十四年后去世，他没有儿子，因而国号被废除，封地收归汉室所有。

一年后，孝文帝将所封的悼惠王的几个儿子晋升为王，将齐国分割成几份分封给他们。齐孝王将闾是以悼惠王的儿子杨虚侯的身份晋升为齐王的。所以齐国其他的郡全都分给了悼惠王的儿子，让他们称王：儿子刘志被封为济北王，儿子刘辟光被封为济南王，儿子刘贤为被封为菑川王，儿子刘卬被封为胶西王，儿子刘雄渠被封为胶东王，加上城阳王、齐王，一共有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发动叛乱，二人起兵西进，告诉诸侯说“我们将要诛杀汉朝的乱臣贼子晁错，以此安定国家”。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都擅自决定发兵响应吴王和楚王。叛军想联合齐国，齐孝王犹豫不决，始终坚守城池，最终没有听信他们的拉拢，胶西、菑川、济南三国的军队共同包围了齐国。齐王派路中大夫前去向汉天子求救。天子又命令路中大夫返回告知齐王：“好好坚守城池，我军现在已经打败吴、楚的军队了。”路中大夫回来的时候，三国的军队已将临菑包围了好几层，路中大夫根本没办法进城。三国的将领劫持了路中大夫并与他盟誓，说：“你反过来说汉军已经被打败，让齐王赶快向三国投降，否则就将被屠城。”路中大夫答应了他们，来到城下，望见齐王，对齐王说：“汉朝已经发来百万雄兵，派太尉周亚夫打败吴、楚叛军，正带领军队赶来援救齐国，齐王一定要坚守城池，不可投降！”三国的将领因此杀死了路中大夫。

齐国最初被三军包围，情势危急，齐王曾经暗中与三国联系，条约还没有签定，恰好听说路中大夫从汉朝赶回，齐王十分高兴，并且手下的大臣再三劝齐王不要向三国叛军投降。没过多久，汉朝将领栾布、平阳侯曹奇等人的军队赶到齐国，打败了三国军队，解除了对齐国的包围。不久，皇帝又听说齐王起初和三国有过共同的密谋，准备派兵讨伐齐国。齐孝王十分恐惧，就服毒自杀了。景帝听说这件事情

后，认为齐王起初是好的，只是被三国逼迫胁持才和他们通谋，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于是立齐孝王的太子刘寿为齐王，就是齐懿王，以此延续齐王的后代。而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菑川王则全部被诛杀，他们的封地也收归汉室，改封济北王为菑川王。齐懿王在位二十二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次景继位，就是齐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正：整治。】其后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大穷：极为狼狈。】，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浚【浸浚：渐渐。】闻于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郤。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正：审理、查办。】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后。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后，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后，国入于汉。

齐厉王，他的母亲称纪太后。太后将自己弟弟纪氏的女儿娶来给齐厉王做王后。厉王并不喜欢纪氏的女儿。太后想让纪家也在齐王的宫廷里受宠，就让自己的长女纪翁主进入王宫，整治后宫的宫女，不允许其他宫女接近厉王，想让厉王喜欢纪氏的女儿。厉王却趁机和自己的姐姐翁主通奸。

齐国有一个宦官名字叫徐甲，他进入京师侍奉汉皇太后。皇太后有一个非常疼爱的女儿，称号是修成君，修成君并不是刘氏之女，太后很怜爱她。修成君有个女儿叫娥，太后想将娥嫁给诸侯，宦官徐甲就主动请求皇太后恩准自己出使齐国，说一定会让齐王上书请求娶娥为王后。皇太后十分高兴，派徐甲前往齐国。这时，齐国人主父偃知道徐甲出使齐国是为了让齐王娶王后的事，就趁机对徐甲说：“如果事情真能办成，希望你能跟上头说我的女儿甘愿充当齐王的后宫妃嫔。”徐甲来到齐国后，用委婉的语言表明自己此次前来的用意。纪太后十分生气，说：“齐王已经有王后了，后宫的嫔妃也都齐备。何况徐甲只是我齐国的一个穷人，穷得没有办法了才入宫当了宦官，去京师侍奉汉宫，没让我们得到好处，却想要扰乱我们齐国王室！再说，主父偃是干什么的？他竟然想让自己的女儿入宫！”徐甲极为狼狈，回朝对太后禀告说：“齐王已表示愿意娶娥为王后，但是有一个顾虑，担心会像燕王一样。”燕王，跟他的姊妹女儿们有奸情，最近刚刚因为触犯法律而死，封国也被废除，因此徐甲用燕王的事情来触动太后。太后说：“不要再说将娥嫁给齐王的事情了。”这件事逐渐被天子听说。主父偃因此也和齐王产生了隔阂。

主父偃当时正得到天子的宠幸，得以参与政事，于是趁机说：“齐国临菑有十万户百姓，商业税收每日可达上千金，人口众多，百姓富庶，甚至超过了长安，若非天子的亲兄弟和爱子不应当在这样的地方称王。如今齐王和皇室的亲属关系正逐渐疏远。”又缓缓地说：“吕太后的时候齐国想发动叛乱，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齐

孝王也差点作乱。如今听说齐王和自己的姐姐有奸情。”于是，天子就任命主父偃为齐国的丞相，负责审理那里的事。主父偃到达齐国之后，就加紧审问齐王后宫的宦官以及那些曾经帮助齐王和自己姐姐翁主联络的人，让他们指证齐王与自己的姐姐有染，并且提供证词。齐王年少，害怕自己犯下大罪会被官吏逮捕然后诛杀，就服毒自杀了。齐王没有后代。祭祀就断绝了。

这时，赵王对主父偃刚出京师就废黜了齐王十分惊恐，担心他会将刘氏的骨肉逐渐疏离，于是上书状告主父偃接受贿赂并且因为私人恩怨处事不公。天子也囚禁了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因为忧惧而死，并且没有后代，国土已归汉室，不杀主父偃便没有办法平息天下人的愤怒。”于是天子杀死了主父偃。

齐厉王在位五年后去世，没有后代，国土重新归入汉室。

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比：邻近。】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六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建始：汉成帝年号。】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太仆婴：即夏侯婴，西汉开国功臣，长期担任太仆官职。】入清宫。”废少帝【少帝：指后少帝刘弘，前少帝刘恭异母弟，为吕后所立。】，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chù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齐悼惠王的后代还有两个子孙拥有自己的封国，就是城阳和菑川。菑川和齐国相邻。天子怜惜齐国，由于悼惠王的墓冢在郡中，就分割临菑以东环绕悼惠王墓园的城邑，全部分给了菑川国，用来供奉悼惠王的祭祀。

城阳景王刘章，是齐悼惠王的儿子，凭借朱虚侯的身份和大臣们一起诛杀了诸吕，刘章本人先在未央宫杀死相国吕王产。孝文帝继位后，加封刘章二千户侯，赏赐黄金千斤。孝文帝二年（前178年），将齐国的城阳郡封给刘章，封他为城阳王。城阳王在位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喜继位，就是共王。

共王八年（前168年），天子改封共王为淮南王。四年后，又重新被封为城阳王。共王一共在位三十三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延继位，就是顷王。

顷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刘义继位，就是敬王。敬王在位九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武继位，就是惠王。惠王在位十一年后

去世，他的儿子刘顺继位，就是荒王。荒王在位四十六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恢继位，就是戴王。戴王在位八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景继位，到建始三年（前30年），十五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济北王刘兴居，是齐悼惠王的儿子，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帮助大臣诛杀诸吕，功劳不大。等到文帝从代地来到长安的时候，刘兴居说：“请允许我和太仆夏侯婴一起进宫清除余孽。”废掉少帝后，刘兴居和大臣一起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前178年），天子将齐国的济北郡划分给刘兴居，封刘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同时受封。受封二年后，刘兴居准备谋反。开始时，大臣们诛杀诸吕，以朱虚侯的功劳最大，天子曾经允诺将赵地全部划分给朱虚侯并封其为王，将梁地全部划分给东牟侯并封其为王。等到孝文帝即位后，听说朱虚侯、东牟侯起初想要拥立齐王为皇帝，因此贬黜了他们的功劳。一直到孝文帝二年（前181年），孝文帝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才割出齐国的两个郡给刘章和刘兴居，封他们为王。刘章和刘兴居都认为被剥夺了应得的封地，功劳也不被承认。刘章死后，刘兴居听说匈奴人大举入侵汉朝，汉朝派大量军队迎击，令丞相灌婴领兵反击，文帝也亲自来到太原，刘兴居以为天子亲自率军抵抗匈奴，便起兵在济北发动叛乱。天子听说这件事情后，立即下令丞相所率军队和已经出发的军队停止前进，文帝与丞相灌婴等全部返回长安。天子派棘蒲侯柴将军打败并活捉了济北王，济北王自杀，他的封地归入汉室，改为郡。

后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

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后，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过了十三年，也就是孝文帝十六年（前167年），天子又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过了十一年，吴国、楚国反叛时，刘志始终坚守城池，不肯与诸侯合谋作乱。吴国和楚国的叛乱平息后，天子改封刘志为菑川王。

济南王刘辟光，是齐悼惠王的儿子，以勒侯的身份在孝文帝十六年（前167年）被封为济南王。过了十一年，参与吴国、楚国的叛乱。汉军大败叛军，杀死刘辟光，将济南改为郡，封地归入汉室。

菑川王刘贤，是齐悼惠王的儿子，以武城侯的身份在孝文帝十六年（前167年）被封为菑川王。过了十一年，参与吴国、楚国的叛乱。汉军大败叛军，杀死了刘贤。

天子因此改封济北王刘志为菑川王。刘志也是齐悼惠王的儿子，天子将他由安都侯晋封为济北王。菑川王刘贤参与叛乱，没有后代，就将济北王改封为菑川王。菑川王一共在位三十五年后去世，谥号为懿王。他的儿子刘建继位，就是靖王。靖王在位二十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遗继位，就是顷王。顷王在位三十六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终

古继位，就是思王。思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尚继位，就是孝王。孝王在位五年去世，他的儿子刘横继位，到建始三年（前30年），在位十一年去世。

胶西王刘卬，是齐悼惠王的儿子，以昌平侯的身份在孝文帝十六年（前167年）被封为胶西王。过了十一年，参与吴国、楚国的叛乱。汉军大败叛军，杀了刘卬，他的封地归入汉室，成为胶西郡。

胶东王刘雄渠，是齐悼惠王的儿子，以白石侯的身份在孝文帝十六年（前167年）被封为胶东王。过了十一年，参与吴国、楚国的叛乱。汉军大败叛军，杀死了刘雄渠，他的封地归入汉室，成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填：通“镇”，镇抚。】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

太史公说：各诸侯的封国中大的也都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刘氏子弟很少，高祖对秦朝没有将任何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宗室这一点有所感触，因此对同姓宗族大加封赏，以此镇抚百姓的心。后来齐国接连被分割，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凌约言：「刀笔吏独有此等见解，汉之天下根本于是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责其不收博古掌故之书，过矣。」

唐顺之：「汉高之狙诈猜忌，鲍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何哉？」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文无害：亦作“文毋害”。指能为文书却没有疵病。】为沛主吏掾yuàn【主吏掾：秦县令属吏，主管群吏进退。汉代改设功曹。】。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yáo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卒史：官名。秦、汉官署中的属吏，秩一百石。】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萧相国萧何是沛县丰邑人。他这个人对法令十分精通，处理事务没有过错，在沛县担任主吏掾。

汉高祖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曾经多次凭借自己的职位之便保护他。刘邦当上亭长之后，萧何也时常帮助他。刘邦以小吏的身份到都城咸阳服徭役的时候，官员们都资助他三百钱，只有萧何资助他五百钱。

秦朝的御史到泗水郡督察工作的时候，经常和萧何一起办事，萧

何总是将事情处理得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于是萧何转而担任泗水郡的卒史，主管文书方面的工作，在进行公务考核的时候名列第一。秦朝的御史想要回报朝廷将萧何征入朝中办事，萧何再三辞谢，才没有被调走。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填抚：镇定安抚。填，通“镇”。】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等到高祖发动起义成为沛公之后，萧何经常辅佐沛公督察公务。沛公进入咸阳之后，将领们争先恐后地奔向秦朝收藏金帛财物的府库，分取金帛财物，只有萧何先入宫室收集秦朝丞相及御史负责掌管的秦朝法律条文、地理图册以及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收藏起来。沛公做了汉王之后，委任萧何为丞相。项王和诸侯军队将咸阳城屠杀焚烧一番之后就离开了。汉王之所以能够全部了解天下的险关要塞、户口的多少、各个地方形势的强弱、百姓的疾苦等等，都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的地图、书籍等资料的缘故。萧何曾

向汉王进言举荐韩信，汉王让韩信担任大将军。这件事情在《淮阴侯列传》中有所记载。

汉王带领军队向东挺进，平定了三秦，萧何以丞相的身份在巴蜀地区留守治理，安抚民众，发布政令，给军队提供粮草。汉二年（前205年），汉王与各路诸侯合力攻打楚军的时候，萧何留在关中守卫，侍奉太子，治理栎阳。制定各种法令、规章制度，建立宗庙、社稷、宫室、改编县邑，萧何每做一件事都事先向汉王禀报，得到汉王的同意之后，再去具体施行；假如有的事情来不及禀报汉王，就会依据事态的方便去处理，等汉王回来之后再向他一一汇报。至于关中的事情，萧何按户口的多少征集粮饷，通过水路运送给阵前的军队，汉王军中屡次有大批士兵逃走，萧何经常征召发动关中的士兵，往往能够补充军队的缺额。汉王因此专门将关中的所有政事都委托给萧何处理。

曾国藩：「萧相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却皆从没有要紧处着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周恩来：「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

汉三年（前204年），汉王的军队与项羽的军队在京县、索城之间对峙，汉王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萧何。有个名叫鲍生的人对萧何说：“汉王在前方打仗，风餐露宿，却多次派遣使者回来慰劳您，这是对您有所怀疑啊。为您着想，不如将您的子孙兄弟中能够打仗的人全部派到军中去效力，这样一来，汉王一定会更加信任您。”萧何听从了鲍生的计策，汉王果然十分高兴。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

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所食邑【食邑：享受封邑的租税。】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发踪指示：发现野兽的踪迹，指示猎狗循迹追捕。比喻在幕后指挥。】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汉五年（前202年），已经杀死了项羽，平定了天下，于是讨论功劳，对臣子进行封赏。大家都争抢功劳，一年多了，还不能确定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高祖觉得萧何的功劳最显赫，封他为酈侯，封赏给他的食邑是最多的。功臣们都说：“我们身披战甲，手执兵器，参加战斗次数多的已经身经百战，次数少的也与敌军有数十回交锋，攻城略地，夺取城池，都立下了大小不等的战功。现在萧何并没有这样的汗马功劳，只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发点议论，不亲自参加战斗，封赏的时候反倒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什么原因呢？”高帝说：“你们会打猎吗？”功臣们说：“会。”高帝又问：“你们知道猎狗吗？”功臣们说：“知道。”高帝说：“打猎的时候，跑在前面追咬野兽的虽然是猎狗，但是发现野兽的踪迹，指出野兽所在的地方的却是猎人。现在你们只是能捉到野兽罢了，这样的功劳就像打猎的过程中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则是发现野兽踪迹，指出野兽所在的地方的人，他的功劳就像打猎的过程中猎人的功劳。再说诸位只是本人追随我，最多不过是一家两三个人追随我。而萧何则是自己整个家族的几十口人都追随我，这样大的功劳是绝对不能忘怀的。”群臣都不敢再有任何异议了。



汉高祖任用三杰，选自《帝鉴图说》。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桡：使屈服，削弱。】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鄂君：即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列侯已经封赏完毕，等到向高祖进言进行位次评定的时候，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体遭受了七十多处创伤，攻城夺地，功劳最多，理应排在第一位。”高祖已经使功臣们的意愿屈服，将较多的封赏给了萧何，至于评定功臣名次的时候就没有再反驳大家，但是心里还是想要将萧何排在首位。关内侯鄂千秋向高祖进言说：“各位大臣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尽管曹参曾经转战各处、有攻城略地的功劳，但这些都只是一时的事情罢了。皇上与楚军双方相持五年，经常损失军队，很多士兵都逃走了，皇上只身逃走好几次了。但是萧何经常在关中征集军队派遣出去补给前线，这些事情都不是皇上下令让萧何做的，数万士兵总是能在皇上最危急的关头出现在前线，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数年，军中没有存粮，萧何从关中用船为将士运来军粮，军粮的供应从来不曾匮乏。虽然陛下多次失去崤山以东的地区，但是萧何始终保全关中，等待陛下归来，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勋啊。现在就算没有上百个像曹参这样的人，对汉室又有什么损失呢？汉室就算有这些人，基业也不一定能够保全。怎么能让一朝一夕的功劳凌驾于万世的功勋之上呢！应该将萧何排在第一位，曹参次之。”高祖说：“好。”这才下令确定萧何为第一位，特别恩准他带剑穿鞋上殿，上朝的时候可以不遵循小步快走的礼仪。

皇上说：“我曾经听说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等的奖赏。尽管萧何的功劳很高，经过鄂千秋的表彰就更加明晓了。”所以按照鄂君原来受封的关内侯食邑，再加封为安平侯。就在那一天，萧何父子兄弟等十多人都获封食邑。又给萧何加封两千户食邑，这是因为过去高帝到咸阳服徭役的时候，萧何多送给他二百钱。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

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

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拊循：安抚。】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贳：赊欠。】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汉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发动叛乱，高祖亲自率领军队来到邯郸。叛乱尚未平定，淮阴侯韩信也在关中造反，吕后采用萧何进献的计策，杀死了淮阴侯韩信，这件事情在《淮阴侯列传》中有所记载。

皇上已经听说淮阴侯韩信被杀的事情，派遣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下令赏赐五百名士兵、一名都尉专门保卫相国的安全。许多人都前来向萧何道贺，只有召平表示哀悼之情。召平原本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灭亡以后，他沦为平民，家境贫寒，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所种的瓜味道甘甜，因此人们都称他种的瓜为“东陵瓜”，这个称号是根据召平原本的封号得来的。召平对相国萧何说：“你的祸患就要由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带领军士风吹日晒，而您负责留守在朝中，从来没有遭遇到什么危险的战事，反而为您增加封邑而且设置专门的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京城内造反，皇上对您的心迹有所怀疑的原因啊。设置卫队保护您，并不是皇上宠信您。希望您能够不接受封赏，将自己的私财全部捐出资助军队，这样一来皇上心里就会十分高兴。”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皇上十分高兴。

汉十二年（前195年）秋天，黥布发动叛乱，皇上亲自带领军队

前去讨伐他，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事情。因为皇上在军中打仗，萧相国就在后方勉励安抚百姓，将自己的全部家财都捐助给了军队，和高祖当初讨伐陈豨的情形一样。有一个门客劝说萧相国道：“距离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现在高居相国之位，功劳排在第一位，您的地位和功劳还能再增加吗？当初您进入关中之后就一直深得民心，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们都亲近依附您，而您仍然勤勤恳恳地做每一件事情，与百姓关系仍然十分和谐，受到百姓的爱戴。皇上之所以多次派人询问您在做什么，是担心您威镇关中。现在您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采用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让自己的声誉败坏呢？只有这样，皇上才会安心一些。”于是，萧相国听从了这个人的计谋，皇上这才极为高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橐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暴：突然。】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怪。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xiǎn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皇上讨伐完黥布之后班师回朝，民众拦在道路中间上书给皇帝，说萧相国低价强买了数千万百姓的田地房屋。皇上回到京城之后，萧

相国前来谒见。皇上笑着说：“你这个相国竟然夺取百姓的田地住宅，使自己获利！”将百姓的万民书都交给萧相国，说：“还是你亲自向百姓们谢罪吧。”萧相国趁机为民请命说：“长安一带土地面积狭小，上林苑有很多闲置的土地，现在已经荒芜，臣希望陛下能恩准百姓们进去耕种，将禾秆留下作为禽兽的饲料。”皇上勃然大怒说道：“萧相国你自己大量接受商人的财物，现在为他们请求霸占我的上林苑！”于是就将相国交给廷尉，廷尉用镣铐拘禁了他。几天之后，一个姓王的侍卫在侍奉高帝的时候，上前问道：“萧相国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陛下如此突然地将他囚禁？”皇上说：“我听说李斯在辅佐秦始皇的时候，取得了成绩都归功给主上，出了差错都自己一力承担。现在相国收受大量奸商的钱财却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想要通过这种方法向民众示好，所以将他拘禁起来治罪。”王卫尉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假如对百姓有利的话，为他们请求这件事，这是宰相的分内之事，陛下为什么怀疑相国收受奸商的钱财呢！何况陛下您在外与楚军对峙多年，陈豨、黥布发动叛乱的时候，陛下又亲自带兵前去讨伐，那个时候，相国独自留守在关中，只需要稍微动一动手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盘就不再归陛下所有了。相国没有趁机为自己谋求利益，现在又怎么会贪图商人的钱财呢？况且那秦始皇正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而丢掉了整个天下，李斯过分承担过错，又哪里值得效仿。陛下怎么会怀疑宰相到这样浅薄的地步。”高帝听后不是很高兴。当天，高帝就命人带着符节将萧相国赦免释放了。萧相国已经上了年纪，为人一向谨慎恭谨，入朝的时候，赤脚步行向高帝谢罪。高帝说：“萧相国不用这样！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我没有答应，我不过是像桀、纣那样的君主罢了，而你确实是个贤相。我之所以将你用镣铐囚禁起来，是想让百姓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过错。”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垣屋：有围墙的房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酈侯，功臣莫得比焉。

萧何跟曹参一向没什么交情，等到萧何病重的时候，孝惠皇帝亲自前去探望萧相国的病情，并趁机问道：“您百岁归去以后，有谁能以接替您的职位呢？”萧何回答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了。”孝惠帝说：“您看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头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我就算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萧何每次购置田地住宅的时候，一定选择偏远的地方，他建造房舍的时候一定不修筑围墙。萧何说：“如果我的后代是贤能的人，就学习我的俭朴；如果我的后代不贤能，也可以不被有权有势的人家夺去田地。”

孝惠帝二年（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孝惠帝追封萧何谥号为文终侯。萧何的后代之中，有四世子孙因为犯罪而失去侯爵封号，每次爵位断绝的时候，天子总是继续寻找萧何的后代，续封为酈侯，功臣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疾：痛恨。】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闾hóng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太史公说：萧相国在秦朝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职官吏，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等到汉室兴盛起来，萧何仰仗帝王的余光，同时谨守自己的职责，根据民众痛恨秦朝严苛的法律制度这一情况，顺应历史潮流，为百姓们除旧革新。韩信、黥布等被诛杀以后，萧何的功勋更加显得灿烂无比了。他的地位为群臣之首，他的声望流

芳百世，能够跟閼天、散宜生等人相媲美了。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狱掾：掌管刑狱司法事务的吏员。掾，长官的属吏。】，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豪吏：指有势力和威望的吏员。】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中涓：秦汉时皇帝亲近的侍从官。】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监：郡监，又称监郡御史，秦代在各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都尉负责军事，监郡御史负责官员的监察。】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七大夫：秦汉时二十级爵位的第七级。】。击秦司马卬军殽东，破之，取殽、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五大夫：秦汉时二十级爵位的第九级。】。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陈：通“阵”。】，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候：军候，军法官。】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dàng郡。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执珪：先秦楚国爵位名。珪，即圭，用来区分爵位等级，使执圭而朝，故名。】。从攻阳武，下轘辕、缙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犍chōu，与南阳守龑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龑，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峽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平阳侯曹参是沛县人。他在秦朝的时候担任沛县的狱掾，而萧何是主吏，他们在县里都是很有权势的官吏。

高祖做沛公刚开始起义的时候，曹参就以中涓的身份追随高祖。曹参带领军队攻打胡陵、方輿，攻击秦朝监公平的军队，将敌军打得大败。向东占领了薛县，在薛县外城的西边攻打泗水郡的守军。又一次带兵攻打胡陵，并且成功夺取胡陵。曹参带领军队转而去守卫方輿。方輿发生反叛，已经投降了魏王，曹参带兵攻打方輿。丰邑也反叛投降了魏王，曹参又带兵攻打丰邑。高祖赏赐曹参七大夫的爵位。曹参在碭县东面攻击秦朝司马卬的军队，将他打败，成功夺取了碭县、狐父以及祁县的善置。曹参又攻下了下邑以西一直到虞县的地区，攻打章邯的车骑部队。攻打爰戚和亢父的时候，曹参率先登上城楼。被擢升为五大夫。曹参向北援救阿，攻打章邯的军队，成功将陈县攻陷，一路追击章邯到濮阳。带兵攻打定陶，成功占领临济。向南援救雍丘。攻击李由的军队，将李由的军队打败，并且杀死了李由，俘虏了秦朝的一个军候。秦朝的将领章邯打败了项梁的军队，杀死了项梁，沛公和项羽都带领军队向东而去。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碭郡长，负责统领碭郡的军队。于是沛公封曹参为执帛，号称建成君。不久，曹参又升为咸阳县令，隶属于碭郡。

后来，曹参跟随沛公攻击东郡尉的军队，在成武南大败敌军。在成阳南攻打王离率领的军队，又在杠里攻击他们，把他们打得大败。曹参追逐败军，向西一直追到开封，前去攻击赵贲带领的军队，又将赵贲打败，把他围困在开封城中。接着曹参又向西进军，在曲遇进攻秦将杨熊的军队，将他打败，活捉了秦朝的一个司马和一个御史。曹参晋升为执珪。曹参随从沛公攻打阳武城，占领了轘辕、缑氏，将黄河的渡口封锁，回军在尸北对赵贲的军队展开了进攻，将他打败。跟随沛公向南攻打犍县，与秦朝南阳郡守齮在阳城外城的东面交战，成功攻破了敌人的布阵，占领了宛县，活捉了齮，将南阳郡全部平定。跟随沛公向西攻打武关、峽关，占领了这两个地方。继续带兵向前推

进，在蓝田南部攻击秦军，又连夜在蓝田北部攻打秦军，将秦军打得大败，于是带兵来到咸阳，将秦朝灭亡。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櫜tái。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于废丘。以中尉【中尉：官名，战国时赵国初置，掌荐举人才等事。秦汉时为武职，指挥禁卫军部队，为负责京师安全的高级军官。】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修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碭、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于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项羽来到关中以后，封沛公为汉王。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曹参跟随汉王来到汉中，晋升为将军。曹参跟随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开始攻打下辩、故道、雍县、櫜县。在好畤南面攻击章平的军队，将章平打败，对好畤进行围攻，成功夺取壤乡。在壤东及高栎攻击三秦的军队，将他们全部打败。曹参又将章平团团围住，章平从好畤突围逃跑。曹参又带兵攻打赵贲、内史保的军队，将他们打败。曹参带兵向东夺取了咸阳城，将咸阳城更名为新城。曹参带领军队在景陵镇守了二十天，三秦派章平等将领攻打曹参，曹参出击迎敌，将章平等人的军队打得大败。汉王将宁秦赏赐给曹参作为食邑。曹参凭借将军的身份将章邯围困在废丘。曹参以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出临晋关。曹参来到河内后，成功攻克修武，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带领军队向东进军，在定陶攻打龙且和项他，将他们打败。向东攻击并占领了碭县、萧县、彭城。攻打项籍的军队，汉军被打得大败逃走。曹参以中尉的身

份围攻并占领了雍丘。汉王手下的将领王武在外黄发动叛变，程处在燕县叛变，曹参带领军队前去平定叛乱，把他们都打败了。柱天侯在衍氏叛变，曹参又带领军队打败叛军，将衍氏收复。在昆阳攻打羽婴，一直追逐羽婴到叶县。回军攻打武强，乘势一路打到荥阳。曹参在汉中担任将军中尉以后，跟随汉王攻打诸侯和项羽，到项羽兵败，回到荥阳，一共用了两年时间。

茅坤：「此篇专看参之所以守何法处，故于饮酒自颓放处皆有本旨，而民歌其相业，『清净』、『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

高祖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邈chì 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陘，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于邬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luò 阴、平原、鬲gé 、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jū 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剖符：帝王在建国之后，封赏有功的诸侯将士，把符节剖分为二，君臣各执一半，作为信守的约证，称为“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以齐相国击

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大莫敖：楚国官名。】、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高祖二年（前205年），高祖任命曹参为代理左丞相，带领军队驻扎在关中。一个多月后，魏王豹叛变，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一起带领军队向东进军讨伐魏王豹，在东张攻打魏的将军孙邈，大败孙邈的军队。曹参趁势攻打安邑，活捉了魏王的将领王襄。在曲阳攻打魏王，一直追击魏王到武垣，活捉了魏王豹。攻打并占领了平阳城，活捉了魏王的母亲、妻妾、儿女，将魏国地区全部占领，一共得到了五十二座城池。汉王将平阳赏赐给曹参作为食邑。所以曹参又跟随韩信在郧东攻打赵相国夏说的军队，大败夏说的军队，将夏说杀死。韩信和原常山王张耳带领军队行军到井陘，攻打成安君，命令曹参回军将赵国的另一将领戚将军围困在郧城中。戚将军突围逃走，曹参追赶并杀死了他。于是曹参带领军队来到敖仓汉王的营地。韩信已将赵国打败，当上了相国，带领军队向东进军攻打齐国。曹参以右丞相的身份听命于韩信，打败了齐国在历下的驻军，于是占领了临菑。回军平定了济北郡，攻打著县、漯阴县、平原县、鬲县、卢县。没过多久，曹参跟随韩信在上假密攻打龙且所率领的军队，大败敌军，杀死了龙且，活捉了龙且的部将周兰。平定了齐国，一共攻占了七十余座县。活捉了原齐王田广、丞相田光、代理留守丞相许章，以及原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当上了齐王，带领军队到达陈县，与汉王的军队一起打败了项羽，而曹参奉命留下来将齐国还没有降服的地区全部平定。

项籍死后，天下得以安定，汉王当上了皇帝，改封韩信为楚王，齐国成为汉朝的郡。曹参将丞相印归还给高帝。高帝封长子刘肥为齐王，而委任曹参为齐国的相国。在高祖六年（前201年）进行列侯爵位赏赐的时候，朝廷与诸侯剖符为凭，承诺让受封者爵位世代相传而

不会断绝。高祖把平阳一万零六百三十户作为曹参的食邑，封曹参为平阳侯，取消以前分封给曹参的食邑。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身份带领军队攻打陈豨的部将张春的军队，将张春打败。黥布发动叛乱，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身份跟随齐悼惠王带领步兵和车骑一共十二万人，与高祖的军队会合，一起攻打黥布的军队，将黥布打得大败。曹参向南一直打到蕲县，回军平定了竹邑、相县、萧县和留县。

曹参的战功：一共攻打下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二个县；俘虏了两个诸侯王，三个诸侯王的丞相，六名将军，大莫敖、郡守、司马、军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春秋：年龄。】，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安集：安定和睦。】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狱市：指狱讼以及市集交易。】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孝惠帝元年（前194年），朝廷废除了在诸侯国设置相国的政策，改任曹参为齐国丞相。曹参在担任齐国丞相的时候，齐国统辖七十座城池。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年纪很轻，曹参将长老、书生都召到齐国来，向他们询问能使天下百姓安定和睦的方法，到会的齐国儒生有好几百名，各执一词，曹参听后拿不定主意。听说胶西有位盖

公，精通黄老学说，曹参派人携带厚礼去邀请盖公。见到盖公后，盖公对曹参说，治理国家的办法应该崇尚清静无为，这样一来百姓们自己就会安定下来，并推举出这方面的同类事情，全部向曹参陈述。曹参于是让出自己的正堂，让盖公住到里面。曹参治理国家的要领是采用黄老学说，所以他在担任齐相的九年间，齐国安定繁荣，百姓大力称赞他是一个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得知这个消息，告诉门客迅速收拾行装，说“我将要入朝当相国了”。没过多久，朝廷果然派使臣来召曹参入朝。曹参离开的时候，嘱咐齐国的继任丞相说：“我要将齐国的狱讼以及集市交易托付给你，要谨慎，不要制造困扰。”继任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了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的。狱讼与集市，是要兼容善恶的，现在您如果干扰它们的话，恶人到哪里容身呢？这就是我为何先将这件事告诉您的原因。”曹参身份卑微的时候，和萧何的关系很好；等到他们都官至将军、相国之后，却产生了隔阂。萧何在临终的时候，向惠帝推荐的贤能之臣只有曹参一个人。曹参接替萧何成了汉朝的相国，处理事情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

择郡国吏木【木：木讷，质朴。】 拙【拙：不善言辞。】 于文辞，重厚【重厚：庄重忠厚。】 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言文：善于言辞，花言巧语。】 刻深【刻深：内心苛刻严酷。】，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曹参从郡国的官吏中寻找那些不善于言辞，行事稳重的长者，找到这样的人后马上将他召来任命为丞相史。凡官吏中有说话行文一味要求苛刻，想要一心致力于名声的人，曹参总是将他们斥退赶走。曹参不分昼夜都要饮用十分醇美的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及宾客看见曹参没有做丞相该做的事情，都想要对曹参进行劝谏。客人到达以后，曹参就拿出美酒给他们喝，过一会儿，有客人想进言，曹参再将酒递过去让他们喝，直到客人喝醉离去，始终不得开口进言的机会，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相国住宅的后园与官吏的宿舍很接近，官吏宿舍日日饮酒高歌、欢呼叫嚷。曹参的随从官吏很讨厌这种状况，却又没有办法，于是邀请曹参到后园游玩，曹参听到官吏们醉酒高歌、狂呼喧闹，随从的官吏本来希望相国能将他们召来论罪处置。但是曹参却让随从的官吏取来美酒，将座位摆好就地痛饮起来，也和官吏们一起高歌欢呼，互相应和。

曹参看到他人的小的过失，总是隐瞒掩盖，不严加苛责，因此相府里总是平平安安，没什么大事。

参子窋zhú 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少：这里指轻视。】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

曰：“萧何为法，顛【顛：直，明。】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时病疔【病疔：患恶疮之疾。】，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汉朝担任中大夫之职。惠帝责备相国不理朝政，认为相国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轻视我吗？”于是对曹窋说：“你回去，私下里试探着询问一下你的父亲：‘高帝刚刚驾崩，新皇帝还很年轻，你身为相国，整天饮酒作乐，不向皇帝请示汇报，如何治理国家大事呢？’但是不要说这话是我告诉你的。”曹窋假日休息的时候回到家，空闲时陪着父亲，将惠帝的话变成自己的话向曹参进言。曹参十分生气，打了曹窋二百大板，说：“你赶快进宫侍奉皇上，天下的事不是你应当说的。”到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惩治曹窋呢？是我叫他劝你的。”曹参摘下帽子请罪说：“请陛下仔细想想，你和高帝相比谁更加圣明英武？”皇上说：“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呢！”曹参说：“那么陛下认为我的才能和萧何的才能相比谁更胜一筹呢？”皇上说：“你大概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何况高帝和萧何一起平定了天下，政策法令已经明确施行，现在陛下只需垂衣拱手，曹参等大臣只需谨守职责，遵循已有的法度而不进行任何改变，不也就可以了么？”惠帝说：“好。你说得很好！”

曹参在汉朝一共担任了三年相国。他去世以后，追封谥号为懿侯。他的儿子曹窋继承侯位。百姓歌颂曹参说：“萧何制定法规，严明整齐；曹参接替萧何，遵循旧章而没有一点漏失。执行他的清静无为政策，使国家得以安宁统一。”

平阳侯曹窋，在高后执政的时候担任御史大夫。孝文帝即位以

后，将他免官为侯。为侯二十九年之后去世，谥号静侯。他的儿子曹奇继承侯位，为侯七年去世，谥号简侯。曹奇的儿子曹时继承侯位，曹时娶了平阳公主，生下儿子曹襄。曹时患上恶疮之疾，回到自己的封国。为侯二十三年去世，谥号夷侯。曹时的儿子曹襄继承侯位。曹襄娶了卫长公主，生下儿子曹宗。为侯十六年去世，谥号共侯。曹襄的儿子曹宗继承侯位。征和二年（前91年）的时候，曹宗因为受太子事件的株连而被处死，他的封国也被废除。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太史公说：曹相国攻城略地的功劳之所以能如此众多，是由于他能够和淮阴侯韩信一起战斗。等到韩信被杀之后，列举诸位列侯的战功，就只有曹参仍然美名盛传。曹参做汉朝的相国，施行清静无为的政策，这与道家的黄老学说完全吻合。对于刚刚脱离秦朝残酷统治的百姓来说，曹参的做法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全天下的百姓都歌颂他的美德。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大父：祖父。】、父五世相韩【五世相韩：指张良的祖父、父亲先后辅佐五代韩王。】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副车：属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yí【圯：指沂水上的桥。】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鄂：通“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平明：指天刚亮时。】，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鸡鸣：鸡叫，常指天明之前。】，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留侯张良，他的先人是韩国人。他的祖父开地做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国。父亲张平做过釐王、悼惠王的宰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的时候，父亲张平去世。在他父亲死后二十年，秦国歼灭韩国。张良年少，没有在韩国做官。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家有三百名奴仆，张良的弟弟死后没有举行厚葬，他用尽全部家财来寻求能够刺杀秦王的刺客，为了给韩国报仇，这是因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五代韩王宰相的缘故。

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学。到东夷拜访仓海君。他寻找到一名大力士，做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秦皇帝去东方巡视的时候，张良与大力士一起在博浪沙中埋伏袭击秦皇帝，却误中其中一辆随行的车子。秦皇帝十分生气，下令大肆搜捕全国，一定要速速捉拿刺客，这正是张良所引起的事情。因此张良更改了姓名，逃走藏匿在下邳。

张良曾在空闲的时候来到下邳沂水圯桥上漫步，遇见一个老翁，这个老翁穿着粗布衣服，他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故意将自己的鞋子掉到桥下，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替我取鞋！”张良十分惊讶，想要揍他。但是因为他年纪老迈，只能强忍着怒火下去将鞋取上来。老翁说：“给我把鞋子穿上！”张良既已为他取来鞋，于是跪在地上为老翁穿鞋。老翁将脚伸出来，让张良为自己穿好鞋子，然后笑着走开了。张良十分惊讶，一直看着老人离去。老翁走出大约一里远后，又折了回来，说：“你这小子值得教育啊。五天以后天亮时分，与我在这里相会。”张良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立即跪下说：“好的。”五天以后，天刚亮，张良就去赴约了。老翁已经先来到桥上，看见张良，生气地说：“与老人约会，你反而后来，这是为什么？”老翁走了，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这里相会。”五天后，鸡刚刚叫的时候，张良就前去赴约。老翁又先来到桥上，再次生气地说：“你又晚来，这是为什么？”老翁走开了，并说：“五天后，你再早点来这里与我相会。”五天后，张良不到半夜的时候就赶去赴约了。过了片刻，

老翁也来了，高兴地说：“这样就对了。”他拿出一卷书，对张良说：“你读懂这卷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一定会有所发展。十三年以后，你小子会在济北那里见到我，我就是谷城山下的一块黄石。”说完就走了，没有再说任何话，从此以后，张良再没有见过老翁。天亮以后张良看老翁送给自己的那卷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十分珍爱这卷书，经常学习诵读。

张良居住在下邳的时候，喜欢打抱不平。项伯曾经因为杀人，就跟随张良躲藏起来。

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还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厖将【厖将：官名。厖，马厖。】。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申徒：官名，即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yáo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宝啖【啖：拿利益引诱人。】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十年后，陈涉等人发动起义，张良也召集了一百多名年轻人。景驹自立为代理楚王，住在留县。张良准备前去投奔景驹，在赶往留县的路上遇到了沛公。沛公带领着几千人，在下邳以西作战，张良便去跟随了沛公。沛公让张良担任厩将。张良曾经多次运用自己在《太公兵法》所学的知识来劝说沛公，沛公认为他说的很对，时常采用他的计策。张良向别人讲述《太公兵法》，大家都听不明白。张良说：“或许沛公有着上天赋予的智慧。”因此就决定跟随沛公，不去投奔景驹。

沛公到达薛县以后，遇见了项梁。项梁拥立楚怀王。张良就劝说项梁道：“您已经拥立了楚国的后代为王，而那韩国的公子中要数横阳君韩成最为贤能，可以将他拥立为王，以便为我们增加盟友。”项梁派张良前去寻找韩成，拥立韩成为韩王。任命张良为韩国的司徒，与韩王一起带领一千多名士兵向西攻取韩地，攻占了几座城邑，秦国不久又将它们重新夺了回去，他们就在颍川一带往来游走打游击战。

沛公由雒阳向南，穿过轘辕山，张良带领兵马跟随沛公，攻克韩地的十多座城池，大破杨熊的军队。于是沛公命令韩王韩成在阳翟留守，他自己则和张良一起向南进军，攻占宛城，向西进入武关。沛公想要用两万人前去攻击镇守峽关的秦军，张良劝阻沛公说：“秦国的军队还很强大，我们不可以轻敌。我听说那秦军的将领是一个屠户的儿子，商人容易被小利所打动。我请求您暂时留守在营中，只派一部分人先行出发，筹备好五万人的粮食，在周围所有的山上多挂些我军的旗帜，作为疑兵，命令派郾食其带着贵重的宝物前去诱惑秦将。”秦军的将领竟然真的叛变了，想要联合沛公的军队一起向西进

军袭击咸阳，沛公打算听取他们的意见。张良说：“现在只是他们的将领想要叛变秦国而已，恐怕士兵们不会答应。假如士兵们不听从他的指挥的话，就一定会有危险，不如乘他们现在正懈怠的时候去攻击他们。”于是沛公带领军队攻打秦军，大败秦军。沛公追击败兵一直追到蓝田，与秦军再次交锋，秦兵彻底败北。于是沛公来到咸阳城，秦王子婴向沛公投降。

茅坤：「张良一生得力在此（按，指张良说刘邦捐取韩信、英布、彭越以灭楚事）。太史公一篇摹构在此。」

沛公进入秦宫之后，看见宫室、帷帐、狗马、珍贵的宝物以及数以千计的美女，心里想要留下来住在秦宫。樊哙进言让沛公出去住，沛公不肯听从。张良说：“那秦朝昏庸无道，因此沛公才能够来到这里。为天下铲除残暴的君主，应该把生活俭朴当作根基。现在我们刚刚进入秦都，就安于享乐的话，这就是所说的‘助桀为虐’啊。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恳请沛公能够听从樊哙的话。”于是，沛公带领军队回到霸上驻扎。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邪：通“耶”。】？”沛公曰：“鰕zōu生【鰕生：浅薄愚陋的人；小人。】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要：通“邀”。】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

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póu 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项羽来到鸿门驻军，想要攻击沛公，项伯连夜飞奔到沛公的军营，私下与张良会面，想要和张良一起离开。张良说：“我是奉命替韩王护送沛公的，现在有这样紧急的事情，独自逃跑是不道义的行为。”于是将全部情况都对沛公说了。沛公十分惊讶，说：“我该怎么办呢？”张良说：“沛公是真的想要背叛项羽吗？”沛公说：“一个见识浅薄的小子让我看守住关口，不要让其他诸侯进来，如果控制了秦国的全部土地，就能够称王了，因此我听从了他的话。”张良说：“您自己估计能打败项羽吗？”沛公好久不出声，说：“当然不能。现在该如何是好？”于是张良坚持把项伯邀请进来。项伯见到沛公。沛公与项伯一起饮酒，沛公祝项伯长寿，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沛公让项伯回去向项羽说明沛公不敢背叛他，沛公之所以据守在关口，是为了防范其他入侵者。等到项伯见到项羽后，双方就和解了，这件事在《项羽本纪》中有所记载。

汉元年（前206年）正月，沛公成为汉王，在巴、蜀地区称王。汉王赏赐给张良一百镒黄金，二斗珍珠，张良将赏赐全部献给了项伯。汉王也趁机让张良多送些财宝给项伯，使项伯请求项王把汉中地区分给他。项王竟然答应了汉王的请求，因此汉王得到了汉中。汉王前往封国，张良送汉王到褒中，汉王派张良重新返回韩地。张良趁机劝说汉王：“大王为什么不将所经过的栈道全部烧毁，向全天下人表明自己没有再回来的心意，以此来让项王的想法更加坚定呢。”于是，汉王让张良重新返回韩地。沛公在行进过程中，将所经过的地方的栈道全部烧毁。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邳，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将，与项王有郤【郤：通“隙”，隔阂，裂痕。】；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之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

张良到达韩地，因为韩王成让张良跟随汉王，因此项王没有派遣韩王成到自己的封国去，而是让他跟随自己一起向东去。张良劝说项王道：“汉王将栈道全部烧毁，就没有返回的心思了。”于是，汉王将齐王田荣谋反的事情上书告知项王。项王因为消除了对西面汉王的顾虑，转而向北发兵前去攻击齐国。

项王始终不肯让韩王到封国去称王，而是封韩王成为侯，又在彭城将韩王成杀死。张良逃跑了，从小路前去投奔汉王，汉王也已经回军平定三秦了。汉王又封张良为成信侯，让他跟随自己向东进军攻打楚军。

到了彭城，汉军战败退兵。到达下邳的时候，汉王下马倚靠着马鞍问道：“我想要放弃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将它捐给别人，不知谁能够和我共成大业呢？”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军中英勇善战的猛将，他和项王有矛盾；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叛乱：这两个人现在就可以使用。而汉王的将领当中，唯独韩信是可以嘱托大事，独挡一面的人。假如想要捐弃那块地方，就捐给这三个人，这样一来，就能够打败楚军了。”于是汉王派遣随何前去游说九江王黥布，又派使者

去联络彭越。等到魏王豹叛乱的时候，汉王派韩信带领军队前去讨伐他，趁势攻下燕、代、齐、赵。而最终打败楚军，全是凭借这三个人的力量。

张良体弱多病，从来没有亲自带领军队作战，经常为汉王出谋划策，总是跟随在汉王左右。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担忧，与酈食其谋桡【桡：削弱。】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南乡：南向，面朝南。借指居帝王之尊。】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酈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首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首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间，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式：通“轼”。这里指乘车时扶着轼敬礼。】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

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ráo 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

汉三年（前204年），项羽急速将汉王围困在荥阳，汉王既害怕又担忧，和酈食其一起商议削弱楚军势力的计谋。酈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将夏朝的后代封在杞。武王讨伐商纣，将商朝的后代分封在宋。如今秦朝背信弃义，侵占讨伐诸侯国家，将六国的后代全部消灭，让他们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真正能将六国的后代的地位恢复，把印信全部交给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感激陛下的大恩大德，仰慕陛下高尚的德义，希望做陛下的部属。德义广泛施行之后，陛下就能够面南为帝，雄霸天下，楚王一定会整理衣冠，恭恭敬敬地前来朝拜。”汉王说：“好。赶快刻制印信，趁先生这次出行的机会就给他们带去。”酈食其还没有出行，张良外出回来拜见汉王。汉王刚好在吃饭，说：“张良上前来！食客中有人能帮助我出谋划策削弱楚军力量。”于是将酈食其的话都告诉了张良，并询问张良说：“你看这个计谋怎么样？”张良说：“这是谁给陛下筹谋的计策？假如您真的这样做，那么陛下的大事就全毁了。”汉王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张良回答说：“请允许我借助面前的筷子来帮助大王比划一下。”张良接着说：“昔日商汤讨伐暴桀而在杞地分封夏的后裔，是因为他估计到自己可以置夏桀于死地。如今陛下能够确定将项籍置于死地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就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一个原因。昔日武王伐纣而在宋地分封商的后代，是因为他估计自己可以得到纣王的人头。如今陛下有把握得到项籍的人头吗？”汉王

说：“不能。”张良说：“这就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二个原因。武王进入商朝的都城，在商容所居住的大门口表彰他，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重新修建了比干的坟墓。如今陛下可以重建圣人坟墓，在有贤能的人的门口表彰他，在有智慧的人的门口低头扶按车前木对他表示尊敬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三个原因。周武王曾经发放钜桥仓的粮食和鹿台府库的钱财给贫穷的人。如今陛下能将府库里的钱粮散发给贫穷的人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原因。周武王消灭商朝以后，废弃了战车，将战车修改成载人的车，将战争武器全部倒着堆放，用虎皮把它们遮盖起来，告诉全天下的人从此不再打仗。如今陛下能放弃武力崇尚文治，不再打仗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原因。周武王曾经将所有的战马都放到华山南面去牧养，以此来表示自己不再打仗。如今陛下能让战马休息不再使用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原因。周武王曾经将运粮草的牛放到桃林的北面去牧养，以此表示自己不再需要运输和积储军粮。如今陛下能放牧牛群而不再用它们运输和积储粮草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七个原因。天下的游士远离他们的亲人，放弃了他们的祖坟，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朋友，跟随陛下四处征战，日盼夜盼只是渴望能够得到一块封地。现在陛下重新分封六国后代，立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代为诸侯王，天下的游士都回去侍奉自己的君主，和他们久别的亲人团聚，回到他们的老朋友和祖坟所在的故乡，陛下同谁一起去夺取天下呢？这是不能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八个原因。而且目前楚国无敌于天下，您重新分封的六国后代就会全部屈服于楚国，陛下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臣服呢？假如陛下真的采用了那个食客的计谋，陛下的大事就全毁了。”汉王停止吃饭，将嘴里的饭吐了出来，骂道：“这个没有见识的人，险些坏了我的大事！”立即下令赶紧销毁印信。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打败齐国之后想要自立为齐王，汉王

十分生气。张良劝说汉王，汉王就派遣张良前去授予齐王韩信印信。这件事在《淮阴侯列传》中有所记载。

同年秋天，汉王追击楚军一直到了阳夏的南面，因为战斗不利而退到固陵坚守，诸侯到了约定的日期也没有赶来救援。张良劝说汉王，汉王使用了张良的计策，诸侯这才全部赶到。这件事在《项羽本纪》中有所记载。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wéi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复道：楼阁或悬崖间有上下两重通道，称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故：指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汉六年（前201年）正月，高帝分封有功之臣。张良从来没有立过战功，高帝说：“在帷帐之中出谋划策，才能在千里之外的前线取得胜利，这就是张良的功劳。你自己在齐地任意选择三万户作为自己的食邑。”张良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反秦，在留县与陛下相遇，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啊。陛下使用我的计策，我侥幸有预料对了的时

候，我恳请陛下将留县封给我，我就满足了，万万不敢承受三万户的食邑。”于是，高帝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人一起接受分封。

皇上已经封赏了二十多个立下过大功的臣子，剩下的功臣因为整天争论不休，无法决定，所以没有进行封赏。皇上在雒阳南宫里，从宫中阁道上远远看见将领们经常集体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皇上说：“这些人在谈论什么事情呢？”留侯张良说：“陛下知道吗？这些人在密谋造反啊。”皇上说：“天下刚刚归于平静，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要造反呢？”留侯说：“陛下以平民的身份起兵反秦，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而受到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您亲近、爱护的老朋友，而被诛杀的却都是陛下生平所怨恨的仇人。现在军吏们都在计算自己的战功，将全天下的土地都拿出来也不够封赏，这些人担心陛下无法全部封赏，又害怕陛下对他们平时所犯下的过失有所顾虑，最后将他们诛杀，因此他们就相聚在一起密谋造反。”皇上担忧地说：“这可怎么办呢？”留侯说：“陛下生平最憎恨的，大家都知道的，属谁最为突出？”皇上说：“雍齿和我有旧怨，他曾经多次侮辱我。我想杀死他，但是他立下的功劳太多，又不忍心下手。”留侯说：“现在赶快先将雍齿论功行赏，来昭示群臣，大家看到雍齿被封，那么人心就会稳定了。”于是，皇上摆酒设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加紧催促丞相、御史为大臣们定功分封。群臣在酒宴结束后，都高兴地说：“雍齿都能被封为侯，我们这帮人没有其他担忧了。”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阨mǐn，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

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杜门：闭门。】不出岁余。

刘敬劝高帝说：“在关中建立都城。”皇上犹豫不决。皇上身边的大臣都是山东地区人，大多劝说皇帝将都城建在雒阳，说：“雒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崤池，以黄河为依靠，面向伊水、雒水，它的地势险要，坚固易守，足以凭恃。”留侯说：“雒阳的确坚固，但是它面积狭小，不过数百里大小，土地贫瘠，四面受敌，并不是一个方便用武的地方。而那关中，左面有崤山、函谷关，右面有陇、蜀大山，肥沃的土地绵延千里，南面的巴蜀一带，资源富饶，北面有畜牧的便利条件，凭借三面的险要地势来防守，只需控制东方一面的诸侯。诸侯安定下来之后，黄河、渭水能够将天下的物资向西运输到京师；假如诸侯有人发动叛乱，可顺流而下，也足以运输物资。这就是所说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刘敬的劝说是正确的。”于是，高帝当天就起驾西行，将都城建在关中。

留侯张良跟随高帝进入函谷关。留侯生性体弱多病，就练习道引之术，不食五谷，整整一年多闭门不出。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争：通“诤”，规劝。】，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指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

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皇上想要废掉太子，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大臣们纷纷劝谏阻止，所以不能作出最终决定。吕后十分惊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出谋划策，皇上很信任器重他。”吕后立即派遣建成侯吕泽前去威逼留侯，说：“你曾经是皇帝的谋臣，现在皇帝打算改立太子，你怎么能够高枕无忧呢？”留侯说：“当初皇帝曾经数次处于困难和危急关头，才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了，皇帝因为偏爱的缘故想要更换太子，这是至亲骨肉之间的事情，就算我们有一百多人前去阻止劝说，又有什么用呢？”吕泽强自要求张良说：“你必须为我出谋划策。”留侯说：“这件事无法凭借口舌之争取胜。普天之下有四个人是皇帝所无法请来的。这四个人现在都已经是老年人了，他们都觉得皇上处事傲慢轻侮，因此隐匿到深山中，不愿委曲求全地做汉朝的臣子。但是皇上却很尊重这四个人。现在你若果真能够不吝惜金玉璧帛，让太子写一封书信，语言一定要恳切恭敬，准备好舒适的车子，派遣一个口才好的人前去坚持邀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他们来到皇宫之后，你要像对待高贵的宾客一样待他们，让他们经常跟随太子一起上朝，让皇上看见他们，就一定会感到惊异而向他们询问。皇帝询问过他们之后，就会知道这四个人十分贤能，对太子会有一定的帮助。”于是吕后命令吕泽派人前去为太子送信，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来迎接这四个老人。四个老人来到关中，就住在建成侯的家中。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

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等夷：同辈。夷，侪。】’，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剽疾：敏捷。】’，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黥布发动叛乱，皇上此时生病，想要任命太子为将军，前去讨伐。四个老人互相商量说：“我们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保全太子。如果太子带领军队前去平定叛乱的话，事情就很危险了。”于是劝说建成侯：“太子带领军队去打仗，就算有了功劳，他的地位也不会比太子再高；如果无功而返，那么祸患就会因此而起了。何况与太子一起出征的各位将领，都是曾经和皇帝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如今派遣太子前去带领他们，这与让羊去带领狼毫无区别，他们都不会为太子尽全力效忠，太子没有战功是一定的事情了。我们曾经听说过‘母亲被宠，她的儿子就经常被抱’，如今那戚夫人不分昼夜在皇上身边服侍，赵王如意经常被抱到皇帝面前，皇帝曾经说过‘绝对不可以让不肖的儿子位居宠爱的儿子之上’，这很清楚，赵王如意的势必要取代太子。您为什么不赶快恳请吕后借此机会向皇帝哭诉：‘那黥布是全天下共知的猛将，他善于用兵作战，如今这些将领都是过去与陛下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辈人，让太子去带领这些人，无异于派羊去带领狼群，没有一个人肯为太子所用，况且黥布如果得知这件事情，一定会擂鼓西进。皇上虽然正在病痛之中，如果强忍着坐在辎车里指挥诸位将领，诸位将领一定会竭尽忠诚。皇上尽管有些辛苦，但为了妻子儿女，自己也一定要发奋图强一回。’”于是吕泽连夜

赶去拜见吕后，吕后乘机在皇帝面前按照四位长者所说的哭诉了一番。皇帝说：“我本来就在想这小子根本不足以担此重任，你老子亲自去吧。”于是，皇上亲自带领军队向东进发，群臣留守关中，临行前都来到灞上送行。留侯张良有病，也勉强前来相送，到了曲邨，留侯拜见皇上说：“我本来应该跟随您一起去的，但是我病得很厉害。楚人敏捷勇猛，希望皇上不要和楚人争锋。”又借机劝皇上说：“可委任太子为将军，让他负责监督关中的军队。”皇上说：“子房虽然有病在身，也一定要勉力支撑，好生辅佐太子。”这时，叔孙通是太子太傅，留侯行使太子少傅的职责。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燕：通“宴”，安闲。】，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者为？”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qǐ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调护：营救，保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矰缴：古代用来射鸟的拴着丝绳的短箭，即弋射。缴，系在箭上的丝绳。】，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xī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汉十二年（前195年），皇上打败黥布的军队班师回朝，病得更加严重，想要改立太子的想法更加强烈。留侯进谏，皇帝不听从，就称病不再插手这件事情。太子太傅叔孙通旁征博引，引用古今事例，

冒死为太子争辩。皇上假意答应了他，但内心还是想要改立太子。在一次宴席上，太子侍奉皇帝。四位老者跟随着太子，年龄都八十有余，胡子眉毛全都白了，配着衣服和帽子看起来特别伟岸。皇上感到很奇怪，询问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四位老者上前对答，分别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皇帝非常惊讶，说：“我找寻你们多年，你们始终躲避着我，现在你们为什么主动与我的儿子交往呢？”四位老人都说：“陛下您看不起士人，喜欢辱骂士人，我们不能忍受侮辱，因此惴惴不安地躲藏起来。我们私下听说太子为人仁慈孝顺，对士人恭敬怜爱，天下没有谁不伸长了脖子想要以死为太子效忠，因此我们就来了。”皇上说：“烦劳诸位始终如一地调教保护太子。”

四位老人为皇帝祝寿完毕之后，小步快走离开。皇帝目送他们出去，然后将戚夫人召来，将这四个人指给戚夫人看说：“我想要改立太子，那四个人一直辅佐太子，现在太子羽翼已经丰满，恐怕很难变动了。看来吕后真的要成为你的主人了。”戚夫人哭了，皇帝说：“你为我跳一支楚舞，我为你唱一支楚歌。”于是歌唱道：“鸿鹄高飞，一飞就是千里。羽翼已经丰满，四海再也没有阻碍。四海无阻碍，谁又能阻止呢！即便有弓矢，又有什么用呢！”唱了几遍，戚夫人涕泪横流，皇上起身离开，酒宴结束。最终也没能改立太子，这是留侯请来的这四位老人之力啊。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赤松子：又名赤诵子，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焚，昆仑山上随风雨上下。】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葆：通“宝”。】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伏腊：伏祠腊祭，或以夏祭为伏，冬祭为腊。】，祠黄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

留侯跟随皇帝去攻击代地，留侯贡献奇计攻下了马邑，等到立萧何为相国的时候，留侯和皇帝豁达从容地谈论了很多天下大事，因为并不涉及到天下存亡，所以没有记载。留侯说：“我家世代都在韩国为相，一直到韩国灭亡以后，我不惜万金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这件事情震动了全天下。现在凭借自己的三寸之舌成了皇帝的老师，得到万户的分封，位居列侯之位，这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已经到了极点，我也感到很满足了。我希望放弃人世间的的事情，跟随赤松子游历。”于是张良不食五谷，用道引之术强健身体。适逢高帝驾崩，吕后感激留侯的恩德，就强迫他吃饭，吕后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你又何必自找苦吃到这种地步呢！”留侯没有办法，勉强听从了吕后的话，开始进食。

八年以后，留侯张良去世，追封谥号文成侯。他的儿子张不疑继承了留侯的爵位。当初张良在下邳桥上遇见的那个送他《太公兵法》的老翁，十三年后，张良跟随高帝路过济北的时候，果然看到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张良将它带回去，像珍宝一样供奉起来。留侯去世，与黄石一起安葬。每逢后人扫墓以及伏日、腊日前来祭祀的时候，也一起祭祀黄石。留侯张不疑在孝文帝五年（前175年）因为犯下不敬之罪，被消除了封国。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物：指精怪和药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离：通“罹”，遭遇。】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失之子羽：

子羽相貌丑陋，却有君子之德。子羽，澹台灭明的字。】。”留侯亦云。

太史公说：学者们大多认为世界上没有鬼神，却认为有精怪和药物的存在。像留侯见到的送给他兵书的老翁，也可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高祖曾经多次陷入困境，而留侯总是能解救高祖，这难道不是天意吗？皇上说：“论在帷帐中出谋划策，就能在千里之外获得胜利，我比不上张良。”我以为张良应该是个身材高大伟岸的人，等到看到他的画像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样貌如同美女一般。大概如同孔子所说：“按照样貌来评判人，就会对子羽有错误的认识。”留侯的情况，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班固：「陈平之志，见于社下，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于汉，而为谋臣。及吕后时，事多矣，平竟自免，以智终。」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纵：听任。】平使游学【游学：外出求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嫉：讨厌。】平之不视【视：治。】家生产，曰：“亦食糠覈【糠覈：指粗劣的食物。覈，同“粃”，米麦的碎屑。】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yǒu 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负郭穷巷：比喻家居僻陋，出身贫寒。负郭，背靠外城。穷巷，简陋的小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费用【费用：资用。费，通“资”。】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汉朝丞相陈平，是阳武县户牖乡人。陈平少年时期家境贫寒，但

是非常喜欢读书，家里有田地三十亩，他单独与哥哥陈伯住在一起。哥哥陈伯平时下地耕田，听任陈平外出求学。陈平长得又高又大，仪表堂堂。有人问陈平：“你家那么贫穷，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竟然胖成这样？”陈平的嫂子对他不顾家庭、不事生产的做法耿耿于怀，说道：“也不过是吃一些糠里的粗屑罢了。有个这样的小叔子，倒不如没有。”陈伯听到这样的话，就把妻子赶出家门休弃了。

到了陈平长成大人，可以娶妻的时候，富裕人家没有肯把女儿嫁给他的，而迎娶穷人家的女儿，陈平也觉得羞耻。过了很长时间，户牖乡有个富人张负，他的孙女嫁过五次，每个丈夫都死了，再没有人敢娶她为妻。陈平却很想娶她。乡里中有丧事，陈平由于家境贫寒，所以在帮助人家料理丧事的时候，总是早去晚归。张负在丧家见到陈平，对身躯伟岸的他格外垂青，陈平也由于这个原因很晚才离开。张负跟随陈平来到他家中，他家就住在靠着外城墙的偏僻巷子里，把破席子当作门，可是门外却有很多贵人马车留下的车辙。张负回去以后，对儿子张仲说：“我想将孙女嫁给陈平。”张仲说：“陈平非常贫穷，又不从事生产活动，全县的人都嘲笑他平时的所作所为，您为什么偏偏要把孙女嫁给他呢？”张负说：“像陈平这样相貌堂堂的人哪里会一直贫贱下去呢？”他最终还是把孙女嫁给了陈平。由于陈平家里穷困，因此张负借给他钱行聘礼，还送给他购买酒肉的钱，以便将妻子娶回家。张负告诫自己的孙女说：“你不要因为陈平家贫而不恭谨地侍奉人家。你侍奉他的哥哥陈伯就像侍奉你父亲一样，侍奉嫂子就像侍奉你母亲一样。”陈平自从娶了张家的女儿之后，生活日渐宽裕，交际的范围也日益广泛。

乡里祭祀社神，陈平担负起分割祭肉的工作，他把肉分得十分均匀。乡里的父老们都说：“好，陈家小伙子主刀分肉真是公平！”陈平说：“唉，假如让我治理天下，我也会像分割这些祭肉一样公平！”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谢：辞别。】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

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司马光：「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国得伍员而克强楚国，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镒。居无何【无何：不久，很短时间之后。】，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刺船：撑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陈涉起义之后在陈县称王，命周市率兵平定魏地，将魏咎立为魏王，与秦军在临济地区交战。陈平在此之前就已经与哥哥陈伯告别，跟着一些年轻人前往临济投效魏王。魏王任命陈平为太仆。陈平曾向魏王献言献策，可是魏王不听，有人谗害他，他只好逃走。

过了很长时间，项羽攻城略地来到了黄河边，陈平便去投靠项羽，跟随他的队伍入关击败秦军，项羽赐给他卿一级的爵位。项羽东归至彭城，自称楚霸王，汉王回师平定三秦，统兵东进，殷王司马卬背叛了楚国。于是，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命他统率魏王咎留在楚国的部队前去平叛，陈平击败殷王，将其降服之后就返回了。项王派遣项悍任命陈平为都尉，赐给他黄金二十镒。不久之后，汉王攻占了殷地。项王大怒，想要杀掉平定殷地叛乱的将官。陈平担心自己被杀，就将项羽赐给他的黄金、印绶封存起来，派人送还项王，然后便一个人带剑从小路逃走。在渡过黄河的时候，船夫看他是一个独行的伟岸的美男子，便怀疑他是逃亡的将军，认为他腰中会有金玉珍宝，眼睛

就紧紧地盯着他，想要把他杀掉。陈平心中惧怕，便将衣服解开，赤裸上身帮船夫撑船。船夫看到他一无所有，便打消了杀人劫财的念头。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中涓：职官名，古代帝王的侍从官。】，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讙：喧哗。】，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

陈平于是来到修武，归降汉军，并通过魏无知的请求而得以面见汉王，汉王便将他召进帐中。当时，万石君石奋担任汉王的中涓，他接受陈平进谒，便引导陈平晋见汉王。陈平等七人一同面见汉王，汉王赏给他们酒食。汉王说：“各位吃完了，就到客舍休息去吧。”陈平说：“我是为要事而来，我所要讲的话不能过了今天。”于是，汉王便与陈平交谈，并且非常喜欢他，问道：“你在楚军的时候担任任何等职务？”陈平答道：“做都尉。”汉王当天便任命陈平为都尉，让他做参乘，担任护军一职。众将官听此消息后一片哗然，说：“大王当天得到一名楚国的逃兵，尚且不知道他的本领高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而且让他监管军中的老将！”汉王听到这些话以后，愈发宠信陈平了。于是汉王与陈平一同向东攻打项王。汉军到达彭城之后，被楚军打败。汉王率军撤回，一路上收集散兵到达荥阳，任命陈平为亚将，隶属于韩王信，率军驻扎在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

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请骸骨：请求辞职的委婉说法。】。”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绛侯、灌婴等人都进谗言害陈平说：“陈平虽然是个健美的男子，但也不过像帽子上用于装饰的玉石罢了，他未必有什么奇才大略。我们还听说陈平当初在家时曾与嫂子私通；投效魏王咎却没有容身之地，便逃亡归附楚国；归顺楚王以后又不相合，便再次逃亡归附汉王。如今大王器重他，封他为高官，让他做护军来监督军队。我们听说，陈平接受众将领的钱财，谁给钱多就能得到好职位，谁给钱少就只能得到较差的职位。陈平这个人，是个反复无常的乱臣贼子，希望大王能够明察。”汉王开始怀疑陈平，于是召来魏无知进行责问。魏无知说：“微臣所说的是才能；而陛下所问的则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而无益于战争的胜负，陛下何必重用这些人呢？楚汉双方正处于对峙之中，我举荐善于出奇谋的人才，只考虑他的谋略能否对国家有利罢了。至于跟嫂子私通、接受将领钱财之事，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汉王又把陈平召来责备说：“先生原来侍奉魏王而不合意，于是转而投奔楚王，到了楚国又不合意，现在又追随我，讲信义的人原来是如此三心二意的吗？”陈平答道：“我为魏王做事，可是他不能采纳我的计策，因此我离开他去投奔项王。项王不信任外人，他所宠信的，不是宗族之人就是妻家兄弟，即使有奇才也不能任用，我因此离开了楚王。我听说汉王善于任用贤才，因此前

来归顺大王。我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如果不接受将官的钱财就没有办事的经费。假如我的谋略有值得采纳的，就希望大王使用；如果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那些钱财都还在，请让我封存以后送到官府，并请大王同意我辞官。”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重重地赏赐了他，还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所有将领。众将官便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此后，楚军加紧进攻，切断了汉军运送粮草的通道，将汉王围困在荥阳城内。时间一长，汉王感到忧虑，于是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土地与楚军议和。项王没有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如今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王这个人，对人恭敬、怜爱，廉洁

好礼的士人大多归附于他。可是到了论功行赏、授爵封邑的时候，他却非常吝啬，那些士人也因此不再真心归附他。如今大王言行傲慢且不注意礼仪，廉洁忠贞之士人自然不来效力，但是大王舍得赏给有功者以官爵、食邑，所以那些不顾廉节、贪图名利的无耻之人大多也来归附汉王。假如你们各自能够摒弃双方的短处，汲取双方的长处，那么只须招一招手，天下便可安定下来了。然而，大王喜欢随便侮辱人，得不到廉节之士。不过楚军也有可以扰乱的地方，项王身边刚直不阿的臣子如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只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如果能够拿出几万斤黄金，实施反间计，离间楚国君臣的关系，令他们彼此猜疑，项王好猜忌，容易听信谗言，这样一来楚国内部必然会自相残杀。汉王趁此机会出兵进攻，必然会将楚军击败。”汉王认为陈平说得很对，就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由他调配，从不过问开支情况。

陈平使用大量黄金在楚军之中施行反间计，宣扬钟离昧等将领为项王领兵作战，功勋卓著，但最终没有割地封王，他们打算与汉王联合，消灭项羽并瓜分他的土地，然后各自称王。项羽果然有了疑心，不再信任钟离昧等人。项王既然已经对钟离昧等人有所怀疑，便派遣使臣前往汉王处探听虚实。汉王命人准备太牢的饌具，听说楚国使者到了便命人运进来。汉王来与使者见面，故作吃惊地说道：“我原本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于是他又命人把菜肴端下去，换上一些粗劣的饭菜给来使吃。使者回去以后，把情况详尽地报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对亚父大为怀疑。亚父本想迅速攻下荥阳城，可是由于项王对他不再信任，不肯听从他的建议。亚父听说项王对他起了疑心，便生气地说道：“天下大事基本上已成定局了，大王您自己干吧！希望您恩准我辞官返回故里！”亚父回乡，还没有走到彭城，就因为背上毒疮发作而去世了。陈平于是在夜间派遣两千名女子从荥阳东门出城，楚军发现后便去追击她们，陈平就与汉王一起连夜从荥阳西城门逃走。汉王随即进入关中，收集散兵再度向东进发。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蹶：用脚踩。】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敖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弟：且，姑且。】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反接之：反绑双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到了第二年，淮阴侯韩信击败齐国，自立为齐王，并派遣使臣向汉王禀报此事。汉王闻讯后怒骂韩信，陈平暗地里踩了他的脚。汉王此时也恍然大悟，于是用厚礼款待齐国来使，并派张良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汉王将户牖乡封给陈平。后来又采用陈平的奇谋妙计，终于灭掉楚国。陈平又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一道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乱。

汉六年（前201年），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图谋造反。高帝向众将领询问对策，众将说：“尽快发兵把这小子活埋算了。”高帝听后沉默不语。高帝又问陈平，陈平再三推辞，反问道：“诸位将领都说

了什么？”皇上把众将领的话详细地告诉给他。陈平问道：“那个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皇上说：“没有。”陈平问：“韩信本人知道吗？”皇上说：“不知道。”陈平又问：“陛下的精兵与楚军相比谁更强大？”高帝说：“比不上他们。”陈平接着问：“在陛下的众将领当中，谁的用兵本领能超过韩信？”皇上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陈平说：“眼下陛下的军队不如楚军精锐，将领的能力也比不上韩信，如果现在发兵攻打他，就等于是促使他尽快起兵反叛，我私下觉得陛下这样做十分危险。”皇上问：“那应该如何处理此事呢？”陈平说：“古时候天子总要到各地巡视，与诸侯会面。南方有个云梦泽，陛下姑且可以假装巡游云梦泽，在陈县会见各路诸侯。陈县位于楚国的西部，韩信听说天子怀着善意外出巡游，必然认为平安无事，因此会到郊外拜见陛下。在他前来拜见之时，陛下就可以乘机将他逮捕，这是只需一位力士就能够做到的事。”皇上认为这个计策很好，便派使臣告知诸侯到陈县会面，说“我将向南巡游云梦”。皇上随即便出发了。皇上还未到达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通往郊外的道路上迎接圣驾。高帝事先安排的武士看见韩信来了，立刻把他抓住并捆绑起来，装在后面的车中。韩信呼喊道：“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原本就应当被烹杀！”高帝回过头来对韩信说道：“你不要叫喊！你谋反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武士将韩信的双手反绑起来。随后，高帝在陈县与诸侯会面，彻底平定了楚地之乱。高帝回到雒阳，将韩信赦免，但降为淮阴侯，然后与功臣们剖符确定封赏。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阏氏：汉时对匈奴单于正妻的称呼。】，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

天下，独见雒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皇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高帝于是与陈平剖分符信，要陈家世代相传永不断绝，封为户牖侯。陈平推辞道：“这并非我的功劳。”皇上说：“我是采纳了先生的计策才得以克敌制胜，这不是你的功劳又是什么呢？”陈平说：“如果不是魏无知引见，我又怎能入朝为官呢？”皇上说：“像你这样，真可谓不忘本。”于是又重赏魏无知。次年，陈平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高帝在代地攻打叛臣韩王信。汉军仓促到达平城，结果被匈奴军队包围，一连七日没吃上饭。高帝采纳陈平的妙计，派遣使者跟单于阏氏取得联系，才得以解除包围。高帝逃脱以后，陈平所献之计一直被严格保密，世人都不知道高帝突围的内幕。

高帝南归途经曲逆县，来到城楼之上，看到县城里的房屋十分宽大，说：“好壮观的县城！我走遍天下，只见过雒阳城与这个县是这个样子。”他转过头来问御史：“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御史答道：“早在秦朝的时候有三万多户，到了秦汉之间战乱频繁，人们大多逃亡藏匿，现在仅存五千户。”于是高帝诏令御史，将陈平改封为曲逆侯，全县都作为他的食邑，同时取消之前所封的户牖乡的食邑。

自此以后，陈平又曾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高帝征讨陈豨和黥布。他一共出过六次奇谋，每一次献计都会增加封邑，一共增加了六次。他的奇谋妙计有的十分隐秘，世间无人知晓。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驰

传：驾驭驿站的马车。】 载勃代哱将，平至军中即斩哱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哱，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嫫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哱。哱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嫫xū 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嫫谗乃不得行。樊哱至，则赦复爵邑。

高帝率领讨伐黥布的军队胜利归来，由于伤病原因，缓慢地回到都城长安。燕王卢绾谋反，皇帝派樊哱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前去讨伐。大军已经出发，这时有人进谗言陷害樊哱。高帝大怒道：“樊哱看到我生病，就盼望着我快死。”高帝采纳陈平的计策，把绛侯周勃召到床前接受诏命，说道：“陈平立刻驾传车载着周勃代替樊哱领兵作战，陈平到达军中马上将樊哱斩首！”二人领命以后，便乘坐传车快速前进，车还没有到达军营，二人便在路上商议：“樊哱是皇上的老朋友，战功卓著，而且他又是吕后妹妹吕嫫的丈夫，与皇上有亲戚关系并且地位尊贵，皇上由于一时愤怒而想杀掉他，恐怕日后会后悔。我们宁可把他囚禁起来交给皇上，由皇上亲自诛杀他。”于是，他们还没有到达军中，就建造起土坛，凭借高帝的符节召见樊哱。樊哱接受了诏令，当即被反绑双手装入囚车，送至长安，然后让绛侯周勃代替樊哱的职位，统率军队去平定燕国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返回的路上得知高帝驾崩的消息，他畏惧吕太后，担心吕嫫进谗言，于是乘传车急速先行。在路上，陈平遇到朝廷派来的使臣，诏令他和灌婴驻守荥阳。陈平接受了诏命，立刻再次驱车赶到宫中，他哭得十分悲痛，并借此机会在高帝灵前奏报受帝诏出使的经过。吕太后十分哀怜陈平，说：“您辛苦了，快出去休息吧。”陈平担

心谗言加身，因此坚决要求在宫中宿卫。吕太后便任命他为郎中令，说道：“请好好教导孝惠帝。”从这以后，吕嫪的谗言就行不通了。樊哙刚被押到长安，就立即被赦免并恢复了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老妾：旧时年老的妇人对自己的谦称。】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伏剑：以剑自刎。】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朝请：汉律，诸侯春天朝见皇帝叫朝，秋天朝见皇帝叫请。这里泛指朝见皇帝。】，七年而卒。

孝惠帝六年（前189年），相国曹参去世，朝廷任命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任命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本是沛县人，起初曾是县里的豪强，当初高祖皇帝地位卑微的时候，用侍奉兄长的礼节对待王陵。王陵没有什么文才，为人意气用事，喜欢直言。当高祖在沛县起兵，攻入咸阳的时候，王陵自己也聚集了党徒数千人，驻扎在南阳，不肯追随沛公。直到汉王回师攻打项籍时，王陵才率军归附汉王。项羽把王陵的母亲抓来，安置在军

营之中，当王陵派使者来看她时，项羽就让她向东而坐，想以此来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私自送别来使，哭泣道：“请替我转告王陵，一定要恭谨地侍奉汉王。汉王，是一位显贵的尊者，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对汉王怀有二心。我以一死送别使者。”于是王陵的母亲拔剑自刎。项王大怒，烹煮了她的尸体。王陵终于随汉王一道平定了天下。王陵与雍齿关系很好，而雍齿是高帝的仇人，再加上王陵原本就无意追随高帝，因此他受封较晚，被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当上右丞相之后只过了两年，汉孝惠帝便驾崩了。高后打算封吕氏子弟为王，便以此向王陵询问，王陵回答说：“不可以。”问陈平，陈平则说：“可以。”吕太后十分生气，便假意提拔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其实是不想重用他。王陵生气了，以生病为由辞谢，闭门不出，竟然不上朝拜见皇帝，这样过了七年便去世了。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嫪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嫪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嫪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本谋：主谋。】也。审食其免相。

王陵被免去丞相一职之后，吕太后便升迁陈平为右丞相，让辟阳侯审食其担任左丞相。左丞相不设立办公场所，常在宫里处理政务。

审食其也是沛县人。当初汉王在彭城以西战败时，楚军抓住太上皇和吕后作为人质，审食其便以家臣的身份服侍吕后。后来，审食其跟随高帝打败项羽，被封为侯爵，受到吕太后的宠幸。等到他当上左丞相以后，住在宫中，朝野百官都要通过他来决断国家大事。

吕嫪时常因为当初陈平为高帝出主意逮捕樊哙而多次进谗言说：“陈平担任丞相却不处理政事，每天喝美酒，玩弄妇女。”陈平听到这些话以后，饮酒玩乐的程度日胜一日。吕太后听说以后，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嫪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小儿和妇人的话不可信’，现在只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必害怕吕嫪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陈平假意听从。等到吕太后去世以后，陈平便与太尉周勃合谋，最后将吕氏宗族诛杀殆尽，然后拥立孝文帝即位，陈平是这件事的主要谋划者。后来，审食其被免掉左丞相之职。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谢病：托病自请辞职。】。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主臣：犹言惶恐。】！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汉孝文帝即位以后，认为太尉周勃亲自率兵诛灭吕氏宗族，功劳最大；陈平打算把右丞相的尊位让给周勃，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孝文帝刚刚即位，觉得陈平病得很奇怪，便询问原因。陈平说：“高祖在位之时，周勃的功劳比不上我。到了诛灭吕氏宗族的时候，我的功劳就比不上他了。我愿意将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于是孝文帝任命绛侯周勃为右丞相，位次列在第一位；陈平则调任左丞相，位次列在第二位。孝文帝又赏给陈平黄金千斤，增加食邑三千户。

过了不久，孝文帝就对国家大事颇为熟悉了，在上朝的时候询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周勃谢罪说：“我不知道。”孝文帝又问：“全国一年的钱粮收支又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自己不知道，急得汗流浹背，惭愧得不能作答。于是皇上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有主管人负责。”皇上问：“主管人是谁？”陈平说：“陛下如果想问刑狱的事，可以向廷尉询问；如果想问钱粮的事，可以向治粟内史询问。”皇上说：“如果每件事都有各自的主管人，那么你主管的又是什么呢？”陈平谢罪说：“微臣诚惶诚恐！陛下不知道我才能低下，让我勉强占据宰相之位。作为宰相，对上要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则要抚育万物，使其适时生长，对外要镇抚四夷与诸侯，对内则要亲附百姓，使朝中的公卿大夫都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孝文帝听了以后便连连称赞。右丞相周勃感到十分惭愧，退朝以后责备陈平说：“平时你怎么不教我回答这样的问题！”陈平笑道：“你身居右丞相的职位，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况且陛下询问长安城内盗贼的数量，你也打算勉强回答吗？”于是周勃知道自己的才能与陈平相比差得太远了。不久以后，绛侯周勃称病，请求辞去右丞相之职，陈平便专任丞相之职。



茅坤：「陈丞相学问本阴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太史公通篇以『奇计』两字作案。太史公总揭平六出奇计，此其章章著名之大者。以予观之，平足智多谋，无往非计也。」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孝文帝二年（前178年），丞相陈平逝世，谥号为献侯。他的儿子共侯陈买继承了侯位。陈买在位二年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简侯陈恢继承了侯位。陈恢在位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陈何继承侯位。陈何在位二十三年，由于霸占他人妻子而犯法，被判处死刑，其封国也被废除。

当初陈平曾经说过：“我经常使用阴谋诡计，而这正是道家所禁忌的。我的后人如果被废黜，那也就彻底完了，最终不会再度兴起，这是因为使用阴谋诡计积祸太多的缘故。”尽管后来他的曾孙陈掌依靠与卫氏的亲戚关系而身居显贵的地位，希望继承陈氏原来的封号，但始终没有实现。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自脱：自免。】，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太史公说：丞相陈平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好黄帝、老子的学

说。当年他在砧板上为乡里分割祭肉的时候，其志向就已经非常远大了。后来，他在楚、魏之间徘徊，最终归附高帝。他经常使出奇谋妙计，解救纷繁复杂的危难，消除国家的祸患。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形势多有变故，但陈平还是能够自免于祸患，并且安定汉室，终生保持荣耀的名声，号称贤相，这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若非足智多谋，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薄曲：就是箔曲，用竹子或芦苇编织的一种养蚕工具。】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材官：秦汉武卒的名称。】引强【引强：拉强弓。】。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与战，却适。攻丰。击秦军碭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殿：指下等功。】。定魏地。攻爰戚、东缙，以往至栗，取之。攻啗桑，先登。击秦军阿下【阿下：指东阿之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juàn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胸qú，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张：指寿张县。】，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多：周礼：战功曰多。】。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碭。自初起沛还至碭，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碭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峽关。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绛侯周勃，是沛县人。他的祖先本是卷县人，后来迁至沛县。周勃靠编养蚕用的箔曲谋生，还经常为办丧事的人家吹箫奏挽歌，后来成为能拉强弓的武官。

当初汉高祖刚刚起兵还是沛公的时候，周勃就以中涓的身份跟随他进攻胡陵，攻下方與。方與反叛，周勃率兵与他们交战，终于击退了敌军。后来又进攻丰邑。在碭郡以东攻打秦军。然后率领军队回到留县和萧县。再一次进攻碭郡时，终于将其攻破。攻打下邑的时候，周勃率先登上城墙。高祖赐给周勃五大夫的爵位。后来他又攻打蒙、

虞二城，全都攻下来了。在袭击秦将章邯的车骑部队的时候，周勃立了下等功。接着平定了魏地。周勃又进攻爰戚、东缙，一直率军打到栗县，将这些地方全部攻占。在攻打啮桑时，周勃又最先登上城墙。他率兵在东阿城下攻击秦军，将其击败。又追击到濮阳，攻破了甄城。接着攻打都关、定陶，袭击并攻下宛胸，将单父的县令俘获。夜袭临济并将其占领，然后攻打寿张，又继续前进打到卷县，将其攻破。他在雍丘城下攻击秦将李由的大军。在攻打开封时，他率先来到城下，立了战功。后来，章邯击败了项梁的部队并将其杀死，沛公和项羽率领军队向东回到碭郡。自从沛县起兵开始直到返回碭郡，共计一年零两个月。楚怀王封沛公为安武侯，并任命他做碭郡郡长。沛公任命周勃为虎贲令，周勃便以这个职位随沛公一道平定魏地。周勃在城武向东郡郡尉的军队发起攻击，并将其击败。又攻击秦将王离的军队，也将其击败。而后攻打长社，周勃依然最先登城。后来攻打颍阳、缙氏，将黄河的渡口切断。周勃在尸乡以北攻击赵贲的军队。然后南下攻打南阳郡守吕齮，攻破武关和峽关。此后在蓝田大破秦军，一直打到都城咸阳，终于灭了秦朝。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最：在将率之中功劳为最，即上等功。】。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泃。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郿。东守峽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栢阳，赐与颍阴侯共食钟离。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项羽到达咸阳以后，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赐予周勃威武侯的爵位。周勃跟着汉王进入汉中，被汉王任命为将军。汉军回师平定三秦，到达秦地以后，汉王将怀德封给周勃作食邑。周勃率军攻打槐

里、好畴，立下上等战功。在咸阳攻打赵贲、内史保，又立下了上等战功。又向北攻打漆县，攻击章平、姚卬的军队。向西平定了汧县。又回师攻下郿县、频阳。将章邯的军队围困在废丘。此后击败了西县县丞的军队，又攻击盗巴的军队，将其打败。而后攻打上邽。在东面镇守峽关。然后转过头来攻打项籍的军队。在攻打曲逆时，周勃又立上等战功。然后回师镇守敖仓，追击项籍的军队。项籍死后，周勃趁机领兵向东平定了楚地的泗水和东海两郡，共夺取二十二个县。然后回师镇守雒阳、栎阳，汉王把钟离赐给周勃和颍阴侯灌婴作为二人共同的食邑。周勃以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讨伐反叛的燕王臧荼，在易县城下将其击败。周勃手下的士兵在车马大道上抵御敌军，立下了战功。周勃被封赐为列侯，高祖分割符信以保证其爵位世代相传，永不断绝。高祖赐给周勃絳县八千一百八十户作为食邑，号称绛侯。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di，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砦shā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緡。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圉。因转攻得云中守邀、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周勃以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在代地讨伐反叛的韩王信，降服了霍人县。继续向前进发到达武泉，向胡人的骑兵发起攻击，最终在武泉以北将他们击败。然后转移到铜鞮攻打韩信的军队，将他打败。周勃回师，降服了太原郡的六座城池。他在晋阳城下攻击韩信的胡人骑兵，将他们打败，攻占了晋阳。随后，他在砦石攻击韩信的军队，将其打败，并追击败兵八十里地。然后回师攻打楼烦的三座城池，并且趁势在平城下攻击胡人的骑兵，他所率领的军队在车马大道上抵御敌

兵，立下了战功。周勃由此被提拔为太尉。

周勃率军攻打陈豨，对马邑县进行了屠城。他所率领的将士斩杀了陈豨手下的将军乘马絺。此后他又在楼烦攻击韩信、陈豨和赵利的军队，将他们全部击败。俘虏了陈豨手下的将领宋最和雁门郡守阇。周勃趁势转攻云中，俘虏了云中郡守邀、丞相箕肆和将军勋。他就这样平定了雁门郡的十七个县以及云中郡的十二个县。此后他趁势在灵丘再次攻打陈豨的军队，将其击败，最后斩杀了陈豨，俘虏了陈豨的丞相程纵、将军陈武和都尉高肆。平定了代郡的九个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噲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最：犹言凡。这里总举周勃跟从高帝攻战克获之数。】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强【木强：质直刚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椎：朴实。】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

后来燕王卢绾反叛汉朝，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噲领兵出征，攻占了蓟县，俘获了卢绾的大将抵、丞相偃、郡守陉、太尉弱和御史大夫施等人，对浑都实施了屠城。此后周勃在上兰击败了卢绾的军队，在沮阳再次击败卢绾的军队。一直追击到长城，平定了上谷郡的

十二个县、右北平郡的十六个县，以及辽西、辽东的二十九个县和渔阳郡的二十二个县。周勃跟随高祖出征，总共俘获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和年俸为二千石的官员各三人；此外还击败了两支军队，攻占三座城池，平定五个郡、七十九个县，俘获丞相、大将各一人。

周勃这个人质朴刚强，性格敦厚，高祖认为他值得托付大事。周勃不喜欢文辞学问，每一次召见儒生或游说之士，他都会面向东边坐着，责令他们：“快对我说吧！”他的质朴和缺少文才就像这样。

周勃平定燕地之乱后班师回朝，此时高祖已经离世，于是他以列侯的身份辅佐孝惠帝。孝惠帝六年（前189年），朝廷设立了太尉一职，周勃被任命为太尉。过了十年，吕太后去世。吕禄以赵王的身份担任汉朝的上将军，吕产则以吕王的身份担任相国一职，他们把持汉室的权柄，企图危害刘氏的天下。周勃当时身为太尉，却无法进入军营大门。陈平身为一国的丞相，却不能主持政务。于是，周勃与陈平共同谋划，最终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孝文帝即位。此事记录在《吕太后本纪》和《孝文本纪》中。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就国：受到君主分封后前往该地进行管理统治称为“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被甲：穿上铠甲。被，同“披”。】，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

帝朝，太后以冒絮【冒絮：头巾。】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条侯，续绛侯后。

汉文帝即位以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赏赐给他黄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一个多月以后，有人劝周勃说：“您已经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代王为帝，威震天下，您又得到了丰厚的奖赏，身居尊位，您这样受宠，时间久了就会有祸患降临到您的身上。”周勃听了以后十分害怕，他自己也感到很危险，于是请求辞职，并归还相印。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又过了一年多，丞相陈平去世，皇上再次让周勃出任丞相一职。过了大约十几个月，皇上说：“前些日子我下令让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可是有的人没走，丞相您是我非常器重的人，希望您能带头回去。”于是，周勃免去丞相的职位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周勃回到封地以后过了一年多，每当河东郡守及郡尉巡视郡中各县到达绛县的时候，他都会担心自己被杀，因此常常披挂甲胄，让家人手持兵器会见郡守、郡尉。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周勃图谋造反，皇上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又将此事交给长安城主管刑狱的官员负责，长安的刑狱官将周勃逮捕进行审讯。周勃十分恐惧，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狱吏渐渐地开始欺侮他。周勃拿出千金送给狱吏，狱吏于是在木简背后写字提示他说“让公主出面为你作证”。公主就是孝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她为妻，因此狱吏教周勃请公主出面作证。周勃便把自己加封所得的赏赐都送给了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等这件案子到了紧要关头，薄昭便为周勃向薄太后求情，太后也认为周勃不会谋反。文帝朝见薄太后，薄太后抓起头巾向他扔了过去，说

道：“绌侯周勃身上原本带着皇帝的印玺，在北军统领军队，他在那时候都没有造反，如今他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居住，反倒要谋反吗！”文帝已经看过了周勃的供词，于是谢罪说：“狱吏刚好把此事查清楚，就要放他出狱了。”于是文帝派遣使者带着符节前去赦免绌侯，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及食邑。绌侯出来以后说道：“我曾统率百万大军，可是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啊！”

吕祖谦：「胥吏受贿，变易狱辞。将相外戚，重贿相结，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则异于元成之世者几希。」吴汝纶：「此篇以功臣遭祸为主，『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语绝沉痛，与条侯下狱事相影响，亦借以自寓感叹。」

绌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孝文帝十一年（前169年），绌侯周勃去世，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周胜之继承了侯位。周胜之六岁的时候娶了公主，与公主感情不和，再加上他犯了杀人罪，因而封地被废除。侯爵之位中断了一年之后，文帝才从绌侯的儿子中间挑选出较为贤能的河内郡守周亚夫，封他为条侯，让他继承绌侯的爵位。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从理：横理，横纹。】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绌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绌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绌侯后。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宗正：官名，负责掌管皇族亲属事务。】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

彀【彀：使劲张弓。】 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式：通“轼”。以手抚轼，是古人表示尊敬的礼节。】 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nǎng【曩：以前，过去。】 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周亚夫在封侯之前做河内郡守的时候，许负曾经替他看相，说：“您三年之后就会被封侯。封侯八年后就会担任将军和丞相之职，执掌国家大权，地位尊贵，朝中大臣没有第二个人能与您相比。此后再过九年，您会饿死。”周亚夫笑道：“我的兄长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之位，假如他死了，按理应该由他的儿子接替侯位，我周亚夫哪里谈得上封侯呢？再说，既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富贵了，那又怎么会有饿死一说呢？还请你指教我。”许负就指着周亚夫的嘴说道：“您的脸上有条纵纹进入口中，这就是饿死的面相。”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获罪，孝文帝从绛侯周勃的儿子中挑选出贤能的人，大家一致推举周亚夫，孝文帝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让他继承绛侯的爵位。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文帝于是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在霸上；任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在棘门；任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来防备匈奴入侵。皇上亲自到驻地慰劳军队。当他到达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时候，一直奔驰而入，军中从将军到下层官兵都骑马迎送。不久之后又来到细柳营，军中官兵全都披挂甲冑，兵器锐利，弓弩张开，弓弦拉满。天子

派出的先驱部队抵达营门外，却不能进入。先驱部队说：“天子马上就要到了！”军门都尉却说：“我们的将军下令说‘在军中只能听从将军的命令，而不必听从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皇上就到了，依然不能进入。于是皇上派使者手持符节向将军下令：“我要进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小吏对皇上的车马随从说：“将军立过规矩，军营内不许驱马驰骋。”于是天子便拉紧缰绳缓慢前行。到了营中，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披挂甲冑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以军礼拜见陛下。”天子被周亚夫感动了，神情立刻变得庄重起来，并靠在车前横木上向将士们致礼。他派人向周亚夫致谢道：“皇帝很恭敬地来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礼仪，然后离去。皇上一行人出了营门，群臣都面露惊诧之色。文帝赞叹道：“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以前在霸上和棘门两个军营所看到的情景，如同儿戏一般，他们的将军本就容易遭受袭击并被敌军俘虏。至于周亚夫，敌人怎么可能去侵犯他呢！”然后对他称赞许久。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全都被撤除了。文帝便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凌稚隆：「晋鄙之兵，无忌得矫夺。韩信之壁，高帝得入卧内。此兵之无节制者也。军中不闻天子诏，军中不得驱驰，亚夫于是为真将军。军门不可夜开，中夜不辨真伪，志元于是为真将军。然非文帝与太宗，则两将慢君之罪，且不可追矣，遑望其嘉叹也哉！」

张邦奇：「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余，而能伸将士气若此，真善将将哉！」钟惺：「文帝非但知人，亦自知兵。至于屈体亚夫，万目所睹，众心益肃，全是一片剿灭匈奴雄心所出。」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

曰：“楚兵剽piāo 轻【剽轻：军队强悍轻锐。】，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陬【陬：隅，角落。】，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郤【郤：同“隙”，怨隙，仇怨。】。

孝文帝临终之际，告诫太子说：“如果日后出现危急情况，周亚夫便是真正能够担当起领兵重任的人选。”文帝去世以后，孝景帝便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地发动叛乱。周亚夫由中尉升为太尉，向东攻击吴、楚叛军。周亚夫亲自向皇上请示：“楚军强悍轻捷，我们与他们交战难以取胜。我希望暂且放弃梁国，任由他们占领，我们去阻断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克敌制胜。”皇上批准了他的建议。

太尉周亚夫在荥阳将各路军队聚集起来，此时吴国的叛军正在攻打梁国，梁国的形势万分危急，请求救援。可是太尉却率领军队向东北方向奔袭至昌邑，挖深城池，坚守不出。梁国每天都派遣使者向他求救，可是他却认为坚守对汉军有利，所以不肯前去救援。梁国于是上书将此事报告给景帝，景帝立刻派使者诏命太尉援救梁国。太尉没有遵从诏命，依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是派轻骑兵弓高侯等人去阻

断吴、楚叛军后方的粮道。吴军缺乏粮食，士兵非常饥饿，屡次向汉军挑战，汉军始终不出来应战。深夜，汉营中发生惊恐事件，内部互相攻击扰乱，甚至闹到太尉周亚夫的帐下。可是太尉始终静卧不起。过了不一会儿，军营就恢复了安定。后来，吴国叛军向汉军军营的东南角奔来，太尉命令将士们注意防备西北方向。不久之后，吴国的精锐部队果然奔到了西北角，但是一直未能攻入。吴兵已经很饿了，于是撤回。太尉这时派精兵前去追击，结果大败吴军。吴王刘濞抛弃了自己的军队，与几千名精壮士兵一起逃亡，逃到江南丹徒，坚守自保。于是汉兵乘胜追击，将叛军全部俘获，并迫使他们投降，然后悬赏千金购买吴王的头颅。过了一个多月，有越人砍下吴王的头前来报告。双方军队攻守历时三个月，吴、楚之乱就被平定了。这时众将领终于认识到太尉周亚夫的谋略是正确的。可是，梁孝王却因此与太尉有了仇怨。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栗太子：刘荣，是栗姬所生，按照当时唤名习俗称为“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顾：反而。】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周亚夫班师回朝以后，皇帝重新设置了太尉官。汉景帝五年，周亚夫升为丞相，景帝对他十分器重。景帝废掉栗太子刘荣的时候，周亚夫极力劝阻，却未能奏效。景帝从此疏远了他。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天子，总是向窦太后数说条侯的短处。

窦太后说：“可以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了。”景帝推辞说：“当初南皮侯窦彭祖、章武侯窦广国都没有被先帝封侯，直到我即位以后才封他们。现在封王信为侯还不是时候啊。”窦太后说：“做君主的都是根据各自当时的具体情况行事。窦长君活着的时候一直未能封侯，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窦彭祖反而封侯了。这令我万分悔恨。皇上快点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这件事我还得与丞相商量一下。”景帝就与丞相商议此事，周亚夫说：“高皇帝曾规定‘不是刘氏宗族的人不能封王，没有立功的人不能封侯。如果有谁不遵守这一规定，天下人可以共同攻击他’。如今王信虽然是当今皇后的哥哥，但他没有立过功勋，封他为侯就等于违背了高皇帝的规定。”景帝听了以后沉默无语，这件事只好作罢。



周亚夫细柳式车，选自《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

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归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此来鼓励后来的人。丞相周亚夫说：“他们几个人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如果陛下封他们为侯的话，又该如何责备那些缺乏操守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纳。”于是他将唯徐卢等人全部封为列侯。周亚夫因为这件事称病退居家中。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之职。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zì 【大胾：一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櫡zhù。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工官尚方：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官署。】甲楯五百被【被：具。】可以葬者。取庸【取庸：雇佣工。】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县官：指天子。】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绌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绌侯后。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傅。坐酎金【酎金：汉时诸侯进贡黄金给朝廷，以助祭祀的钱财。】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

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并赏给他酒食。几案上只放了

一大块肉，既没有碎肉，也没有筷子。条侯心中十分不满，转过头来叫负责宴席的官员拿筷子来。景帝看到他的行为后笑着说：“难道这些还满足不了您的需要吗？”条侯立刻摘下帽子谢罪。皇上起身，条侯趁机快步退了出去。景帝目送他出去以后，说道：“像这种遇事就表现出不满的人不能做少主的臣下啊！”

不久以后，条侯的儿子从负责制造宫廷用品的官署那里为父亲买了五百套用于殉葬的盔甲盾牌。搬运这些器物的雇工很辛苦，可是条侯的儿子不付钱。雇工知道他偷偷购买的是天子所用的器物，一怒之下就上告周亚夫的儿子要谋反，这件事自然牵扯到条侯身上。雇工的文书被呈报到皇上那里，皇上把此事交给手下的官吏查办。官吏依照文书的内容责问条侯，条侯拒不作答。景帝便责骂他说：“我不再任用你了。”于是下令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处置。廷尉责问周亚夫说：“您真的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器物是用来殉葬的，怎么能说我要造反呢？”狱吏说：“您就算不在地上造反，也打算到地下造反。”狱吏逼迫得越来越紧。起初，狱吏前来逮捕条侯的时候，他打算自杀，可是夫人阻止了他，他因此没有死，紧接着就被关进廷尉府的监狱。于是，周亚夫一连五天不吃饭，最后吐血而亡。他的封地也被撤除。

周亚夫死后，他的爵位中断了一年之久，景帝于是改封绛侯周勃的另外一个儿子周坚为平曲侯，延续绛侯的祭祀。周坚封侯十九年以后去世，谥号为共侯。他的儿子周建德继承侯位，十三年以后，周建德当上了太子太傅。由于进献的助祭黄金品质不佳，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周建德被判有罪，封地被撤除。

条侯周亚夫最后果然是饿死的。在他死了以后，景帝就将王信封为盖侯。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

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太史公说：当初绛侯周勃还是平民的时候，是一个粗俗而朴实的人，才能没有超过平庸之辈。等到他跟随高祖平定天下后，便身居将相尊位，吕氏宗族想谋反作乱，周勃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最终使朝廷恢复常态。即便伊尹、周公这样的圣贤，又怎能超过他呢！周亚夫用兵，始终保持威严庄重，而且坚韧不拔，即便是司马穰苴这样的名将，又哪里能超过他呢！可惜的是，他易于自满而不虚心学习，能持守节操却不知恭顺，最终死于穷途窘境。实在令人感到悲伤！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王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

梁孝王刘武，是孝文皇帝的儿子，与孝景帝是同母的兄弟。刘武的母亲就是窦太后。

孝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太子，即孝景帝；次子叫刘武；

三子叫刘参；四子叫刘胜。孝文帝即位后第二年，封二子刘武为代王，封三子刘参为太原王，封四子刘胜为梁王。过了两年，文帝改封代王为淮阳王。同时把代国全部封给太原王刘参，号称代王。刘参在位共十七年，于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去世，谥号为孝王。他的儿子刘登继承王位，这就是代共王。代共王刘登在位二十九年，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去世。他的儿子刘义继承王位，这就是现任代王。代王刘义即位十九年以后，正值朝廷扩充关塞，以常山为界限，将代王迁为清河王。这件事发生在元鼎三年（前114年）。

当初，就在刘武被改封为淮阳王之后的第十年，梁王刘胜亡故，谥号为梁怀王。梁怀王是孝文帝的小儿子，文帝对他的宠爱胜过其他儿子。又过了一年，文帝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刘武被封为梁王，发生在孝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梁王从最开始被封为代王到后来改封梁王，前后有十一年的时间。

梁王十四年（前165年），梁王入朝。十七年、十八年，他又连续两年入朝，并留在京城，直到第二年才回到封国。二十一年，梁王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去世。二十四年，梁王再次入朝。二十五年，又入朝。当时，景帝还没有确立太子。他与梁王在一起宴饮的时候，曾随口说道：“我死以后，就把帝位传给你。”梁王听了以后连忙推辞。尽管梁王知道景帝所说的不是真心话，但是心里依然很高兴。窦太后也同样十分高兴。这一年的春天，吴、楚、齐、赵等七个诸侯国发动叛乱。吴、楚两国的军队首先进攻梁国的棘壁，杀死了数万人。梁孝王镇守睢阳城，任命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率军抵挡吴、楚叛军的攻击。吴、楚联军由于受到梁王军队的阻击，一直不敢越过梁国向西进发，与太尉周亚夫等人相持长达三个月之久。后来吴、楚联军被打败，而梁王军队所斩杀、俘虏的叛军数目与汉军一样多。第二年，朝廷立了太子。此后，梁国与朝廷的关系最为亲近，立有战功，又是大国，占据着天下最为肥沃富饶的土地。梁国的地界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共有四十余座城池，多数都是较大的县城。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复道：楼阁之间搭建的架空通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赳【赳：指天子外出，沿途戒严。】，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著：登记。】籍引【籍引：门籍，在竹牒上记出入宫门人员的相关信息。当时出入皇宫要检验门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格：止。】，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阴：暗中。】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逐其贼【贼：刺客。】，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冠盖相望：形容使者往来不断。】于道，覆按【按：审查，追究。】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窦太后对他非常宠爱，赏赐给他的财宝更是不计其数。于是梁孝王修建东苑，方圆三百多里。睢阳城扩展至七十里。他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建造架空通道，从宫殿一直连接

到平台，长达三十余里。他有朝廷赐予的天子旌旗，外出的时候跟随他的车马成千上万。射猎时东奔西驰，气势犹如天子一般。他出宫时称“赳”，入宫时称“警”。他还广纳四方的豪杰，凡是崤山以东的游说之士，没有不来投奔梁王的。像齐国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就是这一类人。公孙诡善使奇谋邪计，他初次拜见梁王时，得到一千斤黄金的赏赐，做到中尉一职，梁国尊称他为公孙将军。梁国制造了大量兵器，弩弓、长矛多达数十万件，而府库里的金钱更是多达亿万，珠玉、宝器比京师长安还要多。

二十九年（前150年）十月，梁孝王进京朝见景帝。景帝派遣使者拿着符节乘坐四匹马拉的车，赶赴关前迎接梁孝王。朝见完毕之后，梁王上疏请求留在京城，因为他是太后至亲的缘故。梁王入宫的时候就陪着景帝同乘辇车，出宫的时候就与景帝同车游猎，在上林苑射杀鸟兽。梁国的侍中、郎官、谒者只要登记便可以在天子的宫殿自由出入，与朝廷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

十一月，皇上废掉栗太子刘荣，窦太后想将梁孝王立为继承人。朝中大臣以及袁盎等人用有关确立太子的法律劝说景帝，窦太后的建议因此受阻，从此以后她也就不再向景帝提起立梁王为继承人的事了。由于这件事非常隐秘，因此世人都不知道。梁孝王便告辞返回梁国。

这一年夏季四月，皇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对袁盎和参与讨论继承人之事的大臣十分怨恨，便与羊胜、公孙诡等人共同谋划，暗中派人刺杀袁盎以及其他参与议论此事的十多位大臣。官府缉捕凶手，但没有抓获。于是皇上便怀疑梁王，后来抓到凶手，果然是梁王所派。于是景帝派遣使臣前后相继地去梁国反复核查，并且逮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躲在梁王后宫里。朝廷派来的使臣十分急迫地责问梁国年俸二千石的官员，梁国相国轅丘豹和内史韩安国一同进谏梁王，梁王这才让羊胜、公孙诡自杀，然后把二人交出来。皇上从此便对梁王产生了怨恨。梁王十分害怕，就派韩安国通过长公主向窦

太后谢罪，这才得到宽恕。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布车：以布为帷幔的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斧质：古代一种酷刑，把人置人于铁砧上，用斧头砍斫。质，铁砧。】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

皇上的怨气渐渐地有所消解，梁孝王于是上书请求入朝晋见。梁王到达函谷关以后，茅兰劝他乘坐布车，带着两名骑马的随从入关，躲藏在长公主的园子里。朝廷派使者迎接梁王，此时梁王已经入关，而随从车骑全都停留在关外，不知道梁王在哪里。窦太后哭着说：“皇上一定杀害了我的儿子！”景帝也为此感到忧虑恐惧。于是，梁王背负刑具伏在宫殿门前谢罪，太后和景帝见此情景非常高兴，相对而泣，感情又和以前一样了。景帝把梁王的随从官员全部召入关中。然而景帝渐渐疏远了梁王，不再与他同乘一辆辇车了。

三十五年（前144年）冬天，梁王再次进京朝见天子。上疏表明自己打算留在京师，皇上没有批准。梁王回国以后，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到北边的良山游猎，有人献了一头牛，脚长在了背上，梁王很不

高兴。到了六月中旬，梁王患上热病，只过了六天就去世了，死后谥号为孝王。

梁孝王非常孝顺，他每次听说窦太后生病就寝食难安，常想留在京城长安侍奉母后。窦太后也很宠爱他。等到听说梁王去世，窦太后哭得极为悲伤，饭也不吃，说：“皇上果然杀害了我的儿子！”景帝又哀痛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他与长公主商量这件事，于是将梁国一分为五，将梁孝王刘武的五个儿子全都封为王，五个女儿则全部获赐汤沐邑。然后把这些事情上报窦太后，太后这才高兴起来，为景帝的这种做法而加了一顿饭。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大母：祖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léi 樽【罍樽：饰有云雷状花纹的酒尊。】，直【直：通“值”。】千金。孝王诫后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措：通“笮”，挤压。】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hōng。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梁孝王刘武的长子刘买即位为梁王，这就是梁共王；二子刘明被

封为济川王；三子刘彭离被封为济东王；四子刘定被封为山阳王；五子刘不识被封为济阴王。

梁孝王在世的时候，财产数以亿计，数也数不清。等到他死了以后，府库里剩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财产也都相当于这个数目。

梁共王三年（前141年），景帝去世。梁共王在位七年以后去世，他的儿子刘襄继承王位，这就是梁平王。

梁平王刘襄即位之后过了十四年，他的母亲是陈太后。梁共王的母亲是李太后。李太后是梁平王的亲祖母。梁平王的王后姓任，称为任王后。任王后很受刘襄宠爱。当初梁孝王活着的时候，有一只罍樽，价值可达千金。梁孝王曾经告诫后人，要妥善保管这只罍樽，不得把它送给别人。任王后听说以后就想得到这只罍樽。梁平王的祖母李太后说：“先王有过命令，不许将罍樽送给他人。至于别的宝物，尽管价值亿万，但还可以随便挑选。”可是任王后特别想得到罍樽。于是，梁平王直接派人打开府库取出罍樽，将它赐给了任王后。李太后知道以后大怒，朝廷的使者来到梁国，太后就打算亲自将此事告知汉使，平王和任王后极力阻拦她，把门关上，而李太后争着要开门，结果手指夹在了门缝里，就这样，她没能见到汉使。李太后也曾暗地里与食官长和郎中尹霸等人通奸，梁平王和任王后曾经派人暗示以阻止她，李太后因为自己有过淫乱行为，于是也就作罢了。后来，李太后因病去世。李太后患病期间，任王后没有请安探望；病故以后，又没有居丧守孝。

元朔中，睢阳人爰盎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爰盎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长吏：地位较高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

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余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行剽：犹打劫。】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元朔年间，淮阳有个人名叫类犴反，有人侮辱了他的父亲，而这个人有一次与淮阳太守的客人乘坐一辆马车外出。太守的客人下车走了，类犴反就在车上将仇人杀死，然后逃走。淮阳太守大怒，因为此事责备梁国二千石官员。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搜捕类犴反非常急迫，抓捕了他的亲属。类犴反知道梁国宫中的那些隐秘之事，就向朝廷上书，详细地陈述了梁平王与祖母李太后争夺壘樽的事情。当时，朝中丞相以下的官员知道这件事以后，想借此打压梁国地位较高的官员，于是将上书呈报给天子。天子将此事交给手下的官吏查问，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朝中的公卿大臣都请求将梁平王刘襄贬为庶人。天子说：“李太后有过淫乱行为，梁王刘襄没有好老师，所以才陷于如此

不义的境地。”于是下令削减梁国八个城的封地，在集市上将任王后梟首示众。此后梁国还剩下十座城。刘襄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谥号为平王。他的儿子刘无伤立为梁王。

济川王刘明，是梁孝王的次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由桓邑侯升为济川王。七年之后，他由于射杀自己的中尉而获罪，朝廷的主管官员请求将他杀掉，天子不忍，将他废黜为庶人，迁到房陵，其封地则收归朝廷，成为朝廷直接管辖的一个郡。

济东王刘彭离，是梁孝王的三儿子，于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被封为济东王。刘彭离在位二十九年，十分骄横凶悍，根本不讲究作为人君的礼仪，夜间私自带领手下奴仆、亡命少年数十人打劫杀人，将夺取他人财物作为爱好。被他所杀害的，仅仅被发现的就有一百多人，全国上下都知道此事，再没有人敢在夜间出行。被杀者的儿子上书朝廷状告刘彭离。主管官员请求杀掉他，可是皇上不忍，于是将他废为庶人，迁到上庸，其封地收归朝廷，设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刘定，是梁孝王的四儿子，于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被封为山阳王。刘定在位九年后去世，由于没有儿子，因此封国被废除，其封地收归朝廷，设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刘不识，是梁孝王的五儿子，于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被封为济阴王。他在位一年便去世了，也没有儿子，因此封国被废除，封地收归朝廷所有，设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

太史公说：梁孝王刘武虽然凭借自己是景帝的亲兄弟、太后的爱子的缘故而被封在富饶肥沃的地区为王，然而当时正值汉朝兴盛，百姓富足，他因此得以积蓄财富，扩建宫室，车马服饰比拟天子。而这也算得上是僭越了。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后祸？景帝与王燕见【燕见：古代帝王闲居时召见或接见臣子。】，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据地：以手按着地，指伏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没齿：指一辈子。】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

褚先生说：我在做郎官的时候，从宫中一些喜欢说长道短的老郎吏那里听过关于梁孝王的事。我私下里认为，促使梁孝王不满、图谋皇位的祸根来自朝廷。当今的窦太后，是汉朝的女主人，她由于宠爱小儿子，所以想让梁孝王做太子。当时大臣们不但没有及时指出这样做不合适，还一味地阿谀奉承，说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私下讨好太后以求得奖赏，不是忠臣所为。如果大臣们都像魏其侯窦婴那样直言以对，又怎么会出现后来的灾祸呢？景帝与梁孝王在闲暇时会面，侍奉窦太后饮酒，景帝曾对梁孝王说：“我死以后将把皇位传给你。”太后听了非常高兴。当时窦婴也在席前，以手伏地道：“根据汉朝的法律，皇位应该传给儿子、传给嫡孙，如今皇上怎么能把皇位传给弟弟，擅自破坏当初高帝定下的法律呢！”于是景帝沉默不语。窦太后心中十分不

悦。

过去周成王曾与幼小的弟弟站在树下，将一片梧桐叶交给弟弟，说：“我就用这片叶子封你。”周公听说以后，进见成王说：“天子分封自己的弟弟，这很好。”成王说：“我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周公说：“君主不应该有不得当的举动，也不应该有戏言，凡事只要说了就必须做到。”于是成王就把应县封给了他的小弟。从那时起，成王终生都不敢有戏言，只要说了就一定做到。《孝经》中说：“凡是不合法度的话就不应该说，不合道理的事就不应该做。”这是圣人留下的明训。当今的皇上实在不应该用好听的话向梁王许愿。梁王被窦太后所看重，骄横傲慢的性格已经形成很久了，又多次听景帝许愿说好话，死后把皇位将传给自己，而实际上却并未实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畔逆：背叛。畔，通“叛”。】，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鄙语：俗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另外，各诸侯王进京朝见，按照汉朝法律的规定，总共应当朝见四次。刚到京城时，应当入宫觐见，称为“小见”；到了正月初一的早晨，应该捧着皮垫托着璧玉向皇帝祝贺正月，称为“法见”；再过三天，皇帝为诸侯王设置酒宴，赏赐金钱财物；再过两天，诸侯王再次进宫小见，然后辞别离去。凡是诸侯王朝见天

子，居留京城长安总共不超过二十天。所谓小见，就是皇帝闲暇时在宫内召见，在王宫禁地宴饮，这不是普通士人能进去的。现在梁孝王向西赶赴京城朝见皇帝，趁机在宫中逗留将近半年。入宫的时候与皇帝同乘一辆辇车，外出的时候又与皇帝同乘一车。皇帝向他许诺一些大话而实际上并未兑现，致使梁孝王口出怨言，图谋造反，于是皇帝又跟着为他担忧，这岂不是太违背道理了啊！不是大贤之人，不知道谦虚退让之理。按照当今汉朝的礼仪制度，朝见天子祝贺正月，通常是一个诸侯王与四个侯同时朝见，十几年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如今梁孝王经常连年入京朝见，而且留居很长时间。俗话说“骄纵的孩子不知孝顺”，这句话说得一点不错。所以说，应当为诸侯王安排优秀的太傅，拜忠诚而敢于直言的人为相，就像汲黯、韩长孺等人那样，敢于直言极谏，如果这样，又怎么会有祸患发生呢！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亲亲：谓亲其弟而授之。】，周道尊尊【尊尊：谓尊祖之正体。】，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

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

听说梁孝王西进京城朝见时，在闲暇时间拜见窦太后，与景帝一起陪坐在太后面前，高兴地谈论家中的私事。窦太后对景帝说：“我听说殷商时期的制度是亲近兄弟，周朝的制度是尊重先祖，二者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离开人世以后，就把梁孝王托付给你了。”景帝跪在席子上挺直身子答道：“是。”酒宴结束后景帝出去，将袁盎等通晓经术的大臣召集在一起，问道：“太后说这种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众大臣齐声回答道：“太后想立梁王为皇上的太子。”景帝进一步询问其中的道理，袁盎等人回答说：“殷商王朝的制度是天子亲近自己的兄弟，就是说要传位给弟弟。周朝的制度是天子要尊重先祖，就是说要传位给儿子。殷朝崇尚质朴，所以效法上天，亲近与他们亲近的人，所以立弟弟为继承人。周朝崇尚文饰，所以效法大地，‘尊’就是‘敬’的意思，敬重其本源，所以立长子为继承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太子死了，就立嫡长孙为继承人。而殷朝的制度则是太子死后立他的弟弟为继承人。”景帝问道：“诸位又如何看待此事呢？”众大臣回答说：“如今汉朝效法周朝的制度，按照周朝的制度就不应该立

弟弟，而应当立儿子。所以《春秋》根据这一点对宋宣公加以指责。宋宣公去世，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给弟弟。这样弟弟就成了国君，等到弟弟死后，又把国君之位还给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争夺君位，认为自己应当接替父亲的君位，就杀了宣公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宋国大乱，灾祸不断。所以《春秋》说‘君子应该遵守常道，宋国的祸患是宋宣公一手造成的’。我们请求面见太后，向她阐明这个道理。”袁盎等人进宫面见窦太后，说道：“太后说打算立梁王为太子，那么梁王去世以后，又打算立谁呢？”窦太后说：“我会再立当今皇上的儿子。”袁盎等人就将当年宋宣公不立嫡长子而引发祸乱，灾难绵延五代而不能断绝，小处不忍而伤及大义的道理向太后说明。窦太后这时才明白传位给儿子的道理，因而非常高兴，随后就让梁王回到封国去了。而梁孝王听说这样的议论是由袁盎等大臣提出来的，非常憎恨他们，便派人刺杀袁盎。袁盎转过头来望着刺客，说道：“我是所谓的袁将军，你不会是认错人了吧？”刺客说：“我杀的就是你！”于是一剑刺中袁盎，然后把剑丢在袁盎身上。官府查看刺客留下的剑，发现是新造的。向长安城里铸造刀剑的工匠询问，工匠说：“这柄剑是梁国的一个郎官定做的。”官府由此得到线索并发现了刺客，于是派使者前去捉拿刺客。仅梁孝王所要刺杀的大臣就有十余人，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吏究本溯源，发现梁孝王谋反的意图十分明显。窦太后知道此事以后不吃饭，昼夜不停地哭泣。景帝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向公卿大臣询问解决的办法，大臣们认为应该派通晓经术的官吏前去查办，才可以了结此案。于是景帝派田叔和吕季主前去查办这个案子。他们两个人都通晓经术，懂得大礼。办完案子回来的时候，二人到达霸昌厩，将梁孝王谋反的供词全部烧掉，只空着两手向景帝汇报办案的情况。景帝问他们：“案子办得怎么样？”二人答道：“梁王并不知情。真正参与此事的，只不过是他的宠臣羊胜、公孙诡等人罢了。我们严格按照法律将他们诛杀，梁王平安无事。”景帝非常高兴，说：“赶快去面见太后。”窦太后听说此事以后，当即坐起来吃饭，心情也恢

复了平和。所以说，不通晓经术，不懂古今大礼，就绝对不能担任三公及天子的左右近臣。那些孤陋寡闻之人，就好比从管中看天一样。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闾于。程姬子曰馥、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造次：言行，举动。】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闾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四年，坐【坐：因，因事而犯罪。】侵庙壝垣【壝垣：是宗庙和宫殿围墙外的一道短墙。】为宫，上征荣。荣行，祖【祖：古人远行前祭祀路神。】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反：通“返”，返回。】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孝景帝的儿子共有十三人被封王，他们出自五位母亲，同母所生的叫作宗亲。栗姬所生的儿子是刘荣、刘德和刘闾于。程姬所生的儿子是刘馥、刘非和刘端。贾夫人所生的儿子是刘彭祖和刘胜。唐姬所

生的儿子是刘发。王夫人兒姁所生的儿子是刘越、刘寄、刘乘、刘舜。

河间献王刘德，于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河间王。刘德喜欢儒家的学问，无论是披挂服饰还是言谈举止都要效法儒生。山东的儒士大都归附于他。

献王刘德即位二十六年之后去世，由他的儿子共王刘不害继承王位。共王在位仅四年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刚王刘基继承王位。刚王在位十二年后去世，此后他的儿子顷王刘授即位。

临江哀王刘阏于，于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刘阏于在位三年之后去世，由于他没有后代，其封国被废除，改为郡。

临江闵王刘荣，于孝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被立为太子，四年后便被废黜，以故太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

过了四年，刘荣由于侵占宗庙外的空地用以扩建宫室而获罪，皇帝征召他入朝。刘荣动身之时，在江陵北城门祭祀路神。上车之后，车轴断裂，车子损毁。江陵地区的父老乡亲们流着眼泪私下说道：“我们的临江王回不来了！”刘荣抵达京城，就到中尉府接受讯问。中尉郅都责问他，他很害怕，于是自杀身亡。死后埋葬在蓝田。当时，数万只燕子衔土置于他的坟上，百姓们都非常怜悯他。

刘荣是景帝的长子，他死后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封地收归朝廷所有，成为南郡。

以上三个封国的第一代诸侯王都是栗姬所生的儿子。

鲁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季年：晚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吃：口吃。】。

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惟恐不足于财。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豪桀：即豪杰。】，骄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说：通“悦”，喜爱。】易王宠美人淖nào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服舍：服丧期间的住所。】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党与：同党，同伙。】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鲁共王刘馀，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淮阳王。到了第二年，吴、楚等七国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被改封为鲁王。他喜欢修造宫室苑囿、畜养犬马。到了晚年，开始喜欢上音乐，但是他不善言辞。说话口吃。

刘馀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光继承了王位。刘光早年喜好音乐、车马；到了晚年，他变得非常节俭，惟恐钱财不足。

江都易王刘非，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以皇子身份被封为汝南王。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时，刘非十五岁，有才干勇气，上书表示愿意领兵攻打吴国叛军。景帝赐给他将军印信，于是他率军进攻吴国。吴国叛军被击败以后，第二年，他被改封为江都王，接管原

来吴国的封地，由于他军功卓著，皇帝赐给他天子旌旗。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刘非上书表示愿率军攻打匈奴，皇帝没有批准。刘非喜欢卖弄力气，他修筑宫殿，招纳四方豪杰，骄奢至极。

刘非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建继承王位。刘建在位七年后自杀身亡。当初，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时候，刘建对他们的图谋非常清楚。由于他的封国与淮南国十分接近，担心淮南王一旦起事，自己会被其吞并，于是暗中制造兵器，并时常佩带皇帝赐给他父亲的将军印信，外出时车上还载着天子的旌旗。易王刘非死后还没有下葬，刘建就看上了深受父亲宠爱的美人淖姬，并在夜里派人将淖姬接到守丧的屋子里通奸。等到淮南王谋反之事败露以后，朝廷严厉惩治其同党，牵连到刘建。刘建非常害怕，于是派人带上大笔金钱四处活动，以平息这起案子。刘建又相信巫祝之术，派人祈祷祭祀，编造一些荒诞的言语。他还与自己所有的姐妹通奸。这些丑事被朝廷知道以后，朝中的公卿大臣便请求将他逮捕治罪。天子不忍心，便派手下的大臣就地审讯刘建。刘建对所犯之罪供认不讳，随后便自杀了。他的封国被废除，封地收归朝廷所有，设为广陵郡。

胶西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贼戾：阴险凶狠。】，又阳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禽灭：擒拿诛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訾省：计算、察核财物。】。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胶西王刘端，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西王。刘端为人凶残暴戾，又患有阳痿病，一亲近女人，就要病几个月。他任命一个自己宠幸的少年做郎官。不久，这个少年就与后宫的妃嫔通奸，刘端将其逮捕处死，还杀了他的儿子和母亲。刘端多次触犯汉朝的法令，朝中的公卿大臣曾多次请求将其诛灭，但是天子看在他是自己兄弟的份上不忍心杀他，而刘端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主管官员再次请求削减他的封地，于是他的封地被削减了大半。刘端心中怨恨，于是不再核查、登记封国的钱财。府库损坏破漏，里面的财物腐烂，数目多得以亿计，可是刘端始终不加以整理收拾。他还命令官吏不许征收租赋。他把宫中的卫士全部撤掉，封闭王宫大门，只留一个门以便外出游玩。他多次更换姓名，装扮成平民百姓到别的郡国去。

朝廷派往胶西国任职的相国和二千石官吏，奉行汉朝法令来处理政事，刘端动不动就寻找他们的过失向朝廷报告，如果实在找不出过错，就用欺骗的方法将他们毒死。他设置骗局的手段穷极多变，其强横的态度足以拒绝他人的劝谏，其智谋足以掩饰自身的过错。相国和二千石的官吏如果按照刘端的命令处理政务，就会受到朝廷的法令的制裁。因此，胶西虽然是个很小的封国，但是在这里被杀死、受伤害的二千石官吏却非常多。

刘端在位四十七年，去世以后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封国被废除，封地收归朝廷所有，设为胶西郡。

以上三个封国的第一代诸侯王都是程姬的儿子。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

足恭而心刻深【刻深：苛刻，无仁恩。】。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中人：中伤他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奸利：非法谋取利益。】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què会【榷会：古代倚仗特权，促成商人之间的交易，从中获得利益。】，入多于国经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襪jī祥【襪祥：祈禳求福之事。】，好为吏事。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jiào【行徼：巡行视察。】邯鄲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鄲。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赵王刘彭祖，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广川王。赵王刘遂反叛败亡以后，刘彭祖被封为广川王。过了四年，他被改封为赵王。在位第十五年，孝景帝去世。刘彭祖为人狡诈奸佞，喜欢奉承谄媚，表面上十分谦卑恭顺，而内心却非常刻薄。他喜欢玩弄法律，用诡辩中伤他人。他有很多宠爱的姬妾和子孙。相国和

二千石的官员如果遵从汉朝的法律治理赵国，就会妨害赵王的利益。因此，每逢朝廷委派的相国和二千石的官吏到达，刘彭祖便穿上黑布衣服扮作仆人，亲自去清扫二千石的官吏的住所，还常常设置惑乱之事来引诱他们有所举动，一旦听到二千石的官吏失言触犯了朝廷的禁忌，总是详细记录下来。二千石的官吏如果想依照汉朝法律治理赵国，刘彭祖便以此相威胁；如果对方不听从，他就上书向朝廷报告此事，并且污蔑对方非法谋取利益。刘彭祖在位共计五十余年，在此期间所有的相国和二千石的官吏没有一个人能任职超过两年，他们总是因罪免职，重者被处死，轻者被判刑，因此二千石的官吏谁也不敢按照汉朝的法律治理赵国。赵王得以独揽大权，派遣使臣到国中各县做专利买卖，此项收入甚至超过了赵国的正常租税收入。正因为这样，赵王家中金钱很多，但是赏赐给众姬妾的儿子以后，也都消耗殆尽。刘彭祖娶了已故江都易王刘非的宠妾，也就是被江都王刘建夺走而与之通奸的淖姬，并且非常宠爱她。

刘彭祖不喜欢修建宫室，也不迷信鬼神，而是喜欢做官吏所做的事。他上书朝廷请求亲自治理国内的盗贼。还经常在夜间率领士卒在邯郸城中巡逻。过往的使臣都因为刘彭祖奸诈险恶而不敢在邯郸逗留。

刘彭祖的太子刘丹与自己的女儿及同胞姐姐通奸，刘丹与门客江充曾有嫌隙。于是江充告发刘丹，刘丹因此被废黜。赵国便改立他人为太子。

中山靖王刘胜，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中山王。在位第十四年，孝景帝去世。刘胜这个人贪酒好色，他的子孙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刘胜经常与其兄长赵王刘彭祖互相指责，他说：“哥哥作为诸侯王，却专门代替官吏管理政事。一国之王应当每天听音乐，欣赏美色。”赵王刘彭祖也指责他说：“中山王每天只顾淫乐，而不协助天子安抚百姓，有什么资格称为藩臣！”

刘胜在位四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哀王刘昌继承王位。刘昌在位仅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刘昆侈继承王位。

以上两个封国的第一代诸侯王都是贾夫人的儿子。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卑湿：地势低下潮湿。】贫国。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鲋鮪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楼车：古代战车的一种，上设望楼，用以窥探敌君虚实。后来改装成云梯，作为攻城用具。】镞矢【镞矢：指大箭头的箭。】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寄于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闻。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长沙定王刘发，他的母亲唐姬原本是程姬身边的侍女。有一次景帝召幸程姬，而程姬正处于月经期，不愿侍寝，于是让自己的侍女唐儿乔装打扮，在夜里侍奉景帝。皇上由于酒醉而不知，还以为她是程姬，与她同床，结果唐儿有了身孕。后来才发觉她不是程姬。等到唐儿生下儿子，便取名叫发。孝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刘发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长沙王。由于他的母亲地位卑微，不受宠幸，所以他被封在这个低湿而贫困的小国为王。

刘发在位二十七年去世，他的儿子康王刘庸继承了王位。刘庸在位二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刘鲋鮪便立为长沙王。

上面这个封国的第一代诸侯王是唐姬的儿子。

广川惠王刘越，在孝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广川王。

刘越在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刘齐继承王位。刘齐有个宠臣名叫桑距。不久桑距犯了罪，刘齐想杀掉他，桑距出逃，刘齐因此将其宗族逮捕。桑距怨恨刘齐，于是上书朝廷告发刘齐与同胞姐妹通奸。自此以后，刘齐屡次上书朝廷控告汉朝公卿以及宠臣所忠等人的罪行。

胶东康王刘寄，在孝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胶东王。刘寄在位二十八年后去世。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时候，刘寄略微知道一点风声，于是暗中制造楼车、镞矢等，做好攻防准备，以等待淮南王起事。等到朝廷所派官吏审讯淮南王谋反一事，供词牵扯到刘寄。刘寄与皇帝关系最亲密，心中对此深感痛苦，最后患病而死，临终前也不敢确立继承人，后来皇帝知道了这一情况。刘寄的长子名叫刘贤，他的母亲并不受宠；小儿子名叫刘庆，他的母亲则很受

宠，刘寄曾打算立刘庆为继承人，但是由于不合即位的次序，再加上自己有罪，就没敢提出来。皇帝怜悯他，于是封刘贤为胶东王，作为康王刘寄的继承人，而把刘庆封在原衡山王的封地，封为六安王。

胶东王刘贤在位十四年后去世，谥号为哀王。他的儿子刘庆继位为胶东王。

六安王刘庆，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以胶东康王儿子的身份受封六安王。

清河哀王刘乘，于孝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清河王。刘乘在位十二年去世，由于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封地收归朝廷所有，设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棖。棖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妒媚：妒忌。】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棖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棖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棖。棖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棖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大行：古代接待宾客的官吏。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后被汉武帝封为大行。】蹇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chī 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棖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

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司马光：「景帝子十四人，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向若遵大义而属重器焉，则帝王之治复还矣。嗟夫，天实不欲礼乐复与耶？抑斯人之不幸耶？」

陈仁锡：「《史记》载景帝诸王，隐僻事纤悉毕具，盖太史公嫉世愤邪而不能已者与！可谓得删《诗》意旨。」

曾国藩：「方望溪谓归熙甫文，于人微而言无忌者，盖多近古之词。吾谓子长《五宗世家》等文，乃更进于叙述贤哲功臣之作，抑所云瓦注贤于砾金也。」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余，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兒姁子孙，于今为六王。

常山宪王刘舜，于孝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常山王。刘舜与皇帝的关系最为亲密，他是景帝的小儿子，为人骄横懒惰并且多有淫乱之举，屡次违犯禁令，皇帝常常宽恕他。刘舜在位三十二年去世，他的太子刘勃继承了王位。

起初，宪王刘舜有个并不受宠的妃子生下了长子刘棖。由于母亲不受宠，刘棖也不为宪王所喜。后来王后脩生下了太子刘勃。宪王内宫中妃妾很多，他所宠爱的妃子生了儿子刘平、刘商，王后却很少被宪王召幸。宪王病重的时候，那些受宠的妃妾经常在他身边服侍，王后出于嫉妒不常去探病侍奉，总是回到自己的屋中。医生送来药，太子刘勃不愿亲口尝药，也不留宿侍奉。直到宪王病逝，王后和太子才赶来。宪王素来不把刘棖当作自己儿子看待，等到他去世，也不分财物给他。郎官中有人劝告太子和王后，让宪王的各个儿子与长子刘棖共同分享财物，可是太子和王后根本不听。太子刘勃即位以后，又不收纳抚恤刘棖。刘棖由此对王后和太子心怀怨恨。朝廷派使臣前来视察常山宪王的丧事，刘棖亲自告发：在宪王生病时，王后和太子不来探望侍奉，等到宪王去世，他们只守了六天丧就离开了守丧的屋子，太子刘勃私下奸淫，饮酒作乐，赌博玩耍，击筑奏乐，与女人乘车奔驰，绕过城墙穿过闹市，进入牢房之中探视囚徒。天子派大行令张骞核实王后的所作所为，并审问常山王刘勃，请求逮捕所有受刘勃奸淫的人出面作证，刘勃又将她们全部藏匿起来。官吏进行搜捕，刘勃非常着急，于是命人拷打办案人员，还擅自放走了被朝廷关押的可疑囚犯。主管此事的官员请求杀掉王后脩和常山王刘勃。皇帝认为王后脩的品行一向不够端正，致使刘棖告发她有罪，而刘勃犯罪则是因为没有好的太傅辅佐、教导，不忍心杀他们。主管官员又请求将王后脩废黜，并将刘勃及其家属迁到房陵，皇帝批准了。

刘勃在位只有几个月时间，然后就被贬到房陵，封国也被废除。过了一个多月，天子因与宪王最为亲近，于是向主管官员下诏说：“常山宪王早逝，他的王后与妃妾关系不和，嫡子与庶子互相诬陷争执，陷于不义，终于使其封国灭绝，我非常怜悯他。封宪王的儿子刘平三万户食邑，为真定王；封刘商三万户食邑，为泗水王。”

真定王刘平，在元鼎四年（前113年）以常山宪王刘舜儿子的身份受封真定王。

泗水思王刘商，在元鼎四年（前113年）以常山宪王刘舜儿子的身份受封泗水王。刘商在位十一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哀王刘安世继承王位。刘安世在位十一年后去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当时，天子怜悯泗水王绝后，于是立刘安世的弟弟刘贺为泗水王。

以上四个封国的第一代诸侯王都是王夫人兒姁的儿子。此后，朝廷增封她的其他子孙为六安、泗水两国的诸侯王。兒姁的子孙，到现在共计有六人封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太史公说：当初高祖分封诸侯的时候，封国里的赋税全部归诸侯王所有，诸侯王还有权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汉朝廷只向各封国派遣丞相，丞相佩带着黄金印。各诸侯王可以自行任免御史、廷尉正、博士等，几乎与天子一样。自从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在五大宗亲封王的时代，由大汉朝廷为各个封国安置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并撤除“丞相”，改称为“相”，佩带银印。诸侯王只能享受封地以内的租税，他们的大权被朝廷剥夺。后来，诸侯王中穷困的只能乘坐牛车出行。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过听：误听，误信。这里用作谦词。】，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胜衣：谓儿童稍长，能穿起成人的衣服。】 趋拜【趋拜：趋走拜谒。指请安、问候的礼节。】，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幸察：敬辞。犹言明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大司马霍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误听，让臣霍去病在军中任职。我本来应该一心思虑边防之，即便是暴露骸骨于野外也

无法报答陛下，现在我竟然胆敢讨论其他事情来干预执掌政事者，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之事而忧虑操劳，怜悯黎民百姓而唯独忘了自己，减少饮食和音乐，裁减郎官。皇子仰赖上天保佑，已经长大成人，能够行趋拜之礼了，然而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也没有配备太傅等官员。陛下谦恭礼让，却不体恤自己的骨肉，朝中各位大臣私下都希望早日给皇子确立封号，只是不敢越职进言。我私下不惜犬马之心，冒死上疏进言，希望陛下向主管官员下诏令，趁盛夏吉日早一点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只希望陛下明鉴。臣霍去病冒死再拜，向皇帝陛下进言。”三月乙亥日，御史兼尚书令霍光启奏未央宫。孝武帝下令：“将此事交给御史处理。”

孝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三月戊申朔日，乙亥，御史霍光兼尚书令、尚书丞非，下发给御史的诏书说：“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太常赵充、大行令李息、太子少傅代理宗正任安冒死进言：大司马霍去病向天子上疏说：‘陛下误听，让臣霍去病在军中任职。我本来应该一心思虑边防之，即便是暴露骸骨于野外也无法报答陛下，现在我竟然胆敢讨论其他事情来干预执掌政事者，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之事而忧虑操劳，怜悯黎民百姓而唯独忘了自己，减少饮食和音乐，裁减郎官。皇子仰赖上天保佑，已经长大成人，能够行趋拜之礼了，然而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也没有配备太傅等官员。陛下谦恭礼让，却不体恤自己的骨肉，朝中各位大臣私下都希望早日给皇子确立封号，只是不敢越职进言。我私下不惜犬马之心，冒死上疏进言，希望陛下向主管官员下诏令，趁盛夏吉日早一点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只希望陛下明鉴。’皇帝下诏书说：‘交付御史办理。’臣慎重地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等人商议：古代分地立国，并且建立诸侯国来尊奉天子，这是为了尊重宗庙、重视社稷。如今臣霍去病上疏，不忘自己的职责，以此来宣扬皇恩，称道当今天子谦让自贬，为天下大事操劳，考虑到皇子还没有封号。臣庄青翟、张汤等人本应遵守职分，但由于愚昧而没有想到此事。眼下正值盛夏吉时，臣庄青翟、张汤等人冒死请求皇上立皇子刘闳、刘旦、刘胥为诸侯王。冒死请求皇

上确定封国的名号。”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支子：宗法制度下称嫡长子以下的嫡子和庶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非为君生民：出自《左传》：“天生烝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说生民而立君长司牧之，并不是天为君而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萧文终：萧何谥号“文终”，因此称为“萧文终”。】之后于酆，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余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于万世。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孝武帝下达诏书说：“听说周朝分封八百位诸侯，姬姓并列其中，有子爵、男爵、附庸。《礼记》中说‘支子不可以祭祀宗庙’。说什么同时分封各诸侯是为了尊重国家社稷，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况且，上天并不是为了君主而生化万民。我没有优良品德，四海之内还没有安定和睦，在这个时候勉强让没有接受完教育的皇子做诸侯王，担当地方行政官员的君主，到时候左右大臣又如何来对他们加以劝导呢？重新商议此事，赐给他们列侯的爵位。”

三月丙子日，众大臣上奏未央宫。“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冒死进言：臣等谨慎地与列侯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大臣公孙贺、

谏议大夫博士任安等人商议说：我们听说当初周朝分封了八百位诸侯，姬姓并列其中，共同侍奉天子。康叔凭借祖父、父亲而获得显贵地位，伯禽则凭借周公而立国，他们都是拥有封国的诸侯，并以相、傅辅佐自己。百官奉行国家的法令，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一来国家的秩序就完备了。我们私下认为，之所以说同时封立诸侯是尊重社稷的做法，是因为四海之内的诸侯各自按照他们的职责向天子献贡。支子不得奉祭祖先，这是礼制规定的。分封土地让诸侯各自守卫藩国，正是帝王用以匡扶道统、实施教化的手段。陛下奉承天道治理天下，将先圣未完成的事业发扬光大，尊重贤者，彰显有功者的功绩，复兴灭亡的封国，延续断绝后代的封国。将萧何的后人续封在鄴地，褒奖平津侯公孙弘等群臣。昭示六亲尊卑的次序，阐明上天施恩的范围，从而使王侯封君能够推广私恩将户邑分给所有的子弟，赐予尊号建立了一百多个封国。然而，皇上却将皇子封为列侯，使得尊卑颠倒，名位失去秩序，从而不能留下可供万世遵守的准则。臣等请求立刘闾、刘旦、刘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日，他们将奏书上呈到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白牡：古代王侯祭祀用的白色公牛。】、骍xīng刚【骍刚：祭祀用的赤色公牛。】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不毛：毛色不纯。】，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扞：

同“捍”，捍卫，抵御。】 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爵位二等：爵位分为两个等级，指王和列侯。】。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元戎：兵车。这里借指将士。】，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向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谷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孝武帝发布制书说：“康叔的弟兄有十人，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尊贵，是褒奖有德者的缘故。周公所管辖的鲁国受命在郊外祭天，因此鲁国分别用白毛公牛、赤色公牛来祭祀周公、伯禽。至于其他公侯，则用毛色不纯的牲畜祭祀，这就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差别所在。正所谓‘高尚的道德令人敬仰，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我对他们十分仰慕。所以，我要抑制学业未成的各位皇子，封他们为列侯就行了。”

四月戊寅日，群臣上奏未央宫。“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人与列侯、二千石的官吏、谏议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商议，冒死上奏请求皇上立皇子为诸侯王。皇上所下诏书说：‘康叔的弟兄有十人，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尊贵，是褒奖有德者的缘故。周公所管辖的鲁国受命在郊外祭天，因此鲁国分别用白毛公牛、赤色公牛来祭祀周公、伯禽。至于其他公侯，则用毛色不纯的牲畜祭祀，这就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差别所在。正所谓“高尚的道德令人敬仰，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我对他们十分仰慕。所以，我要抑制学业未成的各位皇子，封他们为列侯就行了。’臣庄青翟、张汤、博士臣将行等人听说，康叔有兄弟十人，其中武王继承了王位，周公辅佐少主成王，

其余八人都因为祖父和父亲的尊贵而建立大国。康叔在众兄弟中年纪最小，周公高居三公之位，而伯禽被封在鲁国，大概在授予爵位之时尚未成年。后来，康叔能够抵御禄父的叛乱，伯禽能够平定淮夷的叛乱。从前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到了春秋时代分为三等，都是根据所处时代不同而排列尊卑次序的。高皇帝身处乱世故而拨乱反正，向天下昭示了至高无上的德行，他平定海内，分封诸侯，建立封国，爵位共分为二等。皇子中有的人还在襁褓之中便被封为诸侯王，以供奉天子，作为千秋万代的法则，不可更改。陛下躬行仁义之道，亲自践行圣德，文治武功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表彰仁慈孝敬的行为，广开贤才晋升的道路。对内褒奖有德之人，对外讨伐强横残暴之人。北边到达北海，西边到达月氏，匈奴、西域，无不举国供奉、效法大汉。车辆武器的费用，从不向平民百姓征收。竭尽国库所藏以奖励将士，敞开宫禁的仓库以赈济贫苦百姓，裁减一半的戍卒。各蛮夷国家的君长，无不向往汉朝的风俗，自愿接受汉朝教化而符合朝廷的旨意。远方那些有着特殊风俗的民族，不辞辗转翻译入京朝拜，皇帝的恩泽遍及域外。因此，珍禽异兽被送来，象征祥瑞的禾苗生长出来，上天的感应非常明显。如今就连诸侯王的庶子也当上了王，而皇子却仅仅被封为列侯。臣庄青翟、张汤等私下里反复议论此事，都认为这是尊卑失序，使天下人失望，所以千万不能这样。臣等请求将刘闳、刘旦、刘胥立为诸侯王。”四月癸未日，这则奏书呈至未央宫，奏章滞留宫中一直没有批示下达。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

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丞相庄青翟、太仆公孙贺、代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赵充、太子少傅兼宗正事任安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人先前呈报大司马霍去病的上疏说，皇子没有封号和爵位，臣等恭谨地与御史大夫张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议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冒死请求立皇子刘闳等人为诸侯王。陛下拥有文治武功而不居功自傲，总是恳切地责备自己，说到皇子学业尚未完成。群臣的商议认为，儒家学者表面上宣扬自己的分封学说，可是有的却与内心实际想法相违背。陛下坚决不允许，只封皇子为列侯。臣庄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萧寿成等二十七人议论此事，都认为这样会使尊卑失序。高皇帝建立江山，为汉太祖，封子孙为王，扩展旁支来巩固根基。先帝的法则之所以没有改变，是要用来彰显先帝至尊。臣等请求让史官选择良辰吉日，将礼仪开列出来上报朝廷，让御史呈上地图，其他事宜都依照以前的惯例。”孝武帝下达制书说：“可以。”

四月丙申日，大臣上奏未央宫。“太仆、代理御史大夫公孙贺冒死进言：太常赵充说占卜之后认为四月二十八日乙巳适宜立诸侯王。微臣冒死上呈地图，请陛下为所立的封国确定名号。礼仪之事另行上奏。微臣冒死恳请陛下。”



归有光：「《三王世家》本不阙，读此赞又可见史公亦不及见三王后事。褚少孙浅陋，遂谓求其世家不可得，《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可知独载其文辞也。」

孝武帝下达制书说：“立皇子刘闾为齐王，立刘旦为燕王，立刘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日，大臣上奏未央宫。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戊寅朔日，癸卯，御史大夫张汤将此批示下达给丞相，丞相再将此批示下达给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达给各郡太守、诸侯国的相，收到诏命以后遵旨行事，下达给有关的办事人员。此事依照法令执行。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闾，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愆：错误，过失。】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葷粥氏【葷粥氏：即匈奴。】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边萌：边境的百姓。】。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降期奔师：指偃其旗鼓而来降。期，通“旗”。】。葷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侮fèi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要服：古代王畿以外按距离分为五服，相距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为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侗：幼稚无知。】好轶，毋迓ěr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乙巳日，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闳立为齐王。圣旨上说：呜呼，儿子刘闳，接受这青色的社土！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封在东方，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呜呼，你一定要对此念念不忘啊！恭恭敬敬地接受我的诏命吧，要知道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人只有爱好德行，才能彰显光明。如果不追求道义，就会令辅臣懈怠。用尽你的心智，真诚地把握中正的道路，这样就会永保天禄。假如你有罪过，不行善事，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灾难，给你自身带来祸害。呜呼，保卫国家治理百姓，岂能不恭敬而谨慎！齐王，你要对此提高警惕。”

以上就是分封齐王刘闳的策文。

“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乙巳日，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旦立为燕王。圣旨上说：呜呼，儿子刘旦，接受这黑色的社土！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封在北方，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呜呼！葦粥氏虐待老人，怀着禽兽之心，侵犯抢掠，加以欺诈边民。呜呼！我命令将军前去讨伐他们的罪行，万夫长，千夫长，三十二位君长都前来归顺，他们降下旗帜，军队逃散。葦粥氏迁到别处，汉朝北方的州郡由此得到安定。用尽你的心智，不要制造仇怨，不要使道德败坏，不要荒废武备。没有经过教

育、训练的人不得征召入伍。呜呼，保卫国家治理百姓，岂能不恭敬而谨慎！燕王，你要对此提高警惕。”

以上就是分封燕王刘旦的策文。

“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乙巳日，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胥立为广陵王。圣旨上说：呜呼，儿子刘胥，接受这赤色的社土！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封在南方，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古人曾经说过：‘在大江以南，五湖之间，那个地方人心轻浮。扬州是保护中原的边疆地区，夏、商、周三代时期，那里是王畿的外围之地，政教不能传播到那里。’呜呼！用尽你的心智，处处小心谨慎，对百姓要施以恩惠，这样他们才会顺从于你，不要幼稚无知，不要放荡淫逸，不要亲近小人，一切都要依照法令行事。《尚书》中说：‘大臣对百姓不作威作福，日后就不会遭到羞辱。’呜呼，保卫国家治理百姓，岂能不恭敬谨慎！广陵王，你要对此提高警惕。”

以上就是分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壤
jiāng 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太史公说：古人曾经说过“爱他就想使他变得富有，亲近他就想使他变得尊贵”。因此帝王划分土地建立封国，封立子弟为王侯，用以褒奖亲族，使骨肉亲疏有序，尊重祖先，使兄弟子孙身份显贵，使同姓宗族遍布天下。这样一来，国势便强大起来，王室也得以安宁。从古至今，这条规律由来已久。这并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必要加以论述。燕王和齐王的事迹，没有值得采录的。但是封立三王，天子谦

恭礼让，群臣守持道义，文辞华美，甚为可观，因此附在世家中。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褚先生说：我有幸能够凭借文学才能成为侍郎，我非常喜欢阅读太史公所写的列传。在传中称赞《三王世家》文辞甚为可观，但是四处寻觅这篇文章却始终没有找到。我私下里从喜好旧事的长老那里得到了三王的封策书，然后将这些事迹编写出来传给后人，让后世得以看到贤明君主的旨意。

听说孝武帝在位之时，曾在同一天里封三位皇子为王：将一个皇子封在齐国，一个皇子封在广陵，一个皇子封在燕国。孝武帝根据每个皇子的能力以及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以及百姓的轻浮与庄重等情况，为他们作策文加以告诫。孝武帝对三王说：“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保卫国家治理百姓，岂能不恭敬谨慎！诸王，你们要对此提高警惕。”贤明君主所写的策文，本来就不是孤陋寡闻者可以理解的，不是学识渊博的君子根本就不能理解其深邃的含义。至于上述策文的次序、分段，文字的前后斟酌，以及书简的参差长短，都有其独特用意，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谨论定孝武皇帝的真草诏书，编列在下面，使阅读者自己研究它的含义从而进行解释。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闾。闾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敖仓：古代重要粮仓，秦设置，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敖山。后泛指粮仓。】，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闾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泰社：古代天子的宗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王夫人本是赵国人，她与卫夫人都深受武帝宠爱，并且生下了儿子刘闾。刘闾即将立为诸侯王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武帝便亲自去问她。说：“儿子刘闾应当封为诸侯王，你希望把他封在什么地方？”王夫人说：“有陛下在，臣妾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武帝说：“尽管如此，但现在只根据你的想法来说，打算把他封在哪里做王呢？”王夫人说：“我希望把他封在雒阳。”武帝说：“雒阳有储藏武器的仓库和粮仓，是天下的要冲，也是汉朝的大都城。自从先帝以来，就没有皇子在这里封王。除去雒阳，

别的地方都可以。”可是王夫人没有应声。武帝说：“关东地区的封国再没有比齐国更大的。齐国东部临海，而且城市很大，古时候仅临菑城就有十万户人口，天下肥沃富饶的土地再没有比齐国更多的了。”王夫人听了以后用手击头，感谢说：“太好了。”后来王夫人去世，武帝十分哀痛，派使者祭拜她说：“皇帝谨命太中大夫明奉上璧玉一块，赐夫人为齐王太后。”皇子刘闾被封为齐王的时候，年纪还小，也没有儿子，立为齐王之后，他又不幸早亡，于是封国被废除，改设为朝廷下属的一个郡。天下人都说齐国这个地方不适宜封王。

策书中所谓“受此土”的意思是，诸侯王开始接受皇帝分封的时候，一定要在天子的泰社里接受一块土，回到封国以后用这块土建立自己的国社，每年还要按时祭祀它。《春秋大传》中说：“天子的国家拥有泰社。东方为青色土，南方为赤色土，西方为白色土，北方为黑色土，正中央为黄色土。”因此，即将封在东方的诸侯王取青色土，封在南方的诸侯王取赤色土，封在西方的诸侯王取白色土，封在北方的诸侯王取黑色土，封在中央的诸侯王取黄色土。诸侯王各自取属于自己颜色的土，然后用白茅草包起来，回国以后封好建成国社。这就是最初被天子分封的诸侯王。这种土就叫作主土。对于主土，应当建立社坛祭祀。所谓“朕承祖考”，“祖”就是祖先，“考”就是先父。所谓“维稽古”，“维”就是忖度、思虑，“稽”就是应当，也就是说应当顺从古代的制度。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

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僇德【僇德：背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迕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弋猎：射猎，狩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余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齐地百姓大多善变而狡诈，不讲究礼仪，因此皇帝告诫齐王说：“恭恭敬敬地接受我的诏命吧，要知道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人只有爱好德行，才能彰显光明。不追求道义，就会令辅臣懈怠。用尽你的心智，真诚地把握中正的道路，这样就会永保天禄。假如有罪过，不行善事，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灾难，给你自身带来祸害。”齐王到达自己的封国以后，左右大臣都能依据礼义来处理朝政，不幸的是齐王中年早逝。不过，齐王一生没有犯下过错，正如策文里要求的那样。

古书中所谓的“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其颜色要比蓝草更青”，指的是教化使它变成这样。贤明的君主真是有远见啊，只有他能够看得如此透彻：告诫齐王对内谨慎；告诫燕王不要制造仇怨，不要使道德败坏；告诫广陵王对外谨慎，不可作威作福。

广陵王的封国位于吴越地区，那里的人民精明而又轻浮，因此皇帝告诫广陵王说“江湖地区人心轻浮。扬州是保护中原的边

疆地区，夏、商、周三代时期，朝廷迫使他们接受中原习俗服饰，但是政教没有在那里普及，只能大体上按照心意控制罢了。不要蒙昧无知，不要放荡淫逸，不要与小人亲近，一切都要依照法令行事。千万不要总是纵情游乐，骑马打猎，过度享乐，从而接近小人。时刻想到法度，就不会有日后的羞辱”。三江、五湖一带有渔业、盐业的收益，又有铜山的财富，是天下人向往的地方。因此皇帝告诫广陵王说“臣不作福”，就是说不要滥用钱财、过度地赏赐，以此来为自己树立声誉，使四面八方的人前来归附。皇帝还说“臣不作威”，就是说不要因为当地人轻浮而背弃道义。

适逢孝武帝去世，孝昭帝刚刚继承皇位之际，首先召广陵王刘胥入朝，赏赐给他丰厚的财物，价值三千多万，还为他增加了土地一百里、食邑一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立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后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堯**堯【**堯**堯：土地贫瘠。】，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葷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葷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

俗以怨望也。“无傴德”者，勿使王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

适逢昭帝去世，宣帝刚刚即位之时，由于骨肉恩情的缘故而施行道义，在本始元年（前73年），昭帝割出汉朝的辖地，用以分封广陵王刘胥的四个儿子：一个儿子被封为朝阳侯；一个儿子被封为平曲侯；一个儿子被封为南利侯；最受喜爱的小儿子刘弘，被立为高密王。

后来刘胥果然在封国作威作福，还派使臣与楚王勾结。楚王宣称：“我的祖先元王，是高祖皇帝的小弟弟，封地有三十二座城。如今，封地的城邑越来越少，因此我要与广陵王一道发兵。拥立广陵王为帝，自己则要恢复楚国原来的三十二座城，就像当初元王在位时那样。”后来此事被朝廷发现，朝中的公卿及主管官员都请求将其诛杀。天子由于骨肉之情的缘故，不忍心将刘胥绳之以法，于是下诏不要处治广陵王，只将首恶楚王诛杀。古书中所谓“蓬草生长在麻丛之中，不必扶正而自然挺直；白沙混在污泥之中，就会像污泥一样黑”，就是说环境影响使它们变成这样。后来刘胥又祈祷鬼神降下灾祸并谋反，结果事发而自杀身亡，其封国也因此被废除。

燕国土地比较贫瘠，北面靠近匈奴，匈奴人勇敢而缺少谋略，因此皇帝告诫燕王说：“葦粥氏虐待老人，怀着禽兽之心，盗窃抢掠侵犯边民。我命将军前去讨伐他们的罪行，万夫长，千夫长，三十二位君长都前来归顺，他们降下旗帜，军队逃散。葦粥氏迁到别处，汉朝北方的州郡由此得到安定。”“悉若心，无作怨”，就是告诫燕王刘旦不要顺从当地的风俗并与人结下仇怨。“无傴德”，就是告诫燕王不要背弃良好的德行。“无废备”，就是告诫燕王不可以荒废武装戒备，应当时刻防备匈奴入侵。“非教士不得从征”，就是说那些不研习礼义的人，不可召在

身边任用。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风喻：以委婉的辞令劝告。】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尔雅：近于雅正。】。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xiǔ 【滫：泔水，已酸臭的淘米水。】 中，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适逢武帝年迈，太子又不幸早逝，新太子还没有确立，燕王刘旦派遣使者前来上书，请求到京城长安担任宫廷的宿卫。孝武帝看到他所上之书后，摔到地上，生气地说：“生了儿子本来应该把他放在齐鲁礼义之乡，可实际上却把他放在燕赵之地，他果然有争夺权力的野心，不谦恭退让的端倪已经显现出来了。”于是，孝武帝派人立即将燕王派来的使者在宫阙下处死。

适逢武帝去世，昭帝刚刚即位，刘旦果然产生怨恨并且责怪大臣。刘旦自以为年长应该立为皇帝，于是和齐王的儿子刘泽等人共同谋划叛乱，并扬言说：“我哪里有什么弟弟存在！如今做皇帝的是大将军之子。”他想要发兵。可是事情被朝廷发觉，依法应当被处死。昭帝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予以宽恕，把这起案子压了下来，没有张扬。公卿派大臣请求皇帝处理此事，于是朝廷派遣宗正和太中大夫公户满意、两位御史，一同出使燕国，规劝燕王刘旦。到达燕国之后，几位汉使各自在不同的时间，依次与燕王会面并对他加以责问。宗正，是负责管理刘氏宗族户籍的官员，他最先面见燕王，向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昭帝确实是武帝之子。侍御史又去会见燕王，用汉朝的法律责备他，问道：“大王准备起兵造反，罪证十分明显，按律应当治罪。汉朝有严明的法律，诸侯王哪怕只犯下微小的过错，也要依法处置，又怎么能够宽恕大王。”侍御史用汉朝法律使燕王内心恐惧震动。于是燕王情绪逐渐低落，心里很恐惧。公户满意精通儒家经术，他最后一个会见燕王，引述古今通行的道义以及国家大礼，言辞文雅而端正。他对燕王说：“在古时候，天子一定要在朝廷内部设置异姓大夫，用来扶正皇子皇孙；在朝廷之外则要设置同姓大夫，用以扶正异姓诸侯。当初周公辅佐成王，杀了他的两个弟弟，所以天

下太平。过去武帝在位的时候，还可以宽恕大王。如今昭帝刚刚即位，年纪还小，来日方长，还不能亲自执政，于是委任大臣处理政务。古代君主在诛杀惩罚有罪之人的时候不袒护自己的亲戚，因此天下太平。如今大臣辅政，遵循法律率直行事，不敢偏袒任何人，恐怕不会宽恕大王。大王自己应当谨慎，千万不要让自己身死国灭，令世人耻笑啊。”于是燕王刘旦恐惧认罪，连忙叩头谢过。朝中大臣想让刘旦与昭帝骨肉和好，因此不忍心用国家的法律惩罚他。

后来，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桀等人谋划造反，宣称“我的年龄仅次于太子，现在太子不在了，应该由我继承皇位，可是大臣们共同压制我”等等。当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他与公卿大臣们商议说：“燕王刘旦没有悔过自新，依然像以前一样作恶多端。”于是他按照汉朝法律直接处理此事，即行诛杀。刘旦自杀，其封国被废除，正如策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主管官员请求将刘旦的妻子儿女一并处死。孝昭帝念在骨肉至亲的份上，不忍心诛杀他们，于是宽恕了刘旦的妻子儿女，将她们贬为庶人。古书中说“兰根与白芷，如果把它们泡在臭水中，君子就不会再接近它们，平民也不会再佩带它们”，是环境使它们逐渐变成这样的。

宣帝刚刚即位，便广施恩德，在本始元年又将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全部分封：一个被封为安定侯；而刘旦的原太子刘建则被封为广阳王，由他来供奉燕王的祭祀。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方孝孺：「伯夷苟知父志欲立齐，当效太伯顺父之志，隐然退避于治命之日，不当显然辞让于乱命之余也。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仲子以托国，不然其如社稷何？斯皆过乎中者也！故孔子但曰『古之贤人』，而至德之称独在太伯，厥旨深矣。」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典职：掌管政事。】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希：同“稀”。】。”“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诗【軼诗：指《采薇》。】可异焉。其传曰：

学者们记事的典籍尽管极为广博，然而还是要在六经中寻找根据。《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记载虞、夏两个朝代的文字，依然可以得见。尧帝快要退位时，将帝位让给了虞舜，舜把帝位让给大禹的时候，四方的诸侯和州牧全都赶来推荐他们，于是让他们代理职位，主持了几十年国政之后，有了很大的功绩，这才正式把政权授给他。这说明，天下是最重要的宝器，王位是最重要的统绪，天下的传承就是如此艰难。但有人说尧帝曾经把天下禅让给许由，但是许由没有接受，还把那当成一种耻辱而逃避、隐居。到夏朝时，有卞

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人应该从哪方面来称颂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有人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排列古代那些仁人、圣人、贤人，比如吴太伯、伯夷等人，说得都很详细。我认为我所听说的许由、务光等人的气节很高，但是书籍却一点简略的记载都没有，什么原因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会记着别人以往的恶处，对人的怨恨因此也就变得很少。”“追求仁德就能够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的心意感到悲伤，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逸诗后又觉得非常惊异。他们的传记是这样写的：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盍：何不。表示反问或疑问语气。】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木主：木制的神主牌位。】，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叩马而谏：勒住马头进行规劝。后比喻竭力进行劝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cú【徂：同“殂”，死亡。】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让叔齐做国君的继承人，等到父亲死去以后，叔齐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齐也因为不肯继承国君之位而逃走。都城中的人们把孤竹君中间的儿子立为

国君。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奉养老人，就想：何不去归附他呢？等到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西伯侯已经死去了。周武王用车载着神主，尊号为周文王，向东方行进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向他进谏：“父亲去世，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这能说是孝道吗？身为臣子，却要弑杀国君，这能说是仁义吗？”周武王左右的人想要杀死他们。姜太公说道：“这是忠义的人。”就扶着他们离开了。等到周武王平定了殷商的暴乱，天下人都归附周朝，以周朝为宗，只有伯夷、叔齐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出于对商朝的忠义而不吃周朝的粟米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充饥。等到他们饿得将要死掉时，便创作了一首诗歌。那诗歌中唱道：“爬上那座西山啊，采集那儿的野菜。以暴力手段取代残暴的统治啊，却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神农氏、虞舜、夏禹那样清明太平的时代很快就消失了，我最后的归宿在何处呢？可叹啊，唉，还是死了吧，我的命运是那样的不济呀！”于是，两人饿死在了首阳山。

陈仁锡：「子长写夷齐之怨，乃所以自写其怨，寓意颇深。孔子以夷齐无怨，而太史公作传，通篇是怨。然孔子所云无怨者兄弟逊国，而太史公所云怨者以暴易暴，之间原不相乖。」「颇似论，不似传，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亦极变体之文。」「疑有疑无，作史慎重，彷徨追赏，言外高奇，读者自知之。」凌稚隆：「尧让许由，盖庄周寓言，眇天下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许由冢，乃明其实有是人，而又曰『文辞不少慨见』，则无尧让之事，已隐然言外矣。」

从这首诗的歌词来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怨恨呢？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

回也屡空【屡空：经常空乏，一无所有。借指贫穷困乏。】，糟糠不厌【厌：饱。】，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择地而蹈之：指不仕暗君，不饮盗泉，隐于世外。】，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diāo”。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冯生：贪生。冯，同“凭”，恃。】”。“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趣：同“趋”，指出仕。】舍有时若此，类名堙yīn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有人曾经说过：“天意是不会偏私任何人的，只是经常帮助那些好人。”就如同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善良的人吗？他们不是善良的人吗？他们积累仁德，使自己的品行变得高洁，即使这样，最终还是饿死了！况且孔子那七十个著名的弟子中，孔子唯独称赞颜回是个喜好学习的人。可是颜回却经常平穷困顿，就算是最粗糙食物都无法吃饱，最终还是早早地死去了。上天对善良的人的报答和施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盗跖每天都会杀死无辜的人，吃掉人身上的肉，残忍暴戾放纵凶狠，纠集了同党好几千人，在天下横行，没有忌惮，竟然能够安享自然的寿命，没有早死。这又是依照什么德行来报答和施与呢？这两个例子是尤其明显重要的。说到近代，那些操守品行不够端正，专门触犯法令的人，反而可以一辈子享受安逸和快乐，他们得到的富贵非常丰厚，代代相传，从不断绝。有人居住都要

挑选地方，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走路不走小路，不是公平正义的事情，就不发奋去做，最终反而遭遇灾祸，这样的例子数都无法数完。我对此感到十分疑惑，倘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道，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孔子曾经说“走着不同道路的人，不能在一起谋划事情”，那么也只有各人遵从各人的意志了。所以说“富有和高贵的生活假如可以求得，那么即使让我做个赶车的人，我也去做。假如无法求得，就遵从我的喜好去做”。“一年中寒冷的季节来到，这之后才明白松柏是所有植物中最后凋谢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混浊了，那些清廉高洁的人士才会出现。这难道不是由于有的人过于重视富贵，才显得轻视富贵的人如此高尚吗？“君子最大的遗憾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却没有美好的名声受人称道”。贾子说：“贪婪的人为了财物而死，英烈的人为了名声而死，贪权势而矜夸的人为了权势而死，普通百姓只顾自己的生命。”“同为明亮的东西，就会互相照映；都是同一类的事物，就会相互间产生影响。”“龙出现时，一定有云彩跟随在后，猛虎怒吼时，也一定会刮起大风，当圣人出现在世间时，天下万物都会变得显著起来而易于理解。”伯夷、叔齐虽然也是贤明的人，但也要有孔子的称赞才使他们的名声更加显著。颜回虽然刻苦好学，因为跟随夫子，才使他的德行更加彰明。居住在山林洞穴的隐士，有的名声显达，有的则默默无闻，这都与时机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人如果名声被湮没而没有得到称颂，真可以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居住在乡里的人，要想磨砺自己的德行、树立美好的名声，假如不是依附于那些青云之上的人士身后，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声名广泛地流传于后世呢？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陈仁锡：「管仲实赖鲍叔之荐，而晏子能荐贤，此连意全在空处也。先看其简处，次玩其简逸处。」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贾：经商。】，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的名字叫夷吾，是颍上人。年轻的时候，他经常与鲍叔牙交游往来，鲍叔牙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管仲家里很穷，经常骗取鲍叔牙的财物，但是鲍叔牙始终都对管仲很好，从未因此而产生怨言。不久，鲍叔牙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而管仲则侍奉另一位公子纠。等到小白成为齐国国君，也就是齐桓公时，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鲍叔牙于是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之后，在齐国主持国政，齐桓公因此成为霸主，九次召集诸侯，使天下复归于正，

这些都是靠管仲的谋略才实现的。

管仲说：“我当初贫穷的时候，曾经跟鲍叔牙一起合伙做买卖，到了分钱的时候，我经常多分给自己，鲍叔牙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是因为家里贫穷才这么做的。我曾经为鲍叔牙出谋划策，却让他陷入了更加困窘的境地，鲍叔牙不认为我太过愚蠢，因为他知道时机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我多次出仕辅佐国君，多次被国君罢黜驱逐，鲍叔牙不觉得我没有才能，他知道我还没有遇到好的机会。我曾经多次在打仗的时候逃走，鲍叔牙不觉得我是个怯懦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有年老的母亲需要照顾。公子纠在抢夺国君之位的斗争中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遭受羞辱，鲍叔牙不认为我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不以小节为耻，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耻。生下我的人是我的父母，但最了解我的人却是鲍叔牙。”

鲍叔牙推荐管仲做了国相之后，自己甘愿在他手下做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拿着齐国的俸禄，得到封地的后代有十几代人，其中很多都是有名的大夫。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都称赞鲍叔牙是一个能够识别人才的人。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lǐn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上：居于上位的人，指君主或尊长。】服度【服度：遵守法度。】则六亲【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固。四维【四维：礼、义、廉、耻。维，纲纪。】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轻重：指物价的高低水平。】，慎权衡【权衡：本意指秤，这里指理财。】。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三归：三座游玩的高台。】、反坫diàn【反坫：宴请嘉宾时设置在堂屋两柱之间放置空酒杯的土台。】，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管仲出任齐国国相主持政务之后，由于齐国小，并且在海边，就发展贸易，积聚财富，使国家富有，军力强大，与老百姓有相同的喜好和厌恶。所以他在《管子》这本书中说道：“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开始顾虑礼节；老百姓衣食充足，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国君的行为合乎制度，那么与父、母、兄、弟、妻、子这六位亲人的关系才能稳固。礼、义、廉、耻这四种道德准则得不到提倡和发扬，国家就会灭亡。发布的命令就像水流的源头，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流下。”因此，国家发布的命令只要符合民心，就易于推行。老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老百姓不想接受的，就将其废除。

管仲所施行的政治措施，善于把灾祸转化为祥瑞之事，把将要失败的事情做成功。他重视衡量轻重的法度，在权衡利弊的时候也非常谨慎。齐桓公实际上对少姬改嫁的行为非常生气，想向南袭击蔡国，管仲于是借此机会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为何不向周王室进献包茅。齐桓公实际上是想向北征伐山戎，管仲于是趁此机会命令燕国重修召公时期的政治举措。在柯地会盟的时候，齐桓公想要违背自己与曹沫的盟约，但管仲却劝齐桓公信守盟约，诸侯因为这个原因都归顺了齐国。所以说：“知道给予就是获取这个道理，就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法宝。”

管仲拥有的财富跟齐国公室差不多，他修建了三归、反坫，但是齐国人却并不认为管仲的生活奢侈。管仲去世之后，齐国仍然执行他留下来的政策，时常比其他的国家强大。这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齐国又出了一个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

言【危言：正直的话。】；语不及之，即危行【危行：正直的品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纆继【纆继：套在犯人身上的绳索。这里指囚禁。】中。晏子出，遭之涂【涂：通“途”，道路。】，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闺：内室。】。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矐然【矐然：惊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于于阨【阨：同“厄”。受苦难。】，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诎：通“屈”，委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纆继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wù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纆继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平仲的名字叫晏婴，他是齐国莱地夷维人。晏婴侍奉了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因为生活节俭、尽心尽力地处理国事而在齐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担任齐国的国相之后，每顿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侍妾不穿帛做的衣服。他在朝堂上的时候，国君有话问到，他就正言以对；国君没有话要问他，他就端正正直的品行。国君下达的命令是符合正道的，他就按照命令去做；国君的命令不符合正道，他就在衡量这个命令之后，按照符合正道的方式去做。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三位国君当权的时候，在诸侯间的名气都很大。

越石父是一位贤能的人，却被绳索捆着为人服劳役。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把马车左边的那匹马解下来，为他赎身，然后驾着马车把他带回了家。到家以后，晏子没有和越石父告辞，就走进了内

室。过了很久，晏子都没有出来，越石父请求和他断绝交往。晏子脸上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帽子，向越石父道歉说：“我晏婴虽然不是一个仁德的人，但也让您免于遭受困厄，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要和我断绝关系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可以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就可以伸张意志。我之所以受到拘禁，是因为那些人不了解我的缘故。您既然已经明白我受了委屈而把我赎出来，就说明您是我的知己；您是我的知己却对我无礼，倒不如让我继续被捆绑服劳役的好。”晏子于是把他请进家里，奉为上宾。

晏子做了齐国的相国之后，出门的时候，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窥视丈夫。看到她的丈夫为相国驾车，头上有很大的伞盖，挥舞着鞭子驱赶着四匹马拉着的马车，得意洋洋，自认为很了不起。等到马车夫回到家里之后，他的妻子请求离开他。丈夫问妻子是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足六尺，身为齐国的宰相，名声在诸侯之间传播。今天我看到他在外出的时候，他的意志和思想都很深沉，经常显露出一副甘愿居于他人之下的神情。而您身高八尺，不过是人家的仆人，为人家驾驶马车罢了，但看您的态度竟然非常满足，我因此才请求您让我离开。”此后，她的丈夫就变得低调、谦恭起来。晏子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车夫把实情告诉了晏子。晏子于是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

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忻慕：高兴而仰慕。】焉。

太史公说：我读过管仲所写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文章书籍，真是写得太详细了。看了他们所写的书之后，还想让人们也能看到他们的事迹，所以按照次序为他们作传。至于他们所写的书籍，世上流传的很多，所以就不再写了，主要写他们不为人知的事情。

管仲，是世人所称道的贤臣，但是孔子却轻视他。难道是因为孔子认为周朝的统治已经衰落微弱了，齐桓公是个贤明的君主，管仲却没有尽力辅佐他施行王道，而只让他称霸吗？古人说：“要顺应实际情况，成就他的美德，匡扶补救他的恶行，所以君主和臣民之间能够相亲相爱。”这难道不是在说管仲吗？

当晏子趴伏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大哭，完成礼节之后便离去的时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看到符合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向国君进谏陈说，冒犯了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堂上就想着如何向国君进献忠心，回到家里就想着如何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啊！假如让晏子生活在今天，我即使手拿鞭子为他驾驶马车，也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和羡慕的事情。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真德秀：「老子『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阴谋之言也。阴谋之术，则申韩之所本也。」

郝敬：「老子世俗震耀以为神人，子长屈之管晏之下至与申不害韩非为伍，断曰『申韩原于道德之意』，其识深远，古今闻人少有及此者。世儒托迹孔门，而香火犹龙，不见笑于子长乎？」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蓬累：飞蓬飘转飞行。比喻人行踪无定。】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罔：同“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这个人，是楚国的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管理藏书室的官员。

孔子到周的都城，想要向老子询问一些关于礼的问题。老子

说：“您所说的这些，它的创制者的人和骸骨全都已经腐朽，唯独他所留下来的言论还能听到。何况君子如果赶上了时运就出仕，若是没有赶上时运就应该像蓬蒿一样随风飘行。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善于经商的人会把值钱的货物隐藏起来，就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君子的人品和德行盛大高尚，但他的脸色和外貌却像个愚人。摒弃您身上骄傲的神气和诸多的欲望，摒弃不良的神态、脸色和过大的、不切实际的志向，这些对您都没有益处。我所能对您说的，就只有这些而已。”孔子离开之后，对学生说：“鸟儿，我知道它是善于飞翔的；鱼儿，我知道它是善于游泳的；野兽，我知道它是善于奔跑的。擅长奔跑的野兽能用网捕捉到，擅长游泳的鱼儿能够用鱼竿上鱼线钓到，擅长飞翔的鸟能够用羽箭射落。但说到龙这种动物，我就不了解了，据说它能够乘着风、驾着云飞上青天。我现在所看到的老子，他大概像一条龙吧！”



老子，选自《中国的神仙》。

老子研修道德，他的学说把隐藏自身不追求功名显达作为最重要的宗旨。他长期居住在周朝京城，看到周朝衰落，就离开那里。走到函谷关时，负责把守关口的官员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起来了，请勉强为我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写了一部上、下两篇的著作，主要是阐述道德的含义，共计五千余字，之后便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绌：通“黜”，贬斥。】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有人曾经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主要讲的是道家学问如何应用，据说他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两百多岁，这是由于他修炼道德善于养身的结果。

从孔子去世算起，过了一百二十九年以后，有的史书上记载了周王室的太史儋在朝见秦献公的时候说道：“开始的时候，秦国与周朝是合为一体的，合了五百年以后就会分离，分离七十年之后而就会有

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人说这位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则说他不是老子，世上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士。

老子的儿子名叫李宗，李宗是魏国的一位将领，他的封地在段干。李宗有个儿子叫李注，李注有个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名叫李假，李假做官辅佐汉朝的孝文皇帝。李假的儿子李解是胶西王刘卬的太傅，所以在齐地安了家。

世人凡是学习老子的学问的，都会贬黜儒家的思想学说；而学习儒家学问的人，也会贬黜老子的学说。“走的路不同，就不要在一起谋划事情”，难道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吗？李耳的主张是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就会受到教化，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就能走上正道。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诋訾：同“诋訾”，诽谤，非议。】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离辞：排比组织词语。】，指事类情，用剽剥【剽剥：攻击；批驳。】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gāng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大：同“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曾国藩：「以申韩为原于道德之意，此等识解，后儒固不能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顾颉刚：「《史记》上

的《老子列传》，只能看作《列仙传》里的东西。老子的事实，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了。」

庄子，是蒙邑人，名叫庄周。他曾经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跟梁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的学说包罗万象，而其中最重要的根本观点却归结到老子的学说上。因此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寓言一类的体裁。他写了《渔父》《盗跖》《胠箧》这些文章，目的是诋毁孔子这一派的传人，来宣扬老子的学说。《畏累虚》《亢桑子》这一类的文章，都是凭空虚构的，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他擅长写文章，措词也很有水平，以类比的手法来描摹事物的情状，用这些来攻击驳斥儒、墨两家的学说，就算是当世的博学多才之士也没有办法避免。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浩渺，纵横驰骋，都是随心率性之言，因此从那些掌权的王公大人以下，都没有人愿意把他当成人才而重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是个贤能的人，于是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迎请他，许诺要任命他做楚国的国相。庄周笑着对楚国的使臣说道：“千金，的确是丰厚的礼物；卿相，也确实是的尊贵的权位。可是，您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用来做郊祀祭祖的牺牲的牛吗？他们被喂养几年的食物以后，身上就会披上绣着精美纹饰的彩缎，被赶进太庙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就算它只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难道就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吗？您赶紧离开吧，不要让我受到污染。我宁可在污浊水沟中自娱自乐，也不愿意受那些拥有国家的人的管束，一辈子都不出来当官，来使我的心情愉快。”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术：指刑名法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本只是郑国的一个低级小吏。学了刑罚法律之后求见韩昭侯，韩昭侯任命他为相。他在国家内部修整政令教化之事，对外能应付各国诸侯，共计有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的时候，韩国都治理得很好，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没有侵犯韩国的诸侯。

申子的学问主要来源于黄老学说，但主要是研究刑罚法律方面的学问。他的著作有两篇，题目叫《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具：通“俱”，完全，周详。】，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是韩国公子之一。他喜好研究刑罚法律方面的学问，他的学问的理论根本根源于黄老学说。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是那种能会说会道的人，但他善于著书立说。他跟李斯都拜荀卿为师，李斯自认为在学问方面比不上韩非。

韩非眼看韩国的国势日渐衰落，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可是韩王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韩非痛恨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去努力地修整明确法律制度，不能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驾驭统率他的臣子，不能使国家变得富有，不能使军事力量变得强大，也不能

好好地任用贤德的人才，相反，国君只提拔任用那些轻浮、夸夸其谈，就像蛀虫一样的小人，使他们的官位在那些有大功、肯实干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利用他们所写的一些文章辞句来干扰法制的正常运行，而那些自命侠义的武人则使用武力触犯国家的禁令。法令宽松的时候就宠幸那些享有名誉的人，法令严格的时候就重用那些浑身穿着铠甲的勇士。现在，国君所供养的那些人都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堪当重用的人却没有得到供养。韩非对那些清廉、方正的人士不被奸佞邪祟的大臣所容而感到悲伤，于是他观察以往成败得失的变化，因此创作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几万字的著作。

但是韩非知道游说有多么困难，他所写的《说难》对此进行了完备的论述，韩非最终死在了秦国，没能免于游说带来的灾难。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横失：纵横奔放，无所顾忌。失，通“佚”。】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亡：通“忘”，忘记。】，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

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说者与知【与知：预先知晓。】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

【间己：这里是指谈论其他大臣的短处，借此讽刺人主。】；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广肆：谓谋虑远而放纵无所收束。广，通“旷”，远。】，则曰草野而倨jù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说难》中写到：

但凡游说的困难，并不是说我所拥有的智慧在说服对方的时候有困难；也不是说我分辨解析事理的能力在表明我的意图的时候有困难；也不是说我在无所顾忌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全部说出来的时候有困难。但凡游说，它的困难在于能够明白自己所游说的对象内心的真实想法，然后拿我的说辞来满足他的心愿。

所游说的对象追求高尚的名声，却用丰厚的财利去游说，就会被对方看成一个志向和气节低下的人，进而遭受卑微低贱的待遇，最终一定会被抛弃得远远的。所游说的对象追求丰厚的财利，却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就会被对方认为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做事情脱离实际的情理，也一定不会接受你的意见。所游说对象实际上想要追求丰厚的财利，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追求高尚的名声的样子，这时如果以高尚的名声来游说他，那么对方只会在表面上接受你的建议，但实际上却在疏远你；假如你以丰厚的财利来游说对方，那么对方会暗中采用你的建议，但在表面上抛弃你。这些都是不能不懂得的道理。

事情往往是因为事先保密而最后成功的，也往往是因为秘密泄露而失败的。也不一定是游说的人故意泄露秘密的，而是因为

天下之事大多相同，当谈到相同之事时，别人会觉悟，这样事情有所泄漏，而游说者就会遭遇危险。国君犯了过错，可是游说的人非要明明白白地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来推导出他的过错，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赏赐给游说者的恩泽还达不到丰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如果游说者提出的建议被采纳施行，并且获得了成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他的功德；如果游说者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施行，并且最终归于失败，那么游说的人就会受到怀疑，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自以为自己的计策很成功，想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游说者预先知晓而告诉了君主，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表面上做着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游说的人事先知道并且参与进来，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一定不愿意做的事情，竭力制止君主一定不会罢手的事情，游说的人都会遭遇危险。因此说：与君主议论大臣的短处，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讥刺他；与君主讨论地位低贱的小人物，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挟诈弄权；议论君主爱惜宠幸的人，会被君主认为你是在攀附靠山；议论君主厌恶憎恨的人，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试探他。游说的言辞过于直接和省略，就会被当作一个不明智的人，从而被斥退；言辞泛滥、冗长，就会被当作是一个繁冗无实的人，从而被长久地搁置起来。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来陈述，则会被认为胆小怯懦、不敢畅所欲言；思考事情的范围过于宽泛恣肆，则会被认为鄙陋、倨傲。这都是游说的困难之处，不能不事先有所了解。

梁启超：「……但篇传实在迷离惝恍，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化身：第一个是孔子问礼于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这样说来，老子这个人，简直成了『神话化』了。」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

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悟：通“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申：同“伸”，舒展，伸直，引申为施展。】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wū也，则非能仕之所设【设：《韩非子》中作“耻”。】也。

游说君主的关键之处，在于知道君主所敬之事，并用言辞加以修饰，对于君主认为的丑陋之事，要加以遮掩而不言。君主自知失误之事，就别再把他失误的地方拿出穷究到底；如果君主认为自己的武断决定是勇猛、果敢的表现，那就不要用令他产生敌意的话语激怒他；如果君主炫耀自己力大无穷，那就别找什么令他觉得困难的事情来为难他。要为君主谋划另外的事情，但要正好与君主所想的相同，赞誉别人的品行，但要正好与君主的品行相同，用言辞来美化那件事、那个人，不能对其进行中伤。如果有人犯了和君主相同的过失，就要表面美化那个人，说他身上没有过错。等到游说者的忠心不再让君主感到忤逆、反感，言辞也不会遭到打击和排斥，这之后就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辩才和智慧了。这里说的就是让游说者得到君主的亲近和信任，不让自己受到怀疑，智慧得到尽情施展的困难。能够历时非常久远，而且得到的恩泽非常优厚，游说者的深远计谋就不会受到怀疑，与君主争论交锋而不被怪罪，那么他就能够公开地与君主讨论利害得失，来成就功业，直接指出君主的对和错，以此令其纠正过错，用这样的方法来辅佐君主，这就可以说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曾经当过厨师，百里奚曾经做过俘虏，都因此求取君主的信任。因此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圣人，他们尚且不得不奴役自

身，经历如此污浊的世事，那么这也就不算是贤能人士所觉得耻辱的事情了。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刖：一种酷刑，即将脚砍掉。】。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宋国有一个富人，因为下雨导致墙壁损坏。他的儿子说“不把墙修好就会有盗贼出现”，他的邻居的父亲也这么说，到了夜里，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这家人都认为儿子非常聪明，却怀疑邻居的父亲是小偷。过去，郑武公想要讨伐胡国，于是把他的女儿嫁到胡国。趁机问众位大臣说：“我想发动战争，可以讨伐哪个国家？”关其思说：“可以讨伐胡国。”郑武公于是杀死了关其

思，并且对外宣称：“胡国，跟我们国家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你说要讨伐胡国，因为什么？”胡国的国君听了这件事之后，把郑国当成亲近国家而不再防备。结果郑国人偷袭，占领了胡国的土地。这两件事情中的游说者，他们通过才智做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可是后果严重的遭到了诛杀，轻的也受到了怀疑。这说明不是明白事理有多困难，而是怎样处理已经知晓的事理才是困难的。

昔日，弥子瑕受到卫国国君的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偷地驾驶国君的马车的人将会被砍掉脚。没过多久弥子瑕的母亲生了病，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夜里就到弥子瑕那里告诉了他，弥子瑕谎称是卫君的命令，驾着卫君的马车出了王宫。卫君听到这件事后认为他很贤德，说道：“真是孝顺啊，因为探望母亲的缘故甘愿犯下砍脚的罪行！”跟卫君一起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子觉得甘甜可口，于是没有吃光，转而送给了卫君。卫君说：“真是爱护我啊，忘了他的嘴却只是想着我！”到了弥子瑕姿容衰老时，国君对他的宠爱也疏远了，却得罪了卫君。卫君说道：“他曾经假借君主的命令驾驶我的马车，还让我吃他吃剩下的桃子。”因此，尽管弥子瑕的品行与当初相比并没有变化，可之前被认为是贤德，之后却获罪，是因为卫君的爱憎改变了的缘故。所以受到君主宠爱时，所做的都是适当的，因此备受亲近；受到君主厌恶的时候，所受之罪也是应得的，因此更加疏远。因此进谏游说的人们不能不仔细体察君主的好恶爱憎，然后再进行游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它可以被驯服，也可以与它嬉戏，而且还能乘坐。但是它喉部下方有一尺多长的逆鳞，人如果伸手触碰，龙就肯定要杀人。国君也长着逆鳞，游说的人能够做到不触碰国君的逆鳞，几乎就可以说是善于游说的人了。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带到了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文章之后，说道：“哎呀，寡人如果能够见到写书之人并且和他交往往来，那么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了！”李斯对秦王说：“这是韩非所写的著作。”秦王于是派兵紧急地攻打韩国。韩王起初不能重用韩非，等到情况变得紧急，才命韩非作为使者到秦国去。秦王见到韩非之后非常高兴，可是却不信任也不重用他。李斯、姚贾因为忌妒而陷害韩非，毁谤他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王室的公子。现在大王您想吞并各个诸侯，韩非最终只会为韩国效力，却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想重用他，虽然可以长久地把他留在秦国，但最终还是要把他放回韩国的，这是自己给自己留下隐患，不如找个过错把他杀了。”秦王觉得有道理，命令掌管刑狱的官员治韩非的罪。李斯让人给韩非送去毒药，令他自杀。韩非想要亲自向秦王陈述，却见不到秦王。秦王后来后悔了，赶紧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死了。

陈仁锡：「汉室尚黄老，故石会纷纷，要之，至人变化或有不可晓者，故传中先著其实行，而后以老莱子、太史儋之事附之，亦传疑以俟好学深思之意也。至读五千言，则老子之真面目实究竟具在矣，又何疑于纷纷为哉？『隐君子』三字，乃老氏千古公案，知此则纷纷之神仙怪诞之说妄矣。」

申子、韩非子都写了书，这些书也流传到了后代，学者大都藏有他们的著作。我只是悲叹韩非写了《说难》这样的文章，但自己却不能免于厄运。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礪kè 少恩【惨礪少恩：形容用法严酷苛刻。惨，严酷；礪。核实，引申为苛刻。】。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太史公说：老子最看重的是道，道是一种空虚缥缈的东西，主张以无为来顺应自然的变化，因此他所写的书籍措辞微妙，难以理解。庄子四处宣传道德，尽情地张扬自己的言论，他的学说的要义也是归结为自然无为。申子勤奋不息，把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实施于法学中。韩非子把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析对错，它的极致就是冷酷刻薄、绝少施以恩德。他们的学说都是源自道德的义理，因此老子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了。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司马穰ráng 苴jū 者，田完【田完：即田敬仲，是陈厉公的儿子，因为国难逃奔到齐国，称为田氏，其子孙最终占有齐国。】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扞：通“捍”，抵抗。】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已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章程，纪律。】。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枹鼓：战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

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代。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晋国攻打齐国的东阿、甄城两地，而且燕国也趁机侵犯河上地区，齐国的军队打了败仗。齐景公对此感到非常担心。宰相晏婴于是向齐景公举荐了田穰苴，说：“穰苴虽然是田氏的庶子，可是他的文才能令众人归附，武艺能够威慑敌人，请国君试用这个人。”齐景公召来田穰苴，和他讨论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之后，非常高兴，于是就让他当了将军，命他统领军队抵御燕国和晋国的军队。田穰苴说：“我一向身份低微卑

贱，国君您把我从闾巷里的平民中提拔为将军，职位比大夫还要高，士兵们不亲附我，百姓不信任我。由于我身份卑微，权力也很轻，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位受到国人尊敬的，同时也受到国君宠爱的大臣来监督我统率的军队，就可以了。”齐景公应允了他的请求，派宠臣庄贾前往田穰苴的军营进行监督。田穰苴向齐景公辞别以后，和庄贾立下了约定，说：“第二天中午在军营的门前见面。”第二天，田穰苴早就骑着马赶到了军营，并且立下了木表、漏壶来等待庄贾。庄贾一向都很骄傲，地位又很显要，他觉得既然是统率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自己监督军队，就用不着太着急；亲戚和身边的朋友都为他饯行，挽留他喝酒。到了中午，庄贾也没有赶到军营门口。田穰苴于是推倒木表，打破漏壶，进了军营，开始巡查军队，整顿士兵，宣布各种规章号令。规章号令全都明确之后，到了傍晚时分，庄贾这才赶到军营。田穰苴说：“为什么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呢？”庄贾向他道歉说：“不才有亲戚和朋友来送行，所以耽搁了一段时间。”田穰苴说：“军队的统帅从接到命令的那天开始，就应该忘掉自己还有家；来到军队，接受军纪的管束，就应该忘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在擂动战鼓战况危急的关头，这时应该忘记对生命的爱惜。现在敌人已经深入我国境内，国家内部骚乱动荡，军卒们暴露在前线战场，国君睡觉都不能安稳，吃饭都觉得不香甜，所有人的性命都维系在你的身上，所谓为你送行还有什么意义呢！”田穰苴叫来军中的执法官，问他说：“军队中的法令，对于已经约定好时间，但却延误期限的人的惩罚是怎么规定的？”那人回答道：“应当问斩。”庄贾害怕，赶紧派人骑着快马上报齐景公，请求救命。庄贾派出的人走了以后，还没有等到他回来，穰苴就斩杀了庄贾，并提着他的脑袋巡行三军。所有的士兵都战栗不已。

穰苴斩监



穰苴斩监，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骖，马之左骖，以徇【徇：巡行三军。】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léi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封：国境线。】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zèn于景公。景公退穰苴，

莠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齐威王：田和谥号太公，其子田午谥号桓公，其孙田因齐始称王，谥号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莠之法，而诸侯朝齐。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莠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莠兵法》。

很久以后，齐景公派遣使者手拿符节来到军中赦免庄贾，使者乘着马车进入军营。田穰莠说：“将帅在军营中，对于君主下达的命令可以不必完全听从。”田穰莠问军中的执法官：“驾着马车在军营中飞驰，军中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执法官说：“应当斩首。”使者十分畏惧。田穰莠说：“国君派来的使者不可以杀掉。”于是就杀死使者的仆人，砍断了马车左边夹车的木杆，杀掉了马车左边的马，拿这些向所有的士兵巡行警示。田穰莠让使者回报齐景公之后，就率领军队出发了。

士兵们住宿的营帐、水井、军灶、饮水、食物、生病、就医、服药等事项，田穰莠都会亲自过问并安排。把将军应该享有的资财和粮食全部拿出来，用于款待士卒，而他自己就和士兵一样，平均分配粮食，把身体瘦弱的士兵单列出来，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过了三天之后便整顿、操练军队。这样一来，连那些生病的士兵都请求跟随大军一起出征，他们奋勇争先地为他出战。晋国军队听说齐国军队的境况之后，竟撤兵离开了齐国。燕国军队听说之后，也向北渡过黄河解除了对齐国的攻势。田穰莠在这种情况下率领军队追击敌军，于是收复了境内所有失陷的领土，恢复原来的边境以后才领兵回朝。齐国军队没有到达国都，田穰莠就解除战备，放松管制，士兵们宣誓立盟之后才进入都城。齐景公和诸位大夫来到郊外迎接田穰莠和他的军队，慰问犒劳军队的礼仪结束之后，齐景公才回到寝宫。齐景公召见穰莠，提拔他为大司马。田氏家族的地位也因为田穰莠一天天变得更加尊贵。

没过多久，大夫鲍氏、高氏、国氏等一千人设计陷害田穰苴，在齐景公跟前说田穰苴的坏话。齐景公因而罢免了田穰苴的官职，不久他就得病死了。田乞、田豹这些田氏族人因此憎恨高氏、国氏等人。后来，田常杀死齐简公，把高氏、国氏两个家族全部诛灭。到田常的曾孙田和这一辈时，便自立为齐国国君，其孙为齐威王，用兵作战、树立权威，大多效仿穰苴的做法，很多诸侯国都来齐国朝贡。

齐威王让大夫研究、讨论和整理古代就有的《司马兵法》，而且把司马穰苴治军的方法也附在里面，并借此机会把书命名为《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说：我读《司马兵法》，认为这本书内容广博，主旨深远，即便是夏、商、周三朝所发生的重大战争，也不能完全将它的含义囊括，像《司马穰苴兵法》那样的文章，放进书中显得稍微有些褒奖了。至于司马穰苴这样的将领，只不过是一个为小诸侯国带兵打仗的将军，哪里能与《司马兵法》处于同样地位呢？世上既然有很多《司马兵法》，因此我也就不再发表议论，只写这篇司马穰苴的列传罢了。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凌稚隆：「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见吴王，卒斩二姬，为名将，后次臧与庞涓俱学兵法，而臧以兵法为齐威王师，及死，庞涓显，当时传后世者皆兵法也。篇终结『兵法』二字，与首句相应。」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而：你，你的。】心【心：胸口。】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鈇钺：斧和钺，是腰斩、砍头的刑具。】，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绳墨：指木工打直线的墨线。引申为规矩和法度。】，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吳宮教戰



孫武吳宮教戰，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孫子，名武，是齊國人。他因為擅長用兵之法得到吳王闔廬的召見。闔廬說：“您所寫的十三篇兵法，我全都看過了，可以小規模地用來實際操練軍隊嗎？”孫武回答說：“可以。”闔廬又說：“那麼可以试着操練婦女嗎？”孫武回答說：“可以。”闔廬於是同意用女子做實驗練兵，命令宮中的宮女全都出來，共計有一百八十人。孫武將這些人分成兩隊，把吳王最寵愛的兩位姬妾任命為隊長，都讓她們手持長戟。孫武向她們發布命令說：“你們知道你們的心口、左手、右手和后背嗎？”宮女們說：“知道。”孫武說：“我命令你們向前時，你們朝自己前胸所對的方向行進；命令你們向左轉時，你們就朝自己左手的方向轉；命令你們向右轉時，你們就朝自己右手的方向轉；命令你們向后轉時，你們就朝自己的后背方向轉。”宮女們說：“是。”規定全都公布完畢以後，於是陳列上用來懲罰的斧鉞，隨即又再三申令要聽令

操作。这件事做完之后，就开始敲鼓发号施令，让那些宫女向右，结果那些宫女全都大笑起来。孙武说：“规定没有讲明白，手下的人不熟悉号令，是将领的罪过。”又多次重复号令，然后敲鼓发出号令，让那些宫女向左，宫女们又大笑起来。孙武说：“规定没有讲明白，手下的人不熟悉号令，是将领的罪过；但明白了这些号令之后却不遵守法度，那就是军官和士卒的罪过了。”于是想斩杀左右两位队长。吴王在高台上观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宠爱的两位姬妾，大为震骇。赶紧派使者传令给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将军您是一个擅长用兵的人了。寡人如果没有这两位姬妾，吃饭都会觉得嘴里不香甜，请您不要斩杀她们。”孙武说：“我既然已经接受大王的命令担任将领，将领在军队中，对于国君的某些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于是就斩杀了当队长的两位宠妃，以此警示。然后分别任用这两位队长身后的人担任队长，又一次击鼓。宫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站起等各种动作都符合孙武之前所说的号令，没有人敢发出嘈杂的声音。这时，孙武派使者报告吴王说：“士兵已经训练得整齐有序，大王可以试着从台上下来观看，是大王的吩咐她们就会听从，即使是让她们到水里、火里去，她们也能听从命令。”吴王说道：“孙将军停止操练，回到馆舍去休息吧，寡人不想下去观看。”孙武说：“大王只是喜欢我纸上所谈的兵法，不是真正想让它变为现实。”吴王阖庐此时知道孙子确实擅长用兵打仗，最终任命他做了将军。后来吴国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进入郢都，向北震慑住了齐国、晋国，吴国得以在诸侯国中扬名，孙武参与其中，有很大的功劳。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生阿、鄆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重射：谓下重的

赌注。】。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辈：等。】。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弟：但，尽管。】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孙武死后，过了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位军事家孙臆。孙臆出生的地方位于齐国的阿邑、鄆邑之间，孙臆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孙臆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事奉魏国之后，成为魏惠王的将军，却自觉军事才能不如孙臆，于是暗地里派使者把孙臆召到魏国。孙臆到来以后，庞涓怕孙臆比自己贤能，对他非常嫉妒，就设法陷害孙臆，然后依法用刑砍掉他的两脚，在他的脸上刺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出现在人们面前。

齐国的使者到了大梁，孙臆以服刑的犯人的身份偷偷会见了使者，游说使者。齐国使者认为孙臆是少有的人才，偷偷地用马车载着他回到齐国。齐国的大将田忌对他印象很好，把他当成客人一样对待。田忌多次和齐国的贵族的公子一起赛马，下的赌注很大。孙臆看到这些人的马在脚力上的差别不是很大，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臆就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的赌注，我有办法让您获得胜利。”田忌相信孙臆，于是与齐威王和诸位公子下了千金重的赌注，等到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候，孙臆对田忌说：“现在让您的下等马来跟他们的上等马比赛，拿您的上等马与他们的中等马来比赛，拿您的中等马跟他们的下等马来比赛。”等到三场比赛全都结束之后，田忌有一场没胜，但有两场胜利了，最后得到了齐威王的千金赌注。于是田忌就向齐威王推荐孙臆。齐威王向孙臆询问用兵之法，就把孙臆当成了老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辎

车：有蓬盖的车。】 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撓jǐ 【搏撓：犹言揪住。】 ，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罢：同“疲”。】 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的情况非常紧急，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想任命孙臧为主将，孙臧推辞说道：“我是一个受过刑而肢体残缺的人，不可担任主将。”齐威王就把田忌任命为主将，而让孙臧当了军师，坐在一辆带帐篷的车中，暗中为田忌出谋划策。田忌想要带着军队到赵国去救援，孙臧说：“要想解开乱纷纷的丝线，应小心用手去解，而不能紧紧地握着双手使劲拉扯；要想救助正在争斗的人，不能卷进去跟他们胡打乱打，要抓住争斗的关键之处，直捣其虚弱之处，由于形势的限制，争斗就自然而然地解开了。现在梁国和赵国互相争斗，魏国最精锐的士兵一定全都被派到了国外，年纪大的、身体弱的、过于疲惫的士兵肯定都留在了国内。您不如带领兵马迅速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占据魏国的交通要道，冲击魏国正处于薄弱状态的地方，对方一定会放弃攻打赵国而回兵解救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一举就解除了赵国被包围的危险，而且也可以收到让魏国自取其弊的效果。”田忌听从了孙臧的建议，魏国的军队果然离开了邯郸，与齐军在桂陵交战，结果齐国军队打败了梁国军队。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jué【蹶：折损。】 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

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斫：砍。】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zhuó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自刭：割颈自杀。】，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十三年以后，魏国和赵国一起攻打韩国，韩国请求齐国出兵相救。齐国派田忌带领兵马前往，直接向魏国都城大梁进兵。魏国主将庞涓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带领兵马离开韩国，回师魏国，这时齐国的军队已经过了魏国的边界向西继续挺进了。孙臆对田忌说道：“他们三晋的军士一向剽悍勇猛，轻视齐国军队，齐国士兵被他们称为胆小懦弱的人，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可以根据这样的形势而朝有利的形势进行引导。兵法上说，急行百里仓促地与敌军交战，有可能损失大将；急行五十里仓促地与敌人交战，有可能损失一半的士兵。下令让齐国军队在进入魏国土地之后，先修造十万人吃饭的炉灶，第二天修造五万人吃饭的炉灶，第三天修造三万人吃饭的炉灶。”庞涓带兵追赶了三天，看到那些炉灶之后，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国的士兵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只有三天的时间，逃跑的士兵就已经超过一半了。”于是舍弃了步兵，自己带领轻便锋锐的骑兵以每天两倍的行军速度追赶齐国军队。孙兵估量他们行进的速度，傍晚的时候会追到马陵。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而且两旁多是险峻阻碍的地势，可以埋伏士兵，于是用斧子砍掉一棵大树的外皮，在露出空白的地方写下“庞涓死在这棵树下面”几个字。然后命令擅长射箭的齐国士兵共一万多人，手拿弓箭，埋伏在道路两侧，与这些士兵约定“晚上看到有火光点燃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在夜里赶到了那棵被砍掉树皮的大树下面，看见白色的树干上有字，就点火照看。那些字还没有看完，埋伏在那里的齐国士兵就万箭齐发，魏国军队大乱，彼此失散。庞涓知道自己的智谋已经穷尽，一定会失败，就拔剑自刎，临死前说道：“竟然成就了这个小子的名声！”齐国军队于是乘胜完全打败了魏

军，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孙臆也因为这一战而名扬天下，世上从此开始流传他的兵法。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猜忍：猜忌残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游仕：外出寻求做官。】不遂【遂：如愿。】，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盟：发誓。】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薄：鄙视。】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是卫国人，喜欢研究用兵之法。曾经跟随曾子学习，后来事奉鲁国国君。齐国军队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要任命吴起为主将，但吴起娶了齐国女子为妻，鲁国因此国君怀疑他。吴起此时想要成就自己的名声，于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借此表明自己不会帮助齐国。鲁国国君最终让他做了主将。吴起带领军队攻打齐国，大败齐国军队。

鲁国有人说吴起的坏话：“吴起这个人的为人，喜欢猜忌别人，而且非常残忍。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出外游历想要求官，但没有达到目的，家产也被他散尽了。同乡的人都笑话他，吴起杀死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然后向东从卫国国都的城门逃走了。跟他的母亲诀别时，他狠狠地咬了自己的胳膊一口，对母亲发誓说道：‘我如果做不了上卿、相国这样的大官，就再也不回卫国。’于是侍奉曾子，跟随他学习。没过多久，他的母亲死了，他最终也没有回去为母亲奔丧。曾子对他这种行为非常鄙薄，于是与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来到鲁国，学习兵法来事奉鲁国国君。鲁国国君怀疑

他，吴起就杀死妻子来求得主将之位。鲁国是个小国，而有战胜齐国的名声，因此各个诸侯国都图谋攻打鲁国。况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如果国君重用吴起，就等于于是抛弃了卫国。”鲁国国君因此产生疑虑，于是罢了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疽：脓疮。】者，起为吮【吮：吸。】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旋踵：转身。比喻畏避退缩。】，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在这种情况下听说魏文侯是个贤明的国君，想要事奉他。魏文侯询问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说：“吴起这个人贪婪，又喜欢美色，但要说到用兵打仗，就连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魏文侯就让吴起当了大将，攻打秦国，夺得了五座城池。

吴起当主将的时候，跟士兵中最低等的人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睡觉的时候身子底下不铺席子，平时走路的时候不骑马、不乘车，亲自背粮食，跟士兵们分担一样的劳苦。士兵们有人背上生了疮，吴起亲自为他把背上病疮中的脓给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就哭了。有人对她说：“您的儿子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士兵，而能够令将军亲自给他吸吮脓疮，为什么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的。前些年，吴公就曾经为儿子的父亲吸吮脓疮，后来孩子的父亲在打仗时勇猛向前，决不撤退，最终死在了敌人手里。吴公现在又为他的儿子吸吮脓疮，我不知道儿子将要死在哪里了。我因此替他哭泣。”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公平，能够得到士兵的拥戴，于是就让他担任西河地区的守将，来抵御秦国、韩国的进攻。

魏文侯死了以后，吴起侍奉他的儿子魏武侯。魏武侯坐着船顺着西河向下游漂流，走到中间时，回头对吴起说：“壮美啊，这险固的山河，是魏国的珍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珍宝在于君主把德政施加给人民，而不在于山河是否险固。以前三苗族居住的地方，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却不修德政，不施行恩义，结果被大禹消灭了。夏朝的桀王所占有的领土，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面，羊肠坂在它的北面，因为桀王没有修行仁政，商汤便放逐了他。殷纣王的国家，它的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面，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因为他不修行德政，周武王杀了他。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国君施行德政，而不在于山河如何险要。假如您不修行德政，那么船里坐着的这些人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说：“说得太好了。”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

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吴起做西河守将，名气很大。魏国要设置相国，以田文为相国。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我请求跟您比比各自的功绩，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将士，能够让士兵乐意为主将去死，敌对的国家不敢图谋攻打，您和我谁更厉害？”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统率文武百官，令老百姓相亲附国家，令府库充实，您和我谁更厉害？”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防守西河，令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前进，令韩国和赵国服从魏国，您和我吴起谁更厉害？”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种情况，您都在我之下，但是权位却在我之上，为什么啊？”田文说：“如今国君很年轻，国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大臣们都不亲附国君，老百姓不信任他，在如今这种局面下，相国是让您来做呢？还是让我来做呢？”吴起默默地想了很久，说：“国相还是应该由您来做。”田文说：“这就是我之所以权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吴起于是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國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除去，废除。】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

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田文死了以后，公叔做了宰相，娶了魏国的公主，但公叔从心里忌憚吴起。公叔的仆人说：“想要除去吴起，那太容易了。”公叔说：“怎么办？”他的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做人正直清廉，又喜欢自己的美名。您可以先对武侯说：‘吴起是贤能的人，但您的国家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私下里恐怕吴起不会甘心留在魏国。’武侯听了就会说：‘怎么办啊？’您就对武侯说：‘试着把公主嫁给他，如果他有心留在魏国就会接受公主，如果他无心留在这里就一定会推辞。用这个办法来推断他的心意。’于是您就可以叫吴起跟您一起回家，让公主假装对您生气并且轻慢您。吴起看见公主轻视您，就一定会拒绝武侯。”在吴起看到公主轻慢魏国的相国后，果然拒绝了魏武侯。魏武侯从此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害怕获罪，于是离开魏国，就到了楚国。



吴起吮卒病疽，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等他到了楚国就任命他做楚国的宰相。吴起明确了楚国的法律，谨慎地发布命令，裁减了那些冗散多余的官员，废除了贵族中比较疏远的人的爵禄，节省下来的财物都用来抚恤、供养那些打仗的士兵。主要的政策都用来增强军事力量，揭穿那些前来游说的人的谎言。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族；向北吞并了陈国、蔡国的土地，打退了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攻打秦国。诸侯对楚国的强大感到担心。楚国的旧贵族都想陷害吴起。等到楚悼王死了，宗室和大臣一起发动叛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停放楚悼王的尸体的地方，把尸体背在身上。攻击吴起的人趁机用箭射吴起，结果楚悼王的尸体也中箭了。楚悼王被安葬之后，太子即位为楚王，于是派令尹杀死了所有把箭射向吴起和楚悼王尸体的人。因射死吴起而导致被灭族的人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設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太史公说：世上的人一夸赞军事战法，都要说到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吴起兵法》，世上流传的很多，所以不去讨论，只是讨论他们生平相关的一些事迹。古语说：“实干的人不一定擅长言辞，擅长言辞的人不一定实干。”孙臆施展计谋打败庞涓算是明智了，但却不能早些使自己免除被砍掉双脚的刑罚。吴起能够游说魏武侯形势险固不如施以德政，但到了楚国以后，却因为刻薄、急躁、少施恩泽而丧命。可悲啊！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怨望：怨恨。】，愿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考问：拷打审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伍子胥，是楚国人，名叫员。伍员的父亲名叫伍奢。伍员的哥哥名叫伍尚。他的先祖叫伍举，在侍奉楚庄王时因直言进谏而成为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都很有名气。

楚平王的太子名叫建，楚平王任命伍奢为太子太傅，任命费无忌为太子少傅。而费无忌却对太子建不忠诚。楚平王任命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娶亲，那位秦国的女子长得很漂亮，费无忌就急忙赶了回来，

向楚平王报告说：“那位秦国女子是个绝代美女，大王可以自己娶过来，另外再给太子娶个妻子。”楚平王就自己娶了那位秦国女子，而且对她极度宠爱，生下儿子轸。楚平王又另外给太子娶了一个妻子。

费无忌既然用那位秦国美女讨好了楚平王，于是离开太子建转而侍奉楚平王。他担心一旦楚平王死了而太子即位为王，会杀掉自己，就极力诋毁太子建。太子建的母亲是蔡国人，没有得到楚平王的宠爱。楚平王也越来越疏远太子建，派太子建驻守城父，防守边境。

不久，费无忌又日夜不断地在楚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说：“太子建因为那位秦国美女的缘故，不能没有怨恨，希望大王自己要稍微防备一些。自从太子驻守城父以来，统率着军队，对外又与诸侯来往，他是准备进入都城作乱。”楚平王就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召回来拷打审问。伍奢知道费无忌总是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因此乘机说：“大王怎么能只凭专讲坏话、拨弄是非的小人的一人之言就疏远了至亲骨肉呢？”费无忌说：“大王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了。大王很快就会被他们逮捕。”楚平王大怒，把伍奢囚禁了起来，同时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司马奋扬在还没有到达城父之前，就派人先通知太子：“太子赶快逃走，否则将被杀害。”太子建于是逃到了宋国。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诟【诟：同‘诟’，耻辱。】，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无为：无谓。】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讎【讎：

同“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十分有本事，如果不杀了他们，就会给楚国带来祸害。可以拿他们的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否则的话，他们将会成为楚国的后患。”于是楚平王就派人对伍奢说：“你如果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召来，就能活命；召不来，就把你处死。”伍奢说：“伍尚为人仁慈善良，我叫他来，他一定会来。伍员为人桀骜不驯，能忍辱负重，是个能成就大事的人，他知道来了会一并被捕，一定不会来。”楚平王不理睬这些，派人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的父亲不死；如果你们不来，现在就杀了你们的父亲。”伍尚打算回去，伍员说：“楚王之所以要召见我们兄弟，并不是真的让我们的父亲活命，只不过是担心我们逃脱以后留下后患，因此用父亲作人质，把我们骗去。我们一到，就会与父亲一起被处死。这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我们去了，只能使父仇不得报而已。倒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借助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雪恨，一起去送死，没有意义。”伍尚说：“我也知道即使去了到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因为痛恨父亲是为了活命才召我们前去的，所以不去，以后又不能洗雪耻辱，最终只会被天下人耻笑罢了。”伍尚对伍员说：“你逃走吧！你能够报杀父之仇，我去送死吧。”伍尚接受拘捕后，使者又要去拘捕伍子胥。伍子胥拉开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于是伍子胥逃跑了。伍子胥听说太子建在宋国，就去了宋国，打算跟随他。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就说：“楚国君臣从此以后将要遭受战争之苦了。”伍尚到了楚都，楚王就把伍奢和伍尚一起杀了。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适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

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于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渔父：捕鱼的老人。】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执珪：春秋战国时楚国的爵名，是楚国最高爵位。】，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愿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

伍子胥到了宋国之后，正巧遇到宋国的华氏叛变，发生了内乱，于是跟太子建一起逃到了郑国。郑国人对他们非常友好。太子建又到晋国去，晋顷公说：“太子既然受到郑国人的友好招待，说明郑国人很信任太子。太子要是能够为我作内应，而我在外面进攻它，就一定能够灭掉郑国。灭掉郑国之后就把它分封给太子。”于是太子返回郑国。事情还没有准备就绪，正赶上太子建因为一件私事要处死他的一个随从，而这个随从知道他的密谋，就把密谋报告给了郑国。郑定公和子产诛杀了太子建。太子建有个儿子名叫胜。事发后，伍子胥很害怕，便与胜一起逃往吴国。走到昭关时，昭关的守卫官要抓他们。伍子胥于是与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差一点没能脱身。追捕他们的人跟在后面。伍子胥逃到江边，江上恰好有一个渔翁驾着船驶来，知道伍子胥的情况危急，就将伍子胥摆渡过江。伍子胥过江以后，解下他身上的佩剑，说：“这把剑价值百金，把它送给您老人家。”渔翁说：“按照楚国规定的法令，捉到伍子胥的人，赏赐五万石粟米，授以执珪的

爵位，那又何止是一把价值百金的剑能比的！”渔翁不肯接受伍子胥的剑。伍子胥还没有逃到吴国就生病了，只好停留在半路上，以讨饭度日。到达吴国都城时，吴王僚正在当权，公子光任将军。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以后，因为楚国的边城钟离和吴国的边城卑梁的人都以养蚕为业，两地的女子在采桑时相互争抢而打了起来，楚平王因此感到非常愤怒，最后导致两国在边境交战。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和居巢两地后就收兵回国了。伍子胥劝吴王僚说：“现在是可以一举攻破楚国的。希望再派公子光率军伐楚。”公子光却对吴王说：“那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了，他劝说大王攻打楚国，是想借此机会报他的私仇罢了。现在攻打楚国也未必能够一举打败它。”伍子胥知道公子光在国内有自己的谋划，想杀死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对外的战事来劝说他，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而他自己离开了朝廷，与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在乡下种田。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二公子：盖馀和烛庸。】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行人：官名。掌管朝觐、外交诸事。】，而与谋国事。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后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过了五年，楚平王死了。当初，楚平王从太子建那里夺取的秦国

美女所生的儿子名叫轸，等到楚平王死了，轸竟然继位为王，就是楚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在办丧事，派遣盖馀和烛庸这两位公子带领军队去攻打楚国。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使吴军无法退回。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命令专诸刺杀了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做了吴王，实现了愿望，于是召见伍员，让他担任行人，和他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楚国杀死本国的大臣郤宛和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从楚国逃了出来，投奔到吴国，吴国也任命伯嚭担任大夫。先前，吴王僚派遣了两位公子去攻打楚国，因为退路被切断而不能回国。后来，他们听说阖庐已经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了，便带着他们的军队投降了楚国，楚国把舒地封给了他们。阖庐自立为王三年以后，就出兵和伍子胥、伯嚭一起进攻楚国，占领了舒地，将两个投降楚国的吴国故将擒获。阖庐想趁势进攻郢都，将军孙武说：“百姓已经很疲惫了，不能再继续作战了，暂且等待时机。”于是收兵回国了。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郢yún。郢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于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四年（前511年），吴国又进攻楚国，占领了六和灊两地。阖庐五年，吴国攻打越国，并打败了它。阖庐六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领兵进攻吴国。吴国派伍员迎战，在豫章打败了楚国军队，占领了楚国的居巢。

九年（前506年），吴王阖庐对伍子胥、孙武说：“当初，你们说过不能去攻打郢都，现在的情形怎样呢？”两个人回答说：“楚国将领囊瓦很贪财，所以唐、蔡两国都非常怨恨他。大王一定要大举进攻楚国的话，必须先要得到唐国和蔡国的支持才行。”阖庐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出动了全部军队，联合唐国、蔡国一起进攻楚国，与楚军在汉水两岸列兵对阵。吴王的弟弟夫概带领着军队请求跟随出征，吴王不同意，夫概就带领自己的五千名部下攻击楚国将领子常。子常战败了，逃跑到了郑国。吴国的大军乘胜前进，一连打了五次战役，就兵临郢都了。己卯日，楚昭王逃离郢都；第二天庚辰日，吴王进入郢都。

楚昭王逃出郢都后，来到了云梦；在那里遭到盗贼的袭击，于是楚昭王又逃到了郢邑。郢公斗辛的弟弟斗怀说：“楚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杀他的儿子，不也是可以的吗！”郢公担心他的弟弟杀楚昭王，就与楚昭王一起逃到随国。吴国的军队包围了随国，对随人说：“封国在汉水流域的周朝子孙全部被楚国灭掉了。”随人打算杀死楚昭王，王子綦把楚昭王藏匿起来，自己冒充楚昭王来承担灾难。随人经过占卜，认为把楚昭王交给吴国不吉利，就谢绝吴国，没有交出楚昭王。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讎，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僇：辱。】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莫：

通“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于稷。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于堂谿，为堂谿氏。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后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都。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当初，伍员与申包胥是至交好友，伍员从楚国逃跑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会颠覆楚国。”申包胥说：“我一定会保存楚国。”等到吴国军队进入郢都后，伍子胥到处搜寻楚昭王。结果没有找到，他就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把尸体拖了出来，鞭打了三百下，才停下来。申包胥这时已经逃出郢都，躲到了山中，还是派人对伍子胥说：“您如此报仇，未免太过分了！我听说，虽然人多势众或许一时能胜过天理，但天理最终还是会获胜的。您从前是楚平王的臣子，亲自称臣事奉过他，现在竟然到了侮辱死人的地步，这岂不是不讲天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说：“你替我向申包胥表示歉意，就说，我年事已高，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因为报仇心切，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于是申包胥去秦国报告危机情况，请求秦国出兵救楚。秦国没有答应。申包胥站在秦国的朝廷上，日夜不停地哭泣，他连续哭了七天七夜都没有停止。秦哀公非常怜惜他，说：“楚王虽然是无道昏君，可是有这样的臣子，怎么能够不保存它呢！”于是派遣五百辆兵车救援楚国，抗击吴国。六月，在稷地打败了吴国军队。这时，吴王留在楚国寻找楚昭王已经很长时间了，因此阖庐的弟弟夫概乘机回到吴国，自立为吴王。阖庐听到这个消息，就丢下楚国赶回吴国，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被打败了，投奔到楚国。楚昭王看到吴国内部发

生变乱，于是回到郢都。楚王把堂谿封给了夫概，夫概就被称为了堂谿氏。楚国继续与吴国开战，打败了吴军，吴王就撤军回到了吴国。

又过了两年，阖庐派遣太子夫差带领军队攻打楚国，夺取了番地。楚国害怕吴国军队再次大规模地进攻，就撤离了郢都，迁都到都邑。正当此时，吴国有伍子胥、孙武出谋划策，在西边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在北边威慑着齐国、晋国，在南边降服了越国。

其后四年，孔子相鲁。

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于姑苏【姑苏：当为“槁李”。】，伤阖庐指，军却。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qiū。越王句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委国：把国家的统治权交给别人。】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平：媾和；和好。】。

其后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归。益疏子胥之谋。

四年后，孔子担任鲁国的宾相。

又过了五年，吴国进攻越国。越王句践迎战吴军，在槁李打败了吴军，阖庐的脚趾因此负伤，吴军只得撤退。阖庐的创伤恶化，快要死了，对太子夫差说：“你会忘记是句践杀死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晚上，阖庐就死了。夫差即位为王以后，任用伯嚭做太宰，操练士兵攻战射击。两年后，吴国攻打越国，在夫湫打

败了越军。越王句践带领残兵五千余人退到会稽山上屯守，派大夫文种给吴国太宰伯嚭送上重礼来请求议和，表示越国愿意交出国家大权，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吴国。吴王准备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劝谏说：“越王句践为人能够吃苦耐劳。现在大王如果不一举歼灭他，将来一定会后悔。”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谏，而是采纳了太宰伯嚭的计策，与越国议和了。



伍子胥一战入郢，选自《中国古版画》。

与越国议和五年以后，吴王听说齐景公死后臣子们竞相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地位不稳，于是出动军队北上攻打齐国。伍子胥劝谏说：“句践现在吃饭不吃两味荤菜，生活朴素，关心百姓，悼念死去的人，慰问生病的人，这是要打算有所作为呢。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后患。现在对吴国来说，有越国的存在，好像人得了心腹

的疾病一样。大王不首先铲除越国却反倒致力于对付齐国，不是全搞错了吗？”吴王不听从他的劝谏，照样进攻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威名大震，在威慑了邹、鲁两国国君后回到吴国。吴王从此以后更加不听取伍子胥的计策了。

其后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剿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易：通“施”，延续。】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不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

这以后四年，吴王打算北上进攻齐国，越王句践采用了子贡的计谋，率领他的军队协助吴国作战，并把贵重的宝物进献给了太宰伯嚭。太宰伯嚭已经多次接受了越王的贿赂，便越来越偏爱和信任越王，一天到晚都在吴王面前替越王说好话。吴王十分信任伯嚭并采用了他的计策。伍子胥劝谏吴王说：“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如果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和骗人的手段，从而贪图功伐齐国的功利。即使攻破齐国，也好像只得到了一片石田，没有丝毫的用处。况且《盘庚之诰》上说：‘有颠倒僭越礼法、叛逆不顺从的，就要把他们全部彻底地消灭掉，使他们不能够传宗接代，不要使他们的族人在这里繁衍下去。’这就是商朝之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能放下齐国而先去攻打越国；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是悔恨也来不及了。”但是吴王仍然不听他的劝谏，还派了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在临行前，对他的儿子说：“我屡次劝谏大王，但大王都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我很快就会看到吴国的灭亡了。你与吴国一起灭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于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牧，然后返回吴国向吴王报

告。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辍谢：犹辞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微伺：暗中伺察。】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鞅鞅：因不平而郁郁不乐。鞅，通“快”。】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谗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chī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其后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tuó皋。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后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

吴国的太宰伯嚭与伍子胥早就有嫌隙，便趁机在吴王面前毁谤伍子胥说：“伍子胥为人强硬凶恶，无情无义，好猜疑，性情狠毒，他对大王的怨恨不满恐怕会酿成大祸呀。前些日子大王打算攻打齐国的时候，伍子胥认为不可行，但是大王最终还是发兵攻打了齐国，结果还获得了成功。伍子胥因为他的计谋没有被采纳而感到羞耻，反过来因此怨恨大王。而现在大王准备再次攻打齐国，伍子胥又独断固执，

强行劝谏，不惜挫伤、毁谤大王的事业，只希望吴国战败来证明他的计谋高明罢了。如今大王亲自率领大军，出动全国兵力来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不被大王采纳，他因此不再来上朝，假装生病而不跟随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防备他，这个时候很容易引起祸害。况且我派人暗中伺察，他出使齐国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了。伍子胥作为人臣，他在国内不得志，于是就在国外投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重用，就时常心怀不满地怨恨大王。希望大王趁早采取措施办理这件事。”吴王说：“就是你不说这些话，我也早就在怀疑他了。”于是派使臣把属剑钺赐给伍子胥，说：“您用这把剑自尽吧。”伍子胥仰望着天空，叹息着说：“唉呀！搬弄是非的奸臣伯嚭在作乱了，大王却反而要杀我。我使你的父亲称霸。你还没有被确定为继承人的时候，各位公子争夺王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在先王面前为你争取，差一点就不能立你为太子。你继承王位以后，要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倒并不指望那样。然而你如今却听信奸臣的恶语中伤，要杀害你的长辈。”于是告诉他的门客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梓树，等它长大到可以做成棺材；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来看清楚越寇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说完就自刎而死。吴王听说了伍子胥的话以后，深感愤怒，就派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用鸱夷子皮做的袋子里，让它飘浮在江中。吴国的百姓怜悯他，为他在长江边上修建了祠堂，这个地方因此叫作胥山。

吴王杀了伍子胥以后，就向齐国发动了进攻。齐国的鲍氏杀了现任的齐国国君齐悼公而拥立阳生做了齐王。吴王打算讨伐齐国的叛逆，还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开了齐国。这以后两年，吴王召集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在橐皋相会。第二年，又北上与各诸侯聚会于黄池，想借此来号令周天子。这时，越王句践袭击吴国，杀死了吴国的太子，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吴王听到这个消息，就回国了，派出使者送去丰厚贵重的礼物，想要与越国议和。以后九年，越王句践终于灭掉了吴国，杀了吴王夫差；又杀了太宰伯嚭，原因是他对吴国的国君不忠，接受

外国的贵重礼物的贿赂，暗中亲近越国。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

其后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qí于朝。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高府：楚国别宫名。】。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亨：同“烹”。】。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当初与伍子胥一起逃亡的楚太子建的儿子居住在吴国。吴王夫差在位时，楚惠王打算把胜召回楚国。叶公劝谏说：“胜好勇武，而且暗中寻访不怕牺牲的人，大概是有私心。”楚惠王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于是把胜召回来了，让他居住在楚国的边城鄢邑，封号是白公。白公回到楚国三年以后，吴王诛杀了伍子胥。

白公胜回到楚国以后，怨恨郑国杀了他的父亲，于是暗中收养不怕死的人来向郑国报仇。他回到楚国五年后，就请求楚王攻打郑国，楚国的执政大臣令尹子西答应了他的请求。楚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晋国却已经出兵攻打郑国了，郑国请求楚国救援。楚国派遣令尹子西前往救援，他同郑国订立了盟约以后就返回了楚国。白公胜愤怒地

说：“我的仇人不是郑国，而是子西。”白公胜亲自磨砺宝剑，有人问他说：“用它来干什么？”白公胜回答说：“打算用它杀死子西。”子西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笑着说：“白公胜只是像鸡蛋一样的东西罢了，能有什么作为！”

这以后四年，白公胜与石乞在朝廷上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楚国的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石乞说：“不杀掉楚王，不可以。”于是他们把楚惠王劫持到高府。石乞的随从屈固背着楚惠王逃到了昭夫人居住的宫室。叶公听说白公胜作乱，率领他所属封地的部属攻打白公胜。白公胜的人被打败了，他自己逃到山里自杀了。叶公活捉了石乞，审问他白公胜的尸体在哪里，他如果不说就会被烹煮。石乞说：“事情成功了我就可以做卿相，事情如果不成功就被烹煮，本来就应当如此。”他始终没有说出白公胜尸体藏在什么地方。叶公于是把石乞烹杀了，又找回楚惠王，再立他为王。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蛄蚂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太史公说：仇恨给人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啊！当王的尚且不能与臣子结下仇怨，何况是地位相当的人呢！假如当初伍子胥与伍奢一道死了的话，那与蝼蛄和蚂蚁的死又有什么不同呢？但他能够放下细小的道义，洗雪了重大的耻辱，使声名流传后世，可悲啊！正当伍子胥被围困在江边的时候，在沿路乞讨糊口的时候，他的内心志向曾经有片刻忘掉对郢都、对楚平王的仇恨吗？所以他克制忍耐，成就功业声名，如果不是抱负远大、刚正有气节的男子汉，谁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白公假如不自立为王的话，他的功绩谋略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呢！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事：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辟：邪僻。】，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喭：刚猛，卤莽。】，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亿：猜测。】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孔子说“跟着我学习的学生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们都是才能出众的人。其中在道德行为方面出众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行政事务的有：冉有、季路。在言辞口才方面突出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文献典籍的有：子游、子夏。而颡孙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笨，仲由粗鲁，颜回经常贫穷，端木赐不接受天命而去经商，但是他预测的行情竟然经常是准确的。

孔子所尊敬和推崇的人：在周朝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平仲；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他经常称赞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的出生时间比他们都晚，不是同一时代的人。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簞【簞：古代用来盛饭食的竹器。】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四子侍坐，选自《孔子圣迹图》。



先圣小像，选自《孔子圣迹图》。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昆弟：兄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牖：窗户。】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指治理诸侯国。】。”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犁牛：杂色毛的牛，不能用于祭祀，只能用来耕地。】之子騂xīng 且角【角：指角长得周正。】，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

颜渊向孔子询问仁德的含义，孔子说：“约束、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使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归复礼仪制度，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称道你是有仁德的人了。”

孔子说：“颜回是多么有贤德的人啊！只吃一小竹筐饭，只喝一瓢汤，住在简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向道好学的乐趣。”“颜回在听我授业时，像个愚蠢的人；下课后观察他私下的言行举止，他也能够刻意发挥了，颜回其实不愚蠢。”“任用你的时候，就身体力行；不任用你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有这样的处世态度啊！”

颜回在二十九岁那年，头发已经全部变白了，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孔子哭得非常悲伤，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对我越来越亲近了。”鲁哀公问：“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他从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的是寿命很短，如今已经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

闵损，字子骞。闵损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闵子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啊！他侍奉父母，顺从兄弟，别人在他父母兄弟面前都不能说离间的话。”他不到卿大夫那里做家臣，拒绝季氏的委任。他曾经说：“如果再有人来征召我的话，我一定逃到汶水北面的齐国去。”

冉耕，字伯牛。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得了麻风病，孔子前往探望他，在窗户外面握住他的手，说：“这是命运啊！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是命运啊！”

冉雍，字仲弓。

仲弓向孔子询问如何处理政事，孔子说：“出门去办事要表现得好像会见贵宾一样谦恭有礼，役使百姓要如同去承办隆重的祭祀一样虔诚谨慎。这样，在诸侯的封国里任职，就没有人怨恨你，在卿大夫的家邑里任职，就没有人怨恨你。”

孔子认为仲弓在道德行为方面有成就，说：“冉雍，可以让他做卿大夫一样的官，独当一面，统领一方。”

仲弓的父亲，是个地位卑贱的人。孔子打比方说：“耕牛所生的小牛长着纯红色的毛，两角长得周正，即使不想把它用作祭品，难道山川的神灵会舍弃它吗？”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乘：是指春秋时的战车。】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kàng直，冠雄鸡，佩玃jiā豚【玃豚：公猪。古人佩玃豚形象之物，表示勇敢。】，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缁袍【缁袍：以乱麻为絮的长袍。泛指粗劣的冬衣。】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蓁丈人。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曾担任过季孙氏的家宰。

季康子询问孔子说：“冉求称得上仁德吗？”孔子回答说：“拥有千

户人家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可以让冉求去管理那里的兵赋。至于他称不称得上仁德，我就不清楚了。”季康子又问：“子路称得上仁德吗？”孔子回答说：“与冉求一样。”

冉求问孔子说：“事情一经听说就应该马上行动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子路问：“事情一经听说就应该马上行动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健在，怎么能一听说之后就马上行动呢？”子华对此感到奇怪，说：“我冒昧地问一下，为什么相同的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呢？”孔子说：“冉求做事畏缩多虑，所以我要勉励他。仲由做事好胜争强，所以我要抑制他。”

仲由，字子路，是卞地人。仲由比孔子小九岁。

子路生性粗朴，好逞勇斗力，心地刚强直率，头上插戴公鸡的羽毛，身上佩带公猪形的饰物，曾经欺凌过孔子。孔子就施行礼教，逐渐诱导子路，子路后来穿戴儒生的衣帽，带着拜师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成为孔子的学生。

子路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自己先为百姓做出榜样，然后才能使百姓辛勤地劳作。”子路请求进一步的详细解答。孔子说：“不疲倦地持之以恒。”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最崇尚的是道义。君子只崇尚勇敢而不崇尚道义，就作乱；小人只崇尚勇敢而不崇尚道义，就会做强盗。”

子路听到一件事，还没来不及去做，又唯恐听到另一件事。

孔子说：“只听到片面之词就可以决断案子的，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崇尚勇敢的精神超过了我之所用，就不适用了。”“像仲由这种性情，不会得到善终。”“穿着用乱麻絮做的破旧的袍子和穿着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愧的，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的学

问就好比登上了正厅，可是还没能进入内室。”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有仁德吗？”孔子说：“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仲由来管理那里的军政事物，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清楚了。”

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出游，曾经遇见长沮、桀溺、扛着竹筐的老人家。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比众：使众人亲附。】；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蒯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击出公。出公奔鲁，而蒯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蒯聩，蒯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蒯聩惧，乃下石乞、壶廪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纓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子路做季孙氏的家宰时，季孙问孔子道：“可以说子路是德才兼

备之臣吗？”孔子说：“可以说是后备充数之臣了。”

子路要出任蒲邑大吏，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蒲邑这个地方有很多勇武之人，又很难治理。然而我告诉你：恭谨和谦敬，就可以驾驭勇武的人；宽厚和清正，可以使百姓亲近；恭谨、清正而社会安静，就可以报效上司了。”

当初，卫灵公有个受宠的姬叫南子。卫灵公的太子蒯聩曾得罪过她，害怕被她谋害就逃到了国外。等到卫灵公死了，而夫人南子想要立公子郢为王。公子郢不肯接受，说：“太子虽然逃亡了，但太子的儿子辄还在国内。”于是卫国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卫出公继承王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蒯聩一直居住在国外，不能回来。这时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采邑的长官。蒯聩却和孔悝一起作乱，想办法带人进入孔悝家里，就跟他的党徒去袭击卫出公。卫出公逃到了鲁国，蒯聩于是回国即位为王，这就是卫庄公。当孔悝作乱时，子路还在外面办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了回来。正好遇上子羔从卫国的城门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卫出公逃走了，而城门已经关闭，您应该返回，不要白白地为他遭受祸殃。”子路说：“我吃着他的粮食，就不能回避他的危难。”子羔最后还是离开了。正赶上有个使者要进城，城门被打开了，子路就跟着进了城。子路来到蒯聩的住处，正好蒯聩和孔悝登上了孔宅内的高台。子路说：“大王哪里用得上孔悝？请让我把他杀死。”蒯聩不听从他的劝说。于是子路要放火烧台，蒯聩很害怕，就让石乞和壶廪到台下去攻打子路，斩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就是死，也不能让帽子掉下来。”说完系好帽带就死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作乱的事，说：“哎呀，仲由死了！”不久，果真传来仲由的死讯。所以孔子说：“自从我有了仲由，恶言恶语的话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时候子贡正替鲁国到齐国出使。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

升，钻燧改火【钻燧改火：古时钻木取火，因季节不同而用不同的木材。】，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圻：抹墙。】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与田常作乱：《左传》记载，在田成子作乱时被杀的是阚止，他的字也是子我。司马迁可能把他误认为宰予了。】，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宰予，字子我。他口齿伶俐，善于言辞。接受孔子教授的学业后，说：“一个人在其父母死后要服丧三年，时间不是太长久了吗？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必定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会荒废。陈粮既然已经吃完，而新谷已经成熟了，取火用的木头已经换过，服丧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说：“只守丧一年，你能够心安吗？”宰予回答说：“心安。”孔子说：“你既然感到心安理得，你就这样做吧。君子在服丧期间，即使是吃了美味的食物，也感觉不到甘甜，听到动听的音乐，也感觉不到愉快，所以君子才不这样做。”宰我于是退了出去，孔子说：“宰予不是一个仁人君子啊！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遵循的礼仪。”

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无法用腐朽的木头进行雕刻，污秽的墙壁是不能再粉刷了。”宰我询问五帝的德行，孔子说：“你不是问这种问题的人。”

宰我担任齐国临菑的大夫，同大臣田常一起发动叛乱，因此被灭族，孔子对此感到耻辱。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不学【不学：指处处学习。】，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端木赐，是卫国人，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口齿伶俐，擅长辞辩，孔子经常被他辩得理屈词穷。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比，谁更强？”子贡回答说：“我哪里敢与颜回相比呢！颜回得知一个道理就能推导出十个道理，我得知一个道理只能推导出两个道理。”

子贡完成学业后，问孔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就像是一个器皿。”子贡说：“什么样的器皿？”孔子说：“宗庙祭祀时盛放黍稷的瑚琏。”

陈子禽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到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仁义之道并没有完全丢掉，还在人间流传，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的作为主干的大道理，不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细枝末节的小道理，周文王、周武王的仁义之道无处不存在。先生在哪里都能学习，而且哪里又需要固定的老师呢！”陈子禽又问：“孔子到了一个国

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事。这是请求别人告诉他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先生是依靠温和、善良、恭谨、俭朴、谦让的美德得来的。先生这种求取方法不同于一般人的求取方法。”

子贡问孔子说：“富裕而不骄纵，贫穷而不谄媚，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行是行；但还是不如虽然贫穷却乐于恪守圣贤之道，虽然富裕却能处事谦恭有礼。”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地狭以泄：《越绝书》《吴越春秋》作“其地狭以浅”。】，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甲兵：铠甲和兵器。借指战争。】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重器：宝器。比喻宝贵的人才。】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隙：同“隙”，比喻感情上的裂缝。】，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田常打算在齐国叛乱，却害怕高氏、国氏、鲍氏和晏氏的势力，所以想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了这个消息，对他门下的弟子说：“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养育我们的国家，国家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你们几个人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子路请求前去，孔子阻止了他。子张、子石请求前去，孔子也不答应。子贡请求前去，孔子答应了。

子贡于是出发了，来到齐国，游说田常说：“您攻打鲁国的计划失误了。那鲁国是很难攻打的国家，它的城墙薄而矮，它的护城河窄而浅，它的国君愚昧而且不仁，他的大臣虚伪而且无能，它的士兵和百姓都厌恶打仗，这样的国家不能与它交战。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它的城墙高而厚，它的护城河宽而深，士兵的铠甲坚固而崭新，它的战士经过了挑选而人员充足，人才和精良的武器都在其中，又派遣贤明的大臣守卫他，这样的国家是容易攻打的。”田常听了非常愤怒，脸色一变，说：“你认为困难的，是别人认为容易的；你认为容易的，是别人认为困难的。你用这些话来指教我，是什么用心呢？”子贡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忧虑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就攻打强大的国家，忧虑来自于国家外部的就攻打弱小的国家。如今，您的忧虑是来自于国家内部的。我听说您三次求封但三次都没有成功，是因为有的大臣不听从命令。现在，您要攻占鲁国来扩大齐国疆域，如果打胜了，您的国君就会更加骄纵，打败鲁国使得齐国的大臣更加受到尊崇，然而您的功劳却不在其中，那么您和国君的关系就会一天天疏远。这样您对上使国君产生骄纵的心理，对下使群臣放纵无羁，想以此成就大事，太困难了。国君骄纵就会随心所欲，群臣骄妄就会争权夺利，这样对上与国君有矛盾，对下与大臣互相争夺。像这样的话，您在齐国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所以说攻打鲁国不如攻打吴国。攻打吴国如果不能取胜，百姓战死在国外，大臣率兵在外作战，国内空虚，这样您在上没有强臣对抗，在下没有百姓责难，能够孤立国君、控制齐国的就只有您了。”田常说：“好。虽然如此，但是我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现在从鲁国撤离而进兵吴国，大臣们会怀疑我，该怎么

办？”子贡说：“您按兵不动，不要发动进攻，我请求出使吴国，让它出兵援助鲁国而攻打齐国，您就趁机出兵迎击它。”田常采纳了子贡的建议，派子贡南下拜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铢两：一铢一两。引申为极轻的分量。】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子贡游说吴王说：“我听说，施行王道的国家不能使诸侯国灭绝，施行霸道的国家不能让另外的强大敌人出现，互相抗衡的千钧重量的双方，无论在哪一方加上一铢一两，就会出现重心的移位。现在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企图独自占有拥有千辆兵车的鲁国，来与吴国一争高低，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况且去救援鲁国，是显扬声名的事情；攻打齐国，是可以获得大利的事情。以此来安抚泗水以北的诸侯，以讨伐强暴的齐国来镇服强大的晋国，没有比这样做而获得更大利益的方法了，名义上保存即将灭亡的鲁国，实际上阻扼了强齐的扩张，聪明的人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吴王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曾经与越国交战，把越王逼退在会稽山上。越王自己吃苦耐劳，而且战士受到优待，有报复我的意图。您等我攻打了越国后再按您的计策去做。”子贡说：“越国的实力还比不上鲁国，吴国的强大也比不上齐国，大王把齐国搁置在一边而去攻打越国，到时齐国早已平定鲁国

了。而且大王凭借保存和延续即将灭亡的国家的名义攻打弱小的越国，却害怕强大的齐国，这不是勇敢的表现。勇敢的人不回避艰难险阻，仁慈的人不使受约束的人陷入困境，聪明的人不会失掉时机，称王的人不会让一个国家从世上灭绝，凭借这些来树立他们的道义。现在，通过保存越国来向诸侯显示您的仁德，通过救援鲁国、攻打齐国来给晋国施加压力，各诸侯国一定会竞相来朝见吴国的，这样称霸天下的大业就成功了。大王如果真的畏惧越国，我请求东去会见越王，劝说他出兵追随您，这样做实际上可以使越国空虚，名义上是追随诸侯讨伐齐国。”吴王非常高兴，于是派遣子贡前往越国。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料力：量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激发，激励。】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越王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亲自驾车到子贡下榻的馆舍询问道：“这里是不开化的蛮夷小国，大夫为何郑重其事地屈尊光临此地？”子贡说：“现在我已经劝说吴王去救援鲁国而攻打齐国，他心里想要这么做，但担心越国，说‘等我攻下了越国之后才可行’。如果这样，越国被攻克是必然的了。何况没有报复他人的企图而使人怀疑

他，是笨拙；有报复他人的企图而让人发觉了，是失败，事情还没有做而消息先传出去，是危险。这三种情况是办事情最大的祸患。”句践伏地叩头拜了两拜，说：“我曾经自不量力，竟和吴国交战，因而被困在会稽山上，对吴国恨入骨髓，早晚唇焦舌干，只打算与吴王一同赴死，这就是我的愿望。”于是询问子贡。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残暴，大臣们难以忍受；国家因为频繁的战争而十分疲敝，士兵们无法忍受；百姓怨恨君上，大臣们发生内讧；伍子胥因为直谏而被诛杀，太宰嚭执掌政事，迎合国君的错误，来保存自己的私利：这是国家将要灭亡的政治局面。现在大王如果能出动军队帮助吴王，来鼓舞他的志向，用贵重的宝物来获取他的欢心，用谦卑的辞令来尊崇对他的礼仪，那么他攻打齐国就必定无疑了。如果那场战争不能取胜，就是大王的福气了。如果取得了胜利，他一定会率领部队进逼晋国，请让我北上朝见晋君，劝说他共同攻打吴国，一定能削弱吴国的势力了。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消耗在齐国，主力部队被牵制在晋国，大王就趁吴国疲惫交困的时候去攻打它，这样一定能灭掉吴国。”越王听了十分高兴，答应按子贡的计策出兵。越王赠送给子贡一百镒黄金，一把剑，两支好矛。子贡没有接受，接着上路了。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虚莽：丘墟和草莽。指衰败荒芜的地方。】，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鉞【鉞：斧。】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回报吴王说：“我郑重地把大王的话告知了越王。越王非常惶恐，说：‘我很不幸运，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又自不量力，得罪了吴国而获罪，以致军队被打败，自身也受到屈辱，栖息在会稽山上，国家成了荒凉的废墟，幸得大王的恩赐，使我还能够捧着祭品，祭祀祖先，这些恩德我至死也不敢忘怀，怎么还会另有图谋呢！’”五天后，越国派遣大夫文种对吴王伏地叩头说：“东海役使之臣句践派遣使者文种，冒昧上言大王下属向大王致以问候。近来私下听说大王将要振兴大义，派遣大义之师诛伐强暴，拯救弱小，围困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王朝，请允许出动越国境内全部军队三千士兵，句践请求亲自披着铠甲、手执锐器，甘愿冒着箭石的危险冲锋陷阵。因此派越国卑贱的臣子文种进献祖先珍藏的宝器，铠甲二十件，鈇钺和屈卢矛、步光剑，用来作贵军官兵的贺礼。”吴王听了非常高兴，把文种的话转告给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讨伐齐国，可以吗？”子贡说：“不可以。使人家的国内空虚，尽用人家所有人马，又要让人家的国君跟随您出征，这样做不合道义。大王可以接受它的礼物，允许它派出军队，但拒绝它的国君随行。”吴王听从了子贡的意见，就辞谢越王。于是吴王就调动了九个郡的兵力去攻打齐国。

曾国藩：「太史公好奇，凡战国策士诡谋雄辩多著之篇，此载子贡之事特详，亦近战国策士之风。」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

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五湖：指太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货。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子贡便离开吴国前往晋国，对晋君说：“我听说，不事先谋划好计策，就不能应付仓猝的变故，不事先治理好军队就不能够战胜敌人。现在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如果齐国打败了吴国，越国一定会趁机扰乱吴国；如果吴国战胜了齐国，吴国一定会率领它的部队逼近晋国边境。”晋君非常恐慌，说：“那该如何是好？”子贡说：“整理好兵器，休养士卒，等着吴军到来。”晋君答应了。

子贡离开晋国前往鲁国。吴王果然与齐国军队在艾陵作战，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俘虏了七个将军的兵马，而不肯班师回国，接着率领军队逼近晋国边境，与晋国人在黄池相遇。吴国和晋国双方争强斗胜。晋军攻击吴军，大败吴军。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于是渡江去袭击吴国，一直打到距离吴国都城七里远的地方才安营扎寨。吴王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离开晋国返回吴国，与越军在五湖一带作战。吴军三次交战都失败了，结果城门失守，越军就包围了王宫，杀了吴王夫差和他的相国。灭掉吴国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了。

所以子贡这一次出使，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盛而使越国称霸。子贡一次出使，打破了各国旧有的局势，十年之中，齐、鲁、吴、晋、越五个国家的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子贡喜好经商，贱买贵卖，根据时机随时转换货物资财。他喜欢褒扬别人的优点，不能隐瞒别人的过失。他曾经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宾相，家财累积达到千金，最后死在齐国。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莞尔：微笑。】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二三子：指随从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绘事后素：郑玄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言偃是吴国人，字子游。言偃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子游完成学业以后，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时，听到弹奏管弦演唱诗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子游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之道，就会爱护他人；小人学习了礼乐之道，就容易被役使。’”孔子说：“学生们，言偃的话说得很对。先前我说的话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孔子认为子游熟悉文献典籍。

卜商，字子夏。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问：“姣美的笑容酒窝深深多好看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多明澈啊，仿佛洁白的生绢染上了华丽多彩的图画’这三句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这事情，要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子夏说：“是不是礼仪也是产生在仁义之后的事情？”孔子说：“卜商，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了。”

子贡问：“颡孙师与卜商谁更贤能？”孔子说：“颡孙师做事有些过头了，卜商做事达不到要求。”子贡说：“这样就是颡孙师强一些吧？”孔子说：“做事过头和达不到要求同样是不完美的。”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一个有才德的读书人，不要做一个浅薄不正派的读书人。”

孔子死后，子夏住在西河教授学业，担任魏文侯的老师。他的儿子死了，他因此将眼睛哭瞎了。

颡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干禄：求取禄位。】，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寡尤：少犯错误。】；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蛮貊：古代称南方和北方落后部族。】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衡：车辕前端的横木。】，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绅：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颛孙师是陈国人，字子张。颛孙师比孔子小四十八岁。

子张询问如何谋取官职获得俸禄，孔子说：“多听，对疑惑未解的问题，要保留在心中，不要妄加评论，对其余有把握的问题，要谨慎地谈论，就可以少犯错误；多看，对疑惑未解的问题，要保留在心中，不要妄加评论，对其余有把握的事情，要谨慎地施行，就可以减少悔恨。言语少过失，行为少悔恨，那么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

有一天，子张跟随孔子在陈、蔡两国之间被围困了，子张询问如何才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实可信，行为要厚道恭敬，即使在偏远的异族他乡，也是行得通的；说话不忠实诚信，行为不厚道恭敬，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啊！站着的时候，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并列摆在面前；坐车的时候，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挂在车前的横木上。做到这种地步，就能处处都行得通了。”子张就把这些话写在束腰的衣带上。

子张问：“读书人怎样做才称得上是通达了呢？”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子张回答说：“在诸侯国中必定闻名，在大夫家中也必定闻名。”孔子说：“这是闻，不是通达。所谓通达的人，应该质朴、正直，而且还爱好道义，善于审度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时常想着谦恭退让。这种人无论是在诸侯国中，还是在

大夫家里一定能通达。而至于闻者，表面上好象追求仁德的样子，而实际行动上却违背仁德，以仁自居，并且心安理得，深信不疑，这种人无论是在诸侯国中，还是在大夫家里一定能取得名望。”

曾参是南武城人，字子舆。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曾参能够通晓孝顺的道理，所以传授他学业，曾参写了一部《孝经》。曾参最后死在鲁国。

澹台灭明是武城人，字子羽。澹台灭明比孔子小三十九岁。

澹台灭明的长相非常丑陋。他想拜孔子为师，但孔子认为他资质低下。他的学业结束以后，回到家中修身实践，做事从不走邪门歪道，没有公事，就不去拜见卿大夫。

他南下游历到长江，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他为人处事取舍进退公正无私，名声在诸侯国中传扬。孔子听到这些情况以后，说：“我凭借言辞来判断人，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凭借相貌来判断人，对子羽的判断就错了。”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反命：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谷：指俸禄。】。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

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结驷：四匹马拉一辆车。】连骑，排藜lí 藿huò 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怩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宓不齐，字子贱。宓不齐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评论子贱说：“真是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这个人从哪里学到君子的德行的呢？”

子贱出任单父的长官后，向孔子复命说：“这个地方有五个人比我贤明，他们教给我治理都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啊！你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治理的地方大些，那就差不多了。”

原宪，字子思。

子思向孔子询问什么叫作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取俸禄，却无所建树。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取俸禄，这就是耻辱。”

子思说：“争强好胜、自我夸耀、怨天尤人、贪得无厌都没有显示出来，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做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称得上是仁，那我就知道了。”

孔子死后，原宪就跑到荒郊野外中隐居。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驾着多辆四匹马拉的车，拨开高过人头的野草，进入偏远简陋的小屋，探望问候原宪。原宪整理好所穿戴的破旧的衣帽会见子贡。子贡替他感到羞耻，说：“您难道不感到耻辱吗？”原宪说：“我听说，没有财产叫作贫穷，学了道理而不能施行叫作困顿。像我这样，是贫穷，而不是困顿。”子贡感到惭愧，不高兴地离开了，一辈子都为这次说

错了话而感到羞耻。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累绁：缚犯人的绳索，借指拘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荡舟：用战船冲锋陷阵。】，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蒧diǎn 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蒧也！”

公冶长，齐国人，字子长。

孔子说：“公冶长，是值得把女儿嫁给他的一人，虽然他曾经被关押在监狱中，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孔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南宫括，字子容。

南宫括问孔子道：“羿擅长射箭，奡擅长行船，但他们都没有得到善终；为什么禹和稷亲自耕种却能够得到天下？”孔子没有回答

他。子容出去以后，孔子说：“这个人是个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孔子又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会被任用；国家政治黑暗，他不会遭受刑罚、杀戮。”子容经常诵读“白珪之玷”的诗句，于是孔子把他的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说：“天下的士人没有德行，他们大多数成了卿大夫们的家臣，在都城里面做官；只有季次不曾做官。”

曾蒧，字皙。

曾蒧侍奉孔子，孔子说：“说说你的志向。”曾蒧说：“当能穿着春服的时候，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叹了一口气说：“我赞成曾蒧的志向啊！”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车以葬：指用卖掉车子的钱安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槨，吾不徒行以为之槨，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贼：残害。】 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雕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缭字子周。

周愬【愬：同“诉”，这里指说坏话。】 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肆：古代指人处死刑后暴尸示众。】 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缭其如命何！”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曾经先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孔子门下求学。

颜回死的时候，颜路非常贫穷，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来安葬颜回。孔子说：“不管孔鲤有没有才能，说起来，都是自己的孩子。鲤儿死的时候，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了车子而步行去给他买外椁，因为我曾经位居大夫，所以是不可能徒步行走的。”

商瞿，是鲁国人，字子木。商瞿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孔子把《周易》传授给商瞿，商瞿传给楚国人馯臂子弘，馯臂子弘传授给江东人矫子庸疵，矫子庸疵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竖，周子家竖传授给淳于人光子乘羽，光子乘羽传授给齐国人田子庄何，田子庄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子中同，王子中同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在汉武帝元朔年间因为研究《周易》做了汉朝的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高柴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羔身高不足五尺，师从孔子接受学业，孔子认为他很愚笨。

子路派子羔担任费邑和郈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在残害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百姓，那里有土神和谷神可以祭祀，为什么一定要说读书才算是做学问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用花言巧语诡辩的人。”

漆雕开，字子开。

孔子让子开去做官，子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到后非常高兴。

公伯寮，字子周。

子周在季孙氏面前毁谤子路，子服景伯将此事告知给孔子，说：“季孙氏他老人家原本就对子路产生了怀疑，对于公伯寮，我还是有力量杀死他的，把他的尸体放在街头示众。”孔子说：“仁义之道能够行得通，那是天意；仁义之道将要被废弃，那也是天意。公伯寮能把天意怎么样呢！”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讱：说话缓慢谨慎。】。”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稼：种植五谷。】，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圃：种植蔬菜。】，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因：亲，亲近。】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司马耕，字子牛。

子牛话多而且急躁。他问孔子什么是仁德，孔子说：“一个有仁德的人，他说话很谨慎。”子牛说：“说话谨慎，就可以算是有仁德吗？”孔子说：“实行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子牛询问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畏惧。”子牛说：“不忧愁，不畏惧，这样就能称之为君子吗？”孔子说：“做到问心无愧了，有什么值得忧愁，有什么值得畏惧呢！”

樊须，字子迟。樊须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樊须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在这方面不如老农。”樊须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在这方面不如菜农。”在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须是个志向浅薄的小人啊！统治者提倡礼仪，

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他；统治者仁义有理，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统治者诚恳守信，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真心实意地对待他。像这样的话，那么四面八方的百姓都会背着他们的子女来归顺了，哪里需要自己去种庄稼！”

樊须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仁德就是爱护别人。”樊须又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智慧就是能够了解别人。”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有若说：“礼的应用，以恰到好处最为可贵。在已故君王的治国之道中，这是其中最高明的地方。但无论大事小事都照这条原则办理，有时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只知道和谐的重要而一味地追求和谐，而不用礼去节制它，也是行不通的。”有若又说：“遵守信约要符合道义，这样说出的话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恭敬要符合礼仪，这样才能避免耻辱；有仰仗而没有失去自己的亲族，也就值得尊崇了。”

孔子死后，学生们都很怀念他，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学生们共同拥戴他为老师，如同孔子在世时那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们提出疑问说：“从前孔夫子在出行时，让学生们带上雨具，不久果真下雨了。学生们问道：‘先生是依据什么得知会下雨的？’先生说：‘《诗》上不是这样说吗？‘月亮靠近毕宿，接着就会下大雨了。’昨天晚上月亮不就是停留在毕宿的位置上吗？’有一天，月亮停留在毕宿，结果没有下雨。商瞿的年纪很大了但仍然没有孩子，他的母亲要为他另娶妻室。孔子派商瞿前往齐国去，商瞿的母亲向孔子请求暂时不要派商瞿去齐国。孔子说：‘不用担心，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果果然如此。请问先生依据什么知道会这样？”有若沉默着，无话可答。学生们起来说：“有先生，您躲开点吧，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釜：古代容量

单位。六斗死升为一釜。】 。”请益，曰：“与之庾【庾：古代容量单位。十六斗为一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秉：古代容量单位。十六斛为一秉。】 。”孔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司败：官名，即司寇。】 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梁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公西赤，字子华。公西赤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子华出使到了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给些小米。孔子说：“给她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给他一庾。”结果冉有给了她五秉小米。孔子说：“公西赤前往齐国的时候，乘坐的是肥马拉的车，穿着轻暖的皮衣。我听说君子应该救济有紧急需要的人，而不应该接济富人。”

巫马施，字子旗。巫马施比孔子小三十岁。

陈司败询问孔子道：“鲁昭公懂得礼节吗？”孔子说：“懂礼。”孔子出去以后，陈司败向巫马施作了揖，说：“我听说君子不偏私袒护任何人，莫非君子也会偏私袒护别人吗？鲁君娶了吴国的女子做夫人，给她起名叫孟子。孟子本姓姬，忌讳以同姓相称，所以叫她孟子。如果鲁君懂得礼节，那还有谁不懂得礼节呢！”巫马施把陈司败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真是幸运，如果有了过失，别人一定会使我知道。作为臣下和人子，不能说君上和父亲的过错，为他们避讳的人，才是懂礼。”

梁鱣，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傒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鄆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诜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字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與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从子石以上共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明确地见于文献记载。其余四十二人，没有年龄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录在下面：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鄫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哿，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钩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太史公说：在后世学者中有很多人都称述孔子的七十个门徒，在称誉他们的人之中，有的言过其实；在毁谤他们的人之中，有的损害了他们的真实形象，但谁都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真实相貌，议论和说明孔子门徒事迹的材料，来自孔氏古文中的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我收集有关孔子弟子的姓名、言行等情况全都取自《论语》中的弟子问答，把它们编排成一篇，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着。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中庶子：官名，战国时为掌管公族事务的官。】。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嘿然：沉默不语。】。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商君，是卫国的庶出公子之一，名叫鞅，姓公孙氏，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公孙鞅年少时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担任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很有才干，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正巧遇上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来探望他，说：“您得病，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然不大，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全部国政都交付给他，让他去治理。”魏惠王听了以后沉默无语。当魏惠王打算离去时，公叔座屏退两旁的随侍人员，说：“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走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之后就离去了。公叔座召来公孙鞅，对他说：“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知道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应当先忠于国君，然后才考虑臣下的立场，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应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可以赶紧离开了，否则的话，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采

纳您的话来杀我呢？”结果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离开后，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严重，真让人悲伤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付给公孙鞅掌管，这岂不是很糊涂！”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帝道：指理想的帝王治国之道，即尧、舜等五帝的治国之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让：责备。】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有才能的人，准备重建秦缪公时代的霸业，向东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他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召见卫鞅，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政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没有听进去。谈完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那位客人只是一个无知狂妄的人而已，这种人哪里配被任用！”景监又用秦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等五帝的治国之道来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啊。”过了五天之后，景监又向秦孝公请求召见卫鞅。卫鞅再次觐见秦孝公，所说的治国之道比前一次更多，然而还是不合秦孝公的心意。谈完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国之道劝说大王，但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次召见

我。”卫鞅再一次觐见秦孝公，孝公对卫鞅很友好，可是没有任用他。谈完后卫鞅离去了，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交谈了。”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劝说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如果再召见我，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于是卫鞅果然再次见到了秦孝公，孝公与他谈得非常投机，膝盖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往前挪动。谈了好几天也没有满足。景监对卫鞅说：“您依据什么掌握了大王的心意？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卫鞅回答说：“我用帝王之道建立了夏、商、周那样的盛世来劝说国君，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无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能名扬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就用强国之术来劝说他，他才大为高兴。但是，这样就难以与殷、周的德治相媲美了。”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缘法：沿用成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五伯：指春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商君，选自《东周列国志》。

秦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卫鞅打算变更法度，但秦孝公担心天下人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谋划者，必定会被普通人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都感到困惑，聪明的人可以预见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与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但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袭旧的成法；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秦孝公说：“讲得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把国家治理好。依照民俗进行施教，不费力气就会成功；根据成法治理国家，就能使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言论，是凡夫俗子的说法。常人安于旧

有的习俗，学者局限于书本上的见闻。任用这两种人为官，奉公守法还是可以的，但不能与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变革。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能够使天下统一，五霸的法制不同而都能各自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受到法度的制约；贤能的人更改礼制，无能的人拘泥于旧有的礼制。”杜挚说：“不能达到百倍的利益，就无法改变成法；没有起到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器具。效仿成法不会产生过失，遵循旧礼不会造成偏差。”卫鞅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国家有利的就不必仿效旧的法度。所以商汤、周武不沿袭旧的法度而能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更改旧的礼制而导致亡国。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可以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讲得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令民为什伍【什伍：五家为伍，十户为什。】，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nú【收孥：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属籍：指宗室谱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jī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qíng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

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下令把百姓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让他们互相监督检举，实行连坐，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与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与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一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赋税加倍。有军功的人，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因为私事斗殴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分别受到大小不同的刑罚。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从事工商业及因为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及其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宗室中没有军功的，不得记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的爵位等级，按各等级的差别占有土地、住宅，家臣奴婢的数量、衣着服饰，也按各家爵位等级秩序享用。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尽管非常富有也没有能够炫耀的地方。

新法已经准备就绪，但还没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卫鞅命人在都城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能够把木头搬到北门的百姓，赏赐十金。百姓们认为这件事非常怪异，没人敢行动。于是卫鞅再次宣布说：“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赐五十金。”有一个人搬走了木头，立即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没有欺诈。事后就颁布了新的法令。

新法令在民间实行了一年，来秦国国都说新法不适宜的老百姓的人数要以千来计算。正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实行得不顺利，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打算依据法令惩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于是对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刑罚，在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的百姓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实行新法令十年以后，秦国的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捡得他人遗失的东西占为己有，山林里没有土匪山贼，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都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私人斗殴，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令不适宜的

秦国百姓如今都说法令适宜了，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移到边疆居住。此后，百姓中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法令了。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大良造：即大上造，是秦孝公时秦国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秦惠文王后成为爵名，位列二十等军功爵制第十六位。】。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都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阡陌：田界，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剕yì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zuò【致胙：指古时祭祀后，天子、诸侯间互将祭肉给予对方，以示礼节。】于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于是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大良造。他率领军队围攻魏国的安邑，迫使安邑投降。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大兴土木，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邑迁往咸阳。然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居住在一户之内。把零星的小乡、小镇、小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共计合

并了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重新聚土作为标志，划分纵横交错的田塍为界线，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全国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第二次新法实行了四年，公子虔再次触犯新法，被判处劓刑。过了五年，秦国变得富裕、强大，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国的军队在马陵打败了魏国的军队，俘获了魏太子申，杀死了将军庞涓。又过了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如同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国兼并了秦国，就是秦国吞并了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地处崇山峻岭的西面，都城在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了崤山以东的地利。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就会向西进犯秦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就向东扩展领地。如今凭借大王的贤能圣明，秦国得以繁荣昌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们纷纷背叛了它，可以趁这个机会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必定会向东撤退。一旦它向东撤退，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和华山的险要地势，向东可以控制诸侯各国，这可是千秋帝王伟业。”秦孝公认为很对，派遣卫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秦军。两军相遇对峙，卫鞅派人给魏军的将领公子卬送来一封信，写道：“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你我同为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伐，是否可以与公子当面对面相见，缔结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后各自撤兵，使秦国和魏国都相安无事。”魏公子卬认为卫鞅说的对。两人订立了盟约，然后设宴饮酒，然而卫鞅事先埋伏下的穿着盔甲的武士突然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趁机攻打他的军队，将魏国军队彻底打败后，押着公子卬班师回国。魏惠王的军队因为多次被齐国、秦国打败，致使国内空虚，魏国一天比一天衰弱了，魏惠王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地区献给秦国，以求得和解。魏国于是撤离安邑，迁都大梁。魏惠王说：“我真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公叔座的建议。”卫鞅打败魏军回来以后，秦孝公把於、商一带的十五个邑封给了他，封号是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戎翟：即戎狄，古民族名，西方称戎，北方称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五羖大夫：指百里奚。】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正言批评。】。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墨墨：不让人说话。】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

商君辅佐秦孝公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人都怨恨他。赵良去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经由孟兰皋的介绍，现在我请求与您结交，可以吗？”赵良回答说：“我不敢奢望。孔子说过：‘推荐贤能，受到拥戴的人才会进用；收罗不肖之徒，即使成就了王业的人也会引退。’我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不敢从命。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该拥有的地位而去占据它叫作贪位，不该享有的名声而去享有它叫作贪名。’我如果接受了您的情谊，我恐怕就成了既贪图地位，又贪图名声的人了。所以不敢从命。”商鞅说：“您对我这样治理秦国感到很不高兴吗？”赵良说：“能够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叫作聪，能够自我反省叫作明，能够克制自我叫作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就能被人尊重了。’您不如遵循虞舜之道，那就没有必要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相同，父子之间没有区分不同，男女老少同室居住。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旧俗陈规，制定男女的区别，分居而住，修建了很多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把秦国营建如同鲁国、卫国一样。

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相比，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贵重，一千个人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因为允许大臣们直言争辩而使国家昌盛，商纣王因不喜好大臣进谏而使国家灭亡。如果您不认为周武王的做法是错的，那么，请允许我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是这么说，表面上动听的话就好比是花朵，直言不讳的话就如同果实，听来逆耳的话就好比良药，谄媚奉承的话就如同疾病。您果真肯始终正义直言，那便是我的治病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拒绝与我结交呢！”

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鄙人：居住在偏远、乡野的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粥：同“鬻”，卖。】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秦王：秦国当时尚未称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峻刑：酷刑。峻，通“峻”。】，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骈胁：胸肌强健丰满，看不出肋骨。】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闔sà 戟【闔戟：长戟。】者为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

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苏辙：「古之制刑，轻重必与事丽，故人虽死而无憾。今鞅使不告奸者腰斩等刑，轻重岂复与事丽哉？其后始皇世，有子而嫁者刑，夫为寄猥者杀之无罪，妻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与情不应。至于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发。然鞅至于车裂，而李斯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祸。天之报人岂诬也哉！」

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偏远之地的乡下人。听说秦缪公十分贤明，就想去当面拜见，但是却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商，穿着粗布短衣喂牛。经过一年之后，秦缪公知道了这件事，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上来，让他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在他担任秦相的六七年时间里，向东讨伐过郑国，三次拥立晋国的君主，一次出兵挽救楚国。在境内发布政教，施行德化，连巴国都前来进献贡品；对诸侯施性德政，连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都前来臣服。由余听到这种情形，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担任秦相时，即使很疲劳也不坐车，即使酷暑炎热也不打伞，在国内巡行，不用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载于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行教化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小孩子们都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因为悲哀而发不出相应的呼声。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当初您得以进见秦君，是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这就说不上是成名的正道了。辅佐秦君，却不为百姓造福，反而大规模地建造宫阙，这就说不上是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举动。对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和黥刑，用严刑酷发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累怨恨，酝酿祸患。教化百姓要用法令命令百姓更加能够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边的行为执行法令更为迅速。如今您却违背情理来建立权

威，改变法制，这不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地中面朝南方自称寡人，每天都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诗经》上说：‘看那鼠都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呢！’用诗句中的话来评价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算是能够长寿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了祝懽，并且以黥刑惩处了公孙贾。《诗》上说：‘得到人心的就会兴旺发达，失掉人心的就会衰弱灭亡。’这几件事，都是不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跟随了几十辆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做陪乘，手持长戟的武士紧靠您的车子快速地行走。这些防卫措施缺少一种，您就坚决不出行。《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处境已经危险到了好比早晨的露水的地步了，很快就会消亡，您还想要延年益寿吗？那为什么不把十五个封邑归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自耕自种，劝说秦君重用那些隐居在山林的贤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据功劳晋升爵位，尊崇有德行的人，这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如果仍然要贪图商、於的财富，认为独揽秦国的政教才是荣宠，继续激发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君去世而不再当朝，秦国用以拘捕您的罪名难道能少吗？您的死期指日可待了。”但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秦惠王车裂【车裂：古代的一种酷刑，用五辆车把人体撕裂致死。】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五个月以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这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人去逮捕商君。商君逃到边境关口，打算住旅店。旅

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规定：住店的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被店主留宿的话，店主要连带判罪。”商君长叹一声说：“唉，制定新法的弊病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于是离开秦国，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使魏军惨败，拒绝接纳他。商君打算逃到别的国家。而魏国人却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而它的逃犯跑到魏国来，不把他遣送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后，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调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打郑国谋求生路。秦国派遣军队攻打商君，在郑国的黽池杀死了他。秦惠王把商君车裂以示众，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于是又诛杀了商君全族。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残暴寡恩的人。考察他起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来求取他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的虚饰浮说，并不是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国君的宠臣推荐，等到取得信任后，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从赵良的规劝，都可以充分证明商君残暴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其内容与他本人的行为处事非常相似。他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了谋反的恶名，是有内在原因的啊！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司马光：「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什二：指经商获利，取得十分之二的盈利。】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期年：一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少：轻视。】之。弗信。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

苏秦，东周雒阳人。他东行去齐国拜师学艺，拜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

苏秦在外面游历了好几年，已经非常穷困潦倒了，于是回到家

中。他的兄嫂、弟妹、妻妾在私下里都讥讽他，说：“周国人的习俗，向来都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致力追逐那十分之二的利润。如今您丢弃本务而去干搬弄口舌的事，落得穷困潦倒，不理应如此吗！”苏秦听到这些话之后，感到很惭愧，暗自伤心，于是闭门不出，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取出来，全部阅读了一遍。他说：“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从师受教，埋头苦读，却不能依靠自己的知识来获得地位和荣耀，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从这些书中找到周书《阴符》，伏在案上，刻苦钻研。读了整整一年，终于从书中找到许多揣摩国君心意的诀窍，激动地说：“这些知识，足够我用来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打算求见周显王并游说他。可是周显王周围的臣子素来了解苏秦的为人，都轻视他。周显王不相信他。

于是苏秦西行到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经死了。苏秦于是游说秦惠王说：“秦国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险固的山关，被群山和渭水环绕，东面有函谷关和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之地，北面有代地和马邑，这真是一个天生就具备了险要的地势、肥沃的土地及丰富的物产的府库。秦国凭借众多的百姓和严格训练的士兵，足可以吞并各国，建立帝业，统治天下。”秦惠王说：“鸟儿在羽毛还没有完全长丰满时，绝不可以凌空飞翔；我的国家的大政方针策略还没有走上正轨，还不能够兼并其他国家。”这时秦国刚刚处死了商鞅，非常讨厌游说的人，因而没有任用苏秦。

于是苏秦又东行到了赵国。赵肃侯任用他的弟弟赵成为相国，封为奉阳君。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碣石、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枣栗：枣树与栗树。也指枣子与栗子。】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覆军：覆灭全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磻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从亲：合纵相亲。指六国合纵结为联盟。】，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

苏秦又离开了赵国，游历到燕国，经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见到了燕文侯。他向燕文侯进言道：“燕国的东边是朝鲜、辽东，北边是林胡、楼烦，西边是云中、九原，南边是磻沱河、易水，国土纵横两千多里，士兵好几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好几年之用。在南面，碣石山、雁门山一带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北面，可以种植红枣和板栗获得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单是红枣、板栗的收入就能够保证他们生活富裕了。这就是所谓的天然府库。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有战事，不会面临军队覆灭、将领士兵被杀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得上燕国。大王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敌人的侵犯，是因为赵国是燕国在南方的屏障。秦国和赵国发动五次战争，秦国战胜两次而赵国战胜三次。两国相互残杀，彼此消亡，而大王可以凭借完好的燕国势力，在后边控制它们，这就是燕国之所以不受敌国侵犯的原因。况且秦国如果想要攻打燕国，就必须穿越云中和九原，经过代郡和上谷，穿行几千里，即使能攻克燕国的城池，秦国也会考虑到自己没有办法守住它。秦国不能侵犯燕国的道理已经非常明显了。如今赵国想要进攻燕国，只要发布号令，不需要十天，就能使几十万大军进驻到边境的东垣一带了，赵军接着再

渡过噶沱河，涉过易水，所花费的时间不会超过四五天，就能到达燕国的都城了。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要到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只是在百里之内作战。不担心百里之内的祸患，却看重千里之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策略了。因此我希望大王能与赵国联合，把各国联成一体，那么燕国一定没有祸患了。”

燕文侯说：“您说的话很对，但是我的国家非常弱小，西边紧靠的是强大的赵国，南边临近的是齐国，齐国、赵国是强大的国家。您一定要采用合纵联合的办法使燕国安然无事，我愿意在国事上听从您的安排。”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捐馆舍：抛弃馆舍。死亡的委婉说法。】，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旃裘：氈毛衣服。】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高拱：两手相抱，高抬于胸前，是安坐时的姿势。】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夫秦下轶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响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

患也。

燕文侯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钱财，让他出使赵国。此时，奉阳君已经死了，苏秦就趁机游说赵肃侯道：“天下无论是卿相臣子，还是普通百姓，都仰慕您的行为和作风，在很早之前就愿意在您面前听从教诲，陈述忠言。虽然如此，但由于奉阳君妒嫉贤能，而且您又不直接处理政事，因此宾客和游说之士都不敢在您的面前畅所欲言。现在奉阳君已经死了，您又可以与士民百姓亲近了，所以我才敢向您进言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私下为您考虑，没有什么比百姓生活安宁、国家安定更好的了，没有什么比不让百姓卷入到战争中去更重要的了。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选择邦交适宜，百姓就能安定，选择邦交不适宜，百姓就终身不得安定。请允许我分析一下赵国的外患问题：假如赵国同时与齐国、秦国为敌，那么百姓的生活就得不到安宁了，如果赵国依靠秦国去攻打齐国，百姓也得不到安宁，如果赵国依靠齐国去攻打秦国，百姓照样得不到安宁。所以想要通过图谋别国的国君，进而攻打别人的国家，这种劝说与他国断绝邦交的话常常不方便公开声明。希望您小心谨慎，不要轻易说出口。请让我帮您权衡一下赵国的利害得失，让这些利害得失如同黑与白、阴与阳一样差异分明。您如果能采纳我的忠告，燕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毡裘、犬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出盛产鱼盐的海域，楚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桔柚的园林，韩、卫、中山都会献出一部分土地作为赵国贵族汤沐邑，而您的亲戚和父兄都可以列土封侯了。获得别国的土地、享受权利，正是五位霸主冒着全军覆没、将领被俘的风险去追求的；使自己的贵戚封侯，正是商汤之所以会流放夏桀、周武王之所以会弑君也要争取的原因。现在您只须安然就座，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这两种好处，这就是我之所以祝愿您的原因。现在大王如果和秦国联合，那么秦国一定会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大王如果和齐国联合，那么齐国一定会去削弱楚国和魏国。魏国被削弱了就会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了就会献出宜阳，秦国一旦获得了宜阳，上郡就会处于绝境，割让了河外，就会使通往上郡的道路不通，这样楚国就被削弱了，使得赵国孤

立无援。对于这三个策略，您不能不加以仔细地考虑。如果秦国攻下轵道，那么韩国的南阳就危在旦夕了；假如秦国要强行夺取南阳，包围周都，那么赵国就应该拿起武器进行自卫了；假如秦国占据了卫地，取得了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臣服于秦国。既然秦国得到山东地区的欲望已经满足了，就必然会发兵进犯赵国。假如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国的军队一定会直捣邯郸。这就是我替您忧虑的事。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傅：靠近，迫近。】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支：抗拒，抵挡。】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臣闻尧无三夫【夫：古代井田，一夫受田百亩，故称百亩为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冥冥：不明事理。】决事哉！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夫衡人【衡人：指倡导连横之说的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轅，后有长姣【长姣：修长美丽。】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喝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如今这个时候，在山东一带所建立的国家中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赵国的领土纵横两千多里，士兵有好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

万匹，粮食足以供应好几年。西面有常山，南面有漳水，东面有清河，北面有燕国。燕国原本是个弱小的国家，不值得担心害怕。天下各国中，秦国最忌恨的就是赵国，然而秦国不敢发兵攻打赵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害怕韩国和魏国在背后暗算它。既然如此，那么韩国和魏国可以作为赵国在南边的屏障了。秦国如果进攻韩国和魏国，就不会受到高山、大河的阻挡，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侵占它们的土地，直到逼近它们的国都为止。韩国和魏国抵挡不住秦国，必然会臣服于秦国。秦国解除了韩国和魏国在背后暗算的顾虑，那么赵国必然会面临战祸。这也是我替你忧虑的又一件大事。我听说当初唐尧没有得到过三百亩的封赏，虞舜也没有得到过一丁点的封地，却拥有了天下；大禹所聚集的部众不到一百个，却能统治天下的诸侯；商汤、周武的卿、士没有超过三千，战车没有超过三百辆，军队没有超过三万，却能成为天子：是因为他们真的懂得夺取天下的策略。所以，一个贤明的君主，对外要能估计敌人的强弱，对内要能衡量士兵素质的优劣，这样不必等到双方军队交锋，对胜败存亡的关键早就已经在心中清楚地明了了，怎么会受一般人的言论蒙蔽，而糊里糊涂地决断国家大事呢！我私下考察过整个天下的土地，各诸侯国的土地加在一起是秦国的五倍，估计各诸侯国的军队加在一起是秦国的十倍，假如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一定会被打败。如今各诸侯国反而向西投靠秦国，向秦国臣服。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使别人臣服和臣服向别人，这两者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说到那些主张连衡政策的游说辩士，都想割让各诸侯国的土地给秦国。秦国的霸业如果获得成功，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楼台亭榭建得非常高大，把宫室建造得非常华美，欣赏着竽、瑟演奏，前有阁楼、宫阙，高大的辕门；后有修长美丽的女子，至于各诸侯国所遭受的秦国的祸害，却不是他们所忧虑的。所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时刻都依仗秦国的权势威胁诸侯国，以求达到割让土地的目的，因此我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

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畔：通“叛”。】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通质：互派人质，作为守信的保证。】，剖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溢：同“镒”，古代重量单位。】，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决断疑虑，排出谗言，摒弃流言蜚语，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只有这样，我这个怀着忠心出主意献策略的臣子才有机会在您面前陈述能够使国君受到尊崇、使土地得以扩展、使军队变得强大的计策。我私下为大王考虑，最好是团结韩、魏、齐、楚、燕，使其与赵国结成一个相互亲善的整体，一起对抗秦国。让各国的将相在洹水之上结盟，相互派遣人质，宰杀白马，歃血盟誓。彼此互约定说：‘如果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国、魏国就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就切断秦国运粮的道路，赵军就渡过漳河支援，燕军就守卫在常山以北一带。如果秦国攻打韩国、魏国，那么楚国就截断秦国的后路，齐国就派出精锐部队援助韩国和魏国，赵军就渡过漳河支援，燕国就守卫在云中一带。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那么楚国就截断秦国的后路，韩国守卫在城皋，魏国堵住秦国的要道，赵国的军队就渡过漳河、挺进博关进行支援，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去助战。如果秦国攻打燕国，那么，赵军守卫在常山，楚国在武关驻扎军队，齐军

渡过渤海，韩国和魏国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去助战。如果秦国攻打赵国，那么韩国的军队在宜阳驻扎，楚国的军队在武关驻扎，魏国的军队在河外驻扎，齐军渡过清河，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助战。如果有的诸侯不按照盟约办事，剩下的五国就联合起来一起讨伐它。’如果六国相互亲善结成一体共同抵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侵犯山东六国了。这样，您的霸业就成功了。”

赵王回答说：“我还年轻，治理国家的时间又短，不曾听到过为国家长远考虑的策略。如今您有意保存天下诸国，使各诸侯国得以安定，我诚恳地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您。”于是装饰车子一百辆，载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丝绸布帛一千匹，用以邀约各诸侯国结盟。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于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超足：腾跃。】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括蔽：箭射穿蔽体之物。括，通“栝”。】洞胸，近者镞【镞：箭头。】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赪、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革抉：戴在弓箭手右手大拇指上用以钩弦的工具，因是皮革所制，故称。】𠂔𠂔【𠂔𠂔：系盾用的丝带。】，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牛后：指牛的肛门。】’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攘臂：捋起袖子露出胳膊，表示振奋。】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此时正逢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秦惠王。秦惠王派犀首进犯魏国，活捉了魏国的将领龙贾，攻占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继续挥师向东。苏秦担心秦国的军队打到赵国来，于是用计激怒张仪，逼迫他投奔秦国。

于是苏秦去游说韩宣王，说：“韩国北边有巩邑、成皋这些坚固的城池，西边有宜阳、商阪这些要塞，东边有宛水、穰水和洧水，南面有崆山，领土纵横九百多里，军队有几十万，天下的强弓硬弩都是韩国制造出来的。像谿子弩、少府制造的时力和距来，都是射程在六百步以外的强弩。韩国的士兵脚踏手扳发射强弩，可以不停地连续发射一百箭，可以把远处的敌人的铠甲射穿，穿透胸膛，可以把近处的敌人的心窝射透。韩国士兵使用的剑、戟都出产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赧、邓师、宛冯、龙渊、太阿，这些锋利的武器都是在陆地上可以斩断牛马的，在水上可以劈杀天鹅、大雁的。在临阵对敌中，从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到射箭时套在左臂的皮套、盾牌、系在盾牌上的丝带，像这些精良的武器，韩国没有不具备的。凭借韩国士兵的勇敢，身穿坚固的铠甲，踏着强劲硬弩，佩戴锋利的宝剑，要做到以一当百，是不在话下的。韩国凭借强劲的兵力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投靠秦国，拱手称臣，使得国家蒙受耻辱，受到天下人的耻笑，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啊。如果大王向秦国臣服，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和成皋。您今年把土地献给秦国了，明年秦国还会再次索取土地。给它吧，却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给；不给它吧，以前进献出去的土地就会失去用处，而且会遭受后患。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贪求是没有止境的，用有限

的土地应付没有止境的索取，这就是在拿钱购买怨恨，积聚灾祸。用不着打仗，土地就已经落入别人的手中了。我听说过这样的俗语：‘宁可做鸡的口，不要做牛的肛门。’现在，您如果向西拱手臣服于秦国，这和做牛的肛门有什么区别呢？凭借大王的贤明，又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却落得了做牛后的丑名，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啊。”

这时韩王立刻变了脸色，捋起袖子，愤怒地瞪大了眼睛，手按宝剑，抬头望天，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虽然没有出息，也决不能屈服于秦国。现在您既然向我转告了赵王的教诲，我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听从您的安排。”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鄆、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鄴，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鞞鞞【鞞鞞：众多车辆行走的声音。】殷殷【殷殷：众多、盛大的样子。】，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祠春秋：指春秋两季贡奉，以助祭祀。】，臣窃为大王耻之。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牦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

使臣效【效：指上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苏秦又去游说魏襄王，说：“大王的国土，南有鸿沟、陈地、汝南、许地、鄆地、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鄴，东有淮河、颍河、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作为边界，北有河外、卷地、衍地、酸枣，领土纵横千里。这些地方名义上虽然狭小，但是乡间的房屋都十分密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牧牲畜了。人口稠密，车马众多，夜以继日地川流不息，轰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有三军人马行军的声势。我私下估计大王的国力并不比楚国差。然而那些主张连衡的人却引诱您与如同虎狼一样凶恶的秦国邦交，一起侵扰整个天下，一旦魏国遭受秦国的危害，他们谁也不会顾及您的灾祸。依仗强秦的势力，在内部胁迫自己的君主，所有的罪恶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明主。现在您却甘心向西侍奉秦国，以秦国在东方属国自称，为秦国建造离宫，接受秦国的分封，采用秦国的冠服式样等礼仪制度，在春秋和季节都给秦国纳贡助祭，我私下替您感到羞耻。我听说越王句践仅用三千疲惫的士兵与吴国作战，在干遂活捉了吴王夫差；周武王只用了三千兵士，三百辆革车，在牧野之战中制服了商纣王。难道他们依仗的是兵多将广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发挥出自身的威力。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有勇士二十万，裹着青色头巾区别于众的士兵二十万，能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二十万，勤杂兵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样的实力远远地超过了越王句践和周武王，可是，如今您却听从群臣的建议，打算向秦国臣服。如果向秦国臣服，势必要割让土地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因此还没有动用军队，国家却已经蒙受损失了。凡是群臣中主张臣服秦国的，都是奸妄之人，而不是忠臣。他们作为君主的臣子，却想着割让国家的土地，来讨好外国，偷取眼前的功效而没有顾及后果，损坏国家的利益而成就私人的利益，对外依仗强秦的势力，而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国

君，来达到把土地割让出去的目的，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这种情况。

《周书》上说：‘铲除草木要在它刚长出微弱的嫩枝时，如果不及时加以斩除，等到枝叶蔓延时应该怎么办呢？在枝叶细小的时候不及时砍掉它，等到长得粗壮了，就必须用斧头砍了。’不把前面的事考虑成熟，事后将会招来严重的后果，那时对它该怎么办呢？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使六国合纵相亲，齐心协力，统一意志，就一定不会再遭受强秦侵害的祸患了。所以敝国的赵王派我来向您上呈这个不成熟的策略，奏上贤明的约定，究竟该怎么办，全赖大王的指示号召大家了。”

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高明的指教。如今您奉赵王的使命来使我受到教诲，我将恭敬地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筑：古代弦乐器，形似琴。】，斗鸡走狗，六博【六博：一种棋类游戏。】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狼顾：狼经常回头看，怕遭到袭击。比喻做事有所顾虑。】，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猋

hè 【恫疑虚喝：因疑惧虚张声势，恐吓威胁。】，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接着，苏秦乘便又东去游说齐宣王，说：“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可以说齐国是四面都有险地要塞的国家。齐国的领土纵横有两千多里，军队好几十万人，粮食堆积得如同高大的山丘。三军的精锐士兵和驻守在五大城池的精兵，进攻时如同锋利的刀刃和良弓的箭矢那样勇猛迅急，战斗时如同雷霆震怒一样猛烈，撤退时如同风雨一样迅捷。自有战事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横渡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兵卒。只是临菑就有七万户居民，我私下估计，每户的男子不少于三个，三七二十一万，用不着征调远处县邑的兵源，单是临菑的兵卒就有二十一万了。临菑不但富有而且殷实，这里的居民没有不会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塞狗，以及下棋踢球的。临菑的街道非常热闹，车子多得使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挨着肩膀，把衣襟连接起来，就可以围成帷幔，举起衣袖，就可以连接成为一块大幕布，大家挥洒出的汗水，如同下雨一样，家家殷实富足，人人志向高远、意气飞扬。凭借大王的英明和齐国的强大，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如今您却要西去向秦国臣服，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况且韩国和魏国之所以非常惧怕秦国，是因为它们和秦国的边界互相连接，假如双方派出军队交战，用不了十天，就可以决定胜败存亡的局势。如果韩国和魏国打败了秦国，那么它们自己的兵力就要损失一半，这样就无法守住四方的边境；如果它们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国家接着就会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韩国和魏国非常看重与秦国之间的战事，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而愿意向秦国称臣。至于秦国攻打齐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

国的背后连接的是韩国和魏国的土地，要穿过卫国阳晋的要道，跨越齐国亢父的险塞，战车不能并驶，战马不能并行，只要用一百人守在险要之处，就能使一千人不能通过，秦国的军队即使想要深入地侵犯，总是像狼一样时常回顾，顾虑重重，担心韩国和魏国在背后暗算它。所以它疑虑很重，只是虚张声势，恐吓威胁，骄横矜夸却不敢再向前进，那么秦国不能加害齐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不深刻地估计到秦国根本无法对齐国采取任何措施的实情，却想要西去向它臣服，这是群臣们谋略上的错误。现在，齐国既没有向秦国屈服的丑名，又有使国家强大的实力，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我的意见，以便决定计策。”

齐王说：“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的国家地方偏僻遥远、紧靠大海，并且地处东方，已经没有道路了，从来没有听到过您高明的教诲。如今您奉赵王的指示来指教我，我将郑重地率领齐国听从您的安排。”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陜塞、郢xún 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章台：秦宫殿名，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这里代指秦国。】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孰计之。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橐驼：骆驼。】良马必实外厩。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于是，苏秦又前往西南去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国君。楚国的西面有黔中、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陜塞、郢阳，领土纵横五千多里，军队有上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储备足够供给十年。这是建立霸王之业的资本啊。凭借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如今您却打算向西边的秦国称臣，那么，天下各诸侯国就没有谁不向西面拜倒在秦国的章台宫下了。最令秦国感到害怕的莫过于楚国了，楚国强大，则秦国就会衰弱；秦国强大，则楚国就会衰弱。根据这种情势判断，秦楚两国不能同时并立。所以，我替大王考虑，不如与东方各国合纵相亲，使秦国孤立。如果大王不采纳合纵策略，秦国必定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军队从武关出击，一支军队直下黔中，那么楚国的鄢郢地位就动摇了。我听说处理问题应该在未发生动乱之前，就把它治理好，在祸患没有降临之前，极早地采取行动。如果在大祸临头之后再去寻找对策，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希望大王能尽早仔细打算。大王果真能采纳我的建议，我能让山东各国一年四季向您进贡，接受您英明的领导，把国家和宗庙都委托给您，请您保护，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听从大王的指挥。大王若真的采纳我这不成熟的意见，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女子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国、代地的骆驼、良马一定会填满您的马厩。所以，如果合纵成功了，楚国就能成就霸业；如果连衡成功了，秦国就能称帝。如今您要放弃能够称霸的事业，承受臣服别人的屈辱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秦国，是如同虎狼般凶狠的国家，抱着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

天下所有诸侯国共同的敌人。凡主张连衡的人都想割让各诸侯国的土地去事奉秦国，这样做就是在供养仇人和敬奉仇敌。作为国君的臣子，却要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用来同虎狼一般的强秦搞好关系，使秦国侵扰天下，而自己的国家最终也会遭受秦国的侵害，他们是不会顾及这些灾祸的。对外凭借强秦的威势，用来在国内威胁自己的君主，索取土地割让给秦国，最大逆不道的罪过也不会比这更严重。所以，如果合纵成功，各诸侯国就会割让土地事奉楚国；如果连衡成功，楚国就要割让土地事奉秦国，这两种策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二者，大王究竟要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呢？所以敝国赵王派我来进献这不成熟的意见，奉上详明的约定，全仰仗大王晓喻众人了。”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悬旌：指空中随风飘荡的旌旗。】而无所终薄【终薄：着落之处。】。今主君【主君：指赵王。】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楚王说：“我们楚国在西边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并吞汉中的野心。秦国，是个如同虎狼一般凶狠的国家，不可以与它亲近。韩国、魏国经常受到秦国的威胁，不可以与它们进行深入地商议，如果与它们深入地商议，恐怕有叛逆的人把消息泄露给秦国，导致计划还没有施行，而国家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了。我自己估计，单靠楚国的力量来对抗秦国，不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在国内与群臣谋划，他们又不值得信赖。我躺在床上睡不好觉，吃东西也没有好胃口，心神恍惚不定，好像悬挂在空中的旗子，没有个着落的地方。现在赵王打算团结天下，拉拢诸侯，保存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我愿意恭敬地献出整个国家，听从您的安排。”

于是，六国合纵成功，并且集中了力量。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兼任六国的相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辐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疑：同“拟”，比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郊劳：到郊外迎接、慰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委蛇：以面掩地前进，如同蛇行。】蒲服【蒲服：同“匍匐”。】，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乃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从约：合纵之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苏秦北上向赵王复命，在回去的途中经过洛阳，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着行装以及各诸侯派来护送的众多使者，气派比得上国王出行。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赶快找人为他清除将要通行的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进行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睛不敢抬头正视他，都俯伏在地上，非常恭敬地侍候他吃饭。苏秦笑着对他的嫂子说：“你以前对我是那样傲慢，为什么现在却对我这么恭敬呢？”他的嫂子以面掩地匍匐前进，向他请罪说：“那是因为季子现在地位显贵，有很多钱财。”苏秦颇有感慨，叹息地说：“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人就敬畏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人呢！假使我当初在雒阳城边有二顷良田，我现在还能够佩带上六个国家的相印吗！”于是他就把千金赏赐给了同族的亲人和朋友。当初，苏秦打算去燕国，曾从别人那里借来一百钱当作路费，现

在他富贵了，就拿出一百金偿还给那个借钱给他的人。并且报答了从前所有曾有恩于他的人。他的随从人员中，唯独一人没有得到报偿，于是这个人上前主动申明。苏秦说：“我并非忘记了你。当初你和我一起到燕国去，在易水边上，你好几次想要离开我，那时我的处境非常困窘，所以我深深地怨恨你，所以把你放在了最后，现在你也可以得到赏赐了。”

苏秦已经约定六国合纵相亲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做了武安君，于是，苏秦把合纵盟约送交给秦国。从此以后秦国再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年。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乌喙：一种草药，又名乌头、附子，直接食用会导致心脏麻痹，呼吸急促，甚至死亡。】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石交：如磐石般坚固的情谊。】者也。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后来秦国派使臣犀首欺骗齐、魏两国，与这两国联合起来攻打赵国，想要破坏合纵盟约。齐、魏两国攻打赵国，赵王就谴责苏秦。苏秦非常恐惧，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会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随即瓦解了。

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为妻。这一年，燕文侯去世了，太子继位为王，称为燕易王。易王即位不久，齐宣王趁着燕国办丧事的机会，出兵攻打燕国，一连夺取了十座城池。燕易王对苏秦说：“以前先生到燕国来，先王曾资助您去拜见赵王，因而才能够约定六国合纵。现在齐国首先攻打赵国，紧接着又攻打燕国，因为先生的原因而被天下人耻笑，先生能替燕国收复被侵占的领土吗？”苏秦深感惭愧，说：“请让我替大王把被侵占的领土收复回来。”

苏秦谒见齐王，拜了两拜，低头弯腰，向齐王表示祝贺，然后又仰起头来，向齐王表示哀悼。齐王说：“为什么你的庆贺和哀悼如此快速地相继而来？”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即使非常饥饿也不会吃乌头这种有毒的植物，因为它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结果与饿死没有区别。虽然如今燕国还很弱小，但燕王却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贪图了他十座城池的便宜，但却长期与强秦结成仇怨。现在，弱小的燕国像领头雁一样做了先锋，而强大的秦国跟在它的后面做掩护，进而招引天下的精锐部队来攻打你，这与吃乌头充饥的道理是一样的。”齐王的神情突然变得凄怆而严肃，说：“既然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听说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能够变灾祸为吉祥，变失败为成功。大王如果真的听取我的建议，立即把燕国的十座城池归还给它。燕国无缘无故就收回十座城池，一定非常高兴；秦王知道您是因为他的关系而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也一定非常高兴。这就叫作放弃仇恨而获得如同磐石一样坚固的交谊。燕国、秦国都来事奉齐国了，那么大王要号令天下，还有谁敢不听从呢。这样大王只需要在表面上做出依附秦国的姿态，实际上却是只用十座城池的代价就取得了天下，这是称霸天下的功业。”齐王说：“很好。”于是把十座

城池归还给了燕国。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药酒：指加了毒药的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详僵：假装跌倒。详，通“佯”。】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有人毁谤苏秦，说：“苏秦是个左右摇摆、出卖国家、反复无常的奸臣，必定会引起动乱。”苏秦担心获罪，赶紧回到了燕国，而燕王却没有让他做官。苏秦求见燕王说：“我原本是东周一个鄙陋的平民，没有做出一点贡献，而您亲自在宗庙里授与我官职，在朝廷上对我以礼相待。如今，我替您劝退了齐国的军队，收复了十座城池，您应该对我更加亲近。现在我回到燕国，而您却不让我做官，一定有人

在您的面前以不忠实的罪名中伤我。其实我不守信誉正是您的福气啊。我听说诚实忠信的人，他这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奋发进取的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况且我游说齐王，并没有欺骗他。我把年老的母亲丢弃在东周，这本来就是抛弃只顾自己的念头，而去帮助别人求得进取。现在，假如有人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得到这三种人来事奉您，您认为怎么样？”燕王回答说：“足够了。”苏秦说：“像曾参那样孝顺的人，为了尽孝道，他决不会离开父母而在外面住上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之外，来到弱小的燕国，替处于危险境地的君王排忧解难呢？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为了坚守正义而不做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不肯当周武王的臣子，不肯接受侯爵的封赏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像他这样廉洁的人，您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收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和女子约好在桥下相会，女子没来，大水来了他也不肯离去，紧抱着桥柱被水淹死了。像这样守信的人，您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去使齐国强大的军队撤退呢？我正是因为忠实诚信而得罪在上位的人呀。”燕王说：“你本来就不是忠实诚信的人，哪里能因为忠实诚信而获罪呢？”苏秦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有一个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做官，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她的丈夫很快要回来了，和她私通的人对此感到非常忧虑，这个妻子说：‘你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准备好毒酒等他了。’三天以后，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了，妻子让侍妾端着有毒的酒给他喝。侍妾想要说出酒中有毒，又害怕他会把女主人赶走；可是如果不说出来，又害怕她毒死了男主人。于是她假装跌倒，把酒打翻在地。男主人大发雷霆，打了她五十竹板。所以，侍妾假装跌倒而打翻了那杯毒酒，对上保存了男主人，对下保存了女主人，可是自己却被打板子，怎么能说忠实诚信就不会获罪呢？我的罪过，不幸而与这个侍妾的遭遇相似啊！”燕王说：“请先生官复原职。”从此燕王更加优待于他。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

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客卿：官名，授予非本国人而在本国的高级官职。】。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为王。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殊：斩首，这里指受了致命的创伤。】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燕易王的母亲，即燕文侯的夫人，与苏秦私通。燕易王得知这件事，却更加优待苏秦。苏秦害怕被杀害，就对燕王说：“我留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我到齐国去，就一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燕王说：“您怎么办都行，我听从先生的安排。”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投奔到齐国，齐宣王便让他做了客卿。

齐宣王去世了，湣王登基为王，苏秦就劝说湣王为齐宣王举办隆重的葬礼，用以显示他的孝道，把宫室建造得高高的，把苑囿的规模扩大，以显示他的得意，其实苏秦想借此使齐国破败，从而为燕国提供可乘之机。燕易王去世了，燕噲继位做了国君。此后，齐国大夫中有很多人与苏秦争夺国君的宠信，因此派人暗杀苏秦，苏秦虽然没死却受了重伤，挣扎着逃跑了。齐王派人去捉拿凶手，但是没有抓到。苏秦快要死了，便对齐王说：“我马上就要死了，请您把我五马分尸了并在人口密集的街市上示众，宣布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作乱’，这样做，就一定能抓到暗杀我的凶手。”齐王就按照他的话做了，那个暗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动露面了，齐王将他诛杀了。燕王听到这个消息说：“齐国如此替苏先生报仇，实在是太过分啦！”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

故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鉏耨【鉏耨：两种锄草的农具。借指耕作。鉏，同“锄”。】而干大王。至于邯郸，所见者绌于所闻于东周，臣窃负其志。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长主：指齐国君主年长。】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民力罢敝，虽有长城、钜防，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济西：指济州以西。】不师，所以备赵也；河北【河北：指漯河以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敝矣。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为齐臣。

苏秦死后不久，他为燕国削弱齐国的事情完全泄漏出来。随后，齐国就听说了，因此对燕国非常恼恨。燕王很恐惧。苏秦的弟弟叫苏代，苏代的弟弟叫苏厉，他们看到兄长功成名就，十分得意，都学习纵横之术。苏秦死后，苏代就去求见燕王，想要承袭苏秦的旧例行事。他对燕王说：“我是东周的一个鄙陋的平民。私下听说大王的德

行非常高尚，鄙人十分愚笨，放弃了耕种而来求见大王。我到了赵国的邯郸，所见到的情况与我在东周听到的情况相差很远，我私下决定承担起为您干一番事业的责任。等到了燕国的宫廷，看到大王您的群臣和下吏，才知道大王真是天下最贤明的君主。”燕王说：“你所说的贤明的君主是什么样子的呢？”苏代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一定愿意听取他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而不愿意只听到他人称赞自己的优点，我请求向您指出哪些地方错了。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后援国。现在，您却要事奉仇敌而攻打自己的援国，这对燕国是非常不利的。请大王自己考虑清楚，这种做法在策略上显然是失误的，不把这种失误向您讲明的人，显然不是忠臣。”燕王说：“齐国原本就是我的仇敌，我一直想要讨伐它，只是担心国家疲敝，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假如您能凭借燕国如今的力量去攻打齐国，那么，我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具备力量互相作战的国家共有七个，而燕国处于弱势的地位。单独作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只要有所依附，则无论依附谁都可以提高它的声威。向南依附楚国，楚国的声威就会提高；向西依附秦国，秦国的声威就会提高。在中部依附韩国、魏国，韩国、魏国的声威就会提高。如果所依附的国家的声威提高了，必然能使您的声威也提高。说到如今的齐国，它的国君年纪大了而又固执刚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向南攻打楚国长达五年，积聚的财富也被消耗殆尽了；向西困扰秦国三年，士兵们已经非常疲敝了；向北和燕国作战，以覆没三军的代价，只是俘获了两名将领。然而，还要发动残余的兵力向南攻破了拥有五千辆战车的宋国，吞并了十二个小诸侯国。他们的国君的欲望虽然得到了满足，可是国家的民力已经枯竭了，情况是如此的恶劣，还能够取得什么呢！况且我听说，战事连连，百姓就会疲劳困乏，长时间作战，士兵就疲惫不堪。”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据有清济、浊河，可以巩固边防，有长城、钜防，足以作为要塞，真的是这样吗？”苏代回答说：“上天如果不给它最好的时运，虽然有清济、浊河，哪里能够巩固边防呢！百姓已经疲困劳乏，虽然有长城、钜防，又怎么能够作为要塞呢！况且，齐国以前不在济州以西征调兵卒，目

的在于防备赵国入侵；不在漯河以北征调兵卒，目的在于防备燕国入侵。如今，济州以西、漯河以北的兵力都被征调参战了，整个国家都已经很疲敝了。骄横的君主必定贪利，亡国的臣子必定贪财。大王如果认为把侄儿或弟弟送去做人质不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并用宝珠、美玉、布帛去奉承齐王的亲信，那么齐王就会感激燕国，而轻率地出兵攻打宋国，如此一来，齐国就可以被消灭了。”燕王说：“我决心依靠您而承受灭亡齐国的天命了。”燕国就派了一位公子到齐国去做质子。苏厉也趁着燕国送人质的机会求见齐王。齐王非常怨恨苏秦，打算囚禁苏厉。燕国的质子替苏厉在齐王面前请罪，随后苏厉就委身做了齐国的臣子。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诘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诘、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泾阳君：秦王的弟弟，名悝。】，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东：齐国在东方，这里指向东回到齐国。】苏子，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国的相国子之与苏代结为姻亲，子之想要夺取燕国的政权，于是派苏代到齐国去侍奉质子。齐王派遣苏代回燕国复命，燕王诘问道：“齐王能够称霸吗？”苏代回答说：“不能。”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因为齐王不信任自己的臣子。”于是燕王非常专一地重用子之，不久之后又把王位禅让给了子之，引起了燕国大乱。齐国乘这个机会攻打燕国，杀了燕王诘和子之。燕国拥立昭王即位，而

苏代、苏厉从此再也不敢进入燕国，都归附了齐国，齐王很优待他们。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替燕国拘留了苏代。齐王派遣使臣对魏王说：“齐国想要把宋国的土地分封给秦王的弟弟泾阳君，秦王一定不会同意。秦王并非不希望得到齐国的帮助并且取得宋国的土地，只不过他不相信齐王和苏先生而已。现在齐国和魏国的矛盾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了，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秦国也会相信齐国，齐国和秦国联合起来，泾阳君就会获得宋国的土地，这样做对魏国没有好处。所以大王您不如让苏代返回齐国，秦王一定会怀疑齐王，而不会相信苏代了。齐国和秦国不能联合起来，天下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变动，讨伐齐国的局势就形成了。”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王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讎强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于齐也。齐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益一齐：使齐国得益于一倍的国力。】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齐紫：齐国的紫衣。当时齐桓公好紫服，一国尽服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句践栖于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宾：同“摈”，排斥，抛弃。】之”。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

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憚以国为功。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于燕、赵？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弃齐如脱屣【脱屣：像脱掉无跟的鞋一样方便。屣，古代一种拖鞋。】矣。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的处境很危险，苏代就写了一封信送给燕昭王，说：

燕国作为一个万乘大国，却派遣质子寄居在齐国，名声低贱而且权势卑微；调动全国的军队去帮助齐国攻打宋国，使得百姓疲劳而财力损耗；如果打败了宋国，使楚国的淮北受到损害，结果只能使齐国壮大，使仇敌变得强大而自己的国家却遭受损害：这三种情况都是对燕国非常不利。尽管如此，大王还是愿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但齐国却更加不相信您，而且更加忌惮燕国，这就说明您的策略是错误的。一个宋国再加上楚国的淮北，足以抵得上一个万乘之国，而它们被齐国吞并之后，就相当于使齐国增加了一倍的国力。北夷的领土纵横七百里，再加上鲁国和卫国，也足以抵得上一个万乘之国了，而它们又被齐

国吞并之后，就相当于使齐国增加了二倍的国力。只凭一个齐国的力量，就能使燕国忧虑重重而不能应付，现在把三个齐国那么强大的力量压到燕国头上，那个灾祸一定很大了。虽然如此，但是一个明智的人做起事情来，能够变灾祸为吉祥，化失败为成功。齐国的紫布，本来是用破旧的白绢染成的，价格却提高了十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栖身，后来却击败了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这些都是变灾祸为吉祥，化失败为成功的事例。

如今大王如果想要变灾祸为吉祥，化失败为成功，最好是怂恿各国推举齐国成为霸主，并且尊重它，让各国派遣使臣到周王室去公开结盟，烧毁秦国的信符，宣告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攻破秦国；其次是务必永远排斥它。”秦国受到所有国家共同排斥并时刻面临被攻破的危险，秦王一定会非常忧虑。秦国接连五代都主动攻打其他诸侯国，现在反而要屈居在齐国之下，依据秦王的意志，只要能迫使齐国走投无路，就不怕以整个国家为赌注以求得成功。既然是这样，大王何不派遣一名说客用这样的话去游说秦王：“燕、赵两国攻破宋国，使齐国更加强大，大家尊崇它，做它的下属。燕、赵两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燕、赵两国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又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不相信秦王。既然如此，那么大王为何不派遣值得信赖的人去拉拢燕国和赵国，令涇阳君和高陵君先到燕国和赵国去？如果秦国背信弃义，就以他们为人质，燕国和赵国就必然会相信秦国了。如此一来，秦国在西方称帝，燕国在北方称帝，赵国在中部称帝，三帝并立，向天下发号施令。如果韩国和魏国不服从，秦国就出兵讨伐它；如果齐国不服从，燕国和赵国就出兵讨伐它，如此，天下有谁敢不服从呢？天下都服从了，就趁势驱使韩国和魏国攻打齐国，说‘一定要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这是对燕国和赵国都有益处的事情；并立三帝，也是燕国和赵国非常愿意的事。它们实际方面能得到好处，而且在提高名声方面还能如愿以偿，那么燕国和赵国就会像丢掉草鞋一样轻

易地抛弃了齐国。如今您如果不去拉拢燕国和赵国，那么齐国称霸的功业一定会成功。诸侯们都拥护齐国而只有您不服从，则您的国家将会遭到各国诸侯的讨伐；诸侯们都拥护齐国，而您也一样服从它，则会导致您的声望变得卑贱。如今，您要是能够拉拢燕国和赵国，则能够让国家安定而声望尊崇；您要是不拉拢燕国和赵国，则会导致国家处于险境而声望变得卑贱。抛弃名尊国安做法而选择国危名卑的做法，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干的。”秦王听完这些话，心头就像被匕首刺进了一样刺痛。那么您为什么不派遣说客用这些话去游说秦王呢？秦王听到了一定会采纳，齐国一定会受到讨伐。结交秦国，这是有利的外交；讨伐齐国，是正当的利益。处理好有利的外交，谋求正当的利益，这是圣王所做的事情。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正告：明白郑重地告知。】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射隼：比喻行动捷速。隼，一种凶猛的鸟，也叫鹞。】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繇：动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轶，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锁【锁：长矛。】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燕昭王认为苏代的这封信写得很好，就说：“先王曾对苏家有过的恩德，后来由于子之作乱，才致使苏氏离开燕国。燕国想要报仇，对付齐国，非得任用苏氏不可。”于是就召回苏代，又十分优厚地对待他，和他一起策划攻打齐国的大事。终于打败了齐国，使得齐湣王逃亡在外。

过了很久，秦国邀请燕王，燕王想要前往，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因为贪心取得了枳地而导致国家危亡，齐国因为夺取了宋地而使国家破败，齐国和楚国不能因为取得了枳地和宋地反而还要事奉秦国，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只要是取得了成功的国家，秦国都将它视为劲敌。秦国夺取天下，凭借的不是推行正义，而是使用暴力。秦国使用暴力，已经公开向天下宣告了。”

“秦国曾经警告过楚国，说：‘蜀地的军队，坐着船浮行在汶水之上，随着夏季盛涨的水势而直入长江，只需要五天就能到达楚都郢城。汉中的军队，乘船从巴江出发，随着夏季盛涨的水势而直入汉江，只需要四天就能到达五渚。我亲自在宛县以东聚集军队，向随邑进军，聪明的人还来不及提出对策，勇武的人还来不及发挥威力，我的进攻已经像用飞箭射杀鹰隼一样迅速取得了胜利。而楚王你还想着等待天下各国的军队一起来攻打函谷关，不是为时已晚了吗！’楚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向秦国臣服了十七年。”

“秦国也曾严正地警告过韩国，说：‘我从少曲发兵，只需一天就可以切断太行山的通道。我从宜阳发兵，直接攻打平阳，只需两天就可以动摇韩国各地的局势。我的军队穿越东西两周攻击新郑，只需五

天就可以攻克整个韩国。’韩国认为的确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

“秦国还严正地警告过魏国，说：‘我的军队攻下安邑，围困女戟，韩国通往太原的路就会被截断。我的军队从轵道出发，通过南阳，封锁冀邑，包围东西两周，趁着夏季强盛的水势，乘着轻便的战船，强弓劲弩在前，锋利的戈矛在后，把荥泽水口掘开，魏国的大梁就会淹没在洪水中而不复存在了；把白马河的水口掘开，魏国的外黄、济阳也会淹没在洪水中而不复存在了；把宿胥河的水口掘开，魏国的虚地、顿丘也会淹没在洪水中而不复存在了。在陆地上作战，可以攻破河内，利用水攻可以毁灭大梁。’魏国认为的确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离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鄢郢，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鄢郢为楚罪。

方苞：「周时人无不达于文。见于传者，隶卒厮舆亦能雍容辞令。苏秦既遂，代厉始脱市籍，驰说诸侯，而文辞之雄，后世宿学不能逮也。盖三代盛时，无人不知学，虽农工商贾，其少也固尝与于塾师里门之教矣，至秀民之能为士者，则聚之庠序学校，校之《诗》《书》六艺，使切究于三才万物之理，而渐摩于师友者常数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口流余焰之发于辞者，亦充实光辉而非后世所能及。汉之文，于武帝之世而变，虽有能者，气象萌

然。盖周人遗学，老师宿儒，至是而扫地益矣。」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讲：和解，媾和。】于魏，至【至：同“质”。作人质。】公子延，因犀首属行【属行：集结军队。】而攻赵。

“兵伤于谯石，而遇败于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嬴【嬴：通“赢”。获胜。】则兼欺舅与母【舅与母：指穰侯与宣太后。】。

“適【適：通“谪”。谴责，惩罚。】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楚者曰‘以塞郢郢’，適齐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刺蜚：刺绣，指交错用兵。】，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不：相当于“否”。】，而天下由此宗【宗：推重，尊崇。】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秦国想要攻打安邑，担心齐国援助它，就把宋地丢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做了一个与我相似的木偶，用箭射它的脸，我秦国与宋国相隔很远，军队距宋国太遥远，没有办法直接去攻打它。齐王您如果能攻破宋国并占有它，我会像自己占有了它一样高兴。’后来，秦国攻克了魏国的安邑，包围了女戟，就反过来把齐国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

“秦国想要攻打韩国，害怕天下诸侯援助它，就把齐国让给天下诸侯去讨伐，说：‘齐王曾四次与我订立盟约，却四次都欺骗我，多次下定决心要率领天下的军队攻打秦国。所以，有了齐国，就不会有秦国，有了秦国，就不会有齐国，一定要讨伐它，一定要消灭它。’等到秦国攻取了韩国的宜阳、少曲，占领了蔺邑、离石，就反过来把攻破齐国作为天下各诸侯国的罪过。

“秦国想要攻打魏国，就先推崇楚国，还把南阳委托给了楚国。说：‘我本来就与韩国绝交了。攻破均陵，包围鄢郢，只要对楚国有利，我就会像是自己占据了这些地方一样高兴。’等到魏国抛弃了盟约国转而与秦国联合，秦国就反过来把包围鄢郢作为楚国的罪过。

“秦国的军队被围困在林中，就推崇燕国和赵国，把胶东委托给了燕国，把济西委托给了赵国。等到秦国和魏国讲和了，并把公子延作为人质之后，就派犀首连兵相续地攻打赵国。

“秦国的军队在谯石受到重挫，又在阳马打了败仗，就推崇魏国，把叶地和蔡地委托给了魏国。等到秦国和赵国一旦讲和，马上威胁魏国，而魏国不肯依照约定分割土地。秦军处于困境时，就派太后的弟弟穰侯去请求和解，等秦军取得了胜利，连自己的舅舅和母亲都可以欺骗。

“秦国谴责燕国的借口是‘因为攻打胶东’，谴责赵国时的借口是‘因为攻打济西’，谴责魏国的借口是‘因为攻打叶、蔡’，谴责楚国的借口是‘因为围困了围鄢郢’，谴责齐国的借口是‘因为攻打宋国’。这样，秦国在谴责其他各国时总会找到循环往复的外交辞令做借口，交错用兵如同刺绣花纹。秦王飞扬跋扈，即使是他的母亲也不能制止他，他的舅舅更无法约束他。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国先后杀掉的属于韩、赵、魏三国的百姓有几百万，现在这三个国家中

还活着的人都是抗秦战争中死者的遗孤。西河以外，上洛地区，三川一带经常受到秦国的攻击，这是晋国的大祸，秦国侵扰了韩、赵、魏的一半土地，秦国带来的灾祸严重到了这种地步！而从燕、赵等国到秦国去游说的人，都争相以事奉秦国来劝说自己的国君，这正是我最担忧的事情。”

燕昭王因此便没有去秦国。苏代又受到燕王的重用。

燕王派苏代联合各诸侯国合纵，就像苏秦在世时那样，诸侯们有的参加了结盟，有的没有参加结盟，而从此天下各国人士都尊崇苏氏兄弟所倡导的合纵联盟。苏代、苏厉都得以安享天年，他们都在诸侯国中获得了显赫的名声。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闾阎：乡里。泛指民间。】，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太史公说：苏秦、苏代、苏厉这兄弟三人，都通过游说诸侯而获得了显赫的名声，他们的学说擅长于随机应变。而苏秦因为蒙受间谍的罪名而被杀死，天下人因此都嘲笑他，忌讳公开地研习他的学说。然而世间流传的苏秦的事迹存在很多差异，后来的事件凡是与他类似的，都附会到苏秦身上。苏秦出身于民间，却能联合六国合纵联盟，这足以证明他的才智的确有超出常人的地方。所以我列出他的事迹，按着正确的时间先后加以陈述，不让他只剩下不好的名声。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意：猜疑，怀疑。】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酹**【酹：古“释”字。】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从：同“纵”。】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上谒：递上名帖请求进见。】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张仪，是魏国人。他当初曾与苏秦一同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认为自己的才学比不上张仪。

张仪完成学业后，就去游说诸侯。有一次，他陪同楚国的丞相喝酒，不久丞相遗失了一块玉璧，门客都怀疑是张仪偷了玉璧，说：“张仪贫穷，品行不端，一定是他偷了丞相的玉璧！”于是大家一起捉住了张仪，拷打了他几百竹板，张仪始终没有承认，大家只好释放了他，他的妻子既悲又恨说：“唉，你要是不曾去读书游说，又怎么会遭受这样的屈辱呢？”张仪对他的妻子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

在？”他的妻子笑着回答：“舌头还在。”张仪说：“这样就足够了。”

苏秦已经说服了赵王同意与除秦国外的另外六国合纵，缔结合纵联盟，但是苏秦又担心秦国乘机攻打各诸侯国，从而招致盟约在没有缔结之前就遭到了破坏。他正忧虑没有找到一个能派往秦国的人，于是他派人暗中引导张仪说：“你当初与苏秦的交情很好，现在他已经当权，你为什么不去结交他，以实现功成名就的志向呢？”张仪于是到了赵国，呈上名帖，请求拜见苏秦。苏秦却早已告诫守门的人不替张仪禀报，又设法让他好几天不能离开。不久，苏秦接见他，把他安排在堂下坐着，赏给他的饭菜是丫环仆人们吃的。并多次责备他说：“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穷困潦倒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我没有能力推荐你并使你富贵吗？只是因为你不值得录用罢了。”苏秦说完就把张仪打发走了。张仪这次本是来投奔苏秦的，自认为是老朋友了，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不料反而被羞辱，很气愤，又考虑到各国诸侯中没有可以事奉的，唯独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帛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宁渠：如何，哪里。】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若：你。】饮，我不盗而【而：你，你的。】

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顾且：反而将要。】盗而城！”

不久之后，苏秦告诉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有才能的人，我大概比不上他啊。现在我侥幸比他先受到重用，但是说到能够掌握秦国大权的人，只有张仪才行。然而他目前很贫穷，没有进用的机会。我担心他为了满足小的利益，不再进取，不能成就大的功业，所以把他召来当面羞辱他，来激发他的斗志。请你替我暗中帮助他吧。”苏秦将自己的打算奏明赵王以后，拿出金钱和车马，派人暗中跟随张仪，与张仪投宿在同一间客栈，逐渐接近他，还拿出车马钱财供他使用，凡是张仪需要的，都能供给他，却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张仪终于得以拜见秦惠王。秦惠王任用张仪做客卿，与他商谋攻打各国诸侯。

苏秦派来的门客这才向张仪告辞。张仪说：“有赖于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赫，正打算报答您的恩德，为什么选择离开我呢？”这位门客回答说：“我并不了解您，真正了解您的是苏先生。苏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而使他的合纵盟约不能成功，认为除了您没有谁能掌握秦国的大权，因此故意激怒您，然后派我暗中向您供给钱财，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事先计划好的。现在您已经得到了重用，请让我返回赵国向苏先生复命。”张仪说：“唉，这些权谋都是我曾经研习过的，而我却没有察觉出来，我没有苏先生高明，这是很明显的！况且我刚刚被任用，又怎么能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您替我感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当权，我张仪怎么敢妄言攻打赵国呢？况且只要是苏先生当政，我张仪哪里具备这个能力呢！”张仪出任秦国的相国后，写信警告楚国的丞相说：“当初我陪你饮酒，并没有盗窃你的玉璧，可你却打了我竹板。你要好好地守住你的国家，我马上将要盗取你的城池！”

苴【苴：即巴国。】 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

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图籍：地图和户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巴国和蜀国相互进犯，分别来秦国告急求援。秦惠王打算出动军队讨伐蜀国，又考虑到蜀道险要、狭窄，不容易到达，这时韩国又借机侵犯秦国，秦惠王想先攻打韩国，然后讨伐蜀国，担心不能取胜；想先攻打蜀国，又担心韩国趁秦军久战疲惫前来偷袭，因此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不休，司马错主张讨伐蜀国，张仪说：“不如先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让我听一听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说：“我们先与魏国亲近，与楚国交好，然后派兵前往三川，堵住什谷的入口，阻塞屯留的要道，使魏国到韩国南阳的道路断绝，让楚国出兵逼近南郑，秦国则攻打新城、宜阳，从而径直逼近西周、东周的城郊，声讨周王的罪过，再攻占楚国、魏国的土地。周王自知局势无法挽救，一定会献出九鼎宝器。秦国占有了九鼎宝器，掌握着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样一来就可以挟持周天子而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谁敢不听从。这正是统一天下的大业。如今，看那蜀国，不过是西边偏远的国家，像戎狄一样的落后的种族。我们去攻打它，搞得士兵疲惫、百姓劳苦，也不能达到扬名天下的目的，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也算不上是获利。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追求名位要到朝廷去，追求利益要到集市上去。如今的三川、周室就如同天下的朝廷和集市啊，大王您不到那里去争夺，反而到戎狄那样落后的地区去争夺，这距离您帝王的功业太遥远了。”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缮兵：供给军队食粮。缮，通“膳”。】，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西海：指蜀川。】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想要使国家富强的人，一定要开拓他的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的人，一定要使百姓富裕；想要统一天下的人，一定要广施德政，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帝王之业也就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疆土还狭小，百姓还贫穷，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办到的事情做起。蜀国是西方偏远的国家，却是戎狄的首领，已经发生了类似夏桀、商纣那样的祸乱。出动秦国的军队去攻打它，就如同让豺狼去驱赶羊群一样。占领了蜀国的土地，就可以扩大秦国的疆土，夺取蜀国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富裕，供养军队，用不着损兵折将就可以使蜀国臣服。我们攻克了一个蜀国，而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残暴；占有了蜀国所有的财富，而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贪婪，所以，只是出动军队这样一个举动就能名利双收，而且还可以获得禁止暴乱的美名。现在如果去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是非常不好的名声，而且未必能够得到实际的利益，还会落得不义的丑名，所以攻打韩国这个天下人都不愿意攻打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请求大王允许我陈述

理由：周王室是天下共有的宗室；是与齐国、韩国交往密切的国家。周王室料到自己将要失去传国的九鼎，韩国料到自己将要失去三川，这两个国家势必会通力合作，依赖齐国、赵国的力量，与楚国、魏国谋求和解，如果周王室把九鼎宝器送给楚国，韩国将土地割让给魏国，大王是不可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啊。所以比不上攻打蜀国那样稳妥。”

秦惠王说：“好，我就听从您的建议。”终于起兵讨伐蜀国，当年十月就攻占了蜀国，平定了蜀国的暴乱，贬谪蜀王，改封号为蜀侯，并派遣陈庄担任蜀的相国。蜀国归属秦国以后，秦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富裕了，更加轻视其他诸侯了。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啗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方：方圆，面积。】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

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秦惠王十年（前328年），惠王派遣公子华和张仪率领军队围攻魏国的蒲阳，使之降服了。张仪建议秦王把蒲阳归还给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张仪又趁机劝告魏王说：“秦国对魏国如此宽厚仁德，魏国不可以不以礼相报。”魏国因此把上郡、少梁献给了秦国，用以答谢秦惠王。惠王于是任用张仪为相国，并把少梁更名为夏阳。

张仪担任秦国的相国四年，正式拥戴秦惠王为王。又过了一年，张仪担任秦国的将军，率领军队攻取了陕邑。在上郡修筑要塞。

又过了两年，秦王派张仪到啮桑，与齐国相国和楚国相国会盟。张仪从东方回国后，被免掉了相国的职位，为了秦国的利益，他去魏国担任相国，打算使魏国首先称臣事奉秦国，然后再让其他各诸侯国仿效魏国。但魏王不肯听从张仪的建议。秦王很愤怒，出动军队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两城，同时暗中给张仪更加优厚的待遇。张仪觉得很惭愧，感到没有什么来回敬报答秦王。张仪留任魏国四年后，魏襄王去世了，魏哀王登基为王。张仪又劝说魏哀王归附秦国，哀王没有听从。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魏发兵与秦国交战，被秦国打败。

第二年，齐国也来攻打魏国，在观津打败了魏军。秦国想要再次攻打魏国，先打败了韩申差率领的军队，斩杀了八万官兵，使各国诸侯惊恐万分。张仪于是再次游说魏王说：“魏国的领土面积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像车轴的中心一样与各国诸侯四通八达，又没有高山大河的隔绝。从新郑到大梁有二百多里的路程，不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不用花费多少力气就已经到了。魏国的南边与楚国相接，西边与韩国相接，北边与赵国相接，东边与齐国相接，如果要有军队戍守在四方边境，只是守卫边塞堡垒的兵士就需要

十万以上。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一个战场。如果魏国向南边与楚交好而不与东边的齐国交好，那么齐国就会在东边攻打魏国；如果魏国与东边的齐国友好而不与赵国交好，那么，赵国就会在北攻打魏国；如果魏国与韩国不和，那么韩国就会在西边攻打魏国；如果魏国与楚国不亲，那么楚国就会在南边侵犯魏国：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地理形势。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huán 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轻走：容易逃跑。】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奋辞：说大话。】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搢腕【搢腕：失意、愤恨的样子。】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群轻折轴：分量轻的东西积累多了能把车轴压断。比喻小问题多了也能酿成大祸。】，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赐骸骨：古代大臣请求致仕的委婉说

法。】辟魏。”

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况且，各国诸侯缔结合纵结盟的目的，是想凭借它求得国家安宁、君主尊崇、军队强大，从而使本国名声显赫。如今，那些主张合纵的国家想把天下当作一家，他们互相结为兄弟，在洹水边上宰杀白马，歃血为盟，用以表示恪守盟约的坚定信念。然而，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也会发生争夺钱财的事，那么合纵各国打算凭借苏秦虚伪欺诈、反覆无常的谋略来维持国家的安定，这样做一定会遭到失败，这是非常明显的了。

“假如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国就会出兵攻打黄河以南的地区，占领卷地、衍地、燕地、酸枣，劫持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的军队就不能南下支援魏国；赵国的军队不能南下支援魏国而魏国的军队也不能北上，合纵联盟的通道就断绝了；合纵联盟的道路一旦被断绝，大王的国家要想不遭受危难是不可能的。秦国使韩国屈服，进而攻打魏国，韩国害怕秦国，与秦国合为一体，那么魏国的灭亡就近在眼前了。这就是我之所以替大王担忧的缘故。

“现在为大王着想，最好是事奉秦国。如果您事奉秦国，那么楚国、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了韩国、楚国前来侵扰的外患，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家一定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

“况且秦国最想削弱的国家莫过于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国家莫过于魏国。楚国虽然有百姓富足、国家强大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很空虚；它的士兵虽然众多，然而总是轻易地临阵败逃，不能够奋战到底。假如魏国调集全部军队南下攻打楚国，一定可以打败楚国。割裂楚国而使魏国得到好处，毁损楚国而取悦秦国，转嫁灾祸，使自己的国家安定，这是一件好事。假如大王不听从我的建议，秦国就会出动

精锐部队从东边进攻魏国，那时魏国再想投奔秦国，是不可能的了。

“况且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他们大多只会讲大话，少有值得信赖的时候，他们只想游说一个国君，达到被赐封为侯的目的，所以天下从事游说的人没有不随时随地紧握手腕、瞪大眼睛、咬牙切齿地宣扬合纵的好处，用以打动各国的君主。君主赞赏他们的口才，觉得他们说得很好而受到影响，又怎么可能不被迷惑呢？”

“我听说，羽毛虽然很轻，但堆积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货物虽然很轻，但装载多了也能压断车轴；众人同口诋毁，能使金石般的事实销熔；集合很多人的诽谤，能把骨头般的真理毁灭。所以我请求大王慎重地拟定正确的策略，并请您允许我辞职离开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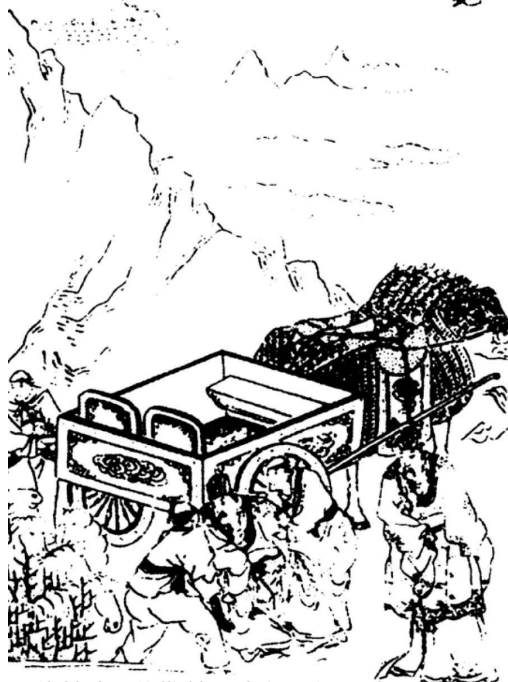
于是，魏哀王背弃了合纵盟约，通过张仪，请求与秦国结交。张仪回到秦国后，重新担任相国。三年后，魏国又背弃了秦国，重新加入合纵盟约。秦国出动军队攻打魏国，夺取了魏国的曲沃城。第二年，魏国又再次归附秦国。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箕帚之妾：持箕帚的奴婢，借作妻妾的谦称。】，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喜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侯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原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

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秦国想要攻打齐国，然而齐国和楚国都参加了合纵盟约，秦王便派遣张仪去楚国担任相国。楚怀王听说张仪来到了楚国，空出上等宾馆让他居住，并亲自去宾馆接待他。楚怀王问张仪道：“我的楚国是个偏远、鄙陋的国家，您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张仪游说楚怀王说：“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听从我的建议，紧闭城关，同齐国断绝盟约，我愿意请求秦王献给楚国商於一带方圆六百里的地方，派出秦国女子做大王的姬妾，秦、楚两国互相娶妻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将可以向北削弱齐国，而西面的秦国也得到了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楚怀王非常高兴，听从了张仪的建议。大臣们都来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唯独陈轸向楚怀王表示哀悼。楚怀王愤怒地说：“我不用出动军队就得到了六百里的土地，大臣们都向我表示祝贺，唯独你表示哀悼，这是为什么？”陈轸回答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据我来看，大王不仅不可以得到商於一带的土地，而且齐国和秦国还可能联合起来，齐、秦两国一旦联合起来，那么楚国一定会大祸临头。”楚怀王说：“有什么理由吗？”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楚国与背后的齐国结盟了。如今楚国要废除盟约，与齐国断绝往来，那么楚国就会孤立无援。秦国为什么重视一个孤立无援的楚国，而奉送它六百里土地呢？张仪回到秦国后，一定会背弃向大王的承诺。这样一来，楚国在北面与齐国断绝了盟约关系，在西面从秦国招来祸患，两国的军队一定会同时攻打楚国。我妥善地替大王想出了对策，不如暗中与齐联合，但表面上与齐国断绝关系，并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假如秦国给了我们土地，再与齐国断绝关系也不算晚；假如秦国不给我们土地，那就符合了我们的策略。”楚怀王说：“希望你把嘴巴闭上，不要再说说话了，等着看我得到秦国的土地吧。”于是楚怀王将楚国的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礼物。于是就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派了一员将军跟着张仪前往秦国。

張儀
楚儀
地



伪献地张仪欺楚，选自《东周列国志》。

张仪至秦，详【详：通“佯”，假装。】失绥【绥：古代指登车时手挽的绳子。】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gài 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张仪到达秦国后，在上车时假装没有拉住绳子而从车上掉下来，

摔伤了，因此三个月没有上朝。楚怀王听说这件事后，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得不够彻底吧？”于是派勇士前往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进入北边的齐国，大骂齐王。齐王非常愤怒，折断符节，归附了秦国。秦国与齐国建立了邦交后，张仪才上朝，对楚国的使臣说：“我有秦王所赐的六里封地，愿意把它献给你们大王。”楚国的使臣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受商於六百里的土地，不曾听说是六里。”使臣回国向楚怀王复命，楚怀王勃然大怒，立刻出动军队攻打秦国。陈轸说：“我可以开口说话了吗？与其攻打秦国，还不如反过来割让土地贿赂秦国，再与秦国联合攻打齐国，这样我们虽然割让土地给了秦国，但是可以占领齐国的土地得到补偿，大王的国家还能够保存。”楚怀王没有听从，最终还是出兵了，派将军屈匄攻打秦国。秦国与齐国共同攻打楚国，斩杀了八万楚兵，杀死了屈匄，攻取了楚国的丹阳、汉中等地。楚国又增派军队去袭击秦国，在蓝田与秦军大战，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了两座城池给秦国，同秦国议和。

秦要【要：有所倚仗而强求。】 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武关外：指商於之地。】 易之。楚王曰：“不原易地，原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原。”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jìn 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不：当作“必”。】 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秦国要挟楚国，想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的黔中一带的土

地，楚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想要派遣张仪去楚国，但不忍心说出来。张仪自己请求前往楚国。秦惠王说：“楚王恼恨您背弃了奉送商於之地的承诺，必将杀了您，才觉得满意。”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的大夫靳尚的关系友好，靳尚能够去奉承楚王的夫人郑袖，而郑袖说的话楚王全都听从。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国怎敢杀害我呢。假如杀了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地区，这也是我的最大愿望。”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张仪一到，楚怀王就把他囚禁了起来，打算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要被楚王抛弃吗？”郑袖问道：“为什么呢？”靳尚说：“秦王非常宠信张仪，一定会把他从监牢中救出来，打算用上庸所属的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秦宫中擅长歌舞的女子作为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爱重，而夫人就会被鄙弃。不如向大王替张仪说情，请求释放他。”郑袖于是日夜不停地向楚怀王进言说：“作为臣子，要各自为他们的君主效劳。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遣张仪前来，这可是对大王尊重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反而要杀掉张仪，秦王一定会大怒，进而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二人搬到江南去住，以免像鱼肉一样被秦兵残害。”楚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地对待他。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虎贲：勇士。】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无及：没时间，来不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已：通“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舫船：并合两艘小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hàn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以为大王患也。

张仪被释放之后，还没来得及离开楚国，就听说苏秦去世了，于是向楚王游说：“秦国的土地占据了天下的一半，军队的实力足以抵挡四方的国家，四境都占据险要位置，有山河围绕，四周都设有要塞可以坚守。拥有勇武的战士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贮存的粮食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兵们都不避艰难危险甘愿赴死，国君贤明而且威严，将帅有谋略而且勇武，即使没有出动军队，它的声威就能席卷险要的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凡是后归降的国家一定先灭亡。再说那些合纵的国家想要与秦国一较高低，无异于驱赶着羊群进攻凶猛的老虎，猛虎和绵羊不是匹敌的对手是非常明显的。如今大王不去亲附猛虎，反而去亲附一群绵羊，我私下认为大王的策略失误了。

“如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国互相攻打，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不可能使两个国家都存在下去。如果大王不亲附秦国，秦国将会发兵攻占宜阳，韩国上郡就被切断而不能通行。秦国再出兵攻取河东，占据成皋，韩国一定会向秦国称臣投降，魏国也会趁机采取行动。秦国进攻楚国的西边，韩国和魏国进攻楚国的北边，楚国能不危险吗？

“况且，那些主张合纵的人聚集的是一群弱小的国家，要攻打最强大的国家，不估计敌对国的力量便轻率地发动战争，国家贫穷却要屡次发动战事，这是使国家陷入危亡的策略。我听说过，军事力量没有对方强，就不要向对方挑起战事；粮食没有对方多，就不要同对方持久作战。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专讲一些狡辩、不切实际的言辞，抬高他们国君的品节，只说合纵带来的好处，不说它导致的危害，终于招来秦国的战祸，却来不及制止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秦国拥有西边的巴蜀之地，用大船满载粮食，从汶山出发，顺着长江而下，距楚国有三千多里。两船相并运送士兵，一只船可以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一天可走三百多里，路程虽然很长，但并不花费牛马牵引的力气，不到十天就可以抵达楚国的扞关。扞关的形势一紧张，那么边境以东的城邑就都要据城防守了，黔中、巫郡将不再属于大王您所有了。秦国再从扞关出发，向南面进攻，那么楚国的北部地区就要被切断。秦国攻打楚国，不用三个月，就能使楚国面临危难，然而楚国等待其他诸侯国出兵救援，却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这势必等不及。依靠弱小国家的救援，忽略强秦的祸患，这是我替大王担心的原因。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构难：交锋，交战。】，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原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匈：同“胸”，胸膛。】。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

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纵：释放。】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大王曾经和吴国人作战，作战五次，三次取胜，上战场的士兵全都战死了；楚国为了守卫新占领的城邑，可活下来的百姓却太辛苦了。我听说功业太大的君主容易遭受危难，百姓疲惫困苦就怨恨国君。守护容易遭受危难的功业而违背强秦的意愿，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

“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出函谷关发兵攻打齐国和赵国，是因为秦国在暗中策划，有一举吞并天下的雄心。楚国曾与秦国交战，双方在汉中作战，楚国被打败了，有七十多位高贵的侯爵、王公战死了，失去了汉中。大王十分恼怒，又发兵攻打秦国，又在蓝田打了一仗。这就是所谓的两虎相争啊。秦国和楚国相互攻打，消耗了实力，而韩国和魏国以其完整无损的兵力从后面进攻，没有什么策略能比这更加危险的了。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假如秦国出兵攻打卫都阳晋，必定会像锁住胸膛一样断绝天下

的交通要道。大王出动全部军队进攻宋国，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攻下宋国，攻占了宋国之后，再挥师向东，一路攻打，那么泗水流域的十二个小诸侯国便全都归大王所有了。

“苏秦游说天下各诸侯国凭借坚守盟约使六国合纵相亲，被封为武安君，出任燕国的相国，却暗地里与燕王谋划攻破齐国，并且瓜分它的土地；苏秦假装获罪于燕王，从燕国逃到齐国，齐王因此收留了他，并且任命他做了相国；两年之后，苏秦的阴谋被发觉，齐王大怒，在街市上把苏秦五马分尸了。仅凭一个狡诈虚伪的苏秦，却想要控制整个天下，让各国诸侯结为一体，他的策略不可能成功也是非常明显的了。

“如今秦国与楚国的领土相接，在地理形势上也应该是亲近的国家。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建议，我可以请求秦王派太子来楚国做人质，大王也派太子到秦国去做人质，把秦王的女儿嫁给大王，进献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作为大王收取赋税供给沐浴费用，秦国与楚国长期结为兄弟友邻，永世不互相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此时楚怀王已经得到张仪，却难以遵守承诺割舍黔中地区给秦国，想要同意张仪的建议。屈原说：“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这次张仪来到楚国，我认为大王会烹杀他；如今释放了他，不忍心杀他，还听信他的蛊惑，不能这样做。”楚怀王说：“答应张仪的建议可以保住黔中，这是美好而有利的东西。已经答应了他，之后又背弃他，不能这样做。”楚怀王终于答应了张仪的建议，与秦国结盟。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藿huò【菽藿：豆和豆叶。泛指粗劣的杂粮。】羹。一岁不收，收不饘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负养：从事运输和饲养等劳役的人。】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

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蹐【跼蹐：跳跃。指动作敏捷。】科头【科头：不戴头盔。】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趺后【探前趺后：马的前腿探向前，后腿腾于后。指马奔驰。】蹄间三寻【寻：七尺为一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褐：脱去上衣。】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诖误：因为受蒙蔽而犯过失。】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韩王听仪计。

张仪离开楚国，乘此机会前往韩国，游说韩王说：“韩国地形险恶，处于山区，种植的粮食不是豆类就是麦子，老百姓吃的大多是豆子饭、豆叶汤。如果一年之内都没有收成，人们连糟糠都吃不饱。韩国领土纵横不到九百里，储存的粮食维持不了两年。估计大王的军队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三十万，其中还要包括勤杂兵和后勤人员在内。除了守卫边界堡垒的士兵，可供调动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而秦国的军队就有一百多万，战车达上千辆，战马有上万匹，士兵勇猛敏捷，不

戴盔甲，奋勇向前，持戟冲锋的，多得无法计算。秦军的战马精良，马的前蹄扬起，后蹄腾空而起，一跃就是两丈一尺远，这样的马多得无法数清。山东六国的士兵披着铁甲，戴着头盔去决战，秦国的士兵脱掉盔甲，袒臂赤足地来迎敌，个个左手提着头颅，右手擒拿俘虏。拿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较，如同勇士孟贲与软弱胆小的人相比；用巨大的威力压下去，就像大力士乌获与婴孩对抗。用孟贲、乌获那样的勇士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小国家，相当于把千钧的重量直接压在鸟卵上，一定不存在侥幸的结果。

“那些诸侯国的国君和大臣们不考虑自己国土狭小，却去听信主张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他们结党营私，互相掩饰，都慷慨激昂地说‘听从我的策略就可以在天下称霸’。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听从片刻的游说，误导国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如果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国就会出动军队占据宜阳，切断韩国上党地区，向东夺取成皋、荥阳，那么大王就不能再拥有鸿台的宫殿和桑林的苑囿。再说，阻塞了成皋，切断了上党地区，大王的国家就被分割了。先归附秦国就能得到安全，不归附秦国只会招来危险。如果制造了祸端却想要得到良好的回报，计谋短浅、鄙陋，并且结下了很深的怨仇，违背秦国而服从楚国，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替大王考虑了所有的计谋，最好的方法就是臣服秦国。秦国最想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削弱楚国，而能够削弱楚国的国家中，没有谁比得上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因为韩国的地理形势。如今，假如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一定很高兴。进攻楚国，不仅能在它的土地上取得利益，而且转移了自己的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适宜的计策了。”

韩王听取了张仪的计策。

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

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殷众：众多。】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澠miǎn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回到秦国汇报。秦惠王封赏了他五座城邑，封号是武信君。又派遣张仪向东出使齐国，游说齐湣王，说：“天下强大的国家没有哪个能比得上齐国，齐国的大臣都是同姓父兄，百姓众多，生活富足安乐。然而替大王出谋划策的人，全都为了暂时的安乐，而不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主张合纵的人在游说大王时，一定会说：‘齐国的西面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魏国。齐国是个背靠大海的国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军强兵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也不能把齐国怎么样。’大王对这种说法非常赞同，却考虑实际情况。主张合纵的人结党营私，没有谁不认为合纵是不可行的。我听说，齐国与鲁国打了三次仗，鲁国三次取得胜利，而鲁国却因此危险，随后就灭亡了，虽然有战胜的名声，但带来的却是国家灭亡的结果。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齐国很强大而鲁国却很弱小。现在，秦国与齐国相比较，就好比齐国与鲁国。秦国和赵国在黄河、漳水边上交战，交战了两次都是赵国取

得看胜利；在番吾城下交战，又是赵国两次打败秦国。这四次战役以后，赵国的士兵阵亡的有好几十万，仅仅保住了邯郸，虽然赵国获得了战胜的名声，然而国家却破败不堪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如今秦国和楚国互相嫁女娶妇，结成了兄弟友邦。韩国割让宜阳，魏国割让河外地区，赵王到渑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一带来归附秦国。假如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国、魏国进攻齐国南部地区，调动赵国的全部军队，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菑、即墨两城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齐国一旦被攻破，再想要归附秦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

齐王说：“齐国地方偏远落后，处在与世隔绝的东海边上，不曾听到过关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见。”于是答应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宾：通“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历：通“砺”。】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原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荧惑：迷惑，眩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

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浞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浞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新君继位。】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敢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张仪离开齐国，向西行游说赵王说：“敝国的秦王派遣我做使臣，向大王进献不成熟的策略。大王领导天下诸侯共同抵御秦国，使秦国的军队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大王的声威已经传遍山东各国，我们秦国非常害怕，屈服不敢妄动，整治军备，磨砺武器，整顿兵车战马，练习跑马射箭，勤奋耕种，储存粮食，守卫在四方边境，忧愁敬畏地过着日子，不敢轻举妄动，惟恐大王深深地责备我们的过错。

“如今依靠大王的督促之力，秦国已经攻占了巴、蜀，吞并了汉中，取得西周和东周，迁走九鼎宝器，据守白马渡口。秦国虽然在偏僻、遥远的地方，然而压抑、愤怒的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现在，秦国有一支穿着破旧甲衣，拿着残缺兵器的军队正驻守在浞池，打算渡过黄河，越过漳水，攻占番吾，与赵军在邯郸城下交会，希望在甲子这一天作战，效仿周武王伐纣的旧事，所以秦王特别派我作为使臣先来恭敬地告知大王及您的左右亲信。

“大王之所以信任并且能够缔结合纵盟约，是因为有苏秦作为依仗。苏秦迷惑诸侯，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企图倾覆齐国，结果使自己在街市上被五马分尸。天下诸侯不可能结为一体是非常明显的了。如今，楚国和秦国已经结为了兄弟友邦，韩国和魏国自称是秦国在东边的属国，齐国向秦国献出盛产鱼盐的土地，

这就好比斩断了赵国的右臂。断了右臂的人与别人争斗，如同失去了同伙而孤立无援，想要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办到呢？

“现在秦国派出了三支军队：其中一支军队堵塞午道，通知齐国调动军队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的东面；一支军队驻扎在成皋，驱使韩国和魏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地区；一支军队驻扎在浞池。相约四国军队结为一体共同进攻赵国，赵国被攻破后，四个国家一定会瓜分它的国土。所以我不敢隐瞒真实的意图，先把它告诉给大王的左右亲信。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与秦王在浞池会晤，当面做个口头约定，请求按兵不动，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赵王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奉阳君独断专政，蒙蔽、欺骗先王，独断所有政事，我还生活在深宫，跟着老师学习，没有参与国家大事。先王去世时，我的年纪还小，继位的时间不长，我原本就在心中暗自怀疑合纵的做法，认为诸侯联合为一体而不臣事秦国，不是出于对赵国的长远利益作打算。所以我打算改变主意，割让土地来弥补以往的过失，归附秦国。我正准备安排车马前去请罪，恰好听到了您的英明指示。”赵王接受了张仪的建议，张仪便离开了赵国。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进热啜【热啜：指热羹。】，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摩：通“磨”，物体相摩擦。】筭jī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筭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很：通“狠”。】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浞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

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裁：裁断。】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燕王听议。

张仪向北到达燕国，游说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的国家，无疑就是赵国。过去赵襄子曾经把他的姐姐嫁给了代王做妻子，想要吞并代国，就与代王约定在句注山的要塞会晤。他命令工匠制作了一个金斗，加长了斗柄，使它可以用来杀人。赵襄子与代王喝酒时，暗中吩咐厨子说：‘你趁着我们喝酒喝得酣畅的时候，送上热羹，把斗柄反转过来击杀代王。’在酒喝到酣畅高兴的时候，上了热羹，厨子趁机上前装盛，立即反转斗柄去袭击代王，把他杀死了，代王的脑浆流了一地。赵襄子的姐姐听说这个消息后，将簪子磨锋利，自刺而死，所以至今还有一座叫摩笄的山。代王是如何死去的，天下没有谁不知道。

“赵王如此凶狠暴戾、六亲不认，大王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还认为赵王是值得亲近的人吗？赵国出动军队攻打燕国，两次围困了燕的都城胁迫大王，逼迫大王割让十座城池向他道歉。如今，赵王已经到浍池朝见秦王，献出河间一带来归附秦国。现在，假如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国将出动军队直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国攻打燕国，如此一来，易水、长城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况且，现在的赵国相对于秦国而言，如同秦国的一个郡县，不敢妄自出兵攻伐。眼下大王如果向秦国臣服，秦王一定非常高兴，而赵国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燕国在西面有强大的秦国的支援，南面不再受齐国和赵国侵犯，所以我希望大王慎重地考虑这个建议。”

燕王说：“我生活在偏僻的蛮夷之地，这里的人即使是成年男子，裁断事情时却像婴儿，说的话不足以作为正确的决策。如今有幸接受贵客的指教，我愿意向西臣服秦国，献出恒山脚下的五座城

池。”燕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

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却武王，皆畔衡【衡：通“横”，指连横策略。】，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祭器：祭祀所用的礼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罢：同“疲”，疲惫。】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邻敌：邻近的敌国。】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张仪返回秦国复命，还没有到达咸阳，秦惠王就去世了，秦武王即位。武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张仪没有好感，等到即位后，大臣中有很多人说张仪的坏话：“张仪不讲信用，反复无常地出卖了很多国

家来取得国君的善待。如果秦国一定要继续重用他，恐怕会被天下人所耻笑。”各国的诸侯听说张仪与秦武王有隔阂，纷纷背叛了连横，又恢复了合纵联盟。

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齐国又派使臣来谴责张仪。张仪害怕被杀害，就趁机对秦武王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计策，愿意献给大王。”武王问：“什么计策？”张仪回答说：“为秦国的利益着想，必须使东方发生大变故，大王才能够让其他国家献出更多的土地。现在听说齐王非常憎恨我，我去哪个国家，齐王一定会出兵攻打这个国家。我乞求让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前往魏国，齐国一定会发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交战而不得脱身，大王就趁此机会攻打韩国，进入三川，从函谷关发兵，但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秦武王认为张仪说得有道理，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国去。齐国果然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哀王非常惊恐。张仪说：“大王不要担忧，请允许我出使齐国，一定让齐国罢兵。”张仪于是派遣他的家臣冯喜前往楚国，再作为楚国的使臣出使齐国，对齐王说：“大王非常憎恨张仪；虽然如此，大王却使张仪在秦国更受信赖。”齐王说：“我十分憎恨张仪，张仪走到哪里，我一定出兵讨伐哪里，为什么说是更使张仪有受到信赖呢？”冯喜回答说：“这样做正是使张仪更受信赖。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与秦王有约定，说：‘替大王打算，必须使东方发生大变乱，大王才能够多割得一些土地。现在齐王非常憎恨我，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出兵攻打那个国家。我乞求让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到魏国去，齐王一定会出兵攻打魏国。齐国和魏国的军队在城下交战而不得脱身，大王趁机攻打韩国，进军三川，从函谷关出兵，但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秦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所以用三十辆兵车送他去魏国。现在张仪到了魏国，大王果真出兵攻打魏国，这样做对内消耗了

国家的实力，对外是在攻打盟国，广泛地树立敌人，祸患殃及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让张仪更受信赖’。”齐王说：“你说得对。”于是停止对魏国用兵。

王世贞：「仪曾伐魏，取蒲阳，又伐魏，取陕，今乃出而相魏；仪之反覆固不足责，魏乃举国听之，几何而不亡也！」

张仪在魏国担任了一年的相国，就死在魏国。

陈轸zhěn 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出妇：被丈夫休弃的妇女。】嫁于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异日：指第二天。】。”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于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原谒行于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轸遂至秦。

陈轸是一个游说之士。他和张仪共同侍奉秦惠王，都得到了重用，经常争宠。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中伤陈轸说：“陈轸携带了丰厚的礼物频繁地来往于秦、楚两国之间，本应该搞好两国的外交关系。如今楚国并没有对秦国更加友好，反而对陈轸十分优待，这是因为陈轸替自己打算得多而替大王打算得少的缘故啊。而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前往楚国，大王为什么不让他离开呢？”秦惠王对陈轸说：“我听说先生想要离开秦国而去投奔楚国，有这样的事情吗？”陈轸说：“有。”秦惠王说：“张仪的话果然是可信的。”陈轸说：“这件事不仅张仪知道，而且连路上的行人也都知道。过去伍子胥忠于他的国君，因而天下诸侯争相聘他做臣子；曾参孝敬他的父母，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让他来给自己做儿子。所以，将要出卖的奴仆不用走出街巷就卖掉了，因为是好奴仆；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还能再嫁到本乡本里，因为是好女人。如果我对自己的国君不忠诚，楚王又怎么会认为我是忠心的臣子呢？忠心却要抛弃，我不去楚国又应该投奔到哪里去呢？”秦惠王认为陈轸的话说得有道理，于是便更好地对待他。

陈轸在秦国待了整整一年，秦惠王终于任命张仪为相国，陈轸便去投奔楚国了。楚王没有重用他，却派遣他出使秦国。陈轸经过魏国的时候，想要见一见犀首。犀首拒绝相见。陈轸说：“我是有重要的事情才来的，您不见我，我就要走了，等不到第二天。”犀首便接见了陈轸。陈轸说：“您怎么喜欢喝起酒来了呢？”犀首说：“没有事情可以做。”陈轸说：“请允许我让您的事情多起来，如何？”犀首问：“要怎么办呢？”陈轸说：“魏相田需邀请聚集各国的诸侯合纵联盟，楚王怀疑他，不信任他。您去对魏王说：‘我与燕国和赵国的国君都有旧交情，他们多次派人来对我说：‘你闲着没事，为什么不互相见面？’我愿意替大王您去谒见他们。’魏王即使答应您的请求，您也不必多要车辆，只需要把三十辆车子摆放在庭院里，公开地说要到燕国和赵国去。”燕国和赵国的客卿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立刻驱车回国向他们的国君报告，两国都派人来魏国迎接犀首。楚王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气愤，说：“魏相田需来与我结约，而魏国的犀首却去了燕国和赵

国，这是欺骗我啊。”楚王在大怒之下，没有听信合纵的事。齐王听说犀首去了北方，派人把国家政事委托给他。犀首于是就启程出发了，燕、赵、齐三国的相国事务都要由犀首来处理。陈轸于是回到秦国。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xì}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有顷：不久。】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鄙细：地位微贱。】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中谢：指侍御之官。】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余，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克之。此陈轸之计也。

韩国和魏国交战，整整一年都没有和解。秦惠王打算援助一方，征求左右亲信大臣的意见。大臣们有的说去救援有利，有的说不救援有利，秦惠王对这件事不能做出决断。正好遇到陈轸回到秦国，秦惠王便问他说：“先生离开我去了楚国，也想念我吗？”陈轸回答说：“大王听说过越国人庄舄吗？”秦惠王说：“没有听说过。”陈轸说：“越国人庄舄在楚国为官，获得了执珪的爵位，不久就生病了。楚王问：‘庄舄原本是越国一个地位低贱的人，如今在楚国为官，获得了执珪的爵

位，富贵了，不知道还思不思念越国？」一位侍从回答说：「人们思念自己的故乡，通常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如果庄舄思念越国，在呻吟时则会操越国的口音；如果庄舄不思念越国，则会楚国的口音。」楚王派人去庄舄那里偷听，庄舄的呻吟声仍然是越国的口音。如今我虽然被遗弃，投奔到了楚国，怎能忘记秦国的口音呢！」秦惠王说：“说得好。现在韩国和魏国交战，整整一年了都没有和解，有人对我说让它们和解有利，有人对我说让它们不和解有利，我不能作出决断，希望先生能在替您的楚国国君出谋划策之余，也替我出个主意。”陈轸回答说：“也曾经有人把卞庄子刺虎的故事讲给大王听吗？庄子正准备刺杀老虎，旅馆里的小伙子阻止了他，说：‘两只老虎正要吃牛，等它们吃到有滋味的时候一定会互相争夺，一争夺就一定会打起来，一打起来，结果就会是大虎受伤，小虎死亡，这时再去追逐受伤的老虎，刺杀它，就获得了一举杀死两只老虎的名声。’卞庄子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站在旁边等待时机。不久之后，两只老虎果真争斗起来，大的受伤了，小的死了。庄子追赶上受伤的老虎并且杀死了它，这一举果然获得了杀死双虎的功劳。如今韩国和魏国互相攻打，一年都不能和解，这样势必会使大国受损，小国危亡，兴兵讨伐受损的国家，这一举一定会获得击破两个国家的胜利果实。这就如同卞庄子刺虎一样。我替自己的君主出主意和替大王出主意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秦惠王说：“说得好。”终于没有让这两个国家和解。结果大国果然受到损害，小国面临灭亡，秦国趁机兴兵讨伐它们，打败了它们。这正是陈轸的计策。

吴汝纶：「苏张二篇，专记纵横家言。苏秦合纵以燕为主，张仪连横以魏为主。」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

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错：停止。】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中国：指山东诸侯齐、魏等大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杆【焚杆：焚揉牵制。借指控制。】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犀首是魏国阴晋人，名叫衍，姓公孙氏。他与张仪关系不好。

张仪为秦国办事而前往魏国，魏王任用张仪做相国。犀首认为这对他很不利，所以派人对韩国的公叔说：“张仪已经让秦国和魏国联合了，他扬言‘魏国进攻韩国的南阳，秦国进攻韩国的三川’。魏王之所以器重张仪，是因为想要获得韩国的土地。况且韩国的南阳已经被占领了，您为什么不稍微把一些政事交给公孙衍，让他到魏王面前献功，那么秦国和魏国的交往就会停止了。既然如此，那么魏国一定谋取秦国，从而抛弃张仪，结交韩国，而让公孙衍出任相国。”公叔认为这样很有利，于是把政事委托给了犀首，让他去献功。犀首果真做了魏的相国。张仪只好离开魏国。

义渠君到魏国来朝见魏王。犀首听说张仪重新担任秦国的相国，心里十分忌恨。犀首就对义渠君说：“贵国路途遥远，今日分别，不可能再来这里相见了，请允许我告诉您一件大事。”犀首接着说：“山东各国如果不联合起来进攻秦国，秦国将会焚烧抢掠您的国家；如果

山东各国共同讨伐秦国，秦国将会频繁地派出使臣用贵重的礼物事奉您的国家。”此后，楚、魏、齐、韩、赵五国共同讨伐秦国。此时恰逢陈轸对秦王说：“义渠君是蛮夷各国中比较贤明的君主，不如赠送给他贵重的礼物用来安定他的心志。”秦王说：“好。”于是把一千匹锦绣和一百名美女赠送给义渠君。义渠君召集群臣商议说：“这大概就是公孙衍向我所说的那种情形吗？”于是就发兵袭击秦国，在李伯这个地方大败秦兵。

张仪去世以后，犀首到秦国出任相国。他曾经佩带过五个国家的相印，做了五国联盟的领袖。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从衡：合纵和连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太史公说：三晋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善于随机应变的人，那些倡导合纵、连横，使秦国强大的，大多是三晋人。张仪的诈伪的外交手段超过了苏秦，但是世人之所以厌恶苏秦的原因，是因为他先死，而张仪宣扬和暴露了他的合纵政策的短处，以此来附会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促成连横策略。总之，他们两个真正是使国家倾覆危亡的人物啊！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五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立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載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五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



目录

- 卷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馥列传第二十九
-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 卷九十五 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張敖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敖列傳第四十四](#)

[返回总目录](#)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滑稽：流酒器，可转注吐酒不已。引申为能言善辩，言辞流利。】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右更：爵位名，二十等爵位中的十四级。】，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广车：大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

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樗里子，名疾，是秦惠王的弟弟，他与惠王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他的母亲是一个韩国女子。樗里子口齿伶俐，足智多谋，秦国人称之为“智囊”。

秦惠王八年（前330年），樗里子得到右更的爵位，派他领兵攻打魏国的曲沃，把当地军民全部驱逐，攻取了这座城，土地纳入秦国

版图。秦惠王二十五年（前313年），秦国派樗里子担任将领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的将军庄豹，攻取了蔺城。第二年，他协助魏章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的将军屈丐，攻取了汉中地区。秦国封赏樗里子，封号是严君。

秦惠王死后，太子武王即位，驱逐了张仪、魏章，而任用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国派甘茂攻打韩国，攻取了宜阳。又派樗里子率领百辆战车进入周都洛阳。周天子派士兵迎接他，态度非常恭敬。楚王很生气，责备周天子，认为他太重视秦国客人。游腾替周天子游说楚王道：“知伯攻打仇犹之前，先送给他们豪华的马车，趁机派兵跟随在后面，仇犹于是灭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齐桓公讨伐蔡国之时，名义上是要除掉楚国，其实是为了袭击蔡国。现在的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派樗里子率领战车百辆进入周都洛阳，周天子以仇犹和蔡国作为借鉴，所以将长戟布置在前面，强弩布置在后面，名义上是护卫樗里子，但实际上是将他看管起来。况且周天子怎么能够不担心自己的国家呢？只怕有一天国家灭亡了会使大王难过。”楚王于是高兴起来。

秦武王死后，秦昭王即位，樗里子的地位更加尊贵显要。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恐，请胡衍。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赖：有利。】矣。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兵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于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秦昭王元年（前306年），樗里子将要攻打卫国的蒲城。蒲城的守将感到恐惧，请胡衍来。胡衍替蒲城的守将对樗里子说：“您攻打蒲城，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魏国呢？为了魏国当然好了，为了秦国就得不到什么利益了。卫国之所以成为卫国，是因为有蒲城存在。现在您要攻打蒲城使它被划入魏国的版图，卫国一定臣服并追随魏国。魏国丢失西河以外的土地而没有办法夺回来的原因，就在于兵力太弱。现在把卫国并入魏国，魏国一定会变得强大。魏国强大的时候，秦国占领的西河以外的土地一定危险了。况且秦王将会观察您的行动，如果对秦国有害而对魏国有利，秦王一定会怪罪您。”樗里子说：“该怎么办呢？”胡衍说：“您放过蒲城不要进攻，我试着替您进入蒲城说说这件事，让卫君记住您的恩德。”樗里子说：“很好。”胡衍进入蒲城，对蒲城的守将说：“樗里子知道蒲城的弱点了，他说一定要攻下蒲城。我能够让他放过蒲城不来进攻。”蒲城的守将感到害怕，因此两次下拜说：“希望就这件事向您请教。”顺势拿出黄金三百斤，说：“秦军如果真的撤退了，我一定会向卫君汇报您的功劳，封您为一方之主。”所以胡衍在蒲城接受了黄金之后，使自己在卫国成为显贵。于是樗里子解除了对蒲城的包围离开了。他在回师途中攻打魏国皮氏，皮氏还没有投降，他又撤走了。

秦昭王七年（前300年），樗里子去世，安葬在渭水南岸章台的东边。他曾说：“百年以后，这里应该会有天子的宫殿环绕着我的坟墓。”樗里子的住宅在秦昭王庙西边渭南阴乡的樗里，所以世俗称他为樗里子。到汉朝建立以后，长乐宫建在他坟墓的东边，未央宫建在他坟墓的西边，武库正对着他的坟墓。秦人有句俗话说：“力气大要数任鄙，智谋多要数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辅行：副使。】。”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筐。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

甘茂，楚国下蔡人，曾追随下蔡的史举先生，学习诸子百家的学术。他通过张仪、樗里子的引荐得以见到秦惠王。秦惠王见到他后非常欣赏，任命他为将，辅佐魏章攻略平定了汉中地区。

秦惠王死后，武王即位，张仪、魏章离开秦国，向东前往魏国。

蜀侯公子辉、蜀相陈壮反叛，秦王派甘茂平定蜀乱。回国后，秦王任命甘茂为左丞相，任命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对甘茂说：“我想乘坐垂着幔帐的车子经过三川郡，来看一眼周王室，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甘茂说：“我请求出使魏国，约定讨伐韩国一事，希望派向寿做副使。”甘茂到魏国后，对向寿说：“你回去，跟大王说‘魏国听命于我了，但是希望大王暂时不要出兵攻伐’。事成之后，全算作你的功劳。”向寿回国，把这些话报告给武王。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甘茂来了，武王询问其中缘故。甘茂回答说：“宜阳，是韩国的大县，上党、南阳守备很久了。这里名义上是县，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大王冒着数倍的风险，远涉千里去攻打它，太难了。从前曾参居住在费地，鲁国有个与他同名的人杀人，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还像往常那样织布。不一会儿，又一个人告诉她‘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仍然神态自若。一会儿又一个人告诉她‘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扔下机杼，跳墙逃走了。按照曾参的贤德和他母亲对儿子的信任来说，有三个人怀疑，他的母亲就感到恐惧。现在我的贤德不如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也不如曾参的母亲信任曾参，怀疑我的又不只三人，我怕大王也像曾母那样扔下机杼。起初张仪向西兼并巴蜀地区，向北开拓西河外围的地区，向南攻取上庸，天下人不因此夸奖他，反而夸奖大王贤德。魏文侯派乐羊为将攻打中山国，三年后破城。乐羊回国后评定功劳大小，魏文侯却拿给他看一箩筐诽谤他的奏疏。乐羊两次跪拜叩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君上的神力。’现在我只是个寄居在秦的客卿，樗里子、公孙奭二人拿着攻打韩国的事情议论，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大王就是在欺骗魏王而我则会受到韩相公仲侈的怨恨。”武王说：“我不听他们的，请让我和你立约为誓。”最后终于使丞相甘茂率兵攻打宜阳。五个月之后尚未攻下，樗里子与公孙奭果然议论这件事。武王召甘茂回国，打算停止进攻。甘茂说：“息壤之盟还在那里。”武王说：“有这回事。”因此大规模征调军队支援，让甘茂继续进攻。秦军斩首六万，终于把宜阳攻下。韩襄王派公仲侈前来谢

罪，与秦国达成和议。

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围，秦师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师于殽以救韩。楚兵去。

秦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向寿如楚，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车【禽困覆车：禽兽被困在笼中会拼命挣扎而把车子撞翻。比喻人在走投无路时就会做最后的挣扎。】。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阳。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阨【阨：阻挡，抗拒。】于秦。愿公孰虑之也。”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也。”苏代对曰：“愿有谒于公。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爽；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孙于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必亡之，是自为责也。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爽而后委国于甘茂。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僻仇也。”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难。”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颖川于楚？此韩之寄地【寄地：被人掠夺的本国土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

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强，而公徐过楚以收韩，此利于秦。”向寿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爽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爽、甘茂无事也。”

秦武王终究去了周都，并死在那里。他的弟弟即位，就是昭王。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的女子。楚怀王记恨先前秦国在丹阳打败楚国而韩国不来救援，于是发兵围攻韩国雍氏。韩国派公仲侈向秦国求救。秦昭王刚即位，太后又是楚国人，所以不愿意出兵相救。公仲侈通过甘茂，甘茂替韩国向秦昭王进言说：“公仲侈刚刚得到秦国的援助，所以才敢与楚国抗衡。现在雍氏被围，秦军不出殽山，公仲氏将要昂首不来朝见，公叔氏将要吧韩国南部并入楚国。楚国、韩国合为一家，魏国不敢不服从，这样攻伐秦国的形势就形成了。难道大王不知道坐着等待被人攻打和主动攻打别人哪个更有利吗？”秦昭王说：“很好。”于是发兵出殽山来救援韩国。楚国军队撤退了。

秦国派向寿平定宜阳，派樗里子、甘茂攻打魏国的皮氏。向寿，是宣太后的娘家亲戚，而且小时候就跟秦昭王很友善，所以被任用。向寿到了楚国，楚人听说向寿在秦国的地位贵重，因而盛情款待他。向寿为秦国镇守宜阳，准备攻打韩国。韩相公仲侈让苏代对向寿说：“禽兽被困在笼中会拼命挣扎而把马车撞翻。您攻破了韩国，侮辱公仲侈，他收拾残局再侍奉秦王，自认为一定可以因此受到封赏。现在您把解口地区交给楚国，把秦国的杜阳封给一个小小的令尹。秦国与楚国联合，再一起攻打韩国，韩国一定会灭亡。韩国灭亡了，公仲侈将亲自率领他的部众来抗击秦军。希望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向寿说：“我联合秦国与楚国并不是为了对付韩国，您替我进见公仲侈，说秦国与韩国是可以和睦交往的。”苏代回答说：“我愿意替公仲氏告诉您这句话。人们说重视自己之所以受重视的缘由才会真正受到重视。秦王对您的宠爱和亲近，比不上公孙爽；在秦王的心目中，您智慧和才能比不上甘茂。现在二人都不能亲自参与谋划秦国的

大事，可是您单独与秦王主持和决断国家大事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有失去君王信任的地方。公孙奭偏袒韩国，而甘茂偏袒魏国，所以秦王不信任他们。现在秦国和楚国争强，而您却偏袒楚国，这跟公孙奭和甘茂走的是同一种道路，您跟他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呢？人们都说楚国是多变无常的国家，而您却说楚国必定不致如此，这是给自己招来罪责。您不如跟秦王分析楚国变卦后的对策，通过亲善韩国来防备楚国，像这样就没有祸患了。韩王一定先把国家大事交给公孙奭，然后再委托给甘茂。韩国，是您的仇敌。现在您说亲善韩国来防备楚国，这是举用外人而不避仇敌。”向寿说：“是这样的，我很想与韩国亲善。”苏代回答说：“甘茂答应公仲侈将武遂归还给韩国，返还宜阳的民众。现在您无故占领这里，太难了。”向寿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武遂终究不能得到了吗？”苏代回答说：“您为什么不凭借秦国的威重，帮韩国向楚国索取颍川呢？颍川是韩国的寄地。您索取并得到，说明您的命令能够在楚国通行，并且因此施恩给韩国。您索取而没有得到，就不能让韩国和楚国的怨恨消除，韩国和楚国就会争相走向秦国。秦国和楚国争强，而您稍加责备楚国来笼络韩国，这样做有利于秦国。”向寿说：“怎么办呢？”苏代回答说：“这是好事。甘茂想通过魏国攻取齐国，公孙奭想通过韩国攻取齐国。现在您凭借夺取宜阳立下功劳，又笼络了楚国和韩国并加以安抚，同时诛讨齐国和魏国的罪过，因此公孙奭和甘茂就无法插足秦国的事情了。”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穰里子与魏讲，罢兵。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容迹：存身，安身。】。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绩：把麻搓捻成线或绳。】，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当路【当路：掌握政权。】矣。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余光振之。”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已，因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复：免除赋税、徭役。】甘茂之家以市于齐。

甘茂最终向秦昭王进言，将武遂再次归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爽反对这件事，但是不能改变秦王的决定。向寿和公孙爽从此心生怨恨，进谗言诋毁甘茂。甘茂感到害怕，停止进攻魏国的蒲阪，逃走了。樗里子也跟魏国讲和，退兵了。

甘茂逃离秦国投奔齐国，遇到了苏代。苏代为齐国出使秦国。甘茂说：“我得罪秦国了，因为害怕而逃走了，没有地方容身。我听说穷人的女儿跟富人的女儿一同纺线，穷人的女儿说：‘我没钱买蜡烛，而您的烛光幸好有盈余，您可以分给我一些多余的光亮，在不损失您照明的情况下让我得到这样一丝便利。’现在我走投无路，而您正要出使秦国并要掌权了。我的妻子儿女还在那里，希望您能用多余的光亮接济一下他们。”苏代答应了。于是他到秦国完成了使命。最后，他趁机游说秦王说：“甘茂，不是一般士人。他居住在秦国，已经连续几代受到重用了。从殽山关塞直至鬼谷，其间地形是险阻还是平坦，他都很清楚。他通过齐国，使韩国和魏国交好，反过来图谋秦国，这对秦国不是好事。”秦王说：“既然如此，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苏代说：“大王不如用更加贵重的礼物、更加丰厚的俸禄来迎回他，让他回来就安置在鬼谷，一辈子不让他出来。”秦王说：“很好。”就赐予他上卿之位，拿着相印到齐国迎接他。甘茂不愿意前往。苏代对齐湣王

说：“甘茂，是个贤能的人。现在秦王赐给他上卿之位，拿着相印来迎接他。甘茂感激大王的恩赐，愿意做大王的臣子，所以推辞不去秦国。现在大王如何礼遇他呢？”齐王说：“很好。”就让他当了上卿，来挽留他。秦国因此免除了甘茂家的赋税和徭役，来同齐国争相收买甘茂。

苏辙：「苏秦为诸侯弱秦，而张仪为秦弱诸侯，其说犹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孙奭党于韩，甘茂党于魏，向寿党于楚，皆借秦之强，以摇动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间，其受害可胜言乎！今世虽无战国相倾之势，然士居其间，其以喜怒成败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诚得其情，其罪可胜诛手！」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蠡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监门：守门的小吏。】也，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钜【钜：同“巨”，大。】过矣。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则莫若向寿者可。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甘茂有孙曰甘罗。

齐国派甘茂出使楚国，楚怀王刚与秦国联姻，正感到高兴。而秦国听说甘茂在楚国，就派人向楚王说：“希望楚国把甘茂送回秦国。”楚王向范蠡询问：“我想在秦国安置一个丞相，谁可以胜任？”范

蛭回答说：“我才识浅薄，无法识别谁可以胜任。”楚王说：“我想让甘茂去秦国做丞相，可以吗？”范蛭回答说：“不可以。史举，是下蔡的一个看门的小吏，在大的方面不能事奉君王，在小的方面来不能照顾家庭，凭借苟且、卑贱和不廉洁闻名于世，甘茂却事奉得非常恭顺。以秦惠王的贤明，秦武王的明察，张仪的雄辩，而甘茂事奉他们，谋取十个官职却没有犯一点过错。甘茂确实是个贤能的人，然而不能让他到秦国任丞相。秦国有了贤能的丞相，对楚国不是好事。况且大王此前曾经让召滑在越国为官，然后召滑暗地里鼓动章义发难，越国发生动乱，所以楚国向南能够将厉门作为要塞，把江东设为郡县。我认为大王的功绩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越国发生动乱，而楚国安定。现在大王知道把这个计谋用在越国，却忘记用在秦国，我认为大王犯了严重的过错。既然这样，大王如果想在秦国安置一个丞相，就没有比向寿更合适的了。向寿对于秦王来说，是亲戚，小时候与他同穿一件衣服，长大后与他同乘一辆马车，让他执政。大王一定要让向寿在秦国任丞相，才对楚国有利。”于是楚王派使者请求秦王让向寿在秦国做丞相。秦王最后终于让向寿做了丞相。而甘茂最终也没有重返秦国，死在了魏国。

甘茂有个孙子名叫甘罗。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张卿：即张唐。卿是他的字。】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大项橐：即项橐，尊其德行，故称“大项橐”。】

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应侯：即范雎。】之用于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

陆陇祺：「从横之习，渐渍于人心已久。至于孺子，亦习为机变之巧。盖唐虞三代之遗化，至是尽矣。视成周之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风气为何如哉？使《曲礼·内则》之教犹存，何至于此？故观苏秦张仪之行，而知大学之不可废；观甘罗之事，而知小学之不可废。」吴见思：「樛里子与甘茂合传，以同为丞相关合，而余事则随处照应，以为章法。中间附一向寿，一甘罗，处处穿插照应，而甘茂、向寿两人又打成一片。史公数人合传，只是一篇文字。」

甘罗，甘茂的孙子。甘茂去世以后，甘罗十二岁，事奉秦国丞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派刚成君蔡泽出使燕国，三年后，燕王喜派太子丹到秦国当人质。秦国派张唐到燕国去做丞相，想与燕国一起攻打赵国来扩大河间之地。张唐对文信侯说：“我曾经为秦昭王攻打赵国，赵国怨恨我，说：‘抓获张唐的人赏赐百里的土地。’现在我去燕国一定要经过赵国，我不能前往燕国。”文信侯很不高兴，但是没办法强求。甘罗说：“君侯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文信侯说：“我派刚成君去燕国为官三年，燕太子丹也已经来做人质，我亲自要求张唐去燕国任丞相，他却不肯去。”甘罗说：“我请求劝他前往燕国。”文信侯叱责他说：“走

开！我亲自让他去，他都都不肯，你怎能让他同意？”甘罗说：“项橐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现在我已经十二岁了，您可以考验我一下，为什么急着叱责我呢？”于是甘罗就去见张唐说：“先生跟武安君白起相比，谁的功劳更大呢？”张唐说：“武安君向南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向北威镇燕国和赵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攻破的城邑，不知道有多少，我的功劳不如他大。”甘罗说：“应侯范雎在秦国当政的时候，跟文信侯相比，谁的权力更大呢？”张唐说：“应侯不如文信侯权力大。”甘罗说：“先生真的知道应侯不如文信侯权力大吗？”张唐说：“知道。”甘罗说：“应侯想攻打赵国，武安君却跟他作对，离开咸阳七里后立刻就死在了杜邮。现在文信侯亲自请先生到燕国做丞相而你却不肯去，我不知道先生会死在什么地方了。”张唐说：“让我依着你这小孩子去燕国吧。”说完命人准备行装出发。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甘罗。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欤：助词，表示疑问、感叹、反诘等语气。】？”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赍：送给，赠送。】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张唐走了几天之后，甘罗就对文信侯说：“借给我五辆马车，让我为张唐先通报赵国。”文信侯就进宫把这件事报告给秦始皇说：“从前的甘茂，他的孙子甘罗，年纪很小，然而他是名家的子孙，诸侯都知道他。而今张唐想借口患病不肯去燕国，甘罗说服了他，他就出发

了。现在甘罗想先去通报赵国，请批准派他前往。”秦始皇召见了甘罗，派甘罗出使赵国。赵襄王在郊外迎接了甘罗。甘罗游说赵王道：“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的事情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说：“听说张唐到燕国做丞相的事情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表示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做丞相，表示秦国不欺骗燕国。燕国和秦国不相互欺骗的目的，是为了攻打赵国，赵国危险了。燕国和秦国不相互欺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攻打赵国来扩大河间之地。大王不如给我五座城来扩大河间之地，秦国就会让燕太子丹回国，与强大的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赵王立刻亲自割让五座城来扩大河间之地。秦国遣送回燕太子丹。赵国攻打燕国，夺取了上谷郡的三十座城，让秦国占有其中的十一座。

甘罗回到秦国汇报情况，秦始皇就封甘罗为上卿，又把当初甘茂的田宅赏赐给他。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甘茂起下蔡间阎yán，显名诸侯，重强齐楚。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太史公说：樗里子因为血缘关系的原因受到重用，固然是符合常理的，但是秦国人称赞他的智谋，所以记录了他的很多事迹。甘茂出身于下蔡的平民阶层，扬名于诸侯之间，受到强大的齐国和楚国的推崇。甘罗年纪轻轻，然而想出一条奇谋妙计，声名称扬于后世。他们虽然不是品行端正的君子，然而也是战国时期的出谋划策之士。在秦国强大的时候，天下更加趋于追求阴谋诡计之道了。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穰ráng 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牟mǐ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牟八子【八子：侍妾称号。】，及昭王即位，牟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牟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穰侯魏冉，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先是楚国人，姓牟氏。

秦武王死后，没有子嗣，就立他的弟弟为昭王。昭王的母亲原来的名号叫牟八子，等到昭王即位，牟八子被尊为宣太后。宣太后不是武王的母亲，武王的母亲是惠文后，先于武王去世了。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她同母异父的年长的弟弟就是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的弟弟叫牟戎，封为华阳君。而昭王的同母弟弟分别是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是最贤能的，从惠王、武王时期就担任官职执掌政事。武王死后，几个弟弟争着继承王位，只有魏冉得力能干，拥立了昭王。昭王即位后，任用魏冉为将军，负责守卫咸阳。在平定季君公子壮的叛乱，把武王后驱逐到魏国，把昭王各个心存不善的兄弟都消灭了，威势震动了秦国。当时昭王年少，宣太后亲自治理国家，任用魏冉执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于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冉之不急，且【且：将。】 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冉故【故：因此。】 德公矣。”于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冉谢病【谢病：托病谢绝会客或辞职。】 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

昭王七年（前300年），樗里子去世，就派泾阳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赵国人楼缓来到秦国担任丞相，这对本国不利，就派仇液到秦国，请求任命魏冉担任秦国的丞相。仇液将要出发，他的门客宋公对他说：“就算秦国不听从您的建议，楼缓也一定会怨恨您。您不如对楼缓说‘请让我为您着想而不急于向秦王提出任用魏冉的建议’。秦王见赵国不急于请求让魏冉出任丞相，就不会听从您的建议。您说了事情却没有办成，就能使楼先生感激；事情如果办成了，魏冉会因此而感激您。”于是仇液听从了他的建议。而秦国果然罢免了楼缓，而让魏冉出任秦国的丞相。

秦国想要杀掉吕礼，吕礼逃亡投奔齐国。昭王十四年（前293年），魏冉起用白起，让他取代向寿领兵攻打韩国和魏国，在伊阙击

败了敌军，斩首二十四万，俘虏了魏国的将军公孙喜。第二年，又攻取了楚国的宛县、叶县。魏冉称病辞去相位，秦王任用客卿寿烛做丞相。第二年，寿烛被免职，魏冉再次被任命为丞相，秦昭王把穰地封给魏冉，又加封陶邑，封号为穰侯。

穰侯受封四年以后，带领秦国的军队攻打魏国。魏国献出河东方圆四百里的土地。他又攻占了魏国的河内地区，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多座。昭王十九年（前288年），秦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一个多月后，吕礼来到秦国，而齐国和秦国各自收回帝号称王。魏冉再次出任秦国的丞相，六年以后被罢免。罢免两年后，又一次担任秦国的丞相。四年以后，魏冉派白起攻取楚国的郢都，秦国将其设置为南郡。于是就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是穰侯任用和举荐的，二人相互友善。这时穰侯的财富，甚至超过了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故国：指卫国国都楚丘。】，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暴子：指暴鸢。】，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劫：威胁，胁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质：人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天幸：侥幸，好运。】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

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愿君逮楚、赵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昭王三十二年（前275年），穰侯担任相国，领兵攻打魏国，驱逐了魏将芒卯，进入北宅地区，于是包围了魏都大梁。魏国大夫须贾游说穰侯道：“我听说魏国的高官对魏王说：‘从前魏惠王进攻赵国，夺取了三梁，攻下了邯郸；赵王不肯割地，反而使邯郸失而复得了。齐国人攻打卫国，攻下了国都楚丘，杀死了卫将子良；卫国人割地，反而使国都楚丘失而复得了。卫国、赵国之所以能够保全国土、加强战备，并且使国家不会被其他诸侯国兼并，是因为他们能够忍受苦难而重视割地的问题。宋国、中山国屡次遭到攻伐而被迫割让土地，而国家随之灭亡。我认为卫国、赵国的做法值得学习，而宋国、中山国的做法则应该引以为诫。秦国，是一个贪婪暴戾的国家，因此不能同它亲近。秦国蚕食魏国，又完全占有了原来晋国的故地，战胜韩将暴鸢后，割占了八个县，土地还没完全接受，军队又再次出动了。秦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呢！现在又打跑了芒卯，进入北宅地区，这说明他们不是想要进攻大梁，而是要胁迫大王来求得多次割地。大王一定不要听从。现在大王背弃楚国和赵国而与秦国讲和，楚国和赵国就会愤怒地抛弃大王，与大王争着事奉秦国，秦国一定会接受的。秦国再协同楚国和赵国的军队再次攻打大梁，那么国家想不灭亡都不可能了。希望大王一定不要讲和。大王如果想要讲和，就要少割让土地而且要互换人质；不这样的话，一定被人欺骗。’这是我在魏国听到

的，希望您根据我的话考虑这件事。《周书》上说‘天命是不常保有的’，这句话是说不能数次侥幸。战胜了暴鸢，割占了八个县，这并不是因为兵力精良，也不是因为计谋严密，运气要占很大比重。现在又驱逐了芒卯，进北宅地区，来进攻大梁，这是把好运当成常态了，明智的人不会这样。我听说魏国尽数调集了一百个县的精锐甲士来戍守大梁，我认为兵力不少于三十万。用三十万的大军守卫七仞高的城墙，我认为让商汤和周武王重生，也不可能轻易攻下。轻率地背弃楚国和赵国的军队，攀登七仞高的城墙，与三十万大军作战，而且立志一定要占领它，我认为从天地开始形成直到今天，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进攻却不能破城，秦军一定会疲惫，以至于逃亡，陶邑一定保不住，那么前面付出的努力一定白费了。现在魏国正在迟疑，可以趁此机会少割占一些土地稳住魏国。希望您在楚国和赵国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大梁的时候，尽快用少割地的方法稳住魏国。魏国正在迟疑的时候就会以少割地为有利条件，只有想这样做，您才可能得到想要的。楚国和赵国对魏国先于自己采取行动的做法感到愤怒，一定会争着事奉秦国，合纵联盟就会因此解散，然后您再从中挑选有利条件。况且您要得到土地难道一定要借助武力吗！割占晋国故地，秦国的军队不用发动进攻，而魏国一定会献上絳邑和安邑。还能为陶邑打开两条通道，几乎完全占有了以前宋国的土地，卫国一定会献上单父。秦国的军队可以保全，而您掌控它，想要什么会得不到，想做什么会办不成呢！希望您深思熟虑而不要冒险行事。”穰侯说：“很好。”于是解除对大梁的围困。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

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仇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溃痈：挤破脓疮使之出脓。】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不走【走：投奔，投靠。】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啖：喂。】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于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第二年，魏国背叛秦国，与齐国合纵亲善。秦国派侯攻打魏国，斩首四万，驱逐了魏国将领暴鸢，占领了魏国的三个县。穰侯增加了封地。

又一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再次进攻赵国、韩国和魏国，在华阳城下击破了芒卯的军队，斩首十万，攻取了魏国的卷、蔡阳、长社，赵国的观津。又把观津还给了赵国，派兵增援赵国，去攻打齐国。齐襄王感到恐惧，派苏代替齐国暗地里给穰侯送信说：“我听往来两国之间的人说‘秦国将要增派四万甲士给赵国来攻打齐国’，我私下一定要回到我们国家的都邑对君王说‘秦王英明而善于用计，穰侯智慧而精于处事，一定不会增派四万甲士给赵国来攻打齐国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属晋国的赵、魏、韩这三个国家相互扶助，是秦国极度仇恶的。三晋之间多次相互背弃，多次相互欺骗，都算不上不讲诚信，也算不上品行不端。现在打败齐国而使赵国变强，赵国是秦国极度仇恶的，赵国变强对秦国不利。这是第一点。秦国的谋士一定会说‘打败齐国，削弱三晋、楚国，然后抑制三晋、楚国的长处’。齐国是弱小的

国家，用全天下的力量攻打齐国，就像用千钧的弓弩射穿溃烂的疮伤，必死无疑，怎样才能削弱三晋、楚国？这是第二点。秦国少派些军队，那么三晋、楚国就不会信任秦国；多派些军队，那么三晋、楚国就会被秦国制约。齐国感到恐惧，即使不投奔秦国，也一定会投奔三晋、楚国。这是第三点。秦国分割齐国去喂养三晋、楚国，三晋、楚国就会用军队控制它，秦国反而受到敌视。这是第四点。这样三晋、楚国利用秦国来谋取齐国，再用齐国来谋取秦国，为什么三晋、楚国这样聪明，而秦国和齐国这样愚蠢呢？这是第五点。所以得到了安邑来妥善治理，也就一定没有祸患了。秦国占有安邑，韩国就一定会失掉上党郡了。攻取了天下的肠胃之地，与借出军队又担心它不能返回，哪个更有利呢？所以说秦王英明而善于用计，穰侯智慧而精于处事，一定不会增派四万甲士给赵国来攻打齐国了。”于是穰侯不继续前进了，带着军队回到秦国。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奸：通“干”，求见。】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多，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

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相国穰侯对客卿灶说，想要攻打齐国夺取刚邑、寿邑，来扩充他的封地陶邑。当时魏国人范雎自称张禄先生，讥讽穰侯为了讨伐齐国，就越过三晋来攻打齐国，趁此机会得以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任用了范雎。范雎说宣太后独断专行，穰侯在诸侯间独揽大权，泾阳君、高陵君等人极度奢侈，比王室还富有。于是秦昭王醒悟了，罢免了穰侯的相国之职，命令泾阳君等人都迁出关外，到自己的封地去。穰侯离开函谷关的时候，辎重车辆超过一千辆。

穰侯最后死在了陶邑，并葬在那里。后来秦国再次收回陶邑，设置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

太史公说：穰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方扩张领土，削弱诸侯，一度在天下称帝，天下人面向西方俯首听命，这都是穰侯的功劳。等到他富贵到极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开始游说，他最终落得个地位衰落、权势被夺的下场，并因为忧愤而死去，何况是那些寄居在秦国的客卿呢！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左更：爵位名。秦二十等爵的第十二级。】，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国尉：秦国掌军政之官。】。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干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白起，是郿邑人。他善于用兵，事奉秦昭王。昭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担任左庶长，率领军队攻打韩国的新城。这一年，穰侯在秦国出任相国，举用任鄙担任汉中郡守。第二年，白起晋升为左更，攻打韩国和魏国，在伊阙交战，斩首二十四万，又俘虏了魏国的将军公孙喜，攻取了五座城。白起升迁为国尉。渡过黄河攻取了韩国安邑以东地区，直抵干河。第二年，白起晋升为大良造。他攻打魏国，攻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座。第二年，白起跟客卿司马错进攻垣城，占领了这个地方。此后五年，白起攻打赵国，攻取了光狼城。此后七年，白起攻打楚国，攻取了鄢邑和邓邑等五城。第二年，继续进攻楚国，攻克了郢都，并火烧夷陵，于是向东进逼到竟陵。楚王逃离郢都，向东逃跑并将国都迁到陈。秦国把郢城设置为南郡。白起晋升为武安君。武安君顺势攻占了楚国大片土地，平定了巫郡和黔中郡。

昭王三十四年（前273年），白起攻打魏国，占领了华阳，驱逐了守将芒卯，而且还俘虏了很多三晋的将领，斩首十三万。与赵国将领贾偃交战，在黄河里溺死他的士兵两万人。昭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白起攻打韩国的陔城，攻取了五座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进攻南阳太行道，将其切断。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郑道：指通往韩国国都新郑的道路。】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六年，秦攻韩缙氏、蔺，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齕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按据：屯兵支援。】上党。四月，齕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斥兵：斥候，侦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鄣：戍守的城堡。】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让：指责。】。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利，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齕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战国时秦国大将白起，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四十五年（前262年），白起攻打韩国的野王。野王向秦国投降，导致韩国通往上党的通道断绝。上党郡守冯亭与当地民众谋议说：“通往都城新郑的道路已经断绝了，我们肯定不能再做韩国的臣民了。秦军日益逼进，韩国不能应付，不如携上党归附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国就会恼怒，一定会攻打赵国。赵国遭受兵祸，一定会亲近韩国。韩国和赵国结为一体，就能够抵挡秦国的进攻。”于是就派人通报赵国。赵孝成王与平原君赵豹、平原君赵胜商议这件事。平原君说：“不如不接受。接受了上党，祸害比得到的利益要大。”平原君说：“无缘无故就得到了一个郡，接受会更好。”赵国接受了上党，于是就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六年（前261年），秦国进攻韩国的緤氏、蔺，占领了那里。

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国派左庶长王齕攻打韩国，占领了上

党。上党的民众逃往赵国。赵国驻军长平，据守此地来支援上党的民众。四月，王龁顺势攻打赵国。赵国派廉颇领兵迎战。赵国军队的士兵遭遇秦国的侦察兵，秦国的侦察兵斩杀了赵军的副将茄。六月，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占领了两座城堡，俘虏了四个尉官。七月，赵军修筑壁垒来防守阵地。秦军又进攻他们的壁垒，俘虏了两个尉官，击溃了他们的阵地，夺取了西边的壁垒。廉颇坚守壁垒来等待秦军的进攻，秦军多次挑战，赵军也不出来应战。因此赵王多次责备廉颇。秦国的丞相应侯范雎又派人拿着千金到赵国行贿施行反间计，说：“秦国所厌恶的，只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带兵前来罢了，廉颇容易对付，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已经为廉颇的军队有诸多伤亡感到愤怒，军队屡次战败，又坚守壁垒不敢出战，而且又听说了秦国施行反间计的言论，就派赵括取代廉颇来抗击秦军。秦国听说马服君的儿子领兵，就暗中派武安君白起出任上将军，而由王龁担任尉官做副将，宣布军中有敢泄露武安君担任将军这个消息的就处以斩首之刑。赵括来到军中，就发兵进攻秦军。秦军佯装战败而逃跑，又布置了两支奇兵来劫杀赵军。赵军乘胜追击，追到秦军的壁垒前。壁垒坚固而牢不可破，这时秦军的奇兵二万五千人断绝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部队的五千骑兵将赵军拦截在他们与本方壁垒之间，赵军被一分为二，运粮的道路也被切断了。这时秦军出动装备轻便的部队对赵军实施打击。赵军主动出战局势不利，就地修筑壁垒坚守，来等待援兵的到来。秦王听说赵军的粮道被切断，他亲自赶到河内，赏赐当地民众爵位各一级，征发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壮丁奔赴长平，堵截赵国的援兵和粮食运输。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首虏：所获敌人的首级。】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禽：战胜。】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到了九月，赵国士兵已断粮四十六天了，都暗中残杀相食。赵军来攻打秦军的壁垒，打算突围。分成四个小分队，反复冲击四五次，始终不能突围。赵国的将军赵括亲自带领精锐部队搏杀，秦军射杀赵括。赵括的军队战败，四十万士兵投降了武安君。武安君谋划说：“此前秦军已经攻取了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意做秦国子民而归附赵国。赵国的士兵反复无常，不把他们全部杀掉，恐怕会作乱。”于是就采取欺骗手段把他们全部坑杀，留下年纪小的二百四十人归还赵国。秦军先后斩杀赵军士卒四十五万人。赵国人异常震惊。

四十八年（前259年）十月，秦国再次平定上党郡。秦军将兵力分成两部分：王龁进攻皮牢，占领了那里；司马梗平定了太原。韩国、赵国感到恐惧，派苏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游说秦国的丞相应侯说：“武安君打败了马服君的儿子吗？”应侯说：“是的。”苏代又说：“秦军即将围攻邯郸吗？”应侯说：“是的。”苏代说：“赵国灭亡了，那么秦王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武安君位列三公。武安君为秦国打胜仗攻占了七十多座城，向南平定了鄢、郢、汉中，向北打败了赵括的军队，即使是周公、召公、太公望的功绩也不会超过他。现在赵

国灭亡了，秦王称王于天下，那么武安君一定位列三公，您能够位居他之下吗？即使不想在他下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秦国曾经进攻韩国，围攻邢丘，围困上党，上党的民众都转而成为赵国的子民，天下人不愿意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现在灭亡赵国，北方的土地划入燕国的版图，东方的土地划入齐国的版图，南方的土地划入韩国和魏国的版图，那么您所得到的民众就没有多少人了。所以不如趁机割占些土地，不要让武安君获得灭亡赵国的功绩。”于是应侯对秦王说：“秦国的军队太劳累了，请批准韩国和赵国割让土地来讲和，将要让士兵休整一下。”秦王听从了这一建议，割占了韩国的垣雍、赵国的六座城来讲和。正月，双方都收兵了。武安君听说了这件事，从此与应侯结下仇怨。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利。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遣：遣送。】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快快【快快：不高兴，不满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自裁：自杀。】。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

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当年九月，秦国再次发兵，派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这时候武安君生病了，不能赴任同行。昭王四十九年（前258年）正月，王陵攻打邯郸，很少能占优势，秦国增派军队援助王陵。王陵损失了五个校官及其下辖的士卒。武安君病好了，秦王想派武安君取代王陵带兵。武安君进言说：“邯郸真的不容易攻打。况且诸侯的援兵每天都有到达的，那些诸侯怨恨秦国已经很久了。现在秦国虽然击破了长平的赵军，然而秦国士兵战死的数量也超过了一半，国内空虚。远隔河山去争夺别人的国都，赵国在里面接应，诸侯从外面进攻，打败秦军是必然的了。不可以这样做。”秦王亲自下命令，也不能让他出发；于是秦王就派应侯去请武安君，武安君始终推辞不肯出发，于是托言生病。

秦王派王龁取代王陵带兵，在八月和九月围攻邯郸，不能攻克。楚国派春申君和魏公子信陵君带领数十万士兵进攻秦军，秦军伤亡惨重。武安君进言说：“秦王不听从我的建议，现在怎么样了！”秦王听说这件事，感到愤怒，强行起用武安君，武安君就说自己病情严重。应侯去请他，也不赴任。于是免去武安君的官职，降为普通士兵，把他迁往阴密。武安君因为生病，没能出发。过了三个月，诸侯联军进攻秦军，战况紧急，秦军多次后退，每天都有汇报军情的使者到来。秦王就派人遣送白起，不许他留在咸阳城里。武安君出发后，离开咸阳城西门十里，到了杜邮。秦昭王与应侯和大臣们商议说：“白起被迁走，他心里很不高兴，不服气，总说些不该说的话。”秦王就赐给他一把剑让使者带去，命令他自杀。武安君拔剑就要自刎，说：“我对上天犯下什么罪过而落得这样的下场呢？”过了很久，他又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中，赵国士兵投降的几十万人，我用欺骗手段把他们全部坑杀，这一点足以让我死了。”说完就自杀了。武安君自杀一事，发生在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一月。他并不是因为犯

罪而死，所以秦国人都怜悯他，乡里城邑都祭祀他。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阬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贤勇：贤能勇敢。】。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势：或作“断”。】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归老：辞官养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王翦，频阳东乡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兵法，事奉秦始皇。秦始皇十一年（前236年），王翦带兵攻打赵国的阬与，攻克了那里，占领了九座城。十八年（前229年），王翦带兵攻打赵国。一年多以后，终于攻破赵国，赵王投降，完全平定了赵地，设置为郡。第二年，燕国派荆轲刺杀秦王，秦王派王翦攻打燕国。燕王喜逃到辽东，王翦就平定了燕国都城蓟城，然后回国。秦国派王翦的儿子王贲攻打楚国，楚军战败。王贲在回师途中进攻魏国，魏王投降，于是平定了魏地。

秦始皇已经攻灭了原属晋国的赵、魏、韩三国，赶走了燕王，而且多次击败楚国的军队。秦国的将领李信，年纪不大，强壮勇敢，曾经凭借几千士兵将燕太子丹追逐到衍水流域，终于打败对方得到了太

子丹的人头。秦始皇认为他贤能勇敢。当时秦始皇问李信：“我想攻取楚国，在将军看来要用多少人才足够？”李信说：“不超过二十万人。”秦始皇问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就不可能取胜。”秦始皇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胆怯了呢！李将军果断勇敢，他说的对。”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兵二十万南下攻打楚国。王翦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就推辞说有病，辞官回到故乡频阳养老。李信攻打平与，蒙恬进攻寝地，大败楚军。李信又攻打鄢、郢二地，击破了敌军，于是带兵向西进军，和蒙恬在城父会师。楚军顺势尾随秦军，三天三夜没有停下休息，大败李信的军队，攻入两个壁垒，杀死了七个都尉，秦军败逃。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罢：通“疲”。】病悖乱【悖乱：昏乱，不明事理。】，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五辈：五次。】。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怙：通“粗”，粗疏，鲁莽。】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秦始皇听说这件事，十分生气，亲自驱车前往频阳，见到王翦后道歉说：“我没有采用将军的建议，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听说楚国军队每天都在向西挺进，将军虽然有病在身，难道忍心不管我吗！”王翦推辞说：“老臣疲弱多病，头脑糊涂，希望大王另选贤能的将军。”秦始皇道歉说：“好了，将军不要再推辞了！”王翦说：“大王非要任用我，那么没有六十万人就不行。”秦始皇说：“就听从将军的建议好了。”于是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出发，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

王翦临走前，请求赏赐的良田、美宅、园林、池塘有很多。秦始皇说：“将军快走了，怎么还担心贫穷呢？”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却到最后也没有封侯，所以在大王还信任我的时候，我也要抓住时机请求些园林、池塘作为子孙的产业罢了。”秦始皇大笑。王翦已经到了函谷关，又五次派使者回国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说：“将军乞求财货，也太过分了。”王翦说：“不是这样。秦王粗暴而不信任他人，现在抽调了秦国所有的精锐武装而专门交给我指挥，我不多请求良田、美宅作为子孙的产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难道反过来要让秦王怀疑我吗？”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抚循：安抚。】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超距：古代练习武功的一种跳跃动作。】。”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王翦果然取代李信攻打楚国。楚国听说王翦增加兵力前来，就倾尽国内的军队来抵抗秦军。王翦到达前线，就加固壁垒防守，不肯出战。楚国军队多次出兵挑战，秦军始终不出战。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

沐浴，而且改善饮食来抚慰他们，自己与士兵吃同样的饭菜。过了很长时间，王翦派人问：“军中在玩游戏吗？”回答说：“正在进行扔石头和跳跃比赛。”于是王翦说：“士兵可以使用了。”楚军多次挑战而秦军不出战，于是领兵向东撤退。王翦趁机出动军队追赶敌人，命令壮士攻击，大败楚军。来到蕲县以南，杀死了楚军的将军项燕，楚军战败逃跑了。秦军乘胜攻占了楚国境内的城邑。一年多以后，俘虏了楚王负刍，完全平定了楚国的土地，设置为秦的郡县。接着向南征讨百越的君主。同时王翦的儿子王贲，与李信攻占和平定了燕国、齐国的土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完全兼并了天下诸侯，王氏、蒙氏的功劳很多，声名得以流传于后世。

秦二世在位时，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都已经去世了，而且又诛灭了蒙氏。陈胜反秦时，秦二世派王翦的孙子王离去攻打赵国，把赵王和张耳围困在钜鹿城。有人说：“王离，是秦国的名将。现在他带领秦国强大的军队，进攻刚刚建立的赵国，占领那里是必然的了。”有门客说：“不是这样。连续三代任将军的一定会失败。一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定是他们杀人太多了，他们的后代就会遭受不祥之灾。现在王离已经是第三代将军了。”过了没多久，项羽援救赵国，进击秦军，果然俘虏了王离，王离的军队就投降了反秦的诸侯。

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偷合取容：苟且迎合，取悦他人，以求容身。】，以至殒身【殒身：终生。】。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太史公说：俗话说“尺有短的时候，寸也有长的时候”。白起预料敌情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声威震动天下，然而却不能挽救来自应侯的灾难。王翦作为秦国的将领，扫平六国，在那个时候，王

翦身为老将，连秦始皇都拜他为师，但是他不能辅佐秦国建立德政，巩固国家的根本，却刻意迎合始皇来换取容身之地，一直到死。直到他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他们都有各自的短处。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废书：丢弃书本，掩卷的意思。】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放：依据。】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一书，看到梁惠王问“用什么方式使我的国家获利”，没有一次不放下书而发出叹息的。我说：唉，利益真是祸乱的开端啊！孔子很少谈论关于利益的问题，就是想从根本上防范这个罪恶的根源。所以说“每件事都依据利益去处理，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从天子到平民，喜好利益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迂远：迂阔。不切合实际。】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孟轲，是驺国人，跟随子思的弟子学习。他的学业精通之后，就去游说和事奉齐宣王，宣王不能采用他的主张。他又到了魏国，梁惠王不实施他的主张，还认为他的思想迂阔，不能处理实际问题。在那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使国家富足，兵力强大；楚国、魏国任用吴起，战争取得胜利，削弱了敌国的势力；齐威王、齐宣王任用孙臆、田忌这样的人，从而使诸侯向东来朝拜齐国。天下正热衷于合纵连横的谋略，把善于攻伐视为贤能，可是孟轲却称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仁德之政，所以跟他到的那些国家的需求不相符。他返

回家乡与弟子万章等人整理《诗》《书》，阐述孔子的学说，编写了《孟子》七篇。在他之后有驺子等人。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怪迂：解释怪诞迂曲。】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闳大不经：指不着边际，近乎荒诞，没有根据。】，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襍祥【襍祥：吉凶。】，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五德：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裊海【裊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瀛海：浩瀚的大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顾化：兴中重视，想要依照施行。】，其后不能行之。

齐国三个驺子。生活年代最早的叫驺忌，他通过弹琴求见齐威王，随后参与国家政事，被封为成侯，而且接受了相印，他生活的年代在孟子之前。

其次是驺衍，他生活的年代在孟子之后。驺衍看到享有封国的统治者越来越荒淫奢侈，不能崇尚仁德，像《大雅》描述的那样修养身

心，再推及到黎民百姓。于是他就深入观察阴阳盛衰的更替，并创作极其怪异深奥的学说，作有《终始》《大圣》等篇，共十万多字。邹衍的学说宏大高深而荒诞不经，一定要先征验细小的事物，再推广扩大，延伸到广阔无边的境界。他的学说从当代开始介绍，上溯至黄帝时代，历叙学者们所共同称述的史实，再大体上论述每个时代盛衰的道理，因而记载了各自的凶吉以及礼仪制度，由此推算到更远的时代，直到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幽远深妙而不能考证它的本源。他先罗列出中原地区的名山大川，深谷禽兽，水土植被，珍贵物种，由此推算出去，直到大海之外人们所看不到的地方。引述开天辟地以来，五行的相生相克，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各有所宜，所以上天降下的祥瑞和灾异与人事应验。他据此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只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罢了。中国被称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又有九州，就是大禹按次序排列的九州，但这不是州的全部数目。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的地方还有九个，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九州。在那里有面积较小的海环绕着，各州的人民和禽兽都不能相互往来，像是一个区域居于海的中央，这就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共有九个，还有浩瀚的大海环绕在外面，那是天与地的边际。他的学说都是这一类的东西。然而总括它的要领，一定会归结于仁爱、道义、克制、俭朴，君臣上下和六亲之间经常会施行这些道德，而开始的地方确实有些宽泛无边了。王公贵族最开始见到他的学说时，都感到惊讶而回过头来想要学习，结果却不能实行。

是以骆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撇席：拂拭席位。撇，拂。】。如燕，昭王拥彗先驱【拥彗先驱：拿着扫帚清扫道路，在前面开路。表示尊敬。彗，扫帚。】，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菜色：饥民的脸色。这里指挨饿。】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枘：榫头。】欲内【内：

同“纳”，放进。】 圉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倪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所以驺衍在齐国很受重视。他来到魏国大梁，梁惠王到郊外迎接他，行宾主之礼。到了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陪行在他旁边，还替他拂拭座席。到了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在前面为他清扫道路，在前面开路，并请求列于弟子的座位上接受学业，还修筑了碣石宫，亲自以事奉老师的礼节事奉他。他撰写了《主运》篇。他周游各国受到如此尊崇的礼遇，怎么能与孔子在陈、蔡受困挨饿，孟轲在齐、梁不能得志同日而语呢！因此周武王用仁义讨伐商纣王而称王于天下，伯夷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问兵阵之事，而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谋划着要攻打赵国，孟轲却称颂当年周太王离开邠地之事。这些人哪里肯有意迎合世俗，苟且附和就算了呢！拿着方形的柄却要钉进圆形的孔中，哪里能放得进去呢？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勉励商汤，使他成就王业；百里奚在车下喂牛，求得秦缪公的任用，而助他称霸。言论先迎合国君的心意，然后再把他们引向正路。驺衍的话虽然不合法度，不过可能也有伊尹背鼎、百里奚喂牛的意思吧？

驺衍与齐国的稷下诸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人，各自撰写著作谈论国家兴亡治乱的问题，用来求见世间的君主，怎么能说得完呢？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慕：效慕，学习。】 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见：推荐。】 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

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安车：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古车立乘，此为坐乘，故称安车。】 驾驷，束帛【束帛：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古代用于聘问、馈赠的礼物。】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康庄之衢：四通八达的道路。】，高门大屋，尊宠之。览【览：通“揽”，招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淳于髡，是齐国人。他见识广博，强于记忆，学问不专注于某一流派。他进谏的说辞，似乎仰慕春秋时晏婴耿直的性格，然而实际上却专门以察颜观色、曲意迎合为要务。有个宾客向梁惠王推荐淳于髡，惠王斥退左右侍从，单独坐着接见了两次，可是他始终不说一句话。惠王觉得很奇怪，就责备那个宾客说：“你所称道的淳于先生，据说连管仲、晏婴都不如他，等到他见了我，我却一句话也没听到。难道我不配跟他说话吗？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个宾客把这些话转达给淳于髡。淳于髡说：“当然了。我前一次见大王，大王的心思在驰马狩猎上；后来再一次见大王，大王的心思在音律声乐上：我因此沉默不语。”那个宾客把这些话全部转达给惠王，惠王大为惊讶，说：“哎呀，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有个人献上一匹良马，我还没来得及看，淳于先生就来了。后一次先生来的时

候，有个人献上一个歌姬，我还没来得及听，先生就又来了。我虽然斥退了身边的侍从，可是心思却在别处，有这么回事。”后来淳于髡见惠王，一连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倦。惠王想授予他卿相之位，淳于髡却推辞离开了。于是惠王赠送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可以乘坐的车子、一束丝帛再加上璧玉、一百镒黄金给淳于髡。淳于髡终生都没有做官。

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接子，是齐国人。环渊，是楚国人。他们学习黄帝、老子的道家学说，并阐述发扬其中的主旨。所以慎到著有十二篇论文，环渊著有上下两篇，田骈、接子都有所议论。

驺奭，是齐国众驺子之一，也比较多地采纳驺衍的学说来撰写文章。

当时齐王很赏识他们，自淳于髡以下的人，都被任命为列大夫，为他们在四通八达的大路边开辟府第，建造高大的房屋，对他们表示尊敬和宠爱。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宣称齐国能够搜罗天下的贤能之士。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文具：文章写得完备。】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炙毂过：炙烤盛放润车油的器物，油虽尽，仍有余流。比喻智慧不绝。过，通“锅”，盛车油的器物。】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祭酒：古代祭神时要由一位尊长者举酒祭地，就把位尊或年长者称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谿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齐树楷：「孟子、荀卿，皆不得于时之儒者，故史公重之。其不得时之故，与孔子同。盖有儒者所未及著述，而史公知之言之者矣。然于孟子不言利，反复咏叹，其本意乃未能明言。」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坚白同异：认为石头的坚硬和白色是脱离了石头而互相分离、各个独立的实体，夸大了事物的差别性，抹杀其统一性。】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才到齐国游历讲学。驺衍的学说迂阔不切实际而善于论辩，驺奭的文章完备但是难以实施，淳于髡长久与他相处，不时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妙之言。所以齐国人歌颂他们说：“谈论天文有数驺衍，雕琢文字有驺奭，智多善辩有淳于髡。”田骈等人在齐襄王在位时都已经死去，而荀卿则是这一时期最年长的师长。齐国还设有列大夫的名额，而荀卿三次在稷下学宫担任祭酒之职。齐国有人诋毁荀卿，荀卿就去了楚国，春申君让他做了兰陵县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官，于是就在兰陵安家。李斯曾经是他的学生，不久后到秦国做了丞相。荀卿痛恨混乱时代政治的污浊，灭亡的国家和昏乱的君主交替出现，他们不行正道，却专营祈祷占卜，信奉吉凶之事，鄙俗的儒生拘于小节，像庄周等人又巧言善辩，败坏风俗。于是他阐发儒家、墨家、道家学说在政治方面的盛衰之事，编写成几万字的著作后去世了。他死后就葬在了兰陵。

赵国还有一位公孙龙，创出坚白同异的辩论之法，又有剧子的学说；魏国有一位李悝，提出了充分利用土地，扩大生产能力的观点；楚国有尸子、长卢；齐国阿县有一位吁子。从孟子到吁子，世间都有他们的著作流传，所以就不论述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至于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提倡勤俭节约。有人说他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有人说他生活在孔子之后。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宣王二年【宣王二年：应为齐威王十五年。《史记》中齐国威、宣、湣三王的年代有多处错误。】，田忌与孙臧、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梁惠王卒：当年魏君称王改元，《史记》误以为魏惠王死于这一年。】。宣王九年，田婴相齐。齐宣王与魏襄王【齐宣王与魏襄王：应为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闻之，怒田婴。明年，楚伐败齐师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婴。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田文的父亲是靖郭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也是齐宣王的异母弟。田婴从齐威王在位时开始担任官职处理政事，与成侯邹忌和田忌带兵去救援韩国，攻打魏国。成侯和田忌争相邀宠，成侯出卖田忌。田忌恐惧，袭击齐国的边疆城邑，没有取胜，逃跑了。正赶上齐威王去世，宣王即位，知道成侯出卖田忌，于是重新召回田忌，任用他做将军。齐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臧、田婴一起攻打魏国，在马陵打败了敌人，俘获了太子申，并杀死了魏国的将军庞涓。齐宣王七年，田婴出使韩、魏两国，使韩国和魏国归服齐国。田婴与韩昭侯、魏惠王在东阿之南会见了齐宣王，订立盟约后回国。第二年，齐宣王又跟魏惠王在甄城会见。这一年，魏惠王去世。齐宣王九年，田婴在齐国出任丞相。齐宣王与魏襄王在徐州会

见，并相互承认王号。楚威王听说这件事以后，对田婴很生气。第二年，楚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并派人追击田婴。田婴派张丑去游说楚威王，楚威王才收兵。田婴在齐国任丞相十一年，齐宣王死后，齐湣王即位。齐湣王继位三年，把薛邑封给田婴。

钱穆：「其时孟尝君在齐固已戴震主之威名，天下知有薛，不知有齐矣。」陈仁锡：「太史公作四君传，具见好客意，孟尝则曰『以故倾天下之士』，平原则曰『故争相倾以待士』，信陵则曰『倾平原君客』，春申则曰『招致宾客以相倾夺』。」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举：指婴儿初生时抱起。】也。”其母窃举【举：给婴儿洗浴、哺乳。】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若：你。】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久之，文承间【承间：趁着空闲时间。间，空隙。】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绮縠：绫绸绉纱之类。】而士不得裋褐【裋褐：粗陋布衣，多为贫者所穿。】，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当初，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妾有个儿子名叫田文，田文出生于五月五日。田婴告诉田文的母亲说：“不要把他养大。”田文的母亲偷偷地将他养大。等到他长大了，他的母亲通过兄弟把儿子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对田文的母亲恼火地说：“我让你扔掉这个儿子，你竟敢养活他，这是为什么？”田文叩头，接着说：“您不养五月出生的儿子，是什么原因呢？”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儿子，长到门户一样高的时候，将会对他的父母不利。”田文说：“人生是受命于上天呢？还是受命于门户呢？”田婴沉默不语。田文说：“如果是受命于上天，您忧虑又有什么用。如果是受命于门户，那么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能长到那么高呢！”田婴说：“你不要说了。”

过了很久，田文抽空问他的父亲田婴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说：“叫孙子。”田文又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知道了。”田文说：“您在齐国担任丞相执掌政权，到现在已经三代君王了，齐国的领土没有扩大，而您的私家却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富，门下看不到一个贤能的人。我听说将帅家门一定能出将帅，宰相家门一定能出宰相。现在您的后宫姬妾身穿绫罗绸缎，而士人却连粗布衣服也穿不上；您的奴婢仆从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而士人却连糟糠之食也吃不饱。现在您还热衷于聚敛和收藏，想把财产遗留给自己都不知道的人，反而忘掉了国家的事业正一天天地衰败，我私下里为此感到奇怪。”于是田婴就重用田文，让他主持家务，接待宾客。每天都有宾客前来，他的名声传扬到诸侯之间。各国都派人请求薛公田婴将田文立为太子，田婴答应了这件事。田婴死后，谥号为靖郭君。田文果然在薛邑继承了爵位，他就是孟尝君。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亡人：逃亡在外的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侍史：

古时侍奉左右、掌管文书的人员。】，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献遗：奉赠财物。】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王安石：「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能得士？」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禺：同“偶”，偶像。】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国宾客以及因犯罪而流亡的人，他们都依附于孟尝君门下。孟尝君置办住处优待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天下的士人都慕名而来。他的食客有几千人，无论出身贵贱，一律跟田文的待遇平等。孟尝君接待宾客坐谈的时候，屏风后面经常有侍从文书，负责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询问亲戚的住处。宾客走的时候，孟尝君早已派使者去慰问宾客的亲戚，并赠送礼物给他们。孟尝君曾经招待客人在夜里吃饭，有一个人挡住了灯光。一个门客生气了，认为饭菜不一样，停止吃饭，告辞离去。孟尝君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菜跟他比较。门客感到羞愧，自刭而死。士人因此有很多人归附孟尝君。孟尝君对前来投奔的门客来者不拒，都很好地招待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就先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请求孟尝

君到秦国去见他。孟尝君将要去秦国，宾客都不想让他去，劝他，他不听。苏代对他说：“今天早晨我从外边来，见到木偶人和土偶人相互交谈。木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雨水浇毁了。’土偶人说：‘我出生于泥土之中，毁坏了就回归泥土。现在天下雨的话，雨水把你冲走，不知道你会停留在什么地方。’现在秦国就是虎狼一般的国家，可是您却要前往，如果不能回来，您能不被土偶人所耻笑吗？”孟尝君于是不去了。

齐湣王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应为二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抵：拜访。】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臧：仓库。】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封传：官府发放的过关或投宿驿站的凭证。】，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驰传：乘传车急行。传车，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发传：出示封传。】出。出如食顷【食顷：一顿饭的时间，形容时间短。】，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魁然：高大魁梧。】也，今视之，乃眇小【眇小：矮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齐湣王二十五年，终于又派孟尝君去秦国，秦昭王就任命孟尝君

做秦国的丞相。有人游说秦昭王道：“孟尝君贤能，而且又是齐国宗室，现在做了秦国的丞相，一定是先考虑齐国的利益然后才考虑秦国的利益，这样秦国就危险了。”于是秦昭王就收回了任命。秦昭王将孟尝君囚禁起来，谋划着要杀死他。孟尝君派人到秦昭王宠幸的姬妾那里请求解救。姬妾说：“我想要您的那件白狐皮衣。”当时孟尝君有一件白狐皮衣，价值千金，天下无双，到秦国后他把它献给秦昭王了，再没有第二件皮衣了。孟尝君为此感到忧虑，问遍了所有门客，也没有谁能想出办法。有一个级别很低但是能像狗一样去偷东西的门客，他说：“我能得到那件白狐皮衣。”于是他就在夜里装成一只狗，进入秦国王宫中的仓库里，偷出所献的白狐皮衣来，把它献给秦昭王宠幸的姬妾。姬妾替他向秦昭王说情，秦昭王就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得以脱身，立即驰马离去，为出函谷关而更换了凭证，改变了姓名。半夜时分到了函谷关。秦昭王后悔放走了孟尝君，派人去寻找他，发现已经走了，立即派人乘传车追赶他。孟尝君到了函谷关，关卡的法令规定鸡叫时才能放行旅客，孟尝君担心追兵赶到，有一个级别很低但是能模仿鸡叫的门客，他让附近的鸡一齐啼叫起来，于是出示凭证出了关。出关大约一顿饭的时间，秦国追兵果然到了函谷关，但是已经落后于孟尝君出关的时间，于是孟尝君等人就回去了。最开始孟尝君收留这两个人做宾客的时候，宾客都为他们感到羞耻，孟尝君在秦国遭难，终于靠这两个人脱险。从此以后，宾客们都对他们信服了。

孟尝君路过赵国，赵国平原君按照宾客的礼仪款待他。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出来围观，都笑着说：“开始以为薛公是魁梧的样子，现在看他，竟然不过是一个矮小的汉子罢了。”孟尝君听到这些话，感到愤怒。随他同行的宾客跳下车来，砍杀了几百人，把一个人的人都杀了才离去。

齐湣王不自得【不自得：内疚，内心不安。】，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

齐湣王心中不安，因为是他把孟尝君派到秦国去的。孟尝君回来后，就任命他为齐国的丞相，委以政事。

孟尝君怨恨秦国，将要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国和魏国攻打楚国，顺势再与韩、魏两国联合攻打秦国，因而向西周借用军粮。苏代替西周对孟尝君说：“您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魏两国攻打楚国九年，夺取了宛、叶两县以北的地区来加强韩、魏两国的实力，现在又要攻打秦国来增加两国的收益。韩、魏两国在南边没有来自楚国的担忧，在西面没有来自秦国的祸患，那么齐国就危险了。韩、魏两国一定轻视齐国而畏惧秦国，我为此替您感到危险。您不如让我国与秦国深入交往，但是您不要发动进攻，也不用借军粮。您兵临函谷关而不进攻，让我国把您的要求对秦王说‘薛公一定不会通过打败秦国来使韩、魏两国变得强大。他攻打秦国的目的，是希望大王让楚王割出东国地区来给齐国，而使秦国释放楚怀王来达成和解’。您让我国用这个办法使秦国获得好处，秦国得以不打败仗，并且因为楚国割让东国地区使本国免受齐军的进攻，秦国一定想这样做。楚王得以被释放，一定感激齐国。齐国得到东国地区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而薛邑也可以世代没有忧患了。秦国不会被过度削弱，而且地处原属晋国的韩、赵、魏三国的

西边，韩、赵、魏一定倚重齐国。”孟尝君说：“很好。”于是就让韩国和魏国向秦国道贺，让韩、赵、魏三国不要攻打秦国，而齐国也不向西周借用军粮了。当时，楚怀王到秦国去，秦国扣留了他，所以孟尝君一定要让秦国释放他。秦国始终没有释放楚怀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邑入：封邑内的租税收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其后，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困苏代。代乃谓孟尝君曰：“周最于齐，至厚也，而齐王逐之，而听亲弗相吕礼者，欲取秦也。齐、秦合，则亲弗与吕礼重矣。有用【有用：受到重用。】，齐、秦必轻君。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变。齐无秦，则天下集齐，亲弗必走，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于是孟尝君从其计，而吕礼嫉害于孟尝君。

孟尝君担任齐国的丞相，他的家臣魏子替孟尝君收缴封邑的赋税，往返三次却没有收到一次赋税。孟尝君问他，他回答说：“有个贤能的人，我私下里把税收都给他了，因此没有把钱粮带回来。”孟尝君很生气，斥退了魏子。过了几年，有人在齐湣王面前诋毁孟尝君说：“孟尝君将要作乱。”等到田甲劫持齐湣王，齐湣王怀疑孟尝君，孟尝君于是出逃。接受魏子粮食施舍的那个贤能之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说孟尝君不会作乱，请求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于是在王宫门前自刭而死来证明孟尝君的清白。齐湣王大惊，就派人跟踪调查，发现孟尝君果然没有谋反的迹象，于是再次召回孟尝君。孟尝君借机说自己有病在身，告老回到薛邑。齐湣王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此之后，秦国流亡的将领吕礼到齐国出任相国之职，想要使苏代陷入困窘之中。苏代就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国来说，是忠厚到极点的，然而齐王却驱逐了他，并听从亲弗的建议，任用吕礼为丞相，目的是想取信于秦国。如果齐、秦两国联合，那么亲弗和吕礼就会受到重用了。有了可用之人，齐、秦两国一定会轻视您。您不如赶快派兵北上，攻打赵国来促使秦国和魏国讲和，召回周最，这样既显示了您的厚道，又可以挽回齐王的信誉，还能防止天下的时局发生变乱。齐国没有秦国的挑战，那么天下就会归附齐国，亲弗一定会逃走的，那么齐王还能跟谁来治理国家呢！”于是孟尝君听从苏代的建议，吕礼因此嫉妒并打算加害孟尝君。

孟尝君惧，乃遗【遗：给。】秦相穰侯魏冉书曰：“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强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于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敝于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后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连和：交好。】，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

孟尝君害怕，于是送信给秦国丞相穰侯魏冉说：“我听说秦国打算借吕礼来结交齐国，齐国，是天下之强国，您一定不能被重视了。齐国和秦国相互联合来对付三晋，吕礼就一定会兼任齐、秦两国的丞相了，这是您联合齐国来提高吕礼的地位。如果齐国躲避了天下的兵祸，吕礼对您的仇恨一定会加深。您不如劝说秦王进攻齐国。齐国被打败，我会请求秦王把所得到的土地封赏给您。齐国被打败，秦国担

心三晋强大，秦王一定重用您去交好三晋。三晋曾被齐国挫败并畏惧秦国，三晋一定会重用您来交好秦国。这样您打败齐国建立功勋，又倚仗三晋而受到重用；您打败齐国扩充封地，秦国和三晋就会争相器重您。如果齐国没有被打败，吕礼再次受到重用，您的处境一定会非常窘迫。”于是穰侯建议秦昭王攻打齐国，吕礼就逃跑了。

后来齐湣王攻灭宋国，变得更加骄横，想要除掉孟尝君。孟尝君感到害怕，就跑到魏国。魏昭王任用他做丞相，向西与秦国和赵国联合，与燕国共同讨伐并打败齐国。齐湣王逃亡到莒县，最后死在了那里。齐襄王即位，而孟尝君在诸侯之间保持中立，不归属于任何一国。齐襄王刚刚即位，畏惧孟尝君，就与他交好，再次亲近薛公。田文死后，谥号为孟尝君。他的儿子们争着继位，然而齐国和魏国共同灭掉了薛邑。孟尝君断绝了子嗣，没有后代了。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蹢躅【蹢躅：穿草鞋行走。】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传舍：传舍、幸舍、代舍是上、中、下三等客舍的名称。】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缞【蒯缞：用草绳缠结剑柄。】。弹其剑而歌曰‘长铗 jiǎ 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

居期年，冯驩无所言。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伎能：技能。伎，同“技”。】，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冯驩

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fán 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喜好结交宾客，就穿着草鞋来见他。孟尝君问：“先生远道前来，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冯驩说：“听说您好客，因为我太穷了就来投奔您。”孟尝君把他安排在下等客舍十天，孟尝君问舍长说：“客人都做了那些事？”舍长回答说：“冯先生很穷，好像只有一把剑而已，又用草绳系着剑柄。他敲打着那把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把他迁到中等客舍居住，使他吃饭有鱼。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舍长。舍长回答说：“客人又敲打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出行没有车’。”孟尝君把他迁到上等客舍，使他出入乘坐马车。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舍长。舍长回答说：“先生又曾敲打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没办法养家’。”孟尝君不高兴了。

过了一年，冯驩没有再说什么。孟尝君当时在齐国担任相国，在薛邑受封一万户。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封邑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门客，就派人到薛邑放债。一年多了也没有收回债款，借债的人大多不能还给他利息，门客的供养将要不够用了。孟尝君为此感到担忧，问左右侍从：“什么人可以派去收回薛邑的债款？”客舍的舍长说：“住在上等客舍的客人冯先生从外表看，能说会道，比较年长，没有别的技能，可以让他去收债。”孟尝君就让冯驩进来，向他请教说：“宾客不知道我不贤能，光临我们下的有三千多人，封邑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宾客，所以在薛邑放债赚取利息。薛邑这一年没什么收入，民众不太愿意偿还利息。现在门客的饮食恐怕不足以供应，希望先生去催促他们还债。”冯驩说：“好的。”冯驩辞行，到了薛邑，就召集向孟尝君借

钱的人都来开会，收到利息十万钱。他就多酿酒，买了头肥牛，召集借钱的人，能还利息的都来，不能还利息的也来，都拿着借钱的债券来验证。人到齐后开会，当天杀牛摆酒。酒喝得正酣的时候，他拿着债券到大家面前验证，能还利息的，就约定期限；因为贫穷不能还利息的，就把他们的债券拿来烧掉。冯驩说：“孟尝君借钱给大家的原因，是为了让没有钱的民众能够用这些钱维持生计；要求偿还利息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办法供养门客了。现在富裕的约定还债期限，贫穷的烧掉债券废除债务。各位请尽情吃喝。有这样的君主，怎么能够辜负他啊！”在坐的人都起身，拜了两拜。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quàn 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抵负：抵赖拖欠，赖债。】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孟尝君听说冯驩烧掉债券，生气地派使者去召回冯驩。冯驩到了，孟尝君说：“我有食客三千人，所以在薛邑放债。我的封邑收入少，而且民众大多不能按时偿还利息，门客的饮食可能无法保证，因此请先生去催促他们还债。我听说先生得到钱之后，就用来准备了很多牛肉和酒水，并且烧掉了债券，为什么？”冯驩说：“是的。不准备很多牛肉和酒水，就不可能把人都召来开会，更无法知道他们哪些人经济宽裕哪些人手头紧。经济宽裕的人，跟他们约定期限。手头紧的人，即使守着他们催促十年，也只能让利息越积越多，催逼得急了，他们就会通过逃亡来免除债务。如果太急，他们最终也无法偿还，对上就会认为您贪图小利不爱士民，对下则百姓弃君赖债的名声，这不

是用来勉励士人和民众、彰显您声望的办法。烧掉没有用的债券，放弃不可得的虚帐，让薛邑的民众亲近您，并彰显您的好名声，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孟尝君于是拍手感谢他。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驩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驩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冯轼结鞵【冯轼结鞵：谓驾车奔走。冯，通“凭”。鞵，引车前行的皮带。】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凭轼结鞵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跽：上身挺直长跪。】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冯驩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驩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鞵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凭轼结鞵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适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秦国和楚国诋毁孟尝君，说孟尝君的声望高于他的君主，并且独揽齐国的大权，齐湣王受到迷惑，于是罢免了孟尝君。众门客见到孟尝君被罢免，都离开了。冯驩说：“借给我一辆车，让我前往秦国，

我一定会让您在国内受到重视，而且封邑得以扩大，可以吗？”孟尝君于是准备车子和礼物，派冯驩去秦国。冯驩就西行游说秦昭王道：“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西行来到秦国的，没有人不想使秦国强大，而使齐国衰弱；驾车东行前往齐国的，没有人不想使齐国强大而使秦国衰弱。这是两个不分上下的国家，就形势看来，是不可能并立称雄的，称雄的就可以统一天下了。”秦昭王起身长跪问他说：“怎么做能使秦国立于不败之地呢？”冯驩说：“大王也知道齐国罢免孟尝君的事情了吧？”秦昭王说：“听说了。”冯驩说：“使齐国受到天下重视的人是孟尝君。现在齐王因为谗言就罢免了他，他心里有怨恨，一定会背弃齐国；如果他背弃齐国来到秦国，那么他一定会把齐国的实情、人际关系的内幕全部告诉秦国，齐国的土地就可以得到了，何止是称雄啊！您赶快派人装载着礼物暗地里迎接孟尝君，不可以错过时机。如果齐王醒悟了，再次重用孟尝君，那么胜败属于谁就不能预料了。”秦昭王非常高兴，于是派出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冯驩辞别秦昭王先走了，到了齐国，游说齐湣王道：“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东行来到齐国的，没有人不想使齐国强大，而使秦国衰弱；驾车西行前往秦国的，没有人不想使秦国强大，而齐国衰弱。秦国和齐国是不分上下的国家，如果秦国变强了那么齐国就变弱了，这种形势注定两国不能并立称雄。现在我私下里听说秦国派使者用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孟尝君不西行就算了，如果西行担任秦国的丞相，那么天下就会归于秦国，秦国称雄，而齐国居其下，这样一来，临菑和即墨就危险了。大王为什么不抢在秦国使者到来之前，重新起用孟尝君，并且扩充他的封地，向他表示歉意呢？这样孟尝君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秦国虽然是一个强国，怎么会聘请别国的人做丞相并来迎接他呢！挫败秦国的阴谋，从而断绝它称霸的策略。”齐湣王说：“很好。”于是派人到边境等候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的马车刚进入齐国境内，使者就快马回报，齐湣王召见孟尝君，并恢复了他的相国之位，把他原来封邑还给他，还增加一千户。秦国的使者听说孟尝君再次担任齐国的丞相，就驾车回去了。



钱穆：「又如战国时，迁书记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见于《战国策》。而如孟尝君门下之冯煖，信陵君门下之侯嬴，平原君门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冀难得之杰出人才，然世人亦仅知有孟尝、信陵、平原而已。自经迁书之详载，乃知孟尝、信陵、平原之得为孟尝、信陵、平原，其背后乃大有人在。此乃一番绝大提示，绝大指点。使处亲贵之位，而欲有所作为，当先知其所用心，而岂广揽宾客，履其饮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趣：同“趋”。】市朝【市朝：偏指“市”，谓市集，市场。】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自从齐湣王罢免孟尝君以后，众门客都离去了。后来齐湣王召见孟尝君，恢复了他的官职，冯驩来迎接他。还没到达府第，孟尝君长叹说：“我一向喜好结交宾客，对待宾客不敢有半点差错，食客有三千多人，先生是知道的。门客看见我被罢免，都背弃我而离去，没有回头看我一言。现在仰赖先生得以恢复官职，门客又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我呢？如果有再来见我的，我一定朝他脸上吐唾沫，狠狠地羞辱他。”冯驩挽着缰绳下车跪拜，孟尝君下车扶起他，说：“先生在替门客道歉吗？”冯驩说：“不是替门客道歉，是为您说错的话。万物都有

各自的结果，事情有固定的规律，您明白了吗？”孟尝君说：“在下不知道先生在说什么。”冯驩说：“活着的东西一定有死亡的时候，这就是万物各自的结果；富贵的人有很多门客，贫贱的人很少有朋友，这就是事情固有的规律。您难道没见过那些赶集的人吗？天一亮，侧身夺门冲进市场；傍晚以后，经过市场的人甩着胳膊离开，都不回头看一眼。他们不是喜欢早晨而讨厌傍晚，而是所期待的物品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您失去相位，宾客都离去了，不值得因此埋怨士人并白白地断绝宾客的门路。希望您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孟尝君拜了两拜说：“我恭敬地听从教诲。听到先生的话，怎么敢不接受教导呢。”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奸人：好触犯法纪的人。奸，干，犯。】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太史公说：我曾经路过薛邑，那里的市井小民大多是些残暴的少年，跟邹国和鲁国的儒雅民风不一样。我询问其中的原因，他们说：“孟尝君招揽天下游侠，而作乱犯法的人随着来到薛邑的大概有六万多家。”世间传闻孟尝君喜好结交宾客而沾沾自喜，看来是名不虚传了。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杨慎：「言在浊世为佳公子，清世则否矣，褒贬在言外，所以称为雄深。平原之人未睹，大体可断。『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韩子《柳子厚墓志》用此意。」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

平原君家楼临【临：俯视。】民家。民家有躄bì 【躄：跛，腿瘸。】者，槃散【槃散：通“蹒跚”，走路不稳。】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癰【罢癰：指残疾。罢，通“疲”。】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竖子：小子，对人的鄙称。】，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谢：道歉。】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倾：倒，使之归己。】以待士。

平原君赵胜这个人，是赵国王室的一位公子。在众多的公子当中，以赵胜最为贤能。他喜欢延揽宾客，前来投奔他的宾客大约有几千人。平原君辅佐了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曾三次被免去相位，又三次恢复相位，他的封地在东武城。

平原君家里的楼房正对着平民的家。有户平民家里有个瘸腿的人，走路一瘸一拐地去井边打水。侍奉平原君的一个美女站在楼上，在高处看到这一幕，就大声嘲笑那个人。第二天，那个瘸腿的人走到平原君家门前，向他请求说：“我听别人说您喜爱士人，有的士人不远千里来到您这里，就是由于您能够重视士人，而看轻自己的侍妾。我不幸得了驼背腿瘸的残疾，可是您后宫里的一个美人在楼上看到后嘲笑我，我想得到嘲笑我的那个人的人头。”平原君笑着回答那个人说道：“我答应你。”瘸腿的人走了后，平原君笑着对别人说道：“看看这个小子，竟然由于受到嘲笑的缘故而想让我杀掉宠爱的美人，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最终也没有杀掉美人。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平原君的宾客以及门下的食客渐渐地走了超过一半的人。平原君对此觉得非常奇怪，就问手下还没有离开的宾客：“我赵胜用来招待各位贤人的各方面的礼节，从来都不曾有过失误的地方，为什么离开的人这么多呢？”门下的一位宾客走上前回答平原君说：“因为您没有杀掉嘲笑瘸子的那个美女，所以人们都认为您喜好女色而不重视士人，士人就离开了。”在听了这些话之后，平原君于是砍掉嘲笑瘸子的美人的头颅，亲自敲门拜访瘸子，把人头进献给他，并趁这个机会向他表达歉意。之后平原君门下的宾客才逐渐回来。此时齐国有位孟尝君，魏国有位信陵君，楚国有位春申君，他们争相招揽贤士。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赞：自我推荐。】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

【蚤：通“早”。】 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平原君，选自《东周列国志》。

秦国军队包围了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向别的国家求救，想跟楚国制定“合纵”策略，共同对付秦国。平原君决定带着门下食客中有勇力、文武兼备的二十个人一起去楚国。平原君说：“假使凭借和平方式能够完成任务，那是最好不过了。若不然，那只能在华丽的宫殿中胁迫楚王歃血为盟，一定要定下合纵盟约才能返回。贤能之士用不着到外面寻求，从我们下的食客中挑选就足够了。”选出十九个人之后，剩下的都不足取，不能凑满二十人。门下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走上前来，当着平原君的面称赞自己道：“我听别人说您想要与楚国合纵，一起抗拒秦国，决定带着手下的食客二十人一起到楚国去，不在外面寻找。既然如今少一个人，那请求您就把我当成后备人员一起同行吧。”平原君对毛遂说：“先生从来到我赵胜的门下到如今有几年的时间了？”毛遂说：“到如今有三年的时间了。”平原君说：“贤士生

活在这个世上，就如同尖锐的锥子放在布口袋中，锥子的尖头会立刻透出来。如今先生您投到赵胜的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称赞您的，我赵胜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关于先生的事迹，这是先生没有可以展现的才能。先生还是别去了，留下来吧。”毛遂说道：“我到今天才被放进布口袋里。假使毛遂早一天能够被放进布口袋里，那么整个锥子的锋利就会全部露出，不会只是锥子的尖显露出来而已。”平原君最终决定带着毛遂一起到楚国去。其余的十九个人相互用眼神交流笑话毛遂，但没有阻止平原君带他去。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历阶：古代礼制，登阶时，每上一层台阶，双脚都要落在台阶上，然后上第二层。如果一只脚踏上第一层，另一只脚跨上第二层，就叫“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县：同“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唯唯：连声答应。】，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录录：通“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毛遂等跟着平原君到了楚国以后，跟十九个人一起商议讨论，这十九个人对他都服气。平原君和楚国商议合纵抗秦的事情，言明了利害关系，但是从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一直谈到太阳位于中天都没有定论。那十九个人就对毛遂说道：“毛先生上前去说吧。”毛遂就握着剑柄急促地拾阶而上，对平原君说道：“合纵抗秦的益处，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进而决定下来。现在从太阳一出来就开始谈论合纵的问题，到太阳位于中天都没有决定下来，这是什么原因？”楚王对平原君说道：“客人是来做什么的？”平原君对楚王说道：“他是我的门客。”楚王大声斥责道：“还不退下！我在跟你的主人交谈，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毛遂按着剑柄走上前说道：“大王之所以斥责我，凭借的是楚国人多势众。现在我跟大王的距离在十步以内，大王不能凭借楚国威势，大王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主人就在眼前，你为什么要斥责我呢？而且我听说建立商朝的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而成为天下的帝王，周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能够令诸侯臣服，哪里是因为手下士兵众多，实际是因为他们能把握住令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形势进而展现他们的威风。现在楚国的土地方圆有五千里，手持长戟的士兵有一百多万，这都是楚国在天下称霸称王的资本。凭借楚国如此强大的力量，天下没有哪个诸侯国可以抵挡。白起，只不过是个人蔑视的小子而已，他带领几万人的军队，出兵来与楚国作战，一战就攻占了楚国的鄢、郢两地，第二战就火烧夷陵，第三战就使大王的祖先受到了侮辱。这些都是楚国人百代都难以忘记的仇恨，连赵国都为此感到羞耻，但大王您却不觉得羞耻。制定合纵抗秦的盟约是为了帮助楚国雪耻，并不是为了赵国。我主人就在您的眼前，为什么要斥责我呢？”楚王听完，说道：“是，确实如同先生说的那样，我愿意恭恭敬敬地拿出全国的力量来与赵国合纵抗秦。”毛遂说道：“签订合纵

盟约之事确定了吗？”楚王说：“确定了。”毛遂对楚王左右两边的人说道：“把鸡、狗、马的血取来。”毛遂手里捧着用铜制成的盘子，跪在地上将它进献到楚王面前说道：“大王您应该以歃血的仪式来表明合纵的盟约已经确定，然后便是我的主人，再后面就是我。”于是合纵的盟约在楚国的宫殿堂上确定下来了。毛遂用左手拿着装着血的铜盘，用右手叫那十九个人说道：“诸公依次在殿堂下面歃血盟誓吧。你们这些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正是所谓的依靠别人成就事业的人。”

平原君在跟楚国签订了合纵抗秦的盟约之后就返回，到了赵国，说：“我再也不敢察看、判断士人了。被我察看、判断过的士人，往多说有一千人，往少说也有几百人，我自己觉得不会错失天下的贤士，今天从毛先生这件事来看，是我错看他了。毛先生到了楚国，就让赵国的地位比楚国的九鼎和大吕还要尊贵、重要。毛先生凭借三寸长的舌头的威力，强过百万军队的威力。我从此再也不敢查看、判断贤士了。”于是就把毛遂当作上宾。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矫：假借别的名义。】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传舍：古时官府设立的供过往路人住宿的房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被：通“披”，穿。】绮縠【绮縠：高级丝织品。】，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糟糠：恶劣的食物。】不厌【厌：饱。】。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飧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平原君返回赵国后，楚王派春申君率领军队赶赴赵国救援，魏国的信陵君也假借魏王的命令夺过了晋鄙的军队，去救援赵国，都还没有到达。秦国军队更加急切地包围邯郸，邯郸的形势十分危急，即将投降，平原君极为担忧。邯郸一个名叫李同的传舍小官的儿子对平原君进行游说：“您不为赵国即将灭亡感到担忧吗？”平原君说：“赵国如果灭亡，我就会成为秦国的俘虏，为什么说我不担心呢？”李同说：“邯郸城里的平民百姓用已经枯朽的人骨当柴烧，交换子女当作食物来吃，可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紧急了，但是居住在您的后宫中的美丽女子有几百人，奴婢和侍妾身上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有剩余的粮食和鱼肉，而普通的百姓身上的粗布衣服却是不完整的，就算是糟糠都无法吃饱。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武器用尽，有的人就把树枝削尖来当作长矛和箭，但您日常所使用的物品、乐器都像平常那么多。假如秦国灭亡了赵国，您到哪里去享受这些东西呢？假如令赵国得到保全，您又何必担心不能获得这些东西呢？假如您确实能够把位在夫人之下的人都编入士兵的行列，分担一些工作，将家中一切财物拿出来，用来犒劳士卒，士卒们此时正处于艰难困苦之际，很容易记住您的恩德。”于是平原君听从了李同的意见，得到愿意效死的士卒三千人。李同于是就率领这三千人朝秦国军队发起冲锋，秦国军队因此撤退了三十里。恰好此时楚、魏两国的救兵也赶到了，秦国军队于是撤兵回国了，邯郸又得以保存。李同在战斗的时候死了，于是封他父亲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右券：古代刻木为契，双方分别执左右两半，作为凭信。左半叫左券，右半叫右券。】以责；事不成，以

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信陵君保住了邯郸，是平原君请求信陵君的结果，虞卿因此请求为平原君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夜驾驶马车去见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想要以信陵君保全邯郸的理由来向大王请求增加您的封地，有这回事吗？”平原君说：“是的。”公孙龙说：“千万不能这么做。大王提拔您做了赵国的国相，并不是由于您的智慧和才能，在赵国是无人能及的。割出东武城赏赐给您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您对国家有功，百姓对国家没有功劳，而是因为您是大王的亲戚的缘故。您在接受相国的印信时没有推辞自己能力不足，接受分割的封地时没有说自己没有建立功勋，也是由于您觉得自己是大王的亲戚的缘故。如今因为信陵君保全了邯郸而为您请求增加封地，这是凭借大王亲戚的关系来接受封地，但也是凭借国民身份评定功劳而接受赏赐。这就不应该了。而且虞卿抓住了这件事情成与不成的两个主动权：事情办成了，虞卿就会像拿着债券的债主一样向您索取报酬；事情没有成功，他会借着为您着想的虚名来让您记住他的恩德。您一定不要听取他的建议。”平原君于是没有听取虞卿的意见。

平原君在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去世。他的子孙代替他继承了封地和爵位，直到最后赵国灭亡，他们的封地和爵位才失去。

平原君曾给予公孙龙优厚的待遇。公孙龙善于石头坚、白的辩论，等到邹衍途经赵国讲述至道之后，平原君才罢黜了公孙龙。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蹢躅檐簦【蹢躅檐簦：指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比喻远行跋涉。蹢，踩，此处指脚上穿着。躅，草鞋。檐，通“担”，背负。簦，斗笠。】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

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束甲：卷起甲衣。比喻轻装疾进。】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媾：讲和。】。”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内：通“纳”。】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以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虞卿这个人，是一位善于游说的有才之士。他脚穿草鞋，背着斗笠，从远方赶来游说赵孝成王。初次会见之后，赵孝成王就赏赐给他黄金一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会见之后，就做了赵国的上卿，因此被称为虞卿。

秦、赵两国在长平进行战斗，赵国没有取胜，还死了一位都尉。赵孝成王召唤楼昌和虞卿前来，对他们说道：“军队交战却没有取胜，都尉又死了，我想让军队轻装疾进，尽力追赶敌军，怎么样？”楼昌说：“没有用啊，不如派一位地位尊贵的使臣与秦军讲和。”虞卿说道：“楼昌说要与对方讲和的原因，是觉得如果不跟对方讲和，我军就必然被打败。可是是否讲和的决定权掌握在秦人手中。况且我想问大王认为秦国的目的是要打败赵军呢？还是不想打败呢？”赵孝成王说道：“秦国没有留下一点余力，一定是想打败赵军了。”虞卿说：“大王您听我的，就派遣使者带贵重的宝物去亲附楚、

魏两国，这两个国家想着得到大王您贵重的宝物，肯定愿意接纳我们的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两国，秦国必然会怀疑天下诸侯将要合纵抗秦，而且必然会恐惧。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与秦国讲和了。”赵王没有听虞卿的意见，跟平阳君商量与秦国讲和的事情，派遣郑朱出使秦国。秦国接纳他进入国内。赵孝成王召见虞卿，对他说道：“寡人让平阳君主持与秦国讲和的事情，秦国已经接纳了郑朱，您觉得如何？”虞卿回答道：“大王达不到讲和的目的，赵军必然会被打败。天下诸侯庆贺秦国取得战争胜利的人都到秦国去了，郑朱在赵国是尊贵的人，进入秦国以后，秦王和应侯必然会尊重他，并且昭示给天下人。楚、魏两国由于赵国与秦国讲和的原因，必然不会来救援大王。秦国要是知道天下诸侯不去救援大王的话，您想讲和，也不可能成功了。”应侯果然像虞卿所说的那样尊重郑朱，并向天下诸侯派去秦国祝贺战争胜利的人昭示，最终也不肯讲和。长平之战赵军惨败，秦国就继续进兵包围邯郸，赵国受到天下人的耻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shì 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通币：致送钱财。】，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秦军已经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王上朝，派赵郝到秦国去签订合约，割让六个县给秦国，同秦国讲和。虞卿对赵王说：“秦国军队

攻打大王，是由于士卒疲累才撤兵的吗？大王觉得秦军的实力尚且可以进攻，但由于爱惜大王才没有进攻吗？”赵王说：“秦军在攻打我们赵国时，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力量了，所以必然是由于疲惫不堪才撤兵的。”虞卿说：“秦国军队凭借自身力量来攻打他无法夺取的地方，由于士卒疲惫才撤兵，大王还将秦国用全力都无法夺取的土地送给对方，这就是在帮着秦军打自己啊。明年秦国军队还来攻打大王的话，大王就没救了。”赵王把虞卿所说的话说给赵郝听。赵郝说道：“虞卿确实完全知晓秦国兵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吗？如果确实知道秦国的兵力是无法持续下去，那么这像弹丸一样小的地方就不给秦国，秦军明年还来进攻大王的话，大王能不割让土地来求和吗？”赵王说：“我愿意听您的意见，割地讲和，可是您能够让秦国在明年必然不会再次进攻我们吗？”赵郝回答赵王说：“这件事不是我敢担保的。以前韩、赵、魏三个国家与秦国交往，大家都很友善。如今秦国与韩国、魏国友善却进攻大王，原因是大王侍奉秦国必然有不如韩、魏两国的地方。现在我为您解除由于不与秦国亲善而招致的进攻，打开边境的关口，致送钱财，用与韩国、魏国齐平的态度与秦国交往，到第二年，假如只有大王被秦国攻打的话，这就肯定是因为大王在侍奉秦国方面落在韩国、魏国之后。这个责任不是我敢担当的。”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

其势必无赵矣。”

赵王将赵郝所说的话告诉了虞卿。虞卿回答道：“赵郝对您说：‘如果不讲和的话，假如秦军明年还来进攻大王的话，大王不是还要割让土地来求和吗？’现在讲和的话，赵郝又用不能保证不让秦国再来进攻赵国的话来回答您。现在即使割让六座城给秦国，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明年秦国再来攻打赵国，那就要割让秦国兵力无法夺取的土地来讲和，这是自己令自己灭亡的方法，还不如不与秦国讲和呢。秦国军队虽然善于进攻，也不可能夺取六座城；赵国虽然不善于防守，最终也不至于失去六座城。秦军因为觉得疲惫不堪而撤兵，士兵肯定疲敝。如果我们能够用六座城的代价聚集天下诸侯来进攻已经感到疲惫不堪的秦国，那我们失去六个县落在天下诸侯手里，也可以从秦国那里获得报偿。我国还可以得到利益，这与坐等割地，使自己削弱而让秦国的实力增强相比较，哪个更有好处呢？现在赵郝对您说‘秦国与韩、魏两国友善却进攻赵国，必然是由于大王侍奉秦国有不如韩、魏两国的地方’，如果像这样每年都让大王用六座城来侍奉秦国，那就只能坐在那里眼看着赵国的城邑全都割让给秦国。如果明年秦国还要您割地，大王打算给它吗？如果不给，那就舍弃了之前功劳而惹来秦兵攻打的灾祸；如果给它，那最终将没有土地可以割让给它。古话说‘强大的人擅长进攻，弱小的人却不能防守’。如果坐在那里听从秦国的要求，秦国军队不至于疲劳，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这是使秦国变得更强而使赵国变得更弱。由越发强大的秦国来宰割越发弱小的赵国，秦国侵略赵国的野心因此更加不会停止了。况且大王可以割让的土地总会有穷尽的时候，而秦国的贪欲却没有满足的时候，用有限的土地来应付无止境的贪求，最终赵国必然灭亡。”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相室：

古代替卿大夫管理家务的人。男称家老，女称傅母，通称家臣。】 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昏【昏：同“慎”，谨慎。】勿予！”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jí 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赵王的计谋还没有确定，楼缓从秦国回来了，赵王和楼缓商量此事，说：“给秦国土地还是不给秦国土地，哪个更好？”楼缓向赵王推辞说：“这不是我能知道的。”赵王说：“即便是这样，还是希望您说出个人意见。”楼缓答道：“大王也听说过那位公甫文伯的母亲吗？公甫文伯在鲁国出仕当官，他病死的时候，有两个妻妾在房间里自杀。公甫文伯的母亲听说儿子病死之后，没有哭泣。他们家的保姆说：‘怎么会有儿子死了母亲却不哭的道理呢？’公甫文伯的母亲说道：‘孔子，是贤人啊，他被鲁国国君驱逐，但我儿子没有跟着孔子一起离开。现在他死后为他自杀的妻妾有两个，一定是因为他对长辈刻薄，而厚爱妻妾。’就他的母亲的来说，他的母亲是贤德的；就他妻妾的来说，一定是位嫉妒的妻子。因此虽然人们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但因为说话者的身份不同，人们心里所想的也就不同了。如今我刚刚从秦国归来，假如说不割让土地给秦国，就不算什么办法；假如说把土地给秦国吧，恐怕大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秦国：因此我不敢回答你的问题。假

如我必须替大王考虑的话，我觉得不如把土地给它。”赵王说：“好的。”

虞卿听说之后，入宫求见赵王说道：“楼缓说的都是用来装饰的漂亮话，大王要谨慎，别把土地割让给秦国！”楼缓听说虞卿去见赵王，也入宫求见赵王。赵王又将虞卿所说的告诉了楼缓。楼缓回答道：“不是这样的。虞卿只知道事情的一方面，不知道事情的另一方面。秦、赵两国制造了战争的灾难，但天下诸侯都很高兴，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会想‘我将要依靠强国来欺负弱国了’。现在赵国的军队受到秦军的围困，天下诸侯一定会派遣使者前往秦国祝贺赢得战争胜利。因此不如赶紧割让土地，与秦军讲和，从而使天下诸侯疑惑，而且能够安慰秦国。如果不这样做，天下诸侯就会趁着强大的秦国发怒、赵国处于弱势的机会，像切瓜一样分割赵国。赵国都要灭亡了，还怎么图谋抵抗秦国呢？因此说虞卿只知道事情的一方面，不知道事情的另一方面。请大王据此作出决定，别再考虑了。”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

虞卿听说以后，赶到赵王那里说道：“楼先生用来帮助秦国的这个计谋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做只能让天下的诸侯更加疑惑，怎么能够安慰秦国呢？为什么他唯独没说这样做将赵国的弱点全都展示在天下人面前了呢？而且我主张不割让土地的原因，不只是不割地而已。

秦国向赵国索要六座城池，但大王却把六座城送给齐国。齐国，是秦国最大的仇敌，得到大王的六座城池，就会与赵国联合起来向西攻打秦国，齐王听到您的意见，等不到您把话说完就会从命的。这便是大王在齐国那里失去六座城池，但又能在秦国那儿得到报偿。齐国、赵国的仇恨都可以报了，而且还能向天下展示赵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大王您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军队还没有窥探到边境，我就能看到秦国的使者带着贵重礼物赶到赵国，反而会向大王请求讲和。大王顺从秦国的意思与他讲和，韩、魏两国听说以后，必然全都敬重大王；敬重大王，必然会拿出贵重的财宝争先恐后地献给大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大王一下子就可以跟齐、韩、魏三个国家结为亲善之国，从而赵、秦两国之间的情势也发生改变。”赵王说：“好。”于是派虞卿为使者到东方去拜见齐王，和齐王谋划抗拒秦国的计策。虞卿还没有从齐国返回，秦国派来送礼物的使者已经到了赵国。楼缓听到这件事，就从赵国逃走了。赵王因此赐给虞卿一座城邑。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过：拜访。】平原君，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刺讥：嘲笑讽刺。】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没过多久，魏国就派人来请求跟赵国合纵抗秦。赵孝成王召来虞卿谋划。虞卿先去拜访了平原君，平原君说：“希望您多说说合纵的好处。”虞卿入朝拜见赵王。赵王说：“魏国向我发出合纵抗秦的请

求。”虞卿的回答是：“魏国犯了过错。”赵王说道：“我本来也没想答应他。”虞卿的回答是：“大王您也犯了过错。”赵王说道：“魏国向寡人请求合纵抗秦，您说魏国犯了过错，我不答应魏国的请求，您又说我犯了过错。既然如此，那么合纵的盟约最终可不可以签订呢？”虞卿回答赵王说：“我听说小国在跟大国签订合纵盟约之后，如果获得胜利，大国就能得到它带来的好处；如果失败，小国就要遭受它带来的灾难。现在魏国愿意以小国的身份接受遭受灾难的危险，大王却想以大国的身份来推却它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说大王有过错，魏国也有过错。但我私下里觉得合纵对赵国更加有利。”赵王说道：说得太好了。”于是就和魏国签订了合纵的盟约。

后来虞卿由于魏齐的原因，不看重封邑万户的侯爵和卿相的高位，与魏齐从小路逃走，最终离开了赵国，但却在魏国受困。魏齐死了以后，虞卿不得志，于是就写书，他从前代的《春秋》中采集史实，又考察近代的历史，写成了《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共八篇。文章中讽刺国家政治措施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这本书世代流传，后人称它为《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太史公说：平原君这个人，可以说是那个混乱的时代里的一位洒脱、贤能的公子，但他却不能识大体。民间俚俗之语说“利益让聪明的头脑发昏”，平原君相信冯亭的邪说，令赵国在长平一战中损失四十多万人，邯郸几乎沦陷。虞卿预计事态和情势的发展，为赵国出谋划策，多么巧妙啊！等到不忍看到魏齐被杀死，最终被困在了大梁，一般人都明白虞卿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何况贤能的人呢？但若不是虞卿处于穷困愁苦的地步，也不会因为写书而使自己名垂后世。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李白：「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

王世贞：「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hōng，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博：古代的一种棋戏。】，而北境传举烽【举烽：点燃报警烽火。】，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公子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魏昭王去世，魏安釐王即位做了国君，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这个时候范雎从魏国逃走，到秦国做了宰相，因为怀恨魏齐的原因，所以派秦国的军队围攻大梁，打败了魏国驻扎在华阳的军队，魏军主将

芒卯逃走。魏王和公子无忌非常担心。

公子无忌做人仁德，能够委屈自己结交贤士，士人无论是贤能的还是不贤能的，他都会恭谦有礼地同他们交往，从来不敢因为自己富有、尊贵而轻视那些士人。士人们因为这个缘故，争相从数千里远的地方赶来归附他，招纳在门下的食客有三千人。在这个时候，诸侯因为公子无忌贤能、手下宾客众多的缘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敢出兵图谋魏国。

公子无忌正在和魏王下棋，北方边境传来了烽火被点燃的消息，说“赵国进犯的军队到了，将要进入魏国的边界”。魏王放下棋子，想要召集大臣们一起商量对策。公子无忌阻止魏王说道：“赵王是在打猎，并不是要侵犯魏国。”又像之前那样下棋。魏王很惊慌，心思没有放在下棋上。过了一会儿，又从北方传来了消息说：“赵王只是打猎罢了，不是要侵犯魏国。”魏王非常吃惊，说：“您凭借什么知道这件事的。”公子无忌说：“我的门客中有能潜入赵国探听赵王秘密的人，赵王有什么行动，那门客就会报告给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之后，魏王忌惮公子无忌的贤能，不敢把魏国的政事交给公子无忌来处理。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虚左：古代以左为尊。】，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摄：整理。】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俾倪：同“睥睨”，歇着眼睛侧目而视，有高傲之意。】，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

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抱关：守门。】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魏国有位隐士名叫侯嬴，已经七十岁了，家里非常贫穷，是大梁的东城门的守门小吏。公子无忌听说后，前往聘请，想要送给他丰厚的礼物。侯嬴不肯接受礼物，对公子无忌说：“我修养身心、洁净品行已经几十年了，终究不会因为看守城门生活贫困而接受您的财物。”公子无忌于是置办酒席，请宾客聚会。众人都坐好之后，公子无忌就带着随从和车马，空出马车左边的座位，亲自到东城门去迎请侯生。侯生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服和帽子，直接就登上马车坐在了公子无忌空出来的尊位上，没有谦让的表现，想要借此观察公子无忌的神色。公子无忌手里拉着马缰绳，神色更加恭敬。侯生又对公子无忌说道：“我有个好朋友在集市上的屠宰场，希望您的马车能够绕道，让我去拜访他。”公子无忌驾着马车进入了集市，侯生下车去看他的朋友朱亥，侯生一边斜着眼睛看公子无忌，一边故意长时间地站着跟他的朋友说话，暗地里观察公子无忌的表现。公子无忌脸上的神色更加谦和。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大将、卿相，与魏王同宗、同室的人，在公子无忌家的厅堂里都坐满了，等待公子无忌劝酒。而集市上的人都在观看公子无忌在那里手拿缰绳等待侯生。骑马随从公子无忌的人都暗地里骂侯生。侯生见公子无忌的脸色始终都没有改变，于是告别朋友上了马车。到了公子无忌的家里，公子领着侯生坐到了尊贵的座位上，并且当着每一个宾客的面赞扬了侯生，宾客全都感到惊讶。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公子无忌站起来，端着酒杯来到侯生面前为他祝寿。侯生于是对公子无忌说：“今天我为您所做的事情也足够了。我是看守城门的人，但是您亲自屈尊驾着马车，在大庭广众之中来迎接我，这时我不该再去拜访自己的朋友，现在您却能特意为我去拜访朋友。然而我也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所以长久地让您和车马、仆从站在

集市中，拜访朋友来观察您，而您的态度更加恭敬、谦和。集市上的人都认为我是小人，但却认为您是一位高尚的、甘愿委屈自己来结交士人的长者。”公子无忌在听了侯赢的话之后，就撤去了酒宴，侯生成了公子无忌的上宾。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冠盖相属：形容使节或官员在路上往来不绝。冠盖，古代官吏的冠服和车盖，代指官吏。】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侯生对公子无忌说：“我所拜访的那位屠户朱亥，他是一个贤能的人，世上没有了解他的人，所以他才隐藏在屠宰场里。”公子无忌到屠宰场多次邀请朱亥，朱亥故意不回答也不表示感谢，公子无忌觉得非常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年），秦昭王打败了赵国驻扎在长平的军队，继续派兵围攻邯郸。公子无忌的姐姐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给魏王和公子无忌送去书信，请求魏国出兵相救。魏王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人去救援赵国。秦王派使者对魏王说道：“我攻打赵国，早晚之间就能攻下来，如果诸侯中有人敢救援赵国，等我消

灭赵国之后，一定先派兵攻打他。”魏王害怕，派人阻止晋鄙，在邺县安营驻扎军队，表面上是救援赵国，实际上，采取首鼠两端的态度来观望形势的变化。平原君派往魏国的使者在路上连续不绝，信中责备公子无忌说：“我之所以要亲附魏国，与魏国联姻，是因为公子品行高尚而有义气，能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急事来办。现在邯郸早晚之间就会投降秦国，但是魏国却不救援，您那种把别人困难当作自己急事来办的精神在哪里呢！况且您纵然轻视我，要抛弃我，不管我是否投降秦国，难道也不怜惜您的姐姐吗？”公子无忌非常担心这件事，多次请求魏王，而且让手下的宾客、善于辩论的人士想方设法地劝说魏王。但因为魏王畏惧秦国，终究不听公子无忌的意见。公子无忌揣度自己的意见最终不会得到魏王的同意，认为自己不能独活于世而让赵国灭亡，就请来自己的宾客，约集了一百多辆车马，打算率领门客到赵国去与秦国军队决一死战，跟赵国一起灭亡。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馁虎：饿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间语：小声说话。】，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他们从东门经过的时候，看到了侯生，公子无忌详细地告诉侯生

自己如何与秦军拼死决战的情况。告辞诀别之后，公子无忌就要继续赶路，侯生说：“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跟您一起去。”公子无忌走了几里路，心里不高兴，说：“我那么周到地对待侯生，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现在我将要死了，而侯生却连一句半句有用的话都没有对我说，难道是因为我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吗？”公子无忌于是又驾着马车回来，询问侯生。侯生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您会回来。”侯生接着说：“您喜欢结交贤能的人，名声传遍天下。现在有了困难，没有别的办法却要去跟秦国军队拼命，就如同把肉投给饥饿的老虎一样，有什么用呢？还要我们这些宾客有什么用呢？但是您厚待我，您离开这里，我却不为您送行，我因此知道您肯定会觉得遗憾而返回。”公子无忌向侯生拜了两次，借机向侯生请教。侯生于是屏退旁边的人，与公子无忌小声说话，侯生说：“我听说调动晋鄙兵马的虎符常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面，而如姬是最受大王宠幸的妃子，经常进出大王的卧室，如果尽力，一定能够偷到手。我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如姬重金悬赏了三年，从大王以下，都想帮着她为父亲报仇，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如姬向您哭泣，您就派遣手下的宾客砍掉了她的仇人的脑袋，恭敬地献给如姬，如姬愿意为您去死，不会有什么推辞，只是没有报答您的途径。公子如果开口向如姬请求帮忙，如姬一定会答应，那么就可以得到虎符，夺取晋鄙手下的军队，向北可以救援赵国，向西可以抗拒秦国，这就是春秋时期五位霸主所进行的正义的战争那样。”公子无忌听从了侯生的计策，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偷出调动晋鄙军队的兵符，交给公子无忌。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huò 嗾zé 【嚄嗾：雄武刚健的样子。】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存：恤问。】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

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鞬lán** 【鞬：盛弓箭的皮革袋子。】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公子将要出发，侯生对他说：“大将在外领兵征战，君主的号令有时可以不必接受，这样才有益于国家。即便您手中兵符与晋鄙手中的兵符相合，但晋鄙也可能不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您，而是再次向魏王请示，那么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和您一起去，这个人是大力士。如果晋鄙听从您的号令，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听从您的号令，可以让朱亥击杀他。”公子无忌在听到侯生的话之后就哭了。侯生说：“公子您是怕死吗？为什么要哭泣呢？”公子无忌说：“晋鄙是魏国一位勇猛善战的老将，到了那里之后恐怕他不会听从我，必然要杀掉他，所以哭泣，难道我会怕死吗？”公子无忌就去请求朱亥帮忙。朱亥笑着说：“我只是集市上的一个操刀的屠夫，而您多次亲自登门拜访我，之所以没有报答感谢您，是因为我认为小的礼节不用拘守。现在您遇到危急情况，正是我为您效力的时候。”于是和公子无忌同行。公子无忌拜访侯生并向他辞行，侯生说：“我理应跟您一起去，但因为年老而不能成行。请让我计算公子的行进的日期，在您到达晋鄙军营之日，我会面向北方自刭而死，就算是为公子送行了。”公子无忌于是出发了。

到了邺县，公子无忌假传魏王的命令要代替晋鄙，晋鄙见兵符相合，心里却怀疑，就抬起手来盯着公子无忌说道：“现在我统领十万人兵马，驻扎在边境，担负着守卫国家的重大责任，现在您乘着一辆马车来到这里，想要接替军队的指挥权，这是什么道理呢？”想要不听公子无忌的命令。朱亥在袖子里藏着一只四十斤的铁锤，就锤死了晋鄙，公子于是成了晋鄙军队的统领。整顿军队时，公子发布命令说：“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回家；兄长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回家；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的，回家去奉养双亲。”得到精选出来的士兵八万人，公子无忌率领这些士兵攻打秦国的军队。秦国军队解除了对赵国的包围，于是邯郸得救，赵国也得以保存。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邯郸城的郊外迎接公子无忌，平原君身上背着装满箭的箭囊为公子无忌带路。赵王对着公子无忌拜了两次，说道：“自古以来的贤德之人，没有能赶得上您的。”在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拿自己跟公子无忌相比。公子无忌和侯生诀别之后，在他到达晋鄙军营的那一天，侯生果然面向北方自刎而死。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自功：自认为有功绩。】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西阶：指堂西台阶。示尊礼之位。】。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鄙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魏王对公子无忌偷他的兵符、假传王命杀死晋鄙的行为非常生

气，公子无忌自己也知道，等到打退秦军保全赵国之后，便派将领率领魏国军队回到了魏国，他自己则与宾客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对公子假传王命杀晋鄙、救援赵国的恩德非常感激，于是和平原君商量，想把五座城池封给公子无忌。公子听说之后，心中有了骄傲自满的意思，脸上也带有一种认为自己功劳很大的神色。宾客中有人劝说公子说：“事情有的不可以忘记，也有的不可以不忘掉。如果是别人对公子有恩德，那么公子您是不能忘掉的；如果是公子对别人有恩德，那么希望公子能够忘掉。况且假传魏王的命令，夺取晋鄙手下军队来救援赵国，对赵国来说是功劳，对魏王来说却不是忠臣。公子您竟然为自己感到骄傲，并且觉得功劳很大，我私下里认为公子不应当这样。”公子无忌听了这些话以后立刻责备自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容身一样。赵王亲自打扫宫殿，依照主人迎接贵宾的礼节，带着公子无忌走西边的台阶。公子无忌侧着身子，一再地推辞谦让，走东边的台阶。他说自己有罪，犯了过错，因为辜负了魏国，对赵国也没有功劳。赵王陪着公子无忌喝酒，直到天黑，始终没有开口说要给公子无忌五座城池做封邑的事情，因为公子无忌一直都在谦让、责备自己。公子无忌最终留在了赵国。赵王把鄴地封赏给公子无忌，作为汤沐邑，魏王又把信陵封给了公子无忌。公子无忌还是留在了赵国。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豪举：豪侠之人互相称赞，借此炫耀。】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从游：与之相游处，即交往。】。”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

苏辙：「无忌之名废于侯生，而全于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废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凌约言：「不可忘者，以德报德也；不可不忘者，庶乎无施劳矣。四豪之客若唐睢者，其言之近理者欤？而公子能听之，至使赵王不忍献五城，亦庶乎改过不吝者。」

公子无忌听说赵国有贤能的隐士毛公隐藏在了赌徒之中，薛公隐藏在了卖酒的地方，公子无忌想要拜见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却自己藏起来不愿意见公子无忌。公子听说这两个人的住处之后，就偷偷地步行去与这两个人交往，非常亲近。平原君听说之后，对他的夫人说道：“以前我听说您的弟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人物，现在我听说他竟然胡乱地跟赌徒、卖酒的人交往，不过是一个胡作非为的人。”平原君的夫人把这话告诉了公子无忌。公子于是向平原君夫人辞别，想要离开赵国，说：“以前我听说平原君贤能，所以宁可辜负魏王也要救援赵国，借此来满足平原君的要求。平原君与士人的交游，只不过是豪侠之人互相称赞罢了，并不是为了求得贤士。我还在大梁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到了赵国后，恐怕不能见到他们。以我的品德跟他们交往，尚且害怕他们不愿意跟我交往，现在平原君竟然认为这是羞耻的事情，可见他不值得交往。”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夫人把公子无忌的话详尽地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于是摘掉帽子，向公子无忌谢罪，坚持要让公子留下。平原君的门客听说这件事之后，有一半离开平原君而归附了公子无忌，天下各国的士人也纷纷来归附公子无忌，公子无忌让平原君的门客感到倾慕。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

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趣驾：驾驭车马速行。】 归救魏。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骃。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行金：行贿。】 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骃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公子无忌留在赵国，十年没有回魏国。秦国听说公子无忌在赵国，日夜不停地向东方派兵攻打魏国。魏王十分担心，派使者到赵国去请公子无忌。公子怕魏王生气怪罪自己，就告诫门下的宾客说：“如果有人敢为魏王的使者通报，就杀死他。”宾客们都是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没有人敢劝说公子无忌返回魏国。毛公和薛公两个人到公子无忌那里去拜见说：“公子之所以受到赵国的尊重，名声传遍了诸侯的原因，只是因为还有魏国存在啊。现在秦国攻打魏国，魏国

形势危急而公子却不体恤，假如秦国攻破大梁而踏平先王的宗庙，公子您还有什么脸面立足于天下呢？”话还没有说完，公子马上就变了脸色，命人赶紧准备好马车回去救援魏国。

魏王看到公子无忌回国，与他面对面地互相哭了起来，把上将军的印信授予了公子无忌，公子无忌于是就当上了魏国的主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年），公子无忌派遣使者通告所有诸侯。诸侯听说公子无忌成了魏国军队的主将，各自派遣将领带领军队救援魏国。公子无忌统率五个国家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打败了秦国的军队，击退秦军主将蒙骜。于是借着胜利的势头追击秦国军队到了函谷关，把秦军压制在关内，使他们不敢再出函谷关。在这个时候，公子无忌的威名震动了天下，诸侯的门客纷纷向公子无忌献上兵法，公子无忌把它们合在一起署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世上的人俗称这本书为《魏公子兵法》。

秦王为此感到担心，于是拿出大量钱财到魏国去行贿，他们找到晋鄙原来的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诽谤公子无忌说：“公子无忌在外国流亡了十年，现在做了魏国的主将，诸侯派来的将领都听他的号令，诸侯们也只知道魏国有个公子无忌，而不知道有魏王。公子无忌也会想着借这样的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公子的威名，现在也正打算拥立公子做魏王。”秦国多次派人到魏国使用反间计，假装不知情，向人打听公子无忌是否已经做了魏王。魏王每天都听到诽谤公子的言论，不由得得不相信，后来果然派人取代公子无忌统率军队。公子知道自己再次因为受到谗言陷害而被废黜，于是就说自己有病，再也不上朝，跟自己的宾客整夜整夜地饮酒，而且喝的都是浓厚的酒，经常亲近美女。不分昼夜饮酒作乐的生活持续了四年，他最终因为长期酗酒而得病去世。这一年，魏安釐王也死了。

秦国听说公子无忌死了，派蒙骜带军队攻打魏国，攻占了二十座城池，开始设置东郡。后来秦国逐渐地像蚕吃桑叶一样侵占魏国的土地，十八年之后俘虏了魏王，屠杀了大梁的百姓。

汉高祖刘邦最初身份低微的时候，多次听说公子无忌贤明。等到登上天子之位以后，每次路过大梁，经常要祭祀公子无忌。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从击败黥布的前线回来，路过大梁，为公子无忌的坟墓专门安排了五户看守的人家，世代每年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按时祭祀公子无忌。

茅坤：「信陵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得意文。」
陈仁锡：「四君传，信陵篇为最，一篇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七，大奇大奇！」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太史公说：我从大梁的废墟路过时，曾经向别人打听所谓的那座夷门。夷门，就是城池的东门。天下诸侯的公子也有喜欢供养宾客的，但是只有信陵君能够与那些隐居在山林洞穴中的人交往，不认为降低身份与他们结交为耻辱，也是有原因的。信陵君的名气远远地超过了诸侯，的确不是虚假的。高祖每次经过大梁命令百姓祭祀信陵君，至今没有断绝。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禽：通“擒”。】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yān 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壹：同“一”。】举兵而灭楚。

春申君，是楚国人，名叫歇，姓黄氏。他四处游历学习，拥有广博的见闻，事奉楚顷襄王。顷襄王觉得黄歇善于辩论，就派他出使秦国。秦昭王命令白起率领军队攻打韩、魏两国，在华阳打败韩、魏两国，并且俘虏了魏国主将芒卯，韩、魏两国臣服并且事奉秦国。秦昭王正向白起发布与韩、魏两国共同攻打楚国的命令，秦军还没有起程，作为楚国使者的黄歇就正好到了秦国，听说了秦国攻打楚国的计谋。在这个时候，秦国因为之前就已经派白起攻打楚国，占领了巫郡、黔中郡，攻克了郢城、郢都，一直向东攻到了竟陵。楚顷襄王只好把国都向东迁到了陈县。黄歇见到了楚怀王受到秦国引诱而到秦国的朝堂去商谈，于是受到欺骗，被秦国扣留并且死在了那里。顷襄王，是楚怀王的儿子，秦国看不起他，黄歇忧虑秦国一旦发动战争就会灭亡楚国。

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

二垂【二垂：指西方与北方边界。垂，通“陲”，边境。】，此从生民已来【已：通“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在身【文王、庄王之身：文王指惠文王，庄王应为武王，身指当今秦王，即昭王。】，三世不妄【妄：通“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守事：奉行公务。】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信：通“伸”，伸展，伸张。】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掾【掾：同“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yuán，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谿之北，注【注：打通，贯通。】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单：通“殫”，尽的意思。】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绌【绌：减损，排除。】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负：依恃，凭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rú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瑤于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黄歇于是就写信劝阻秦昭王说：

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秦、楚两国更强大。现在我听说大王想要发兵攻打楚国，这就如同两只老虎互相争斗，双方都因此弊弱，而让低劣的狗获得利益，因此不如善待楚国。我请求分析其

中的道理：我听说事情一旦发展到极致就必然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冬、夏两个季节的变化就是这个样子的；凡事到了极致就会变得危险，把棋子一颗一颗的撙起来就是如此。现在秦国所拥有的土地，已经遍及天下西北二边界，如此广阔的土地，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所不曾拥有的。先帝惠文王、武王和大王自身，三代君主都没有忘了要让秦国的土地与齐国的土地接壤，来阻断函谷关东面的各个国家合纵结盟的要害地方。如今大王派遣盛桥留在韩国奉行公务，盛桥就将他在韩国所管辖的土地并入秦国的疆界，大王不动用军队，不宣扬威力，就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大王可以说很有能力了。大王又派出军队进攻魏国，秦军堵塞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门，占领了河内，攻占了燕、酸枣、虚、桃等地，一直攻打到邢地，魏国军队像云被风吹散一样不敢与秦军对敌。大王建立的功勋也算很多了。大王退兵停战，让士兵得到休养，两年以后又一次出兵；又把蒲、衍、首、垣等地并入秦国版图，又向仁地和平丘逼近，黄、济阳两城的军队退入城内，魏国降服；大王又割占了濮廪以北的土地，令军队进入了齐国和秦国之间的交通要道，切断了楚国和赵国的联系通道，天下诸侯五次联合六个国家的兵马，却不敢救援。大王的威风也算到达顶点了。

大王若是能够维持自己已经取得的功绩，守住自己已经取得的威名，去除攻城略地的欲望，广泛地实行仁政义举，让自己不用担心以后会出现祸患，那么三王就不愁没有第四位，五霸不愁没有第六位。但大王若是因为自己手下士卒众多而自负，想依仗强大的军队，借着灭亡魏国的威势，打算靠武力让天下人臣服，成为天下的主宰，我恐怕以后会有祸患产生。《诗》中说：“最初的开端没有不好的，但很少能够有个好的终结。”《易》中说：“狐狸蹚水过河，会沾湿自己的尾巴。”这都是在说开始的时候容易，但要想有个好的结果却很难。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昔日智氏看到了进攻赵国所带来的好处，却不知道榆次的灾祸，吴

国看到了攻打齐国带来的好处，却不知道后来会在干隧被越国打败。智氏和吴国这两个国家，不是没有建立巨大的功业，因为被眼前利益所蒙蔽，换来了后面的祸患。吴国因为相信越国，就去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人之后，却在返回时被越王句践在三渚河边俘虏。智氏因为相信韩、魏两国会帮助自己，就去进攻赵国，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胜利了，韩、魏两国却背叛了他，在凿台这个地方杀死了智瑶。如今大王您忌恨楚国没有被秦国灭亡，却忘了楚国灭亡之后，韩、魏两国就强大了，我出于对大王您的担心，劝您不要采取灭亡楚国的策略。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趯yuè 趯**【趯趯：跳跃的样子。】 **鼋chán 兔**【鼋兔：狡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kū 腹绝肠，折颈摺zhé 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dòu 【脰：脖子。】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血食：接受祭祀。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恶：怎么，怎样。】出兵？王将借路于仇讎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讎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讎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诗》中说：“大军不远离自己的家园长途跋涉。”从这句诗来看，楚国，是秦国的援军；邻国，才是大王的敌人。《诗》中

还说：“狡猾的兔子蹦蹦跳跳，一遇到猎狗就会被抓住。别人心里想什么，我可以揣摩得到。”如今大王相信位于秦国和楚国之间的韩、魏两国会对大王亲善，这正像吴国轻易相信越国那样。我听说，对待敌人不能够给他们空闲的时间，时机不可以失去。我恐怕韩、魏两国用谦卑的语言消除自己的祸患，而实际上想要欺骗强大的秦国。这是为什么呢？大王对韩、魏两国没有累世的恩德，而有累世的仇恨。那韩、魏两个国家的父子、兄弟接连不断地被秦军杀死的，到现在即将有十代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土地残缺不全，国家社稷受到损害，王室的宗庙被毁坏。两国的人民被剖开腹部，割断肠子，脖子被折断、面容被毁坏，身体和头颅分开，尸体骸骨暴露在荒郊野外，头颅僵仆在地上，在两国国境之内随处都可以见到。两个国家里的父亲和儿子、老人和体弱之人被捆住了脖子和双手，成为俘虏，连续不断地走在路上。死去的鬼魂孤单哀伤，不能接受祭祀。韩、魏两个国家的百姓无法生存，同一个宗族的人都离别分散，流亡到外地成了别人的奴仆和侍妾，这样的人布满天下。因此韩、魏梁国只要还没有灭亡，就是威胁秦国江山社稷的隐患，如今大王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且跟他们共同攻打楚国，不也是一种过错吗！

况且大王在攻打楚国的时候会怎样出兵呢？大王是不是会从仇人韩、魏两个国家借道呢？那从秦军出发的那天起，大王就要忧虑他们能不能回到秦国了，这就是大王您在用军队帮助自己的仇人韩国、魏国啊。大王若是不从自己的仇人韩、魏两国那里借路，就一定要进攻随水右边的土地。可是随水右边的土地，全都是广袤的大山大河，山峰、密林、小溪、深谷，这都是无法种植粮食的地方，大王即使占有这些地方，也算不上是获得了土地。这样做的话，大王虽然有灭亡楚国的名声，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楚国的土地。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

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铎zhì、湖陵、碭dàng、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校：对抗。】于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齐、魏得地葆bǎo

【葆：通“保”。保护，保持。】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迟：乃。】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斂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痛：急攻。】而服矣。

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况且大王出兵攻打楚国的那一天，赵、韩、魏、齐四个国家必然全都会出兵响应大王。秦国和楚国的军队一旦交战就没有休止，魏国就会趁机出兵攻打留、方与、铎、湖陵、碭、萧、相这些地方，以前宋国境内的所有土地就会被魏占领。齐国的军队向南攻打楚国，泗上的土地必然会被齐国占领。这一带全都是平原，四通八达，这样肥沃的土地，却让齐国和魏国各自攻取。大王打败楚国，却让韩、魏两国在中原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又使齐国更加强劲。韩、魏两国变得强大，就有足够的力量与秦国对抗。齐国的南方把泗水当作边界，东面靠着大海，北面凭借黄河，后方没有忧患，那么天下诸侯的国家没有比齐、魏两国更加

强大的了，齐、魏两国得到土地之后保持既得利益，进而让下级官吏谨慎治理，一年以后，就算不能称帝，他们阻拦大王称帝的实力还是有富余的。

凭借大王国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军队的强大，一旦起兵跟楚国结下了仇怨，会让韩、魏两国把帝王的重位归于齐国，这是大王计谋的失误啊。我为大王考虑，没有比善待楚国更好的办法了。秦、楚两国联合起来，合为一股力量进逼韩国，韩国必然会收敛手脚。大王凭借东山的险要地势进行布置，利用黄河环绕的有利条件，韩国必定成为秦国的臣属。若是这样的话，大王用十万军队去把守郑地，魏国就会心惊胆颤，许、鄢陵两地就会因为害怕而固守城内，而上蔡、召陵两地也就不会再有来往了，若是这样的话，魏国必定成为秦国的臣属。大王一旦善待楚国，那么函谷关以内韩、赵这两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国君就会向齐国割取土地，那么齐国西部的土地可以拱手得到了。大王所拥有的土地一旦横贯东、西两面的大海，控制、约束天下所有的诸侯，这样燕国和赵国就无法得到齐国和楚国的援助，齐国和楚国也无法得到燕国和赵国的援助。这之后大王用危亡震慑燕、赵两国，直接动摇齐、楚两国，那么这四个国家不用等到猛力攻击就会向秦国臣服。

秦昭王听了春申君的话以后说道：“好。”在这以后就命令白起停止攻打楚国，辞谢韩、魏两国。派使者送了丰厚的礼物给楚国，约定与楚国结成友好国家。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孰：同“熟”。仔细，周

密。】 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傅：教导、辅佐太子的人。】 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出身：献身。】 以徇【徇：通“殉”。】 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黄歇拿到秦国与楚国的条约之后就回到了楚国，楚王派遣黄歇和太子完去秦国当人质，秦王把他们扣留在秦国好几年了。楚顷襄王得了病，太子完却无法回到楚国。因为楚国太子完跟秦国的相国应侯范雎交情很好，于是黄歇就游说应侯范雎：“相国您确实对楚国的太子很好吗？”应侯范雎说：“是这样的。”黄歇就说：“如今楚王得的病恐怕是无法治好的，秦国不如让楚王的太子回到国内。如果太子得以被立为国王，他对秦国的侍奉一定厚重，而对相国您的感激将永远不会穷尽，这样做既可以让楚国更加亲近秦国，也可以为秦国保存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作为盟友。若是不让太子完回到楚国，他只不过是咸阳城里的一个平民而已；楚王如果另立太子，那么日后必然不会再侍奉秦国。失去一个友好国家的信任，又断绝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盟友，这不是好的谋略。希望相国您能仔细考虑这件事情。”应侯范雎把黄歇的意思告诉给秦王。秦王说：“那就让楚国太子的老师先回楚国去探望楚王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等他回来以后再讨论这件事。”黄歇给楚国太子完献计谋说：“秦国扣留您的目的，是想要追求利益。如今太子您的能力还不足以让秦国得到的好处，我很为您担忧啊。而且阳文君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国内，大王若是不幸去世的话，太子您不在楚国国内，阳文君的儿子一定会被拥立为王，那么您就不能享有国家了。不如逃出秦国，与使臣一起出城；我愿意留在秦

国，拿我的性命来承担这件事的后果。”楚国的太子完于是就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假扮为楚国使臣的车夫，得以出了函谷关，黄歇在馆舍留守，总是以生病为借口谢绝会客。黄歇揣度太子已经离开秦国很远了，秦国不能追上他的时候，就主动向秦昭王报告：“楚国的太子已经回到了楚国，他出了函谷关，现在已经走得非常远了。我应当以死谢罪，愿意让您赐我死罪。”秦昭王非常恼怒，想要听任他自杀。应侯范雎说：“黄歇是楚国的臣子，为了主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太子完继位为楚王之后，必然会重用黄歇，因此不如不治他的罪，让他回到楚国，来对楚国表示亲善。”秦国于是派人把黄歇送回楚国。

苏辙：「黄歇相楚王，患王无子，而以己子盗其后，虽使听朱英杀李园终擅楚国，亦将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秦立国近千岁矣，无功于民，而获罪于天，天以不韦、歇阴乱其嗣，而与之俱毙，岂区区朱英所能为哉？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独无概于中乎？」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相：楚相称令尹。】，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边齐：靠近齐国。】，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吴墟：指吴国旧都。】，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楚顷襄王就去世了，太子完被立为楚王，

就是楚考烈王。考烈王元年（前262年），任命黄歇为相国，封为春申君，赐予他淮河以北的十二个县作为封邑。十五年后，黄歇向楚王进言说道：“淮河以北的地区是齐国的边界，现在那里的军事状况紧急，请把那里设置为一个郡，方便治理。”顺势一并献出了楚王赏赐给他的在淮河以北的十二个县，请求把自己的封在江东地区。考烈王准许了。春申君于是就在吴国的故都修建城池，当作自己的都邑。

春申君做了楚国的相国，这时齐国有一位孟尝君，赵国有一位平原君，魏国有一位信陵君，他们全都争相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结交贤士，招纳宾客，互相争夺贤士，辅佐国君掌管政权。

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的第四年，秦国大败赵国驻扎在长平的四十多万士卒。第五年，秦国出兵包围了邯郸。邯郸向楚国报告危急，请求援助，楚国派春申君带领军队前往赵国援救，秦军也解围退兵，春申君于是率领军队回到楚国。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八年，为楚国率兵向北进攻灭掉鲁国，任命荀卿为兰陵县令。在这个时候，楚国再次变得强大。

钟惺：「春申君楚功臣也，上书秦昭王全楚，护楚太子归国立为王，其功在社稷。然皆从富贵起念，所以不能烛李园之奸。所谓富贵到手，器满智昏也。」凌稚隆：「按此传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吴，后叙春申君以奸谋盗楚，而身死棘门，为天下笑。模写情事，春申君殆两截人。」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舍：安置住宿。】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dài 瑁mào 簪，刀剑室【室：指刀剑的鞘。】以珠玉饰之，请命【命：招来会见。】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

东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从长：六国盟约之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崑崙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

赵国的平原君派遣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这些使者安排在上等馆舍。赵国使者想要在楚国人的面前炫耀一下，就用玳瑁做成的头簪簪头发，用珍珠和美玉装饰刀鞘、剑鞘上，请求招来春申君的门客会面。春申君的门客有三千多人，其中尊贵的门客全都在脚上穿着用珍珠装饰的鞋来会见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十分惭愧。

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的第十四年，秦国的庄襄王即位，把吕不韦任命为秦国的国相，封他为文信侯。这一年，秦国夺取了东周。

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的第二十二年，各个诸侯国担忧秦国对天下诸侯的攻打没有休止，就互相签订了合纵盟约，共同向西方出兵攻打秦国，楚王被推举为合纵国的首领，让春申君当权主事。联军来到函谷关，秦国派兵攻打，诸侯联军全都被秦军打败、逃跑了。楚考烈王认为这是春申君的罪过，春申君也因此渐渐被疏远。

春申君手下的门客里有位从观津来的名叫朱英的，对春申君说道：“人们全都觉得楚国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您受到重用以来却让楚国变弱了，这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先王在位时与秦国友善，因此秦

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攻打楚国，什么原因呢？秦国想要跨越崑隘这个要塞来进攻楚国，是不便利的；想要从东周、西周借道，背对韩、魏两国来攻打楚国，也不可行。如今的形势却不是这样的，魏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秦国灭亡，不能吝惜许地和鄢陵了，会割让这两个地方给秦国。那样，秦军距离楚国都城陈地就只有一百六十里了，我所看到的未来，是秦国和楚国日益激烈的争斗场面。”楚国就将都城从陈地迁到了寿春；而秦国将附属于自己的卫国的都城从濮阳迁到了野王，设置东郡。春申君从这时开始来到了自己的封地吴地，代行相国职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女弟：妹妹。】，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舍人：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娉：通“聘”。】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承：通“乘”。趁着。】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子男：儿子。】，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非常担心这件事，寻找女子中宜于生育的献给考烈王，进献的女子很多，但考烈王最终还是没有儿子。赵国人李园带来了自己的妹妹，想要献给楚王，听说楚王很难生养儿子，害怕时间一长他的妹妹不能得到宠幸。李园便寻找机会做了春申君的侍从，没过多久便请假回家，但是故意不按规定的时间返回。回来以后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向他询问延期的原因，李园答道：“齐王派使者求娶我妹妹，我跟齐国使者一块饮酒，因此延误了期限。”春申君对李园说：“齐王送订婚的聘礼给你了吗？”李园答道：“没有。”春申君说：“可不可以让我见见你妹妹？”李园说道：“可以。”于是李园把妹妹献给春申君，立即就受到春申君的宠幸。李园知道妹妹怀了孕，就跟她商量计策。李园的妹妹趁机劝说春申君道：“楚王器重、宠爱您，就算是楚王的亲兄弟，也不如您在楚王心里的位置重要。如今您担任楚国相国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楚王却没有儿子继承王位，等到楚王去世之后就只能改立他的兄弟，楚国改换了君主，也会像现在的楚王一样重用自己以前所亲近的人，您又怎能长时间受到宠爱呢？不光是这样，由于您身份尊贵，长时间掌握楚国朝政大权，对楚王的兄弟多有失礼之处，楚王的兄弟果真继承王位，那么灾祸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您凭借什么来保住自己相国的大印和江东的封地呢？如今我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但别人却没有知道的。我被您宠幸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假如确实能够凭借您尊贵的身份将已经怀孕的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然会宠幸我；如果我依赖上天的保佑能够生下一个儿子的话，那就是您的儿子当了楚王，楚国全都被您得到了，这与您遭遇难以预测的灾祸相比，哪样更好一些呢？”春申君认为这番话非常正确，就把李园的妹妹送出去，仔细地安排她的住处，并且向楚王称说要进献李园的妹妹。楚王把李园的妹妹召入王宫，宠幸了她，后来就生了个男孩，把他立为太子，把李园的妹妹封为王后。楚王器重李园，李园于是参与朝政。

凌稚隆：「按此传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吴，后叙

春申君以奸谋盗楚，而身死棘门，为天下笑。模写情事，春申君殆两截人。」

李园送自己的妹妹进入楚国王宫以后，他的妹妹被册封为皇后，妹妹所生的儿子也被册立为太子，他恐怕春申君会说出这个秘密，于是变得越来越骄横，并且暗地里豢养了一批死士，想要杀死春申君灭口，但是国都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少。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毋望：不期而至，非常。】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侠：通“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得了重病。朱英对春申君说道：“世上存在着难以预料的福气，也存在难以预料的祸

患，如今您生活在这样一个难以预料的世界，侍奉一位难以揣摩心意的君主，又怎能不遇到难以预料的人呢？”春申君问朱英说：“难以预料的福气是什么呢？”朱英说道：“您担任楚国的相国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国，但实际上跟楚王没什么区别。如今楚王得了重病，旦夕之间就会去世，您辅佐年轻的君主，便可以顺势替代他主持国家大事，就像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那样，等到君王成年以后再把政权交还给他，不就是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吗？这就是我所说的难以预料的福气。”春申君又问：“那么你所说的难以预料的祸患是说什么的呢？”朱英说：“李园不执掌国政便是您的仇人，他没有兵权却豢养死士已经很久了，楚王如果去世，李园必然要抢先进入王宫夺权，而且还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难以预料的灾祸。”春申君说道：“那么您所说的难以预料的人是谁呢？”朱英回答说：“您把我安置到了郎中的职位上，楚王去世之后，李园必然要抢先进入王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我所说的难以预料的人。”春申君说：“您放弃这种想法吧。李园这个人，软弱无能，我对待他也很友善，况且又怎么能到这种地步！”朱英明白自己的话不会被采用，害怕祸患落在自己身上，就逃走了。

十七天之后，楚考烈王病死，李园果然抢先进入了王宫，在棘门埋伏死士。春申君一进入棘门，就被李园手下的死士从两边窜出来夹攻后刺杀，砍下了他的头，扔到棘门外面。李园同时派军官带着士兵杀光了春申君家人。而李园的妹妹最初因为受到春申君的宠幸而怀孕，后来又被进献给楚考烈王，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楚幽王。

这一年，秦朝的始皇帝已经成为秦王九年了，嫪毐也在秦国因为跟太后淫乱，被秦王发觉，秦王灭了嫪毐的三族，秦国的相国吕不韦也被废黜。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

【旄：通“毫”，昏聩。】 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太史公说：我到了原来楚国的土地，见到了春申君受封的城邑，宫室的规模可以说是非常宏大！最初，春申君游说秦昭王，以及挺身而出把楚国的太子完送回楚国，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是多么高明！后来受到李园的制约，又是多么昏庸糊涂。俗话说：“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候却不做出决断，反过就要遭受它带来的祸乱。”不就是在说春申君不采纳朱英的意见而错失击杀李园的机会吗？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

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雎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摺：击毁。】齿。雎详【详：通“佯”，假装。】死，即卷以箠【箠：席子。】，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雎从箠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箠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他游说诸侯，想侍奉魏王，可是家里非常贫穷，没有办法筹集资金，于是就先去侍奉魏国中大夫须贾。

须贾作为魏昭王的使者到齐国去，范雎也跟着须贾一同前往。在齐国住了几个月，都无法完成任务。齐襄王听说范雎善于辩论，就命人赏赐给他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范雎推辞谦让，不敢接受这些礼物。须贾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认为范雎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魏国的机密全都告诉了齐国人，因此才得到这些礼物，他命令范雎

收纳了齐王赐给的牛肉、美酒，但退还了那些黄金。回到魏国之后，须贾仍然对范雎十分愤怒，于是就把此事报告魏国的相国。魏国的相国是魏国宗室的公子，名字叫魏齐。魏齐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生气，命令门客狠狠地鞭打范雎，打断了范雎的肋骨和牙齿。范雎假装被打死了，魏齐就让人用席子把他的身体卷起来，抛进了厕所里。宾客中有喝醉了的，就轮流朝范雎身上撒尿，故意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他，借此警告人们不得泄漏国家机密。范雎在席子里对看守着他的人说：“您若是能够把我救出去，我必然会重重地酬谢您。”看守他的人就向魏齐请求说要把裹在席子里的死人扔出去。魏齐这时已经喝醉了，就说：“可以。”范雎因此得以逃出。后来魏齐后悔了，又派人搜查他的下落。魏国人郑安平听说这件事以后，就带着范雎逃走了，隐藏起来，范雎便更名为张禄。

归有光：「秦王所患太后、穰侯甚轻，而患泾阳君得国为最重。患其弟而思去之，不得不并去其母。不去母，穰侯与弟终不可废。范雎深中其欲，故说发口而计遂行。」

这个时候，秦昭王派使者王稽到魏国拜谒魏王。郑安平把自己伪装成差役，侍奉王稽。王稽对郑安平说：“魏国是否有贤人可以跟我一同到西方的秦国去游历？”郑安平说道：“我的同乡里有位先生名叫张禄，他想要见您，与您一起谈论天下的大事。但是他有仇人，不敢在白天出来与您相见。”王稽说：“晚上您和他一起来。”郑安平在夜里带着张禄去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有谈完，王稽就知道范雎的确是个贤能的人，就对范雎说：“先生请您在三亭冈的南面等着我。”范雎和王稽私下约好见面的时间，然后就离开了。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雎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内：同“纳”。收容。】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

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劳：慰问。】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乡者：刚才。乡，同“向”。】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雎入咸阳。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草具：粗劣的饭食。】。待命岁余。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王稽向魏国辞行以后就走了，经过约好的地点时，用车载着范雎回到了秦国。他们走到湖地，远远地看到有车辆和马匹从西边走过来。范雎说：“那边来的人是谁啊？”王稽说：“是秦国的相国穰侯向东巡查各县邑的情况。”范雎说：“我听人说穰侯一个人把持着秦国的大权，他讨厌诸侯的说客来到秦国游说，如此我恐怕会遭受羞辱，我宁愿暂时匿藏马车里面。”很快，穰侯的车马就到了近前，先慰劳了王稽几句，然后停车问道：“函谷关以东发生了什么变化？”王稽回答说：“没有什么变化。”又问王稽说：“先生不会是带着诸侯的说客一同来到秦国的吧？他们对秦国没有好处，只是使别的国家陷入混乱罢了。”王稽对穰侯说道：“我不敢与说客一同前来。”随即两个人就分别了。范雎对王稽说道：“我听人说穰侯是个聪明的人，他只是在处理事情时多有疑惑罢了，之前他怀疑马车中藏着人，却忘了搜查。”于是范雎从马车上下来，徒步赶路，说：“他一定会后悔没有派人搜查马车。”走了十几里之后，穰侯果然派人骑着马赶回来搜查马车，看到车里没人，才罢休。王稽于是跟范雎一起进入了咸阳城。

王稽报告完了出使魏国的情况之后，就趁机对秦昭王说道：“魏

国有位先生名叫张禄，是天下难得的善于辩论的人。他说：‘秦王的国家处境危险，就好比把鸡蛋一个一个地叠起来，如果秦王能够得到并重用我，那么就可以让国家安全。这却不可以用书面的形式传达清楚’。我于是就用马车带着他回到了秦国。”秦王不信范雎所说的话，就让他住在客舍，让他吃粗糙劣等的饭菜。范雎等候秦王的接见，一等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时，秦昭王已在位三十六年了。秦军向南攻克了楚国的郢城和郢都，楚怀王被幽禁在秦国，最后死在了秦国。秦军向东又攻破了齐国。此前齐湣王曾称帝，但后来便取消了帝号。秦国还多次令韩、赵、魏三国陷入困境。秦昭王讨厌天下那些能言善辩的说客，对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相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更将：轮番担任将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立政：推行政事。】，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榘zhēn 质【榘质：古代的刑具。腰斩时垫在身体下面的砧板。】，而要【要：同“腰”。】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

穰侯、华阳君，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而泾阳君、高陵君都是秦昭王一母同胞的弟弟。穰侯是秦国的相国，另外三个人轮番统率军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地，因为有太后做后盾，他们私人的财

富甚至超过了国家。等到穰侯做秦国主将时，就想着越过韩、魏两个国家去攻打齐国的纲邑、寿邑，想借这个机会扩大他在陶邑的封地。范雎于是向秦昭王上书说：

我听说明智的君主处理政事，立了功的人不能不进行赏赐，有能力的人不能不让他做官，功劳大的人俸禄就优厚，战功多的人爵位就尊贵，有能力管理众人的人官职大。因此能力不足的人是不敢担当官职的，有能力的人也不会被埋没。假如大王觉得我所说的话可以接受，希望您能施行并让它对您的国家产生帮助；假如您觉得我所说的话不可以接受，那么长时间地留我在秦国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人曾经说过：“昏庸无能的国君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厌恶来赏赐和惩罚别人；英明睿智的国君就不会这样做，奖赏必然施给立了功的人，刑罚必然判给有罪的人。”现在我的胸膛无法承受砧板，我的腰也不能承受斧钺的砍斫，我怎么敢拿疑惑不定的主张来试探大王呢？就算大王认为我是个身份卑微的人而对我轻慢、侮辱，难道就不重视把我推荐给您的人对大王绝没有反复的态度吗？

且臣闻周有砥砮，宋有结绿，梁有县黎^{lí}，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失：指失于鉴别。】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永巷：通往内宫的道路。】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缪：通“谬”。】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洒然：肃静而兼有恐惧貌。】变色易容者。

况且我听人说周朝有砥砮，宋国有结绿，魏国有县黎，楚国和有朴，这四块宝玉，都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又都被当时著名的玉匠所错过，但还是成了天下闻名的宝物。既然如此，那么被圣明君王抛弃的那些人，难道就真的不能使国家强大吗？

我听人说善于富家的大夫，都是从诸侯国中取利；善于富国的诸侯，都是从其他诸侯国取利。天下如果有一位英明睿智的君主，那么诸侯就无法独自富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富强之后就会分割权柄。好的医生能够看出病人最后能不能救活，而圣明的君主则明了事情最后能不能成功。如果觉得对国家有利就去实行，如果觉得对国家有害就把它抛弃，如果心存疑虑，就稍加试验，即使舜、禹这样的圣王再次活过来，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话语中最深刻的那些，我不敢写出来，那些过于浅显的又不值得大王来听。想来是我太过愚笨而不符合大王的心意吧？又或者是大王认为那位向您提到我的人地位卑微而认为我不能重用呢？假如这两者都不是的话，我希望大王可以稍微赏赐给我一些游览观光的机会，让我拜见您。如果我所说的话没有效果，就让我伏罪受死。

在看完这封书信之后，秦昭王十分高兴，于是对王稽表达谢意，并让人用专门的马车召见范雎。

因此，范雎才得以去离宫拜见秦昭王，他装出不知道那条通往内

宫的路，就往里走。秦昭王到来时，宦官正在生气地驱赶范雎，说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说：“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穰侯罢了。”范雎想借此令秦昭王发怒。秦昭王到了以后，听到范雎正在和宦官争辩，于是上前迎接他，并向他道歉说：“我本来早就应该向您请教，遇到义渠的事情非常紧急，我每天早晚都要亲自向太后请示；如今义渠的事情结束了，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我私下里认为自己非常愚钝，让我先恭敬地对您执行宾主的礼节吧。”范雎也做了一番推辞谦让。这一天，见到范雎拜见秦王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不是内心恭敬、脸上改变神色的。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跽：古人席地跪坐，起身直腰就是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表应答的声音，相当于“嗯”、“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乡使：假使先前。乡，通“向”，早先、以前。】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漆身为厉：以漆涂身，使遍生癞疮。厉，同“癞”。】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tuó 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膝行蒲伏：用手和膝在地上爬行。蒲伏，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篥【篥：古代竹管乐器，似笛。】，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使臣得尽谋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杜口裹足：闭口不言，止步不前。杜，堵塞。】，莫肯乡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秦王屏退了左右两边的大臣和侍从，宫殿里没有别的人。秦王长跪着向范雎请教说：“先生要如何教导我？”范雎说：“嗯嗯。”过了一会儿，秦王又一次长跪着向范雎问道：“先生要如何教导我？”范雎说：“嗯嗯。”像这样重复了三次。秦王长跪着对范雎说道：“先生终究不愿意教导我吗？”范雎说道：“我不敢这样做。我听人说以前吕尚与周文王相遇的时候，自己只是个在渭河边垂钓的渔翁而已。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交情还很疏远。等到周文王听完吕尚的话，就立刻把他封为太师，用马车拉着他一起返回，他们所谈的话就深切了。因此周文王就从吕尚那里得到了帮助，最终称王天下。假如周文王疏远吕尚，而且没有与吕尚深入交谈，那么周朝就不具备天子的德行，那么周文王、周武王也就没有人来辅佐他们成就大业了。现在我只是一个寄居在外地的人，跟大王的交情也很疏远，但我所想要对您陈说的都是匡扶国君的大事，处在大王与至亲骨肉的关系中来谈论大事，想要献出我对您的愚钝的忠诚，但却不了解大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正是为什么大王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并不是因为畏惧什么而不敢说话。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说完话，明天就可能会被您下令杀掉，可是我却不敢回避这一点。假如大王能够信任并施行我所提出的建

议，死亡不足以让我担心，流放不足以让我苦恼，用漆涂满全身长出了疮痍、披散头发变成疯子，都不足以让我觉得羞耻。况且像五帝那样圣明的帝王也会死掉，像三王那样仁德的君主也会死掉，像春秋五霸那样贤能的国君也会死掉，像乌获、任鄙那样拥有巨大力量的勇士也会死掉，像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敢的人也会死掉。死亡，是人们无法避免的。处于必然的情况之下，能够对秦国稍微有一些补益，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当年伍子胥被装在口袋里逃出昭关，到了夜里才敢赶路，白天就隐藏起来，到了陵水后，没有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就用膝盖跪在地上匍匐着向前行走，裸露着上身对着别人磕头，鼓着肚子吹奏笛子，在吴国的集市上讨饭吃，但最终却能够令吴国兴盛，令吴王阖闾成了霸主。如果能让我像伍子胥那样可以尽情地施展智谋，就算是把我囚禁关押，到死不再与您相见，这样我的建议得到施行，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箕子、接舆把漆涂在身上，浑身长满疮痍，披散头发，假装疯子，但对自己的君主没有好处。假如让我跟箕子有同样的遭遇披发装疯，可是能对我所认为的贤明的君主有所补益，就是我最大的荣耀，我又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呢？我所感到担心的，只是怕我被杀死以后，天下的人见我把忠诚全都献出来，最后却落个被杀的下场，因此闭上自己的嘴，裹住自己的双脚，不肯到秦国来而已。您对上害怕太后的威严，对下又受到奸臣的迷惑，您居住在这幽深的宫殿里，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一生都受到迷惑，没有帮助您辨认奸邪的人。这样的结果，从大的方面说会导致国家灭亡，从小的方面说会使自己陷入孤立、危险的处境中，这是我感到恐惧的事情。像那受困被辱之类的事情，被杀死的灾祸，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的死能够让秦国获得大治，这是我死掉比活着更有意义。”秦王长跪着对范雎说道：“先生这是说什么呢！秦国的位置偏僻而且远离中原，寡人我又愚钝又没有出息，竟然有幸能够让先生屈尊来到秦国，这是上天保佑我烦劳先生来保存先王的宗庙。我能得到先生的教导，这正是上天保佑先王，没有抛弃他遗留下来的后代。先生为什么要说出那样的话来呢！事情无论大小，上到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教导我，不要再怀疑我

了。”范雎下拜，秦王也回拜。

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奋击：奋力击敌的勇士。】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韩卢：韩国的壮犬名。】而搏蹇jiǎn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

范雎说：“大王所拥有的国家，四面的边界都是牢固的要塞，北面有甘泉、谷口，南面环绕着的泾河、渭水，右面有陇、蜀两座大山，左面有函谷关、商阪，有奋勇击敌的士卒一百万人，战车一千辆，对秦国有利就出兵攻打敌人，对秦国不利就撤兵防守，这是用来建立王业的好地方。老百姓对私斗的行为感到胆怯，却在与敌国交战时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大王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依靠秦国战士的英勇，战车和战马的众多，来跟诸侯交战，这就好像是驱赶猛犬韩卢去捕捉瘸了腿的兔子，建立霸业的功业是可以成为现实的，可是群臣之中没有一个称职的。到如今秦国封锁函谷关已经十五年了，之所以不敢伺机向崤山以东的各个国家用兵，是由于穰侯为秦国出谋划策的时候不肯竭尽忠心，而大王的计策也有很多失误。”秦王长跪着说：“我想听听我的失误。”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俯仰：低头和抬头。这里喻指动向、态度。】。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

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文子：即孟尝君田文。】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虏：收服。】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可是范雎发现附近有很多人正在偷听他们谈话，心中惶恐不安，不敢说秦国内部的事，就先说起了国外的事情，借此来观察秦王对他的态度。他于是上前对秦王说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的纲邑和寿邑这两个地方，不是好的计策。派出的军队少就无法对齐国造成打击，派出的军队太多就会对秦国产生危害。我猜测大王心里的打算是，想要让秦国派出少量军队，而韩、魏两国的士兵则全部派出，这也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看出韩、魏两国对秦国并不是真正亲善，而您却要越过他们的国境去进攻齐国，可行吗？这样做在谋略上实在是不够周密。况且昔日齐湣王向南进攻楚国，打败楚国军队，杀了楚国的大将，又拓展了一千里的国土，可是齐国最后连一尺一寸的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因为齐国没有得到土地的想法吗？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让它无法占有那些土地。诸侯们看到齐国已经处于疲劳和困顿的状态，国君和大臣也不和，于是都起兵讨伐齐国，一下就打败了它。齐国的谋士受到侮辱，士兵困顿，他们全都指责齐王说道：‘攻打楚国是谁出的主意？’齐王说道：‘是文子出的主意。’大臣们于是发动了叛乱，文子逃出了齐国。因此齐国被打得大败的原因，是它在进攻

楚国的同时让韩、魏两国有利可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把兵器借给伤害别人的人，把粮食送给偷东西的人。大王不如与远方的国家友好交往，转而进攻近处的邻国，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就称为大王的一尺土地。现在放开邻近的国家不去攻打，却要攻打远处的国家，不也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吗？况且，以前中山国的土地方圆有五百里，赵国独自吞并了它，功业完成、威名树立之后，好处随之而来，天下诸侯没有一个能侵害到它。如今韩、魏两国正好地处中原，可以说是通往天下四方的枢纽，大王想要称霸天下，一定与位于中原地区的国家亲近，使它们成为秦国称霸天下的枢纽，这样就可以用来威胁楚国、赵国。楚国如果强大起来，秦国就多和赵国亲近；赵国变得强大，秦国就多和楚国亲近。楚国、赵国全都与秦国友好，那么齐国必然会害怕。齐国一旦觉得害怕，就一定会用谦恭的话语、丰厚的礼物来事奉秦国。齐国亲附秦国，那么韩国和魏国就可以借机收服。”秦昭王说：“我早就想和魏国亲近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我没有办法去亲近它。我想问您应该如何去亲近魏国？”范雎回答说：“大王可以用谦恭的语言、丰厚的礼物来事奉它；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割让一部分土地送给它；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派军队攻打它。”秦王说：“我恭敬地听取您的意见。”于是任命范雎当了客卿，负责谋划军事方面的事情。秦昭王最终听从了范雎的谋略，派五大夫绾攻打魏国，占领了怀城。过了两年，又占领了邢丘。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绣：各种色彩丝线交织的刺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客卿范雎又一次劝说秦昭王道：“秦国和韩国的地形就像交织的

刺绣一样互相交错。秦国由于韩国的存在，就如同树里面生了蛀虫，人的心脏、肚子得了疾病一样。天下如果不发生变化也就算了，天下要是有什么变化，给秦国带来祸患的诸侯国还有谁能比韩国更大呢？大王不如把韩国收拢住。”秦昭王说：“我原本就想要收拢韩国，可是韩国却不听从，对它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范雎答道：“韩国怎么会不听从大王呢？只要大王发兵进攻荥阳，那么从巩邑通往成皋的道路就被阻断了；再向北断绝通往太行山的道路，那么驻守在上党的韩军就无法南下救援。大王一旦发兵攻打荥阳，那么韩国就会被分割成三部分。韩国眼看着自己必然灭亡了，哪里会不听从您的号令呢？若是韩国服从您，就可以顺势考虑称霸诸侯的事业了。”秦昭王说：“太好了。”于是就想着派使者到韩国去。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擅国：独揽国家政权。】之谓王，能利害【利害：兴利除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进退：指任用和罢免官吏。】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剖符：古代帝王调动军队的凭证。这里指持符使臣。】于天下，政【政：通“征”。】適【適：通“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木实：树木的果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zhuō 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县：通“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弋猎：射猎。弋，用带绳子的箭射鸟。】，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

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县官：指朝廷。】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一天比一天得到秦王的亲信，反复进言，被任用了好几年，就找机会对秦王说道：“我居住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齐国有位孟尝君田文，却没有听说过齐国有位齐王；又听说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却没听说过秦国有位秦王。独掌国家大权的称为王，能兴利除弊的称为王，能够控制生杀权威的称为王。现在太后专横行事而不考虑后果，穰侯出使外国从来都不向大王报告，华阳君、泾阳君等人在判罚案件时随心所欲，高陵君提拔和罢黜官员的时候从来都不向大王请示。这四种特权全都出现，但国家却没有出现危险的，从来都不曾有过。秦国处在这四种特权的统治下，就是我所说的秦国不曾听说有国王。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朝廷的大权又怎么能不落在旁人手里，政策命令又怎么能从大王那里发布呢？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在内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在外要加重自己的权力。穰侯出使国外时经常操持大王的重权，对各个诸侯发布命令，他又派人手拿符节与各个诸侯签订盟约，征讨与秦国为敌的国家，没有一个诸侯敢不听从他的号令。打了胜仗，攻占了城池，所得到的利益全都送到了穰侯的封邑陶地，国家一旦遭到困厄他便可在诸侯国中用事；如果打了败仗就会让百姓怨恨国君，而把祸患归于国家。

《诗》中说：‘树上的果实结得太多就要把枝条压折，树木的枝条压折了，就会伤到树木的主干；封地和都邑太大了就会危害到国都，臣子受到尊崇就会让国君受到轻视。’崔杼、淖齿掌握齐国大权的时候，崔杼用箭射伤了齐庄公的大腿并杀了他，淖齿抽掉了齐湣王的筋，然后

把他吊在朝堂中的横梁上，过了一宿就死了。李兑在赵国专权，把赵武灵王囚禁于沙丘的宫殿中，过了一百天，把赵武灵王饿死了。如今我听到传言说秦国是太后和穰侯掌握朝廷大权，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最终秦王将不再存在，他们与淖齿、李兑是同一类人。况且夏朝、商朝、周朝三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君主把权力全都交给了自己宠爱的大臣，君王本人却放纵自己，喝酒作乐，骑着马来回奔跑打猎，不去处理朝廷大事。而他们所宠爱的人，嫉妒贤能的人才，在下属面前作威作福，蒙蔽君主，来谋取私利，不为君主考虑，而君主又没有察觉、醒悟，因此失去了他所掌控的国家。现在从开始有品级的小官到各位大臣，往下到大王身边的侍卫仆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所亲信的人。看到大王一个人站在秦国的朝堂之上，我暗地里为大王感到害怕，等到您去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人恐怕不是大王的儿子、孙子了。”秦昭王听完范雎说的话以后非常害怕，说道：“先生说得太好了。”于是秦昭王废除了太后参与朝政的权力，又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赶到了函谷关以外的地方。秦王于是任命范雎为相国，从穰侯那里收回相国的官印，让穰侯回到自己的封地陶邑，由朝廷提供车辆和牛帮助穰侯搬家。装满财物的牛车有一千多辆。赶到函谷关关口时，把守关口的官吏检查他的宝物，其中珍贵奇异的宝物比秦王宫中的还要多。

秦昭王把应城作为范雎的封地，封号为应侯。这个时候，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

范雎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雎闻之，为微行【微行：隐蔽身份改装出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雎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得过：得罪。】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绌袍【绌袍：粗丝袍。】以赐之。

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吾闻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唯雎亦得谒，雎请为见君于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

范雎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秦国人叫他张禄，而魏国人对此毫不知情，认为范雎早就死了。魏王听说秦国就要派出军队向东进攻韩、魏两国，就命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听说这件事之后，就隐藏了相国的身份改换服装出行，他穿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从小路来到了须贾住宿的宾馆，见到了须贾。须贾看到范雎以后非常吃惊地说道：“范叔你原来没有遭遇灾难啊！”范雎说：“是这样的。”须贾笑着对范雎说：“范叔你来到秦国是要进行游说的吗？”范雎说：“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得罪了魏国的相国，所以才逃到了这里，哪里还敢游说呢！”须贾问道：“如今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呢？”范雎说：“我在别人的家里当雇工。”须贾从心里可怜范雎，就让他留下来跟自己一起吃饭喝酒，说：“范叔你竟然贫穷到了这种地步啊！”就取出了自己所穿的一件质地粗厚的袍子，送给了范雎。须贾借机问范雎：“秦国的相国张禄先生，您知道这个人吗？我听说他很受秦王的宠爱，有关天下的大事都是由相国决定的。现在我要做的事情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张先生。你这个小子有没有朋友与相国张先生熟识的？”范雎说道：“我家那位主人就很熟悉他。就算是我也有拜见他，请让我把您引见给张先生。”须贾说：“我的马得了病，马车的车轴也折了，要是没有四匹马拉的那种大马车，我是不会出门的。”范雎说道：“我愿为您从我主人那里借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马车。”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向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

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汤镬：古代的酷刑，用滚烫的水煮杀人。镬，无足之鼎，用作刑具。】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zhuó 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丘墓：这里指祖坟。】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绋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

范雎回到相府，赶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马车，亲自为须贾驾驶马车，进了秦国的相国府。相府中的仆人看到范雎，认出他来的都回避躲藏起来了。须贾觉得非常奇怪。走到相国住处的门口，范雎就对须贾说道：“您在这里等我，我先进去替您对相国通报一声。”须贾就在门口那儿等着，拽着马缰绳等了很久，也没人出来，须贾就询问在门口守着的人说：“范叔进去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啊？”守门的人对他说道：“相府中没有叫范叔的人。”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坐着马车进来的那个人。”守门人说道：“那个人是我们秦国的相国张先生。”须贾非常吃惊，他知道自己被范雎骗了，于是就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用膝盖跪在地上行走，通过看门人向范雎谢罪求饶。范雎于是派人挂上盛大的帐幕，又叫来很多随从，才让须贾来见自己。须贾跪在地上给范雎磕头，称自己犯了死罪，说：“我没有想到您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到达这样的高位，我不敢再去读天下的书，也不敢再去参与天下大事了。我所犯的罪过应该遭受烹煮的刑罚，请您把我一个人扔到荒凉的胡貉地区，让我与世隔绝，我活着还是死去，全听您的命令了！”范雎说：“你所犯下的罪行有多少啊？”须贾说：“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一根一根地连在一起，也不足以衡量我的罪过。”范

睢说：“你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三条而已。昔日楚昭王时，申包胥帮助楚国打退了吴国的军队，楚王把荆地的五千户人口赏赐给他，申包胥推辞，不愿意接受，因为他祖先的坟墓全都在楚地。如今我的祖先的坟墓也全都在魏国，你以前认为我有跟齐国私通的外心，所以就在魏齐的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这是你所犯下的第一条罪。当魏齐让我在厕所中受侮辱的时候，你没有阻止这种行为，这是你所犯的第二条罪。你又在喝醉以后在我的身上小便，你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这是你所犯的第三条罪。但是让你能够免于死的原因，是你送给我的那件质地粗厚的袍子，这说明你对我还保留着老朋友的依恋之情，因此我放了你。”须贾于是向范睢道谢，然后离开了。范睢进入秦国的王宫把这件事报告了秦昭王，秦昭王于是下令让须贾回魏国去。

须贾辞于范睢，范睢大供具【大供具：大摆宴席。】，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饮食甚设【甚设：指宴席丰盛。】。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莖cuò豆【莖豆：铡碎的草和豆子拌在一起的饲料。】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范睢既相，王稽谓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宫车一日晏驾：指帝王死去。】，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卒然：突然。卒，通“猝”。】捐馆舍【捐馆舍：离弃住所，指死去。】，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填沟壑：指死去。】，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睢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上计：地方官在年终时将全年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事报告朝廷称“上计”。】。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睢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厄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

报。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

须贾在回魏国之前向范雎告辞，范雎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把各诸侯国在秦国的使者全都请来，和他们共同坐在厅堂之上，吃的喝的都非常丰盛。但是范雎却让须贾在堂下坐着，把一槽掺着草豆的饲料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命令两个受过墨刑的罪犯把他夹在中间，像喂马那样地喂他吃饲料。范雎责令须贾说道：“回去把我的话告诉魏王，赶紧把魏齐的人头献到楚国来！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毁灭大梁。”须贾回到魏国之后，把范雎的话告诉了魏齐。魏齐害怕，就逃到了赵国，躲在了平原君赵胜的家里。

范雎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王稽对他说道：“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三件，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也有三种。君王说不定哪一天死去，这是第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情。您突然死去，这是第二件无法预料的事情。假使我突然去，这是第三件无法预料的事情。君王突然去世，您就算因我没有被君王重用感到遗憾，也没有办法。您突然去世，您即使为还没有报答我感到遗憾，也没有办法。假使我突然死掉，您即使因不曾及时推荐我感到遗憾，也没有办法。”范雎听了以后觉得不高兴，就进王宫对秦昭王说道：“没有王稽对您的忠诚，就不会有人把我带进函谷关；没有大王这样贤能圣明的君主，就不能使我显贵。如今我的官做到了相国的位子，爵位也被封到了列侯，但王稽还只是一个为大王传达命令的谒者，这不是他把我接纳到秦国来的本意。”秦昭王于是召见了王稽，任命他做了河东郡的郡守，并向他许诺，三年之内不用到朝廷呈报郡内的赋税收入总目。范雎又举任郑安平，秦昭王让他做了将军。范雎于是拿出自己家中的钱财，全都用来报答那些在他遭受困难辛苦时帮助过他的人。即使对他有一顿饭那样的恩德的人也必然要报答，而对他有瞪过一眼那样的仇怨的人也必然会遭到报复。

范雎在秦国担任相国的第二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秦军向东进攻韩国的少曲、高平等地，占领了这两个地方。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间行：潜行，从小路走。】，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蹑屣檐簦【蹑屣檐簦：脚踏草鞋，肩搭雨伞。指长途跋涉。屣，草鞋；檐，通“担”，肩荷；簦，古代有柄的笠。】，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

秦昭王听说魏齐躲在了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家里，就想着必须为范雎报仇，就假装友好地写了一封书信送给了平原君，信中说：“我听说您有高尚的道德和义气，愿意跟您结为平民一样的朋友，假如能够幸运地得到您的同意，到秦国来看望我，我希望能够跟您痛痛快快地喝十天酒。”平原君既对秦国心存畏惧，而且还认为秦王书信中所说

的话是真的，就到秦国跟秦昭王见了面。秦昭王跟平原君一连喝了好几天的酒，就对平原君说道：“昔日周文王得到吕尚的辅佐，就尊称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就尊称他为仲父，如今范先生也可以说是我的叔父。范先生的仇人魏齐躲在您的家里，希望您能够派人回到赵国，把魏齐的人头拿到秦国来；不这样的话，我不会让您离开函谷关。”平原君对秦王说道：“身份尊贵之后与朋友交往，为的是将来低贱时好有个依靠；家庭富有之后与朋友交往，为的是将来贫穷时好有个地方投奔。那个魏齐，是我的朋友，就算真的躲在我的家里，我也绝对不会把他交给秦国，更何况如今他根本就不在我的家里。”秦昭王于是给赵王写了一封信说道：“大王的弟弟在秦国，范先生的仇人魏齐就藏在平原君的家里。大王赶紧派人把魏齐的人头拿来；如果不这样，我就会发兵攻打赵国，而且还不让大王的弟弟离开函谷关。”赵孝成王于是派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情况紧急，魏齐在夜里从平原君的家里逃了出来，见到了赵国的相国虞卿。虞卿推测赵王最终无法说服秦王，于是从腰里解下相国的印信，跟魏齐一起逃亡，他们一路走的都是小路，想到各个诸侯没有谁能在短时间内抵达，于是又回到了赵国的都城大梁，想要靠着信陵君的帮助逃到楚国去。信陵君听到这个消息，害怕秦国攻打魏国，一直犹豫，不肯接见他们，说：“虞卿是什么样的人啊？”当时侯嬴就在信陵君身旁，对信陵君说道：“一个人原本不容易被别人了解，但要想了解别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虞卿长途跋涉而来，第一次见赵王，赵王就赏赐他一对白璧，一百镒黄金；第二次见赵王，就被任命为上卿；第三次见赵王，终于被任命为相国，得到了相国的印信，并被封为万户侯。在此时，天下人都争着去了解他的为人。魏齐在困窘时投奔虞卿，虞卿没有看重自己的爵位和俸禄，解下自己的相印，抛弃万户侯的爵位，跟魏齐逃走。虞卿能够把别人的困境当作自己急事来做，在这种情况下投奔公子，公子您却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原本就不容易被别人了解，但要想了解别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信陵君听了以后觉得十分惭愧，于是驾着马车来到郊外迎接虞卿和魏齐。魏齐听说信陵君在开始的时候对见不见自己感到非常为难，一生气就自刎而

死。赵王听说以后，最终把魏齐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秦国。秦昭王就让平原君离开秦国回到了赵国。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陁，拔之，因城【城：筑城。】 河上广武。

后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马服子：指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 代廉颇将。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席稿请罪：跪在草垫上请求惩处。稿，用草编的垫子。】。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秦昭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秦国派兵攻打韩国的汾陁，占领了这个地方，并沿着黄河边上的广武山修建了一座城池。

过了五年，秦昭王采纳了应侯的计策，施展反间计来让赵国受骗，赵国因此而让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接替廉颇统率赵国的军队。秦军也因此得以在长平大败赵国军队，进而包围了邯郸。没过多久，应侯跟武安君白起结仇，就向秦昭王说白起的坏话，白起因此被迫自杀。秦昭王任用了郑安平，派他带兵进攻赵国。结果郑安平反而被赵

军包围了，在情况危急的关头，郑安平带领两万秦国士兵投降了赵国。应侯听说以后跪在草垫上向秦昭王请罪。秦国的法律规定，推举别人做官但被推举的那个人却犯了罪，那么举荐人也同样按被举荐官员的罪名治罪。在这种情况下，应侯的罪行应该被判处逮捕三族的刑罚。但秦昭王恐怕这样做会让应侯伤心，就在整个都城咸阳发布命令说：“如果有人胆敢议论郑安平降敌之事的，就按照郑安平的罪名来处罚。”而且还赏赐给相国应侯的食物和器物日益丰厚，来让范雎心里能够平顺一些。过了两年，担任河东郡长官的王稽也因为跟诸侯私通，犯了秦国法律而被处死了。应侯因此一天比一天忧郁。

秦昭王在上朝的时候不住地叹气，应侯走上前去对秦昭王说：“我听人说‘君主有了忧愁就是臣子的耻辱，君主受到羞辱是臣子的死罪’。现在大王在处理朝政的时候感到忧愁，我请求大王治我的罪。”秦昭王说道：“我听人说楚国生产的铁剑非常锋利，而表演歌舞的倡优就非常笨拙。这个国家的铁剑锋利就说明它的士兵勇猛，倡优笨拙就说明国君的谋略非常深远。国君以深远的谋略来指挥勇猛的士兵，我恐怕楚国正在谋划如何攻打秦国。事情假如不在平常的时候作好万全的准备，就不可以用来应对突然发生的变化。如今武安君已经死了，而郑安平等人又背叛了秦国，秦国没有优秀的将领，外面又有很多敌对的国家，我因此感到忧虑。”秦昭王的本意是想用这些话来激励范雎。但范雎却感到恐惧，又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蔡泽听到这件事之后，就来到了秦国。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持国秉：执掌国家的权柄。秉，通“柄”，权柄。】’，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曷鼻：鼻形如蝎虫，即仰鼻。】，巨肩【巨肩：肩膀高耸。】，魋chuí颜【魋颜：额头突出。】，蹙cú颡è【蹙颡：塌鼻梁。】，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

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年。”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齿肥【刺齿肥：刺齿二字当作“啮”，啮肥意为吃肥肉。】，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紫绶：紫色丝带，系在官印上。】于要【要：同“腰”。】，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釜鬲：炊具。釜，锅；鬲，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的炊具。】于涂。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蔡泽，原本是燕国人。他游历各国，学到了才能，并向许多大小诸侯谋求官职，却不能得到重用。他找了一个名叫唐举的人给他相面，说：“我听人说先生您曾经给李兑相过面，说他‘一百天以内能够把持国家的大权’，有这样的事情吗？”唐举说：“有啊。”蔡泽又说道：“那么像我这样的相貌会怎么样呢？”唐举认真地观察了他的相貌以后，笑着对他说：“您的鼻子是向上翘着的，两肩高耸，额头突起，鼻梁凹陷，两腿是罗圈腿。听说圣人不注重相貌，这话大概就是在说您吧？”蔡泽明白唐举这是在跟他开玩笑，就对他说：“富贵，我本来就已经有了，我不知道的是我的寿命，我希望从您那里听到我的寿命有多少岁。”唐举对蔡泽说道：“先生您的寿命，从现在往后算还应该有四十年。”蔡泽笑着向唐举告辞，然后就离开了，在马车上，蔡泽对自己的车夫说道：“让我的手里端着盛满精米饭的碗，嘴里吃着肥肉，骑着马来回奔驰，怀里揣着黄金铸成的印信，紫色的印绶系在腰间，在君主的面前受到礼貌的待遇，这种能够吃上肉、富有、尊贵的生活，能过上四十年就足够了。”他离开燕国到了赵国，却被赶了出来。又要到韩、魏两国去，结果在途中遇到强盗，连做饭的炊具都被抢走了。蔡泽听说应侯向秦王推举的郑安平和王稽两个人都在秦国犯了很重的罪，应侯内心感到惭愧，蔡泽于是西行，进入秦国。

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燕客蔡泽，天下雄俊【雄俊：才干出色之人。】弘辩智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

位。”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宁有之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体【百体：指人体的各部位。】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名实纯粹：名声与实际都完美无缺。】，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应侯曰：“然。”

蔡泽想要求见秦昭王，于是派人在应侯面前扬言一番来激怒应侯，说：“从燕国来到秦国的客人蔡泽，是天下间才干出色、能言善辩的明智之士。他一旦见到了秦王，秦王必然就会让您处于困境，并且剥夺您的相国之位。”应侯听说以后，说道：“上古时期的五位帝王，夏商周三个朝代，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诸子百家的学说和主张，我全都已经通晓了，很多善于辩论的人，我都能反驳并让这些人折服，这个蔡泽又哪里能够让我陷入困境而把我的相国之位抢走呢？”范雎于是派人召来蔡泽。蔡泽进来以后，只是对着范雎拱了拱手。应侯原本心里就不痛快，等到看见他以后，看他是个傲慢的人，就责备他道：“您曾对外宣扬说要取代我成为秦国的相国，有没有这回事呢？”蔡泽回答说：“我是这样说的。”应侯说：“那就让我来听听您能说什么吧。”蔡泽说：“唉，您认识问题怎么这么迟钝啊！春夏秋冬四季轮流更替，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会过去。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身体各个部分都很强壮，两只手和两只脚都很方便灵活，耳朵听得清楚，眼睛看得明白，头脑聪明，这难道不是士人所盼望的事情吗？”应侯说：“对啊。”蔡泽又说道：“把仁德当成自己的本质，坚持正义的行

为，施行正道和恩德，在全天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天下所有人在心里怀着一种高兴、恭敬、爱护的心情来尊重和仰慕他，都希望让他来做君王，这难道不是善于辩论的明智的人所盼望的事情吗？”应侯说：“对啊。”蔡泽接着又说：“身份尊贵、地位显赫，治理天下间的所有事物，让它们都能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寿命长久，让自己安安稳稳地结束自己的天然的寿命，不会中途夭折死去；天下人都来继承他的传统，坚守他的功业，使这些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传扬的名声和实际的作为是一致的，施与的恩泽在千里之外都能享受到，世世代代称赞他，没有休止，跟天和地一样长久：这难道不是推行正道和恩德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应侯说：“对啊。”

蔡泽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卒然：指商鞅等的被杀结局。】亦可愿与？”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禽：通“擒”，擒获。】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

蔡泽说：“至于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最终的结果也值得羡慕吗？”应侯明白蔡泽这是要来堵自己的嘴，以便说服自己，就特意狡辩道：“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那公孙鞅在侍奉秦孝公的时候，到死都没有产生异心，一心为了公事却不顾及私人的利益；设立了刀锯的酷刑来防止奸佞邪恶的人做坏事，明确奖赏惩罚的措施来使国家达到安定；他把自己的胸膛剖开，展示自己的爱

国情怀，遭受别人的怨恨和责骂，欺骗自己的老朋友，捉住魏国的公子卬，使秦国国家安定，老百姓都能得到好处，最终帮助秦国捉住了敌国的大将，打败了敌国的军队，为秦国开辟了千里的疆界。吴起在侍奉楚悼王的时候，使私人不能损害公家的利益，小人的谗言无法蒙蔽正直大臣的忠心，议论的时候从来都不随便附和别人，办事从来不苟且保身，不因为危险而改变自己的行动，也不会为了躲避困难而放弃坚持正义，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楚王称霸天下，使国家变强盛，决不躲避灾祸和凶险。文种大夫在侍奉越王的时候，君主即使遭困受辱，他也竭尽自己的忠心而没有一丝懈怠，即使在君主面临断绝后代、国家灭亡的危险，也仍然竭尽全力挽救而没有离开，后来辅佐越王成功地消灭了吴国却不骄傲自夸，身处尊贵、富有的位置却不骄傲、轻慢。像这三位先生，本来就是道德大义的最高标准、忠诚而有节操的榜样。所以君子能够为了大义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都把死亡看成回家一样；在活着的时候遭受羞辱，那还不如死了光荣。士人本来就应该有敢于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自己的名声和气节，只要是为了大义能够存在，就算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完：保全。】 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僇辱而怜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见德：受恩惠，得好报。】，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应侯称善。

蔡泽对范雎说：“君主圣明，大臣贤能，是天下人的大福气；国君明智，大臣正直，是一个国家的福气；做父亲的慈爱，做儿子的孝顺，做丈夫的诚实，做妻子的坚贞，是一个家庭的福气。所以比干虽

然忠诚但没能保住殷朝的天下；子胥虽然明智却没能保住吴国的完整；申生孝顺却让晋国陷入动乱。我所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忠臣孝子，但是他们的国家有的灭亡，有的动乱，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父亲来听从他们的忠诚的意见，所以天下人都觉得这些人的君主、父亲是可耻的，转而同情这些不幸的大臣和儿子。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商鞅先生、吴起、文种大夫，他们作为别人的臣下，是正确的；他们所侍奉的君王，则都犯了过错。因此世上的人都说他们三个虽然建立了功业却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相国羡慕这些人没有得到君主理解就死去的遭遇吗？如果要等到死后才可以树立忠诚的名声，这样说来微子就不足以被称为仁人，孔子也不足以被称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被称为伟大的人物了。人们对于功业的想法，难道不想让功业建立之后性命还得以保全吗？生命和功业全都可以存在的，是最好的。功业值得后人效仿，但生命却不能保全的，就差一些了。名声受到了羞辱，但是性命得以保全的，就属于最差的了。”在听了蔡泽的话之后，应侯称赞他说得好。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闾天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忠圣：竭尽忠诚，极富圣明。】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闾天、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惇厚旧故：厚道诚实，不忘旧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盖震：压倒、震动。】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应侯曰：“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

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蔡泽稍微捕捉到一些机会，趁机说：“商鞅、吴起、文种，这几个人作为别人的大臣，对君主竭尽忠诚，也建立了很大的功业，这是值得人们羡慕的，但闾天当初侍奉周文王，周公旦辅佐周成王，他们难道不是竭尽了忠诚充满了智慧的吗？从君主和大臣的关系角度来讨论，商鞅、吴起、文种，跟闾天、周公旦比起来，哪一种人更值得羡慕呢？”应侯说道：“商鞅、吴起、文种不如闾天、周公旦。”蔡泽说：“既然这样，那么您所侍奉的君主慈爱仁德，任用忠臣，以厚道诚实的态度对待以前的朋友，他的贤能和智慧使他可以跟那些有才能的人像胶和漆那样亲密，他对人情义深厚，不会抛弃为他立了功的大臣，这位秦昭王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比起来，谁更好呢？”应侯说：“没办法知道会是什么样。”蔡泽说：“现在您的君主亲近忠心的大臣，但也没有超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的程度，您施展自己的智慧，可以帮助君主解决危难，整治国家，平定叛乱，增强兵力，排除祸患，消除灾难，拓宽疆域，增种谷物，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足，加强人主的权力，提高国家的地位，尊显王族高贵，天下诸侯没有敢于欺骗、侵犯您的君王，君主的威势可以震慑四海之内的任何诸侯，功业在万里之外的地方得到彰显，他的名声就像永远不灭的光辉一样流传到千秋万代以后，在这些方面您比起商鞅、吴起、大夫文种来怎么样？”应侯说：“我比不上。”蔡泽说：“如今君王在亲近忠臣，没有忘记原来的朋友这一方面不如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句践，而您所建立的功劳以及从君主那里得到的宠爱、信任、亲近又不如商鞅、吴起、文种那么多，可是您所得到的俸禄很多，所处的职位也非常高贵，你个人的财产超过了商鞅、吴起、文种三个人，假如自己不知道主动退位，恐怕以后所招致的祸患会比那三个人更加严重，我暗地里觉得您已经非常危险了。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的位置就会逐渐偏斜，月亮变得圆满以后就要开始亏缺’。凡事到达鼎盛的阶段以后就会开始走向衰

落，这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一条普遍规律。进退伸缩，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古代那些圣人所坚持的常理。所以‘当国家处于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当国家处于政治黑暗的时候就隐居起来’。圣人说‘像龙一样腾飞到天空，更有利于见到德行高尚的人’。‘用不合乎道义的手段获得的财富和尊贵的地位，在我看来，就好像飘浮在天空中的云彩一样’。

“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噉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权：秤锤。】衡【衡：秤杆。】，正度量，调轻重【轻重：指商品、货币流通等轻重关系。】，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穡【穡：同“蓄”。积蓄。】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

“如今您的仇已经报了，受的恩德也答谢完毕，心里所想的已经全都实现了，但是却没有应对变化的计策，我私下里觉得您很不明智。况且像翡翠、鸿鹄、犀牛、大象那样的动物，它们所处的位置可以说与意外死亡离得很远，它们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受到了诱饵的迷惑。以苏秦、智伯这些人的智慧，足够可以用来使他们避免遭受侮辱，远离死亡，但他们还是受到侮辱、死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受到

了利益的诱惑。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圣人创制了礼法，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有限度地向老百姓索取，根据季节来让老百姓服役，征收财物要有一定的节制，因此才能使自己的意志不自满，行为不骄傲，始终符合道义而不会失去道义，所以天下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绝。昔日齐桓公九次与诸侯会盟，一下子就使天下归于正统，但等到葵丘会盟时，由于他的心里有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意思，反对他的诸侯有九个。吴王夫差手下的士兵在全天下的诸侯国中都找不到对手，他依仗着自身的勇敢和强大看不起诸侯，欺凌齐、晋两个国家，因此就以自己被杀、吴国灭亡做了最后的结局。夏育和太史噉都是怒吼一声就能让三军吃惊害怕的人，但是最后却都死在了普通人的手里。这都是因为他们处在极为强大的地位以后，就不再顾忌常规的道义和事理，不再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能节俭、约束自己所招惹来的祸患。商鞅帮助秦孝公颁布了明确的法令，禁绝了产生奸邪的源头，尊荣的爵位必然是用来奖赏的，犯了罪的人也必然会受到惩罚，统一了重量、长度、容量的标准单位，调节了货物流通的轻重关系，铲平了田间纵横交错的田埂，使秦国百姓可以更加安定地从事生产，使老百姓的生活习俗也得到统一，鼓励老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居，人们努力地耕种田地，储存粮食，平时就操练军事战阵，因此军队出动就能扩张领土，军队休整就能使国家富足。所以秦国在天下诸侯中没有对手，在诸侯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奠定了秦国伟大的功业。伟大的功业完成之后，商鞅最终却受到了车裂的刑罚。楚国的土地方圆有几千里那么广大，手拿长戟的士兵有一百多万，但是白起带着几万人的秦军跟楚国交战，一战就占领了楚国的鄢、郢两地，烧毁了夷陵，再战就向南方吞并了蜀国、汉中两地。

“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阬：同“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余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

死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私门：指豪门贵族。】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破横散从：指拆穿纵横机谋的辩说。从，同“纵”；横，又作“衡”。】，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枝解：古代分割四肢的酷刑。】。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仇，卒擒劲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信：通“伸”。】而不能诘【诘：通“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君独不观夫博【博：博弈，赌博。】者乎？或欲大投【大投：下大赌注。指可获全胜。】，或欲分功【分功：分次下小赌注。指逐次获胜。】，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后来又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强大的赵国，在北方坑杀马服君的儿子，在长平屠杀了四十多万士兵，赵军的鲜血流成了河，血水流动的声音如同咆哮的雷声，于是进入赵国围攻邯郸，为秦国奠定成就帝业的基础。楚、赵是天下诸侯中的两大强国，也是秦国的仇人，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楚国和赵国之所以畏惧屈服而不敢进攻秦国，都是因为白起的威势。白起亲自率兵征服了七十多座城池，功业建立之后，最终却是被赐剑自杀，死在杜邮。吴起帮助楚悼王确立了法令，削弱大臣手中的过大权力，降低大臣过于尊贵的地位，罢黜没有能力的官员，废去没有任何用处的官员，裁撤祕要的官员，杜绝私人的请求，统一楚国的生活习俗，禁止有人在楚国不从事生产而四处游荡，奖赏耕作努力、打仗勇敢的百姓和士兵，向南收服了杨越，向北吞并了陈、蔡两国，点破合纵、连横政策的无用之处，让那些游说楚国的人没有可以开口的机会，禁止大臣们结成朋党，鼓励百姓从事生产，使楚国的政治稳定，军事实力震慑天下，威势令各个诸侯国臣服。功业完成之后，吴起却被肢解而死。文种为越王谋划了深远的策略，避

免了会稽被困亡国在即的危急，使危亡的形势变成了继续存在下去，借君臣受到的耻辱来谋求复仇的光荣，开垦长满野草的荒地，招纳百姓进入城邑，开辟农田来种植粮食，使四面八方的人都归在越王的统率之下，使从上到下的力量合在一处，辅佐句践这样贤能的君主，最终报了吴王夫差灭越的仇恨，终于消灭了强劲有力的吴国，让越国成为一代霸主。文种的功劳已经如此彰显而确实了，可句践最终还是背弃道义杀害了他。我所说的这四位贤能的人，他们在功业建立以后没有离开，受到的灾祸就到了这种地步。这是所谓的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范蠡懂得这个道理，于是超脱地躲避了世俗，长久地当着他的陶朱公。您难道没看到过那些赌博的人吗？有时要一次下注来获利，有时要分成几次来下注获利，这些都是您很清楚地知道的。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廊庙：指朝廷。】，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路，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乔：指周灵王的太子王乔。】松【松：神农时的雨师赤松子。】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如今您担任秦国的相国，拿出计谋用不着离开座位，制定策略用不着走出朝堂，坐在座位上就能够控制、指挥各个诸侯，利益施加在三川地区，借此来增加宜阳的实力，截断通往羊肠坂的险要道路，堵塞了通往太行山的交通要道，又斩断了范氏、中行氏这些韩国、魏

国领土的通道，使那六个国家无法实行合纵的政策，修建的栈道有一千里，直接通往蜀国和汉中地区，令天下诸侯都从心里害怕秦国，秦国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您建立的功劳也到达了极点，这也就到了秦国分次进行下注来获利的时候了。假如您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知道退隐，那您就会像商鞅、白起、文种那样了。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把水面当成镜子来照，可以看到自己的容颜，把别人当成镜子来照，能够知道自己的将来是吉还是凶’。《书》中说‘在功业已经完成的状态下，不可以长久地停留’。前面所说的四个人的灾祸已经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了，您为什么要去承受呢？您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交出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来做秦国的相国，自己退隐之后，可以居住青山之上，悠然地欣赏流水，必然可以得到伯夷那样廉洁的美名，长久地当着自己的应侯，子孙世代代都可以称侯，而且还能得到许由、延陵季子那样主动辞让高位的美名，像王乔、赤松子一样寿命长久，这么做比起终遭灾祸来怎么样？那么您觉得处于哪一种状况要好些呢？假如不愿意自己主动离开，因为迟疑而无法自己做出决断，那么必然要招来前面所说四个人那样的灾祸。《易》中说‘龙飞到顶点要戒骄戒躁，否则会感到后悔’，这说的是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进不能退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您能够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应侯说道：“说得好。我听人说‘一个人的欲望如果永远不感到满足，就会最终失去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一个人已经拥有很多但不知道停下来，就会失去他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有幸得到了先生的指教，我恭敬地接受您的意见。”于是请蔡泽坐在了席上，把他当成贵宾来招待。

陈仁锡：「范、蔡两人同传，其叙蔡语，是终范之结局也。《范蔡传》有苏、张之风，文字绝佳。范、蔡两人以口舌得相位。太史公叙范雎范雎曰『天下辩士』，叙蔡泽曰『天下雄俊弘辩智士』，见二人之辩同也。」

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

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病笃：病重。】。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过了几天以后，范雎上朝，对秦昭王说道：“有位刚刚从崤山以东来到秦国的客人名叫蔡泽，是一位善于辩论的人，对三王的事迹、春秋五霸的功业，世俗的改变都非常明白，大王完全可以把秦国的政事交给他来处理。我见到的贤人多了，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我也不如他。所以我才冒昧地让您听到这件事。”秦昭王召见了蔡泽，跟他谈话以后，对他非常满意，任命他当了客卿。应侯借这个机会说自己病了，请求把相印交出来。秦昭王竭力让应侯做相国，应侯就说病得太重，快要死了。最终范雎辞去了相国的官职，秦昭王正好对蔡泽的策略十分欣赏，就让他做了秦国的相国，向东灭亡了周朝。

蔡泽在秦国做了几个月的相国，有的人在秦昭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他害怕被杀掉，就以生病为由归还相印，秦昭王封他做了纲成君。蔡泽留在秦国十几年，先后侍奉过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后还侍奉了秦始皇，作为秦国的使者到了燕国，三年以后燕国派太子丹进入秦国做了人质。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贾：做买卖。】”，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太史公说：韩非子说过“衣服的袖子长就有利于跳舞，钱财多就有利于做生意”，这话说得确实是有道理啊！范雎、蔡泽这些世人嘴里所说的能言善辩的人，他们中间那些去游说诸侯到头发白了都没能被君主赏识的原因，不是他们所献的计策和谋略有多么笨拙，而是他们为游说所付出的努力太少了。等到范雎、蔡泽两个人停留在秦国之后，就能相继得到卿相的地位，功业和名声流传天下，固然是因为国家强弱形势不同。不过游说的士人中也有偶尔能够遇到机会的，很多像范雎、蔡泽一样贤能的人，却没能让自己的心愿完全得到满足的，怎能说得完呢！不过这两个人假如没有遭受困境，又哪里能激发出他们的雄心壮志呢？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黄道周：「予观古人尚哲简慧，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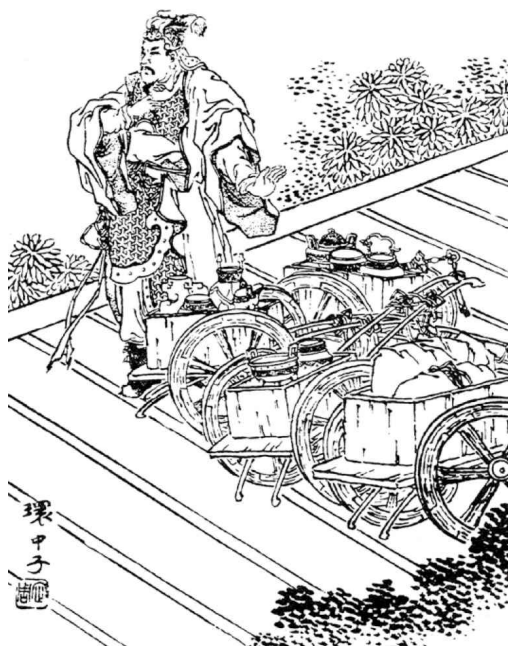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因：于是。】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辟：同“僻”。偏僻。】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委质：臣下向君主敬献礼物，表示献身称“委质”。质，通“贄”。】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

乐毅，他的祖先名叫乐羊。乐羊做过魏文侯的将军，曾经攻打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把灵寿作为封地赐给了乐羊。乐羊死后，就安葬在灵寿，他的子孙就把家安在了灵寿。中山国后来复国，但是到赵武灵王时又一次灭了中山国，这时乐家的后代中就有了乐毅这个人。

乐毅是一个贤能的人，喜欢军事，赵国人推荐他出来做官。等到赵武灵王在沙丘的行宫被围困饿死以后，乐毅就离开赵国到了魏国。他听说燕昭王由于子之造成的动乱，燕国被齐国打得大败，燕昭王恨透了齐国，没有一天忘记报复齐国。燕国这个国家很小，地理位置偏僻，实力根本无法打败齐国，于是燕昭王就降低身份恭敬地招纳贤士，先用周到的礼仪来对待郭隗，借此来招揽更多贤人。正在这个时候，乐毅作为魏昭王的使者来到了燕国，燕王就用招待宾客礼节来招

待他。乐毅先是推辞、谦让，后来就答应委身为臣，燕昭王让他当了亚卿，乐毅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很长。



乐毅济上劳军，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当是时，齐湣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余里。与秦昭王争重【争重：比高，夸权。】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湣王自矜【自矜：自高自大。】，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陷【陷：同“啖”，劝诱。】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害：担心。】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于莒。乐毅独留徇【徇：

攻占土地。】 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卤获：夺取缴获的战利品。卤，通“擄”，掠夺。】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

就在此时，齐湣王非常强悍，在南面的重丘打败了楚国相国唐昧，在西面的观津打垮了原来属于晋国的韩、赵、魏三国，接着又联合韩、赵、魏三国共同进攻秦国，还帮着赵国消灭了中山国，齐国又打败宋国，使齐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千多里。齐湣王跟秦昭王争取帝号以自重，但没过多久又取消了帝号，仍旧称王。诸侯们都有抛弃秦国，归附齐国的想法。但是齐湣王骄傲自满，百姓们无法忍受。在这个时候，燕昭王向百官询问攻打齐国的事情。乐毅对燕昭王说道：“齐国，原来就是霸主，现在仍然保留霸国的余业，这个国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单独攻打它非常困难。大王如果要攻打齐国，没有比联合赵国和楚、魏两国一起攻打它更好的办法了。”燕昭王于是派乐毅去与赵惠文王签订了盟约，另外派出使臣去联合楚、魏两国，让赵国用进攻齐国带来的好处去说服秦国。诸侯们认为齐湣王骄横残暴，对自己终究会有害，都争着参加合纵联盟，与燕国联合攻打齐国。乐毅回到齐国向燕昭王报告之后，燕昭王派出国内所有军队，任命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把赵国相国的大印授予乐毅。乐毅于是一并统率赵、楚、韩、魏、燕五个国家的军队攻打齐国，在济水以西打败齐国的军队。其他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停止攻击，回到本国，只有燕军在乐毅的统率下独自追击，一路打到临菑。齐湣王在济水以西打了败仗后，就逃到莒邑坚守自保。乐毅独自带领军队留在齐国巡查已经占领的齐国土地，齐国的军队全都进入城内进行防守。乐毅攻入临菑，把城里的宝物和财产器物以及祭祀用的礼器全都运到了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亲自来到济水的边上来慰劳军队，奖赏并用酒肉犒劳燕国的士卒，把昌国作为封给乐毅，封号就是昌国君。当时燕昭王把从齐国掳掠来的财物带回齐国，让乐毅再次带着军队去攻克那些还没有攻下的齐国城邑。

王夫之：「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燕疑乐毅而僨。」

乐毅留徇【徇：带兵巡行占领的地方。】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

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临菑。

乐毅留在齐国巡行作战五年，占领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燕昭王都把它们设置为郡县，归属燕国，只有莒邑、即墨这两个城池没有收服。恰好此时燕昭王去世，他的儿子继立，这便是燕惠王。燕惠王从当太子的时候就对乐毅有所不满，等到他做了国君，齐国的田单听说这件事，就派人到燕国施展反间计，说：“齐国的城池没有被攻克的只有两座而已。而没有不早日攻克的原因，听说是乐毅跟燕国新即位的国君有仇怨，想要联合兵力，留在齐国，在齐国称王。齐国人最担心燕王会派别的将军来接替乐毅。”燕惠王本来就已经怀疑乐毅，又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于是派骑劫代替乐毅统领燕国军队，而把乐毅召回燕国。乐毅明白燕惠王派人代替自己不是出于好意，害怕被燕惠王杀害，就逃向西方，投降了赵国。赵王把观津封给了乐毅，封号叫作望诸君。赵王十分尊重、宠信乐毅，目的是借此来震慑燕国和齐国。

齐国的主将田单后来和骑劫作战，果然设下计谋让燕军受骗，于是齐国军队在即墨城下打败了骑劫的军队，接着就辗转作战驱赶燕

军，向北一直追到了黄河边，将齐国之前被燕国占领的城池全部收复，又从莒城迎接齐襄王，回到了国都临菑。

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弃群臣：抛下了群臣，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过听：误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

臣不佞【不佞：没有才能。是自谦之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燕惠王后来悔恨派骑劫取代乐毅，导致燕国战败，大将阵亡，失去了已经到手的齐国；又对乐毅投降赵国的行为心存怨恨，害怕赵国重用乐毅并且乘着燕国兵败疲惫不堪时来攻打燕国。燕惠王就派人出使赵国指责乐毅，同时又向乐毅道歉说：“先王把整个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您为燕国战败了齐国，为先王报了仇，天下没有人不对此感到震动，我怎么敢有一天忘掉将军所立下的功劳呢！恰好在先王刚刚去世，我刚刚即位，身边的人耽误了我。我派骑劫代替将军，是由于将军长期在野外遭受风吹日晒，所以想召将军回到燕国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同时也可以共商朝政大计。不想将军误听了别人的谣言，因此跟我产生了隔阂，于是抛弃燕国，归附了赵国。将军如果光是为自己谋划出路是可以了，可是拿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将军的知遇之恩呢？”乐毅在给燕惠王的书信中回复说：

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没办法恭敬地接过大王的命令，顺从

您身边人的心愿，我怕回到燕国发生有不测之事而损害先王的英明，对您的德行也有所损害，因此才从齐国逃跑投奔了赵国。如今您让人用我所犯下的过错来责备我，我怕您派来的侍从无法体察先王收留、宠信我的道理，又不理解我侍奉先王的诚心，因此壮着胆子冒昧地用书信来回答您的问题。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最胜：多次取胜。最，积聚。】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反命：即“返命”，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蓊jì丘之植植于汶篁huáng，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慊：通“愜”，满意。】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我听人说贤能圣明的君主不会把爵禄偏赏给亲近的人，功劳多的就奖赏，才能够胜任的就任用。因此考察才能之后才授予官职的君主，是能够成就功业的君主；评论过德行之后才与人结交为朋友的人，是可以树立声名的士人。我在暗地里观察先王的

行为，看到他高出当代一般国君的志向，因此才借着为魏国担任使者出使燕国的机会，燕国献身接受考察。先王格外抬举我，先是把我列入宾客中间，又提拔我，让我高居群臣之上，没有和王室中的长辈商量，就让我做了亚卿。我自己也缺乏自知之明，自认为按照先王的命令办事，接受先王的教导，就可以幸运地不会让自己获罪，因此接受了先王的命令而没有推辞、谦让。

先王对我发布命令说：“我对齐国的仇恨积攒很久了，仇恨很深很重，不去衡量燕国国力的虚弱，只想把向齐国报仇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我说：“齐国，还保留着天下霸主的余业，又有多次作战取胜的经验。士兵训练有素，熟练地掌握了作战的谋略。大王如果想要攻打它，就必须联合天下诸侯一起对付它。若要与天下诸侯图谋它，没有比赵国更适合的了。况且淮河以北的地区、原来宋国的土地，是楚国和魏国分别想要得到的地方，赵国假如答应与燕国联合，并约好四个国家同时进攻齐国，那么齐国就可以彻底打败。”先王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准备好了符节派我向南出使赵国。没过多久，我就回到燕国向先王复命，接着就出兵进攻齐国。靠着上天的引导，先王的神威，黄河以北的赵国、魏国也派出军队跟着先王全部来到了济水的岸边。济水岸上的军队接到命令攻打齐军，把齐国人打得大败。燕国的轻快精锐的部队长驱直入齐国的国都。齐王逃走，躲到了莒城，只有他一个人免于身亡；而齐国国都中收藏的珍珠、美玉、金钱、宝贝、战车、兵甲、珍贵的祭祀器具全部被收缴，送回燕国。齐国的祭器摆放在宁台，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被齐国劫掠的原属于燕国的宝鼎也回到了曆室，蓟丘种植的植物中有从齐国的汶水移植来的竹子，自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赶上先王的。先王觉得自己的志向得到了满足，所以划出土地赏赐给我，让我也能够像一个小国诸侯。我自己没有自知之明，自认为只要接受先王的命令和教导，就可以幸运地不会获罪，所以才接受先王的命令而没有推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春秋》：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是儒家经典之一。这里泛指史书。】；蚤知【蚤知：先知，有预见。蚤，通“早”。】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慎庶孽：慎重地对待妾生子女。】，施及乎萌隶【萌隶：平民百姓。萌，通“氓”，民。】，皆可以教后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chī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寤：同“悟”。明白。】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沈：同“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离：通“罹”。遭遇。】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闲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于赵。

我听说贤德圣明的君主，在功业建立以后不会让它衰落下去，因此能在史书中留下美名；有远见的贤人，在得到美名以后不会让它败坏，因此能被后人称道。像先王一样报仇雪恨，平定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大国家，没收了齐国八百年来积蓄的财物，到他离开人世之日，留下来的政策教化没有衰败，掌握朝政、担任官职的大臣们，还能够修定法令，慎重地安抚先王庶出的子弟，让恩泽遍及普通百姓，这些都可以拿来教导后世。

我听说过，善于开创事业的人不一定善于守成，有了良好的开端也不一定有一个好结果。昔日伍子胥的主张被吴王阖闾采纳，所以吴王带兵一直打到楚国的郢都；吴王夫差不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还赐给他马革做成的口袋让他自杀，使他的尸体漂浮在江面上。吴王夫差不知道伍子胥先前的主张可以用来建立功业，因此让伍子胥沉入江中而不后悔；伍子胥不能及早了解不同的君主气量各不相同，所以到沉入江里而冤魂不散。

使自身免于一死，建立功业，使先王的功业得到彰显，是我的上策。遭到诽谤、侮辱的议论，败坏先王的声誉，是我所害怕的事情。面临难以预测的罪责，把幸免于杀身之祸作为个人渔利的机会，这是恪守道义的人所不敢作出的事情。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在与人断绝交往时不说对方的坏话；忠心的臣子离开原来的国家，不去洗刷自己污名。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是也多次从君子那里得到了教导。我恐怕您深信侍从所说谗言，不能体察我疏远您的原因，所以大着胆子献上这封信，让您了解我的心意，希望大王能够留意。

于是燕王又封乐毅的儿子乐闲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于赵国、燕国之间，与燕国重新交好，燕、赵两国都任命乐毅做了客卿。乐毅最后死在了赵国。

乐闲居燕三十余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闲。乐闲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于鄣，禽栗腹、乐乘。乐乘者，乐闲之宗也。于是乐闲奔赵，赵遂围燕。燕原文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

杨慎：「乐毅贤及老子传授次第，太史公之学盖本老子而来。」

燕王恨不用乐闲，乐闲既在赵，乃遗乐闲书曰：“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只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民志不入：民心涣散。】，狱囚自出【狱囚自出：狱中囚犯逃出。喻政局混乱，法令废弃。】，然后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闲在燕国居住了三十多年，燕王喜采用相国栗腹的计谋，想要进攻赵国，就问昌国君乐闲有什么意见。乐闲说：“赵国，是同四方交战的國家，它的老百姓熟习军事，攻打它是不可行的。”燕王没有听从乐闲的意见，最终对赵国发动了进攻。赵王派大将廉颇抗击燕国军队，在鄣地大败栗腹所率领的燕国军队，俘虏了栗腹、乐乘。乐乘是乐闲族人。乐闲于是投奔了赵国，赵国于是派兵包围了燕国。燕国割让了大片的土地来跟赵国讲和，赵国军队这才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然后撤兵。

燕王悔恨自己没有听取乐闲的劝说，但乐闲已经到了赵国，就给乐闲写了一封信，说：“商纣王在位时，箕子没有受到重用，他坚持不懈地冒犯纣王，直言进谏，希望纣王能够听从自己的意见；商容由于劝谏纣王而遭受贬谪，受到这样大的侮辱，还是希望纣王能够改变。直到百姓不再拥戴纣王，监狱里的囚犯主动想办法逃走时，箕子、商容两个人才辞去官职隐居。因此商纣王背负凶暴、残忍的恶名，箕子、商容两个人却没有失去忠诚、圣贤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竭尽了作为臣子的忧虑和担心。现在我即使有些愚钝，但也不像纣王那么凶暴、残忍；燕国人民即使不安定，但也不像商朝的百姓那么严重。家庭内部发生争吵，彼此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却把这件事情告诉邻居。这两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乐闲、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后五岁，赵孝成王卒。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后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乐闲、乐乘抱怨燕王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两人最终还是留在了赵国。赵王封乐乘做了武襄君。

第二年，乐乘、廉颇为赵国率军包围并攻打燕国，燕国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与赵国求和，赵国军队才解除了对燕国的围困。又过了五年，赵国的孝成王去世。悼襄王命令乐乘取代廉颇的位置。廉颇带兵进攻乐乘，乐乘逃走了，廉颇也逃到了魏国。又过了十六年以后，秦国出兵灭掉了赵国。

又过了二十多年，汉高帝刘邦途经赵国，问身边的人说：“乐毅还有后人吗？”有人回答汉高帝说：“有个名叫乐叔的。”汉高帝就把乐卿县赐给乐叔做封地，封号是华成君。华成君乐叔，是乐毅的孙子。乐毅的家族中还有乐瑕公、乐臣公，在赵国即将被秦国灭亡之际，逃到了齐国的高密。乐臣公擅长钻研黄帝、老子的学问，在齐国的名气很大，人们称他是贤师。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废：放下。】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本师：宗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太史公说：当初，齐国人蒯通以及主父偃在阅读乐毅写给燕惠王

的回信时，都曾经忍不住放下书信掉眼泪。乐臣公在学习黄帝、老子的时候，他的宗师被称为河上丈人，人们都不知道河上丈人是谁人。河上丈人把学问教给了安期生，安期生把学问教给了毛翥公，毛翥公把学问教给了乐瑕公，乐瑕公把学问教给了乐臣公，乐臣公又把学问教给了盖公。盖公在齐国的高密、胶西一带讲学授徒，是相国曹参的老师。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

一

朱熹：「和氏璧乃赵国世传之宝，若骤然被人夺，则国势亦不振矣。古人传国，皆以宝玉之属为重，若子孙不能谨守，即为不孝。当时秦王虽强，相如亦料其不敢杀己，若在他人则惧秦而不敢去矣，相如岂孟浪作事者哉！」苏辙：「相如非战国之士也，以死行义，而不屈于强秦；以礼为国，而不校于廉颇。其处刚柔进退之际，颇类学道者。使居平世，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肉袒：脱去上衣，露出上身。】伏斧质【斧质：古代杀人用的刑具。质，同“锲”，铁砧板。】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不：

通“否”。】 ？”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廉颇，是赵国的优秀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廉颇作为赵国的主将带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国的军队打得大败，占领了阳晋城，被赵王任命为上卿，以作战勇敢闻名于诸侯。蔺相如，是赵国人，在赵国宦者令缪贤的家里做门客。

赵惠文王在位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这件事之后，派人给赵王送去了一封信，说他愿意拿出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赵王跟大将军廉颇以及诸位大臣商量：想要把和氏璧交给秦国，又怕得不到秦国的城池，白白地被人欺骗；想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国吧，又怕秦国派兵来攻打赵国。对策没有商量好，想找一个可以去回复秦王的使者，没有找到。宦者令缪贤说：“我有个名叫蔺相如的门客可以出使秦国。”赵王问：“你如何知道他可以？”缪贤回答道：“我曾犯下罪过，暗自盘算想着逃到燕国去，我的门客蔺相如阻止我，说：‘您如何知道燕王肯定会收留您？’我对他说：‘我曾随从大王在边境会见燕王，燕王私下握着我手，说“愿意同您做朋友”。我因此知道他能收留我，所以想到燕国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而燕国弱小，而您又受到赵王的宠幸，所以燕王才想跟您交朋友。如今您竟然要从赵国逃到燕国，燕国畏惧赵国，燕王势必不敢收留您，而且会把您用绳子捆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光着上身，趴在刀斧的下面，请求大王治您的罪，或许可以侥幸逃脱死罪。’我听从他的意见，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的罪过。我私下觉得这个人算得上一位勇士，有才智谋略，适合做出使秦国的使者。”于是赵王召见，问蔺相如：“秦王拿出十五座城池交换我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不可以不答应它的请求。”赵王又说：“但是秦王如果要了

我的和氏璧，却不把十五座城池给我，又该怎么办？”蔺相如对赵王说道：“秦国要求用城池来换赵国的宝玉，赵国如果不答应，那么赵国就理亏。赵国把宝玉给了秦国，如果秦国不把城池给赵国，那么秦国理亏。这两个对策衡量一下，宁可答应秦国的要求，让秦国来承担理亏的责任。”赵王说：“谁可以做出使秦国的使者呢？”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真的没有人选，我愿意捧着宝玉前往出使。如果城池归属赵国，就把宝玉留在秦国；如果城池没有归属赵国，我一定会把和氏璧完整无缺地带回赵国。”赵王于是派遣蔺相如手捧和氏璧西行进入秦国。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美人：指妃嫔、姬妾。】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布衣之交：平民交友。】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九宾：古时外交上最隆重的礼仪，由九名迎宾人员依次传呼接引宾客上殿。】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褐：粗麻布短衣。】，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坐在章台上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献给秦王。秦

王十分高兴，把和氏璧传给后宫的美女以及左右的侍从观赏，左右的侍从都大喊“万岁”。蔺相如见秦王并没有把城池抵偿给赵国的意思，就向前走了几步说：“这块美玉上面有一点点瑕疵，请让我指出来给您看。”秦王于是就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于是拿着和氏璧向后退了几步站好，背靠着宫殿中的柱子，气得头发直立，把帽子都顶了起来，对秦王说：“大王想要和氏璧，派遣使者送了一封书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臣们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倚仗国家强大，想用空话得到和氏璧，秦国的城池恐怕不能得到’。商量的结果是不想把和氏璧给秦国。我觉得就算是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何况是大国呢！而且由于一块璧玉的原因，就违逆强大的秦国的意思，让它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派遣我手捧和氏璧，在大殿上恭敬地拜送国书。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来表示敬意啊。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章台这样普通的地方接见我，迎接使者的礼节也很轻率傲慢；大王在得到和氏璧之后，还传给后宫的美人观看，用这样的手段来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给赵王十五城的诚意，所以我收回和氏璧。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那我的脑袋今天就跟和氏璧一起在这柱子上撞得粉碎！”蔺相如握着那和氏璧，眼睛斜视着柱子，想要和它一起撞向柱子。秦王恐怕他会把和氏璧撞得粉碎，就向蔺相如道歉，坚决请求蔺相如不要那么做，并召来管理图册典籍的官员打开地图察看，指出从这里某地到那里某地的十五座城池都交给赵国。蔺相如猜测秦王只不过是特地用这种手段假装把城池给赵国，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于是对秦王说道：“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害怕秦国，不敢不把它献出来。赵王在献出和氏璧之前，斋戒了五天的时间，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殿堂上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把和氏璧献给大王。”秦王内心揣度，毕竟不可以强夺和氏璧，就许诺斋戒五天，把蔺相如安排在广成馆舍住下。蔺相如猜测秦王即使会斋戒五天，也绝对会背弃自己的诺言，不肯把十五座城池补偿给赵国，就让他随从穿上粗布衣服，把和氏璧藏在怀里，从小路逃出秦国，将和氏璧送回赵国。

凌稚隆：「相如渑池之会，如请秦王击缶，如召赵御史书，如请咸阳为寿，一一与之相匹，无纤毫挫于秦，一时勇敢之气，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于此等处，更著精神。」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缪公：即穆公。缪，通“穆”。】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汤镬：开水锅。古代有一种酷刑，即把人投入开水锅中煮死。】，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斋戒了五天，在殿堂上安排九宾大礼，请来赵国使者蔺相如。蔺相如到来，对秦王说道：“秦国自秦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位国君，不曾有一个能够坚守盟约的。我实在还怕受到大王的欺骗，进而辜负了赵王，所以就让人拿着和氏璧返回，走小路到了赵国。况且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大王派遣一位使臣到赵国去，赵国马上就把和氏璧送到秦国来。如今秦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先把十五座城池交割给赵国，赵国难道还敢冒着得罪大王的危险把和氏璧留下来吗？我明白欺骗大王的罪过应当被处以死行，我甘愿遭受汤镬的刑罚，希望大王和群臣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秦王和文武大臣全都面面相觑，嘴里发出了惊讶的叫声。秦王身边的侍从有人想要把蔺相如拉到外面去，秦王借这个机会说：“今天就算杀了蔺相如，最终也无法得到和氏璧了，反而会因此断绝秦、赵两国之间的融洽关系，不如趁这

个机会给予他优厚的待遇，让他回到赵国去，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和氏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吗！”最终，秦王还是在朝堂接见了蔺相如，完成仪式后让他回国。蔺相如回到赵国以后，赵王觉得他是一位贤能的大夫，作为使臣出使而没有受到诸侯的羞辱，于是就任命蔺相如做了上大夫。秦国也没有把十五座城池交割给赵国，赵国最终也没有把和氏璧送到秦国。

后来秦国出兵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秦国又一次进攻赵国，杀死了赵国两万士卒。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道里：路程。】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缶：同“缶”，盛酒浆的瓦器。】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寿：献礼祝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秦王派使者通告赵王，说他想跟赵王在位于西河以外的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面。赵王畏惧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跟赵王商议说：“大王如果不去，就显得赵国既软弱又胆小。”赵王于是起程赴会，蔺相如随行。廉颇把赵王送到赵国的边境，与赵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算的行程以及会见礼节从开始到完毕的时间，再加上返回的时间，不会超出三十天。如果过了三十天您没有回到赵国，就请拥

立太子为王，来断绝秦国用您来要挟赵国的想法。”赵王答应了，就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在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说：“我私下听说赵王喜欢音乐，请您弹瑟。”赵王就弹起瑟来。秦国的史官走上前在简册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一起饮酒，秦王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说道：“赵王也在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音乐，请让我为秦王献上盆缶，您也来演奏一曲，借此来互相娱乐。”秦王生气了，没有答应蔺相如的请求。这时，蔺相如用手捧着缶走到秦王面前，借势下跪请求秦王演奏。秦王不肯击缶。蔺相如对秦王说道：“在这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把脖颈里的血溅在大王身上了！”秦王身边的侍从想要拔出武器杀了蔺相如，蔺相如睁大双眼冲着他们大喊了一声，侍从吓得全都倒退。秦王很不高兴，就为赵王敲了一下缶。蔺相如回过头把赵国的史官叫过来，让他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缶”。秦王手下的大臣都说：“请把赵国十五座城池拿出来作为祝寿的礼物献给秦王。”蔺相如就对这些大臣说道：“请把秦国的都城咸阳拿出来作为礼物为赵王祝寿。”直到酒席结束，秦王也终究没能压倒赵国。赵国也部署了大批的军队来防范秦国，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引车：把车掉转方向。】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负

荆：身背荆条，表示愿受责罚。】，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刎颈之交：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幾，拔之。后三年，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阬與下。

渑池的会面结束以后，赵王回到国内，他认为蔺相如立下的功劳大，就任命他做了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作为赵国的大将，立下了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是凭着能说会道立下了一些功劳，地位却在我之上，况且蔺相如本来就是低贱之人，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羞耻，不能忍受在他之下。”并且对外宣扬说：“如果让我遇到蔺相如，我必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廉颇的话以后，不肯跟廉颇见面。蔺相如每到上朝时，经常就以生病为借口躲在家里，不愿意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没多久，蔺相如坐着马车出门，在远处看到了廉颇，蔺相如赶紧让人掉转车头躲了起来。蔺相如家里的门客因此一起向他进言说：“我们离别亲人到这里来侍奉您的原因，只是由于倾慕您高尚的节义。如今您跟廉颇一同在朝堂上做官，廉颇在公开的场合对您恶言攻击，但您却因为害怕而躲着不敢见他，您的畏惧未免太过分了，普通人尚且觉得耻辱，何况是已经当上大将和相国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有才能，请让我们向您告辞离开这里。”蔺相如坚持劝他们留下来，说道：“在各位看来，廉将军跟秦王比起来，谁更强一些呢？”门客们说道：“廉将军比不上秦王啊。”蔺相如说：“秦王那样具有威势的人物，我都敢在秦国的朝堂上大声地斥责他，使秦国的大臣受到羞辱，我就算再愚笨，难道唯独畏惧廉颇将军吗？只不过我想到，实力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我们两个人在啊。如今两只老虎斗在一处，那么它们势必不能够全都活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先考虑国家的危急，而后考虑个人的恩怨。”廉颇听到蔺相如这番话以后，就光着上身，背着荆条，让

宾客把自己带到了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说：“我是一个粗野低贱的人，不知道将军您是如此的宽容厚道。”最终，两个人和好，结成同生共死的好朋友。

就在这一年，廉颇带领军队向东进攻齐国，打败了齐国派出的一支军队。两年以后，廉颇再次率兵攻打齐国的幾邑，占领了这座城。又过了三年，廉颇率兵进攻魏国的防陵、安阳，占领了这两座城。四年以后，蔺相如率领军队进攻齐国，打到平邑就收兵了。过了一年，赵奢在阨與城下把秦军打的大败。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秦伐韩，军于阨與。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赵奢，原本是赵国负责征收田税的官吏。他在征收租税的时候，平原君赵胜家不肯缴纳，赵奢就按照法律来处理这件事，杀死了平原君家管事的九个人。平原君十分生气，想杀死赵奢。赵奢就趁这个机会劝平原君说：“在赵国，您是贵族公子，现在纵容您的家臣不尊奉公家的法律，那么法令的威严就会被削弱，法令被削弱就会让国家变得衰弱，国家变得衰弱就会令诸侯出兵侵犯赵国，诸侯出兵侵犯赵国，赵国就无法继续存在了，您又怎能保有这些财富呢？以您如此尊贵的地位，能尊奉公家的法律就会使国家上下公平，国家上下公平就

能够变得强大，国家强大了赵国的政权就会稳固，而您是赵国的贵戚，难道会被天下人轻视吗？”平原君认为赵奢是个贤能的人，就向赵王推荐了他。赵王让他管理全国的赋税，国家赋税就变得公平合理，老百姓生活富裕，国库也非常充实。

秦军进攻韩国，军队在阨與驻扎。赵王把廉颇召来询问道：“可以派兵去援救吗？”廉颇回答说：“道路很远，而且地势险要、狭窄，难以救援。”赵王又把乐乘召来询问，乐乘的回答与廉颇是一样的。赵王又召来赵奢进行询问，赵奢回答道：“那条路虽然很远，而且地势险要、狭窄，正像两只老鼠在洞穴里面争斗一样，谁更勇猛谁就能取得胜利。”赵王就派赵奢领兵，去援救阨與。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鼓噪：擂鼓呐喊。】勒兵【勒兵：检阅或操练军队。】，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阨與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卷甲：卸去铠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阨與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鈇质之诛。”赵奢曰：“胥【胥：通“须”，等待。】”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阨與之围而归。

赵奢率领军队离开邯郸城三十里路，就向所有士兵发布命令说：“有人拿进军打仗的事情来向我进言的就处以死刑。”秦国军队驻扎在武安城的西面，他们击鼓呐喊、操练军队的声音，把武安城里屋顶上的瓦片都震动了。军中一位负责侦察敌军行动的斥候对赵奢说应该赶紧救援武安，赵奢立刻把他斩首。赵军坚守营寨，停留了二十八

天没有前行，还增加了营寨中壁垒的高度。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故意好吃好喝地款待他，然后送他离开。秦国的间谍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秦军的主将，秦军主将十分高兴，说道：“赵军离开邯郸三十里就不再前进，竟然忙着巩固营寨的壁垒，阼與将不再是赵国的土地了。”赵奢在打发了秦军间谍之后，就命令全体士兵脱掉铠甲，快速向阼與进发，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就到达阼與，让善于射箭的士兵在距离阼與五十里的地方驻扎。赵军的营垒建成，秦国人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全军赶来。有个名叫许历的军士请求拿军事方面的事情向赵奢进言，赵奢说：“让他进来。”许历对赵奢说道：“秦国人没有想到赵国军队会到达此地，敌军来势汹汹，将军您必须集中兵力，严阵以待。如果不这样的话，必然会失败。”赵奢对许历说道：“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许历说：“请让我接受死刑。”赵奢说道：“等我回到邯郸以后再下令吧。”许历又一次请求向赵奢进言，说：“能够抢先占领北面山头的一方获胜，后到的一定会被打败。”赵奢同意许历的意见，于是立刻派出一万人迅速攀登北面的山头。秦军后到，想要跟赵军争夺北面的山头，但没办法攻上去，赵奢指挥军队猛烈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面逃散，于是阼與被围攻的局面得以解除，赵军返回邯郸。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距：通“拒”，抵御。】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胶柱：把卷弦的木柱粘死，无法调解弦的高低。柱，琴瑟类乐器上卷弦的木柱。比喻只守死法，不知变通。】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做【随坐：连坐。】乎？”王许诺。

赵惠文王赐赵奢封号为马服君，又任命许历担任国尉。赵奢于是跟廉颇、蔺相如的地位相同。

四年后，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孝成王继承了王位。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国军队和赵国军队在长平对峙，当时赵奢已经死去，而蔺相如也得了重病，赵孝成王派廉颇率领赵军进攻秦军，秦军好几次打败赵军，赵军于是坚守营垒，不与秦军交战。秦军多次向赵军挑衅，廉颇不肯出兵交战。赵王听信了秦国的间谍。秦国的间谍说：“秦国人所忌惮的，就是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军。”赵王因此任命赵括为将军，取代廉颇。蔺相如说：“大王根据名声来任用赵括，就像用胶把调弦的柱粘住再去弹瑟一样不知变通啊。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给他的那些兵书，不懂得灵活应变。”赵王不听，还是任命赵括做了主将。

赵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兵法，谈到用兵之法，认为全天下都没人能与他相当。他曾经和父亲赵奢在一起谈论用兵的策略，赵奢难不倒他，但是也不说他好。赵括的母亲向赵奢询问其中的缘故，赵奢说：“打仗，是关系到人的生死的大事，但赵括却把它说得那么容易。假如赵王不任命赵括当主将也就算了，若是一定要任用他做赵军主将，那么让赵军被打败的人一定是他。”因此等到赵括即将出发的

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一封信，说：“不可以让赵括当将军。”赵王问道：“为什么这么说？”赵括的母亲回答道：“当初我侍奉赵括的父亲，那时他是大将，由他亲自端着食物来招待吃喝的客人有几十人，他结交的朋友更是多达几百人，大王和王族给他的赏赐，他全都拿出来分给了手下的军官和谋士，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刚刚做了将军，就面朝东方接受朝见，军官们没有一个敢抬着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给他的金钱、丝帛，他全都拿到家里收藏起来，而且每天都要看看哪里可以买到便宜又可以获利的田地和房屋。大王觉得他哪一点像他的父亲呢？父亲和儿子的志向相异，所以希望大王不要任命他做大将。”赵王说：“您还是放下这件事不要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借着这个机会说道：“大王一定要委任他做大将，那么假如他有不称职的罪责，我能不受株连吗？”赵王答应了。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孤：指死于长平之战的赵军士卒的遗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鄢，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假：代理。】相国。

赵括取代了廉颇以后，把军中的号令和规定全部改变，撤换军官。秦国的主将白起听说以后，派出了一支奇兵，假装被赵军打败而逃走，却截断了赵军的粮道，把赵军分割成两部分，赵国的士兵军心涣散。一连四十多天，赵军饥饿，赵括亲自带领精锐部队与秦军展开搏斗，秦军用弓箭射死赵括。赵括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几十万人投降

了秦国，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赵国从长平之战开始到结束，被杀死的士兵共计四十五万人。第二年，秦军继续进攻赵国，包围了邯郸城，围困了一年多，赵国几乎无法摆脱亡国的灾难。全靠楚国、魏国派兵救援，才得以解除邯郸之围。赵王也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最终没有株连她。

邯郸之围解除以后，又过了五年，燕国采纳栗腹的计策，说“赵国的壮年男子都在长平战役中死去，他们留下来的孤儿还没有成年”，起兵攻打赵国。赵王派廉颇为大将，反击燕军，在鄣地把燕军打得大败，杀死栗腹，于是包围了燕国。燕国割让赵国五座城池来求和，赵王才答应了燕国的请求。赵王把尉文城作为封地赏赐给廉颇，封号是“信平君”，同时又让廉颇代理相国的职务。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市道：商人做生意的手段。】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矢：同“屎”。】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当廉颇在长平被免职回家，丧失权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了他。等到他再次被任命为大将，门客们又全都回来了。廉颇说：“客人们都请退回去吧！”门客们说道：“哎呀！您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落后啊？天下的人都像集市上做买卖一样来结交朋友，当您有权势的时候，我们就追随您；当您失去权势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您。这本来就是很普遍的道理啊，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六年以后，赵王派遣廉颇率领军队进攻魏国的繁阳，夺取了这座城池。

赵孝成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悼襄王继承王位，让乐乘取代廉颇。廉颇很生气，于是攻打乐乘，乐乘逃走了。廉颇也逃到魏国的都城大梁。这件事发生之后的第二年，赵国就任命李牧为大将进攻燕国，攻占了武遂和方城两座城池。

廉颇在魏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但魏王对他并不信任和重用。赵国因为多次受到秦军的围困，赵王就想重新起用廉颇，而廉颇也想再次被赵王重用。赵王于是派使者到大梁去探望廉颇，看他是否可以重用。廉颇的仇人郭开送给使者丰厚的财物，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王派来的使者见到廉颇，廉颇故意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还穿着盔甲骑上马，来表明自己还可以担当重任。赵王的使者回去后报告赵王说：“廉将军虽然已经很老了，但是饭量却很好，只是跟我坐在一起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已经老了，于是没有征召他。

楚王听说廉颇在魏国居住，就偷偷地派使者把他接到楚国。廉颇在做了楚国的将军之后，并没有立下什么战功，说：“我想指挥赵国的士兵。”廉颇最终死在了楚国的寿春城。

王世贞：「秦白起死，无李牧敌矣，用赵郭开而赵亡。金粘罕死，无岳飞敌矣，用宋秦桧而宋降。宋文之为魏谬檀道济也，齐纬之为周谬斛律光也，唐庄之为明宗谬郭崇韬也，噫！」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便宜：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莫府：即幕府。古代将帅出征时，办公机构设在帐幕中，称为幕府，后世地方最高文武官员的官署也称幕府。莫，通“幕”。】，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收保：收拢人马物资退入营垒。保，同“堡”。】，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余，匈奴自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百金之士：《管子》有“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的说法。这里即指能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彀gòu者【彀者：善于射箭的人。彀，把弓拉满。】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褕lán，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是驻守在赵国北部边境的优秀将领。他长期镇守在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他有权根据实际需要来任命官吏，在他所驻防的城市征收的租税全都送入他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李牧每天都要宰杀几头牛来犒赏士兵，让士兵练习射箭、骑马等武艺，他派兵谨慎地看守烽火台，派出很多侦察兵，对战士的待遇很优厚。他制订了规章制度：“匈奴人如果派兵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匈奴人每次侵犯，烽火台就会点燃烽火报警，士兵立即进入营寨防守，不敢出战。像这样持续了好几年，也没

有什么损失。但匈奴人却觉得李牧是个胆小怯懦的人，即使是赵国边境的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是个胆小怯懦的人。赵王谴责李牧，但李牧还是像以前一样。后来赵王生气了，就把他召回，让别人代替他领兵。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匈奴每次侵犯，新来的将领都带兵出营交战。但出营交战的结果大多都是赵军不利，损失和伤亡很多，边境的老百姓也不能安心耕种田地、放牧牛羊。于时赵王只好再次请李牧出任边关的主将。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正在生病。赵王于是就强迫命令他统率兵马。李牧说：“大王一定要任用我做主将，那么我会像从前那样，才敢接受命令。”赵王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牧到了边境以后，按照从前的章程办事。匈奴人在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又始终认为李牧胆小怯懦。守卫边境的士兵每天都会得到李牧的赏赐却没有被李牧使用，都愿意跟匈奴打一仗。于是李牧准备精心挑选出来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心挑选出来的战马一万三千匹，以及冲锋陷阵的精兵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把他们全都组织起来操练。同时把大批的牛羊放出去吃草，让那些放牧的百姓布满整个原野。匈奴人派出一小股部队入侵，李牧就假装打了败仗而逃走，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单于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带领着大部队入侵。李牧埋伏了很多奇兵，张开左右两侧部队包抄反击匈奴，大败匈奴，杀死十几万人马。于是消灭了襁褓，大败东胡，并收降林胡，单于奔逃。在这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匈奴人再也不敢接近赵国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庞煖xiǎn 破燕军，杀剧辛。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

陈仁锡：「《廉蔺传》或分或合，或详或略，真得奇正错综之法，而四人优劣自显。」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微捕：暗中查访，缉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赵悼襄王元年（前244年），廉颇逃到魏国以后，赵王命令李牧带兵攻打燕国，占领了武遂、方城两座城池。两年以后，庞煖打败燕国军队，杀死剧辛。七年后，秦国军队在武遂打败并杀死赵将扈辄，斩杀十万士兵。赵王就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向秦军发动攻击，大败秦军，赶走秦军主将桓齮。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三年以后，秦军进攻赵国的番吾，李牧反击并打败了秦军，又向南抵御韩、魏两国的军队。

赵王迁七年（前229年），秦王派王翦带领军队攻打赵国，赵王则派出李牧、司马尚抵御秦军。秦国给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送了很多金银财宝，让他施展反间计，造谣说李牧和司马尚要造反。赵王于是派赵葱和齐将颜聚取代李牧。李牧不肯接受命令，赵王就派人在暗中抓捕李牧，将他斩首。赵王罢免司马尚的官职。三个月以后，王翦趁机猛烈地攻打赵国，把赵葱的军队打得大败，并且杀了赵葱，活捉了赵王迁和他的大将颜聚，于是灭亡了赵国。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处死：如何对待死。处，对待。】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太山：即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太史公说：知道要死却不畏惧的人必然具备勇气，死并不是一件

难事，而如何对待死亡却是难事。当蔺相如用手举着和氏璧，眼睛斜望着柱子，还敢于大声地呵斥秦王身边的侍从时，最坏的结果就是被杀死，但是有的士人往往会由于胆小害怕而不敢这么做。蔺相如一旦振奋勇气，其威势就伸张出来压倒敌国，回国后对廉颇谦卑退让，声誉就像泰山一样重，他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既有智谋又有勇气，可以说是同时兼有这两种长处的人啊！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苏轼：「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飞鸟；又设为神师，皆近儿戏，无益于事。盖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则夜见火牛龙文，足以骇动，取一时之胜，此其本意也。」

田单者，齐诸田【诸田：指齐王田氏宗族的各个分支。】疏属【疏属：血缘比较远的宗族。】也。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市掾：管理市场的官员。】，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涂：通“途”。】，以边【边：车轴末端。】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田单，是齐国田氏王族远房本家。齐湣王在位的时候，田单是国都临菑的一名管理市政的掾吏，并不被齐国重用。等到燕昭王派乐毅带领军队攻破齐国的时候，齐湣王逃出临菑，不久又退到莒城自保。燕国军队长驱直入扫平齐国时，田单逃往安平，出逃之前，让族人们把马车车轴的两端全都锯掉，然后在外面包上了一层铁皮。不久，燕军进攻安平，城池被燕军攻破，齐国人都争着抢夺道路逃难，但因为马车互相碰撞而导致轴断车坏，很多人都被俘虏。唯独田单和他的族人，因为车轴被铁皮保护着，才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城。燕军几乎已经让所有齐国城池投降了，单单只有莒城和即墨两座城没有攻克。燕国军队听说齐湣王躲在莒城，集中兵力攻打莒城。淖齿却在莒

城中杀害了齐湣王，之后便坚定地守城，抵御燕军，燕军几年都没有攻下莒城。后来燕军的统帅带领兵马向东围攻即墨，守卫即墨的大夫带兵出城交战，结果战败身亡。城里人全都推举田单为齐军的统帅，说：“在安平的那一场战斗，田单的族人因为用铁包住车轴而得以保全性命，这说明田单对兵法很熟悉。”于是就拥立他做了齐国的将军，坚守即墨城抵御燕军。

火牛破敌



田单火牛破敌，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

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乡：同“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劓：割掉鼻子。】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垄墓：坟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没过多久，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承了王位，燕惠王跟乐毅有嫌隙。田单听到这件事之后，就派人到燕国去施反间计，扬言说：“齐湣王已经死了，而且齐国没有被燕国攻占的城池只剩下两个。乐毅害怕被国君杀害，因此不敢回到国内，他以进攻齐国为名，实际上是想联合齐国的兵力，在齐国称王。由于齐国人还没有真心归顺他，所以暂且放慢攻打即墨，来等时机成熟以后在齐国称王。齐国人所害怕的事情，只是怕燕王会派遣其他将领前来，到时即墨城就会被攻破了。”燕王听信了这些话，派大将骑劫取代了乐毅。

乐毅于是归附了赵国，燕国的百姓和官兵都因此感到悲愤不平。而田单就下令让即墨城里的老百姓每天在吃饭之前，一定要在家中的庭院祭祀自己的祖先，使得众多的飞鸟因争食祭祀的食物，在城上盘旋飞舞。燕国的官兵感到奇怪。田单趁机宣扬说：“神仙要下来传授我打败敌人的计策。”又对城里的人说：“会有位神人来做我的老师。”有一个士兵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当老师吗？”说完转身就要离开。田单于是赶紧起身，把他拉了回来，然后让他坐在面向东方的上位，用事奉老师的礼节事奉他。那个士兵说：“我欺骗了您，我确实没什么才能。”田单说道：“您别再说话了！”于是就把他尊为老师。每当田单要对士兵们发号施令时，就必然会说是神师的旨意。又扬言说：“我最害怕的事情是燕国人把被俘虏的齐国士兵的鼻子割掉，然

后让他们站在队伍的前面，跟我们交战，那么即墨必定会被攻克。”燕国军队的主将听说了田单的话，就按照田单话做了。即墨城里的官兵和百姓看到已经投降的齐国人被割掉了鼻子，都很生气，守卫即墨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生怕被燕军俘虏。田单又派人在燕国军队中施展反间计，说道：“我害怕燕国人会把即墨城外的坟墓挖开，侮辱祖宗先人，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寒心。”燕国人听到以后就把城外的坟墓全都挖开，并把死尸焚烧殆尽。即墨城中的百姓和官兵站在城头上看到了燕军焚烧尸骨的情景，全都放声大哭，全都想出城作战，愤怒的情绪增加了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版插：筑土墙的工具和挖土的工具。】，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飧土。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溢：同“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安堵：相安，安居。】。”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炬火【炬火：火把。】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衔枚：形状如筷子，横衔口中，阻止出声，古时军中常用。】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田单知道此时可以令士兵出战，就亲自拿着夹板和铲子、铁锹，跟士卒们一起修建防御工事，并把他的妻妾编进队伍中，还把自己家

里所有的食物都拿出来犒劳士卒。田单命令那些穿着铠甲的士兵都埋伏起来，让那些年老的、身体弱的、妇女和儿童登上城头进行防守，并派出使者到燕国的军营中去商量投降的事情，燕军都大声呼喊“万岁”。田单从百姓手中收集黄金，得到一千镒，让即墨城里有钱有势的人把这些金子送给燕国的主将，说：“即墨全城的人即将投降，希望燕国军队进入城中以后不要掳掠我们的妻子和姬妾，使我们可以平安地生活。”燕军主将非常高兴，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燕国士兵对即墨城的防备因此更加松懈了。

田单就从即墨城里收集到一千多头牛，给它们披上红色绢帛做成的衣服，又在上面画上五颜六色的龙形图案，在牛角尖上绑上锋利的刀子，把渍满油脂的芦苇绑在牛尾上，点燃末端。又在城墙上凿出了几十个洞穴，在夜间把牛从洞穴里放出去，派出五千名精壮士兵跟在牛的后面。牛尾巴被火烧得发热，狂怒地朝燕军的营寨冲去，燕军在夜里大惊。牛尾上的火把将夜间照得通明如昼，燕军看到它们都是龙纹，所触及到的人非死即伤。五千名精壮士兵趁机在嘴里衔着枚，向燕军发动进攻，在城里的人们则敲鼓呐喊，跟在后面，老人、体弱者、妇女、小孩子也都击打铜器，声音震动了天地。燕军非常害怕，一路溃败奔逃。齐人于是杀死了燕军的主将骑劫。燕国的士兵混乱，溃散奔逃，齐国的军队紧紧地追赶逃亡败北的燕国军队，所经过的城邑全都背叛了燕军，转而归附田单，田单的士兵一天比一天多，借着胜利的势头继续追击，燕国的军队则一天天地溃败逃亡，最后一直退到了黄河边，而此前齐国被燕国所占领的七十多座城池全都被收复。于是田单到莒城迎请齐襄王，齐襄王进入临菑处理朝政。

齐襄王封赏田单，封号是“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适：通“敌”。敌人。】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太史公说：战争的策略在于一面与敌人正面交锋，一面用奇兵突袭制胜。擅长用兵的人，奇兵层出不穷又有无穷的变化。“正”和“奇”互相配合，就像一个浑然一体的圆环一样找不到开端。用兵的最初阶段，要像个柔弱、安静的处女，引诱敌人打开门户；之后就在时机到来的那一刹那，像脱逃罗网的兔子一样，使敌人来不及抵挡：这大概就是在说田单吧！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为人灌园。

嬖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zhú 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经：上吊，自缢。】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脰：颈，脖子。】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当初，淖齿杀害齐湣王以后，莒城人访求齐湣王的儿子田法章，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太史嬖家里帮着灌溉菜园。

太史嬖的女儿觉得他可怜，就友好地招待他。后来法章暗地里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她，她就跟法章私通了。等到莒城人共同拥立法章做了齐王，依靠莒城来抵御燕国军队，太史嬖的女儿就当上了王后，她就是人们所说的“君王后”。

燕军刚刚攻进齐国的时候，听说画邑人王蠋很贤能，主将曾经在

全军发布命令说“画邑周围三十里以内不可以进入”，这都是因为王蠋是画邑人的缘故。没过多久，燕军主将派人对王蠋说道：“齐国有很多人都认为您品德高尚，我们想任命您当将军，还会赏赐您一万户的封邑。”王蠋坚决地拒绝了。燕国人说：“您若不肯接受，我们就会率领军队屠杀扫平画邑。”王蠋说：“忠心的大臣不会侍奉两个国家的君主，贞烈的女子不会再嫁第二个丈夫。齐王没有听从我的劝谏，因此我辞去官职隐居在乡野耕种。国家已经被攻破，我没有能力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现在又用武力来威胁我做你们的将领，这就像帮助夏桀王做暴虐的事情一样啊。与其活着做那些不合乎正义的事情，还不如被烹死！”于是把自己的脖子吊在树枝上，用力挣扎，扭断了脖子死去。齐国那些逃亡到外地的官员们听说了这件事情，说道：“王蠋，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为了正义不肯向燕王称臣，更何况我们这些做官享有俸禄的人呢！”因此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来到莒城，寻找齐湣王的儿子，拥立他做了齐王，也就是齐襄王。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苏辙：「战国游谈之士，非纵即横，说行合交，而宠禄附之，故事不厌诡诈，争走于利。鲁仲连辩过仪秦，气凌髡衍，而从横之利，不入于口，因事于言，切中机会，排难解纷，如决溃堤，不终日而成功。逃避爵赏，脱屣而去，战国以来，一人而已。」

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倜傥【倜傥：同“倜傥”。潇洒豪迈，卓异不凡。】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游于赵。

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兵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客将军：他国人在本国为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介绍【介绍：介绍。】而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东国：东方国家，鲁仲连是齐国人，齐国位于东方。】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介绍，交之于将

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鲁仲连，是齐国人。他擅长谋划一些奇异、宏伟、卓越不凡的谋略，但又不愿意出来做官，愿意保持高尚的节操。他曾经在赵国游历。

赵孝成王时，秦昭王命令大将白起率领军队前后打败了赵国在长平的四十多万军队，秦军于是向东包围了邯郸。赵王感到恐惧，各国的救兵都不敢攻击秦军。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援救赵国，由于畏惧秦国，驻扎在荡阴不敢前进。魏王又派出从外国投奔魏国的将军新垣衍从小路进入邯郸城，通过平原君的关系对赵王说道：“秦军之所以这样急切地围攻邯郸，是由于之前曾经跟齐湣王争强称帝，没过多久齐湣王和秦昭王又取消帝号；如今齐国的势力已经更加弱小，如今只有秦国称雄天下，这次围城并不是贪图邯郸，他的意图是要重新称帝。赵王假如真的可以派遣使者尊奉秦昭王为帝，秦王必然十分高兴，一定会撤兵离开。”平原君十分犹豫，不能做出决断。

这时鲁仲连到赵国来游历，恰好遇到秦军围攻赵都，听人说魏国派来的将军让赵国尊奉秦昭王称帝，就去求见平原君，对平原君说道：“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处理？”平原君说道：“我哪里还胆敢去议论国家大事！前不久，在外面失去了四十万大军，现在秦军包围了国都邯郸，而我却不能让他们撤兵。魏王派来客籍将军新垣衍让赵国尊奉秦国称帝，如今这个人还在我这儿。我哪里还胆敢议论国家大事！”鲁仲连说：“我当初还觉得您是天下贤能的公子，我今天才明白您其实算不上天下贤能的公子。从大梁来到赵国的客人新垣衍在哪里呢？我请求替您斥责他一番，让他回魏国去。”平原君说：“那就让我来为您介绍，让他跟您见面。”平原君于是面见新垣衍说：“东方的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如今他就在这里，我来替您介绍，让他跟您成为好友。”新垣衍说道：“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志行高尚的贤士。我

只不过魏王的臣子，我出使赵国是因为自己有事情要办，因此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说：“我已将你的事情泄漏出去了。”新垣衍只好答应。

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从颂：从容不迫。引申为胸怀博大。颂，同“容”。】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上：通“尚”。崇尚。】首功【首功：指战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梁启超：「太史公以为他作传，放在将相文士之间，完全因他的性格俊拔，独往独来，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像这样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动。」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将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赴：通“讣”，报丧。】于齐曰：‘天崩地坼chè【天崩地坼：天崩地裂。坼指帝王之死。坼，裂开。】，天子下席【下席：离开宫室居丧守礼，睡在草席上。】，东藩之臣因齐后至，则斲【斲：通“斫”，砍，斩。】。’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鲁仲连与新垣衍见面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新垣衍说：“我看留在这座被包围的城市里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如今我看您的尊容，不像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还要长久地留在这座被秦军包围的城市里而不赶紧离开呢？”鲁仲连说：“世上的人都认为鲍焦是由于胸怀不够开阔才自杀的，其实全都错了。大家都不了解鲍焦，认为他只是为个人利益打算。那秦国，是一个鄙弃礼节、道义而以战功为荣耀的国家，国君用权术来驱使秦国的士卒，役使本国人民就像对待奴役一样。秦王若是放纵胡来地称帝，然后又在全天下施行暴政，那么我宁愿跳进东海死了算了，我不愿意去做秦国的百姓。我求见将军的原因，是打算帮助赵国。”

吴师道：「仲连说燕将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书引栗腹之败，此事在其后。」曾国藩：「仲连高节，似非邹阳可拟。上梁王书，亦拉杂无精义，子长特以书中所称，有与己身相感触者遂录存之。」

新垣衍问道：“那先生如何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道：“我会想办法让魏国和燕国帮助赵国，齐、楚两国本来就已经开始帮助赵国了。”新垣衍说：“至于燕国，我相信会听从您的；但如果说到魏国，那么我本人就是魏国人，先生又怎么能使魏国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道：“魏国没有认识到秦国称帝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所以您才会这么说。假使魏国认识到秦国称帝的危害，就一定会帮助赵国。”

新垣衍说：“秦国称帝会产生什么危害？”鲁仲连说：“昔日齐威王曾经施行仁义，率领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周朝又贫穷又弱小，诸侯没有一个去朝见周天子的，只有齐国去朝见周天子。过了一年多，周烈王死了，齐王奔丧去迟了，周显王很生气，派人到齐国报丧说：‘天子死去，事情就像天崩地裂一样重大，刚即位的天子尚且卧在席上为先王守丧，东方藩国的臣子田因齐奔丧却晚到了，应当斩首。’齐威王

听了勃然大怒，骂道：‘啊呸！你的母亲不过是个低贱的婢女！’齐威王最终受到天下人的嘲笑。所以，在周烈王在世时去朝拜他，在周烈王死了以后就骂他的儿子，这是由于齐威王实在无法容忍周天子对他的苛求。那些当天子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也不值得惊讶。”

新垣衍曰：“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曰：“呜呼！梁之比于秦若仆邪？”新垣衍曰：“然。”鲁仲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hǎi 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好：姣美。】，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脯：做成肉干。】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库：原指储藏兵甲战车的屋舍。这里指牢狱。】百日，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齐湣王之鲁，夷维子为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管籥，摄衽【摄衽：撩起衣襟。】抱机【抱机：安排几桌。机，通“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棺，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固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襚【赙襚：送给丧家的礼物。衣服曰襚，货财曰赙。】，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新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做仆役的人吗？十名仆役，却只跟着一个主人，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力气没有主人大、智慧比不上主人吗？是因为他们畏惧主人。”鲁仲连说：“哎呀！魏王与秦王相比，就像仆役与主人吗？”新垣衍说：“是这样的。”鲁仲连说道：“那我会让秦王把魏王烹死剁成肉泥。”新垣衍很生气，说道：“哼，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吧！先生又怎样让秦王去烹死魏王剁成肉泥呢？”鲁仲连说道：“当然可以做到，我可以告诉您。以前九侯、鄂侯、周文王，是商纣王手下的三位诸侯。九侯有个女儿长得很美，就把她献给了纣王，但纣王却觉得她很丑，就把九侯剁成了肉泥。鄂侯与纣王争论，语气强硬、激烈，纣王就把鄂侯杀死，做成了肉干。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纣王因为这个缘故把他拘禁在牖里的监狱里一百天，想要他死。为什么跟人家同样都称王，却最终落了个被剁成肉泥、做成肉干的下场呢？齐湣王到鲁国去的时候，夷维子替他拿着鞭子像随从一样为他赶车，向鲁国人问道：‘贵国将要用什么来招待我们的国君呢？’鲁国人说：‘我们会摆设十副太牢来招待您的国君。’夷维子说：‘你们是从哪里学来礼节，竟然这样接待我们的国君？我们那位国君，是天子。天子巡查各个诸侯国，诸侯应迁出正宫，移居别处，交出钥匙，撩起衣襟，安排几桌，站在大堂下面伺候天子用饭，等天子吃完饭，才可以退出去处理本国的朝政。’鲁国人听了夷维子的话，就把关口的大门锁上，不肯接纳他们入境。齐湣王无法进入鲁国，就想到薛地去，但要从邹国借路而行。就在这个时候，邹国的国君去世了，齐湣王想进入邹国的国都吊丧，夷维子又对邹国的新君说道：‘天子到邹国来吊丧，丧主一定要把灵柩转换方向，在南面安放朝北的灵位，然后天子面向南吊丧。’邹国的大臣们说：‘假如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宁可拿着宝剑自杀。’最后齐湣王就不敢进入邹国。邹国和鲁国的大臣们，在国君还活着时没能尽心尽力地侍奉和供养，国君死后又不能周全地完成葬礼，可是当齐湣王想在邹、鲁两国行天子的礼仪，邹、鲁两国的大臣们却能够坚决地不接纳齐湣王。现在秦国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国也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都是据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在名分上都是王，看到它打了一

次胜仗，便想顺从地尊奉它称帝，这使得韩、赵、魏三国的臣子比不上邹、鲁两国的奴仆、婢妾。况且秦王是不会满足的，称帝以后，就会更换诸侯手下的大臣。他就会夺去他所认为没有才能的人的职位，任命他所认为贤能的人，罢免他所憎恶的人，任命他所宠爱的人。他还要把自己的女儿和善于挑拨离间的姬妾嫁给各国的诸侯做嫔妃，让她们居住在魏国王宫之中。魏王那里还能安安稳稳的吗？将军您又凭借什么来像以前那样得到魏王的宠信呢！”

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其后二十余年，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曰：

听了鲁仲连这番话以后，新垣衍就站起来，向他拜了两次，道歉道：“刚开始，我认为先生只是个普通人，我直到今天才明白先生是天地间贤明的士人啊。请让我离开赵国，我不敢再劝赵国尊奉秦国称帝了。”秦军的主将听说这件事，为此向后退兵五十里。正好赶上魏公子无忌夺取了晋鄙的军队，率领魏军前来救援赵国，攻击秦军，秦军因此撤军回去了。

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但鲁仲连却再三推辞，最终也没有接受平原君的封赏。平原君于是摆设酒宴招待鲁仲连，趁着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平原君就站起来走到鲁仲连面前，把千金送给鲁仲连为他祝

寿。鲁仲连笑着对平原君说道：“士人受到天下人尊重的原因，是由于他能够帮助别人排解忧患、消除灾难、解除纠纷而不会向人索要报酬。假如索取报酬，就与做生意一样了，而我不忍心这么做。”鲁仲连于是向平原君告辞，离开了赵国，到死也没有跟平原君再见面。

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燕将率领军队攻占了齐国的聊城，聊城有人到燕国去说这位主将的坏话，燕将害怕被诛杀，于是就坚守聊城，不敢回到燕国。齐国的田单进攻聊城有一年多的时间，很多士兵战死了，但聊城仍然没有被攻克。鲁仲连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捆在箭上射进城里，送给燕将。信中说道：

吾闻之，智者不倍【倍：通“背”，违背。】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信：通“伸”，伸展。】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衡秦：与秦“连衡”。衡，通“横”。】之势成，楚国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公勿再计【再计：犹豫不能决断。】。今楚魏交退于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僂笑。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臆之兵也。能见于天下。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于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

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亡：通“无”。】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我听说，聪明的人不会违背时机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勇敢的人不会回避死亡而让自己的名声湮没，忠心的大臣不会先考虑自己而后考虑国君。如今您凭借一时的愤怒，不考虑燕王无法驾驭大臣的危险，不是忠诚的表现；战死身亡，失去聊城，自己的威名在齐国得不到彰显，不是勇敢的表现；功业失败，名声湮灭，无法受到后世的称赞，不是明智的表现。有这三种表现的人，当世的君王不会任用他们，游说之士不会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所以聪明的人不能犹豫不决，勇敢的人不能畏惧死亡。现在正处于生死荣辱、贵贱尊卑的关键时刻，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次出现，希望您认真地考虑，而不要跟俗人有同样的看法。

何况，楚国攻打齐国的南阳，魏国进攻齐国的平陆，而齐国却没有向南反击的意图，因为齐国人认为失去南阳的损失小，比不上夺得济水以北地区的利益大，所以齐国人定下策略，谨慎地应对。现在秦国出动军队，魏国就不敢向东进攻；秦国连横的局面就形成了，楚国面临的形势就危险了；齐国舍弃南阳，隔断右面的国土而不去救援，平定济水以北的地区，是权衡利弊以后制定的决策。况且，齐国一定要收复聊城的决心是很明显的，您别再犹豫了。如今，楚国和魏国的军队先后从齐国撤走了，而燕国派来援救的军队还没有到来。凭借齐国所有的兵力，不考虑天下其他事情，全力攻打聊城，而您所据守的聊城已经被围困一年多了，那么我认为您是不可能打退齐国人的。况且燕国国内出现很大的动乱，国君和大臣一点办法也没有，上下迷惑，栗腹带着十万大军在国外连续五次被打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受到赵国围困，被迫割让土地，国君陷入困境，受到天下人的耻笑。国家凋敝，灾祸繁多，老百姓没有归附的心思。现在您还凭借已经处于

疲惫状态的聊城百姓来抵御齐国的全部兵力，这就像当初墨翟守卫宋城一样啊。没有粮食，就吃人肉，没有柴草，就烧枯骨，而士兵心里却没有背叛投敌的意思，这就像孙臆一样擅于用兵啊。您的才能已彰显于天下。即使这样，为您考虑，不如保全战车和士卒来报答燕王。车马和士兵得以完好地回到燕国，燕王必然高兴；看到您能够安全地回到国内，士兵和百姓们也会像看到父母一样高兴，您的朋友举着手臂欢迎您，全国都纷纷议论，您的功业得以显扬。您上可以辅助君王来统率百官，下可以抚养百姓、资助游说之士，改变国家政策中不对的地方，改变民间风俗中的鄙陋之处，这样您的功业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没有回燕国的心意，您也可以舍弃燕国，不去理睬世人的议论，向东投奔齐国来啊。齐王会拿出土地封赏您，使您的财富可以与魏冉和商鞅差不多，您的子孙后代都可以称孤道寡，与齐国一起长久地存在下去，这又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让您的名声显耀，得到丰厚的实际利益，因此我希望您认真地考虑，谨慎地选择其中一种办法。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钩：指衣带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zhì 梏gù，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臧获：奴婢的贱称。】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继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还踵：旋转脚根。形容时间极短。还，旋转。】，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枝：对着。】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悖：不乱。】，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

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恚【恚：通“狷”，狭隘，急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弊：通“毙”，死亡。】也。愿公择一而行之。

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与：与其。】富贵而诎【诎：通“屈”，委屈，受人限制。】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况且我听说，受小的节操约束的人不能成就荣耀的名声，对很小的耻辱过于在意的人不能建立伟大的功业。昔日管仲用箭射中了齐桓公身上的带钩，是冒犯主上的表现；背弃公子纠却不能为主人去死，是胆怯怕死的表现；身体被捆住，手脚上都戴着镣铐，是耻辱的表现。具有这三种情况的人，当世的君主不会任用他，而同乡的人不愿意同他交往。当初假如管仲一直被囚禁在监狱里不出来，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回到齐国，那么就不免有人格耻辱、行为卑贱的名声。奴婢尚且都会由于和管仲同名而觉得耻辱，更何况是世上的俗人呢！因此管仲不把自己被关押在监狱里当作耻辱，而是把天下没有得到治理当作耻辱，不把自己没有为公子纠殉节当作耻辱，而是把齐国的威势不能在各诸侯国伸张当作耻辱，所以他虽然同时犯了三种过错，却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他的名气比天下任何人都高，他的光辉照耀到邻国。曹沫是鲁国的将领，多次与敌人交战都战败，使鲁国失去了五百多里的土地。假如当时曹沫不反复仔细地考虑，仓促计议就刎颈自杀，就难免有败军之将的名声。但是曹沫能够不顾多次战败带来的耻辱，退回来跟国君商量对策。齐桓公在大会天下诸侯的时候，曹沫凭借一把短剑，在坛台上指着齐桓公的心窝，脸色不

变，言辞从容，多次打败仗所失去的土地，在一朝之间就收回来了，天下因此震惊，诸侯因此惊骇，鲁国的声威盖过了吴国、越国。像这两个人，并不是不能为了小的正义和节操死去，只是他们认为抛弃性命，身亡名灭，无法建立功业，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抛弃了一时的愤恨之怨，建立一生的威名；抛弃了一时失节的耻辱，奠定世世代代的功业。因此他们辅助君主建立的功业，跟夏、商、周三代圣王所建立的功业争相流传，而他们的名声也能够与天地一起长存。希望您选择其中一个方案来实行。

燕国主将看完鲁仲连的信，哭泣了很多天，仍然犹豫，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想要回到燕国，他已经跟燕王产生了嫌隙，害怕被燕王杀害；想要投降齐国，自己在齐国杀死和俘虏的人很多，害怕投降以后会受到羞辱。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与其别人拿着兵器杀死我，不如自死。”于是就自杀了。聊城因此陷入混乱，田单于是屠灭聊城。田单回国后对齐王说了鲁仲连的功劳，齐王想要赐给他爵位。鲁仲连逃往海边隐居，说：“与其富贵而屈从别人，不如贫贱而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心志。”

邹阳者，齐人也。游于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白虹贯日：白色光带穿日而过。白虹象兵，日象君，故白虹贯日预示君王遇害。】，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mǎo 【太白蚀昴：预示赵国将有兵灾。太白，金星的别名，古人认为是天之将军，主战争。昴，星宿名，分野在赵地。】，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详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邹阳，是齐国人。他在梁国游历期间，跟吴国人庄忌、淮阴人枚乘等人交往。他给梁孝王写信自荐，受到了梁孝王的宠信，宠信的程度在羊胜和公孙诡之间。羊胜等人嫉妒邹阳，在梁孝王跟前说他的坏话。梁孝王很生气，就把他交给下属官吏治罪，想要杀了他。邹阳在梁国游历作客，因为受人诽谤被抓捕，害怕死了以后还要背负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信给梁孝王，信中说：

我听说忠心的大臣无不得到回报，诚信的人不被怀疑，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是对的，现在看来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昔日荆轲因为敬慕燕国太子丹的义气去秦国行刺，尽管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不能成行；卫先生帮助秦王谋划如何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也出现了金星遮掩昴星的预兆，但是秦昭王还是怀疑他。他们对君主的精诚感天动地，但偏偏不能得到燕国太子丹、秦昭王的理解，这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现在我也对大王竭尽忠诚，奉献全部计策和谋略，希望大王采纳，但是大王身边的人不明了我的心思，最终使我沦落到接受狱吏审讯的地步，让我受到世人的怀疑，就算让荆轲和卫先生复活，而燕国的太子丹、秦昭王也不会醒悟。希望大王能够认真地了解情况。

以前卞和进献宝玉，楚王砍掉了他的脚；李斯竭尽忠诚，却被胡亥处以极刑。所以箕子装疯卖傻，接舆躲避世俗，恐怕遭受这样的祸患。希望大王仔细地考察卞和、李斯的心意，而把楚王、胡亥那种轻易听信谗言的行为抛在身后，别让我受到箕子、接舆的嘲笑。我听人说比干被纣王挖去了心脏，伍子胥死后被装进革囊沉入江里，当初我并不相信，现在才明白确实有这种事情

发生。希望大王仔细地体察这些情况，稍微给我一些怜惜之情。

谚曰：“有白头如新【白头如新：相处到老，如同初识。指彼此并不了解。】，倾盖如故【倾盖如故：路途相遇倾斜车篷，靠近交谈，如同老朋友。盖，车篷。】。”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馐馐；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蹠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于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比周：结党营私。】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饭牛：喂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借宦于朝，假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

谚语说：“有的人相处到头发都白了，却像刚认识的时候；

有的人虽然刚刚认识，却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在于相知与不相知。因此以前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就把自己的人头借给荆轲去奉行燕太子丹嘱托他的大事；王奢离开齐国到了魏国，登上城楼拔剑自刎来让齐国撤兵而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不是因为齐国、秦国是新交，而燕国、魏国是故交，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君去死，是行为和志向相合而对正义无限仰慕的原因啊。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守信；白圭因为打败仗而丢了六座城池，却为魏国攻占了中山国。这是什么原因呢？确实是由于互相了解对方的原因啊。苏秦做燕国相国时，燕国有人当着燕王的面说苏秦的坏话，燕王非常生气，以致手抚宝剑，还杀了馱馱给他吃；白圭的名气在中山国非常显赫，中山国有人到魏文侯面说他的坏话，魏文侯却拿出夜光璧赠给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两位君主和两位大臣之间，剖心披胆，深信不疑，又怎么能因为听到谣言就改变心意呢！

因此女人无论美丑，只要进入王宫，就会遭受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贤能，进入朝廷就会遭受妒忌。以前，司马喜在宋国遭受割掉膝盖骨的刑罚，但是最后出任中山国的相国；范雎在魏国被打断了肋骨，打落了牙齿，但是最后却在秦国被封为应侯。司马喜、范雎，都信守必须要遵守的规定，舍弃结成朋党所带来的私利，处在孤独的位置上，因此不能使自己免于他人的嫉妒。所以申徒狄跳进河里自杀，徐衍背着石头跳入大海。他们不被世人所包容，坚守正义不苟且获利，不在朝庭内部结党营私，借此来让国君改变心意。因此百里奚虽然在路上乞讨，秦穆公却敢委托他处理国家大事；宁戚站在车子下面喂牛，齐桓公却把整个国家交到他的手里。这两个人，难道是凭借朝中官员的帮助，借助国君身边侍从的吹嘘，才博得那两位君主的任用吗？心里可以互相感知，行为配合默契，关系亲密如同胶漆，像亲兄弟一样不能分开，怎能因为众人进献谗言而迷惑呢？因此只听信一方面

的言辞就容易出现奸邪，只任用个别人就容易滋生祸乱。以前，鲁国的国君只听信季桓子的话而驱逐孔子，宋国的国君只相信子罕的谋划而囚禁墨翟。凭借孔子、墨翟的辩才，也不能使自己免遭谗言陷害，因而鲁、宋两国出现了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众口一词，就是金石也会熔化，毁谤聚集多了，就是骨头也会销蚀。因此，秦王重用西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原；齐国重用越国人蒙而让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变得强大。秦、齐这两个国家，怎么会拘泥于流俗，受制于世风，束缚于阿谀偏执的谗言呢？以公平的态度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物，才能让名声在当代流传。因此，只要志向相合，就是北胡和南越也可以成为兄弟，由余、越国人蒙就是这种情况；志向如果不相合，就算是亲骨肉，也会把他驱逐出去，不再收容，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象、周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就是这种情况啊。现在的国君如果能采用齐国、秦国的做法，摒弃宋国、鲁国偏听的过错，那么五霸的功业不值得称道，三王的功业是容易实现的。

是以圣王觉寤【寤：通“悟”，醒悟。】，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复就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而卒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子仲：即陈仲子，战国时齐人，居于於陵。】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傲：同“傲”，倨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堕：输。】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穷达：逆境和顺境。】，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眄：斜着眼看。】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随侯之珠：传说随侯救一大蛇，蛇衔宝珠献给他。比喻珍贵的宝物。】，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根柢：草木的根。】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因此圣明的帝王醒悟，舍弃子之虚伪的心肠，就能看出田常的贤明是虚伪的而不加赏识；如果能够效仿周武王封赏比干的后代，修葺被纣王杀害的无辜的孕妇的坟墓，那么周武王建立的功业就得以复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善如流的心意没有满足的时候。晋文公能够亲近他的仇敌，最终在诸侯中称霸；齐桓公能够重用他的仇人，最终一举使天下重新步入正轨。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善良、仁德，情意恳切，用真诚打动了人心，而不是凭借虚浮的言辞得到的。

秦国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在东面削弱了韩、魏两国，成为全天下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商鞅最后却被处以车裂的酷刑；越国采纳了大夫文种的谋略，灭亡了强劲的吴国，成为中原的霸主，最终却诛杀文种。所以孙叔敖三次离开相国的职位却不悔恨，於陵子仲推辞三公的职位，去给人灌溉菜园。如今君主果真能够去除骄傲的情绪，心里存有让别人效力的意念，披露心腹，以见真情，披肝沥胆，施以厚德，始终和别人共甘苦，爱戴士子，对士人不吝啬，那么就可以让夏桀所养的狗去咬尧，也可以让盗跖手下的门客去刺杀许由；何况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权力，凭借圣王的才能呢？既然如此，那么荆轲甘愿冒着七族被灭

的危险去刺杀秦王，要离狠心烧死妻子儿女去刺杀庆忌，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呢！

我听说把明月珠或夜光璧，在黑夜的路上抛向行人，人们没有不惊异地按剑斜着眼睛看他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珍宝没有缘由地被扔到面前。盘曲的树根，形状离奇，却可以成为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的宝物。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身边的人事先对它进行了雕琢、美化。因此，没有缘由就来到眼前的事物，就算是随侯的宝珠，能在夜里发光的宝玉，仍然会招致怨恨而不能被人感恩戴德。所以如果有人事先推荐，那么就算是枯朽的树木也可以建立功业而不会被人遗忘。如今天下有很多身穿粗布衣服、居住在破旧的小巷里的士人，生活在贫穷、低贱的环境里，就算他们身上有尧、舜那样的治国本领，拥有伊尹、管仲那样的善辩才能，怀有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想要竭尽忠心去报效当代的君王，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人推荐和赞美他们，就算他们想尽了办法，想要向君王献上忠心，博得信任，进而辅佐国君使天下大治，君主也一定会有按着宝剑怒目而视的表现，这使得平民百姓不能起到枯木朽株那样的作用啊。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陶钧：制造陶器所用的旋盘。多用陶工转动旋盘制器比喻圣王治理天下。】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乌集：乌鸟集散，比喻事出偶然。】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挛拘：牵系，束缚。】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帷裳：车旁的布幔。借指近侍姬妾。】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皂：马槽。】，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摄于威重之权，主于位势之贵，故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

所以圣明的帝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像制作陶器的范钧那样，有自己的一套教化天下的方法，却不会受到卑下、混乱的言语的影响，也不会因为众人议论纷纷而改变主意。所以秦始皇听信中庶子蒙嘉的话，进而相信荆轲的谎话，荆轲才能乘人不备取出行刺的匕首；周文王在泾河、渭河附近打猎，用马车拉着吕尚一起回到西岐，才能称王天下。所以秦王只相信身边人的话却险些被刺杀，周文王重用偶然遇到的人却能称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能够摆脱约束自己的言论，让超越世俗的言论自由纵横，进而超脱地观察宽宏的光明大道。

现在的国君大都沉浸在阿谀奉承的言语之中，受到身边的侍从、侍妾牵制，使卓异超群的士人与牛和老马同槽，这就是鲍焦为什么对世道愤怒不平，宁愿抱着树死去，也丝毫不留恋富贵之乐的原因。

我听说衣着庄重严肃的人是不会贪图利益来使自己的道义受到污损的，追求名声的人不会因为贪欲使自己的品行有所损害，因此，县城的名字叫“胜母”，曾子就不肯进去，城市的名字叫“朝歌”，墨子就掉转车头。如今要是想让天下那些气度恢弘的贤能人士，被威严、重大的权力震慑，被尊贵的地位和权势操纵，特意用邪恶的面目、污损的品行来侍奉阿谀奉承的小人，从而可以在君主身边事奉，那么真正的贤士就只能老死在深山的洞穴和沼泽里，哪里还有竭尽忠诚信义而追随大王的人呢！

邹阳这封信奏报给梁孝王，梁孝王就让人把邹阳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邹阳最后成为梁孝王的贵客。

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指意：旨意。指，同“旨”。】 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抗直：刚强正直。】 不桡【桡：通“挠”，屈。】 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

太史公说：鲁仲连言论的主旨和要义虽然与大道理不相符，然而我却赞许他能以平民的身份坦荡、酣畅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诸侯面前不屈服，在当时的这个世界畅谈国家大事，使公卿将相的威势有所折服。邹阳的言辞虽然不谦虚，但他广泛地把同一类型的事物连缀在一起进行比较，有令人感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正直、不肯屈服的人了，我因为这个原因把邹阳写进这篇列传。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博闻强志：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属：撰写。】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伐：自我夸耀。】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离忧：遭受忧愁。离，通“罹”，遭受。】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反本：追念根本。反，同“返”。】，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惨怛：忧伤，悲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靡：没有。】不毕见【见：同“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蝉蜕：蝉蜕之壳，比喻解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皜然【皜皜然：洁白的样子。】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姓宗族。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屈原见识广博，知识丰富，记忆力也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

解，对外交辞令十分熟悉。在朝廷做官就跟楚王商量谋划国家大事，制定国家的政策法规；对外就接待各国来的宾客，答对诸侯事务。楚王对他非常信任。

屈原

深思高舉
潔白清忠
汨羅江上
萬古悲風



屈原，选自《中国历代名人画像传》。

上官大夫跟屈原职位相同，他想跟屈原争夺楚王的宠爱，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楚王命令屈原起草法令，屈原写好了草稿，但还没有最后确定。上官大夫看见以后就想夺取草稿，但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就在楚王面前进谗言陷害屈原说：“大王让屈原起草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次一有法令颁布，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认为‘除了我没有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法令’。”楚王很生气，于是就疏远了屈原。

屈原怨恨楚王听信小人的言语，不能察觉小人的险恶用心，被小人的谗言和谄媚蒙蔽了聪明的头脑，致使奸邪危害了公正，正直有原

则的人不能被容纳，所以很忧虑，经过沉思之后，写成了《离骚》这首诗。《离骚》，就是遭遇忧愁。天，是人产生的根源；父母双亲，是人的根本。人到了处境窘迫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的根源，所以在劳累困苦、疲倦到了极点的时候，没有不向上天呼叫的；在遭受疾病的痛苦而无法忍受的时候，没有不呼叫自己的父母的。屈原坚持正直的言行，竭尽自己的忠心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君主，但小人却进献谗言来离间他和君主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境窘迫了。诚实却受到怀疑，忠心却被人陷害，怎能没有怨恨的意思呢？屈原创作《离骚》，就是由怨恨引起的。《诗经·国风》部分虽然有很多描写男女之间恋爱的诗篇，但却不会让人感到淫乱，《诗经·小雅》虽然充满了怨恨和批评，但却不鼓动人们作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同时具备了两者。向前追述帝誉的事迹，近世赞许齐桓公的伟业，中间又叙述了商汤王、周武王的事迹，用来批评当时的一些弊端。阐明了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兴衰存亡的道理，没有一点不是完全表达出来的。诗中的文辞都很简约、细微，诗中表达的志向高洁，品行正直，诗中描写的都是细小的事情，但内涵却非常广大，写的都是一些身边常见的事物，但义理却非常深远。诗中表达的志向高洁，所以经常用香草来赞扬事物。诗中表达的品行正直，所以宁死也不愿意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虽然他处在污泥浑水中，却能把身体洗涤干净，像蝉蜕壳一样把自己从污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在尘埃以外飘浮游荡，不沾染世上的污垢，保持高洁的品质，虽然在污泥中，却不沾染污秽。从这首诗来推断屈原的志向，即使跟太阳月亮来争夺光辉，也是可以的。

屈平既绌【绌：通“黜”，罢免，斥退。】，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从亲：合纵、亲善。从，同“纵”。】，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

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当：抵押。】 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

屈原被罢黜以后，没过多久秦国就想攻打齐国，但齐国与楚国签订了合纵盟约，关系亲密，秦惠王担心攻打齐国的时候楚国会出兵援助，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了秦国，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侍奉楚国表示臣服，说：“秦王很厌恶齐国，但齐国跟楚国是合纵的亲密关系，楚国如果真的跟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那六百里土地，于是相信了张仪的话，跟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欺骗楚国的使者说：“我跟楚王约好的是六里土地，没有听说过六百里的说法。”楚国使者生气地离开了秦国，回到楚国报告了楚怀王。楚怀王非常生气，发动大军进攻秦国。秦国出兵反击，在丹地、淅地把楚国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了八万楚国士兵，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于是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楚怀王于是调动全国的军队深入秦国境内，攻打秦国，双方在蓝田交战。魏国听说以后，偷袭楚国，一直打到了邓地。楚国的军队害怕了，从秦国回到楚国。齐国因为楚国跟自己绝交的原因而非常生气，最终也没有派兵援救，楚国的处境非常困窘。

第二年，秦国割让汉中的土地给楚国来求和。楚王说：“我不想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张仪听说以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换取汉中的土地，是很合适的，请大王同意我去楚国。”到了楚国以后，张仪用丰厚的财物贿赂当权大臣靳尚，通过靳尚让楚怀

王的宠妃郑袖对楚王说了一番花言巧语。楚怀王最后竟然相信了郑袖的话，再一次放走了张仪。这时候屈原已经被楚怀王疏远，不再担任重要官职，并且出使到了齐国，等到他返回楚国，向楚怀王进谏说：“为什么没有杀死张仪？”楚怀王才后悔，派人去追杀张仪，却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诸侯国共同出兵攻打楚国，大败楚国军队，杀死了楚国主将唐昧。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冀幸：侥幸希望。】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xiè 【泄：淘去污泥。】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短：说坏话。】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时，秦昭王跟楚国联姻，想要跟楚怀王见面。楚怀王想去，屈

原说：“秦国就像猛虎恶狼一样，不可以相信他的话，不如不去。”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劝说楚怀王前往，说：“为什么要拒绝秦王的好意，让秦王不高兴呢！”楚怀王最终还是去了。刚一进入武关，秦王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队就切断了楚怀王的后路，于是扣留了楚怀王，想要让楚国割让土地。楚怀王非常生气，不答应秦国的要求。楚怀王逃到了赵国，赵国不接纳他。楚怀王就又来到了秦国，最后死在秦国而被送回楚国安葬。

楚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被立为国君，让他的弟弟子兰做了令尹。楚国人全都怪罪子兰，因为是他劝说楚怀王去秦国从而导致楚怀王死在秦国。

屈原也怨恨子兰，即使遭到流放，仍然眷顾楚国，怀念楚怀王，时刻不忘返回朝廷，希望国君能够一下子醒悟，不良的习惯也能够完全改变。他那心存国君、振兴国家、想要改变楚国贫弱局面的愿望，在一篇诗作中表达了很多次。但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因此不能再回到朝廷，也可以根据这一点看出楚怀王最终都没有醒悟。国君无论是愚蠢还是聪明，无论是贤能还是不贤能，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让自己有所作为的，提拔贤士来辅佐自己，但是国家灭亡、家族破灭这样的事情连续不断地发生，而圣明的君王把国家治理得安定、富强的局面已经好几代没有看到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所说的忠臣并不忠诚，所说的贤臣并不贤能。楚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责，所以在国内被郑袖迷惑，在国外被张仪欺骗，疏远屈原这样的贤臣，却相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样的奸臣。楚国终于在军事上失败，国土削减，丢失了六郡的土地，楚怀王自己也客死秦国，受到天下人的耻笑。这就是不了解人带来的灾祸。《易经》中说道：“水井疏浚干净了，却没有谁来喝水，我的心里因此感到难过，因为水是可以从井里打上来饮用的。君王贤明，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福分。”楚怀王这样不贤明，哪里值得拥有福分啊！

令尹子兰听说屈原怨恨自己，非常生气，最终让上官大夫在顷襄

王面前说了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很生气，就放逐了屈原。

杨慎：「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是《离骚》；其论作《骚》一节，婉雅悽怆，直得《骚》之趣者也。」

屈原至于江滨，被【被：同“披”。】 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三闾大夫：职官名，这里代指屈原，因他曾任此职。】 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凝滞：拘泥，固执，认死理。】 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mén 汶【汶汶：昏暗、浑浊貌。】 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皓皓：同“皓皓”。】 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huò 乎【温蠖：尘滓重积的样子。】 ！”

屈原到了江边，披散着头发，一边在沼泽的边上走，一边吟唱着诗歌。他脸色憔悴，身体干枯瘦弱。一个渔翁看到他就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屈原说：“整个世界都肮脏污浊，只有我是干净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唯独我是清醒的，这是我被放逐的原因。”渔翁说道：“圣人不会被事物所阻碍，而能够根据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整个世界都变得污浊，为什么不顺着流水扬起波浪呢？大家都喝醉了，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薄酒呢？为什么一定要保留美玉一般的高洁品质，却使自己被流放呢？”屈原说：“我听说，刚刚洗完头发的人，一定会伸手弹弹自己的帽子，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人们又有谁愿意让自己干净的身体被污浊的外物所污染呢！我宁可跳进江中的水流，葬身在鱼肚子里也不让我这洁白无瑕的品质蒙受世俗的污染！”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汨徂：匆忙来到。】南土。眴【眴：同“瞬”，看。】兮窈窕，孔静幽墨。冤结纡軫【纡軫：委曲而苦闷。】兮，离愍之长鞠【鞠：困苦。】；抚情效志兮，俛咄以自抑。

刳方以为圆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章画职墨：指守道不移。章，明确。职，通“识”，记住。墨，匠人用的绳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矇：盲人。】谓之章；离娄微睇兮，瞽【瞽：盲人。】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笱nú【笱：竹笼。】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羌：文言助词，用在句首，无义。】不知吾所臧【臧：善，好。】。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骏：通“俊”，才能杰出的人。】疑桀【桀：通“杰”。才能杰出的人。】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悟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谗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虞：同“娱”，安乐。】哀兮，限之以大故。

于是屈原创作了一首《怀沙》。诗中写道：

阳光强烈的初夏时节啊，青草和树木长得很茂盛。悲伤总是充满胸膛啊，我匆匆地来到南方。看到了一片苍茫的景色啊，感受到了毫无声响的沉寂。我的心里抑郁愤慨啊，遭受忧伤的日子真是漫长；自我反省却没有过错啊，蒙受冤屈而心中抑郁。

想把方木削成圆木啊，但正常的法度不可以更改；不走正路

改走邪路啊，会受到正人君子的鄙弃。明确规范，牢记法度啊，往日的法度不能随意更改；内心淳朴厚道、品质庄重啊，为君子所赞美。巧匠不拿着斧子砍削啊，谁能看出木头是曲是直？黑色纹理藏在阴暗的地方啊，眼睛瞎的人却说它根本没有纹理；离娄稍微一瞥就能看清楚啊，瞎子反说他失明无光。把白的变成黑的啊，把下倒转成为上。凤凰被关在笼子里啊，野鸡却四处飞舞。美玉和石头杂糅在一处啊，有人却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它们。结成朋党的人卑鄙嫉妒啊，根本不知道我的美好品德。

负担又重负载又多啊，却陷进阻滞不能前行；怀有美玉般的品德啊，处境困窘向谁去说。城里成群的野狗狂吠啊，吠的是它们认为奇怪的事情；诽谤豪杰让他们受到怀疑啊，本来就是小人的态度。外表粗疏但是内心朴素啊，人们不知道我奇异的光彩；没有经过雕琢的木材被丢弃了啊，没有人知道我身上的品德和才能。注重仁义的积累和传承啊，加强谨慎、厚道的修养；舜帝这种明君无法相遇啊，谁能了解我气度有多么从容！古代圣贤不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啊，怎能知道原因是什么？商汤、大禹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人了啊，遥远到我们没有办法追慕。压制住内心愤怒吧，这样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遭受忧患却不改变心意啊，希望我的志向能够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向北前行在途中休息啊，太阳昏暗已经快下山了；满怀着忧伤但又强颜欢笑啊，最大的不幸不过是死亡。

乱【乱：辞赋篇未概括全篇要旨的话。】 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唼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歿兮，驥将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hùn【溷：同“混”，混乱。】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爰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类：榜样。】兮。

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尾声：浩浩荡荡的沅水、湘水啊，永远不停地奔流啊。漫长的道路幽深昏暗，前程是多么的迷茫啊。我怀着悠远的悲伤，发出沉重的感慨和叹息。世上已经没有人了解我了，我的心事也不知道对谁讲。内心有美好的感情和品质啊，但却找不到跟我相配的人。伯乐已经死去了啊，千里马还有谁能识别呢？人生要秉承不同的命运啊，上天早就做出了安排。内心坚定志向宽广啊，还有什么会让我感到害怕呢？深深的忧伤令人悲哀啊，长长的叹息让人感到凄凉。污浊的世界上没有了解我的人啊，无法评说他人内心到底怎么想。知道死亡无法避免啊，也绝对不会吝惜。明白地告诉君子啊，我将成为楷模。

在写完这首诗以后，屈原就抱着石头跳进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些人，他们都喜欢文学，而且凭借辞赋获得了人们的称道；这些人都只是学习了屈原含蓄委婉的文学风格，但最终却没有一个敢于直言进谏。此后楚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几十年以后最终被秦国灭亡了。

从屈原跳进汨罗江以后，过了一百多年，汉朝有位贾生，在担任长沙王太傅的职务时，路过湘水，于是就写了一篇辞赋投进了江水里面，来凭吊屈原。

贾生【生：古时对读书人的通称。】 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

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正朔：古代改朝换代时新帝王颁行的新历法。】，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名叫贾谊，是雒阳人。十八岁那年，因为能够背诵、默写《诗经》《尚书》而在当地很有名气。吴廷尉做河南郡守的时候，听说贾谊很有才学，就把他招到官府中担任职务，对他非常宠爱。汉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本郡的政绩卓著，为天下第一，而且跟李斯还是同乡，曾经向李斯学习过，就提拔他做了廷尉。吴廷尉于是对汉文帝说贾谊非常年轻，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汉文帝于是就征召贾谊做了博士。

这时贾谊只有二十多岁，是博士中年龄最小的。每当皇帝的诏令颁布，让博士们发表意见，各位老先生都没有话说，而贾谊却全都回答上来了，每个人都觉得贾谊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各位博士于是都认为贾谊很有才能，自己不如他。汉文帝非常高兴，破格提拔了贾谊，一年之内就升任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从汉朝建立到汉文帝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天下和谐融洽，正应该改正历法，改换衣服的颜色，制定法律和制度，决定官职的名称，恢复礼乐制度，于是详细地起草了各种事物的仪式、章法，崇尚黄色，尊崇五行学说，创立官职的名称，全部改换了秦朝的旧法。汉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因为谦恭礼让而没有来得及施行。但各项法令的更改和确定，以及诸侯必须到自己的封国上任等事，这些规定都是贾谊制定的。于是汉文帝就主张任命贾谊为公卿。但是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这些人妒忌贾谊，就诽谤贾谊说：“这个雒阳人，年纪轻，刚刚学了点东西，就想着独揽大权，把国家大事弄得乱糟糟。”汉文帝听了这些人的话以后，也就疏远了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就把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適：贬斥，谴责。】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嘉惠：恩惠，指皇帝的任命。】兮，俟sì 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陨：通“殒”，丧命。】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梟【鸱梟：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人认为是恶鸟，常用来比喻小人。】翱翔。闾tà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嚶嚶【嚶嚶：通“默默”，不得志的样子。】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𩇑，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章甫：殷代的一种礼帽。】荐屨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讯：告也，用作辞赋的结束语。】 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沔【沔：深藏。】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蚁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羈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

瞻【瞻：遍看，环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细德：卑劣的品德，指寡德之人。】之险征兮，摇增翮hé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鱣鲸【鱣鲸：大鱼。】兮，固将制于蚊虻。

贾谊辞别了汉文帝，前往长沙，听说长沙地势低洼，空气潮湿，认为自己的寿命肯定不会很长，又因为是被贬到长沙去的，心里不是很高兴。等到他渡过湘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赋来凭吊屈原。这篇赋是这样写的：

我恭奉天子诏命，带罪来到长沙。曾经听说过屈原，他跳进汨罗江自杀了。今天我就托付湘江的流水，让它传达我对屈原先生的哀思。遭遇纷乱无常的社会，才逼得您自杀失去生命。啊，正赶上那不幸的年代。凤凰伏下身子隐藏起来，猫头鹰却在翱翔。没有才能的尊贵显赫，阿谀奉承的人洋洋得意；贤能、圣明的人不能顺遂心意，正直的人反而处于低下的位置。世上的人都说伯夷贪婪，盗跖廉洁；莫邪宝剑迟钝，铅做成的刀反而锋利。真是可叹啊，先生无缘无故地遭受了这种灾祸！抛弃了周朝的历代传承的鼎，却把破瓢当成宝贝，驾着疲惫的老牛和跛驴，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好端端的帽子却用来当鞋垫，必然不能长久；先生您真是受苦啊，竟然遭受这样的灾祸！

尾声：算了，国中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人，我郁闷不快乐，又能跟谁说呢？凤凰高高飞起，到了远方，本来就应该这样隐居起来。仿效隐居在深渊底部的神龙，深深地隐藏自己爱惜自己。消弭自己的光辉隐藏起来，但又怎能跟蚂蚁、水蛭、蚯蚓在一起？最可贵的是圣人的美德啊，他们远离污浊的世界藏匿起来。假如骏马都能被拴住，怎说异于狗、羊！世界乱纷纷的，遭受了这种灾祸，也有先生自己的责任。游遍了全国九州任意选择君主，为什么非要怀念楚都呢？凤凰飞翔到了千仞以上的高空，看到有德

行的人的光辉才会下来栖息；看到危险的征兆，就会拍动翅膀远远地躲开。那楚国只是一个狭小而污浊的小水坑，怎能容纳可以吞掉大船的大鱼！在水中自由游动的大鱼，最终还要被蝼蚁制住。

梁启超：「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鶚【鶚：猫头鹰。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不祥之鸟。】飞入贾生舍，止于坐【坐：通“座”，座位。】隅。楚人命鶚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筮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淹数：指生死的迟速。】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沕穆：精微深远的样子。】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传说胥靡【胥靡：用绳索把罪人系在一起，相随而行服劳役。后代指刑徒。】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纠缠：绳索。纠，两股绞在一起的绳索。纒，三股绞在一起的绳索。】。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jūn【大专：同“大钧”，制造陶器的转轮。自然界造就万物，就如同钧制造陶器，常用大钧比喻大自然。】槃物兮，块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

命兮，恶识其时？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次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的住处，停在他的座位旁边。楚国人把猫头鹰称为“服”。贾谊已经认为自己是因被贬才来到长沙的，而长沙地势低，空气潮湿，因此贾谊认为自己寿命不会长久，很是伤感，就写了一篇赋来安慰自己。这篇赋写道：

丁卯这一年的四月，正是初夏时节，时间是庚子日这一天，太阳斜照，服鸟飞到了我的住处，落在了我的座位旁边，十分清闲自在。奇怪的鸟儿到了我的家里，我暗地里觉得奇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打开书来占卜，简策上写着这样的话。说是“野鸟飞进了住处，主人就要离开”。我想请问服鸟：“我离开以后会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吉兆，就请告诉我；如果是凶兆，也把将要发生的灾难告诉我。我的寿命是长是短，也请你把期限告诉我。”服鸟于是长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拍打着翅膀，因为不能说话，所以只能用我的猜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世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涡流旋转，循环往复。外在的形体和内在的气来回变化，就像蝉蜕壳一样。这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奥，怎能用语言来表达清楚呢！祸倚靠在福的身边，福中也隐藏着祸；忧愁和欢喜聚在一起，吉和凶也同处于一个地方。那吴国是多么强大啊，但夫差却失败亡国；越国在会稽失败，越王句践最后却称霸了。李斯游说秦国取得了成功，最后却遭受了死刑；傅说原本只是一个罪犯，竟然成了武丁王的宰相。祸相对于福来说，跟互相缠绕着的绳子有什么区别呢？命运是很难说明白的，谁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呢？水变成激流力量凶猛，弓箭有了强大的力量就能射得远。万物回旋，动荡转换。云气升腾就会下雨，这是多么纷繁复杂的事情。上天造就了万物，本身又是浩渺无边的。天道高深无法预先做出考虑，凡人是难以预先知道大道理的。死亡的迟早是命运注定的，谁能知道它什么

时候到来呢？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消息：指万物生灭盛衰。】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抃tuán；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土系俗兮，攬如囚拘；至人遗物【遗物：忘却、遗弃外界物累。】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自丧：忘记自我。】；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坻：水中小洲。】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汎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翬薶【翬薶：同“蒂芥”。细小的梗塞物。比喻嫌隙。】兮，何足以疑！

况且天地就像一座巨大的熔炉，大自然就是冶炼工厂；反复运转的阴阳是炉中的火炭，世间的万物都是被等待熔铸的铜。这些事物的聚、散、消、长，哪里有通用的规律；千万种变化，从来都不曾有过终极。偶然才成了人，这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转化成了其他的事物，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有小聪明的人都只知道偏爱自己，轻视外物，重视自己；旷达的人一般都从大局着眼，没有什么不能适应。贪婪的人为了财物而死，有抱负的人为了荣誉不要性命；喜好炫耀的人为权力而死，一般的老百姓就只想着活下去。被名利诱惑的人，被贫贱逼迫的人，整天跑东跑西；只有高尚的人才不会对外物屈服，任凭事物有千万种变化，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样的。有的人被俗世所羁绊，就像坐牢一样；而道德高尚到了极点的人，却能够抛弃世俗，只与大道共同存在。天下的人全都迷惑了，心中充满了喜好、厌恶的感情；而真正看透大道的人对一切都很淡泊，只和大道同归一处。舍弃了智

慧，忘掉了自己的形骸，超脱于事物之外，就好像自己根本不存在一样；在空阔恍惚的世界里，跟大道一起翱翔。坐船顺流而下，遇到小岛就停下来；把自己交给命运来主宰，不把身体看成自己私人的东西。活着就像浮萍一样，死了就像是在休息；心中一团宁静，就像深渊一样安静，顺其自然的态度就像一条没有拴住的小船一样。不因为活着就看重自己的生命，修养空灵的品性，不拘泥于已有的规定；德行达到顶点的人不会受到俗世的牵累，明白自己的命运，不会感到忧虑。细小就像芥蒂一样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心生忧虑和怀疑！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受釐：祭祀后以祭余之肉归致皇帝，以示受福。】，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贾谊就被汉文帝召见。汉文帝坐在宣室里，接受神灵的赐福保佑。汉文帝因为对鬼神之事产生了兴趣，就询问贾谊鬼神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贾谊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了半夜，文帝听得入神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动。听贾谊说完以后，汉文帝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贾谊先生，自己觉得能够超过他，现在看来，我还是不如他啊。”没过

多久，汉文帝就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很受汉文帝的宠爱，而且还喜欢读书，所以汉文帝让贾谊当他的老师。

汉文帝又册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为侯爵。贾谊劝说汉文帝，认为国家灾难的兴起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贾谊多次向汉文帝上疏，说有些诸侯的封地往往是好几个郡连在一起，不符合古代的制度，可以慢慢削减诸侯的封地。汉文帝不听贾谊的劝谏。

过了几年，梁怀王在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死了，没有后代。贾谊伤心自己这个老师没有当好，哭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死了。贾谊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等到汉文帝去世，汉武帝做皇帝的时候，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做了郡守，其中贾嘉最喜欢学习，继承了贾谊的家风，他跟我有过书信往来。到汉昭帝时，职位在九卿的行列。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爽然：茫然。】自失矣。

太史公说：我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这些诗歌以后，对屈原的感情和心志都非常同情。后来我来到长沙，看到屈原沉江自杀的地方，常常为他流泪，在想象中见到他本人的模样。等到看到贾谊凭吊屈原的那篇赋，又觉得奇怪，屈原凭借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会不接受他呢，可他偏偏沉江自杀了。等到读了《服鸟赋》以后，把生存和死亡看成一样的，看轻官场中的去或留，又有些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牛运震：「赞语详嫪毐作乱败灭事，以补传所未及，末用一语收转吕子冷曲有神。」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进用：财用。进，通“赈”，指收入的钱财。】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適：通“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即：假使。】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毋几：没有希望。】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靠着低价买进货物，高价卖出去，在家里积累了千金的财富。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死了。到秦昭王四十二年，便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册立为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位非常宠爱的姬妾，册立她为正室夫人，称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生母叫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的礼节不是很周到。

子楚，是秦昭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做人质，他日常所乘坐的车马和花销都不充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的时候，看到子楚以后非常喜欢他，说：“这个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起来，以后卖个高价”。于是就去求见子楚，游说道：“我有能力光大您的门庭。”子楚不以为然地笑着说道：“姑且先把自己家的门庭光大了，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吕不韦说道：“您这就不明白了，我的门庭需要等您的门庭光大以后才能光大。”子楚心里明白吕不韦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把他请进屋里，坐下来进行深入的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年纪大了，安国君得以被册立为太子。我私下里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嫡子为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人。现在您的兄弟有二十多个，您又排在中间，不怎么受宠，长时间在诸侯那里做人质。即使秦王去世，安国君被立为秦王，您也不能指望去跟安国君的长子和整天在安国君面前的诸位公子争太子的位置。”子楚说道：“说得对。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您生活贫困，在赵国做客，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奉献给安国君和结交宾客的财物。我吕不韦虽然也很穷，但愿意拿出千金为您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安国君册立您做嫡子继承人。”子楚于是对吕不韦下跪磕头说道：“如果真像您所谋划的这样，那么我愿意分出秦国的土地与您共享。”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

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繁华：花盛，以喻人在盛年。】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玉符：古代朝廷的一种凭证。】，约以为適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交给子楚，作为他日常生活和结交朋友宾客的费用；然后又用五百金采购了稀有珍贵的玩物，亲自带着这些东西向西去游说秦国。吕不韦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帮忙把所有的礼物献给华阳夫人。借这个机会说子楚既贤能又聪明，结交的诸侯和宾客遍及天下，而且子楚还经常说“我把华阳夫人当作天一样，每日每夜都流着泪想念做太子的父亲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听了非常高兴。吕不韦于是借这个机会让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等到容貌衰老，受到的宠爱也就会慢慢地减少。现在夫人侍奉太子，很受宠爱却没有生养儿子，不如趁此时早点从太子的儿子们中选择一位贤能孝顺的来结交，在太子面前推荐、拥立为嫡子继承人，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来对待他，那么当丈夫还在世的时候您会受到尊重，等到丈夫去世，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您也不会失去依靠，这就是人们说的凭借一句话来获得万世的好处啊。如果不在容貌美丽的时候为自己树立根本，那么在自己容貌衰老、受到的宠爱越来越少的时候，就算想跟太子说句话，还能够得到机会吗？如今子楚十分贤能，他知道自己在安国君的儿子中排行居中，按顺序是不可能被立为继承人的，他的母亲又不受宠爱，自

己想要依附夫人，夫人如果真的能在此时推荐他做继承人，那么夫人终身都可以受到秦国的尊崇了。”华阳夫人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就在太子有空闲的时候，委婉地说起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是个非常贤能的人，跟他来往的人都称赞他。华阳夫人又借机哭着对安国君说道：“我幸运地被您选进了后宫，但不幸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您能够册立子楚为嫡子继承您的王位，好让我在以后有个依托。”安国君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于是跟华阳夫人一起刻下了一枚玉做的符印，约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于是送给子楚丰厚的礼物，又请吕不韦来教导子楚，子楚因此在诸侯之间的名气越来越大。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绝好：特别漂亮。】善舞者与居，知有身【有身：指怀孕在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请之：讨要此人。】。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大期：十二个月。】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吕不韦娶了邯郸城中一位非常美丽又擅长跳舞的女子做姬妾，跟自己住在一起，知道她怀了孕。有一次，子楚在跟吕不韦饮酒的时候，见到了这位姬妾，非常喜欢她，于是就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请求把这个女子送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又一想，自己已经为子楚花去了家里的大量钱财，想要借此钓取奇货，于是就把这位姬妾献给了

子楚。这位姬妾隐瞒了已经怀孕的事情，到了十二个月以后，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政。子楚于是立这位姬妾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齕率领秦军包围了邯郸，情势危急，赵国想杀死子楚来泄愤。子楚跟吕不韦商量，拿出六百斤黄金贿赂看守他们的官吏，终于逃出了赵国，逃到了秦军的军营中，于是回到了秦国。赵王又想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但子楚的夫人是赵国一家很有势力的人家的女儿，得以被藏匿起来，所以母子两个最终得以活下来。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王，华阳夫人被册立为王后，子楚被册立为太子。赵国也把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送回了秦国。

安国君被拥立为秦王只有一年的时间，就去世了，谥号是孝文王。太子子楚继承王位，他就是庄襄王。被庄襄王认为母亲的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而他的生母夏姬也被尊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封号为“文信侯”，庄襄王把河南雒阳的十万户赏赐给吕不韦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曾国藩：「吕不韦列传赞，孔子之所谓闻者，实与吕子不侔。子长读《论语》，别自有说。」

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就死了，太子政被立为秦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还称他为“仲父”。由于秦王年纪很小，太后经常偷偷地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里的仆人有一万人。

在那个时候，魏国有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有春申君黄歇，赵国有平原君赵胜，齐国有孟尝君田文，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且争得很厉害。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在招纳门客这方面却不如这四位公子，因此觉得耻辱，也开始招纳贤士，对待他们非常好，最后食客的数量也达到了三千人。在这个时候，诸侯国都有很多能言善辩的人，像荀卿等人，他们的著作传遍了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自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于是就命名为《吕氏春秋》。把这部书放在咸阳的城门上，又在城门上悬挂了一千金，邀请从各个诸侯国来到秦国游历的士人和宾客，如果能为这部书增加或删减一个字，就奖励他一千金。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大阴：大生殖器。】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嫪毐以其阴关【关：穿。】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啖：吃，喂，引诱。】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腐罪：指应判处腐刑（即宫刑）的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

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致法：予以法律制裁。】。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酖：通“鸩”。毒酒。】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秦始皇一天天长大，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就暗地里寻访到一个阴茎很大名叫嫪毐的人来当自己的门客，时常纵情地欣赏歌舞，命令嫪毐把桐木做的车轮套在自己的阴茎上，使车轮转动行走，并让太后听说这件事，来引诱太后。太后听说以后，果然想暗中得到嫪毐。吕不韦于是把嫪毐进献给太后，假装让人用应当判处腐刑的罪名来控告嫪毐。吕不韦又私下对太后说：“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腐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太后于是暗地里赏赐给施行腐刑的官员厚重的礼物，假装判处嫪毐腐刑，拔掉他的胡须和比较粗重的眉毛，假充宦官，于是得以侍奉太后。太后暗中和嫪毐私通，非常喜欢他。后来怀孕了，太后怕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谎称自己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个地方躲避灾难，迁居到雍地的宫殿里居住。嫪毐经常跟在太后身边，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所有的事情都由嫪毐来决定。嫪毐家里的仆人有几千人，从各地来到秦国谋求官职来当嫪毐门客的有一千多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的王后是华阳太后，已经跟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安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安葬在杜原之东，说是“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一百年以后，我的陵墓旁边，就会出现一座一万户规模的城邑”。

秦始皇九年（前238年），有人向秦始皇告发嫪毐实际上并不是宦官，经常和太后私通淫乱，生下了两个儿子，还把这两个孩子藏了起来。嫪毐还跟太后商量说“大王如果死了，就让我们的儿子继承王位”。于是秦王派官员调查这件事，弄清了事情全部的真相，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秦王下令杀了嫪毐的三族，又杀死了太后跟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然后就让太后迁往雍地。所有嫪毐家的门客全都被抄没家产，然后发配到蜀地。秦王想把相国吕不韦也杀掉，因为他侍奉先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再加上宾客和说客为吕不韦说话的人有很多，秦王不忍心用法律制裁他。

秦王十年（前237年）十月，罢免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等到齐人茅焦游说秦王之后，秦王就把太后从雍地的宫殿中接回了咸阳，但是让文信侯前往位于黄河以南的封地。

过了一年多，各个诸侯国的宾客和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请文信侯到各自的国家去做官。秦王害怕吕不韦会发动叛乱，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把你封在黄河以南，食邑十万户。您和秦王有什么亲情？被秦王称为‘仲父’。您还是跟家人迁徙到蜀地去吧！”吕不韦觉得自己正在被步步逼迫，害怕被秦王杀害，就喝毒酒自杀了。秦王怨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经死了，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来了。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太后死了，谥号为“帝太后”，跟庄襄王合葬在了茝阳。

太史公曰：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太史公说：吕不韦和嫪毐地位尊贵，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有人告发嫪毐，嫪毐听说了。秦王向身边的人打听情况，事情并没有暴露。秦王到雍地祭天，嫪毐害怕灾祸发生，就跟同党谋划，盗用太后的玺印调拨军队，在蕲年宫发动了叛乱。秦王派出官兵攻打嫪毐，嫪毐失败逃走，秦王的军队追到好畤，砍下了嫪毐的脑袋，于是把嫪毐全族都杀死了。吕不韦也因此被罢黜。孔子所说的骗取好名声的小人，指的就是吕不韦吧？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颜色：脸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倍：同“背”，违背。】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曹沫，是鲁国人，凭勇敢和气力侍奉鲁庄公。鲁庄公偏爱有力气的人。曹沫出任鲁国大将的时候，与齐国交战，多次被打败。鲁庄公很害怕，就献出遂邑，以此来向齐国求和。但仍继续任命曹沫担任大将。

齐桓公答应与鲁国在柯地见面并订下盟约。齐桓公与鲁庄公在盟坛上签订盟约以后，曹沫手拿匕首挟持了齐桓公，桓公身边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桓公问：“你想要干什么？”曹沫回答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齐国以大国的身份侵略鲁国，这样也太过分了！如今鲁国的城墙倒塌的话，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大王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于是，齐桓公答应将侵占的鲁国土地全部归还。话说完以后，曹沫便将匕首扔掉，走下盟坛，回到面向北边属于群臣的位置上，面不改色，谈吐从容如常。齐桓公很生气，想要背弃齐鲁两国的盟约。管仲

说：“不可以那样做。那些贪些小利小惠、只想让自己快乐的人，会在诸侯面前失去信用，这样一来就会失去天下人的援助，不如将土地归还给鲁国吧。”于是，齐桓公就划出所侵占的鲁国的土地，曹沫多次战败失去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了鲁国。



说专诸伍员吹箫，选自《中国古版画》。

又过了一百六十七年，吴国有专诸的事迹。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

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嗣：正妻所生的长子。適，同“嫡”。】，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濠qián；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鯁gěng之臣【骨鯁之臣：正直敢言的忠臣。鯁，通“鲠”。】，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专诸，是吴国的堂邑人。伍子胥从楚国流亡到吴国时，知道专诸的本领很大。伍子胥见到吴王僚后，用讨伐楚国的利益来说说他。吴国的公子光说：“那个伍员，他的父亲兄长，全部都死在楚国，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想要为自己报私仇罢了，并非真正为吴国的利益着想。”吴王就放弃攻伐楚国的打算。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要杀死吴王僚，便说：“那个公子光有在国内夺取王位的意图，目前还不能拿对外用兵的事情去说服他。”伍子胥就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公子光的父亲就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名字叫馀祭，二弟名字叫夷昧，三弟名字叫季子札。诸樊了解三弟季子札贤德而有能力，就没有立太子，而是将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要最后将吴国交给季子札。诸樊去世以后，将王位传给馀祭。馀祭去世后，将王位传给夷昧。夷昧去世后，本来应该将王位传给季子札；季子札却逃跑不肯接受王位，于是吴国人拥立了夷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公子光说：“假如是按照兄弟的顺序传递王位，季子应该即位；如果一定是要以儿子的顺序即位，那么我公子光才是真正的嫡子继承人，我应该继承王位。”因此公子光曾经私下供养谋臣，以便靠他们的帮助取得王位。

公子光得到专诸后，像对待客人一样地款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去世。这年春天，吴王僚趁楚国有丧事的机会，派遣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馀和公子属庸带领军队包围楚国的濠地；又派遣延陵季子前往晋国，以便观察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发兵将吴国将领盖馀、属庸的退路切断，吴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回国。这个时候，公子光对专诸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可以丢失，如果现在不争取的话，又怎么会有所成就呢！何况我是真正的继承人，理应即位。即使季子回来，也不会废掉我。”专诸说：“吴王僚可以杀死。母亲年纪老迈，孩子尚在襁褓，两个弟弟现在又带兵攻伐楚国，被楚军断绝了退路。如今吴国外被楚国所困，朝廷里又没有忠诚的大臣，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了。”公子光给专诸叩头说：“我公子光的命就是您的命。”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陞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亲戚：亲信，亲近者。】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铍：长矛。一说两刃刀。】。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擘：剖，撕开。】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四月丙子日这天，公子光事先将全副武装的士兵埋伏在地下室，并准备好酒席邀请吴王僚前来赴宴。吴王僚派遣他的士兵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宫廷一直排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吴王僚的亲信。这些人夹道站立，手里都拿着长矛。酒宴喝得正尽兴的时候，公子光借口脚痛，来到地下室，让专诸将匕首放在烤熟的鱼腹中，将烤鱼端上去。专诸端着烤鱼来到吴王僚面前，剖开鱼腹，拿出匕首立即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被刺死。吴王僚身边的武士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的人陷入纷扰混乱之中。公子光出动他事先埋伏好的士

兵，攻击吴王僚的人，将他们全部消灭，公子光就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将专诸的儿子封为上卿。

这件事之后又过了七十多年，晋国有豫让的事情。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涂厕：修整厕所。涂，以泥抹墙。】，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厉：同“疔”，恶疮。古又同“癰”，麻风病。】，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残身苦形：摧残身体，丑化形貌。】，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豫让，是晋国人，他以前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但一直没有什么名声。离开中行氏后，前去侍奉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宠幸他。等到智伯出兵讨伐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和韩、魏联合，一起消灭了智伯；智伯被灭以后，他们将智伯的土地分成三份瓜分了。赵襄子十分痛恨智伯，将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把它作为饮酒的器皿。豫让逃亡到山中，感叹说：“唉！士人甘愿为了解自己的人献出生命，

女子甘愿为喜爱自己的人修饰容颜。如今智伯了解我，我一定要拼死为他报仇，以此来报答智伯，就算死了，灵魂也不会感到羞愧了。”于是豫让改名换姓，伪装成犯罪受刑的人，潜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随身带着匕首，想要刺杀襄子。赵襄子上厕所的时候，心中一惊，就让随从捉住并审问那个粉刷厕所的人，才知道是豫让，身上还藏着短剑，并说：“我要为智伯报仇！”赵襄子的侍从都想要杀死豫让。襄子却说：“这是个有义气的人，我以后谨慎些避开他就行了。何况智伯已经死了，他没有后代，他的家臣想要替他报仇，是天下难得的贤人。”最后释放了他，让他离开。

没过多久，豫让再次全身涂满油漆，让身体溃烂，长满了恶疮，又吞下火炭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沙哑，使自己的样貌不可辨认，在街上讨饭。他的妻子也不能认出他。路上见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认出他，说：“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正是我。”他的朋友流着泪说道：“凭借你的才华，如果能委身前去侍奉赵襄子的话，赵襄子一定会非常宠信您的。等到他宠信您之后，您再去干您想干的事，不就容易了吗？为什么要摧残自己的身体，丑化自己的样貌，想要用这样的办法达到向赵襄子报仇的目的，不也很困难吗！”豫让说：“既然已经侍奉了别人，又想杀死他，这就是心怀不忠之心来服侍他的君主啊。我现在这么做非常艰难！但是我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就是要让天下以后那些作为臣子却心怀二意去侍奉自己君主的人感到惭愧。”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土遇我，我故国土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

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伏诛：接受死罪。】，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敢布腹心：敢于说出心里话。】！”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余年而辄有聂政之事。

豫让走后没过多久，赵襄子正好外出，豫让便埋伏在赵襄子必定经过的一座桥的下面。赵襄子刚到桥上，马就受惊了，赵襄子说：“这一定是豫让。”派人一查问，真的是豫让。赵襄子于是列举罪过责备豫让说：“你不也曾经服侍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将他们全部消灭了，但是你却没有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成智伯的臣子。如今智伯也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偏偏要如此卖力地为智伯报仇呢？”豫让说：“我服侍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对待我都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因此我作为报答也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他们。至于智伯，他对待我如同对待国士一样，因此我也应该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赵襄子感慨叹息，流着眼泪说：“唉！豫先生，您为智伯尽忠到这个地步，名声已经很大了，而我对您宽赦到这个程度，也已经足够了。您还是自己想个办法活命吧，我不会再放过你了！”说完，便命令卫士将豫让围住。豫让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会掩盖别人的美德，而忠诚的臣子有为美名而死的道义。上次的事情您已赦免了我，天下没有人不称赞您的贤德。今天的事情，我本应伏法受诛，但是我恳求能够得到您的衣服来击打它，以此来表达我替智伯报仇的心意，这样一来，我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这自然不敢指望您答应，但我敢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当时襄子非常赞赏豫让的义气，便命令使者将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拔出剑来三次跳起来击刺它，说：“我可以到九泉之下去报答智伯了！”于是伏剑自刎了。豫让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得知这个消息，都为他痛哭流泪。

从这以后又过了四十多年，轵邑有聂政的事迹。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数反：多次往返。反，同“返”。】，然后具酒自畅【畅：敬酒。】 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甘毳：甜脆的食物。毳，通“脆”。】 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大人：对他人父母的敬称。】 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聂政，是轵县深井里人。他因为杀人躲避仇家追杀，跟母亲、姐姐逃到齐国，以屠宰为职业。

很久之后，濮阳人严仲子侍奉韩哀侯，因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了矛盾。严仲子担心侠累杀死自己，便逃离了韩国，周游各国，寻求可以替他向侠累报仇的人。到了齐国以后，齐国有人对他说聂政是一个勇士，他为了逃避仇人的追杀，才躲藏在屠夫中间。严仲子到聂家来求见聂政，来回往返几次，之后又准备了酒食，亲自送到聂政母亲面前。酒酣耳热之际，严仲子又拿出一百镒黄金，上前为聂政的母亲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奇怪，便再三向严仲子辞谢。严仲子坚持要送，聂政辞谢说：“我很庆幸我的老母尚在，我们尽管家境贫穷，但是客居在这里，以屠狗为职业，早晚也能够得到些美食，来奉养母亲。现在我有足够的能力供养母亲，所以不敢接受仲子的赐予。”严仲子令旁人退下，趁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因而遍游众多的诸

侯国；然而来到齐国之后，私下听说您是个义气非常高的人，所以进献百金，以此作为您母亲买粗粮的费用，并以此来讨得朋友的欢心，怎么还敢有别的请求呢？”聂政说：“我之所以降低自己的志向，委屈自己，在市井里做一个普通的屠夫，只是想能够通过这种方法来奉养母亲。老母尚在人世，我聂政是不敢用自己的性命来答应为他人献身的。”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不过，最后严仲子还是尽完宾主之仪才离开。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除服：丧服期满。】，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yá 眦zì【睚眦：发怒时瞪眼睛。借指很小的仇恨。】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皮面决眼：割毁面皮，挖掉眼珠。】，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购问：悬赏询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很久之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安葬完母亲，脱掉丧服，说

道：“唉！我只是一个市井上的普通百姓，手拿着刀来屠宰牲畜罢了；而严仲子身为诸侯国的卿相，竟然不远千里，降低自己的身份屈驾前来与我结交。而我用来对待他的情义，实在是太浅薄了，我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大功，可是严仲子却给我的母亲奉上百金作为寿礼，我尽管没有接受，但是这足以说明他十分清楚我的为人。像他这样一个贤明圣德的人，因为自己心中的仇恨，而亲近信任我这样一个家境贫寒居住在偏僻之地的人，我怎么能独自心安理得地默不作声，将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呢！何况他之前邀请我，我只是因为老母健在的原因才辞谢；如今母亲已经寿终正寝了，我应当为了解自己的人去效力了。”于是，聂政向西出发来到濮阳，见到严仲子说：“从前我没有答应仲子先生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健在；如今老母不幸已经过世，仲子想要向谁寻仇？就请允许我替您处理这件事情吧。”于是严仲子将事情详细地告诉聂政说：“我的仇人是韩国的宰相侠累，侠累还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势力强大，人数众多，他居住的地方守卫非常严密。我想派人前去刺杀他，始终没有成功。现在承蒙您不嫌弃，请允许我增派些车马壮士充当您的助手。”聂政说：“韩国和卫国，两国相距并不远。现在要杀韩国的国相，而这位国相又是国君的亲戚，这种情况下，不可以派那么多人。因为人一旦多了，不可能不出现什么岔子，一旦出了岔子，就会泄露消息，一旦泄露了消息，那么韩国全国上下都会与仲子你为敌，这岂不是十分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了车马人众，向严仲子辞别后独自出发了。

聂政带着宝剑来到韩国，韩国的宰相侠累刚好坐在堂上，侠累身边手里拿着兵器守卫的人非常多。聂政直接冲到堂上，飞上台阶刺杀了侠累。左右的人方寸大乱，大声叫喊着，杀死了数十人，然后聂政自毁容貌，挖出双眼，又自己剖腹，腹中的肠子都流了出来，就这样死掉了。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在集市上公开，悬赏询问，没有人认识他是谁家的子弟。于是韩王悬赏征求认识刺客的人，有能够说出刺杀宰相

侠累的人，赏赐千金。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於邑：同“呜咽”，低声哭泣。】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轹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绝从：同“绝踪”，断绝跟踪追查的线索。】。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濡忍：容忍，忍耐。】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的宰相，不知道凶手是谁，韩国人不知道凶手的姓名，所以将凶手的尸首暴露在集市上并且悬赏千金认人，就哭着说：“这难道是我的弟弟吗？唉，严仲子了解我的弟弟！”她随即起身，来到韩国，直接来到集市上辨认尸体，死去的人竟然真的是聂政，就趴在尸体上，哭得非常悲哀，说道：“这是轹县深井里一个叫作聂政的人。”集市上很多过路人却说：“这个人杀死了我国的宰相，韩王正在悬赏千金寻人辨认呢，夫人难道没听说这件事吗？怎么还敢来认尸呢？”聂荣回答说：“我听说这件事了。然而聂政当初之所以选择承受屈辱，委身于市井商贩之中，是因为老母尚在人世，而且我尚未出嫁。现在母亲已经寿终正寝，而我也已经嫁了丈

夫，严仲子能够在我弟弟困辱的境况中找到他跟他交往，恩泽深厚，他能怎么办呢！勇士本就应该为他的知己死，现在我弟弟因为我仍然在世的原因，又将自己的身体严重摧残，以此来断绝牵累别人的线索。我怎么能因为担心自己遭到杀身之祸，而埋没贤弟的名声呢！”这话让韩国的百姓大受震惊。她大声连呼三声“天哪”，最后因为过度悲伤而死在聂政的旁边。

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这件事，都说：“不只聂政是个能人，连他的姐姐也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子。聂政如果真的知道他的姐姐没有含忍的性格，不畏暴露尸骨的灾难，一定会穿越千里险阻来公布他的姓名，最后姐弟一起死在韩国的集市上的话，聂政也不一定就敢将自己的生命许托给严仲子。严仲子也可以说是懂得分辨人才，从而获得了聂政这样的贤才啊！”

又过了二百二十多年，秦国有荆轲的事迹。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目：瞪眼逼视。】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nǎng 者【曩者：过去。这里指刚才。】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摄：通“慑”，吓唬。】之！”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筑：古代弦乐器，似琴。】者

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荆轲，是卫国人。他的祖先原本是齐国人，后来迁徙到卫国，卫国人称荆轲为庆卿。后来荆轲到了燕国，燕国人称他为荆卿。

荆轲喜欢读书、击剑，曾以剑术游说卫元君，卫元君没有重用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在魏国设置了东郡，将卫元君的旁支亲属迁徙到了野王。

荆轲游历期间经过榆次，跟盖聂讨论剑术，盖聂愤怒地瞪着他。荆轲出去后，有人劝盖聂再将荆轲召回来。盖聂说：“刚刚我跟荆轲讨论剑术的时候，彼此见解有不符合的地方，我瞪了他一眼；尝试去找找看吧，但是他应该离开了，不敢再留在这里了。”盖聂派使者到荆轲寄宿的主人那里去寻找，发现荆轲早已驾车离开榆次了。使者回来报告，盖聂说：“他原本就该离开，我之前用眼睛瞪他，他畏惧了。”

荆轲游历到邯郸，鲁句践和荆轲下棋，因为互相争执棋路，鲁句践发怒，斥责了荆轲，荆轲默默无语，悄悄溜走了，从这以后，荆轲不再跟鲁句践见面。

荆轲到达燕国后，跟燕国一个杀狗的屠夫以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十分投缘。荆轲喜欢饮酒，每天都在燕国的集市上与屠夫和高渐离一起喝酒，喝到兴致高昂以后，高渐离击着筑，荆轲在集市上和着高渐离的节拍唱着歌，彼此都很高兴，很快又相对哭泣，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虽然荆轲与其他酒徒们素有交往，但是荆轲为人却深沉稳重，喜欢读书；他游历各诸侯国，所结交的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到达燕国以后，燕国的隐士田光先生也友好地接待他，知道他并不是

一个普通人。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jū 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擅：拥有，据有。】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骹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见陵：被欺凌。】之怨，欲批其逆鳞【逆鳞：传说中龙颈部的倒鳞，一旦触及，会使龙发怒。】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没过多久，恰好遇到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燕国的太子丹，过去曾经在赵国做人质，而秦王嬴政在赵国出生，他少年时与燕国的太子丹十分要好。等到嬴政即位当上了秦王后，太子丹又到秦国做人质。秦王对燕国的太子丹不友好，因此太子丹十分怨恨而逃回了燕国。回到燕国以后，太子丹四处寻找报复秦王的办法，燕国弱小，力不能及。后来，秦国经常出兵到崤山以东的地区来攻击齐国、楚国和三晋，像蚕吃桑叶一样渐渐将诸侯国的土地吞并，就快轮到燕国了。燕国的君臣都十分担心灾祸来临。太子丹担心这件事，向他的老师鞠武询问。鞠武回答说：“秦国的领土遍布天下，对韩国、魏国、赵国都是一个威胁，北有甘泉、谷口这样坚固险要的关塞，南有泾河、渭河流域肥沃的原野，占据富饶的巴郡、汉中郡，右边有陇、蜀这样的高山险阻，左边有函谷关、崤山这样的天险，国内百姓众多而兵士勇猛，武器装备充足。假如它有向外扩张的意图，那么长城以南、易水以北的地方就都没有办法保全了。您怎么能因为自己被欺侮了就心生怨恨，想要去触碰秦王的逆鳞呢！”太子丹说：“既然如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鞠武回答说：“请允许我进一步考虑这件事。”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购：通“媾”，媾和，讲和。】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惛然：烦乱。惛，糊涂。】，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鹗zhì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过了不长时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他并让他在燕国住了下来。鞠武劝阻太子说：“不能这样做。秦王本来就很暴虐，对燕国也有积怨，已经足够让人胆战心惊了，更何况他听说樊将军被收留在燕国之后呢？这就是‘把肉扔在饿虎经过的路上’啊，灾祸一定无法幸免了！就算是有管仲、晏婴这样的贤臣在，也不能替您想到解决的办法了。恳请太子速速将樊将军送到匈奴去，以此来消除秦国发兵的借口。建议向西结交三晋，向南联合齐国、楚国，向北与匈奴单于讲和，然后才能够想出办法对付秦国。”太子说：“老师的计划，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了，我现在心烦意乱，恐怕连片刻也无法等待了。况且并非单单因为这个缘故，樊将军在天下无处容身的时候投奔到我这来，我始终不能因为强秦的逼迫而抛弃我所同情的朋友，将他遣送到匈奴，应当在我生命完结的时刻。希望老师重新考虑。”鞠武说：“行动危险却想要求得平安，制造祸端却想要谋求福祉，计谋短浅而结怨颇深，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大灾祸，这就是所说的‘积蓄怨恨而资助灾祸’了。将那鸿毛放在一个正在

燃烧着的炉炭上，鸿毛当然很快就烧完了。至于秦国，正如那雕鹗一样凶猛，一旦秦国向燕国发泄仇恨凶暴的威怒，后果还用得着说吗！燕国有一位田光先生，此人深谋远虑，而且勇敢沉着，可以跟他商量对策。”太子说：“希望通过老师与田光先生结识，可以吗？”鞠武说：“遵命。”鞠武便出去与田先生见面，说“太子想要跟先生共商国家大事”。田光说：“我会非常恭敬地向太子领教。”于是就前去拜访太子。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蔽席：拂拭座位让坐。蔽，拂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驎【骐驎：良马。】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弩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俛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行为，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太子上前去迎接田光，倒退着走路为田光引路，接着又跪下来为田光拂去座席上的灰尘。田光坐定以后，左右没人，太子就离开座席，向田光请教道：“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多加留意。”田光说：“我听说骏马正值强壮的时候，一天能奔驰上千里；等到它衰老的时候，就算是一匹劣马也能够跑到它的前面。现在太子听说的只是我强壮时的情况，并不知道如今我的精力已经全部耗尽了。虽然如此，我不敢冒昧地图谋国家大事，我的好朋友荆轲可以听从太子派

遣。”太子说：“希望能够通过先生跟荆轲结交，可以吗？”田光说：“遵命。”接着站起身，快步走了出去。太子送田光到门口，告诫田光说：“我跟先生说的，以及先生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俯身行礼笑着说：“是。”田光弯着腰前去与荆轲见面，说：“我和你私交甚好，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太子听他人说我壮年时候的情况，却不了解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承蒙太子教导我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多加留意’。我私下不敢将自己置身事外，已经跟太子提到你了，希望你能到宫中去拜访太子。”荆轲说：“遵命。”田光说：“我听说，年长的人做事，不能让其他人怀疑自己。今天太子告诉我说‘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这是太子在怀疑我啊。行事引起他人的猜忌，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品节高尚、讲义气的人。”田光想用自杀的方法来激励荆轲，说道：“希望您速速前去拜访太子，告诉太子田光已经死了，表明我不会泄露秘密。”田光就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孤：当时燕王尚在，不该称孤。或记录者失误，或当时诸侯的嫡子也僭称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

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太牢：牛、羊、猪各一头，是古代祭祀的重礼。这里借指贵重的美食。】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于是荆轲去见太子，告诉太子田光已经死了，转述了田光的话。太子丹拜了两拜，跪着前行，痛哭流泪，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之所以告诫田先生不要泄密，是因为想要完成大事的谋划啊。现在田先生用死来向我表明不会泄密，这怎么会是我的本意呢！”荆轲坐定以后，太子起身离开座席向荆轲叩头说：“田先生不知道我是个不成器的人，使我能够来到您的面前，大胆向您陈述，这是上天怜悯燕国，不忍心舍弃我。现在秦王有贪图利益的野心，并且这野心是无法满足的。如果不将全天下的土地吞并，如果不让各国的君王都对他俯首称臣，他的野心是不会得到满足的。现在秦国已经将韩王俘虏，占领了韩国的全部土地。又向南发兵攻打楚国，向北发兵进逼赵国；王翦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到达漳河、邺城，李信的军队从太原、云中两地出兵。假如赵国无法抵挡秦国大军，势必会向秦国俯首称臣，赵国称臣以后，那么祸患自然殃及到燕国了。燕国国小势弱，先后多次被战祸困扰，现在估计就算发动全国的兵力，也没有办法抵挡秦军。各国都臣服于秦国，没有哪个诸侯国敢合纵抗秦。我个人有一个愚昧的办法，认为果真能得到天下间最勇敢的勇士，派遣他出使秦国，用重大的利益诱惑秦王；秦王贪图利益，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果真能够劫持秦王，让他全部归还所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像曹沫挟持齐桓公那样，那就太好了；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就找机会刺杀秦王。秦国的大将现在都在外领兵作战，而国内又发生动乱，这样一来，君臣就会相互猜疑，趁这个机会，诸侯各国就能够联合起来反秦，一定能够打败秦国。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希望，但是不知道将这个重担委托给谁才好，希望荆卿留心这件事。”过了好一会儿，荆轲说：“这是国家大事，我资质愚钝，恐怕无法担此重任。”太子上前叩头，一再请求荆轲不要推辞，这样荆轲才答应了太子丹。于是荆轲被太子丹尊为上卿，让他住在上等的公馆中。太子每天都来到荆轲所住的公馆门

前，给荆轲提供丰盛的美食，不时进献给荆轲奇珍异宝，车马、美女任凭荆轲享用，以此来顺应荆轲的心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戮没：杀戮和没收入官为奴婢。】。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搥：刺。】其匈【匈：同“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过了很久，荆轲始终没有行动的意思。秦国的大将王翦攻破了赵国国都，活捉了赵王，赵国的土地已经完全被秦国占领，王翦又带领军队向北进军，一直来到燕国的南部边界。太子丹十分惊恐，于是请求荆轲说：“秦军早晚都会渡过易水，这样一来就算是我想要长久地侍奉您，难道可以办得到吗！”荆轲说：“就算太子没有说这番话，我也准备去拜见您了。现在去秦国，如果没有什么信物，那是没有办法接近秦王的。那樊将军，秦王用千斤黄金、万户封邑的赏赐来求得他的头。假如我能带着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地督亢的地图，将它们进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我才能有机会报答太子。”太子

说：“樊将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前来投靠我，我不忍心因为一己之私而让这位长者伤心，恳请您重新考虑这件事！”



荆轲明白太子丹不忍心杀死樊将军，于是私下去见樊於期，对他说：“秦国对待将军您，可以说是太狠毒了！您的父母和族人，或者被秦王杀害，或者被收为奴婢。现在我听说秦国又要用千斤黄金和万户封邑的赏赐来寻求将军的人头，您打算怎么办呢？”樊於期仰天长叹，流着眼泪说：“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痛入骨髓，只是想不出有什么报仇的办法！”荆轲说：“今天我有一句话，说出来可以解除燕国的忧患，同时又能为将军报仇雪恨，将军觉得怎么样？”樊於期上前说：“有什么办法呢？”荆轲说：“我希望能够得到将军的头颅，进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进而接见我，我用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拿着匕首刺穿他的胸膛，这样一来，樊将军的仇恨得以洗雪了，燕国被欺凌的耻辱也可以消除了。将军难道没有这个心思

吗？”樊於期袒露一边肩膀，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腕，走到荆轲面前说：“这正是我日思夜想切齿痛心想要做的事情啊，今天终于得到您的指教！”樊於期便自刎了。太子丹听到这个消息，驾着车疾驰前往，伏在樊将军的尸体上痛哭起来，十分悲伤。既然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就把樊於期的头颅装入匣子中密封起来。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忤视：正视，对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治行：准备行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祖：古人出远门时祭祀路神。这里指隆重的饯行仪式。】，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那个时候，太子已经预先在全天下寻求最锋利的匕首，得到了赵国徐夫人的匕首，太子丹花了百金买下它，命令工匠将匕首烧红，浸入毒液，用人试验，只要见一点血丝，人没有不立即死亡的。于是为荆轲准备行装，安排他起程。燕国有个名叫秦舞阳的勇士，他在十三岁的时候曾经杀过人，人们都不敢正面与他对视。太子便任命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荆轲要等待另一个人，同他一道去见秦王；那个人居住的地方离得比较远，还没来，荆轲将他的行装收拾好。过了不久，荆轲仍然没有出发，太子觉得他太迟缓了，怀疑他反悔，于是再次邀请荆轲说：“到时间了，荆卿难道还有其他心思吗？请允许我派遣秦

舞阳先行。”荆轲生气了，斥责太子说：“太子为什么要如此派遣？只顾前往，而不想着完成使命回来，是无能的小子！何况携带一把匕首，进入难以预测的强大的秦国，我之所以仍然逗留在这里，是因为要等我的朋友，同他一起去。现在太子认为我行动太迟缓，那就告辞诀别吧！”荆轲于是出发了。

太子和其他知道这件事的宾客，全部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去为荆轲送行。一直送到易水边上，拜祭了路神以后，荆轲就要上路了，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他的筑声唱歌，唱的是凄凉的“变徵”音调，送行的士人全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荆轲一边向前走一边歌唱道：“风声萧萧啊易水凄凉，壮士一去啊不会再归还！”接着又唱出慷慨悲壮的“羽声”音调，送行的士人全都圆睁怒目，头发全部向上竖起直指帽子。荆轲登上车子离开了，始终都没有回过头。

吴见思：「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铭十分。」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九宾：外交上极其隆重的礼仪。】，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慄。愿大王少假借【假借：通融，宽容。】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

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室：指剑鞘。】。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卒：通“猝”，突然。】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提：投掷。】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擲【擲：同“掷”。投掷。】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荆轲到达秦国后，就拿着价值千金的厚礼，将它们全部进献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于是蒙嘉替荆轲向秦王禀报说：“燕王真的非常畏惧大王的声威，不敢发兵与大王的军队抗衡，希望带领全国上下的人一起成为秦国的臣子，比照其他诸侯国排列其中，向秦国交纳贡物和赋税，就如同秦国下属的郡县一样，只求能够保全先王的宗庙。因为内心的恐惧，不敢亲自前来向秦王陈述，为表诚意，特地砍下樊於期的头，并向秦王进献燕地督亢的地图，全部用匣子封存好，燕王在朝廷上举行了拜送仪式，派使者将情况禀告大王，只等候大王差遣。”秦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穿上上朝时候的礼服，安排了九位司仪迎宾的隆重仪式，在咸阳宫接待燕国使者。荆轲手里捧着盛放着樊於期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手捧着装有燕国地图的匣子，按次序向前走去。走到宫殿前台阶下，秦舞阳突然脸色骤变，十分恐慌，秦国的大臣们感到很奇怪。荆轲回过头来对秦舞阳笑了一下，然后上前谢罪说：“这是北方偏远蛮夷地区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天子，因此感到震惊恐慌。恳请大王能够宽容他一些，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自己的使命。”秦王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所带的地图呈上来。”荆轲拿过

地图呈献给秦王，为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展到尽头后，藏在里面的匕首露了出来。荆轲趁势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起匕首直接刺向秦王。匕首没有刺到秦王身上，秦王大惊，后退跳起，衣袖被荆轲扯断。秦王起身抽剑，因为剑太长，只是一手抓住了剑鞘。当时情况惊慌紧急，剑又被剑鞘套得太紧，没办法立即拔出来。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咸阳宫的柱子跑。大臣们都十分惊愕，突然发生意外事变，都失去常度。按照秦国法令，进入宫殿的大臣不可以携带任何武器；而那些拿着武器的侍卫都排列在殿下，没有皇上的诏令不可以上殿。此刻正是十分紧急的时候，秦王来不及召唤殿下的守卫，所以荆轲才可以在宫殿中追逐秦王。仓皇失措的时候，大家因为没有武器击打荆轲，只好空手上前打他。这个时候，侍从医官夏无且将自己手中所捧的药袋子扔向荆轲。秦王正绕着柱子跑，仓皇失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左右的人就说：“大王，把剑推到背后！”秦王就将剑推到背上，这才拔出剑来击杀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残废了，举起匕首向秦王投去，没有击中秦王，只是击中了铜柱。秦王继续攻击荆轲，荆轲被刺伤八处。荆轲知道被托之事不能成功了，便靠在铜柱上大笑起来，两脚向前岔开像畚箕一样坐在地上大骂道：“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我想要生擒你，一定要让你立下契约将侵占诸侯的土地全部归还，来回报太子。”这时，秦王左右的人一起上前杀死荆轲，秦王不高兴了很长时间。后来评论群臣功过，赏赐群臣和惩办官员都各有差别，并赏赐给夏无且二百镒黄金，秦王说：“夏无且护我心切，才想起拿药袋子投击荆轲。”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血食：享受祭祀。】。”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庸保：伙计。庸，同“佣”。】，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家丈人：主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矐：熏瞎。】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朴：同“扑”，击。】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因此秦王大怒，派遣更多的士兵到赵国去，命令王翦的军队去讨伐燕国。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攻破了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太子丹带领他们全部的精锐部队，向东退守到辽东郡。秦国大将李信在后面紧追燕王，代王赵嘉写了一封信给燕王喜说：“秦军追击燕王追得如此紧急，是因为太子丹的原因。现在大王如果能够杀死太子丹，将他的人头进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撤兵，燕国的社稷才能得以保全，能够继续享受祭祀。”后来，秦将李信追杀太子丹，太子丹藏在衍水中，燕王就派人杀死太子丹，准备将他的首级献给秦王。但是，秦王仍然派兵进攻燕王。五年后，秦国终于灭亡了燕国，活捉了燕王喜。

第二年，秦国吞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始皇下令追捕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他们全部逃亡。高渐离改名换姓，成为一个普通的佣人，躲藏在宋子这个地方做工。过了很长时间，高渐离认为做工太辛苦，每当听见主人家堂上有客人击筑，总是徘徊在堂下不愿离开。

他经常张口就说：“击筑的那个人，有击得好的地方，也有击得不足的地方。”随从将高渐离的话转告给他的主人，说：“那个佣工竟然通晓音乐，私下里对击筑的人品头论足的。”主人立即召高渐离到堂上来表演击筑，表演完后，满堂的宾客都称赞高渐离击得好，赐酒给他喝。高渐离心想，这样长期担惊受怕地东躲西藏，永远没有尽头，于是退下，把自己的筑和好衣服从行李箱中拿了出来，更改仪容后重新上堂。在座的宾客都十分惊讶，起身走下座位与他以礼平等相待，把他当作上宾。客人们请高渐离击筑唱歌，离开的时候没有不是流着眼泪走的。宋子城里的人接连请他做客，这件事让秦始皇知道了。秦始皇召见他，有人认识他，于是说：“他就是高渐离。”秦始皇怜惜他善于击筑，格外开恩，赦免了他的死罪，于是弄瞎了他的双眼。让他给自己击筑，没有一次不说好。秦始皇开始慢慢接近高渐离，高渐离将铅块暗藏在筑里，当他再次进宫靠近秦始皇的时候，突然举起筑击打秦始皇，没有击中。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以后再也不接近诸侯国的人了。

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的事情之后，私下里说：“唉！可惜那荆轲不精通刺剑之术啊！我也太不了解他了。过去我呵叱过他，他就认为我与他不是同道中人了！”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太史公说：世上有关荆轲的传言，其中说到太子丹的命运的时候，有“天上落下粟，马头长出角”这样的话，说得未免太过分了。又说荆轲曾经刺伤了秦王，这些都不是事实。当初，公孙季功、董先生跟夏无且结伴游历，曾经详细地了解了整件事情，他们对我说的就是我记载的这样。从曹沫一直到荆轲这五个人，他们的侠义之举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他们都明确地立下志向，并且始终没有违背自

己的志向，得以流芳百世，难道是虚假的吗！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布衣：指平民百姓。】驰骛wù【驰骛：奔走。】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禽鹿：犹“禽兽”。】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胥人：小人，没有才能的人。】者，去其几【几：同“机”。】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由：通“犹”。如同，好像。】灶上骚【骚：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陈仁锡：「先秦文章当以李斯为第一，太史公作传，载其书五篇，绝工之文也。《李斯传》是秦外纪，凡秦之兴亡与皆具矣。」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年少时，曾经在郡里当过小吏，看见办公处所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吃不干净的东西，每当有人或者狗走近的时候，老鼠多次受惊逃跑。李斯又走进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正在吃囤积在粮仓中的粟米，它们居住在大屋子里，没有受到人或狗的惊扰。看到这种情形，李斯感慨叹息说：“一个人有才还是没有才，同这些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在的环境决定的啊！”

于是李斯跟随荀子学习治理天下的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李斯估计楚王不值得自己侍奉，而六个诸侯国的国势都已经衰弱，没有为它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就想向西进入秦国。在临行之前，李斯向荀子告辞说：“我听说如果得到了机会，就一定不要松懈怠慢，现在拥有万辆车马的诸侯国正在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朝政。现在秦王想要吞并天下，称帝治理天下，这恰好是平民百姓奔走四方、游说之士施展拳脚的大好时机。地位卑贱之人没有想着去求取功名利禄，这类人就好像禽兽看到肉才想去吃，空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只是勉强可以直立行走罢了。因此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身份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在卑贱的地位和贫苦的环境之中，还要愤世嫉俗，厌恶功名利禄，假托自己与世无争，这并不是士子原本的性情。因此我将要西行前去游说秦王。”

李斯到达秦国以后，刚好赶上秦庄襄王去世，于是李斯请求担任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十分欣赏他，于是保举他为郎官。李斯因此得到游说的机会，游说秦王说：“等待机会的人，往往都丢掉了他们的机遇。成就大功业的人，能够抓住可乘之机并能下狠心。从前，秦穆公雄霸天下，但是最后都没有向东进军吞并六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诸侯国还很多，周朝的德望没有衰落殆尽，所以五霸轮流兴起，以周朝为尊。自秦孝公以来，周朝宗室日渐衰微，各

诸侯国之间也是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被六国瓜分，秦国乘胜奴役诸侯，现在算起来总共有六代了。如今诸侯服从秦国的命令，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凭借秦国的强大，秦王的圣明，就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统一天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现在如果懈怠而没有抓紧做这件事情的话，等到其他诸侯国再强大起来，重新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即使有黄帝的贤明，也没有办法吞并它们了。”于是，秦王委任李斯为长史，听从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携带金玉珍宝前去各国进行游说。对各诸侯国里的名士能用礼物进行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如果不能收买，就用利剑将他们杀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离间诸侯国君臣之间的关系，然后秦王就派遣秦国的良将出兵攻打。秦王委任李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间：从事间谍活动。】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缪：同“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yì【施：延续。】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刚好在这个时候，韩国人郑国以修筑灌溉水渠的名义，来到秦国做间谍，不久被发觉。秦国的王公贵族以及大臣们都对秦王说：“从诸侯国前来侍奉秦王的人，大多数只是为了他们的国君而来游说、离

间秦国罢了，请求大王将这些客卿全部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驱逐的客卿之中。于是李斯上书说：

我听说官员们商议要驱逐客卿的事情，我私下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昔日秦穆公寻求贤士，在西戎寻找到由余，在东边楚国的宛地找到了百里奚，在宋地找到了蹇叔，从晋国招揽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虽然都不是在秦国出生的，但是秦穆公仍然重用他们，并且在此期间秦穆公吞并了二十多个国家，这才得以在西戎称霸。秦孝公采纳施行商鞅的新法政策，改变民风民俗，所以百姓才得以殷实兴盛，国家才得以富足强大，百姓们乐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其他国家也愿意真心归顺，这才打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占领了上千里土地，到现在仍然政治安定，国家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谋，占领了三川地区，又向西进军吞并了巴、蜀地区，向北进军攻占了上郡，向南进军占领了汉中，地域囊括九方蛮夷之地，控制了鄢、郢等地，在东面占领了地势险要的成皋地区，割取了肥沃的土壤，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策略，使他们面向西方事奉秦国，这样的功绩一直延续到今天。秦昭王得到范雎这样的良臣，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让公室进一步强大，杜绝了私门权贵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像春蚕食用桑叶一般，慢慢吞并诸侯的土地，最终为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了其他诸侯国客卿的力量。这样看来，客卿哪里有负于秦国呢！假如这四位君主拒绝了其他诸侯国的客卿，不接纳他们，疏远他国的士人而不去重用他们，这样就会让秦国既无富足之实，又无强大之名。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tuó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采：

同“彩”。】。所以饰后宫、充下陈【下陈：指堂下、庭院等存放财物的地方。陈，堂下至门的过道。】、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玼【傅玼：镶着小珠子。傅，通“附”。玼，不圆的珠子，这里泛指珠子。】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bì【搏髀：拍击大腿。髀，大腿。】，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现在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美玉，得到了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腰上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举着翠凤旗，摆着灵鼉鼓。所有这些宝物，没有一样是秦国本土出产的，可是陛下仍然十分喜欢它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倘若一定要是秦国所产然后才使用，那么就不能用夜光之璧来装饰朝廷，不能赏玩犀牛角、象牙制成的器皿，后宫不能有郑国、卫国的美女，马厩中没有像騊駼那样的良马，不该使用江南的金锡，不该用西蜀的丹青当颜料。所有您用来装饰后宫、充当姬妾、令您赏心悦目、怡情悦耳的，如果一定是要出自秦国，然后才使用的话，那么，用宛地珍珠装饰的簪子、镶嵌玼珠的耳环、东阿白绢制成的衣裳、刺绣华美的装饰品，就不会呈现在您的面前，那高雅而又时髦、文静而又漂亮的赵国女子就不会站在您的身边了。而那些敲击着瓦坛瓦罐、弹着秦箏、拍打大腿、通过呜呜叫喊来满足大众欣赏要求的，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像《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这些乐曲，都是其他国家的音乐。现在大王抛弃敲打瓦坛瓦罐转而欣赏《郑》《卫》之声，不去听弹箏转而欣赏《昭》《虞》这样的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贪图眼前的

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需求罢了。可是如今您用人却不是这样，您不管这个人能用不能用，也不问是非曲直，只要这个人不是秦国人就一律辞退，只要是客卿就一律驱逐。如此一来，陛下看重的不过只是美女、音乐、珍珠、宝玉这一类东西，而轻视的则是人才。这不是一个能够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好方法。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黔首：平民百姓。】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我听说土地宽广的地方所产的粮食也多，国家广大就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士兵们就很勇敢。因此泰山不排斥任何泥土，才能够堆积成那样高大的山体；江河不挑剔任何细小的溪流，才能汇聚成如此深广的大海；而成就霸业的人不应该抛弃这么多平民百姓，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伟大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南西北，百姓不分这国那国，一年四季的生活都充裕美好，神鬼赐予福泽，这就是五帝、三王能够天下无敌的原因所在。现在您竟然抛弃了百姓，以此来帮助敌国，排斥宾客而让他们为其他诸侯国建立功

业，让天下有才能的人都向后退而不敢西行，停住脚步而不敢进入秦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盗贼”啊！

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视为宝物的很多；不是出生在秦国的土人，而乐意效忠秦国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您将客卿驱逐出国来资助与您敌对的国家，损害自己的百姓来让仇人更加强大，在内部削弱自己的实力同时又在外与诸侯结下怨恨，想要让国家没有什么危险，是不可能的。

于是，秦王下令废除了驱逐客卿的诏令，重新恢复了李斯的官职，最后采用了他的计谋。李斯也升官到廷尉之职。秦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终于兼并了天下，尊称国王为“皇帝”，委任李斯为丞相。并将各国郡县的城墙全部夷平，销毁各郡县的武器，表示不会再使用兵器。使秦国的土地没有一尺分封给别人，就连皇帝的儿子、兄弟也没有被立为王，更不把建功立业的功臣封为诸侯，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让国家永远没有战乱的祸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支辅：像膀臂一样辅佐。支，通“肢”。】。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绌：通“黜”。贬斥。】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异趣：标新立异。趣，趋向。】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蠲：除，免。】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

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

《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席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一起歌颂始皇的威名功德。齐人淳于越进言劝谏说：“我听说，殷商和周朝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一千多年，全靠分封子弟及有功之臣作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现在陛下虽然得以一统天下，但是您的子弟却都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如果一旦出现了像田常、六卿谋朝篡位的灾祸，朝廷上又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辅佐大臣，靠谁来相救呢？办事不向古代有经验的人学习而长期统治的朝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在陛下面前阿谀奉承，这是在加重您的错误，并不是真正的忠臣。”始皇将这种议论交给李斯处理。李斯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所以决定废弃不用，于是上书说：“古时候天下四分五裂，没有谁能够统一天下，因此各诸侯纷纷起兵，互不相让。通常大家都赞颂古代而否定当代，用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人们都觉得只有自己一派的学问才是最好的，因此想要否定皇帝颁布的法令制度。如今陛下一统天下，分清黑白是非，海内都以皇帝为尊；而诸子百家众多学派却在一起对朝廷颁布的法令制度任意批评，听说朝廷有诏令下达，立即就用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这个诏令，回到家中便心生不满，走出门外则一起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想要通过批评君主的方法来为自己博得名声，认为自己的看法与朝廷的诏令不一样，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本领高，并带领下层群众百姓一起来诽谤。放任这种情况而不加以禁止的话，上面君主的权势会下降，下面也会形成结党营私的帮派。还是禁止为好。我请求陛下恩准将人们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全部著作，都一概清除干净。诏令下达三十天之后，如果还有人不服从诏令，就判处黥刑，做筑城苦役。医药、占卜、种植等书籍可以不在清除之列。如果有想学习法令的人，可以把官吏当成老师。”秦始皇批

准了李斯的建议，没收了《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所有著作，通过这种方法让人民变得愚昧无知，让天下的人没有办法用古代的事情来批评现在的朝廷。秦始皇又开始修明法制，制定律令。他还统一了文字。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第二年，秦始皇又四处巡视，平定了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叛乱，所有这一切，李斯都出了不少力。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驽下：才能低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税驾：停车。借指休息或归宿。】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真太子：正式确立的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辒辌车：可供人卧睡的车子。后用来载丧，成为丧车的代称。】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是秦国公主，女儿们嫁的是秦国的皇族子弟。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的时候，李斯在家中摆下酒宴，有身份的文武百官都前去给李斯祝寿，庭院的门前停放着数以千计的车马。李斯感慨地长叹说：“唉！我曾经听荀卿说过‘做

事情一定不要做得过了头’。想我李斯原本只是一个上蔡的平民，一个街巷里的普通百姓，皇帝不嫌弃我才能低下，才将我提拔到现在这样高的职位。现在所有的臣子当中，没有谁能比我地位更高，可以说是荣华富贵达到了极致。但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开始衰落，我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啊！”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始皇出游巡视会稽山，沿海北上，一直来到琅邪山。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赵高都跟随始皇一同前往。秦始皇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因为先后多次向皇帝直言进谏，被始皇派到上郡去监督军队，蒙恬担任将军。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深受始皇宠爱，要求跟随始皇出游，始皇答应了。其他儿子都没有跟随。

这一年七月，秦始皇巡视到达了沙丘，病得十分厉害，命令赵高给公子扶苏写好诏书说：“将军队交给蒙恬管理，你赶快回到咸阳参加我的葬礼，然后将我安葬好。”书信都已经封印好，但是诏书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始皇就驾崩了。书信和印玺都在赵高手里，只有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以及始皇身边五六个亲近的宦官知道始皇驾崩，其他的臣子都不知道。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出巡视的时候去世，而且又没正式确立太子，因此应该保守秘密。他们将始皇的尸体安放在一辆既保温又通风干爽的车子中，文武百官仍然像往常一样向始皇奏禀国事，皇帝的饮食也与往常一样按时进献，车子里的宦官就假借皇帝之名，在车中批复百官上奏的事情。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谄jiǎn 【谄：浅陋。】，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

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倾危：颠覆，借指被杀。】，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大行：一去不返。借指皇帝死亡。】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干：告求，麻烦。】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赢：背负。】粮跃马，唯恐后时！”

赵高趁机扣下了始皇生前写给公子扶苏的书信，对公子胡亥说：“皇上驾崩了，并没有下诏封诸子为王，只是赐给长子一封书信。长子回到咸阳城后，就立即继位成为皇帝，而你最后连一丁点的封地都捞不到，这能怎么办呢？”胡亥说：“本来就该如此啊。我曾经听说过，圣明的君主最知道臣子，圣明的父亲最知道儿子。父亲在临终之时都没有下令分封诸子，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赵高说：“不是这样的。现在天下的大权，决定谁的生死存亡，一切都在你、我以及丞相李斯手里，希望你能够仔细考虑清楚。更何况驾驭群臣和向他人俯首称臣，统治别人和受制于他人，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胡亥说：“废除兄长而立弟弟，这是不义的行为；不服从父亲的诏令而害怕死亡，这是不孝的行为；我个人才能浅薄、见识浅陋，在别人的帮助下勉强称帝，这是无能的行为：这三件事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全天下的百姓也不服从于我，我自身处在面临倾覆的危险境地，国家也会因此而灭亡。”赵高说：“我听说商汤、周武王杀死他们的君主自己即位成皇帝，全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的行为是仁义之举，这不能说的不忠。卫君杀死自己的父亲，而卫国百姓齐声称赞他的功德，孔子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不能说的不孝。成就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的细节，行大德的人也无需再三谦让，乡里之间有各自适宜的习俗，文武百官立功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因为一些小事的顾虑而忽略了大事，日后一定会生出祸害；关键时刻迟疑不决，以后一定会有所后悔。果断而勇敢地去做事，就连鬼神都要回避这样的人，以后他一定

会取得成功。希望你能够按照我所说的去做！”胡亥长长叹息一声说：“现在皇帝驾崩还没有发丧，丧礼也没有结束，怎么能用这样的事情来干扰丞相呢！”赵高说：“时间紧迫啊，短暂得甚至来不及进行任何谋划！我就像携带着干粮骑着快马赶路一样，生怕耽误了大好时机！”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刀笔之文：指刑法文书。】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法事：有关法律之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讷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等到胡亥认同赵高所说的话，赵高说：“不和丞相商议，恐怕这件事没有办法办成，我希望能够为了你与丞相商议这件事。”于是赵高对丞相李斯说：“始皇驾崩，赐给长子扶苏一道诏书，诏书让他到咸阳参加始皇的丧礼，并且立为继承人。诏书还没有送出去，如今皇

上驾崩，还没人知道这件事。皇帝赐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手中，立谁为太子只在你我的一句话而已。事情应该怎么处理？”李斯说：“你怎么会说这种亡国灭族的话呢！这不是身为人臣所应当谈论的事情！”赵高说：“您自己估量一下，您与蒙恬相比，谁更有能耐？谁的功劳更高？谁更有深谋远虑而从不失误？天下百姓更拥戴谁？谁更与长子扶苏的关系亲密？”李斯说：“这五个方面我的确都比不上蒙恬，但是您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苛求于我呢？”赵高说：“我只是一个宦官的奴仆罢了，有幸得到皇帝的宠幸，因为熟悉狱法文书而进入秦宫，在秦宫处理事务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被秦王罢免官职的丞相功臣仍然有封爵并且能传给下一代的，这些人最后的结局都是被杀。皇帝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这些都是您所知道的事情。长子扶苏为人刚毅而勇武，对人信任而又善于激励士人，他一旦即位成皇帝以后，一定会任命蒙恬为丞相，很明显，最终您也没有办法怀揣着通侯之印玺告老还乡了。我受皇帝的诏令一直教育胡亥，让他学法律已经有数年了，至今没有看见他出现过什么错误。胡亥仁爱慈悲，为人诚实厚道，轻视钱财，尊重士人，心里明辨是非只是不善于言辞，竭尽礼节尊重有贤能的士人，秦始皇的所有儿子，没人能够赶得上他，可以立为继承人。您考虑一下再做决定。”李斯说：“您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职位上去吧！我只是在执行皇帝的遗诏而已，应该顺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需要思考决定的呢？”赵高说：“看起来安全的事情却很可能是危险的，看起来危险的事情又可能是安全的。在面临安危的关键时刻不早下决定，又怎么称得上是圣明之人呢？”李斯说：“我原本只是上蔡街巷里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承蒙皇帝提拔，让我担任丞相之职，又封我为通侯，我的子孙后代都享受到了尊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因此皇帝才将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托付给我。我又怎能辜负他呢！忠臣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苟且偷生，孝子不会因为过度操劳而损害健康，身为人臣，理应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请您不要再说了，以免我也跟着一起犯罪。”



司马贞：「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高曰：“盖闻圣人迁徙【迁徙：迁移。引申为多变。】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水摇动：指春天冰雪消融。】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赵高说：“我听说圣人四处迁徙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只是顺应时势的变化，顺从时代的发展，看到一点苗头就能预知到事情的根本所在，看到动向就能预知归宿。况且事物本来就是这样，哪里有一成不变的章法呢！现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全都掌握在胡亥手里，我能懂得他的志向。更何况外部制约内部就是逆乱，下属制服君主就是叛逆。因此秋霜一降，花草都会随之凋零，冰消雪化万物开始更新发芽，这是固定的自然法则。您为什么如此迟钝呢？”李斯说：“我听说晋朝更换太子，三代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王位，最后哥哥被杀死；商纣杀死自己的亲戚，又不听从臣子的劝谏，最终都城被夷为废墟，连宗庙社稷都陷于危机：这三件事都违背了上天的本意，因此才会最终落得连宗庙都没人祭祀的下场。我尚且还是人啊，怎么会参与这些阴谋呢！”赵高说：“上下齐心协力，基业就能够万世长久；内外配合一致，就不会产生什么差错。您如果听从我的计谋，就能够长保

封侯，并且世代相传，一定像仙人王子乔、赤松子那样长寿，像孔子、墨子那样有智慧。现在您舍弃这个机会，不听从我的计谋，就一定会殃及子孙，足以令人感到心寒。善于为人处世的人能够将灾难转化为福祉，您会怎么做呢？”于是李斯仰天长叹，挥泪感慨地说：“啊！偏偏让我遭逢这乱世，既然已经没有办法以死尽忠了，我将把自己的命运托付到何处呢！”于是李斯听从了赵高的计谋。赵高便回报胡亥说：“我是奉太子您伟大的命令前去告诉丞相李斯的，丞相李斯又怎么敢不服从呢！”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裨将：副将，偏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属：交给，委托。】吏，系于阳周。

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侍中：指在宫中服侍皇帝。】用事。

于是他们就共同商议，假称接受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还制造了一份假诏书偷换了赐给长子扶苏，说：“我巡视天下，向各地名山的神灵祈祷祭祀要求得长寿。现在扶苏和蒙恬将军带领数十万军队驻守在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仅没有向前进

军，而且死伤损耗了很多士兵，没有立下一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只是因为不能解职回京担任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儿子却不孝顺，所以赐剑自杀！将军蒙恬与公子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公子扶苏的错误，也应该知道他的阴谋。作为人臣而没有向君主尽忠，赐命自杀，把军队的大权交给副将王离。”然后用皇帝的印玺将诏书封好，让胡亥的门客奉诏前往上郡赐给扶苏。

使者到达上郡以后，打开诏书，扶苏立即痛哭起来，走到内室想要自杀。将军蒙恬上前阻止公子扶苏说：“皇帝在外居住，没有立下太子，派遣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在边疆地区守卫，派遣公子您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是过来了一名使者，您就立即自杀，怎么能知道其中有没有人弄虚作假呢？臣恳请您再向皇帝请示一下，等到有了回答之后再自杀也不晚。”使者接二连三地催促。扶苏为人仁慈，对蒙恬说：“父亲要儿子死，儿子还需要请示什么！”扶苏立即自杀而死。蒙恬不肯自杀，使者便将蒙恬交给法吏，将他关押在阳周。

使者归来向胡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到达咸阳以后，发布秦始皇的丧事，太子胡亥即位成为二世皇帝。二世皇帝任命赵高为郎中令，赵经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执政大权。

二世燕居【燕居：闲居。燕，通“宴”。】，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驥过决隙【决隙：缝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斧钺：斩刑所用的兵器，借指刑罚、杀戮。】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快快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

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盖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鞠治：审判，推问。鞠，通“鞫”，审讯。】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砧【砧：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秦二世在宫中闲来无事，就将赵高叫来与他商议，对赵高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驰骋的骏马从缝隙前连续飞过一样短暂。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了，想要竭尽全力满足自己耳目方面的全部欲望，尽我所能享受所有能够想到的乐趣，让国家安宁，百姓欢愉，长久坐拥江山，以享天年，你认为这样的想法行得通吗？”赵高说：“这对圣明的君主来说是可以做到的，而对于昏庸淫乱的君主来说应该是禁忌的。请允许我说一句话，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请陛下稍加留意一点。沙丘的密谋策划，各位王公大臣都有所怀疑，而这些公子全部都是您的兄长，这些大臣全部都是先帝任命的。如今陛下刚刚即位，这些人心中都很怨恨不服，恐怕他们发动变故。何况蒙恬已经死了，蒙毅仍然在外面手握重兵，我之所以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担心继续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陛下您怎么能只顾着在这里享乐呢？”秦二世说：“这可如何是好？”赵高说：“采用严酷的法律和苛刻的刑罚手段，将犯法的有罪之人和受到牵连的人全部杀头，直至诛灭他们的宗族，消灭当朝的大臣，疏远您的兄弟；让原本贫穷的人变得富裕起来，让原本身份卑微的人变得高贵起来。将先帝的旧臣全部铲除，重新任用您信任的人，并且亲近他们。这样一来，这些人就会在心底对您感恩戴德，从根本上杜绝了祸害和奸佞之事的发生，群臣都蒙受您的恩泽，他们承受着陛下的厚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没有比这更好的计谋了。”二世觉得赵高的话是正确的，就重新更改修订法律。因此群臣和王孙贵族们有罪，就交付给赵高处

理，让他去审讯法办。二世又杀死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二名公子在咸阳街头被斩首示众，十个公主也在杜县被处以车裂的酷刑，没收的财物全部归皇帝所有，一同株连治罪的人不计其数。

李贽：「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御府：官署名，掌管皇帝衣服。】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畔：通“叛”，反叛。】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断，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粢粝：粗劣的食物。】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匭guǐ【土匭：陶土制的食器。】，啜土铏【土铏：陶土制的罐钵。】，虽监门之养不穀què【穀：简陋。】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渟水：积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胈：大腿上的白肉。】，胫无毛，手足胼pián胝zhī【胼胝：手掌和脚掌上的老茧。】，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

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公子高想要出奔逃命，又担心被满门抄斩，于是上书说：“先帝在位的时候，我进宫就会赏赐给我吃的东西，我出宫就乘坐车辆。就连皇帝内府中的衣服，先帝也会赏赐给我；宫中马厩里的宝马，先帝也会赏赐给我。我原本应该追随先帝一起去死但是却没有做到，这是我这个身为人子的不孝之处，身为人臣的不忠之处。像我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请允许我追随先帝一同死去，希望能将我埋在骊山脚下。只求皇上能够可怜我答应我。”这封书信上奏以后，胡亥十分高兴，叫来赵高并将这封书信交给他看，说：“这可以说是万分危急了吧？”赵高说：“大臣们整天担心被杀还来不及，怎么还会图谋造反呢！”胡亥答应了公子高的请求，并且赏赐给他十万钱的安葬费。

秦国的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群臣人人自危，想发动叛乱的人很多。二世皇帝又兴建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征收的赋税越来越重，戍边兵役更是没完没了。于是从楚地征集前来戍边的士兵陈胜、吴广等人一起叛变，他们在崤山以东起兵，英雄豪杰蜂拥而起，陈胜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一路攻打直到鸿门才退去。李斯曾多次想找机会进言，但二世不接受李斯的进言。反而责备李斯说：“我个人有一个建议，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庙堂高不过三尺，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就直接使用，用茅草做屋顶而不加修剪，就算是旅店的住宿条件也不会比这更加艰苦。冬天要穿鹿皮制成的棉袄，夏天则穿麻布粗衣，吃粗米做的饭，喝野菜汤，用土罐盛饭吃，用土钵盛水喝，就算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加清寒。夏禹凿开龙门，疏通大夏水道，又疏通了很多条河流，曲折地建起多道堤防，疏通淤积的水道将它们引入大海，大腿上都没了白肉，小腿上都没了汗毛，手掌和脚底都布满了老茧，面孔漆黑，最后还累死在

外，葬在会稽山上，就算是一个奴隶，所受的辛苦也不会比这更加厉害’。既然这样，那么那些统治天下无尚尊贵的人，难道就是想要劳心劳力，居住在像旅店一样的房屋之中，吃着与看门人相同的食物，干那些奴隶才干的劳动吗？这些事情都是那些才能低下的人努力去完成的，并不是贤明的人需要从事的。那些有才能的人在统治天下的时候，只是专门将全天下的一切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这正是人们将一统天下看得无比尊贵的原因所在。人们所说的贤能之人，一定能够让天下安定、治理万民，现在他们自己都捞不到任何好处，又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天下呢！因此我才想要随心所欲，想要永远享有天下而没有任何祸害，这该怎么办呢？”

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覆案：查讯，核实。】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徇：同“殉”。为某种目的而牺牲。】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畜：统治，占有。】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缪：通“谬”。错误。】矣。谓之为“桎梏”，不

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群起造反的吴广等人向西进军，攻占领土，肆意妄行，李由没有办法阻挡他们。章邯击败了吴广等人的军队并将他们驱逐出了三川地区，然后派使者轮番去三川调查，并且谴责李斯身居三公之位，怎么会让盗贼猖狂到这样的地步。李斯非常害怕，又将自己的爵位和俸禄看得十分重要，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迎合秦二世的心意，想要求得宽容，于是上书回答说：

贤明的君主，一定是全面掌握治国之道并向下行使督责之术的君主。如果对下严加苛责，那么臣子们就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报答君主。这是由臣子和君主的职分不同所决定的，君臣名分一旦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就明确了，那么全天下不论是有才能的人还是没有才能的人，都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所以君主才能够专制天下而不受到任何力量的约束。能够尽情享受极致的乐趣，圣明的君主，又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

因此申不害所说的“拥有天下如果不懂得纵情享乐，叫作把天下当成自己的枷锁”这句话没有其他意思，不监督指责臣子，反倒自己辛辛苦苦，亲自为天下百姓劳心劳力，如同尧和禹那样，这就是所说的“桎梏”。不能修得申不害、韩非子那样高明的法术，行使督责的方法，一心想着用全天下的方法来让自己感到舒服快乐，只是白白地劳心劳力，为了百姓而献出自己，这种人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他人为自己献身，是因为自己尊贵而他人卑微；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是自己卑贱而他人尊贵。因此献身别人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人们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厌恶无能的人，是因为无能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这些为天下人献身的人，是因为承袭了世俗的评价而对他们予以尊重，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本意了，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说

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不也是很恰当吗？这就是没有进行督责的过错啊。

苏轼：「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王夫之：「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亦何以异于孤秦。」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格虏：强悍的奴隶。】”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寻常：古以八尺为寻，十六尺为常，比喻较短的长度。】，庸人不释，铍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羊：母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因此韩非子说“仁慈的母亲大多会教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家庭中没有凶暴的奴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严加惩罚必然会取得的结果。因此商鞅制定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扔垃圾的人就要判刑。将垃圾仍在道路上本是一个轻罪，而对其施加刑罚，则是重罚。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如此严厉苛刻地督责小的罪行。小的罪行尚且需要严厉督责，更何况重罪呢？因此百姓没有

人敢触犯法律。所以韩非子又说“很少的几尺绸布，普通人见到会顺手拿走，上百镒黄金，像盗跖一样的大盗也不会夺取”，并不是因为普通人贪婪之心严重，也不是那几尺绸布有极高的价值，而盗跖淡泊利欲；更不是因为盗跖品行高尚，不将百镒黄金的重利看在眼里。而是因为一旦夺取，就一定会受到刑罚，因此连盗跖也不敢夺取那百镒黄金；若不坚决施行刑罚，那么普通人就不会放弃那几尺绸布。所以城墙虽然只有五丈高，楼季却不敢轻易前来进犯；泰山虽然高达百仞，那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泰山上面放牧。难道是那楼季将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如此艰难，而那跛脚的牧羊人将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轻而易举吗？原因就在于二者陡峭和平缓的形势大有不同。贤明的君主能够久居尊位，长期执掌大权，独自享受全天下利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统治办法，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独揽大权并洞悉督责下属，有错一定重罚，因此天下没有人敢违犯。现在不追求防止犯罪的方法，反而效仿慈母养成败家儿子的方法，这也太不了解前代圣贤的言论了。不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了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做什么事情呢？这不是太令人感到悲哀了吗！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流漫：放肆无忌。】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淫康之虞：指纵情享受的娱乐。虞，通“娱”，娱乐。】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桀然【桀然：卓然独立的样子。】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术修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

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更何况那些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担任官职，那么荒诞放肆的乐趣就会停止；有进谏规劝讲述大道理的臣子在皇帝身边干预，那么放荡散漫的念头就要有所收敛；烈士以死明志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那么淫逸安乐的欢娱就要废弃。因此圣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人，而独自掌握统治大权以便操纵驾驭臣子，让他们言听计从，修正严明的法律制度，因此才能使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大凡贤明的君主，都能够扭转世风、改变民俗，废弃那些他所厌恶的，建立一些他所喜欢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能享有尊贵的权势，在他死后能追封贤明的谥号。正因为如此，圣明的君主才能够独揽大权，不让权力落入臣子手中。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路，堵住众人的游说之口，制止烈士以死殉节的行为，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凭借自己内心的判断去做决断，这样在外就不会被那些仁义节烈的人的行为压抑，在内也不会被进谏的争论所迷惑。君主从而能够独来独往，做事情随心所欲而没有人敢反抗。如果真的做到如此，才能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子的统治方法，修行了商鞅的法制。法制修明、权术彰明而天下骚乱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说“帝王的统治术简约而且容易掌握”。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实行它。只有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督察考核，这样一来，臣子没有奸邪之心才能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君主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继续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后君主的欲望才

能得到满足，君主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国家富强了以后君主才能够享受到更多。因此严格的监督考察方法一旦确定下来，君主的任何欲望就都能够满足了。群臣百姓连补救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呢？如果能像这样，就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之术，也可以说掌握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就算申不害、韩非子复生，也不能超过陛下了。

凌约言：「李斯不从赵高之议，始议甚正大。使终能执正，高亦奈之何哉？按李斯诈立胡亥，阴弑扶苏，虽由赵高之奸，实其私心所旨也。盖焚书坑儒，斯议也；扶苏谏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为师，斯议也；胡亥傅之以高，学习法事数年，斯必深欲之：则斯心欲立胡亥，不欲立扶苏，明矣。彼其初特饰说以欺高与天下耳，至扶苏死而斯亦大喜，真情逼露矣。」

这封答书上奏后，二世十分高兴。于是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督考察制度，向百姓征收赋税多的官吏就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能够说是善于督责了。”路上走路的行人，有一半的受过刑罚，集市上每天都堆满了尸体。杀人多的官吏越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实行督责了。”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富于春秋：年纪还轻。春秋，代指年龄。】，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揆：参详，谋议。】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

【繇：通“徭”。徭役，这里指服徭役的民工。】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燕乐：在寝室安居。】，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固：鄙陋。】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傍县：旁县，邻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审：真实情况。】，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当初，赵高担任郎中令的时候，杀死的人以及为报私仇而陷害的人极其多，赵高生怕大臣们会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在二世面前揭露他的罪行，于是劝说二世道：“天子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就在于大臣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见不到他的面容，因此皇帝才自称为‘朕’。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明白，现在坐在朝廷上听大臣奏事，如果惩罚或者奖励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会将自己的短处暴露在大臣面前，这样一来就不能向天下人彰显您的圣明之处了。陛下不妨拱手深居宫中，与我以及其他熟悉法律的侍中们待在一起，等大臣将公事的奏章呈奏上来，一旦有公文呈上，我们还能够一起研究决定。这样一来，大臣们就不敢将疑难的事情上报给您，天下的人都会称赞您是明君圣主了。”二世听从了赵高的意见，从此不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而是长期深居在宫禁之中。赵高经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皇帝处理政事，所有的公务都由赵高处理。

赵高听说李斯鉴于二世皇帝不上朝想要进言，于是找到李斯

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出现很多盗贼，现在皇上却紧急征收劳役修建阿房宫，还四处搜集狗马等没用的玩物。我想要进言劝谏，但是我的身份地位实在卑贱。这确实是丞相的事，您为什么不去劝谏呢？”李斯说：“原本就是如此，我想要进言很久了。但是现在皇帝不临朝听政，经常幽居在深宫之中，我尽管有话想要对皇帝说，又不方便让别人传达，想亲自见皇帝又没有机会。”赵高对李斯说：“您果真可以劝谏皇帝的话，请允许我替你观察打听，只要皇上一有空闲，我立即派人前来通知你。”于是，赵高趁二世皇帝正闲居娱乐、美女在旁的时候，赶紧派人通知丞相说：“皇上现在正好空闲，你可以进宫来奏事了。”丞相李斯立即到宫门外求见，像这样来回往返三次。二世皇帝十分气愤地说：“我平时空闲的时间很多，丞相都不来奏事。偏偏刚好我在寝室休息的时候，丞相就前来启奏国事。丞相难道轻视我吗？还是故意让我难堪？”赵高乘机对二世说：“您这样说话就太危险了！那沙丘之谋，丞相参与其中。现在陛下已经继位成为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很明显他的心意是想割地为王。况且陛下不问我，我不敢说出这件事。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楚地陈胜等强盗都是丞相李斯故乡邻县的人，所以他们才敢这样公开横行，途经三川的时候，李由只是守住城池却不出击迎敌。我曾听说他们之间曾用书信相互来往，由于没有调查清楚，因此没敢向陛下禀报。况且丞相在外，权力比陛下还要大。”二世认为赵高说的话是正确的，想要立案审问丞相，又担心赵高所说的情况不实，就派人去三川调查郡守与盗贼勾结的具体情况。李斯得知了这个消息。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觳抵：角力。觳，同“角”。】 优俳【优俳：古代的杂戏表演。】 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疑：通“拟”，比，即势力匹敌。】 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

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 qǐ 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当时二世在甘泉宫观赏摔跤和滑稽戏表演。李斯没有见到皇帝，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说：“我听说，臣子与君主相匹敌，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妻妾同丈夫相匹敌，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现在个别大臣在陛下身边擅自掌握奖惩大权，和陛下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十分不妥当的事情。从前司城子罕担任宋国丞相的时候，自己掌握奖惩大权，用高压手段行事，一年后劫持了宋国国君。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他的爵位是全国最高的，家中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一样多，广布恩惠施行善举，向下深得百姓爱戴，向上深得群臣拥护，于是暗中窃取了齐国，在大堂之上杀死了宰予，又在朝廷上杀死了齐简公，于是据有齐国。这些事情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现在赵高有邪恶非分的心思和阴谋诡诈的行为，与子罕在宋国担任丞相的作为相同；赵高的富有程度，就像田常的富有能与齐国匹敌一样。他将田常、子罕的叛逆方式一并使用，同时又窃取了陛下的威信，他的志向与当年韩玘当韩安的宰相时一样。陛下如果不早作打算，我担心他早晚会发动叛乱。”二世说：“怎么会这么说？赵高，本来只是一个宦官，但他没有因为处境安逸就为所欲为，也没有因为处境危险就改变自己的忠心，品性廉洁，一心向善，凭借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一切，因为忠心才被提拔任用，因为重信义才保住禄位，我的确认为他是一个贤才，而你怀

疑他，这是为什么呢？况且我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父亲，没有什么见识，不知道如何管理百姓，而您年纪大了，我真担心您不能统治天下了。我不将国家大事托付给赵高，应该托付给谁呢？何况赵先生为人精明能干，竭尽全力，向下能够了解民情，向上能够适从我的心意，请您不要再怀疑他了。”李斯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赵高以前就是个卑鄙的小人，不懂得道理仁义，他的贪欲没有满足的时候，他追求利益没有停下的时候，他的地位权势仅次于陛下，但是贪欲没有止境，所以我说他很危险。”二世早就相信了赵高的话，担心李斯会杀掉自己，就私下里将这些话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担心的只有我罢了，假如我死了，丞相就想要做那田常所做的事情了。”于是二世皇帝说：“将李斯交给郎中令查办吧！”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圜圜【圜圜：监狱。】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日者：指不久以前。】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榜掠：严刑拷打。】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悟而赦之。

于是赵高立案查办李斯。李斯被捕后戴上了刑具，被关在监狱之

中，仰天长叹道：“啊！实在是可悲啊！昏庸无道的君主，怎么能替他出谋划策呢！从前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三个人，难道不是忠臣吗，然而他们还是难免一死，他们尽忠而死，只是他们尽忠的君主无道。现在我的智慧远远比不上这三个人，而二世皇帝的残暴无道又超过了夏桀、商纣和夫差，我因为尽忠而死，也是应该的。何况那二世皇帝治理国家不是乱来吗！不久前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而自立为皇帝，又残害忠良，重用身份低贱之人，为了修筑阿房宫，对天下百姓横征暴敛。我并不是没有进行劝谏，而是二世皇帝不听我的劝谏啊。凡是古代圣明的君主饮食都有所节制，车马器物都有一定的数量，宫殿建筑都有一定的限度，下发诏令和处事情，增加费而对百姓不利的一律禁止，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现在二世对自己的兄弟倒行逆施，不思考会引起什么灾祸；迫害残杀忠臣，不思考会有什么灾殃；大肆修建宫殿，加重天下百姓的赋税，不吝惜钱财：这三件措施实行后，天下百姓便不再俯首听命。现在造反的人已经占据了全天下一半的人口，但是二世皇帝心里还没有醒悟，仍然让赵高辅佐朝政，我一定会看到盗贼打到咸阳城，使朝廷变成麋鹿追逐嬉戏的地方。”

于是二世皇帝派遣赵高审理丞相李斯的案件，赵高对李斯严加惩处，询问李斯和儿子李由密谋造反的情状，将李斯的宾客和李氏家族全部逮捕。赵高惩治李斯，一共拷打他一千多下，李斯无法忍受疼痛的折磨，最后冤屈招供了。李斯之所以没有自杀而死，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言善辩，有功劳，同时确实没有谋反之心，希望得到机会上书为自己辩护，希望二世能够醒悟过来并且赦免他的罪行。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

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克画：指尺度和衡器上刻下的标志。克，通“刻”。】，平斗斛度量，文章【文章：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辞服：招供认罪。】。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论：判处。】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于是李斯在狱中上书说：“我担任丞相治理天下百姓已经三十多年了。想当初我来秦国的时候，秦国的领土还很狭小。先王在世的时候，秦国的土地不过方圆千里，士兵不过几十万。我竭尽绵薄之力，谨慎小心地执行各项法令政策，暗中派遣谋士，为他们提供金银珠宝，让他们游说诸侯，暗中加紧操练士兵，整顿政治教化，任用勇猛善战的人为官，尊重有功之臣，提高他们的爵位和俸禄，所以最终才胁迫韩国，削弱魏国，击败燕国、赵国，夷平齐国、楚国，最后吞并六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以此来拥立秦王为天子。这就是我所犯下的第一条罪状。秦国的疆域并非不够广阔，又要向北驱逐胡人、貉人，向南平定百越，以此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二条罪状。尊重有功的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以此来巩固他们与秦王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三条罪状。建立社稷，修建宗庙，以此来彰显君主的圣明贤德。这是我所犯下的第四条罪状。更改器物

上纹饰的款式，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将标准公布于天下，以此来树立秦朝的威名。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兴建离宫别馆，以此来显示君主的志得意满。这是我所犯下的第六条罪状。放宽刑罚的标准，减少赋税，以此来满足君主赢得百姓拥戴的心愿，让万民都拥戴皇帝，一直到死都不会忘记皇帝的大恩大德。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七条罪状。像我这样做臣子的，所犯下的罪状早就足以处死了。皇上希望我能竭尽所能做事情，所以我才能够活到今天，恳请陛下明察这一切。”奏书呈上去之后，赵高命令狱吏将奏书丢到一边，不去上报，说：“一个囚犯怎么能上书！”

赵高派他的十多个门客假扮成御史、谒者和侍中，轮流前去审问李斯。如果李斯改为以实回答，就命人再对他进行拷打。之后二世皇帝派人前去验证李斯的口供，李斯以为还和之前的几次一样，终于不敢更改自己的口供，在供词上伏法认罪。赵高将判决书上呈给皇帝，二世皇帝大喜，说：“如果没有赵先生，我差点就被丞相出卖了。”等二世皇帝派遣的使者来到三川调查李由的时候，项梁已经将李由杀死。使者返回咸阳的时候，李斯已经被狱吏看押，赵高就编造了一整套李由参与谋反的罪状。

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处以五刑，在咸阳的集市上腰斩。李斯出狱的时候，跟他的二儿子一起押往刑场，回过头来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一起牵着黄狗，从上蔡东门出去打猎，追捕狡兔，这些事情难道还可能办到吗？”于是父子二人相对而哭，李斯三族的人都被诛杀了。

曾国藩：「李斯之功，只从狱中上书叙出，与萧何之功从鄂君语中叙出，同一机杼。李斯之罪，从赵高反复熟商立胡亥事叙出，与伍被说淮南，蒯通说韩信，同一机杼。」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

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斋戒不明：指在斋戒时不够虔诚。】，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禳：通过祈祷消除灾祸。】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请病：询问病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適：通“敌”。这里指抵抗。】。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自系其颈以组：古代君主投降的礼节。组，丝带。】，降轂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李斯死后，二世提拔赵高为中丞相，朝中无论大事小情都交给赵高处理。赵高知道自己权力太重，就向皇帝献上一匹鹿，并将它称为马。二世问身边的侍从说：“这难道不是鹿吗？”侍从们都说：“这是马。”秦二世大惊，以为自己受到了迷惑，就将太卜召进宫来，叫他算上一卦。太卜说：“陛下每逢春秋两季都要到郊外去祭祀，供奉宗庙鬼神，斋戒的时候不够虔诚，因此才会到这种地步。可以按照圣明君主的样子虔诚地斋戒一次。”于是，二世就来到上林苑进行斋戒。整天都在上林苑中射猎游玩，有行人进入上林苑，二世亲手将他射

死。赵高就让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出面弹劾这件事，说是不知道谁将这个人杀死，然后将尸体搬到了上林苑。赵高劝谏二世皇帝说：“天子无缘无故杀死没有犯罪的人，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就连鬼神也不会享受您的献祭，上天就要降下灾祸了，应当远离皇宫以便躲避灾难。”于是二世搬离皇宫居住在望夷宫。

钟惺：「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究竟斯之富贵仅足以致族灭，盖其起念结想，尽于仓鼠一叹。」

二世在望夷宫中居住了三天，赵高假借二世皇帝的诏令，让卫士们都穿上白色的衣服，带着兵器面向望夷宫的方向，自己进宫告诉二世皇帝说：“山东各路强盗已经大举进攻到这里了！”二世立即登上楼台观看，看到很多人手中拿着兵器朝向宫内，很害怕，赵高趁机逼迫二世自杀。然后取过二世的玉玺佩戴在自己身上，身边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跟随他；他登上大殿的时候，大殿几次差点坍塌。赵高知道这是上天不给予自己皇帝之位，而且群臣也不会答应，就叫来了秦始皇的弟弟，将玉玺交给了他。

子婴即位称帝以后，担心赵高再次作乱，就假装生病而不上朝处理政务，并且与宦官韩谈以及他的儿子密谋怎样杀死赵高。赵高前来拜见，询问皇帝病情，子婴趁机将他召进皇宫，命令韩谈杀死了他，诛灭了赵高的三族。

子婴在位三个月，沛公刘邦的军队就从武关攻打进来，到达咸阳，文武百官都一起发动起义背叛秦朝，不抵抗沛公。子婴和妻子儿女用丝带系住自己的脖子，一起到轺道亭旁去向沛公投降。刘邦将子婴及他的妻子儿女交给部下官吏看押。项羽抵达咸阳以后将他们杀死。秦朝就这样丧失了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xìn，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太史公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能够游走于诸侯之间，后来入关奉事秦国，趁机抓住机会，辅佐秦始皇，最终成就帝业，李斯位居三公之列，可以说是很受尊敬重用了。李斯通晓儒家六艺的宗旨，却不致力于修明政治来帮助皇帝弥补过失，而是依仗自己显贵的地位，阿谀奉承，曲意附合，推行严厉的刑罚和法律，听信赵高的奸计邪说，废掉长子扶苏而改立庶子胡亥为太子。等到各地诸侯纷纷起来叛乱，李斯这才想要直言劝谏，这不是太晚了吗！人们都认为李斯竭尽忠诚，最后反而受五刑而死，但我仔细考察事情的真实面目，就与世俗有了不同的看法。不是这样的话，李斯的功绩可以和周公、召公并列了。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苏轼：「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之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此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取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沉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余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大父：祖父。】蒙骜ào，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书狱：在审理案件时记录案件审理情况。】典文学【典文学：管理有关文件和狱讼档案工作。文学，法律、刑狱有关的文献。】。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

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逶蛇：即逶迤，弯曲而连续不断的样子。】而北。暴师【暴师：使军队遭受风吹日晒。暴，同“曝”，日晒。】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蒙恬，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叫蒙骜，从齐国来到秦国服侍秦昭王，官位达到上卿。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蒙骜任秦国的将领，带领军队攻打韩国，占领了成皋、荥阳等地区，设置三川郡。庄襄王二年（前248年），蒙骜带领军队攻打赵国，占领了三十七座城池。秦始皇二年（前245年），蒙骜带领军队攻打韩国，占领了十三座城池。秦始皇五年（前242年），蒙骜带领军队攻打魏国，夺取了二十座城池，设置东郡。秦始皇七年（前240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蒙武的儿子名叫蒙恬。蒙恬曾经做过狱讼记录工作，并负责掌管有关文件和狱讼档案。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蒙武成为秦国的副将军，跟王翦一同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杀死了楚军将领项燕。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蒙武又带领军队攻打楚国，活捉了楚王。蒙恬的弟弟叫蒙毅。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因为出身将门的原因能够出任秦军将领，攻打齐国，大破齐军，被提升为内史。秦国兼并天下后，便派遣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向北进军驱逐戎狄，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全部收复。同时还修建长城，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来控制险要的关塞，西起临洮，一直延伸到辽东，绵延一万多里。他又带兵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向北逶迤延伸。蒙恬的军队在野外宿营十多年，驻扎在上郡。那时候，蒙恬威震匈奴。秦始皇十分尊重宠信蒙氏兄弟，信任并赏识他们的才能。因为对蒙毅很亲近，蒙毅的官位升到上卿，外出的时候可以陪同皇帝乘坐同一辆车，在朝中时则侍奉在皇帝身边。蒙恬负责外部事务，而蒙毅则在朝中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

臣，所以朝中将相没有人敢和他们相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隐宫：即宫刑。因受宫刑而被阉割的人需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伤，故称隐宫。】，其母被刑僇【僇：通“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yīn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並【並：依傍，沿着。】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反：同“返”，返回。】。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雅：平素，平常。】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赵高，是赵国王族的一支。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下来就被阉割而成为宦者的，他的母亲曾经受过刑罚，因此家人世代代身份卑贱。秦王听说赵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通刑狱法律，于是就选拔他担任中车府令。赵高私下侍奉始皇的公子胡亥，教导他学习审判案件。赵高曾经犯下大罪，秦始皇命令蒙毅将他依法惩处。蒙毅不枉法，依法将赵高判处死刑，同时剥夺了他的官籍。秦始皇认为赵高办事认真勤勉，就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官复原职，享有原来的爵位。

秦始皇想要巡游天下，经过九原郡，直接抵达甘泉宫，于是派遣

蒙恬先去开辟道路，从九原郡到甘泉宫，开山填谷，全程长达一千八百里。道路没能竣工。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天，始皇启程巡游会稽，随行队伍沿海而上，向北前往琅邪。秦始皇中途患病，便派蒙毅折回向山川神灵祭祀祈祷，蒙毅没有来得及返回。

秦始皇巡行到沙丘的时候就因病驾崩了，但是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大臣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和中车府令赵高经常侍奉在秦始皇身边。赵高一直深得胡亥宠幸，因此想要拥立胡亥即位称帝，同时又对蒙毅依法惩办他而没有出手相助心怀怨恨，所以有害人之心，就跟丞相李斯、公子胡亥密谋策划，拥立胡亥为太子。立下太子以后，就立即派使者假托罪名赐公子扶苏和蒙恬自杀。扶苏自杀死后，蒙恬对这件事情有所怀疑，就要求申诉。使者将蒙恬交给狱吏，关押在另一个地方。胡亥任用李斯的家臣担任督军之职。使者回来向胡亥汇报，胡亥听说扶苏已经死了，就想要释放蒙恬。赵高生怕蒙氏兄弟重新获宠，再次掌握大权，仍然对他们怀恨在心。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俞：通“愈”。更加。】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举劾：列举罪过而弹劾之。劾，揭发罪状。】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独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

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蒙毅回来后，赵高假借为胡亥尽忠谋划的名义，想要铲除蒙氏兄弟，于是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很久以前就想要选用贤能之人，册立您为太子，但是蒙毅却进谏说‘不可以’。蒙毅明明知道您是个贤能之人却始终拖延不让始皇立您为太子，这就是对您不够忠诚，并且蒙骗先帝。以臣愚昧的想法看来，不如将他杀死。”胡亥听信了赵高所说的话，将蒙毅囚禁在代地。在此之前已经把蒙恬囚禁在阳周。秦始皇的灵柩运送回咸阳，葬礼举行完毕后，太子胡亥登位成为二世皇帝，赵高深得二世皇帝亲近宠信，不分日夜地中伤诋毁蒙氏兄弟，四处搜罗他们的罪证，想要检举弹劾他们。

苏辙：「蒙氏为秦吞灭诸侯，其所残暴多矣，子孙无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长城之役，竭民力，断地脉，自知当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计无罪，死而不厌。夫偷合取容，咎亚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

子婴向二世皇帝进言规劝说：“我听说从前赵王迁曾经杀死他的忠臣李牧而重用颜聚，燕王喜暗地里使用荆轲的计谋，违背燕国、秦国两国之间的盟约，齐王建杀死他从前的忠臣而采用后胜的建议。这三位君主，最后都因为任用改变自己国家旧有体制的人，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而且灾难殃及自身。现在的蒙氏兄弟，是秦朝的大忠臣和谋士，而君王想要将他们一起抛弃，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我听说草率考虑问题的人是没有办法治理国家的，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是能够保全君位的。将忠臣诛杀却任用那些没有操守德行的人，这样做对内没有办法让群臣互相信任，对外没有办法激发战士们的斗志，我私下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

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羞累：以连累先主的名誉为羞耻。】先主之名，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三良：指子车奄息、仲行、鍼虎。】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繆’。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籍：通“藉”，狼藉。】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罪’。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胡亥没有听从子婴的劝谏。却派遣御史曲宫乘坐驿车赶往代地，传达胡亥的诏令，对蒙毅说：“先帝想要立太子，而您却阻拦他。现在皇帝认为您不够忠诚，你的罪过株连到你的家族。我不忍心，只赐你一个人死罪，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你自己思考下这件事情吧！”蒙毅回答说：“如果说我没有得到先帝的欢心，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官，顺从先帝的旨意而得到宠幸，直到先帝驾崩，可以说是能顺应先主的心意了吧。如果说我不清楚太子的才能，那么太子单独跟随先帝，一起周游天下，先帝对太子的宠幸远远超过其他各位公子，我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先帝选拔太子，是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怎么敢进谏什么话呢，更不要说什么计策谋划！我并不敢粉饰言辞来为自己逃避死罪，只是因为牵连到先帝的名誉而感到羞耻，希望大夫能够慎重考虑，让我死也算死得罪有应得。况且顺路成全，这是道义所推重的；严刑诛杀，这是道义所唾弃的。从前秦穆公杀死三位忠臣为自己殉葬，给百里奚判处了不应得的罪名，因此立谥号为‘繆’。秦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四位君主，都犯下了大错，全天下的人都对他们产生非议，认为这几位君王不是贤明的君王，因此他们在各诸侯国中声名狼藉。因此说‘用道义治理国家的人不会杀害无罪的臣民，而刑罚也不会

加在没有犯罪的人的身上’。希望大夫您能够留意这件事！”使者明白胡亥的心意，没有听从蒙毅的话，于是杀死了蒙毅。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倍畔：即背叛。倍，通“背”。畔，通“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殆：危险。】，公旦自揃【揃：剪下，剪断。】其爪【爪：手足的指甲。】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记府：收藏书籍史册的地方。】，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孽臣：作孽、谋乱之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táo 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二世皇帝又派使者来到阳周，命令使者传话给蒙恬说：“您所犯下的过失太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也犯下大罪，按照律法规定牵连到内史。”蒙恬说：“从我的祖先开始，一直到后代子孙，在秦国建立功勋和名誉已经整整三代了。现在我带领三十多万大军，尽管身陷牢狱，但是我仍然有足够的势力发动反叛，可是我明知自己死定了却还是要遵守节义，是因为不敢玷污了祖先的教诲，是因为没有忘记先

帝。从前周成王刚刚即位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儿，周公旦背着成王上朝，最终得以平定天下。等到成王病重的时候，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投进黄河之中，说：‘君王年少无知，一直都是我管理事情。假如有什么罪过，请允许我承受这种祸殃。’这些话都记录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周公旦这样作可以说是竭尽忠诚了。等到周成王长大能够独力治理国家的时候，有奸臣进献谗言说：‘周公旦很早就想要作乱了，如果君王现在不多加防备，就一定会产生大的变故。’成王就十分生气，周公旦因此逃奔到楚国。成王来到档案馆察看文档，看见了周公旦的祷辞书，于是流着眼泪说道：‘是谁说周公旦想要谋反作乱！’于是他杀死了向自己进谗言的人，而让周公姬旦返回。因此后来《周书》上说‘判断事情一定要再三商议，反复比较’。现在我蒙氏家族，世代为朝廷尽忠，从来没有异心，而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定是有乱臣贼子倒行逆施，身为臣子的权势却凌驾于君主之上的结果。周成王尽管有过失但是能够及时补救，最终让周朝昌盛繁荣；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知道后悔，最后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因此我认为犯了过错是可以补救的，如果听从劝谏就能够觉醒。参互交错地审察，是先贤的方法。我所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想要为自己开脱罪责，而是即将为忠言直谏而死，恳请陛下能够为天下苍生考虑遵循正确的道路。”使者说：“我受命前来对将军行刑，不敢将您说的这些话转达给皇上。”蒙恬长叹一声说：“我对上天有什么罪，没有什么过错却还要死吗？”过了很久，蒙恬又慢慢地说：“我蒙恬的罪过，早就该死了。起自临洮，一直到辽东，修筑城墙、挖深沟长达一万多里，这中间不可能没有切断地脉吧？这就是我犯下的罪过。”于是蒙恬服毒自杀了。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亭障：边塞堡垒。】，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瘳：痊愈。】，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阿意：迎合君主心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

哉？

太史公说：我去北部边境，从蒙恬开辟的直道返回，沿途看到蒙恬为秦朝修筑的长城、堡垒，开山填谷，将直道连通，这确实太耗费百姓的人力、物力了。当时秦国刚刚吞并诸侯，天下百姓尚且没有安定，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治愈，而蒙恬身为一代名将，没有在这个时候极力向始皇进谏，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供养老人，抚养孤儿，致力于维护百姓的安定生活，反而对始皇曲意逢迎，大兴土木，他们兄弟被诛杀，不也是应该的吗！怎么能够将罪过归咎于地脉呢？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馥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抵：投奔。】父客【父客：父亲旧时宾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决：离异，分开。】，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馥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馥非庸人也。馥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馥五百金。张耳、陈馥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馥，陈馥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馥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馥然之。秦诏书购求【购求：悬赏缉捕。】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张耳，是魏国大梁人。他年轻时，曾经是魏国公子毋忌门下的一个宾客。张耳曾经逃亡到外黄县。外黄县一个富户人家的女儿生得很漂亮，却嫁给了一个平庸的丈夫，因此她逃离了自己的丈夫，前去投奔父亲的宾客。她父亲的宾客一直很了解张耳，就对她说：“如果你想嫁一个有才能的丈夫，就嫁给张耳吧。”那个女子听从了他的意见，终于断绝了同她丈夫的关系，改嫁张耳。张耳这个时候刚好抽身离开四处交游，妻子的娘家资助给张耳很多钱财，所以张耳能够招揽很多千里之外的来客。于是，张耳在魏国当了官，成为外黄县的县令，他的威望从此更高了。陈馥，也是魏国大梁人，喜欢钻研儒家学

说，曾经多次去赵国的苦陉游历。有一个名叫公乘氏的富人将女儿许配给他，因为他知道陈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陈馥年轻，他奉事张耳就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两个人结成生死之交。

秦国消灭大梁的时候，张耳正和家人居住在外黄。汉高祖还是一个普通百姓时，曾与张耳有过多次交往，在张耳家客居了好几个月。秦国消灭魏国几年后，听说张耳、陈馥这两个人是魏国的有名之士，就悬赏拘捕张耳赏赐千金，拘捕陈馥赏赐五百金。张耳、陈馥就改名换姓一起逃亡到陈县，在陈县充当里门看守来糊口。两人相对而立。里中的官吏曾经因为陈馥犯下过错而鞭打过他，陈馥想要起身反抗，张耳就用脚踩他，让他承受鞭笞。那个官吏离开以后，张耳就将陈馥拉到桑树下责备他说：“我当初都对你说过什么？现在你只是承受了这么一点屈辱，就想要杀死这个官吏吗？”陈馥认为张耳说的话是正确的。秦朝颁布诏令悬赏拘捕他俩，他俩反而利用守卒的名义来指挥里中的居民。

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馥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馥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监临：监督察看。】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与：同伙，同党。】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陈馥乃复说陈王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

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馥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陈涉在蕲县起义，攻打到陈县的时候，已经有几万兵马了。张耳、陈馥请求拜见陈涉。陈涉以及他左右的人平时多次听说张耳、陈馥贤能，只是未曾见过面，见面后就极为高兴。

陈县的乡亲父老、豪杰英雄都劝陈涉说：“将军您身披坚硬的铠甲，手里拿着锋利的兵器，带领士兵前去讨伐残暴的秦国，重新建立楚国的江山，让被消灭的国家得以生存，断绝的继嗣得以延续，按功德论赏，理当被立为王。何况要统帅天下的将领，不称王是不行的，希望将军自立为楚王。”陈涉向张耳和陈馥两人询问这件事情，两人回答说：“秦朝暴虐无道，消灭他人的国家，破坏他人的江山社稷，断绝他人的后代子嗣，让百姓筋疲力尽，将百姓的财产全都消耗殆尽。将军您怒目圆睁，放开胆量，万死一生，为天下苍生除残去暴。如今刚刚攻打到陈县就自立为王，这是向天下人显示您的自私啊。希望将军先不要称王，赶紧带领军队向西进军，派人寻找六国诸侯的后代子嗣，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使秦国的敌对势力增多。秦国的敌对势力增多，它的军事力量就会分散，我们的同盟军越多，兵力就越强大。这样一来，秦国就没有兵力和我们在野外交战，秦国的城池也没有人坚守，就可以讨伐残暴的秦国，占领咸阳来对诸侯发号施令。诸侯在国家灭亡之后又能够重新建立，他们一定会对您感恩戴德，诚心归服，这样一来，您的帝王大业就成功了。假如您只在陈县称王，恐怕天下的诸侯就会懈怠而不相从了。”陈涉没有听从两人的劝告，在陈县自立为王。

于是陈馥再次劝说陈王道：“大王从梁、楚两地发兵向西进军，当务之急是攻入函谷关，没有时间收复黄河以北地区。我曾经到赵国游历，清楚那里的人才和地势，请派出奇兵向北攻下赵地。”于是，陈王任命过去的老朋友陈国人武臣担任将军，邵骚担任护军，任命张

耳、陈馥担任左、右校尉，派兵三千人，向北攻打赵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头会箕敛：按人头向官府缴纳粮食，用簸箕收敛，形容赋税之多。】，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余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黥：古代一种刑罚，用刀在额颊等处刻字，再涂上墨。】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传【传：刺入，插入。】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传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来到黄河以北的各县，向当地的英雄豪杰游说道：“秦朝施行暴政酷刑，残害天下已经有数十年了。北方有修筑万里长城的浩大工程，南方有戍守五岭的繁重兵役，内外不安，百姓疲惫不堪，朝廷横征暴敛，来供给军队费用，国家财穷力尽，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秦朝律法严酷、刑罚严峻，使天下父子不能相安。陈王振臂高呼，首先倡导天下，在楚地称王，方圆二千里的地方，没有谁不积极响应，家家满怀斗志，人人发奋准备战斗，各自

报仇雪恨，各县的百姓杀死县里的县令、县丞，各郡的百姓杀死郡里的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建立了大楚政权，在陈县称王，陈王任命吴广、周文为将军，率领百万大军向西进军，攻打秦朝。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抓住建业封侯的机会，就不是人中豪杰。请诸位英雄互相商议一下吧！全天下的人心里都有同一个感受，都为秦朝的暴政所苦已经很久了。依靠全天下人的力量来一起攻打残暴无道的君王，为死去的父兄报仇雪恨，成就割地封侯的功业，这是有识之士千载难逢的时机。”豪杰们都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一边行军，一边招兵买马，征集了好几万人，将武臣称为武信君。攻下赵地的十座城池，其他的城池都坚守对抗，不肯投降。

于是带领军队向东北进军攻打范阳。范阳人蒯通劝说范阳县令道：“我私下听说您将要死了，所以前来哀悼一下。尽管如此，但我祝贺您因为遇到我蒯通而有了活下去的机会。”范阳县令说：“你为什么来慰问我呢？”蒯通回答说：“秦朝的律法残酷，您担任范阳县令已经有十年了，您杀死过别人的父亲，让别人家的儿子成为孤儿，你砍断过别人的脚，在别人的额头上刺过字，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完。但是，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有人敢将刀子插入您的腹部，只是因为他们惧怕秦朝的严酷法律罢了。如今天下大乱，秦朝的律法没有办法施行，那么那些慈父孝子们必然会将刀子插进您的胸膛，以此来成全他们的名声，这就是我来向您表示哀悼的原因了。现在各诸侯都已经背叛残暴的秦国了，武信君的大军马上就要到来，而您却仍然要坚守这范阳城，所有的年轻人都争相想要杀死您，迎接武信君的到来。假如您立刻派遣我去与武信君见面，能够将灾难转为福气，就在今天了。”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

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赍：携带。】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gū【华毂：彩绘的车毂。毂，车轮中心的圆木。】，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至邯郸，张耳、陈馥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徇地：巡行占领土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策：计谋。】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填：通“镇”。】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馥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徙系：迁移囚禁。】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

于是范阳令派遣蒯通前去拜见武信君，说：“您一定要先打胜仗，然后再占领土地，先攻破守城的敌军，然后再攻占城邑，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谋，不需要进攻就能获得城邑，不需要交战就能占有土地，您只需要一道公文传下，就立即能平定千里，可以吗？”武信君说：“你的计谋指的是什么呢？”蒯通说：“现在范阳的县令原本是想要整顿士兵来坚守城池，但是他胆怯而贪生怕死，心存贪念，将荣华富贵看得很重，所以想要率先来降服，但又担心您认为他是秦朝所任命的官吏，自己会与前面被攻下的十个城池的官员一样被诛杀。而现在范阳城里的很多年轻人也想要将

他们的县令杀死，亲自守城来抵抗您的军队。您何不将侯爵印信交付与我，委任范阳县令，范阳县令就会将整座县城都拱手献给您，而那些年轻人也不敢杀死他们的县令。这时候再命令范阳县令乘坐装饰豪华的车子，奔驰于燕、赵边境一带。燕、赵两地的人看到他这样气派，都会说这就是范阳县令，他率先投降，马上就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燕、赵两地区的城邑就能够不战而降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您传下一道公文，立即就能够平定千里。”武信君听从了蒯通的计谋，派蒯通赐予范阳县令侯印。赵地得知这个消息，不经过交战就投降的有三十多座城邑。

武信君等人来到邯郸，张耳、陈馥听说周章带领军队攻进函谷关，攻打到戲水的时候败退回来；又听说替陈王攻城略地的各路将领，多数都遭到谗言毁谤而获罪被杀，怨恨陈王没有采纳他们的计谋，不让他们当将军而只是让他们当校尉，就劝武信君说：“陈王从蕲县起事反秦，到了陈县就自立为王，如此看来，不一定要确立六国诸侯的后裔为王。现在将军带领三千多名士兵攻占了赵地的几十座城池，独自带兵驻守在黄河以北，假如不称王的话，就没有办法镇守住这个地方。再说那陈王听信小人谗言，如果有人回去报告，将军恐怕不能免于灾祸。不如拥立陈王的兄弟为王，否则，就拥立赵王的后代为王。将军不要失去这样的大好时机，时间刻不容缓。”武信君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自立为赵王。任命陈馥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武臣派人前去通报陈王，陈王极为震怒，想要将武臣的家人全部诛杀，同时出兵攻打赵国。陈王的相国房君进言劝谏说：“秦朝尚且没有灭亡，您就将武臣等人的家属全部杀死，这如同又多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啊。不如趁机向他表示祝贺，同时让他们加紧带兵向西攻打秦朝。”陈王认为房君的建议是正确的，听从了他的计策，于是将武臣等人的家属全部迁徙到宫里软禁，并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趣：通“促”。急促。】发兵西入关。张

耳、陈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廪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间出：空暇外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厮养卒：干杂活的士兵。】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余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chuí【箠：鞭子。】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陈王派遣使者前去祝贺赵王，同时催促他赶紧带领军队向西进入函谷关。张耳、陈馀劝谏武臣说：“大王现在在赵地自立为王，这并不是楚国的意愿，只是使用权宜之计前来向大王恭贺。等到楚国消灭秦朝以后，一定会转而对赵国用兵。希望大王不要急于向西进军，而是向北进攻，占领燕、代两地，向南进军，收缴河内等地，以此来扩充赵国的土地。赵国如果南面占据黄河的天险，北面拥有燕、代两地，即使楚国战胜秦朝，也一定不敢为难赵国。”赵王认为他们二人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没有向西出兵，却派韩广攻占了燕地，派李良攻占了常山，派张廪攻占了上党。

韩广来到燕地以后，燕地的百姓就拥立韩广为燕王。赵王于是和张耳、陈馥一起向北方进军，攻击燕国的边境。赵王在空闲的时候外出，却被燕军俘获。燕军的将军将赵王囚禁起来，要求分得赵国的一半土地，才释放赵王。赵国使者前去交涉，燕军就将他们全部杀死，仍然要求割地。张耳、陈馥很忧虑这件事情。有一个干杂活的士兵向他同宿舍的伙伴辞别说：“我去替赵国说服燕国，与赵王一同乘车归来。”宿舍里的所有人都笑他说：“一共去了十多位使者，去了就被杀，你有什么本事能够救出赵王？”他就跑到燕国的军营。燕军的将领接见了，他就问燕国的将领说：“您知道我来是要做什么吗？”燕国的将领说：“你想要救出赵王罢了。”他又问：“您知道张耳、陈馥是什么样的人吗？”燕将说：“他们是两位贤人。”他接着问：“您了解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想法吗？”燕将说：“他们想要救出他们的赵王罢了。”赵国的杂务兵却笑着说：“您并不知道这两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啊。那武臣、张耳、陈馥几个人只是扬着马鞭子就接连攻下了赵地的几十座城池，这让他们也都想要称王，难道谁愿意一辈子只是做一个臣子吗？那臣子和君王的地位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只是考虑到天下大势刚刚平定，没敢三分天下，各自为王，暂且按照年龄长幼，先立武臣为王，用这种方法来安抚赵地的民心。现在赵地的百姓已经归服了，这两个人也想要瓜分赵地各自称王，只是时机还不允许罢了。而您现在竟然还囚禁着赵王。这两个人名义上想要救出赵王，实际上是想让燕国杀死他，这样一来，两人就可以瓜分赵地，各自为王了。本来一个赵国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燕国，何况用两位贤王相互配合，以杀死赵王的罪行声讨燕国，灭亡燕国就更加容易了。”燕国的将领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于是释放了赵王，那个杂务兵为赵王驾车返回。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余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伏谒：拜见尊者，伏地而通姓名。】道旁。王姊醉，不知其

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馀，陈馀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

李良平定常山以后，回来向赵王汇报，赵王又命令李良夺取太原。李良来到石邑以后，秦朝军队封锁了井陉关，没有办法前进。秦军将领谎称二世皇帝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书信，书信没有封口，信里说道：“李良曾经侍奉过我，得到宠信和重用。如果李良能叛变赵国重新归顺秦国，就赦免李良的罪过，让李良重新享有尊贵的地位。”李良收到这封信以后，心生怀疑，没有相信，于是回到邯郸，请求增派军队。还没到达邯郸，途中遇见赵王的姐姐外出饮宴，共有一百多人马随从。李良远远看见了，还以为是赵王，就在路边跪拜求见。赵王的姐姐喝醉了，不知道李良是一位将领，就派遣一名骑士答谢李良起来。李良素来高贵，起身站立后，在下属面前感到很羞愧。有一个随从官员说：“天下的人全部背叛秦朝，有能力的人率先自立为王。何况那赵王的地位向来在将军之下，如今她一个女子竟然不为将军下车，请允许我前去追杀她。”李良收到秦国的书信以后，原本就准备反赵，只是犹犹豫豫，不能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发怒，派人追赶上去，将赵王的姐姐在路上杀死，然后率领军队袭击邯郸。邯郸人并不知情，李良竟然杀死了武臣、邵骚。张耳、陈馀在赵国有很多耳目，因此能够逃脱出来。他们将赵国的军队召集到一起，得到几万人。门客中有人劝谏张耳说：“您二位都是外乡人，要想赵国人归附，恐怕很难；只有拥立赵国的后裔，以正当的名义去扶持他，这样才可能成就大业。”于是，张耳、陈馀找到赵歇，拥立他为赵王，让他住在信都。李良带领军队攻打陈馀，陈馀大败李良，李良投奔秦朝，归附秦

将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馥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筑甬道【甬道：通道，战壕。】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馥，陈馥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馥，使张廪、陈泽往让陈馥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二相全。”陈馥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馥所以不惧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廪、陈泽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陈馥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廪、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

章邯带领军队来到邯郸，将邯郸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河内，夷平了邯郸的外城。张耳跟随赵王歇逃亡到钜鹿城，秦将王离带兵将钜鹿城围住。陈馥转而北上，收编了常山的兵力，得到几万士兵，驻军在钜鹿的北边。章邯带领军队驻扎在钜鹿城南面的棘原，在那里修筑甬道，使之与黄河相连接，以便给王离的军队供应粮草。王离的军队兵多粮足，对钜鹿城展开猛烈进攻。钜鹿城内兵少粮尽，张耳先后几次派人去召陈馥带领军队前来救援，陈馥估计自己势单力薄，不能与秦军相抗衡，于是不敢前去救援。几个月过去了，张耳十分震怒，埋怨陈馥，派遣张廪、陈泽前去责备陈馥说：“想当初，我和您结下生死之交，现在赵王和我危在旦夕，而您拥有几万兵力，却不肯出兵援助我们，这怎么能说是生死之交呢！假如您还能信守诺言的话，为什么不与秦军决一死战？况且还有十分之一二的生存机会。”陈馥说：“我考虑到，如果向前进攻，最终也无法挽救赵王，只会让军队丧失殆尽。何况我之所以不同归于尽的原因，是想为赵王、张君向秦朝报仇。假如一定要让我与他们同归于尽，这就如同将肉送去给饿虎

一样，有什么好处呢？”张廪、陈泽说：“事情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应该同生共死来实现诺言，哪里还顾得上考虑以后的事情呢！”陈馥说：“我虽然明明知道就这样死去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我一定会按照您所说的去做。”于是陈馥派遣了五千人，由张廪、陈泽带领，先去试探攻击秦军，到了之后就全军覆没了。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馥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间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谢诸侯。张耳与陈馥相见，责让陈馥以不肯救赵，及问张廪、陈泽所在。陈馥怒曰：“张廪、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馥。陈馥怒曰：“不意君之望【望：怨恨，责备。】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印绶：印信和系印丝带。】，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馥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麾下：部下。麾，指挥打仗的旗帜。】。而陈馥还，亦望张耳不让【让：推辞。】，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馥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馥、张耳遂有郤。

正在这个时候，燕、齐、楚三个诸侯国得知赵国危急，纷纷派兵前来援助。张敖也向北在代地收编士兵，共得到一万多人，率军赶来，各路人马纷纷驻扎在陈馥军队营垒的附近，都不敢攻击秦军。项羽的军队屡次切断章邯运送粮食的甬道，王离的军队缺乏粮食，项羽带领所有士兵渡过黄河，最终打败章邯。章邯带领军队撤退，各路诸侯的军队才敢攻击包围钜鹿的秦军，最后活捉了王离。秦将涉间自杀而死。最终钜鹿得以保全，楚军功不可没。

于是，赵王歇、张耳这才得以走出钜鹿城，向各国诸侯拜谢。张耳跟陈馥见面以后，责备陈馥不肯出兵援救赵王歇，又询问张廪和陈泽的下落。陈馥大怒说：“张廪、陈泽一定要让我跟你们一同赴死，于是我就派遣他们率先带领五千士兵去试探秦军虚实，最后全军覆没，没有一个逃脱。”张耳不相信陈馥说的话，认为是陈馥杀死了他们，一再追问陈馥。陈馥怒气冲冲地说：“没想到您对我的怨恨这么深！难道您认为我是不忍心舍弃这个将军的职位吗？”便解下印绶，将它推给张耳。张耳感到很惊愕，不肯接受。陈馥起身去厕所。宾客中有人劝说张耳道：“我听说‘不接受上天的恩赐，反而会有灾难临头’。现在陈将军要将印信交付给您，您不接受，违背天意不吉祥。赶快接受它吧！”于是张耳佩上了陈馥的印信，接收了陈馥的部下。陈馥从厕所回来后，也埋怨张耳没有辞让一下，于是快步退出宴席。张耳收编了陈馥的军队。陈馥只带领着几百个交情好的部下，一起到黄河沿岸的湖泽里，以捕鱼打猎为生。此后，陈馥跟张耳之间就有了隔阂。

赵王歇复居信都。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雅游：交游广阔。雅，一向，素来。】，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陈馥客多说项羽曰：“陈馥、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馥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张耳之国，陈馥愈益怒，曰：“张耳与馥功等也，今张耳王，馥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畔楚，陈馥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扞蔽：遮挡护卫的屏障。】。”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馥。陈馥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五星聚：指金、木、

水、火、土五大行星同时出现，是吉祥的征兆。】 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赵王歇仍然居住在信都。张耳跟随项羽以及其他诸侯一起进入函谷关。汉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封立诸侯王，张耳向来交游广阔，很多人都为他说好话，项羽平时也常听人说张耳贤能，于是从赵地分出一部分土地给张耳，封他为常山王，建都信都，将信都改名为襄国。

陈馥的很多宾客都劝说项羽道：“陈馥和张耳同样对赵国都有功。”项羽因为陈馥没有跟随自己进入函谷关，听说陈馥人在南皮，就将南皮附近三个县封赏给他，而将赵王歇迁都代县，封为代王。

张耳来到封国就位，陈馥愈发气愤，说：“张耳同我的功劳是一样的，现在张耳被封为王，而我只是被封为侯，项羽这样做不公平。”等到齐王田荣背叛楚国的时候，陈馥派遣夏说前去游说田荣说：“让项羽来主宰天下实在是不公平，他将自己的将领都分封在好的地方，将原来的国王改封到不好的地方，现在赵王竟然改封到代郡去了！恳请大王能够借给我军队，请将南皮作为您的屏障。”田荣也想在赵地树立自己的同盟来背叛楚国，就派遣了一支军队跟随陈馥。陈馥调集了三县的全部兵员，带兵去攻打常山王张耳。张耳兵败逃跑，想到各诸侯王之中没有谁是值得归服的，于是便说：“汉王与我是旧相识，而现在项羽的势力十分强大，他封我为王，我想要前往楚国。”甘公说：“汉王进入函谷关的时候，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在东井天区。东井天区是秦国的分星。先到秦地的一定会成就霸业。楚国虽然势力强大，但最终江山一定会归属汉王。”因此张耳决定投奔汉王。这时汉王正带领军队平定三秦，在废丘上围攻章邯。张耳前去拜见汉王，汉王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

陈馥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

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杀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陈馀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西，陈馀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

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斩陈馀泚zhǐ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裼【袒裼：脱掉外衣露出短襦，以示恭敬。】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詈：骂。】，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说王曰：“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啗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余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乎？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陈馀打败张耳后，将赵地全部收复，又把赵王从代地迎接回来，仍然让他做赵国的国王。赵王感激陈馀的恩德，封陈馀为代王。陈馀认为赵王势单力薄，赵国刚刚平定，所以没有回到封国，留在赵国辅佐赵王，而派夏说以相国的身份在代国镇守。

汉二年（前205年），汉王向东进军攻打楚国，派遣使者通告赵国，希望能跟赵国一起发兵攻打楚国。陈馀说：“汉王如果能杀死张耳，我们就听从汉王差遣。”所以汉王找到一个与张耳样貌十分相似的人，杀死了他，将他的头颅交给陈馀。于是陈馀派兵帮助汉王。汉军在彭城西吃了败仗，陈馀也感觉到张耳没有死，于是背叛了汉

王。

汉三年（前204年），韩信平定魏地以后，派张耳与韩信带领军队占领了赵国的井陘，在泚水边上将陈馥斩杀，并一路追到襄国杀死了赵王歇。汉王分封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前202年），张耳去世，追封谥号为景王。张耳的儿子张敖继承父位，当上了赵王。汉高祖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就是赵王张敖的王后。

汉七年（前200年），汉高祖从平城南归，途径赵国，赵王每天早晚脱下外衣，戴上套袖，亲自为汉高祖呈上食物，礼节十分谦卑，很有为人女婿的礼貌。汉高祖却张开两脚，如同畚箕一样坐在那里，大声斥责赵王，态度十分傲慢，很轻视赵王。赵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从前是张耳的门客。这些人生性豪气，就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赵王真是一个懦弱的君王！”劝说赵王道：“天下豪杰竞相崛起，有才能者率先自立为王。现在您对高祖十分敬重，而高祖傲慢无礼，请恩准我们替您杀死他吧！”张敖将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说道：“你们怎么说出这种错误的话啊！我先父亡国以后，全靠高祖的帮助才得以复国，将恩德延续给后世的子孙，一点一滴的好处都是高祖给的。希望你们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了。”贯高、赵午等十多个人一起商议说：“这实在是我们的错误啊。我们赵王是一个忠厚之人，不肯忘恩负义。况且我们这些人的原则，是不让赵王受到侮辱，现在我们记恨高祖侮辱了赵王，因此想要将他杀死，为什么要玷污了我们的王呢？假如事情成功了，功德就归于赵王；假如事情失败了，我们独自承担罪责。”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壁人：把人藏于夹壁墙中。】柏人，要之置厕【要之置厕：截击杀死后放置在隐蔽处。要，拦截。厕，通“侧”，旁边。指为隐蔽处。】。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

贯高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轪车【轪车：带有笼子的囚车。】胶致【胶致：囚笼栅槛密切牢固。致，密。】，与王诣长安。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剥，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箠舆【箠舆：竹编的舆床。】前。仰视曰：“泄公邪？”泄公劳苦如生平欢，与语，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乃赦赵王。

汉八年（前199年），高祖从东垣归来，途径赵国，贯高等人将武士藏在柏人县馆舍的夹壁当中，想要拦截杀死他，放到隐蔽的地方。高祖经过柏人想要留宿，突然觉得心跳加速，于是问道：“这个县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说：“柏人。”高祖说：“柏人，就是受迫于人！”于是没有在此地留宿便离开了。

汉九年（前198年），贯高的仇人知道他的阴谋，就向朝廷告发他叛乱谋反的事情。于是高祖将赵王、贯高等人一起逮捕。十多个人争相想要自杀，只有贯高愤怒地骂道：“谁叫你们这么做的？现在赵王确实没有参与策划，他们却将赵王也一起逮捕；你们如果都死掉了，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证明他没有参与谋反呢！”于是贯高被囚禁在密闭的囚车里，与赵王一同押往长安。朝廷审判张敖的罪行。皇上诏令群臣与宾客中有追随赵王的全部族灭。贯高跟宾客孟舒等一共十多个人，全部将自己的头发剃光，用铁圈锁住自己的脖子，假装成赵王的家奴跟随赵王一同来京。贯高到达京城以后，在出庭接受审问

的时候说：“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赵王确实不知情。”法官依法判处他几千大板，又用烧红的铁条去刺他，贯高全身是伤，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刺了，但贯高始终不再多说一句话。吕后多次劝说高祖，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赵王不应该会密谋这种事情。皇上生气地说：“如果张敖拥有了整个天下，难道还少了你的女儿么！”不肯听从吕后的劝解。廷尉将贯高案件的全部供辞呈上，皇上说：“贯高真是一位壮士啊！你们哪个人了解他，就私下去问问他吧。”中大夫泄公说：“贯高与我是同乡，我一直很了解他。他向来是赵国最讲究信誉、不肯违背诺言的人。”高祖便命令泄公手里拿着符节来到贯高的竹床前询问。贯高抬头看看泄公说：“你是泄公吗？”泄公慰问、寒暄，像平时一样同他说话，当问到张敖是否真的参与了计划的时候，贯高说：“人谁没有珍爱自己父母和妻儿子女的感情？现在我一家三族即将被判处死刑，难道我会牺牲自己的父母妻儿子女来换取赵王的性命！实在是因为赵王确实没有参与反叛之事，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这些人做的。”于是贯高便将他们想要行刺高祖的本意以及赵王毫不知情的情况仔细说给泄公听。泄公上朝后，将这件事的实情详细禀报，皇上于是赦免了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然诺：实践诺言。】，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肮【绝肮：割断脖子。肮，喉咙。】，遂死。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张敖已出，以尚鲁元公主故，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以钳奴【钳奴：遭受剃发，用铁圈束颈的人。】从张王入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

张敖，高后六年薨。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

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皇上认为贯高为人贤能，能够信守承诺，就派泄公将赦免赵王的事情告诉他，泄公说：“赵王张敖已经被释放了。”同时也赦免了贯高。贯高大喜，问道：“我们大王真的被无罪释放了吗？”泄公说：“真的。”泄公又说：“皇上很赏识您，所以也赦免了您。”贯高说：“我之所以能够体无完肤而免于一死，只是为了证明赵王张敖是清白的，他的确没有反叛。如今赵王已经无罪释放，我的责任已尽到了，就算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何况身为臣子有谋杀君王的罪名，我还有什么面目继续侍奉在君主左右呢！就算是君主不杀我，我难道不会心存愧疚吗？”说罢，用力向後一仰头，割断脖颈而死。在那时候，贯高名扬天下。

张敖被无罪释放以后，因为他娶鲁元公主为妻的缘故，被封为宣平侯。皇上十分赏识张敖门下的各位宾客，所有假扮成家奴，跟随张敖一起进入函谷关的人，全部都成为了诸侯的相国或郡守。一直到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代，赵王张敖宾客的子孙都担任二千石的官职。

高后六年（前182年），张敖去世。张敖的儿子张偃即位，被封为鲁元王。因为张偃的母亲是吕后女儿的原因，吕后封张偃为鲁元王。鲁元王因为势单力孤，没有兄弟，于是吕后分封张敖姬妾所生的两个儿子为侯：封张寿为乐昌侯，张侈为信都侯。高后去世以后，吕后族人企图谋反作乱，大臣设计将他们全部诛杀，并且废黜了鲁元王和乐昌侯、信都侯。孝文帝登基后，重新封原来的鲁元王张偃为南宫侯，以继承张氏的爵位。

太史公曰：张耳、陈馥，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馥始居约时【约时：贫贱之

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太史公说：张耳、陈馥，是当时世人争相传颂的贤德之人；他们的宾客和仆人，全部都是天下有才能的人，无论这些人身在哪个国家，都能够获及卿相的官位。张耳、陈馥早年身份卑微的时候，能够互相信任，重视义气而不顾惜个人生死，哪里会有顾虑？等到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地盘，为了权力而你争我夺的时候，终因互相攻击而灭亡。为什么从前能够守望相助，彼此之间赤诚相待，而后来背叛彼此的时候却是那样凶残呢？难道不是因为权势和利益而引起的矛盾吗？尽管他们的名誉很高，宾客很多，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吴太伯和延陵季子相比，实在是大相径庭啊。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班固：「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家人：平民。】。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降：订约请降。】。约定。咎自烧杀。

魏豹，是过去魏国的公子。魏豹的哥哥名叫魏咎，魏咎以前在魏国的时候曾经被封为宁陵君。秦国消灭魏国以后，魏咎被迁移到外地成为一个普通百姓。陈胜起事反秦自立为王的时候，魏咎前去投靠陈胜。陈王派遣魏国人周市去攻取魏地，攻占魏地后，大家想要拥立周市为魏王。周市说：“天下混乱的时候，忠臣才能够显现出来。现在天下人共同反抗秦朝，按照道义，一定要拥立魏王的后裔为王才可以。”齐国、赵国各派遣五十辆车辅助周市，拥立周市为魏王。周市再三谢绝不肯接受，派人到陈县去将魏咎迎接回来。如此往返五次，陈王才派遣魏咎前去魏地立为魏王。

章邯攻破陈王以后，立即带兵到临济去攻打魏王。魏王于是派遣周市出使齐国、楚国请求援救。齐、楚两国派遣将军项它、田巴带领军队与周市一同前去援救魏国。章邯又击败了周市等人的军队，将周市杀死，包围了临济。魏咎为了城中的百姓，提出了投降的条件。条约达成后，魏咎自焚而死。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酈生曰：“缓颊【缓颊：好言相劝。】 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酈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形容光阴迅速，就像日影透过墙壁的空隙一样。白驹，日影。】 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遣韩信击虏豹于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

魏咎的弟弟魏豹逃亡到楚地。楚怀王拨给魏豹数千人，想要让他再去夺回魏地。项羽击败秦军以后，章邯投降。魏豹攻下魏地二十多座城邑。于是项羽立魏豹为魏王。魏豹率领精锐的士兵跟随项羽一起进入函谷关。汉元年（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想要占领梁地，于是将魏王豹改封到河东，在平阳建都，魏豹做了西魏王。

汉王回军北上，平定了三秦，从临晋关向东渡过黄河，魏豹带领魏国归附汉朝，于是跟随汉王去彭城攻击楚军。汉王兵败后，带领军队退回荥阳。魏豹请求汉王恩准自己回家探望生病的亲人。魏豹回国以后，就将黄河渡口封锁，背叛了汉王。汉王听说魏豹背叛自己的消息，正在担心东面楚国的进攻，来不及攻击魏国，于是对酈生

说：“你去替我婉言劝说魏豹，如果你能够成功说服他重新归附于我，我就把你封为万户侯。”酈生前去游说魏豹。魏豹拒绝酈生说：“人活在世上一辈子，就像日影透过墙壁的空隙那样迅速。现在汉王为人傲慢，侮辱别人，斥责诸侯、群臣如同责骂他的仆人一样，丝毫不讲究上下礼节，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见他。”于是，汉王派韩信到河东讨伐魏豹，将他俘虏，用驿站的车押送到荥阳，把魏豹的国土改编成三郡。汉王命令魏豹在荥阳驻守。楚国围攻荥阳，情势十分危急，周苛就杀死了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常：通“尝”，曾经。】 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彭越，是昌邑县人，字仲。彭越曾经在钜野泽中捕鱼，聚集了很多同伙，成为盗贼。陈胜、项梁起事反秦的时候，年轻人中有人对彭越说：“天下各路豪杰都纷纷起来反抗暴秦，你也可以站出来，我们也效仿他们。”彭越说：“现在两龙正相斗，我们姑且等待一下。”

过了一年多，钜野泽中聚集了一百多个年轻人，前去追随彭越，说：“请彭越做我们的首领。”彭越辞谢说：“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干。”年轻人一再恳求，彭越才答应了他们。彭越和他们相约第二天清晨日出的时候集合，晚来的就要杀头。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来晚了，最后一个人直到正午才来。彭越遗憾地

说：“我年纪大了，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做你们的首领，今天约好时间集合，却有很多人迟到，又不能将你们都杀头，只杀最后一个人。”立即下令让队长杀死他。大家都嬉笑着说：“何必认真到这个地步呢？以后我们不敢再犯就是了。”于是，彭越就拉出最后到的那个人，将他杀死，设立祭坛进行祭祀，并向他所带领的人发布军令。部属都十分吃惊，非常害怕彭越，没有谁敢抬头直视他。于是，彭越带领部属出发攻取土地，一路收编从诸侯军队中逃散出来的士兵，得到了一千多人。

司马贞：「魏咎兄弟，因时而王。豹后属楚，其国遂亡。」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余人毋所属。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斛：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以给汉王食。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

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蚤：通“早”。】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傅海：临海的土地。傅，通“附”。附着，靠近。】，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沛公从砀地向北进军攻击昌邑县的时候，彭越派兵援助了沛公。昌邑未能攻下，沛公带领军队向西进军。彭越也带着他的军队驻扎在钜野泽中，收编魏军失散的士兵。项籍进入函谷关，将诸侯分封为王后，回到楚国。彭越带领的一万多名士兵全部无所归属。汉元年（前206年）秋季，齐王田荣背叛项王，于是派人将将军印信赐给彭越，让他进军济阴攻打楚军。楚国派遣萧公角带领军队攻打彭越，彭越将楚军打得大败。汉王二年（前205年）春季，汉王和魏王豹以及其他诸侯一起向东进军攻打楚国，彭越带领他的三万多名士兵到外黄去归附汉王。汉王说：“彭将军收复魏地，接连攻占十几座城邑，想要赶快拥立魏国的后代。现在西魏王魏豹，也就是魏王魏咎的弟弟，他就是真正的魏国后人。”于是委任彭越为魏国相国，全权指挥他的军队，平定梁地。

汉王在彭城战败后向西面撤军的时候，彭越之前攻打下来的十几座城邑也重新沦陷，只好单独率领他的军队向北前进，驻扎在黄河岸边。汉王三年（前204年），彭越经常带领军队往来出没，作为汉军的游击队，偷袭楚军，在梁地将楚军的后援粮草切断。汉四年（前203年）冬季，项王与汉王在荥阳相持，彭越趁机攻占了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项王得知这个消息，就命曹咎守住成皋，自己则带领军队向东进军，将彭越所占有的城邑全部收复，重新归楚国所属。彭越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逃到穀城。汉五年（前202年）秋季，项王带领军队南下撤回到阳夏，彭越又攻占昌邑附近的二十多座城邑，缴获十几万斛谷物，来补给汉王军粮。

汉王吃了败仗，派遣使者前去召彭越前来合力攻打楚军。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下来，尚且担忧楚军的攻击，不能轻易离开。”汉王追击楚军，在固陵被项羽打败。于是汉王对留侯张良说：“诸侯的军队如果不来援救，我们应该如何应付？”留侯说：“齐王韩信称王，并不是您的本意，而韩信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彭越原本已经平定了梁地，功劳多，但是那时大王因为魏豹的原因，只是任命彭越担任魏国的相国。如今魏豹已经死了，又没有后代，况且彭越也想被立为王，但是您却不早拿主意。如果您能私下跟两国达成盟约：假如您战胜了楚国，从睢阳以北一直到穀城一带，全部划分给彭相国，让他称王；从陈县以东一直到海边，全部划给齐王韩信。韩信的家乡在楚地，他一定想要得到自己的家乡。大王您如果能够分割出这些地方，承诺划分给他们二人，这两个人一定很快就能招来；您如果不肯答应的话，事情的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汉王立即派遣使臣到彭越那里去，按照留侯张良的计谋行事。使臣到达以后，彭越立即带领全部军队前往垓下与汉军会合，最后终于打败楚军。项羽被杀。那年春天，彭越被封为梁王，在定陶建都。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禽：同“擒”，抓捕。】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掩：出其不意地袭击或逮捕。】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汉六年（前201年），彭越来陈县朝见汉帝。九年，十年，彭越都来长安朝见高祖。

汉十年（前197年）秋季，陈豨在代地发动叛乱，高帝亲自带兵前去征讨，军队行至邯郸的时候，高帝向梁王征调兵马。梁王借口生病，派遣部将带领军队前往邯郸。高帝十分生气，于是派人前去责备梁王。梁王很害怕，想要亲自前去邯郸请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起初的时候没去，现在受到责备才去，去了的话就一定会被捉拿。不如趁机举兵造反。”梁王没有听从，仍然以生病作为借口。梁王对他的太仆很生气，想要将他杀死。太仆逃亡到汉高帝那里，向汉高帝告密说梁王与扈辄发动叛变。于是皇上立即派遣使者出其不意地袭击梁王。梁王没有觉察到，于是使者逮捕了梁王，将他囚禁在雒阳。经过主审官吏审理后，认为他反叛的罪证具备，请求依法判刑。皇上赦免了梁王的死罪，将他贬为平民，流放到蜀地的青衣县。彭越西行来到郑县的时候，刚好吕后从长安出来，要到雒阳去，在路上遇见了彭王。彭王在吕后面前泪流满面，力辩自己无罪，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昌邑。吕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和他一同向东行进，来到雒阳。吕后对皇上说：“彭王是一位壮士，如果现在将他流放到蜀地，这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就将他杀了。我同他一起回来了。”于是，吕后授意彭越的家臣告发彭越再次谋反。廷尉王恬开呈上奏书请求诛杀彭越全族。皇上批准，于是夷灭了彭越全族，废除了他的封国。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尺寸之柄：比喻很小的权力。柄，权柄。】，其云蒸龙变【云蒸龙变：云气蒸腾，蛟龙变幻。比喻政治风云变化。】，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太史公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寒微，但却能席卷千里土地，开国称王，他们喋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就闻名于世。但是他们怀

着反叛的意图，到了失败的时候，又不肯杀身成名，因而被捕，成为阶下之囚，最后受处决而死，这是为什么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尚且认为这种下场是奇耻大辱，何况是称王的人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过了别人，只怕无法保全性命罢了。只要掌握一点权力，遇到政治风云变化，就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他们才宁可被囚禁起来而不逃避啊。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班固：「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

黥布者，六【六：县名，今安徽省六安县一带。】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布衣：平民。】。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坐：囚。】法黥【黥：在脸上刺字并涂墨的刑罚。】。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俳笑：戏笑。】之。布已论输丽山【丽山：通“骊山”，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境内。】，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亡：逃跑，潜逃。】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清波：县名，今河南省新蔡附近。】，引兵而东。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

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布常冠军：黥布的骁勇善战在全军中无人能比。】。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求救。怀王使宋义为上将，范曾为末将，项籍为次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军，悉属宋义，北救赵。及项籍杀宋义于河上，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诸将皆属项籍。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

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至关【关：函谷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布常为军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黥布，是六安人，本姓英。在秦朝的时候只是个平民百姓。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位客人曾经给他看相说：“在受刑之后会称王。”长大之后，英布因为犯法而被判处黥刑。英布欣然接受笑着说：“曾经有人给我看相，说我在受刑之后会称王，大概就是如今这样的情形了吧？”其他人听到他这么说，都挖苦嘲笑他。黥布受刑后不久，就被押往骊山做苦工，在骊山做苦工的犯人共有几十万，黥布与刑徒的头目、英雄豪杰都有往来，最后带着这些人逃到长江上做了强盗。

陈胜起兵反秦，于是黥布就去拜访番阳县令吴芮，与吴芮的部下一同反叛秦朝，聚集了数千人。番阳县令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秦朝将领章邯消灭了陈胜，攻破了吕臣所率领的军队后，黥布就带领军队向北攻打秦朝左右校尉，在清波将他们打败，接着带兵向东挺进。黥布听说项梁平定了江东会稽郡，于是渡过长江，向西进发。陈婴因为项氏家族世代都是楚国的将军而将自己的军队归于项梁，向南渡过淮河，于是黥布、蒲将军也率军归附项梁。

项梁带领军队渡过淮河向西进军，攻打景驹、秦嘉等人，黥布的骁勇善战在全军中无人能比。项梁来到薛地，听说陈王确实死了，于是拥立了楚怀王。项梁被称为武信君，英布被称为当阳君。后来，项梁在定陶战败死去，楚怀王把都城迁到彭城，诸位将领和英布也都据守在彭城。当时，秦军加紧围攻赵国，赵国多次派人前来请求救援。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范曾为末将军，项籍担任副将军，英布、蒲将军都担任将军，将全部军权交给宋义，向北进军前去救援赵国。后来项籍在黄河岸边将宋义杀死，楚怀王只好立项籍为上将军，各路

军队都交给项籍统率。项籍派英布率先渡过黄河前去攻打秦军，英布多次立下战功，于是项籍便带领全部人马渡过黄河，与英布所率领的军队协同作战，终于将秦军打败，章邯等人投降。楚军屡传捷报，功勋在诸侯之上。各路诸侯的军队都敬服归附楚军，是因为英布指挥有方，多次在战争中以少胜多，让人震惊折服。

项籍率领军队向西进军，来到新安，又派英布等人趁夜色偷袭并坑杀了章邯的二十多万降兵。到达函谷关时，受到阻碍，无法向前推进，又派英布等人从隐蔽的小路穿过去，打败守关的军队，从而进入函谷关，一直来到咸阳。在战场上，英布总是担任军队的前锋。所以项王分封诸将时，英布被封为九江王，以六安为都城。

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戏：河水名。】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郴县：今湖南郴州。】。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与：联合。】者独九江王，又多【多：称赞。】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诸侯都离开戏下，各自返回封国。项籍拥立楚怀王为义帝，并将都城改迁到长沙，却暗中派九江王英布在途中偷袭义帝。这年八月，英布派手下将领偷袭义帝，在郴县追上义帝并将他弑杀。

汉二年（前205年），齐王田荣背叛楚国，项王带兵前去攻打齐国，向九江王英布征调兵力，九江王英布借口自己生病无法前往，只是派部将带着数千人前去。汉王在彭城大败楚军，英布依旧称病不去救援楚国。项王自此对英布心生怨恨，多次派使者前去指责英布，并

召英布前来见面，英布越发惶恐，不敢前去面见项王。项王正在为北方齐国、赵国的事情担忧，而又担心汉王在西边起兵，与项王联合交好的只有九江王英布，项王又十分欣赏英布的才能，想要亲近他、重用他，因此没有派兵攻打他。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不审：不清楚，不明白。】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倍：通“背”，背叛。】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出：离开。】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jiào【徼：边境上的军事工事。】乘【乘：登，登高而守。】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裂地：割分一块土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汉三年（前204年），汉王攻打楚国，在彭城与项羽展开大战，汉王战败，从梁地撤兵，来到虞县，跟身边的随从说：“像他们那些人，不值得与之商议天下大事。”谒者随何向汉王进言说：“我不明白陛下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汉王说：“谁能为我出使淮南，让他们发兵造反，背叛楚国，牵制项王在齐国停留几个月，我夺取天下的计划就能够万无一失了。”随何说：“我请求陛下准许我出使淮南。”于是随何带领二十人出使淮南。随何到达淮南后，由英布的太宰出面主持接待，等了三天也没能见到九江王英布。随何借机游说太宰说：“大王不肯召见随何，一定是觉得楚国势力强大，汉国势力弱小，这也恰好是我出使到贵地的原因。让我得到大王的召见，如果我的话说得对，那不正是大王想要听到的；如果我的话说得不对，我们这二十人甘心受罚，任由大王在淮南市上公开处死，以表明大王背叛汉王亲近楚国的决心。”于是太宰就将随何的话转告给英布，英布便召见了。随何说：“汉王派我亲自到大王面前，恭敬地给大王上书，我个人却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大王会和楚国那么亲近。”淮南王英布说：“因为我臣属于楚国。”随何说：“大王您与项王都是诸侯，如今您却要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将国家托付给他。项王攻打齐国的时候，他亲自背着修筑营垒的工具，身先士卒，大王您应该出动淮南的全部兵力，亲自率领部将，担任楚军的前锋，如今却只派出四千人协助楚国。这是一个北面称臣侍奉人家的人，本来应该做的吗？那汉王在彭城作战，项王仍然没有离开齐地，大王此刻应该调动淮南全部人马，渡过淮河，帮助项王与汉王在彭城之下不分昼夜地作战。大王拥有淮南万民，却没有一个士兵渡过淮河作战，您这是在垂衣拱手地观看项王和汉王两军谁胜谁败。将自己国家托付给人家的

人，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大王徒有依附楚国的虚名，事实上是希望趁机发展自己的实力，我个人认为大王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大王还没有背弃楚国，是因为认为如今的汉国势力弱小。但是即使楚国的军队力量再强大，他们依旧背负着不义的罪名，因为项王背弃了盟约又杀害了义帝。但是楚王凭借着—时战争的胜利而认为自己很强大。汉王收拢诸侯后，回军驻守在成皋、荥阳，从蜀地、汉地转运军粮，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分兵把守在边境要塞，要是楚国想要撤军，中间有梁国阻隔，楚国深入敌人腹地八九百里，楚国想开战，又不能获胜；想要攻城，却又攻不下城池，老弱残兵从千里之外辗转运送军粮。等到楚国军队抵达荥阳、成皋的时候，汉王的军队坚守不出，楚军攻打又攻不破，撤军又不能逃过汉军的追击。因此说楚国的军队不足以成为凭恃的后盾。如果楚军战胜了汉军，那么各个诸侯深陷险境，必定会彼此救援。那么楚军的强大，恰巧便招来天下大军的攻伐。因此楚不如汉，形势是很明显的。如今大王不与万无一失的汉国交好，反倒将自己和国家托付给危在旦夕的楚国，我私下里替大王感到疑惑。当然，我并不认为仅仅凭借淮南的军队力量就足以灭掉楚国。只要大王出兵背叛楚国，项王的兵力就必然会受到牵制。您只需牵制项王几个月，汉王夺取天下的大计就能够万无一失了。我请求大王您提着宝剑，与我一同归附汉国，汉王一定会对您割地封王，更何况您还有淮南，淮南必定是大王您的囊中之物。所以，汉王才派我作为使臣出使淮南，向您进献我不成熟的计策，希望大王能够认真地考虑。”淮南王说：“就按照你说的办。”英布私下同意叛楚归汉，但是没敢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伏滔：「黥布以三雄之选，功成垓下，淮阴既囚，梁越受戮，嫌结震主之威，虑生同体之祸，遂谋图全之计，庶几后亡之福，众溃于一战，身脂于汉斧。」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

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构：成。】，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于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踞床洗：在床边坐着让别人给自己洗脚。】，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颇：稍稍，略微。】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

当时，楚国的使者刚好就在九江，使者正在加紧催促英布出兵援助，他们居住在馆舍里。随何直接闯到馆舍去，坐在楚国使者的上席位置上，说道：“九江王英布现在已经归附汉王，楚国凭什么让他发兵？”英布感到惊慌失措。楚国使者起身准备离开。随何趁机劝说英布道：“事已至此，大王您可以杀死楚国的使者，不让他们回去告密，我们也可以尽快向汉王靠拢，并肩作战。”英布说：“就按照你的意思行事，出兵攻打楚国吧。”于是英布杀掉使者，发兵攻打楚国。楚国派项声、龙且攻打淮南，项王亲自留下来攻打下邑。几个月后，龙且攻打淮南，打败了英布的军队。英布想带兵撤回汉国，又担心楚国的军队会在半路截杀，因此，英布一人和随何从小路逃归汉国。

淮南王到达汉王那里时，汉王正坐在床上让人给他洗脚，召见英布入内见他。英布看到这种情形，顿时怒火中烧，后悔前来投奔汉王，想要自杀。当他退出来后，来到汉王专门为他准备的馆舍，见到帐幔、器皿、饮食、侍奉官员都与汉王是相同规格，英布又喜出望外。于是就派人进入九江。当时，楚王已派项伯收编了九江王残余的士兵，并且杀死了英布的妻子和孩子。英布派去九江的人找到英布当时的宠臣和老朋友，带领数千人马归附汉国。汉王又给英布增加了兵

力，英布带领军队一路北上，到成皋一路招兵买马。汉四年（前203年）七月，汉王封英布为淮南王，展开对项籍的攻击。

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折：贬低。】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去：离开。】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如：合，满足。】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汉五年（前202年），英布派人进入九江，攻占数个县邑。汉六年（前201年），英布和刘贾进入九江之后，利诱楚国大司马周殷，周殷背叛了楚国，于是英布发动九江的军队与汉王的军队一同攻打楚国，在垓下大败楚军。

项籍死后，天下安定，汉王在宫廷里置酒设宴。汉王在酒席上贬低随何的功劳，认为随何不过就是个迂腐保守的读书人，治理天下如何能用如此不合时宜的人。随何跪下说：“当初陛下带领军队攻打彭城的时候，楚王还没有发兵去攻打齐国，陛下可以调动的兵马只有五万步兵、五千骑兵，凭借这点兵力陛下就能成功夺取淮南吗？”汉王说：“不能。”随何说：“陛下派我和二十人一同出使淮南，一到淮南，陛下就得偿所愿，我的功劳比那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要大。但是陛下却说我是一个迂腐保守的读书人，治理天下不能用我这样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汉王说：“我正考虑您的功劳呢。”于是就任命随何为护军中尉。分封英布为淮南王，在六安建都，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都归属英布。

司马贞：「九江初筮，当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盗江上。再雄楚卒，频破秦将。病为羽疑，归受汉杖。赧赫见毁，卒致无妄。」

七年，朝陈。八年，朝雒阳。九年，朝长安。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hǎi之【醢之：剁成肉酱。】，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部聚：聚集，聚合。】兵，候伺【候伺：暗中探听。】旁郡警急。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赧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赧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厚馈遗：赠送厚礼。】，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次：及，谈到。】，誉赫长者【长者：忠诚厚道的人。】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诣：到达。】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微验：偷偷调查。】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赧赫，以为将军。

汉七年（前200年），淮南王到陈县朝见。汉八年（前199年），英布到雒阳朝见。汉九年（前198年）英布到长安朝见。

汉十一年（前196年），高后诛杀了淮阴侯，英布因此内心惶恐。这年夏天，汉王杀死了梁王彭越，并将他剁成了肉酱，还将肉酱分装后分别赏赐给各位诸侯。肉酱送到淮南的时候，淮南王正在外面狩猎，看到肉酱，特别惊恐，暗中派人安排部署，集结军队，密切关注邻郡的动向。

一个英布十分宠爱的姬妾生病了，送到医师处治疗，医师的家和

中大夫贲赫的家对门，姬妾多次到医师家接受治疗，贲赫认为自己在宫中担任官职，于是送去了厚礼，并且随英布的姬妾在医家饮酒。这位姬妾就在侍奉淮南王的时候，闲谈称赞贲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长者。淮南王十分生气，说道：“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姬妾于是就将与贲赫饮酒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淮南王怀疑她和贲赫之间有私情。贲赫十分恐惧，借口生病不出家门。这让淮南王更加愤怒，打算逮捕贲赫。于是贲赫便扬言英布叛变，坐着驿车前往长安。英布派人前去追赶，但是没能追上。贲赫到达长安后，上书给汉王汇报有变故，说英布有谋反的迹象，可以在他还没有发动叛乱之前杀死他。汉王看了他的上书后，与萧相国商量，萧相国说：“英布不应该会发动叛乱，恐怕是因为他与人结怨而被别人诬告陷害。请求将贲赫关押起来，派人暗中试探淮南王。”淮南王看见贲赫畏罪潜逃，向汉王上书告密说自己要叛变，本就开始担心贲赫会说出自己暗中布置的事情。如今汉王的使臣又来到淮南了，查出一些端倪，于是英布便杀死了贲赫的全家，起兵造反。造反的消息传到了长安，皇上得知英布造反的事情，于是释放贲赫，并且封他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竖子：小子。有鄙视的意味。】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山东：崤山以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下蔡：县名，今安徽省凤台一带。】，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

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千户：千户侯。】。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皇上召集诸位将领问道：“如今英布起兵造反，我们应该怎么办？”将领们都说：“出兵讨伐他，把这小子活埋了，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汝阴侯滕公召来原楚国令尹询问这件事情。令尹说：“英布原本就该造反。”滕公说：“汉王割分土地封他为王，分封爵位让他身份显贵，使他能够南面称王，成为万乘之主，他为什么要造反呢？”令尹说：“朝廷往年将彭越杀死，前年又杀死韩信，这三个人，功劳相同、三位一体。英布当然担心祸患会殃及到自己身上，所以起兵造反。”滕公将这些话上书给皇上说：“我的门客原楚国令尹薛公是一个很有韬略、智慧的人，皇上可以询问他如何处置淮南王。”于是，皇上召见了薛公。薛公回复皇上说：“英布造反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英布采取上策，那么崤山以东的地区就不归您所有了；如果英布采取中策，那么输赢胜负就很难说了；如果英布采取下策，陛下您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皇上说：“何为上策？”令尹回答说：“英布向东占领吴国，向西攻占楚国，吞并齐国，占领鲁国，向燕国、赵国发出一纸檄文，命他们坚守自己的土地，崤山以东的地区就不再是汉王的土地了。”皇上又问：“何为中策？”令尹回答说：“英布向东攻占吴国，向西占领楚国，吞并韩国夺取魏国，将敖庾的粮食据为己有，封锁成皋的要道，这样一来，谁胜谁败就难以预知了。”皇上接着问：“何为下策？”令尹回答说：“英布向东发兵占领吴国，向西攻下下蔡，将辎重财宝全部迁徙到越国，然后自己跑到长沙，这样的话陛下就能够安枕无虑了，汉朝就没事了。”皇上说：“既然如此，英布将会选择哪种计策呢？”令尹回答说：“英布会选择下策。”皇上说：“他为什么会放弃上策、中策而选择下策呢？”令尹说：“英布原本只是一个骊山的囚犯，依靠自己的努力才成为万乘之主，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自

身的荣华富贵，并不会考虑到黎民百姓，更不会考虑子孙后代，因此我说他会选用下策。”皇上说：“好。”于是赐封薛公为千户侯。同时册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于是皇上亲率军队攻打英布。

陈亮：「薛公谓布必出下策，已而果然。然吾之意则谓之意上策曰东取云云，夫吴在布后，楚在布左，以力取之诚易也。复竭力以并齐，则其力疲矣。而欲传檄燕赵，能保必降乎？汉苟遣一信臣，持节往论之，则燕赵必复为汉用，因命信臣率燕赵兵以收齐鲁，而弟亲率关陇韩魏兵以与布角，布力亦疲，一举必败。布败则吴楚可不战而复，虽出上计亦败也。」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民：这里指刘邦的属下。】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甄zhūi。布兵精甚，上乃壁【壁：安营扎寨。】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恶：厌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

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给【给：欺骗。】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

英布造反之初，对麾下将领们说：“皇上年纪大了，厌恶打仗，一定不会亲自带兵前来作战，皇上派将领前来作战，在所有的将领之中我只担心淮阴侯、彭越两人，如今他们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将领不值得担忧。”于是英布起兵造反。英布果真像薛公预料的那样，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逃走并死在富陵。英布收编了荆王所有的兵力，渡过淮河攻打楚国。楚国调动军队在徐县、僮县之间与英布交战，楚国兵分三路，想要采用彼此援救的奇策。有人劝告楚国的将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大家一直都很畏惧他。何况兵法上说，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士兵们留恋家园，一旦有什么危急情况发生，很容易四处逃散。如今兵分三路，只要英布打败我们其中的任意一路军队，其余的士兵就都跑散了，又如何会彼此援救呢！”楚将并不听从忠告。英布果然先打败其中的一路军队，其他两路军队就四处逃散了。

郑观应：「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英布、王霸、张辽、刘牢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德威、扩廓贴木儿等，战将也。」凌约言：「布先因信诛而心恐，后因越醢而大怒，故令尹曰『自疑祸及身』，深知布之心者。」

于是，英布率军向西进发，在蕲县以西的会甄与皇上亲率的军队相遇。英布麾下都是精锐的士兵，于是皇上在庸城驻守，看见英布排布战阵与项籍军队的阵形很相近，于是皇上十分厌恶。皇上与英布遥遥相望，远远地对英布说：“你何苦要造反呢？”英布说：“我想要当皇帝。”皇上怒不可遏，大骂英布，于是两军展开大战。英布的军队溃败逃走，渡过淮河，英布屡次停下来与皇上的军队交战，都不顺利，于是英布和一百多人逃到长江以南地区。英布原来和番阳县令通婚，所以长沙哀王派人前去诱骗英布，佯装和英布一起逃亡，将英布诱骗到南越地区，英布十分信任他，故而跟随他一起到了番阳，番阳人在兹乡的一座民宅里杀死了英布，于是黥布被灭。

皇上册封他的儿子刘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大多数将领都因为立下战功而得到封赏。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拔兴：振兴。】之暴【暴：猛烈。】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僇：耻辱，羞辱。】。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媚【妒媚：妒嫉。】生患，竟以灭国！

太史公说：英布，难道他的祖先是《春秋》中所记载的，被楚国灭亡的英国、六国，皋陶的后代吗？英布自身遭受黥刑，能够突然之间迅猛振兴到如此地步！项氏坑杀数以千万的士兵，而英布的确是罪魁祸首。英布的功劳在其他诸侯之上，因此才能够称王，但是最终也免不了身死人手，蒙受羞辱。究其祸根，其实是从英布宠爱的姬妾开始的，因为嫉妒而酿成祸患，最后竟然让自己的国家走向灭亡。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苏轼：「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陈亮：「汉高帝所籍以取天下者，故非一人之力，而萧何、韩信、张良盖杰然于其间。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托；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自保矣。」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推择为吏：战国以来，有一种制度是乡官向国家举荐本乡能够做官的人。】，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蓐：通“褥”。】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漂：漂洗棉絮。】，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竟：到最后。】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王孙：指年轻人。】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韩信是平民的时候，家里很穷，加上他品行放荡不羁，没有被推荐去做地方官吏，他又不能通过做生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经常寄居在别人家里吃闲饭，所以大多数人都很讨厌他。韩信曾经数次去下乡县南昌亭亭长的家里吃闲饭，一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很厌恶他，于是每天早上很早就将早饭做好，在床上将早饭吃了。等到吃饭的时候，韩信来到亭长家，亭长夫人并没有给他准备饭食。韩信当然也明白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竟然离开亭长家没有再回来。

韩信在城下钓鱼，几位老妇人在河边漂洗棉絮，其中一位老妇人见到韩信饥饿难耐，于是拿来饭食给韩信吃。漂洗棉絮几十天，就一直给韩信拿饭吃。韩信十分高兴，对那位老妇人说：“我一定会重重报答您老人家的。”老妇人生气地说：“大丈夫竟然连自己也不能养活，我是可怜你这个年轻人才给你饭吃的，难道是希望得到你的报答吗！”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袴：通“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蒲伏：同“匍匐”，爬行。】。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杖剑：执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郎中：侍从。】。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连敖：管理仓库粮食的小吏。】。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淮阴的屠户中，有一个年轻人羞辱韩信，说：“尽管你长得人高马大，又喜欢随身佩带刀剑，但事实上你不过就是个胆小鬼。”年轻人又当众羞辱韩信说：“你要是不怕死，就拿出剑来跟我比试一番；如果怕死的话，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上下仔细打量了这个年轻人一番后，伏下身子，趴在地上，从年轻人的胯下钻了过去。在场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如鼠。

后来项梁带领军队渡过淮河的时候，韩信持剑追随项梁，在项梁部下，默默无闻。项梁战败之后，韩信又依附于项羽麾下，项羽让韩信做个侍从。韩信曾经多次向项羽献策，但是项羽始终没有采纳韩信的计策。汉王刘邦进入蜀地，韩信从楚军逃走归附了汉王，依旧默默

无名，因此韩信在汉王部下只是做了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官。后来由于触犯军法而被判处斩刑，他的同伙十三个人全部被杀死了，轮到韩信的时候，韩信抬头仰望，目光正好和滕公夏侯婴相对，韩信说：“汉王难道就不想要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呢！”滕公听了他的话，十分惊奇，又见他仪表堂堂，于是放了他并没有处斩。滕公与韩信交谈，十分欣赏他。于是将这件事情禀报给汉王，汉王委任韩信为治粟都尉，但还是没有发觉韩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诵读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行道：中途。】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吉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韩信多次和萧何交谈，萧何对于韩信的过人之处十分惊奇。抵达南郑的时候，在半路上逃跑的各路将领共有几十人。韩信猜想萧何等人已经前后多次向汉王举荐自己，但是汉王始终没有重用，于是也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向汉王汇报，立即亲自去追韩信。有人禀报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怒不可遏，萧何一走，汉王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样。过了一两天，萧何前来拜谒汉王，汉王又是生气又是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走，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走，我是去追逃走的人。”汉王说：“你所追的逃走之人是谁呢？”萧何回答说：“是韩信。”汉王又接着骂道：“各路将领逃亡的一共有几十人，您一个也没去追；却唯独去追赶那韩信，你这是在欺骗我。”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但是像韩信这样的人，全天下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称王，那么自然用不着韩信；但是如果大王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谁能够与您共商大事了。这全在大王如何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要向东扩张，怎么能够郁郁寡欢，长期待在这个地方呢？”萧何说：“大王决意要向东发展的话，如果能重用韩信，韩信自然就会留下来；如果不能重用韩信，他最后还是要逃走的。”汉王说：“就看在您的面子上，让他做个将军。”萧何说：“就算是大王让他做将军，韩信也一定不肯留下。”汉王说：“那我任命他做大将军。”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想要召见韩信任命他为大将军。萧何说：“大王向来对人轻慢无礼，如今想要任命大将军就如同呼喊一个小孩子一样。这正是韩信想要逃走的原因。如果大王已经决定想要任命他为大将军，一定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亲自斋戒，之后在广场上设置一个高坛，所有的礼仪都十分完备，这样才可以。”汉王答应了萧何的请求。众将听说要拜大将军的消息后都很高兴，人人认为自己要做大将军了。等到汉王任命大将军的时候，居然是韩信，全军将领都感到很惊讶。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贺【贺：称赞。】 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噉叱咤【暗噉叱咤：呵斥的声音。】，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呕呕：温和的样子。】，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刓：磨去棱角。】，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立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韩信接受大将军任命仪式后，被请入上座。汉王说：“萧丞相数次推荐将军，将军有什么良策指教我呢？”韩信谦让了一番后，问汉王说：“如今向东进军夺取天下，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强悍、仁厚和兵力等方面与项王相比，谁更胜一筹？”汉王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道：“我比不上项王。”韩信起身向汉王拜了两拜，赞许地说：“我也认为大王比不上项王。但是，我曾经服侍过项王，请准许我评价下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在盛怒咆哮的时候，能够让千百个人心惊胆颤、瘫软在地，而且他不能知人善用，这不过就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人生病，项王心疼得涕泪横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生病的人。等到有人立下战功，准备加封进爵的时候，项王就将

已经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反复把玩，直到大印连棱角都磨圆了也不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之仁。尽管项王称霸天下，诸侯都臣服他，但是他却放弃了关中的有利地势，而在彭城建立都城。而且，项王还违背了与义帝的盟约，将自己的亲信全部分封为王，这让诸侯十分愤怒。诸侯看着项王将义帝改迁到江南偏僻的地方，也都返回各自的封地、驱赶自己的国君，挑选好的地方自立为王。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全都遭到摧残毁灭，因此天下百姓大都十分怨恨项王，不愿归附于他，如今只不过是碍于形势所迫，勉强服从而已。尽管他现在是名义上的霸主，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天下的民心。因此说他现在很强，但是很快就会变弱。如今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骁勇善战的人，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不能被诛灭的呢！将天下的城邑分封给立下大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不心服口服呢！您率领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们东归的心愿，还有什么样的敌人能不被击溃呢！更何况项羽所分封的三个诸侯王，他们原本都是秦朝的将领，带领秦朝的士兵征战数年，被杀死及逃走的人多到无法计算，却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归降诸侯。到达新安后，项王使诈坑杀了已经投降于他的二十多万秦军，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脱身，秦地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如今项羽仰仗着自己的威势，强行册封这三个人为诸侯王，秦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爱戴他们的。而大王您进入武关以后，不伤害百姓丝毫，废除了秦朝严酷的律法政令，与秦地的百姓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没有不希望大王留在秦地称王的。何况根据诸侯之间已经达成的盟约，大王理所应当在关中称王，而关中的百姓都清楚这件事。大王后来失去了应得的爵位而被封在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怨恨项王的。如今大王带领军队向东进军，只需要给天下人下一道檄文，三秦封地就能立即平定了。”汉王听了非常高兴，自认为与韩信相见恨晚。于是汉王听从韩信的谋略，部署各路将领准备攻打预定目标。

洪迈：「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

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陈仓：地名，今陕西省宝鸡附近。】，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河关：蒲津关，也叫临晋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酈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缶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阏与：今山西省和顺。】。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八月，汉王率军途经陈仓向东进军，一举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前205年），汉军出函谷关，收服了魏王、河南王，随后韩王、殷王也前来向汉王投降。汉王又联合齐王、赵王一同向楚军展开攻势。四月，到达彭城，汉军大败，溃散而归。韩信重新收复溃散的人马，在荥阳与汉王会合，再次在京县、索乡之间将楚君打败。楚军因此始终没有办法向西进军。

汉军在彭城战败之后，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背叛汉王，向楚王投降，随后齐国、赵国也背叛汉王，与楚国讲和。六月，魏王豹借口看望生病的老母，向汉王请假回乡，魏王豹刚返回封国，就立即切断了黄河渡口临晋关的交通要道，反叛了汉王，同时与楚军定下盟约讲

和。汉王派酈食其前去游说魏王豹，没能游说成功。这年八月，汉王委任韩信为左丞相，韩信带兵前去攻打魏王豹。魏王将主力部队驻守在蒲坂，堵塞了黄河渡口临晋关。于是韩信增设疑兵，陈列战船，假装要过河，但实际上却让部队暗自在夏阳附近用木制的盆瓮漂浮过河，偷袭安邑。魏王豹惊慌失措，率领军队迎击韩信，韩信俘获了魏王豹，魏地平定，汉王在魏地设置河东郡。汉王派张耳和韩信一起，带领军队向东进发，向北攻打赵国和代国。这年闰九月，韩信、张耳的军队打垮了代国的军队，在阏与活捉了夏说。韩信攻占魏国，摧毁代国之后，汉王立即派人将韩信的精锐兵力调走，将他们带去荥阳，与楚军对抗。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馥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馈：运输，运送。】粮，士有饥色；樵苏【樵苏：砍柴。】后爨cuàn【爨：做饭。】，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王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和张耳带领几十万兵马，打算向东进军突破井陘口攻打赵国。赵王、成安君陈馥听闻汉军即将攻打赵国，就在井陘口聚集兵力，号称二十万大军。广武君李左车向成安君献策说：“我听说汉王的将军韩信曾经渡过西河，俘获魏王豹，擒获夏说，最近又血洗了阏与，如今韩信还有张耳的协助，计划攻占赵国。这是乘胜追击离开本

国的领土远征，他们的锋芒必定不能阻挡。可我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草，士兵们必然会忍饥挨饿；如果需要就地砍柴伐草，军队必定不能经常吃饱。如今井陘这条小路，不能并排行走两辆战车，不能让骑兵排成行列，行进的军队一定会绵延数百里，这样一来，汉军运输粮食的队伍必定会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希望您能临时调拨三万奇兵给我，让我通过隐蔽小路偷袭汉军，前去拦截他们的粮草辎重。您就在赵地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坚守阵地，不与汉军交战。他们向前不能战斗，向后没法退兵，我出奇兵阻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在荒郊野地里，什么东西也抢不到，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位将军的人头就能够送到将军您的帐下。希望您能够认真考虑我的计策。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们二人所俘。”成安君，是一个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经常宣称正义的军队不应该采用欺诈的诡计，成安君说：“我听兵书上说，兵力十倍于敌人的时候，就可以包围敌人，兵力超过敌人一倍的时候就可以与敌人交战。如今韩信的军队号称有数万人，实际上不过才数千人而已。数千士兵居然长途跋涉前来袭击我们，一定已经疲惫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像这样回避不出击的话，等到他们强大的后续部队赶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诸侯会说我胆子小，就会很轻易地攻击我们。”于是没有采纳广武君的计策。

王世贞：「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之初说光武也，武乡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已矣！」李贽：「信与沛公初见，凡说项羽处，字字拿着沛公，沛公卒受其益。」

韩信使人间视【间视：暗中窥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帟，从间道萆bì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帟，立汉赤帟。”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

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泚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乡对，师事之。

韩信命人暗中窥探，得知成安君并没有采用广武君的计策，使者回来向韩信汇报，韩信十分高兴，才敢带领兵马进入狭窄的井陘道路。在距离井陘要塞出口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停下来扎营过夜。半夜的时候，韩信传令出发，从士兵中挑选出两千名轻装骑兵，每人手里拿着一面红旗，经由隐蔽小道来到山上，隐藏在山上观察赵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韩信告诫部下说：“两军交战的时候，赵军看见我军败逃，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军，你们立即冲进赵军的营垒之中，将赵军的旗帜拔掉，然后竖起汉军的红旗。”接着，韩信又让副将向士兵们传达开饭的命令，说：“今天打败赵军就正式举行会餐！”将领们都不相信，只是假意回答说：“好。”韩信对手下军官说：“如今赵军已经先在有利的地势上筑造营垒，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大将的旗帜、仪仗，就不会攻打我军的先遣部队，因为他们担心我们到了险要的地方就退回去。”于是，韩信派出万余名士兵担任先遣部队，出了井陘口，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阵势。赵军远远望见韩信的士兵，大笑不止。天蒙蒙亮的时候，韩信架起大将的旗帜，设好战鼓，敲起进攻的鼓声开出井陘口。赵军终于打开营垒开始攻打汉军，两军激战了很久。于是韩信、张耳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营垒中的

部队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接着又和赵军展开激战。赵军果真倾巢出动，争相抢夺汉军的旗鼓，追逐大将韩信、张耳。韩信、张耳进入河边阵地以后，全军将士拼死奋战，赵军不能打败他们。韩信事先派出去的两千名轻骑兵，见到赵军倾巢出动，前去追逐战利品，便立即冲进赵军空虚的营垒中，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又立起提前准备好的两千面汉军红旗。这个时候，赵军已经无法战胜背水一战的韩信军，又无法俘获韩信等人，想要退回自己的营垒，却发现营垒上已经插满了汉军的红旗，十分震惊，还以为赵军的将领已经全都被汉军俘获了，于是军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士兵们纷纷逃散，即使赵将诛杀逃兵，也不能制止士兵逃走。于是汉兵前后夹击，一举彻底摧垮赵军，俘虏了赵军的大批人马，在泜水岸边活捉了赵王歇。

唐顺之：「孔明之初见昭烈论三国，亦不能过。予故曰：淮阴者非特将略也。」杨维桢：「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韩信之手也。」

韩信传令军中不要杀害广武君，有能够活捉广武君的人，赏赐千金。于是，有人捆绑着广武君将他送到韩信的军营，韩信亲自解开他的绳索，并邀请他面东而坐，自己则是面向西与广武君对坐，像对待老师那样恭敬地对待广武君。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拊循：顺应人心。】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市人：指乌合之众。】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诸位将领纷纷献上敌军首级和俘虏，向韩信祝贺完毕后，询问韩信说：“兵法上曾说行军布阵应该右边背靠山脉做屏障，要对着河流做依靠。这次将军却让我们背水列阵，还说打垮了赵军今天正式举行会餐，我们这些人心里并不信服。但是居然真的取得了胜利，这究竟是什么战术？”韩信回答说：“这种战术也在兵法之上，只是诸位没有注意到而已。兵法上不是说过‘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何况我并没有平时接受我训练的将士，这就是俗语所说的‘赶着乌合之众去作战’，这样的形势下，只有把将士们先置于死地，让每个人都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死战；要是给将士们留有生路，那么他们就会全部败逃了，如何还能依靠他们获得胜利呢！”将领们都信服地说：“好。将军的谋略并非我们这些人能够比得上的。”

曾国藩：「彭越败散，而后信收兵至荥阳，破楚京索之间。下魏破代，而后汉辄收信精兵荥阳距楚。成皋围急，而后汉王至赵，驰人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赖信得全。子长于此等处，颇为用意。」

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委心：诚心地听从安排。】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鄆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辍耕释耒：从事农业生产。】，褊衣【褊衣：盛装，这里指穿的好。】甘食，倾

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喧言：扬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于是韩信询问广武君说：“我打算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么做才能取得成功呢？”广武君推辞说：“我听说‘战败的将领，没有资格再说勇敢；失去国家的大夫，没有资格参与谋划国家大计’。如今我是一个用兵失败、国家灭亡的俘虏，哪里有资格再商议国家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居住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了；百里奚在秦国，秦国却得以称霸，并不是说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愚蠢，而到了秦国之后就聪明了，而在于他的国君懂不懂得知人善任，能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如果成安君真的采纳了您的计策，我韩信也早被赵国生擒了。因为成安君没能采纳您的计谋，所以我才得以在这里侍奉您。”韩信坚持请教广武君说：“我一定会认真听从您的计谋，希望您不要再推辞。”广武君说：“我听人说‘有智慧的人千思百想，一定会有一次失误；愚钝的人如果能够反复考虑，也一定会有一次正确的’。因此俗话说‘狂人所说的话，圣人也能够选择性地听取’。我只是担心我的计谋不足以让您采用，但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忠心效力。成安君原本拥有能够百战百胜的计谋，但是一旦他失去了这个计谋，军队就只能在鄱县大败，而自己也死在泜水之上。如今将军您横渡黄河，活捉了魏王，在阌与活捉夏说，一举攻占井陘，只用了不到一个

早晨的时间就打败了二十万赵军，诛杀了成安君。如今您的名声已经传遍四海了，您的声威也已经震动整个天下了，农夫们都因感到兵灾即将临门而纷纷放下农具，停止耕作，穿好的衣服，吃好的食物，等待您出兵的消息了。像这些，都是将军的优势。但是，如今百姓劳苦困顿，士卒疲惫不堪，很难继续作战。如果将军打算驱使这些疲惫的士兵，驻扎在燕国坚固的城墙之下，想要进行作战，恐怕很长时间也难以攻克。一旦军队实情暴露，军队的威势就会减弱，长此以往，军粮消耗殆尽，而弱小的燕国始终不肯投降屈服，齐国一定会拒守边境，想办法自强起来。如果燕、齐两国始终坚持不肯服从，那么，汉、楚双方的胜负就很难断定了。果真像这样的话，这就是将军征战策略上的短处了。我的见识浅薄，为人愚钝，但是还是认为您的策略是错的。所以，善于行军作战的人不会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攻打敌人的短处。”韩信说：“那么我又该怎么做呢？”广武君回答说：“现在如果为将军打算，不如按兵不动，让士兵休养生息，稳定赵国的社会秩序，安抚赵国阵亡将士的遗孤。这样一来，方圆百里之内的百姓，一定会感激不尽，每天送来酒肉，犒劳将士。将军可以向北进军，将军队驻守在前往燕国的要道上，然后派出说客，拿着书信前去燕国，在燕国国君面前展现己方的优势，燕国一定不敢不归附。燕国归附之后，再派说客往东游说齐国，齐国必定会闻风降服。就算是有聪明睿智的人，也没有办法替齐国谋划了。这样的话，那么天下大事就都可以谋取了。用兵原本就有先以声势夺人，然后再采取实际行动的策略，这正是我所说的情形。”韩信说：“好。”于是听从了广武君的计策，派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后果然投降。韩信又派使者前去报告汉王，并请求汉王立张耳为赵王，以便镇压安抚赵国。汉王答应了韩信的请求，封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叶【叶：今河南省叶县一带。】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

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平原：今山东省平原一带。】，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轼【伏轼：乘车。】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竖儒：见识浅薄的儒士。】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酈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乃亨【亨：同“烹”，烹杀。】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楚国多次派出奇兵渡过黄河攻打赵国。赵国张耳、韩信经常往来救援赵国，趁着行军之便，将所经过的赵国城邑全部占领，接着发兵支援汉王。当时，楚军正将汉王围困在荥阳，汉王从包围圈的南面突围，逃到宛县、叶县一带，在那里得到了黥布，然后直奔成皋，楚军又赶紧围困成皋。六月，汉王从成皋逃出，向东渡过黄河，身边只有滕公跟随，逃亡到张耳军队在修武的营地。汉王到达修武后，就住进馆舍中。第二天清晨，他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骑马直接奔进赵军的营垒。张耳、韩信两人还没有起床，汉王就来到他们的卧室里，抢夺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召集诸位将领，调整了他们的职务。韩信、张耳起床之后，才知道汉王来了，十分震惊。汉王夺走了韩信、张耳两人统领军队的军权，命令张耳在赵地坚守。委任韩信出任赵国的国相，让他收编征集赵国还没有前往荥阳的军队，准备攻打齐国。

韩信带领军队向东进军，还没渡过平原渡口时，就听说汉王派酈食其为使者，已经将齐王成功说服了。韩信想要停止进军。范阳的说客蒯通劝谏韩信说：“将军您是奉汉王的诏令攻打齐国，而汉王现在

只是暗中派出一个使者游说齐国投降，难道汉王下诏命将军停止进攻了吗？将军为什么要停止进军呢！况且那酈食其只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他坐着车子，凭借自己的三寸之舌，就收服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将军您带领数万大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攻下赵国的五十多座城邑。身为将领这么多年，功劳反倒比不上一个小儒士了吗？”韩信认为蒯通说得很对，于是听从了他的计策，就带领军队渡过黄河。齐王听从了酈食其的劝降以后，挽留酈食其把酒言欢，撤除了防备汉军的守卫。韩信乘机突袭齐王麾下的军队，战争很快打到齐国的都城临菑。齐王田广认为自己被酈食其出卖了，于是将他烹杀，然后逃往高密，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援助。韩信平定临菑后，就带兵向东追赶田广，一直追到高密城西。这时，楚国也派将军龙且带领着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前来救援齐国。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囊：口袋。】，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详：通“佯”，假装，假意。】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

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齐王田广与龙且的两支部队汇合，一起对抗韩信，还没有交锋。有人劝说龙且道：“汉军远离本国土地来到这里，必定会拼死作战，他们的锋芒不可抵挡。齐、楚两国的士兵是在本乡本土作战，士兵很容易溃败逃散。不如深挖沟壕，高筑壁垒，坚守在城池中，不出门迎战。让齐王派他的亲信大臣，前去安抚已经被韩信攻陷的城邑，如果这些城池的官吏和百姓知道他们的君主还活着，楚军又赶来援救齐国，必定会联合起来反叛汉军。汉军身在两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齐国城池的人又都纷纷反抗他们，那他们肯定得不到粮食，这样就能够迫使他们不战而降。”龙且说：“我向来很了解韩信的为人，他很容易对付。而且如今项王命我带兵前来援救齐国，如果没有经过战斗而让韩信投降，那我还有什么功劳可说？现在如果能战胜他，齐国有一半土地能够划分给我，这样的仗为什么不打！”于是两军开战，龙且与韩信隔着潍水布阵。于是韩信下令连夜赶制出一万多个口袋，口袋里装满了沙子，用这些口袋将潍水的上游堵住，带领一半军队从上游渡过河去，攻打龙且，然后假装战败，向后撤退。龙且果然大喜：“我原本就知道韩信是个胆小的人。”于是，龙且就渡过潍水追击韩信。韩信立即下令将堵塞潍水的沙袋移开，河水汹涌而至。当时，龙且的军队还有一半多没有渡过潍水，韩信便回军猛烈反击，杀死了楚军将领龙且。潍水东岸尚未渡过潍水的龙且余部，看见这种情况立即四散逃跑，齐王田广也逃走了。韩信一路追击败兵到了城阳，将楚军的士兵全部俘虏了。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终于平定了齐国。韩信派人上书给汉王说：“齐国是一个阴险狡诈，反复无常的国家，它南面与楚国交界，如果不在齐国设立一个暂时代理的齐王来镇抚百姓，齐国的局势一定没办法稳定。为了巩固当前的局势，希望您能允许我暂时代理齐国的王。”当时，楚军正在荥阳加紧围困汉王，韩信的使者到达后，汉王打开书信一看，勃然大怒，骂道：“如今我在这儿被围困，日夜

只盼你能来救我，你居然想要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暗中踩了汉王的脚，接着对汉王耳语说：“如今汉军处境十分危急，您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借此机会封他为王，好生待他，让他好好镇守齐国。否则的话，韩信很可能会叛变。”汉王也醒悟过来，又假装骂道：“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那就做真正的王好了，为什么要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汉王派张良前往齐国，册封韩信为齐王，征调韩信的军队来攻打楚军。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必：可信。】，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楚军已经失去了龙且，项王十分担心，于是派盱眙人武涉前去游说齐王韩信说：“天下人苦于秦朝的残暴统治，所以大家才合力攻打秦。秦覆灭以后，项王按照功劳分割领土，大家各自为王，士兵们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如今汉王又带领军队向东进军，侵犯、掠夺他人的封地，汉王在平定三秦之后，又率军出函谷关，四处收集各路诸侯的军队合力向东攻打楚国。汉王的意图十分明显，不吞并整个天下，他是不会罢休的，汉王贪心不足至如此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何况

汉王本来就不值得信任，他自身曾经多次落到项王手中，是项王的怜悯才让他得以苟活，但是汉王一经脱身，就立即背弃盟约，再次攻打项王。他是这样一个不可亲近，不可信赖的人。如今即使您自认为和汉王有很深厚的交情，您替他全心全意地领兵作战，最后还是会被他所擒。您之所以能够保存性命到今天，就是因为项王还存在。现在刘、项二人争夺天下，胜败的关键，就取决于您了。如果您倾向西边，那么汉王就会取胜；如果您倾向东边，那么项王就会取胜。如果项王今天被汉王消灭，那么接下来要消灭的就是您了。既然您与项王原本就有交情，为什么不反叛汉王，与楚军联和，然后三分天下，自立为王呢？现在，您放弃了这个时机，一定会帮助汉王攻打楚王，一个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难道会这样选择吗！”韩信辞谢说：“我当初在侍奉项王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侍从，所居职位不过是个手持战戟的侍卫，进言不被听从，计策不被采纳，所以我才背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的印玺，授予我数万兵马，脱下他自己的衣服给我披上，将他吃的食物让给我吃，对我言听计用，所以我才能够得到如今这些东西。人家对我如此亲近、信任，我背叛他的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即使一直到我死也不会改变想法。请您替我辞谢项王的盛情！”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愿少间：希望能够留出一些空闲，即屏退旁人。】。”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杰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鱼鳞杂遝：像鱼鳞一样细密地排列。】，鏖【鏖：火焰迸飞。】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

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容容：这里指动荡不安。】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案：通“按”，安定。】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深拱：抱拳致敬。】揖让【揖让：作揖谦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武涉离开后，齐国人蒯通得知掌握天下大权的关键在于韩信，于是想献上奇策打动他，便以看相人的身份游说韩信说道：“我曾经学过相术。”韩信说：“先生的相术怎么样呢？”蒯通回答说：“人的高低贵贱体现在骨格，人的忧愁喜悦体现在面色，而人的成功失败则在于决断。通过这三项来给人看相，能够万无一失。”韩信说：“好。那先生给我看看相如何？”蒯通回答说：“希望能够让您的侍从暂时回避一下。”韩信说：“左右的人都下去吧。”蒯通说：“从您的面相看来，爵位只不过封侯，而且就算封侯也还是有危险。看您的背相，荣华富贵，取之不尽。”韩信说：“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蒯通说：“想当初，天下发兵起义的时候，英雄豪杰纷纷建立自己的名号，登高一呼，天下有识之士如同云雾一般响应，如同鱼鳞一样叠沓到一起，如同火焰一样四处迸飞，狂风骤起。正在这个时候，诸侯唯一担忧的就是灭掉秦朝而已。如今，楚汉相争，让天下无辜的百姓受到牵连，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遍布在荒郊野外，数不胜数。楚国人在彭城起兵，转战四面八方，追逐败兵，一直追到荥阳，乘胜席卷而至，声势

震动整个天下。后来楚军被困在京、索之间，被汉军阻挡在成皋西面的山岳地带不能继续前进，到如今已经三年了。汉王率领几十万人马在巩县、雒阳一带攻打楚军，凭借着险要的山河地势，尽管一日连续数战，但是始终没有一点战功，所以屡次遭受挫折失败，险些没有办法自救。在荥阳战败后，又在成皋受伤，于是落荒而逃，逃到宛县、叶县之间，这就是所说的智慧和勇猛全部匮乏了。士兵的锐气由于长时间被困于险要的山河之中而被挫伤，仓库的军粮也即将消耗殆尽，百姓疲惫不堪，心生怨恨，民心动荡，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根据我的推测，这样的局面若非天下的圣贤是不能平息的。现在刘、项二王的命运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您辅助汉王，汉王就会取得胜利；您辅助楚王，楚王就会取得胜利。我愿意竭尽我所能，为您敬献愚钝的计策，只是担心您不肯采纳。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双方都有利，能够同时存在，您和刘、项三分天下，呈现鼎足之势，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一方敢轻举妄动了。以您的贤明圣德，又拥有如此多的兵马，现在又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两国屈从，您如果出兵到刘、项两军后方的空虚地带，牵制住双方，趁机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发兵，前去制止刘、项两军的纷争，为将士和百姓请命，那么，天下就会群起响应，没有人敢不听从！然后，分割大国的土地，削弱强国的威势，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诸侯。等到诸侯恢复王位以后，全天下的人就会感激您的恩德，服从齐国的命令。稳守齐国原有的疆土，拥有胶河、泗水流域，再用恩德来安抚诸侯，恭谨谦让，这样一来，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到齐国前来朝见。我听说上天赐予的好处如果不接受的话，反倒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时机到了却没有采取行动的话，反倒要遭致祸患。希望您能够仔细思考这件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廪、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

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泚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廪、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不世出：世间少有。】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韩信说：“汉王待我非常好，他把自己的车子让给我坐，把自己的衣裳送给我穿，把自己的食物分给我吃。我听人说，乘坐过他人的车子，就要帮助他分担祸患；穿过人家的衣裳，就要给人家分担忧愁；吃过人家的食物，就要效忠于人家的事业；难道我可以由于贪图私利而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吗！”蒯通说：“您自己认为和汉王私交很好，想要为汉王建立起万世的功业，我个人却觉得您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初常山王、成安君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曾与汉王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张廪、陈泽的事引发争执，使得两个人之间心生仇恨。常山王背叛了项王，捧着项婴的人头逃跑，向汉王投降。汉王将军队借给他让他向东出击，在泚水南面杀死了成安君，成安君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被天下人耻笑。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称得上是全天下最要好的。但是到最后，还不是想将对方置于死地，为什么呢？祸患大多是因为人的贪得无厌，以及人心难测产生的。如今您打算凭借自己的忠诚和信义去与汉王结交，交情一定不会比张耳、陈馥之间的交情更稳固，但是你们之间的事情大多比张廪、陈泽的事件更

重要。因此我觉得您认为汉王一定不会危害自己，也是错误的。大夫文种、范蠡共同努力，让濒临灭亡的越国得以留存，帮助句践称霸天下，句践功成名就后，文种被迫自杀身亡，范蠡也逃亡在外。野兽打完之后，猎犬就会被烹杀。如果谈论到交情友谊，那么您和汉王的交情是比不上张耳与成安君的；如果谈到忠诚信义，您和汉王也比不上大夫文种、范蠡与越王句践了。这两类人，已经足以帮助您看清状况了。希望您能够认真考虑。何况我听说，勇猛、智慧让君主感到威胁的人，处境是很危险的；而功盖天下的人通常都得不到赏赐。请允许我说一说您的功勋和谋略吧：您横渡黄河，俘虏了魏王，活捉了夏说，带领军队攻占井陘，诛杀成安君，占领赵国，凭借自己的声威镇服燕国，平定了齐国，向南摧垮了楚国的二十万军队，向东进军杀死了楚国的大将军龙且，向西面的汉王传达捷报，这样的功劳可以说天下无二。同时，您谋略出众，世间少有。如今您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立下无法封赏的功勋，如果这个时候归附楚国的话，楚国人一定不信任您；如果归附汉的话，汉人一定会感到震惊和恐惧。您带着这样大的功勋和声威，又能到哪里去呢？处于臣子的地位上却具有让君主都感到威胁的震撼力量，名望高过天下人，我个人为您感到担忧。”韩信辞谢说：“先生暂且说到这里吧。让我仔细考虑考虑。”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厮养：劈柴喂马。】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儋石之禄：极少的俸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牦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蛰【蜂蛰：蜜蜂和蝎子。】之致螫；骐驎【骐驎：千里马。】之踟jú 躅zhú【踟躅：犹豫不前。】，不如弩马之安步【安步：慢慢地前行。】；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吟：通“噤”，闭口不言。】而不言，不如暗聋之指麾【麾：通“挥”，挥手示意。】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

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

几天之后，蒯通再次游说韩信说：“能够听从他人善谋的人，就能够预先准确把握事情变化的征兆；能够反复思考的人，就能掌握成功的关键。听从了错误的意见却长治久安的人，实在太少了。听取他人意见，十次之中就连一两次的失误都没有，那么就不会被他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考虑问题的时候，从来不会本末倒置并且能够轻重适宜，那么就不会为别人巧妙的言辞所扰乱。心甘情愿从事喂马劈柴等差事的人，就会失去成为万圣之尊的大好机会；安心守着微薄俸禄度日的人，就不会获得公卿宰相这样高位。因此聪明的人处理事情当机立断，优柔的人处理事情迟疑不决。整天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花费心思，就会忘记了天下的大事，智慧能够判断出是非，决定之后却又不肯贸然行动，这是一切事情失败的祸根。因此有句话说：‘犹豫不决的猛虎，还比不上黄蜂、蝎子可以用毒刺去螫敌人；千里马徘徊不前，比不上一匹稳步前进的劣马；勇猛如孟贲处事却犹豫不决，甚至比不上一个为达到目的，决心实干的凡夫俗子；就算是有虞舜、夏禹那样高超的智慧，却闭上嘴巴不说话，那还不如借助手势沟通的聋哑人起作用。’这些俗语都意在说明勇于付诸行动是难能可贵的。功业难以建立却很容易失败，时机难以把握却很容易失掉。时机啊时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了。希望您能够仔细地考虑。”韩信仍然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同时又自认为自己功勋如此卓著，汉王是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的，于是，韩信谢绝了蒯通的好意。蒯通见自己的规劝没有被韩信采纳，就装疯卖傻做了巫师。

汉王之困固陵【固陵：今河南省淮阳之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

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汉王被围困在固陵的时候，采用了张良进献的计谋，召唤齐王韩信前来救援，于是，韩信便率军在垓下与汉王会师。项羽被打败之后，高祖采用突袭的方法夺去了韩信的军权。汉五年（前202年）正月的时候，汉王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以下邳为都城。

韩信来到下邳，召见了曾经给他东西吃的那位漂洗棉絮的老妇人，赏赐千金。接着轮到下乡县南昌亭亭长，韩信只赏赐一百钱，说：“您，是一位小人，行善事不能有始有终。”又召见了曾经侮辱过他、让他从胯下钻过去的那个年轻人，任命他为巡捕盗贼的武官。同时告诉身边的将相说：“这是一位壮士。当初他在羞辱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不能杀死他吗？因为我杀他没有任何道理，所以我能够忍受一时的侮辱才到了今天的地位。”

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伊庐：今江苏省灌云一带。】，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云梦：云梦泽。】，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所：处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自刭：刎颈自尽。】。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项王有一个逃亡在外的将领名叫钟离昧，家住伊庐，他跟韩信关系一直很好。项王死后，钟离昧逃了出来归附韩信。汉王十分怨恨钟

离昧，听人说钟离昧在楚国，立即下诏命令楚国逮捕钟离昧。韩信刚到楚国，巡视所属县邑，进进出出都随身跟从着武装卫队。汉六年（前201年），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高帝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借口天子外出前去巡视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派使臣通知各诸侯到陈县集合，高帝说：“我要去巡游云梦泽。”事实上是想要偷袭韩信，韩信却不知情。高祖将要到达楚国的时候，韩信曾经想过要发兵反叛，又觉得自己没有犯下什么罪行；想要去朝见高祖，又担心会被捉。有人对韩信说：“如果您将钟离昧杀死，再去朝见皇上，皇上一定很高兴，这样就没有什么祸患了。”韩信就去和钟离昧商议。钟离昧说：“汉王之所以没有攻打楚国，正是因为我在您这里。要是你想逮捕我，用我去讨好汉王，如果我今天我死了，你很快也会在我之后死去的。”于是钟离昧骂韩信说：“你不是一个忠厚的人！”然后刎颈自杀。韩信于是拿着钟离昧的人头，来到陈县拜见高祖。皇上命令武士将韩信捆绑起来，将他押往随行的车上。韩信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狡猾的兔子死了，优秀的猎狗就会遭到烹杀；在高空飞翔的鸟杀光了，优良的弓箭就收藏起来了；敌对的国家全都破灭了，谋臣就被杀死了’。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是该遭到烹杀了！”皇上说：“有人向我告发你，说你图谋造反。”于是给韩信带上了刑具。押解到雒阳之后，皇帝赦免了韩信的罪过，改封韩信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朝从：定期朝拜。】。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鞅鞅：不高兴的样子。】，羞与绦、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生：到头来。】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韩信知道汉王厌恶自己的才能，于是经常称病不参加朝见和随

行。从此，韩信每天都心存怨恨，整日窝在家里闷闷不乐，羞于与绛侯、灌婴等人处于相同的地位。韩信曾经前去拜访过樊哙将军，樊哙对他跪拜送迎，在韩信面前称自己为臣子，还说：“大王怎么竟然会光临寒舍！”韩信出门之后笑着说：“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会和樊哙这样的人为伍了！”皇上时常从容不迫地与韩信一同探讨将领能力水平的高下，认为他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皇上问韩信：“以我这样的才能能够统率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只能统率十万兵马。”皇上说：“那你能统率多少呢？”韩信回答说：“我自然是多多益善。”皇帝笑着说：“您多多益善，那为什么还会被我俘虏了？”韩信说：“陛下虽然不擅长带兵，却擅长驾驭将领，这才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何况陛下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人力所达不到的。”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挈：牵着，拉着。】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弟：尽管。】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党：同“倘”，或者，万一。】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皇上任命陈豨出任钜鹿郡守，陈豨向淮阴侯韩信辞行。韩信拉着陈豨的手，避开左右侍卫，与他一同在庭院里慢慢散步，韩信仰望苍天，感慨说：“您能听听我说心里话吗？我有些心里话想要与您谈

谈。”陈豨说：“一切听从将军的吩咐！”淮阴侯韩信说：“您所管辖的地区，是全天下精锐兵力所聚集的地方；而您，又是陛下最宠信的臣子。假如有人上书告发说您造反，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如果再次有人告发，陛下就会心存疑虑了；如果有人第三次告发，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亲自带领兵马前来讨伐您。到那个时候我为您在京城内做内应，天下就唾手可得了。”陈豨向来了解韩信的雄才大略，因此对韩信的话深信不疑，说道：“我一定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汉十年（前197年），陈豨真的起兵造反了。皇上亲自带领兵马前往，韩信借口生病没有随行。韩信暗中派人到陈豨那里通知他说：“你只管起兵造反，我在这边帮助你。”于是韩信和家臣商议，入夜后假传诏书，赦免各个官府中正在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打算发动他们前去偷袭吕后和太子。韩信部署完毕之后，只等陈豨传来消息。韩信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韩信，因此韩信将他囚禁起来，想要杀死他。于是，家臣的弟弟便上书告诉吕后韩信叛变的事情。吕后想要召韩信进宫，又担心他不肯轻易就范，于是和萧相国谋划，令人假装是从皇上那儿来的，告诉韩信说陈豨已经被捉获处死，列侯群臣都要前来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说：“就算是生病，也应该打起精神，进宫祝贺。”于是韩信进宫，吕后命令武士将韩信捆绑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里将韩信杀死了。临刑前，韩信说：“我真后悔没有采用蒯通的计谋，最后竟然被女子小人欺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吕后诛杀了韩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纲：指国家的法度。】绝而维【维：国家的法度。】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鹿：指国家的政权。】，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高祖平定陈豨叛乱后，回到京城，见到韩信已经被处死，既高兴又同情他，问：“韩信临死之前说过什么话吗？”吕后说：“韩信说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采用蒯通的计策。”高祖说：“蒯通是齐国的说客。”于是传召齐国捕捉蒯通。蒯通被带到朝廷后，皇上说：“是你教唆淮阴侯韩信造反吗？”蒯通回答说：“是的，我确实教过他。但是那小子不肯采纳我的计谋，以此才会难逃灭亡的下场。如果那小子采纳了我的计谋，陛下又怎么可能灭掉他呢！”皇上怒火中烧，说道：“煮了他。”蒯通说：“呀，您要煮死我，我实在冤枉！”皇上说：“你教唆韩信造反，还有什么冤枉的？”蒯通说：“秦朝律法制度败坏，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山东地区正值大乱，各路诸侯争相起事反秦，一时之间，群雄并起，英雄豪杰象乌鸦一样聚集在一起。秦朝失去自己的政权，各路豪杰都想要来抢夺它，因此，才智过人、行动敏捷的人能够率先拥有它。蹠的狗对着尧一顿狂吠，并不是因为尧不够仁德，只是因为尧不是狗的主人。在当时，我只知道有个韩信，并不知道有陛下。何况天下间，将武器磨得锋利、手执利刃想要自己当皇帝的人太多了，只是力所不及罢了。您难道可以将他们全都煮死吗？”高祖说：“放了他。”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行营：寻找，谋求。】高敞地【高敞地：高大、宽敞的地方。】，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庶几：几乎，差不多。】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太史公说：我到淮阴的时候，淮阴人对我说，当初韩信是一介平民的时候，他的心志就和别人很不相同。韩信的母亲死了，他家中穷得连埋葬母亲的能力都没有，但是他还是到处寻找高大、宽敞的坟

地，好让坟墓旁能够安置下万户人家。我去看了韩信母亲的坟墓，的确如此。如果韩信能够懂得谦恭退让，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不因为自己有才能就目中无人，那就差不多了。那样他对汉朝的功绩就能够与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相提并论了，韩信的后世子孙也就能不断的享受祭祀了。但是，他没有致力于这些地方，反倒在全天下安定之后，图谋造反，最终被诛灭宗族，不也是应该的么！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孽孙：庶子之子。】也，长【长：身高。】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项梁败死定陶，成奔怀王。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

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左迁：降职，贬官。】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跂：翘起脚跟。】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天下定。五年春，遂与剖符【剖符：分封功臣时，将作为信物的符节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为韩王，王颍川。

韩王韩信，原本是韩襄王的庶孙，身高八尺五寸。等到项梁拥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的时候，燕、齐、赵、魏等诸侯国都已经先封王，只有韩国没有后人可以被封为王，于是便拥立韩国的庶公子横阳君韩成为韩王，想要依靠他来安抚并平定原本属于韩国的土地。项梁在定陶战败死去后，韩王成前去投奔了楚怀王。沛公带领士兵攻打阳城，派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平定韩国原有的国土，找到韩王信，于是便任命他做韩国的将军，率领韩国的军队跟着沛公一同进入武关。

沛公被封为汉王，韩信跟着汉王进入汉中，于是韩信劝说汉王道：“项王把附近肥沃的土地尽数分封给他麾下的各位将领，却将这偏僻遥远的地方分封给大王，这就是降职。您麾下的士兵都是山东人，全部翘首期盼，希望能够回到家乡，何不乘着他们锐气正盛的时候，率军东进，这样就能够争夺天下了。”汉王带兵回军平定了三秦，于是承诺让韩信做韩王，先委任韩信为韩国的太尉，然后率领军队前去攻占韩国的国土。

项籍分封的各位诸侯王全都抵达自己的封国了，韩王韩成由于没有跟随项王作战，没有立下功劳，所以韩成没有自己的封国，而是将他改封为列侯。当项王得知汉王派韩信攻占韩地，项籍命曾在吴地巡游时结交的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让他去抵挡汉军。汉二年（前205年），韩信攻占了韩国的十多座城池。汉王抵达河南的时候，韩信攻打韩王郑昌所在的驻地阳城。郑昌投降后，汉王封韩信为韩王，经常要求他率领韩军随侍左右。汉三年（前204年），汉王撤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人在荥阳留守。等到楚军攻占荥阳的时候，韩信向楚军投降，不久之后，韩王信得以逃走，重新归附汉王。汉王仍然封他为韩王，最终韩王信跟随汉王打败了项籍，平定了天下。五年（前202年）春，韩信接受符节成为韩王，以颖川为都城。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材武：才能武略。】，所王【所王：所分封的土地。】北近巩、雒，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劲兵处：重兵把守之地。】，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数间使：多次暗中派出使者。】，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

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出：到达。】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阼氏【阼氏：匈奴单于的正妻。】。阼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厄：为难。】。”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突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吕祖谦：「信虽失职守边，然舍晋阳而请治马邑，亦非俭情者也。高祖猜疑责让，使其以国外叛，为胡向导，遂有平城之围。自是匈奴轻汉，为世大患，阅百年而未息。苟非信启其端，亦未必如是之甚。然则人主心量不宏，所系岂小哉！」

第二年春季，皇上认为韩信既有军事才能又英勇善战，而且他所管辖土地的北边临近巩县和雒阳，南边靠近宛县和叶县，东边又有淮阳，这些都是驻扎天下精兵的地方，于是将韩王信调去太原以北地区，以抵御胡人，把晋阳设为都城。韩王信上书说：“国土有着广阔的边界，常常有匈奴进犯，晋阳距离边塞地区十分遥远，请求陛下准许我将都城迁到马邑。”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韩王信就将都城迁到了马邑。秋天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带领大批人马包围了韩王信，韩王信曾经多次派使臣前往匈奴游说，请求和解。汉王发兵援救韩王信，但是却怀疑韩王信屡次私下派使者前往匈奴，会对汉朝怀有二心，于是派人去斥责韩信。韩王信害怕被杀，于是跟匈奴立下盟约，一起攻打汉军，韩王信造反之后，献出马邑，然后派兵攻打太原。

汉七年（前200年）冬季，皇上亲自率军出征攻打韩王信，在铜

鞬大败韩王信的军队，杀死了韩王信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韩王信麾下的将领白土县人曼丘臣、王黄等人，拥立赵王的后裔赵利为王，又收编韩王信的散兵，跟韩王信以及冒顿共同谋划，打算攻打汉地。匈奴派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等人汇合，在广武以南安营扎寨，军队抵达晋阳的时候，与汉军交战，汉军将他们打得大败，汉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离石，再次打败叛军。匈奴又在楼烦西北部聚集兵马，汉王凭借车兵和骑兵再次将匈奴军打败。匈奴军不断败逃，汉军乘胜追击败兵。听说匈奴的头领冒顿住在代谷，高皇帝住在晋阳，派人前去打探冒顿的军情，侦察兵回来向高皇帝报告说“可以发动攻击”。于是皇上来到平城。皇上来到白登山，匈奴的骑兵立即包围了他。皇上派人携带贵重礼物前去贿赂匈奴的阏氏。于是阏氏对冒顿说：“就算是占领了汉地，我们也不能长久地居住此地。更何况两个国君之间不能彼此为难。”七天后，匈奴骑兵渐渐撤离白登山。当时正好赶上大雾天气，汉军派人在白登山和平城之间来回往来，匈奴人始终没有发觉。汉军护军中尉陈平对皇上说：“匈奴人想要保全自己的兵力，请皇上下令命各个士兵在每一支强弩上向外装上两支利箭，然后从容不迫地撤出包围圈。”汉军进入平城的时候，汉朝的救兵也赶到了，于是胡人的骑兵解围撤离了。汉军也班师回朝。韩王信仍然替匈奴带领士兵往来侵扰汉朝的边境。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说误：游说，使其造反。】陈豨。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闾巷：乡间、民间。】，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僨【僨：死。】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痿人：瘫痪的病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

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至孝文十四年，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汉封颓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吴楚军时，弓高侯功冠诸将。传子至孙。孙无子，失侯。婴孙以不敬失侯。颓当孽孙韩嫣，贵幸，名富显于当世。其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余坐法死。后岁余，说孙曾拜为龙额侯，续说后。

汉十年（前197年），韩王信命令王黄等人前去游说陈稀谋反。十一年（前196年）春季，韩王信又与匈奴人的骑兵一同驻扎在参合县，抵御汉军。汉朝派柴将军带兵前去攻打。柴将军写了一封信给韩王信说：“陛下宽厚仁慈，就算诸侯之中有人反叛逃亡，只要他们能够再次归附汉朝，陛下就会恢复他们原有的职位和称号，不会诛杀他们。这是大王您所知道的。现在大王由于战败而逃亡到匈奴那里，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请您赶紧主动前来归顺！”韩王信给柴将军回信说：“皇上将我从一个街头巷口的平民百姓中提拔起来，得以南面封王，这是我莫大的荣幸。荥阳战役中，我没有以死献身，反而被项籍俘虏，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一桩罪。等到敌人围攻马邑的时候，我没能坚守城池，反而弃城投敌，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二桩罪。如今我反倒替敌人带兵，跟将军你一决生死，这是我所犯下的第三桩罪。昔日文种和范蠡虽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但最终也难免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场；如今我对皇上犯下这三桩罪，却仍然想苟活在这个世上，这就是最后伍子胥死在吴国的原因。如今我逃避到荒山野谷之间，白天晚上向蛮夷之帮乞讨过活，我思乡盼归的心情，就好像是瘫痪的病人时刻不忘重新站立，失明的盲人时刻不忘重见光明一样，只不过形势上是不可能的。”于是双方交战。柴将军屠杀了参合城的所有胡兵，杀死了韩王信。

韩王信逃亡到匈奴的时候，是带着太子一同去的。等到他们来到颓当城，又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取名为颓当。韩王信的太子也生了一

个儿子，取名叫婴。到孝文帝十四年（前166年）的时候，韩颓当跟韩婴带领他们的部属归降了汉朝。汉文帝封韩颓当为弓高侯，封韩婴为襄城侯。在平定吴楚叛乱的过程中，弓高侯所立下的战功高于其他将领。因此他的侯位得以传给他的儿子又传给孙子。因为他的孙子没有儿子，所以才失去了爵位。韩婴的孙子由于犯下了不敬之罪，所以失去了爵位。韩颓当的庶孙韩嫣，深得皇帝宠宠，他的声名和财富在当时都十分显赫。他的弟弟韩说，先后两次受封，多次获得将军的封号，去世的时候官居案道侯。韩说的儿子继承侯位，一年多后，因为触犯律法被判处死刑。又过了一年多，韩说的孙子韩曾被封为龙额侯，让韩说的后代得以延续。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亲：父亲。】 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学书：学习识字、写字。】，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布衣：平民。】 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客：宾客身份。】 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别将：另率一队人马。】，与刘贾击临江王共敖，破之。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欲王卢绾，为群臣觖【觖：通“缺”，不满，不平。】 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卢绾，是沛县丰邑人，与高祖是同乡。卢绾的父亲与高祖的父亲太上皇两人关系很好，等到两家都生孩子的时候，高祖和卢绾在同一

天出生，乡亲们带着羊和酒前来祝贺两家喜得贵子。等到高祖和卢绾长大一些时，两人一起读书识字，又相处得非常融洽。乡亲们都称赞两家父亲既是好朋友，又在同一天生下儿子，儿子长大后还是好朋友，就又一次带着羊和酒去两家祝贺。高祖还是平民时，曾经因为官司而四处躲藏，总是陪伴在高祖身边。等到高祖在沛地起兵反秦的时候，卢绾以宾客的身份追随高祖，高祖进入汉中之后，卢绾担任将军之职，经常在内廷伴随高祖左右。卢绾跟随高祖向东进军攻打项籍的时候，卢绾以太尉的身份陪伴高祖左右，出入高祖的寝室，至于他所获得的衣服被褥以及饮食等赏赐，更是群臣想都不敢想的，即便是萧何、曹参这样的忠臣，也只是因为事功而受到礼遇，至于说受到高祖的亲近和宠幸，谁都比不上卢绾。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过去的咸阳。

汉五年（前202年）冬季，汉军打败项籍后，就派卢绾另外率领一支军队，跟刘贾一同攻打临江王共敖，将共敖打败。七月班师回朝，卢绾跟随高祖前去攻打燕王臧荼，臧荼投降。高祖已经平定了天下，诸侯中不姓刘而被封王的人一共有七个。高祖本来想将卢绾也分封为王，但是由于大臣们的不满而作罢。等到高祖打败臧荼后，便下令让所有将相列侯，在大臣中选出功劳最大的人封为燕王。群臣知道皇上想要封卢绾为王，于是纷纷进言说：“太尉长安侯卢绾，长年跟从陛下四处征战，平定天下，他立下的功劳最多，可以封为燕王。”高祖下诏批准了。于是汉五年（前202年）八月，卢绾被封为燕王。诸侯王之中，谁也没有燕王受到的宠幸多。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习胡事：了解匈奴的事务。】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

长王燕；即【即：若，假如。】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论：治罪，处决。】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汉十一年（前194年）秋季，陈豨在代地起兵造反。高祖亲自率军前往邯郸攻打陈豨，与此同时，燕王卢绾也攻打陈豨的东北部。正在这个时候，陈豨派王黄向匈奴人请求支援。燕王卢绾紧接着也派他的属下张胜前往匈奴，声称陈豨等人的军队已经战败。张胜来到匈奴的时候，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也逃来匈奴，他看见张胜的时候对张胜说：“您在燕国受到重用，是因为您对匈奴的情况了如指掌。燕国能够留存到现在的原因，是因为诸侯多次发动反叛，连年战火纷飞，天下没有定局。如今您为了燕国，想要迅速灭掉陈豨等叛军，一旦陈豨等人的叛军被彻底消灭后，接下来就要轮到燕国了，到那时，您和其他人也都要被汉军俘虏了。您为什么不阻止燕国，让他暂时不要消灭陈豨，而跟匈奴达成和解呢？做事情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样才能够使燕国长时间称王；假如汉朝有什么紧急情况传来，就能趁机安邦定国。”张胜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私下要求匈奴帮助陈豨等叛军攻打燕国。燕王卢绾疑心张胜与匈奴人密谋造反，于是上书请求灭张胜宗族。张胜回到燕国以后，跟卢绾详细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这时燕王卢绾才醒悟，就假装处罚了其他人，救出张胜和他的家人，让他们能够继续做匈奴的间谍。同时又暗中派范齐前往陈豨军队驻扎的地方，想让陈豨长期游击作战，让战事连年不断。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噲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闭匿：躲起来。】，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属任：嘱托，托付。】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

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具：依次。】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噲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幸【幸：希望。】上病愈，自入谢【入谢：进朝请罪。】。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

高后时，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

汉十二年（前193年），高祖向东进军攻打黥布，陈豨带领兵马驻扎在代地，汉王派樊噲带兵击杀陈豨。陈豨的副将投降樊噲之后，说出了燕王卢绾曾经派使者范齐到陈豨那里去互通计谋。高祖立即派使臣传卢绾晋见，卢绾称病不朝。皇上再次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一同前去迎接燕王，趁此机会向燕王身边的人询问验证。这样一来卢绾更加害怕了，于是闭门不出，躲藏起来，对自己宠幸的臣子说：“不姓刘而被封王的，现在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芮而已。去年春季，汉王族灭了淮阴侯韩信；夏季，又诛杀了梁王彭越。这些都是吕后的计谋。如今皇上生病，将执政大权全权委托给吕后。吕后是一个女流，专门想着找借口诛杀异姓诸侯王和大功臣。”于是卢绾仍旧借口生病不去觐见。卢绾身边的随从都逃走了。卢绾说的话也被泄露出去，辟阳侯听到后，回到宫中详细地报告给了皇上，皇上更加愤怒。又抓到一名投降的匈奴人，投降的匈奴人说张胜逃亡到匈奴，是燕国的使者。于是皇上说：“卢绾竟然真的造反了！”于是派樊噲前去攻打燕国。燕王卢绾带着他的全部宫人、家属以及几千名骑兵，驻守在长城下，等待机会，希望皇上的病能够痊愈，卢绾就亲自进宫谢罪。四月，高祖驾崩，于是卢绾率领他的部下逃亡到匈奴，匈奴单于封他为东胡卢王。卢绾受到蛮夷的欺凌掠夺，经常思念家乡，想要重新回到汉朝。过了一年多，卢绾死在了匈奴。

高后执政时，卢绾的妻子和儿女从匈奴逃亡回汉朝，刚好遇上高后生病，没有办法接见他们，于是将他们安排在燕王的官邸住宿，打算设下酒宴款待他们。没想到高后竟然去世了，始终没能和卢绾的妻子儿女见面。后来，卢绾的妻子也病死了。

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卢绾的孙子卢他之，以东胡王的身分前来归附汉朝，被汉景帝封为亚谷侯。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代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豨常告归【告归：请假回家。】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

陈豨，是宛朐人，不清楚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从高祖起事反秦的。到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季，韩王信反动叛乱，逃亡到匈奴，皇上从平城返回，就将陈豨封为列侯，同时让他以代国相国的身份统领监督赵、代两地的边防军，边防军都听他指挥。

陈豨曾经请假回家经过赵国，赵国的相国周昌看见陈豨出入时随行的宾客共有一千多辆车子，邯郸的馆舍都住满了。陈豨对待宾客总能像对待贫时故交一样赤诚相待，经常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恭敬地对待他们。陈豨返回代地以后，周昌请求觐见皇上。周昌见到皇上，详细地讲述了陈豨门下宾客众多，并且陈豨在外独揽兵权已经几年了，恐怕会发生什么变故。于是皇上派人核实陈豨所驻扎的代地的宾客在财物方面的各种违法乱纪事件，其中很多事情都牵连到陈豨。陈豨十分

担心，于是私下里派宾客到王黄、曼丘等臣子的驻地去。到高祖十年（前197年）七月时，太上皇驾崩，于是皇上命人召见陈豨，陈豨借口病重没有应召。九月，陈豨就跟王黄等人一起发动了叛乱，自立为代王，攻占了赵地、代地。

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诬误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奏斩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常山守、尉。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遍行：遍及所有人。】，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爱：吝嗇。】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购：悬赏捉拿。】黄、臣等。

皇上得知这件事后，就赦免了赵、代两地过去被陈豨蒙蔽而进行掠夺的官吏。皇上亲自带兵前往邯郸，到了邯郸后，皇上高兴地说：“陈豨没有向南进军控制漳水，反倒北上守住邯郸，从这就能看出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赵国的相国上书请求斩杀常山的郡守和郡尉，相国陈述理由说：“常山一共二十五座城池，陈豨造反后，他们放弃了其中的二十座城池。”皇上问：“那郡守、郡尉都造反了吗？”赵国的相国回答说：“没有反叛。”皇上说：“这是能力不足的原因。”于是皇上赦免了他们，再次任用他们担任常山的郡守和郡尉。皇上询问周昌说：“赵地有什么壮士能够出任将领之职的吗？”周昌回答说：“有四个人可以担任。”这四个人前来拜见皇帝的时候，皇上骂道：“这样的小子能出任将领吗？”四个人都惭愧地伏在地上不敢起身。皇上封给他们每人一千户，任命他们为将领。皇帝身边的人纷纷劝谏

说：“跟随您进入蜀郡、汉中，讨伐楚国，那些立下战功的人还没有尽数封赏，如今这几个人又有什么资格得到封赏呢？”皇上说：“事情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陈豨造反，邯郸以北都归陈豨所有，我发布紧急诏令召集天下的军队，没有人赶来，如今我只有邯郸城中的这支军队而已。我为什么会毫不吝啬地给这四个人四千户的封赏，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抚赵国的子弟！”大家都说：“皇上圣明。”这时皇上又说：“陈豨任命谁担任将领？”身边的人说：“是王黄和曼丘臣，他们以前都是商人。”皇上说：“我知道了。”于是悬赏千金缉拿王黄和曼丘臣等人。

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余。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卒：士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命东垣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

上还至雒阳。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恒为代王，都中都。代、雁门皆属代。

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冬季，汉军在曲逆城下攻打并斩杀了陈豨的部将侯敞和王黄，又在聊城打败了陈豨的部将张春，共斩杀敌军一万多人。太尉周勃率领军队平定了太原和代郡。十二月，皇上亲自带兵攻打东垣，没能攻克东垣，东垣守城的士兵大骂皇上。后来东垣投降后，辱骂皇上的士兵都被砍了头，没有辱骂皇上的士兵也在额头上刺了字。皇上下令将东垣改名为真定。王黄和曼丘臣两人，因为他们的部下接受了赏金，所以全部被生擒，陈豨的军队最后全面溃败。

皇上班师回到雒阳。皇上说：“代地位于常山的北面，赵国竟然从常山的南面去管辖它，实在是太远了。”于是就封儿子刘恒为代

王，以中都为都城。代地、雁门都归属代国。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冬季，樊哙所率领的军队最终在灵丘杀死了陈豨。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徼：依靠。】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mò【蛮貊：四方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

太史公说：韩王信与卢绾两人，并不是一向积累美德善行的一类人，他们只是依靠着随机应变，凭借计谋和勇力获得成功，刚好遇上汉朝刚刚平定天下，所以得到封地，南面称王。他们在内由于势力强大而被猜疑，在外只能倚靠蛮夷来作为援助，所以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穷途末路，走投无路，最终只能投奔匈奴，这难道不是可悲的事情吗！陈豨，是梁地人，他年轻的时候时常称赞、仰慕魏公子；等到他亲自带领军队戍守边疆的时候，广泛收罗宾客，礼贤下士，他的名声超过了他的实际地位。因而周昌才对他产生怀疑，对他的指责也逐渐产生，陈豨担心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再加上一些奸邪小人的进一步游说，最终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过。唉，实在是太可悲了！那计谋的成熟与否，对于人成功或失败的影响太深远了！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班固：「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虐！」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故齐王：战国时期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能得人：人缘很好，深得人心。】。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详【详：通“佯”，假装，佯装。】为缚其奴，从【从：带领。】少年之廷，欲谒【谒：请见。】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求救于齐，齐王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儋弟田荣收儋余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王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田儋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

田儋，是狄城人，他是战国时齐王田氏的族人。田儋的堂弟名字叫田荣，田荣的弟弟名字叫田横，他们为人豪迈，加上田氏宗族十分强大，因此深得人心。

程昱：「昔田横，齐之世族，据千里之地，拥百万之众，与诸侯并南面称孤。」诸葛亮：「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

陈涉最初起事称王的时候，派周市前去攻占魏地，周市带兵北上来到狄城，狄城守卫坚守城池，不肯投降。田儋假装捆住自己的奴仆，让一些年轻人跟着他一同来到县府，想要借杀奴仆的事情让县令来接见自己。田儋见到狄县县令的时候，立即找机会杀死县令，然后召集了当地的富豪官吏以及青年人说道：“天下诸侯都反对暴秦统治，纷纷自立为王，齐国，是古代的封建国家，我田儋是战国时期齐王田氏的族人，理应称为齐王。”于是田儋自立为齐王，出兵攻打周市。周市带领军队撤走，田儋抓住机会带领军队向东进军平定了齐国的土地。

秦将章邯将魏王咎围困在临济，形势危急。魏王咎请求齐国出兵支援，齐王田儋率领兵马前去援救魏国。秦将章邯在夜晚命令部下衔枚出击，大败齐、魏两国军队，在临济城下将田儋杀死。田儋的弟弟田荣将田儋的残兵收编起来，撤退至东阿。

齐国人得知田儋战死沙场，于是拥立原来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任命田角为齐国的相国，田间为齐国的将军，让他带兵来与诸侯抗衡。

田荣兵败之后，逃到了东阿，秦将章邯紧随其后并围攻他。项梁得知田荣情况危急，于是带领兵马来到东阿城下，打败了章邯的军队。章邯向西落荒而逃，项梁乘胜追击。而田荣因为齐人将田假拥立为王而气愤不已，于是带兵返回齐国，把齐王田假驱赶出齐国。田假

逃至楚国。齐国的相国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在此之前就来到赵国，请求赵国发兵支援，因而趁机留在赵国不敢回到齐国。于是田荣拥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田荣辅佐他，田横为大将军，平定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市：讨好。】于齐。齐曰：“螻螻【螻：咬伤。】手则斩手，螻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间于楚、赵，非直【非直：不仅仅。】手足戚也，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于天下，则齟齬【齟齬：挖掘。】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于钜鹿。项羽往救赵，由此怨田荣。

项梁追赶章邯，章邯的士兵数量反倒日益增多。项梁派使者前去告知赵、齐两国，要求他们发兵共同攻打章邯。田荣说：“假如楚国杀死田假，赵国杀死田角、田间，我就愿意出兵相助。”楚怀王说：“田假是我们盟国的君王，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前来投靠我们，如今我要是将他杀了是很没有道义的。”赵国也不同意杀死田角、田间，以此去讨好齐国。齐国使者说：“螻蛇咬伤了手，就一定要砍去手；咬伤了脚，就一定要砍去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螻蛇有毒，会危害全身。如今田假、田角、田间对楚国、赵国来说，恐怕不仅仅是手足之忧，为什么却不肯杀死他们呢？况且假如让秦国再次称霸天下的阴谋得逞，那些为抵抗秦而奋不顾身的首领死后就都要被开棺挖坟了。”楚国和赵国仍然不肯听从，齐国也由此而对两国心生怨恨，始终不肯出兵帮助项梁。章邯竟然真的打败并杀死了项梁，楚军大败。败退的楚军向东逃亡，而章邯渡过黄河，在钜鹿围攻赵军。项羽前去支援赵军，也因此对田荣心怀怨恨。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齐王

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馥亦失职【失职：没有得到封赏，没有着落。】，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

项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馥，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市的左右曰：“项王强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亡就国：偷偷跑到封国。】。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于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荣。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解【解：放弃。】齐而归，击汉于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

项羽保全了赵国之后，降服了章邯等人，向西进军血洗咸阳，灭掉秦国并分封诸侯王，于是将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将都城迁到即墨。齐将田都曾经跟随项羽共同援救赵国，又跟随项羽一同进入函谷关，因此项羽封田都为齐王，都城设在临淄。原齐王田建的孙子田安，在项羽刚刚渡过黄河前去援助赵国的时候，就已经在济北攻占了好几个城邑，看见项羽到来，带领士兵向项羽投降，于是项羽就封田安为济北王，都城设在博阳。田荣因为背叛了项梁，不肯出兵援助楚国、赵国联合攻打秦军，所以没有被封王。而赵国的将领陈馥也因为失职没能被封王：二人因此都对项王心存怨恨。

项王班师回楚国后，各路诸侯王也纷纷返回自己的封地。于是田荣派人率军帮助陈馥，让他在赵地背叛项羽。而田荣也亲自出兵攻打

田都，田都逃亡到楚国。田荣扣留了齐王田市，不让他前往胶东的封国。田市身边的随从说：“项王为人强悍暴躁，而大王原本应该是前往胶东封国的，如果不去封地的话，一定会陷入危机。”田市心里很害怕，于是偷偷跑到封地。田荣暴怒，追击并在即墨将田市杀死，又回军攻打济北王，杀死济北王田安。于是田荣自立为齐王，将三齐地区合并到一起。

韩愈：「余既博观乎天下，歇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陈词而荐酒，魂仿佛其来享」。司马贞：「秦项之际，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田儋殒寇，立市相荣。楚封王假，齐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岛传声。」

项王听说此事，非常生气，于是带兵北上攻打齐国。齐王田荣的军队战败，田荣逃到平原，平原人将田荣杀死。项王将齐都的城郭夷为平地，所经之处都被血洗。齐人也聚集到一起反叛项王。田荣的弟弟田横，收编了齐国的残兵，一共获得数万名士兵，在城阳对项羽发起反抗。汉王带领诸侯大败楚军，进入彭城。项羽听说这件事，就放弃攻打齐军，收兵回楚，在彭城攻打汉军，接着持续与汉军交战，然后两军在荥阳对峙。所以田横又有机会收复了齐国的城池，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而田横自己则担任相国来辅助齐王，田横独揽朝政，朝中无论大事小情都由相国决断。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酈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于历下以距汉。汉使【汉使：指酈食其。】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且：即将。】遣使与汉平。汉将韩信已平赵、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齐王广、相横怒，以酈生卖己，而亨酈生。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

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至博，而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于赢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已杀龙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

后岁余，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闻其弟酈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酈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致：招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持节：手持旌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田横平定齐国三年之后，汉王派酈食其前去游说齐王田广和相国田横，想让他们归顺汉王。田横认为归顺汉王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撤回他们在历下的驻军。汉王麾下将领韩信带领兵马从东面攻打齐国。起初齐国派华无伤和田解在历下驻扎军队来抵御汉兵。汉王派使者酈食其前来游说，于是齐王就解除了战备，纵情饮酒，并且派使者前去同汉军讲和。汉军将领韩信平定赵国、燕国以后，就采用蒯通进献的计策，渡过平原津，攻破齐国在历下的军队，并且乘胜追击进入临淄。齐王田广和相国田横非常生气，认为酈食其出卖了他们，于是烹杀酈食其。齐王田广向东逃到高密，相国田横逃到博阳，代理相国田光逃到城阳，将军田既驻扎在胶东。楚军派龙且前来救援齐军，齐王和龙且两军在高密会合。汉将韩信和曹参将龙且打败并且杀死了他，活捉了齐王田广。汉将灌婴前去追击并且俘获了齐国的代理相国田光。田横来到博阳的时候，听说齐王已经战死，于是自立为王，反击灌婴，灌婴在赢城下打败了田横的军队。田横逃到梁地，依附于彭

越。彭越当时正驻守在梁地，保持中立的态度，既想帮助汉王，又想帮项王。韩信杀死龙且之后，就派曹参进军胶东，杀死了齐国将领田既，又派灌婴攻打千乘，击败并除掉了齐将田吸。韩信最后得以平定齐国，上书请求汉王立自己为齐国的代理国王，汉王便顺水推舟立他为齐王。

过了一年多，汉军杀死了项籍，汉王自立为皇帝，封彭越为梁王。田横担心自己会被杀，于是与他的五百多名部属逃往东海，住在岛上。高帝得知此事，认为田横兄弟原本已经平定了齐国，齐国的大多数贤人也都归附于他们，如今让他在海岛上生存，不招抚的话，恐怕以后会发生什么变乱，于是就派使者前往东海，宽赦了田横所犯下的罪过，同时召他入宫。田横再三辞谢说：“我曾经烹杀了陛下派来的使者酈食其，如今得知他的弟弟酈商是汉朝的大将，并且十分贤能，我心中害怕，不敢奉诏前往。请允许我做一个普通的百姓，留守在这海岛之中。”使者回来向皇帝报告，高皇帝就传诏卫尉酈商说：“齐王田横即将到来，敢伤害他们的人就会遭受灭门之祸！”于是又派使者拿着符节将皇上传召酈商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田横，说：“田横如果奉诏前来，大则可以封王，小则可以为侯；如果不来，我将要发兵攻打这里。”于是田横和跟随他的两位门客乘坐着驿车前往雒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厩置：驿站。】，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钱穆：「田横英名乃垂百世，长为吾中华民族一人物。此亦一成功，非失败。」

在距离雒阳不到三十里的时候，到达尸乡驿站，田横婉言告诉使者说：“人臣朝见天子应该先进行沐浴。”于是在尸乡驿站停了下来。田横对他的门客说：“我田横最初和汉王都是称孤道寡的人，如今那汉王成为天子，而我田横却沦落为一个亡国的俘虏，要向他俯首称臣事奉他，所受的耻辱本来就已经很严重了。何况我烹杀了人家的兄长，现在却同他的弟弟一起并肩侍候他的主子。就算是他再敬畏天子传下的诏令，不敢伤害我，难道我就会心无惭愧吗？何况陛下想见我的原因，只不过是想要看看我的样貌罢了。如今陛下身在雒阳，要是砍下我的头，策马奔驰三十里，容貌尚且不会发生变化，还是可以看到的。”于是自刭而死，让门客带着他的头颅，跟随使者飞车回禀高帝。高帝说：“唉，真是不简单！田横以一介平民起家，兄弟三人先后称王，难道他们不是贤能的人吗！”高帝为他流下了眼泪，委任他的两个门客为都尉，派两千名士兵，依照侯王的礼仪安葬了田横。

田横下葬之后，两个门客就在田横的墓穴旁边挖了坑，也都自刭而死，倒进坑里给田横陪葬。高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惊讶，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十分贤能的人。“我听说田横还有五百名门客留在海岛。”于是派使者前去召见他们。使者到了之后，门客们听说田横死了的消息，也纷纷自杀了。如此可以看出，田横兄弟深得贤士之心。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两人：田横、韩信。】！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

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太史公说：蒯通的计策实在是太过分了，它扰乱了整个齐国，又让淮阴侯变得骄傲狂妄，最终害死了田横和韩信！那蒯通擅长纵横之术，讨论战国的权宜机变，一共写了八十一篇文章。蒯通与齐国人安期生私交甚好，安期生曾经请求项羽采用他的计策，但是项羽没有采纳。后来，项羽想要赏赐这两个人，两人始终都没有接受，还逃离了楚国。田横的高风亮节，能让他的宾客们都因为仰慕他的高义而追随他一同赴死，这难道不能说是非常贤能的人吗！因此我才记述了他的事迹。天下并不缺乏善于绘画的人，但是竟然没有人将田横和他的门客慕义死节的事情描绘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隐：隐藏，躲避。】。

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高祖为沛公，以哙为舍人【舍人：左右侍从之官。】。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与司马^{rén}卬战碭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国大夫：官大夫。】。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先登：率先登上。】，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先登。下户牖【户牖：地名，今河南省兰考县一带。】，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侯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从攻破杨熊军于曲遇。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从攻长社、轘辕【轘辕：关隘名，今河南省偃师一带。】，绝河津，东攻秦军于尸，南攻秦军于犍。破南阳守齮于阳城。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却敌，斩首二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舞阳侯樊哙，是沛县人。他以宰狗为职业，曾经和汉高祖一起在芒碭山隐居。

起初，樊哙跟随高祖在丰邑起兵，攻克沛县。高祖做沛公的时候，任用樊哙为舍人。樊哙追随沛公攻打胡陵、方与，然后又回到丰邑驻守，攻打泗水郡监的军队，攻破了他们。樊哙又带兵向东平定沛县，在薛县的西边打败了泗水郡守的军队。在碭县的东面和司马^{rén}

交战，将敌人击退，斩杀敌军十五人，沛公赏赐给他国大夫的爵位。樊哙一直跟随沛公，沛公在濮阳和章邯的军队交战，攻城的时候，樊哙率先登上城头，斩下二十三个敌军的首级，沛公又赏赐给他公大夫的爵位。此后樊哙还是一直跟随沛公，攻打城阳的时候，他同样率先登上城头。攻克了户牖，大破李由的军队，斩杀敌军十六人，又获封上间爵位。樊哙跟随沛公在成武攻打东郡郡守郡尉，打退了敌人，斩杀敌军十四人，俘虏了十一人，获得五大夫的爵位。樊哙还跟随沛公攻打秦军，途经亳邑以南。河间郡守的军队驻扎在杠里，樊哙攻破了他们。还在开封的北面把赵贲的军队打败了，樊哙由于击退敌军，率先登上城头，斩杀了军侯一人，斩下敌军首级六十八个，俘虏了二十七人，沛公赏赐给他卿的爵位。樊哙跟随沛公在曲遇打败杨熊的军队。攻打宛陵的时候，樊哙又最先登上城头，斩掉敌军首级八个，俘虏了四十四人，沛公赏赐给他贤成君的封号。樊哙跟随沛公攻打长社和轘辕，阻断黄河渡口，在东面的尸乡攻打秦军，在南面的犍邑攻打秦军。在阳城大破南阳郡守吕齮。向东攻打宛城时，樊哙又率先登上城头。向西一直到酈县，樊哙因为打退了敌军，斩杀敌人二十四人，俘虏了四十人，沛公又加封赏。攻打武关，到达霸上的时候，斩杀了都尉一人，斩下敌军首级十个，俘虏了一百四十六人，投降的敌兵有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戏【戏：水名，流经今陕西省西安市。】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飧【飧：用酒食款待。】军士，中酒【中酒：酒酣之际。】，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参乘：作为警卫而陪同君主一同乘车的人。】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

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微：没有。】樊哙奔入营谯让【谯让：指责。】项羽，沛公事几殆。

明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项羽驻守在戏下，想要攻打沛公。沛公带着一百多随行的骑兵，通过项伯结识了项羽，申明没有封锁关口的事。于是项羽就设下宴席款待军中将士，正在酒酣之时，亚父想要谋杀沛公，便令项庄在酒席上舞剑，想趁机刺杀沛公，项伯一再掩护沛公。当时只有沛公和张良才可以在宴席中就坐，樊哙被留在营外，听闻沛公处境危急，他便拿着铁盾冲进营中。军营卫士阻止樊哙，樊哙却直接冲了进去，站在营帐中。项羽盯着他，问他是谁。张良说：“他是沛公的陪乘樊哙。”项羽说：“壮士！”于是赏赐给他一卮酒和一只猪腿。樊哙喝完酒，拔出剑切肉吃，吃光了一只猪腿。项羽问：“还能再喝吗？”樊哙说：“死我尚且都不推辞，况且是再喝一卮酒呢！何况沛公先入关平定了咸阳，露宿军队于霸上，等待大王的到来。如今大王已经来到，却听信小人的话，与沛公产生嫌隙，我担心天下会分裂，天下的百姓也会怀疑大王。”项羽沉默着。沛公借口去厕所，招呼樊哙出去。出来之后，沛公留下车马，自己只骑了一匹马，樊哙等四人徒步跟随，沿着小路下山逃回到霸上的军营中，而只留张良向项羽辞谢。项羽也就不再追究，也没有诛杀沛公的想法。当天，如果樊哙没有闯进营帐中指责项羽，那么沛公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第二天，项羽进入咸阳城大肆屠杀，并封沛公为汉王。汉王封樊哙为列侯，称临武侯。后来又提拔为郎中，跟随汉王进入汉中。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雍轻车骑于雍【雍：地名，今陕西省凤翔一带。】南，破之。从攻雍、郿城，先登。击章平军好畤，攻

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柳中：即细柳，邑名，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咸阳；灌废丘，最。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乡。从攻项籍，屠煮枣。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攻邹、鲁、瑕丘、薛。项羽败汉王于彭城，尽复取鲁、梁地。唵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项羽引而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屠胡陵。



樊唵鸿门闯宴，选自《马骀画宝》。

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樊唵又领兵在白水的北面攻打西县县丞的军队，在雍县的南面攻打雍王的轻车骑兵，并将其攻破。樊唵跟随汉王攻打雍、櫜二城，樊唵又率先登上了城头。在好畤攻打章平的军队，攻城的时候，樊唵率先登上城头冲进了敌人的阵营，斩杀了县令、县丞各一人，斩下敌人的首级十一个，俘获了二十个人，樊唵被提拔为郎中骑将。樊唵跟随汉王在壤乡的东面攻打秦军的车骑部队，

打退敌军，被提拔为将军。他又攻打赵贲，攻克了郿县、槐里、柳中、咸阳等地；水灌废丘中，他的功劳最大。到了栢阳，汉王赐封杜陵的樊乡作为樊哙的食邑。樊哙还跟随汉王攻打项籍，在煮枣大肆屠杀。在外黄打败了王武、程处的军队。攻取了邹县、鲁县、瑕丘、薛县。项羽在彭城打败了汉王，将鲁、梁的土地又全都夺了回来。樊哙回到荥阳，汉王又增加了平阴的二千户作为他的食邑，派他以将军的身份带兵在广武驻守。一年后，项羽带兵向东开进。樊哙又跟着高祖攻打项籍，夺取了阳夏，俘虏了楚军周将军的士卒四千人。把项籍围困在陈县，打破其军队。在胡陵大肆屠杀。

项籍既死，汉王为帝，以哙坚守战有功，益食八百户。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自霍人【霍人：地名，今山西省繁峙一带。】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迁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因击韩信军于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破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太仆解福等十人。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其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别：另外带领一支军队。】，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项籍死了之后，汉王成为皇帝，由于樊哙固守作战立下大功，又加封食邑八百户。樊哙跟随高帝攻打反叛的燕王臧荼，将臧荼俘虏，平定了燕地。楚王韩信起兵谋反，樊哙跟随高帝来到陈县，擒获韩信，平定了楚地。高帝又改赐樊哙为列侯，与诸侯剖符定封，世代相传永不断绝，并将舞阳分封给樊哙作食邑，称舞阳侯，免除了之前所

封的食邑。樊哙又凭借将军的身份跟着高祖到代地攻打造反的韩王信。从霍人一直打到了云中，和绛侯等人一同平定了代地，樊哙的食邑增加了一千五百户。樊哙由于攻打陈豨和曼丘臣的军队，在襄国作战，攻破了柏人，率先登上城墙，降服并平定了清河和常山两地共二十七个县，摧毁了东垣，被高帝提拔为左丞相。在无终和广昌大破暴毋卬和尹潘的军队。在代地的南面战胜了陈豨的部将匈奴人王黄的军队，并趁机在参合攻打韩王信的军队。樊哙的属下杀掉韩信，在横谷击败了陈豨的匈奴骑兵，斩杀将军赵既，俘虏了代国的丞相冯梁、郡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及太仆解福等十个人。樊哙和其他将领一同平定了代地的七十三个乡邑。这之后燕王卢绾发动叛乱，樊哙以相国的身份攻打卢绾，在蓟县的南面打败了燕丞相抵，平定了燕地，共计十八个县、五十一个乡邑。于是樊哙又增加了一千三百户食邑，最后确定舞阳县的五千四百户为樊哙的食邑。樊哙跟随高帝出征的时候，斩杀了一百七十六个人，俘虏了二百八十八人。另外独自率军打仗，樊哙七次战胜敌军，占领了五座城邑，平定了六郡、五十二个县，俘虏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到三百石的将官十一人。

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户者：看门人，守门人。】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闥【排闥：推门。】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樊哙娶了吕后的妹妹吕须为妻，生下儿子樊伉，因此樊哙与其他将领相比和皇室的关系最亲密。

当初黥布发动叛乱的时候，高祖曾经病得很重，不喜欢与人见面，他睡在内宫中，下令门卫不许群臣进入。大臣绛侯周勃、灌婴等

人没有谁敢去拜见。十几天以后，樊哙推开宫中的小门直接闯了进去，大臣们都跟在他身后进去。皇上独自枕着一个宦官躺着。樊哙等人见到皇上后流着眼泪说：“当初陛下和微臣等人，在丰、沛两地起兵，平定了天下，是多么的壮烈！如今天下已经平定了，又怎么如此疲惫呢！而且陛下病得很重，大臣们都震惊恐惧，陛下不肯见我们商议国家的事情，只与一个宦官单独相处！难道陛下没有听说过赵高的事情吗？”高帝笑着坐了起来。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一日：某一天。】 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眷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诏下吏【下吏：交给主管官吏进行处理。】。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后来，卢绾发动叛乱，高帝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前去攻打燕国。当时高帝病得很重，有人就在高帝面前诬陷樊哙和吕氏勾结，如果皇上有一天驾崩了，那么樊哙就会带兵杀尽戚夫人和赵王如意这些人。高帝听后大怒，于是就派陈平用车载着绛侯前去取代樊哙的位置，并立即在军营中杀死樊哙。陈平对吕后十分畏惧，于是逮捕樊哙押解到长安。抵达长安的时候，高祖已经驾崩，吕后就释放了樊哙，恢复了他的爵位及封邑。

孝惠六年（前189年），樊哙去世，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樊伉继承了侯位。而樊伉的母亲吕须也获封为临光侯。高后执政的时候，做事专断，大臣们都畏惧她。樊伉继承侯位九年后，高后驾崩。大臣们诛杀吕氏家族中的人以及吕须的亲属以后，趁机杀掉樊伉。舞阳侯的爵位中断了数月。孝文帝即位以后，他重新封樊哙的另一位庶子樊市人为舞阳侯，恢复之前的爵位及食邑。樊市人被封二十九年去世，谥号为荒侯。他的儿子樊他广继承了侯位。六年以后，舞阳侯家中的舍人得罪了樊他广，心中怨恨，于是上书说：“荒侯樊市人生病不能生子，命令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淫乱，而生下樊他广，樊他广实际并不是荒侯的儿子，不应该继承爵位。”于是皇上下令交由主管官吏审理。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樊他广的侯爵被剥夺，被贬为平民，封国也被废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略人：抢夺人口。】，得数千。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余，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从沛公攻缙氏【缙氏：地名，今河南省偃师一带。】，绝河津，破秦军雒阳东。从攻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定汉中。

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枸邑，苏驍军于泥阳。赐食邑武成六千户。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月，出【出：经由。】钜野，与钟离昧战，疾斗，受梁相国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二岁三月，攻胡陵。

曲周侯酈商，是高阳人。陈胜起义的时候，酈商聚集了很多青年人，到处劫掠人口入伙，得到几千人。沛公攻占土地来到陈留，六个多月以后，酈商带着四千人前往岐地归顺沛公。他跟着沛公攻打长社，率先登上城头，沛公赏赐给他爵位，并封他为信成君。他跟随沛公攻打缙氏，封锁了黄河渡口，在雒阳的东面打败秦军。又跟随沛公攻克了宛县、穰县等地，平定了十七个县。另外率军攻打旬关，平定

了汉中。

项羽灭掉秦以后，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赏赐酈商信成君的爵位，让他以将军的身份出任陇西都尉。另外让他率军平定北地和上郡。在焉氏攻克了雍王章邯部将的军队，在枸邑大败周类的军队，在泥阳大败苏纵的军队。汉王赏赐给他武成六千户作为食邑。酈商又以陇西都尉的身份跟随汉王攻打项籍的军队长达五个月，酈商出兵钜野的时候，和钟离昧交战，战斗非常激烈，酈商立下战功，汉王授予他梁国的相印，又增加了四千户的食邑。酈商又以梁相国的身份跟随汉王攻打项羽，战争持续了两年零三个月，最终夺取了胡陵。

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前拒：军营的前门。】，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项羽去世之后，汉王称帝。同年秋天，燕王臧荼发动叛变，酈商以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攻打臧荼，在龙脱作战，他抢先登上城头，冲进敌军的阵营，在易县一带攻破臧荼的军队，打退了敌人，于是被提拔为右丞相，高帝赏给他列侯的爵位，他和诸侯剖符定封，世世代代相传永不断绝，获得涿县五千户作为食邑，号涿侯。他以右丞相的身份，带兵平定了上谷，并趁机攻打代地，接受了赵国相国的大印。他又以右丞相和赵国相国的身份带兵和绛侯等平定了代国和雁门，俘虏了代国的丞相程纵、代理丞相郭同、将军以下一直到六百石的官吏共有十九人。回朝之后，他以将军的身份出任太上皇的警卫长达一年零七个月。他以右丞相的身份攻打陈豨，攻克东垣。酈商又以右丞相

的身份跟随高帝攻打黥布的军队，袭击黥布的前沿阵地，攻陷了两个阵地，于是打败黥布的军队，改封曲周五千一百户作为食邑，免除了之前获封的食邑，酈商单独率军三次战败了敌军，降服并平定了六个郡、七十三个县，俘虏了丞相、代理丞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以下到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共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时，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吕禄：吕后的侄子。】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给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北军：保护京城的精锐兵力。】，遂诛诸吕。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酈况卖交【卖交：出卖朋友。】也。

孝景前三年，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栾布自平齐来，乃下赵城，灭赵，王自杀，除国。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夺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繆侯，续酈氏后。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怀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

酈商服侍孝惠帝和高后的时候，他生病了，无法处理事情。他的儿子酈寄，字况，和吕禄关系很好。等到高后驾崩，大臣们都想要诛杀吕氏家族，吕禄出任将军，带领北军，太尉周勃不能进入北军的军营，于是派人劫持了酈商，让他的儿子酈况去欺骗吕禄，吕禄相信了酈况的话，和他一起外出游玩，太尉周勃才得以进入北军的军营，并控制了北军，诛杀了吕氏家族。这一年酈商去世，谥号景侯。他的儿子酈寄继承了侯位。天下的人都说酈况出卖朋友。

孝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国、楚国、齐国、赵国发动叛乱，皇上任命酈寄为将军，包围并攻打赵国的都城，十个月都没能攻克。等俞侯栾布平定齐地返回后，才攻下赵国的都城，灭掉了赵国，赵王自杀，封国也被废除。孝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酈寄想要

娶平原君为夫人，景帝大怒，把酈寄交给狱吏审理，获罪，被剥夺了侯爵。景帝于是封酈商的另一个儿子酈坚为繆侯，来延续酈氏的后代。繆靖侯去世后，他的儿子康侯酈遂成继立。酈遂成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怀侯酈世宗继立。酈世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侯酈终根继立，担任太常，因为触犯法律，封国被废除。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未尝不移日：形容过了很长时间。】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告：状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狱覆：重新审判。】，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仆。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殽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趣攻战疾：形容战况激烈。】。破之，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匱：箱子。】。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项羽至，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是沛县马房的司御。每次送使者或是客人返回，途经沛县的泗水亭，他与高祖交谈，总是谈到太阳西斜才离开。后来夏侯婴试补县吏，和高祖的关系很好。高祖开玩笑伤害了夏侯婴，有人告发高祖。当时高祖是亭长，做官的伤人，要加重治罪的，高祖说自己没有伤害夏侯婴，夏侯婴也为他证明。后来翻案复审，夏侯婴因为高祖的牵连被关押了一年多，还被笞打几百板，最终还是为高祖开脱了罪责。

高祖当初与众人打算攻打沛县，夏侯婴以县令史的身份为高祖效力。高祖降服沛县的那天，成为沛公，赏赐给夏侯婴七大夫的爵位，还让他做太仆。夏侯婴跟随高祖攻打胡陵，夏侯婴和萧何降服了泗水郡的监平，监平献出胡陵投降了高祖，高祖赏赐给夏侯婴五大夫的爵位。夏侯婴跟随高祖在砀县的东面攻打秦军，攻克济阳，夺取了户牖，在雍丘一带大破李由的军队，由于驾兵车急攻猛战立下战功，高祖赏赐给他执帛的爵位。他又曾以太仆的身份驾车跟随高祖在东阿、濮阳一带攻打章邯的军队，也由于驾驶兵车急攻猛战而大破敌军，高祖赏赐给他执圭的爵位。夏侯婴曾经驾车跟从高祖在开封打击赵贲的军队，在曲遇攻打杨熊的军队。夏侯婴跟随高祖俘虏了六十八个人，降服了八百五十名士兵，得到一匣子的官印。夏侯婴还曾驾车跟随高祖在雒阳的东面攻打秦军，由于他驾兵车急攻猛战，所以得到爵位，改封为滕公。夏侯婴还曾经驾车跟着高祖攻打南阳，转战于蓝田、芷阳，他驾兵车急攻猛战，一直到达霸上。项羽到来之后，灭掉了秦朝，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赏赐给夏侯婴列侯的爵位，号昭平侯，仍为太仆，跟随汉王进入蜀、汉一带。

陈仁锡：「《滕公传》以『太仆』二字为主，……种种战功，自始至终不离『太仆』，此子长作文用奇处。」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鲁元：刘邦的女儿，吕后所生。】，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面雍树：大人抱着孩子，孩子抱着大人的脖子。】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

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祈阳。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

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夏侯婴跟随高祖攻打项籍。来到彭城，项

羽大破汉军。汉王战败，形势非常不利，于是赶忙驾车逃走。遇见孝惠帝和鲁元公主，让他们也上了车。汉王非常着急，马已经很疲惫了，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他几次都想要抛下两个孩子，夏侯婴每次还是下车把他们再抱到车上，一直载着他们，他先慢慢地走，让孩子搂紧自己，然后再驾车飞奔。汉王大怒，中途有十多次要斩杀夏侯婴。最终脱险，把孝惠帝和鲁元公主送到了丰邑。

汉王抵达荥阳之后，收编散兵，重新振作声势，赏赐给夏侯婴析阳作为他的食邑。夏侯婴还常常驾车跟随汉王攻打项籍，一直攻到陈县，最终平定了楚地。到了鲁地，又增加兹氏县作为夏侯婴的食邑。

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阼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阵，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以太仆击陈豨、黥布军，陷阵却敌，益食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县：指皇帝之家。】北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八岁卒，谥为文侯。子夷侯灶立，七年卒。子共侯赐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颇尚平阳公主。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

汉王即位为皇帝。当年秋天，燕王臧荼发动叛乱，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跟随高帝攻打臧荼。第二年，又跟随高帝来到陈县，抓获了楚王韩信。于是高帝改分汝阴给夏侯婴作为他的食邑，并剖符定封，世

世代代永不断绝。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跟随高祖攻打代地，来到武泉、云中，并增加食邑一千户。随后他还跟随高祖来到晋阳城旁攻打隶属于韩王信的匈奴骑兵，将其打败。一直追击到达平城，被匈奴军包围，七天没有突出重围。高帝派使者用丰厚的礼物赠送给单于的嫡妻阏氏，冒顿于是解除一面包围。高帝逃出之后打算驱马奔驰，夏侯婴却坚持慢慢步行，弓箭都拉满朝向外面，最终得以脱险。高帝又增加了细阳一千户封给夏侯婴作为他的食邑。夏侯婴又凭借太仆的身份在句注的北面攻打匈奴骑兵，将其打得大败。他还以太仆的身份在平城的南面攻打匈奴骑兵，多次冲进敌军阵营，立下的战功最大，高帝将夺取的五百户封邑赏给夏侯婴。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攻打陈豨和黥布的大军，他冲进敌阵击退了敌军，因此增加食邑一千户，最终确定将汝阴的六千九百户作为食邑，免除了之前的食邑。

夏侯婴自从皇上在沛县起兵起，便长期担任太仆，一直到高祖驾崩。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服侍孝惠皇帝。孝惠皇帝及高后非常感激他在下邑的路上救了孝惠和鲁元，于是将皇宫北面第一等的公馆赏赐给了夏侯婴，称为“近我”，来表示对他的特别尊重。孝惠帝驾崩后，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服侍高后。高后驾崩，代王前来，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进入清理宫室，废黜了少帝，用天子的车驾来到代王的府邸迎接代王，他与大臣们共同拥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再次担任太仆。八年后夏侯婴去世，谥号文侯。他的儿子夷侯夏侯灶继立，七年后去世。儿子共侯夏侯赐继立，三十一年后去世。儿子夏侯婴迎娶了平阳公主。他在位十九年，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因为和父亲的御婢通奸获罪，自杀，封国也被废除。

颍阴侯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碭，婴初以中涓【中涓：君主身旁负责洒扫等事物的侍从人员。】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疾斗，赐爵七大夫。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赐爵执帛，号宣陵君。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龔阳

城东，遂定南阳郡。西入武关，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圭，号昌文君。

沛公立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中谒者：负责给国君传达消息的侍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还围章邯于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他军定陶南，疾战，破之。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

颍阴侯灌婴，是睢阳贩卖丝绢的商人。高祖还是沛公的时候，夺取土地一直到了雍丘一带，章邯打败并杀死项梁，而沛公率军返回碭县，灌婴最开始以内侍中涓官的身份跟随沛公，在成武打败东郡尉的军队，在扛里大败秦军，战斗非常激烈，沛公赏赐给灌婴七大夫的爵位。他还追随沛公在亳邑南、开封、曲遇攻打秦军，他作战勇猛立下战功，沛公赏赐给灌婴执帛的爵位，号宣陵君。他还追随沛公自阳武以西一直到雒阳，在尸乡的北面战胜秦军，北上阻断了黄河的渡口，南下在阳城的东面打败南阳的郡守吕黡，最终平定了南阳郡。灌婴向西进入武关，在蓝田作战，作战迅猛，一直抵达霸上，沛公赏赐给他执圭的爵位，号昌文君。

沛公被拥立为汉王的时候，任命灌婴为郎中，灌婴跟随汉王来到汉中。十月，灌婴被任命为中谒者。他跟随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夺取了栎阳，降服了塞王。灌婴回军在废丘围攻章邯，未能攻克。他又跟随汉王向东出临晋关，攻打并降服了殷王，平定了那里。他还在定陶的南面攻打项羽的部将龙且，魏国的丞相项他的军队，战况猛烈，最终战胜了他们。汉王赏赐给灌婴列侯的爵位，号昌文侯，把杜县的平乡赐给他作为他的食邑。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碭，以至彭城。项羽击，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

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鲁下：鲁县城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渡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

灌婴又以中谒者的身份追随汉王收复了碭县，来到彭城。项羽率军迎击，大破汉王的军队。汉王向西逃走，灌婴追随汉王调头，来到雍丘驻军。王武、魏公申徒发动叛乱，灌婴追随汉王战胜了他们。攻克下黄，向西收编了散兵，驻扎在荥阳。楚军的骑兵人数众多，于是汉王在军中挑选能够担任骑兵将领的人，大家都举荐说原秦军的骑士重泉人李必和骆甲熟悉骑兵，如今是校尉，能够担任骑兵将领。汉王打算任命他们，李必和骆甲说：“我们原本是秦兵，恐怕士兵们不信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大王左右善于骑术的人来辅佐我们。”灌婴尽管年轻，但是很多次作战都非常勇猛，因此高帝任命灌婴为中大夫，让李必、骆甲出任左右校尉，带领郎中骑兵在荥阳的东面袭击楚军的骑兵，大破敌军。接着灌婴又奉命单独率军阻击楚军的后路，截断了楚兵从阳武到襄邑的运粮通道。在鲁县一带，攻打项羽的将军项冠，将他打败，灌婴所统领的将士斩杀敌人右司马和骑将各一人。又在燕地的西部战胜了柘公王武的军队，驻扎在燕地的西边，所带领的将士斩杀了楼烦的将领五人、连尹一人。还在白马一带攻打王武的别将桓婴，将他打败，所统领的将士斩杀敌人都尉一人。率领骑兵向南横渡黄河，护送汉王抵达雒阳，并奉命北上到邯郸迎接相国韩信的军队。返回敖仓后，灌婴被提拔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

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菑，得齐守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赢【赢：地名，今山东省莱芜一带。】、博，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赢、博，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所将卒斩吸。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虑：地名，今江苏省睢宁一带。】、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渡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酈、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过了三年，灌婴以列侯的爵位得到杜平乡作为自己的食邑。他又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接受诏命率领郎中骑兵向东归属相国韩信，在历下打败了齐兵，他所带领的士兵俘获了齐国的车骑将军华毋伤和将吏共四十六个人。攻打并降服了临菑，俘获了齐国的代理丞相田光。追击齐国的丞相田横，一直追到了赢县、博邑，最终打败了齐国的骑兵。灌婴带领的士兵斩杀了齐国的骑将一人，活捉了骑兵将领四人。攻下了赢县、博邑，在千乘大败齐将军田吸的军队，麾下士兵斩杀了田吸。灌婴跟随韩信向东在高密和龙且和留公旋的军队作战，最终斩杀了龙且，活捉了右司马和连尹各一人，楼烦的骑兵将领十人，亲自活捉了副将周兰。

齐国平定之后，韩信自立为齐王，派灌婴独自率军前往鲁北攻打楚将公杲，最终将其打败。之后转战南方，大破薛郡郡守，亲自活捉了一名骑兵将领。攻打傅阳，来到下相东南的僮县、取虑、徐县等地。灌婴带兵渡过淮河，征服了所有的城邑。来到广陵的时候，项羽

派项声、薛公、郯公再次平定了淮北地区。灌婴向北渡过淮河，在下邳打败了项声和郯公的军队，并且斩杀了薛公，夺取下邳，在平阳打败楚军的骑兵，降服了彭城，俘虏了柱国的项佗，并降服了留、薛、沛、酈、萧、相等地。攻打苦县、谯县，再次俘获了副将周兰。灌婴又与汉王在颍乡会师，并在陈县一带攻打项籍的军队，最终将其打败，麾下将士斩杀了楼烦骑兵将领两人，俘虏了骑兵将领八人。汉王又赏赐给他二千五百户作为食邑。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历阳：地名，今安徽省和县地区】。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

项籍在垓下战败逃走，灌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率领车骑从另外的道路追击项籍一直到东城，最终将其打败。他率领的士兵五人共同斩杀了项籍，全都得到列侯的爵位。降服了左右司马各一人，士兵共一万二千人，俘虏了军营中的全部将吏。攻克了东城、历阳。渡过长江，在吴县一带攻破吴郡郡守的军队，俘虏了吴郡郡守，于是平定了吴、豫章、会稽三郡。带兵返回的时候平定了淮河以北的地方，共五十二个县。

汉王即位做了皇帝，增加三千户食邑给灌婴。同年秋天，灌婴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打败燕王臧荼。第二年，他又跟随汉王到陈县，抓住楚王韩信。返回以后，剖符定封，世世代代永不断绝，将颍阴的二千五百户作为灌婴的食邑，号称颍阴侯。

吴汝纶：「此篇以四人战功为主，与叙曹参周勃战事略同，皆撮叙功状，不载方略，此太史公所以为峻洁也。」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白题：匈奴部落名。】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磬shā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从击陈豨，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特将：单独统领一军的将领。】五人。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攻下东垣。

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诛【肥诛：人名。】。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颖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灌婴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前往代地攻打谋反的韩王韩信，抵达马邑之后，他奉命单独率军降服了楼烦以北的六个县，并斩杀了代国的左丞相，在武泉的北面攻破匈奴骑兵。他又跟随高帝在晋阳一带攻打韩王信的匈奴骑兵，其统率的士兵斩杀了匈奴白题的将领一人。他还奉命统率燕、赵、齐、梁、楚等国的所有的车骑部队，在磬石击败匈奴骑兵。抵达平城的时候，遭到匈奴军队的围困，于是跟随高祖返回东垣。

灌婴跟随高帝攻打陈豨，他奉命单独带兵在曲逆一带攻打陈豨的丞相侯敞，最终攻破，士兵斩杀了侯敞和特将五人。降服了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等地。攻占了东垣。

黥布发动叛乱，灌婴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率先带兵出发，在相地攻打黥布的别将，打败其军队，斩杀副将和楼烦骑将三人。还率军战胜黥布的上柱国军和大司马军。进军打败黥布的别将肥诛的军队。灌婴还擒获了敌人左司马一人，其统帅的士兵斩杀了敌人的小将十人，向北追击敌军一直到淮河的沿岸。高帝增加二千五百户食邑给灌婴。黥布战败，高帝回到朝中，确定封颖阴五千户作为灌婴的食邑，同时免除了他之前的食邑。灌婴跟随高祖以来，一共俘虏了二千石官吏二人，亲自领兵战胜敌军共十六次，降服了四十六个城邑，平定了一个诸侯国、两个郡、五十二个县，活捉将军两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官吏十人。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齐哀王：刘襄，刘肥的儿子。】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

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济北王：刘兴居。】反，诏乃罢婴之兵。后岁余，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绝二岁。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续灌氏后，八岁，坐行贼【贼：贿赂。】有罪，国除。

灌婴从前线战胜黥布返回朝中时，高帝驾崩，灌婴以列侯的身份侍奉孝惠帝和吕太后。太后驾崩，吕禄以赵王的身份自立为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发动叛乱。齐哀王听说这件事以后，就带兵向西挺进，要进京诛杀不应该称王的人。上将军吕禄等人听说以后，就委派灌婴为大将，带兵前去迎击。灌婴带兵行至荥阳，就和绛侯等人密

谋，趁机在荥阳屯兵，并传信给齐哀王表示共同诛杀吕氏的事情，齐军于是停止不前。绛侯等人已经除掉吕氏家族，齐哀王就带兵返回，灌婴也带军队从荥阳撤回来，他和绛侯、陈平等共同拥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帝因此加封灌婴三千户的食邑，并赏赐给他黄金一千斤，命他担任太尉。

三年之后，绛侯周勃被免除丞相职务，返回封国。灌婴出任丞相，被罢免了太尉的官职。同年，匈奴大举入侵北地、上郡，孝文帝命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骑兵前去讨伐匈奴。匈奴离开后，济北王发动叛乱，于是孝文帝下令罢免了灌婴的兵权。一年多以后，灌婴死在丞相任上，谥号懿侯。他的儿子平侯灌阿继立为侯。二十八年以后灌阿去世，其儿子灌彊继位为侯。十三年以后，灌彊有罪，侯位中断了两年。元光三年（前132年），天子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继续承袭灌氏的后代，八年后，灌贤因为犯了贿赂罪，其封国被废除。

太史公曰：吾适【适：前往。】 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太史公说：我前往丰邑和沛县，询问那里的遗老，寻访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故居，以及他们的生平，所听到的实在是很特别！当他们操刀宰狗或是贩卖丝绢的时候，哪能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附于骥尾，留名汉室，德泽流传子孙后代呢？我和樊他广很熟，他对我说过高祖功臣兴起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好书：喜欢读书。】 律历【律历：音律和法度。】。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以客：以宾客的身份。】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质：砧板，一种刑具。】，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馥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馥。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上计：各郡县、各诸侯国定期给朝廷上交钱粮。】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丞相张苍，是阳武人。他喜欢读诗歌以及音律和历法类的书籍。在秦朝的时候，他曾担任御史一职，负责管理朝廷的各种文书。后来犯了罪，便逃回家乡。等到沛公攻城略地途经阳武的时候，张苍便以宾客的身份跟随沛公一同攻打南阳。后来张苍由于犯法而被判斩刑，他脱去衣服伏在砧板上等待受刑的时候，露出高大的身材，又肥又白如同葫芦一样，当时正好被王陵看到，惊叹张苍是个美男子。于是向沛公说情，将他从斩刑中赦免。就这样，张苍跟从沛公西征进入武关，来到咸阳。沛公被立为汉王以后，便带兵进入汉中，然后回师平定了三秦。陈馥将常山王张耳打跑，于是张耳就归附了汉王，汉王任

命张苍为常山郡守。后来跟随淮阴侯韩信攻打赵军时，张苍俘获陈馥。等到赵地平定之后，汉王又任命张苍为代国的丞相，负责抵御边境地区的敌寇。过了不久，他被调任赵国担任丞相，辅佐赵王张耳。张耳去世后，他又辅佐赵王张敖。后来又改为辅佐代王。等到燕王臧荼反叛的时候，高祖带兵前去平定叛军。张苍以代国丞相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臧荼叛乱有功，因此在高祖六年（前201年）时被封为北平侯，获得食邑一千二百户。

后来，张苍升任计相。过了一个月，他便以列侯的身份担任主计一职长达四年之久。当时，萧何任相国，而张苍从秦朝时起就担任柱下御史，熟悉天下的图书、帐簿。此外他还精通计算、音律、历法，因此朝廷就让他以列侯的身份留在相府，管理各郡县和侯国上报的统计材料。淮南王黥布因为造反而逃走，于是汉高祖就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张苍则作为丞相辅佐他。汉十四年（前189年），张苍被提拔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泗水：地名，今安徽省濉溪一带。】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职志：掌管旗帜的官。志通“帜”。】，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若：你。】趣【趣：通“促”。】降汉王！不然，今【今：将，即将。】为虏矣！”项羽怒，烹周苛。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周昌，是沛县人。他的堂兄名叫周苛，他们在秦朝时都是泗水郡的卒史。等到高祖在沛县起兵，打败泗水的郡守和郡监之后，周昌和周苛就以卒史的身份追随沛公，沛公就任命周昌担任管理旗帜的职

务，周苛则作为宾客。二人跟随沛公的队伍攻进关中，推翻了秦朝。此后沛公便被立为汉王，任命周苛为御史大夫，任命周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前203年），楚军在荥阳城围攻汉王，形势十分危急，后来汉王逃出重围，却派周苛留下来戍守荥阳。楚军攻破荥阳之后，想拉拢周苛担任将领。周苛骂道：“你赶快归降汉王吧！否则，你们就要成为俘虏了！”项羽大怒，于是烹杀周苛。于是，汉王就让周昌担任御史大夫。周昌曾跟随汉王多次打败项籍，在高祖六年（前201年），他与萧何、曹参等人同时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苛的儿子周成由于父亲为国事而亡，所以被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强力【强力：有原则。】，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卑下之：向他让步。】。昌尝燕时【燕时：空闲享乐的时候。】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吃：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期期：口吃的人说话着急说话又说不出声音。】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周昌为人很有原则，敢于直言，萧何、曹参等人对他都很敬畏。周昌曾在高帝休息的时候进宫奏事，当时高帝正与戚姬搂在一起，周昌看到以后转身就跑。高帝连忙追上去把他抓住，骑在他的脖子上，问道：“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呢？”周昌抬起头答道：“陛下是像夏桀、商纣一样的君主。”于是皇上笑了，然而他也因此忌惮周昌。等到后来高帝打算废黜太子，改立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时，群臣极力劝谏，试图阻止高帝，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皇上因留侯的计策而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当时周昌在朝堂上当面劝谏时，态度极为强硬。皇上问他理由，周昌由于自己先天口吃，又正赶上大怒，于是说

道：“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期……期……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尽管陛下打算废黜太子，但我期……期……不能从命。”皇上听完以后高兴得笑起来。退朝以后，吕后已在东厢房偷听了刚才君臣的谈话，所以她见到周昌以后就跪谢说：“如果没有您，太子险些就被废掉了。”

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即：若，如果。】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刀笔吏：泛指小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郤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不知所出：不知怎么办才好。】。”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置：设置，配备。】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左迁：贬官。】，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后来，戚姬生的儿子如意被封为赵王，年仅十岁，高祖担心自己去世后如意不能保全。当时赵尧还很年轻，任符玺御史一职。赵国方与县的县令对御史大夫周昌说：“您手下的御史赵尧，尽管还很年轻，但是堪称奇才，您一定要对他另眼相看，日后他将接替您的职位。”周昌笑道：“赵尧年轻，还不过是个小吏罢了，如何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过了不久，赵尧奉命侍奉高祖。有一次高祖一个人闷闷不乐，哼着悲伤的歌，群臣不清楚皇上为什么会这样。这时赵尧上前问道：“陛下心里不高兴，莫不是因为赵王年幼而戚夫人与吕后之间有

嫌隙？陛下担心自己万岁以后，赵王无法保全自己？”高祖说：“是这样。我为此事暗自担忧，不知道如何应对。”赵尧说：“陛下应当单独为赵王安排一位尊贵而又刚强的丞相，这个人还应该是吕后、太子以及群臣平时所敬畏的。”高祖说：“是这样。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群臣之中有谁可以担当呢？”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这个人意志坚强，质朴正直，并且吕后、太子以及朝中大臣一直都很敬畏他。只有周昌可以胜任此事。”高祖说：“好。”于是立即召见周昌，对他说：“有件事我非要麻烦您不可，请您一定要为我辅佐赵王。”周昌哭泣着说：“我从一开始就追随陛下，可是陛下为何偏偏要在中途把我丢弃给诸侯王呢？”高祖说：“我深深地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降你的职，但是我暗自担心赵王，想来想去除了您以外再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您就勉为其难走一趟吧！”于是高祖调御史大夫周昌做赵国的丞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于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征，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至长安月余，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

后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系：拘押，关押。】吕后，遇【遇：对待。】之不详。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时，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千八百户。

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

周昌走后过了很长时间，高祖拿着御史大夫的官印在手中把玩说：“谁可以担任御史大夫呢？”他仔细注视着赵尧，说：“没人可以代替赵尧。”于是任命赵尧为御史大夫。在此之前，赵尧也曾立过军功，享有食邑，后来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随军讨伐叛臣陈豨有功，所以被封为江邑侯。

高祖去世以后，吕太后派使者召见赵王，丞相周昌就让赵王借口自己生病不能前往。使者往返多次，周昌坚决不肯送赵王入京。于是吕太后开始担忧，派使者召见周昌。周昌进京，拜见太后，吕太后很生气大骂周昌说：“难道你不清楚我对戚氏的怨恨吗？你竟然不送赵王进京，这到底是为什么？”周昌被召入京以后，吕太后又派使者去召见赵王，赵王果然来了。他到长安一个多月之后，就喝毒药死了。于是周昌借口自己生病，不再朝见吕太后。三年之后他也死了。

过了五年，吕太后听说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早在高祖在位时就定下了保护赵王如意的计划，于是治了赵尧的罪，然后命广阿侯任敖担任御史大夫一职。

任敖，原本是沛县的狱吏。高祖当年为了躲避官司，狱吏便拘押吕后，对她很不恭敬。任敖与高祖素来要好，他见到这样的事很生气，于是打伤了那个负责看管吕后的官吏。等到高祖刚刚起义之际，任敖便以宾客的身份追随高祖，并担任御史一职，在丰邑镇守两年。后来高祖立为汉王，向东攻打项籍，任敖便升任上党郡守。陈豨造反时，任敖坚守上党，因而被封为广阿侯，获得食邑一千八百户。吕太后执政期间，任敖当上了御史大夫。三年后任敖被免职，吕太后让平阳侯曹窋继任御史大夫。吕太后去世以后，曹窋与众大臣共同诛杀吕禄等外戚。后来曹窋被免职，朝廷命淮南王丞相张苍做御史大夫。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绪正律历：制定律法，统一度量。】。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革：更改。】。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尚黑：崇尚黑色。】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洗沐：洗头洗澡，这里指公休、放假。】，常先朝陵夫人上食【上食：给年长者或尊贵者端饭。】，然后敢归家。

张苍与绛侯周勃等大臣共同拥立代王为孝文皇帝。文帝四年（前176年），丞相灌婴去世，张苍接任丞相一职。

从汉朝建立一直到孝文帝即位，二十余年间，当时正值天下刚刚安定之际，而朝中的将相公卿都是武官出身。张苍之前做计相的时候，曾经修订音律、历法，统一度量。高祖在当年十月到达霸上，所以沿袭原来的秦朝以十月作为一年开始的旧历，于是他不再更改历法。他推衍金、木、水、火、土五德运行的规律，认为汉朝正值水德旺盛的时代，所以依然崇尚黑色。他还吹奏律管、调整音调，使之合于五音八声，此外，还用它们作类比以确定时令，并据此制订一定的法律法规。并且由此确定各类器物的标准，作为天下百工制造器具的规范。等到他出任丞相的时候，这些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正因为这样，汉朝谈论音律、历法的学者全都以张苍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张苍原本就喜好读书，他没有什么书不阅读，没有什么学问不精通，而且尤其精通音律、历法。

张苍非常感激王陵的救命之恩。王陵，就是安国侯。等到张苍地位显贵之后，他还时常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王陵。王陵去世以后，张苍当上了丞相，每逢休假，他常常要先去拜望王陵的夫人，并且进献美食，然后才敢回家。

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符：验，征兆。】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更元年：皇上改变年号。】。张丞相由此自绌【自绌：自我贬黜。】，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余，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余，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余岁而卒。

张苍担任丞相十余年。当时，鲁国有个人名叫公孙臣，他上书朝廷，说汉朝原本是属于土德的时代，不久之后将有黄龙出现的瑞兆。孝文帝把这件事交给张苍审议，张苍认为公孙臣的说法不对，于是将此事搁置一边不予理睬。后来，果然有黄龙在成纪县出现，于是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负责起草可以与土德相适应的历法与制度，并更改年号。张苍于是自动引退，称病告老。张苍曾保举一个人做中候，这个人做了很多贪赃枉法的事，文帝以此来谴责张苍，于是张苍告病离职。张苍出任丞相十五年后被免职。孝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张苍去世，谥号为文侯。张苍的儿子康侯继承了侯爵之位，八年后去世。康侯的儿子张类继承侯位。张类在位八年，有一次在参加诸侯丧礼就位时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因而其侯国被废除。

当初，张苍的父亲身高不足五尺，等到生下张苍，张苍身高八尺

多，并且被封侯，成为丞相。张苍的儿子身材也很高大。到了他的孙子张类出生，身高只有六尺多，因为触犯法律而失去了侯爵之位。张苍被免除丞相之职后，已经很老了，口中也没有了牙齿，只能依靠乳汁存活，用年轻妇女作乳母。他的妻妾数以百计，凡是怀孕过的就不再受宠。张苍活了一百多岁才离世。



遣幸谢相，选自《帝鉴图说》。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材官：力气大的特殊兵种。】 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队率：队长。】。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准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关内侯：原指有侯爵但没有封地的人，汉时的关内侯有面积较小的封地。】，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丞相申屠嘉，是梁地人。他以力大无穷能够拉开强弓硬弩的材官的身份跟随高祖攻打项籍，后来被提拔为队长。他跟随高祖攻打叛臣黥布，担任都尉一职。孝惠帝在位时，他担任淮阳郡守。孝文帝元年（前179年），朝廷提拔过去追随高皇帝、级别为二千石的官员，将他们全部封为关内侯，有二十四个官员获得食邑，而申屠嘉获得了五百户食邑。张苍当上丞相以后，申屠嘉升为御史大夫。张苍被免去丞相一职后，孝文帝想任用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为丞相，说：“恐怕天下人都会说我偏爱广国。”窦广国十分贤能，品行很好，所以孝文帝才想让他做丞相，但是他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执行。当时，高帝时代的老臣大多已经亡故，其余那些健在的大臣之中又没有能够胜任的人选，于是文帝就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嘉继任丞相，就以他原来的食邑封地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第往：尽管前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徒跣：赤脚。】，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不解：怒气不消。】。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申屠嘉为人清廉正直，他的家门不接受任何为私事而来的拜谒。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最受皇帝宠信，他得到的赏赐价值累计达亿万。文帝曾在邓通家中宴饮，邓通受宠到了如此地步。当时，丞相申屠嘉上朝拜见皇帝，而邓通恰好在文帝身边，在礼节上有所怠慢。丞相汇报完公务之后，顺便说道：“陛下宠爱臣下，就可以让他富贵；至于

朝堂上的礼节，却不能不严肃对待！”文帝说：“你不用说了，我是偏爱他。”申屠嘉退朝之后回到相府里坐下，写了一道手令召邓通到自己的丞相府来，邓通不来，申屠嘉于是要将他斩杀。邓通十分害怕，赶忙进宫将此事告诉给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去好了，我马上派人召见你。”邓通来到丞相府，摘下帽子，赤着脚，对着申屠嘉叩头谢罪。申屠嘉还是像原来一样坐着不动，故意不向他施礼，并斥责他说：“如今的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只不过是一个小臣，居然敢在大殿之上举止随便，犯了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来人，立刻斩了他！”邓通连忙叩头，头上满是鲜血，但是申屠嘉还是怒气不消，也没有放过他。文帝心中估计丞相已经难为了邓通，于是派使者手持符节前去召见邓通，并对申屠嘉表示歉意说：“这是我所宠幸的狎玩之臣，您就饶了他吧。”邓通回宫以后，哭着对文帝说：“丞相差一点就把我给杀了。”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疾：通“忌”，忌恨。】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堧垣：宫城的矮墙。】。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卖：捉弄，戏弄。】。”至舍，因欧血而死，谥为节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舆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除。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娓娓【娓娓：小心、小气的样子。媿，通“媿”。】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发明：政治上有所成就。】功名有

著于当世者。

申屠嘉做了五年丞相，孝文帝就去世了，孝景帝即位。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被任命为内史，深受皇帝宠信，对于很多法令他都请求修改，他还建议景帝用贬谪和处罚的办法来削弱诸侯的势力。丞相申屠嘉对自己的建议不被皇上采纳而深感羞愧，于是开始忌恨晁错。晁错担任内史的时候，内史府大门朝东面开，很不方便，于是他下令改设一道门从南面出入。这个朝南开的大门，恰巧就在太上皇宗庙的外墙上。申屠嘉听说之后，想要借这个机会以晁错擅自凿开宗庙外墙为门为罪名，奏请皇帝将其杀掉。晁错的门客之中有人将此事告诉给他，晁错非常恐慌，于是连夜入宫面圣，向景帝说明情况。到了上朝的时候，丞相奏请景帝诛杀晁错。景帝说：“晁错所凿的并非真正的庙墙，只是宗庙的外墙，由于内史府就在太上皇庙之外的短墙之中，而且这又是我让他去做的，所以说晁错无罪。”退朝之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真后悔没有先将晁错斩杀，却先向皇上请示，最后反而被晁错戏弄了。”他回到家以后，终因吐血而死，谥号为节侯。他的儿子共侯申屠蔑继承了侯爵之位，仅仅过了三年便去世了。此后，共侯的儿子申屠去病继承了爵位，三十一年以后去世。申屠去病死后，他的儿子申屠舆继承了爵位，六年以后，由于他在担任九江太守期间收受原下属官员的贿赂而犯罪，其封国也被废除。

自从申屠嘉去世以后，景帝时代的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相继担任丞相。到了当今皇上执政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以及高陵侯赵周等人相继担任丞相一职。他们全都是凭借列侯继承人的身份步入官场的，做事谨小慎微，担任丞相也不过是徒充官员编制罢了，并没有在政绩上取得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功名可以著称于世。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正朔：历法。】服色事而不遵【不遵：不采用。】，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

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太史公说：张苍精通文学、音律和历法，是汉朝的一位著名丞相，但是他对贾谊、公孙臣等人提出的改变历法、服色的意见很排斥，并不采用，公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这是为什么呢？周昌，是一个性格木讷而倔强的人。任敖凭借自己对吕后有旧恩而受到重用。申屠嘉可称得上是刚毅守节的人了，然而他没有治国的方略与学识，怕是跟萧何、曹参、陈平等人相比，要逊色一些。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读书术【读书术：阅读儒家经典，学习儒术。泛指读书写字。】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韦丞相言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后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让国：将国家的统治权让与贤能之人。】之名。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孝武帝时期，担任丞相的人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记述了，也没有收录他们的言行事迹，这里暂且将征和以来的丞相记述如下：

有位车丞相，是长陵人。他去世之后由韦丞相接任。韦丞相，名贤，是鲁国人。他靠会读书写字当上了小吏，后来官至大鸿胪。曾经有看相的人为他相面，说他以后会官至丞相。韦贤有四个儿子，他就让对方给这几个儿子看相。当看到第二个儿子玄成的时候，看相的人说：“这孩子有富贵相，应该被封侯。”韦丞相说：“如果我真的成为丞相，那时有长子继承我的爵位，这孩子又是从哪儿得到爵位呢？”后来，韦贤果然当上了丞相，病死之后，由于长子犯了罪，不能继承爵位，因此立韦玄成为侯。当时，韦玄成假装疯癫，不肯接受，但是最

后还是让他继承了爵位，他还因此得到了辞让封国的好名声。后来，韦玄成由于骑马闯进皇帝的祖庙，犯下不敬之罪，于是皇帝诏令将他降爵一级，做关内侯，从而失去了列侯的爵位，只享有原来封地的食邑。韦丞相死后，魏相接替其相位。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贼：残害。】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不道：大逆妄为。】。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要斩。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下蚕室：处以宫刑。】。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魏丞相名相，是济阴人。他从小小的文书吏一直做到丞相。该人尚武，要求每一位官员身上都要带剑，只有佩剑才可以上前奏事。如果有不佩剑的人要入府奏事的话，甚至要向别人借剑才敢进去。当时担任京兆尹的是赵广汉，魏丞相上奏朝廷，说他犯了罪应当免职。于是赵广汉派人挟持魏丞相，要他为自己开脱罪责，但是魏丞相并没有理会。于是赵广汉又派人威胁魏丞相，把魏相夫人虐待杀害奴婢的事私自奏报给皇上并请求核实，还派官兵前往丞相的住所，将奴婢抓起来鞭打拷问，最后得知事实是那个死去的奴婢并非是被入用利器杀死的。魏丞相的司直繁延寿奏报皇上说，京兆尹赵广汉胁迫丞相，诬陷魏夫人虐待杀害奴婢，还调动官兵前往丞相的住所围捕，犯下了不道之罪。此外，还查获赵广汉曾经擅自遣散骑兵，因此赵广汉被判处腰斩。此外，还有丞相府属吏陈平等入弹劾中尚书，怀疑他是胁迫丞相的主谋，犯了大不敬之罪，以致长史以下的官员不是被判处死刑，就

是被判处宫刑。后来魏丞相病死于任上。他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后来由于骑马闯进宗庙，犯了大不敬之罪，皇上下诏将其削爵一级，做关内侯，从而失去了列侯的爵位，只享有原来封地食邑。魏丞相去世之后，朝廷派御史大夫邴吉接任丞相一职。

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明于事，有大智，后世称之。以丞相病死。子显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耗乱，身及子男有奸赃，免为庶人。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风晓：使之明白。】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曰：“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后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相已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邴丞相名吉，是鲁国人。他凭借读书、喜好法令而官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期，因为他曾对宣帝有救命之恩，所以被封为列侯，并因此当上了丞相。邴吉明事理，很有智谋，后人都对他大加称赞。后来，他在丞相任内病逝。他的儿子邴显继承了爵位，后来因为骑马闯进皇帝祖庙，犯下了大不敬之罪，皇帝下诏将他降爵一级，从而失去了列侯的爵位，只享有原来的封国食邑。邴显官至太仆，由于在任期间挥霍浪费，他本人及儿子都犯下贪赃枉法的罪行，因而被免职，降为平民。

邴丞相去世之后，由黄霸接任丞相。当时，长安城中有个擅长看相的人名叫田文，在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地位卑微的时候，田文曾与他们在客人家里见过面。田文说：“今日我面前的这三位先生都将成为一国的丞相。”后来，他们三个果然相继当上了丞相，田文多么有先见之明！

黄丞相名霸，是淮阴人。他依靠读书做了官，后来出任颍川太守。在治理颍川期间，他用礼义来教化当地百姓。对于犯了法该判处死刑的人，他便晓之以理令其自杀。黄霸的教化畅行各地，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当世。孝宣帝发布制书说：“颍川太守黄霸，通过宣传朝廷法令教化治理百姓，因此当地人走在路上不拾取他人丢失的物品，男女各行其道，牢狱之中没有重刑犯。现赐予黄霸关内侯的爵位，黄金一百斤。”此后皇帝调任他为京兆尹，后来又提拔为丞相，黄霸依然用礼义治国。后来黄霸在丞相任上病逝。他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后来又加被封为列侯。黄丞相去世后，朝廷任命御史大夫于定国接任丞相。关于于丞相的事迹，已经有廷尉传，附在《张廷尉传》之中。于丞相离开相位之后，由御史大夫韦玄成接替。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后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数年，病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后。其治容容【容容：平平庸庸。】随世俗浮沈，而见谓谄巧。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后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韦玄成，就是前面所说的韦丞相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后来又失去列侯的爵位。韦玄成自幼就非常喜欢读书，对《诗经》《论语》颇为精通。他从普通的官吏升至卫尉，又调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广德被免职以后，韦玄成就做了御史大夫。后来于丞相告老请求辞去相位，他就接任了丞相一职，沿用原来的食邑，被封

为扶阳侯。几年后，韦玄成因病去世。孝元帝亲自参加了他的丧礼，对他家的赏赐非常丰厚。此后，韦玄成的儿子继承了爵位。韦玄成在世的时候执政敷衍搪塞，流于世俗，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是谄媚乖巧。看相的人原本就说他会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列侯，但后来却失去了爵位。但他又从一般的官吏做起，一直升到丞相。韦家父子两代人都做过丞相，世人传为美谈，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看相的人早就知道了。韦玄成去世以后，丞相一职由御史大夫匡衡接替。

丞相匡衡者，东海【东海：郡名，今山东省郯城一带。】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博士：太学中教授儒家经典的人。】受《诗》。家贫，衡佣作【佣作：给别人家作佣人。】以给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丙科：第三等科目。】。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征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余，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侯。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丞相匡衡，是东海人。他喜欢读书，曾跟随博士学习《诗经》。匡衡家境贫寒，于是他就靠给人家帮佣来赚取自己衣食的费用。他才智比较低下，多次参加考试但是始终没有考中，一直考到第九次，他才中了第三等科目。他的经学多次没能考中，所以他对经学了解得十分透彻。后来，他补任平原文学卒史。几年下来，郡里的人都不尊敬他。后来御史大夫征召他，以候补百石级的卑微身份被推荐为郎官，之后又补任博士，还被任命为太子少傅，侍奉孝元帝。孝元帝喜欢《诗经》，于是提拔匡衡为光禄勋，在皇宫之中做教师，教授皇帝身边的人，就连皇帝也坐在一旁听讲，对他赞誉有加，匡衡便一天天尊贵起来。后来御史大夫郑弘由于犯罪而被免职，匡衡便担任御史大夫。一年多以后，丞相韦玄成去世，匡衡便接替他做了丞相，受封乐

安侯。匡衡在十年之内，不出长安城门就升到了丞相，这难道不是因为遇到了绝好的时机和命运吗！

太史公曰：深惟【深惟：深思。】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微甚：很少。】。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几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贤圣之才，困厄不得者众甚也。

太史公说：我曾经深思，读书人远离家乡步入仕途，最后能够被封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人都是在做到御史大夫以后就离职了。那些当上御史大夫而身处候补丞相位置的人，他们心中是希望在任的丞相早死的。有些人甚至背地里对丞相进行毁谤和伤害，希望能够取而代之。可是，有的人等待多年也得不到相位，有的人候补时间不长就能够当上丞相，直至被封侯，这实在是命运使然啊！御史大夫郑弘在候补位置等待多年也没有得到相位，匡衡在任还不满一年，丞相韦玄成就死了，于是匡衡接替了丞相的职位，这难道是可以凭智谋巧计得到的吗！世间有很多圣明贤能的人才，然而处境困窘不得志者实在太多了。

卷九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徇地：掠地。】 过高阳者数十人，酈生闻其将皆握齕【握齕：同“齕齕”。】 好奇礼自用【自用；自以为是。】，不能听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酈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易：轻视。】 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先：引见，介绍。】。若见沛公，谓曰‘臣里有酈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酈生曰：“弟【弟：但，尽管。】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酈生所诫者。

酈食其，是陈留县高阳人。他喜欢读书，但是因为家里贫穷落魄，没有可以依靠过活的产业，于是便去做了看管里门的小吏。但是县里有名望有权势的人没有敢役使他的，当地人都称他为狂生。

等到陈胜、项梁等人起兵反抗秦朝的时候，起义军将领攻城略地经过高阳的多达数十人，酈食其听闻这些将领个个气量狭小，局促于繁文缛节之中，并且自以为是，很难听取有宏伟抱负的言论。于是酈食其就远远地躲了起来。后来他听说沛公率领军队攻到了陈留郊外，沛公麾下有一名骑兵恰好与酈食其是同乡，沛公经常向他询问陈留县中贤士豪杰的情况。那名骑兵回乡，酈食其见到他后说道：“我曾听说沛公这个人十分傲慢，轻视别人，但是却有远大的谋略，这正是我愿意结交的人，但是并没有人替我引见。你见到沛公以后，就告诉他说‘我的家乡有个人名叫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高八尺，县里人

都称之为狂生，但他本人却说自己并非狂生’。”骑兵说：“沛公不爱好儒学，凡是佩戴儒生帽子的宾客，总是会被沛公摘掉他们的帽子，并在帽子里小便。他与人谈话时，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游说沛公。”酈食其说：“你只管将我的话传到就行了。”于是骑兵很从容地将酈食其所吩咐的话转告给沛公。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谒。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竖儒：穷酸书生，骂人的话。】！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偃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酈生上坐，谢之。酈生因言六国从横【从横：合纵连横。从，通“纵”。】时。沛公喜，赐酈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下：降，归附。】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酈食其为广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沛公来到高阳传舍下榻，派人召见酈食其。酈食其来到，便进去拜见沛公。当时沛公正坐在床沿上，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他就这样召见酈食其。酈食其进来，只是对沛公行了一个拱手礼，并没有跪拜，说：“您是想帮助秦朝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将秦朝灭掉呢？”沛公骂道：“你这个穷酸书生！天下人苦于秦朝的暴政已经很久了，所以各路诸侯才相继起兵攻打秦朝，你怎么能说帮助秦朝打诸侯呢？”酈食其回答道：“如果您真的打算聚集众人组成正义之师去讨伐暴虐无道的秦朝，那么就不应该用这种傲慢的态度接待长者。”于是沛公停止了洗脚，站起身来整理好衣服，然后请酈食其坐到上位，向

他赔礼道歉。酈食其便说起当年六国合纵连横的形势。沛公听了非常高兴，就赏赐酈食其饭食，问道：“该如何制定伐秦之计呢？”酈食其说：“您聚集乌合之众，收编散兵游勇，不足一万人，想依靠他们直接进军攻打强秦，这就是所谓的摸虎口！陈留这个地方，是天下的交通要道，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如今城中又囤积了很多粮食。我与陈留县令关系很好，请您派我出使陈留，我会劝他归附于您。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您就出兵攻打他，到时候我作内应。”于是沛公派酈食其前往，他自己则带兵在后面尾随，最终占领了陈留。此后，沛公就封酈食其为广野君。

酈食其推荐弟弟酈商，让他率领几千人跟随沛公向西南攻城掠地。酈食其经常作为说客，乘坐马车出使各路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雒。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雒以拒楚。酈生因曰：“臣闻知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敖仓：秦国的粮仓。】，天下转输【转输：各地向这里运输粮食。】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夺：失掉，放弃。】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杜：阻断。】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负海：背靠大海，指没有后顾之忧。】阻【阻：凭借。】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酈食其詣漢王。

汉王三年（前204年）秋季，项羽领兵攻打汉军，攻克荥阳，汉军退到巩县、雒阳一带驻守。楚军听说淮阴侯韩信攻破了赵国，彭越多次在梁地造反，于是派一支军队前去援救赵国。当时，淮阴侯韩信正在向东攻打齐国，汉王刘邦数次被困在荥阳、成皋，他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区，在巩县、雒阳等地屯兵驻守，以抵御楚军。酈食其便说：“我听说，知道天之所以成为天的人，其帝王大业便可成功；而那些不知道天之所以成为天的人，其帝王大业就不会成功。君主应该把民众看成是天，而民众则把粮食看成是天。敖仓，作为天下粮食的运输集散地已经很久了，我听说那里储藏很多粮食。楚军攻占荥阳之后，非但没有固守敖仓，反倒引兵向东进发，让那些因为有罪而遭受谪罚的士兵分守成皋，这真是上天对汉军的帮助。如今的楚军最容易攻取，但是汉军却退缩不前，放弃对自己有利的机会，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况且两个强劲的对手不可能并立，楚、汉双方长时间僵持不下，百姓骚动，国家动荡不安，农夫放下耕田的农具，妇女离开布机，天下民心没有确定的归向。希望您立即再度出兵，收复荥阳，

据守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通道，断绝太行山的交通要道，掌控蜚狐隘口，把守白马渡口，向各路诸侯显示利用地势克敌制胜的阵势，这样一来天下人就知道自己应当归于哪一方了。如今燕国、赵国都已经平定了，只剩下齐国尚未攻破。如今田广占据齐国方圆千里的土地，田间统率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历城，各支田氏宗族的势力都非常强大，他们背靠大海，隔着黄河、济水，南面与楚国接近，这里的人们大都狡诈善变，即使您派数十万大军前去征讨，一年半载之内也无法将其击败。我请求奉您的诏命前去游说齐王，让他归附汉军而作为东方的属国。”汉王说：“好。”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酈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土。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方船：并舟，指船的数量众多。】而下。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负：罪过，亏欠。】。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剗【剗：磨去棱角。】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援：援引。】上党之兵；下井陘，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量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酈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酈生日纵酒。

汉王听从了酈食其的计策，再度率兵据守敖仓，同时派酈食其去游说齐王，酈食其说：“大王是否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齐王答道：“不知道。”酈食其说：“如果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或许还能存在；如果大王不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就无法保全了。”齐王问：“那么天下人心归向哪里呢？”酈食其说：“天下人心都归向汉王。”齐王问：“先生凭什么这么说？”酈食其说：“汉王与项王合力向西攻打秦朝，曾经约定谁先攻入咸阳谁就在那里称王。汉王率先攻进咸阳，但是项王却违背了当初的约定，不将咸阳地区让出，反倒让他在汉中地区称王。项王将义帝迁到南方并杀害，汉王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发动蜀汉军队攻打三秦，率兵出函谷关，追问义帝的下落，并收编天下军队，封立诸侯的后代。每当汉军攻占了城邑，汉王就用该城分封带兵的将领为侯；每当获得财物，汉王就把它们分赏给士兵。汉王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利益，英雄豪杰和贤能之士都愿意为他效力。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蜀汉的粮食一船接着一船顺流而下。项王曾有违背约定的坏名声，又有杀害义帝的罪责。他对别人立下的功劳总是不能记在心里，但是却对别人所犯下的过错时刻不忘。他手下的将领们打了胜仗却得不到奖赏，攻取城邑却得不到封地。如果不是项氏宗族，就不能够执掌政务。他给手下官员刻印，在手中把玩了许久连棱角都磨没了还是不舍得授予；攻城所取得的财物，堆积起来也不愿赏赐给手下。天下人都背叛他，贤才之士都怨恨他，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所以天下人心都归向汉王，汉王只要坐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驱使他们。汉王从蜀汉出兵，平定了三秦；渡过西河，率领上党的军队；攻克井陉，杀掉成安君；击败北魏，攻占三十二座城邑：这就如同战神蚩尤的军队一般，依靠的不仅仅是人的力量，更是上天赐予的洪福。现在，汉军已经拥有了敖仓的粮食，阻塞了成皋的险要通道，把守白马渡口，断绝了太行山的交通要道，控制了蜚狐隘口，天下诸侯中后归附汉王的就会被率先消灭。如果大王能够尽快归附汉王的话，齐国的社稷还可以保住；假如您不归附汉王，齐国的危亡马上就会到来。”田广认为酈食其说得很对，于是就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撤除历城的驻军与战备，然后与酈食其终日纵情饮

酒。

淮阴侯闻酈生伏轼【伏轼：指乘车。】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酈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酈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更言：改口。】！”齐王遂亨酈生，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举：分封。】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

淮阴侯韩信得知酈食其坐在车上说降了齐国七十多座城邑，于是就在夜间把士兵从平原渡口送过黄河偷袭齐国。齐王田广得知汉军到来，认为是酈食其出卖了自己，就对他说：“如果你能阻止汉军攻打齐国，我就让你活下去；否则，我就要把你烹杀！”酈食其说：“做大事者不拘小节，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会顾忌他人的责难。你老子我不会再为你说什么了！”于是齐王烹杀了酈食其，然后带兵向东逃去。

汉十二年（前195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的身份率军攻打黥布有功。汉高祖在提拔列侯功臣的时候，想起了酈食其。酈食其的儿子酈疥曾数次领兵作战，但是依照战功还没有达到封侯的标准，皇上因想到他父亲当年为国事献身，便将酈疥封为高梁侯。后来，又改封武遂作为酈疥的食邑，前后继承了三代。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武遂侯酈平假托诏令从衡山王那里骗取了一百斤黄金，按律应当判处死刑，并暴尸街头，但是没等到行刑酈平就病死了，于是朝廷将其封国废除。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

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魃结【魃结：将头发挽在头顶，形状如同锥子。】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略：通“掠”。】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通使：互通使者。】。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集：安定，稳定。】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陆贾，是楚国人。当初他以门客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他以口才见长而闻名，他陪伴在高祖左右，经常出使诸侯。

等到高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中原地区刚刚平定，尉他平定了南越，于是就在那里称王。高祖派陆贾赐予尉他印章，正式封他为南越王。陆贾抵达南越的时候，尉他梳着当地流行的椎子一样的发髻，叉开双腿坐着接见陆贾。于是陆贾走上前去劝说尉他：“您是中原人，您父母、兄弟的坟墓都在真定。如今您违背天性，抛弃了中原人戴帽系带的风俗，想要凭借这小小的越地与大汉天子抗衡，灾祸很快就会降临到您身上了。况且当初秦朝政治混乱，天下各路诸侯、豪杰纷纷起兵反秦，只有汉王率先打入关中，占领了咸阳。项羽违背了当初的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所有的诸侯都归附于他，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但是，汉王从巴蜀地区起兵，征服天下，平定诸侯，讨伐项羽，并最终将其消灭。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平定了全国，这并非人力能够做到的，而是上天辅助的结果。天子听说大王在南越称王，而没有去帮助天下人共同诛杀暴逆，将相们都打算发兵前来讨伐大王，然而天子可怜天下百姓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劳苦，于是休兵止战，特意派我来

授予您王印，并且剖分符信作为凭证，彼此之间互通使者。大王原本应该前往郊外迎接，向北称臣，可如今却想凭借这个刚刚建立、还没有安定下来的越国，在这里负隅顽抗。如果大汉朝廷听说这些情况，一定会挖开并且烧毁大王祖坟，诛灭大王的宗族，派一员副将带领十万大军来到南越，那么越人必定会杀掉大王而归顺汉朝，这简直易如反掌。”

于是尉他乃蹶然【蹶然：惊起。】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囊【囊：口袋。】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听到这里，尉他突然起身正坐，向陆贾道歉说：“我在蛮夷地区生活久了，对您很失礼。”接着又问陆贾：“我和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贤能呢？”陆贾说：“大王您似乎更贤能。”尉他又问：“我与当今皇帝相比，谁更贤能呢？”陆贾说：“当今皇帝在沛县丰邑起事，讨伐暴虐的秦朝，诛灭强大的楚国，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王的事业，统治中原。中原人口数以亿计，土地方圆万里，位于天下肥沃富饶的地区，人口众多，车辆密集，物产丰富，政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这种景象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大王不过拥有几十万人口，还都是蛮夷，在局促狭小的山海之间居住，就好像汉朝下属的一个郡，大王怎么能与汉王相比呢！”尉他听了以后大笑说：“我没有在中原起事，所以在这里称王。假使我在中原地区，怎么会比不上

汉帝呢？”他非常喜欢陆贾，于是便把陆贾留下来和他一同饮酒作乐长达数月之久。尉他说：“南越这个地方没有人值得我与之交谈，直到先生到来，才让我每天都能听到之前未曾听过的事情。”尉他把装入袋中的价值千金的宝物赏赐给陆贾，别的礼物也价值千金。陆贾最后便封尉他为南越王，让他对汉朝称臣，并奉行朝廷的法令。回朝之后，陆贾便将此事汇报给朝廷，高祖非常高兴，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逆取：采用武力。】而以顺守【顺守：用礼义之道统治国家。】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不怿：不高兴。】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恩【恩：麻烦，打扰。】公为也。”

陆贾经常在高帝面前提及《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高帝骂他说：“你老子我是在马上依靠武力夺得天下的，哪用得着什么《诗经》《尚书》！”陆贾说：“在马上可以夺取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当初商汤、周武王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然后顺应形势依靠文治来坚守天下，只有文武并用，才是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

策略。过去吴王夫差和晋国的智伯都由于穷兵黩武而败亡；秦朝肆意使用严刑酷法治国而不加改变，最终被灭掉。如果当初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便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那么陛下又怎么会拥有天下呢？”高帝听后很不高兴，脸上露出惭愧之色，于是对陆贾说：“你试着为我著书谈论秦朝为何会失去天下，而我又为何能够取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事情。”陆贾于是粗略地论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候，共撰写十二篇。他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说好的，身边的人也高呼“万岁”，称陆贾所写的书为“新语”。

孝惠帝在位时，吕太后把持朝政，想将吕氏宗族全都封王，但是又担心大臣非议。陆贾自己心中思忖无法与吕太后争辩，于是称病辞职回家。他认为好畤地区土地肥沃，可以在那里安家。陆贾有五个儿子，于是他拿出当年出使南越时所得到的装在袋子里的宝物，卖得黄金一千斤，分给儿子们，每人得到二百斤，然后就让他们从事生产。陆贾时常坐着套有四匹马的车出行，让能歌善舞、弹琴击瑟的十名侍从陪伴在身边，他身上佩带的宝剑价值百斤黄金。他对儿子们说：“我要与你们约好：我经过你们家中，你们就要为我的人马提供酒食，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过了十天我们就另换一家。我最后死在谁家里，谁就可以得到我的宝剑、车马以及随从。一年之中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做客，到你们家中一般不会超过三次，如果我们经常见面，就没有新鲜感了，你们也无需因为长时间住在一起而厌烦我。”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燕居：安居。】深念。陆生往请【请：问候。】，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不时见：没有及时见到。】。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

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易：不重视。】 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黄屋：黄颜色的车盖，指的是天子车驾。】 称制【称制：以天子的身份发布命令。】，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吕太后执政期间，分封吕氏宗族为王，因此吕氏家族独揽大权，打算挟制少主，危害刘氏政权。右丞相陈平深以为患，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以与吕氏家族抗衡，他惟恐祸患波及自身，于是经常闲居深思。有一次陆贾去看望他，径直走进去坐下，而陈平当时正在深思，没有第一时间看见陆贾。陆贾说：“丞相在想什么，竟然如此入神？”陈平说：“您猜一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您位居上相，又是享受三万户食邑的侯爵，可称得上富贵至极了，不会再有什么欲望了。但是，您心中有忧愁，不外乎是担忧吕氏宗族和少主罢了。”陈平说：“是的。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办呢？”陆贾说：“天下太平的时候，重视丞相；天下危急的时候，重视武将。如果将相之间能够和睦协调，那么士大夫自然会亲近；如果士大夫亲近，那么即使天下发生变乱，国家大权也不会分散。为江山社稷着想，国家的安危就掌握在您与太尉的手中了。我常想跟太尉绛侯周勃谈论此事，但绛侯却总是和我开玩笑，不重视我说的话。您为什么不与太尉交好，双方加强团结呢？”陆贾还为陈平谋划了一些对付吕氏的办法。陈平采纳了他的计策，于是以黄金五百斤作为礼物送给绛侯为他祝寿，还隆重地准备了乐舞和酒宴款待他。太尉也以同样的礼仪回报陈平。就这样，陈平与周勃联系密切起来，吕氏的阴谋也因此逐渐被削弱。于是，陈平把一百名奴婢、五十辆车马和五百万钱送给陆贾作为饮食费用。陆贾就

凭借这些资财在朝中公卿大臣之间活动，从而名声大盛。

等到诛杀诸吕，拥立孝文帝的时候，陆贾又出了不少力。孝文帝即位之后，打算派人前往南越。于是丞相陈平等便向皇帝提议让陆贾担任太中大夫，前往南越会见尉他，让尉他撤销天子仪仗以及行文称制的行为，要他与诸侯一样，结果陆贾完全遵从文帝的意旨完成了使命。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南越列传》中。陆贾最终以高寿离世。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时辟阳侯欲知【知：结交。】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服具：置办办理丧事时所用的器物。】，陆生令平原君发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税：同“襚”，送给死者的衣被。这里指给丧家送礼。】。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平原君朱建，是楚国人。他过去曾经担任淮南王黥布的丞相，因为犯罪而离职，后来再度侍奉黥布。黥布打算造反时，曾询问平原君的看法，平原君不认同他的想法，黥布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而是听从了梁父侯的建议，于是起兵反叛。朝廷诛杀黥布之后，听说平原君曾经劝谏过黥布，而且也没有参与谋反一事，因为朱建没有被杀。这些事都记录在《黥布列传》中。

平原君为人善辩，很有口才，恪守廉洁，刚毅正直，家住长安。他重视操守从不随便附和，坚守道义而不阿谀讨好。辟阳侯审食其行

为不端，却深受吕太后宠幸。当时辟阳侯想与平原君结交，但是平原君不肯与他相见。等到平原君的母亲去世，陆贾因为一直与平原君的关系很好，所以前去吊唁。平原君家境贫寒，连发丧的费用都没有，正在借贷办理丧事所用的物品，陆贾就让平原君安心发丧。陆贾去见辟阳侯，祝贺道：“平原君的母亲死了。”辟阳侯说：“他的母亲死了，你为什么要向我祝贺呢？”陆贾说：“前段时间您想结交平原君，可是人家坚守道义不肯与您结交，这完全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如今他母亲去世了，如果您能送给他丰厚的丧礼，那么他就会拼死为您效力了。”于是辟阳侯带着黄金一百斤前去送丧。其他列侯贵人因为辟阳侯的缘故，也去赠送丧礼，礼金共达五百斤黄金。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害：妒恨，气愤。】辟阳侯行【行：行为。】，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闾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肉袒：脱去上衣，赤裸肢体，有请罪之意。】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闾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自刭：刎颈自尽。】。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辟阳侯深受吕太后宠幸，于是有人在孝惠帝面前诋毁辟阳侯。孝惠帝大怒，便将辟阳侯交给司法官审讯，想要杀掉他。吕太后自觉有愧，也不方便出面为辟阳侯说情。朝中大臣大多痛恨辟阳侯的所作所为，都希望能够杀了他。辟阳侯十分着急，于是派人到平原君处说想见他。平原君推辞说：“眼下官司十分紧急，我不敢见您。”于是平原君求见孝惠帝手下的宠臣闾籍孺，游说道：“您深受皇帝宠信，天下无人不知。如今辟阳侯因为受到太后宠幸而被交给司法官处置，路人全都说是因为您进了谗言，想杀掉他。如果今天辟阳侯被杀，那么改日太后心里有怒气，也会杀掉您的。您为什么不赤裸上身为辟阳侯向皇帝说情呢？如果皇帝听从了您的意见而宽赦辟阳侯，太后一定会很高兴。皇帝和太后这两位主上都宠幸您，那么您日后的富贵就会加倍了。”闾籍孺听了以后非常害怕，便听从他的计策，于是向皇帝求情，最后果然放过了辟阳侯。当初辟阳侯被囚禁时，曾经想与平原君会面，但是平原君并没有与他见面，辟阳侯认为平原君背弃了自己，愤怒异常。等到平原君成功解救他之后，他才对平原君的手段大为叹服。

后来吕太后去世，朝中大臣诛灭吕氏宗族，辟阳侯虽然与吕氏宗族关系极为密切，但他最终没有被杀。为他出谋划策使他保全性命，全都是依靠陆贾和平原君的力量。

孝文帝在位时，淮南厉王杀了辟阳侯，这是因为吕氏宗族的缘故。孝文帝听说辟阳侯的门客平原君曾经为他出谋划策，于是派狱吏前往抓捕平原君，打算治他的罪。平原君听说狱吏来到自家门前，打算自杀。他的几个儿子以及手下属吏都说：“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为何要早早自杀呢？”平原君说：“我死了就能断绝灾祸，不会殃及你们。”于是自刎而死。孝文帝听说以后十分怜惜，说：“其实我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于是召见平原君的儿子，任命为中大夫。后来中大夫奉命出使匈奴，匈奴的单于无礼，于是他就大骂单于，最后死在匈奴。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酈生踵【踵：至，达。】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酈食其，窃闻沛公暴露【暴露：日晒露宿，指行军辛苦。】，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侧注：儒冠。】。”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谒：名片，名帖。】，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雪足：擦脚。】杖矛曰：“延客入！”

当初，沛公率军途经陈留县的时候，酈食其亲自到军营门前递上名帖求见说：“高阳乡贱民酈食其，私下里听说沛公在外奔波，带领军队协助楚王讨伐不义之师，劳烦沛公的随从为我通报一声，希望能面见沛公，与他谈论有利于天下的事。”使者进去通报，正赶上沛公在洗脚，他问使者：“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使者答道：“外貌像一位大儒，身穿儒生的衣服，头戴儒家的帽子。”沛公说：“替我谢绝他吧，就说我如今正以治理天下为大事，没空与读书人见面。”使者出来对酈食其辞谢说：“沛公谢绝了先生您，他现在正以治理天下作为头等大事，没有闲暇会见读书人。”酈食其瞪着双眼按着宝剑呵叱使者说：“快去！你再进去对沛公说，我是高阳的酒徒，不是什么读书人。”使者被他吓得连手中拿的名帖都掉落了，赶忙跪着捡起名帖，然后匆匆往里面跑，再次进去报告说：“来客，是天下有名的壮士，他呵叱我，我很害怕，以至于把名帖掉在地上。他说‘走！你再进去报告，你老子是高阳的酒徒’。”沛公听了以后赶快洗了脚，然后拿起矛说道：“快请客人进来！”

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不自喜：不懂得自爱。】也？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

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皮相：衣冠外表。】，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乡者：刚才。】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冲【据冲：要害。】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闻命矣。”

酈食其进去，对沛公作揖道：“您很辛苦，整日在外奔波，率军协助楚王讨伐不义之师，您为什么如此不自重呀？我有事前来拜谒您，您却说‘我正以治理天下为头等大事，没空见读书人’。您想建立平定天下的大事，成就治理天下的大功，却单凭外表看人，这样恐怕会失去天下的贤能之人。况且，我觉得您的智慧比不上我，勇气也比不上我。如果您想成就天下的大事却不肯与我相见，我私下认为您失策了。”沛公听罢道歉说：“刚才我只是听说先生您的样貌，如今终于得以了解您的心意了。”于是请酈食其就座，向他询问夺取天下的策略。酈食其说：“您要是想成就丰功伟绩，不如让军队驻守在陈留。陈留，是天下的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囤积了几千万石粮食，据城而守极其稳固。我与陈留县令向来关系很好，我愿意为您前去说服他。要是他不听从我的劝告，我就请求为您杀了他，然后夺取陈留。您统率陈留县原有的军队，占据陈留县城，吃那里囤积的粮食，募集天下有志反秦的兵马。军队形成规模以后，您就可以横行天下，再没有人能对您构成威胁了。”沛公说：“我敬听先生的高见。”

于是酈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今独为亡秦婴【婴：绕。】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

类【无类：被灭族。】，吾不可以应。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愿勿复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逾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悬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今后下者必先斩之！”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于是酈食其连夜与陈留县令见面，游说道：“秦朝暴虐无道，所以天下人都背叛了它，现在，您如果顺应形势，与天下人共同反秦的话，就能够成就大功。但是如今您却偏偏为这个即将灭亡的秦朝据城坚守，我私下里替您感到危险。”陈留县令说：“秦朝的法令严苛至极，不可乱说话，乱说话的人是要灭族的，我不能遵照您说的去做。先生刚才指教我的话，并不合于我本人的心意，希望您不要再说。”酈食其留下来住宿，在午夜时分砍下陈留县令的头，然后翻越城墙向沛公报告。于是沛公率军攻城，并将县令的头颅挂在长长的竹竿上让城上的人看，说道：“你们赶快投降，你们县令的头已经被砍掉了！现在哪一个后投降，肯定要先被斩首！”此时，陈留人见到县令已死，于是相继投降沛公。沛公在陈留南城门上驻军，使用陈留武库里的兵器，吃这里囤积的粮食，以陈留为据点时出时入，达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招纳士兵数以万计，于是进军关中攻破秦朝。

太史公曰：世之传酈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雒之间，酈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酈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太史公说：世间流传的有关酈食其的记载，大多是说汉王已经攻占了三秦，向东攻打项籍的军队，而引兵退守在巩县、雒阳一带，酈食其穿着儒生的服装前去游说汉王。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沛公入关之前，和项羽分别之后到达高阳时，就已经得到了酈氏兄弟。我读了陆贾的《新语》十二篇，觉得他的确是当时的雄辩之士。至于平原君

朱建，他的儿子与我关系很好，因此我得以详尽地记述这些内容。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舍人：官僚贵族门下的客卿。】，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敖下：敖仓附近。】，益食邑。

属淮阴【属淮阴：跟随淮阴侯韩信。】，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残：屠杀，屠戮。】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的爵位加骑将的身份跟随沛公，当上了侍从官，在横阳起兵。他跟随沛公攻打安阳、杠里，在开封攻打赵贲的军队，又在曲遇、阳武一带攻打杨熊的军队，斩下十二个敌人的首级，沛公赐予他卿的爵位。后来他跟随沛公来到霸上。沛公被立为汉王之后，赐予傅宽共德君的封号。傅宽跟随汉王一同进入汉中，官职也升为右骑将。然后他跟随汉王回师平定三秦，汉王将雕阴县赐给他作为食邑。然后他又跟随汉王攻打项籍，奉命在怀县接应汉王，汉王赐予他通德侯的爵位。他又跟随汉王攻打项冠、周兰、龙且，他所率领的士卒在敖仓斩杀敌军骑将一人，于是汉王为他增加了食邑。

傅宽曾经隶属于淮阴侯韩信，在此期间曾击败齐国在历下的驻军，并追击齐国的田解。他在隶属于相国曹参的时候，一举摧毁了齐国的博县，并因此增加了食邑。由于他平定齐地有功，所以分割符节受了封，世代相传永不断绝，他被封为阳陵侯，拥有二千六百户的食邑，过去的食邑随之撤销。此后他担任齐王韩信的右丞相，守备齐

地。五年以后，他又做了齐王刘肥的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将屯：带领屯田士兵。】。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四月，朝廷发兵平定叛臣陈豨，当时傅宽归太尉周勃管，以齐国相国的身份接替丞相樊哙征讨陈豨。次年一月，他调任代国相国，率领军队屯守边疆。两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代国丞相，依然率军屯守边疆。

孝惠帝五年（前190年），傅宽去世，死后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顷侯傅精继承侯位，在位二十四年去世。傅精的儿子共侯傅则继承侯位，十二年后去世。此后，由傅则的儿子傅偃继承侯位，三十一年后，他由于参与淮南王刘安谋反之事，被处死，其封国也被废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中涓：负责清扫及收发传达事务的侍从人员。】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车司马：负责战车的官员。】、候各四人，骑长【骑长：骑兵中的小官，相当于“千夫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身得：亲自抓获。】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信武侯靳歙，当初以中涓的身份跟随沛公，在宛朐起兵。他率兵

攻打济阳，打败了李由的军队。在亳县南部、开封东北部攻打秦军，斩杀骑兵一千名、将领一人，斩获五十七人的首级，俘虏七十三人，他因此被赐予爵位，封号为临平君。此后他又在蓝田以北与秦军交战，斩杀敌军的车司马两人、骑长一人，斩获二十八人的首级，俘虏五十七人。然后率军来到霸上。沛公被立为汉王之后，便赐予靳歙建武侯的爵位，提拔他为骑都尉。

靳歙跟随汉王平定三秦。他独自率军向西进发攻打章平驻守在陇西的军队，并将其打败，从而平定了陇西六县，他麾下的士兵斩杀敌军车司马、军候各四人，斩杀骑长十二人。此后跟随汉王向东攻打楚国，一直打到彭城。汉军失利后撤，退守雍丘城，然后迎击叛将王武等人。在攻略梁地时，靳歙独自领兵前往菑县以南攻打邢说的部队，将其击败，靳歙亲自擒获邢说手下都尉两人，司马、军候十二人，还降服了邢说手下的官兵四千一百八十人。还在荥阳以东打败了楚军。汉三年（前204年），汉王赐给他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车马：指骑兵的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饷道：运粮的通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缙、郟、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靳歙独自率军向河内进发，在朝歌攻打并打败赵将贲郝的军队，他手下的士兵俘获敌方骑兵将领二人，缴获战马二百五十匹。又跟随汉王攻打安阳以东，到达棘蒲城，攻占七个县。他还独自领兵击败赵军，俘获司马两人、军候四人，降服敌军官兵二千四百人。然后跟随

汉王攻克邯郸城。然后单独领兵攻占平阳城，亲手斩杀了赵国的代理丞相，他手下的士兵斩杀兵守、郡守各一人，并降服了邺城。然后跟随汉王攻打朝歌、邯郸，又单独领兵打败了赵军，降服了邯郸郡所属的六个县。回师敖仓，又在成皋以南打败了项籍的军队，阻断了楚军从荥阳到襄邑的粮道。还在鲁县城下打败了项冠的部队。靳歙所攻取的土地，东至缙县、郟县、下邳县等地，南至蕲县、竹邑等地。他在济阳城下攻击楚将项悍，回师在陈县攻打项籍率领的军队，并将其打败。他又独自领兵平定了江陵，降服了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官员八人，并亲手俘获了江陵王，将他押送到雒阳，由此平定了南郡。后来又跟随高祖来到陈县，捕获楚王韩信。分得剖符受封，世代相传永不断绝，并确定其食邑为四千六百户，封号为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事：驱使，役使。】国人过律，孝文后三年，夺侯，国除。

靳歙以骑都尉的身份跟随高祖讨伐代地，在平城攻打韩王信，然后回师东垣。由于立有战功，因此被提拔为车骑将军，统领梁、赵、齐、燕、楚五国的车骑部队，分兵攻打陈豨的丞相侯敞所率的军队，将其击败，并顺势降服了曲逆城。他跟随高祖讨伐黥布有功，加封食邑至五千三百户。他共斩杀九十多个敌军的首级，俘虏一百三十二人；单独领兵击败敌军十四次，降服城邑五十九座，平定一郡、一国，以及县城二十三座；俘获诸侯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级别的官员三十九人。

吕后五年（前183年），靳歙去世，谥号为肃侯。他的儿子靳亭

继承了父亲的侯位。靳亭在位二十一年以后，由于役使侯国的居民超过了法定界限，因此在孝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他被剥夺了侯爵，其封国也被废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参乘：车上的陪坐人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緤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趋：小步快行，是臣子在君主面前行走时的礼仪。】，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緤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蒯成侯名緤，是沛县人，姓周。他曾担任高祖的参乘，以舍人的身份跟随沛公一同在沛县起兵。后来随军来到霸上，向西进入蜀郡、汉中，然后回师平定三秦，被赐予池阳城作为他的食邑。又向东阻断楚军运送粮草的通道，跟随汉王的部队自平阴渡口出发，渡过黄河，在襄国与淮阴侯韩信的军队会师。汉军的行动时而顺利，时而不顺，但是周緤始终都没有过背弃高祖的想法。高祖封他为信武侯，赐给他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周緤为蒯成侯，同时撤销过去所封的食邑。

皇上打算亲自领兵攻打陈豨，蒯成侯流着眼泪说道：“当初秦国攻取天下，秦始皇未曾亲自出征。如今皇上经常亲自领兵出战，难道是由于您身边没有可以派出的人了吗？”皇上认为周緤是在保护他，于是特别恩赐他进入宫殿大门不必小步快走，杀了人也可以不判死刑。

曾国藩：「子长于当世艳称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满意，常以不可知有，归之天命。……然亦由子长褊衷，不能忘情于功名，故时时以命字置诸喉舌之间，若仲尼则罕言命，且不答南宫适羿、羿、禹、稷之问，兹其所以为大也。」

孝文帝五年（前175年），周緤寿终正寝，谥号为贞侯。他的儿子周昌继承侯位，后来由于犯了罪，其封国被废除。到了孝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皇帝封周緤的儿子周居继承侯位。到了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周居担任太常一职，由于犯罪，其封国被废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伤心：心里善良，关心他人。】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太史公说：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都是地位高贵的侯爵，他们跟随高祖在山东起兵，攻打项籍，诛杀名将，击破敌军，降服城邑数以十计，从未失败受辱，这也是上天赐予的机遇。蒯成侯周緤意志坚定，从不被高祖怀疑，皇上每次想亲自出征，他没有不流泪的时候，只有那些内心善良好关心人的人才能这样，他可称得上是真诚忠厚的君子了。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刘敬【刘敬：本名“娄敬”，被刘邦赐姓刘。】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雒阳，高帝在焉。娄敬脱鞬辍，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刘敬，是齐国人。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被派去戍守陇西，路过雒阳时，汉高帝正在那里。娄敬双手放开车前横木，穿上自己的羊皮袄，去见到齐国人虞将军说：“我想面见皇上，说一些对国家有利的事。”虞将军想给他一些华美的衣服，娄敬说：“我如果原本穿的就是丝绸衣服，那就穿着丝绸衣服进见；如果原本穿的就是粗布衣服，那就穿着粗布衣服进见：绝不敢换衣服。”于是虞将军进入宫中向皇上禀报。皇上召娄敬入见，并赏给他食物。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邠，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公刘：姬姓，名刘，公为尊称，周文王的祖先。】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附离：贴近。离，

同“丽”。】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亢：喉咙。】，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过了一会儿，皇上向娄敬询问他进宫的目的，娄敬说：“陛下在雒阳建都，难道是想建立一个像周朝那样兴旺的国家吗？”皇上说：“是这样。”娄敬说：“陛下夺取天下的情况与周朝大不相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被唐尧封于邰地开始算起，积德行善有十几代。公刘为躲避夏桀而迁居到豳地。太王古公亶父由于受到狄人的侵扰而离开了豳地，用鞭子赶着牲畜迁到岐地，百姓争相追随他。等到周文王当上了西伯，成为西方诸侯的领袖，解决了虞国和芮国的争端，这才承受天命，吕望、伯夷等贤能之士从海滨赶来归附他。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不约而同赶到孟津会盟的诸侯有八百家，大家都说应该讨伐纣王了，于是武王率领各路诸侯灭了殷商。周成王即位后，有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建成了周都洛邑，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面八方赶来交纳贡物，路程长短是均等的。君主有德行就容易施行王政，没有德行就容易身死国灭。之所以要在这里定都，是为了让周天子务必要靠施行德政来换取民心，而不是依靠地形险阻，使后世君王骄纵奢侈从而残害民众。当周朝繁荣昌盛的时候，天下太平，四方的外族都向往周朝的风范，仰慕周朝的道义，感受周朝的德政，因而团结起来共同辅佐周天子。不用屯驻一兵一卒，也不用派一兵一卒去打仗，四面八方外族大国的百姓无不臣服归顺，向周天子进

献贡品。到了周朝衰落的时候，出现两个都城，天下再没有人来朝拜，周朝也无法控制臣民。这并非周朝德政不足，而是势力衰弱造成的。如今陛下从沛县丰邑起兵反秦，招集三千名士兵，率领他们勇往直前，席卷了蜀郡、汉中地区，平定了三秦，与项羽的军队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的关口，打了大仗七十场，小仗四十场，使天下百姓血肉横飞，父子相继死去，暴尸荒野，死尸多得数也数不清。哭泣的声音不绝于耳，伤残之人尚未康复，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想与西周成康时代的盛世相比，我私下认为是比不上的。况且秦地被群山环绕，临近黄河，还有四方的天险作为固守的屏障，假如有了突发的危急情况，百万大军可以很快地结集起来。凭借秦国原来的基础，利用这极其肥沃富饶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天然府库。陛下进入函谷关，并在那里建立都城。即便山东地区发生战乱，秦国原有的土地依然可以完全占有。与别人搏斗，不扼住对方的咽喉，只是捶打他的背部，就不能完全取胜。如今陛下如果能够进入函谷关建立都城，占据秦国原来的疆土，这就等于是扼住天下的咽喉，并捶击它的脊背。”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虏：奴。】！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白登：山名。】，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

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高帝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山东地区的人，他们争着说周王朝统治天下数百年，而秦朝只经历两代就灭亡了，不如在周朝的京城定都。皇上犹豫不决。等到留侯张良明确表示进入函谷关建立都城有利时，高祖当天便动身向西前往关中建都。

于是皇上说：“原本建议在秦地建立都城的人是娄敬，‘娄’就是‘刘’。”于是他赐娄敬姓刘，任命他为郎中，号称奉春君。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韩王信反叛，高帝亲自领兵前去讨伐他。军队到达晋阳时，听说韩王信与匈奴勾结，想要合力攻打汉军，皇上大怒，于是派人出使匈奴。匈奴人藏起强壮的士兵和肥硕的牛马，只留下一些年老体弱的士兵和瘦小羸弱的牲畜给汉使看。先后有十几位汉使到来，回去复命时都说可以攻打匈奴。皇上派刘敬再次出使匈奴，他返回后报告说：“在两国相互攻击的时候，应该尽量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这次我出使匈奴，却只看到一些瘦小羸弱的牲畜以及年老体弱的士兵，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却埋伏奇兵以争取胜利。我认为不可以攻打匈奴。”当时，汉军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多万大军都已经出发了。皇上发怒，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的奴才！你凭借口舌得到官职，现在竟然胡言乱语降低我军士气。”于是下令给刘敬戴上刑具，将他囚禁在广武。于是汉军继续向前进发，到达平城时，匈奴果然派出奇兵，在白登山包围了高帝的军队，过了七天才得以脱险。高帝到达广武后，赦免了刘敬，对他说：“当初我没有采纳您的意见，所以被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先前的说可以攻打匈奴的那十几个使者都斩首了。”于是封给刘敬二千户食邑，赐爵为关内侯，封号为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

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阼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鲜：少，紧缺。】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大父：祖父。此处指外祖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长公主：指吕后所生鲁元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高帝从平城返回后，韩王信已经逃到了匈奴那里。当时，冒顿是匈奴的单于，兵力强大，射手多达三十万，多次侵犯汉朝的北部边境。皇上对此事十分担忧，就向刘敬询问对策。刘敬说：“如今天下刚刚安定，士兵疲于征战，不宜用武力征服匈奴。冒顿杀害自己的父亲，自立为单于，并且娶庶母为妻，凭借武力逞威风，因此不能用仁义来说服他。只能用长远之计使单于的子孙后代成为汉朝的臣子罢了，然而恐怕陛下做不到这一点。”皇上说：“如果真的可行，我为什么不能做！你说说究竟该怎么办？”刘敬答道：“如果陛下能把皇后亲生的长公主嫁给冒顿，并送给他丰厚的礼物，他们知道汉朝嫁嫡女、送厚礼，那些蛮夷之人必定会爱慕公主，并立她为阼氏，公主所生的儿子一定会被立为太子，将来接任单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贪图汉朝丰厚的礼物。陛下如果能够每年按时将汉朝多余的，而匈奴所缺乏的东西多送给他们几次，并顺便派遣善辩之士用汉朝礼节去劝告、说服冒顿。这样一来，冒顿活着的时候，本来就是汉家的女婿；他死后，陛下的外孙就成了单于。哪里听说过外孙敢与外公分庭抗礼的事呢？这样汉朝军队就可以不必作战而逐渐使匈奴人臣服。假如陛下舍不得派长公主前往，而是让皇室女子或后宫女子冒充公主的话，匈奴人也会知道，如果到时候不会尊宠她，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

处。”高帝说：“好。”随即准备派长公主前往匈奴。吕后得知此事日夜哭泣，说：“我只生下太子和这么一个女儿，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抛弃给匈奴呢！”就这样，皇上最终没能派遣长公主，于是选了一名宫女，让她冒充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派刘敬前去缔结和亲盟约。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刘敬从匈奴归来，就对皇上说“匈奴河套以南地区的白羊王、楼烦王所统辖的部族，距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轻骑兵只要奔袭一天一夜就可到达关中。关中地区刚刚经历战乱，还很破败，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可以向这里移民以便逐渐充实人力。当初诸侯刚刚起兵的时候，齐国如果没有田氏家族，楚国如果没有昭、屈、景三家王族，是不可能兴起的。如今陛下虽然已经定都关中，但实际上依然缺少人力。我们的都城北边靠近匈奴，东边又有六国诸侯的宗族，那些宗族势力强大，假如有一天发生变故，陛下也不能高枕无忧。我希望陛下把齐国的田氏宗族，楚国的昭、屈、景三姓，燕、赵、韩、魏等国诸侯的后人，以及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全部迁入关中。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可以借助他们防备匈奴入侵；如果诸侯发生变乱，也足以统率他们向东讨伐叛逆。这就是强化主干而削弱枝节的策略”。皇上说：“好！”于是派刘敬前往把他所提及的十多万人迁入关中居住。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楚戍卒：指陈胜等人。】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

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铄：熔化。】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是薛县人。在秦朝时，他凭借文学才能被征召为待诏博士。过了几年，陈胜在山东地区起兵反秦，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问道：“楚地的戍边士兵攻占蕲县进入陈地，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博士、儒生三十多人上前回答说：“身为臣子，不能私下拥兵聚众，否则就是反叛，应该判处死罪，不可赦免。希望陛下即刻发兵消灭他们。”秦二世听了以后顿时大怒，变了脸色。这时叔孙通走上前去，说道：“各位儒生的话都错了。如今天下统一，朝廷已经拆毁郡县的城堡，销熔了各地的兵器，向世人表示以后不再用兵。更何况现在上有英明的君主，下有完善的法令，使人人都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归附，哪有胆敢反叛的人！那些违抗命令的戍卒只不过是一些偷鸡摸狗的盗贼罢了，又何足挂齿、郡守、郡尉如今正在将他们捉拿归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秦二世听了以后高兴地说：“很好。”然后又遍问儒生，众儒生有的说那些人是反叛，有的说是普通的盗贼。这时秦二世下令，让御史把那些说是反叛的儒生交给狱吏治罪，因为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而对于那些说是盗贼的儒生则不予追究。秦二世随即赐给叔孙通布帛二十匹、衣服一套，并且正式任命他为博士。叔孙通从宫殿出来以后，

返回馆舍，这时儒生们对他说：“先生为什么说话如此阿谀奉承呢？”叔孙通说：“诸位有所不知，我险些没从虎口里逃出来！”于是他逃离都城，前往薛郡，此时薛郡已经投降了楚军。等到项梁抵达薛郡，叔孙通就投靠了他。项梁在定陶败亡，叔孙通便转而跟随楚怀王。楚怀王被尊为义帝，移居长沙，叔孙通便留下来为项王做事。汉二年（前205年），汉王刘邦率领五支诸侯的军队进入彭城，叔孙通便投降了汉王。后来汉王兵败向西撤退，叔孙通也跟着撤退，就这样一直跟随汉军。

叔孙通身穿儒生的服装，汉王很讨厌他。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装束，换上了短衣，遵照楚地的习俗，汉王见了很是高兴。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搴：拔。】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当初叔孙通投降汉王刘邦的时候，跟随他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但是叔孙通并未向汉王推荐谁，却专门举荐那些过去的盗匪、壮士。他的那些弟子私下里都骂他说：“我们追随先生数年，有幸能与他一起投靠汉王，可是如今他并不推荐我们，只是专门举荐那些凶恶、奸猾之徒，这是为什么呢？”叔孙通听到这些话，就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箭镞石头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难道能参加战斗吗？因此我先推荐那些能够斩将拔旗的武士。诸位暂且等待时机，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时汉王任命叔孙通为博士，赐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

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因：承袭。】 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汉王已经统一了天下，诸侯在定陶共尊汉王为皇帝，叔孙通则制定了朝廷的礼仪与官职名号。高帝将秦朝繁琐严苛的礼仪制度全部废除，力求简洁。当时，群臣在朝堂上喝酒，并相互争功，有的人喝醉以后就胡乱喊叫，甚至拔剑击打屋柱，高帝对此十分担忧。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讨厌他们的行为，便劝他说：“那些儒生，虽然难以和他们一起图进取，但是却可以与他们共同守住已经取得的成就。请让我把鲁地的儒生征召过来，让他们与我的那些弟子共同起草朝廷的礼仪制度。”高帝说：“这不会太过繁琐难行吧？”叔孙通说：“五帝、三王各自有不同的礼乐制度。所谓礼制，就是适应时代、人情而制定的或节制、或修饰的行为准则。因此，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各有什么承袭和增损，都是可知的，也就是使不同时代的礼仪彼此之间不重复。我大致参照古代礼制以及秦朝的礼仪，制定汉朝的礼仪。”皇上说：“你可以试着去做，一定要容易学习，估计我能够做到再去施行。”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习肄：练习。】，会十月。

于是叔孙通奉命前往征召鲁地的三十多名儒生。鲁地有两位儒生

不肯跟他一起走，说：“您侍奉过的君主有将近十位，你完全是靠当面阿谀奉承才得到君主的亲近以及荣华富贵。如今天下刚刚太平，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还没有安葬，受伤的人还没有康复，又想制定礼乐。礼乐的制定，需要积德上百年然后才可以兴起。我们不忍心去干您所做的事。您的所作所为不合古道，我们不会跟您前去。您走吧，不要再玷污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见识浅陋的读书人，不懂得时势变化的道理。”

于是叔孙通与所征召的三十个人一同向西来到长安，而后与皇上身边治学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一起在郊外树立茅草，拉起绳索。演练了一个多月后，叔孙通说：“现在皇上可以试看一下了。”皇上前来观礼，便让他们演练仪式，说：“我可以做到这些。”于是命令群臣练习，并且准备在十月朝会时使用。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谒者：官名，属郎中令，典礼时任司仪。】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辟：戒严，禁止通行。】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觴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觴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及群臣都到此参加十月的朝会。仪式是：天亮前，由谒者主持仪式，引导群臣依次走进殿门，宫中里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以及宫廷的侍卫官员，还摆放了各种兵器，张挂旗帜。谒者传命“趋”。殿下的郎中在台阶上两边排成两列站立，台阶上有数百人。功臣、列侯、众将军和军吏，按照地位的高低依次在西边站立，面向东边；文官从丞相以下，都在东边站

立，面向西边。大行令安排了九个礼宾官，从上至下传达命令。这时，皇帝乘坐辇车从寝宫出来，百官高举旗帜传呼警戒，引导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员，按照等级依次朝贺。从诸侯王往下，各级官员没有不敬畏而庄重的。典礼完毕之后，又按礼法安排酒宴。陪同皇上坐在殿上的官员们，个个俯身低头，按级别高低依次起立向皇上敬酒祝寿。酒斟过九次以后，谒者宣布“酒宴结束”。御史负责监管纪律，发现有违反礼制的就把他带走。在朝会和宴会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于是高帝说：“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太常，并赐给他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赵王如意：生母为刘邦宠妃戚夫人。】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叔孙通趁机进言说：“我的那些儒生弟子已经跟随我很久了，他们和我共同制定朝仪，希望陛下给他们官做。”于是高帝把他们全部封为郎官。叔孙通出宫以后，把五百斤黄金全部赏赐给那些儒生。众儒生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一位圣人，知道什么才是当代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九年（前198年），高帝调任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高祖

十二年（前195年），高祖想让赵王如意取代刘盈为太子，叔孙通劝谏说：“从前晋献公由于宠爱骊姬的缘故而废掉了太子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使晋国动乱长达数十年，被天下人所耻笑。秦始皇由于没有尽早确立扶苏为太子，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胡亥为帝，最终自取灭亡，这是陛下亲眼看到的。如今太子仁慈孝顺，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吕后与陛下同甘共苦，您难道可以背弃她吗！陛下如果一定要废掉太子改立幼子，我请求先受死刑，就让我脖子上的血流在地上！”高帝说：“先生算了吧，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旦动摇，天下就会震动，陛下怎么能拿天下大事来开玩笑呢！”高帝说：“好，我就听从您的意见。”等到皇上安排好酒宴，看到留侯张良招来的几位著名的隐士都陪着太子进宫朝见，他也就没有改立太子的打算了。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长乐宫：当时为太后住所。】，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复道：楼阁或悬崖间有上下两重通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问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尝果：用新鲜果品祭神。】。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高帝去世后，孝惠帝即位，对叔孙通说：“对于先帝陵园和祠庙的礼仪，群臣都不懂。”于是调他担任太常，负责制定宗庙的礼仪规

范。后来又相继制定了汉朝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担任太常时著录确定下来的。

孝惠帝到东边的长乐宫朝拜吕太后，以及平时来往，每次都要清道戒严，给人们带来麻烦，于是便修造了架空的阁道，正好建在未央宫武库的南边。叔孙通在奏请公事的时候，乘机请求与惠帝密谈，说道：“陛下为什么要私自在那里修建阁道呢？那里可是高帝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到高帝庙去时的通道啊！高帝庙，是我们汉朝开国始祖的宗庙，怎么能让后世子孙在在通往宗庙的要道上方行走呢？”孝惠帝听后十分恐惧，便说：“赶快拆了它。”叔孙通说：“作为一国之君不能有过失。如今既然已经做了这件事，而百姓也都知道这件事，如果现在拆毁它，就等于向人表示陛下有过失。我希望陛下在渭水北岸再修建一座原庙，让高帝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到那里，扩大、增加宗庙，这是大孝的根本啊。”皇上于是下诏命令主管官员修建原庙。原庙的兴起，就是因那条阁道引起的。

孝惠帝曾在春季到离宫出游，叔孙通说：“古时候有在春天向宗庙敬献鲜果的祭祀之礼。如今樱桃已经成熟了，可以用它来敬献，希望陛下在出游时，顺便采些樱桃敬献宗庙。”孝惠帝答应了。汉朝用各种果品敬献宗庙的礼仪就是由此兴起的。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榱：椽子。】，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轭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屈，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太史公说：俗语说“价值千金的裘皮衣，不是用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楼台亭榭上面的椽子，也不是用一棵树的枝条就能筑成的；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也不是只凭借一个人的智慧就可以成就的”。的确如此啊！汉高祖出身卑微，却能够平定海内，他谋划

大计，用兵作战，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刘敬双手松开车前横木的一次进言，就为汉朝建立了世代安定的局面，如此看来，才智难道是可以垄断的吗！叔孙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而度量事务，制定礼仪规范，并随着时代潮流而变化，最终成为汉朝儒家的宗师。老子说的“最直的事物看上去好像是弯曲的，大道原本就是曲折发展的”，这说的大概就是叔孙通这样的人吧？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为气任侠：逞意气，讲侠义。】，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数：屡次。】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购：用金钱收买。】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髡：剃去头发。】钳【钳：用金属的夹具束在犯人的颈上。髡和钳都是古代的刑罚。】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季布，是楚地人。他为人很讲义气，有侠义精神，在楚国很有名声。项籍曾派他率领军队，多次令汉王陷入窘境。等到项羽被灭掉以后，汉高祖便悬赏千金通缉季布，并下达命令：有胆敢窝藏季布的，必将株连三族。季布躲在濮阳周氏家中。周氏对他说：“如今汉朝悬赏捉拿将军，形势非常紧急，很快就要追踪到我家里，如果将军能听我的，我就愿意为您出个主意；假如您不肯听我的，那么我情愿先自杀。”季布答应了他。周氏于是为季布剃光头，脖子套上颈箍，换上

粗布衣服，把他放在运送棺柩大车中，然后与家僮几十人一起被送到鲁地的朱家那里卖掉。朱家心里知道此人是季布，把他买下，安排他在田里劳作。朱家还告诫他的儿子说：“凡是田地里的事情，都要听从这个家奴的，一定要与他吃相同的饭食。”随后，朱家便坐着马车来到雒阳，拜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他喝了几天酒，朱家趁此机会对滕公说：“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皇上竟然追捕得如此急切？”滕公说：“当初季布为项羽领兵作战的时候，曾经多次把皇上逼入困境，皇上怨恨他，因此一定要抓获他。”朱家说：“那么您看季布是个怎样的人呢？”滕公回答：“他是个贤能的人。”朱家说：“臣下都要各自替君主效劳，当初季布为项籍效力，那只不过是他的职责罢了。难道项籍的臣子可以全部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夺取天下，只为自己的私人恩怨抓捕一个人，这难道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他竟然如此没有度量吗！况且，像季布这样贤能的人才，而朝廷的追捕又是如此紧急，那么他不是向北投靠匈奴，就是向南归附南越。忌恨壮士而使他帮助敌国，这就是当年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的原因所在。您为什么不好好劝劝皇上呢？”汝阴侯滕公知道朱家是位有名的大侠，他料想季布一定藏在他家里，于是答应说：“好！”等有机会时，滕公果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高祖进言。皇上于是赦免了季布。当时，人们都称赞季布能够变刚强为柔顺，朱家也由此闻名当世。后来季布得到召见，向皇上谢罪，皇上任命他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嫚：侮辱。】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谏，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

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股肱郡：指起拱卫京师作用的大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孝惠帝在位时，季布担任中郎将。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太后，出言不逊，吕太后极为恼怒，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上将军樊哙说：“我愿率领十万大军，横扫匈奴全境。”众将领都主动迎合吕后的意思，说“应该这样”。可是季布却说：“樊哙该被斩首！当年高帝曾统兵四十多万，尚且被匈奴人困在平城，如今樊哙怎么能够凭借十万人马横扫匈奴呢？这简直是当面欺君！况且，当初秦朝就是因为对匈奴用兵，才使得陈胜等人乘机起兵反叛。直到现在，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可是樊哙又当面阿谀奉承，他其实是想让天下陷入动荡。”这时，宫殿上的官员都十分惊恐，吕太后便宣布退朝，于是不再商讨攻打匈奴的事了。

后来季布担任河东郡守，到了孝文帝时期，有人说季布是贤能的人，孝文帝便召见他，想任用他为御史大夫。又有人说他很勇敢，只是酗酒任性，令人难以与之亲近。季布到长安后，在客馆里居住了一个月，皇上召见他以后就让他返回原郡。季布于是进言说：“我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却承蒙陛下恩宠，得以在河东担任郡守。陛下无缘无故地把我召来，这一定是有人说我的好话欺骗陛下；如今我已经来到京城，没有接受任何任务就返回原郡，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诋毁我。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就召见我，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就让我回去，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以后，就可以据此来窥视陛下为人处事水平的深浅了。”皇上听后沉默不语，十分惭愧，过了许久才说：“河东是我的股肱之郡，因此而特地召见您啊！”季布向皇上告辞，返回任上。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赵同：即赵谈，

文帝时宦官。司马迁为避父讳，将“谈”改为“同”。】 等，与窦长君【窦长君：汉文帝皇后窦漪房的兄长。】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中尉郢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母弟：母亲的弟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楚地有位曹丘先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他曾多次攀附权贵，获得钱财。曹丘先生曾经为权贵赵谈等人做事，又与窦长君关系很好。季布听说以后，就写信劝窦长君说：“我听说曹丘先生这个人并不忠厚，您还是不要与他交往了。”等到曹丘先生回到故乡，想请窦长君写信介绍他与季布会面。窦长君便说：“季将军不喜欢您，您还是不要去了。”可是曹丘先生依然坚持请求窦长君写信，最后窦长君终于为他写了一封信，于是他就出发了。他派人事先将这封信送给季布，季布果然大怒，便等着曹丘先生到来。曹丘先生一到，便向季布作揖说：“楚地人有句俗语说得好‘得到黄金百镒，也比不上得到季布的一句承诺’。您为什么能在梁、楚一带获得这样的美名呢？况且我是楚

人，您也是楚人。我在到处宣扬您的美名，这难道不重要吗？可是您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拒绝我呢！”季布听了以后很高兴，于是把曹丘先生带进内室，留他住了好几个月，把他奉为上宾，并在送他走时赠以厚礼。季布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都是曹丘先生替他宣扬的结果。

季布的弟弟季心，勇气在关中无人能比，他待人还十分谦恭谨慎，喜欢行侠仗义，方圆几千里之内的士人，都争相为他卖命。季心曾经杀人，因此逃亡到吴国，藏在袁丝家里。季心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袁丝，像抚育弟弟一样照顾灌夫、籍福等人。季心曾担任过中尉下属的司马，就连中尉郢都也不敢对他失礼。当地很多年轻人经常借他的名义办事。当时，季心凭借其勇敢，季布凭借其信用，都在关中很有名声。

季布的舅舅丁公，曾经是楚王项羽手下的将领。丁公曾为项羽在彭城以西追击汉高祖，双方短兵相接，高祖这边的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他回过头来对丁公说：“我们两个都是好汉，怎么能相互残害呢！”于是丁公率军撤退，汉王这才脱身逃走。等到项王被灭掉以后，丁公拜见高祖。高祖当即下令将丁公逮捕，并在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作为项王的大臣却不忠诚，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这个人。”于是杀了丁公，然后说：“让后世做臣子的，不敢效仿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于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臧荼：原为燕王韩广部将，后被项羽封为燕王。】举以为都尉。臧荼后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栾布，是梁地人。起初梁王彭越还是平民的时候，曾经与栾布来往。栾布家里贫穷，于是被齐国人雇佣，在一家酒馆里当雇工。几年以后，彭越到巨野一带做强盗，栾布被人强行劫持并出卖，在燕国做

奴仆。后来，栾布为他的主人报仇，于是燕国将领藏荼举荐他做了都尉。后来藏荼当上了燕王，就任命栾布为将军。等到藏荼造反的时候，汉朝攻打燕国，俘虏了栾布。梁王彭越听说后，就向皇上进言，花钱赎回栾布让他当梁国的大夫。

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头于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趣：速。】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后来栾布奉命出使齐国，尚未返回，朝廷便征召彭越，指责他图谋造反，并诛灭其三族。随后，皇帝便将彭越的头颅悬挂在雒阳城门下示众，并下令说：“如果有人敢收葬彭越，就立刻逮捕他。”栾布从齐国归来，便到彭越的头颅下面汇报出使情况，并且一边祭祀一边痛哭。官吏将栾布逮捕，并将此事报告给皇上。皇上召见了栾布，骂道：“你是想与彭越一起造反吗？我已经下令禁止任何人为他收尸，而你偏偏要为他祭祀，哭他，你与彭越共同谋反已经很明显了。快把栾布烹杀掉！”正当栾布被人提起走向汤镬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道：“希望陛下让我说一句然后我再将我处死！”皇上说：“你要说什么？”栾布说：“当初皇上被困于彭城，在荥阳、成皋一带作战失利的时候，项王之所以无法顺利向西进发，只因为彭王据守梁地，与汉军联合而令楚军受到牵制。当时，彭王只要一改变倾向，与楚军联合，汉军就会失败；与汉军联合，楚军就会失败。况且在垓下会战的时

候，如果没有彭王，项羽就不会灭亡。等到天下平定之后，朝廷剖符分封彭王，彭王受封之后也想把爵位传至万代。如今陛下一声令下向梁国征兵，彭王由于患病不能前来，陛下就怀疑他想造反。彭王谋反的形迹尚未显露出来，陛下却极为苛刻地凭借一点很小的过失就诛杀了他，我担心朝中有功的大臣会人人自危。如今彭王已经死了，我生不如死，请把我烹了吧。”于是皇上赦免了栾布的罪过，任命他为都尉。

凌约言：「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啧啧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愤闷无聊之情耳。」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至将军：转至朝廷担任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楚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孝文帝在位时，栾布担任燕国的丞相，后又转至朝廷担任将军。于是栾布声称：“在穷困的时候，如果承受不了身心的屈辱，就不是好汉；在富贵的时候，如果不能痛快地实现抱负，就不是贤人。”于是栾布对那些过去对自己有恩的人，优厚地加以回报，而对那些和自己有仇的人，就必定利用法律予以报复。吴楚七国造反的时候，栾布因立下战功而被封为俞侯，后来又再次担任燕国的丞相。燕、齐之间的人都为栾布立了生祠，号称栾公社。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栾布去世。他的儿子栾贲继承了侯爵之位，并担任太常一职。后来由于祭祀时选用的牲畜不合规定，侯国被废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被刑戮：指忍受“髡钳”、“衣赭”，有如受刑。】，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太史公说：以项羽那样的气概，季布还能凭借勇气在楚军中扬名。他多次亲身投入战斗，斩将拔旗，称得上是壮士。可是到了遭受刑罚，给人家当奴仆的时候，他却不肯死，这是多么卑下啊！他一定是对自己的才干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遭受屈辱也不感到羞耻，因为他想让那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才能得到发挥，因此他最终成了汉朝的名将。贤能的人都比较看重自己的生命。而奴婢、侍妾这些地位卑贱的人，遇到一点事情就会冲动自杀的，并不是勇敢，是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罢了。栾布为彭越痛哭，赴汤镬就刑的时候视死如归，那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死得其所，因此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古时候那些重义轻生的烈士，又怎能超过栾布呢！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𡙇任【任：保举。】盎为中郎。

绌侯【绌侯：指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上：皇帝。指汉文帝。】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绌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绌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庄：庄重，威严。】，丞相益畏。已而绌侯望袁盎曰：“吾与而【而：你，你的。】兄善，今儿廷毁我！”盎遂不谢。

及绌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征：通“惩”，惩治。】系清室【清室：请罪之室。囚禁有罪官吏的牢狱。】，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绌侯无罪。绌侯得释，盎颇有力。绌侯乃大与盎结交。

袁盎，是楚人，字丝。他的父亲原本与一群强盗为伍，后来移居到安陵。高后执政时期，袁盎曾做过吕禄的舍人。等到汉文帝即位时，袁盎的哥哥袁𡙇便保举袁盎做了中郎。

当时绌侯周勃担任丞相，每次退朝时他都快速走出来，很是得意。皇帝对他以礼相待，十分恭敬，还经常亲自送他。袁盎向皇帝进言说：“陛下认为丞相是怎样一个人？”皇帝说：“他是国家的重臣。”袁盎说：“绌侯只能称为功臣，而不是国家的重臣。所谓国家的重臣，是指那些君主在就与之同在，君主败亡就与之共亡的人。吕后执政期间，吕氏宗族掌权，擅自封王拜相，尽管刘家的命脉还没有断

绝，但也只是像丝带一样勉强维系着。当时，绛侯任太尉一职，主管兵权，却无法匡扶汉室。等到吕后去世，大臣们一起反叛吕氏宗族，太尉执掌兵权，刚好碰到这个机遇才取得成功，所以说绛侯是功臣，但不是国家的重臣。丞相如果对君主表现出骄傲的神色，而陛下却对他谦虚退让，这样一来，臣下与主上都有失礼节，我私下里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从此以后，皇上在朝会上愈发威严，丞相也逐渐对皇上有所敬畏。不久之后，绛侯埋怨袁盎说：“我与你的哥哥关系很好，可是如今你小子竟然在朝廷上诋毁我！”袁盎最终没有赔礼道歉。

等到绛侯周勃被免掉丞相返回自己的封国以后，封国内有人上书告他图谋造反，于是绛侯遭到惩治，被囚禁在牢狱之中，各位宗室公卿没有人敢为他求情，只有袁盎明确指出绛侯无罪。后来绛侯得以释放，袁盎为此颇费心力。从此以后绛侯便开始与袁盎亲密交往。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居处：指起居，处世。】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適：通“谪”，谴责，责罚。】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上因迁之蜀，輜车【輜车：囚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辍：停止。】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位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交睫：不合眼，这里指不睡觉。】，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贲育：指孟贲、夏育，古代著名勇士。】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淮南厉王刘长入京朝见，杀死了辟阳侯，他处世十分骄横。袁盎劝谏皇上说：“诸侯如果过于骄横，势必会引发祸患，应当予以责罚并削减其封地。”皇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淮南王变得更加骄横。等到棘蒲侯柴武的太子谋反一事被朝廷发觉，在治罪的过程中，牵连到淮南王，淮南王因此受到惩治，皇帝就把他放逐到蜀地，用囚车传送。当时袁盎担任中郎将，于是进谏说：“陛下向来任由淮南王骄横，而不稍加禁止，以致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陛下又突然惩治他。淮南王这个人刚愎自用，他如果遇到雾气露水遭受风寒而病死在路上，陛下最终就会被别人认为能容天下之大却容不得他一人，从而背负杀弟的恶名，这该如何是好呢？”皇上没有听从，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

淮南王抵达雍县，患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后，皇上不吃不喝，哭得十分悲伤。袁盎走了进来，当即叩头请罪。皇上说：“由于我当初没有采纳您的意见，以至于酿成这样的后果。”袁盎说：“请皇上自己放宽心，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又怎么能追悔呢！况且陛下有三种高出世人的行为，这件事还不足以毁坏您的名声。”皇上问道：“我那高出世人的行为是哪三种？”袁盎说：“当年陛下在代国居住的时候，太后曾经患病，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陛下不合眼、不脱衣，汤药如果不经陛下亲口品尝就不能给太后服用。曾参作为一介平民，尚且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今陛下以君王的身份亲自践行孝道，超出曾参很远了。吕氏宗族当权的时候，权臣独断专行，然而陛下却从代国出发，乘坐六辆传车，奔赴吉凶未卜的京城，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赶不上陛下。陛下到了代王的官邸以后，向西两次辞让天子之位，向南三次辞让天子之位。当初许由也只是辞让了一次，而陛下五

次辞让天下，已经超过许由四次了。况且陛下放逐淮南王，是希望他的心志经受一些劳苦，从而使他改过自新，由于主管人员监护不够谨慎，他才因病而死。”直到这时，皇上才稍稍解脱，说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袁盎说：“淮南王有三个儿子，现在只能听从陛下安排了。”于是文帝把淮南王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从此以后，袁盎在朝廷当中名声大振。

袁盎常引大体忼慨【忼慨：同“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攀轡。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驂，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袁盎经常将一些有关大局的道理说得慷慨激昂。当时宦官赵同由于多次受到皇帝的宠幸，又经常谗害袁盎，袁盎为此深感忧虑。袁盎的侄子袁种担任常侍骑一职，手持符节在皇帝车驾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跟他斗，要在朝堂上侮辱他，使他的诽谤发挥不了作用。”有一次孝文帝出行，赵同陪乘，袁盎便伏在车前进言：“我听说与天子同乘六尺高大车的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虽然缺

少人才，可是陛下为何竟然与受过宫刑的人同乘一辆车呢！”这时皇上笑了起来，随即让赵同下车。赵同便流着眼泪下了车。

文帝从霸陵上山，打算纵马从西边奔驰下山。袁盎骑在马上，靠着车边挽住了缰绳。皇上问：“将军害怕了吗？”袁盎回答说：“我听说家有千金的人不坐在屋檐下面，家有百金的人不倚靠楼台边的栏杆，圣明的君主不会在危险之地希求幸运。现在陛下驾驭六匹马，从高山上奔驰而下，如果发生马受惊、车毁坏的事故，陛下纵然看轻自己，可是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皇上于是停止了这次冒险行动。

有一次皇上到上林苑巡视，由皇后和慎夫人陪同前往。皇后和慎夫人在宫中的时候，经常坐在同一条席子上。待到就座的时候，郎署长负责布置座席，袁盎把慎夫人的座席向后拉了一点。慎夫人很生气，不肯就坐。文帝也很生气，之后起身，回到宫中。袁盎于是上前劝道：“我听说只有尊卑有序，上下才能和睦相处。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立了皇后，而慎夫人只不过是侍妾，侍妾与主上岂能坐在同一张席子上！正是因为这样，便失去尊卑次序了。况且陛下宠爱慎夫人，便加倍赏赐她。陛下宠爱慎夫人的方法，恰恰成了祸害她的源头。陛下难道没有见过‘人彘’吗？”直到这时，皇上才高兴起来，于是召见慎夫人，把刚才袁盎所说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便赏赐给袁盎五十斤黄金。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袁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曰：“愿请问。”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

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袁盎即跪说曰：“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入与坐，为上客。

不过，袁盎同样由于多次直言劝谏而不能久居朝廷，后来调任陇西都尉。袁盎十分仁慈，爱护手下的士兵，士兵们都争着为他效命。后来袁盎升为齐国丞相。朝廷又改任他为吴国丞相，在他辞行之际，袁种对他说：“吴王骄横已久，吴国内部有很多奸邪之人。现在如果您想揭发其罪行，并予以惩治，那些人不是上书告您，就是用利剑刺杀您。南方地势低洼潮湿，您只能每天喝酒，不要管别的事，经常劝说吴王不要谋反就行了。这样，您才有可能侥幸摆脱危险。”袁盎便采纳了袁种的计策，吴王待他也很优厚。

有一次袁盎请假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丞相申屠嘉，于是他下车拜谒，而丞相只是在车上向他表示谢意。袁盎回到家中以后，面对下属官吏感到十分羞愧。于是他亲自前往丞相府递上名帖，请求面见丞相。过了很久，丞相才接见他。袁盎见了申屠嘉便跪下说道：“我希望能与丞相单独说几句话。”丞相说：“如果您说的是公事，就请到官署与长史属官商议，我会把您的意见奏报上去；如果是私事的话，我是不接受私下密谈的。”袁盎就跪在那里说道：“请问，您担任丞相之职，自己认为与陈平、绛侯周勃相比怎么样？”丞相说：“我比不上他们。”袁盎说：“好，您自己都说比不上他们。陈平、绛侯曾经辅佐高帝平定天下，当上了将相，后来又诛灭吕氏宗族，从而保全了刘氏政权；而您只是一个脚踏硬弓的武士，后来升任队长，逐渐积累功劳才

当上淮阳郡守，而并没有出奇谋妙计攻城野战的大功。况且陛下从代国入京，每次上朝，郎官呈上奏章，他没有不停下车来听取他们意见的，意见不宜采用的就放在一边，可以接受就予以采纳，从来没有人不称道赞许。这是为什么呢？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招纳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当今皇上每天听到过去未曾听说的，明白过去不曾知道的，一天比一天圣明；可是您现在自己封闭并钳制了天下人的言路，以至于一天比一天愚昧。以圣明的君主来督责愚昧的丞相，您不久就要遭受祸患了。”丞相听完便拜了两拜说：“我是个鄙陋粗野的人，很不明智，今天多亏将军教诲。”于是，申屠嘉把袁盎领进内室同坐，奉他为上宾。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陬：角，角落。】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

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及以刀决张【张：同“帐”，帐篷。】，道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袁盎一向不喜欢晁错，但凡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开；同样，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会离开：他们两个人从未一起交谈过。等到孝文帝去世以后，孝景帝即位，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就派官吏调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的事，并对他量罪定刑，皇上下诏赦免袁盎的罪行，将他贬为平民。

吴楚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晁错便对丞史说：“袁盎从吴王那里收取了很多金钱，专门为吴王掩盖罪行，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果然反了，我请求惩治袁盎，他一定知道吴王反叛的阴谋。”丞史说：“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惩治他，会断绝吴楚反叛的念头。现在叛军已经向西进发，惩治袁盎又有什么好处！再说袁盎应该不会有什么阴谋。”晁错听了以后犹豫不决。有人将此事告诉给袁盎，袁盎十分恐惧，便连夜拜见窦婴，向他述说吴王刘濞反叛的原因，并且希望到皇上面前亲口陈述案情。窦婴于是进宫奏报皇上，皇上就把袁盎召进宫里见面。当时晁错就在皇上面前，直到袁盎请求皇上让其他人回避，晁错才离开，他心里自然十分怨恨。袁盎翔实地向皇上叙述了吴王反叛的情况，并说这都是因为晁错的缘故，只有马上把晁错杀掉向吴王谢罪，吴军才有可能撤退。他的话都记录在《吴王濞列传》中。皇上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袁盎与窦婴关系一向很好。等到吴王刘濞反叛，居住在诸陵的品德高尚的人以及长安城中的贤能大夫，都争相依附他们，跟随他们的车子每天都有几百辆。

晁错被杀以后，袁盎便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吴王刘濞想让他做自己的将领，袁盎不答应。吴王想杀了他，于是派一名都尉，带领五百士兵将袁盎围困在军中。袁盎过去在吴国担任丞相时，曾经有个

从史私下里与袁盎的婢女私通，后来袁盎得知此事，但没有泄漏，对待从史还像以前一样。有人告诉那位从史说“袁丞相其实已经知道你与他的婢女私通这件事”，从史便逃回去了。袁盎驾着马车亲自追赶从史，还把婢女赐给他，仍然让他做从史。等到袁盎出使吴国被困，那位从史恰好担任围困袁盎的校尉司马，他就用自己的全部资财购置了二石醇厚的美酒，正赶上天气寒冷，士卒们饥渴难当，便喝醉了酒，结果西南角的士兵全都醉倒了，这位司马在夜里拉着袁盎起身，说：“您现在可以逃走了，吴王决定明天杀您。”袁盎不相信，就问：“你是做什么的？”司马说：“我就是过去做从史与您的婢女私通的那个人。”袁盎这才万分惊愕地辞谢说：“您很庆幸地有父母在世，我不能连累您。”司马说：“您只管离开就行了，我也将要逃走，把我的父母藏匿起来，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他用刀割开军营的帐幕，带着袁盎从那些醉倒在地士兵所挡住的道路上径直而出。然后，司马与袁盎分别，两人背道而驰。袁盎从符节上解下节旄，揣在怀中，然后拄着杖步行七八里路，到了天亮的时候，他看到了梁国骑兵，于是骑上马飞驰而去，终于回到朝廷报告情况。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雒阳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袁盎。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后语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枳生所问占。还，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吴楚叛军被朝廷击败以后，皇上将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封为楚王，袁盎做楚国的丞相。袁盎曾上书进谏，但没有被采纳。后来袁盎因病免职闲居家中，与乡里人厮混，相互往来，斗鸡赛狗。雒阳的剧孟曾拜访过袁盎，袁盎待他很友好。安陵有个富人对袁盎说：“我曾听说，剧孟是个赌徒，将军您为什么要与他来往呢？”袁盎说：“虽然说剧孟是个赌徒，但是当他母亲辞世的时候，光是前来送葬的客人的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这也是剧孟超过常人的地方。况且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危急之事。一旦有急事的人前来叩门求助，不以家有父母亲人为借口而推脱，不以离家外出为由而拒绝，被天下人所仰望的，只有季心、剧孟罢了。如今您时常有几名骑马的随从跟在左右，一旦有了危急之事，难道他们足以依靠吗！”袁盎大骂富人，再也不与他来往。人们听说这件事，都对袁盎大加称赞。

袁盎虽然闲居在家，但是景帝依然经常派人向他询问计谋。梁王刘武想成为皇位继承人，袁盎进谏加以劝阻，此后立梁王为嗣的议论就中止了。梁王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袁盎，曾派人刺杀他。刺客来到关中，打听袁盎的为人，众人都对他赞不绝口。于是刺客进见袁盎说：“我收取了梁王的钱财来刺杀您，可是发现您是个宽厚的长辈，我实在不忍心杀您。不过，以后前来刺杀您的人还会有十多批，您一定要多加防范！”袁盎心里很不愉快，家里又发生了许多怪事，于是他到栢先生那里去占卜吉凶祸福。在他回家的时候，随后赶来的梁国刺客果然在安陵城门外将其拦截并刺杀。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轺张恢先【先：即先生。】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

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壝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壝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壝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晁错，是颍川人。他曾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战国时期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与雒阳的宋孟、刘礼师从同一位老师。他依靠自己的文学才能当上了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刚直而严厉。孝文帝在位时，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人，只是听说济南的伏先生是过去秦朝的博士，曾经研究过《尚书》，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由于年纪太大而不能应召，于是文帝就命太常派人到伏先生那里去学习。太常派晁错前往伏先生那里学习《尚书》。他回来以后，就借上书的机会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并根据《尚书》进行论证。文帝下诏让他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以及太子家令等职务。晁错凭借自己的辩才，得到了太子的宠幸，太子家称他为“智囊”。在汉文帝时代，晁错屡次上书陈述削弱诸侯王的事情，以及法令应当修改的地方。他上书数十次，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惊讶他的才能，因此提升他做中大夫。当时，太子总是称赞晁错的计策，而袁盎和其他功臣都非常不喜欢晁错。

景帝即位以后，任命晁错为内史。晁错曾多次请求与景帝密谈政事，景帝总是会听从，对他的恩宠甚至超过了九卿，国家法令也多被他修改。丞相申屠嘉虽然心里很是不满，却又无力伤害晁错。当时，内史府建在太上皇庙内外墙之间的空地上，府门朝东，人们进出非常

不便，晁错就命人凿开两扇朝南的大门以便人们出入，结果凿开了太上皇宗庙外面空地上的那道围墙。丞相申屠嘉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想借此上奏皇帝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得知这一消息，当夜便进宫请求单独面见皇上，并且将此事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皇上。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借机上奏说晁错擅自凿穿太上皇宗庙的围墙作为内史府大门，并且请求把他交给廷尉处死。皇上说：“那不是宗庙的墙壁，而是宗庙外面空地上的围墙，晁错并没有触犯法令。”丞相连忙谢罪。退朝以后，申屠嘉怒气冲冲地对长史说：“我本应该先杀了他再奏报皇上，可是现在却先奏请，反而被这小子出卖了，实在是失误。”丞相很快就生病死了。晁错由此更加尊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颖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之后，便陈述诸侯王的罪过，请求削减他们的封地，收回封国边境的郡城。他的奏章送了上去，皇上便命令公卿、列侯以及皇室成员一起商议，没有人敢非难晁错，只有窦婴与他争论，从此以后，窦婴与晁错之间便有了隔阂。晁错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王一片哗然，都嫉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说以后，便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如今皇上刚刚即位，你执掌大权，削弱诸侯，疏远人家的骨肉关系，人们在议论此事的时候都埋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说：“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做，天子就得不到尊崇，国家也得不到安宁。”晁错的父亲说：“等到刘家的天下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这就离开你回去了！”于是服毒自杀，临死前还说：“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晁父死后十几天，吴楚等七国果然起兵反叛，并以诛杀晁错为借口。等到窦婴、袁盎进言，景帝就让晁错穿着上朝时的礼服，在东市将其斩首。

晁错被处死以后，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在攻打吴楚叛军的时候担任将领。他回到京城长安，上书报告前方的军事情况，并进见皇上。皇上问：“你从军中回来，是否听说晁错死后，吴楚两国就退兵了？”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数十年了，他是由于被削减封地而发怒，因此以诛杀晁错为名义起兵造反，但是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杀死晁错。而且，我担心天下的士人都将因此而闭口，不敢再向皇上进言了！”皇上问：“这是什么缘故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势力强大了以后朝廷无法控制他们，因此请求削减封地以尊崇朝廷，这是关乎万代的好事。可是他的计划刚刚施行，最终却遭到杀戮，这对内会堵塞忠臣的言路，对外则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时，景帝沉默许久，然后说：“您说得很好，我对此也很后悔。”于是任命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是成固人，他有许许多多奇妙的计策。建元年间，皇上招揽贤良的人才，各位公卿都推举邓公，当时邓公已经被免职，于是皇上就从平民直接起用他做了九卿。一年以后，邓公又称病免官回家。

他的儿子邓章由于研习黄老之学，在王公大臣之中颇有名气。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太史公说：袁盎虽然并不好学，但他也善于穿凿附会，以仁爱为本，称引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慷慨激昂。赶上文帝刚即位，他的才智正好遇到了适宜的时代。时局变化不定，等到吴楚等国造反时，他曾提议诛杀晁错，这个建议虽然施行了，但此后他在朝中就再也没有顺利成事。喜欢名声，夸耀才能，终于因为追求名声的缘故而败亡。晁错在担任太子家令的时候，屡次进言都不被采纳；他后来专权，修改了很多法令。吴楚七国作乱，晁错不急于匡扶朝廷、挽救危机，却只是想报一己私仇，最终反倒因此而丧命。俗语说：“更改古制，扰乱常规，不是身死，就是逃亡。”这难道就是针对晁错之流而说的吗！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

二

张廷尉【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刑狱司法。】 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事：侍奉。】 孝文帝，十岁不得调【调：升迁。】 ，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徙：调动。】 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廷尉张释之，是堵阳人，字季。他和哥哥张仲在一起居住。张释之因为家财颇丰而担任骑郎，侍奉孝文帝，一连十年都没有升迁，也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张释之说：“我长时间做官会损耗哥哥张仲的家产，心中很是不安。”他打算自己请求免职回家。中郎将袁盎深知他的贤能，不舍得让他离去，便请求皇帝调张释之补任谒者的空缺。张释之朝见完毕之后，就顺便上前进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文帝说：“实际一点，不要过分地高谈阔论，说国家当前应做的事情。”于是张释之就开始谈论秦汉之间的事情，论述秦朝灭亡和汉朝兴起的原因，说了很长时间。文帝听了以后表示赞同，于是下令让张释之担任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虎圈：养虎的地方。】 。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绾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

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敦【敦：通“效”，效法。】此嗇夫喋喋【喋喋：同“喋喋”，话多的样子。】利口捷给【利口捷给：口齿伶俐，反应快。】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张释之跟随皇上出行，登上虎圈。皇上向上林尉询问登记各种禽兽的情况，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出来。看管虎圈的嗇夫在一旁代替上林尉详尽地回答了皇上所询问的关于禽兽档案的情况，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犹如回声响应一般对答如流。文帝说：“作为官吏不该当像这样吗？上林尉靠不住！”于是他便诏令张释之任命嗇夫为上林令。过了很久，张释之才走上前说道：“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皇上说：“他是一位德行端正的人。”张释之又问：“那么东阳侯张相如又是怎样一个人呢？”皇上又说：“他也是个德行端正的人。”这时张释之说道：“绛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德行端正的人，而这两个人在议论事情的时候都不善言辞，陛下这样做难道是让人们效法嗇夫喋喋不休、伶牙俐齿吗！况且秦朝重用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官吏们争着用办事迅速和监督苛刻来比较高低优劣，可是这样做的弊端是空具官样文书，而没有发自内心的恻隐本质。正因为这样，秦朝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逐渐衰败，皇位传到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只因为嗇夫能言善辩而对他破格提拔，我担心天下人受这风气影响而争着施展口才却不务实质。再说，身处下位的人效法上位者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要迅速，因此，对于一切措施，千万不能不审慎对待啊。”文帝说：“很好。”于是放弃原来的计划，不再升迁嗇夫了。

皇上登上了车，召张释之陪乘，车子缓缓前行，皇上问张释之秦朝都有哪些弊端。张释之全都如实回答。到了宫中，皇上便下令让张释之担任公车令。



张释之，选自《帝鉴图说》。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司马门：官署的外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厕：同“侧”，边缘险峻处。】。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纆絮斲陈，纆【纆：黏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郤【郤：通“隙”，缝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

【戚：担忧，忧虑。】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过了不久，太子与梁王一起坐车进宫朝见，在经过司马门的时候没有下车，张释之便追上去拦住了太子和梁王，不让他们进入殿门。随即控告他们不在司马门下车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并奏报皇帝。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文帝便摘下帽子谢罪说：“我管教儿子不够严谨。”薄太后就派遣使者带着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然后他们才得以进入。文帝根据这件事觉得张释之与众不同，就任命他为中大夫。

不久，张释之升至中郎将。他跟随皇上出行来到霸陵，坐在北边面临霸陵之崖。当时慎夫人也随从出行，皇上便指着通往新丰的路给慎夫人看，说道：“这就是通往邯郸的路。”皇上命慎夫人弹瑟，他自己则和着瑟的乐曲唱歌，情意凄凉而悲哀，回过头来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棺，将麻布、棉絮剥细充塞住石槨的缝隙，然后再用漆黏合起来，这难道还能打开吗！”左右随从都说：“好。”张释之走上前去进言说：“假使那里面有可以引起欲念的东西，即便是禁闭起整个南山作为棺槨，依然会有缝隙；假使那里面没有可以引起欲念的东西，那么即便没有石槨，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文帝听了以后连连称赞。后来又任命他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跸：帝王出行时清道戒严。】，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不久以后，有一次皇上出行途经中渭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底下

面跑了出来，使驾车的马匹受到惊吓。于是皇上命令骑士把那个人抓住，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置。张释之对那个人进行审问。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来到这里，听到清道戒严的命令，就在桥下藏了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以为皇上的队伍已经过去，就走了出来，一看到皇上的车马、仪仗队，就马上跑了。”廷尉张释之向皇上报告此人应得的惩罚，说一个人犯了清道的禁令，应当处以罚金。文帝生气地说：“这个人使我的马受惊，幸好我的马脾性柔和，假如换做别的马，岂不必然会摔伤我吗？可是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所谓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奉的。如今依照法律就应该这样判定，而陛下要肆意更改加重处罚，这样一来法律就不会取信于民。况且在当时，皇上如果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既然现在交给廷尉处置，而廷尉又是天下公平的代表，一旦有所倾斜，天下人在使用法律时都任意地或轻或重，这样一来人民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吗？希望陛下明察。”过了很久，皇上才说：“廷尉就应该如此。”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当：判处。】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过：怪罪。】也。

后来，有人偷走了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被人抓住了，文帝大怒，将此人交给廷尉处置。张释之根据法律中有关偷盗宗庙内服饰器物的条文向皇上奏报，奏请将此人判处死刑。皇上大怒说：“这个人胡作非为，大逆不道，竟敢偷盗先帝宗庙里的器物，我将这个案子交

给廷尉处理，就是想灭他全族，可你却依照法律上奏，这与我恭敬顺承宗庙的本意不合。”张释之脱掉帽子叩头谢罪说：“根据汉朝的法律，这样的判决已经够重了。况且斩首与灭族同样是死罪，但是以犯罪的轻重程度而论还是有差别的。现在那个人偷盗宗庙中的器物就要被诛杀全族，假如万一有愚蠢的百姓挖了长陵的一抔土，陛下又该如何增添他的罪刑？”过了很久，文帝与太后共同商议这事，才批准了张廷尉的判决。这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国丞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张释之执法论事公正严谨，便与他结为亲密的朋友。张廷尉由此受到天下人的称赞。

后来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张释之心中恐惧，便说自己有病。他想要辞职离去，又怕被诛杀；想入宫谢罪，却不知结果会怎样。后来他采纳了王生的计谋，终于面见景帝向他当面赔罪，景帝并没有怪罪他。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黄老言：黄老之学。】，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王生精通黄老之学，是一位隐士。他曾被召入宫中，当时三公九卿全都聚在一起站着，王生年老，说“我的袜子松了”，转过头来对张廷尉说：“为我系好袜子！”张释之当即跪下为他系好袜子。后来，有人对王生说：“您为什么偏偏在朝堂上当众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给您系袜子呢？”王生回答道：“我老了，而且地位低贱，我觉得自己终

究不会给张廷尉带来什么帮助，而张廷尉是当今天下的名臣，因此我故意羞辱他一下，让他跪下来为我系袜子，希望借此抬高他的声誉。”各位公卿大臣听说以后，都称赞王生的贤能而更加敬重张廷尉。

张廷尉侍奉景帝一年多，后来被贬谪为淮南王的丞相，还是由于从前的过节导致。过了很长时间，张释之去世。他有个儿子名叫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后来被免职。由于他不能迎合掌权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再次当官。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辇：人力拉的车子，后指帝王乘坐的车。】过，问唐曰：“父【父：年长者。】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搏髀：拍大腿。】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间处：私下里，无人之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冯唐，他的祖父是赵国人。他的父亲移居到代郡。汉朝建立后又移居至安陵。冯唐以孝行闻名于世，曾任中郎署长，侍奉文帝。有一次文帝乘车经过中郎官署，问冯唐说：“老人家为什么还在做郎官呢？你的家在哪里？”冯唐全都如实回答。文帝说：“当初我住在代郡时，我手下的尚食监高祛曾多次在我面前称赞赵国将领李齐的贤能，向我讲述在钜鹿城下作战的故事。现在我每次吃饭，总会想起李齐在钜鹿作战的情形。老人家是否知道李齐这个人呢？”冯唐答道：“身为将领，他还赶不上廉颇和李牧。”皇上问：“为什么这样说？”冯唐答

道：“当年我的祖父在赵国时，担任过统率军兵的职务，与李牧交情很好。我父亲过去当过代王的丞相，与赵将李齐交情很好，所以非常了解他的为人。”皇上听冯唐评论廉颇、李牧的为人以后，十分高兴，于是拍打着大腿说道：“唉！我偏偏得不到像廉颇、李牧这样的人做我的将领，否则我还会担心匈奴吗！”冯唐说：“请陛下恕我死罪！陛下即便得到了像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也不能任用。”皇上很生气，起身回到宫中。过了很久，他召见冯唐并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难道不能私下里说吗？”冯唐谢罪说：“我是个粗鄙之人，说话不知道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邯，杀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阃：门槛，这里指国门。】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彀骑：骑射之兵。】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椎牛：杀牛。】，飧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家人：平民百姓。】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尺籍伍符：指记载军功和命令的簿籍，以及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恰好在这个时候，匈奴军队新近大举进犯朝那，并杀死了北地郡的都尉孙印。文帝正为匈奴入侵一事而担忧，于是又问冯唐：“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呢？”冯唐答道：“我听说上古时期的君王派遣将领时，总是跪着推车子，说国门以内的事情，由我来控制；国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来控制。军功、爵位以及赏赐全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来以后再奏报朝廷。这可不是空话啊。我的祖父曾说，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疆，把从驻地市场上征收来的租税全都用来犒赏将士，赏赐完全由将军在外决定，国君从不妄加干预。国君交给他任务，而责令他成功，所以李牧才得以竭尽他的智慧与才能，派遣经过挑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骑射之兵一万三千名，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名，所以他向北驱赶单于，攻破东胡，灭掉澹林，向西抑制强大的秦国，向南抵抗韩国和魏国。在这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为天下的霸主。从那以后，恰逢赵王迁继承王位，他的母亲原来是一个卖唱的艺人。赵王迁即位以后，就听信了郭开的谗言，最后杀死了李牧，让颜聚代替他。因此赵军溃败，士兵逃散，最终被秦国俘虏消灭。如今我私下里听说魏尚担任云中太守时，把军市上征收的税金全部拿来犒赏将士，还拿出他个人的俸禄，每五天就要宰杀一次牛，宴请宾客、军吏和身边的属官，因此匈奴人远远地躲避，不敢接近云中要塞。匈奴曾经有一次举兵进犯，魏尚率领车兵、骑兵反击，杀死了许多敌人。那些士卒全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他们出身于乡野，前来从军，哪里知道什么‘尺籍’、‘伍符’之类的军法条例呢？他们每天奋力作战，斩落敌首，抓捕俘虏，可是当他们向上级官府报功时，只要有一个字不符合实情，法官就根据法律来处置他们。他们应得的赏赐没有兑现，而司法的官员所奉行的法令却一定要执行。我很愚蠢，认为陛下的法令过于苛刻，赏赐太轻，惩罚过重。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只是由于上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目差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

执法官员治罪，削去了他的爵位，还判了他一年的徒刑。由此说来，即使陛下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也是不能任用的。我确实非常愚蠢，又触犯了忌讳，死罪死罪！”文帝很高兴。于是当天就派冯唐带着节令前去赦免魏尚，让他重新担任云中郡守，而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统领中尉和郡国的车马士兵。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景帝即位，任命冯唐为楚国的丞相，后来将他免职。武帝即位以后，四处寻求贤良人才，有人推荐冯唐。冯唐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无法再做官，武帝便任命冯唐的儿子冯遂为郎官。冯遂字王孙，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人，和我关系很好。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阿意：逢迎旨意。】；冯公之论将帅，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太史公说：张季论述长者的话，坚守法度而不逢迎皇上的旨意；冯公评论将帅的话，真是有道理！有道理啊！俗语说“如果不了解那个人，就要看他的朋友”。他们二人的称颂言论，应当写在朝堂之上。《尚书》中说：“不偏心不结党，王道便坦坦荡荡；不结党不偏心，王道便平平坦坦。”张季、冯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钟惺：「万石不学而恭谨。然此段步趋举动，又是学问读书人所为，似习熟《曲礼》《乡党》篇者。盖二书中许多曲折，不出恭谨二字，正与此一辈人暗合。」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若：你。】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谒：拜见，谒见。】，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文学：指儒术，当时人称通六经礼乐的人为“文学之士”。】，恭谨无与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迫近，惮【惮：嫌忌。】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驯行：对父母百依百顺。驯，通“顺”。孝谨，孝顺并且谨慎。】，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万石君名叫奋，他的父亲是赵国人，姓石。赵国灭亡以后，石家移居到温县。高祖向东攻打项羽，途经河内，当时石奋才十五岁，当了一名小官吏，侍候高祖。高祖与他谈话，非常喜欢他恭敬的态度，问他：“你家里有什么人？”石奋答道：“我的双亲只有母亲在世，可她不幸双目失明。家里十分贫穷。我还有一个姐姐，会弹琴。”高祖问：“你能够跟随我吗？”他说：“我愿竭尽全力为您效劳。”于是高祖

将他姐姐召来并封为美人，任命石奋为中涓，负责管理文书以及大臣谒见之事，还把他家迁到长安城中的戚里，这是由于他姐姐当上美人的缘故。石奋做官做到孝文帝时期，积累功劳官至大中大夫。他虽然不懂经术儒学，但是论起恭敬严谨的态度，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文帝在位的时候，东阳侯张敖担任太子太傅一职，后来被免官。皇上选拔可以接任太子太傅的人，群臣纷纷推举石奋，石奋因此成为太子太傅。等到孝景帝即位时，任命他为九卿；由于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太过亲近，皇上对他有所顾忌，因此调任他为诸侯丞相。石奋的长子石建，二子石甲，三子石乙，四子石庆，都因为性格温顺、孝敬父母、做事严谨而当上了二千石的大官。于是景帝评价道：“石君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的官员，臣子的尊贵荣耀竟然集中在他一家。”由此便称石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路马：天子之马，指皇上的车驾。】必式【式：通“轼”。】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谯让：申斥，责备。】，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訢訢【訢訢：恭敬祥和。】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簏【厕簏：便器。】，身自浣涤【浣涤：洗涤，洗净。】，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

尊礼之。

孝景帝晚年，万石君石奋食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养老，只有在过年和四季更换之时以大臣的身份朝见皇上。在经过皇宫门楼的时候，万石君一定要从车上下来快步前行，看到皇上的车驾，一定要俯下身来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他的子孙当上小官吏，回来拜见他时，万石君一定要穿上朝服接见，而且不称呼他们名字。子孙如果犯了错误，他也不谴责，而是坐在一旁的座位上，对着饭桌不肯吃饭。然后其他子孙便互相责备，最后要通过长辈说情，本人光着上身态度坚决地谢罪，表示一定会改正错误，直到这时他才会饶过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孙在他身边，就算平时在家也一定要戴上礼帽，一副整齐肃穆的样子。仆人们也是一派恭敬祥和的气氛，十分恭谨。皇上时常给他家赏赐一些食物，他一定要跪下拜伏在地上吃，仿佛皇上就在他面前一样。他办理丧事的时候，十分悲哀。子孙谨遵他的教诲，为人处事也和他一样。万石君一家凭借孝敬严谨而闻名于各郡各国，即便是齐鲁地区那些品行质朴的儒生，也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

建元二年（前139年），郎中令王臧由于奉行儒学而获罪。皇太后认为，儒学学者言辞浮夸而缺少实质内容，如今万石君一家人说话不多却身体力行，于是就任命他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为内史。

石建年纪大了，头发也白了，而他的父亲万石君却依然健康，什么病也没有。石建担任郎中令的时候，每五天休假一次，回来拜见父亲，总是先进入仆人的小屋，私下里向仆人询问父亲的情况，并拿走父亲的贴身衣裤和便器，亲自洗净，再交给仆人，不敢让万石君知道此事，而且经常这样做。石建担任郎中令，如果有可以议论的事，他背着人畅所欲言，十分恳切；可是一旦到了朝堂上晋见，就好像不擅长说话的样子。因此皇上便亲自对他表示尊敬，并以礼相待。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

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肉袒：脱掉上衣，常用来表示请罪投降。】，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闾里：乡里，泛指民间。】，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搬到陵里居住。内史石庆酒醉回家，进入外门的时候没有下车。万石君听说以后，便不吃饭。石庆非常害怕，于是赤裸上身前去请罪，仍然不被接受。全族的人和石庆的哥哥石建都脱掉衣服赤裸上身前去请罪，万石君责备道：“内史是尊贵的人，进入乡里的时候，乡里中的长辈都要急忙回避，而内史则坐在车上我行我素，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于是他便停止追究石庆。石庆与众子弟都进入里门，快步走回到家中。

万石君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去世。长子郎中令石建痛哭哀悼，必须扶着拐杖才能走路。一年多以后，石建也死了。众子孙都尊崇孝道，而石建最为突出，他甚至超过了万石君。

石建做郎中令时，有一次上书奏报事情，文件批下来以后，石建阅读，说道：“我写错了！‘马’字下面四脚加上马尾应该是五笔，可是现在只写了四笔，缺一笔。皇上发现以后责怪下来我就该死了！”他十分恐惧。石建做事极为谨慎，即便是其他事情也都是如此。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御出：为皇帝赶车出行。御，通“驭”。】，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

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醇谨：淳厚谨慎。】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太仆，有一次为皇上驾车出行，皇上问他驾车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挨个数完以后，举起手说：“一共有六匹马。”在石奋的儿子当中，石庆算是最随便的了，然而他还是这样认真。后来他担任齐国丞相，整个齐国的人民都仰慕他的家风，因此不用发布政令齐国便得到很好的治理，于是人们为他修建了石相祠。

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设立太子，从群臣中选拔能够给太子当老师的人，石庆因此从沛郡太守调任太子太傅，七年之后升任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天，丞相赵周犯罪，被免职。皇上发布制书诏告御史说：“先帝十分尊重万石君，他的子孙颇有孝行，因此让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一职，封为牧丘侯。”当时，朝廷正派遣军队向南征讨南越和东越，向东攻打朝鲜，向北驱逐匈奴，向西讨伐大宛，国内事务繁多。天子巡视全国，修复上古时期的神庙，到名山祭祀天地，推行礼乐。国家用度不足，桑弘羊等人便开辟财源为国家谋取钱财，王温舒等人则推行严苛的法律，兒宽等人推崇文才学术官至

九卿，他们交替当权，政务不由丞相决定，丞相只是一味地忠厚谨慎罢了。石庆担任丞相九年，在此期间没有发表可以匡正时弊的言论。他曾打算请求惩治皇上的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行，可是他不但没有让他们服法，反而使自己因此获罪，后来动用金钱才得以赎罪。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名数：户籍，户口。】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適：通“谪”，谪罚。】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斧质：也称“斧钺”，古代一种腰斩的刑具。】，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廩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让：责备。】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庆文深审慎，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后三岁余，太初二年中，丞相庆卒，谥为恬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

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地区有两百万流民，没有户籍的人数达到四十万，公卿大臣商议此事想请求皇上将这些流民迁到边疆，作为对他们的处罚。皇上认为，丞相石庆年老谨慎，是不可能参加这种讨论的，于是便赐丞相回家休假，然后就追查御史大夫以下议论并奏请此事的人。丞相因为自己不能胜任而感到惭愧，于是上书说：“我有幸担任丞相，但是我愚钝无能，不能辅助天子治理国家，致使城郊仓库空虚，许多百姓都流离失所，我有这样的罪过，按律应当被杀，可是皇上不忍惩治我。我愿意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乞求让我告老还乡，给贤能的人才让路。”皇上说：“现在粮仓已经空了，百姓贫苦不堪，流离失所，而你想请求我下令迁移他们，现在国家已经动荡不安了，动荡就会带来危机，而你现在想要辞去相位，你打算

要把这危难推给谁呢？”皇上用诏书责备石庆，石庆羞愧难当，于是重新处理政事。

石庆心思细密、处事小心谨慎，但是没有什么别的大谋略，也没有替平民百姓说过什么话。此后过了三年多，在太初二年（前103年），丞相石庆去世，谥号为恬侯。石庆的二儿子石德，石庆生前非常喜爱、器重他，皇上就让石德继承石庆的侯爵之位。后来石德当上了太常，因为犯法理应处死，以金钱赎罪免除死刑，降为平民。当初石庆担任丞相的时候，他的子孙做官陆续做到二千石级别的有十三人。等到石庆去世以后，他们逐渐因为犯罪而被免职，孝敬、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败了。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属：通“嘱”，嘱咐。】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嚅呵【嚅呵：呵斥，训斥。】绾，绾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施：佩戴。】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

建陵侯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卫绾起初凭借高超的车技而当上了郎官，侍奉汉文帝，由于连续立功而获得升迁，当上了中郎将，他除了忠厚谨慎之外没有其他才能。孝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把皇

上身边的人召来饮酒，而卫绾以生病为由没有来。文帝临终之际，嘱咐景帝说：“卫绾品行端正，你以后要好好对待他。”等到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责备卫绾，卫绾则一天比一天谨慎勤勉。

有一次景帝去上林苑，命令中郎将卫绾陪同乘车，回来时景帝问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能与我同乘一辆车吗？”卫绾说：“我从一名车兵有幸能够凭借连续立功而升至中郎将，不知道为什么。”景帝问道：“我过去做太子的时候召你来，而你却不肯来，这是为什么？”卫绾答道：“微臣死罪，我当时的确生病了！”皇上赐给他一柄宝剑。卫绾说：“先帝在世时曾赐给我六把宝剑，我实在不敢再奉诏命接受陛下赐给我的剑了。”皇上说：“剑，是人们的喜欢之物，可以用来佩戴交易，难道那些剑一直留到现在吗？”卫绾说：“那些剑都在。”皇上就让他取来那六柄宝剑，宝剑还插在剑鞘中，从来没有使用过。郎官如果有过错，卫绾常常替人承担罪责，而不与其他中郎将争执；有了功劳，他也常常让给别人。皇上认为他廉洁端正，忠厚而没有杂念，于是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叛之时，皇上任命卫绾为将军，他统领河间的军队攻打吴楚叛军有功，因而被任命为中尉。三年以后，卫绾立下军功，在孝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被封为建陵侯。

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为绾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其后绾卒，子信代。坐酎金【酎金：诸侯为天子祭祀上帝宗庙而交给朝廷的贡金。】失侯。

第二年，皇上废掉太子刘荣，又杀死太子的舅父等人。皇上觉得

卫绾忠厚，不忍心惩罚他，就让他休假回家，而派郅都逮捕并惩治栗家的人。事情办完以后，皇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并征召卫绾，让他担任太子太傅。过了很久，卫绾升任御史大夫。五年以后，他接替桃侯刘舍担任丞相，在朝堂上奏请事情只是按照职责归属来办事。然而他从一开始做官一直到当上丞相，始终没有什么建树。天子认为他为人敦厚，可以辅佐少主，因此十分尊重和宠信他，给他的赏赐也很多。

卫绾担任丞相三年以后，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在建元年间，由于当初景帝患病时各官署的囚犯有很多都是无辜受罪的，丞相因此被认为不称职，最后被罢官。后来卫绾去世，他的儿子卫信继承了爵位。后来，卫信由于助祭献金不符合规定而失去了侯爵之位。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妄意：没有根据地猜测。】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称举：提拔。】，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孙望，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他做郎官，侍奉汉文帝。他的室友请假回家，误拿走了同房郎官的黄金，不久黄金的主人发现，就没有根据地猜测是直不疑偷了自己的黄金，直不疑道了歉，承认是自己所为，于是买来黄金偿还他。那个请假回家的人回来以后归还了黄金，这时

先前丢失黄金的那位郎官十分惭愧，因此称赞直不疑是一个忠厚的人。文帝提拔人才，直不疑逐渐升至太中大夫。有一次上朝拜见皇上，有人诽谤他说：“直不疑外表很美，可是唯独没有办法处置他喜欢和嫂子私通的事！”直不疑听了以后说道：“我根本就没有哥哥。”说完以后最终也不再为自己辩白。

苏轼：「史公微巧之论，后世莫晓。夫以德报怨，行之美者；孔子不与，以其不情也。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辩盗嫂，亦士之高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诬，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吴楚七国反叛朝廷的时候，直不疑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率领军队前去攻打叛军。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皇上奖赏平定吴楚之乱的功臣，就封直不疑为塞侯。汉武帝建元年间，他与丞相卫绾都因为过失而被免职。

直不疑学习《老子》的思想。他到每个地方做官，一切都按照旧章程处理，唯恐别人知道他做官的事迹。他不喜欢为自己树立名声，被人们称为有德行的人。直不疑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直相如继承了爵位。到了他的孙子直望继承祖业的时候，由于助祭献金不符合规定而失去了侯爵。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阴重不泄：沉默少语，不轻易泄露他人的事情。】，常衣敝补衣溺袴【袴：同“裤”。】，期为不絜【絜：同“洁”，干净。】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

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

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矣。

郎中令周文，名叫仁，他的祖先原本是任城人。周仁凭借医术进见皇上。当初景帝做太子时，任命他做舍人，后来由于积累功劳而逐渐升迁，在孝文帝时期当上了太中大夫。景帝刚刚即位，就任命他为郎中令。

周仁为人沉默少语而不轻易泄露他人的事情，经常穿着缀有补丁的旧衣服和能够吸附尿液的内裤，还经常故意使自己不干净，使嫔妃不愿接近从而得到了景帝的宠信。景帝进入寝宫，和后宫的嫔妃暗地里嬉戏，周仁常在一旁。等到景帝去世，周仁还是担任郎中令，始终没有发表具有建设性的言论。皇上经常向他询问别人的情况，周仁总是回答：“还是皇上自己去考察他吧。”不过，他也没有诋毁过别人。正是因为如此，景帝曾两次亲自到他家里。周仁的家迁到了阳陵。皇上赏给他很多财物，可是他经常推辞，不敢接受。至于诸侯和百官给他的贿赂和馈赠，他始终都没有接受过。

武帝即位以后，认为周仁是先帝时期的老臣，因而非常尊重他。于是周仁便因病免职，以二千石的俸禄告老回家，他的子孙全都当上了大官。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病笃，请免。于是天子亦策罢【策罢：下诏书令其辞职。】，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于阳陵。子孙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张叔，名叫欧，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孝文帝在位时他凭借研究法家的刑名之学而侍奉太子。虽然张欧喜欢研究刑名之学，但他为人忠厚。景帝在位时，对他十分尊重，他因此常常位列九卿。到了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韩安国被免去官职，皇上下诏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张欧自从步入仕途开始，从来不说惩治有错之人，而是一心一意地用诚实忠厚的态度做官。他的属下认为他是一个忠厚的人，也不敢过分欺骗他。皇上将需要审理的案子交给他，有的可以退回重审，就把它退回；如果不能退还，是因为不得已，他就流着眼泪亲自看着把文书封好。他爱护别人的情形如此。

张欧年老而病重，因此请求免职。于是天子特别颁布诏令，准许他离职，并按照上大夫的俸禄让他回家养老。张欧的家安置在阳陵。他的子孙都当上了大官。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微巧：隐约地投机取巧。】，而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太史公说：孔子曾经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积极”，这说的大概就是万石君、建陵侯、张叔等人吧？所以他们做事并不峻急却能成功，方法并不苛刻却能使社会安定。塞侯直不疑隐约地投机取巧，而周文则陷于阿谀，君子之所以讥笑他们，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奸巧谄媚。但他们也称得上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

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箕踞：双脚张开，膝盖微曲地坐着，形状像箕，是轻慢傲视对方的姿态。】骂之。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啗指出血，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于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髡钳：剃掉头发，以铁圈束颈。】，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余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

田叔，是赵国陉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裔。田叔喜好剑术，曾经在乐巨公那里学习黄老之学。田叔为人严厉、清廉、自重，喜欢与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赵国人将他推荐给赵国丞相赵午，赵午就去赵王张敖那里夸赞他，于是赵王就任命田叔为郎中。田叔任职数年，做事严厉正直，清廉公正，赵王认为他很贤良，但是还没来得及提拔他。

正赶上陈豨在代地造反，汉七年（前200年），高祖率军前去征

讨他，途经赵国，赵王张敖亲自端着托盘为高祖进献食物，礼节非常恭敬，可是高祖却双脚张开、膝盖微曲地坐着骂他。当时，赵国丞相赵午等几十个人都很气愤，对赵王说：“大王侍奉皇上的礼节已经相当周到了，如今皇上这样对待您，我们请求反叛朝廷。”赵王咬破自己的手指，出了血，说道：“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如果没有陛下，我们的尸体已经生出蛆虫。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于是贯高等人说道：“大王是个有德行的人，他不肯背叛天子的恩德。”于是私下里相互谋划杀害皇上。恰好这件事被发觉了，朝廷便下诏逮捕赵王以及群臣中图谋造反的人。于是赵午等人全都自杀，只有贯高投案被捕。当时朝廷下诏说：“赵国如果有胆敢跟随赵王的人，就罪及三族。”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多人身穿赤褐色的囚衣，剃掉头发，以铁圈束颈，说自己是赵王张敖的奴仆，于是跟随赵王到了京城长安。贯高图谋造反一事弄清楚以后，赵王张敖才得以出狱，被废黜为宣平侯，于是他向皇上进言称赞田叔等十几个人。皇上全部召见了他们，与他们谈话，认为汉朝大臣之中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们，皇上很高兴，将他们全部任命为郡守或诸侯的丞相。其中，田叔被任命为汉中郡守，在任十多年，适逢吕后去世，吕氏宗族作乱，朝中大臣将他们诛杀，拥立孝文帝为天子。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曾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出言：下令出战。】，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召：起用。】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

孝文帝即位以后，把田叔召来问道：“您知道天下谁才是忠厚而有德行的长者吗？”田叔答道：“我怎么知道呢！”皇上说：“您，就是忠厚而有德行的长者，您应该知道的。”田叔连忙叩头说：“原云中郡守孟舒，才是忠厚而有德行的长者。”当时，匈奴军队大举进入长城以南抢劫，云中郡的情况尤为严重，孟舒因此被免职。皇上说：“先帝命孟舒担任云中郡守已经十几年了，匈奴人曾经入侵一次，孟舒没能坚守，结果无缘无故地使几百名士兵战死。忠厚而有德行的长者原来就是要杀人的吗？您为什么要说孟舒是忠厚的长者呢？”田叔叩头答道：“这正是孟舒成为忠厚长者的原因所在。当初贯高等人图谋造反，皇上已经颁布了诏书，说得非常明白，赵国如果有胆敢跟随赵王的人，将罪及三族。而孟舒依然自己剃掉头发，以铁圈束颈，跟着赵王到他所去的地方，想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效命，难道当时他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云中郡守吗！汉朝与楚国对抗，士兵已经非常疲乏了。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刚将北方夷族征服，就来汉朝边境作乱，孟舒深知士兵们疲劳困苦，因此不忍心下令出战，将士们却争着登上城池，与敌人拼死较量，就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哥哥打仗一样，因此有几百人战死疆场。难道说孟舒是有意驱使他们与敌人作战的吗！这恰恰是孟舒成为忠厚长者的原因所在。”于是皇上说：“真是贤德啊，孟舒！”随后便重新任命孟舒担任云中郡守。

几年以后，田叔由于犯法而失去官职。梁孝王派人杀死原来吴国的丞相袁盎，景帝便起用田叔，命他前往梁国查办此案，田叔将整个案件全部查清之后便回来汇报。景帝问：“梁王确实做过这件事

吗？”田叔答道：“我该死！梁王确实做过这件事。”景帝又问：“那么他的罪证在什么地方？”田叔说：“皇上千万不要深究梁王的案子。”景帝问：“这是为什么？”田叔回答说：“如今，梁王倘若不被判处死刑，朝廷的法律就无法在天下继续推行；可如果判他死刑，那么太后就会吃饭不香甜，睡觉不安稳，这样一来，忧愁就落到陛下头上了。”景帝听了以后认为他非常贤明，于是任命他为鲁国丞相。

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田叔取其渠率【渠率：首领。渠，大。】二十人，各笞五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中府钱：王宫仓库里的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于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田叔刚刚就任鲁国丞相，就有百姓一百多人主动找到他，状告鲁王夺取他们财物。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人，每人打五十板，其他人都各打手心二十板，之后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难道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你们怎么敢擅自非议你们的君主呢！”鲁王听说以后，感到十分惭愧，于是分发王宫仓库所藏的钱财，让丞相还给那些百姓。丞相说：“大王自己夺来的，却让丞相去还，这样一来就是大王做坏事而丞相做好事了。丞相不能参与偿还的事。”于是鲁王便尽数偿还给百姓。

鲁王很喜欢打猎，丞相常常跟随进入狩猎场，鲁王总是吩咐他到馆舍中休息，丞相走出来，时常坐在狩猎场外面露天的地方，等待鲁

王出来。鲁王几次派人请他休息，可他始终都不去，还说：“我们的君王在狩猎场中被太阳暴晒，我为什么偏要到馆舍中休息呢！”鲁王因此不再过度地外出游猎。

过了几年，田叔在任上去世，鲁王以一百斤黄金作为祭礼，田叔的小儿子田仁却坚决不肯接受，说：“不要用这一百斤黄金毁坏先父的名声。”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其后使刺举【刺举：调查检举。】三河。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月余，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胥城今在中山国。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田仁由于身体健壮而当上了卫将军的家臣，曾多次跟随他攻打匈奴。卫将军向皇上推举田仁，田仁便当上了郎中。几年以后，田仁担任二千石的丞相长史，后来失去了官位。此后，皇上派他调查检举河内、河东、河南三郡。皇上到东部巡视，田仁奏事总是辞正理直，皇上很是高兴，就让他担任京辅都尉。一个多月以后，皇上提升他为司直。几年以后，他因为太子刘据的案子而犯罪。当时，左丞相亲自领兵平乱，命令司直田仁负责关闭把守城门，结果田仁由于放走太子而获罪，被交给司法官处决。还有一种说法是田仁领兵到达长陵，长陵令车千秋向上级报告田仁叛变，田仁因此被灭族。现在胥城属于中山国的辖区。

太史公说：孔子曾经说过“在一个国家就必定要参与它的政事”，这说的就是田叔吧！他有道义而不忘记举荐贤能之人，彰显君主之美

并以此来纠正君主的过错。田仁与我关系很好，我因此把田叔和田仁放在一起评论。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划【划：通“栈”。】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求盗：亭长手下的小吏名。下文“亭父”亦然。】亭父。后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剧：难。】易处，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斥免。

褚先生说：我在做侍郎时，听说田仁过去与任安关系很好。任安，是荥阳人。他从小便成了孤儿，生活十分贫困，为别人驾车来到长安，并留了下来，想要找一个小吏的工作，可是没有机会，于是便了解估算一些地方的著录户籍的情况。武功，是扶风西边的一个小县，山谷入口靠近山边的地方有通往蜀郡的栈道。任安认为武功只是一个小县，没有地方豪强，自己在这里容易出人头地，于是便留在那里，替别人做求盗、亭父。后来他当上了亭长。县里百姓都外出狩猎，任安经常帮助别人分配麋鹿、野鸡、兔子等猎物，把老人、孩子和壮丁安排到或难或易的地方，人们非常高兴，说：“没有关系，任少卿分配公平，有智谋。”第二天，大家再次聚会，有几百人参与。任少卿问道：“某某的儿子甲为什么没来呢？”大家都惊讶于他眼光的敏锐。此后，他就被任命为乡中的三老，被推举为亲民的官吏，出任三百石俸禄的官长，负责管理百姓。后来，由于皇上出巡时他没有办好陈设帷帐等用具的事务，被斥责并免去官职。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

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啮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于是任安做了卫将军的家臣，与田仁在一起，都是舍人，住在卫将军府中，二人心心相印，十分友爱。他们两个家里都很贫穷，没有钱财贿赂卫将军的管家，因此管家就让他们喂养爱咬人的烈马。两个人同床而卧，田仁偷偷地对任安说：“这个管家真是不了解人啊！”任安说：“卫将军尚且不了解人，更何况他的管家呢！”有一次，卫将军带着他们俩去拜访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府上的管家让他俩与骑奴在一张席子上吃饭，结果他俩拔出刀来将席子割断，与那些骑奴分开来坐。公主家的人都感到奇怪并且对他们十分厌恶，但是没有人敢大声呵斥。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富给：富裕。】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奈之何？”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使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移德：迁怒。】于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桴鼓：鼓槌与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

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

后来皇上下诏招募选拔卫将军府上的家臣进宫做郎官，卫将军就挑选家臣中富裕的人，让他们准备鞍马、绛衣和用玉装饰的宝剑，并准备入宫上奏。正赶上贤能的太中大夫、少府赵禹前来拜见卫将军，卫将军就把自己准备推荐给皇上的家臣叫出来给赵禹看。赵禹依次向他们问话，可是这十多人里没一个熟悉政事并富有智谋的。赵禹便说：“我听人说，将军门下一定有可以担任将官的人。古书中说‘不了解一位君主，就要看他所使用的人；不了解一个人的儿子，就看他儿子所结交的朋友’。如今皇上下诏要将军举荐家臣，是想借此机会考察将军是否能够得到贤能之士和文武之才。现在您只挑选富家子弟向上推荐，他们又没有智谋，就好比是给木偶人套上锦绣衣服而已，您想拿他们怎么办呢？”于是，赵禹把卫将军府上的家臣一百多人全部召集在一起，逐个考问，结果发现了田仁和任安，说：“只有这两人可以推荐，其余的人没有一个可用的。”卫将军看到他们俩十分贫困，心中忿忿不平。赵禹走了以后，卫将军对他俩说：“你们两个各自去准备鞍马和新绛衣吧。”两人答道：“我们家里很穷，没有能力筹备这些东西。”卫将军生气地说：“现在你们两个自己很贫困，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愤愤不平地好像要迁怒于我，为什么呢？”卫将军没有办法，只好上书报告给皇上。后来皇上下诏书召见卫将军的家臣，他们两个就前去拜谒，诏书上问两人有怎样的才能与智谋，还要求他们互相品评高下。田仁说：“手持鼓槌与鼓站在军门，让部下甘愿拼死战斗，在这方面我不如任安。”任安则说：“决断嫌疑，判断是非，辨别下属官吏，使老百姓心中没有怨恨，在这方面我比不上田仁。”武帝大笑说：“很好。”于是命任安监护北军，命田仁到黄河边上监护边塞地区的屯田和谷物。这两人很快便名扬天下。

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愿少卿无相诬污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强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部守：率兵把守。】城门而开【开：放走，让路。】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此后任命任安为益州刺史，任命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说：“全国各郡的太守当中有很多人使用奸邪的手段为自己谋取私利，三河地区尤为严重，微臣请求先监察三河地区。三河地区的太守全都仰仗朝廷中的显贵，与三公有亲属关系，因此无所畏惧，应当先肃正三河以警告天下的贪官污吏。”当时，河南、河内的太守都与御史大夫杜周有亲属关系，河东太守则是丞相石庆的子孙。此时石家共有九人担任二千石俸禄的官员，正值强盛、显贵之时。田仁屡次上书谈论这件事。杜周和石家便派人来向田仁道歉，对他说：“我们不敢说三道四，只是希望少卿不要随便诬陷我们。”田仁已经查办了三河的案子，三河太守全都交给司法官审判，均被处以死刑。田仁返回朝廷奏报此事，武帝很高兴，认为他有才能且不畏惧有权有势的人，于是任命他为丞相司直，他的声名从此威震天下。

后来发生了太子起兵之事，丞相亲自率领军队前去平乱，派司直田仁把守城门。司直认为太子刘据是武帝的骨肉至亲，他们父子之间的事情自己不想逼得太紧，于是就离开了城门到各个陵寝去，太子因此得以从城门逃走。当时武帝在甘泉宫，他派御史大夫暴胜之责问丞相“为什么放走太子”，丞相解释说“我派司直田仁率兵把守城门，是他放走了太子”。然后上书给皇上，请求批捕司直田仁。于是，司直被交到司法官那里受审，最后被处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合从：同“合纵”。】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崇：灾难。】。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

当时任安身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刘据把车辆停在北军南门外，召见任安，并移交符节让他调动军队。任安下拜接受符节，然后进入军营，关起大门不再出来。武帝听说以后，认为任安是假意接受太子的符节，不附和太子谋反，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任安曾经鞭打并辱骂在北军中主管钱财的小吏，小吏上书告发他，认为他接受了太子的符节，还说“我有幸得到您交给我的新鲜美差”。武帝看到这份奏书，说道：“任安真是个好奸巨猾的官吏，他看到太子起兵，想坐在一旁看谁胜谁负，看到谁胜利了就与之联合，有二心。任安曾经犯下多条死罪，我常常饶他不死，可如今他竟然内怀欺诈，有不忠之心。”于是把任安交给司法官治罪，最后处以死刑。

月圆之后就会亏缺，事物兴盛到极点就会走向衰败，这是天地间的常理。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后退，长久居于富贵，就会逐渐积累祸患从而引发灾难。因此范蠡才离开越国，坚决推辞而不接受高官厚禄，他的美名由此传到后世，历经万年也不被人遗忘，常人怎么能比得上呢！后来者一定要警惕这一点。

精注全译

全本

第六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司马迁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其

精注全译

全本 第六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史記

(汉) 司马迁 撰
李翰文 主编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迄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其

目录

-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返回总目录](#)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长：招待宾客之所的管理人。】。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藏：通“脏”。】。症结，特【特：只，只不过。】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扁鹊，是勃海郡郑地人，姓秦，名越人。他年轻时担任人家客馆的主管。一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从此地经过，住在客馆，只有扁鹊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所以总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一般人。他在这家客馆来来去去长达十多年，后来终于把扁鹊叫进来单独和他坐在一起，悄悄地对他说：“我身上有秘藏的药方，我现在老了，想把它传给您，您千万不要泄露出去。”扁鹊说道：“遵命。”于是长桑君拿出怀中的药交给扁鹊，说：“用没有落地的露水送服此药，三十天以后，就可以洞彻万物了。”于是把他的秘方拿出来全部交给扁鹊。转瞬之间，长桑君就不见了踪影，他大概不是凡人吧。扁鹊按照他的吩咐服药三十天以后，果然能够隔着墙看见另一边的人。他凭借这种本领看病，完全能够看清人体五脏的疾病所在，只不过以诊脉为名而已。他有时候在齐国行医，有时候又在赵国。在赵国时候人们称他为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治：正常。】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晋昭公在位时，各大夫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却很薄弱，赵简子是晋国的大夫，独揽大权。有一次赵简子生病，一连昏迷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于是把扁鹊召来治疗。扁鹊进来察看赵简子的病情，然后就走了出去，大夫董安于向扁鹊询问病情，扁鹊答道：“他的血脉十分正常，你们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过去秦穆公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昏迷了整整七天，然后才苏醒过来。等到苏醒的那天，他对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了天帝那里非常快乐。我之所以在那儿呆了这么久，是因为恰好碰到天帝指教我。天帝告诉我说：“晋国即将大乱，延续五代都不会安宁。此后将有人成为霸主，他称霸不久就会死去。这位霸主的儿子将会使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支将秦穆公的话记录下来收藏好，秦国的史书便据此记载了这件事。晋献公晚年国内大乱，晋文公称霸，晋襄公在殽山打败秦军以后放纵淫乱，这些您都是听说过的。现在主君的病情与秦穆公相同，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痊愈之后一定有话要讲。”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钧天：天的中央。】，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笥：盛物的方形竹器。】，皆有副【副：装饰，首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只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苏醒了，他对众大夫说：“我到天帝那

里非常快乐，与百神在天的中央游玩，那里有各种乐器，演奏出许多乐曲，还有各种各样的舞蹈，与上古三代时期的乐舞不同，那里的乐声动人心弦。有一只熊想要抓住我，天帝命我用弓箭射杀它，结果我射中了熊，熊就死了。又有一只黑熊向我走来，我又射它，射中了，结果黑熊也死了。天帝很高兴，就赐给我两只竹筍，里面都装着首饰。我看到我的儿子在天帝身旁，天帝交给我一只翟犬，说道：‘等你儿子长大以后，就把这个赐给他。’天帝还告诉我：‘晋国即将一代代地衰败下去，再过七代就会灭亡。嬴姓的秦国将在范魁的西边打败周朝人，然而他们也不能拥有周朝的政权。’”董安于听了赵简子的话以后，记录并收藏起来。有人将扁鹊所说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于是赏赐给扁鹊田地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穰：通“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鑱石【石：石针。】 挐引【挐引：导引。】，案【案：通“按”。】 扞【扞：摇动。】 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输：通“腧”，人身上的穴位。】，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nuò 髓脑，揲【揲：持。】 荒【荒：通“育”，心脏与横膈膜之间。】 爪【爪：梳理。】 幕【幕：通“膜”，指横膈膜。】，湔【湔：浣洗。】 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郄：同“隙”。】 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

后来扁鹊外出行医路过虢国。正赶上虢国太子病死，扁鹊就来到虢国宫门外，向喜好方术的中庶子询问道：“太子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全国都在举行祝祷活动而很多事都停止了呢？”中庶子回答说：“太子患有气血失调的病，运行交错而无法宣泄，因此突然发作于外部，这就使内脏受到伤害。身体内部的正气无法抑制邪气，而邪气聚集起来而不能发散出来，因此太子的阳脉松弛而阴脉急迫，所以突然间昏倒而死。”扁鹊问：“太子死了多长时间？”中庶子答道：“从鸡鸣时一直到现在。”扁鹊又问：“他的尸体收殓了吗？”中庶子答道：“还没有收殓，太子死去还不到半天。”扁鹊说：“请您转告国君，就说我是齐国渤海郡的秦越人，家住郑地，没有得到机会仰望国君的神采而拜见并侍奉在他身边。听说太子不幸亡故，我可以让他活过来。”中庶子说：“先生不会是在胡言乱语吧？您凭什么说太子能够活过来呢！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位著名的医生叫俞跗，他治病不用汤剂、药酒、石针、导引、按摩、药熨，只要解开衣服看一下就知道疾病所在，然后沿着五脏的腧穴，剖开皮肉，疏通经脉，结扎筋腱，按动髓脑，触动膏肓，疏理隔膜，清理肠胃，洗涤五脏，修炼精气，变换形体。先生的医术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太子就能死而复生了；如果先生达不到这种程度却想让太子复活，这简直连刚刚会笑的婴儿都骗不了。”许久，扁鹊仰天长叹道：“先生所说的那些治疗方法，就好比从竹管里窥视天空，从缝隙中观看花纹。我的治疗方法，不需要切脉、看气色、听声音、观察病人的身体形态，就能够说出病症所在。知道疾病的外在表现就可以推知内在的病因；知道疾病的内因就可以推知其外在表现。人体的疾病会通过外表反映出来，根据这一点，就可以为千里之外的病人诊断，诊病的方法很多，决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角度看问题。您觉得我的话不真实，可以试试进去诊察太子，您会听到他耳中有鸣响，看到他鼻翼微微张合，沿着他的双腿一直摸到阴部，您会觉得那里还有些温热。”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瞬【瞬：通“瞬”，眨眼。】，舌舛然【舛然：翘起的样子。】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服臆：同“怵臆”，因悲伤而气满郁塞。】，魂精泄横，流涕长潜，忽忽承眙，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维：阻塞，壅塞。】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蹵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鍼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之后，目光呆滞，瞪大了眼睛眨也不眨，舌头翘着放不下来，于是他进去把扁鹊的话告诉了虢国国君。虢君听后十分惊讶，连忙出来在宫廷的中门召见扁鹊，对他说：“我久闻您崇高的品德，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拜见您。先生路过我们这个小国，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作为这个偏僻小国的国君，我实在太荣幸了。有先生在，太子就能活过来；如果没有先生，太子就只能抛尸荒野而填塞沟壑，永远也回不来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悲伤抽泣，气郁胸中，精神恍惚，涕泪长流，闪闪的泪珠沾在睫毛上，悲痛得不能自己，就连容貌、神情都变了样子。扁鹊说：“像太子现在得的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尸蹶’。这种病是由于阳气进入阴脉之中，脉气缠绕对胃造成冲击，经脉受到损伤，脉络受到阻塞，分别下注入三焦、膀

胀，所以阳脉下坠，阴脉上升，阴阳二气相互争扰，使得气闭不通，阴气逆而上行，阳气在内运行，下气在内鼓动而不能上升，上气在外被阻绝而不能被役使，在上有隔绝阳气的脉络，下有破坏阴气的筋纽，阴气被破坏、阳气被阻隔，就使人面色衰败、血脉混乱，所以会使身体安静得如同死去一样。其实太子并没有真的死去。阳气入袭阴气而阻绝脏气的疾病可以治愈，如果是阴气入袭阳气而阻绝脏气，那就必死无疑。这些情况，都是在五脏气机逆乱的时候突然发作的。良医能够把握变化的病理，而庸医却会因为困惑而使病人更加危险。”

扁鹊于是吩咐他的弟子子阳打磨针石，然后用石针来刺三阳、五会等经络腧穴。过了不大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了。扁鹊就让弟子子豹准备能够入体五分的药熨，与八减方的药剂一起煎煮之后交替在太子的两胁下熨治。这样一来太子就能坐起来了。此后扁鹊又进一步调和太子体内的阴阳二气，只服用了二十天汤药身体就复原了。所以天下人都以为扁鹊能够令死人复活。扁鹊说：“其实我并不能让死人复活，因为病人本来就是活的，我只不过是让他恢复健康罢了。”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腠理：皮肤与肌肉之间。】，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扁鹊来到齐国，齐桓侯把他当成贵客接待。他入宫拜谒齐桓侯，说：“国君有小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将会加重。”齐桓侯说道：“我没有病。”扁鹊出去以后，桓侯对身边的人

说：“医生总是喜好功利，想通过治疗没病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业绩。”五天以后，扁鹊又进宫拜见，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血脉之中，如果不医治的话就会加重了。”桓侯又说：“我没病。”扁鹊出去以后，桓侯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次进宫拜见，说：“您的病已到了肠胃之间，再不治疗就会加重了。”这一次桓侯没有回答他。扁鹊出去以后，桓侯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次进宫拜见，可是他看见桓侯以后就退出去跑掉了。桓侯派人前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扁鹊回答说：“疾病在皮肉之间，凭借汤剂、药熨的效力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病在血脉之中，依靠针刺和砭石的效力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病在肠胃之中，需要利用药酒达到治病的目的；如果病在骨髓，即便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如今国君的病已经到了骨髓，我因此不敢请求为他治疗了。”五天以后，桓侯果然患了重病，于是派人去召扁鹊，可是扁鹊早就逃走了。桓侯就这样病死了。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从事：治疗。】，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如果圣明之人能够预先知道没有显露出来的疾病征兆，能够让良医对自己及时进行治疗，那么疾病就可以被治好，病人也能够存活。人们所忧虑的，是疾病太多；而医生所忧虑的，是治疗的方法太少。因此，有六种患病的情形不能医治：骄纵而不讲道理，是第一种不能医治的情形；轻视自己的身体而重视钱财，是第二种；衣着饮食调节不当，是第三种；阴阳错乱，脏腑精气失调，是第四种；身体过于羸

弱，不能服药，是第五种；相信巫术而不相信医术，是第六种。如果有上述六种情形中的一种，疾病就很难治疗了。

扁鹊名声传遍天下。他经过赵国都城邯郸时，听说当地有尊重妇女的习俗，就做了妇科医生；经过雒阳，听说当地人敬重老人，他就做了专门治疗耳聋、眼花以及四肢痹痛等疾病的医生；到了咸阳，他听说秦国人爱护小孩，于是就做了儿科医生：总之，他随着各地的风俗习惯来改变自己的主治方向。秦国的太医令名叫李醯，他知道自己的医术比不上扁鹊，就派人刺杀了他。直到今天，天下谈论诊脉的人，都遵循扁鹊的理论。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言：控告，议论。】意，以刑罪当传【传：驿车。】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缢索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其道莫由：无路可走。】，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太仓公，是齐国负责管理都城粮仓的长官，临菑人，复姓淳于，名意。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研究医术。汉高后八年（前180年），他再次拜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为师学习医术。当时，阳庆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子嗣，他让淳于意把过去学到的医方全部抛弃掉，然后把自己的秘方全部给了他，还向他传授黄帝、扁鹊的《脉书》，以及通

过观察面部不同颜色进行诊断的方法，以此来预知病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疾病，决定是否可以医治，还传授给他有关药物的理论，非常精辟。淳于意学习三年之后，给人治病，判断生死，多能应验。然而，他在各诸侯国之间行医，不把自己的家当作家，有时候不愿给人治病，所以很多病人都对他心怀怨恨。

文帝四年（前176年），有人上书朝廷状告淳于意，根据其罪行，应当用驿车将他向西押解到京城长安。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她们都跟在父亲身后哭泣。淳于意十分恼怒，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在危急时刻就没有能派上用场的！”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很是伤感，于是跟随父亲西行。到了长安以后，缇萦上书朝廷说：“我的父亲是朝廷任命的官吏，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他因为犯法而被判刑。我很痛心死者不能复生而受刑致残者也不能康复，他们就算是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终究实现不了愿望。我愿意进入官府做奴婢，以此来为父亲赎罪，使他能够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皇帝看过奏书以后，十分怜悯她的心意，于是将淳于意赦免，并在这一年废除了肉刑。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方伎：即“方技”，泛指医术、医药等相关知识。】 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臣意对曰：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

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淳于意住在家里，皇上下诏书问他为人治病诊断生死应验的有多少人，这些病人都叫什么名字。

诏书问前任太仓长淳于意：“你的医术有什么专长，能治疗哪些疾病？有没有医书？在哪里学的医术？学了多久？曾经治好的病人，都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得了什么病？用药治疗以后，他们的病情都怎样？请全部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淳于意回答说：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医术，曾经试着用医术方剂给人治病，可是很多时候都没有效验。到了高后八年，我得以向临菑元里的公乘阳庆学习医术。那时候阳庆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得以拜谒并侍奉他。他对我说：“把你过去所学的医书全部抛弃掉，这些都是不对的。我有古代前辈医家传下来的黄帝、扁鹊的《脉书》，以及通过观察面部不同颜色进行诊断的方法，以此来预知病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疾病，决定是否可以医治，以及有关药物的理论，非常精辟。我家里比较富裕，心里很喜欢您，所以打算把我珍藏的秘方全部传授给您。”我当即说道：“真是荣幸，这简直不是我敢奢望的。”我马上离开座席对他拜了两次，接受了他传给我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医学秘书，加以学习、理解和体验，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到了第二年，我就开始对这些医术加以应用，虽然颇有成效，但还不是十分精湛。我大约向阳庆学习了三年，曾经为病人医治，诊治病情决断生死，颇有效验，医术十分精湛。如今，阳庆已死了大约十年，我曾经向他学习过三年，现在我已经三十九岁了。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疽：毒疮。】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责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国有一位侍御史名叫成，他说自己有头疼病，我为他诊脉之后，告诉他说：“你的病非常严重，不能一下子说清楚。”然后我便出来，单独告诉成的弟弟昌说：“他得的是疽病，这种病在肠胃之间发生，五天以后就会发肿，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成的病是由于酗酒之后行房事而引起的。后来，成果然如期而死。我之所以知道成的病因，是因为我在为他切脉时，感觉到了他肝脏有病的脉气。他的肝气重浊而平静，这是内部严重而外表不太明显的疾病。脉象理论里讲“脉长而如同弓弦一般挺直，不能随着四季变化而更替，这种情况表明病在肝脏。脉虽然长而直硬却很均匀，就表示肝的经脉有病，如果出现时快时慢的代脉，就说明肝的络脉有病”。肝的经脉有病，而脉象均匀的，他的疾病来源于筋髓。脉象时快时慢，忽而停止忽而有力的，其病因是酒色过度。我之所以知道他五天以后会有毒疮肿起，再过八天会吐脓血而死，是因为在给他切脉时，少阳经络出现了代脉的脉象。代脉说明经脉生病，病情遍布全身，患者就会死去。络脉出现病症，此时，左手关部一分处就出现代脉的脉象，这是由

于热气积郁体内而脓血没有排出，到了关上五分处，就是少阳经脉的边界，到了八天以后，就会吐脓血而死，这是因为到了关上二分处就会产生脓血，到了少阳经脉边界处就会肿胀，最后疮破脓泄而死。内热就会熏灼阳明经脉，同时灼伤络脉的分支，如果络脉出现病变，经脉就会郁结发肿，之后就会糜烂离解，因此络脉之间交互阻塞。热气上侵到达头部，头部被侵扰，所以常常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鬲：同“膈”。】病。病使人烦懣，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心忧，数忤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谵【谵：通“荡”，侵犯。】心主。故烦懣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蹵【蹵：气逆。】入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涌疝：腹痛胀满，气逆冲上。】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前后溲：小便，大便。】。”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王二儿子所生的最小的男孩得了病，召我前去切脉诊治，我诊完之后告诉他说：“孩子得的是气膈病。这种病会令人烦闷，吃不下东西，还经常呕出胃液。其病因是心情抑郁，经常厌食。”我当即开了下气汤让孩子服用，服药一天之后，膈气下消，两天后就可以吃东西，三天以后就痊愈了。我之所以知道这孩子的病情，是因为我在为他诊脉时，感觉到了心脏有病的脉

气，他的脉象浊重而急躁，这是阳络有病。脉象理论说“脉来时壮盛迅速，去时艰涩，来去前后不一，其病根在于心脏”。浑身发热，脉象壮盛，这叫作重阳，也就是阳热过重。阳热一旦过重，就会扰乱心神。故而心中烦闷，吃不下饭食，这样一来络脉就会有病，络脉一旦有病，就会有血液向上冲出的危险，这样的话人就会死亡。这都是内心悲伤引起的，病因源于忧郁。

齐国有位名叫循的郎中令得了病，很多医生都认为他的病是由于逆气进入胸腹而引起的，于是用针刺法治疗。我诊断之后说：“他患的是涌疝，这种病会让人无法排泄大小便。”循说：“我不能大小便已经整整三天了。”我让他服用火剂汤，只喝下一剂就能够大小便了，喝了两剂大小便就十分畅通，喝下第三剂病就全好了。这种病是由于房事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循所患的疾病，是因为我在为他诊脉时，他右手寸口的脉象十分急迫，脉象根本反映不出五脏所患的疾病，右手寸口脉象壮盛而频繁。脉象又快又频是中焦、下焦积存的热邪在涌动，他的左手脉象急迫是热邪向下流，右手脉象急迫是热邪向上涌，都反映不出五脏的脉气，所以称这种病为“涌疝”。体内积热，所以尿液呈现赤红色。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攀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濡：湿。】，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国有一位名为信的中御府长患病，我进入他的房间为他诊脉，告诉他说：“你这是热病的脉气。然而由于天气炎热出汗较多，脉象略显微弱，但不会因此而死亡。”我接着说道：“患这种病是由于在流水中洗浴时，感到十分寒冷，寒冷过后便浑身发热。”信说：“嗯，是这样的！去年冬天，我奉齐王之命出使楚国，到达莒县阳周水边时，我看到莒桥损坏得非常严重，就揽住车辕不想过河，驾车的马受惊，就坠落河中，我也跟着落入水中，差点淹死，手下的官吏立即来救我，我才从水中出来，当时衣服完全湿透了，不一会儿就觉得身上发冷，冷过之后全身便发热如火，一直到现在也不能受寒。”我当即给他开了液汤火剂退热，只喝下一剂之后便消汗了，喝下第二剂便退热了，喝完三剂病就好了。我让他继续服药，过了大约二十天，他的身体就像没病一样。我之所以知道信所患的疾病，是因为我在为他切脉时，发现他的脉象全都是阴脉。脉象理论说“内热、外热交杂错乱的人会死亡”。我为他切脉时，并没有发现交杂错乱的现象，都是阴脉。全都是阴脉，脉象顺的可以用清法治愈，热邪虽然没有完全清除，但仍然可以保住性命。我诊断时发现他的肾气有时重浊，在太阴寸口依稀能够感觉到这种情形，那就是水气。肾原本是主管水液运行的，由此便可知道他的病情。这种病如果一时失治，就会转为寒热病。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痺客脬【风痺客脬：风热侵入膀胱。】，难于大小溲，溺赤。”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同“澹”，小便便。】。□者，去衣而汗晞【晞：干。】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国的太后患病，召我进宫诊脉，我诊过之后说：“太后的

病是风热侵入膀胱，大小便很困难，尿液呈赤红色。”我给她服用了火剂汤，喝下一剂大小便就通畅了，服用两剂病就好了，尿色也和原来一样了。这种病的病因是在出汗时解小便。所谓“□”，就是脱去衣服之后汗水被吹干而着凉。我之所以知道太后的病情，是因为当我为她切脉时，发现太阴寸口湿润，这明显是受风的脉气。脉象理论说“用力切脉时脉象又沉又大又有力，轻轻切脉时脉象大而紧张，这是肾脏有病的征兆”。但是我在切肾脉的时候，情况刚好相反，脉象粗大而躁动。粗大的脉象说明膀胱有病；躁动的脉象则说明中焦有热邪，所以尿色赤红。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不平不鼓：脉搏起伏，鼓动无力。】，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鑱石【鑱石：古时治病用的石针。】及饮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跗生病，我前去为他诊脉，诊过之后说：“你得了肺消瘵，外加寒热症。”我当即告诉他说“得了这种病必死无疑，根本没办法医治。你要适当调养，不应该继续医治了。”医学理论说“得了这种病三天后就会发狂，妄自起来乱走；五天后就会死亡”。后来他果然如期死去。曹山跗的病源于大怒

之后行房事。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我在为他切脉的时候，发现他有肺气热。脉象理论说“脉象如果不平稳不鼓动，则病人身体羸弱”。这是五脏由上至下多次患病的结果，所以我在切脉时，脉象不平稳，并且有代脉现象。脉象不平稳，是因为血气不能归藏于肝脏；出现代脉现象，就是脉搏经常杂乱并起，时而浮躁，时而宏大。这是肺经、肝经断绝的表现，所以说这是必死无疑的不治之症。之所以说他还患有寒热症，是因为他精神涣散如同死尸一般。精神涣散如同死尸的人，身体必然羸弱；身体羸弱，就不能采用针灸方法治疗，也不能服用药性较为猛烈的药。在我前去诊治之前，齐国的太医已经先对他进行了诊治，在他的足少阳脉口用灸法熏烤，并让他服用半夏丸，结果病人立刻下泄，腹中虚弱；太医又在少阴脉用灸法熏烤，这样就重伤了他的肝的阳刚之气，像这样严重损伤病人的元气，所以他又外加寒热症。至于说他三天后会发狂，是因为肝的一条络脉横穿乳下与阳明经连结，络脉的横穿使得热邪侵入阳明经，阳明经一旦受伤，人就会狂奔。说他五天后会死，是因为肝脉和心脉相隔五分，肝脏之中的元气将在五天内耗尽，元气一旦耗尽，人也就死了。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于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余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抟者，如法；不俱抟者，决在急期；一抟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抟，溲血如前止。

齐国中尉潘满如得了小腹疼痛的病，我为他诊脉，说：“您的腹中遗留的气体积聚成为‘瘕症’。”我就对齐国的太仆饶和内史繇说：“中尉大人如果不停止房事，就会在三十天之内死

去。”结果过了二十多天，中尉就尿血而死。他的病是因为酗酒之后行房事而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潘满如的病情，是因为我给他切脉时，发现他的脉象深沉，又小又弱，这三种脉象合在一起，是脾部有病的脉气。他右手寸口脉象弦紧而沉细，显现出痼病的症状。根据五脏生克乘侮的次序，可断定三十天之内会死。太阴、少阴、厥阴三阴脉一同，正好符合三十天内必死的规律；三阴脉若不是一同出现，那么死亡的时间会更短；交会的阴脉与代脉交替出现，死期就会更近。所以他的三阴脉一齐出现，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尿血而亡。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迴风。”迴风者，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安：消化容纳。】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灋水【灋水：汗水。】也。

阳虚侯的丞相赵章患病，召我去诊治。众医生都认为赵章的病是由于寒气进入体内所致，我给他诊过脉之后说：“他得的是‘迴风病’。”患有迴风病的人，饮食咽下去以后，总是呕吐出来，无法留在胃里消化吸收。医学理论上说“得上此病五天就会死”，后来他过了十天才死。他的病因在于饮酒。我之所以知道赵章的病情，是因为我给他切脉时，脉象很滑，这是内风病的脉气。饮食下咽以后总是呕吐出来，医理说五天就会死，这是前面

所说的“分界法”。后来他过了十天才死，之所以超过了期限，是因为病人喜欢喝粥，因此胃气充实，胃气充实才能超过期限。我的老师说“能够容纳消化水谷的人，可以超过期限而死；不能容纳消化水谷的人，期限没到就会死去”。

济北王病了，召我去为他诊脉，我诊过以后说：“这是‘风厥’病，胸部烦闷。”于是我就为他调配药酒，他喝了三石以后，病就好了。他的这种病是由于出汗的时候躺在地上而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情，是因为我给他切脉的时候，感觉到风邪的脉气，心脉十分重浊。病理说“病邪侵入体表，体表的阳气便会消耗殆尽，而阴寒之气则会乘机侵入”。阴寒之气进入人体以后就会扩张开来，寒气就会向上逆行，而阳气则向下运行，所以有胸闷的症状。我之所以知道此病是由于出汗时躺在地上而引起的，是因为我在切脉的时候，脉气阴邪。出现这种脉象，必然是疾病已经进入体内，服用药酒之后，寒湿之气就会随汗液流出。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络结小腹：足厥阴肝经的络脉连接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齐国北宫司空的夫人出於得了病，医生们都以为是风邪进入体内引起的疾病，病根在肺部，于是针刺足少阳经脉。我为她诊脉以后说：“她得的是疝气病，疝气会影响膀胱，导致大小便困难，尿液颜色赤红。得了这种病的人一遇到寒气就会遗尿，并且

使人小腹肿胀。”这种疾病的诱因是想小便而没有去小便，接着就行房事。我之所以知道出於夫人的病情，是因为给她切脉的时候，脉象大而充实，但是脉搏来时艰难，这是因为足厥阴肝经有变动。脉搏来时艰难，是因为疝气影响膀胱。小腹之所以会肿胀，是由于足厥阴络脉连接小腹。足厥阴脉有病，与它相连的部位自然也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导致了小腹肿胀。于是，我在她的足厥阴肝经施以灸法，左右各一穴，她就不再小便失禁了，尿液颜色也变清了，小腹的疼痛也止住了。然后我又配制火剂汤给她服用，三天之后，疝气消散，病也就痊愈了。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漙，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于厕，呕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关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过去济北王的乳母说自己脚心发热胸中郁闷，我告诉她说：“这是热厥病。”我随即在她的足心各刺三穴，拔针时，按住针孔，不让血液流出，她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她的病源于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我去给他的那些侍女诊病，当诊到名叫竖的侍女

时，她看上去根本没有病。我对永巷长说：“竖的脾脏受了伤，千万不能劳累，从病理上看，她到了春天就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这位才女竖有什么才能？”济北王回答说：“她十分喜欢医术，并有多种技能，可以在旧有医术中创出新意，她是我去年从民间买来的，共花费四百七十万钱，买了和她一样的四个人。”济北王问道：“她莫不是有病？”我答道：“她病得十分严重，按照病理的说法，她会死去。”济北王把竖召来观看，看到她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就认为我说得不对，所以没有将她卖给别的诸侯。到了春天，竖捧剑跟随济北王去厕所，济北王离开厕所之后，她仍然留在后面，济北王就派人去叫她，结果发现她扑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她的这种源于流汗过多。流汗过多的病人，按照病理来讲是病重在内里，毛发、脸色都很润泽，脉象也不衰减，这也属于内关一类的疾病。

齐国中大夫得了齩齿病，我对他的左手阳明经施以灸法，并当即为他开了苦参汤，让他每天用三升漱口，前后用了五六天的时间，病就好了。其病因是外感风邪，外加睡卧时张嘴，吃完饭不漱口。

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葭菹【葭菹：药名，也称葭岩。】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病者。”至

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兹：草席，这里指死草。】。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灸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菑川王的嫔妃怀孕难产，就召我前去诊治。我去了以后，让她用酒送服莨菪药末一小撮，她很快就将胎儿产下。我再次为她诊脉，脉象躁动。脉象躁动说明还有别的病，于是就让她服用消石一剂，结果她的阴道内出血，流出五六枚像豆子一样大小的血块。

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随同主人上朝进入王宫，我看见他在宫门外面吃东西，发现他脸上有病气。我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平喜好诊脉，并向我学习，我就把那位奴仆的病指给他看，告诉他：“这是脾脏受损的面色，到了春天胸膈就会阻塞不通，无法进食，根据病理来看，他到夏天就会泄血而死。”宦官平立即前去告诉丞相：“您门客的奴仆身上有病，而且病得很重，距离死期不远了。”丞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平说：“在您上朝入宫的时候，您门客的奴仆在宫门外面一直吃东西，我与太仓公站在那儿，太仓公指着那位奴仆对我说，得了这种病是要死人的。”丞相立即把那个门客召来问道：“您手下的奴仆有病吗？”门客回答：“我的奴仆没有病，身上也没有感觉到疼痛。”到了春天，那位奴仆果然病了，到四月，他便泄血而亡。我之所以知道那位奴仆的病情，是因为知道他的脾脏之气周行于五脏，脾脏一旦受到损伤，身体各部位就会交错受损，所以脸上的某些部位会显示出相应的病色，这种脾脏受损的面色，看上去发黄，再

仔细看，是死草一般的青灰色。许多医生都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病人体内生有寄生虫，而不知道是脾脏受损。之所以说这个人到春天会病重而死，是因为患有脾胃疾病的人脸色发黄，在五行之中，黄色属土，脾土不能胜肝木，因此到了肝木旺盛的春季就会死去。之所以说他到夏天会死，是因为脉象理论说“病情十分严重，而脉象却很正常，这是内关病”，患有内关病的人感觉不到疼痛，心情急躁，好像没有任何痛苦。如果再添一种病，就会在仲春二月死去；如果能够保持心情愉快、顺天养性，则可延缓一季度。他之所以死于四月，是因为我对他进行诊断时，他心情愉快、顺天养性。他做到了这一点，身体还算丰满肥腴，所以能够拖延一段时间。他的病是由于流汗过多，受火烘烤后又在外面受风邪所致。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俛仰【俛仰：低头和仰头。】，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干，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窞【窞：熏灸。】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

脉时，切之，肾脉也，菑而不属。菑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菑川王患病，召我前去为他诊脉，我诊过之后说道：“这是热邪逆行侵入头部而引起的‘蹶’病，其症状是头痛身热，令人烦闷。”我于是用冷水拍在他头上，针刺他的足阳明经脉，左右各三次，他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病因是洗浴之后，头发没有晾干就睡眠。诊断如前面所述，之所以称之为蹶病，是因为热邪逆行于头部，一直到肩部。

齐王黄姬的哥哥黄长卿家里摆设酒席招待客人，把我也召去。各位宾客就座，这时菜还没有端上来。我看到了王后的弟弟宋建，对他说：“您有病，在四五天以前，您的腰、胁部位疼痛，不能低头和仰头，并且不能小便。如果不及时医治，疾病就会侵入肾脏。趁现在病邪还没有进入五脏，应该赶快医治。现在病邪正在侵入肾脏，这就是所谓的‘肾痹’。”宋建说：“确实是这样。我以前有过腰脊疼痛的毛病。在四五天前，正赶上下雨，黄家的几个女婿看见我家仓库墙下的方石，就去搬弄，我也跟他们学，可是举不起来，于是便放下。到了黄昏时分，就感觉腰脊疼痛，不能小便，一直到现在也没好。”宋建的病是由于喜欢持重物而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我观察他的面色，发现他太阳穴这个部位色泽枯干，肾部以及腰围以下有大约四分的部位枯干，所以知道他在四五日之前曾经发病。我立刻调制了柔汤让他服下，过了大约十八天，他就痊愈了。

济北王身边有位姓韩的侍女患上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恶寒发热，医生们都认为她患的是寒热病。我为她诊脉之后说：“你这是内寒，来不了月经。”于是用药为她熏灸，月经很快就来了，她的病也好了。这种病的成因是想得到男子却没有得到。我之所以知道她的病情，是因为我为她诊脉时，切到了肾的病脉，脉象艰涩而不连续。艰涩而不连续，又很坚固，所以月经不通。她的

肝脉如弓弦一样强直而又细长，超出左手寸口的位置，所以说她想得到男子而又得不到。

临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螯瘕【螯瘕：螯虫积聚而成瘕块。】。”螯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茺华【茺华：茺花。】一撮，即出螯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螯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临菑汜里有个名叫薄吾的女人病得十分严重，医生们都认为她得了严重的寒热病，会死去，没有办法医治。我为她诊脉之后，说：“这是‘螯瘕病’。”得了这种病的人肚子大，腹部皮肤颜色发黄并且粗糙，用手触摸腹部，病人会感到难受。我让病人用水送服一小撮茺花，她当即排泄出数升螯虫，病也就痊愈了，此后过了三十天，她的身体就和过去一样了。螯瘕病是由于寒湿气引起的，寒湿气在体内积蓄过多，不能发散，因而变化为虫。我之所以知道薄吾的病情，是因为我为她切脉时，摸她的尺部脉位，此处皮肤十分粗糙，并且毛发枯焦卷曲，这是体内有虫的症状。她面色有光泽，是由于内脏没有邪气侵入，病不太重。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迴风。迴风之状，饮食下嗝【嗝：呕吐。】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迴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黄米。】，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国的淳于司马生病，我为他诊脉，诊过以后对他说：“你得的应该是‘迴风’病，这种病的症状，是饮食吃下去以后很快就吐出来。病因是饱餐之后快跑。”淳于司马说：“我到君王家里吃马肝，吃得很饱，看到有酒端上来，我就跑开了，后来骑快马回到家中，刚一到家就下泄数十次。”我告诉他：“用米汁送服火剂汤，过七八天就能痊愈。”当时，医生秦信就在旁边，我走了以后，他问身边的阁都尉：“淳于意认为司马得的是什么病？”阁都尉说：“他认为是迴风病，可以治疗。”秦信听了以后笑着说：“他这是不了解病情。淳于司马的病，根据病理来看，九天后就会死去。”过了九天，司马并没有死，他的家人又召请我。我前去向他询问最近的病情，和我当初诊断的一模一样。我就开了火剂汤和米汁让他服用，过了七八天，他的病就全好了。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我给他诊脉时，他的脉象完全符合常规。他的病情与脉象一致，所以说他不会死。

齐国一位名叫破石的中郎得病，我为他诊脉，诊过之后对他说：“你的肺部受伤，不能医治，你会在十天以后的丁亥日尿血而死。”此后过了十一天，他果然尿血而死。破石的病，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跌在石头上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我给他切脉时，他的肺阴脉脉搏来得散乱，好像是从几条脉道

而来，很不一致。另外，他面色赤红，这是心脉抑制肺脉的表现。之所以知道他是从马上摔下来的，是因为我切到番阴脉。番阴脉进入虚里，然后侵袭肺脉。他的肺脉出现了散脉，原来的脸色就发生了变化，这正是心脉侵袭肺脉的表现。他之所以没有在预料的死期死亡，是因为我的老师说过“病人如果能够容纳吸收水谷，就能超过期限，如果不能容纳吸收水谷，不到死期就会死去”。破石非常喜欢吃黄米，黄米补肺，所以他才能超过期限。他之所以尿血，是因为脉象理论说“病人如果喜欢安静，就会血从下出而死，病人如果喜欢活动，就会血从上出而死”。破石这个人喜欢安静，性格不急躁，又长时间坐着不动，伏在几案上睡熟，所以血从下面泄出。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著：通“著”，明显。】，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经纪：原则，要领。】。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

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齐王身边有一位侍医名叫遂，他得了病，自己炼制五石药服用。我前去拜访他，他对我说：“我得了病，希望你能为我诊治。”我随即便为他诊治，诊过以后告诉他说：“您所患的是热邪侵入内脏的病。病理说‘内脏有热邪侵入，无法小便，不能服用五石药’。石药的药力极为猛烈，您服用之后小便次数会减少，赶快停止服用。从你的面色看来，你将要生痈疽。”遂说：“扁鹊曾经说过‘性寒的石药可以治疗阴虚有热的疾病，性热的石药可以治疗阳虚有寒的疾病’。药石方剂的性质有阴阳寒热的区别，因此，内脏有热病，就就用阴石柔剂来治疗；内脏有寒症，就用阳石刚剂来治疗。”我说：“您的说法错了。扁鹊虽然这样说过，但是必须要审慎地诊断，确定用药标准，确定治疗方法，反复衡量，将诊色与诊脉、表与里、有余与不足、顺与逆结合起来，同时参验病人的举止与呼吸是否和谐，之后才能下结论。医药理论说‘体内有热病，体表反映出阴冷症状的，不能用猛药及砭石的方法治疗’。猛烈的药物一旦进入体内，热邪之气就会更加恣肆，郁热也就蓄积更深。诊病理论说‘外部寒邪多于内部热邪的病，不能用性质猛烈的药来治疗’。猛烈的药物进入体内就会使阳气躁动，阴虚病症就会变得更加严重，阳气则变得更加强盛，邪气四处游走，就会层层聚结在腧穴周围，最后发展成为痈疽。”我对他说这些话之后过了一百多天，果然有痈疽生在乳上，当痈疽蔓延到锁骨上窝以后，他就死了。这就是说理论只表述大体情形，医者一定要掌握其中的要领。医术拙劣的医生如果有一处没有学到，就会使诊治失去条理，辨别阴阳发生错乱。

齐王过去担任阳虚侯的时候，有一次病得很重，医生们都认为他得了是蹶病。我为他诊脉，认为他得的是痹症，病根在右肋下面，大小如同倒扣着的杯子，使人气喘，逆气上行，所以无法进食。我就让他服用火剂粥，前后共六天，逆气便平降下来；于

是我又让他改服丸药，前后又经过六天，他的病就好了。他的病是由于房事引起的。我在为他诊治时，不知道该如何用经脉理论来解释这种病，只是大体上掌握了疾病所在的部位。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喑，喑即死。今闻其四支不能用，喑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shàn。”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cù鞠，要蹶寒【要蹶寒：腰部寒冷。蹶，通“厥”，冷。】，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不敢以对。

我曾经为安阳武都里的成开方诊断疾病，他说自己没有病，我说他将会被沓风病所折磨，三年以后四肢将不能自由活动，而且会喑哑不能说话，一旦喑哑就会死去。现在，听说他的四肢已经不能活动了，虽然喑哑却还没有死去。其病因是多次饮酒之后风邪严重侵入。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并为他诊断，是因为他的脉象符合《奇咳术》中的说法“脏气相反的病人会死去”。我为他切脉，脉象表明肾气反冲肺气，病理的说法是“三年会死”。

安陵阪里的公乘项处患病，我为他诊脉，诊过之后对他说：“你得了牡疝病。”牡疝发生于胸膈之下，向上与肺相连。此病源于房事不节制。我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做需要用力的

事，一旦做这样的事必定会吐血而死。”项处后来参加蹴鞠活动，结果腰部寒冷，出汗过多，还吐了血。我再次为他诊脉过后告诉他：“你会在第二天黄昏时分死去。”到了那个时间，他果然死了。他的疾病是由房事引起的。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我在为他切脉时感觉到了番阳脉。番阳脉进入虚里，第二天就会死去。出现了番阳脉，又上连于肺，这就是牡疝病。

微臣淳于意说：除此之外，其他诊断出生死情况以及治愈的病例实在太多了，又由于时间太长而有所遗忘，没有完全记住，所以不敢拿这些病例来回答。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县：通“悬”。】 权衡，案【案：通“按”，掌握。】 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诊籍：记录诊疗的籍册。】。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又问淳于意：“在你所诊治过的疾病当中，有很多病名都是相同的而诊治结果不同，有的病人死了，有的却没死，这是为什么呢？”淳于意回答说：“疾病的名称大多是相似的，无法确切地分辨，因此古代的圣人创造了诊脉之法，以此来确定诊断的标准，设立规矩，斟酌权衡，遵循规则，协调阴阳，区分人体的脉象，并分别加以命名，与天地的变化相应，再参考人体情况，这样才能区分各种疾病，使它们有所区别，医术精湛的人能够将它们区分开，而医术拙劣的人则会将它们混淆。然而，脉法并不能全部应验，对病人进行诊断的时候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区分，这样才能将相同名称的疾病区别开来，并且说出病根在什么地方。如今凡是我诊治过的病人，都有诊治记录。我之所以这样来区分疾病，是因为我跟随老师刚刚学成医术，

老师就去世了，所以我记录将诊治的情况以及决断生死的时间记录在案，据此来验证诊治的得失情况是否符合脉法，正因为这样，我现在才了解各种疾病的情况。”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论：分析，掌握。】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又问淳于意：“你所预估的病人生死期限，有的与实际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呢？”淳于意回答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因为病人在饮食、喜怒等方面不加节制，或是因为用药不当，或是因为针灸不当，所以病人没有如期而死。”

又问淳于意：“当你能够知道病人的生死情况，并能掌握药品的适用范围时，诸侯王和大臣们有向你请教过的吗？当齐文王患病时，没有请你去诊治，这是什么原因呢？”淳于意回答说：“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经派人召我去，但是我不敢前往。齐文王患病的时候，我家里非常贫穷，想给人治病，但实在担心官吏委任我为侍医而将我束缚住，因此我把户籍迁到附近邻居的名下，不再管理家事，四处行医求学，长期寻访医术精湛的人并侍奉他们，我拜见并侍奉过很多老师，将他们的主要本领全部学到了，也完全领会了他们医方、医书的主旨，并且对其医术进行分析论断。由于我住在阳虚侯的封国，因此我才去侍奉他。阳虚侯入朝的时候，我跟着他来到长安，所以才能为安陵的项处等人诊治疾病。”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趋：跑动。】，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及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晏日：晴朗的日子。】，车步广志【车步广志：驾车或者步行，以开阔心胸。】，以适【适：调适。】筋骨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贺’，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于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又问淳于意：“你知道齐文王卧病在床的原因是什么吗？”淳于意回答说：“我没有亲眼看到齐文王的病状，但我私下里曾听人说文王得的是气喘、头痛、视力不好的病。我心里想，这应该不是疾病。我认为文王是因为身体肥胖而积蓄了过多脂肪，身体又得不到活动，骨骼难以支撑躯体，所以才会气喘，这种情况不应当医治。脉法理论说‘人在二十岁的时候血脉正旺应该多跑动，三十岁时应该快步走，四十岁时应该安静地坐着，五十岁时应该安静地躺卧，过了六十岁，就应该使元气深藏’。文王年龄不到二十岁，正值脉气旺盛之际，可他却懒于走动，违背了自然规律。后来，我听说有医生用灸法为他治疗，结果病情立刻加重，这是论断病情上的错误。我经过分析，认为这是体内正气外争而邪气侵入的表现，不是年轻人能够康复的，所以文王最后死了。对于齐文王这种脉气旺盛的人，应当调节饮食，选择晴朗的天气外出，驾车或者步行，以开阔心胸，调适筋骨、肌肉和血脉，同时疏泻郁积体内的多余精气。因此在二十岁时，就是所谓的‘气血充实’时期，按照医理不应该用砭法和灸法治疗，一旦使用这种方法就会

使人气血奔流。”

又问淳于意：“你的老师公乘阳庆是从哪儿学到的医术？齐国诸侯知不知道他的名声？”淳于意回答说：“我不知道老师阳庆是从哪儿学到的医术。阳庆家里十分富有，他精通医术，却不愿为人治病，所以才不被大家知道。阳庆还曾经告诫我：‘千万不要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学过我的医术。’”

问臣意：“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爱：吝惜，吝嗇。】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闲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国工：这里指国医。】。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胥：等到。】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于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曾国藩：「太史公好奇，如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货殖等事，无所不载，初无一定之例也。后世或援太史公以为例，或反引班、范以后之例而讥绳太史公，皆失之矣。」

又问淳于意：“你的老师阳庆为什么会看中并喜欢上你，以至于想把全部的医术传授给你？”淳于意回答说：“我原本没有听说过老师

阳庆医术精湛。后来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研习各家医术，我试着使用他的医方，都颇有成效，而且十分精妙。我听说菑川唐里的公孙光善于使用古代流传下来的医方，于是前去拜谒他。后来我得以拜见并侍奉他，从他那里学到了调理阴阳的医方和口传心授的医理，并全部记录下来。我想把他精妙的医术全部学来，他对我说：‘我的医方已经全部传授给你了，对你没有丝毫吝惜。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衰老了，你不必再侍奉我。这些是我年轻时得到的妙方，全都给你，不要随便教给别人。’我说：‘我能够侍奉在您跟前，又得到了您的全部秘方，真是太幸运了。我就是死也不敢把医方胡乱传给他人。’过了一段日子，公孙光有了空闲，我就在他面前深入分析医方，他认为我对历代医方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他高兴地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所擅长的医术都已经生疏了，我有位同胞兄弟住在临菑，精通医学，我比不上他，他的医方非常奇特，是世人所没有听过的。我在中年时期，曾想得到他的医方，可是我的朋友杨中倩反对，说“你不是那种可以学习医方的人”。等一会儿我和你一同前去拜见他，他就能知道你喜好医术了。如今他也老了，但家里非常富裕。’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正赶上阳庆的儿子阳殷前来献马，他是通过我的老师公孙光将马献给齐王，我也因此与阳殷熟识了。公孙光又把我托付给阳殷，告诉他说：‘淳于意非常喜欢医术，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他，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儒士。’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推荐给阳庆，我因此认识了阳庆。我侍奉阳庆十分恭敬谨慎，他也因此而喜欢我。”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菑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鑱石，定砭灸处，岁余。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案法逆顺：正反两种按摩方法。】，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

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精：辨别。】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又问淳于意：“官员和百姓曾经有人跟你学习医术吗？他们把你的医术全部学到了吗？他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淳于意回答说：“临菑人宋邑曾向我学习。宋邑前来求学，我教他诊断五脏疾病的脉法，他学了一年多的时间。济北王让太医高期、王禹跟我学习，我教他们经脉上下分布的情况以及奇经八脉、各种络脉的结系之处，论述腧穴所处的位置，以及脉气在人体内部运行时正邪顺逆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砭石、针灸治疗的穴位，他学了一年多时间。菑川王时常派遣在太仓署管理马匹的长官冯信向我学习医术，我教给他正反两种按摩技法，并论述了用药的方法，鉴定药物性味的原则，以及方剂配伍、调制汤药的方法。高永侯府上的管家杜信爱好诊脉，于是前来向我学习，我教给他经脉上下分布的情况以及诊断五脏疾病的脉法，他学习了两年多。临菑召里的唐安前来向我学习，我教他诊断五脏疾病的脉法、上下经脉分布的情况、《奇咳术》以及四季顺应阴阳变化的道理，他没有学成，就被任命为齐王的侍医。”

又问淳于意：“你为病人诊病，判断生死，能够做到完全没有失误吗？”淳于意回答说：“我为病人治病，一定要先为他切脉，然后才能治疗。脉象衰败或是与病情相违背的不能医治，只有脉象与病情相符才能医治。如果心中没有精确地辨别脉象，把不治之症视为可治，就会经常出现失误，我诊治疾病还做不到十全十美。”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当：判罪。】刑。缙紫通尺牍【尺牍：书信。】，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太史公说：女人无论是美还是丑，只要住在宫中就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是贤能还是不成器，只要进入朝廷就会被人猜疑。所以扁鹊由于自己高明的医术而遇害，仓公淳于意自愿隐匿形迹却依然被判刑。缙萦上书皇上，她的父亲后来才得以平安。所以老子说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不祥之物”，这句话难道是说扁鹊这些人吗？像仓公这样的人也可以说很接近这句话的意思了。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郅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甄，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轻悍：轻佻强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拊：拍。】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高帝平定天下第七年的时候，册封刘仲为代王。后来匈奴攻打代国，刘仲不能稳固防守，抛弃封国逃跑了，走小路逃到雒阳，向天子自首。天子因为是骨肉兄弟的缘故，不忍心依法惩处，就将他降为郅阳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秋天，淮南王英布叛乱，向东吞并荆国，劫持了该国的军队，向西渡过了淮河，进攻楚国，高帝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他。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当时年仅二十岁，强健有力，以骑兵将领的身份随军在蕲县西边的会甄攻破了英布的军队，英布逃跑了。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了，没有后代。皇上担心吴、会稽等地的人轻佻强悍，没有年富力强的诸侯王来镇抚他们，皇子们都年龄小，于是封刘濞在沛县做吴王，封地为三郡五十三县。刘濞跪拜着接受印信后，高帝召见刘濞给他相面，对他说：“你的容貌有反叛之相。”心里独自后悔，但是已经册封了，就顺势拍着他的背，告诫他说：“汉朝建立五十年以后东南地区有叛乱的人，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是一家人，千万不要谋反！”刘濞叩头说：“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拊循：抚慰。拊，同“抚”，安抚。】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博局：棋盘。】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无聊：无奈。】。唯上弃之而与更始。”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存问：慰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在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刚刚安定，郡国诸侯都把安抚他们的民众当作要务。吴国有豫章郡的铜矿山，刘濞就招募天下的亡命之徒偷着铸钱，煮海水制盐，因为这个缘故不用征收赋税，而吴国的财政开支也很富足。

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得以陪伴皇太子喝酒、博弈。吴国太子的老师都是楚国人，轻佻强悍，他平时又骄横惯了，博弈的时候，两人争夺棋路，态度不恭敬，皇太子拿起棋盘砸向吴国太子，将他打死。于是朝廷把他的尸体运回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吴王生气地说：“天下同姓都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为什么一定要送回来埋葬呢！”又把尸体运回长安埋葬。吴王从此逐渐废弃诸侯的礼仪，借口生病不进京朝见。朝廷知道他因为儿子的缘故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查问后确知他真的没有生病，吴国使者来到长安，就囚

禁起来责问治罪。吴王害怕了，策划谋反的步伐加快了。后来派人替他履行秋季朝见的礼仪，皇上又责问吴国的使者，使者回答说：“吴王确实没有生病，朝廷囚禁惩治了几批使者，因此他就托称有病。况且有‘看到深渊中的鱼，不吉利’这样的说法。现在吴王刚开始装病，等到被发觉，被催逼得太紧，就更想闭门不出，担心皇上杀他，这个计策实在是出于无奈。希望皇上不要追究他，并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于是天子就赦了免吴国的使者，让他们回去了，还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允许他因为年老而不来朝见。吴王得以被宽释罪过，阴谋也逐渐放弃了。然而他所在的封国因为出产铜和盐的缘故，百姓不用缴纳赋税。士兵去服役，就上交代役钱。每年都去慰问德才兼备的人，赏赐市井百姓。其他郡国的官吏想来捉拿逃犯，吴王就收容他们不交出来。像这样过了四十多年，吴王因此能够驱使他的民众了。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子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郤【郤：通“隙”，隔阂，怨恨。】，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晁错担任太子家令，得到太子的信任，多次鼓动太子说吴王的罪过到了可以削除封地的程度。他多次上书劝说孝文帝削藩，文帝宽厚，不忍心处罚，因此吴王一天比一天骄横。到孝景帝即位后，晁错担任御史大夫，劝说皇上道：“从前高帝刚平定天下，兄弟很少，儿

子们年幼，就大规模分封同姓宗族，所以封庶子悼惠王为齐王，统治七十多个县，封异母弟元王为楚王，统治四十多个县，封哥哥的儿子刘濞为吴王，统治五十多个县：分封三个宗室旁支，就分掉了半个天下。现在吴王之前因太子被打死而有怨恨，谎称生病不来朝见，按照古代法令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心这样做，就赐给他几案和手杖。恩德深厚到了极点，他应当改过自新。可是他更加骄横放纵，凭借铜矿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引诱天下逃亡之人，阴谋要叛乱。现在是削藩他会造反，不削藩他也会造反。削除他的封地，他反叛得就快，祸害就小；不削除他的封地，他反叛得就晚，祸害就大。”景帝三年（前154年）冬天，楚王来朝见天子，晁错趁机告发楚王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屋子里偷着淫乱，请求诛杀他。皇上下诏赦免了死罪，削去东海郡以示惩罚。顺势又删除了吴国的豫章郡、会稽郡。前两年赵王因为有罪，削减了赵国的河间郡。胶西王刘卬因为卖爵舞弊，削掉了他的六个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詵【詵：煽动，劝说。】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饰【饰：围绕，蒙蔽。】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语有之，‘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戴：拥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彗星

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徜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

朝廷中的大臣正在讨论削减吴国的郡县。吴王刘濞担心削藩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就想借此机会公开自己的阴谋，将要起事。他考虑诸侯中没有值得与他谋划的人，听说胶西王很勇猛，好逞强，喜欢兵事，齐地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就派中大夫应高去引诱胶西王。没有文字书信，只是口头通报说：“吴王自认为不贤能，有祸事早晚就会降临的忧患，不敢独自站在局外，派我来表明他的好意。”胶西王说：“有什么赐教吗？”应高说：“现在皇上任用奸臣，被奸佞之臣所蒙蔽，只看重小利，听信诽谤中伤之言，擅自改变祖先的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索取的越来越多，诛杀惩罚善良的人，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俗话说‘舔一舔糟糠就想吃米’。吴国和胶西国，都是有名的诸侯，一旦被盯上，恐怕就得不到安宁自由的生活了。吴王身体患有隐疾，不能在春秋两季进京朝拜天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曾经担心被怀疑，无法澄清自己，现在缩着肩膀小心走路，仍然害怕不被原谅。我私下里听说大王因为出卖爵位的事情受到责备，我听说诸侯被削减封地，罪过不至于到这种程度，这恐怕不只是削减封地就算了。”胶西王说：“是的，有这事。您打算怎么办呢？”应高说：“共同的憎恶使人相互帮助，共同的爱好使人相互照应，共同的感情使人相互成全，共同的欲望使人争相追求，共同的利益使人争相赴死。现在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共同的忧患，希望顺应时势遵循事理，牺牲自己来为天下除掉隐患和祸害，料想也可以吧？”胶西王惊骇地说：“我怎么敢这样做？现在皇上虽然很紧急地进行削藩，但是我本来就犯下死罪了，怎么能不拥戴他？”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的封地，蒙蔽忠良，堵塞贤臣的言路，朝中群臣都有怨恨，诸侯都有背叛

的想法，他做的事情已经可恶到了极点了。彗星出现了，蝗虫成灾了，这是万载难逢的好时机，而且忧愁劳苦正是圣人兴起的原因。所以吴王打算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借口，在外追随大王车后，纵横驰骋于天下，所向之处军队望风而降，所到之处城邑攻无不克，天下没有敢不归服的。大王如果能有幸向我许下一个诺言，那么吴王就率领楚王进攻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粮食，抗拒朝廷的军队。整顿军队的营寨，等待大王到来。大王能够幸临那里，那么天下可以统一，两个君主分割天下，不也是可以的吗？”胶西王说：“很好。”应高回去报告吴王，吴王还担心他不参与起事，于是亲自做使者，前往胶西国，当面对他结盟。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畔：同“叛”。】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胶西国的群臣中有人听说胶西王谋反，就进谏说：“尊奉一个皇帝，是最大的乐事。现在大王和吴王向西进兵，如果事情成功，两个君主又要争权夺利，祸患就开始形成了。诸侯的土地还不到朝廷各郡的十分之二，而且反叛会让太后忧虑，这不是好的策略。”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邀约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都许下了出兵的诺言，然而又说：“当年城阳景王讲道义，讨伐吕氏家族有功，不参加这次起兵，事情成功以后和他分享战果就行了。”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约【畔约：违背约定。】。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诸侯刚刚受到削减封地的处罚，感到震惊和恐慌，大多数人怨恨晁错。等到削减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诏书下达时，吴王就率先起兵，胶西王在正月丙午日杀死朝廷任命的当地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这样做了，于是领兵向西进发。齐王后来反悔了，服毒自杀，违背约定。济北王的城墙毁坏还没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看守着他，不能发兵。胶西王为首领，与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共同围攻临菑。赵王刘遂也反叛了，暗中派使者到匈奴联络起兵事宜。

七国发兵的时候，吴王集结了国内的全部士兵，下令全国说：“我六十二岁了，亲自担任将领。小儿子年仅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纪上与我一样，下与我儿子一样的人，都要出征。”征发了二十多万人。向南出使闽越、东越，东越也派兵跟着反叛。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僇辱：侮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

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佗：通“它”，其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孝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甲子日，吴王率先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水，顺势与楚国军队会合。派使者给诸侯送信说：“吴王刘濞恭敬地问候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已故长沙王的儿子：请指教！因为朝廷里有奸臣，对天下没有功德，却侵夺诸侯的封地，派官吏弹劾拘捕审讯惩处诸侯，以侮辱诸侯为能事，不用诸侯君主的礼仪对待刘氏宗亲，离弃先帝的功臣，提拔任用奸佞之人，惑乱天下，想要危害国家。陛下体弱多病，神志失常，不能明察实情。我打算发兵消灭奸臣，恭敬地聆听各位的指教。我国虽然狭小，土地也达到方圆三千里；人口虽然稀少，精兵也能准备五十万。我与南越交好已有三十多年，他们的君主都不拒绝分派他的士兵来追随我，又可以得到三十多万人。我虽然不算贤能，但是希望亲自跟随各位大王。东越与长沙国相连，他们可协助长沙王子平定长沙国以北的地区，然后向西进攻蜀地、汉中。派人转告东越王、楚王、淮南王三位大王，和我一同向西进发；齐地的各位大王和赵王平定河间、河内，一部分进军临晋关，一部分和我在雒阳会师；燕王、赵王本来和胡人的君主有盟约，燕王向北平定代郡、云中郡，统率胡人进入萧关，攻打长安，纠正天子的错误，来告慰高祖庙。希望各位大王努力。楚元王的儿子、淮南的淮南王、衡山

王、庐江王有的已经积极准备了十多年，怨恨深入骨髓，想要有所行动已经很久了，我没有体察各位大王的心意，不敢听从。现在各位大王如果能保存和延续即将灭亡的国家，扶助弱小，讨伐强暴，来安定刘氏宗室，这是国家所希望的结果。我国虽然贫穷，但是我节省衣食用度，积蓄金钱，整顿武装，囤积粮草，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今天，希望各位大王努力利用这些条件。能够杀死、俘获大将军的，赏赐黄金五千斤，封邑一万户；杀死、俘获普通将军的，赏赐黄金三千斤，封邑五千户；杀死、俘获副将的，赏赐黄金二千斤，封邑二千户；杀死、俘获二千石级别官员的，赏赐黄金一千斤，封邑一千户；杀死、俘获一千石级别官员的，赏赐黄金五百斤，封邑五百户；以上都封为列侯。对方带着军队或城邑来投降的，士兵有一万人，城邑有一万户，功劳与斩获大将军相同；士兵有五千人，城邑有五千户，功劳与斩获普通将军相同；士兵有三千人，城邑有三千户，功劳与斩获副将相同；士兵有一千人，城邑有一千户，功劳与斩获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相同；对方来降的小官吏都根据职位不同授予封爵和赏金。其他的封赏都比汉朝军法规定的多一倍。那些以前有封爵采邑的，赏赐只会更多，不会照旧。希望各位大王明确地向士大夫下令，我不敢欺骗他们。我的金钱在天下到处都有，不一定非要到吴国来取，各位大王日夜享用也不能穷尽。有应当赏赐的就告诉我，我就前去送给他。恭敬地把这些话转告给各位。”

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郿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竿军食【竿军食：筹集军队和军粮。】，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

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適过【適过：责罚，谴责。】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孰计：仔细谋划。】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七国叛乱的文书被天子获知，天子于是派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名将军，前去进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郿寄进攻赵军；将军栾布进攻齐军；大将军窦婴屯驻于荥阳，监视齐、赵叛军的动向。

吴、楚等国叛乱的文书为人所知后，朝廷的军队还没有出发，窦婴也没有行动，而是向皇上提起了原来吴国的国相袁盎。袁盎当时闲居在家中，景帝下诏征召他入宫进见。皇上正和晁错商议筹集军队和军粮的问题，皇上问袁盎说：“你曾经担任吴国的国相，了解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现在吴、楚等国叛乱，您认为该怎么办呢？”袁盎回答说：“不用过于担心，现在就能打败他们了。”皇上说：“吴王依靠铜矿山来铸钱，煮海水来制盐，引诱天下的豪杰，在头发白了的时候起事。像这样，他的计谋不周全，怎么会发动呢？为什么说他没有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国有铜矿、海盐的利益是客观事实，哪里

能得到豪杰而且还去引诱他们呢！如果真让吴国得到豪杰，也将会辅佐吴王施行仁义，就不会谋反了。吴王所引诱的都是无赖子弟，以及亡命天涯、私自铸钱的奸猾之人，所以相互勾结起来造反。”晁错说：“袁盎分析得很好。”皇上问道：“怎样采取措施来应对呢？”袁盎回答说：“希望屏退左右侍从。”皇上屏退了别人，只有晁错还在。袁盎说：“我所说的话，大臣也不可以知道。”于是屏退晁错。晁错急忙避开到东厢，心中十分怨恨。皇上最后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楚两国互通书信，说‘高帝分封刘姓子弟为诸侯王并且都有各自的领地，现在奸臣晁错擅自责罚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所以用造反的名义，向西进兵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来的封地就会收兵。现在的计策只有斩杀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恢复他们以前被削夺的封地，那么军队不用交战就全都撤回去了。”于是皇上沉默了很久，说：“只是真实的情况怎样呢，我不会因为爱惜一个人而抗拒天下的。”袁盎说：“我虽愚蠢，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建议了，希望皇上仔细谋划这件事。”于是任命袁盎为太常，吴王弟弟的儿子德侯刘通为宗正。袁盎准备行装上路。十多天后，皇上派中尉去召见晁错，骗他乘车经过东市。晁错身穿上朝的服装被斩杀于东市。然后派袁盎以供奉宗庙的名义，宗正刘通以辅助亲戚的名义，按照袁盎的计策出使通报吴王。到了吴国，吴、楚等国的军队已经开始进攻梁国的阵地了。宗正因为是亲戚的缘故，率先进见吴王，告诉吴王让他下拜接受诏书。吴王听说袁盎来了，也知道他想要劝说自己，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帝，还要向谁下拜呢？”不肯接见袁盎，并把他扣留在军营里，打算强迫他做将军。袁盎不同意，吴王就派人把他看管起来，将要杀掉他，袁盎得以趁夜色逃出，步行逃走，跑到梁国的军营里，就回朝廷报告去了。

条侯将乘六乘传【六乘传：六匹马拉的传车。】，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

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饷道：运粮的通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擅兵：掌握兵权。】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条侯乘坐六匹马拉的传车，与各路军队在荥阳会合。到了雒阳，见到剧孟，他高兴地说：“七国叛乱，我乘坐驿站的马车到这里，自己没想到能够安全抵达。还以为反叛的诸侯已经得到了剧孟，剧孟现在没有举动。我据守荥阳，东边没有值得担忧的了。”到了淮阳，他询问父亲绛侯周勃以前的门客邓都尉说：“采取什么计策呢？”门客说：“吴国军队的装备十分精良，难以与他们争胜。楚国的军队作风轻浮，不能打持久战。我现在为将军谋划，不如带领军队向东北进发，在昌邑修壁垒，把梁国交给吴国攻打，吴国一定会尽出精锐部队进攻。将军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派装备轻便的军队断绝淮水与泗水的交汇处，堵塞吴军运送粮饷的通道。他们吴、梁两国相互消耗而粮食用完，就用粮饷有保障而实力强大的军队去制服疲惫到极点的敌人，击败吴国就是必然的了。”条侯说：“很好。”听取了他的计策，就修筑坚固的壁垒驻守于昌邑以南，派装备轻便的军队断绝吴军运粮的通道。

吴王刚发兵时，吴国大臣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军队集结在一起而向西进发，没有别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路线，是很难借此取得成功的。我希望带领五万人，走另一条路沿着长江、淮水逆流而上，联合淮南、长沙两国的力量，进入武关，与大王会师，这也是一

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路线。”吴王太子进谏说：“父王以造反为名义，这些军队很难委托给别人，委托给别人也将会反叛父王，怎么办呢？况且掌握了兵权而自作主张，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能预先知道的，这样做只能白白损伤自己罢了。”吴王就没有批准田禄伯的请求。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利险：在险恶的地形作战。】；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阻：凭借，依仗。】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酤酒：买酒。此处指喜欢喝酒。】无行，吴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传舍：客馆，古代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地方。】，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度：估量。】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吴国年轻的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军队以步兵为主，步兵适宜在险恶的地形作战；朝廷的军队以车骑兵为主，车骑兵适宜在平坦的地形作战。希望大王所经过的城邑一时不能攻下，就径直放弃进攻而离去，尽快向西占据雒阳的兵器库，夺取敖仓的粮食，凭借山河的险要来号令诸侯，即使不进入函谷关，天下自然就平定了。假如大王行进迟缓，滞留城邑之下围攻，朝廷军队的车骑兵来了，冲进梁、

楚两国的郊野，大事就失败了。”吴王询问各位老将，老将说：“这个少年推进冲锋的计策还算可以了，然而他哪里知道长远的考虑呢！”于是吴王就没有采纳桓将军的建议。

吴王专断地集中统领他的军队，还没有渡过淮水，众宾客都得以担任将军、校尉、军吏、司马等职，只有周丘没有得到任用。周丘，是下邳人，流亡到吴国，喜欢喝酒而品行不端，吴王刘濞看不起他，没有任用他。周丘进见吴王，劝吴王说：“我因为没有才能，没能在军队里担任职务。我不敢谋求带兵的权力，希望得到大王的一个汉朝的符节，一定会借此报效大王。”吴王于是给了他符节。周丘得到符节，连夜乘车进入下邳。下邳人当时听说吴王反叛了，都在坚守城池。周丘到了客馆，召来县令。县令走进房门，他就让随从找个罪名斩杀了县令。于是召集与他兄弟关系好的豪强官吏说：“吴国造反的军队即将来到，到这里后，屠杀下邳人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现在先投降的，家室一定可以保全，有才能的人就能封侯了。”这些人出去后相互转告，下邳人全都投降了。周丘一夜得到了三万人，派人报告吴王，于是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攻占城邑。等到了城阳，军队人数达到十多万，击破城阳中尉的军队。他听到吴王战败逃跑了，自己估计没有人能跟他一起成就功业，就率领军队回到下邳。还没到达，就因为背后生毒疮而死了。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表：表彰。】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天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丘冢：坟墓。】，甚为暴虐。今卬等又

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卤：抄掠。】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要：通“腰”。】斩。”

二月中旬，吴王的军队已经被击破，战败逃跑了，于是天子下诏书给前线的将军说：“听说行善的人，上天就会用幸福来回报他；作恶的人，上天就会用灾祸来回报他。高祖刘邦亲自表彰立功建德的人，册封诸侯，赵幽王、齐悼惠王死后封爵中断，孝文皇帝怜惜他们并施以恩惠，册封幽王的儿子刘遂、悼惠王的儿子刘卬等人，让他们奉祀各自先王的宗庙，作为朝廷的藩邦属国，恩德可以与天地相提并论，光明可以与日月相映成辉。吴王刘濞背弃恩德违反道义，引诱接纳天下流亡的有罪之人，铸钱扰乱天下的币制，谎称有病不来朝见天子二十多年，有关部门多次请求对刘濞治罪，孝文皇帝原谅了他，想让他能改过自新。现在竟然与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结盟一同叛乱，犯下违背道义的罪行，起兵来危害国家，残杀大臣和朝廷使者，强迫挟持广大民众，摧残杀害无辜之人，烧毁民众的房屋，挖掘他们的坟墓，行为非常暴虐。现在刘卬等人又再次犯下违逆道义的罪行，烧毁宗庙，抄掠天子的器物，我对此十分痛心。我穿着未染色的衣服逃离正殿，各位将军要勉励战士们与叛军作战。与叛军作战的人，深入敌阵多杀敌人就有功劳，捉到相当于三百石以上级别的敌人都要杀掉，不要安置在别的地方。胆敢有议论诏书和不服从诏书的，都要处以腰斩之刑。”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恶：诽谤。】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邳。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

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啖：吃，这里比喻利诱。】东越，东越即给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縱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最开始，吴王渡过淮水，就和楚王向西进攻打败了驻守棘壁的朝廷军队，乘胜继续前进，锋芒十分锐利。梁孝王感到害怕，派六个将军进攻吴军，吴军又打败了梁国的两个将军，士兵都逃回梁国。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请求救援，条侯不答应。又派使者到皇上面前诽谤条侯，皇上派人命令条侯救援梁王，条侯又坚持见机行事的原则不去增援。梁王派韩安国和为组织楚王谋反而死的楚相张敖之弟张敖担任将军，才得以勉强打败吴国的军队。吴军想要向西进攻，梁国的城池防守严密，使吴军不敢向西进发，就跑到条侯军队驻守的地区，两军在下邑相遇。吴军想要开战，条侯坚守壁垒，不肯出战。吴军的粮食吃完了，士兵感到饥饿，多次前来挑战，就趁着夜色偷袭条侯的军营，惊扰东南方向。条侯派人防备西北方向，果然吴军从西北方向进犯。吴军惨败，士兵有很多人饿死了，于是都投降或逃散了。于是吴王就和他部下精壮之士几千人连夜逃走，渡过长江跑到丹徒，据守东越。东越军队大约有一万多人，于是吴王就派人收集逃兵。汉朝派人用金钱诱惑收买东越，东越就欺骗吴王，吴王出去慰劳军队，就派人用矛戟刺死了吴王，装着他的头，驾车向朝廷报告。吴王的儿子刘子华、刘子驹逃到闽越。吴王抛弃他的部队而逃走，吴军也就溃散了，纷纷投降太尉、梁王的军队。楚王刘戊的军队战败，他就自杀了。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跣：光脚。】，席稿，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大王余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

听。汉将弓高侯颍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印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菹醢：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印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印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乃未有诏虎符【虎符：调兵遣将所用的兵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印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酈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后下。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齐的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围攻齐国的临菑，三个月都不能攻克。朝廷的军队赶到，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都领兵回去了。胶西王于是赤裸上身光着双脚，坐在草席上，喝着凉水，向他的母亲王太后请罪。王太子刘德说：“朝廷的军队远道而来，我看他们已经疲惫了，可以发动袭击，希望收集父王的残余部队攻打他们，进攻他们不获胜的话，就逃到海岛上去，时间还不算晚。”胶西王说：“我的士兵都已经溃散了，不可能重新起用了。”不听从他的建议。汉朝的将军弓高侯韩颍当给胶西王送信时说：“我奉诏书来诛杀不义之人，投降之人就赦免他的罪过，恢复原来的官爵和封地；不投降的就消灭他们。大王要走哪条路，我等待答复来采取行动。”胶西王光着膀子到朝廷的军营里叩头，下拜说：“臣刘印遵奉法令不够谨慎，惊动了百姓，竟然让将军辛苦地远道来到我这贫穷之国，请求将我判处碎尸万段之罪。”弓高侯手持金鼓接见了，说：“大王被兵事所困扰，我希

望听一听大王发兵的情况。”胶西王叩头跪着用膝盖前行回答说：“当时，晁错是天子面前当权的大臣，他改变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我们认为不合道义，担心他败坏和扰乱天下的秩序，七国发兵，将要诛杀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被诛杀，我们就因此谨慎地收兵回去了。”将军说：“大王如果认为晁错做得不好，为什么不报知皇上？竟然在没有诏书、虎符的情况下，擅自发兵攻打合乎道义的诸侯国。由此看来，意图不是想要诛杀晁错。”于是拿出诏书给胶西王宣读。读完之后，说：“大王自己考虑一下。”胶西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于是自杀了。王太后、王太子都死了。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也都死了，封国被削除，土地收归朝廷。酈寄将军围攻赵国十个月才拿下，赵王自杀。济北王因为被劫持而没有参与叛乱的缘故，没有被处死，被改封为菑川王。

当初，吴王带头叛乱，同时率领楚国的军队，联合齐、赵等国。正月时起兵，到三月就都被打败了，只有赵国最后才被攻下。朝廷又立楚元王的小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延续楚元王的后代。改封汝南王刘非到吴国的故地为王，称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隤【夷隤：毁灭，灭亡。】。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咎：灾祸。】”，岂盎、错邪？

太史公说：吴王被册封为王，是由于他父亲被贬降爵位的缘故。吴王能够减轻赋税，役使他的民众，是因为拥有铜矿山和海盐的利益。叛乱的萌芽，从他儿子的死开始。由棋艺的争执而引发祸患，最终国亡身死；亲近越人图谋宗族，最后自取灭亡。晁错为国家长远考虑，灾祸反而降临自身。袁盎善于权变和游说，开始受宠，后来受辱。因此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高山大海不拿来分封。“不要

亲近夷狄，来疏远自己的亲属”，大概说的是吴王吧？“不要做主谋，否则会遭受灾祸”，难道说的是袁盎、晁错吗？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从兄：堂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燕：通“宴”。】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门籍：出入宫门的通行证。】，不得入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魏其侯窦婴，是孝文帝皇后窦氏堂兄的儿子。他父亲的祖上是观津人。他喜欢结交宾客。孝文帝在位时，窦婴做过吴王刘濞的国相，后来因病免职。孝景帝刚即位时，窦婴担任詹事。

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喜欢他。梁孝王入朝，以兄弟的身份宴饮。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喝酒喝得正酣，随口说：“我去世后传位给梁王。”太后很高兴。窦婴端着酒杯献给皇

上，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的规定，皇上怎么能够擅自传位给梁王呢！”太后从此怨恨窦婴。窦婴也嫌官位不高，就称病辞职了。太后开除了窦婴出入宫门的名籍，不许他来朝见天子。

孝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国叛乱，皇上考察刘氏宗室和窦氏外戚子弟没有比窦婴更贤能的，于是召见窦婴。窦婴入宫觐见，坚决推辞称病说自己无法胜任。太后也觉得惭愧。当时皇上说：“天下正陷于危急，你难道可以推托吗？”于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赐给他黄金一千斤。窦婴于是把袁盎、栾布等闲居在家的名将贤士推荐给皇帝。他把赏赐所得的黄金摆放在堂前的廊屋下，军官经过这里，就让他们拿去用，这些钱他一点也不拿回家。窦婴驻守荥阳，监视齐、赵两国军队的动向。七国军队已经全都被击破，景帝封窦婴为魏其侯。众游士、宾客争相投奔魏其侯。孝景帝在位时，每次在朝廷上议论大事，对于条侯周亚夫、魏其侯窦婴，众列侯没有敢与他们平起平坐的。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屏：退隐。】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有如两宫螫【螫：毒虫，比喻像毒虫一样加害人。】将军，则妻子毋类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沾沾：轻薄的样子。】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孝景帝四年（前153年），册立了栗姬生的儿子为太子，让魏其侯窦婴担任太子的师傅。孝景帝七年（前150年），栗太子刘荣被废

黜，魏其侯多次反对也没办法改变事实。魏其侯借口生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脚下好几个月，众宾客辩士去劝说他，也没人能让他回来。梁国人高遂于是游说魏其侯说：“能够让将军富贵的，是皇上；能够亲近将军的，是太后。现在将军做了太子的师傅，太子被废掉但是不能反对；反对没有办法改变事实，又不能以死劝谏。自己称病引退，搂着赵国美女，归隐闲居而不入朝。相比而言，这是自己在明显地张扬皇上的过错。假如皇上和太后都要加害将军，那么您的妻儿就一个不留了。”魏其侯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就出山，像往常那样参加朝会。

桃侯刘舍被免除丞相之职，窦太后多次向皇上提起魏其侯。孝景帝说：“太后难道认为儿臣有所吝啬，不让魏其侯担任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有点功绩就沾沾自喜了，做事轻率。难以胜任丞相之职，无法担当重任。”终于没有任用他，而任用了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槃孟》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微：暗地。】言太后风【风：通“讽”，含蓄地暗示劝说。】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

武安侯田蚡是孝景帝皇后王氏同母异父的弟弟，出生于长陵。魏其侯担任大将军以后，正当显赫之时，田蚡是郎官之一，还没有显贵，往来于魏其侯家陪从宴饮，跪拜起身就像儿孙一样。到孝景帝晚年，田蚡越发显贵得宠，担任太中大夫。田蚡能言善辩有口才，学过《槃孟》等书，王太后认为他贤能。孝景帝去世，当天太子即位，王太后摄政，所采取的镇压、安抚政策大多由田蚡的宾客谋划，田蚡和弟弟田胜，都凭借王太后的弟弟的身份，在孝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刚刚当权想要做丞相，对待宾客态度谦卑，推荐闲居在家的名士为官使其显贵，想要通过这种方法压倒魏其侯等将相大臣。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因病免职，皇上下令商议任命丞相、太尉之事。籍福游说武安侯田蚡道：“魏其侯显贵很长时间了，天下士人平常都去归附他。现在将军刚刚兴旺，还比不上魏其侯，如果皇上任命将军为丞相，最好让给魏其侯来做。魏其侯担任丞相，将军一定会成为太尉。太尉、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还有让贤的好名声。”武安侯于是暗中委婉地对王太后说了这件事，让她示意皇上，最终，汉武帝任命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向魏其侯祝贺，顺便劝他说：“君侯天性喜欢好人，讨厌坏人，现在好人颂扬君侯，所以当上了丞相；然而君侯又讨厌坏人，坏人众多，也将会毁谤君侯。君侯能够同时宽容好人和坏人，那么权位就会长久；不能的话，很快会遭人毁谤而丢掉相位。”魏其侯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除关：废除关禁。】，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属籍：族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魏其侯和武安侯都喜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接鲁国的申公，打算设置明堂，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废除关禁，按照礼仪来创设服饰制度，用来开创太平盛世。检举惩处窦氏外戚和刘氏宗室中品行不端的人，开除他们的族籍。当时窦氏和王氏外戚子弟大多被封为列侯，列侯又通常娶刘氏宗室的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到自己的封国，所以毁谤之言每天都能传到窦太后耳中。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但是魏其侯、武安侯、赵绾、王臧等人却致力于兴旺儒家学说，贬斥道家的言论，所以窦太后越发对魏其侯等人感到不满。到了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奏请不要向东宫的窦太后禀报政事。窦太后非常生气，于是罢免并驱逐赵绾、王臧等人，并且免除了丞相、太尉的职务，任命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侯、武安侯从此以列侯的身份闲居在家。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坐丧事不办：因没处理好丧事而获罪。】，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侵【貌侵：形貌丑陋矮小。】，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折节：压制。】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饶。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曲旃：以帛制成的曲柄长幡。】

；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武安侯虽然不担任官职，但是因为王太后的缘故，仍然能受到皇上的宠幸，屡次上书议论政事，大多被采纳，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和士人，都离开魏其侯而归附武安侯，武安侯一天比一天骄横。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没处理好丧事而获罪，被罢免。皇上任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任命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郡守和诸侯更加趋附武安侯了。

武安侯，形貌丑陋矮小，但是生下来就很尊贵。他又认为诸侯王大多年纪大了，皇上刚刚即位，年纪还小，自己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担任朝中的丞相，不狠狠地压制一下他们的威风，用礼法使他们屈服，天下就不会整肃。在那个时候，丞相入朝奏事，坐着谈话经常谈大半天，他所说的话皇上都听从。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在家一跃成为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把皇上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皇上于是说：“你任命官吏还有完吗？我也想任命官吏了。”他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划归给他扩建住宅，皇上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把武器库也全都拿去！”在这以后他才稍为收敛。他曾请客人饮酒，让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盖侯王信朝南坐，自己朝东坐，以此表现汉朝丞相的尊贵，不能够因为哥哥在场而私下降低自己的身分。武安侯从此更加骄横，修建的住宅好过众贵族的府第。田园土地都很肥沃，而且派到各郡县采购器物的人员一路上络绎不绝。前堂摆放着钟鼓，竖立着曲柄长旗；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诸侯奉送的金玉、狗马等珍玩，多得数不清。

魏其侯失去窦太后这座靠山，与皇上的关系更加疏远而无法被任用，没有权势，众宾客渐渐自动离去，并且对他越来越怠慢，只有灌将军一人不改变原来的态度。魏其侯每天闷闷不乐，然而只对灌将军

特别好。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于是灌夫被甲【被甲：身披铠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瘳：病愈。】，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坐法去：因犯法而被免职。】。后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搏：殴打。】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将军名夫，是颍阴人。灌夫的父亲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受到宠信，因此被举荐为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所以就改用灌家的姓叫灌孟。吴、楚叛乱的时候，颍阴侯灌何出任将军，隶属于太尉周亚夫领导，请求任命灌孟为校尉。灌夫带着一千人与父亲一同出征。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行推荐他，他闷闷不乐，所以作战时经常冲击敌人的坚固壁垒，于是战死在吴军阵地。军法规定，父子都参军的，其中一人战死，另一人可以护送遗体回乡埋葬。灌夫不肯跟着灵柩回去，他激昂地说：“希望砍下吴王及其将领的头颅，为我父亲报仇。”于是灌夫身披铠甲，手持战戟，召集军中与他关系要好并愿意

追随他的勇士几十人。等到他们走出营门，没有敢前进的。只有两人和随从的奴仆十几人骑马冲入吴军阵地，冲到吴国将旗下时候，杀伤对方几十人。无法再向前突破，再次骑马返回，跑进汉军营中，跟随他的奴仆都死了，只和一名骑兵归来。灌夫身受十几处重伤，恰好有名贵的良药，所以没有死去。灌夫的伤势稍微好转，又再次向将军请求说：“我对吴军营地中的虚实更了解了，请让我再次前往。”将军认为他勇敢有义气，但是怕他战死，就向太尉报告，太尉于是坚决阻止他。吴军被击破后，灌夫因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把情况汇报给皇上，皇上任命灌夫为中郎将。几个月后，他因为犯法而被免职。后来定居于长安，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没有不称道他的。孝景帝在位时，他官至代国的国相。孝景帝去世，当今皇上刚刚即位，认为淮阳郡是天下的交通枢纽，要有强大的军队驻扎，所以调灌夫出任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前140年），灌夫入京担任太仆。建元二年（前139年），灌夫和长乐宫的卫尉窦甫饮酒，酒喝得太多了，灌夫醉了，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怕太后杀灌夫，就调他出任燕国的国相。几年以后，因为犯法再次被免官，在长安闲居。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使酒：借酒撒疯。】，不好面谄。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宠：表扬，称赞。】下辈。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陂池：池塘。】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相为引重：互相帮助依仗。】，其游如父子然。

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为人刚毅直爽，借酒撒疯，不喜欢当面奉承别人。对那些地位高于自己的有权势的贵族皇亲，他不但不格外敬重，反而一定要羞辱他们；对那些地位低于自己的士人，越是贫穷卑贱，他就越尊敬他们，与他们平等相待。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推荐称赞晚辈。士人也因此颂扬他。

灌夫不喜欢文章典籍，喜好行侠仗义，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他所交往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杰出人士或大奸巨猾。他的家里积聚了几千万金，食客每天几十上百人。山林、池沼、农田、庄园，他的宗族宾客都仗势侵夺，在颍川地区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就唱歌谣道：“颍川的水清，灌氏就安宁；颍川的水浊，灌氏就灭族。”

灌夫的家里虽然富有，然而失去了权势，卿相待中这样级别的宾客越来越少。到魏其侯失去权势之时，也想依靠灌夫去对付那些原来投奔自己后来又背弃的人。灌夫也想依靠魏其侯去结交列侯宗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两人互相帮助依仗，相处得如同父子一样。彼此十分投机，没有一丝不和，只恨相识太晚。

灌夫有服【有服：有丧服在身。】，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临况：光临，惠顾。况，同“贖”，恩赐。】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怪【不怪：不悦。】，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鄂：通“愕”。】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属：邀请。】丞

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大望：大为怨恨。】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郤，乃谗【谗：欺骗。】自好谢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

灌夫服丧期间，去拜访丞相武安侯。丞相随口说：“我想和你去拜访魏其侯，却赶上你在服丧。”灌夫说：“将军竟肯赏脸光临魏其侯家，我怎么敢因为服丧而推辞呢！请让我告诉魏其侯准备筵席，将军明天早点过来。”武安侯答应了。灌夫把跟武安侯说的话都告诉魏其侯了。魏其侯和夫人买了很多牛肉和酒水，连夜把家里洒扫一番，很早就开始布置筵席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命令家人到大门口等候接待。到了中午，丞相还是没有来。魏其侯对灌夫说：“丞相难道忘记这件事了吗？”灌夫不高兴了，说：“我穿着丧服邀请他，最好再去看看。”于是驾车，亲自去迎接丞相。丞相上一次只是开玩笑地答应了灌夫，其实没有去的意思。等到灌夫到了门口，丞相还在躺着睡觉。于是灌夫进去拜见，说：“将军昨天赏脸答应拜访魏其侯，魏其侯夫妇准备筵席，从早晨一直忙到现在，还不敢吃东西。”武安侯惊愕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忽然忘记了与你说的话。”于是驾车前往，在路上却慢慢地走，灌夫更加生气了。宴席上饮酒正酣时，灌夫起身跳舞示意丞相也来跳，丞相不起身，灌夫在座位上恶语讥讽他。魏其侯于是把灌夫搀扶出去，向丞相道歉。丞相一直喝酒到夜晚，尽兴而去。

丞相曾经派籍福向魏其侯求取城南的一片农田。魏其侯大为怨恨地说：“老夫虽然被朝廷弃而不用，将军虽然身居尊贵之位，难道可以仗势侵夺吗！”没有答应。灌夫听说了，感到很生气，大骂籍福。

籍福怕魏其侯与丞相两人结下仇怨，于是用好话欺骗丞相说：“魏其侯老得将要死了，应该再忍耐一下，姑且等着。”不久武安侯听说魏其侯、灌夫其实是因为生气才不把田给他，也生气地说：“魏其侯的儿子曾经杀人，我赦免了他的死罪。我照顾魏其侯无微不至，他为什么吝惜这几顷田呢？况且灌夫为什么参与进来呢？我不敢再求取农田了。”武安侯因此对灌夫、魏其侯十分怨恨。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持：掌握。】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居间：从中调解。】，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酒失：醉酒。】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囁【咕囁：私语之声。】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匈：通“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分曹：分头，分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亡匿：逃亡隐藏。】，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元光四年（前131年）春天，丞相说灌夫家人在颍川，做事非常

不讲理，民众为此感到苦恼。请求查办这个案子。皇上说：“这是丞相的事，为什么来请示我？”灌夫也抓住掌握了丞相暗地里谋取私利的把柄，收受淮南王的贿赂并向他透露朝中信息。他们的宾客从中调解，双方才罢手，两人一时达成和解。

夏天，丞相娶燕王刘嘉的女儿为夫人，有王太后的诏令，召集列侯宗室都去道贺。魏其侯去拜访灌夫，打算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醉酒得罪丞相，丞相现在又和我有仇怨。”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硬是要他一起去。大家饮酒正酣之时，武安侯起身敬酒，在座的人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不久后魏其侯敬酒，只有一些老朋友离开席位而已，其余的一半客人只是稍微欠身地跪在席上。灌夫不高兴了。他起身敬酒，来到武安侯面前，武安侯欠身跪在席位上说：“不能喝一杯。”灌夫生气了，因而强装笑脸说：“将军是高贵的人，请喝干这一杯！”当时武安侯就是不肯喝干。灌夫依次敬酒走到临汝侯灌贤面前，临汝侯正和程不识交头接耳，也没有离开席位。灌夫的怒火无处发泄，就骂临汝侯说：“你平时把程不识诋毁得一钱不值，今天长者来向你敬酒，竟然学女孩子咬耳朵说悄悄话！”武安侯对灌夫说：“程、李二人都是东西宫的卫尉，今天当众侮辱程将军，你难道不给李将军留点面子吗？”灌夫说：“今天就算砍头穿胸我也不怕，哪管程、李二人呢！”在座的人于是借口起来上厕所，相继离去了。魏其侯也要走，用手指示灌夫也一起走。武安侯就生气地说：“这都是我放纵灌夫的罪过。”就命令骑兵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却走不掉了。籍福起来替灌夫赔罪，按住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更加生气，不肯道歉。武安侯于是指示骑兵把灌夫绑起来送进客店里，召来长史说：“今天召集宗室，是按诏令行事。”他弹劾灌夫在席上骂人而大不敬，把他关押进居室。于是清算他以前的罪行，派人分头追捕灌氏各支宗族，全都判处死罪。魏其侯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去说情，没有和解。武安侯的属吏都充当他的耳目，灌氏的人都逃亡躲藏起来，灌夫被囚禁，最终没能告发武安侯暗地里的不法行为。

魏其锐身【锐身：挺身而出。】 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忤：有矛盾。】，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

魏其侯为了营救灌夫挺身而出。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与太后家有矛盾，难道能够得救吗？”魏其侯说：“列侯的爵位是由我这一代得来的，在我这一代丢掉，没有什么遗憾的。况且我终究不想让灌仲孺一个人去死，而我一个人偷生。”于是瞒着他的家人，偷偷出去给皇帝上书。皇上立即召见他，他把灌夫醉酒的事情如实禀报，认为不够判死罪。皇上认为很对，留魏其侯在宫中吃饭，说：“到东宫太后那里把事情说明白。”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辟倪：侧目窥察。】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横恣：专横放肆。】 颍川，凌轹【凌轹：凌辱。】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胫【胫：小腿。】大于股【股：大腿。】，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藉：践踏。】吾弟，

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

魏其侯到了东宫，极力赞扬灌夫的长处，说他因醉酒而犯错，于是丞相用别的事来诬陷他。武安侯也极力诋毁灌夫行为骄横放肆，犯有大逆不道之罪。魏其侯考虑这样做没什么用，就揭丞相的短。武安侯说：“天下幸好平安无事，我得以成为皇上的心腹之臣，我所喜好的是欣赏音乐、驰骋打猎、田园房舍。我喜爱的是歌舞演员能工巧匠之流，不像魏其侯、灌夫那样日夜招揽天下豪杰壮士一起议论政事，对朝廷心怀不满，不是仰观天象，就是俯画地图，在东、西两宫之间侧目窥察，希望天下发生变乱，并要建立大功业。我竟然不知道魏其侯等人的所作所为。”于是皇上问朝中大臣：“他们两个人谁对？”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战戟冲进生死难测的吴军阵地，身受几十处伤，在全军中名声最盛，这是天下的壮士，没有大的罪过，只是因为醉酒发生争执，不足以借别的过错来处死他。魏其侯说的对。丞相也说灌夫勾结奸猾之人，欺压小民，家里积聚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在颍川专横放肆，凌辱宗室皇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旁枝比主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即使不折断也一定会破裂’，丞相说得也对。希望英明的皇上裁决这件事。”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认为魏其侯对，后来又不敢坚持意见。其他人没有敢回答的。皇上怒斥内史说：“你平时多次评议魏其侯、武安侯的好坏，今天在朝廷上议事，却畏缩得像一匹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把你们这些人都杀掉算了。”说完就起身退朝进入宫内，去服侍太后用膳。太后也已经派人打探消息了，侍从把情况全部告知太后。太后感到生气，不吃饭，说：“现在我还活着，可是那些人都敢欺负我的弟弟，假如我死后，都会像对待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况且皇帝怎么能像石头人一样不说话呢！现在幸亏皇帝还在，大臣不敢自作主张，假如皇帝去世以后，这些人还有能够相信的吗？”皇上道歉说：“都是宗室和外戚的事，所以才让他们在朝廷上辩论。不是这样的话，这件

事一个管刑狱的官吏就能解决了。”这个时候，郎中令石建把魏其侯、武安侯两个人的事分别向皇上汇报。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宫禁的外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自喜：自重自爱。】？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齟舌【齟舌：咬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讎，欺谩。劾系都司空。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矫【矫：伪造。】先帝诏，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恚：恼怒。】，病瘵【病瘵：风瘫之症。】，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

武安侯退朝以后，从止车门出去，叫御史大夫韩安国和他一同坐车，生气地说：“和你共同对付一个秃老头子，为什么这样迟疑不决呢？”韩安国过了很长时间才对丞相说：“您为什么这样不自重？魏其侯诋毁您，您应该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回到家中，说‘我以皇亲近臣的身份有幸出任丞相，本来就是不称职，魏其侯说的都对’。像这样，皇上一定称赞您懂得礼让，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会内心惭愧，关上门咬舌自尽。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别人，就像商人、小孩、女人吵架一样，为什么如此不识大体呢！”武安侯道歉说：“争辩的时候太性急了，没想出这个办法。”

于是皇上派御史依据档案查究魏其侯对灌夫所作的辩护，有很多

与记载不符之处，属于欺君之罪。被弹劾后囚禁在都司空的监狱里。孝景帝在位时，魏其侯曾接受过遗诏，说“遇到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可以找个适当的机会向皇上发表议论”。等到自己被囚禁，灌夫的罪到了被灭族的程度，事情一天比一天危急，大臣们都不敢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魏其侯于是派弟弟的儿子上书说明这件事，希望能够再次得到召见。奏书呈上了，然而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中没有先帝的这份遗诏。诏书只保存在魏其侯家里，由他的管家所封存。于是又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遗诏，罪当判处斩首示众。元光五年（前130年）十月，灌夫及其家属全部被处决。魏其侯过了很久才听说，听到后感到十分气愤，患中风而瘫倒，不吃饭，想要死。有人听说皇上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了，也接受治疗了，朝廷商议决定不处死他。结果有诽谤魏其侯的流言蜚语被皇上听到了，所以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在渭城处死了他。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襜褕：短衣。】入宫，不敬。

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直：赞成。】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使：假如。】武安侯在者，族矣。”

钟惺：「灌夫此处却不免势利，视丞相太贵，魏其反太卑，与前所云贵戚在己右必陵之意大相反。田蚡小人也，窥其微而益易之，偃蹇陵傲有自来矣。」

这年春天，武安侯病了，总是喊叫服罪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去给他看病，巫师看见魏其侯、灌夫一起守着武安侯，想要杀他。最

后他死了。他的儿子田恬继承了爵位。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安侯田恬因穿短衣进宫，以不敬的罪名被废去爵位。

淮南王刘安谋反被发觉，皇帝要求清查。发现淮南王前一次入朝，武安侯担任太尉，当时到霸上去迎接淮南王，对淮南王说：“皇上还没有太子，大王最贤能，是高祖的孙子，如果皇上驾崩，不是大王继位还能是谁呢！”淮南王非常高兴，送给武安侯许多钱财。皇上从魏其侯事发时起就认为武安侯是不对的，只是因为太后的缘故而已。等到听说淮南王送给武安侯钱财的事，皇上说：“假如武安侯还活着，一定灭族。”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不逊：傲慢无礼。】，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载：通“戴”，拥戴。】，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太史公说：魏其侯、武安侯都凭借外戚的身份被重用，灌夫因为一时的决心而立功出名。魏其侯因讨伐吴、楚叛乱被举用，武安侯的显贵是靠着皇上刚即位太后掌权的时机。然而魏其侯实在是不懂得时势变化，灌夫缺乏谋略并且傲慢无礼，两人相互庇护，终于酿成了祸事。武安侯依仗显贵而喜欢操弄权柄，借着一杯酒的怨恨，陷害了那两位贤能之人。真可悲啊！武安侯迁怒于他人，寿命也不能长久。民众不拥戴他，终于背上了骂名。真可悲啊！灾祸就是这样产生的！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扞：通“捍”，抵御。】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持重：防守稳固。】，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御史大夫韩安国，是梁国成安县人，后来全家搬到睢阳县。他曾经在驺县田先生的家中学习《韩非子》、杂家学说。后来侍奉梁孝王担任中大夫。吴、楚等国叛乱的时候，梁孝王派韩安国和张羽担任将军，在梁国东边的边界抵御吴军。张羽奋力作战，韩安国防守稳固，因此吴军没能通过梁国。吴、楚等国的叛军被打败后，韩安国、张羽的名声从此传扬开来。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僭：僭越，超出等级。】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跸：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侔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

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可：大约。】直【直：同“值”，价值。】千余金。名由此显，结于汉。

梁孝王，是景帝的同母弟弟，窦太后喜欢他，允许他自己设置国相、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他进出宫廷、游玩嬉戏的排场，超越了诸侯的标准而可以与天子相比。天子听说了，心里不高兴。窦太后知道景帝不高兴，就对梁国的使者发脾气，不召见他们，查究责备梁王的不当行为。韩安国作为梁国的使者，进见大长公主并哭着说：“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的孝心，作为臣子的忠心，太后竟然不能看到呢？之前吴、楚、齐、赵等七国叛乱的时候，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都联合起来向西进发，只有梁王最忠诚，成为叛军西进道路上最难逾越的障碍。梁王考虑到太后、皇帝在京城，然而诸侯纷扰作乱，一说到这件事泪水就流下好几行，跪着送我们六个人，带领军队击退吴、楚叛军，吴、楚等国的军队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敢向西进发，并且最终失败灭亡，这都是依靠梁王的力量。现在太后却因为小的礼节而责怪梁王。梁王的父亲、兄长都是帝王，他见过的场面都很大，所以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回来时要警戒，马车、旗帜都是皇帝赏赐的，就是想用这些在偏僻的小县里使用，在国境内让车马来回奔驰，来向诸侯夸耀，让天下人都知道太后、皇帝喜爱他。现在梁国使者到来，就查究责备他们。梁王感到害怕，日夜流泪思念亲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的孝心，作为臣子的忠心，太后却不怜悯呢？”大长公主把这些话全部向太后禀报。太后高兴地说：“我要替他把这些话告诉皇帝。”说了这些话后，皇帝心结才解开了，并脱下帽子向太后道歉说：“兄弟之间不能相互督促，竟然给太后带来忧虑。”接见了梁国所有使者，赏赐给他们丰厚的礼物。在此之后梁王更受宠爱。太后、长公主再次赏赐韩安国大约价值一千余金的礼物。韩安国的名声从此显赫，与朝廷建立了联系。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

然【然：同“燃”，燃烧。】 乎？”田甲曰：“然即溺【溺：同“尿”。】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以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阴使：秘密派遣。】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大索：搜查。】，月余不得。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柎阳。临江王，適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桡：通“挠”，阻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释：解决。】，安国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

后来韩安国因为犯法被惩处，蒙县的狱吏田甲羞辱韩安国。韩安国说：“死灰难道不会重新燃烧起来吗？”田甲说：“重新燃烧就用尿浇灭它。”没过多久，梁国内史的职位空缺，朝廷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从囚徒的身份一跃为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田甲逃跑了。韩安国说：“田甲不回来就任，我就灭掉他的宗族。”田甲于是光着膀子

来谢罪。韩安国笑着说：“你可以撒尿了！你们这些人值得我来处置吗？”最终还是友善地对待他。

梁国内史职位空缺的时候，梁王刚得到齐国人公孙诡，很赏识他，想请求任命他为内史。窦太后听说了，于是下诏让梁王任命韩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劝说梁孝王向景帝请求立自己为皇位继承人并增加封地，担心朝廷里的大臣不同意，就秘密派人刺杀朝中掌权的出谋划策之臣。等到杀死了原来吴国的丞相袁盎，景帝就听说了公孙诡、羊胜等人的计划，于是派使者去逮捕公孙诡、羊胜，要求一定捉到。朝廷的使者分十批来到梁国，从国相以下展开全国大搜捕，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捉到。内史韩安国听说公孙诡、羊胜藏在梁王的住所，韩安国进见梁王，并哭着说：“君主受辱，臣下该死。大王没有贤良的臣子，所以事情纷乱到这种程度。现在朝廷捉不到公孙诡、羊胜，我请求辞职，赐我一死。”梁孝王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韩安国泪水流下好几行，说：“大王自己考虑一下和当今皇帝的关系，与太上皇和高皇帝以及当今皇帝和临江王相比哪个更亲近一些呢？”梁孝王说：“我比不上他们。”韩安国说：“太上皇和高帝、当今皇帝和临江王都是父子关系，然而高帝说‘拿着三尺宝剑夺取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始终不能处理军国大事，居住在栢阳。临江王，是当今皇帝的嫡长太子，因为一句话的过错，被废为临江王；由于建造宫室的时候犯法，最终在中尉府自杀了。为什么呢？治理天下终究不能依靠私情来扰乱公事。俗话说：‘即使是生身父母，又怎么能知道他不会变成老虎？即使是血缘兄弟，又怎么能知道他不会变成豺狼？’现在大王列于诸侯之位，欣赏一个胡说八道的奸臣，触犯了皇上的禁令，阻挠了圣明的礼法。天子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依法惩治大王。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改过自新，然而大王始终不能醒悟。假如太后逝世了，大王还能攀附谁呢？”话还没有说完，梁孝王的眼泪就留下了好几行，感谢韩安国说：“我现在就交出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自

杀了。朝廷的使者回去报告了，梁国的事情全部得到解决，是韩安国努力的结果。于是景帝、太后就更加看重韩安国了。梁孝王死后，梁共王刘买即位，韩安国因为犯法丢掉了官职，闲居在家。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遗：赠送。】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下议：下交群臣讨论。】。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习：熟悉。】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鲁缟：一种白色生绢，产于鲁地，以薄细著称。】；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建元年间，武安侯田蚡担任太尉之职，凭借亲贵的身份当权，韩安国把价值五百金的礼物赠送给田蚡。田蚡在王太后面前称赞韩安国，天子也一直听说他贤能，就召见他任命为北地郡都尉，后来升任大司农。闽越、东越相互攻伐，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带兵平定。军队还没到百越地区，越人就杀死了他们的王投降了，汉朝的军队也撤回了。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安侯出任丞相，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求和亲，天子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商议。大行令王恢，是燕国人，多次担任边疆的官吏，熟悉胡人的情况。他提议说：“汉朝与匈奴和亲，大概不超过几年对方就再次背弃盟约。不如不要答应他

们，发兵攻打他们。”韩安国说：“到千里之外去打仗，军队不会获得好处。现在匈奴仰仗着兵马的充足，怀有禽兽一样的野心，像鸟一样迁徙，很难控制他们。得到他们的土地算不上开疆拓土，拥有他们的民众算不上强大，他们自自古以来就不归服中原的臣民。汉朝的军队经过几千里去争夺小利，就会人困马乏，敌人就会凭借他们全面的优势攻击我们的疲敝之处。况且强弩到了射程的极限，连鲁缟也不能穿透；强劲风暴的末尾，连鸿毛都不能吹起。不是最开始不强劲，而是最后力量衰弱了。攻打他们没有便利，不如跟他们和亲。”大臣们多数赞同韩安国的观点，于是皇上批准了和亲的建议。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豪：豪绅，豪杰。】聂翁壹因【因：通过。】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边：边地之民。】，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

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前134年），雁门郡马邑县的豪族聂翁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皇上进言说：“匈奴刚刚和亲，亲信边疆的民众，可以用利益来引诱他们。”朝廷暗中派聂翁壹做间谍，逃进匈奴境内，对单于说：“我能够斩杀马邑的县令、县丞等官吏，拿用这座城来归降，财物全都可以得到。”单于赏识并信任他，认为这样做很好，就答应了聂翁壹。聂翁壹就回来了，砍下死囚的头欺骗匈奴人，把人头悬挂在马邑的城墙上，向单于使者表示可信。他说：“马邑的长官已经死了，可以赶快来。”于是单于率领十多万骑兵穿过边塞，进入武州要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

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卤：通“掳”。】，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罢兵，皆无功。

在这个时候，汉朝埋伏好的军队有车兵、骑兵、步兵三十多万，藏匿在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担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担任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众将都归护军将军指挥。约定好单于进入马邑城时汉朝军队就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从代郡主攻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队伍。这时匈奴单于进入汉朝长城的武州要塞。距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将要抢夺劫掠了，却只看见牲畜放养在野外，看不见一个人。单于认为很奇怪，就攻下烽火台，擒获了武州尉史。打算探问一下尉史。尉史说：“有几十万汉朝军队埋伏在马邑城下。”单于回头对左右随从说：“几乎被汉人出卖了。”于是带兵回去了。单于出了边塞，说：“我得到尉史，是天意。”就任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说单于已经带兵回去了。汉朝军队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就收兵了。王恢等人的军队三万人，听说单于没有跟汉军交战，估计去袭击对方运送军用物资的队伍，一定会和单于的精锐部队开战，汉军必定会失败，就撤兵回去了，所有人没有功劳。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裨【裨：通“只”。】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逗桡：军法用语，指临阵退缩，贻误战机。逗，曲行避敌也。桡，顾望。】，当斩。恢

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之，乃自杀。

天子因为王恢不出兵攻击单于运送军用物资的队伍，并擅自带兵撤回而生气。王恢说：“最开始约定敌人进入马邑城，汉军就和单于交战，而我袭击他们运送军用物资的队伍，可以获得利益。现在单于得知了计谋，不到马邑就回去了，我凭借三万人的兵力不能打败他，只能是自取耻辱罢了。我本来就知道回来会被斩首，然而得以保全陛下的三万士兵。”于是把王恢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判他怯战避敌之罪，应当处以斩首之刑。王恢私下送给丞相田蚡一千金。田蚡不敢直接跟皇上说，而是对王太后说：“王恢最先倡议马邑诱敌之事，现在没成功却要诛杀王恢，这是在替匈奴报仇。”皇上拜见太后，太后就把丞相的话告诉皇上。皇上说：“最先倡议马邑之事的，确实是王恢，所以发动天下几十万大军，按照他的建议做了。况且就算捉不到单于，王恢的军队攻击匈奴运送军用物资的队伍，还是能得到一些收获的，用来安慰将士的心。现在不杀王恢，没办法向天下人交代。”当时王恢听到这些话，就自杀了。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国器：指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人才。】。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余，徙为卫尉。

韩安国为人多有大谋略，智慧足够用来迎合世俗，然而出于忠厚之心他却不这样做。他贪图钱财。不过他所推荐的都是廉洁之士，很

多人比他自己还要贤能。在梁国举用了壶遂、臧固、郅他，都是天下名士，士人也因此称赞和仰慕他，天子认为他有治国之才。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四年多，丞相田蚡死了，韩安国代理丞相处理政务，有一次他为天子的马车作前导，跌落车下弄伤了脚。天子商议任命丞相的事，想任用韩安国，派使者去探望他，发现他脚伤得很重，于是就改命平棘侯薛泽出任丞相。韩安国因为伤病免职几个月，脚伤痊愈了，皇上又任命他为中尉。一年多以后，改任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茏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田作时：农耕时节。】，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壁：营垒。】。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斥疏：疏远。】，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默默：郁郁不得志。】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卒。

车骑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从上谷郡出发，在茏城打败了胡人。将军李广被匈奴俘获，后来逃脱了；公孙敖的士兵伤亡惨重：他们二人都应当被处死，后来出钱赎罪贬为平民。第二年，匈奴大举进犯边塞，杀死辽西太守，等到进入雁门，杀害劫掠了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进攻他们，从雁门出发。卫尉韩安国担任材官将军，屯驻在渔阳。韩安国活捉敌人，俘虏说匈奴兵已经走远了。他就上书说现在正是农耕时节，请求暂时停战驻军。停战驻军一个多月后，匈奴大举进犯上谷、渔阳。韩安国的军营里只有七百多人，出去跟匈奴作战，没有取胜，又回到营垒中。匈奴劫掠了一千多人以及牲畜财产而离去。天子

听说了，十分生气，派使者责备韩安国。调韩安国再向东迁移，屯驻在右北平。当时匈奴的俘虏说要进犯东边。

韩安国最开始担任御史大夫和护军将军，后来逐渐被排挤疏远，官职降低；而新得宠的少壮派将军卫青等人有战功，地位越发尊贵。韩安国被疏远后，郁郁不得志；领兵驻守又被匈奴欺凌，伤亡惨重，自己觉得十分惭愧。希望能够免职回去，却被调到东边屯驻，失意而不高兴。几个月后，因生病吐血而死。韩安国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去世。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律历：乐律和历法。】，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修：美好。】，斯鞠躬君子也。

太史公说：我与壶遂制订律历，看到了韩长孺的持守道义，壶遂的深藏厚德。世人说梁国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此言不虚啊！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正仰赖他来做朝廷的辅弼之臣，却赶上壶遂去世。不是这样的话，壶遂内心廉正行为美好，真是一位谦谦君子。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受：学习。】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用：因为。】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折关：抵挡，阻拦。】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恐亡之：意思是怕李广被匈奴杀死。】。”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李将军名广，是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在秦朝的时候担任将领，就是追击捉到燕国太子丹的那个人。他家原来在槐里，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学习射术。孝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进犯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与胡人作战，因为善于骑马射箭，斩获敌人的首级多，而升任朝廷的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是郎官，他们都兼任武骑常侍，俸禄八百石。李广曾跟随文帝出行，有过冲锋陷阵、抵挡外敌以及搏杀猛兽的事迹，而文帝说：“可惜啊，你生不逢时！如果你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还在话下吗！”

到孝景帝刚即位的时候，李广担任陇西都尉，后来改任骑郎将。与吴、楚叛军作战时，李广担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进攻吴、

楚两国的军队，夺取了敌人的战旗，在昌邑立功扬名。因为梁王私下授予李广将军印，回朝后，景帝没有对他施行封赏。后来他改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掌管周边藩属国事务的官员公孙昆邪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能和气魄，天下绝无仅有，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多次与匈奴交战，恐怕会过早失去他。”于是就调他出任上郡太守。后来李广改任边境很多郡的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都凭借奋力作战而闻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中贵人：帝王所宠信的宦官。】从广勒习兵【勒习兵：训练部队。】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陈：通“阵”，此处用作动词，列阵。】。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平旦：清晨。】，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匈奴大举进犯上郡，景帝派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宦官率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发现了三个匈奴人，与他们交战。三人回身射箭，射伤了宦官，将要杀光他的骑兵。宦官跑回李广营中。李广说：“这一定是射雕的人。”李广于是就率领一百名骑兵去追赶那三个人。那三人没骑马，徒步行走，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

的骑兵分左右两路包抄，而自己亲自射击三人，射死了两人，活捉了一人，果然是匈奴射雕的人。把那人捆好放在马上，望见有几千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认为是诱敌的骑兵，都感觉很惊讶，跑到山上摆开阵势。李广的一百名骑兵都非常恐惧，想纵马往回跑。李广说：“我们距离大部队有几十里，现在这一百名骑兵逃跑，匈奴追击射杀的话我们立即就死光了。现在我们留在这里，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大部队布置的诱饵，一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命令骑兵说：“前进！”前进至距离匈奴阵地还有二里远的地方，停住步伐，命令说：“都下马解下马鞍！”骑兵说：“敌人众多，而且离得近，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他们认为我们会逃跑，现在都解下马鞍来表示不逃跑，使他们更加坚信我们是诱饵。”于是胡人的骑兵不敢进攻。有一名骑白马的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上马和十几名骑兵跑过去射杀了他，然后又回到他的骑兵队伍中，解下马鞍，命令士兵们都放开马躺下。这时适逢黄昏，胡人的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但是不敢发动进攻。到了夜半时分，胡人的军队也以为汉朝有伏兵在旁边要趁着夜色偷袭他们，都领兵离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部队。大部队不知道李广所在的方位，所以没法去接应。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刀斗：即鐎斗，铜制炊具，白天用作炊具，夜晚则击打以鸣道。】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远斥候：远远地布置侦察哨。斥候，侦察兵。】，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佚：通“逸”，安逸，安闲。】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文法：法令条文。】。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孝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认为李广是名将，因而李广由上郡太守的官职调任未央宫的卫尉，而程不识也调任长乐宫的卫尉。程不识原来和李广都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率军屯驻。等到出兵攻打胡人，李广行军没有严谨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草丰富的地区驻扎，安营住宿，人人都感觉很方便，也不用打更来自卫，幕府简化了各种文书簿册，然而他也在远处布置侦察哨，所以从来没有遭遇危险。程不识对部众的编制、队列、阵势都有严格要求，夜晚打更放哨，军吏整理文书簿册直到天明，部队得不到休息，然而他也从来没有遭遇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军最简单，然而敌人突然进犯他们，他就没有办法阻挡了；可是他的士兵也算安逸快乐，都愿意为他去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扰，可是敌人也不能进犯我。”当时汉朝边境地区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然而匈奴畏惧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认为跟随程不识太辛苦。程不识在孝景帝在位期间由于多次直言进谏而做了太中大夫。他为人正直，严格遵守法律条文。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领属：受统领节制。】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络：用绳子编结的网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详：通“佯”。】死，睨【睨：斜视。】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赎：交纳财物减免刑罚。】为庶人。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而李广担任骁骑将军，由护军将军率领。当时单于察觉了这个计谋，撤退了，汉军都没有功劳。此后四年，李广由卫尉升任将军，出

雁门关攻打匈奴。匈奴兵士众多，打败了李广的部队，生擒了李广。单于一直听说李广贤能，下令说：“捉到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胡人的骑兵捉到了李广，李广当时有伤在身，就把李广安置在两匹马的中间，架好网兜把李广放在里面躺着。走了十多里路，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有一个年轻胡人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跃起而跳上那个年轻人的马，顺势把他推下去，拿了他的弓，策马向南奔跑了几十里，又找到了他的余部，于是率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派出抓捕的骑兵数百人来追赶他，李广边走边拿出那个年轻胡人的弓，射杀追赶的骑兵，因此能够逃脱。于是回到了汉朝，朝廷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处置。法官认为李广的部队损失太大，本人又被敌人活捉，应当被斩首，后来出钱赎罪贬为平民。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屏：隐居。】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居无何：没过多久。】，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镞：箭头。】，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过了不久，李广在家闲居了几年。李广和隐居在蓝田南山中的已故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经常在一起打猎。李广曾经在夜里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跟别人在田间饮酒。回来路过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喝令李广站住。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在夜晚通行，更何况是前任呢！”阻拦李广并让他留

宿亭下。没过多久，匈奴进犯杀死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将军，后来韩将军调到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征召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就奏请要求霸陵尉和他一起前去，到了军中就斩杀了他。

李广驻扎在右北平，匈奴人听说了，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了他好几年，不敢进犯右北平郡。

李广出营打猎，看见草丛中有一块石头，认为是老虎就朝它射箭，射中石头，箭头都射了进去，一看是石头。于是再次射击，最终也没能再射进石头。李广驻守过各郡，听说有老虎，常常亲自去射杀。到他驻守右北平时又去射虎，老虎跳起抓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把老虎射死了。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阔狭：密集或稀疏的程度。】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乏绝：食用缺乏，耗竭。】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李广为人廉正，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与士兵在一起。在李广一生中，担任俸禄二千石的官职达四十多年，但是家里却没有剩余的财产，始终不谈论关于家产的事情。李广身材高大，臂长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使然，即使他的子孙或其他人也学习射箭，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李广木讷迟钝，很少说话，和别人在一起时就在地上画图设计兵阵，根据射箭中靶的密集或稀疏程度来罚喝酒。他专门把射箭当作游戏，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发现了水源，士兵没有全部喝过水，他就不靠近水边；士兵没有全都吃上饭，他就一点也不吃。他对士兵宽厚和缓而不严苛，士兵因此愿

意供他驱使。他射箭，看到敌人逼近，不到几十步的范围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只要发射就令敌人随弓弦的响声而倒下。也正因为如此，他带兵多次被困受辱，他曾射杀猛兽也曾被猛兽弄伤。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首虏率：斩杀敌人首级和俘获敌人的数量规定。汉朝制度凡达到规定数量的即可封侯。】，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圜陈：圆形兵阵。】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军功自如：功过相当。】，无赏。

不久以后，石建死了，于是皇上召见李广，让他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再次担任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部队由定襄出发，进攻匈奴。众将领大多因斩获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凭战功封侯，然而李广的军队却没有立功。过了两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出征，分别走两条路。行军大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的士兵都感到恐惧，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向敌人发起进攻。李敢独自和几十名骑兵飞奔过去，直插胡人的骑兵队伍中，又从他们的左右两翼冲出并赶回来，报告李广说：“胡人很容易对付。”士兵这才放心。李广布下环形阵势，士兵面向外围，胡人猛攻汉军，箭如雨下。汉军士兵死了一多半，弓箭也将要用完了。李广于是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发射，而他亲自用大黄弩射匈奴的

副将，射杀了好几个人，胡人的包围圈才渐渐散开。到了黄昏时分，军吏士兵都累得面无血色，可是李广仍然神态自若，赶快整顿好军队。军中从此都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再次奋力作战，同时博望侯张骞的军队也赶到了，匈奴军队于是解围离去。汉军感到疲劳，不能追击。当时李广几乎全军覆没，就收兵回去了。按照汉朝的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延误期限，应当处死，后来出钱赎罪贬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得到奖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望气：通过观察星象或气象来占卜吉凶。】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恨：悔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最开始，李广的堂弟李蔡和他一起侍奉孝文帝。景帝在位时，李蔡积累功劳升至二千石级别的官位。孝武帝在位时，官至代国的国相。李蔡在元朔五年（前124年）任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进攻匈奴右贤王，凭借斩获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而立功，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前121年）间，他取代公孙弘为丞相。李蔡的才干在中等偏下列，名声和李广相差很远，然而李广却没有得到封爵和采邑，官职也不超过九卿，可是李蔡却被封为列侯，官至三公。李广麾下的军官和士兵也有人封侯。李广曾经与会观察天象的方士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然而

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赶不上中等人，却凭借跟胡人打仗立功而被封侯的有几十人，可是我不比别人差，然而没有一点功劳来获得封爵和采邑，为什么呢？难道我的面相决定就不该封侯吗？还是命中注定的呢？”王朔说：“将军自己想一想，难道曾经有过让你悔恨的事情吗？”李广说：“我曾经担任陇西太守，羌人曾经反叛，我诱降了他们，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欺骗了他们并在同一天将其全部杀死。至今认为最大的悔恨就是这件事而已。”王朔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数奇：命数不好。】，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幕：通“漠”，沙漠。】，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糒：干粮。】醪【醪：浊酒。】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此后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出击匈奴，李广多次亲自请求随行。天子认为他老了，没有批准；过了好久才答应他，任命他为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前119年）。

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进攻匈奴，已经出了边塞之后，卫青捉到一个俘虏得知单于居住的地方，于是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朝那里进发，并命令李广所部并入右将军的部队，从东路出发。东路稍有些绕远，而且大军行进之处的水草又少，在这种形势下不能驻扎。李广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现在大将军却改令我从东路出发，况且我从成年后就和匈奴交战，直到今天才得到一次能够遇上单于的机会，我希望打头阵，率先与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也私下里接受过皇上的告诫，认为李广年老，命数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阵，担心不能获得成功。当时公孙敖刚丢了列侯的爵位，担任中将军之职跟随大将军，大将军也打算让公孙敖和自己一起与单于对阵，所以调走了前将军李广。李广当时知道这件事，坚决推辞大将军的指派。大将军没有听从，命令长史写信送到李广的幕府，说：“赶快到部队里报到，照信上所写的办。”李广没有向大将军告辞就出发了，心里带着很大的怨气前往军营，带领士兵与右将军赵食其汇合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会迷路，落在了大将军的后面。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没有捉到而回营了。大将军向南横穿沙漠，遇到了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李广拜见大将军后，回到营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干粮和浊酒送给李广，顺便询问李广、赵食其迷路的事情，卫青要上书向天子禀报军中的详细情况。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催促李广幕府的人员去接受调查。李广说：“众校尉没有罪，是我自己迷路了。我现在亲自去接受调查。”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自刭：自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成年后与匈奴交战大小七十多次，现在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和单于交战，然而大将军却调

我的部队去走绕远的路，并且又迷了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终究不能再受那些舞文弄墨的小吏的侮辱了。”于是拔刀自刎而死。李广部队的官兵都哭了。百姓听说了这件事，不论认识或不认识李广的，不论年老还是年少的，都为李广落泪。右将军赵食其单独被交给法官处办，应当处死，后来出钱赎罪贬为平民。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不逊：不礼貌，放肆。】，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埂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匿讳：隐瞒。】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陵迟【陵迟：衰落。】衰微矣。

李广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李当户、李椒、李敢，都是郎官。天子与韩嫣嬉戏，韩嫣行为有些放肆，李当户就打了韩嫣一顿，韩嫣跑了。于是天子认为李当户很勇敢。李当户年纪轻轻就死了，皇上又任命李椒为代郡太守，两个人都比李广死得早。李当户有个遗腹子名叫李陵。李广在军中自杀时，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李广死后的第二年，李蔡以丞相身份因侵占孝景帝陵园的外围空地而获罪，应该交给法官判处，李蔡也自杀了，不愿意接受审讯，封国也被削除。李敢以校尉的身份跟随骠骑将军进攻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了左贤王的旌旗和战鼓，斩获很多首级，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封赏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担任郎中令。过了不久，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让他父亲含冤而死，就打伤了大将军，大将军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过多久，李敢跟随皇上去雍县，到甘泉宫附近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卫

青有亲戚关系，就射死了李敢。霍去病正值显贵受宠之时，皇上就隐瞒真相说李敢是被一只鹿撞死的。过了一年多，霍去病去世了。李敢有个女儿是太子宫中的侍女，受到宠幸，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受到太子的宠爱，然而他贪图财利，李家一族逐渐败落了。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司马光：「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王夫之：「获誉于士大夫之口，感动于流俗之心。」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居门下者：在门下为宾客。】皆用为耻焉。

李陵长到壮年以后，被选任为建章营的监军，监督各部骑兵。他善于射箭，爱护士兵。天子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就让他带领八百名骑兵。他曾经深入匈奴地区二千多里，经过居延海视察地形，没遇到匈奴敌军就回来了。后来任命他为骑都尉，率领丹阳的楚军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习射箭，驻守在那里来防御匈奴。

几年后，天汉二年（前99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名骑兵在祁连山和天山一带进攻匈奴右贤王，而派李陵率领他的弓箭手、步兵五千人，从居延海出发向北行进了大约一千多里，想借此分散匈奴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追击贰师将军。李陵按照期限往回走，然而单于用八万大军围攻李陵的军队。李陵的军队五千人，箭已经用完了，士兵死了一多半，然而他们杀伤的匈奴也有一万多人。他们边退边战，连续搏斗了八天，在距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军队堵住狭窄的山谷截断了去路，李陵的军队缺少粮草，而且救兵不来，敌人对李陵加紧了进攻和招降。李陵说：“我没有脸面去回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全被消灭了，剩余逃回到汉朝的有四百多人。

单于得到了李陵，平时就听说过他们家族的声望，作战时又很勇猛，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来提高他的地位。汉朝听说了，就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全家灭族了。从此以后，李家的名声就败落了，并且陇西曾做过李家宾客的人士都因此感到耻辱。

陈仁锡：「李广利奴才也，故李陵耻为后距，而请自当一队。然不知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降不可也。或者谅其不得已则奔军降将，无所示惩矣。」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悛悛：谦恭忠厚。】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太史公说：《论语》上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去遵行；自身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大概说的就是李将军吧？我看到李将军谦恭忠厚的样子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言

辞。在他死的那天，天下认识或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感到伤心。他忠实的品性真的得到士大夫的认可了吗？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树下自然踩出小路”。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讲述大道理。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駝、驴、骡、馱騊、騊駼【騊駼：似马而青。】、騊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士力能毋弓：凡是能拉弓的成年男人。毋弓，弯弓，拉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鋌：铁柄短矛。】。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被：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人不讳，而无姓字。

匈奴，祖先是夏后氏的后裔，名叫淳维。尧、舜之前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住在北边的蛮荒地帶，随着畜牧活动而转移。他们放牧的牲畜大多是马、牛、羊，一些奇特的牲畜则是骆驼、驴、骡、馱騊、騊駼。追逐着水草而迁徙，没有用来定居的城镇，也没有作为产业的农耕，然而也各自有分占的牧场。没有文字和书籍，用语言来相互约束。小孩能骑羊，拉弓射鸟、鼠等小动物；稍大一些就能射狐狸、兔子：用这些猎物作为食物。成年男子能拉满弓的，都是披甲的骑兵。他们的风俗是，平时随意游牧，顺便射猎禽兽作为维持生计的产业，遇到紧急情况就人人习练攻伐作战本领来侵扰征伐，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远距离进攻的兵器是弓箭，近距离进攻的兵器是刀矛。有利就进攻，不利就撤退，不把逃跑当作耻辱。如果有利可图，就不顾礼义。从君王以下，都吃牲畜的肉，穿牲畜的皮革，披着带毛的皮衣。强壮的人吃肥美的食物，年老的人吃他们剩下的东西。人们

尊敬健壮者，轻视老弱者。父亲去世，儿子就娶庶母为妻；兄弟去世，活着的兄弟就娶他的妻子为妻。他们的风俗是有名而且直言不讳，但没有姓和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鄙，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鄙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黜：废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薄：语首助动词。】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與彭彭【彭彭：车马繁盛的样子。】，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内：同“纳”。】周襄王，居于雒邑。

夏朝气数衰败，公刘失去了他掌管农业的官职，在西戎改变风俗，就在豳地建造城邑。此后三百多年，西戎北狄进攻周太王亶父，亶父逃亡到岐山下，而豳地的人都跟从亶父来到这里修筑城邑，建立了周国。此后一百多年，周西伯昌征讨畎夷氏。此后十多年，周武王

征讨商纣王并营建了雒邑，又回到酆、鄩两京居住，把西戎东夷驱逐到泾水、洛水以北，让他们按时来进贡，称之为“荒服”。此后二百多年，周朝气数衰败，然而周穆王征伐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以后，荒服之国的人就不来进贡了。于是周王室就制定了《甫刑》的法规。周穆王以后二百多年，周幽王因为宠姬褒姒的原因，与申侯结怨。申侯气愤之下与犬戎联合进攻并把周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犬戎就占据了周朝的焦获地区，居住在泾水、渭水流域，不时会侵犯中原地区。秦襄公救援周王室，于是周平王离开酆、鄩两京，并且向东迁都到雒邑。在这个时候，秦襄公征伐犬戎一直打到岐山，开始被封为诸侯。此后六十五年，山戎越过燕国攻打齐国，齐釐公与山戎在齐国郊外开战。此后四十四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北上讨伐山戎，山戎逃跑了。此后二十多年，戎狄来到雒邑，进攻周襄王，襄王跑到郑国的汜邑。最开始，周襄王想要攻打郑国，所以娶了戎狄君主的女儿为王后，和戎狄军队一同攻打郑国。不久他就废黜了狄后，狄后心有怨恨，周襄王的庶母叫惠后，有个儿子叫子带，想要立他为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作为内应，打开城门迎接戎狄军队，戎狄因此得以攻入雒邑，打败并驱逐了周襄王，从而立子带为周天子。于是戎狄有些部落居住在陆浑，势力向东到达卫国，侵犯残害中原人民。中原人民痛恨他们，所以诗人写道“打击戎狄”，“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出动车马，筑城北方”。周襄王已经在外居住了四年，就派使者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刚即位，想要建立霸业，于是出兵讨伐并赶走戎狄军队，杀死子带，迎接周襄王回国，居住在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攘：驱逐。】戎翟【翟：同“狄”。】，居于河西圃、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相一：相互统一。】。

这个时候，秦国、晋国都是强国。晋文公驱逐了戎狄，戎狄迁居于河西的圖水、洛水流域，称为赤狄、白狄。秦穆公得到由余，西戎的八个国家都臣服于秦国，所以陇西有绵诸、緄戎、狄、獠等戎族部落，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族部落。而晋国北方有林胡、楼烦等戎族部落，燕国北方有东胡、山戎。各部落分散居住在溪谷地区，各自有君主首领，经常聚集在一起的有一百多个戎族部落，然而没有相互统一。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冠带：原指戴帽、束带等，这里指文明礼俗。】 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塹谿谷可缮【缮：修缮，修整。】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適：通“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此后一百多年，晋悼公派魏绛去缓和与戎狄的关系，戎狄向晋国称臣。此后一百多年，赵襄子翻越句注山，打败进而吞并了代地，逼近胡貉部落。后来，赵襄子和韩、魏两家共同消灭了智伯，瓜分晋国并占领了这些地区，其中赵氏占有代地、句注山以北的地区，魏氏占有河西、上郡，因此与戎族部落相接。此后义渠戎修筑城墙来保卫自己，而秦国逐渐蚕食他们，到秦惠王在位时，就攻克了义渠国的二十五座城。秦惠王攻打魏国，魏国西河以及上郡全部献给了秦国。秦昭王在位时，义渠王和宣太后淫乱，生下两个儿子。宣太后用欺骗的手段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戎王，于是发兵攻打并消灭了义渠国。于是秦国占领了陇西、北地、上郡，修筑了长城来抗拒胡人。而赵武灵王也改变风俗穿着胡人的服装，练习骑马、射箭，向北攻破了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沿阴山一线修下去，一直到高阙，建立起要塞。并且设置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此后燕国有一位贤能的将领秦开，在胡人那里当人质，胡人十分信任他。他回来后打败并赶走了东胡，东胡后撤了一千多里。与荆珂一起刺杀秦王的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孙子。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修到襄平。设置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来抗拒胡人。这个时候，文明衣冠之国有七个，其中三个国家与匈奴接壤。此后李牧担任赵国将军时，匈奴不敢进犯赵国的边界。后来秦国灭亡了六国，秦始皇就派蒙恬率领十万大军向北进攻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套以南的地区。沿着黄河建立要塞，靠近黄河修建四十四座县城，迁徙因犯罪被罚戍守边疆的人去充实那里。又铺设了直道，从九原一直通到云阳，利用边界的山岭、险要的沟堑、溪流、谷地等可以修缮的地形来修筑长城，长城起于临洮直到辽东，达一万多里。又渡过黄河，占据了阳山、北假地区。

这个时候，东胡势力强大，而月氏也开始兴盛。匈奴单于名叫头曼，头曼打不过秦朝，就向北迁徙。十多年后蒙恬死了，诸侯背叛了秦朝，中原形势纷乱，那些秦朝调派去戍守边境的刑徒又都离去了，于是匈奴的活动范围变大了，再次逐渐吞并了河套以南地区，与中原原来的边塞接壤。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鸣镝：带响的箭，多用于发号令。】，习勒【习勒：训练。】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单于有个太子名叫冒顿。后来有个宠爱的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单于就想废掉冒顿而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派冒顿到月氏当人质。冒顿到月氏做人质以后，头曼就加紧攻打月氏。月氏人想要杀死冒顿，冒顿就偷了他们的好马，骑着逃回来了。头曼认为他很勇猛，就命令他统领一万名骑兵。冒顿制造了响箭，训练将士骑马、射箭，下令说：“凡是我的响箭所射的目标，如果谁不跟着我全力去射击，就斩首。”出行射猎鸟兽，有人不射响箭所射之处，马上就被斩杀。不久冒顿就用响箭射自己的好马，左右侍从有的不敢射，冒顿立即斩杀了这些人。不久之后，冒顿又用响箭射自己所宠爱的妻子，左右侍从有的非常害怕，不敢射，冒顿又再次斩杀了他们。不久之后，冒顿出去打猎，用响箭射单于的好马，左右侍从都跟着射。于是冒顿知道他的侍从都可以任意驱使了。他跟着父亲单于头曼打猎，用响箭射向头曼，他的侍从也都跟着响箭射死了单于头曼，于是他将庶母和弟弟以及不服从自己的大臣全部诛杀。冒顿自立为单于。

凌稚隆：「匈奴自冒顿而始盛，又自白登一围，而汉与匈奴遂祸结而不可解矣。」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瓠脱【瓠脱：立于边界的土堡岗哨。】。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瓠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罢：通“疲”，拖累。】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即位后，当时东胡强盛，听说冒顿杀死父亲自立为单于，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想要得到头曼在位时拥有的千里马。冒顿问大臣们，大臣们都说：“千里马，匈奴的宝马，不要给他们。”冒顿说：“怎么与别人的国家为邻却吝惜一匹马呢？”就把千里马送给东胡了。不久之后，东胡以为冒顿畏惧自己，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想要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冒顿再次询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愤怒地说：“东胡不讲道义，竟然索求阏氏！请求攻打他们。”冒顿说：“怎么与别人的国家为邻却吝惜一个女人呢？”就拿自己所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东胡王越来越骄横，开始向西侵犯。东胡与匈奴有间隔，中间有被废弃的土地，没人居住，方圆一千多里，双方各自在这片地区的两边修建土堡岗哨。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匈奴和我们交界的哨所外面的空地，你们匈奴不能去那里，我们想占领这个地方。”冒顿问大臣们，大臣们有人说：“这是废弃的空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他们也

行。”于是冒顿非常生气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够给他们呢！”所有说给土地的人，都被斩首。冒顿上马，下令对国内有在战场上后退的人处以斩首之刑，于是向东攻打东胡。东胡最开始轻视冒顿，没有加以防备。等到冒顿带兵赶到，发动了进攻，大败东胡并且杀死了东胡王，掠走了他的民众以及牲畜和财产。归来以后，冒顿又向西进攻驱逐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国和白羊河南王的领地。再次全部占据了秦朝派蒙恬所夺走的匈奴故地，与汉朝以原来河套以南的要塞为边界，直到朝那、肤施两地，于是进犯燕国、代国。这时汉军和项羽相互对峙，中原地区被战争拖累，因此冒顿得以自强，弓箭手有三十多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尚：久远。】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从淳维到头曼经历了一千多年，势力有时大有时小，经常离散分化，因为时间久远，所以他们的传承世系不能按次序排列出来。然而到冒顿在位时，匈奴势力最为强大，使北方夷人完全服从统治，而与南方的汉朝成为敌对双方，此后，他们的世系、国家的官位名号才被记录下来。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者为“屠耆”，所以通常任命太子

为左屠耆王。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的拥有一万名骑兵，小的拥有几千名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取名为“万骑”。众大臣都是世袭的官员。呼衍氏、兰氏，后来有须卜氏，这三姓是高贵的家族。众左方的王和将居住在东方，一直延伸到上谷郡，东边与秽貉、朝鲜接壤；右方的王和将居住在西方，一直延伸到上郡，与月氏、氏、羌接壤；而单于的王庭一直延伸到代郡、云中郡：他们各自有分占的领地，追逐水草而迁徙。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地位最高，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处理政务。二十四位长官也各自设置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类的官职。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蹕dài 林【蹕林：匈奴秋会祭祀之处。】，课校【课校：清点，检查。】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zhī 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冒敌：袭击敌人。】。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每年正月，众官长在单于王庭小规模聚会，举行春季祭祀。五月，在茏城大规模聚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匹肥壮，在蹕林大规模聚会，计算核对人口和牲畜的数目。匈奴的法律，有意伤人而将刀剑拔出一尺的就要被处死，犯盗窃罪的没收他的家产；犯小罪的碾压关节，犯大罪的判处死刑。坐牢时间长的不超过十天，全国的囚犯也只有几个人。单于早晨走出营地，祭拜初升的太阳，傍晚

祭拜月亮。他们的座次，位高年长的坐在左边而且面朝北方。他们重视地支带戊、己的日子。他们送葬的习俗，用棺槨、金银、衣裘装殓，没有坟墓，不穿丧服；单于所亲近的大臣、侍妾跟随殉葬的，多达几千几百人。举兵征伐之前要观测星月之象，月亮盈满就发动进攻，月亮亏缺就引兵撤退。他们攻伐作战，斩杀或俘虏敌人就赏赐一壶酒，得到的战利品就归个人所有，劫掠来的人就用作奴婢。所以他们作战，每个人都自动去追逐利益，善于用少量士兵做诱饵来袭击敌人。所以他们看见敌人就去追逐利益，像飞鸟聚集在一起；他们陷入困窘，就像云消散一样土崩瓦解了。战斗之后把死者运载回来的人，就能将死者的全部家产归为己有。

后来匈奴向北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于是匈奴的贵族和大臣都服气了，认为冒顿单于贤能。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堕指：冻掉手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乌骊马：黑马。】，南方尽骅骝马【骅骝马：红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阼氏，阼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阼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傅：搭。】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当时汉朝刚刚平定中原，调韩王信到代郡，在马邑建立都城。匈奴大举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了韩王信，顺势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攻打太原，来到晋阳城下。高帝亲自带兵前去讨伐

匈奴。正赶上冬季天气十分寒冷，天降大雪，冻掉手指的士兵多达十分之二三，于是冒顿佯装战败逃跑，引诱汉朝的军队。汉军追击冒顿，冒顿就把他的精锐部队隐藏起来，只显示他的老弱残兵，于是汉军全员出动，大多数是步兵，总计三十二万人，向北追击。高帝率先赶到平城，步兵还没有完全抵达，冒顿派出四十万名精锐骑兵把高帝包围在白登山，七天时间里，汉军内外得不到救援和粮饷。匈奴的骑兵部队，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红马。高帝于是派使者暗中送丰厚的礼物给匈奴阏氏，阏氏于是对冒顿说：“两个君主不应该相互围困。现在即使得到汉朝的土地，而单于最终也不能居住在那里。况且汉王也有神灵保佑，单于考虑一下这件事。”冒顿和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出兵时间，然而王黄、赵利的军队没有按时赶来，怀疑他们和汉朝有阴谋，也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于是解除了包围圈的一角。这时高帝命令士兵都拉满弓将箭头对外，从打开的一角直冲出去，终于和大军会合了，同时冒顿也带兵撤退了。汉朝也领兵回来，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倍：通“背”。】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噲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此后韩王信担任匈奴的将军，与赵利、王黄等人多次违背盟约，侵犯劫掠代郡、云中郡。没过多久，陈豨也反叛了，又与韩信共同谋划进攻代郡。汉朝派樊噲去讨伐他们，重新攻占了代、雁门、云中等郡县，军队没有出边塞。这时匈奴因为有很多汉朝过去的降将，所以冒顿经常来往于代地侵扰劫掠。于是汉朝担心这件事，高帝就派刘敬将封为公主的皇族女子献给匈奴作单于阏氏，每年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棉絮、丝帛、酒水、粮食等，约定为兄弟之国来和亲，冒顿于是暂

时停止了侵扰。后来燕王卢绾又反叛了，率领他的同党几千人投降了匈奴，往来于上谷以东地区侵扰。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为书：写信。】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杀略：杀害掠夺。略，通“掠”。】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高祖逝世后，孝惠帝、吕太后执政时期，汉朝局势刚刚稳定，因此匈奴得以骄横。冒顿竟然写信给高后，言辞狂妄。高后想要攻打匈奴，众将领说：“凭高帝的贤能勇武，尚且被围困在平城。”于是高后放弃这个想法，重新与匈奴和亲。

到孝文帝即位时，重新实行和亲政策。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占据了河套以南地区，侵扰劫掠上郡边塞小城的蛮夷，杀害掠夺人民。于是孝文帝下诏命令丞相灌婴派战车和骑兵八万五千，前往高奴县，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出边塞。文帝亲自来到太原。当时济北王起兵反叛，文帝回到朝中，撤回了丞相带领去进攻胡人的军队。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始古：自古以来。】，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雫浅奉书请，献橐他【橐他：骆驼。】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泽卤：沼泽盐碱地。】，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第二年，单于送信给汉朝说：“上天册立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皇帝身体健康。此前皇帝提到和亲之事，与送来的书信意思相符，双方都感到欢喜。汉朝边境的官吏侵袭侮辱右贤王，右贤王没有请示单于，却听信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计策，与汉朝官吏相抗衡，断绝了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兄弟的感情。皇帝两次送来责备的书信，我们派出使者送信回报，却没能回来，汉朝使者也不来了，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和解，邻国也不归附我们了。现在因为那些小官吏破坏盟约的缘故，我们惩罚右贤王，派他向西追寻月氏并攻打他们。凭借上天恩赐的福气，官兵的优秀，马匹的强壮，得以消灭了月氏，把敌军全部斩杀，最后降服了他们。又平定了楼兰、乌孙、呼揭和邻近的二十六国，都作为匈奴的属国。所有擅长弯弓射箭的民族，都合并为一家。北国已经平定，希望停止战争休整士兵和喂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不快，恢复过去的盟约，来安定边疆的民心，来继承自古以来的友好传统，使年轻人得以茁壮成长，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世代和平安乐。还不知道皇帝的态度，所以派郎中系雫浅呈上书信请示，献上骆驼一匹，可供骑乘的马二匹，可以驾车的马八匹。皇帝要是不希望匈奴靠近边塞，那么我就将下诏命令官吏和民众迁徙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使者到达以后，请立即送他回来。”匈奴使者在六月中旬来到薪望地区。书信送到以后，汉朝商议开战与和亲哪个有利。公卿都说：“单于刚刚打败月氏，气势正盛，不可以攻打他们。况且得到匈奴的土地，都是沼泽盐碱地，不是可以居住的地方。和亲非常有

利。”汉朝就同意了匈奴的请求。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遣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比余：头发上的金属饰品。】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胄纁【胄纁：黄金带钩。】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绋【绋：光滑厚实的丝织品。】、绿纁【纁：丝织品。】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傅：辅佐。】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孝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汉朝送信给匈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身体健康。您派郎中系雩浅送给我的信中说：‘右贤王没有请示单于，听信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计策，断绝了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兄弟的感情，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和解，邻国也不归附我们了。现在因为那些小官吏破坏盟约，所以惩罚右贤王，派他向西攻打月氏，全部平定了那里。希望停止战争休整士兵和喂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不快，恢复过去的盟约，来安定边疆的民心，使年轻人得以茁壮成长，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世代和平安乐。’我十分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眼光。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所以送给单于非

常丰厚的礼物。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感情的人，通常是匈奴一方。然而右贤王的事情此前已经赦免了，单于不要过于责备他。单于的做法如果与信中的意思相符，就明确地告知众臣，让他们不要违背盟约，要有信用，我们也会恭敬地依照单于信中的意思来办。使者说单于亲自领兵征伐别国有功劳，却深为战争所苦恼。现在有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头饰比余一件，黄金装饰的衣带一条，黄金带钩一件，绣绸十匹，锦缎三十匹，赤绋、绿绶各四十匹，派名叫意的中大夫、名叫肩的谒者令去送给单于。”

此后不久，冒顿死了，他的儿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刚刚即位，孝文皇帝再次送皇族的女子做单于的阏氏，派宦官燕国人中行说去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愿意去，朝廷强行派他去。中行说说：“一定要让我去的话，就会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了那里，就投降了单于，单于十分信任他。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湩：乳汁。】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疏记：分条记录。】，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汉遗单于书，牋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牋，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最开始，匈奴喜欢汉朝的丝绸和食物，中行说说：“匈奴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然而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服饰和饮食与汉人不同，不用仰仗汉朝的帮助。现在单于改变习俗而喜好汉朝的器物，

汉朝给的物品不超过他们产量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将全部归属于汉朝了。用汉朝进献的丝绸做成衣服，穿着在草丛荆棘中骑马奔驰，衣裤都会破裂损坏，这就表明汉朝的服装不如皮衣坚固耐用。把汉朝进献的食物都丢弃，用来表明汉朝的饮食不如乳汁奶酪方便美味。”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分条记录的方法，来计算核对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汉朝送信给单于，写在一尺长一寸宽的木片上，信上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身体健康”，还写了所赠送的物品和其他内容等。中行说让单于送信给汉朝时使用一尺长二寸宽的木片，而且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信中傲慢地写上“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身体健康”，另有所送的物品等其他内容。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行戍：外出和戍守的人。】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穹庐：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阙庭：朝廷。】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佔佔：低声低语的样子。】，冠固何当？”

汉朝使者中有人说：“匈奴有轻视老人的习俗。”中行说反驳汉朝

使者说：“汉朝的习俗，凡是派去屯驻守边的人将要出发时，他们年老的父母难道有不脱下自己温暖的衣服、拿出丰美的食物送给外出和戍守的人的吗？”汉朝使者说：“有这样的事。”中行说说：“匈奴人明确地以攻伐作战为大事，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去战斗，因此把丰美的食物留给健壮的人，大概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像这样父子才能长久地相互保护，为什么说匈奴轻视老人呢？”汉朝使者说：“匈奴人父子竟然共同睡在一个毡帐里。父亲死了，儿子就娶他庶母为妻；兄弟死了，别的兄弟就娶他的妻子为妻。没有帽子和衣带的装饰，也没有朝廷的相关礼仪。”中行说说：“匈奴的风俗，人们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穿它们的皮；牲畜吃草喝水，随季节而迁徙。因此紧急的时刻，人们就习练骑马、射箭，在平常的时候，人们就安乐无事，他们的规矩很少，容易遵行。君臣的礼仪简单，一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亲和兄弟死了，娶他们的妻子为妻，是担心宗族绝灭。所以匈奴虽然伦理混乱，但是一定要册立继承人。现在中原的伦理虽然详备，不允许娶父亲、兄弟的妻子为妻，但是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并相互残杀，以致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况且礼仪仁义的弊端，导致君臣之间相互怨恨，而且大兴土木，民力必衰。努力耕田种桑来求得衣服饮食，修筑城郭来保护自己，所以民众在紧急的时候不去习练作战的方法，平常的时候又为生计所疲惫。住在土木房屋里的汉人啊，姑且不要再多说什么了，喋喋不休又窃窃私语，衣冠楚楚又能怎样？”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糒【糒：酒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驰蹂：驱马践踏。】而稼穡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候骑：骑马的侦察兵。】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

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遼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竈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从此以后，汉朝使者中有想要辩论的，中行说就会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了，看看汉朝送运给匈奴的丝绸、粮食、酒曲，使其数量足够，而且质量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况且供给匈奴的物品完备美好就可以了；如果数量不完备，质量又粗劣，那么等到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驱马践踏你们的庄稼了。”中行说每天都向单于指点汉朝的要害之地。

汉孝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的十四万骑兵进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劫掠了很多百姓和牲畜，于是到达彭阳。匈奴出奇兵攻入并烧毁了回中宫，骑马的侦察兵到达了雍地的甘泉宫。于是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出动战车一千辆，骑兵十万名，驻扎在长安附近来防备胡人进犯。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遼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竈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规模出动战车、骑兵去攻打胡人。单于留在关塞以内一个多月才离去，汉朝军队追出边塞就回来了，没有杀伤太多敌军。匈奴一天比一天骄傲，每年都侵犯边境，杀害和劫掠了很多百姓和牲畜，其中以云中郡、辽东郡蒙受的损失最重，加上代郡共损失了一万多人。汉朝对此很担心，于是派使者给匈奴送信。单于也派当户送回信答复，双方又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渫：

污浊。】 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闾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糒【糒：黏高粱。】 麩金帛丝絮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元元：平民百姓。】 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跂行：用足行走者，多指虫豸。跂，通“蚊”。】 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危殆：艰难险恶。】 。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派使者送信给匈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身体健康。派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送给我的两匹马，已经送到，我恭敬地接受了。先帝下诏命令：长城以北地区，是骑射民族的国家，接受单于的治理；长城以内，是衣冠文明的国家，我也要控制它。让百姓通过耕田、织布、射猎来获取衣服和饮食，父子不相分离，君臣相安无事，都没有暴虐和忤逆的举动。现在我听说污浊邪恶之民贪图攻伐得来的利益，违背道义，断绝盟约，忽视民众的生命，离间两位君主的友好关系，然而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您的信上说：‘两国已经和亲，两位君主欢悦，停止战争休养士兵并喂养马匹，世代昌盛和乐，重新开始安定的日子。’我十分赞赏这种看法。圣人每天都有进步，改正不足使自己重新振作，使老人得以安享晚年，使幼儿得以茁壮成长，每个人都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度过一生。我和单于都遵循这个道理，顺应天命，体恤万民，世代相传，延续永远，天下人无不享有便利。汉朝和匈奴是实力相匹敌的邻国，匈

奴地处北地，气候寒冷，肃杀之气降临得早，所以我下诏派官吏每年送给单于一定数量的粮食、酒曲、金钱、布帛、丝絮以及其他物品。现在天下十分安定，民众其乐融融，我和单于相当于百姓的父母。我追忆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细微的小事，是谋臣策略的失误，都不足以离间兄弟间的感情。我听说上天不会只笼罩一个区域，大地不会只承载一处地方。我和单于都捐弃以前的小误会，都遵循大道，消除以前发生的不快，来图谋长远的规划，让两国民众亲如一家。万千百姓，下至水中的鱼鳖，上至空中的飞鸟，各种飞禽走兽，无不趋向安全便利而躲避艰难险恶。所以前来归顺的人不该阻止，这是上天的规律。完全抛开以前的恩怨：我赦免流亡匈奴的汉人的罪过，单于也不要再提逃往汉朝的章尼等人。我听说古时候的帝王，誓约明确并且从不违背诺言。单于留意盟约的内容，天下就会特别安定，和亲以后，汉朝不会率先违背盟约。希望单于明察这件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咎：悔恨。】，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

单于已经订立盟约与汉朝和亲，于是孝文帝就下诏命令御史说：“匈奴大单于送信给我，说和亲的事情已经定了，流亡之人不足以成为劫掠人口和扩大土地的借口，匈奴不进犯关塞以内，汉朝也不出击关塞以外，违犯这一盟约的人处以死刑，可以长期维持友好关系，以后就不会再有悔恨了，双方都有便利。我已经答应他了。向天下发布公告，使人们都能明确地知道此事。”

孝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了，他的儿子军臣即位。军臣单于即位之后，孝文皇帝再次与匈奴和亲。同时中行说

继续侍奉新单于。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关市：边关的交易场所。】，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军臣单于即位四年，匈奴就再次断绝与汉朝的和亲盟约，分别派出三万骑兵大举进犯上郡、云中郡，杀害和劫掠了很多人口和财物后离去。于是汉朝派三名将军带兵屯驻于北地，代国的军队屯驻于句注山，赵国的军队屯驻于飞狐口，边境沿线也各自派兵坚守来防备胡人进犯。又安排三名将军分别带兵驻扎在长安以西的细柳、渭河以北的棘门和霸上等地来防备胡人。胡人的骑兵进犯代国的句注山边界，通过烽火将紧急情况通报到甘泉、长安。过了几个月，汉朝军队抵达边境后，匈奴也就远离边塞了，汉军也撤兵了。此后又过了一年多，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即位，然而赵王刘遂竟然暗中派人联络匈奴。吴、楚等国反叛，匈奴想和赵国一起谋划进犯边界。汉朝军队围攻并攻破了赵国，匈奴也放弃入侵。从此以后，孝景帝再次与匈奴和亲，开通边关交易场所，送给匈奴礼物，送公主给单于做阏氏，就像以前盟约的那样。到孝景帝去世为止，匈奴不时对边境有小规模骚扰，但是没有大举进犯。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兰：通“栏”，这里指禁令。】出物与匈

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行徼：巡行视察。】，见寇，葆【葆：通“保”。】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当今皇帝即位，明确了和亲的相关约定，优待匈奴，开通边关贸易，送给他们大量财物。匈奴从单于以下都与汉朝亲善，边境民众往来于长城脚下。

汉朝派马邑管辖下的聂翁壹故意违犯禁令私运货物与匈奴交往，诈称出卖马邑城来引诱单于派兵前来。单于相信了他，并贪图马邑的财物，于是率领十万名骑兵进入武州要塞。汉朝在马邑城附近埋伏好三十多万军队，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监督四名将军来伏击单于的军队。单于已经进入汉朝的关塞以内，距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只看到牲畜散放在郊野却没有人看管，觉得奇怪，于是进攻汉朝的哨亭。当时雁门尉史正在巡行视察，看见敌军，就要保护这个哨亭，他知道汉军的计谋，单于将他抓获，想要杀死他，尉史于是就把汉朝军队埋伏的地点告诉了单于。单于大吃一惊说：“我本来就对这件事表示怀疑。”于是带兵撤退了。出了边塞说：“我得到尉史，是天意，是上天派你告诉我这些事。”他封尉史为“天王”。汉军约好在单于进入马邑城之后就出兵进攻，单于没有来，因此汉军毫无斩获。汉朝将领王恢的部队从代郡出发进攻匈奴的辎重队伍，听说单于撤兵了，担心对方兵多，就不敢出击。朝廷认为王恢本来是这次行动的策划

者，自己却不敢进攻，就处死了王恢。从此以后，匈奴断绝了和亲，进攻交通要道上的关塞，经常进犯汉朝的边境，次数多得无法计算。然而匈奴贪婪，还是愿意和汉朝互通边关贸易，十分喜欢汉朝的财物，汉朝也仍然不中断边关贸易来迎合他们。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茈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生得广：活捉李广。】，广后得亡归【亡归：逃回来。】。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什辟：通“斗辟”，偏僻险绝。】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马邑的军事行动以后的第五年秋天，汉朝派四名将军各率领一万名骑兵在边关市场附近攻打胡人。将军卫青从上谷郡出发，到达茈城，斩杀和俘虏了七百胡人。公孙贺从云中郡出发，毫无收获。公孙敖从代郡出发，被胡人打败而损失了七千多人。李广从雁门郡出发，被胡人打败，匈奴活捉李广，李广后来得以逃回来。汉朝囚禁了公孙敖、李广，公孙敖、李广出钱赎罪贬为平民。当年冬天，匈奴多次进犯边境，渔阳郡蒙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汉朝派将军韩安国屯驻在渔阳来防备胡人。第二年秋天，匈奴二万名骑兵进犯汉朝，杀死辽西太守，劫掠了二千多人。匈奴又进犯并打败了渔阳太守的军队一千多人，围困了汉朝的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的一千多名骑兵也将近死光了，正赶上燕国的援兵赶到，匈奴军队才离去。匈奴又进犯雁门

郡，杀害和劫掠了一千多人。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领三万名骑兵从雁门出发，李息从代郡出发，进攻胡人。他们杀死和俘虏了几千胡人。第二年，卫青又从云中郡西边出发，直到陇西郡，在河套以南地区进攻胡人下属的楼烦、白羊王，杀死和俘虏了几千人，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于是汉朝就占领了河套以南地区，修筑了朔方城，又修复了以前秦朝时蒙恬所建造的关塞，凭借黄河天险来巩固防守。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偏僻险绝的县如造阳一带，并让给了匈奴。这一年，是汉朝的元朔二年（前127年）。

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余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其众。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此后一年的冬天，匈奴的军臣单于去世。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逃走投降了汉朝，汉朝封於单为涉安侯，几个月就死了。

伊稚斜单于即位以后，在那年夏天，匈奴几万骑兵进犯并杀死代郡太守恭友，劫掠了一千多人。当年秋天，匈奴又进犯雁门，杀害和劫掠了一千多人。第二年，匈奴又再次进犯代郡、定襄县、上郡，各

派出三万名骑兵，杀害和劫掠了几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恨汉朝夺走了河套以南的土地并修筑朔方城，就多次进犯，在边境劫掠，一直打到河套以南，侵扰朔方，杀死和劫掠了许多官员和民众。

第二年春天，汉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率领六名将军，十多万士兵，从朔方、高阙出发攻打胡人。右贤王认为汉军不能到来，就喝醉了酒，汉军出塞六七百里，趁着夜色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非常吃惊，脱身逃跑了，各精锐骑兵也纷纷跟着跑了。汉朝俘获了右贤王的部众男女一万五千人，其中位居裨小王的有十多人。当年秋天，匈奴一万名骑兵进犯代郡并杀死都尉朱英，劫掠了一千多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余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徼极：伺其疲困而拦截。】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其明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第二年春天，汉朝又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名将军，十多万骑兵，再次从定襄出发行进几百里去攻打匈奴，前后共斩杀和俘获了一万九千多人，而汉朝也损失了两名将军、三千多名骑兵。右将军苏建得以只身逃脱，然而前将军翕侯赵信作战不利，投降了匈奴。赵信，原来匈奴的小王，投降了汉朝，汉朝封他为翕侯，由于前将军和右将军的部队合并而与大部队分头行动，独自遇到了单于的军队，因此全军覆没。单于得到翕侯之后，把他封为仅次于自己的王，并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他做妻子，和他谋划侵扰汉朝。赵信让单于穿过沙漠向更北的地方迁移，来引诱汉军，伺其疲困而拦截他们，却不靠近汉朝的边塞。单于听从了他的策略。第二年，胡人的骑兵一万人进犯上谷，杀害了几百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祭天金人：匈奴人用来祭天的核心物品。】。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过当：杀死和俘获敌兵的数目超过损失的数目。】。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死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

第二年春天，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名骑兵从陇西出发，越过焉支山行进一千多里，进攻匈奴，斩杀和俘虏了一万八千多胡人，击破休屠王的军队并缴获他用来祭天的金人。当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又与合骑侯公孙敖的几万名骑兵从陇西、北地出发行进二千里，进攻匈奴。经过居延海，攻打祁连山，斩杀和俘虏了三万多人，其中官职在裨小王以下的有七十多人。这个时候匈奴也来进犯代郡、雁门郡，杀害和劫掠了几百人。汉朝派博望侯张骞和将军李广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包围了李将军，士兵大约四千人，将要被杀光了，汉军杀死敌人的数目也超过了己方损失的数目。正赶上博望侯张骞的军队来援救，李将军得以解脱。汉军损失了几千人，合骑侯公孙敖延误了骠骑将军约定的日期，所以和博望侯张骞都应当被处死，后来出钱赎罪贬为庶民。

当年秋天，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居住在西边而被汉朝斩杀和俘

虏了几万人感到愤怒，想要把他们召来杀掉。浑邪王和休屠王恐惧，谋划投降汉朝，汉朝派骠骑将军前去接应他们。浑邪王杀死了休屠王，吞并了他的部众，率领他们投降了汉朝。总计四万多人，号称十万。于是汉朝得到了浑邪王，陇西、北地、河西遭受胡人进犯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把关东的贫苦民众迁徙到从匈奴手中夺得的河套以南、新秦中地区来充实那里，并将北地以西的戍守士兵减少一半。第二年，匈奴分别派出几万名骑兵进犯右北平、定襄，杀害和劫掠了一千多人后离去。

其明年春，汉谋曰“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行斩：在追赶中斩杀。】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阾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稍：逐渐。】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第二年春天，汉朝群臣商议说“翕侯赵信为单于谋划计策，居住

在大沙漠以北，认为汉军不能打到那里”。于是用粟米喂养马匹，派出十万名骑兵，加上自愿承担衣食随军作战的骑兵，总计十四万人，运输粮食的车马还不算在内。皇上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自带领一半人马，大将军从定襄出发，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发，都约定越过沙漠攻打匈奴。单于听说了，将辎重置于远处，派精锐部队在沙漠以北等候汉军。匈奴与大将军卫青交战了一天，到了傍晚，天上刮起大风，汉军出动左右两翼包围单于。单于自己估计不能打赢汉朝的军队，就独自与精壮骑兵数百名冲开汉军的包围圈往西北方向逃跑了。汉军连夜追击也没有捉到单于。在追赶途中斩杀俘获了一万九千人，往北边抵达阾颜山下赵信所筑的城后退回。

单于逃跑的时候，他的军队经常与汉军相互混战，同时还要跟随单于。单于很久没有和他的大部队会合，右谷蠡王认为单于已经死了，就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再次找到他的大部队，右谷蠡王就放弃了他的单于尊号，恢复右谷蠡王的名号。

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代郡出发行进二千多里，与左贤王交战，汉军斩杀和俘虏了七万多人，左贤王和他的部将都逃跑了。骠骑将军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走到翰海边而撤回。

从此以后匈奴就远离汉地，沙漠以南再也没有匈奴的王庭。汉朝军队渡过黄河，从朔方出发向西抵达令居，通常在那里打通沟渠，开垦农田，官吏和士兵有五六万人，逐渐向北蚕食，边境已经接近匈奴故地以北地区。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物故：死亡。】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朝请：泛称朝见皇帝。春天朝见皇帝为朝，秋天为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

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最开始，汉朝的两名将军大规模出击匈奴，斩杀和俘虏了八九万人，而汉朝的士兵也损失了好几万人，汉朝的战马死掉了十多万匹。匈奴虽然疲惫，远离汉地，然而汉朝也因为缺少马匹，没办法再前去进攻。匈奴采纳了赵信的建议，派使者到汉朝，好言请求和亲。天子把这件事交给群臣商议，有的人赞成和亲，有的人主张趁机迫使对方臣服。丞相长史任敞说：“匈奴刚刚被打败，处境困窘，应该让他们做外藩之臣，每年按春秋两季在边境朝拜皇上。”汉朝派任敞出使匈奴。单于听说任敞的主张，十分生气，就扣留他不放他回去。此前汉朝也曾招降过匈奴使者，单于也就扣留汉朝使者相抵。汉朝重新集结士兵、马匹，正赶上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于是汉朝很久都没有向北攻打匈奴。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武节：军威。】，而使郭吉风【风：通“讽”，委婉劝告。】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几年后，伊稚斜单于在位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乌维即位为单于。这一年，是汉朝元鼎三年（前114年）。乌维单于即位，汉朝天子开始出行巡视郡县。此后汉朝正在忙于向南诛灭南越和东越，没有进攻匈奴，匈奴也不进犯边境。

乌维单于即位的第三年，汉朝已经攻灭南越，派原来的太仆公孙贺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从九原出发行进二千多里，一直走到浮苴井才回来，途中没有看到一个匈奴人。汉朝又派原来的从骠侯赵破奴率领一万多名骑兵从令居出发行进几千里，一直走到匈河水才回来，也没有看到匈奴人。

这个时候天子巡视边境地区，到了朔方郡，统领训练十八万骑兵来显示军威，并派郭吉委婉地转告单于。郭吉到匈奴后，匈奴主客问他出使的目的，郭吉礼节谦卑言辞美好，说：“我见到单于后亲口跟他说。”单于会见郭吉，郭吉说：“南越王的人头已经悬挂在汉朝京城北门了。现在单于如果立即前去与汉朝交战，天子正亲自带兵在边境等候；单于如果不能去，就该面向南方对汉朝称臣。为什么只是远远地跑开，躲藏在大沙漠以北寒冷而辛苦，又缺少水草的地方，没有作为呢。”话说完后单于十分生气，立即将引见郭吉的主客斩首，并且扣留了郭吉不让他回去，把他迁往北海一带。单于终究不肯进犯汉朝边境，而是休养士兵和马匹，习练射箭和狩猎，多次派使者到汉朝，甜言蜜语请求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墨黥：墨刑。】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翁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

屈服【屈服：通“倔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缯絮：缯帛丝绵。】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说：游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汉朝派王乌等人去刺探匈奴的虚实。匈奴的法律规定，汉朝使者不放弃符节并不用墨在脸上刺字，就不能够进入单于的帐篷。王乌，是北地人，熟悉胡人的风俗，于是放弃符节，用墨在脸上刺字，得以进入单于的帐篷。单于宠爱他，假装用好话许下诺言，为的是派他的太子去汉朝做人质，来请求和亲。

汉朝派杨信出使匈奴。这个时候汉朝在东边打败了秽貉、朝鲜并在那里设郡，同时在西边设置了酒泉郡来隔绝匈奴与羌的交通之路。汉朝又向西与月氏、大夏取得了联系，还把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妻，来分化匈奴在西边的盟国。汉朝又向更往北的地区扩大农田面积，一直拓展到胘雷，以此作为要塞，而匈奴始终不敢对这件事有所不满。这一年，翥侯赵信死了，汉朝当权的大臣认为匈奴已经衰弱，可以趁机迫使他们臣服了。杨信为人刚直倔强，本来就不是汉朝的亲贵之臣，单于对他很冷淡。单于要召他进入帐篷，但是他不肯放弃符节，单于就坐在帐篷外接见了杨信。杨信见到单于后，劝他说：“想要和亲，就把单于的太子送到汉朝做人质。”单于说：“这不符合以前的盟约。按以前的盟约，汉朝通常派公主过来，供给丝绸和食物等物品，来缔结和亲盟约，而且匈奴也不去侵扰边境。现在竟然要违反以前的盟约，让我的太子去当人质，这就没有什么和谈的希望了。”匈奴的习俗，见到汉朝使者不是宦官，而是儒生，就认为他想要来游说，于是辩驳他的言辞；如果是年轻人，就认为他想要来斥责匈奴，于是想办

法挫伤他的气势。每当汉朝使者进入匈奴境内，匈奴总要给予报复。汉朝扣留了匈奴使者，匈奴也会扣留汉朝使者，一定做到对等才肯罢休。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给【给：欺骗。】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印绶：印信。】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给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杨信回去以后，汉朝又派王乌出使，而单于再次用美言谄媚他，想得到更多汉朝财物，就欺骗王乌说：“我想去汉朝拜见天子，当面相约为兄弟之国。”王乌回来报告朝廷，汉朝为单于在长安修筑了府邸。匈奴人说：“除非是汉朝尊贵的人出使，否则我不会跟他说实话。”匈奴派他们的尊贵的人来到汉朝，得病了，汉朝送给他药，想要治好他，可是不幸死了。汉朝使者路充国佩带二千石级别官员的印信出使匈奴，顺便护送匈奴使者的灵柩，丰厚的随葬品价值几千金，他说“这是汉朝尊贵的人”。单于认为汉朝杀害了他的尊贵的使者，于是扣留了路充国不让他回去。单于所说的那些话，只是白白地欺骗王乌，根本无意到汉朝拜见天子，也无意派太子到汉朝做人质。于是匈奴多次派奇兵突袭边境。汉朝就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共同屯驻在朔方以东，防备胡人。路充国留在匈奴三年，单于死了。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直：延伸。】酒泉、敦煌郡。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

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将军敖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乌维单于在位十年去世，他的儿子乌师庐即位为单于。他年纪小，被称为儿单于。这一年是元封六年（前105年）。从此以后，单于往更西北的地区迁徙，左方军队的领地一直延伸到云中郡，右边军队的领地一直延伸到酒泉郡、敦煌郡。儿单于即位之后，汉朝派来两名使者，一个负责吊唁单于，一个负责吊唁右贤王，打算以此来挑拨他们的君臣关系而使国家混乱。使者进入匈奴境内，匈奴人把他们都送到单于面前。单于愤怒地将汉朝使者全部扣留。被匈奴扣留的汉朝使者前后有十多批，而匈奴派使者来，汉朝也总是扣留数量相当的匈奴使者。

这一年，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向西攻打大宛，而命令因杆将军公孙敖修筑受降城。当年冬天，匈奴下大雪，牲畜大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儿单于年轻，喜好征伐之事，匈奴人大多感到不安。左大都尉想要杀死单于，派人私下转告汉朝说：“我想杀死单于投降汉朝，汉朝路途遥远，如果派兵来接应我，我就采取行动。”最开始，汉朝听到了这些话，因此修筑了受降城，即使这样还是认为距离太远。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间捕：暗中搜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于匈奴。匈奴

儿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响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

第二年春天，汉朝派浞野侯赵破奴率领二万多骑兵从朔方出发向西北行进二千多里，约定到浚稽山再回师。浞野侯按时到达后就回来了，左大都尉想要采取行动却被发觉，单于杀死了他，派出左方的军队攻打浞野侯。浞野侯一路上斩杀和俘虏了几千人。于是返回，在距离受降城还有四百里的地方，匈奴的八万骑兵将他包围。浞野侯在夜里自己出来找水，匈奴暗中搜捕，活捉了浞野侯，趁机加紧进攻他的军队。汉军的郭纵担任护军，维王为匈奴降兵的首领，他们俩相互商议说：“在众校尉害怕因丢掉将军而被治罪的情况下，不要相互劝说回国。”汉军于是就在匈奴全军覆没。匈奴儿单于非常高兴，就派奇兵攻打受降城。没有攻下，于是进犯边塞后离去。第二年，单于要亲自攻打受降城，还没有到达，就病死了。

儿单于在位三年死去。他的儿子年纪小，匈奴任就立他的叔父乌维单于的弟弟右贤王响犁湖为单于。这一年是太初三年（前102年）。

响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鄣：小型城堡。】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响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响犁湖单于即位后，汉朝派光禄卿徐自为从五原出塞行进几百里，最远处达到一千多里，修筑小型城堡、哨亭，一直到庐朐，并派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驻在附近，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海修筑城堡。

当年秋天，匈奴大举进犯定襄、云中，杀害和劫掠了几千人，打败几位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后离去，途中还破坏了光禄卿徐自为所修筑的小型城堡、哨亭。又派右贤王进犯酒泉、张掖，劫掠了几千人。正好汉朝将领任文前来营救，匈奴又全部失去了所缴获的战利品而离去。这一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击破大宛军队，斩杀大宛王而回。匈奴打算截击李广利，却没有赶到。当年冬天，匈奴打算进攻受降城，正赶上单于病死。

响犁糊单于在位一年去世。匈奴人就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朝诛杀了大宛王之后，威慑西域各国。天子心里打算趁机围困胡人，于是下诏说：“高皇帝留下了平城被围的忧虑，高后时单于的来信悖逆到了极点。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代以前的冤仇，《春秋》大加赞赏。”这一年是太初四年（前101年）。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倨：傲慢。】，非汉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

七。汉复使因杆将军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解归：解除战争而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且鞮侯单于即位之后，全部送还不愿投降的汉朝使者。路充国等人得以回归。单于刚刚即位，害怕汉朝来袭，于是自称：“我是儿子辈分，怎么敢和汉朝天子相比呢！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汉朝派中郎将苏武送给单于丰厚的礼物。单于变得更加骄横，礼节十分傲慢，不是汉朝所希望的。第二年，浞野侯赵破奴逃回汉朝。

第二年，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名骑兵从酒泉出发，在天山进攻右贤王，斩杀和俘虏了一万多人后回师。匈奴大举围困贰师将军，几乎不能逃脱。汉军伤亡十分之六七。汉朝再次派因杆将军公孙敖从西河出发，和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涂山会师，没有收获。又派骑都尉李陵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向居延以北行进一千多里，与单于相遇，展开激战，李陵的军队杀伤敌军一万多人，武器和粮食用完了，想要摆脱困境而回，匈奴包围了李陵，李陵就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于是全军覆没，得以生还的只有四百人。单于于是重用李陵，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杆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累重：辎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杆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此后第二年，汉朝又派贰师将军率领六万骑兵，十万步兵，从朔方出征。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领一万多人，与贰师将军会师。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从五原出发。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领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从雁门出发。匈奴听说了，把他们的辎重都远远地放置在余吾水以北，而单于派十万骑兵在余吾水以南等候汉军，与贰师将军交战。贰师将军于是脱身率军返回，途中和单于的军队连续作战十多天。贰师将军听说他的家人因为巫蛊之祸被灭族，就顺势带着军队投降匈奴了，在一千人中得以生还的只有一两人而已。游击将军韩说毫无收获。因杆将军公孙敖与左贤王交战，战况不利于自己，就带兵返回了。这一年汉朝军队出击匈奴的都不能谈论功劳的多少，功劳抵不过损失。皇帝下令逮捕太医令随但，因为他透露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家人被灭族的事，导致贰师将军投降了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微：模糊隐晦。】，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偏指：偏旨，片面的观点。】，不参【参：考察。】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岛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太史公说：孔子撰写《春秋》，鲁隐公、鲁桓公之间发生的事情记载得很明确，到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就叙述模糊隐晦，因为越是接近当代就越毫无根据地赞美，有很多忌讳的文辞。世俗之人中谈论匈奴的，因为他们想侥幸获得一时的权势而产生祸患，从而把谄媚地进献自己的主张作为要务，使自己片面的观点有利，不考察双方的实际情况；将领仗着中国地域广大，趁着士气振奋，天子根据这些因素来决断计策，所以建立的功业不够深厚。尧虽然贤能，但是仅凭自己还是不能建成功业，得到禹之后神州大地才安宁。况且想要发扬圣人的传统，仅仅在于选择和任用将相啊！仅仅在于选择和任用将相啊！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 五十一

陈仁锡：「匈奴在汉。诚可讨伐。然自武帝继统以来，未闻有犯边之罪。况和亲已约，关市已通，匈奴已自亲汉，今乃无故设诱，果何义耶？夫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以信义素著焉耳。若变诈反覆，施于对敌犹且不得为正大之举，矧无衅妄动者乎！后世每以平城之围，搜书之辱，大武帝复仇之义，不知高帝失之于轻敌，吕后有瑕之可指？在武帝本自无仇可复，不过因其盗边而治，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为诈伪之谋乎？自是而后，兵连祸结，是果谁之咎欤！」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给事：供职。】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媼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媼。媼长女卫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大将军卫青，是平阳县人。他的父亲名叫郑季，是个小官吏，在平阳侯的家中做事，同平阳侯的妾卫媼私通，生了卫青。卫青同母所生的哥哥是卫长子，他的姐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的家中得到皇帝的宠幸，因此冒为卫姓。卫青字仲卿。卫长子改字为长君。卫长君的母亲称为卫媼。卫媼的大女儿是卫孺，二女儿是卫兒儿，小女儿就是卫子夫。后来卫子夫的弟弟卫步、卫广都冒为卫姓。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堂邑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有身：怀有身孕。】，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篡取：抢夺。】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兒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

卫青是平阳侯家的奴仆，少年时回到父亲家里，他的父亲让他放羊。父亲前妻所生的儿子都把他当奴仆看待，不把他列为兄弟。卫青曾经跟着别人进入到甘泉宫的居室，有一个带着刑具的囚犯给卫青相面，说：“你是个贵人，将做官直到封侯。”卫青笑着说：“我是家奴所生，能够不挨打受骂就足够了，怎么会有封侯的事呢！”

卫青长大之后，做了平阳侯家的骑兵，跟随平阳公主。建元二年（前139年）春天，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以进入皇宫中，为皇帝所宠爱。皇后是堂邑大长公主的女儿，没有生下儿子，有嫉妒之心。大长公主听说卫子夫受到皇帝的宠幸，怀有身孕，嫉妒她，于是就派人去逮捕卫青。卫青此时在建章宫侍奉，不出名。大长公主捉拿并拘禁了卫青，想要杀死他。他的朋友骑郎公孙敖与一些壮士前去将他抢夺出来，因此得以不死。皇帝听说后，就召见卫青，让他当建章监，加侍中的官衔，连同他同母的兄弟们都显贵了，所得到的赏赐，几天之间加起来就有千金。卫孺成了太仆公孙贺的妻子。卫少兒过去和陈掌私通，皇帝于是就召见陈掌，使他显贵。公孙敖从此更加显贵了。卫子夫做了皇帝的夫人。卫青当上了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茈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

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

宗泽：「为将者当学卫青。」黄震：「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蹶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淳耀：「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

元光五年（前130年），卫青担任车骑将军，攻打匈奴，从上谷郡出兵；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从云中郡出兵；大中大夫公孙敖担任骑将军，从代郡出兵；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从雁门出兵：每支军队各有一万骑兵。卫青来到茈城，将数百名敌人斩首。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了七千名骑兵；卫尉李广被敌人捉住，后来逃脱回来了：这两人都应当被处斩，后来出钱赎罪，被贬为平民。公孙贺也没有立下功劳。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虏略：掳掠。】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造谋：策划阴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

百有余万，全甲兵【甲兵：战衣和兵器。这里指军队。】而还，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

元朔元年（前128年）春天，卫夫人生下男孩，被立为皇后。那年秋天，卫青担任车骑将军，从雁门郡出兵，以三万骑兵攻打匈奴，将数千名敌人斩首。第二年，匈奴入侵杀死了辽西郡太守，掳掠了渔阳郡的二千多人，击败了韩安国将军的军队。汉朝廷命令将军李息攻打匈奴，从代郡出兵；命令车骑将军卫青从云中郡出兵，向西一直推进到高阙。于是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地区，到达了陇西一带，捕获了数千名敌人、数十万头牲畜，打跑了白羊王、楼烦王。于是把黄河以南地区设为朔方郡。把三千八百户的封邑封给卫青，封他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作战有功劳，朝廷把一千一百户的封邑封给苏建，封他为平陵侯。派苏建修筑朔方郡的城池。卫青的校尉张次公作战有功劳，被封为岸头侯。皇帝说：“匈奴悖逆天理，混淆人伦，残害尊长，欺凌老者，以抢劫和偷窃为职业，在各个蛮夷之国行骗，策划阴谋，凭借武力，屡次为害于边境，因此朝廷发动军队，派遣将领，来讨伐它的罪恶。《诗经》不是说过吗，‘迅速讨伐玁狁，取胜于大原’，‘出动众多的战车，到那朔方去筑城’。现在车骑将军卫青渡过了西边的黄河，一直抵达高阙，得到敌人二千三百个首级，将他们的战车、輜重、牲畜、财产全都缴获，已被封为列侯，于是往西平定了黄河以南地区，巡视榆谿的旧关塞，越过梓领，在北河上架设桥梁，讨伐蒲泥，打败了符离，斩杀敌人迅捷精锐的士兵，捕获敌人三千零七十一一个侦察兵，对所获敌人加以讯问，赶回一百多万匹马、牛和羊，保全军队而返回，增加卫青的封邑三千户。”第二年，匈奴入侵，杀死了代郡的太守共友，侵入雁门郡并掳走了一千多人。第二年，匈奴大规模入侵代郡、定襄、上郡，杀死、掳掠了几千名汉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

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溃围：冲开包围圈。】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裨王：小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力战：努力作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罽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额侯。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窳侯。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轶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朱英。

陈仁锡：「太史极不满于开边生事，恩幸滥宠，而卫霍二将却正坐此，故篇中屡有微言。然白登之围，天骄之横，向非卫、霍两将军，终汉之世边境无宁日矣。卫霍之功安可以外戚没乎？且卫霍纵能以外戚贵，宁能以外戚胜乎？使帝以外戚之嫌裁减封爵，何以竞才之用，何以为武帝乎？传中屡以『皇后』为言，何其浅也。须知武帝不独以戚贵青，青亦不独以戚呈身。」

第二年，即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天，汉朝下令让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兵；命令卫尉苏建担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骑将军，代国相李蔡担任轻车将军，都归车骑将军卫青统领，都向朔方出兵；命令大行令李息、岸头侯张次公担任将军，从右北平郡出兵：都攻打匈奴。匈奴右贤王抵挡卫青等人的军队，认为汉军不能到这里，就喝醉了。汉军晚上赶到，围住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逃走，只和一个宠爱的小妾、几百个精壮骑兵冲出，冲开包围圈向北逃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人追赶了数百里，没有追上，擒获十多个右贤王的小王，一万五千多部众男女，几千百万头牲畜，于是带着军队回去了。到达关塞，皇帝派使者持大将军的官印，就在军营中任命车骑将军卫青做了大将军，各位将军连同自己的军队都归卫青统属，卫青确立名号而班师回朝。皇帝说：“大将军卫青亲自率领士兵，军队大获全胜，擒获匈奴小王十多人，增加卫青六千户封邑。”又封他的儿子卫伉做了宜春侯，封他的儿子卫不疑做了阴安侯，封他的儿子卫登做了发干侯。卫青坚决推辞说：“我有幸在军队中供职，仰仗陛下的神灵，军队获得大胜，都是各位校尉努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经加封过我了。我的儿子们还只是婴儿，没有什么功劳，陛下要割地封他们三人当侯，这不是我到军队中任职，来鼓励士兵努力作战的本意。卫伉等三人怎么能接受封赏呢！”皇帝说：“我没有忘记各位校尉的功劳，如今就准备考虑封赏他们。”于是下诏令给御史说：“护军都尉公孙敖曾经三次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常常护卫各军，协助校尉擒获了匈奴小王，以一千五百户的封邑封给公孙敖，封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跟着大将军从颍川出兵，一直抵达匈奴右贤王的王庭，在大将军的指挥下博杀战斗，擒获匈奴小王，以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给韩说，封他为龙额侯。骑将军公孙贺跟着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以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给公孙贺，封他为南郅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跟着大将军出征，俘获匈奴小王，以一千六百户的封邑封给李蔡，封他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每个人都曾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征，俘获了匈奴小王，以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给李朔，封他为涉軹侯，以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

给赵不虞，封他为随成侯，以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给公孙戎奴，封他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和校尉豆如意作战有功劳，赐予他们关内侯的爵位，赐每人食邑各三百户。”那一年秋天，匈奴入侵代郡，杀死了代郡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并军：合并军队。】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闾、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闾、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明威：表明威信。】，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入塞罢兵。

曾国藩：「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

第二年的春天，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合骑侯公孙敖担任中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左将军，翕侯赵信担任前将军，卫尉苏建担任右将军，郎中令李广担任后将军，右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都归大将

军统属，斩下了数千首级而回师。一个多月以后，又都从定襄出兵攻打匈奴，斩杀了一万多敌军。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的军队合并后共计三千多骑兵，单独遭遇了匈奴单于的军队，和他们战斗了一天多，汉军几乎死光了。前将军赵信过去是匈奴人，投降汉朝后被封为翥侯，看到情势急迫，匈奴又诱降他，于是率领剩余的约八百名骑兵，逃奔投降了匈奴单于。右将军苏建的军队全部战死，只有他一人得以逃走，自己回到大将军那里。大将军卫青就苏建的罪责向军正闾、长史安和议郎周霸等人询问：“苏建的罪责应当怎么判决？”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征以来，从没杀过部将。如今苏建抛弃军队，可杀他以申明军队的威严。”正闾、长史安则说：“不对。兵法上说‘小股部队再精锐，也会为大部队所击败’。如今苏建以几千人抵挡匈奴单于的几万人，奋力战斗了一天多了，士兵全部战死，不敢有背叛的想法，而自己回来。他自己回来却斩杀了他，这是教人今后如果战败就不要返回啊。因此不该处死他。”大将军说：“我有幸以皇帝亲戚的身份在军队中就职，不担心没有威信，可周霸劝我表明威信，非常不符合我的本意。况且倘若我的职权允许我斩杀有罪的部将，而凭借我的尊宠却不敢擅自在国境以外将其诛杀，把一切报告给皇帝，由皇帝自己裁决这件事，据此来显示做臣子的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军官们全说“好”。于是把苏建拘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卫青率领军队进入关塞，停止军事行动。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直奔：径直离开。】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斩捕首虏二千余人，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利侯。”是岁，失两将军军，亡翥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人。



卫青钳徒论相，选自《中国古代百将图说》。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绝国：遥远的国家。】功，封骞博望侯。

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已经十八岁了，受到皇帝宠爱，做了皇帝的侍中。霍去病善长骑马和射箭，曾两次跟着卫青出征，大将军奉命调拨给他一些壮士，让他做了剽姚校尉，他和八百个迅捷勇猛的骑兵径直离开大部队几百里，径直去追求战功，所斩杀和俘虏的敌人数量超过了他们所损失的数量。于是皇帝说：“剽姚校尉霍去病斩杀二千零二十八名敌人，其中有匈奴的相国、当户等官员，

杀死了匈奴单于祖父辈的籍若侯产，活捉了匈奴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他的功劳曾两次在全军之中位居第一，把一千六百户的封邑封给霍去病，封他为冠军侯。上谷郡太守郝贤曾经四次跟着大将军出征，活捉、斩杀了二千多敌人，把一千一百户封邑封给郝贤，封他为众利侯。”这一年，折损了两位将军的军队，翕侯叛逃，军功不多，因此大将军卫青没有得到加封。右将军苏建被押送回来，皇帝没有杀他，赦免了他的罪过，他交了赎金后，被贬为庶民。

大将军卫青回来之后，皇帝赏赐他千金。这个时候王夫人正受到皇帝的宠幸，甯乘就劝大将军说：“将军您的功劳还不很多，却自己有万户食邑，三个儿子都当了侯，只是因为卫皇后的缘故。如今王夫人得到皇帝宠幸，而她的家族还没有富贵，希望将军拿皇帝所赐的千金为王夫人的双亲祝寿。”大将军卫青于是拿了五百金去给王夫人的双亲祝寿。皇帝听说了这件事，就去问大将军，大将军把实情说出，皇帝于是任命甯乘做了东海都尉。

张骞跟从大将军出征，由于他曾出使过大夏，被扣留在匈奴很长时间，因此他为大军引路，知道有好水草的地方，军队得以没有饥渴的困扰，再加上他过去出使遥远的国家的功劳，所以封他为博望侯。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遼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輜重人众慑懼【**慑懼：震慑而服从。**】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冠军侯霍去病已经封侯三年了，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春天，皇帝任命冠军侯霍去病做了骠骑将军，让他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郡出兵，立下了功劳。皇帝说：“骠骑将军率领军士越过了乌盭山，征讨遼濮，渡过了狐奴河，经过匈奴人的五个王国，不掠取那些被震

慑而服从之人的财物和民众，一心要捉到匈奴单于的儿子。他们转战了六天，越过焉支山达一千多里，和匈奴人短兵相接，杀死折兰王，斩杀了卢胡王，诛杀了那些全副武装的敌人，生擒浑邪王的儿子和匈奴的相国、都尉，斩杀八千多名敌人，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给霍去病增加二千户的食邑。”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行留：行军滞留不前。】，当斩，赎为庶人。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茜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遼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宿将：老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留落：留滞落后。】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那一年的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都从北地郡出兵，他们不同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都从右北平郡出兵，他们不同道：都去攻击匈奴。郎中令李广率领四千骑兵最先抵达，博望侯张骞率领着一万骑兵随后赶到。匈奴左贤王率领数万骑兵包围了郎中

令李广，李广和他们交战了两天，死的人超过半数，所杀死的敌人也超过了自己一方损失的数量。博望侯赶到的时候，匈奴军队已经撤去。博望侯张骞犯了行军滞留不前的罪，按律应被处死，他出钱赎罪，被贬为平民。骠骑将军霍去病从北地郡出兵，已经深入匈奴之地，和合骑侯公孙敖迷失了道路，没能够会合，骠骑将军越过居延山抵达祁连山，捕获了许多敌人。皇帝说：“骠骑将军翻越居延山，于是从小月氏经过，攻打祁连山，捉住了酋涂王，率众投降的匈奴人有二千五百人，斩杀三万零二百名敌人，俘获匈奴五个小王、五个小王的母亲、匈奴单于的妻子、王子五十九人，以及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自己的军队大概损失十分之三，增加霍去病五千户封邑。赏赐跟随霍去病到小月氏的校尉左庶长的爵位。鹰击司马赵破奴两次追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斩杀遼濩王，俘获稽沮王，千骑将俘获匈奴小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官吏四十一人，俘获敌军三千三百三十人，先头部队捉住敌军一千四百人，把一千五百户封给赵破奴，封他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跟随骠骑将军俘获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俘获敌军一千七百六十八人，把一千一百户封给高不识，封他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劳，封他为煇渠侯。”合骑侯公孙敖因行军滞留没和骠骑将军会合而有罪，应该被处死，他出钱赎罪，被贬为平民。各位老将军所统领的军队的士兵、马匹、武器也比不上骠骑将军的，骠骑将军所统领的士兵是经常挑选的，可是也非常勇敢，敢于深入敌境，常常和强健的骑兵冲在大部队的前面，军队也总遇上好运气，没有碰到过大的危险。可是各位老将却总是因为行军留滞落后，遇不上好的战机。自此以后，骠骑将军日益受到皇帝的亲近，更加显贵，和大将军卫青相仿。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遁：逃跑。】

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焯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烧 騃 騃【烧 騃：剽悍勇猛之人。这里指逃亡的匈奴人。】，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离：遭受。】 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爰：于是。】 及河塞，庶几【庶几：差不多，几乎。】 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

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翁侯赵信为单于画计【画计：出谋划策。】，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

那年秋天，匈奴单于气恼浑邪王居守在西方，屡次被汉军打败，损失了几万人，而这都是因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军队。匈奴单于发怒，想要召见并诛杀浑邪王。浑邪王和休屠王等人打算投降汉朝，派人先到边境上等候。当时大行令李息正准备在黄河边上修筑城池，见到了浑邪王的使者，马上命人驾乘传车回去向皇帝报告。皇帝知道了，顾虑他们以诈降的办法来偷袭边境，就命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前去迎接。骠骑将军已经渡过了黄河，和浑邪王的部众互相远远地观望。浑邪王的部将们见到汉军，多数打算不投降，有很多人逃走了。骠骑将军于是奔入浑邪王阵营和浑邪王相见，斩杀了那些打算逃走的八千人，于是让浑邪王独自一人乘着传车先到皇帝所在的地方，他统领浑邪王的部众渡过黄河，投降的人有几万人，号称十万。他们到达长安后，皇帝拿来赏赐的钱有几十万之多。封给浑邪王一万户封

邑，为漯阴侯。封他的小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焄渠侯，禽梨为河篡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于是皇帝称赞骠骑将军的功劳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军队攻打匈奴西方的浑邪王，浑邪王和他的部众人民都相互投奔汉朝，用军粮接济他们吃饭，骠骑将军一并率领他们善射的士兵一万多人，诛杀了妄图逃亡的人，得到他们八千多人的首级，迫使三十二名敌国之王投降，战士没有人受伤，十万部众都倾心归顺，骠骑将军频繁地付出劳苦，于是使黄河边塞地区几乎没有边患，有幸永久安定和平。以一千七百余户食邑加封骠骑将军。”于是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驻守士兵一半的人数，以减轻天下百姓的徭役负担。

过了不久，朝廷就分别调迁投降的匈奴人到边境五郡原来的关塞之外，但都在黄河以南地区，顺延他们过去的习俗，作为汉朝的附属国。第二年，匈奴入侵右北平郡、定襄郡，杀死、虏走了一千多人。

第二年，皇帝和各位将军商议说：“翁侯赵信为匈奴单于出谋划策，常常以为汉军不能越过沙漠在那里轻易久留，如今大量派遣士兵这么做，那么必定会实现我们的愿望。”这年是元狩四年（前119年）。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转者：转运军需物资的人。】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幕：沙漠。】，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

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拏，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迟明：快天亮的时候。】，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右将军至，下吏，赎为庶人。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天，皇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率领骑兵五万，步兵、转运物资的后续部队几十万，而那些敢于奋勇作战、深入敌阵的士兵都归骠骑将军统属。骠骑将军开始要从定襄出兵，迎击单于。俘获的敌人说单于在东边，于是改令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兵，而令大将军从定襄郡出兵。郎中令李广担任前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左将军，主爵赵食其担任右将军，平阳侯曹襄担任后将军，都归大将军统属。军队就越过沙漠，军队共五万人马的骑兵，和骠骑将军一起攻打匈奴单于。赵信替单于谋划说：“汉军已经越过沙漠，军队很疲惫，我们可以坐等着收纳汉军俘虏了。”于是把辎重全都运到远远的北边，以全部精锐部队等候在沙漠的北边。正当大将军的军队出塞一千多里时，看到匈奴单于的军队正列阵等候他们，于是大将军下令把武刚车排成环形的阵营，而下令让五千名骑兵纵马去抵御匈奴。匈奴放了大约一万骑兵前来。正赶上太阳将要落山，刮起了大风，沙石打在人的脸上，两军都看不见对方，汉军又派左右两翼部队绕到匈奴单于军的后面。单于见汉军人多，而士兵、马匹还强壮，交战会对匈奴不利，在天将黑的时候，匈奴单于是乘着六匹骡子拉的车，在大约几百名精壮骑兵的保护下，径直冲开了汉军的包围，向西北方奔去。当时天色已黑，汉军和匈奴军相互扭打，死伤人数大致相等。汉军左校尉捉到的俘虏说匈奴单于已在天没黑时离去，

汉军于是出动轻骑兵连夜追赶，大将军的军队也紧随其后。匈奴军队也都散开逃走了。快天亮的时候，汉军行进了二百多里，没有俘获单于，却捕获、斩杀了一万多敌人，于是来到寘颜山赵信城，缴获匈奴积存的粮食让军队吃饭。军队停留了一天后回来，将赵信城剩余的粮食全都烧光才回来。

大将军和匈奴单于会战之时，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的军队从东边的道路进军，一时迷失了道路，晚于大将军来攻打匈奴单于。大将军卫青带军队回到大沙漠以南，才遇上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卫青要派使者回去禀报皇帝，命令长史按文书所列罪状诘问前将军李广，李广自杀了。右将军到达京城，交由法官处置，他自己出钱赎罪，成了平民。大将军的部队进入边塞，这次总共斩杀、俘获敌人一万九千多人。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余日，右谷蠡王闻之，自立为单于。单于后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荤粥：匈奴。】之士，约轻赍【赍：物资。】，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卤：通“虏”，俘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柁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归义：归顺，投降。】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

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当时匈奴民众十多天没有见到单于，右谷蠡王听说后，就自己做了单于。单于后来找到了他的部众，右谷蠡王于是去掉了单于的称号。

骠骑将军也率领五万骑兵，携带的辎重和大将军军队的相等，却没有偏将。他就把李敢等人全部任命为大校，充做副将，从代郡、右北平出兵一千多里，遇到了左贤王的军队，所斩杀、俘获敌军的功劳已远远超过了大将军。军队回来后，皇帝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大军，亲自统领所俘获的匈奴勇士，减少携带的物资，穿越大沙漠，渡河捉到单于的近臣章渠，杀死匈奴小王比车耆，转而攻击匈奴左大将，斩杀敌人缴获军旗和战鼓，翻越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还有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祀天，在姑衍山祭祀地，登上高山俯视瀚海。捕获俘虏和杀死的敌人达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军队大约损失了十分之三，他们从敌方取得粮食，行进到极远的地方却没有断绝军粮，以五千八百户加封骠骑将军。”右北平郡太守路博德归骠骑将军统属，和骠骑将军在与城会合，没有失去约期，追随骠骑将军抵达柁余山，斩杀、掳获敌军二千七百人，以一千六百户封路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郡都尉邢山追随骠骑将军出征捉住了匈奴小王，以一千二百户封邢山为义阳侯。过去归顺汉朝的匈奴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有功劳，以一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一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有功劳，每人各加封三百户。校尉李敢缴获敌军的军旗、战鼓，被封为关内侯，得二百户食邑。校尉徐自为被赐予大庶长的爵位。军队中的小官士卒被封官和得到赏赐的很多。而大将军卫青没有得到加封，军队中的小官士卒都没有人被封为侯。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

匹。乃益置【益置：增设。】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秩禄：俸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治第：修建府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蹋鞠：蹴鞠的别称。】。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当卫青和霍去病两支军队出塞的时候，边塞上的官吏查检到那时官府和私人的马匹共有十四万匹，可当他们再进入边塞时，马匹只剩下不到三万匹了。于是朝廷增设了大司马的官位，大将军、骠骑将军都担任大司马。定下了法令，让骠骑将军的俸禄与大将军的相等。从此以后，大将军卫青的权势日益衰退，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日益显贵。大将军的老朋友、门客大多都离开了他而去侍奉骠骑将军，这些人都得到了官爵，只有任安不这么做。

骠骑将军为人说话不多，不显露声色，有气魄，勇于任事。皇帝曾经想教给他孙子和吴起的兵法，骠骑将军回答说：“打仗只看策略如何就行了，不必学习古代的兵法。”皇帝为他修建府第，让骠骑将军去视察，他回答说：“匈奴还没有消灭，没有考虑家事的心思。”因此，皇帝更加重视、喜欢他。然而，霍去病从少年时期起就当上了侍中，因而显贵，不会体恤士卒。他率军出征，皇帝派太官送给他几十辆车的食物，他回来的时候，辎重车上抛弃了许多剩余的粮食和肉，而士卒中还有挨饿的人。他在塞外的時候，士卒缺少粮食，有的都饿得不能自己站起来，而骠骑将军还在穿越球场玩蹴鞠游戏。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而大将军卫青则为人仁慈善良，退避忍让，以宽和

柔顺取悦于皇帝，然而天下却没有称赞他。

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陈：排列成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嬪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

自骠骑将军死后，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后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后二岁，冠军侯国除。其后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大将军以其得尚平阳长公主故，长平侯伉代侯。六岁，坐法失侯。

骠骑将军在元狩四年领兵出征后的第三年，即元狩六年（前117年）就去世了。皇帝对他的死很悲伤，调派附属国的铁甲军，从长安一直到茂陵排列成阵，为他修建像祁连山一样的坟墓。给他确立谥号，兼有“勇武”和“扩大疆土”的意思，称为景桓侯。他的儿子霍嬪承袭他的侯爵。霍嬪年纪还小，字子侯，皇帝很喜欢他，希望他长大之后让他做将军。过了六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前105年），霍嬪死了，被谥为哀侯。霍嬪没有儿子，断绝了香火，他的封国被废除。

自打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之后，大将军卫青的大儿子宜春侯卫伉因为犯法而失去了侯爵。五年之后，卫伉的两个弟弟，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全都因为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不好而丢掉了侯爵。他们丢掉侯爵两年后，冠军侯的封国也被废除了。这以后的第四年，大将军卫青死了，谥号是烈侯。他的儿子卫伉承继他的爵位做了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攻单于之后，一直到十四年后去世。这期间汉朝始终没有再去攻打匈奴的原因，是由于汉朝的马匹减少了，又正在南方攻打东越、南越，在东方征伐朝鲜，攻击羌人、西南夷人，所以长时间没有征伐匈奴。

大将军卫青由于娶了平阳长公主的原因，他的儿子长平侯卫伉才能以承继侯爵。六年之后，卫伉因为犯法失去了侯爵。

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胡种：属匈奴种族。】。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后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窳侯。后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后四岁，以坐酎金失侯。后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后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

将军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

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骠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杆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杆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发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

以下是两位大将军和诸位偏将的名单：

大将军卫青总共出击匈奴七次，斩杀、俘虏敌人五万多人。他和匈奴单于交战一次，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地区，于是设立朔方郡，两次增加封地，共有一万一千八百户食邑。他的三个儿子被封为侯，每人受封了一千三百户食邑。加起来，卫青父子共有一万五千七百户食邑。卫青的校尉偏将因为跟随大将军出征而被封侯的有九人。他的偏将和校尉已经当上将军的有十四人。作为偏将的李广，有他自己专门的传记。没有专门传记的有：

将军公孙贺。公孙贺，是义渠人，其先辈是匈奴人。公孙贺的父亲是浑邪，在景帝时被封为平曲侯，因为犯法而失去了侯爵。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舍人。武帝继位后的第八年，公孙贺以太仆的身份担任轻车将军，在马邑驻军。四年之后，公孙贺以轻车将军的身份从云中郡出兵。五年之后，公孙贺以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有功劳，被皇帝封为南郅侯。一年后，公孙贺以左将军的身份第二次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兵，没有立下功劳。四年之后，公孙贺因为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不好而丢掉了侯爵。八年之后，公孙贺以浮沮将军的身份从五原出塞行军二千多里，没有立下功劳。八年之后，公孙贺从太仆升任丞相，被封为葛绎侯。公孙贺七次担任将军，出击匈奴没有建立大的功劳，而两次被封为侯，最终当上丞相。公孙贺因为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又搞巫蛊害人之术，家族被灭，断绝了后代。

将军李息，是郁郅人。他曾侍奉过景帝。到武帝继位后第八年，

被任命为材官将军，驻军马邑；六年后，李息担任将军，从代郡出兵；三年后，李息担任将军，跟随大将军从朔方出兵：都没有功劳。李息共计三次担任将军，后来他经常担任大行令。

将军公孙敖，是义渠人。他曾以郎官的身份侍奉武帝。武帝继位后的第十二年，他担任骑将军，从代郡出兵，损失了七千人士兵，按律应被处斩，后来出钱赎罪，成了平民。五年之后，公孙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有功劳，被皇上封为合骑侯。一年之后，公孙敖以中将军的身份追随大将军，第二次从定襄郡出兵，没有功劳。二年之后，公孙敖以将军的身份从北地郡出兵，延误了骠骑将军约定的期限，按律应当处斩，后来出钱赎罪，成了平民。二年之后，公孙敖以校尉的身份追随大将军出征，没有功劳。十四年之后，公孙敖以因杆将军的身份建造受降城。七年之后，公孙敖再次以因杆将军的身份出击匈奴，抵达余吾，损失了很多士兵，交由执法官吏处置，按律应当被处斩，他假死，逃亡在民间生活了五六年。后来被发现，又被逮捕。因为他妻子搞巫蛊害人之术，全族被处死。公孙敖共四次担任将军，攻打匈奴，被封侯爵一次。

将军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成纪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已为丞相，坐法死。

将军张次公，河车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再为将军，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将军苏建，杜陵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后四岁，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

太守，卒，冢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翕侯。武帝立十七岁，为前将军，与单于战，败，降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祲裯人也。武帝立二十二岁，以主爵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襄，曹参孙也。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额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掘蛊：挖掘巫蛊木偶。】太子宫，卫太子杀之。

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将军李沮，是云中郡人。他曾侍奉过景帝。武帝继位后的第十七年，李沮以左内史的身份当上了强弩将军。一年之后，他再次担任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是成纪人。他曾侍奉过孝文帝、景帝、武帝。他以轻车将军的身份追随大将军出征立有战功，被封为乐安侯。随后当上丞相，因为犯法被处死。

将军张次公，是河车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追随卫青将军出征匈奴有战功，被封为岸头侯。此后太后去世，张次公担任将军，驻守北军

总部。一年后，他担任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他两次当上将军，后来由于犯法而失去了侯爵。张次公的父亲名叫张隆，是驾驶轻车的勇武的射手。因为他善于射箭，景帝很喜欢、亲近他。

将军苏建，是杜陵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追随卫青大将军出征，有战功，被皇帝封为平陵侯，又以将军的身份修筑朔方城。四年之后，他担任游击将军，追随大将军从朔方出兵。一年之后，他以右将军的身份第二次跟随大将军从定襄郡出兵，结果翕侯赵信逃亡，大军覆没，按律应当被处斩，后出钱赎罪，成了平民。后来他担任代郡太守，他死后被埋葬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的身份投降了汉朝，被封为翕侯。武帝继位后的第十七年，赵信担任前将军，与单于作战，失利，于是投降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者的身份和大夏国沟通，回来之后，担任校尉。他跟着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有功劳，被封为博望侯。三年之后，他担任将军，从右北平出兵，耽误了约定的期限，按律应当被处斩，他出钱赎罪，成了平民。后来他作为使者出使乌孙，担任大行令时去世，埋葬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是祿人。武帝继位后的第二十二年，赵食其以主爵都尉的身份担任右将军，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兵，因为迷路而延误了期限，按律应当被处斩，他出钱赎罪，成了平民。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的身份担任后将军，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兵。曹襄，是曹参的孙子。

将军韩说，是弓高侯韩颓当庶出的孙子。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有功劳，被封为龙额侯，后来因为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不好而失去了侯爵。元鼎六年（前111年），韩说以待诏的身份担任横海将军，攻打东越有功劳，被封为按道侯。他在太初三年（前

102年）担任游击将军，驻军于五原以外的一些城堡。后来他担任光禄勋，到太子宫中挖掘巫蛊木偶的罪证，因此被卫太子杀死。

将军郭昌，是云中郡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追随大将军出征。元封四年（前107年），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当上了拔胡将军，驻军于朔方。回来后去攻打昆明，没有立下功劳，于是被收回了官印而罢官。

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为校尉，数从大将军。以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毋功。以捕楼船将军坐法死。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

将军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骠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后六岁，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后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枝属【枝属：子孙和亲属。】为五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夺，卫氏无为侯者。

将军荀彘，是太原郡广武人。他凭着善长驾车求见皇帝，当上了侍中，之后又当了校尉，多次跟随大将军出征。他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担任左将军去攻打朝鲜，没有立下功劳。他因为进言导致楼

船将军杨仆被逮捕而犯法，被处死。

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攻打匈奴共有六次，其中四次是以骠骑将军的身份出征的，斩杀、俘虏敌军十一万多人。等到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投降，于是开拓了河西、酒泉一带的疆土，西部匈奴的侵扰日益减少。霍去病曾四次被加封，总共受封一万五千一百户食邑。他的校尉因为有功劳而被封侯爵的总共有六人，后来当上将军的有两人。

将军路博德，是平州人。他以右北平郡太守的身份追随骠骑将军出征立下了功劳，被封为符离侯。骠骑将军去世之后，路博德以卫尉的身份担任伏波将军，因为打败了南越，而被加封。后来他由于犯法而丢掉了侯爵。后来，他担任强弩都尉，屯驻在居延，一直到去世。

将军赵破奴，本来是九原人。他后来逃跑进入了匈奴地区，不久之后又回到了汉朝，做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司马。他从北地出兵攻打匈奴时有功劳，被封为从骠侯。后来他因为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不好而失去了侯爵。一年之后，他担任匈河将军，攻打匈奴一直到匈河水，没有立下功劳。二年之后，他攻打并俘获了楼兰王，又被封为浞野侯。六年之后，他担任浚稽将军，统领二万骑兵攻打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和他交战，以八万骑兵围攻赵破奴，赵破奴于是被匈奴人活捉，全军覆没。赵破奴在匈奴被扣留了十年，又和他的长子赵安国逃跑回到汉朝。后来，他因为犯了巫蛊罪，被灭了族。

曾国藩：「《卫青霍去病传》右卫而左霍，犹《魏其武安传》右窦而左田也。卫之封侯，意已含讽刺矣；霍则风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须得偏鹜不平之气，乃是佳耳。」

自打卫氏兴起，大将军卫青第一个受封，此后他的子孙、亲属中有五人被封为侯爵。总计二十四年间而五个侯爵全部被剥夺，卫家再没有一个做列侯的人了。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谢：拒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隄【隄：废除，贬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放：通“仿”，模仿，效仿。】此意，其为将如此。

太史公说：苏建对我说过：“我曾经批评大将军，说他极为尊贵，而全国的贤士大夫都不赞誉他，希望大将军能够学习古代那些招选贤人的名将，努力去实行。大将军拒绝说：‘自打魏其侯、武安侯优待宾客，皇帝常常对此切齿痛恨。亲近、拉拢士大夫，招选贤能、贬退无才之人，这是国君的权柄。当臣子的只需要遵守法度、安守职责就行了，何必参与招选人材呢！’”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效仿大将军卫青的这种做法，他们当将军就是如此。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 五十二

唐顺之：「此传以『曲学阿世』四字摹写平津侯，极得其髓。弘遇时，故至相位，传中总明此义。」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牧豕：放猪。】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意：皇上的心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让谢：退让谢绝。】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盛毁：极度诋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字季。他年轻的时候做过薛县的监狱官，因为犯罪而被罢免。他家里贫困，于是到海边去放猪。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学习《春秋》以及各家有关《春秋》的解释。他奉养后母既孝顺又恭谨。

建元元年（前140年），皇帝刚登位，招选贤良有文学的人。这

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做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报告，不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发怒，认为他没有能力，公孙弘就借着有病的机会免官回家。

元光五年（前130年），皇帝下令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次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辞谢道：“我曾经到西边的京城去应承皇帝的任命，由于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回来，希望换个人推荐。”国人却坚持推荐公孙弘，公孙弘于是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儒士分别做对答的文章，有一百多人，公孙弘被排在最后。对答的文章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将公孙弘的对答文章提拔为第一名。召公孙弘进宫见面，皇帝见他的身材相貌非常好，任命他做博士。这时汉朝修通了去西南夷的道路，设置了郡级的官府，巴蜀民众对此举感到困苦，皇帝下诏让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向皇帝汇报，极力诋毁西南夷地区没有什么用处，皇帝没有听从。

弘为人恢奇【恢奇：恢廓奇诡。】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倍：通“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庭：通“廷”，朝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公孙弘为人恢廓奇诡、见多识广，经常说他认为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宽广，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着布被，吃饭的时候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他的后母去世，他守了三年的丧。他每次在朝会上一同商议事情，总是先开头陈述事端，让皇帝自己来抉择，不愿意当面反对，当场争辩。于是皇帝察觉到他品行忠厚，善长辩论，熟

悉文书法律和官府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家学说加以文饰，皇帝对此非常欣赏。在两年之中，他的官做到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的时候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帝在闲暇时间奏事，汲黯先把事情提出，公孙弘跟着加以阐述，皇帝常很高兴，所说的都予以采纳，所以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他曾经与公卿大臣约定建议某事，到了皇帝面前，全部违背了之前的约定，而顺从皇帝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指责公孙弘说：“齐地的人大多奸诈而没有真情，他开始与我们提出这项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他这个人是不忠诚。”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知道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知道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帝认为公孙弘的话对。皇帝身边宠幸的大臣经常诽谤公孙弘，而皇帝却越发优待公孙弘。

元朔三年，张敖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罢敝：通“疲敝”，疲惫。】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奉：通“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诚：确实。】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敖被罢免，于是任命公孙弘做了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了沧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进谏，认为这么做是通过使中原地区疲惫来供

应没有用的地方，请求停止这些事情。于是皇帝就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责难公孙弘。这些人提出了十个问题，而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出来的鄙陋的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般好处，我请求停止开通西南夷、设置沧海郡的事情，而专心供应朔方郡。”皇帝这才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的官位在三公中，俸禄很多，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有这样的事情。九卿之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胜过汲黯的了，可是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缺点。以三公的身份却盖着布被，确实是作伪欺诈想要沽名钓誉。而且我听说管仲在齐国做国相，有三个住宅，他的奢侈可以和国君相提并论，齐桓公依靠他而称霸，也是对国君的僭越行为。晏婴辅佐齐景公时，吃饭的时候不吃两种以上肉菜，姬妾不穿丝织的衣服，也把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如今臣公孙弘的官位是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导致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贫贱的差别，的确如汲黯所说的。而且若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话呢。”皇帝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越发优待他。最终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意忌：猜疑嫉妒。】，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详：通“佯”，假装。】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脱粟：脱去谷壳的粗米。】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治党：追究同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填抚：镇抚，安抚。填，通“镇”。】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

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罢驽：疲惫的劣等马，此处比喻低劣愚钝、才能不足。】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hái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右武：重视武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chōu【瘳：病愈。】，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余岁，坐法失侯。

公孙弘为人易猜疑而嫉妒，外表宽厚而内心城府很深。那些曾经与公孙弘有过节的人，公孙弘尽管假装和他们相处很好，而暗中却以灾祸来报复他们。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调迁到胶西，都是公孙弘发挥的作用。他吃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去谷壳的粗米，他的老朋友和喜欢的门客，有衣食的需要，公孙弘都用俸禄来供给他们，他的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士人也因此而觉得他贤德。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追究同党正急。公孙弘病得很厉害，自认为没有什么功劳却被封为侯，官位做到丞相，应该辅佐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使人们都遵循身为臣子的伦常。如今诸侯有反叛忤逆的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的缘故，担心这样默默地病死，无法来承担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总共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条常道的美德有三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秩序，这五个方面就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个方面就是天下的美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就近乎仁

爱，喜欢询问就近乎智慧，知道羞耻就近乎勇敢’。懂得这三者，那就知道用什么来自我约束，知道用什么来自我约束，然后知道用什么来约束别人。天下还没有不能约束自己却能约束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自实行大孝，学习上古三王，建立周朝那样的治国原则，兼有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才德，激励贤人而给予他们俸禄，考量他们的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以我低劣愚钝的资质，没有汗马功劳，陛下特意将我从行伍之中提升起来，封为列侯，提拔到三公位置。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和官位相称，平常又有病，大概会先于狗马一类的短命畜牲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恩德和搪塞责任。希望允许我交回侯印，辞官回归故里，给贤能的人让开进身之路。”皇帝答复他说：“古代褒奖有功的人，表扬有德的人，守住前人的成业需要崇尚文德，遭遇祸乱需要重视武功，这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我过去勉强才得以继承这个皇位，担心而不得安宁，只想和各位大臣一起治理，你应该了解这一点。君子都喜欢良善之人而厌恶丑恶之人，你若谨慎行事，可以一直在我的身边做官。你只是不幸得了霜露风寒的小病，为什么担心不能痊愈，竟然还要上书交回侯印，请求辞官回归故里，这是彰显我的无德呀。现在的事情稍微少了一些，你应当减少思虑，收敛精神，再加以医药辅助治疗。”因此同意公孙弘继续休假，还赐给了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之后，公孙弘的病好了，于是开始处理政事。

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又得了病，最终以丞相的身份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过十多年的山阳太守，因为违法而失去了侯爵。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厚遇：厚待，优待。】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排摈：排斥。】，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

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他曾经学习纵横家的学说，到了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在齐地那些儒生中游学，没有人愿意厚待他。齐地那些儒生纷纷排斥他，使他在齐地无法容身。他家贫困，曾向别人借贷也没借到，于是向北到燕、赵、中山等地游学，都没有得到厚待，他作客非常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间，他觉得诸侯国中没有哪里值得去游学的，于是向西进入函谷关去面见卫将军。卫将军曾经多次向皇帝推荐他，皇帝不肯召见他。他随身的钱财很少，在长安住了很长时间，那些达官贵人的宾客大多都讨厌他，于是他就上书给皇帝。早晨递上奏书，到了傍晚时皇帝就召他进见。他所阐述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有关法律条令的事，另外一件是建议攻打匈奴的事。其说辞是：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地观察，忠诚的大臣不逃避被诛戮的危险而直言劝谏，因为这个缘故政事没有失策而功名流传于万代。现在我不敢隐藏忠心，逃避死亡来献出我愚蠢的计策，希望陛下降恩赦免我的罪过，并稍微考虑一下我的计策。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蒐：春季狩猎。】 秋狝【狝：秋季狩猎。】，诸侯春振旅【振旅：训练军队。】，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

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委积：贮备的粮草。】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蜚刍輓粟：飞速转运粮草。蜚，通“飞”。】，起于黄、腴、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纺绩：将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司马法》上说：“国家尽管很大，若喜好战争就必定会灭亡；天下尽管太平，若忘记战争就必定有危险。”天下已经被平定，周天子高奏《大凯》的乐章，在春季和秋季分别举行狩猎活动，诸侯在春天训练军队，在秋天整治武器，是为了不忘战争。而且发怒是悖逆的德行，武器是不祥的东西，争斗是最差的节操。古代的君主一发怒就必定导致尸首倒地流血遍野，因此圣明的君王会慎重地做这件事。致力于战胜穷尽武力之事的人，没有不导致悔恨的。过去秦始皇凭着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兼并了交战的各国，海内归于一统，功业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相当。他对胜利的追求却没有休止，想要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来居住，也没有贮备的粮草值得守卫，他们流动迁移，像鸟飞走一样，很难得到并控制他们。如果派轻便的军队深入匈奴，粮食必定会断绝；假如携带军粮来进兵，粮食总供应不上战事的需要。就是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他们的民众，也不能役使而加以守护。战胜了就必须杀死他们，这不像是作为民众父母的君主的行为。使中原疲惫，

而以攻打匈奴为愉快的事情，这不是好的策略。”秦始皇没有听他的，于是让蒙恬统率军队攻打匈奴，开辟千里疆土，把黄河作为国界。那片土地本来就是盐碱地，不能生长五谷。然后，秦始皇调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荒野之地驻守了十多年，因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始终没能渡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兵器战甲不齐备吗？这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啊。秦始皇又让全天下的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缙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地方开始起运，一直转运到北河，大概是发运三十钟的粮食，而到达时才得到一石。男人用尽全力去耕田，却满足不了大军对粮食的需要，女人极力将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却满足不了军队帐幕的需要。百姓们疲惫不堪，孤儿寡妇老弱之人得不到供养，死在路上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天下的人民才开始反叛秦朝。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略：攻占。】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搏影：捕捉影子。】。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程督：对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监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虑易：思想发生变化。】。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等到高皇帝平定了天下，攻占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郡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劝谏道：“不可以。匈奴人的习性，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儿一样飞散，追赶他们如同捕捉影子一样。现在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击匈奴，我私下里为这件事感到担心。”高帝没有听他的，于是向北抵达了代郡的山谷，果然在平城被包围。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于是派了刘敬去与匈奴缔结了和亲的盟约，从此以后，天下的百姓都忘记了战争的事。因此《孙子兵法》上说“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常常聚积民众、驻扎军队达几十万人，尽管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的功绩，也正好足够结下深仇大恨，而不够补偿天下所耗费的财物。这样上致国库空虚，下致百姓疲惫，扬威于国外而称心快意，不是好事。匈奴不易得到并控制住，这不是一代的事。他们骑着马偷盗侵犯，以此为职业，天生本来就是如此。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周朝，本来就不以法律道德的要求督导他们，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畜养，不把他们归为人类。上不借鉴虞舜、夏朝、商朝、周朝的经验，下却因循近代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担心的，令老百姓感到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战争时间一长，就会有变乱发生；做的事艰难，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而产生背离之心，将军和官吏们互相猜忌而与外部勾结，因此尉佗和章邯才能达成他们的个人野心。秦朝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瓜分，这就是政治得失的明证。因此《周书》上说“国家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愿陛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略微加以注意，深思熟虑。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世务：当时的政务。】，各一事。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土崩：土地崩裂，比喻百姓造反。】，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

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乡曲：乡里。】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棘：通“戟”，古代兵器。】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攘：抢夺。】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这个时候，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也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时的政务，每个人各自讲了一件事。徐乐说：

我曾听说过国家的忧患在于百姓造反，而不是瓦解，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作土崩呢？秦朝末年的情势就是这样。陈涉没有诸侯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美誉，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财富，他却从贫穷的乡间起兵，挥舞戟矛，袒露一臂大呼，天下的人就闻风响应，这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贫困而君主不加以体恤，下面的人怨恨而上面的人却不知道，世俗早已败坏而政治却不修明，这三项就是陈涉用来作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作土崩。因此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那什么叫作瓦解呢？吴、楚、齐、赵当年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号称万乘之君，有几十万披甲的士兵，威

严足以震慑他们的国境，财力足以鼓励他们国内的士人和民众，可他们却不能向西抢夺尺寸的土地而自己反倒却被朝廷擒获，其是什么原因？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匹夫陈涉小，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匹夫陈涉弱，在那个时候，先帝的恩德遗泽还没有衰减，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还很多，因此诸侯没有封国之外的援助。这就叫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瓦解。由此看来，天下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就算是穿粗布衣服、住偏僻地方的人也会首先发难而令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还有三晋国君之类的人物还可能存在呢！天下尽管还没有大治，如果真的能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就遭到擒灭，吴、楚、齐、赵就是如此。何况群臣百姓能够起来反叛呢！这两个主要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应留心深入地考察。

间者【间者：最近。】 关东五谷不登，年岁【年岁：年景。】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要：要领。】，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宿忧【宿忧：久积的忧患。】。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余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宸摄袂mèi 【摄袂：卷起衣袖。】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最近以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没有恢复，民众大多穷

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争，按照气数和常理来看，那么民众将会有不安心本地的情况了。不安心就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属于土崩的形势。因此，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万物变化的根由，知晓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治理政事，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设法使国家避免土崩的形势罢了。因此即使有强国劲兵，陛下仍然可以追逐走兽，射猎飞鸟，扩大游宴的地方，没有克制地纵情观赏，极尽骑马打猎的快乐，而安然自得。各种乐器的演奏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中美女的情爱和杂耍滑稽戏艺人的笑声从不缺乏，然而天下却没有久积的忧患。名声何必要像商汤王、周武王那样高，民风何必要像周成王、周康王时那样好！尽管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有着宽厚仁爱的资质，如果真的以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商汤王、周武王的名声也不难赶上，而周成王、周康王之时的民风也可重新兴起。这两种情况确定了，然后就可以处于尊贵而安逸的实际境地中，在当世传扬美名，扩大美誉，使天下人亲近而使四方蛮夷臣服，您的余恩遗德也将盛传几代，面向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向王公大臣拱手行礼，这就是您所要做的事情了。我听说计划实现王道，即使不成功，最差也足以使国家安宁。天下安定，陛下需要什么而得不到呢，要做什么而不成功呢，讨伐哪个而不降服呢！

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刑错：通“刑措”，刑法搁置不用。】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没：通“歿”，去世。】，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击毂：车毂相撞，指车多的样子。】

，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稳固的时候有三百多年，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是这个时期的鼎盛阶段，刑法搁置不用四十多年而没有使用。待到周朝的衰落，也经过了三百多年，所以五位霸主相继兴起。五霸经常辅助周天子兴利除害，讨伐暴虐，杜绝奸邪，在全天下匡扶正道，使周天子得以尊贵。五霸都去世之后，没有圣贤的继承者，周天子孤立衰微，号令无法颁行。诸侯任意行事，强大的国家欺凌弱小的国家，人多的国家侵害人少的国家，田常篡夺了齐国国君的地位，晋国六卿瓜分了晋国的领土，共同形成了各国混战的局面，这是民众受苦的开始。于是，强国致力于进攻，弱国备战防守，产生了合纵、连横的现象，战车驱驰，来往相撞，战士的盔甲生出了虮虱，百姓没有地方诉苦。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虡：挂钟或磬的架子两旁的柱子。】，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肆威：扬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转输：转运粮食。】，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

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等到秦王嬴政即位后，蚕食了天下，吞灭了混战中的各国，号称“皇帝”，掌握全国的政治，毁坏诸侯国的都城，毁掉他们的武器，用来铸成钟虡，以示不再用兵。广大人民因此免于战争的灾害，遇上了圣明天子，人人都以为得到了新生。假使秦朝放宽它的刑罚，少征收赋税，减轻徭役，重视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全国的百姓得到教化，那么必定会世代太平。但是秦朝没有推行这种风气而是因循它以前的风俗，让那些长于智巧追求权势利益的人得以进用，忠厚而诚信的人却遭到斥退；法律严苛，政治残酷，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的都是他们的赞扬声，于是心满意足，想入非非。想要扬威于海外，就派遣蒙恬统率军队向北攻打胡人，开辟疆土，推进国境，在北河驻守，令百姓快速转运粮食，紧随其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军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名字叫作禄的监御史凿通运河，运送军粮，深入到越人的土地，越人逃走。经过长期相持，粮食短缺，越人反攻秦军，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了尉佗率领士兵戍守越地。正在这个时候，秦朝在北方与匈奴结下冤仇，在南方与越人结下冤仇，在没有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不能退守。经过了十多年，成年的男子都披甲当兵，成年的女子都转运粮食，痛苦得无法生活下去，就在路旁的树上上吊自杀，死掉的人一个接一个。到了秦始皇去世后，天下发生大叛乱。陈胜、吴广攻取了陈县，武臣、张耳攻取了赵地，项梁攻取了吴县，田儋攻取了齐地，景驹攻取了郢，周市攻取了魏地，韩广攻取了燕地，穷山深谷中，豪杰之士同时起兵，多得记载不过来。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大官的属吏。他们没有

一点权势，从间巷间兴起，手里拿着戟矛，顺应时势行动起来，不用共谋而同时起兵，不用约定而同时会合，占有的土地不断扩大，一直发展到称王称霸，这是那时的教化所导致的。秦朝皇帝有天子的尊贵，有天下的富足，国家被灭亡宗族的祭祀因而断绝，这是穷兵黩武所导致的祸害。因此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衰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强大，这是不会因为时势而改变的。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燔：烧。】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桥：通“矫”。】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卑削：衰微。】，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非特：不只。】间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如今朝廷想要招降南夷，使夜郎国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取濊州，建置城邑，又深入匈奴，烧毁他们的茏城，议论的人都赞美这个打算。这是做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谋略。如今中原地区没有狗吠的惊扰，而外面为远方备战所牵累，使得国家凋敝，这不是养育民众的办法。去实现无边的欲望，让心意畅快，和匈奴结下冤仇，这不是安顿边疆的办法。结下祸害而不能解除，停止战争而又重新兴起，让近处的人愁苦，让远处的人惊恐，这不是能够持久的做法。如今天下的人都在锻造铠甲、磨制刀剑，矫正箭杆，积攒弓弦，水陆两路运输粮食，看不到停止的

时候，这是天下的百姓都忧虑的。战争时间一长就会有变故兴起，事情一繁杂就会产生疑虑。现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多达几千里，列城几十座，山川和土地的形势足以控制百姓，威胁旁边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族的利益所在。往上看，齐国、晋国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公室太衰弱，而六卿太过强盛；往下看，秦朝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严刑酷法，欲望大得没有边际。现在郡守的权力，不只是过去六卿那么大；郡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么一点凭借；铠甲武器等军事装备，不只是戟矛那么点用处：以这些条件，遇上万世少有的变乱，那么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安在：在哪里。】？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这些书表奏呈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三人，对他们说道：“你们过去都在哪里呢？怎么我们相见得这么晚啊！”于是皇帝就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做郎中。主父偃多次进见皇帝，上疏陈述事情，皇帝下诏书任命主父偃做了谒者，后提拔为中大夫。一年之间，四次提拔主父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逆节：反叛的行为。】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主父偃劝皇帝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一百里，中央强地方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拥有几十座相连的城池，土地方圆

千里，太平的时候，他们骄横奢侈，容易做出过分而不守规矩的事，危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强大，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现在以法令来分割减弱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反叛，以前晃错的建议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代承继，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诸侯的骨肉，却得不到一点封地，这样仁爱孝道就不能散播。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将封地分给诸侯子弟，封他们为侯。那些诸侯子弟都高兴地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陛下施行了恩德，实际上分裂了诸侯的封国，不必削减封地诸侯的势力就逐渐衰弱了。”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帝说：“茂陵县刚设置，可以把天下豪强兼并之家与有能力作乱的人，全都迁到茂陵县去，内则充实了京城，外则除去了奸猾的人，这就是不用诛杀的办法而消除了祸害。”皇帝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阬【阬：同“厄”，困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倒行暴施：背逆情理、仓促行事。】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尊立卫子夫做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谋等事情，主父偃都立下了功劳。大臣们都怕主父偃的嘴，贿赂、赠送给他的钱总计达千金。有的人劝主父偃说：“你太过专横了。”主父偃说：“我自从来发游学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了，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兄弟不肯收留我，宾客远离我，我窘困的日子很长久了。而且大丈夫活着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就接受五鼎烹煮的刑罚。我现在已经到了日暮途远的时候，因此要倒行逆施，仓促行事。”

主父偃强调说朔方的土地肥沃，外面有黄河为凭借，蒙恬曾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人，内则省去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朝廷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所在。皇帝看了他的奏议，就交给公卿们商议，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的时候曾经征发三十万人在北河修筑城池，最终没有修筑成，不久之后就放弃了。”主父偃极力讲述修筑朔方城的好处，皇帝终于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论死：处以死刑。】，乃自杀。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涿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向皇帝讲了齐王刘次景在王宫之中淫乱并且行为邪僻的事情，皇帝任命主父偃担任齐相。主父偃到达齐国，将他的兄弟和宾客们都召来，散发了五百金给他们，奚落他们说：“当年我贫困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们不让我进门；现在我做了齐相，你们有的人到千里之外迎接我。我与你们绝交了，不要再进入我家的大门！”因此派人以齐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来震慑齐

王，齐王觉得自己最终也不能摆脱罪责，担心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处以死刑，于是就自杀了。有关部门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

主父偃当初做平民的时候，曾经游历燕、赵，等到他富贵了，就揭发燕王的阴谋。赵王担心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打算上书言明他的阴私，由于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等到他当了齐相，出了函谷关后，赵王就派人给皇帝上书，控告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此诸侯子弟很多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皇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认为主父偃威胁齐王，导致他自杀，于是将主父偃召回交由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认接受了诸侯的贿金，而他的确没有威胁齐王令他自杀。皇帝不打算诛杀他，当时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就对皇帝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就得废除改为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本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陛下若不诛杀主父偃，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就将主父偃全族诛杀。

主父偃正尊贵受到皇帝宠信的时候，他的宾客有数千人，等到他被灭族而死时，没有一个人来为他收尸，唯有汶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安葬了他。皇帝后来听说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个忠厚的长者。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修：美。】，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乡：同“向”，此指崇尚。】文学，招俊乂【俊乂：具有超众才能的人。乂，才。】，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好，但也是遇上了好时机。汉朝建立八十多年了，皇帝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贤能的人，来弘扬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第一个被选的人。主父偃身居要职时，那些王公大臣都赞誉他，到他名誉扫地被诛杀时，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啊！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

民之要，在于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于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于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较然：明显的样子。】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厉化：通“励化”，勉励教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太皇太后给大司徒、大司空的诏书写道：“据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让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说‘使君主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还好的了’。‘礼，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曾有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的功劳，而孔子却说不懂礼，因为他太过奢侈，用度能和国君相比拟。夏禹住矮小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而后世的圣人不因循他的做法。因此说，国家政治的鼎盛，君主的德行优良，没有可以超过节俭的。以节俭来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秩序得以形成，骨肉的恩情得以加深，

争论诉讼的根源得以消灭。这难道不是家给人足、刑罚废弃不用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吗？怎么能不尽力去做呢！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这就是没有立起垂直的木柱却产生弯曲的影子的道理。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你率先走正道，谁敢不跟着走正道’。‘提拔贤能的人以教育能力不高的人，那么人民就会努力做事’。汉朝自从建立以来，宰辅大臣而能亲自实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表现特别突出的，没有像过去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他身居丞相之位而盖布被，吃粗米饭，每顿饭不过一个肉菜。对老朋友和他所喜欢的宾客，他都拿俸禄来供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在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制度。汲黯指责他，这些事才被朝廷知道，他的做法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准而能够施行的。只要是德行优良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与那些背地里奢侈无度而表面上装作节俭以赚取名誉的人是不同的。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孝武皇帝立刻下令说‘褒奖有功的人，赞扬有德的人，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你应当知道这些。愿你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赐给他假期治病，还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痊愈了，开始履行职责办公。到元狩二年（前121年），他终于在丞相的位置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君主的了，这就是明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承袭了他的爵位，后来做了山阳太守，由于犯法而失去了侯爵。表彰道德仁义，是想要勉励教化，这是古代圣王的惯例，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赐予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传人以关内侯的爵位，赐予三百户食邑，以公车将他们征召到京城中，将他们的名字报告到尚书那里，朕要亲自当面给他授予爵位。”

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乂安：太平，安定。】，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阙：通“缺”，缺失。】，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曩时：从前。】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騫、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纂修：继续修治。】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茂异：优秀奇特的人才。】，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班固称赞道：公孙弘、卜式、兒宽都以鸿雁奋飞之翼的才能而受困于平凡的燕雀之中，远远地混迹于猪羊之间，若不是遇到了好的时机，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官位呢？这时，汉朝建立六十多年，天下安定，国库充实，而四方的蛮夷还没有臣服，制度有很多缺漏，皇帝正准备选用文武人才，寻求这样的人如同害怕追赶不上似的。开始曾以安车蒲轮去迎接枚乘，后来召见主父偃因而赞叹不已。因此，群臣羡慕向往，有奇特才能的人同时涌现。卜式从割草的牧羊人之中被选中，桑弘羊从商人中被提拔起来，卫青在奴仆之间奋起，金日磾从投降的俘虏中被选拔出来，这些人都是从前那筑墙的傅说、喂牛的宁戚一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属这个时期最多。学识渊博气度雍容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忠厚勤勉的，有石建、石庆；质朴刚直的，有汲黯、卜式；提拔贤能的，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律令的，有赵禹、张汤；擅于写文章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擅长言辩、诙谐滑

稽的，有东方朔、枚皋；擅长应对的，有严助、朱买臣；精通天文历法的，有唐都、落下闳；擅长协调音律的，有李延年；善于筹划的，有桑弘羊；奉令出使不辱使命的有张骞、苏武；杰出的将帅，有卫青、霍去病；接受先帝遗命、辅佐新君的，有霍光、金日磾。其余的记也记不过来。因此这个时期建立的功业和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文献，后世没有能比得上的。汉宣帝继承汉朝的大统，继续修治汉朝的大业，也讲述宣扬《六艺》，招选优秀奇特的人才，因此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因为精通儒家学说而得以进身；刘向、王褒因为善于写文章而得以显名。杰出的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民众成效卓著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这些人，他们都有功勋事迹留下被后世所记述。参看这些名臣的事迹，也可说是仅次于汉武帝时代。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谪：因罪降职或流放。】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假守：代理地方长官。】。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和集：同“和辑”，和睦团结。】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姓赵。秦朝已经兼并了天下，攻占并且平定了杨越，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将被判罪的百姓迁徙到这些地方，与越人一起杂居了十三年。尉佗，秦朝任用他做南海郡龙川县的县令。到了秦二世之时，南海郡尉任嚣患病将要死去，召来龙川令赵佗，对他说：“听说陈胜等人作乱，秦朝施政残暴，天下人都因此困苦，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人都分别在州郡同时起兵、聚集民众，像猛虎争食一样争夺天下，中原动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安宁，豪杰们反叛秦朝，互相独立。南海郡偏僻而遥远，我担心强盗的军队侵略到这里，我打算发动军队切断通往这里的新修道路，自己守备，等待诸侯的变化，碰巧我病得很严重。况且番禺背后有险要的山势，南有大海作屏障，东西达几千里，有不少中原人帮助我们，凭这

也可以做一州之主，甚至可以建立国家。郡中的官吏没有谁值得我同他说话，因此召你来告诉你这些。”当即就颁给赵佗有关文书，让他代行南海郡郡尉的职务。任嚣死后，赵佗立刻传递檄文布告横浦、阳山、湟谿关说：“强盗的军队即将到来，立即断绝道路，集合军队来守卫自己的领地！”趁机有步骤地依法诛杀了秦朝所派的官吏，而用他的党羽做代理郡守。秦朝灭亡后，赵佗就攻打兼并了桂林郡、象郡，立自己做南越武王。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因为中原百姓劳顿困苦，因此宽释赵佗没有诛杀他。汉十一年（前196年），派陆贾顺应情势立赵佗为南越王，与他剖符定约，互相通使节，和睦团结百越，不要成为汉朝南边的祸患，与长沙接壤。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关市：边境的贸易市场。】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竇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大疫：重病。】，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纛：帝王车輿上的饰物。】，称制，与中国侔 mó【侔：相同，相等。】。

高后时期，有关部门的官吏请求停止南越在边境上购买铁器。赵佗说：“高帝让我做南越王，互通使节和货物，现在高后听信谗言，歧视蛮夷，断绝器具用物的来源，这一定是长沙王的主张，他打算凭借中原的力量，攻打消灭南越，在这里称王，给自己建立功业。”于是赵佗就给自己封尊号为南越武帝，派军队攻打长沙国边境的城邑，打败了几个县的军队后就离去了。高后派将军隆虑侯周竇前去攻打他。正赶上酷暑阴雨的天气，很多士兵都得了重病，军队不能越过山岭。一年之后，吕后去世，汉军就撤退了。赵佗因此凭借军队威震边境，用财物贿赂闽越、西瓯、骆越，役使他们归属南越，赵佗的领地东西有一万多里。赵佗竟然坐上黄盖左纛的车，自称皇帝发号施令，

与汉朝皇帝平起平坐。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冢：守墓人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时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让：责问，责备。】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瓯骆：西瓯和骆越。】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纁。”陆贾还报，孝文帝大悦。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

到了孝文帝元年（前179年），汉文帝刚刚统治天下，派遣使者晓谕诸侯和四方蛮夷首领自己从代国到京城即位的意图，让他们知道皇帝的盛大德性。于是为赵佗父母在真定的坟墓设置守墓的人家，逢年过节，随时祭祀。召来赵佗的堂兄弟，以尊贵的官职和优厚的赏赐来优待他们。命令丞相陈平等推荐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陈平推荐好时人陆贾，在先帝时就多次出使南越。文帝于是召陆贾来，任命他做太中大夫，前往南越，趁机责问赵佗自立为皇帝，居然不派一个使者来报告。陆贾抵达南越，南越王赵佗非常害怕，写信谢罪道：“蛮夷大首领老臣赵佗，以前高后隔绝并歧视我们南越，我私下怀疑长沙王陷害我，又远远地听说高后将我的宗族全部诛杀，挖掘烧毁我的祖先的坟墓，因此我自暴自弃，入侵长沙国的边境。何况南方一带低下潮湿，蛮夷之中，东边的闽越只有上千民众，却也称王，而西边的西瓯和骆越这样的野人首领也称王。我擅自窃取帝王的尊号，只是聊以自

娱，怎么敢将这事禀告给天朝的君王呢！”于是磕头谢罪，表示愿意长久地做汉朝的藩属臣子，遵守向汉朝进贡的职责。于是赵佗就对全国下令说：“我听说两个强者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两个贤人是不可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大汉的皇帝，是贤明的天子。从此以后，我去掉皇帝的称号，不乘坐黄盖左纛的车子。”陆贾回朝报告，孝文帝十分高兴。到了孝景帝时，赵佗一直向汉朝称臣，派人朝见天子。然而他在南越国内依然偷偷地用着皇帝的称号，他只在派使者朝见汉朝皇帝时，才称王，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如同诸侯一样。到了建元四年（前137年），赵佗去世。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多：赞赏。】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被：遭受。】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悦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赵佗的孙子赵胡做了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出动军队攻打南越的边境城镇，赵胡派人向汉朝皇帝上书说：“南越和闽越都属于汉朝的藩国，不可以擅自发动军队互相攻打。现在闽越发动军队侵犯我，我不敢发动军队迎击，希望陛下下诏指示。”于是皇帝赞赏南越王讲道义，履行职责和盟约，为他们出动军队，派了两位将军前去征讨闽越。军队还没有翻过山岭，闽越王的弟弟馀善就把郢杀死了，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停止进军。

皇帝派庄助前往向南越王解释朝廷的意旨，赵胡叩头说：“陛下竟然为我派兵征讨闽越，我至死也无法报答这个恩德！”赵胡就派自己的太子婴齐到朝廷去担任宿卫。赵胡对庄助说：“国家刚刚遭受侵略，请使者先行一步吧。我正在日夜整装准备进京去拜见陛下。”庄助离去之后，他的大臣向赵胡劝谏说：“汉朝发动军队诛杀郢，也用这个行动来震慑南越。而且先王过去说过，侍奉汉朝皇帝只要求不要失礼，总之不能因为喜欢好话而入朝拜见天子。去朝见就回不来了，这是亡国的形势啊。”于是赵胡假称自己有病，终于没有入朝见皇帝。十几年之后，赵胡真的得了重病，太子婴齐请求回南越国。赵胡死后，被封的谥号是文王。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取：通“娶”。】 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要：要挟。】 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重赍：贵重财物。】，为入朝具。

婴齐继位为南越王后，就把他祖父武帝的印玺藏了起来。婴齐在长安担任宿卫的时候，娶了邯郸樛家的女儿当妻子，生了个儿子名叫赵兴。等到他继位之时，他就向皇帝上书请求立樛家的女子为王后，立赵兴为太子。汉朝几次派使者委婉地劝说婴齐去朝见汉朝皇帝，婴

齐喜欢随意杀人，害怕入朝进见皇帝，被强迫实施汉朝的法度，如同内地的诸侯一样，就坚持以有病为托词，于是没有入朝进见皇帝。他派了儿子次公到朝廷担任宿卫。婴齐死后了，被封的谥号是明王。

太子赵兴代替婴齐立为南越王，他的母亲当了太后。太后在还没有做婴齐的妾时，曾经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奸。待到婴齐死后，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朝派安国少季前去规劝南越王、王太后入朝进见皇帝，与内地的诸侯一样；让辩士谏大夫终军等人传达有关的言辞，勇士魏臣等人辅助不足的地方，卫尉路博德统领军队驻扎在桂阳，等待使者。南越王还年轻，太后又是中原人，曾经与安国少季通奸，这次安国少季出使前来他们又私通了。南越国中很多人都知晓这事，大多数人不服从太后。太后害怕发生动乱，也想倚仗汉朝的威势，就多次劝说南越王和大臣们请求重归汉朝管辖。于是通过使者向皇帝上书，请求参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皇帝一次，拆除边境的关塞。于是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赐给南越丞相吕嘉银印，还赐予内史、中尉、太傅等官印，其他的官职南越王可以自行设置。将他们以前的黥刑、劓刑废除，适用汉朝法律，与内地的诸侯一样。使者都留下来安抚南越。南越王、王太后整治行装与贵重财物，为入朝进见皇帝做准备。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相：辅佐。】 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耳目非是：周围的人都不同于以往。】，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

王及使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南越丞相吕嘉的年纪很大了，曾经辅佐过三任南越王，他的家族中当官做长吏的达七十多人，男子都娶王族的女儿做妻子，女子都嫁给王子和国王的兄弟等宗室之人，他和苍梧郡的秦王还有姻亲关系。他在南越国中很有权势，南越人都很信任他，许多人都做了他的耳目，在得民心方面超过南越王。南越王给汉朝皇帝上书，吕嘉多次劝阻南越王，南越王没有听从。他产生了反叛的想法，多次以有病推脱不见汉朝的使者。使者都十分留意吕嘉，因为形势的关系，没有诛杀他。南越王、王太后也担心吕嘉等人事先发难，于是摆设酒宴，想通过汉朝使者的权势，图谋诛杀吕嘉等人。汉朝使者都面东而坐，太后面南而坐，南越王面北而坐，丞相吕嘉、大臣们都面西而坐，陪坐饮酒。吕嘉的弟弟担任将军，统领士兵守在宫外。正喝着酒，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归于汉朝统属，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而丞相您嫌这么做不利，为什么呢？”以话来激怒使者。使者正在踌躇，最终没敢动手诛杀吕嘉。吕嘉见周围的人都不同于以往，于是马上起身出去了。太后发怒，想以矛戟刺杀吕嘉，南越王阻止了太后。吕嘉于是安全地出去了，从他弟弟那分取一部分士兵来护卫自己回家，推说自己有病，不愿意见南越王和汉朝使者。吕嘉于是暗中与大臣准备发动叛乱。南越王一向没有诛杀吕嘉的想法，吕嘉明白这一点，因此过了几个月都没有发动叛乱。王太后有淫乱的行为，国中人不服从她，她想自己诛杀吕嘉等人，可是力量又不够。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郑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区区：小小的。】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繆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

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童仆。取自脱【自脱：自己解脱。】 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谖辞【谖辞：骗人的言辞。】 谢罪，发兵守要害处。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繆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晏如：安然自若。】，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楼船：水军。】 十万师往讨之。”

皇帝听说南越丞相吕嘉不服从南越王，而南越王、王太后又势单力孤，不能制服，使者又软弱没有决断。又认为南越王、王太后已经归顺汉朝，唯有吕嘉作乱，不值得发动军队，打算派庄参带领二千人前去出使。庄参说：“如果为了友好而前去，只派几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是为了打仗而前去，那么二千人不够干什么。”推辞不愿去，皇帝就不叫庄参前去。郾地的壮士、原来济北王的丞相韩千秋奋然道：“凭小小的南越，还有南越王、太后做内应，只有吕嘉从中破坏，我愿意得到二百名勇士，一定将吕嘉斩杀回来报告。”于是皇帝派韩千秋和南越王太后的弟弟繆乐统领二千人前去，来到南越国境内。吕嘉等人终于造反了，向国人下命令说：“国王还年轻。而太后是中原人，又与汉朝使者淫乱，一心想归于汉朝管辖，把先王的珍宝重器全都献给汉朝皇帝来谄媚，带走许多随从，到了长安之后，就把他们卖给汉人当僮仆。她只想得到自己一时解脱的好处，不为赵氏国家的利益考虑，不为子孙后代着想。”于是与他的弟弟带领士兵攻打并杀死了南越王、太后以及汉朝的使者。吕嘉派人告诉苍梧郡秦王和各郡县的官员，立明王婴齐的长子——明王婴齐与南越妻子所生的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此时韩千秋的军队进入了南越，攻克了几

座小城镇。之后，南越径直将道路让开，还供给饮食，在不到番禺四十里的地方，南越派兵袭击了韩千秋等人，于是将他们消灭了。吕嘉派人用匣子封装了使者的符节，放于在边塞之上，友好地讲了一些骗人的言辞来向汉朝谢罪，同时派兵把守要害的地方。于是皇帝说：“韩千秋虽然没有建立功勋，但也配得上军队先锋的首位了。”就封他的儿子韩延年做了成安侯。繆乐，他的姐姐是南越王太后，她是第一个愿意归属汉朝的，就封繆乐的儿子繆广德为龙亢侯。皇帝颁下赦令说：“天子的力量衰微，诸侯就大力征讨，人们就嘲讽大臣不征讨反叛之贼。如今吕嘉、赵建德等人造反，安然自若地擅自称王，我命令罪人与长江、淮河以南的水军共十万前去征讨他们。”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期后：过了约定期限。】，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犁旦：黎明。】，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伏波将军益封【益封：增加食邑户数。】。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天，卫尉路博德担任伏波将军，从桂阳出兵，直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担任楼船将军，从豫章出兵，直下横浦；过去归顺汉朝受封为侯的两个南越人担任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从零陵出兵，一部分人直下离水，一部分人直达苍梧；派驰义侯率领巴蜀的罪犯，征发夜郎的军队，直下牂柯江：这些军队全都在番禺会师。

曾国藩：「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五世九十三岁越国必有善政，赵光、赵定、居翁之属汉，必有事实兹皆不书，略人之所详也太后之淫乱置酒之坐次详人所略也故知记事之文，宜讲剪裁之法。」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天，楼船将军率领精兵率先攻克了寻陕，之后又攻克了石门，缴获了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于是向前进军，击败南越的先头部队，统领几万人等候伏波将军。伏波将军统领罪犯，路途遥远，正巧过了约定期限，与楼船将军会合的只有一千多人，于是一起进军。楼船将军在前边，抵达番禺。赵建德、吕嘉都据城而守。楼船将军自己挑选了有利的地形，驻扎在番禺的东南方；伏波将军驻扎在番禺的西北方。就在天黑时，楼船将军袭击并打败了南越人，放火将城烧了。南越人平素就听说过伏波将军的名声，现在天黑，不清楚他有多少军队。伏波将军于是安下营寨，派使者去招降，赐予他们官印，又让他们去招降南越的其他将士。楼船将军猛烈攻打、焚烧敌军，反而促使敌军进入伏波将军的营中投降。黎明时分，番禺城中的敌军全都投降了伏波将军。吕嘉、赵建德已经在昨夜和他们的几百名属下逃亡到了海上，乘船西去。伏波将军又趁机向已经投降的南越贵族询问，得以知道吕嘉的去向，派人去追赶。由于本为南越校尉而现为汉军司马的苏弘捉住了赵建德，所以封他为海常侯；南

越的郎官都稽捉住了吕嘉，封他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是南越王的同姓族人，听到汉军来了，和名为定的南越揭阳县令自行决定归属汉朝；南越桂林郡监居翁告谕瓠骆归属汉朝：他们都被封为侯。戈船将军、下厉将军的部队，以及驰义侯所出动的夜郎军队还未赶到，南越就被平定了。于是汉朝在南越设立了九个郡。伏波将军增加食邑户数。楼船将军的部队因为攻破了敌人的坚固防守，他因此被封为将梁侯。

从尉佗开始称王后，经历五代共九十三年而后南越国灭亡。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瓠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后亡国，征【征：征兆。】自繆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后。楼船从欲，怠傲失惑【失惑：放荡惑乱。】；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太史公说：尉佗称王，本来是因为任嚣。遇到汉朝刚刚平定天下，他因此被封为诸侯。隆虑侯率领军队讨伐南越，遭遇了酷暑潮湿的气候，士卒多染病无法行军，赵佗因此越发骄傲。瓠越、骆越相互攻打，南越也随之动摇。汉军来到南越境内，婴齐到京城去当宿卫。后来南越灭亡，征兆是从繆氏女开始的；吕嘉小小的忠心，却导致了赵佗的王位没有继承下来。楼船将军肆意放纵，怠慢骄傲，放荡惑乱；伏波将军不得志，智谋却越发增长，因祸而得福。可见成功与失败的转化，就如同木工纠正墨线那样。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畔：通“叛”，背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便附：愿意归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闽越王无诸与越东海王摇，他们的先辈都是越王句践的后裔，姓驺。秦国兼并天下后，他们都被废除了王的称号，成为首领，将他们的领地方改设为闽中郡。等到诸侯反叛秦朝时，无诸、摇带领越人归顺了鄱阳县令吴芮，即人们所说的鄱君，追随诸侯消灭秦朝。在那个时候，项籍掌握大权，没有封无诸、摇为王，因此他们不归附楚国。汉军攻打项籍，无诸、摇带领越人辅佐汉王。汉五年（前202年），重新将无诸立为闽越王，让他在闽中旧地称王，在东冶定都。孝惠帝三年（前192年），列举高帝时越人的功绩，认为闽君摇的功劳很多，他的民众愿意依附他，于是立摇做东海王，在东瓯定都，世人俗称他为东瓯王。

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诛：惩罚。】，归国。

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固：本来。】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

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愬：通“诉”，诉说。】？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节：符节。朝廷使者所持信物，用牦牛尾制成。】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几代之后，到了孝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造反，企图让闽越王跟从自己，闽越王不愿意随从，只有东瓯王跟从吴王。等到吴王失败，东瓯王接受汉朝的重金收买，在丹徒刺杀了吴王，因此都没有被惩罚，回到了自己的国中。

吴王刘濞的儿子刘子驹逃亡到了闽越，他怨恨东瓯人杀害了他的父亲，常常劝闽越王攻打东瓯。到了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出动军队围攻东瓯。东瓯的粮食消耗尽了，非常窘困，将要投降，于是派人向皇帝告急。皇帝向太尉田蚡征求意见，田蚡回答说：“越人之间互相攻打，本来是常有的事，他们又多次反复无常，不值得劳烦中原朝廷前去救助。从秦朝开始就抛他们，不把他们作为从属国。”于是中大夫庄助责问田蚡说：“只怕力量小不能救助，恩德浅不能庇护；假如确定能够，为什么不管他们？再说秦朝连咸阳在内全都抛弃了，更何况是丢弃越国呢！现在小国因为窘困而来向陛下告急，陛下不加以援救，那它应该到哪里去诉苦告急呢？又靠着什么来养育天下万国呢？”皇帝说：“太尉不值得在一起谋划。我刚登帝位，不打算拿出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于是派庄助持符节到会稽调发军队。会稽郡太守想拒绝不给他派军队，庄助于是斩杀了一位军司马，让人们知道皇帝的意愿，于是会稽郡太守才派兵渡海救援东瓯。还没有抵达，闽越王就带着军队离开了。东瓯王请求把全国民众迁徙到中原，于是就带着全部民众迁来，居住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擅：擅自。】

发兵击而以闻【闻：把事情报告上级。】。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不请：不向汉天子请示。】，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縱：铁柄小矛，此处指用矛刺杀。】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到了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遵守与皇帝的约定，没有私自派兵还击，而把这事报告给皇帝。皇帝派大行王恢从豫章出兵，派大农韩安国从会稽出兵，他们都担任将军。军队尚未越过阳山岭，闽越王郢派军队在险要之处抵御。他的弟弟馀善于是和丞相、宗族人商议说：“我们的国王因为擅自派兵攻打南越，没有向皇帝请示，所以皇帝的军队来征讨。如今汉军人多而强大，现在就是侥幸战胜了，日后前来征讨的汉军会更多，直到消灭我们国家为止。如今杀了国王来向皇帝谢罪。汉朝皇帝如果接受我们的请求，就会停止进军，就一定会使闽越一国得到保全；如果不接受，我们就奋力作战；如果不能取胜，我们就逃入大海。”大家都说：“好。”于是就用矛戟杀死了国王，派使者把他的头送到大行王恢那里。大行王恢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诛杀东越王。现在东越王的人头已经送到，又谢了罪，不用战斗就除掉了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于是以灵活处理的方式终止了军事行动，并通知大农韩安国的军队，又派使者捧着东越王的人头急驰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让两位将军的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说：“东越王郢等率先作恶，只有无诸的

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这个阴谋。”于是派郎中将前去将繇君丑立为越繇王，主持对闽越先祖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他的威势传遍全国，国民大多依附他，他就私自称王。繇王无力纠正，使他的部众持正不邪。皇帝听说后，认为馀善的事不值得出动军队，说：“馀善几次同郢阴谋作乱，而后来率先诛杀了郢，令汉军不必受劳苦。”于是将馀善立为东越王，与繇王一同并存。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解：解释，此指借口。】，不行，持两端【持两端：采取两不得罪的政策。】，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元鼎六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懦诛：怯懦畏敌。】。

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妄言：荒谬的言论。】。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兒侯。自兵未往。

到了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东越王馀善上书，请求率领八千名士兵跟随楼船将军攻打吕嘉等人。他的军队抵达揭扬时，就以海上有风浪为借口，停止不前，采取观望的态度，暗中派人勾结南越。等到汉军攻克了番禺，东越的军队也没来。此时楼船将军杨仆派使者向皇帝上书，愿意乘便率领军队进攻东越。皇帝说士兵劳顿疲倦，没有同意，停止进军，命令属下的校尉驻扎在豫章的梅岭等候命令。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天，馀善听说楼船将军请求朝廷征讨

他，汉军已经逼近东越的边境，即将打过来，馀善于是反叛，派军队在汉军将要路过的地方抵御。他给他的将军驺力等人加了“吞汉将军”的官号，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了汉朝的三名校尉。此时汉朝派了大农张成、原山州侯刘齿率领军队屯驻，他们不敢进攻东越军队，退到安全地带，都因此犯了怯懦畏敌的罪而被处死。

馀善刻了“武帝”的印玺而自称皇帝，欺骗他的民众，散播荒谬的言论。皇帝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兵，渡海从东边前往；派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兵；派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兵；任命归顺汉朝被封侯的两个南越人为戈船将军和下濊将军，从若邪、白沙出兵。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天，这些军队都进入了东越境内。东越一直派兵在险要地方抵御，派徇北将军守卫武林，击败了楼船将军的几个校尉，杀死了长吏。楼船将军带领钱唐人轅终古斩杀了徇北将军，被封为御兒侯。他自己的部队没有前往武林。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馀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率：率领。此指敖所率领的部下。】，从繇王居股谋曰：“馀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馀善，自归诸将，傥【傥：通“倘”，如果、或许。】幸得脱。”乃遂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妄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原东越衍侯吴阳此前居住在汉朝，汉朝派他回国去劝说馀善，馀善没有听从他。等到横海将军的军队率先到了东越，越衍侯吴阳率领

乡邑中七百人反叛东越，在汉阳攻打东越军队。他和建成侯敖及其部下，与繇王居股商议说：“馀善率先作恶，劫持我们这些人。现在汉军到来，人多势强，如果设计杀了馀善，各自投降汉朝的将军们，或许能侥幸得以免罪不死。”于是就一起杀死了馀善，率领他们的部众投降了横海将军，因此皇帝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食邑一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刘福为缭婁侯。刘福是成阳共王的儿子，原来是海常侯，因为犯法失去了侯爵。过去参军没有功劳，由于是宗室子弟的缘故而被封侯。其他将军都没有战功，没有谁受封为侯。东越的将军多军，在汉军到来之时，就抛弃军队投降，被封为无锡侯。

于是皇帝说东越地方狭隘多险要之地，闽越人一向强悍，多次反复无常，下诏命令军官们带领所有这些地方的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东越一带于是空虚了。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伯：通“霸”。】。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余烈：遗留下来的功业。】也。

太史公说：越国首领虽然是蛮夷，他们的祖先难道曾经对百姓有很大的功德吗，为什么会传承这么久远呢！经历了几代都一直当君王，句践还曾一度称霸。然而馀善竟至大逆不道，国家被消灭了，百姓被迁走，他们祖先的后代繇王居股等人还依然被封为万户侯，由此可知，越国首领世代代当公侯。这大概是夏禹所遗留下来的功业吧。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徼：边界。】。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魑结【魑结：把头发结成椎形。】。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侵降：侵略、降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朝鲜王卫满，是以前的燕国人。当初在燕国全盛之时，曾经攻取真番、朝鲜，使它们归属燕国，给这些地区设置官吏，在边境上修筑城堡、关塞。秦国灭亡燕国后，朝鲜就成了辽东郡之外的边境国家。汉朝建立之后，由于朝鲜离得远，难以防守，就重新修复辽东郡过去的关塞，一直到涿水为界，属汉朝的诸侯国燕国管辖。燕王卢绾造反，逃入匈奴，卫满也逃走了，聚集一千多同党，梳着椎形的发髻，穿上了蛮夷的服装，向东逃出关塞，渡过了涿水，居住在过去秦朝称为上下鄣的空旷地方，逐渐地役使真番、朝鲜以及过去的燕国、齐国的逃亡者，在这些人中称王，在王险建都。

赶上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局势刚刚稳定，辽东太守就约定让卫满做汉朝的藩属国的国君，保卫边塞之外的蛮夷，不让他们侵扰攻掠边境；各位蛮夷的首领想要来汉朝进见皇帝，不要禁止。辽东太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帝知道，皇帝答应了，因为这个缘故，卫满得以倚仗兵威和财物侵略、降服旁边的小国，真番、临屯都来降服归附，

他统治的地区方圆几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拥阏：阻塞，压制。拥，通“壅”，】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谯：通“诮”，责备。】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涓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涓水西军，未能破自前。

卫满把王位传给儿子，一直传到他的孙子卫右渠，他诱致的汉朝逃亡者越来越多，而右渠又从没进见皇帝；真番周围的许多小国想要上书进见皇帝，又被阻隔而不通。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派涉何责备、晓谕卫右渠，而他却始终不肯接受皇帝的命令。涉何离开那里，回到了边界之上，面对着涓水，派他的车夫刺杀了护送自己的朝鲜小王长，然后马上渡河，骑马驰入塞内，于是回来报告皇帝说“我杀死了朝鲜的一名将军”。皇帝因为涉何有杀死朝鲜将军的美誉，就不再责问他的过失，任命他做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恨涉何，派兵袭击杀死了涉何。

皇帝募集犯罪的人，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去进攻朝鲜。这年的秋天，汉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横渡渤海；军队有五万之众，左将军荀彘从辽东出兵：共同讨伐卫右渠。卫右渠派兵在险要的地方抵御。左将军的一个名叫多的卒正率领辽东兵率先进击敌军，结果打了败仗而走散，多往回跑，因为触犯军法而被处死。楼船将军统领齐地

兵七千人率先抵达王险城。卫右渠据城而守，探知楼船将军的军队人少，于是出城攻打楼船将军，楼船将军的军队被打败，四散逃跑。将军杨仆失散了兵众，逃到大山之中藏了十多天，慢慢地寻找收拢失散的士兵，又重新集合了起来。左将军荀彘攻打朝鲜涓水西边的朝鲜军队，没能从前方打败朝鲜军。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信节：使者所持的符节印信。】，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涓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涓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涓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皇帝因为两位将军没有取胜，于是派卫山凭借军事威力前去晓谕右渠。右渠会见了汉朝使者，磕头谢罪道：“我愿意投降，只担心两位将军以欺诈的手段杀害我；现在见到了使者所持的符节印信，请允许我投降。”右渠于是派太子到朝中去谢罪，献上五千匹马，还向在朝鲜的汉军赠送粮食。朝鲜民众一万多人，手里拿着武器，正在渡涓水，使者与左将军怀疑他们要叛变，说太子已经投降，应该命令人们不要携带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者和左将军要以欺诈的手段杀害自己，就没有渡涓水，又领着百姓回去了。卫山回去报告皇帝，皇帝处死了卫山。

左将军击败了涓水岸上的朝鲜军队，这才向前进军，抵达王险城下，包围了王险城的西北方。楼船将军也前去会师，驻扎在城南。卫右渠于是坚守城池，几个月也没有攻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

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困辱【困辱：困窘与侮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割：通“专”。】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沮：破坏。】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乖异：相互违背，不能一致行动。】，以故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左将军一向在宫中侍奉皇帝，得到皇帝的宠信，率领燕、代两地的士兵，非常强悍，凭着胜利的形势，军中的士卒大多都很骄横。楼船将军统领的是齐地的士兵，渡海而来，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因失败而逃亡的；他们之前和卫右渠交战，遭遇了困窘与侮辱，损失了士兵，士兵都很恐惧，将领心中也感到惭愧，他们围困右渠的时候，楼船将军时常手拿议和的符节。左将军迅猛地攻打，朝鲜大臣于是暗中派人偷偷地约定向楼船将军投降，使者来回传话，还没有确定下来。左将军多次与楼船将军商定进击的日期，楼船将军打算赶快实现他与朝鲜大臣的约定，没有去和左将军会合；左将军也派人寻找机会招降朝鲜人，朝鲜人不愿意，而想归附楼船将军：因为这个缘故，两个将军不能协调作战。左将军心里想楼船将军之前有战败的罪过，现在和朝鲜私下友好，而朝鲜又不前来投降，怀疑他有反叛的企图，只是还不敢发作。皇帝说将帅无能，上次刚派卫山前去晓谕卫右渠投降，卫右渠派太子入朝，卫山作为皇帝的使者却没有果断处理事情，和左将军的计谋都出现了失误，最终破坏了约定。现在两位将军包围了王险城，

又不能同心和力，因此长时间没有解决问题。皇帝派遣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授权他有适当的办法可以自行处理。公孙遂抵达之后，左将军说：“朝鲜早就应该攻下了，之所以还没有攻克，是有原委的。”他说楼船将军多次约定都没有来会合，并把一向所怀疑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公孙遂，说：“现在这种情况不逮捕他，恐怕将要成为大祸害，不只是楼船将军的问题，而且还会和朝鲜一同消灭我的军队。”公孙遂也认为是这样，就以符节召楼船将军到左将军军营商议事情，立即命令左将军的部下捉拿了楼船将军，兼并了他的军队，并且向皇帝报告。皇帝杀掉了公孙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映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执：逮捕。】，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映、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封参为澧清侯，阴为狄苴侯，映为平州侯，长降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

左将军征至【征至：征召回来。】，坐争功相嫉，乖计【乖计：指违背战争计划。】，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左将军合并了两支军队后，就加紧进攻朝鲜。朝鲜国相路人、国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映等相互商议说：“开始想投降楼船将军，楼船将军现在却被逮捕，只有左将军统一率领，战事越发紧急，恐怕不能和他打下去，国王又不肯投降。”韩阴、王映、路人都逃奔汉军那里投降。路人死了在路上。元封三年（前108年）夏天，尼谿相参于是派人杀死了朝鲜王卫右渠而前来投降。王险城还没有攻下来，原卫右渠的大臣成已又反叛，又攻击不和他反叛的朝鲜官吏。左将军派遣卫右渠的儿子长降、路人的儿子最前去晓谕朝鲜的百姓，杀

死了成已，于是平定了朝鲜，在朝鲜设置了四个郡。封参为瀋清侯，封韩阴为狄苴侯，封王啖为平州侯，封长降为几侯。最因为父亲死在了归降途中比较有功劳，被封为温阳侯。

曾国藩：「朝鲜列传，事绪繁多，叙次明晰，柳子厚所称太史公之洁也。」

左将军被征召回到京城，由于犯了争功而互相嫉妒、违反军事计划的罪，被公开处死了。楼船将军也由于犯了军队抵达洌口，应当等候左将军，却擅自率先进攻敌人，导致伤亡很多的罪过，应当被诛杀，后来出钱赎罪，成了平民。

太史公曰：右渠负固【负固：依仗地势险要牢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离：通“罹”，陷入。】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太史公说：卫右渠依仗地势险要牢固，国家因此被灭亡。涉何骗取了功劳，为发兵攻打朝鲜开了头。楼船将军做事心胸狭窄，碰到危难就遭受祸咎。悔恨当年攻打番禺时失去了单独立功的机会，却反被人怀疑。荀彘争功，与公孙遂一起被处死了。两支军队都遭受了耻辱，将帅没有被封侯。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靡莫：古部族名，其生活区域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以北。】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魃结：盘在头顶的锥形发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牂榆：地名，也作“叶榆”，即今云南大理喜州。】，名为牂xi、昆明，皆编发【编发：编发辮，是男性的发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土著：也作“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的君长有几十个，其中夜郎国势力最大；夜郎西部的靡莫之夷也有几十个，其中滇国势力最大；滇以北的君长也有几十个，其中邛都的势力最大：这些夷人都将头发盘在头顶梳成锥形的髻，以耕种为生，有聚居的城池与村庄。他们以外的地方，西面从同师往东，直到北面的牂榆，称为牂和昆明，这些夷国的百姓都把头发编起来，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固定的居所，也没有君长领导，他们的土地方圆数千里。从牂往东北，那里的君长有几十个，其中徙与笮的君长是势力最强大的；从笮都往东北，那里的君长也有几十个，其中冉、駹的君长势力最强盛。他们的风俗习惯有的是定居的土著，有的则是迁徙不定的部落，全在蜀郡的西部。从冉、駹往东北，那些地方的君长也多达几十个，其中白马的君长是势力最强大的，全是氐族的同类。这些全是巴郡、蜀郡西南之外的蛮夷。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循江上：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略【略：攻占，占领。】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秦时：秦灭六国的时期。】常頔略通【略通：开拓领地并开通过路。】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开：依据《汉书》，应为“关”。】蜀故徼【徼：边界，边境线。】。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笮马：笮都出产的马。】、僰僮【僰僮：僰族的奴仆。】髦牛【髦牛：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当初楚威王在位时，曾派遣将军庄蹻率军沿长江逆流而上，攻克了巴郡、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是已故的楚庄王的后代。庄蹻到达滇池，此地方圆三百里，滇池旁边是几千里平坦、肥沃富饶的田地，庄蹻依靠军队的威势平定了那里，将其划归楚国地盘。庄蹻正打算回楚国向楚王禀报，恰逢秦国夺取了楚国巴郡、黔中郡，前往楚国的道路被阻塞无法通行，所以他又返了回来，他凭借自己的军队在滇池称王，并改变了自己的服饰，遵从那里的风俗习惯，统治当地百姓。秦灭六国的时候，常頔开拓领地同时开通了五尺道，并在这些国家设置官吏。十几年后，秦朝灭亡。等到汉朝兴起，将这些国家全都舍弃了，并且关闭了原来蜀郡的边界。巴郡与蜀郡民众中有的人偷偷出塞做生意，换取笮都的马、僰族的僮仆与牦牛，因此巴郡与蜀郡殷实富足。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地名。今贵州省中北部地区，是夜郎国所在位置。】，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臣使：像驱使臣民一

样。】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黄屋：用黄绶制成车的顶篷。】左纛【左纛：在驾车的左骖马的头上安放牦牛尾作为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缯帛：丝织品。】，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治道：开通道路。】，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罢：同“疲”，疲惫。】，饿离湿【离湿：忍受湿气的侵袭。】，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袭击东越，东越人把东越王郢杀死以回报汉朝。王恢凭借军队的威势派番禺令唐蒙将汉朝出兵的意思明确告诉给南越。南越把蜀郡盛产的枸酱拿给唐蒙吃，唐蒙询问枸酱是从何处得来的，南越人说：“是从西北边的牂柯而来，牂柯江有几里宽，流经番禺城向下游流去。”唐蒙回到长安，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唯独蜀郡这个地方出产枸酱，当地很多人都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临近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足以行船。南越人想用财物使夜郎归属于自己，然而虽然南越的势力向西到达了同师，但也无法像驱使臣民一样役使夜郎。”唐蒙于是便上书劝皇上说：“南越王乘坐有黄屋车并且树起了左纛旗，其拥有的土地从东到西多达一万多里，名义上是个外臣，实际上却是一州的君主。如今从长沙、豫章郡

前去南越，大部分水路都被阻塞了，难以通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锐士兵，多达十多万，乘船顺牂柯江而下，趁南越没有防备就出兵攻击，这是征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真的能以汉朝的强大，巴郡、蜀郡的富庶，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皇上采纳了唐蒙的这个建议，于是任命唐蒙为郎中將，带领一千多名将士，以及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一万多人，从巴蜀笮关进入夜郎，与夜郎侯多同见面。唐蒙给了他很丰厚的赏赐，并用汉王朝的威武与恩德晓谕他，约定这里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担任县令。夜郎周围的小城邑的百姓都贪图汉朝的丝织品，认为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难行，始终无法占领，于是就暂时接受了与唐蒙的约定。唐蒙返回禀报朝廷，于是朝廷将夜郎设为犍为郡。调遣巴郡与蜀郡的士兵开凿道路，从僰一直修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马相如也进言说西夷的邛、笮也可以设置为郡。于是皇上派司马相如以郎中將的身份前去西夷，告谕西夷人，汉朝会像对待南夷一样对待他们，为他们设置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归属于蜀郡。

在这个时期，巴、蜀、汉中、广汉四个郡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上，戍边的士兵、运送物资与军粮的人往来不断。几年之后，道路仍然没有修通，士兵因疲惫、饥饿、遭受潮湿，死了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发动叛乱，汉朝多次出兵去平定，消耗了人力、物力，却仍然毫无效果。皇上对此事很忧虑，于是派公孙弘前去那里调查访问。公孙弘回来禀告皇上说开发西南夷很不方便。等到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时，当时汉朝正在修建朔方郡城，以便据守黄河驱逐匈奴，公孙弘趁机多次向皇上进言说开通西南夷的害处，希望可以暂且停止开发活动，集中力量对付匈奴。皇上于是停止了对西南夷的开发，仅在南夷的夜郎设置两个县与一个都尉，命令犍为郡要保全自己并逐步完善自己的郡县体制。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地区。】 时见蜀布【蜀布：蜀地出产的布。】 、邛竹杖，使问所从

来，曰“从东南身毒国【身毒国：又名“天竺”，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蹇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足：值得。】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行：顺便。】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到了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国返回以后，说他在大夏国到时候见到了蜀郡出产的布帛，邛莱山出产的竹杖，派人询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而来的，回答说“这些东西来自于东南方的身毒国，那里距离这约有几千里远，可以与蜀郡的商人做买卖。”有人听说邛莱山以西约二千里远的确有个身毒国。张骞因此趁机极力进言称大夏在汉朝的西南方向，十分仰慕中国，正担忧匈奴会阻塞他们通往中原的道路，假如真能开通蜀地的道路，取道身毒国既方便又近，这对汉朝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天子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走小路从西夷的西边出发，去寻找身毒国。他们来到了滇国，滇王尝羌把他们留了下来，并派出十多批人帮他们寻求西去的道路。一年之后，道路全被昆明国所封闭，不能通往身毒国。

滇王对汉朝使者说：“汉朝与我们滇国相比哪个大？”汉朝使者到

达夜郎，夜郎侯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道路不通的缘故，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州之主，不知道汉朝的辽阔广大。使者回到汉朝后，因此极力进言称滇是个大国，值得让他们亲近、归从于汉朝。天子因此而留意此事。

等到南越叛变时，皇上派驰义侯以犍为郡的名义发动南夷军队。且兰君担心自己的军队走远后，周围的国家会趁机掠夺国中的老弱百姓，于是就与他的部众一起反叛了，杀死了汉朝使者以及犍为郡的太守。汉朝于是派遣原本去平定南越的八位校尉，带领巴郡与蜀郡的犯人，前去攻打且兰君。恰巧南越已被打败，汉朝的八位校尉还没有攻下且兰，就率军撤了回来，在回军途中顺便灭了头兰。头兰，是常常阻塞滇国与汉朝交通要塞的国家。平定头兰之后，接着又平定了南夷，并在南夷设置了牂柯郡。夜郎侯起初倚赖着南越，南越灭亡后，正逢汉军返回诛杀反叛的人，夜郎于是进京朝见天子。皇上封他为夜郎王。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劳浸：少数民族部落。】、靡莫【靡莫：少数民族部落。】，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南越被攻破之后，以及汉朝诛杀且兰、邛君以及笮侯，冉、駹都很震惊恐惧，于是向汉朝请求称臣，为他们设置官吏。汉朝于是把邛

都改为越巂郡，把笮都改为沈犁郡，冉駹改为汶山郡，广汉西边的白马改为武都郡。

皇上派王然于凭借消灭南越以及杀死南夷君长的兵威晓谕滇王要进京朝见。滇王，拥有数万人的军队，在他国家的东北方有劳浸与靡莫，与滇王同姓，他们之间互相依仗、扶持，不肯听从劝谕。劳浸与靡莫多次冒犯汉朝使者与官兵。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调遣巴、蜀两郡的军队消灭了劳浸与靡莫，大军逼临滇国。由于滇王从开始对汉朝怀有善意，所以没被杀死。滇王名为离难，率领举国上下投降了汉朝，请求汉朝为他们设置官吏，并进京朝见。于是汉朝把滇国设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让他仍旧统治他的子民。

西南夷的君长有几百个，唯独夜郎与滇的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滇是一个小国，最受汉朝的爱护。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天禄：上天赐予的福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揃：同“翦”，翦除，消灭。】，剽【剽：诛灭。】分二方，卒为七郡。

太史公说：难道楚国的先祖拥有上天赐予的福禄么？在周朝时，楚国的先祖鬻熊做过周文王的老师，被封到楚地。等到周王室衰败时，楚国的土地号称方圆五千里。秦国把各诸侯国都灭掉了，唯独楚国的子孙还有滇王在世。汉朝灭掉西南夷，大多数蛮夷国都灭亡了，唯有滇王仍旧深受汉朝的尊宠。然而平定南夷的原由，则是在番禺看见了枸酱，在大夏看见了邛竹杖。后来西夷被翦灭，分成西、南两方，最终被汉朝设为七个郡。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

十七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称相如。以资为郎【以资为郎：缴纳一定的财物而获得郎官的职位。资，同“资”。】，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遂：达，此处指仕途显贵。】，而【而：通“尔”，你。】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僮：奴仆。】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为具：备办酒席。】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谒：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谢病：以病推辞。】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强：勉强。】往，一坐尽倾【一坐尽倾：在座的客人都惊羨司马相如的风采。】。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鼓：弹奏。一再行：一两支曲子。再，第二。行，指乐曲。】。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缪：通“谬”，佯装。】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

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褌【犊鼻褌：形似牛犊之鼻的围裙，或说是形如牛犊之鼻的短裤。】，与保庸【保庸：雇工。】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学习击剑技术，因此他的父母给他取个小名叫犬子。司马相如学成之后，景仰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叫相如。他通过出钱而担任郎官，侍奉孝景帝，担任过武骑常侍，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景帝也不喜欢诗辞歌赋，这个时候梁孝王进京朝见天子，跟他一同前来的游说之士有齐国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国人庄忌等先生，司马相如见到这些人后心中向往他们的生活，就以生病为由辞官，旅居梁国。梁孝王让他与众儒生住在一起，司马相如得以与众儒生、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创作了《子虚赋》。

王世贞：「《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鲁迅：「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不久后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便回到家中，但是家里太穷，他又没有赖以谋生的手艺。他平时与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友善，王吉说：“长卿长时间在外谋求官职不可得，你可以来探望我。”于是司马

相如前去拜访，住在都亭。临邛县令装作恭敬的样子，每天都去拜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最初尚且能够以礼相见，后来就推托自己有病在身，派随从谢绝王吉，王吉的态度反而更加谨慎庄重了。临邛县里有很多富有的人，卓王孙拥有家奴八百人，程郑也拥有几百人，两人于是彼此商议说：“听说县令有尊贵的客人，我们就准备酒食招待他。”他们也邀请了县令。县令到来的时候，卓家的客人已经有几百人了。到了中午，便去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自己有病在身为由推托不去，临邛县令便不敢尝一口饭菜，亲自前去邀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没有办法，勉强前往，满座的宾客都被他的风度所倾倒。饮酒正酣的时候，临邛县令亲自送上古琴说：“我私下里听说长卿喜好弹琴，希望聆听一曲，以祝酒兴。”司马相如推辞一番，但是还是弹奏了一两首曲子。当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刚刚守寡，喜好音律，因此司马相如装作和县令交情很深，却暗中用琴声来挑拨卓文君的芳心。司马相如刚到临邛的时候，有侍从车马跟从他，风度翩翩、举止大方；等到他在卓家赴宴的时候，抚弄古琴，卓文君就从门缝里偷看他，心中十分高兴并对司马相如一见倾心，只是担心无法见面。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于是派人以丰厚的礼物买通卓文君的侍从来转达自己的倾慕之意。卓文君连夜逃出门与司马相如私奔，司马相如于是与她乘车赶回成都。到家一看，家里穷得只剩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非常生气地说：“女儿实在太不成器，我虽不忍心杀她，但是也不会分给她一点家产。”有人劝说卓王孙，但卓王孙始终没有听从。卓文君一直闷闷不乐，于是说：“长卿，只要我们回到临邛，就算向兄弟们借钱也还足以维持生计，为什么要让自己穷苦到这个地步呢！”于是司马相如就跟她一同返回临邛，卖掉了所有的车马，买了一间酒铺来卖酒，卓文君亲自照看生意。司马相如自己穿上犊鼻褌，和酒保、杂役一起工作，在集市上洗涤酒器。卓王孙听说此事后感到十分羞耻，于是闭门不出。他的兄弟和当地名士纷纷前来劝说卓王孙道：“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所缺少的不是钱财。现在文君已经成为司马相如的妻子，而且司马相如早就厌倦外出求官，他虽然很穷，但是他的才能足够作为凭依。何况他还是县令的宾客，为什么偏偏这

样看不起他呢！”卓王孙不得已，只好分给卓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等各种财物。卓文君于是和司马相如回到成都，购置了农田和房屋，成了富有的人。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狗监：官名。负责皇室的猎犬。】，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子虚”，虚言也：“子虚”，是个虚构的人物。】，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苑囿：饲养动物的圈地。】。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出田：打猎。田，同“畋”。】。田罢，子虚过诧【诧：吹嘘，夸耀。】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仆：谦辞，我。】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罾网【罾网：围捕野兽的网。】弥山，揜【揜：抓，捕。】兔犇【犇：原意为车轮，这里指追逐，碾压。】鹿，射麋脚【脚：拖住脚。】。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过了很久，蜀郡人杨得意在宫中担任主管御用猎狗的官员，侍奉

皇上。当时皇上读到《子虚赋》并极为赞赏，说：“遗憾我没能跟这个人生活在同时代！”杨得意说：“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写了这篇赋。”皇上十分惊喜，于是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是写过这篇文章。然而这是写诸侯游猎的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关于天子巡游狩猎的赋，完成之后就把它呈上。”皇上同意了，命令尚书提供文房四宝。司马相如就用“子虚”这个虚构的言辞，来称道楚国的美；“乌有先生”，就是没有这回事，来为齐国诘难楚国；“无是公”，就是没有这个人，来阐明做天子的道理。所以凭空借助这三个人写文章，来铺叙供天子和诸侯游乐的园林。文章最后归结到节俭这一主旨，借此来委婉地规劝君主。他把赋进献给天子，天子非常高兴。文辞是这样说的：

楚国派子虚出使齐国，齐王调集国内的全部士兵，准备了很多车马，与使者出外狩猎。狩猎结束后，子虚去拜访乌有先生并向他夸耀此事，当时无是公也在那里。他们坐下后，乌有先生问子虚：“今天狩猎开心吗？”子虚说：“高兴。”乌有先生又问：“猎物多吗？”子虚说：“不多。”乌有先生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开心呢？”子虚说：“我开心是因为齐王打算向我夸耀他的车马众多，反倒被我炫耀一番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盛况呢。”乌有先生问：“可以说出来听听吗？”

子虚说：“可以。齐王率领一千辆马车，精选了一万名骑兵，在海边狩猎。列队的士兵布满了草泽，捕兽的罗网遍布山野，罗网罩住兔子，车轮碾死野鹿，箭矢射中麋鹿，倒提起麟的腿。车骑在海边的盐滩驰骋，分割猎物时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车轮。因为射中并捕获的猎物很多，于是齐王便骄傲地夸耀自己的本事。他回头对我说：‘楚国也有这么平坦的原野和广阔的湖泽等供人游玩打猎的地方吗？楚王的狩猎场面和我相比又如何呢？’我下车回答说：‘我是楚国见识少的郊野之人，有幸得以在宫廷里做宿卫十多年，常常跟随楚王外出巡游，捕猎的场所就在王宫的后

苑，顺便观赏四周的景物，但是还是没能全都看遍，又怎么能够谈论宫廷以外的湖泽呢！’齐王说：‘尽管如此，还是请你大致描述一下你的所见所闻吧。’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盘纡：盘回曲折。】 峩郁【峩郁：曲折不通。】，隆崇嵒崱zú【山峰高高耸起。】；岑岩参差，日月蔽亏【蔽亏：遮挡，遮蔽。】；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pí池tuó陂pō阨tuó【罢池陂阨：山势倾斜而下。】，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赭垩：红褐色和白色。】，雌黄【雌黄：黄色的矿物颜料。】白垺fù【白垺：石灰。】，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玫瑰：一种紫色的玉石。】，琳琅琨瑀【琳琅琨瑀：泛指美玉。】，瑊pián玕nán【瑊玕：比玉次一等的玉石。】玄厉，瑱ruǎn石武夫【瑱石武夫：泛指比玉次一等的玉石。】。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yè干【芷若射干：香草名。白芷、杜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江离麋芜：水生的香草。】，诸蔗【诸蔗：甘蔗。】獐且【獐且：芭蕉。】。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登降陁靡：地势广阔且高低不平。】，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zhēn蕤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蔷雕胡【雕胡：茭白。】，莲藕菰芦【菰芦：葫芦。】，庵蔺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榧pián楠nán豫章，桂椒木兰，蘂bò离朱杨，楂榲桲yǐng栗【楂榲桲栗：四种树名。】，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蠼螋【赤猿蠼螋：两种猿类。】，鹇雏【鹇雏：鸾凤一类的鸟。】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蝮蛇狸chū豻，兕象野犀，穷奇獬豸。

“我回答说：‘遵命。我听说楚国有七个湖泽，曾经见过其中

一个，没见过其余的。我所见到的这个，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名叫云梦。云梦泽，方圆九百里，湖泽中有一座山。山势迂回曲折，高耸险峻；层峦叠嶂，蔽遮日月；山峰错落交杂，直入云霄；绵亘广阔，向下连接江河。那里的土壤里有朱砂、石青、红土、白垩，有雌黄、石灰，有锡矿、碧玉、黄金、白银，各种颜色闪耀炫目，好像有龙鳞间杂其中。那里的石头有赤玉、玫瑰、琳琅、琨珉，有城玦、黑石砺石，有瑛石、武夫石。东方有蕙圃、杜衡、兰草，有白芷、杜若、射干，有芎穷、菖蒲，有江离、麝芷，有甘蔗、芭蕉。南方有平坦的原野、广阔的湖泽，地势起伏不定，倾斜连绵，低洼与平坦交错，以长江为边际，以巫山为界限。地势高且干燥的地方生长有马蓝、蕲草、苞茅、荔草，有艾蒿、莎草、青蘋。地势低洼且潮湿的地方生长有菰草、芦苇，有东蓍、茭白，有莲藕、葫芦，有蒿草、荻草，各种植物在那里生长，无法全部描绘出来。西方有奔涌的泉水、清澈的池塘，水流激荡，奔流不息；水面上生长着荷花、菱花，水面下隐藏着巨石、白沙。湖泽里有神龟、蛟龙、鳄鱼，有玳瑁、龟鳖。北方有茂密的丛林，有巨树、榧树、楠树、樟树，有桂树、椒树、木兰，有黄蘗树、山梨树、赤荃柳，有山楂树、黑枣树，有散发香气的橘树、柚树。树上则有红猿、猕猴、凤凰、孔雀，有腾猿、狐猴。树下则有白虎、黑豹，有野狼、狐狸，有犀牛、大象，有飞虎、巨狼。

“于是乃使专诸【专诸：春秋时期著名的刺客。】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摩鱼须之桡náo 旃【桡旃：曲柄的旗子。】，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干将：古代的宝剑名。】之雄戟，左乌号【乌号：古代的良弓名。】之雕弓，右夏服【夏服：后羿用过的箭袋。】之劲箭；阳子骀乘，纡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犂邛邛【邛邛：一种与马很像的青色的野兽。】，蹴距虚【距虚：一种类似骡却比骡小的兽。】，轶野马而𩇑𩇑【𩇑𩇑：生长在北方的良种野马。】，乘遗风【遗风：千里马名。】

而射游騶；儵shū 眴淒淒【儵眴淒淒：形容车马的迅速。】，雷动
燁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
获若雨兽，掩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
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yāo 飏^{jí}受诎，殫睹众物之
变态。

“于是郑女【郑女：指代美女。】曼姬，被阿锡，揄纁缟，杂
纁罗，垂雾縠；褰积【褰积：衣褶。】褰纁，纁徐委曲，郁桡谿
谷；袞袞袞袞【袞袞袞袞：形容衣袖宽大美好。】，扬袿恤削【恤
削：裁剪整齐。】，蜚纤垂髻【垂髻：古代女性衣服上形状像燕尾的
装饰。】；扶輿猗靡，噏呶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
【错：交错，杂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缪绕：环绕，缠绕。】
玉绥；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就派专诸那样的勇士，徒手与这些猛兽搏杀。楚王于
是驾驭着驯顺的杂色马，乘坐雕玉装饰的车，挥舞着用鱼须制成的
的曲柄旗帜，摇动着装饰明月珍珠的旗帜，高举着干将铸造的大
戟，左手持雕饰着花纹的乌噪之弓，右手持后羿囊中的强劲之
箭。阳陵子在右侧陪乘，纁阿负责驾车。马车缓缓前行尚未尽情
奔驰，就足以超越强健的野兽，越过了邛邛，踏过了距虚，超过
了野马，踩过了騊駼，驾乘千里马遗风，挽起雕弓射猎天马；动
作敏捷，如同霹雳狂风，如同流星雷霆。箭无虚发，箭箭射裂野
兽的眼眶，箭簇穿透猎物的胸膛直达腋下，射穿心脏与血管的连
接。捕获的猎物多如雨下，覆盖了草原，遮蔽了大地。于是楚王
停鞭徐行，逍遥自在，在丛林中游览，欣赏壮士的凶狠威武，猛
兽的恐惧战抖，等候野兽的疲惫，将其拦截、捕捉，尽情欣赏万
物变化的情态。

“于是郑国的美女，身穿轻细丝绸制成的衣裳，拖曳麻布和
白绢制成的裙子，夹杂飘逸艳丽的罗绮，身后垂挂好似薄雾的轻

纱；衣褶重叠而纹理细密，裙摆下垂而线条婉曲，好似深幽的溪谷；长衣飘动，长裙飘扬，衣带飞舞，好似燕尾；盘旋婀娜，衣裙摆动，沙沙作响，向下摩擦兰花蕙草，向上拂拭羽饰车盖，头上交错装饰有翡翠色的羽毛，颌下缠绕着用美玉装饰的冠带；若隐若现，飘忽不定，好似神仙一样虚无缥缈。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獠于蕙圃：指狩猎。】，嬖弭勃罕sū上金堤【金堤：坚固的堤坝。】，揜翡翠，射鹔鹴，微矰【微矰：用来射鸟的箭。】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鹄，双鹄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浮文鹢：乘坐船身上有彩色水鸟图案的船。】，扬桂枻【桂枻：桂木做成的船桨。】，张翠帷，建羽盖，罔璫瑁，钓紫贝；桴chuāng 金鼓，吹鸣籥，榜人【榜人：船夫。】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礲石。相击，硠硠礲礲【硠硠礲礲：石块相撞的声音。】，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息獠：停止狩猎。】者，击灵鼓，起烽燧【烽燧：本意指警示敌人来犯的烽火，这里指火把。】，车案行，骑就队，纒乎淫淫，班乎裔裔。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脔割【脔割：将肉切成碎块。】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于是楚王就与众人共同前往蕙圃打猎，缓缓在丛林中前行，走上黄金之堤，用网捉翠鸟，用箭射锦鸡，发射带丝线的箭，射中天鹅，牵住野鹅，鸬鹚坠地，黑鹤中箭。疲倦后登船，在清澈的池塘中泛舟，乘坐绘有鸬鹚图案的船，扬起桂木制成的桨，张起碧绿的幔帐，树起饰有羽毛的伞盖，用渔网捕捞玳瑁，用钓线提取紫贝；敲击金鼓，吹奏排箫，船夫高歌，声音悲戚，水虫惊骇，洪波沸腾，泉水涌起，奔流汇聚，波浪与礁石相互撞击，发出硠硠礲礲的声响，好似雷霆怒吼，在几百里以外都能听

见。

“将要停止打猎，敲击灵鼓，点燃火把，马车依次行进，骑士归入队列，如丝织般相连渐进，如流水般秩序井然。于是楚王登上阳云之台，心境宁静平和，恬淡自若，用芍药等香料调和食物后品尝。不像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车舆，把肉切割成小块，坐在车轮旁边烧烤，自以为很有趣。我私下里观察，齐国大概比不上楚国。”于是齐王沉默不语，没有说一句话了。”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来况：谦词，相当于现代的“光临”。】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轻：被轻视。】于齐而累【累：加罪。】于楚矣。且齐东踰巨海，南有琅邪，观【观：观赏游览。】乎成山，射乎之罘【之罘：山名。位于今山东省荣成县附近。】，浮勃澥【勃澥：渤海。】，游孟诸，邪【邪：通“斜”，旁，侧。】与肃慎【肃慎：古国名，今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北部地区。】为邻，右【右：应为“左”，指的是齐国东侧。】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蒂芥：也作“芥蒂”，指让人心中不愉快的小间隙。】。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鳞萃：汇聚众多。】，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

无是公听然【听然：微笑的样子。】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

国逾限【限：国境，国界。】，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乌有先生说：“这话说得有些过了！您不远千里前来访问齐国，齐王调集国内全部士兵，准备众多车马，来陪同您出游狩猎，是想要和您一起努力捕获猎物，来使使者感到愉快，为什么将其说成是夸耀呢！询问楚国的物产有无，是希望听一听大国的教化功业，还有先生的广博言论。现在您不称道楚王的德行宽厚，却大力推崇云梦泽来阐发高论，大谈放纵逸乐来彰显奢侈靡费，我私下里认为您的做法不值得提倡。真的如您所说，就根本不是楚国的优点。有这样的事并且说出来，是彰显君主的恶行；没有这样的事却说出来，就会损害您的信誉。彰显君主的恶行和损害自己的信誉，两件事无一可取，然而先生却做了，一定将会遭到齐国轻视并且使楚国受到连累。况且齐国东临大海，南有琅琊山，在成山观赏美景，在之罘山围捕狩猎，在渤海泛舟漂流，在孟诸泽出行游乐，偏远之处与肃慎相接，右侧以汤谷为界限，秋天在青丘狩猎，在海外自由漂荡，就算容纳八九个云梦泽，也丝毫不觉得阻塞。至于那些不同寻常的物产，各地的特产，珍奇的鸟兽，也都像鱼鳞一样聚集起来并充塞其中，不可胜数，连夏禹也叫不上名字，连商契也算不清数目。然而齐王身处诸侯的地位，不敢谈论游玩的快乐，园林的广大；先生又被视为贵客，所以齐王辞让而不答复，怎么说是无言以对呢！”

无是公听后笑着说：“楚国的确做错了，齐国做得也不能算对。天子让诸侯交纳贡品，不是为了获取钱财和礼物，而是为了让他们陈述职守；建立封国划分疆界，不是为了守卫防御，而是为了禁止诸侯的越轨行为。现在齐国作为天子东方的屏藩，却和

外族肃慎私下往来，抛弃封国超越边界，越过大海去打猎，从本分上说是不合适的，况且你们二人的议论，并非明确君臣之间的道义，也不是并端正诸侯的礼仪，只是一味地争辩游乐狩猎的快乐，园林的广大，想要在奢侈方面来战胜对方，在荒淫方面来一决高下，这样做非但不能使自己名声远播，而且还能贬低君主的声望并损害自己的信誉。况且齐、楚两国狩猎之事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你们怕是还没有见过更壮丽的场面，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更：流经。】其南，紫渊径【径：直接穿过。】其北；终始霸浚，出入泾渭；酆鄩潦漓，纡余委蛇【纡余委蛇：形容河水弯曲的样子。】，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阬，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汨【汨：水流动的样子。】乎浑流，顺阿【阿：高丘。】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濞【滂濞：象声词，同“澎湃”，指水撞击时发出的声音。】，湍湑湑洳【湍湑湑洳：形容水流湍急且澎湃。】，湍测泌瀾【湍测泌瀾：形容水流急迫且波涛汹涌。】，横流逆折，转腾漈洌【转腾漈洌：形容波涛汹涌。】，澎湃沆瀣【澎湃沆瀣：形容波涛拍岸的巨大声响。】，穹隆云挠【形容水势高低起伏。】，蜿蜒胶戾【蜿蜒胶戾：形容水流蜿蜒曲折。】，逾波趋浥【浥：低洼处。】，莅莅下瀨【莅莅下瀨：水流冲击沙石的声音。】，批礧冲壅，奔扬滯沛【奔扬滯沛：波涛汹涌，水花四溅。】，临坻注壑，滂chán 灑zhuó 霰坠，湛湛隐隐，磅礴訇磕【磅礴訇磕：水流激荡发出巨大的声响。】，潏潏淢淢，潏chì 湑jí 鼎沸，驰波跳沫【驰波跳沫：水流速度很快，水花四溅。】，汨潏漂疾，悠远长怀，寂寥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漾yǎo 潢漾【灏漾潢漾：水面宽广，浩瀚无垠。】，安翔徐徊，翯【翯：水面波光粼粼。】乎滢滢，东注大湖，衍溢陂池。于是乎蛟龙赤螭，
gèng
𪚩𪚩离，鰐鰐鰕𪚩，禺禺𪚩【𪚩：比目鱼。】 𪚩【𪚩：娃娃

鷺、鸕鶿，成群地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随风飘荡，沙洲之上水草丛生，鸟兽鱼鳖争着吃菁、藻等水草，咀嚼着菱角、莲藕。

“于是乎崇山巃嵒，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参嵯，九窰
【九窰：山名，位于今陕西省醴泉县附近。】、巖嵒【巖嵒：山名，位于今陕西省三原县附近。】，南山【南山：终南山，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峨峨，岩陲【岩陲：高峻倾斜。】甌锜【甌锜：形容山势倾斜如同甌一样。】，摧萎【摧萎：同“崔嵬”，山势高峻。】崛崎【崛崎：山势陡峭。】，振溪通谷，蹇产【蹇产：弯弯曲曲的样子。】沟渎，谿呀谿间，阜陵别岛，嵯嵯嵬嵬，丘虚崛嵬，隐辚郁嵬，登降施靡，陂池睥豸【睥豸：山势渐渐趋于平缓。】，沆溶淫鬻【沆溶淫鬻：水缓缓流淌。】，散涣夷陆【夷陆：平坦的地面。】，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糅：杂糅，混杂。】以蘼芜，杂以流夷。芴结缕，欝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茝姜蘘荷，葳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茅青蘋，布濩【布濩：遍及，遍布。】閟泽，延曼太原，丽靡【丽靡：连绵不绝。】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蚨【肸蚨：香气。】布写，晻暖苾勃【晻暖苾勃：形容香气浓郁。】。

“于是乎，高山耸立，山势巍峨，林深树大，峰峦险峻而起伏。九窰山、巖嵒山、终南山高峻，山形倾斜，崔巍崎岖。溪流经过山谷，曲折地汇入沟渠，山谷空旷广大，丘陵周围分布着一些小山，高峻险绝，错落重叠，地势起伏而绵延不绝，到了低洼处的池塘附近渐趋平坦，水流缓慢，向四处漫溢，无边无际的滩涂，无不平缓宽阔。岸边覆盖着绿色的蕙草，铺满了江离，中间散布着芎穷的幼苗，夹杂着流夷草，布满结缕草，还生长着深绿色的莎草。揭车草、杜衡草、兰草、稿本草、射干草、新姜、阳藿、酸浆草、灯笼草、杜若草、荪草、鲜枝、黄砾、孤蒲草、三棱草、青蘋，遍布于广大的沼泽，蔓延于宽阔的原野，连绵不绝

并广泛伸展，随风摇曳倾倒，散发馥郁的芬芳，香气扑鼻，沁入人心，芳馨四溢。

“于是乎周览泛观，睎盼轧沕，芒芒恍忽【芒芒恍忽：眼花缭乱。】，视之无端，察之无崖。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躍波【踊水躍波：波涛翻滚。】；兽则犛旄獬犛，沈牛【沈牛：水牛。】麀麀【麀麀：麀鹿。】，赤首圜题，穷奇【穷奇：传说中长相似虎却有翅膀的一种兽。】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觥，駉駉橐驼【橐驼：骆驼。】，蛩蛩驪驪，駉駉驴骡。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壁瑯【壁瑯：瓦当。】，辇道纚属，步櫚【步櫚：供人行走的游廊。】周流，长途中宿。夷廞筑堂，累台【累台：重叠的亭台。】增成，岩突洞房【洞房：类似洞穴的通道。】，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椳【椳：木椽。】而扞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楣轩【楣轩：窗户之外的栏杆。】。青虬蚺于东箱【东箱：同“东厢”，东厢房。】，象舆婉蜩于西清【西清：正殿西侧的清静房间。】，灵圉【灵圉：仙人名。】燕于闲观，偃佺【偃佺：仙人名。】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乎中庭。盘石振崖，嵌岩倚倾，嵯峨磳磳，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珉玉旁唐【旁唐：巨大的样子。】，琕琕【琕琕：一种玉石。】文鳞，赤瑕驳荦，杂沓其间，垂绥【垂绥：一种玉石。】琬琰，和氏出焉。

“于是乎，环视四方广泛观察，瞪大眼睛也无法分辨，眼花缭乱而视觉恍惚，细看时宽广无端，详端时无边无际。太阳从东边的池沼中升起，从西边的山坡上落下。园林的南边在深冬时节也草木丛生，水波荡漾永不冻结；那里的野兽有犛牛、旄牛、獬犛、牦牛、水牛、驼鹿、麀鹿、赤首兽、圆蹄兽、巨狼、大象、犀牛。园林的北边在盛夏时节也滴水成冰，地面冻裂河水结冰；那里的野兽有麒麟、角觥、駉駉、骆驼、蛩蛩兽、驪驪、駉駉、

驴子、骡子。

“于是乎，行宫别墅，遍布山坡横跨溪谷，高大的回廊四周相连，有重叠的楼房和曲折的阁道，有彩绘的椽子和璧玉的瓦当。帝王车辇的通道连接不绝，在回廊之间周游，路程遥远以致于在中途住宿。夷平高山来构筑殿堂，垒砌层层台榭，山岩底部有幽深的屋室与高台相通。俯视山下遥远之处而缥缈无所见，仰视天空登上屋顶可以触摸青天。流星划过宫廷的大门，弯曲的彩虹横跨栏杆与窗户之间。青色的虬龙蜿蜒在东厢房，大象拉的车行走在西厢房，神灵在清闲的馆舍安然休憩，仙人在南边的屋檐下沐浴阳光。甘甜的泉水从清静的屋室中涌出，贯通的河川流过庭院的中央，用坚固的巨石修整河岸，高耸险峻，巍峨参差，陡峭峥嵘，山岩好像人工刻削而成。园林中玫瑰琳琅满目，珊瑚丛聚而生。大气的奇石好似美玉，华丽的纹饰好似鱼鳞，带有红色斑点的玉石花纹交错，散布在其中。垂绶、琬琰、和氏等著名宝玉都在这里出现。

“于是乎卢橘夏孰【孰：同“熟”。】，黄甘橙橐，枇杷樛【樛：酸枣。】，柿，栟【栟：海棠果。】，柰厚朴，栲枣【栲枣：黑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榕櫟【榕櫟：一种类似李子的水果。】，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驰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机紫茎，发红华，秀【秀：开花。】，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栌橪，华泛櫟枌，留落【留落：石榴。】，胥馀【胥馀：椰子。】，仁频【仁频：槟榔树。】，并闾【并闾：棕榈树。】，欂櫨【欂櫨：檀树。】，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蓂茂，攒立丛倚，连卷累佹，崔错癢𦏧【癢𦏧：弯曲盘结的样子。】，阬衡閭𦏧，垂条扶于，落英幡纚【幡纚：盘旋飞舞的样子。】，纷容萧蓼，旖旎从风，浏莅竚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柴池茝虬，旋环后宫，杂遘累辑【杂遘累辑：繁多茂盛的样子。】，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乎，有夏季成熟的芦橘，还有黄柑、橙子、榛子、枇杷、酸枣、柿子、山梨、海棠、厚朴、栲枣、杨梅、樱桃、葡萄、樱桃、郁李、榕树、荔枝，罗列在后宫和北园，遍布丘陵和平原，绿叶扬起，紫茎摆动，红花绽放，朱颜绽开，色彩鲜明，照耀着广阔的原野。沙棠树、栎树、楮树、桦树、枫树、银杏树、黄栌树、刘杙树、椰子树、槟榔树、棕榈树、檀树、木兰、樟树、冬青树，高达千仞，树大环抱，花朵和枝条舒展而挺拔，果实和叶片硕大而茂盛。树木聚集在一起簇拥相倚，枝条卷曲而交织重叠，繁茂交错，盘曲纠结，向外伸展并相依相扶。树枝伸向四方，落花漫天飞扬。枝条茂盛而修长，随风摇曳飘荡，发出淅沥的声响，好似钟磬之声，好似管箫之音。树木参差错落，环绕在后宫周围，重叠聚集，覆盖山野，沿溪谷生长，顺着山坡一直蔓延到低湿之处，放眼望去看不见起始，仔细端详望不到边际。

“于是玄猿素雌，蜼【蜼：长尾猴。】 玃【玃：大猴子。】 飞鸛【飞鸛：鼯鼠。】，蛭蝮蠃螽，蜥胡黾蛇，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互经：猿猴在树上跳跃嬉戏。】，夭蟺枝格，偃蹇杪颠。于是乎踰绝梁，腾殊榛【榛：树木丛生的树林。】，捷垂条，踔稀间，牢落陆离【陆离：参差不齐。】，烂曼远迁。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校猎：在围场四周设置栅栏，将野兽驱赶入栏。】。乘镂象，六玉虬，拖霓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轡【奉轡：驱车，赶车。】，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严簿：君主的仪仗队。】，纵獠者，江河为陆【陆：利用山谷等有利地形狩猎。】，泰山为橧，车骑类雷起，隐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于是乎，有黑色的雄猿、白色的雌猿、长尾猴、獾猴、飞鼠、蛭、蝮、猕猴、蜥胡、麝、蛇，在园林中栖息；这些动物在树林间或长啸，或哀鸣，往来跳跃，在枝条间行动敏捷，悬挂在树梢之上。于是乎，这些猿猴越过断桥，跳到另一个技头上，抓住悬垂的枝条，跃到林木稀疏的空地上，奔走聚散，往来不绝。

“像这样的地方，园林中还有成百上千处，天子在其中往来游乐，有行宫别馆以供住宿。行宫中万事具备，既不需要从京城抽调厨师，也不需要将后宫的嫔妃侍女迁移到这里，甚至文武百官也都齐备。

“于是乎，秋去冬来，天子到这里狩猎，乘坐着用象牙镶嵌而成的马车，驾车的是六匹用玉饰装扮的马，霓虹制成的彩旗随风摇曳，彩云织就的旗子高高挥舞，前面有蒙着虎皮的车开道，后面有导车和游车跟随，孙叔负责驾车，卫公在车上陪乘，百官侍从护卫天子的车驾在队伍前面肆意穿过，往来于四周设有木栏的围场。鼓声响起，天子发号施令，让狩猎的勇士尽情奔驰，用江河拦截禽兽，以泰山作为远观的望楼，车马奔驰声响如同雷鸣，震天动地，勇士四下分散，分别追逐猎物，沿着山陵，顺着溪流，好似乌云密布苍穹，好似大雨倾盆降下。

“生【生：生擒。】 貔豹，搏【搏：赤手空拳地搏击。】 豺狼，手【手：空手捕捉。】 熊羆，足【足：用脚去踢。】 野羊，蒙鹞苏，縢白虎，被豳文，跨野马。陵【陵：攀登。】 三峩【三峩：重重叠叠的山峰。】 之危，下磧历【磧历：凹凸不平。】 之坻；径陵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蜚廉：鸟身鹿首的异兽。】 ，弄解豸【解豸：长相似鹿，却仅有一只角的异兽。】 ，格瑕蛤，铤猛氏，胃驪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脰：脖子。】 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于是乎乘輿弥节裴回，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然后浸潭促节，儵躐【儵躐：迅速离开的样子。】 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眴白鹿，捷狡兔，轶赤电，

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繁弱：传说中的良弓。】，满白羽，射游臬，栝蜚虺【蜚虺：一种鹿首龙身的怪兽。】，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艺：箭靶。】殪【殪：一箭毙命。】仆。

“然后扬节【节：马鞭。】而上浮，陵惊风【惊风：暴风。】，历骇飙【骇飙：暴风。】，乘虚无，与神俱，鳞玄鹤，乱昆鸡。道孔鸾，促駸骥，拂鹭鸟，捎凤皇，捷驾雏，掩焦明。

“生擒貔、豹，搏杀豺、狼，制服熊羆，踏倒野羊。勇士们头戴饰有鸛尾的帽子，穿着绘有白虎图案的裤子，披着带有斑纹的衣服，骑着野马。他们登上高峻的山巅，走下坎坷的山坡，经过山陵，奔赴险峰，跨越深沟，渡过急流。他们列队猎获蜚廉，捕捉獬豸，搏杀虾蛤，刺死猛氏，用绳索捆绑健壮的骏马，用弓箭射杀巨大的野猪。箭不虚发，每次都能准确地射中野兽的头颈；矢一离弦，每次都会让野兽应声而倒。

“然后高高扬起马鞭使之在风中飘荡，迎着狂风，驾驭虚无之气，与神灵在一起，脚踩黑鹤，扰乱鸛鸡群，迫近孔雀、鸾凤、駸骥，轻拂鹭鸟，掠过凤凰，追赶驾雏，罩住焦明。

“道尽涂殫，回车而还。招摇【招摇：逍遥。】乎襄羊【襄羊：同“徜徉”。】，降集乎北纁【北纁：同“北维”，最北端。】，率乎直指，闇【闇：通“奄”，突然。】乎反乡。蹶石关，历封峦，过鵕鹖，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鹄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徒【徒：步兵。】车之所辚轹，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躅【蹈躅：抓获。】，与其穷极倦飫，惊惮慑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阬满谷，掩平弥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昊天：天空。】之台，张乐

乎轆轳【轆轳：广阔深远的样子。】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鎗𦣻𦣻，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鄢：地名，今湖北省宜城。】郢【郢：地名，今湖北省江陵。】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行至道路的尽头，掉转头头返回。逍遥而徜徉，然后从天而降，停留在北方，一往直前，傍晚时分才回京城。踏上石阙，经过封峦，路过鵁鶒，望见露寒，在棠梨宫中停驻，在宜春宫中休息，向西驰行至宣曲宫，在牛首池中乘坐画着鸂鶒图案的船，登上龙台观，在细柳观停息，观看将士们的辛勤努力，为勇士们分配捕获的猎物。凡是勇士和战车所踩踏碾压的，随从的坐骑所践踏蹂躏的，和那些因为疲惫至极、惊吓过度、未受创伤而死的猎物，杂乱交错，填塞沟壑与山谷，掩蔽平原与川泽。

“于是乎，开始游乐嬉戏以放松精神，在昊天之上置办酒席，在轆轳之宇中陈设乐器；敲击千石的钟，竖起万石的钜，升起装饰有翠鸟羽毛的旗，立起鳄鱼皮制作的鼓。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倾听葛天氏的歌曲，千人领歌，万人附和，山陵因此而震动，川谷因此而激荡。巴俞之舞，宋蔡之音，淮南之乐，于遮之曲，文成县和颠县的民谣，各种乐器顺次演奏，钟鼓之声轮流响起，乐声洪亮，透心震耳。楚、吴、郑、卫等国的靡靡之音，舜的《韶》、汤的《濩》、周武王的《武》、周公的《象》等高雅之乐，淫靡无度的乐声，楚都鄢郢，舞姿飘逸，《激楚》之乐，舞姿激昂，杂耍艺人，西戎歌手，他们的表演使人耳目欢娱、心情愉快，前有美妙动听的淫靡乐曲，后有肌肤细腻的美貌女子。

“若夫青琴【青琴：古代神女名。】宓妃【宓妃：洛水女神。】

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嫋都【姣冶嫋都：形容女子美丽。】，靚庄【靚庄：打扮、装扮。庄，通“妆”。】，刻饬，便嬛绰约【便嬛绰约：形容女性体态轻盈柔美。】，柔桡嬛嬛，妩媚姌袅【妩媚姌袅：形容女性姿态美好。】；褰独茧【独茧：形容衣服的颜色一致，好像是一个蚕茧抽出的丝做成的。】，之褕褕【褕褕：罩在外面的单衣。】，眇閭易以戍削，嫋姚微徭【嫋姚微徭：衣服轻盈随风飘动。】，与世殊服；芬香沤郁【沤郁：香味浓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皦【的皦：牙齿洁白。】；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萌隶：平民。】；隳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廩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像青琴和宓妃那样的女神，世上绝无仅有，容貌美丽举止高雅，粉黛修饰容颜精致，精心整饬鬓发，仪态姣好，轻盈飘逸，纤细柔美，妩媚动人，拖着色泽纯正的蚕丝衣袖，长大衣裳的细微之处也十分得体，婆娑飘舞，与众不同；芳香馥郁，清香淡雅，皓齿光洁，笑容明朗；柳叶弯眉，含情脉脉，风情万种；美人在侧，让人心绪恍惚，倾心不已。

“在这饮酒正酣而乐曲畅快之时，天子陷入沉思，怅若所失。他说：‘唉，这太奢侈了！我因为在听政之余，闲暇无事来虚耗时日，顺应天道来出游狩猎，有时会在这里休息，但是恐怕后世子孙会因此崇尚奢靡艳丽，于是决定离去而不再回来，这不是用来继承先王基业传承后代的途径。’于是停止酒宴终止狩猎，并且命令有关部门说：‘凡是可以开垦的土地，全部改造成农田，用

来供养平民百姓；推倒墙壁并填平沟堑，让山野湖泽等偏远地区的百姓得以来这里居住。在池沼中投放鱼鳖而不禁止捕捞，空出行宫别墅而不让人居住。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人，贴补家用不足的人，抚恤鳏夫寡妇，照顾孤儿独夫。施行德政，减轻刑罚，改革制度，更改服色，改定历法，与天下人一起重新开始。’

“于是历吉日【历吉日：选取好日子。】 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玉鸾：玉铃，车铃。】，游乎六艺【六艺：指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之囿，騫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驯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皐，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抗：损耗，消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愀然：面色严肃。】改容，超若【超若：同“怅然”。】自失，逡巡【逡巡：徘徊。】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于是选择吉利的日子来斋戒，穿上朝服，乘坐车驾，举起华丽的旗帜，鸣响玉制的鸾铃，在六艺的苑囿中遨游，朝仁义的道路上迈进，在《春秋》大义丛林中观览，在《狸首》曲的演奏中举办射礼，同时也演奏《驹虞》曲，射中黑鹤，举起盾牌大斧，竖起飘飘云旗，网罗天下贤士，悲叹贫苦民众，乐见才智之人，在《礼记》的园林里修整仪表，在《尚书》的场圃里自由翱翔，称述《周易》的深奥哲理，放生珍禽异兽，登上宣讲政教的明堂，坐在祖先的宗庙里，听任群臣上奏政事得失，四海之内无不受益。在这个时候，天下之人万分喜悦，顺应风气而听命，追随流俗而归化，迅速兴起道德而迁就仁义，刑罚弃置而不再使用，德行盛于三皇之世，功绩超过五帝之时。像这样的狩猎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如果整天风吹日晒在外奔波，使精神劳倦，使身体辛苦，让车马超负荷使用，让士兵的精力消耗殆尽，浪费府库的钱财，而且没有厚德的恩惠，重视自己的快乐，不顾广大平民的生计，遗忘国家的政事，却贪图雉鸡、野兔的猎获，仁者是不会采纳这种方法的。由此看来，齐、楚两国的游猎之事，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土地方圆不超过一千里，而君主的园林占据了九百里，这是草木生长的地方却得不到开垦，从而使百姓无处获得食物。以诸侯的微弱实力，却乐于追求天子享有的奢侈之事，我担心百姓会被他们的过失所连累。”

于是二人的脸色突然变得很严肃，怅然若有所失，离开坐席徘徊说：“我们本来就鄙陋，不知道有所顾忌，今天听到教诲，一定谨慎地听命。”

赋写成后上奏，天子任命司马相如为郎官。无是公说天子的上林苑面积广大，有高山峡谷水泽清泉以及万物苍生，算上子虚所说的楚国云梦泽的就更多了，辞藻华丽而言过其实，况且不是道义所推崇的，所以删节选取它的要点，归于正道并进行评论。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略通：开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转漕：运送粮食。转，指的是陆路运输。漕，指的是水路运输。】万余人，用兴法【兴法：紧急军事动员令。】诛其渠帅【渠帅：头领。】，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自擅：擅自，自作主张。】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康居：国名。】西域，重译【重译：重重翻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吊：慰问。】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不然：意料以外的事。】，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司马相如担任郎官几年，正赶上唐蒙奉命出使夜郎并向西劫掠僰中，征发巴、蜀两郡的官兵一千人，郡里又增派了一万多人转运粮食，发动紧急军事动员令处罚违令的长官，巴、蜀两郡的民众十分惊恐。皇上听说了，于是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借机告知巴、蜀两郡的民众此前的做法并不是皇上的意思。檄文说：

告知巴、蜀两郡的太守：蛮夷擅自掌握兵权而朝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征讨了，他们时常侵犯边境，烦扰将士。皇上即位，抚恤天下之人，稳定中原民心。然后出动军队，向北征讨匈奴，单于感到恐惧，拱手听命臣服，屈膝请求和解。康居等西域国家，来使几经翻译请求朝贺，恭敬行礼并进献贡品。挥师向东方进发，致使闽越王族自相残杀。向西攻入南越国都番禺，南越太子

入朝。南夷的君主，西夔的首领，经常敬献贡物和赋税，不敢松懈倦怠，伸长脖子并跼起脚跟，争相向朝廷献殷勤盼望早日归附，想要做汉朝的臣仆，只因为路途遥远，山川阻隔，不能亲自表达心意。不顺从的人已经被诛灭，而做善事的人却没有得到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前往使其归服，征发巴、蜀两郡的军民各五百人，来供奉礼品，保护使者唐蒙以防止不测，原本就发动军事行动的意图，也没有爆发战争的隐患。现在听说他颁布紧急军令，使年轻子弟感到恐惧，使父老长者心生忧患，郡里又擅自转运粮食输送物资，这都不是皇上的本意。应征者之中有人自杀，有人逃亡，这也不是臣民应该持有的节操。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剖符：将信符一分为二。】之封，析珪【析珪：将信物一分为二。】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抵诛：犯罪而被诛杀。】，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相越：相距，差距。】，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重烦：不尽数接见。】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边境郡县的将士，听说烽火燃起，都拿着弓箭骑马出击，扛着武器奔赴战场，汗流浹背依然紧紧跟随，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短兵相接，冒着箭雨，为了道义勇往直前而毫不退缩，执行命令意志坚定而决不退却。每个人都怀着愤怒的心，就像要报私人冤仇一样。他们难道是喜欢送死而厌恶生存，难道他们就不是编入户籍的民众，而与巴、蜀两郡不同属一个君主吗？他们只是计谋精深而思虑长远，他们知道国家的危难是当务之急，并且把履行臣民的义务当作乐事。所以有剖开符节分封功臣的，有分发玉珪赏赐爵位的，有位居列侯，住在上等宅第的，有在逝世而为后代留下显赫封号的，有给子孙传下封地和农田的，他们做事非常忠敬，居所非常安逸，名声延续永久，功业昭著难以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播撒中原，血肉滋润荒野也在所不辞。现在只是供奉礼品到南夷，就自杀自残，或者逃走来躲避惩罚，就算死了也没有美好的名声，堪称为最愚蠢的人，耻辱殃及父母，被天下人嘲笑。人们气度胸怀的差距，实在是相差太远了！然而这不只是那些应征者的罪过，还在于他们的父亲和兄长教导不严，没有给子弟谨慎地作出表率；百姓不知羞耻，不讲操守，也说明了风俗不淳厚。这种人遭受刑罚的惩处，不也是合适的吗！

皇上既担忧使者和官员中那些寡廉鲜耻的人的行为，同时也心痛不贤的愚民的做法，所以派使者来把征发士兵的事情明确地告知百姓，顺便历数对朝廷不忠而自残或逃亡之人的罪名，谴责地方长老和孝悌之家教诲不力的过错。现在正值耕种时节，对烦扰百姓之事慎之又慎，虽然已经亲自告知临近县城的人，但是还是担心居住在溪谷山泽等偏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听到，檄文到达之后，尽快下发到各个县、道，使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不要忽视此事。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

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内臣妾：指朝廷的臣民。】，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沫：大金川。】、若水【若水：雅砻江。】，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司马相如返回朝廷汇报情况。唐蒙已经打通了前往夜郎的道路，顺便开通前往西南夷的路线，征发了巴、蜀、广汉三郡的士兵，杂役也有几万人。尽管花费了两年时间，但是路还没有修成，而大部分士兵因此而死，耗费的钱财数以万计。蜀郡的民众和朝廷的当权者之中有很多人反对这么做。这时邛、笮等国的君主听说南夷与汉朝有来往，并且获得很多赏赐，于是也纷纷表示希望归附成为汉朝的臣民，请求派驻官吏，待遇与南夷等同。天子询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邛、笮、冉、駹等国临近蜀郡，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曾经与之交往并设置郡县，到汉朝建立后才中断往来。要是现在可以再次与其交往，设置郡县，其价值远胜西南夷。”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让他持符节出使巴蜀地区的西夷国家。司马相如与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乘坐四辆传车，打算借助巴、蜀两郡的官吏和财物来贿赂西夷。到达蜀郡后，蜀郡太守及其下属来到郊外迎接，县令背着弓弩在前面引路，蜀地的人以此为荣。于是卓王孙和临邛县的名士亲自登门，奉献酒肉来讨取欢心。卓王孙感叹不已，自认为让女儿嫁给司马长卿太晚了，于是分给与儿子分得财物相当的厚礼。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后，邛、笮、冉、駹、斯榆等国的君

主都请求归附称臣。撤销旧时的关隘，向西扩展到沫水、若水一带，向南达以牂柯水为边界，开通零关道，在孙水上架桥来连通邛国的都城。消息传回京城，天子十分高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不为用：毫无用处。】，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风：通“讽”，委婉地劝谏。】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纷纭：众多。】，湛恩汪濊【湛恩汪濊：皇恩浩荡。】，群生澍濡【澍濡：蒙受恩泽。】，洋溢乎方外【方外：中国之外的地方。】。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駟，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司马相如在外出使的时候，蜀郡的长老大多认为与西南夷联系没有用处，即使是朝廷的大臣也有人这样想。司马相如想劝谏皇上，但是原本就是自己建议此事的，也就不敢再次进言了，于是写文章，借与蜀郡父老谈话的形式，自己质问对方，用来讽谏天子，还可以靠这篇文章宣扬自己出使的意图，让百姓了解到天子的意思。他的文章写道：

汉朝建立已经七十八年，仁德隆盛已经六代，威武雄壮肃穆，恩惠源远流长，泽被世间万物，充满中外各方。于是派使者向西征讨，各国顺流退让，教化所到之处，无不随风拜倒。因此使得冉国朝见，駟国顺服，笮国平定，邛国保存，略取斯榆国，占领苞满国，车马络绎返回原处，向东报知朝廷，抵达蜀郡的成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造：拜访，到访。】焉。辞【辞：寒暄客套。】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

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覩【覩：观看，查看。】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当地的耆老、士大夫、乡绅、先生等共二十七人，庄严地去拜见使者。寒暄的言辞过后，顺势进言说：“听说天子对待夷狄，只是想笼络怀柔并不希望他们被灭。现在派出三郡的士兵，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三年以来，功业未成，士兵却已劳苦疲倦，民众难以自足，现在又紧接着联系西夷，百姓筋疲力尽，恐怕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件事也会拖累使者，我们私下里为你担忧。况且邛、笮、西僰等国与中原的朝廷并存，由来已久，难以记得经历几代了。仁爱之人不借助恩德招揽民众，强悍之人不借助力量并吞别国，想来恐怕是因为做不到吧！现在削减编户之民的财物来收买夷狄的人心，劳累帝王所依靠的民众来交好无用的夷狄，我们见识浅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使者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真的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蜀郡的民众就不必去改变原来的服装，而巴郡的百姓也无需改变原来的习俗了。我尚且不喜欢听这样的话。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自然不是旁观者所能看清的。我的行程紧迫，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解释了，请让我给各位粗略地陈述一下大致情形。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非常之

原：重要事件的开端。】，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晏如：安宁，平安。】也。

“昔者鸿水淳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阡陌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漉沈：疏导洪水。】贍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胝【躬胝无胝：身上的皮肤磨出厚厚的茧子，见不到嫩肉。】，肤不生毛。故休烈【休烈：显耀的功业。】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

“世间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人物，然后有不同寻常的事情；有不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有不同寻常的功业。不同寻常的人，当然是与普通人有所不同了。所以说不同寻常的东西刚开始萌发时，民众就感到恐惧；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定和乐了。

“从前洪水翻涌，泛滥漫延，民众登上高处躲避低处而四处迁徙，地势崎岖不得安居。夏后氏为此而担忧，于是阻塞洪水，疏通江河，分流深水，赈济灾民，使洪水流向东方，归入大海，从而天下得到了永久的安宁。正值辛劳艰苦的关头，难道只有民众受苦吗？大禹的心中忧虑烦恼，并且亲自参与劳作，手足磨出厚厚的茧子，身上没有一丝嫩肉，皮肤上的汗毛也都磨光了。因此伟大的功业得以显扬万世，美好的名声得以称颂至今。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龔，拘文牵俗【拘文牵俗：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参天：与天齐高。】贰地【贰地：与地同宽。】。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浥衍溢【浸浥衍溢：遍布雨露。】，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嘉祉：美好而巨大的福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

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系累：捆绑、关押。】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鼈li夫【鼈夫：凶狠暴戾的人。】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诮：指责，责备。】劲越。四面风【风：照拂，吹拂。】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疏逖：偏远。】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陵迟：逐渐衰败。】，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况且贤能的君主登临大位，难道只是处理琐碎的事物、拘泥于文字、被流俗所牵制、沿袭古代的传说和记载、取悦当世而人云亦云吗？一定会有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议论，开创基业传承后世，作为子孙后代的规范。所以四处奔走而能包容万物，勤于思索而与天地同列。况且《诗经》不是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领土；四海之内，没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因此寰宇之内，八方之外，德化浸润漫溢，有生命的物体如果没有受到恩泽，贤能的君主就会以之为耻辱。现在的国境之内，修习衣冠礼教的人，都享受到了幸福，没有缺憾了。然而夷狄是习俗不同的国家，居住在相距遥远且异族杂居的地区，车船不通，人烟稀少，政治和教化没有施行，古代圣王遗留的美德对他们的影响还很小。如果接纳他们，他们就会在边境触犯道义侵越礼仪，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就会在自己国内为非作歹，以下犯上，导致君臣地位变换，尊卑秩序错乱，父兄无端获罪，幼小孤儿沦落为奴婢，被捆绑的囚犯哭号涕泣，一心向往汉朝，抱怨说：‘听说中原

有最高境界的仁政，恩德多而广，万物没有得不到应有处所的，现在却偏偏遗漏了我们。’踮起脚跟企盼，就像枯萎干旱的草木渴望下雨。残暴的人也会为此流泪，何况是像皇上这样圣明的人，又怎么能停止这项计划？所以向北出兵来征讨强悍的胡人，向南派使者责问强劲的南越。使者向四面八方宣扬圣德，西、南两方的君主像鱼一样聚集起来顺流游动，希望得到爵号的数以亿计。所以才将沫水、若水沿线设置为关隘，以牂柯水作为边界，打通零山，在孙水的源头架设桥梁。开创道德之路，传承仁义之统。将要广泛地施行恩惠，安抚和驾驭遥远的地方，使疏远者不被封闭，昏暗之处有光明照耀，用来平息这里的兵革之事，同时停止那里的征伐杀戮。远近融为一体，内外安宁幸福，不也是快乐的吗？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尊奉皇上的美德，挽回衰败之世的倾颓，继承周朝开国之君的卓绝事业，这就是天子的当务之急。就算因此而使百姓劳苦，又怎么能够停止呢？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鹪明：近似凤凰的一种鸟类。】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薮泽：水流聚集的草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允：确实，的确。】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况且帝王的事业本来就没有不始于忧劳，而终于逸乐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接受天命的祥瑞，正与开通西南夷这件事相应验。正好皇上将要到泰山封禅，同时祭祀梁父山，振荡车上的鸾铃，传扬音乐和颂歌，上同五帝，下越三王。旁观者没有看到事情的大方向，听闻者没有领会音乐的内涵，就像鹪明已在空阔的天空飞翔，而撒网的人还紧盯着湖泽，可悲啊！”

于是众长老名士茫然若失，忘记了他们来时所抱的期望以及进见的想法，感叹地一起称赞说：“汉朝的恩德确实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所希望听到的。百姓即使倦怠了，也请让我们身先士卒。”怅然若失，徘徊退避了一会就告辞了。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消渴疾：病名，包括糖尿病、尿崩症等。】。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殊能：特殊的才能。】者，故力称乌获【乌获：战国时期秦国的勇士。】，捷言庆忌【庆忌：春秋时期吴国的勇士。】，勇期贲、育【贲、育：孟贲、夏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軼材【軼材：过人的才能。】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乌获、逢蒙：古时候善于射箭的人。】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衔橛：马嚼子。】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司马相如在出使的时候收受贿赂，因此而丢掉

了官职。过了一年多，他又被征召出任郎官。

司马相如患有口吃但是却善于撰写文章。曾经患有糖尿病。他与卓氏结婚后，十分富裕。他在做官期间，也从不热衷参与公卿之间商讨的国家大事，以生病为由在家闲居，并不看重高官显爵。他曾经跟随皇上到长杨宫狩猎，这个时候天子正好喜欢亲自捕杀熊、猪，驾车追逐各种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这件事。他的奏疏写道：

我听说有些东西看上去类似但是性能却不同，所以论力气要数乌获，论敏捷要数庆忌，论勇猛要数孟贲、夏育。我愚昧无知，私下里认为人确实有这种情况，野兽也应该是这样。现在陛下喜欢翻越险阻之地，射杀凶猛的野兽，要是突然遇到特别凶猛狡猾的野兽，在毫无防备之时发动攻击，导致马匹受惊，冲撞了随行的车队，御驾还来不及调转车头，侍卫也来不及施展技巧，即使有乌获、逢蒙的技艺，也无处施展，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枯朽的树木也可以为害一时了。要是这时胡人和越人再在京城之下起兵，羌人、夷人的兵车同时也随之而来，难道不危险吗？即使绝对安全而没有祸患，这也并非天子所应该接触的事情。

况且清除道路然后出行，在道路中间策马奔驰，还不免会时常出现马嚼子脱落或车横木折断的突发事件，在繁茂的草丛中跋涉、在荒丘上奔驰就更要小心，眼前有捕获野兽的快乐，内心却没有应对意外的准备，灾祸的发生也是不难的了！不以帝王的尊位为重而安居其上，而乐于将在危险紧急的道路上行进当作欢娱，我私下里认为陛下这样的做法不可取。

大概明察的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发现尚未萌发的事情，而智慧的人在祸患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能够躲避危险，灾祸固然大多隐藏在不易察觉的地方，而发生在人们疏忽大意的时候。所以有句鄙俗的谚语说：“家中积累千金富，不在堂屋檐下坐”。这话说的虽然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讲述大道理。我希望陛下能够留心

和审视这些话的含义。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池之长阪【长阪：长坡。】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飮飮【飮飮：空旷深远的样子。】兮，通谷谿谿兮谿谿。汨渌渌兮【汨渌渌兮：水流翻涌的样子。】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蓊【蓊蓊：植物茂密的样子。】兮，览竹林之榛榛【榛榛：草木丛生的样子。】。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寥邈绝【寥邈绝：远远的隔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休【休：同“昧”，藏匿，隐匿。】。精罔闚【罔闚：精神恍惚的样子。】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皇上认为司马相如写得很好。在返回的路上经过宜春宫时，司马相如又进献了一篇哀痛秦二世行为失当的赋。他的文章写道：

登上险峻崎岖的长坡，一同进入巍峨的层层宫殿。临近曲江池的堤岸和沙洲，远望参差起伏的终南山。山势高峻而幽深，狭长的溪谷遍布山间。溪水时缓时急源远流长，注入广袤平坦的沼泽平原。欣赏各种生长繁茂的树木，浏览草木丛杂的竹林。纵马奔驰向东跑上土山，掀起衣服蹚过遍布沙石的湍急水流向北走。暂停脚步而迟缓不前，经过秦二世的陵墓将他悼念。修持自身不够谨慎，导致亡国丧失政权。听信谗言毫不觉悟，宗庙灭绝祭祀中断。哎呀，悲哀啊！品行不端得不到人心，坟墓荒废而得不到修葺，魂魄没有归宿而得不到祭祀。遥远而漫无边际，越发觉得长久昏暗。精灵鬼怪在空中飞扬，经过九重天而永远消逝。哎呀，悲哀啊！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臞：瘦。】，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大人：指天子。】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迫隘：狭窄，狭隘。】兮，揭【揭：离开。】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素蜺：白虹。】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帡【帡：旗子的飘带。】兮，挹彗星而为髯【髯：旗帜上的羽毛。】。掉指桥【指桥：轻柔的样子。】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欂櫨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沓渺以眩湑【眩湑：混沌不清楚的样子。】兮，森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螭略透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螭螭蜿蜒。低仰天螭【天螭：伸缩自如的样子。】据以骄骖兮，诎折隆穷螭以连卷。沛艾赳螭【沛艾赳螭：形容群龙抬头低头的样子。】佻以佻儼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颜【驤以孱颜：马的牙齿参差不齐的样子。】。踉蹌踴輶【踉蹌踴輶：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且目光闪烁、吐舌头的样子。】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隼以梁倚【怵隼以梁倚：迅速奔走的样子。】。纠蓼叫鼻【纠蓼叫鼻：纠缠且高高隆起的样子。】塌以轂路【轂路：落到地上。】兮，蔑蒙踴跃腾而狂趋。莅飒卉翕燹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后来司马相如被任命为孝文园令。天子本就对《子虚赋》里描述的事情倾心不已，司马相如又见皇上喜好神仙方术，于是说：“上林苑的描述并不算完美，还有更华丽的。我曾经创作了一篇《大人赋》，还没有完成，请允许我写成以后献上。”司马相如认为传说的众神仙居住在山泽之间，形体容貌十分清瘦，这不像是帝王想象中神仙的样子，于是就写成《大人赋》。他的文章写道：

世间有大人，居住在中州。住宅遍布万里，尚不足以停留。哀叹世俗的厄运而处境狭隘，愿轻轻飘去而远游。乘着红旗白

虹，带着云气上浮。升起烟火之气作为长竿，把耀眼之光系在竿上作为彩旗。垂挂旬始之气作为旗子的流苏，拖来彗星作为装饰的羽毛。旌旗随风飘荡，又顺风招摇。采摘欃枪星作为旌旗，捆扎彩虹作为缠绕旗竿的绸布。深红色的气息幽奥迷乱，像暴风升起，如云气升浮。驾驭飞龙、象车缓缓前进，乘坐赤螭、青虬屈曲前行。起伏前行，恣纵奔驰，形如龙蛇屈折蜷曲。飞龙伸颈时高时低且停滞不前，自由放纵而仰头不齐。飞龙吐舌忽进忽退而左右相随，掉转车头动如脱兔，如梁柱相互倚靠。缠绕和喧嚣到了路上，踊跃而起后飞腾狂奔。呼吸急促如同闪电，忽然之间如同云消雾散。

邪绝少阳【少阳：东极。】而登太阴【太阴：北极。】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太一：天神。】而后陵阳【陵阳：仙人名。】。左玄冥【玄冥：水神。】而右含雷兮，前陆离【陆离：神仙名。】而后漓湟【漓湟：神仙名。】。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岐伯：古代名医。】使尚方。祝融【祝融：南方之神。】惊而蹕【蹕：清道。】御兮，清雰气而后行。屯余车其万乘兮，綦【綦：杂合。】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句芒：指东方之神。】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差错：交错。】兮，杂遝【杂遝：众多且杂乱无章的样子。】胶葛以方驰。骚扰冲苾【冲苾：纠缠在一起。】其相纷挐兮，滂濞泱轧【滂濞泱轧：众多盛大且无边无际的样子。】洒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茏茸：聚集在一起的样子。】兮，衍曼流烂【衍曼流烂：蔓延遍布的样子。】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砰磷郁律：深邃高峻的样子。】兮，洞出鬼谷之崑崙嵬礧【崑崙嵬礧：高低错落且凹凸不平的样子。】。遍览八紘而观四荒兮，謁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

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蓊蓊【蓊蓊：昏暗不明的样子。】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轧沕洸忽：隐隐约约不清楚的样子。】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闾阖【闾阖：天宫的南门。】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舒：从容地攀登。】闾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曜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斜渡东极少阳而登临北极太阴，与神仙交游。交错曲折转向西方深远之处，横渡飞泉朝正东而去。征召所有神灵进行挑选，在瑶光星上统领众神。指派五帝在前面开路，遣返太乙神，并有陵阳子相随。左边有玄冥而右边有含雷，前边有陆离而后边有滂滂。役使征伯侨和姜门高，让岐伯掌管药典。祝融为帝王清道守备，澄清恶气然后出行。聚集马车一万辆，举起五色云气聚合而成的车盖并竖起华丽的旗帜。派遣句芒带领使者随行，我即将前往南方。

路过崇山遇到唐尧，经过九疑山拜见虞舜。前路纷繁而纵横交错，众马并驾齐驱杂乱重叠。骚扰冲撞、纷纷扰扰，滂沱淋漓、无边无际。聚集罗列而繁盛茂密，散布四周而错落参差。径直进入深幽险峻的雷室，通往突兀不平的鬼谷。纵览八方四极之地，渡过九江而跨越五河。越过火焰山而泛舟于弱水，穿过水中小洲而跋涉流沙。忽然歇息于葱岭而在水中沉浮嬉戏，让女娲弹瑟、令冯夷跳舞。时而阴暗而不明，征召雷神屏翳诛杀风伯、处罚雨师。西望昆仑恍惚不明，驰马径直奔向三危山。推开天门而进入天帝的宫廷，载着玉女而与她一同返回。登上闾风山而悠闲地休憩，金乌亢然高飞而稍作停息。在阴山徘徊迂回飞翔，我今天才亲眼看到西王母的明亮的白发。她佩戴着华美的饰物住在洞穴，也幸亏有三足乌供她驱使。一定像她这样长生不死，即使救济万世也不值得兴奋。

回车謁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沆瀣：夜晚的水气。】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叽：吃。】琼华。殢 侵淖【殢 侵淖：慢慢上升。】而高纵兮，纷鸿涌【鸿涌：高高跃起。】而上厉【上厉：向上飞起。】。贯列缺【列缺：闪电。】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区中：人间。】之隘狭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寒门：北极之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惝恍：模糊。】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掉转车头而回来，又被不周山阻断了去路，在幽都山集会宴饮。呼吸夜露食朝霞，咀嚼灵芝吃琼花。抬头仰视而逐渐高耸，洪流汹涌向上疾飞。贯穿闪电的倒影，经历云神降下大雨。游车与导车驰骋悠远，抛开云雾远远离去。世间的厄困处境狭隘，舒緩行走由北方的边际而出。把调集的骑兵留在玄阙山，将先导部队留在寒门。下面深远而看不见大地，上面广阔而望不到天际。视线模糊而看不清事物，耳中迷惘而听不清声音。乘着虚无而登上高处，跳过无有而仅我独存。

司马相如进献《大人赋》之后，天子十分高兴，飘飘然有凌驾云雾之上的气概，好像有遨游于天地之间的感觉。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所忠：近臣。】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伊上古之初肇【初肇：初始。】，自昊穹【昊穹：天。】兮生民，历撰【历撰：例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风声：前代君主的传闻。】。纷纶葳蕤，湮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若淑：温顺善良。】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司马相如因病免职以后，定居于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重，可以派人去把他写的书都拿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遗失了。”于是派所忠前往，但是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里并没有什么书留下。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回答说：“长卿本来就不曾有书。他经常写书，又经常被人拿去，于是家里就什么书都没有了。长卿没死的时候，写了一卷书，说如果有使者来索取书，就进献给皇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的就是写在木片上的封禅之事，他的妻子将其交给了所忠。所忠把书进献给天子，天子十分吃惊。他的书写道：

远古初始，上天化育万民。例数历代君王的事迹，一直到秦朝。沿着近世遗留的踪迹，考察远古的遗风美名。纷繁复杂，湮灭而不为世人所称道的，不计其数。继承虞舜、夏禹的美德，崇尚尊号美谥，在泰山封禅的有七十二位君王。没有人善良却不兴盛，有谁能够在行悖逆之事的情况下还能生存呢？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蒙涌，易丰【易丰：容易使人满足。】也；宪度【宪度：法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揆：揣度，分析。】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躋梁父，登泰山，

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漫衍【沕涌漫衍：泉水到处流淌的样子。】，旁魄四塞【四塞：充斥四方。】，云翬【云翬：象云彩一样密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埏：大地的边界。】。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协气：吉瑞之气。】横流，武节飘逝，巡陕游原，迥阔【迥阔：广阔辽远之地。】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皙，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圉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巢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觥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间馆。奇物譎诡，俶傥【俶傥：洒脱而不拘束。】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忝【忝：惭愧。】乎！进让之道，其何爽与？

轩辕黄帝之前，时间太过久远，事迹极其渺茫，当时的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得知。五帝三王的事迹在六经等典籍中有所记载，可以略见其遗风。《尚书》说：“君主圣明，辅臣得力！”据此而言，君主无一能比得过唐尧的德行隆盛，臣下无一能比得过后稷的贤能。后稷在唐尧时期创立功业，公刘在西戎地区逐渐壮大，文王改革制度，于是周国极为昌盛，大道盛行而功业终成，以后虽然逐渐衰败，然而千年以来没有恶名，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然而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在开始的时候谨慎遵行道义，在终结的时候严格秉承遗训而已。所以规则平凡简易，容易遵行；恩德深厚，容易丰足；制度彰明，容易效法；传袭合理，容易继承。因此功业在年幼的成王时成就，在文王和武王时期发展到鼎盛。度量其开创阶段，在该结束的时候结束，没有特别突出和异乎寻常的事迹可以与今天相提并论。然而当今天子仍然登上泰山和梁父山，建立显赫的尊号，施加高尚的名声。大汉的恩德，像泉水一样涌现，润泽遍地，覆盖四方，像云雾一样散布，上及九天，下达八荒。只要有生命的事物皆被恩泽，和谐之气漫溢横流，勇武之气飘然逝去，近而狭窄的地方渗透至根本，远而辽阔的地方扩

展到末梢，罪魁祸首已经湮灭，蒙昧之人见到光明，世间万物欢乐喜悦，回过头来面向中原。然后蓄养骆虞这样的珍稀兽类，把麋鹿等怪兽关在围栏里，在厨房中遴选多穗的稻米，用长有双角的野兽做祭品，在岐山获得周朝遗留的神龟，在沼泽招唤黄帝成仙时乘坐的飞龙。祖先与神灵相通，居住在清闲的客馆，奇异之物变化多端，卓绝之事穷极而变。伟大啊，祥瑞降临于此，仍然认为德业浅薄，不敢论及封禅之事。大概周朝的时候有鱼跳到船上，武王认为是祥瑞之兆于是将其烘烤了拿去祭天，这祥瑞是多么微小啊，与登上泰山相比，不觉得羞愧吗？周朝不应该封禅而去封禅，汉朝应该封禅而不去封禅，差距是多么大啊！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悖【悖：顺从。】，诸夏乐贡，百蛮执贄【贄：拜访时携带的礼物。】，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浹洽，符瑞众变，期应绍【绍：连续，持续。】至，不特创见。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谓且天为质暗，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亦各并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行事：举行封禅。】，不为进越。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浸：浸润。】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摭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称首：称道。】者用此，宜命掌故【掌故：太常的属官，负责礼乐制度方面的事情。】悉奏其义而览焉。”

于是大司马向皇上进谏说：“陛下仁爱抚育众生，依仗道义

征讨不顺，华夏诸侯乐于朝贡，蛮夷之国进献礼品，德行与往昔的圣贤无异，功业无与伦比，盛美而和谐融洽，祥瑞变化多端，按时相继而至，不仅仅是初次显现。想来希望皇上早日临幸泰山、梁父山设置的祭坛，加封尊号来匹配圣人的荣耀，天帝降下恩德积累福祉，将要通过进献祭品告慰成功，陛下谦虚礼让而不肯举行封禅。断绝天帝、泰山、梁父山三个神灵的欢心，使王道礼仪有所欠缺，群臣也因此感到惭愧。有人说天意本质晦暗，借由祥瑞之兆暗示，因此不改辞让；如果辞让，那么泰山就没有立碑记功的机会，而梁父山也就没有享受祭祀的希望了。古代帝王有一时的显赫荣耀，但是自己的一生结束后功业也随之灭绝，那么述说者还拿什么对后世称道，又如何能有七十二位君主封禅之事流传呢？德行修明而赐予符瑞，尊奉符瑞而举行封禅，不算是超越礼法的行为。所以古代圣王不废除封禅，而以礼尊奉地神，敬告天神，在中岳嵩山刻石记功，以此彰明最尊贵的地位，弘扬隆盛的德行，显扬荣耀的称号，接受丰厚的福祉，用来润泽万民。这种事情本就是盛大而美好的！天下的壮丽景象，帝王的伟大功业，不可以减损。希望陛下成全这件事。然后总结众儒生的著述和见解，使它更加光大，来施展他们的事业，从而兼采天时、人事陈列封禅的大义，校订整饬有欠缺的文字，创作像《春秋》那样的一部经书，将要沿袭原有的六经而增加为七经，永久传承下去，使子孙万代得以被忠义之士所感动，弘扬隐微之波，传扬英华之声，收获茂盛之实。以前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永远保持美名并时常被人称道，原因就在于此，应该让太史的助手把封禅之礼的大义呈献给您阅览。”

于是天子沛然【沛然：感动。】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滋

液渗漉：甘霖降临。】，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穡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泛尊灌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

般般之兽【般般之兽：骆虞。】，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眈眈睦睦【眈眈睦睦：温顺恭敬的样子。】，君子之能。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天瑞之征。兹亦于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畴。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于是天子十分感动，变了神色，说：“好，我来试一试吧！”于是改变想法，归纳公卿的议论，咨询封禅的事情，用诗歌歌颂恩泽的广博，夸赞符瑞的富饶。于是创作颂歌说：

自我开始，苍天覆盖大地，云彩油然而行。甘露犹如及时雨，滋润土地可以畅游。汁液润泽下流，生物无不化育；嘉禾一茎六穗，我的庄稼收获良多。

不只有雨水洒降，更将大地润泽；不只是滋润一方，更是普泽众生。万物一片和乐，怀念并且思慕。名山之神自当显扬，希望君王早日临幸。君王啊君主，为何还不举行封禅！

骆虞色彩斑斓，在我君的王苑中嬉戏，白底黑花，仪态可爱令人欣喜。容态和蔼，犹如君子。以前只听说它的名声，今天得以见到它的到来。不知从何方而来，应是天降福瑞的征验。此兽出现于帝舜之时，有虞氏得以兴起。

麒麟自在游乐，遨游至祭祀五帝的灵畴。初冬十月，君王在郊外祭祀。奔驰到我君王驾前，天帝享用祭品而降下福祉。夏商周以前，大概未曾有过。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炫耀，燿燿【燿燿：明亮，光彩照人的样子。】 燿燿。正阳显见，觉寤黎烝，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兢兢翼翼：谨慎恭敬的样子。】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黄龙屈伸蜿蜒，随着兴旺道德而飞升；色彩绚目，闪耀辉煌。神龙显现，使天下黎民觉悟。《周易》记载此事，说是帝王受命所乘。

天降祥瑞彰明，不必恳切教导。依据事类寄托，告知封禅之君。

翻开《六经》阅读，天命与人事的界限已经打通，帝王和臣民相互表达看法。圣王的德行，兢兢业业而小心翼翼。所以说“兴盛时一定要考虑衰亡，平安时一定要想到危难。”所以商汤、周武王尊贵庄严至极，尚且不忘祭祀神祇；虞舜登临大位，审视政事的得失：此处说的就是这些事。

司马相如死去五年后，天子开始祭祀地神。八年后就先祭祀中岳嵩山，再到泰山举行封禅，接着到梁父山附近的肃然山举行禅祭。

司马相如的其他著作，如《遗平陵侯书》《与王公子相难》《草木书》等篇不在此收录，只收录他在公卿大臣中特别有名的作品。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隐：深奥精微。】，《易》本【本：探究。】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太史公说：《春秋》推知显现以至隐微，《周易》探究隐微而趋向明显。《大雅》称述王公贵族而使百姓享受恩泽，《小雅》以个人得失评议政事，流传至居上位者。所以虽然表现在外的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在符合道德标准的方面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多有虚妄之言和夸张之说，然而其要领归结为劝导节俭，这与《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不同。扬雄以他华丽的辞赋，讽谏节俭的道理与崇尚奢靡的言辞相比不过百分之一，犹如驰骋在淫靡的郑、卫之音乐中，乐曲终了时才演奏一些雅乐，这不是歪曲司马相如的本意了吗？我收录他文章中值得议论的几篇收录在本篇之中。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美人：汉代仅低于皇后的妃嫔封号。】。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有身：怀有身孕。】。赵王敖弗敢内【内：同“纳”，接纳。】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恚：愤怒，恼怒。】，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蚤：通“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骄蹇：骄傲自大。】，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材力：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刳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肉袒：脱去上衣，裸露肢体。】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蹕，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原来赵王张敖的妃子。高祖八年（前199年），高皇帝从东垣县经过赵国，赵王将厉王的母亲献给了高皇帝。厉王的母亲得到了高祖的宠幸，怀有身孕。赵王张敖不敢让她住在宫里，于是在宫外修筑了宫室来让她居住。后来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害高祖的事被朝廷发觉后，赵王也一同获罪被抓，他的母亲、兄弟、嫔妃全被逮捕了，囚禁在河内。厉王的母亲也被囚禁了，她对狱吏说：“我受到皇上的宠幸，怀有身孕。”狱吏将这件事禀告给了皇上，皇上因为赵王的事正在气头上，没理会厉王的母亲。厉王母亲的弟弟赵兼拜托辟阳侯审食其告知吕后，吕后由于嫉妒，不愿向皇上禀告厉王母亲怀孕一事，辟阳侯也没再强求。厉王的母亲生下厉王后，心存愤恨自尽而亡。狱吏把厉王抱到皇上面前，皇上很后悔，下令让吕后抚养厉王，并将厉王的母亲葬在真定。真定是厉王母亲的故乡，她的祖辈世代居住在这里。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黥布谋反，高祖册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治理黥布原来的封地，共有四个郡。皇上亲自率军歼灭了黥布，厉王于是被封为淮南王。厉王自幼就失去了母亲，一直依靠吕后，所以当孝惠帝与吕后执政时期，他才免遭祸害，但是他心里一直痛恨辟阳侯而不敢说。孝文帝刚刚即位时，淮南王自以为与皇上最为亲近，开始变得桀骜不驯起来，屡次违反法令。皇上念及亲人之情，经常宽宥他的罪过。三年（前177年），他入京朝见，非常骄横。他跟随皇上进入御苑狩猎，与皇上共乘一辆车，并常称呼皇上为“大哥”。厉王身材高大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大鼎，于是前去会见辟阳侯。辟阳侯出来接见他，刚一见面，他立即从袖中抽出铁槌击打辟阳侯，命令跟随者魏敬砍下辟阳侯的头。之后厉王便疾驰来到皇上所居的宫殿前，袒露上身请罪说：“我的母亲不应当因赵国谋反的事情被判罪，如果那时候辟阳侯能够极力求吕后相救的话，我的母亲就能得到吕后的保护，但是他却没有力争，这是一宗罪。赵王如意母子没有罪，吕后却把他们杀死了，而辟阳侯同样没有挺身抗争，这又是一宗罪。吕后封赏吕氏族人为王，想要以此夺取刘氏天下，辟阳侯没

有尽力劝谏，这是第三条罪。我为天下人杀死了奸贼辟阳侯，替母亲报了仇，我特来此地请求皇上治罪。”孝文帝怜悯厉王的心情，念及至亲之情，并没有治他的罪，赦免了他。当时，薄太后与太子、群臣都很畏惧厉王，因此厉王返回封国后越发骄横放纵，不遵守汉朝法令，出入时沿路都要清道戒严，并称自己发布的命令为“制”，还自行制定法令，一切都效仿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輦jú 车【輦车：马拉的大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臣张敖、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蒯jiān 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详：通“佯”，假装。】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擅：轻易，随便。】罪人，罪人无告劾【无告劾：既没有原告又未加审核。】，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南海：汉代郡名，位于今广东省。】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

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不以闻：没有向朝廷汇报。】。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谰言曰‘忌病’。春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六年（前174年），淮南王下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商讨谋划，凭借四十辆大车在谷口县谋反，并派人前去闽越、匈奴请求作为外援。朝廷发觉了此事，惩处了谋反者，派使者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于是来到长安。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冒死上书：淮南王刘长废除了先王的法令，不听从天子的诏令，日常起居毫无法度，使用天子才能乘坐的以黄缎作为车盖的车子，进出宫中全都仿效天子的声威，擅自制定法令条文，不遵行汉朝法令。他还擅自任命官吏，委任他手下的郎中春当国相，召集收纳各郡县的人以及逃犯，并将这些人藏匿起来，为他们提够居所，安顿家人，还赏赐给他们很多钱财、物资、爵位、俸禄以及田宅，有些人甚至被封关内侯的爵位，享受二千石的俸禄，这些原本是他们不该得到的，可是淮南王却都给予了他们，因为淮南王图谋不轨。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的太子柴奇密谋造反，打算夺取刘氏天下。他们派开章偷偷告诉刘长，与刘长商讨并派人与闽越和匈奴勾结，让闽越与匈奴出兵响应。开章抵达淮南见到了刘长，刘长多次与他坐在一起会谈、宴饮，还帮他娶妻成家，用二千石俸禄来供奉他。开章派人向大夫但禀告说已经与淮南王谈妥了。国相春也派人向但等人通报。朝中官吏觉察到此事，派长安县县尉奇等人前去抓捕开章。刘长将开章藏了起来，不肯交人，与原中尉蒯忌密谋，杀死开章灭口。他们为开章准备好了棺槨与衣被，将开章葬在了肥陵邑，并欺骗朝中官吏说：“不知道开章在何处。”后来又造了一个假坟，还在坟上树立了标记，说：“开章已死，就埋在这里。”刘长还亲自杀死了一个无罪的人，下令让官吏判罪杀死了六名无罪者；为了藏匿逃亡

的死囚而用没逃亡的犯人来顶罪；他擅自判处他人有罪，受害者无处伸冤，被判四年劳役以上刑罚的有十四人；他还擅自免除有罪的人，其中有十八名死刑犯，服四年劳役以下的人有五十八名；他擅自赐封爵位，赐关内侯以下者九十四人。前些时候刘长患了重病，陛下十分担心，还派人给他送去慰问信与枣脯。刘长不想接受这些赏赐，于是不愿接见使者。住在庐江郡中的南海百姓造反，淮南郡的官兵奉旨前去平定。陛下宽恤淮南百姓贫苦，派使臣赏赐给刘长五千匹布帛，令其把布帛分发给军中劳苦的士兵。刘长不想接受这个赐赠，于是谎称‘军中没有劳苦的士兵’。南海人王织上书献给皇帝玉璧，蔺忌擅自烧掉王织的奏折，并没有上奏给皇上。官吏请求刘长传召蔺忌并治他的罪，可是刘长拒不下令，还谎称‘蔺忌生病了’。国相春又请求刘长准许自己入朝见皇上，刘长勃然大怒，说：‘你打算背叛我转而投靠汉廷’。刘长应当被杀头，臣等请求陛下依法处置刘长。”

皇上下令说：“我不忍心依法处置淮南王，你们与列侯、二千石官吏商议吧。”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严道：地名，今四川省荣经县一带。】邛邛【邛邛：地名。今四川省荣经县附近。】，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廩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辎车：有车篷的

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特：只不过。】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逮考：抓捕，拷问。】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馈侍：进献食物，服侍起居。】者，皆弃市【弃市：死刑。】。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臣张仓、臣冯敬、臣逸、臣福、臣贺冒死上奏：臣等与列侯、二千石官吏夏侯婴等四十三人商议过了，都说：‘刘长不遵守法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居然暗中聚集同党与谋反者，还善待逃亡的死刑犯，图谋不轨。’臣等商议后决定应当依法惩处刘长。”

皇上下令说：“我不忍心依法处置淮南王，宽赦他的死罪，废黜他的王位。”

“臣张仓等人冒死上奏：刘长犯了大死之罪，陛下不忍心依法处置他，施恩赦免他的死罪，只是废黜他的王位。臣等请求让他居住在蜀郡严道县邛莱山邮舍，他的妻妾中有孩子的也跟他一起居住，让县署为他们修建房屋，并供给他们粮食、柴草、蔬菜、盐、豆豉、炊具以及被褥。我们冒死请求，将这件事告知天下。”

皇上下令说：“每天供给刘长五斤肉，二斗酒，让曾经受过他宠幸的十位妃嫔跟随他居住在蜀郡。其他全都准奏。”

朝廷将参与谋反的人尽数诛灭。于是便遣送淮南王，用蒙着黑色布帘的囚车押送，下令让沿途各县依次遣送。当时袁盎劝说皇

上：“皇上向来骄纵淮南王，没有给他设置严格的太傅与国相教导劝谏他，所以他才到了如此地步。而且淮南王生性刚烈，如今如此突然猛烈地折磨他，我担心他会在途中染上风寒而病死，如果陛下落得杀弟的坏名声，该怎么办！”皇上说：“我的本意，只不过是让他受点苦罢了，会让他回来的。”沿途各县押送淮南王的人都不敢打开囚车的封门。淮南王就对仆人说：“谁说你老子我勇猛？我哪里还能勇猛！我因为骄纵而没有听到自己有什么过错，最终走到这般田地。人生在世，怎能这样抑郁呢！”于是淮南王绝食而死。囚车到达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门，向皇上汇报了刘长的死讯。皇上哭得十分伤心，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从您的话，最终害死了淮南王。”袁盎说：“这件事已无法挽回了，希望陛下能想开点儿。”皇上说：“该如何处理呢？”袁盎说：“只有杀死丞相、御史大夫来向天下人谢罪才行。”皇上于是立即下令让丞相、御史大夫捉拿拷问押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没有打开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于是按照列侯的礼仪将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人家守冢祭祀。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尧舜放逐骨肉：尧放逐长子丹朱，舜放逐弟弟象。】，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参分之：将原淮南王刘长的旧地一分为三，用来分封他的三个儿子。】。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



淮南王刘安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劳苦：慰劳，慰问。】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济北：诸侯国名，位于今山东省蒙阴县附近。】，所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孝文帝八年（前172年），皇上怜悯淮南王，得知淮南王有四个儿子，当时都只有七八岁，于是封他的儿子刘安为阜陵侯，儿子刘勃为安阳侯，儿子刘赐为阳周侯，儿子刘良为东成侯。

孝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民间有人编歌谣歌唱淮南王说：“一

尺麻布，尚且可以用来缝衣；一斗谷子，尚且还可以舂米。兄弟两人却无法相容。”皇上听说后，就叹息说：“尧舜放逐他们的骨肉至亲，周公诛杀管叔和蔡叔，天下人却称颂他们是圣贤。为何呢？因为他们都不因私情而损害公义。天下人难道认为我是为了贪占淮南王的封地吗？”于是让城阳王刘喜去治理淮南王原来的封地，并追封淮南王谥号厉王，仍旧按照诸侯王的规格为淮南王修建了陵园。

孝文帝十六年（前164年），让淮南王刘喜又返回城阳故地。孝文帝怜悯淮南厉王由于废弃法令，图谋不轨，最终导致自己失国、早逝，于是就册封他的三个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同时孝文帝将厉王的封地一分为三，分封他们。东城侯刘良在此之前就去世了，没有后人。

孝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造反，吴王派使者前往淮南联系，淮南王刘安打算出兵响应他们。他的国相说：“大王要是非要派兵响应吴王的话，我愿意充当统军将领。”于是淮南王就将兵权交给了国相。淮南国相获得兵权后，便坚守城池，不再听从淮南王的号令而忠心为朝廷效力；朝廷也派曲城侯领兵援救淮南，淮南因此才得以保全。吴国使者来到了庐江，庐江王刘赐并不同意相应，而是派人与越国联系。吴国使者又来到衡山，衡山王刘勃坚守城池，不肯背叛汉。孝景帝四年（前153年），吴、楚叛军已被平定，衡山王进京朝见，孝景帝认为他忠贞正直，就慰劳他说：“南方地势低洼潮湿。”让衡山王改到济水以北的地区称王，以此来奖赏他。他死后，又谥封他为贞王。庐江王的封地紧挨着越国，屡次派使者与越国结交，因此让他当衡山王，掌管江北地区。淮南王仍旧和原来一样。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阴德：暗中不为人所知的德行。】 拊循【拊循：抚慰，安抚。】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逆：迎接。】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

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竟天：满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诃 xiòng 【诃：刺探，侦察。】 长安，约结【约结：收买。】 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详：通“佯”，佯装。】 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

淮南王刘安爱好读书弹琴，不爱射猎、放狗、骑马，他也想暗中对百姓施以恩惠来安抚他们，得以让自己美名流传于天下。他对于厉王之死怀恨在心，心中总是想着谋反，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到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进京朝见皇上。他向来与武安侯田蚡的关系很好，当时武安侯田蚡担任太尉，于是在霸上恭候淮南王，并对淮南王说：“当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您可是高皇帝的嫡孙，而且乐于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人。假如皇上驾崩的话，除了大王您还有谁能够继位呢！”淮南王听后十分高兴，赠给武安侯很多金银财物。淮南王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为谋反做准备。建元六年（前135年），出现了彗星，淮南王觉得很奇怪。有人劝淮南王说：“之前吴王造反时，出现的彗星只有几尺长，尚且发生了血流千里的惨剧。现在出现的彗星长至满天，应该起兵反叛。”淮南王心想皇上没有太子，天下一旦发生变故，诸侯王就会一齐争夺皇位，于是他便更加紧

整修军械与攻战用具，积攒金钱贿赂郡守、诸侯王、说客与有奇才的人。那些能言善辩的人为淮南王出谋划策，他们胡乱编造一些迷惑人的邪恶言论，来阿谀奉承淮南王，淮南王很高兴，赐给他们很多金钱，而淮南王造反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了。

淮南王有个女儿叫刘陵，为人聪慧，有口才。淮南王很宠爱她，经常给她很多钱，让她在长安打探朝中内情，结交皇上身边的人。元朔三年（前126年），皇上赐给淮南王几案与手杖，准许他可以不用进京朝拜。淮南王的王后名为荼，淮南王很宠幸她。王后生下太子刘迁，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女儿当妃子。淮南王为谋划做各种准备工作，担心太子妃知道后而向朝廷泄露此事，于是与太子密谋，让太子假装不喜爱太子妃，三个月都不与太子妃同床共寝。于是淮南王假装对太子发怒，将太子关了起来，强迫他与太子妃同席共寝，三个月的时间太子始终没有亲近太子妃。太子妃因此请求离开，淮南王于是就上书向朝廷致歉并派人把她送了回去。王后荼、太子刘迁与女儿刘陵深受淮南王的宠爱，他们独揽国家大权，任意侵占百姓的田地房屋，胡乱加罪逮捕无辜的人。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郡名。】。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即讯：就地审讯，是一种优待。】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踪迹：用作动词，追查。】连王，王使人候【候：探查。】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非是：紧急情况。】，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淮南中尉：诸侯国中最高武官。】，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

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汉中尉宏：汉王朝的中尉，负责首都的治安。】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拥阏：同“壅遏”，拦截，阻拦。】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废格：没有执行。】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元朔五年（前124年），太子刘迁学习剑法，自认为无人能比得过他，听说郎中雷被剑艺超群，于是便召他前来比试。雷被再三退让，失手误伤太子。太子大怒，雷被十分恐慌。当时想参军的人会被送往京城，雷被当即决定参军去攻打匈奴。太子刘迁屡次在淮南王面前诬陷雷被，淮南王派郎中令免去了雷被的官职，想以此儆戒后人，于是雷被逃到长安，向皇上上奏为自己鸣冤。皇上下令让廷尉、河南郡处理这件事。河南郡审议后决定，逮捕淮南太子刘迁，淮南王与王后不打算交出太子，打算趁机兴兵谋反，但是迟疑不定，十多天也没商量好。正赶上皇上又下达了一份诏书，命就地审讯太子。在这个时候，淮南国相对于寿春县县丞扣留了逮捕太子命令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弹劾他犯有大不敬之罪。淮南王请求国相不要追究此事，国相没有听从。淮南王派人上书指控国相，皇上下令让廷尉来调查此事。在此案中追查线索牵连到了淮南王，于是淮南王派人暗中窥探朝中公卿大臣的想法，公卿大臣请求皇上缉拿淮南王。淮南王害怕谋反的事情泄露，太子刘迁献计说：“朝廷如果派使臣来捉拿父王，父王可以下令让手下人穿上卫士的衣裳，持戟站在庭院当中保护您，一旦发生不测，就刺死使者，我也派人前去刺杀淮南国中尉，就此兴兵谋反，也不迟。”当时皇上不允许公卿大臣奏请，而派朝中的中尉殷宏立即前

往淮南国审讯、调查淮南王。淮南王听说朝中的使臣来了，马上按照太子的计谋作好了准备。中尉殷宏到达后，淮南王见他态度温和，只是询问自己罢免雷被的理由，他推测朝廷不会判他有罪的，于是就没兴兵造反。中尉返回京城后，将调查的情况汇报给皇上，公卿大臣中办理此案的官吏说：“淮南王刘安阻碍雷被参军攻打匈奴等行为是拒不执行皇帝的诏令，应当弃市问斩。”皇上下令不准许这样做。公卿大臣请求废黜淮南王，皇上也没答应。公卿大臣请求夺去淮南王五县封地，皇上下令只剥夺了两县封地。朝廷派中尉殷宏去淮南国宣布赦免淮南王的罪过，以削夺两县封地表示惩罚。中尉进入淮南国中，打算宣布赦免淮南王。淮南王最初时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诛杀自己，并不知道自已已获得宽宥削地，他听说朝中使臣已经来了，害怕自己被抓，于是就与太子按照之前定好的计谋准备刺杀中尉。等中尉到来后，只是祝贺淮南王被赦免了，淮南王因此没有兴兵造反。后来他自我感伤道：“我施行仁义但是却被削夺了封地，这实在太耻辱了。”然而淮南王被削夺封地后，他想造反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从长安来的那些使者们，常爱编造一些荒诞骗人的邪恶言论，凡是说皇上没有儿子，汉家天下不太平的，淮南王就高兴；要是说汉王朝太平，皇上有继承人，淮南王就会勃然大怒，认为那是谬说，不可信。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

淮南王整日整夜地与伍被、左吴等人研究地图，部署军队进攻的路线。淮南王说：“皇上没有太子，一旦驾崩，朝中群臣肯定会征召胶东王，要不然就是常山王，诸侯王共同争夺皇位，我怎么能不作任何准备呢！何况我是高祖的嫡孙，亲自施行仁义，高祖待我很优厚，所以我可以接受他的统治；高祖万世之后，我怎么能北面称臣来事奉这小儿呢！”

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怅然：不高兴。】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亡国之语：依照汉朝的制度，诸侯国没有将军。将军，是天子之官。】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直：不过。】来为大王画【画：谋划。】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因天心：顺应上天的安排。】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杀术士：指焚书坑儒中的坑儒。】，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负海之粟：东部沿海一带出产的粮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不足于糟糠：忍饥挨饿。】，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不足于盖形：赤身裸体，指没有衣服穿。】。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资：通“赍”，携带。】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振女：指年轻的女子。】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止王不来：停留在那里并且称王。】。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蹈瑕候间：伺机而动。】，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

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销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不与：不在贿赂的人中。】。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历阶：快步走进后宫。】而去。

淮南王坐在东宫，召见伍被与其谋划，说：“请将军上殿。”伍被不高兴地说：“皇上刚刚宽赦了大王，大王为何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我听说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伍子胥于是说‘我现在就见到麋鹿在姑苏台上到处游荡了’。如今我也见到了宫廷中长满了荆棘，露水都把衣服打湿了。”淮南王十分生气，把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关押了三个月。淮南王再次召见伍被说：“将军答应跟我一同举事么？”伍被回答说：“不，我只是为了帮大王分析一下形势。我听说耳朵灵的人能在无声时听出动静，高明的人能在事情未成形时看出征兆，因此圣人做事能够万无一失。昔日周文王率军讨伐商纣王，一行动就能功显千代，使周朝继夏、商后，列入‘三代’，这就是所谓的依照上天的意旨来行动的结果，因此天下人不约而同地跟随周文王讨伐商。这是今天可以见到千年前的史实。而百年前的秦朝，近代的吴国与楚国，也足以表明国家存亡的道理。我不敢躲避伍子胥被杀的惩罚，只是希望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不听劝说。过去秦朝摒弃

了圣人之道，杀死儒生方士，烧毁了《诗》《书》，弃绝礼义，崇尚欺诈与暴力，提倡采用刑罚，迫使百姓把沿海地区出产的粮食转运到西河。在这个时候，男子努力耕作却忍饥挨饿，女人奋力织布却衣不蔽体。秦始皇派蒙恬修建长城，东西长达数千里，风餐露宿的士兵时常有几十万人，死者不计其数，尸体倒伏千里，流血遍及百亩，百姓精疲力竭，十家中有五家都想造反。秦始皇又让徐福前往东海访寻神仙与奇珍异物，徐福回来欺骗秦始皇说：“我见到了海中的神仙，他问：“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臣吗？”我回答说：“是的。”“你来寻找什么？”我回答说：“希望能寻找到益寿延年的仙药。”神仙说：“你们秦王送的礼品太少了，所以只能看一眼仙药却不能取走。”说完立即就带我向东南行至蓬莱山，我见到了用灵芝搭建成的宫殿，还看到了一个肤色如铜、身形似龙的使者，他的光彩照亮了天空。我于是拜了两拜问：“那么应该供献什么礼物呢？”海神说：“供献出良家的男童与女童以及工匠的制品，就可以得到仙药了。”秦始皇非常高兴，派出三千名童男、童女、五谷种子以及工匠前往东海。徐福在途中找到一片广阔的原野与湖泽，便停留在那里自立为王再没返回秦朝。百姓悲痛，想念亲人，这一次十家当中有六家都想造反了。秦始皇又派南海郡尉赵佗翻越五岭去攻伐百越。赵佗知道中原已疲劳至极，就留在南越称王不回来了，并派人上书朝廷，要求国家送给他三万名未嫁人的女子，来为士兵织补衣裳。秦始皇答应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涣散如同土崩瓦解，十家当中有七家想造反了。宾客对高皇帝说：“时机来了。”高皇帝说：“再等一等，当有圣人在东南方起兵。”没到一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高皇帝在丰沛起兵，向天下一发倡议，不约而同地响应高皇帝的人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谓的伺机而起，借助秦朝的危亡而起事。百姓盼望他，就像干旱时盼望下雨一样，所以他虽是军伍出身却能被拥立为天子，功绩盖过三王，恩德会无穷尽地流传下去。如今大王只看见高皇帝得到了天下很容易，却偏偏难道就没有看到近代吴楚的灭亡吗？吴王被赐号为刘氏祭酒，又被恩准无需进京朝见，统治四个郡的百姓，封地方圆几千里，在国中可自行开采铜矿来铸钱，东面可烧煮海水获得食盐，溯江而上可采伐江陵的木

材来造船，一艘船的载重相当于中原几十辆车的容量，国家富裕，百姓众多。吴王用珠宝金帛贿赂各诸侯王、宗室贵族以及朝中大臣，唯独蒯氏没有和他勾结。造反的计谋已商议好了，吴王便发兵向西进攻。在大梁吴军被攻破，在狐父被彻底打败，吴王率军向东逃跑，到达丹徒，被东越人俘获，身死又断绝了后代，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吴楚拥有那样多的军队为何还是没能成就功业呢？实际上是因为违背了天道并且不识时务。现在大王您的兵力还不及吴楚的十分之一，而此时的天下要比秦国时安宁一万倍，希望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如果大王不听从我的规劝，如今大王想要做的事情一定不会成功而且今天说的话也会泄露出去。我听说箕子路过殷朝故都时心里很难过，于是作了《麦秀之歌》，这是哀痛纣王没有听从王子比干的规劝。因此《孟子》说：‘纣王贵为一朝天子，可是死的时候连一个普通百姓都比不上。’这是因为纣王早就自绝于天下人了，而不是死的时候才被天下人所抛弃的。现在我也在私下里哀痛大王抛弃了诸侯国君的尊贵，朝廷一定会赐给您绝命书，您将会在群臣之前死于东宫了。”说完，伍被愤愤之气郁结胸中，神情黯淡，他泪流满面，立即站起身，淮南王快步走进后宫。

王有孽子【孽子：妾所生的孩子，庶子。】 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省：看望，探望。】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榜笞：鞭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毒药：药性凶猛的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大父：祖父。】，乃深购【够：通“构”，构陷，陷害。】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

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笮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数将习兵：多次带领军队。】，未易当【未易当：不容易对付。】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淮南王有个庶子叫刘不害，年龄最大，但是淮南王并不喜欢他，淮南王、王后荼不把他当作儿子，太子刘迁也都不把他看成是兄长。刘不害有个儿子叫刘建，才能出众且有志气，常常抱怨太子不来看望他父亲；还由于当时诸侯的子弟都能封为侯而心怀不满，而淮南王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太子，而只有刘建的父亲没能封为侯。于是刘建暗中勾结他人，打算告发太子，使他的父亲取而代之。太子得知后，多次囚禁并鞭笞拷打刘建。刘建知道太子想要杀死朝廷中尉等起事的阴谋，就立即派好友寿春县人庄芷在元朔六年（前123年）上书汉武帝说：“药性猛烈的药虽然很难让人吞咽，但有利于治病，而忠诚的言辞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淮南王的孙子刘建，他才能出众，但是淮南王的王后荼、太子刘迁都想除掉他。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并没有过错，却几次被无故捆绑关押，打算杀死他。如今刘建在，可以把他召来审问一下，淮南王的阴谋他全都知知道。”奏书呈上去后，皇上让廷尉来处理此事，廷尉又把此事下达给

河南郡处理。这时原辟阳侯的孙子审卿与丞相公孙弘的关系好，他憎恨淮南厉王害死了自己的祖父，于是就在公孙弘面前极力罗织罪名构陷淮南王，公孙弘因此怀疑淮南王可能有造反的阴谋，决定深入调查此案件。河南郡府审讯刘建，他供出了太子刘迁及其党羽。淮南王十分担心，想要起事，询问伍被说：“汉朝天下太不太平？”伍被说：“天下太平。”淮南王心里很不高兴，问伍被说：“您凭什么说天下太平呢？”伍被说：“我暗中观察了朝政，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秩序，全都符合原则，皇上施行的政策也都与符合古代治国之道相符，风俗与法度也没有缺失的。满载货物的富商，遍行天下，道路没有不畅通的，因此贸易之事盛行。南越已归顺，羌、氐进献贡品，东瓩内迁投降，朝廷扩大了长榆塞，并开辟了朔方郡，挫伤了匈奴，使匈奴失去援助而不能再振作起来了。虽然现在还不及古代的太平盛世，但还算是太平安定的。”淮南王大怒，伍被立即表示愿意以死谢罪。淮南王又对伍被说：“如果崤山以东爆发战争，朝廷必定会派大将军卫青率军前去镇压，您认为大将军是个怎样的人？”伍被说：“我有个好友叫黄义，他曾跟随大将军讨伐匈奴，回来后，告诉我说：‘大将军待士大夫很有礼貌，对士兵有恩德，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力。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如飞一样急速，才能过人。’我认为既然他有如此过人的才能，又屡次带兵打仗，通晓军事，所以不容易抵抗。还有谒者曹梁出使长安归来，说大将军军纪严明，与敌作战时非常勇猛，常常身先士卒。扎营休息时，并还没彻底凿通时，一定待士兵都喝上水后，他才肯喝水。战争结束军队归来时，士兵们都渡过河后，他才肯过河。皇太后赏赐给他的财物，他全都转赐给属下了。就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上他。”淮南王默默无言。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先要【要：拦截，阻

截。】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轹【轘轹：关隘名。】、伊阙【伊阙：关隘名。】之道，陈定发南阳【南阳：南阳郡。】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河东：河东郡。】、上党【上党：上党郡。】与河内【河内：河内郡。】、赵国。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使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胜兵：能够拿起武器作战的。】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钡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太半：半数以上。】之赋，发闾左【闾左：平民。】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引领：伸长脖子。】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蒸庶：平民百姓。】，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不特：不止。】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谕之，被以为过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耐罪：剃掉鬓须的处罚。】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会日：期限。】。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徼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

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

淮南王见到刘建已经被朝廷召去审问了，担心在国中密谋造反的事情会被朝廷发现，于是打算起兵反叛，可是伍被认为很难成功，淮南王再次询问伍被说：“您认为吴王起兵是对还是错呢？”伍被说：“我认为不对。吴王富贵至极，但却举兵造反，结果死在丹徒，身首异处，也没留下子孙后代。我听说吴王非常悔恨。希望大王三思而行，不要重蹈吴王悔恨的覆辙。”淮南王说：“男子汉会为了践行自己的一句承诺而甘愿赴死。况且吴王哪里懂得谋反，居然让朝廷将领一天当中有四十多人越过了成皋关口。如今我要下令让楼缓首先守住成皋关口，让周被夺取颖川郡，然后率军阻塞轘辕、伊阙的道路，让陈定统领南阳郡的军队扼守武关。河南太守只拥有洛阳而已，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然而这北面尚且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以及河内、赵国。人们常说：‘断绝成皋关口，天下就不能通行’。我们凭借盘踞三川之地的成皋险关，招揽崤山以东的军队响应，这样起兵，您认为怎么办呢？”伍被说：“我只见到了这样做带来的祸患，没有见到它成功的福运。”淮南王说：“左吴、赵贤、朱骄如全都认为有福运，十成的几率占了九成，唯独您认为有祸无福，为何？”伍被说：“大王手下的这些大臣，与您亲近的、平时能够号令众人的，都在之前皇上诏办的罪案中被囚禁了，剩下的没有可以倚重的了。”淮南王说：“陈胜、吴广没有立锥之地，尚且能够聚集一千人，在大泽乡起义，他们举起手臂高呼造反，天下人就纷纷响应，他们向西进攻到戏水时已拥有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了。如今我的王国虽然小，可是能充当兵士参加作战的人可有十多万，他们绝非是乌合之众，他们手中持有的兵器也不是木弩与戟柄，您凭什么说起事会有祸无福呢？”伍被说：“昔日的秦朝残暴无道，戕害天下百姓。征调万辆车驾，修筑阿房宫，搜刮百姓大半的收入作为赋税，征调贫苦的百姓去戍守边疆，父亲无法保护儿子平安，兄长不能使弟弟过上安心的生活，政令严苛、刑法严酷，百姓备受煎熬，天下黎民痛苦不已，他们都翘首以盼，侧着耳朵倾听，悲痛地仰天呼号，捶胸顿足怨恨皇上，因此陈胜振臂高呼，百姓便纷纷响

应。现在皇上临朝统治天下，统一四方，爱护他的百姓，广施恩惠。即使他没有开口讲话，其声音传播得也如雷电般迅速。即使诏令还没颁布，德化就会很快被施行，其速度之快犹如有神相助。皇上心有所想，其威势就可撼动万里江山，民众响应皇上，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而且大将军卫青的才能不是秦将章邯、杨熊能比的。大王自喻为陈胜、吴广，伍被我认为不恰当。”淮南王说：“假使真如您说的那样，不能够侥幸成功吗？”伍被说：“我有一个愚蠢的策略。”淮南王说：“是什么呢？”伍被说：“现在诸侯对朝廷都没有二心，百姓对朝廷也没有怨气。朔方郡土地辽阔，水草丰美，迁徙到那里的人们还不足以充分开发那里。我的愚蠢计策是，可以伪造丞相、御史写给皇上的奏折，请求迁徙各郡国的豪强、游侠，还有被判罚两年以上的罪犯，下令免除他们的罪过，凡是家产超过五十万钱以上的，都要携带家属迁徙到朔方郡，多派一些士兵监督、催促他们按期准时到达。之后再伪造宗正府左右都司空、上林苑与京师官府下达的皇帝诏书，将诸侯王的太子以及宠信的大臣全都抓起来。这样做，百姓对朝廷就会有怨气，诸侯因为害怕，会立刻派能言善辩的说客去劝说他们造反，或许能够侥幸获得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吧！”淮南王说：“这个计策可行。虽然您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不至于有您说的那么难。”淮南王于是就下令让官奴进宫，伪造皇帝的印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京师各官府令与县丞的官印，还有附近郡国的太守与都尉的官印，以及朝廷使者与法官的官帽，准备依照伍被的策略行事。派人假装犯罪后向西逃到长安，侍奉大将军与丞相；一旦发兵反叛，就让这些人把大将军卫青刺死，之后再劝说丞相屈服，那就像拿掉一块盖布一样容易了。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赭求盗【求盗：负责抓捕小偷的小官。】衣，持羽檄【羽檄：军中的紧急文书。】，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乡，诸侯必有应

我者；即无应，奈何？”被曰：“南收【收：吞并，合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雒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偷：苟且。】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淮南王打算发动国中的军队，但又担心自己的国相、二千石官员不会听从。于是淮南王就与伍被谋划，打算先把国相、二千石官员除掉；他们决定造成宫中失火的假象，等国相、二千五官员前来救火的时候，立即杀掉他们。这个计谋还没有最终确定，淮南王又打算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士卒的衣服，手持紧急的军书，从东方跑来，高呼“南越兵入侵了”，想借机发兵进军。于是淮南王派人到庐江郡、会稽郡实施这个计划，因此没有立即发兵。淮南王问伍被说：“我率军向西攻打，诸侯王中必定会有响应我的；如果没有响应，怎么办呢？”伍被说：“可以向南挺进吞并土地，取得衡山国并攻击庐江国，夺取寻阳的船只，守住下雒城池，扼守住九江的入口，将豫章河水北入长江的彭蠡湖口这条通路阻断，用强劲的弓箭在临江设防，以此来阻挡南郡军顺江而下，向东夺取江都郡、会稽郡，并结交南方强大的越国，在长江、淮河之间顽强把守，还是可以拖延一段时间的。”淮南王说：“好，没有比这再好的计谋了。如果事态危急，我就逃到越国吧。”

于是廷尉将淮南王的孙子刘建供出的太子刘迁的事上奏给了皇

上。皇上派廷尉监借前去拜见淮南国中尉的机会，抓捕太子刘迁。廷尉监来到淮南国，淮南王闻讯，与太子密谋，打算把国相、二千石官员召来，打算杀死他们之后起兵造反。淮南王于是召国相入宫，国相来了；内史由于外出才得以脱身。中尉则说：“我受命去迎接朝廷派来的使臣，所以不能前来见大王了。”淮南王想到只是把国相杀死而内史与中尉却没有来，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将国相也放走了。淮南王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定好计策。太子考虑到自己犯下了密谋杀害朝廷中尉的重罪，而参与谋划的人全都已经死了，不再有人证，就对淮南王说：“大臣中能够倚重的在之前都被逮捕了，现在没有可以倚重的大臣了。大王在不恰当的时候起兵，恐怕不能成功，我愿意到廷尉那接受逮捕。”淮南王暗中也打算放弃了，立即答应了太子。于是太子刎颈自尽，但没有死。伍被独自到执法官吏那认罪了，告发了自己参与淮南王造反的事，将造反的详情全都供了出来。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诛：惩处，惩罚。】。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相坐：连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肆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倍畔：同“背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

执法官吏因此逮捕了淮南太子、王后，并包围了王宫，将国中参与谋反的宾客全都抓了起来，还搜查到了谋反的证据向朝廷汇报。皇上将此事下交给了公卿大臣来处理，此案牵连到参与淮南王造反的列侯、二千石官员、豪强有好几千人，按照罪刑轻重全都受到了惩罚。衡山王刘赐，是淮南王的弟弟，依律应当被逮捕治罪，负责此案的官员请求抓获衡山王。皇上说：“诸侯王各自以自己的封国为立身之本，不应该相互牵连。你们与诸侯王、列侯一起与丞相、诸位大臣商讨吧。”赵王彭祖、列侯曹让等四十三人讨论后，都说：“淮南王刘安大逆不道，谋反的罪状已调查清楚了，应当被处死。”胶西王刘端提出建议说：“淮南王刘安无视王法，做下很多邪恶之事，内心欺诈，扰乱天下，蛊惑百姓，背叛祖宗，胡乱编造邪说。《春秋》中说‘身为臣子不该率领民众作乱，作乱就应被处死’。刘安的罪过要比作乱严重，其造反的态势已清楚明白。我见到他伪造的文书、符节、印墨、地图以及其他大逆不道的事实都有确凿的证据，极其大逆不道，应当依法处置他。对于淮南国中官秩二百石以上以及比二百石少的官吏，曾受宠信的宗室大臣中没有触犯法律的，他们没能尽责地谏止淮南王反叛，也都该被免官剥夺爵位贬为士兵，以后不允许再出任官职。不是官吏的那些犯人，拿二斤八两黄金可赎死罪。朝廷应该把刘安的罪行公开，以使天下人都清楚地懂得做臣子的道理，不敢再有邪恶的谋反念头了。”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人将这些建议上奏给了皇上，皇上派宗正拿着符节去处置淮南王。宗正还没到达，淮南王刘安就自刎了。王后荼、太子刘迁与参与谋反的那些人全被灭族。皇上认为伍被在劝止淮南王谋反时言词很好，说了许多颂扬朝廷的话，打算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最先帮助淮南王谋划造反的，他的罪不能赦免。”于是处死了伍被。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间：有间隙，有隔阂。】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心结：尽心结交。】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榜：拷打。】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冢：坟。】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恚：心生怨恨。】，与僣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

衡山王刘赐，王后乘舒生下三个孩子，长子刘爽是太子，次子叫刘孝，三女儿叫刘无采。还有姬妾徐来生下四个孩子，妃嫔厥姬生下两个孩子。衡山王与淮南王兄弟二人互责备埋怨，彼此不亲善，不和睦。衡山王听说淮南王制造用以造反的器具，也尽心广结宾客来防范他，担心自己会被淮南王吞并。

元光六年（前129年），衡山王进京朝见，他的谒者卫庆了解方术，想上书请求侍奉皇上，衡山王十分生气，故意举报卫庆犯有死罪，强行拷打他，逼他屈服。衡山国内史认为这样做不对，不肯接手此案。衡山王于是派人上书朝廷控告内史，内史被迫审理此案，但却说衡山王不对。衡山王又曾多次侵占他人的土地，铲平别人家的坟地来作田地。有关官员请求逮捕惩治衡山王。皇上没有同意，只是剥夺了他自行委任二百石以上官吏的权力。衡山王因此而心生怨恨，与僣慈、张广昌密谋，寻求熟知兵法与会观察星象占卜吉凶的人，这些人日夜劝说衡山王密谋叛乱。

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嫁弃归：嫁人后被丈夫休掉回到母家。】，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让：责备。】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通：来往。】。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假母：保姆。】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

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汙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为寿：敬酒。】，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倍：通“背”，离去。】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车轡【轡车：兵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划，以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王后乘舒去世后，衡山王册封徐来为王后。厥姬也得到了衡山王的宠幸。她们俩彼此嫉妒，于是厥姬便在太子面前进谗言诋毁王后徐来，说：“徐来指使婢女用巫蛊之术害死太子的母亲。”太子因此对徐来心怀怨恨。王后徐来的哥哥来到衡山国，太子与他一起宴饮，趁机用刀刺伤了王后的哥哥。王后很愤怒，多次向衡山王诬陷太子。太子的妹妹刘无采，嫁人后又被休归娘家，常与奴仆私通，还与宾客私通。太子屡次斥责刘无采，刘无采很生气，于是不再与太子来往了。王后闻讯，就故意对刘无采献殷勤。刘无采与二哥刘孝年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一直依靠王后，王后用尽心机地亲近他们，以使他们一起诋毁太子，衡山王因此屡次鞭笞太子。元朔四年（前125年）中，有人刺伤王后的继母，衡山王怀疑是太子指使人干的，于是就用竹板打太子。后来衡山王生病了，太子常常借口自己有病而不去服侍。刘孝、王后、刘无采在衡山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太子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自称有病罢了，脸上还带着喜色呢。”衡山王非常生气，打

算废黜太子，立他的弟弟刘孝为太子。王后知道衡山王决定废黜太子，她又希望衡山王能够一并把刘孝废掉。王后有一个女仆，擅长跳舞，衡山王很宠爱她，王后打算让女仆与刘孝私通来陷害他，想要把他们兄弟俩一并废掉而立自己的儿子刘广代当太子。太子刘爽知道后，考虑到王后多次诬陷自己一直不肯停手，于是打算与她淫乱来堵住她的口。有一次王后饮酒，太子上前向她敬酒，借机靠在王后的大腿上，请求与王后同宿。王后大怒，将此事告诉了衡山王。衡山王于是把太子召来，准备将他绑起来拷打。太子知道衡山王一直都想废黜自己而改立弟弟刘孝，于是对衡山王说：“刘孝与您宠爱的女仆通奸，刘无采与奴婢通奸，您就努力加餐吧，我请求向皇上上书。”说完立即背向衡山王离开了。衡山王派人去阻止他，但没能成功，于是衡山王便亲自驾车追捕太子。由于太子胡说些邪恶的话，衡山王就用镣铐将太子拘禁在宫中。刘孝越来越受宠爱。衡山王惊异于刘孝的才能，于是给他佩上王印，号称将军，让他居住在宫外的府第中，还赏赐给他很多金钱，用以招纳宾客。来投靠的宾客，暗中都知道淮南王、衡山王有造反的想法，便日夜怂恿衡山王。衡山王于是就派刘孝的宾客江都人救赫、陈喜建造兵车与箭支，私刻天子印玺以及将相军吏的官印。衡山王日夜寻找像周丘等人那样的壮士，屡次称赞吴楚反叛时的计谋，以此来规范自己的造反谋略。衡山王不敢效仿淮南王那样夺取皇位，他只是担心淮南王谋反后会吞并自己的封国，心想等淮南王向西攻入长安后，自己起兵平定并占据江淮地区，他希望能这样。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过：访问。】淮南，淮南王乃昆弟【昆弟：兄弟。】语，除前卻【卻：同“隙”，间隙，过节。】，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赢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輶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赢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赢，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赢上

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雅：平时。】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赢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即：靠近。】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杂治：协同处理。】王。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元朔五年（前124年）秋天，衡山王按照规定应进京朝见。途经淮南国时拜访淮南王，淮南王竟对他说了一些兄弟间相互友好的话，消除了之前的隔阂，彼此约定一起制造谋反的器具。于是衡山王上书皇上谎称自己有病不能去朝见了，皇上写信说准许他不朝见。

凌稚隆：「按《图志》云，荆，警也。轸星散为荆州，分为楚国，阳盛物，故气极急悍，故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太史公论淮南、衡山谋为叛逆，而归之荆楚俗薄，僨勇轻悍，盖有所本云。」

元朔六年（前123年）中，衡山王派人上书皇上请求废黜太子刘爽，改立刘孝为太子。刘爽闻讯，立即派自己的好友白赢去长安上书皇上，说刘孝建造战车与箭支，还与衡山王的女仆私通，太子想借此打败刘孝。白赢到达长安，还没来得及上书，官吏就把他逮捕了，因为淮南王谋反的事情牵连到了他。衡山王听说刘爽让白赢上书皇上，唯恐白赢会供出国中的秘密，于是立即上书皇上反告太子刘爽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应该被处死。皇上将此事下交给沛郡审理。元狩元年

（前123年）冬季，负责办案的公卿大臣来到沛郡搜捕参与淮南王造反的罪犯，没有逮到，但在衡山王的儿子刘孝家里搜捕到了陈喜。负责办案的官吏指控刘孝带头藏匿罪犯陈喜。刘孝认为陈喜平时屡次与衡山王密谋反叛，担心他会告发此事，又听说根据法令自首的人可以免除罪责，又怀疑太子派白赢上书会供出谋反的事情，于是就去自首了，揭发了参与谋反的人有救赫、陈喜等。廷尉审讯核实后，公卿大臣请求将衡山王逮捕治罪。皇上说：“不要逮捕。”于是派遣中尉司马安、大行令李息去衡山国就地审问衡山王，衡山王都据实回答了。官吏将王宫包围起来并且派人看守。中尉、大行令回京后，将情况汇报给皇上，公卿大臣请求让宗正、大行令与沛郡会协同审讯山王。衡山王闻讯，立即自刎了。刘孝由于主动自首，被赦免了；可是他犯有与衡山王的女仆通奸的罪行，仍被处死了。王后徐来也犯有用巫蛊妖术害死前王后乘舒的罪行，以及太子刘爽犯了被衡山王控告的不孝罪行，他们全都被处以死刑。参与衡山王谋反的那些人都被灭族。衡山国被废为衡山郡。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膺：迎击。】，荆舒【荆舒：楚国和舒国，泛指南方蛮夷国家。】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再：两次。】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渐靡：慢慢浸染。】使然也。夫荆楚僬勇【僬勇：敏捷勇敢。】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太史公说：《诗经》上说的“惩罚戎狄，征讨荆舒”，要相信这句话啊！淮南王与衡山王是至亲骨肉，拥有上千里的封土，被封为诸侯王，但是却非但没有致力于遵守人臣的职责来辅佐天子，却一心怀有邪恶的念头，意图反叛，导致父子先后两次亡国，都没能尽享天年，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不只是他们的过错，也与那里的社会风气浮薄，受到臣子的不良影响有关。荆楚之地的人敏捷勇悍，喜爱作乱，这早

在古代就有所记载了。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不备：不齐全。】，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太史公说：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手段，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在文德武治不完备的情况下，善良的百姓心存畏惧而能够洁身自好，那是因为官吏还没有胡作非为。若是官吏能奉公尽职，按照原则办事，同样能够治理好国家，为何非要用严刑峻法来对待百姓呢？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自代：接替自己。】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政缓：法令宽和。】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山采：进山砍伐树木。】，春夏以水【以水：趁着水势上涨之际将竹木送下山。】，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市令：管理市场的官吏。】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次行：次序，顺序。】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顷：时间单位。】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庠bēi【庠：矮。】车，王以为庠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圻。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孙叔敖，是楚国的处士。国相虞丘把他推举给楚庄王来接替自己。孙叔敖做了三个月的楚相，施行教化，教导百姓，使官民之间和睦同心，社会风气淳朴美好，政令宽缓不苛刻但能做到有禁必止，官吏没有奸邪作恶的，盗贼绝迹。秋冬农闲时他就动员百姓上山砍伐林木，以便春夏趁河流涨水时漂运出山外，百姓自有适合自己的谋生门路，安居乐业。

楚庄王认为楚国的钱币太轻，下令将小钱换成大钱，百姓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全都抛弃了自己的生业。掌管市场的官吏向国相孙叔敖禀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能安心在那里做买卖，无法决定是不是能够继续营业。”孙叔敖说：“像这样有多长时间了？”掌管市场的官吏回答说：“有三个月了。”孙叔敖说：“不必多说了，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五天之后，孙叔敖上朝向楚庄王进谏说：“前段时间换钱币，大王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向我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能安心在那里做买卖，无法决定是不是能够继续营业。我请求大王下令立即恢复原来的钱币。”楚庄王答应了，命令才下达三天，市场就恢复了原样。

楚国人的民俗是喜欢乘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打算下令将车子改高。国相孙叔敖说：“频繁宣布各种政令，会让百姓无所适从，这样不好。要是大王非要把车子改高的话，我请求让乡里人家把门槛加高。乘车的人全是君子，他们不会为了过门槛而频繁下车，所以自然就能将车的底座提高了。”庄王同意了。半年后，人们都主动加高了自己的车子。

孙叔敖无需下令就使百姓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近处的人看到他的言行就会效法他，远方的人观察周围人们的言行变化也跟着效法他。因此孙叔敖三次担任国相都没有沾沾自喜，他知道这是自己凭着

才能而得到的；他三次失去相位也不曾悔恨过，因为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错。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竖子：小孩子。】不戏狎【戏狎：嬉戏打闹。】，斑白【斑白：指老年人。】不提挈【提挈：手提重物。】，僮子【僮子：小孩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公在位时，任命自己宠信的徐挚担任国相，国家混乱，官民之间不亲睦，父子不和谐。大宫子期劝谏郑昭公，任用子产为国相。子产上任一年，孩童不再嬉戏打闹，老年人不必自己手提肩负，儿童也不用干犁田耕作的重活了。上任两年，市场物价稳定，买卖公平。上任三年，百姓夜不关门，路不拾遗。四年之后，耕田的农具可以不必带回家。五年，男子可以不服兵役，不用下令就自觉按照无服办理丧事。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逝世，青壮年大声哭嚎，老年人像孩童一般啼哭，说：“子产丢下我们死去了！百姓将何处安身啊？”

公仪休者，鲁博士【博士：官名。】也。以高第【高第：政绩优秀。】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茹：蔬菜。】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讎其货乎”？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政绩优秀而出任鲁国国相。他遵奉法理，不轻易更改法令制度，文武百官都能自律，平行端正。他下令为官者不得与百姓争利，收入多者不许掠夺收入少者。

有人送鱼给他，他不肯接受。那人说：“听说您喜爱吃鱼，所以我才送鱼给您，为何不接受呢？”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我不能接受你的鱼。现在我是国相，自己能买得起鱼；如果今天我接受了你的鱼而被罢官，谁还会送鱼给我呢？因此我不能要你的鱼。”

公仪休吃了自家园中的蔬菜觉得很美味，于是把自家园子中的蔬菜拔掉扔了。他见自家织的布很好，就立即把妻妾赶走了，并烧毁了家中的织机，说：“想让农民与织妇到何处去卖掉他们生产的东西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阿避：回避矛盾。】。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治事：处理政务。】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清廉正直，不阿谀奉承，也不回避矛盾、畏惧权贵。一次他到各郡县巡察，恰巧路上有个杀人凶手，他派人追上并捉住那个杀人犯，结果发现杀人犯竟是他的父亲。他放走了父亲，回到府中将自己捆了起来。他派人告诉楚昭王说：“杀人凶手，是我的父亲。如果以惩处父亲来为自己树立政绩，那是不孝的做法；如果废弛法令纵容罪犯，是不忠的行为；我应该被判死罪。”楚昭王说：“你追捕罪犯却没有抓到，不该承受罪过，你还是继续治理政事吧。”石奢说：“不袒护自己的父亲，不是孝子；不执行国君的法令，不是忠臣。国君赦免了我的罪，是国君的恩惠；而服刑而

死，是我的职分。”石奢于是没接受赦免令，自杀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理：法官。】也。过听【过听：听信错误的口供。】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傳【傳：推给。】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因处理案件时听信错误的口供而枉杀了人，于是他将自己拘禁起来并判自己死罪。晋文公说：“官职有高低之分，刑罚也有轻重之别。这是你手下官员犯的错，并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不曾将官位让给属下；我领取的俸禄很多，也不曾分给属下。如今我做了错误的判断而枉杀人命，却要将过错推给属下，我还没听说过这种事。”李离拒绝接受赦免令。文公说：“如果你非要认为有罪，那么我也该有罪吗？”李离说：“法官判案要遵循法规，错判案件则要亲自受刑，枉杀人自己就要以死偿命。您以为我能明察秋毫，判决疑难的案件，因此任命我当法官。而今我却判断失误而误杀了人，应当判处死刑。”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赦免令，用剑自杀而死。

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复：恢复正常秩序。】。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太史公说：孙叔敖说一句话，就使郢都的市场恢复了正常秩序。子产病逝，郑国百姓放声痛哭。公仪休见到妻妾织的布好就把她赶出门。石奢放走父亲而用自杀的方式替父亲顶罪，为楚昭王树立了好名声。李离因听错案情误杀人后，自己伏剑而死，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家法度。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便宜：趁便见机行事。】，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振：通“赈”，救济。】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矫制：假借君主名义发布命令。制，帝王的命令。】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黄老：黄老之学，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面折：当面顶撞。折，断，此指拒斥、驳回。】，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絜：同“洁”，洁净，纯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汲黯字长孺，是濮阳县人。他的先祖曾受古卫国国君的宠信。到汲黯的时候已经是第七代了，世代为卿大夫。孝景帝时期，汲黯以父荫而担任太子洗马，由于他为人严肃，令人畏惧。孝景帝驾崩后，太子即位，任命汲黯担任谒者。东越发生了内乱，皇上派汲黯前去察看情况。但是汲黯没有到达东越，只是到了吴县就返了回来，向朝廷禀

告说：“东越人喜欢彼此攻打，那是因为他们的习俗本来就好斗，不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臣前去视察。”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火势蔓延开来烧毁了一千多户人家，皇上派汲黯前去查看情况。他回来禀告朝廷说：“只是普通人家失火，由于房屋挨得近，才导致火势蔓延，不足以对此事感到忧虑。我途经河南郡的时候，那里的贫苦百姓饱受着水旱灾害之苦，有一万多户百姓受灾，有的甚至于父子相食，我趁此机会，凭借所持符节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储备的粮食来赈济灾民。我请求归还符节，接受伪造皇命的罪行。”皇上认为他很贤明，因而赦免了他，并提拔他担任荥阳县令。汲黯以当县令为耻，便借口有病辞官回乡了。皇上听说后，便召他回朝，任命他担任中大夫。由于他屡次向皇上直言极谏，所以还是不能长久在朝中做官，后来被外放出任东海郡太守。汲黯信仰道家学说，崇尚无为清静而治，将政事都交给郡丞与书史去办。他在治理郡县时，只是责求大的原则而已，从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常常躺在卧室中不出来。一年以后，东海郡政治修明，局势安定，百姓对他赞不绝口。皇上闻讯，下旨召他回京，并任命他担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为政之道在于无为而治，抓大的原则而不拘泥于法令。

汲黯为人十分傲慢，不讲究礼数，常常当面指责他人的过失，不能包容他人的过错。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他就会友善对待；与自己合不来的人，他连见都不见，士人也因此多不亲附他。但是他非常好学，行侠仗义，注重志气节操。他平日居家，操行高尚纯洁，喜欢犯颜直谏，多次冒犯皇上的颜面，一直钦慕傅柏与袁盎的为人。他与灌夫、郑当时以及宗正刘弃关系很好。他的这些好友也因为屡次直言劝谏而不得长久出任官职。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

【黠：鲁莽。】 也！”群臣或数黠，黠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谏承意【承意：顺从皇上的意思。】，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黠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麾：通“挥”，挥手令去的意思。】之不去，虽自谓贵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厕：通“侧”，指床边。】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当时，窦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出任宰相一职，朝中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都来拜访田蚡时纷纷下拜，但是田蚡并不还礼。然而汲黯拜见田蚡时从不下拜，经常是向他拱手作揖而已。天子正在招揽文学之士与儒生，皇上说我想如何如何，汲黯回答说：“陛下心中的欲望太多，只是在表面上施行仁义，这样如何能真正仿效到唐尧、虞舜的政绩呢？”皇上沉默不语，怒火中烧，脸色一变愤而退朝。大臣们都替汲黯担心。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太过分了，汲黯太鲁莽了！”大臣中有人数落汲黯，汲黯说：“皇上设置公卿这些辅助之臣，难道是让他们一味屈从，阿谀奉承自己的意思，将皇上陷于不义之地吗？我既然身在九卿之位，就算爱惜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见错不说，怎么能损害朝廷呢？”

汲黯体弱多病，已经病三个月了，皇上多次派人前去看他并恩准他休养病，但是他始终未能痊愈。他最后一次患病时，庄助为他上书告假。皇上问：“汲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助说：“让汲黯做官的话，没有过人之处。但是要是让他辅佐年少的国君，坚守城池的话，那么招诱他不会来，驱赶他也不会离开，即使有人自称有益贵、

夏育那样的勇力也无法夺去他的志节。”皇上说：“是这样的。古代有安邦治国的忠臣，像汲黯这样的，就很接近了。”

大将军卫青入宫侍候，皇上在坐床边接见他。接见丞相公孙弘时，皇上有的时候连帽子也不戴。而汲黯进见时，如果皇上没有戴好帽子就不会接见他的。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禀奏事情，当时皇上没有戴帽子，远远见到汲黯来了，立刻躲进帐中，派人代他批准了汲黯的奏议。汲黯被皇上尊敬礼遇到了如此程度。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廷尉：掌管刑狱的官。】，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囹圄：监狱。】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谳：审判定案。】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面触：当面冒犯指责。】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唯：虽然。】天子亦不说【说：通“悦”。】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亢礼：平等的礼节。】。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张汤刚刚因修定了刑律条令而被任命为了廷尉，汲黯数次在皇上面前质问责备张汤，说：“你身为正卿，对上，你不能发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你又不能遏制天下人的邪恶念头，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裕，使犯罪行为减少，这两个方面你没有一样能够做到。你严酷苛刻，肆意妄为，破坏旧制，只为求得好名声，你怎么连高祖皇帝规定的法律制度都敢乱改呢？你这么会断子绝孙的！”汲黯时常与张汤辩论，在辩论时张汤常常喜欢深究法令条文，汲黯刚直严厉，保持高昂的志气，不肯向张汤屈服，怒骂张汤说：“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当公卿，果真如此。如果非要按照张汤修定的法令行事的话，天下人会害怕得两脚并拢站立而不敢行走，斜着眼睛看人而不敢正视了！”

当时，汉朝正在讨伐匈奴，招抚四方少数民族。汲黯为了避免国家多生事端，趁着向皇上进谏的机会提议与匈奴和亲，而非派兵打仗。皇上当时正倾心于儒学，于是对公孙弘十分尊重。后来各种事端纷起，下级官吏和不法之民玩弄智巧来躲避法律的制裁。皇上要严明法纪，依照法令条文判处罪行，张汤等人乘机多次上奏所审判的案件，以此博得皇上的宠信。可是汲黯则常常诋毁儒学，当面指责公孙弘等人只是心怀奸诈而外逞智巧，阿谀奉承皇上来取得皇上的欢心，而刀笔吏就是专门深挖细抠法令文法，巧言进行诋毁，诬陷他人有罪，使事实真相无法复原，并以成功断案来作为自己的功绩。皇上越来越器重公孙弘、张汤，他们心里非常怨恨汲黯，连皇上也很讨厌汲黯，打算找个借口除掉他。公孙弘出任丞相，于是对皇上进言说：“右内史管辖的地方大多居住着大官与皇室宗亲，很难管治，若非素来声威很高的大臣不能胜任，请求调遣汲黯担任右内史。”汲黯当了几年的右内史，公事从没有荒废过。

大将军卫青地位越发尊贵，他的姐姐又是皇后，然而汲黯仍旧向他行平等礼节。有人劝说汲黯：“自从皇上希望大臣们屈尊于大将军，大将军就越发受到皇上是尊敬与器重，你不可以不拜。”汲黯说：“难道因为大将军有行拱手礼的客人，就会导致他不受尊重了吗？”卫青听说此事后，更加尊重汲黯，屡次向他请教关于国家的疑难之事，对待汲黯也比之前更加尊重。

淮南王刘安谋反，但是又畏惧汲黯，说：“他喜欢直言规谏，坚守节操且敢为正义而死，想要用邪说迷惑他更是不可能的事。而收买丞相公孙弘，就像揭开盖着东西的布或是把枯叶摇落一样容易罢了。”

天子已连续多次攻打匈奴并取得了战功，更加不愿采纳汲黯与匈奴和亲的建议了。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褊心：心胸狭隘并且脾气急躁。】，不能无少望【少望：小的抱怨。】，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有间：一会儿。】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居无何：不久。】，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赏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请间：请求趁着空闲时候接见。】，见高门【高门：高门殿。】，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

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

起初汲黯位列九卿，而公孙弘与张汤还是小官吏。等到公孙弘与张汤渐渐显贵，与汲黯的官位同级的时候，汲黯仍旧斥责批评他们。后来，公孙弘做了丞相，被赐封为侯；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曾经是汲黯手下的郡丞、书史也都与汲黯官位相同了，甚至有的人比他的官位还高。汲黯心胸狭隘且脾气急躁，心里不可能连一点儿怨气都没有，于是拜见皇上，上前进言说：“陛下重用群臣如同堆柴垛一样，后来者竟堆在了上面。”皇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下去了，皇上说：“一个人真的不能没有学识，听汲黯的这番话，可见他的愚直越发严重了。”

没过多久，匈奴浑邪王率领部众前来投降，汉朝派出两万辆车去迎接。国家没有钱，于是便跟百姓借马。有的人将马藏匿起来，因此马匹没有凑齐。皇上大怒，打算杀死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并没有罪过，只要把我杀了，百姓便肯借出马匹。而且匈奴是背叛他们的单于而来投汉的，朝廷可以慢慢地让沿途各县依次接运他们，又何必使全国上下骚乱不安，使百姓疲劳困乏，而去侍奉匈奴降兵呢！”皇上沉默不语。等浑邪王率众到达汉朝都城的时候，有很多商人与匈奴人做买卖，因此被判处死罪的有五百多人。汲黯上书请皇上抽空接见，在高门殿见到了皇上，说：“匈奴攻打我们设在往来要道上的关塞，断绝与我们和亲的友好关系，我们派军队攻打他们，士兵死伤无数，并且还耗费了数以百亿的财力。我愚昧地认为陛下得到匈奴人后，会把他们全都当成奴仆赏赐给战死士兵的家属；缴获的财物，也都会给予他们，以此来酬谢天下百姓的辛苦，满足百姓的愿

望。如今就算陛下做不到这些，但是浑邪王率数万人前来投降时，也不该倾尽官府仓库来赏赐他们，征调善良的百姓来侍奉他们，就好像是服侍娇儿一般。无知的百姓哪里懂得让匈奴人买长安城里的物品，就会被舞文弄墨的法官以走私货物出关的罪名来判罪呢？陛下不仅没能将掳获的匈奴资物用来酬谢天下人，反倒用苛细的文法来诛杀五百多无知的百姓，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树叶却伤害树枝’的做法，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么做。”皇上沉默无语，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说：“我很久时间没有听汲黯说话了，如今他又胡说八道了。”过了几个月，汲黯因小罪过而犯法，遇到赦免，只是免官。于是汲黯自此归隐田园。

全祖望：「史称汲黯好黄老而毁儒，其好黄老乃当时习气，贤者不免；至风节挺然，乃真儒也。所毁者，乃公孙弘辈之谀儒耳。」牛运震：「汲黯同学黄老之言，一则抗言直谏，秉正嫉恶，一则恢宏任侠，喜交游，奉宾客，皆太史公所嘉予乐道者也，故同为列传，而述之亹亹不置。」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填沟壑：死去，自谦的说法。】，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狗马病：谦称自己的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薄：轻视，看不上。】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顾：由于。】淮阳吏民不相得【不相得：有矛盾。】，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

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抵：抵尝，此指判人有罪，使受到应有的惩罚。】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几年之后，赶上国家改铸五铢钱，很多百姓偷偷铸钱，这种情况在楚地最为严重。皇上认为淮阳郡是通往楚地的交通要塞，于是便召汲黯回朝，任命他当淮阳太守。汲黯辞谢不肯接受官印，皇上多次下诏强迫他担任此职，他这才接受诏令。皇上召见他，汲黯哭着对皇上说：“我以为我会老死乡野，再也不能见到陛下了，没想到陛下又要任用我。我常常生病，体力上很难胜任淮阳太守一职，我希望担任中郎，出入宫禁之门，帮陛下匡正、改掉自己的过失、缺点，这是我的心愿。”皇上说：“你是没看上淮阳太守这个职位吧？如今我已决定让你去当这个太守了。由于淮阳郡的地方官与百姓有矛盾，我只得借助你的威望，要是你体力不支的话，可以躺着去治理。”汲黯向皇上辞别后，又去探访了大行令李息，说：“我被遗弃到外郡，无法参与朝廷议政了。然而御史大夫张汤，以他的智谋足以拒绝别人的批评，以他的奸诈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专门喜欢用机巧谄媚之词、挑拨离间之语，不愿公正地帮天下人说话，一心只想着如何阿谀奉承皇上。皇上不想要的，他就会迎合皇上的心意借机诋毁；皇上想要的，他就会跟着夸赞。他喜欢无事生非，舞弄法令条文，在朝中他心怀奸诈来逢迎皇上的心意，在朝外倚仗酷吏来增加自己的威望。您位列九卿，不尽早劝谏皇上的话，您与他都会被杀死的。”但是李息畏惧张汤，始终没敢向皇上进言。汲黯依旧用以前管理郡县的方法治理淮阳郡，淮阳郡政治清明。后来张汤果真因心怀不轨败露而自尽，皇上听说了汲黯对李息说的那番话，因李息知情不报而判处李息有罪。让汲黯享

受诸侯国相的俸禄在淮阳当官。七年之后汲黯逝世。

汲黯去世之后，皇上因为汲黯的缘故，让他的弟弟汲仁位列九卿，他的儿子汲偃官至诸侯国相。汲黯姑母的儿子司马安年少时也与汲黯一样任太子洗马，但是司马安擅长舞弄法令条文，很会做官，曾四次做过九卿，后来在河南太守任上逝世。司马安的兄弟们由于他的缘故，同时官至二千石职位的有十人。濮阳人段宏开始时侍奉盖侯王信，王信信任并荐举段宏，段宏也曾两次官至九卿。然而濮阳同乡做官的人都十分敬畏汲黯，愿意屈居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厄：灾难。】，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洗沐：休沐。古时候官吏每五天或十天休息一次，供洗浴之便。】，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存：存问，看望问候。】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大父行：祖父一辈的人。】，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

郑当时，字庄，是陈县人。他的祖先郑君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大将。项羽去世之后，他的政权没过多久就归顺汉朝了。高祖下令让项羽的部下直呼项羽的名字，只有郑君不服从命令。高祖下令把那些直呼项羽名字的人都提拔为大夫，并驱逐郑君。郑君死于孝文帝当政时期。

郑庄喜好仗义行侠，救张羽于危难之间，他的声名在梁、楚一带广为流传。孝景帝时期，他出任太子舍人。每隔五天休息一天，他常常在长安各郊区准备马匹，骑马看望访问各位老朋友，宴请答谢宾朋，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总是担心会有所疏漏。郑庄推崇道家学说，他仰慕年长且有贤德的人，惟恐无缘得见。他年纪轻，官职低，但是他所结交的朋友却都是祖父一辈的人，都是天下有名的人士。武帝即位，郑庄渐渐升迁为鲁国中尉、济南太守、江都国相，直至九卿中的右内史。因为在评论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的纠纷时出言不当，他被贬为了詹事，之后又升迁为大农令。

郑庄担任右内史时，告诫门下说：“只要有客人到来，无论地位高低都要立即通报，不能让客人在门外等着。”他对客人一律行宾主的礼节，凭自己高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客人。

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奉赐：俸禄和收到的赏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算器：竹器，竹篮。】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翕然：一致。】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僦：运输。】人，多逋负【逋负：拖欠，此指亏欠承办运输的款项。】。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絜【修絜：高尚纯洁。】。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家无余资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郑庄为人清廉，不喜欢置办产业，只是依靠俸禄与得到的赏赐来供给门客。然而他馈赠给别人的礼物，只不过是一竹篮食物而已。每次上朝，只要皇上有空闲，他就一定进言，说的都是天下年高望重的人忠贞轶事。他推荐士人与属下的丞史，称赞起他们来津津有味的，常常夸奖他们比自己有才能。他从来不直呼属吏的名讳，与下属官员谈话，总是担心会伤害到他们。听到他人说出好的言论，便立即向皇上推荐，唯恐迟误了。崤山以东的士人与一些年长的人因此一致夸赞他。

郑庄被派去巡视黄河决堤的情况，他请求给他五天时间整理行装。皇上说：“我听说‘郑庄出门，就算有千里之遥，也不必带粮食’，请求准备行装是为什么呢？”虽然郑庄人缘不错，但是在朝廷上，常常趋迎附和他人意见，不敢明确表示对错。到晚年的时候，汉朝攻打匈奴，招降周边的少数民族，全国消耗了大量钱财，国家财政日益匮乏。郑庄所推举的人和他的宾客等担任大农令手下承揽运输的人，欠下很多债务。司马安担任淮阳太守，揭发了此事，郑庄因此被治罪，赎罪后降为平民百姓。不久之后，他在丞相府做了长史。皇上认为他年事已高，于是任命他为汝南太守。几年之后，郑庄死于任上。

郑庄与汲黯当初位列九卿，清正廉洁，平日居家品行高尚、纯洁。这两个人都曾被中途免职，家境贫穷，门下宾客日渐零落。直到做了郡守，死后家中没有留下任何财物。郑庄的兄弟子孙由于郑庄的缘故，官至二千石职位的有六、七人之多。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阗：充满。】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雀罗：捕鸟的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太史公说：像汲黯与郑庄这样贤能的人，得势的时候宾客盈门，

失势的时候情况完全相反，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下邳县翟公说过这样的话，当初他担任廷尉时，宾客盈门；等到被免官之后，门外安静得甚至能设置捕捉鸟雀的网了。后来翟公又被起用为廷尉，宾客们又想上门巴结奉承，翟公便在大门上写道：“经历生死，才知道交情的深浅。经历贫富，才知道结交的实态。经历尊贱，真交情才会显现。”汲黯、郑庄也是这样，真是悲哀啊！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功令：有关教育、学校等方面的法令。】，至于广厉【厉：通“励”，激励，振奋。】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幽厉：周幽王、周厉王。】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论次：整理编订。】《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有关考核和选拔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支持教育的道路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放下书本感慨。有道是：唉！周朝王室衰亡了，讽刺时政的《关雎》诗就出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统治衰败了，礼乐就开始崩坏了。诸侯恣意骄横，政令由势力强大的国家颁布。因此孔子担心王道废弛而邪道兴起，于是整理编订《诗》《书》，修订兴起礼仪、音乐。他在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沉迷其中，三个月连肉的滋味都品尝不出。他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就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条理清楚。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没有人重视、任用他，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多位国君自谋官职，但都没有得到知遇，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人肯任用我，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听到后哀叹地说：“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根据鲁国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以表示天子的王法。由于《春秋》的语义隐蔽而内容丰富宏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陵迟：逐渐衰败。】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绌：不足。】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润色：粉饰，点缀。】之，以学显于当世。

自从孔子逝世以后，他的七十名弟子纷纷前往各国游历、结交诸侯，成就大的成为了国君的老师 and 卿相，成就小的则交结和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起来不出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在楚国隐居，子夏在西河隐居，子贡在齐国终老。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些人，都曾拜在子夏等人的门下受业，学成之后称为诸侯国君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逐渐衰退，一直到秦始皇时代才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显现出不足受到了排斥，但在齐国和鲁国一带，还有人不抛弃儒学。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执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并且加以润饰，凭借自己的学说使名声显扬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从此缺焉。陈涉之王【王：称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瓦合：乌合之众。】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缙绅：士大夫，官宦之人。】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狂简：志向远大却行事粗略。】，斐然【斐然：有文采。】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

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未暇遑：没有时间顾及。暇遑，空闲。】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毁了《诗》《书》，坑杀儒生，六经从此残缺不全。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带着孔子的家传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成为陈涉的博士，最后与陈涉一起死了。陈涉出身普通百姓，驱使一群乌合之众戍守边境，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楚地称王了，称王还不满半年竟又覆灭了，他的事业非常微小浅薄，可是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着孔子的礼器去追随他，成为他的臣下，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王朝烧毁了他们的书籍，毁坏了他们的学业，因此他们积下的仇怨迫使他们投奔陈王去发泄。

等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带领军队包围鲁国，当时鲁国的儒生们还在讲诵经书，练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深喜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周游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年轻人志向远大，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对于文化礼仪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天性。所以汉朝建立以来，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再次讲授演习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由于制定了汉廷礼仪，所以出任太常官，那些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用为朝官，于是人们十分感慨地说儒学又要开始兴起了。但是，当时天下战乱还没有停止，皇帝忙于平定全国，无暇顾及兴办学校的事情。孝惠帝、吕后执政时期，公卿大臣都是因战功卓著而得封的。孝文帝时，才稍稍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就偏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执政，不再任用儒生，而窦太后又喜好道家黄老思想，因此那些博士都是备员待诏，空

有官职，没有受到重用的。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乡：同“向”，倾向，趋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白衣：平民素服，此代指平民。】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精通儒学，而皇上也非常向往儒学，于是朝廷下令征召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士人。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轅固生，在燕地有韩太傅。讲解《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讲解《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讲解《易》的有菑川的田生。讲解《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他废弃了黄、老、刑名等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平民高升到皇帝身边的三公，还被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的学子无不钻研儒学并成为一种新的风尚。

公孙弘为学官，悼【悼：痛惜。】道之郁滞【郁滞：停滞不前。】，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居室：家庭。】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愍：同“悯”，怜悯。】焉。故详延【详延：广泛地延请。】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劝学：鼓励学习。】，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劝善：表彰好的典型。】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首善：做表率。】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

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未洽：不周。】，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复：免除赋税徭役。】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辄：总是。】试，能通一艺【艺：儒家经典。】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佗：同“他”，其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斌斌：同“彬彬”。文质兼备。】多文学之士矣。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担忧儒学停滞不前而得不到传扬，在担任丞相之后就奏请皇上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说：陛下曾下令说：‘听说执政者应当用礼仪来教导百姓，用音乐来感化百姓。婚姻之事，是家庭之中最重要伦理关系。如今礼乐弛废，我很担忧。因此广泛延请天下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入朝为官。应该下令礼官鼓励学习，讲解议论用以增广见闻，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令太常商议，给博士配备弟子，用以振兴民间的教育，开拓培养贤能之才的道路。’根据陛下的旨意，我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制度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场所，夏朝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称为庠。为了表彰好的典型，就让他们在朝廷上显达扬名；为了惩戒作恶的人，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所以要推行教化，首先要从京城开始树立好的榜样，然后从京城推及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昭明了至圣的恩德，散发出日月般的光辉，符合天地大道，以整饬人

伦关系为根本，劝勉学习，研习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用这些手段来教化四面八方的民众，这正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根本！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够协和融洽，礼制不够完备，现在请求利用原有的学官来使它兴盛。请替博士官配置五十名弟子，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这些博士的弟子让太常从百姓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各郡、各国、各县、各道、各邑中有爱好经学，尊敬长辈、上级，严格地遵守政教，对相邻友爱，出入言行都不违背所学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所隶属的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谨慎察看合格的人，应当和上计吏一同前往京师太常那里，接受与博士弟子同等的教育。学满一年之后都要参加考试，能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可以补任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学识好、名次位于前列的可以担任郎中，太常造册上奏。如果有特别优秀的贤能之才，可以直接把名字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和连一种经书都不能的人，就必须予以开除，并且还要惩罚那些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我认真地考察了陛下下达诏书和法令的目的，在于阐明天道与人事的界限与相互关系，贯通了从古至今的治国义理，文辞近于雅正，教诲的言辞意义丰富而深刻，恩德十分深厚。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薄，不能透彻地宣讲诏书、律令，因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播天下。而治礼、掌故的官职是由通晓经学、礼仪的人担任，但是他们升迁的缓慢导致了人才的积压。因此请求挑选那些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但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官秩在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悉经书且能大量讲诵的人，如果人数还是不足，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使人员齐备。请把这几种情况也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中。其他仍然参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兼备的经学儒生了。

杨慎：「《平准书》云：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

相。《太史公书序》云：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屡书不一，书皆反辞见意，深叹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奸饰诈，为经术之羞也。」曾国藩：「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

申公【申公：申培。】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胥靡：禁锢。】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训：训诂，解释字词的意思。】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安车：供老年人使用的车，其车轮用软物包裹，以减少颠簸。】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轺传：驿站使用的马车。】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让：责备。】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卒。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前往鲁地的南宫去拜见高祖。吕太后执政时期，申公到长安去游历求学，与刘郢一同拜在浮丘伯门下学习。学成以后，刘郢被封为楚王，于是任命申公担任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喜欢学习，非常怨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之后，刘戊被立为楚王，于是囚禁了申公。申公深以为耻，于是返回鲁地，隐退在家中教书，终其一生没有再出家

门，又谢绝与宾客交往，唯独鲁恭王刘余传令召见才去。从远方慕名来求学的人数百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不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是有疑义的地方就留下来，不再教授。

兰陵人王臧在申公门下学习《诗经》之后，凭借《诗经》中的学识侍奉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被免职后离开了朝廷。当今皇上刚刚即位不久，王臧就上书请求为皇上当宫禁中值宿警卫，他不断升迁，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官至郎中令。而代国的赵绾也曾任在申公门下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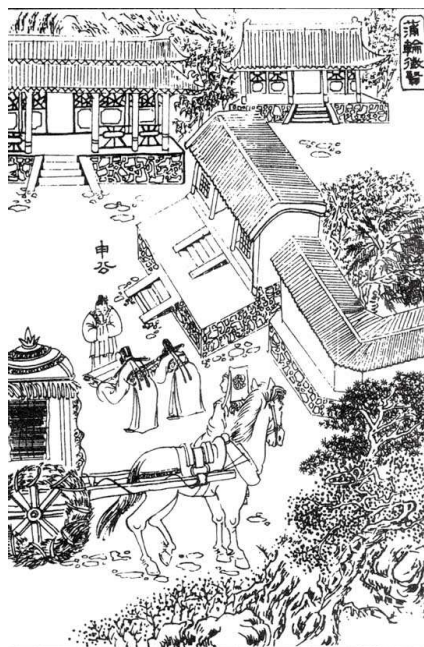
《诗经》，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天子，想要修建明堂作为召集诸侯举行朝会的场所，他们没能完成这件事情，于是引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使臣带着束帛和玉璧等贵重的礼物，驾着用四匹马拉的安车，去迎接申公，作为学生的赵绾、王臧二人乘着供使臣使用的驿车跟随申公。申公到了京师，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关于治乱安邦的事情，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年事已高，他回答说：“执政的人不需要多说话，只需要努力实干罢了。”这时天子正好十分喜欢文词，听到申公如此回答，便沉默不语。但是既然已经把他召来了，就让他担任了太中大夫，并把鲁王在京城公馆赐给他居住，商讨关于修建明堂的事宜。窦太后偏好老子的学说，不喜欢儒学，于是找出赵绾、王臧的一处过失，用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修建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给司法官论罪，后来赵绾、王臧都自杀了。申公也以生病为由被罢免了官职，返回了鲁国，几年以后就去世了。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碭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闾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行虽不备：虽然说行为不能都称之为完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非受命：并非接受天命而成为

君主。】，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关：穿。】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南面：面南而坐。】，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申公的弟子中成为博士的有十几人：孔安国担任临淮太守，周霸担任胶西内史，夏宽担任城阳内史，碭县的鲁赐担任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担任长沙内史，徐偃担任胶西中尉，邹人闾门庆忌担任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治理百姓都十分廉洁，操行高洁，人们都称赞他们好学。其余的学官弟子们，尽管品行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也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其根本大多依循的是申公的见解。



蒲轮征贤，选自《帝鉴图说》。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名叫辕固生，是齐国人。辕固生凭借对《诗经》的研究，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有一次，他与黄生当着景帝的面进行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并不是秉承天命而继位成天子的，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暴虐淫乱，所有老百姓的心意都归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顺应老百姓的心意而诛杀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肯替他们效力而心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被迫无奈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然新，但是一定是穿在脚上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上下有别的道理。虽然夏桀、商纣无道，但是他们身为君主，应该处于上位；虽然商汤、周武圣明，但是身为臣下，应该居于下位。君主犯了错误，臣下没有直言劝谏来匡正过失、保持天子的尊严，反倒凭借君主的过失来诛杀君主，取代君主，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辕固生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按你的说法来判断是非，那么高祖代替秦朝登上天子之位，也是不对的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算

是不知道肉的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是否是承受天命继位，不能算是愚蠢。”于是，辕固生和黄生停止了辩论。此后学者没有人敢争辩商汤、周武是承受天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家人：平民百姓。】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司空城旦书：秦始皇下令焚烧的儒家经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假：给，提供。】固利兵【利兵：锋利的兵器。】，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侧目：因为敬畏而不敢直视。】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曲学：歪曲的学问，于“正学”相对。此指出于个人功利目的有意曲解儒学经典。】以阿世【阿世：迎合世俗。】！”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于是召来辕固生询问他读《老子》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平民百姓的言论而已。”太后愤怒地说：“哪里能够得到这些违禁的儒家诗书呢？”因此命辕固生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非常愤怒，但是辕固生的直言也没有过错，于是就借给辕固生锋利的兵器，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恰好刺中了野猪的心脏，所以只刺了一下，野猪就倒在了地上。太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也没有理由再加罪于他，只好作罢了。过了不久，景帝发现辕固生十分廉洁正直，于是让他做了清河王的太傅。很长时间以后，辕固生由于生病而被免去了官职。

当今皇上刚刚继位，又因为辕固生的品德贤良而征召他入朝为官。那些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大多嫉妒诋毁辕固生，说“辕固生老了”。

辕固生于是被罢官回家。这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辕固生被征召的同时，薛邑人公孙弘也在征召之列，他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辕固生。辕固生对他说：“公孙先生，一定要以正直的学问来论事，不要用歪曲的学问来迎合世俗！”从此以后，齐地人谈论《诗经》都依循辕固生的见解。那些由于研究《诗经》做出了成绩而显贵的齐人，都是辕固生的弟子。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归：基本意思。】一【一：一致。】也。淮南贡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朝错：即晁错。朝：通“晁”。】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兒：姓，同“倪”。】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都养：给很多学生做饭。】，及时时间行佣赁【间行佣赁：偷偷给人做短工。】，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乡学：爱好儒学。乡，同“向”，倾慕。】，以为奏谏【奏谏：法官审案结束后，上呈皇帝的案卷文书。】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韩生，是燕国人。韩生在孝文帝时期担任博士，在景帝时期担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经》的意旨并且撰写了内外传几万字，书中采用的说法与齐、鲁地区解释《诗经》的说法虽然颇有不同，但是其基本意思却是一致的，淮南贡生拜在他的门下学习。从此以后，燕、赵一带讲解《诗经》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由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伏生早年担任过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期，朝廷寻找能够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而不得，后来听说伏生能够讲授，于是打算征召他。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年事已高，无法行走，于是孝文帝就下诏命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向伏生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后来发生战乱，伏生四处逃亡，汉朝平定天下之后，伏生返回寻找他所藏的《尚书》，发现已经丢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了二十九篇，于是他就拿这些残存不全的《尚书》在齐、鲁一带进行讲解。自此以后，学者们大多能讲解《尚书》，那些山东的经学大师无不涉猎《尚书》用来教授学生。

伏生教导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导千乘人兒宽。兒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受到郡里的推荐，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跟随孔安国学习。兒宽家中贫穷，没有多少资财，时常充当学生们的厨工为他们做饭，还经常偷偷外出给人做工，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也常常带着经书，在休息的时候还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排名，他补任了廷尉史一职。这时恰逢张汤十分爱好儒学，于是让兒宽担任负责呈报案情的属官。兒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断疑难大案，因此张汤十分宠信兒宽。兒宽为人温和善良，有着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坚持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在阐述的时候十分口拙。张汤认为他为人忠厚，多次称赞他。等到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就让兒宽当属官，向天子推举他。天子召见兒宽并问了他一些情况，十分喜爱他。张汤死后六年，兒宽的官职升至御史大夫。任职九年后去世。兒宽位列三公之

位，因为他的性格和顺温良，能顺从皇上的心意，善于调节纠纷，所以得以长时间任职，但是他从来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任职期间，属下的官员十分轻视他，替他办事的时候也不尽心尽力。张生也出任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为研究《尚书》的缘故而被征召，但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真义。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最本：最切近本义。本，本原。】。《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礼官大夫：礼官的僚属。】。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颇：稍微，略微。】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东武：县名，今山东省诸城县一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从此以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都能熟练地讲解《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兴起了自己的学术流

派。孔安国得到了十多篇散佚的《尚书》，《尚书》的篇目大概是从这时起逐渐开始增多的。

很多学者都讲解《礼经》，而鲁地人高堂生的见解最接近原本。

《礼经》的经书原本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这本经书散佚的篇目就更多了，如今只有《士礼》保存了下来，而高堂生能够讲解它。

鲁地人徐生擅长礼仪的演习。孝文帝时期，徐生凭借懂得礼仪而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生就擅长演习礼仪，只是不通晓《礼经》；徐延十分精通《礼经》，但是不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徐襄凭借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和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经担任过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凭借精通《礼经》而出任淮阳太守。从此以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师从孔子学习《易经》，孔子去世后，商瞿就开始教授《易经》，传承六代之后到了齐地人田何手中，田何字子庄，而这以后汉朝建立。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同，王同字子仲，王子仲又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由于通晓《易经》，所以在元光元年被征召入朝为官，官至中大夫。齐地人即墨成由于通晓《易经》而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太子门大夫。鲁地人周霸、莒地人衡阳、临菑人主父偃，这三人都是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二千石的官职。但是能够准确讲解《易经》的学者都源于杨何这一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下帷讲诵：在家中传授知识。】，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传以久次相受业：老徒弟教授新徒弟。】，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

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居舍：在自己家里居住。】，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辽东高庙灾：辽东郡高祖庙失火一事。】，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当：判罪。】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希世：迎合世俗。】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谏。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凭借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期被拜为博士。他在家中讲授《春秋》，上门求学的人很多，无法一一亲授，于是弟子之间便由早入门的学生教导新入门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没有见到过董仲舒。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不曾到自家后园游玩，他治学专心一志到了这种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没有不符合礼仪的规矩，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究阴阳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的时候就关闭各种阳气，放出各种阴气，止雨的方法则与之相反。这样的做法在全国推行，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在任职期间被贬为中大夫，在家中闲居，撰写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由于嫉妒他，因此盗走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并拿出书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书中有指责讥讽朝政的内容。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本书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十分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下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终于不敢再谈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非常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向外用兵，讨伐四方边境外族的入侵，公孙弘研究《春秋》取得的成绩不如董仲舒，但是公孙弘处理事情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够身居高位，成为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处世过于阿谀逢迎。公孙弘十分憎恨他，于是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平时就听说董仲舒有德行，因此对他十分礼遇。董仲舒担心任职时间长了会惹祸上身，于是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不曾经营家产，只是一门心思地从事学问研究、著书立说。所以自汉朝建立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因为精通《春秋》而闻名，他传授的是公羊学说。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以老归教授：因为年老而返回家乡教学。】。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正：纠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通：此指仕途通达。】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胡毋生，是齐郡人。胡毋生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在年老后返回故乡教授《春秋》。齐郡讲解《春秋》的人大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了他的很大影响。

瑕丘人江生研究穀梁派《春秋》。公孙弘自从受到了重用，便收集比较穀梁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成就比较大的人有：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奉命出使决断淮南王谋反的罪案，敢于自行对诸侯王进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依据《春秋》的义理来纠正错误、公正决断，天子都认为是正确的。董仲舒的弟子中仕途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担任郎官、谒者、掌故的有数百人之多。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精通儒学而做了高官。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齐：整顿。】之以刑，民免【免：免于有罪。】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格：纠正错误。】。”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网：法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觚：方，棱角。】而为圜，斲雕【斲雕：雕琢。斲，同“斫”。】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烝烝：德业淳厚。】，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刻轹：苛刻对待。轹，欺凌。】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其后有郅都、宁成之属。

孔子说：“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矫正百姓，那么百姓就可以免于犯罪，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对百姓用道德加以引导，用礼来加以约束，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品德高尚，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所以实际上是有德的；品德低下，执著于形式上的德，所以实际上无德的。法令制定的越是严厉，产生的盗贼就会越多。”

太史公说：这些话的确可信呀！法令是政治工具，并非是导致政

治清明或污浊的根源。很早以前天下的法网是非常严密的，但是奸邪狡诈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官吏和百姓相互钻法律的空子，结果达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在这种时候，官吏管理政事就好比抱着柴禾去救火、泼洒沸水来阻止沸腾一样无济于事，如果不用强健有力的严酷的手段，怎么能够胜任职守并且感到愉快呢！如果让宣扬道德的人来做这种事情，一定会失职。所以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让人们不要再有诉讼之争才是最好的吧！”“愚蠢浅陋的人听到关于道德的谈论，一定会为此大笑”，这些话并不是空谈。汉朝建立后，把方正有棱角的酒器改换为圆形的酒器，将法律条文中繁复的删减为简单易行的，就如把器物表面上雕刻的花纹削去而恢复它原来的形貌一样，法律就像一张可以漏掉能吞船那样的大鱼的网那样宽疏，然而官吏的治绩纯厚盛美，不至于做出奸诈之事，百姓也都平安无事。由此看来，国家政治的好坏，在于宽仁而不在法律的严酷。

吕后时期，酷吏只有侯封，苛刻欺压皇族，侵犯侮辱有功之臣。吕氏彻底失败后，朝廷就诛杀了侯封全家。孝景帝时期，晁错由于苛刻、严酷，多是依靠法术来发挥他的才能，所以吴、楚等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晁错最终因此被杀害。这以后的酷吏还有郅都、宁成等人。

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中郎将：皇上的侍从武官。】，敢直谏，面折【面折：当面使人折服。】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上林：上林苑，为秦汉时期皇帝的围场。】，贾姬如厕，野雉卒【卒：通“猝”，突然。】入厕。上目【目：用眼示意。】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兵：兵器。】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雉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济南瞿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瞿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

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发：打开。】私书【私书：私人求请的信件。】，问遗【问遗：别人赠送的礼物。】无所受，请寄【请寄：请托。】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陈仁锡：「《酷吏传》以中尉官贯串十人若郅都迁为中尉，若上召宁成为中尉，若赵禹迁为中尉，若尹齐为中尉，若复徙温舒为中尉又温舒复为中尉；与张丞相、御史大夫官一例。」

郅都，是杨县人。他在孝文帝时期担任郎官。到孝景帝时，郅都出任中郎将，敢于在朝堂上直言劝谏，使大臣们当面折服。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狩猎，贾姬去厕所时，有野猪突然闯进厕所。皇上以目光示意郅都前去营救，但是郅都不肯行动。皇上想亲自拿兵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另外一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还会缺少像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己，对朝廷和太后该怎么交代呢？”于是皇上回来了，野猪也离开了。太后听说此事后，赏赐郅都黄金一百斤，从此重用郅都。

济南姓瞿的族人共有三百多家，强横奸猾，济南太守无法制服他们，于是景帝就派郅都出任济南太守。郅都刚一到任，就把瞿氏家族的首恶全家都杀了，剩下的恶人都吓得大腿发抖。一年多以后，济南郡境内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周围十多个郡的太守畏惧郅都就像畏惧上级官府一样。

郅都为人勇敢、强健、公正而廉洁，从不拆看因私事求情的信件，也不收受礼物的贿赂，不听私人的请托。他常常对自己说：“我已经背弃父母而选择了出仕，那么我自身就应该在职位上奉公尽职，为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了。”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贵倨：傲慢、高傲。】也，而都揖【揖：作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对簿：接受审讯。】，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为书：写信。】谢上【谢上：向皇上谢罪。】，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以间：私下。】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中：中伤，构陷，弹劾。】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便道之官：从家中直接上任，无需到朝廷谢恩。】，得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

后来郅都升任中尉。丞相周亚夫的官职最高，为人非常傲慢，但是郅都见到他只是对他作揖，并没有跪拜。当时，民风淳朴，百姓害怕犯罪，都守法自重，然而郅都却独自率先施行严酷的刑法，执法时不畏避权贵和皇亲，连列侯和皇族见到郅都，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临江王被召来中尉府接受审问，他想得到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谢罪，但是郅都命令官吏不要给他书写工具。魏其侯派人私下送给临江王书写工具。临江王给皇上写了谢罪信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以严峻执法弹劾郅都，郅都被罢免了官职，回到了家中。汉景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任命郅都担任雁门太守，并且让他从家中直接去雁门赴任，不用到朝廷当面谢恩，并准许他根据实际情况机动处理政事，不必奏请。匈奴人经常听说郅都行事有操守，得知他要来守卫边境，便带领军队离开了汉朝边境，一直到郅都去世都不敢靠近雁门。匈奴竟然按照郅都的样貌做了一个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射中，他们畏惧郅都竟然达到了这种地

步。匈奴将郅都当成了祸患。窦太后反倒以汉朝法律诋毁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打算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于是就把郅都处死了。

宁成者，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好气：好胜。】，为人小吏，必陵【陵：欺。】其长吏；为人上，操下【操下：控制下属。】如束湿薪。滑贼【滑贼：狡猾凶狠。】任威。稍【稍：渐渐。】迁至济南都尉【都尉：太守的副职。】，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于是善遇，与结欢。久之，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惶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内史：后来的京兆尹，掌管京城的官。】。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kūn【髡：剃掉头发的刑罚。】钳【钳：用铁圈束缚脖子的刑罚。】。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收：任用，录用。】，于是解脱，诈刻传【传：通关令，出关证明。】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赏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宁成，是穰县人，担任郎官、谒者来侍奉景帝。他的好胜心很强，做别人的小官，一定要欺凌他的长官；做了别人的长官，为了使下属帖服，控制他们就像捆绑湿柴一样随意。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他慢慢地升到了济南都尉，而当时的济南太守是郅都。在宁成之前的前几任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经由下级官吏通报，然后才参见太守，就像县令见太守一样，他们畏惧郅都达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宁成去见太守，他径直越过郅都，出于其上。郅都向来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对他十分友好，并与他结交。过了很久，郅都去世了，后来长安附近皇族中有很多人凶残犯法，于是皇上召宁成来担任中尉。他在治理时仿效了郅都的方法，但是他在廉洁方面比不上郅都，然而皇

族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安。

武帝即位后，宁成改任内史。外戚中有很多人指出宁成的缺点，他被依法判处剃发和用铁环套脖子的刑罚。当时九卿犯了罪而应该被处死的就直接处死了，很少受到刑罚，但是宁成却遭受了极重的刑罚，他认为朝廷不会再任用自己，于是解开了刑具，伪造了假的出关证明，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他扬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做买卖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么能同别人相比呢？”他于是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良田，租给贫苦的百姓耕种，给他种地、供他役使的人家有几千户。几年以后，恰好遇到大赦。他已经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专好打抱不平，掌控官吏们的短处，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随从。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由以宗家任【任：出任，保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循谨：遵从法度，谨慎做事。】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挠：歪曲，扭曲。】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与汲黯俱为忤【忤：强硬凶狠。】，司马安之文恶【文恶：利用法令条文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茵伏：指车。茵，指铺在车上的垫子。伏，指车轼。】。

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弃市：判处死刑。】。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

周阳由，他的父亲赵兼以淮南王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因此就以周阳为姓。周阳由是外戚的身份被任命为郎官，侍奉孝文帝和孝景帝。在孝景帝时期，周阳由担任郡守。武帝即位后，官吏在处理政

事时，都推崇遵循法度、谨慎行事，但是周阳由在二千名一级的官员中，最为暴虐残酷、骄横放纵。他所喜爱的人，如果犯了死罪，就扭曲法令让他活下来；他所厌恶的人，就扭曲法令杀害他。他在哪个郡为官，就一定铲除哪个郡的豪门之家。他担任太守，就把都尉看得与县令一样。他担任都尉，就必定欺凌太守，侵夺太守的权力。他像汲黯一样强硬凶狠，像司马安那种善于用法令害人，他们都身居二千石官员的行列，但是如果汲黯与司马安和周阳由同坐一辆车，他们从来不敢和周阳由平起平坐。

陈仁锡：「文帝之世廷尉二：吴公、张释之，皆吉人也；武帝之世廷尉二：则张汤、杜周其人马。二君之仁暴，于是可见矣。」

周阳由后来担任河东郡的都尉时，经常与河东郡的太守申屠公争夺权力，互相告状。后来，申屠公被判处有罪，但他仍然坚守道义，不肯接受刑罚，自杀而死，而周阳由被判处死刑。

在宁成、周阳由之后，政事变得更加繁杂，百姓用巧诈的手段对付法令，大概官吏在治理政事时都仿效宁成和周阳由这类人。

赵禹者，**潁**人。以佐史【佐史：最低等的小官。】补中都官，用【用：因为。】廉为令史【令史：掌管文书的官吏。】，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弗任：不重用，不赏识。】，曰：“极知禹无害【无害：没有妨害。】，然文深【文深：执法森严苛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积劳：累积功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掠治：鞭打拷问。】，传【传：记录。】爱书【爱书：记录口供的判词。】，讯鞠

【讯鞫：探察探究。】 论报【论报：判处。】 ，并取鼠与肉，具狱磔【磔：碎尸。】 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书狱：学习关于法律和刑狱的文书。】 。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治方中：主管陵墓土建工程。】 。

赵禹，是鬲县人。他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城官府的官员，由于为官廉洁公平而升任令史，侍奉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担任丞相，赵禹担任丞相史，丞相府中的人都赞扬赵禹廉洁公平。但是周亚夫却不重用他，说：“我非常清楚赵禹做事没有妨害，但是他执法森严苛刻，不可以在上层官府为官。”当今皇上在位时，赵禹因为从事文案工作而积累了功劳，渐渐地升到了御史。皇上认为他非常能干，于是提拔他担任太中大夫。他与张汤一起斟酌制定各种法令，制订了“见知法”，让官吏们互相监督、检举。汉朝的法律变得越来越严酷，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张汤，是杜县人。他的父亲担任长安的县丞，有一次他的父亲外出，当时的张汤还是小孩子，父亲让他留在家里看家。他父亲回来后，发现老鼠偷了肉，十分生气，就用鞭子打了张汤。张汤掘开鼠洞，抓到偷肉的老鼠并找回了剩下的肉，于是举告老鼠的罪行，并加以拷打审问，记录审问过程，反复审问，追究罪行，记录审讯结果，并且把老鼠和剩肉拿出来，当堂最后定案，判决老鼠分尸处死。他父亲看到这一情景，看到他那判决书就像是一个老练的狱吏所写，十分惊讶，于是让他学习关于法律和断案的文书。他的父亲去世后，张汤就出任长安的官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周阳侯田胜开始担任九卿之官的时候，曾经因罪被囚禁在长安监狱，张汤竭尽全力地加以解救。等到田胜出狱封侯之后，与张汤的交

往十分密切，并向张汤引见了所有的权贵人物。张汤在内史任职的时候，担任宁成的属官，因为张汤做事没有妨害，于是宁成就把他推荐到丞相府，张汤调任为茂陵尉，主管陵墓土建工程。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蛊狱：巫蛊案。巫蛊是用诅咒害人的法术。】，深【深：深入，彻底。】竟党与【党与：同党。】。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欢【交欢：结为朋友彼此欢悦。】，而兄事禹。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

武安侯田蚡当了丞相，征召张汤担任内史，经常向天子推荐他，因此张汤又被任命为御史，负责审查处理案件。他主持审理陈皇后巫蛊案时，深入地追查同党。于是皇上认为他的办事能力很强，逐渐提拔他升到了太中大夫。张汤和赵禹一同制定各种法令条文，务必使法令条文苛刻严峻，用来束缚管制所有在职的官员。不久赵禹被提升为中尉，后又改任少府，而张汤则担任廷尉，两个人结为朋友并且关系很好，而张汤对待赵禹就像是对待兄长一样。赵禹为人十分廉洁、傲慢。他为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登门拜访他，赵禹始终不曾回访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奉公独行。他看到下级的判罚就听从，也不再去审案，以求追查从属官员未被发现的罪行。张汤为人则比较狡猾奸诈，善于耍弄聪明来控制他人。他开始当小官时，就喜欢凭借权力侵吞别人的财物，曾与长安的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人交往密切。等到他位列九卿时，又结交了天下名士大夫，虽然他的内心与他们不合，但是表面上却做出一副仰慕他们的样子。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傅：附会。】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亭疑法：平定疑难案件。】。奏讞【讞：审判定案。】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间【间：有时。】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闕【禁闕：宫门。】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此时恰逢皇上十分向往儒家学说，张汤断绝大案时，就会刻意附会儒家经书上的说法，于是就请博士弟子们研究《尚书》《春秋》的补任为廷尉史，平定疑难案件。每次向皇上呈报判决的疑难案件，请皇上平断，张汤都会预先给皇上分析清楚事情的原委，皇上认为是对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出去，颂扬皇上的圣明。如果呈报的事情受到皇上的谴责，张汤就随机应变地认错谢罪，顺着皇上的心意便宜行事，一定推举出正、左右监和贤能的属官，说：“他们本来向我提议过，就像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却没有采纳，已经愚蠢到这种地步了。”这样一来，他的罪经常被皇上释免。他有时向皇上呈上奏章，皇上十分认同时，他就说：“我不懂得些这样的奏章，这是正监、左右监和属官中的某人写的。”他在打算推荐官吏时，常常表扬别人的好处、掩饰别人的过

失。他所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严办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办理；如果是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并且平和的监史去办理。他要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就一定要玩弄法令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没有权势的人，就经常向皇上口头陈述，即使按法令条文应该判刑，也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宽恕了张汤所说的人。张汤虽然做了大官，由于他自身的修养很好，与宾客们相互往来，同他们饮酒吃饭。尤其对老朋友的子弟、当官的以及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十分宽厚。他去拜访三公，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不间断。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忌嫉，办事不纯正公平，但是却得到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执法酷烈、狠毒的官吏都被他任用作为属吏，并且都依从儒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多次赞扬张汤的美德。等到他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还能做到穷追到底。严助和伍被是皇上打算要宽恕的人。张汤争辩说：“伍被原本就是这件谋反案的策划者，而严助是皇上宠信并经常出入宫廷禁门的护卫之臣，竟然这样私下结交诸侯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杀了他，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于是皇上同意了张汤对他们的判决。张汤凭借处理案件来排挤大臣，为自己邀功的事，多半如此。于是，张汤更加受到尊崇和信任，被升任为御史大夫。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朝廷，官府。】，县官空虚。于是丞【丞：同“承”，逢迎，迎合。】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①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舞文巧诋：玩弄法律条文，曲解法律陷害他人。】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晏：晚。】，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充位：空占职位，无所事事。】，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侵渔：侵吞财产。】，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正逢匈奴浑邪王等人投降，汉朝出动大军讨伐匈奴，山东遇到水

涝和干旱的灾难，贫苦百姓流离失所，衣食都依靠官府的供给，官府因而仓库空虚。于是张汤迎合皇上的旨意，请求铸造银钱和五铢钱，借以垄断天下的盐和铁的经营权；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因此发布了告缗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的势力；玩弄法令条文，用巧诈之言诬陷别人，作为推行法令的辅助。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务状况，一直谈到傍晚，皇上也忘记了吃饭的时间。丞相无事可做，空占职位，天下事情都取决于张汤的决断。百姓生活不安定，骚动不安，政府大力承办的事情收不到利益，而奸官污吏却一起侵夺盗窃，于是就彻底地以法惩办。从三公九卿以下，一直到平民百姓，都在指责张汤。张汤曾经卧病，天子亲自前来探望他，他的尊贵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两宫：未央宫、长乐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竟：终。】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障：边境的堡垒。】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懼。

匈奴请求与汉朝和亲，大臣们在皇上面前讨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皇上问他为什么有利，狄山说：“兵器是凶险的东西，不要轻易地多次使用。高帝想要攻打匈奴，被围困在平城，被迫无奈与匈奴缔结姻亲。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太平安乐。等到孝文

帝时期，想要攻打匈奴，结果北方边境骚扰不安，百姓苦于战火。孝景帝时期，吴、楚等七国叛乱，孝景帝往返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商讨此事，连续数月忧心忡忡。吴、楚等七国的叛乱被平定了，孝景帝直到去世都没有谈及战争，天下却变得富裕充实。如今自从陛下发兵攻打匈奴以来，国内因此而财用空虚，边境百姓的生活困窘贫苦。由此看来，用兵不如和亲。”皇上又问张汤，张汤说：“这是愚蠢的儒生的看法，多么的无知。”狄山说：“我固然是愚忠，而像御史大夫张汤这样的却是伪忠。像张汤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的案件，用严酷的刑罚来恣意诋毁诸侯王，离间、疏远皇上的至亲，导致各封国国王都感到不安。我本来就知道张汤是伪忠。”于是皇上的脸色变了，说：“我派你驻守一个郡，你能够不让匈奴进来抢掠吗？”狄山说：“不能。”皇上说：“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回答说：“不能。”皇上又说：“驻守一个边境城堡呢？”狄山想到如果自己辩论到无话回答的话，就会被交给司法官治罪，于是只好回答说：“能够。”于是皇上就派狄山登上边境的一个城堡。一个多月以后，匈奴人砍下狄山的头后离开。从这以后，大臣们都十分震惊恐惧。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恚：心怀怨恨。】，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蜚变：匿名信。】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冶铸：冶铁锻造。】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案：查问。】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

欲阴为之，而详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究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瘞：埋藏。】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是却具备贤良的品行。张汤在之前做小官的时候，就与他有钱财往来，等到张汤做了大官，田甲却来指责张汤在品行道义方面的过错，表现出了忠义慷慨之士的风度。

张汤当了七年的御史大夫后，败亡。

河东人李文曾经与张汤有嫌隙，后来他担任了御史中丞，心中对张汤十分怨恨，多次从宫廷文书中找寻可以用来中伤张汤的过失，不留余地地加以利用。有一个张汤十分喜爱的属吏叫作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此非常愤恨，于是派人以流言越级匿名上告李文做过的坏事。而这件事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审理后判决李文死罪，把他杀了。而张汤心里知道这件事是鲁谒居干的。皇上问道：“匿名上告李文的线索是如何得到的？”张汤假装惊讶地说：“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后来鲁谒居病倒在同乡主人的家里，张汤亲自去探望了他，还替他按摩腿脚。赵国人大多从事冶炼铸造，赵王刘彭祖多次因为政府设置主管铸铁官的事而提起诉讼，张汤经常打压赵王。赵王搜寻张汤的隐私之事。鲁谒居曾检举过赵王，因此赵王十分怨恨他，于是将她们一同上告：“张汤是大臣，他的属官鲁谒居有病，张汤竟然亲自为他按摩腿脚，我怀疑他们必定一起做过不可告人的坏事。”此事下交给廷尉处理。而鲁谒居却病死了，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于是把他的弟弟关押在导官署。张汤也在导官署审理别的囚犯，看见了鲁谒居的弟弟，打算暗中帮助他，因此假装对他不理睬。鲁谒居的弟弟不清楚这个情况，于是怨恨张汤，便让人上书，告发张汤和鲁谒居搞阴

谋，共同策划上告李文。这件事下交给减宣办理。减宣也曾经与张汤有嫌隙，等到他办理这件事时，就对这件事深入追查，务求把事情调查清楚，只是还没有上奏。恰好遇上有人偷挖孝文帝陵墓里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同张汤约好了一起谢罪，到了皇上面前，张汤想到只有丞相必须按四季巡视陵园，所以丞相应当谢罪，而自己并不需要承担责任，因而没有谢罪。丞相谢罪后，皇上派御史查办此事。张汤想按知情故纵的法令条文判处丞相的罪过，丞相对此事十分忧心。丞相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想要陷害他。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心望：心中怨恨。】。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数年，坐法废，守【守：暂时代理。】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死之：置之于死地。】。王朝，齐人也。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长短【长短：战国时期的纵横之术。】，刚暴强人也，官再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汤数行【行：代理。】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以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居物：囤积货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汤又详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研读《春秋》。庄助派人向皇上推荐朱买臣，朱买臣由于熟读《楚辞》而得以与庄助同时得到皇上的重用，担任侍中，后来升为太中大夫，当权。当时张汤只是一个小官，在朱买臣等人的面前跪着听候派遣。不久，张汤做上了廷尉，审理淮南王案件，排挤庄助，而朱买臣的心里原本就怨恨张汤。等到张汤当了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的身份调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几年之后，因犯法而被免官，暂时代理长史，去拜见张汤，张汤坐在日常所坐的椅子上接见朱买臣，他的丞史之类的下属官员对待朱买臣也十分不礼貌。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张汤十分忌恨，常常想置他于死地。王朝，是齐地人，依靠儒家经术当上了右内史。边通，学习战国纵横家的思想学说，是一个性格坚强刚烈的强悍之人，两度出任济南王的丞相。他们之前的官职都要比张汤的大，不久丢了官，暂时代理长史，对张汤行屈体跪拜之礼。张汤多次代行丞相的职责，知道这三个长史以前的地位都很高，就时常故意凌辱欺压他们。因此，这三位长史合谋并对庄青翟说：“张汤起初与你约定一同向皇上谢罪，紧接着就出卖了你，现在又利用宗庙的事弹劾你，这样做就是为了要代替你的位置。我们知道一些张汤私下里的不合法的事情。”于是就派出属吏去逮捕并审理张汤的同谋犯田信等人，说张汤准备要向皇上奏请政事，田信则事先就知道了，然后囤积货物，图谋发财致富，与张汤分赃，还有一些其他的不法之事。关于此事的供辞被皇上得知，皇上就问张汤：“我将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商人却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囤积物货，这像是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他们一样。”张汤没有谢罪，又装作十分惊讶的样子，说：“应该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了。”这时减宣也呈上奏书告发张汤和鲁谒居的犯法事情。天子因此认定张汤为人奸诈，当面欺骗君王，于是派八批使者按照记录在案的罪证对张汤加以审问。张汤自我辩解说没有犯过这些罪行，不肯服罪。因此皇上就让赵禹审问张汤。赵禹来了以后，指责张汤说：“皇上哪能不知道情况呢？你经手的案件中，被夷灭的家族不知道有多少？如今人家告发你的罪行都有证据，天子对于如何处理你的案子非常为难，想让你自我了断，你又何必辩解呢？”张汤于是写了谢罪

信，说：“张汤没有立下尺寸的功劳，起初只是文书小吏，陛下重用我，让我能够位列三公，无法推卸罪责，但是设计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三位长史。”张汤于是就自尽了。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槨。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稍迁：渐渐提拔。】其子安世。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始条侯以为禹贼深【贼深：凶狠苛刻。】，弗任。及禹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而名为平。王温舒等后起，治酷于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乱悖有罪，免归。后汤十余年，以寿卒于家。

张汤死后，家里的所有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所得和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和孩子打算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是天子的臣子，遭受恶言诬陷而死，怎么可以厚葬呢？”于是就用牛车拉着棺木，棺材没有外槨。天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就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将此案追究到底，把三个长史全部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了。田信被释放出来。皇上因为怜惜张汤，所以逐步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

赵禹中途被罢免了官职，不久又当上了廷尉。最初，条侯周亚夫认为赵禹残酷凶狠，不肯重用他。等到赵禹当了少府，与九卿并列。赵禹行事严酷急躁，到晚年时，国家政事越来越多，官吏都极力推行严刑峻法，但是赵禹执法反倒轻缓起来，被称为平和。王温舒等人是后起之官，执法的严酷程度远胜赵禹。赵禹由于年事已高，改任燕国丞相。几年后，犯了悖乱罪，免官回家。赵禹在张汤死了十多年以后，在家里寿终正寝。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敢行，少蕴藉【蕴藉：宽和包容。】，县无逋【逋：遗漏，缺失。】事，举为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乳虎：哺乳期的母虎，这个时期的母虎最为凶猛。】，无值宁成之怒”。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宁成家居南阳，及纵至关，宁成侧行【侧行：指古时一种特别尊重他人的送别礼仪。】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重足：并足站立。指极其畏惧，不敢随便活动。】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掩：抓捕。】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鞠：穷尽，穷极。】，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报：处以死刑。】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义纵，是河东人。他在年少时，曾经与张次公一同抢劫，组成强盗团伙。义纵有个姐姐叫姁，因为医术了得而得到王太后的重视。王太后问她：“你有子侄、兄弟做官的吗？”他的姐姐说：“我有个弟弟，但是他品行不好，不可以做官。”于是王太后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皇上，皇上便任命义姁的弟弟义纵担任中郎，后来补任上党郡中的县令。义纵执法非常严酷，很少有宽和包容的情形，所以县里没有逃亡的事情发生，被举荐为第一。后来他升任为长陵和长安的县令，依据

法令处理政事，不畏避权贵和皇亲。因为逮捕审讯太后的外孙修成君的儿子修仲，皇上认为他有能力，提拔他担任河内都尉。义纵到任后，就把当地的豪强穰氏一类的人灭了族，因此河内郡形成了路不拾遗的民风。而张次公也当了郎官，因为勇猛彪悍而从军，由于他在作战时敢于深入敌军，获得了军功，所以被封为岸头侯。

宁成在家中闲居，皇上打算让他担任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说：“我在山东做小官的时候，宁成担任济南郡的都尉，他办理政事严苛得如同狼放羊一样。因此不能够起用宁成来治理百姓。”于是皇上便任命宁担任关都尉。过了一年多，关东各郡国的官员往来经过武关的，都宣称：“宁肯遇到哺乳期的母虎，也不想遇到宁成发怒。”义纵从河内调任为南阳郡太守，他听说宁成在南阳的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武关，宁成侧着身子谦卑地迎送他，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一点都不礼貌。到了郡里，义纵就追查宁氏家族的罪行，彻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宁成也株连有罪，至于孔姓、暴姓之流的豪门大族都逃走了，南阳的官吏和百姓都并足而行，战战兢兢。而平氏的朱彊、杜衍的杜周都是义纵亲密的爪牙，因此得到了重用，升任为廷史。这时汉朝的军队多次出兵定襄，导致定襄的官员和百姓人心散乱、世风败坏，于是朝廷改派义纵担任定襄太守。义纵到任后，逮捕定襄狱中没有戴刑具的重罪犯人二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自入狱探监的也二百多人。义纵把他们尽数逮捕加以审讯，判定的罪名是“为死罪解脱”。这天被处以死刑共计有四百多人。从这以后，郡中人不寒而栗，就连刁滑之人也来辅佐官吏处理政事。

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辅法：依法。】而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后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放【放：同“仿”，模仿，仿效。】 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

【已：病愈。】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嗾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

当时，赵禹、张汤都因为执法严酷、苛刻而位列九卿，但是他们的治理方法还算宽松，都是依据法律来处理事情，而义纵处理政事却如同飞鹰捕兽般酷烈、凶狠。后来正赶上更改五铢钱和银锡白金事情发生，百姓纷纷施展奸诈手段私自铸钱，以京城最为严重，于是朝廷任命义纵担任右内史，王温舒担任中尉。王温舒极端凶狠，他打算要做的事情如果不预先告知义纵，义纵必定凭义气行事，欺凌他，破坏他的计划。他处理政事时，残害了很多，但是由于处理得非常急促，奸邪之事反倒越来越多，皇帝开始直接特派官员前来办理此事。官吏治理政事以斩杀和管制作为主要手段，阎奉因为凶狠而被任用。义纵十分廉洁，他处理政事都效仿郅都。皇上驾临鼎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病好之后突然驾临甘泉宫，所行之路大多没有修好。皇上发怒说：“义纵是以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吧？”因此对义纵怀恨在心。到了冬天，杨可正奉命办理“告缗”案件，义纵认为这样做会骚扰百姓，部署官吏逮捕了那些替杨可做事的人。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派杜式去处理，认为义纵的做法是废弃了敬君之礼，破坏了天子要办的事情，于是将义纵处死。过了一年，张汤也死了。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椎埋：盗墓。】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广平：汉代郡名。今河北省鸡泽一带。】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马

五十匹，为驿【为驿：设置驿站。】 自河内至长安，部【部：布置，部署。】 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方略：方法。】，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家：家产。】 尽没入偿臧【偿臧：补偿归还劫掠的财物。】。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论报：处决囚犯。】，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杨赣、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

王温舒，是阳陵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盗墓等坏事。不久后补任了县里的亭长，但是屡次遭到免官。他后来做官，因为善于处理案件而被提拔为廷史。他侍奉张汤，升到了御史。他督促逮捕盗贼，杀伤许多人，逐步升到为广平都尉。他选拔了郡中豪放无所顾忌的十多人充当属官，作为自己的得力帮手，掌握了他们每个人不为人知的重大罪行，然后放任他们督捕盗贼。如果他们之中谁逮捕盗贼能够令王温舒满意，那么即使这个人犯有百种罪恶也不进行惩治；如果抓捕盗贼没有尽力，那么就根据他过去所犯的罪处死他，甚至灭掉他的家族。因此齐地和赵地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郡也因此有了路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说后，升任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以前居住在广平郡时，对于河内豪强奸猾家族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前往广平郡上任，在九月份时到达。他下令郡府准备五十匹私马，从河内一直到长安都设置了驿站，部署手下的官吏与在广平时方法相同，抓捕郡中豪强奸猾的人，郡中与豪强奸猾之人连坐犯罪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书奏请皇上，犯了大罪的灭族，犯了小罪的处死，家中财产全部没收，偿还以前所得的赃物。奏书送走后过了仅两三天，就得到皇上可以执行的答复。论罪处死，处决的犯人之多竟达

到血流十多里的地步。河内人都十分惊讶王温舒的奏书往来如此神速。在十二月结束的时候，郡中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在夜间出来行走，野外没有因偷盗引起狗吠的现象。那些少数没有被逮捕的罪犯，逃到邻近的郡国，等到把他们抓捕回来，已经到了春天，王温舒跺脚感叹地说：“唉，如果冬天能够再延长一个月，我就能把事情都办完了。”他喜好杀伐、建立淫威以及不爱护百姓到了如此程度。皇上听说后，认为他很有才能，提拔他担任中尉。他治理政事一如他在河内的做法，调来那些有名的刽子手和奸猾的官吏与他一起做事。河内的有杨皆、麻戊，关中的有杨赣、成信等。义纵出任内史，王温舒十分畏惧他，因此不敢任意地严酷行事。等到义纵死了，张汤失败后，王温舒改任廷尉，尹齐出任中尉。

尹齐者，东郡茌平人。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齐木强少文【木强少文：木讷迟钝不善于文饰。】，豪恶吏伏匿【伏匿：隐蔽而不为其用。】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上复徙温舒为中尉，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为敢挚【敢挚：果敢凶残。】行。稍迁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荀彘所缚。居久之，病死。

尹齐，是东郡茌平人。尹齐是从文书小吏逐步升到御史的。他侍奉张汤，张汤曾屡次赞扬他廉洁勇猛，派他督捕盗贼，他要斩杀的犯人，即使是权贵和皇亲也不回避。尹齐被提升为关内都尉，名声超过了宁成。皇上认为他有才能，又提拔他担任中尉，而官吏和百姓生活更加贫苦不堪。尹齐为人木讷死板，不讲究礼仪，强悍凶恶的官吏隐藏起来不为他所用，而善良的官员又不能独立地处理好政事，所以政事大多废弛了，所以被判了罪。皇上又改派王温舒担任中尉，而杨仆

由于执法严酷而被委任为主爵都尉。

杨仆，是宜阳县人。他从千夫做起为官。河南太守考核之后认为他有才能，于是推举他升任为御史，派他到关东去抓捕盗贼。他治理政事仿效尹齐，以行事凶猛而且很有胆量而出名。他逐步升到了主爵都尉，位于九卿之列。皇上认为他很能干，在南越叛乱时，让他担任了楼船将军，所以建立了军功，被封为将梁侯。后来被荀彘所捆绑。很久以后，杨仆病死。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惛惛【惛惛：混乱不清。】 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赭【投赭：投告密信。赭，古时候用来存钱或是投告密信的容器。】 购告【购告：陷害。购，同“构”。】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牧司：监督。】 奸盗贼。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烹zūn 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部中：治下。】 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游：游说。】 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王温舒再次出任中尉。他为人轻视礼文，在朝中办事昏聩糊涂，不辨是非，等他当上中尉以后才心情开朗。他督捕盗贼，原本就十分熟悉关中的习俗，了解当地的豪强和凶恶的官吏，所以豪强和凶恶的官吏又全部重新被任用，为他出谋划策。官吏严格侦察，盗贼和凶恶少年就采用设置投告密信和检举箱的办法，收买告发陷害的情报，在田野街道到处设置督查之人，来督察奸邪之人和盗贼。王温舒为人阿谀谄媚，擅长巴结有权势的人；他对待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如同对待奴仆一样。如果是有权势的人家，虽然他们所犯的奸邪之事堆积如山，他也不会过问；对于没有权势的人，哪怕是高贵的皇亲贵戚，他也一定会去凌辱侵犯。他舞弄法令条文，巧言诋毁狡猾的平民，胁迫强大的豪族。他担任中尉时就是这样处理政事的，对那些奸邪狡猾的人，

必定穷究其罪行，这些人大多都被打得皮开肉裂，最终死在了狱中；被判有罪的，没有一个能够出狱。他得力的属下官吏凶残如同虎狼。于是在中尉管辖范围内的中等以下的奸猾之人，都隐伏起来不敢出来；有权势的人都替他游说传播名声，赞扬他的治理成就。他治理了几年，他的下属官吏大多都利用权力变得富有了。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覆：考校。】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

岁余，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王温舒攻打东越回来后，在一次议事中没有符合天子的旨意，触犯了小法，因此被判罪免官。当时天子想要建造通天台，却没有找到可以办理这件事的人，王温舒请求核查中尉部下逃避兵役的人，查出有几万人可以去从事修建工作。皇上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少府，又改任右内史，王温舒处理政事的方法和以前一样，很少禁止奸邪之事。王温舒后来由于触犯法律而丢了官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右辅，代理中尉的职务，他处理政事的方法还是和从前一样。

一年多以后，正赶上汉朝讨伐大宛的军队出发，朝廷下令征召强悍的官吏，王温舒为袒护而把他的下属官吏华成隐藏了起来。等到有人告发王温舒接受在籍骑兵的赃款和其他的坏事时，这些罪行依法应该灭族，于是王温舒自尽身亡。他的两个弟弟以及两个姻亲之家，也分别因犯了其他的罪行而被灭了族。光禄徐自为说：“可悲啊！古代有灭三族的事，而王温舒犯罪竟然到了诛灭五族的地步。”

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后数岁，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轻犯法：轻视违法，不将犯法的行为当回事。】，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自号：自立名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渠率：首领。】。散卒逃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课：审核。】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浸多：渐渐多了起来。】，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王温舒死后，他家中的财产多达千金。许多年以后，尹齐也在淮阳都尉的职位上病死，家中的财产还不足五十金。王温舒在淮阳杀的人很多，等到他死了，他的仇家打算烧毁他的尸体，他的家属偷偷地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安葬了。

自从王温舒等人用残酷凶狠的手段处理政事以来，郡守、都尉、诸侯和二千石的官员想要治理政事的，所采用的治理方法大多都效法王温舒，然而官吏和百姓却越发不将犯法当回事，于是盗贼层出不穷。在南阳有梅免、白政，在楚地有殷中、杜少，在齐地有徐勃，在赵、燕一带有坚卢、范生等一千人等。大的团伙多达数千人，他们擅自称王称号，攻打城镇，夺取武器库中的兵器，释放判处死罪的犯人，捆绑、羞辱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的官员，发布檄文，催促各县为他们准备粮食；小的团伙也有数百人，他们抢劫的乡村多得数

不过来。于是天子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办剿盗之事。但是仍然不能够禁绝，于是派光禄大夫范昆、和诸位辅都尉及原九卿张德等人，穿着朝服，拿着符节和虎符，出动军队围剿他们，斩杀一万多人，而那些为他们供给饮食的人，按照法律也应该被处死。这样的人诛连了好几个郡，数目多达数千人。几年之后，才抓到了几个大头领。但是分散逃走的小盗贼，后来又聚集成团伙，占据险要的山川作乱，他们往往群居一处，对他们实在是无可奈何。于是朝廷颁行“沈命法”，说如果出现了群盗而官吏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却没有捕捉到规定数目的话，相关的二千石以下至小官员，凡是办理此事的都要被处死。从这以后，小官员害怕被诛杀，即使发现了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盗贼，反而会触犯法令被判刑，还会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要求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越发多了起来，上下互相隐匿，玩弄法律条文，逃避法律制裁。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微文：细密的法律条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小治辨：最低标准完成任务。】，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鄢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减宣，是杨县人。他因为任职佐史时征集出色而被调往河东太守府任职。将军卫青派人到河东买马，发现减宣能力出众，于是上报给皇上，所以减宣被政召到京城出任大厩丞。他为官办事十分公平，逐渐升任御史和中丞。皇上委派他去审理主父偃与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蔽而细密的法令条文深入纠察，阴毒进行诋毁，因此很多人株

连被杀，而减宣却因此而被称赞为敢于判决疑难案件。他多次被免官又多次重新被起用，他大概做了二十多年的御史和中丞。王温舒被免去了中尉之职的时候，减宣担任左内史。他负责管理米和盐的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亲自经手，亲自安排县中各具体部门的财产和器物，即使是县令和县丞也不能擅自改动，甚至运用重法来对他们加以管制。在减宣当官的几年之中，其他各郡只能处理一些小事而已，但只有减宣却能够从小事办到大事，凭借自己的力量加以推行，但是也难以把他的办法当作常规。他中途被罢免了官职。后来他又担任了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下属官吏成信，成信逃跑躲进了上林苑，减宣派鄠县县令击杀成信。官吏和士兵射杀成信时，射中了上林苑的门，所以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过，判处灭族，减宣于是自尽了。而杜周得到任用。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相编：彼此相交穿插。】，更为中丞十余岁。

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三尺法：法律。】，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时，杜周是他的得力助手，并举荐他出任廷尉史。他侍奉张汤，张汤多次对皇上说他才能出众，杜周的官职升到了御史。杜周被派去调查边境士卒逃亡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人很多。他上奏的事情符合皇上的心意，因此受到了重用，与减宣互相接替，轮流担任中丞达十多年。

杜周处理政事的方式与减宣类似，但是在处理事情时要慎重一些，决断迟缓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宽松，实际上却运用法令深刻入骨。减宣担任左内史，而杜周担任廷尉，他处理政事仿效张汤，而且非常善于窥视皇上的意图。皇上想要排挤的人，他就趁机加以陷害；皇上想要释放的人，就长期关押待审，在暗中显露出他的冤情。门客中有人指责杜周说：“你为皇上公平断案，不遵循法律，反而根据皇上的旨意来评断案件。法官原本是应该如此的吗？”杜周说：“法律是怎样得来的呢？从前的国君认为是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是对的就记载为法令，恰好按当时的情形就是正确的，何必要遵循古代的法律呢？”

至周为廷尉，诏狱【诏狱：皇帝交办的案件。】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证案：证人。】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会狱：进行审理。】，吏因责【责：责成，要求。】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昆弟：兄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等到杜周担任廷尉，皇上下诏审理的案件越来越多了。二千石一级的官员被拘捕的新旧相接，人数不少于一百人。郡国官员和上级官府送交廷尉办理的案件，一年之中多达一千多件。那些奏章所举报的案子，案情大的所需逮捕的被牵连的有关证人达数百人，案情小的也达到数十人；案发地点远的在几千里之外，即使是近的也有几百里。犯案的人被押到京城进行审理的时候，官吏就要求犯人按照奏章上所说的那样来招供，如果不听从安排的话，就用刑拷打定案。所以人们

听到逮捕人的消息，就都逃跑和隐匿起来。案件拖延时间长的，甚至历经几次赦免，过了十多年后还是会被告发，大多数都以用比大逆不道还严重的罪名进行污蔑。廷尉以及中都官奉诏办案所逮捕的人达到了六七万之多，而被属官捕获的人则还需增加十多万人。

杜周中途被免去官职，后来又出任执金吾，负责追捕盗贼，曾逮捕查办桑弘羊、卫皇后兄弟的儿子，他执法严苛酷烈，皇上认为他尽职尽责并且大公无私，所以提拔他担任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河内太守和河南太守。他治理政事残暴酷烈的严重程度超过了王温舒等人。杜周刚刚担任廷史时，只有一匹马，并且配备不齐全；等到他做官时间久了，跻身于三公之列，子孙也都当了高官，他家中的钱财数目已经累积到了好几万。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伉直：正直刚烈。】，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从谀：顺从谄媚。】，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绳墨：指法律法规。】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暴挫：猛烈地击打人，凶残地摧残人。】，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推咸：同“椎成”，椎击鞭笞。】，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螫，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这十个人，都是因严酷暴烈而扬名。但是郅都刚烈正直，辨说是非，凡是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重要原则都能据理力争。张汤因为懂得分析观察君王的喜怒哀乐而投其所好，能与皇上保持意见一致，当时屡次辩论国家大事的得失顺应上意，国家因为他而受益。赵禹时常依据法律坚守正道。杜周顺从上司的意旨、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重要原则。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诋毁，

手段严酷，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位列九卿的官员多平庸无能，他们做事只是为了保住官职，他们防止发生过错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研究法律以外的事情呢？但是这十人之中，那廉洁的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的表率，那污浊的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的鉴戒，他们出谋划策，引导百姓，禁止奸邪，一切行事都能有文武时期的斯文有礼，恩威并重。执法虽然严酷，却是与他们的职位相符合的。至于像蜀郡太守冯当那样凶残地摧残人，像广汉李贞那样擅自肢解人，像东郡弥仆那样锯断人的脖子，像天水骆璧那样椎击犯人逼供定案，像河东褚广那样胡乱杀人，像京兆无忌、冯翊殷周刚愎自用，如毒蛇猛兽般凶恶，像水衡都尉阎奉那样逼迫拷打犯人出钱购买宽恕，哪里能说完呢！哪里能说完呢！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大宛之迹【迹：形迹。此指大宛国的土地山川。】，见【见：同“现”。】自张骞。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饮器：饮水或饮酒用的器皿。】，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与：结交。】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更：通“经”。】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亡：逃。】乡【乡：同“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导绎：向导和翻译人员。绎，通“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大宛的形迹，是从张骞时开始发现了解的。张骞，是汉中人也，建元年间被选为郎官。当时天子向投降的匈奴人询问情况，都说匈奴将月氏王打败，用他的头颅当作饮酒的器皿，月氏人逃得很远，心中一直对匈奴非常怨恨，但是没有人和他们联合起来攻打匈奴。当时汉朝正打算灭掉匈奴，听到了这些情况，就想派使者联系月氏人。但是，前往月氏必须要经过匈奴境内，于是朝廷就招募一位能够担当使者的人。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去应征，被派出使月氏，他和堂邑侯家的一

个名叫甘父的匈奴奴隶一起从陇西出发了。在路过匈奴境内的时候，他们被匈奴人抓住，送到了单于那里。单于将他们扣留，说道：“月氏在我的北面，汉朝怎么能派使者去呢？我想派人出使越池，汉朝能听任我这样做么？”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羁押了十多年，匈奴人给他娶妻，还生了儿子，但是张骞手握汉朝的节杖没有失去。

在匈奴居留期间，匈奴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张骞于是就抓住一个机会，带着随从逃往月氏。他们向西走了几十天，终于到了大宛。大宛王早就听说过汉朝物产富饶，想要和汉朝来往但却一直没能如愿，因此他见了张骞很高兴，就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张骞回答：“我作为汉朝的使者要出使月氏，却被匈奴人扣留。如今我逃了出来，希望大王您派人为我引路，送我去月氏。如果我能到那里，在返回汉朝之后，汉朝肯定会送给您数不胜数的财物。”大宛王表示赞同，就派人一路护送张骞前往康居，同时还安排了向导和翻译。到达康居后，康居又辗转将张骞送到大月氏。当时大月氏王已经被匈奴所杀，他的太子被立为王。将大夏国征服以后，月氏人在那里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很少有贼寇，百姓安居乐业，大月氏王认为自己离汉朝太远了，所以没有一点儿想向匈奴复仇的意思。张骞从月氏到大夏，没能掌握月氏的真正动向。

留岁余，还。并【并：通“旁”，靠近。】南山，欲从羌中【羌中：羌人聚居地。】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强力：坚强勇武。】，宽大信人【宽大信人：待人宽厚，能让人信服。】，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张骞在月氏停留了一年多，然后回国。他沿着南山东行，打算从羌人地区穿过回到长安，但是又被匈奴人抓住。他又在匈奴滞留了一

年多，单于去世了，左谷蠡王出兵攻打单于的太子，自立为单于。匈奴发生了内乱，于是张骞带着自己的匈奴妻子还有堂邑父一同逃回了汉朝。汉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为人坚强有毅力，待人宽厚，让人信服，所以蛮夷人都喜欢他。堂邑父原本是胡人，擅长射箭，陷入困顿的时候就射些飞禽走兽充饥。当初，张骞出发的时候有一百多人，离开十三年，只有他和堂邑父两人回来了。

骞身所至【身所至：亲自到过。】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具：通“俱”，皆。】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去：距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田：种。】稻麦。有蒲陶【蒲陶：同“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罕、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海：古代大湖名，即今青海湖。】；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河源：黄河源头。】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张骞亲自去过的地方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还听说这些国家周围还有五、六个大国，他把这些情况一一向天子汇报。张骞说：

大宛在匈奴的西南方，在汉朝的正西方，距离汉朝约有一万里。他们的习俗是定居，耕田，种植稻和麦。酿有葡萄酒。当地出产良马，马出汗如血，它们的祖先是天马之子。他们那里建有城镇和房屋。归属于大宛的城池大大小小的有七十多座，百姓约有

几十万。他们使用的兵器是弓和矛，擅长骑马射箭。大宛的北边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氏，西南边是大夏，东北边是乌孙，东面是扞罕、于窰。于窰的西边，水都向西流，注入青海湖；于窰东边的水则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潜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的源头。那里盛产玉石，黄河水流向中原。楼兰、姑师这些地方都建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距离长安约有五千里。匈奴的右翼占据着盐泽以东的土地，一直到陇西长城，南边和羌接壤，阻住了汉朝西去的道路。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羁属：被束缚的亲属，实指人质。】，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行国：没有定居之所的国家。】，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羁事：被迫服侍别人。】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北海：即今里海。】云。

乌孙位于大宛的东北约二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不定居，过着游牧的生活，和匈奴的习俗相同。有几万名弓箭手，勇猛善战。以前乌孙臣服匈奴，后来逐渐强大了起来，就和匈奴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却再也不愿去朝拜匈奴了。

康居位于大宛西北边大约二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不定居，在习俗上和大月氏基本相同。有八九万名弓箭手，和大宛国相邻。国家很小，南边臣服于月氏，东边臣服于匈奴。

奄蔡位于康居西北方大约二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不定居，和康居的习俗基本相同。有十余万弓箭手，紧邻一望无际的大洼地，没有山崖，大概那就是北海吧。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二千里，居妣水【妣水：即今阿姆河。】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安息：西域国家，今伊朗境内。】，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敦煌：汉代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祁连【祁连：祁连山。】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妣水北，为王庭【王庭：少数民族君主上朝的地方。】。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妣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条枝：古国名，在今伊拉克。】，北有奄蔡、黎轩【黎轩：古国名，又名大秦国，在今埃及境内。】。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善眩：擅长魔术。】。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大月氏位于大宛西边约二三千里的地方，靠近妣水的北面。它的南边是大夏，西边是安息，北边是康居。百姓不定居，跟随牲畜迁徙，和匈奴风俗相同。约有一二十万弓箭手。大月氏曾经很强大，轻视匈奴，等到冒顿被拥立为单于时，匈奴打败了月氏。到了老上单于时，匈奴将月氏王杀死，用他的头颅作为饮酒器皿。原本月氏在敦煌、祁连之间生活，后来为匈奴打败，于是迁到更远的地方，经过宛，向西进攻大夏并使它臣服，于是就在妣水的北面建都，并设立王庭。没有跟着西行的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守卫着南山和羌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月氏。

安息位于大月氏西边约几千里的地方。那里的百姓过着定居的生活，耕田，种植稻和麦，酿有葡萄酒。安息的城镇和大宛一样。附属于它的城镇大大小小的有几百座，国土方圆几千里，是最大的国家。安息紧挨着妣水，有集市，百姓经商用车辆和船只运送货物到附近的国家甚至是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安息这个国家用银作为货币，钱币上铸有国王的肖像，国王死了就要更换钱币，再铸上新国王的肖像。在皮革上横着写书信、做记录。安息的西边是条枝，北边有奄蔡、黎轩。

条枝位于安息西面几千里的地方，临近西海。气候炎热、潮湿。百姓从事农耕，种植水稻。那里出产一种大鸟，产的蛋大如酒瓮。人口很多，一般有小君主，在安息的役使管辖之下，将它们视为外围国家。条枝的国人擅长魔术。安息长老相传条枝有弱水、西王母，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妣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畜：畜养。】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蓝市城：今阿富汗北部的巴里黑。】，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身毒国：即印度。】。

大夏位于大宛西南面二千多里的地方，在妣水的南边。那的百姓过着定居的生活，建有城郭房屋，和大宛的习俗相同。这里也没有大君主，往往是在城邑设有小君主。这个国家军事力量很弱小，害怕打仗。这里的人善于经商。后来大月氏西迁的时候，将它打败，又统治了整个大夏国。大夏人口很多，大约有一百多万。大夏的国都叫蓝市城，有贩卖各种货物的集市。大夏国的东南边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

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少：稍微。】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径：便利，方便。】，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同业：相同的作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为然，乃令騫因【因：就近，顺便。】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驩，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奸出物：偷运物品出境。】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张騫说：“我在大夏的时候曾经见到邛地的竹杖、蜀地的布料。我问他们说：‘怎么得到的这些东西？’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去身毒买的。身毒位于大夏东南面约几千里。那儿百姓过着定居的生活，习俗和大夏基本相同，并且地势低平，气候潮湿、炎热。那里的人骑着大象作战。那个国家国土紧靠着一条大河’。根据我的推测，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在汉朝的西南边。现在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面几千里，那里有蜀地的物产，那么它与蜀郡相距不会太远。如今出使大夏，从羌人居住区经过，道路难行，羌人又厌恶这样的做法；要是稍稍偏北一些，恐怕会被匈奴人抓住；从蜀郡走应该是最为方便的路，而且没有强盗。”天子听说大宛和大夏、安息这些都是大国，有很多奇珍异宝，百姓过着定居的生活，与汉朝人的生活很相像，同时军事力量又很薄弱，又希望得打汉朝的财物；北边的大月氏、康居这些国家，军队强大，可以通过馈赠利诱来让它们朝拜。况且如果真的能通过道义让它们归属，又能够开拓万里疆土，经过多重翻译，招致风俗各异的国家，汉朝天子的声威和恩德就会遍及四海。天子很高

兴，认为张骞的话很有道理，就命令张骞从蜀郡的犍为秘密派出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一路从驩出发，一路从冉出发，一路由徙起程，一路由邛、僰起程，每一路都行走一二千里。结果北方那一路受阻于氐、笮，南方那一路受阻于嶲、昆明。昆明那里没有君主，强盗横行，常常杀害、掠夺汉朝的使者，汉朝使者最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听说昆明西边约一千多里地方，有个骑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蜀地的商人私下偷运货物出境贩卖时，有人去过那里，于是汉朝为了寻找通往大夏的道路，就开始和滇国往来。当初，汉朝曾经想过和西南夷沟通，但是因为花费太多，道路又不畅通，于是只好作罢。等张骞说可以由此沟通大夏时，又再次开始经营沟通西南夷了。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骠骑：骠骑将军，指霍去病。】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侯者【侯者：斥候。】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幕北【幕北：大沙漠以北。幕，通“漠”。】。

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征讨匈奴，因为他知道哪里有水草，军队因此不会陷于困乏，于是张骞被封为博望侯。这一年是元朔六年（前123年）。第二年，张骞担任卫尉，和李广将军一同从右北平出发去攻打匈奴。匈奴军队围攻李广，李广军队损失惨重；而张骞的军队因为耽误了时间而后至，按律应当被斩首，他花钱赎罪，被贬为庶民。那一年，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西域的军队几万人，兵至祁连山下。第二年，浑邪王率领属下百姓投降汉朝，从这以后，金城、河西的西边一直到盐泽一带再也看不到匈奴人的踪迹了。有的时候匈奴会派出侦察兵来，但是这样的情况也很少。这以后的两年，汉朝军队又在漠北赶走了匈奴单于。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

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犏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这以后，天子多次向张骞询问与大夏有关的事。当时张骞已经失去侯爵，于是说道：“我在匈奴的时候，听说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的父亲是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国王。匈奴人杀死了他的父亲时，昆莫刚刚出生就被抛弃在野外。乌鸦叼着肉在他的上空飞翔，狼跑去给他哺乳。匈奴单于觉得非常奇怪，以为他是神，于是就收养了他，将他抚养成人。他成年以后，单于又让他领兵打仗，屡有战功，单于又将原来属于他父亲的百姓分给他统领，让他长久地戍守在西边。昆莫聚集他的部众，攻占附近的小城镇，手下有几万名弓箭手，作战娴熟。匈奴单于死后，昆莫就率领部众向远处迁徙，保持中立，不愿再去朝拜匈奴。匈奴发动奇兵攻打昆莫，没有获胜，就以为昆莫有神灵相助而远远地避开他，对他还是用笼络的手段来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也不再发动大的进攻了。现在匈奴单于刚为汉朝所困，而原来浑邪王的领地又没人守卫。蛮夷的习俗向来是贪图汉朝的财物，如果我们现在趁这个时机送给乌孙王大量的金银，招引他一点点东迁，在原属浑邪王的土地上居住，和汉朝结为兄弟，从情势上看，他应该能同意的，如果他同意，就是将匈奴右臂膀斩断了。只要联合上了乌孙，那么它以西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来而作为藩臣。”天子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几万只牛羊，

带着价值几千万的钱财、布帛，同时派出很多持节杖的副使，如果道路可通，就派他们到附近的国家出使。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它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翁主：诸侯的女儿。】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余子，其中子曰大禄，强，善将众，将众别居万余骑。大禄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蚤：通“早”。】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收：收罗。】其诸昆弟，将其众畔【畔：通“叛”，背叛，造反。】，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杀岑娶，予岑娶万余骑别居，而昆莫有万余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专约：做主相约。】于骞。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丹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

张骞到了乌孙后，乌孙王昆莫接见汉朝使者时采用的是拜见匈奴单于的礼节，张骞心中羞愧且愤怒，他清楚蛮夷的天性就是贪婪，于是说道：“天子赠送礼物，大王如果不拜谢，那就把礼物退回来。”于是昆莫起身拜谢赏赐，其余的还是一样。张骞将自己这次出使的意图和昆莫说了：“如果乌孙能够向东迁徙到浑邪王的土地上，那么汉朝就将一位诸侯的女儿嫁到昆莫做夫人。”当时乌孙国已经分裂，国王年纪又大，又与汉朝相距太远，并不清楚汉朝的大小，他们臣服于匈奴时间已久，与匈奴相距很近，他们的大臣都很惧怕匈奴，不愿迁

走，国王自己做不了决定。就这样，张骞没有得到昆莫的明确表态。昆莫有十多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大禄，很强悍，善于率领部众，他带领一万多骑兵在别处驻扎。大禄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娶，而太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临死时对父亲昆莫说：“一定要立岑娶为太子，不可以让别人替代他。”昆莫很悲伤，就答应了他，最终立岑娶为太子。大禄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太子而愤怒，于是就联合诸多兄弟，率领部下造反了，打算进攻岑娶和昆莫。昆莫年纪大了，总是担心岑娶被大禄杀害，于是分给岑娶一万多骑兵，让他去别处驻扎，而昆莫还有一万多骑兵用以自保，他的国家、百姓就这样被一分为三，大体名义上还是都归属于昆莫，因此昆莫也不敢单独做主，和张骞定约。

于是张骞又分别派出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丹以及周边的国家。乌孙国派出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张骞和乌孙派出的使者几十人，几十匹马回国答谢，也趁这个机会让他们看看汉朝，了解汉朝的强大。

张骞返回朝廷，被任命为大行，位列九卿。一年多以后，张骞去世。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质：信任。】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相属：连续不断，络绎不绝。】，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初，天子发书【发书：打开书。】

《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

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大放：大致相仿。放，通“仿”。】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乌孙的使者看到汉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回去之后报告给国王，于是乌孙国对汉朝更重视了。这以后一年多，张骞派出使大夏等国的使者，渐渐开始和其他国家的人一同回来，于是西北各国开始和汉朝有了来往。由于这种互通往来是张骞开创的，因此以后出使西域的人都自称“博望侯”，以此来取得外国的信任，而外国也因此而信任他们。

自从博望侯张骞去世以后，匈奴听说汉朝和乌孙互通往来，非常生气，打算攻打乌孙。等到汉朝出使乌孙，并且还从乌孙的南部出发，连续不断到达大宛、大月氏等国，乌孙于是害怕起来，派出使者向汉朝进献马匹，希望能够娶一位汉朝诸侯的女儿并结成兄弟之国。天子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大臣们都说“一定要先让他们送上聘礼，然后才可以把诸侯女儿嫁过去”。起初，天子打开《易》进行占卜，卜辞上说“神马当从西北来”。汉朝得到了乌孙的好马，将其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了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马更加健壮，于是就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将大宛马命名为“天马”。这时，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长城，又设置酒泉郡，开通和西北各国的交往。又派出更多的使者出使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各国。而天子特别喜欢大宛马，于是出使大宛的使者更是络绎不绝。那些出使外国的使者，人数多的有几百人，人数少的也有一百多人，人们所携带的东西与博望侯张骞那时大致相同。后来次数多了也就越来越熟悉了，人数也随之渐渐减少。一年中汉朝要派出去的使者，多的时候有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五六次。去远的地方，使者得八九年回来，近的地方也要几年才返回。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嵩、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闭：阻碍。】昆明【昆明：少数民族部落。位于今云南省洱海南部地区。】，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汉币：汉朝的布帛财物。】，不贵其物。

当时汉朝已经将南越灭掉，蜀、西南夷都震惊不小，纷纷派出官员入朝表示诚意。于是汉朝设置了益州、越嵩、牂柯、沈黎、汶山郡，希望土地相连直到大夏。于是汉朝每年派出包括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在内的使者一年有十几次，从这几个新设的郡出发前往大夏，但是又都被昆明阻拦，使者被杀，钱物被抢，终究没能到达大夏。汉朝于是征发三辅的囚犯，加上巴蜀几万名士兵，派郭昌、卫广两位将军，前去攻打昆明拦杀汉朝使者的人，汉军杀死和俘虏几万人后就撤走了。以后汉朝又派出使者，昆明依旧劫掠杀害，通往大夏的道路最终也没打通。而北边取道酒泉去大夏的使者已经很多，外国人对汉朝的布帛财物也越来越厌恶了，不再重视这些东西。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求使：请求出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来还：往来出使的人。】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使失指：背离出使的宗旨。】，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覆案：深究罪行。】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使端：请求出使的人所编织的理由、借口。】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私：据为己有。】县官赍物，欲贱市【贱市：低价出售。】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

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当空道：处于交通要道之上。空，通“孔”。】，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亭鄣：瞭望台和碉堡。】至玉门矣。

自从博望侯张骞凭借打通和外国来往道路而尊贵起来，那些后来跟着出使的官吏和士兵争相上书，讲述外国的奇闻异事和奇珍异宝，请求出使。天子认为外国路途遥远，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的，于是就接受他们的要求，颁给他们使者的符节，招募官吏和百姓时也不再问他们的出身，让他们聚集人手便派他们前往，广开出使外国的门路。那些往来出使的人不能不做下侵吞布帛财物的事情，有的甚至背离了出使的宗旨，天子因为他们熟悉西域情况，所以通常就深究他们的罪行判成重罪，以激励他们再次出使来立功赎罪。这样一来，出使的事端无穷无尽，他们也很轻率地就触犯法律。那些官吏士卒也常常大力称赞外国的见闻，话说得夸张一点的人就被授予正使，话说得谨慎一点的人就被授予副使，所以那些胡说八道、道德败坏的人都争相仿效。那些出使的人出身都很贫穷，将朝廷赠送给西域各国的礼物据为己有，打算低价出售给外国以谋取私利。外国人也讨厌汉朝的使者各执一词、轻重不一，揣度汉朝军队相距太远，鞭长莫及，于是断绝了汉朝使者的食物以此刁难。汉朝使者因为食物断绝而积怨，以至于相互攻击。楼兰、姑师是小国，处于交通要道之上，攻击劫持汉朝使者王恢等尤其厉害。而匈奴的偷袭骑兵更是经常拦击出使西域的使者。使者争相控诉外国的危害，虽然也有城镇，但是兵力薄弱，容易攻取。于是，天子派从骠侯赵破奴率领属国骑兵及各郡的几万名士兵，来到匈河水边，想要进攻匈奴，但是匈奴军队撤走了。第二年，汉军攻打姑师，赵破奴率领七百轻骑兵率先到达，俘获了楼兰王，就

这样攻陷了姑师。汉军又挟大胜之余威围困乌孙、大宛等国。返回汉朝后，赵破奴被封为浞野侯。王恢数次出使，吃尽了楼兰的苦头，于是将情况汇报给天子，天子派王恢率领军队辅佐赵破奴击破楼兰，王恢被封为浩侯。于是汉朝在酒泉修筑瞭望台和碉堡，一直修到玉门关。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翁主：诸侯王女儿的封号。】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相属：相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善眩人：魔术师、幻术师。】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罕、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献见：献上礼物并拜见。】天子。天子大悦。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崑，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乌孙用一千匹马当作聘礼来娶汉朝女子，汉朝派宗室女子江都翁公嫁给乌孙王为妻，乌孙王昆莫立她为右夫人。匈奴也送来一个女子嫁给昆莫，昆莫立她为左夫人。昆莫说“我年老了”，于是让自己的孙子岑娶江都翁主为妻。乌孙盛产马匹，这里富人家能拥有四五千匹马。

起初，汉朝使者出使到了安息，安息王派人率领二万骑兵在东部边界上迎接。东部边界距离安息都城有几千里远。到达王城，要经过几十座城镇，百姓遍布，人口很多。汉朝使者回国，安息也派使者跟着来，看看汉朝领土的广大，还献上了大鸟蛋和黎轩的魔术师。至于

大宛西边的小国驩潜、大益，大宛东边的姑师、扞罕、苏薤等国，也都派人跟随汉朝使者来到汉朝，献上礼物并拜见天子。天子非常高兴。

汉朝使者探寻黄河的源头，黄河的河源在于崑，那里的山盛产玉石，使者们采运了玉石回来，天子考察古代的图书，将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山。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悉从：尽数跟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厚具：丰富的物资。】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觳抵：同“角抵”，摔角、相扑之类的活动。】，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更来更去：越发频繁地往来。】。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晏然：神态安然。】，未可诎【诎：同“屈”，谦恭、谦卑。】以礼羁縻【羁縻：束缚、控制。】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信：凭证、信物。】，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市：购买。】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以：由于，因为。】畏匈奴于汉使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极望：看到不到边际。】。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决正：决定。】。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当时皇上多次巡视沿海地区，每次都让外国的客人尽数跟随，只

要是人多的大城市就都去经过，还赏赐给他们财物布帛，置办丰厚的酒肴款待，以此来展示汉朝的富有。举行摔角比赛，展示奇妙的游戏和各种奇异的物品，围观的人很多，皇上就大肆赏赐，聚酒成池，挂肉成林，让外国客人参观各地仓库里的储藏物资，以此表现汉朝的博大，让他们倾慕、吃惊不已。至于魔术技巧的增加，摔角和奇妙的游戏每年都有新花样，各种技艺的兴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西北地区的外国使者，越发频繁地往来。大宛以西的国家，都认为自己离汉朝很远，还是那样骄傲放纵，满不在乎，汉朝也无法用武力使他们折服，只能用礼来笼络他们。从乌孙以西到安息这些国家，因为和匈奴很近，匈奴曾经胁迫月氏国，匈奴使者手中拿着单于的一件信物，那么各个国家都要为他提供食物，不敢阻留而让其受一点苦。至于汉朝的使者，自己不出钱就没有食物，自己不买马就没有坐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这里离汉朝太远了，而且汉朝又十分富庶，所以一定要出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畏惧匈奴的使者胜过汉朝的使者。大宛附近的国家都用葡萄酿酒，富人家里储藏的酒多的可达一万多石，贮藏年代久的几十年都不会坏。那里的风俗喜欢饮酒，马喜欢吃苜蓿。汉朝使者带回来这些植物的种子，天子就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葡萄。到得到的天马多了，外国的使者来得多了，那离宫别观旁边都种上了葡萄、苜蓿，密密麻麻、一望无际。从大宛以西到安息，各国虽然使用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风俗基本相同，彼此可以相互了解。那里人都是眼窝深陷，胡须浓密，很善于做买卖，锱铢必较。当地风俗中女子地位很高，女子说的话就是丈夫做决定的依据。那里都没有丝和漆，不懂得如何铸造钱币和器皿。直到有汉朝使者和逃亡士卒投降了他们以后，才教给他们制作兵器和器皿的技术。当地人得到了汉朝的黄金、白银，一般都是用来铸造器皿，而不是钱币。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少从：从少年时期就跟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

马，闻之甘心【甘心：心动。】，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盐水：罗布泊。】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妄言：骂人。】，椎金马【椎金马：砸毁了带来的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期：目的。】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军正：军中的司法官员。】，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汉朝使者出使西域的多了以后，那些从少年时期就跟着出使国外的大多都向天子进言久了，熟悉了天子，他们和天子说：“大宛在贰师城有好马，但是却被他们藏起来，不肯给汉朝使者。”天子特别喜欢大宛马，听说这件事后很心动，于是就派壮士车令等人带着千金和金马，到大宛国向大宛王换取贰师城的好马。大宛国中已经有很多汉朝的物品，众人商议说：“汉朝距离我们很远，而在盐泽屡次遭遇失败，如果从北边来的话，还会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的话又缺少水草。并且途中都没有城镇，缺少饮食。汉朝使者每次来几百人来，常常由于缺少食物而有一半以上的人死去，这样的情况下，汉朝怎么能派大批的军队前来呢？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况且贰师城的马，是大宛的宝马！”于是大宛不肯将马交给汉朝使者。汉朝使者非常生气，破口大骂，用椎将金马砸毁后离开。大宛的贵族官员也很生气地说道：“汉朝的使者太轻视我们了！”他们遣送汉使者离开，命令大宛东边的郁成国将汉朝使者拦下并杀死，将使者的财物都抢走了。这时天子大怒。姚定汉等几位曾经出使过大宛的人说大宛军事力量薄弱，只

需三千汉军，用强弓劲弩射杀他们，就能将大宛的军队全都抓了俘虏。因为天子曾经让浞野侯去进攻楼兰，他率领七百名骑兵先到了楼兰，就俘获了楼兰王，所以天子认为姚定汉等人的话是正确的，还想封宠姬李氏为侯，于是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调属国六千名骑兵，还有各郡国品行不佳的少年几万人，由李广利率领前往征讨大宛。天子希望到贰师城获得好马，所以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赵始成任军正，原来的浩侯王恢为军队的向导，而李哆任校尉，掌管军中大事。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前104年）。当时关东出现蝗灾，蝗灾蔓延到西边的敦煌。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当道：位于交通要道上。】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庶：拦阻。】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军队已经向西渡过了盐泽，沿途的小国都惊恐不已，各自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汉军攻打它们，却无法攻下。攻下城来就有食物吃，攻不下的，过几天就得撤走。等到了郁成，汉军士兵已经只有几千人了，而且都饥饿疲惫。汉军攻打郁成，被郁成军队击败，汉军伤亡惨重。贰师将军李广利和李哆、赵始成等人商议：“到了郁成都没能够攻下，更何况他们的国都？”于是率军撤回，这一去一回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汉军返回敦煌的时候，士兵已经不足出发时的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派出使者去向天子报告：“道路遥远，粮草匮乏。而且士兵们怕的不是打仗，而是饥饿。汉军人少，无法攻克大宛。希望暂时退兵，增派军队再去讨伐。”天子听后很生气，就派使者把守玉门关，说擅自进入玉门关的军士立即处死！贰师

将军李广利非常害怕，只好滞留在敦煌。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已业：已经。】 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材官：勇猛健壮的武卒。】，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负私从者：置办行装自愿从军的人。】 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橐它：骆驼。】 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设：多，充足。】，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水空：水道，水路。】 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适：通“谪”，罚罪。】，及载糒【糒：干粮。】 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那年夏天，汉朝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损失了两万多浞野侯的士卒。公卿和议事的大臣都希望停止进攻大宛，集中力量攻打匈奴。天子认为，既然已经攻打大宛，那么连大宛的小国都打不下来，大夏等国就会看不起汉朝，而大宛的良马也绝不会得到，乌孙、仑头更会欺辱汉朝使者，被外国所耻笑了。天子于是就查办了说攻打大宛不利的邓光等人，又赦免囚犯和武官，又增调品行不佳的少年以及边地骑兵，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汉军从敦煌出发的就多达六万人，这还没有将自带装备自愿从军的人包括在内。这些士兵携带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驴、骡、骆驼数以万计。汉军还带了很多粮食，兵器、弓弩都很齐备。当时全天下都为之骚动不安，相互转告奉命攻打大宛，军队总共有五十多名校尉。大宛都城中没有水井，饮水都要汲取城外的流水，于是汉军派水工改变了城的水道，让城内无水可用。汉朝还增调了十八万甲兵到酒泉、张掖北边，设置居延、休屠两个县以拱卫酒泉。汉朝又调遣全国七种犯罪的人，运送干粮供给贰师将军的军队。

转运物资的人络绎不绝，一直到敦煌。又任命两位熟习马匹的人做执驱校尉，准备攻克大宛后好挑选良马。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平行：顺利前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乘：登上。】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留行：延误行程。】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决：决开，使决堤。】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解：解围离开。】；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熟计：认真考虑。】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就这样，贰师将军李广利再次出征，由于士兵很多，所以经过的小国没有不迎接的，纷纷都给汉军献上食物。汉军抵达仑头，仑头国不肯投降，攻打几天以后，仑头城破，汉军大肆屠杀。此后再向西去，汉军没有遇到什么阻拦而顺利到达大宛王城，这时汉军有三万人。大宛军队迎战汉军，汉军射箭将其打败，大宛军队逃回城里，凭城坚守，贰师将军的军队准备攻打郁成，又担心停滞不前会让大宛想出什么诡诈的办法，于是先到大宛城，挖开它的水源引到别的地方，

大宛深受其害。汉军将大宛城包围，攻打四十多天，外围城墙毁坏，大宛贵族官员中的勇将煎靡被俘。大宛人非常害怕，都逃到了中城。大宛贵族官员一起商量对策，说道：“汉朝之所以进攻大宛，就是因为大宛王毋寡藏匿了良马，还杀死了汉朝使者。现在如果杀了大宛王毋寡，再献出良马，汉军就会解围离开；如果汉军不解围离开，那我们再奋力战斗而死也不晚。”大宛的贵族官员们都认为有道理，于是一起将国王毋寡杀死，派出其中一位贵族官员拿着国王的头到贰师将军李广利那里，和他约定说：“汉军不要攻打我们。我们献出所有良马，任由你们挑选，还为汉军提供食物。如果汉军不同意，我们就把良马全部杀掉，而康居的救兵也快要到了。救兵一来，我们在里面，康居军队在外面，内应外合同汉军作战。希望汉军仔细考虑我们的建议，怎么样？”这时，康居的侦察兵也打探到汉军的情况，见汉军还非常强盛，也不敢再前进。贰师将军李广利和赵始成、李哆等人商量说：“听说大宛城内刚找到了汉人，懂得挖井，此外他们城中的粮食还有很多。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诛杀罪恶极大的毋寡。如今毋寡的头已经在这了，如果这样而还不答应撤围，那么他们就顽强抵抗坚守，而康居的军队等到汉军疲乏就会救援大宛，肯定会打败我们。”汉军的军官都认为是这样的道理，于是同意了大宛的要求。于是大宛献出他们的良马，让汉人自己来挑选，又拿出很多食物送给汉军。汉军挑走了几十匹良马，以及中等以下的公马和母马三千多匹，还立了大宛贵族中一位以前与汉使者关系和善的名叫昧蔡的人为大宛王，和他订立盟约撤兵而还。汉军始终也没有进入大宛的中城，就撤军回了汉朝。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别：另外。】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去：离开。】大军二百里，俛【俛：仰仗。】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

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毒：怨恨。】，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弟、桀等逐及大将军。

起初，贰师将军李广利从敦煌西边出发时，认为人员太多，沿途的国家无法供给充足的食物，于是兵分几路，分别从南、北两路前进。校尉王申生、原鸿胪壶充国等率领一千多人，从另一条路去了郁成。郁成人坚守城池，拒绝为汉军提供食物。王申生离开大部队二百里远，自恃有大军做后盾而轻视郁成，责备郁成不提供粮草。郁成人拒绝献出粮食，又侦查到王申生的军中人数每天都在减少，就在一天早晨，出动三千人突袭汉军，将王申生等人杀死。汉军大败，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跑到了贰师将军李广利那里。李广利命令搜粟都尉上官桀率军前去打败郁成。郁成王逃到了康居，上官桀追击到康居。康居人听说汉军已经攻克了大宛，于是把郁成王献给上官桀，上官桀命令四名骑兵把郁成王捆好，押解到贰师将军那里。四名骑兵彼此商议道：“郁成王是汉朝最为痛恨的人，如果途中逃走的话，就耽误大事了。”他们想要杀了郁成王，但是没人敢先下手。上邽骑士赵弟年纪最小，他拔剑砍去，将郁成王杀死，带上他的人头。赵弟、上官桀等人追赶上了贰师将军的大部队。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东：东归。】，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侵牟：侵吞。】之，以此物故【物故：死。】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录过：计较过失。】，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起初，贰师将军再次出兵大宛时，天子曾派使者告诉乌孙，要求他们多派兵力和汉军联合进攻大宛。乌孙派出二千名骑兵，却持观望态度，不肯前进。贰师将军李广利胜利东归，沿途的那些小国听说大宛被破，都派出子弟跟着汉军到汉朝进贡，拜见皇上，顺便留在汉朝作人质。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大宛，军正赵始成奋力作战，功劳最大；上官桀勇敢地深入作战，李哆多次出谋划策，所以汉军班师进入玉门关时还有一万多人，战马有一千多匹。贰师将军第二次出兵，军中并不缺乏粮食，战死的人也不算多，但是他手下的官吏都十分贪婪，大都不爱惜士兵，侵吞军饷，所以死的人很多。天子因为他们是万里远征大宛，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过错，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又封亲自斩杀郁成王的骑兵赵弟为新畤侯。任命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中位列九卿的有三人，任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的有一百多人，任一千石以下的有一千多人。对于自愿参军的人的封赏都超过他们的预期，因为犯罪而征召去当兵的人都被赦免罪行，不计功劳。赏赐士卒共四万金。汉军两次攻打大宛，一共用了四年才宣告结束。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善谀：善于献媚讨好。】，使我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赂赐：赏赐，收买。】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风览：宣扬、宣传。】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亭：亭鄣。】。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给：供给。】使外国者。

汉军已经讨伐大宛，便立昧蔡为大宛王后离去。一年多以后，大

宛的贵族官员们认为昧蔡善于阿谀讨好，才导致自己的国家惨遭屠杀，于是一同将昧蔡杀死，立毋寡的兄弟名叫蝉封的为大宛王，并派他的儿子到汉朝作人质。汉朝于是派出使者赠送礼物，来收买安抚大宛国。

汉朝派出十几批使者到大宛以西的那些国家，搜求奇异之物，也借着这个机会宣扬、炫示汉天子征伐大宛的威风 and 德行。汉朝在郭煌设置酒泉都尉，向西一直到盐水，路上大多修了亭鄣。而仑头有屯田士卒几百人，又在那里设立使者，以保护田地，积蓄粮食，以供给出使外国的人。

太史公曰：《禹本纪》【《禹本纪》：一本具有神话性质的记录了大禹故事的书。】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太史公说：《禹本纪》说“黄河源自昆仑山。昆仑山高达二千五百多里，是太阳、月亮交相隐蔽，放出光明的地方。山上有醴泉、瑶池”。如今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以后，探寻到了黄河的源头，从哪里能看见本纪上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还是《尚书》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记载的奇怪之物，我不敢谈论。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韩子【韩子：韩非子。】曰：“儒【儒：儒生。】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学士：儒家学者。】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春秋：国史，史书。】，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闾巷：乡里民间。】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褐衣：粗布织就的短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不轨：不遵从。】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果：坚定而不动摇。】，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伐：夸耀。】其德，盖亦有足多【多：称赞。】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廩：仓库。】，伊尹负于鼎【鼎：煮食物的器具。】俎【俎：切菜用的砧板。】，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菑：同“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韩非子说：“儒生舞文弄墨扰乱法治，而游侠凭借武力触犯禁令。”韩非子对这两种人都有所批评，但是儒生却多被世人称赞。至于那些用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地位，辅助当世的君主，功名都被记载到史书中，本就没什么可说的。像季次、原宪，本是平民百姓，他们饱读诗书而胸怀君子的操守品德，坚守道义，不和世俗同流合污，当世的人也嘲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其一生家徒四壁，身穿粗布短衣，连简陋的饭食都吃不饱。虽然他们已经去世四百多年了，但是他们的弟子仍然坚持不懈地怀念他们。如今的游侠，虽然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他们说话守信，做事果断，做出的承诺一定

践行，不惜牺牲自己，救助别人的困急，即便出生入死救助了别人，也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这大概也是很值得称赞的吧。

况且缓急的事情，人们常会遇到。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凿井修粮仓时遇到危急，伊尹做过厨师，传说隐匿在傅险当苦力，吕尚在棘津遭受困厄，管仲曾脚镣手铐加身，百里奚喂过牛，孔子在匡地有难，在陈、蔡两国时饿得面黄肌瘦。这都是儒生所推崇的有道德的仁人，他们尚且遭受如此灾难，何况才能中等而又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呢？他们遭遇的灾难真是不胜枚举啊！

鄙人【鄙人：平民百姓。】有言曰：“何知仁义，已殍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暴戾：凶狠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拘学：抱着一得之见，或拘守片面理论而固步自封的学者。】或抱咫尺之义，久孤【孤：背弃，背离。】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设：讲究，重视。】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委命：托身。】，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常言道：“懂得仁义又有什么用呢，已经受到恩惠就是有德。”所以伯夷认为周讨伐纣是不道德的，饿死在首阳山，但是周文王、周武王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使王者的声誉受损；盗跖、蹻庄凶暴残忍，但他们的信徒却一直地称颂他们的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衣带钩的人要被杀头，偷国家政权的人却成了诸侯，受封的诸侯之家做什么都是符合仁义的”，这话确实有道理。

如今，那些拘泥于片面道理，或者固守狭隘理论不放的人，以致于长久地孤立于世俗之外，倒不如降低论调、迁就世俗，和世俗共同沉浮而取得荣耀名声呢！而那些平民百姓，重视自己对别人的承诺，使千里之外的人都在传诵他们的义名，为大义而死毫不眷恋现实，这也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所以人在处于困境时要靠他们以保全性命，他们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吗？如果让民间的游侠和季次、原宪这类人比一比权势的大小，较量才能的高下，还有对社会的贡献大小，那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要是说言出必行这方面，那么侠客式的正义行为又是不可缺少的！

古布衣之侠，靡得【靡得：不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砥名：使自己扬名。】，声施【施：传播。】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排摈：摈弃，排斥。】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扞：违。】当世之文罔【文罔：通“文网”，法律禁令。】，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比周：彼此勾结。】，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猥：错误。】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古时候那些平民侠客，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凭借着自己是君王的亲属，凭借着自己的封地和卿相之位的富有，延揽天下的贤人，扬名于诸侯中，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就好比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快加大，但是风势却让声音更加清晰。至于那些出身普通百姓的侠客，修养自己的行为，砥砺自己的名节，名声遍及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样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儒家、墨家都排斥摈弃他们，从

来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代以前的平民侠客已经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人无法得见，我感到很遗憾。根据我所知道的，汉朝兴起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反当朝的法律，但是他们的个人道义，廉洁而又懂得谦让的行为，有值得赞扬的地方。名声不是凭空树立的，读书人也不会凭空去附和。至于那些互相勾结、拉帮结派，用钱财来役使贫苦人的人，专横粗暴地欺凌弱小的人，恣意胡为的人，游侠也认为这是可耻的。我哀伤的是世俗之人不明白其中的真意，错误地将朱家、郭解等人和强暴的人视为同类而一同加以耻笑。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庸人：平凡人，普通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歆：沾沾自喜。】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振：通“赈”，救济。】人不赡【不赡：缺少衣食。】，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鞫【鞫：车辕前端驾于马脖子上的弯曲横木。】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父事：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资：生活的根本。】，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传车：驿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瞿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鲁国的朱家，和汉高祖是同时代的人。鲁国人大多接受儒家的思

想教育，但是朱家却以行侠而闻名。被他隐匿、救助的豪杰之士数以百计，其他的普通人更是不计其数。但他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事，不为自己对别人是以恩德而沾沾自喜，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人，他也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先从缺衣少食的贫贱人家开始。他没有多余的钱财，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乘坐的不过是牛车。他专门去救助别人的危急，看得比自己的私事还重。他曾经暗中帮季布将军脱离困境，后来季布发达尊贵了，他却终身不见季布。关东的人，没有人不渴望和他结交。

楚国的田仲因为行侠而闻名于世，喜欢用剑，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朱家，自认为行为比不上朱家。田仲死了之后，雒阳出现了剧孟。周地的人以经商为生，而剧孟以行侠仗义在诸侯中扬名。吴、楚发动叛乱时，条侯周亚夫任太尉，他坐着驿站的快车将要到河南的时候，就将剧孟纳入帐下，高兴地说：“吴楚发动叛乱，却不延请剧孟，我就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天下发生动乱，太尉得到剧孟就像得到一个敌国那么重要。剧孟的行为和朱家很像，但是他喜欢赌博，喜欢年轻人的游戏。可是，剧孟的母亲去世时，从远方来送丧的车大概能超过了一千辆。到剧孟去世时，家里的财产还不到十金。符离人王孟也以行侠而在江淮一带为世人所称扬。

当时济南一个姓瞿的人、陈地的周庸也都以豪侠而闻名，景帝知道以后，派人将他们都杀死了。后来，代郡百姓诸人、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纷纷涌现了出来。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阴贼：内心阴暗狠毒。】，慨不快意【慨不快意：稍微有一点不顺心。】，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藏命：藏匿亡命之徒。】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折节：改变性情。】为俭，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不记恨别人，用恩德回报怨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振：

救。】 人之命，不矜【矜：夸耀。】 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卒：通“猝”，突然。】 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负：仰仗。】 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嚼：通“齬”，干杯。】 。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微：暗中打探。】 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去：释放。】 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属：通“嘱”，嘱咐，嘱托。】 尉史曰：“是人，吾所急【急：关心。】 也，至践更【践更：一种徭役。】 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郭解，是轺县人，字翁伯，是著名相士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就是因为行侠义之事，在孝文帝时被杀死。郭解这人短小精悍，从不饮酒。他在少年时期就内心阴狠，如果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就亲手杀死很多人。他为朋友报仇不惜性命，藏匿亡命之徒，违法乱禁，四处劫掠，无事可做的时候就私自铸钱、盗掘坟墓，类似的事情实在数不胜数。但是郭解却能为上天所保佑，总能逢凶化吉，犯了法就能遇到大赦。郭解长大之后，就改变了性情，检点自己的行为，能够用恩德回报怨恨，对别人多加施予，却很少希望对方报答。但是他喜欢行侠的思想更加强烈了。救了别人性命，但并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但是，他的内心还是那样阴狠，睚眦必报的性格还和以前一样。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郭解的威势，和别人饮酒，强迫对方干杯。结果对方不胜酒量，但他强行灌人家喝酒。对方很生气，拔出刀来将郭解姐姐的儿子杀死，然后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很生气地说：“凭着翁伯的义气，人

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将儿子的尸体扔在路上，并不埋葬，想借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打探到凶手的去处。凶手害怕了，回来自首，将全部事情都告诉给郭解。郭解说：“你杀他是应该的，我的外甥没有道理。”于是，郭解就将那凶手放走了，归罪于他姐姐的儿子，于是将他收尸、埋葬了。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都称赞郭解处事合理，更加愿意依附他了。

郭解每次出行，人们总是躲着他。但是却有一个人独自岔开双腿、傲慢地坐在那里，看着郭解，郭解让人去问他的姓名。郭解的门客想要杀死他。郭解说道：“我住在家乡却不为人所尊敬，这是我的德行不够好，他有什么罪过呢！”于是，他暗中嘱咐尉史说道：“这个人是我所关心看中的，等他服徭役的时候请免掉他。”以后每次到这个人该服役的时候，县吏都将他跳过。这个人觉得奇怪，就询问原因，对方说是郭解让给他免除的。于是这个箕踞而坐的人就袒露上身向郭解谢罪。少年们听说这件事以后，更加仰慕郭解的行为。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居间：从中调解。】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曲听：委屈本意听从。】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厌：满足。】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严重：尊重，尊敬。】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不中訾：财产不够搬迁标准。】，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为言：求情，说情。】：“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轺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

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雒阳有彼此结怨的人，当地几十个贤人豪士从中调解，但是始终没有调解成功。于是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寻求帮助。郭解连夜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他们勉强听从了郭解的劝告。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雒阳很多人都在这里为你们的事调解，但是你们大多不听从。如今有幸你们接受了我的调停，我怎么能从别的县夺取人家地方贤豪之士的权势呢！”于是郭解连夜离去，不让别人知道，他说：“这里已经用不着我了，等我走了之后，再让雒阳的豪士去从中调停，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态度恭谨，不敢坐车进入县衙里。他去附近的郡和王国，替别人办事，事情可以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使各方满意，然后才敢吃饭。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争相为他效劳。城中少年还有附近县的贤人豪士，经常半夜到郭解家来，用十多辆车把郭解的门客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供养。

后来到了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徙到茂陵居住时，郭解家里贫穷，不够迁移的资财标准，但是又在迁徙的名单上，官吏害怕上级怪罪，不敢不将他迁徙。卫青将军替他向皇上请求道：“郭解家里贫困，不够迁徙标准。”皇上说：“一个平民的权势大到将军都替他求情，这说明他家不穷。”于是郭解家就被迁走了。人们出了一千多万钱为郭解送行。轺县人杨季主的儿子任县掾，就是他提名要郭解家迁往茂陵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了杨县掾的头。从此杨家和郭家就结下了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已：后来。】 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阙下：宫门前。】。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不知：不知道，不认识。】 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

主人家。吏逐【逐：追捕。】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敖：通“傲”，傲慢无礼。】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逡逡：谦虚退让的样子。】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郭解迁到进关中以后，关中那些贤人豪杰无论之前认识还是不认识郭解的，听到他的名声，争相前来和他结交。郭解矮小精悍，不饮酒，出门也从不骑马。后来他又杀死了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又被人杀死在宫门前。皇帝听说这件事后，便下令让官吏捉拿郭解。郭解逃走了，将他的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则到了临晋。临晋人籍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郭解假冒别人的身份，求他帮自己出关。籍少公帮郭解出了关，郭解辗转来到了太原，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将自己的行踪告诉留宿他的人家。官吏追捕他，追寻踪迹追到了籍少公家中。籍少公自杀，线索断了。很久以后，才抓到郭解才。官府深究郭解所犯的罪行，发现被郭解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轹县有一位儒生陪坐在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旁，郭解的门客称赞郭解，那儒生却说：“郭解向来都是狡邪地触犯国法，怎么可以称为贤人！”郭解的门客听到这样的话，就将这个儒生杀了，还割断了他的舌头。官吏就此事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者最后也没有查出来，没有人知道。官吏判决郭解没有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评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行使权势，睚眦必报，虽然郭解自己不

清楚，但是这罪过比杀人还严重。判他大逆不道的罪。”就这样郭解一家被灭门。

从这以后，行侠义的人特别多，但是都很傲慢而不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兒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但是却有着恭敬谨慎的谦谦君子风范。至于像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杜姓诸人，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这些人，不过是些老百姓中的盗跖而已，根本不值得一提呢！他们是过去朱家人的耻辱。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中人：普通人。】，言语不足采【不足采：没什么可取的。】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相貌还比不上一般人，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之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很仰慕他的名声，谈到游侠的时候都提到他。谚语说：“人以美名为容貌，难道有衰亡的时候吗！”唉，真是可惜呀！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力田：努力耕种。】 不如逢年【逢年：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善仕【善仕：善于做官。】 不如遇合【遇合：遇到合适的机会。】。”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孺：男童。】以佞幸【佞幸：巧言献媚而得到宠信。】；孝惠时有閼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皆因关说：都通过閼孺向皇帝报告情况、获得指示。】。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鵀鸡【鵀鸡：锦鸡羽毛装饰的帽子。】，贝带，傅脂粉，化閼、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

孝文时中【中：禁中，宫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技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濯船：划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顾：回头。】见其衣袈dū【袈：衣服的背缝。】带后穿【穿：洞。】。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说：通“悦”。】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愿谨：老实谨慎。】，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俗话说：“努力种田，不如碰上好年景；善于做官，莫过于碰到机遇。”这真的不是空话。不仅仅是女子靠着姿色献媚得宠，士人宦官中也有这样的人。

过去，靠着美色而受宠的人实在很多！到了汉朝兴起，汉高祖最为暴烈刚直，但是籍孺却靠着谄媚而受宠；孝惠帝的时候有閼孺。这两个人并非靠着什么才能，靠的仅仅是柔顺、谄媚才得以显贵宠幸，他们和皇上同卧同起，公卿大臣有什么事情都得通过他们才能禀告给皇上。所以，孝惠帝时，宫中的郎官、侍中都戴着锦鸡羽毛装饰着的帽子，束着用贝壳装饰的腰带，搽着胭脂香粉，效仿閼孺、籍孺这类人。閼孺、籍孺两人将家迁到了安陵。

孝文帝时候宫中的宠臣，士人就是邓通，宦官就是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因为仁爱忠厚而受宠，赵同凭借会占星望气的法术而得宠，经常做文帝的陪乘，邓通没有什么技艺才能。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因为会划船而当上了黄头郎。孝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想要上天却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身后推着他上了天，孝文帝回头，看见那个人衣服的缝带后有个洞。梦醒之后，孝文帝就到渐台上去，按照梦中的情景偷偷地找推他上天的黄头郎，于是他就看见了邓通，邓通的衣服的缝带后正好有个洞，与他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于是孝文帝召见邓通，询问他的姓名，回答说是姓邓氏，名叫通。文帝很高兴，对他越来越宠幸。邓通也老实谨慎，不喜欢和外人交往，哪怕是沐休假，他也不想外出。所以文帝先后十几次地赏赐邓通，累计有万贯钱财，官职高至上大夫。文帝经常到邓通家玩。但是邓通没有别的才能，也不能推荐士人，只是凭借自身的谨慎来迎合讨好皇上。皇上派一个善于相面的人给邓通相面，那人说道：“邓通会因贫穷饥饿而死。”文帝说：“能够让邓通富裕的关键就在于我，怎么可能让他贫穷呢？”当时，文帝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了邓通，允许他自行铸钱，“邓氏钱”通布天下。他就是如此的富有。

文帝尝病痈【痈：毒疮。】，邓通常为帝啗吮【吮：用嘴吸。】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啗痈，啗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啗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

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徼外：边境线之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假：借给。】衣食。竟不得名【名：犹“占有”。】一钱，寄死人家。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

文帝曾经患上了毒疮，邓通经常为文帝吸吮脓水。文帝闷闷不乐，从容地询问邓通说：“天下谁是最爱我的人呢？”邓通回答：“应该没有人比得上太子。”太子进宫探问病情，文帝命他为自己吸吮痈疽，太子虽吸吮脓水但是面露难色，后来他听说邓通经常为文帝吸吮痈疽，心中感到惭愧，并因此对邓通产生了憎恨之情。等到文帝去世，景帝登基，邓通就被免职，在家闲居。没多久，有人告发邓通偷偷在境外铸钱，于是景帝就将这个案子交给司法官吏审问，经过调查的确有这种情况，最终结案，邓通的家产全被充公，尚负债数亿钱。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赐给邓通钱财，官吏马上就没收入官，即便是一根簪子也不能留在身上。于是长公主就命人借给邓通衣服和食物，竟没有一文钱能到邓通的手上，最终他寄食在别人家里，死在那里。

孝景帝的时候，宫中没有宠臣，只有郎中令周文仁受宠，他的受宠超过了一般的人，但是不是很深厚。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孽孙：庶孙，并非嫡子所剩的孩子。】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书：写字。】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辟道【辟道：皇帝出行清除道路，不许人行走。】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骛驰：奔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

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嫌【嫌：通“衔”，怀恨在心。】 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奸：与嫔妃、宫女淫乱。】 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当今天子宫中的宠臣，士人就是韩王信的曾孙韩嫣，宦官就是李延年。韩嫣，是弓高侯的庶孙。当今皇上做胶东王的时候，韩嫣和皇上一一起学习书法，两人关系很好。后来皇上做了太子，越发亲近韩嫣了。韩嫣擅长骑马射箭，又善于献媚。皇上登基以后，想出兵征讨匈奴，而韩嫣提前熟悉了胡人的兵器和阵法，因此更加尊贵，官位高至上大夫，皇帝赏赐给韩嫣的钱财与邓通差不多。当时韩嫣经常和皇上同卧同起。江都王刘非进京朝见，有诏令命他跟随皇上到上林苑中打猎。车子的车驾因为等待开路清道，所以还没有出发，于是先命韩嫣乘坐副车，带着几十、上百个骑士，奔驰前去，观察野兽的行踪。江都王远远地看见了，以为这是天子，就命手下避开，自己伏在道旁拜见。韩嫣直驱而过，视而不见。车队过去后，得知实情的江都王大怒，和皇太后哭诉道：“请允许我将封国归还，入宫去做值宿警卫，和韩嫣并列。”皇太后也对韩嫣怀恨在心。韩嫣侍奉皇上，随意进出后宫妃嫔的住地而没人阻拦，他与后宫女子淫乱，被皇太后察觉。皇太后勃然大怒，派使者赐韩嫣自杀。皇上替他求情，但是并没有作用，于是韩嫣自杀而死。案道侯韩说，是韩嫣的弟弟，也是凭借着谄媚而受宠。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腐：宫刑。】，给事【给事：服务，供职。】 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说：通“悦”，喜欢，高兴。】 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歌弦之：配乐演唱。】。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初诗：新创制的歌辞。】。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埒：相等，相比。】如韩嫣也。久之，寢与中

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昆弟：兄弟。】也。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李延年，是中山人。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及女儿，原来都是歌舞艺人。李延年因为犯法受了腐刑，在宫中负责养狗。平阳公主和皇上说李延年的妹妹擅长舞蹈，皇上召见她，十分喜欢她，等将她纳入后宫之后，召见李延年，让他也显贵了起来。李延年擅长唱歌，创作了新的乐章，而皇上正在兴建天地祠，打算创作乐诗来演唱。李延年善于顺从皇上的心意，经常创作新的乐章。他的妹妹也很受宠，生了一个儿子。李延年佩带着二千石级的官印，任协律都尉。他和皇上同卧同起，十分显贵，和韩嫣差不多。时间一久，李延年开始和宫女淫乱，进出皇宫也很骄横放纵。到了他的妹妹李夫人去世以后，他开始失宠，后来他和他的兄弟都被官府抓了起来，杀掉了。

从这以后，宫中受宠幸的臣子大都来自外戚，但是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卫青、霍去病也因为外戚而显贵宠幸，但是他们却能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

太史公说：过于宠爱和憎恶的时候，实在是太可怕了！从弥子瑕的事情，足以看到后人靠谄媚而受宠的种种情景了。即使是百世以后，也是可以预知的。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艺【六艺：儒家六部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于治一也。《礼》以节【节：节制，规范。】人，《乐》以发和【发和：促使和谐。】，，《书》以道事【道事：记录往昔的事件供人学习。】，《诗》以达意【达意：传达感情。】，《易》以神化【神化：辨明世间万物的变化。】，《春秋》以义【义：微言大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中：中肯。】，亦可以解纷【解纷：解决纠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赘婿：入赘的女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喜隐：喜欢听隐语。】，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沉湎：沉湎于喝酒。】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旦暮：早上和晚上。】，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孔子说：“六经对于治国来说，功能是一样的。《礼》的作用是规范人的言行，《乐》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和谐，《书》的作用是记录往昔的事情供人学习，《诗》的作用是表达人的情感，《易》的作用是明辨天地万物的变化，《春秋》的作用是微言大义阐明人世间的道义。”太史公说：天地间的道义广阔无垠，这难道不够伟大吗！言谈话语如果能稍微切中事理，也能够排解纠纷。

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赘婿。身高不足七尺，为人滑稽，且能言善辩，数次出使各诸侯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欢用隐

语，爱好彻夜举行宴饮，沉湎在饮酒中，不理国事，把政事全权委托给公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放纵，各诸侯国都来侵犯齐国，国家陷入危难的境地，旦夕之间就可能灭亡，左右大臣没人敢进谏威王。淳于髡以隐语劝诫齐威王说：“国都里生活着一只大鸟，在大王的庭院中栖息，三年时间它不飞也不鸣叫，大王知道这只鸟为什么这样吗？”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旦飞起必然直冲天际；不叫则已，一旦鸣叫必定让人震惊。”因此就召见各县的长官七十二人，奖赏一人，诛杀一人，振奋军心，发兵迎敌。各诸侯国非常震惊，都将之前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威王的威势维持了三十六年。这些事在《田完世家》中有记载。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赍：携带。】金百斤，车马十驷【十驷：十辆。】。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绝【冠纓索绝：系帽子的带子尽都迸断。纓，系帽子用的带子。索，尽。绝，断。】。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禴【禴：祭禘消除灾祸。】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瓠窋满篝【瓠窋满篝：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篝笼。瓠窋，犹杯窋，形容高地狭小之处。篝，竹笼。】，污邪【污邪：低洼田地。】满车，五谷蕃熟，穰穰【穰穰：丰收成熟。】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革车：兵车，战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说：通“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恶：如何，怎么。】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亲：父亲。】有严客【严客：高贵庄严的客人。】，髡【髡：卷起。】搆【搆：衣袖。】鞠脰【脰：跪。】，侍酒于前，时赐余沥【余沥：剩下的酒。】，奉觞上寿，数

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行酒：依次敬酒。】稽留，六博【六博：古时候的一种博戏。双方各使用六根博箸因此称为六博。】投壶【投壶：古时候宴会上举办的一种娱乐活动。宾客依次将箭投进壶中，按投进箭数的多少判断胜负。】，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眄【目眄：目光直视。】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履舄交错：指男女的鞋子错杂地放在一起。履，鞋子。舄，木屐。】，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泽【泽：指女子身上的香气。】，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齐威王八年（前349），楚国发动大军攻打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前往赵国请求出兵援救，让他携带黄金百斤，驷马车十辆。淳于髡仰头大笑，连系帽子的带子都断了。威王说：“先生是觉得礼物太少了吗？”淳于髡说：“怎么敢！”威王又问：“那么您大笑又是什么意思呢？”淳于髡回答说：“今天我自东面来的时候，见到个在路旁祭祀田神的人，手拿一只猪蹄，和一杯酒，祈祷说：‘狭窄高地上出产的谷物能够盛满筐笼，低洼田地里收获的庄稼可以装满车辆，五谷繁茂丰盛，米仓里堆满粮食’。我看他拿着那么少的祭品，却祈求得到那么多的东西，因此笑话他。”因此齐威王就将礼品黄金增加到一千镒、白璧十对、驷马车一百辆。淳于髡辞行离开，来到赵国。赵王拨了精兵十万，战车一千辆给他。楚军听说这个消息，连夜撤军离开。

齐威王非常高兴，在后宫里设下酒宴，召见淳于髡，赏赐他喝酒。威王问道：“先生能够喝多少酒才醉？”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一斗酒也会醉，喝一石酒也会醉。”威王说：“先生喝一斗酒就醉了，怎么能喝得下一石酒呢？能将其中的道理说给我听听吗？”淳于髡说：“大

王当面赐酒给我，旁边有执法官，身后有御史，我又惊又怕地俯地而饮酒，一斗酒就让我醉了。倘若父亲招待尊贵的客人，我卷起衣袖，曲着身子，来到席前服侍酒菜，客人时常赏给我一些残酒，我举着酒杯敬酒祝寿，多次起身，喝不了两斗就喝醉了。倘若朋友间很久没能见面了，突然间相见，高兴地说着往事，彼此谈论着私人间的情谊，大约喝上五六斗也醉了。倘若乡间聚会，男女混杂而坐，来回巡行敬酒劝饮，留连忘返，玩着六博，比赛投壶，相互见互称兄弟，男女间握手也不受惩罚，双目对视也毫无禁忌，地上前边有掉落的耳环，后边有遗落的发簪，我心里喜欢这样，能够喝上八斗酒，醉意有两三分。日暮落下，酒剩不多，将所剩的酒合为一樽，大家都促膝而坐，男女全都同席，鞋子与木屐交错混合，杯盘杂乱不堪，堂上蜡烛熄灭，主人把我留下，送走别的客人，解开绫罗短衣，略微闻到阵阵香气，这时我心中最欢畅，能够喝下一石酒。所以说酒喝太多就容易出乱子，快乐一旦到了极点就容易悲哀，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做什么事都不能做到极致，到了极致就会转为衰败。”淳于髡以这些话委婉地劝谏了齐威王。威王说：“不错！”于是停止了通宵达旦的宴饮，让淳于髡担任接待各国宾客的诸侯主客。齐王宗室举行酒宴，淳于髡经常在一旁作陪。

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席：铺席子。】以露床【露床：没有帷幕的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文梓：有花纹的梓木。】为槨，楸枫豫章为题凑【题凑：下葬时将木材累积在棺外，用来护棺。木头都向内，叫作题凑。题，头。凑，

聚。】，发甲卒为穿圹【穿圹：开掘坟墓。】，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庙食太牢：为死马建立祠庙，用太牢礼祭祀。太牢，牛、羊、猪各一头，是最高的祭礼。】，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垆灶【垆灶：灶台。】为椁，铜历【铜历：大铜锅。历，通“鬲”，鼎一类的东西。】为棺，赍【赍：通“剂”，调配。】以姜枣，荐【荐：托付，垫进。】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自那以后的一百多年，楚国出了一个优孟。

优孟，曾经是楚国的乐人，身高八尺，颇有辩才，经常通过谈笑的方式进行委婉地劝谏。楚庄王在位的时候，有一匹十分喜爱的马，给马穿上锦绣的衣服，将它安置到华丽的屋子中，让它睡在没有帷帐的床上，用枣脯来喂养它。最后马因为肥胖而生病死去，楚庄王命令大臣们为马服丧，打算用棺椁装着，并按照大夫葬礼的礼仪来安葬它。庄王左右大臣都争论着，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庄王下令说：“要是有人因为葬马的事情胆敢来进谏的，立即处死。”优孟听到了这件事情，就走入了宫殿大门，仰天大哭。庄王十分吃惊，问他为何哭。优孟说：“这匹马是大王您的所爱之物，凭借堂堂楚国的强大，大王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却只用大夫葬礼的礼仪来安葬它，这是薄待它，请您按照君王的礼仪来厚葬它。”庄王问：“那该如何埋葬它呢？”优孟回答说：“我请求用雕有花纹的美玉作为棺材，用纹理清晰的梓木作为外椁，用榧、枫、豫、樟等贵重的木材作为护棺的题凑，派出军队挖掘墓穴，老人和孩子都背土来修筑坟墓，齐国与赵国的使节陪祭在前，韩国和魏国的使节护卫在后，建立宗祠，用太牢祭祀，划分一个万户的城邑对它进行供奉。各诸侯国听到了这样的情况，都知道大王将人看得卑贱，将马看得尊贵了。”庄王说：“我的过错竟到了这种程度了吗！那该如何做呢？”优孟说：“请允许我为大王以对待

六畜的方式安葬它。以土灶作为外椁，以铜锅作为棺材，以姜枣进行调味，将木兰树皮铺在下面，以稻米作为祭品，用大火炖煮，将它葬进人们的肠胃之中。”就这样庄王派人将马托付给管理膳食的太官，不让天下人知道他看重马却轻视人的事情。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若：如果，假如。】 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且：将，快要。】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之：到，去。】。”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抵掌：从容自在的样子。】谈话。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

楚国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个有贤德的人，待他很好。孙叔敖病得快死的时候，叮嘱他的儿子说：“我去世后，你肯定会变得贫困。你前去谒见优孟，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几年后，他的儿子生活十分穷困，依靠背柴才能度日，遇到优孟，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父亲临去世时，叮嘱我在贫困时就前去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到远处去。”随即缝制出一些孙叔敖常用的衣服和帽子穿戴上，与他的儿子抵掌谈论，模仿孙叔敖的一举一动。过了一年多，优孟已经与孙叔敖十分像了，楚王及他左右大臣们都无法分别出来。

庄王设宴饮酒，优孟走上前来敬酒祝寿。庄王非常吃惊，认为孙叔敖又复活了，打算任命他做宰相。优孟说：“请让我回家和妻子商议一下这件事，三天后我再回来就任宰相。”庄王同意了。三天后，优孟再次拜见庄王。庄王说：“你的妻子都说些什么？”优孟说：“我的妻子说最好不要做，楚国的宰相并不值得你去做。像孙叔敖这样做楚国宰相的，尽忠廉洁地治理楚国，楚王才得以称霸诸侯。现在死了，他的儿子却身无立锥之地，贫困到要依靠自己打柴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是成为楚相像孙叔敖那样，还不如自杀。”优孟接着唱道：“住在山里，耕田受苦，难以生活。出外做官，为人贪婪卑鄙的人积攒多余的钱财，毫不顾及羞耻。自己死了以后尽管家庭富裕，却恐怕受贿枉法，作出歹事，犯下重罪，自己被处死，家室遭到诛灭。怎么能做贪官呢！愿意做个清官，遵守法纪，恪尽职守，一直到死也不敢做什么非法之事。可清官又如何能做呢！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坚持廉洁直到去世，而今妻子和儿子穷得只能靠背柴度日，清官并不值得去做啊！”由此庄王就向优孟道歉，就召来了孙叔敖的儿子，将寝丘的四百户封赐给他，以便供奉孙叔敖的祭祀。往后一直传了十代都没有断绝。优孟这样的智慧可以说是说话能看准机会了。

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陛：宫殿的台阶。】 楯【楯：同“盾”，指武器。】者皆沾寒【沾寒：挨冻。】。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大：扩大。】 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荫室：阴干油漆的屋子。】”。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从那之后两百多年，秦国出了一个优旃。

优旃，是秦国的侏儒艺人。他擅长讲笑话，而且往往都合乎大道理。秦始皇在位时，有次设宴的时候正逢下雨，殿阶下拿着盾站岗的卫士们都淋着雨忍受寒冷。优旃看到后十分怜惜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想要休息吗？”殿阶下拿着盾的卫士们都说：“非常希望。”优旃说：“如果我喊你们，你们一定要快点回答‘有’。”过了不长时间，宫殿内的人们都向秦始皇敬酒祝寿，呼喊万岁。优旃依靠着栏杆，大喊道：“殿阶下拿着盾的卫士！”卫士们答：“有！”优旃说：“尽管你们身材高大，但是有什么好处，还不是在雨里站着。我虽然矮小，反倒是有幸能在屋中休息。”于是秦始皇就命令阶下拿着盾的卫士们留一半人轮换站岗。

秦始皇曾计划建扩大畜养禽兽的苑囿，向东扩大到函谷关，向西扩大到雍县、陈仓。优旃说：“很好！多在苑囿里面放养一些禽兽，如果敌寇从东方攻过来，命令这些麋鹿用角去冲撞他们就可以了。”秦始皇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秦二世继承帝位后，又打算给城墙涂漆。优旃说：“很好，皇上您即使没说，我本来就打算请求您这么做了。尽管油漆城墙会浪费钱财给百姓们带来愁苦，但的确有好处！油漆过的城墙光滑无比，敌寇攻打过来也爬不上城墙。要是想做成这件事，油漆倒也并不难，难的只是修建阴干城墙的荫室。”于是二世就笑了起来，也因这个原因而

放弃了这个想法。不久后，二世被杀，优旃归附了汉朝，过了几年就死了。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头大笑，齐威王从此就能横行天下。优孟摇着头唱首歌，背柴度日的人就能得到封地。优旃凭栏呼喊，殿阶下拿着盾守卫的卫士们就能减半轮值。这难道不也是很伟大吗！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扬意：增长见识。】，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游心骇耳：使心情愉悦，使耳目震动。】，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率：大约，大概。】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糒：干饭。】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假倩：请求借用。】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掣顿：拉扯，拖拽。指扣留。】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疾言：语速很快。】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褚先生说：我有幸凭借着通晓儒家经术而担任郎官，但也喜好阅读六经外的那些史传杂说。我做不到谦恭退让，还写出了六章滑稽有趣的故事，将它们编到了下面。可以通读一下，扩大一些见闻，将它们留给后世那些好事之徒阅读，以此来愉悦心胸，震动自己的耳目。

我将它们附在了以上太史公的三章滑稽故事之后。

武帝时期有个很受宠幸的艺人名叫郭舍人，他在说话的时候虽然不太遵循大道理，但却能让国君感到和顺愉快。武帝年少时，东武侯的母亲曾喂养武帝。武帝长大成人后，称她作“大乳母”。大乳母大约每个月都会上朝两次。一次大乳母入朝，武帝下诏让亲信的侍臣马游卿带着五十匹丝帛赏赐给乳母，还奉上酒菜和食物供养乳母。乳母上奏说：“某个地方有处公田，希望能够把这块地借给我。”武帝说：“乳母是希望得到这块地吗？”于是就将这块公田赐予乳母。乳母所说的话，武帝从没有不听信的。还曾经下诏令允许乳母乘车在御道上奔驰。那时，公卿大臣们都很尊敬乳母。乳母家族中的子孙奴仆及侍从们在长安城里横行霸道，在街上截留别人的车马，抢走行人的衣服。消息传到宫中，武帝也不愿意通过法律来惩罚他们。相关官员请求迁走乳母的家室，安置到边疆。奏章得到批准。乳母应该入宫，与武帝当面辞行。乳母先面见了郭舍人，对着他哭泣。舍人说：“您马上进宫见武帝，辞行结束就离开，快步走然后不停回头看。”乳母听从了他的建议，向武帝后就立即离开，快步走然后不停地回头看。郭舍人大声地斥责她说：“呸！你个老太婆！怎么不快点走！陛下已经成年了，哪里还需要你的乳汁才能活命？为什么还回头看！”因此武帝怜惜乳母，很为她伤心，就下诏制止了这件事，不准迁走乳母，反倒将说她坏话的人处置贬谪到边疆。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好古传书：喜欢古代的传史类书籍。】，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公车：汉代的官署名。】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奏牍：上书皇上所用的木片。】。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仅然：刚好、恰恰。】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辄乙其处：读文章的时候在读完的句子末尾标记一个勾，以示读完。】，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话，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揭：抱着。】而

去。徒【徒：专门。】 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者，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武帝在位时，齐国有一位先生名叫东方朔，由于爱好古代的史传书籍，喜好儒家的经术，阅读了很多诸子百家的著述。东方朔刚刚到长安时，前往公车府呈上自己的奏书，一共用了三千枚木简。公车府派出两个人一同去抬他的奏书，仅仅能够抬起。皇上到尚方府阅读东方朔呈上来的奏书，每次停下来时，就在那个地方作一个记号，读了两个月才将这些奏书读完。武帝颁下诏书任命东方朔担任郎官，时常在皇上左右听候差遣。皇上屡次召他来到跟前说话，每次都十分愉快。皇上经常下诏当面赏赐东方朔饮食。吃过了饭，东方朔将所剩的肉全都揣进怀里带回家，衣服都被油弄脏了。武帝数次赏赐他绢帛，他手提肩扛地搬回去。东方朔专门用武帝赏赐的那些钱财丝帛，求娶长安城里年轻美貌的女子做妻子，娶来的女子多了一年大多都抛弃了，于是再次娶妻。君主赏赐给他的钱财，全都花在了女人身上。皇上身边的郎官有大都称呼东方朔为“狂人”。皇上听到了这件事，说：“要是东方朔为人处事没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和他同列呢！”东方朔任命自己的儿子做了郎官，又升迁到了侍中谒者，时常手拿着符节出使各国。东方朔走在大殿上，一个郎官对他说：“人们都把先生当成了狂人。”东方朔说：“像我东方朔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在朝廷中避世隐居的人。古时的人，都是去深山中避世隐居。”他常常坐到酒席上，酒喝得高兴，就趴到地上唱道：“隐居在尘俗里，避世在金马门。在宫殿里能够避世隐居，自身得到保全，为何要去深山中、茅庐下。”金马门就是宦官署的大门，因为在大门旁立

着铜马，因此被称作“金马门”。

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难：诘难。】 之曰：“苏秦、张仪一当【当：遇到。】 万乘之主，而都【都：身居。】 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

《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遗行：操守有所缺失。】 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备：详尽。】 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土者强，失土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曾：还。】 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崛然：像山石一样突出。】 独立，块然【块然：像大地一样沉稳。】 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徒：这里指知音。】 ，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一次朝廷集合了学宫里的博士先生们一同参议国事，这些人一起诘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旦遇到了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君，就能做上卿相的位子，恩泽惠及后代。如今先生您学到了先王的法术，尊

崇圣人的仁德，诵读《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的言论，不可胜数。在竹简和丝帛上撰写文章，自认为天下无双，并且可以说是博闻强识、聪明善辩。但是您竭力尽忠侍奉当今圣上，时间长达几十年，可官职仅仅是个侍郎，地位也只相当于执戟卫士，想来您的操行还是有什么疏漏之处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东方朔说：“这原本就不是你们这些人能够全面了解的。当时是一个时代，如今又是另外一个时代，如何能够相提并论呢！张仪、苏秦在世之时，周王室衰败不堪，天下诸侯不去朝觐，依靠暴力彼此征讨，争权夺势，用军事手段彼此侵犯，相互兼并成了十二个诸侯国，实力不相上下，得到贤德之士的诸侯国就强盛，失去贤德之士的诸侯国就衰败，因此贤德之士的意见能够被听从，计划得以实施，身处高贵的地位，恩泽惠及后代，子孙后人能够长久地荣华富贵。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圣明的皇帝身居朝堂之上，恩德施于天下，天下诸侯都朝贡臣服，威势足以震慑四方的夷狄，四海之外的疆土相连成一片乐土，安定如同覆置的盘盂一般，天下统一，合为一体，凡是有何举动，就如同在手掌里运转一般。贤德与否，能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形式呢？如今天下广大，士民众多，那些尽心竭力，来往驰骋游说，如同车辐一同凑集到车毂一般争着向朝廷献计献策的人，多得难以数清。尽管尽心竭力地敬仰道义，却仍被衣食所困扰，有的人根本没有进身做官的门路。倘若张仪、苏秦与我一同生活在现在，他们就连掌故官都难以得到，如何还敢奢望去做常侍和侍郎呢！古书中说：‘天下要是没有灾害，即便是有圣人，也没有地方能够施展他的才能；朝廷中君臣上下同心，即便是有贤人，也没有机会立功。’因此说时代有变化了，事情就跟着发生变化。即便如此，如何能够不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呢？《诗经》中说：‘在宫里面敲钟，钟声传到了宫外。’白鹤在幽远的沼泽深处鸣叫，叫声传到了宫外。’要是能够提高自身修养，还何须担心无法取得尊荣呢！姜太公亲身施行仁义七十二年，遇到了周文王，这才得以施行他的学说和主张，被封在了齐国，延续了七百年而未曾断绝。这就是士人之所以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钻研学问，施行道义而不敢停下来的缘故。如今世上的隐士，虽然没被当世任用，但是仍然能够孤高突起地自立于

世上，安然自得地独处，向上学习许由，向下学习接舆，谋略计策如同范蠡，忠诚与武子胥无异。天下安定和平，隐士修身自持，很少有同道众人，这原本就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你们对我还有什么疑虑！”就这样那些先生们都默不作声，没有话可回答。

建章宫后阁重栳【栳：栏杆。】 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粟：小米。】 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营营：往来的样子。】 青蝇，止于蕃。恺悌【恺悌：平和且有礼貌。】 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里，有只动物跑了出来，看外观和麋鹿很像。有人将这件事汇报给皇帝，武帝前去观看，询问身边的群臣里那些熟习各种事物且通晓经术的人，但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动物。于是武帝召来东方朔去看它。东方朔说：“我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希望能够赏赐美酒饭食给我大吃一顿，我就说。”武帝下诏说：“好。”东方朔吃完了，又说：“某个地方有几顷公田、鱼池及蒲苇地，陛下将那个地方赐给我，我东方朔就说。”武帝又下诏说：“可以。”这时东方朔才肯说：“它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驺牙。每当远方的人前来归顺仁义，驺牙就会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大小整齐一样，并无臼齿，因此被称作驺牙。”从那之后约一年时间，匈奴混邪王果然统率着十万民众来归附汉朝。武帝就再次赏赐给东方朔许多钱财。等到年龄大了，东方朔即将去世时，劝谏武帝说：“《诗经》说：‘往来不断的青蝇，

落在人的篱笆上。善良仁慈的君主，不会听信谗言。谗言并无止境，扰乱四方邻国。’希望陛下能够远离那些奸诈谄媚的小人，斥责他们进谗言。”武帝说：“东方朔如今反倒多说好话了吗？”因此感到很奇怪。不久后，东方朔果然生病死了。古书中说：“鸟儿到了即将死去的时候，它的鸣声也会十分悲哀；人到了即将死去的时候，他的言辞很有道理。”就是说这种情况。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卫后：卫子夫。】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白：汇报，诉说。】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旁：通“傍”，靠近。】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奉教：依照教导去做。】。”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绶【青绶：青色的系官印的丝带。】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至其贵也，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其此之谓邪？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被封作长平侯。卫青率领军队攻打匈奴，攻到了余吾水边才撤军回来，斩敌首级，抓获俘虏，立下战功归来，武帝下诏赐给他黄金千斤。卫将军从宫门出去，齐地的东郭先生以方术之士的身份来到公车府待诏候命，他站在路上拦住卫将军的车，拜见说：“希望能够禀告您一件事。”将军命车停下，将

东郭先生请到车前，东郭先生靠近车旁说：“最近王夫人很受皇上的宠幸，她的家里十分贫穷。如今将军得到了黄金千斤，如果能够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王夫人的父母，皇上听到这件事一定很高兴。这就是所谓的奇妙而又便捷的计策。”卫将军道谢说：“多亏先生把这条便捷的计策告诉我，一定会遵从您的教导。”于是卫将军就拿了五百斤黄金当作送给王夫人双亲的赠礼。王夫人将这件事告知武帝。武帝说：“大将军可不知道做这样的事。”于是询问卫青是谁告诉他的这个计策，卫青回答说：“是待诏候命的东郭先生告诉我的。”于是武帝下诏召来东郭先生，任命他担任某郡的都尉。东郭先生长时间在公车府里待诏候命，贫困饥寒，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连鞋子也并不完好。走在雪地里，鞋子只有面没有底，脚就踩到地上。路上的人都讥笑他，东郭先生回应那些人说：“谁能穿着鞋子走在雪地里，被别人看到了，他的脚上穿着鞋子，他的鞋子下却好似人脚的呢？”等到他受任做了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身上佩带着青色的系官印的丝带从宫门走出，前去向房东辞行，从前在公车府中和他一起待诏候命的人，分别来到都门外为他践行。道路之上尽显荣华显耀，在当代立下了很大的名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穿着粗布衣裳，怀中却藏着珍宝的人。当他身处贫困时，人们都不去理睬他；到了他富贵起来，就竞相去依附他。俗话说：“相马会因为外表的消瘦而错失好马，相士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错失贤人。”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王夫人死，号曰“齐王太后薨”。

王夫人病得很重，皇上亲身前去问候她说：“你的儿子应该封王，你打算将他安置到哪里？”王夫人回答说：“希望把他安置在洛阳。”皇上说：“不行。洛阳有武器仓库、储藏粮食的敖仓，处于关口，是全天下的咽喉要道。从先帝到现在，相传不会在洛阳设置王

位。但是关东地区最大的封国就是齐国，可以封他为齐王。”王夫人以手拍着额头，呼喊道“太幸运了”。王夫人去世，号称是“齐王太后去世”。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鹄：天鹅。】于楚。出邑【邑：指齐国都城临淄。】门，道【道：中途。】飞其鹄，徒揭【揭：举着。】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于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佗国：同“他国”，别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以前，齐王派淳于髡出使楚国去进献天鹅。从都邑临淄城门出来，途中那只天鹅飞走了，淳于髡只能举着空笼子，编出了一套假话，前去拜见楚王说：“齐王让我来向您敬献天鹅，从河上路过时，我不忍心看到天鹅口渴，把它放出来喝水，天鹅就离我而去飞走了。我打算剖腹上吊自杀而死去，又担心其他人议论大王因为鸟兽的缘故，让士人伤害自己。天鹅，是长有羽毛的动物，和它类似的动物很多，我打算买其他动物来代替它，这是不诚实且欺骗大王。我打算逃到别的国家去，又痛心我们楚、齐两国的国君的通使未能完成。因此我前来楚国服罪，向大王叩头接受惩罚。”楚王说：“好，齐王竟然有像你这样讲究诚信的贤士！”于是厚礼赏赐淳于髡，所赏赐的财物比进献天鹅时还多出一倍。

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俱：同去，同行。】，曰：“吾有益于君”，君许之。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实，恐不可与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与俱。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

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伐：夸耀。】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曰：“诺。”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于治北海，令盗贼不起？”叩头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於呼：此处表示赞叹。】！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帝曰：“今安在？”对曰：“在宫府门外。”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传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财。”

武帝时，曾下诏召北海郡的太守到皇帝行宫。有一位执掌文书的小官王先生，主动请求和太守同去“我会对您有帮助的。”太守同意了。太守府里的许多属吏功曹对太守说：“王先生嗜酒如命，话多且不实，恐怕不适合与他同行。”太守说：“先生很想和我一起去，不能违逆。”于是与王先生一起去。走到宫门外，在宫府门等待下诏。王先生只是怀揣钱去买酒喝，与卫队的长官一起喝酒，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也不去探望太守。太守入宫跪拜。王先生向守门的郎官说：“请帮我将我们太守叫过来，我在宫门内跟他远远地说几句话。”守门的郎官帮他去叫太守。太守出来了，见到王先生。王先生说：“天子要是问您用什么样的方法整治北海郡，使那里并无盗贼，您会回答什么呢？”太守回答说：“选拔那些有才能的人，依照他们才能的不同分别任用他们，赏赐那些成绩优异的，惩罚那些不贤能的。”王先生说：“这样回答的话，是自我赞誉和自我夸功，不可这样。希望您能这样回答，这并非我的力量，都是陛下神明威武所感化的结果。”太守说：“好。”太守受召进入宫中，到了殿阶下，武帝下诏问他说：“如何治理的北海，让盗贼都不再出现？”太守磕头回答说：“这并非我的能力，都是陛下神明威武所感化的结果。”武帝大笑起来，说：“好呀！我怎么能获得忠厚长者的称赞呢！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太守回答说：“从执掌文书的小官那里学来的。”武帝说：“如今他在哪

里？”太守回答说：“在宫府的门外。”武帝下诏书任命王先生做了水衡丞，将北海太守任命做了水衡都尉。古书中说：“美妙的言辞能够换取尊贵的地位，高贵的品行能够施加他人。君子以美言相赠，小人以钱财相赠。”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長老：年高德劭的人。】，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三老：官名，掌管地方教化。】、廷掾常岁【常岁：每年。】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娉：下聘礼，表示订婚。】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缯绮縠：丝织品。缯，泛指丝织品。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縠，又轻又薄的丝织品。】衣，间居【间居：独自居住。】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缦【缦：橘红色。】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余日。共粉饰【粉饰：梳妆打扮。】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幸：希望。】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魏文侯时，西门豹担任邺县令。西门豹到邺县后，访问年高德劭的人，询问当地百姓所受疾苦的事。长老说：“因为河神娶媳妇而受苦，百姓因这个缘故而贫穷。”西门豹询问缘故，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和廷掾这些官吏每年都向百姓征收赋税，收取百姓的钱财可达数百万之多，用这里的二三十万为河神娶媳妇，与巫婆一同瓜分剩下的钱财，并拿回家。当要为河神娶媳妇时，巫婆寻找小户人家里长得漂亮的女孩，说这个女孩应该做河神的媳妇，马上就下聘强行带走。为她洗头洗澡，替她缝制新的丝绸衣服，命她独自居住并斋戒；为她在黄河岸边修筑斋戒的房子，张挂上橘红色和大红色的帐子，让女子在

帐中居住，给她制备牛肉美酒等饭食，持续十几天。到时，大家一起为她梳妆打扮，就像是嫁女儿的床帐枕席一样，让那女孩坐到床上，将床放在河中漂浮，最初床是浮在水面上，但是漂了几十里后就沉了下去。那些有漂亮女孩的人家，唯恐巫婆为河神求娶了她，因此大多都带着女儿远远地逃走了。因此城里的人越来越少，也愈发贫穷了，这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百姓有俗语说‘如果不为河神娶媳妇，洪水会吞没一切，淹死所过之处的民众’等等。”西门豹说：“到了为河神娶媳妇时，希望三老、巫婆和乡亲父老们都到河边去送那女孩，希望也能告诉我，我好去河边送那女孩。”大家都说：“好的”。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十人所，皆衣缙【缙：丝织品。】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好丑：美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姬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趣：同“促”，催促。】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罄折【簪笔罄折：形容礼仪完备且恭恭敬敬。】，向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姬、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等到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与大家会合。三老、官吏、豪绅、乡亲父老们都聚到了一起，来到这里观看的百姓有两三千人之多。那个巫婆是个老太婆，已经七十岁了。她有十多名女弟子，都身穿祭祀用的丝绸单衣，站在大巫婆后面。西门豹说：“把河神的媳妇叫出

来，看看她是长得美还是丑。”于是巫婆就把女子从帐中扶出来，走到西门豹的面前。西门豹看了看那女子，回过头对三老、巫婆及父老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劳烦大巫婆为我前去河宫禀报河神，要重找漂亮的女子，后天就把她送过去。”于是命官吏士卒一起抱着大巫婆，把她投到了河里。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徒弟去催催她！”于是将巫婆的一个徒弟投到了河里。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道：“徒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再派一个人前去催她们！”于是又把一个徒弟投到了河里。一共投进河里三个徒弟。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徒弟是女子，不会禀报事情，劳烦三老为我前去禀告这件事。”于是又将三老投到了河里。西门豹恭恭敬敬地面对黄河站着等待了很长时间。长老、官吏及旁观的人们都十分害怕。西门豹回头说：“巫婆、三老还没回来，该如何做呢？”打算再派廷掾和一个豪绅前去催他们。廷掾和豪绅都跪在地上叩头，叩得头都破了，鲜血直流，面如死灰。西门豹说：“好吧，就再等一会吧。”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起来吧。看这样子河神会长时间留客，你们也都散了回家去吧。”邺县的官员和百姓十分惊恐，从那以后，没有人敢再说给河神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即发民【发民：征集百姓。】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少：同“稍”，稍微。】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期：一定。】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经绝：横穿。】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置：搁置，放弃。】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几：通“岂”，难道。】可谓非贤大夫哉？

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于是西门豹征集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沟渠，引漳河水灌溉百姓的农田，农田都被灌溉了。挖渠时，百姓对挖凿渠道稍稍感到厌烦和辛苦，不打算进行。西门豹说：“百姓能够与他们一起享受成功时的喜悦，但不可以和他们商议事情的开始。尽管父老兄弟现在会憎恨厌恶我，但是百年之后，一定会让父老的子孙们想到我说过的话。”一直到现在，当地深受开通水渠的好处，百姓由此而富足。十二条水渠横着穿过御道，等到汉朝建立，县里的官员们认为十二条水渠上的桥梁阻断了御道，彼此间又相距很近，不可以。想要合并一些水渠，而且靠近御道的三条水渠合为一条，只架设一座桥梁。邺县的民众父老不愿意听取官员们的意见，觉得这是西门先生所规划开凿的，贤德明君的法式和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官员们最终听取了百姓的意见，将合并水渠的计划搁置一边。因此西门豹做邺县的县令，名声遍及天下，恩德流传后世，没有断绝之时，难道能说他不是位贤德的大夫吗？

古书上说：“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瞒；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瞒；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瞒。”这三位先生的才能谁最为贤明呢？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能够分辨他们。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受命而王：禀受天命而成为君主。】，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任：听信。】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洗沐：汉代时官吏有假期以洗沐，因此洗沐代指休假。】，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观采：观看其风采。】。”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分别：分辨，剖析。】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从古至今君主都是承受天命而成为帝王的，帝王的兴起又如何不是依靠卜筮的方法由天命决定的呢！这种形式在周朝时最为兴盛，等到秦朝时仍可见到。汉朝时嗣君的选定，都是取决于占卜者。太卜官员的兴起，汉朝兴起就已经出现了。

司马季主，是楚国人。在长安城的东市为人占卜。

宋忠担任中大夫，贾谊担任博士，一天他们一起外出休假，一边走着一边谈论，讨论讲述着先王圣人的治国之道，广泛地探究世道人情，两人相视感叹。贾谊说：“我听说古时的圣人，不是高居于朝廷

之上，就一定身处卜筮或医师的行业之中。如今我们已见识过了三公九卿及朝中的那些士大夫，他们的才能和见识都知道了。我们试着去见识一下卜筮者的风采吧。”于是两人乘同一辆车来到市区，在卜肆筮馆中游逛。天刚刚下过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正在馆中闲坐，有三四个徒弟在边上侍立，正在探讨天地之间的道理，日月运行的规律，阴阳吉凶的源头。宋忠、贾谊这两位大夫向司马季主拜了两拜。司马季主看到他们的外貌模样，很像是有些知识的人，于是回礼，让徒弟迎二人入座。坐下之后，司马季主重新讲说起刚刚提到的内容，剖析天地间的终止与起源，日月星辰运行包含的规律，顺序排列及仁义的结合，按此讲述吉凶的征兆，说了几千个字，没有不遵循事理的。

宋忠、贾谊瞿然【瞿然：惊恐害怕的样子。瞿，通“惧”，害怕。】而悟，猎纓【猎纓：整理好帽子。猎，此处指用手捋齐，捋正。纓，帽带。】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窃观：私下观察。】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居之卑：处于低下地位。卑：卑下。】，何行之污【行之污：从事的职业被人瞧不起。行，行事，此处指从事的职业。污，污浊、不干净。】？”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野：粗鄙。】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长者：司马季主自指。】？”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取不当：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矫：捏造。】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

宋忠、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整好冠带，端正衣襟，恭谨地

坐着，说：“我们观看先生的容貌，聆听先生的言辞，晚辈私下里观察当今世上，还从未曾见到过。如今先生为什么地位如此卑下，为什么从事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呢？”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起来两位大夫很像是有些道术的人，如今为何有这样浅陋的见识，为什么言辞这样粗野呢！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让先生们觉得贤能呢？又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二位觉得高尚呢？现在凭什么觉得我这样的长者是卑下污秽的呢？”

宋忠、贾谊二人说：“拥有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世人都会尊重，贤能的人才能享有它们。如今您所处的并非是那样的地位，因此称之为卑下。说话不能使人尽信，做事不符合实际，索取不合情理，因此称之为污秽。占卜者是世俗所贱视的。世人都说：‘那些占卜者多数都用夸大荒诞的言辞来博取人情，假意抬高求卜人的禄命以取悦人们，编造灾祸以忧伤人心，捏造鬼神之言以骗尽人财，贪求贵重的酬谢以为自己求得利益。’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耻辱的事情，因此说卜筮是卑下污秽的职业。”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日月疵瑕：指日食和月食。疵瑕，即瑕疵，小的毛病、缺点。古人常借观察星象来推测人事的吉凶。】吉凶，则不能理【理：整理。此处意为解释说明，讲出道理。】。由是观之，能知别【知别：识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退：辞官。】。其誉【誉：称赞。】人也不望其报，恶【恶：批评责备。】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

司马季主说：“先生们暂且安坐。先生们看到过那些披散头发的

男孩子吗？日月照到他们身上就走路，照不到就停下来，问他们日食月食的情况和人事吉凶，却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由此可见，能区分辨别贤与不贤的人没多少。

“贤者言行举止，遵循正直的道义，以正面的道理来劝谏君王，屡劝而不听从就选择辞官引退。他用美言赞誉别人，并不期望得到别人的回报；以行动表示憎恶别人，也并不会顾忌别人的怨恨，将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作为己任。因此倘若官职并非自己能够胜任的就不会做，俸禄与自己的功劳不符就不会要；看到一个人心术不正，纵使他身份尊贵也不会尊敬他；看到一个人行为不端，纵使他地位很高也不会屈居其下；得到官位也不因此而感到欢喜，失去官职也不因此而遗憾；倘若并非自己的过错，纵使因受到牵累而受囚禁的侮辱也不会感到愧疚。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卑疵：卑躬屈膝的样子。】而前，嫫趋【嫫趋：过分谦恭。】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比周：与小人亲近，结党营私。】，宾正【宾正：排挤正直的人。宾，通“摈”。】，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盗贼发不能禁，夷貊mò【夷貊：泛指少数民族。】不服不能摄【摄：同“慑”，震慑。】，奸邪起不能塞【塞：制止。】，官耗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孰【孰：通“熟”，成熟，丰收。】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鴟鵂【鴟鵂：本意指猫头鹰，这里用来指代奸邪小人。】，与之凤皇翔乎？兰芷芎【兰芷芎：指各种香草。】弃于广野，蒿萧【蒿萧：指各种臭草。】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

“今天先生们所提到的贤者，都是足以让人感到羞愧的人。他们低声下气地求取晋升，过分谦恭地说话；用权势彼此勾结，用私利互相诱导；结党营私，排斥正人君子，以此求得尊宠和名誉，以此享受公家提供的俸禄；谋求私人利益，歪曲君主法令，剥削百姓财产；凭借官位作威作福，利用法令做工具，追逐私利，倒行逆施：这和手里拿着利刃去抢劫别人的人没有差别。最初试用为官的时候，竭力施展巧诈的手法，虚假粉饰个人的功劳，捏造虚假的结果欺骗君王，以此爬上显赫的地位；做官不允许贤者陈述功劳，反而自我夸耀功劳，发现假的就将它添油加醋地说成是真的，把没有当成有，把少当成多，以求得权势高位；恣意享受吃喝玩乐，驱车外出游玩，带着美姬歌女，不管父母亲人，违法犯纪，残害百姓，令公家财产虚耗：这些人本是强盗却从不拿着利矛木弓的人，是攻击别人却从不使用刀箭的人，是虐待欺凌父母却不会被治罪和弑杀国君却不会被征伐的人。你们怎么觉得这些人是高人贤才呢？

“出现了盗贼不能禁止，少数民族不服从却不能威慑，奸邪兴起却难以遏阻，官府损耗却无法整治，四时不和却不能协调，年景不好却难以调济。身怀贤才却不出来做事，这是对君主不忠；没有贤德和才能却占据官位，享受着皇上的俸禄，阻碍有贤能的人晋升，这是窃居官位；有关系的人就能进用做官，有钱财的人才能得到礼遇，这就是虚伪。你们难道没看到过猫头鹰与凤凰一同飞翔吗？兰芷、芎藭这些香草都被遗弃在旷野，青蒿、艾蒿这些野草却茂密如树林一般，让君子引身而退难以在大众中显露才华，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述而不作【述而不作：转述前人旧闻而没有开创自己的新说。】，君子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

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

“且夫卜筮者，埽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以义：按照实际情况。】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嫁子：嫁女儿。】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此夫：这就是。】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利大：贡献大。】而谢少【谢少：索取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传述而不创作，这是君子本来的道义。如今占卜的人，肯定会效法天地，取象四时的变化，合乎仁义的要求，辨别筮策，定下卦象，转动栝盘，摆正筮纂，然后言说天地间的利益与损害，人事的成功与失败。过去先王建立国家，一定要先使用龟甲和蓍草占卜日月，然后才敢替代上天治理百姓；选好了吉日良辰，然后才敢进入都城；生孩子一定要先占卜一下吉凶，然后才敢受孕怀胎。自打伏羲创制八卦，周文王将其演化成了三百八十四爻象后，天下得以大治。越王句践效仿文王演制的八卦为人事，这才攻灭了敌国，称霸天下。从这些情况来看，占卜有什么需要忧虑的呢！

“并且占卜的人，洒扫庭除，设下座位，整理好自己的帽子和腰带，然后才言说吉凶之类的事情，这是合乎礼制的行为。他们的言词能够使鬼神享受祭品，忠良的臣子因此而服侍自己的君主，孝顺的子女因此而赡养自己的双亲，慈父因此而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些是合乎道德的表现。请求卜卦的人按照实际情况给占卜人几十上百个钱，生病的人有的因此得以痊愈，快死的人有的因此得以生还，祸灾有的因此得以避免，事情有的因此得以成功，嫁女儿娶媳妇有的因此而能够生养：这种功德，难道仅仅值几十上百个小钱吗？这就是老子所提到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一样，这才是有德’。如今那些占卜的人贡献大却索取少，老子说的话难道和这样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吗？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輜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索：穷尽。】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

“庄子说：‘君子内心没有挨饿和受冻的担忧，外部没有被抢劫掠夺的忧患，居于高位就谦恭谨慎，处于低位也不为害别人，这就是君子的道义。’如今卜筮的人从事的这个职业，积攒的钱财没能成堆，贮藏的物资用不到仓库，迁往异地不用輜车，行装并没有多重，停了下来就能应用，而且从没有穷尽之时。带着无法用尽的东西，在永无止境的世界中遨游，即使是庄子自身的行为也不一定能比这样更好吧，先生们因为什么缘故而说不能从事占卜呢？上天在西北方有不足，星辰就向西北方移动；大地在东南方有塌陷，就将大海当作水池；太阳升到了正午就一定会向西落，月亮到了圆满之期就必定趋于亏损；先王留存的道术，有时存有时亡。而二位先生要求卜筮者说话一定要真实，这难道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吗？”

“先生们可曾遇到过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吗？商议事情，制定计划，一定会是这些人。但是他们不能凭借着一两句话让君王高兴，所以说话时一定托称先王，说话必定提及上古；思考问题，决定策略，夸赞粉饰先王的功绩，以及解释他们的失败与祸害，以此来让君王的内心恐惧或是欢喜，以期满足自己的欲望。言辞繁复而夸张，没有

比这更厉害的了。但是希望国家变得富强，事业取得成功，对皇上尽职尽责，如果不这样做是不行的。现在的卜筮者，是解答迷惑、教化愚顽的人。那些身处愚顽迷惑的人，怎么可以凭借一两句话就能让他们变得聪明呢？因此说话不能因反复陈述而产生厌恶之情。

“故骐驎【骐驎：千里马。】 不能与罢驴【罢驴：疲惫的驴子，指劣等驴。罢，同“疲”。】 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喁喁：众人仰慕的样子。】 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

“所以千里马不可以和疲惫的驴驾同一辆车，凤凰不可以和燕雀同在一群，而贤人也不会和不贤的人处于同列。因此君子处身在卑下隐晦之地以避免凡夫俗子，自我隐匿以躲避世俗人伦，背地里察看天地人事及万物的道理以除去各种祸患，来彰显上天的德性，协助君王养育下民，这些人对世人的功绩很多，却并不追求尊宠的美誉。二位先生这样的人都只是会随声附和的人，怎么会知晓长者的道义呢？”

宋忠、贾谊恍惚中若有所失，茫然失色，神情怅然，面无血色，惆怅不已说不出什么。于是整理好衣衫站起身来，拜了两拜，就辞别司马季主。走起路来无精打采，出门后只能自己爬到车上，趴在车栏上，垂着头，就像透不过气来一样。

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屏语：避开他人私语。】 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赫赫：显赫的样子。】 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审：准确。】 ，不见夺糈【糈：精米，这里指代财物。】 ；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

去远矣，犹天冠地屨【屨：鞋。】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熙熙：热闹的样子。】，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

凌稚隆：「此借日者以讥尊官厚禄，而不忠之才，妨圣窃位，直与蒿簪鸣梟寇盗耳，岂能如日者之隐居卜筮，不求宠荣而有礼有德哉，篇中反复极论，虽其忿激之辞而亦足以风世之贪位慕禄者。」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毒恨：悔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三天后，宋忠在大殿门外遇到了贾谊，于是拉着他避开众人谈论起来，彼此慨叹说：“道德越高尚就越安全，权势越大就越危险。身处显赫的位子，丧身之日就不远了。占卜虽然有不太灵验的时候，也不可能被人夺去占卜花费的钱财；要是为君主谋划不周密的话，就难有立身之地。这两种情况相比差距太大了，就如同是天冠地屨一样。这就是老子所提到的‘无名是天地万物的源头’啊。天地辽阔无垠，万物热闹和乐，有的安定，有的危难，没有人知晓自己应该身处何方。我和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那些占卜的人呢？他们的时间过得越久就越安乐，即便是曾子（当为庄子）的道义，也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吧。”

过了很长时间，宋忠被派出使匈奴，还没抵达目的地就回来了，被判了刑。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怀王掉下马来不幸去世，贾谊因愧疚而绝食，含恨去世。这都是些追逐浮华而失去性命根本的人。

太史公说：古时候的占卜者之所以没有被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很难在文献典籍中见到。等到了司马季主，我记录下他的言行并撰写了出来。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性好解妇：性情和顺，体贴人意的女子。】来卜，对之颜色严振【严振：严肃。】，未尝见齿而笑【见齿而笑：笑得露出牙齿，在古时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见，通“现”。】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居止：居住。】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技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齐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孙，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命子：教育孩子。】，足以观士；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褚先生说：我担任郎官时，在长安城里游历观察，见到过那些从事占卜行业的贤明大夫，我观察这些人的起居、行路，一切行动都由着自己，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和帽子，虽然有些像乡里人，但却颇有君子的风度。遇到那些性情随、体贴人意的妇人前来占卜，他们也脸色严肃，笑不露齿。从古至今，贤良的人逃避世事习俗，有的隐居在荒野大泽中，有的生活在民间却闭口不谈世事，有的藏身于卜筮职业里以保全身家。司马季主，是楚地贤德的大夫，到长安城里游学，通晓《易经》，可以阐释黄帝与老子的道义，学识广博，见识长远。观察他对宋忠和贾谊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引用古时明王圣人的道理，原

本就不是知识浅薄能力低下之辈。倒是那些凭借卜筮安身立命而且扬名千里之外的人，往往无处不在。古书中说：“富足位于上等，尊贵次之；等到身居显贵位置之后，还仍要学会一技之长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黄直，是位大夫；陈君夫，是名女子，二人都凭借擅长相马扬名天下。齐地的张仲和曲成侯依靠善于用剑击刺而名扬天下。留长儒凭借相猪立名。荥阳的褚氏依靠相牛而出名。能够凭借技能扬名的人很多，都有高于世俗、超出常人的风采，怎么能说得完呢。因此说：“如果不是合适的地方，无论种什么也不会生长；如果不是自己的意向，无论怎么教导他也无法成功。”家庭教导子孙，应该明察他所喜爱的事物，倘若这种喜好能够包含生存之道，就应该顺势教育并促使他成功。因此说：“管理家庭，教育子女，足以看出士人的为人；子女有了能够安身处世的职业，父亲就能够称得上是贤人。”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同署：同一个办公单位。】，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五行家：研究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关系的人。】曰可，堪舆家【堪舆家：风水先生。】曰不可，建除家【建除家：以观测天象占卜吉凶的人。】曰不吉，丛辰家【丛辰家：以研究阴阳五行与岁月日時相配而占卜吉凶的人。】曰大凶，历家【历家：推算历象的人。】曰小凶，天人家【天人家：研究天人感应的人。】曰小吉，太一家【太一家：研究术数的道家流派。】曰大吉。辩论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

我做郎官时，曾经与太卜官待诏为郎的人在同一个衙署做事，他们说：“孝武帝在位时，曾召集了卜筮的各类专家前来问事，某天能够娶媳妇吗？五行家认为可以，堪舆家觉得不行，建除家认为不吉利，丛辰家觉得大凶，历家认为小凶，天人家觉得小吉，太一家认为大吉。各类专家争论不休，难以定论，只好将这种情况报告皇上。皇帝制命说：‘避开那些死凶的忌讳，应该以五行家为主。’”于是人们就

采取了五行家的意见。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宝；重视。】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祯祥：吉兆。】。涂山之兆从【从：吉利。】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推兵：进军。】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太史公说：从古至今，圣明的君主即将建立国家，领受天命，兴办大业，何尝不重视占卜来协助促成善举的！唐尧和虞舜之前的事，已经无法记载。自从夏、商、周这三代的逐次兴起，各自依照占卜的吉兆作为凭据。涂山氏的卜兆吉利，因此夏开启了自己的时代；飞燕的卜兆吉顺，因此殷族得以兴国；百谷的筮兆吉祥，所以周室才得以称王天下。君王在决定各种疑难的时候，就加以卜筮，用蓍草、龟甲判断吉凶，这是不曾更改的方法。

尽管蛮、夷、氏、羌各族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之分，但是也有决断疑惑的占卜。他们有的是以金石占卜，有的是以草木占卜，各国都有不同的风俗。但是像能否征伐攻击，能否出兵取胜，他们都相信自己所推崇的神灵，以此来预知将来的事。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要：关键，关窍。】其归【归：目的。】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稽：磕头。】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

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至微：微妙的事理。】，要絜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处：判断。】吉凶，别然否，多中【中：准确。】于人。至高祖时，因【因：沿袭。】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未遑：来不及。遑，闲暇。】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执节：控制。】，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射：揣度。】蛊道，巫时或颇【颇：有些。】中。素有眦睚【眦睚：细小的愤怒。】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荡恐：恐惧不安。】，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我粗略听说过夏、殷时期打算占卜的人，便找来蓍草龟甲，占卜结束之后就丢掉它们，认为龟甲一旦收藏起来就不灵了，蓍草用得久了就不神了。等到周王室的卜官占卜后，经常将蓍草和龟甲珍藏起来备用，还有选用蓍草和龟甲的大小及先后，各自有推崇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圣王遇到事情没有无法确定的，定断疑难没有不是明白可见的，他们设置这套求神问卜方法的原因，是担忧后代日渐衰败式微，愚蠢而不愿向聪明的人学习，人人都满足于自身的见识，教化分化出为百家，道理散乱而漫无边际，因此将事理推演归结到最为精细的地方，总括规范到精神上。还有的人认为灵龟这种动物的生长，圣人也不能与它们相比。它们判断吉凶，分辨可否，常常比人还要准确。等到了汉高祖时，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了太卜官。天下刚刚统一，战争还未平息。等到了孝惠帝继位，在位的时间很短，吕后是个女君主，孝文帝、孝景帝沿袭旧的制度，没有闲暇探究卜筮的事情。虽然有的父子都担任畴官，世代传承，但是这其中的

精微幽深之处，大多已经遗失。等到当今皇上继承帝位，广开艺能的门路，悉迎诸子百家的学说，通晓一门技能的人都可以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技艺绝妙、超群出奇的人更是位列高位，没有任何偏私。几年之内，太卜人才聚集了很多。正赶上皇上打算讨伐匈奴，向西抵御大宛，向南收服百越，卜筮者很精确地预示了各种情况，事先谋划制定好对策。等到猛将在前冲锋，执节指挥战斗，在各个地区都取得大胜，而以蓍草和龟甲卜筮所推算出来的得胜时日对此也大有帮助。于是皇上十分满意，赏赐给卜筮者有的多达几千万钱。像丘子明这些人，富到了极点，尊贵而备受宠幸，其富贵荣宠超过了满朝的公卿大臣。至于利用卜筮来占卜邪术和巫术等行为，有时预测结果也颇为准确。平日里和卜官有些小恩怨的人，都被他们借着公事除掉。卜官随意中伤他人，因此而被破族灭家的人，数不胜数。百官都恐惧不安，都奉承说龟甲、蓍草能够说话。等到后来卜官诛害人的事情被发现，奸计难以奏效，他们也同样被诛灭了三族。

夫撻féng 策定数【定数：吉凶。】，灼龟观兆【观兆：观察龟甲灼烧后呈现出的裂痕。】，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重事：慎重从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瘳：病愈。】。纣为暴虐，而元龟【元龟：大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彤弓：朱红色的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口象：口舌祸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龟逆：龟甲的兆象不吉利。】，终被乾谿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悖：迷惑。】；背人道，信祲祥【祲祥：吉祥，指占卜。】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龟筮协从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捧着蓍草来判断吉凶，灼烧龟甲来察视征兆，变化无穷，因此选择贤德的人来担任卜官，可以说是圣人也非常慎重的事情吧！周公用龟甲占卜了三次，周武王因此而病愈。商纣王以暴虐治国，用大龟占卜也得不到吉兆。晋文公即将恢复周襄王的王位，占卜得到了黄帝之兆，最终接受了朱红色的弓而成为诸侯。晋献公贪图骊姬的美色，占卜得到有口舌之祸的凶象，其灾祸竟然流传了五代。楚灵王想要背叛周天子，占卜时获得不祥之兆，最终在乾谿惨败。这样看来，征兆和应验对内诚实地预示，而当时的人能够明察事理，看到外在的结果，怎么能说这不是相互吻合的呢！君子认为那些轻视卜筮，不信任神明的人都非常荒谬；放弃人谋而迷信祥瑞的人，鬼神也难以被公正的看待。所以《尚书》九畴稽疑第七记载，所举五谋要卜和筮其中两种，五谋不一致时，要顺从占多数的意见，这表明虽有卜筮，但并非专信卜筮。

我来到长江以南地区，观察当地百姓的行事，问询当地的长老，

他们说龟要活到一千岁才能在莲叶上游戏，蓍草即使有百条枝茎也只有一条根。在龟和蓍草生长的地方，野兽里面没有虎狼，草丛里没有毒虫。住在长江边的人，经常畜养龟这种动物，用食物喂养它们，认为它能为人疏通筋络，增加元气，有助于人们防衰养老，这话难道不可信吗！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大卜官：太卜官。】，问掌故文学【文学：官名，主管学校、教导学生之事。】长老习事者，写取【写取：抄录。】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褚先生说：我由于通晓经术，跟随博士求学，研习《春秋》，因为成绩优秀而出任郎官，幸运地担任宫廷值宿警卫，出入宫殿已经有十多年了。我很喜欢《太史公传》。《太史公传》中说：“夏、商、周这三代君主用龟占卜的方法各不相同，四方蛮夷所用的占卜习惯也不相同，但是分别都用占卜来判断吉凶。我大概明白其中的关键，因此撰写了《龟策列传》。”我在长安城往来行走，找寻《龟策列传》却没能得到，所以我到太卜官那里去，询问谙熟龟策占卜之事的文学老人们相关的掌故，记录下了解到的龟策占卜的事情，编到了下面。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下有伏灵【伏灵：即“茯苓”，中药名。】，上有兔丝【兔丝：即“菟丝”，一种植物，种子可以入药。】；上有捣蓍【捣蓍：丛生的蓍草。】，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捎兔丝去之，即以籊【籊：通“篝”，用竹笼罩火，灯笼。】烛此地，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得：得以实现。】，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

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既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处于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蚺龙【蚺 龙：蛟龙。，通“蛟”。】伏之。王者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当：应验。】，足以决吉凶。

听说古时的五帝、三王发动兴举的大事之时，一定要提前以蓍草龟甲占卜来做决断。古书上说：“下面有伏苓，上方有菟丝；上面有捣蓍，下方有神龟。”所说的伏苓，在菟丝的下面，形状如同飞鸟。刚下过雨之后，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趁着夜晚将菟丝割掉，然后用灯笼照着这个地方，火熄灭之后，马上记下这个位置，用四丈新布将这个地方围起来，等到天亮再把它挖出来，挖到四尺至七尺深就能得到它了，要是超过七尺就无法得到了。伏苓，原本是千年古松的根，吃了它的人能够长生不死。听说蓍草长满一百条枝茎的话，它的下面就一定有神龟在守护，它的上方常常有青云笼罩。古书中说：“天下安定和平，王道得以推行，蓍草的茎就能够长到一丈长，丛生的一根能够它长出一百根茎来。”而当今世间用蓍草占卜的人，不能与古代的法度相合，不能获得长满百茎、长达一丈的蓍草，能够得到八十茎以上、长达八尺的蓍草已经十分不易了。百姓中有喜好卜筮的人，得到六十茎以上、长达六尺的蓍草，就能够使用了。古书中说：“能获得名龟的人，财物都会归他所有，家中一定会大富大贵，得到千万钱。”第一名称作“北斗龟”，第二称作“南辰龟”，第三称作“五星龟”，第四称作“八风龟”，第五称作“二十八宿龟”，第六称

作“日月龟”，第七称作“九州龟”，第八称作“玉龟”：一共有这八种名龟。古书里的龟图都会有文字标在龟腹的下方，写明这是谁的龟。我大致记录了它们的要旨，并未摹画那些图。得到这些名龟不用非得身长一尺二寸，百姓能够得到身长达七八寸的，就可以将它当作宝贝了。现在的这些珠玉宝器，纵使进行深藏，也一定能看到它们的光彩，一定能显示它们的神明，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吧！所以山上有美玉，树木就会润泽；深渊生长着珍珠，岸上的草木就不枯萎，那是受到珠玉滋润的缘故。明月般美丽的珍珠出产在江海，藏身在蛤蚌里，蛟龙趴在上面，君主获得了它，就可以长久地拥有天下，四方各族都来臣服。倘若能够获得长有百茎的蓍草，并且获得蓍草之下的神龟，以此来进行卜筮的，一定会百言百中，能够以此来判断吉凶。

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输：送。】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高庙：汉高祖的庙。】中有龟室，藏内【内：通“纳”，收藏。】以为神宝。

《传》曰：“取前足臑骨【臑骨：前肢的下半截骨头。】穿佩之，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为郎时，见《万毕珠方》，传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龟在其中，常巢于芳莲之上。左胁书文曰：‘甲子【甲子：甲子年。】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正：官长。】，诸侯得我为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杆【蟠杆：盘曲。】林中者，斋戒以待，凝然【凝然：恭敬诚恳。】，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醯酒【醯酒：用酒泼地。】佗发【佗发：披头散发。】，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与？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行：经过。】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

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神龟出产于长江水中，庐江郡每年按照时节将二十只身长达一尺二寸的活龟敬献给太卜官，太卜官会选择吉日剔取龟的腹甲。龟活到千岁时才拥有满一尺二寸的甲。君王每逢调兵遣将，发动战事，一定在庙堂上钻龟甲占卜，以判定吉凶。如今高祖庙里建有一间龟室，藏着这种龟甲并将其当成神宝。

古书中说：“选取龟的前足骨，穿起来佩戴在身上，将龟悬挂在房间的西北角，这样就算走进深山老林里，也不会迷路。”我担任郎官时，读过《万毕方》中的石朱方，上面说：“有一种神龟在江南的嘉林中生活。嘉林，就是野兽中没有虎狼，鸟群中没有猫头鹰，草丛中没有毒草恶虫，野火烧不到，斧头砍不到的树林。龟处身嘉林中，经常在芳莲的上面筑巢。龟的左胁下写的文字说：‘甲子年的日冕重光之时，获得我的人，普通人也能成为获得封地的官长；诸侯如果能得到我就可以做帝王。’来到白蛇盘曲的林中寻找神龟的人，斋戒之后等在这里，十分恭敬，那情形就如同有人来告知他神龟的消息一般，于是将酒洒到地上，披头散发，乞求三天三夜才能得到神龟。”由此来说，这迎取神鬼的仪式多么宏伟壮观！所以我们难道可以不尊敬龟吗？

南方的一位老人用龟支撑床腿，过去二十几年，老人去世，将床移开，龟仍然活着没有死去。龟自身能够行气呼吸。有人询问说：“龟能够神通到这种程度，那太卜官获得了活着的龟，为什么还要杀了它，取下它的甲呢？”不久前长江边有个人获得了一只名龟，把它养起来，家中因此而发了大财。他与别人商量，打算把龟放生。有人让他将龟杀死，别放生，如果将龟放走的话就会家破人亡。龟给他托梦说：“将我送我水里，不要杀我。”那户人家最终还是将龟杀掉了。杀了龟之后，这个人就死了，家中也不复往日的吉祥富贵。百姓

与君主处事的道理并不相同。百姓获得名龟，看情况似乎不应该杀死它。而按照古代的惯例来看，古时的明君圣主都是杀死名龟然后利用龟甲占卜。

宋元王【宋元王：指宋元公。】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丈夫：成年男子。】，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玄绣之衣：黑色且绣花的衣服。】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援式：拿起星盘。式，即“杓”。】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斗：北斗星的斗柄。】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四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介虫：指龟。】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

于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

宋元王时获得了一只龟，也将龟杀掉后再利用它。我谨将这件事

接着记录到下面，供有兴趣的人阅读参考。

宋元王二年（前530年），长江之神派神龟出使黄河，到达泉阳时，渔夫豫且撒下网捕捉到了神龟，并将它囚禁在笼子里面。等到半夜，神龟给宋元王托梦说：“我替长江之神出使黄河，但是被鱼网阻拦了去路。泉阳人豫且捉住了我，我没有办法离开。陷于灾难之中，无处求救。君王是有德义之人，所以我来向您求救。”元王很快就醒了过来，于是召来博士卫平，向他询问道：“今晚我做梦梦到一名男子，伸长脖子，头长长的，身穿带有刺绣的黑色衣服，乘坐辎车，来给我托梦说：‘我替长江之神出使黄河，却被鱼网阻挡了去路。泉阳人豫且捉住了我，我无法离开。身陷患难之中，无处求救。君王是有德义之人，因此我来向您求救。’这是什么东西呢？”于是卫平便取出占卜用具站了起来，抬头看天，仰视月光，观测北斗星的斗柄所指的方向，估算太阳在天空里所处的位置。以圆规和矩尺当作辅佐，还用上了秤锤和秤杆。已然确定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四个方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也都各在其位，彼此相望。观测其所呈现出来的吉凶，甲介之虫最先显现出来。于是卫平就对元王说：“昨晚是壬子日，星宿为牵牛。这是黄河大水相会，鬼神相谋之时。银河处于南北方向，长江之神和黄河之神本来相约，南风刚来的时候，长江之神的使者先来拜谒黄河之神。此时白云壅塞住了天河，万物都被滞留不前。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太阳，江神的使者应该是被囚禁了。您梦见的身穿黑衣且乘坐辎车的，它的名字就是龟。君王尽快派人去打问并找到它。”元王说：“好。”

于是元王就派人乘车飞驰前往泉阳，询问泉阳县令说：“县里有多少户渔民？谁叫豫且这个名字？豫且捕获一只龟，这只龟给君主托梦，因此君主派我前来寻找它。”泉阳令于是命县吏查阅户籍簿和地图，发现沿水的渔民有五十五家，上游有一间小屋，主人的名字叫豫且。泉阳令说：“很好。”就与使者一同飞驰前去询问豫且说：“昨晚你捕鱼获得了什么？”豫且说：“半夜的时候撒下网捉到了一只龟。”使者

问：“如今龟在哪？”豫且说：“在笼子中。”使者说：“君王知道你获得了这只龟，因此派我前来求取它。”豫且说：“可以。”随即将龟拴起来，从笼里取出，交给了使者。

使者载行，出于泉阳之门。正昼不见，风雨晦冥【晦冥：光线昏暗。】。云盖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风将【将：吹。】而行。入于端门【端门：宫殿南面的正门。】，见于东箱【东箱：东厢房。】。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

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仓【仓：通“苍”，青色。】夏黄，秋白冬黑。明于阴阳，审【审：明白。】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使者载着龟离开，从泉阳城门出来。正值白天天色却突然暗了下来，紧接着风雨齐至，天昏地暗。云彩覆盖其上，五彩斑斓；雷雨交加，大风呼啸随之前行。车子行进到王宫的端门，元王在东偏殿见到这只龟。龟身如同流水一般，润泽而有光彩。龟看到元王，抻长脖子向前爬，爬三步就停了下来，又将脖子缩了回去向后退，回到它之前所在的位置。元王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十分奇怪，询问卫平说：“龟看到我，把脖子伸长向前爬行，它在看什么？又缩回脖子退回原地，这又表示什么呢？”卫平回答说：“龟陷于患难之中，且被囚禁了一整夜，君王是有德义的人，派人将它救下来。如今它把脖子伸长向前爬

行，表示对您的感谢，又缩回脖子向后退去，是希望快些离去。”元王说：“好！龟的神灵居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能久留它，尽快驾上车把神龟送走，不要让它耽搁了期限。”

卫平回答说：“龟是天下的宝物，率先获得这只龟的人就能够成为天子，而且所言无不应验，所战无不胜。龟在深渊出生，在黄土生长。通晓上天的大道，明了上古之事。在世间游历三千年，也不离开它所居住的区域。龟静气平和，中正端庄，行动自如，不用蛮力。寿命与天地相齐，没人知道它寿命的极限是多少。它与万物一同变化，跟随四季而改变颜色。闲来无事的时候就自己藏起来，伏在一边不吃任何东西。春天呈现青色，夏天呈现黄色，秋天呈现白色，冬天呈现黑色。龟精通阴阳之辩，能够审察刑德，预知利害，察知祸福。用它来言说事理一定切中要害，用它占卜战事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君王倘若将它视为珍宝，各诸侯都会前来臣服。还请大王别把它送走，用它来安定社稷。”

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贪其力：贪求它的神力。】，下为不仁，上为无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

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盛德不报：因为恩德太大了所以就不回报了。】，重寄不归【重寄不归：替人保管的东西太贵重了所以就不归还了。】；天与不受，天夺之宝。今龟周流【周流：周游。】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薄：迫近。】泥涂。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淫雨不霁，水不可治。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虫暴生，百姓失时。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无佗故【佗故：其他缘故。佗，通“他”。】，其崇【崇：作祟。】在龟。后虽悔之，岂有及哉！王勿遣也。”

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逆：阻拦。】人之使，绝【绝：断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强乎？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桀纣暴强，身死国亡。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离：通“罹”，罹难。】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宝，趣驾送龟，勿令久留。”

元王说：“这龟很是神灵，从天而降，身陷在深渊之中。身处患难，将我看成是贤德之人。认为我仁德宽厚且忠诚守信，所以向我求救。要是我不送它离开，那么就和那个渔民没什么区别了。渔民想要用它的肉体谋取利益，我贪图的是它的神力，在下位的百姓没有仁义，在上位的君臣没有道德。君臣都不遵从礼制，从哪里得到福气呢？我很不忍心，怎么可以不把它送走！”

卫平回答说：“并非如此。我听说过，恩德深厚就无须回报了，寄存的物品过于贵重就无需归还；如果上天赐予的没有接受，那么上天就会夺回这个宝物。如今这龟周游天下，还要返回原处，向上抵达苍天，向下迫近泥涂。游历九州，从未受过侮辱，没被任何东西阻拦。如今来到泉阳，渔民侮辱并囚禁它。纵使君王把它送走，长江之神和黄河之神也一定会发怒，想要谋求报仇。龟因为自身受到侮辱，就会与神灵谋划。要么久雨不晴，洪水难治。要么干旱，风吹尘起，蝗虫成灾，百姓失掉农时。尽管君王施行仁义，但这种惩罚一定会来临。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这只龟在作祟。以后纵使后悔，如何能来得及呢！君王请别把它送走。”

元王感慨地叹息说：“阻拦他人的使者，破坏他人的计划，这难道不是残暴吗？夺得他人的东西，将它当作自己的宝贝，这难道不是强横吗？我曾听说，用残暴手段获得的东西必定会被残暴地夺走，以强横的态度夺来的东西最后必然一无所获。夏桀和商纣残暴强横，所以身死而国亡。如今我听了您的话，这就失去了仁义的美好名声，而有了残暴强横的行为。长江之神、黄河之神成了商汤和周武，我则成

了夏桀和商纣。没有看到神龟所带来的利益，恐怕反倒会遭受它所带来的灾难。我心中有很多疑惑，如何能侍奉这个宝贝，快点驾上车把龟送走，别再让它久留。”

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安。故云物或危而顾【顾：反倒。】安，或轻而不可迁【迁：转移，移动。】；人或忠信而不如诞谩【诞谩：放荡欺瞒，这里指满嘴谎话。】，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人患。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乡：对象，目标。】，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匆匆疾疾，通而不相择。妖孽数见，传为单薄。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介：甲壳。】之虫，置之溪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闾术：里巷街道。】，外为阡陌【阡陌：田间的小路。】。夫妻男女，赋【赋：赋予。】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图籍：户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谷。耕之耰【耰：翻土。】之，鉏之耨【耨：除草。】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qūn 仓【囷仓：粮仓。】不盈；商贾不强，不得其赢；妇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势不成；大将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没世无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所求于强，无不有也。王以为不然，王独不闻玉楮只雉，出于昆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珣【珣：凿开。】石拌【拌：剖开。】蚌，传卖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今王自以为暴，不如拌蚌于海也；自以为强，不过珣石于昆山也。取者无咎，宝者无患。今龟使来抵网，而遭渔者得之，见梦自言，是国之宝也，王何忧焉。”

卫平回答说：“并非如此，请君王不要担心。在天地之间，石头堆积起来才成为高山。山很高但是并不会倒塌，大地因此才能安稳。所以说事物有时看起来很危险反倒很安全，有的看起来很轻却并不能转移；有的人虽然忠诚守信反倒不如欺诈放诞的，有的人纵使丑陋恶劣但是非常适合做大官，有的人尽管美好漂亮却成为众人的祸患。倘若不是神圣之人，没有人能够说清其中的道理。春、秋、冬、夏，有时酷热，有时寒冷。寒暑并不融和，邪气相互冲突。同属一年，季节却有不同，这是由各自的时令决定的。因此使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的人仁义，有的人强暴。强暴之人有他能够发泄的对象，仁义之人有他得以施行的时候。万物都是如此，不能深究。大王要是听取我的意见，请允许我全面地说说这件事。上天现呈出五色，以此分辨黑白。大地生出五谷，是以此来察知善恶。人们不懂得辨别，这就与禽兽相像。在山谷和洞穴中居住，不知道种田耕作。天下灾祸不断，阴阳彼此相错，匆匆忙忙地生活，彼此相通并不加以选择。妖孽多次出现，传宗接代的力量十分薄弱。圣人对各种生物进行辨别，让它们不再相互攻击擒获。禽兽有牝牡之分，将它们安置到山林和原野；禽鸟有雄雌之分，将它们安置到树林和水泽；带甲壳的虫类，将它们安置到河流和溪谷。因此圣人管理人民，为他们修建城郭，在城里分出大街小巷，在城外修好田间小道。夫妻男女，分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将房屋排列起来。为他们造册建立户籍，分别登记他们的名姓和家族。设置官吏，用爵位和俸禄奖励他们。种植桑麻给他们制成衣服，播种五谷供他们食用，耕种田地，锄地除草。人们的口中能吃到爱吃的食物，眼里能看到美好的事物，身受衣食的方便。由此看来，不依靠强力，很难达到目的。因此说，农夫不强，谷仓难以盈满；商人不强，就无法获得利润；妇女不强，就织不出精美的布帛；官吏不强，就无法形成自己的权势；大将不强，士卒不会听命；王侯不强，终生都没名声。因此说强者，是建立事业的开端，是名分的基础，是万物的规矩。以强力去谋求，没有什么无法达到。大王觉得并非如此，可您难道没听说：雉鸟玉匣，出自昆山；明月之珠，出自四海；凿刻玉石而成玉匣，剖取蚌壳而得珍珠，拿到市场中贩卖。圣人获得它们，

将它们视为贵重的宝物。拥有宝物的那个人，就会成为天子。如今您将留下神龟看成是残暴，倒不如从大海里寻蚌取珠；您将留下神龟看成是强横，却没超过从昆山中凿刻玉石。那些凿取玉匣和蚌珠的人没有错，珍藏玉匣和蚌珠的人也没有错。如今神龟使者自己落入网中，而被渔民得到，神龟托梦给您自述，这是我国的宝贝，君王有什么担忧的呢？”

元王曰：“不然。寡人闻之，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惑也。虽然，祸不妄至，福不徒来。天地合气，以生百财。阴阳有分，不离四时，十有二月，日至为期。圣人彻【彻：透彻，贯通。】焉，身乃无灾。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祸之至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刑与德双。圣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拥：拥堵。】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无道矣，谀臣有【有：通“又”。】众。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于傍。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诈狂：狡诈疯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纣有谀臣，名为左彊。夸而目巧，教为象郎。将至于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羹：吃饭。】。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胫héng【胫：小腿。】。箕子恐死，被发佯狂。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兢【阴兢：周大夫。】活之，与之俱亡。入于周地，得太公望。兴卒聚兵，与纣相攻。文王病死，载尸【尸：周文王的牌位。】以行。太子发代将，号为武王。战于牧野，破之华山之阳。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头悬车轸，四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肠如涌汤【涌汤：沸腾的开水。】。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大傲。欲无戡yàn【戡：通“厌”，满足。】时，举事而喜高，贪很而骄。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诸侯之间，曾不如秋毫。举事不当，又安亡逃！”

元王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直言谏诤的人是国家的福泽，谗谀谄媚的人是国家的祸端。君主听信谗谀谄媚的话，是十分愚蠢糊涂的。即使这样，灾祸也不会没有缘故地降临，幸福也不会毫无原因地来到。天地元气相合，生出世间财富。阴阳有所分别，不能离开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日子一到就是一个周期。圣人明了这个道理，自身才会无灾无难。圣明之君利用这个道理，没有谁能够欺骗他。所以说幸福能够来到，人们要依靠自己去创造；灾难即将降临，也是人们自身行为所导致的。灾难总和幸福同在，刑罚和赏赐也是相辅相成的。圣人明辨这个道理，所以才知道吉凶。夏桀、商纣之时，和上天争夺功劳，阻拦鬼神行动，让他们不得交流沟通。这原本就已经残暴无道了，而谗谀之臣又非常多。夏桀身边有位谗臣，他的名字叫赵梁。他怂恿夏桀做些残暴无道的事情，劝说他像狼一样贪婪，将商汤在夏台囚禁，杀掉了关龙逢。左右的侍臣都害怕被杀，都在一旁献媚谗谀。国家如同堆起来的鸡蛋一样危险，人人却都说着并不要紧。高呼赞美着万岁，欺骗说国运未到头。蒙蔽夏桀的耳目，与他一同欺诈骗颠狂。商汤最终讨伐夏桀，夏桀被杀死，国家覆灭。夏桀宠信赵梁这样的谗臣，独自承受祸殃。《春秋》记录下这件事，到现在仍让人难以忘记。商纣王有一位谗谀之臣，他的名字叫左强，口才很好而且很会看眼色，唆使纣王修建象廊，象廊高耸直入云天，还放置了玉床。用犀牛角与美玉制成的器物盛物，用象牙制的筷子吃饭。挖掉了圣人比干的肝脏，砍掉了壮士的小腿。箕子唯恐被杀掉，披头散发，装作癫狂。商纣杀掉了周太子厉，拘禁了周文王昌。将文王关进了石室，打算把他从夜里囚禁到天明。阴兢救出了文王，与他一同逃走。文王来到周地，得到太公望。他发动士卒，聚集军队，与商纣交战。文王生病死去，士兵们载着他的牌位继续前进。太子发替代父王成为统帅，号为武王。武王在牧野和纣王交战，在华山以南击溃了纣军。纣王没能取得胜利，兵败撤走，武王将他围困在象廊。纣王在宣室自杀身亡，死去之后也没能被埋葬。头被挂在了车子的横梁之上，由四匹马拖拽着前行。每当我想起纣王这样的结局，心中难过得如同沸腾的水一样翻滚不休。这些人都曾拥有天下且尊贵到成为天子，只是太

过傲慢。欲望从没有过满足的时候，做什么事都喜欢好高骛远，贪婪暴戾而又骄傲奢侈。不任用那些忠诚守信的人，反倒听信那些谗谀谄媚的臣下，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我的封地在各诸侯国之间，如同秋季鸟兽的毫毛一样微小。如果有一件事处置的不够妥当，又如何能够逃脱灾难！”

卫平对曰：“不然。河虽神贤，不如昆仑之山；江之源理【源理：源流。】，不如四海，而人尚夺取其宝，诸侯争之，兵革为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此宝。战攻分争，是暴强也。故云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无逆四时，必亲贤士；与阴阳化，鬼神为使【为使：听他驱使。】；通于天地，与之为友。诸侯宾服，民众殷喜【殷喜：富裕喜悦。】。邦家安宁，与世更始【更始：重新开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经纪：准则。】。王不自称汤武，而自比桀纣。桀纣为暴强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瓦室：用瓦做屋顶的房子。】，纣为象郎。征丝灼之，务以费氓【费氓：耗费民资。】。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韦：熟牛皮。】为囊。囊盛其血，与人悬而射之，与天帝争强。逆乱四时，先百鬼尝。谏者辄死，谀者在傍。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妖祥：妖异的征兆。】。螟虫岁生，五谷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虽无汤武，时固当亡。故汤伐桀，武王克纣，其时使然。乃为天子，子孙续世；终身无咎，后世称之，至今不已。是皆当时而行，见事而强，乃能成其帝王。今龟，大宝也，为圣人使，传之贤王。不用手足，雷电将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今王有德而当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后虽悔之，亦无及已。”

卫平回答说：“并非如此。尽管黄河尽管又神又贤明，但是比不上昆仑山；长江的源头虽然畅通，却不如四海。而且人们尚能夺取昆山和四海的宝物，天下诸侯争抢它们，战事因此而兴起。小国被攻

灭，大国陷入危险，杀掉别人的父母兄弟，抢走他人的妻儿子女，攻破他国国土，捣毁别国宗庙，来争抢这些宝物。攻伐抢夺，这就是强暴。所以说取之用强暴的手段，治理则要运用文明的教化。不要违背四时的秩序，一定要亲近贤士；与阴阳一同变化，鬼神也可以被驱使；和天地相沟通，与它们作朋友。天下诸侯都来臣服，百姓生活殷实而欢喜。国家安定祥宁，和世道一同除旧迎新。商汤和周武运用这样的办法，就夺取了天子之位。《春秋》记录下这件事，把它当成规范准则。大王并未把自己称为商汤、周武，却将自己比成是夏桀、商纣。夏桀、商纣施政残暴而强横，本就把这些当成了常事。夏桀修造瓦室，商纣筑建象廊。征用丝帛当柴烧掉，一心想劳民伤财。征税收赋，毫无限度，杀戮百姓，有失法则。他们杀掉百姓的牲畜，用熟牛皮制成袋子，在袋子中装满牲畜的血液，和别人一同悬挂起盛血的皮袋并用弓箭去射，和上天争强。扰乱四时的秩序，在祭祀众神鬼前抢先品尝四时产物。劝谏之人常被杀死，谄媚之臣留在身旁。圣人都归隐起来，百姓没有人外出。天时屡次大旱，国内多有妖孽。蝗灾每年都会发生，五谷总是难以丰登。百姓无法安居乐业，鬼神不能享受祭品。每天都有大风刮起，白昼也是昏天黑地。日食连着月食，熄灭再无光亮。群星乱行不遵轨道，纲纪秩序全都扰乱。由此看来，夏桀和商纣的统治如何能够长久！纵使没有商汤和周武，到了时日也自会灭亡。所以商汤讨伐夏桀，武王击败商纣，是当时形势发展的结果。商汤和周武王这才成为天子，子孙后代也都相继为王；终身都无过错，后人都称赞他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这都是顺应时势而行动，用强力处理事情，这样才能成为帝王。如今这只神龟是尊贵的宝物。作为圣人的使者，传给了圣明的贤主。神龟不需要动用手脚，雷电就能伴随它，风雨就会护送它，流水就会漂行它。侯王是有仁德的人，才能够接受它。如今君王是有仁德的人，才能获得这个宝物，却害怕而不敢接受；倘若您把它送走，宋国一定会有灾难。今后纵使后悔，也都来不及了。”

元王大悦而喜。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

最良【最良：最吉祥。】。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创：裂痕，裂纹。】。理达于理，文相错迎【错迎：交错。】。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闻于傍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草木毕分，化为甲兵【甲兵：武器。】。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

元王于是十分高兴。因此元王就面对着太阳拜谢，拜了两次才接受神龟。选好吉日进行斋戒，甲乙两天最为吉祥。于是杀掉白雉鸡和黑羊，用它们的血浇灌神龟，在祭坛正中用刀剖开神龟，保全龟身完整没有受伤。用干肉和美酒放在龟的身旁作为祭品祭拜它。用点燃的荆木枝烧灼龟甲进行占卜，直到龟甲上出现裂痕。依理使它合于自然，纹理纵横交错。命令卜官进行占卜，所说的话都十分恰当。国家里藏着重宝，声名传遍了邻邦。杀牛以取得皮革，蒙到郑国产的桐木之上，战鼓因此制成。草木依照性质各自制成甲冑兵器。战即胜，攻即克，谁都比不上元王。元王治理宋国时，卫平担任宋国宰相，宋国在诸侯国中最是强大，这就是神龟的力量。

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亟：迅速，快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挛。当时不利，又焉事贤！贤者有恒常，士有适然。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蠆门；禹名为辩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故：通“固”，本来，原本。】毋椽，又奈何责人于全？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蜩【蜩：刺猬。】辱于鹊，腾蛇【腾蛇：会飞的蛇。】之神而殆于即且。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闾：里巷的大门。】。日辰不全，故有孤虚【孤虚：术数用语。戌亥称为孤，辰巳称为

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拘：局限，短处。】，亦有所据【据：长处。】。罔有所数cù【数：密。】，亦有所疏。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适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

所以说龟的神灵能够到托梦给元王的境地，但却无法自己从渔民的牢笼中逃走。自身可以十言全中，却无法通使黄河之神，回报长江之神。它的贤能够让人战即胜，攻即克，却无法自己从刀锋下逃脱，得免被剥割的灾难。它的圣哲的智慧可以先知先觉，迅速预见祸福，却无法令卫平不说话。预言事情无不周全，自身却被人捆绑拘禁。遇到坏时机不能趋利避害，又如何能够侍奉贤者！贤明的人有自己的常规，士人有适合自身的言行。所以说，视力很好也会有无法看见的地方，耳朵灵敏也有难于听到的事情。人虽然贤明，也无法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日月光明无比，但有时仍然会被浮云所遮蔽。后羿善射的名声在外，却不如雄渠和纘门；大禹的善辩与智慧十分有名，却无法战胜鬼神。地柱折断，天原本就没有椽子，又如何能对人求全责备呢？孔子听到了神龟这件事情之后说：“神龟能够预知吉凶，但骨头却是直的，内里干枯。太阳普降仁德而成为天下的君王，却被三足乌鸦羞辱。月亮主管刑罚以辅佐太阳，却被蛤蟆吞食。刺猬被喜鹊侮辱，腾蛇拥有神通却遭难在蜈蚣足下。竹子外表有竹节和纹理，但腹中却直而空；松柏可算是百木的首领，但却往往守护大门。日辰干支并不齐全，因此有了孤虚之法。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情有迅疾的，也有徐缓的。万物都有它的短处，也有它的长处。渔网的网眼有细密的，也有粗疏的。人都有可贵的地方，也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何能够恰好合适呢？事物怎么可能尽善尽美呢？上天尚且不够完整，所以世人修建房屋时，要少放三块瓦片，以便和上天的不完整相合。天下事物如同台阶有高低之分，万物有所缺陷才能生存。”

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定日月：推定日月所在的位置。】，分【分：区分，分辨。】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令名：美好的名声。】，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关内高外下 四月 首仰【首仰：兆象首端为仰起状。】 足开【足开：兆象足端为开放状。】 胗qín 开【胗开：当为“足胗”，兆象足端为闭合状。】 首俯大 五月 横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褚先生说：渔夫撒下渔网捕获了神龟，神龟自己给宋元王托梦，元王召来博士卫平并将梦中所见龟的情况告诉他。卫平进行卜筮，测定日月的位置，辨别轻重和长短，观察吉凶之兆，占卜预知神龟与元王梦中所见之物的颜色相同。卫平劝谏元王将神龟留下，并把它当作国家的贵重宝物，这事很好啊。古时提到占卜一定会说到龟，是因为龟有灵验的好名声，这事从古至今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将它记述下来撰写了这篇传记。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关内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开 胗开 首俯大 五月 横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日中如食【食：日食。】 已【已：停止。】 卜。暮昏【暮昏：黄昏。】 龟之微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常以旦祓【祓：通过沐浴斋戒祛除灾害。】 龟，先以清水澡【澡：清洗。】 之，以卵祓之，乃持龟而遂【遂：占卜。】 之，若常以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梁卵煇黄祓去玉灵【玉灵：敬称，指龟。】 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征【征：

通“惩”，惩戒。】后龟。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而：你。】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筮，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良贞：好的占卜。】。某欲卜某，即【即：如果。】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入皆上偶【上偶：对称且上扬。】。不得，发乡我身挫折【挫折：短小且曲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

占卜的禁忌有：每天的子时、亥时和戌时不能占卜及杀龟。白天倘若出现日食要中止占卜。暮色深沉，已近黄昏，龟缴绕难明，不可以占卜。庚日和辛日能够杀龟，也可以在龟甲上钻凿。通常在每个月的初一驱除龟的不祥，先以清水为龟清洗，再用鸡蛋在龟身上摩擦，然后才拿着龟进行占卜，并且把这种方法当作用龟占卜的常法。人们要是占卜之后并不应验，就用鸡蛋摩擦祛除龟的不祥，面朝东方站立，使用荆枝或是硬木烧灼龟甲，又用土制成蛋形，对着龟指三次，再拿着龟用土蛋围着它，祝祷说：“今天是大吉大利之日，谨用梁米、鸡蛋、煑木和黄绢驱除五灵神龟的不祥。”这样玉灵必然真心诚意，知道万物的情状，都能通过辨别兆纹进行占卜。要是没有真心诚意，就烧毁玉灵，扬弃它的骨灰，以此来惩戒警告今后用来占卜的龟。进行占卜时必须面朝向北方，龟甲一定要有一尺二寸长。

占卜之前，要用燃烧的荆木钻凿烧灼龟甲，钻凿龟甲的中间后，在灼烧龟的头部，各钻、灼三次；再次灼烧钻凿出来的凹点，称作“正身”，烧灼龟的头部，称为“正足”，这样重复三次。接着拿着龟绕灶三周。祝祷说：“借助您玉灵先生的神力。先生十分灵验，我们以荆木烧灼您的心，让您能够预知未来。您可以上行于苍天，下行于深渊，所有的神灵筮策，没有谁能够像您这样灵验。今天是个大吉之日，我打算进行一次满意的占卜。某某想要占卜某件事，倘若占卜得到吉兆就十分欢喜，得不到吉兆就万分懊悔。要是能够得到吉兆，请

向我展示出又长又大的兆身，首足都收起来，对称地指向上方。倘若没能得到吉兆，请向我展示出短小弯折的兆身，里外并不相互对称，首足都看不见。”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见：通“现”。】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矜，内外自垂。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駮，身节折【身节折：兆身的纹路曲曲折折。】；不死，首仰足矜。”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无呈【无呈：没有兆文显露出来。】，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系者【系者：被关押的人。】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矜。

卜有卖若【若：或者。】买臣妾马牛。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矜，呈兆若横吉安。

使用灵龟进行占卜时，祝祷说：“借助灵龟。五巫五灵，都比不上神龟灵验，可以预知人生，可以预知人的死。某人打算亲自进行一次满意的占卜，某某想要求得某物。倘若可以得到，请现出兆头和兆脚，让兆象的内外相互对称；倘若无法得到，请把兆头仰起，把兆脚收敛，兆象的内外就会自然垂下。这样我就知道占卜的结果了。”

为得病的人进行占卜，祝祷说：“如今某某因病受困。倘若会因病而死，请把兆首朝上伸展，兆纹的内外彼此交错，兆身依节屈折；倘若不会病死，请把兆首仰起，收敛兆足。”

为得病的人卜问邪祟有无，祝祷说：“如今病人要是邪祟，兆象就不用呈现；要是没有邪祟，兆象就显现出来。倘若家中存在妖祟，兆象在内；要是妖祟在家外，兆象在外”。

为被囚禁的人能否出狱占卜。倘若无法出狱，兆象为横吉安；要是可以出狱，兆足打开，兆首仰起，兆象在外。

卜问求得财物，所得到的是否该得。倘若应该得到，兆象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兆象内外相应；要是不应该得到，兆象则呈现兆首仰起，兆足收敛的状态。

卜问买卖臣妾牛马能否成功。要是买卖成功，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内外相应；倘若难以成功，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呈现出与横吉安相像的状态。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自桥：中间的纹路凸起。】，外下；不胜，足胗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当行【行：出行。】 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胗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胗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往候【候：探察。】 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胗，胗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胗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迁徙去官【去官：丢掉官职。】 不去。去，足开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问攻打强盗若干人，在某处，如今某某统领士兵很多人，前去进攻他们。倘若可以取胜，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身正的状态，兆纹内高外低；要是难以取胜，兆象显现为兆足收敛，兆首仰起，身不正，兆纹内低外高。

卜求可不可以出行。要是可以出行，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倘若不适合出行，兆象显现为兆足收敛，兆首仰起，与横吉安的状态相似，安则不适合出行。

卜问前去袭击强盗，能不能遇到。倘若能遇到，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有外；要是不能遇到，兆象显现为兆足分开，兆首仰起。

卜问前去等候强盗，能不能遇见。要是能遇见，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有外；倘若不能遇见，兆象显现为兆足分开，兆首仰起。

卜问听说有强盗，到底会不会来。要是能来，兆象显现为外高内低，兆足收敛，兆首仰起；倘若不能来，兆象显现为兆足分开，兆首仰起，与横吉安的状态相似，强盗就会在预期的时间后才来。

卜问能否会失去官职。倘若会失去官职，兆象显示为足开有敛外首仰；要是不会失去官职，或是自己辞官，兆象就显现为兆足收敛，呈现出的兆纹与横吉安类似。

卜问做官能否平安吉利。要是吉利，显现的兆象为身正，与横吉安相似；倘若不吉利，兆象显现为兆身曲折，兆首仰起，兆足分开。

卜问居家是否吉利。倘若吉利，所显现的兆象为身正，与横吉安相似；要是不吉利，兆象显现为身曲折，兆首仰起，兆足分开。

卜岁中禾稼孰【孰：通“熟”，丰收。】 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节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

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强情。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胗有外，若无渔。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胗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霁：雨雪停止，天气转晴。】 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卜问当年的庄稼会不会丰收。要是丰收，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

兆足分开，内自高起，外自下垂；倘若不会丰收，兆象显现为兆足收敛，兆首仰起，有外。

卜问当年百姓能否遭受瘟疫。倘若会遭受瘟疫，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身节有强外；要是不会遭受瘟疫，兆象显现为身正，兆首仰起，兆足分开。

卜问当年是否会有战祸。要是没有战祸，显现的兆象与横吉安相似；倘若有战祸，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兆身作外强于内状。

卜问贵人是否吉利。倘若吉利，兆象显现为兆足分开，兆首仰起，身正，内自高；要是不吉利，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身节折，兆足收敛有外，像是空虚无物的样子。

卜问拜谒他人能否有所得。要是有所得，征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内自高起；倘若无所得，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有外。

卜问抓捕逃亡之人能否得到。要是能得到，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收敛，内外相应；倘若得不到，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与横吉安相似。

卜问捕鱼打猎能否有所收获。倘若有所收获，征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内外相应；要是没有收获，兆象显现为兆足收敛，兆首仰起，与横吉安相类似。

卜问外出是否会遇到强盗。如过能够遇到，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身节折，外高内低；要是不会遇到，兆象显现为呈兆。

卜问上天能否会下雨。要是下雨，兆象显现为兆首仰起，有外，外高内低；倘若不下雨，征象显现为兆首仰起，兆足分开，与横吉安

类似。

卜问天上下雨能否能够停止，天气放晴。要是会放晴，显现的兆象为兆足分开，兆首仰起；倘若不会放晴，兆象则显现为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瘳：病愈。】，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名为“横吉安”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卜问病情，病重的人一天之内不会死亡，病情不重的人在占卜当天就会康复，不会死亡。占卜被囚禁的人的情况，结论是重罪的不能获释，轻罪的马上就会出狱；假如一天后还没有出来，即便时间很长也不会受到伤害。占卜财物或买奴隶牛马之类的事，结论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到手，过了一天就得不到了。占卜出行的事，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能否来，结论是很快就会来，如果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没有来，那就不会来了。占卜攻打强盗的事，结论不适前去，如果去的话，也不会遇到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是否属实，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官职调任的事，结论是不会得到调任。占卜居官、在家的事情，结论是都很吉利。占卜今年的庄稼收成情况，结论是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瘟疫情况，结论是不会发生瘟疫。占卜会不会发生战祸的问题，结论是年内不会发生战祸。占卜去不去求见别人，结论是应当去，不去就不吉利。占卜去不去拜谒别人，结论是不去就没有收获。占卜追捕逃亡的人，或者占卜捕鱼打猎的事情，结论都是无所收获。占卜出行会不会遇到强盗，

结论是不会。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结论是不会。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结论是不会。

名为“呈兆”的兆象。占卜得到这样一个兆象，占卜生病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狱。占卜是否出行，结论是人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到市场上是否能买到东西，结论是可以买到。占卜是否能否追捕到逃亡的人，结论是能够追捕到，如果过了一天，就追捕不到了。卜问出行的人能否到达，结果是会到达。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胛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徙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

命曰“首仰足胛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名为“柱彻”的兆象。占卜得到这个兆象，用来预测病情，结论是病人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狱。占卜要外出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成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能到，结论是能够到来。占卜到市场上买东西的情况，结论是买不到。占卜忧愁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用忧愁。占卜追捕逃亡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追

捕到。

名为“首仰足胛有内无外”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危重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被释放。占卜求财物或者买奴隶、牛马的事情，结论是买不到。占卜要出行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听了传言，不成行。占卜要来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来。占卜有强盗来的消息的真伪，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听说有人要来的消息的真伪，结论是这人不会来。占卜听说要调任官职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不会调任。占卜居官的情况，结论是会有忧愁的事情。占卜闲居在家的情况，结论是会多灾多难。占卜今年的庄稼收成情况，结论是会有中等收成。占卜百姓的疾疫情况，结论是百姓会多病。占辞战祸的情况，结论是年内会有战祸，听信了某种说法就发生了。占卜求见贵人的情况，结论是大吉大利。占卜去拜谒他人的情况，结论则是不宜前往，即便去了也不会得到好话。占卜追捕逃亡的人的情况，结论是追不到。占卜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是会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大雨。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结论是不会放晴。所以占卜书上的莫字都写成“首备”的样子。问占卜的人，占卜的人回答：“备是仰的意思，所以将它定为仰字。”这几句话是他自己的记述。

名为“首仰足除有内无外”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严重但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取钱财和购买奴隶，结论是不会有收获。占卜是否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攻打强盗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强盗要来、让自己内心惊恐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想调迁官职能否实现，结论是不会调迁。占卜居官或者在家，结论都是大吉。占卜今年的庄稼收成情况，结论是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情况，结论是会有疾疫，而且病情严重。占卜战祸的情况，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情况，结论是大吉。占卜去拜谒他人的情况，以及去追捕逃亡的人的

情况，结论都是一无所获。占卜丢失的财物情况，结论是财物还没有被转移到外地，可以追回来。占卜捕鱼打猎的事情，结论是会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上强盗。占卜天是否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否会晴，结论是不会。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利。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病笃死：病情严重快要死去】。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见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名为“呈兆首仰足盼”的兆象。用这个兆象预测病情，结论是病人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能出狱。占卜求财或者购买奴隶、牛马的情况，结论是不会有收获。占卜外出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攻打强盗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上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情况，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做官的情况，结论是时间久了，就会有很多忧愁。占卜在家的情况，结论是不吉利。占卜年内庄稼的收成，结论是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病疫情况，结论是会有病疫。占卜战祸的情况，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情况，结论是不吉利。占卜拜谒他人的情况，结论是一无所获。占卜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是收获很少。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结论是不会放晴。不吉。

名为“呈兆首仰足开”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重

的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将会出狱。占卜求财或者购买奴隶、牛马的情况，结论是都会一无所获。占卜要出行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情况，结论是会得到调迁。占卜做官的事，结论是不会很长久。占卜闲居在家的情况，结论是不吉利。占卜庄稼的收成情况，结论是年内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情况，结论是会有，但是很少。占卜战祸的情况，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情况，结论是见不到面，但是会很吉利。占卜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还有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都是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结论是会。小吉。

命曰“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名为“首仰足胗”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不会死。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时间很长，但是不会受什么伤害。占卜求财或者购买奴隶、牛马都会一无所获。占卜要出行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攻打强盗的情况，结论是不宜前往。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消息，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的情况，结论是不吉利。占卜年内庄稼的收成情况，结论是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情况，结论是会发生，但是很少。占卜战祸的情况，结

论是年内不会有兵祸。占卜求见贵人的事情，结论是能够见到。占卜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或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都是将会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会遇见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结论是不会。吉。

名为“首仰足开有内”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生病的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将会出狱。占卜求财或者购买奴隶、牛马的，结论是都不会有所收获。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进攻强盗的事情，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事情，结论是会被调迁。占卜做官的事，结论是不会长久。占卜闲居在家的事，结论是不吉利。占卜庄稼收成情况，结论是年内庄稼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情况，结论是会发生疾疫，但是很少。占卜战祸情况，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事情，结论是不吉利。占卜拜见他人、追捕逃亡的人以及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事，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雨后会转晴，转晴就是小吉，天如不晴，为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合交：遇到交锋。】等。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名为“横吉内外自桥”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在占卜当天病人就会不愈而死。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无罪获释。占卜求财或者购买奴隶、牛马的事情，均有所收获。占卜要出行的人的

情况，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进攻强盗的事情，结论是会与强盗交战，但是会势均力敌而不分胜负。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的真伪，结论是强盗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事情，结论是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的事，结论是吉利。占卜庄稼的收成，结论是庄稼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结论是不会发生疾疫。占卜战祸，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结论均是有所收获。占卜出行的事情，结论是会遇到强盗。雨后转晴，雨后转晴大吉。

名为“横吉内外自吉”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患病的人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财、购买奴隶、牛马、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等事情，结论均是会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到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有强盗的消息的真伪，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事，结论是会被调迁。占卜居官的事，结论是会有忧愁之事。占卜闲居在家、求见贵人、拜谒他人的事情，结论均是不吉。占卜庄稼的收成，结论是年内庄稼不会丰收。占卜百姓是否有疾疫，结论是有。占卜战祸的事情，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出行的情况，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结论是不会放晴。不吉。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胛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名为“渔人”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病情严重，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狱。占卜求财、购买奴隶、牛马、进攻强盗、拜见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都是会有所收获。占卜出行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升官职的事，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的事，结论是吉利。占卜庄稼的收成，结论是年内庄稼不会丰收。占卜百姓的疾疫问题，结论是会发生。占卜战祸的问题，结论是年内无战祸。占卜拜谒贵人的事情，结论是吉利。占卜出行的事情，结论是不会遇到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结论是不会放晴。吉。

命名为“首仰足股内高外下”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的病情严重，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结论是均会有所收获。占卜要出行的事，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进攻强盗，结论是会获胜。占卜调迁官职的事，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居官的事，结论是会有忧愁的事情，但是不会受伤害。占卜闲居在家的事，结论是会有很多忧患、疾病。占卜庄稼的收成，结论是年成会大好。占卜百姓的疾疫，结论是会有疾疫。占卜是否有战祸，结论是年内有战祸，但不会波及本地。占卜求见贵人、拜谒他人的事情，结论均是不吉。占卜出行的事情，结论是会遇到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结论是不会放晴。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

命名为“横吉上有仰下有往”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生病即使很久也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进攻强盗的事情，结论是不宜前往，即便去了也不会见到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事情，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拜谒贵人的，结论均是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今年会丰收。占卜百姓是否有疾疫的，结论是会有。占卜是否有战祸的，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的，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否会放晴的，结论是不会放晴。大吉。

命名为“横吉榆仰”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病人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的、结论是即使全力付出，也会一无所得。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到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要去进攻强盗的，结论是不宜成行，即便是去了，也不会见到强盗。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求见贵人的，结论均是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成会好。占卜百姓是否有疾疫和战祸的，结论是年内会有疾疫，但是不会有战祸。占卜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的，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捕鱼打猎的，结论是即便尽全力去做，也不会获得什么。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的，结论是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的，结论是不会放晴。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

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

命名为“横吉下有柱”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严重不能很快痊愈，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即将出狱。占卜求财、购买奴隶、牛马、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都是将会一无所获。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进攻强盗的事，结论是不会和强盗交战。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事，或者在职做官的事，结论都是吉利，但是不会长久。占卜闲居在家的，结论不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成不会好。占卜百姓会不会有疾疫的，结论是不会有。占卜有没有战祸的，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吉利。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的，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的，结论是会。小吉。

命名为“载所”的兆象。用这个兆象预测病情，结论是病人很快就会痊愈，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即将出狱。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情况，结论是都会有所收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的，结论是会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的，结论是会见他们，但是不会交战。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的真伪的，结论是强盗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结论是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的，结论是会有忧患。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成会好。占卜百姓会不会有疾疫的，结论是不会有。占卜有没有战祸的，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的，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的，结论是会

放晴。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胛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命名为“根格”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被关押很久，但是不会受到伤害。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都是不会有所收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的，结论是强盗已经走了，不会交战。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强盗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闲居在家的，结论是吉利。占卜年内庄稼的收成的，结论是会有中等收成。占卜百姓是否有疾疫的，结论是会有，但是不会死人。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见不到。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的，结论是不会下雨。大吉。

命名为“首仰足胛外高内下”。用这个兆象占卜，有担忧，但是不会受到伤害。占卜要出行到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到。占卜病情，结论是病得太久的人会去世。求取财物的，结论是不会到手。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吉利。

命名为“外高内下”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病人不会死亡，有妖怪作祟。占卜去市场买东西，结论是会空手而归。占卜做

官、在家，结论都是不吉利。占卜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虽然会被关押很久，但是不会受伤害。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命名为“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会康复。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出狱。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占卜求财的，结论是会有所收获。吉。

命名为“呈兆首仰足开”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严重的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可以出狱，但是会有忧患。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要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结论是不会来到。占卜去攻击强盗，结论是不会和强盗交战。占卜听说强盗要来，结论是强盗就会来到。占卜调迁官职、高层官位、闲居在家的，结论都是不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成会很不好。占卜百姓是否会有疾疫的，结论是会有疾疫，但不会死亡。占卜是否有战祸的，结论是年内没有战祸。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不会

吉利。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会遇见强盗。占卜天会不会下雨的，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会不会放晴的，结论是会放晴。不吉。

命名为“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有病但不会死亡，有外来的妖怪作祟。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可以出狱，但是有忧患。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的，结论是有机会，但是不会成功。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有人要来的消息真伪的，结论是不会到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的，结论是会获得胜利。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的，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调迁官职、高居官位、闲居在家、拜见责人的，结论都是不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会有中等的年成。占卜百姓是否有疾疫、战祸的，结论是有疾疫，而且有战祸。占卜拜见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都是会一无所获。占卜有强盗的消息的真伪，结论是会遇上强盗。占卜天是否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不是会放晴，结论是会放晴。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命名为“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严重但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很久不能出狱。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捕鱼打猎的，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进攻强盗，结论是会有办法取胜。占卜强盗要来的消息真伪，结论是会来。占卜调迁官职的，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高居官位或闲居在家的，结论都是不吉利。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

成不会好。占卜百姓是否会有疾疫，结论是有疾疫。占卜战祸的，结论是年内有战祸，但不会波及本地。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大喜。占卜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的，结论都是一无所获。占卜外出的，结论是会遇上强盗，凶。

命名为“内格外垂”的兆象。用这个兆家占卜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人会去世。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财的，结论是一无所获。占卜求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着。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仰上柱足胗”。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胗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这一兆象命名为“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足胗”。用这个征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情严重，但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结论是会被关押很久，但是不会抵罪受罚。占卜求财、买奴隶、牛马、拜谒他人、追捕逃亡的人、捕鱼打猎的，结论均是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的居官、闲居在家、拜见贵人的，结论都是吉利。占卜调迁官职的，结论是不会被调迁。占卜庄稼收成的，结论是年成不会很好。占卜百姓是否会有疾疫的，结论是会有，而且还有战祸，但是不会遇上。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会遇上强盗。只是听说，没有见到。占卜天是不是会下雨，结论是不会下雨。占卜天是不是会放晴，结论是会放晴。大

吉。

命名为“头仰足聆内外自垂”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因忧愁而患病的人的病情，结论是病情会危重但是不会死亡。占卜居官的，结论是会丢掉官职。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求取财物的，结论是会一无所获。占卜求人的，结论会无所获得。吉。

命名为“横吉下有柱”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如果在占卜当天没来，那就是还没想来。占卜病情，病人一天以后如果没有痊愈，那就会死亡。占卜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求取财物的，结论是将会一无所获。占卜被囚禁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将要出狱。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聆”。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命名为“横吉内外自举”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会病得很久，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很久都不会出狱。占卜求财的，结论是会有所收获，不过会很少。占卜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

求见贵人的情况，结论是会见到。吉。

命名为“内高外下疾轻足发”的兆象。用这个征象占卜求取财物的，结论是会一无所获。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人会痊愈。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的，结论是会来。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见不到。吉。

命名为“外格”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求财物的，结论是得不到。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的，结论是不会来。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不会出狱。不吉。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人会死亡。占卜求财物的，结论是不会得到。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能见到。吉。

命名为“内自举外来正足发”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的，结论是会来。占卜求财的，结论是可以得到。占卜病情的，结论病人会病得很久，但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不会出狱。占卜求见贵人的，结论是能见到。吉。

这种“横吉上往外内自举足盼”的兆象。用这个征兆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会有所得。占卜病情，结论是病人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受伤害，但是不能出狱。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的，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拜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百事都会吉利。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此“狐覬”。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此“狐彻”。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

这种“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会有所得。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重将死的病人很快就能痊愈。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的，结论是不会受到伤害，马上就被获释。占卜出行，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是否能来的，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拜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百事都会吉利。可以举事出兵。

这种“挺诈有外”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不会有收获。占卜病情的，结论是不会死亡，多有好转。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以祸致罪。听说了某些传言，但不会受到伤害。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能来的，结论是不会来。

这种“挺诈有内”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不会有收获。占卜病情的，结论是不会死亡，多有好转。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因祸致罪，但是不会受伤害，会出狱。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能来，结论是不能来。占卜求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

这种“挺诈内外自举”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

会有所得。占卜病情的，结论是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没有罪。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会来。耕田、买卖、捕鱼打猎的都很有利。

这种“狐鋹”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会一无所获。占卜病情的，结论是会死亡，很难痊愈。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没有罪，但是却很难出狱。可以在家里居住，可以娶媳妇，嫁闺女。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拜见他人的，结论是会见不到。占卜是否有忧愁的事情，结论是没有。

这种“狐彻”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会有所得。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人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抵罪判刑。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拜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占卜询问所说的事情，结论是将全被确定下来。百事都不吉利。

此“首俯足胗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首俯足胗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

死。

“首仰足胗”。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大论【大论：总结。】 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大法：大致的方法。】，病者，足胗者生，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胗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胗者不得。系者，足胗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这种“首俯足胗身节折”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不会有得。占卜病情的，结论是病人将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有罪受罚。占卜盼着出行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出行的，结论是可以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拜见他人的情况，结论是见不到。

这种“挺内外自垂”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不会隐晦不明。占卜病情的，结论是不会死亡，但是却很难痊愈。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没有罪，却很难出狱。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结论是不会来。占卜去拜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不吉。

这种“横吉榆仰首俯”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求情况，结论是不会有得。占卜病情的，结论是很难痊愈，但是却不会死亡。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很难获释，但是却不会受伤害。可以在家里居住，可以娶媳妇，嫁闺女。

这种“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在占卜当天病人不会死去，一天以后便会死去。

这种“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

情，在占卜当天病人不会死去，一天以后便会死去。

这种“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病情，病人会在龟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很快地死去。如果所占卜的轻，而所失去的大，一天之内就不会死亡。

这种“首仰足胗”的兆象。用这个兆象占卜所问情况，结论是没有什么所得。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结论是会被抵罪。卜问有人说什么来吓唬他，结论是不会受伤害。占卜出行的，结论是不宜出行。占卜去拜见他人的，结论是见不到。

大体上来说：兆辞中的“外”是指他人，“内”是指自己；“外”又指女人，“内”又指男人。兆辞中的“首俛”是有忧患。“大”是指兆象的身躯，“小”则是指兆纹中的细枝部分。推断兆纹的一般方法是：若是为病人占卜，兆象呈“足胗”的就会有救，呈“足开”的就会死亡。若是占卜要来的人是否会来，兆象呈现“足开”的就会来，呈现“足聆”的就不会来。若是为出行的人占卜，兆象呈现“足胗”的就是不宜出行，呈现“足开”的就是可以出行。若是为所求情况而占卜，兆象呈现“足开”的就会有所得，呈现“足胗”的就是无所收获。若是占卜被拘押的人的情况，兆象呈现“足胗”的就不会出狱，呈现“足开”的就会出狱。在占卜病情的时候，如果要得出“足开而死”的判断，一定要显现“内高而外下”的兆象。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涂：堵塞。】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刍豢：牛羊犬猪。】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渐：渐渐形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眇：同“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争：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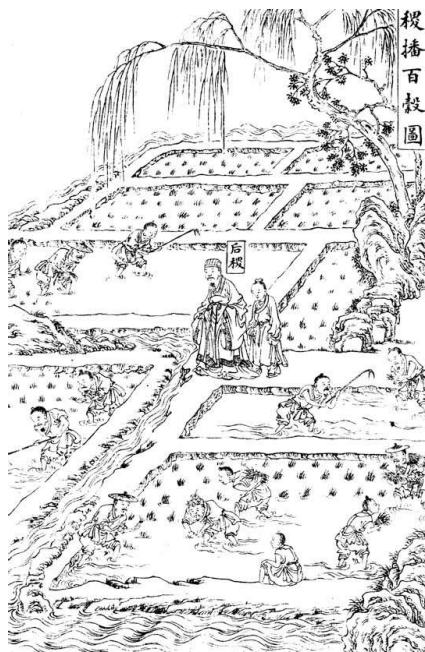
《老子》一书说：“推行政治的极致，就是毗邻的两个国家能够远远地互相望见，鸡鸣狗吠彼此之间能够听到，百姓各自认为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最美味的，认为自己所穿的服装是最漂亮的，安于本地的习俗习惯，乐于经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样一直到年老死亡，彼此也不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将这些作为此生追求的目标，就近代而言，除非堵塞住百姓的耳朵和眼睛，否则几乎没有办法实现。

太史公说：神农氏之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至于像《诗》《书》中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耳朵眼睛都要享受歌舞和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品尝各种山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享受舒适快乐，心中想着向别人夸耀极致铺张的权势和荣华。这样的恶习慢慢侵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就算是用美好的理论去挨家挨户地劝说开导，最终也无法让他们感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才是对他们进行教诲，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最下等的方法是与他们争利。

夫山西【山西：崤山以西。】饶材【材：木材。】、竹、穀、繭、

旄【旄：牦牛。】、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连：通“链”，铅矿石。】、丹沙、犀【犀：犀牛角。】、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碣石：山名，位于今河北省昌黎附近。】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大较：大致。】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待：依靠。】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政教：政令。】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崤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穀木、苧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的地区盛产鱼、盐、漆、蚕丝、音乐以及美女；长江以南的地区盛产枏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和角；铜、铁都是在方圆千里之内，通常出产于山中，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零散分布。这就是各地物产资源的大致分布情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百姓喜爱的，俗语中所说的民间用于服装、饮食、养生、送葬等方面的物品。所以人们要依赖农民出产粮食，要依赖负责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才能运送物品，要依赖工匠将它们制成器物，要依赖商人进行货物流通。这些难道需要依靠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能约期相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以此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某个东西价格便宜的时候人人都会购买导致物价上涨，价格昂贵的时候人人都不会购买致使物价下跌。人们各尽其能，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愉快地从事自己所做的事，如同水往低处流，无论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需要征召它就会主动前来，不需要强求百姓他们就会主动生产物品。这不正与“道”互相吻合，顺应自然的验证吗？



稷播百谷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鲜：小。】。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夺予：改变或保持原样。】，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鹵【潟鹵：盐碱地。】，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女功：也作“女红”，指女子从事的织补、刺绣等事。】，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縑至【縑至：绳索连接不断的样子。】而辐凑【辐凑：形容人群聚集。】。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敛袂：收敛衣袖，以示恭敬。】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粮食就会出现短缺；工匠不生产器物，器物就会短缺；商人不进行贸易往来，粮食、器物、财富等生活三宝就会彼此隔绝，无法流通，虞人如果不生产，财货就会匱

乏缺少。财物匮乏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开发了。”这四个方，是百姓衣食住行的根本所在。来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就富饶，来源狭小人民生活水平就贫困。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富足的方法，没有人能够夺走或是给予，聪明的人自然会富裕有余，笨拙的人只能贫穷不足。所以，从前太公望在营丘接受封赏，那里是一块盐碱地，地广人稀，于是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女红手艺达到极高的境界，同时还在当地开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百姓和财物因此而涌向齐国，如同绳索相连，不断前来，如同车辐集聚在车毂一样，从四方八面汇聚到齐国。因此齐国人生产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履能够供应整个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恭恭敬敬地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新修订了太公望所制定的政策，设置了掌管财物的九个部门，齐桓公才得以称霸诸侯，多次联合诸侯，将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也因此获得三归台，他虽然只是居于陪臣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要富有。正是因为这样，齐国的富裕强盛才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壤壤：通“攘攘”，纷乱的样子，与“熙熙”同义。】，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匹夫：平民百姓。】 编户【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之民乎！

因此说：“粮库府库充足百姓才能够知道礼节，衣服饮食丰足百姓才能够知道荣辱。”礼仪产生在富有的生活之中，而被废弃于贫困之时。因此君子富有的时候，就喜欢施行自己的仁德；平民富足的时候，就会安心舒适地享受生活。水足够深就会有鱼生存在其中，山足

够高就会有野兽前往那里，人足够富裕自然就会有仁义附益于他。富人得势之后，身份地位会更加显赫；一旦失势以，就连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郁郁寡欢。这样的情形在少数民族的蛮夷地区更加严重。民间有句谚语说：“财产有千斤的子弟，不会在闹市上受刑而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此说：“天下人欢欢喜喜，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天下人吵吵嚷嚷，都是为了追逐利益。”那些拥有千乘战车的君主，封有万家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心自己会陷于贫困，何况只是被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姓呢！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岁：岁星。】在金【金：西方。】，穰【穰：丰收。】；水【水：北方。】，毁【毁：歉收。】；木【木：东方。】，饥；火【火：南方。】，旱。旱则资【资：储备。】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粜：出售粮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指商业。】。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积著：储藏货物。】之理，务完物，无息币【息币：积压的钱。】。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赂：奖赏。】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从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争，就要事先做好战备；只有了解了货物的生产时节和用途，才算是真正了解货物。时节和需要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就都能够掌握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岁星行至金位的时候，国家就会五谷丰登；行至水位的时候，粮食就会歉收；行至木位的时候，就会发生饥荒；行至火位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干旱的时候就要储备舟船，洪水的时候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

规律。农业生产通常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在二十钱，这就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粮价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那么钱财就流通得不顺畅；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不会再开垦土地。粮价每斗的价钱，向上不能高于八十钱，向下不能低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才能都获得利益。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物价，使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能够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至于积贮货物的常理，一定是要积贮那些完好无损适合久存的货物，以免资金周转不开。用货物和货物进行贸易，容易腐败和腐蚀的货物不要保留太长时间，不要囤积这样的货物以谋求高价。能够分析研究出哪种货物供过于求，哪种货物供不应求，就能掌握物价上涨与下跌的趋势。物价上涨到了极致就会归于低，物价下跌到了极点也一定会归于高。物价非常高的时候，将手中的货物如同丢弃粪土一样立即抛出；物价低的时候，应该将低价买进的货物视为珍珠翡翠一样囤积。钱财就会像流水那样流通自如，周转灵活。”句践依照这个主张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富足，句践能够丰厚地犒赏战士，所以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箭矢飞石，奋勇前进，如同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一样，最终报仇雪恨，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句践又率军北上显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治产：购置物品。】积居。与时逐【与时逐：随时逐利。】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治生：赚钱。】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范蠡在帮助句践洗雪了被困会稽山的耻辱之后，感慨地说：“计

然的计策一共有七项，越国只是运用了其中的五项就能够实现愿望。既然这计策已经在治理国家中施行，我想将他们也应用在治理家庭方面。”于是，范蠡乘坐一叶扁舟，漂流于江湖之上，隐姓埋名，到了齐国就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名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都有路通往这里，这里是进行货物贸易的最佳场所。于是朱公就开始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找准时机，谋得利益，而没有苛求于人力。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择用人力而准确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朱公曾经三次赚到千金钱财，先后两次将自己赚到的钱财分给那些贫贱的朋友以及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又乐意施行仁德的人。后来朱公年老力衰，就将他的产业交给子孙去经营，子孙们治理产业，并且让它不断发展，最终达到数万家产，因而后人在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誉陶朱公。

子赣【子赣：也作“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废著：卖贵买贱。废，卖出。著，同贮，屯积。】鬻财【鬻财：经商。】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厌：满足。】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尽地力：努力地发展农业。】，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与：通“予”，给予。此处意为出售。】。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岁倍：一年之内获得的利润和原有的资本相等。】。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

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苟：不严肃。】而已也。

子贡在仲尼那里学成后，就离开了孔子来到卫国当官，他又用贱买贵卖的手段囤积货物，在曹国和鲁国之间进行货物买卖。孔子一共有七十位高徒，所有的子弟中端木赐最为富有。原宪甚至连粗粮都吃不饱，只能隐居在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子贡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前去访问诸侯，所经过的地方，没有哪个君主不对他行宾主之礼。孔子的名声能够传扬天下，与子贡在人前人后的帮助分不开。这就是所谓的相得益彰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竭尽全力推行开发土地的政策，白圭却乐于观察时机的变化，所以别人放弃的东西白圭买进，别人买进的东西白圭就出售。等到五谷丰登的时候，白圭就买进粮食，出售蚕丝、生漆；等到蚕茧出产的时候，白圭就买进丝帛、绵絮，出售粮食。太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天下就要大丰收；第二年将会有歉收。太岁星行至午宫，天下将会有旱灾；第二年就会有较好的收成。太岁星行至酉宫，粮食就会丰收；第二年将会歉收。太岁星行至子宫，天下发生大旱；第二年就会丰收，雨水丰沛。当太岁星行至卯宫时，白圭囤积的货物大约比往年的货物多一倍。想要让货物价格上涨，他就收购下等的粮食；想要让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增加，他就收购上等的粮种。白圭能够不重视自己的吃喝，控制自己的嗜欲，勤俭节约，和手下的人以及奴仆们同甘共苦，但是争取赚钱的机遇如同凶猛的野兽大鸟猎取食物那样迅速而敏捷。因此他说：“我经营生产，就是像伊尹、吕尚策划计谋，就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就像商鞅推行法制一样。因此假如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够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足以正确取舍，强壮不足以坚守到底，那么就算是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是不会告诉他的。”所以天下的人说到经商之术时都仿效白圭。白圭他是尝试过自己的经营之术，同时又取得成效，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做到的。

猗顿用【用：以，由于。】 鹽【鹽：盐池名。】 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埒：相等，等同。】 富。

乌氏倮【倮：人名。】 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朝请：拜见君主。】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訾：计算。】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鄙人：边鄙之人，即边民。】 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猗顿凭借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则是凭借冶炼铁器成就了辉煌的家业，他们的富庶程度可以和帝王相比了。

乌氏县名倮的人经营畜牧业，等到繁殖了众多牲畜的时候，就将它们卖掉，用那些钱去购买珍奇之物和一些丝织品，然后暗中献给戎族的国王。戎族的国王会用高于礼品十倍的财物对他进行回赠，还送给他牲畜，牛马等牲畜多得需要用山谷来作为计量单位。秦始皇帝下令倮的地位与有封地的贵族等同，并且按规定时间与列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挖掘到丹砂矿，家族独揽丹砂矿的利益已经好几代，家产也是多得无法计算。清，是一个寡妇，她能够守住先人的家业，以钱财来自卫，防止他人侵犯。秦始皇帝将清尊为贞妇并用招待宾客的礼节招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倮是边远小城里善于畜牧的人，清是穷乡僻壤的中一个寡妇，他们之所以能够与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平等相待，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凭借他们的财富吗？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关梁：关塞和渡口。】 ，弛【弛：开放。】 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膏壤：肥沃的土地。】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大王：古公亶父。】、王季在岐，文王作丰【丰：丰都。】，武王治镐【镐：镐京。】，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地重：重视土地。】，重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卮：同“栀”，栀子，其果实可以做黄色染料。】、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御：连通，连接。】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汉朝兴起，国内统一，汉朝开放了关卡桥梁，解除了开发山林水泽生产的禁令，所以富商大贾遍布天下，交易的物品无处不流通，供求双方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政府将豪杰、诸侯、强宗望族都迁徙到京都地区。

关中地区自汧县、雍县以东一直到黄河、华山之间，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那时候起将该处划为上等土地征收田税。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太王、王季居住在岐邑，周文王建立丰都，周武王治理镐京，所以那里的人民仍然具有先王的遗风，喜欢经营农业，种植五谷，把土地看得很重要，秉性善良，很少去做那些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秦文公、孝公、穆公定都在雍邑的时候，雍邑地处陇、蜀货物交流要塞，所以有很多商人。秦献公将都城迁徙到栎邑，栎邑往北阻挡了戎狄的侵袭，往东与三晋相通，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襄王整治都城咸阳，在咸阳的基础上建立起汉朝的都城长安，长安城附近的因为供奉皇帝陵墓而专门设置的各个陵县，

让四万八面的人和货物全部一起来到此地，聚集在那里，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因此那里的民众越发喜欢动用脑筋，玩弄智巧，从事工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就是巴郡、蜀郡。巴郡、蜀郡两地也有肥沃的土地，那里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竹木器物。巴蜀南部连接到滇、夔两地，僮仆多来自于夔地。西边与邛、笮两地相邻，笮地盛产马、旄牛。但是巴蜀地区四面交通闭塞，靠栈道连接千里之外，与关中之间没有什么货物不流通的，只由褒、斜两个山谷连接两地车辆往来的道口，用他们产量丰富的货物去交易他们鲜有的货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和关中的习俗一样，但是向西有羌中的便利，向北有戎狄的畜牧。戎狄的畜牧业在全天下都是最丰饶的，但是他们的土地十分贫瘠，地势险恶，只有京师长安是它向外通道的收束点。因此关中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三分之一面积，而人口却不到天下的十分之三，但是估算关中拥有的财富，则占据了天下人的十分之六。

昔唐人【唐人：指尧。】 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更：轮流。】 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纤俭：节俭。】 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亟：多次。】 往，中国委输【委输：输送，运输。】 时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羯羗不均：指百姓傲慢不顺从。】 ，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而武灵王益厉【厉：鼓励。】 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轺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悞急【悞急：易冲动，急躁。】 ，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剽：劫夺。】 ，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跕屣：拖着鞋走路。】 ，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

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重：稳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过去唐尧定都于河东，殷商定都于河内，东周定都于河南。这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都在天下的中心，就好像是鼎的三只足，是帝王们更替建都的地方，建国历史都有数百年或者上千年。那里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是封国诸侯们聚集会面的地方，因此当地的民风都是勤俭节约，深谙世故。杨、平阳两郡的百姓向西到秦和戎狄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向北到种和代两地进行交易。种、代在石邑的北面，这两地靠近东胡，屡次遭受侵犯。民风骄横强直，喜好斗勇，以行侠仗义为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少人从事农耕或商业。不过这个地方与北夷临近，军队经常经过，从中原地区运送来的物资有时候会有些剩余。那里的民众大多桀骜不驯，自三家还没有分晋的时候，就已经对其剽悍的民风感到担忧了，而赵武灵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他们的风俗还有赵国的遗风。因此杨和平阳的百姓因为这个原因在他们中间进行贸易买卖，得其所欲。温、轵两县的百姓向西来到上党进行贸易往来，往北到赵、中山做生意。中山那个地方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在沙丘一带还有当年纣王留下的殷商后裔，民风急躁，靠投机谋利生活。男子们相聚游戏，慷慨悲歌。行动时就拉帮结伙地去杀人抢掠，其他时间就去盗墓，制造奇巧之物、制作许多美丽的器物。很多容貌俊美的男子成为了歌舞艺人。女子则弹奏琴瑟，趿拉着鞋子，在权贵与富豪之间游走献媚，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各地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座城邑。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两地的风俗和赵地有些相似，不过地理位置靠近梁、鲁，百姓更加庄重一些，而且十分注重贞操。战国末期，卫国的都城从濮水之滨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的百姓逞义气，行侠义，这些都是卫国的遗风。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

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馆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难动摇：很难离开家乡。】，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𪚩𪚩【𪚩𪚩：局促不安的样子。】。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嗇，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座城邑。南部与齐、赵接壤，东北毗邻匈奴。从上谷一直到辽东，土地辽阔，百姓稀少，多次遭受入侵掠夺，民俗与赵、代两地十分相似，百姓迅捷强悍，做事情欠缺考虑，当地盛产鱼、盐、枣和栗。北面邻近乌桓、夫馀，东面又能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资源。

洛阳向东可以到齐、鲁两地经商，向南可以到梁、楚两地做生意。因此泰山的南边就是鲁，泰山的北边就是齐。

齐地依山傍海，土地肥沃，幅员辽阔，适合种植桑麻，百姓大多从事彩绸、麻布、丝帛、鱼、盐等生产活动。临菑也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一座城池。那里民风豁达宽容，而且人民足智多谋，喜欢议论，多以土地为重，很难动摇离散他们，这些人害怕聚众斗殴，却敢于持刀行刺，因此经常发生抢劫他人的事情，这是大国的风气。当地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

而邹、鲁两地在洙水、泗水之间，还保留着周公遗留下来的风俗，喜欢儒家学术，礼仪十分完备，所以那里的百姓为人都很小心谨慎，盛产蚕麻，但是没有富饶的山林水泽。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

多，人们生活节俭，害怕犯罪，远离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他们衰落以后，则热衷于经商，追求财利，比周地之人还要严重。

夫自鸿沟以东，芒、碭以北，属巨野【巨野：今山东省巨野附近。】，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作：兴起。】于成阳，舜渔于雷泽【雷泽：今山东省菏泽附近。】，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穡，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恶衣食：节衣缩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剽轻：强悍好乱。】，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清刻：清廉仔细。】，矜己诺【矜己诺：重视自己的承诺。】。

彭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浙江：今钱塘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春申：指春申君黄歇。】、王濞【王濞：指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九江：汉郡名。】、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鲍：咸鱼。】、木输会【输会：汇聚之地。】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堇堇：只有。】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从鸿沟往东，芒山和碭山往北，一直到巨野，是梁国和宋国的土地。陶、睢阳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当年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

泽捕鱼，商汤在亳都建立都城。那里的百姓仍有先王的遗风，性情宽厚庄重，很多人都是君子，喜欢农耕，尽管没有富饶的山林大川，但是人们能够节衣缩食来收藏财物。

越、楚两个地方有三种风俗。从淮北沛郡一直到陈郡、汝南、南郡，这块地区是西楚地区。西楚地区的民风剽悍轻捷，人们很容易发怒，土地贫瘠，百姓很少积聚财物。江陵原本是楚国的郢都，西面通向巫郡、巴郡，东面又有富饶的云梦泽。陈郡位于楚、夏交会的地方，那里有鱼、盐之类的货物流通，那里的民众大多数是商人。徐城、僮县、取虑等地的百姓则是民风清白严刻，非常重视自己的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片地区是东楚。那里的民风与徐城、僮县很相似。朐县、缯县以北地区的民风，则与齐地的民风十分相似。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风则和越地的民风十分相似。吴县自从吴王阖庐、封地在吴的春申君、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四面八方喜欢游历的子弟以后，东面收取了来自海盐的财富，又有章山的铜矿，加上三江五湖的便利，吴县也成了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些地方属于南楚。南楚的民风大致与西楚的民风相似。楚国郢都失守后，将都城迁徙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受到长江、淮河南北潮水的汇集的影响，这里是皮革、咸干鱼以及木材等货物贸易的集散地。因为合肥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杂乱在一起，所以南楚地区的百姓都擅长说话，喜欢花言巧言，很少重视信用。江南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这里的男人多短命早夭，盛产竹木。豫章盛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是长沙矿藏的储藏量很少，开采这里矿物所得的财富不足以抵偿开采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九疑山、苍梧山以南，一直到澹耳一带地区，民风与江南地区的民风大体相同，而且大多与杨越地区的民风相似。番禺也是那里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牛角、玳瑁、水果以及葛布等货物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敦愿：敦厚老实。】。秦末世，迁不轨【不轨：不法。】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果隋：即“果蓏”。指瓜果。】蠃【蠃：通“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窳：苟且，偷懒。】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颍川、南阳，原本是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为政崇尚忠厚质朴的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当地仍然有先王遗留的风气。颍川人秉性敦厚实在。秦朝末年，曾经将不法之徒迁徙到南阳去。南阳西面直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此地百姓杂乱好事，大多以经商为业。那里的百姓以行侠仗义为名，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与颍川地区有往来，所以至今仍然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少有多，百姓的习俗也因此而不同，山东地区的人吃海盐，山西地区的人吃池盐，岭南、沙北地区本身就是生产盐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吧。

总之，楚、越两地，土地幅员广阔，人口却很稀少，当地百姓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羹，有的地区放火烧草，然后进行耕种，灌水除草，到处生产瓜果螺蛤，不需要依靠买卖就十分富足，土地肥沃，食物种类丰富，百姓没有饥饿的忧患。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整

天得过且过，没有贮藏的财物，大多数百姓都很贫穷。所以长江、淮河以南地区，尽管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却也没有家财万贯的家庭。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百姓多次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当地百姓喜欢积蓄储藏财物，因此秦、夏、梁、鲁等地喜欢农耕，重视百姓。三河、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经营商业。齐、赵两地的百姓整日玩弄智巧，靠投机取巧谋利为生。燕、代两地的百姓种植农田、畜牧，而且以养蚕为业。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搴：拔。】旗，前蒙【蒙：迎着，冒着。】矢石，不避汤火【汤火：指能够致人死伤的事物。】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篡逐：抢劫财物。】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赵女郑姬：指倡优。】，设形容【设形容：梳妝打扮。】，揄jiá【揄：弹奏。】鸣琴，揄长袖，蹑利屣【利屣：跳舞所穿的鞋。】，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博戏：赌博。】驰逐【驰逐：赛马一类的比赛活动。】，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这样看来，贤德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辩论朝廷大事，那些遵守承诺、隐居在深山岩穴之中的高洁之士，自命清高，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清廉的官吏能够在位很长时间，在位时间越长，就会得到更多的富贵，清廉的

商人最后都能发财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人们不需要学习就会去追求得到的东西。因此军队里的壮士，在攻城的时候能抢先登攀，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斩将拔旗，冒着箭林石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不躲避刀山火海各种危险，就是在重赏的驱使之下才做出来的。那些在街头巷尾里的青年们，杀人埋尸，强迫他人作奸犯科，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任意妄为，侵吞财物，帮朋友杀人报仇，在幽暗隐蔽的地方抢夺他人钱财，追杀他人，丝毫不避讳法律禁令，跑在一条必死的道路上却还如同千里马一样快速奔驰，实际上都是为了财富而已。现在赵、郑两地那些女子，精心打扮自己，修饰自己的容貌，弹着鸣琴，挥舞着长袖，穿着尖尖的舞鞋，用眼色挑逗，用情意勾引，不远千里外出，服侍男人不择老少，她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呀。游手好闲的公子，在帽子和宝剑上加了很多装饰，将车子和坐骑连接成行，这也是彰显富贵的办法。那些捕鱼打猎的人，每天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峡谷之中，不顾凶猛野兽的伤害，只是为了得到各种野味。那些赌博、赛马游戏、斗鸡斗狗之类的人，他们勃然变色，争相夸耀自己，一定是争强好胜之徒，他们总是将胜败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等各种依靠技术吃饭的人，他们整日苦思冥想，极尽其能，就是为了能够获得更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制造各种假的文书，不避砍头诛杀的，是因为他们沉沦在享受他人的贿赂馈赠之中无法自拔。农、工、商、畜牧各行各业，原本就是为了追逐富贵，增益财富。这些人只有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始终不会留有余地将财富让给别人。

谚曰：“百里不贩樵【樵：木材。】，千里不贩粟【粟：粮食。】。”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没有封号的贵族。】”。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朝觐：指诸侯拜见天子的开销。】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恣：随意。】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

百蹄【马二百蹄：五十匹马。因每匹马有四只蹄，所以换算得出。】，牛蹄角千【牛蹄角千：一百六十七头牛。】，千足羊，泽中千足鼃，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萩：通“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带郭：环绕城市。】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茜：一种草，可用作红色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饷【饷：原义指凑钱喝酒。这里指凑钱聚餐。】，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俗话说：“不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樵薪；不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以在种植谷物了；居住十年，就可以在种植树木了；居住一百年，就应该积德行善。德，说的就是人们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的人没有官职俸禄的奉养，也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但仍然生活得很快乐，能与这些贵族相媲美，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依靠租税来维持生活，按标准每户每年是二百担粮食。如果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就可以收入二十万担，其中包括了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扫供享的费用。平民百姓，农工商贾，假如家有万金存款，每年也能获得两千担的利息，拥有百万家财的人每年就能得到二十万利息，其中包括雇人服役、租税摇赋的费用。至于衣服、食物方面的欲望，则可以随意地享受那些自己喜爱而又美好的衣服、食物了。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头，如果近水居住，还可以在拥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如果居住在山中，每年能够砍伐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上千棵枣树；在燕、秦两地则有上千棵栗子树；蜀、汉、汉陵有千棵桔树；淮北、常山以南地带，黄河与济

江之间的地带有千棵楸树；陈、夏两地有千亩漆树；齐、鲁两地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以及名都大邑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城郊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还有上千亩的梔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产业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足以与千户侯同日而语。但是这些产业都是富有丰足的资本，拥有它们，无需去市场考察，无需到外地奔波，只需坐在家中，就可以收取财富，以“处士”的名义，享有十分丰厚的收入。至于那些家境贫穷的人，他们双亲垂暮，妻子儿女羸弱不堪，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先的钱都没有，别说凑到钱举行聚餐，就连基本的吃、穿、住都不能得到满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了。所以说没有钱财就要出力谋生，稍有钱财就要依靠智慧求得更多的财富，已经富贵了就要追逐名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规律吧。谋求生计，假如不靠危及自身的手段去求得，发家致富，那么贤德之人也会力求。因此凭借农耕本业来致富是上等的手段，靠工商业来致富是次等方法，凭借奸诈致富的手段是最下等的方法。没有隐居山野奇士那样高洁的德行，而又长期处于贫穷低贱的地位，自己却爱好空谈仁义，这也够是耻辱的事情了。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酤：指酒。】一岁千酿，醢【醢：醋。】酱千瓠【瓠：瓦坛类容器，长颈。】，浆千甔【甔：坛子类瓦制容器。】，屠牛羊彘千皮，贩谷棗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轺车：小而轻便的马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髹：将漆涂在器物上。】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躐千【马蹄躐千：二百匹马。】，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麋曲盐豉千荅，鲐【鲐：一种海鱼。】鲙【鲙：一种海鱼。】千斤，鰕【鰕：小鱼。】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组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

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凡是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会卑躬屈膝地服从，如果相差百倍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如果相差千倍以上就会听从他的差遣吩咐，如果相差万倍就会心甘情愿做他的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追求富贵，务农不如给别人做工，做工不如自己经商，刺绣文彩的收入比不上在集市上做买卖的人。这里说的工商末业，是穷人发家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内，就要卖出千瓮美酒，千缸醋酱，千甌薄酒，屠剥上千张牛、羊、猪皮，贩卖千钟谷物，千车柴草，拥有的船只连接起来长达千丈，千根木材，万枝竹竿，百乘马车，千辆牛车，上千件上漆的木器，千钧铜器，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梔子、茜草，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二千只羊、两千只猪，一百名僮仆，上千斤筋角、丹砂，千钧素帛、丝絮、细麻布，上千匹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千石粗布、皮革，千斗生漆，千瓶酒曲、盐、豆豉，千斤鲐鱼、鲙鱼，千石小鱼，千钧威鱼，三千石枣和栗，狐皮、上千件貂皮衣服，一千件羔羊皮裘，一千条毡毯，千钟各色水果蔬菜，千贯贷款的利息钱。中间人操纵市场，贷得多的三分利息，贷得少的五分利息，经营上述产业的商人，财富程度也比得上千乘之家了。这就是市场贸易的大概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利润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值得我们去苦心经营了。

请允许我简单说说现今世上方圆千里之内，讲述贤人之所以能够发财致富的原因，让后世的人能够观摩并选择学习。

蜀卓氏【卓氏：卓文君的家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见虏略：被秦人劫掠。】，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蹲鸱：一种芋头，大如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

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倾：超过。】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椎髻之民：指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将头发盘于头顶，如同椎子。】，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规陂池：治理堤坝池塘。】，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雍容：富贵从容。】。

蜀郡卓氏的祖先，原本是赵国人，凭借冶炼铁器发家致富。秦国攻进赵国时，卓氏受到胁迫离开赵地，迁徙到别的地方。卓氏被掠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小车，依从诏令来到迁徙的地方。许多被迁徙掠夺的稍有些剩余钱财的人，都争相贿赂官吏，乞求官吏将自己安排在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土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地里的大芋头形如蹲鸱，人们一直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有很多百姓在集市上做工，很容易做买卖。”于是自行请求迁徙到远处。卓氏迁徙到临邛，非常高兴，于是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两地的百姓都为他所用，卓氏后来十分富裕，拥有上千名僮仆，整日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这样的生活足以和君主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的俘虏，他同样从事冶炼铸造工业，他将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少数民族居民，程郑的富贵程度与卓氏相同，他们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人，是梁国人，以炼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迫迁徙到南阳。他在南阳进行大规模地冶炼铸造工业，规划整治了坡地鱼塘，车马成群结队，与诸侯交游，因此而经商并赚取很多的利润，享有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所获得的利益，

远远超过了他所赠予别人的那点钱，远胜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族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做生意的人都仿效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货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桀黠：聪慧狡猾。】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纤：吝啬。】，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鲁人的风俗习惯向来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更是如此。邴氏凭借冶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一直到子孙都有一个统一的约定，俯有所拾，仰有所取。他家借贷和贸易遍及各个郡国。邹、鲁两地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文学创作转而追逐功名利禄，他们都是受到了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民俗是轻视奴仆，只有刀闲非常重视喜爱他们。那些狡黠凶狠的奴仆，人人都害怕，只有刀闲肯收留他们，派他们为自己追求渔盐等商业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群结队的车辆，前去结交郡守、丞相。刀闲越是信任他们，越能获得他们的帮助，最终家中钱财多达千万。因此百姓传说“宁愿免除自己的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做奴仆的机会”，说的就是刀闲能够让狡猾的奴仆自己致富同时又能让他们对自己竭尽全力。

周人已经十分吝啬了，但师史更是吝啬得厉害。他用来运输货物

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贵人家去侍奉学习，夸耀自己外出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的次数多却从来没有进过家门。因为师史善于任用这样一类人，所以他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赍贷：携带物品。】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担任过督道的仓吏。秦朝破败的时候，各路豪杰们都争相抢夺暴秦的金银珠玉，只有任氏将粮仓里的米粟全部储藏起来。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英雄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就是凭借这个方法发家致富的。富人们争相显示自己奢华的生活，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勤俭节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农田畜牧业上。对于田地和牲畜，人们都是抢着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门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土壤肥沃的。因而任氏的富有，得以延续了数代。任公的家法规定，不是自家田地里、牧场里出产的物品，不允许用，如果官府的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任氏凭借这个家规成为乡里人

的榜样，所以他很富有而且皇上也很器重他。

边疆向外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有上千匹骏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万钟粮食。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需要借有利息的贷款，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因为如此，他一家的富有程度可以与关中相比。

关中地区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田家的人，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有万万钱。

此其章章【章章：通“彰彰”。】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玩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一切：从便。】，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掘业：据《集解》，徐广释“掘”为“拙”。意即笨重的行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博戏：赌博。】，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辱处：让人觉得羞耻的职业。】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诚壹：心志专一。】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上述这些都是财富显著突出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而都是能够推测出货物流通的规律，看准时机，立即去做，随机应变，获其赚钱的机会。靠工商末业发家致富，用农耕本业守住财富，靠武力争夺一切，然后依靠诸侯政令保护它们，变化多端却又讲究一定的规律，因此值得记述下来。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依靠权势和财力来发家致富，大的富庶人家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真是不可胜数。

勤劳节俭，这是发家致富的正道，但是富有的人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办法来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本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但是秦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富甲一州。挖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仍然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但桓发却以此发家。沿街叫卖，是在男子最低贱的职业，但雍地的乐成却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富裕起来。贩卖脂粉，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当，但雍伯凭借这个行当获得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只是一门小生意，但张氏却凭借它赚钱千万。磨刀，是个浅薄的小技艺，但鄧氏凭借磨刀的手艺得以列鼎而食。羊肚儿，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食，但浊氏却因此而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鄙陋的方术，张里却因此而鸣钟佐食。这都是因为满腔赤诚，精神专一而带来的成果。

由此看来，致富并非要从事某些固定的行业，财富原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就能够将财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才能的人则会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的富庶程度能与一都之君相比，万金之家便能与国王一样享乐。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这样吗？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司天：主管天文星象变化。】，北正黎以司地【司地：主管地面人事。】。唐虞之际，绍【绍：继承发扬。】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相中山：担任中山国的相国。】。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徇：巡视。】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过去颛顼为帝时，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事。在唐尧和虞舜之时，又任命重氏、黎氏的后人继续主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因此，重氏、黎氏世代代主管天文和地理。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就是重氏、黎氏的后人。等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人失去了主管天地的世代官守而司马氏接替了职位。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时，司马氏从周朝离开前往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过了没多长时间司马氏宗族迁入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来到晋国后，族人就分散到各地。有的留在卫国，有的留在赵国，有的留在了秦国。在卫国的叫司马喜，曾做过

中山国的相国。在赵国的人，凭借传授剑术理论而声名在外，司马蒯聩就是这支人的后代。在秦国的那个人叫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辩过，因此秦惠王派出司马错率领军队进攻蜀国，攻克蜀地，于是就驻守在蜀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更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坑杀了长平之战中投降秦军的赵长平军，回到秦国后，靳和白起一同被秦王赐死在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他担任秦朝掌管冶造铁器的官吏。秦始皇在位时，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馆君的部将，而且带兵巡视朝歌。诸侯争着相互称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王刘邦率领部队攻打楚国，司马卬投靠了汉王，汉将司马卬原来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有儿子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曾做过主管集市的官吏。司马无泽生有儿子司马喜，司马喜爵位是五大夫，他们去世后，都被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有儿子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天官：天文学。】 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道论：道家学说。】 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愍：忧虑。】 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祥：祥瑞。】 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序：顺序，排列。】 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不可遍循：无法一一照办。】 ；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赡：赡养，供养。】 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撮：提取，摘录。】 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

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健羨：剛強和欲求。】，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太史公跟隨唐都研習天文學，跟隨楊何研習《易經》，又跟隨黃先生研習道家理論。太史公曾經在建元、元封年間做官。他擔心當時的學者不能通曉諸家學說的精要，而所學又混亂不明，因此專門討論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學說的精要：

《易大傳》說：“世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而謀慮卻分為很多種；要達成的目的相同，而所經過的途徑卻並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這些學派的目的都是希望天下大治。只不過所遵從的理論有所不同，有考慮得周全與不周全而已。我曾經暗地里分析過陰陽家的法術，它十分看中吉凶的預兆而忌諱的東西太多，讓人感到拘束而畏手畏腳；但是它主張遵照四季的序列去行事，却是不能夠違背的。儒家的學說非常廣博但是缺少要領，事倍而功半，所以儒家學派所倡導的事情都難以完全實施。但儒家確立了君臣父子間相處的禮儀，以及夫婦長幼之間的禮儀區別，這是不可以改變的。墨家太過節儉難以遵從，因此他們的主張不可能全部實行；但他們倡導務實節儉，却是不能拋棄的。法家主張施行嚴酷的立法而少給予臣民恩惠，但他們定立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級，則是無法更改的。名家讓人專注於名而易於失去真實性，但他們對名、實關係進行的辯證，卻無法不仔細考慮。道家令人精神專一，行動都與無形的“道”相合，使萬物得以豐富和充足。道家這種學術，是順應陰陽四時之序的學說，兼采儒家與墨家的優點，聚合名家與法家的精要，和時勢隨同發展，與事物的變化相隨，建立風俗，應用在人事上，並無不合適的。意旨簡約，且容易把握，事半而功倍。儒家則與道家不同：他們覺得君主應該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所提倡的東西，臣下就應該附和；君主走在前面，臣下就應該在后面緊跟。如此一來，君主就會勞累不堪而臣子却十分安逸。至於大道的精要是：舍弃剛強與貪欲，去

掉聪明和智慧，放弃一切而用智术治理天下。人的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就要疲惫。倘若精神和身体总是难以安宁，却想要自己的生命和天地一般长久，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累世：连续数代。】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在阴阳家看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都各自的教令，顺应这些法则就会昌盛，违背这些法则，就算不死也会衰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说阴阳家“让人感到拘束而有太多的畏惧和忌讳”。至于阴阳家说的春天万物出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这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要是不遵守，就难以制定天下的纲纪。因此说：“遵照四时的顺列去行事，是不能失去的。”

儒家把六经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六经及其传文多到以千万计，连续数代都不能通晓这门学问，耗尽人的一生也无法参透这其中的礼仪。因此说“儒家学说十分广博却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倒是确定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是不可能更改的。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茅茨：用茅草铺在屋顶上。】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食土簋：用陶土制成的碗吃饭。】，啜土刑【刑：通“铏”，盛羹的器皿。】，粢粱【粢粱：粗疏的食物。】之食，藜藿【藜藿：野草，野菜。】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桐棺：桐木制成的棺材。】三寸，举音不

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重尊者。】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墨家也崇尚唐尧与虞舜的道术，谈论尧舜的德行说：“殿堂区区三尺高，堂下主阶只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原木制屋不刮削，用陶土碗盛饭，以陶土钵喝汤，用粗米做饭，以野菜做汤。夏天穿着葛布衣，冬天穿着鹿皮裘。”墨家主张为死者送葬时要用桐木制的棺材，厚度不能超过三寸，哭丧但不能过于悲伤。他们教百姓丧礼，必须要以以来当作万民的标准。要是天下人都遵照这个标准去做，那么尊卑就不再有分别了。世事不同，时势也在变化，事业也一定会不一样，因此说“太过节俭就很难遵从”。墨家学说的精要是强本而节用，这是人们兴家富足的途径。这是墨家学说的优点，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不可废弃。

法家不区分亲近、疏远，不因高贵、贫贱而有所区别，一律都依照法来进行决断。这样，亲近亲属、尊敬长上的恩情伦理就失去了。可以用这种理论推行一时的计策，却不能长久地运用。因此说法家“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倒是法家倡导让君主尊贵，令臣子卑下，明确上下的名分与职守，不能有所超越，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无法改变。

名家苛察缴绕【缴绕：迂回缠绕，指繁琐复杂。】，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控：按照，依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

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明：表现，显现。】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kuǎn 【窾：通“款”，空。】。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具：基础。】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名家细察琐碎，纠缠不清，让人反省却难以获得其旨意，专注于用名称对事物进行决断，而不顾及人情。因此说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如果定立名称，考察实际，名称与实际交错比较，在这方面，是不可能不进行认真考虑的。

道家倡导“无为”，又认为“无所不为”，他们的主张易于实现，只是他们的文辞难于理解。道家学术将虚无作为理论基础，把顺应自然和自然相合当作实践的原则，并无长久不变的态势，也无常存不变的形状，所以可以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去超越事物，不落后于事物，所以才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没有立法，依照时势而决定，制度是否有用，也要和事物相合。因此说“圣人的学说和思想难以磨灭，在于他们将顺时、通变作为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常理；顺应时势，是君主治国的纲领”。大臣们全都来到朝廷，君主应当让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尽的职任。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相合的被称作“端”，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不相符合的被称作“窾”。空话不被听取，奸邪就不能产生，贤才和庸才自然就能区分，白和黑也就显现分明，这些精要就要看是不是运用而已，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这才与“大道”相合，混沌沌沌，光辉照耀天下，再次返回到无名。每个人生命的基础都是精神，精神寄托于形体。过度使用精神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

自会疲惫，精神与形体分开人就会死去。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复生，形与神分开后也不可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十分注重这些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所在。不率先安定好自己的精神与形体，却夸口说“我有能力可以治理天下”，可你有什么凭借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河山之阳：龙门山的南侧，黄河的西北岸。】。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乡射：儒家射箭饮酒的礼仪。】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略：巡视，巡查。】邛、笮、昆明，还报命。

太史公主掌天文后，不管理民事。太史公有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十岁时就研习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时，开始向南游历长江与淮河一带，登临会稽山，察探禹穴，勘察九疑山，泛舟在沅水、湘水之上。再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齐、鲁的都市中讲学，考察孔子所遗留的风教，在邹县、峄山进行乡射大礼。在鄱县、薛县、彭城这些地方遇到过困难，再经由梁地和楚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奉命出使，向西讨伐巴、蜀以南地区，向南巡视邛、笮、昆明这些地区，回到朝廷复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周南：指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河洛之间：洛阳，位于洛水北侧，黄河南侧。】。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

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则：遵循，遵守。】之。自获麟【获麟：鲁哀公十四年狩猎捕获麒麟，孔子因伤心而不再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次：编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絀史记石室金匱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这一年，皇上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典礼，但是太史公有事在洛阳滞留，没能参加这场典礼，因此心中不满，病情危重就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在此时出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时的太史。早在上古的唐尧和虞舜之时，就曾担任南正、北正，功名显赫，主掌天文。后世渐渐衰落，祖先的积业会断绝在我的手中吗？你倘若可以再担任太史，那就能够承接我们祖先所从事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了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我没能随行前往，这就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了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本打算完成的论著！再说孝道应该以侍奉双亲为基础，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最终才能为自身成就功名。在后世扬名，以此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里面最为重要的。全天下人都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赞扬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与召公的风尚，传达太王和王季的思想，向上到论及公刘的功业，以此来推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治理天下的王道残失，礼乐衰败不堪，孔子修编过去的典籍，重振被

废弃败坏的礼乐，论述《诗》《书》，撰作《春秋》，而学者们至今仍以此为依据。自鲁哀公捕获麒麟到现在的四百多年，诸侯之间都互相征伐兼并，史书都被丢弃而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这期间的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的人士，我身为太史却并未加以论述和记录，断绝了天下传承的历史文献，这让我感到十分惶恐，你一定要记住！”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尽管儿子不够聪敏，请允许我详细地论述记载先人所整理编辑的史料佚闻，不敢有丝毫缺略。”

太史公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整理收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在石室金匱中的书籍。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五年后，恰好是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冬至，汉朝更改历法，天子在明堂中举行仪式宣布改历，祭祷上天，遍告群神，受命进行著记。

太史公曰：“先人【先人：指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斯：此，指我。】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害：忌恨。】之，大夫壅【壅：拥堵。】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是非：褒贬，名词动用。】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王事：王道，王业。】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风：通“讽”，讽谏。】；《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和：使人心态平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节人：

使人言行合乎礼。】，《乐》以发和【发和：表达人的平和之气。】，
《书》以道事【道事：讲述三王之事。】，《诗》以达意【达意：传达人的情志。】，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道义：告诉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贼：奸臣。】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经事：一般事务。】而不知其宜，遭变事【变事：紧急情况。】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空言：捏造的罪名。】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自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诞生孔子。孔子去世之后到如今已经五百年了，有能够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推究《诗》《书》《礼》《乐》的精义而有所著述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此吧！就在此吧！小子我怎么敢草率辞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过：“过去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败不堪，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诸侯都妒忌他，大夫们阻拦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提议不会被采纳，自己的主张也无法实施，因此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期间的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分辨是非，为评判天下是非提出一个准则。贬责昏庸无道的天子，指斥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祸国乱政的大夫，以此实现国家的大事而已。’孔子说：‘我想要是记载以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一些史实与人物来，这样就能让道理更加深切显明。’《春秋》这本书，向上阐明了三王时的治道，向下辨别了人事的纪纲，分辨嫌疑，判明是非，论说断定那些犹豫不决的事，赞颂良善之事，贬斥为恶之事，尊敬贤才，摈斥庸人，让灭亡的国家保留下国名，令断绝的世系找到继承的后嗣，补救衰敝的，振兴废置的，这才是王道最重要的纲领。《易》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所以专长在于变化；《礼》规范制约人伦，所以专长在于行事；《书》所记的是先王的政事，所以专长在于政论；《诗》所记录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专长在于讽谏；《乐》是论说音乐的经典，所以专长在于使人和谐；《春秋》主要论辨是非，所以专长在于帮人辨别是非。所以《礼》主要用于节制人们的行为，《乐》主要用于引发和谐，《书》主要用于述说政事，《诗》主要用于表达情意，《易》主要用于讲述万物变化，《春秋》主要用于讲述三王旧事。安定乱世，让它回到正统，没有别的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成文只有数万字，其中所提到的大义却有数千；二百四十二年中万物的聚合离散都在《春秋》中得以展现。在《春秋》里，被弑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人，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没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多得数不过来。察究他们变乱最终败亡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因此《周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绝对不是一早一晚间就会造成的，它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因此，做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就能身前有谗谀小人却发现不了，身后有乱臣贼子却不知道。身为臣子不能不知道《春秋》，要不然在处理普通事件时就难以采取合适的办法，遭遇突发事件时也不知采用更为权宜的计策。做人君主和父亲的没能通晓《春秋》大义，一定容易蒙受最恶的名声。身为人臣和儿子不知道《春秋》大义，一定易于陷入篡位弑君的法网而被诛杀，蒙受死罪的恶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善事而去，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大义所在，史

官给他们捏造不实的罪名他们却不敢辩解推托。如果不能明了礼义的精要，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境地。要是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那么臣下就会有所冒犯；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那么就易于遭受杀身之祸；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那么就会失去道义；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就会忤逆不孝。以上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将‘天下最大的过失’的恶名加在头上，却只能接受而不敢有所辩解推托。因此《春秋》这部典籍，是礼义的根本所在。礼在坏事还没有形成之前能够阻止它的发生，法在坏事已经做下之后才起作用；法律在惩治坏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制禁绝坏事的效果却很难被人们发现。”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唯唯，否否，不然：自谨的应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是，不不，不对”。】。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正朔：正月初一。】，易服色，受命于穆清【穆清：上天。】，泽【泽：皇帝的恩泽。】，流罔极【罔极：没有尽头。】，海外殊俗，重译【重译：经过重重翻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苏轼：「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

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壶遂说：“孔子时期，上没能遇到圣明的君主，下没能得到任用无权无势，因此他作《春秋》，凭借着空洞的文辞来决断礼义，作为帝王遵循的法典。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下能做官任职，万事都已具备，而且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先生所撰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啊，也不是，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先人那里听说：‘伏羲是最纯朴而忠厚，作出《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强盛，《尚书》记载了下来，礼乐也是在那个时候创制的。商汤、周武所创功业的隆盛，诗人常常歌颂。《春秋》倡导善举，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只是讥讽劝谏而已。’汉朝从兴起至今，到了现在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的征兆，举办封禅大典，改制历法，更换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恩泽广施无边，海外那些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多重翻译来到中国的边关叩开塞门，请求进献、拜见天子的，多得难以说尽。臣下百官都尽心歌颂天子的德行，尚且不能详尽地表露自己的心意。而且贤能的士人没有得到任用，这是君王的耻辱；君王圣明而他的功德没能得到传扬，这是相关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做过史官，要是将天子圣明的德行搁置一旁而不去记载，埋没掉功臣、世家及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去加以传述，忘却先父临终时的遗言，就是最大的过错了。我所做的只是缀述旧事，整理好其中世代相传的内容，并非所谓的创作。而您将这些比作《春秋》，就错了。”

于是论次【论次：编排。】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缙绁【缙绁：监狱。】。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惟：思，考虑。】曰：“夫《诗》

《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司马迁按照次序论述编写这些史文。七年之后，太史公由于为李陵申冤而遭致大祸，被关入监狱。太史公就慨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责啊！这是我的罪责啊！身体残毁了，已经没什么用了！”退一步冷静地想想说：“《诗》《书》文字不多且含意隐晦，是因为作者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作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著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了《国语》；孙子惨遭膑刑，论述出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徙到了蜀地，世上才得以留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到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经》三百多篇，大概也是圣人贤士阐发愤懑之情而创作出的。这些人都在心中聚积了某种郁闷和忧愁，无法通畅地表达出来，所以才追论往事，思考未来。”于是就这样记述了自陶唐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天子获得麒麟那年为止，并从黄帝开始撰写。

维【维：发语词。】 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遵序：遵从黄帝的秩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台：通“怡”。快乐，高兴。】；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作商：使商朝兴起。】，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作稷：从事农业生产。】，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抚：统治。】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陵迟：衰落。】至赧，洛邑不祀【不祀：不被祭祀。指周室宗庙断绝香火，喻亡国。】。作《周本纪》第四。

方苞：「《史记世表》曰太史公，读者谓其父也，故于己所称曰『余读』以别之。其他书传篇首及中间标以『太史公曰』者，则褚少孙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续。惟是篇『先人有言』与上不相承，盖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迁之家传也。其父欲论次《史记》，而迁为太史令，絀石室金匱之书，其先世世掌天官，而迁改天历，建于明堂，则传之辞事毕矣。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旨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语，犹《诗》之有小序也。本纪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己所论载也。总之，曰《太史公书序》者，明是书乃其父之书，而己不敢专也。其本传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故序书既终，而特以是揭其义焉。其覆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论，百三十篇』。盖举其凡计，缀于篇终，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耳。自少孙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壶遂及遭李陵之祸，并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称太史公，读者几不辨其为何人。而是篇所述，辞旨暧昧，不可别白。夫是篇迁之家传也，故于其父始称名，而继则以爵易焉。乃复自称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为少孙所增易也。古书篇帙既有伪乱，学者从百世下凭臆以决之，所恃者义、意有可寻耳。然世士溺于所传旧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缅怀黄帝，遵从天地间的法则建立伦理纲纪，颡顓、帝喾、尧、舜这四位圣人遵照先人的通序，各自建成自己的法度；唐尧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认为自己的德行难以担当重任而不敢接受。这些先代帝王的美德和丰功，足以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一

篇。

大禹的功劳，在于治水，九州共同享受安定，光耀唐、虞时期，功德流传后世。到了夏桀则荒淫骄侈，被流放到了鸣条。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二篇。

契建立商朝，一直传到成汤；太甲被流放到了桐地，在阿衡盛德的感召下最终悔过图强；武丁得傅说辅佐，才被称作高宗；纣王辛沉湎酒色，残暴无道，诸侯不再朝拜进献。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三篇。

弃开始播种谷物，到了西伯姬昌时功德十分隆盛；武王讨伐商纣，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殷朝，安抚天下的民众；幽王、厉王昏暴而淫乱，失去了丰、镐这两座京都；王室渐渐衰弱，一直到赧王，洛邑停止了对周王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四篇。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镞【镞：古代悬挂钟的架子两旁的柱子。】，维偃干革【干革：武器铠甲。】，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降虏：投降做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并扰：并起。】；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秦的先人是伯翳，曾经辅佐过大禹；穆公思及义气，悼念阵亡在崤山的军队；穆公去世用人来殉葬，诗人就作了《黄鸟》这首诗歌表示哀伤；一直到秦昭王、秦襄王，秦的帝业也得以奠定。作《秦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五篇。

秦始皇即位后，吞并了六国；销毁兵器，铸成钟鐻，希望可以平息干戈兵革，尊号称为皇帝，宣扬武力，专靠暴力；秦二世继位不久，子婴投降成了俘虏。作《始皇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六篇。

秦朝统治失去王道，豪杰一同起兵造反；项梁以反秦为事业，项羽继承他的志向；杀掉庆子冠军宋义，营救赵国，诸侯拥立他做了统帅；但是他诛杀子婴，背叛怀王，天下人纷纷指责他们。作《项羽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七篇。

项羽残忍暴虐，汉王行德建功；发兵于巴、蜀及汉中，向北平定三秦。灭掉了项籍，帝业因此而开创，天下得以安定，又改革各种制度，改变各种风俗。作《高祖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八篇。

惠之早薨【薨：通“陨”，坠落，指死亡。】，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洞疑：恫疑，恐惧。洞，通“恫”。】，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践祚：登基。】，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翕然：和顺一致。】，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惠帝很早就去世，外戚诸吕掌权，百姓都不高兴。吕后宠信吕禄和吕产，诸侯都计划着铲除他们；吕后杀掉了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满朝大臣都十分疑惧，结果导致了吕氏宗族的覆灭。作《吕太后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九篇。

汉朝刚刚建立，惠帝死了以后帝位继承人并不明确，朝中大臣们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天下百姓都心归文帝；文帝废除了肉刑，开拓水

陆交通，对臣子百姓广施恩德，文帝去世后庙号称作太宗。作《孝文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十篇。

各诸侯王骄横放肆，吴王刘濞率先叛乱发难，朝廷出兵征讨，叛乱的七国先后投降伏罪，天下安定下来，太平而富裕。作《孝景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十一篇。

汉朝传下来五代，最为隆盛的局面出现在建元年间，对外驱逐夷狄，对内修明法度，举办封禅典礼，修订历法，更换服色。作《今上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十二篇。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谱牒：战国时期流行的世袭年谱。】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更：交替。】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陪臣：各个诸侯国的大夫。】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嬗：变，变化。】，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踵：连续，接连。】，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夏、商、周三朝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具体年代难以推考，大致都取材于传世的谱书和古代的文献，以此为根本大致推算，作《三代世表》，列为表的第一篇。

周厉王与周幽王之后，周王室衰落不堪，诸侯国各自为政，《春秋》也有记载不全的地方；而谱书所记载的经营方略，将春秋五霸的更替与强盛衰败这些情况反映了出来，为了察知周朝时诸侯世系的先后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列为表的第二篇。

春秋之后，诸侯国中的家臣执掌政权，强盛些的诸侯国争相称王；等到秦王嬴政时期，终于兼并了各国，夺取他们的封地，独揽了始皇帝的尊号。作《六国年表》，列为表的第三篇。

秦朝治国十分暴虐，楚人陈胜兴兵发难，项氏反叛，终于令秦朝自乱，汉王打着正义的旗号进行征伐。八年间，天下的帝位三次更替，事情十分繁杂，变故很多，因此详著《秦楚之际月表》，列为表的第四篇。

自从汉朝兴起，一直到太初这一百年间，诸侯有的废，有的立，或是被分割，或是被削地，谱书上的记载并不明确，相关官员也难以记述这件事情，但凭借着诸侯国所存世代的长短，也许能够推出它们强弱的原因。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列为表的第五篇。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从：通“纵”，合纵，联合。】，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汉高祖最初取得帝位时，很多开国的元勋和辅臣，都被朝廷剖分符节封赏爵位，恩泽一直流传到子孙后代，但是有的人丢掉了祖先的功德和遗训，有的人沦落到杀身亡国的境地。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为表的第六篇。

汉惠帝到景帝年间，重新分封那些功臣宗属的爵位及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列为表的第七篇。

向北讨伐强悍的匈奴，向南诛杀强劲的越人，在征伐四方蛮夷的过程中，凭着武功得以封侯的有很多。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列为表的第八篇。

诸侯已然十分强大，吴、楚等七国联合起来叛乱；诸侯王的子弟众多，除了嫡长子能够继位外，其余的人都没有爵位及封邑，朝廷颁下命令推恩行义，这使得王国的势力渐渐削弱，而德义却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列为表的第九篇。

国家有一些贤相良将，是民众的表率。读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里面记录下贤能的人的治世之德，揭露不贤的人的劣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列为表的第十篇。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翫piāo 忽

【翻忽：细微。】。五家之文怫异【怫异：乖戾怪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襍祥，不经【不经：荒诞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行：流通。】，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玩巧：利用时机谋取私利。】，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夏、商、周三朝的礼制，对于典章制度的或增或减各不相同，但要领都是切近世俗人情的要求，与王道相通，因此礼制会根据人们的朴实无华而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大致顺应着从古至今时势的变化。作《礼书》，列为书的第一篇。

音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雅》《颂》乐声开始兴起，人们就喜欢郑、卫的音乐，郑、卫的音乐也由来已久。人们内心的情感在音乐的感召下，远方异俗地域的民众也会前来归附。参照《乐书》来论述从古至今音乐的兴盛与衰微，作出《乐书》，为书的第二篇。

没有军队就不能称得上强大，没有德化就不能称之为昌盛，黄帝、商汤和周武治理天下因为这个道理而兴盛，夏桀、商纣和秦二世也由于这个道理而败亡，怎么能够对此不慎重呢？《司马法》从产生至今已经很长时间了，太公、孙子、吴起和王子成甫可以继承《司马法》并对其进行阐明，切合近代的情况，极尽人事变化。作《律书》，列为书的第三篇。

乐律虽居阴却可以牵制阳，历法处阳却能够牵制阴，律、历交替互相牵制，这期间不能有丝毫闪失。原有的五家历书文辞相互矛盾，只有太初元年所论的历法还算正确。作《历书》，列为书的第四篇。

谈论星象和气数的书，常常掺杂许多与祈福、禳灾及预测吉、凶之类的内容，荒诞不经；推究书中使用的文辞，考察书中所说的是否应验，却并未发现什么特殊和灵异的地方。等到皇帝召集专家探讨与星气相关之事，并用日、星所运行的轨道进行验证。作《天官书》，列为书的第五篇。

禀受天命成为帝王，封禅这样顺应符瑞的事却不能轻易举行，倘若举行封禅典礼，那么天下神灵没有不得到祭祀的。追溯那些祭祀名山大川诸路神仙的典礼，作《封禅书》列为书的第六篇。

大禹疏通河川，九州因此安定；等到修建宣防宫时，河道和沟渠也得到了疏通。作《河渠书》，作为书的第七篇。

钱币的发行是为了让农民、商人互通有无；商业发达后人们就开始玩弄智巧，兼并之事日益增多，人们争着进行投机牟取利益，舍本而逐末，弃农去经商。作《平准书》以考察世事的变化规律，这是书的第八篇。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鸱夷：革囊，皮制口袋。】；信谗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侧微：卑微，低贱。】，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番番：指老年人头发黄白相间的样子。】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阡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绥：安定，安稳。】之；愤发文德，天下和

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咍之禪，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飡【不飡：不服从。】；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太伯打算让位给季历，到江南蛮族的集居地避居；文王、武王能够在西岐兴起，继续古公亶父的事业。阖庐杀掉吴王僚夺得王位，曾降服楚国。夫差打败齐国，杀掉伍子胥并用皮革袋装着他的尸体；听信伯嚭的意见而和越国亲善，最终让吴国被越攻灭。为了赞颂太伯让国的德行，作《吴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一篇。

申、吕两国衰弱，尚父出身微贱，最后投归了西伯，文王和武王尊他为国师；他立下的功勋超过群臣，暗地里周密地谋划灭商的大计；年老发白时，受封齐地，定都在营丘。齐桓公没有背弃柯地之盟，在天下诸侯中建立威信，事业自此而昌盛，多次召集诸侯会面，霸功显赫非常。田常、阚止由于争宠而杀掉了齐简公，田氏夺取了齐国，姜姓由此瓦解灭亡。为了赞美尚父的谋略，作《齐太公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篇。

成王即位后，对国是或依从，或背叛，全都仰赖决断；他尽力施行文德教化，天下都对他响应附和；辅佐并保护成王，天下诸侯都以周天子为宗主。鲁隐公、桓公时期，为什么偏偏鲁国相继有非礼悖德的事发生呢？孟氏、叔孙氏和季氏这“三桓”争权夺利相互攻伐，鲁国国运不可能昌盛。为了赞颂周公的《金縢》策文，作《周公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三篇。

武王灭纣之后，天下还未平定，他就去世了。成王年纪很小，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想要篡位，淮夷此时也借机发动叛乱。当时召公凭借德高望重作出表率，让周王室安定团结下来，以此让东方得以安定。燕王哿将君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引发了国家的祸乱。为了赞赏《甘棠》这首诗，作《燕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四篇。

管叔和蔡叔辅佐武庚，以安定商朝的旧地；等到周公旦摄政时，管、蔡二叔没有服从，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杀掉了管叔鲜，流放了蔡叔度，周公发誓对成王忠诚。文王的妃子太任生下了十个儿子，周朝依靠宗族的繁盛而强大起来。为了表彰蔡仲为父亲蔡叔悔过的德行，作《管蔡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五篇。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蒙烈：蒙受恩泽，继承大业。】。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易名：位置名分颠倒错乱。】。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喜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孰称：称赞。】。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耗【耗：枯竭，衰竭。】。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粥子：即鬻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谗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

《楚世家》第十。

先王后代世世传递，延续不绝，舜、禹就是如此；他们的德行美好而清明，后代也蒙受着他们的荣光。历经百世仍然享受祭祀，到了周朝封他们的后代在陈国、杞国，被楚国灭掉；齐国的田氏兴起夺取了政权，舜是何其伟大的人啊！作《陈杞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六篇。

周朝收集了殷朝的遗民，康叔受封到了卫邑，后来商朝乱政亡国，于是有了《酒诰》《梓材》等作为告诫。等到卫公子朔出生后，卫国开始倾危不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嫌厌太子蒯聩，令任公与出公父子丧失名分。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衰微，战国七雄一天天强盛，卫国由于弱小，国君角独反而最后灭亡。出于赞美《康诰》，作《卫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七篇。

可叹箕子啊！可叹箕子啊！正直之言不能被人采纳，自身却装疯成了奴仆。武庚去世后，周朝将微子封在了宋国。宋襄公在泓水作战中受了伤，君子都称赞他仁义。景公因为谦逊的德行，而让天星退行得以免祸。剔成君残暴无道，宋国就这样灭亡了。为了赞颂微子访问太师，作《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八篇。

武王去世之后，叔虞被封在了唐邑。君子都讥讽晋穆侯为儿子们取名不当，最终被曲沃武公所灭。骊姬得到献公的宠爱，造成的祸乱持续了五代。公子重耳由于不得志反而发奋，这才成就一代霸业。六卿擅专政权，晋国由此衰亡。出于赞美晋文公由于功业而得到天子赏赐的圭玉和黑黍酿的香酒，作《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九篇。

重黎建立功业，他的弟弟吴回继承他的事业；到了殷朝末年，鬻熊已经成为楚国的始祖，这才有了谱牒记述世系。周朝重用熊绎，接下来就是熊渠。楚庄王非常贤明，恢复了陈国的国号；攻克郑国后赦免了郑伯，还在华元的劝说下撤走了围困宋国的军队。怀王客死秦

国，是因为相信子兰而厌恶屈原；喜欢听信阿谀和奉承，楚国最终被秦国兼并。为了赞美庄王的德义，作《楚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篇。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鼃鰩【鼃鰩：大龟和鳊鱼，指水生动物。】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騄【维骥騄：均为千里马。】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宗：推崇，尊崇。】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少康的儿子无馀，远封南海，南越人都剪掉头发，身上涂有花纹，常常和鼃鱼等水族在一起。世世代代守着封禹山，侍奉祭祀大禹。句践在会稽遭遇吴军被围困，因此才重用文种和范蠡。出于赞美句践身处蛮夷而能够修明德义，覆灭强盛的吴国且尊奉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一篇。

郑桓公向东迁徙，是因为采纳了周太史伯的建议起。等到庄公出兵攻打侵占周土，抢夺当地的庄稼时，周王及臣民都对此十分不满。

祭仲在宋国的胁迫下订立盟约拥立公子突做了国君，郑国很久都没能强盛起来。郑国的子产施行仁政，后世之人都称赞他的圣明。三家分晋的韩、赵、魏间或前来侵犯，郑国最终被韩国吞并。为了赞美郑厉公能够接纳周惠王，作《郑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二篇。

只有存在骥、擅耳这样的千里马，才能显示出造父的高超本领。赵夙服侍晋献公，赵衰接续了他的事业；协助晋文公，侍奉周天子，赵衰终于成为晋国的得力辅助。赵襄子遭受智伯围困的屈辱，这才和韩、魏联兵灭掉了智氏。主父赵武灵王被家臣围困在沙丘宫，粮食断绝而捕鸟充饥，最终被饿死。赵幽王迁荒淫无道，大将李牧也遭到贬斥。为了赞颂赵鞅讨平周朝的内乱，作《赵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三篇。

毕万受封魏地，卜官早就预测到他的后人一定昌盛。等到魏绛杀死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的御者以申明军法，戎翟都因畏惧而来议和。魏文侯仰慕仁义，拜孔子的弟子子夏为师。魏惠王骄奢而自夸，被齐国和秦国一同讨伐。由于信陵君遭到怀疑并被剥夺兵权，诸侯各国都不再帮助魏国。秦国最终攻下了魏国的都城大梁，魏王假被俘虏，成为仆役。为了赞美魏武子相助晋文公成就霸业，作《魏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四篇。

韩厥的阴德，是为帮助孤儿赵武复兴赵氏；让几近断绝的后嗣得以延续下去，重振已经废止了的祭祀，晋国百姓都十分尊崇韩厥。韩昭侯声名显于诸侯，是因为他任用申不害的结果。韩非遭到怀疑而不被信用，秦国出兵攻打并灭掉了韩国。为了赞颂韩厥辅佐晋君，匡正周王朝赋政的功业，作《韩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五篇。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拔浊世【拔浊世：出淤泥而不染。】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诎意：违心，屈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僂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既谄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剽轻：凶悍好战。】，乃封弟交为楚王，爱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田完逃避陈国的危难，来到齐国请求帮助。后来，田氏暗中广施恩惠，相继五世，齐国民众都歌颂田氏。田成子获得了齐国的政权，田和成了诸侯。齐王田建在后胜的鼓动下投降秦国，被秦国迁徙到了共邑。为了赞颂齐威王与宣王能够挽救乱世而单独尊崇周王室，作《田敬仲完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六篇。

周室已然衰败，诸侯放纵行事，仲尼对礼废乐崩的现状十分痛惜，因此追修往昔的经术，以宣扬并建设王道，匡扶乱世重返太平；就著书立说，为天下定立礼仪和法度，让“六艺”的纲纪永远在后世留传。作《孔子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七篇。

夏桀、商纣失去王道而商汤、周武得以兴起，周朝丧失王道而《春秋》得以创作。秦朝失去统治天下的大道，而陈涉高举义旗，诸侯相随纷纷造反，如风起云涌，终于消灭了暴秦。由于天下亡秦的事端，都是自陈涉发难才开始的，于是作《陈涉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八篇。

成皋台，是薄氏得以兴起的基础。窦姬被强行遣到了代地，因此窦氏家族才能够显贵。栗姬凭借着地位的尊贵而骄横无比，王氏才获得机会登上皇后的尊位。陈皇后因骄贵而失宠，最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为了赞颂卫子夫那样美好的德行，作《外戚世家》，列为世家的第十九篇。

汉高祖采用欺诈的计谋，在陈县擒获了楚王韩信；由于考虑到越地、楚国的民风剽悍，难以驯服，高祖封自己的弟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以此来加强对淮水、泗水地区的控制，并成为汉朝宗室的屏藩。刘戊因谋反事发而自杀；刘礼继承为楚王。为了赞颂元王刘交辅佐高祖兴汉有功，作《楚元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篇。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怵：欺骗。】 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相守：僵持。】 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汉高祖起兵反秦，刘贾参与其中；后被黥布袭击，失去了荆、吴

两块封地。营陵侯刘泽用言语说服了吕后，被封为琅邪王；后来受到祝午欺骗而轻信了齐王，前往齐国而没办法返回，于是用计脱身离开齐国，向西进入关中，刚好赶上拥立孝文帝有功，所以被封为燕王。当时天下还没有安定，刘贾、刘泽凭借高祖宗族兄弟的身份，做了汉朝的藩屏辅佐。作《荆燕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一篇。

天下平定之后，刘氏皇室亲属很少；悼惠王是所有王子中最先壮大起来的王子，被封到齐地，负责守卫汉朝东部的疆土。齐哀王擅自兴兵，发怒想要讨伐吕氏宗族，因为他的舅父驸马为人暴戾乖张，因而朝廷大臣不同意齐哀王当皇帝。齐厉王与自己的亲属内部淫乱，因为主父偃的胁逼，才引起了厉王自杀的惨剧。为了称赞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开国的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二篇。

楚国的军队在荥阳围困汉王军队，楚、汉两军对峙整整三年；萧何镇抚山西一带，仔细推算，不断向前线输送兵员，保证粮食供给不断，让百姓拥戴汉王，而不愿为楚王效力。作《萧相国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三篇。

曹参与韩信联手出兵平定魏地，又将赵军打败，占领了齐地，于是楚霸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曹参接替萧何成为汉朝的相国，汉朝的执政纲领没有发生变化，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赞美曹参不夸功不逞能，作《曹相国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四篇。

在帷帐之中出谋策划，就能在无形之中克敌制胜。子房筹谋克敌制胜的大计，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虽然没有勇猛的战功，却能够将棘手的难题变得简单容易，轻易解决，从细微处入手最后做成大事。所以作《留侯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五篇。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宾从：屈服，服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

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俱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爱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陈平使用六个奇妙的计谋，最终让各诸侯都诚心归附汉朝。消灭吕氏宗族的大事，陈平是主要谋划者，最终国家得以恢复安定。作《陈丞相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六篇。

吕氏家族相互勾结，想要削弱刘氏皇室，而周勃违反常义，懂得利用权宜之计。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的时候，周亚夫在昌邑驻兵，以此来控制齐、赵的军队，放弃梁地。作《绛侯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七篇。

吴、楚等七国发生叛乱，京都的屏障城池之中，只有梁孝王带领军队抗敌卫国；但他仰仗窦太后的宠信，自夸功劳，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为了称赞他能抵抗吴、楚叛军，作《梁孝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二十八篇。

五宗都被封为王，皇室亲属相处得和睦融洽，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王室的藩屏，各得其宜，僭位越轨想要和皇上并肩的事情逐渐减少了。作，列为世家的《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篇。

当今皇帝的三位皇子被封为王，皇上发出的策告文辞典雅，值得欣赏。作《三王世家》，列为世家的第三十篇。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谄，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末世争权夺利，而伯夷、叔齐两位兄弟却追求仁义；互相推让君主的高位，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天下人都称赞他们的美德。作《伯夷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一篇。

晏子生活节俭，管夷吾则生活奢侈；齐桓公由于任用管仲而称霸天下，齐景公由于任用晏子，而使国家得享太平。作《管晏列传》，

列为列传的第二篇。

李耳主张无为而治，清净自然；让百姓清静寡欲，国民自然走上正途。韩非子揣度事物发展的情理，主张遵循时势和条理来整治国家。作《老子韩非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篇。

古往今来的所有帝王都很重视《司马法》，田穰苴能对它进行阐释并且有所发挥。作《司马穰苴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篇。

如果不懂得诚实守信、廉洁、仁慈、勇敢，就不能传授兵法，讲论剑术，兵法、剑术与道相符，内可以修身养性，外可以处世应变，君子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武德。作《孙子吴起列传》，列为列传第五篇。

楚太子建遭遇小人谗言诋毁，连累伍奢被囚禁，伍尚营救父亲，伍员逃亡到吴国。作《伍子胥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篇。

孔子传述文献，他的三千弟子发扬振兴孔子的大业，后来都成了师傅，他们崇尚仁德，激励人们做符合仁义的事情。作《仲尼弟子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七篇。

商鞅离开卫国前往秦国，向秦王阐述并实施了他的治国之术，因而秦孝公时期，秦国得以日益强盛，最后称霸西戎；后世遵循商鞅所立的法度。作《商君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八篇。

天下诸侯都担心秦国的连横策略，因为秦国的欲望始终不会满足，而苏秦能够保全诸侯，苏秦合纵六国来抑制秦国的贪婪强横。作《苏秦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九篇。

六国采用合纵策略而彼此亲近，张仪能够向六国诸侯阐述他的连横主张，从而使六国的合纵阵线分崩瓦解。作《张仪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篇。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苞：同“包”，裹。】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率：同“帅”，主将。】；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讟【讟：同“诟”，耻辱。】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秦国之所以得以向东侵夺，称霸诸侯，是因为樗里子、甘茂的策略。作《樗里甘茂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一篇。

控制河山，围攻大梁，让诸侯毫无还手之力，束手臣服于秦国，这是穰侯魏冉的功劳。作《穰侯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二篇。

向南攻占楚国的都城鄢郢，向北摧毁赵国长平的守军，接着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这场战争由武安君白起统率；攻破楚国，灭亡赵国，使用的正是武成侯王翦的计策。作《白起王翦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三篇。

涉猎儒家和墨家的遗文，阐明有关礼义的系统纲要，阻断了梁惠王唯利是图的想法，讲述了以往朝代的兴衰更替。作《孟子荀卿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四篇。

喜欢和宾客、士人结交，于是士人们都前来归附薛公，帮助齐国抵御楚国和魏国。作《孟尝君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五篇。

听信冯亭的说辞，贪得一时小便宜，赵国到楚国请求派出救兵，解除了邯郸的围困，并令赵国的国君在诸侯中重新建立名声。作《平原君虞卿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六篇。

自身虽然富贵但是仍然可以尊重贫贱的人，自己贤能也不会对平庸的人不肖，这只有信陵君可以做到。作《魏公子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七篇。

冒死为了国君，最终令君主可以从强秦逃脱，派游说的人到南面赶往楚国，这是因为被黄歇的忠义所感召。作《春申君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八篇。

能够忍受魏齐的羞辱，在强秦建立起威信，成为高官，推荐贤能，谦让相位，范雎、蔡泽二人都有这样的美德。作《范雎蔡泽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十九篇。

担任军队主将，施展计谋，联合五个国家的军队，帮助弱小的燕国报了它与强大齐国结下的仇恨，洗雪了燕国先君失掉国家的耻辱。作《乐毅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篇。

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屈体：降低自己的身份。】 廉子，用徇其

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馥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能够在专横的秦王面前表达自己的意见，还能屈就自己而对廉颇表示忍让，忠心地对待国君，令将、相两个人在诸侯中都有很高的威名。作《廉颇蔺相如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一篇。

齐湣王已经丢掉了临淄，逃往莒邑，只有田单将即墨作为根据

地，战胜并驱逐了燕将骑劫，保住了齐国的江山。作《田单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二篇。

能够利用巧言诡辩最终解除了围困城池的危难，对爵位、利禄看得很轻，把实现志向作为快乐。作《鲁仲连邹阳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三篇。

创作诗赋辞章进行讽喻进谏，用相同的事物作比喻，以此伸张正义，《离骚》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屈原贾生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四篇。

和子楚结交，使诸侯之士争相前来侍奉秦国。作《吕不韦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五篇。

曹沫用匕首威胁齐桓公订立盟约，鲁国最终才能收回失去的土地，同时也使得齐君在诸侯中诚信的声明远播；豫让遵守道义，为智伯报仇丝毫不存二心。作《刺客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六篇。

能够施展自己的谋划，顺应时机的变化，推崇秦国，最终令秦国在四海之内得志，李斯正是决定策略的主要谋划者。作《李斯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七篇。

为秦国开拓疆域，使百姓增多，在北面攻打匈奴，凭借黄河修筑要塞，依据山势加强防守，巩固国防，并建榆中。作《蒙恬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八篇。

镇守赵国，固守常山，拓广河内，削弱楚国的势力，使汉王的威信在天下扬名。作《张耳陈馥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九篇。

魏豹收拢西河和上党的兵力，跟随刘邦带兵攻打项羽，一直打到了彭城；彭越带兵侵袭梁地，围困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篇。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间：趁空隙，找机会。】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吟、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郤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勃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执而倍【倍：通：“背”，背弃，背离。】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黥布占据淮南一带的土地，他背叛了楚国归顺汉王，汉王利用他获得的楚国的大司马周殷，最终在垓下打败项羽。作《黥布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一篇。

楚军将我军围困在京、索之间，韩信攻占了魏、赵之地，平定了燕、齐，最终使汉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并且灭掉了项羽。作《淮阴侯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二篇。

楚、汉双方在巩、洛两地对峙，而韩王韩信为汉朝镇守颍川，卢绾阻断了项羽军队的粮饷供应。作《韩信卢绾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三篇。

诸侯发动叛乱，背叛了楚霸王项羽，只有齐王能够独自在城阳牵制项羽，汉王于是趁机攻进了彭城。作《田儋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四篇。

攻取城镇，在野外作战，获得军功后又返回汇报，樊哙、酈商为汉朝立下大功，他们不仅为汉高祖执鞭策马，驰骋疆场，而且还同汉王一起出生入死数次脱险。作《樊酈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五篇。

汉朝刚刚平定天下，文治条理还没有确定，张苍出任主计官，统一度量衡，编订律历。作《张丞相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六篇。

与外国签订盟约、辩论结交，互通使节，和诸侯亲近；诸侯前来亲附，归附为汉朝的藩屏辅臣。作《酈生陆贾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七篇。

想要详细地了解秦末及楚、汉战争时期的各种事情，周勃等人曾经跟随高祖四处征战，最终平定了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八篇。

把豪门强族迁走，在关中建都，与匈奴和亲；明确订立朝廷的礼节，列出宗庙的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三十九篇。

将刚戾化为温顺，最终成为汉朝的大臣；栾公由于不屈服强势的

威胁而背叛了死者。作《季布栾布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篇。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凜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宗属：宗室和外戚。】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敢于冒犯皇帝直言劝谏，使皇上的言行与道义相符，不顾自身的安危，为国家制定了长远的发展方略。作《袁盎朝错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一篇。

遵守法律的尊严不违背根本的事理，大力赞扬古代贤人，增长了君主的明智。作《张释之冯唐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二篇。

敦厚、慈爱、孝顺，不善言辞，行为敏捷，致力于恭敬和谨慎，堪称君子中的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三篇。

坚守节操，正直诚恳，有义气可以称得上清廉，行为足以激励贤能，担任重要的职务而不会用无理使人屈服。作《田叔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四篇。

论医术，扁鹊为医家的宗师，他的医术通达精明；后世遵循他的医道方法，不能改变，而仓公可以说与扁鹊的医术最为接近。作《扁鹊仓公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五篇。

刘仲被剥夺了王爵，他的儿子刘濞受封为吴王，正遇上汉朝刚刚平定天下，汉朝让吴王镇抚江、淮等地。作《吴王濞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六篇。

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宗室亲戚中只有窦婴贤能并且喜欢结交士人，士人都归心于他，他率军在荥阳抵挡七国的叛军。作《魏其武安侯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七篇。

智谋足以应付近世的各种变故，宽厚足以深入人心。作《韩长孺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四十八篇。

勇敢地抵抗敌人，对士兵仁爱，号令简要而不繁锁，属下都衷心耿耿地跟从他。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篇。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一度成为中原的危害；想要知道强弱的时势，就随时戒备，伺机讨伐，作《匈奴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二十篇。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

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葆塞：守卫边界。】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浮说：和事实不相符的大话。】，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开拓弯曲的边塞地区，扩大黄河南面的土地，攻破祁连山地区的匈奴大军，广开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使北方的匈奴大军溃败。作《卫将军骠骑列传》，列为列传的第五十一篇。

大臣和宗室凭借奢侈浪费互相攀比炫耀，只有公孙弘节衣缩食成为大小官吏的表率。作《平津侯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二篇。

汉朝平定了中原之后，南越王赵佗能够坚守南越保卫南方的藩属之地，并向汉朝朝贡尽职。作《南越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三篇。

吴国发动叛乱，东瓯人杀掉吴王刘濞，戍守封禺山，成为汉朝的臣属。作《东越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四篇。

燕太子丹的部众散乱地分布在辽东地区，卫满募集这些逃亡的人，将他们全都聚集在海东，来安羁真藩等部，保卫了边塞，成为汉朝的边外重臣。作《朝鲜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五篇。

唐蒙出使巡视西南，开通夜郎，邛、笮的君长请求成为汉朝的内臣，并接受朝廷派遣的官吏。作《西南夷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六篇。

《子虚赋》，《大人赋》，言辞华丽，叙事夸张，但是赋的宗旨在于讽喻劝谏，归结为强调无为而治。作《司马相如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七篇。

淮南王黥布发动叛乱，高祖封小儿子刘长为淮南国王，负责镇守江、淮以南一带地区，安抚楚地剽悍的百姓。作《淮南衡山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八篇。

奉行法律、遵遁文理做事的官吏，不会夸耀自己的功绩，不会自称贤能，百姓不称赞他们，他们也没有犯什么过错。作《循吏列传》，列为列传的五十九篇。

端正衣冠，在朝廷上拥有一席之地，群臣中没有哪个人敢对他说虚浮不实的话，汲长孺正是一位严肃刚直的大臣；好举荐有才能的贤人，称道长者，郑庄正是慷慨有节操的君子。作《汲郑列传》，列为

列传的第六十篇。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既信：重视承诺。】，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京城中没有人再重视学校的教育，只有在建元、元狩年间，文教事业才发展得灿烂辉煌。作《儒林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一篇。

人们抛弃了本业，巧诈的人很多，作奸犯科的人玩弄法令，善良

的人无法感化这些人向善，只有一切行为都依法严惩才会让他们守法。作《酷吏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二篇。

汉朝已经派使者与大夏建立来往，西方极远的蛮族，也都伸长脖子朝向内地，急切地想要瞻仰中国的文明。作《大宛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三篇。

解救身陷危难之中的人们，救济身处贫困之中的百姓，在仁的方面有可称道的地方；没有失去信用，没有背弃诺言，在义的方面有可取的地方。作《游侠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四篇。

侍奉君主并能让君主耳目愉快，脸色温和，从而获得君主的宠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美色让人喜爱，他们的技能也是各有所长的。作《佞幸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五篇。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争权夺利，上下都没有什么妨碍，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他们，这是因为这些人善于用“道”来处理事情。作《滑稽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六篇。

齐、楚、秦、赵等国负责占卜的人，他们占卜的方式都由于地域的不同、风俗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想要观察占卜者们宗旨的大略，所以作《日者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七篇。

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占龟的方法有区别，四方蛮夷卜筮的风俗有不同，但分别都以占卜判断吉凶祸福。粗略地考察了占卜的主要情况，作《龟策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八篇。

一个普通的平民，不会危害国家的政令，不会妨害百姓的生计，依据时势进行贸易，增加财富，在智慧方面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作《货殖列传》，列为列传的第六十九篇。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

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纂：通“缵”，继承。】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月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承：通“乘”，趁着。】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拂：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扶：遵循，遵从。】义俶tì 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名山：指书府。】，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讫：止。】，百三十篇。

我们汉朝继承了五帝的遗风，上接已经被中断的三代的大业。周朝末年王道颓废，秦朝又毁弃了古文，焚烧了《诗》《书》，因此明堂、石室、金匱、玉版等处所藏图书典籍都已经散乱佚失。这个时候汉朝兴起，萧何修订了法令，韩信申明了兵法，张苍创立各种规章制度，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学术的风气渐渐兴起，《诗》《书》等古籍也陆续在各地被发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对道家学说的讲述以后，贾生、晁错等人也申明了申不害、商鞅等法家的学问，公孙弘因为了解儒家的学术而显贵，一百年间，天下已发现的遗文古事没有不汇集到太史公的府第中的。太史公仍然父子相继地掌管了这一要职。太史公说：“哎呀！我的先人曾经负责管理这些事务，并且在唐、虞时

代扬名，直到周朝的时候，再次掌管了这一职务，因此司马氏世代相承的掌管天文星历方面的事务。到了我这一辈，要谨慎地记在心中啊！要谨慎地记在心中啊！”我搜罗天下散佚的文献，对帝王兴起的事迹，努力究其根源，考察其盛衰，然后依据事实进行论述并加以考订，简略地推考三代，详细地记录了秦、汉时期的事情，向上记录了轩辕，向下一直到现在，著有十二本纪，科分条例。或同时，或异世，年代相差明了，作了十表。礼乐增减，改动律历，兵法权谋，山川的形势，鬼神祭祀，天人的关系，承其敝，通其变，并作八书。二十八宿列星环绕北斗，三十根车辐环集在同一车毂周围，运行无穷，辅弼的股肱大臣，就如同星辰、辐毂相配称，他们忠诚守信、坚守臣道，恭敬地侍奉皇上。作三十世家。他们仗义而为，倜傥不羁，不会让自己失去机会，在天下立下功名。作七十列传。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叫作《太史公书》。大略序述，借以拾遗补充六艺，成为一家的言论，协合六经传释，整理了百家杂说，正本藏在名山中，副本留在京师，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是列传的第七十篇。

太史公说：我撰述从黄帝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